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一冊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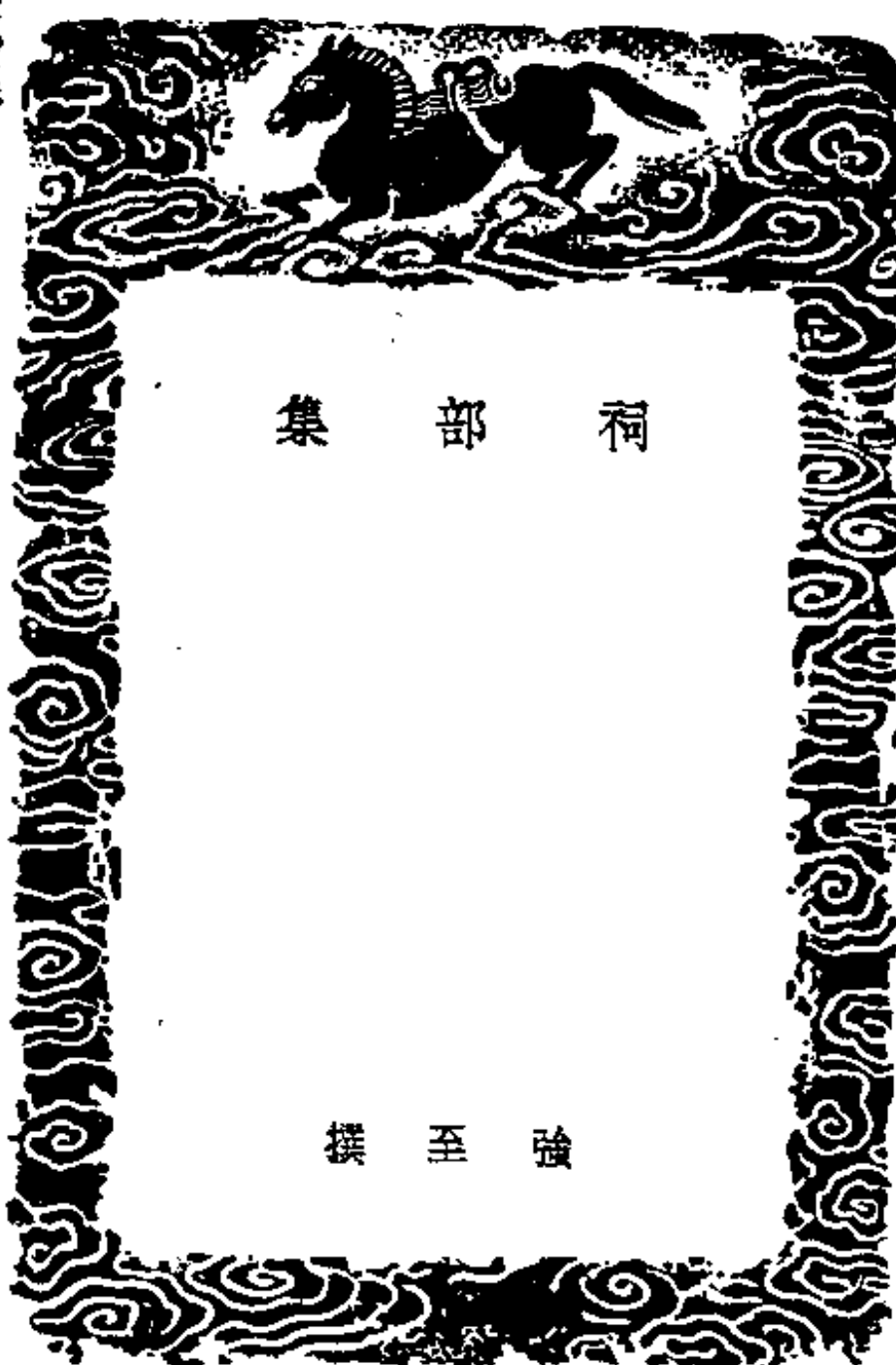
文學類



詩文別集—宋

祠部集三十五卷附四庫提要	宋 强 至撰	聚 珍 一
公是集五十四卷	宋 劉 敞撰	聚 珍 一三九
彭城集四十卷	宋 劉 敞撰	聚 珍 三〇六
華陽集四十卷	宋 王 珪撰	聚 珍 四四一
司馬溫公文集十四卷	宋 司馬光撰	正 誼 五八五
淨德集三十八卷	宋 呂 陶撰	聚 珍 六七三





祠部集

提要

臣等謹案祠部集三十五卷。宋強至撰。至字幾聖。錢塘人。官至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宋史不爲立傳。曾鞏序稱其爲韓琦所知。常引入幕府自助。今世所傳韓忠獻遺事。卽至所撰。其歷官本未見於集中者。大約登第後。謁選得泗水。以薦令浦江。東陽。元城。諸邑。又嘗入爲京曹。從韓琦辟入陝西幕府。其上河北都運。元給事。書所云。四歷州縣。三任部屬者。可以見其生平大概。至爲大賢所嘉契。其才品卓有可稱。而所作奏牘之文。曲折疏暢。切中事情。尤爲有神世用。杭州志稱韓琦出鎮時。上奏及他書。皆至屬稿。琦乞弗散。皆留。神宗閱之曰。此必強至之文也。因出其疏。以示宰臣。新法幾罷。是固琦之忠誠惻怛。足以感動人主。而至之文章。懇摯。亦有以助之。集中諸體詩。沈鬱頓挫。氣格頗高。在北宋諸家中。尤可別樹一幟。觀所作送邵秀才序。初爲鄉賦。舉首賦出。四方皆傳誦之。既得第。恥以賦見稱。乃專力六經。發爲文章。有譽其賦者。輒顛蹙面赤。惡其薄己。是其屏斥時好。力追古人。實有毅然以著作自命者。宜其根柢之深厚若此也。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俱載祠部集四十卷。文淵閣書目。尙著於錄。其後遂湮沒不傳。近時厲鶚撰宋詩紀事。僅從高似孫蟹略。方回瀛奎律髓。採錄二詩。而其他均未之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哀輯編綴。得詩文數百篇。雖原目

久佚。無由知其完闕。而準計卷佚。當尙存十之八九。謹分類排纂。釐爲三十五卷。而稍據其出處之迹。以爲詮次。庶知人論世者。猶得考見其崖略焉。

祠部集原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餘杭人。幾聖字也。爲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沒。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爲四十卷。屬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爲吏。未嘗不以其閒。益讀書爲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爲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爲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魏公未嘗不歎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間。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屬藁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配。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象人如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爲最多。故序。亦特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元豐三年七月五日。亳州梅堂會聖序。

祠部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三十四首
卷二	五言古詩二十七首
卷三	七言古詩四十二首 附錄二首
卷四	五言律詩七十九首
卷五	五言律詩一百三首
卷六	七言律詩九十三首
卷七	

祠部集 目錄

祠部集 目錄

卷八	七言律詩八十二首 附錄二首
卷九	七言律詩八十八首
卷十	七言律詩七十一首
卷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一首
卷十二	五言排律詩二十六首 七言排律詩十六首
卷十三	五言絕句詩 六言絕句詩 七言絕句詩
卷十四	劉子七首
卷十五	表三十二首
卷十六	表三十首
卷十七	表三十首
卷十八	狀五十四首
卷十九	狀六十首
卷二十	狀四十二首

祠部集 目錄

狀五十七首

卷二十一

狀七十二首

卷二十二

狀三十一首

卷二十三

啓四十首

卷二十四

啓二十九首

卷二十五

書十二首

卷二十六

書十七首

卷二十七

書七十七首

卷二十八

書五十三首

卷二十九

書九十首

卷三十

書八十五首

卷三十一

書八十二首

卷三十二

書四十二首

卷三十三

策問十首

頌一首

銘一首

序九首

跋一首

記五首

舉詞三首

考詞十一首

禮詞六首

卷三十四

祝文七首

祭文十六首

行狀一首

卷三十五

墓誌銘十首

遺事記一首

祠部集卷一

宋 張 亞 撰

五言古詩

次劉才邵送魏彥成韻

國朝廣仁恩，法令去煩苛。三官貴持平，除用不輕可。矯矯魏詳刑，儒術富而夥。餘事及刑書，議論不偏頗。能令舞文吏，無計得詭譎。計其所平反，陰功已堆垛。神方介以福，豐稷報動播。當即趨要塗，鳴玉清以難。誰云出處間，此事難預揣。秋風鄉思動，請郡向江左。猶冀款襟顏，已聞將轉舵。想見桐州民，延首候來剡。置酒樂佳辰，剩插黃花朵。

依韻答吳殿丞應之見寄

古人不可見，空名留竹素。幸而並世生，千里或相去。懷賢我何勞，舊道公其富。老驥伏櫪鳴，使君驚駘步。浩歌掉臂起，思極江山趣。西風動遊袂，微在千巖路。賤子匹馬來，邂逅一相晤。既見豁所懷，私心願執御。論議攻不破，牢若金城固。作詩遺長髯，知與衆人遇。

向負春遊癖，以風雨開霽既夕，樂事未果，因書百言聊以自戲。

常恨春日少，况遭風雨多。桃李冷不覺，案原本二字如濁河廣陌斷游騎。寂不開行歌，方其正雨時。樂事空隨

蛇曉來又累朝日暖風祥和紅入桃李枝綠轉池塘波何會到花下把酒呼青蛾屈指九十年今已一半過繁日之長繩欲却無神戈花若解笑人謂我前言何

道旁松

何年湖底栽移種俯官道腹空蟻穴衆枝瘦龍脊裏斧斤須長材霜雪豈終老大有歲寒操見畫桃李天雷君自陳及門謁與書借聊成短篇以答來貺

一官偶來泗舉動長勢嘯萬事不掛齒終日口欲膠所學未信時尤欲密敝包賢者或我顧未免談屢交雷侯將家子而至自陝郊離門賜予書享饋煩絃匏始見氣頗勁既語理不殺愛子欲子薦言畢徒囑囑託蔭須高林而乃依寸茅盡行游鉅公一言變魚蛟

聞杭鐵二年

客從吾鄉來告我歲大歉百金易斗粟富者頭屢城餓殍相枕藉僮口盡虛頰客言尚未竟予淚已成點避席駭相問予衷不能掩位卑俸給薄用度抑難減是以之官日盡室來未敢予行弟獨留居常勸予憐歲凶吾產薄慮其苦相淡所以開客言私懷轉輿感客遽前止予君言固足貶善自憂家爲微俸賦亦忝上有天子明封章日可刻先陳劬耕稼次述抑衆斂澄汰兵籍冗停尙土木儉坐使四海富事思食不糲胡爲所謀狹而復自感慘再拜起謝客予言愧塵玷

上知郡都官

列郡二千石所理我與共臨淮守其口交一頌彼邦困飛蝗我境欲集鳳彼民粒不充我黍地無空聲嚴乎如秋霜巨猾弗得縱斷乎如著龜吏法不敢弄鈴齋書觀書朱轡春勸種明堂購衆材我公實梁棟行吐胸中奇動名尤有來賤生何爲者碌碌備僚從天幸所與薄半歲侍羈鞅驚雀勢力小鵝鴨食口衆貧賤兩難甘瀝懇輒披控朝廷重爲邑外臺薦方用豈惟進寸蹠抑可利微俸私心覬公舉如昔望郡貢媒術士所醜未罪已自訟公如飛一章舉族免飢凍

呈屯田

溪水日夜落稍稍露沙面經旬更不雨深處亦成灘巨甯架空航澗若沂淺淀況乃載百指數艘安可釋念此歸思發急難強弩箭公如惜滯留願借長風便

送藥王圓師

吳僧甚商賈嗜利角毫芒或以醫自業利心劇虎狼今時愚鄙人平居慙私囊寒餓來求仁一毫不肯將不幸病且亟呼醫計倉忙惟醫所欲求萬金弗較量吳僧業醫者十室九厚藏張口待人哺喋喋厭酒漿求其不爾徒蕭蕭揀蘭芳圓師何許人出家本衡梁自圓之先師三世爲醫王圓尤得術精一九起膏肓雖掛吳僧籍亦吳其衣章仁義薰厥心愈彼不顧僧人以財陷圓惡如唾露囊晨齋未有餘一餅蔬充腸行囊無長物秋風藥裏香昨因赴人急管然來浦陽始見已可愛氣溫語端詳再見結所好佛外喜緣細住久見益敦乃知數事長作詩聊記師豈曰爲行光

題婺源胡氏精舍

歙山碧參差歙水綠潏潏之子山水間築室傲天壤山空鳥飛鳴水淨魚上下觀魚悟至樂聽鳥悅幽響一樽泯悲憤萬事齊俯仰人境兩俱然無復塵區想故人石渠英緣以命堂榜作詩羨高懷中服非外獎

携印謁新守宿至德上方翌日馬上十四韻

攜符拜州守半舍度微徑曉曉有僧謁道傍云我逐邑令因徐指叢林佛宇頗嚴淨願驅大夫馬一宿憩征轡我生嗜煙蘿開此愜幽興乃留驗僧言金碧果輝映捨策游上方塵襟覺疎曠山氣亂朝暮谷響答鐘磬清風中宵來雲散月垂鏡微吟不知旦坐席若初定遂行登修塗回首謝巖磴咨予乘微尚碌碌奚足競一月兩移府已嘗謁前未暇救民病徒爲章服褻折腰損眞性

予連日奔走吏事出暮還君然兄數賜臨問不果一見辱遣佳句謹依韻和酬

朝出雞聲新暮歸馬蹄茶思君不得往一飯或三輟自從伐木興友道懷欲滅夫子眷獨勤聊解子心結橫溪回道中作

赤雲散層霄早日作炎酷解帶蔭廣廈膚汗發如沐世無廣寒宮何地避蒸溽嗟嗟尚未已里胥報甚速云有邑頑民飲酒盜鼠腹半甯張空拳中者致殞蹄甲令著定憲繼踵當視履驅車不敢緩冒暑走山曲敵蓋無丈陰託庇何局促因思古賢宰民鮮犯輟扑子賤弗下堂政務自清肅願子今何人爲治乃不淑民既冒重辟已亦苦旬旬胡不樹善治泰然處華屋

洞僊姑回馬上作

至和歲甲午德晉經常軌寬徭且宥罪外復講羣祀君言一朝發人神其悅喜今我官浦陽距邑越十里聞有僊姑祠獨弗識何氏按圖得本原云是黃帝女當年追僊遊茲地條輕舉于今數千載廟貌尙留此幾欲私謁款吏事日勞止遂會郡符降奉行德晉旨以願隸邑境俾我即祠所詰朝叩庭下牲體已夙庀踴然重林間極極極華美姑一婦人焉血食反無已丹朱雖男兒而又作堯子生失四海位沒同若敖鬼丈夫不自立姑信徒爲爾

久雨

雨師握天令汲汲不停駕疾驅鞭羣龍使首隨叱咤乘怒作霖霖不復息晝夜義和久埋輪縮手喜閒暇山川盛奔溢若虞歷陽化農民驗甲子其應早在夏雨民謂甲子日我疑上天漏誰能補天缺慰此農民心無使憂早稼

寄辟疆

憶昨枉君軒始來就客邸爾僕方息肩顧我還屈體守關前通名倒屣出致禮相見吐論議所學愈根柢徐爲出巨編微若涉清濟昏膜得剗刮塵心適易洗我亦露狂簡君曾不訶詆于時園正花長日曉盛陰

搖枝必滿頭。飲酒須露底。未幾踏歸。相將別涕。戀戀有情。照數數辱。書抵自言。困道途。僅能足。雖米。頻吟口燥。久騎肉消。神首飛。時人。慈。苦。孟。郊。齊。學。舍。勉。棲。託。享。會。復。傾。儀。黃。卷。樂。往。聖。青。襟。列。諸。弟。愛。子。之。先。容。何。人。堪。密。啓。努。力。著。要。策。隨。詔。獻。文。陛。

伯夷詩

昔村爲不道。毒心無生靈。四海如在鼎。誰能救將烹。周武從天人。戎衣舉仁兵。伯夷獨何爲。乃諫不聽行。紂徒久厭主。一朝倒戈迎。天下既宗周。大册書武成。夷義愈爲恥。寧死弗苟生。周粟惡不食。雙目且饑。紂無王者實。徒有王者名。雖曰臣伐君。紂德匹夫輕。吁夷豈不知。意在銷姦萌。

書感

擇己要有持。擇人要有別。淺夫脫所守。柔顏附炎熱。庸兒昧所擇。目前事苟悅。彼柔有時變。爾炎有時歇。歌者既死灰。變者遂剛鐵。平時綢繆地。一朝等楚越。古人論淡交。君子保常節。作詩貽知音。不爲昧者說。

幸和純甫秋扇

案案機中絲。作扇圓中規。盛夏天無風。廣宇猶蒸炊。汗流既浹體。蚊蟲仍毒肥。團扇當爾日。功利兩得施。一入君掌握。汗卻蚊懷披。秋風刮地來。涼氣襲空帷。功竟勢亦去。退藏乃其宜。聖人制器用。用舍各有時。弓所以在爲。烏盡弓胡爲。歸所以在免。免獲蹄何之。葛屨乃履霜。刺繡見于詩。作扇本觀暑。暑退當棄道。笑必味用舍。託怨班婕妤。

八月十六日夜與宗哲純甫飯月

結客城東樓。明月初出海。漸如水精盤。天宮無寸翳。清光如何買。厥價珠百璫。中秋一夕過。已覺人意改。冰輪縱遲遲。此夜復誰待。老蟾益自強。吐輝增十倍。把酒共月語。世態何足罪。自有昭昭輝。千古萬古在。冬日偶書。呈縣學李君擇之。

北風吹嚴雪。草木無媚姿。野田一穉童。雀鼠猶苦飢。滿陽柴窮山。不與陰冬宜。今我雖旅宦。一身十口隨。有酒奉親壽。呼妻伴兒嬉。幽腸向多感。惻惻對此時。念子客千里。形影外更誰。空齋抱吟膝。敵案覆飲卮。我本依顧少。校子反有餘。何日富貴達。引子並足馳。朝得位羹炙。暮致君軒轅。收身結嘉客。最金買妖姬。人間有閒愁。安能到雙眉。

送純甫仙尉

秋晚送歸客。別酒風前。一掃不同。顧。管然就征。騰。挽。搭。問。客。故。捨。我。何。其。甘。客。言。有。慈。母。三。歲。淮。之。南。今。將。拜。嘉。慶。歸。心。劇。風。帆。薄。親。厚。他。人。倒。置。理。豈。堪。願。子。失。所。問。汗。顏。爲。客。慙。客。生。貴。豪。家。妙。年。穿。青。衫。初。仕。已。絕。足。不。與。羣。鷺。參。揀。邑。倚。奉。調。逸。驥。受。鞭。衡。縱。之。使。自。馳。萬。里。日。可。食。持。此。作。親。舊。行。矣。毋。少。淹。將。別。純。甫。四。十。字。奉。呈。

我馬將北馳。子車亦南挽。車馬無留行。相去即相遠。風林秋聲乾。落日孤星晚。後會未可知。莫使別腸淺。將有東陽之行。宗哲爲具話別。以時見招。因答來貺。

秋高山城曲。風動林葉吼。百感從中來。將分故人手。故人惜輕別。樽酒欲相厚。未飲已潸然。別恨濃於酒。別錫陽。憶初來錫陽。風土習未穩。家人畏山氣。一日或數飯。愁來數去期。三載若天遠。居之既累月。吏人頗云簡。山水慣可觀。難飽肥瘠。却愁解印。轍。奪此。驚。疎。懶。勝。詠。趣。滋。適。不。覺。滿。餘。暇。門。前。迎。新。官。槌。鼓。聞。田。賦。願。予。謝。鄧。侯。寧。有。邑。人。挽。水。聲。與。山。光。念。此。遠。耳。眼。

寄純甫

相從蒲陽官。三十月盈缺。出必並轡游。居常對案。噉。予。編。子。能。恕。子。短。予。還。許。久。而。見。交。心。中。不。容。間。舌。之。間。乃。於。窮。秋。時。忽。作。遠。道。別。別。腸。如。亂。絲。一。寸。知。幾。結。別。語。如。悲。笛。一。聲。凡。數。咽。咽。極。繼。以。號。旁。顧。亦。慘。切。匹。馬。獨。歸。來。山。城。雨。初。歇。

依韻答實中見貽

魚蝦泳大海。龍困汙池。地。寒。風。氣。寒。吹。百。鳥。鳴。其。音。猶。吾。呂。夫。子。短。褐。包。壯。懷。舉。腳。踏。青。雲。失。勢。寸。步。乖。却。視。後。來。輩。厭。已。猶。積。柴。否。屯。豈。我。獨。升。泰。笑。人。皆。一。別。春。四。歸。聚。首。邈。不。諧。前。日。忽。臨。門。謁。與。行。李。偕。相。迎。把。交。臂。似。合。已。離。叙。于。時。節。清。明。花。淨。無。纖。羅。共。引。不。算。觴。傾。瀉。猶。長。淮。歌。詩。互。揉。戰。舒。慘。出。百。骸。愁。吟。慘。春。暉。樂。詠。舒。寒。發。男。兒。萬。里。心。無。作。伏。櫪。願。天。王。下。科。詔。羅。俊。基。泰。階。盡。行。取。好。官。一。爲。光。同。濟。

野園移植小松

平生蕙寒心。頗好歲寒色。一松如人長。慘淡窮山側。樵兒日過之。有意斧斤得。予心異爾意。野園爲移植。醉聽疎聲眠。吟到細陰息。落落嚴澗。委。相。對。永。朝。夕。如。言。千。載。後。其。長。可。千。尺。人。生。雖。百。年。相。期。渺。無。極。且。結。無。情。游。汝。固。予。何。易。豈。待。百。年。外。人。松。兩。殊。迹。人。爲。松。下。土。松。化。土。上。石。我。生。始。壯。足。以。伴。寒。碧。

公立煎茶之絕品。以待諸友。退皆作詩。因附衆篇之末。

造化于草木。所與有。薄。厚。茶。生。天。地。間。建。溪。獨。爲。首。南。土。衆。富。兒。一。餅。千。金。售。公立南須官。好。居。衆。富。右。律。鏡。未。到。門。已。入。國。夫。手。買。藏。惟。恐。遲。秘。之。逾。瓊。玖。前。日。發。箱。篋。出。以。奉。賓。友。蒼。玉。碾。底。碎。浮。雲。盤。面。走。一。飲。睡。魔。竄。空。腸。作。雷。吼。茶。品。衆。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須。清。冷。泉。性。若。不。容。垢。味。回。始。有。甘。若。言。驗。終。久。吁。茶。特。不。幸。而。出。三。代。後。不。及。餘。草。木。盡。掛。詩。人。口。禹。貢。籍。九。州。瑣。細。登。橘。柚。古。若。有。此。茶。商。討。不。置。酒。

范鉞進士遺樓徹司馬庭石以質交。樓作詩美之。邀某同作。

樓君仕塗傑。范子儒林選。論交二人者。誠至不以勉。范也車將西。樓也酒以餞。胡然膠漆地。猶假外物顯。樓子庭前石。千年立蒼蘚。移入樓君園。重可載十輩。堅以示固交。此意豈云淺。怪不涉剗剗。險不至崖巘。坦然久要情。無向石間辯。其堅竟有勸。其重尙可轉。不若照以心。兩確乃吾善。永結忘形游。嚴嚴君勿羨。和施耕進士信竹。

夫子臥古屋。趣敵巖谷深。六籍環一身。口誦頭不簪。瘦骨久去服。寂寞清風心。朝思蔭之醉。暮思繞以吟。

秋空碧新弄，無處停幽禽。安得青玉枝，來作半畝陰。終朝對几榻，歲寒結知音。於焉傲富貴，追躋晉賢林。

京華對雪
嘉祐歲庚子，長安一尺雪。落地還成冰，后土凍欲裂。出門望天街，層城裏銀闕。健馬戴高冠，傍人指變高。拜表瑞輝歸，酒面風前熱。萬井莫回頭，窮閭正驅屑。曉突無青煙，饑唇闕殭舌。咄嗟路邊子，未死衣百結。亦有待次人，空囊磨歲月。愁吟徒爾爲，決泚天地闊。

與任道及順久二師賦小閣見月

醉領玉川子，夜入支公院。危閣遶其登，身在霜空半。缺月穿雲來，應區未應見。長飄薄寸霧，天宇痕無絲。坐久吹青燈，寒光可對面。飄飄釋苑秀，洒洒儒林彦。相逢愛清景，險語寫幽玩。野令才素懷，斗爲吟毫健。詩成萬象索，孤影轉樓殿。遊屐絕出門，高僧應作伴。

誠言

君子言欲顯，出口終身俱。衆人易由言，朝出暮已渝。言之于一身，譬若戶藉樞。爾爾苟不慎，彼戶將誰扶。不重一語言，是輕六尺軀。志言要有成，不成陷半塗。恥言在克復，不復行卒汙。今吾親衆人，一言異朝晡。爾志既可見，爾恥復若無。行將小人歸，嗚呼爾非夫。

祠部集卷二

五言古詩

賀陳右司生辰

悠悠大塊間，萬類分相敵。偉哉拔俗人，真宰豈無力。六羅陷邪說，釋儒共一律。天末喪斯文，公生抱絕識。著書經古今，射策開會應。前鑒幾欲盡，後來味所適。天將激頹波，公生乘孤直。數譴難居中，三已無愠色。海宇屬無虞，天工或曠職。天保祐皇帝，公生蘊奇德。培植棟梁委，一旦壯王國。禁網雖小寬，疲俗未全逸。惟天念我民，公生富才術。發揚雲雨勢，諸方待膏澤。天既實公深，眉壽夫何惜。行看佩相印，不羨登仙籍。南山雅望重，北斗威聲赫。東生固難朽，吐納自不息。惟昔軒冕徒，尤喜山林跡。留侯追赤松，志就亦何益。傳說爲列星，但已脫寰域。孰如我公貴，與國長無極。

送張升甫三十韻

歲餘容棄雍，處俗失大方。眼前紛朋游，外同異中腸。最得張子晚，一見合柔剛。拜我十年兄，本非以其長。直緣父兄舊，及此三紀強。子之先大夫，嗜昔倅餘杭。子時以童子，進謁升公堂。仲兄齒予亞，同學隸州庠。行聯坐接席，無異彼雁行。此時君尚孩，縱記今亦忘。去住忽南北，中間異行藏。後予與君兄，鄉貢入帝鄉。見面初驚疑，借問徐乃詳。同年悉進士，茲復同省郎。伊予論契好，始見今髮蒼。昨君解下邳，東去隨蕭章。

祠部集 卷二

二

歸來婦翁家，春風到秋新。予居幸對舍，有酒呼隔鄰。往返與頗熟，間外絕毫芒。乘月步橫橋，觀漁立回塘。詩句迭唱酬，稍稍積巾箱。自許先功名，知我尚激昂。放言遣形骸，不以我爲狂。古稱管鮑交，千載稱相望。辭我復云東，坐不安吾牀。汴水日向落，更久不可航。南東拋田園，不治久欲荒。急省江南兄，數事皆不遑。慙慙挽征袖，強留盡一觴。何以將別意，時菊有清香。

送吳令常甫之武平

朝廷重一邑，倬昔容備員。白嚴薦舉法，頗號近得賢。仕者既擇地，主恩那罄宣。遇封暨惡境，十必九棄捐。武平杳何所，閩裔天南偏。林密毒虺藏，吐瘴蟠長烟。冬候氣亦暖，里俗衣不綿。舊令昨請代，闕榜張三銓。無人議一往，常甫獨不然。丈夫志四海，豈安處室邊。畏避屬衰怯，我今幸壯年。所寄有民社，勇去無山川。吳天破新臘，雪片衝離筵。圖坐勸別盃，情厚藉亦虔。藥餌慎勿疎，善保食與眠。梳牙起驚濤，錢車散江壖。吏民前塗奔，爭迎上漣船。到修府中謁，首低小侯前。主人知才名，應以應土饒。下車轉春首，訟未臨婚田。遠人喜新君，有訴恐不先。據案掃滯務，一決如流泉。呼兒伴兒戲，邑事樂靜便。地寬人物稀，林實難海鮮。荔子委樹旁，毛魚不論錢。飲食信云美，那肯事宴筵。政休事閒齋，空腸味陳編。他人保無過，歲滿猶目選。矧君資性好，進業補未全。材長老松幹，氣強直琴弦。坐養青雲賓，歸著紫駟鞭。君家新蔡後，清節繼世傳。豈必因賞格，薦狀期聯翩。鄙人忝末契，相識由重顛。憂懷自足感，況復別緒纏。君其慰我私，北鴻附新篇。會元忽累日，不相見。以詩垂寄，依韻和答。

丈夫收功名，要在少壯時。今予四十強，才短良時遺。僂首入揀曹，所託真一枝。動靜繫他人，何異馬受羈。事業乖聖賢，飢寒愧妻兒。浩歌望青雲，我身分已遲。江湖久去眼，終日懷釣絲。元知我深愛，惡非乘隨。憐我事冗官，役役猶兒嬉。十日不一見，敢以奔走辭。與子結永好，交情保無移。相從文酒歡，晚歲滄洲期。

走筆成一篇答徐君先覺見寄

定交初何年，昔齒會稽學。君壯我尚少，道復先我覺。子時于衆人，百鳥一驚鶯。學官程諸生，題品或義卓。衆方縮手願，君筆已一捉。落紙千餘言，渾如玉出璞。詞場或鼓行，無敢犯鋒稍。有時談道經，聖賢在口角。憤疾異說妄，摘扶三傳駁。語氣清不休，早天列雷電。南北俄乖張，同時去師櫛。未幾會京國，君羽正漣瀾。以文試有司，好古拙難琢。一失太常第，聞子繼屯劔。翠纓累在毛，龜劍疊由殼。古人亦憂患，千載名愈偉。予雖綴小官，夙志負山嶽。簿領但戕性，祿粟不周啄。再命作陋邑，舉動尤覲覲。旅巢子何所，距我幸非遠。寄時冬爲期，當邀笑一握。待將得裏理，同付尊酒濁。

送元恕

我本生窮閭，才命兩乖蹇。再試得一第，失足落銓格。去年赴選集，摩肩雜錄役。吏口駢名呼，摧沮氣填臆。僦居在間坊，門巷罕人迹。于時苦病吟，誰肯顧越鳥。高冠縱一臨，車馬有屈色。平生青雲志，帖帖若墮翼。羨君富詞才，時志復兩得。解褐拜初命，便經審官籍。秋高馬足健，駕言往京國。諸父列禁殿，南北羅第宅。往來伯叔間，此行穩棲息。君家世儒林，圖史況山積。燈火今可親，幽探勉餘力。京都號紛華，君志定非溺。

祠部集 卷二

二三

書住還。予知青冥。歸到山溪。曉時之。和。水。而。故。林。園。幸。自。有。圓。顯。靜。不。顯。雖。熱。豈。厭。食。縱。密。事。忍。刑。況。此。鮮。嫩。實。非。並。青。梅。頑。

奉牧司雨中池上作

累朝因炎威。一雨轉愁意。偶看碧虛義。宛在滄洲地。岸草閑自滋。庭葉紛以墜。移牀就幽窗。簾箔聒清睡。送章傳道東歸三十八韻

一日成數篇。數日曉一軸。夫子之於詩。夜補晝不足。長吟天地間。萬象困題目。天徒飽其才。而特饒其腹。聲名三十載。半百事場屋。年年試春官。淡粉輒不錄。東風吹殘花。客淚迸京轂。回頭謝青雲。卻抱來時玉。河陽鶴相公。每見輟飯沐。雖金實空囊。禮遇駭僮僕。遂游西諸侯。騎馬度函谷。長安尋素交。零落半邱木。惟有終南山。相看似舊綠。東李雅好客。既親意轉篤。授館如投家。晨杯繼宵燭。羸馬殘青骨。餒僮厭餘肉。予方坐幕府。陷獄苦流俗。羣吹耳且盈。介立趨頗獨。得君倍歡然。坦不置過幅。論情雖云晚。聞韻固已夙。二章初交鋒。儒氣令避縮。自笑不量力。強和旋取嘲。從此遺形骸。留饌或脫粟。有酒時招邀。其醉小軒竹。議論到聖賢。道德富停蓄。豈比簫章流。烟雲繞心曲。飄飄走邊城。新禁察儒服。戎帥不敢延。進退勢俱觸。六月汗雲衣。幾作窮途哭。回來臥旅舍。所得不充欲。鄉思生秋壺。輕裝遽云促。行當買淮田。晚歲謀退築。子材覺無庸。計慮亦既熟。無妻媚要權。與世背馳逐。祇合從漁樵。胡爲苟寸祿。淮吳幸相望。有鄰可容卜。浩歌老吾生。爭食任難奪。薄宦猶庸人。歸飛羨黃鶴。

予以病久不赴朝謁因灸三里穴能信筆偶書

竊祿了無補。臥病慙有日。空聽朝雞鳴。咀挂朝衣出。啓處不自安。灼艾加諸膝。庶幾起沈疴。犬馬委微質。立秋後病作此寫懷

臥病喜秋至。昏煩庶以平。清風不少濟。宿疾仍相嬰。涼藥猶未振。陰蛩已先鳴。四時順萬物。奚獨戕吾生。入山謂怡然。上人因成短篇。皆書即時事。

行穿六松陰。鳥語逢人寂。林僧洗山鉢。正了寒堂食。揖我喜滿顏。吟窗半軒闕。鳳凰山不無情。天外送佳色。春風動花雨。枝上或涓滴。羨師得安住。我亦有閒適。出門懷鞍馬。把袂步幽石。石盡浮泥深。恰恰露雙屐。臨別心徘徊。野店更一息。

僧副普濟過予。詰其師名僧職之所自。則曰。嘗活飢民百萬。朝廷輪酬以得之。欽嘆不足。繼以詩云。佛子輩。麻衣。槩能置食人。唐奴買師名。納費不計緡。普濟釋苑秀。類同行佛均。往歲東陽餓。愁聲聒蒼旻。天民坐欲死。誰肯發一困。師勇營饘糜。全活百萬民。外臺上其事。朝廷嘉師仁。相府議優賞。美號寵厥身。汝往貳爾正。示勸出聖神。今時士大夫。體識真縵縵。十九飽妻孥。何暇及困貧。視師固有激。抑可警其倫。

墨蟹

瑣瑣江湖中。忽在幽人壁。短鬚利雙鉞。長跪生六戟。骨眼驚自然。熟視審精墨。初疑蟻穴束。猶帶浮泥黑。橫行竟何從。躁心固已息。終朝瞻壁間。頗有肥霜色。我來空持杯。左手莫汝食。誰奪造化功。生成歸筆力。

祠部集卷三

七言古詩

棲雲閣

起山東南號勝絕。古寺巖洞窮高深。山雲出爲洞口雨。或時散作巖下陰。不有神物此蟠據。安得氣類長相尋。寺僧愛雲忍雲遠。置閣雲上臨以臨。豈惟憂懷獨舒悅。更許遊客開塵襟。客來祇知寓暫賞。不道歸去還塵侵。寧如僧住得安穩。終日自共雲無心。

陸君置酒爲予唱陽關即席有作

陽關何處草烟平。不識陽關空記名。古人驅車欲西過。吟成善寫離羣情。天涯此去故人絕。雖有樽酒同誰傾。古人幽怨幾時盡。至今愁殺陽關聲。陸君酒酣喜自唱。坐上客淚俄縱橫。杯盤咫尺意萬里。忽若身在關山行。耳傍宛聞車馬動。簾外已覺邊風生。乃知酒樽須故舊。爲君一飲無餘觥。

結交行

貴友高車照轡組。富友黃金輕囊土。二友方論富貴交。以漆傾膠入心腑。一朝金盡囊無餘。門前不見舊組車。貴人今車底似昔。早失黃金舊時客。由來結交要勢均。一輕一重難爲人。滔滔世上耳餘聲。寂寥管鮑今埃壁。交情以勢不以義。今日雖同明日異。君子結交自有持。賤貧富貴不我移。

依韻和李評文思

我心烟烟君應識，萬事都備獨吟癖。二年客眼看京華，可見無媒進無益。勢門所喜在侯家，直語空拳無一得。愛君挺拔生貴家，不學庸兒醉朱碧。兩提試筆賦翰林，落筆金鑒天上擲。改丞殿省頭不回，直把華經重研提。相逢憐我猶帶酒，四十金閨未通結。勢門宜不容此身，賴有君家好投跡。書齋延坐開新編，光儀文章追祖白。更邀詩社同襟期，脫略形骸一疏戚。公侯必復君勿遲，志士由來輕尺璧。

贈賈驥

賈君貌古文章老，虬髯胸臆插龍腦。戲誇才力驚衆人，談笑千篇筆端掃。酒酣座上拔天翼，刻去崖岸露懷抱。今年禮部更新書，續貂九州登俊造。宿儒晚秀趨精忙，肝愁胃苦搜辭藻。獨君所向異爾爲，長袖披陀踏曲草。行窮兩徑躡巖巖，指點晴江辨秋島。却騎匹馬歸湖山，古寺相逢情愈好。空樽無物醉故人，輒出囊錢具梨棗。更長坐久然青燈，語難盡諸欲顛倒。我方正色起問君，何乃終年事枯槁。齒牙未落才有餘，一賦從容成腹藁。琢磨高論馳古今，足歷天衢騎王道。驚華香香猶爭先，曠然胡然甘伏卓。君徒俛首不我答，我反數顏汗如瀑。丈夫貴富難近窺，一第定非論晚早。豈同祖道名漢朝，位不公卿身已夭。何時却掛吳淞帆，霜鬢初肥恰新稻。

前日以詩贈賈驥進士繼和答而楊蟠從事亦次元韻謝思不休輒復自和二篇

賈生俊辯凌諸老，二十漢廷冠插帽。魁奇遠裔空傳家，慘淡壯年翻却掃。巧心用過金幾縷，憤淚頓乾玉三抱。五湖夢數歸何時，四海形單生不造。鄉裏無心聽鹿鳴，時平有口歌魚藻。每倚意氣拂劍光，懶把窮通叩蒼草。江河飲肺吞阮劉，風月吟腸笑郊島。君才慎勿恃晚成，俗韻由來殊少好。衆人競進皆擢苗，獨子甘貧猶嚼棗。囊裝未抵一羽輕，筆力地支泰山倒。閒身自放壘上耕，愁面難憐澗水清。幽尋騎馬衫履，冷臥泛艇牀露葉。無勞兒女憫滯材，豈竟乾坤厄吾道。從前平步封公侯，亦有逢辰出與早。光華聖旦髮可晞，瀟湘流身已已沒。收還事業幸未遲，採取功名須及早。不然一世成虛生，雖曰百年實如天。公朝富貴弗汝懷，仕路高車似麻稻。

其二

愛君氣幹霜松老，一見相投許肝腦。豈同世上秋葉交，不及歲寒如電掃。有才無命三十強，寂寞吟齋膝長抱。愁來獨踏公卿門，綻褐不縫誰改造。文章直吐元化胚，天機豈須施斧鑿。長篇下筆縱立成，一字未曾傷草草。辭源奔注吞衆人，有似驚潮沒孤島。善君取友論片能，不學常情求百好。琢磨六藝相與游，我純性靈昏樞杲。平湖綠淨時招邀，爛漫清尊爲君倒。客途見月凡幾圓，勸馬聲嘶奴奴色。橋路傍甲第數盤，冠奴厭厭肥馬餘。我疑造物偏青紫，富貴何緣慳有道。賈廉巨室君空看，朱紫摩肩君衣阜。大鵬事合安尋常，怒翼天池終刷澡。功名豈必收目前，兩鬢未銀猶得早。顏彭骨朽千萬年，漫與後人論壽夭。君其努力攀青雲，盛醉春風釀香稻。

題惟晤師班竹杖

蜀江濯錦含文潑，竹生江岸初綠滋。錦波一浸入竹肌，萬洗不落斑斑在皮。又聞淚點灑舜妃，遺跡漸染傳今時。指不受爪滑可持，隱隱高節無屈枝。江神雖寶美自私，煙根忽逐霜刀離。截而爲杖得者誰，龍眉大士今一枝。編爛頗與壤納宜，峭嶺山巔暮江濱。山僧虎虎江蛟鱗，爾杖未折莫汝危。足力自健無險巖，安用簋子兩肩爲。當年常竹紋無奇，猶託變化神萬岐。況此已是斑龍兒，長恐一旦風雲隨。復瞻角還天遠，未必久爲師有之。

和禮之喜雪十二韻

水官司冬不舉職，天地常凜氣輒溫。頑風伺隙倒天令，掃蕩不使繁雲屯。陰崖遠谷殆窮臘，空有雪意乘朝昏。宿荻老朽亦借便，欲洩陽氣非株根。往往百怪竊窺視，思以疹疫傷羣元。賴吾太守爲民切，百拜默與上帝言。臣因視民間農計，明雪猶可望有年。知民所欲弗帝告，安用備口稱守藩。主誠一發動天聽，雲根地塊俄瓊瑤。此然上下共一色，直疑元氣猶肺渾。狂風埋藏反失勢，卻授厥柄還水官。既云豐年在冬霖，豫擬慶履登朝餐。

送關景芬歸書赴山陽尉

曉冠初上帶兒首，君已老成予輒友。肺肝相照二十年，今日不殊前日厚。紛紛共笑薄媚徒，對面論心回面否。吁君意氣非青蠅，猶著青衫從吏部。得官將尉古山陽，有種無施州縣後。山陽楚邑爲最雄，貼貼衆咻千萬口。陪庭聽命趨上官，守閭使臺轉日走。舟車冗客來百須，政逐從違成好醜。君才遇事有卷舒，公道當官難如斗。或時畏縮縮儒儒，夫私請不容毫髮受。往行素守神長官，肯到縣廳同木偶。頗聞彼俗殊東南，例重市門輕廛畝。鹽商茗販白刃隨，切與權權破源竅。能聲自可博己知，懶趁庸兒媒左右。吳江日暮山川愁，疎樹烟頭排微帶。北帆欲掛傾別艖，還有陰風吹散酒。醒難爲別醉幾何，人世無時好分手。知君此去忘故園，淮月楚雲惟我有。

送吳判官

雨乾青活淮上山，君領善課趨帝關。春風滿路馬足健，翩然征轡不可攀。吁君登科越一紀，中又困蹶罹苦艱。青虬垂髯猛虎臥，青衫四十鬢欲斑。我疑君胸胸典籍府，千軸萬卷羅其間。聖賢賢史及怪說，叩之不已如循環。有時啓口論時病，往往憤發涕淚潸。位卑道屈志未就，姑以大筆誅雄姦。以令君居太史局，猶足上下馬與班。爾然古膽實白日，不爲權貴柔正顏。退之嘗患天地惠，偏向君子懷獨慙。高冠大笏盡知已，行矣得意東南還。

贈徐君強

浦陽窮僻山盤迴，徐子匹馬窮山來。十年不見安否外，怪子面黧身紅埃。自言壯圖醉無幾，獨有古膽剛不摧。日子簞車遺孤憤，袖出巨軸爲我開。密行細書幾千字，一一紙上皆瓊瑰。渾然天成有聲句，直若未剖元氣胚。開工磨琢弄纖巧，真宰手把天葩裁。詩人古亦少達者，非特徐子如寒灰。孟郊老獨張籍，李杜落魄皆何哉。剔剔剔剔剔剔剔，雖甚寒餓天弗良。又疑才命不俱得，既奪之命止與才。子今所往但逢

蓬紉兩足猶驚駭。浦陽山深向春淺。桃李穠華花正梅。子時過我值設簡。花下一飲將百杯。酒酣慷慨起勸子。吏腐頭角需風雷。縱令不偶竟窮死。猶愈空腹冠崔嵬。

邑舍東池。近日荷花盛開。輒寫短篇。奉邀宗哲。純甫。二同僚。

前時乘暇到池上。荷花未開荷葉小。彌旬風雨隔。賞期會簿煩煩擾。今朝始得臨舊隄。花開已繁葉將老。古人最謂行樂急。擬兒漫欲官事了。錢楊與我近同趣。一樽今待共君倒。聯鑣且來趁花飲。莫待紅稀并綠稿。

七夕

七月七日暑氣徂。此夕何夕樂且娛。雙傳牽牛會織女。雨洗雲路迎霞車。初因烏鵲致語錯。經歲一會成關疎。牛女怒鵲背諸罪。拔毛髣髴如鉗奴。星精會合不可詰。我疑此說終誕虛。又言星能遣人巧。羅列瓜果當庭除。綵絲貫針望星拜。夜深乞巧勞僮僕。吾聞機杼成器作。人奪天巧天無餘。匠心女手劇淫巧。工與造化分錙銖。萬神大夫一巧官。坐取公相如指呼。間乘巧言惑主聽。詎改茶甕成甘腴。纖辭麗曲騁文巧。剗剗聖道無完塗。星如有巧更可乞。益恐薄俗難扶持。我願星精遣人拙。一變風化猶古初。

題龜忠上人款硯

山僧有硯名龍尾。此石來從歙溪水。通明直可照髮毛。瑩滑不容安手指。案上長疑片月生。匣中自有浮雲起。蒼然顏色涵秋波。不學端州誇嫩紫。溪匠琢為寒瓦形。如從銅雀初飄零。只仍故狀不復改。獨有亂點生繁星。高閣上人妙書劃。什襲藏來時一發。拂開輕霧磨煙煤。揮灑毫冰紙滑。咄嗟此硯何爲哉。世上別有潤色材。胡不往焉與徘徊。日濡大筆把韶裁。無久滯此空塵埃。

通判國博中齋詩

天下以中爲大本。天地得中能自生。古之聖賢一用中。政刑禮樂萬事平。於戲後世中道喪。政分寬猛刑重輕。禮非儉陋則奢僭。樂不專一須鑄鑿。其間萬事亦頗僻。或過不及誰與繩。今公奮然力追救。大暑中暑爲齋名。謂中之迹不可見。鑒焉其道存六經。尚書洪範有皇極。春秋王道爲權衡。在易之爻賁二五。于詩無邪義甚明。子思著篇究根本。王通命說垂儀刑。夜探羣書味中理。雞鳴而作還奉行。出處語默皆時中。指諸萬事無側傾。有時賓至相與樂。詠歌亦作中和聲。簫前竹樹有中色。四序不改長青青。公今一州貳守政。千里猶變中庸恥。異時朝廷贊天子。擴之四海中道成。某得攝齊升公齋。一聽中論退服膺。

還府推楊學士無爲編

蜀山秀色參天起。子雲文章摩玉璽。關右衣冠從古名。伯起光華擅楊氏。後來氣象幾寂寥。今日西州聞學士。吁。雄述作擬聖人。瞻瞻三朝官不徙。震雖有時無雜文。而又晚齡繼得仕。豈知學士丁妙年。一日青雲趨萬里。高才大筆與古今。奄有震雄兼二美。布衣平昔抱經綸。浩蕩著書窮日晷。幽居獨占無爲山。因以名編仍號子。學士既以無爲名。子影開元氣爭化。工。剔出微情泣山鬼。生儒浮妄遭變勦。直與六經相表裏。青衫冗掾猶致身。四十磨肩難肯止。日趨官府舊學荒。已分清流將絕齒。前時輒辱授此編。如以咸韶

震發耳。夜侵燈燭燭廢發。若涉江河徐見涘。乃知無爲非不爲。道化自行而已矣。立朝本此是有施。堯舜吾君那出是。天豈豈合藏家。再拜持編復齋几。

謝通判國博惠茶

建溪春早地未暖。俗巧計催春陽。茶傍萬口噪地烈。驚破芽英不得藏。猶嫌旗槍已老硬。獨愛烏嘴嫩未長。摘焙一焙一。朝就更範圭璧爲圓方。南州向珍北固重。自非富貴不預嘗。浦陽賤官性怯酒。素許茶味爲最良。日分牒訴費齒舌。口吻鎮燥喉無漿。建溪奇品遠莫致。日夕夢想馳閩鄉。塵埃填心渴欲死。忽拜公賜喜可量。拆封碾破蒼玉片。雲脚浮動甌生光。愚知公賜豈徒爾。欲俾下吏獨俗腸。辦除詩冗起清思。驅逐睡興窮纖細。玉川不暇盡七碗。已覺兩腋清風翔。

予家畜狸花二貓。一日狸者獲鼠未食。而花者竊之以去。家人不知。以爲鼠自花獲也。因感而作二貓詩。

狸貓得鼠活未食。戲局之地或前後。貓欺鼠困縱不遂。豈防厥類忘其守。花貓狡計伺狸息。帖耳偷銜背之走。家人莫究狸所得。只見花銜鼠在口。予因竊覘見本末。卻笑家人反能否。主人養貓不知用。認海狸能照花厚。花雖利鼠乃欺主。竊狸之功亦花醜。人間顛倒常大此。利害于貓復何有。

純甫以子去歲九日赴東陽。今年復趨府作菊。問答見遺。因以戲答。

問辭菊何事。秋香欠春發。淵明歲歲走征塗。冷落市陽誰采劬。

離菊答。自古人生有離合。不得淵明泛玉觴。還有三真堪酒棹。

附原唱

問離菊誰遣金英秋始結。花枝依舊去年黃。人髮不如當日綠。

離菊答。清香數日。飄飄飄。縱使人生髮易華。猶見黃花開幾匝。

泉上人畫牡丹

芳樹不合生深堂。座上似已聞生香。乃知丹青逼造化。獨有真假爭毫芒。枝外霏微包雨露。筆跡淋漓濕綠素。遊蜂蛺蝶頻往來。今日經營知汝誤。蜀川趙昌妙花樹。前後無人及。獨步師今合昌成。一人畫手紛紛那敢措。上人筆下如有神。一掃欲空西洛春。姚黃魏紫色憔悴。自覺筆勝勝天眞。天工裁花苦榮謝。正工運巧無冬夏。天工巧極誰論價。輸昂傾金只酬畫。將令世俗尊造化。呼僮捲障不復掛。

和樓志國范君武讀胡尉臨安所獲顏魯公書斷碑

書名唐世凡幾人。魯公運筆獨有神。當年一守百金直。異代僅獲宜爾珍。公嘗追直不容內。江湖出走刺史輪。東南揮翰落幾郡。在處巨跡刊翠珉。石堅字下未應泐。旋復五代遺荒屯。州鎮尋兵寺觀火。鈔碑毀礪埋泥塵。乾坤豈亦愛字寶。不使久屈卒不伸。脂台陰假好事手。得此斷石溪山根。告封土餉初莫省。一洗爛若開三辰。不由名氏驗神法。氣貫渾厚知顏筋。點端屹如泰山立。畫勁森似杉戟陳。寧同聚木浪傳刻。少陵尤惡。失真。蒼茫疑聞地靈泣。爲失此石后士貧。好事得之不自有。能廣舉本遺其倫。始從君武

愜傳玩大句感發驚儒紳。寫公勳德無一欠。何必讀史勞吾唇。青衫志國繼高唱。首論書法辭逾新。末言公忠死賊刃。不覺憤淚霑巾。昔人謂晉乃心畫。浮沈直撓皆相循。公心遠可此書壁。體不姿媚一以淳。巖巖古氣自盤薄。宜汝希烈不得臣。雖云筆力奪元化。濟以忠誼重萬鈞。後來忠誼弗公學。磨鉛臨帖虛終身。李斯篆隸豈不好。彰彰愈迹流自秦。乃知一藝不獨善。所貴名節堅松筠。魯公之善以名貴。歷代共寶無沉埋。

送裴光世赴舉

光世出門頭懶回。身將西去犯斗魁。風雲自繫鵬鵠健。里道正爲驛驢開。憶初鄉賦選主司。數州側聽外臺。一朝吾鄉騰薦口。姓名喜得丁與裴。筆搖試席動千指。匠精反塊木盡材。六人既拔里中傑。黑白自可銷怨猜。君名稍稍近人底。豈是天意激後來。主司南宮頃第一。又嘗禮部預揀才。裴如鳴鶴。頗傷辭律變新進。怪僻一鼓波遂頹。既而移書六人者。歷數文弊有可哀。且言文章貴體要。試格尤要合準裁。六人既拜主司教。青雲捷路知力推。方今最曰場屋公。實藝可進那用媒。君胸二紀富珍蘊。每向紙上揮瓌瑰。掛名省壁定顯赫。續取科第仍崔嵬。明年躍馬游天街。請君飲乾臨別盃。

走筆送張伯起

男兒剛腸逾古鐵。每到傷離猶暫折。離緒不啻亂繭絲。纔攪衷腸便成結。憶昨送子秋風前。薄酒三行歌數闋。我歌多感酒易醺。子車爲我還不發。今來與子舉別觴。還是去年分臂日。人生歲歲有離恨。爭遣綠鬢不爲雪。安得共子並翼飛。四方上下無時別。

臨洛驛雨中作

朔野無花春意薄。斧聲惟見桑枝落。北人是日說條桑。手執懿德共操作。客亭繫馬吟寒廳。細雨纖愁牽似縷。多情北燕能傍人。如設春心繞疎箔。故鄉桃李應滿園。爛漫香風隨處著。十年游宦辭江湖。塵土日侵雙鬢惡。天涯懷抱傾東南。悶對青燈舉幽酌。

丙午寒食厚卿置酒壓沙寺

邀諸君觀梨花。蘇子由不至。以詩來。邀席客同作。予走筆依韻和之。種梨易長地舊滋。春風一掃無枯株。沙頭古寺枕城角。樓殿自與人迹疎。看花置酒三月破。點檢座客唯欠蘇。酒酣花底不知處。恍若身世游藥珠。銅臺割據古豪盛。樂事已去唯邱墟。直須及時結勝賞。莫局官事同轅駒。林僧迎我展前揖。野鳥避客遙相呼。咸陽有花遠莫見。豈若此地來須臾。風前嗅雪不宜緩。春芳過眼猶奔車。繁枝向月合照映。亂片落地無掃除。樽邊醅醕不復計。馬上倒載聊拚扶。子由閉戶自懶出。花與雙眼知何辜。天姿必欲貴純白。紅杏可婢桃可奴。君詩險絕不容和。梁園騁思懸相如。

寒食安厚卿具酒饌。邀數君子遊壓沙寺觀梨花。獨蘇子由不至。詩來命座客同賦。予既次韻和之。明日上已。安復置酒招予與蘇。又明日清明。予屈二君爲射飲之會。而蘇君仍用前韻作詩見及予。亦復和。

意蘇林間把酒誰我侑。鳥歌聲滑如清珠。魏都風流重行樂。豔妝麗服明郊墟。我初聞招使勇往。恨不插翼傳駿駒。蛾眉夫子趨獨異。靜坐幕府煩嗔呼。市公不到座寂寞。大句落紙來須臾。樽邊弄筆輒強和。布鼓乃敢當雷車。主人明朝復命客。是日禊事修祓除。日涉花叢暖不散。酒力易著起要扶。清明予亦飲射園。別離困憊不舉杯。盤一飽藉脫粟。那有白飯餘君奴。工部集梨花好在期其醉。功名身外終何如。

送用僧上人歸雲

釋子草屨踏一機。類能悲誘鼓師說。彼上人者劍外來。獨許清吟調風月。就我乞詩歸雨東。三叩寶階通刺謁。何時腰下解緋盃。嚴賓應逢先臘雪。

小桃值風零落殆盡偶成鄙句奉呈諸君

小桃前歲一花開。無數花開豔新紅。破曉脈脈向人笑。開枝酣酣索春闌。只見蜜蜂往來喧。不道雙燕共時候。醉吟幾花日幾遭。坐臥欲來花下就。東風昨夜忽顛狂。曉枝點檢不依舊。惜無錦障開百步。遮藏免被風力驟。小兒地上拾風片。猶愛殘香再三嗅。而今開落奈汝何。却取餘杯醉春盡。

近承楊子道甫和池上知篇愛而有贈且據予懷

楊子文格少已清。自關以西鮮此流。逸興一發不言休。詩吟千篇酒百甌。始謂富貴力可求。行年四十差厥謀。相逢渭水清秋。秋風倏然一見分。輒投往來自爾月。屢周忽聞角鳴春。鳩感時出門寫我憂。我憂酒興廢荒池。頭半酣繫馬聊登舟。紛紛沙水驚眠鷗。曉陽欲落孤煙收。開元盛事空林邱。流年數百如同昨。陳迹隨感來吟搜。偶作短句詒同遊。楊子既見還和酬。筆落紙上不暫留。詩珍玉案書銀鈎。詩人乃是天地贊。造化萬物遺剗鉤。天公報之甚操矛。少使稱途多窮愁。子嘗兩舉試此州。病坐試席出則憂。筆力健可擊十牛。及與命關力弗伸。翻被命屈豈自由。嗟予所學淺以浮。不與造化爲怨仇。胡然天公亦我尤。剛腸勁貌寡媚柔。觸忤貴勢在轉喉。食顏常調祇自羞。使君平步趨公侯。子來我語徒啾啾。天高馳車誠難悠。不若且默真良籌。有酒一醉春風樓。

送李去病楊元老

君王赫怒超前古。威令風馳奮皇武。將士咸懷敵愾心。桓桓執可當貔虎。岷峨橫抹西南坤。河池散關當北門。堅城高寨礙飛鳥。天兵百萬方雲屯。給軍自古資巴蜀。接軫連轡轉蜀粟。正須將漕得其人。賦役平均軍食足。三分才具超常倫。不獨擢藻追淵雲。究宣德意可預見。扶弱蘇疲民。使星入蜀今重應。芒寒色正相輝映。川合東西幾萬家。佇瞻玉節交相慶。行聞盡錄平戎功。給餉正與提兵同。紫泥封詔看西去。歸來聯騎朝王宮。

賣松翁

窮山老松幹百尺。縱有愛者難難植。小松盤攢未及丈。何亦冷落守巖石。由來世眼習繁修。就事妖紅與媚白。往往破寺喚名青。未見有一號松樹。城中有客賣松李。美價高下隨意得。咄嗟彼叟何爲者。浪負松不窮。九陌行求善價。欲欲操力弛還立朱門側。過之千百絕一顧。寧復肯許一錢直。音聲猶帶澗風澀。顏

色尚染風煙黑松材雖良人未見其奈桃李有春色。嗟哉子計信疎矣。豈宜肩入芳菲域。速將舊土餐松幹。待陳明堂柱帝宅。子疑更非舊松者。無乃矯世所爲特。衆趨時好逞趨馳。何獨子子街。數碧華。雄馳聘。尙謫詐。何以仁義游六國。時乎釋老肆分籍。愈以原道破羣惑。更乎更乎予爾知。獨行矯世難爲力。

與盛毅同賦暮角行

城頭殘燧煙起。城裏無人冷如水。一聲暮角貼地來。聲中宛轉含餘哀。逡巡流入單于調。耳邊似近單于臺。坐客未終聽。對面淚雙進。那復將軍絕塞眠。朔風吹落玉帳邊。狼烟未盡不待曉。恨不立起銘燕然。何人始製角中曲。幽怨到今傳不足。吁嗟畫角終無情。百年日日銷此聲。

冬雪行

幼年壯氣寒逾熱。更喜朱顏照飛雪。門前地厚堆玉塵。腰間千回狂走折。今來過壯能幾秋。眼未見雪心先愁。病癯隱粟出門懶。敝袍盡日紅爐頭。此身知更十年後。雪屋能如今坐否。層衾沒領定晝眠。那復吟邊開凍口。壯齡衰衰洪濤奔。百年浩蕩未易論。人間萬事亦顛倒。且對今雪空清樽。

送盛君方

秋風木葉飛。微日暮銅臺。別杯醉。燕姬一曲聲未終。交臂方攜忽南掉。相公鎮魏從辟書。玉帳三年奉談笑。密謀直道神主人。飽食唐兒或陰詭。君殊不顧但自若。爛爛誠心復誰照。相公還朝數論薦。援手無人在廊廟。薦章未報人事改。魏國門前客相弔。聖賢尙觀後世知。萬事那能目前料。方今搜才不待次。道路紛紛走嚴召。朝廷必欲收真才。豈有知君使常調。讀書適用非苟知。脫略空言直趨要。有餘利刃未一施。可惜青萍反居箱。誰能出力終提攜。會看驚人露芒耀。君如非偶好旨命。予亦徐當卜耕釣。

送知府吳龍圖

國初以來治蜀者。處置盡日乖崖公。當時奏使便宜教。不與天下州府同行之。已及八十載。姦宄消伏。誰之功。因循至此。漸抗敵。有未曉者。時相攻。鞭笞小罪。亦檢察。不許略出常科中。下民知之。頗不懼。州縣往往藏羣兒。側身斂足。未動者。實以累朝恩澤隆。公之初來蜀。人喜慈愛久著。民情通。衆心歡然。恥犯法。按藥浮薄。歸醇醴。盡將約束付僚吏。興起學校。還文翁。二年美化極沾沾。遠近循服如偃風。上將歸公。問誰代。當使問作如。筮鑄遂求元老得。青社其人。應廟之宗工。往年鎮撫有異緒。大節再。遣于東。公今與之合符去。到必奉詔參。參龍大資舊德固無慮。剖判自出其心胸。所憂厥後嗣之者。忠定良法還如公。養頑活狡作調劑。不免剪珍煩。煩我。蒙之憤懣久填臆。言賤不得通九重。願公上殿起居罷。第一用此聞宸聽。

京師逢徐良溫叟明府

弱冠相逢今四十。當年壯氣虬龍蟄。交情獨在酒瑤深。人事細論衣袖濕。詩書脫身浪自憐。公相滿腹誰可掛。蒼顏已變長安風。後會更應尤戢戢。

小疾中元忽相別往長安信筆成篇奉送

一春三月少見晴。濕雲不飛壓花老。君來別我西出關。病裏傷離似蠶絲。和風吹面幾幾程。即入風流洛陽道。司農水利無留行。洛城花開爲誰好。漢唐陳跡到可尋。猶有山川豁懷抱。憶昨行春從魏公。與慶池邊玉樽倒。公今已。賀泉下游往事。憑君問煙草。官家諸路急使才。歸對明光切須早。

題可久上人房素屏

駘軒畫室吳僧居。花草禽魚屏面集。豈如蕭爽大士堂。雪山數尺平頭立。滿齋虛白已自生。隔坐紛華不容入。霜毫一掃都無痕。獨有淋漓粉光溢。丹青世上空紆紆。趨與師同百無十。當時吟客唯我來。共愛此屏微靜翕。目睛難駐手試捫。指下瑤瑤無寸澀。願乘醉筆留幾行。爲寫高僧白雲什。

送王賓玉

相如昔乘使者車。縣令負弩當前驅。頗於意氣誇里閭。微詞爛漫肆欺誣。歸來不說民飢餓。餘倭便留封禪書。江山清絕冠天區。豈甘久被斯人汙。邇來極靈輒古初。看倭相繼馳亭衝。堂堂御史今名儒。志節慷慨忠義俱。才高識遠器有餘。不似文園淺丈夫。一朝持節歸成都。使星皎皎臨坤隅。懷從憲府恩意殊。霜威擊正所須。姦宄所在密于荼。交券計斤良可吁。勸囚及穢忌。脚脚元惡須行七日誅。惡除惠澤益滯滯。願使枯瘠俱豐腴。坐茵未暖罷罷歸。歸還直承明庭。朝廷急賢。懷遠圖。難金馬不用渠。以人報國功難論。諸生中有何武無。

謝三門提舉登連宋叔達郎中寄古碑雜言

長安古名都。漢唐以來帝王宅。當時高冠大帶接跡公卿間。聲名大半文章伯。能書萬變軼出意象外。那賜體法就常格。傑辭精輪在處勒。陶陶從此關西富碑石。咸陽原頭蟠螭龜。負莫知數。風雨剝剝塵土蝕。荒郊壤宇大者臥。棲莽小者老。祠佛廟往往。森屋壁。憶初來長安。于此心頗溺。朝披夕購。自忘勸。一紙不吝百金。豈惟讀辭玩點畫。漢唐往事皆歷歷。始者累一以至百。今既累百至千。未免廣搜覓。古人載書兼兩懼。猜勝今我車載不足。囊積中郎知我有碑癖。封寄數本跨數驛。中郎中郎雖欲遂。愚僻愚也字學不進格。文不長。翻愧嗜此苦無益。雖然古人亦或有所嗜。又恐一朝捨此。愚意無以適。碑乎。誓將蓄汝永吾好。不已聖猶賢博奕。

謝陳伯成學士

蓬萊仙人才偉英。三世實以文章稱。持盃玉虹吸潤繁。奮筆金虎蟠峭峻。開懷未嘗有表暴。出語矧復無驕矜。超然古人考。是否蔑爾時俗論。愛憎識君始者兩俱少。獨我今也百不能。半載尤。何和瘦鶴終朝癡。臥如凍蠅。醫工診臂。即司命。藥債搜心。遠惡。煩君數月一問訊。使我多感。常填臆。而有贈不須怪。近來交態猶春冰。

無物終天地。青山豈免開。萬人鑄秀骨。一氣失全胚。漫貯崇朝雨。稍防浩劫灰。何年巨靈手。曾此壁崔嵬。

同楊公濟賦晚過西村

空影倒波面。晚陽留樹梢。人煙青近郭。鳥道時長郊。世外交搔首。溪邊懶結茅。滄浪那敢羨。漁父定吾嘲。

苦雨

雨脚瀾不斷。魚龍沸巨溟。浮泥溢平地。暴水入中庭。門巷絕尋訪。壺觴誰醉醒。頑雲速收斂。渴欲觀天晴。

螢

幸藉炎蒸力。因燃腐草蹤。清宵能自照。暗室肯相容。雨巷幽光晦。風簾亂點重。臨書方汝賴。唯恐有鳴螭。

種藥

百藥吾誰辨。農皇舊有經。傾金購善種。按譜驗真形。易地防根瘦。他時欲劑靈。天時縱不雨。灌溉賴園丁。

贈於潛張定國

蕭散潛川令。才高氣亦剛。學攻諸子短。能涉衆人長。日月銷書卷。功名撫劍鋌。他年有大用。莫漫比柴桑。

某近與和叔游景愛之不足因吟短篇以贈

夫子南州傑。相逢出肺肝。平生潛聖圖。壯歲尙儒冠。鷗鷺尋根壑。蛟龍井底蟠。恥將孤憤劍。容易向人彈。

贈李熊先聖二首

魯學閩人秀。夫君得最完。文章醇不雜。氣質渾無刊。場屋聞新詔。鄉閭正素冠。天應老賢業。頭角壯年蟠。

與王仲密諸君泛湖

韶書一日至。多士競軒眉。獨有儒林傑。方纔風樹悲。飢腸惟飽學。正口絕柔辭。從古器大者。於中成就遲。

急棹赴吳門

十月清霜後。孤舟飄氣間。酒邊顏白日。棹底倒青山。境勝歡憂派。吟頻物象慙。吾儕一笑後。魚鳥伴誰閒。

初入泮

寒日山尖落。孤烟樹杪屯。水流天欲動。舟急岸如奔。縹緲穿雲角。蒼茫望郭門。片心爭宿鳥。去去近黃昏。

新雪

山勢隨淮斷。河流帶地渾。嚴風疎樹影。落日露沙痕。客與雙蓬鬢。吟懷一酒尊。舟行那敢緩。霜意滿乾坤。

數下春日

未見梨花宿。纔聞鶯燕歌。可憐毛羽細。莫怪語言多。匹馬春風路。輕舟夜月波。數聲來入耳。最奈客愁何。

對雨寄楊公濟

楊柳長安陌。游車綿繡香。漫傾春日酒。誤入少年場。意氣青雲客。風流白面郎。致身愁獨晚。點檢鬢毛蒼。

紅濕花枝軟

青酒柳色鮮。未開新禁火。自起欲晴煙。坐臥銷佳節。招尋憶舊年。故鄉游樂地。心折泛湖船。

對雨寄楊公濟

江海歲云晏。雨冥風自淒。葉光羣木洗。翅濕幾禽低。靜榻敲寒枕。孤城隱暮聲。少陵車馬客。催踏草堂泥。

詞部集卷四

五言律詩

李花

地暖春纔半。露深氣已暄。風光何處好。雪浪此時翻。勻似金刀剪。裝成玉杖繁。天桃漫相壓。吏部竟誰言。

曉鐘

縹緲驚春夢。鏗鏘送曉聲。敲烟出野寺。催月下山城。窗映東方白。燈留半壁明。隱然餘韻在。羣動已營營。

閨月晦日

乾坤一傳舍。日月兩征輪。邂逅逢餘閨。連綿送晚春。巢邊迎燕熟。枝上數花頻。漸暖茅簷日。吾將理葛巾。

落花

林間花自飛。物理不應悲。偶對飄殘地。休論發時時。有情香水面。無數點河湄。蜂蝶含餘意。徘徊繞舊枝。

因訪楊公濟遂同步野夫家省其母野夫時就試南宮

馬繫揚雄宅。門過孟母鄰。升堂予獨拜。其母同井子。兼親與之書。圖萬卷先生富。千金海產貧。早將安穩字。去慰杏園春。

同楊公濟賦破山得開字

雨中呈丁評事

騷雅丁夫子年來客路岐。故關春夢後。獨館雨留時。詩有龜兒草。游須驢子隨。今謂君家千歲鶴。應解念歸遲。

歸鳥

日落羣山靜。天寒獨鳥歸。聲悲故巢遠。影入片雲微。蹤跡憐香帶。青冥羨汝飛。莫爲雙翼誤。須避暗中機。

宿慧安院

積淖歟行路。解鞍欣曲肱。疾風穿敝屋。細雨濕青燈。聒夜有微鼠。觀空無定僧。中宵塵累息。山水思填膺。

九日病中泊舟召伯堰

采采南山菊。還應滿故園。予之小圃全家泊孤棹。多病負清樽。木末秋聲老。天涯雨氣昏。鄉關吟望外。愁淚有雙痕。

某爲府曹伏蒙吳先生以詩見寄謹依韻奉酬

瘦馬風埃裏。蕭疎分亦安。問趨京兆尹。冷甚廣文官。錦繡頌詩句。松筠映歲寒。天邊師坐臥。南望只長歎。

同盛任道賦暮陰得寒字

野館臨空闊。江城起暮寒。年光去天末。雪意上雲端。自失歸禽影。能侵病客肝。莫將愁對景。入夜轉漫漫。

次韻禮之齋中述懷

僻坐治孤學。取書窺古人。高風凜如在。千載邈相親。欲滿詩書腹。寧規富貴身。獨君知己厚。無亦慮吾貧。

春雨一篇呈純甫賈僚縣庠諸彦

漠漠陰常結。垂垂勢未收。潤多宜土脈。落久驗溪流。與物知無間。於花似有雠。少年車馬客。惆悵爲君游。

三月大寒偶書短句

上天詎與問。四序曷相干。已季春成暮。當溫氣反寒。農心憂地凍。俗眼惜花殘。我豈殊民意。身爲父母官。

經春罕嘗見花今出湖上悉已離披

飛花何太急。春在豈須忙。亂點不經眼。殘枝猶斷腸。愁看湖色淨。怯照鬢毛霜。回首壯游地。幽襟付淺觴。

山中遇雨

馬上涼秋雨。隨愁入亂山。垂垂衣袖重。點點鬢毛斑。猿鳥寒聲外。漁樵古畫間。片時全嶺暗。急趁暮鐘還。

純甫小池生雙蓮

造化有奇異。雙蓮共萼翻。凌波洛神豔。泣竹舜妃魂。得所雖欣地。猶孤尙笑根。聖朝不言瑞。圖獻恨無門。

和純甫獨往至德上方避暑

敝屋數椽隘。炎曦一線長。梅仙厭煩溽。蕭寺得清涼。山鳥聒幽耳。清泉獨渴腸。茲遊君獨勝。河朔浪飛觴。

通判國博惠建茶且有對啜之戲因以奉謝

數餅建溪春。求逾尺璧珍。封從鄉國遠。惠與郡僚均。午榻忘搖臂。晨觴厭啓唇。拜嘉當對啜。相待況如賓。

書窗

一室微吟地。開窗更欲虛。入雲簷紙破。照月愛樞疎。野色連朝夕。秋光滿屋廬。何如謝太守。遠岫獨相於。

寄題張殿直長春亭

甲第俯河澗。修亭面勢宜。翠樽長有樂。草木似無衰。境勝青山敞。心閒白日遲。祖良迷大隱。獨與赤松期。

寄題郭明府寺丞額上西齋

退築謀何早。閒居興頗濃。渠流通潁派。窗列隔淮峯。玉麈談賓盛。牙籤載籍重。雨中時墊角。一代暮林宗。

奉答雅均途中見寄二首

濁流非猛激。無以頓澄明。此邑先膏潤。今予力潔清。人皆疑矯行。君獨照真誠。一得途中什。謔譏衆口平。

觀茶

關智不關力。一枰思解圍。防人甚防敵。平地有危機。鵲角爭先後。狼心競是非。傍觀縮手者。往往見精微。

九月過後漫題室前壁菊

花日金相照。條風翠翻翻。誰言暮晚豔。自喜勝孤根。客士深培力。家人一溉恩。秋香真好在。未易負清樽。

和純甫紅葉

秋園無點色。特地起西風。閒向煙林翠。時呈霜片紅。霞光青漢襯。燈炬碧紗籠。不解隨松柏。染絳煩化工。

再次韻和純甫紅葉之什

徒索噓獰囁。有文殊紫屏。四霜變顏色。點樹作丹青。廢苑掃還聚。疎林生易形。秋風無別豔。祝爾莫飄零。

擬山道中早行有感二首

晨興事行役。寸晷此時輕。撲面風霜緊。隔林雞犬鳴。遙天分淡色。殘月露微明。使欲投簪去。無田可力耕。

宿山寺

山驛孤燈盡。霜天片月低。還家人自喜。驪馬頻嘶野。水分微白。巢禽驚穩棲。前村應曙色。依約數聲雞。

某承乏東陽周親惠然顧訪未幾告別以詩餞之

親戚富貴合。賤貧宜以疎。獨君從遠道。爲我枉高車。相得未逾月。薄言還故廬。風霜正淒暮。臨別尙躊躇。

晚登至德上方偶書短篇呈山主雲公

城市隔半舍。院距十里。山峯在深。亂雲歸別塢。落日照疎林。能解外緣縛。始堅安住心。冠裳方我誘。漫作愛山吟。

離東坡後寄題護師上方

山水東陽富。僧居更翠微。晴峰露秋骨。古樹減煙圍。啼鳥遠相應。孤峰閒自歸。予生秉幽尚。夢想在禪扉。

別部集 卷四

劉叔茂及第後往廣德拜親遇吳江新治

今歲同升客如君有幾人青年登一第白首具雙親喜氣生軍幕懷迎聚邑民諸兄在天祿勉去離清塵

惠山良

封寄晉陵船東南第一泉出瓶雲液碎落鼎月波圓正味云誰別繁聲只自憐要須茶品對合英建溪先

官滿將見舍弟

三歲別吾弟今歸心始降從茲得安親無夢過重江預驗鵲音喜行看鴈影雙西湖猶可泛酌酒市羊羹

途中寄純甫

諸友分攜地重陽欲近天共離事菊藥獨立憶梅仙對飲乖今日傷離似去年佳山足吟賞應自有新篇

志遠法師詩

寂寞湖邊寺剡溪目已暝幽雲猶曉白竹徑自寒青野鳥悲吟動門人感涕零里無梁補闕誰可法師銘

庚子歲除筆下作

呼兒來秉燭點檢歲邊絲志在驚時晚年加願曉遲京華猶旅食世態益吾悲四十明朝是愁吟杜子詩

久雨見月

千門却燈燭久雨愛冰輪愁眼開今夕清光對故人更長頻側帽望極反雲巾幾爲浮雲掩行藏類此身

立春

宿凍歸何處池塘漲暖波日盤花面永風入鳥聲和俎菜堆生案園羹剪薄羅獨憐詩酒興早較昨宵多

依韻和粹中早春

寒威猶壓曉淑氣已回春不道朱顏舊剛憐華歲新震雷將出地蟄戶莫存身漸報梨花信眉頭日漸伸

早春寄擇之

北陸寒威盡東郊晝景添風和引禽暝冰暖出魚潛草本回生意乾坤待澤漸事知巖谷下經歲嘆才淹

正月三日郊外馬上作

長日奉人車新年散馬蹄和風吹凍柳殘雪點春泥意倦境自勝興來杯屢攜徘徊羨飛鳥曉逐野雲低

禁烟節同子玉徐先生野步

繁馬道邊樹杖藜坡外岡風來花自笑露過草猶香樂事隨三月吟懷驚八荒時平那有感雙淚肯浪浪

春色

雙深花面染來去柳邊浮雨氣那能洗年光亦共流濃濃交綠野拂拂上朱樓轉恐紛華眼蕭條不愛秋

題劉有方御藥翠巖亭

購石黃金費開軒翠玉臺端居憐象魏遠意自衡嵩花弄疎簾日禽呼靜榻風移山事有傳未易笑愚公

升之元真觀讀書

白日無停運青雲要早圖寓居麟上士逸作擬潛夫案元書藏滿窗明樹影孤徘徊拂塵壁一半舊題無

送李厚祿校赴相州戶曹

迎婦金貂宅之官銅雀臺俱新是婚宦有素獨詞才簿領時能撥圖書日可開無勞歎州縣自足脫塵埃

醉臥

彭澤終朝飲杯乾入醉鄉眩頭遺野帽坦腹委藜牀吏部幾邊臥山公馬上狂何如此安穩寢興爲吾長

和叔以琴詩見貽因成一篇奉答

製就七絃器斷殘千古桐正聲希世出華耳此時響微暗列星隱意存流水空憑君莫輕撫留取和薰風

古劍

只因耕戰地得此古龍泉磨拭自今日埋藏廿幾年無將試蛟窟宜待靜狼烟寄語姦邪輩當鋒莫向前

壓書玉兔

白玉雙蹲兔工深刻精勞長疑奔月窟渾欲動霜毛似喜書成穴猶驚筆有毫案間誰汝待自覺守株高

陽春日偶書二首

凍柳輕能舞枯河暖亦流東風應自好遠客獨含愁攬鏡傷吟鬢無錢買釣舟誰能終日與大半在滄洲

楊柳亡隋岸風塵舊宋州客家盈百指憶弟淚雙眸旅宦那能定人生本自浮旋沽街北酒準擬送春愁

離陽別包進甫

飲偏長安酒春風送馬蹄異鄉憐會合明日復東西行與看君速歸期恨我稀門前客星耀到日潯塵泥

別希魯回馬上口占

兄佐諸侯幕愚居孝子廬奔馳他自得情味獨相於先送秋帆動還嗟友席虛平生感知淚今日爲誰如

大風

正月明朝盡東風半夜狂乾坤搖蕙軸草樹拔毫芒亂瓦飄無數寒沙走更忙聖時騰口絕天令莫乖常

寄盛子美俞元功二先輩

彼美吳州傑相從蕭寺居聊窮三尺律肯待五車書前有殊尤等行當還擢初秋風吹客袂鄉思復何如

立教等

寄公立

一朝揮別袂九日在征岐識我相思意如君獨坐時榴花須滿盞菊蕊况盈枝目下重陽淚宜看杜牧詩

寄俞君度

夫子體已甚平生心向存黃金空舊產白首寄他門獨酌醉應淺愁吟聲更吞飄零那復久知己有平原

員外陸先生

過洛州

朔野風煙古臨洛氣象存魏風沿土性漳水抱城根故壘盤荒草殘碑落近村太平民產富桑柘半郊原

後文。

同部集 卷五

五二

居魏餘未嘗見江鄉故人今無悔如雄過此相見甚喜席間率成短篇呈之

經年大河北終日故鄉心入耳欣吳語開懷慰越吟天寒裘領薄日暮酒盃深早晚論邊策長纓試請擒

新秋夜月寄故人

客心宜靜夜月色澹新秋影落三湘水詩傳八詠樓何窮對酒望幾處捲簾愁若問相思意隨君萬里遊

依韻和留臺崔庫部局中自遣

儒林文雅作蕭散欲揮金老去安時態秋來慰夙心誰陪黃菊酒自喜白頭吟賓客霜臺少詩成每獨斟

自零口夜至渭南縣作

月黑征途暗風駒傍險行村遙微認火縣近忽聞更落葉殊鄉意嘖嘖小市聲故園流水在想像見冰清

水以激民田今李其利

送長安金判鮮于子駿還關

相望蜀父老應嫌驛馬遲三冬辭幕府千里走京師富貴那能滯文章自有知關山含雪意別酒對秦姬

長安春日

白入雙吟鬢衰侵一病身年光不貸老春色似欺人鳥破日邊霧花飄風外塵還將感時淚對酒灑成漣

題光和年西嶽碑

瘦硬光如字崔嵬太華碑纖縠森骨立點畫宛鱗差內有通神筆前無絕妙辭芽齊千載後玩古獨心知

唐嶽賢廟題名

華嶽金天廟唐賢石闕題姓名留篆刻冠劍落耕犁字體諸家雜函封數驛驛幾行猶壯觀丞相討淮西

將佐題名石上

斷碑

何代經兵火終年委雪霜文章雖黑白首尾自參商瑯琊那淪翠塵沙漸變黃人生異堅石撫汝重蒼茫

依韻奉和經略司徒侍中上巳會興慶池

千載蘭亭後風流宛目前竹香烟冉冉花泣露漣漣筆落詩推將委行酒有仙水邊佳麗少春草漫芊緜

杜工部有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之句

小開西山落日

天地垂垂暮殘陽似有情未催全嶺暗猶放半山明遠樹微茫見孤烟慘澹生流年從此老對酒急須傾

翻經臺

失道從僧指窮高聽鳥呼三山四週抱一徑百盤紆人事空今昔臺基儘有無吟邊嵐氣夕落日伴猿狐

題華藏環峯閣

精廬已屋外飛閣更雲端只見蒼山合寧知紫宙寬客游追汗漫詩思等嵯峨大士安禪後何人此倚欄

同部集 卷五

五三

祠部集卷五

五言律詩

北都春日

日出車馬道風來城市塵關河應自昔花草不知春雪靜鳥翻翼冰消魚動鱗太平無一事把酒勸耕民

出大名府北郭

驅車出近郭野色感年華酒靜水猶凍地寒林未花細風吹斷柳殘雪隱虛沙鄉思東南闊歸飛羨暮鴉

馬上口占

出郭塵埃少驅車節物便歸心忘澤國病眼豁霜天鳥雀飛荒圃牛羊臥晚田吟邊搖落意疎木起孤烟

二月過半猶未見花昨日逢之珍云已有小桃因成短句

偶書呈公勝

朔吹朝迴暮繁雲凝復開不能成雪意只解作寒媒薄宦家千里長吟酒一杯西鄰鄭夫子乘興幾時來

走筆送楊正臣先發還吳

客衣沾曉土歸馬望吳雲一紀困游宦異鄉愁送君驛驛行得路鴻鴈去成羣元昆何日江天酒重論別

同部集 卷五

五一

羽師院假山

翠石作危峯，軒然曲沼中。山形在眉睫，人意自衝融。影駭魚蝦避，路疑猿鳥通。官途尤巧險，匠手草盲工。

京兆府初赴同天節宴詩二首

四月薰風轉，三天瑞景舒。歌從歸後後，壽起祝初初。詩喜南山對，身甘北闕疎。九韶音未作，朝野自懷如。

哭王仲密四首

相逢初北闕，並賦復南宮。失意春風裏，謀歸汴水東。行藏他日異，笑語此生空。不掛青雲籍，聲名野史中。

羣居三益友，相得十年兄。一別長南北，相逢遂死生。淚流涿潯水，心折注江城。聞訃悲尤劇，書成僕未行。

依韻和酬鮮于子駿郎中見寄

昨在王公墓，同時輒仰瞻。論情昆弟等，知己友朋間。渭北孤交臂，淮陽慰客顏。王公今牧德，長卿看馬父。老竊西還。

趙龍圖自西川攜鹿兒至秦相惠

軟毛金縷暗，細點雪花勻。林下遠思母，階前愁傍人。潤聲微可聽，野性漸能馴。公惠成感好，他年伴幅巾。

長老鳳師新作四照亭，以其環顧洞徹無礙，翳礙目故名云。從予乞詩，因即其說以寄題。

留題太平寺

鄉落少人烟，精廬獨嵒然。香花真佛界，樓宇始唐年。鳥啄齋餘食，僧參夜半禪。清涼數畝地，已是隔塵緣。

留題東巖院

仁祠倚巖腹，無處入蒼氛。古像棲深殿，高僧傲白雲。山花暖自發，路石遠猶聞。我正爲名縛，翻羨鶴鳥羣。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仲春釋奠

先聖祠逾重，尊儒世適丁。上公儀最熟，太學祭頻經。曉月衣冠淨，春風俎豆馨。觀人休請頌，在泮已言形。

梨花

膏愛樂天句，今逢帶雨春。花中都讓潔，月下倍生神。飯好張瑤席，夢仍贈玉人。莫開紅紫眼，此外盡非真。

雨夜舟中

御河舟中

浮舟不用力，一水靜於山。沙鳥晴相喚，河雲晚更閒。微吟窮有象，清思入無間。河策雖云補，從公漫往還。

展

好在登高展，東西類此身。遊頻齒幾折，用久蠟還新。晚步憐今日，幽尋憶古人。莫隨珠履客，且伴白紵巾。

夜坐

城裏更籌急，簾櫳竹影微。掩書雙淚迸，撫事寸心違。歲月辜華髮，風霜感彩衣。陶潛空自賦，何處有田歸。

韓魏公生日

三秋開爽氣，七月降元精。致主鉤欄獨，尊賢衮鉞輕。顯庸歸社稷，陰相在神明。漳水流無竭，年年伴壽觥。

庚戌歲除

齊民三冬暮，殊方一紀餘。笑歌筋力倦，勦業髮毛疎。道路紛乘傳，軒輶遠出樞。無庸看半百，搔首歲云除。

依韻和張文通中舍寄韓師元判官

從容須陞對，蕭灑待家居。近聞從戎策，閒裁寄舊書。青衫逾一紀，黃卷尙三餘。聞說山齋好，何時遂曳裾。

送譚供奉

丹山靈鳳質，偶別帝梧飛。忽憶華林好，還收舊翼歸。綠深宮樹合，紅薄苑花稀。重到迴翔地，卑棲嘆昨非。

次韻仁叟禁中清曉

肅肅休夜直，瑞雲向朝敷。華闕排雲氣，紫宸低斗樞。帝梧鳴彩鳳，宮漏息銅烏。日出將臨展，天光冒海隅。

送陸軍校書赴西上

朝飲楚春酒，暮吟傷別詩。子愁鶯語亂，君興馬蹄遲。五府何時歸，三銓會早辭。回轡青陽道，不負細侯知。

次韻盧六員外避暑

城市苦歎暑，屏涼到水窮。環林得高蔭，解帶取微風。渴肺果正緩，汗膚兼酒紅。當年河朔會，舊事豈全空。

中秋京師對月

今夜皇州月，秋光共幾分。未全成皓魄，猶勝隔浮雲。白髮愁偏照，清輝喜獨聞。遙憐江國弟，北望首應勤。

悼承天月禪老

仲冬十六日登馬步

提撈轉險徑，隨雙炬紅。薄雲籠淡月，苦霧捲嚴風。馬害誰云屏，神休觀所蒙。晨門未開鑰，殘夢續香宮。

齊魯獨酌待曉入城

青燈頻照面，黃卷懶低頭。危坐自醒醉，孤斟誰獻酬。簷前落星宿，城裏息更籌。上馬即塵事，欲歸欣少留。

贈杜絕秘校

唐代詩人傑，家世杜陵。祖風今不墜，君學善相承。氣直橫秋鶴，文雄絕漢鵬。風騷如命將，境復讓誰登。

杜以詩和答依元韻贈之

子美沒已久，正風幾特陵。上天愛道喪，遠寄以詩承。驚足輒追戰，驕心聊慕鵬。微之重堂奧，努力願同登。

送范令美之赴陳縣

陳人西望眼，唯認馬歸東。柳縣追陶令，棠郊謁召公。問農游手勸，聽訟下情通。千載萊蕪後，傳家有素風。

癸卯年張正臣赴海陵幕

早年登甲選，從事又東藩。地與淮流絕，城連海氣昏。好山供健筆，暇日樂清樽。多著太平策，歸來奏帝聞。

寒燠偶坐戲呈任道

人事車輪轉，年光木葉催。交情論晚歲，生意共寒灰。未足勝寬褐，那能緩凍盃。知君尋氣類，不爲附炎來。

依韻和仲靈禪師喜買承相趙翰林見稱輔教編之什

清蕩藤州老，雄文鼓大編。聲名元自重，述作許誰傳。成龍慙空久，相逐偶未緣。承明內外相，交口譽師賢。

癸覺上人還營

下山風月古，秀發在詩人。之子含清骨，禪師託後身。千篇收篋裏，一人繞鄉鄰。知己大丞相，無勞掛綈紳。

依韻和彭九及之歸養之什

江南春自好，蜀客亦思歸。淚與花俱落，心隨燕共飛。羣章遺子舍，孝理副宸闈。禁署風流後，謀猷未有磯。

涇宜州太守沈司封

宣城從古勝，謝守擅風流。夫子名當世，君王付此州。訟鈴閒郡閣，吟筆動江樓。莫憶窗中句，能詩今隱侯。

送王天常太祝詩

雨洗春枝冷，煙愁曉更晴。感時雙淚落，送客片帆西。淮陽逢鶴羽，令弟也京塵縱馬蹄。有才無殿課，安穩步通衢。

方殿省示惠遠祖先生詩集

先生名不死，三百幾年間。白首吟唐世，清風起越山。道編流自久，異代許誰刪。遠寄傳能事，斯文氣欲還。

四疾

壯懷衰獨早，樂事病全稀。靜聽開花落，吟眼見燕歸。冠裳成外累，塵土汨真機。強起親醫事，遙懸舊隱扉。

予累日臥病適張文通惠教亦云服藥漫成小詩呈之

功名心寸折，歲月髮雙蓬。病長酒杯綠，愁憐花鬢紅。杖藜成暇日，行樂步春風。唯有張公子，儲然此意同。

暮春被病感書

孤直難知己，才華反誤身。流年銷壯節，多病對殘春。酒到心如達，花空眼亦貧。賢愚通塞理，誰與問洪鈞。

開升甫南地觀魚所獲無幾戲成小詩奉呈

巨鱗非尺澤，多目漫污池。網漏從今日，筌忘復幾時。鰥人頗慘淡，漁子興參差。豈似任公捷，鰲鱉一釣絲。

病起觀魚

戰戰駢頭戲，悠悠掉尾行。莫言盆盎窄，猶勝網羅橫。競觸浮萍亂，時吹細浪生。嗟予遭病縛，羨汝遂微情。

送王明叟赴秀州法掾

去去持丹筆，當官議是非。壯心低仕路，戀涕濕親衣。汲浪橋爲急，吳霜稻蟹肥。論文杯酒後，從此古人稀。

行更權秋掾比回正老以詩寄之因次韻奉和

郡獄之掾屬，君才盛府依。狎牢煩暫掌，驚翅復卑飛。盡室輕裝去，新吟滿篋歸。風流仍別處，粉淚酒紅衣。

送石亢之節推赴廣州幕府

執政昔曾祖，滯才今令孫。三遷稱大幕，萬石已高門。阮瑀妙草檄，毛公深雅言。便安毛伯相從賓主樂，淮月共清樽。

送子立榮侍南歸

有客就征驄，風前別酒酣。慈顏依膝下，歸意滿江南。去路草初歇，到家梅正含。短書無惜寄，別後抵清談。

上何太守生日二首

斗杓西揭柄，南呂已飛灰。芝室占熊夢，蓬山挺梓材。世欣金鸞見，人慶玉麟來。天意非難料，行看位上台。

皇宮符寶滿，嵩嶽降真賢。明月中秋後，黃花九月前。潭潭新紫府，疊疊舊青氈。遐想靈椿慶，春秋合幾年。

漁者

身世扁舟裏，飄飄可奈何。萬生勞白日，一笑屬滄波。閭閻施能幾，開機用未多。予願自懷綸，莫作楚臣歌。

對雪六首

幾尺江東雪，同時戶北風。全家愁坐外，寄命苦吟中。已分香帷冷，偏憎酒盞空。漫將豐歲兆，去問白頭翁。

草樹驚全失，山河望轉非。片時藏地險，底處極天圍。樓半輕相逐，簷前急自飛。乘風還有意，故去點人衣。

飄酒三冬暮，蒼茫一氣凝。寒威斗自壯，空色曉逾澄。狂走尋罔兔，飢呼失樹鷹。年來交態淺，有興即誰來。

影亂侵書幌，花輕飄酒盃。襟懷同落葉，氣象亦崔嵬。屢折參雲竹，偏凌照水梅。紅爐方爾附，未可論寒灰。

色浮千里白，氣逼萬家寒。獨鳥飢猶啄，疑兒喜自團。向風初舞急，入夜轉聲乾。此味同誰冷，吟窗映素冠。

朔風吹不盡，願氣入無間。市井人喧息，江湖鳥翼頑。酒邊驚曉曉，吟外失羣羣。溫室便高臥，明朝任塞關。

次韻答承天月長老

方外得師晚，相逢出古心。交成真合水，意在始知琴。官路塵泥久，禪房歲月深。清風始絕唱，一誦快煩襟。

陸中書四言寄武陵則師

師有知人術一言珍萬金聖門防取說吾道素論心越樹秋聲起武陵歸思深桃源千載事此說更難尋

書香嚴屋壁呈寺主隆師

莊嚴淨域金碧照瓊土木有時竭樓臺無日低林泉藏好處巾屨得安棲我愧陶彭澤煩師數過溪

詩送長老芝公歸隱

昔以醫名著今茲祖傳養生如不病大士自安禪貌等調松古性同山月圓應防猿鳥憶卻指舊林泉

贈淨十嵩長老

林泉久安住心增兩無塵禪外牽餘想時中老此身虛懷延海衆雄辯服談賓偉特如師少相逢悟宿因

贈長老

大士本宿植妙年離世紛定心觀海鳥詩語淡秋雲與物曾無著收聲恐有聞唯將諸祖意晚歲導迷津

願齊上人

不見湯師久病眠時序深忽驚朱夏過真負碧霞吟他日虎溪約屆時鳳閣心未應論去住杖履且相尋

景山無思二大師重和師詩復依前韻奉答

西北應游倦東南野興深帳空懸鶴怨山嶺憶猿吟大士真交臂連驚契夙心會須攜鐵屐雲嶠渺千尋

拜讀上人遺書山

半歲風埃地終朝雲水情身兼飛鶴健眼向故山明不改禪衣色從來野蕘輕煩師伴瘦鳥兩耳厭車聲

詩贈圓公大士

恐是逃名客因爲出世流人間雲不定心外佛何求醉喜形骸放詩嫌偶對囚我應還竊笑聲利乃身隴

仲靈師師以詩見邀輒走筆依韻附還便奉和

世好元難合便甘或棄辛喜師同肺腑偶爾異衣巾文約常奉俗詩情遠過人相邀松下別山意入秋新

授李講主以維揚

定憶移婆樹雙垂滿地陰曉春風吹社燕歸意逐淮禽帆落橫江盡門開小院深先揚大法鼓續展海潮音

潮音

仁宗輓歌詞四首

未乾宮硯墨猶凝御爐烟難明空樓曉龍飛忽上天樂聲三月暮酒淚五雲邊盛德無容報塵埃萬壽篇

飛帝龍宸翰廣歌縱容才歌權三閣燕聲轉兩宮哀人世金縢秘天門玉鎖開年年初夏月寂寂壽山杯

輕徭寬日力橫費惜秋毫臨諫天容昨尊賢聖體勞乾坤收化育弓劍入悲號十月西陵仗愁雲隔錦袍

靈運一千載君臨四十春寶圖先與子妙斷獨如神瑞表虛南極哀聲動北辰天顏竟舜性廟號託稱仁

石太保輓詞

許國三朝老傳家萬石君乞骸章未報沒齒計先聞挽歸搖秋露銘旌卷暮雲龍圖逢吉壤馬鬣寄高墳

王廣淵郎中輓詞

一門新茹痛八座近云亡凋謝仍賢者風流失望郎葬帷籠淡月挽歸辭清霜祖烈緊誰紹三槐老北堂

王子直輓詞二首

流水身飄忽清雲意闊疎儒林有作傳使者合求書野月隨丹旆山烟濕素車寢門今日淚一瀉爲無餘

王氏仍准水賈人減額川風流今盡矣天理舊茫然親涕霑封餞交情動絕絃公卿誰不到偏天賈生年

晉陽郡君輓詞二首

法度居無失圖書動有稽不借君子老空美大夫妻淡月臨新兆清風在舊閨哭聲摧隔木山鳥學人啼

夫賢微子後身貴畢公孫獨樂斑衣奉空餘象服尊悲風飄挽轡苦霧濕銘旌誰謂靈香驗何曾見返魂

祠部集卷六

七言律詩

立春

北風已作東風客昨日何如今日暄造化有期萬木陽和無迹走千門土牛陌上撒花杖玉燕釵頭綴

探梅獨我題詩添意緒又看殘臘委冰痕

春日山中感懷

春色隨風散宿心衰衰滿長淮無情草樹相看久得意親朋一笑乖世俗冰霜誰暖眼古人金石已

枯骸愁來獨對青山坐唯有東風入舊懷

贈楊尉純甫

君家茂族出關西壯氣長於萬丈霓羣鷗羨爾舒海翼衆鷺觀鵬翥霜蹄詩才多慕謫仙逸宦緒猶嫌梅

福低千里寄程方策足莫云今日是車棲

若師院詠菊

瓊嶺新芽迸菊林纔生有節使虛心已鄰佛界黃金地更學仙家碧玉簪失漉要須防得便儉嗟切莫聽

飢禽憑師養取成梧竹裁管終合作鳳吟

席上次韻純甫牡丹

絕代清香一樹繁，青春歸去已環環。陳風護忍懷心損，和雨華應玉手寒。今日我來頻舉爵，明年誰與共憑欄。盛傳京洛多名品，未得尋芳洗眼看。

寄謝棟樑浩然

新持手版若溪猿，願復浮名別故鄉。澤國幾隨飛鴈序，春風自入壓鰲堂。坐曹未改生平好，開卷能如往日忙。龍首主人豈郡樂，定蒙賓禮考文章。

送春

年年不會春來處，疑口深紅嫩白間。今日却從何處去，明年依舊待君還。不堪眼見鶯花老，安得心同木石頑。身外韶華猶可再，其如綠髮與朱顏。

經和靖林先生舊隱

獨行先生舊隱荒，大名寧受一棺藏。能詩秀骨應無朽，近塚閒花亦自香。卷軸門人收篋笥，歲時族子奉盞觴。不教逸民先許先賢傳，猶說梁鴻有孟光。

贈陸元象文學

漢世遺傳文學餘，內官稱復榮今。青春華業收名路，白首光華照士林。風月每邀花底醉，乾坤共老水邊吟。安車正好追先烈，子舍唯增二百金。

依韻和陸文瑞香花

花下詩翁已富情，愛花相詠句還成。纔開秀格能殊衆，到老清香不負名。世上流芳歸幾處，江南傳價入中京。乾坤定是憐羅帶，那許風前趁落英。

競渡

書寫千楫動，錦標明日萬人呼。層龍戰水爭先後，采屢橫川半有無。波底魚蝦悉破窟，岸傍車馬看盈塗。競心猶出功名下，吟倚扁舟進一壺。

謝純甫惠筆

勁管毫生匠製宜，故人珍贈我何爲。分殊定遠初投日，得似文通舊夢時。大手無才輸用，正心惟見友朋規。紛紛紙尾方勞事，負負詞林視草詞。

次韻和純甫秋陰閣書

乾坤決議作秋容，節物情懷兩莫窮。山雨欲來陰竟日，溪雲不斷氣浮空。賴存樽酒時傾綠，更有歌裙可醉紅。偶爾尋常隨意感，朱顏容易變衰翁。

再次前韻

曉曉秋風氣爽清，對時景物兩無窮。纔開又合烟光重，欲落還收雨意空。直恐客頭先老白，却思日脚帶斜紅。天眞不擾無餘感，誰似前溪卜釣翁。

純甫出近郊以梅花未開成篇見貽因次元韻奉酬

朔吹鳴時萬葉黃，獨留瓊蕊擅幽芳。水邊野外開雖晚，臘後春前賞未忙。素蕊若敷應雪妬，嫩心猶閉已風香。此花更是梅仙詠，消得花間飲白觴。

過練湖

湖畔難尋使者塵，湖光猶照旅人衣。氣蒸澤國能無潤，隄貯寒天別有圍。楊柳輕霜相對老，鳬鷖飽食自由飛。繫舟索紙題詩句，更把閒愁付落暉。

題吳山伍子胥祠

江上胥山古水陰，祠堂氣象亦蕭森。江雲不散憂君色，山月猶明死國心。遷史簡編今斷缺，吳人性酒日肥深。鄙懷異代悲忠烈，一拜感靈淚滿襟。

寶蘭山口石橋

前日枯槎接斷溪，今朝白石跨完隄。牧兒靜立牛磨角，詩客閒驚馬駐蹄。湖雨漲來流淺瀾，山風掃過斷纖泥。十家豈乏相如輩，當有人從柱上題。

立春

魚鰾細豚上輕齋，鳥趁微和哢好枝。多病強傾春日酒，苦吟遠接暮冬詩。江南信息梅應發，京國風流柳未絲。最有佳人隨節序，銀鉤綵勝競垂垂。

送朱郎中得謝歸淮南二首

一束衣冠四十春，公今收得自由身。朱顏出任看同輩，白髮歸榮有幾人。何處覓金分素里，只聞行路羨清塵。扁舟急解隨河轉，猶恐京埃汙葛巾。

天香猶在入朝衣，早見都門解綬歸。晚歲高風增慷慨，今宵列宿動光輝。誰供白酒開談笑，自向滄洲洗是非。從此淮禽相看喜，沙邊不復背公飛。

次韻酬答胡一之

六科曠網索豪雄，巖穴賢豪爲一空。夫子獨沈窮巷底，故人多列要塗中。志行應在功名早，欲大難爲富貴充。年未半津學晁蓋，佇觀書錦耀江東。

立春登下作

雪意徘徊收臘尾，風光迢遞上花梢。強傾浮蟻春醪酌，終似南禽憶舊巢。愁裏年華侵短髮，吟邊生意滿東郊。玉盤絲菜無消息，索寞空齋畏客嘲。

依韻和擇之惜春

何門繡幃爲春曉，疑聽啼鶯時緩緩。美饌入唇宜莫算，芳期屈指已無多。近風柳絮飄都盡，著雨花枝落半過。正好狂歌對餘景，休因節物嘆蹉跎。

寄陳介進士

聖門顏子最稱貧，猶有簞瓢奉一身。罕似飢腸游太學，獨將生意託洪鈞。常時閱笑還流俗，今日依歸得主人。早夜從容歸道誼，切防事業去青春。

次韻和秋扇

形如圓月色欺霜，曾許佳人掩面藏。莫守揚風方慰惱，班姬中道忽悲涼。自知掌握初經用，豈顧塵埃此暫傷。只恐年年清暑殿，別將絛索上君堂。

月卿大師以書抵予，言到自永嘉，今將還杭，因索詩送行，聊書短章，兼來請之勸。

京洛多年作意遊，暫然歸思滿林邱。塵衣纔洗吳中水，吟錫還尋海畔州。還杭未幾，獨夜揮絃泣山鬼。幾句談妙動藩侯，守節侯，孤雲而跡真無定，又理輕裝買客舟。由永嘉赴婺州，由婺州赴嚴州。

菊

花邊新出黃金錢，枝軟輕垂綠玉條。正色逢人何太晚，清香到酒亦終朝。籬邊此意同蕭瑟，霜後無言對寂寥。凡卉不爲孤地，淵明真賞欲爭邀。

立春

殘臘新春判此朝，斗寒猶未動寅杓。白催曉色融冰片，綠轉風光入柳條。絲菜落盤隨玉手，樓花垂勝厭金鈞。六年不見江梅影，長覺歸心似柳搖。

次韻丁評事春雨

溪樓燕子懶飛飛，一鼓輕雷驟作威。細澗林花紅抹淺，低巖岸柳翠光微。偶穿縱步尋山屐，且解銷憂買酒衣。華表有人還未得，更堪取次送春歸。

送王文玉歸浙

插旗打鼓放船回，二紀蓬萊一夢遊。回首誰能顧庭覽，收心自可近江鷗。盤堆玉糲離初膽，盞溢金波酒旋籌。名金波者，嚴詩定懷庭覽弟，新詩未免到臬州。

依韻和達夫泛湖之作

雨意隨雲却上天，山頭已掃欲晴烟。柳條不盡空聞岸，荷葉猶新未礙船。時序百年催樂事，乾坤一笑入詩篇。主人著姓平原後，莫惜金樽醉綺筵。

賈麟自睦來杭，復將如蘇，戲贈短句。

春風那解繫狂遊，朝醉桐江暮柳洲。大手千篇隨電掃，孤蹤四海學雲浮。榮名不落閒宵夢，退築聊爲晚歲謀。老橘殘鱸猶有興，片心還起洞庭舟。

題於潛張明雨愛拙室

高酒潛川愛拙翁，堂閒雅興拙情同。官塗恥用機心遠，聖世寧爲直道窮。千載森嚴蒼白骨，一時夷坦擅清風。邑人三歲觀賢化，巧詆銷萌訟詭空。

月夜與陳行父、楊公濟、吳常甫出詣蔡子驥

月色無雲喜共看，葛衣藜杖到君邊。官遊易作浮雲散，人事難同好月圓。菊露凝清吟可老，竹風幽酒坐疑仙。明年席上天南北，行父常川，各將題詩，合破高齋此夜眠。

丈人生辰

纔過中元九日期，人間最重早秋時。當年健秀疑天粹，此際生賢作吏師。候屬金行資義節，氣鍾庚宿究兵奇。願公大用齡益百，歲歲長吟祝壽詩。

依韻和楊公濟喜嘉定帥王待制移成都

把酒心先劍外飛，一身與國繫安危。玉關落日辭金印，錦水春風轉繡旗。歷見本朝歸秉軸，多由全蜀出分麾。少陵漫爲知音喜，行到花溪已恐遲。

聞楊公濟冒寒訪契嵩上人

凍雲朝濕萬峯寒，鑿齒辛勤訪道安。世外更無吳水石，林中還有晉衣冠。襟期飄灑隨煙鶴，詩句縱橫出肺肝。見說松門長不鎖，夜深猶過別山看。

楊公濟歲暮惠酒

紺餅白酒下吟堂，洗盡傾囊肯慢嘗。寒屋自融春日面，煖盃能轉少年腸。山妻相對驚愁破，稚子無端笑飲狂。百歲光陰空白浪，醉時苦短醒時長。

經春久雨，未嘗尋芳，舟次黎驛，始見桃李花，紅白成陣，愛而有題。

春風不散三冬雪，暖日猶明五月霞。病眼漫開常見雨，客顏新破始逢花。故園何在情還劇，舊驛空存使轉餘。白白朱朱今頗驗，遇之詩句亦天葩。

曉出

一聲殘角繞千門，霜氣涵空亂宿氛。車馬往來無僻地，星河收去有閒雲。予生慘淡身宜佚，人事崎嶇足反勸。漸喜太陽浮海面，羣鴉鳴噪尚紛紛。

依韻和酬楊公濟澄江見寄長句

子美幕中瞻暇日，嘉傳幽事到京華。地偏浙水開孤嶼，風散江雲覆萬家。日出魚蝦來早市，潮空鳧雁落晴沙。羨君吏隱能終歲，却恨吾遊未有涯。

九日至嘉禾，次韻中作

登高時節異鄉中，回首家山隔亂峯。白酒莫辭今日醉，黃花不似故園逢。苦嗟節物經秋老，贏得情懷爲別濃。却愛紫微詩意好，笑歌開口強爲容。杜牧有詩，世題連開口笑之句。

知郡都宣示答吁咭周令詩，有感而作。

臨淮那事素稱繁，太守才明此典藩。每歲欲觀羣吏狀，是人思出大賢門。孤生自恨方趨走，末跡無緣被薦論。異日願公持大柄，舉身猶足報洪恩。

送前水監王仲賢郎中赴闕

素節清名照水臺，夷塗行勢忽徘徊。驚人險句何妨露，向關丹心未可灰。馬勒春風朝并集，雞啼曉日禁門開。從來早賜清閒對不信，君王肯棄才。

病起偶書

病眼官舍趣方高，強起區區視元曹。當世纖纖漫蝸角，除身萬事盡鴻毛。田園歸去古稱逸，軒冕偏來人自勞。汨沒青衫誰壯歲，窮通一任大約陶。

感懷寄楊公濟

身世飄飄水上萍，時情暗淡草邊螢。百年日月空憂喜，一笑乾坤任醉醒。此外浮沈俱委命，相逢汝我即忘形。華山各有襄陽馬，莫道題詩筆暫停。

冬盡日睡陽事

天邊秋緒細如毛，眼底詩情付濁醪。張許忠魂空日月，雙龍在夢節旄收。樂事委蓬蒿，積成鄉思心頻折。送盡年華首重搔，杜子南賓猶此日，主人恩意覺徒勞。

依韻和尹嗣復仲春會食船場

野色寬闊四線塘，一穿林徑百憂忘。浪花細草青春半，語燕遊蜂白日長。寄興不知詩筆倦，惜時猶喜酒杯香。席間數點殘英墜，萬片隨風此滿觴。

次韻酬禮之見貽

慶歷天王設羅網，君時遺俊我登科。當時未識名猶熟，此日相逢分固多。摩挲青雲知志在，驚嗟素業憶時過。朱顏皓齒儼然在，暫置功名任酒醪。

再次酬禮之見貽之什

傳家素業志雄柯，烏足區區決決科。以道自尊今古少，不才而第章麻多。聖門奧闢期君至，賓館清談許我過。文酒有時留劇飲，長教阿買到醪醑。

次韻禮之淮上吟

酒上風宜荷翠傳，邦人誰說買鱗鮮。隔淮小市若古畫，接楚遠山疑宿烟。民舍卑窪多困水，農時磽确少逢年。願子居川雙蟹勝，舉目只爲鄉思牽。

畫後河上風雅繼日

春遲地冷日蕭條，野曠林疎風怒號。春錦一聲赴蟻垤，旗幟四面落鴻毛。黃埃成穗坐遺積，綠鬢欲絲歌漫勞。暫閉柴荆如避寇，江湖歸思入魚鮒。

排岸判官以荷花爲祝書五十六字以謝

江國芙蓉最盛繁，臨陽每見尙盤桓。清淮況是稀疎有，紅萼爭教取次看。曉曉不隨生意絕，孤根寧減舊時安。主人知我江鄉客，弗忍池邊獨自觀。

九日上兵部

重陽無酒上高臺，冷對西風笑幾回。雖信佳辰從古重，不知今日爲誰來。忽聞天外清歌發，云是淮邊曲宴開。自歎弗如籬下菊，此時翻得伴吟杯。

謝徐屯田惠海味

儒腸多病怯肥膾，海產從來獨所便。淮甸風宜乘素嗜，江鄉水品憶經年。分甘已佩公情重，加飯寧須俗薦虔。食箸不停資大嚼，免教饒吻鎮流涎。

常尉攜酒饋就部役所見勞

酒蟻清香綠盡飛，河魴鱗縷玉盤肥。三春花草殊南北，一笑乾坤外是非。膏血生民勞版築，筋骸薄宦走都畿。陶潛此日方蕭瑟，那肯離邊遇白衣。

詠鴈

乾坤搖落滿風霜，候鴈來時道路長。玉塞哀音驚遠戍，滄洲寒影伴殘陽。燈前客鬢愁雙白，天外鄉書斷一行。莫倚善飛江漢闊，暗中增繳絕須防。

立春後連雨

春風自動故園枝，未見終朝不雨時。遽莫年光浮水嫩，定應春色上花遲。山川慘淡隨人意，車馬艱難誤客期。萬瓦烟青猶足慰，始知井屋有晨炊。

春日感懷

壯年不覺登三紀，正月如今過一旬。人壽短長難定準，春期九十更逡巡。縱當俯仰無餘暇，自合眉頭且強伸。況值山城公事簡，不謀笑飲是癡人。

獻知府張少卿

當年直氣吐虹霓，因使平津位晚躋。大筆驅馳爭化匠，纖機攝落得天倪。名隨蔡女雙溪遠，詩壓休文入詠低。官是諸卿郡山水，志完寧獨在公圭。

邑齋偶書

作邑窮山奈拙何，簿書期會損天和。卻緣衆醉獨醒甚，翻覺同舟敵國多。豈顧有人張巧舌，第憂無術拯頽波。偏親垂老妻孥小，獨塊淵明歸去歌。

寄題甘露寺文上人環翠閣

鐵甕城邊古道場，近來人說費公房。江盤北固山形轉，雲抱南朝樹色蒼。世外青鸞誰結構，坐間紫鶴自週翔。十年滯客空吟想，未識諸天在上方。

送呂貫中

陋邑相逢樂且放，一杯穩了又丹轡。酒因校戶知君大，燕爲論鱸覺我高。忽對溪山揮別袂，却憂茶酒薄同袍。勉哉各務當年力，無使功名見二毛。

寒食值雨

山城寒食已冷落。更值暴雨過。樹林餘花似對晚春泣。好鳥時傍殘枝吟。況逢節物宜笑飲。莫待老大惜光陰。明朝雖晴未可出。溪水溢路浮泥深。

郡判鄭世表庠部率使陝西

心馳關右風軒軒。笑著征袍謝別。面對延和知遠器。力城東洛是名門。邊甯前去勞多算。疆事歸來聽一言。澤陽居人瞻漢。此行知不爲河源。

久雨不果行樂。偶書短篇自戲。

年來窮出少見日。十日陰雨一日晴。春色于人既無分。酒徒與我宜速盟。林花及時亦自蕊。山鳥應節猶知鳴。況復吾生異花鳥。何爲對景如忘情。

醉中先聖以甘雨時降。先爲豐歲。過形雅什。猥推涼德。賦次元韻。以答來貺。

字人無狀序宜愆。何意天心獨不然。甘澍未膏差十日。豐儲應使足三年。井廬但覺塗歌溢。水旱寧憂臘臘煎。自是化工蘇百穀。誤優多謝邑中賢。

元卿舟次丹陽。讀予與諸君前年送別聯句。因作以道南還愆期之意。遠寄示。輒依元韻和答。

歸舟南過練塘時。重閣前年送別詩。人世闊狹方始定。客程流梗固難期。君還里閭轉三雅。我尚出城守一麾。滿袖春來應倍好。何緣吟對翠清巖。

以詩遺府推楊學士無爲編辱佳篇見答。讀次元韻和謝。

賞識高吟日幾回。辭珍轉覺意逾瑰。子雲天祿慙餘地。工部花溪謫舊才。渴肺喜因秋水療。病眸驚對交光開。今朝那獨誇榮說。更貯私囊繼後來。

秋日詠懷感懷二首

公餘四十歲方強。未怕秋風作鬢霜。人物此時仍富樂。襟懷無事可悲涼。嚴霜行取青氈物。末路寧同白首郎。滿目溪山宜曠望。醉提北斗挹澄漿。

搖蕩秋長一望長。浮空縹緲白如霜。樓頭待月郡城曉。水底有天江國涼。却恨人生如寄客。未容年少即衰郎。除非獨醉彌清景。莫惜千金換斗漿。

和人食橘

洞庭一夜落清霜。枝上新苞底底黃。猶去金沙傳作鼎。剖來玉露結成囊。嶺頭梅小酸無味。渭北梨寒冷欠香。合薦甘馨酬願實。未宜登俎奉君嘗。

戲贈孫師尹

是非不到酒樽邊。樽散誰呼小謫仙。天上浮查空有路。人間種橘獨無田。花明綠野吟毫亮。月近青樓飲帽偏。姓字未勞金簡記。靈犀方倚大儒傳。

程月夜見過

風雨衙門此夜開。羊羣喜報謝安來。病眸強對題詩燭。感淚頻添話舊盃。江上索居空歲月。清幽故事未

塵埃不眠且聽寒更坐。日夕相過復幾回。苦寒

苦寒

南聲今年幾尺高。林飛城走亦嗷嗷。閑閱易冷無烟火。巢穴雖空有羽毛。對客懶能傾陳酒。令人自愧著溫袍。何當萬丈絨狐貉。寬作良裘覆汝曹。

謝知郡郎中惠酒

職饌不滿佛錢。優伏臘。周聚族艱。僅足晨羞供色餐。未能日飲樂慈顏。醉醺醺。率偏親。珍重緣從太守。頻時雅百登。跨龍騰。豈如公惠。敬邱山。

梅

牆邊幾樹玉參差。照眼幽花冷自宜。香陣晚交風破蕊。粉花初濕露凝枝。故人消息從誰寄。造物生成似我遲。且慰癡吟。盡時興。江樓開笛不須吹。

寄劉道純書

夫子文章老更工。六經俱透一身窮。爲清州縣時情薄。不問田園歲計空。別酒正思傾夜雪。書郵忽喜寄春風。遙知父子傳家樂。却笑當年論異同。

春盡

江花飄去不留春。海燕飛來獨語人。局促年光花過眼。飄飄生理燕謀身。壯懷已入雙蓬鬢。樂事還成一客塵。唯有濁醪存妙趣。不容憂喜擾吾真。

次元韻附諸篇之末云

山水相和碧色鮮。中間飛閣插雲端。水聲噴薄如孤瀉。山勢巉巖復對盤。吟恐昔人精魄笑。對面猶方到。疑憂夏骨毛寒。流觴已往雙魚在。懷古探奇兩事干。

依韻答元卿

手把周詩曉暗投。爲論昔會覺難酬。巨盃既醉行無算。大句相磨敵固求。別後溪山應故態。近來瘴瘴僅前游。致身不早真吾恥。猶喜清醺尚黑頭。

某蒙太守盧公惠酒。因作詩以謝。公子仇香遠賜光。和復次韻叙事酬答。

予懷天地惠何優。賴有仁侯念拙癯。塵土未嘗輕俗狀。風霜多爲壽嚴顏。兵廚美饌饒嘉貺。子舍清吟繼雅頤。時酒而今諸素嗜。更兼春雪滿羣山。

張君狂酒。顧子因書短篇。以答來貺。

煌煌肉食有高冠。附者如馳駟坂丸。吾子與時誠異轡。窮山爲我肯相看。更煩溢幅投瑣瑋。自愧無門借羽翰。努力壯年求祿仕。而今行路倍云難。

某前日以詩謝鼓謝通判國博特垂寵和。謹復依韻上答。

夫子文章却異端，橫流過盡見平瀾。關於風雅能離極，粹甚圭璋不假刊。累句輒嘗論盛美，賜篇還與作榮觀。起予自愧無商學，何敢言時向杏壇。

送同年周壽赴吉幕

廬陵風物素稱繁，幕府雄詞列郡間。從事行才詩筆健，平時無費費書間。清吟良足償風月，曲宴應頻醉管絃。行矣功名及年少，未宜留意屬江山。

和通判周博和命華著作陪知府少卿遊北山韻

盛府年來證跡空，等閒深入亂雲中。驚禽引避前驅旆，寶刹幽尋數畝宮。飛蓋寒深溪影雜，行歌野地谷聲通。東陽扇指風流尹，前有休文後有公。

早秋喜雨

風吹早葉作秋聲，涼氣微從兩脚生。赤地黃埃歸一洗，寸心遠目覺雙清。乾坤應教街前喝，黎庶如迷釜內烹。我喜雨前無俗氣，葛衣飄灑體還輕。

東陽九日寄浦江同寮

重陽獨步上層巖，目斷吾鄉尚載瞻。人世只能愁杜牧，菊花豈解憶陶潛。吟無舊友辭多感，飲為佳辰量倍添。旅寓七週逢此節，旋銷壯歲似麻線。

次韻謝博九日

秋光未老已風酸，還似春來料峭寒。酒瑣莫辭今日醉，人心況是在時憺。佳辰從古逾金重，遠跡登高見鶴橫。且學牧之口笑，休因菊蕊淚闌干。

東陽吳氏昆仲並薦請闕

予昔嘗推二子能，試籍每出輒嗟延。文章即日開鵬運，兄弟同時醉鹿鳴。樂善自憐心不負，知人獨喜眼偏明。來春早附登科錄，甲乙應聯舊姓名。

題公節辭別亭

莫向醉鄉尋昨域，古今容盡太平人。沈酣天地來同處，脫略衣冠去卜鄰。一境斷無車下土，四時惟有壘頭春。虛亭未敢從君飲，猶欠陶公漣酒巾。

冬末郡中感懷和韻

我向繁華倒足行，折腰何可代深耕。嗟君二紀差高第，猶爾三冬伴後生。壯志幾多成陸鶴，明年四十趁晴鶯。金章袞袞從章布，窮達何時不遞更。

祠部集卷七

七言律詩

依韻和令緯兄弟春日出郊

春色纔從野外知，柳陰花氣煖霏霏。出林啼鳥逢人住，掠路游蜂傍馬飛。薄宦塵埃空自晒，長吟風物阻相依。弟酬兄唱隨才思，珠玉同攜滿袖歸。

依韻和張叔毅讀柳先生文

先生蕭瑟半塗休，一跌青雲不再收。名壓班行來衆毀，筆鋒造化起天譴。王章黨破誰爲地，柳播風殊願易州。廟食羅池今尚否，滿編遺韻掩鳴球。

呈陸革進士

魚沫遇窮能一煦，鶯聲得意亦相求。近來無復友朋義，獨善頗爲魚鳥羞。今日指心論皎皎，明朝掉尾逐悠悠。世間唯我交夫子，憂喜同懷二十秋。

遊華藏寺

我今作邑水雲鄉，一到猶疑換俗腸。況在塵區正粉汨，乍來法界得清涼。松筠鎖霧姿逾秀，樓閣摩霄勢欲翔。更即高僧叩空理，功名富貴盡毫芒。

書吳江垂虹亭

千尺危橋跨浪雄，壓橋虛閣勢凌空。直疑有路通銀漢，又訝橫天臥玉虹。盡挹江山歸醉目，獨開樓抱向清風。却嫌景出天隨後，不得當年一詠工。

登陸氏書樓

座上長愁舉眼低，轉身今喜近晴霓。天邊牛斗開吳野，島外山川走越溪。擬解醉冠從此宿，恨無健筆爲君題。牙籤繞架藏書滿，知與青雲別作梯。

依韻和答陸革進士招飲池上詩

主人愛客掃林亭，天影波光相與明。蝶傍池邊飛舞慣，鳥從花上往來輕。滄浪傲世不復羨，鵲鳩妬春惟欲鳴。能趁繁枝開熟饌，先拚黃帽爲君傾。

深張叔毅北歸

公子姓張天上有，少年如館洛陽無。端秀氣同歸楚，後夜文星不照吳。雲密蛟龍開未試，霜寒鴻鴈急相呼。賢士知君知君愛平湖，綠白日聲名會早聞。

深范君武

麟仙故舊來江東，醉吟三見江花紅。吳兒聚觀玉勒駿，越女一笑金錢空。筆端靈文落彩鳳，席上古氣舒長虹。飄然又越白雲北，別語有盡情無窮。

依韻和鄭中立秘丞將營寫懷

幸邑優游不足爲，傳家事業復能持。政登子產那專惠，學近康成最愛詩。百里耕桑增日課，三年閭井見風移。襟懷洒落恬榮進，清節從來畏衆知。

和知府王給事官舍北軒新竹

子猷雅愛此君深，清白傳家直至今。有似致身憐勁節，更應待物並虛心。閒來點筆書新粉，醉後移牀傍細陰。分到渭川青玉種，嚴公宅裏許同吟。杜南有嚴公宅同吟竹詩

得叔毅書

故人消息苦難真，終日吳天望楚雲。黃鶴不知何處舉，新鸞應似此中聞。舊來飲量還能幾，別後詩才轉不羣。忽道長聲馳短札，數行千里贈殷勤。

別林仁祖御史

輪交鄰里各兒童，三紀相看兩鬢蓬。孤宦無資元附驥，故人得意近乘驄。素儀面激殊今日，管地心知有古風。歸興最程何太急，片時車馬復西東。

晚登獻都官

自恨飛蓬出谷遲，東君不是故相遺。園林縱許容蕭瑟，蜂蝶還應笑後時。休恃嬌容能巧嘴，還須冷落守空枝。春風著力年年在，未必羽翰今便衰。

附都官見答

每到年年二月時，還當常向最高枝。春教綠綺調喉舌，天賜黃金作羽儀。無限園林皆占遍，幾多蜂蝶競相隨。除棲禁苑宮花外，更得飛鳴近鳳池。

再和都官見答

離幽便欲趁芳時，越分非能守一枝。多語差隨禽反舌，逢辰強學鳳來儀。故林有約依前去，落絮無蹤逐處隨。若得東風聊借力，免教燕燕說差池。

附湯七秀才見和前作

占此青春未是遲，天工造化豈能遺。既教喉舌清能暢，何事飛翔始得時。庭檻暫須隨乳燕，禁林終望擇高枝。因君尙未遷喬者，羽翮摧殘更嘆衰。

湯七秀才見和前作

清吭臨風嘯較遲，春光相背去如遺。名園已失堪棲處，幽谷何如未出時。早恨狂蜂儂好景，更和微雨宿殘枝。舊庭健翼飛難曉，一舉青雲笑我衰。

送施野夫赴舉

胸中六籍收高館，手撫辭章應禮闈。不飲故人相別酒，恐沾毒母自饑衣。吳河擊棹開深凍，汴日迎鞭弄短暉。四十明年方得仕，平生未與古人違。

秋試甫期，輒成短篇，呈馬公節憲進士光世

妙譽相高登一鄉，士林注目看軒翔。玉璫欲騰先路，金距雄思擅舊場。公只待秋闈排甲乙，穩攜曉硯寫文章。如今老將雖無勇，憤拔孤孤向激昂。

依韻和李持正晚晴出謁王子高馬山口占之作

麟仙醉跨玉鯨鱗，夷甫名談喜更聞。照眼驪花開野日，入懷晴氣散江雲。塵埃洗去人家好，空闊飛來鳥翼勤。莫與帝鄉頻感慨，世間隨處有珍羣。

次韻公勝曉起對雪

向曉寒威覺倍濃，雪雲紛雜冷兼風。亂裝瓊樹千林密，疑瀉銀河一夜空。晴窗失羣吟景內，乾坤同色醉眸中。青山瘦馬凌朝出，翻羨袁安得以窮。

次韻公勝早梅

昨夜寒梅忽一枝，早如常歲合開時。欲冬天地恩先及，未雪園林色易知。世眼已教容易賞，曉風何用再三吹。若論霜菊無多晚，只此春葩苦較遲。

予官將滿，諱子始種小柏于堂下，因感而書

孤根初掘出巖隈，赤腳殷勤手自栽。榮業未成官秩滿，清陰則待主人來。培塿好養今朝種，梁棟須歸異日材。碧勝天桃情意薄，劉郎去後始花開。

事春偶書呈才甫慎微

解去銅章尚目餘，一春文酒會全疎。無機自好親鷗鳥，雖弱仍甘下鱸魚。樂事易空如夢說，流年難挽甚奔車。酒徒文友心期在，任有咸倉毀子與。

予解邑過杭遇介之學士編告南歸

同時兩郡冠鄉書，屈指俄經一紀餘。願我完塗移蹇足，羨君榮路駕奔車。方從解綬辭嚴邑，已見飛章厭石渠。自古蓋棺人事定，未應今日較龍豬。

依韻和楊尉郊外懷鄉

策馬長郊羨子真，獨贏風物與詩吟。驚飛鴈鷺投前浦，歸去牛羊識舊村。暴漲溪聲聞遠近，久陰山氣亂朝昏。異鄉我亦嗟遊宦，莫說啼鵲有怨魂。

鄭君天常有詩貽楊尉因次韻以贈

屢觀名場歲已高，此行誰贈一聯袍。久從客路嗟重負，獨對秋風感二毛。遊倦幾漫許郡刺，情深將廣楚人嘲。而今萬口難開吻，第愛窮途節可褒。

彭及之邀吳仲源楊公濟與某夜會懷湖樓獨某後期爲開所隔偶成四首以呈諸君

月底雲樓一水涵，天光湖色兩瑤瑤。樽前更坐清風客，筆下爭翻白雪詞。物外青毛應自爽，世間笑語不容追。千年廣亮胡牀後，此興今人亦未衰。

諸公愛月欲狂顛，脚踏花欄手擊毬。那作常時揮綵筆，直須飛句上清天。豈無劇笑驚山叟，應有妍詞調水仙。獨我清霄塵滓甚，亂蚊聲裏汗流眠。

波射飛樓縹緲間，雲梯豈合在塵寰。金樽側盡星垂地，玉瀉書乾月過山。樓底吳僧空仰藥，座中蜀客懶西還。我遭魚鰕無情甚，只許吟魂夜度關。

故園英雄已寂寥，飛樓氣象自飄飄。天邊鳥翼愁籠額，雨後虹光轉轉腰。直恐笑歌驚白日，却憐身世近青霄。雲梯縱險容人上，始信明河亦有橋。

再寄元真宮讀書

讀書曾寄此軒頭，官路歸來十二秋。文酒故人無一在，蓬蒿荒徑有餘愁。差池歲月辜金印，憔悴乾坤復布裘。卻掃塵埃張舊榻，雲中雞犬笑淹留。

二月二日作

江上初逢社燕歸，青春二月色猶微。茸茸屢底草烟合，冉冉樓邊花露飛。暗燈幾闌雙鬢改，蒼茫樂事寸心違。紫絲結綰誰家子，馬蹏東風試薄衣。

將渡揚子風雨忽作

南徐景物古愁人，薄宦扁舟更水濱。不識濁醪傾北固，獨隨寒雨出西津。連天風浪聲兼厲，當路龍靈氣亦振。吾道屈伸非一日，世情未要責江神。

同部集 卷七

登梵天上方

應歷偃月勢環遶，秋宵澄明照一毫。樓欄轉身徒白日，海山隨眼沒驚濤。泉枯碧甃鏡形遺，屋勢蒼巖鳥翼勢。屈指舊遊今二紀，新愁爛漫入風塵。

舟過三郡率值風雨呈同行沈氏昆仲

冥冥細雨濕高秋，花底歌前也合愁。烟樹幾株疎兩岸，風帆一夢過三州。生涯未解謀根固，官路那能免葉浮。却羨鄰船樽有酒，不妨弟勸與兄酬。

依韻和公濟寄仲靈禪老

蘇州大士兩眉眉，萬卷書身寄一箇。詩力健能支倒岳，詞源湧可截奔江。高名變動朝中士，舊隱荒蕪嶺外邦。想像孤風獨未見，何時能使片心降。

贈承天月長老

幾年巾屨四方遊，得足還逢勝地留。電迅禪機超達磨，雲閒詩筆等湯休。絕塵說與烟蘿古，疊石心存竹樹秋。此軒今我取師觀所傳，豈嫌體量不同流。

承天元長老素本寺寄淨慈以詩戲之

城裏雲林一睡僧，收身微笑寄湖邊。此生直欲看山老，不住真爲出世賢。野屐懶穿雙屐脚，雲裘嫌重右袂肩。人間萬事都無著，獨與風塵有愛緣。

詩贈寶應禪老益公

或來文室問師禪，師解隨機示意玄。雲在虛空寧有礙，月當陰晦亦長圓。更無餘事牽塵想，猶有能醫結世緣。瓶錫值僧參祖學，幾人垂老得林泉。

前日本和仲靈禪老春雨時復辱見答走筆依元韻酬之

千年支許事如新，欲作前遊漫屐旬。雨帶黑雲障俗客，撥呼飛鳥伴幽人。從容劇論知何日，感激佳篇慰此辰。四海聲光非暫齒，道安名重若爲親。

觀嘉祐南宮奏名

主司撥馬選龍媒，二百珍華奏籍開。皎皎公衡垂日月，僂僂士類望風雷。誠知至鑑無遺照，那免良工有滯才。鄉國幾人同應詔，只將春色與關裴。

寄題殊公禪老黃雲閣二首

大士當年密行成，山居黃色有雲生。黃雲已共斯人去，飛閣猶爲此地名。欲到塵埃先播落，縱觀氣象亦崢嶸。誰云瑞應難追復，禪老而今用意明。

人悅禪翁巧結廬，更營飛閣取幽虛。溪山雨後翠欲活，樞密風來清有餘。龍象幾年成佛界，經行深夜雜僧居。還如夢得聞瀟碧，誰寫丹青復寄予。

經故明靜師支離堂

支公昔講支離學，堂上無容坐客疑。往日衣冠今何否，輕春几席自蕭然。談間精義門人記，身後清風嗣子傳。一紀宦遊尋舊社，空將感涕滿塵編。

戲呈宋周士

臘去垂垂凍欲消，春光未動思先饒。最宜才客臨歌席，更看佳人轉舞腰。一笑勞生應有定，三冬薄宦獨無聊。關雎侍從風流寄，合爲行雲賦此朝。

洪君然太博以元日刺字交馳卒不一見作詩相遺依韻和答

知君元日趁鵬行，雙觀雲邊雙百常。拜表歸來乘逸興，詩鞍相就捷吟腸。還同臺甫尋僧榻，却笑山公顧葛強。我亦及門空刺字，不容高論聽琅琅。

暮春感懷

兩聲日夜催春老，不顧愁人費欲華。堂上自來相熟燕，樹間猶有未飛花。詩篇開裏會無數，酒盡生前亦有涯。傳語東風且從款，蒼顏更畏數年加。

賞春

到老能逢幾度春，直須飲盡強增分。吟情無際共芳草，遊思難收如亂雲。還見春風與桃笑，却教人意嘆芳華。妖紅嬌白方爭賞，疎竹休將號此君。

昨日以歸時示王君遠辱贈篇過有推飾輒依元韻奉答

未有功名與世傳，且驅懷抱向詩篇。昔曾篆刻工黃後，今敢風騷領將權。槐陌窮經盡聖處，安推閑道在君先。還知苦意微吟否，不已猶云博奕賢。

答章傳道二首

旋刻辭章就禮闈，禁園花在遠空歸。客愁春雪杯間釋，詩句青雲紙上飛。從祖近持丞相印，舊交半著侍臣衣。揚雄未老猶堪薦，忍聽滄洲買釣磯。

夫子詞源湧大江，相逢早覺片心降。日哦李白詩千首，夜渡庾卿燈一雙。昨日廣發彩霞移曲几，不知紅燭短幽窗。吟高真信須窮滯，亦有從來擁節幢。

送呂監簿歸淮南侍下

花邊把酒趁晴暉，春去花空興盡歸。白髮親庭寬北望，青簾客舫喜南飛。京埃衰疾休回首，淮月娟娟好振衣。年少身名當自立，不須裘馬事輕肥。

贈蘇宜甫

謫宦多因衆口譏，猶君戰戰因權衡。羣華雀躍連網舟，長風忽斷帆。會獲雞蘇交白刃，肯同兒女泣青衫。有才恐失朝廷意，不日房陵被詔臨。

某嘗約才甫遊雙溪以連雨多事因循未果辱詩督行謹依韻和

共君曾約訪烟霞，欲趁芳時物物嘉。宿諾古人書有賦，春遊今我果成賒。眼看日下無窮事，勝斷風前已

落花天氣清明近，此詩先寄諸仙家。

送宋國公赴吉州司理

水光山翠一城浮，碧瓦朱甍萬井稠。平日居人皆富庶，少年新掾更風流。傳家妙術觀尊府，決獄能聲擅劇州。利刃有餘清興足，不勝詩句廢江樓。

依韻和正老自嘆之什二首

妙年爲學恥迂疎，直欲聲光擅八區。已是官情嗟澹泊，可堪世態較錙銖。不謂台鼎行吾道，便覺天兵戮汝孥。出入功名當若此，自餘瑣細盡非夫。

我無尺地可耕鋤，君有高田占具區。正老與門有若論生涯有厚薄，獨於官意等分銖。壯年未建鴻毛利，寸祿聊甘稚齒孥。不學庸庸自持者，高官空食上農夫。

贈許璠

人譏徐子迹孤零，我愛文章輔六經。大筆疑爭造化力，幽吟難遁鬼神形。良金縱毀剛無耗，寶劍雖埋氣自靈。進則星躔退荷孟，莫容得喪擾中扃。

依韻奉和王平甫學士寄元內翰詩

蓬萊仙閣地深沈，視草離書此盍簪。禁漏傳聲來闕外，宮雲曳影過廊陰。能詩摩詰淹儒館，未相微之在翰林。馬蹏秋風出關關，片時相失遂成吟。

送紫微沈舍人守越州

翁子懷章未足多，會稽歸日已蹉跎。舍人綠髮垂金印，院吏朱衫導玉珂。去國忠心傾斗極，過鄉喜氣壓江波。君王許便雙親養，奈渴黃麻紫詔何。

依韻和酬閩州劉侍禁季孫見寄

別來雙鬢一衰翁，近喜劉郎信息通。劍氣未閒頻犯斗，賦聲無用尚虛空。君頃以能賦稱太學，傳聞蜀道踰天上。見說城南冠蓋中，杜子美有同中書可屬。山水縱遊那覺久，清霜兩度變丹楓。

人日立春登樓作

樓上滿傾人日酒，更逢春氣到京華。盤盤白玉來生菜，勝插黃金出鍊花。客興紛紜那可數，年光流轉亦無涯。天邊梅柳應相笑，兩度東風不在家。

依韻和鎮叔送元育之什

一夜雲衝火樹空，照人唯有月華同。却思廣陌追遊處，都似南柯夢寐中。未分園林事樂事，況裁桃杏有春工。可憐此景何時再，直待明年歲起東。

席上呈正老

去年贈別折寒梅，盡道行人不再來。今日樽前成邂逅，大家花下且徘徊。輕春兩脚無時斷，浮世眉間幾度開。莫待明朝離閣後，空將餘恨寄吟杯。

送鎮叔

九八

三月將交兩細時。餘花撲撲柳飛飛。已於樹底聞鶯恨。更向花前送客歸。暗綠幾行迎去馬。亂紅無數落征衣。傷春惜別難言盡。此際春容瘦骨肥。

次韻答正老

幽憤閒情去年時。飲量人人酒滿卮。我與典衣遊淺飲。君猶剗燭賦新詩。由來世事都無定。再結朋遊未可期。一紙清風惠佳句。感勝勝寄爾頭枝。

依韻和正老暮秋郊行感事

秋郊物物作秋容。目送橫天一鷗雄。更遠更疑山隔霧。或飄或聚葉隨風。對時暗恐朱顏改。遣興除非白酒充。感事子真成野唱。恨無佳句敵才翁。

再和

有客秋郊曠望中。更憑佳句發才雄。牛羊飽食眠平野。鷗鷺乘時擊迅風。倦目幾隨殘照斷。渴腸惟藉濁醪充。登臨不用頻興感。憂喜能忘是塞翁。

再和

我行平野覽秋空。物象吟懷覺兩雄。遠水有時明返照。疎林無限戰西風。京坻相望農收足。廩井多儲歲計充。亦向此時追樂事。歸來倒載效山翁。

依韻和答公壽郎中冠氏通中偶成

滌滌黃埃接大河。驅車底處覺陽和。參差花信春將半。愔愔詩情日轉多。樂事恍如初覺夢。年光嫩若迅流波。馬蹄莫放歸時緩。知有佳人聽玉珂。

依韻走筆和答徐無畏見招

憶初識面越庫時。餘教書聲覺後知。早念兒童能刻鵠。晚逢夫子許曾詩。從容江介心方壯。踴躍京華鬢已衰。道舊不須親握手。滿篇往事略無遺。

馬上口占呈記注李才元學士

一時聞望絕朝裾。幾歲文章動直廬。鳳尾新批天子詔。蟬頭舊載史臣書。故關即路嚴霜後。曉殿初班瑞雪初。蜀道歸時須六印。不應驢馬擅相如。

送曾元超太祝赴漢陽監征

漢江山色秀蒼烟。山擁江光入馬鞭。行思欲飄飛鳥外。別顏空慘落花前。勉旃關賦那終歲。好在家聲幸壯年。鵬鶴故洲應寂寞。得無新句發晴川。

次韻通判張靜之郎中席上對客

一飲真須盡百杯。吳鄉懷抱酒邊開。田園幾日能歸去。軒冕浮雲亦偶來。交與與誰論淡水。官情空自學寒灰。何如席上張公子。白雪辭榮郭客來。

詞部集 卷七

九九

寄秦仲呂四丈職方淵

丈人官意靜如山。五十朱衣未染斑。富庶謳歌歸別蜀。太平談笑展商顏。一兆高門後。鴻雁連飛絕塞間。時時遙望真學圃。唐終贈。功名猶好出秦關。

寄保安軍楊公濟判官

高吟絕塞十年前。醉筆縱橫萬紙傳。驛閣主人降健句。難林官長購精篇。舊遊散盡今誰在。新感縱橫日自憐。肝膽不同驅幹小。幾時獻畫請開邊。

依韻和張君儀職方城上觀雪

重城雉堞粉相圍。亂片情多故點衣。浩蕩關河無表裏。微茫草樹有光輝。冷侵客鬢雙蓬短。急伴年華一箭飛。初憶水曹詩句好。羣鴉接翅傍昏歸。

會故人集雀侍郎園池

貳卿園沼壓關西。上相簪章絕景宜。舊日宮牆流水過。至今苑池畫圖知。孤花春去猶臨岸。野蔓晴來欲占陂。

祠部集卷八

七言律詩

南都二月二日憶杭州去歲之遊

去歲江頭對此辰。花邊弄筆詠青春。異鄉愁緒還隨客。今日風光不著人。踏踏官名侵綠髮。飄飄生理託洪鈞。湖陰草草牽遊屐。空踏平臺陌上塵。

題姚氏三頭牡丹

姚黃容易洛陽觀。吾土姚花洗眼看。一抹胭脂勻作錦。千窠蜀錦合成團。春風應笑香心亂。曉日那傷片影單。好為太平圖絕瑞。卻愁難下彩毫端。

文懿大師院假山

繞郭非無海上山。更收紫翠入禪關。竺峯飛過傳聞後。蓬島移來想像間。草樹細含生意足。雲烟輕帶野情還。主人高臥嵩衡畔。應放幽尋杖履閒。

宋都憶梅

古堤前頭幾樹梅。長年臘後已全開。自經遠別憑誰寄。欲問清香無使來。空與吟懷驚歲月。愁將客眼對塵埃。最林榆莢租疎甚。索寞山東把酒杯。

詞部集 卷八

101

100

留別西京食幕陳子雍著

莫門一別三年夢，洛宅相逢二紀心。人事漸隨詩筆老，交情似共酒杯深。從今日望青雲色，寄遠時傳白雪吟。不獨此間堪下淚，秋風無處好開襟。

題魯司徒廟

司徒精爽儼如昨，舊史風流傳至今。一雨能隨賢宰意，石令人感事。中平廣事有千年不死愛民心。蟲緣壤壁寄苔合，鳥噪荒庭古樹陰。桑雉逢人雖遠避，近來僅覺殺機深。

送清溪成書

郡縣齊瞻使者麾，馬蹄行處是霜威。前驅罕免爲負弩，高謝未能圖拂衣。願已自知吾道在，折腰甘被俗人譏。古來策足皆貧賤，伊起耕夫呂釣磯。

送寶法學士被詔赴闕

綠髮傳家五丹桂，青雲錯路兩朱轡。風批天語來嚴詔，馬躍春風候禁門。造膝從容應有問，披心慷慨不無言。君王一見知堪用，未幾財聞定改恩。

剛叔以雅言題稿輒依韻和詩

每恨康勞覺舊學，更慙豪氣得初名。聖賢圖與期深入，風雅源流庶一清。短技示人方畫縮，雄篇應我太嶢嶢。君詩合作成韶祕，何爾輕酬鄭廣聲。

送江卿知徐州

是釋州山舊舊開，東方重鎮仗卿才。過家喜氣隨行蓋，入境懷風接賀杯。玉甕試尋彭祖宅，金龜看戲項王臺。都門送別無新句，盡屬文通自賦來。

送程公關郎中知洪州二首

騰閣欄高紅燭燦，章江水闊碧琉璃。幾年氣象歸談笑，一道藩垣繫指麾。那待韓公來屬部，無勞王勃寫雄辭。使君自有文章手，能與山川作好碑。

君王從此不南愛，善付名郎第一州。筇鼓出嚴千騎從，蓬塵坐制九諸侯。城廂觀閣屏間見，江底乾坤鏡裏浮。門下賢豪常滿榻，却應仲舉減風流。

送喬岑

世俗誰誇畫錦歸，鄉人應笑舊儒衣。一言許與經詞伯，三道聲名出禮闈。天府試賢時好在，青雲須遠步。莫愁黃鵠不高飛，還家便養軒騰志。當使閭閻見面稀。

題鏡安道節推環秀亭

蠟蟻虬簷插斗飛，乾坤秀色四輝輝。晴江對酒平如掌，晚樹開簾細作圍。笑裏城烏啼月過，吟邊鼻鼾涼花歸。主人風骨爭森爽，無處容塵到客衣。

送公濟還闕下

不候驅征滿歲歸，乞成實。邑人徒爾挽行衣，肯將淚對殘花落。應自心先去鳥飛，官向長安多富貴。君當即日享輕肥，綠槐陰合天街後，恰綴宸班拱帝輝。

送劉伯壽圖練致政歸洛陽舊隱

幾年笑傲負轡雲，一日重尋鹿鹿羣。歸老漫賡疏太傅，不候誰念李將軍。霜天劍氣閒中見，月嶺笙歌醉裏聞。回首功名今似夢，逢人懶說守邊勳。

和唐林夫正字韻

共是江山棄水雲，更同魏北走埃塵。官書斷手何多日，樂事回頭已一春。人夏解衣宜野逸，幾時縱酒到天眞。由來朋字難爲正，莫漫剛顏忤世人。

初秋與趙無愧小飲下關河亭季秋送客復至其間偶成短句

秋早津亭一笑歌，紅妝晚景落清波。重來霜後攀疎柳，更向風前數敗荷。物理盛時能有幾，人生樂處亦無多。不知當日樽前曲，卻傍誰邊斂翠蛾。

依韻和王立之中秋陰雲不見月

更長不見水精盤，搔首庭除夜向闌。一氣人間清自轉，孤光雲外好難看。關河夜色暗朔漠，樓閣吟魂飛廣寒。幕府病眠憔悴客，獨無樂事可相干。

夜會洪方叔

別孟曾破菊花期，今夕相逢菊又衰。官路經年能會合，人生何處免參差。漸驚老態侵常日，猶喜交情似舊時。一笑形骸俱自失，三更星斗席邊移。

再宿白巖院

寺在疎林積翠間，翠頭無處不蒼山。老松怪石莫知歲，幽鳥孤雲相與閒。衰衰紅塵嗟宦路，時時飛夢繞禪關。上方大士觀空坐，應笑喧闐數往還。

立之臨別連以佳篇見貺依韻和酬

建溪夫子惠新詩，雅道深慙未得知。曲享鸞鵠真過矣，吟成款段復何之。日斜留羨山家茗，烟重愁燃客舍萁。我繫一官君四海，可憐出處不同時。

依韻和居方觀崔生畫

古今畫手得名人，一物能工自出倫。字與丹青俱是絕，勢關飛動不無神。浪傳誤筆成蠅點，那待青田寫鶴真。候鴈枯荷含遠意，江湖歸興對然新。

次韻知郡郎中應期喜雪

公將民欲達天心，瑞雪如期白晝陰。皓色恍疑霄字接，濃寒都爲歲華深。辭妍席右人雄膽，興盡溪邊客訪尋。鈴閣唱高宜和寡，不才剛綴郢中吟。

依韻和答晉倅洪君然都官三益見寄

別乘文章晚更奇。全家才業繼前修。閨中蘇氏詩無敵。膝下劉家筆有譏。合子詩。歷歷有正。歸意我意影。澤柳清腸君愛首。陽秋案頭傾真流俗。獨喜吟懷與世違。

丙午歲與府中諸君重遊張氏園慨然成詩

醉書曾記並遊人。今日重遊墨尚新。對酒年來驚白髮。惜花時復數青春。四方散落幾交臂。萬事參差一病身。傍水園林自蕭洒。不須出郭遠風塵。

題余公亭

公自披襟上築城。以公題榜壯圖經。名佳應與溪山久。地勝渾疑草木靈。到喜琴樽能滿意。退嫌圭組只勞形。異時邦俗思賢化。還似甘棠愛此亭。

喜晴

雷威無節雨霖霖。倍喜晴陽照火長。野外芻蕘尋故道。田間簫鼓賽閒神。亂苗豈似癡人起。積穡披如舊屋新。更待高樓今夜月。一樽且樂有涯身。

中秋對月有感

西風入夜掃微雲。皓魄來無一點塵。樓閣通宵雙玉戶。水天隨處兩冰輪。光搖樽酒清宜客。影落關河思煞人。我向乾坤遠樂事。孤蟾照淚濕衣巾。

送劉嗣復都官赴辟秦州幕府四首

安西幕府舊聲華。禮幣迎門促去家。長日壯圖看劍氣。隔宵喜信報燈花。輕裘度關由來慣。逸轡追塵不待鞭。賓主烈戎俱有策。只陪談笑却邊沙。

十萬強弓略未彎。妖氛漸滅賀蘭山。元侯把酒開新府。上客隨書出故關。詩酒不妨行樂外。功名只在立談間。主人待勒燕然石。誰道能銘獨姓班。

幾載關西任醉醒。一朝意緒屬青冥。舌端江海傾談韻。掌內風雲指陣形。烏府中丞知國器。中丞王公知。朝鴻樞學士納邊庭。二公遠近觀成效。莫使虜庭尚有星。

入秦乘夏頗相宜。笑拂征鞍盡別危。鸛鶴關西迎賦筆。芙蓉幕裏近花期。祖現清發能長嘯。老杜冥搜有

難詩。杜子美有。君去定應兼二美。軍書暇日成樓時。

走筆和楊蟠從事庭菊

揚子門無載酒賓。菊開誰共醉天真。簫前寂寞逢吟客。霜後離離伴主人。細帶殘花疑綉翦。金籠曉屋豈

全貧。東家早秀誇桃李。今日空枝不似春。

河北送洪景之進士如荆南

十年肝膽照交情。朔漠相逢意轉傾。蒼鬢飄飄予薄宦。青雲踴躍子諸生。更同樽俎知何地。漫與詩篇送子行。南北倦遊那得定。扁舟江水欲之荆。

依韻和答陳公度五邑季點道中見寄之什

詞部集 卷八

幕府清郎安在哉。方冬行驛冒塵埃。寂寥坐客思車樂。點檢詩朋欠鼎來。按吏最難宜簿籍。教民幾處戰旗開。此行策。未應輸我論文飲。贏得新詩滿篋回。

北都春日漫書

蓬髮雙侵京國塵。花枝五別故園春。曉驚莫漫驚遊宦。夜鶴多應怨主人。日月名遲愁攪鏡。江湖興在信垂綸。天邊涕淚懷吾弟。卻恨衣冠繫此身。

苦熱

羣鳥無聲抱翠條。乾坤雖廣絕微颺。魚龍尚懼清涼湧。草木甘從赤日焦。只與火雲張氣勢。未容霖雨解炎歊。經時未雨猶聞事。莫放晴虹作早妖。

觀蓮

水仙也曝曉霞衣。萬片鮮紅照綠池。花近酒盞遙隨舞。香隨舞袖忽教垂。且延勝賞觀靈匹。好折清香贈侍姬。苦被濁泥埋沒久。題詩今喜相公知。

韓魏公生日二首

早陪樞筦晚持衡。曾與君王致太平。一代垂宗蕭相畫。四瀛猶服晉公名。乾坤爽氣初秋動。社稷元勳翌日生。今歲故鄉諸父老。壽樽應喜得親傾。

功名富貴舊元台。臨日新歸故里來。綺席重張孫相閣。錦衣三照鄭王臺。相親全魏榮封國。不盡清漳伴壽杯。最是衙門下客。秀眉前祝落鄒枚。

榮歸堂二首

堂就新紆上相車。名尊爲出雲泥書。公以清杯燕喜三春半。黃閣歸來一紀餘。香徑生輝榮草木。畫簷垂蔭樂禽魚。官輕可笑江東老。也漫懷章詫里閭。嫩柳濃花開舊國。朱甍碧瓦照春池。黃金腰下還鄉印。翠琰胸中報國詩。乘驄長瘳基志淺。懷章公子恨名遲。知公觸事須尊主。揭榜新堂是訓辭。

依韻和酬留別

魏國山河氣自雄。殊方客子一身窮。靈文獨富肝脾內。秀句連成咳唾中。細數舊遊如俯仰。俄驚新別又西東。那堪早晚論高行。蟻就秋闈舉至公。

九日二首

去歲重陽踏路塵。異鄉今日恨還新。如何佳節長爲客。卻恐黃花解笑人。強飲破愁爲樂酒。自憐多病足情身。龍山舊事知難問。千載相期屬此辰。

漸老襟懷已足悲。登高節物可無詩。秋聲颯爽侵蓬髮。晚意蕭條伴菊枝。故里江山尋好處。重陽樽酒負當時。天邊鴻雁隨南望。憶弟雙眸淚欲垂。

馬上見華山

詞部集 卷八

身寄秦川紫翠間。舉頭行坐對南山。忽來烟際逢仙掌。更覺天邊慰客顏。霖雨不知何日作。片雲猶向此時閒。三峯信美那能戀。自有家林未得還。

西距渭南二十里。有佛祠曰梨田。其主僧守遂者。引予登閣。久之欲題名屋壁。守遂遽阻曰。有勝處。恐得罪于邑大夫。願勿題。又閣有韓玉汝赴洋州日留題詩板。而書字猶新。詢于守遂曰。前日韓將清本道亦邑宰。令寫之詩也。因感世態而作。

洋州太守駐雙輪。佳句曾留渭水春。一紀却提關右節。二篇纔出屋間塵。潛豪忽聽山僧語。題柱須防縣令嗔。只道衣冠專世態。炎涼也屬不毛人。

五路嶺

一徑高盤十里餘。人心馬足厭崎嶇。只憑頑石專爲險。不識青雲自有衢。地氣難通樹多瘦。陽暉應近草先枯。我行方欲奮遐跡。顧爾安能礙坦途。

和梁劉之晚登繡嶺

翠華絳節去忘還。聲路宮牆墮舊山。青史空文興廢後。玉真餘恨有無間。杖藜一笑緣危徑。弄筆高吟媚

依韻酬獻陳州王密學見寄二首

燭熱初來太華西。恐煩後命促佳期。杜子美送李補書赴杜相公。兩人幕府叨同日。錢曾征西有兩人與

獨宮命俱千載門闌值一時。儲邸忽開趙命召。賓筵空在失棲週。念公詩句情無極。更聽秦民話去思。
金臺下。憶昨驅車始向西。樊川又見菊花期。滯留舊幕暮今日。談笑清樽記昔時。屢辟濫充賓客晚。厚恩慙報主人遲。潞南臥治那能久。天子懷賢入夢思。

和張文通書懷

仕塗衆僞難吾真。誰信千鈞重一身。赫赫朱門公相遠。寥寥黃卷聖賢親。府居此日嗟孤宦。鄉飲當年謂上賓。猶喜故人同舊幕。每容詩句續陽春。

依韻和張文通寺丞寄鮮于子駿職方

西州夫子善談天，入精微服四筵。
于陵元深於易交分正論詩卷裏，
別愁忽到酒樽邊。馬衝雪片歸梁苑，
驚曉年芳憶渭川。盛事青雲君接跡，
衣冠鄉里舊多賢。
關州陳氏在衣冠盛事爲最多。

送隴州使君劉仲儀左藏赴治

夾道濃香數里焚。隨車和氣一城薰。兵民如見古循吏。文武兼能今使君。冷射祠堂泚水月。晴飛郡閣隔山雲。幕中知有才從事。檢組清談定喜聞。雪從事實長安佳士

依韻和酬順安使君王大觀見寄之什

竹嶺疎並曲臺予嘗與大觀同爲博士太常北門笑口屢同開仲升投筆燕南去王粲從軍陝右來月冷戍樓悲短笛奉狀天寒戎幕賴深杯更爲後會知何地終日思君首懶回笛通川

劉鄩集卷八

-
-
-

圖書集成

111

送人還闕

談笑三年陪主帥。文章二紀在公卿。莫辭別酒傾秦地。古詩有秦地少酒之句。且聽離歌唱渭城。鞍馬入關侵臘尾。宮闕到關破春聲。朝廷拔擢賢才急。合有當塗薦姓名。

依韻和達守徐郎中見寄

錢鼓鳴船送出都。中間不奉一行書。荷公恩禮無時薄。接物襟懷似舊虛。久別近參元帥幕。相逢屢枉使君車。詩筒自附西來驛。那要烟波雙鯉魚。

依韻奉和經略司徒侍中寒食後池時二首

放懷吟笑艷陽天。誰似征西相國賢。春酒丁寧終席滿。風花點檢幾枝全。柳間鶯踏柔條軟。池面魚吹細浪圓。東閣恨參賓客晚。五湖那暇憶漁船。

置酒高吟禁火天。主人勸櫛重章賢。廟朝論道看三入。樽俎談兵已萬全。曉竹洗烟羣玉瘦。春池澹雨亂珠圓。曲江壯觀今蕪沒。不復紅妝照客船。

南軒小桃盛開皆言羣花未發而此獨先之偶成短篇呈諸君

紫萼紅英細細裝。新枝短短舊枝長。未經曉日誰言豔。可藉春風自有香。卻恐折殘妨把酒。若爲遮住莫臨牆。關中氣候由來晚。二月花開豈是忙。

長安春日感懷

離道關中節候遲。晴川二月續參差。有期去燕尋歸棹。不改新花發舊枝。官路飄飄無定所。客顏顛顚異

杲安公齊畫堂間笑以詩寄之

青雲意緒漸悠然。白晝昏昏懶欲眠。詩撓肺腸來暇日。病驅腰腳入衰年。春來把酒猶能強。老去逢花只

大用客方解之

次韻答方臚之

昔時英傑未伸時，勝下淮陰尚俊眉。之子古心能自信，衆人謗口不須疑。討論直取遺經本，芟刷寧容異

聖世集補卷四等閑所載京兆

後騎前騎拂曉晴。風光初轉纔放明。功名上相班春樂。談笑西戎計日平。烟際飛禽屏上見。水邊遊妓鑑中行。勸公急趁花寺神。客席尚望主意頻。

春日興雙也上作

章杜風光掠眼明。南山秀色入重城。林端衮衮晴烟起。冰底潏潏亂水鳴。載酒小舟聊晚泊。隔花幽鳥忽春聲。興亡壯觀今何在。惟有新蒲細草生。

李和經略司提持中燕羅洞之什

前部集卷八

洞裏流泉過幾家。洞門一醉興何賒。桐飄欲下題詩葉。桃笑猶存誤客花。清結晚陰堪宿鳥。綠牽春蔓擬
藏蛇。相君燕喜緣賓樂。座上誰人合姓車。

和司徒侍中上巳何興慶池韻

焚煌台座隔三三。杜工部詩有君家喜對新詩見二南。好酒似聽山鳥勸。落花真惜野蜂銜。天光不斷連
春水。月影初來破夕嵐。紅旂欲歸珠履散。遊人猶愛畫船機。

依韻奉和判府經略司徒侍中上巳晚遊九曲池詩

地勢盤紆巧鑿開。當年匠意亦多才。池名不逐唐宮廢。岸折猶如蜀阪來。水落有時逢舊石。草深無處覓
遺臺。行春丞相尋陳迹。往事空嗟浩劫灰。

長安上巳日對雨憶杭州

三月吾鄉三已登。一春盛事一時傳。山花迎笑探芳驛。水鳥驚飛張樂船。今對清樽看細雨。更搔短髮數
流年。曲江蕪沒不堪觀。那復麗人來水邊。

經春長在幕府今日偶出見花

幕府文書日日同。愧無長策議平戎。但驚落髮看雙白。不覺花枝已半紅。宦意蹉跎侵晚景。客愁散漫逐
春風。古人枉說從軍樂。興在江湖短艇中。

遊寶掌院

當年祕寶已無形。獨有層峯似舊青。不許俗人留轍跡。却應神物護巖扃。山腰猿嘯孤烟暝。洞口龍歸暴
雨腥。今日一來探絕賞。始知全勝考圖經。

登塔

身世如追汗漫遊。丹梯一步擬三休。漢唐前後漫陳迹。城郭是非勞寸眸。寒日微明飛鳥背。孤烟漸起暮
山頭。姓名滿壁今空在。登此幾人忘百憂。杜子美登塔詩有自非

依韻和尹嗣復校登回鑾寺閣有感之什

尹子辭才兩廟奇。家聲好繼漢翁歸。人間茂器無施設。天畔危欄獨據依。詩興遠隨孤鳥逝。客心閒傍片
雲飛。登臨不比江南節。何事徘徊怨落暉。

依韻奉和判府經略司徒侍中春陰馬上之什

濕雲落地未回天。墜絮將飛力尙綿。霧重自侵旗尾潤。日高誰傍鬢頭眠。行田歲望三登穀。按轡詩成萬
選錢。霖雨長應隨出處。春來只見月光圓。

送成都舊尹趙龍圖至驪山作

阻傍嚴公住浣花。喜從秦地見高牙。致君前去心逾赤。撫俗歸來髮未華。路出錦江乘夜月。騎停驪嶺揖
朝霞。自憐三紀遊門下。今日聊能託後車。

依韻奉和判府司徒侍中賁西禪院牡丹之什

花蒙一顧重長安。從此時人洗眼看。留態得個供燕席。飛香遙遞上招冠。露苞含曉宜三嗅。風朵搖春似
七盤。使好移歸東閣種。免教來歲隔欄干。

依韻奉和經略司徒侍中過驪馬上始見終南

紫詰泥封墨未乾。暫班全陝詔條寬。舊來霖雨從神覓。好在晴山立馬看。翠入重城朝自潤。勢吞平野夏
猶寒。公師巖石同臨鏡。關右人心轉覺安。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留題靈泉觀

壞道頽牆遠舊山。空餘繡嶺鬱巉巖。庭柯引蔓長垂蓋。林英遁妖尙合歡。觀有靈臺古碑溫泉之側。是角
清渭不隨人事改。溫泉那解客心寒。唐宮蕪沒今何在。漫拂津陽石記看。

題靈泉觀閣

山腰碧瓦鬱參差。勢壓開元觀閣基。野氣欲來雲拂地。天光不動水平池。飛簷鳥道愁相逼。故國人煙入
俯窺。便擬幽尋隨杖屨。清秋幕府事文移。

韓魏公生日二首

勳名一代俱稱首。將相三朝愈倚躬。雅意自安台鼎外。羣生長願化鈞中。破除白髮留賓醉。收拾黃金濟
士窮。舊鄴山川齊壽考。秀眉何獨魯龜蒙。

天地開秋氣。涼當年大昴降。星芒溢。城鼓吹迎恩賜。便府衣冠耀龍光。馬出上閑牽駿足。衣頒內府疊
濃香。令孫今日方傳詔。更待曾雲捧壽觴。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戊申西洛中秋對月

白玉盤從海面浮。閒雲一點即時收。山川表裏無遺照。天地尋常可是秋。清景似偏孫相閣。高情更屬庾
公樓。暫紓紆化筆歸詩句。不泯長隨洛水流。

瀨池

古邑人煙陝洛間。馬蹄車轍許誰閒。不堪曉雨妨行興。猶喜秋風慰客顏。老去稍知筋力勦。年來祇益鬢
毛斑。相如屈趙無遺迹。獨有空名重泰山。

長安九日

鴈落霜清對此辰。蠟浮酒濁喚何人。二年不見江南弟。九日空憐渭北身。白髮轉多羞插帽。黃花漫好擬
沾巾。功名又逐秋風晚。惟有登高詩句新。

離京兆日。獨里人葉舜舉秘丞胡從道戶曹遠錢至長樂坂。

兩經辟命住秦關。府罷東隨相國還。物態常時傾附後。人情今日有無間。青門雨送歸行色。白酒風吹上
別顏。相見去留終不改。祇應同里與南山。

嶽廟齋宮與崔伯憲都官王正甫殿丞飲別。二君各以詩送行。席上作短篇奉答。

鄉人分散幾流萍。長樂坡頭已涕零。太華相逢聊永日。故交漸少似殘星。別杯猶恨樽前緩。詩筆那容席

上停車馬東西從此隔。明朝惟見亂山青。

九月二十六日河上雪

昨朝今日盡天風。九月長河雪片中。雲外誰偷榆莢種。人間自滿菊花叢。暮陰已鼓先時勇。萬井應愁卒歲窮。亦欲塞驢乘逸興。滿橋何處覓詩翁。

某伏觀判府司徒侍中。電酒宴客。即時雪作。謹成七言律詩一首上獻。

相君東閣胃寒開。朔雪貪隨樂事來。臘信未通先灑灑。台光欲近却遲回。勢輕漫擬凌歌袖。片小纔能礙酒杯。寂寞相如孤客在。定應授簡屬鄒枚。

某不度輕僭。始以鄙句。應獻判府安撫司徒侍中。特屈威尊。過賜寵和。伏讀榮荷。謹成律詩一首。代啓上謝。

司馬當年侍苑園。只嫌秘思奉清樽。豈如下客吟飛雪。繼屈三公賜雅言。句描物形雖有迹。筆鏤天巧獨無痕。寧惟一府誇榮玩。猶得他時耀子孫。

依韻奉和判府司徒侍中望宸閣雪後

雪中氣象但漫漫。雪後乾坤淨好看。零落瑤林晴照裏。參差銀闕暮雲端。疑開粉墨圖新就。猶洒樓臺筆未乾。萬井都人蒙煦育。恩深不覺夜來寒。

再和

公到層軒雪已殘。蕭森森節曉相看。山融愛日酥千點。地接頑雲縞萬端。曾有金樽開兔苑。況無鐵甲戍桑乾。清風落紙成佳句。身世渾疑在廣寒。

春日送王明遠

馬蹄乘興急離秦。輕雪初消塞外塵。談笑暫來趨幕府。文章猶記從車茵。雍雍妙畫平邊徹。衮衮清言服座人。詩句不須論別意。臨歧探破故鄉春。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春陰席上

未消殘雪在簷陰。晝景昏昏似日沈。土凍轉愁花信遠。天寒惟仗酒分深。笑談四座相歡色。富貴三朝不動心。詩句一傳人誦寫。也應潛曉到難林。

走筆別王彥祖宮贊

別襟曾判宋王臺。魏北相逢一笑開。歸府紅蓮曾入幕。公堂黃菊偶銜杯。未應許國全無策。祇恐趨時自有才。且置功名歸度外。詩筒頻附塞鴻來。

奉和龍興燈夕

結綵仙山對淨坊。曳珠寶帳捧台光。燈搖夜月天形動。歌聒春風物態狂。刻燭詩成傳魏國。吐茵酒醒醉程鄉。今年始徹清宵禁。倍覺都人樂意長。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上元遇雨即席

金絡香轡匝。門闌徹禁夜無猜。正憐舞曲隨風轉。驟覺燈花冒雨開。屏翳呼雲何倏忽。嫦娥收月漫徘徊。相君未放春宵醉。倒盡宜城第幾杯。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春雪

草木空催造化忙。六花先出壓羣芳。酒寒玉笋消春味。烟濕金爐減寶香。地暖落雲堆旋失。風和亂片舞

祠部集卷九

七言律詩

依韻和判府司徒侍中雪霽登休逸臺

環臺雪後從公登。四顧乾坤表裏明。粉水半消池日薄。玉枝相照竹風清。園林洒落人間世。樽酒逍遙物外情。寫景不須搜畫筆。詩參造化匠天成。

依韻奉和判府司徒侍中懷林

星樞落種遺生地。營柳移根總傍壕。夸父林樾宜較盛。太師垣峻敢爭高。歲科充養疲民產。公幹有餘勢如城。守勝提壯士。長與萬家添外圍。鄉人心結此恩牢。

留守司徒侍中。寵示上已屬疾釣什。謹依韻奉和。

上已曾陪宴後池。風光一匝又花時。當年簪履誰猶在。今日門牆獨未離。步怯園林雖晚到。恩深草木已先知。都人不省憂民病。只訝行春繡節遲。

和登金銅門

高門締拂自何年。朱戟金鋪麗日前。樓上台光臨暇日。庭間涼氣失炎天。草涵宿雨濃如染。林暝晴曦綠欲然。早晚定歸黃閣去。剩移夏榻就風眠。

初長相公更好調元去。已兆豐年在此鄉。

送河北轉運燕刑部被命充三司副使

億萬供須仰縣官。大農選籍徧朝端。外臺心計推公最。中詔恩除副帝難。文石近班趨玉笋。紫絲新帕覆銀鞍。行據仁義裁經費。天下征輸不日寬。

畫眠

酣酣枕上息吾形。日過南窗第幾檼。所得高眠容幕府。爲無深責繫朝廷。苦遭浮蟻催來熱。忽被幽禽喚得醒。卻聽葛巾尋晚酌。竹間呼客盡吾瓶。

留守安撫司徒侍中生辰三首

七月寧憂大火流。元精宿降降伊周。公師一品儀刑重。將相三朝德業優。桑梓鄉邦兼鎮撫。荳茅封國正居留。人間盛事仍難老。富貴功名未白頭。幸衡倚賴更三聖。神器傳歸定兩朝。幾御銅符雙在手。尊榮金印六垂腰。流民相率歸仁政。疲俗新蒙罷橫橋。壽考轉隨陰德遠。開倉累萬活黎苗。漢陳威名遠邇知。去年談笑屈西陲。平時旌節臨全魏。計日朝廷起一夔。猗賜綵衣今禮數。待還繡衣舊麻詞。佇看來歲稱公壽。荷令依前在鳳池。

走筆謝司徒侍中惠相

十年空憶滿林香。今日堆盤得恣嘗。摘處嫩苞金隱粟。剖來清液露盈囊。自堪珍玩誇羣目。可惜餘甘落俗腸。拜賜愈知公意重。不同設醴望元王。

安正堂二首

居守園林氣象間。堂成壯觀入躋攀。三朝力輔乾坤倦。一國身儔歲月閒。傾座語驚邪說破。動碑詩召正風還。險夷出處皆公迹。不動公心似泰山。飛飛燕雀卷簷牙。繡拱雲楣彩霞。樽俎燕閒歸相閣。鼎鑪勳業在王家。直紋惜破蕭陰竹。巧笑嫌開席外花。今日正風傳魏國。平居詩思亦無邪。

依韻和酬楊立之進士見贈

詞場緣髮就才雄。幕府朱衫覺道窮。孤憤掃除詩句裏。壯圖流落酒盃中。官游已倦年將暮。人事隨生日又東。珠玉滿筵勞寵贈。建溪風格襲文公。

依韻和酬王明遠見寄

一日輪交坐席間。肯平壯氣就衰顏。篇章漫欲窺滄海。道誼從來仰泰山。白日聲名君籍籍。青雲意緒我斑斑。元戎幕府那能久。太學諸生已懶還。

送河北提刑王詹叔郎中被詔充開封府判官

人物神州雜五方。平明京兆坐黃堂。民投牒訟千狙詐。吏抱文書百履行。幕府要人關聽。朝廷自昔選

才良翔騰使者聲名久。隨詔南轅佐趙張。

次韻通判都官和諸公雪中席上之作

龍沙千里絕纖埃。銀色潭潭玉母臺。宴席此時驚酒薄。曉枝無處認梅開。騎辭梁苑客方至。乘興越溪人自來。從古六花長一色。化工應不費培栽。

和判府司徒侍中喜雪

朔雪飛花趁歲陰。喜看不覺酒杯深。應時自合蒼生望。澤物真同上相心。未怕春風融粉水。恍疑江國見梅林。西山一夜千層白。那復能留寸碧岑。

送王敏夫判官赴舉京師

鄧公門下識義之。風骨無塵警秀姿。壯氣海鯨翻碧浪。逸才天馬脫金羈。旋憑詞律趨明試。首聽文衡中有司。太學舊遊應到目。青衫事業盛當時。

伏觀留守安撫司徒侍中鎮魏三日遂獲甘雨吟成律詩一章上薦

相衰前年撫羣民。下車飛雪滿咸秦。長安之日時雪大作。風行魏國經三日。雨作商山恰半春。五日十忠節此生存社稷。誠心是處感天人。二方豈合偏蒙澤。四海思歸舊化鈞。

即席依韻奉和司徒侍中上巳會許公亭二首

禊事初修樂未涯。晴陽潋潋薄雲遮。風光轉入庭前柳。春色隨來席上花。千載風流追曲水。萬人遊豫接長沙。

三春樂事損蘭亭。駐旌名園傲魏局。酒盡綠深須露白。花梢紅少已多青。賓客特盛人間會。公衮能忘物外形。化筆暫歸詩句裏。清風一韻醉還醒。

上巳飲許公亭通判錢郎中以詩獻因依韻和呈

丞相開筵御水頭。席間別乘擅詩流。特許元已從公飲。不比常年結客遊。淡色雲陰籠日薄。暖香花氣傍人浮。簾幙絕難容和酒。盡思深豈敢酬。

和推官廖沙寺惠詩

上相行春樂有餘。繡旗朝共宿雲舒。特教紅袖停妍唱。爲許朱衫託後車。肯說大烹專鼎食。旋容小摘薦園蔬。多才幕府論榮遇。詩句飄飄動客裾。

走筆依韻和楊進士偶登南樓之作

當年割據關英雉。樓觀誠奇物產窮。游鱗一歸平削後。關河盡入照臨中。離宮此日號大壯。繡杆無人歌小東。全魏萬家今樂業。衰衣唯恐近周公。

瓦亭偶書

境中塵土眯人眼。隄上風烟醉客心。沙擁河聲時斷續。雲含野色屢晴陰。平蕪點白鷺雙起。細柳弄青蟬一吟。魏北古來車馬地。此亭偶爾得幽尋。

送謝先生歸紫雲峯

不同賣藥入都市，又與執帶見相君。冠蓋臨門求上卿，公台解榻叩多聞。應思夜鶴侶黃鶴，卻笑伯鸞家布裙。蘇子遺書寄雲頂，無心出處似山雲。

送傅宜李子範供奉歸闕

曾共征西幕府來，相逢今日魏王臺。喜情重把論交袂，感淚頻添話舊杯。此別情懷無限惡，他時談笑尙容陪。馬蹄歸趁春風急，應有花先紫苑開。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西園初暑之什

夏木參雲百尺長，晝陰隨日一軒涼。綠陰樹樹迎風快，冷笑蒲川作雨滂。歌扇參差立燕趙，客裾容曳赴原書。坐來詩句清人骨，勝抱冰壺飲玉漿。

聞參政王侍郎令子著作登第復除崇文校書

宮壺移刻對延英，文帝從容問賈生。儒館旋承恩詔入，士林尤脫御批榮。丹山鳳出寧無種，滄海鵬搏遂有程。漸待青氈歸舊物，區區義舉獻家聲。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苦熱未雨

乾坤五月氣炎威，丞相憂農心更焦。思脫塵埃遠暑濕，擬排雲霧御風飈。穴中戰蟻空知驗，雲外晴虹尙肆妖。下土願隨霖雨好，回天意慰黎苗。

韓魏公生日

上公拜表請辭官，中使傳宣未聽聞。雍府遙登新節鎮，鄴城重領舊山川。左弧共記生賢始，右席誰居獻壽間。陰施在人天報遠，蟠桃三熟鬢毛斑。

依韻和趙晦夫書記將替寫懷

芙蓉幕裏住三年，鸚鵡才高勳四筵。風月漫勞吟杜曲，文章自好紀燕然。朋儕會合愁分手，官簿縱橫待息肩。直道先難終易偶，近聞知己薦書全。

代上余太宰生辰

瑞挺真儒朔聖時，嵩山秀氣育丰規。慶符昌運千齡會，前應中秋十日期。天上光連奎昴宿，人間身占鳳凰池。粉榆暫領旬宜寄，榮誕衣冠祝壽眉。

送公度赴韶關

南京三仕並交遊，有道從來慕太邱。白日聲名隨詔召，青雲家世隨飄流。數程去路朱轡駭，一曲離筵翠黛愁。材力如君當拔擢，敢辭幕府獨淹留。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庚戌秋分

金氣纔分向此朝，天清林葉振辭條。三秋半去吟蛩遍，百感中來隱蟻消。候早初逢旬甫浹，月圓前距蟬非遙。秋分如令晝夜均長短，占錄無勞史姓譌。

奉和司徒侍中秋遇雨韻

要盡歡懷醉綺筵，清涼良月作資緣。孤光已蔽浮雲外，衆目猶矚小雨前。聲入簫毛同鳳縹，潤生林葉自娟娟。宴杯橫徹猶堪語，踈影參差曉正圓。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秋筵散雨餘微見月色

待月開筵細雨侵，月來賓去意空深。未容午夜瞻全璧，先隔微雲漏碎金。萬戶漸宜歸一望，重樓恨不起千尋。願須潤澤周封內，始放清輝出隕陰。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重九會安正堂二首

茱萸綬席落新堂，丞相詩鋒不可當。九日纔逢吟節物，十年黃閣運陰陽。酒邊和氣忘公我，風外清歌出女牆。賓客每來安正坐，參差星宇發天光。

黃杯引滿宴八堂，病客偏容淺淺觴。爲愛菊花驚晚節，不差萱草插秋香。衆賓談笑誰傾座，上相風騷獨擅場。來歲鳳池吟此日，交龍高會耀辭銓。

和重九晚登駱山樓

登臨樓觀一重重，下客追隨豈易逢。九日燕私同愜樂，三台禮數極優容。自酬佳節揮鴻筆，誰詫元勳載景鐘。只恐斜陽催勝事，時時回首望西峯。

依韻和崔伯憲謝王正甫遺三壺并蜀茶

一九道工曾投藥，七碗先生亦愛茶。事見玉川，服久有時輕俗骨。味新應早摘靈芽，病軀自健遺藤杖。腰眼全醒耐燭花，可是兼饒詩力壯。芙蓉幕裏句堪嘉。

依韻和伯憲九日感懷

隔霧南山愁漠漠，破烟東日淡輝輝。風欺白髮動吹帽，酒妒黃花故點衣。九日淚兼疎葉落，幾時身逐短篷歸。青雲欲早秋先晚，更惜登高樂事違。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歷沙寺梨

誰將冰蜜共蠶封，結實祇圖顯顯同。蔽蒂含芳思召伯，周流林下賦揚雄。長楊殿上云周，花經春月千層白。頻傳秋霜一抹紅，江橘空甘得奴號。果中清品合稱公。

讀尹師魯集

章句橫行古道遠，先生筆力障顏津。高文簡得春秋法，大體嚴如劍佩臣。冰鐵剛顏低獄吏，雲風壯略疎邊人。謫官竟死空名在，一讀遺編淚滿巾。

奉和司徒侍中辛亥二月十五日

去去春光鳥翼過，雲陰風惡更相和。屢探花信猶全闕，擬借鶯聲肯暫那。鈴吏專來須緩報，相公賓退正閒哦。九句已是中分了，詩酒尤宜併一科。

和司徒侍中清明會歷沙寺詩

和司徒侍中清明會歷沙寺詩

野寺尋芳三月殘，弄晴幽鳥自關關。堤沙壓雨迎金勒，旆纛翻風蔽玉顏。
漾水天間五年食，懸行春樂不覺移文笑北山。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同賞梨花

千株綴雪紺園中，數頃花開幾度逢。體豈直憂春欲妒，色孤猶喜月相容。
香浮翠蓋台光近，瓣落清樽飲興濃。公恰徘徊吟妙句，不須忙打寺樓鐘。

送大名府僉幕吳都官幾復移倅安肅

相公樽俎納豪英，使者封章薦姓名。落日送愁離幕府，翔雲隨眼入邊城。
萬蹄朔馬休南牧，一笑燕姬盡北征。此去單于還請繫，洛陽前後有書生。

送朱傳道推官赴刑部詳覆

文章自老齒猶壯，富貴偶遲名最先。冷落官曹按丹筆，風流幕府別紅蓮。
高談傾座追無敵，清骨照人常欲仙。好在胸中書萬卷，校讎四庫續登賢。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辛亥上巳會許公亭

許開壯觀舊平津，今日還延相國賓。茅社一臨封國地，花亭三見獻杯春。
隨車和氣靈魚鳥，即席高吟動鬼神。西北連年參幕府，東風長祗從遊人。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同賞牡丹

按譜新求洛下栽，朱欄園土專深培。半妝曉日爭光照，一笑春風喜競開。
得地自依孫相閣，飛香欲繞郭王臺。纔簾對賞猶嫌遠，翦上金盤近酒杯。

依韻奉和留守尚書會六同年咸舊詩二首

鼎科第一策名人，金榜誰能踞後塵。三紀鵬圖猶綠髮，累朝龍首最青春。
同懷談笑宜開口，間代文章各致身。古詩有恨無同調，醉倒不知歌舞罷。杏園舊態恰如新。

好傳此會當時人，歌揭青雲動暗塵。霄漢得仙同白日，風騷寡和敵陽春。
笑談未減題名地，富貴相高報主身。雖向衣冠增盛事，龍頭結客事尤新。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三月十八日遊御河二首

玉勒牙旌駐水隈，萬人齊看柁開時。此朝河伯想增氣，去歲國公還賦詩。
岸蝶偶然穿翠箔，沙禽曾不避紅旗。句餘即報行春足，可厭歸軒暮雨隨。

此日河生舊俗傳，相公同衆樂沙堤。迎舟戲羽來低岸，賓席遊絲落半天。
佳句獨高珠履上，貴名都忘玉樽前。明年盛會知難再，行看還朝百辟先。

遊河遇雨

翠幄初防日影侵，春雲送雨信無心。莫愁客散妨車馬，且喜農安得砭針。
侍妓點衣重結束，遊人盡畫倚追尋。臨歸未盡杯中興，却放船頭醉裏吟。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喜雨應時

合書時雨奏銀臺，潤澤從今徧九垓。應禱豈愆三日後，爲霖曾是十年來。
已逃虐魃知何地，自起乖龍不待雷。無數公堂森寶笏，盡同秋種荷陶坯。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七夕未伏

七夕三庚共此辰，風迎西火轉南薰。金盤瓜果隨時俗，玉盞笙歌勸相君。
月下巧心空自就，天邊私語復誰聞。早歸肯效東方朔，待看星橋度度雲。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元城墻行河

一鼓千夫下捷聲，餘堤漏穴幾時平。盤渦倒吸湍流住，巨浸疑浮厚地行。
舉鋪每年勞衆力，治河無策貢愚誠。賴公自有安邦德，何處風波敢更生。

行河道中

風起秋河吹旆旌，林梢初日露微明。壤歌接野知堯力，水濱橫堤想禹平。
無數焚香迎使節，不妨傍轡問農耕。江湖未敢生歸興，爲戀車茵每侍行。

即席再賦

樂事遙追戲馬臺，高吟節物總天才。三朝致主誠心竭，九日攜賓笑口開。
白酒似隨秋露滴，清歌疑喚曉雲迴。放懷不有公台貴，慣得黃枝首賜來。

辛亥九日晚登騎山樓

樓倚秋風引興長，龍山吹帽憶前良。簾櫳霜氣清逾逼，葉脫天形遠更詳。
巧送四筵雙舞袖，坐收萬景一詩囊。登高且醉銅臺酒，黃閣多年望衰章。

寄齊州曾子固學士

歷山名重舜耕餘，太守文章世罕如。但見清風變齊魯，未聞紫詔起嚴徐。最宜畧草歸時訓，可惜揮毫落簿書。千騎行春且乘興，里無勝母莫回車。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壬子已會許公亭

廣吟令節最多年，禊飲春亭五侍筵。初戊申上巳長安禊事後許侍飲和許明中禊事來魏是日華和約唱有當年禊事誰繼在今日門簾猶未開之句愛客公心寬似水，催人物態急如弦。園林爛漫驚三月，樽俎徘徊戀二天。跡近風花飄未定，且隨珠履醉金船。

和司徒侍中壬子寒食會壓沙寺二首

四照梨花一色中，他時珍貨有雌雄。魏人龍辨梨實雌雄高牙就景開芳宴皓齒停歌誦正風，樂極光陰窮日御。詩成造化奪春工，佳辰不禁祇園火。林杏繁然萬點紅。

金星隱地塵遊車，那用行隄更築沙。官妓趨時簪玉蕊，藝工隨分賜銀花。每乘此節尋蘭寺，全勝當年醉習家。歸漾綠舟隨處在，還疑寶鏡從流霞。

會壓沙寺觀梨花

小隊逶迤駐寶坊，祇園花發認崑岡。日高恐釋三春雪，風細猶傳數里香。垢染了無依佛界，品流逾重被台光。更蒙佳句形珍賞，漫說寒梅說效敦。

和同賞梨花

紺園幾頃白雲英，似覺漫天玉氣騰。勾引春風香陣陣，侵陵夜月粉層層。時間冷豔尤難識，世上妖葩各有朋。每歲旋來張翠帳，芳庭同賞憶吳僧。

奉陪韓魏公燕王氏園亭席上賦詩留題二首

脫去塵官一履輕，十年世網羨冥冥。幽花笑晚新詩就，好鳥啼春宿酒醒。辭客醉題紅粉壁，黃丞題壁名氏子履壁相君高宴綠陰亭。是日飲鄉人應惜三台畔，今夜光聯處士星。

盜陽賓客擢塵裾，一笑名園萬事遺。細草幽花多自種，閒雲靜月最相宜。鄉人乘暇就攜酒，野客尋春來賦詩。白髮朱衫猶幕府，南歸已覺十年遲。

依韻和司徒侍中壬子三月十八日遊御河二首

當時御水始通津，遂作河生記此辰。載籍不聞傳故老，盛遊相繼到今人。金貂爲政居隨俗，畫鷁連年出慰民。錦繡匣開簫鼓沸，風光游動一城春。

綵舟徐動信春風，丞相行春樂意融。花底馬蹄追暮鳥，柳梢旗尾挂晴虹。驅馳造化三篇裏，擺落尊榮一笑中。何況佳辰偏宴客，酒樽東閣不曾空。

送王仲賢郎中遊天平山

近來好事數中郎，笑指秋山學楚狂。故入宋詩此行絕頂去天應咫尺，回頭平楚只毫芒。步侵猿鳥雙藜杖，吟蓄雲煙一錦囊。日並塵遊疎逸氣，自憐邱壑意空長。

祠部集卷十

七言律詩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觀河懷山

聞昔茲山運土成，喜情比屋與連營。可憐事出三王後，不得親逢伯禹名。鄰國一朝罹暴水，相君先慮讓嚴城。他時人說公來日，應記初更月旦評。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冬節筵間喜雪

初長日景午陰前，瑞雪迎開上相筵。咄嗟酒盞飛細細，侵曉歌扇落翩翩。歲功豫作三登地，雲氣都成一色天。驚破醉魂詩句險，不容吏部變根眠。

和司徒侍中喜雪

熙寧玉燭最調和，瑞雪先時破札懸。大紀有年仍歲後，尺盈平地此冬多。戲珪旋翳飄疎葉，祭壺初沈委大河。再變陰陽人望久，一方順氣入塗歌。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元宵席上

席上香風轉綺羅，北門東道漢蘇何。燈搖萬井年光嫩，月覆千闌夜色多。棧閣影重占物阜，管絃聲洽驗民和。相公不惜陽春曲，傳與都人每歲歌。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安正堂觀牡丹

獨王花大晚自開，芳華臣妾漫爭媒。金刀幾度裁雲葉，玉席多情向斗魁。
笑，香心肯逐疾風飄。榮華之夢日相尋，造化春工手寫入新詩意更瑰。

壬子六月庚申夜陪魏公詣龍壇

上公小殿俯郊關，讀祝焚香拜夜壇。早魃此時尤肆虐，應龍何處輒圖安。
一盤燈火這年陪席位，自慙不是牧民官。

晚晴

雲暗青天一鼓雷，早蝗那得輒爲災。易盈賦消流先溢，不盡關河色漸開。
陽來，平明官屬趨丞相，樂合公堂送賀杯。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壬子中秋對月

莫畏流光催白頭，且欣圓魄半清秋。當時初作今宵會，每歲還同故事修。
風流，何如錦席笙歌擁，醉看銀蟾射玉樓。

病中漫呈師朴居士

初春抱病涉新秋，叩僦醫門廢歷酬。小子幸災因語怪，乃有倡言予居於室中而知。
知仕路多猜險，賴有君家共戚休。藥裏關心詩興在，未應風月廢吟搜。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八月十九日賞菊

秋風生意衆憐遲，一旦先開豈足悲。無醫競分濃藥插，有襟聊對細香披。
日時，不比無名閒草木，早蒙造化只堪嗤。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壬子九月

虛堂飛閣席頻移，早宴安正堂。對茶菊憶陽枝，杜子美有茶黃驢朝。
宜，新詞傳飲席登臨，晚日曾誰怨，醉倒秋風不自知。一揮孤棹輸老菊，明年猶得傍東籬。

酬鄭叔巖虞曹惠詩因以奉送

五年西北事軍書，心共青雲願負初。老大還隨丞相後，歲寒未覺故人疎。
破除，相見不能同酒盞，春風添恨入離裾。

仲春感懷

春色愁邊已不濃，眼開天地久陰中。亂紅難下殘花雨，暗綠飛飛弱柳風。
詩筒，多情惟有堂前燕，來往貧家與舊同。

上高明府孫世則寄書及詩依韻和酬

客顏憔悴過三閭，猶喜良朋記拙疎。忽隔重江論舊契，更言終日困新書。
年後，樂事難同二月初，正時日復時時好，好在江山一樽酒。他時懷抱爲君舒。

詞部集 卷十

某以數年之前，蒙集仙盛公惠薦，今方用是改官，近以啟事論謝，伏辱長箋垂答，因成短篇，少舒感

懷。澤邊曾以此身歸，每見常寬使者威。一昨薦章蒙首上，十年鑒賞怡重飛。功名未果時看劍，報效猶乖夜

次韻陽朔邱尉述懷

登科君已十年餘，斗粟猶肩縣尹卑。閱已漫形韓子賦，添丁賴有玉川兒。悔邊毒瘴濃如霧，嶺外征途亂

次韻邱尉校程苦熱

義和驅日盡如燭，萬里焦原草木乾。早雨驟晴還作熱，炎風暴勢豈成寒。渴思沈澀朝餐美，坐想凌兢迹

依韻和道濟秘丞集英殿秋宴作

都場百戲已先呈，舞字遙巡列太平。酒緩天顏應有喜，樂高禁漏不聞聲。晴暉忽傍金臺動，協氣偏從玉

何太宰生日二首

卻數中秋已過旬，老君親送石麒麟。力作二氣文詞重，迴繼諸公德業醇。論道他年要黃髮，看公當世幹

洪鈞，泰山如礪河如帶，到此猶爲劍履臣。

河嶽靈神擁瑞來，劍川一夜起雲雷。祥風破曉吹灰琯，和氣先春報曉梅。龍邸久膺心膂託，金甌終爲姓

名開，年年已與梅花約，長借清香入壽杯。

哭曾四丈供備節憲東

平生獨慕靈輝耀，弱冠功名喜自邀。報國劍鋒沈氣象，絕人弓馬委風騷。總戎江海空流轉，分關河竟

贈黃任道

辭源浩蕩輟滄海，筆勢飄搖薄紫霞。公府薦才猶未試，士林滯滯不須嗟。相逢轉更開懷抱，一跌何嘗掛

依韻奉和省判程郎中省宿

北望宮闈樹萬年，九霄雲退漢秋泉。坐間星斗懸吟次，夢裏江湖在目前。月緩勢關添暗色，更長紅燭滅

雪霽出郊

京塵滾滾日眯眼，心豁郊原初雪晴。幽禽忽傍粉樹語，瘦馬時踏瓊田行。高吟浩蕩真吾事，薄宦塵埃愧

詞部集 卷十

元夕雙橋都門詩

仙槎底底弄春和，簾額隨風捲曉波。午夜九霄開寶扇，一聲萬壽徹明河。燈傳月影輝光動，酒入天顏喜氣多。侍從有班無籍去，花邊空聽太平歌。

次韻都門燈夕之作

夜色澄明宇宙寬，新正佳節慶春盤。行燈滿月懸城外，勝國隨車傍夢間。燈影更和人散亂，酒聲不放馬舒閑。噫烏看報嚴城曉，滿引金船倒玉山。

仲春攝太僕卿祭馬祖宿齋城外作

一年四出國門西，今喜春郊散馬蹄。曉日自隨河面動，宿雲仍傍柳梢低。香宮得句還尋筆，鄉國尋芳憶杖藜。承祀九卿猶假借，不應巧宦至通衢。

歲中得調官時楊氏所寄書無恙感賦

笑語無從更寄書，每懷平昔恨難除。況看滿腹思恩字，曾訴幽蘭獨白心。因想香琴如在目，不知鴻雁已登樓。恨銷除是幾歲歲，弗比遺書苦易沈。

庭前梨桃二花方盛為風所吹感事成篇

梨白桃紅幾可嘉，風前亂雪越殘霞。殘香有口只喚酒，鳴鳩何心專妒花。九陌殘陽非舊日，五陵豪氣漫塵沙。清樽倒盡卻興感，座上餘春天野家。

一春未嘗行樂而華花今已離披感而成篇

只知倦馬趁風沙，不覺啼鶯破物華。始覺尊前謀小酌，早堪枝上數殘花。壯圖慘淡流年駛，樂事參差暮景斜。薄醉浩歌搔短髮，江湖歸興滿天涯。

送史正平

再提試筆入南宮，落紙文章近更工。一第聲名光晝日，十年意緒散春風。嚴霜染盡花枝靜，心跡泰川酒盞空。材大真嫌闕賦冗，青雲知已有諸公。

陪華牧使進呈懷中御馬

靈風微轉殿南樓，玉色天顏轉自愁。數馬從容陪畫接，飛龍遙邁適時乘。久聞駿足求初得，一顧蒼毛價遂增。笑漫漫梅福願，半生玉趾輒三登。

二月十二日城西送韓玉汝歸馬房上作

信馬春風踏軟沙，晴郊芳意接京華。綠陰波面官橋柳，紅出牆頭御苑花。玉馬真同年光侵老境，且拼日醉送生涯。歸鞍猶恐嚴城隔，那得行人不念家。

後二日趙無仇杜君章垂和前篇復用元韻自和呈二君

給園勝地隱金沙，隨意閑遊幾使華。昨日尊宜歡杯酒，春風未動一枝花。垂垂樂鼓喧城裏，一一歸鞍傍水涯。魚目閒投引驪頰，夜光雙吐照貧家。

三月五日病中對雨作

何術可留枝上錦，誰人能換臂邊絲。不堪有恨餘春日，更值無聊足病時。久判浮名唯念酒，肯因閒事輒忘詩。兩頰未拂金明柳，空聽蓬萊唱舊辭。

漫呈盛任道監簿

甲第衡門憶並開，笑談無日不追陪。繞欄共覓花時句，隔壁嘗呼雪夜杯。一別青雲俱踴躍，相逢白首重徘徊。炎天以病還同巷，早晚欣聞步履來。

苦熱

天上扶桑樹合枯，火雲四起抱陽烏。誰能赤脚凌銀漢，直欲跳身躍玉壺。河朔飲杯空酷町，臨淄汗雨自沾濡。井深水遠渴心劇，百丈無繩轉轉難。

客有戲吾隱居者以詩謝之

野妻瘦骨逼吾真，處士蓬蓬合有神。正色未嘗移勢位，苦吟自覺遠風塵。漸驚老態侵雙鬢，猶遇時名繫一身。可是封侯須燕頤，恨無勳業上麒麟。

用洪景之韻送郭子山

別筵那得易爲情，別酒連連且共傾。車馬縱橫遊客興，江湖幽遠負吾生。盤中臭味歸南食，飯裏新詩記北行。文史康身榮路在，未應高跡混柴荆。

賀吳樞府

治聲一月滿長安，直上星樞發具觀。空策危言驚主易，能施行事似公難。詔辭浩蕩留邦國，廟略縱橫出肺肝。拜慶親聞雙白首，更傳盛事入衣冠。

九日作

九日登臨雙闕邊，三秋感慨一樽前。黃花若解憐多病，白髮應嫌老去年。憶昨忽叨門下召，此辰方醉侍中筵。追歡筋力于今異，贏得新愁入短篇。

臘月二十三日奉牧使元內翰會龍圖閣同日拜樞參之命是日立春

洗馬池邊喜氣俱，二公同日上雲衢。北門學士臺台鼎，內閣才臣貳斗樞。曉殿春風迎拜舞，晚街霽日照傳呼。回頭應笑蹉跎客，猶抱長甘伴困夫。

甲寅仲冬兩馬步宿齋宮乙卯仲春十七日復因馬祭到此漫成短篇

昔年庭木雪猶條，今此風和柳自搖。人事轉如風不定，年光暗與雪俱消。城中佳氣生宮闕，塵外清居隔市朝。願我何能知馬政，江村紙合老漁樵。

甲寅二月罷戶部勾院移奉牧判官待次數月乙卯春復自請罷奉牧

誰容豺虎滿畿人，又遣花封退食賓。漸老可無詩過日，連年唯有酒傷春。奔波塵土非吾事，流浪江湖合此身。且信濁醪存妙理，一盃萬慮付洪鈞。

席上走筆贈別李子先

醉晚吟魂李謫仙，風流未絕驗家傳。詞源直欲傾三峽，飲量真疑漏百川。幾寸燭花催餞席，數程柳絮撲歸鞭。別愁衰疾無由說，吏部先尋憂底眠。

送彭景行寺丞待發得請歸別業

二年慈母懷鄉淚，愁殺啼鵲耳畔飛。歸計任荒揚子宅，別外喜情自入老萊衣。殊勝五馬開樽待，父執事金盞荆湘雙魚饌。肥能爲聖朝全孝理，賢聲行色兩光輝。

孫公素中允將往相臺謁韓魏公貽詩爲別因以酬送

紫宸班退聽宣麻，鎮鄴司徒換將牙。到日玳筵公定喜，當年珠履客尤嘉。公頃領北門賦驚聞座爭親樂重當時合姓車，入夏後園開更好。繞池十丈看荷花。

依韻和酬孫公素中允寫懷見貽

車馬門前住翠蓬，春坊內允獨相從。領垂素髮驚潘岳，公素以子瞻其早白來時有青雲愛仲容。身世百年今有愧，功名萬事近尤慵。不緣婚嫁須微祿，已拂紅塵就赤松。

九日陪兩制諸公燕趙氏園亭

筋力追歡勝去年，不應吹帽愧華顛。壯心未折秋風裏，笑口頻開晚照邊。學士帶欺黃菊爛，侍臣綬奪紫萸鮮。自憐賸贈諸公後，一醉猶能賦此篇。

送李山甫赴熙州

懶憶肝江釣綠波，春風驢馬望洮河。平生富貴來雖緩，一日功名得便多。城上隴雲飄漢角，樓頭關月慘羌歌。剡船借便開邊策，大有燕然石可磨。

予在病告君玉見過翌日成短篇奉招

官居冷落人稀到，病枕移移日幾回。舊官淹留無處語，平生懷抱爲君開。盤中釘飯延粗飯，壺面澄醪乞好醪。更有無窮欲言事，可能重騎蹇驢來。

順師歸湖寺後以詩見招因戲答之

山月溪雲思有餘，嶺猿沙鳥靜相於。閒中物象都收斂，別後詩才愈發舒。擬就鄰翁沽竹葉，直邀野令走籃輿。提壺漫叫無憑準，一醉春風莫誤予。順師有可龍沽酒引樂爲之句

繁微舍人宋公愛子姪三人同日得第作詩以紀盛美二首

君王親策集英年，始信常山子姪賢。白晝相將金榜上，紫微三謝玉階前。衣冠近事尤爲盛，闕閣清芬愈可傳。馬蹏春風歸里巷，盧花爭看一行鞭。

君王賜第御璽和，兄弟同時捷薦科。名占風雷三級福，恩沾雨露一門多。衣冠盛事喧金榜，里巷榮歸綴玉珂。他日鳳池須接翼，侍中陰德有餘波。

山中雨後

兩足前村雲未回，逡巡屏面數峯開。相呼野鳥遙人住，自戴山峰趁馬來。野色遙明林葉淨，溪聲奔迸岸沙頻。田翁見我應偷笑，底事行吟廢酒杯。

寄題雙巖寺

古寺南偏兩翠微，錦溪石豈全非。雲煙來去長相接，猿鳥東西各有歸。泉溜夜深寒入座，嵐光朝潤潤生衣。而今野曠無人築，唯見林僧對掩扉。

蒲陽徐太守數賜臨顧

軍壘初分太守麾，馬頭南去有光輝。吏人郊外迎飛蓋，父老溪邊指繡衣。到日嶺梅含細蕊，昔時鄉樹長新圍。世間得意多遺舊，誰肯柴荆數款扉。

林大年殿直金輪院讀書有寄

仕到監州興漸多，人生四十未蹉跎。自嫌朱紱生門調，直要青雲取世科。新喜屬名傳日下，暫題試筆寄巖阿。山翁只作書生看，不識前呼導玉珂。

依韻和吳七丈咏雪二首

平明無數六花飄，氣象崔嵬變一朝。落勢孤城圍不盡，寒威窮巷著偏饒。臨衣未拂還成舞，近燭纔看早覺消。最稱少陵吟鶴髮，更逢太白跨鯨腰。

江邊玉樹渾無地，世上銀河自有橋。宿凍即交山口路，冷波應減海門潮。當年右席辭空在，今日扁舟興轉遙。寬揭紅爐溫坐外，人間萬事任寥寥。

園竹爲大雪所折

露葉煙梢拂草亭，雪中顛倒翠虬形。且留完處裁吹律，莫聽旁人議殺青。卻恐看來愁野客，若爲扶起屬園丁。寂寥數畝清風地，宿酒從今不易醒。

韓故司徒侍中贈尚書令韓魏公三首

建儲嘉祐發先機，蓋世功名古亦稀。一冠駕行丹地立，兩扶嘉德九天飛。隱藩汲黯時云臥，去國周公遂不歸。星坼中台幾訃入，君王淚濕輟朝衣。

平生忠節見臨危，四紀三朝報主知。伊尹告歸曾未果，子房強臥竟難支。廟庭首配嚴親饗，幽箔新排送葬儀。澤在生民功社稷，堯文更揭墓前碑。

西北油幢疊錦戎，六年幕府從公游。談兵玉帳知何在，宴客金鑲定已空。麟閣英姿隨爽氣，鳳池陳迹想清風。白頭無路酬恩地，一寄哀情薤挽中。

馬公節輓辭

慘淡南宮鐵羽翰，空歸座席甫能安。魂收長夜棺尋閉，淚灑殘春袖未乾。君下第還家世人今轉薄儒冠，土中猶動難平恨。月照孤墳挂影丹。

王廣淵郎中輓詩

王廣淵郎中輓詩

暮歸紫陌向鳴珂。夜哭遽遙接浩歌。暮歸高歌漸老爲郎遽瀟蕭平生從仕亦蹉跎笙沈韻盡空乘鶴。看
絕山陰欲換鵝。日暮九原車馬散。悲風更向白楊多。

祠部集卷十一

五言排律詩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露二十韻

瑤林紛有麝。玉海浩無津。蓋地都藏險。漫天不露垠。片輕消鑿落。光冷奪純鈞。賀甯庭前客。懷杯瓊上民。清輝交夜月。妙曲次陽春。苑苑誰傳簡。蠶崖自比銀。香沈宵燕麝。烟煖畫炊薪。履沒平三徑。窗明斷一塵。乘時飛更急。帶晚賞逾珍。酒合斟瓊液。巾宜頂白綸。分形雖各值。酒濁要皆均。涉野今豐魏。飄蓬昔瑞秦。禽疑越質雉。獸訝晉祥麟。巧判枯株木。偏宜勁節筠。寒林圖似展。粉筆堵初勻。嘗愛深園吏。寓言姑射神。如公詩具美。揣物意尤新。久作依劉客。難追防戴人。幕中廣絕唱。席右婉嘉賓。不獨調元手。風驅敵孟醇。

詰朝雨寒密雪灘下輒成一篇呈諸匠者幸賜光

飄酒初驚曉，霏微或舞簫。勢應緣雨作，威未抵霜嚴。水面瓊銷液，山頭玉露尖。偏能仁富室，只解虐窮閭。樵凍肩增豎，漁寒手懶撈。助清歸賦筆，送冷入歌簾。退縮悲蜚兔，埋藏惜老蟠。旋醺凝酒薄，密擁喜爐添。尙婉伴連璫，纔宜比散鹽。飛輕憂絮妒，落早欠梅兼。真宰恩先漏，豐年兆迹占。絳加侍臣被，彤下懷君軫。預促翠萌達，前驚百病潛。尤勝窮臘降，多後世情嫌。

某近辱諸公光和前篇鄙思未已復自次元韻奉呈



飄落先明牖。無多未厭簷。得時雖較淺。著物始知嚴。報歲三登速。栽花六出尖。賀祥開萬物。却竊喜千閭。腹殷禽剛啄。盤僵蟹怕筍。地成銀色界。門畫水晶簾。燕席凝歪蟻。齊韓冰硯蟬。天形四垂接。曙色十分添。海訝龍飛沫。盤疑虎列鹽。陰鶯驚臘早。氣象假風兼。嚼爽腸忘渴。吟寒口懶占。學輕頻辨袖。禦冷盛張幃。謝媛資佳咏。袁生苦密潛。自緣人意別。一愛一憎嫌。

長安二月二十二日雪十韻

曉白乾坤靜。寒清氣候侵。蛩滋堆曉疾。花沒聚枝深。活潑中春尾。昭蘇庶覺心。函關雙粉蝶。繡嶺一瑤林。鶴冷驚幽夢。鶯愁聞好音。拂衣輕點綴。落酒旋浮沉。門擁藏高臥。牕明照獨吟。飄時穿箔鏤。積處直樓陰。南客增蕭索。東風助浸淫。年來交態淺。乘興欲誰尋。

送朱元弼主簿登第後還鄉

簿領非吾事。儒林物議間。絳經汴宮水。校籍道家山。職業纔相稱。塵勞豈素嫻。官期慵屈指。親側且承顏。楚岸維齋舫。揚州入故關。時人榮畫錦。洗眼看南還。

送度支劉郎中被旨赴闕

赴辟函關道。來時犯雪泥。今乘匹馬過。早見曉鶯啼。曉關兼程到。丹墀數日躋。一言知國器。三接是雲梯。小醜翻然順。靈誅自此稽。和戎須上策。議要合征西。

次韻郡僚櫻桃之什

人說櫻桃美。難知味特殊。願勻圓更好。色麗賞還須。樹樹紅攢夏。年年價滿都。畏風應早摘。宜日稱晨敷。血滴春顰淚。胎含火齊珠。透肌勝琥珀。爽口劇醍醐。怒目睛全赤。敷唇點誤粗。愛簪宜翠籠。登進合銀盂。秀實期先薦。流鶯莫漫圖。園林千百品。甘處後塵無。

彭九廷評改承衛尉首垂臨訪未遑馳賀輒成鄙句少伸情謝

三年廷尉評。別寺忽除丞。步武通閭近。生涯薄俸增。翰林終必復。雅道已難能。不預聞新命。那期念舊朋。馬鞍煩遠御。爵刺改前稱。禮曠徒慚汗。情高倍服膺。彈冠開慰喜。簪袂羨軒騰。馳賀冰泥滑。賓階愧後登。

送評事十九叔入秦

送評事十九叔入秦

白露沾蘭草。王孫轉憶歸。蔡州新戰罷。郢路去人稀。謁帝不辭遠。懷親空有違。孤舟看落葉。平楚逐斜陽。北闕見端冕。南臺當繡衣。惟余播遷客。只伴鷓鴣飛。

依韻答公節

依韻答公管
長髯踏昏鼓。詩卷置予懷。屢讀銷蘭炬。幽眠廢竹齋。雷陳切契密。李杜槐名僧。子美有李杜齊名語明月驚雙目。清風暢百骸。舊遊今歷紀。新句老逾佳。筆力支傾嶽。詞源溟倒淮。覓官猶博奕。賤賦甚優俳。夫子心雖壯。羣兒日更排。謗議從爾類。事業屬吾儕。他日材須用。平時照莫埋。相期空有道。欲薦反無階。足跌那傷驥。角爭堪誼螭。醉鄉迭得喪。兄之醉平日醉鄉俗調外淫哇。縱酒時遺糞。逢人或懶鞋。閒乘太湖棹。靜繫洞庭涯。梅雨關新霽。江天飲宿霏。苦吟邀郢客。妙唱聽吳娃。願我千憂集。陪兄一笑乖。此行情分厚。枉道願言諧。

策馬關城遠，深愁日墜崖。

北京判府司徒侍中生日三十四韻

仁祖龍飛榜，宗工鳳舉春。爭先欣得倚，直上欲驚人。終賈年方妙，柯羅學已醇。紆朱光半刺，垂白慰偏親。器業期廊廟，聲名壓搢紳。試言俄有旨，落筆不無神。儒館羣邦彥，王畿位幕賓。諫垣尋振翼，法座屢棲麟。雨露專恩報，雷霆肯避嗔。上心瞻侍從，大手屬絲綸。使蜀星文動，回梁帝眷新。點光初負漢，儒將續臨秦。就統與師律，出捐受命身。苦甘齊士卒，寤寐息風塵。未幾登培塿，猶稽秉宰鈞。旋更諸鎮帥，連牧數州民。文武才俱屈，安榮策未伸。總戎辭晉野，移疾守漳濱。符契真千載，謀謨復四鄰。鴻禧纔首述，英袞遂同寅。扶日升黃道，朝天冠紫宸。功高嫌赫赫，跡退喜恂恂。分陝勞斯旦，還鄉滯買臣。良籌深制勝，苗格偶增旬。西顧憂全釋，東歸戀繼陳。俞音來答詔，喜氣送回輪。故國分銅虎，離都改玉麟。誰知圖任舊，祇見寵章頻。茅社重留地，桑弧載誕辰。喬嶷秋降甫，寶歷歲名申。馬錫天開駿，衣班內帛珍。康強鍾衛武，爵祿茂平津。長與三台應，兼之五福臻。神明知必相，壽合等靈椿。

臨之江樓小飲，辱詩懷寄，謹答來貺，因以奉招。

遙知相憶處，相憶對秋江。涉有波濤闊，飛無羽翼雙。端居君故里，薄宦我他鄉。交臂經時失，憂心曷日降。此稀人迹到，惟聽足音聲。願命朋遊駕，來吟吏隱窗。樽談須脫屣，劇飲定空缸。論契何如重，千鈞不可扛。

文相生辰祝壽

登數歲良月，應鍾飛律灰。當年疑間氣，此際毓元台。出契千齡運，居爲百辟魁。智多全德水，位峻冠朝槐。經世雄門盛，熙邦鉅業開。實商名掩傳，平蔡略輕裴。肅物嚴秋去，充閭慶旦來。最難與善頌，蒙顧實微才。圭衮榮長享，松筠歲不摧。相隨常煥爛，巖石鎮崔嵬。適限麻官局，無緣薦壽盃。膺天五福外，更願事康哉。

次韻元恕苦寒之什

繁雲凝不散，朔吹動無涯。林秃霜摧葉，河膠凍裂沙。饑禽啄石髮，墮風隨箭牙。應有四方客，倍懷千里家。老松堅自若，病竹折相叉。喜擁重衾暖，愁聞絕塞笳。謀溫藉孤旅，辟冷泥榴花。豈待窮冬雪，方爲氣象誇。

次韻梅守著作喜守倅冬杪新雪春初獲應之什

郡境時雖泰，江鄉臘已深。羣情憂晚意，喜天悅夙心。鳳駕幾分禱，春空候變陰。銀成佛氏界，瓊掩帝家休。始向風前舞，還逢水面沈。乾坤方一色，埃滓莫相侵。薄長晨光鏤，清宜夜魄臨。微鹽矜巧喻，授簡喜知音。月窟埋仙兔，霜毛碎獵禽。驗深兒植杖，聽落女停針。扁戶人安臥，乘舟客訪尋。長鋪吳地練，競貢禹邦琳。潤未沾農畝，威先到旅裘。馬蹄行見跡，鶴髮此羞簪。愛潔備施帶，思烹預滌鬚。難收供碎璧，漫想辟寒金。飛瀑傾台嶺，驚濤過越潯。兆年能作瑞，澤物豈無心。氣象符神設，陰陽順斗斟。護梅偏拂拂，欺柳故森森。機竭迷如失，漁獲重不禁。積遲唯清壑，白早是高岑。爐飲聊堪禦，樓觀恐不任。當令平坎凸，免使有崎嶇。第止塵心渴，誰開凍口吟。梅州才素逸，藻思衆嘗欽。高唱俄雄發，終篇絕麗淫。更兼和宰載，并好爽煩襟。鵬和仍鴻筆，珍鼎勝楚琛。正聲都欲寫，抽曲入瑤琴。

某介直寡合，爲邑無狀，而杜兄一見過愛，作詩稱許，謹依來韻奉答。平生懷古哲，所趣背時人。誠死不巧宦，力行惟庇民。風波方滿眼，霄漢欲謀身。山水得一縣，松筠爲四鄰。分安離騷怨，幾少海鷗馴。道義聞君久，襟懷賴我淳。查騎何太速，傾蓋似非新。交向篇章定，情緣里閭親。胸中都絕介，席上競誇珍。他日擅長策，相攜獻紫宸。

送京西運使周度支

公持使臺柄，行矣過鄉關。自昔捐軀處，于今擁節還。素推仁義本，將底賦輸閑。惠足濟民富，威先變吏頑。高談能佐治，大筆出誅姦。所冀具純德，未嘗柔正顏。最爲時論重，自結主知難。忠節久方見，詔旨行復頒。匪朝登相閣，均福授人寰。列郡方馳譽，征驛已莫攀。風霜十月始，饒鼓一川閒。驟奪孤生庇，瞻言感涕潸。

郊外感事

田原土盡闢，禾黍積如麟。聖主弗橫賦，農民猶苦貧。未遊滋不業，積弊久相因。富室豪奪利，里胥蠶食人。爲生常汲汲，乃粒罕陳陳。況在水旱際，更遭科斂頻。其將委溝壑，何以給昏晨。去弊興務本，無非縣令親。

上知府張少卿

邦君今刺史，光祿古名卿。況是三台後，仍兼二事榮。才猷希世出，議論一時傾。文綬長千丈，詩鋒銳正兵。量形濟海狹，氣與素秋橫。官路銷鋒銳，公心越冕輕。金華推美郡，銅虎愜專城。半歲開尊府，休風變細屯。棠陰空舊詔，桑野勒春耕。每布昭條暇，閒攜賓從行。江山尋勝地，筇鼓擁遊旌。好景傳前絕，新編席次成。

雙溪茲壯觀，八咏昔虛聲。治狀稱尤異，宸衷眷直清。勢應非久次，代豈俟終更。卓馬朝將近，元龜德素明。豐功增閱閱，舊物取鈞衡。屬吏誰堪卸，孤蹤此最平。下科踰十稔，薄況甚諸生。尚壯羞乾沒，雖貽願使令。斯辰如負節，吾道定蒙亨。輒引鹽車吮，聊逢伯樂鳴。

謝知府少卿

某爲邑歲餘，材術短疏，知府少卿特形清舉，事出望外，謹成五言十二韻詩一章，上謝萬一。賤僚尸屬邑，踰歲事雄藩。自視無尤異，何陪冀薦論。公爲千騎長，官復九卿尊。升黜懸諸手，榮枯繫片言。機收一介拔，俾出大賢門。銳意推臣穀，刻章飛帝關。先容掄散水，後澤浹孤根。立發韓公餞，坐生鄒谷暄。泥塗漸霄漢，瓦礫變璣璫。倍喜非初望，難酬是厚恩。敢忘知己賜，況有寸心存。稍謝陪墀阻，形留惹欲奔。

上知府少卿

近代東南守，何人與古同。唯公臨婺女，變俗似文翁。流化陶編戶，延儒萃泮宮。棲巖農畝溢，鞠草訟圖空。風月歌詩健，江山氣象雄。雙溪今改觀，八詠昔非工。文酒高懷外，園林勝賞中。妙年登白首，素節有清風。嘉會千齡合，皇天五福融。晚躋卿位棘，行覲帝宸楓。卓馬趨嚴詔，元龜簡上聰。謀猷一朝啓，利澤萬區通。蒸邑誰無狀，孤生性最蒙。簡書循吏檢，牒訴盡愚衷。銳意鋤姦蠹，推心活困窮。不能防衆口，止解潔微躬。方託雲垂蔭，俄觀歲改筭。氣寒期念黍，聲在或知桐。昔值民留寇，始聞書薦雄。生成軍賤跡，今日願因公。

上運使工部

自襄幕下清吟消日月，樽前壯略起風雲。尋常富貴兵民策，尺寸差銘將吏勳。頃歲金門同獻賦，公案實平時玉帳習論文。早傳尺素頻來覲，真待飛鴻晚過汾。誰問何官一書記，十年關制自當分。事見杜

送知府余少卿

朝野清風五十年，更留政績與民傳。全家只飲東陽水，自古無如太守賢。手把耕犁農業勸，足投庠校士風遷。勇容惠愛終三載，倍使羸癯懸二天。來暮井闔存昔齒，去思亭觀有新篇。傾城幼艾方遮道，盡日旌麾不得前。塵土想趨層閣下，夢魂猶憶兩溪邊。吾君正欲登耆哲，未放收身到地仙。

送記注楊學士被詔赴闕

學士聲光壓並遊，詞源浩蕩漫瀾邱。九重紫殿三題就，萬里青雲數刻收。天子臨軒名第二，春官奏卷等俱優。翰林試筆尋揮寫，冊府編文條校管。京邑紛華非所好，鄉邦優息得其求。始看別酒傾同舍，早聽臨臨載南州。嚴詔飛來批鳳尾，近班歸去立螭頭。一年父老漫留寇，四世公台將至彪。即日金鑾開步武，往時駟馬減風流。蹉跎舊籍隨行色，漸老從軍祇自羞。

孫曼叔待制安撫至陝西先以詩寄

不同四客老商山，朝出東宮暮近班。麟鳳只自藏餘孽，身猶侍從先康濟。心與生靈共歎艱，郡國上聞趣雨澤。朝廷四顧動天顏，凌虛禁闥遠登降。觸熱輶車事往還，赤地相銀千里外。清風一洒百城間，誰知奉使今持節。比見從戎昨過關，漫學彈冠貢公喜。鬚毛蕭颯欲投閒。

送張如璧

柏城親見五雲飛，歸奏嚴宸侍玉墀。重得三長專筆削，新遷八座總綱維。却緣關輔初通屬，便向齊壇去把麾。暫使文星歷東井，方資遠略控西陲。乖崖今覺談諧險，清獻但容龜鶴隨。李丞相以尚書請歸正故休不繼求巫峽，風高送帆席錦江。春動旌旗臨川路，應添刀夢宜室行。聞盛德詩，看取錄車即西去。嚴廊正欲聚臯臯。

依韻和志國首夏霖雨之作

平溪雨漲欲過人，垢土浮泥苦寄身。但得靈風如舜世，未應大水似堯民。涸魚弄沫知生樂，林鳥啼鳴與死濱。急浪橫流成浩蕩，陰雲狂飈轉紛紜。盃觴自好消長日，草樹猶疑泣晚春。杖策北園尋傲吏，葛衣飄洒任吾真。

送運使李工部自陝西移益都十韻

近取河漕議出師，公才正合濟今時。朝廷好問平戎策，郡縣無勞設險辭。蕭相飽糧看仰給，馬卿建節忽西之。未容歲暮關中奏，即聽風聲劍外馳。雖欲飛行瞻片江，花廳發到官枝。桑麻蔽野居民富，錦繡連臺雅俗熙。萬井謳歌饒樂事，百城財賦省文移。就使使都離云速，入用王朝問未遲。綠簪貴名由衆論，青雲舊物是台司。東歸馬首須迎賀，爲感新來國士知。

韓魏公生日三首

致身時位俱云得，同體君臣繫所遺。仁廟自從延輔弼，聖孫相繼委鈞陶。早辭十載調元鼎，尚擁頻年出帥旄。白首未嘗安富貴，丹心愈更事勤勞。曾無半語誇功大，猶有流言忌德高。皎皎忠誠通日月，悠悠陰計息波濤。由來正直陰須相，此去勳名勢轉牢。伊昔初秋降申甫，於今外牧滯蕭曹。恩頒天廐雙龍賜，及家庭一鳳毛。再拜奉觴何所祝，願公三熟見蟠桃。

新秋再宿微涼兆，間氣生才歷世稀。綠髮文章驚紫殿，青雲事業照黃扉。力陳社稷安危計，首幹乾坤造化機。一相鴻圖三聖倚，兩扶龍德九天飛。勳名屈指階中階，少富貴抽身北道歸。翁子鄉邦纔得請，鄧王臺觀已增輝。擁旄欲去親民政，仗鉞俄來統將威。信令指揮千帳帖，仁恩涵養百城肥。西方幾月留旌節，南面終朝待衮衣。入幕最容孤跡早，捧觴尤抱寸心微。初逢誕日稱公壽，長願台星輔帝輝。考近汾陽功更似，德華衛武道猶非。洪鍾物品常無滯，龜館羣英永有依。拜賜章寶車服盛，元城傳詔到庭闈。

玉勒雙牽名騶馬，錦章輕疊瑞麒麟。三朝丞相迎恩賜，萬歲君王寵誕辰。將命綵衣宜漢禮，拜嘉香案竊堯仁。太平致去今無迹，造化神來昔自神。社稷一言嘗定策，色辭九鼎但垂紳。乾坤不負謀謨力，日月難磨富貴身。封國連紆六金印，鄉邦阻駕兩朱輪。行追前訓遺英爽，再領羣生入大鈞。聊借壽椿傾北海，久叨寶館祝平津。却應從此天文裏，遂指台星作老人。

王尚書生辰

肅時霜氣凝良月，近晦星精降慶閭。弱冠文章驚殿籞，青春富貴絕朝裾。安危倚注心逾壯，中外翺翔髮未疎。禁職榮兼三學士，選朝尊冠六尚書。別都宮闕留魚鉞，全魏關河八竿旗。輔相合逢先帝久，君王今用舊臣初。日邊紫詔來朝暮，天下蒼生待慘舒。身與太平功業老，康強衛武百年餘。

兩浙轉運使呂少卿輓辭

卿月無光沒使星，屬封淚涕逐霜零。敝綢舊服從身殮，素節清風到目冥。澄汰濁流師孟博，誅求橫賦罪延齡。應埃尚父當年玉，寂寞章賢奕世經。千里九秋傷旅櫓，一門三相起家庭。誰提大筆書功行，爲激貪夫作美銘。

祠部集卷十二

五言絕句詩

暮春伯憲留飲席上走筆戲成二首

春從花際來，卻向天邊去。鶯蝶空徘徊，尋春不知處。

春去無多日，勸來把酒卮。殘花聊點綴，猶勝對空枝。

次韻和純甫遊寶掌遇雨

穴泉

遊騎來逢雨，事全是折磨。純甫有句山神應洗路，恐惹俗塵多。

龜峯

冷冷西穴間，終日滴甘乳。道旁渴者多，切莫飲豺虎。

有待

一峯如龜嶺，得自禪翁說。衆山遙避來，宛然此前列。

來時塵掩鼻，坐久竹移陰。有待無消息，南窗睡興深。

一六七

祠部集 卷十二

七言絕句詩

立春二首

待得春來解病顏，東風猶細北風頑。未金青帝行新令，臘去元須浹日間。

楊公濟以詩索粉紙依韻和答

春雲落紙不歸天，就把霜刀翦四邊。欲送草堂還縮手，少陵惜見浣花船。

二月二十六日偶書

舊年把酒對花期，酒氣花香日傍人。今歲酒疎花未見，惟將感淚濕青春。

三月十日作

一病十日不出門，坐銷芳意疎清樽。今朝騎馬探花去，枝上十空無一存。

暮春晦日

綠陰輕處記春蹤，芳草雖殘飲興濃。明日清和天更好，不須愁聽曉樓鐘。

觀林失詩編信筆

唐子能詩世一家，不矜纖巧剪天葩。直闢六義追風雅，世上騷人漫草麻。

寄香山寺壁

精靈孤絕亂雲間，雲外疑無路可還。願我塵喧非白鶴，緣何今日到香山。

張升甫惠新筍走筆代簡謝之

粉籩迎霜嫩更勻，中廚未有許嘗新。明朝便好供佳客，只恨杯羹欠紫莢。升甫嘗

升甫旋和答復走筆酬之

嫩籩斑斑飛點勻，圓膚細細玉條新。渭川美實容先食，卻向秋風懷憶專。

公度惠花走筆戲謝

二月都城未見花，不知春色落誰家。滿盤折惠情何重，略嗅生香思已嘉。

送王善言供奉

飛花幾點送春餘，執手春風意慘如。一見相歡露肝膽，莫因別後卻情疎。

送石師正

馬路南出都門路，行客少年春色暮。花片空隨別處飛，柳條難繫征鞍住。

禽風二絕

擊搏微禽拙自防，網羅須觸是尋常。不知利觜鷹揚處，卻漫喧嘩怨鳳凰。

鳳凰只是瑞時鳴，邂逅千年或一聲。不比喧嘩爭巧舌，微禽何苦蓄疑情。

次韻酬禮之見贈

祠部集 卷十二

一六九

一六八

爲吏淮壖歲欲周。不如當日傲公侯。今君亦欲折腰去。遇好雪山且勝遊。
次韻遊山雨中

飛飛烟雨惱春遊。幾許餘花水上流。獨有佳人折殘艸。歸來滿插鳳釵頭。
寄縣學方晦之

素志青雲已帖然。風霜苦處涉層巖。不如未第方夫子。獨抱遺經議聖賢。
戲書保安院壁

僧言此寺從唐建。冠蓋無人一到來。還似長官居僻邑。不逢使者枉行臺。
辛卯七夕悼往

憶共佳人曝繡衣。餘香如昨舊歡非。鶴橋離別年年在。猶勝嬌魂去不歸。
聞馬公節表光世別頭入試偶成

憶昔丁年力戰文。旁吞強敵若無人。鄉書果在諸生上。二子今誰臨後塵。
偶書淨信院壁

繫舟曾訪遠公廬。游屐重來一紀餘。惟有湖山如往日。懶將前事問禽魚。
松江別吳伯強

底處與君長笑歌。夜舟醉漾松江波。君帆今夕不我住。其奈一江風月何。
盧申之以惠山泉二斗爲贈因憶南仲周友二首

舊年拂石坐松陰。會與周郎共訪尋。淪落人間少知味。一逢瓶榼便傷心。
文園病渴酒難澆。望見南泉意已消。買得茶來無餽我。只將清冷送箴瓢。
奉和堯夫

困窮終不悔沈淪。滿腹深藏上古珍。手寫新詩成幾卷。亦教餘事照千春。
過伯樂廟

廟下孤墳舊是非。壞簷仄柱若憑依。門前過馬空瞻首。那得當年一顧歸。
開元寺仁王院見叢竹偶書

一別琅玕數畝陰。七年飛夢繞家林。北僧好事猶能種。偶向塵埃洒寸心。
太陽嶺

高侵寥廓勢盤紆。倦足登時每一吁。方寸人心猶有險。况教廣地盡平塗。
苦旱二首

壘上瘞人臥稿苗。頻年郡國訴諸朝。雨師不爲蒼生起。只縱晴虹作旱妖。
赤地關中帶楚州。渴涸涸涸總如溝。野農不省天時晚。猶聽閒神望有秋。
承乏幕府晨出馬上戲書

五載青衫走兩都。始知開元封豕。北門官緒更區區。馬鞍出帶殘更夢。卻是雙飛郵縣飛。
朱郎中以梅花衣香分惠諸君皆有詩謝依韻和之

百和殷勤出省郎。清真似有雪中香。風流不在金爐煖。自轉餘薰到錦囊。
望思臺

一朝木偶發深宮。父子恩慝暗暖中。不見漢園埋恨處。至今草木有悲風。
溫泉

壯觀悲涼舊迹存。蓮花泉暖至今溫。行人莫罪無情水。一笑華清是禍源。
依韻和溫泉

上公分陝半年餘。驢馬東還不待驅。肯獨深身湯室裏。行推潤澤決民膚。
寇參軍九日惠詩以左海翊趙監所遺玉液一壺并詩答之

久傍嚴公趙玉帳。近蒙賀監解金龜。一壺分助登高飲。客官長安共此時。
九月十日龍興寺飲錢參軍赴梁門酒半題名南軒因偶書屋壁

昨日曾來把酒卮。隔宵已過菊花期。回頭一笑成陳迹。不獨秋香有盛衰。
又自和二首

萬事人間若漏卮。喜情常滿固難期。卻將昨日樽前菊。零落金罍已覺衰。
好把悲歡付一卮。明朝北客有行期。勸君莫聽驢駒曲。只恐催人兩鬢衰。
寇參軍以孤鴈一絕見貽因酬之

紫塞來時偶失羣。孤飛已隔萬重雲。人情所喜惟朋附。耳聽孤鳴似不聞。
依韻和栽花二首

前後殷勤運衆芳。名園移植總成行。要須花笑春風裏。次第迎公入醉鄉。
移花新了詔書來。似負迎春著意栽。桃李我公天下滿。不須偏待此中開。
宋周士以新薑爲惠并示佳句依韻和答

食葷由來勝茹芝。十年此味望晴霓。雕盤細簇春雲朵。惠我殷勤助殺雞。
醉中劉道叔尹嗣復李子先垂和予乙巳歲開元寺仁王院詠竹二十八字。復依元韻。走筆答之。

喜弄吟毫倚翠陰。也應新筍更成林。感君瀟灑廣詩句。不負凌虛一寸心。
韓及甫惠陳梨走筆書句謝之

霜後瓊漿味轉饒。關山封寄路迢迢。分甘珍重知君意。應爲相如正病消。
李景初許借剪綵花數軸一觀累日不至戲成二絕督之

壹蜂蛺蝶日徘徊。只欠生香去復來。應是春風隨玉指。剪刀行處一花開。
剪綵茸茸細逼真。秋風堂上數枝春。爲儻造化防天覺。却擬深藏不借人。

病中雪夜聞韓六秘校會諸君二首

玉色乾坤無一痕，暮寒慘慘入千門。自憐司馬方消渴，不得携詞醉兔園。別都觀閣玉欄干，尤稱寒簾把酒看。唯有三冬多病客，擁衾時聽葉聲乾。

庚戌仲春十二夜同無愧飲林夫西窗有感

憶聽西窗一曲歌，金杯未盡轉橫波。酒徒依舊歌聲斷，今夜西窗奈我何。

走筆依韻和酬王彥霖四首

幾度春風信陸沈，會題醉筆寫花陰。詩情不復隨風亂，今日花前對展禽。感舊情懷日日深，三春能幾半晴陰。醉題難盡當時意，啼徹春風羨暮禽。夫子人間第一流，清言暫隔已離愁。今朝偶負尋春約，詩思勾牽未肯休。不住年光衰矣流，鶯花漸老使人愁。鶯猶可聽花猶在，再卜他時一醉休。

和司徒侍中同賞梨花

曉花急把玉交杯，風掃殘香已幾堆。酷愛豈唯公假借，慣曾御苑見花來。

聞無愧夜會二三君子戲呈二十八字

燭邊醉臉凝融酥，盡畔歌喉欲貫珠。應念東家多病叟，靜披寬褐擁紅爐。

坐客宋周士忽垂光而復用元韻答之三首

魏豪營妓勝添酥，一笑堪酬百琲珠。只恐更深雲雨散，明朝共是守寒爐。風流雙腕轉凝酥，舞徹伊州汗有珠。探手始知簾外冷，照堂默炭焙閑爐。誰云燕趙敵瓊酥，何似君家一綠珠。酒罷獨歸香閣睡，也應蘭麝早添爐。

謝和詩

窗外家僮遽疾呼，開門滿幅把明珠。驚回一覺無聊夢，猶有寒燈守藥爐。

上詩惠酒有謝

登高無具結懷愁，狂寫愁吟叩主翁。邊荷兵廚均美饌，卻將醅酌謝西風。

暮角

畫角悵悵清且哀，古今曉色此中催。可堪絕塞風霜苦，還傍將軍玉帳來。

和司徒侍中舟中再賦一絕

燕子迎船帖岸飛，波光流色日輝輝。都人倍戀行春樂，只恐恩容畫錦歸。

河亭戲題

黃沙衰潦激洪流，白舫人羣雜馬牛。卻憶春風湖上月，畫船載酒鑑中遊。

馬上見庭竹

玉圓碧瘦與誰期，只待丹山採鳳飢。生傍短牆真失所，可憐直節衆人竄。

席上戲成

玉溪一別十年餘，北館銅章西辟書。寄語湖山好相待，蒼顏歸日較禽魚。

勾院偶書

一坐閒窗百慮清，門前寵利自營營。官書既少人喧息，唯有嚴風罵竹聲。

謝元功惠茶

長卿病肺渴欲死，宰予疑與晝復濃。綠雲杯面呷未盡，已覺清液生心胸。謹和答惠茶之什

綠雲浮面味同長，每飲疑兼盛德香。不獨獨煩優下吏，更容歸遺細君嘗。

九日有感二首

每歲登高盡醉歸，未曾輕負菊花期。今年枕上酬佳節，感淚雙痕落似絲。時久病

憶昨方陪上相筵，召書忽到菊杯前。主人舉酒勸令飲，一醉秋風恰二年。壬子歲否相登高繼上余被堂

甲寅立春夜雪

迎得新年送臘回，一朝生意動寒灰。玉塵後夜籠金闕，元是春風帶雪來。

謝春緒

曉策羸驢趁謝恩，君王昨夜賜春旂。塗金剪綵雖云異，競戴還同拜禁門。

張文通以詩覓小桃走筆依韻和答

名園聞說洛陽春，金谷前無石季倫。第一牡丹應慣見，憐君翻作覓花人。

文通復用舊韻相示仍走筆和之

花前直判醉酬春，飲量漸非劉伯倫。折去也應顏色在，不知誰是戴花人。

牧養監閱馬

骨瘦誰知驥驎名，驚羣平視國夫輕。夷塗好在重驢首，喜見今年春草生。

陳伯成學士垂訪以病中新浴不克見走書二短篇謝之

時情逐勢餌邊魚，貧病由來俗易疎。何事太邱真有道，炎天問病到貧居。

病腐新浴覺神還，散髮支頤一室閒。豈敢不冠延重客，空將臆抱寄慚顏。

別戶部勾院竹

一來省戶兩春暉，今日飄然纔被歸。直節貞心惟我愛，此君相別似依依。

泛湖有作

不比危瀾急瀨船，平湖慢槳恰相便。蓬飄萍泛真吾事，舞袖歌鬟付少年。

贈芝公長老

我愛師開方便門。聞人有疾足先奔。何須端坐禪牀上。始是如來不動尊。

開卿遠然云。別因書二十八言奉送。

禪翁爲我出巖扉。坐席纔溫便拂衣。又道孤雲無定所。如何卻傍舊山歸。

開卿遠然和答復依元韻戲之。

師怨白雲相累久。師有白雲數。巖然便欲攬征衣。其如飛雪能留客。不放禪翁及早歸。師有飛雪句

詩餘

漁家傲

雪月照梅溪畔路。幽姿背立無言語。冷浸瘦枝清淺處。香暗度。粧成處。士橫斜句。潭似玉人常淡佇。菱花相對盈清楚。誰解小園先畫取。天欲曙。恐隨月色雲間去。

荆部集卷十三

荆子

代轉對荆子

伏觀朝堂曉示。近降中書荆子。奉聖旨。臣僚已授差遣。並令依例朝辭。許當日實封轉對文字于閣門投進者。臣身在冗列。特其心思有所補。欲一進狂瞽之說。而厥路無由。今乃承詔。得自獻其愚。茲不可常之遇。然而不以二帝三王之道陳於前。是不以堯舜文武賢君也。臣竊謂致治之本在用人。用而不得其當。如弗用。徒有所累而無益于治也。故其先論用人。且廣容德。遠衆志。宜莫如聽言。聽之不得其審。而是否參用。則累于聽。故其次論察言。夫巧僞與則誠實廢。天下之俗將相率而趨于詐。故其次論所以矯士風之僞。又贊士大夫之節者。在遇之以厚。倘進責其節備。而退待其身薄。則賊恩而無勸。故其次論所以措老臣之宜。今臣之所陳。敢不以堯舜文武之道有裨于陛下。是故竊不自知。輒冒不赦之誅。著篇于左。惟陛下垂聽而擇焉。

論用人

臣伏觀陛下以聰明睿智之德。臨有重器。方銳然垂意于大有爲之際。躬擡萬化。乾剛震烈。以權以斷。凡事有所宜于人者。輒思而夕行之。不持循而固守。雖前世已行之熟。未嘗或憚改。天下嗚呼。鼓舞拭目。

以觀聖人之作。而駁議以待極治之成。謂按資計日。不足延卓異之士。而責非常之效。或左右一言以爲材。或偉辭高論。自合于上意。則超然置之平進之上。而不復限常序。在聖君求才之心爲得矣。奈何未聞有奇功顯業。取稱朝廷。所以寵異。而贊勳衆人之心使之敬羨者。不惟不如是。又人人有不自滿之色。而翻憤其職已。且與勳之道未一得。而奔競之風已四起矣。借如某士以計進。既越千百人而處之金穀要劇之地矣。經費一有不給于內。民力一有屈竭于外。方是時也。宜倚辦斯人。果籌畫有以應猝。而財用由其所自出。雖日遷之職。人不以爲過。其以文學政事進者。類試之若是。惡有不服者歟。今則不然。取其名不實其實。始以此進。而終不以此試。又冒虛名而受實用者。或其中無以異衆人。欲人人自安其分難矣。且不得知于左右。則不能自達于朝廷。計資級累日用。則不能底富貴之遠。以是走公卿之門。惟恐足跡之或後。望廉恥之長而奔競之息。抑難矣。持甚高之論者。未必無甚卑之行。騁喋喋之辯者。未必有華榮之見。言之不可必信也如此。噫。虞舜之智。非不及其臣。又命之以九職者。皆當時功德易見之人。猶吝命曲折。以盡羣臣之可否者。知獨見不足以取人也。矧一言以爲材耶。既奏以言矣。而復試以功者。知徒說未足以明其效也。矧一論之偶合耶。臣愚以爲取人以言。則說辭巧辯者出。以希一時之合。會無益于實也。進人與其失于遠也。寧緩進其才失之緩。其德章而不可掩。終爲國家用。若庸才誤進也。徒激不如已之憤。而于竊無所難。然則若之何其可用。人法虞舜斯可也。

論察言

臣竊以聖人體不降凡庸之上。而聰明隱于虛縻之內。凡天下臣民事物之情。洞然若家至而目見者。由廣間以得之也。問之者廣。則言之來無窮。君子小人有時而難吾聽也。用其言不善。則失之於跬步。況其遠者乎。得失之機。在用君子小人之言耳。惟君子者。其言初若厲己。而終有以利于行。故聽之者難也。不必效于近。或有驗于遠。以爲關于用也。小人則不然。其言逢意而易入。行于遠則泥。措于近或通。以爲切于理也。其有所愛。必有所忌。其有所惡。必有所非。而非未嘗害于愛惡之私者。君子之言也。以愛惡而移是非。其情僞卒莫可見者。小人之言也。於戲問之非難。受言之惟難。受而察之。又其難也。昔虞舜所以獨稱大智而後世弗可及者。由好問而察言也。既好問矣。下情其有不通乎。又察言矣。是非其有不自白乎。故其智塞乎天地之間。而莫與較其大也。恭惟陛下達萬化之變。而不自以爲神。燭百事之隱。而不自以爲聖。舍己稽衆。舉衆舉說。由公卿以及于百執事。莫不人人爭竭其慮。言路開而治道行矣。然而惟諸子與小人。其言關乎得失。方聽納之際。臣願陛下有虞舜之察而辨之。在早使大公至正之論行。而不爲巧辭邪說之所勝。則其爲智愈大矣。

論矯士風之僞

臣伏觀聖王在上。莫不欲明德厚俗。所以教化醇而習俗熾者。由先正天下之風。其風正。則有蹈非其道者乎。臣竊觀急賢願治。未有如今日之切。而作僞成俗。亦未有如近世之盛。方陛下嘉謀咨訪。思得淳實樸茂之士進。以爲風俗之倡。有人焉曰。仕者有某士。處者有某士。其爲人也。性恬而操的行淳而質茂。固

外物無所累其內。公卿以言諸朝。而朝廷用之。不待茲矣。天下之士知上之所取者以是。則有隱為沽激求聞之計。而為靜退不競之行。其心惟恐爵位之不高。而其言惟恐山林之不深。至於矯情飾貌。以諱衆動俗。及名成而計得矣。而意有所未滿。且懷進之不加速也。則又有新聞顯退之請。以進乎上。其請數者。其寵益固小。則小得志。大詐。則大得志。後來者務勝于前人。愈假不可及之言。以濟其詐。朝幸進而事失其所守。浸淫醴醴。天下日入于偽而不知止。此風遂肆。欲效俗化之厚。其可得耶。噫。巧言令色。不容于堯之朝。今士偽其行。豈聖世之所宜有。夫欲矯之使正。豈曰無術。且衆人曰。某賢矣。其行淳又不苟乎。進必考其實。果非矯妄以疑世。又有可進之勢而不進。是真賢者也。然後進之。又其退也。聽其所自退。則真退者出。而士之言行。進退皆誠。天下之俗。其有不歸于正乎。

論惜老臣之宜

臣伏聞惟聖王能養臣下之節。其進而使之也。既以禮。及其退也。又示之以不忍輕去之心。然後人知自重。而不失去就之正。惟其去就之不失。所以廉恥與風節完矣。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是老者必自告於其君也。若不得謝。則必賜之以几杖。是臣雖告老。而君或不聽其去也。老而必以告者。知耄將及矣。即有萬鍾之享。不可得而戀。以安吾義也。告之而不聽其去者。彼誠老矣。而力若可勉。猶當強而祿之。以終吾仁也。近世俗薄。廉恥不行于衣冠之間。或視然忘其齒髮之衰。筋骸之懈。貪進而不知止。至有其身嘗用于國家矣。一日老與疾相會。怙怙然求灌漑局。以不得請為憂者。有自蔽其狀。告上以不疾。至放之田里。猶憊憊然有乞食不欲去之色者。噫。仕而至老且疾。可去矣。然猶不去。以自辱。彼固不足惜也。但少盡其力而老。無以容其身。其在仁政。抑恐有所累爾。今夫四海之廣。百官之富。若此等輩。豈不容有耶。故疾則賜之告。以冀其萬一之安。老則置之散。以養其不復久之歲月。免斥歸之名。則疾者無所愧。獲易得之祿。則老者無所憾。然後全進退之體。以示夫不可輕之去就。顧老而疾者。既愛之若是。則少者勉力而無卸于後矣。風節其有不完者哉。昔在三代之治。惟周家所以號忠厚者。獨此養老之為備。成周之養老。果復行于今日。臣不勝大願。

代唐公乞錄用魏鄭公裔孫劄子

臣讀唐史。見魏元成之輔太宗。能盡忠切諫。卒致貞觀之治。所以後代欲治之主。知納諫為先。是其功不止一時。而實及百世。此其裔孫。乃夷民伍。又本家見執前來。州縣判憑。得免差役。今乃一刺義勇。一充衙前。真可憫悼。欲乞朝廷。特與家長道。嚴一官。仍免本戶差役。庶使為臣者。聞異代忠賢之後。猶蒙獎錄。則今日能忠于朝廷者。誠有所勸也。兼臣據魏道嚴實到遠祖處。曾治。官告二道。處曾。乃元成之孫。治。乃重孫。今道嚴等鄉里在臣管下。既再有敘陳。合具敷奏。取進止。

代孫待制乞郡劄子

臣學術淺陋。始備東宮官屬。陛下容德自廣。無有所補。泊六飛在御。首蒙拔擢。置之近侍。恩榮兼極。獨母老懷。鄉日夜思去。臣方受命西陲。不敢即以私計妨公事。今已事歸闕。是敢輒干宸聽。臣欲乞某處一郡。遼老母恩鄉之心。又得以二千石之祿。侍奉甘旨。乾坤恩施。莫此為大。臣非不知荷陛下生成之德。有逾父母。遠關庭咫尺之地。則懸清光。蓋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親之日短。伏願陛下。憫為鳥區區之情。特賜俞允。

代乞徐州劄子

臣近三上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遣使降詔。不允所乞。豈惟恩禮之重。懼弗克稱。伏讀容訓。尤增悸慄。始者地震北道。民流去四方。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全屬臣。臣于此時。勢有可辭。而不以為辭。今災復既息。流徙既復。民和歲穰。幾至無事。而又去三路之煩。而就一道之簡。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外。而觀臣。則有若所為倒錯。而圖安已甚。在臣自省。則以為前日之不辭者。力猶可勉。今日之必辭者。疲不任劇。若猶處此。則上不能動宜。陛下利澤。下不能深究兵民疾苦。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重易臣一州。而俾臣負三不能之患。恐非所以厚仁恩念舊物之本意也。臣謹具材術無足過人。如天性所得之多。私心自信之篤者。惟至誠忠爾。今臣以樸愚之誠。叩陛下。倘陛下垂聽而哀憐之。使養疾僻州。避遠要劇。物性得所。自然安和。天地之恩。有如今日之再造。犬馬之力。敢忘異時之少施。然臣尚有餘懇。謹附陳其口。奏云。

代乞邢相劄子

臣近以連年被疾。三會奉乞就移邢相一郡。今月二十二日。某官到教。告各一道。伏蒙聖慈加恩。再任者復司筭。仍換節旄。恩與願違。敢畢愚懇。伏念臣久勞多病。日瘳一日。而猶遲回強勉。不敢去。甫及二歲。然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北顧之託。冀償其日月之久。而筋力不支。有可去之理。今乃蒙改恩遣使。再委重寄。丁事賜諭。不許辭免。上心圖舊。雖至優篤。在臣愚分。義實難處。且前臣之所以辭。是力不勝劇也。若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邀而貪得也。名為辭劇。而實任在邀得。此非事君之道也。陛下即哀臣既憊。不忍遽廢。猶當置之閒郡。俾資醫藥。心休體佚。自有生意。犬馬未斃。尚効餘力。矧北門衝會。非養病之地。倘再勞歲月。或殘軀不能保。是寵之適足以害之也。恐非所以愛老臣之意。伏望陛下。特回鑒照。曲全衰朽。就移邢相一郡。使便調養。形骸雖茶。苟完復之有時。溝塗未填。免哀憐之已晚。輟輸血懇。決俟矜從。

代謝宣賜劄子

顯飭使指。肅將恩賚。臨然拜跪。感懼交集。伏以仁廟在位四十二載。神功聖烈。貫徹天地。善美衆鉅。莫可勝紀。此書之成。雖曰浩博。若論次本末。則官吏協慮。照定是否。則仰憑睿鑒。臣於其間。夫復何力。而中金上幣。文翰良駟。謂酬薄效。殆虛寵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休鴻業。推廣孝治。維時文祖。垂光典冊。終篇奏御。親紆省覽。凡一時乘筆與夫典領之臣。匪類增秩。以至降詔褒諭。莫不務極優渥。以稱聖孫。所以奉揚祖德之意。罔功。被獎以榮。為愧。乾坤恩施。何以論報。

人君之官格諸天地吏民同聽執不威悅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政化常欲盡利不用之地而下民多辟自抵邦法雖深居遠遊而猶軫萬方有憂繫之幽每歲歲暑降詔矜恤堯仁禹泣何以尙之臣職在長民不能諱陛下欽恤之意俟丁事而後知則臣之過宜無以宥謹當奉行德音夙夜自勉庶幾無留弊吏無滯罰以副聖君慎刑之心此臣區區之願也

祠部集卷十四

表

賀乾元節表

伏以維夏肇和厥月幾望祈是殷旦實生聖人躬率土以瞻禮比南山而稱壽恭惟皇帝陛下神靈天縱文思日精福民仁壽之中登治唐虞之表重熙復旦載誕膺辰九五君臨肇洪基于不拔億萬天算綿景祚于無垠臣無任瞻天樂聖登臨歡呼之至

賀壽聖節表

伏以陽春之首四時既備書王之始月魄之成三日幸臨誕聖之期壽海寓以騰歡擬國陵而薦壽恭惟皇帝陛下心游道秘躬履乾綱晏然享函夏之歸坐以須大昕之旦雷靈號令常必信于四方天地生成會慶遠于一物時極治與古同符會慶篇之更端紀電極之啓瑞大開路寢昔見羣臣萬笏稱觴前祝無疆之算八音奏雅間歌既醉之篇嘉勳明綏事光甲觀臣比司留鑰久去從聯未望清光敢嘆周南之滯阻陪登禮第動高標之呼

賀同天節表

伏以日御盈旬風靈報夏萬厚協贊聖神誕生慶節誕臨懷璧四起伏惟皇帝陛下續烈淳嘏宅心太清

落堯思之欽明繼禹躬之勳位清和昔月震夙丁時六五帝以御國傳祖宗相授之業億萬年而華祚對大地無疆之休臣適守宮符阻陪廷著鎮靜國陵之祝一均海寓之情

又

粵若昔夏肇維決句是生聖人克承天命傳祖宗相授之業六五帝以御國傳祖宗相授之業億萬年而華祚對大地無疆之休臣適守宮符阻陪廷著鎮靜國陵之祝一均海寓之情

又

伏以火德兆時協輿景炎之運虹光薦瑞誕生睿哲之姿慶節誕臨懷璧四起伏惟皇帝陛下續烈淳嘏宅心太清

賀明堂大禮表

精鑒告成湛恩隨布庶邦開慶億口騰歡願以合宮之祠歷代不講肇自有唐之際迄于我宋之初議有欲興廢而非暇遂就暨典舉在熙辰恭惟皇帝陛下紹三聖之休御九廟之廣洪造天胃盛似日躋行教化之所未行紹禮樂之所未紹舉典咸秩治業畢舉謂夫布王政者在明堂爰祈曠制示民孝者由宗祀乃奉嚴禋遠平訖大禮于總章坐中天之曉闕追尋教于往古許自新于吾民靈心願歆並取多福渙渥汪濊一清賡率人神共和遐邇均幸臣跡廩守土竊遙侍祠第聽德音之宣阻觀帝慶之盛

代魏公賀明堂大禮表

伏以聖人爲能于慶帝並備五精之神嚴父莫大于配天象風德姓之孝合宮已事罄宇蒙休伏惟皇帝陛下紹淳嘏之烈光享重熙之盛福九穀登富二儀降康益獲靈心之承勿專聖德之有遠沿報本之故事參講思文之靈既歆殊庭載假清廟愛及宗祀維時總章百靈居歆六樂備奏通薦之夕昭格神光之靈登幣之時致敬天表之應思共善祉隨宜清恩協氣交流一均南雨之施懷心各得並決人祇之和臣等適門休戚倍深竊作方祗留務與典款于周南莫克駿奔第馳誠于魏北臣某無任慶幸并蹈屏營之至

代沂國公主賀表

伏以聖人爲能于慶帝並備五精之神嚴父莫大于配天象風德姓之孝合宮已事罄宇蒙休伏惟皇帝陛下紹淳嘏之烈光享重熙之盛福九穀登富二儀降康益獲靈心之承勿專聖德之有遠沿報本之故事參講思文之靈既歆殊庭載假清廟愛及宗祀維時總章百靈居歆六樂備奏通薦之夕昭格神光之靈登幣之時致敬天表之應思共善祉隨宜清恩協氣交流一均南雨之施懷心各得並決人祇之和臣等適門休戚倍深竊作方祗留務與典款于周南莫克駿奔第馳誠于魏北臣某無任慶幸并蹈屏營之至

代魏公賀明堂大禮表

伏以聖人爲能于慶帝並備五精之神嚴父莫大于配天象風德姓之孝合宮已事罄宇蒙休伏惟皇帝陛下紹淳嘏之烈光享重熙之盛福九穀登富二儀降康益獲靈心之承勿專聖德之有遠沿報本之故事參講思文之靈既歆殊庭載假清廟愛及宗祀維時總章百靈居歆六樂備奏通薦之夕昭格神光之靈登幣之時致敬天表之應思共善祉隨宜清恩協氣交流一均南雨之施懷心各得並決人祇之和臣等適門休戚倍深竊作方祗留務與典款于周南莫克駿奔第馳誠于魏北臣某無任慶幸并蹈屏營之至

伏惟皇帝陛下，鑒配天之偉績，乘順帝之清衷，乘涼露之威懷，備晏穹而謁款，玉帛薦深，泰盛報豐，靈心顯啟，協氣充塞，受陶生盛世，玷號後宮，竊觀熙事之成，同慶洪私之布。

賀南郊表

聖人能贊則陽位以齊明，上帝居歆，擁神休而平佑，照臨所暨，鼓舞維均，恭惟皇帝陛下，紹淳耀之烈光，享重熙之盛福，謂俗康物阜，茲二氣所以降休，德大報微，惟一純可以將慤，乃乘長日之至，通奉圓丘之禮，四海之助各來，九州之力畢獻，高禋上達，昭暢靈心之承，協氣旁流，並緣精意之感，祖考參侑，人神普和，臣等願相侍祠，阻觀大報之盛節，歡呼開禮，第誦思文之義篇。

又

圓丘肇祀，率土均休，熙事遠成，湛恩隨備，竊原經禮之載，莫重神明之交，三年親祠，盛王所以報本，列聖參侑，孝子所以奉先，於皇我朝，尤稱往典，恭惟皇帝陛下，取騁維日，德肖于天，有懷前人，初見上帝，卜南里之長暑，離中虛之一心，既款殊庭，載假清廟，遂登蒼璧之幣，祇冀紫輅之降，百靈居歆，六樂備奏，乃薦粢之夕，神光陸離，升于陽霄，寓渚廓，天旋法駕，星拱端闕，鼓舞兆民，普均雷雨之施，壽康丕后，並浹人祇之歡，臣適聽休成，倍深竊忭，忝司留館，異與歡于周南，阻從屬車，第馳誠于魏北。

代元厚之給事賀南郊表

躬行聖訓，觀熙事之成，嘉其神休，隨肆落恩之霽，羣生鼓舞，諸福紛綸，洪惟盛朝，參用往典，報德產之本，所以三年一郊，盡孝心之恩，所以四聖同侑，恭惟皇帝陛下，紹烈精之淳耀，承累洽之休期，事懷前人，初見上帝，卜日南之長暑，祠地上之圓丘，百靈居歆，六樂備奏，乃薦粢之夕，昭格神光之臨，升禮于陽，敬樂天表之應，旋鳴清蹕，還御端闕，協氣交流，普均雷雨之施，懷心各得，並浹人祇之和，臣久去從聯，比處使指，阻瞻雍而，阻視第，第以馳誠。

代沈兵部賀南郊表

竭精意于圓丘，熙成祀事，決歡心于率土，霽發德音，凡在周行，維均鼓舞，國家順稽古道，參用禮經，以天地大神，有廣生之惠，則宗故事存，並侑之文，樂三年之親祠，追四聖之嚴配，恭惟皇帝陛下，濟躬乾健，至德雖明，自臨皇路之尊，肇奉紫輅之變，謁泰壇而徧乎道祖，假清廟以極乎孝思，力舉獻于九州，助各來于四海，陶匏有踐，幣玉普登，神明和交，禮樂並作，高禋上達，通於靈心，協氣旁流，格於紛綸之瑞，應於昭景，既以右不圖，乃御端闕之崇，遙乎渙號，嘉與馨宇之內，共沐肅休，臣跡繫朔陲，心馳魏闕，陪祠莫及，拜慶徒深。

賀正表

伏以東國著經，護春秋之五始，西京講物，覽圖籍于三朝，於皇盛時，尤重令節，恭惟皇帝陛下，欽脩人紀，茂寅天心，七政之齊，璿璣四氣之和，玉燭方對，時而育物，屬歲歲之發春，星拱臣鄰，稱慶歲元之會，日章聖德，同符歷紀之新，臣適守別都，正逢丹朶，阻預壽杯之獻，不勝觀闕之情。

賀冬表

伏以聖物望書，因豫知于祥禴，天陽來復，方漸發于肇萌，恭惟皇帝陛下，提斗披先，對時凝命，適臨慶序，翕受鴻禧，鳴玉游廷，儀亞三朝之盛，訓丰親日，景同萬壽之長，臣適領守符，方遙陞城，阻預捧觴之列，第虔拱極之誠。

賀皇帝登位表

伏以虞邁末命，光紹丕基，天地同符，人祇共悅，臣聞重華之協于帝，所以陟元后之尊，下武之繼于文，所以昭先人之業，恭惟皇帝陛下，聖蹟維日，德肖乎天，性于欽文，躬有歷數，四方所照，適仰燭于離明，萬國以寧，遠獨觀于乾造，荷五聖之謨，烈烈三靈之眷懷，臣早預禁聯，久遠朝寧，恭惟龍飛之會，阻陪盤抃之行。

又

大明相繼，景命維新，凡在懷生，孰不稱慶，臣聞帝出于震，品物所以咸熙，龍飛在天，聖人所以有作，恭惟皇帝陛下，至仁仁稟，盛德日躋，孝悌溫恭，發于主器之際，聰明睿哲，廣自承祚之初，人祇宗社永賴，雲行雨施，矧霽霽于德，首乾端坤倪，率薰蒸于喜氣，臣適提外計，久去邇聯，第深欣戴之誠，阻怡懽呼之列。

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載章尊名，益光令典，欽開大慶，胥悅華情，恭惟太皇太后殿下，至德靜專，柔儀閑淑，尊續仁廟，以位中宮，訖無私謁之心，陰有相成之道，全節鉅美，揆前世之徽音，順子慈孫，續兩朝之孝養，惟是神功之超卓，難哉顯冊之形容，臣適聽禮成，不知手抃，方居留于北道，阻馳慶于明廷。

賀皇帝為太皇太后受冊表

輔臣虔使，奉寶刻于二宮，聖主尊親，廣孝心于四海，恭惟皇帝陛下，寶有重器，勤懷永圖，妙斷日新，睿能天縱，維神幾聖，烈蓋自得于生知，而子道孫謀，乃一歸于慈訓，愛舉極尊之號，以酬莫大之恩，臣適守宮符，遠聞國慶，阻就歡呼之列，第深鼓舞之情。

又

恩齊太任，方受尊名之禮，稽古帝舜，益光絕德之風，凡在照臨，率均鼓舞，恭惟皇帝陛下，聖蹟維日，德肖于天，念撫綏于清躬，荷愛慈于文母，極九州之味，以爲養，未充孝心上壽之年，壽以爲歡，自篤恩性，遣輔臣而申飭，奉顯冊以上聞，寶刻燦然，光有司之備物，宸衷若若，答莫厚之深仁，臣久去近班，側聞盛典，阻歡呼于嵩極，猶繫滯于周南。

又

上崇名于長樂，仰慰慈顏，舉盛典于熙朝，益光孝治，照臨所及，懽躍其均，恭惟皇帝陛下，獨運乾綱，若稽古道，自臨正宇之凝命，克護內朝之間安，荷文母之仁深，撫清躬而愛篤，鳳厚恩性，比同政幾，復辟隆年。

遂高使而退處有司擇日奉顯册以上聞臣久去從聯方格司于留館阻隔慶列第延候于明廷

又

尊名恭上慈長樂之慈而盛禮敷聞廣中宸之孝治照臨所及鼓舞維均恭惟皇帝陛下駿命紹休清其車神繼聖人之至德仰事內朝大文母之徽音寅加顯册勸輔臣而虔使奉寶字以尊親能報厚恩豈止三牲之養哉光大號可形四海之風臣適處外臺正逢丹旆激憤誠而尤劇就慶列以無從

賀皇太后受册表

寶文溫厚奉國典之休稱聖孝尊親極母儀之大率通光盛禮增扶周行恭惟皇太后殿下夙慈柔儀懿教陰教今坤元之德久內助于先皇育天下之君旋尊居于長樂比厥政教之勳屢形慈訓之勤復辟隆年尙淹于顯册有司擇日爰上于顯名臣適領清符欽聞國慶阻就歡呼之列第深鼓舞之情

又

恩篤內朝禮崇顯册四海臣妾一醉歡呼恭惟皇太后殿下坤德靜柔母儀光大進賢以輔先帝有內助之勤斷愛以戒後君無外施之失勸懷明訓顯德普含飴弄孫早優游於長樂臨軒遣使方享受于顯名臣比領左符側聞慶典因從慶列第激憤誠

又

寶字溫將新輔臣則慶使職名恭上極聖帝之尊親慶淡天區事光坤極恭惟皇太后殿下慈靜專之懿德推涵育之慈懷順承上天輔佐先帝有相成之道無私謁之心遠聖嗣之繼臨預政幾之同聽大公天下未嘗恩澤于外家密賜宸衷多用祖宗之故事旋還明辟益廣徽音長樂優游自享九州之養內朝定省乃惟四海之君欲報厚恩遙崇顯册嚴母儀之大率盡臣愚以均備臣久去陸康比司宮館側聞盛典竊忝愚襟

又

欽率內朝上進稱尊之號惟呼壽字下均欲報之心恭惟皇太后殿下坤德靜專母儀光大進賢以輔先帝有內助之勤斷愛以勸嗣君無外施之失自體還于明辟益增廣于徽音含飴弄孫遂優游于長樂臨軒遣使旋享受于顯名臣適領清符方逢延著美陪慶列第激憤誠

賀皇帝爲中宮受册表

琉璃殿昔通恭行于盛典宮闈動色益增輝于徽名凡在有生維均大慶恭惟皇帝陛下寶有重器勳懷永圖踐宸極以稱尊重坤儀之作配念邦家之所御先在儀刑對日月之相須始令臨照緊進賢而輔佐廣稽古之聰明以正位于長秋末廣顯册因照成于大禮愛舉上儀臣職繁期隆身逢丹旆徒仰母臨之慶莫從奮扑之聯

又

有司備物謹擇日以還儀乃聖臨軒重復天之作配文敷琉璃喜動宮闈恭惟皇帝陛下稽古稱尊接辰

誕命不有至明之極亦資內助之賢厚德承乾貴天王之同體長秋正位慈太妃之徽音爰加册禮之崇以稱坤儀之大輔臣將命持使節以奉行李士傾心仰母臨而備作臣任廣朝野跡遠明廷就慶列以無階馳懇衷而第切

又

備宸極之尊嚴展周華歲廣寶文之溫厚增耀長秋凡在懷生率同大慶臣聞闕禮所以基王化坤順所以承乾元岐陽之宜白男貽進賢之效鴻內之續二女輔稽古之明以迄盛朝亦資內助恭惟皇帝陛下清衷昭曠至治登闕大耳地以稱尊重倪天之作配以禮衣之奉宗廟親獻時勳而赤綬之正宮闈柔恭日茂尙淹盛典未稱徽名申飭柄臣肅將册禮臨軒以遣使節示極褒崇率士之仰母臨維均扶蹈臣比司宮館阻侍殿輔第激憤誠莫從慶列

又

體行吉日册備長秋喜動六宮慶均萬寓恭惟皇帝陛下紹休五帝齊德二儀不有至明亦資內助乃眷中國之重尙稽顯册之加爰命弼臣肅將盛典維邦家之所御先在儀刑對日月之相須始令臨照臣比司宮館正演朝慶莫從奮扑之聯徒仰母臨之慶

代韓魏公賀淮陽郡王進封親王表

伏觀邸報皇子淮陽郡王進封親王者其封易地微册告庭通增王爵之光敷發宸闈之慶萬神登聽壽宇均備恭惟皇帝陛下德澤廣被萬幾獨運性堯仁而睦族躬禹度以儉家乃齊天支曰吾國典以主器真符乎長子而擇日以命夫有司寵錫傳藩進新親孝恭天至克謹問安之朝文敏日瞻願煩在傳之日側聞盛禮大愜事情臣跡限居留心馳慶列無任瞻天樂聖登躍惟呼之至

賀額王納妃表

宜家淑德作配元良極典册之盛儀誠邦家之大慶臣聞人倫茲始嘉禮所以重乎婚宗事其承親迎所以闡于誠恭惟皇帝陛下建大清之極治紹淳耀之烈光舉張朝經受及家事乃眷天支之愛矧居王爵之尊孝友生知溫文日就雖曰少成之善當資內助之賢歷選華門進嬪朱邸適得公台之後備稽國史之聞禮法自備言容兼慈長子主器既度越于時儀遣使臨軒亦寵優于嘉綱將傳萬世之嗣茂對三星之期動喜氣于深宮沸歡聲于壽宇臣適同留館阻預朝慶鳳飛遙聽于吉占驚扑第馳于愚悃

大典告成，實虞漏略，細書垂論，猥被褒嘉，伏讀載周，統榮失措，恭以仁宗皇帝，稽古文思，憲天聰明，高拱博臨，享國既久，至仁廣澤，入人者深，威惠之漸外區，命令之平華聽，忠實者輔之參用，堅固者備之並脩，可著無窮，悉歸所載，編研之手，固曰難才，典領之司，尤非易處，而臣叨榮有日，遠事當時，久居機政之間，親奉德音之數，雖見聞之靡惑，終才識之非長，妄冀諸儲，獲成信史，比庶聖覽方悌，愚衷伏遇皇帝陛下，祇服孫謀，通追祖烈，以天地之德難紀，敷其撫實之非工，以歲月之積頗多，因以念勞而加獎，欽承寵賜，惟謹榮藏。

代韓魏公北京謝上表

獨當一道，尚容惕息，于微才，兼撫連城，實恐難勝于重任，雖班寬詔，深愧厚恩，伏念臣風力不強，器能實庸，致身奚識于枉道，接物惟存于至誠，朝廷非繁于重輕，將相輒更于出入，且所臨皆劇，精神已耗于當年，而其得過多，疾病遂成于今日，方賤倦飛之翼，少安舊集之林，甫爾涉春，遽然易地，大稱全魏之部，北控幽燕之疆，比雖水旱之稍平，茲尚民流之未復，冀蘇疲俗，爰屬老臣，願無惠術以安人，慮乏威聲之服遠，始懇辭而弗獲，訖冒號以爲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在闡新，任先求舊，特自清衷之所簡，不惟細力之弗堪，敢不寬陳武經，導宜利澤，殘軀勉，倘偶立于事功，容旨丁其，庶弗孤于器使。

代韓魏公謝賜詔允相州表

引疾拜章，不覺懇言之累，發賜書遣使，忽蒙聖諭之矜從，恩重何勝，感深以泣，伏念臣久處大任，一信孤忠，報稱未究于薄能，臥聞旋鑾于宿客，徒然自勉，曾未有瘳，勢不遑安，顧總帥非養病之地，情無可隱，上心推從欲之私，果軫淵衷，特頒溫詔，備貽禮遇之非薄，更教赤愚之可誅，俾息殘軀許還舊守，書奏而臨淵每懼恩命而弗獲，自康豈曰衰罷，可當眷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如天旨，德與日躋，順懷最後四隣，愛不移于內外，拂性恐傷一物，念愈篤于始終，容解劇煩，庶期完復，優游此日，倘存犬馬之餘生，匪勉異時，答乾坤之大施。

代韓魏公謝遣使齎詔撫問及授大名府判兼河北安撫使表

使指親臨，詔音開諭，清漳病骨，蒙曲軫于餘生，全魏高牙，俾勉從于重任，威命周知于難免，私心間有于未安，伏念臣幸適逢時，才非經世，早以功名而自許，不知量力而後行，晚雖衰茶之相乘，未即乞身于勇退，巧故鄉而優息，冀滿歲以優游，曾期野之游，動上方之北顧，乃分綏御之柄，以屬短疎之材，而又丁軍以進，卹民之旨，周旋以盡，使臣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寬仁兼愛，終始誤知，因付畀于劇權，首簡圖于舊物，倘止以別都而假守，猶堪策于疲羸，如蒙數路之提封，實恐坐成于瘵，曠所有，敏河北安撫使，臣已別具劄子論奏，謹率表稱謝以聞。

代韓魏公謝再任表

個愾羣陳，從欲許還于新節，衰疲自力，竭能勉撫于舊封，委寄遠陳，頗濟是懼，伏念臣本緣一介之曲學，歷被三朝之誤知，自解宰鈞，繼紆守紱，早年過事風霜，不計于殘軀，晚歲纏痾藥餌，乃同于常勝，比引摺

詞部集卷十五

表

代韓魏公謝歷日表

清臺密緯，綠檢細書，既叨拜服之榮，又被勸民之訓，竊以布治正月，雖萬俗之具觀，願期諸侯，欲四方之皆曉，恭惟皇帝陛下，乾綱總攬，王事通新，戶牖精精，自坐知于天道，機衡則象復敬授于人時，臣適忝居留，預聞辰告，仰虞于昭憲，使畢懋于歲功。

又

西京講術，奉圖籍于三朝，東國尊王，書春秋之五始，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天門，盛德日躋，晏然享函夏之歸，坐以須大明之旦，羣民觀象，會歲歷之更端，上帝降康，宜春祺之備合，臣懷車北道，方諸懷息之求，藉壽南山，阻傾歡呼之列。

又

日月所躋，天地之紀，會成密課，例被臨班，恭惟皇帝陛下，握斗宅尊，撫辰凝命，靈水乾緯，首飭人時，黽坐儲精，長茂在躬之敬，清臺考法，順稽合體之元，臣適守留符，預觀明訓，豈敢失墜，惟謹率行。

代韓魏公謝進仁宗實錄賜詔獎諭表

躬之分。數載辭劇之章。力丐閒州。少安病質。而恩生額外。事與願違。俄更西雍之帥。旋仍赴北門之留。所以極陳去就。仰清聰明。幸寵利非事君之宜。必冀親加恩之命。策疲驚老。臣可強敢不拜再任之休。訖奉命。兩請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育。盛德海涵。器使庶工。愛備荷物。雖使臣。並試有爲之時。而庭庠之餘。情投無用之地。敢不勤宜條教。兼指兵民。倘溝壑之未填。尚乾坤之可報。

代韓魏公謝加功臣食邑封表

三年親郊。日慶。乃眷近司之舊。通加美號之榮。賦登于愛田。權實深于維谷。懸辭弗獲。慮受爲斷。伏念臣力學不強。賦能俱短。二府迭居于一紀。三朝奚補于萬分。要路妨賢。故鄉乞守。自季秋之去國。僅三月之無。值朝家若考。前經。隆禮上帝。九州舉獻其力。四海各勸其來。而臣適領左符。第開盛禮。固不能。聽車之雷。動。屬從諸。觀吉士之天。肅雍在位。遠成熙事。首沐恩。併推異數之優。增負同功之愧。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祇節聖。永承天心。雖於。已形容于美。而克自抑。弗專事于善。均。外。敢不勤宜條教。兼指兵民。倘溝壑之未填。尚乾坤之可報。

又

照事。通成。恩隨布。載加。兼行。封。賦仍進于愛田。權實深于維谷。伏念臣素。自信孤忠。朝廷非。將相。更于出入。平生許國。竭忠。而不無。運。撫民。治功。而何有。伏值事朝。展。歸。幸。四海各來。莫克。陪。于夙夜。九州舉獻。尙安助。于。推神。之。均。首及。宰司之。善。然。此。功。勳。而。賜。遺。族。孫。而。將。命。禮。常。短。恩。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重。承。天。機。風。示。民。孝。雖。名。弗。受。自。存。聖。德。之。全。而。不。祖。所。與。臣。之。共。敢。不。勤。宜。容。勸。勉。壯。猷。庶。遂。空。食。之。羞。兼。假。名。之。議。

代韓魏公謝中使肅詔令赴闕朝見表

故鄉得。合從。道之行。溫。詔。垂。音。特。許。明。庭。之。觀。仍。飭。王。人。而。將。命。慈。知。君。父。之。隆。恩。俯。伏。拜。嘉。兢。榮。草。威。伏。念。臣。自。明。愚。分。獨。恃。主。知。懷。章。本。望。于。息。肩。改。師。弗。容。于。量。力。私。心。尙。歎。未。追。觀。成。卒。之。旋。歸。宿。疾。嬰。安。敢。效。古。人。之。臥。治。雖。獲。鄉。邦。之。願。豈。忘。魏。國。之。恩。召。節。通。臨。禮。數。尤。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不。遺。舊。物。垂。記。孤。臣。親。遣。星。使。傳。天。旨。仰。荷。乾。坤。之。愛。曷。勝。犬。馬。之。情。

代韓魏公謝都知傳宣撫問並賜龍茶表

北門居守。未宜。力之寸。勞。南土貢珍。遠。龍。盤。之上。品。仍。屈。王。人。之。長。親。傳。天。語。之。慈。恩。重。難。勝。感。深。以。惕。伏。念。臣。初。無。遠。業。訖。至。近。司。問。祿。疾。之。乘。方。避。龍。榮。之。極。勉。來。全。魏。且。愛。拊。于。兵。民。幸。還。故。鄉。猶。少。安。于。習。俗。一。切。師。領。履。拜。君。言。存。問。既。勤。匪。獨。尤。渥。矧。聖。非。之。異。產。豈。俗。肺。之。易。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克。念。老。臣。弗。遺。舊。物。垂。寄。音。而。下。及。加。寵。賚。以。俱。舊。載。省。衰。疲。榮。從。報。端。

代韓魏公謝詔書撫問表

念臣衰之多病。適。展。散。炎。煩。主。意。之。推。慈。有。加。特。卹。詔。音。開。諭。使。指。親。臨。伏。念。臣。素。備。近。司。初。無。遠。業。猶

愛將相之過寵。盡出聖神之誤。知忠與生俱。辭。股肱之效。疾。隨。老。至。僅。乎。皮。骨。之。存。得。暑。時。涼。夏。閱。舊。因。曲。彌。于。容。官。俾。自。補。于。殘。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海。涵。至。仁。天。覆。治。恐。傷。于。一。物。欲。盡。安。全。愛。尤。篤。于。四。隣。弗。殊。內。外。特。垂。清。問。爰。及。孤。臣。

代韓魏公謝傳宣撫問表

恭被。德。音。遠。聞。容。訓。以。帥。權。尤。劇。防。閑。俾。慎。于。忽。微。而。聖。慮。過。深。愛。惜。實。同。于。顧。復。伏。念。臣。本。無。遠。業。止。任。孤。忠。相。二。宗。之。日。雖。多。事。陛。下。之。時。猶。淺。第。云。智。力。之。遠。竭。未。有。謀。猷。之。可。嘉。尙。賴。風。雲。協。期。日。月。垂。照。灼。知。體。機。可。備。使。令。斷。自。上。心。付。之。西。路。迄。去。離。于。左。右。蒙。記。憶。于。姓。名。恐。識。不。明。未。朕。之。前。而。事。或。瞻。可。虞。之。際。導。至。言。之。委。曲。中。使。以。丁。寧。難。勝。之。思。有。如。九。鼎。之。重。欲。報。之。命。不。啻。一。毛。之。輕。昔。告。齊。宣。嘗。聞。孟。子。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今。陛。下。念。區。區。之。蹤。其。撫。存。既。若。此。之。厚。在。臣。某。荷。魏。魏。之。德。其。愛。戴。宜。如。何。之。深。習。委。微。躬。仰。酬。洪。造。

代韓魏公謝傳宣撫問并賜湯藥表

星。制。將。命。忽。傳。金。玉。之。音。天。旨。均。慈。仍。拜。刀。圭。之。賜。榮。維。谷。荷。戴。如。山。伏。念。臣。久。玷。冢。司。備。蒙。容。獎。知。懷。忠。之。可。使。付。寵。寄。而。不。疑。一。遠。威。節。再。經。旬。使。悉。心。圖。報。弗。知。道。路。之。勤。回。首。瞻。恩。惟。有。關。廷。之。戀。方。休。徒。御。初。見。吏。民。還。被。流。言。兼。班。珍。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有。軫。深。仁。念。病。質。之。久。衰。冒。時。寒。而。還。適。特。贊。養。荷。之。具。仰。荷。側。隱。之。恩。誓。竭。愚。能。少。酬。聖。眷。

又

講。席。易。地。先。開。論。于。溫。書。念。此。養。痾。復。分。頒。于。靈。藥。禮。誠。出。于。特。異。力。敢。忘。于。自。量。伏。念。臣。幸。遇。遠。辰。才。非。經。世。少。則。被。用。不。謂。精。神。之。有。耗。老。猶。護。身。至。于。衰。茶。而。後。已。向。往。經。于。疆。場。比。入。親。于。闕。廷。天。光。照。見。于。殘。骸。鄉。曲。許。還。于。素。志。優。游。優。息。纔。安。辭。郡。之。十。旬。委。曲。丁。事。欲。付。明。隆。之。數。路。屬。此。大。寒。之。際。參。其。多。病。之。餘。親。飭。輕。輶。頒。珍。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視。孤。臣。之。厚。無。舊。物。之。遺。拜。嘉。雖。荷。于。深。恩。猶。已。難。勝。于。大。任。臣。已。別。具。劄。子。奏。論。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韓魏公謝詔書賜湯藥撫問表

舊。痾。在。舊。乃。貽。君。父。之。深。憂。溫。詔。丁。寧。更。屬。王。人。之。曲。諭。旨。煩。聖。劑。俾。輔。殘。軀。伏。念。臣。學。昧。聖。賢。名。聲。將。相。祿。既。浮。而。最。滋。福。不。勝。以。災。生。忠。激。一。心。雖。曰。股。肱。之。自。力。疾。攻。四。體。僅。乎。皮。骨。之。獨。存。敢。圖。恩。慈。特。遣。使。指。形。十。行。細。札。之。訓。分。五。色。一。丸。之。輝。豈。云。衰。遲。可。稱。矜。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備。舊。物。義。篤。老。臣。爲。憐。犬。馬。之。勞。不。輕。蟬。蟻。之。至。細。始。終。乃。眷。遠。近。弗。移。倘。積。疹。有。瘳。喜。敢。言。于。勿。藥。願。大。恩。欲。報。命。何。啻。于。如。毛。

又

詔。旨。趣。行。方。就。所。封。之。國。聖。心。垂。軫。俯。憐。多。病。之。軀。愛。飭。貴。璫。特。頒。珍。劑。俾。受。惟。知。于。恩。重。報。償。逾。覺。于。命。輕。伏。念。臣。自。效。孤。忠。累。更。大。任。俱。殫。智。力。勇。爲。不。復。于。常。年。兼。拊。兵。民。劇。用。約。費。于。今。日。靡。容。辭。病。豈

敢問安勉去故鄉。亟來會所。卽民寬昭。舉行未及于彌旬。將命轉輶。傳聞已臨于所部。賜細書之溫厚。加璽藥之光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篤老臣。念深舊物。以驅馳之卽令。俾服餌以扶衰。仰蒙慈局勝慰。抱。

代韓魏公謝賜藥物表

老臣告疾累奏于叢封聖主。推仁特頒于藥物。恩隆頃刻。感極情涯。伏念臣幸適逢時。才非經世。背懸辭於家任。旋總制于西師。夙夜忘疲。庶寸勞之報。寒暄乖攝。俄舊疾之嬰身。雖懸惻于上聞。則容慈之垂卹。命使者之駕傳。宜惻隱之言。按神農之經。仍資獨病之品。自慙弱質。有軫清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厚近司。愛備舊物。欲勉驅于衰茶。因曲賜于矜憐。良劑載和。庶仰資于衛養。洪私所被。敢少息于報償。

代韓魏公謝賜生日禮物表

報極終身。感遂親生之日。禮煩多物。恩深君賜之時。伏念臣基緒孤忠。久更大任。效微毫髮之可數。力覺筋骸之已疲。竊愧幼賢。求去位。萬饒空食。進無補于聖明。六齋啓行。出猶叨于將相。北涼厥月。載育初辰。垂記淵衷。猥加異數。衣均內帛。賜出天閑。飾有繡襦。玩象鑲器。遣子舍以將命。耀公庭而拜嘉。生也降神。維翰實甄于山。市乃非藉古。所蒙何似于栢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厚生成。愛伴顧復。俾孤臣之臨日榮。龍錫于時。敢不情勉事功。益循涯分。既謹且乘之戒。仍逃不稱之職。誓誓丹衷。仰酬洪造。

又

親生任且。方追顧復之恩。君賜維時。遽被寵榮之數。拜嘉既渥。求感兼深。伏念臣自任孤忠。遂階顯服。萬歲之享。十年已負。手空餐六印之歸。一道尚尸于重寄。滿臨臨日。垂記淵衷。賜出帝庭。命銜子舍。繼文續器。以光其玩。綉繡良願。以養其安。龍室增輝。應動色維周之翰。固題山甫之生。稽古所蒙。何有栢榮之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胃。大度海涵。會舊物之弗遺。省初辰于載育。通頒多物。併及孤臣。敢不情勉事功。益循涯分。既謹且乘之戒。仍逃不稱之職。庶答洪私。易勝升抱。

又

親生在旦。方萃威于已孤。君賜維時。遽拜嘉而至。寵榮所集。慶厲無從。伏念臣底滯天資。迂疏時用。特緣一介之術。乘游歷三朝之朝。謫謫短才。猶坐簪于宸鉞。徘徊重祿。未歸就于田廬。左第謹于私庭。中昭烈傳于子舍。衣箱內府。馬錫天閑。繡葉有輝。器文加鍊。牛而維翰。實斷山甫之降神。今也所蒙。又異栢榮之稽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深舊物。禮厚近司。德厚生成。愛伴顧復。俾孤臣之臨日榮。龍錫于時。敢不情勉事功。益循涯分。既謹且乘之戒。仍逃不稱之職。庶答洪私。易勝升抱。

又

門孤之志四方。適記親生之始。邦詔之書一札。遽蒙君賜之臨。矧惟被惠之優榮。敢不拜嘉而陳激。伏念臣比應家任。自信樸忠。才近不足以豐遠猷。智小不足以請大體。未竭股肱之效。已曉筋力之疲。姑實感避于寧遠。本觀鄉邦之養。疾易守忽。覺于歸路。復叨訓輔之宜。風西略是。輕寸勞何有。適丁誕日。第謹私

門。敢謂容明。亦煩省錄。飭身技而將命。獲手舞以獻休。良願繡繡。既報天閑之數。繼文續器。復分御府之餘。光牛願。榮勳衆目。考愚衷而自省。知恩紀之由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再度并容。堯仁廣被。乃眷四鄰之舊。不遺千里之遙。愛舉舊章。併推舊錫。孰爲進退。一酬今日之所蒙。必也功名。庶保爾生之無忝。

代韓魏公謝生儀表

抱恨已孤。記親生之有日。載廣既渥。感君賜之維時。拜命云初。銜恩莫罄。需雲龍被。震厲交深。伏念臣風力不強。時才甚陋。萬鍾厚祿。十年已負。于空餐六印重祿。半歲頗慙于假器。身遂戎旂之遠。心存王室之間。厥生之初。在秋云孟。遠荷懷恩之決。仍蒙飲賜之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優渥老臣。始終舊物。記其誕日。嘉乃丁時。均趨榮之精甘。報隆奉之肥旨。既醉既飽。愈防鼎食之浮。有猷有爲。舉舉豐功之立。庶殫塵露。少答雲天。

代韓魏公謝賜生日禮物表

左孤之志四方。日記親生之所始。細書之行一札。時蒙君賜之云臨。期服寵榮。彌深慶疊。伏念臣素無遠業。特持孤忠。資緣誤恩。應玷重任。出入將相。萬鍾久負。于空餐六印重祿。半歲頗慙于假器。身遂戎旂之遠。心存王室之間。厥生之初。在秋云孟。遠荷懷恩之決。仍蒙飲賜之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優渥老臣。始終舊物。記其誕日。嘉乃丁時。均趨榮之精甘。報隆奉之肥旨。既醉既飽。愈防鼎食之浮。有猷有爲。舉舉豐功之立。庶殫塵露。少答雲天。

代韓魏公謝節表

躬荷兵民之重任。既非有疾之能勝。生蒙將相之兼榮。抑豈無功之可據。比應還于印飾。庶僻守于麾符。蓋高未動于物情。宜論還煩于使指。游敷危懼。決俟命。伏念臣四紀逢三。三朝竊寵。良自寡能而厚祿。遂播多病以久衰。一辭東府之鈞衡。再領北門之筭鑰。莫非強勉。以濟劇繁。心雖云勞。力有不逮。以至河漸。漸而失備。民逃常產。而未歸。職由冒居。皆合引去。然猶徘徊歲月。假息朝昏。庶幾小康。朝覺筋骸之漸。若曰微效。訖無毫髮之足。甄于茲不能。可以遂止。尚向資于要地。將不保于餘生。惟有至仁。能全微欲。伏望皇帝陛下。俯憐舊物。特移孤臣。許上戎旂。并收羈縻。小邦簡靜。俾專近于方書。梓質支離。免即填于溝壑。謹願回于天聽。沒身期執于君恩。

第二表

由衷叩露。納節矧緣于疾辭。冀上哀憐。改應兼賜于可報。物情必至。天意亦同。苟避雷霆之誅。恐先溝壑之委。敢彈危懇。決俟命。伏念臣生賦樸忠。早應顯昭。不惟智力之可否。但務私恩之報償。甫及中年。遂罹多病。自叨再任之命。已足久衰之餘。雖復親近。稍書。繕完城府。蓋一日效昔人之必。貴同匪樂。爲且三載。乏往典之。自宜引去。况兵民非臥病而可治。將相豈尸祿而得居。更勉強以資榮。將顯而速禍。弗全殘喘。有累至仁。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任別圖于衆哲。志曲就于匹夫。許上戎旂。免司留鑰。恩別開。俾生意之稍完。沒齒盛朝。庶息慈之可答。

第三表

同功納節以疾請應再審自陳一切未許行恐餘生之不保敢千萬死以有聞伏念臣中實慘然生而難
甚寵榮報勇于遇事而輒為筋力既衰失在知難而未止比救將貽之實疊顧必至之誠厚祿戒貪願
上淮南之施鉞小藩乞守免常河朔之喉嚨尚遲於從尤激危懼蚤殘軀不息斷續瘡痍之為隣空食養
深轉愧涓埃之無補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聽俯徇物宜不遺蟻蟻之微情各任錫鵬之常分有民人足
以為政界支郡足以養病許將相之辭隆絕公朝之假寵既完素守仍息久勞恩施難名報償何有

第四表

病難任劇職合辭降開可不時顛隨無日危迫敢殫于血懇哀憐願軫于皇情伏念臣起自孤生初無遠
業祿常過量寵榮最早于他人福不勝災疾疹遂纏于今日所以懇還將相之印力避兵民之權庶就閒
州少舒瘁質私計已決愚誠不移雖委寄誤深不謂三年之已久而衰疲待報翻嗟一日之為長矧是戎
旂固非虛器無功以領于義未安使老臣兩失于寸心豈人主相優之本意伏願皇帝陛下特回天鑒曲
盡物宜就更應符許上施節驅馳驚足免令濱死以未休偃息殘軀或冀餘生之可保大恩難狀丹抱奚
論

第五表

重負未得日難久而力窮疾呼欲聞天轉高而願緩敢懇于懇迫願畢賜于於從伏念臣自信直誠所
差枉道寵利雖豐而宜取未始輒辭事為至劇而可當會何少避惟是戎旂第一品之要留備守三年之
餘得既過多號亦云久且無功而享厚祿雖貪夫有所不為多病而荷重權在老者尤難自強所以納節
以逃空食之恥乞守以息殘軀之勞凡經危懼之屢陳未施德音之一可荷深備于誠懇是坐待于顛隕
伏望皇帝陛下曲貸餘生憐孤抱知辭隆非出于飾偽念避劇實緣于負荷就改應符并收施鉞親近
醫藥免令溝壑之即填養安形骸悉自乾坤之再造謀心已決得請後休

祠部集卷十六

表

代曾魯公辭加恩奏

合宮已畢辟宇均瞻首卷近司併推善數罔功被獎踴躍懷慙在義未安獲辭乃止伏念臣蚤緣家學繼
竊朝榮策足冗淹致身華貴始校文于書殿尋勸講于經帷進司西掖之言起視北門之章以至攝治大
衆參問萬幾往冠斗宮易坐籌于勝算旋登台路第隨講于成規迄是臨年居然傳位伏遇國家風示民
孝靈承天饒尊推先君昭配上帝并升圭幣之潔益凜廟祔之嚴謹將于宮樂徽乃組熙成禮禮需發德
音慶波人祇龍先承弼既疏美號并衍真封而況克濟上儀實非一力有主計之臣以助乎經費有陪祠
之衆以供乎駸奔禮率按于舊常事動咨于睿訓夫惟彼相于此何功翻兼冒于王明懼弗容于物議尚
繁確讓可引煩言伏望皇帝陛下全度天涵大明日照洞徹衷之必至追成命于已行特懇誤恩俾愚
分

第二表

贊書錫龍錄相祀之微勳讓願啓還具假名之大略願回宸旨促拜恩章雖前蹈于嚴誅雖少移于確
游披危惻悃決俟命音竊以輔相乃表儀之司匪義則勳將安仰慶賞無巨細之異當分則處之弗疑而

捍難者其謂功臣固非虛號進律者抑存王制莫重典封豨有陪原廟之天臨屬車之雷動陟降九筵之次雍容萬玉之先密奉清光縱觀盛禮顧榮盛之豐薦益壯時和者姐豆之前聞頓還舊學茲爲厚幸復敢叨恩矧聖鑒之先期有王言之謨告具咨列辟毋上鴻名而臣地在且瞻誠當一德侍殿前而何力尙爾尸榮思明詔以何顏甚于得青伏望皇帝陛下如天從欲與物終仁念志莫奪者匹夫且實不妄者人主亟追繹寵以勸有功

代曾魯公謝加恩轉官表

官榮不次列讓以啓還宸旨莫回降批章而促拜竊滋極涯分榮命若驚撫躬莫措伏念臣日豪樂齊天與樸忠才不足以濟時諒惟知于許國因緣資序遷歷禁嚴孤立公朝固絕心于朋勢久登宰路常持慮于滿盈建功無應露之微負責有邱山之重適昌期之相繼膺景命以維新需發德音並均澤浸特舉便蕃之數示優獎之司遠進崇階仍躋榮于鳳閣驟加庸品將取刺于鵷梁竊揆恩意知厚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丕冒大度兼容曲眷柄臣務全邦體苟筋骸之可強暫効微勤在肌髓以寧忘仰酬洪造

代曾魯公謝男授龍圖閣直學士表

愚息進秩就加舊閣之從聯老臣退居愈幸私門之榮觀仰承乾造俯劇震驚伏念臣歷事三朝蚤更二府遽至禮經之七十未償恩紀之萬分印綬寵名悉上王朝之久圖寶寶綬誤延子舍之微何意顯勳與蓬顯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海涵博延衆材舉取介善不遺輔國之舊遂及趨庭之私敢不教忠俾盡馳驅之薄效庶其論報弗辜珥纓之微情

代曾魯公謝生日禮物表

門弘設左視生適記于初辰邦詔發中君賜遠頒于多物拜嘉有腆草感無涯伏念臣南服孤生端朝平進偶緣樸學寢滌華塗器不兩周安適方圓之用才無一可矧兼文武之資自擬櫟之冠謀即率庭而亞政未竭股肱之效已驚齒髮之衰更畏人言曷裨王體惟載生之始旦第自謹于私門敢謂容明亦煩省記教身枝而將命俾手舞以敷休鑲器織文殫巧工之精製華韞良嗣分寶技之餘輝榮勳比閭光生豐節仰寵章之特異知恩紀之由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物終仁爲邦隆慶乃眷四鄰之輔謂同一德之親爰舉舊常併推蕃數皇慈湛渥惠罔絕于能名愚抱如丹詎惟知于欲報

代王君貺尙書北京謝上表

環封千里開府萬兵坐制此方據非其地班條云始負愧于中載惟全魏之區選控強敵之境洪河襟帶于其左朔野咽喉之所衝自罷郡以置都常擇人而作屏地望滋重朝會愈艱曾紆兩府之印章方付北門之管綸授之近侍誠曰曲恩伏念臣少也短能初無遠業先朝親試之次榜甫冠首叨于甲科臺省回翔藩維偃息犬馬之年尙壯鷗鴻之序偏揚蒼鬢嚴霜視顏空食鼎領中山之一道兼提支郡之十城尤幸非才適丁無事日常安枕歲事更書未暇天日之清光敢圖省錄又乏涓塵之素效何所甄升就昇別

京弗沿襲制仍加冢宰之秩以示邦人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造曲成乾綱獨運懋法宮之新治念仁廟之舊臣特顯尊章俾尸旬服敢不刻求民瘼蒐講武經謹視河防之虞豫嚴邊鄙之備報償恩施猶知今日之能爲揭立功名豈獨少年之所慕

代王君貺尙書謝傳宣撫問表

貂蟬中使因將命于別京管綸守臣辱記名于丹展俯宜溫諭增感危悚伏念臣僅有薄材實無奇節僕忠自信竊蹈古人之爲孤直難容特膺先帝之遇游揚中外奚補毫分自聖統之紹臨即帥符之遡部靡須受代旋易居留固未能辭屏廣墀一瞻天日之表論思近著少竭涓埃之愚矧全魏之奧區實朔方之會府控制洩鎭綽完河防總一鎗之戎鈴隸萬屯之兵籍前有元台之舊老已建成規上繫真主之睿謨第行寬昭曾微善狀可格淵聰祇自顧循政圖省錄適遭星軺之降遽聞天語之傳出如絲綸仰撫存之其渥煖于布帛愈蒙被以爲榮特越常襲誠知厚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丕冒大度兼容念法從之典藩履更全節乘早華之至部親導玉音下堂拜嘉守土增輝敢不深惟恩假益勵忠勤誓畢微生觀酬洪造

又

使臨所部傳溫語之丁寧跡遠于朝荷清衷之省錄才微自恨恩重難勝伏念臣受性至疏逢時獨早勵孤忠而自進堅一節而靡踰用不棄人曷周臺省之務拙于從政漫歷藩維之行自龍德之天飛即虎符而州守決需滿歲歸覲清光就移全魏之封漸近長安之日神都南望未一拜于帝暉星傳北徂遽再垂于天語噫嘻斯至蒙被爲榮念久冒于華塗復累更于劇鎮第勳夙夜曾乏獻爲止虞物論之非罔仰毫髮敢謂主知之誤曲記姓名每常遺于皇華即道宜于容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度海涵以法從之近聯實先朝之舊物念數經于事任弗忍棄遺思特示于恩勤渚加存撫誓圖薄效仰答洪私

代王尙書謝加食邑實封表

三年親郊適成熙事一日慶澤爰及從臣疏新命于訓辭增舊封之食賦罔功被寵匪報懷慙伏念臣稟性樸忠與世迂闊歷華塗而始備愧薄效之未收一雖鳴玉之朝數換剖符之地宣上方之恩澤亦既累年撫北道之兵民迄茲半稔伏念國家嚴順帝之大率講就陽之肇應四海各勤其來九州畢獻其力而臣適專留鑰之掌絕望屬車之馳奉引諸塗空預甘泉之藉駿奔以職莫陪吉士之祠第率守臣之常坐情方物之貢甫訖聖鑒頻沾容恩既廣爰田復加眞戶容孤臣之竊幸由洪覆之推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靈承天心均施神恩雖清衷實畏自抑于鴻名而慈渥涵濡亦周于外輔敢不勸宣條教益勵忠規免貽素食之羞思稱鴻恩之渥

代王尙書謝添公使錢一千貫文表

公須匱乏輒請益以上聞天旨矜從遽增多而下濟仰蒙曲賜內激危悚維全魏之要都當朔陲之孔道軍校之所儲設使人之所勞迎向除兩府之舊臣有緒緝之隨使苟待四方之過客在禮不致闕供臣比

悉于居留。事類裁于往例。去者大半。不承權輿。捐遺利以相愛。恐傷大體。告常贊之不及。安叩淵衷。伏遇
皇帝陛下。至德包涵。大明臨照。飾廚傳以自喜。知臣不為。損府庫之有餘。如臣所請。乾坤施大。虛露報敬。
敢不益勵。乃心。自矢清冰之節。庶幾勉供厥職。上酬洪覆之仁。

代元給事謝加勳并食邑表

親郊已事。潤澤均休。賜詔十行。轉勳一級。賦益愛田之數。寵深維谷之憂。伏念臣起自諸生。最為孤仕。祇
涖揚于三紀。奚云補于萬分。頃貳大農。旋升近侍。引南州之絳何有治功。龍北道之財復無利術。曾登旦
之展采。率圖丘之發禪。第羨諸侯之駿奔。敢嗟太史之留滯。固不能應屬車之雷動。愿從諸塗。觀吉士之
天臨。肅雍在位。適成熙事。例沐鴻恩。併蒙異數之加。彌積罔功之愧。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移均神貺。祇順
天心。雖於禮稱。已形容于美頌。而克自抑畏。弗享于隆名。尚需洪私。俯延庶尹。敢不益圖忠盡。匪懈
論思。誓畢微生。庶酬上德。

代王禹玉內翰謝兼侍讀學士表

玉署代言之地。老于文學之所。居金華鴻禧之聯。通厥古今而後預。兩邊踐一。已為儒者之極榮。孤宦獲
蒙。茲實聖時之盛遇。而又華韞良願以安其體。美衣博帶。以文其容。難俯偃以循辭。輒乘而拜。取竊以
佩。服與德而相對。始免于讓。車馬聘古之所。豈可誇乎。如臣者。學未到聖賢之奧。處。論或則父師之緒。
餘。蚤緣科選之誤。優。廢。辱。禁。嚴。之首。據。侍。待。告。豐。之。聖。鑒。何。有。駿。奔。之。勤。敷。雷。作。渙。之。王。言。復。無。潤
色之狀。詎意上恩之博。遽加中講之崇。御府頒衣。天閑授駿。申錫副帶。綴之麗。饒金增。藹葉之光。載省無
堪。深虞不稱。洪私甚呢。屈名器之大公。危抱如丹。竭涓塵之少效。

代包孝肅公謝樞密副使表

伏以疏恩至渥。懼大取于時。曉。懼。難。勳。弗。少。移。于。詔。意。勢。不。追。讓。寵。其。可。驚。勉。服。華。章。難。安。悻。魄。伏。念
臣仕以孤進。術無他長。獨信樸忠之可持。不知微幸之為利。蓋際聖世。頃應諫員。遇事輒論。以身當怨。殿
邊隅之巨屏。易暢遠圖。專江游之孤城。訖無善狀。旋膺迅召。假尹中機。近則賴天子之聰明。遠則學古人
之鉤鉅。雖奸豪之稍戢。于暗拙以何功。誤聽朝食。擢持風憲。紀綱之地。未能為國體而一言。金穀之司。猥
以付邦須之大柄。事端畢止。心計茫然。方虞官。俄正使。列。讓。封。而。懸。避。會。未。離。旬。綴。陪。輦。之。後。塵。遽
焉。易。地。在。責。愈。重。授。才。弗。勝。然。有。時。乎。為。貧。尚。且。辭。富。以。前。日。不。受。是。抑。恐。今。非。而。況。主。計。惟。艱。運。籌。不
易。曠。治。亂。方。能。合。四。輔。之。謀。略。具。武。文。始。可。究。五。兵。之。本。自。視。近。器。易。參。繁。機。歷。開。不。可。之。端。庶。幾。已
行之命。愚衷第。天旨。嚴。回。俾。附。樞。璫。之。末。光。許。開。廟。算。之。餘。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如。日。全。度。惟
天。乃。眷。孤。臣。不。遺。遺。物。舍。盈。庭。之。衆。哲。特。取。菲。能。忘。假。器。之。煩。首。專。融。睿。斷。敢。不。夙。夜。重。寄。渴。饑。一。心。切
平。世。防。微。之。圖。冀。聖。鑒。慎。職。之。戒。誓。畢。餘。齒。仰。酬。上。仁。

代泗州盧郎中謝到任表

威休千里。宜求外牧之良。番冒一麾。茲實下臣之愧。授恩至渥。引分何堪。竊念臣學。弗名家。器難適用。尸

榮僅四紀。出守者數邦。驛竭鄙才。訖微善狀。而况澄汴盡郡。臨淮據衝。舟車往來之繁。會無虛日。金穀運
輸之入。率由此途。俗薄奸爭。地卑多盜。雖費守長。猶艱智力之周。若臣愚蒙。曷稱要緊之委。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乾坤其量。何細不包。歲月之勞。雖微亦采。使之治劇。敢不究心。宜布詔條之寬。變移風俗之厚。庶
幾一得。云補萬分。

代泗州盧郎中明堂大禮陳乞次子恩澤表

伏遇國家。昭舊禮之常。修合宮之慶。稽圖之典。事遠復于我朝。疎遠之臣。尋庶需于厥嗣。輒披愚款。仰瀆
聰聞。臣有次男某。生而右文。少知從學。以其本專儒術。未能自致于榮名。欲乞特授文資。所觀不遠于素
願。蒙臣歷任以來。並無私過。伏冀皇帝陛下。廓如天之造。推延世之私。曲軫聖慈。俯從臣請。如是則
人神皆慶。喜曠制之舉行。父子知榮。荷茂恩之均及。

代泗州陳郎中待罪表

臣任叨守土。職在長人。不能宣諭教條。發揚孝治。會無善政。撫其理惟良之稱。是致下民。抵五刑莫大之
憲。竊以古之良守。名布冊書。因昆弟之忿爭。尚閉閣而致咎。而况子之毆母。事越常聞。傷教悖倫。莫茲為
甚。未能投綬引去。以謝匪才。是敢拜章自陳。恭俟黜典。

代待罪表

長人亡狀。致條教之不行。匹婦何知。抵刑科之莫大。臣聞古之刺史。名在冊書。悼昆弟之訟。田謝吏民而
閉閣。樹茲同產。輒爾相殘。有傷孝治之風。其實守臣之罪。左符所繫。未能投綬而遂歸。甲令有文。是敢拜
章而自劾。

代馬察院謝表

昨叨寵數。因攝器能弗稱。徵章乃呈。讓奏靡回。成命。豈敢固辭。勉強拜嘉。兢慙失措。伏以憲府之選。官材
賢艱。論朝廷是非。舉臣寮過失。秩輕責重。受易才難。專一意以謹司。尚虞敗職。假他官而兼授。豈曰慎名。
竊念臣發跡寒鄉。策名昭世。最為平進。絕少他奇。幾縣補官。未施于寸效。庭闈造禍。偶及于終喪。官緒間
關。生意衰落。會曲恩之延被。佐通漕之輸將。而且金穀數。江淮歲歉。僅充舊課。遠錄微勞。弗循官次之
常。俾預臺中之列。布衣率詔。有愧于祖風。亦藉貽。深防于物議。臣所以歷披悃悃。懇避龍光。渙渥不休。
尸榮為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日月照臨。采臣錄兩之勳。欲有功知勸。加臣糾察之目。欲雖遠
竭忠。敢不力樹壯猷。思稱上意。經營大計之暇。圖講當今之宜。國家之事。可謂雖危不避。君父之恩。欲報
之死無他。

代劉希道待制謝上表

獨當一道。兼拊六城。初見吏民。敢言師帥。第奉行夫寬詔。奚取稱于明恩。伏念臣比自孤生。驟叨近侍。准
不由于累日。幸實出于遭時。言責所司。那避貴權之側目。計文云總。粗知功利之究心。僅此再拜。訖無寸
效。會坤維之缺守。荷乾造之曲成。簡自淵衷。界之重寄。食君之祿。義難取于便安。以親為辭。情蓋緣于危

迫露車既上，轉輒弗事，不能叱馭以爲忠。方爾開門而待罪，適逢廣愛，特緩嚴誅，容期野之與區，號常山之劇鎮，弗離舊部，就付要職，待慈母板輿之來。近雖十舍，觀居民雲集之盛，雄視四封，竊龍尤多，戴恩有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度海涵，孝治之行，不欲一夫闕養，容慈所及，尙容千里班條，敢不圖壽政經，刺求民瘼，庶幾涸埃之積，少開覆載之私。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小材而臨大計，不知經畫之所從，薄量以誦厚恩，惟有思勸而可補，竊以今之北道，重曰外臺，邊宿勁兵，境控強敵，歲支洪河之備，而民力幾屈，所以艱于賦輸，地列數鎮之師，而吏員益繁，所以要在精舉，宜擇精明強濟之器，以付轉輸澄清之權。若臣空屏于事，迂拙愚引兩川之漕，近貳九農之司，率情竭于愚衷，乾罕通于利術，敢期煩使，乃委孤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天地之容，收涓埃之細，特加不次之命，而欲勸來者，弗責已試之効，而俾懷後圖，得不夙夜以思，始終乃職，豈敢專聚斂之最，以上累于君仁，亦當捐馮殘之餘，庶下蘇于民瘼。

代張景元龍圖知成都府謝上表

優加職任，特私名器之大公，初見吏民，卽驗朝廷之廣德，才微實重，寵至權深，竊惟益都之奧區，茲實坤維之劇鎮，有江山之控帶，兼民卒之撫綏，從來守臣，多采宿望，如臣甚陋，自視無堪，侍從最爲晚賸，技能笑適時用，更計籌乎內外，乏政績于毫分，及此職年，遽云增秩，竊巨藩之所委，非小器之可當，而又煩使向臨于兩川，先臣嘗列于近職，領蜀門之印綬，曾是昔遊，直延閣之圖書，復叨世選，何乃微躬之幸，獲茲數事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覽乾綱，日新睿斷，眷先朝之舊物，記通漕之孤臣，雖等班行之間，推恩屏翰之寄，敢不博求民隱，祇訓戎船，坐布寬條，底與情于安集，力圖培治，副聖訓之丁寧。

又

初見吏民，卽宣條教，任重而力不逮，竊通而心若驚，伏念臣江海微生，朝廷孤士，當龍德離潛之始，方參貳于大農，泊天心求治之間，復總司于外計，未嘗伸愚瞽之慮，得以補聖神之聰，忽蒙獎恩，起置華選，矧頃馳于單傳，嘗歷使于兩川，今茲守封，實乃故地，吐忠臣之取，雖愧于古人，剖刺史之符，獲綬于舊俗，倍爲榮幸，尤荷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覽乾綱，首敦勸懲，不責已試之驗，而觀其後效，特屈非常之命，而激其壯圖，遂俾短能，亦叨劇委，而且徑從便道，祇赴嚴程，阻瞻前旌，弗克東瞻，而後往，務靖遠服，庶幾虔詔旨以恭行。

代漕使謝上表

才難稱職，既當煩使之劇，恩在圖新，復冒從臣之舊，竊緣任假，咸與權并，竊以維今外臺，莫重北道，邊控強敵，成屯勁兵，餉貨民間，而惟恐涉傷財之名，轉粟塞下，而僅能供待哺之口，而又歲支洪河之備，而官用幾屈，所以艱于運輸，地列數鎮之師，而吏員實繁，所以要在精舉，苟虧精明強濟之具，曷振轉輸澄清之綱，如臣空疎，于事暗拙，漫更委寄，虞者勞能，比分師符，偶陷吏議，官非理去，既一跌于嚴臺，咎止

退思，已都忘于策路，尙荷皇慈之寬，每蒙法語之存，通漕朔方，果疏恩于不次，進班延閣，仍還職以如初，載省生成，率歸造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綱獨運，神斷日新，進退朝倫，必清衷之自擇，予奪官序，絕浮議之可移，遂俾庸庸，訖叨甄錄，敢不內殫愚慮，仰副容懷，少見事功，庶酬寵覆。

又

小才之臨大計，未知經畫之所從，薄量之誦厚恩，尤懼寵榮之不稱，竊推諸路，並兼外臺，特陝西領使之難，蓋軍須自昔之爲重，緣康定用兵之後，顧民力至今而未完，龍貨關中，而惟恐涉傷財之名，轉粟塞上，而僅能供待哺之口，加用度之百出，無利源之一造，而頻年薦饑，常賦罕入，在平時之無事，尙或須才，方近日之饑饉，豈容冒選，宜得老于金穀之要術，號曰朝廷之能臣，俾總漕權，始安物議，如臣暗拙，于事迂疏，曾微日月之勳，第幸風雲之會，預嚴塗之陟降，迨此彌年，蓋朔野之輸將，止于臘月，驟更劇部，誠出誤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清衷，弗遺舊物，蓋念自歷于侍從，未嘗少建于事功，使効微勞，免慚空食，敢不內殫愚慮，上瞻容懷，雖云轉輸之司，務充常課，不爲聚斂之計，取累至仁。

代謝進和御詩獎諭表

參軍篇而奏御，廣載非工，被優詔之發中，褒嘉甚渥，惕然拜君父之賜，竊以爲子孫之榮，伏惟書曰帝庸作歌，所以極道明良之意，雅云臣能歸美，所以上酬福祿之辭，惟千載一時之逢，雖三王二帝之際，乘太平之多暇，講稀闊之盛游，歷寶宇以披祖宗相受之文，御飛幣以縱神聖有餘之學，以至置酒別殿，賦詩中宸，于時從聯，咸續睿唱，如臣者有樸愚而植性，無文采以表身，自陪風憲之要司，都廢微言之舊學，安挾鄙思，綴成斐章，大樂在前，發哇聲而接響，太陽臨下，街燭火以交光，既瀆蓬施，若臨深谷，敢謂榮容之度，例行過獎之辭，游聖門者，謂之難言，矧繼堯文之後，瞻華莛者，重夫衰字，況蒙漢訓之加，夫何孤臣，叨此厚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齊德乾覆，育材士倫，善雖小而弗遺，力或矜其不逮，誓竭謏庸之效，庶酬勉勵之仁。

代謝進職表

恩數推優，禁聯增峻，名浮已甚，寵至惟驚，伏以本朝敬宸構以藏書，憲義圖而譽目，因名學士之職，以擢從臣之才，所宜識際聖徵，術鉤經奧，俾塵清選，適稱徽章，竊念臣一介單寒，片文猥瑣，蚤緣曲藝，輒冒異科，幸既出于逢辰，仕不由于累日，參憲臺之風議，無所建明，預財府之權謀，曾何經畫，姑守愚而敏分，敢謙等以越思，亟叨內閣之華，密奉前旌之選，固未能發揮儒效，藻潤帝猷，會邊關之須人，假州廳而出守，樸忠自信，已誤簡于容心，闕備少機，弗過防于謹口，果飛疑似之語，仰瀆聖神之聰，蓋孤根之易搖，致謗候之肆起，尙賴容慈垂憐，皇鑒照微，止頽尺一之書，移總東南之漕，荷知臣之至哲，望報國之初心，雖金穀數輩，江淮間數，力經大計，未始事居，旁均百郡之輸，仰給中都之費，偶充歲課，僅免官庖，遽收采以寸勞，加顯嚴于近署，況臣開關官路，久去于清光，執掌利權，悅迷于舊學，拜嘉非稱，竊幸居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帝輝下燭，以臣夙因會遇，實備使令，贊履之舊弗捐，靡遺于煩使，處髮之功亦獎，示勸

于勞臣特假龍光，灌延疏外，敢不激昂志，向究悉事，爲警策疲，廣嗣履歷。

代百官謝御筵并傳宣表

順理大川，實由王道之正，推慈廣惠，益盡臣心之忠，馳遣使人，宣傳法語，涵濡霽澤，鼓舞輿情，恭惟皇帝陛下，總攬萬幾，舉張百度，睿旨二端之決，尤勳數載之憂，憲故開新，雖交陳于筆策，取長舍短，緊獨斷于淵衷，亟興厥工，陰有所相，如斯底績，飛奏告成，蓋建中克應于天心，故潤下不違于本性，愛即會府，以頌慶筵，廣坐多禮，同聽鹿鳴之什，事朝信史，復紀河平之年。

代謝生儀表

載誕丁辰，方集已孤之感，匪類列品，俾供式宴之私，出拜王人之命于庭，入聞宗黨之慶于室，恩榮相照，喜幸交深，伏念臣偶以樸忠，驟當審選，智小不足以識大體，才近不足以經遠猷，自坐輪于中階，殆空餐于厚祿，第懼煩言之起，敢希飲馬之臨，豈謂皇帝陛下，分篇君臣，禮優丞弼，記其生日，將以備恩，均肥旨之饒，幸加精甘之餽，藥仰對雲之施，愈慙鼎食之浮，飽上德以何厭，醉皇慈而難辭，惟勳夙夜，稱今日之所蒙，稍立事功，庶爾生之無忝。

代元給事壽聖節進功德疏表

王春謹始，遙隔月魄之成，聖運發祥，實紀電樞之機，蒼精出震，炎歷承乾，會載夙之初辰，洽均懷于率土，臣是敢躬趨金地，面對玉毫，命淨侶以重修，肅祕文而演暢，所觀離明照耀，與世界以無邊，睿算延長，等河沙而莫數，第極後天之祝，曷勝向日之誠。

代趙都運壽聖節進奉功德疏表

歲聿發春，月茲成魄，當五始壽王之後，適千齡誕聖之初，綽電流虹，蓋開于瑞應，昔天率土，均湧于懷，聖臣是敢叩金地之莊嚴，面玉毫之奇妙，恭延淨侶，積演祕文，既不盡之勝因，資無疆之睿算，第切後天之祝，曷勝向日之誠。

看詳

看詳知開封府度支部中王克臣所進照事通議。

臣等詳政簡厚則民說而不擾，是以有樂生之意，而富壽臻矣，三代所以得民心者也，夫欲行王道而不先乎此者，是也，是以簡苛禁，厚仁術，戒吏祭之爲明，而本乎恕，知民力之有限，而用以節，皆爲政之所宜急者。

臣等詳君子勸不待賞，沮不待罰，惟賞罰所以待衆人，然賞過乎輕，不唯失勞，而又沮爲善之效，罰過乎重，不唯失罪，而又賊人恩之大，茲二者，實近世尤病，願詔有司審處之。

臣等詳冗兵之可汰，成卒之可損，固已汰其所可去，而損其所可留矣，若方今未革之弊，知理財之爲急，而不知耗財之所漸者，增置官局是也，以其所得而不補所失者，數易利病是也，置苟不一，則財不勝耗矣，易苟不已，則失不勝計矣，望員品之清，府庫之實難矣。

臣等詳有警則嚴兵備，無事則惜兵費，類皆能言之，殊不知貴有不得已者，而備不可一日弛也，譬如巨藏之家，曰固吾室，而藩牆不足守，曾不知外圍既虛，則固於其內者，將不能獨恃，噫，備之不可廢於邊也如此，況近年成卒，其分此近郡者，不爲不多矣，若又損外而益內，安知契丹專利吾金，而不窺邊備之虛實也。

祠部集卷十七

狀

賀韓魏公生日狀

素商肇序，元精萃在于金行，大易備詳，上相出符于寶歷，繼時載誕，與國同休，恭以判府司徒侍中，道濟王塗，望高宰路，功名自著，而遐遠無跡，德爵極隆，而持循以謙，一己安行而有餘，衆心仰慕之不足，卷三朝之鉅業，久退守于宮符，撫千里之環封，復經紆于鄉紱，門弧戒旦，鼎食增榮，宜壽而咸，合萬壽而祝頌，若富與貴，永百福之崇，高某適倖計庭，正遙恩館，馳獻誠而第劇，就慶列以無從，北望台光，卑情無任激切瞻禱之至。

賀樞密富相公加戶部尚書狀

伏審謬敷內命，具告外廷，進長地官，增崇台序，伏惟慶慰，恭以樞密相公，舊包民極，勳濟王塗，洞安危之大機，更文武之二柄，宰庭論道，尙存鄒侯之舊規，樞樞本兵，不聞冒頓之南牧，兩朝威會，一德將明，遺繼聖之重光，采建儲之前議，特加峻秩，示獎元勳，雖懸列議封，隱廟謨而弗有，而勉從制冊，激朝論以逾高，上富資政狀。

向紆守綬，迷遠台符，當淮州肅冗之衝，積官簿沈迷之慮，馳心材館，徒爾增勞，奏記鈴齋，缺然不講，伏惟

布黃堂之政事，奉泰宇之福祿，恭以某官，道簡上心，名重天下，高文大冊，蚤中于賢科，要職美官，獨揚于聖世，將命絕域，能尊大于本朝，避寵鴻福，益光華于全德，進升秘殿，出領巨邦，綏一州之氓，惜利澤之未廣，大鈞之化，庶中外之咸依，行奉詔書，入居鼎席。

賀樞密張太尉加吏部侍郎狀

伏審顯對新書，增崇命數，優國老之舊德，進天官之亞卿，邸報初聞，朝論胥慶，恭以樞密太尉，天民先覺，王佐偉才，抱忠諒之一心，出誠明之正性，參鼎司而獨萬化，清風尚存，坐宥省以論五兵，白首適膺，適報受遺之德，建誠進秩之恩，聖光中階，登貳冢宰，鴻樞之祕，想妙略之咸依，赤松之遊，追先分而永言企圖，曷盡云。

賀參政趙侍郎加吏部侍郎狀

伏審帝制發中，天官登貳，誕陶所暨，喜繼惟鈞，恭以參政侍郎，道備將明，德含偉大，忠言坐斷乎國論，文體追遺于古風，自結主知，歷紆賢業，拜先皇于殿內，親受遺言，出嗣聖之宸衷，特崇舊德，加峻中臺之貴秩，益光近輔之榮班，某總計廟謨，馳誠懇官，願業官之有守，思展慶以無從。

代賀向少卿狀

伏審良檢疏恩，月鄉進秩，輝映之下，履朴兼常，恭以某官，亮節在廷，懿文表世，榮寵神綏之貴，慶鍾圭袞之餘，傾通濟之車權，瞻大邦之用度，芝函錫命，棘位登賢，心計無堪，聊屈外臺之寄，聰聞甚熟，佇觀迅詔之來，僥惟冗微，猥卜棲倚。

代賀李參政狀

伏審帝制登賢，宰庭進序，璫館所暨，價繼惟鈞，恭以某官，上天元精，清廟偉器，行出世表，文為人師，識度宏深，夙稱大臣之業，忠直肅正，自結真主之知，遠遶京邑之雄，徑宅廟堂之貴，圖講治安之策，今也其時，樹立太平之基，決于匪日，九州四海，萬口一辭，某適貳守符，遂遙台屏，雖開風而增作，惕馳賀以無階。

代賀待制諫議狀

伏審入觀宸旌，駿騰陳圖，開新命，竊作丹雘，恭以某官，莊重自居，直清不倚，早逢文雅之會，優踐康良之科，回翔顯達，輝映當世，早居侍從之職，屈領事為之權，掌通濟之司，方擬于茂績，奏甘泉之計，密簡于上衷，遠舉內閣之華，聯重七人之列，金穀之委，聯慎于才難，鈞衡之崇，佇膺于冊拜，即闕趨伏，併述忻翹。

代賀梁副樞改給事狀

一遷謫字，久懷鄉邦，有簿領之操，習成備放，顧昔函之布問，坐致關雝，茲承疏瀝，嚴宸登賢，華序矧叨，瞻庇實倍忻愉，恭以某官，莊重自居，直清不倚，逢辰熙穆，茲仕光亨，飛綏金馬之廷，早揚仙賞，視草玉堂之署，密簡宸猷，日侍奉于威顏，位益隆于體貌，鴻樞之府，參掌于繁機，青瑣之門，驟光于寵拜，矧時所領，屬上方倚毗，咫尺三台，行據真相之業，仁壽徵姓，以舉大臣之能。

代賀歐陽龍圖知府狀

伏審光奉制書，就移治屏，伏惟欣慰，恭以某官，際天龜識，名世標才，允極將明之資，以基太平之業，屈司宮館，鬱四海蜚聲之瞻，行被宸綸，宅上台兩兩之曜。

代賀文相公狀

伏審恩章均霑，冊命發中，慶與國均，榮動物聽，竊以昊天著象，酌氣者機衡之司，皇圖設官，賦政者喉舌之任，審是選歸于宗工，恭以某官，上台元精，清廟偉器，歷二府之重委，踐三槐之絕班，晉公底淮右之平入，持宰柄，山甫補周家之闕，遠踵賢規，大屬股肱之良，益隆體貌之地，某職貳方郡，跡蒞廟堂，馳賀無階，企悚良極。

代賀發運待制狀

伏以寶典履長，盛儀亞歲，義易紀其來復，魯史載夫望春，恭以某官，才貫幾深，德涵剛質，外臺重委，誠曰藉才之司，內閣通聯，決非久次之地，順迎令序，誕擁麻襪，某適守賤司，不獲躬詣，增輝稱慶，卑情無任瞻頌，激切悚惶之至。

代賀運使張刑部狀

伏審龍承鴻渥，榮改清郎，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業履昭中，才猷彪外，洊更重委，率著能名，括地賦于列城，實關心計，陟秋官之要秩，茲副恩章，俛惟下寮，方備屬吏，側聆甄擢，倍萬忻愉。

代賀許發運賜出身狀

伏審光被詔書，榮升科等，側聞異數，陰作丹雘，竊以國家圖講聖治之端，追敘時文之弊，以有司持尺寸之度，豈盡得人，而賢者具經濟之資，或艱申第，爰頒不次之命，以擢非常之才，恭以某官，識洞深幾，學探精蘊，雄文大筆，自結于主知，細札溫書，特膺于賢選，天下知勸，朝論加優，燕賀良深，葵忱曷罄。

代賀龍昭文狀

伏審就膺制冊，升冠宰庭，成命既行，有生同慶，恭以某官，高文經世，鉅業代天，道誼致君，忠諫行己，間綏邊圉，旋貳樞廷，寢隆萬乘之知，參斷三公之論，底邦猷于甚盛，密簡中宸，隱廟略而勿居，一歸上衮，遠正元台之位，以彰真相之才，廟堂之號，得賢莫先，今日區夏之觀，至治計在匪朝，某職預清臺，迹遙政府，亞紳綏之懷，蹈邁矣無階，託鈞治之璫，銘幸而有地。

代賀陳維翰狀

伏審榮改諫聯，就登憲職，伏惟慶慰，竊以臺選之妙，官材實艱，言朝廷是非，糾臣僚過失，其肩慎重，允屬宗賢，恭以某官，行潔性醇，德宏業鉅，高文大冊，早中于賢科，美職要官，進揚于聖世，才為時而傑出，道遇主而盛行，間分九五之憂，往撫東南之地，全安罷俗，宣諭至仁，甄擢俊長，抑關姦嚚，追使車之還止，果宸展之嘉焉，開英爽之便靈，濟瀾衣之上第，彌縫庶政之闕，今也其時，樹立太平之基，決于匪日，僥惟冗瑣，舊入焚燒，新命傳聞，寸衷竊忤，訖思成而有地，從賀列以無階。

又

祇服恩華進更憂選伏惟慶慰竊以國家深儲至治並登偉人風議所關憲職爲最糾朝行之過失正色不回論邦體之是非危辭無避其膺妙簡允屬宗工恭以某官術業宏長才猷廣敏見不忠于君者直哉必言苟可利于國乎行且弗顧尋領嚴宸之命盡觀列郡之風升賢黜姦扶弱抑強追旋崇施入觀蓬旋宜昭憲而甚明果上心之稱允緇衣廟序聊示於徽章英表絕班行光于寵拜

代賀陳相公狀

伏審龍建使旌榮兼相印仍躋秘殿復鎮藩藩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社稷宗臣山河閭氣秉直道以結人主挾重計以尊朝廷總宅鼎司首膺晉錫我勳貴倖振拔滯淹登瀛濫源啓闢治路底邦猷于甚盛密簡嚴宸遊廟略而弗居懸辭上衮部守符而均佚露公冕以觀風卷康濟之大而就一州遂著宜之樂而寧四海帝心久注恩數推優謂體貌舊臣宜帶宰臣之序欲節制諸郡因加將鉞之雄禮意甚隆與昔弗偃一相處外勞周伯之來歸萬民具瞻望晉公之再入行膺徽冊還陟元台曾是疎頑書依誕造頑金待器更期大治之開廣廈既成敢效翻飛之賀

代賀發運鄧郎中狀

伏審祗奉茂恩出司通漕側聞成命竊忖寸楮恭以某官術業宏長智謀廣敏郎垣應宿蚤膺位著之嚴使節宣風淳領事權之劇旋聞名于法坐兩佐職于財閭嘗旨淮海之輸實備邦家之計重外臺之轉給宜得周才被溫詔之褒升允資碩德使惟屬部將庇末暉欣幸交深名官非悉

又

伏審祗奉恩函總司利柄竊以中都之費車繁通漕之供乃簡周才以分重寄恭惟某官中和通哲亮直秉彜謹清節之職將游登最狀參財閭之經度久試豐功遠爲惠哲之知都領東南之計使惟備品實庇末光復依使旌之嚴不失君軒之舊永言慶作倍萬等倫

又

伏審進膺宸詔出總使臺將託末暉預深竊忖恭以某官行推高爽道具醇全遵復旦之聖期踴列星之郎位備紆賢蘊自結主知游持清節之嚴入預計廷之劇綱維利柄歷辟金穀之原蒙被朝食都領江淮之運物輸皆允邦須所依使惟下寮行備屬吏永言欣幸曷究名官

代賀施龍圖狀

伏審北轅按部中路改恩罷總漕臺往司官餉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包民極勵濟王塗親對休辰游揚應仕領邊藩之劇都參財省之偉謀風績並凝褒章增峻進升延閣之職益注嚴宸之懷重計於東南久煩經畫副具瞻于中外差綏升庸遂被溫書留班寬詔使惟屬吏夙荷恩私歡慶並懷指云非敢

代賀錢侍讀移青州狀

伏審光膺細札移殿巨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方格淳樸器識宏遠高文大冊早決于世科至論昌言有裨于國體進直禁局之祿旋陪乙夜之觀禮遇益隆地望絕擬輟居最暑出守南麾已膺雅俗之安願儼

更書之滿朝端上衮差綏于登庸京左敷邦聊繫于鎮撫即光冊拜大副嚴瞻

代沈主客賀文侍中知永興狀

伏審冊命出布政條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王佐偉才天民先覺濟極功于天下暢鉅業于朝端蓋躋台序之嚴旋宅宰司之冠苑閣儀之未講暨典畢帙畫常憲于可行成規永賴去終禮制起應詔晉建淮海之高牙鎮關河之巨屏式是遠略穩如長城緊楸俎之前籌寬朝廷之西顧外蕃主室暫勞中伯之行歸秉國鈞再俟晉公之入伏竊上爲宗社精調燕喜

代賀知府李密學狀

伏審祗奉制書就觀義政側聞新命竊忖寸楮恭以某官經世偉才屬神碩望由妙年而取上第不累日而都察官應自禁林之遊徑登樞府之直時論歸重上知愈明京邑四方之表儀翕騰于尹治宰廷百辟之師帥當被于朝食咫尺聽聞旦夕冊拜未遑馳慶先辱占書婉喜并深名官非敢

代賀安撫太保狀

伏審肅膺朝命出諭上仁拜德有階普天共慶恭以某官識度沈遠機神迅清名簡萬乘之心才兼數器之任帝念東南之郡民罹水旱之年分使臣之光華奉承溫詔布天子之惠愛撫慰羣元某適守陋藩行臨嚴施永言企作曷究文陳

代賀青州文相公狀

伏審就膺細札移鎮巨邦凡出挺陶惟均什隲恭以某官山河閭氣社稷宗臣道遇主而盛行位因功而數易運神機于樞輟總服華章參正議于鼎司遠更徽冊方將繼照當世之祥舒暢蒼生之心會狂孽之悖常嬰孤城而假息獨形忠憤請殄姦妖廟算略施寇巢隨破晉公登用最高平蔡之勳傳說贊襄休有鈞商之策追合宮之闕典一旦舉行詔列郡之禮闈同時開設少見大臣之效弗殫異相之才露冠冕以觀風剖守符而均佚朝端上衮矧久鬱于民瞻京左敷邦復暫勞于君重行祗明命還宅元台曾是孤生嘗叨清舉請假書林之職俾兼清節之權雖疲曲思如沾大賜自違鈞屏尋總計臺第切款誠阻從叙列

代賀宋內翰移鎮狀

伏審祗奉明綍移東巨鎮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民靈先覺王佐偉才道備上心名重天下升華延閣蚤潤色于宸篇翔步禁局久發揮于內命旋陪乙夜之覽允極丁辰之光固宜陟降王塗優游公路退出觀于藩政已外鬱於巖瞻復被恩函改臨邊關眷惟中國之望特若長城之壘綏懷遠人節制諸郡講兵民之利疚考風俗之便宜行聞氏羌懷威固無南牧之意朝廷倚重不復西顧之憂紀績王常調元台鼎某適司通漕方庇末光亟聞新命之行徒劇爾衷之戀莫傾倍切燕賀無陪

代賀制置端公狀

伏審拜嘉朝右進秩臺端凡被綈綬惟均慶慰竊以國家盛重中都之計準繁通漕之才謂金穀之繁尤關乎要務而歲月既久茲見于成功將大升庸之階故先雄劇之序恭以某官性與道器隨用周遊

對敵方嘉於碩畫。法冠直指。遠踐乎榮班。思出主知。事光物輪。矧繡衣之上笏。即英表之便塗。時議皆然。愚言非佞。俛惟厚薄。最辱獎。新命傳聞。喜臨於他等。賤司嬰。跡阻於前趨。企懷攸深。名言匪悉。

冬至賀錢內翰狀

寶典履長。盛儀亞歲。義易紀其來復。魯史重夫。望。恭以某官。業術崇高。智識光大。厭禁林之久侍。聊以觀風。暢台表之偉謀。行聞。順迎令序。既擁。某守在小邦。跡。巨屏。祝南山而為壽。適阻前趨。託。以貢。昌。下。懸。

代賀張刑部得替狀

伏審顯膺。榮解利權。行乘卓馬之朝。入觀蒼龍之闕。良階柄任。增忭。恭以某官。風華宏長。才謀廣。自領。臺之。益為。之。知。給食京師。已報。將之。最。休。陞。付。嘉。之。明。近。嚴。符。額。

代賀省副端公充特制狀

伏審祗奉恩函。榮。禁。職。側。聞。命。竊。忭。丹。忱。恭以某官。識宇宏通。才。高。亮。對。休。辰。而。達。吉。揚。騰。仕。以。開。榮。為。之。知。出。東。南。之。清。刻。去。積。弊。樹。成。新。規。力。重。輪。將。矧。勤。勞。于。十。稔。乾。繁。幹。濟。已。瞻。足。于。中。都。固。風。績。之。茂。果。上。心。之。嘉。乃。適。因。奏。計。之。便。遽。被。聘。庸。之。章。對。命。嚴。展。升。華。延。閣。訂。茲。慎。選。誠。曰。當。賢。龍。金。穀。于。百。城。暫。還。舊。物。乘。機。衡。于。二。府。佇。拜。明。恩。

代賀張特制知揚州狀

伏審解。與。服。移。鎮。淮。壖。審。即。便。時。已。開。尊。府。伏。惟。應。慰。恭以某官。秉。心。簡。介。德。優。宏。素。履。清。風。最。高。乎。時。美。官。要。職。歷。於。班。榮。基。居。延。閣。之。華。累。與。名。城。之。重。襄。洲。舊。俗。方。結。于。去。思。蕪。城。故。知。尚。嗟。于。來。惠。通。兩。轄。之。稅。駕。班。寬。詔。以。觀。風。靡。俟。政。成。行。光。柄。任。

代賀發運總公授省副狀

伏審顯承恩詔。進貳財閥。威命已行。寸。機。竊。忭。恭以某官。才。兼。數。器。名。重。當。時。弗。援。強。近。之。知。自。結。聖。神。之。眷。兼。臺。綱。之。美。秩。轉。漕。節。之。劇。司。給。食。京。師。矧。風。猷。之。久。懋。數。休。軒。陞。會。歲。課。之。告。成。亟。嘉。經。畫。之。明。旋。被。褒。升。之。澤。亞。計。廷。之。要。職。方。倚。國。才。暢。台。路。之。密。謀。行。光。寵。命。俛。惟。疏。冗。最。辱。獎。題。適。領。守。符。阻。從。賀。列。

代賀運判馬車服狀

伏審被。詔。發。中。拜。嘉。不。次。伏。惟。應。慰。恭以某官。鍾。氣。間。傑。為。時。聞。人。名。勛。藉。紳。道。結。當。展。高。文。大。筆。自。取。于。要。官。鉅。業。周。才。適。當。于。顯。用。乘。江。淮。之。歲。數。加。金。穀。之。數。兼。力。暢。偉。謀。助。成。大。計。果。申。慶。典。以。錄。豐。功。將。與。款。於。龍。臣。乃。疏。榮。於。品。服。王。恩。至。當。物。議。皆。然。某。適。貳。守。符。阻。陪。賀。列。瞻。首。使。旆。曷。諭。恩。懷。

代賀二漕改官狀

伏審歲課告成。星垣增峻。公。麻。所。暨。私。什。惟。均。恭以某官。名。重。藉。紳。才。兼。數。器。被。邦。家。之。選。遇。蚤。暢。賢。謨。

重山海之輪將。溶登最狀。旋承鴻。遺。改。清。郎。創。鑒。碩。畫。之。明。更。聽。茂。恩。之。擢。屬。官。居。之。有。守。越。慶。列。以。無。階。企。懷。交。深。文。陳。非。諭。

代賀副樞給事狀

伏審顯承明制。奉。掌。繁。機。威。命。既。行。有。生。百。慶。恭以某官。智。謀。光。大。業。履。崇。高。挺。金。石。之。純。誠。抱。廟。堂。之。偉。器。忠。官。坐。斷。乎。國。輪。亮。節。素。邀。乎。主。知。間。倚。重。于。翰。垣。將。往。綏。于。邊。關。選。路。會。之。驅。強。憑。寇。險。以。釋。騷。嚴。軍。重。誅。食。推。碩。畫。方。使。旌。之。就。道。俄。宸。詔。之。命。還。果。廟。算。之。萬。全。破。寇。巢。于。一。舉。泊。聞。大。凱。因。答。豐。功。拜。嘉。青。瑣。之。門。貳。職。鴻。樞。之。府。圖。講。治。安。之。策。今。也。其。時。樹。立。太。平。之。基。決。于。匪。日。佇。更。徵。冊。進。陞。元。台。副。函。夏。之。具。瞻。舉。大。臣。之。能。事。俯。惟。愚。品。久。託。鈞。麻。散。木。弗。材。常。荷。先。容。之。賜。頑。金。能。躍。更。聞。大。治。之。開。第。劇。款。誠。阻。越。賀。列。

代賀何龍圖移慶州狀

伏審茂。對。宸。綸。就。更。藩。閫。受。知。有。素。忭。躍。惟。深。恭以某官。才。為。世。生。道。先。民。覺。蚤。畧。合。元。之。上。第。旋。直。承。明。之。麟。鳳。當。展。以。忠。誼。知。名。薦。紳。以。文。章。矜。式。俄。持。太。史。之。筆。久。列。侍。臣。之。班。益。峻。恩。章。過。升。禁。列。容。惟。治。屏。俯。控。西。陲。宜。得。國。禎。以。綏。邊。俗。用。恩。威。之。二。道。專。節。制。于。一。方。隱。若。長。城。暫。繫。于。坐。鎮。需。然。中。詔。行。趨。于。登。庸。某。適。貳。職。符。阻。越。賀。列。遂。瞻。使。節。曷。罄。愚。誠。

賀得都監王殿直狀

伏審告成。美。課。入。觀。嚴。展。驛。奪。公。麻。第。增。恩。懋。恭以某官。清。端。不。倚。沈。毅。有。謀。責。師。律。于。方。州。適。茲。滿。歲。佐。戎。旅。於。邊。關。其。在。匪。朝。倍。懷。寢。興。以。酬。光。渥。

賀田告曹移令狀

伏審顯奉宸綸。就。紆。縣。綬。伏。惟。懋。恭以某官。器。資。夷。遠。品。格。端。嚴。決。科。妙。年。掾。郡。更。歲。薦。書。交。上。劇。論。于。美。材。褒。詔。亟。頒。優。分。于。便。邑。未。遑。修。慶。先。辱。占。音。感。忭。并。深。名。言。非。悉。

賀金華著作狀

審。即。便。時。已。臨。劇。邑。方。棲。餘。庇。竊。忭。丹。忱。恭以某官。學。有。本。原。性。剛。剛。實。參。華。金。馬。茲。漸。于。清。塗。分。寄。銅。符。遂。據。於。素。菴。宿。官。所。限。稱。慶。真。前。瞻。扑。交。深。名。言。非。謬。

賀文潞公狀

伏審肅。即。便。時。肇。臨。有。省。神。機。所。繇。福。昨。具。書。恭以某官。涵。德。淳。深。秉。彝。光。大。協。風。雲。之。盛。會。揭。日。月。之。貴。名。早。冠。序。于。宰。壺。迄。致。平。于。王。路。比。煩。遠。略。往。嚴。劇。藩。建。淮。海。之。高。牙。方。開。尊。府。揭。河。汾。之。間。氣。趣。觀。清。光。風。推。英。表。之。謀。首。付。鴻。樞。之。柄。方。隅。無。事。暫。賴。留。侯。之。運。籌。廊。廟。有。聲。復。歸。蕭。相。之。畫。一。豐。熙。朝。之。偉。績。收。高。世。之。極。功。鐘。鼎。所。銘。邦。家。之。耀。俛。惟。衰。晚。乾。託。樞。銘。第。內。激。于。憤。誠。阻。陪。賀。列。

代趙待制賀昭文相公加左僕射狀

伏審顯膺。微。冊。祗。服。華。章。進。升。右。相。之。尊。增。重。元。台。之。體。伏。惟。應。慰。恭以昭文相公。世。濟。人。傑。道。包。聖。微。

揭日月之高名。會風雲於先帝。奉嚴衣之求命。定策禁中。暢英豪之偉議。立功天下。上念大忠之力。恩推異數之文。加峻秩于天臺。光元勳于王室。傳聞成命。舉慰具瞻。某職總利權。身遙材館。阻從慶列。第劇款誠。

代趙內閣冬至賀昭文相公狀

伏以在復之來七日。陽德其升。建子之賁三微。王心所慎。恭惟某官。先誦經世。元勳格天。衣冠百工。鈞冶萬彙。繫安危于天下。威會兩朝。輔左右之廷中。周旋再紀。遙臨慶序。翕受純嘏。具瞻之石巖巖。永堅民望。相比之星兩兩。增耀台光。某兼冒從聯。總司清節。薦壽騰而莫及。既相閣以逾勳。

代李才元學士賀西京文相公狀

伏審就廣徵冊。更尹別都。尊府初開。精神均忤。恭惟某官。器包民極。勳濟王塗。蚤殄寇巢。旋持宰柄。履正德以表庶位。挾重計以尊本朝。竟未紹之閣儀。通彈能事。暢無前之偉業。重享成功。措邦體于既平。隱廟謨而弗有。踐崇高之極。而自鈞出處之致。敘康濟之大。而樂就善宜之勞。亟換左符。兼升右授。列讓封而避寵。順成命以居留。然而幅員蒼生。咸願晉公之再入。坯冶舊物。豈忘周尹之具瞻。行對宸緒。復開台鼎。

代賀何舍人狀

伏審宸緒疏濬。法從登賢。向聽朝會。預伸而賀。旋承拜命。適偶戒行。徒增忤于寸襟。阻裁賦于尺牘。竊以代酬瞻宣明之作。真見上心。惟文章雅正之才。能體韶意。廣是妙選。允歸宗工。恭以某官。識貫淵深。學該鉅細。早躋諫垣之秘列。亟踐禁廷之貴游。丕變時文。一垂古道。載筆書萬代之法。茲爲儒榮。持衡宰四海之平。猶鬱時議。矧注錄之上第。即登庸之便途。行奉詔旨。驟光冊拜。某嚮緣同籍之分。嘗被虛襟之容。遂聞褒升。倍深茂悅。

代賀韓舍人狀

伏審茂對恩書。榮躋法從。側聞褒擢。陰切欣儉。恭以某官。器資淳修。業術精奧。早逢文雅之會。優陟秀廉之科。華要清揚。聲光愈綽。方載旨于法座。俄給札于禁林。有文章溫厚之才。能體韶意。代語令宣明之作。遠當上心。行追三代之醇。遠駕二京之右。彈儒者之顯效。宜鄰餞之近班。

代賀安撫陳舍人狀

伏惟某官。品格淳修。才猷廣敏。言經邦國之體。學際天人之交。道簡宸襟。地嚴諫署。珍策重計。施諸當世。而可行。要職美官。不由累日而自致。出宜溫語。溥諭上仁。行入對于清光。亟徑躋于最近。順迎令序。誕集純禧。某別乘庖司。矧宿官之茲限。南山與祝。固介壽之莫前。

代賀李刑部移襄州狀

伏審就蒙細劄。移鎮巨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經世偉才。精神碩望。露章繼郡。方命詔之褒優。當軸須賢。行寵恩之升擢。伏望上爲邦國。精調燕喜。

代賀張待制移揚州狀

伏審膺圭符之寵寄。易淮海之奧區。肅東甌辰。已頒寬詔。俛惟陋壤。獲遇大邦榮庇。末暉喜臨常等。恭以某官。才猷高亮。風績宏長。早會遇于聖辰。久翺翔于禁職。解吳興之郡印。尚仰褒渥。曼廣陵之守麾。復開督府。露章按罪。方紹昔賢之風。加秩賜金。行光循吏之目。某適膺州榮。阻叩賓閣。從慶列以無階。馳僊吏而第劇。

代賀廣州王少卿狀

伏審茂對明綬。就移巨屏。躋奉常之少列。兼文館之祕聯。蓋以國家慎重長人。愛綏遠俗。因推不次之命。以付非常之賢。登庸出于此塗。權傾均乎衆口。恭以某官。直清不倚。莊重自居。行高薦紳。名記當展。雄文取重于時論。大雅追還于古風。董淮服之輸將。瞻神都之供億。才周數器。勳濟本朝。督府千兵。暫臨南海之鎮。溫書一札。行陟中台之階。俛惟下僚。久備屬吏。側聞異數。竊忤寸襟。敬如嬰兒。驟奪慈母。茶若疲馬。止思故軒。喜戀交情。名言非諱。

代賀湯都官狀

伏念自奉恩暉。寢更月所。門牆愈遠。牋牒不時。豈謂不遺元賤之蹤。特賜丁寧之誨。拜而伏讀。藏以爲榮。旋聞入奉明綬。寵更巨屏。庇廕之下。喜忭兼常。恭以知郡都官。秉節直清。賦才雄健。會龍飛之復旦。被龜紫以光朝。出守之領使。矧隆帝渥。衣緇之過故里。茲實儒榮。趨伏非遙。瞻依倍切。

代賀正上亳州宋侍讀狀

恭以某官。學際天淵。名重纓綸。早陪乙夜之覽。允極丁辰之榮。翔步王塗。居勞侍從之事。班修侯閭。出詠中和之詩。順履慶辰。具膺景福。宅上台而秉軸。諒在匪朝。祝南山而奉觴。莫追爲壽。

代賀正上昭文相公狀

斗初建寅。帝出乘震。西京講物。九重三元之朝。東國著經。實尊五始之月。恭以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宗臣。挾重計以尊朝廷。秉直道以結人主。位隆公衮。勳濟王塗。太平之策略行。已盡至治。畫一之歌謠作。第守成規。坐輪大猷。首調元粹。廟堂之上。深暢于偉謀。旋展之間。日傾于正誼。聊觀風於雅俗。因均佚于陪京。須五月之政成。復三篇之冊拜。伏望順迎令序。誕擁羣福。南山之石巖巖。鎮爲民望。泰階之星兩兩。永耀台光。某職列清端。逖遙相閣。薦壽騰而進拜。阻預後陳。貢慶牘以浼尊。曷涯下悃。

代謝抑制狀

昨以他郡寓家便塗抵任子居度命之署冷甚廣文之官豈謂曲諒愚衷過垂恩憫俾沿臺牒往促漕舟皆緣公爲得遂私欲獲擊賤累盡歸巨庠此蓋伏遇某官盡物以誠任仁于己永言感服曷究指名代謝二司伏

代謝二司狀

某到郡累旬。監州無狀。簿書弗整。管庫少嚴。製錦致傷。雖強學而安可。血指爲薪。蓋不能之使然。承攬轡之按臨。欲望風而引去。不時斥廳。盡出優憐。知無不爲。方圖拙者之效。死而後已。仰答仁人之恩。近阻高明。諒難贖福。伏望順節自壽。協時所瞻。

代謝兩府狀

被恩至渥。冒職如初。俯伏拜嘉。兢慙失措。伏念某早緣曲蘊。竊綴茂科。逢辰募資。累日取進。懸傾漕權之重。往嘗河朔之雄。方彈鄙才。思稱繁使。而所屬別郡。非良長人。致狂寇之不威。嬰孤城而自守。不能慮事。而先據。徒爾傾忠于已萌。賴廟算之萬全。破寇巢于一舉。私心俟黜。恩典從寬。止奪使麾。尙叨守綬。雖頻年易郡。未始滿期。而南服按刑。僅諧累月。豈圖明命。復嘗孤蹤。官改外臺。俾還舊物。蓋使過者欲功之勉。嘗失者知得之榮。靖言忝廩。厥有緣自。此蓋伏遇某官。代天敷化。當軸均仁。匠物謂無可捐。器人容有不儻。卒令穉賁。仍玷龍光。敢不究悉事權。激昂志尙。少圖拙者之效。庶答大鈞之私。

代到任謝兩府狀

比者就蒙細割移領善邦。望闕非遙。假麾何幸。竊念某本由平進。親遭盛期。累日而取官資。固無他術。應宿而居郎位。誠玷茂恩。而復頗易左符。率遇喬木。唯酒封之故郡。實灌服之會區。曷稱衰邁。輒當繁要。此蓋伏遇某官。代天敷化。與物終仁。昇分外補之榮。曲盡大君之賜。敢不周旋。乃職。題勉在公。永矢捐軀。以酬知己。某下情無任感懼。激切之至。

代謝諸官狀

茲以短才，猥當煩使。雖然財賦之供億，乘以簿書之冗紛。徒爾傾風，末由奉記。豈圖情照，首貶音曠。意在遠而彌親，禮由謙而益厚。仰衡勳抑，第切銘藏。歐澤云初，標儀尚遠。勉綏衰餽，前對寵榮。

代謝異常狀

帝優告成德。普申諭。泛均洪澤。施及冗員。被寵匪叨。拜嘉知愧。伏念某本由曲蘖。進冒茂科。早緣幕廷。濫踐閭闔。止圖曩日之效。以致列星之聯。豈謂禮訖總章。慶覃列位。或講求曠典之舊。或侍從嚴祠之勞。此而例遇。固難虛授。若茲忝據良自慙緣。此蓋伏遇某官。素勗膏期。致階榮漸。卒令驚綴。亦玷龍光。敢不加慎。操修益恩。樹立上國。天造次答。已知含是。而他不不知所措。

代附二司狀

賜章見郡得請。遂朝。獲遂私誠。將遠公庇。任恤承命。喜懸裝懷。伏念某在舊外廡。徘徊路末。力圖爲政之效。日抱瘼官之虞。重以迎侍安輿。阻遙故里。雖竭晨昏之奉。殊乖養膳之宜。然君父之命已行。弗宜數改。

祠部集卷十八

狀

代冬至賀諸官狀

寶典屢長壽臺祝嘏復天陽於七日亞饋會于三朝恭以某官洵直懋功融明迪哲發揮當世之務茲鑒於賢蹟綱紀列城之風聊分於使領順迎令序誕據龐鵬某適限他司莫前爲壽傾瞻抃頌曷諭下情

冬至賀鄰郡知州狀

一陽肇新萬寶伊始合陰陽之交讓步珠璧以聯輝恭以某官才爲史師學際聖圖頒條治屏聊罄於遠
錄鳴玉嚴肅佇揚於華實導迎令旦第受繁禧購禱所深名旨匪悉

代謝運使工部保舉狀

某自少也賤實今之愚事弗名家力徒稽古一編釋籍久廢祿鍾間關四紀之餘悉買數州之寄唯臨淮之陋壤乃沼汙之要區自佩一麾僅彌期載事弊未革民瘼尙留日庚官瘝以底吏責豈爾某官曲矜儒介特賜頸揚掩其疏短之才謂可劇煩之使親形封奏上達冕旒感積於中踴躍於始昔者楚諺珍季布之諾不啻得金魯經尊仲尼之褒有隴贈衰竊欣幸會遇越舊聞敢不佩服攸箴周旋乃事天休雖至而不以爲喜官局是專而靡營其他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兩人子之心未盡。因用上陳。豈謂容慈。俯從愚欲。此蓋伏遇某官。素養大惠。曲軫孤蹤。贊行移物之仁。使就養親之便。永惟感幸。曷究指名。

代得替謝上司狀

術短事繁。地卑郡要。知庭閣之奉養。有風土之乖殊。弗便旨甘。遂形懇請。願除便郡。以就私誠。露章方開。俞詔隨下。矧爾更書之代。將逢蔭宇之醴。得免官瘠。卒以理去。請言所自。厥有由然。此蓋伏遇某官。早借題評。俯矜樸直。廣尤庶物之曠。曲示容容之優。獲解守麾。俯行體之入覲。同瞻恩館。惕感涕之無從。

代謝提刑狀

近以露章寢寢。卜兆親慈。因緣盡室之遷。將就乘舟之便。為謀弗熟。引國固多。值使施之按刑。呼驚工而詰問。仍移廉命。俾述事端。雖勉開陳。向虞聚劫。豈謂勝尤既往之過。特獲必行之文。此蓋伏遇某官。量極景容。仁推再造。念效官四紀。粗守於謹。使竊竊一塵。獲全於榮幸。欲報知己。敢辭捐軀。

謝兩制狀

蘇奉明經。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清重司。併集茂恩。曠加庸品。竊以為國領計。須官得人。饒輸中都。不脫民而厚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是景長。乃名宜職。苟容竊位。曷弼公言。某效局無堪。竊官有素。江淮易任。會聯事居。金般主謀。悅迷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元之蹤。此蓋伏遇某官。旨味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汗滯。矜憐介愚。隨富展之職。遠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修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又

謬被恩綸。出提憲局。才輕責重。寵至憂深。竊惟庶獄之原。動繫生民之命。雖昭條所約。深慎于吏文。而州縣之間。或違于上意。因精使者之選。以重欽哉之刑。必得周才。乃名宜職。竊念某職。非經遠品。不及中。船繫之遺芬。粗求寸效。究簡書之深意。都味舊聞。就領僻官。向虞驕職。矧在淮州之劇。尤稱狂獷之繁。此而按章。誠曰假寵。靖循恭冒。厥有階緣。此蓋伏遇某官。旨味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汗滯。矜憐介愚。隨富展之職。遠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修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謝王舍人狀

遠阻風猷。變更年所。日為籌領之關。掌坐致香書之關。稀方切傾賢。遽蒙下教。感與作會。情鈞禮優。恭以某官。素練善經。游揚顯仕。沈毅有略。不廢憂歌之懷。瞻聚自潛。已絕荏苒之警。果凝顯烈。驟陟榮班。某處事弗精。操官是懼。向蒙寬假。不汝瑕疵。去德未遠。佩恩良極。

代謝許發運狀

某一職科籍。久廢職。雖累日而取官資。固微他術。應宿而居郎位。誠玷茂恩。向叨郡級之榮。越隸使臺之屬。聲輝猶效。訖乏最稱。遠秩滿以還朝。仍便慶而假守。請言恭冒。厥有階緣。此蓋某官。為容有先。增價十倍。卒令驚。亦被龍光。敢不佩服。攸儀周旋。乃事庶幾一得。云補萬分。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謝經過諸處官員狀

近沿臺牒。獲進治封。上調賓除。屢遭賢規之粹。交讓賓組。遇康主禮之優。還局而來。息肩未暇。復往推於。因噴奉於音。尚賴寬明。弗加疵咎。伏惟歡炎。賁序。福履暨和。籌款漫遠。傾瞻曷既。益綏。起。前對。褒升。

代謝王副樞答書狀

近者伏聞某官。光膺憲冊。參掌繁機。增天子得賢之稱。副大臣行道之實。輻員億姓。咸託於鈞陶。簿輸下。察。竊形於距躍。因傾愚悃。上洩台光。豈謂公輔量寬。廟堂致暇。自忘絕。回。既。拜。請。以。還。就。榮。失。據。伏惟。繼。照。帝。載。翕。受。天。祺。恭。以。某。官。王。佐。偉。才。民。靈。先。覺。高。文。大。冊。蚤。冠。於。萬。科。華。賁。嚴。途。游。揚。於。聖。世。備。紆。賢。業。自。結。主。知。密。侍。清。光。益。隆。體。貌。禁。局。視。草。久。屈。將。明。之。資。樞。機。暢。謀。聊。分。宥。密。之。寄。行。明。緒。之。登。進。職。上。哀。之。凝。嚴。副。國。荷。毗。協。時。瞻。矚。

代謝許州相公狀

頃在三川。屢為屬吏。第疲驚而自守。微銖兩之足。願伏蒙於憐介。愚終始振拂。預郎垣而竊寵。忝侯關之亞。慶訖。訖。曲。成。敢。云。自。致。栽培。之。德。採。論。報。以。無。堪。博。散。之。資。復。託。蹤。而。得。地。出。入。材。館。賢。選。廉。簡。辭。藹。荒。蕪。濫。肩。下。客。之。列。禮。遇。優。厚。率。荷。上。臺。之。仁。會。選。印。於。宰。廷。方。建。慶。於。京。輔。首。錄。門。下。之。賤。俾。綴。仕。階。之。榮。露。章。上。聞。命。隨。降。弗。由。稽。古。之。效。遽。有。進。身。之。基。請。言。載。惟。厥。有。攸。自。此。蓋。伏。遇。某。官。大。鈞。播。治。賁。律。吹。枯。匠。物。謂。無。可。捐。器。人。容。有。不。備。是。令。茂。渥。報。又。飯。儒。棠。棣。微。生。盡。沾。雨。露。之。澤。鵲。鶴。品。皆。綠。卵。翼。之。恩。永。矢。糜。軀。仰。酬。知。己。

代謝中書狀

謬被恩綸。出司憲職。語能且薄。荷責惟憂。竊以國家尊尚至仁。哀矜庶獄。治刑之吏。或舞於深文。抵罪之。誤。間。罹。於。密。網。因。重。按。章。之。選。俾。澄。濫。罰。之。源。宜。得。敏。才。以。當。繁。使。伏。念。某。官。靈。非。粹。粹。學。古。不。優。早。從。朝。弁。之。華。漫。冒。書。林。之。目。以。至。分。守。符。符。之。寵。寄。備。王。府。之。末。員。驛。竭。鄙。才。訖。微。善。狀。優。游。一。郡。思。全。燭。放。之。懷。實。按。列。城。本。非。平。素。之。望。靖。言。塵。玷。厥。有。階。緣。此。蓋。伏。遇。某。官。翼。亮。天。工。運。平。帝。緯。器。人。容。有。不。備。匠。物。謂。無。可。捐。坦。然。至。公。施。及。無。意。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修。誓。殫。一。介。之。勤。少。答。大。鈞。之。賜。

代謝李兵部狀

比緣厚幸。得備屬官。向因愚悃之傾。輒資使威之重。豈圖乘轉給之豐暇。忘爵德之達尊。僥顧下僚。特頒諄誨。仰佩一謙之美。第增三復之勤。恭以某官。元精所生。盛德之後。早躋縉紱之貴。自結縉紱之知。總漕節之劇司。方圖顯效。復相門之遠。獨行被茂恩。

謝蔡學士狀

憲冥亡狀。汨沒于時。向補獄官。嘗備掾屬。輅駒局促。曾建議之弗明。市狗悲號。或賞音之聞及。汨元曹之。痛。會。卓。焉。之。還。朝。無。何。孤。蹤。亦。旅。上。國。天。銓。特。次。殆。困。東。方。之。飢。酒。正。乏。員。遽。叨。北。海。之。薦。請。言。疑。猷。曷。稱。甄。揚。此。蓋。伏。遇。某。官。興。勳。官。能。助。開。公。道。不。遺。簪。履。之。舊。力。提。管。庫。之。微。敢。不。佩。服。攸。儀。周。旋。乃。事。

蘇材六物。實守于高。第課三年。庶成于微效。

謝范編軍司理狀

官舍接。日。曉。高。矩。客。車。過。郡。時。橫。美。聲。思。清。嘯。以。未。涯。遠。珍。題。之。爲。脫。幸。以。某。官。才。猷。庸。敏。方。格。淳。修。一。命。開。榮。尙。淹。于。遠。驛。上。臺。交。薦。行。陷。于。事。愆。倍。顧。節。宜。少。平。頌。順。

代謝文相公答書狀

長。以。羣。軍。素。叨。獎。遇。訖。被。大。鈞。之。賜。禮。貳。外。慶。之。榮。旋。去。門。墻。漫。逾。歲。月。一。身。銜。威。因。歸。敏。于。惛。蒙。輻。輳。目。貽。于。罪。戾。豈。謂。王。公。之。量。曲。惟。大。馬。之。情。弗。爾。擯。遠。聖。形。降。臨。拜。嘉。至。遇。輪。幸。無。涯。伏。惟。靜。鎮。大。邦。具。瞻。景。福。恭。以。某。官。天。元。開。氣。王。佐。偉。才。以。忠。誼。結。上。知。以。過。德。爲。己。任。責。一。之。歌。既。作。休。有。成。規。太。平。之。策。略。行。愈。臻。至。治。儀。道。幸。印。出。制。使。符。輻。員。蒼。生。賴。晉。公。之。再。入。旦。夕。徽。冊。副。周。尹。之。具。瞻。

代謝荆憲狀

某。天。資。闊。略。青。雲。臺。微。早。挾。片。文。晚。塵。一。節。脫。略。名。場。之。困。間。關。仕。路。之。榮。旋。貳。方。州。適。居。要。地。鮮。嘗。坐。馬。多。所。枕。席。間。參。決。于。簿。書。乾。無。裨。于。機。務。雖。自。信。卑。瑣。難。容。豈。圖。經。世。之。才。方。重。按。車。之。選。夙。夜。重。寄。品。兼。廣。官。隨。容。而。任。人。市。骨。而。圖。報。以。某。外。弗。修。于。邊。幅。內。粗。守。于。廉。隅。願。其。介。勉。可。冀。拔。特。選。露。臺。上。建。還。施。坦。然。至。公。施。及。無。意。靖。守。付。度。厥。有。階。由。此。蓋。伏。遇。某。官。樂。育。興。懷。愛。容。成。德。輕。於。慰。薦。錄。此。屏。庸。敢。不。特。前。所。存。義。後。有。立。應。以。報。知。己。願。

代謝何龍圖狀

伏。蒙。特。拔。許。書。俾。從。藩。服。區。才。被。獎。早。度。其。難。勝。成。命。未。行。預。虞。於。弗。稱。惟。治。朝。之。故。事。付。帥。府。之。要。樞。得。舉。賢。材。以。備。官。屬。嘗。乃。題。典。之。緒。最。居。推。轂。之。先。贊。行。教。條。關。決。政。務。籌。兵。民。之。利。疚。考。風。俗。之。便。宜。當。取。經。通。之。流。以。光。慰。薦。之。首。如。某。者。青。龍。寒。薄。性。得。謙。遜。局。若。轉。駒。剛。健。剛。之。無。所。欣。如。蟻。聚。第。稱。什。之。爲。多。伏。遇。某。官。爲。木。先。容。采。葑。下。體。將。令。驚。張。亦。玷。龍。光。僊。卿。翼。生。成。禮。經。於。恩。館。則。頂。踵。願。報。不。後。於。衆。人。

謝府推學士狀

自。去。京。都。亟。來。滙。服。馳。心。翹。館。之。下。四。首。長。安。之。遙。仰。企。高。風。倍。增。勞。勩。藉。以。某。官。德。宏。業。巨。行。深。文。醇。由。妙。年。而。取。甲。科。不。累。日。而。踐。華。實。早。被。溫。書。之。召。入。登。祿。館。之。遊。贊。劇。治。于。神。機。勢。非。久。次。暢。展。獻。于。禁。署。議。所。同。歸。願。輔。梓。櫟。行。光。寵。數。伏。惟。瓊。亞。倍。百。他。倫。

謝李兵部狀

近。以。曠。遠。崇。威。懷。遠。孤。迹。純。向。重。知。之。地。尙。懷。未。滿。之。心。因。貫。腰。函。仰。通。凡。格。由。誠。計。之。迫。遠。致。言。詞。之。踴。躍。謂。應。將。命。之。嚴。必。冒。清。尊。之。咎。終。朝。自。省。悖。曉。難。安。曷。圖。大。濟。之。崇。弗。聞。元。眷。之。綢。益。候。全。度。曲。究。下。情。謂。夫。以。賤。干。貴。者。蓋。有。欲。言。由。初。及。末。者。方。能。成。物。特。寬。罪。斥。親。賜。教。言。事。絕。書。聞。幸。臨。始。煩。惕。焉。下。拜。竊。以。爲。榮。兼。審。順。履。時。臨。臨。席。景。慕。恭。以。某。官。早。紆。寶。乘。自。結。主。知。官。施。當。世。而。可。行。名。揚。本。朝。而。

甚。白。連。更。重。柄。未。嘗。坐。席。之。溫。方。總。外。臺。行。被。詔。函。之。趣。還。台。衡。之。舊。柄。光。史。冊。之。新。書。庶。俾。屏。庸。訖。歸。延。治。

代謝二漕狀

承。乏。于。茲。字。人。未。幾。官。簿。弗。懸。民。瘼。尙。留。與。鑄。使。裁。雖。強。學。而。安。可。血。指。爲。誓。誠。不。能。之。使。然。聞。攬。轡。之。按。臨。欲。望。風。而。引。去。不。時。警。斥。盡。出。優。懷。究。悉。寸。心。誓。殫。拙。者。之。效。周。旋。巨。庇。庶。免。痼。官。之。虞。方。遠。使。威。第。馳。懸。懼。恭。以。某。官。才。兼。庶。品。名。重。本。朝。綱。紀。列。城。之。風。暫。光。主。寄。發。揮。當。世。之。務。行。揚。賢。圖。伏。望。上。爲。邦。家。精。調。兼。鍊。

代謝舉升陟狀

尸。官。下。邑。才。微。分。寸。之。長。被。薦。上。臺。恩。甚。邱。山。之。重。事。雖。瑣。表。威。劇。恩。衷。伏。念。某。孤。平。之。蹤。汨。沒。無。狀。語。能。勿。齒。於。俗。吏。行。已。恐。差。於。古。人。一。竊。祿。鍾。偶。遇。官。曠。再。汚。縣。紱。復。避。親。嫌。舉。從。淮。服。之。選。易。宰。江。濱。之。陋。而。且。歲。暮。相。接。民。訟。幾。稱。輶。轡。糾。糾。之。罕。關。懷。賦。租。科。歛。之。易。爲。力。顧。何。治。績。足。稱。褒。章。此。蓋。伏。遇。某。官。與。韓。官。能。助。開。公。道。諒。其。備。介。謂。可。甄。揚。特。屈。知。人。之。明。猥。形。寵。等。之。舉。敢。不。周。旋。乃。職。佩。服。攸。嚴。永。矢。寒。慙。仰。願。知。己。

謝知府少卿狀

長。無。寸。才。寒。有。餘。地。百。里。自。效。職。頗。憚。于。不。修。二。天。誤。知。衆。遂。疑。其。可。取。近。具。版。謝。前。從。府。趙。瞻。榮。戟。之。甚。嚴。覺。筋。骸。之。如。束。伏。蒙。甫。寬。奇。禮。爲。露。嚴。顏。損。邦。侯。之。達。尊。加。國。士。之。優。遇。以。至。均。惠。公。庭。之。品。許。陪。燕。俎。之。儀。千。騎。雍。容。下。臨。所。舍。十。日。暇。博。相。視。爲。榮。事。倍。越。于。前。聞。心。銷。于。厚。賜。下。邑。歸。去。尙。戀。鄉。雲。之。濃。終。朝。度。思。益。知。恩。地。之。重。恭。以。某。官。真。氣。同。傑。爲。時。老。成。朝。廷。渴。賢。方。念。元。龜。之。壽。應。廟。虛。位。付。增。顯。爵。之。光。孤。生。感。依。四。海。食。福。

謝通判國博狀

某。託。庇。歲。餘。發。蹤。門。下。散。木。成。器。緊。公。輪。之。先。容。驚。馬。爲。良。由。伯。樂。之。同。首。近。白。吏。事。往。趨。恩。閱。方。守。關。之。通。名。已。倒。屣。而。垂。接。敝。版。長。揖。爲。降。階。梯。之。尊。虛。襟。相。容。不。知。州。縣。之。賤。以。至。燕。觴。延。勢。瞻。御。枉。臨。泥。塗。生。光。僚。友。改。觀。守。在。民。社。未。幾。告。還。瞻。言。軒。輶。猶。有。餘。戀。伏。惟。協。班。寬。詔。坐。擁。繁。綬。恭。以。通。判。國。博。器。完。道。醇。性。深。文。妙。雍。容。倬。乘。之。任。豈。曰。盡。才。頌。頌。書。林。之。遊。此。其。宜。職。伏。望。爲。國。自。壽。以。時。考。祥。

謝趙州知府待制狀

聖。聽。諸。公。之。論。竊。親。盛。德。之。光。位。貌。間。殊。情。禮。疎。絕。愧。白。進。之。無。路。第。仰。高。之。有。年。遠。被。上。臺。之。符。俾。陪。會。府。之。秀。雖。彈。愚。效。何。裨。勸。駕。之。勤。比。訖。事。經。方。適。拜。薦。之。願。而。大。賁。不。自。貴。重。一。介。亦。加。采。收。以。至。燕。俎。將。恩。錢。盡。申。賜。退。銘。盛。遇。增。劇。丹。襟。伏。惟。誼。誼。空。道。環。天。梓。恭。以。某。官。器。函。剛。實。才。實。茂。深。尤。蹈。古。人。之。直。清。喜。言。當。世。之。利。疚。旋。躋。延。閣。之。祿。自。結。嚴。宸。之。知。東。南。諸。葛。已。瞻。均。役。之。志。旦。夕。被。詔。兩。對。登。庸。之。休。四。海。共。依。孤。生。非。俊。

謝安直講狀

近並諸君。鑒程多士。曾是辭才之短。介于季孟之間。而甘辛好殊。藏否蜂起。人執一見。誰將適從。實繁定。慶之精。與決華言之惑。卒多彼我之在。選獲道有司之弗明。終朝度思。受賜深矣。復緣賤子之跡。嘗出先公之門。掩其遺。陰有懷。遠軍車之亟引。選翹館以增勞。伏惟實行寬條。新受純福。恭以某官。薦紳碩望。名世偉才。學造聖賢之微。文經邦國之要。貳東南之巨屏。猶鬱華瞻。陟左右之嚴塗。乃云宜職。伏以爲國自壽。副時所願。

謝陳秀本狀

發詔羅俊。命卿辨才。代審一摺妙文。旋中異等。遠隨此始。私心竊懷。首貽長綬。尤願厚誼。陳君即先。蒙氣得秀粹。學探本原。諒竊祿之榮。勉從貢部之式。華歲方盛。致身其時。青雲在前。舉足可到。永言欽頌。曷罄懷愉。

回劉侍郎生日詩狀

五十富貴。偶同治越之年。八千春秋。難罄惜秦之論。珠璣可玩。瓊玖是慚。空積感懷。莫知報禮。

謝富丞相狀

比者祇被恩膏。與持計節。擬幾于冒分。失其安。伏念某。偶席世資。問通時用。介恩既定于所稟。矯揉難勞。而莫移。劍策足于冗塗。固絕心于要路。向會高明之賞。一隨長短。以取人。緣於孤屏。亦叨獎拔。承財聞之官。乏何所建。明。佐神句之治。終然暗拙。懇求外補。止觀小。鳥。圖造物之仁。弗顧假人之議。遂以煩使。屬之短才。既假清臺之副。權。又分淮服之近地。無桂玉之憂。足以致舉家之溫飽。有海陸之產。足以奉偏親之旨甘。實私懷之便安。第官責之深重。按列城之吏狀。要在澄清。龍一道之地財。抑資幹濟。膏竭思慮。以酬誤恩。載惟單跡之生成。率自大鈞之終始。即具舟楫。益遙門牆。綬版。以無從。金台光而增懋。恭惟某官。器包民極。勳濟王塗。挾重計以尊本朝。履正德以饒庶位。三辰以軌。百化其凝。公路倚平。暢偉諱于當世。親聞素養。總巨痛于終天。意隆注意之私。屢降眷情之詔。雖力祈終制。靡循方進之故常。而久鬱具瞻。深歎晉公之再入。狀。望節哀順變。視履考祥。上副廟朝之依。下平海宇之願。

謝賜酒食狀

僕馬瘠勞。暫遂寧居之適。酒肴豐旨。兼蒙飲賜之加。戢威良深。諭言匪悉。

謝館燕狀

竊冒使華。肅將君命。屬征驂之稅。即候館以肆筵。祗服恩勤。第增感戴。

謝合食酒果狀

邦家脩睦。慶歲舊之履端。肴核優賓。參壹。而申取。仰承惠。增取惠。

謝春盤膳勝狀

歲功滿起。春物滋榮。製妙飛。動饌花于剪。珍多品。錯絲菜于。併此拜嘉。惕然奉感。

謝生儀狀

車馬少休。方諸定館。儀率並。迴越授餐。匪頌之禮。既優。荷載之懷。良劇。

謝射弓御筵狀

燕饌示惠。過蒙折俎之私。禮射序賓。會乏主皮之善。其爲純幸。無諭感銘。

謝錢筵狀

輕輶載飭。將事千征。嘉豆旅陳。遽叨式宴。良厚使禮之眷。特加祖。之勤。祗佩弗忘。敷論罔既。

燕京謝酒果狀

遠駕軍車。甫經別句。特念行人之至。重煩使者之臨。均沾玉華之清醪。兼獲秀林之珍實。仰承優取。增感鄙懷。

上李刑部狀

頃在親喪。嘗經治部。名屢達於將命。遇遇殊於衆人。旋承卓馬之朝。入親蒼龍之闕。便惟賤迹。時旌於上京。適會輟軒。遠使於絕域。第領德宇。阻叩賓筵。賴幸會之猶然。續恩。而有所周旋。侯幕。方備於下僚。密邇遠庭。復爲於屬吏。愧營職之無。致貢書之不時。仰。坐勞。恭以某官。夙鍾間氣。親遊熙辰。乘忠諒之一心。出誠明之正性。固合往宅元輔。陶成太和。本朝以清權之艱。淮服爲最。兵興調度之供億。地廣求之浩穰。庸資量才。以領大計。然外臺分寄。誠。於具瞻。矧中展須。行庸於爰立。伏望爲國自重。以時納休。

上知蘇州蔣密讓狀

近修板。獲叩坐隅。伏。忘位。之。泥。錫。私於構。間沾豐品。申脫名。授恩。之。常。決。肌。骸。而。盈。威。奔。馳。吏。役。選。矣。一。涇。契。閣。台。光。條。焉。累。日。愧。營。職。之。無。狀。致。貢。書。之。不。時。伏。惟。鎮。撫。善。藩。綏。寧。泰。宇。恭。以。知。府。密。學。諒。議。夙。鍾。間。氣。親。遊。熙。辰。乘。忠。諒。之。一。心。出。誠。明。之。正。性。優。游。密。樹。密。選。恭。桑。圭。衮。備。來。靡。嬰。於。素。志。江山有助。不廢於清吟。伏。爲。國。自。重。以。時。納。休。

代上李度支狀

向擁州旗。驛馳書舍。伏惟贊司邦計。妙順生經。恭以某官。親會熙朝。游揚美任。佐大農之調度。方委於周才。還中展之聰聞。行歸於劇任。

代上呂狀元舍人狀

伏。審。茂。對。恩。膏。榮。躋。法。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業。精。精。奧。方。格。淳。修。學。足。以。揭。阿。維。之。源。行。足。以。蹈。淵。濶。之。軌。親。逢。文。雅。之。會。優。冠。秀。廉。之。科。華。要。洛。揭。聲。光。愈。綽。方。載。言。于。宸。展。俄。給。札。于。禁。林。有。文。章。溫。厚。之。才。能。體。詔。意。代。陪。令。坦。明。之。作。適。當。上。心。佇。見。追。還。三。代。之。時。遠。駕。二。京。之。右。少。見。爾。效。即。歸。宰。司。某。頃。吏。邑。封。書。接。臨。宇。偶。聞。新。命。增。忭。寸。襟。

代上范資政狀

伏自某官就奉制音往觀藩政門牆愈遠慮遠元賤之蹤履歷不時懷愧高明之聽伏惟靜班寬詔誼擁
純肅恭以某官王佐偉才民靈先覺忠言坐斷乎國論大筆追還于古風傾軀廷之聘諫專將國之節制
備紆賢業獨映朝端旋升秘殿之華益重嚴宸之眷輒員僊姓已瞻富壽之區藩屏一方聊布中和之治
行國舊德還宅元台會是懷微素叨知獎特於孤進之自力舉大鈞之仁事雖懷于命遠恩固隆於榮遇
更蒙獎造以託生成

上永興路監司狀

叨從帥幕將預戎機才無一長頗有餘愧某其少也賤乃今之愚治曲學而不根經遠猷而忍泥他技俱
短獨潛圖吏之精自知甚明僅給簿書之務若建都之舊地重開府之盛游主人仁賢僚友俊茂應抗章
之辟置往屬其間須主賓之該詳密裨于內笑談足奉於多暇曉徹皆如其欲言縱橫智謀出入方略若
此之比率非所能尙蒙官局之居適託使臺之庇致孤生之冒選良本爲容昧素術於從軍顧前承教據
依有所欣幸兼常

代上判府劉龍圖狀

貳政小邦瞻風上笏屬秋商之賁序仰福履之榮和恭以某官經世偉才擅神領鎮忠言坐斷乎國論大
雅追還于古風中外游揚明哲一致迅瞻內閣之貴益重嚴宸之知京邑四方之表儀翕騰於尹政率廷
百辟之師帥當被於朝食咫尺瞻聞旦夕興拜

代上催綱王太傅狀

向嬰藩守阻奉郵音仰計水行妙照谷養恭以某官真氣間傑爲時聞人掌禮局之儀深明於典故促漕
臺之運方藉於幹能行瞻茂庸驟陟華貴伏願上爲宗社精調宴輿

代上通判陳太傅狀

自遠風符游更年舊川壤攸阻賦職幾稀伏惟贊行教條愈受禮福恭以某官量函夷雅學際本元侯國
亞瞻尙淹於遠藩相門襲慶當繼於先芬伏望上爲邦朝精調寢饋

代上楚州監酒洪推官狀

日傾高館斗曠幽絳遠料燕寧妙符生理恭以某官藝文精奧方格淳脩坦坦榮途固宜於關步區區利
局誠鬱於遠途佇養課之告成即寵恩之躍等更祈珍膏少慰願瞻

代上運使李判部同衙問候狀

伏審出按屬城近旋崇飾仰惟吉履俯萃體休恭以某官親遺聖辰備紆賢業登車履轡已澄絃於官聯
輓輿飛駕復羨盈於邦計行旌幹濟驟陟嚴嚴伏願上爲關廷精調寢饋

代上知郡郎中狀

近者屢布音函繼紆藩履屬餘寒之未殄旅冲履之惟休恭以某官方格淳脩政能通敏守應類易率揚
循吏之稱時議翕歸尙起潘郎之歎佇凝願續行被茂恩瞻奉尙遙傾祈倍切

上知郡都官狀

目去公麻候廣吏役日尸鞭扑之雪冗坐致音賸之闕稀伏惟入對王休備據寶籙神觀靜復天和舉
恭以某官道氣純全賦才肅給守應滿歲方格上聰之聞使節宣風行膺外計之委俛惟屏燭永託甄題
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饋

又

解嚴南服奏課中宸親如嬰兒驟奪慈母茶若疲馬止思故軒仰跂恩暉第零感涕惟齋給之遐邇固德
字之中安恭以知郡都官才實幾深器兩剛齊政不火烈民自畏之心猶衡平事罔欺者行光循吏之目
親受聖王之知匪朝甄躋協時傾屬某短才初仕膏備於使令裕度兼容靡尤於鈍拙更蒙餘末之庇曲
保孤單之蹤不由他門以舉大造伏望上爲邦社精調寢輿

代上府推舉士狀

聖鑒難通瞻風甚勞伏惟視治多餘練神增爽恭以某官量函夷雅識貫幾深親奉盛期獨膺華貴書林
權職方贊畫於王畿法從須賢行拜嘉於宸陛

祠部集卷十九

狀

代上施待制狀

某自贊清舟鎮繁使部居履定所日無少閒職是音賸之缺然曠諮德履之安否恭以某官真氣間傑爲
時聞人由妙年而取甲科不累日而都顯位外臺重使誠曰藉才之司內閣詞臣決非久次之地行膺迅
召亟踐元台願惟屏燭有所棲倚

代上潤州知郡曹丞狀

近者伏遇某官駕言于藩道出茲土輒緣門下之舊屢獲坐隅之親方絳威懷遠寄別涕惟兩轡之稅駕
雙雅俗以瞻風仍審剛辰已開尊府宿官茲限馳賀無階恭以某官識貫幾深量函剛實雄文取重于時
論大雅追還于古風圭莛儼然應于素志江山有助不廢于清吟而况先一州乃大用之爲三公蘇
此塗而出行甄治狀入對王休列職近嚴副時傾屬俛惟屏燭最辱獎題企頌兼常文陳匪悉

伏上本州知郡虞部狀

某自臨近屏久假故廬緣恭梓之由屢叩訟棠之下倚愛優顧陰微備衷爲郡事業貢謝禮瞻仰惟坐
鎮俯順生輝恭以某官親熙朝游揚騰仕紫垣應宿早歷于清郎秀野班春聊蘇于雅俗行膺宸選少

慰人言伏望上為國家精調養體。

代上致政相公狀

自領守憲日棲鈞庇仰惟吉履俯奉驪休恭以某官道著將明量面方重出應千齡之旦來翊兩朝之功天下既安已休於廟路宸衷得請遽致于官榮

代上新知南京歐陽龍圖狀

某士鄉近器儒世緒風頃緣天幸之然獲綴寶科之後輒隨素分嘗觀清塵旋緣位貌之殊遂有霄泥之隔自視冗外不敢貢書而演尊日聞軒翊徒爾崇風而竊抃伏審祇承恩詔出尹留都某適督漕舟矧往來之皆道復欣里閭將鎮撫之焉依榮幸兼常企瞻倍切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中外游揚明哲一致主盟吾道於藝文章之淳昌言當時幾臻風俗之厚尙綏台衡之拜聊司宮館之嚴然父母一邦不足充天下之望而領袖百辟行以副上心之傾

又

某早會右文踐階下列出蘇寒士之目樂聞大夫之賢若夫作世之宗師立朝有風采遊聘輿論率歸巨公如揭日月而行孰不仰望居為秦楚之隔未嘗進趨比者伏遇就奉詔音出觀藩政夫何恭梓之里獲被訟棠之風敢緣幸會之機以紆平素之願恭以某官德兩剛實識幾深道簡上心聲聞天下而自振藻書殿代言禁廷文章大醇坐復古道制作一出立為人模同宜暢鈞軸之弼謀廣幅員之休祉尙淹符冊屈布寬條然祕殿侍臣事久外補而上台貴仕行被外庸副國倚毗協時瞻矚

代上柳侍郎狀

叨紆守綬獲選侯封如鄒洪河日所蒙潤不遠數舍缺然貢音伏惟鎮撫雄藩綏寧泰宇恭以某官早紆賢業親會聖辰挺忠諒之一心出誠明之正性華要之選錙錙已周訟樹班條寧容於滿歲公槐正位行在於匪朝

代上錢內翰狀

徘徊末路往舊外塵日為吏事之勞分絕朝遊之齒自視冗散罔敢片言之瀆尊豈圖高明遽加餘論之垂飾諒其愚介聞可甄揚遐佩恩臨陰益感懷恭以某官忠諒許國文章世家親逢聖期獨膺賢選究屬體面指人事已極著篇之奇潤神化而輔帝猷佇觀行事之效矧禁林之上笏即台衮之便途匪朝登庸為世休福

代上昭文相公狀

適祇官局遐企台光去國非遙盡出大鈞之賜賁書差緩重干上衮之威伏惟變調佩風翕受膺福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賢以文章取甲科以忠諒結明主向專將轡之制力底寇巢之平衣冠百工極大巨之能事富庶四海見真相之偉才

代上潤州曹殿丞狀

奔馳吏部密邇侯封間輒貢書而演尊遽蒙記室之還教拜而伏讀藏以為榮伏惟鎮撫善藩綏寧泰宇恭以知郡殿承夙鍾間氣親遭熙辰父母一州不足充天下之望且夕中詔行以副上心之傾倘翊顯途輝映當世俛惟屏儒鎮託顯題感感所懷名官匪悉

代上王承旨狀

一遠墻宇尋莅方州有簿領之裝懷懷成元項顧音騰之布問坐致闕稀伏惟某官學術精奧方格淳脩學足以挹軻維之源行足以蹈淵濶之軌親逢文雅之會優冠秀廉之科華要清揚聲光愈綽視草玉堂之署密奉宸猷調元金鉉之司行被神化

代上交代郎中狀

伏審入奉宸縉出紆守綬夫何榮幸輒預交承善政缺然瞻尤於既往高賢繼者當俟於更張方觀除書之來因馳賀牘之晚恭以某官學際聖圖才為吏師泗當淮服之衝佇疑於治狀歲上甘泉之課首被於恩章咨觀非遠欣瞻倍切

代上留守龍圖狀

就蒙恩詔移領邑京來往江淮顧舊學之幾廢委寄民社於有政而曷施尙幸軍蹤早棲大庇高明有造諒舊物之不遺鎮統焉依幸孤生之有託行瞻大旆增忭寸襟

代上柳龍圖狀

把麾侯服凌躋寶詔徒然德誼之傾缺爾騰騰之奉仰惟純履舉萃驪休恭以某官盛業熙邦雄文經世席兩朝之宸眷夙著著明踐內閣之官榮行聞登用

代上潤州曹國博狀

猥瑣無堪愚頑惟舊乘以吏曹之冗缺然騰騰之帑伏蒙自損遠寄時占勤教而復諒其孤進之自絕有先容之為俯矜滯礙力發薦口常自策於無猥庶訖稱於獎崇伏惟鎮撫善藩綏寧泰宇恭以某官直清不倚莊重自居才為吏師名重物論東南之屏聊布於寬條左右之廷渴聞於正議行承溫裕驟陟顯途

代上知郡郎中狀

比者知郡郎中得請宸旋奉安親兆暫還仙輿兼侍壽輿自使旆之戒塗即秋霖之綿日稔獲晨昏之奉諒忘政履之勞仰料神函翕臻純祖恭以某官體範簡重氣涵醇深親逢復旦之期寢踐列星之位書繡旋里茲極於時榮非獨與謠方繫於風治

代上端公狀

近者伏值某官臨督通漕留止屬封俛惟元曹適備下吏獲委草茅之賤頓趨旌榮之嚴使東南輸條茲累月官簿盈案會無暇時第馳戀於門墻曠布誠於牋牒伏惟坐籌大計舉萃龍輿恭以某官道具粹醇器函剛實早紆實業自結主知總金穀而瞻中都久茂風績秉鈞衡而闢大化迴膺冊書眷言單璫之蹤訖望延館之賜

擬自計廷之末。蓋茲清節之繁。去國非遙。誠荷洪鈞之賜。實書差綬。優干上哀之感。伏惟坐論。力宜利澤。神明所相。福祚載蕃。恭以某官。業履崇高。智謀光大。抱廟堂之偉器。挺金石之純誠。出對休辰。進揚顯仕。更聘謀於兩府。贊風烈於本朝。獨深真主之知。首宅元台之序。圖遠至治。薰陶太和。百度清明。羣生舒暢。稷高視己。儀刑列辟之先。美舜吾君。拱揖法官之上。曠宗工之極致。光信史之直書。曾足元微。最叨獎遇。庶成毫髮之效。訖稱錫銘之仁。

代上柳龍圖狀

繇緣崇施。戾止鄙邦。適佐郡符。幸通謁舍。不道門下之舊。屢獲坐隅之親。迨使車之西還。候彌年所。願官簿之堆積。缺實信音。伏惟坐布寬條。誕膺純祉。恭以某官。冲襟有裕。亮節不回。明哲于躬。具存大雅之美。典刑在事。允藉老成之資。獨臨端朝。自結真主。履官階於延閣。冠卿列於禮司。藩服一麾。習勞於王事。昭晉三節。行簡於帝心。

代上李兵部狀

比者進承恩詔。往領計臺。自江而東。厥賦彌夥。矧惟封部。歸小醜之釋。宜有經謀。瞻一方之支度。豈圖繁使。遽假菲才。獲幸於天。情棲有地。恭以某官。器固剛實。識貫幾深。早應聯哲之知。出總東南之漕。刻去宿弊。創成新規。重淮海之輸將。滿疑風。副京師之供億。行被褒章。紀美王常。增光相閣。

代上安撫舍人狀

伏審實命。列部。輒才近署。揭使旌而就道。登侯服以領風。拜維有期。實天與幸。恭以某官。器固剛實。識貫幾深。早應聯哲之知。出總東南之漕。刻去宿弊。創成新規。重淮海之輸將。滿疑風。副京師之供億。行被褒章。紀美王常。增光相閣。

代上張學士狀

早蘇寒士之目。嘗出大賢之門。尋冒高科。復升閣籍。第銜恩而有素。情論報以無階。而且跡久去師。藩之嚴名。不微聞人之聽。謂由疎簡。從爾擢遣。會督府之剖符。自陋邦而假道。獲瞻威采。愈篤願憐。何天幸之復然。續恩暉而有所。外臺轉給。方渴於英才。明昭褒優。亟還於要職。俛惟官次。得隸使麾。新命傳聞。寸襟竊忭。恭以某官。道先民覺。學貫聖微。夙膺朝弁之華。久列書林之選。主知物論。率高恬退之風。賢業忠誠。行將將明之效。

代上揚州知府學士狀

伏念向從遠宦。方復故棲。夫何恭梓之邦。獲被坐棠之化。已浮單舸。將次近封。拜德有涯。實天與幸。恭以某官。才諒高亮。器職宏通。早升朝弁之華。旋被書林之選。郎垣久次。素高恬退之風。帝詔趨歸。行繼褒嘉之典。餘須瞻伏。以訖惓惓。

代上致政杜相公狀

南郡下僚。西州末介。被褒符而奔命。曾聯事居。週材館以馳心。第勞景仰。曠修綬。上瀆燕與。恭以某官。

河嶽上靈。瑞輝茂異。懿妙文而表世。端亮節以在廷。股肱兩朝。體貌一德。歷豐功於已試。避要路而弗居。珍寶照邦。備見將明之效。安車就第。益全恬退之風。素里揮金。聊追於逸致。青編載筆。增美於臺書。

代上江寧府節制狀

賈職云初。究心乃事。仰止燕喜之美。缺然綬腰之修。伏惟吉壤觀風。冲襟毓粹。恭以某官。識深經奧。學造聖微。官施當世而可行。道貫古人而不謬。厥司內閣之侍。樂駕兩轡之遊。走衰僕來。慶嬰於素志。江山有助。不廢於清吟。行被詔歸。耀光柄任。

上南京通判都官狀

頃在士鄉。舊依師席。訖無優事。止綴下科。遂參元吏之遊。賦站先生之席。當淮州之雜會。決犴獄之重繁。跡久去門牆之嚴。書不徹左右之聽。謂由疏賤。從爾擢遣。近偶北轅。輒書進謁。伏蒙忘其位貌之陋。視若子姓之親。曲以顧存。優於獎。旋遠登德。增企寸心。恭以某官。學鉤聖微。聲重時論。闢決名都之治。聊以康民。延登秘館之華。乃為宜職。

代上田省主狀

近緣臺轍。往督漕舟。止神句之近郊。無絲越進。企恩閱於一舍。阻效喜趨。因紆轡轡之懷。仰瀆高明之聽。願登魁館。釋轡疲軒。遽錫公移。俯從恩。速通名於謁舍。旋拜德於賓除。伏蒙損計相之達尊。卿部官之元列。肅穆引納。更僕優延。省己蓬毛之軀。銜恩山岳之重。自還吏局。增想台儀。伏惟坐籌邦計之繁。翕受天賜之粹。恭以某官。民望先覺。王佐偉才。親選重器之辰。蚤膺特選之選。榮禁局之華序。領財府之劇謀。富國康民。皆出著篇之舊。經邦致主。行登秉軸之崇。

代上青州文相公狀

伏審出臨治屏。已整齊。鏡鼓沸川。允極行輝之盛。登嶺溪路。前知與望之濃。矧在元僚。最叨巨造。淮壘亞守。獲在便塗。道左瞻風。庶伸於下拜。日需台旆。竊忭愚襟。

代上判監檢討王學士狀

自阻緒言。旋嬰細務。第瞻書殿之貴。差緩公函之修。方春肇和。所履綏福。恭以某官。術業經遠。文章世家。親逢聖辰。早暢賢蘊。文猷。參藏室之刊修。善教素風。象成均之長育。少殫儒效。行被帝咨。願踐嚴塗。繼升顯任。伏望為國日壽。以時考祥。

代上王承旨狀

枵淺之資。冥頑之質。頃緣吏役。嘗拜台儀。鈞造特深。有容一介之技。天幸何薄。不出大賢之門。始遠貳於州符。復累從於臺轍。奔命弗暇。音絕疎。尙繁全度之寬。靡諒苛禮之失。伏惟總司內命。繼奉繁。恭以某官。識宇闊通。才諒高亮。蚤甲鰲科之選。亟更書殿之遊。游蘇班榮。密謀邦體。以至提綱憲府。作尹天京。旋出殿於鴻禧。益茂凝於風。甘棠勿剪。方惠政之化。民零雨既。遠介非之修。觀上心宿注。時驗僉歸。金鼎開元。行歸持於宰柄。玉堂祝草。聊首暢於宸猷。

上魏趙太傅狀

自遠師歸。鎮廣吏局。日臨樞機。之器元。坐致音。職之缺。疎。仰致恩。第。位。感。顧。歡。炎。之。在。序。諒。燕。起。之。惟。時。恭。以。某。官。識。實。深。德。函。剛。實。出。納。關。隴。屈。高。賢。之。資。校。饒。需。才。行。歸。太。史。之。局。俛。惟。屏。陋。永。託。甄。題。伏。竊。上。為。邦。朝。精。調。慶。錄。

代上省主張端明狀

向。奉。朝。參。嘗。修。板。闕。世。蒙。援。進。之。賜。跡。免。清。尊。之。嫌。閣。絕。台。光。條。焉。累。月。棲。遲。旅。次。逸。矣。一。涯。噴。鼓。喧。流。仰。瞻。靈。味。恭。以。某。官。夙。鍾。間。氣。親。遇。熙。辰。秉。忠。諒。之。一。心。出。誠。明。之。正。性。入。尹。京。邑。滿。居。樞。廷。允。極。將。明。之。實。以。基。太。平。之。業。然。而。國。朝。重。選。主。計。為。顯。金。穀。大。司。得。才。則。濟。意。先。財。府。之。充。給。即。議。冊。書。之。寵。加。國。朝。登。庸。為。世。休。福。伏。竊。上。為。邦。社。精。調。宴。典。

祠部集卷二十

狀

代上張利部狀

顯。承。召。節。榮。解。利。權。僥。倖。特。允。之。際。素。出。獎。題。之。目。遠。達。大。庇。曷。論。丹。雘。載。如。嬰。兒。曠。奪。慈。母。最。若。疲。馬。止。思。故。軒。謝。恩。館。以。增。勞。適。公。函。而。登。緩。伏。惟。盛。宴。賁。序。冲。展。餐。和。恭。以。某。官。器。識。闡。通。材。猷。高。亮。延。純。誠。而。結。主。戀。鉅。業。以。照。朝。舉。持。使。節。之。最。出。傾。計。畫。之。劇。邦。須。仰。給。歲。課。頻。優。旋。被。詔。音。適。屬。心。畫。佐。財。閭。之。經。度。聘。全。才。參。政。府。之。行。議。行。叨。顧。命。

代上審官密學狀

伏。念。某。學。古。不。優。語。能。至。薄。嘗。備。風。官。之。列。過。蒙。國。士。之。知。一。出。品。題。遂。階。榮。進。亞。守。應。於。淮。上。曾。隲。定。居。瞻。恩。館。於。日。邊。略。諧。拜。伏。奔。命。勞。止。貢。資。缺。然。伏。惟。順。履。新。陽。新。景。福。恭。以。某。官。鍾。氣。間。傑。為。邦。老。成。基。結。聖。神。之。知。益。加。禮。貌。之。重。飛。綏。禁。城。久。居。侍。從。之。聯。班。昭。遠。藩。累。布。中。和。之。治。疏。恩。顯。座。進。直。講。樞。審。覈。官。能。暫。繫。於。定。鑑。敷。宣。王。化。行。兼。於。大。鈞。

代上運使度支狀

近。承。崇。施。出。按。屬。封。使。惟。願。壽。最。處。要。職。或。官。書。之。勇。藝。與。民。瘼。之。未。調。宜。舉。上。臺。之。威。以。警。他。邦。之。關。

尚。蒙。寬。假。不。汝。咎。辭。去。德。未。承。佩。恩。良。極。仰。惟。純。履。舉。集。休。祺。恭。以。某。官。才。為。吏。師。名。重。物。論。行。顯。風。績。驟。被。褒。華。

代上許待制狀

近。者。伏。值。某。官。奏。輸。將。之。大。計。入。覲。京。師。還。留。止。於。屬。封。殆。彌。旬。浹。獲。修。版。闕。屢。叩。坐。隅。特。忘。位。貌。之。殊。俾。親。燕。語。之。重。伏。惟。新。陽。賁。序。粹。展。餐。和。恭。以。某。官。才。為。世。生。道。先。民。教。宸。篇。彬。郁。方。躋。潤。色。之。班。國。計。美。盈。行。被。褒。嘉。之。渥。

上趙屯田狀

愚。列。冗。曹。日。叨。巨。庇。泊。赴。中。鉉。之。集。方。聞。嚴。飾。之。來。雖。甚。傾。軀。德。誼。之。高。不。逮。事。增。墮。之。末。旋。擊。舟。而。東。下。獲。敘。板。以前。機。伏。蒙。削。去。常。儀。過。存。優。遇。兩。紆。驥。從。特。顯。旅。居。自。遠。遠。於。門。牆。鎮。淹。徊。於。道。路。瞻。風。惟。日。進。記。不。時。恭。以。通。判。屯。田。行。深。文。醇。才。周。業。鉅。關。決。要。邦。之。治。聊。以。康。民。延。登。秘。館。之。華。乃。為。宜。職。

上樂職方狀

愚。為。隸。據。方。託。仁。候。會。不。終。朝。遽。然。滿。秩。伏。蒙。忘。其。位。貌。之。隔。視。若。子。姓。之。親。迨。赴。集。於。中。鉉。復。寓。家。於。盛。所。惠。周。幼。艾。日。賜。撫。存。旋。補。邑。以。南。還。獲。趨。隅。而。下。拜。許。陪。宴。豆。之。末。申。暇。公。廡。之。珍。越。去。恩。麻。洊。彌。月。所。淹。循。道。路。關。略。殘。函。恭。惟。靜。治。善。養。舉。綏。泰。宇。恭。以。知。郡。職。方。忠。諒。許。國。文。章。世。家。試。劇。要。邦。暫。班。於。寬。鄒。靈。光。折。肅。行。服。於。華。章。

上蔣侍郎狀

愚。爾。徵。生。缺。然。善。狀。蚤。繇。寒。士。之。目。嘗。出。大。賢。之。門。施。試。吏。於。淮。州。復。調。官。于。京。輅。一。遠。台。坐。五。見。巖。陰。恩。紀。敢。忘。第。劇。肌。膚。之。鏤。公。函。不。講。權。干。爵。德。之。尊。伏。惟。順。履。新。陽。新。景。福。恭。以。致。政。侍。郎。才。謨。深。亮。識。宇。闡。通。珍。策。熙。朝。已。底。山。河。之。固。安。車。還。第。自。遠。走。相。之。榮。為。物。論。之。稱。賢。矧。上。心。之。圖。舊。就。路。大。政。當。叩。于。元。龜。觀。保。粹。樞。庶。全。于。永。祿。

又

濟。賁。無。音。仰。應。樂。几。方。省。濟。尊。之。咎。遠。蒙。賜。教。之。酬。恩。獎。過。優。公。言。加。重。拜。而。伏。讀。藏。以。為。榮。昔。嘗。經。尊。仲。尼。之。復。有。驗。賁。查。楚。勝。珍。季。布。之。諾。不。啻。得。金。此。越。舊。聞。尤。深。厚。幸。茲。蓋。伏。遇。致。政。侍。郎。主。盟。吾。道。惇。勸。士。倫。弗。遺。籌。展。之。微。特。屈。王。公。之。重。新。占。勳。誨。俯。及。元。員。永。矢。慶。譽。仰。酬。知。已。

代上知府章學士狀

竊。伏。登。德。于。茲。累。年。緣。習。簿。書。之。勞。絕。攀。臺。閣。之。輒。俛。惟。敝。邑。獲。遇。善。邦。如。鄰。洪。河。日。所。蒙。潤。不。遠。數。舍。缺。然。貢。資。伏。惟。澤。暑。賁。辰。粹。標。油。吉。恭。以。某。官。直。清。不。倚。莊。重。自。居。蚤。光。舊。殿。之。遊。克。隨。相。門。之。烈。尚。稽。顯。任。屈。布。寬。條。然。才。如。弱。翁。久。外。補。而。上。念。賢。傳。行。當。昭。還。倍。殷。燕。典。前。對。休。寵。

代上元屯田狀

近。遇。齋。給。俯。經。敝。邑。獲。風。期。之。觀。止。出。天。幸。之。使。然。敢。署。尚。留。燕。居。增。裕。恭。以。通。判。太。傅。量。函。夷。雅。氣。迪。

中和掌故曲臺深明典籍之奧贊條方國行治海圻之安尙阻趨承倍綏養味

代上仙尉楊秘校狀

灝江之別累月于茲待次彌年任煩成性坐瞻尺書之奉第勞寸履之傾辱教甚勤寄顏無所恭以仙尉秘校天資爽爽士檢淳修方美職之勤行被褒書之薦遂尙進聽抱倍衛養與

代上北京文相公狀

伏念發蹤下治實台庇之焉依出守孤城已歲陰之載易比終吏課實進公函達遠門輪之趨缺疎竿腹之獻並紆梗槩仰讀高明輒料郵程之弗裕當歷鈴吏以茲久遠驅車於道路方稅軼於京師區區塵容衰衰人事別都相望翹館非遐惕就謁以無從銷銜恩而有素伏惟坐班寬詔參萃繁禧恭以某官簡厚憂委宣和迪德抱精忠而致主懋顯績以光朝兩冠宰衡首謀王體閣儲鑒典率圖講於明廷偉烈豐功復蕩平於外關既殫能事弗有元勳懇列讓封樂遷幾政旋開尊府出尹留京五月之治告成適煩君重一相之尊居外尙營民職行歸宅於上台以永康於四海

上越州知府待制狀

伏審就廣細札移嚴巨邦已即便展榮開尊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量簡簡厚職實幾深自結主知歷好賢業總東南之大計基懋庸功暢左右之偉謀尙稽寵拜疊露臺於黼展獲均佚於蕪城風積愈凝歲課連最恩匡微俗旋易名藩廉買臣懷章歸驚於守邸而頌之爲郡雅在於本朝行對韶函進調台鼎俛惟寒士之目素出大賢之門恩紀未酬最衷焉

上興國知軍陳郎中狀

頃從初仕獲庇仁侯歸純自持獨單執援遠收寒士之目俾出大賢之門旋去嚴麾擊來小邑三歲僻壤僅絕實書之階一心恩閱未知輪報之地伏惟坐班寬詔誕輝繁禧恭以某官爲邦老成作吏師表觀風軍最尙鬱於賢讓照續王朝行光於帝簡

代上蔡二司狀

某實今之愚自少則仕席嚴父之餘寵饒叨臺郎誤宗工之重知彌愧國士曾乏寸長之錄屢蒙清譽之加願舟楫之攸司號稱書之譽元度不能而雖止荷所賜以惟均一來河濱久去門下左右之供子職不知歲月之遷起居之事公函都失寒暄之問仰賴恕情而曲貸少寬廢禮之嚴誅伏惟發抒偉謀臨總大計懿賢侍門之出已閉塞以無餘利源實路之嚴復疏通而有裕民財內瞻於國兵食外製於邊庸功遙成能事云舉行聽都會之命告厥廷中坐開康濟之懷濟之天下爾時屏陋訖望堪銘

代青州相公先狀

伏審入觀明廷出臨巨屏油幢周匝益知丞相之尊行路歡迎將慰邦人之望俛惟元列方冒劇司督運漕邊適當于便道趨風節下即拜于清塵日企台儀曷勝愚悃恭惟某官忠誼結主文章致身蚤據康濟之才少見太平之效雖廟堂之上皆利澤之素行而藩翰之間欲化風之親被樂班寬詔游撫遐氓坐席

未溫行聞于趙召元台之舊亟復于升庸俛惟疏外之蹤訖託堪銘之造

李密學先狀

伏審將辭魏闕已報齋繡鏡鼓沸川允極行輝之盛登瓊溢路前知輿望之濃拜德有期實天與幸恭以某官氣鍾間傑道具大醇由妙年而取甲科不累日而都顯位幅員億姓久濡霖雨之沾藩屏一方聊藉仁風之扇餘留瞻伏併敘傾翹

代邵興宗北京相公先狀

受君言于國勞使聘于郊仰企台光甫入別都之境深繇天幸將瞻上衮之威悚忭兼懷文陳非論

瀛州濱州知州先狀

遠逐使車前經帥閫容載被行干典謁之司德範所瞻庶釋傾風之瀝其爲忝幸奚盡敷論

題轉先狀

將命以行勞實于外獲道使臺之便即登客廡之嚴餘在趨承併紆翹翹

代許州賈侍中先狀

得守小邦請塗餐服台驪在望魂已魂于煥發實快如歸迺自忘于疎冗矧預薦紳之列實居巨冶之間輿輻官榮率緣恩素茲趨風之有地信獲幸以由天俟稅征車即干典謁酬歲陰之凝互仰德履之綏將文武兼資已極宗臣之貴邦家所賴行遠上宰之嚴瞻觀有涯欣榮倍極

上張龍圖狀

恭以某官瑚璉茂器河嶽上靈以忠誼結主知以文章重時論翺翔華序輝映清時雖臨澗之雄游總清臺之劇進榮班於延閣升茂績於本朝金殿要司暫繫於心計鈞衡顯命佇奉於詔音

又

自違治屏淹易歲時適便道以趨官第望風而懷德伏惟靜布寬詔禽發純禧恭以某官誠蹈大方氣陶至粹雍容近經輝映本朝內閣升華厭運臣侍從之事外臺分寄詠太守中和之時然而先一州乃大用之階爲三公由此塗而出行聞爰立以副具瞻

上知府龍圖狀

恭以某官莊重自居直清不倚言經邦國之體學際天人之交出對休辰進更顯仕旋升延閣密侍選旋京邑四方之表儀方瞻於尹政率廷百辟之師帥常被於朝食咫尺瞻聞旦夕冊拜甫臨首祚誕輝繁禧某滴瀝潛局之如莫逮壽杯之奉其爲瞻企曷可名言

上知郡都官狀

比者知郡都官解麾南服奏課中宸藐如嬰兒驩慈慈母恭若疲馬止思故軒仰跼恩暉雨零感雨惟務給之遐邇因德宇之中安恭以知郡都官才質幾深器兩剛實政不火民自畏之心猶衡中事問欺者光循吏之目親受聖王之知匪朝匪曠協時傾屬某短才初仕嘗備于使令裕度寬容應尤于鈇拙更

縣餘宋之庇曲孤單之蹤不由他門以舉大造伏冀上為邦社精調養與

上黃池仙尉狀

自阻風期候彌所奔馳據局常若少閒將送使車會無虛月因囑起居之問仰希燕饌之安豈謂注存首貽音諭不忘雅素第切中藏暑氣方炎晤言正邈倍祈愛重少慰瞻懸

代上何舍人狀

體位冗官副車下都冠蓋旁午鎮事于將迎案牘沈迷坐成于勞辱以長安之日第懷還心傾西州之風阻瞻神矩伏惟雍容禁列熙暢沖襟恭以某官亮直昭融中和迪哲文經邦國學際天淵載筆記言方書萬世之法兼鈞調化猶鬱四海之瞻行被昭君曠光冊拜

上參政趙侍郎狀

恭惟參政侍郎為國尊老受天元精自結主知備紆賢業坐陪幾政會日月之休明仰對慶辰贊乾坤之茂育翕膺時祉增煥台躋某職總使臺跡疏實廉永官瞻頌曷盡敷論

上福州密學侍郎狀

就率明樞撥司外計兩短材之非稱願巨庇之為依已即便遷行登尊府恭以某官夙鍾間氣親遭照辰秉忠諒之一心出賦明之正性體紆賢業自結主知踐碧落之華班登鴻禧之秘直差綏登庸之冊聊分鎮撫之符運恭梓之巨邦布坐棠之美化江山有助不磨于清吟圭衮備來靡嬰於素志風猷增勳時論雅高然而先一州乃大用之階為三公由此進而出行膺迅召入踐嚴塗餘運瞻承併謹題緒

上范資政狀

項焉近器效此元官念案牘之冗迷坐廢俗狀企施慶之嚴密阻拜台儀伏惟鎮撫巨邦布宜寬詔神明所右福祚較蕃恭以某官社稷宗臣山河間氣道誼行已忠諒致君傑立當朝究悉能事出綏邊略進貳宰廷收已試之豐功厥居台路令惟良之寵寄連換守藩行奉溫書函騰上袞

上邵學士狀

謬叨恩詔與領計符朝廷弗棄非才驚塞以為可使席衣冠之餘緒淹滯時榮視金穀之要司惜無素術俯伏承命兢駭失圖賴夫聯事之賢茲有乞靈之地風期伊邇天幸居多恭以某官學造聖微名高士論龍財外計似非職業之宜載筆嚴塗行代調辭之出

上盧楊二侍講狀

自去德誼漫隨歲時鎮執簿書之勞絕疎竿版之間仰惟福履俯順生靈恭以某官道具粹淳學際元本發先民述作之奧中當世修明之科輝映端朝雍容近綴屬聖主崇儒之際得君子逢辰之光翔步赤墀備天臨之顧問解經內閣廣上德之聰明行副容懷慶膺升擢

上孫內翰狀

近發宸綸出從吏局馳心題館之下回首長安之遙退念恩輝第憂感抱惟侍從之豐暇因神明之顧還

恭以某官道具粹醇德兩剛實早居仙籍之高選冠茲禁林之貴游瞻韶憲而裁訓詞方見真儒之效柄台衡而圖政教行舉大臣之能曾是元微最叨知獎諒其愚介謂可甄顯事雖迫於他端恩已逾於衆遇恭以某官夙鍾間氣親遭熙朝論不詭於聖人言有補於當世蚤揚華貫登踐禁局密詔深謀或內參於坐論高文大冊皆進候以立成潤色宸猷發揮寶業矧北扉之上笏即黃閣之便塗視草玉堂慶容於久次調元金鼎行副於具瞻

上張祠部狀

向陪朝謁阻遠賢規仍引級以竊榮將還鄉而待次優游故治條兩蒲旬復為人事之勞差緩公函之奉仰惟純順誕膺繁祉恭以某官莊重自居直清不倚逢辰熙綏當仕光亨尚淹冊府之游聊寄清臺之柄下車視事列郡傾誠肅心計于無垠方繫幹濟被恩章于不次行步踴躍

上海州通判盛寺丞狀

迷遠英範增崇德粹徒然燕語之傾缺爾殘廢之致豈圖情照首占青書意在遠而彌親禮由謙而益厚仰荷勳仰切銘藏款源向闕標儀猶遠勉綴殘簡前荷寵榮

上錢塘鄭寺丞狀

之官江府去德歲餘幸治境之相望傷昔函之不講日棲歲暮坐企高風昭煦實辰燕興迪吉恭以某官材猷廣敏方格淳修較藝禁局賜詞詞級試才劇邑休有榮聲翔步嚴塗佇還舊物益綏雅味少副瞻祈

上發運施待制狀

近者伏遇某官假塗屬部奏計中都某適貳小邦獲瞻上笏旋齋聆之遐邇因德宇之中安恭以某官才質幾深量函夷雅由妙年而取上第不累日而居要官利柄浩穰暫倚濟時之略宸篇彬郁適聚濟色之才方入對於王休佇矚光於冊拜伏願為國自重以時考祥

又

某備位守藩託身使節日有詔條之奉缺然腰腰之修仰料燕興舉慶禧祉恭以某官民靈先覺王佐偉才早升延閣之華兼領陳垣之秘提衡外計茲暫於具瞻乘輿上台行聞於爰立伏願為國自重協時所傾

上施龍圖狀

西州一命支郡下僚託使旆之末塵沾恩曠日列公函之兼福鼓或後時伏惟鎮撫巨邦綏寧泰宇恭以某官智謀光大術業崇高道誼致君忠諒行已備紆賢蘊展踐班榮蚤為瞻哲之知出總東南之清風猷益茂歲蹠頻優掌宮輪於留都未溫坐席改守符於邊闕聊倚長城行被韶遠驛光冊拜

又

自去恩麻清更月所委質草茅之賤嘗備下僚馳心旌獎之嚴第增勞想向抗塵於囊牘缺進記於鈴齋伏惟班超多餘擁休彌裕恭以某官中和迪哲海直慈功由高文而擢異科不累日而都顯位名重時瞻

才爲主知。早立朝。有臺閣之風采。類成續。蓋江淮之轉輸。尙純徽冊之榮。聊屈寬條之寄。行膺柄用。大副嚴瞻。

上二清狀

某一竊科籍。久歷祿。走官路而非當。俾親蠶之未卜。露章得請。襄事言歸。鄉里以恩意往來。板輿以登。順勞苦。仍傳喬木之戀。不覺遐轡之過。在私欲而更安。致王程之淹引。日虞按舉。以詰稽違。賴外臺軫憫之仁。全末路孤危之迹。此蓋伏遇某官。恩推再造。量極兼容。特難見行之文。靡尤既往之咎。使朱轡家守。獲訖于恩榮。皓首偏親。同終于孝養。欲報知己。敢忘捐軀。

上金華知縣國博狀

伏審解印。卸臺促裝。首路驟遠。巨庇增鬱。丹襟開赤子之攀轅。第欽遺愛。參諸公之供帳。莫遂愚衷。恭以某官。風業宏長。襟致夷遠。試才劇邑。適善治之告成。第課明廷。行茂恩之優及。瞻所懇結。無論下情。

上省副王郎中狀

恭以省副郎中。盛德之後。元精所生。甘泉之課。屢優茂恩。行及淮水之源。方濤遠用。奚涯順履。天賜。時福。莫逾爲壽。第劇傾風。

代問候屯田狀

自紆守。越阻朋簪。近縣愚急之行。書致幽絳之間。伏惟布行寬治。臨撫善邦。鎮靜多餘。神明永復。恭以某官。真氣間傑。爲時聞人。父母一州。不足充天下之望。且夕中詔。將以副上心之傾。遇剏途變理。元化伏望爲圖。自壽以時考祥。

代問候丁憂李端明侍郎狀

某自冒仕階。嘗出門下。奔馳吏役。邈矣一涯。契闊台光。倏焉累月。第馳心于恩館。曠敘咸于書。膝坐談。儀鎮勞悃。仰惟孝履。俯順禮經。恭以某官。名世績賢。際天蓋識。以忠誼結明主。以文章重當時。輝映端朝。翔翔華貫。以至載筆法座。代言禁廷。上直文昌之垣。榮靈秘殿之秩。旋出觀于藩政。俄入宰于銓衡。品題庶官。時所稱允。師帥百辟。上方柱礎。遽遭親闈之悲。差淹台衮之拜。然萬鍾及養。足以慰夫生平。細札奪情。可兩全于忠孝。永言瞻慕。曷究指名。

代問候許發運狀

竊玷茂恩。獲監便郡。使麾所屬。官次焉依。伏惟順履。肅辰。詔膺美福。恭以某官。纓綬奕世。文章冠時。上知甚明。自結益固。金穀登羨。備紆富國之才。朝廷寵嘉。行付經邦之任。某適棲墮庇。倍切傾祈。久曠台光。尤深戀結。

代問候程密諫狀

被命中宸。効官南服。門牆愈遠。慮遺外之蹤。履歷不時。懼瀆高明之聽。仰惟坐鎮。俯順生經。恭以某官。亮節在廷。懿文表世。早紆賢業。自結主知。升諫署之華班。兼樞廷之祕直。中外游歷。明哲維均。父母一州。

猶對于清議。願袖百辟。行副于具瞻。俛惟下僚。嘗備屬吏。庶終挾北之造。以就生成之恩。

問候吳司諫狀

伏念竊玷茂恩。獲隨便郡。迭仰諫垣之貴列。嘗同鄉閭之昔遊。日企模範。坐勞僚隸。伏惟居得言之地。有結主之資。咫尺清光。啟居純福。恭以某官。術蘊經濟。學該本元。親逢聖期。獨中賢選。雄文珍策。早奉對于大廷。至論昌言。茲躬達于當世。匪日愛立。協時具瞻。

問候陳州相公狀

某比者。叨承明命。獲假便麾。去國匪遙。盡出大鈞之賜。賁書差綏。懼于上衮之威。伏惟靜布寬條。翕臻純祐。恭以某官。轉疑方重。道著將明。結真主之深知。極大臣之能事。幅員億姓。已瞻富壽之區。藩屏一方。聊布中和之治。行膺宸照。遠秉台衡。

問候司農張待制狀

某近被詔書。就移藩服。方休道路之勤頓。即有教條之奉行。阻致涼涼。仰諮寢味。恭以某官。夙鍾間氣。親會熙辰。咫尺清光。翔翺近禁。宸簡彬郁。方聚潤色之才。農府登盈。行被懋庸之賞。驟歸柄用。少慰輿瞻。伏望上爲邦家。精調燕喜。

問候承旨內翰狀

假守小邦。瞻鳳上芬。惟侍從之豐暇。諒神明之綏和。恭以某官。道具粹醇。量函夷雅。頃居仙籍之甲選。茲冠禁林之貴游。體詔意而裁訓詞。方見真儒之效。柄台衡而圖政教。行舉大臣之能。

問候安撫資政狀

近奉音郵。計塵台座。仰惟福履。誕輝休祺。恭以某官。經世高才。萬紳碩望。歷更華要之選。備極將明之才。天下之安。暫休于廊廟。方面之計。屈布于藩條。諒五月之政成。即三篇之冊拜。伏望上爲邦社。精調燕喜。

問候李刑部狀

使應所屬。旅次焉依。如鄰洪河。日所蒙潤。不遠數舍。缺然寓音。伏惟順履。默炎。誕膺福祿。恭以某官。德函剛實。才貫幾深。親會聖辰。備據賢業。登車攬轡。已澄序于官。聯。曉乘飛鶴。復表盈于邦計。行旌幹濟。驟陟近嚴。

代問候提刑郎中狀

自遠歷符。屢更旌旄。仰惟純履。倍集龍輓。恭以某官。經世巨才。摺紳碩望。進持國紀。當寧器其詳平。出按刑章。列城疎其風采。行常秩滿。佇聽詔還。伏望上爲邦朝。精調燕喜。

代問候青州安撫大資狀

自違鈞庇。日企台光。伏惟鎮撫之餘。福祥所萃。恭以某官。際天蓋識。名世風才。率樞廷之密議。專將闡之。外制。悉殫碩畫。訖致大軍。以至屈領守塵。榮榮使節。將天子惠綏之意。慰安元元。詠太守中和之章。述宜晏晏。行奉星詔。亟還上台。俯惟衰遲。鎮託銘造。

問候通判都官狀

學古不優，液官無狀，備使令于庇下，襄國遇于尊前，居常親承教誨之言，不覺身在州縣之賤，貳車言邁，決日子在，傷孤官之瞻依，企餘光而獨甚，仰惟純履，舉萃醴休，恭以某官莊重粹溫，剛明精敏，關掌郡事，屈領簿書之繁，鈎深聖微，行司典籍之嚴。

代問候荆南知府狀

自遠鈴齋，遷移圭藩，惟淮壖寬元之地，有官清沈迷之勢，噴噴奉于音題，以究陳于感懷，伏惟布宜寬昭，集受繁緒，恭以某官業履昭中，才猷彪外，登勳端朝之望，雍容內閣之華，惟荆湘之雄藩，據洞庭之勝壤，厥居秘殿之侍，樂駕兩轡之遊，圭衮備來，慶豐于素志，江山有助，不廢于清吟，諒五月之政成，即三篇之册拜。

祠部集卷二十一

狀

代問候文相公狀

近應慶慶仰鑽鈞衡，兩兩台星，諒遇于鑒照，巖巖尹石，彌極于企瞻，伏惟坐論萬事之機，兼受百祥之粹，恭以某官代天鉅業，名世偉才，冠羣后于中階，總大猷于一體，稷高維已，治安率土之濱，義軒吾君，拱揖巖廊之上，某夙惟驚，荷荷延銘，適居元外之聯，阻伏疑嚴之地。

代問候運使邵中狀

貳職于藩，宿官無狀，比緣崇飾，出按屬城，道經陌郭，日瞻高矩，去德未幾，馳驅彌深，曠奉殘函，仰咨襄飾，恭以某官盛德之後，元精所生，紆賢業于端朝，踐郎曹之正列，荷淹柄任，暫領清權，逆心計于無垠，適資幹濟，取民藏于既庶，行底瘼登，付簡宸衷，曠升邦署。

代問候發運大陳狀

向按屬城，迫道塗之勞，止遇傾藹，字傷殘之缺，然伏惟澤暑，賈長，粹操迪吉，恭以某官民望先覺，王佐偉才，由妙年而取甲科，不累日而都顯位，以至膺天閣之密侍，兼陳垣之要班，主知素明，賢業彌勦，差綬登庸之拜，屈持通漕之機，然金殿養登已，富王都之計，而均衡密勿，行居台席之崇。

代問候發運狀

寄身使節，職守藩旗，撫弱植之瞻依，企餘光而日甚，向沿臺榭，會離定居，仰奉郵音，綏成曠禮，伏惟坐籌大計，舉集繁緒，恭以某官覺任民先行，為世表，早躋縉綬之貴，自結績旆之知，寵寄茲隆，聲光愈絳，龍山海之貨，方洽漢益，充邦國之須，適繫幹濟，行時茂和，亟踐嚴塗。

代問候發運孫大監狀

解去小麾，為來上國，轉嬰人事之元，開奉朝趨之常，南望使臺，綏遠千里，內省書札，不修累年，簡棄乃宜，兢慙何補，伏惟坐籌大計，參萃繁緒，恭以某官名重薦紳，才兼數器，懷揚騰仕，獨映榮班，總山海之輸將，尚煩劇任，瞻邦家之調度，行錄茂功，與言所符，柄用非晚。

代問候許祠公狀

近者伏遇某官告成歲課，入覲天威，因假道于屬封，獲趨塵于嚴飾，宿官無狀，第引領以傾風，貢問不時，徒觀而增懼，伏惟時隨賈序，純履發和，恭以某官業履昭中，才猷彪外，勤勞十稔，總淮海之輸將，瞻足大農，經邦家之支度，已列霜臺之祕，行登天閣之華，翹企維深，欣愉曷罄。

代問候南京杜相公狀

茲以鴻材，猷而煩使，閱簡書而按治，曾聯軍居，奉殘牒以問安，已成曠禮，伏惟水行賈序，谷養餐和，恭以某官業履崇高，智謀光大，尊股肱之一體，鉅金石之純誠，珍策熙朝，已底山河之靖，安居就第，遠漢圭衮之榮，維衆論之稱賢，矧上心之圖舊，就歸大政，當叩于元龜，善權粹機，庶全于永祿。

代問候何舍人狀

憑冥無狀，泊沒于時，亞慶漆潤之交，日迷簪履，極目河山之阻，時曠音塵，伏惟坐布寬條，翫膺景福，恭以某官中和適哲，亮直秉彝，學究天人，文經邦國，才為時而挺出，道遇主以大成，載記言，未殫于儒效，露章請郡，將布于主恩，雖光畫錦之行，尚淹英養之命，佇膺迅詔，還踐嚴塗。

代問候許州相公狀

猷瑣無堪，生成有素，亞外諸侯之守，日奉詔條，仰大丞相之尊，曠廢殘牒，伏惟布黃堂之政事，萃泰宇之輝騰，恭以某官助濟王塗，器包民極，才為時而挺出，道結主而彌深，首朔台路之嚴，親輔帝期之盛，登用良俊，我抑資權，講關典之所未行，讓元功而不之有，亟歸章于宸展，願遠印于宰廷，萬民具瞻，方依于周尹，一相處外，俄殿于陝郊，輻員渴鈞治之仁，朝廷思體貌之舊，行膺徽冊，歸宅元台，使惟允微，庶乾壙造。

代問候通判都官狀

阻侍坐隅，條綰旬浹，崎嶇末局，罔奔命之無休，引遡崇廉，惕進音之滋獲，仰惟坦履，翫受繁緒，恭以某官名高王朝，學際聖闡，貳車贊治，聯轡于賢圖，細札須才，行趨于帝所。

代問候新州資政狀

在萬外麾，徘徊末路，門牆愈遠，慮遺疏冗之蹤，殘牒不時，懼澆高明之聽，企台光而且邁，馳愚想以滋深。

伏惟靜鎮善藩，益綏泰宇，恭以某官，際天應運，名世標才，幸極廷之密議，專將國之外制，悉殫碩畫，歷樹豐功，天下已安，暫休于廟略，方面之寄，屈布于藩條，諒五月之政成，即三篇之册拜。

回崔判官權縣狀

比者方效小官，獲棲大庇，偶沿臺謨，暫領邑章，撫弱植以瞻依，跋餘光而日甚，豈圖高誼，猥賜瑤封，何其實飾之多，無乃謙攝之過，永惟成服，曷究名言。

代答王侍制狀

向墨郡事，罕奉郵音，阻彼喧涼，仰諸寶傳，豈圖恩獎，猥占教文，恭以某官，經世偉才，擅神碩望，時政有大利害，莫非昌言，宸謨之日坦明，多所潤色，行磨鈞軸之拜，少慰輻員之瞻，伏望上為闕廷精調，燕起。

代答秀州岳郎中狀

自遠朋舊，向紆守級，豈謂不移鄉閭之舊，曲有踐際之貽，兼承坐布藩條，舉職榮福，恭以某官，早紆賢業，自結主知，擁麾東南，已凝郡治之最，奉召口夕，行被朝會之榮，伏望精調燕興，俯慰瞻頌。

代答趙處祁狀

近者伏遇被命出都，假道過泗，輒緣門下之舊，履獲坐隅之趨，虛襟以容，雅容無替，而復諒其孤進，每有先容，俯於滯蹤，刀發薦口，自遠去於德蔭，庶少披於威儀，賤介遠還，誨音首及拜而伏，讀藏以為榮，恭以某官，當代鴻儒，蔚神碩望，郎垣應宿，早愜於與言，侯服亞慶，尚淹於遠躋，佇宸檢之褒擢，復相門之光華，僥惟元微，鑽卜棲倚，伏望上為宗社，精調燕興。

代答陳都官狀

居鄰善郡，日底餘光，稱聆卓馬之朝，入近蒼龍之闕，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屬商序之方中，企賢規而獲邀，即膺甄擢，倍萬和調。

代答知宿州朱司門狀

鸞麟順驛之臨，嘗拜珍函之辱，旋嘉驥，往督漕舟，行李淹留，日月逾邁，抗處無狀，裁記不時，恭惟順履初炎，翕臻純福，善藩布詔，方著於能，溫檢須賢，行躋於華，勉遵時序，倍保興居。

回諸官狀

王正謹始，天吏肇和，欽遵歷以授時，稱漢鰲而薦壽，恭以某官，親逢盛際，早歷榮階，屬開祥之膺辰，期自天而集慶，永言瞻頌，曷罄指云。

代答運使任學士狀

拜嘉至渥，冒職如初，鎮鎮藩書之勢，絕攀臺閣之軌，豈圖恩照，首占教文，伏承給食中郎，餐和泰宇，恭以某官，器固剛實，識實幾深，以忠誼結主知，以文章重時論，然漕臺煩使，誠曰藉才之司，而書詞臣，決非久次之地，行祇迅詔，入踐嚴途。

代答揚都官狀

向緣朝錫，慶遺賢規，去德未遑，瞻風湛劇，旋承新命，榮領使麾，方列聖函，遽貽辱，恭以某官，才猷盤美，政術修明，早踐清郎之塗，游揚循吏之目，第甘泉之最狀，允格聰聞，殿臨闕之巨邦，行旌治迹，趨承匪遑，企引兼常。

代答王承旨狀

伏蒙遠紆公幹，垂賜鈞函，不遺外補之蹤，曲損大臣之體，拜而伏讀，藏以為榮，恭以某官，王佐偉才，天元粹氣，以文章甲賢選，以忠誼結主知，飛綏金馬之庭，早揚仙實，視草玉堂之署，密暢宸謨，日奉威顏，益隆體貌，台星兩兩，行正坐於焚煙，尹石巖巖，日副時之瞻矚。

代答淮陽知軍司門狀

伏審祗被恩書，榮臨治屏，寸襟增忭，除調焉依，恭以某官，識蹈大方，氣陶至粹，妙年結綬，蚤著於能名，列郡鎮應方，變於美政，行甄最狀，而踐嚴途，某適守陋邦，獲鄰善壤，未遑馳慶，首辱占音，輒隨兼深，名首非

伏審肅即便辰，已臨劇邑，坐席未暖，早騰治聲，闕境相憶，謂得賢尹，方茲竊忭，遽辱流音，感佩并深，名首非究。

代答昭信羊寺丞狀

伏審就蒙綢札，移鎮巨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實幾深，量西夷雅，蚤膺朝綬之貴，久踐書林之游，領漕節之輸將，參財閭之經畫，善狀連最，高懷愈益，隆天子之知交，上柄臣之薦尚，精顯任，猶布寬條，然圭表儀來，靡嬰於素志，而江山有助，行適於清吟，弗需坐席之溫，佇被錄車之召，未遑馳慶，先辱占音，輒言交懷，名言非逾。

代答詳理陳著作狀

代審茂對明綽，榮臨治屏，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宏才博，行潔文醇，游決雋科，未紆賢蘊，掌漕臺之通廣，遽被更書，山省戶以詳刑，適當滿歲，亟從宸陛之對，擢踐道山之游，未列慶函，首紆珍贄，永言愧忭，曷究名云。

代答揚州張學士狀

近者伏值某官，駕言于藩，迨出茲土，獲賢規之觀止，愧主禮之缺然，旋聞肅練剛辰，榮開尊府，將迎鮮暇，日誦教條之行，企忭交懷，尚稽履歷之奉，豈圖恩照，首占誨文，伏讀以還，兢慙靡措，仍審榮班，寬昭翬萃，繁縟，恭以某官，業履淳修，才猷高爽，踐書林之清切，久列嚴塗，總漕節之輟將，累持重柄，游臨巨屏，增煥豐功，旋展知名，素嘉恬退之節，朝廷倚德，行承迅召之音。

代答舒州林龍圖狀

頃接相頤，風猷之仰，止簿書紛委，愧昔記之缺然，豈謂曲貨愆儀，自敦高誼，乘便壽之多暇，飭記室以

鳳陽集 卷二十一

占書何其貴飾之多。無乃謙揚之過。恭以某官。萬神眷顧。經世偉才。親對休辰。落場美化。登禮司之少列。增重聯聯。參延閣之榮班。有光儒效。容舒入之故國。分漢守之左符。藩翰須賢。暫勞於君。重朝廷圖舊行。被於帝否。

代答盧郎中狀

向應賓席。獲吏淮州。適逢耆德之英。出共本朝之理。大事決于庭下。率任通明。短才備於幕中。乾無云補。第積官瘼之慮。敢圖公舉之榮。過被獎憐。猥形慰薦。旋達恩館。鎮奉臺符。奔走道塗。淹徊歲月。塵勞之狀。畢冗而可嗟。起居之音。闕疎而不備。寄顏有覲。輪成無涯。豈謂自損。遂尊首屈。勳勳拜而伏。願願以爲榮。仍審泰字。若休。景福如召。恭以某官。行推高與。識實幾深。付古諸侯之權。游更重寄。著漢循吏之目。行光直書。

代答杭州呂舍人狀

近玷茂恩。曠塵劇使。事經多目。悉究寸心。俯領益前。會無虛目。曠紆悃幅。少謝獎延。豈圖乘便。蕃之多餘。飭記室以占。教祇服謙亮。銷勳愧。恭以某官。德履昭中。智謀經遠。長涉萬科之首。游揚仙貴之華。載華最盛。厥司於外。命請應要。郡樂布於寬。然然而先。一州爲大用之階。鮮累日乃高賢之致。鈞衡之委。旦夕以須。

代答新運使學士狀

伏審解守符。復持清節。顯惟無狀。方此按章。獲使範之焉。依。增愚襟之竊作。未遑馳慶。先辱占書。祇服謙謝。第深銘著。登車獲。矧視事之初。執票飛。佇瞻唐之最。餘留瞻仰。以託悃懷。

代答青州相公狀

伏審相公。光被明。就更巨屏。天下。雖矢於延。銘。京左數邦。鑒鑒於鐵。側聞成命。竊什。因。於軍。備。懷。於上。登。謝。忘。公。台。之。絕。禮。命。記。室。以。賜。書。拜。讀。以。還。兢。榮。靡。措。仍。審。商。秋。實。序。鈞。履。餐。和。恭。以。某。官。社。稷。宗。臣。山。河。間。氣。均。股。肱。之。一。體。擬。金。石。之。純。誠。備。紆。賢。業。之。高。而。踐。朝。班。之。劇。廟。堂。之上。雖。利。澤。之。素。行。善。屏。之。闕。欲。教。風。之。親。及。即。膺。徽。冊。還。乘。大。官。夙。荷。陶。甄。易。勝。企。抃。

答通判都官狀

自遠。盛。德。猗。越。登。辰。伏。蒙。特。容。位。視。之。殊。首。錫。辭。官。之。重。惕。然。拜。賜。以。爲。榮。伏。惟。願。泛。齋。給。舉。綏。泰。宇。恭。以。某。官。學。詣。聖。闕。名。高。士。林。關。掌。郡。符。豈。稱。高。賢。之。薦。爾。翔。書。殿。茲。爲。美。職。之。宜。伏。願。倍。衡。燕。興。少。平。瞻。顧。

答知軍郎中狀

久。阻。寶。輿。曠。馳。公。隙。豈。謂。乘。便。藩。之。多。暇。命。記。室。以。占。音。禮。意。過。勤。感。戴。增。劇。恭。以。某。官。鍾。氣。間。傑。爲。時。老。成。軍。最。班。銜。衆。起。清。郎。之。嘆。重。書。褒。績。行。光。領。吏。之。稱。進。服。徽。章。倍。綏。沖。展。瞻。依。之。戀。論。述。笑。輝。

答蓬州食判方中合狀

近會高車。甫經陋邑。貴緣世舊。邊暗風期。少。理。愚。心。之。傾。獨。差。主。禮。之。缺。遠。顧。未。久。占。教。至。三。自。損。朝。廷。之。遠。尊。弗。遺。州。縣。之。勞。賤。禮。緣。愛。厚。感。與。幸。并。恭。以。某。官。材。猷。懋。明。微。致。夷。遠。屈。能。大。幕。聊。聚。綱。書。之。精。考。課。嚴。宸。行。被。華。章。之。寵。益。綏。燕。饒。庶。副。瞻。祈。

答方寺丞狀

向以非材之資。久承旁縣之乏。簿領勞止。鎮汨於塵容。饒函缺然。第傾於賢檢。豈圖謙眷。數枉輝音。遠貽窮海之鮮。申。賜。秀。林。之。實。拜。賜。甚。渥。實。書。弗。時。尙。特。粹。標。之。寬。未。誅。苛。禮。之。嚴。恭。以。某。官。才。猷。懋。明。微。致。夷。遠。屈。能。大。幕。聊。聚。綱。書。之。精。考。課。嚴。宸。行。被。華。章。之。寵。益。綏。燕。饒。庶。副。瞻。祈。

答方秀才狀

某名在州縣。沮壯氣以無餘。賤如塵泥。分英才之絕顯。豈謂方君先聖。特敦高誼。遠枉珍函。褒假過優。諒緣於誤聽。庸愚自揣。有激於嘉修。炎海賈辰。燕與迪吉。行。擢。素。蘊。平。拙。顯。科。瞻。顧。交。深。文。陳。非。悉。

答范仇香狀

自遠朋遊。修茲累月。徒勞吏職。曾。歷。定。居。愧。書。禮。之。缺。然。遠。誨。音。之。來。止。益。知。雅。契。之。篤。兼。審。粹。標。之。和。恭。以。某。官。方。格。淳。修。才。猷。廣。敏。大。邑。從。政。猶。未。暮。年。當。塗。交。章。計。在。匪。日。

答王交代狀

鼎。竊。恩。章。溢。紆。宰。級。考。格。垂。滿。治。材。本。陳。賴。有。後。來。之。賢。將。更。既。往。之。器。承。拜。新。命。稽。修。慶。函。豈。圖。陰。隲。先。占。道。教。恭。以。知。縣。結。誓。氣。得。天。梓。學。鉤。聖。微。早。交。諸。公。之。章。爾。可。一。邑。之。政。上。心。嘉。乃。邊。降。於。俞。音。高。目。顯。然。佇。觀。於。新。治。益。綏。福。展。行。服。義。華。威。顧。所。望。名。官。非。悉。

答東陽韓中舍狀

進。膺。明。詔。出。宰。劇。封。方。列。慶。函。繼。紆。榮。禮。兼。承。撫。字。之。職。坐。擁。綢。休。之。繁。民。口。交。騰。適。歌。於。新。治。官。居。甚。運。幸。竊。於。餘。光。倍。保。宴。興。少。平。瞻。荷。

答陳廷評狀

某名在俗吏。跡疎時賢。青雲得路。因。觀。展。足。之。遠。黃。綬。爲。邑。益。覺。致。身。之。卑。敢。圖。高。明。弗。有。貴。重。親。占。溫。教。欣。奉。仁。風。禮。竟。感。來。榮。存。辱。去。榮。審。協。班。寬。詔。坐。擁。繁。綬。恭。以。某。官。道。具。醇。全。業。包。康。濟。歷。試。藝。文。之。要。連。升。科。等。之。優。別。乘。雍。容。豈。需。滿。歲。嚴。陟。降。其。在。匪。朝。

答丁著作狀

自遠風樹。再見歲除。旋承茂對。明。顯。分。祿。局。迄。無。暇。日。阻。列。慶。函。敢。圖。通。明。弗。爾。簡。棄。遠。煩。溫。教。垂。責。寒。蹤。其。爲。成。歲。豈。敢。忘。去。恭。以。某。官。材。猷。懋。明。微。致。夷。遠。屈。能。大。幕。聊。聚。綱。書。之。精。考。課。嚴。宸。行。被。華。章。之。寵。益。綏。燕。饒。庶。副。瞻。祈。

同諸州守梓潼迎狀

國。寶。良。止。適。修。迎。勞。之。常。道。主。勳。斯。遠。枉。撫。存。之。問。即。披。寶。矩。併。敘。威。懷。

四不經慶州軍守倖逢迎狀

張璠表事莫迫枉道以瞻風搖旆馳心遠辱移書而講好永言威慰第極銘頌

則移府狀

方趨長道適次巨封過蒙主道之勤特置公廨之興仰荷厚眷竊隨中藏

代答陳廷評狀

偶逢官曠張站序升敢聞名世之賢首講珍函之好辭辭溢美威應愛常恭以通判廷評學鉤聖微才道
邦遠與符輿論之屬進列鼎科之榮別乘雍容瞻需於滿歲嚴塗涉降計在乎匪朝伏以學上為邦家精潤
燕饒

答福建轉運司司動狀

比沾茂恩併加獎寵擢司內命假尹中義獨蒙慶問之流第劇感懷之華恭以某官才猷廣敏風績宏長
領南服之峻將瞻大慶之調度行厥美課益保粹猷

答慶帥孫給事狀

伏審茂對明鑒則升環閣偶聞成命竊作丹衷恭以某官經世偉才際天遠識蚤紆碩畫屢懋庸功旋易
左符暫動西略總兵民于一道隱若長城肅號令于諸蕃晏然外國詔音非晚柄用其時少副瞻祈益綏
燕起

答雄州趙都使狀

伏審顯承恩詔增峻使聯首頌榮教之臨差愧慶函之綏恭惟收勳遠略倚重要藩用威愛之兩端督戰
耕之大本坐升禁衛行擁節旄威顯并探名官美譽

代馮內翰答鄭州王防禦狀

近者靈輿西引吉仗東旋往來要邦終始大事瞻闕百須之率率繁千慮之周坐以享成居然備使仍首
貽于海濱誠過篤于謙懷臣節益明茲不忘于忠孝君恩雖大知有報于生成欽佩深名官非悉

答梓州王學士狀

假尹神都之劇日費制裁懷賢治壤之選居深馳騁遇存高誼首脫珍題秋老氣清益綏軍于素履才完
行深將陟降于華塗

回燕王狀

通駟駟傳雨次都圻親蒙禮意之先時損香香之貺仰荷攝提增劇威嚴

答劉使狀

觀百軍傳道出別畿特枉珍題良叙謙懷之篤弗遺末介第竊感感之深

答留臺趙總兵部先狀

伏審茂對恩章榮持留憲未慶慶禮首降辭函仰重意之所隨戰戰而無敢恭惟留臺庫部鍾氣間餘

為時老成暫均佚于分臺足增輝于列宿即歸參對倍切欣瞻

答雄州知府樂少卿狀

某素乏吏能縉紳素屬方貳于官局曾未列于公函敢謂自屈名譽之尊不忘故吏之容首領溫軟垂
貴寒賤伏讀再三感戴千萬秋炎尚熾時祉載蕃恭惟知府少卿不世壯猷為邦為老寬條所布方坐鎮
于善藩大政其否行召還于舊轡

上盧郎中狀

頃備下僚僅獲葦席沐仁侯之撫愛鈞國士之獎知遵會幕章堅求易郡余詔隨下孤蹤失後尋伏枕於
隙旬方驚困篤迫解廳于舊服莫遂遙留鉅為吏職之勞缺爾公函之奉仰惟純履舉集體休恭以某官
王國傳才邱垣碩德甘泉奏治狀之最良展嘉老成之風行被褒書驟引近著

上田省主狀

語才無狀蒙顧有年何幸會之復然續恩輝之有所旋叨宸詔出京清舟尋奔走于江淮倏淹徊于日月
門牆愈遠分遺元外之蹤履歷不時慮浼高明之德伏惟坐籌大計舉機繁繁恭以某官才實幾深器面
剛實雄文取重于時論大筆追還于古風親逢聖辰獨膺賢選究國體而指人事已懷著篇之奇潤神化
而輔帝猷尚淹當軸之效矧計庭之上第即台表之便遯匪朝升庸為世休福

又

恭以某官方格淳脩才猷廣敏雄文珍策早奉對于大廷要職美官遠垂光于當世儲識足以照今古重
計足以尊邦朝雖上知之甚明願賢圖之猶懼主謀財府暫繁經畫之奇象秩禁局聘稱文章之實矧親
已試之效宜被非常之恩詔冊發中率衡升用首陶坯冶之化大副輔員之職開祚廣辰自天集祉某預
外臺之將濟方備屬官祝南山而率薦慶遠私懇

又

某器能無取蹤跡本孤早被恩憐力垂振拔雖日馳騁曷殫感遇之懷而鎮鎮簿書尚缺問安之禮伏
惟坐籌邦計翕萃天和恭以某官行潔性醇德宏業鉅高文大冊優踐于賢科美職要官進揚于聖世兼
禁局之嚴密主財府之經宜富國澤民皆出著篇之素乘鈞當軸未紆經世之才矧給足于中都行奉承
于轡冊

上宋侍讀狀

語絕無狀被遇最優近久去門牆之嚴書不徹左右之聽居常奉吏繼缺問安大臣之量猶江河能容隨
瞻小人之背負芒刺第切兢慙伏惟宣布教條導迎購祉恭以某官夙鍾間氣親會熙辰歷更顯仕之光
增重府紳之望瞻胸中治安之策猶屈守塵樹天下太平之基行登台席

答李端明狀

支郡下僚西州末介跡一去門牆之峻漫歷歲時耳弗聞訓誨之餘坐成愚陋宿官無狀裝記因疏豈謂

自損台殿首傳教旨。孤蹤知幸。海國衛恩。伏惟順履。初炎。禽。獲。景。福。恭。以。某。官。夙。鍾。剛。氣。親。遭。際。辰。蓋。升。駟。殿。之。華。久。踐。禁。局。之。選。華。要。之。選。翺。翔。殆。同。名。重。萬。神。道。結。營。展。然。文。章。之。任。已。極。于。儒。榮。而。鈞。軸。之。嚴。未。平。于。物。論。行。膺。徽。冊。亟。宅。上。台。

上南京歐陽龍圖狀

按。章。郡。邑。鎮。爲。條。領。之。勢。胸。想。門。牆。機。曠。音。騰。之。奉。伏。惟。蕭。班。寬。詔。舉。萃。繁。緒。恭。以。某。官。名。世。標。才。際。天。運。龍。屯。夷。殊。致。明。哲。惟。均。自。結。中。宸。之。知。早。瞻。內。閣。之。貴。輻。員。體。姓。願。託。于。國。鈞。藩。屏。一。邦。尙。司。于。宮。雘。時。瞻。離。鬱。主。心。已。傾。諒。五。月。之。政。成。卽。三。篇。之。冊。拜。

上王交代狀

宋。吏。淹。期。方。盈。于。槐。行。高。賢。廣。度。遠。錫。以。壽。春。陽。益。壽。天。祉。終。朝。北。首。以。須。華。取。之。來。島。日。南。軒。俾。芳。華。之。類。餘。留。德。德。併。其。懷。忱。

又

近。者。使。還。實。計。已。備。視。吏。元。鮮。暇。續。陳。同。安。伏。惟。待。次。多。餘。練。神。增。結。恭。以。某。官。道。具。時。粹。學。探。本。原。聚。以。身。爲。士。子。之。守。施。之。有。政。待。古。循。吏。之。風。益。輔。夷。標。行。光。遠。照。他。留。瞻。奉。併。乾。懷。忱。

上發運張司封狀

解。印。小。邦。還。臺。累。月。京。塵。汨。沒。登。臺。俗。狀。之。勢。書。舍。快。陳。第。金。寶。規。之。粹。歲。華。方。晏。福。履。攸。寧。恭。以。某。官。簡。厚。獎。委。中。和。秉。哲。周。才。足。以。了。大。事。敏。議。足。以。照。羣。疑。中。外。食。言。當。議。嚴。塗。之。祕。東。南。重。計。何。煩。顧。畫。之。情。康。侯。終。更。卽。抵。迅。詔。俛。惟。項。品。蚤。預。同。升。欣。頌。兼。常。文。陳。非。敢。

上河北運使李司勳狀

伏。念。某。蕭。蕭。孤。生。斷。無。他。術。委。身。屬。部。書。蒙。慰。薦。之。再。三。碎。首。恩。閱。未。報。生。成。之。萬。一。自。遠。門。下。承。乏。滯。南。素。號。群。州。登。疎。便。驛。恍。音。塵。之。不。隔。第。顏。汗。以。無。從。竊。侍。容。容。之。私。弗。殊。苛。禮。之。顧。苦。寒。賁。序。恬。養。餐。和。恭。惟。某。官。兼。履。純。修。才。猷。廣。助。蚤。揚。騰。仕。獨。映。熙。朝。譽。言。北。道。之。雄。尤。慎。外。臺。之。選。函。圖。籌。畫。專。傾。輸。將。道。此。登。車。沛。餘。餘。刃。行。瞻。中。都。之。貴。坐。澄。列。郡。之。源。雖。使。節。觀。風。誠。周。才。之。允。屬。而。相。門。裴。慶。矧。前。烈。之。未。墮。卽。踐。嚴。塗。續。遺。舊。物。

上樞密吳侍郎狀

恭。惟。樞。密。侍。郎。文。經。邦。國。學。際。天。人。親。遭。唐。虞。之。盛。勳。獨。懷。見。董。之。珍。策。危。言。切。指。蚤。率。對。于。大。廷。妙。略。參。陳。適。運。奇。于。密。帳。登。庸。之。選。倚。立。以。須。迎。日。在。辰。膺。時。納。社。某。素。叨。獎。拂。方。總。輪。將。惕。勵。慶。以。無。階。第。願。言。而。溢。劇。

賀副樞吳侍郎加禮部侍郎狀

伏。審。詔。承。制。命。增。級。台。儀。進。敷。天。子。之。光。登。踐。春。官。之。貳。伏。惟。慶。慰。恭。以。樞。密。侍。郎。氣。鍾。間。傑。道。具。大。醇。體。安。素。履。之。休。德。蹈。黃。裳。之。吉。危。言。珍。策。講。重。計。以。尊。本。朝。勝。算。偉。讀。經。遠。猷。而。神。宥。密。早。被。先。皇。之。用。

重。唐。繼。聖。之。知。特。錄。精。忠。亟。加。顯。秩。惟。是。常。伯。以。爲。亞。卿。迭。聞。成。命。之。行。增。切。寸。襟。之。喜。代。與。發。運。楊。郎。中。狀。

進。玷。茂。恩。往。祇。煩。使。竊。願。官。能。之。疎。短。獨。意。憂。深。向。陪。尹。政。之。浩。穰。力。隨。神。耗。迭。資。弗。暇。投。閒。乃。宜。敢。虞。詔。級。之。頒。輒。與。漕。臺。之。寄。尙。繁。厚。幸。將。庇。末。光。屬。炎。待。之。貫。辰。諒。粹。標。之。迪。吉。恭。以。某。官。量。函。夷。雅。才。際。幾。深。蓋。山。海。之。輸。將。方。圖。碩。畫。瞻。邦。家。之。調。度。行。懋。庸。功。靡。俟。終。更。卽。趨。迅。召。

上李待制狀

爲。郡。事。煩。寓。書。禮。曠。仰。惟。吉。履。俯。萃。離。休。恭。以。某。官。才。貫。幾。深。器。函。剛。實。雍。容。邇。綏。輝。映。端。朝。侍。帝。閣。之。凝。嚴。方。聚。潤。色。奉。天。銓。之。華。要。適。賴。持。平。

上田待制狀

頃。吏。西。州。屢。瞻。崇。旆。玷。塵。慰。薦。之。數。蒙。被。顧。知。之。優。旋。去。恩。閱。漫。躋。歲。滿。曠。奏。書。而。假。威。姑。引。版。以。傾。風。迷。料。燕。興。禽。獲。禧。福。恭。以。某。官。民。靈。先。覺。王。佐。美。才。親。遭。禮。濟。之。期。游。更。繁。劇。之。委。迅。躋。內。閣。孤。映。端。朝。然。潤。色。宸。簾。未。殫。行。事。之。效。而。頌。條。侯。服。庶。見。澤。民。之。爲。

代答兩轉運狀

叨。貳。屬。封。獲。據。巨。庇。輒。論。榮。遇。虔。貢。齒。職。方。積。清。尊。之。虞。固。無。還。教。之。望。豈。圖。恩。獎。獨。損。音。題。三。復。以。周。一。謙。斯。在。仍。舊。提。衡。外。計。按。治。列。城。素。履。攸。寧。善。蔭。紹。至。金。殿。登。漢。適。底。中。都。之。饒。輪。轉。褒。嘉。行。膺。大。柄。之。委。伏。望。爲。國。自。重。以。時。考。祥。

上諸路轉運狀

比。應。劇。使。畫。出。曲。恩。會。無。經。畫。之。明。率。藉。輸。將。之。助。受。署。累。月。貢。音。後。時。伏。惟。坐。籌。邦。計。之。繁。翕。受。天。和。之。粹。恭。以。某。官。才。猷。廣。助。方。格。淳。修。清。節。澄。清。方。疑。於。最。狀。宸。綏。溫。厚。行。服。於。褒。章。瞻。頌。交。深。名。旨。非。敢。代。賀。提。刑。主。客。改。轉。運。狀。

伏。審。國。計。須。才。朝。會。議。可。榮。膺。宸。詔。就。改。使。應。伏。惟。懷。慰。恭。以。某。官。當。軸。麗。枝。薦。紳。傾。望。親。逢。真。主。之。選。早。踐。列。星。之。垣。忠。隨。秉。心。術。業。經。世。按。祥。刑。於。列。郡。多。所。平。反。第。美。課。於。嚴。宸。益。隆。委。寄。重。中。都。之。支。度。領。南。服。之。輸。將。運。心。計。而。有。初。簡。聽。聞。而。非。遠。使。惟。房。品。方。託。巨。庥。聆。邦。家。之。擢。賢。惟。增。距。屢。如。犬。馬。之。慕。主。尙。懸。恩。輝。適。守。官。常。聞。從。賀。列。彌。深。企。抃。曷。罄。敷。陳。

上參政趙侍郎啓

撫關輔之一方，殆周歲節，遠京師之千里，增跼台光，日有教條之奉行，坐成書禮之稀闊，伏惟參聞國論，翕受天和，恭以某官學際聖賢，量包公輔，至誠以矯物，爲重德以鎮世，浮自先帝之知人，泊上方之圖舊，十載台路，一心王家，致主暢謀，益祿省中之語，貳公論道，弗收天下之名，行徽册之延登，慶洪鈞之付畀，

上集賢相公啓

往還翹館，來刺劇州，省才略之短疎，愧恩榮之優重，坐勳官事，罔知日月之遷，仰庇台光，幾缺寒暄之間，伏惟密議王體，參禱天祺，恭以某官涵德淳深，秉彝偉大，得位行道，攝經濟之初心，尊王庇民，嚮太平之偉績，彌縫衰職之闕，調適鼎司之和，崇謙矩以自持，避豐功而弗有，榮辱相授，方逢極治之期，丙魏有聲，永底協恭之績，

上太保啓

伏以某官術業該深，才猷廣敏，親逢盛際，獨映榮班，游夏使領之崇，自結宸嚴之眷，將明恩于郡國，方論上仁，書茂績于鼎彝，行據將略，

又

伏審泛仙仙，市臨陋壤，行瞻使範，增忭愚襟，恭以某官莊亮秉心，忠純迪操，羽儀環衛，蚤踐于班榮，陟降禁嚴，特優于主眷，瞻風伊邇，獲幸良多，

上樞密侍郎啓

向以短才，猥當重寄，撫綏何術，可臨西土之兵民，疾苦所詢，或見故鄉之父老，中心愛究，累月于茲，曠尺牘之同安，積寸標之馳仰，伏惟神機所總，時社稷蕃，恭以某官業履崇高，智謀光大，經正德以鎮席位，挾重計以尊本朝，疊冠序於幸廷，久宣勞於王室，蒐閑饒之未講，範成憲於可行，乃收異相之極功，以舉大

上制置發運待制啓

聖以顯蒙，鑒典獎拔，發蹤門下，致諸公之交章，去德歲餘，無一日而忘惠，向他邦之待次，方小邑之效官，訟牒相紛，日嗟州縣之勞職，公函缺講，儘澆朝廷之達尊，伏惟大計坐籌，繁縟來集，恭以制置發運待制，鍾氣間傑，爲時老成，黃轉給於外臺，久繫碩畫，步疑嚴於內閣，獨映榮班，主知益明，賢業彌劭，紅粟朽貫，已增羨於邦儲，英猷縉裳，行進圖於廟略，俛惟疏賤，訖託挺銘，

上職司啓

某得爲屬吏，忽臨半歲，向者某官行衙在泗，日備趨走，承命鞠獄，幸無敗事，間雖宵人抵罪，掃虛自訴，賦狀甚白，覆案仍舊，皆指蹤之素，非下吏之獨能，若乃潔廉自持，冰霜其操，皆良民之不爲盜，此常分而安足論，問縣能自之隙，嘗蒙一言之賜，且曰：知汝固厚，論薦足必矣，將倡諸聯事，成汝孤跡，某聞論懷，

祠部集卷二十二

啟

上歐陽龍圖啓

就舉宸極，往司邦清，言念計臺之元，得參使節之華，獲幸于天，依仁有地，伏惟餘寒賁序，泰宇餐和，恭以某官術業該世，嘉節在廷，刊藏室之論文，備紆素蘊，進諫囊之密疏，夙轡良規，夷險游更，明哲一致，漫結中宸之眷，適升內閣之華，俄被詔函，屈司宮館，經綸之業，尙卷而未舒，登用之旨，匪朝而伊夕，

上鄭州祖龍圖啓

遷阻朝游，罕馳書舍，審官猷于屏翰，比蒙福于京師，秋氣兆涼，天和迪吉，恭以某官學探聖閭，名重士林，獨蚤擢于巍科，最晚躋于顯服，屯夷殊致，明哲惟鈞，淹徊延閣之圖，暫假息輔，番之印，綬請麾東里，繁雅俗之撫柔，趨召西廂，卽舊人之登用，伏望爲國口厚，以時考祥，

上宿州石學士啓

伏審進膺細札，出旬巨藩，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行潔文純，才宏業鉅，亞鼎科之異選，輝映熙辰，刊石室之譚文，翺翔華貫，固合發揮，蘊潤色宸猷，厭直承明之廬，樂從外補，臥理淮陽之郡，暫領使麾，然鈴闥班條，豈容于滿歲而錄車祇召，計在于匪朝，

遇禍成作，狂愚之心，不能無望。今待命凡累月，官滿過五旬，清譽未行，憂疑難集。噫，豈材疎迹賤，不足汗萬書，將誘言橫議，陰有所嫌，而思之似不然也。果疎賤不足薦耶，則誤知在前，重言既發，豈忍遽移果嫌，勝所問耶，則執事明甚，某無纖纖，使嫌者之極，不過曰是子實殺人亡命，使勝者之極，不過曰是子實受賊賈，此於人情豈近哉。夫疑似之勝，能感於庸人，而不能為明者惑也。是二者皆不足疑，則雖代者甫至，解去有日，而舉之心猶不絕如縷，幸執事特達之遇，續幾絕之望，先諸公與形薦，俾恩德不出他門，結草繫桑，生死輪報，如或不然，則將求附辭之邑，避奔命之勞，仰事偏親，俯活妻子，簿書粗了，圖史自娛，不復動心于知己矣。辭情僭迫，拱俟誅斥。

上省副兵部啓

恭惟省副兵部才量數器，名重本朝，屈貳財閫，甫足中都之費，適登法從，行爲近著之光。陽德方升，天和參贊，永膺職綬，曷盡文陳。

上臺運兵部啓

某青素軍微，天資鄙陋，僥無名於沒世，因有意於興宗，力究聖賢之書，弗治父祖之業，人皆謂其狂妄。天賜啓於愚，其南與北，一處臺首，方激昂於壯節，遽因墜於下科，母未嘗於君，子已泣於風樹，念偏親之需養，延餘息以圖生，勉就銓除之官，惟願在豫曹之職，獨稱獄吏之難，蓋上官之議有重輕，而細民之罪無出入，苟持平之一失，則置法於必傾，以故考求物情，執守公是，然孤音寡和，動長於謗，而方枘投圓，固是於鑿，第懲廉而自傷，且機約之難，如散木之出溝中，匠無顧者，若棄獨之委道，上人皆賤之，伏遇制置發運兵部，振起時風，陶成士類，忘其位貌之隔，視若子姓之親，許力倡於諸公，將首形於清舉，齒牙過獎，羽冀隨生，昔者魯經魯仲尼之褒，有如賈賈，楚珍珍季布之諾，不替得金，而況通清劇權，薦紳顧望，一言所與，舉職爲榮，決期孤跡之成，弗自他門而致，當縣恩館，以漸亭，重念某粗免官瘝，甫周考格，僅受代而去，不備於使令，則更遇難，何緣而振拔，是猶茂林弗能庇，欲墜之葉，巨浸不足活，已枯之鱗，伏望制置發運兵部，垂憫滯礙，助開公道，特加慰薦，訖保薦薦，如此則孤抱如丹，誓圖於補報，華才知難，率屬於廉隅，始是以還，未知所措。

上呂舍人啓

愚者伏值知府舍人，被命于臺，機處過潤，輒緣幸會，獲拜台儀，自爾吏職相兼，日有泥塗之辱，公固不嫌，惟千載之尊，泊解職官，復沾巨惠，無學家投足之地，方因他邦，給與日濟川之舟，俾還素里，沐恩至濕，論感深，惟知府舍人，道體將明，器重厚，高文取重于時，論大峰追還于古風，陟降嚴途，長揚于仙，賞發揮外命，適暢于辰，因宜徑登政府之崇，增重本朝之列，容實右瀾之會，樂駕兩轡之游，觀風澤民，向屬一州之用，得位行道，求平四海之瞻，佇對宸綽，願升台席。

代上本州知州啓

自處仕，歸於賈，高里官游，方式諸侯之屏，一屬展獻，獲依刺史之天，論幸同多，賈音爲嘆，伏惟坐班。

寬詔，誠機寵，恭以某官經世偉才，指紳碩望，禁塗翔步，計在於匪朝，郡閭觀風，某需於滿歲，伏望益綏，寢味以迓寵休。

代上荆南知府啓

自遠節下，尋吏淮漢，念簿領之繁，曾無暇日，願音騰之致問，不覺曠時，海晏實辰，粹襟迪吉，恭以某官名重朝論，才爲吏師，自結上心之知，暫受方面之寄，荆渚江山之勝，聊助清吟，槐庭位著之嚴，行膺寵拜。

代上張殿丞啓

入奉宸綬，出紆守級，方休道路之勤，頓即有詔條之奉行，馳謝未遑，賜音俄及，仰銜雅好，陰激儒衷，恭以某官夷靖日居，直清不倚，朝聞著籍，茲漸於榮階，利局沈才，行祇於休命。

代上青州文相公啓

伏審茂對昭音，出班藩政，挺錫有舊，飲作增深，恭以某官社稷宗臣，山河間氣，乘直道以結人主，挾重計以尊朝廷，聲宅鼎司，首調國粹，裁斷貴倖，振拔滯淹，望塞濫源，啓關治路，底邦獻於甚盛，密簡中宸，避廟路而弗居，懸辭上表，剖守符而均佚，露公冕以觀風，卷康濟之大而一州，遂藩官之樂而鬱四海，朝端劇位，累復於登庸，京左數邦，更繫於鎮撫，一相處外，勞周伯之未歸，萬民具瞻，願晉公之再入，行膺徽冊，還陟元台。

又

伏審茂對明綸，改臨重鎮，唐使旌而就道，露公冕以觀風，休命傳聞，列藩輿朴，恭以某官器重簡厚，道備將明，俯精上天，佐命皇圖，富貴由道，宜位冠于中階，君臣同心，俾世登於至治，暢宸謀於已試，隱廟略而弗居，出旬陪京，願容滿載，副天子詔書之意，思慰遐氓，分大臣方面之權，就更巨屏，行開鎮撫，雅俗布宣，寬條五月政成，總晉公之再入三篇冊拜，復周尹之具瞻。

代上交代學士啓

自遠德誼，涉險年序，傾風引旆，與日增企，按章淮右，忽焉再歲，泛舟走陸，會勝定所，間獲暑居，又迫多事，起居之間，職此而京，某術疎才短，乾微善最，止虞簡黜，以警無狀，曲思延擢，移清南服，退自環省，曷稱繁使，向賴運迹，賢軌，綱領素綏，何所更爲，第守成效，匪才之人，得以冒寵，榮承祗奉詔召，將朝京師，矧文章器業，久注上意，代言禁掖，發揮辰猷，萬口一辭，食日宜職，某已趣行李，自淮如閩，瞻對伊邇，豫切欣幸，外臺大方，當俟必告，伏惟以時自壽，則迓休命。

代上宋都官啓

近日伏遇某官，將朝京師，暫館淮泗，出於天幸，親止風猷，使車北轅，游更月序，官簿堆案，曠奉郵音，豈謂自損，遠曲致高，誼忘賤官之公冗，錫輝輝之下，伏讀已周，銘藏第切，仍審餘寒，賈序純履，暨和，恭以某官莊厚粹溫，精明剛敏，高文取重於時，論大雅追還於孔風，軒陞對敵，方囑於最狀，臺閣翔翥，行陟於嚴。

代上交代郎中啓

領藩卒歲。受代還朝。奏課中宸。愧絕明之觀。解職舊服。實蒙教道之優。笑聞臨時。鼓鑄惟日。伏惟聖恩。美治。既獲。願。恭以某官郎署。才前。朝。舊。班。修。千。里。方。懸。惟。良。之。稱。祇。召。一。封。行。廣。大。次。之。舉。

與孫觀文啓

歸守陌邦。坐除賓館。雖謂河廣。會微杭華之期。長此簡書。居積清澗之款。恭惟節宣時若。啓處州。奏。伏以某官。德崇國華。智舉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偶值扶時而濟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效。巧歷猶知其必然。隆污之期。賢者蓋有以無間。是故稱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優。言仲華之賢。亦曰。龍章而無。以全德。進。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道。遙。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何。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義。樂。終。之。義。勉。祈。善。報。以。副。禱。詞。

與王內翰啓

被詔西來。舉假金城之守。引領東望。日企玉堂之賢。映實書香。仰杏林之想。最盛之視。草。擁。龍。以。如。天。恭。惟。某。官。學。入。聖。道。先。民。覺。文。章。取。重。於。榮。路。詔。命。推。高。於。禁。林。導。宣。審。心。明。如。星。斗。之。揭。鼓。動。羣。龍。震。若。雷。霆。之。馳。聲。名。素。格。於。上。顯。色。久。頌。於。大。手。行。自。捷。門。之。要。徑。購。二。府。之。榮。實。業。得。申。朝。官。方。允。與。永。康。仙。尉。秘。校。啓

環焉近郊。效此冗官。幸隨邑之密。分清澗之勝。境。豈。圖。高。隱。首。杜。珍。函。樂。與。過。優。第。藏。增。劇。恭。惟。某。官。天。資。爽。士。檢。渾。明。較。舊。省。關。數。當。高。選。試。才。縣。道。尙。抑。情。程。行。對。華。車。勉。從。素。履。

泛與諸官啟

自解守符。遂疏賈檢。還爾道途之阻。徒然燕語之傾。契闊以還。起居何若。官能肅給。行對於龍。時序秋。炎。勉。加。於。運。行。企。願。之。切。最。述。奚。殫。

與錢塘知縣張殿丞啓

一醉鄉邦。三仕京府。參差歸計。泊沒塵容。遽然先鳴。適在治部。開勝公之仁政。庶得相依。因馬卿之官游。求緣親炙。伏惟。字。民。有。祿。膺。福。無。疆。恭。以。某。官。業。履。純。明。氣。質。高。爽。治。有。餘。地。誠。百。里。之。淹。才。歸。已。載。塗。喜。萬。家。之。康。福。行。蹟。事。實。通。達。清。門。伏。願。善。願。節。宜。精。簡。燕。餘。

與襄州劉待制啓

遠據關。經便道。候臨。耳。甫。及。仁。侯。之。封。實。用。馳。心。行。瞻。延。閣。之。範。屬。廣。簡。之。逾。盡。惟。願。履。之。綏。和。觀。首。班。奉。尙。淹。柄。任。幾。心。圖。御。即。被。召。道。企。瞻。兼。深。指。云。莫。罄。

代問候亳州宋侍讀啓

某。題。勉。副。車。阻。遙。巨。屏。沿。臺。移。而。奔。命。會。離。羣。居。買。鄉。訊。以。問。安。因。成。曠。禮。企。台。儀。而。重。選。馳。塵。想。以。增。勢。伏。惟。坐。布。寬。條。翕。謙。純。祉。恭。以。某。官。道。先。民。覺。文。壇。辭。宗。忠。簡。上。心。名。重。天。下。面。自。羽。鶴。朝。寧。歸。職。爲。猷。侍。乙。夜。之。親。程。已。彈。明。效。宜。二。天。之。美。化。聯。實。說。行。被。寵。還。願。升。柄。任。

代問候安撫舍人啓

久去署居。向黃河役。風霜。日爲賤事之勞。綏。綏。缺。疎。仰。崇。威。之。切。伏。惟。臨。撫。列。郡。安。安。梓。樞。恭。以。某。官。學。際。淵。源。器。函。夷。雅。揚。雄。之。論。於。聖。人。而。不。迷。劉。向。之。言。皆。當。世。之。有。助。實。業。彌。劬。主。知。最。深。輒。諫。署。之。嚴。嚴。鳳。將。明。命。布。詔。書。之。寬。大。以。慰。羣。元。行。聞。歷。師。之。選。面。步。廟。堂。之。祕。

代薛師正問候陳州王密諫啓

久遠盛德。增跋下風。適經煩使之謀。旋抱仲兄之感。官事勞止。私懷惘然。比朝京師。甫。還。藩。翰。既。造。門。而。弗。及。復。奏。記。以。冥。追。仰。惟。高。明。卒。以。涵。貸。伏。惟。坐。班。寬。詔。日。擁。善。辭。恭。以。某。官。生。德。爲。時。挺。才。不。世。危。言。有。或。於。真。主。大。節。無。慙。於。古。人。臺。綱。憲。辭。州。議。臺。車。股。肱。右。部。暫。借。士。民。之。膽。羽。翼。東。宮。長。知。公。輔。之。容。剛。在。旦。夕。入。調。陰。陽。發。揮。壯。猷。登。朔。元。化。矧。同。里。之。雅。尤。倍。薦。紳。之。依。瞻。懸。所。繫。文。陳。曷。罄。

代樂職方與管御容皇城啓

伏。審。奉。三。后。之。粹。容。降。列。真。之。祕。字。順。浮。齋。制。甫。次。獻。封。拜。德。有。庇。望。風。飄。什。恭。以。某。官。早。達。照。旦。獨。映。榮。玷。傾。忠。諒。於。端。朝。密。隆。宸。眷。肅。表。儀。於。禁。列。增。峻。使。聯。餘。過。趨。承。併。紆。個。體。

祠部集卷二十三

啟

謝除校勘啟

祇荷寵擢。不任職。竊以國家右文。漢昌。聚書增廣。經始重刊之。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旨。下。逮。九。家。猶。瘡。于。野。彼。雖。小。道。亦。有。可。觀。故。韓。官。以。獨。尊。而。弗。道。詞。賦。比。博。奕。而。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爲。空。廣。內。之。策。加。倍。而。後。實。事。求。是。聚。精。會。神。交。夷。復。重。筆。削。歸。謬。以。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讎。之。官。體。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過。絕。篤。志。淵。微。官。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以。辨。雌。蜺。之。爲。字。借。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僅。能。宿。職。安。世。默。識。乃。爲。得。人。伏。念。某。生。質。陋。冥。天。機。暗。淺。染。人。偶。而。遠。久。求。俗。學。以。復。初。願。其。失。關。在。舊。過。壯。性。不。傷。物。慨。稽。生。之。怨。憎。居。甚。畏。曾。慕。夷。吾。之。老。吃。藥。者。拔。自。邊。邑。擢。處。郊。序。經。汎。爲。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貽。貽。方。柄。之。職。先。惠。帝。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惜。恨。于。崔。駰。賜。劍。猶。存。尙。執。何。于。衛。籍。遠。禁。林。之。給。筆。數。髦。士。之。比。肩。所。貴。真。邪。干。將。爲。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賴。先。容。然。而。地。瘠。者。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率。願。惟。願。落。甘。懶。報。聞。豈。意。寵。恩。橫。加。弱。植。委。蛇。塵。滓。濯。質。清。流。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觀。望。屈。指。默。計。僅。十。失。五。面。在。茲。靜。言。伏。思。實。有。幸。會。此。重。伏。遇。某。官。彌。綸。帝。載。幹。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遠。于。精。夢。官。揚。事。舉。蓋。曲。

豐于所長，底是庸庸，冒于甄錄，當思浚明之成德，勤嚴察之淺聞，砥節厲行，以爲脩，國淵履冰而申誠，桑榆之景，向冀于晚收，暫副之微，無忘于代，匪上酬洪造，次答厚知。

謝轉著作佐郎啓

竊謂非優，德應有司之常格，拜嘉嘉，遠參臚局之後，才無一長，頗有餘暇，越對明命，實尸寵章，竊以此官最貴，由魏及晉，厥初刊職，必撰次于名臣，於爾爲華，皆治通之故老，後世變革，空名獨存，目不覩金匱之文，足不踐石渠之地，雖具實能之授，亦沿舊選之華，苟容賈居，安允清議，某也曲士，今之愚人，雖史製經，姑欲自備，曼辭陋句，輒爲衆傳，恥用是而獲名，竊改圖而蹈道，方將窮當世之務，以爲事業，發諸儒之藏，以爲文章，豈涉學之淺源，乃得科于下，一第選部，七經閱年，問書補錄，惟州字人，嚴邑，再泣喪親之血，震灰向仕之心，奈先王之禮制，其難知，雖公之廣書，猶在勉，就錄集，許從隱，漫思曾官，曾之善最，禮著特昭，兩新華春，就廣顯，都絕榮，忽甄擢于無意，抑生成之有階，此蓋伏遇某官，樂育士倫，力開公道，市骨而酬職，隨器而取人，仰瞻圖能之懷，俯接振擢之手，奉命爲賢，亦玷龍光，敢不允蹈，攸維，益堅所守，弗隨草木而泯滅，誓竭涓塵而報稱，是以遺未知所措。

謝秀才投卷啓

親聞陳門，既示編著，辭高理遠，且仰且瞻，竊以三代之盛，養士于學，文行道藝，日較月比，孰才孰否，自朝廷公卿大夫，以至于鄉黨朋友，舉得而知，後世學廢，士不素養，惟禮闈一開，猝然羣萃，材與否者，無復自別，矧朝廷應舉之人，可知哉，故連篇累軸，爭于指紳之門，跡其來不遠，竊願別而博稱，非有名當時，曾足輕重，烏可雍所來之頌耶，若某之愚，徒辱勳，更職執事，阻叩謝舍。

謝兩制并都水監啓

竊謂德實，實公議之未允，出司通濟，曾乏樞才之所長，伊此叨恩，竊就職，竊以升黜屬官之狀，要在聰明，轉輸本道之財，莫非籌畫，而又地惟兩野之廣，歲有洪流之虞，北服敵國，內儲兵食，委之大計，須曰萬才，如某者，學有純于古人，職不異于世務，某戶憲職，旋補陳工，因彈擊于當塗，遂流離于遠郡，生還關下，坐師臺，臨路未論時，版陪主計，雖邦家之德，何有微勞，重金殺于一方，復更重寄，決非爾禮，自致榮，惟此蓋伏遇某官，老情公言，曲題人品，由褒華之溢美，俾寵數之加優，誓竭愚衷，少酬恩紀。

謝密院啓

竊謂德恩，恩盛繁，使衆能非稱，受命惟重，況職理最幽，吏端多弊，或有情不實，煩煩以成辭，于法未安，安夷而取書，及其文而求上，紛累讀之，自非通曉之資，美克重輕之失，竊念某天姿濳尚，才具迂率，幸與世芬，早階仕級，淹尸榮于歸館，久預優游，雖親守于辭，自安愚分，恩復寬閒之地，以全疎拙之圖，豈謂天造誤知，朝曾曲獎，俾按章于列郡，副儲于中宸，時言委厥，厥有緣自，此蓋伏遇某官，協宜經治，對掌樞衡，與衆有能，助開公道，謂刑微事重，有參朝廷之仁，謂愚者慮專，宜領簡書之允，至恩難報，孤抱如何，曾輪委質之勤，力踐盡心之訓，上酬覆簾，并答延銘。

謝通判國博啓

僻邑效言，方虞幽黜，當塗薦士，遽預名聞，竊有所聞，幸無與擬，竊以本朝國講至治，延登衆材，尙慮援孤者，或混于當時，業遠者，翻沈于下，列思盡甄升之實，乃嚴保任之利，及夫私謁既行，公議不復，高門戚被汲引，梓族則還棄遺，間有非常之賢，特排既久之弊，官若衡石，審量于器能，心乎國家，甄拔于寒賤，欲允清舉，豈容匪才，如某者，涉學淺源，得科後綴，謹廉自信，竊類于古之愚，峭直少機，弗宜于今之世，雖從銓管，補據淮州，民獄固繁，彈指于賤職，使臺交至，灼見于鄙心，薦者凡五人，奏可移一邑，魯莊陋壤，越在窮山，雖牒訴究懷，時有一得，而衣冠過境，歲無幾何，尙安善治之聞，以動上官之聽，豈圖采擢，輒及顯庸，靖言載惟，厥有攸自，此蓋伏遇通判國博，力澄官品，協布政條，隨器而取人，市骨而酬職，遂收一介之技，俾出大賢之門，敢其允蹈攸維，益堅所守，刺求吾俗之瘼，勤剔厥民之瘼，庶幾立身以報知己，於是而往，未知所裁。

代謝兩府啓

誤奉朝恩，越叨臺職，授能弗稱，竊幸惟篤，伏念某擢資本微，賦才非粹，蓋緣曲藝，進職茂科，字兩邑之選，職執宜上化，補一官于赤縣，遠遯親喪，旋及外除，復應舊物，短才未試，善狀何甄，會通濟之浩穰，職增佐職，慶茂恩之升擢，使備乏員，夙夜協心，寒暑底績，偶登歲課，僅免官瘠，均異數以旌勞，愧無功而冒賞，就如元秩，猶曰尸榮，矧憲府之要責，假計臺之煩使，自量愚分，兼仰人言，慙列讓封，願遵新命，繼煩中旨，斷固辭，欲避寵再三，懼成于微譽，而拜嘉俯伏，竊疚于爲容，此蓋伏遇某官，翼亮天下，運平帝綽，器人容有不備，則長短之才畢收，匠物謂無可損，故分寸之勤亦采，是令驚張，獲玷龍光，謹當龜勉，事爲激昂，志尙務或于金穀，敢不盡心，言苟利于國家，事忘竭慮，庶彈一介之效，少答大鈞之仁。

代王給事到任謝兩府啓

三秦重鎮，七隸要班，併添冒于優恩，適布宜于寬詔，短德所據，厚幸何勝，伏念某素乏材猷，偶承器使，向貳大農之劇，遂參近侍之華，解朝野之守，應調西陸之兵，食坐席未定，寵財易遠，遂被宸綸，就分帥甲，按故郡之千里，提支郡之十城，節制此方，得便宜而從事，慰安爾衆，以綏撫而爲名，致此假人，出于造物，此蓋伏遇某官，股肱一體，體貌三朝，持衡宰柄之公，登朝王塗之正，還治所暨，方圖畢成，本由睿選之須才，翻以愚蹤而塞詔，敢不博求民隱，祇訓戎行，允蹈古人之爲，庶幾循吏之目，上酬乾造，次答化鈞。

代轉議謝二府啓

國家接統五聖，推恩百工，事順考于累朝，秩遞遷于一等，亟綏郎位，超長陳垣，曾是同功，曷勝厚幸，伏念某時名最寡，風力不強，展從煩使之行，旋貳大農之劇，遂叨法從，仍領計符，總西土之輸將，迄茲臨職，中郡之供億，尙有薄勞，會乾御之天飛，單渙恩而雨施，一个之無他技，類獲拜嘉，七人之有靜臣，遠蒙遷位，願乏致身之術，良儲造物之仁，此蓋伏遇某官，體貌宗工，股肱新政，贊德晉之需發，斯士類以畢周，致此龍光，及於屏陋，曾彈忠藎，少罄論思，用答生成，次頌鈞治。

代趙閣道待制謝中書樞密三相公啓

總計司之劇部大權曠官兼法從之後應兩懸竊竊伏以明君之使人以器當適小大之宜元宰之遺物若鈞亦存竊良之別矧此洪河之北是爲諸路之先制牙環守者三十六城實須吏職張口待哺者數萬餘卒尤費軍須與之使權必也賢器如某者性愚而不可及才短而無所堪親逢聖辰最起孤官參謀垣之末議祇知重國體而敢言領財省之要司不能瞻邦儲于既足方負甘泉之責遠慮通濟之榮靖言職惟厥有攸自此蓋伏遇某官丹青元化還治庶工取才不求其周所以亦收片善進人欲藉其後所以特用匪功敢不講求利源澄淳官品罔有貳專庶成薄勞上酬復轡之仁次答延綽之賜

代謝參政樞密啓

輪轉使權之要論樞密之榮誤寵獲榮短才增愧云初視事竊懼曠官竊惟金穀之司實佐邦家之費每當朝中之所選尤以河北而爲先蓋邊宿重兵境控強敵州縣至衆而官屬亦倍隄防嚴固而河流靡常軍須吏稍之所資歲款月支而僅給付之外計必也憂能如某者山東鄙生天下孤宦早緣法令而自效晚事功之可爲嘗馳使者之車按章還服旋總理官之局主職丹書比叨邦選之謬恩參臺京司之劇務有禁羈之老以隨長得以備員無甘泉之課以黜幽偶云逃責敢圖饋饒之寄乃屬空疎之職職惟悉慮良有階自此蓋伏遇某官協開國論參亮天工匠物謂無可捐器人容有不備遂令甄擢施及寒微敢不夙夜以思始終乃職庶收薄效少答厚知

代謝朱侍讀啓

支郡下僚西州末吏傾服大名之日久願見盛德而跡疎一被臺移往往推民訟寓樂邦而彌月方東詔條拜黃堂之下風聲鶴唳豈謂高明之造不遺冗外之委以至命記室以占言飭公牙而說論嘆嘆備至銘刻逾常遠遠治封尋還賤守營局無狀賈書不時伏惟觀政多餘誠神增格恭以某官民靈先覺王佐偉才由妙年而登甲科不累日而都顯位華要之選錫期殆周藩屏一方聊寄中和之詠丹青萬化行據養理之才

代謝張修撰啓

泮宮領教曾徵善狀之足甄通濶刻章誤謂鄙才之可取所得出于額外其感溢于情涯竊惟北道之雄是稱諸路之最上臺之公舉有限屬部之吏員實繁沿牒而奔走者困于道塗據案而區理者疲于州縣率有攸心之交薦庶乎廣口之一開便能以勢在義爲尤某也曲士今之愚人進乏世資之憑動乖時用之適學雖絕意于非聖仕亦甘心于爲貧竊軒冕之儒來自安愚分無田園之歸去敢冒人知向司關市之征蓋徇斗升之祿旋逢上相之居守樂得諸生而養成猥蒙薦書遂置學館傳道何術真愧人師之妄爲素餐匪功了無識課之可考敢竭重言之慰藉輒先諸吏以掣提播躬靡他載德有自此蓋伏遇某官兼收介善力啓至公重輕士倫若運權衡之物名教已任首輪庠序之官乃俾軀生亦叨清舉敢不益堅素守增廣未聞肯效陋儒惟專翰墨之際尙須異日自致功名之間庶幾立身少報知己

代謝徐職方啓

自違風範日疎賢規沿牒他邦未嘗安席奏書下執遞爾無階夫何恩詔之深數有謬昔之及兼審敵炎貫序祇履餐和恭以某官王國美才郎垣碩德素重上心之眷泝臨方面之雄增秋賜金行膺於寵數飛綬鳴玉亟踐於嚴塗

代王義甫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按章北道願望薄效之未伸參計外臺誤謂短能之可使恩忽推于瑣表幸茲溢于情涯竊以國家置使于四方清運難才于三路咸云河朔之付界尤繁朝中之選掄重綱牙環守者三十四城吏員倍費乎刺舉張口待哺者數萬餘卒兵食實煩于轉輸而又河防歲苦于常年民力日疲于庶役舉是職者豈易人乎宜得衣冠之賢久知金穀之要不日冒虛始逃深譏如某者受性直愚與時狂闊仕官最爲孤進器資何有他長徒以公家之事可爲勇于竭力衆人之言不恤要在便時憲軍方懼于竊乘清柄遽蒙于虛授論資既淺度補復疎省其由來何所自得獲此假人之寵率由造物之私此蓋伏遇某官道啓至公人枚片善終始成就再三掣提寒若頑金首被宰鈞之所鑄朽如散木更煩化匠之爲容致茲要劇之權次屬庸庸之品敢不惕彈驚擢稍集事功有所建明諱爾俗爾民之利病弗專聚斂副吾君吾相之使令

代韓符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易甚難之道任倖總外臺得實失之謂榮復聯內閣云初視事已懼曠官於皇本朝分置諸道惟北土清權之劇蓋軍須自昔之尤煩由頻年水沴之餘顧民力至今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利源之一遺官得衣冠之偉能老于金穀之要術因才以授于職乃安如某者器無所容技有俱短蓋知忠誼之自勉晚暮功名之可爲大河以東全陝之右計符連領因嘗歷董于輟將治狀絕稱會莫少成于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控朔陲最曰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得復此假人之寵良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公首贊萬幾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修舒以後效之足求庸尤人于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于將來遂俾拙疎訖叨甄擢敢不圖謀長利澄清屬封弗專聚斂之能兼拊凋罷之俗罔有貳事少酬大鈞

代到任謝監司啓

過承優詔獲典重藩初見吏民自慙師帥茲有公麻之託得無私幸之多伏念某一冒榮階久廢稍食崎嶇官路之險少所備嘗龜勉公家之爲老而逾勵疊按章于遐服旋依幕于中畿專領一司甫彌周歲閱神尹治僅脫官瘼誤奉朝恩俾分州寄矧彭門之劇鎮乃禹貢之奧區風宜信佳氣俗殊悍桑稼之資既富荏苒之萃亦繁過家之上先塋實爲便道守邸之驚兩組殆是故鄉撫柔其間疎短爲懼茲蓋伏遇某官器兩閭博才貫幾深上簡淵衷外臨要部澄清一道舒慘百城特鑒使臺之嚴顏與之假借有容卿寺之朽質得所據依敢不祇服攸範勉圖所報推行新法之本意以便吾民宣布本朝之寬條俾知上德下情咸賴曷究名言

答平陽方寺丞啓

茲者器小材薄，官下邑，賴昔高賢之治者，及今善政之存焉。民口能言，時聞于大略。愚心矜式，第守于成規，不暇裁裁，猥先賜教，過教禮意，增劇銘藏。恭以某官，業履昭中，才猷彪外，進承卿寺，方啓于脩塗，山長民封，連升于最狀，倍綏燕饒，行對褒嘉，感感所深，名言非悉。

同知邢州史大卿啓

別離恩館，不知歲月之幾遷，奔走冗塗，阻叙寒暄而上問，比遇旌麾之北，獲趨几席之前，自損達尊，未移離眷，數幸辭官之傾，游蒙嚴馭之屈臨，去德尚新，棲底如昨，敢謂過存，謹短首賜教函，捧讀載周，銘藏兼劇，恭惟知府大卿，偉才經世，厚望端朝，臺躋九寺之榮，班暫領一州之重，寄請圖大政，行渴見于老成，宣布寬條，豈少須于歲最，霜稜正厲，時社載蕃，上爲邦家，倍綏寢食。

同郭樞密太尉啓

近者伏審某官，進秩康車，增光府府，輒具慶函之獻，獲塵台几之觀，過沐謙尊，繼頒教答，仍以某比叨宸綏，就領帥符，據託庇于高明，持過情而眷與，占書記室，均饒兵廚，副以餽奉，極于禮意，仰承重貺，併最丹襟，恭以某官，偉績昭朝，壯猷冠代，方覽謀於陪幄，暫倚重於長城，大臣臨邊，咸成威聲之著，小醜敷塞，益昭勳烈之融，即還宅于樞府，復坐毗于國論。

代答柳龍圖啓

昔念郡卑地褊，術短事繁，阻奉香函，遠頒教幅，受而伏讀，竊以爲榮，仍審順履，近寒具膺祉，恭以某官，早紆寶篆，親遊重長，挺忠諒之一心，由誠明之正性，歷居內閣之侍，樂駕兩轡之游，圭衮僅來，慶星于素志，江山有助，不廢于清吟，諒五月之政成，即三篇之冊拜。

同呂樞密舍人啓

伏審制國疏濬，同振升華，邦遷既行，朝言惟穩，建國清禁，法大禁垣，式是賢才之居，屬于政事之府，凡廷中駁命之所出，雖海外幽遐之必聞，導宣上心，榮如星斗之揭，鼓動羣聽，嚴若雷霆之馳，矧體要之特工，宜調解之所屬，伏惟某官，學優重望，名重士林，就青史一家之書，入鴻都三館之直，會先朝之善述，紀仁廟之洪休，爰藉談，研通參論，次瞻杏林，被鳳尾之褒嘉，密通清光，謹願頤之注錄，給廟堂之試札，上戶屬之奏篇，獨獨謂，日飲大手，演輪之筆，繁潤色于宸猷，拖紫于朝，漸發揮于寶藹，追坦明于上世，揆溫厚于西京，即自近班，願當大用，會慶音之未講，辱華牘之光臨，祇風謹勸，第增銘愧。

同河陽王宣徽啓

鼎食累年，門張始旦，禮優賜子，綏叨將相之榮，榮恩重生，成莫報君親之厚，德拜嘉甫訖，集威方深，豈圖徽省之宗工，特得留符之繼守，台光雖遠，不忘載誕之期，慶開華臨，更發伸康之福，永言佩飛，曷究敷論。

同元內翰啓

自忝玉麟之假守，漫歷歲時，遂仰金鑾之貴游，居勞夢想，豈圖乘潤色之豐暇，篤虛讓之雅懷，發于書言。

備有情好，矧惟厚望，簡在清衷，朝夕論思，禁職已尊于內相，左右登用，政幾行與于中階，感頌并深，名言笑悉。

同運使兵部啓

伏審某官，露章辭劇，制竹爲藩，輒使務于冀方，殿鄉邦于江國，主知素厚，暫諧以治之榮，士論所歸，行聽節趨之寵，眷言屬部，恨失餘光，方深去德之思，忽枉攜華之貺，清函綢繆，拜手迹以彌勤，大旆嚴行，望車塵而益遠，更祈良會，少綏遐心。

同提舉鹽稅周郎中啓

竊審顯對恩函，總提利柄，伏惟歡慰，恭以提舉郎中，器資閑敏，術履淳深，蚤效傑才，累更煩使，專在垺之牧政，頃嘗試于北方，按煮海之算，結茲兩兼于劇路，行瞻最課，進被褒章，稽布慶音，首紆榮問，仰銜謙眷，笑諭感隆。

同監務司徒啓

比者冒被宸綏，獲紆縣綬，何關愚之無狀，遇明哲之爲僚，未列音函，首占海筆，仰惟謙厚，第劇銘藏，恭以監務司徒，蚤鍊善經，久從美仕，聊屈材于利局，行增輝于勳閤，瞻奉有涯，欣慰良極。

代同潼州通判蕭部啓

竊審甫被更書，已諧交政，方告成于善課，行人對于清光，未列慶函，首始榮檢，伏惟通判蕭部，郎垣厚望，王國偉才，關掌教條，入爲一府之類，甄旌治狀，即拜本朝之恩，感頌并深，文陳非悉。

代同王密學啓

向幸清臺，適居治府，相從之日殊淺，遇愛之情特深，方喜附于末光，會趣祗于明詔，就除帥寄，實體賢規，獨必告新，賴片言爲矩矱，小而任大，得得意以持循，比緣懿戚之行，聊獲短書之奉，第論私悃，莫具公函，計未徹于聽觀，忽遠來于海濱，溫言累幅之爲慰，厚誼謙懷之莫量，茲獲珍函，奚深感感，伏惟某官，文章經世，術業光朝，行高古人，名動真主，入陪朱邸，已龍德之天飛，進直鴻樞，漸屬于海運，行布朝廷之新政，坐鎮鈞軸之近司，豈惟與言，抑有故事。

同臨淮齊寺丞啓

比者竊冒恩章，釋當獄寄，方急道途之勤頓，遽司轅井之冗紛，未暇馳音，猥先流肅，愧惶感蒙，并集卑悰。

同范仇香祿校啓

嚮客上京，獲親聲采，茲官下邑，曠奉香題，豈謂雅眷未移，珍函首及，仰佩謙厚，第勸銘藏，薄暑正繁，清規尚遠，勉所精誠，前對華章。

同侯著作啓

適官下邑，獲庇末暉，方道路之息肩，即簿書之關廬，公函講好，第免後時，官守相望，未由前謁，豈圖高誼，嗣枉珍題，仰服謙勸，倍深感戴，炎歊向盛，晤語正遙，觀保燕興，行服光寵。

代客亳州朱侍讀啓

自慶劇使會慶定居間走浙壖亟來淮服董漕奉之將給精爽幾殫企鈴開之遂嚴晤言都隔豈謂乘僊
藩之多暇飭記室以占音祇服存存第勤銘刻恭以某官名重天下道簡上心屏翰一邦聊寄中和之治
挺鎔高品行據康濟之才益保與居庶符瞻頌

答度主簿啓

某寡能近器承乏劇封願使微之已行不敢輒讓侍賢僚之餘裕可容匪才豈謂秘書先被郡符暫煩獄
寄方遠始望遠辱好音感慰并懷名官匪諭

代客亳州朱侍讀啓

伏審茂對恩書出觀藩政側聞新命竊忖寸襟恭以某官名世標才際天藻識早達文雅之會優踐秀康
之科華要清揚聲光愈綽以至密陪衡石之覽自結續旌之知然翔步嚴途曷殫行事之效而班條治屏
少見澤民之爲而況先一州乃大用之階爲三公由此途而出曠容秩滿行被詔還某勉勉外臺阻遙尊
府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婉喜交懷名官非謬

代都官答親家啓

自慶仕繼即奉朝游官路孤飛漫騰于歲月朋舊一判遽關于陌言遽乘幸會之緣得預姻連之末豈圖
愚息獲事高閭內省忝宗屬厚幸此蓋過教攝抑弗簡軍微吏職相紛曠馳于謝牘使郵趨戒亟捧于
榮函屬冬序之正嚴過風猷而尙逸倍所珍玉以近寵章咸爾并深文陳非悉

代答許發運啓

自阻嚴塵倏經累月一有司之賤動懼瀆尊大清使之前罔敢奏記豈謂高明之造不遺么兀之委特賜
瑤函親承教筆拜而伏讀藏以爲榮兼承溥暑賁辰粹機蹈吉恭以某官業術精奧方格淳脩性與道俱
器隨用適弗由左右之援自結聖神之知網緼利權于茲數稔泰式鈞柄決在匪朝願綏邊饒之和庸副
幅員之望

又

近因還使嘗奉卑函荷教誨之涪臨懷焉下拜願使令之非稱第以中藏仰惟領計之間增固毓神之勝
恭以某官際天藻識名世標才上知素明賢業彌勛美中都之經用未嘗猷爲躋僉姓于厚生庶繁陶治

代賈內翰答蔡州錢龍圖啓

審即便時已開尊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龍之七諫之優秩付以
中京之輔邦未列慶函首紆榮牘矧本朝之舊老實延閣之真儒力通聖言俛華禁近蚤勸經帷之講日
瞻法座之光厭事朝游樂觀藩政然而公卿要明大賔自昔推崇左右思得正人匪朝升用伏望爲國自
厚副時所願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伏審茂對恩榮辨法從側聞異數竊忖丹衷於皇聖辰若考古道繼累朝之遐武敝二閣以右文俾彼
天潢之昭回揭爲寶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白祕厥宸篇之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座之清閒
出則屬德車之順游惟待傑材乃稱華選伏惟某官氣涵渾厚道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
繼應劉之賓客方司朱邱之裁履聽禹啓之謳歌遠際洪圖之續服首擢東藩之舊進升近侍之聯矧日
月之親逢有風雲之盛會繄謨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豐元猷抑輿情之所跋未修慶問先貺珍函過枉
異辭益銘謙矩永言感懽奚盡鋪論

祠部集卷二十四

啟

賀韓魏公生日啓

天地新秋山河間氣挺生上相允屬初辰恭惟判府司徒侍中一代宗工三朝元老大忠自任直道不回
經世措時勳以作民之膏澤積功累業霽然享國之寵榮項避崇高懸圖偃息油鹽仍歲去爲素里之光
英爽何時歸慰蒼生之望遙臨誕日鈞祝遐年某侍次京師馳情門館捧壽杯而莫及臨慶幅以徒虔

賀中丞啓

審膺邦選入總臺綱風憲有歸朝言允協矧爲正德夙秉容心偉業之致青雲徧揚要路精忠之貫白日
行啓危言懸霜簡之并彈參國鈞之宰制適聞成命竊忖丹衷

賀梁參政啓

發詔神庭登寶鈞席挺鎔所及欽惟均恭以某官勲濟王塗器包民極鼎參憲府進貳樞廷咸會帝宸
網縈公路亞上台之劇序密贊邦權隱具相之偉才弗居廟略稷卨惟已義軒吾君佇正宰衡之崇永堅
尹石之望某職貳藩服跡遙廟堂有地生成無陪慶臨

又

帝詔登賢，率廷亞序，聖陶所暨，歡騰惟鈞。恭惟某官，才實幾深，器固剛實，且奉聖辰之會，翺翔朝弁之華。青瑣之門，蚤光於龍拜鴻禧之府，參掌于繁機，驟改恩書，往陪鈞席，圖講治安之策，今也其時，樹立太平之基，決于匪日，益紆賢業，亟正台躔，某總計外臺，瞻鳳上笏，側聞新命，竊忭私懷。

賀正上北京韓侍中啓

天地之交曰泰，卦氣云臨，春秋之一爲元，歲功斯起，恭惟判府司徒侍中，際天傑識，許國純忠，擢落元勳，而弗居，徘徊舊鎮，以自適，一道之蒙和氣，亦既有年，三階之復台躔，諒當匪日，邁丁開祚，誕獲龍麟，某方佐財關，正逢恩館，第劇壽康之祝，阻伸啓謁之虔。

賀郭樞密改留後啓

顯奉宸恩，峻遷台序，凡叨曜庇，鈞集欣愉，恭惟某官，偉略沉雄，傑才英邁，襲汾陽之祖烈，傳地上之兵符，旋入贊於神機，亟出臨於帥路，疆事所制，輟帷帳之運籌，國威以宣，寬朝廷之憂顧，增重康車之秩，繼收盟府之勳，行被詔音，還圖廟略。

賀潭州任侍郎啓

比應恩數，出總利權，鎮鎮籌畫，缺職職，伏惟坐班寬昭，翕萃龍麟，恭以某官，莊重自居，直清不倚，蚤登總制之席，遽升延閣之華，貳職財關，有圖經畫，抗章法座，多所建明，乃眷長沙，實惟巨鎮，暫聚耆德，往指還保，際五月之政成，即三篇之新拜，伏冀倍綏，燕餘少副瞻祈。

賀東陽侯祿丞啓

就拜上恩，進丞中祿，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氣鍾開傑，道具大醇，聊試治封之繁，類登功狀之最，升名閣籍，茲揚駿於華塗，曷地坤維，行漸蘇爲遠俗，永官欣企，曷克指名。

賀致政少傅啓

中昭推恩，上嘉得謝，參齊宮六傳之貴，保安車賜几之榮，休風穆然，輿情仰止，恭惟某官，全德邁種，英猷濟時，上林以歸保而允懷，王室嬰股肱而是賴，雖大雅作誦，考成重于典型，而高賢所存，功名付之天道，由是辭台鼎之權任，即侯服而優養，體貌之隆，同弗遺于黃髮，止足之計，乃獨得于素心，遺塵垢于儒來，即逍遙于物外，揮金之樂，不減于疏公，掛車之榮，足隴于廣德，竹帛所載，今昔同符，致聞英聲，側深景行，寓跡高門之地，阻親長者之謀，仰瞻之輒，一二笑既。

賀文相公出鎮許州啓

茂對醇香，出觀藩政，抗使蓬而就道，露公冕以宜風，仍番肅練，便時已開，尊府恭惟某官，器包民極，勳濟王塗，威會嚴宸，綢繆英茂，宅元台之劇序，密暢邦猷，紆具相之偉才，究宜廟略，已見經綸之效，弗居雙理之功，懸形讓封，求避榮路，即齊魯均逸陪京，躋端授之絕班，如真封而衍食，嚴嚴尹石，未移率土之瞻，兩兩台星，佇俟中階之首。

代賀亳州皇甫大諫啓

祇奉詔音，肅觀藩政，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道先民覺，才爲世生，出入三朝，體貌一德，偉謀大政，率諸訪于元龜，茂業豐功，因享延于優祿，寢列諫垣之重，淳更守紱之榮，惟景毫之名封，實右淮之巨鎮，暫勞君重，班宜寬昭之明，行副帝咨，陟降嚴登之選，調元台鼎，均福民區，俛惟冗官，適貳支郡，庇台光而有所就，賀列以無階。

代賀龐昭文啓

廊廟須才，朝廷符德，誕頌明制，登踐元台，微冊傳聞，薦紳抃躍，恭以某官，夙鍾開氣，親對休辰，文章致身，忠誼結主，宜邊陲之遠路，早底豐功，陪權輿之偉謀，旋承顯命，陟降王塗之祕，綢繆台路之嚴，參正論于中階，密神政關，歸成能于上衮，弗有賢謀，帝意愈傾，物議加重，果膺龍命，升總大鈞，行將專講政經，深談王體，三光澄煥，百度清明，指國至隆，比元和貞觀之治，濟民有體，若大庭新舊之年，示函夏之具瞻，雖宗臣之極致，某適庸守紱，遂遠台符，有地堪銘，無階慶昭。

又

祇膺冊命，升總鼎司，體貌益隆，幅員均慶，恭以某官，清廟偉器，上天元精，早會遇于帝宸，參判議于鈞席，密神率論，退隱賢謀，第觀幾勝之成，弗離經綸之跡，物論如重，主知愈明，果被恩綬，首膺表路，圖講治安之策，今也其時，樹立太平之基，決於匪日，追車襲之極致，永民庶之具瞻，某職守侯邦，迹遙台座，側聞成命，竊忭私懷。

代賀董度支啓

申宸降命，外計委才，行美蔭之焉依，增儲裏之稱什，恭以某官，氣陶至粹，識豁大方，以器業之深，取重時論，有公忠之實，自結主知，參財府之劇謀，陟星垣之要秩，董淮州之轉給，素號才難，騰清節之登延，果膺帝簡，行將據發智略，講求事經，金穀羨饒，力贍大農之用，兵民給足，行蒙綢札之褒，俟拜崇慶，併紆丹悃。

代施大諫賀相公啓

就膺徽冊，升總大鈞，體貌並隆，福員胥慶，恭惟某官，器包民極，勳濟王塗，秉忠諒之一心，出誠明之正性，最級邊關，進貳樞廷，威會嚴宸，綢繆公路，亞元台之劇序，密暢邦猷，隱具相之偉才，弗居廟略，物論加重，主知愈明，果被明輪，亟登下臺，履高惟已，需圖萬化之原，義軒吾君，拱揖九筵之上，躋太平之極致，永膺率之具瞻，某職總清臺，跡遙政府，無階慶昭，有地堪銘。

代賀唐中丞啓

茂對醇香，榮膺憲府，四方相慶，萬口一辭，恭以某官，王佐偉才，天民先覺，毅然立朝之正色，外嚴秋霜，直哉致主之精忠，上貫白日，向衣康濟之藎，出總轡將之權，旋倚重于邊藩，會甫安于坐席，亟承宸綬，入領臺綱，彈疏未陳，已破姦回之膽，諫言即發，當開容會之心，至治之風，復觀茲日，俛惟愚品，膏庇台光，抃躍景深，敷貽奚悉。

代賀田諫議啓

疏瀝宸綸。升華諫闕。時聆新命。竊忝升條。恭以某官。莊重自居。直清不倚。以函一之德。會奉事之辰。清塵
舉。率獎績效。遠由內閣之秘。驛置七人之聯。青藜伏規。行神當世之闕。紫芝頌檢。徑宅元台之榮。會是
亢微。最叨知獎。矧聆進擢。倍切忻儀。

代賀知郡屯田啓

善識剛辰。榮開尊府。矧叨輝庇。實倍欣儀。恭以某官。才實兼優。器圖剛實。親逢文雅之會。優踐秀康之科。
千里班條。適值于素蘊。一封詔。行對于龍臺。

代賀運使祠部啓

光奉明綸。就移要部。側聞成命。竊忝升條。恭以某官。謙實兼優。器圖剛實。親逢文雅之會。清濯賢良之科。
緩書殿之貴游。領漕臺之重寄。然金穀大計。賦曰藉才之司。而朝廷急賢。決非久次之地。俛惟屏品。將託
巨麻。企引兼常。名言非祿。

代賀運使向郎中啓

祇承恩詔。榮改使廳。幸巨庇之焉依。增寸襟之竊忝。恭以某官。又鍾間氣。親遇熙辰。秉忠諒之一心。出誠
明之正性。登車攬轡。行澄發于官聯。曉乘飛舄。行羨登于邦計。朗膺宸檢之褒擢。追復相門之光華。企願
交深。指云非悉。

代賀運使吳舍人啓

願承恩詔。就領漕臺。大庇焉依。寸襟竊忝。恭以某官。德宏業鉅。行潔道醇。學際天人之交。文經邦國之體。
珍策重計。施諸當世而可行。要職美官。不由累日而自致。陟降王塗之祿。翔翬諫署之嚴。買臣懷章。方建
守廉之樂。孟博擅轡。遠持使節之雄。鯨坐席之末溫。即追鋒而應召。發揮國論。潤色宸猷。俛惟屏允之蹤。
訖訖頌題之賜。阻從慶列。第劇情懷。

代賀新運使祠部啓

改命中原。提衡外計。將鑒臨庇。倍切欣翹。恭以某官。名世標才。際天運。親逢大雅之會。繼擢秀康之科。
心計素明。聯寄漕臺之任。詔晉行及。亟從書殿之游。伏願上為邦家。精調宸機。

代賀運使度支啓

邦計須才。朝食議可。榮膺宸檢。就改使廳。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蹈大方。氣鍾至粹。親逢真主之運。早踐
列星之垣。上知素明。自結益同。屯夷殊致。忠誼惟鈞。班寬昭于兩藩。未嘗援席。按祥利于列郡。方爾下車。
遽奉明綸。往臨要郡。然漕臺分寄。賦曰藉能之司。而宸展念賢。諒非久次之地。某適緣幸會。方託恩輝。旋
聞拜嘉。陰懷幸庇。喜聯交集。名言匪終。

代賀運使司封啓

進被恩綸。出持漕節。行接大庇。竊忝升條。恭以運使司封。經世偉才。薦紳華望。按章侯服。素號平反。贊治
土畿。多所建白。風績彌劬。上知愈明。果膺尺一之書。導領東南之計。登車即望。屬部瞻威。蓋山海之輸將。

方聚碩畫。瞻京師之供億。行奏豐功。升踐嚴塗。驛光大任。某宿官無狀。守邑云初。幸使師之焉依。罄懇
而非諱。

代賀權揚州運使刑部啓

無堪之質。棲庇有年。備蒙矜憐。獲保孤元。念簡書之營慮。會慶事居。願履履之間安。坐成曠禮。尙冀寬
弗爾。推道。恭以某官。職局淵宏。才謀。敏。暫屈使臺之重。往臨督府之雄。董金穀之輸將。矧煩經畫。布昭
條之寬厚。聊藉撫柔。

代賀江東運使張學士啓

就奉宸綸。仍瞻仙局。遂聞成命。竊忝升條。恭以某官。謙實兼優。器圖剛實。親逢文雅之會。清濯賢良之科。
東觀昔游。遠復載書之選。蓋上心之圖畫。推恩數以薦賢。領漕節之澄清。諒非久次。踐王塗之嚴密。行服
徽章。

代賀正上安撫舍人啓

偉略昭朝。純誠結主。早逢亨會。清濯榮班。行休秉傳之勢。入被登壇之拜。甫臨首祚。誕膺龍圖。某茲亞守
慶。正遙使節。祝南山而爲壽。適阻前趨。買兼輻以被誠。奚禱下個。

代盧郎中賀冬啓

盛儀亞歲。寶典履長。魯史載夫。歲書。義易記其來復。恭惟某官。夙鍾間氣。親逢熙朝。茲導迎于令辰。期茲
受于繁祉。某適司侯服。慶遠實除。瞻國教深。文陳匪悉。

代曾魯公回賀許舍人啓

願對制函。榮躋詞掖。尤幸邦選。鈞繩朝旨。伏惟某官。出以瑞時。居然名世。智周事物之變。識際天人之交。
精學雅文。蚤冠士科之高選。傑才厚望。旋追儒館之盛游。一登載筆之聯。久直代官之地。淵衷要實。寵命
即真。語令坦明。行見同風于三代。謀猷堅正。續當宏化以貳公。適屬退居。喜聞進拜。敢屬倬篇。弗簡衰逢。
首頌嚴敷之臨。深沐長綸之貺。永衡諸譽。奚論感懷。

事麾下且二年。顯其術無可以貴而親之者。而辭未始一進。書未始一上。反默而受執事之知。抑難矣。恭惟執事。學際聖賢。道充當世。由文章取上第。立朝廷爲名臣。天下之所共聞也。執事之門。孰不願出哉。某今爲屬吏。獨不能圖進。是待已欲高于韓氏。進身不本于箕子。他日天子以政之柄授執事。其願出于門下者益衆。而某之跡益疎。雖辭日進而書百上無及矣。是敢執自進之說。求出于門下。伏望寬其疎斥。一賜采擇。使士不獨見貴于三代。自執事始。冒犯台嚴。踴躍待罪。不宜某惶恐百拜。

代人上張刑部書

前日獲見伏蒙執事略敘屬之禮。顯問甚密。退自度曰。豈執事與某同產子。嘗聯職而然耶。不然。何待之渥也。若是執事固配之矣。奚假假以爲說哉。抑有欲聞者。徒以仕宦三紀。謹廉自守。雖前後薦者二十餘。力憊心焦。豈不能奮中夜浩嘆。甘爲廢人。歸無田園。未決引退。竊嘗謂上之人求人爲用。急于在下者之求爲人用也。何則。部使者持外臺之柄。不獨以按舉爲己任。抑將擇能者以分職治一官。否則一職弛。宜得強敏精幹之爲用。若某之病弗堪。烏足當執事之用哉。方其往來督舟運宜其體也。今乃獲免。將受代而去。家貧族重。患弗能任。伏望執事就舉處。壽賢舒一監兵以處某。使得從容養疾。而又食口百指。獲圭田以自贖。則生成之賜。豈出門下矣。干瀆威重。伏地待罪。不宜某惶恐百拜。

上京西運使田刑部書

自使車北轅。凡五六月。而一書之奉不獲。命豈特爲簡情哉。蓋大人者。不責人以苛禮。雖一書不通。未爾得罪。某不佞。兩得備屬吏。頃官河朔。不幸以喪去。因不得玷清譽之末。及執事領淮漕。某復佐潤幕。親執事收麾下之舊。雖愚不遺矣。而天幸之幸。適會移部。噫。豈某之竊絕耶。曰不然。天其或者俾某困梗滯。官久益練。抑待執事之知深。然後叙而請大享之。遂不爲難矣。若是未能絕意于顯錄也。伏望爲國自壽。以副區區。不宜某惶恐百拜。

上運判馬太傅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運判太傅明公執事。某常病今之學者。始攫取六經之文。以爲辭章。幸一中第。則志滿意得。曰吾方從政。安暇學爲浮誇。不根遂爲淺人。噫。君子之子學。豈繼其名而止哉。蓋曰終身而已矣。某不佞。於他無足道。唯是讀書之心。與前之云者。雖奔走賤辱。未嘗輟忘學也。竊嘗謂學思不通。經苟通。則性誠明。而文深醇。不經之文。猶葩華爛漫。見者悅之。終無益於實也。雖問常爲小文。視今之得名者。或輒犯其鋒。然于聖人之道。則浩不知所濟。思得大人先生傳授聖言之微。使術明而通。然後發爲文章。行爲事業。以成某之志者。有日矣。恭惟執事。學際聖賢。名重當世。六經之道。自己誠明而深醇。然豈獨裕諸己哉。必將推其餘以及學者。則某平日之志願成于門下。或曰。下吏之于上官。非公事起居不得輒至其前。乃欲受教。懼矣。某曰。不然。爵位有尊賤。傳道無尊賤之隔。設孔子司寇。須三千之徒。均爲司寇。然後乃傳道。聖人之意。不亦狹哉。則鄙人不倦。不爲孔子言也。若乃論窮辭滯。懇懇有乞憐之辭。此衆之所以望衆人。非某之新以竊執事也。干冒威重。進退俟命。不宜某惶恐百拜。

祠部集卷二十五

書

上姚都官書

某愚無所似。得綴一官。以吏左右。不達叱怒。于願已足。敢望引以爲可舉哉。恭以執事之賢。人人願出于門下。雖甚愚極陋。亦知得舉之爲榮。非才卓犖。烏能捨衆人而獨取哉。今執事之取某。不惟人人疑之。某亦私自疑。噫。登執事知某之誤耶。將哀其窮賤。而欲推之大亨之塗耶。不然。安能捨衆人而獨取也。苟執事誤以爲可舉。則某當履其真可舉之術。庶無玷知人之名。或哀其窮賤。而然亦驅勉自立。以副執事推近之意。若是廢經論報。亦不敢在衆人之後。辭意鄙直。仰冒威重。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上發運大諫書

竊以士之貴于三代也。可謂盛矣。進則顯厚祿以寵其行。退則賜車馬幣以勸其進。士生此時。宜無求矣。然猶有自進者。故箕子之書曰。予攸好德。皇則錫之福。噫。德如三代之士。猶有自進而後知者。矧今之士哉。奇材偉行。可貴而難之者無幾。間有焉。或沈鬱卑辱。不爲上之知。可默而俟舉耶。唐之儲韓愈氏卓矣。然猶三上時相書。始爲以不出其門下爲懼。况衆人哉。某愚甚于他。不識曉。獨知士之所以爲士者。以有守而或脫。則轉而之小人之域。不待旋踵。故廉賤貧困。未嘗脫所守。綴下科與士齒者六年矣。緣執

某竊以疎賤之士或嘗得王公大人一言之賜。他日獲進藉藉以爲說者。何耶。蓋貴豪之門。人所歸也。歸者日衆則疎賤之跡有時而遺。其意蓋不得通矣。必道其嘗所得之旨以信左右。彼大人者。必曰是吾嘗所嘗者。然後賤士之意通而其迹不遺矣。頃執事領漕某時以表裏見門下。執事不以越禮而加罪。與之進而賜之坐。使極其所欲言而去。及執事倅計府。某方調官得泗掠復進謁于門下。執事教之曰。泗軍舟之所會。上官之耳目甚近。當潔汝行。幹汝局事。人將汝知矣。某再拜而謝曰。公之言實賢不過是。敢不奉。奉孜孜以戒。夫失墜。今執事按察某。某適得備屬吏。則向之官不獨使銘之於心。奉行于己。異日知某者。不在他人而在執事爾。某固疎賤不敢他云。以瀆尊尊者。止道嘗所得之旨。取信執事。干冒威重。伏地俟。不宜。某惶恐百拜。

上發運主客書

發運主客執事。伏自使車南轅。即欲一拜書以謝起居之安。而且布其區區焉。朝以奔命。夕以訊獄。輒因循而至。今甚畏服執事之名。爲日滋久。重以大漕使之尊。越任麾下。目未嘗觀盛德之光。耳未嘗聞訓旨之餘。一旦獲見。遠以吏事自左右。其禮有所限隔也。其情固未相接也。使明且辨。猶將踴焉而不能通。況某之愚且訥。既畏執事之威。又迫尊卑之勢。宜乎踴促而無所建明也。夫聲之巨莫若雷霆。無賴隨其擊而駭之者。以常聞也。光之巨莫若日月。無蒼蒼掩目而畏之者。以常見也。設不常聞其聲而聞焉。不常見其光而見焉。將疾走所足之不已。豈止畏且駭哉。某前日之見執事。何異初聞雷霆而乍觀日月。偶不疾走爾。尙安吏事之建明哉。噫。江淮僅百郡。郡約十吏。若然。則奔走于使部者殆千計。其間以文著。以法稱。以幹聞。辱知于執事者。凡幾人。知而深器之者。復幾人。某以不佞無似之迹。混然于千百人中。執事之知。抑難矣。雖然。常以語而自咎曰。某文如是。某法如是。胡不強其所不能而求及。其所能哉。故夙夜孜孜。庶幾有立而後已。噫。聖人捨夫畫者而取夫將進者。執事之心。不過若此。其知之。器之。非所敢望。倘偶其進而憐之。不勝大幸。干瀆鎔造。無任戰汗之至。不宜。某惶恐百拜。

上運使李刑部書

某聞有困于路隅者。垂朝夕之命。反低遲其聲。而欲人之哀之。雖過者千百莫知其求救也。幸一有知。將轉溝壑矣。若大聲疾呼及救之速哉。某自得第歸。已喪母。制除官。待職歲。俟車祿微。族弗能贖。不爲不困矣。竊思祿足周數口。位足以見行事之效者。惟邑爲可。然國家慎重此選。須舉乃用。某勉強所不能。而吟詠繼舉者有日矣。懼左右或求信。故默而不致遠言。其亦低遲而欲哀者歟。昨日觀舉邑。新格外臺慰薦。歲定常數。今而移求出于門下者。日益衆。求者既衆。執事必拔其尤異者。而道其常品者。某以不似之迹。若又後衆人而進。縱執事錄門下之稿。不以不才而遺之。一旦某不隸麾下。則執事徒有振拔之心。某徒切望。而事且無及矣。今日疾呼而告者此也。倘哀而救之。俾預清舉之末。則困頓之迹。免爲路隅之比矣。干冒威重。不任戰汗之至。

某聞詢樂工之能否。宜就太常。問吏狀之嚴。宜就考功。何則。所統專者其知詳。設太常曰。某吏之狀最。未必果才也。考功曰。某工之藝下。未必不能也。何則。非其所統者。其知必略。是故須考功升黜。然後知吏狀。太常進退。然後辨樂工。今天子登賢材而試諸用。命執事領外憲。然則執事所統何等最專。不在刑獄乎。某竊官也。將有問才否于執事者。倘執事謂某才。雖千百人交毀。不爲損。謂不才。雖千百人交譽。不爲益。何則。毀譽者雖衆。不若執事所統專。而其言取信之必也。然則獄官之職。何爲哉。曰。困國謀。訊勦審。而已矣。能高下其議。而卒與法會者。獄官之才也。若某之才。豈足當執事之稱耶。曰。不然。執事之責。某者職。於才何預焉。恭惟執事雄剛卓越。當代罕儔。異日取家世舊物。相人主圖教化。某將與天下之吏程功狀于政府。豈特區區今日論獄官才否乎。干瀆威重。伏地待罪。不宜。某惶恐百拜。

答李誠造屯田書

阻侍師席。歲行一周。而一書之通。復不得繼。竊念孤生之迹。出自門下。雖日奉書猶不足報恩獎之萬一。矧一書之不能繼。自顧怠惰分從棄絕。而大賢之心。乃憫憐于賤子。夫行事之效者。其小惟百里之邑。然朝廷慎重此選。須舉乃用。若是。某不能無望于執事也。恭惟執事文章事業。當代鮮儔。總外臺之計。歲行十周。發運有經矣。財用有羨矣。事之敷敷者盡更張而刻去矣。執事之于利權。可謂成功矣。某不以今日求一邑之舉於執事。執事不置某于清舉之末。一旦國家以教化之柄授執事。則天下之士皆願隨。矣。執事必將取其尤異者。以備器使。某于彼時復何望哉。幸執事憫其困滯。一賜振拔。使某增寸祿以活微族。得民社以據素志。則生成之造不在他門矣。若才與器某烏足云。而願隨諸廉。自信固明甚。豈復累大賢之門哉。干冒威重。俯伏待罪。不宜。某惶恐百拜。

上提刑太保書

某竊見今世之士。有一言自進于王公大人之前。必獲自銜之咎。而士亦以此自咎。某獨謂不然。其或憑藉貴高之地。附託左右之援。豈復自媒哉。雖然而進者。其必賤賤。有志欲伸之士也。夫弟子之于師。門。跡相與處也。言相與接也。術業之高下。志慮之遠邇。可較而知也。仲尼猶患不知。而曰。盍各言爾志。矧下士之見上官哉。羣而趨。默而出。位貌之隔。如天地之相遠。不啻誰知其志哉。噫。士之志有二。公焉則建勳名。興利澤。爲天下萬世之休。私焉則享厚祿。活親族。爲一身之計。今賤爲九品。而曰某欲建勳名。興利澤。人必謂之狂癡。妄不誅而唾幸矣。安敢言公志哉。若一身之私志。豈得默耶。於戲。銓選之吏。祿粟不足。蓄數口。代者一至。則不復可得。不淪而陷窮餓之壑者幾希。遠一沾京秩。則祿給弗暫絕。可以活親族矣。然則由銓選而之京秩。無他也。惟薦舉而已。恭惟本朝重使臺之寄。付升黜之柄。自非貪墨弛曠。類可以伸所志。某吏執事麾下二年矣。懷私志而願公舉者。抑有日矣。今將代去。是敢冒自媒之咎。擬然自進其說。伏望執事哀憐而采收。使某一與愚庸之末。免於窮餓之壑。滯鬱之志。獲伸于門下。則執事之進人。仲尼之用心也。意迫辭切。干犯威重。無任戰汗待罪之至。某百拜。

某獨典酒。得吏廳下。幾數月。獲見于左右。不離再。雖策駑駘。斬有以爲執事知。且冗微之跡。疎而奔走之日。不甚久。勢不可得已。及官滿如京師。或有持執事薦士之目示某者。則某之名在焉。始疑中。信終而惕然。感以愧。何則。淮南之郡。隸使部者二十有四。其銓選之吏。仕焉者。豈下數百人。彼才了一局。而用重數器者。又豈少哉。若然。執事之門。望清舉者。常數百。而執事歲舉不過二十人。必將錄其才。稱而拔其尤異者。某獨混于其間。安望捨衆人而舉某哉。設執事知獎之。猶待日月之久。何見取之速哉。或者之傳。似可疑也。徐而思之。執事以高文遠業。傑然爲三公後。是必收寒素。開至公。以增大無窮之體。某雖不佞。亦士之甚寒。而求進之未已者。寧知不爲執事先。陳之取乎。故疑去而感來。噫。古之報知己者。豈糜軀碎首而止耶。抑將忠君澤民。圖建勳利。爲受知之效。某之區區。竊所慕焉。若乃謹廉自持。特衆人之常守爾。不足爲執事道。藏負厚恩。重險山岳。無任激切荷德之至。不宜。某再拜。

代人上李兵部書

知府兵部執事。某委質下吏。越在外邑。惟公事起居。乃得一至鈴下。才空踈疎。宜左右之所棄。忽顧執事聰明廓然。坐照千里。察按森不以遠。適易視聽。故吏雖疎外。常若奔走于其間。以是某之區區。或爲執事之亮拔。始以舊符徵聚。輒寇邑境。雖上憑府威。悉力殄殲。而朝廷大制。考信州郡。須保委明甚。方議賞格。伏竊執事錄下吏之績。效。斷然無其情。僞。刻奏列上。爾同真狀。其苟枉拜一命。寸進一級。則天地之惠出朝廷。而卵翼之賜由執事也。自被奏以來。益勵操守。蹈冰臨谷。未識其慎。庶幾副執事之獎。爾近有執技背人。非憲往。謂某雖市木。當價而不時。價直。雖考之著令。未越旬浹。而孤危之蹤。不能無憂懼也。何則。一邑之民。或受枉于吏。自非刑虐誅掠。殆不可忍。其他自直于府君者。可無一二。今市文木而爲其所。當爾之時。夷齊可疑爲汙士。卓魯可疑爲暴吏。曷以自明哉。故終日惶惑。不知罪戾之所從。復蒙執事精明是非。外判終始。信察諒其無他。并容曲全。置而弗問。若是隸治下者。已三歲。知己之遇。未一報。而蒙庇于執事者。已至于再。雖被寬釋。愈于重責之爲愧。倘執事垂憫備介。力舉大惠。不以一眚加擯斥。則窮桑結草。寧知不爲門下報耶。

上提刑司封書

某嘗病今銓選之吏。拙于爲治。而巧于知己者。人十八九。平居不事事。一旦榮進之。欲激于內。不惟口之于言。而又筆之于書。冒上官之聽。曰某材且職。人不某知。使有志之士。恥混斯人之徒。不敢一言。卜知遇。矧敢以書哉。某隸執事麾下數月矣。言未嘗一發。而書未嘗一進。者正爲是爾。然事有不可以隱者。因敢輒布左右。某初命酒獄。使臺外諸侯。不以某不材。舉以堪一邑。奏可。移浦江。而浦江地僻陋。前後爲令者。或以膏潤自利。一切務市恩。嗾口不敢議。咸刑民。視官府如私家。吏易令如僚友。某始至。呼吏問某事。聞某簿。則視視。對如市人然。私自謂其弊不其矯。無以頓革。師民者宜身先。以故渴不妄飲。浦江水。待民慢吏。弗率者以刑。類波壞紀力澄。而躬緝。然後浦江之人。知令所以治民。而民所以奉令。未幾會

東陽缺宰。州郡誤以某爲可使。因俾承乏。而東陽地完戶殷。民狡喜訟。每更一新令。則必構虛懷。墮入于庭下。以探令之能否。彼計苟行。則將接迹而來矣。某鉤得姦狀。數挾其不直者。此弊幾少息。然猶有以辭來決枉直者。日不下百數。朝與之辨。至晚僅能無留事。假攝方期月。遽遇執事臨按。邑。其間管庫簿。領。某月以內者。固已躬治。自餘素弊。實未遑究。若乃民有叩行。履自訴者。吏有守庫。緝不謹者。斷罪之失。輕。兵器之不籍。罰金之差。厥數田訟之積。有日然。雖伏蒙執事明哲內照。仁恕外及。以其前之數事。率關舊令。舊月而變。聖賢猶難。優容橫貸。弗忍屬斥。其事獨不婉于心哉。尙觀借階前容足之地。一吐其愚。又值執事兼程取道。前旌不留。益懼且歎。日竭精力。供職事。孜孜不敢少弛者。俯恐負于斯民。仰圖知于上。專爾。倘上臺遂以不職齒之。則愚事去矣。而又使車之按。或一往。浦江在婺爲窮僻。雖綿歲不一歷。今假他邑。幸而遇使車之臨。不得少進其說。某之區區。將訖不伸矣。恭惟執事文章器業。傑世不羣。天子以美祿養賢材。而朝廷推賢材者。歸執事。始先公以直諫稱當時。今指紳議直諫者。歸執事。如執事可謂在朝爲名臣。在家爲名子矣。有志之士。執不願出執事之門哉。某雖無似。竊亦觀願。重念某再試于禮部。得一第。得第垂十年。獲一邑。同時下科之人。籍朝闕。綴京秩者。不可勝計。某誠爲困且滯矣。雖歲時薦者。凡九人。而果邑。越大半。本朝之格。銓銓選。陸京秩者。用五人。今闕其二。不遷懸于執事之門。將誰憐乎。意迫言直。不覺輕僭。干瀆威重。不任戰汗待罪之至。不宜。某再拜。

謝提刑司封書

某前日之賈書左右也。家人沮于內曰。若爲屬吏。不達上官。罵叱幸矣。乃收別白是非耶。若將得罪于范公矣。倂友沮于外。如家人之言。亦曰。若將得罪于范公矣。某獨曰。不然。夫賢者樂與人辨是非。豈惡人自辨是非哉。事有因言而後白。豈有不言而自白哉。與其言而獲罪。不猶愈于不言而獲罪歟。遂決而不顧。不遠數百里。使人持書以聞。事未報。翻惶然甚于家人倂友之惑。陰自訟曰。人言不從。其必得罪于公矣。既而持書者還。則執事之賜教在焉。趨迎受。百拜以讀。則獎借之辭。復乎如龍章之飾。環堵勉之辭。溫乎如父師之語。子弟恩假之辭。廓乎如山藪之包。汙疾。然後倂友賀于外。家人賀于內。曰。公不汝罪而汝容。則公之恩。天地不如。曷爲公報哉。某曰。大焉澤民。小焉飾身而已矣。引領麾下。不勝感切之至。

上提刑司封書

提刑司封執事。某竊謂士生于今之世。反魄以今之士待己。乃曰。古之士人求爲知己。我惡肯求知于人哉。語介可也。適時則未也。殊不知古之士也。修而身。今之士也。難而衆。衆故賤。修而身。故貴。古之士或清德不輝。朝廷闕之不能爲治。至有禮文交聘而不肯一起。州郡敦逼乃起爲朝廷用者。不曰。且貴歟。于斯之時。猶有老死巖谷而卒不聞當時者焉。矧今之士。千百進。朝廷之治。不加益。千百退。朝廷之治。不加損。而又籍籍管者。見上官則躊躇焉。而趨帖焉而去。不曰。衆且賤歟。當爾之時。問曰。我介而志古。我惡肯求知于人。雖然。人誰汝求耶。於戲。行己非艱。知己其艱哉。唐之士韓愈氏卓然其賢矣。猶曰。髮秃齒豁。不見知己。矧下于韓萬萬。而復生今之世歟。不老死。不遇幸矣。何止髮秃齒豁而知己不見哉。某不

役得邑最窮僻。雖守官奉職。不敢以僻自憚。奈何使車按部。多道旁縣。是徒有仲子知己之心。其路無繇自伸也。嘗聞貨者。羅列當市門。則近利而易售。苟挾而走窮巷。其良與偽無復自辨。惡望其見售于人。也。某前日承乏東陽。幸一會使車之來。其亦挾貨窮巷而偶趨都市者歟。倘執事一顧而略。則貨雖偽人必謂之良矣。或遇而不顧。顧而不售。復挾之歸窮巷。將委棄無日矣。向安良偽之自別哉。恭惟執事。道醇而器完。德高而業鉅。而又十四州郡吏榮悴之柄。當執事之手。某部吏之一者。執事掣而出汗塗之中。甚于反手之易。使髮未禿齒未落。又獲大賈為知己。與夫老死巖谷而卒不一遇者。榮悴相萬。則執事之賜山岳未重。某之得將交顯而說售焉。干浼威重。俯伏待罪。某百拜。

上運使工部書

竊謂匠石天下之工也。欲得天下之材而用之。而天下之材常少。間有焉或不為匠石用者。豈匠石之心同造之耶。抑材之生幸不幸繫焉耳。其幸而生平遠之地。匠石過焉。苟晚而斧之。則人謂其材必良材也。其不幸而生窮險之巖崖。雖拙工之目不以寓焉。矧匠石晚而且斧。是尤不可得已。縱其材堅拔元挺。人將以朽木齒之矣。夫士之仕于世也。何以異此。且上官之心。欲得部吏之賢而薦之。而部吏之賢常少。間有焉或不為上官薦者。豈固遺之耶。亦仕之地幸不幸繫焉耳。其幸而處通都大邑。上官過焉。苟一顧而遺取。則人必謂之才吏矣。其不幸而處陋僻之壤。求衆人之顧不可得。矧上官之顧且薦哉。雖其守道廉介。特人將以下吏齒之矣。浦江即山為邑。山險而不可車。路斷而不可航。以上臺之按部。雖歲歲不一。歷使才者居之。猶將泥沈鬱而不自達。況不才者能自達乎。某于茲歲餘矣。雖勤民飭己。罔敢少懈。而迹孤能短。何所借譽。前日幸遇使車過境。得以伏謁道左。猶窮崖之木。邂逅匠石。其晚而斧之。有動于心。哉。恭惟執事。全德偉業。取重當世。上心所寄。將清吳服。老茲宿豪。既已誅錫而屏絕矣。積弊巨蠹。既已掃除而剗革矣。生民之利。已修建。中都之費。已充給。趨召嚴覲。則在旦暮。異日謀王體圖治本。其將取天下之才。為明堂之用。雖材堪鑽。執事其肯遺之耶。則某之區區願采于今日也。干浼威尊。伏地待罪。不宜某百拜。

上知府少卿書

某竊謂無位以行道。無壽以守貴。無權以薦士。此丈夫之不足者。何則。雖志摩霄。業包經綸。乃飢吟走衛。一命不享。道可行乎。其或冠纓峨峨。佩聲鏘鏘。方朱顏猶童。已肉飽蠅蟻。貴可守乎。又若委身下僚。自辱塵泥。雖耳目英翹。祇若朝士。可薦乎。是三者不可明矣。若乃位足以行吾道。壽足以守吾貴。權足以薦吾士。執事其人焉。恭惟執事。挺不世之偉德。出三公之慶門。今殿邦東南。環地千里。吏自督郵而下。皆趨走以聽命。不曰有位乎。凜然秋霜。以肅強梗。煦然春陽。以燭困窮。執事之道。既行矣。年過六十。齒墜髮凋。人望備采。盛邇未艾。不曰有壽乎。樂只憺憺。其錫難老。鼎司衰章。茲予青氈。旦夕取之以揚祖休。執事之貴。可守矣。扶藜康養。扶鋤盜賊。升黜之柄。我得以執。不曰有權乎。隸吾治者。厥邑惟七。準詔拔吏。歲常四人。今乎其時。士可薦矣。抑未知所薦之士。果何士也。某竊料之。夫良匠構厦。必度堅挺之材。彼脫而屈

者。何預斤斧。某迹卑地寒。復官窮山。治聲不長。萬口執開。皆孤株生陋僻之壤。而匠石之足不到。日為樗櫟之所。不薪而灰幸矣。惡望斤斧之及哉。雖然。執柯局於近則已。必欲取材之。則則鑿樹樞桶之用。事以地而拾諸某之微躬。敢借此論。浼瀨台重。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代謝江西轉運程大卿寄詩書

大江之西。漕糧為劇。才者所虞。乃有餘地。特抒佳句。遠將勸意。辭語警發。真得清助。風吟數過。手不能置。感服之私。并深悃懃。不宜。某謹白。

代問候集賢相公樞密太尉手書

維春之暮。氣序暄甚。伏惟坐斷國論。台候萬福。企仰盛德。與日滋間。某縉紳于外。事有中援。率賴成算。以濟疎拙。惟知勉勵。庶塞寵寄。東望門宇。千里而遐。廣限符節。未繇瞻對。伏冀上為眷倚。益護寢饋。不勝區區之禱。不宜。某再拜。

祠部集卷二十六

書

上通判屯田書

某竊以君子之所貴者。道也。道者何。經天下。治國家。修身。誠意之大本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之所以為聖賢。本此者也。其為術重矣。今之十有挾之以求遇。彼當其求者。見而為之禮。蓋稀矣。禮之而知其所存。又稀矣。知其所存而遂取之。或無焉。有一士於此。恃王公之薦以求之。其當其求者。禮焉不暇。履知焉不旋踵。取焉不問賢不肖。於戲。勢勝於道矣。若之何使天下之大本不委而墜諸地。唯大人者為不然。能重其所以輕。輕其所以重。彼以勢動。雖力逾千鈞。弗吾重也。彼以道進。雖微如一羽。弗吾輕也。吾之所以輕重者。有賢不肖之分焉。爾能之者。誰其見之。執事恭惟執事。文醇德完。學周孔孟韓之道。而至焉者也。某雖其賤。其亦蹈其藩籬而未及者。若是則執事所趨之道同矣。其不同而異者。位爾道內也。位外也。唯大人者。取其內不取其外。苟苟我同。雖在斷御。猶將進之。矧亦士其服者歟。以故。某之今日。不藉千鈞之力。直以一羽之微。求遇於門下者。知執事不能以勢動。某乃得以道進。爾有謂於傍者曰。夫下吏之於上官。有貴賤之別。今子僭而同之。抑過矣。某應之曰。鳳之於鳥。德矣。彼羽而飛之。皆知也。麟之於獸。祥矣。彼跛而走者。皆類也。猶上官之於下吏。貴矣。彼士其服者。亦類

爾雖同何僧哉。前者復曰。凡屬子者五六人。今又懸懸於公之門。多見其不知止者。某謹應曰。夫獲獲於衆人。雖千百其辭。猶爲虛寵。與過美。得孔子之一字。乃定。某之區區。正爲此爾。於是謂者翻然解。執事儘知而取之。使天下之士。知道不爲勢勝者。其自執事始。干冒威重。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代高表臣上魏公書

某竊以王公大人。垂念官屬之下者。必其人才業政術有足過人。與夫傑識妙畫。於吾治有所補。或奔走左右。且歲月之久。是宜均感休愛。若子姪無過也。前日執事之坐鎮全魏。而魏人服化。已舊一府十七縣之民。無有煩姦構詐。以干靜治者。訟事至庭下。聽無留斷。雖有傑識妙畫之士。以爲之官屬。於執事之治何補。矧某才短而術疏者耶。而又備位幕府。幾數月。任奔走爲未久。若前之云者。咸無焉。而惻然垂執事之念者。徒以某頃爲監司所摺。文致其罪。鬱抑之氣。蟠結于胸中者累年矣。近輒一吐憤執事之前。言未出口。而憐憫之色。已見于容。此無他。不欲匹夫一物之懷其中。伊尹之用心爾。今伏遇肆觀過闕。將力雪某之枉。如得滌濯其疵。復爲完人。則跼蹐塵翼。再有青冥飛意。數年鬱結。一旦變爲和氣。今日以往。實執事更生之也。

上魏公書

方閣下慶歷相天子。而某六年以進士得第。嘗出造物之爐。而未爲造物者所識。欲然乎其中。垂二十年矣。前日閣下鎮全魏。某爲縣令。元城始得以屬官進見。語未及竟。而許以國士。見愈數。而其遇每加厚。凡士人之受知于人。其必有以取之也。某自視無有。閣下于某乎何取若。浮文曲學。固不爲大臣道。奉法履深。又士之常守。某所晝夜惕息。度無以當閣下之遇。方求爲真可知者。庶幾爲閣下報。已而閣下解魏印將行。且曰。必繼辟某以從。審如是。復備閣下官屬。其期不數月。故臨別之容。不展戚戚。比聞閣下舍某而取矣。其復吏于左右。未有期。感知而戀德。源源乎復。必乎胸中矣。屢欲一布其懇于下執事。竊以爲大臣新見天子。願天子有大利害。與夫傑才。潛德或末爲國家用。必將精思而力言之矣。某雖苟布一書。閣下其暇省覽耶。近睹邸報。伏審陸辭有口。是敢少進其說。於士之于知己。雖在數千百里外。常若造諸膝。雖榮悴戚休。寒暑事物萬變。而感知之心。獨在。豈偶失其望。少闕其底。而其心輒易耶。某之區區。直若是爾哉。誠欲語切。而晚台重。不勝戰汗。待罪之至。不宣。某惶恐百拜。

謝運使司動書

閏三月二十二日。具位某。謹裁書百拜。運使司動執事。某挾術甚短。顧其才不足施之高文大論之間。獨爲小時。以自喜。然爲之數十年。未嘗輒出以示人。非家藏瓦石。而私以爲珍也。蓋自視猶不可。矧求可於他人哉。前日獲侍坐。蒙道及鄙詩。且俾少錄以來。因幡然以思。與其深藏之。而遂其知。寧若經作者之鑒。即受嗤于作者。不猶愈獲譽於衆人。又後進者。執事于先達。則必誠慮考卜。以決可否。及其門將前而復却。不敢挺然以進。爲先達者。未必果好之。今某不煩若之云云。而乃蒙見察。雖欲自匿。其得自匿耶。謹退而發舊藁。去其甚惡。而取其稍者。得百餘篇。輒錄以獻。悲惟執事。學充器博。操古道而行。今世凡六經

百氏之說。其闢于治亂。而足以扶教厚俗者。莫不囊括而蓄。以指諸行事。又自陝而右。凡四軍二十八州。兵民事物之情。吏屬廉污動息之狀。與夫實濶瞻國之術。莫不坐照而默計。顧執事所觀而省者。不小而大可知矣。前日之獻。是猶大樂在聽。而么絃促管。啾然作于金石振擊之間。豈足動賞音之耳哉。而又浮意局。篇次不貫。俗書惡紙。殆非可以爲上官獻者。慙慙累日。謂將獲罪于左右。而執事方且誘激獎貸。賜之書。以褒假之。噫。其激可勉也。其褒非敢當也。若乃上自三代。下暨歷世。風雅之作。罔不極論。淵源使小子讀之。不待受教座下。而略聞詩要。敢不拜執事之賜。佩服盛德。不任感懷之至。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荆南知府鄭舍人書

某恐惶再拜。知府紫微舍人執事。去年詔舉宮中官。伏蒙執事首以某舉。詔事雖不允。論感等爾。何則。方執事謀於心而發之於薦也。不虞不中。適偶與事戾。成與否在某爲休戚。若執事之恩。固不繫乎成否也。雖某居京師。遊諸公之門。凡六年。咸以諸賤貧。他日苟有論薦人。誰子先。若斯言也。執事未嘗出諸口。某固無望于執事矣。重以執事負天下之望。天下之士。挾其所業而爭歸門下者。類不下數百。聞詔書初出其有求於此舉也。挾相連而應相接。方是時。獨某去門牆四百里之外。爲邑州方。執事舍其門下日親而近者數百。而一疏遠之是取。不應其所力求。而與某之無求。使四方之觀邸報者。必以某賢于數百者。彼數百人者。亦未必不自疑。某賢乎其己也。不然。何舍彼而獨處也。某失於諸公之所賞。乃得於執事之未嘗語。又天下莫不知有執事。而莫知某也。一日區區之名。附薦書而遂以彰則執事之賜。如何其重也。某之重如何其光也。於戲。陷元塗二十年矣。未嘗一日輒去學。力勸而道遠。向不敢觀衆人之知全。乃辱知於執事。某今而後。審不隨俗吏泯沒者。特有執事之知在。若乃策其所未至。期自奮乎功名之途。雖老而益壯。庶幾不忝前日之舉。使執事知某爲不繆亦未敢在門下數百人後也。誠激辭切。伏俟罪斥。不宣。某惶恐百拜。

謝盧郎中舉縣令書

十二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知郡郎中執事。某爲官屬數月。職在訊獄。自餘公議。一切不預。又執事爲治。非因黨莩術。皆決之庭下。使獄官果才。其施設能幾。況某之不才。而無所施設。於何求執事之知哉。縱觀龍能以廉自謹。猶待歲月而後見。又於何取信之速哉。昨日伏蒙執事不以某不佞。謂堪任一邑之政。遽以上聞。是執事知某不佞。歲月之久。取人不求才節之兼。古君子之用心也。噫。寄之以民與土。百里之內。惟所休戚。彼一受賦。皆坐舉者。是國家授令之意。既慎且重。其保任之責。不細而鉅可知矣。執事惜此舉。以進能者宜矣。今能遽然取某以塞舉。則執事之賜。宜如何報。惟勉所不能濟。以素守之節。少答知己於萬一耳。無任感恩荷德之至。不宣。某惶恐百拜。

與荆南鄭舍人書

某初到魏。既深鄙其土風。又日負洪河決溢之憂。圖所以脫去未能也。止得易此而之他。無不爲樂地。況以詩書爲職業。而無吏責于其間者。此正某平生所願爲。而不可得也。方是時。忽聞宮官之薦。不唯說脫

此以去。復平生之所欲爲。以是置諸俟命而不暇。自度夫不可爲人師也。已而報恩。茫然愈失乎所從。譬如陷深險者。有人焉。引繩而欲出諸危方。一施手而繩絕。其傍復甚于未引繩之前者。知施手之難爲力。而出此之未期也。自被薦一年半矣。晝夜而不息。其心未嘗忘斯舉。獨無一言以達區區者。且以向兼數職。又上官交以管記見屬。每視牒訴。將領纒。且隨聲喝。作四六。實公私未嘗有少閒。矧某之德執事者。大非遠云。倘說之所能盡。又筆未落紙。而鬱鬱之氣。已蟄于毫端。便言不及。日復一日。不覺遂至于今也。怠言不諛。皎日所鑒。不宜某再拜。

又

某竊聞荆渚爲天下遊觀之最。足以坐鎮而縱賞。一官之繫。恨不得從公以遊。然入輔大政。期在旦夕。豈能久與江山爲主人也。某再拜。

上提刑祠部書

提刑祠部執事。某爲執事屬吏幾二年。以區區之跡。願收於門下者。雖一年矣。事久不遂。私自謂保任之責。在本朝爲重。彼被舉者一受。則舉者之罪。某事蹟猶未試。執事知某宜未熟。肯遽然薦之。其必博訪廣聽。俟可薦而薦焉。自視無纖纖。又有交譽旁贊者。然後執事之知特深。而薦某無疑矣。以特深之知。被無疑之薦。抑將倡於諸公。仙薦之。又薦之。豈獨執事一薦而止也。無何。數日前。有來告某曰。有勝子於憲。仙范公者。曰。子之所爲。不遠。初。子宜辭。某對之曰。夫不遠於初者。非素然之謂也。若先深而後污。始勤而末怠。翻然易之之辭也。噫。不欲爲良吏則已。如欲爲之。必曰終身焉。惡在一歲再歲而易也。猶千里之遠。不求及則已。如欲及之。必極于千里而後止。惡在五十步百步。或半途而棄哉。始某之來浦江也。嚴一切之。革積久之弊。政。惟不得爲才吏。節。唯恐少虧于古人。今日省昨日之所行。後月修前月之未至。豈暇易初耶。夫小人固有易常者。或爲士修飾以求爲大夫。得大夫而忘士之操。爲大夫修飾以求爲卿。得卿而脫大夫之守。某選人而求爲京官者也。設其心誠小人。獨不能勉。俟得京官而後易耶。笑若是之速也。雖謗言曰。永范公必不聽。某何辭。既而又有告者曰。有勝子于范公曰。尉所爲因循。而令縱之。且與之同波。子宜辭。某對曰。自某之來浦江也。聞尉有不善。則必苦言切責。未嘗絕于口。乃不傳某勝署門以召。尉過者。恐此言遂行。則陷名于奸。奸。以是外和其色而示同。內堅其節而自處。且尉方少年。初仕此任。無所立。猶有他任。某年既踰壯。而又得最近一紀。若榮與悴。在此舉。尉所爲因循。烏肯縱而同之也。某在身無赫赫之譽。身外無強近之援。初據酒舉者凡九人。今又得二人。是無他技。獨謹廉以得之也。雖然。彼十一人者。事不傾耳以聽某之善否。今同郡而仕者不下三十人。某之不倖守俸。父薦彼三十人者。寧不駐目以窺某之舉動。浦江雖僻陋。而強宗橫族。不啻數十戶。今皆束手不得動。彼數十戶者。寧不張口以待言某之非。是雖欲爲不謹。獨不畏十一人之耳。三十人之目。數十戶之口哉。設謗言日來。范公必不聽。某何辭。已而自答曰。以且聖而被流言。以參贊而遭投杆。況其下者乎。何恃而不辯。今夫薦京官者幾五人。而又其間又未知果用成某之跡者。獨望范公爾。萬一謗言之行。則愚望絕矣。安得

自默耶。因敢布前之云云。執事以爲然。則某之枉洒然無餘矣。如曰不然。願行履一日。隨按。遣左右家到而戶詢之。或千百人之言。有一與謗者合。則謗者之罪。顯而逃去之。以警類某者。果千百人言無一合謗者。則願呼謗者使前。叱而數之。然後收孤跡於謗書之上。俾知無根之謗。能惑于衆人。而不能爲大賢君子惑也。執事之美。不亦將哉。意迫言直。冒瀆威重。不任戰汗待罪之至。

上運使盧工部書

運使工部執事。去年春。執事按部過婺。某得伏謁境上。伏蒙降車爲留。賜坐與語。問吾民之利疚。輒以某事某事對。言未卒而稱善。隨之。且曰。還寫所言來。因謹寫一通。以進。復親筆諭之曰。善。某過自喜。夫部吏之見上臺。有所問。必立對。今乃賜坐與語。執事禮某爲過矣。而又部吏之欲以言徹上臺者。不爲少。皆鬱而不得通。今乃辱先問。言獲徹而千沮百抵者。亦甚矣。今乃辱稱善。執事知某爲深矣。已而口尤曰。禮過而知深。而遇不當得。不於此時以一言及身計。是果於自棄爾。因作詩一章。具道所以願舉之心。以獻。復蒙親筆曰。深悉乃意。以是家人賀於內曰。盧公必薦汝。僚友賀于外。如家人之言。某亦私自賀。既而事久不遂。繼獻以書。復不遂。於是向之賀者反相喧曰。噫。豈有知子于公者耶。抑公將按部吏之尤異而不及子耶。不然何遲遲而不薦耶。某曰。否。使勝舌之巧。惡能誣伯夷以貪。而毀柳下惠以濫哉。設拔更必尤異。而執事取二十人。雖某甚愚極陋。獨不足塞二十人之數哉。偶未及某。爾以韓愈氏之賢。猶三上時相書。今書再上。而遽相喧。盧某亦過哉。矧識足以辨。而事之表。明足以照千里之遠。某之所爲。已深詳而審察。以言乎考格。則尙少一歲爾。以言乎舉者。則尙缺一人爾。是玉成之德。猶有望于執事也。恭惟執事仁義充諸心。黜陟繫諸手。振某于汗塗之中。劇反掌之易。同矜憐而成就之。使不爲家人僚友喧則廢。軀碎首。弗足論知己之報也。冒瀆威重。無任戰汗待罪之至。不宜。

賀發運金部賜進士出身書

伏觀邸報。主上以進士賜執事出身。大哉朝廷。此舉其有意于教化哉。昔成周以事言。德三者。升進士之秀。進而官諸位。其養之有素。考之以實。故所得皆良材。今有司乃以聲病僞偶爲度。進者又粹然而聚。苟能以聲辭麗句。中程。則決科第如拾芥。雖三代之文。有一不與法度合。棄不復顧。以是執事用高文大筆。嘗試於有司。而輒屈焉。亦曰。以言取人。其失之遠。今朝廷能知執事文章事業。能屈于有司。而朝廷不能屈度。烏足較其爲一。直以此科賜執事。天下有道之士。如執事者。知文章事業。能屈于有司。而朝廷不能屈。益高其爲人矣。噫。成周之制。稍行今日。則三代之士。有爲時而出者。某故曰。朝廷此舉。其有意于教化哉。延頸摩下。不任抃賀之至。不宜。

上運使王工部書

某竊嘗謂知人不以古君子之道。不足稱知人。爲人知不以古君子之道。不足稱知己。古之知人者。在盜因徒隸。而知其賢。盜魂困窮。而知其非常材。千百人譽之。不加重。千百人毀之。不加輕。爲人知者。以道自處。而不苟終始一節。而不奪。雖榮悴萬變。而知己之分不移也。今知人者。或始德而終凶。或始收而終棄。

鼓動於天下。生也辰獻。謨論參陪於禁中。益好賢業。矧內相之要地。即中台之便途。南山之峻維嶺。徐廣徽册。淮水之流不竭。增衍清門。企鵠并深。文陳非悉。

上益州趙龍圖書

伏審已即便時。聲聞尊府。兩川父老。淪肌浹髓。以識靈時之恩。千里士民。延頸拭目。以觀今日之政。盛德所底。私心竊懷。非惟知府龍圖。道誼可師。文學之老。以孝悌甚高之美行。起于鄉黨。而迄至四方之知。以忠純不倚之亮誠。信于朝廷。而遂為多士之服。舉朝善宜之。決非歲月可期。得賢使君。未足為蜀人之賀。輔明天子。行當紹漢昭之歸。

代賀陳副樞書

伏審顯對制。進陪有省。出帝心之懷選。允天下之公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學造聖賢。器包公輔。早升華於近侍。褒服采於皇僚。危言正色。以立乎諫垣。密裨王體。碩畫周才。以總乎清節。增羨邦財。方假尹於都畿。旋存賢於陪輦。履形靈爽。懇請州塵。愛倚重於邊藩。復榮榮於秘殿。唯太原風物之古。領一道兵民之權。茂績休成。清夏簡在。會洪樞之虛位。被嚴詔以還朝。付之繁機。時乃舊物。有生相慶。知聖王之用人。至治可須。幸君子之得主。

賀新知鄂州閣議書

竊審峻躋聖。移守劇州。伏惟慶慰。代以某官。精圖際天。偉才名世。蚤論撰於秘殿。旋翔翺於禁塗。風聲有休。呼望愈威。乃陟譴垣之長。以臨函土之民。行布教條。復餘風於貴儉。即聞昭召。輔新政以告猷。欣頌并深。又陳匪悉。

賀致仕趙少卿書

竊審懇別封章。許還印綬。冠名三少。追跡二疏。進退無虧。古今有幾。清議皎若。高風洒然。伏惟某官。挺才碩。廣德渾厚。坐參國論。實傳萬化之調成。出布藩條。歷俟三公之入拜。致其君事。以去信矣。老成之賢。側聽歸榮。祇增欽羨。

賀正上許州賈相公書

伏以歲歷闌。兆二儀之載毓。春祺備舍。與萬寶以俱新。恭惟某官。勳濟王塗。器包民極。履正德以儀庶位。挾重計以尊本朝。宰廷三事之司。首調元化。宥省五兵之本。旋總繁幾。措邦體於既平。隱廟謨而弗有。享崇高之極。而日均出處之致。敘康濟之大。而樂就蕃宜之勞。露公冕以觀風。坐詒堂而聽治。一相在外。思周伯之未歸。萬民俱瞻。願晉公之再入。適臨開祚。參鬱純禧。莫前壽學之稱。乃後慶函之獻。台光任望。愚抱焉依。

賀正與職官書

伏以天史肇和。王正肇始。稱漢臚而薦壽。欽堯歷以授時。恭惟某官。植操端方。賦才肅給。早傳家府之聲。暫屈幕廷之謀。慰獻歲之膺辰。期自天而集福。永言祝頌。曷究指云。

祠部集卷二十七

書

賀鄭毅夫內翰書

伏審就奉茂恩。八司內命。比傳審選。始厭華音。竊以翰林諸公。禁路元老。文有淵要。代為訓辭。凡詔書之諭臣民。或贊冊之除將相。惟廷中詰令之所出。雖海外幽荒之必聞。導宣上心。繁如星斗之揭。鼓動羣聽。肅若雷霆之馳。豈文章之獨難。抑論議之兼難。恭惟內翰秉彝。大涵德澤。深學造地。實力踐列科之同。賜量包公輔。蚤名未仕之早。及出而冠天下之英。翹進以立朝端之風采。道誼時懋。聲光日新。掌王言者數年。追聖作於三代。適圖西掖之舊。更直北門之嚴。大筆足以寫造化之微情。密謀足以贊太平之偉績。居常被前席之問。威嚴最親。由此隄中階之尊。足跡和謠。聊演彌綸之大手。即諸經國之初心。讓明四隣。宰制萬類。某聞命竊忭。衡恩未酬。懼泯功名。隨衆人而空老。銷形歌詠。嘉君子之丁時。東望門牆。不勝悚躍。

賀王中丞充翰林學士書

伏審顯對明恩。榮書內命。朝倫皆慶。吻議惟均。恭以某官。名世挺才。際天建識。懷直道以執中憲。履正德以饒庶工。白日貫誠。實高忠諒之結主。青雲隨少。便仰文章之致身。方開納諫之聰。遽屬演綸之手。訓詞

代同相州李太尉賀正書

歲功肇起，祇列於慶。禮意相仍，嗣紆於榮。仰衡勳眷，第劇銘藏。恭惟某官，茂略濟時，純忠衛社，出臨藩閫，暨覽詔之奉行，進陟樞府，行壯猷之施設，伏竊爲國自輪，副時所瞻。

二相賀正書

伏以春秋之一爲元，肇歲端之起，天地之交曰泰，通觀物象之通，恭惟某官，業履崇高，智謀光大，慘舒萬物，躬調造化之均，翼戴一人，日入太平之域，維春祺之所嚮，與歲歷以咸新，某假守關中，馳誠門下，適阻耄鰥之賦，曷勝頌頌之虔。

代王尚書賀富相公出鎮河陽書

伏審懇求便鎮，思解繁機，比奉命音，斷膺徽冊，揭使旌而就道，露公筵以觀風，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業履崇高，智謀光大，更元獻於二府，被隆遇於兩朝，勳濟王塗，追光台路，君臣之有一德，入平泰階，文武之憲萬邦，出勳華牧，請盟津之守寄，鬱巖石之民瞻，衮衣之留，周公難全，西土之願，升梓之命，商相行副，巨川之求。

代元給事上河陽判府相公賀冬書

恭惟某官，山河同氣，社稷宗工，讓明二府之崇，登翼兩朝之盛，履形露卷，斬解神機，太師維垣，倚重河喬之鎮，一相處外，增高巖石之瞻，陽德初升，天和參壽，永保貴福，益康壽祺，某職總計臺，跡陳材館，莫從慶列，徒瀝頌言。

代上三司端明侍郎賀冬

伏惟某官，才包王佐，道貫民彝，名瞻日月之高，學破鬼神之奧，擅中都之調度，坐懸壺之功，揭四海之儀刑，行膺徽冊，迎長云始，介福攸同，某跡繁河濱，心馳門下，適阻耄鰥之賦，第度慶履之修。

代同諸郡賀冬書

寶典履長，崇臺觀朔，復太陽於七日，亞饗會於三朝，恭惟順展令辰，斷膺徽冊，慶函未列，珍札先貽，感頌交深，名言非悉。

代元給事賀蔡舍人書

伏審入對王休，進司帝制，伏惟慶慰，竊謂調辭之任，尤資體要之工，導宣上心，明如星斗之揭，鼓動羣聽，震若雷霆之馳，唯時傑才，乃稱華選，恭以某官，氣函渾厚，道際醇深，聖勳學於宗藩，久離書於儒館，出領江湖之寄，歸瞻大日之光，寶業素高，主知逾重，陳垣納海，方開當展之聽，禁掖代言，還屬演綸之手，曷涯大用，增忭并衷。

賀宋舍人書

恭以某官，學優聖嗣，名重士林，星列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蘇頌頌之注錄，陟鳳閣之凝嚴，讀書五車，極多聞於編冊，掌誥三世，增盛事於衣冠，作羅殊深，文陳曷罄。

賀韓舍人書

恭惟某官，性恬榮利，學造聖賢，朱邸裁成，方綴應劉之賓客，紫垣演說，遠鑄蘇賈之文章，潤色皇猷，發揮素蘊，取錫原之舊物，紹鳳閣之清門，時驗所榮，朝游清什。

代賈魏公賀致政宋相公書

伏審懇列封章，斬還印綬，重違疏請，旋發命音，微冊告廷，安車就第，進上公之極品，允信史之直書，高風凜然，當世仰止，恭以某官，重名昭著，德精明，操髮青雲，臺冠士科之選，鴻樞黃閣，歷更台序之嚴，遠收富貴之身，以養壽康之福，偶一相之處乎外，得謝以歸，與二疏之嘆其賢，較美無愧，側聞盛事，增快丹衷。

賀致政范侍郎書

竊審拂衣榮路，脫屣禁林，高風可激於一時，逸軌絕攀於千載，某官文章大手，忠亮丹心，履真危言之誠，不虛內相之職，顯官厚祿，視如一羽之輕，盛德高名，坐若泰山之重，志雖還於君事，年未及於禮經，邦家失寶，朝野興嘆，側聞勇退，增贊懷衷。

賀致政曾太傅侍中書

竊審雖還君事，訖被宸命，增峻品儀之尊，弗離進退之正，伏惟致政太傅侍中，際天傑，許國純忠，蓋舒圭表之偉謨，歷冠鈞樞之重任，建冊萬世，奮庸三朝，不居大勳，勳勳元宰，勳勞遠配，乃心固在於王家，出處隨時，維翰通輝於帥路，遺馥老成之嘉見，方庇昭召以旋歸，驥爾引年，久而得謝，雖清衷之遠眷，似素志之重違，顯册告廷，拜絕班於帝傳，安車就第，舉能事於人臣，將相榮榮，公卿增嘆，僥惟晚景，常與並遊，勇退先諸，懷懷內愧。

泛謝書

短才所賦，遠略尤疎，一隨從事之辟書，三入上公之幕府，用兵西夏，常參與於戎機，總帥北方，復專司於軍機，甫諧就職，未暇馳音，豈圖謙矩之勳，首有慶函之辱，厚辭相假，雖非涼德之可當，重意所臨，敢不珍藏而自貴。

同相州傅待制書

審即便時，已班寬詔，何幸故鄉之父老，獲觀新政之神用，某官道際大醇，氣函間傑，經帷勸講，非帝王之道不陳，諫議獨遠，以忠義之心自處，聊就更於治屏，行入贊於熙朝，欣頌并深，名言非悉。

同懷州呂大卿書

茲審洞反，已諧視事，首貽榮禮，備寫謙懷，矧風力之素強，加治功之連最，再屆公卿之重，俯臨民俗之繁，佇善政之告成，即寵章之增懋，永膺欣頌，曷盡名云。

同真定陸待制書

竊審前臨，將之劇鎮，甫次都畿之近，首紆函訊之勤，承旨春臨，載著時祉，別京無事，誠病守之所宜，重客見臨，庶款言之可接，餘需瞻邁，併敘欣頌。

同知博州杜郎中寄詩書

北守別都。兼綏北道。初膺重任。首枉長篇。載研大雅之餘風。真謂少陵之後裔。仍新紆於妙翰。尤取稱於佳章。不無溢美之過情。第用珍藏而為好。

同權發遣棣州馬都官書

比藉長才。暫臨劇郡。旋承交印。累辱貽書。行入對於清光。佇前膺於渥寵。益希保衛。少副願言。

同洛州通判宋郎中書

比承交印。甫還還臺。首枉珍函。多蒙盛意。矧治功之尤最。諒恩獎之加優。感頌尤深。諭言非悉。

同京西提刑康左藏書

久蒙使節。滋渴於晤言。比總帥符。益疎於訊問。豈圖高誼。遠枉珍題。感戴尤深。諭言非悉。

同深州實學士書

頃緣冗掇。得備屬官。趨走下風。每荷嚴顏之為壽。遠離數載。敢忘盛德之所蒙。起居之禮不恪。疎遠之蹤分絕。夫何容貸。弗爾環堵。首占教文。過形恩獎。賜然拜賜。益以懷慚。恭惟知郡學士。學際聖賢。器包公輔。坐安流澤。矧利澤之宜民。入勝論思。行忠諫之致主。炎威云兆。時社載蕃。伏竊上為邦家。倍綏燕錄。

同洛州通判范純熙比部書

比緣天幸。行觀風期。別席未終。行關亟引。方劇賢規之致。遠蒙海嶺之貽。審展初炎。隨膺蕃祉。伏惟某官。

才猷廣敏。風績宏長。暫屈貳於藩條。行進承於邦選。永言感頌。曷究名言。

魏公同司馬內翰遠迎書

竊審慶承詔文。出按河役。屈禁局之情重。勳行道之阻修。甫次近圻。即瞻前旂。首貽榮誨。增城感偉。

同越州通判曾學士書

適懷清絕。將發盛嚴。然辭意之形。宛爾聲顏之接。會稽請去。暫虛嚴助之直。應宜室歸來。行對漢文之前席。炎威燭時。社載蕃。

集賢相公往西京問候書

伏審奉二宗之神御。云往別都。勤十舍之暑行。乃頌元老。福相市之既飭。慮真編以載馳。宜有神明。降懋福祉。伏惟某官。格天偉績。經世壯猷。聖踐幸發。協平王路。聖朝眷倚。矧久賴於謀謨。原廟安綏。茲兩完於忠孝。益祈壽重。少慰依瞻。

問候集賢相公往西京還書

竊審神原廟告大禮之熙成。復命明廷。慰上心之永慕。甫休道路。還宅廟堂。幾政多餘。善祥備舍。伏惟某官。格天丕業。經世元猷。謀謨歷曆。於三朝。利澤徧孚。於四國。唐虞之際。圖極治于無前。邇邇有聲。肩心而永底。炎威在序。燕錄惟時。

同南京王宣徽書

竊審閣任宗工。保釐實服。比諒吉日。肇布寬條。伏惟某官。經世壯猷。際天傑議。游揚兩禁。歷事三朝。徽府豐稔。重少煩於元老。別京均逸。聯疊指於吾民。潘淮水之慶源。積商巖之素履。未燬居留之席。即持入親之圭。登踐鼎司。協平典臚。慶函未列。榮膺先臨。感休并深。名言非悉。

又

自關風微。忽驚歲晏。雖政事已修之前跡。無所更為。而音題或至於歷時。缺然不講。敢爾雅香。特枉珍函。登審懷息。別都撫柔。肅俗神明。所右。福祚其蕃。伏惟某官。勳濟王塗。望臺台路。政成五月。猶司留輪之嚴。冊拜三篇。行乘幸鈞之要。益綏燕錄。少慰瞻祈。

同新富順監雷判官書

竊審特緣精學。亟拜茂恩。遂去家居。將參幕畫。側聞新命。增快宿心。伏惟某官。風度甚高。慶游不雜。心潛慕苑。自成家範之一家。名在薦章。獨繼源流於先世。遠隆此始。喜情可量。修慶未遑。占書猥及。永言感忭。曷罄文陳。

同新知成都府陸龍圖書

審廣譽選。就拜恩章。領印綬於蜀門。遷圖書之禁閣。某官氣函渾厚。才實幾深。屢更帥節之行。歷底治功之懋。往按遠俗。繫威惠之象。半入置近司。殆後先之相繼。未馳慶問。首枉珍題。感忭并懷。名言非諱。

同邠州閻諫議書

符守相望。每聽風聲之懋。函音遠及。特緣年契之深。審願履于歡炎。益茂迎于戰兢。矧惟舊德。克著壯猷。樂士勸耕。方爾陳書于七月。追鋒促召。靡須告政于三年。倍謹燕興。前膺委任。

同絳州宋舍人書

審即便時。已頒寬詔。矧惟厚望。獨映近班。早懋淳修之聲。世傳該治之學。垂光禁掖。未彈澤物之初心。布政善藩。聯輟演綸之大手。甫溫坐席。當被詔函。遠枉書音。增銘感臚。

同西京李給事書

審被恩綬。出司留輪。已班條教。首枉綏函。惟識度之深。闕加才猷之廣。敏優游延閣。矧侍從之久。勞。優息別都。適中和而自樂。佇甄新治。益峻褒章。

同濱州經略馬端明書

向者。府罷西方。道經東里。會簿書之未暇。阻談席之相親。仰止高風。慈如終日。僅領故鄉之守。絃旋兼諸路之帥符。多病所緣。一書不講。詎謂禁塗之傑。首占音尺之勳。貴飾過情。謙詞溢幅。矧惟俊德。夙簡容心。眷渙伐之故區。實勁兵之要處。境控二敵。地縣百城。比煩細侯。並謹諸將。暫往宣於遠略。即歸實於近司。感頌并深。文陳奚悉。

同殿前都太尉書

自際英概。頻領劇權。日圖綏御之經。坐賡寒暄之問。首紆訊尺。備職謙懷。某官偉略沈雄。傑材超敏。早疏

榮於明爵。旋拜龍於齋壇。入衛殿廷。提禁屯之紀律。行躋輿輶。陪近列之謀謨。順履秋嚴。載蕃時社。同皇叔祖橫海太尉書。

多病斷開。恩治劇日。動綏御。以先帥路之諸侯。坐歷臨涼。從企宗藩之元老。敢圖謙矩。遠枉音函。兼書順履。痛辰翁。發伏惟某官。籍尊天賜。望重王家。信厚夙成。衆仰翰華之重。寵靈益懋。早分節制之榮。倍衛燕興。永綏徽猷。

回請學士書

審奏書。旋旋登文館。惟聖神躬。贊於儒學。俾丞弼名言於爾知。曾是傑才。首當清舉。聘辭甚盛。占等絕優。不同無用之空文。可贊有爲之至治。方欽遠跡。遠眺長旂。欣以兼懷。文陳非諭。

賀蔡副樞書

竊審。朝經遠。陪輿登賢。成命既行。羣言皆稔。伏惟某官。際天傑。高世元猷。累年勞績。鎮於廟闈。小醜絕。窺于漢殿。乃容本兵之地。適圖制勝之才。參總神機。一歸審選。卓然多算。方運留侯之籌。皎若成規。即隨。蕭相之畫。某適司留館。阻叩寶除。今作並深。名官非悉。

賀路分駐泊張供備改正使書

肅承哀綽。顯正使名。側聽褒升。載深忭誠。伏惟路分供備。才推廣敏。氣稟純雄。饒慶名門。齊榮顯爵。蚤雄。四方之壯志。暫提一道之勁兵。富貴自如。行發紆於遠略。公侯必復。坐繼繼於先芬。感頌並深。指云奚悉。

賀焦總督書

就被宸綸。參鼎師律。矧北門之要地。適朔野之會都。彈壓強鄰。方賴上公之遠略。訓齊銳卒。實首亞帥之傑才。成命既行。羣言皆稔。伏惟某官。將庇末光。未列慶函。首貽誨。永言威什。曷盡敷云。

代王內翰上前兩府書

鼎托大鈞。與書內命。無神王體。奄遵親喪。銜哀苦塊之間。假活江湖之上。了無生意。絕資音函。比至祥除。勉隨昭祀。存曲憂之餘息。荷學遠克。踐潤色之華塗。復來滋煥。惕然就職。迄此餘年。旋登領於他司。得少陳於寸臆。遂懷恩紀。增跼台儀。伏惟順履。春和懋膺時祉。坐致邦猷之盛。百度其熙。出觀藩政之休。華情。猶鬱行。廣徽冊。還陟黃堂。

代賈魏公答徐州王綽龍圖書

伏審移疾自陳。露章得請。解臺端之要職。領藩守之便廬。綏議嘉謨。雖進思之未足。長才遠用。抑臥理之有餘。甫飾行。遂占溫教。永言感戀。曷既名云。

謝耀州雲陽知縣陳端秘書

伏崇高誼。持貺華賡。賁飾過情。異言溢幅。重惟盛禮之所屬。殆非鄙人之可當。伏以某官。器博以深。行醇而潔。小而一邑。已施惠而在民。前有諸公。即文章而爲地。勉綏福履。行服恩榮。企頌並深。名云非悉。

代張龍圖謝二府書

井絡與品。既就紆于守紱。河圖內閣。仍進直于禁聯。寵溢于涯。據非其地。惟本朝之講治。重全蜀之分。長材多擇于近班。撫衆要明于遠略。如某者。賦資甚拙。應務尤疏。曾風力之不強。于事功而何有。游揚三紀。無補萬分。頃乘單傳之行。嘗引兩川之漕。叶忠臣之取。得少慕于昔賢。剖刺史之符。幸復臨于舊俗。而且江山雄勝。風土寬饒。班昭其間。叨榮爲甚。願乏致身之術。良階造物之私。此蓋伏遇某官。甄品官匪。讓明王體。特屈朝言之重。俾膺邦選之華。亟委劇藩。載遷選職。敢不博求利疾。勤布教條。安輯兵民。撫柔遐邇。觀續中和之詠。少酬銘填之恩。

代王尙書回兩制賀到任書

比解藩符。旋司宮綸。體休道路之勤。頓即有詔條之奉。行會謝戀之未敷。遽慶音之先暨。美辭賁飾之相假。厚誼謙懷之兩存。念素寡于猷爲。第久歷于侍從。絕毫毛之云補。驚齒髮之漸疎。止觀代歸。丐僻州而開放。曷圖居守。委近器以保釐。胡然邦選之誤。優得匪朝言之借重。授能自愧。職感逾深。伏惟翔步禁塗。日奉前旌之對。致身臺路。行應徽冊之延銘。頌并懷。文陳非諭。

回近上軍知州官員書

居守別京。坐班寬詔。初云視事。未遑馳音。敢謂高明。自存摺抑。重陳封之講好。飭記室以占書。爛然兼幅之盈。殊有美辭之溢。發函以成。置袖爲榮。伏惟製重本朝。寄隆巨屏。出觀民政。矧登治狀之優。入對王休。靡俟更書之滿。欽銘勒頌。并萃于懷。

回唐龍圖謝轉大龍知并州書

伏審井門印綬。延閣圖書。雙拜恩華。一均慶抃。伏惟某官。性餘忠諫。學有本元。危言朝犯于雷霆。高誼夕。摩于星斗。不計身謀之進退。自全國體之重輕。流離江海之城。轉給舟車之運。換麟符于戎闕。遠趨靜臣之歸。領島府之憲綱。方開真主之聽。會東藩之擇帥。倚遠略以勞賢。往提萬兵。坐制二敵。兒曹喜細侯之至。夾道拜迎。王命嘉申伯之功。匪朝褒賞。愧寸誠之未布。荷尺牘之光貽。感什所。名官非悉。

謝文侍中答書

比賈軍函。懼塵上亮。敢謂損鈞衡之絕禮。飭管記以圖音。伏讀誨言。深藏威臆。恭以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宗臣。早登台序之嚴。舊宅宰司之冠。繫安危于天下。自任非輕。讓左右于廷中。上知逾重。遠析麟符之寄。往臨鶴首之封。擁方伯之旌旗。帶上公之印綬。付以西略。倚如長城。靡須五月之政成。復被三篇之冊拜。

到任謝二府書

別京要重。留館謹嚴。輒宣布于寬條。得撫柔于雅俗。茲爲厚幸。奚稱茂恩。伏念某。才可陪中。識非經遠。自游揚于三紀。思少補于萬分。回爲朔野之極州。會是中山之故地。兵皆素練。民復久寧。適丁無事之時。略階綏御。比及終更之歲。訖享安閑。敢謂昭除。就膺居守。增以家鄉之秩。寬夫更道之行。致此假人。出于造。物。此蓋伏遇某官。股肱一體。體貌兩朝。持循宰柄之公。登朝王塗之正。拯治所暨。方圓畢成。贊行睿選之華。圖任從聯之舊。付之都會。倚以保釐。敢不砥訓兵輶。博求民隱。保閭閻之安堵。絕疆場之驚塵。上酬乾。

造之仁，次答化鈞之賜。

回孫運判書

承被茂恩，出參外計，用才茲稱，為慶良多。矧風力之素精，加治功之屢試，仍繫碩畫，貳山海之輪將，即底顯庸，瞻京師之調度，遠貽書好，殊哉謙懷。

回賀安肅軍通判吳職方書

伏審歲課，明郎曹增秩，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學探聖闕，名重士林，別乘雍容，聯武軍戎之治，秘文絳繹，行從儼館之游，豈茲序升，可稱賢業，首蒙書賜，第劇感懷。

代沈兵部回賀相州李太尉禮上書

伏審已即便時，繁班寬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傑才高邁，偉略沈雄，履親賢之所愛，享富貴而能守，詩書結客，莫非天下之英，弓劍絕人，固有山西之氣，蘇廉車之茂秩，啓齊鉞之壯猷，出擁戎旌，環萬兵而開府，坐紆守綬，屏四國以為藩，圖制之久勞，即殿廷之驛選，慶函未列，榮膺首臨，感忭并懷，文陳非諫。

代回謝三路安撫并知漕相等州答賀冬書

近以陽德初升，宜茂膺於蕃祉，書辭膏慶，輒率於常，煩管記之嗣音，損絳廉而答賜，仰欽謙矩，增賦感懷。恭以某官，名世偉才，禁塗碩德，觀風治屏，暫繫松御之經，入覲嚴宸，行倚河漢之略。

代王尚書謝一賢良書

伏審策當上心，名在優等，榮開賢闕，喜動儒林，竊以士固有極忠之言，而不逢欲治之主，抑自陳而曷繇，上渴聞至直之對，而不得非常之人，或後言之是悼，遭時以進，竭慮為難，某官學際聖源，誠該治體，能條教化之所阻，莫匪邦家之可行，隨詔以登，廣廷有可言之路，悉心以奮，大筆皆毋諱之辭，觀進說於此時，知立朝於異日，未遑修慶，首辱占書，感忭并深，名言曷既。

代與李駙馬太尉賀冬書

在復之來，七日陽德，其升建子之賈三微，王心所慎，恭惟某官，氣鍾間傑，世襲重侯，自潛詩禮之精，不溺綺紈之習，茂仙枝於廣曲，增大清門，開主第於平陽，晝光盛選，屬景長之啓候，惟時萬以叢休，某適領漕符，正適寶閣，第馳慶禮，阻薦壽杯。

回謝接伴并遠迎書

伏審進承詔音，出迓鄰使，冒風霜之正凜，飭車馬以良勤，首賜書函，益銘謙矩，即諸瞻睟，增劇欣翹。

代答提刑沈主客書

陽德初升，慶音首列，計方慶於齊几，遠嗣辱於函函，禮意備形，感懷增劇，恭惟某官，風力強濟，才猷茂明，北道按章，固多於陰德，要塗被用，行籍於老成，欽頌并深，名言非悉。

代元給事回二賢良書

伏審隨詔造廷，竭忠奮幹，雄士倫而甚盛，講策等之最高，竊以六科之擢異才，聖王憲祖宗之舊，三道之

陳大要，賢者修教化之原，伏惟某官，猷為憲明，遠誼充擴，親遠鴻圖之紹，首承清問之臨，正論危言，著厥篇而毋隱，遠謨重計，指諸世而可行，上當睿心，優入華選，側聆榮聞，適總計文，會未列於慶函，遠先紆於珍贍，并深愧忭，易究名言。

代賀新省副王郎中書

伏審就膺恩綽，進貳財閭，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名重本朝，才兼數器，游領事權之要，累疑風賴之優，華省提綱，正郎垣之美秩，西州轉粟，懋使節之庸功，旋隨中詔之嚴，還任大農之劇，坐籌碩畫，佇仰給於京師，行服徽章，即進參於侍從，側聞成命，竊忭丹衷。

賀新判都水監楊待制書

伏審顯對詔函，進升法從，兼膺茂渥，榮總劇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實幾深，器固剛實，親選聖神之會，蚤紆賢業之光，董淮海之輸將，備圖碩畫，瞻京師之調度，方貳大農，風力其凝，智謀有裕，遠當審選，登踐華班，增峻官儀，直雲章於內閣，停成續用，統水利於庶邦，實允食言，行膺柄任，某方棲蹕，庇倍極欣懷，竊賀方深，蟻私曷罄。

上北京王尚書書

某東南孤生，左右寡援，向從鄉里之便仕，罕識朝廷之顯人，比為令於河濱，始拜公於榮下一見，許以國士，從此知名，相遇於幕賓，特然加禮，以至奉清樽而侍飲，授華緒以聘辭，唯蒙恩紀之山邱，不知位貌之霄壤，方台光之下燭，遽辭命之西來，逐兵及門，征馬在道，色不忍去，曾猶欲留，屈千騎以榮歸，加百壺而寵餞，命僚從以供都門之帳，假車乘，以濟道塗之行，仁決諸肌，感深以泣，載念官能之短，予無民政之長，訖由保全，乃免康曠，忽身居於幕府，駭跡遠于門牆，盛德未酬，寸心如結，恭惟留守安撫尚書元猷，世偉精光，朝領補百工，聯掌別京之鑰，鍾鍾萬物，即持當國之鈞，俛惟單庸，迄望成就，報知恐後，敢效古人之所存，託庇雖遐，肯緣故吏而自外。

上運使盧工部書

某性得滯困，學迷本根，塌翼泥塗之中，抗心霄漢之上，無媒逢世，所持謹廉，以直投人，或逢嫌怒，嚴從銓筭，補接淮洲，于時，使車接臨，未嘗虛月，民口咸否，易見鄙材，較諸孤宦之流，最辱上官之薦，今茲陋邑，越在窮山，雖驟訴究，懷時有一得，而衣冠過境，歲無幾何，向安善治之聞，以勸當塗之聽，因竊念居雖獨必加乎慎，室雖陋猶不可欺，愈自操修，庶全世卒，迄茲再考，敢有貳心，豈謂伏遇運使工部，禮度內融，聰明外照，視千里猶跬步之近，無一吏道潔污之形，察知介意，意欲采拔，齒牙獲啓，羽翼隨生，念微躬成就之期，在此舉爾，捨盛德挈提之力，更何門哉，況運使工部，夙簡上衷，甫成最狀，朝會所屬，柄用其歸，行優詔之趣還，擢薦章之弗及，伏願曲矜滯滯，亟賜甄收，庶使垂成之蹤，免懷不滿之意，斯辰題品，備一出于厚恩，異日堪銘，願復依于巨造，捨是而往，未知所裁。

回都運孫待制書

游枉珍函。備形勸慰。登車懷轡。永甫次于近封。輓粟飛芻。行總圖于碩畫。冒早春之餘涼。奉妙履之多休。良晤非遙。倍深欣企。

同賀秦州馬給事謝到任書

審即便時。肇開于幕府。未馳慶問。首枉于棧函。惟望重于朝端。加任雄于關外。兵民一道。緊綏御之大方。文武兼才。佇設施于遠略。罔須累日。而底丕功。

同華州桑少卿書

自開風規。已更月律。方阻晤言之接。俄欣音問之來。承履春和。益蕃時祉。甫告成于治績。行入對于恩章。餘觀珍函。少符勸勵。

同延州郭宜徵書

自開開府。審獲布書。喜條教之已頒。知兵民之有賴。旋枉珍函。備寫謙懷。審順履于春和。固載蕃于時祉。伏惟某官。純忠許國。偉略絕人。綏帶邊藩。方坐籌于勝算。速權陪輶。行入暢于元猷。益謹燕與。少符頌臚。

賀延州薛司勳書

恭惟運使司勳。才兼數器。望重本朝。自結主知。益紆賢業。付之西略。倚若長城。勳鼎待銘。豈無前之偉蹟。詔函馳報。膚不次之徵恩。茂對令辰。載蕃景福。某心馳門下。跡繫幕中。徒度慶曆之修。實川壽杯之獻。

代魏公到任謝集賢侯射利公樞密司空侍中書

被遇三朝。躋榮二府。無補乾坤之選。但驚歲月之遷。矧冠幸途。恐妨賢路。廣陳封奏。始解繁機。仍叨帥節之持。將耀里門之入。兩轡北去。未容翁子之還鄉。六轡西來。已繼召公之分陝。并護諸將。兼綏兩民。實謀謨之久勞。殆思慮之都耗。易經遠略。可稱劇權。此蓋某官密啓睿心。力陳宰論。稱某忠盡之所守。苟有使令而弗辭。遂易守符。乃付兵要。上憑神聖之妙算。次賴鈞樞之偉謨。庶幾薄才克濟大事。

上中丞陳諫書

伏審就廣朝綬。進領臺綱。成命既行。某言惟允。恭以中丞諫議。器函剛質。才實幾深。事到聖賢之歸。性愛忠義之守。陳垣審察。職在關之彌縫。禁掖翺翔。寫給言之溫厚。旋登憲府之長。獨立治朝之班。臺中之評。補聽明于真主。天下之望。登風采于靜臣。企忭并深。文陳非悉。

謝渭州蔡待制書

往歲從知。臨年參畫。在平時之無事。猶曰國才。方今日之用兵。復云何補。會上台之開府。繼西路以隣邊。勢難苟安。詎合引去。隨辟書之新選。矧自有于諸公。仍戎機之舊居。但免爲于逐客。豈謂禁塗之元老。不遺冗路之孤生。特屈謙尊。過垂慶問。百拜伏願。仰佳祝之所臨。一言賜獎。獲珍寶而何幸。

代魏公同趙參政書

藩條初布。審謂謝恩之數。國論多餘。遠荷慶音之暨。厚辭溢美。隆禮過謙。惟參斷于萬幾。從順綏于百福。伏以某官。學優聖域。名重王朝。挺公中不倚之亮。麟慶孝悌甚高之英。行貳洪鈞之宰制。未據異相之偉。

才。數微冊以登庸。行舉大臣之能事。倍調燕饒。少副瞻祈。

祠部集卷二十八

書

代同候河北運張兵部書

帥府所總。遂成訊問之疎。使範且遙。第恨燕旨之隔。惟輸將于北道。方瞻給于中都。心計坐經。事功日舉。甫交春夏。未適寒暄。宜益護于寢興。即前膺于進擢。永言瞻企。奚盡敷云。

代同張度支書

比以強敵玩。重師宿。邊寄近臣。俾護諸將。方安陽得守之後。甫爾北歸。以康定用兵之間。寄參西路。命曰俞往。義何敢辭。竊自視短疎之阻。才相從輪議之益。或上憑睿算。粗事調撥之釋。則再請鄉邦。稍觀病軀之休息。辱書云及。見意良勤。愧竭欽銘。兼深悃臚。

代同京西提刑徐郎中謝到任書

審即便時。已臨重職。遠紆珍體。備聽謙懷。矧風力之素強。加時名之兼勳。按章列郡。獄將底于無冤。翔步要塗。門佇符于必大。

同提刑康左藏書

比審涓辰。已諧觀事。週存勳意。首枉珍題。矧素著于能聲。復深懷于壯略。參按刑章之劇。佇登治狀之優。

欣佩并深。名言非悉。

代問候鄆州潘阜城鎮漢少卿書

向總帥符。每懷賢範。方恨晤言之隔。遂欣音問之來。春夏甫交。寢興良適。知久擬于風。行茂對于恩。章益觀珍。少符勳。臨。

代回徐州趙觀文問候書

向總近司。最明至契。青雲當日。既得路以同升。黃閣此時。復請麾而繼去。登言發隔。積有嘉思。微書頗多。函訊遂缺。比惟妙履。益介寵。伏以某官。勳懋三朝。道光一德。懇辭要路。暫收康濟之偉才。樂就東藩。自養壽威之盛福。末由清晤。曷罄丹衷。

代回徐州趙觀文書

竊審陳陳封奏。始解政。愛為佚于善。藩。伊。于秘。素懷益適。清議逾高。伏惟某官。道際醇全。德函渾厚。十載台路。一心王家。舉至治于可行。避成功而不有。幸鈞咫尺。弗須微冊之登庸。守紱優游。自喜黃堂之臥理。未修慶禮。先枉誨音。咸作并懷。名言非。臨。

代同神作坊書

遠煩專价。垂致長。承。矩之持。循。列。遜。辭。而。刻。實。付。觀。後。效。庸。紹。先。芬。飲。服。尤。深。誠。言。非。悉。

代回南京李太尉問候書

向總帥符。益疎賢範。比缺音函之奉。仰。諸。德。宇。之。安。敢。謂。隆。謙。遠。先。惠。問。繁。臨。夏。簫。增。同。生。經。伏。惟。某。官。偉。路。冠。時。純。忠。許。國。慶。傳。相。公。之。後。望。重。親。賢。之。間。出。布。寬。條。兼。領。別。都。之。管。轄。行。騰。迅。召。對。司。府。之。樞。機。更。冀。珍。頤。少。符。度。頤。

謝韓魏公書

今月五日。伏奉勅命。就充前件差遣者。大丞相之尊。矧出專于遠略。諸從事之後。乃容有于孱生。仕非所長。愧不勝數。如某者。下科二紀。孤宦四方。未為造物之所知。已分委身于無用。向參戎于一道。甫備位於再。願吏。以會無。于軍。而何有。忽聞邊。之。啓。亟。賴。廟。謨。之。平。時。煩。上。公。並。讓。諸。將。幕。府。諸。彥。各。懷。所有。而。從。行。江。鄉。顧。舊。合。謝。不。能。而。引。去。弗。為。逐。客。已。日。幸。人。況。辱。薦。章。之。留。更。形。褒。字。之。寵。隨。降。俞。旨。實。緣。重。言。恭。惟。文。武。之。兼。資。當。此。兵。民。之。大。寄。凡。塞。外。地。形。之。險。易。如。探。諸。懷。每。筆。端。疆。事。之。指。麾。不。勞。餘。力。就有。屬。寶。之一。得。曷。神。精。慮。之。萬。分。夫。何。妄。庸。亦。被。收。采。此。蓋。伏。遇。判。府。經。略。司。從。侍。中。以。升。黜。天。下。士。論。之。手。為。進。退。幕。中。實。從。之。心。聽。明。所。臨。賢。介。俱。判。察。介。愚。之。有。守。發。慰。薦。於。無。疑。敢。不。慷慨。功名。激昂。志。氣。暫。登。素。節。圖。報。厚。恩。舍。此。以。還。未。知。所。措。

答陝府知府彭監書

跡繁關中。心馳門下。自嗟仕路之晚。未識儒林之丈人。屢欲一書之上。率因多事而中廢。簡疎已甚。罪戾是期。敢圖恩容。遇出意料。首願溫教。垂實寒蹤。捧讀以還。感慚尤劇。仰惟舊德。夙懋壯猷。坐布寬條。

茲繼召公之總。行追先烈。登專邢晏之多才。伏願上為邦家。精調鼎餗。

代魏公問候青州歐陽尚書書

並游台路。繼領守符。道阻之尊。矧平生之所慕。晤言之隔。同終日以載思。順履煩炎。擬膺茂祉。狀惟某官。乾坤開氣。社稷元勳。力辭幾政之繁。樂布教條之裕。功成不處。一州暫卷于經綸。治開多餘。大筆時爭于造化。行謨王體。還慰民瞻。益謹粹襟。前迎徽冊。

回魏州見大卿書

竊審最狀告成。更書受代。扶老攜幼。莫挽郵侯之來。進直納忠。將前文帝之問。伏惟知府大卿。器函渾厚。才貫幾深。兼收時名。思慰風。藩條宣布。已副朝廷之長人。國論。明。佇。還。家。世。之。舊。物。遠。達。莊。願。方。劇。樂。瞻。首。枉。誨。音。仰。銜。謙。德。益。調。寢。餽。前。服。寵。休。咸。頌。傾。祈。不。勝。下。戀。

回提舉李郎中書

竊審祥琴甫御。恩詔遂頒。實藉周才。復司重任。行棲餘庇。增忭丹衷。伏惟提舉郎中。望厚本朝。用兼數器。劇繁之委。中外以吏。宮國強兵。蚤請明于利術。飛芻輟粟。游董按于邊儲。行底茂功。亟膺顯用。尚稽修慶。首辱賜書。感。並。懷。名。言。非。悉。

上河陽富相公書

出刺劇州。遽滿于歲歷。坐。疏。翹。館。增。跂。于。台。臚。懼。于。上。表。之。威。遂。缺。單。函。之。獻。伏。惟。布。宜。寬。詔。優。息。重。藩。陰。有。神。明。來。相。福。祚。恭。惟。某。官。樞。衡。舊。德。金。石。純。誠。才。兼。文。武。之。資。身。繫。安。危。之。託。辭。神。幾。之。制。勝。謬。公。冕。以。觀。風。太。師。維。垣。均。佚。河。喬。之。鎮。一。相。處。外。增。勞。巖。石。之。瞻。寒。簫。貫。辰。生。經。迫。吉。上。副。眷。倚。益。康。壽。祚。

與順安知軍王太觀察儀書

向吏別都。獲依大幕。披。肺。肝。而。相。照。均。手。足。以。逾。親。方。君。侯。改。授。于。使。名。而。蒙。鄙。繼。從。于。帥。辟。朋。儕。一。散。官。路。相。望。北。塞。西。州。邈。焉。異。處。前。車。後。乘。那。得。同。游。朔。風。已。寒。符。體。無。恙。恭。惟。辭。才。該。敏。術。業。宏。長。動。閱。素。高。有。光。華。于。國。吏。軍。城。非。久。即。振。發。于。家。聲。功。名。在。前。富。貴。如。拾。倍。綏。吉。履。少。副。愚。誠。

上樞密司徒侍中書

董輸將之大計。罔知經畫之所由。復侍從之舊。聯。愈。覺。寵。榮。之。為。重。竊。以。四。方。置。使。三。路。難。才。每。至。朝。端。之。選。掄。尤。難。河。朔。之。付。界。益。強。敵。限。北。洪。流。貫。中。金。帛。之。所。歲。糜。衰。捷。之。所。時。賦。連。營。數。萬。餘。卒。既。廣。軍。須。縣。地。三。十。六。城。仍。繁。吏。稍。轉。給。中。費。滯。清。具。員。宜。求。兼。能。以。委。重。寄。如。某。者。受。性。因。滯。與。時。闊。疎。曾。乏。器。資。之。長。屢。以。事。任。之。劇。財。閭。倖。職。頃。嘗。左。右。于。大。農。清。節。宣。風。比。歷。東。西。之。煩。使。了。無。金。般。之。要。術。絕。底。涓。埃。之。細。勞。更。容。短。才。當。此。一。道。靖。言。所。自。良。有。由。來。此。蓋。伏。遇。樞。密。司。從。侍。中。首。贊。神。機。協。宣。宰。論。進。人。欲。勸。其。後。所。以。先。錄。匪。功。與。物。不。求。其。周。所。以。兼。收。片。善。遂。令。驚。猷。訖。冒。龍。光。敢。不。講。圖。利。源。區。序。官。品。罔。有。貳。事。少。酬。大。鈞。

代史館王相公答高麗王王徽書

使節造朝。專達國風之悃。台使備位。隨叨隆禮之辭。祇服謙懷。遠深感抱。伏惟某官器固剛實。材挺沈雄。弗蹈近規。自存遠識。時齊義治。盛文雅于一方。深贊輿動。因循榮于百世。春和所展。時社載蕃。瞻企所冀。數陳匪悉。

又代參政張誠容高麗王書

斗隔天隅。日傾風問。遠沐音題之及。仍煩珍賁之餘。禮好聲隆。銘藏遠劇。伏惟某官傑才不世。精識絕人。面內本朝。自出勤恭之氣。身先一國。基開禮義之興。倍順節宣。永綏福祚。其爲瞻頌。奚盡名旨。

同知揚州玉海朋職方書

舊者清衷擇守。自付劇州。吉旦臨民。久開尊府。曾是慶香之綬。有如嚴譴之加。伏惟知府職方。名爲主知。才與時偶。隆荷寵寄。率收治功。甫息按章之車。未溫贊計之席。遽會朝廷之簡擢。往綏淮海之流離。曾未踰時。緊聞速效。班條之日。已布仁懷。以律之去。實之民。俄扶老耄。幼而至者。行風最狀。頭服異恩。首枉辭函。倍感威靈。永言愧作。曷盡景云。

與相州食料韓都官書

比衆命昭。得守故鄉。方少懸于初心。將前資于煥畫。甫懷章而就道。遽改帥以出關。事順兩途。晤言載隔。矧鄰垣之顧。實王國之英才。卽離褒升。倍祈輔轡。

代韓玉汝到任謝兩府而下書

任劇非輕。輒領清臺之要部。投閒未幾。復瞻延閣之近班。視職云初。尸榮是懼。竊惟朔野。實控強隣。軍須吏稍之仍繁。歲數月支之僅足。且地賦之登有限。而河防之費不貲。所以此方尤先他路。重是外計。可容短才如某者。性迂以疎。器淺而陋。頃緣誤擢。當左右于大農。比復暫居。歷東西之煩使。終無利病。蔑建事功。矧中年多難之餘。當一道要司之總。愈云非據。良自爲容。幸遇某官曲揆屏處。陰加獎與。助穆朝言之允。俾庶邦選之優。既竊過恩。豈遺舊物。誓圖薄效。少答厚知。

同侯新益州趙資政書

竊嘗就率稱綽。再臨井絡。行前登于長道。首入親于明廷。適冒秋嚴。載蕃時社。伏惟某官元猷經世。精識際天。挺忠純不倚之亮賦。篤孝悌甚高之美行。頃值全蜀。坐照一方。遠被丁事之詔。昔。竊比率崖之治績。維時華夏。景懷復繼于達人。當代趨瞻。專美不勝于前史。雖俟更書之及。卽聞舊德之圖。益養天倪。還讓王體。

同謝北京判府司徒侍中書

久依門藩。獨立幕府。神機雲于萬一。薦論以貶于再三。每蒙重賞。隨政衆觀。父母能生。而不能成就。豈知盡卿翼之始終。王公成禮。而真或昭知。豈有洞肺腑之表裏。此由威風之中出。無復體詞之外文。直書惻懷。具述盛略。既寬奇禮之不至。又損違尊而弗居。防管記以占寵。褒之過辭。紆親翰以瀝恩。勳之別敕。拜而伏讀。出辭僚友以傳觀。願以爲榮。期與子孫之相授。恭惟判府司徒侍中。德包衆美。澤在羣生。鑑鼎

不足鍾萬世之勳。未嘗挂口。圭衮可以肆三台之體。滋務抑躬。矧朝廷之倚方深。而海宇之瞻有在。行膺徽冊。復覽元猷。

同淮南西路提刑潘華國都官書

爰初詔以本職高賢之。曾未陸見。已遷他局之間。不容爾守於成規。是亦參差于幸會。汲水垂涸。淮舟亟行。叙遠不假于一言。遂成輕別。馳想忽經。夫半歲中。抱沉疴向。蒙惠誨之過勤。職是報書之差緩。春暄所展。社載蕃。仰惟傑才。休有令問。能兼數器。專事刑獄之。難勢非久居別朝。朝廷之擢用。茲衆人之望實如此。非下交之心。有獨然願。與飲食之宜。庸慰禱頌。瞻依之切。

同紫微李舍人書

竊審恩函。賜命詞。接登賢。伏惟慶慰。某官道貫醇深。器涵渾厚。比屬祥罕之御。遙從台節之趨。言動以書。威顏其邁。落黃堂之試筆。豈特文章之工。上法座之奏篇。更臻訓誥之體。慶旨未列。榮問首臨。愧作交懷。名言非論。

同蔡待制書

伏審廣屯戍守。始盛築于塞垣。甫訖工徒。爰垂褒于詔檢。建不拔之雄勢。出無疑之偉謀。不續既成。宜被款嘉之諭。片言何補。過形抑抑之辭。行議顯庸。益光大用。

同徐州知府趙尚書書

疎缺郵音。比苦舊病之作。優游藩政。爾動憂懷之思。順風秋爽。載蕃時社。伏惟某官壯猷經世。偉業熙朝。重德以鎮世浮。至誠以矯物偽。官風巨屏。方尊外牧之權。議道中台。行貳上公之舊。倍綏起。少副瞻祈。

代同慶州王給事晉州陸議議成府張龍圖書

責重力疲。屬荷荷之問作。情動禮厚。枉榮問之遐臨。矧惟近侍之光。暫布要藩之治。民風觀省。已洽于頌。聲。王韓謨明。佇膺于詔召。益綏燕韓。前對龍光。

代同兩府遠迎書

比者。新解帥符。獲紆卿綬。嘉封禮懇。願從便道之行。名節垂香。趨赴明廷之觀。載驅征駟。甫次近圻。敢圖肅席之崇。首枉鈞函之重。恩勤既渥。勞來仍周。仰止台光。喜接辭之有日。豈然愚悃。第踐成以無涯。

智杭州胡觀察文書

伏審已卽便時。舉朝寬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量雨博大。道際醇深。天下中庸。通追于先烈。上前智略。蓋于傳謀。轉說兩朝。股肱一德。新解繁機之劇。請從便鎮之行。重遠左右之阿。臣乃付東南之都府。峻官儀于秘殿。兼領左魚。大榮觀于故鄉。遐臨駟馬。驛俟成于五月。行膺冊拜于三篇。

同昌州張都官書

向者。某官擁麾劍外。取道關中。純主禮之缺然。嘉賈規之親止。睽違既久。瞻繫良深。遠首枉于珍函。審已班于寬詔。勉綏福履。行對恩章。感頌并懷。名官非論。

同候吳副樞書

伏念假守關中，居有昭條之率，馳心門下，坐疏半牘之修，比審外除，甫當入覲，神明所右，福祚其蕃，恭以某官偉大有容，直清不倚，富貴人之德業，實夫子之文章，奮筆以對大廷，早據珍策，飛綬而步青禁，獲服皇僚，方尹治于神畿，遠貳謀于樞府，股肱一德，瞻視兩朝，銜印家居，矧祥琴之既御，揚休陸見，竹徽冊之所延，冀戴丕圖，緝熙盛化，得伸素志，尤蹈昌言。

同崔直講書

比審庠序師儒，取德進以居其位，廟堂公相，推經明以薦諸朝，而某官學術精深，履行純茂，適當盛選，以式諸生，行將廣道，道之淵源，極聖賢之旨趣，博成善教，續履華塗，首脫長箋，增錦寸抱。

賀郭副樞書

伏審肇開幕府，總制邊藩，條詔所班，兵民胥悅，伏惟慶忭，恭以某官傑才高世，偉績昭朝，擁都統之旗旗，帶中樞之印綬，出護諸將，暫領樞組之籌，坐制小戎，行紀旂常之烈，某方嚴守絃，阻叩寶闕，就慶列以無從，馳獻誠而第劇。

代同集賢相公書

始布昭條，繼施慶履，不謂郵程之緩，未幾凡次之觀，念聖席之久同，枉鈞函而首及，溫辭賁飾之相假，厚誼謙懷之兩存，仍審順履春寒，首調天禧，神明所右，福祚其蕃，伏惟某官社稷宗工，廟堂元老，得位行道，擴經濟之初心，尊主庇民，豐太平之偉績，倍祈自壽，永圖具瞻。

代同候相州王秘監書

迨提帥節，登阻賢規，眷言父母之邦，幸被神明之化，班春伊始，壽福其蕃，伏惟某官才賁幾深，量涵夷遠，夙懸元龜之德，行聞大政之咨，倍保壽康，少符瞻瞻。

代與相州都監魏文思書

比蒙朝綽，得守鄉邦，望鄰下之多賢，將親英瑩，總關西之諸將，遠失初心，順履春寒，益發時社，更希精奮，以迓衰章。

同絳州薛司勳書

比聞移郡，遽辱占書，惟盛重于外臺，固才兼于數器，竭龍財餽食之效，戀瞻國寶邊之謀，行之累年，富有大計，忽假藩條之宣布，就煩驅車之應，然功名之間，雖古人而多忤，而得喪之際，惟賢者之能平，舊績甚彰，要復行復。

同陝西都運孫待制書

審對恩函，就更使節，抗嚴霜而在道，已久屬封，柱珍履以飛文，良銜重意，伏惟某官才猷煥發，業履精純，物類齊歸，帝心特簡，此暫煩于外計，行歸涉于近司，還冒餘寒，倍發妙履，即諸晤攝，尤劇欣翫。

同晉州陸待制書

比承監輪，審已班條，矧惟厚望端朝，傑才高世，入驛延閣之要，出帥邊藩之雄，收經遠之壯猷，以臨一郡，報宜氏之善政，豈俟三年，行被詔晉，進參柄用。

代同比京王宮保書

始辭宰柄，避常路之妨賢，旋領守符，許故鄉之均佚，不圖棄障之吏，忽起開邊之師，遂改帥于關中，俾總戎于關外，節制諸將，撫綏此民，第已布于寬條，竹未周于遠略，敢謂保衛之多暇，首煩管記之占書，謹意過勤，謹懷厚不忘永好，尤劇中藏。

代王給事賀判府司徒侍中書

伏審繼繼洪鈞，榮歸數里，制符符而作鎮，既紹以觀風，演授剛辰，肇開幕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顯明正生，忠亮一心，揭日月之貴名，協風雲之盛會，道允台路，勳濟王塗，二府游更，已舉大臣之能事，三朝允賴，弗居異相之極功，力抗奏封，請還政柄，許辭尊于廊廟，聊均佚于鄉邦，矧馬云歸，排蜀人之偉觀，百盡所餘，小韓奕之前詩，寧久衰衣之留，即聞綈檢之召，復由外相入冠上台，某適守關中，方盡門下，阻陪慶列，第劇懼誠。

代賀外賢僕射相公書

伏審具告治廷，既啟贊冊，進升授路，增耀宰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社稷宗工，山河闡氣，久亞宰衡之序，力廣王路之平，崇賢黜姦，寬役均賦，底休功于其盛，豐偉績以無前，隳左右于廷中，三朝所賴，繫安危于天下，一紀于茲，俾伊尹之保衡，近汾陽之書考，上台絕禮，已彈體貌之隆，左相極班，更益儀刑之重，某身疎材館，瞻紫州塵，總莫遠馳，誠第切。

代上樞密太師侍中賀正書

伏以京師講物，允重三朝之辰，東國著經，實尊五始之月，恭以某官勳高盟府，道濟治朝，外鎮四夷，峻具瞻之尹石，同寅一德，永相比之台星，上日始和，繁禧備舍，第切壽康之祝，阻脩拜伏之儀。

賀二副樞書

恭惟某官際天傑識，經世元猷，總制五兵，參密謀于帷幄，發揮多算，重強勢于朝廷，順履王正，永綏天祚，某久棲台底，適領守符，就慶列以無從，謹頌言而第劇。

賀河陽判府相公書

恭以某官鈞衡舊德，金石純誠，太師維垣，早調元于台鼎，一相處外，聯觀政于輔善，開祥曆期，對時納祉，某適膺守絃，阻奉壽杯，第瞻黃閣之嚴，曷罄丹函之祝。

賀三路帥書

恭惟某官任雄方面，道簡上心，兼制民兵，矧恩威之並著，外攘敵寇，固勳業之逾高，順履一元，載蕃百祿，企賀閔而日邁，萬壽無疆，以無從。

賀郭副樞書

恭惟某官傑才閎博，偉略沈雄，暫虛樞廷，實賴經謀之遠，都統帥路，行觀偉蹟之成，上日斯臨，茂祥攸介，某把麾茲土，望履無階，第慶慶之馳，莫遂壽杯之奉。

代四兩制以上賀書

領關中之通漕，曾乏寸勞，守劍外之劇州，遽叨寵寄，罔功自訟，匪報尤慙，惟是短才，屢更煩使，諸公並進，晚蹟侍從之塗，比歲再遷，驟直圖書之閣，復被蒙于渙渥，俾鎮撫于坤維，陳遯勿從，爲容有自，此蓋某官力開公論，坐致官榮，遂使無庸之資，亦當不次之任，未堪感應，先慶慶音，愧賤並懷，文陳非諱。

代王龍圖上中丞書

向以詔條所布，風力不強，聞抱舊病，有愧昔人之臥理，親占溫敷，過煩長者之憂思，積感殊深，布書差緩，恭以某官氣資方勁，業履淳修，足臨長于靜臣，愛鳴咨于僭老，毅然正論，已登臺中之評，沃乃清衷，行收天下之望。

上西京韓龍圖書

愛初王府，嘗備揀曹，止同衆人，粗了一職，敢請去職於左右，尙蒙記憶于姓名，比從官于關中，復拜公于檠下，不遺故吏之賤，俾廁大賓之筵，拜嘉再三，賜語良久，半來帥幕，亦有軍需，論謝懇以稍裕，銘感懷而獨在，伏惟保舊居暇，福祚膺時，恭以留守龍圖，給事道遠，可師勳業，自任垂光近侍，直延閣之圖書，倚重老成，掌別都之管鑰，行歸柄用，即應召還。

同省副吳工部書

審承詔綽，登貳財閭，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遠量宏，文時行潔，具青雲之寶器，規綠字于書林，旋擁守麾，比持清節，眷大農之經費，贈給邦家，實外計之委轡，淵源金穀，從來選造，尤曰難才，碩畫所圖，愈言惟允，即雍容于法從，亟潤色于辰猷，未列慶函，首貽榮牘，永言感什，曷究文陳。

九日與四路帥書

素簪貫辰，黃華輝節，阻奉登高之樂，第增懷遠之勞，恭惟某官經世偉才，濟時鉅業，出臨帥關，暫資綏御之方，入覲王朝，行轡踴謨之盛，霜稜倍厲，時社載蕃。

祠部集卷二十九

書

代魏公賀兩府書

斗揭寅柄，帝乘震發，尊五始以書元，風萬民而布治，伏以某官股肱王體，陶冶化工，輔翼治之休期，躋太平之極致，維春祺之所壽，與歲歷之咸新，某方守北門，正遙東閣，茲阻壽杯之奉，第伸慶牘之虔。

賀密院書

春秋一元，本歲功之所起，天地交泰，驗卦氣之斯臨，伏以某官，峻德謨明，聖辰咸會，制樞廷之勝算，懋鼎之膺功，三朔始和，百祥備舍，某適司宮，鑰方遠門，攬阻壽祺，第深誠禱。

代趙待制賀張唐公侍讀書

伏審被綽檢之新渥，涉金華之近班，增峻官儀，允諧物論，恭以某官識致夷遠，材猷博通，蔑視貴高之塗，靜持恬尚之守，向淹回於儒館，旋感會於帝宸，詞掖代言，鼓動聖謨之奧，經帷進讀，發揮寶籙之光，矧稽古之丁辰，方用文而輔治，遙關峻德，滋耀華聯，某甚厚知，側聞成命，永言欣躍，倍集僥倖。

賀樞密王侍郎書

伏審顯率制函，榮躋有省，邸音傳報，輿論盈騰，恭以某官學造本元，體嚴簡厚，有鎮浮之德，以登乎物望。

有經遠之業，以簡乎上心，服服憲綱，言必關於國體，比書內命，辭每密於辰猷，會惟樞之虛員，慎樞機之制勝，方權綱總覽之際，容選已明，正才傑同升之期，恩章不次，亟從內相，適置近司，太平可需，幸君子之得位，中外相慶，以聖王之用人，矧辱已知，倍深踴躍。

答澶州學士書

自去恩麻，嘗論感獎，會賤職之不繼，唯薄書之足供，跡日以疎，心固獨在，賴高明之所照，貨簡情之可誅，親占教文，過形禮意，不遺下邑之賤，加惠上尊之餘，惕然汗顏，俯以拜貺，方春在序，於氣尚寒，仰惟福祿，益茂時祉，恭以某官，班條盛府，弗俟於終更，改命外臺，適圖於頌畫，不次之用，可立以須，庶令孤生，永有棲倚。

代成都趙龍圖謝韓學士及內制以上書

擢始寒生，遷階法從，誤中宸之簡拔，總北道之輟將，河既安流，歲復小稔，第云煩使，曾問寸勞，而一歲之間，再遷者禁職，數月之內，就領於帥藩，竊惟近侍之中，最在羣公之末，雖等以進度才安任，願紱讓之弗從，信爲宗之有自，此蓋伏遇某官，力開公論，靡卹人言，遂使無庸之妾，遽當不次之任，未據感，先隆慶，普益知函貸之深，弗即簡疏之奏，永言愧職，曷盡名云。

謝待制以下及諸路帥府書

領使北塵，備官數月，曾乏事功之建，第循餽饒之常，蒙以非才，擢於不次，付蜀門之劇鎮，加禁閣之崇聯，遙列榮階，訖無尤報，勉收愧汗，冒對恩章，方恐懼於煩言，益省循於愚分，瞻涯已甚，取銷宜然，敢謂愛私，首貽嘉問，滋美辭而滿幅，永嘉好以兼懷，誠感良深，文陳豈悉。

與交代韓端明書

比者就遷，滄海移守坤維，鎮劇地雄，俗繁物夥，有江山之控帶，兼民卒之撫綏，唯是短能曷知，遠略難班，行而取用，澀惛惛以自陳，讓不獲從，愧無以釋，賴繼高賢之後，具存善政之宜，舊必告新，願備言於矩矱，小而任大，庶盡力以持循，已飭單車，即登長道，揖風期而不遠，獲天幸以何多，恭以治功休成，謠頌騰治，介走入覲，行對嚴廊之吟容，英豪暢謀，佇還家世之舊物，倍調燕饒，少副欣祈。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書

幕府初開，請必收於豪俊，辟書累上，終無異於屏庸，自應所知之求，莫如茲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悚懦衷，竊以隄限以西，雍都爲劇，師壓五路，兵雄萬屯，從來長人，得自選士，雖指麾一定，俱專委於文書，而綏御兩間，亦與聞於論議，參是機事，要惟傑才，若某甚愚，無他可采，驅馳州縣，唯薄書期會之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曾試，乃冒從軍之選，殊乖責實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僥倖而及此，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誼無求備，請在必行，存心獎提，極力論置，始奏已光於疏，矧至再三，短能絕於高明，寧裨萬一，第望素守，益考舊聞，侍經遠之談，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誚，期自奮於功名，庶幾立身，以報知己，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永興軍宜張寺丞書

向從冗役，殊負宿心，遽應辟書，得赴知己，始被命而唯喜，旋省才而輒憂，第局惟近聞，安及遠略，備陪堂上之密議，何所建明，猶賴幕中之並游，久已詳達，再慮及此，中懷惴惴，矧惟高明，當辱雅素，促裝待發，將往庇於末光，稅駕就安，即前咨於餘論，甫交春夏，未適喧寒，倍願節宣，少副依倚。

上前通判張郎中書

某效官小材，爲邑大府，尋存鄉曲之愛，視若子姪之親，吏事缺疎，一切不問，公麻掩覆，二年于茲，適蒙據依，旋值代去，自嚴駁之還闕，苦孤禽之失枝，遠離向新，感戀如昨，恭惟某官，才猷廣敏，方格淳修，聖世淹回，衆起潛郎之歎，士林企挾，佇紆實業之華。

代元給事賀判都水監楊待制諫議書

伏審進承恩綽，升踐嚴塗，郎報初傳，朝倫稽慶，恭以某官，傑才經世，精識際天，名重本朝，用兼數器，出提漕節，總山海之輸將，登貳財閭，瞻京師之調度，旋紆碩畫，奮動上知，奉十行之詔，除躋七轡之班，列知謀通裕，周水利於庶邦，法從嚴嚴，直雲章於內閣，行光台序，入豐反猷，方庇未暉，側聞新命，永言棟作，曷盡文陳。

代元給事回澶州相議定等州禁煙問候書

霞律布和，桐華發秀，過形禮意，特損書音，恭惟某官，經世偉才，濟時鉅業，出臨治屏，聯布於寬條，入覲寧朝，行膺於大任，適丁火禁，益介春祺。

代客澶州李待制書

伏念去德，尙新，瞻風方劇，敢圖高誼，特徇隆謙，飭管記以古音，走兵弁而垂貺，溫辭溢幅，厚荷兼懷，恭惟某官，名重本朝，才周數器，蚤列諫垣之秘，仍請延閣之華，出殿兵藩，繫治功之連最，入祗嚴召，行機政之參聞，上爲廟朝，倍紆燕饒。

答諸郡知州書

霞律布和，桐華發秀，敢圖厚意，特枉珍題，順履令辰，具綏景福，行甄治狀，入對恩章，感頌所深，文陳奚悉。

回賀懷州王大卿書

伏審顯承恩數，增峻官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傑才，爲時儒老，效治功於已試，懋風力以逾強，聽頌棠陰，載光循吏之目，升華棘位，通正名卿之班，未列慶函，首貽榮牘，永言感作，曷究敷論。

回蘇史館書

賦篇甫上，書殿旋登，邀聽憲翔，倍增欽忭，竊以六科延特起之士，能直言者在選最高，三館育非常之才，爲太史者得名尤美，某官，識際今古，學該聖賢，歷程有用之資，俱踐絕優之等，英聲已滿于天下，逸軌絕攀于士林，豈唯觀冊府之書，以文章爲己任，必也濟治朝之美，發事業於他先，會敘慶之未能，遠占書而首及，永言感愧，曷究文陳。

同孫侍講書

伏審拜命紫宸解經朱邸伏惟慶慰聖人方壽於儒學敦教天支賢者親承於詔書進官王府某官識探聖闕名重士林遠被僉諧首當華選應劉接武方勸講於溫文蘇晉飛聲佇代言於制命猥貽榮膺良哉謹懷

同郭太尉書

自總計臺居有文移之元莫馳書舍缺諸福履之安特枉教音益銘謙德恭惟某官忠勢許國材武絕人久試效於臺垣累收名於勳冊旋膺褒律爰建將衛統禁旅於殿巖方深帝眷本天兵於樞輓行程朝言伏望上為邦家精調寢饋

同候鄆州李太尉書

龍財北道第日總於計文引領東藩遂坐疏於音尺伏惟靜班寬詔翁率應機恭以某官偉略濟時純忠許國挺生動感之興傑出沈雄之才旋建將衛往臨帥閫溪堂式宴時宜構組之謀海宇所瞻行付樞機之任伏望上為邦社精調寢饋

同永興王龍圖書

向從煩使久去珍華方倚重於藩垣遽占書於管記美辭賁節之相假厚誼讓懷之兩存藏以為榮歛然增感伏惟班條有裕介福其蕃恭以某官業履純明氣質方勁墨列諫垣之職旋升延閣之華撫一道之兵民暫勤西略暫寓幾於神聖行豐偉議伏望順序自持副時所企

同史館蘇學士書

伏審給札禁局飛經秘館銜勝此始欽忭逾深竊以在先皇之朝舉極諫而得中殊選者無幾直太史之筆用試言而遂登此職者尤稀某官抱偉特之傑才落閭深之精學高視當世前無古人率對以修安危治亂之原策名第一析理以論進退邪正之體占等最優既已仰致身之功名行將觀報主之美政未容敘慶首辱貽書感愧并懷名音非謬

與總管通判而下書

叨承辟命誤沾恩章會大帥之臨藩兼資授御引短才而入幕奚補聰明矧江海之隔舊暗風雲之壯略第從知己祇負慙顏賴盛府之多賢論兵有素容孤生之竊幸備位其間已促輕裝有涯伏謁永言跋涉曷盡名云

與諸官書

濫膺辟書獲從幕府所愧枵然之質將追賢者之游竊天幸以良多接風期而甚邇永言欣企無諭悃誠別沈少卿書

向者為邑河濱寄身節下伏蒙某官寬部官之禮數厚國士之恩憐唯時銘心何日忘懷遠賤子從知於幕府會明公被召於京師念失據依思論咸戀門有近吏勢不得以久留路逢還驛素已圖於一見旋聞

大水驟瀉近畿頗感道塗之旨遂從舟楫之便參差素願恨快愚衷惟萬事之博通同一時之傑出當朝廷之大用非公而誰為邦國以自持茲某所禱

代趙待制謝延州程宣徽書

伏蒙某官特賜答教并以覽先祖廬江集尊篇垂示者大雅與觀曷深作者之意道篇增輝足慰孝孫之心恭惟某官社稷宗工山河間氣宣風外閭縣地數州乃乘坐鎮之餘能適行吟之興暢彌高之嘉句發既往之幽光以某先祖微命瞻占當時弗偶卷生前之事業一律於詩情發後之聲名特抒厥詠兼傳副本遠貺孤生猶韓吏部之序揚公得匪貴人之存志元相國之遇嗣業愛其大父之為文庶揚野史之前芳永與檀書而共秘欽銘欣幸奚盡名言

賀唐密學授左諫議權御史中丞書

竊審就膺朝綬進領臺綱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貫幾深器函剛實性秉忠義之守學到聖賢之歸危言朝忤於九天清議名喧于四海要官厚祿視如一羽之輕大節高名坐若泰山之重屯夷殊致明哲惟鈞罷寵朝野之財未援河間之席亟召登于憲府仍臨長于諫垣臺中之評行開英主之聽天下之望復登諍臣之風矧玷雅游倍欣成命

代馮當世問候定州王尚書書

阻底末光遙瞻頓德以官能之疎短當尹治之浩穰舉為寸虛之勞坐致尺書之滯伏惟樂班寬詔靜鎮要邦陰有神明來相禱福恭以某官識範簡厚才貫幾深偉業發揮于朝端高文鼓動于天下屯夷殊致明哲惟鈞居峻官儀踐中臺之八座出宣帥略領全趙之十城行奉召音進光冊拜伏望上為宗社精調

代賈魏公與中書賀冬書

一陽出地萬寶乘時漸萌發毓之仁宜展履長之慶伏以某官位尊台路勳濟王塗對日月之休明變陰陽而順正適開令序誕膺蕃庸方守別州正疏題館莫前為壽第劇馳誠

代馮內翰答洋州蔡郎中書

伏審治功第最褒典涉明遠正積星之聯益光守土之寄慶音未講壽牒在先篤雅眷以逾勤戢丹雘而增劇善邦敷化方撫于還毗寒衡賁辰倍綴于妙履

與北京諸官書

某拙直少機閤疎為治越再葺而遠去訖大庇之焉依旋從辟于關中第馳誠于門下秋炎尚熾時社載蕃仰惟實業之光已登最狀側聽上恩之慰亟服華章瞻頤威銘并深下懇

答諸縣等賀到任書

某素昧戎機縉參帥畫纓備員于幕府稽論謝于棧函首暨書辭過形禮意謙勸良甚愧荷并深與王廷評太祝書

向者尚書開府小子字民會榮侍于親闈幸慶登于賓閣歷觀子舍之賢哲罕出君家之弟昆從昨西來馳誠北望秋炎尚熾時社載蕃矧素蘊之甚充計華塗之可跋倍綴寢味少副瞻祈

代王樂道龍圖賀延州陸待制書

審即便時已開尊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性惟忠亮學有本元鼎桂管之須才分竹符而領帥兼祕殿之論撰重委蕃之撫綏略會服馴儀表事輯旋進升于延閣仍出護於邊垣賴歸組之前籌付之遠略寬朝廷之西顧倚若長城教令肇宜兵民胥悅莫遠就慶第劇馳誠

代河北都運通待制上照文僕射相公賀正書

春秋之一爲元肇歲端之起天地之交曰泰通觀萬物之通恭惟照文僕射相公六德讓明千齡盛會位劇宰塗之冠體隆尹石之瞻勳力盛而弗居懇新身退詔旨嚴而竟起愈使道光上日斯臨茂祥攸介某心馳翹館跡繁外臺邀無拜伏之階第切壽祺之禱

賀集賢相公書

恭惟集賢相公秉國大鈞代天元粹彌縫衰職之闕調序鼎司之和堯舜吾君拱揖九筵之上伊周諸已儼刑萬笏之前開祚膺期對時納祉某適提漕節阻薦壽觴第瞻黃閣之嚴曷罄丹函之祝

賀參政歐陽侍郎書

恭惟參政侍郎學際聖賢景包公輔文章飾至治之體忠諒簡上方之心百度咸新少見貳公之效萬幾參斷尙淹真相之才維日三元具時百福某龍財北道望履高門徒虔慶牘之馳尙阻壽杯之獻

賀參政趙侍郎書

恭惟參政侍郎朱紱純音清廟偉器蚤貳中階之論道適毗上德之持盈坐底斯民游大庭赫胥之世力躋至治復開元貞觀之風三朝始和百祥備舍某久棲台底方總和權就慶列以無從瀝頌言而第劇

回兩制兩省及皇親節度防園刺史書

比者得守故鄉冀安病質請從便道屢私悃之上陳訖被溫書許清光之入對適臨近甸首枉珍函親德範以非遙懷感悚而兼劇

回省府館閣書

比者祇從召節遐飭朝轡將入覲於朝廷適前臨於近服敢圖臺閣之範遠枉展函之音展悟有涯欣銘滋劇

回陳樞密書

竊審入對清朝遠登陪輦載光容選允稷朝言伏惟某官莊重自持直清不倚蚤與神機之議屢從帥節之行居然偉謀伏有勝算往綏一道雖所繫之非輕坐制五兵在食諸而尤重自開新命適抱舊疴旋易地以云東愧布書之獨後首紆誨輪增感感悚

回滑州鈐轄王宮苑書

故鄉乞守方幸便安重客假塗比諸展觀旋成曠隔殊極傾馳承已總於兵鈴遠首貽于兩訊適臨窮臘益保粹襟感祝并懷文陳非瀛

回北京王宣徽書

故鄉得守方自適於初心全魏撫封忽相傳於輿議豈伊綏御之要可屬衰疲之餘矧未奉於誤恩矧少安於鄙拙慶音遠至已曲致於交承禮意雖勤致豫聞於惠貺第深愧感奚盡名旨

回青州歐陽觀文書

伏審執易東藩肇開尊府會慶晉之未講遠榮開之先臨祇服謙懷增銘感勵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生才學造聖賢之歸性兼忠義之守更謀讓於二府懇避政幾之煩卷康濟於一州游拜條詔之裕矧元獻之尙壯宜舊德之是圖僅聞五月之政成行被三篇之冊拜

回北京王宣徽書

比者叨被恩綬與司留鑰會是久勞之後懼非劇任之宜然善政有條敢新於必告而知才相繼履俟於更爲伏惟某官道貫將明器函康濟早懋元獻之壯累煩遠略之宜召節促歸矧上心之傾倚政鈞圖舊行王體之讓明即遂瞻承倍深欣頌

回集賢相公書

自違台符適新年舊布書不敷慮洩於高明佔教遽臨過形於魯與兼審坐論大政舉集善備伏惟某官一德壯猷三朝元老才兼文武之術身繫安危之機伊尹倚衡矧早讓於王體汾陽書考庶永懋於民瞻願加調護之經以養崇高之福

代元厚之回賀趙閣練書

竊審給札程文拜恩增秩天倫繼美朝論推榮伏惟某官望厚宗藩學探聖闕弗流富貴之習自服詩書之勳遂以名聞旋從試可即環尹之舊列如圖練之要班經畫既據官榮比始比緣考藝茲辱貽賤感慰并深敷云匪悉

代魏公同陳龍圖閣候書

比者總帥路以分符來臨本鎮會使車之隨臨歸赴近班未遑晤言遂成離別方金寶規之粹遠貽書舍之宜墨羽翼於東朝行股肱於元后炎威云光時社載蕃益謹寢興少符瞻頌

回候昭文相公書

帥路獲兼寶託大鈞之庇台履在輿阻瞻上衮之光擢署實辰政幾宅慮神明所祐福祚其蕃伏惟某官道德宗工儀型元老盟府早傳於偉蹟宰庭多守於前規比深當守之知還踐阿衡之舊首調萬化方蒙商相之和藹躬逢百祥更願留侯之強飯上符帝倚下慰民瞻

回韓刑部書

比者外計擇使方來重于輪將小戎款誠遠往煩于慰納甫休行役良適燕興惟願重于本朝復才量于

數器。即膺顯用。以紹先芬。

同經略司勾當劉郎中書

比喜還轍。方接幕中之教。未溫坐席。遽從塞上之行。清範載遙。多函遠及。益欽勤意。良哉鄙懷。

同慶州王給事書

自當帥領。邊歷於炎涼。遐企賢規。弗忘於朝夕。遠紆勤問。備載高情。惟近侍之垂光。行嚴宸之促召。益綴燕寢。茂對龍光。

京西運使范司封問候書

比者。外臺甚邇。喜時奉於賢規。中詔遙來。遽就更於使節。自聞新命。屬抱舊疴。恨離別之不遑。稍攀轡而尤劇。倍綴凝味。前對褒升。

同慶成知軍書

專介之來。長騰爲慰。以軍榜之初。應謂使領之下。遷利疚備論。感銘第劇。適臨炎酷。倍衛燕興。

代回河中府蔡學士書

結書懷。竊幸後先之相契。典禮班條。旋成內外之異處。茲劇賢規之企。遠承肺腑之貽。番履歎炎。載蕃廡社。伏惟某官。學優聖闈。名重士林。才識兼長。方提太史之筆。事功俱最。聊剖諸侯之符。行被詔音。進光法從。益綴燕起。少慰瞻馳。

代魏公回北京王宣徽書

竊審介圭以親。方入見於清光。留輪所司。仍重煩於傳德。承還大府。已布寬條。伏惟某官。才真幾深。體疑簡重。粵從神聖之臨御。未識公台之表儀。暫被召歸。數更進對。嗟相見之晚。已美于壯猷。知非常之賢行。聞于大用。甫煖保釐之席。即參造化之機。首柱香題。良深感膺。

同河北都運陳龍圖書

竊審進加禁職。出總漕符。視事云初。騰書首及。矧惟厚望。獨缺近班。直內閣之圖書。董外臺之金穀。侃然賢者之正論。早嘗羽翼于東朝。簡在聖人之淵衷。行置股肱之上筭。豈伊轉給。可盡猷爲。益護寢興。少符欣頌。

同鄭州龍圖李侍郎書

審即便時。已開盛府。首紆榮問。備載謙懷。伏惟某官。經世壯猷。端朝儲老。備紓賢業。益重主知。直延閣之圖書。通光禁職。宣輔華之條教。榮懋風聲。倍冀自持。行膺大用。

答趙州通判韓虞部書

賢範阻遙。候逾于半。餘軍書執掌。遂缺于軍函。何偉度之崇謙。枉盛辭而垂資。兼承妙履。誕擁華禧。伏惟通判虞部。器識純明。材猷廣敏。關決善善之治。已懋風聲。延登要路之游。允光世德。永言欽頌。奚盡名言。同新梓路運使韓少卿書

壽承恩詔。出令計籌。邦選既行。朝言惟允。矧兼才于數器。比贊資於中機。續以廢時。名遠列郡。行引東川之漕。仰瞻大農之財。付經費之既充。卽褒章之增懋。首紆榮問。良哉厚情。

同鄂州閻諫議書

叨榮累紀。愧無遠業。以濟時。圖報一端。竊效前人之引類。矧惟耆德。嘗陟從聯。淹滯守壘。沈抑賢器。加舊職之未復。輒露章而有聞。何謙矩之自持。枉誨函而多謝。佇膺大任。倍冀珍題。感頌并深。名言非悉。

同韓刑部書

會遇關中。曾晤言之未足。淹徊塞上。已晦朔之載周。夫何雅意之存。屢有珍函之及。寇巢納款。行復命于本朝。使節增光。頭躋榮于要路。秋炎尙熾。時社其蕃。益護燕興。少符頌頌。

同判侍郭待制判銓孫待制書

總帥路之劇權。條更累月。遼禁塗之頑德。增跂高風。何雅意之週存。枉珍函而遠及。矧惟賢業。親會聖辰。陟降近班。聊承于顯問。發揮深蘊。行與于謀謨。素篇兆涼。粹襟迪吉。

同本路監司書

多病之餘。久叨塵于任重。寬恩所假。方偃息于故鄉。遽奉更書。俾司留輪。懸辭雖確。成命弗回。矧惟守轍之紆。適在史臺之庇。敢圖謙矩。首柱慶函。愧荷良深。名言非悉。

同濟州蔡待制書

自竊故鄉之綬。棲閣陪言。每開顧盼之簡。必紆訊問。何雅懷之遺厚。知高誼之週存。審履春寒。載蕃時祖。矧惟帥節。久駐邊藩。緊遠略之勳宜。已豐功之茂建。召音行被。大任攸歸。益護寢興。少符頌頌。

到任謝集賢及樞相樞使書

向辭宰柄。旋董戎旂。因累曠之自陳。始懷章而得請。仕宦云歸于桑梓。歲時獲展于松楸。殊適初心。尤爲私幸。久勞之體。如痛定而後思。多病之軀。合力窮而則止。尙期滿歲。少息餘生。遷移全魏之居留。遂寧清漳之以理。寬條所布。僅能勉導于上恩。遠略未明。何以率先于帥路。胡然冒處。抑有由來。此蓋某官。密啓睿心。力陳宰論。以二邊之要。兩書備於使令。而四履之封。因許兼於綏御。庶殫薄効。更賴偉謨。

同都運劉待制書

伏審顯對恩章。榮躋法從。計文兼總。輿論僉諧。某官方格淳修。才猷廣敏。比陟諫垣之峻。旋提節漕之雄。內閣登賢。久穩端朝之選。外臺倚重。暫籠朔野之財。未列慶音。首紆珍體。其爲感愧。曷盡名言。

代回新知府待制書

竊審顯承明詔。就領使藩。荷盛意之隆謙。累勳辭而垂貺。某官氛函渾厚。道具粹醇。學該經緯之大原。論極安危之至要。經帷勸講。早垂近侍之光。鈴閣班條。尙屈真儒之藎。某比塵累廣。得守故鄉。雖居匪久。安敢忘於必壽。而事有未盡。當俟於更張。

與王宣徽書

竊審顯承明詔。就領使藩。荷盛意之隆謙。累勳辭而垂貺。某官氛函渾厚。道具粹醇。學該經緯之大原。論極安危之至要。經帷勸講。早垂近侍之光。鈴閣班條。尙屈真儒之藎。某比塵累廣。得守故鄉。雖居匪久。安敢忘於必壽。而事有未盡。當俟於更張。

與王宣徽書

叨被制函，俾司留館。莫辭成命，愛促輕裝。征駁駘馳，祇赴別都之劇。近郊甫次，首蒙珍贖之貽。荷禮意之尤隆，懷感悚而倍切。

回恩州知府劉留後書

頃從諸生，已服盛德。聞道先後，因爵齒之遐殊。效官東西，曾聲顏之未接。敢謂過存謙短，首枉誨音。伏讀載周中廢尤劇，恭惟知府留後，氣兩剛實，才貫幾深。復辟危言，早建安危之策。總戎遠略，晚章文武之資。矧久出於康寧，行進升於樞輦。春和云半，時社載養。伏望上為廟朝，倍綏燕饒。

與益路提轉書

比者竊冒恩書，亟避禁職。罷龍財於北道，俾班詔於西州。唯是罔功，併茲假寵。引守章而自愧，幸使範之焉依。已治輕裝，將叱疾驅之駭。有諸清晤，庶降既見之心。欣企象常，名云非諱。

代趙成都到任，謝兩府書

分蜀門之印綬，已玷恩章。直延閣之圖書，仍叨禁職。據非其地，竊溢於涯。竊惟天下之奧區，無若坤維之劇部。兵民兼顧，政事倍繁。遠路弗明，重任安寄。如某者，跡起寒士，世無顯人。敢為身謀，以欺日月之照。背有言責，輒犯雷霆之威。繼被遇於兩朝，亟升華於近著。諸公同列，最曰晚濟。一歲再遷，遂當顯用。罷輪將於北道，俾綏撫於西州。寸勞未收，環視增愧。都乏致身之術，率聚造物之私。此蓋伏遇某官，助平王塗，借重國論，致淺疏之近器。領險阨之名藩，敢不勤宜詔條，力究利病。雅俗俾歸於坐鎮，少布上恩。用人雖取於後來，庶述物論。觀續中和之詠，兼酬銘德之仁。

上賈侍中書

爰初冗官，固書託于洪鈞。訖至近聯，曾未瞻于上衮。比司通濟，久舍別都。獲天幸以何多，拜台儀而甚數。廓至誠而相接，忘絕體之自居。移守蜀門，去離材館。飭嚴驕而臨饒，特借道路之光。抒大句以龍行，永為饒衍之祿。雖然感聖恩，厥惟某官，素履崇高，智謀光大。更文武之二柄，洞安危之大機。書功旗常，留範廊廟。適均勞佚，寄重于師垣。久渴儀刑，行召還于公位。

代賈魏公移許州謝政府書

竊願明訓，祇被茂恩。付渙水之印章，還魏都之筭鑰。飭躬趨而將命，俾手舞以知榮。某親會聖辰，早慶台序。旋業文武之二柄，易究安危之大機。總一道之兵民，第勤遠略。上三年之課最，曾罔寸勞。自視晚齡，久當重鎮。游披懇願，斷守便藩。獲遂請麾之誠，良由造物之賜。此蓋伏遇某官，鴻猷華國，巨業代天。因密啓於宸衷，致俯從於人欲。挺鎔所及，銘鑠無忘。

回王尚書書

祇承命詔，獲改使藩。乃屈高明，繼掌離宮之鑰。具存攝抑，首膺記室之職。政有俟於更張，誼無煩于必告。即馳輕傳，阻何前旌。企佩并深，敷論罔既。

回謝兩府親王使相遠近書

昭移輔郡，叨逢于私。賦道出神，都獲修于嚴親。特屈崇高之禮，首紆勞來之香。職感良勳，指言非悉。上知鄧州張仲興屯田書

少游諸某公，蓋履盛德，自嗟仕路之晚。未識儒林之丈人，比沿臺驛之行。與考郡康之藝，去取有所未至。易神賢太守，勸駕之勳。進退于此不遑，遽蒙下執事禮襟之禮。既飲食以將懷恩之厚，又車馬以為惠顧之光。已而旋歸，復爾臨餞。賜善，俾知守職之繩墨。授雄文以示立言之範模。遠離尚新，咸慰如昨。霜後逾清，氣宇增和。恭以知郡屯田，行高古人。名重當世，治狀第一。矧風績之其凝，召言以三。佇恩章之茲及，伏望為國自壽，副時所瞻。

代上王尚書書

某仙籍後陳，名附青雲之久。仕塗累紀，願垂素髮之多。引墨分以甚明，冒人知而安可。向當遠宦，便就冗司。委吏仲尼之所為，詎輕倉廩之氏。歸志孟軻之所有，祇恐田園之蕪。未能決去以拂衣，尚爾投閒而志食。所聚官局，將底台光。比例奉於公函，敢少論於私悃。伏蒙崇崇高之位勢，曲軫寒蹤。厚煥薄之時風，親占溫敦。懷然伏讀，謹以榮藏。恭惟某官，與學入聖賢之微，貴名揭日月之上。華要之選，期翔欲周。八座劇班，聊掌別都之鑰。三篇休命，行調異宰之鈞。使惟養遲，永有棲倚。

上提刑王郎中書

伏審清衷，簡在明旨。召還，謂使施之即南，躬當前賀。致公函之缺上，頗有餘慙。仰恃優容，少寬諒斥。恭惟權府提刑，郎中器資渾厚，術業宏長。與學入聖賢之微，清風承公相之後。官聲所至，物論皆歸。通當審哲之臨朝，不限賢才於累日。按章翻野，民適底於無冤。參計甘泉，財行聞於有羨。俛惟冗官，方備屬官。雖欣君子之得時，第恨孤生之失庇。

回鄆州郭宣徽書

近審恩選中樞，往綏東土。云初開府，即辱貽書。追此發函，已聞易鎮。遂藉布謝，尤劇愧懷。伏惟某官，動濟王家。序先古路，傳汾陽之將略。提汶上之帥符，坐席未溫。遽改遠藩之寄。寇巢爰殄，復歸陪輦之嚴。銘頌并深，謠言奚悉。

回諸道轉運及諸官賀判相州書

自辭宰柄，旋領守符。資錦云歸，幾逢鄉邦之樂。夕烽有警，遠分疆場之憂。比獲慶音，已當帥職。佩詞情之兼厚，綸悃愍以稍稽。咸愧并深，名言奚悉。

回運使范司封書

審奉恩綬，就清吏節。未諧修慶，猥辱騰書。伏惟某官，世濟大忠，氣函間傑。適按刑章之重，甫臨陝服之交。調兵食于四方，逮闕碩資。改使權于中道，際聽因辭。聊藉翰將之才，即登要劇之任。

賀延州郭宣徽書

伏審見吏民，已班條教。長城之倚，衆議所均。伏惟某官，偉略沉雄，傑才英邁。向輟神機之貳，出當師路之

先始繼事之告成。被詔音而入親。確然諸郡。溪堂之坐未安。復此臨海邊宇之情。尙鬱行平小醜。還奏丕功。垂光旂常。制勝帷幄。

同秦州馬給事書

西師所總。方圖綏御之宜。重客初來。未盡將迎之禮。賤遠尙邇。企仰殊深。何過篤于謙懷。仍曲存于雅意。繼屬道塗之勞頓。已形牋牘之勤。奉展讀載周。感慙兼劇。佇聞開府。續獲馳書。順履春寒。益著時祉。

同并州王端明問候書

自達風則。遙改歲端。方題事之是經。會郵音之未至。張先流問。抵益愧懷。惟文武之兼資。本公台之餘慶。勳宜遠略。應易左符。矧薄伐之故區。實勁兵之要處。境控二敵。地綿百城。暫煩細侯。往護諸將。已聽威聲之著行。甄治迹之優。倍綏燕興。前服光寵。

同賀提刑趙司封書

審膺中詔。就領外臺。伏惟慶慰。某官術業淳深。器資端勁。商於出守。益懋于風聲。陳石按章。未充于時望。行圖審諤之舊。亟還論思之班。首枉書音。尤增感勵。

同閩待制賀轉給事書

祗奉綽函。驟登瑣闥。實罔功而被寵。固匪服以抱慙。曾是短才。乾無善狀。同時並進。最曰晚躋。一歲再遷。不由顯效。此蓋伏遇某官。褒華所借。音味有加。致此泛恩。及于屏品。尙未敷于感。乃前墜于慶。音愧。井深。名言非悉。

代張景言回諸處賀書

自叨頒使。迄此彌年。在饒運之非常。于事功而何有。被誤恩于乾造。付劇鎮于坤維。并假寵光。仍遷禁職。尋啓還而弗勝。會論謝之未遑。首暨慶音。備形禮意。勳辭溢幅。厚飾過情。感愧并深。名言非悉。

與交代趙龍圖書

就蒙中詔。移領西州。兩川之衝。百賈所會。中外彙制。兵民實繁。顧惟短才。安有遠略。賴同升之先職。實並貳于大農。今茲守符。復繼賢闕。固論契之莫厚。容乞蠶之有繇。舊必告新。親詳聞于善術。守而弗失。當謹奉于前規。再被十行之書。將臨九折之馭。風期甚邇。天幸何多。恭以遠撫毗黎。休戚治績。高名大節。早取重于端朝。正論元猷。行入毗于新政。倍綏燕興。少副欣祈。

同同州趙大監書

伏審過膺中詔。出領左符。條教初班。吏民胥悅。伏惟慶慰。恭以知郡大監。端朝雋老。經世偉才。風績蔚昭。乎吏師。時名早動于人主。官儀森峻。兼治于向方。人瘼所求。遙臨于東郡。廣需報政。行聽召還。曾是軍蹤。方繫巨庇。未修慶問。先枉書音。愧悚欣銘。無論卑悃。

祠部集卷三十

書

賀樞密相公書

按邊術而考度。維斗建寅。揭象魏以班常。俾民觀治。恭惟樞密相公。勳高盟府。道濟治朝。才兼文武之資。身繫安危之重。樞廷制勝。以坐鎮于四方。宸展仰。茲奮照于百度。維春祺之所嚮。與歲歷以咸新。某職總計。賸疏材館。徒切壽康之祝。阻脩謁對之儀。

賀樞密太尉書

恭惟樞密太尉。元龜先識。隆棟巨材。日宣九德之常。坐制五兵之本。廟謀密勿。已靖天下之安。邦禮論思。愈秘省中之語。適臨元朔。翕受蕃禧。永總計使臺。馳賦寶慶。隨風滋劇。介壽無階。

賀省主蔭給事書

蒼靈布序。華歲闌端。肇二氣之泰通。資百昌之咸遂。恭惟首主給事。才包王佐。道貫民彝。名躋日月之高。學破鬼神之奧。胸中都之調度。坐懋豐功。渴四海之饋利。行膺徽冊。發春茲始。介福攸同。某基託下風。適提外計。徒絃絃於竿牘。阻馳慶於唐門。

賀省副郭郎中書

恭惟省副郎中萬神碩望經世偉才蓋登要路之華時名甚盛進貳甘泉之掌風標其凝五始通臨百祥
傲召莫追爲壽劇馳誠

賀省副王郎中書

恭惟省副郎中惠和秉哲通裕標才貳職大農兼正列星之位升華近著瞻雲異日之期順履王正永綏
天祿瞻祈并切鋪述奚殫

賀省副兵部書

恭惟省副兵部蚤紆賢業親遴聖辰進位五兵兼造財閭之劇略膺六典即登法從之嚴順履一元載善
百福莫前脩慶第切馳誠

賀中丞諫議書

恭惟中丞諫議體嚴方重學貫本元危言嘗犯於雷霆直氣欲摩於星斗一誠獻納愈爲朝論之高萬事
精明通底臺綱之正始和成且茂社對時某素被知適膺煩使茲阻海嶺之奉易勝頌頌之虔

賀郡牧龍圖呂侍郎書

恭惟郡牧龍圖侍郎玉璫茂閣金鉉慶枝親逢聖神之期自底功名之會文昌貴秩矧兼延閣之華法從
運籌監屈劇司之幸適臨元朔益介純賁某總計河漢馳誠門下永育企頌曷盡敷論

賀判都水兼龍圖韓給事書

恭惟判都水兼龍圖給事世推人傑道覺民靈步瑣闥之榮班直珍圖之延閣智謀有裕聚臨長於水官續用
其成行判休於天子維時開祚與國均休某久去朝聯方提清節莫前爲壽敢後馳誠

賀新推官書

茲者某官茂對庭綰榮從賓輿顯短才之有望幸婉畫之爲依方列慶音遽貽珍贖俟諸瞻揖併述欣銘
答暨稅李學士書

伏念向緣幸會獲際光儀鎮鎮計簿之勞絕筆臺閣之軌封壤雖密絨膝幾稀伏惟闡章多餘神明自復
恭以某官道先民覺才爲世生由妙年而取甲科不累日而致清賞書林擢職誠允公官利局元察固非
久次聯容秩滿行被詔還

代賀監司書

伏以華歲展端著雲布序審璿璣而考度揭象魏以頒常恭以某官康濟慈勳融明迪哲入膺宸粹出領
使麾方首祚之丁辰遠屬城而蒙福永育慶作曷任下情

代賀諸官書

伏以蒼靈布序華歲展端揭象魏以頒常審璿璣而考度恭以某官早紆賢業茂著官能屬首祚之膺辰
開自天而集慶永育瞻頌曷究敷宣

代賀呂度支改兵部判察在京刑獄書

詞部集 卷三十

四四三

伏惟國清鴻澤榮改清郎矧辱已知倍增匪圖恭以某官精神碩望當軸慶宗親會穆清之辰累更繁劇
之任進夏卿之秩方啓於榮途蓋君子之心以繼於庶獄行歸柄任少副典官伏望上爲闕廷精調寢寐
與鄉中親知書

某一應科籍久經鄉闈制除調官闕滿之局準繁仁庇備歷亨衢銜恩同深論或非悉旋營職之鮮暇致
拜晉之後時恭惟順展新陽誕迎景福江關千里已遠於高賢塵土三年遂淪於俗吏未諸路親躬極領
題

上通判元太博知縣葉太博書

昨者久假鄉邦展登華宇弄味兼官之術多所乞靈每由請見之間未嘗無誨泊遠從於吏役俄越去于
公麻日戶輟朴之冗不覺音塵之曠絕仰惟德履坐擁休祺恭以某官道具粹醇終固幽實曲臺掌故
未愆於典官片紙瑣衷付歸于柄任僥維屏鎮託顯題伏望上爲邦朝益綏康儲永育瞻頌曷究指云

問候府推張都官書

自阻賢規曠職書舍屬寒威之方厲諒時壯之敬恭伏惟某官名重儒林學優靈域調決都畿之政聊藉
治才延登經綸之華行膺審選餘新自厚少副勤謹

代問候發運主客書

近者伏值獨官屬封道出賸土率隴守之職屢叩寶閣之嚴使車還轅候爾臨月官情增案然爲甘
伏惟順履新陽誕迎景福幹濟多裕神明頓達恭以某官文章世家忠諫許國不由累日之力力取顯官
之榮上知來明自結益同然外臺分寄誠實於具瞻而中展須實行聞於愛立

代上持服親誦誥書

某自叨朝寄出領州麾幸有昭條之奉行寔爲昔問之稀聞仰惟孝威俯順禮經恭以某官元精所生盛
德之緒諒諒著之秘列將清臺之重權中外游揚屯夷一貫方隆帝辰之眷遠遶親堂之悲願辭輿輿
淹册拜矧萬鍾及養足少抑於哀懼備禮札事情可兩全于忠孝伏望上爲邦社精調寢寐

代問候發運主客書

近日伏值出按屬州俯經禮封蘇天幸之使然獲風期之觀止去德未幾舊雨臨佳鎮鎮簿書之煩絕疎
竿牘之間仰啟標範第勞個倅伏望上爲邦朝精調寢寐永育瞻頌曷盡敷云

代上持服親誦誥書

某遂阻朝遊鎮鎮事曠奉聲問仰瞻燕興恭以某官才實幾深最爾夷雅親逢異聖之運早踐列星之
垣方不世以懋勳遠終天之遺感然德雖欲報勝極於孝思矧忠亦可移庶全於禮制

上和州余郎中書

近列慶函繼紆誨誥倍聆德履舉集休祺恭以某官植操端方秉心純亮紫垣應宿早歷於清郎秀野班
春聊照於雅俗行膺宸選少慰人言伏望上爲邦朝精調寢寐

詞部集 卷三十

上通判太博書

近獲布晉嗣蒙占時伏審贊行藩政坐擁天祺恭以某官親會泰辰游揚美仕曲盡進秩矧故事之素明別乘亞恭猶清議之末允佇歸柄任方協與言

與海州倅書

出承吏乏阻備實榮當濫洲露元之術有官傳沈迷之慮營職無狀實書不時恭以某官文章世家忠諫許國副車貳政尙鑒於賢細札須才行廣於帝簡

上糾察呂兵部書

近日嘗賡賡計慮凡席惟按治之多暇同尊生之有經恭以某官當輪令枝萬神顧德早被上心之簡總詳庶獄之繁踐往訓之哀矜莫非慎察體至仁之欽恤多所平反矧陰施之已隆諒寵褒之非晚

上審判李屯田書

鎮糜郡事迷阻朝游曠寂涼仰瞻慶味恭以某官道先民覺氣秀人靈早領領于仕途尙淹延於郎署慶共職事慎審刑章抵罪之氓賴盡心而蒙惠舞文之吏皆束手而憚威矧治狀之有成加贈聞之甚通行甄善課驟涉清班

答本州都曹書

自去故接向從遠官豈圖瞻眷特損音題恭以某官權機端方賦才肅給勾稽一部適藉於幹能第課三年行廣於權權永雷威頌曷究指云

答朱判官書

某自把守應曠馳奮舍豈圖高誼先枉長旌伏以某官名世傑才際天靈識泛遠之慕夙表著於龍名恭梓之邦治聽聞於政逕行甄善最矧涉清途永運領所曷彈塵略

本縣孫長官書

言念自分符竹久去鄉紛舊業上應幸接於仁政順郵百舍遠損於歸音袖玩載周銘藏無數矧夙凝於治狀罔上格於聽聞行近寵升倍所珍錄永言感頌曷盡文陳

代答潯州鹽稅李學士書

言念竊居藩守幸還風猷如降洪河日所蒙潤不遠數舍缺然寓首豈意謙攜猥貽勸教暫屈才於利局行還職於書林庶順生經以須昭召傾祈感蒙匪諭名旨

代上潯州呂學士書

某叨紆守絳密接侯封斗疎順驛之馳日金餘光之及仰惟坐鎮俯順生經恭以某官文章冠時譽冠英世早騰閣籍之華實復列書林之貴游給開班修事容於滿歲餘車祇召行在於匪朝

代上糾察呂兵部書

某向麻州守迷阻朝遊矧願翼之數通順高風之重選仰領德宇鎮役勞機恭以某官天鑑粹純世濟勳

乘上方倚注允得民職之平時所企瞻知爲相門之孫行旌善最峻涉清途伏望上爲邦家情願慶餘

代上發運待制主客書

某自選崇慶候經累月阻奉音郵之間仰瞻德宇之安恭以某官器函淳深術蘊經濟以外計浩穰之委暫掌于吏權矧中宸眷倚之隆行當於柄任

代上刑部中書

某近賡賡仰詢韻字惟按治之多暇同尊生之有經恭以某官親選素辰游揚美仕提綱庶獄絕吏手之舞文嚴課中宸矜上心之嘉賴伏望上爲邦社情調實典靜首翹揭曷究指云

代答丁舍人書

郡卑地要術短事繁阻奉音函遠頒教幅受而伏瞻以爲榮仍審燕興舉獲瞻福恭以某官學造聖際行爲士宗親逢盛期矧映舉實然榮塗載筆曷究澤民之爲而台衮輔諫佇觀行事之效

代答秘書書

獨領外麾肅瞻上第豈圖恩獎首占教文伏讀以鴻號所應指恭以某官懿文表世亮節在庭中外游揚明哲一致台衡著德方渴於老成仙室需才容於歲滿

代上徐舍人書

伏書光幸良緒榮待使柄伏惟慶慰國家以外臺至重列郡攸儀澄序庶官以判白於賢否總領大計以供值於經常食謀所同明哲惟允恭以某官兼術精奧方格淳修臺閣清遠矧仰期翔之勢金穀重寄適聚幹濟之才行被詔音驥還柄任

上昌樂縣官書

近觀風期過水禮遇旋經遠異願極傾依到郡少聞致書差緩餘所清書以逕覆恩感頌之私文陳匪悉

代上上省邵金部書

伏白拜命宸廷貽補計省官簿紛委使郵絕疎曠寂涼仰瞻慶味恭以某官方格修整業展該明解嚴通濟之臺遠顯最狀亞職甘泉之府允屬時才矧心計之素明加聽聞之甚通行瞻幹濟亟步近嚴

代謝知州書

近者祇被宸綸奉安親極暫還素里數觀清塵備蒙主禮之優過蒙朋從之好旋違德宇適抵治封方休道路之勤勞即有詔條之宣布傾實惟日裁寄後時矧風縉之其疑佇恩意之不次尙遙隔對倍冀遲回

答仇員外書

早綴下科漫階冗列備聞高誼之日久願見盛德而跡疎近布勤倦之辭倍憶傾嚮之意就長太甚外誤有之妄指趨廷之賢謂爲同籍之契陰須嚴斥絕觀好音賴長者優容之深出小生意料之外懇諄其誨矧恕以情實書袖中永以爲佩負荆門下勢所未能恭以某官名高士林學造聖間平時沈俊領民籍官每之繁聘昔著極國體人事之大行膺褒陟倍保燕興感頌任從曷彈塵略

少見澤民之爲順履慶辰具膺景福宅上台而乘輪諒在朝朝祝南山而奉觴莫遠爲壽永言瞻頌曷究名君

上揚州錢侍讀書

恭以某官元精所生盛德之後紹該洽之先業陟康良之茂科藝聖澤揚聲光憲綽密侍鈞衡之覽遽厭晨趨樂從詠覽之遊已凝風績廉容秩滿行被詔還屬亞歲之膺辰固自天之集慶某按封茲限爲壽莫前瞻瞻所深名言非虛

上江寧府臬司陳臬書

恭以某官莊重自居直清不倚間關數紀出入兩朝澣澣法座之知峻陟諫垣之秘典刑在事方倚老成之資藩翰于宜遠布中和之治順迎令序誕膺顯顯所陳名言非虛

上杭州呂舍人書

恭以某官道其粹醇醇方重早躋仙籍之甲選久陟禁林之貴游英爽之暢偉謀尙淹大任責錦之過故里聊請使某適按部封正遙瞻宇祝南山而爲壽莫遠前趨託蒙幅以賈晉昌廷下悃

上運使工部書

恭以某官王國美才郎垣碩德荷續旌之隆眷方倚兼能領金殿之要司尙淹致遠行瞻最狀驍勝嚴肅順展令辰既膺某按封茲限爲壽莫前瞻瞻所陳名言非虛

上發運大諫書

恭以某官夙鍾勝氣親遭盛辰期滿要路之華發動騰輝之望以至蒙諫署之嚴密維清臺之劇繁給其中和暫繫於心計兼鈞上躬行被於詔旨屬亞歲之膺辰固自天之集慶某久遠實次往按刑章爲壽莫前瞻瞻所陳名言非虛

同榮文思書

一別河漢秋離華之久矣相違隔右幸道僞以懷然旋復曉遠方保全備遠貽書好益同襟期伏惟某官才武絕人忠勤許國適領兵鈴之要行收濟國之功倍願節宣少符瞻瞻

上察院書

恭以某官文爲國華道先民覺雍和朝弁之貴輝映士林之光佐邦清之劇司適資心計兼臺綱之要秩尤稱恩章行茲幹濟之能職置嚴殿之列順迎令序誕膺純純爲壽莫遠前趨願風徒切

代同江東轉運張學士書

自阻風期候彌年所沈迷官簿常若少聞臨按屬封會無虛月因廣燒函之奉仰瞻燁燁之安豈謂客存首貽音諭伏審坐籌大計倉卒繁緒恭以某官行漢道醇才宏業鉅外臺劇使頻成第謀之優東觀昔游已復載言之還蓋上心之圖舊行恩數之瞻瞻願清節之驗將諒非久次踐王塗之嚴密進服徽章

代答曹州孫祠部書

官部接獲日傾盛德客車假道時則美聲思清晤以未遠遽珍題之首及仰荷嘉貺第繫郵裏恭以某官方格淳修才猷廣敏繁瑣列宿蚤踐於清郎綠野班春聊蘇於雅俗行圖風績增晉後章

代賀亳州臬司陳臬書

伏審光膺細札移旬巨邦審即便辰已開尊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行推高爽道其粹醇親近宸展之知蚤陟諫垣之秘府凝風績績易守瞻瞻之名區實淮壖之重鎮暫繫有德以布寬條熊軾班春豈容於秩滿風書申命行被於詔還

代問候文相公移鎮書

伏審卓馬沒朝朱轡赴鎮已離邦於日下將假道於淮邊鏡鼓沸川特雄方面之勢冠蓋溢路願識相君之威矧叨鑒被之聯書託鈞衡之造日傾台旆增企想襟伏惟順展肅辰誕膺美福恭惟某官民靈先覺王佐偉才咸會帝宸綱維公路畫一之歌既作休有成規太平之策略行遽臻至治暢宸謀於已試收廟略而弗居出旬陪京塵遠滿歲旋膺徽冊易鎮要藩行將宜布寬條撫柔雅俗坐席未煖兩五月之政成詔書誕頒復三篇之冊拜俛惟疏冗訖望望陶

代同舒州柳龍圖書

比慶使局獲遇候封徒然燕語之傾缺爾幾修之華豈圖高誼首占珍題情在清而逾親禮由謙而益厚兼審坐班寬昭舉萃繁緒恭以某官才實幾深器固剛實對休辰而逢吉揚顯仕以垂光冠卿列於禮司登禁聯於延閣圭符假守聯鎮於善藩鈞軸須賢行祗於迅召

代上并州梁相公書

伏念自領小麾久從遐徵門牆萬里敢忘塊北之仁寒煖一音不徹崇高之聽台光在望想增勞勞寒需丁辰善壽觀政神明所相福祚其蕃恭以某官社稷元臣山河間氣擢廷賓密早暢於廟謨宰席嚴深神於國體前班漢詔出殿并門屈大丞相之威尊總外諸侯之節制兒輩迎迓說喜細侯之來茲薰散迭率歸廣漢之治行圖偉蹟還宅上台

代上許州賈侍中書

爰初還臺以迄補郡台光在望曾無數舍之遙俗狀增勞都缺軍面之獻第負芒而引繩難擢髮以論猷竊繫上宰之量洪未議下僚之禮慶伏惟坐班藩政參贊天和恭以某官業履崇高智謀廣大抱誠明之正性秉忠諒之一心早簡帝衷首謀王體師尹當國有具瞻之民阿衡代天無不被之德以至瞻瞻登冠鴻禧珍策立成遠人坐至帷幄以肅京師其尊位長百工尤極宗臣之貴柄更二府弗收造物之功懇列璫封請臨寶服對宸綸之均逸歸公冕以觀風居外弗異于中欽大以施于小行膺徽冊復圖文武之才汲汲元鈞獲造邦家之福

代都運張待制與宣撫郭樞密遠迎書

伏審出佈恩德近遠咸頌前蕭蕭列城增企冒霜稅之初漢草時暉以載善恭惟某官偉略沉雄傑才

高邁。青雲汾陽之慶。神傳兒上之符。方倚壯猷。以籌多算。會小戎之玩境。獨近阿以臨邊。制勝帳中。未幾鴻禧之席。宣威國外。建揚都統之旗。行繼丕功。坐寬西顧。某清文所贊。郊饒無期。欣鼓并深。名云非悉。

代王龍圖閣使省主簿侍郎書

自古朝辭。遂叨州守。當兵民之綏御。亦既離年。凡使客之往來。曾無虛日。君有寬條之所布。開為多病之相乘。雖動向繼隨之心。不忘朝夕。而仰瞻福履之禮。曠發寒暄。方涉冬嚴。諒時壯。伏惟某官。才包王佐。道貫民彝。名蹟日月之高。學破神鬼之奧。胸中郁之調度。坐懸豐功。揚海宇之儀刑。行廣教册。

與郭樞密遠迎書

比賈晉兩當微高州之視。適丁塞舊。仰惟跋履之勤。兼審嚴曉。甫臨近境。行瞻台館。增企鄙懷。伏惟某官。鉅業茂明。傑才宏遠。本兵之地。輟帷帳之前。率昭以行。寬朝廷之西顧。餘留迎謁。併鼓欣翹。

代張待制與宣撫郭樞密遠迎書

伏審前旌。甫臨近境。即躬郊候。增聽車音。仰遐冒于霜後。固載著于時壯。伏惟某官。偉懷經世。丕續熙朝。制勝中樞。聊輟神機之助。宣威西徼。行開廟算之平。進謁有階。翹瞻尤劇。

答鳳翔黃元禮察推書

向緣厚幸。得奉賢規。曾乏少閒。遂疎主禮。既遠未幾。瞻瞻殊深。遠損甘題。過存愛意。屬籍後之倍厲。固時壯之載著。伏惟察推廷評。方格淳修。才猷廣敏。事久煩於繞實。行前對于華恩。順序自持。副愚所冀。

賀清守沈修撰書

伏審就鎮劇藩。榮祿嚴。肇開尊府。肅布寬條。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厚望端朝。傑才高世。包經謀于術內。富華籍于胸中。瞻給京師。方轉清臺之栗。慰安黎庶。旋分師隨之符。重通儒之機。修當太史之論。撰行祇嚴。昭履服卓儼。

賀王周二侍講書

伏審內閣升華。禁筵勸講。側聞成命。竊忤丹襟。伏惟某官。名世挺才。際天藻議。不由汲引。自逢真主之知。旋取顯榮。漸見通儒之效。比進升于書殿。亟入侍于經帷。上方嚮文。適資稽古之力。行矣登用。遂適當今之宜。列慶稍稽。負翹良劇。

與慶州機宜曾節推書

自關高風。候經累月。比辱晉函之暇。殊欽禮意之勤。旋苦膏阿。稽修報禮。方講邊防之節制。諒煩幕府之文書。益保粹襟。行膺茂渥。

同提刑少卿書

比者。建旆荷榮。總節全秦。運帷幄之前籌。易明遠略。寬朝廷之西顧。第竭寸心。方休道路之勤。即有昭條之奉。未遑敘備。先辱占書。感愧并深。名言非悉。

四慶州王給事渭州蔡待制書

獎上旨。出總西師。初見吏民。甫班條教。久荷謀議之資。海濱精力之疲。向蒙鴻圖之帥才。協圖大事。庶副朝廷之聖寄。共底成功。會書禮之未終。遽慶晉之首及。并深感愧。奚盡名云。

同河中府呂修撰書

比辭家任。旋付劇樞。剖分陝之守符。總全秦之帥節。下車視事。方旣布于昭條。記室占書。遽遠形于禮意。永言感慕。奚盡名云。

賀判府宣徽太尉書

恭惟判府宣徽太尉。大忠奕世。偉業熙朝。奉制五兵。贊樞廷之勝算。并證諸將。領鴻圖之創權。鴻揚徽猷。增峻台序。繼揚無事。行底于丕功。旣常有銘。愈光于前烈。某心馳門下。跡繫幕中。第修慶禮之虔。茲阻壽杯之獻。

同賀耀州冀郎中書

伏審比陝穀旦。蘇布寬條。伏惟慶慰。本朝愛民。數郡擇守。維華原之重地。實陝服之劇州。氓編既繁。訟牒亦衆。其當師帥之選。宜屬公明之材。恭以知郡郎中。肅際幾深。器固端實。自底時名之重。游揚風績之優。制符此方。當需于滿歲。趨召不次。祇在于匪朝。會慶禮之未修。遽慶晉之首及。永言感慕。作爲文陳。

賀渭州蔡待制書

恭惟知府經略待制。傑才經世。厚望端朝。出觀邊圖之風。進列禁塗之籍。通宜遠略。益懸壯猷。坐布藩條。兼兵民之綏御。行參國論。陪承制之謀議。茂對令辰。載著景福。某心馳門下。跡繫幕中。徒度慶禮之修。茲阻壽杯之獻。

仰高瞻創展慶無從

同候劉特制書

近者使節之東客亭云別冒風霜之初勤歷道路以載勳俯稅征車諒完泰宇噴遑未久企仰尤深宅兆奉安良增于永慕朝廷倚任倍屬于自持瞻瞻并懷名言非敢

同提舉郎中書

竊審專使周才共經外計就膺邦選出按邊儲伏惟某官學造聖源識通治體已試附閣之效屈從守績之行清議未安休整愈勗實業可兼于數器惟所設施兵須肯責于一端別當簡擢冒霜履之初屬擁時社以載蕃鼓慶尙稽占書云及其爲威什愛究名官

同韓內翰書

審膺恩綬登踐禁局內相得人衆賢胥賀某官性恬榮利學造淵源肅羽翼于東朝旋表儀于近侍進以直玉堂之秘足瞻忠規蘇此調金鼎之和始符公議聯聯商輪之大手即據澤物之初心未列慶函首紆榮履永言感什曷盡名云

同邢州秋閣使書

審即便時已班寬詔宿官茲限馳慶無從伏惟某官偉略沈雄傑才廣敏蚤膺世選漫服使名壯歲專城更遠昔賢之盛事元功仗節行追先烈之英風即馳召還聯聯報政首紆綽綽仰佩謙懷

同衛州周郎中書

審即便時聯班新治未遑期月已決歡語伏惟某官碩厚周行才兼數器十年禁局備舒風力之強千里輔藩聊布政條之裕行膺迅召函涉要塗未列慶函首紆綽綽永言感什笑辭悃悃謹奉書陳賀兼謝

同提舉承旨端明王侍郎修實錄畢轉官書

竊審國史終篇奉官進秩異儒之效多士所榮恭以某官序冠禁塗職尊祕殿早以文章之大手簡于神聖之淵衷會仁廟之一朝載信書于百世編年歲易實資才識之長奏御甫成訖被龍光之懋稽修慶問首枉珍函咸什并深名言非悉

同昭文相公賀冬書

天陽云復已慶問之先馳台座且遙猶歸誠之末徹敢謂自存謙矩垂照音函荷禮意之過隆寫感懷而增劇伏惟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宗工代天工而調化茲豐辰獻對日景之展長茂膺純嘏載深慶什曷罄敷云

同南京王宣徽書

自閣風微忽爾歲晏雖政事已修之前跡無所更爲而音題或至于歷時闕然不講敢圖雅眷特枉珍函兼審僊息別都撫采徽俗神明所右福祚其蕃伏惟某官勳濟王塗擬尊台路政成五月總司留鑰之嚴册拜三篇行秉宰鈞之要益茲寶錄少樹瞻祈

祠部集卷三十一

書

賀昭文相公書

竊審國任真賢進升上宰延節所及慶慰維鈞伏惟某官函德淳深衆事偉大豐元獻于台路懋偉績于王家萬化經懷多職廟堂之故事華生順理久膺臨字于大安素望日充清衷慈簡首事天綽綽專尹氏之秉鈞永翊帝圖當邁汾陽之書考格太平之極致殫康濟之初心威命既行私誠竊作

賀集賢相公書

竊審顯庸徽册對掌洪鈞廊廟登賢實區均慶伏惟某官器函剛實識實幾深才猷兼濟于百爲智略可測于萬變制兵權輿方運留侯之籌論道宰庭遽隨蕭相之貴矧云賢業夙簡容心君臣一德之所同古無與擬禮樂百年而後作今也其時行豐偉謨亟躋極治側聞新命增忭丹懷

賀富相公制西京書

竊審履抗封壘辭率柄轡中階之慶道泰近輔以優賢素志獨諧清風遠邁伏惟某官誠明正性忠亮一心久于社稷之宜勞數以輪垣而均佚復歸家席比符周尹之具瞻曾未暮年連謝留侯之多病上方急治倚以豐謀綜練誠諄之堅遂許老成之去鎮安雅俗暫茲爲福于一方嘉寐宗工更觀康休于四海

同成都府陸龍圖書

審即便時，繁班寬詔治行千里，款浹南川。某官風績宏長，器資剛實，歷紆賢業，獨簡睿心。誠延閣之河圖，殿會藩于井絡。撫柔遠俗，行開最狀之威；延拜近司，慶候更書之滿。尚稽脩廢，首辱占音。感擇并傳，文陳非論。

同昭文相公書

元朝更新，舊典于慶開，上台存舊，乃交觀于昔函。仰謙矩之過隆，寫感懷而增劇。伏惟某官，道光宰路，勳濟王塗，極治是經。元猷益壯，首運化鈞之妙；寅代天王，通臨歲曆之端。聖曆時祉。

同趙參政書

泰通云始，嘗先布于慶音，謙德所存，亦交垂于榮問。載欽禮意，增戢威綜。伏惟某官，道具大醇，氣函間燦，參斷萬幾之化，指世既安，適臨三朝之辰。對時協吉。

同侍講呂惠卿學士書

審拜異恩，兼升美職，經維勸講，書殿校文。陳容選于一時，壯儒林之偉觀。某官傑才高爽，明智該宏，潛心自得，于聖微機，術動居于物表。雖文章已任，已博極于華書，而事業躬行，當亟請于顯用。長體垂矜，并謹增銘。

同樞密侍郎書

久瞻帥符，寄託鴻樞之庇，第瞻台坐，良疎尺牘之音。首枉誨函，自存謙矩。兼審坐籌，籌算舉集，藉藉伏惟某官，才實博深，德含簡厚，蓋重端朝之望。向煩陪帳之謀，兵本已謫，庶方隅于無事。帝心所注，佇應廟之有聲。益謹燕與，少符企頌。

同陝西運使陳學士書

審對宸綸，出持使節，矧惟茂器，蚤履清塗。弗專事于空言，欲兼施于行事。慮承明之直舍，果被食言，領全陝之計文，暫圖頌。勢非久次，歸還近班，遠枉書音，增銘感戴。

同彭城知縣太博書

審對明恩，兩遷美秩，未脩慶問，先枉誨音。伏惟某官，雅量淳夷，傑才廣敏，庇身大邑，尚思高賢之資，掌故曲臺，有開榮之漸。永言感頌，奚盡名言。

同候臺州判府富相公書

頃聯政柄，實依盛德之末光。今關台符，尤切下情之勸。資音不數，負愧兼深。比惟偃息，舊藩綏將。泰宇伏以某官，行參古烈，道冠時宗，挺然金石之純誠，休有鼎鑄之偉績。脫宰鈞而弗顧，自養崇高。心王室以無忘，執爲內外，矧屬軍朝之急，治行從元老以諮謀。伏望益圖燕與，仰副眷倚。

同越州通判曾學士書

居留少暇，衰病相仍，缺馳書舍之音，增企儒林之範。遠紆榮問，備張高情。矧術業之表時，號文章之貫古。

優游法從，潤色辰猷。茲茂器之所宜，非別車之可屈。行抵嚴召，倍冀珍臨。

同賀參政韓侍郎書

伏審輓貳神機，就開幾政。羣言久穆，竊作推均。伏惟某官，函德淳深，秉彝偉大，才兼文武之術，識照安危之機。本五兵以鎮四方，比參陪轡之制勝。財百工而調萬化，旋贊宰鈞之豐謀。世選有光，容心所賴。會慶函之未列，遠榮問之先臨。欣感并懷，名首非諭。

同荆南知府元龍閣侍郎書

向圖綏御，兼撫列城之師。懷閣晤言，永懷延閣之老。過形盛意，遠貺珍函。矧惟登賢，鑄鼎垂光。近侍藩條，坐布議者。謂先于一州國，論入閣行矣。當抵于二府，益調燕饌，少副傾祈。

賀呂副樞書

龍圖明制，進貳鴻樞。矧辱已知，倍深距離。恭以某官，誠明正性，忠亮一心。早被華標，旋升顯服。久懋猷爲之盛，濟揚事任之煩。撫今蜀之提封，通綏遠俗。司大農之經費，方瞻中都。會省有之，虛員擢傑才而登選。物論惟允，神機所參。矧玉璫之慶，宗有金鉉之舊。物坐籌勝算，佇光賢業之施行。副具瞻以隨相門之烈，又

伏審顯承明制，升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天資偉讓，世濟盛德。蚤進更于騰仕，旋登踐于臬僚。歷宣外榮，休有茂績。比領大農之計，獨當真主之知。會維輟之虛員，懷樞機之制勝。方權綱總掌之際，親覲臣鄰，正賢傑徵征之期。懷參有密，會是相門之傑。矧爲國器之華，佇聞英莢之元猷。以紹青氈之舊烈，永言企佇。奚盡指名。

代同王尚書書

審即便時，已班寬詔。方伏，增忤襟懷。伏惟某官，世濟忠勳，天資英果。蚤陟康車之貴，旋增將鉞之雄。奕葉重侯，茂華宗于隔右。撫摩方伯，襲勝氣于山西。眷綏綏之故邦，付玉璫之新命。肇開尊府，並建高牙。緩帶輕裘，茲適優游之樂。昔綸今誇，行展載路之謠。佇報政成，復光冊拜。

答便驛句知官書

伏審大計倚才，朝離按轡。適聞新命，頗滙丹襟。備形禮意之勳，首枉書辭之貺。矧郎垣之間，傑行被選求。豈兵食之常須，可煩施設。

答瀘州吳待制重九書

素蓄賞辰，黃華應節。阻奉登高之樂，遽貽修慶之音。恭以某官，親會聖期，早躋法從。邊關倚重，暫煩綏御之才。國典時庸，行將稱謨之禮。

代元給事同知兗州韓學士書

總漕符之煩使，寸慮日勞。企書殿之清流，尺牘坐曠。敢期謙矩，首貺音函。審素藩之賢辰，保障襟而迪吉。伏惟某官，器剛剛實，識際際深。久綏綏之才，累彰行事之效。守麾易地，殿鄆魯之巨藩。民頌載遠，蹈襲

黃之遐邇行抵迅召歸映近班

回河陰提舉贊運王比部書

久去近班再司北漕唯是輸將之元缺然昔問之條首枉舊辭良欽禮意伏惟某官郎垣碩志王國偉才督舟運之萬艘方闢領蓋助邦須於一道行奏膚功藉氣比嚴天和參贊

回新州知州成少卿書

伏審顯奉宸緒榮紆守紱前旌在道俯運于治封兼輻貽晉過形于禮意良勳冒涉益固福綏恭惟某官當世傑才爲時倚老慈風力之強濟增治功之懋明九寺名卿優登于貴重萬家熾俗行賴于撫柔

回永興司馬端明書

審擇剛辰已開尊府兼百城之師帥撫一道之兵民恭以某官名世異儒禁塗頌德不患寵榮之苟失一以愛君自全忠誼之所存挺然許國眷成秦之奧壤運轡略之故鄉方茲垂組以班春更過懷章之歸日封部安薦綬之俗聊布上恩朝廷思直道之言即還大用首紆誨牘增戢威懷

回濱州張郎中書

肅即剛辰肇臨雅俗環封千里歡頌一辭伏惟某官風績宏長才猷廣敏奉行條教暫專瀕海之城趨走召音行觀中天之闕未修慶問先枉函函感忭并深名旨奚悉謹奉書陳賀兼謝

回青州趙資政書

移殿鉅邦肇開尊府提封所暨歡頌維均伏惟某官經世元猷際天傑識孝悌甚高之美行早取重于朝廷忠純不倚之亮誠比同寅於廊廟遠遜區區之樂求容坐席之安亟被展綬旋更帥節東海賜履聊藉百城之表儀南山具瞻行到萬寓之傾屬尙稽慶問首枉誨香感喜并懷名旨非逾

回鄆州韓相公書

暫輟政鈞濟臨治屏昭條云布爾昨其蕃伏惟某官勳濟王塗道包民極東山河之間氣挺金石之純誠參斷萬幾蚤仰追于先烈協恭一德旋昭冠于中階方注意以綏邊實輔躬以抒患未殫漢業俄屈更藩小醜尙存實夙宵之所憤大忠自信奚出處之能移一方雖被于仁風四海奈思于霖雨淑游啓路聊煩觀政之行英養熙朝即復調元之舊華心所企衆輪維均暑氣尙煩台光正阻伏望上爲邦社精調輿典再任謝史館諸公及攝密侍郎書

向沐朝恩初以鄉守適更清漳之臥理遽以全魏之居留事物之來實兼他郡之數倍精神欲耗勉及流

年之再周抗章願息于衰疲易地少圖于閒曠乃惟異數殊失初心西雍節施幸獲解于新命北門管箴猶仍撫于舊封恩分相安厚恩有自此查某官力陳宰論密啓睿衷誤寵不居俾自全于所守殘軀可退未即量于無庸重寄復當餘生愛福

賀會侍中判永興軍書

竊審進被明綬往開尊府抗使旌而就道露公鑑以觀風威命既行奉旨齊程伏惟某官鈞衡舊德金石

純誠才兼文武之資身繫安危之託留節廊廟書功旋常開館優游方贊崇高之福屬城節制通關綏御之經撫輯首之巨封賴紹冠之元老雖曰長城之所倚豈容坐席之少安列郡後迎行見晉公之再入中階登冠復歸周尹之具瞻慶忭尤深名旨非悉

回謝會侍中賀加恩再任書

某稟生多病假守再尋庶少息于殘軀遂懇求于閒郡乃蒙過寵殊戾本心所更節節之新不易留符之舊上恩誠篤恩分未安數拜封章始許追還于優渥再司管轄詔令強策于衰疲敢圖衰路之並游首枉鈞函而垂慶辱貴飾之相假謙懷之所存待命累旬報書弗晚載惟弱植常懼疾疴全退處于無庸得自全于所守容心誤獎猶未棄于餘生幸論借優俾向叨于重寄暫殫精力少答厚知

代上楚兵部書

就廣嚴詔超觀清光屬部百城舉懷懸結學宮一介尤失據依旋審備圖碩畫之長登貳大典之副涓辰視事順序養和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才兼數器溶揚中外之選並懋事功之成造膝危言曾無議論之阿世致身要路獨有猷爲之濟時比更西道之使符尋調北方之兵食甫安坐席俄被溫書遣財省之浩煩諒非久次肅禁塗之清切行副與言俛惟材器之疎晚陟門閭之峻一見許與固已殊于衆人首垂薦論益難酬于厚德唯祈大用託託孤隆伏冀上爲廟朝精調輿議

回保州王顯職書

消展其吉布治云初千里環封一辭均慶伏惟某官才兼文武事造聖賢蘇甲科以踐郎垣遂投定遠之筆適丁時而將鉞佇拜淮陰之壇顯是一應決非久次慶函未列榮誨首貽感佩并懷文陳奚論

回諸新恩學士書

竊審落筆禁局袖書藏室英兩盛崇文之選昭近以舉知聖朝議先志之承從新書而試可某官學術該洽材猷懋明隨問納忠策條當世之所急按題析理論發諸儒之未明固非一日之空言要在異時之行事飛步儒館垂光士林首脫長轡過形盛意永言感澤奚盡指云

回瀘州安撫龍圖書

留都假守曾密接于風聲記室占書尋過形於禮意矧惟厚望獨映近班要劇游揚猷爲益懋領帥符于一道兼撫兵民對宸詔之十行侍陪承弼炎威方熾時駐載蕃企願感銘并深悃臆

回渭州經略待制諫議書

一瞻寶範俄游歷于炎涼各領帥符遂相望于西北首貽尺牘增戢寸襟矧德問之推高賴威聲而經遠關外之制已坐鎮于戎心廷中之議行入神于王體益綏燕起少副傾祈

回北京通判高錦部書

顯奉細書榮升別乘側聞威命綢繆丹衷伏惟通判錦部經世偉才端朝碩望關決名郡之治豈盡設施延登更路之華乃云宜稱載惟厚幸將庇末光首枉音函備形謙槩其爲感慰奚究名云

賀宮使司空侍中書

伏審累抗奏封爵辭職。通增台序之峻。茂對恩章之隆。禮冊既敷。朝紳胥忭。伏惟某官。格天偉業。率物元功。秉心不同。應變無滯。君陳之謀。默後德歷。三朝公旦之勤。勞王家。遠過一紀。忠至竭。功成退身。何有鈞衡。遂還印綬。進班宏父之位。領使列真之居。灑然清風。惟高懷之甫適。仰止元老。恐靜退之難常。就慶莫追。情第切。

賀吳副樞書

竊審茂對上恩。榮膺右府。君子得行其道。衆人相賀于朝。伏惟某官。鉅業邁時。傑才周物。蚤紆素蘊。履服皇極。主計大農。方底京師之贈。給代官中禁。甫追典諒之坦。明更賴猷爲。旋升宥密。五兵之本。參運留侯之籌。萬化所歸。行隨蕭相之實。側聞顯命。增忭歸懷。

回判銓記注陳述古學士書

賜告上前。暫開數首之筆。同安親側。適拜登臺之堂。迴習霜後。載著時。首紆榮檢。備職謙懷。矧近侍之凝嚴。加中銓之要劇。難逾晨昏之養。即瞻咫尺之顏。益冀自持。行廣大任。

賀南京留守王宣徽生日書

良月轉周。凝乾坤之正氣。元精所奉。毓社稷之宗工。伏惟某官。養廉崇高。智謀光大。留符居守。雖知出處之均。爭柄登庸。實藉中外之望。方云孟生。德維時。傳壽而威。聊次時人之頌。式宴且喜。阻持賀客之難。瞻瞻并懷。名言奚悉。

回新運使楚兵部書

審廣邦選。就領清符。維外臺鈞鑒于劇煩。而北道倍勞于運給。矧領著本朝之重。以才兼數器之周。肅心計之有餘。暫繁碩。豫豫須于有備。行底丕功。首枉旃函。過形謙獎。愧慶音之未列。戰戰兢兢以逾深。

回延州經略郭宣徽書

留符所守。已再見于歲陰。治屏且遠。第增思于台範。特紆榮檢。備職謙懷。愛養靜制一方。禽獲百福。伏惟某官。智謀宏博。識度沈雄。蚤暢微猷。久宜遠略。禦戎闕外。繫坐振于威聲。制勝輦中。即進司于宥密。益綴燕起。少副瞻祈。

回候陝西宣撫韓參政書

宣導韶音。煩宗工之西。發施廟算。俾強敵之外。還歷關河。良勳車馬。神明所祐。福祚載蕃。伏惟某官。經世元猷。際天傑議。方圖新于百度。會有贊于一方。台席暫虛。往總裁于疆事。寇巢即殲。還登進于家司。伏冀上爲邦家。益綴微猷。

回新鄆州邵資政書

守北門之留鑰。游歷臨涼。企東里之治封。曠諸燕起。旋聞易鎮。仍缺地書。荷厚德之隆。枉珍函而垂責。審丁寒霜。增迫。梓樸伏惟某官。才貫幾深。器兩簡厚。嚴武振廷之密。駟屢更督府之雄威。愛撫兵民。未暇

漢堂之式。復參丞弼。即符海寓之具瞻。伏冀上爲邦家。益綴微猷。

回郭宣徽書

竊審視公。褒之絕班。就廣異數。仍帥符之重寄。坐鎮雄藩。伏惟某官。經遠偉謀。濟時明略。寬朝廷之西顧。擬帷幄之前籌。雖舉久勞。暨外平于戎索。詔晉垂及。行入總于神機。旋錄廣功。而加顯命。未繇修慶。首辱占書。感愧并懷。名言非盡。

回判大理寺崔司勳書

復來北道。介立華居。拙直無機。都與時情之異。籌據依有。獨秉賢者之重。知旋關高風。通經累月。絃懸未伸于尺紙。誠常結于寸楮。敢請隆謙。張先賜教。復此臥病之有日。職茲修報之不時。尙蒙恩憐。特以情起。伏惟某官。才兼數器。望厚本朝。除德州多。爲誼于顯用。審心所簡。益懋于華章。願展春陽。載著時祉。更新珍重。少副瞻依。

代魏公同會子宜學士書

竊審發藏治綱。垂光書殿。家聲繼美。士論稱榮。伏惟某官。偉業濟時。醇文貫道。疾疢儒之無補。唯事空言。會真主之有爲。自圖實效。謹譌文于簡冊。請長利于家邦。爰屬周才。良階顯用。未諧修慶。首辱占書。愧忝并懷。名言非盡。

回賈良呂屯田書

審廣位尊。旋躋異等。士林疊勳。實業增光。伏惟某官。方格淳修。器資夷遠。智周事物之變。事際天人之交。落筆大庭。悉指時而無隱。奏篇中展。皆指世于可行。豈緊褒陟之恩。能稱詳延之實。即聞用少副與首。首貶長。深銘丹臆。

回越州通判曾學士書

二氣交泰。自來漢亭。茂對歲時。應時。恭以某官。學探聖際。文醇古初。頗煩嚴途。久積士林之望。徘徊別乘。尚深賢器之藏。年篇更新。召函垂至。首紆慶問。同忝感懷。

代魏公同會子宜學士書

向司留節。獲庇率約。比緣輔弼之勞。神遂至寒暄之遠。俗慮煩省。曠懷廣之問安。旋稔善平。與邦家而均慶。伏惟某官。器固剛實。道貫幾深。昭安危之大方。更文武之二柄。謀謨廊廟。會勿失於蕭規。利澤輻員。實其瞻於尹石。伏冀倍綴微猷。仰副瞻祈。

回呂舍人書

審對制函。榮升詞掖。矧惟鉅業。獨映本朝。懷然臺中之風。休有天下之望。龍財北道。頗遠澤物之初心。落筆西垣。遽劇演綸之大手。追坦明於三代。掩深厚於二京。聊豐壯。可具顯用。永言慶什。奚盡文陳。

回林學士書

審對恩函。旋登書殿。矧大猷之高世。經遠業之傳家。是正儒文。甫訖羽陵之遺簡。校讎秘館。茲云王氏之

青氈物論所榮。嘗程可測。特存高貲。垂規長鏡。喜切感銘。兼深鄙抱。

回賀省主吳內翰書

審唐制檢。就陟禁局。曾未列於慶函。遽首貽于珍體。矧以傑才高世。厚望端朝。豈儒學之淵源。稱辰獻之潤也。元昆舊物。細書綸綍之溫辭。多士美談。會耀衣冠之盛事。况大農之要地。實近輔之便途。行服茂恩。進聞幾政。

賀賈魏公還節罷侍中仍舊左僕射加大觀文書

伏審魏公還節。罷侍中仍舊左僕射加大觀文書。進升秘殿之華。隨長中臺之劇。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樞衡舊德。金石純誠。才兼文武之資。身繫安危之託。留魏廟廟。書功旂常。比均北道之久勞。得陪陪京之舊治。抗雙旌而入觀。方倚老成。辭六轡之啓行。遽形嘉奏。自養崇高之福。益敦恬尚之風。左相絕班。仍表儀於列辟。文昌委地。便咨訪于元猷。企并并深敷論非悉。

賀陳副樞書

入奉恩綬。進升侍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包王佐。勳濟聖時。長歷華塗。旋瞻顯服。比讓鴻樞之亞。出宣遠略之勳。二敵以。豐威聲于海國。五兵所制。著雅望于本朝。遼遼介圭之寶。復奉省之舊。行膺冊拜。乃副輿瞻。

與機宜安厚卿著作書

就被辟書。屈從幕府。兵民一進。聊煩樽俎之謀。實主相款。應適時書之願。矧收名於異等。即飛步於嚴塗。得庇末光。尤深竊作。

代元給事答成都府趙龍圖書

儲財北道。轉粟中都。顧無煩使之長。賴在高賢之後。尙容竊幸。可建成規。甫舍征車。未馳謝謁。懷然禮意之相厚。首以誨對。而遠貽。審希寬條。靖綏遐服。神明所相。福祚其蕃。恭以某官。美行甚高。至誠自信。升陳垣以開忠亮之蘊。繼清節以見輪將之才。直內閣之圖書。帶西州之印綬。兵民衆制。政任實繁。坐鎮有餘。惠浹兩川之舊。召還可待。治疑五月之成。柄任云歸。與官所協。

回并州唐龍圖書

解廛南服。總計北陸。方休道路之勳。即董舟車之運。稽躬音而講好。頌記室之占書。仰觀謙懷。中藏威感。恭以某官。誠明正性。忠亮一心。蚤被華標。擢升顯服。擊邪扶正。自全剛體之重。執憲班條。不計身謀之進。退適際遠。略云。職劇藩。維綏伐之故區。實勤兵之要處。境控二敵。地綿百城。暫煩細侯。往護諸將。矧威聲之素著。加治迹之頻行。優奏膺功。入敷休命。

代魏公回會舍人書

審對制函。進升禁掖。訓辭鼓天下之聽。詔命見聖人之心。繼時代言。食日宜職。某官道時真主。學通先王。盛際親逢。於有爲貴名。自取於不次。兼提數局。奄有羣才之所長。屢抗至言。力齊衆論。之不一。聊屬演綸。

之手。未燭澤物之心。勢匪久居。議當大用。適叨封國之假守。側聽治朝之得賢。未列慶音。首紆榮辭。永言感懷。奚盡文陳。

上杭州知府沈諫議書

頃者。爲令屬封託公餘庇。一以恩私之煦。曾何位貌之論。常獲坐隅之進。不知縣道之疎冗。幕府連從。於西北。門閭阻於東南。積是朝夕。係仰之誠。缺然寒暄。起居之間。蓋術業不長於他政。唯管記見役於上官。欲爲一書。苦少暇。抑中年精力之有限。非盛德須臾之敢忘。尙斯高明。或貨罪戾。恭惟知府大諫。道德之老。朝野所宗。才究百爲之長。識通萬事之變。游揚中外。並建事功。時論愈歸。風績時懋。二浙會府。矧在歷房之已勞。七人近班。不應補外之宜久。行祇嚴詔。入輔聖朝。俛惟孤生。尤切勤禱。雖躬被善化。阻預鄉人之閒。而口頌壯猷。肯居國士之後。風霜正凜。庭榮方遙。上爲邦家。倍綴寢饋。

代魏公回宋次道諫議書

宮符久領。居常多病。而少閒。函訊每來。滋用負慙。而懷感。方歲律之遺盡。惟生經之梓安。某官才貫鴻深。德含簡厚。蚤進升於法從。比隨長於陳工。博極羣書。多識朝廷之故事。參聞大政。行追家世之先芬。益饒燕興。少符傾祝。

回新恩通判賀郎中書

竊審國承宸恩。榮貳尹政。曾未單函之脩。遽先累幅之惠。昔祇服謙懷。增銘感。伏惟通判郎中。乘輿簡厚。兼精深。淹回不款於郎潛。恬約自高於物論。名都劇治。暫勞關決之才。要路華章。行懸延登之寵。春期將半。時社載蕃。瞻頌威威。不勝下懇。

回劉道叔秘校書

曾是晚生。獲親愛德。忘年相厚。契緣出於士料。聞道固先。禮止容於兄事。遠離幾月。倏忽中春。伏惟心游六經。躬享百祿。未暇一書之敘。戀遠煩累。以寄聲。方真主之急賢。矧宿儒之抱道。行聞延訪。起備諮詢。瞻頌威威。并深下悃。

代魏公回發運羅少卿問候書

留符所守。使範且逸。敢圖雅愛之存。遽有珍題之賜。兼承近履。參贊善補。惟望重於本朝。矧才周於數器。久煩碩責。總山海之輸。將屢懸丕功。瞻邦家之供億。行祇明詔。歸踐嚴塗。感頌并深。名言非悉。

與二府書

向勞重任。遂乞餘生。得守故鄉。甫安坐席。一奉清漳之臥治。再叨全魏之居留。矧惟北門。實控朔野。素號多事。罕常少休。阻勉三年。智與力而俱困。支離四體。疾乘衰而屢攻。苟復徘徊。則將頽頽。載念朝廷之極。寵莫如將相之榮。榮會其同功。久茲空食。慮役坐於神觀。量盈陰懼於鬼誅。所以游踪封章。仰于旋展。懇還旌節。願易麾符。感衷雖堅。容聽猶隔。自非四近之協助。曷使兩端之舉。諸願勞合。被於褒嘉。公累遂諸於滄海。未容贊善。先辱惠音。行聞九寺之進。承續具一書。而修慶。永言感懷。曷盡名云。

同破州見大卿書

不聞餘教第驚日月之展更常踐下風。闕紱寒隨而上遠。簡情若是。擯遺乃宜。敢圖相卿老之遠尊。眷即曹之晚進。首貽勸誨。備載謙懷。仍審順履。春和載蕃。時社伏惟知郡大卿。德厚識廣。幾深沛然風力之有餘。庶厥事功之甚懋。清門濟美。矧追述于先芬。嚴詔趣歸。行垂光于近著。

代魏公賀富相公致仕書

竊審顯冊告廷安車就第。兼榮將相。增快公卿。崇志一時。清風萬世。伏惟某官。德尊台路。勛在王朝。忠亮丹誠。屯夷其貫。頻年避位。思謀未及於道行。晚歲假藩。知止漸圖于身退。遽舍皋梁之偉績。遂諧箕穎之初心。宏父進班。聖君優崇。勳清洛之喜色。追香山之舊游。某早庇末光。比聞成命。激滯衷而竊慕愧勇退之云先。企忤并深。名言非悉。

代王龍圖賀郭宣撫書

伏審上注容意。出宣詔。晉惟時列城。咸企前驅。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傑才高世。偉略絕人。戮忠隨于世芬。洞機鈴於兵要。比自康寧之貴。而躋府之嚴。方緊壯猷。曾未累片。會小戎之玩弄。資厚望以臨藩。絲密勿之廷中。往籌多算。專慰安於關外。坐制一方。佇銘鐘鼎之勳。增重邦家之望。水行賁序。時祉叢休。

代王樂道龍圖回環慶副總管張剛練書

伏審延獎廟功。就膺寵命。增使名之峻秩。貳帥路之劇權。未列慶函。首貽珍贖。往乘濟險。方倚於傑才。出擁戎旌。即光於美拜。永言忻感。實倍常彝。

上北京通判兩郎中書

竊者。備員屬邑。託庇副車。官書期會之間。未嘗檢察。公事起居之際。爲害威嚴。訖由恩臨。得以理去。遠從事于幕府。益馳懇於門牆。某備兆涼。粹襟迪吉。恭惟通判郎中。才兼數器。名重本朝。貳尹治於別京。已登最狀。廣賢讓於要路。行懋休功。伏望上爲邦家。精調兼餼。

代與新州呂兵部和州傳戶部書

向此爲州。遂有米鹽之細務。居繼企德。實疎竿櫓之常儀。自履多暇。諒善時賦。伏惟某官。心惟忠誼。學有本原。冠君朝忤於九天。清議夕傳於四海。要官美職。視如一羽之輕。大節高名。坐若泰山之重。暫分符於淮右。行趨召於朝端。左右嘉謨。旦夕顯用。伏望爲國自厚。副時所瞻。

代張侍郎回鄭學士書

伏審上方給筆。甫程試可之篇。麗正謹書。遽踐入優之等。奮翔茲始。欽忤逾深。惟儒館之盛游。實治朝之華選。豈特文章之諸彦。於爾爲華。由來公相之貴人。此塗所出。某官學探聖闡。名重士林。鼓挾庭之雄辭。中入毅之上第。絲髮方壯。矧致身之自高。青雲在前。信學足之可到。尙稽馳慶。首辱貽書。愧荷并懷。文陳非論。

代王龍圖賀王待制書

竊審威奉制函。總提使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用兼數器。望重本朝。才猷懋明。風力疏濟。間引兩川之漕。旋貳大農之籌。瞻給中都。綢繆內閣。通圖藩寄。允穆朝言。剖北道之帥符。甫溫坐席。饒西方之兵食。遽趣行臺。佇頌畫之少旆。卽膚功之茂建。續須大用。訖副輿言。

上二相公書

某遠略本疎。忝寄忽驚於彌歲。舊疴間作。賞書遂至於曠時。仰象度之有容。顧下誠之自愧。伏惟謨明王體。翼戴帝圖。一德同寅。百祥胥祐。恭以某官。器包民極。道濟王塗。挾重計以尊本朝。履正德以儀庶位。稷契諸己。唐虞吾君。崇賢細姦。興利革弊。講猷爲之未詔。舉教化於可行。廟堂之間。日修輔相之能事。鐘鼎之上。行紀太平之極功。登勳摺紳。光華典冊。駉駉實序。雙埋經懷。倍保崇高。仰符眷倚。

上郭樞密書

伏審樞庭虛位。陞城遠。出宣布于上恩。行節制於諸將。適隔寒箭。遐風征塗。陰有神明。來相福祚。恭惟某官。略似英遠。氣挺沈雄。襲祖烈於汾陽。授兵符於圯上。才不世出。名爲主知。方借前籌。參制輦中之勝。復資多算。聊以塞外之行。諒敵寇之望風。儲威聲而運跡。某適廬州守。佇展郊迎。欣企并深。文陳非悉。

賀王觀察仲儀書

竊審易祕殿之禁聯。就廉車之寵秩。仍更劇繁。并服華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經世壯猷。端朝雋老。揭聲光于白日。享富貴于青春。大公相之高門。早紆鉅策。撫兵民于西徽。方懋膚功。以文武之兼才。遊班聯之易地。解平涼之舊紱。換成德之新符。佇蘇藩閩之輝。歸秉鈞衡之重。永言欣頌。曷盡名云。

賀陳蔡二提刑書

伏審顯對恩函。就更使節。備開成命。竊忤忤忤。伏惟某官。證際幾深。量函夷雅。廣長才于仕路。薦偉望于郎垣。率詔中宸。轉容心之欽恤。按章列郡。多陰德之平反。行登踐于嚴塗。興發舒于濟樂。永言欣頌。曷盡文陳。

祠部集卷三十二

書

壽聖節人使三幅書

左番大使

誕聖膺期方祝國慶之壽協鄰遣使通觀原隰之華遐冒多嚴茲蕃時祉

左番副使

流虹紀節會聖歷之開祥乘驛相儀亞使禮而修慶載惟妙履茂擁恩休

右番大使

祥繞電樞紀壽王之首月命虔星傳赴誕聖之先期載惟跋履之勤益介綏將之祉

右番副使

剛壽開先紀千齡之震夙使才登武勳六轡之輝華順履隆寒寶膺多福

又

左番大使

比者電樞紀瑞行臨誕節之良星傳增華來奉慶儀之好仰惟妙履參萃繁福

祠部集 卷三十二

四八七

祠部集 卷三十二

左番副使

比者國壽有開鄰歡胥講適屆流虹之節通觀飛驛之行順履冬嚴載蕃時祉

右番大使

比者華禧發祥紀聖期之震夙寶鄰講好飭使傳以馳驅遐冒隆寒倍綏吉履

右番副使

比者誕聖膺期睦鄰講好參使輶而戾止奉信節以謫斯征轡甫休梓樞滋豐

同天節函信三幅書

左番大使

虹渚發祥臨聖期之載誕星輶講好飭使傳以遐驅適冒時暘愈完氣宇

左番副使

繞樞紀瑞符誕聖之初辰將幣相儀奉協鄰之雅好適臨近服滋豐梓樞

右番大使

千秋紀節適符祝嘏之期四牡飛行爰奉張羅之聘載惟匪薄諒協簫祥

右番副使

乘時首月出震初辰將信幣之來參示使原之寵載勳長道幸集繁福

與賀同天節人使三幅書

左番大使

聖祉發祥舉靜閭閻之祝輶車將命通觀原隰之行適冒時暘諒安福履

左番副使

國壽有開符聖期之載夙鄰歡胥講持使節以偕來將事云初綏祺無爽

右番大使

火行在候符誕聖之初辰星傳戒行奉睦鄰之重好征驛市會泰宇惟寧

右番副使

流虹紀節會聖歷之開祥乘驛飛行亞使禮而相禮適臨近服滋豐梓樞

代邸與宗賀正旦人使三幅書

皇太后大使

某啓伏以歲時云始肆饌會於三朝原隰其華通懷恩於二國載馳嚴駟甫戾近圻屬寒霜之貫辰諒梓樞之迪吉

皇太后副使

玉璫肇和方慶歲功之起寶鄰修睦乃勳使驛之來多區郵程比臨嚴次神明所相福祚其蕃

祠部集 卷三十二

四八九

皇帝大使

韓旋斗位。會王歲之開端。修講鄰情。龍使華而將命。冒風霜之餘。驅驛傳以少休。增固生靈。茂迪時福。

皇帝副使

五始端臨。百嘉洪恩。愛講鄰家之好。以均天地之休。禮意交伸。使才登選。征駢遐御。良多駸駸之勢。實服甫臨。益介綏將之祉。

排食

選冒霜凌。驅馳星傳。已次神畿之近。竊循主道之常。敢恭庖餐。以勞車從。不腆之禮。有慙在顏。

樂遠

奉幣成儀。啓塗復命。願官居之有守。躬祖席以無階。少駐行旌。仍奉禮具。

代留守侍中契丹賀正旦人使三幅書

左番大使

玉璫榮和。隨王春之此始。寶鄰修睦。嚴使節之斯來。星傳載驅。天祺參贊。

左番副使

康歷更端。春祺備合。協鄰講好。交修禮意之勤。將幣相儀。登貳使華之選。恒塞云冒。福祚其蕃。

右番大使

比者。邦家相慶。甫王歲之開端。原隔其華。緊使才而將命。載歷關河之遠。豈無車馬之勤。審次近圻。重屬多福。

右番副使

天地發春。邦家均慶。榮命使權之出。肅將信幣之來。矧寒篇之貫辰。諒粹襟之迪吉。

代王尙書契丹賀正旦人使三幅書

左番大使

蒼震發春。行講三朝之會。皇華將命。來通二國之歡。甫舍征驂。益綏壽宇。

左番副使

邁新正歲。開天地之大生。登貳使才。奉邦家之相慶。適臨寒篇。滋豐粹襟。

右番大使

王春講始。仰新瑞運之觀。使節講和。增固寶隣之好。隆塞云冒。純福其蕃。

右番副使

華歲閏端。具慶儀而有舊。寶鄰修睦。隨使節以斯來。六轡載馳。百祥備合。

代勝元發北使三幅書

皇太后大使

某啓。伏以吹律宣和。方歲歲時之始。協鄰講好。恩同天地之休。愛龍使華。交伸禮意。載歷關河之遠。輒值車駟之勞。願氣自持。與時迪吉。

皇太后副使

康歷更端。春祺備合。惟使車之修睦。與鄰國以交情。星傳載驅。適持於信節。霜凌尚厲。益固於粹襟。

皇帝大使

蒼震發春。行講三朝之會。皇華將命。來通二國之歡。冒霜序以勸斯。酌車音之戾止。仰惟妙展。參萃繁臚。

皇帝副使

王春講始。邁新瑞運之觀。使節講和。益固寶隣之契。適增華於原隔。行稱慶於軒墀。霜氣餘嚴。天和參贊。

代馬內翰北朝賀登寶位人使三幅書

皇太后大使

炎運紹休。肇御天飛之極。皇華奉慶。適度星駕之行。甫次近畿。重屬多福。

皇太后副使

伏審遠持信節。恭致慶函。驅星傳以少勤。冒火晏之餘燄。無與並適。福祚其蕃。

皇帝大使

嗣聖膺圖。中天即祚。邦家相慶。增修鄰好之深。原隔其華。遂隨使才之美。甫獲寶服。滋豐粹襟。

皇帝副使

聖統繼。使履修慶。載歷關河之遠。深惟車馬之勞。兼冒秋炎。諒綏時祉。

代魏公賀昭文相公書

伏審進膺顯冊。復乘洪鈞。廟廟登寶。寶區均慶。伏惟某官。山河間氣。社稷宗工。挾重計以翊本朝。履正德以儀庶位。惜今師古。早據珍策。於可行。尊主澤民。久豐偉議。於已試。向辭幾政之要。浹布教條之寬。願西土之具瞻。通師師尹。頌東山之強起。實爲蒼生。行宣經濟之元猷。坐格太平之極致。某側聞成命。竊什丹衷。

賀王參政書

竊審茂對制恩。參閱幾務。君子得行其道。衆賢相慶於朝。伏惟某官。函德淳深。秉彝惇大。體溫醇而書命。三代之風可還。對清問以傳經。一時之論無苟。天下之望。盡名未仕之舉。慶廷中之謨。暫貳有聲之邪。魏側聞容節。增什訓懷。

上相州傳待制書

比參戎幕。未逾匝月之期。再煩軍書。復應上臺之辟。審開尊府。道在別都。既不能備一日之使令。得稱故吏於門下。又不獲釋累年之願望。略開餘論於半隅。遐企末光。增深愚抱。伏惟某官。某包公輔。學際聖賢。廣譽令名。仰若泰山之重。危言珍策。指諸四海之安。長臨長於陳垣。旋出觀於治屏。上心圖治。矧聞獻納。

上相州傳待制書

竊審茂對制恩。參閱幾務。君子得行其道。衆賢相慶於朝。伏惟某官。函德淳深。秉彝惇大。體溫醇而書命。三代之風可還。對清問以傳經。一時之論無苟。天下之望。盡名未仕之舉。慶廷中之謨。暫貳有聲之邪。魏側聞容節。增什訓懷。

上相州傳待制書

比參戎幕。未逾匝月之期。再煩軍書。復應上臺之辟。審開尊府。道在別都。既不能備一日之使令。得稱故吏於門下。又不獲釋累年之願望。略開餘論於半隅。遐企末光。增深愚抱。伏惟某官。某包公輔。學際聖賢。廣譽令名。仰若泰山之重。危言珍策。指諸四海之安。長臨長於陳垣。旋出觀於治屏。上心圖治。矧聞獻納。

上相州傳待制書

之前規中詔歸。歸常豐經綸之偉業。春詔過半。時壯載養。願爲國家。精調寢饋。

代魏公問劉郎中書

比靖帥符益疏寶鑑宜本朝之利澤方究寸情枉順縣之飛文過形厚意矧惟鉅業夙簡凋哀待再政之有成被龍光於不次餘惟輔衛少副願言

同趙參政書

比領守符兼提帥路機奉行於寬詔卽論附於單函國論多餘郵旨繼及過形貪飾增重常帑惟參斷於萬幾詎倉庸乎百福伏惟某官燭朝碩望經世元猷天下表儀仰淵濶之德行廷中事業贊陟勳之謀謨益保粹機行膺徽冊

問王宜徽書

比緣病質丐命僻州帥路別都遽棄于委寄守符留饋遂悉于交承顧善政之有條容鄙才之循跡尙期必告得盡所聞

又

爵馳卓馬之朝。入赴蒼龍之闕。方懷盛德。繕布尺書。恐前墜于海。昔第中藏于成。賦伏惟某官。道包衆美。氣稟元精。出入三朝。備紆于賢業。東西二府。行懋于民瞻。伏願上爲邦家。益綏寢餼。

代辦內輪以廣州余尚書書

伏審被明昭之溫辭。涉中臺之貴秩。官饒益峻。物論愈榮。敢圖自損達尊。首貽寵教。仰服謙懷之厚。第竊感臆之深。我惟某官。道繼宗工。文章雋老。才周數器。名重本朝。危言早勸于丹墀。偉蹟近光于銅柱。兼倚遠路。暫提南海之要封。若咨升席。當簡曲江之舊德。伏竊上爲邦社。精綏燕喜。

代王內翰上賈梁二相書

某擢始孤牛。讓請近侍。與材散木。繫化匠之爲空。獲器寒金。緣幸鈞之所鑄。旋冒楨門之華選。寢疏魁館之盛游。居企台體。間勞箴職。曾缺普函之獻。莫踰德宇之專。伏惟靜鎮會都。樂班寬詔。神明所右。福祉其蕃。恭以某官。體交天人。誠貫日月。帶上公之印綬。擁方伯之旌旗。威行列城。令肅外關。身任安危之重。遠俗猶聞才通文武之聲。萬邦以憲。雖衰衣願封於東邑。欲留周公。而舟楫能濟於巨川。當用商相。行膺徽冊。還秉元鈞。

上程宣徽書

阻拜台符。屢環歲歷。實首承於內命。且蒙傾於他司。問裁詔詰之餘。旋汨簿書之冗。單函不講。愛德焉依。竊恃誤知之深。尚寬苛禮之廢。伏惟坐觀善政。翕受天祺。恭以某官。道具將明。體凝簡厚。抱廟堂之偉業。擬金石之純誠。貳政鈞樞。少見大臣之能事。班條屏翰。未收異相之極功。矧徽省之名區。卽宰鑒之便道。節趨非晚。柄任其時。忝躍維深。文陳曷罄。

上王定州君貺張南京安道錢秦州子飛書

迷阻珍羣屢遞華序思輪首之對羣深慕昔游玷詔旨之首承實虧時望牽禁局之職業事官府之文移寸慮日勞尺書坐曠仰惟妙域參衡肅祇恭以某官忠諒一心誠明正性高文典冊以甲孚科等危言至論以根夫治經樹色辰猷蚤擅不世之蘊讓明王體久具有生之膽旋析左符遙臨巨屏矧講求于新治方降納于嘉謀靡須五月之政成卽被三篇之冊拜

上唐龍圖子方書

伏惟總臨大計，誕擁繁禧，恭以某官名世標才，際天蘊誠，蚤紆賢業，自結主知，開正論于諫垣，峻榮班于延閣，時議加重，風聲有休，董北道之輪將，暫煩領畫，瞻中樞之供饋，佇報庸功，行奉詔旨，驟歸柄任，與吳仲庶孫次公王辛之張文裕書

與仲庶孫次公王平之張文裕書

久隨朝游。戰膽實絕。禁檢視草。適居待從之勞。訟舍坐棠。諒樂中和之職。伏惟某官。當世倚老。爲時聞人。猷謀可師。德業甚懋。繩刻域于一道。節制攸饒。嚴督府之萬兵。恩威並暢。行祇迅召。益衛粹襟。與李西臺書。

與李西臺書

鼎職禁局久遠德宇伏惟國文昌之貴秩樂素里之平居益介康祺彌餘逸貽恭以某官得氣間傑爲時老成靈達聖賢之歸首該名理之要柏臺留務遂清尚以優游李陵慶宗襄餘芬之止足倍愼高年之養行光大政之路

問候郝殿前書

總帥西來。百爲所繫。懷賢東望。千里而遙。馳驅則深。布問差緩。矧惟雄略。夙簡睿心。節旄長進于榮班。陞戟久提于禁旅。行膺徵冊。入贊鴻樞。益謹燕喜。庶符瞻頌。

但懷外傳待制書

承臨便郡已布寬條高誼遐存珍函首啓矧惟厚望早服近班筆下極言實論治亂之體禁中獨講久格聖人之聽諒坐席之甫溫卽銜車之趣召

問候涇州蔡待制書

師符所守。顯燕語之莫同。使驛之來。反函封之相繼。比惟朝展。誕擁魔祿。綬帶輕裘。坐銷邊鄙之警。長轡遠御。益重朝廷之威。更冀珍頤。別膺寵數。

國新豐州路提刑李少卿書

竊嘗被命中宸按章左蜀。首貽尺牘。增數寸襟。矧厚竊之端。朝加傑才之經。世躋榮廟。寺久燬於風聲。擢職使臺。行光於時論。

圖書省副書

奉承召節進貳財聞解守級以還朝抗使施而威道嘉謨造膝行入對於清光賢業致身期坐追於先烈
沐昔函之敍別企德範以馳誠益讀褒典少符瞻頌

知諸處知州寒食問候書

本行實序。火禁丁辰。首枉舊辭。備形禮意。矧惟治績。洽著懷謠。佳節遙臨。蕃庸參贊。其爲感頌。曷盡名云。

回蘇省副書

向遇北轅。克襄大事。函封叙慰。醴醴致勤。茲相變于常儀。辱繼形于榮晦。兼審載馳歸軌。復設財閭。順履春韶。益審時祉。行膺大用。倍冀精頤。

回楊四副書

向承高誼。遠枉盛殷。論志意之欲爲。願言辭之甚壯。知是仁者之有勇。可使懦夫之聞風。聞又相規。正如所願。其爲欽感尤何銘藏。

回郭官徵禁煙問候書

本行實序。火禁丁辰。首枉誨音。備形禮意。伏惟某官。位光台路。勳在王家。龍虎兵船。自坐籌于方略。雞駟將士。皆漢服于威名。臨履春和。益審時祉。

代回王介甫內翰書

入相三朝。坐彌一紀。以有限之才。而應無窮之務。豈惟精力之已疲。以嘗試之身。而妨未用之賢。抑亦寵榮之太久。戀陳軒陛。得守鄉邦。功名弗居。惟慙往昔之趣。進退相得。偶合至實之心。喜素節之獲全。枉盛辭而益美。適來總帥。演綏布書。旋承遠樂職之高懷。屬演綏之大手。前席論議。密簡聖人之衷。本朝文章。行追典誥之體。春暄未過。福履自持。

代回新知饒州田大卿書

比承高誼。特賜長綏。縹緲世之遠謀。條禦邊之上策。析文武爲二道。既破拘攣之談。講兵戎之大機。有裨隨讀之見。不時布謝。惟日懷惻。春序過中。生經增幣。更加精奮。以對靈褒。

賀提刑雷左藏書

審承恩詔。出按刑章。矧風積之久。疑加時名之素著。首膺邦選。允穆朝言。佇聞庭獄之平反。庸副上心之欽恤。下車視事。列郡瞻風。欣忭攸深。敷云非悉。

代問候趙參政韓副樞邵副樞書

通來總帥。訖此臨時。乏文武之兼資。統兵民于諸道。內收已竭之慮。外投久勞之軀。殆無少閒。遂缺通問。伏惟某官。德兩惇大。才貫幾深。經世有爲。擴初心于康濟。致君以道。豐偉蹟于太平。行膺徽冊之光。以副薦紳之屬。在詔云暮。時祉載蕃。益保燕喜。少符瞻頤。

賀北京王宣徽書

竊審誕膺制冊。增峻台儀。成命既行。華言允稔。伏惟某官。器兩惇大。道貫淳深。早更要路之遊。獨歷禁塗之選。司別都之管綸。再倚保釐。秉二府之鈞綱。久稽登用。聊褒崇夫偉業。聚宜豐于徽猷。行拜命于三篇。以圖定于萬化。永言忭頌。曷究悃悃。

答賀慶陽李水部提宜書

竊審遠赴辟書。比臨戎幕。高材所處。大府之光。伏惟機宜水部。國度淳深。性資夷曠。屢遠播績之薦。自樂邱園之居。誼難退身。起爲知己。兵民皆賴。喜婉畫之必從。賓主相懷。計成功之可底。行瞻顯效。進服華章。忭頌并深。名言非悉。

四河陰提舉覺運杜比部書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制司。未列慶函。首貽誨讀。欣服謙矩。增銘感懷。伏惟提舉比部。風力素強。時才兼懋。董河防于一道。方賴底功。按舟運之萬艘。遠更重寄。行旌顯效。進服華章。欣頌并深。文陳非悉。

回賀吳舍人書

審被制函。進升詞掖。矧惟厚望。蚤映端朝。重潤色于辰猷。首延登于俊德。文章獨擅。榮司綸綍之言。伯仲相望。增盛衣冠之事。其爲欣慰。奚盡叙云。

代回相州謝秘書謝到任書

審即便時。已班寬詔。矧惟耆德。早懋風猷。望所舍之甘棠。阻觀新政。喜故鄉之喬木。亦被深仁。首隆誨音。增銘感懷。

代回絳州薛郎中謝到任書

竊審涓辰其吉。布治云初。曾慶問之未修。遽榮絳之首及。矧惟風力。卓建事功。卷百城澄按之才。就一郡撫柔之寄。久班于寬詔。當必復于要樞。威頌并傳。名言非盡。

代回前知饒州李大卿謝得替書

辱紆累綸。承經左符。行路遙留。感情仁侯之去。還朝進對。佇觀明主之休。矧治最之告成。即恩章之增寵。勉加導衛。庶慰殷祈。

之書，偶取于當時耶。遂可以爲後世用兵之術耶。

問：昔者洪水氾濫，蛇龍交人之跡，禹導而行諸地中，然後九州以濟，而中國得以食。河自金隄之役興，其故道遷，而橫流肆者後世不絕。今瀕河之地，或種不得下，有既耕而種，而隨被水害者無虛言。欲順其性而從其所自流，則有毀城壞畝之患，將堅其防以禦之，然水行地上，不決則溢，未見其可禦也。請河策者，必有長利。

問：孟子對齊宣王，以爲明堂者王者之堂，欲行王政則勿毀。噫，聖人之君世，其道德仁義，凡可以爲治者，莫不講。然齊宣王，獨莫不皆有養，雖無是堂，王政可勿行乎？苟假然自得于九重之上，弗講其所以獨治之具，而施仁弗先夫四者，又可以行王政乎？若是王政之行否，果繫一堂之存毀乎？否也。既曰：王者之堂矣，于齊焉得有諸，則之旨安在？諸君試辨之。

問：書稱鯀壅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乃錫禹。噫，天高乎在上，將觀其赫然震威以怒，又詳詳然有所命以錫禹耶？不然，豈箕子之言過耶？抑禹得九疇，其取以治水者果何法耶？及夫決天下之水而注之海，然後任九州之士以定貢，彼八州者，先出後賦，莫不皆有貢，而冀獨反是何耶？

問：夫子曰：吾四十而不惑。孟子曰：四十不動心。有以異乎？苟無以異也，是二者聖賢少時何不能，必待四十而後可？孟子以爲顏淵具體而微，且謂也短命，是未嘗至四十也。苟不至夫子之年已不惑，則過聖人遠已，烏在其微也？若猶未也，既未能無惑，其于聖人之道，有不足者矣。烏在其能具體也？諸君爲辨之。

試舉「道士策問」二道

問：儒苟名，則已必欲蹈其實，而不心乎治亂之原，未見其能儒也。自古皆有治，亦莫不有亂，治亂之來，非天降地出，直根夫君臣得失之歸爾。若二帝三王之盛，有治而無亂，不待講而自白。孤秦五季又無足道者，蘇漢以迄于唐，其君有欲治之君，而無治臣，或臣得矣，而君失之于上，與夫君臣一德，號爲至治之極者，此宜就諸君以考也。其歷代史籍之載，各按往古以對，庶觀儒者之用心。

問：鹽于海，利爲最巨，欲利一于上，而絕下之侵也，故防陵而網漁，自竊私販之弊興，而愚民俱入于罪，甚者或轉而爲盜，至制梃以殺捕，間入死法而不知止，何利之勝人也如是。議者欲天下通行而商焉，則又官之所得，繞關市之算爾，是利爾可省而利入或無幾，噫，通行傷官，禁止害私，害私滋利，傷官耗利，若之何其可也。

頌

上文相公生辰頌

某蓋聞昔在宗周，則有若申甫鍾神喬嶽，而克宣四方之澤，粵惟炎漢，則有若蕭相儲精大鼎，而終底第一之功。皇天眷宋，思佑真主，和正之氣，上不爲景星慶雲，殊尤之祉，下不在靈芝屈軼，中華河汾，是生王佐，公奮受純粹，靈爲誠明，入則暢宸謀，神王體，以購君子堯舜，出則布上恩，厚民德，以播世于仁壽。方將施澤于無垠，較功于無前，區區周漢之佐，不足爲公議也。惟月孟冬，日僅盈數，實公載誕之辰，謹獻頌以

祠部集卷三十三

策問

試京兆府學生策問八道

問：讓者天下之美道，所以息伎心而長廉節也。處夫上者或爲之先，在下者陰從以效，今公卿大臣間，且受一命焉，事必讓，讓至于三四不聽，則必就噫，果可讓也。奚三四而遂止，讓百十聽爲之，必聽焉而後已，其不可讓而讓也，是率天下以僞也。其從而效者皆僞道也。望伎心之息，廉節之長，難矣乎。今之讓可行耶，不可。

問：肉刑之刑慘也，後世憫其膚膚之斷而去之，然罪有大于髡者，遂無等以處置，一加而至于死，於戲，斷者誠不可續，較死不猶近輕乎？若是變肉刑之慘，而反重之，豈法之得，就慘與重，奚適而可。

問：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不求變俗固也，俗固有惡，又可概而不之變乎？如是，則固簡者得藉以爲說，觀惡俗而恬不一變焉，將驅其俗以就吾禮，又慮夫安于故習，有不得已而就焉者，非中心樂而或變也。君子之于禮，如何爲可行，願以聞其說。

問：戰危事也，雖被變百出，或鮮克以濟，方長勺之役，曹劌問莊公何以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則曰：可以一戰，噫，矢石既接，敵者在望，願生人而就死地，而曰我察獄能以情，可使之一戰必克乎，則

爲壽。曰。月十爲陽。日九爲良。河汾之鄉。于時發祥。是生我公。德完道充。文乎深厚。志乎粹忠。出殯強敵。入登元輔。甘雨早歲。和氣綿宇。誕辰愛臨。輻員一心。新公之壽。松筠千尋。

銘

鐵漏壺銘

注之涓涓。弗舍晝夜。節數之正。差不容。作于熙寧。庚戌孟夏。

序

盧君字序

古之人有所志且戒。或寓文銘器以自誡。有時而泯也。豈若名在己。稱于口而終身焉。名不徒立。具見君子之志。善哉盧君之名正臣也。其志于忠者。然正之施不一。有諫諍之正焉。有論議之正焉。有容色之正焉。有進退之正焉。諫諍之正。過中則失。論議之正。過中則傷。容色之正。過中則太剛。進退之正。過中則近僻。若是不得中之助。亦不足云也。故名既定。朋友之間。又爲字以稱道。使聞而知所表焉。予于盧君則友也。字君子。請字曰中甫。君方屈才佐一邑。他日立朝廷。舉人主。使人稱之曰盧某正人也。則君之名不虛命。又曰。正而且得中。則予之字不虛表。中甫其勉之。皇祐三年正月十二日。餘杭強某序。

吳三班字序

致政宮師杜公。昔爲樞密使。今三班吳君。嘗給事府。其謹。廉。敏。惠。能自得公意。故未嘗以吏視君。聞因侍側。命之名曰希遠。公旨必曰。功名事業在希其遠者。而不以近器期君也。今諸字于康。請字曰伯強。何則。適千里者。在足力之強。爾。否則。跬步不能到。君子之于遠業。亦曰自強而已矣。皇祐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友生強某序。

送監征錢宗哲序

人心之仁。均有也。然而不能者。利害之爾。關征之吏。探囊發篋。索人之隱。其心豈素不仁哉。蓋曰。賞格誘之。爾。今有司之令主關征者。月校。季比。歲終會其課。視前歲之增減。以爲殿最。課增有厚賞。惟恐搜隱之不至。仁何預我哉。清陽在鑒。窮山商旅之過鑒者。多道旁邑。故關征之官。常病課課。益張其防。伺人之來。間有一觸者。則必傾囊倒篋。算緡而去。嘗夫設機待獸。中則不釋。故商旅益不來。常歲之課益不登。獨錢君宗哲之莅是局。其術大抵本仁誼。且曰。龍商之術。在寬不在急。急則吏與商爲表裏。將奪取其賄而私縱之。寬則商喜輸官。而吏無以爲私計。宗哲持是術。凡商旅之過者。必裁減其數而征之。縣是皆順出其塗。而常歲之課愈登。羨四方之商。率稱宗哲爲材官。又清陽俗善織。凡補吏者。指此邑爲膏潤。其空囊而來盈裝而歸者。前後或相繼。獨宗哲解官去。家儲無擔石。吏負而隨者。皆先世賜書與父祖誥軸。一邑之民。意以宗哲爲廉吏。宗哲嘗語予。我高祖聖東南之籍歸天子。始有功王室。厥後用直言登科選者。一門凡三人。故家聲大于當世。今我階蔭籍。列冗官。苟使規。歲課。觀賞格之及。事獨愧吾門。抑豈不貽仁。

讀之羞耶。故學不專章句。仕不圖苟進。備嘗艱難。窮家世之烈爲懼。以是宗哲能文。善詩。卓然有遠器。噫。能言宗哲之材。而不能知其廉者。四方之商也。能知其廉而不能知其文者。一邑之民也。知材與廉。而復能知其有文且仁者。予也。于其行。并取行商居民之語以爲序云。至和乙未三月十一日。浦江令強某題。

劉君仙尉字序

世治安。則士得伸其蘊而見貴于時。自古奇偉士。或遭世不幸。避寇于戈之際。窮死巖谷之下。而其蘊竟不得伸者衆矣。宋興垂百載。天下號無事。東南之民不識兵革。西北貢享不絕于廷。士遭此時。真治安矣。劉君生綺紈家。既得爲太平之臣。而名復以世安命。君是名得其實矣。今一命尉武川。武川邑小事簡。固宜以學問自力。異日效古人乘輅上書。一紳于當時。不徒爲江安之士矣。請以伸之爲君字。苟名與字兩得其實。則得不爲虛矣。劉君其勉之。至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浦江令強某序。

送嚴公裕序

每天下詔買士。而吾鄉應者不下二百人。其選而升禮部者。十二人而已。吾友公裕嘗預焉。既而十二人者。皆試于禮部。禮部總天下貢士之籍。其數纔三千餘。其選而進于天子者。不下七百餘。公裕弗預焉。議者曰。十五而取一焉。公裕得之。五取一焉。公裕乃失之。豈其命耶。不然。何得于寡取而失之多取也。爲公裕父母兄弟者。亦曰。命。朋友于公裕者。亦曰。命。公裕亦自感于其命而已耳。昔有習舟者。往來絕大江。未嘗或失也。一旦猝與風遇。驚亂機橫。既覆。厥載。歸而嘆曰。自吾汎大江。而吾舟未嘗危也。今特爲風濤之困。爾。豈吾術未至耶。毀機折篙。不復習舟事。客有笑于傍曰。夫操舟患不工爾。苟工焉。則之江之河之。巨海。無不利。事有利于安流。而敗于驚波。哉。子弗汝答。而尤風濤。今而後吾將見子不能舟。斷港。事復大江之能絕乎。于是舟者釋然悟。再拜爲客謝。治篙。整機。畢力于舟事。期于工而止焉。予與公裕別十年矣。今歲詔買士。而公裕自發過予。道所爲學。則粹然其正矣。出所爲文。則煜然其富矣。殆非予昔別之公裕。然獨所聞取名之術者。若將易而不爲焉。未幾告歸。因語之曰。士患業不精。業精。即于鄉。于禮部。于天子之廷。何試而不可。安有工于其鄉。而拙于禮部。今公裕一觸而馳。其亦尤風濤而毀機者歟。事知無竊笑于傍者。公裕亦幡然悟。再拜爲吾謝而去。

送邵秀才序

予官泗。四方之學者。與其州之士。凡遇予。不言其德。而輒及賦。彼果不能其他而惟賦之知。固不足怪。苟略其他而止。予以知賦。其待人既薄。而自處必不厚。而予之于賦。豈好爲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爾。始用此遺取。既得之。方捨而尋六經之微。鈎聖言之深。發而爲文章。行而爲事業。所謂賦者。烏復置吾齒牙哉。嘗嘗爲盜者。今既爲良民。有人道向時之爲。必類。而亦惡人之許也。秀才邵君自楚及門。觀予以書。其間多易。春秋。發明聖人之道。無一及前之云者。待人既厚。其自處果不薄。今還楚。有待于若前者。一爲予辯之。

送向秘丞序

民不見治，其原在州縣之情分。州者曰：縣，事無便不利，微一下，責縣之必從。縣者曰：縣，自有政，微如予何。事不問當否，一切欲達州，故州病勢，縣患氣沮。上下交相戾，而民不得見治。備州可行，縣曰：必不可行。縣曰：是州曰：非。州忘其勢，縣抑其氣，唯其當而從焉，則上下交相通，而治可見。一賢一否，不能獨治。州縣俱賢，而後治。今范公鎮青社，向侯爲縣，范公屈應廟之尊，就一郡，固不識州之所以謂勢也。向侯以台輔之後，領一邑，固不識縣之所以謂氣也。而又向侯志古力學，處事有本末，得天下之賢而事之。范公敏大施小，獲奇材爲官屬，州縣之情，將合如符節，青之民其見大治，豈止上下相通而已哉。

純甫仙尉正性齋序

室以齊名，無他也。蓋居之者內焉諸心，外焉諸身，處焉爲萬事，行焉爲萬事，無不潔齊而居之也。苟身雖于貨，心溺于僞，慮發而不端，事立而不正，獨泰然以居，是有齊名而無齊實矣。純甫名家子，一命尉此邑，因即署東齋，蓋以爲齊。六經置諸前，羣史列左右，純甫日居其間，取詩之無邪以養心，禮樂之中以治身，易之精微以端慮，春秋之斷以行事，書之洪範以昭中，其考諸往古，則盜邪離死，我得以筆錄，忠骨雖朽，我景其遺烈，是無愧于齊實矣。願其名雖缺，且附于予，予曰：夫身末也，心本也，性之于心，又本也，性正則心正，心正則其身與事無不正也，宜以正性名君齋，若乃苟華棧構，苟積圖史，動靜不由于正，則非予所以名齋之意也。

考德集序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魏國忠獻公薨，計開，皇帝震悼，追榮送終，皆軼舊典。既葬，親爲製文刻石，以褒大之，所以哀寵之意甚厚。自朝廷三事大夫以及四方閭巷之士，婦人孺子知公名，莫不歎息，相與感動顏色，而公所素厚者則皆會哭于其堂，或不得往，則輿致，或使人以祭，將葬，又皆爲詩以抒其衷。于是其孤載上之施且榮，卿士大夫之能盡于公也。既類次上賜錄而爲集，又哀卿士大夫所爲文詩，以屬公之故吏某而序之。蓋名其集曰考德，而曰：宋興四世，仁宗以恭儉慈仁繼承于上，而公以碩德偉績咸會于下，君臣一心，遂被顯託，建萬世之利，定二帝之策，而社稷以尊，人神有主，此其功業與日月並明，與天地並久，雖前代命大臣，載在冊書，磊落映偉者，不能過也。若夫結髮從事，以雙白首，出入將相垂四十年，深謀遠慮，動中機會，忠厚樂易，人化其德，寬而有制，剛而無虐，小心大度，夷險一節，卒能佐佑三后，格于皇天，有勳于王，有功于國，有庸在民，此則前世命大臣有不能及也。至于功大而志愈虛，位高而身愈降，多財而意愈賤，既老而意愈壯，則又合于伊尹之不以利居成功，周公之不驕吝，孔子之年滿而德彌劬，可謂有始有卒者也。公之德業，赫于太常，著在史官，金石有銘，旂常有紀，宜其暴露顯顯，傳于無窮，而某又以爲考德于斯集者，蓋公所最著者，固已溢于人之耳目，至于微言片善，雖一介之寡有，學士大夫終身弗能及者，而公則具有焉，然不可以一言盡也。是集作者非一人，述者非一辭，合而觀之，巨細悉備，後世秉公之全者，蘇某文以求之，不爲無補，則名曰考德，其有不可者乎？公之門人多一時

豪傑之士，而其孤乃獨以此屬于某，豈以其從公爲最久，議公行事爲最詳，而某亦食于頌述功，以稱公始終待遇之意，故輒忘其材之淺陋，言之悞謬，以爲之序。

跋

歐大名縣主簿石亢之東齋後

亢之治平間與予合尉元城者也。予是吾兩人者交甚好，其相從未嘗一日不偕也。久之，予辟京兆，後亢之喪其親，以去，相續千里之外，輒以爲他時縱得游，豈復如前日之數也。熙寧己酉春，予隨司徒魏國公府來魏，居無何，亢之亦主簿大名，以吾兩人者如逸羽驚鱗，東西奔走，復相逢於茂林滄海，乃其所不意爾。知必散見，得而偶聚之爲難也。故情愈以好，而游益以密。一日，亢之微服，屋敞新構，揭以爲東齋，家藏圖史，左右而游，後疎窗淨榻，據依而坐，臥，既有翠柏之景，澗有小池之流，亢之且不得而獨有，復與予共於此，每幕府無事，未嘗輒舍此以不來也。亢之修潔明俊，自其祖而上二世，連執大政，能俛首州縣，不知其貴家子也。於戲，使亢之而出于先世方盛之時，其將而游也，必苟取勢利，諂媚編造，或因以顯其志，氣事若今日爲亢之者，無可附之勢，可希之利耶？予之相從也，亦曰無所苟而來，正宜直道，更益而迭進，則吾兩人共樂于一齋之中，豈不裕如也。

記

建水軍暨轉般鹽倉題名記

海利鹽最爲巨，故法有禁私煮，欲利一于公，而防民之私也。鹽食者，必市于官，矧敢商焉？若是官鹽之通流，不可一日而息也。建水轉般倉受四場之鹽，其石常二十餘萬，以支下淮數州之用，苟出納不謹，則吏得以乘機，而擄取于其間，般運不時，則民困其用，而公家之利亦乏。然倉興歷二十有九年，監官凡十有九人，至則能究吏弊以謹出納，足公利以時般運，而數州之用，未嘗一日闕者，何耶？蓋官舉于省，則所得皆材吏，歲滿有賞格，人人思盡力爾。願省丞張公繼鹽局，權潤梓，某爲歡官，聞以獄事詣公，因從容語倉事，且曰：予與同職供奉官和侯，欲第其官之名氏而誌諸壁，子其爲我記之。某不敢讓，謹記云：年月日具位某題。

湖州德清縣覺華寺藏經記

吾聞聖人之書曰經，有孟而下不預焉，經也。蓋言彌天地，亘萬世，可常行之爾。然則經之稱尊矣，而諸佛之書，無小大統名曰經，其尊抑甚矣。吾聖人之書，其言修身，誠意，經國家，治天下之術備矣。惟賢者能知其說，彼愚者投其書，鑿諸地，雖千百過之，執肯一援手以置安處，謂其無益于己也。佛之書，窮死生，論報應，其言曰：今世修某善，來世享某福，今世作某惡，來世獲某罪，其書在前，雖甚愚不敢妄視，必稽首而對之，口不漱不齋，手不置不執，謂其能罪福于己也。凡數口之家，數家之衆，未有不蓄其書而奉焉。矧浮屠之舍哉。湖州德清縣覺華寺佛之徒曰昭序，自落髮已能悚然服其師之教，既尸寺事，又能慕銳若干，緇其書若干卷，爲經函，以華之，復嚴一室，其所謂藏者，類而聚焉，故觀者益信，誦者益精，進速

訖事以記屬予予嘉佛之書能信千百歲今昭序復能尊其師之書使益信于人其為其徒有力于師矣遂為記云至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記

湯陰縣恩賢堂記

龍圖閣直學士會稽陸公嘗為令湯陰公去愛留久而民思公不得見輒寓其情于物凡過公昔所居堂必徘徊想像若有所戀而不能去今令張漸伯因民之所慕榜其堂曰恩賢去年公解常山帥節移鎮全蜀過故治邑邑民歡呼焚香夾道爭拜馬首噫公之不為邑久矣雖有餘風遺愛在民耳目其歡迎而望拜者未必盡當時之人猶喜公若是使其人盡嘗親被公惠與其方去邑之時其喜若思宜如何也公為詩以道邑民之勤漸伯並刊諸石始公能以善政使民思今漸伯能名堂以慰民之所以思民之思止于迹漸伯能思公所以為賢而履其實苟去而他日過此安知不能使湯陰人如望陸公于前日也陸公字介夫名諱熙寧三年四月初六日記

重建左藏庫記

大名河北之要處為官府必高臺巨構相環以稱別都之雄又其聚人也廣其養兵也衆金縢泉布之蓄與夫每歲十七縣常賦之入海輸而山委所關左藏庫者宜壯而嚴乃旁雜吏舍偏隘衙門之側舊比舍火延燎幾殆今司徒侍中魏國公居守封國會主藏吏白狀願得更造因按有羨數者兵幾何官所自有者材幾何曰兵足吾使材足吾用可不賦吾民而辦吾事矣一日條所宜改作之狀請于朝報可遂易其故處而新之匠出于心巧隨于目崇庫廣袤之勢無一不中度四無附居閑爽軒豁出納之令不戒自謹受藏于內者得以安置如律而左藏庫屹然雄視一府非他屋可並凡為積百一十有七始作于熙寧二年十月丙申訖工于三年三月丙午在城巡檢魏繼宗實董役事奉行規制無尺寸不如指者初河朔饑天子處公北門以四路三十四州之人全屬公撫民歲積愛及興作為政信有先後故方公坐廟堂時聞天下某事有未便或人以為便而事未舉雖去京師數千里之外必立罷而即行之矧是庫既在公宇下又始當購取六羅出入往來之道目擊其陋且非所宜處其圖新而修舊去彼而就此也宜慮之已熟况主吏有請所以庫成居諸役之先公特為字二十門揭一字有倫有訓有司成誦足以為官箴云公以本末俾某書歷辭不獲聽故書熙寧三年四月十一日

記惡

癸巳歲予待次吳江親舍客有過邑下者勸眉睫搖唇舌其類則人也承臺省名朝籍其貴則士也即而見之彼方鰐鱗以恣大嚼頂烏紗而曳華袍極笑言以談時事將枉道以與賈販徐而視之獨布其帶若有喪者叩其端則曰親極在南今將往矣噫聞喪之禮見星則奔乃枉道以與賈販三年不見齒古之違禮乃笑言以談時事衰裳厭冠孝子之服乃頂紗而曳袍七日水漿不入于口乃鰐鱗而恣嚼於戲今豈盡之哉有一以非孝抵罪為吏者必瞋目而怒挾之唯恐不加戮之唯恐不加嚴若之何使斯人之徒坐廳事以風細民不設親而胥效幸矣尚安張國家孝治之本哉將置之不以不孝之刑乎則予非立朝

者將讓之以名教之罪乎則禽懷不知愧第陰懷而默誅作記惡云

舉詞

判官舉詞

本官行實吏實為衆推與自主幕畫舉有所長觀其政能無施不可

推官舉詞

本官精明謹嚴敏于從事他日採用必有可觀

代王龍圖舉李國博詞

伏觀郡人國子博士李庠操守堅正博極墳史塵辭不雜風度自遠孝友行誼推高鄉黨屢辟藩臣幕府邊事尤所通曉與之論議實有深識亦既僉仕方退里閭急才之際庠不可失

考詞

盱眙周尉第二考詞

夫志大而位卑者謂小官不足效往往職從而弛前件官位以文進道為位屈官修而職舉其志何患不伸哉政成再舉直書無愧

招信馬主簿第一考詞

夫已嘗為之而便治其所嘗為者疾苦必知焉前件官列于摺紳深悉民事故主簿于一邑而一邑之民賴焉政雖舊月已足稱能吏

臨淮李縣尉第三考詞

官無巨細材思不竭顧河之地寇賊多有耐無他為捕寇其職前件官悉力乃事寇亦衰滅三載書績于職無愧焉

王司戶第一考詞

戶牖之職甚卑而其事不得專視糾之與察以為可否雖有過不至大咎前件官欲善其職而小累焉勉哉自力以圖後效其考可書中中

杜主簿第三考詞

前件官勾稽一邑告政三年成績可嘉直書無愧其考可書中中

葛司法第一考詞

法之大原緣情而度中及弊者去之或刻而好深或寬而務出前件官舉得中道可謂能吏效局一載無愧直書其考可書中中

盱眙周縣令第一考詞

夫與民親而其責備者無若為邑積日累資之潤行而得備食墨者得以進故民殃而政弛朝廷患其然聞下新格須舉乃用前件官由舉得邑悉力于政其往執量裁其考可書中中

馬主簿第二考詞

前件官佐令再職情與民通。寬枉疾苦。必卽而告。其考可書中中。

招信馬主簿第三考詞

夫主簿之于邑。唯才者能究政之是非。與令議可否。其次不越勾稽簿書。足以保無過。前件官緣邑三載。訖無敗事。秩滿而去。弗愧直書。其考可書中中。

推官第一考詞

前件官操履純潔。謙度沈遠。自賓幕席。密有嘉書。不求聞于人而薦者交許。其材也歟。政已及暮。直書無愧。

盱眙周縣令第二考詞

百里之邑。有民與社。民之休戚。繫令之才否。前件官爲邑再歲。究心乃事。職修民豫。無愧直書。其考可書中中。

牒詞

賈釋充堂長牒詞

稽于素求。學行完懋。而可以爲諸生長者。咸以前件人爲首。週詢羣議。以補斯職。其勉力以贊學者。益副諸生之所望。

楊祖發充學錄牒詞

學錄于一學之士。無不與。凡齒于生員者。又得以佐學官而教諭之。其責甚重。不可委非其人。前件人經明學充。行信鄉里。而諸生比名合議。請補斯職。爰稽衆言。俾錄學事。

李富充學計牒詞

學計主出納用度。其職近于有司。雖然。非得樸茂廉實之士。則職廢而弊生。前件人性潔文敏。衆謂可委。他日從政。其肯忽有司之守乎。

劉大雅充典客牒詞

前件人學術該敏。饒矩修飾。賓客之事。可使主之。噫。赤也立朝。聖門所取。雖在庠序。其可忽諸。

王新轉孔目官牒詞

前件人能法而吏。庀司有年。茲以序升。良允衆議。勉幹乃職。以圖厥終。

秦恭等補官牒詞

前件人廉以飭己。勤以服事。出入公府。能底無過。歲月既久。茲用序遷。宜勉爾勞。以圖成效。

祠部集卷三十四

祝文

皇帝登寶位告諸廟祝文

荷慶基之託。踐皇極之尊。祇率先猷。敢忘遺命。用孚神聽。其體予衷。並薦吉詞。邇來順享。

南郊禮畢祭神祝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神。國家以上帝訖饗。人神均慶。凡在祭典。徧秩明祀。神其歆承。以對昭意。尚饗。

明堂前祭告千里內諸神祠祝文

國家圖講聖享。禮物具庀。辛月維吉。將展熙事。預孚神聽。宜有以相之。尚饗。

扁鵲神廟公廟挂牌祭告祝文

神以醫妙前世。實爲後世之賴。天下之言脈者。必稱焉。昔我文考。日嘉遺功。追進公爵。肆朕續極。不敢怠先帝之命令。新厥廟榜。而致祠于神。率來歆承。永孚庀于後人。尚饗。

泗洲龍王祝文

告于某神曰。惟泗介淮汴之間。以爲州。今二水交激。幾圯城堞。勢遠不已。則州民之命未可保也。刺史憂

民之憂以告神，神職在水，宜察刺史之憂，以爲民之福，使水平，順食無愧，尙鑒。

代祭水平王祝文

告于某神之靈曰：農訖力于畝，苗未暇穫而雨久不止，疲農之力，殆敗于垂成，則國之租稅與神之享，視將無以供給，神食此土，見民之急而必加救焉，使陰暉廓然，農得以敷穫，永永順食，宜無愧也，伏惟尙鑒。

代王龍圖祈雪文

歲云窮紀，氣則長陽，願宿麥之待滋，恐新年之作，農憂于野，緣旱暵之相仍，神食此方，宜戚休之與共，矧曰聰明之德，實參造化之權，願乘廉天，速降時雪，啓田疇之有望，銷疫疹于將然，豈專神休，兼惠尹實，尙鑒。

祭文

贈司徒魯侍中贈祭文

惟靈以著德，顧茲爲時宗臣，嘉猷偉謨，實相先帝，遺印授以去其位，賜几杖以休于家，進退大方，始終一節，吁嗟故老，不及體貌于生前，稽顙哀榮于後，葬事云邁，莫酬愛傾，爾其歆承，體厥嘉悼，尙鑒。

贈侍中許懷德祭文

贈侍中許某之靈，嗚呼，唯左右臣，嘗一日勤王家，及其死也，猶悼以恤，矧有自踐行伍，迄統禁旅，終始恭卑，垂五十年，予思乃勳，莫此爲久，今祖爾殯，特深朕悲，尙鑒。

淑妃董氏贈祭文

故淑妃董氏，以柔明之範，爲後庭之率，以靜端之性，隨中闈之承，允執婦順，參基王化，幸懷內助，曷忘永悼，猶有彤管，可繼徽蹟，故夫四妃之號，亞后之寵，所以極哀榮之典，而且慰吾懿主之悲也，爾其歆承，祇我休命，尙鑒。

祭潘太保文

惟靈資略沈毅，爲時虎臣，久次環衛，終始一節，某頃與公子嘗聯官局，今邑境之內，猶慨在焉，取緇子契，以致薄奠，伏惟尙鑒。

祭青州劉元瑜侍制文

學有淵源，志存寥廓，憲府橫飛，霜秋一鶴，正論所繫，森邪勝落，其佐大農，慮精器博，金穀坐計，毫釐較若，屢典劇州，憲平俗樂，幸來帥青，自有方略，勸其民人，載勸耕鑿，束其吏兵，無敢騷擾，惟厥仕宦，淹速離度，始雖中綏，終止延閣，用不及竟，舟車夜整，背人哭之，聲動城郭，士林之嗟，才豐報約，追惟昔游，慈恩宴臨，三紀于茲，年契所託，進淚朔風，寄哀冥漠，庶幾歆承，亦有肴酌。

祭左藏韓則顯文

往來塵土，協濟羣事，暑行過疾，遂報不起，予幼室遠，孤魂異地，後事之責，庶幾盡力，謹瀝以告，其無有憾，尙鑒。

祭文學陸先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杭州文學陸先生之靈，某辱先生諸孤命，輒以不工之銘，汗先生墓石，道盛德來，有所漏而不盡紀，繼紀之，又才弱辭俚，將不能暢其美于無窮，而取貴于後世，是未足爲先生報，而適足負先生也，某始以少年出窮巷，無知而禮之者，先生一見，獨忘其齒之尊，納以爲上客，日規月磨，其後意未有一日而不繼前時者，既而某得薦于鄉，得第于廷，州以掾于獄，縣以令于民，莫不去受先生教，而歸拜先生賜也，前年來京師，先生飲以別，微酒把袂，嘗嘗有不忍分之色，今某官此，而先生死且葬矣，不得泣送先生之柩，見其入于土中，某之恨何時可已耶，尙鑒。

代內翰祭田樞密文

天放生公，其必爲時道，德之精，仁義之持，不遇公年，乃奪其施，人事可悼，天理可疑，公未入官，曠懷萬世，孰成于泊，孰敗于弊，涵養閎肆，笑發科制，人始知公，志在康濟，帝嘉其篇，策公臨軒，筆應大問，江河倒源，講始見本，飛弊至根，人又如公，不獨有志，而且有言，華譽長樹，陟降清禁，言必允蹈，重亦自任，正論所激，陝口隨噴，四海之歡，利澤未浸，乃使三司，乃副樞使，兵備邦蓄，既富不匪，民足戎膽，仍縮不肆，匪唯志言，又驗行舉，行舉大鈞，鐵冠中階，以公取之，如探諸懷，寒暑之診，生理有準，霖雨弗作，樞機竟埋，人之悲公，正以不相，若某之悲，夫豈有異，姻好之末，矧託無狀，瀝酒敘哀，庶公來鑒。

代王尙書祭賈魏公文

初公以教帥太學生，其後以經術講禁中，始知公道德文學之蘊，充然其闕以茂也，已而長臺府，登皇僚，秉鈞制樞，而百工以職，四裔以寧，又知公經濟輔弼之業，自任乎其重，而有餘裕也，公之去魏，某實承其後，聞三撫魏人，而一煦以恩，魏人德公，若赤子之愛慈父母，計至之日，盡簪巷壘，咸老幼信持以泣，然後益知公恭己施人，其佐天下之大，而臨夫千里之內，其政之所施，得民心若此其固也，嗚呼，起儒服至台，衰始終無一毫失道，公其賢矣乎，出入將相餘二十年，六換節旄而卒，公享大國，勇骨強體，幾以壽終，公其具福而無憾矣乎，其所以南望而致哀一奠者，徒以爲國惜老成人，而且慰魏國之悲公爾，尙鑒。

代祭范資政文

惟公先謙遠業，發于天資，再命京寺，言高位卑，書抵相府，琅琅厥詞，謂治先急，育材練師，位晚自得，言十九施，飛綏諫聯，聯聯救荒，作尹京邑，權豪沮衰，諷口猶獨，構成駭機，公足一蹈，顯跋弗支，朝爲大尹，暮從小廉，旁顧無愧，公甘若飴，既歸而窮，詔旨趣歸，西戎寇邊，兵要執持，朝廷議才，曰公是宜，敵聞公名，膽縮魂飛，相戒以退，無干公威，凱歌言還，參貳從司，欲主堯舜，期身皇慶，功業未竟，太平始基。

代祭張密學文

嗚呼，厥有木焉，材堪棟梁，而他室是用，不克構乎明堂，與夫賢人器包經綸，而官止近侍，不及乘乎大鈞。

可同悲而其辛。噫。明堂之不。豈木之。實。材之。弗。偶。大。鈞。之。不。乘。豈。賢。之。病。實。有。生。之。弗。慶。惟。公。業。履。純。正。材。謀。偉。奇。鼎。司。衰。章。陸。實。與。公。期。宜。而。弗。為。其。命。也。歟。使。惟。孱。弱。姻。姻。是。託。泣。逝。西。風。歸。疏。酒。薄。聊。一。歸。于。由。衷。慨。哲。人。之。不。作。尚。鑒。

祭俞戶曹文

嗚呼。懷。靈。顯。榮。而。端。善。梗。閼。不。仁。永。年。而。仁。反。天。奪。嗟。叔。微。而。止。于。斯。若。壽。與。天。其。偶。然。歟。將。籍。已。素。定。而。不。一。可。移。魂。也。其。詰。孰。平。予。悲。頃。思。與。君。同。旅。京。國。予。負。宿。狂。奏。書。自。直。事。久。不。報。相。視。以。情。既。而。酒。然。喜。動。君。色。春。風。鮮。鮮。遊。騎。並。轡。秋。月。娟。娟。飲。帽。對。偏。君。朝。顧。我。我。事。君。邊。一。日。少。闊。忽。如。經。年。富。者。遠。貧。美。當。遊。遊。君。獨。親。我。忘。己。之。富。寒。燠。水。火。將。蹈。而。就。累。君。出。力。援。手。以。救。始。君。與。官。版。據。赤。城。君。出。鉅。門。予。賀。以。迎。廣。文。鄭。度。有。唐。先。生。猶。昔。官。此。實。為。君。榮。未。幾。東。下。我。送。于。野。錢。盡。欲。傾。別。淚。盈。把。躊。躇。道。傍。意。不。忍。捨。都。門。獨。歸。嗟。然。匹。馬。兩。高。音。書。曾。未。我。答。君。離。中。虛。賀。客。旋。隨。弔。實。在。虞。哀。樂。反。覆。止。于。月。餘。計。昔。初。聞。駭。但。幾。絕。厚。德。未。酬。胡。然。永。訣。歟。不。哭。棺。殯。不。隔。穴。一。體。寢。門。心。焉。寸。折。將。賦。以。奠。寄。哀。以。辭。嗚。呼。叔。微。知。乎。不。知。尚。鑒。

祭崔郎中文

嗚呼。一。府。衣。冠。莫。盛。北。門。君。實。貳。尹。質。厚。氣。渾。羣。起。終。議。言。寡。出。口。靜。固。宜。壽。胡。然。獨。否。服。金。鑄。石。結。情。靈。歟。發。而。為。疽。往。往。在。背。云。胡。不。然。而。有。斯。疾。以。迄。不。處。公。莫。之。詰。不。鄙。謂。予。可。以。託。孤。予。受。所。託。罔。有。弗。孚。灑。酒。敘。哀。魂。知。已。乎。尚。鑒。

祭致政薛郎中文

嗚呼。德。業。涵。涵。氣。質。渾。渾。百。未。一。施。竟。虛。其。有。視。如。鴻。毛。省。郎。州。守。時。弗。我。用。矧。曰。冠。綬。視。之。以。歸。日。縱。杯。酒。人。罕。俱。亡。已。則。不。朽。君。有。仲。氏。母。卹。于。後。尚。鑒。

代祭安國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生。慶。門。淑。質。於。赫。元。宰。曰。嬪。其。室。婉。婉。其。從。祗。祗。其。儀。為。婦。伊。何。祭。職。不。失。為。母。伊。何。德。均。以。登。爵。從。夫。尊。克。成。厥。家。大。國。斯。封。象。服。載。華。被。躬。者。翟。飾。首。者。珈。間。朝。中。宮。前。導。後。隨。命。婦。孔。羣。班。真。我。差。遺。疾。素。秋。游。神。紫。霞。露。濕。錦。旗。風。塵。葬。室。宗。族。號。送。愛。百。其。車。真。慈。相。照。道。途。咨。嗟。生。榮。沒。盛。魂。其。知。耶。伏。惟。尚。鑒。

祭齊郡君文

惟。靈。更。生。德。門。靜。柔。令。慈。作。配。君。子。母。慈。是。師。貴。而。從。天。顯。封。是。宜。象。服。魚。軒。庶。永。靈。森。如。何。奄。忽。遂。隕。淑。容。樽。酒。有。歎。倍。哀。以。辭。魂。克。不。昧。其。顯。歟。之。尚。鑒。

行狀

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充同奉敕使兼知審官東院、權發遣開封府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守澄。任開封府襄邑縣尉。祖琦。贈殿中丞。父陟。尚書屯田員外郎。累贈吏部尚書。公諱中師。字君錫。姓李氏。其先博平人。後徙魏之內黃。又徙京師。今為京師人。公幼孤。能自刻苦。過成童。已與鄉貢。既冠。中景祐元年進士第。類得補幕職。便母夫人。適氏。養。使就廣德軍廣德縣主簿。為令者。一縣賴公以治。居無何。以母喪去官。服除。用制置發運使舉。以真州軍事判官。監斬州新口鎮都鹽倉。課上。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鄆陵縣。會歲旱。詔案苗免租。其佐不問可否。一切欲免。公曰。被旱有淺深。奈何一切免也。止。獨其可免者。民憤且率眾訴。府反勸公。公鈞得倡者。即致之罪。由是民吏率服。而尹亦以此知公才也。已而辟公管勾本府檢校庫。宰相薦公文華。召試入等。充集賢校理判太常院。又判登聞鼓院。遷殿中丞。提點府界諸縣鎮。賜緋魚袋。又遷太常博士。時屬邑多盜。吏不時獲。公為設方略。躬自督捕。而盜悉就縛。朝廷加一官。以賞公勞。公辭曰。此提點職耳。實可耶。遂已。入三司為度支判官。大享明堂恩。轉判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改判部員外郎。復為判官度支。遷兵部員外郎。使契丹還。授河東轉運使。而賜三品章服。改夫。始至。兵食不卒。歲公駁因籌所以轉給。及去。知澶州。而陝部之書。已足支數年矣。值常北使往來之道。乃城庫不壯。公曰。此不足以自衛。且無以夸鄰國。遂增築斥堠。加壁城其上。時出按。按城莫不如古制。後北使過。果驚。願發問。接伴以非在設備。特體勢適然。為對。北使亦稱善。歲滿。入判吏部流內銓。三班院。又判太府寺。今上即位。遷給事中。京東獻往安撫一路。使還。留守西京。先是洛吏恬于慢令。官道省帳。至有十數歲未追而不發者。公至。即追而立發之。無一敢緩者。歲率三進牡丹。又府例以百花名會。然花費一出民間。每進花。及會作。花價必翔貴。民苦歲市。公亟奏罷之。會亦尋廢。入判都水監。權發遣三司。朝廷以公治洛有素。且因洛人之請。特除龍圖閣直學士。復守西京。初。洛中早。開府日。雨輒大作。都人喜。目其雨曰。隨車。一日甘霖降。園亭取而食之。如蜜。寮佐議以瑞聞。公曰。歲饑。物。和。民。不。受。敵。乃。瑞。也。此。何。足。道。于是議者慙而止。適辛亥役。法下。公善究立法本意。即推行之。最為天下先。而天下之行新法者。亦莫不以河南為準。公前後守洛。歲輒大稔。既去。或旱。或風。雹。隨起。為政務先惠愛。故所至必治。而其去必見思也。召歸。充華教使。兼知審官東院。久之。開封尹以事出境。命公權領府事。早作聽斷。日過中。已庭無留訟。未幾感疾。疾且革。猶條未決事。以屬幕府。翌日遂終。年六十。公性仁。氣溫。平居與人言。唯恐忤物。及當官處事。苟一決于心。雖羣議旁撼不動也。即有可聽。隨改不吝。若勸職奉法。不以一毫私已。特出于天性。爾初陳丞相執中。居守南都。公年妙。頗爽。一見公于學。即許以遠到。及讀公所業。復以早成期公。他日卒用丞相薦。得帖職。後果至近侍。丞相薨。始不得美諡。公力爭于朝。遂改諡恭。君子以丞相能知人。公為能報知己也。公博學善屬文。復喜言當世事。仁宗朝嘗著十三策。號曰神治。以進。天子以為善。降置書褒諭。後朝廷有所更。往往多如所論者。長于歌詩。頃使契丹。往還得詩百篇。當時殆為絕唱。凡著文集。奏議五十卷。藏于家。未始經出示人。故人亦罕有見者。筆札尤妙。得徐浩體。濟以清勁。遂自成一。家。孝。

子之得銘先墓者。獲公書石。始以爲慰幸公累陪朝散大夫。上柱國。開國隨西爵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初娶劉氏。再娶呂氏。封延安郡君。故相中國文靖公之孫。翰林侍讀學士諱公綽之女。相成以法度。蓋有內助焉。生一男。持正。太常寺奉禮郎。亡女一尚幼。餘皆嫁良士。真州軍州推官羅汝。殿中丞張規。同州朝邑縣令張宰。大理寺丞晏元靖。光祿寺丞呂之問。國子博士陳世修。其婿也。卜以今年五月某日。葬公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合劉氏之穴。某實佐公尋牧。因得狀公歷官行事以獻。能文宗公求銘公墓云。謹狀。

祠部集卷三十五

墓誌銘

桂州司法參軍贈太子中允葉公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葉氏。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避亂唐季。故名不載仕牒。及錢氏王吳越。祖諱某。父諱某。始受僞爵。後吳越以國歸京師。凡陪臣之從行者。皆受命于朝。獨其父中道以事辭歸。不得命。已而自悼曰。吾條其可追耶。當擇吾兒之秀。使應舉。竟官。他日吾家有天子命士。與身得均耳。君生而穎拔。遂讀書。成父志。凡三試開封府進士。而考官率以高等處君。訖用書試。御前恩授鄭州長史。後司法桂州。參軍。歷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官所。年五十九。方君之在桂。有閩人吳禮。死象州。武化縣令譚妻。擊二女欲歸閩。至桂。而其妻又死。時本道轉運使杜公祀。在君父子間爲知己。哀吳無所歸。欲妻君二子。君曰。爲子娶婦。豈勢利之取而舍孤寡耶。從之。人以爲義。家故饒財。諸弟用之殆盡。且求異籍。君喟然曰。家道至此。蘇吾不能取厚祿以聚親族。汝曹何咎耶。惟汝欲其寬厚多此類。師事郡人林先生通。先生篤輪爲當時二絕。君盡得其妙。天禧末年。錢塘有巨石浮于江。太守異之。卽問先生。此何祥也。未有以對。先生以問。君乃按譜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爲萬乘之憂乎。未幾眞宗棄天下。於是益服君多聞。而始知謙子之志爲奇書。君早以經術自任。晚傳其學於二子。二子者。昌言。秘書丞。昌齡。尚書屯田員外郎。同年取進士。

第皆有學行政術。知名士林間。次子先登朝。始用祀明堂恩。贈君光祿寺丞。累至太子中允。君配宋氏。封萬年縣太君。三女長適漳州判官周彭。次適常州司理參軍晁端仁。季適邵武縣尉徐簡孫。君初與英宗同諱。後凡若干年。追改今諱。二子於某同年生也。既卜以某年月日葬君錢塘縣履泰鄉北山之原。因以銘。其銘曰。有實於此。積勳蓄久。三出以聞。不登厥售。衆人之得。君獨無有。維其不偶。是以有後。

尚書都官郎中盧君墓誌銘

皇祐二年冬十一月十九日。將葬。尚書都官郎中諱諱于澧州昌樂縣長壽鄉鳳林里祖塋之庚地。公子潤守比部郎中某。召屬吏司理參軍強某語之曰。吾父世澧人。累以明經舉鄉里不第。因太息曰。士之仕也。欲行道。其進也。欲及時。吾時過矣。吾道不行矣。寧若教吾子以成吾志。乃授予以經。不復言仕進。間常語予曰。夫經豈空言哉。居者守以治其身。仕者傳以行其事。吾止得治身之效。而不及行事之深切。汝齒尚幼。汝學不已。二者俱享焉。予懼不能成吾父之志。故夙夜強學。以自勉。一舉而中第。比予登朝。而吾父死矣。始用郊祀恩。贈爲大理評事。累贈至今官。卒時年五十三。人皆謂善有餘而壽不足。今也將葬。子其爲我銘之。某再拜曰。唯銘曰。公生孔艱。宜伸而蟠。志卒乃完。子榮公官。公宅既安。公後其善。

尚書虞部郎中曾府君夫人廣陵縣君朱氏墓誌銘

皇祐五年春。晉江會公諱潘。由殿中丞知蘇州吳江縣。是年冬十有一月八日。喪其夫人廣陵縣君。天長朱氏。夫人于某爲外姑。既哭。夫人于其官舍。明年春。公遣二子奉其喪。往窆杭州之天竺山。某又得相其終事。後十三年。殿丞爲虞部郎中。卒知光州。卜以某年月日葬鄭州之新鄭。二子者。復遷夫人之柩。自杭來合葬。夫人之考。諱某。嘗擢眞宗朝高第。後爲兵部侍郎。贈某官。夫人生而父已顯。又極爲其親之所愛。目所習見者。盡富貴也。身所常享者。盡豐饌也。入門事舅姑。能左右不懈。歲時賓祭。必嚴服潔具。不敢後諸婦。若素歷艱難。方其夫在州縣。而食客常滿。坐用一不給。輒陰置盆中。所有而辦之。其享之而遇者。無不腆之語。入而其夫無不足之色。若慎處匱約。然弗煩傳傳之教。而女功善。不失上下之儀。而家道得。皆天性之所自有也。二子者。用其世父丞相竟國公諱。孝純。今爲光祿寺丞。孝總。太常寺太祝。女三人。某其最長。婿次。嫁衛尉寺丞王禮。次。嫁殿中丞杜。于其葬也。某又得銘其墓曰。嗟。夫人性慈祥。式母婦宜壽。咸四十四奄云亡。先旅葬于南方。後隴紀合夫藏。

汝南周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餘杭周氏女。二十嫁郡人朱有安。入門主饋。上下相慶。翁姑曰。能孝我。僅曰。能仁我。閨房雍雍。樂得賢婦。朱氏素貧約。夫人治生頗力。家用是豐給。生男四人。宗顏。宗孟。宗閔。皆富而有守。其一曰仲琪。爲比邱有律行。女三人。長適姚宗雅。次並幼。夫人年五十六。至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疾終。靜柔淑祥。性酷醫佛。朝不茹葷。逮瞑弗變。遺命諸子。需廬中所有以飯浮屠。其真所爲好善者。歟。將以明年三月二

十一日。定廣泰鄉顯明寺之山園。諸孤來乞銘。因銘曰。
夫哭顯婦。子號慈母。弗衍厥齡。而德有格。

將仕郎守杭州文學參軍陸先生墓誌銘

嘉祐六年夏四月丁巳。先生陸氏卒。其子求古。章。軍。有方。逢休將以其年十月己酉。合其母夫人蔡氏。履泰鄉龍井村之封以葬。六孝子者。聚泣以饒。吾父舊道淳德。生七十有六年。其德不得久施于時。死矣。獨世之大夫與鄉人之口有傳焉。且吾父遺德。其習予父子間。而應以文字銘吾父者。宜莫如強君。以書求銘。某因得次以銘。先生諱滋。字元象。歲方童。已自成人。通毛鄭二詩。易春秋。既冠。以文辭試鄉。舉一需其業。而舊有司。母且病不行。後三年復在選。察母面有難別色。先生亦絕口不忍出別語。已而自決。夫仕不獨爲時亦爲親。苟感吾親而去。得仕如勿仕。吾何爲行哉。時故相陳公亮佐使兩浙。雅待先生厚。手十餘書以遺之。曰行矣。持此足以遊公卿。先生謝不受。公亦不能強。自是頽然自得。顧天地間無足介吾慮者。惟一肆其意于書。不復言進取。凡聖經。賢史九流。百家辭義之說。無不讀。或引以答客問。必章解句析。卒不差一字。問者退輒服。以爲終年讀書。不如與陸先生一日語。尤嗜風雅。日哦樹石間。有以家事關先生者。急應之。使去曰。吾方作詩。無暇我。皇祐四年。詔錄先朝遺士。摺紳纓。接合百餘。以狀白府。請用先生。憲府上之朝。得杭州文學。先生捧告喜。自以不出廬廬間。天子就官。我又獲接于父母之邦。抑幸矣。歲時隨州吏趙公府。或謂焉。先生曰。此迹爾。惡屈吾心哉。嘗治居。材且具矣。其隣有以侵我地。始之者。先生笑與語。吾忍取券以白汝矣。邪。卽爲之縮材。其寬厚多此類。與故人飲。必諧調笑。歌實主各盡。雖若將樂之不厭然。及賓去。席撤。復以嚴自處。里俗。義與越。僞。其甚者至。惡不可。先生爲援典制。家。而戶正之。此數。遂革。平生所著詩。賦。文。論。書。誌。合二十卷。自就學。至垂沒。日未嘗去書。若先生可謂好古信道。終始自篤。而不變者歟。大王父諱超。以功爲饒氏衛州刺史。王父諱紹。父諱承祖。皆不仕。女二人。皆有歸。銘曰。

嗚呼先生。養親自少。成而廷璋。訖自能照。唯是華簪。我考其要。矯革僞。俾道非肯。于時獨行。追古同調。元龜云亡。人哭人弔。濟濟有子。德同弗紹。於後其門。當大有耀。

安府君妻趙夫人墓誌銘

嘉祐六年十二月九日。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安君。既喪其母夫人趙氏于官舍。將以明年四月某日。還葬其州之吳縣。靈巖鄉吳山某原。以狀與疏。託銘于某曰。不孝不能致封號之榮于父母之存。今死且葬。若婦儀母規。又將泯而不克紀。是重不孝之恨于已窮。君忍不銘吾母耶。某又何可辭。夫人蘇州人。三世無仕者。幼孤。隨母嫁張氏。適假氏以張氏長。歸安府君。入門盡婦道。舅姑喜。嘗語之曰。今若善事我。他日當得貴子。婦以爲若幸。已而長子及婚。里人有誣貴者。願以其弟之孤女爲配。府君詳未決。慨然曰。彼欲以遺孤託吾兒。納婦必勢貴耶。第要無易。府君于是不能奪。已而其婦果貴。卒如舅姑言。府君始娶陳氏。夫人繼之。凡子男三人。夫人出者。長寺丞君也。次輪。早死。次沈。應進士舉。女四人。其三。出夫人。

而夫人慨視之。雖習于安氏者。不知孰爲孰出也。享年六十八。以病卒。某常愛寺丞君當官不屈。而剛介。謙廉以自持。亦夫人內教云。銘曰。

我勸姑婦。夙夜左右。男女我戒。以順以守。刻此銘辭。以式母婦。

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曾府君墓誌銘

曾氏得姓最遠。其族散在四方。未聞有顯者。由泉州晉江之曾諱某。始以文學取進士高第。久之。脩撰集賢殿。復有子。今丞相僕射充國公。能世科第。既貴。得追贈三代。故自曾大父諱某。逮脩撰累至太師中書令。曾尚書令。又命豫楚二國以公其祖父。于是曾氏遂大顯。公諱公望。字武仲。丞相之弟。楚國公第五子。用父任補大廟齋郎。嘗一試進士。不中。曰。安能事此求合耶。遂勉調州縣。後數年。主明之鄞縣簿。是時朝廷用兵。西方。紹興材吏可爲縣令。中者。或薦公可任。卽拜衛尉寺丞。知華之渭南縣。由寺丞入選至虞部郎中。由渭南歷食書事。海寧兩軍節度觀察判官。事。去持楚國太夫人喪。服除。知舒州桐城。改蘇州吳江縣。知忠州。通判江州。遷光州以卒。公書畫智慮。視天下事無難者。僅續出韓見。指之行。事。人固以爲不可及。而南豪家置醴。以擅水利。歲早。一勾不以與人。公至卽破堰渠水。使得與衆共。凡溉民田千頃。杭州江堤壞。水勢極悍。一州恐。當立堤。役。諸從事莫可與者。太守以屬公。卽白下諸縣調丁夫。至則富陽人欲亡。役。城。衆公鈞得。唱者。猝致之。罪。衆懼且力。堤。遂成。有詔褒。忠州民負官鹽十七萬。有破產不足以償者。或負者死。至子孫。猶償不釋。公奏。之。仁。宗。朝。寬。卽。諸。民。力。達。公。江。西。多。稱。上。旨。治。平。二。年。淮蔡。公。適。爲。光。州。流。民。聞。仁。政。日。饒。其。境。嘉。富。家。出。食。實。以。食。之。人。活。數。百。萬。數。窮。弱。一。郡。視。公。猶。父。母。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官。凡圖封之人。與旁郡之饑民。食于光者。哭數日不絕聲。嗚呼。公仁若此。而壽止五十七。官不過一州守。豈其命耶。其臨下氣嚴色厲。若觸之立陷于咎。而中實寬然以恕與人。交。誠。至。誼。篤。滋。久。不。壞。雖。甚。愛。物。彼。擊。之。以。去。不。問。又。天。性。強。記。文。字。一。經。目。輒。終。身。不。忘。好。談。前。史。事。歷。歷。如。指。掌。善。刑。名。書。或。問。某。事。若。是。法。何。如。曰。某。事。應。某。法。聞。者。服。其。精。審。著。軍。政。備。覽。二。十。七。篇。諸。家。兵。法。爲。之。說。觀。其。方。略。三。軍。可。將。凡。材。之。可。用。世。者。卒。不。一。施。其。可。悲。也。已。娶。朱。氏。封。廣。陵。縣。君。兵部侍郎贈某官。某之女。靜柔淑明。先君十三年卒。子男三人。孝綽。光祿寺丞。孝總。太常寺太祝。孝繼。太廟齋郎。女六人。長適某。次適衛尉寺丞王。次適殿中丞杜。餘尙幼。公之在吳江。夫人卒焉。遂葬杭州之天竺山。及公葬有日。孝綽與其仲弟。遷夫人之柩自杭至。乃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鄭州新鄭之某原。銘曰。

公初起家。父蔭是承。中則已致。乃終有稱。公在郡縣。害廢利興。豪奪爾破。衆搖爾懲。釋其負逋。如解急繩。哺厥飢口。數不可勝。惠于民人。義于友朋。裕其在已。肅然自增。強其在天。則莫我能。豈有餘祉。後人是膺。贈衛尉卿梁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戶部侍郎梁公諱某之冢婦。衛尉卿諱某之夫人。姓李氏。其考諱某。有寵。真宗朝至濠州刺史。緣藩邸之舊。前後賜予甚豐。家以富盛。夫人年十六歸梁氏。方是時。侍郎議審刑院及其季舒國公在翰林爲學士。

合處京師族大用緒夫人入門能服勞履約如素習然事舅姑終日無惰容撫諸子人莫知爲嫡庶者衛尉愛客樂施每饗益中物以佐之其來而事之于外者人稱所欲入而其夫不見不足之色率不知費自益中出也衛尉喪不衣采食葷以此終身一日感疾語諸子曰七十人壽罕至者矧吾年又加二吾死何憾獨乃父有志無命不克大耀以死吾所懷然者如有待于後汝曹其勉諸語訖不起嘉祐五年六月九日也夫人喜釋氏書且深探其理能頹然委順不惑于死生之際豈非效顰夫食封永安上黨二縣君後以子改封贊皇縣太君子男八人曰訪湖州德清縣令卒于官曰詠今爲太子中舍人致仕曰詢今爲尚書比部員外郎曰彥世今爲廣安軍岳池縣令曰誦曰誦並郊社齋郎曰誦梧州司理參軍曰翊鄆州壽張縣尉皆早卒女九人長嫁試將作監主簿李貫之次嫁尚書屯田員外郎王衡次嫁進士郭宗道次嫁右班殿直張偶次嫁進士武孜餘未嫁早卒熙寧四年九月甲午葬夫人鄆州須城縣登庸鄉調鼎里望南山之南原附衛尉之兆銘曰

來儀大家雖離其鳴仰肅俯順婦道以成宜爾君子卒至正卿盛服文軒始從夫榮子籍在朝顯封載更奎則不外有聞維聲孰曰男子獨後有名請視銘章以較重輕

太常少卿楊公夫人福昌縣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少卿楊公諱某之子曰元崇元忠將葬母夫人福昌縣君王氏于某縣某鄉某原合太常公之兆以某縣姻聞夫人宜最詳願有銘諸墳噫某故聞其賢矣方其歸楊氏也太常蓋嘗娶謝氏生二女矣夫人視之如己出比夫人二男生其愛行男女間未能有以惠愛窺厚薄者後女嫁至塢園中所有贖費且王氏故顯祖機贈中書令父球任尚書兵部員外郎夫人獨能忘貴驕之習率其夫以禮入門主饋無一日輒懈太常卒登州護其喪以歸非臨哭與祭未嘗不勉子于學以故二子皆有文元崇前大名府內黃縣尉元忠太廟齋郎某始見夫人于堂上環立而左右者無一有惰容既知其得家節也及其亡而往奠婦禮皆哭盡哀知其能以仁逮下也夫人達佛理故死無怛惻樂施與故無餘服得不謂賢也歟享年六十三熙寧四年十二月甲子以疾卒其葬以明年三月某日其封君福昌也縣太常登朝用郊祀恩云銘曰

事生至死盡禮君子出異愛均腐鳩之仁維武懿德母婦之式

權大名府朝城縣主簿陳君墓誌銘

君諱肱字叔良淇州武寧陳氏子生而偉嚴貌似仲尼衆目爲陳夫子然其中亦自信不苟讀書務通大義其爲文瞻而有制舉進士中皇祐元年第釋褐鄆州江夏縣尉遭母喪去職服除主簿之懷事縣簿又司法大事監未滿去持父喪既又權事國軍節度推官後補安州雲夢縣令未赴而縣廢改大名府朝城主簿缺君曰是亦爲祿乃細其資以就久之留守韓魏公知其賢本道都轉運使繼以事誘君且交稱君爲才未及歲熙寧四年春役夫漳河君部役河上四月朔得疾以歸經三日遂卒享年五十三貧未克舉葬權定浮厝舍後四年長子頌扶其柩歸以某年月日葬君先塋之次大路君爲吏敏于墨職其行己廉

于自進其在事國也是州之寄倉蕪湖者于出納爲最劇監司之委主吏常艱其選凡前後兩署君一務去宿弊而解有餘數其在江夏也歲凶多盜君捕無遺賴掠曹忌其功悉從末減故盜得不死賞典亦從而殺或不平之君曰捕盜討賊爾必欲害彼以利我豈吾心哉于是忌者聞以愧初君之主簿懷寧也考試黃州進士得令太子中允孫公素賁文讀之喜即擢爲第一明年公素登進士甲科且名在第八後籍籍爲聞人于是人莫不以識鑒推君而君亦以此自負公素報君甚厚君死卹其家以其弟長娶君之孤女後君之所以得歸葬其鄉皆公素力也君于知言可謂無負矣然士大夫猶爲惜者獨無位與年不及少紓其繭耳君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娶余氏生二男曰頌一曰頌一孫氏婦也銘曰嗟夫君命孰使莫或行輒此止用懷心術足已得一賢享衆美貽後慶在二子宅新宮安故里嗟夫君茲已矣

遺事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李君墓誌遺事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李君諱某之明年其嗣子鎮自雍以書至京師謂余曰先君之葬端明王公實銘其墓當時遺其可書者數事銘食不下咽者亦既一年矣今得盡書之以竭諸墓遂使先烈不泯于銘無愧爲人子矣乃從而爲之書君初監密州稅一日同職爲大商所給閱貨不以實將稍隱其數以曲減征算君固執不可不聽遂往白州守時蔡文忠公守密特多君而沮其同職者復器以爲能吏由是知名一郡無敢以少年視君後爲縣崑山有監酒楚豫者貧甚能以廉自處君憐之先是縣圭田燭酒官無有君議斥已田百畝主簿尉各半之以酬隸酒官莫不以君議爲當至今爲例不改嘗與尉同得僞印尉圖免遠官願獨以爲己據君一聽尉便訖不復自言後州守柳公植轉運使葉公清臣聞之交稱斯二事皆刻己以與人亦常情之難能者鄭文肅公爲杭州時君幕府州事多所倚辦公移雍而代者宿望于公輒鉤撫公短同幕吏有雅不爲鄭禮者請索公庫副歷以尋其隙代者悅明日果索副本君曰庫有正歷奚用副爲前此毀之矣代者無所得既而歎曰天休雖去此幕中猶有人焉吾無能爲已復從詳京兆謁丞相呂文靖公于都下見之喜意將用君未幾且坐事方是時朝廷專以文法升黜天下士一跌遂不復振君明果有餘而智慮無不足者遇事無間難易而一切敢爲使君而得至于今之時棄瑕以錄可用之才挾術舒蘊馳騁從事于其間其進而取功名也未易可度嗚呼死矣豈其命歟君諱某字景仁若世次聞聞行治則具王公銘序云熙寧六年十月十七日



公是集原序

公是先生總集七十五卷。敘文字爲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內集二十卷。諸議。論。辨。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誌。行狀。皆歸之。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齊。文。覆。議。皆歸之。外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篇。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己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環從奇朴。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慎。墨。屈原之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考百子之難博。判其真僞。雖至于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接行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其道真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于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所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子。雕刻衆形。萌芽天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于此不善于彼。由其氣蘊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生爲常存也。是有志聖人者。訊其通貫。穿諸子者。觀其辯。濟用當世者。向其辭。莫不有爲師之道焉。合而觀之。若韶。濩。武。象。之天。覆地。載也。離而聽之。若琴瑟。管。簫。之迭奏。靜深要妙。歸于平心。氣感神明而已乎。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說。弟子

公是集目錄

- 卷一 賦十七首
- 卷二 賦十一首
- 卷三 騷七首
- 卷四 四言古詩五首
- 卷五 五言古詩八十一首
- 卷六 五言古詩四十二首
- 卷六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公是集 原序
記。不載集中。具別錄云。弟攽序。

卷七

五言古詩五十八首

卷八

五言古詩四十一首

卷九

五言古詩四十六首

卷十

五言古詩四十六首

卷十一

五言古詩四十五首

卷十二

五言古詩四十首

卷十三

五言古詩五十首

卷十四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十五

五言古詩四十八首

卷十六

七言古詩四十八首

卷十七

七言古詩二十六首

卷十八

七言古詩三十八首

卷十九

五言律詩九十七首

卷二十

五言律詩八十二首

卷二十一

五言律詩九十六首

卷二十二

五言律詩九十六首

卷二十三

七言律詩六十六首

卷二十四

七言律詩四十七首

卷二十五

七言律詩六十五首

卷二十六

五言長律五十一首

卷二十七

七言長律四首

卷二十八

五言絕句四十六首

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一百十五首

卷三十

七言絕句一百十三首

卷三十一

制誥四十一首

卷三十二

奏疏十首

卷三十三

奏疏二十首

卷三十四

奏疏十七首

卷三十五

表三首

卷三十六

序九首

卷三十七

序十七首

卷三十六	記十五首
卷三十七	義四首
卷三十八	辨二首
卷三十九	論七首
卷四十	論八首
卷四十一	論十二首
卷四十二	議十一首
卷四十三	說十一首
卷四十四	書啓三十七首
卷四十五	書啓三十八首
卷四十六	書啓三十七首
卷四十七	雜著十二首
卷四十八	雜著六首
卷四十九	雜著十一首
卷五十	碑辭一首
卷五十一	字辭一首

卷五十二	墓誌銘十二首
卷五十三	墓誌銘六首
卷五十四	石記十四首
卷五十五	行狀三首
卷五十六	傳家一首
卷五十七	文三十一首
卷五十八	策問二首
卷五十九	贊八首
卷六十	頌一首
卷六十一	銘四首
卷六十二	箴三首

臣等謹案公是集宋劉敞撰敞字原甫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葉夢得避暑錄話稱敞集一百七十五卷據其弟敞所作集序稱公是續集七十五卷敞爲五種曰古詩二十卷律詩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文獻通攷亦作七十五卷則夢得所記爲誤矣原本不傳今新喻所刻三劉文集公是集僅四卷大約採自宋文鑑者居多而又以劉敞趙氏金石錄序泰山秦篆譜序誤入集中即敞所作公是集序亦采自文獻通攷而未見其全故注云失名其編次疎舛可知又錢塘吳允嘉別編公是集六卷亦殊缺略攷史有之序春秋意林曰清江爲二劉三孔之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于兵則其佚已久矣惟永樂大典所載頗富今哀輯排次釐爲五十四卷疑當時重其兄弟之文全部收入故所存獨多也敞之談經雖好與先儒立異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諸家游談無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經術具有本原攷序稱其合衆美爲己用超倫類而獨得瑳偉奇朴放肆自若又稱其攷百子之雜博六經可以折衷極帝王之治功今日可以按行學聖人而得其道所以優出于前人友于之情雖未免推揚太過然曾肇曲阜集有敞贈特進制曰經術文章追古作者朱子晦菴集有墨莊記曰學士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顯于時而名後世語錄曰原甫文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又曰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書中來比之蘇公有高古之趣

云云。則其文詞古雅。可以概見矣。是公武讀書志。謂歐陽修嘗知其文于韓琦。葉適習學記言。亦謂
微言經旨。間以謔語。情積不能平。復作韓琦。遂不得爲翰林學士。蓋祖公武之說。今攷修草微知
制誥詔曰。議論宏博。詞章爛然。又作其父立之墓誌曰。微與效皆賢而有文章。又作微墓誌曰。于學
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筮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嘗直
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止馬御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其銘
詞曰。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則修亦雅重之。是氏葉氏所言。殆非其實歟。乾隆四十六
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翰林院編修臣孫士毅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公是集卷一

賦

宋劉敞撰

秦昭和鐘賦并序

秘閣有秦昭和鐘。形制絕異。其始得之幽雅之間。其銘首曰。不顯朕皇祖。十有二公云云。其藏
于册府久矣。予因爲之賦。直集賢院作

閱故府之藏器。歷先秦之遺蹤。哀三代之遠遠。美昭和之寶鐘。何形制之瑰譎。該觀聽之鮮同。上盤擎而
天矯。若騰蛟兮升龍。下紛結而扶倚。狀菱華與芙蓉。彼僻陋之小國。曾鑄作之絕工。非以其銘祖考之休
烈。交人神之肅。越千祀而獨存兮。俟有道而一見。諒鬼神之神圖佑兮。謀盛德之幽贊。夫固夏聲之
所出兮。製二周之餘徽。荷延陵之既沒兮。哀知音其爲誰。詢款識之尙傳兮。遠祖頤之遺迹。世行隸之趨
俗兮。又雖久而不貳。鑾沈潛以寂默兮。文幽晦而蔽匿。鮮人情之好假兮。在獨異而爲隔。幸蒙君之厚德
兮。發陰壤之祕封。去瓦石之汚處兮。歷君門之九重。庇高閣之虛爽兮。參衆寶而見容。懷笙鏞以千際兮。
終詭時而不逢。審則而儀量兮。尙毋惑于權度。推律而攷鈞兮。猶將謹夫韶濩。等桑之而勿庸兮。哨觀者

公是集 卷一賦

之未悟。保厥美以安處兮。焉惆悵而懷遇。

棋欄賦

圓方相摩。純粹精兮。剛健專直。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棋欄榮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
外無附枝。匪其旁兮。密葉森森。劍戟鋒兮。溫潤可親。廉而不傷兮。霜雪青青。不凍僵兮。壽比南山。邈其無
疆兮。被髮文身。何伴狂兮。沐雨櫛風。寒無所妨兮。苦身克己。用不失職兮。磨頂至踵。尙禹墨兮。黃中通理。
類有得兮。屹如承天。孔武且力兮。懷其無華。不向色兮。表英衆木。如繩墨兮。播棄蠻貊。反自置兮。邇世無
悶。曷幽嘿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則兮。

罪歲賦并序

星傳曰。歲星所居。五穀逢昌。又曰。其國不可伐。伐之反受其殃。所從來遠矣。自去年而歲旅于
鳥帑。及今焉。鳥帑曰翼軫。翼軫楚也。自黔中至于長沙。自鄒鄒至于鄂。皆楚也。于歲星至之
日。鄒大水。壞其兩邑。其後黔中長沙之蠻。皆叛。所殺掠編戶。不可勝紀。吏士死者數十人。廩役
尾養死者數千人。今又大旱。安在其逢昌且不可伐也。予甚惑之。作罪歲賦云。

昔余受命于聖哲兮。謂天道其不吾欺。何重華之莫于諒兮。忽乎使予以交疑。歲歲澗之南征兮。旅鳥帑
以徘徊。美哲史之有言兮。曰允慶而無疆。皇天既付至仁兮。罔下民以爲歸。忽不察于衷兮。紛多故而逢
殆。民離散而震怒兮。洵擾擾兮。嗚呼。何向者嘉用之誠兮。今顧爲此教害。水與旱以並興兮。中與外而交
忤。天蒼蒼其不言兮。吾誰與鑒夫。賞罰。吾初惡夫。佞人兮。在邦家而必聞。羌名是而實非兮。苟以濟夫不
仁。何重華之昭晰兮。猶有此之不惜。棄終古之所守兮。喪厥初之令名。察重華其若茲兮。又況三苗與驩
咬。寧世道之交喪兮。余豈不知其郵。入周章兮。帝廷。出旁皇兮。兩垣。哀蠢蠢兮。下民。君胡悅而宴安。祛君
敵兮。任忠。敷大德兮。無窮。降福兮。穰穰。憂民兮。懍懍。往者不可及兮。來者猶可終也。

病暑賦

伊年六月。天久不雨。陽亢而不能反。陰竿而不能舉。赫兮歔歔。上下瘴暑。其中人也。噓噓鬱鬱。若噉若噬。
若烹若灼。若病大甚。而不可救藥。若壯士之困而莫之解縛。若背酒之醒。若毒蠱之蓋。若漬膠漆。若值溝
壑。若商之季。懷乎厥角。若秦之敵。無所措手足。目眩白黑。耳亂清濁。噫。其甚也哉。彼天地之上。信有所謂
造化者耶。陰陽之樞。信有所謂陶冶者耶。一動一靜。信有所謂橐籥者耶。彼其銘之燦之。炊之沃之。萬物
職職。其所以作也耶。惟其若是。是以少者且壯而老矣。鮮者且花而稿矣。若膏之燃。若薪之傳。若影之改
而不見其狀焉。豈不悲夫。孰能遠俗之昏聩。去物之汶汶。歎大莫之所極。超無有而獨存。亘萬古而一息
兮。吾請從其後云。

離憂賦

抱戚戚以長處兮。弔惻惻以自矜。魂離離以騷邁兮。精蒙蒙而就翳。氣質亂以輕囂兮。形爽瀟而荒率。信
民生之多難兮。伊天命之方難。知阻性之無續兮。畏悉經而遺義。日月騰以漂忽兮。春與秋其狎至。卒撫

公是集 卷一賦

心以仰志兮，諒投類以遺大。宵帝堯之餘烈兮，歷三正而相仍。下天漢而逾遠兮，啓東藩于大彭。國交江以浪莽兮，賢辟世而迅征。遡江介以幽處兮，迄三捷而弗聲。求王明而受福兮，祖來儀于太平。自彭城以來，凡三捷皆江南友輩龍以登績兮，救休命于遠夷。兆別子于都邑兮，更名教于京師。絲清白以象賢兮，爰類慶而歷茲。取長策以適職兮，周窮荒而不疑。敷輸款以馴教兮，變變服而來歸。中心實使生外兮，謀大道之難推。惟保姓之蟬聯兮，上參差以千歲。裕後葉之孔艱兮，憚情申而事廢。志激揚之未究兮，不克荷而爲罪。壽丁寧之在耳兮，而僞僞而遠殆。忽馳思于昊天兮，又嘉辭而自慰。發與齡以交永兮，且命訴而問害。涼不肖而遭怨兮，會夫人之勞貽。原本始而問豫兮，心沸湯以崩潰。視履厚而戴高兮，顧久生其難。顧去人間以超舉兮，復供養以明憂。荷一觀于顏色兮，豈餘生之足留。中悅慙而自失兮，恭聞命乎前修。天不可以忘兮，道不可與謀。毋苟襲匹婦以圖諒兮，固將徇焉父以寡尤。

在陳賦并序

予讀孔子世家，蓋三至陳，皆困焉。及他傳說，亦往往言孔子在陳事。竊以謂賢者辟地，翔而後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彼其明聖，則宜有以先知，無顛沛之憂矣。然而動離厄難，至于門人加疎，喟然思歸，遂終不寤。何哉？予甚惑焉。作賦以辯之。陳州作

循太昊之故墟兮，撫上古之遺風。世超絕而莫紀兮，竊獨悲夫孔公。在天縱之將聖兮，亦何所其不容。周四海而歷聘兮，迄棲遲于此邦。似先迷而後得兮，反過涉而爲凶。方從者之告病兮，門人愠而加疎。雖憂有不具兮，死與生而難居。驕傷足于困商兮，龜見廢于豫且。處陷阱而不知避兮，謂聖智其焉如。其身之不皇恤兮，庸後世之能圖。游中國莫我信兮，在蠻貊而行乎吾誠。疑此二三兮，亦君子之病諸。惟微服以過宋兮，又接淅而去齊。說蒲盟而信過兮，臨晉淵而思歸。狂狡無所售其謀兮，奸邪不得以遂。非亦何先覺之昭昭兮，至于今而忽迷。信天命之固然兮，亦人事之未盡。非騷氣與吟色兮，謬伯陽之所徇。懷修身以飾智兮，惑任公之幽調。不捐蓋而絕學兮，傷萊子之深客。時滑稽而倡傲兮，自晏嬰而思遷。夫大白必汙兮，大直必曲。費章甫而適越兮，諒求樂而愈辱。天下多大國兮，何必安此陋俗。謂舜後爲庶幾兮，以不知韶之已亡。明格矢之遺策兮，既驚愚而駭狂。不德我以刺諷兮，反仇予以甲兵。顧國之智不給處兮，千古之悲而知來。孰有誠明之全德兮，願臨幾而感哉。信天命之固然兮，追無妄而爲災。所貴松柏之特操兮，非以其在春夏而青。將歷歲寒而後彫兮，斯可以見天地之炳靈。且夫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孰知夫桑落之下兮，乃春秋以終顯。感吾黨而懷歸兮，聊舒憂以淫衍。躬木鐸而周流兮，豈戚嗟而思反。

奇羊賦并序

今年有貨藥于市者，羊一羊，有三口。觀者異之，或謂物有同類而殊名，六合內毛羽麟介，本可勝紀也。其罕見者，人則怪之，此怪自一物，而未必羊也。爲作賦訂其意。庚子作

伊造化之播物兮，猶巧治之曲變。雖轉輻而紛錯兮，亦同形而相類。何茲羊之瑰異兮，遡獨遠于天理。執祖肖之自出兮，不屬毛而離髮。察飲飲其如衆兮，駭形貌之特說。岳兮運頤，衆兮嚼齒。剛外柔中，名祥實

毀安爲樂之近禍兮，衆樞機以便己。彼半然之救首兮，雖謝害而弗如。就爭利而自傷兮，愧厥貪之有餘。揆四氣之平分兮，察五緯之盈虛。萬物莫能兩大兮，是曷德而至于斯。體離明之炎上兮，曾何視之不遠。象兌說之引吉兮，又奚恨之甚反。抑神靈所不化兮，宜茲世之或鮮。儒殊方之異稟兮，固非吾人之能辨。或曰：士之怪羊兮，殆季孫之所嘗得。無將聖之玄覽兮，夫孰鑒其肝鬲。或曰：羊之神靈兮，自堯時而來觀。蔑庭堅之明允兮，尙焉辟夫枉直。試刑之而不嗾兮，諒以判夫羣惑。誠存之而勿論兮，慕哲人之遺則。

下令如流水賦以令順民心如流水爲韻

因人而治，惟德之優。下令而順，如水之流。蓋有悅從之美，而無底滯之憂。命苟出中，勢殆無于反汗。理符趨下，速奚止于置郵。稽昔伯臣，誕修人紀。謂君者所以出令，必先于得衆。令者所以取俗，故譬之流水。得其道，則萬方咸若。獨川之決焉，失其義，則千里達之。如澤之壅爾，必也計謀定命，平易近民。使上有淵源之喻，下無墊隘之因。先甲後庚，示國彝之必信。開物成務，俾王澤之咸均。且夫政不出于上，則民無所軌。令不行于下，則君失其勢。欲其出于上，莫若壹而止。欲其行于下，莫若順而已。是以喻彼旁流，達茲至理。下而忘返，源于君豈源于山乎。逝者如斯，漸于人不漸于海矣。取類爲密，貽謀孔深。蓋憲度者國之紀，而主上者民之心。乎號未明，戒泉流之背敗。遠猶斯布，畏川壅之爲臨。邇罔弗從，遠無不順。四邦之內，泳其沫。窮海之表，震其潤。木鐸修禁，譬決壅而就卑。象魏觀書，法行險而有信。如是則君之發令也，可不慎夫。令之于國也，奈何忽諸。焉有水逆行而物無傷者，令廢格而國不亂歟。與其亂而救于後，孰若詳而慎其初。得百姓之歡，會建瓴而何遠。研諸侯之慮，非赴壑而焉如。已矣乎功以衆成，官以理盛。未有違衆而功遂，越理而官正。故君子于流水必觀焉，以其有似于令。

登臺觀雲賦以書其祥以爲臨備焉

天事見象，人君順時。登觀臺而謹爾，候雲物以書其。陟茲累土之居，非求自佚。占彼垂天之狀，庶或前知。古之爲邦，敏于節事。蓋陰陽之數，不可以獨越。則水旱之變，宜先其未至。升高而望，是臺也。固經始于子來，推象而言，彼雲也。可逆爲于歲備。貴若侯氏，尊如天王。並有事于覽觀，示察微于禱祥。誠由慎德者固務民者昌，峻成九層，豈憚煩于陟降。變惟五色，殆無惑于豐荒。若乃日月分至，春秋啓閉，氣動乎下，而雲爲之出。祥見乎上，而物莫能蔽。于是儼君儀以居高，詔保章而古歲。義殊臨國，固無魯史之譏。志取望氣，允協楚臣之說。豈不以先天者，天所不遠。憂民者，民亦說隨。故登臺也，可以知勤民之至。觀雲者，可以見奉天之爲。因爽塏以四通，高爲貴者，辨郁紉之萬狀。書用禋之，毋以臺爲奢。其意甚美，毋以雲爲遠。其應甚邇，胡不援厥攸建，察其所以。備不虞者，善政有焉。無道慮者，近憂至矣。故漢明復古，見頌于孟堅。魯信乘常，取貴于左氏。稽合典禮，昭明策書。非臨下之爲樂，蓋恤人而有初。寓目以觀，陋章華之幸已。非煙是紀，顧河廣之跋子。彼執同律者，聽軍事之吉凶。序星辰者，詔天文之精祕。雖均先見之美，本非南面之任。固未若躬覽臺而候五雲，順四時以施禁。

無可無不可賦以聖人之道無物無方為韻

有能有不之謂賢無可無不可之謂聖賢也者擇善而固守聖也者體神而終靜萬物並作無得稱其名健變齊同莫不盡其性且夫自然為質不測為神尸居而龍變天運而日新能體全德是謂至人故雖有取捨其迹難窮雖有去就其情不私寂爾任物汎乎適時且若是而已矣曾何足以間之是以語者仲尼之賢毋意毋必詩頌文王之美不識不知豈非可否者俗之朋變化者聖之道游于俗內者須有適而有莫躋于聖域者亦奚醜而奚好序才而處彼誠一曲之人與化而遷此蓋上天之造其大也無為其行也善應體達節以素遊觀萬物以交勝進退有義可以其理求用舍無常難以其類證是故雖柳惠之并容伯夷之不屈各自守于一節詎能通于庶物夫惟抱樞養之誠應變而不窮蹈無名之方旁行而弗咈且世之所謂可者未必可世之所謂恩者未必恩故信其可而作將同乎芻狗指其恩而去可異乎守株必也行無轍迹獨與道俱苟出處之非地豈汗隆之在吾智絕自私信能周于萬類大斯容物亦允率于三無得是道者靜而聖動而王蓋舉一而廢百者陋賤彼而貴我者亡苟非聖人之性也孰能若是其無方者哉

我戰則克賦以仁義行師何有不克為韻

以仁合衆以義濟師內輯和于中國外震懼于四夷當之者失其據動之者悅也故曰我戰則克其義在斯且夫以道德為藩以禮讓為國以忠信為用以仁義為力故守必有威動則能克蓋威也無暴強之名克也非權詐而得在乎審所治修厥誠使民愛之若父母而敵畏之如神明若是則殺之而服令之而行決機兩陣之間孰能遠我制勝千里之外敢有爭衡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何衆人言之甚難而君子用之反易蓋言之難以其有後患行之易以其無死地無死地故雖柔而必強有後患故雖勝而不義簪于廟堂之上率越余心陣于原野之中罔遠朕志且彼憑其衆則不加我民恃其勇則孰若吾仁故金鼓之聲未之能以會旌旗之用未之能以陳然而必敗之形已兆于勦敵獨克之勢方在于斯人是以堯伐三苗禹誓羣后高宗討叛于鬼方周武致戎于南紂念刺伐而豈無謂奔北而則不乃知戰在勝不在多術在德不在他是以棄天時與地利貴王道與人和四國順之顧獨夫其安往上帝臨汝非大凱而如何若是失吾道者棄其衆敗其衆亦孔之醜用吾義者保其國伏其敵于戰何有蓋用不用之間為克不克之道是以喟然嘆曰莫我知也夫何功業之可偶

孔子佩象環賦

謙以比德取其無窮聖人雖明而若蒙雖盈而若沖卻佩玉以居讓用象環而飾躬生而知之謙不期于比德文為貴者蓋可見于無窮原夫服物者常士之儀佩用者衆人之飾左結右設所以助成于儆惕退揚進揖所以豫防于淫慝然而非上聖之法豈中庸之德故我以象為佩因環作則瑳而備用謙純粹之積中循之無端妙變化之不測豈無珠璣惡夫尙奇豈無金碧為其異宜獨資巴浦之美外協聖師之為昔以賄而焚軀吾無取爾今中規而威象禮亦宜之豈徒觀夫榮如英瓊結以綦綬參差掖而並用約華

組而獨受徑雖五寸以文理而獲稱佩可終身由旋相而見取然則服稱其貌之謂中禮德過其飾之謂好謙陋白珩之致侈抱素修以無嫌容止可觀治獸齒而為用肉好若一偉儒服之相象雖無稱鳴之音吾見其美雖無希世之價吾貴其理蓋退讓者君子服焉易簡而王事得矣豈非抗達節之休風導將聖之深旨飾權劍而崇武未可儼倫佩綬袂以斷疑胡能為比象者何如由象表而名諸環者執謂自環中而錄夫游心于象表則合乎天縱應物于環中則契乎道樞嘉名體之應合諒奇表之獨無盛服以行初訝執規之子鞠躬而至適同反絕之夫嗟乎微言既亡去聖彌久蓋思其人則想見其為狀玩其服則景明其所守有旨哉賦仲尼之象環不然則不

季春出火賦以季春出火象天為之為韻

國有常憲月當季春俾出火以便俗示奉天而厲民治歷明時占必宿之昏見范金合土順炎精之日新眇觀古初啓迪法象星之神也猶隱見之有序火之利也宜出納之無爽蓋天人之相與或精祲之交藹得不慎爾日用戒茲炎上著于月令候建辰而勿逾儼乃官儀敷司燭而收掌用能與世垂法授人以時仰列舍以欽若率百工而悅隨察夫日月之交歲既單矣謹此陶治之用民咸從之肇自五帝至于三季雖建國之不同其修火也無異蓋以稽合乾度丕承天意且謂阜財之道貴節用而遵常燠物之功罔奸時而邀利是以及大辰之初見因成象之自然奮木鐸以修禁正夏數之得天大則焚于草萊符載氏之舊記小亦鑽夫榆柳協鄰子之遺篇噫為政者毋慢于從辰制器者勿亟于行火慢則置民而乏用亟則爭明而取禍故相士正其序商人因而勸興子產失其常士弱議其不可非夫譚蹈先覺智周百為歷書秋而協紀奮燭耀以從宜又安得百姓與能咸富陶鈞之化六府交正蕤聞災燁之期彼候西陸以啟冰占定中而授日或義專于薦享或功止于宮室豈若詔司存而火紀時焉器用于是乎出

王配于京賦以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為韻

大哉天祐明德世有哲王攬乃祖之休烈配于京而薄將三后成功達孝思而維則四夷而內知聖德之無疆且昔者羣雄紛爭五季魯試惟我藝祖自天生德內揖讓以興治外征伐以宣力武節飄逝怙惡者喪其巢盛德日新為善者得其職于是餘孽未靖神宗作求躬一戎以歸獸曠百王而繼周正朔所加蓋罔有子不服封禪之禮猶未遑乎事修克成大勳用集先帝丕顯元德發明王制上則升中于天下則作程于世故創業如彼之艱難守成若此之昭哲豈非文武並用而治亂隨時明聖不同而述作相繼者哉宜乎世濟厥美王配于京實對越而在上茲適駿而有聲亦何必道上古之書希成康之治語鴻荒之事慕堯舜之名且夫湛恩濂洳而易豐憲度著明而不昧故王在京而善繼帝在天而克配豈獨下武之什歌周發于丕承同壤之靈美姬公于莫對且上方法太祖之武以平叛繼二宗之文以永圖越無名之謗蕩返茲世之于今因斯談之則何貴乎周鑄致于往者將孰先于浚都客有起而頌曰於皇上天輔景繼今有赫天子恢聖作今祇通祖考垂矩矱兮萬有千歲永欽若兮

貴知我者希賦以知我者希其貴多為韻

衆所共知者其器小人鮮能察者其理微故聖人不從事于俗老聃貴知我者希和其光同其塵毋卽驚民之怨出乎類拔乎萃豈嫌舉世之非然後視其操之爲焉見其德之巍巍已古之聖賢以賤爲在人以貴爲在己蓋審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理是以不同譽于流俗則度越于諸子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未達真賞雖多亦奚以爲忽逢知音有以少爲貴矣且夫在邦必聞者斯侯人之行也避世無悶者惟此有德者能之如是則苟患乎不立無憂乎弗知遇非其人則同舟有胡越之異得其所謂雖萬世猶旦暮之期物固有密不若疎衆不若寡與其顯于常士孰若稱于論者盡獲下流之譽我必其辱焉一遇忘言之知吾見其珍也譬夫荆山之璞以非寶見欺魯郊之獸以不祥獲疑及夫被旌于卞氏見賞于仲尼然後一角之麟後王明其瑞矣運城之璧歷代仰夫溫其况乎道之精者可以神交不可以功計意之微者可以心照不可以言謂是以知之彌衆者其術彌下識之愈希者其身愈貴亦猶巴人之唱荀下里皆可繼聲虞韶之音非至人不能以忘味豈德與世絕者應必少技與衆同者和多而易求斯賤也已少則難得非貴如何嗟乎世之士務于人之知而不計其不可急于己之貴而不悟其在我將市義于比周而銜名于衆夥斯人也鄉原之徒歟道奚由果

三命不歸父兄賦以內朝治親事以備爲輔

元聖制禮內朝治親屈三命之殊寵後先生于下陳受位造庭義不歸于父行循牆盡禮恭無亂于天倫古訓與稽舊章爲美正外者必慎其內化遠者亦資于邇由是敕公侯以情睦自燕朝而基始班異官爵位雖極于命卿誰無父兄理宜于序齒疎不遠近卑不濫尊修之廷內而君臣之殺立達于天下而孝友之教存車馬之賜雖優豈無定著長幼之倫勿廢以昭後昆然則百官疎也故朝于外九族親也故治于內于外故右賢而貴爵于內故尚親而立愛貴爵然後知王官之不可亂立愛然後見人道之不可廢禮或三賜親惟一概若弟若子敬介寵而自矜有尊有先宜適卑而少退肅肅合族雍雍在朝飾情文而皆盡戒容貌之有驕名位不同彼鄉飲也或齒之爲尙少長有禮此宗室也宜入事而勿仇且夫事父嚴則忠可資于君事兄謹則順可達于治故尊尊貴貴者禮之敘親親長長者仁之至奈何治其外不修其內有其一遂慢其二爵雖元士非父黨之可踰位絕諸昆亦順行之相次職在庶子教成有司示訓民于親愛昭辨等子尊卑想致父之益恭由茲可見雖唐堯之信殺拾此爲是謂人之大倫國之元紀以睦兄弟以親父子貴無驕汰之失賤有和順之理故曰正家而天下平非此則何以哉

七賢用雉賦以相見之禮唐虞爲輔

士之相見雉以爲儀必用雉以將命取擇交而有時見于所尊常難進而謹爾執以自致示守介而如之伊昔聖王慎別名類知禮之貴者毋喪欲人之交也有義由是遠取諸物必依于雉四民殊業七獨有于常心六禽異名雉可謂于尙志將使謹爾執儀其所從深明出處之趣無煩左右之容志恥懷居擇文禽而章物義羞屈節視疏趾以思庸且夫無因而至者殆或可疑非禮而動者何足爲見必將稱華以仗信節躬而進面雉實有別士非自銜從大夫之後乘殊羽舞之爲游諸公之間拱若山雉之薦豈非用舍

殊檢特卑異宜仰羔雁而非僭顧雞鶩而若遺潔己不汙取象爰資于禽作多文是富著誠足驗于離爲然則可殺不可辱者人之賢易得而難畜者鳥之美將因物以昭德故習容而奉雉是以周公創典咸等于是諸臣虞舜省方特稱夫一死彼佩綬袂者但旌于屢斷棄文行者咸示于有章豈若煥章而拱揖登辭讓之交相事賢友仁我則達剛毅之節書名委質我則示耿介之方惜乎古風既淪澆俗輕啓進則無仗節之教退則多競進之禮吾乃知擊雉之儀爲國家之大體

公是集卷二

賦

御試我祖國之大事賦

戎在禦侮祀專饗神皆有邦之大事豈庶政以同倫宜社而行外伸威于殊俗受釐以報內均福于生民蓋所謂朝廷之先務教化之本因者也稽合前經發揮至理政有常法事或殊軌以保民者莫若戎以取神者莫如祀善師不戰諒治體之執加精意克禮審彝倫之真擬是故將命武事也必有歸賑將格神貺也必先執膳蓋大其所當大尊其所可尊干戈省躬信丕經之斯在玉帛薦德微末節以同論然則治道有後先國務有小大威四海者兵爲急殺五經者祭爲最民神之事不一皆以底和平履熟之俎不同皆以福中外故聖王勞勩于用衆致誠于遠禱勳則謹爾下皆仰之知夫事之大不在于彼禮之重莫先于斯亦猶仲尼陳三慎之端惟齊及戰箕子序八政之目兼祀與師用能祭典不好天威無隕或謹以進昨或重之受服邇遐一體慢武節而服從上下交歡欣德馨之明允故曰聖人之祭不能獨豐天下雖治亦將禦戎大而慎之則蒙福細而慢之則亡功謹禁暴戢兵之機惟政之本明昭孝思民之義何治之隆盛哉不冒羣生欽崇大節非戎無以威遠非祀無以著潔故樹夷服而鬼神饗焉有以緝熙于鴻烈

化成殿瑞芝賦

惟皇四世德茂治平無極仁化昭乎上天伊中宸之秘地播靈芝乎盛年徒觀其萃寶玉浮紫煙浸瑞露涵靈泉華煜燦居媚媚蓋所謂非致而致自然而然者也始其禦人獻祥宮重效異按以神謀藉以天意參以人事驗以孝治伊化成者所以昭德至平無窮亦芝秀者所以見美包乎衆瑞是謂道與之貌人與之名騰茂實飛英聲昭絕代煥後生金爲之華分玉爲之英報景貺融休明揚盛德誠至誠帝錫之命今神儲之精悅爾而就候焉而榮豈蕩蕩默然不知其力天台以三秀爲奇銅池以九莖爲德語地則幽都較美則晉尺豈若功就三后上陟于帝廷氣涵九重中位于樞極于是天子怡爾而念茫然而思且曰見瑞而意者雖于災變無以異矣聞美而勸者吾與大夫其勸圖之乃命吉士賓遠夷捐不急之務隆日新之基夫然者將以升介丘之禪修后土之祠豈獨堯仁如天紀生階之實哉漢道維艱詠齋房之紫芝而已哉于是擊壤之臣稱而言曰靈芝伊何有德斯秀昔聞其傳今遂于親濯瀉治于風俗昭元化乎幽陋是宜薦郊廟垂策書被金石昭樂賢使同穎之禾不能遠過連理之木無以加於亂曰宋治有道自天眷今祥氣回復于斯殿今真千歲倘無變兮

后非賢不賦

歷選上古究觀盛君將圖治以無非忽得賢而未聞兼聽高機思降衷而俾乂敷求多士貴圖任而成勳發揮舊經稽合至德民不能自治待君而幸教君不能獨化待賢而宣力是以博選羣智仰成衆職同體之密若股肱之自然注意之勢期肅寐而必得此所以流化率土昭功上天高拱而物服不言而教宣豈非爲之用者衆助之治者專聚精會神增固本朝之重創業垂統盛推當世之賢且夫外輯四夷內懷中夏一人之明也常戒乎遠遠萬乘之勢也率難乎遠下釐爾天工屬之能者使甚盛之德厚及乎方隅無窮之休不承乎宗社以此見非明君毋以得士非賢士毋以康時譬猶濟川者假力乎舟楫御侮者因備乎藩籬其具修則其事立其用闢則其功顯然而臨政而失人無足觀已拾賢而望治不亦遠而是以聖王總覽英雄旌別能否仄席思進詢謀虛受重祿賞以勸其前遠譴邪以固其後名澤純粹士得以願忠功烈昭明下欣于戴后且虞舜之聖也由稷稼而興文王之仁也以濟濟而甯蓋好善者得民之大略顯俊者事帝之丕經一德永孚實茂宜于聖職衆材並用彌上煥于君靈盛矣哉民非后罔安后非賢孰又母舉枉以亂直母損正以益穢庶幾乎太平之功垂萬世而不廢

觀遠臣以其所主賦

善不徒立德常有鄰將盡遠臣之趣必原內主之因來賓于王信無迷于懷寶深察所館可不誤于知人原夫士無懷居居無常所欲精于趨操宜究觀于出處蓋夫人之過猶各于其黨士之窮必視其所與翔而後集既觀國以來斯爲之先容庶推類而及汝誠由致行于鄉里者易察擇臣于羈旅者難知故論其主也則情可見放其交也則行不疑仲尼悅司城之賢德斯著矣商鞅因景監之變禍亦宜其固未有仁者而依于不仁義者而寓于不義明君則以此而察其下智士則以此而引其類爾慎已歸衆將彼視

譽之爲矣猶有擇木之稱豈伊人焉而謬託身之智然則居上而治者知臣則爲優自外而至者無主則不留思得臣必自遠者始思觀遠必以近而求賢乎德輝雖就賤而何有賓于私館識邪正之爲度故曰善以衆征物以類聚士謹身兮誠難乎所寓君相士兮亦先乎得主譬若聲之生響清濁之不欺影之附人曲直之可觀此其分也豈或亂哉是以四方之賢可得而官使一介之士彌務于朋來困雖旅人苟自他而有規善得常主將藉外而論才已矣乎親仁實然附勢則豈諒夷道今固久曷知賢而無幾孰能舉而行之亦庶幾乎卓偉者哉

圭璋特達賦

禮崇朝聘器用圭璋推至珍而在御昭特達以爲常抗瑞節而來儀含章有耀先庭實而自至比德彌光察舊典之遺文窺盛王之懿則圭以底信璋惟輔德朝而執則上公之璽王后聘而用則諸侯之交邦國雖有皮馬之幣莫得而同升雖有黼黻之珍不能以致飾何哉內不足者藉外以見美實有餘者略文以効奇我用至寶爾爾爾爾自玉人而作矣及寶禮而陳之慎其獨焉有君子之象少爲貴者協禮器之辭徒觀夫辨物乎行人正名乎典瑞虹氣溫潤珍光純粹陳其數雖待人而彰備其用不因物而致璩八寸以旁達豈貨之多冠四器而獨升維德之至且夫結好莫如聘尊王莫如朝斯禮也由玉而後達斯玉也因禮而孔昭天質顯印以難得而稱貴纓文綯纁離尊達而非顯然則王者之制有尊卑天下之理有本末苟尊卑卑安得而並及是本也末不足以上達因方挺質無一物之可僧判白凝輝非衆珍之能奪噫禮樂興廢乎沒德盛則物莫能齊此所以專尚乎寶禮特旌夫半圭彼束錦加琮何相須之密白鹿薦璧何競進之迷貴賤于此乎分熒惡于此乎識譬夫體道者無待而素遊性善者直前而自得則夫學禮之人何怪夫圭璋之特也

享禮有容色賦

聘既盡禮享難極恭儉多儀而將事發和氣而盈容庭實序陳嘉奉辭之遜悅賓榮改觀知飾貌之肅雍古之諸侯交于鄰國其聘也珪璋以申信其享也璧琮以往德信莫如固則示之誠德莫如厚則諭之文飾然而誠慤難見故嚴其狀貌文飾易以明故遏其顏色饒不及物諒君好之益隆和以宣心何天機之自得想夫肅肅宗廟顯顯國賓能曲直而赴節母怠荒而亂倫鞠躬之慎也豈不誠善致享之歡也吾無所因奉幣入門有舒揚以率己升堂受命靡促數以臨人然則隆殺者禮之不同文質者儀之可象致辨異于賓主戒狼狽于聘享璧子襲而今于謁見美可推正爾容而悅爾顏參和足仰且夫臣之致使也過恭而奚害客之結好也非嚴而何觀蓋夫弛張者所以爲文武之道茂悅者所以昭邦國之歡賓四器以同升禮盛則文縟率衆介而將事心廣而體胖是以上不爲階階之矜下不爲愉愉之盛先私觀以致獻尊溫顏而承命上觀儀禮周公舉此而著經近察魯論仲尼法之以行聘豈非厚恩惠者事不可以遠暴慢者色不可以輕必在修采章而時當和體貌而躬行且異祭祀于神專尚恭之說會同于國擅主訓之名此蓋盛升降以示人踐形色而在我濟君靈于輯睦戒臣節于輕情夫如是享禮之有容奚適

而非可。

右射鵠虞賦以右射鵠虞天子之禮爲韻

射于右學。歌以騶虞。示君儀之至重。誠文教之嘉數。王在西郊。愛舉尚功之典。聲依九節。以成觀德之謨。伊昔武王。既平商紂。未革新禮。車運祖后。其習射也。欲優武而興文。其居學也。姑賸左而貴右。詩樂之節。雖遠及于國風。臣主之儀。毋下瀆于經旨。想夫王歸自鎬。天方授周。外飭萬乘。中嚴七驂。眷西學而反止。法澤宮而載遊。乃習斯射。曰昭厥猷。弘矢之威。所以服四海。揖讓之禮。所以懷諸侯。荷微仁聲。安取正己。不有嘉樂。孰明盛美。故必考律度于太師。辨等威于天子。勇非其革。取服猛以示人。巧在循聲。明備官于同軌。且夫射也。講德而擇志。序賢而考賢。內可以教士。外可以事天。習非其地。則禮失而亂。聽非其節。則樂流而偏。是故因商人養國老之方。抗侯有所。奏召南應鵠巢之什。舍技無愆。用能上有常尊。下亡僭禮。遊國郊而西顧。開儒宮而洞啓。彼咸教育。昭尚右于質家。我以和容。歌得賢于治體。豈非事爲之制。物有其儀。國之興也。建學則不暇。王之射也。于左則已卑。慎所習者。雖能間之。號稱警宗。豈特育材之用。禮行君馮。必先彼苗之詩。禮仲尼之遺言。俾宗周之善化。急于誘民也。故因先代之太學。篤于尊王也。故正列侯之左射。聖人之治世也。蓋皇皇然。豈苟悅于自暇哉。

鄉飲升歌小雅賦

古者爲國。厚于養賢。故鄉飲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篇。左聖序賓。推人聲而在上。辨三官始。辨風什以居先。考禮儀于古經。得嘉言于達者。禮有盛而進取。儀有輕而進下。燕雖示惠。賈合樂于二南。飲蓋屬民。反升歌于青雅。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光。微重禮不能以變俗。微備樂不能以實王。由是獻酒于昨。席工于堂。庶令在位之人。備聞其泰。雖用諸侯之樂。未失其常。且夫教希闕則政昏。禮廢壞則民擾。十月飲酒也。吾猶以爲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爲少。宜乎發德于民上。永言于物表。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向衰。氣盛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不憂黎俗。發揚至和。飲雖微也。教謹以爲主。雅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三加爵弁之服。鄉射至簡。一用騶虞之歌。蓋志恭者貌必恭。禮盛者文登宜略。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賓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違。倡者二人。始應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教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升。仰德容之交譽。俾兆衆之欽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繼儉而好禮。協師乙之所稱。是謂導民。豈曰崇飲。領其音者。信國風之爲陋。處其位者。究陽禮之有品。故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善矣。

不下堂見鵠侯賦以觀鵠侯君不下於堂爲韻

諸侯北面。天子當陽。義蓋專于尊主。儀蔑閑于下堂。順命于王。爾有養恭之節。受享于廟。此無思降之常。原夫制有高國。必依于順。時序四朝。必示之信。所以昭上下之交正。示威懷之至懷。焉有親屈至尊。下從肆覲。矧秋見之最貴。貴君儀之特峻。饋饗之來升。高拱穆清。襲入門之序進。大節斯著。祗容不繁。下屈體而彌謹。上抗威而益尊。高玉前趨。伊述職之無爽。九筵洞啓。奚降階之可言。蓋親也。所以比

天下之功。堂也。所以示王者之禮。必毋損上以益下。是謂正位而居體。臨軒自若。仰德度之顯顯。當展不還。俯瞻奔之濟濟。用能制爾多辟。宗。大君。思體貌之無襲。自廟堂而可分。橫詔交相。焉取就卑之誚。威顏咫尺。曾微去所之動。不如是則朝廷之勢易凌。臣主之節不厚。易凌則生犯上之漸。不厚則多苟簡之咎。豈若謹入親以爲常。謂偶見而則不。車馬效賁。序臣職于蕃宣。被衽居高。儼天姿于戶牖。得非正遠在乎近。慎終戒乎初。修之朝會。而易于之制定。謹于廊廟。而駿僭之患除。專九尺之崇高。儀惟謹爾。定一王之制度。世得據於。不宣國經。揮綽皇化。惟親也有貴于師事。斯堂也。非美乎能下。獨不見夷王之亂典。常凌遲而至于五霸者哉。

路寢聽政賦以君居路寢而聽朝政爲韻

朝位非一。邦儀必分。稽辨方于路寢。資聽政于人君。深居法宮。登顯昂之上德。總攬幾務。集不遠之洪勳。古之大猷。禮存異數。朝廷有內外之辨。必爲之定位。宮室有游燕之別。宜慎其常度。於赫太寢。維親庶務。政教于此乎成。號令于此乎布。收視反聽。雖深處于虎門。安上治民。將率遵于王路。業業明后。巍觀廣居。誠制治而欽若。豈便安而自如。高拱內朝。思無求于出位。究觀治體。制必使于宗子。大則四方之風。小則一國之政。舉而失。則民受其弊。行而當。則世蒙其慶。安得不儲思乎凝嚴。養神乎清淨。聞于戶牖。曾靡實情之容。垂其衣裳。是專法度之正。且夫尊而不可不慎者位也。是君之儀。貴而不可不動者政也。是國之基。故必嚴其所啓處。謹其所施爲。然而外朝則已遠。小寢則已卑。酌是中制。垂爲典彝。恭已五門之中。人皆仰止。厲精萬幾之會。政廢殆而。是何垂憲有邦。義備廣廷。託民上以臨御。躬日昃而觀聽。是使獨化陶鈞之表。物莫能述。游精嚴廊之間。治將自定。然則路。大名也。示君德之孔昭。政。本務也。貴民事之不佚。必推重于正處。表克勤于視朝。獨不見齊居決事者。漢宣之賢。取衰于史策。應門失守者。周康之過。與刺于歌謠。是以爲君外統百官。內嚴正寢。辨居處以勿貳。專聽斷而有衷。宜乎天子諸侯。遵以爲常。見治道之必審。

郊用夏正賦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韻

王雖有三郊。則惟一因正歲之更始。卜上辛而協吉。聖人秉帝。禮莫重于感生。夏數得天。氣遂迎于長日。原夫損益殊世。質文異宜。謂治人之政。則可得而革。奉天之禮。則無得而移。必正其節。必嚴其儀。五精不同。雖各祀其祖。三正非一。而咸貴于夏時。若乃歷告王春。律回人統。天地之氣交泰。陰陽之和錯綜。驗之于卦。三著之效已明。參之于天。大報之儀可用。于是天子對越在上。親見于郊。席以藻梲。器用陶匏。因天事。則發生之候爲稱。藉祖配祖。而肅靈之靈可交。故曰祭莫重于時。時莫先于孟。將修嚴父之業。必用前王之正。蓋所以欽若昊天。迪知帝命。用祈農事。順啓蟄而布和。將擁神休。迨發春而施令。然則周以建子。其陽尚嚴。商以建丑。乃地之方。皆不足以逆繁。藉于吉土。格上靈于彼蒼。是以稽合祖后。發輝盛王。統和天人。是資出震之始。降興上下。率爲嗣歲之常。古之制也。此其盛者。德非王不足以與大福。福失時亦何以格純嘏。故魯侯傳卜。春秋譏其用郊。顏淵問邦。仲尼告以行夏。得非祭祀之典。貴乎威秩。沿革之

制。美乎登三。順天時之資始。見王道之相參。夫然。則郊之用夏正也。蓋百代而無虧。

公是集卷三

騷

逐伯強文并序

寶元二年。予羈旅淮南。醫來言曰。今茲歲多疾疫。予因作文以逐伯強。伯強。厲也。能為疫者。故逐之。

皇皇上天兮。浩浩后土。厥生孔繁兮。其施甚溥。陶陶仲夏兮。草木蕃廡。鳥獸孳息兮。我民樂胥。我民孔靈兮。上帝是仁。天子孔聖兮。百工日新。上無疵政兮。下無悖人。鄰里其集兮。樂哉欣欣。伯強何為兮。孰界以政。反世五福兮。持極以令。我民不怡兮。既夷其盛。白黑眩瞀兮。執管其正。謂壽反天兮。謂康反病。仁義無益兮。苟且為幸。嗟爾子強兮。其獨何心。絕世和氣兮。俾民不任。上天孔神兮。大德曰生。天不可長罔兮。民不可久侵。天誅誠加兮。靡所避。雷公驅兮。風伯逝。嗟爾子強兮。何所詣。南有蠻兮。為寇為通。西羌戎兮。恃難自處。天子孔仁兮。靡焉羈。子強往兮。代天伐誅。嗟中國兮。不可久留。子不去兮。顛倒思予。

屈原辭并序

梅聖俞在江南。作文祝于屈原。讀其好辭。民習尚之。因以關雎。一歲不為。輒降疾殃。失

愛民之道。其意誠善也。然說渡非屈原意。民言不說渡。則歲飢惡者。說也。故為原作辭辭以報。祝。明聖靈祐。神意。

維時仲夏。吉日維午。神歆既祠。錫辭以殷。曰。朕之初生。皇授子度。嘉朕以名。終身是守。抑豈不淑。不幸逢。遇離。惑彼憂天。不可訴。宗國為墟。事敢自賊。朕惟忍生。豈不永年。惻惻荆人。是拯是憐。赴水蹈波。歲不廢。旂。既招朕魂。巫祝音先。豈朕是私。將德是傳。淪胥及溺。初亦不悛。其後風靡。民益輕死。匪朕之心。是豈為。執。婦弔其夫。母傷其子。人訊其端。指子以誓。子亦念之。其本有目。昔朕婢直。不為衆下。並子向之。謂子好。怒。昔朕不容。自投于江。世子向之。謂子棄躬。既習而圖。既遠益認。被朕偽名。汙朕以咎。朕生不時。亂世是。遷民之棄。嘉是直道。從仁于井。朕亦不取。汝禁其俗。幸懷朕忠。好說以誣。一何不聽。我實鬼神。民焉是。主。其祀其。予之所厚。予懼天明。為事戲豫。予憫橫流。焉事說渡。予懷堯舜。焉事狎侮。汝惟賢人。曾不予。怒。徇俗雷同。譏予以好。履常徇直。切諫盡節。人神所扶。未必皆福。去邪即正。何以有罰。曾非予懷。可禁其。僞。毋使佞臣。指子為戒。錫爾多福。界爾龍眉。使爾忠言。于君畢宜。

寄胡二因甫

我思友人兮。在江之皋。去我無所兮。遠哉遙遙。世豈無美士兮。莫慰我勞。願為白鶴兮。從之逍遙。

河之水并序

自河決商胡。八年于茲矣。用事者議塞之與勿塞。至今未決。而河頗為害。予至河北。聞河之曲。

折。作河之水二章以告病。

河之水兮。一直而一曲。嗟湯湯兮。安所屬。

河之水兮。一濁而一清。嗟湯湯兮。何時平。

彼山詩

郡縣多曠土。往往徑三四十里。無一人耕者。問之曰。過矣。歲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歲四三。年。嗚呼。百姓非樂去墳墓。遠君長也。凡有不得已。朝廷詔書欲招徠之甚。赦其罪戾。捐其租粟。濟其不及。恩至深矣。猶莫有至者。異乎予所聞。作彼山之詩。道所以不來之意。

彼山之阻兮。虎豹號號。我旋而歸兮。虎來即人。

彼山之澳兮。雄雌攸伏。我息而作兮。應將起陸。

深不可游兮。高不可飛。我後而悔兮。安庸歸。

武溪深

武溪之水兮。日夜而東流。淺不可屬兮。深不可游。

武溪之山兮。高下而相乘。卑不可越兮。危不可懸。

毋水于懷兮。毋山于仇。庚庚武溪兮。曷云其尤。

懷歸詩

淮水悠悠兮。去我無舟。匪我無舟兮。此焉優游。
淮水洋洋兮。去我無梁。匪我無梁兮。此焉翱翔。
淮水東注兮。惟禹之績。古人不可及兮。吾獨淹留其何得。

四言古詩

魏京詩并序

上二十年。始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巡狩之德。以達孝思于下。于是野之處士。咸相與議曰。蓋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之間。不能數百里。文武之位。不過侯伯。而詩乃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聖朝。德位相侔。述作相繼。而無過繼。茲茲之詩。此乃處士之罪。非公卿之過也。乃考聲韻。辭以繼大雅。垂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郡雄維。奄定北國。四方來同。
皇曰卿士。在昔聖考。祗遵文武。維慈幼老。
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于下。罔有不服。
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亦保育之。
時維維猶。悔予之福。靡度靡虞。嗚呼以狂。
業業烝烝。載震載驚。侵襲及境。羣心不寧。
帝奮厥武。百萬其士。匪怒以棘。于三十里。
如虎如龍。如雷如霜。靡有遠邇。天子其來。
天子來止。士增其喜。孰儉其生。以不奮與。
驅之渾渾。攘之負負。靡有朝張。穢厥駭駭。
威厥其實。或請其命。旁振于旅。惟時既定。
屹屹魏土。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惟上帝伊怒。
既爾爾弓。既爾爾矛。匪猶止。四方是休。
皇曰卿士。聖考之德。允于孝思。孝思惟則。
爾祝京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隳。
皇曰卿士。惟帝時功。功亦惟人。惟冠萊公。
爾慎爾止。爾予于治。期爾前人。用迪爾事。
皇曰卿士。惟帝作武。垂是萬年。莫敢于侮。
泰山之封。后土之神。予盛若茲。惟天是眷。
翼翼魏土。天子國之。穆穆原廟。聖人則之。

孰爲強暴。敢不來觀。俾但于威。于忠是訓。
顯顯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單之北戎。
河水東注。昭哉禹績。時萬斯年。天子之德。

古怨詩

鴻鴈飛矣。嗚嗚其族。孰是人斯。惻惻其獨。
鴻鴈飛矣。嗚嗚其族。孰是人斯。惻惻其處。
天兮地兮。載且履兮。孰是人斯。莫我視兮。
日兮月兮。出且沒兮。孰是人斯。遠我忽兮。

離詩效阮步兵

浮雲決轡。追天未雨。習習和風。長我稷黍。乾道變化。羣龍以序。元首永康。股肱是輔。其輔惟何。惟伊及呂。
其康惟何。惟堯及禹。我食既豐。我衣惟楚。無有後艱。既歌且舞。我徂何往。于彼淮濱。俯玩其流。清波礫礫。
扶搖起鵬。四海揚塵。孰能高蹈。獨潔其身。衆人惑惑。賢者葆真。獨寤寐歌。忘我賤貧。

四皓歌

四皓之意。傷秦之虐。而劉項之暴。又甚。故往而不反也。漢已平天下。又恥高祖悔于故云爾。
與汝攜手。南山之阿。富貴多憂。孰知其他。
大風橫厲。江海蕩波。嗟汝鱗介。傷如之何。
高巖有薇。深谷有芝。人生實難。委曲何爲。

閔雨詩并序

臣伏見春首以來。天久不雨。縣官李用晦治大衍軌革。太醫趙從古治黃帝六氣。咸以謂風旱。
歲惡而然。陛下焦心勞意。側躬修德。撤膳減膳。議獄宥過。以迎導善氣。爰及言事得罪者。唐。
介杜樞之徒。復特見甄序。小大之臣。莫不欣然。人情悅則天氣和矣。乃三月己巳。日入而雨。至。
于庚午。時不云乎。益之以霽。霽既既。既霽既足。生我百穀。以此見我聖人之德。與天相符。
言出而物應。行發而神助。雖水旱之占。有常數者。猶不能遽之。況其眇者乎。竊觀詩書所載。盛。
德之君。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陛下者也。臣不勝鼓舞之至。謹撰閔雨詩一首。十三章。章六句。
投進以聞。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

堪輿相傳。一晦一明。或沈而毀。或亢而鳴。自古已然。世習爲常。
民生冥冥。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幸而災。猖狂妄行。惟所遇之。
天命降監。在我元聖。兼覆廣裕。四方既定。惟民之恤。無所疵病。
伊年暮春。旱久不雨。人曰時哉。麻有常數。禹湯之賢。莫能弗遇。
帝獨喟息。是豈足言。化育萬物。若容以疑。慮在誠薄。不能動天。

長離乘風起，四顧求所棲。路窮隨蒼梧，復排層霄飛。豈不願安處，不知所可依。晉徽充選院，鶴集正鳴悲。願夫抱同律，願絕將何希。

趙國乘鳴鶴，孔聖爲之回。西伯善養老，伯夷以爲歸。騶騶西楚郊，徘徊太皞墟。周漢多封君，不祀既忽諸。三墳基皇德，八索總道樞。若人豈欺我，虞夏亦典謨。萬里如浮雲，古風訖無餘。往矣不可追，嗚呼爲躊躇。游麟泳泉下，黃鶴巢林端。得失不相及，天理庸自全。有虞垂衣裳，西母獻厥璣。周禮實丘丘，車轍萬里間。宗廟願爲墟，闔閭不可變。新招作應詩，萬里用爲歎。

盤山生神芝，一年再三秀。絢彩奪靈霞，焚煌寄巖岫。真人勸我食，可以壽萬壽。自古王子喬，祕此莫輕授。采之豈辭遠，時近不可又。歲晏懷所思，終焉不盈袖。

元鈞運洪爐，晝夜不少停。萬物更相禪，一氣紛異形。駒駟出籠下，久竹爲青寧。孰知范氏轍，晚就南畝耕。至人友造化，逝與一世冥。善惡故不辨，龍犀何足驚。

東遊滄海濱，回首面大荒。結蓬三青鳥，遊山書蒼蒼。在漢田橫氏，不遇南面王。磊落五百賢，從死忽若亡。壯士不必成，令名固爲長。異體同一心，萬年尚耿光。

天道不可問，自昔孔子徒。籍籍秦漢間，將非愚且狂。大河決東郡，火德以爲符。哀哉冀州壤，兆民散爲魚。公孫離前覺，執政疾魯儒。世無異物神，終竟遺泥塗。

襄弘謀周室，憤血死猶碧。子胥殞吳門，江水爲之逆。精靈動天地，忠不輸兩國。九鼎既西逝，姑蘇亦東側。儉容習爲俗，萬世未遽易。形勢使然然，生民豈惡直。

麒麟不可羈，安得書春秋。鳳凰云難致，孰使鳴岐周。無田于甫田，歲月忽已遒。如非行遺謀，自宜道路脩。安知吹鳴律，燕谷成良疇。不見託秋駕，萬壑亦能游。

通都天下衛，名化交百廬。鳴鶴側肩入，日暮掉臂還。有生寄無窮，過者空中煙。俯仰異未就，況乃多歷年。留侯獨悟此，解組從列仙。萬戶如脫屣，故爲絕世賢。

南山有樛木，萬葉蔓其封。上枝結紛菲，下枝散叢叢。下能使上好，上亦令下通。寧知力不足，歲暮摧烈風。苦成任兩國，德教與棟隆。君苟以此始，又當以此終。

讀山詩寄獻八舅龍圖

悠悠寄先覺，神契無近知。彼美羊公意，今在峴山詩。懷谷非一變，榮名獨至茲。當時偶然語，正與來者期。慷慨激悲歌，崔嵬構遺祠。懷哉千歲後，想此江漢思。公亦蹈前人，方爲帝王師。奮筆成不朽，何啻中亭碑。

偶作二首

蓬蒿附高原，美蕓植汙池。物生自有性，不爲高下移。貴在世所用，未可以爲師。賤在衆不識，未可以爲嗤。州來薄千乘，巢父輕九州。齊景登牛山，涕泗獨交流。左右同來人，嗚咽不息收。共知富貴樂，變化不可留。四顧更悲嘆，萬類莽悠悠。歌舞未終曲，回首已可愁。或指白楊下，荒草古時丘。危辭才感涕，耿耿相應酬。豈識達觀士，笑爾若浮游。

蒙示容齋詩輒爲五言仰續遺唱

達人與通運，投迹繁所逢。在治信若風，處幽固猶龍。外物紛屢變，中局紛衆容。乃知雲夢區，未足嬰其胸。明公蹈康濟，茲世已陶鑄。優游就優息，暇豫奏時雍。高齋危舍宇，數畝環崇墉。虛軒便炎夏，奧室宜隆冬。采真混出處，造適觀義農。玩名肆獨樂，估勢輕萬鍾。越人起丹穴，子房去赤松。材爲用見循，道以世難從。古事何昭昭，斯民積願願。獨應甘棠樹，方使來者封。

得汝州舍弟新詩

魯人貴韶雅，海島眩以憂。豈不盛鐘鼓，性遠理自愁。僅在田野時，終歲頗優游。食魚出有車，夏葛冬亦裘。弄翰不自量，著書望孔周。處身笑汲汲，視世良悠悠。誤及時君門，過緣名字求。軒冕非己好，簿書反自羞。因欲飾所短，強爲妻子謀。精神散寒淺，學殖難勤修。歸以常明然，歲月屢以流。愧爾從軍詩，氣完語更遒。豈獨古人風，遠與王榮偶。實爲平生賞，若慰鍾儀囚。我年向四十，蒼髮已滿頭。篋中無寸書，磨滅惡好游。念此可以驚，如何復淹留。昔買吳下田，頗聞利勸綬。汝宜何時歸，相與尋滄洲。處使有茅屋，出使有漁舟。知命贊易篇，沒身記春秋。但令文章顯，不愧時俗偷。世事非所了，唯哉無夷猶。

讀黃子溫讀陶淵明詩十首

四海方蕩蕩，匡山得三隱。若人獨秀士，逸興麗深蘊。江漢東南流，滔滔未之盡。羽輕鮮知福，地重每貪禍。有以義皇民，居然北牕臥。此意俗莫悟，將非首陽餓。長梧有高韻，千載不可及。五柳遺世名，于今亦獨立。悲哉市朝士，夸競常汲汲。子恭委天樂，窮達兩已忘。九歌爾何知，相也安得詳。一吟黃子篇，千古如相望。追俗情易合，玩奇當企爾。榮榮彼何者，高唱屢在此。凡有三樂事，縣令不愧眉。吾又悲揚子。州縣徒勞人，著作非所務。道殊豈自強，氣直已多忤。屢招還長往，歸歟彼何辜。昔在八州牧，功業濟蒼蒼。吾聞賢者後，鮮不詐休還。如何竟寥廓，天道蓋難圖。孟嘗實超邁，舉世少其並。風流自有鍾，若士復孤迥。祖述酒中趣，乃知外家性。吾今乞食士，因詠乞食詩。諱無乞食怨，復想乞食時。貴賤自古然，豈愧世上兒。曩遊潯陽郭，懷古愴來暮。不意陳蔡間，起予欣有遇。彼此共一時，依然感佳句。

畫後三首

日出百事集，人生亦多憂。曲肱試少息，乃得逍遙游。團團爲酒魚，因之樂波流。團團爲飛鳥，愛以凌空遊。在已孰是非，于物任沈浮。觀化悟獨樂，真僞竟悠悠。成敗勞耳目，是非喪神慮。我生天地間，安得棄之去。始疑晉遠明，漸覺夢勝嘉。但可寐無曉，安知歲云暮。神交既偶儔，曉定笑憂懼。此以達朝昏，因之保吾素。久思謝時俗，奔走難自語。逍遙衡門下，雖陋得我懷。汲彼井底泉，播茲風中埃。歎燕爲之去，襟抱蕭然開。養心貴能適，造適不及排。胡爲車馬客，一往忘歸來。

裴駰上府公

長日無所爲。高臥聊自如。清風拂庭樹。蕭蕭牖戶虛。嘯鶴追羲皇。粹和反華胥。暢然物外遊。謂若天下無。方今少陽交。田野東作初。壯者固不暇。老者日親趨。胡爲乃自便。徐徐以于予。從吏代力耕。飽食良自娛。事賢底敏政。宿官特多餘。念茲寄幽閒。未覺勞簿書。但恨不可離。正當矜其愚。

六月二十六日西閣登覽

馳驚聖不足。治安思有餘。願言從物役。即事實燕居。清切掖垣峻。深沈雲閣虛。食有高饌膳。架多四部書。低頭悟素餐。遊目慚古初。非吏復非隱。人言定何如。平生山林尚。自與功名疎。何爲出不反。視此歲月徂。秋風隕高林。蟋蟀鳴階除。行矣浮扁舟。季然不欺余。

苦雨二首

洪河滔冀州。大陸日夜摧。天時普陰沍。飛雨皆北來。崩騰亂雲霧。頃刻不暫開。通衢爲深淵。高堂生蒼苔。稼穡日以沒。民生一何哀。微禹既已矣。我其爲魚哉。

獨坐空堂上。漏濕無與燥。晨炊煙不然。敗竈將生魚。被服龜蟻衣。出入螺蚌居。里閭互相絕。滔滔水漸車。安得雙羽翰。超然謝泥塗。

久雨三首

繁陰過五日。積雨迷九天。衣冠亦泥塗。陵陸成深淵。忘屢已乘轡。舍車始思船。曰余蹈滄海。良知時適然。清渠彼涓流。通達此夷坦。風雲瞬息間。江漢倏生眼。淵源詎能測。浩蕩頗可憚。白日蔽九霄。吾行幸常返。巖巖蓬萊嶺。赫赫崑崙墟。上帝嚴紫垣。華仙亦深居。高出雲霓外。俯視風雨除。安知曾墊民。汨沒幾閭廬。

石林亭成宴府僚作五言

吾愛謝宣城。適意安獨往。雖聯鳳池步。不廢山泉賞。吾慕應休連。感事能屬書。頗嬰下流勝。獨占仁智居。寥寥二賢後。忽忽千載餘。若士不可追。此風或在予。延石象衆山。決泉瀉交渠。林壤使我欣。不知歲月徂。森羅分蔽虧。松竹相扶疎。時時四方客。顧此亦踟蹰。僅過鍾子期。知子情所墟。

自京師汎舟還郡作三首

秋夜何迢迢。一夢八九覺。孤舟寄風雨。短燭才自照。冥冥高雲過。寂寂山鬼啼。展轉誰與歎。漂泊未可料。昔我自茲邁。春華巧相笑。今我復來此。落葉紛滿道。客行無遠近。勞苦略同調。一歲再轉旅。人生豈長少。良無二頃田。詎得守蓬蘽。

昔在馬少游。抗志安故土。其後龐德公。迹不踐城府。出乘款段馬。身與麋鹿伍。鄉里稱善人。妻子同隴畝。人生資衣食。既足尚何取。致求多贏餘。筋力但自苦。常陰賈秋序。澤水彌平陸。居人逐飛鳥。往往巢樹木。四顧何茫茫。江海忽在目。古語乃信然。高陵或爲谷。乘桴義無憾。漸髮憂可辱。弁冕積禹功。誰其悲滯足。

西陽池新舟邀府公遊泛

昔賢濟川意。因與斯人共。曠代屬明德。至樂下及衆。池臺固舊賞。舟楫爲新用。忽疑江湖景。稍信風濤縱。追參鳧雁泳。歷覽魚鼈動。頗已寓高興。矧今結輿誦。嘯歌一時適。顧盼萬全重。好勇知未能。乘桴自欣從。贈馬俾供奉。

朝廷功名次。晉國在第一。受遺先皇帝。事與周召匹。丹青勳勳伐。終始最密勿。宗族宜甄庸。百世皆寵秩。公孫非遐胃。何乃尚淹屈。官名雖供奉。允散眞士卒。努力習文藝。家貧傳清德。輪飛終不高。好事見心骨。人生繫逢遇。進退豈定律。古者如爾徒。高戶自可必。今者如爾徒。富貴亦未失。主張有異幸。時艱非回車。嚙嗟元功世。頗復困蓬華。吁彼山野人。奚由自奮出。

出城城角東顧水如江湖田甚多居民捕魚種蔬賣白蛤從西中已來四年矣

出城得自便。下馬事幽討。曠野荒不耕。蕪蕪生滿道。往往逢飢人。羣背掘野草。不惟黃頭兒。亦有白髮老。間之指積水。此去殊浩浩。室廬久漂蕩。樹木多立槁。食此且賒死。堯年亦久滯。不能去墳墓。更欲依蒲藻。昨來計蓮茨。頗不減稊稻。明年當大獲。妻子咸相保。

夢中

誰謂夏夜短。一夕夢九逝。夢中如平生。歡笑隨母氏。覺來拊形軀。獨在人間世。上呼聲連天。酒泣血滿地。何忍留我生。哀哀抱微志。

彈木樽

先民任天眞。吾得見其器。其器云如何。蓋若斲木類。不戕生以威。不傷材以蔽。不以遠見遺。不以枯見棄。因其無用委。授以有用意。取彼自然象。廓此固然制。豈無彫磨工。不欲敗淳粹。豈無青黃文。不欲增巧偽。其高豈無蓋。不設簋豆製。其下豈無舟。不著難鳥麗。任其肆獲落。肯慕金玉貴。兒童誦教朴。婦女驚醜異。豈若輕薄子。形容混茲世。矜愚以相高。飾貌以自喜。道風陷衰薄。古道喪簡易。自非瘞瘵民。慎勿同一醉。

泛舟

長嘯望江漢。極懷滄浪行。因浮扁舟去。共盡幽人情。春日天氣佳。近郊潯水清。雜花亂繽紛。好鳥相嚶鳴。解纜相沿汜。凌風恣縱橫。適心故與樂。徇物肯虛名。興盡相與歸。夕陽半東城。

過士建中屯田居此君年六十請致仕所居蔽風雨而已

市朝隱非一。躁靜理不同。多君金閨意。遠有山林風。千鍾臥名利。三徑入蒿蓬。似是於陵子。又云張長公。相望千年外。獨得環堵中。自古用先進。誰當駐飛鴻。

出城

簡服謝車馬。逍遙理輕策。平原草樹美。百里見秋色。稍知人境殊。似與羣塵隔。悠悠出岫雲。杳杳歸林翮。煩腸寬鬱紆。遠相俱幽寂。孤煙起晴縹。去水照心白。所期尚星壤。生事視耕植。適野非昔賢。子焉如有獲。

泛舟三首

冰泮池水綠。春意亦已歸。長楊特多思。浩蕩隨風飛。弄舟不用楫。漾漾陶春暉。回還無終極。孰謂江湖非。

舉觴屈坐人。行樂常苦稀。一醉捐百慮。念子勿相違。乘日復來游。北林稍芳菲。當令魚與鳥。識我心無機。雪消泉似漲。冰解舟可通。操觚不憚冷。環渚故無窮。歌詠淹短日。酣酣輕朔風。何須萬乘相。始辨鷗夷翁。方池亦通舟。水色涵碧霧。解舟不用楫。漾漾隨風颺。中河乍縱橫。顧盼幽與饒。白鳥逐人飛。亦經時復跳。稍與外物遠。解襟歌且謠。安知抱憂思。謂我士也驕。

初到毗陵

獻歲涉重江。仲春安我居。衆物已熙熙。新花生遠墟。解裝慰羈旅。置此琴與書。稍稍道吾真。幽襟得軒虛。頗聞蘭陵俗。尚有荀卿餘。文章幸仰止。夙好今欲摅。膏雨復應候。帶經得耕鋤。歌成擬蘇氏。賦就期相如。出處方自爾。名聲亦從渠。無煩畏暑民。屑屑俎豆予。

雨後城下

雨餘百川漲。遠水浮林梢。忽怪有帆席。何爲出島巢。登臨非吾土。虛爽慰南交。稍見暝煙起。陰蟲啼草茅。畏途心多驚。強寢終不安。雖是仗忠信。猶有行路難。古今惡隨波。今乃知所患。胡爲出溷濁。幽興悠然寬。

望九華山

九華非人境。開卷不相識。南浮大江波。始見蒼翠色。是時雨初霽。積霧尙融液。九峯若驚龍。並躍雲外碧。森然聳牙角。未謂眞是石。問名審其實。歡喜懷所適。候奇一何甚。遠想始開闢。造化號淫巧。斧斤恣雕刻。不然何其功。不與嵩華敵。我行宇宙間。若此曾未覩。中國名山川。幾何亢斯迹。徘徊不能去。塵土槐行役。平生樂閒曠。時俗況迫阨。誰爲隱君子。攜手宅巖隙。

鷄冠花

秋至天地間。百芳變枯草。愛爾得雄名。宛然出陳寶。未甘墜墮陌。肯與時節老。赤玉刻纈果。丹芝謝凋稿。鮮鮮雲葉卷。粲粲兔翁好。由來名實副。何必榮華早。君看先春花。浮浪難自保。此花白晝後。益覺鮮可愛。玉書云亦如鷄冠。

陳郎中竹園

蒼竿十餘畝。歲晚色更好。詰曲逗遠村。深沈象晴島。鳴禽自相應。風葉不待掃。何事主人心。白頭三署老。淨雲

高雲乘颼風。決瀉縱所適。大哉九霄闊。俾爾萬里客。豈無一掬潤。浩蕩洗南國。應龍潛冀州。回首空眇眇。

公是集卷五

五言古詩

題度支廳事許道事畫松石呈彦猷鄰幾直講

長松森無依。蒼石儼相對。自然山林氣。若出天壤外。許生筆妙絕。今世殊少輩。發揮得意表。瀟灑與神會。炎蒸五月交。虛土九衢內。微風度廳來。左右含天籟。下有漁樵翁。生事尤可愛。茅茨乍隱見。獻獻更向背。吾廬若辨此。軒冕本不賴。願從二三子。相與懷言邁。

擬阮步兵一夕復一晨

一晷復一晨。一晨復一夕。擾擾若有爲。悠悠定何役。譬如風中葉。不自知所適。譬如池中魚。不自知所得。朝乘日車出。暮與羈鳥息。昔我髮純漆。今我髮半白。雖能遠神靈。傳我雲表翼。我與從之游。覽觀元化極。

紀危

四月河水滿。怒風復相乘。維絕柁亦摧。舟人廢其能。中流急迴環。頃刻不可勝。性命委自然。豈知所依憑。堤旁多聚觀。失色氣崩騰。孰不顧引手。而乏鉤與繩。嗟我亦天幸。既危乃復興。追思方厄時。汗出如洗冰。傷聞前此者。覆溺已屢曾。此事通爲邦。長民可以懲。因書作長詩。俾不忘戰兢。

十二月十一日雷電有作

今茲方隆冬。陽春尙宜少。去聲幼少之少。何忽雷早聞。因之電爭曜。碎轟非常怒。橫掃通夕照。號令無乃乖。災祥諒難召。吾聞玉女戲。獨得天公笑。此理正應爾。君毋強譏誚。

種紫蘇

赤日厚地裂。百草殆立枯。朝雨應所至。雖微念勝無。力難與禾黍。可以成嘉蔬。歲暮有此望。帶經且親鋤。今茲五月交。盛陽消已徂。汲汲愧老圃。仲尼云不如。養生寄空甌。雖乏未可虛。正以營一飲。形骸如此劬。

連懷三首

天道與性命。聖人罕其言。七十豈常士。游夏終不聞。鞠躬慕仁義。或不免飢寒。奸雄何爲者。往往爲世賢。倘復有異幸。無用預其聞。

有形每共生。達士獨無惑。昔有蒙袂子。恥從嗟來食。物生會當盡。壽非金與石。但恨居世俗。不能盡胸臆。壯士志滯壑。斯言著前識。

初歲志遠邁。所慕在輕肥。自恨聞道晚。不虞失性非。迷途將未遠。回轡猶虛幾。古賢多事業。出處何不知。甯受芻豢辱。倘爲鴻鵠飛。

歸牧相訪示所作詩賦篇予與其兄子緯還往頗熟
曰子謝賓客久與時世疎。何忽衡門下。見枉使君車。形影映落日。腰間有懸魚。抵掌若平生。論文及空虛。昔與君猶子。結交幸通書。往還苦不早。相見情有餘。置我二阮間。遠慙德不如。強來束帶起。投綈尋君廬。

大雨中入局寄查獻將以疾臥家

敵蒸變繁陰。快雨如破谷。明趨關關路。深水入馬腹。此地常結轡。江海忽在目。冥行畏坎井。遙遠戒顛覆。慙聞高眠翁。不知泥塗辱。

賀范龍圖兼知延安

大兵昔摧傷。兩將折旗鼓。哀哉中國士。化作城下土。冤魂不得返。殺氣凌彼蒼。天亦爲之悲。白晝日無光。人言此城下。往往鬼神哭。此事天子憂。此心大夫辱。昔公守東越。人怨公不用。今日公在西。知公德持重。築城不必堅。解甲不可攻。何況保金城。弛張皆繫公。汲黯輔炎漢。淮南內聲懼。鄧都守窮邊。匈奴爲之去。此事昔所聞。今日見所親。折衝樽俎間。震動旂常民。國恥行且刷。寇讎不可保。斯人嘆微管。顧及太平老。

奉和宋次道遊嵩十五韻

嵩峯三十六。皆在青雲端。宿昔望見之。恨不生羽翰。卷轡塵土中。日月如波瀾。邇來老將至。更覺行路難。聞君謝車徒。還勝窮峯巒。幽深每獨往。神異多所觀。若有異仙子。羽衣白玉顏。吹笙煙霧中。舉手留盤桓。信非人間境。邈與時俗懸。願懷平生舊。慰以追遙篇。三復想在目。令人愧衣冠。處世固且疎。幼與亦有言。一丘與一壑。自謂無間然。安得從君游。解纜弄雲泉。昏昏歲復晏。相望空長歎。

和聖俞逢羊

公是集 卷五 五言古詩

公是集 卷五 五言古詩

公是集 卷五 五言古詩

這傍逢羣羊。問羊將何之。朝供大官膳。踰闕未自知。數釐此何罪。無乃爲衆爲。肥羶一報飽。鼎俎安可辭。甯辱泥塗中。故人所以悲。

懷歸

圖養始干祿。執官復辭親。外物與我違。幽懷安得伸。低徊畏簡書。苟且謀賤貧。碌碌已無補。規規徒自珍。秋風卷層雲。鴻雁知所賓。我獨無羽翰。不能絕塵塵。

送呂光祿自十一月留都下凡十餘日得別字

汜濫誠易挹。俊賢嗟肯留。愧君殊邂逅。平歲能優游。會心到稽呂。訪古窮瀛洲。誰令春風來。關關動歸舟。千里在明發。一棹成歡酬。江湖望魏闕。離思空悠悠。

題改芝亭作水鑑亭

昔人種白芷。既以名此亭。今我開鑿淵。復以水鑑名。吾豈異昔人。而徒易其稱。所樂于水平。內明而外清。內明可比心。外清可照形。照形不吾欺。比心不吾傾。虛靜吾自居。逍遙以無營。會有水鑑賢。吾能與同登。

閉門二首

閉門無所事。歲月忽已極。豈敢空絕交。出門諒安適。是非散外慮。文字堆四壁。憂樂參在前。孔孟漢居側。崑崙默泛覽。萬里在瞬目。曩古時幽尋。千年僅頃刻。悠悠富貴士。此趣或未得。胡爲逐車馬。辛苦牽車役。傳嚴由帝寶。圯橋自神授。商道繁復興。漢基翕然構。窮通苟有命。貴賤豈足疚。斯道誰得聞。人方薄圭寶。

小孤山

驚波觸南崖。反怒射北壁。蒼山相與排。所謂小孤石。蟠根萬仞淵。盤角百丈碧。祠堂給精嚴。行旅進粉澤。或云婦女神。聆聲頗有迹。吾知定名意。似欲旌介特。流俗失其真。傳聞莫開釋。居人私其利。禍福安損益。號爲媚妒說。以誣聰明德。先王秩山川。禮典有廟食。奈何媚于寵。屈己忘正直。吾欲爲小孤。作書解行客。復恐不見從。嗟哉世多惑。

新種雜花樹

天地大逆旅。浮生遠行客。大無萬里異。遠不百年役。乘流惟其遇。得性從所適。何必思舊鄉。而復名一宅。此邦非吾土。此處非我迹。彼我苟已齊。實主不足擇。種樹宿所好。及聞易爲力。芳草十餘品。往往手自植。春風二月交。重疊庭下碧。欣欣生意好。一一見顏色。對之默終日。澹若無情物。四時青人眼。壯士每歎息。憂來忽無方。外物不可釋。中和一相伐。頭髮先爲白。豈乎爾能忘。于我獨有德。

藤司諫知涇州

天狼東南鳴。兩矢西北集。覆轍豈不容。縛虎宜在急。詩書擅將帥。高枕付城邑。權變非武臣。恩威在呼吸。壯夫氣已激。義士威成泣。籍籍名四喧。蕭蕭髮競立。行旂亂塵集。已有邊風入。遙知謁明光。介冑但長揖。

城下

秋成雨更綠。高下共婆娑。浮烟晚自起。歸鳥暝爭棲。山谷入幽想。茅茨多舊蹟。日涉遂成趣。身將麋鹿齊。

庶幾堂

但暑亦已煩，清旦尚餘爽。薰風應候至，芳物與春往。庭樹交浮陰，山禽轉清響。空堂更幽寂，初日正蒼莽。時節無所感，忘言以爲賞。

涼夜

疎雨洗明月，清風生晚涼。動搖星辰影，汎濫河漢光。螢螢覺草腐，蟲吟知境荒。蟬憂易遠感，不眠疑夜長。

秋梁公李太尉廟

就列貴陳力，立功尙成名。兩君雖異時，令望相提衡。治獄多陰德，不戰屈人兵。去思獨至今，奉祀見遺氓。文武百世師，將相一時榮。念我雖與歸，愴然悲九京。

畢吏部家在大一宮側

蓬蒿通秀氣，云是晉時賢。名聲與陵谷，共盡一千年。惟昔繼連輝，死生同脫屣。安知泉下魄，非復靈間眠。

和張洞春雪

水國雖暑濕，亦惡春令早。雨暘恆不時，過燥未爲好。凌威集屬陽，瘴瘳一以掃。宿麥根復潤，豐年不煩禱。堪與氣清真，生物同壽考。大哉造化力，排幹正穹昊。能令四時順，少失安足道。君胡乃歎嗟，哀彼花與草。方今王正始，節物自未老。繁華雖云遲，秀實終自保。可以寬君憂，毋爲色枯槁。

雪意

淅風起幽朔，白日晦光色。仰視浮雲高，蒼茫天容碧。林林懷華木，累累抱寒魄。今朝識天意，欲見松與柏。

雪後

日出桑柘暝，鷗鳴風景和。縱心適田野，顧覺春意多。欣欣林間叟，負薪行且歌。此中有真樂，富貴如余何。

壽事觀殘雪

春陽漸漸榮，凍氣留深殿。金莖向飛霽，碧瓦仍鋪練。寒光寂寥迴，暖色依稀變。雪中異風景，會待花如霰。

初雪

荒居人迹絕，但覺歲月飛。北風不我欺，吹雪天上來。入戶時縹緲，當軒肆徘徊。有情知相親，高臥未足哀。他日門重關，今日門早開。閉門謝誰爲，南山玉崔嵬。

雪中寄賁弟

大寒雪長浮，雪急風更厲。行子歸何時，遠遊感人思。脊令願偕下，鴻雁願時逝。原隔無安居，稻梁豈深志。誰令歲月晚，坐使羽毛瘁。江湖可遺憂，引領正相逼。

月夜

日入更酒增，悄然庭虛空。酒杯落明月，白羽來清風。佳興自不淺，幽人無異同。徘徊臥林下，重露霑蘭叢。

和陶都官九月十三日夜對月是夕某與子華聖俞如晦會飲君謨所

秋葉恣淫溢，后土無時乾。忽驚浮雲盡，更覺天宇寬。涼月如白璧，飛來青冥端。衆星稍滅沒，驚鴻自盤桓。

興發思遠游，情無凌風輪。聊尋故人家，呼酒澆肺腑。適與二三子，四座俱解鞍。重台心賞同，百態不辭難。玩古驗漢魏，君謨出漢魏。時金錯網網，細有分寸尺。度天下奇物，也舞殊試郭郭。談諧雜諧語，大笑傾衣冠。足爲一時樂，未悟清夜闌。每至絕倒處，恨君不獲觀。明發得新詩，照人瑩琅玕。又知共茲歡，正若相從歡。君本青雲人，淹留尚郎官。曠懷不自屑，遇景宴且殷。古來悲秋士，局促宋與潘。相望如駿駒，豈足爲君歎。

夜月

執熱不可濯，暑暑倦衣巾。涼月如有情，萬里來慰人。浮雲卷層虛，六合隨清新。河漢涵光輝，城郭息埃塵。茲時一可畏，與子聊相親。迢迢夜未央，更益情性真。

夜起呼徐監簿同看月

夜長愁無端，歲晚易多感。徘徊中庭步，相與肆遐覽。繁霜冷冰骨，皎月清照膽。幽意暫欲飛，秀色若可攬。明月雖復來，素華已應減。念茲徑使醉，無使我心慘。

南伐詩

兵行何忽忽，百里不一息。南征有期會，相觀各努力。三年成西荒，蟻虱生金革。歸來席未煖，羽檄何奔迫。行行當遠遊，五月逼炎赫。尙有筋骨存，所虞生死隔。山林如懷焚，溪水沸漸激。自古皆有言，一夫萬人敵。虺蛇長相逐，虎豹不可格。主將貪功名，謀臣貴恩澤。奈何輕人命，棄置曾不惜。探湯入其中，未半死已積。蒼生亦膏民，不必皆盜賊。賢主尙屬囑，仲春猶掩骼。一身不自愛，所懼失爲國。堯舜有舊書，廟堂爲法則。

城樓送別

驚風走枯蓬，百里不暫息。雲雲乘飛雨，南山坐成隔。蓬老初無根，豈辭遠爲客。山高雖可望，路遠當不識。去留類如此，覽物意事極。鞍馬未動關，會合彌可惜。緩歌送清觴，更醉日將夕。

李縣州訪別

天寒起常晏，日出屏未啓。深巷聞傳呼，兒童怪庭紫。知是漢中守，訪舊來至此。適我平生懷，趨迎願少止。結交許忘年，並坐每抗禮。語罷當遠行，參然色不喜。君惟二千石，我徒一男子。貧賤宜輕絕，反如不能已。善化遲蒼月，壯心隘萬里。側聞報政速，永觀凌風起。事復遯東山，滔滔歷年祀。

食橘

吾聞江陵橘，乃比千戶侯。歲獻天子旁，取爲廟堂羞。問其何能爾，無匪而遠遊。橘不自言，請君以臚。爾生覆載中，願亦萬木俦。過爲顧人頤，謬得萬貫收。託身聖賢間，自疊名譽浮。苞苴願攜挈，富貴常見求。明珠無先容，按劍或暗投。而我適衆口，鑽金不予憂。物生有通塞，不必在中州。何用懷苦辛，但爲時仇讎。

留都幾君章奕菴便宿小齋

簿書最短景，燈火宜清夜。過從喜吾子，尊酒追我暇。歡來中廣舒，興盡外物借。錯落盤上棋，白黑互持所。決機說神速，取勝願雄霸。惜我壯士氣，局此萬里覺。時乎無由試，寓目亦鬱鬱。天地一芥土，古今萬物化。

公是集 卷六 五言古詩

五八

與鄰幾對燕戲作

碌碌無用智。玩此方罫間。君乘百戰餘。勝氣不可攀。拙速亦天幸。出奇犯險難。數存劫軍實。斥境除邊關。律應隨進養。座客歡解顏。安得百壺酒。使君醉酡還。

金山東崖北望海門

五八

憑高仍一望。北固何崔嵬。地形東與越。江險通邛崃。英雄既已矣。壯觀空在哉。寂寥寒潮上。孤帆當樓來。岸上兩賢二首

謝公樂山水。不以官爵間。天機有所賦。世俗從爾諄。上臨峻巖峯。下弄清冷澗。吾生慕如此。敢避刺疎慢。事爲途中絕。勿作蒼下驥。謝靈運

人在誰不知。妄爲世所束。與來當自往。與盡期自復。大雪暗溪路。新晴月微燭。去非之子慕。返登斯人辱。優游便所適。假髮編曲獨。王子猷

贈梅聖俞

耳聞梅聖俞。及此將十載。洛下聚英豪。文華富如海。靈南青與趙。墨相歐陽公。尹洙王雱。會稽中。皆名士。聲名動冠劍。久合參朝案。何意幕中客。新遠江上宰。靈南以詩從。從事知進退。歸京師。材高用難晚。大器終有在。三公議者多。薦拔可立待。棲棲九衢裏。塵土增厭殆。相逢恨知晚。乍似去貧賤。鄉居幸見過。沃此胸襟疏。

登禪智寺上方贈同遊諸公

重岡抱城起。清川帶野回。舊都遷陵谷。遺寺空池臺。脩竹入疏籬。荒溪轉崔嵬。鳴禽畏人起。故老驚客來。置酒感興廢。浩歌寄歡哀。伊昔游此人。于今安在哉。谷深春先覺。地爽景後顏。造適假一笑。願君盡餘盃。

楊白花

飛飛楊白花。隨風渡江水。江水來不極。楊花去無已。鴉啼淺深樹。鶯啼千萬里。春風傷人心。絲絲復如此。涵虛閣玩玄猿孔雀

清池明月景。高樹含涼風。巴猿戲南樞。越鳥安深籠。聲吟激清源。文讀揮靈茸。弱爽不自非。全生感爲容。曠然感興樂。遂哉適樂翁。

兩篇同登民登西北樓

雨餘暑氣滅。日出浮雲開。高樓極遠目。百里無纖埃。山形西北蒼。江勢東南來。舊都尚能記。壯觀多可哀。微風激清嘯。浩霧侵寒杯。亦知非吾土。聊復樂徘徊。

秋興三首

微風起闌闌。秋意日已滋。陰蟲悲鳴鳴。草木同變衰。天道雖茫茫。平分爲四時。功成自當去。搖落何獨悲。魏牟貴公子。沈沒功名間。一浮江湖水。慘戚顏朱顏。魯連揚高乘。蹈海如忘還。棄世脫敝屣。風流安可攀。耿耿河漢輝。中夜西南流。牛女永相望。婉孌悲素秋。安知乘槎翁。徑出海外遊。天路或幽險。神仙非所求。

留城子房廟

大風起豐沛。海水羣飛揚。逐鹿未有歸。飛燕猶道旁。一見契千載。立談開八荒。蛟龍不可羈。鴻鵠得新翔。昔爲黃石師。智策無與雙。晚蹈赤松賞。功名忽如忘。由來神仙流。理與天地長。陵谷自有遷。若人豈復亡。

公是集卷六

五言古詩

今古路

出門道路多。縱橫不可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會行客。徐徐逢路人。詰問青松側。客曰今何往。答之遊京國。客乃指要路。而前行有益。古路難大道。不如今路直。但行今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別我去。獨自躊躇立。爲見今古路。信乃無差忒。今路足輪蹄。古路多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背古人迹。欲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又擬不出門。奈何飢寒逼。哀哀此時路。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嫌。路須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蹶失。勉哉自勉哉。前去難云適。不獲見楊朱。萬古幾悲嘆。

曉至池上

宿雨壓高葉。薄雲麗朝陽。園林澹清秋。庭戶蕭蕭涼。水淺魚情鬱。荷深鷺低昂。幽懷欣自得。佳賞契所望。忽恐羣動作。深林沸螭蟬。

晚涼

落日蔽崑崙。微風起闌闌。蟲聲語悽悽。樹影翻離離。蒼露結明珠。圓蟾鑒塵埃。浩歌始自放。明此區中狹。

公是集 卷六 五言古詩

五七

公是集 卷六 五言古詩

五九

我行覽遺蹟。城邑空蒼蒼。感古追遠遊。白雲杳無鄉。

同介甫和聖俞贈秋樂公詩

陳平智有餘。周勃勇無敵。兩人相提衡。終復漢社稷。梁公柱石委。獨立謝羣力。匡君多直言。萬士有深畫。既扶將頽運。復起未燃策。事業兼二子。浩然雪霜白。傷材戒獨往。特達見令德。誰謂十世遠。風義猶不隔。末孫何支離。賦畀有餘色。明詔問樂鄉。布衣列士籍。名垂天壤間。氣使儒夫激。聞君商聲歌。更若出金石。

贈聖俞待制

君居御街西。我居御街東。如何百步間。十日不相從。君非園中植。落落千丈松。我亦湖海人。庶幾孤飛鴻。俱遊人世間。俛仰豈不同。蕭蕭愛向白。哀哀嗟轉蓬。仕固不期達。貧亦不諱窮。行當一塵去。幸讓提事翁。

早至涼州觀芙蓉

林深池亦淺。日出光晚及。繁榮花向含。薄薄露猶濕。良魚酒復躍。幽鳥翔又集。物情況如舊。心賞浩難覓。雖能贈遠人。采采空佇立。

同客飲涪州驛使君快老亭

百尺井底泉。激輪作飛流。瀑湫入庭戶。宛轉如奔虬。主人三署郎。持節西南州。棄之以故里。富貴安足留。御捕長閉門。麻絲非所求。官來坐林下。樽酒相獻酬。未嘗語朝市。餘事良悠悠。乃知獨往意。不必山林幽。衣冠多舊才。繼踵公與侯。誰能懸其車。五十未白頭。嗟嗟賢大夫。此風可鎮浮。爲問三輔間。何如馬少遊。

曲水臺竹間臥坐

杖屨不能遠。逍遙池上林。微風起衆簾。炎日隔繁陰。妻妻激流泉。圓圓語鳴禽。放懷在離人。寄賞欣會心。既謝朝市喧。亦忘山谷深。雖知非吾室。猶以開煩襟。

永興軍中

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誰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駸駸麗華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樂者何。北軒手種竹。兩竿近軒有。甘露降其上。作五言示諸同舍。

秋來手種竹。憔悴不成林。復此雪霜晚。空驚孤直心。如何沾瑞露。似欲慰窮陰。珠華榮將墜。五色潤還深。含春乍在莠。載日尚蕭森。玄澤非人力。樵蘇無見侵。

舅氏見索新詩

賤子本不學。大賢宜見疎。奈何手賜教。反謂詩起予。高義終炳然。內慚良闕如。得非魯仲尼。不廢狂接輿。編旅習荆楚。荒唐存簡書。敢驚和者稀。長恐歲已徂。雲漢回天章。圖書祕石渠。瓊瑤落咳唾。寒暑隨吹噓。百年清陽悲。萬古秦風餘。嗟我送舅氏。終焉非路車。

贈蘇頌

大家豪虎革。氣能傾羣雄。衆人見之美。蘇生見之嗤。揭客懷寶玉。精神暗塵縑。他人望而唾。蘇生望而知。知之竟何補。位下容貌卑。雷同世方尚。獨異誠難施。嗟子豈不謬。拳拳心不移。拜我呼我兄。問我謂我師。

奔蜂負蠶蟬。誰道當其宜。惘子空慕古。且爲世人非。古人亦如此。如此名已垂。但當勵行習。慰我千里思。

雪後城上作

雪後原野曠。春生風氣和。藹藹林表色。輝輝池上波。形閒境逾靜。望遠意更多。年華適可玩。不醉將謂何。

寄因甫

君雖委計吏。官似宣尼公。貧賤更何恨。優游聊與同。忘懷鴆夷酒。乘興松江風。此亦隱柱下。何用臥隆中。

寄聖俞

徘徊帝城裏。獨吟有所思。故人昔別此。秋風今若茲。流水去不已。新鴈來有期。寄聲可相及。一見慰天涯。

秋雨

天道去人遠。好惡常若違。始耕苦炎旱。既種雨過時。憔悴兩無補。飢寒方自茲。素飽猶可恃。嘗言采其薇。

寄密令楊查文再舉學官皆中正

三年不相見。相見常何時。曩別不謂久。後期庸可知。周南滯留地。宿昔太史悲。春草愁山中。王孫變垂絲。懷寶常若迷。獻玉常若疑。聞君已屢薦。終歲獨差池。得鹿在說過。亡羊實多歧。奮書成自樂。回首空相思。

贈黃子溫別

雙鴻俱異鄉。來集涪川流。鳴聲偶邂逅。形影共沈浮。一以風波去。一以學網留。去留雖殊趣。失侶自懷愁。五里一飲翼。十里一回頭。有情同覆載。誰免願朋儔。南國江海闊。豐年稻粱優。力弱霜嚴繁。無因攜汝遊。

同謝十三賦盆池

碧沼含白水。動搖明鏡光。浮沈見魚樂。舒卷聞荷香。實繁茲有適。紛囂因以忘。多君江湖意。不復疑坳堂。

庭前舊竹

冉冉東南美。託根那在茲。鳳凰不可待。歲月方屢移。非復山林意。空餘霜霰姿。清風有時至。獨與幽人期。

新置盆池種蓮荷菖蒲養小魚數十頭終日玩之甚可愛偶作五言詩

采芳未盈手。積潤不滿尋。游魚亦何樂。幽客同此心。安排在所寓。相與忘浮沈。清理趣自足。孰知慕高深。鵬翻瀟滄海。龍起焚山林。體妨反多累。豈若終歸澤。

送鬱林楊守

鴻鵠懷遠心。不畏霜露寒。鷄鶩守樊籠。朝遊暮來還。人生感意氣。朋友死一言。況分社稷憂。復在君臣間。曠侯一麾守。萬里蒼梧山。瘴海不可游。衆人昔云難。升車稱慷慨。卽路無險艱。乃知抱忠信。可以居夷蠻。昔賢尚功名。天子憂南蕃。報國恩汲汲。勿令歲月遷。

送春

莫惜林下花。花存春尚在。一隨南風散。飄忽不可待。四時相乘凌。萬物隨變改。不如玩三秀。忘年蹈雲海。答舅氏時詔不就學官者郡勿舉故見督赴期。飛鳥知深林。酒魚樂淵渚。升沈久相笑。出處各自殉。漆雕不願仕。孟子恥獨進。軒冕世所榮。吾斯未能信。

辟雍煥文章，王國聚英俊。及門足自喜，內省愧多吝。且將事賦畝，亦以樂葵蕣。悠悠謝知音，當讀斯言初。

公是集 卷六 五言古詩

送張宗道崇班自穎徒秦不樂于行
宛馬來東道，燕鴻起南飛。適時必有遇，去遠不獨迷。左攬繁弱絃，右拂青絳輝。笑作千里別，出門亦依依。人生何新故，行道情有違。勉率歌清風，以慰君永懷。

陳元龍

元龍湖海士，固有湖海氣。自臥百尺樓，華兒仆諸地。大賢資遠到，高節邁一世。四野爲戶庭，九河乃衣帶。靈機有時屈，英譏豈獨閉。蛟龍隨波游，恥與魚鼈計。擊劍歌商聲，捐書謝俗議。功名留當年，異代見君意。

一月贈深甫

一月三過公，此非兒女情。詩人感伐木，相鳥猶嚶鳴。尚友百世近，結交千里輕。矧惟生並時，況復居同城。攜手未宜少，興發從公行。開口露肝膽，解袂傾塵襟。心親愛自至，外物都忘形。赤日留中天，火雲正嵒巖。願復哀老子，安眠枕華經。

懷歸

往昔佩麟日，童蒙幸相求。中間萬里別，倏忽二十秋。人事固契闊，歲華易如流。聞君尙黃綬，失意成白頭。奄奄不可期，升沈亦難謀。事知及門晚，忽辱從政優。感奮勞心腸，相從恨淹留。寄聲不盡意，何以紓離憂。

同寄題康州陳生遠理木

幽人古素履，佳瑞應精誠。蕭蕭衡門下，珍木爲之榮。連理出高幹，參差展前庭。願恐俗未知，天方表其閭。太邱往千歲，慈孝復騰聲。雖言報施遠，有若晝夜明。世慕上留田，吾慕董生行。作詩寄南州，且以慰父兄。

雪後

雪銷吐膏潤，日出春意歸。蕭蕭多時趣，融融含夕暉。徘徊中林下，粲粲田野期。天賦頗不減，吏隱亦庶幾。歲晏竟何事，濁酒但當揮。

和查文秋興

商飈零枯林，疎雨墮中夕。覽物愴已驚，懷人渺難得。明發聆逸唱，顧言慰幽寂。胡爲抱紆鬱，更使動悽惻。盤鴻識來賓，鷹隼知所擊。物微有逢辰，子壯獨失職。高天終難問，淺俗每忌直。浮沈豈非智，器遠固難識。

贈周生

騏驎能千里，不能走鼠穴。猛虎拘奔中，不如狗善習。周生學干祿，強進屢顛蹶。時不用周生，周生亦不屑。行年過五十，頗究知命說。未嘗畜妻子，名利敢貪竊。所憂道未成，欲辨孔與桀。人知如此鮮，況不厭藜藿。與我始相見，便覺抱高節。人皆用其巧，子獨趨所拙。春秋舉逸民，嚴善尙貶絕。惟期大夫賢，薦使在班列。

贈李納涼

翻翻竹梢葉，習習蘋末風。水氣稍澄澈，雲陰反蒙籠。解襟面虛曠，幽興欲飛冲。得意恥獨善，慨然環堵中。

過澶州陽橋有感

公是集 卷六 五言古詩

公是集卷七

五言古詩

停雲詩

停停何山雲，飄飄在我廬。濃光賁草木，潤氣下琴書。望望若可親，久之翳寒虛。坐恐森風來，東西隨所如。我道與世異，里閭相見疎。嗟雲亦何事，低徊能慕予。諒以無心故，形影暫相於。

華山隱者圖

神仙不可學，淺俗如醴醢。逍遙二三叟，乃獨棄遺黎。避地思遠適，名山得幽棲。深巖紫芝秀，錯路桃花迷。稍遠人世隔，遂忘陵谷移。至今山中人，往往猶見之。吾聞秦皇帝，甚慕真人爲。駕石窺蓬萊，載車象雲霓。沙丘往不返，四海忽若遺。安知全真子，近在西山垂。一千二百年，修身未嘗衰。古稱山澤臞，非復萬乘期。觀君此圖意，有以和天倪。

送上元張孟侯著作

避世金馬門，耿直承明廡。月窟一獲粟，調笑騎姮娥。忽憶東南行，秋風熟鱸魚。聞君已先我，扁舟向江湖。銅章垂腰間，賜履雙飛舄。千室豈不憂，弦歌自爲娛。古稱有人民，無事專讀書。自顧郡城游，刺促頗間駒。

公是集 卷七 五言古詩

六朝若流川，覽古半有無。山中折瑞華，千里懷離居。

小隱吟

世道喪純粹，微名掠其美。悲哉山林客，過半朝市死。夸誕一相習，澆浮益紛起。古風日飄泊，末路空頽靡。幾時安得逢，巢由亦已矣。我歌竟誰和，惆悵同心子。

招隱

禮聘不容池，鴻儒常曼曼。全真貴遠到，先覺每獨往。綺綺遺秦憂，季鷹樂吳壤。知幾効來世，前說妙難賞。勿謂鳥獸羣，高山適予仰。

反招隱

伊尹樂堯舜，伯夷傲姬周。顏生一簞瓢，陋巷亦自休。豈不困寂寞，時俗非所謀。脫身酒泥滓，緬與前人游。嗟哉波上鳧，徒爲信沈浮。鴻鵠假長風，不能占遠溝。嗚呼扶桑阿，刷翼滄海流。世途既超邁，增繳何足愁。所以狂接輿，肆歌悟東丘。屬時懷慷慨，視世悲蟬游。哲人有先覺，達者無近憂。綺綺吾所師，緒言起長謳。

郡齋燕居寄海陵道釋儀真景休高郵不疑三太守學士

向容恥玩世，畏景希就陰。一麾諸微顯，千里非遐心。平生志江海，瘠瘵在山林。及此吏如隱，始知古猶今。麟麟遊落實，蜩蟬安臨澤。但恐得已多，肯非力可任。蕭公蓬萊秀，夙昔交契深。擊析聲相聞，照鄰光四臨。情濁溼以潤，離合商與參。願言三秋思，毋國金玉音。

新作涼軒會張拱辰至

張翁垂白髮，扶病過我廬。向無俗客至，適慰幽人居。酌此新中泉，振茲架上書。雖無德與汝，會有歌起予。欲融清長情，願君請盈虛。

發桑乾河

四牡懷康及，侵旦肅征騶。凝霜被野草，四顧人迹稀。水流日邊去，鴈向江南飛。我行亦已久，羸馬聲正悲。覽物歲華逝，撫事壯心違。豈伊越鄉感，乃復淚沾衣。

寄呂侍郎呂先予數日北行

荒山逢故轍，自上重岡立。君車不可望，君手何由執。旅思隨日遠，徂年背人急。舞劍中夜興，應知憂感集。廣陵蔣生死，十四年矣尸猶溫。其妻與其女，閉門守之未嘗與鄰里通。水火成者，疑其有道而杜。

新年

仙翁棄妻子，往爲壺中客。玉棺竟未掩，人世已成昔。白雲無回期，三徑滅餘迹。猶傳有青鳥，往往寄消息。

新年

流光無停期，二十忽復五。古昔如我人，功烈難遽數。上天終無私，日月不少駐。三皇與五帝，回首焉得顧。祈年獨何爲，擾擾趁俗務。壯歲兒女態，浩歎覺已屢。巍巍九重闕，象魏懸法度。木鐸非仲尼，布衣欲何預。滄溟白萬里，乘桴意決去。願世聊徘徊，非爲取材誤。子日無所取材，東風發幽潛。花彩映草樹，爛醉荷白。

縹緲焉背時譽。

築室種樹

誅茅作吾廬，種樹滿百株。偃仰可卒歲，優游問誰如。墨翟不暖席，仲尼無安居。良知聖賢貴，逝與功名疎。清泉可深鑿，惡草須早除。適意田野間，誰能歎歸歟。

題所種金鳳花自淮北攜子種之云

愛此名字佳，攜之不憚遠。豈惟江淮間，兼恐歲月晚。手植中庭地，分破紫蘭畹。綠葉紛映階，紅芳爛盈眼。輝輝丹穴禽，矯矯翹翹展。卑飛何在此，寂寞難自顯。按圖感形似，覽物意緒結。三復接輿歌，悲風動湘沔。

得隱直書并開勝之洛陽

三月一得書，始知去君遠。開城見無恙，裕達百慮展。秋風催時節，搖落歲向晚。遲遲行旅外，色瘁足更趼。遙封鳴榔狸，牙爪貴鷹犬。儒者非所須，棄置自未免。上書報開罷，試吏何種繯。雖無小官差，頗貴有道卷。洛陽雄王都，主簿亦極選。折腰得免否，局促時難淺。

閔武堂

涼風御炎暑，飛雨除氛埃。旅行得與會，珍館爲我開。主人平生德，上客自遠來。何異東序賢，共此中山杯。留連恨落日，披寫仍高臺。山川情與廢，歌舞意歡哀。徐方多賢牧，天祿繼英才。遊子悲故鄉，爲君更徘徊。

寄張十二時在城北讀書簡云幾至絕糧

新秋意無聊，多病時畏晚。出門塵埃隔，扶杖行步蹇。雖聞一城居，還有千里遠。風思思鳴，幽懷固繯繯。食貧非余病，學道與時反。悲歌空相望，不復能裏飯。

因雨移事晉陵

自我游毗陵，五年今于茲。未嘗不閱雨，未嘗不苦饑。成湯周宣世，豈復龍過斯。上無桑林禱，下無雲漢詩。赤子饑溝渠，良田生蕪穢。聽于閭里間，愁毒不可爲。思得一賢人，救其渴與飢。上天似憐禍，子乃今來尸。愛民在恭儉，自可爲吏師。但恐百里小，膏澤難盡施。子本湘鄉君，湘人望子來。下難兄弟別，上願墳墓遠。將母以慈君，上書再三辭。朝廷欣然許，多士咸謂宜。爲政推此心，可令孝者慈。吾聞屠牛刀，不貴于割雞。思君苦道遠，莞爾寄此詞。

同查文選教儲宰晉陵

朝廷食儲術，子以文學顯。郡國重民社，子由政事選。榮名信難兼，衆望固不淺。古人定何如，壯志獨能勉。由來跬步益，必有千里遠。去去聆絃歌，吾當謝言偃。

九日

霜薄氣早寒，木落景已變。佳晨事厭勝，習俗推往查。憂來初無方，興盡復自遣。所遇無故物，登臨殊非固。

寓官

感豫常出異，製冠哀壘丘。好大固累已，鼻父笑許由。東海有童意，飛飛何所求。縱橫天地間，細故紛悠悠。

願言不死鄉。可與賢達游。

晚景

結廬玩蓬萊。反畏人足間。杖藜有時去。入獸不亂羣。疎雨洗徂暑。夕陽澹微燠。俛仰多物態。逍遙遺塵紛。興適將何述。寄心孤飛雲。

野人致枸杞膏

味薄時共笑。野人猶相高。春田有餘暇。饋我杞與蒿。酌酒謝其意。採之亦誠勞。城中多好事。過半稱賢豪。杯肴具五鼎。珠玉輕一毫。將之獻門下。皆有千金裘。何故背此計。而反從吾曹。淡泊徒自樂。膏肓未能叨。信知老農美。頗欲耕東臯。因閒有餘力。從爾觀芝藁。

春暮到小園

春餘百芳歇。喬木有輕陰。客子成春服。商絃應鳴琴。獨行迂世俗。長往期山林。庭竹風正駛。池波雨已深。臨流窺躍魚。倚杖聆遷禽。顧時寄俯仰。適與契飛沈。試謝及門客。未慚招隱吟。

送雅禪師若神

太湖三萬頃。澄澈浮寒穹。明月不可取。孤帆安所窮。俯弔滄浪人。神師若神與。與哉子美遊。子美自作滄浪亭。轉懷鳴夷翁。古今共灰滅。得失如夢中。詩興觸物遠。禪心隨念空。猶多碧雲句。寄信東南風。

蒼黃源

日出江氣暖。步行村落閒。偶逢蒼黃息。若在山中閒。綠篠既蒙密。清波自回環。初疑人迹絕。久有笑語還。脫足涉澗水。隔林叩柴關。主人疎世事。相見亦歡然。稍覺耳目曠。久之遂忘還。歸來詫舟子。通過武陵源。樂郊陳漁臺。下柏林中結茅作小亭。命曰幽素本。懿臣刑部之書也。謝且戲之。

結茅更何好。列柏自成林。素履宜獨往。幽人欣宿心。炎輝翳羽蓋。清吹和瑤琴。稍與事物遠。忽如丘壑深。良無山水趣。安得契知音。

種蔬二首

時雨破膏壤。荷鋤回城陰。疾耕意不足。覆隴力可任。里巷多父兄。往來迹相尋。見我山野服。欣然用盞簪。勸我勿滅裂。哀我難浮沈。雖微生平故。頗用愧其心。採芝商於嶺。食薇首陽岑。念我非其人。豈敢慕山林。聊以資素飽。身世實崎嶇。丈人不我厭。荷篠時見臨。

種蔬南岡下。地薄旱亦久。抱甕出復入。拮据病兩手。輟耕起長歎。四海萬億畝。過亢今若茲。我誰與餬口。縣官祈雨澤。四望已並走。巫女歌且舞。土龍矯其首。上天何寥寥。百請未一偶。霖雨待爾霽。古人亦可醜。咄嗟雲漢詩。漢古竟何有。天地何不仁。百姓爲獨狗。

重陽

勞生惜流陰。徂歲過窮律。燦燦黃菊吐。離離紫萸實。芳香不可再。采掇自有術。零落勢足悲。晷時亦未失。登高散百慮。驅馬恣所出。或云避陽九。可以納元吉。嘉願誰問然。且當醉終日。

浚井

鑿井勿憚深。汲繩欲令長。鑿深源不竭。汲遠氣自涼。豈如潢汙水。汨汨道路旁。雖復不遠求。飲之劇渴湯。虛煩生四支。渴渴不自強。野語合爲國。願君著嚴霜。

古寺

唐殿弛棟桷。空庭長荆棘。坳堂客水腥。壞碣苔蘚積。經營東晉始。遠近千歲逼。興廢紛可悲。徘徊意不惛。尙餘土木巧。未露斤斧迹。使鬼固已勞。斯民忍終役。悠悠競頽波。擾擾非一國。臺城更荒唐。萬古共悵惘。

書候潮亭

滄江浸長空。天使限南北。繁陰屬暮歲。波浪無時息。烈風何轟轟。深木騰霹靂。遠吹湖中白。來蔽江南碧。曉巖千峯玉。變化不可測。恐是時向晚。鬼神任胸臆。燭龍銜長繩。來集崑崙側。又疑吳王兵。如茶壓上國。勇氣吞中原。品光洞江北。久望生悸慄。嗟我問津客。橫流豈難制。路險未可得。吾道固當然。滔滔欲誰易。

徐安撫

伏波喜功名。南伐終不返。死餘蒼蓋謫。生恨鸛鳥晚。干戈非一方。智勇易謀顯。富貴誰不然。枯榮子何反。冥冥炎州隔。杳杳天道遠。荆楚猶古風。招魂動哀挽。從人除愛謗。不得志者罕。

石首縣

臺石浮水中。峻隄缺復連。往往爲深潭。波流自回環。秋山未搖落。碧樹皆參天。仰觀積水痕。仍在高樹巔。里人雀巢居。出入隨鳥禽。令尹亦菜色。市樓寂無烟。皇天不純命。百姓何震愆。苦云耕種廢。租稅尙未蠲。赤子向漂蕩。所存皆偶然。雖知負官輸。未忍更棄捐。奈何唐堯世。復見晉楚年。何以救汝飢。朝廷急憂邊。

召諸弟博飲

今日寒頗甚。淮南似京土。江風既落木。山雪亦帶雨。幽居自無聊。病臥亦寡侶。壯心願牢落。出門孔多阻。古人戲鳥處。志氣本尙武。勝來在快意。百萬不足數。恨無酒如瀉。杯盃空塵舉。開顏強隱几。豈必歎貧窶。

別和弟

暫會復遠別。惆悵終無極。人生非神仙。豈有頭不白。離舟相邀宿。淮水風浪黑。輾轉不復眠。四聽人盡息。丈夫非懷安。少壯宜努力。況子行多歎。自怪情不擇。誰言冬宵永。達旦才頃刻。雞鳴日光出。握手各南北。仰謝雲中鴈。羣飛接羽翼。何以紓我懷。作詩寄相憶。

舟中夜飲憶和弟聯句

人生如浮雲。聚散苦不定。原向來詩酒歡。雖唱謔與應。黃蟬鳴在戶。玉衡逼冬孟。悠悠千里思。寂寂中夜靜。豈曰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原吁嗟繁名利。有若置機穽。窘然塵埃中。恥無六翮勁。訪戴舟已懶。攀嵇駕難命。賈臨臨置不飲。引領起獨詠。莽莽天地昏。誰知我心恠。原。

蘇安上之淮南十八舍弟之河北十九舍弟之漢中皆會于賦三韻爲送

攜手常苦難。傾蓋不易得。今宵四面坐。明日異鄉客。秋風楚懷悲。出處各努力。

鳳凰贈府公給事別

鳳凰起北海，少留南嶽巔。梧桐有餘音，鳥鵲相回旋。且聞和聲樂，且怪文采鮮。雖知非偶匹，茲用亦欣然。祥麟卷層雲，迅羽凌九天。卑飛忽如鷗，絕迹不可攀。徘徊故林下，歎息高風前。願及變作韶，幸勿如延年。

承以鳳凰篇，爲況謹用來韻和酬。吳育和作。

丹山鬱世表，巖巖千仞巔。自非常雛輩，安得參周旋。初爲此羽翮，越蓬祥儀鮮。飛鳴過所據，騷駭俄翻然。退則安棲地，翔風娛楚天。始病孰僑侶，乃與朱鸞羣。英英日相照，老爾徒愧前。少別正傾聽，覽輝當聖年。

深甫往固陵

聞君異鄉客，歲暮江淮間。山雪夜多興，桂枝春可攀。南風玩諸葛，浮俗矜游閒。安所彈長劍，何當問刀環。天倫眉最白，子舍衣仍斑。勿學髡髮與，伴狂因不還。

飲郭公園贈章湖州何漢州

朝暉散浮陰，天氣清且佳。春城足行樂，况此公侯家。珍館深窈窕，茂林揚芬葩。幽禽嘯新聲，宿草含芳芽。覽物曲池平，置酒白日斜。因歌雍門詩，四座皆歎嗟。平生布衣願，不過東陵瓜。致求多贏餘，竟足迷紛華。一醉稱日富，此風獨可嘉。安能拘浮俗，局若井底蛙。客有章與何，高冠耀文綃。方爲二千石，會促別且賒。他日還相思，當在天一涯。款極情難忘，願君盡流霞。

雪後到薦福寺梅下

行尋殘雪遠，暖就梅陰坐。悟彼寒氣消，識此春景破。留僧追日暮，聽鳥忘巾屨。從此到芬芳，應須數來過。

呈獻臣并序

始四月，予來上清宮，見石榴花方盛開，已而復有青箱、忘憂、紅絲、夜合、蜀葵、朱槿、芙蓉、蒲劍、紫微、紅蓼、金錢之屬，相繼不絕，而適及秋矣。過此又將有雞冠、拒霜、黃菊、爲續，豈神仙之居，固自嘉哉。因歌以寄獻臣。

茲心厭囂冗，幸與上清鄰。上清何崔嵬，高靜遠羣塵。珍林散玲瓏，寶氣浮氤氳。綠華未及衰，絳蕊忽復新。開館賓列仙，祕殿朝衆真。濃香無停期，點彩驚幽人。願謝武陵子，四時長見春。

寄吳江大博徐君章

吏退簿書餘，日落風景涼。偶無事物累，真得逍遙鄉。疎花媚空園，修竹蔭廣坐。濁酒不難醉，磐石可徑臥。何必凌江漢，乃能濯埃塵。何必潛山林，乃能寄隱淪。人多笑此言，此言未易笑。非君契心賞，誰肯過蓬壺。

觀魚臺

城下春池深，酒魚時復躍。高臺可以望，暇日從爾樂。散懷混飛沈，適意宜丘壑。始悟濠梁翁，荒唐謝名爵。府公射堂飲，酒輒陪尊丈。侍郎兼攝諸孫，拜獻拙詩。

安車告歸日，三府升平久。萬石均祿秩，魯公拜前後。茫茫周漢來，此事復聞否。黃金鑄大印，綠絲綰長綬。方爲累世榮，況多後來秀。戲禽試強弩，勸客滿春酒。賤子敢再拜，願公更眉壽。

秋陰

浮雲初無心，已南復更北。蕭蕭清風急，忽忽白日匿。時逝物稍變，感集意鮮適。玄蟬號庭樹，蟋蟀吟四壁。自古共此悲，豈伊越鄉客。

久陰

南方信卑濕，風雨無時節。春風仍晚寒，陽和恐中絕。蛟龍乘江湖，雲霧欺日月。驅除懷蒸風，悵悵生內熱。

蟋蟀

七月鳴在野，八月鳴在宇。九月登我堂，十月入床下。滔滔歲方晏，促促聲亦苦。悲秋不悲己，終夜如獨語。時俗有新聲，誰能一聽汝。

送王十二還乾州

窮通蓋有命，富貴不能早。君侯希世珍，三十未爲老。棲遲升斗祿，奔走周秦道。及親固爲榮，捧檄豈辭小。北風正凝霜，千里徑無草。人生貴感激，豈以外物擾。當爲昂藏駒，勿自使枯槁。

坐嘯亭納涼

長嘯振林木，半空鸞鶴聲。清風彌末來，孤月海上生。坐久物色改，如有神仙迎。

王昭君

嬋娟巫峽女，秀色傾陽臺。昔爲一片雲，飛入漢宮來。明鏡徒自好，幽蘭誰爲媒。丹青固難恃，遠嫁委塵埃。十步一反顧，百步一徘徊。出門如萬里，淚下成數堆。左右相娛樂，絲竹聲正哀。豈不強言笑，鬱鬱不可開。黃河入東海，遠從天上回。嗟爾獨抱恨，一往擲蒿萊。

重一首同聖俞鄉鄰持國作用前韻

昭君信絕世，窈窕絕羣輩。歲華坐將晚，玉轡何當來。一以資爲賞，有如鳩爲媒。含悲下紫殿，卽路指黃埃。光豔動左右，君心再徘徊。白水不可變，孤芳從此摧。盛時能幾何，千載獨餘哀。至今青塚傍，積怨皆不開。擬庭用色選，丹青以利用。寄語閨中子，何憾處蒿萊。

憶松

松陰何婆娑，松蓋何偃蹇。松香不堪折，松色無可選。旦暮青松間，吟懷未嘗遠。嚴霜百木死，高秀初欲展。洽洽海風飄，輝輝甘露滋。昔年予居園時，甘霖降，去矣混塵滓。懷哉逸林嶺，說無刀斧憂。千載行可踐，疊轍念山海。誰期共羣輩，獨有風入聲。琴中尚悠衍。

留侯

張良韓蕭子，夙昔志未伸。授書黃石公，問禮倉海君。契合見神助，濟時効經綸。指揮轉雷電，顧盼定楚秦。以彼三寸舌，抗茲百萬軍。一爲帝王師，晚就赤松賓。富貴心不屑，功名詠誰論。出處何昭昭，賢哉古之人。

錄近文呈晏公

麟趾賦素文，躍魚赴鳴琴。殊類豈自識，至和動其心。濟世有先覺，歸人不鑄金。刪詩在正始，好樂非好音。萬生依陶冶，一氣諧飛沈。賤子晚及門，獨學謬知今。趨隅誦所志，踴躍不自任。救渴而飲河，栖枝以巢林。量微志復小，使仰感高深。

讀晏子春秋并序

世讓晏嬰之節，偏下夫晏嬰大不治宮室，細不治冠帶，無衣帛之妾，則信儉且陋矣。至其脫左騶以濟越石父之困，出舍粟以成北郭騶之孝，又何其裕哉。世之君子，未嘗道其裕也，而獨病其陋。是以宮室則必修，冠帶則必麗，陳妾則必富，所惡陋于己者從矣。所能裕于賢者誰哉。吾聞陋于己，裕于賢之謂儉。陋于賢，裕于己之謂吝。晏子固儉矣，于聖人之道何貶焉。平生實善交，厚薄等新故，解驪濟越石，調祿謂車御，猶稱禮偏下，未免儉則固。高風往既息，頽迹後方驚。陳妾輕綺執，賢士敝襦袴。若人不重得，遺論今始布。吾亦太史徒，執轅所欣慕。

公是集卷八

五言古詩

以近文投謝學士

自昔周且死，珍鳳闕空帶。民斯末書見，猶取圖象觀。況彼聖人沒，衆說紛無端。能言拒楊墨，豈祇均遺覺。念我生苦後，讀書樂無算。漸精探遺文，微象良云難。猶如琢圭玉，攻法求所安。雖無細與短，我知不爲丸。疑誠矢弗變，勢利非攸歡。譬于寸木微，積久能巖巖。有羽必懷鋒，有聲必希彈。方期沐清德，敢不振斯冠。

答吳冲卿學士

人生若浮雲，聚散不自知。昔與子相逢，綵衣汝水湄。兩家賀羊酒，道路生光輝。變故一朝革，各在天一涯。我病陳蔡間，固窮莫自持。君爲周南居，洗滌極所思。日月忽已改，奮游不可追。豈悟羣玉峯，攜手如素期。感憤從中來，當歡反成悲。求友聆嘉音，喟然見新詩。廢學老將落，積憂志益衰。使仰諸公間，嘿嘿覩見嗤。子我平生交，夙昔聆箴規。相愛當見勗，勿同衆人爲。

寄朱三學士

憶在京盤居，相與巷南北。幸非勢利合，同有春秋癖。往來熟杖屨，假借通經籍。誰謂數斯疎，要云諒且直。

別離淹日月，寤寐見顏色。惠我以好音，欣然對真迹。微官事如毛，徇俗頭欲白。庸知尚可教，願子更良食。

送李繼學士詣示江韓諸君

我醉開門外，臥備東藩臣。君從天上來，秀色落青雲。留連三日語，多得所未聞。僻陋不自知，喟予久離羣。南風吹白沙，六月天晝昏。送行不盡境，引望空復勤。相識何必舊，白頭或如新。有信當寄書，毋遺傾蓋人。

今日

今日風濤冷，始覺陰氣繁。白日無光彩，未敢啓前軒。卜居止容膝，他時用爲嘆。及此殊覺勝，閉塞有餘溫。撥棄當世慮，縱觀上古言。禹稷稱櫛風，孔顏樂閉門。窮通或相背，勞逸足自論。優游蓋卒歲，達者皆有言。

送李才元

車馬何赫奕，觀者更歎息。富貴歸故鄉，任州二千石。賜金爲親壽，衣錦供子職。里閭納華駟，公堂列嚴戟。地兼百城會，衆有萬戶籍。指擢吏奔走，宣布民悅懌。丈夫雖非通，豈負稽古力。懷章過故人，笑別見顏色。吾徒若匏瓜，長繫懸不食。贈君當何言，有信勉相憶。

送焦生

蒼鷹懷風雲，六月不忘習。寒蛟待雷雨，深水聊自蟄。多君起江湖，力學如不及。擇師觀漆洑，履奧窺所立。翰飛自茲遠，變化誰能熟。孤劍展感激，四方懷翔集。公子誠愛客，相門許長揖。結轡因北游，揮手謝朋執。藏書就史氏，觀圖榮天邑。籍甚諸公間，青紫亦可拾。事復悲歸來，眷眷兒女泣。

聖俞受詔行田是時聖俞葬其弟公異未畢而去

蟲潦敗耕耘，西成絕人望。鄉農籲天意，守闕書屢上。憂民聖天子，擇吏賢宰相。王畿蓋根本，歲賦在寬放。曰君往行田，究彼荒稔狀。一當薄其租，用以息民謗。朝廷慎指使，推擇無與讓。非君精明姿，曷以致忠諒。憂公劇私爲，即夕治行仗。懷悲念其弟，卜日不果葬。乃知體純粹，世士難以尙。德澤既敷宣，風謠還歷訪。歸來悟明主，自致謹云安。

張老子出田所

魯人有林類，底春獨被裘。沿畦拾遺穗，帶索仍長謳。知命忘其老，樂天固不憂。既驚端木賜，復感東家邱。夫翁何爲者，歲暮亦遠遊。北風吹白髮，蕭颯田隴頭。此意如昔賢，世人知爾不。

同聖民園棋釣魚

山林自微尚，軒冕非所營。每及逍遙趣，欣然得吾生。春塘漾綠水，珍樹啼黃鸝。心遠忘外喧，境幽識人情。垂釣如有求，而無得失驚。臨局非期勝，聊爲白黑爭。得意物可遺，忘言賞逾精。此理俗鮮悟，同當屬淵明。

秋園晚步

秋物足悲吟，丘園良考槃。朔風摧結慮，徒倚縱遐觀。爽氣使心厲，淒風令自單。酸念無還託，那快百憂寬。鳥下見人寂，螢啼知露寒。夕煙起城際，反照映林端。佇立不能返，迷懷增展歎。

競渡

三閭雖已死，鄂人獨見思。五月江水深，遠城楚邊過。輕舟爛龍鱗，利楫劇鳥飛。驚波駭蛟龍，鷹隼亂旌旗。爭先愛中流，觀者被水涓。漠漠懷沙魂，一去不可追。千載萬歲後，兒女以為嬉。已矣國無人，終焉莫子知。

讀離騷

空庭衆竊息，風葉獨紛紛。秋期此時改，感歎坐黃昏。遺懷靈均子，著書爲平分。念爾剛直心，吐茹清麗文。上嘉唐虞世，下悼商周君。能與日月爭，不能卻浮雲。浮雲蔽日月，歲暮奈憂勤。精誠誰謂遠，恍惚若相聞。

秋過臨波亭寄陝府資政給事

不復袖上遊，秋意忽已繁。臥柳半死生，枯荷自翩翻。憶昔載後車，逍遙臨中園。觀魚有縱辨，運斤契忘言。豈獨歲月晚，正傷離別魂。人迴室空過，幽興誰與論。

讀聖俞我今五十二詩感之

子真神仙吏，不讓傷別離。忽逢舊交歡，始悟人間悲。歲月流水逝，富貴浮雲馳。徘徊撫往事，感激吐新詩。流水難追，浮雲難推。百年半如此，萬事從可知。且欲拂衣行，聊及鱸魚期。君若變名姓，相逢復何時。

上嶺下嶺

上嶺惟恐遲，下嶺惟恐覆。一嶺俱數里，思慮千盈腹。不聞二大夫，致身未嘗辱。

送袁同年殿丞陟通判撫州因還洪井舊居袁在朝數上書言當世事某與袁別十年矣語舊多可悲者留三日乃去

輕舟何翩翩，斷冰浮清川。聞之亦奚樂，歲暮道且遠。云我大梁客，游說萬乘前。策策不見收，故鄉復言旋。薄祿及吾親，就官若歸田。名實兩有適，遠近誰問然。憶昔都門別，爾來彌十年。蒼蒼豫章實，更覺摩青天。蕭蕭歲暮流，舉觴愧留連。相從且未果，使我心勞情。

送袁殿丞

君已頭髮白，猶著五綵衣。出門我意失，贈別雙涕揮。自古不擇祿，念公早旋歸。天數固爲樂，外物焉足希。達矣老萊子，千年見餘輝。

袁殿丞訪別說春秋歲初復來

吾衰不夢周，知我在春秋。斯道宜未墜，夫公能見求。相看頭可白，感別歲空過。念子期難乘，毋懷汗漫遊。願丞此君好，道士猶生之術。

送雍秀才歸瑯琊山

希聲未易合，皇華衆方笑。與子東西人，相逢偶同調。儂年寄神解，萬里在心照。此間豈容言，吾得安蓬壺。煌煌千金珠，舉世矜賞好。安知綠蘿翁，棄置久高蹈。盛論山水趣，局促恨未到。江湖且相望，送子一長嘯。

鳴禽

朝日升屋梁，喧禽鳴樹顛。東風不相期，自與春意旋。振衣起前庭，天色綠官然。非煙飄微和，目極相縣縣。行尋林間步，黃英已可攀。萬物在陽舒，胡爲慘不歡。幸有二三子，采芳玩華年。不及古之人，幽懷聊復獨。

驚禽 幽鳥何所託，高棲衆林端。風巢雖嚴危，露葉毛羽寒。半夜吐明月，驚鳴遞露漣。迎光怪焚巢，顧影疑飛丸。何爲貪擇木，通夕不自安。乘高非爾謀，宜下易所觀。不見丹穴鳳，深居全綵翰。

八角井

誰鑿八角井，不方亦不圓。此地饒美水，此井獨苦泉。泉甘常早竭，泉苦更永年。浪得世上名，對之還慨然。

雨過張先生

東生本迂闊，習性益疎懶。過境願欲留，得人輒忘返。先生老鄉曲，素髮頗樽散。相遇年已忘，心親禮逾簡。幸無富貴憂，時可青白眼。驚呵左右人，邂逅以繾綣。初隨朝陽出，忽報山雨晚。天路良幽艱，歸途失平坦。

寄公默先生

昔賢避言色，先覺如觀火。作者有七人，清風緬遺我。浮俗滋缺缺，藉人畏預預。知言豈易值，卷迹恨莫果。所願學孔子，無可無不可。寡過知未能，同聲賴銘左。

恩賜御書呈同舍諸公

聖神紹先古，述作備新書。微生濫中祕，重賜等諸儒。日月明天文，龜龍架河圖。精神駭耳目，黼黻黃泥塗。登壇篋中藏，更得神宗初。光華混新舊，筆墨肖錙銖。幸生堯禹間，而見典與謨。上爲四方賀，善繼古所無。下竊私室榮，猶紳誰與俱。漢史探會稽，周臣覽崑崙。蕭條千萬里，筋力固已劬。而我獨何人，荷寵安厥居。受學庶無負，傳家既多餘。願從二三子，講誦無時虛。

與景仁聖俞飲景彝園

鬢髮今日白，山林未能往。每逢負郭趣，嘿有歸田想。置酒松柏間，當春更蕭爽。欣欣二三子，相與留一賞。早花何娟娟，秀色傾宿莽。馴禽聲喧呼，永不忘羅網。物情樂于適，未必在深廣。育育井中魚，胡然困偃偃。佳哉主人翁，示我以天壤。放懷寓一醉，益愧鳴佩響。園井中有魚數十頭。

送懷安李使君屯田

汝國多奇士，磊落布方冊。先進存古風，若人復令德。詩書秀英華，鷹隼勇排擊。疊者從軍行，早聞平戎策。縱橫志未展，慷慨意更激。坐驚齒牙脫，忽使頭髮白。頗與樞密同，閉關以藏迹。老驥甘道路，黃鵠羞斥澤。復持一麾去，堅取萬里役。旌旗暗長亭，已想蜀山碧。鼓吹喧前除，稍知楚風易。專城自足貴，遠覽固多適。胡爲結離愁，恨此晚同得。

題賈大夫射雉圖

控弦誰家子，馳射落名聲。傾城絕代女，巧笑揚脣眉。覽古按圖畫，愜然增我唏。壯士不擊賊，願從兒女嬉。威弧無用世，反事禽荒爲。嗚呼千歲後，正爲來者嗤。

示張直溫

築山必使高，鑿井必使深。百工戒淺近，盛德羞浮沈。焉有尺寸枝，能棲垂天禽。焉有升斗泉，能容橫江鱗。

借茲論物理，足以開君心。陸在容不足，弱在力不任。大道如路然，固無古與今。

臨淵亭望鳳凰等山作

孟公多勝詣，故在杯酒間。雖非菊花時，輒復尋龍山。平明騎馬出，日暮倒傾還。若人難重得，此風猶可攀。問我亦何爲，偷然方閉關。忘言在得意，獨往路已難。

聞隱直欲調官

蛟龍居池中，仰活數掬水。虎豹離山林，求食輒搖尾。張君宜大用，亦是龍虎比。何得圖小官，折腰五斗米。屈伸蓋時命，隱顯乃君子。譬由合抱材，當自毫末起。昔爲青雲高，今落塵土裏。可憐復可驚，誰能叩天耳。

津亭

西風豁愁陰，天水兩涵泳。微波蕩寒日，極目萬里淨。離披羣霞老，蕭瑟原野迥。物容驚客懷，櫓聲動歸興。倦游髮忽白，多慮身復病。緇素若相雪，無心自輝映。

和持國登開寶寺上方院寄孔事極崔象之孫曼叔

重山抱城起，清川帶野回。深嚴古佛寺，瞻矚發高臺。此地宜眺覽，冠絕郡城隈。遠近見千里，令人心目開。憶在七月中，丞相自魏來。百官迎道傍，休騎茲徘徊。衣冠相勝凌，塵土如炎灰。我隨衆人趨，出入再歷階。不得及此時，披襟濯氛埃。至今意耿耿，愧不可裁。邇來讀君詩，足慰平生懷。忽如升其巖，四顧心悠哉。往者不可及，信陵久已頽。來者不可見，孔侯與孫崔。古今殊茫茫，慨嘆成數哀。會復從君遊，于焉謝崔嵬。

臨波亭飲席贈徐二

華星爛長天，明月被清池。良景豈易得，佳賓共在茲。形骸久相忘，卮酒安足辭。高歌激風颿，宜笑散春暉。中置浩長歎，民生信多爲。非無道遠鄉，固在閒暇時。及爾不快飲，歲月忽欲馳。世事紛悠悠，放言爲吾師。

送張四隱直遊邊

吾昔讀漢書，遠慕馬文淵。慷慨有大志，不辭走窮邊。嘗言功名期，當及少壯年。生圖萬里勳，死慕馬革還。此語頗豪蕩，書之在青編。其人雖已亡，其意猶凜焉。羌戎未伏誅，王旅多喪偏。安得如此人，西行隴與汧。借籌資方略，還爲天子言。海上惟歎息，今時豈無賢。忽聞張公子，奮起殊欣然。歷覽涇渭旁，究觀敵根源。寧復謝古人，正堪豁憂煎。衡青出行伍，去病幸有天。相繼取封侯，有若翻手間。男兒誰不如，可得甘棄捐。讀書反三黜，何用師孔宣。我豈少游徒，規規守鄉田。力弱非志弱，送君心長懸。

同賈甫詠丁晉公園池

一死復一生，一虛復一盈。猶悲門易軌，况乃谷爲陵。曲池久蕪沒，高屋尚嵒嶒。自古若傳舍，毋爲方歎驚。

送韓七寺丞知蕭山原莊韓顯川人兄弟八人皆仕宦顯名

君家穎川上，時論數八龍。聲華自照映，遠與高陽同。季慈又青出，秀氣凌秋空。安步可遠到，何爲蒞蘆中。會稽自禹來，山水天下雄。古人每獨往，勝事殊未窮。聊欲因茲歌，登臨極江東。超然語高邁，令人婉孌中。我昔更此邑，稚年尙兒童。邇來成夢寐，自笑成禿翁。安得方寸金，換君腰下銅。越吟不自然，極目南飛鴻。

初夜

汲汲晝彌短，悠悠夜增長。貧家不具燭，坐須明光春。隱几四寂默，陰蟲鳴我傍。天時有推轂，物性隨悲傷。感彼忽自驚，喟然發心狂。壯年何所成，憂患撥中腸。咄嗟牛衣叟，婦女知激昂。國恥吾亦羞，如何埽封疆。譬如籠中禽，左右不得翔。知音古亦稀，誰謂歌中商。

靜夜

花影不可堪，縱橫月明中。光芒透新露，香氣生微風。夜永興不淺，幽人與誰同。

迎恩甫

相別才一月，相憶如一年。豈無白首游，不及夫子賢。邇還發窮瘁，奮飛絕由緣。忽聞乘春浪，千里下歸船。鷄黍可以具，班荆暢幽情。

公是集卷九

五言古詩

雨中獨居有懷江梅

晨起風雨交，蕭蕭秋意寒。出門無所詣，行道如此難。思我平生游，相得他日歡。興來未嘗約，趣合不待言。濁酒有與醉，孤琴能一彈。時時商聲歇，磊落千琅玕。浮雲歸無期，宿草秋向殘。獨咏雞鳴詩，一唱三四歎。過聖俞讀其近文明口寄之

昨日過君家，雙瞳偶清刮。非無塵俗累，喜見秋陰豁。注瑟請新聲，瑤音遠超越。神驚自束縛，不爲天寒發。

憶梅

豈無棟梁材，爲君構明堂。豈無調羹資，爲君致東臚。獨使限荒鄙，委之道路旁。歲晏吐奇秀，芬芳有餘香。疾風見松柏，衆穢知蕙芳。譬彼君子質，幽沈道遠彰。安得假神術，徙根置長楊。遠哉計不果，我心不能忘。

傷胡二

人生期百齡，子適四之一。人仕期萬石，子適升斗秩。東靈甚純粹，守道復貞吉。無負于神明，如何有倉猝。雖登爵一命，亦治邑千室。名竟未達君，澤亦不被物。鬼神莽無狀，天道渺難詰。冥冥九原深，永與顏買匹。

觀永叔五代史

大均運元和萬物分一氣相雜以成文自然故爲貴道衰三王末議出百家沸仲尼日月也薄食爲之既春秋曰筆削天地復經緯大法初繁然亂臣以爲長微言迫秦漢變雅從晉魏逐末競錐刀澆漓玩花卉安知述作本唐識文章意中間馬與班二子稱髣髴猶云崇貨力尙或排剛毅才難乃其然可以長歡歎退之不爲史于道其猶未胡爲體明哲曾是回怨誹國典竟蕪雜唐風亦隱匿陵夷九易姓禍亂森如蟻儒術駭中絕斯民遲收斂紛紜混朱紫清濁誰涇渭龍飛真人出虎變斯文蔚天意晚有屬先生拔乎衆是非原正始簡古斥辭費哀善傷殘廢疾邪配有禁處心必至公撥亂豈多諱何必藏名山端如避羅罟曰余仰雄治有意自剗刺踵門投未報假蔭親戚帝所望窺冊府無辜辱賜顧狂者實進取日中固必焚飲河雖非量滿腹尙自慰演孔幸受經居齋竊忘味

寄張拱辰

楚人少眉壽此翁七十餘烈士多輕軀此翁乃好書世醫悅膚淺此翁藏古初習俗爭錐刀此翁尚玄虛數欲見此翁爲其亦起予責人必求備堯舜猶病諸漁者公閑休逸人狂接輿有之幸見告我且從彼居

竹牀

懶懶裁竹竹煖煖焚香光浮筠簾煙霧疎節留雪霜甘寢百疾解側身夏日長此時四海波亦已如探湯

望我智慮短苟爲安一牀

哀三良詩并序 秦風有哀三良詩刺穆公以人從死後王案作哀三良者與曹公以已事殺賢良也陳思王亦作之者怨已不及死者也吾以哀三良仍有餘意猶可賦詩故復作焉常有能知者

士爲知己死女者悅己容咄嗟彼三良殺身殉穆公丹青懷信誓夙昔哀樂同人命要有託奈何愛厥躬國人悲且歌黃鳥存古風死復不食言生事廢其忠存爲百夫防逝爲萬鬼雄豈與小丈夫事君認始終馬生自汝南來求入太學不得請詩以歸

士貧謀國拙安得辭泥塗馬生負長劍嘆曰歸來乎尺薪等芳桂斗粟兼明珠王門不見容憔悴如枯魚我無升斗水慰子朝夕須亦有西江海路遠不可闕相勸早旋歸詩書自爲娛男兒患無術餘事從卷舒時至當奮飛願如巢中雛微物尙變化況君七尺軀

詠史

主父希世者書策妙縱橫指麾一言用震動諸侯驚日暮臨遠塗中道方倒行不忍棄養食竟從五鼎烹寧知鹿門翁白首長躬耕天下非所保功名安足營

入荊江

此江自岷山浩瀾浮西極中爲三峽束壅關氣憤激崩騰得平地千里怒未息雖投洞庭關爭道難通窄

獨岸皆倒流勢兼萬牛力渾黃不可鑑咫尺蒼玄白頗似崑崙流洩源下積石遙遙屢屈折九曲乃大直始信枉渚歌至今猶悽惻中流忽沙沸慘慘半江黑俄頃成丘陵方舟渡安得坤儀理專靜何故輒損益多異真窮鄉所逢豈中國墨生忍黔突孔子不暖席賢聖亦遠遊吾事倦行役

和鄭持國景靈寺納涼

四時急相乘五月大火中天地爲熾爐萬物皆沸銅吁嗟望雲漢長嘯懷清風覆載雖厚高踞踞似不容蜚蜚道傍子奔走勢厥躬外以塵土傷內爲利害攻狂醒無由濯勢與羣物終安知逍遊遊采真得所從寶宇豁高嚴劇談叩真空虛白從中來清涼脫樊籠惜哉但獨樂不與斯人同作時寄妙賞藐若凌青穹依稀或玩世詭時在不逢三復金玉音曠然已發矚

送劉初平謁會稽范吏部

劉生大梁客五十恥獨醒觀書汎爲通不肯明一經壯歲懷慷慨邊游忍伶仃擔簦售白璧垂刺提青萍歸來面朝士口寫出川形公侯盡高意禮數爭分庭落魄破小節浮遊謝塵冥談諧若流輒捷勝如建瓴荏苒混朝市續紛過年齡有云致官爵百說無一聽二子才劍吹衆豪固媒蛤以茲滯玉帛亦不羞嚴坳太尉開府府吏賦也中丞請居廷孔道相也拂衣東南走高揖千巖青禹穴發窮寶雷門叩驚霆邦侯萬人傑憂國心無寧得善輒解榻發奇竹開朗抽辭肯聽聲宴舊方淹停若下進隨附鑑中結飛舲高哉鴻鵠心去矣窮滄溟

謝主簿示雜文

少不學爲吏僂僂亦非良終日簿書間忽疑鬢髮蒼無聞長後生素習成棄忘吾子豈獨迷相從道文章上論聖賢心下教世俗荒磊落古人風粲然在我旁精萃眩日月爰居惡鑿鑿置此但爲好切磋非所望

開元寺寺在汝寧府本顯慶宮真武廟舊居

自古皆有死豈惟直如弦魯公既中天狂寇不獨延茲寺數經亂叢林廢爲墟若人昔所居故老廣其傳直氣觸白日沈憂凌青天悠悠寄塵間肯與蛛蟻捐事往理冥漠悲來涕潺湲作詩識其處尙想音容全

漢武帝二首

武帝固英雄總覽皆軼材南并桂林地北守單于臺軍費累萬金馬迹窮九垓時獨卜大夫規規輸其財忠義豈不然告歸自此閑茫茫文景後田野卒汗萊孰謂將相謀竟貽黔首哀晚悟富民侯後時信悠悠洪波漏金隄河伯獨不仁不有封禪行安知愁吾民翩翩海濱子自以通鬼神黃金成虛言鴻飛邈無因武安玩天時獨乘萬國鈞信似宣房時郎吏終負薪寂寞千載間真僞共沈淪何乃忘謫責世固無直言

楚風四首

三楚多秀士從古謂之然接輿既髡首三閭復沈淵大屈備時玩白珩爲世傳批糠鳳鳥歌瓦礫離騷篇已矣德既隱孔車爲回旋嚴嚴章華宮灼灼高唐觀慶弔隨俯仰離合異晷旦人生詎能幾物化每交龍千秋萬歲後寂寞江與漢

宜僚樂市肆，叔敖榮腰丘。不惡漁釣卑，吾聞公閑休。願冥天地間，世與我悠悠。豈悟多種橘，可齊千戶侯。唐侯兩騷亂，夙昔困多難。蔡國雙狐白，豈知反爲患。世衰道回通，服美自取間。歡極可終身，鴻飛諒何塞。

雜詠

今年四十一，髮白牙齒脫。未能遊逍遙，意每不自豁。偶尋樂天詩，往在江州日。年幾與我同，衰疾與我埒。伊人丁無生，外物均寂滅。而且子形骸，變化難自適。况我狹中者，萬緣日相伐。力小覺任重，憂多使內熱。安能保平和，但有就衰竭。賢哉香山翁，精微妙前哲。驛車未六十，鼓缶終大耋。以茲探損益，亦似有與奪。至理何心得，吾其守茲說。

二十六日大風寄寓甫

雨止天大風，草木皆怒號。居人不得寐，起見星月高。鳥獸羣悲鳴，空虛如波濤。行子今安至，惶惶我心勞。山川幸非遠，歲月亦未滔。自傷下澤車，不及鄉里豪。衰衰隨飛蓬，悲歌擊長刀。丈夫寒如此，何愧兒女曹。無由託飛雲，更寄身上袍。

黑河館連日大風

空桐倚不周，近戴北斗魁。上天限中外，自古常風霾。我行迫隆冬，周覽窮荒回。魍魎醜正直，共工負其材。初如百萬兵，鳴鼓天上來。日月慘不光，星辰爲之頹。又如海水翻，洪濤奔天臺。四顧無復人，但聽萬壑雷。搖山墮危石，略野荒纖葦。鳥雀失食悲，虎豹亡羣哀。大叫不自聞，卻行尙欲推。而我仗漢節，何由脫氛埃。先王外荒服，赤子棄草萊。陰飢竊號令，天網殊恢恢。我車傷崔嵬，我馬勞馳驅。感彼鸛鳴詩，聊以慰永懷。

奉和永叔夜聞風聲有感用其韻

往爲名山客，浩蕩多奇觀。六月湖海臥，飄飄生羽翰。誤升紫垣籍，草野非所安。金火三伏交，束帶愁衣冠。飛塵變形骸，內熱焦肺肝。豈惟天有時，人事亦可歡。適有涼風來，蕭瑟庭葉乾。感之思飛動，忽若騰龍鸞。銀漢水可涉，枯槎去無難。洞庭魚正肥，遊子行足歡。飲酒讀離騷，睥睨天壤寬。要當以樂死，日月誰控搏。夫子文章伯，已在青雲端。且方濟一世，匪肯衰盤桓。作詩破冥煩，磊落冰雪顏。懷懷屈宋詞，千秋劇椒闌。

春早天多風雨

春早天多風，十步不見人。自非勢利役，誰肯輕出門。我亦閉戶居，寂寥臥晏溫。歎息中庭花，散隨扶搖翻。百芳半摧折，白日感彫昏。安得超塵埃，高乘雲雷奔。壯心更激烈，中熱生肺肝。愧君憂兩巷，眷眷迂輕軒。高論清我懷，忽然失冥煩。

呂梁

呂梁性天險，魚鼈不可游。引棹出巖石，一鉅用百牛。洶湧含風電，蜿蜒噴蛟虬。世自有畏塗，吾仍恥隨流。側見百仞奔，俯窺千丈幽。自非鼓蓬觀，未易寬百憂。夙昔涉老莊，縱心會虛舟。忠信猶足恃，放言禮門由。

蜀岡南麓

山深行易迷，南麓偶清曠。鷄犬鳴谷中，樵童戲巖上。茅茨肖浮屠，屠戶相背向。竹徑通往來，清陰亦彌望。

白頭三四老，相見語歡暢。心疑避世子，形迹一何放。行將從之遊，自恨苦羈鞅。不能問姓名，聊作招隱唱。種竹偶書

少有三子癖，長憐此君雅。常嫌地喧窄，不敢謀瀟灑。昨日山客來，勸我栽砌下。感荷知我心，遂得移邊舍。其中置磐石，可以指尊罍。于此更一座，以待達名者。山禽時復來，清嘯如郊野。其餘即無見，不辨春與夏。吾惟厭時俗，人亦來者寡。順然兩無議，外譽焉足假。新筍漸盈尺，新枝已鋪瓦。燕雀勿相驚，深沈似隆廈。

勸思弟子南軒種竹

世皆笑幽獨，何不少自貶。種竹南軒間，亦足以相檢。況茲歲華晚，衆卉日凋斂。清節良自如，栽培匪爲諂。豈知隱戶側，秀色窺荏苒。會茲東南美，相對情不懽。楚人昔頌橘，行比伯夷忝。此君最孤高，堅直難外掩。凜氣有精粹，筠光射圭琰。他時雪中客，往往疑清刻。

古俠客行

壯年志慷慨，結交慕英雄。大梁多長者，燕趙有古風。千金起爲壽，一諾不顧躬。自謂松與柏，忽爲澤與蓬。市道今乃知，利窮非義窮。

深市過留宿并示近詩

別長會時稀，樂少憂日多。邂逅非素期，悲歡奈若何。明燈照空牕，風雪滿天地。此時坐相對，達旦終不寐。少年慕結交，徒以此方寸。危生始自感，來日安可問。意氣久已奪，形髮亦已衰。如何切磋意，不廢平生時。驚禽墜虛弦，病葉損輕露。一聞傷心奏，涕下已如注。

留張十二宿

少年有佳趣，老大意獨曠。常恨離別久，忽忘會聚難。殷勤置杯杓，蕭散遺衣冠。誠知惜短夜，爲我強盤桓。和鄰幾八月十五日夜對月

外事已波濤，回首已陳迹。獨有雲間月，相見不改色。慰我平生懷，故在中秋夕。我髮見二毛，羈旅多所歷。每逢桂花秋，興發動更劇。江湖與山林，所至得其適。今年都城游，日與賤事逼。得閒輒暫醉，向晦專寢默。覺醒忽天明，不見千里白。誰令心賞遠，坐使歲華隔。徘徊不自恆，悵望空歎息。見君新詩章，暫若對寒魄。清光動人目，飄詠當自釋。

脚冷

踐霜脚如脫，知我血氣衰。況復齒牙落，髮邊亦有絲。人生會當老，何計遲速爲。但願多美酒，憂來忽如遺。和江十飲范景仁家晚宿祕閣諸伯鎮題壁記番直日月感之作五古

阮公有大度，于世無所營。顧獨好飲酒，而欣爲步兵。未嘗語是非，舉俗駭且驚。夫豈知胸中，礪礪獨不平。西登廣武原，咄嗟擊子名。竭來蓬池上，詠懷激哀聲。此風久不開，寥落成千齡。鄰幾頗其流，貧賤能忘形。校書天祿閣，不忍游公卿。時從好事飲，傲兀人間情。髮白不自疑，歸來臥前楹。願是壁上書，始知歲月傾。喟然感舊交，因欲東南行。黃鶴真去矣，白雲還冥冥。吾聞至人語，大塊勞我生。天地一毫間，出處何重輕。

但使樽有酒，長醉不用醒。君嘗解此意，獨往何必清。

賀王介甫初就職秘閣

鳳凰高遠，矯矯安得羈。非君九韶奏，詎肯一來儀。王子美無度，孤飛絕雲霓。常恐濁一世，斯人莫見之。天子昭軒虞，公卿聚臯臺。執言阿閣下，定有朝陽時。願得調律呂，聆音辨雄雌。毋空著圖象，但取夸童兒。

修府學後同官僚見諸生

用儒沐休運，撫俗奉明詔。雖愧文翁治，猶非武城笑。茲堂丞相規，願盡泮宮妙。高閣橫青冥，長廊蔽綠篠。春秋大復古，修舊非所誚。庭墮一已新，丹堊故相照。迂疎賴衆才，簡默希坐嘯。況多都邑賢，展講道術要。潘離可目涉，駘爾或耳剽。汜鄉亦何人，千載名獨劬。

煌煌京洛行

紫極開天門，慶雲麗皇居。卜郊定九鼎，懸關觀寶書。德澤浸無疆，風俗返華胥。冠蓋百萬家，車馬十二衢。輕肥耀朝日，富庶極中區。游俠信陵後，節義大梁餘。願盼生光輝，吹拂動萎枯。貴賤且賈遷，高陵忽爲墟。變化若有神，升沈豈嘗拘。咄嗟鄭魯士，何用空躊躇。

代寄寄鴨脚子于都下親友

予指老無力，不能苦多書。書荷過百字，便覺筋力拘。京都多豪英，往往在石渠。作書不可周，寄聲亦已疎。後園植佳果，遠贈當鯉魚。中雖無尺素，加餐意何如。

寄貢甫時隨侍入蜀

曩別百里近，愁心亂清秋。今別百里遙，秋色疊遠愁。我飛乏羽翰，我居恨淹留。忽如轅下馬，局促難自謀。古人有先覺，不願往諸侯。我乃今知之，曰歸還無由。朝吟南陵麓，暮吟梁山陬。離魂如明月，昔昔西南流。

戴村

巖旅淹歲改，江皋屬春早。幽村屢獨往，勝事時默討。深竹尚殘雪，陽崖已芳草。茅茨忽連接，鄰里自相保。人猶安道族，景是山陰道。徘徊問耆舊，或遇棲真老。

種瓜瓠

吾生拙用大，江海思遠適。豈獨爲匏瓜，長繁取不食。漆園有遺意，放蕩豁心臆。樹此無何鄉，近身見多益。五日抽一尋，十日成百尺。瓠更相引甘，實行可摘。因之浮汗漫，去矣笑踟躕。從我其誰歟，由也不可得。

簡深甫

與君一城居，其實跬步間。慷慨不相從，十日俄忽然。一城豈爲遠，十日豈爲短。客子局人事，心與迹相反。而况各異鄉，茫茫隔山阪。歲時若奔車，過去誰復推。伊昔厭幽獨，願子東西鄰。雖鄰尚不覩，何似南北人。人間實如此，千別能一會。與來即上馬，掃榻聊相對。

贈陳襄秘丞自峽中召歸

淮海南國衝，冠蓋結浮雲。而交固不數，白首猶若新。之子天際來，各自東西人。一語且連夕，歡如平生親。

豈伊名聞久，固以意氣均。馳驚詩書間，博哉醇乎醇。我昔病俗學，莫明聖與仁。常恐遂至地，豈期晚有鄰。君遠觀清光，一二席上珍。賢者任必重，勉旃慰斯民。陳道此與共，談性命仁聖之同。留五日乃別。

送冲卿守高郵

鷄鶩守樊籠，鴻鵠游四溟。羨君一颺去，不負人間名。孤帆西北風，海日東南明。回首笑富貴，浮雲亦何輕。我憶童子時，綵衣戲五亭。離懷重自感，墮淚沾長纓。

公是集卷十

五言古詩

聞王十八除檢討

滄海有蓬萊，去人初不遠。舟車有難到，方士曾空返。聞子騎鯨魚，姓名已金簡。誰云路幽險，但怪波清淺。俯窺紫貝闕，洞視白玉版。神仙豈學致，變化絕微顯。乃知淮南藥，力可及鷄犬。相望雲霧深，冥冥白日晚。

任城道中

驅車太山下，過憩任與樊。此地昔建侯，邈哉義皇孫。市朝非一世，茂草空平原。三十餘萬歲，忽如飛鴻奔。毀墓骨已銷，但有石梯存。縱橫委路隅，冥漠游岱魂。今古一丘貉，成敗誰復論。區區東家翁，乃復哀瑣瑣。牛山顧千驪，涕下何由諫。忠義獨不朽，庶幾長者言。

陳橋別隱直

柔遠在無外，飲冰事頑家。旌麾辭北闕，原隰生光華。水涵雨亦收，勁風卷驚沙。送車何其多，高蓋垂文綃。張侯平生親，情義固所加。哀我志慷慨，曉我天一涯。出宿水上亭，暮談見晨霞。百里並已遠，心乎不云遐。我自東西人，豈能守蓬麻。周爰愧靡及，敢不重拜嘉。

答江鄰縣到穎州見寄并封示晏公送行

日夕風雪佳。相念思乘興。忽憶君在遠。離憂紛難定。入門對新詩。滿眼冰玉瑩。因疑君居側。恍惚不自勝。別來雖無幾。日月稍已進。一筆悲河廣。況乃山川迴。遠遊殊風土。孤響響羣聽。常恐弔原憲。夫子歎何病。幸傳丞相篇。復見仁者贈。懸知愜真賞。有以誇歷聘。何用慰索居。一朝再三詠。

寄深甫兄弟時在穎

回面薄領役。終歲無一欣。思君阻晤語。坐想如古人。百里非遐方。書疎絕相聞。亦知平生懷。未爲疎數分。昔君幸見憐。約禮博以文。今也知不及。嗟然已絕塵。裹飯更欲馳。潏潏風雪晨。高會汝穎間。千秋愧荀陳。

舟次潁上寄賈甫

我時持寄君。宛在汝水濱。君詩欲寄我。蒼茫煙浪深。寒水爭赴壑。駛流激清音。扁舟泝游往。寂寞嗟獨尋。願煙稍塞望。淮月初清心。恨無知賞同。梅酒誰獻斟。相思意不極。宛抑訴鳴琴。曉燈半明滅。抱膝成苦吟。

古意三首

相逢偶相識。相識竟相離。會知別情苦。事作未相知。相見如夢中。夢中還相見。薄帷懸明月。恍惚仍對面。主父昔未仕。頗爲鄉人輕。上書雖晚達。稱說何縱橫。不忍脫粟飯。甘爲五鼎烹。豈不愛厥身。徒爲喪其生。吾聞南山翁。軒冕不得榮。

柳下不逢俗。獨恥伐國官。三黜何嘗憂。一聞遂慘然。世衰狙詐用。賢者防其源。孟軻不言利。顧有仁義存。何乃百世後。功名爲時敦。

秋意四首

陰蟲鳴空階。危葉墮高樹。秋風雖昨日。所遇已如故。悠悠歲方晏。采采行多露。芳香日可閱。宛彼蘭與杜。鴻鴈起海濱。凌風自翔翔。冥冥青雲間。增徽安可望。千里一悲鳴。一里一傍徨。時變感自深。豈伊恨越鄉。鴈鴈情多智。出處能自謀。非無人間畏。而襲人間游。微風動高林。梁棟生早秋。斂翼從所願。落實安得留。翻翻林間葉。昔惟桃李華。飄飄終焉薄。江海無津涯。榮華寄須臾。顛覆空泥沙。良無凌霜節。安得復嗟嗟。

雨晴率張生及諸弟到薦福僧居

沈陰天氣昏。忽覺景物好。蕭陰且殘雪。池岸已芳草。愁懷無端涯。強出慰枯槁。白日常青天。所至豁如埽。山僧一飯畢。鐘鼓不復考。庭宇若無人。應軒照丹藻。徒行不知遠。適與愜所嚮。如覺逍遙遊。頗堪謝煩惱。諸子吾宗秀。張生一羈老。相顧能不言。歡然展絕倒。

初鴈

翩翩南飛鴈。契闊萬里道。朔雪常逼秋。知幾諒宜早。敵兵盛西北。弓矢斷飛鳥。側翅鋒鏑間。悲鳴觸懷抱。往時商山翁。自放亦忘老。避地吾所師。相望戒輕矯。

始聞鴈

冬夜何漫漫。北風扇淒淒。始聞南飛羽。稍稍過我側。來賓無乃後。恐非歲時式。朔方積常貢。物性隨變易。

哀音一何厲。路遠霜雪積。就陽既云歸。感義事自默。胡爲堂上士。撫劍重歎激。

沒蕃士

丁年仕轅門。欲食萬里肉。敵兵方強梁。邊境日局縮。是時十月交。轉戰大河曲。落日天地昏。風塵蔽川陸。我師自憑陵。敵騎出深谷。路窮矢交墜。壯士同慘辱。投身致網罟。南向長慟哭。忠義安可論。功名亦已覆。悠悠捐歲序。忽忽抱心曲。每生悔爲禍。致死餉遺福。夜渡黃河冰。獨依荒榛宿。狐狸鳴我旁。虎豹相馳逐。脫身僅毫毛。夜動畫必伏。肌膚存空骨。性命牛鬼錄。十月到亭城。聞人譏風俗。回頭復長望。慷慨淚盈目。憶昔萬人出。今還一身復。可憐同時輩。視我猶鴻鵠。永棄絕域中。幾時脫臣僕。叩門謁主帥。長跪向人哭。可汗甚雄傑。其下亦輯睦。努力思長策。勿輕用人屬。

寄子華內翰時亦宿齋是夕風雨

君居白玉堂。我在紅藥署。出處豈不同。咫尺限相遇。風雨聞雞鳴。節物驚歲暮。思君正展轉。夢中亦知路。過澶州橋有感

和江鄰縣雪軒與持國同賦二首

河水東赴海。遠從天上回。寧知今日波。還復前時來。岸柳亦已黃。原田正萋萋。念我平生歡。悵然使心哀。君居近城市。每猶厭羣煩。積雪成高臥。故人來在門。埽除更爽塏。談笑寂無喧。開牕延寒月。拂席置清樽。真得酒中趣。安知狐白溫。

長安雖大雪。車馬無休時。窮巷有高士。閉門獨何爲。朝烟不黔突。彈琴方賦詩。逍遙無忤色。慷慨多逸辭。適有咸同好。寄聲贈所思。調高當和寡。無以答君知。

養雞

茅茨一畝寬。生理備委曲。雞豚自古昔。養養隨世俗。鑿垣安其棲。幼長何碌碌。旦出四飛散。暮還相從宿。願哀鴻鵠輩。飲啄不充腹。何事萬里遊。羈旅傷局促。衣冠相嫌媚。庭廡更迫逐。未悟養土非。豈知稻粱辱。物理常有此。人情苦不足。安見避世翁。頽然臥空谷。

乘小舟入朝京門訪安道

南山厭清流。春光滿上頭。懷人不勝意。乘興去扁舟。靜吟日光午。孤棹正悠悠。固當見安道。曷若王子猷。送陳奇秘校遊潁丘

世往人物非。古今共滔滔。聞君寂丘客。因憶孫叔敖。脫身田野間。功業青雲高。憂國不顧家。子孫負薪勞。苟無滑稽士。亦已埋蓬蒿。嗟來千戶封。晚受侯王褒。賢卿尙遺忘。反慕貪與饕。況彼里閭人。安能厭糠糟。伊昔方斷地。許身輕鴻毛。陰德尙有報。天寧給吾曹。努力道路勤。我心良鬱陶。

宴得解進士先是子爲監試

汝穎紀南國。星極麗中州。多奇兆兩漢。粹氣象九丘。里巷含古風。文章耀前修。上恩榮計偕。博選充詔求。難齊會駿骨。軒昂出驂驄。曰余昔深議。有司屬同憂。攻玉固以石。妍媸豈云侔。登龍但投餌。美惡非其儔。

堂上歌鹿鳴。樽前親獻酬。有功幸九錫。與祭爲諸侯。

送省元衡殿丞通判湖州

平生笑山濤。非隱復非吏。今更欲似之。頗嘆老將至。羨君負清識。于世寡所求。能從魏闕下。徑取江湖游。扁舟駕長風。千里破高浪。倚橋一清嘯。佚氣橫雲上。飄飄若下酒。紅鱗若溪魚。綵衣起爲壽。此樂天下無。誰不慕軒冕。顧多困朝市。人生難自諧。祿仕當若此。

譏謝十三

利交勢相營。義交氣相得。千歲若旦暮。萬里猶咫尺。昔我相聞聲。但嫌未相識。今我相同遊。又恨莫相益。同時復同道。同官又同籍。平生重結交。然諾亦自惜。子爲太守丞。我爲里中客。雖復戒疎數。不應事形迹。

宿九里潭

潭樹老垂葉。蔭茲千百尋。蛟潛伏遺劍。魚躍應鳴琴。遠客何所羨。神淵涵淨心。

橄欖木草堂記

吾昔評橄欖。不在百果後。其材中棟梁。其實過橙橘。俗人多未識。至美或真售。材以遠見道。實以苦爲話。華堂煥嘉賓。甘脆陳左右。此物萬里來。其味寧免陋。欲觀絕倫效。宜與危事遘。江魚肆潛毒。頃刻輒傷仆。昔酒發狂醒。千日尚沈醉。性命如危絃。一絕不可救。幸能服刀圭。唯嗟反其舊。此亦天下奇。能使天者壽。豈殊魯連子。談笑解紛糾。功成歸海濱。不願千乘富。

聞伯庸再安撫涇原王午九月續前寄懷

西師又失律。將帥各顛覆。流血丹川原。積屍委山谷。嗚呼仁壽域。短天生理促。王命有不行。國威爲之削。鄙夫無憂責。感慨祇慟哭。况聞哀痛語。輒食想願牧。朝廷足名卿。多壘各含辱。謀議宜深長。瘡痍待漸浴。使乎非常任。天子意所屬。百萬氣未蘇。吾民且局縮。賢人勳功名。報國忍勞爲。往者博望侯。昔時來君叔。再三持漢節。白髮走川陸。豈不久顛覆。事業光簡牘。關河據上游。郡國同心腹。征繕向五年。強宗亦單獨。君乘赤輪車。一一詢比屋。唐虞升平風。惆悵難再沐。

鄰幾過門不留戲作

陳平少負郭。亦同長者車。貧賤雖足羞。猶問道何如。此風固宜少。未謂今便無。所望臺閣賢。尙能念古初。左繻塗朱漆。長綬要銀魚。化我不少留。始知心見疎。彌年寄祿仕。竟日勞簿書。相與同笑言。俱幸透空虛。春秋期知我。雅頌誨起予。茲意未可忘。君宜顧權輿。

秋雪

剡溪湖羣陽。幽陰肆騰涌。清霜飛雪初。大雪吁不兇。續紛舞鴻鶴。細碎翻蟻蝶。北風故相資。凍雨仍更縱。泥塗絕行道。珠璧棄郊壠。峨峨九重高。兀兀雙玉轡。寒光坐輝映。凜氣彌衝擁。壯士歌慷慨。儒生議刑寵。長年昔未逢。噤語空多悚。皇天無私尤。德惠答虔奉。豈伊傷時和。蓋亦運順動。况茲秋方高。民麥皆在隴。龍蛇蟄既死。鳥獸毛亦耗。農夫樂休役。天子寬垂拱。信此豐年祥。爾曹何必恐。

秋雪寄獻臣

三年海水旁。卑濕厭嚴熱。都城幸相從。比歲秋逢雪。秦吳乖風土。南北異時節。惟君歲寒姿。一致乃欲別。出門顧道路。冰霰埋車轍。咫尺阻相過。誰當慰寥泬。

月夜期江梅兩君不至聞在李二審言家飲

日入更灑掃。愴然庭檻空。酒杯落明月。白羽來清風。佳興自不淺。幽人無與同。徘徊臥林下。重露沾蘭叢。

城樓

新晴強人意。步上西城樓。雲煙開井邑。綺繡錯田疇。離離麥就熟。鬱鬱桑尚柔。懷歸感初服。覽物悵淹留。智短多不堪。冗官略自保。念非撥煩用。猶說趙魏老。故人索微仙。自致青雲早。回首記平昔。露章慙枯槁。先容輪困木。進取萬里道。妄意峨巖石。庶幾千金寶。過聽爲君羞。貪名怯陰討。人亦謂我何。自笑方絕倒。

子高作司諫見舉自代

玉以三獻珍。金以百鍊精。候侯困躓時。詎免時俗輕。感激生憤勇。辛勤就功名。居然取高第。自此凌諸生。諫官近冕旒。地望臨公卿。報國須厲賢。致君在聖能。蕭朱尙結綬。張杜猶提衡。小雅紀伐木。微禽識同聲。此風久已無。賢者當肯行。念子早治裝。復令世人驚。

賀王龜台

三年守一官。五年調一職。過門萬餘人。過半頭髮白。賢愚必待次。先後各循格。相與爲波流。其誰辨白黑。子今特招起。方與塵土隔。翰林誠知人。子中丞亦好德。古來御史屬。自與二府敵。于今任雖卑。其實名不易。必將寄紀綱。豈獨親簿籍。鴻鶴須遠飛。騷騷無近迹。往矣勿自疑。天方佑正直。

賀王龜台

昔者巖穴客。多隨群書起。策名耀山澤。高爵下閭里。此道不復振。此時竟已矣。不圖廷中賢。有意及之子。十年困鄉書。三黜竟不仕。一朝遷知音。賸賸到天耳。窮通諒有數。自古多若此。年華猶未晚。富貴方自治。伐木情所深。彈冠坐堪喜。請歌反招隱。以激南州士。

秋庭梧樹

自吾臥家巷。幽獨謝鄰里。願憐庭中梧。常以比君子。春秋色不變。朝夕影雙峙。誰言冰霰繁。稍亂兼葭毀。始知歲寒苦。慘慘不自喜。悵然對之歎。爾復那至此。陳蔡稱儒見。由也德可鄙。天損吾能遠。放歌有殺氏。

梅花

百花乘春輝。紅白相嬌媚。暫開已半落。過眼如夢寐。繁香能幾時。寂寞都埽地。兒童惜徘徊。婦女瞻歔歔。中庭兩樹樹。百尺浮雲際。芳意不玩俗。秀色亦自喜。綠煙凝參差。金粟點細碎。霏霏墮疎香。鼻息隔清吹。足明後凋節。不與衆草類。忽思折瓊花。自放天字外。

初秋病中作

初秋病中作。五言呈君錫待制介夫學士。

寒淺開開道。望遠自焚和。負茲歲陰改。閉閣秋風過。濃霧變園草。號蟬蟬庭柯。覽時長顧慕。顧影驚婆娑。平生江湖尚。薄遊不願多。奚爲役外物。況乃淹舊河。但西識荒野。采菽聆悲歌。今昔容不同。情感殆靡他。勞生共逆旅。馳景均勝波。行矣自免歸。息陰安靡羅。

送王子直還斥津

薄雲蔽日。淒淒寒中人。飛飛燕歸鵲。漠漠鴈來賓。送子獨無友。悲秋空病身。登山復臨水。便覺二毛新。

初卜穎州城西新居

羣鳥能擇木。游魚知赴淵。飛沈豈異意。行止私自憐。玩世本無術。辟人庸得賢。卜居幸樂國。負郭依良田。心與地俱遠。我徒共熙然。生涯亦何有。聊以忘吾年。

早行

虛舟卻煩暑。初旦更清和。塵襟暫軒豁。幽興亦滋多。黃鳥嘯深樹。良魚躍層波。岸花間紅紫。村叟雜笑歌。稍忘潮涸力。未悟歲時過。側肩市朝客。慨然奈予何。

晴日後園

羣鳥飛朝日。鳴鶴響晴空。宿雪乍消釋。滯陰反沖融。幽居亦可愛。老圃願與同。負喧空林下。游目故城東。世事見流水。歲華指飛蓬。酣歌用自適。貧賤何必終。

公是集卷十一

五言古詩

新作石林亭

朝廷入忘返。山林往不還。念無高世姿。聊處可吾間。築基傲崔嵬。鞭石輕險巖。羣玉相磊落。萬峰正孱顏。種樹亦蒼蒼。激流復潺潺。渴渇飲在眼。崢嶸若可攀。自我嬰世網。邇來鬢毛斑。邱壑成弱喪。簿書常自環。及爾滅閑見。曠如遠處寰。豈敢同遊世。庶幾善閉關。子牟因懷魏。謝傳悲徂山。茲焉可遺老。詎厭終歲閒。

樊口

回舟武昌郭。暫往樊水上。樊水何清冷。樊山亦孤壯。森森駭百歲。喬木過十丈。絕俗殊崎嶇。攀緣幸可傍。林端見漁舍。戶牖相背向。雞犬鳴雲中。神仙豈殊狀。昔聞元次山。子焉寄荒浪。鄰里俱已非。陵谷不得喪。茅茨固微物。蕪滅不可訪。向乏數卷書。終隨衆人葬。清時易直道。末俗猶高尚。陳迹成渺茫。孤吟屢惆悵。

宿州道中逢聖俞入京

翩翩河中船。一西復一東。相逢且不留。相別何時逢。黃鸝安稻梁。有時顧池籠。一爲滄浪去。不復思樊中。哀君蒼髮白。憂憂悲途窮。努力千萬乘。寄聲謝辭翁。

謝學士赴闕還京師謝之先德書與記注

公提吏巨筆。記注天子側。日成唐虞風。盟國在典策。家聲繼純粹。論著多切直。周南未成書。流涕皆感激。忽從東漢飛。上拱宸斗極。清淮淨無波。歸馬閑且奕。帝宮青冥間。白日升曉色。儒人相慶語。文道宜久職。公歸演綸誥。制度期能覿。

和甫自京師至

過事與日多。歡愛兩如夢。安知盈樽酒。此國今宵共。寸心不如昔。感遇每易動。孤笑破羣愁。強顏不爲用。天河轉屋角。缺月照樑棟。燼落展續紛。良時亦倏忽。驪駒晨在門。十里起相送。暫醒不遲。舊愁來更重。得鄰幾書。

得鄰幾書

君乘使者車。我爲列郡守。地理素與越。天文并兼斗。夢寐且不通。言笑安得同。忽傳咫尺書。遠愧西南風。我老容貌遜。憂患志氣落。聞君自紛如。我亦不如昨。拾書計離別。忽忽三四年。一日成九秋。此語猶信然。天地大逆旅。外物不可必。出處多舛馳。相逢定何日。尙禽晚且游。沮溺長耦耕。此意雖未合。且當勤寄聲。

答李谷同年書

歸客江南來。迢迢數千里。故人遺我書。細字三四紙。上言平生懷。伐木義所倚。下道相知心。結綬方獨喜。寧知淮陽翁。棄外甘臥理。不預朝廷議。何由發吾子。

楊查文過

病起時節改。遠池飛春令。賓交絕來往。門戶常畫局。朔風排闥闐。凍雨翻滄溟。泥塗墊后土。氣象昏圓靈。局促久增歎。據梧目思瞑。官然顧環堵。嗟若亡我形。夫子亦何事。羈旅復伶仃。孔懷在接漸。過我不遑事。歲晏絕晤語。誰當慰長醒。

晚過深甫

忽忽衝門下。幾希田舍翁。有時寄一笑。目送南飛鴻。今日天正佳。草樹搖春容。忽驚枝上花。飄落隨西風。偶然幽興展。思樂古人同。塵埃比殊深。杖屨亦可通。誰謂車馬多。澹如初不逢。

讀鄭幾泰山十二詩

宿心慕鄭魯。寤寐泰山杪。慷慨念遐觀。滯留想輕矯。人寰何鼎鼎。羣動因擾擾。安知有神靈。獨立萬物表。圓天似車蓋。滄海稱池沼。丹梯無留迹。絕壑通過鳥。古今更廢興。萬事論莽眇。七十二家舊。永與耳目寶。羨君能自力。窮覽謝煩湫。超然昔賢趣。處覺茲世少。吐詩狀奇麗。思與雲縹緲。忽如按圖畫。所向得了了。悠哉仲尼意。信彼天下小。

休復謹次韻和呈垂覽拙詩之作

朝躋天門路。暮宿白雲杪。超然六合外。如翼鸞鳳矯。運眸極遐曠。收念息奔擾。盤盤上絕頂。獨立顚氣表。天壁洞神泉。玉龜泳靈沼。凌奧無蟄蟲。集灌盡百鳥。勝境窮賞踐。陳迹嗟緬眇。接邈終焉託。眞仙事殊宵。雲霞相飄飄。塵途忘淋淋。踞展游已屢。操觚才思少。思軋幾沈伏。神馳空縹緲。謝客興不淺。尙子

計未了。何時出塵籠。重看衆山小。

送從兄

東門楊柳深。下有遠鄉路。之子千里行。春風三月暮。旅心常草草。飄忽不可駐。居者空徘徊。行者亦反顧。丈夫方食肉。四海無所遇。不如轍中魚。猶以沫相煦。悠悠大江水。日夕自東注。何當激風雷。慰爾飢渴慕。

山光寺送獻臣

嘉集常苦難。送歸豈辭遠。橫舟故相逐。攜手行自挽。古寺何崔嵬。深林象巖巖。幽尋取乘興。造適非素選。寒泉冰深池。衰草被長坂。歲窮景蕭條。僧老意繚繞。勝賞竟誰同。相知幸非晚。離懷自無極。日暮仍忘返。

燕譽堂飲別朱著作

歲晚節物變。會難驛旅悲。疎燈照四座。殘菊醉空卮。歌闌風雨起。舞餘冠佩敝。天明念陳迹。忽忽難予思。以石爲玉。格臺有沈璞。由來非一春。時無司南轡。自比連城珍。事如鳳丘叟。相與笑縞纈。勿以名夸世。而將暗投人。

夜分東隱見月

遙望月彌晚。宵分在東隱。隨風漏疎隙。散彩奪寒氈。留歡坐忘寐。啓書對空缸。惜哉皆陳迹。誰爲足經邦。

酬某

讀書與博覽。亡羊信多岐。何以消煩憂。謝墅觀奔棋。寓物取歡適。吾道有張弛。誰能長刺促。屈首就執轡。陳遵嗜美酒。伯松見醇醪。袁絲沈里閭。劇孟相追隨。君方總府事。吏牘正紛披。走見固所願。清閒在他時。

酬林國華先輩

昔吾臨汝南。休騎思俊賢。此邦號多士。今世猶依然。奉詔還計偕。至者皆比肩。子時邂逅我。常獨懷悵悵。豈我非其人。長鯨隘蹄泉。將由求之失。黃鶴去不還。察廉未審責。負課終彌年。解印歸臥家。百憂正纏綿。聞子來在門。華裾燦雲烟。手攜一卷書。金碧紛蠅聯。慰我平生懷。意好何深堅。始知向難進。非以相棄捐。鄉評讓父兄。親國氣無前。翰飛果自致。大笑諸老先。毫末爲豫章。衆流成深淵。物常積于久。念子亦勉旃。令名百世榮。文學貴本元。愛至相期深。愧無長者言。

夜雨

盛陽燦微陰。五月氣蘊蘊。天地爲大爐。萬物皆廢銅。俯欲濯江漢。仰思凌蒼穹。縮身投蝸角。救喝號天公。天亦哀人謀。玄雲送雷風。須臾雨如真。一掃萬里空。有似脫炮烙。又如逃祖龍。大哉造化力。因見王霸功。

登呂屯田清暑亭

日永雖徂暑。虛堂自清幽。主人意未展。改席茲城樓。嘉樹遠近合。清川縱橫流。好風萬里至。浩蕩開客愁。長嘯欲飛動。勞生局遠遊。眇然不自恤。目極孤雲浮。

許州西湖

翳旅懷江湖。氛埃順臚壤。及茲已俱適。初意恨獨往。樓觀湧差差。軒檻豁高爽。清光見毛髮。衆影象俯仰。

公是集

昔者鄭陶客。于茲濯塵網。疏源不憚遠。勝事日以廣。美矣流水意。當爲知音賞。

晚過西湖

日暮無與適。緩帶此逍遙。湖光悅我心。步上西城橋。遠烟被林莽。樓閣隱岩嶠。歸鳥先後飛。夕風正飄飄。悵然念遠客。興盡復行謠。

睡起

日午更稍休。池上逍遙眠。水木澹相映。庭戶清無喧。時有山中禽。來鳴高樹巔。微風拂徑過。會意成翛然。有生滯形役。萬物安靜便。愧無淮陽績。高臥亦終年。

奉和府公新作盆山漱水若泉見招十二韻

誰謂山水秀。忽登君子堂。乃知仁智樂。不與冠蓋妨。濃霧萬疊碧。懸流百尋長。列峯映落落。遠溜含蒼蒼。氣爽變衡霍。聲幽激瀟湘。意真景自遠。趣逸累已忘。鳴玉無時續。翠屏終日張。賞音得虛寂。寓興成軒昂。夙昔慕丘壑。邇來倦簪裳。欣符阮耳願。遽有尋源狂。縱目寄歷覽。挾翠寫鏗鏘。但疑主人厭。應接殊未央。

遊五嶽觀寄鄒慶聖俞

五嶽神仙境。可開不可攀。安知采真遊。近在郡城間。樓觀橫飛雲。虎豹司重關。車馬自茲止。始覺非人寰。層波漲滄溟。參差出三山。金銀麗宮闕。日月相循環。東來復幾時。花草紛斑斑。長楊垂輕絲。若委千髣髴。氛埃無由及。魚鳥相與閒。逍遙不自知。忽如脫沈痾。那得窺壺中。逍遙去塵闕。主人白瑤盃。勸客流霞漿。山行日遠。豈獨聊忘還。嗟嗟二三子。世路迷險巖。流光競奔走。俯仰移朱顏。雖肯委俗紛。相從解朝班。濯君冠與纓。春谷水潺潺。

樂上避暑

滴瀝松下雨。清微泮際風。欣然此時賞。我與斯人同。倚鳥墮水上。游魚翔鑑中。不言閨翠動。未覺幽興窮。

東館避暑

虛館含微風。高梧散層陰。逍遙敞戶牖。曠蕩披煩襟。雲光壓孤城。火氣連千岑。四海俱探湯。獨清亦何心。願傾西湖水。起就三日霖。落落抱寸誠。此志誰能任。

得隱直書

庭柯結浮陰。深竹鳴鳴頭。晚涼愛軒宇。默念得佳客。適有南遊鳥。墮君一封帛。眷予方幽獨。慰我正相信。洛中輕肥地。子復顯領色。富貴若可求。吾從執鞭役。

隱直近詣闕獻書報聞

炎暉若探湯。周道行倏遲。之子忍重辟。斯人方病痲。上書蒼龍閣。移副鼎足司。卓犖動羣聽。謂言即張弛。虞卿萬乘相。子房帝王師。古事可勢繫。世塗實參差。天關虎豹深。棄我忽若遺。卻走國西門。素衣化爲縞。行行展回首。未忍從此辭。賢者愛其君。肯如倖倖爲。吾聞先達語。進退自有時。版築不爲辱。飯牛豈嫌遲。男兒建功名。或與老大期。努力梁甫吟。古人不予欺。

將入京得淮南王工部書及遺壽州官船以來五言寄之

生理厭漂蕩，三年若棲直。春深感松柏，涕淚望京華。誰言數舍近，局滯成天涯。巒色新二毛，悵然空復嗟。明侯平生意，雖遠不云遐。叩君金玉音，眷我需于沙。旭日明清川，扁舟開貧家。雖非方外遊，此亦海上槎。盡日既短篷，不慙負舍鳩。愧君濟川才，引領隔雲霞。何由一乘輿，世累紛如麻。

答君章舉兩兒見寄

親鏡見二毛，自憐憂患餘。豈惟壯心盡，方與功名疎。終歲不捉筆，歷時長束書。顧常念絕學，正復傷離居。忽忽莫自聊，悠悠空歲除。過壯而無聞，我其衆人歟。故人來江南，丹轂嘆隼旟。尚持平生意，期我相得初。殷勤作新詩，爛漫聯瓊瑤。溢美及兒曹，俾來問起予。雖知非其實，但愧情相於。矧乃筆力雄，駸駸逼曹徐。一讀必三歎，何由望儲胥。故人昔流落，襟抱久不摅。乃者始再遇，通直承明廬。若龍脫羈絏，快馬從輕車。神至氣自豪，心廣體亦舒。淵源未易測，變化天池魚。爾獨揚子雲，其工似相如。苟能哀願頌，有以慰空虛。月寄三四幅，窮愁直見祛。

答徐無逸秀才寄示新文

金華神仙境，山川天下無。之子復清發，自與常人殊。聞學當世賢，不違智如愚。歸來守桑梓，寂寞安故廬。此風足彌俗，有以光吾儒。如何臥空谷，自樂詩與書。我辱廷中臣，一麾寄江湖。薦賢力不足，相望空長吁。

對酒憶諸子

以酒自足飲，胡爲坐無歡。念我意中人，四顧用長歎。平生交遊少，而復聚會難。萬古膠漆委，各在天一端。用兵輕文儒，諸子俱小官。物生繁所逢，窮達何足言。但恨適有酒，共醉乃無緣。

出塞曲三首

桓桓良家子，越趨羽林兒。恩讐久未報，感激氣拂霓。無用丈二組，不須一丸泥。獨身斬敵首，手覆封侯圭。丈夫不懼死，所懼酒闕耳。出身義許國，築石買餘勇。豈無親戚憐，決去甘登關。人生在奮發，將相寧有種。茫茫郊塞遠，木落原野空。鼓鼙濕前雨，笳吹悲後風。山州行無極，敵窟未可窮。生嘗取榮名，死當爲鬼雄。

移葦

蕭蕭江上葦，夏老叢已深。悠悠文王死，常懷牛羊侵。遷根橫汙池，慰我江湖心。清風日夕過，白鷺時時臨。疎櫓拂琴瑟，綠華噴衣襟。處卑節不改，習靜情足欽。炎暉已堪愛，秋景坐可尋。願及構明堂，甘心辭故林。

欲于舊州石橋作偶活臺以備遊覽先爲五言

河決鉅野溢，此時吾山平。百川會兩澤，千里圍孤城。桑野就蕪漫，石橋尚崢嶸。往往有白鶴，飛來羣悲鳴。我欲覽風土，因之省民耕。誰能同我樂，誰肯從我行。楚人哀江南，俯仰而哇瀟。臨高誦斯語，正復傷人情。常築十丈臺，偶活爲之名。上可容宴豆，下堪列旌旌。棹歌出中流，簫鼓會前楹。浮雲來東山，落日隱北溟。此樂或難忘，請公爲我評。

意華臺

楚子志方盛，築臺臨章華。度高累百尋，計虛逾萬家。參差蔽日月，煥爛生烟霞。侍酒皆列侯，佐歡盡名娃。嬉遊未云樂，荆棘紛已非。奈何竭民力，用此爲盜誇。蔓草匿頽基，長風卷飛沙。廢興若糾繆，故老猶咨嗟。杖履不能遠，逍遙池上林。微風起衆樹，炎日隔繁陰。斐亶激流泉，間關語鳴禽。放懷在離人，寄賞欣會心。既謝朝市喧，亦忘山谷深。雖知非吾室，獨以開煩襟。

暖景偶作

垂楊欲吐花，芳草遍抽芽。低風動簾幕，細雨濕堤沙。暖景蕩愁思，一城千萬家。

冬雨偶作

江上朝來雨，城中起暮色。淒淒濕塵土，漠漠蔽空碧。築場看已晚，及物恨無益。苞蓄怨下泉，客子長太息。

豫章儒者

豫章有儒者，讀書三十年。但讀上古風，不知時俗遷。一聞西戎叛，有意攜華顛。詣關上封章，臣知用兵權。不在勞士卒，不須役戈鋌。要先正其本，本正末自安。臣觀朝廷中，或有可用賢。國家既失此，奸吏隨矯虔。吏奸萬事惡，外患隨因緣。所以子玉存，文公積愁顏。所以汲黯亡，淮南爲無難。天子覽表款，當朝常拳拳。迴頭謂華公，可付史館編。可使廉好爵，以補風化源。豈知貴臣忌，投爾南海壖。不得面指陳，胸襟曷由宣。走卒驅使行，行行酌貪泉。名與囚隸俱，位乃胥校聯。九重竟不知，猶謂列王官。奈何樂堯舜，乃是取危顛。雖云遇明主，未免遭棄捐。遂令天下士，誰肯戒勿言。寧有死壑中，安有議君前。浮雲蔽白日，自古同所歎。豈爲此生悲，我歌願傳傳。

賀尹學士辟經略府

年來方苦兵，邊氛蕩區夏。西陲寧障盡，人骨蔽荒野。漢家飛將多，程李相上下。試問誰董之，王朝大司馬。分廷授斧鉞，號令從此把。主憂臣當辱，開府納儒雅。堂堂蒙山舊，乃是謫仙者。謀畫當代無，胸襟一朝寫。誠知鑠鉛鐵，不合煩大冶。要使借前籌，非公諒誰假。鷹飢肯擇肉，驥逸始流緒。由來抱軒昂，可得不得酒。昨聞負芻粟，中戶困楚積。此事已大急，哀哉勸募募。兵家尙神速，世務忌苟且。願公更深謀，卻敵如破瓦。鑼鼓增封境，疲瘵沐純嘏。豈令魯仲尼，獨贊王孫賈。

題蘭巾余事意作之以便書其形制如舊也

遠思意而子，因作題蘭巾。處世本遺物，全生翻近人。輕涼便肌髮，灑灑外埃塵。山林有獨往，此亦陶唐民。

望洞庭

洞庭七百里，浩蕩散溟渤。雲夢開其胸，巴陵東喉舌。東流匯羣川，盛漲五六月。飄飄浮乾坤，倚蓋低兀絕。吾行襄海間，未見此水闊。峽流下衣帶，島嶼盡毫末。高秋卷氛翳，兩涯浴日月。何得徑寸珠，晦明互出沒。蒼茫蛟龍宅，瀾雜魚鼈窟。太古到于今，沈潛孰分別。風帆引北極，波浪限百越。國絕南顧憂，獻琛各通達。山川非一險，此實輔明哲。俯笑三苗愚，竟爲獨夫滅。遠遊世俗隘，偶此耳目裕。浙瀝臨清風，滂沱濯炎熱。

蕭蕭霜林暮。蕭蕭芳草歇。壯觀激我懷。當歌意復咽。寂寥軒輶樂。高古逸響絕。慘淡虞帝魂。九疑非嵯峨。況聞屈賈輩。各賜楚漢袂。至德無復還。後王喪衰缺。滔滔更南征。鬱鬱抱切怛。太湖雖云深。未救懷古渴。

衣冠修分裂。玉帛敵辭讓。至仁有柔服。遠取恥懲創。非無一九泥。不乏萬人將。齊鍾紆九世。魯錦輕百兩。羊腸勢踴躍。魚齒困沿竄。彼岐亦云阻。易簡德固曠。大哉天作詩。因見聖者量。

治渠

旱久溝壑廢。忽雨浸我廬。晨興不及屢。出門自手鋤。一直復一曲。水流若江湖。蚯蚓為蛟龍。蟻封即丘墟。生理避燥濕。一室足有餘。人事戒儉安。未能輕須臾。豈恨規摹小。所傷筋力劬。衰疾實使然。不勝一匹羸。伊昔論五帝。每嫌盡信書。及茲始欲歎。微禹吾其魚。

東門行古曲言賢士不安其居要子留之今改當時不憤賢士士欲遠遊願念舊園

拂衣趨長道。撫劍獨歎息。并歲不易衣。期且會一食。悠悠風俗薄。顧我若異域。積金要能笑。彈鋏輕下客。豈辭蓬蒿居。未與塵世隔。黃鵠非池禽。東南舉六翮。出門尚徘徊。悲鳴念舊國。何日復來還。為君涕沾臍。

步登南門呈府公

秋至久獨醒。今旦始一醉。非公愛賓客。何以強茲意。清風與人期。蕭瑟萬里至。落日高城西。參差數間地。願茲景方夕。悟彼歲亦逝。道適常若希。開懷欲誰忌。暢然就酩酊。更盡酒中味。

小雨

春陽轉為早。惠澤積不泄。稼穡亦已晚。泉湧為之竭。吁嗟叫蒼天。閭閻不可越。精誠懇土龍。神化空恍惚。今日微風來。朝陰度城闕。霽雲墮疎潤。稍稍漏白日。塵埃暫埽地。草樹穠沐髮。終宜雲漢枯。尚喜雷電發。帝方復威令。世莫患妖魅。事作成湯時。彌年困飢渴。

淮上微雨寄天隱堂文

海風吹微雲。載雨滄洲上。來。瀟瀟區宇間。創然無塵埃。四月雖徂暑。幽襟為之開。思我同心人。關茲千里懷。悠悠日已遠。勤勤首屢回。安得乘輕輶。相從孝王臺。

細雨

小雨滿前軒。淅淅不時卷。隨風氣潛潤。竟日花微泣。池光慘澹昏。樓危依微拂。寒添夕景長。坐逼秋容晚。楚客歌沈吟。吟懷執云淺。

吳九秋過西池作詩持國和之邀予同賦

三山凌波瀉。雲漢遶氛埃。世無乘槎客。安得窮昭回。天門洞闔闔。海池含風雷。淵淪蛟龍室。煇炫金銀臺。西顧何蕭條。百芳日已摧。誰能登心賞。嗟子懷仙才。時變感所思。駐車載徘徊。已秋孰顧夏。覽物彌歎哀。韓生肆爽言。觀變均齊諧。而我拘俗者。俊游日已乖。欲濯纓上塵。何時與君偕。

讀雜說小書

長日無與語。聊及齊諸書。紛紜六合外。莽眇三皇初。近既難必有。遠亦非必無。古今夢寐間。過事寄靈如。蓬生齊萬物。曲士拘一隅。苟以忘吾憂。焉能識其餘。

初到淮西讀書申中堂寄友

公是集 卷十二 五言古詩

公是集卷十二

五言古詩

同聖俞寄金山盤頰次韻是時予方欲請東南一郡

我雖游都城。心亦無所住。誤得世俗情。形骸寓冠履。少時侍吾親。游覽愛北顧。至今願思之。想見江上鷺。白頭曼道人。夙昔竟未遇。聞其最安禪。無念無作故。勞生有喧寂。得意無早暮。塵埃未易厭。卑壤固多趣。若復乘桴行。從君款幽素。

送僧歸君山

羈旅頭髮白。羈旅君山青。遠遊負雅志。舉俗笑獨醒。西風吹新秋。幽興浮洞庭。忽見九疑峯。如列枕上屏。遶遶伯牙意。寂然誰為聽。歸客適我願。歡然叩柴扃。振錫循東道。汎槎問南星。滿湘落君手。去矣鴻冥冥。橘柚雨初熟。杜鵑晚更鳴。上方試回顧。笑指江漢萍。

入山

連山何叢叢。相背復相向。盤溪殆千曲。險石彌萬狀。或疑天地翻。斗起渤海浪。登杳更騰凌。變化倏奇壯。舟車未為用。夷夏永缺望。鑿空伊誰氏。重譯蒙霸王。茫茫千萬歲。冉冉道交喪。薄伐策已卑。割據事逾妄。

公是集 卷十二 五言古詩

稟性實無用，干名謬所望。中爲祿仕通，誤有世俗債。粗糲見穉腐，簿書正拾掇。語言畏時忌，談笑憂事妨。往者託山林，未能下羲皇。邇來失吾真，終日幾發狂。期會非本務，米鹽豈大方。酒心賴篇籍，發興依松篁。朋友素所長，道路阻且長。怨極倘見思，寄聲慰離腸。

夜讀漢書

明燈一編書，往古千歲事。值歡輒孤笑，觸憤還累歎。四旁寂無聲，童僕正熟寐。歡憤雖不同，均非平和氣。可憐自戕伐，忽忽老將至。反愛童僕愚，冥然不識字。

和永叔寒夜會飲寄江十

昔與江翁別，酣歌國門道。黃花落酒樽，白髮藉霜草。本謂此行遠，定知此樂難。豈意三三子，復爲今夕歡。主人文章伯，談道輒忘倦。每至絕倒處，恨不使君見。鳥迹上古書，龍頭家中器。其人骨已朽，感此相與醉。呼問西飛雲，游子何當返。寒風吟枯梧，歲月益已晚。吾聞太華峯，乃有神仙居。莫逐秦時人，獨結山中慮。永叔出所收古文碑碣及龍圖閣諸示寄以強飲興也。

三日同景仁鄒幾濟川晦叔景「案」原缺一字呂秘校判官會南曹飲五君皆尚書外郎劉呂修唐書官

秋氣迎節至，立秋前一日涼雨乘高風。車馬散北闕，冠蓋會南宮。從吏殆成隱，玩歲復將窮。簿書幸無他，歡笑偶多同。郎還冠一時，史才映羣公。著書駭深妙，問道備顯蒙。但願竊餘論，常此樽不空。寄迹三署老，不慙顏與頡。

期鄒幾飲不至醉作江侯詩并解座客

秋雲樂遊近，拂我榻上塵。江侯舊多信，今作巨信人。我求江侯意，因得江侯真。乘興本當出，興盡便回輪。已諾雖可嘉，將非俗中倫。棄言似不誠，未嘗方外羣。江侯不爲名，名者實之賓。江侯不爲貌，貌疎意自親。作詩解江侯，飢渴復復晨。

十月二日邀鄒幾飲盡二如晦來遂留至夕

晚下石渠閣，方樽得傾蓋。天寒畏于人，后酒自相對。裴侯非宿約，來預心賞會。吾季方家居，四坐客解帶。獻酬難嘲謔，歡笑以爲快。幸無俗中士，形迹一不怪。蟋蟀鳴高堂，歲月車已邁。于今鮮吏責，無所憂其外。但當勤來顧，數醉此庭內。良無德與汝，聊足紆慷慨。

和貢甫瓜步詩

江介多悲風，川廣不可越。畏塗非吾土，游子情明發。羣山起楚蜀，衆水會溟渤。地險自適然，天衷豈端設。憑陵三雄際，偃蹇五國末。非無英雄姿，于此智勇竭。疑城尙虎踞，戎馬餘飲窟。人謀雖工拙，神物有予奪。隨陳真人謝，頗事丹浦伐。風雲竭氛埃，雷雨救焚渴。禹功東漸海，漢使南詔越。太平自茲始，盛德信貽厥。

和江十雨中與持國師直飲

旦上天祿閣，暮直承明廡。避喧雖足慰，取適固已疎。佳雨及我暇，茲晨殊晏如。綵綈委冠帶，高枕脫庭除。

靈風散微涼，潤氣浮郊墟。沸聲湧江瀾，暝色晦綺疏。驚電時傑目，疾雷不廢書。商歌動金石，鹿谷盈鰲魚。此樂不可改，古人良起予。惜無同音賞，幽獨成離居。聞君達靈壑，樽酒會朋裾。高賢臥家巷，固多長者車。寧無寂寞者，閉關請玄虛。

不飲

憶昔常好飲，非以酒多味。親友惠茲適，笑語坦無畏。不知天地廣，豈問歲月逝。爾來顧可憐，自覺不如意。秋風正蕭瑟，萬物盡憔悴。頗欲濯旅懷，無人共曾醉。獨遊何時歇，白眼向茲世。

石頭城

石頭非人力，翠壁百仞高。上盤蟠巖雲，下激潏湧濤。拳踞猿猴苦，游涌魚龍勢。乃知百萬師，未易損一毛。混茫有開鑿，形勢豈一朝。太古至德世，斯民各逍遙。艱難非所學，秦漢仍寂寥。發揮自孫氏，力控劉與曹。基業何崔嵬，謀謨亦雄豪。龍蟠與虎踞，勢足萬古牢。德義苟不修，忽焉亡其操。續粉不一姓，氣象何蕭條。往者游獵區，盡爲黍稷苗。前事不可忘，後來要孔昭。客行倦煩促，勝槩愜所遭。眇然抱幽想，慷慨成鬱陶。古人若勝波，逝者日已滔。壯觀誰與論，悠悠背行劬。

直舍留道粹廣淵君實聖民伯初飲是日鄒幾濟川宴王金吾園亭不預會戲作五言寄之

峻讎中秘書，開子宴城隅。大第丞相府，主人執金吾。浮雲駐清唱，回雪舞妖姝。金盞溢醕液，犀筯厭鮮腍。高談響不登，應接固已劬。我從四五公，置酒此石渠。屬隄埽殘雪，列俎焚枯魚。欲言規姚姒，小說本虞初。不知敝緇寒，未覺膏梁殊。從容忽竟日，此樂亦誰如。長安事交游，貧富固有徒。不恨我失君，恨子不顧予。回頭成陳迹，萬事與化俱。題詩寄餘歡，毋乃笑其迂。

過聖俞飲

積雨不出門，局促如井蛙。初晴強人意，今日來君家。下馬笑握手，埽堦去塵沙。銀瓶撥醕酒，紫碗雙井茶。黃雀隨素訪，安榴雜木瓜。舉非一方物，遠或萬里遐。不知王侯宅，此味何以加。扶疎庭下柳，燦爛盤中花。春事豈不多，遊覽何必除。與公平生親，總角見髮華。飲當外形骸，語當恕喧譁。縱心倒所詣，相對白日斜。江韓亦我徒，但恨宿約差。願使公多財，此樂寧有涯。

招鄒幾聖俞和叔于東齋飲觀孔雀白鵝及周亞夫玉印赫連勃勃龍雀刀辟邪宮壘數物又使

女奴奏伎行酒聖俞首示長篇因而報之

前日俱遠別，夢中每難期。何言一堂上，相與同宴嬉。幸勿卑陋巷，陋巷何獨卑。幸勿辭樽酒，樽酒安足辭。君看籠中禽，亦有山林思。習習不如意，焉用文章爲。君尋古人物，信有陵谷悲。擾擾不自適，會爲後世嗤。促節無牽袖，緩歌逐鳴絲。自美亦自惡，貴賤吾不知。縱談劇虛舟，快飲若漏卮。人生但如此，爲樂自一時。誰言冬夜長，俛仰星漢移。念無千金壽，愧子勤稱詩。

答黃寺丞紫微五言

紫微異衆木，名與星垣同。應是天上花，偶然落塵中。點色麗朝日，繁香散清風。嬋娟雖自喜，幽寂近將終。

主人麟仙籍，浩歌滄浪翁。卜居抗靜節，寧秀憐芳叢。綺麗庭中華，因為悅己容。如何又將去，含意默忡忡。青苔侵履屐，搖落知歲窮。獨賴君子德，庶幾甘棠封。

曲陽亭送別

海濱寂寥地，送別何須頻。數上曲陽亭，自然愁旅人。晴日排寒色，清光湛瀟瀟。微風海上來，滿目飛魚鱗。孤雲去無所，野鳥鳴相馴。惜美非吾土，送目倦南津。

寄貢弟

勁雪翔空林，積雨荒茂草。哀鳴聞離獸，驚棲見歸鳥。時近運自頽，物壯勢還老。感至境寥悄，悲來色枯槁。玩此豈有極，辨之苦不早。如何復傷別，咫尺成遠道。

和弟自京師來

四海無風濤，五年再相逢。會合如此難，況我罹百凶。悲端素填膺，觸事淚滿胸。欲言不能語，豈知涕所從。良久得仰視，恍忽如夢中。非復平昔遊，豈復平昔容。危生若霜葉，懷懷待烈風。不有親戚歡，其如憂思攻。破啼強為笑，意氣徒衰翁。慰爾友于情，急難義所隆。

送秦州通判陸學

秦地天下險，秦兵天下強。曩在景祐末，叛國正陸梁。渡河窺中原，不見飛鳥翔。漢將雖城守，覆沒猶相望。時秦獨高枕，毫髮無所傷。豈惟形勢然，固亦任使良。近者敵已弱，施頭滅無光。尚須得猛士，分命修封疆。陸子吳中賢，英英富文章。作人易感激，遇事殊軒昂。舊知軍中樂，復愛邊地涼。不忍京塵間，著書鬢毛蒼。拜疏如終軍，請纓督羣羌。大笑朱買臣，衣錦憐故鄉。旌旗導前車，赫竹鳴後房。指呼百夫走，談笑千里康。雖云半刺史，其實專一方。古來成功名，奇偶不可常。得時或幸會，微賤升廟堂。況君閱時書，智策未易量。協心得元帥，展意輸所長。朝廷爵勳閥，會不矜銀黃。他日重見君，非復東觀郎。

貢甫在京口阻潮未渡

向晦月消魄，楚海為之衰。劫室無深涉，客子緩歸期。吟邊沙步闊，眺賞秋山時。大川奔南島，落日明西垂。登高既易賦，懷古豈難詩。嗚彼一帶阻，積此三歲思。何常命海若，利涉慰調飢。

淮西延平以詩見寄因書陝城即事用酬來唱

陝郊古云重，雄勝地所該。羣山左右顧，大河西北來。府署憑中高，一日萬景開。是時八九月，秋色清池臺。樽酒雨餘酌，笙歌雲際回。追歡繡前會，興樂非昔陪。賓客雖日過，禮俗多嫌猜。子焉備廚傳，安得忘形骸。神交與心賞，懷舊何悠哉。

送獻臣是時獻臣侍親之淮南予亦且待行臨別州獻臣先從東門出故有此作

風土樂荆楚，塵埃倦都洛。東遊欣邂逅，勿復驚離索。尚悔不同舟，令人慙李郭。

送客不及

欲折楊柳枝，贈言別所思。日落飛鳥息，孤帆奔何之。行人樂前途，何以寬我懷。還將別離思，吹示橫笛兒。

送劉幾

日沒崑丘峯，月出滄海波。區區三萬里，相望能幾何。一出仍一處，一合復一離。正爾人間世，無復懷笑時。子行何忽忽，將老思所賦。恨我無羽翰，不能省君治。黃河從天來，太華出雲上。登臨若相思，寄聲問無恙。

送彥猷

蒼蒼南山柱，歲暮獨華滋。非無棟梁用，道遠莫致之。黃雀巢其巔，螻蟻穴其卑。全生亦以遂，匠石空復悲。兩唐邁清節，千歲接光輝。珪璋固特達，鴻鵠佳羽儀。庶幾朝廷老，出入王者師。何事江湖間，浮沈衆人爲。我實牛馬走，不能強繁維。欲往路苦艱，愴茲四愁詩。

送直溫

終軍西入關，秦繡笑路旁。丈夫貴成名，用此還故鄉。雖無魯儒操，意氣殊激昂。稚齡如穎波，詎忍鬢髮蒼。若人汝南秀，契闊升我堂。宿昔夢生翼，已排九門翔。未盡復來歸，帝恩隔微茫。高臥三年暗，忽隨南風揚。萬里快超詣，豈知道路長。努力戒後時，相勸不可忘。

送致生

遭逢爵位輕，治平進取難。不見明經士，白首成一官。憐爾吾家駒，學問知所安。得名萬衆中，奮迅生羽翰。天子臨廣庭，公卿肅衣冠。傳呼署甲乙，誰不傾日觀。我時忝陪侍，趨拜玉座前。郭秀李亦榮，不自知欣懽。勿言勢尚卑，無以地固寒。鸞鳳會棘棲，蛟龍亦泥蟠。孟軻稱三樂，富貴不與焉。恨我不如爾，千鍾益悲歎。奈何方遠別，浩蕩江湖間。臨分登自勝，流涕空洿瀾。

過楊十一公祖之延平

寡欲求易給，縱心居常安。一爲淮陽臥，及再芳歲單。處事非事事，居官豈官官。念以拙者效，而爲朝貴寬。故人懷英邁，撫轡辱盤桓。心期謝外獎，談笑用爲歡。淹泊遂將永，望舒張其圓。別君感馳驟，更欲懸且歎。

送王國卿

功名世所濟，時節不可遲。夙昔聞斯語，至今良獨疑。筋力與時齊，進取將願違。譬如寶燕石，無用于重貨。不恨歲月晚，畏爲豪俊嗤。見君復感歎，吾道其如台。古之英賢人，隱顯亦不齊。出處各努力，悠悠慰我思。

送子南

南師鼓琴者，餘力推步精。千里求知音，徒步入王城。能高頗自負，一一游公卿。朝廷富貴人，寵辱心若驚。聞至必解榻，招邀劇生平。以茲祿命術，獨得當時名。朱紱與素徽，棄置莫爲聽。往往歎自撫，或疑非斷聲。紅塵車馬中，隨俗翻營營。振衣忽長歎，吾已知時情。卷囊卻東下，野風蕭然清。且賣山水意，永待鍾期生。

微月露西林。繁星燦如錦。歡言戀清景。展席不遑寢。涼風能相期。沉憂若可飲。勞生傷局促。但願急尋在。爲君捐萬慮。高臥且安枕。

因季點同幕中諸君過車輞湖步行野閒

山野宜獨往。出郭愧賓從。終爲吏事役。猶與賢者共。平湖色清淺。霜落冰始凍。遠郊氣氤氳。臘近春稍動。鳥飛甚閒暇。獸起或驚縱。愛此去人遠。相勸解君轡。崇岡象嶠阪。宿莽似雲夢。游目際天地。寢食凌蕩蕩。吟非騷人怨。賞及舞雩爾。遠適意遙適。笑彼阮籍懶。

適野

夏至無與適。驅馬出東城。漸去市井喧。稍增耳目明。風動山瘦高。露寒水澄清。造景不及言。暢然得此生。姓名謝朝隱。出處與物冥。豈伊漁樵合。鳥獸亦不驚。待此用卒歲。優游諧我情。

挽葉翰林

翰林氣英發。博學起徒步。初射東堂策。已稱濟時具。出人三十歲。差池千一遇。青雲得自致。白眼與俗注。勁節凌秋旻。玄文匿深霧。尺璧可令毀。堅石難使鏽。董生膠西相。賈子長沙傳。終疑希世才。良用制作誤。銜悲去修門。缺望動行路。落落長松姿。歲晏悴霜露。平生慕高名。邂逅隔清晤。心許千金劍。無由挂君墓。

端居

端居亦無賴。幽賞每多違。扁舟試獨泛。鷗鳥肯相依。日暮無所詣。興盡復還歸。

答黃寺丞九月二十一日出郊

閉關子非用。適野子能謀。勿言雅俗異。卒歲共優游。清時狀景物。秀氣豁霜秋。簪終寄一笑。因以緩心憂。

讀三國志

獨夜一卷史。上尋千歲間。咄嗟興廢更。俯仰朝市遷。古人病無聞。愚智矜後先。共樂無窮中。正如朝露然。向觀功名際。自以皆萬年。邇來令人悲。蚊蚋過目前。安得謝浮俗。高舉凌九天。捐書以絕學。寄心嵇叔仙。

十二月二十一日雪中早朝

海風水華飛。中夜滿城雪。聞雞倒衣起。猶謂庭下月。出門望天地。高下同疊潔。念非汗漫期。驅馬正迷轍。我本江湖人。雲壑想華關。今來悅自失。旅鳴空愁絕。

查文書將遊吳中

微霜下芳草。日月逝遙邁。青青松與柏。歲暮兩相對。念我平生遊。孤懷用慷慨。誰言千里近。引領若海外。清瀨流東南。浮雲向吳會。臨風意莫展。將子多自愛。

寄王子堅時在錢丘治東阜

達人視天下。輕重如浮雲。震雷不經聽。蟲飛事足分。吾慕龐德公。谷口自耕耘。身世兩相棄。放言鹿麋羣。此風久難尙。之子今復聞。我亦問津者。滔滔遠數君。

菊花枕

公是集卷十三

五言古詩

幽懷

山梁鳴雌雉。節物春已深。故花稍辭枝。新葉漸成陰。流光不可挽。四序密相尋。今晨已非昔。明日豈復今。自我愜幽獨。放言寫此心。胡爲復屢嘆。孔聖有遺音。

送隱直待行陝郊

相如忽將老。推轂竟無力。如何羈旅後。棄我復遠適。貧病束我身。送子恨不得。時登高丘望。塵土蔽西北。山河繞秦關。關陝入胸臆。形勝懸眼前。顧盼生感激。指陳出圖像。踴躍効功績。朝廷厭兵久。勉上平戎策。

九月三日遊樂郊作五言贈同遊

昔在西省直。常有中國思。今來非吾室。猶稱宣城時。芳郊後搖落。秋物尚華滋。丹實何纂纂。黃花復離離。俯見淵魚翔。仰觀雲鳥嬉。物性附所適。吾生亦爾期。置酒得同好。追勝不知疲。和歌涼風起。看舞白日移。興言想丘壑。弱爽慙旌麾。負郭如辦此。懷金寧足爲。

夜月露臥

鮮鮮秋菊花。粲粲黃金錢。採掇時苦晚。棄遺情所憐。道人教爲枕。示可以延年。早味攝生術。恐爲多病纏。又從俗俗事。視聽苦不便。往往發覺憤。未知所除蠲。但使寐無覺。不謂藥可痊。今者誠有遇。秘之慎其傳。愈風得難老。高臥齊古賢。作詩敘終始。物薄戒輕捐。

答張洞推官

憂患使志衰。羈旅哀年邁。夙昔仰高山。邇來得傾蓋。孤游幸無恨。三益良有待。惠我金玉音。醒如濯肺腑。恨然反自感。久矣病昏憒。微君念氣臭。誰與振蒼劑。聆茲感英詔。觀海憚珍怪。內省終懸罄。無由報難佩。

洪州黃推官

江表山水區。南昌神仙宅。固宜生賢俊。邇與塵土隔。昔在君伯氏。實爲萬夫特。文采何輝煌。聲名盛赫奕。差池中道天。冥漠神理默。德業誰與倫。天倫自準的。龍蟠豈終潛。烏伏必遠擊。君今鍾其美。遠到未可測。

聞官輪竹箭毛翎

邊兵未云備。號於弓弩強。斯人久銜恩。歐力固所當。上山伐檀樂。入林候飛翔。豈無解網心。大義須勤王。安得會稽嶺。集居共工旁。安得解羽澤。在君禮義鄉。山海經。解羽有大澤。翽翽副之箭。一墜且良。朝發摧西戎。夕發斃東羌。不煩天下民。萬里坐享康。

秋日

平日日在簾。今日日在堂。西風稍已急。百草不復芳。蟋蟀何獨悲。戚戚鳴四牆。客子多所感。中夕起徬徨。貧病自早衰。何必秋氣涼。心憂不能眠。非惟寒夜長。

桐軒晚坐

孤軒遠危桐。飄飄開閣雨。驚起視前除。飛花亂如舞。輕香密侵席。晚景容當戶。玉粉散游蜂。珠華澹高宇。紛紛綠苔上。半已隨泥土。邇彼丹穴鳥。何年煮文羽。芳時不可曠。歲晏柳容與。

李親以太學助教召會輩以進士及第歸俱會郡下素聞兩人之賢留飲通廬閣

孤鸞方北游。威鳳復南翔。邂逅中道遇。其音何鏘鏘。太平向百年。此固多美祥。擾擾都人士。爭先顯輝光。雖無醴泉流。江水清且長。雖無朝陽桐。翠樹茂且芳。念將萬里逝。願得少徜徉。爲君賦卷阿。因以謝楚狂。

秋晴

浮瀛解重陰。白日麗青天。凜凜秋氣肅。蕭蕭風景鮮。脂車駕我馬。覽物往于田。幽興未能盡。中途復來旋。古人不可及。獨往祇自憐。豈若優吾室。優游以忘年。

曉晴

朝光出屋角。鳥雀聲正喧。天寒未能起。緼袍有餘溫。智士困朝市。勇士數中原。自古貴高臥。豈嫌長閉門。

送蔡葵同年

功名貴早達。時俗輕小官。念子兩未適。出門何獨歎。古賢有祿仕。先聖戒色難。義懷固爲美。勢卑豈足歎。采蘭歲云暮。接淅心不安。宛轉腰間絛。崔嵬頭上冠。車馬有光輝。里閭有贊觀。勉旃愛玉體。自致青雲端。

送裴煜同年

裴侯江海士。往者未相識。但聞太學生。素號萬人敵。羣雄會南宮。精鑒動宗伯。先鳴氣軒昂。一日聲烜赫。青雲開岐路。黃鵠張羽翮。多幸旅後陳。同時被親策。指縱聽高論。洒落駭餘力。不意沈下僚。于予有愧色。蘭臺校中書。幕府贊婉畫。起家固多榮。負米輕遠役。此心古人少。于義吾子得。秋風感羈旅。道遠思自適。

送楊開同年

昔在谷子雲。語妙氣縱橫。邇遊五侯間。談笑臨公卿。丈夫伸知己。未必老一經。懷寶迷其邦。古人誰贈平。楊侯東州客。三歲不飛鳴。難咨二府書。續紛委司旌。結綬西入關。長揖謝諸生。風霜豈不永。意氣故自輕。伊昔惟一劍。磨礪吐悲聲。當令代舍長。見我珠履榮。

秋月

暮歸欲投息。明月發我行。越陌復度阡。古人知此情。叩門童奴走。升堂兒女驚。呼酒徑就醉。益復招友生。不可不與飲。子真勝公榮。顧聞四壁間。絲竹金石聲。此非孔子居。那得爾鏗轟。夜闌興不盡。積雲解我醒。噫嘻王子猷。浪得千載名。

韓文公畫像分題

微言昔廢絕。大道隨荒榛。上下千歲間。天將復斯文。若人實命世。述作參鬼神。橫制萬里波。不爲流俗珍。大音破昏聩。有若雷霆震。惜乎世莫用。竟以奇怪聞。哀哉揭陽貶。勢屈道則伸。孔子亦有言。求仁而得仁。我昔讀其書。固常見其人。邇來觀遺像。忽若平生親。輪扁不言巧。丹青豈復真。尚存高山意。俯仰冀日新。

楊十一沒後重登見山樓有感

平生交一臂。觀化此山川。俯仰成陳迹。高低俱絕弦。浮雲杳何處。衰病兀蕭然。擾擾紅塵合。誰予慰目前。

臥北牕下讀書

高枕北牕下。柴門晝仍關。偶有微風至。欣然解人顏。頃目恣遠想。超遙出塵寰。自昔太古來。幾人得此閒。讀書取適心。名譽非所攀。堯跖本不辨。況乃章句間。牛羊死牢筴。鹿鹿安深山。牧性有不齊。何知智與頑。

寄韓

相去不在遠。百里若異方。相別不在久。一日如歲長。我昔不顧仕。會知出處妨。因循竟不免。密勿猶自強。默然抱遠志。悠悠視流光。豈知樂難禁。止欲歸稻梁。飛鳥呼其儕。羈馬憶故鄉。況茲平生懷。奔走非所望。朝吟在子邊。夕夢居子旁。歲暮哀可採。云誰助傾筐。桑落酒當熟。誰復共稱觴。忽忽無一歡。暫坐中堂。拂衣告言歸。念彼樛且狂。作此聊自娛。我思不能忘。

八月六日寄鄉親諸君

羣爲天官屬。得與選事親。略計三百州。綠衣九千人。今日以前在。實人職。較材選長短。守法愧因循。教未知不足。澄源力難伸。諸君備鄉老。多士說國賓。鑒形肖止水。播物參洪鈞。解論皆造微。詳延必逢真。仰成寬吏責。歸本慰吾民。功則太平始。任非百職倫。聚精會冠劍。重鑰開埃塵。寄書地必焚。問達疎無因。風雨

何蕭蕭雞鳴夜將晨，一日如三月，況茲別累旬。

寄王深甫

前日君遠遊，相憐每獨悲。寧知君未返，對笑還若茲。賢者易姓逃，聖者微服馳。聖賢不必容，吾道其如飢。浮舟顧水清，遠與塵隔遠。卜鄰西郊郭，得近樵漁期。主人文章伯，聲望高一時。平生莫往還，見我如舊知。勢與年俱忘，胸中坦無礙。人常意氣展，何有憂寒飢。反思萬類情，糾纏未易推。向者雖定居，嘆嗟常不怡。邇來暫奔走，師友足自持。物或損而益，吾又何怨為。且苟無陳人，吾豈能至斯。歲窮景蕭條，多感令志衰。須君濟其弱，嗟予何當來。

風雨寄貢甫

積雨不自已，季秋聞驚雷。行子方遠道，憔悴感我懷。流潦紛縱橫，高岡蔚崔嵬。左右無所覓，出入蒿與萊。百步一踟躕，十步一徘徊。村墟斷人煙，沈寢或產蛙。日月懸一隅，雲霧安得開。天遠人事邇，勞生使心哀。獨不如鳥鵲，奮翼超高飛。相望空長歎，撫襟泣如頤。

寄王深甫

城東與城西，相去咫尺耳。不得同朝夕，譬如隔山水。泥茲歷三秋，正復累百里。念我誰與遊，悵然豈能已。古人稱莫逆，未必居密邇。自嫌感深，更失笑談理。寡陋使心憂，空虛見人喜。觀過而知仁，且當謝君子。寄論翊。

走馬平舒道，初日明三峯。嵐光共淡蕩，千丈青芙蓉。伊昔臨畫圖，但愛神仙蹤。安知復壯麗，翰墨難爲工。我行天地間，異景曾此逢。至今想見之，秀氣常沖融。世事勞人生，壯年成老翁。山中定見佳，恨未與君同。寄永叔永叔後于數日使北。

寄鄰幾

俱持強漢節，共下承明殿。相從不相及，相望不相見。平生慕儔侶，宿昔異鄉縣。展轉多遠懷，恍惚猶對面。桑乾北風度，冰雪捲飛練。古來戰伐地，慘澹氣不變。贈君貂裘袍，努力犯霜霰。一尺握中策，無由奉深眷。寄鄰幾。

寄佑之

昨日非今日，今吾非故吾。蟲鳴知歲晚，鬢變哀年徂。萬事異俯仰，達者與化俱。故人千里外，高義獨何如。春簪尺素書，湛湛雙酒壺。勸我加餐食，示我長相於。可憐平生好，不異東西居。我今心如結，那得從公舒。寄佑之。

寄貢甫

長安風塵地，見子若舊交。意氣何激昂，骨幹真蕭梢。戎馬擾邊封，殺氣連二嶠。丈人國長城，多憂憂四郊。勁兵向海西，千里沸鼓鐃。共傳校尉印，勇略如虎威。功業驚感激，念當覆妖孽。秋風日夜清，故人知折膠。努力張國家，寄聲慰衡茅。寄貢甫。

寄張宜州人微弟子數百人成進士者

張君子禮樂，先進野人也。雖者吾見之，大驚彼何者。黽眉交蒼白，被服必儒雅。故善殷周間，不居王鄭下。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野。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鄉閭行雖高，時俗知亦寡。昨聞修庠序，造士聚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榘。養賢須動渠，風教隨用舍。望君萬里餘，誰謂我心寫。

寄阮二舉之楊十七達文

我昔居宋都，猶有伐樹憂。不期得君子，卒歲同優游。楊生舊相知，情分故綢繆。阮公出傾蓋，而肯如白頭。古人有忘年，嗟我非此儔。譬如羔袖微，豈可參狐裘。知人視其友，孔聖稱焉度。所以梁楚間，亦聞東家丘。相從未云厭，相別難自留。贈我數百言，精神露蛟虬。楊子期我用，謂當佐王侯。阮公推我文，云可齊尹歐。斯言豈易當，斯道豈易求。奈何千金珠，中夜而暗投。書紳願自勵，難佩非可酬。欲知相憶心，淮水清悠悠。

寄楊阮

中堂明華燈，宿坐湛清酒。筆硯居我前，史籍在我後。君知我不愛，我念平生友。強辭雖與數，悵然夜將久。溫柑。

后皇富佳樹，柑實掩羣芳。磊落懸珠圓，參差金盞重。剖丹瓊瑤碎，蓄潤霜雪凍。封苞萬里險，照耀高堂供。憶昔伯禹籍，蒼茫闕斯實。及乎騷人賦，流落遺爾頤。反登橘柚章，海物隨錯綜。圖騰迷萬世，不平竟誰訟。頗疑古未有，彼故得豪縱。溟海通蓬萊，近由仙者種。又疑美過絕，識口斥不用。寂寥三王時，此理彌可痛。安得舉其族，北遷越巖洞。歲比萬戶封，獨煩與人共。贈山僧。

贈山僧

貧病不出門，趣與時俗乖。高臥謝賓客，秋葉忽滿階。今且爲誰掃，釋子遠見懷。問我平安否，曠然外形骸。貌疎意如真，語淡情反諧。旅人非一感，及爾能安排。聞道常愧晚，智也豈有涯。他日更解榻，虛談慰心齋。達師。

達師

師雖支離流，于道乃全人。未嘗事感豫，來者自欲親。時時平是非，往往動精神。縱橫及萬事，慷慨驚四鄰。乃知全一身，不必山野民。乃知憂當世，不必朝廷臣。語默兩有適，動靜皆可循。彼哉小丈夫，孰能識吾真。喜晴寄意獻。

喜晴寄意獻

積陰向十日，不見江南山。何意浮雲盡，依然庭戶間。芳草晚已歇，瑞華初可攀。故人在遠道，悵望凋朱顏。永叔西齋送冲卿知陝府得華字。

永叔西齋送冲卿知陝府得華字

我求一州牧，竟至無津涯。相看佩銅虎，似欲凌青霞。分陝本相事，憩棠成棟華。君元兄大資，政于陝有遺愛。優游山河勝，肯厭多風沙。

後出郊二首

人遠地形曠，氣收天宇高。不辭乘輿出，直恐應接勞。送雁時揮弦，羨魚復臨濠。君知適意樂，未悟生二毛。歲晚農事畢，里閭歡款然。相見有餘情，獨游頗忘年。上懷義皇世，下感沮溺賢。豈以六金印，而輕二頃田。

黃詩中頗有田野意故及

涼樹許道南畫山

許生擅邱壑。融結隨毫端。醉掃堂上壁。參差皆可觀。飛雪暗連峯。對之中夏寒。吾能捐萬事。于此聊盤桓。

何由露天聽。虎豹守天關。

南極無永晝。北方多苦寒。負暄意頗適。容膝居亦安。嘯傲長者轡。崔嵬切雲冠。道書異俗味。稚子同大歡。

不覺老將至。安知利害端。

被褐暖不足。負暄溫有餘。內慙意氣狹。婉孌在庭除。清晨倚西楹。夕暮守東隅。常恐浮雲起。冰雪不須臾。

新新懷薄願。安得留飛鳥。

日出東南隅。晨光散曠野。山形西北去。暖氣浮沖融。天地大逆旅。客身一飄蓬。胡雛啼朝霜。邊馬嘶朔風。

獨懷負暄樂。未許斯人同。歸當獻天子。無乃笑愚忠。

遊仙

焦明滯常處。蟪蛄愁永年。淺俗更相警。曠懷自潏然。我從造化遊。魚立萬物先。四海固咫尺。大椿不獨延。

日月爲我駕。昏明相回旋。超遙無終薄。浩蕩遺拘攣。豈與功名士。姝姝以暖暖。智極蜩角下。形骸朝榮間。

種萱

種萱不種蘭。自謂憂易忘。綠葉何婆娑。春愁更茫茫。古人有虛語。名實未必當。南箕與北斗。燦爛空成章。

讀莊子三首

驚龍豈不美。爰居終自悲。俛仰魯城上。驚顧不能怡。伊昔舜廷內。鳴鳳爲來儀。和聲詎中變。衆聽遂離齊。

機杼懸異代。鳴喙殊殊施。嗚嗚播鼓武。永泛滄海歸。

漢陰澗園叟。抱壘力難任。規爲一何拙。機事自傷心。賜也不受命。純之汗沾襟。至言與世遠。幽操非俗尋。

以此高宇宙。豈知倦山林。彼哉夸奪子。佩服爛朱金。

商丘有奇樹。厥生非一朝。脩根走靈社。騰幹擎赤霄。拳局無大用。液構不可彫。誰謂非世器。終焉托逍遙。

致身適有過。松桂寧免樵。

吳中大水有負郭田在常州云已漂潰作一首示公儀

百谷馳東南。三江繞吳會。積陰漏雲漢。涌水翻積塊。斯民既暫墊。我稼隨顛沛。魚鼈有餘糧。郊原靡遺穗。

餬口竊自恕。矜寡將何賴。天道有盈虛。吾事罪于歲。救飢苦謀拙。禹稷不可待。行矣帆長風。因之浮海外。

覽古二首

固國不須險。用兵不須強。城民在所守。威敵在所良。由余仕諸戎。秦穆警封疆。晏子猶在齊。范昭識難亡。

小國有其人。大國豈易當。奔何億萬師。牧野遂煌煌。

天馬出西極。由來中國用。橫掃秀荆楚。乃作晉梁棟。遺材彼興憂。得實此以重。伍員楚亡命。一旦擢郢衆。

世薄事有然。申胥得無傷。

和聖俞織女無恥羞

織女有恥羞。歲一過牽牛。暫來已遽往。光景不少留。會合一何亟。別離一何脩。不知靈匹意。正使今人愁。

河漢清且廣。風波無時休。蓬條古不存。烏鵲相爲謀。理拙心莫同。誰令結綢繆。蛾眉坐自老。執扇空露秋。

公是集卷十四

五言古詩

獨釣南湖

澄澄春波深。中有魴與鯉。無人收酒罍。好生得吾子。投竿坐孤石。盡日憺未起。既失常若驚。有逢忽然喜。子心豈殘物。子道豈異己。人誰辨子意。我請盡其理。垂釣須得鮮。治國須得賢。所以不憚動。豈無蝦魚間。君子愛其君。風波以爲先。詹何滅丈人。古事皆已然。誰將子之術。更語吾君前。

負暄四首

歲晚天地閉。積陰凍乾坤。大鈞止亭育。羣鬼私自尊。竊弄造化柄。擅令衆陰存。幽軒發玄漠。死氣蒸黎元。朋黨漸相蔽。大辰訴其冤。帝惟百物憂。恐不見陽春。敕使拘衆鬼。朝曦送微溫。大明煥幽鬱。和氣迴崑崙。初曉尚餘寒。漸高遂增暄。煩其避窮朔。玉燭調中原。衆熱久俱殄。今來更騰春。微禽竊與雀。弄影勢飛翻。草木反生意。益思撥繁縟。酒魚離冰火。無數遊清源。嗟我同此暄。兀然坐朝昏。緼袍幸可賴。卒歲無復論。稍稍出辭氣。仰天荷公恩。始知過狐白。頗得陳至尊。昔宋有愚叟。亦能款君門。況今事西討。十萬羅囊纒。烽火通警急。鐵衣遠夷番。幸悲隨指曉。少慰無衣魂。誠使勝挾纒。豈在衣便番。斯言出感激。忠信非詐諛。

同獻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焚燒昭回章。婉孌雲匹燕。薄霧垂細衣。明星綴華環。渾身奉君子。所幸長顧眷。風浪既多艱。歲時劇飛箭。會時別塔疑。那能翼不變。願構虹蜺梁。與君長相見。

觀水

楚山積陰霖。百谷盛號怒。虎豹亡其曹。蛟龍失所據。勢排蒼崖裂。力與巨石注。頃刻浮青天。微茫漫高樹。茲城依平原。自古比懸瓠。故南城之壘。蟄陰安敢辭。漂浮實所懼。禹功不可及。河伯欲誰惡。南以蛙龜歎。姑爲下民慮。築防力不足。疏濬志猶慕。安得噴鴻蟻。從茲萬里驚。

喜雨

海上雨初至。中庭樹交翻。幽人整冠帶。喜見雷電存。積澍瀉河漢。餘滋被丘原。魚龍儘可活。龍龜誰嫌喧。稍稍秋欲變。微涼入前軒。古人致慶事。吾亦開吾樽。御叔小丈夫。頗知笑談孫。賢愚定誰是。與畫忽忘言。

送張氏家婦至丹陽早別

曠野涼氣早。八月風已寒。遙雲結層陰。白雲被芳蘭。傍徨步舉蹠。怵惕傷肺肝。奈何遠別離。涕下若波瀾。

木蘭堂

聽訟吾猶人。安得終日閒。從吏已可知。拂衣未能還。逍遙及餘暇。苟且寬心顏。酒埽延清風。空涼關重關。古人有所處。才與不才閒。持此以自娛。將非真隱然。

寄題蕭山歲寒堂

伊堂早類梓。松柏亦憔悴。常恐摧爲薪。中塗失蒼翠。昨來始覺春。樓閣復高麗。蕭蕭青雲幹。始有百丈意。神明頓來還。故老咸歡歡。朝燕得所常。問誰救其敝。吾家渥洼駒。頗有超絕氣。好事能復古。愛奇輒起廢。後凋甚明白。來者思髮鬢。此實賢智謀。古人貴豈弟。仲尼頌子產。其義民也惠。召公憩甘棠。後世歌蔽芾。勉旃崇其業。事足伯父繼。伯父曾事此邑。今名與佳樹。自可俱億歲。

示鄉人陳生祖母之姪曾孫

我祖學廬山。潛光玩詩書。君家獨先覺。一見於里閭。固有如陳平。長貧賤者乎。青雲果自致。遠歷驚羣愚。鳴鳳兆有嬌。懿占信不謬。榮然諸子賢。仕各列大夫。號稱萬石君。盛事衣冠無。聲華輝圖史。豈獨榮粉榆。外族繼清高。恥爲事物拘。未嘗入城府。奕世風不渝。宜有羔鴈求。怪其久闕如。君來就鄉賦。信足光慶餘。郡守勸駕行。紫庭與計俱。努力事學問。豫章擢扶疎。游子懷故鄉。矧伊接霞華。勉率爲歌詩。尙能念起予。

聽府妓歌憶春卿賁給事

南方酒如瀉。醉倒本容易。蔡姬緩聲歌。清響動雲際。惜哉知音稀。此輩自難值。曩者東山游。一日已三歲。人遐成陳迹。與畫失超詣。寥寥方外歡。獨數嵇阮輩。凍雲臨寒空。掩鬱過往氣。引杯亂愁思。擊節還拊髀。招數

患之不自勉。老去逾羸瘵。雖復欲自力。歲時已飄蓬。譬彼涉大水。不能曉西東。離爾安可忘。我嘗事屬公。朝乘日車出。暮載星影還。願其朝暮中。出入咫尺間。已覺素志非。更知人理艱。小利專欲速。大德不踰閑。雪

楚塞常閑雪。窮冬未爲晚。欣看朔風過。想自萬里遠。崩騰龍沙飛。浩蕩北溟卷。勢排炎荒瘴。力救南國旱。悲雁飛何之。驚龍臥終偃。至神亦憔悴。爾輩何繇緒。歲陰候將改。天運有必反。慷慨吾何言。短衣數自挽。復雪二首

十日三雨雪。同陰錯朝昏。幽人感歲晚。更覺日月奔。勁風西北來。轟哮動乾坤。中州非崑墟。四徹皆瑣瑤。鴻鴈遊可哀。竹柏生僅存。念此使心悲。何時見陽春。志士則慷慨。薄俗安足論。鄉里狐貉兒。反怪天正溫。前夕盛雷電。謂言春和發。典衣買春酒。歲事亦可悅。不知天難謀。官宿更難列。朝來雪盈尺。初計頓乖越。吾廬甘重塞。飲渴忍百結。豈敢吝祁寒。又非暴炎熱。陰陽相交錯。萬一或災孽。憶昔魯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春秋書爲法。其事何照晰。曾經聖人筆。下學而上達。況此四月間。復當季春末。願排閭闔就。一獻春秋說。路遠泥阻深。愁哉臥巖穴。

書堂

客身困旅人。未如負舍鳩。淒淒荆吳間。所居不常家。其安非吾事。但恐髮早華。且復一日暮。隨時具生涯。白盛爛四壁。疊淨勝琉璃。虛明豁心府。永使思無邪。愁來莫與語。起就書龍蛇。亦足寫方寸。放歌快咨嗟。苦嫌中庭窄。所生野草花。故須種松竹。反憶日月遐。歲寒與誰共。惆悵終無他。

答江丈雨中

繁陰乘炎夏。晦色竟朝暮。蛟龍困雲雷。虎豹病氛霧。過時長留鬱。推分縱所遇。閉閣空自愁。教飢眇無素。江侯以閨里。本自濟時具。方與造物遊。昔同斯人處。作時破幽憤。極筆紆遠慕。磊落三賢人。千秋如面晤。道同義相契。未必形影附。長語難鳴鶴。因見君子度。

九月十日雨中先見過園茶書

幸從大夫後。而無吏事憂。出沐風雨夕。閉門松菊秋。素交辱見過。意氣何綢繆。車騎皆兩立。富貴若雲浮。團圓舒壯心。酌茗當獻酬。豈惟鄉里好。足慰平生游。書籍可許通。水火得所求。獨恨難黍蕪。無以充淹留。我窮若匏瓜。于世良悠悠。寂寞守一隅。非君誰見收。庶幾除三徑。玩此歲方遒。莫令子神時。更作商聲謳。

渴雨示府僚

東風破窮陰。農者亦望歲。宿雪滋已消。驕陽更爲珍。環衛運元化。律呂導和氣。四序宜平分。斯人尙憔悴。關中大兵後。所向半凋敝。荆棘獨至今。時言可流涕。憶昨辭紫宸。從容責民事。焦勞見顏色。曠蕩酒恩惠。開倉出其陳。履畝奪浮議。乃知聖神心。獨在舜禹際。所憂吏不稱。未足效兼濟。安得三日雨。滂沱澤厚地。百昌奮皆作。吾亦免于旱。吁嗟望雲漢。冥冥想萍翳。交泰及此時。羣生豈終否。某明辭。日雨陳發。有教凱。

成冬

富貴抱憂患，貧賤苦煎熬。居此二者間，幸無終歲勞。養生賴裘葛，卜隱開蓬蒿。既不碌碌冗，又不巍巍高。炎涼經所遇，寒暑俱可逃。竭力供子職，大歡對兒曹。至人貴真樂，名位豈所矜。唯嗟路傍子，生死堪悲號。

卜居謝安公

燕雀赴廣廈，雞鶩就卑棲。我身共其託，生理子汝齊。憂患歷險阻，轉徙疲東西。常慕魯與巢，所居能自貴。哀吟蹈楚郊，主人欲招攜。卜築煩里旅，婦姑免勃谿。此邦非故鄉，習俗素所迷。願以羈見忌，得安穆與藜。下見賢相仁，恤隱遠天倪。陰德少陽報，眉壽與介圭。已當受一廬，終身恬澹畦。

卜居

清波照華門，垂柳拂危軒。靜境偏相厭，鳴禽時一喧。羨魚還結網，引米自疏源。嗚呼陶唐世，幽憂不可諫。

蘆泉

吾山會雨澤，汗漫千里秋。不如蘆泉水，來入城中流。經營萬餘家，澄澈去無際。我樂與衆同，泉能起人意。泉旁宜嘉林，時多桐與梓。泉間宜美魚，時有魴與鯉。誰能捐萬事，來我泉上居。我欲解章綬，從之泉上漁。

淨光山人 居山中與虎豹為鄰不離有年八十餘

先生方獨往，道與一世辭。雖未起雲霧，豈肯顧喧卑。事親止于適，接物能不為。谷中虎豹多，往往行自隨。此是真人風，何必太古時。吾欲從之遊，自嫌跡尚非。寄心逍遙間，聊可以相期。

初到東平得雨

少服逢掖衣，又爲梁甫吟。隱居東藩守，似慰時人心。宜布祗上恩，浚明肅官箴。治墮俗易美，事半功反深。嘉雨蘇旱苗，慶雲結重陰。天將假民樂，我以開煩襟。鉅野會百川，東山凌衆岑。庶幾緩吾帶，一一窮登臨。

雨中送張六

秋陰蔽陽光，雨潦如膏熱。居人鬱無聊，游子行可念。方攜一樽酒，欲別情不厭。驛無車馬贈，篇賦私敢占。人生遠圖在，離索安足憐。願爲東南風，刮日豁長焰。取離辭車軌，千里由此漸。

攝領審官六日還印長文戲作五言

山野不事事，未嘗中繩墨。得官錄硯間，懶與慢成癖。前日承君乏，始親簿領役。搔鉤校毫芒，簡髮差寸尺。自知非其任，良有不可力。君賦神仙人，那得頭不白。絲莊謝陽陵，使驢就閑寂。

桐花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亭五丈餘，高意猶未已。仙僧年九十，清淨老不死。自云手種時，一顆青桐子。同梅聖俞送尹郎中暨舒川靈仙觀

真人西度關，乃祖獨知之。張著五千言，鍊身兼喧卑。靈光無時沒，人世自超忽。上下千歲間，奇孫亦清出。論兵復擊劍，遠與道同符。功名不如意，白髮笑桑榆。讀書天籟圖，中上所集兵書圖。願歸卜居天柱

山此職無吏責，去去何時還。山中醉白雲，山下弄流水。吾已了損益，未知生死耳。聊登千仞嶺，下視寰中塵。更因長風來，揮手謝世人。

記所居草樹

幽蘭晚已秀，新竹直且疎。檉柳亦巢禽，坳堂自容魚。長日肆炎赫，周軒正清虛。適心不費多，一畝覺有餘。理會遺孤笑，興來味羣書。彼何擾擾爾，我獨欣欣歟。人臣無懷安，吏治猶蓬廬。幸及三年淹，庶幾開燕居。

銅雀臺瓦硯

當時驚驚夢，飛入魏宮來。崇構滅餘香，碧瓦空在哉。磨礱變新硯，洗刷滌穢苔。但取圭角全，何必璵與瑰。

樹下二首

中庭兩佳樹，密葉如翠帷。擢幹一何高，鋪陰被前墀。清風自翩翻，正晝無炎曦。拱揖在我前，我常往參之。隱几且復暮，卷書坐忘疲。安知非華屋，聊以庇蔭爲。瑞室限帝幸，璧臺喪周姬。由來滅亡禍，不爲草野施。偃仰更何顧，欣歡方在茲。

庭樹

召公愛小棠，百歲俾勿拔。仲尼憩大樹，一宿輒已伐。聖賢豈殊途，人事有窮達。出處何可常，我身固微末。上無燕伯遇，下免宋人擊。從容聖賢間，得此亦已竊。

送石昌言知宿州

宦情重居內，世論輕守藩。出處苟自得，重輕安足原。昔常怪蕭傳，恥乘太守轎。頗獨多嚴生，厭直金馬門。優游樹風迹，宣布流上恩。何負廷中臣，而貶千乘尊。石侯古人風，自令薄夫敦。平日不汲汲，左遷更軒軒。輕舟越行裝，合符去天關。高臥可以治，簿書豈所煩。我亦羈旅人，不堪市朝喧。又無適時用，坐自悲素餐。願爲江湖長，聊復育元元。子若未北歸，相過議吾言。

題和弟所居桐樹

卜隱謝林藪，考槃寄閭里。嘉樹爲我徒，清風濯塵耳。手披漆園書，身擬長梧子。窮秋忽悲感，埽榻且歡喜。客游已昨日，已復歲月改。流光一如此，故物紛離在。忽使中心悲，悠悠若浮海。相思間何闊，此意君當解。

冬晚贈深甫

客游已昨日，已復歲月改。流光一如此，故物紛離在。忽使中心悲，悠悠若浮海。相思間何闊，此意君當解。

世紛類如此，小大何得失。始知絕羣動，方外真有佛。此地可終隱，不惟謝炎轡。逍遙賴其後，豈恨久蟠屈。

九曲池

廣陵春欲歸，九曲池先暖。積雪未全消，流波已瀟灑。宮城舊舊木，岸竹排纖簞。古事無足悲，登臨苦日短。

和永叔夜坐鼓琴二首

衆人于五音，醜正不醜隨。所以匣中琴，寂寂少人知。清和太平風，簡淡遠古時。得意亦忘言，居然見無爲。

非公蘊真樂，此道誰復期。

知音古亦少，況乃今人乎。至和動殊類，此則今世無。舜韶舞百獸，事可觀于書。但非耳目接，便自疑其虛。誰謂今之人，反不如默歟。大音蓋希聲，豐俗成萬殊。中孚有不化，嗟嗟乎豚魚。

苦寒行

驅馬涉長嶺，千里徑無草。天寒日光淡，積雪常皚皚。勁風裂肌膚，狐貉甚魯縞。況我被甲鎧，寢遲起常早。崔嵬陟高山，日落尚遠道。人生各有命，豈憚事遐討。飲冰傷心骨，重趼如巨索。義深自勵勵，身賤事要奸。親戚何可逢，功名未自保。少年慕壯健，我獨貴疎老。

送霍邱謝寺丞

吾聞歐公客，必皆當世賢。衆中一見子，始信斯言然。綵衣得意歸，笑語春風前。輕裘尚方履，去影鳥翩跹。百里不足仕，桂枝淹華年。故須多種福，爛醉揮鳴絃。

答黃寺丞濠梁雜詠

閉門委餘事，久矣臥幽寂。忽枉臨濠篇，如遠問魚客。山川盡寫傲，人物多在昔。形倨游自遠，善行固無迹。吁嗟相知晚，起予遽多益。乃悟文字工，足兼造化力。焚燒淮夷珠，磊落荆山璧。他人端深求，吾子希世得。禽微戒輕彈，路暗慎遺擲。如何忽在此，詠歌生感激。頃殊荆山璞，事實黃所賦也。因以爲興答。

黃寺丞九月十三日見寄

茲年見二毛，秋至獨多悲。況乃霜露繁，悟彼歲月馳。衡門靜無轍，幽徑荒不治。眷眷武夷翁，傾蓋成舊知。每枉林下步，笑言輒移時。目擊良已久，鳳歌復見詒。諒君徜徉意，當以振其衰。

生槐

萬葉庭下槐，蒼蒼山中檜。臭味久矣殊，榮枯莫相待。胡爲寓形生，曾不異風概。擢幹初無根，交陰忽成籬。死生指膠漆，幼壯亂姿態。本同非不佳，未異終恐害。吾意造化巧，淫樂爲狡狴。玩此三公才，比之女蘿輩。不然世俗簿，苟合恥剛介。忘彼特立姿，樂附柔弱類。誰能極物理，且以嘲大塊。陶冶如吾言，庸庸亦何怪。

櫻桃

東風吹陳根，萬木含芳華。客愁獨不改，浩蕩津無涯。朝光破浮陰，喧鳥聲交加。櫻桃此時盛，滿樹紛彤霞。當戶仍拂簾，參差自相遮。日高臥未起，顧見驚且嗟。此復幾日繁，譬如空中花。非無一樽酒，玩之到景斜。多慮使意衰，慨然奈爾何。

公是集卷十五

五言古詩

效陶潛體

出門逢一士，抱書亦南山。問其何爲爾，欲語輒復歎。少小貴詩書，志業覲孔顏。爾來三十載，鬢髮換已斑。唐虞不可待，世譽亦恥干。甯赴巖谷老，行行未遽還。其言乃可感，使我再淒然。人生歸有命，窮達何足言。勸爾飲此酒，唐虞在其間。

懶詩

分表難強營，俗中彌不堪。始覺懶亦真，功名焉可貪。婆娑玩流光，幽寂性所諧。束帶愁逢迎，燕處倦交談。碌碌更隱間，將爲茲世慚。

書齋

香清自足愛，味厚非所倫。如何缺缺徒，反以花爲真。花奇不可見，舉世皆忌辛。誰將擢仙骨，願比芝苗珍。登薦福寺山亭。

時事如不聞，煩襟向鬱悒。高亭一何壯，俾我遺外物。是時夏景初，竹樹雨飄拂。燕雀飛簷楹，喧爭互喧囂。

摘櫻桃

此花前日時。素雪搖東風。已驚變濃綠。忽更垂繁紅。俯仰物三換。歲華終無窮。因笑樹下人。未悟成老翁。落花落時。參差珊瑚。贈遠限道路。成蹊縱兒童。

春陰

明日送風光。宿雲濃不卷。微陰助惆悵。旅思增婉婉。新花秀且含。芳草綠更遠。樂賞及融怡。春暉未應晚。

除草二首

昔歲有壯氣。恥事一室中。獨願竭萬里。指麾走羣雄。少壯意更衰。樂書學老農。歸旅無田園。飄如野閒蓬。徘徊陳蔡間。睥睨見楚風。託足不期廣。所存一畝宮。秋草日繁茂。荷鋤事兒童。歎息念變化。古人頗固窮。中庭不除草。百草何竟繁。綠葉間紫莖。薰蕕互相淪。所憐薄筋力。豈愛不掃除。賢者曾蒿萊。吾徒亦何如。公侵藩垣出。憂也自難圖。下牀值蛇蟻。依隱行鬱紆。至使蚊蚋多。不堪匪肌膚。古人遺我言。芳蘭戒必鋤。努力蔑小惠。作詩戒躊躇。

早發襄城之龍山呈曼叔

鳥啼齊前樹。促駕吾當西。朝從良友別。夕赴幽人期。方以會合喜。敢曰道路疲。予慙昧時利。百事棄不為。惟有好賢心。未燒緇衣時。

散來述舊新酒

徒尋無與同。徒歌無與和。徒行莫之友。徒語無所破。慷慨一無從。始覺從君過。欣聞酒新釀。堂有佳客座。歡從尊疊疊。醉聽冠巾墮。庶可效名士。因君讀楚些。

日醉

卑首從橫時。無事猶飲酒。我生太平際。日醉亦何有。太平多賢才。臺閣固其藪。濟世圖功名。汲汲常恐後。我事樂自放。甘與物俱朽。願惟人間述。濯濯獨已久。智謀乏施設。筋力倦奔走。幸為朝廷知。而免職事守。人當自量度。快意安所受。何能強繩檢。希世視自負。品類流霞波。世淡白玉斗。歡來無虛席。嘲笑命賓友。殘冬雖餘幾。自足數開口。浩歌迎春風。安用獨醒更。

寒暄

雖居江上城。不識江邊路。故移蘆葦叢。相慰江湖趣。翠華侵硯席。疎影入牖戶。歲寒待爾共。好尚與時迂。勿以此棄我。蒼蒼瘁白露。

和兩府諸公馬上作

高貴信多士。況乃主恩深。京洛多風塵。冠蓋自成陰。片言代拱壁。一顧溢千金。嗟我同貧賤。處俗謬浮沈。嗚呼人間世。俯仰塊山林。

和永叔十九韻送魏廣

信陵貴公子。仁義不掛口。猶有三千客。名聲極高厚。而況賢者門。四方所奔走。豈無青雲十。磊落照前後。

我雖非其人。慕用意殊久。差池混出處。百望乖一偶。駑旅陳蔡間。茫如喪家狗。擔簦始自致。傾蓋許白首。中堂陳詩書。高會置樽酒。豈惟聽餘論。復喜識賓友。魏侯希世珍。頗為平生舊。他時恨契闊。並生喜邂逅。危冠切浮雲。長劍掛南斗。同志此莫逆。孤游信無負。切磋變新巧。彩繪飾餘醜。自謂當窮年。如何復分手。士生得所師。文學致不朽。吾衰莫自力。子壯諒何有。當取天下名。還為生人壽。

遊龍山

孟公乘興出。必造龍山頭。回望默不言。夕陽始還朝。千年雖悠遠。此意故風流。咄嗟無知者。寂寞空荊州。霜風蕭瑟晚。楚水荒涼愁。安得款段馬。往來時獨遊。

放鶴

上天賦爾材。若不受羈縲。失身偶見獲。差與家禽列。秋風半夜起。鴻鵠兩颺驚。物生各自適。聽爾歸寥泚。白雲入雙眸。尺地肯自屑。慎勿逐鸛爵。〔案〕原本缺二字不足絕。不過倉廩中。閉黨為偷竊。鳩鷃最堪憎。擅使芳草歇。勉力霜霰期。方為鳥中傑。

鳴蟬

芳草久已歇。星火奄向中。日暮玄蟬鳴。歲華坐將空。輕舉塵埃外。逍遙神仙同。豈伊感時節。悲鳴臨長風。夕露鮮餘潤。炎氣成羶隆。清虛浪自足。高飢亦云窮。

和聖俞十二韻

處世誠碌碌。白髮生滿頭。所以不自慚。數從長者游。醉翁名世者。事業隘孔周。獨立千歲外。邈然已難儔。韓范青雲姿。奮飛起西州。徘徊雲漢間。下視輕蜩鳩。詩老最前輩。名聲三十秋。篇章被海表。豈獨魯與鄒。今我親見之。執轡乃所求。何況登其堂。舉觴預獻酬。清談破羣疑。嘲笑寬百憂。以此捐歲月。吾生同悠悠。

宿綠溪

雲昏江水闊。雨淮不可測。山丘望亦迷。馬牛豈易識。高帆乘長風。俄頃展枝仄。未知所趣向。稍稍高萬黑。近津見蘆葦。其外水正白。操舟投其間。宿鳥俱開翼。水深不可渡。叢梗以為力。蚊蚋秋尚繁。不眠坐通夕。中宵風遽厲。潮水相蕩擊。安得似人者。譬如在我側。天明啓牖戶。願見白日色。莽蒼陽谷開。竟為霖雨隔。追觀背征處。波惡生悻悻。絕糧非陳蔡。從者亦悽惻。

如意臺

泠泠清池水。汎汎不繫舟。興來可獨往。興盡難自留。匪無淹回賓。往無進取憂。世人共擾擾。其實空悠悠。章華楚人困。姑蘇麋鹿遊。君看如意臺。乃知賢者謀。

閔雨

長夏炎氣隆。高田劇焚燒。惜哉淮海卑。無力能沃焦。起顧郊野間。離離悉苞蘖。日夕多狂風。飛塵蔽招搖。雖能起蛟龍。雷雨蘇宿苗。眇然坐自想。幽意增煩猷。

和過驢驤院觀馬因飲李氏夜歸復與江謝會于敝居

子真王濟徒。愛馬有馬癖。每嫌驛騎乘。未覩千里格。場來飛龍慶。一一數白黑。始驚麒麟骨。秀出無與敵。旗旄亂雲龍。鼓吹喧霹靂。從容看回旋。感激私歎息。此當逝崑崙。上與天無極。奈何局軒陸。終歲老羈勒。主人貴公子。掃榻多命客。聊欲寬其意。無爲稍戚戚。珍羞雜水陸。清酒漾金碧。嘲笑心目開。雷連日已夕。歸來與不盡。駐馬問所適。知我方會友。投鞭遽登席。貧家竟何如。肺腹之餘力。歌舞復無素。兒童強教誨。多君平生懷。不與貧富隔。歡來亦酩酊。俛仰愧三益。

早行

雨息風亦止。落月猶在天。舟人相呼起。稍出蘆葦間。暗中各紛拏。四聽聲正譙。開戶視所從。大江自漫漫。衆星若連珠。疊疊浮深淵。津涯杳難知。勢與天地寬。俯見舟楫微。萬牛一毛然。虎豹噪岸傍。蛟龍浮其漣。競競抱危懼。忽忽忘食眠。人生誠多憂。況乃行路難。

重陽日得景烈送酒

歲晚見黃菊。悲秋空復情。故人豈知我。閉酒適平生。舉杯遠相屬。目盡歸鴻聲。醉眠東籬下。此亦淵明情。

和焦生石字韻

我惟一蓬旅。入爲二千石。聲迹不相同。曉曉誰誰敵。既許游藩籬。又喜升宴席。酌酒澆襟抱。賦詩聽警策。朋從常苦少。佳節古所惜。既醉忘形骸。笑語俱莫逆。使公貴且壽。富有貧賤客。

寄陸直

會短別日長。愁多歡情少。古來人間世。子道同蓬蘖。我髮日已蒼。我顏日已槁。離憂固如此。四十未應老。誰能跨浮雲。相與乘奔杳。吾子心莫逆。庶當悟意表。

且日城東渡汝水與鄰幾飲別歸作五言寄之

繁霜附衆木。朝光破初寒。游子侵旦發。隱忍行旅艱。走馬東郊門。別愁莽無端。川長不可厲。泛舟觸波瀾。相及墟落遠。解鞍隨盤桓。班荆道路側。酌酒還據鞍。殊鄉閱人多。浮俗見子難。結交形骸外。生計出處間。江湖天一涯。冰雪歲欲闌。昔賢往不反。子陵與伯鸞。東游信不惡。相望終永歎。

寄深甫君章

爛漫十日飲。未快遠別情。醉魂幾時醒。直見穎水清。前歡絕莫尋。離念紛更盈。車騎暫休汝。賞晤得時英。披襟兩相照。話言僕僂更。論史既衰衰。說經亦鏗鏘。一觴亦一詠。樂事真相并。會合固難常。我獨嗟南行。回首念前好。塵物非嘔鳴。明發成痛歎。勉勉趣遙程。

寄裴吳江

王喬一雙兔。乃是向方履。誤逐閭閻風。飄然太湖水。湖水連天涯。茫茫滿清輝。秋來興不盡。似欲都忘歸。玉泉鑄如雪。碧壺酒若瀉。醉輒問左右。何如張季鷹。君乃蓬丘人。神仙有名籍。不應自放浪。久爲塵中客。我頃臥廣陵。西風見白髮。八月觀海濤。壯心謝超越。因欲解印綬。從君五湖游。功名非所及。爲具鴟夷舟。

寄贈獻臣

龍興幽泉中。溶雲自酒飛。氣還大淵下。灰簫先察微。氣應不必迴。至誠神與歸。嗟予接休德。志合無嫌譏。警諸死灰然。安事旦夕違。胡爲久相越。書問月增稀。

五言寄江丈鄰幾時往尉氏未還

終日相與居。豈知相得微。出門一分袂。乃覺攜手難。西風過浮雲。急雨生早寒。清秋令人悲。茲游何當還。歲月游將晚。念君尙加餐。

寄深甫

往卜穎上居。徒愛穎上人。巢由節並世。管鮑必相親。而我與夫子。阡陌東西鄰。正可白首遊。豈計中道分。人生莫自必。一別俄六春。入踐西掖垣。出乘兩朱輪。佐時乏明略。來往徒紛紛。上愧洗耳翁。下慙圖霸臣。念欲投劾去。結茅復從君。憶我宿昔意。寄聲謝水濱。

寄楊悅明叔

君有湖海氣。沈淖凌斗牛。遠持一卷書。濯我千歲憂。大音不衆合。至寶非暗投。感激移人心。汎濶使涕流。俗機陳元龍。世乏劉豫州。安得排羣兒。臥君百尺樓。

雨中寄徐二

北風吹飛雨。中夏變早寒。浮雲滿天地。坎井成波瀾。秋興集我懷。旅愁散無端。陽光且自匿。后土何得乾。嗟君貧非病。所寄輒與餐。陋巷無雜寶。商歌激清彈。甚願裹薄飯。相從屢朝餐。亦思遊陽谷。相與晤朝冠。力弱泥潦深。乃知行路難。

論交

張陳父子游。乃爲白刃仇。蕭曹平生歡。亦作睚眦讎。交合名利間。安得無後憂。商山有四人。衰老俱白頭。但食巖谷芝。終身不相尤。未必能獨賢。苟云無他求。古稱結交難。成敗視此由。作詩告同心。市義誠足羞。

秋霽臨北軒

北軒屬秋霽。曉見風葉零。置酒命賓友。環坐飛淥醪。遇適輒獻笑。放言豁中局。兀然不省醉。起見天上星。勉強相勸引。我謠子宜聽。幸無兵農憂。稔歲蒙休寧。讀書業文外。惟存醉勿醒。世途若波濤。富貴乃浮萍。置之無可稱。視彼鴻冥冥。

送楊十七秘丞知瀘州河間

洪濤翻金堤。冀州變泥塗。哀哉百萬室。所憂半爲魚。流穴接道路。呻吟交里閭。若無慈仁長。安使疲瘡蘇。子在新密時。治聲溢西都。大水無麥禾。閔然若疾痛。不忍使者求。建言解其租。邦人喜更生。老幼歡以呼。繩墨制奸吏。弦歌調諸儒。復新卓侯廟。慕用已不誣。今者河朔行。豈其易然乎。彼將譽所試。况子材有餘。但恨治者小。百里爲區區。割雞用牛刀。孔聖所歎吁。賢者必愛民。民活心乃愉。幼學長行之。固爲聖人徒。位下非所恤。勉哉事君軀。

送梁山軍徐祕丞

鸛鶴一何智。俯仰人間遊。落實不給視。去之畏少留。高賢在天下。富貴如雲浮。得失不榮懷。損益當所憂。若人古已亡。今復得徐侯。詞科二十載。朝籍方見收。四海服名聲。廟堂多寵雋。後時不自失。觀化君悠悠。入辭求央廷。遠牧荒山陬。去矣成獨往。豈嫌時俗差。

東鄰花

卜居非卜鄰。適幸鄰花發。照曜東軒東。煦然二三月。露香送清吹。晨豔開繁雪。稚子戲牆根。鳴鷄出林樾。我來奔輜旅。疑及武陵歎。欲訪竟無從。空觀對寥寂。爲人惜俗事。鄰里多謝絕。獨爾可相親。芬芳未應滅。

公是集卷十六

七言古詩

憶洞庭

少年慷慨輕遠行。出入楚越多所經。每令百川盡衣帶。獨憶岳陽觀洞庭。方與沈潛似無地。倚蓋回還徒見星。始疑上帝限南北。恐有漏澤連青冥。西風八月氛霧收。曠宇千里令人醒。苦爲外境相誘掖。欲棄塵世浮滄溟。當時發狂頗自怪。真擬乘興攜湘靈。至今局促不如意。坐視歲月無時停。涼秋滿眼更多感。回首尙覺君山青。

聞鴈

去年聞鴈江湖邊。爾時異鄉望白雲。今年鴈南身更北。可憐迢迢目懷居人。我生騷旅自南北。鴈飛何爲亦遠役。浮雲滿天我無翼。相與因風寄消息。

庭楸

中庭長楸百尺餘。翠葉疏疏當四隅。晨霞夕日自相照。並坐可得千人俱。憶昔河決鉅野溢。定之方中作宮室。當時魯人始種此。還賦衝風伐琴瑟。春華變遷六十年。高幹錯落摧寒烟。悵望空隨桑木老。中含至

香無與宣。

送張公往建溪

秋風瀾流溪水急。君帆胡爲破烟入。仙人近約武夷會。漢祀山頭羽旄立。羣山叢叢野波綠。君纓無塵見心曲。江淹夢筆靈有餘。君歸何時佇盈軸。

曉起

棲鳥未動清漏殘。寥寥空堂生早寒。相重樹色如濃墨。欲落月采成渾丹。市聲嘈嘈入人耳。自笑帶星還若此。

防秋

秋霜折膠邊馬壯。邊馬窺邊怒邊將。游騎夜入燒回中。烽火朝傳過隴上。關東行客關西來。欲說兵形先嘖嘖。長戈不能斷右臂。壯士無過委黃埃。嚴輪繚帛顧何益。匈奴反以駝荆棘。安得連山如長城。逼限中原卻盤錯。

打魚

南人登魚作腰膾。清潭數里奔舟楫。層冰始解解川氣和。百尺分明見鬚鬣。大網如雲遮要津。須臾牽網迴水濱。地高勢變漸逼窄。忽復逸出黃金鱗。釣更驚師共驚駭。失聲奪氣俱逡巡。素魴赤鯉不足數。棄擲千萬如埃塵。豈知異物通變化。時暫網中還有神。

戲題西湖中魚

育育水滿湖。中有千金魚。浮沈得意似太古。不畏網罟畏鰲鰓。綠蒲欲齋藻初密。紅尾差差映朝日。疾雷驟雨人莫知。酒有蛟龍取之逸。

養魚

鑿池不容數斛水。養魚才勝十餘尾。可憐出沒萍藻間。遠如汎澹江湖裏。君勿笑坳堂坎井無遠期。假有神物君不知。風雲變化在倏忽。隨衆幽潛聊爾爲。

和永叔種民

歲豐飲酒衆同醉。歲饑散糟民亦濟。乃知酒醑在官爲長策。上可足財下均利。黃頭稚子白髮翁。哺糟相哺。墾土中。豈嫌身居大處後。還喜生值恩施豐。翰林仙伯屈主諾。憂民之憂樂民樂。禍階六筭不易救。惠及連城自云薄。周公以來千百年。希世俗儒玩糟粕。排斥酒醑終莫用。感激長謠豈虛作。恨公未爲富民侯。此等區區豈所憂。

漁翁

白頭老翁披敗裘。求魚終日罩淮波。波深水闊望不絕。網目雖繁能幾何。大魚鱣鰻入淵底。小魚鰕鰤登網裏。手載足趺吁可憐。何不爲網大如天。

苦雨

東風十日不肯回，濃雲猛雨無時開。紛然萬瓦垂組練，忽變百里吹塵埃。河魚無翼蹈平陸，水鳥噓子升高臺。羲和送日不竟夜，陽鳥燭暈方摧頽。腐薪數吹不堪濕，壘井已滿無用汲。大衛泥潦安得出，敗瓦漏缺端愁入。街頭紅粟更騰踴，歲晏敝裘方綴緝。黃花笑我獨不憂，恨然爲爾臨風立。

麻黃州送李斯石第二十一字

麻侯昔爲漢子監，海濱漁人獻文石。云是秦始皇帝東巡碑，二十一字李斯迹。桑田變海岸，爲谷此石亦沈淪。海側浪翻水轉石，段空偶存數尺非人力。文章雖傳失首尾，猶與史記無差忒。字形訛缺非昔時，盤龍病虺相排追。念昔屬車八十一，氣如虎狼食中國。方士獻策通神仙，諛臣奮筆夸功德。始皇未死名已滅，秦地初分石皆泐。邇來似覺天意然，欲令後世羞其惑。君不見夏禹九鼎傳三王，末年乃隨殷社亡。時平往往暫一見，龍文玉鉉曾無傷。聖賢作事宜萬代，事非聖賢多立壞。

畫草蟲扇

周南草蟲俱書興，爾雅蟲魚浪多證。豈如執扇裂冰霜，畫出宵翹皆絕勝。蠅蠅蠅輕去蟻蟻朋，同類殊名悉相應。毗陵老匠含天真，獨得于心非氣孕。牯牛落筆殊偶然，秦女聯鸞不相稱。因君筆力尤天下，一借微軀開萬衆。

聽江十誦食餚詩戲簡聖俞

長安貧客食無魚，浩歌彈劍歸來乎。主人聆歌知客意，酌酒買魚相與醉。一魚百金不可償，操刀作餚揮雪霜。鱗分骨解珠玉光，舉盤引筯絲絲長。楚飯影胡香且潔，吳羹入口如沃雪。主歡賦詩客稱壽，製簡搖毫落寒月。我亦綴旅秋蕭條，思歸回首江漢遙。過門大嚼取快意，詠詩忘味如聞韶。君若乘風駕滄海，更隨長鯨且相待。

積雪示張翁

冥冥同雲垂如墨，十日江城雪三尺。騷騷長鳴向朔風，鴻鴈悲飛困雙翼。此時窮巷多泥塗，念子衰年少筋力。時俗反稱少壯賢，丈夫勵與飢寒逼。乘興能枝筇竹來，煮魚溫酒濕胸臆。

苦雪

積雪冥冥春不淹，流光驟去十之三。根株枝拆物可念，衣敝履穿吾自堪。天樞回環錯寒燠，地軸開闔差朔南。乾坤密移世莫測，安得辨士能劇談。

雪夜留二三客飲

高樓鼓絕昏鴉宿，疎簾暗幕開明燭。雪風振海夜未央，酒池無冰春更綠。迎年送臘醉莫辭，同環四序長相續。

奉和聖俞春雪

一日朔風三日雪，冬來嚴凝春復結。不知長此終安窮，芳物差池且三月。雷公怒號何淬淅，欲起草木呼龍蛇。可憐慘栗奪氣意，正復慄慄哀泥沙。紫宸放朝車馬息，憐里謝交門徑寂。解絕換酒聊自樂，浮雲蔽

日殊未極。

同聖俞十二月十三日喜雪

楚越氛氣雜炎瘴，灑陵中州冬益壯。天兵橫厲江湖間，殺氣冥冥逐飛將。南風不競寒律回，暮雪遠從關闌來。雲崩海湧天地閉，壅酒萬里空塵埃。公卿入賀陛下聖，海神來朝軍事定。

和永叔喜雪

陰風觸物生曉動，積雪經旬戲春令。氣排水國吁可駭，勢覆山城力誰競。紛紛乍逐飛霰舞，慘淡仰見浮雲定。稍并日夜明相續，欲亂玄黃色交映。丘陵逶迤墳更高，市井喧卑聽逾靜。包荒含垢似天德，履素居純近民性。可憐佳境浩無極，非有雄辭豈能詠。忽憶遊地歌其等，攜手驅車及寬政。邇來盈尺亦何有，高臥閉門方自慶。矧占豐歲宜九穀，重仰陽陽駐百病。龍蛇在蟄驚在谷，與我俱欣四時正。新詩翩翩播古人，汝陰太守明廷臣。俾色揣稱笑流俗，與民樂廣陽春曲。由來曲高和必寡，況我才居鄙人下。

去年對雪一首贈江十

去年對雪本憶梅，今年看梅更憶雪。繁香浩色他日時，誰爲年年劇胡越。乃知古來人間世，十常八九不如意。況我與君聯旅人，別多會少誰復計。閒來看梅取一笑，對雪更作明年調。

月夜

清風卷雲天雨霽，衆星滅沒月騰光。紛紜六幕含蒼蒼，豈如冰壺療瘴恙。太虛真人河漢旁，攀援桂枝曳霓裳。素貝爲闕白玉堂，珠簾瑤席羅羽觴。倚風微吟聲抑揚，揖我起游謂我臧。左聯蛟螭右鳳凰，倏忽萬里天路長。塵埃下土殊茫茫，樂如何其樂未央。

依韻和永叔即席送擇之出守陝府

驪駒在門且勿喧，主人留客姑進酒。一時轉盼已陳跡，千里相望更何有。祖侯聲名二十年，天下英豪共奔走。誰云白髮寄郎曹，更喜朱轡入吾手。揚雄天祿就寂寞，召伯甘棠變枯朽。乃知人事不如意，自古十常有八九。男兒何曾計出處，時運由來有奇偶。莫嫌青雲晚著鞭，會取黃金大如斗。君能食飲和天倪，餘事無可付莊叟。

飛輪圖扇歌

赤雲燒天天欲焚，深堂如炮井如鑪。肴乾不食酒具陳，君胡愁慙念南熏。主人白羽奇且新，捷逾標騶機有神。飛廉舒御旋相奔，隨蕭蕭霍霍坐賓賓。衣襟飄飄恍凌雲，何用御風絕埃塵。主人顧壁顏色矍，安得救鳴通下民。羊角扶搖非敢珍，願使大鵬離隱淪。上客捧觴起爲賀，君宜千年位卿佐。

雨過前軒偶記

江南暮客懷鄉墅，曉起前軒對霽雨。潯波滿目如鑑中，遠岸高松十餘樹。砌旁芳草似汀洲，巉巖巖角飛紅樓。沈沈倒影入浪底，宛是若邪溪上頭。薄霧疎烟迷近遠，水色誰能辨深淺。忽驚謝去塵中游，不知正自居京輦。何人草履倚長松，迴頭誤問釣魚翁。眼前景象致偶相同，豈異仙術遊壺中。

贈才元學士家貴自稱馬馬書使者至言之上上以語丞相就職而拜廣安守

待昭先生窮巷居。簾櫳空方晏如。自操井臼秣羈馬。卻整衣冠迎賜書。王人駐車久嘆息。天子聞知動顏色。飽死曾不及休憐。牧民會肯輸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繡衣還鄉由上哀。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復將爲第五公。

題梅尉春波亭

層欄壓湖春水碧。日照高穹同一色。東風引浪飛魚鱗。極目傷心如楚澤。茫茫白芷連菱荷。倚沼哇瀟遙望多。官賢與衆共其樂。漁樵日暮常經過。君家德祖吳門子。棄職從仙如脫屣。此中吏隱人不知。且濯君纓洗君耳。

吳宮

吳兒飲。鄭女舞。彩衣披服垂楚楚。姑蘇臺高春日遲。急節新聲闌離鼓。美人歡醉捧瑤觴。君王萬壽長如許。吳宮四面盡山川。越兵那得到城下。

陰山女歌 續作別使知制誥 賦詩

種玉不消畦。種花易滿枝。玉生寄石自有處。花飛隨風那得知。嬋娟翠髮陰山女。能爲漢裝說漢語。春心未知向誰是。夜彈琵琶淚如雨。赤車使者過風塵。關中一聞先斷腸。碧牕銷烟未容去。侍兒密獻江南瑣。騰素上天星沈海。人心不同事隨改。蕭索沈吟君老。百年如夢情終在。妾乘油壁郎乘馬。西陵松柏墨色濃。新歡未已舊愁起。水流曲曲山重重。周周衡羽鶴比翼。天生相親人豈識。雖不及清路塵。猶當作山上石。

遷南行 甲申十二月 補錄 續作 平 繼其 于京 留 留

伏波將軍昔征南。功業雖壯身不還。曾出封疆鑄銅柱。竟留種族依荒山。君不見如今聖天子。掃蕩妖巢悉內徙。雕題來作冠帶民。鼻飲翻宜伊洛水。此功一歲真世實。五嶽三苗長坦平。

寄王二子直

鴻飛飄上天。魚躍躍入淵。故人去我百里餘。我欲附書無由緣。俗閑離合誰得免。心雖欲近身遙遠。少壯相歡長年悲。自恨今爲丈夫淺。

夜寄歐臣

同居汴水上。自與君居隔。月出城頭人盡歸。思君攜手獨不得。與來狂歌無與廣。白雲時向望中生。城外明月未應滅。期君對舉黃金觥。

和永叔鳴鳩詩

晴鳩啼求雄。雨鳩鬧逐雌。天地有晴陰。嗟爾何欣復何愁。柔桑如雲春暮時。吳蠶半眠紫莢肥。食不過數粒。寢不過一枝。嬌子相安可以老。何用汲汲合且離。雷公號呼風伯舞。天信之權作霖雨。可憐汝愚終不省。反室于怒誰哀汝。昔人惡爾巧。今人笑爾拙。巧不得近焉。拙不能保家室。爾巧爾拙非汝情。天機回

閨難自平。世人假爾推陰晴。

秋登

促即復促。促即愁。一何力。不見機杼巧。但聞日夜織。霜隕木落天下寒。嗟我婦子衣裳單。大鈞萬物各有在。爾獨憊悴使人歎。一鳴復一飛。秋堂燕將歸。四時自與歎。天道不得違。憶昔春風和且柔。畏人來入人間游。鷹隼橫厲自茲始。索寞分散還可愁。

三瑞堂

甘露被草。朝陽易晞。池蓮並蒂。及秋變衰。獨有長松連理老益壯。十年百年仍附枝。昔來一物足爲瑞。何況三異俱稱奇。吳中衣冠不勝數。天意自與事舉兒。露乾運死不復見。正以青松并驗之。飄風孝子嘗悲思。三荆兄弟傷分離。此家遺風五十墓。物理推類誰能欺。到客爲爾俱題詩。

閨曉

曉曉復曉曉。日夜聲相續。長梗無已時。深泉變空谷。君不見開關至今千萬年。斗樞坤軸相迴旋。河漢西流亦不息。見爾治海成桑田。

過王氏弟兄

出城問窮僻。負郭正瀟瀟。主人著書長閉關。佳樹當門宜繫馬。下馬上堂還讀書。新詩古琴雙起予。昏弱棲鸞欲飲翼。與盡將去猶須臾。徒見城中軒冕客。不如吾人一逢掖。安得茅茨同里居。子在東阡我南陌。

同永叔贈沈博士

我不識醉翁亭。又不聞醉翁吟。但見醉翁詩。愛彼絕境逢良琴。上多高峯下流泉。後有芳草前茂林。玄猿黃鶴翔翻其聲鳴。白雲翠鶴倏忽而陽陰。此間真意不可盡。未遇知者猶荒岑。醉翁昔時遇世紛。懸此酌酒遺朝簪。心雖獨醒迹猶晦。舉俗莫得窺浮沈。邇來十年定誰覺。獨沈夫子明其心。寓之絲桐寄逸賞。曲度寥落含高深。絕調衆耳多不省。醉翁一聞能別音。乃知精韻自有合。何必相與凌嵒嶺。伯牙鍾子期目擊意已散。蓬萊三山蕩析不可見。惟有水仙之操傳至今。安知後世萬千歲。此地不爲水火侵。但存君詩與君曲。雖遠猶可期登臨。沈夫子。與醉翁。斯官至悲君更尋。

六月六日自城北還過深甫避暑

熱不就惡木枝。渴不近盜泉水。自古有成言。念我還如此。愛君井源百尺深。愛君庭樹千里陰。相知豈計一飯報。長嘯聊爲猛虎吟。

得蕭山書言吏民頗相信又言湘湖之奇及生于名湘戲作此詩

吾家千里駒。氣與齒俱壯。去年射策雄東堂。今年調官在越上。指揮小吏遣簿書。笑語不廢才有餘。清酒肥魚宴賓客。時時騎馬臨湘湖。湖波無風百里平。人道官心如此清。居民愛尹氏爲字。韓子爲縣百姓生。予曾字韓。令尹生兒。謝作名。家家祝君多男子。越中更有餘山水。

題秋葉詞

涼風天際來，拂我階前樹。稍驚枝上禽，復墮葉間露。兒童畏我送秋悲，刺葉作花於歲時。就我宜秋勸使，插未能免俗復爾爲。發邊二毛殊不惡，淮南何須傷木落。

寄書

十里一反顧，五里一徘徊。悠悠三千里，莫知我心哀。客愁紛無涯，歲月忽如擲。人生莫自料，皓首豈易測。節旄未落歸去來，天遣春風隨我回。入朝寧食建業水，還家卻賦南山雷。婦能棄妾妾趨舞，稚子可使行酒杯。急須爲樂娛日夜，何事憔悴淹塵埃。行矣乎，歸去來。

答金陵使君答王待制見寄雜言

阮公青雲器，寓意必豪縱。西臨廣武寄一笑，英雄紛紛競如夢。有時不能平，送窮即長慟。佳哉詠懷篇，千載共悲諷。金陵昔爲帝王居，氣象蕭索無復餘。長江連天水東注，臺城勢絕存丘墟。主人文章謫仙老，感古能無激憤抱。作亭正得山水勝，登臨更值風月好。賓客滿堂絲竹悲，古今風流自一時。君家夷吾雖有慷慨語，快意未必如君詩。淮水東流千萬年，此亭方與淮共傳。念君歸老廟堂上，未負廣歌留北山。

古城

古城何處覓，古臺何處臺。生遊市朝死田野，從古到今無免者。城荒卻爲狐兔宅，墓在他人種松柏。伏義以來三萬年，此城此臺幾變易。誰人聽唱野田詩，能令君悲亦不悲。

築室種樹

撫劍欲遠適，舍旆輒復息。四海廣大身正孤，東西南北顧同役。築室種樹反開門，園里小人哀王孫。丈夫委順故在俗，餘事悠悠何足論。

風花

風花不自知，高下逐風飛。故有多情處，時來點客衣。仙源應在晴溪側，弄雪吹香不忍歸。

種蓮

雨餘池上清且滿，浮萍漂漂綠蒲短。主人惜此芳意薄，移藕丁寧不辭遠。南陵芙蓉少人識，疊疊重房無俗格。託根得地今始逢，西風白露爲君容。

公是集卷十七

七言古詩

朱雲

志士不忘藥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伏雞搏狸狗襲虎，感激只在精神存。漢朝陵替外戚盛，五岳振蕩三辰昏。臣強主弱上不悟，庭中唯唯誰能言。朱生節義邁金石，面黝不避師傳尊。願求上方斬馬劍，誅一屬百清其源。天威震怒不我受，利刃接頸雷轟奔。當前折檻色不變，命在頃刻誰能援。昔時仲尼魯司寇，七日行戮端乾坤。嗟我此生心不就，冥冥后土埋其冤。漢家社稷幾王氏，張禹處康師保恩。卓然先見在物表，倭臣敗國誰復論。我願乘雲歛天關，巫陽夢招其魂。立朝蹇蹇辨邪正，無復奸諛開佞門。

金山麻院

門前松響亂頭上，壁上江圖流眼前。松聲水響兩不辨，似有疑非心悠然。安得乘興浮輕船。

潘道士

上清宮中老道士，曾從先皇去封祀。山頭候夜窺火輪，汾上掄鉤出金耳。雲成龍虎當翠華，豐隆前導清泥沙。高靈扶駕百神護，雜沓仙侶堆雲霞。黃衣羽客十有餘，多能引說軒轅初。漢廷儒士議迂闊，天子自

用申公書金縢玉璽埋石境神光夜見連空虛天心報祝宸意喜白茅玉印旌其徒帷宮賜席接虎輿侍之如賓盡誠懇中書秘術使之觀神助精格易飛騰鼎湖龍去何超超日月茫茫自奄忽龍聲隨地秋草生人世霜華滿頭髮

過海舟

秦王好神仙東上瑤臺鏡眉綠髮五千輩去乘長風款蓬萊此時乘人海旁立生別死分不敢泣但見高帆雲中沒野鳥悲鳴爲翔集過海舟何時還火焚荆棘空巖山

猛虎行

體不辭虎豹怒水不避蛟龍爭衆人亦有命大賢豈處生千歲猶須臾四野如月庭解弓掛扶桑脫劍倚太清騰身騎日月萬事如蚊蚋貪賤有固窮慷慨激中情炎火燎崑丘乃知白璧精雪霜沒衆草高松獨青青宿生歌車下感促兒女聲時至乘化遷運類與物冥震雷不經聽芥蒂何足憂君不見買豎斃鋒刀雖鮮利殘廢何如乘雲御氣遊成池長嘯濯我冠與纓

雷鼓勤耕作雜言此散置江都當之韓王約在其次弟時民三十家耕其中後韓王爲吏所奪

君不見江都宮昔時何崔嵬下臨雷鼓水前臨吳王臺臺傾無餘級水竭空塵埃隋人已曾顧此長嘆息今世更爲隋人哀乃知天地間一塵亦一粟但從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未有書契勝言說堯桀是非何兩忘我欲勸人闢草萊稱稻水一方蘇麻陵四顧夷塢之樂非我有聊獨玩此田莓莓未知百世間更復誰當來且欲及聞從賓客省耕訪此時徘徊

碧澗堂

若溪之水搖空山澗溪波流無日閒上有高堂蔭華宇蒼翠凌亂軒窗間異時客心樂真曠白鳥鳴澗期往還解纓欹枕便所適焉能復問居夷蠻風光稜稜發屏幌水簾瀟瀟搖環環正如明鑑發塵匣萬象聚眼醒容顏秋風已高白芷老緜荷制蕙文爛斑魂清魄爽弄明月洞庭陸步尋非艱神仙有無未可信物色但訝非人寰瑤宮紫府竟何若茫然遠想令人潯長竿獨前可以老安用馳驅重靈輿況復邦人講文墨風雅不待仲尼刪丞相詞章狀元筆筆筆神裁無由攀嗟我胡然陷塵滓不能追逐鷗白鷗發狂醉問二三子吳溪釣磯何如頑陳丞相時王狀元書刻于石

難陽歌

梁人猶爲難陽歌隋人水調能相和梁人池臺已平地隋人岸樹空嵯峨梁人隋人去如水水聲日夜流不已張巡廟前春草生里人尚讀將軍名國祚已滅心不死憤氣半夜凌機槍丈夫節義豈在下願爲長劍刺長鯨

馬蹄硯

巴巫之山足奇石氣含秋雲如黛色君家寶硯安所得圖爲馬蹄磨爲硯宛城路阻流沙長中國久絕異

乘黃惜哉逸足世不識所存一迹猶形相鄙夫雖非伯樂比偶見憂蹄識千里願君不惜勸示人倘有驊騮免空死

天中山

茲山峻陀但盈尺其下盤根乃無極勇如共工莫可觸力敵愚父無能役開闢以來傳至今形勢雖小當天心斗極回旋未易測日影短長猶可尋石旁陰穴穿洞府中有神物爲之主藉祠往往見光景曠旱時時作霖雨由來丘山貴靈不貴大正復陵陀亦何怪

岸旁倒樹

澹洲老樹生幾秋幹如黑龍根紫虬雨水摧激勢突兀天矯出飲滄江流危不見持顛不扶蕭蕭生意令人愁豈無耕夫與過客暫時憩爾行則休西風八月海水飛枯槎昔曾凌斗牛恐爾漂零未終極掛帆欲去仍回頭

黃帝丞井上桐樹爲雷所擊

君家井泉深百尺上有高桐十尋碧鳳鳥不至獨何憂蛟龍深潛莫能識迅雷烈風來擊時地軸翻倒海水飛正直摧傷豈天意豈不成翠珠未遲

送人之會稽

鷹隼差逐巢上雞騷騷恥隨殿中駒由來俊邁惡羈紲子獨三年留上郡江南秋風鱸魚美庖餽炊煙東入吳腰間蘭佩垂左右船若神仙人不和會稽古來好風俗嚴助賈臣相繼驅近來太守廷中臣拔賢好善當朝無子今東去懷白許解榻非君向誰與烈日飛聲動洛陽聽君如聽雷門鼓

題深甫所種樹

中庭卻掃無餘地僊君種樹還有意重陰覆屋千尺時徒坐讀書殊可喜似君秀骨不易樂當援桂枝星漢間豈能玩此便自老塵俗紛紛聊閉關

雷氏子推述石鼓爲隸古定聖俞作長詩敘之諸公繼作予亦繼其後

結繩既亡書契出文字變化尤倏忽太山七十有二代遺事皆爲萬無一岐陽石鼓起晚周宣王之詩史籍筆天下金石凡幾存此當爲甲彼皆乙體勢烏迥難辨蚪詞章車攻與吉日六書既廢小雅缺能使彙存此其實韓公昔嘗歌感激若駭周詩播琴瑟雷生今復隸古定如破魯壁傳簡帛道之難行乃若茲二千年間能事畢先王親用必資本流俗玩文因喪質此雖于今似不覺豈不班班見儒術藏之天府自其所大訓河圖亦何物會稽羣玉久冥寞漆簡章編向勢繁昔人雖死名不朽智者能爲巧書述太學先生事起廢爾此勤勤救埋沒會令永與天壤傳不比酒醅俄然失

城頭烏

城頭月出天正白衆鳥驚飛啼夜色枝高風多露新滴長聲惡影不能息恐人感之援鳴琴拂弦成聲淚沾襟嗟爾一生八九難游翔不過東西林白頭反哺無所恨桓山分飛獨何心

驚鳥

北林風多丹葉稀。棲鳥長月夜中飛。哀音亂發不自得。孤影展翻無所依。作巢欲高避彈射。誰道通背不能思。山深林遠去冥冥。清露寒霜損毛翼。

梅

江東梅樹江西客。僻地相逢眼俱白。雜花亂草闌青春。玉樹瓊枝比顏色。輕陰漠漠寒不返。清雨高風且連夕。惜無白日照芳菲。快雲之劍那能得。忽憶曾過上林苑。五柞長楊心所識。結根擢秀皆尋常。得地翻宜帝王側。后皇嘉樹無遠邇。爾生自合居南國。勉留佳實和君羹。丁事婦女無所摘。

蒲萄

蒲萄本自涼州域。漢使移根植中國。涼州路絕無遺民。蒲萄更爲中國珍。九月霜初熟時。寶璫珠璣纍纍。涼如玉醴甘如飴。江南萍實聊等夷。漢時曾用酒一斛。便能用得涼州牧。漢薄涼州絕可怪。今看涼州若天外。

和道粹探春

去歲探花煩兩郎。今年逢春情更長。廣文主人似知我。一首新詩能發狂。載酒可以過揚子。肩輿不嫌干辟驅。東風老去甚容易。百日醉倒我無妨。

岳州引水詩

洞庭清波一千里。城中醴酒常無水。泥塗遠汲人共悲。餅餌屢空疊亦恥。鑿井引竿高下流。清泉泠泠六物修。邦人已息漢陰拙。楚酒無復卽耶憂。誰謂機心有機械。大賢事業終除害。

其首

去年得澄心堂紙甚惜之。輒爲一白。邀永叔諸君各賦一篇。仍各自書藏以爲玩。故先以七言題其首。

六朝文物江南多。江南君臣玉樹歌。壁後弄翰春風裏。新冰析玉作宮紙。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摘辭欲卷東海波。乘興未盡南山竹。樓船夜渡清江出。龍驤將軍數軍實。舳艫銜尾獻天子。沈落人間萬無一。我從故府得百枚。憶昔繁麗今塵埃。祕藏篋笥自矜玩。亦恐歲久空成灰。後人聞名事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誦。君能賦此哀江南。寫示千秋永無極。

題永叔白兔同賈甫作

梁王兔園三百里。不聞有與雪霜比。今公畜此安取之。豈若寒玉無磷緇。春秋書瑞不常有。歷年曠世會一偶。寧知彼非太陰魄。鳳凰麒麟亦鄰數。周南之人公腹心。張豎蕭蕭橫中林。獻全不損一毫末。願直肯計千鈞金。雕龍密還回君寵。初不驚人有時誤。由來文采絕世必見羈。豈能隨衆碌碌自放原野爲。

三清殿木樨

三清殿前木樨樹。朝繁夜暗自相憶。晨光始出洛水上。暮雨又下雲陽臺。仙姬神女衣服麗。紫玉羅佩垂玫瑰。春餘衆木苦凋落。況乃漸逼清秋來。繁花落目真可惜。稍稍真片鋪蒼苔。黃冠道士情意薄。見似不

見年年開。清風滿席車馬少。莫與共賞傾金盞。書疑臺中有仙術。安得升天餐白日。

和吳九元會

漢家初成長樂宮。亦以十月朝百工。武夫崛起少儀節。秦制荀簡非王風。猶云始知天子貴。此言可笑田舍翁。聖朝禮樂百年備。文物盛衰幾幾農。月正元日古所用。數歲一講賓王公。東至日出西太蒙。南極丹穴北崆峒。重譯款關惟恐後。率琛薦幣無不恭。太常調樂辨韶武。少府拭璧差桓躬。旂常卷舒王路肅。干羽出沒頑民從。協風入律效鴈鳴。瑞雪盈尺迎年豐。陰慘陽舒變頃刻。天決地開合神融。君看此等聖人事。豈得復顧叔孫通。道旁擊壤九齡叟。校室受書三尺童。慎習昇平不自覺。豈悟帝力高無窮。願君作詩播英實。如以鳴鼓社魯魯。吾知朝廷億萬載。與地偕富天比崇。

荆州兒歌

都盧小兒歌且舞。口吹鳴笛手擊鼓。日落華遊農土中。嘯咷不分巴與楚。年年送臘迎春光。家家相隨夜開戶。嗟汝兒曹舞更歌。及爾不爲如老何。

贈文顯

古來畫工著名者。吳氏鬼神韓氏馬。鬼神既僞不足稱。狗馬空難亦多假。顧師幼年獨寫人。至今精絕疑有神。灑毫便覺面如面。後素綵訝身親身。高冠長劍天子側。他時金聲復玉色。師皆對之整襟肅。衆謂十常八九得。諸公固爲廊廟賢。麒麟未盡宜私傳。一丘一壑吾亦可。願使丹青無間然。

戲作汎槎篇呈知府給事

君不見枯槎去時八月風。海水自與天河通。飄飄反出扶桑上。恍惚遍歷羣仙宮。宮旁佳人登如玉。邂逅相聚歡不足。詐言物外日月長。正苦歸來光景促。回頭稍與煙霞隔。世人空排支硯石。伯勞燕子東西飛。惆悵中間斷消息。

春日作

天王城西金明池。三月欲盡花菲菲。遊人白馬黃金羈。駢聯結駟來金堤。禁城恩波無遠邇。清光面面均流水。

賞閣後小桃同景純作

僕本山野之生民。不堪刺促拘冠紳。江湖自放老將至。豈悟歲月如馳輪。謬隨多士貢王府。浪得虛名通紫宸。遊從下列居第一。當時頗似稱平津。感激更思報天子。僊從從事希涓塵。監書閤籍比朝儔。驥上天祿均儒臣。省躬顧影每自愧。譬如蒿艾參松筠。未能引分拂衣往。正用飽食暫懸鶉。太平中外雖少事。賢齊馳騁猶辛勤。幸無官守逃吏責。自可昏醉窮青春。天桃花繁高倚樓。似若有意娛佳賓。浩歌大笑忘檢局。座客歡飲知吾真。東風管來能幾時。況子東西南北人。人間會合常苦少。擊鮮舉白毋羞貧。林端啼鴉風雨夕。異方相憶空酸辛。

土牛行

立春日嘗爲土牛。古人設象令人愁。豈有能泥作頭角。便可代天驅九疇。村夫田婦初不知。續粉圍邊爭相新。皆云宜蠶又宜穀。拜跪滿前同致詞。由來人事常反覆。久立要津事爾爾。請看今者拜跪徒。少還分張取其肉。牛實無知何用祭。牛能有情豈不純。化育萬物非爾才。世人資爾聊爲戲。

胡九齡畫牛歌

畫契已來有繪事。畫牛著名今始二。胡生戴氏雖異時。形似之間實兄弟。鬼神易寫狗馬難。古人畫語乃信然。不爾寥寥千萬年。筆墨曠絕無比肩。胡生曾畫百一牛。變態曲盡稱爲尤。翰林主人題辭古。四海文士歌賦優。俗情難前喜排後。此事最爲未曾有。會知爾玩無已時。畫與胡生俱不朽。

同鄉幾觀中道家書畫

宋公好古天下聞。法書奇畫多求真。獨將文雅遺後世。官雖貴達家尤貧。近自唐室遠及秦。上下略數千餘春。丹青翰墨著名者。一二收拾忘辛勤。象賢濟美聲不墜。手澤鉅細皆如新。朝廷交遊累千百。未嘗肯示尋常人。蔡侯江翁與梅伯。于今磊落稱絕倫。退朝相從得盡見。更覺清門無雜賓。鑒賞異極毫髮。四座若獲千金珍。往往發狂或大叫。詠詩落筆爭紛綸。我隨衆人久碌碌。學殖欲落衣生塵。願登羣玉探禹穴。不憚山海馳舟輪。此君家近未宜後。率然欲往懷逡巡。淹留祇覺歲月老。復恐異物潛通神。但傳妙唱想絕蹟。爾歎慷慨舊精神。

西戎行

吾聞聖人之兵有不戰。不戰之勝善之善。況復良將握天威。西戎雖強安得擅。憶昔屬國羽書聞。中書徵酒詔圖勳。丞相陳謀御史請。獨可遣將誅其君。吏民註視不足治。我以威德周無垠。尙書侍郎盡明營。兼鉞載旆如火烈。羽林積卒明號令。賊兵震威憂巢穴。方春殺賊已儉息。天不假易行剿絕。太常請獻象功舞。史臣願勳西山岳。懸頭義街救狂慢。積粟金城撫疲茶。西戎行告爾。勿逆果自坑。百蠻來感天下平。

題浙西新學

文翁昔時理蜀土。能令蜀人似鄒魯。范公今者鎮江東。亦云教化似文翁。文翁范公本同志。蜀人吳人有殊異。蜀人之先自魚鼈。不聞道德能過吳。吳前秦伯後季札。禮讓繼爲天下帥。迄今遺風未全滅。得逢賢侯益昭晰。本之舊俗已相百。況乃磨礱皆俊傑。當時文翁化蜀者。獨有揚雄及司馬。後生可畏不可輕。安知不在吳公下。吳人于今歌且仰。我公去矣安所依。願公上佐天王明。姬文孔術從茲行。

戴金壺道士法墨走筆雜言寄鄰幾聖俞

狂鯨游海海逆潮。巨鼉扑山山動搖。疾雷動風自相搏。滄海伏介俱不聊。我無巨鱗復精精。無思遠人心切切。

公是集卷十八

七言古詩

送劉涇州

劉侯之弓三百斤。壯氣可以摧浮雲。不忍區區事狐兔。自請泊郡當邊塵。天子外家恩禮。私廟舊鼎多功勳。少雖侍中貴省士。何奴宜避飛將軍。憶昔汝南始相得。十年見君我髮白。可憐日月如過翼。我誠慙生猶恨惜。腰間寶刀手中策。馳驚萬里須努力。

種桐

東園芳樹盈百株。四桐晚種皆丈餘。不緣桃李圖顏色。不爲琴瑟養肌膚。霜秋要成萬葉子。他日與我丹山雛。野人此意真不謬。鳳鳥不至吾已夫。

懷歸操二章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畏友畏。

新離行

何時若攀琪樹亦相憶。三鳥飛來寄消息。

裏信新蔡兩令言飛蝗所過有大鳥如鵲數千爲羣啄食皆盡幕府從事往按視如言因作短歌

記其實

廣州奇禽鴻鵠羣勁羽長翼飛蔽雲。瞻儻命侶自其職。飲水棲林餘不聞。今年飛蝗起東國。所過田疇長
蠶食。神假之手天誘衷。此鳥乃能去螟賊。數十百千如合圍。搜原剔藪無子遺。歷尋古記未曾有。細察物
理尤應稀。憶昔虞舜德動天。象爲耕地鳥耘田。聖時多瑞亦宜爾。請學春秋書有年。

月夜聞唱歌

滿城明月中。背白淮南唱。歌如淮北春。風忽起。高入雲。餘聲卻下盤。阡陌南音。僅曲自相知。時復一笑情。照臨誰道幽。蘭白雪好。只見獨諸應。獨悲。

寄楊彥文 楊窮居吳中子與楊友實無以贈作此見意

高冠長劍非一賢子獨困窮情可憐差池早爲後曹掾坎軻復就東山眠昔者結交期白首邇來傾蓋凡幾年窮轍決江竟寥闊縑袍共敝無由緣人生出處不如意自古富貴皆由天天門九重不可問咄嗟拊膺心拳拳

寄范十九

君母走馬君竟走走馬。厥塊傷君手。踰躍翻成折臂翁。世間肯要三公否。西郊敵騎非常壯。年年犯邊殺邊將。勒弓長劍如君徒。始堪追逐青海上。功名棄置時未可。意氣激昂人所望。側身萬里風雲寒。無由贈子黃金丹。

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寶硯相示與聖俞王汝同觀戲作此歌

李侯寶硯劉侯得上有刺史李元刻云是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鑿卵石我語二客此不然天寶稱載不稱年刺史爲守州爲郡此稱云爾奚所傳兩君胡盧爲絕倒嗟爾于人幾爲寶萬事皆僞必眩真此固區區無足道

和府公親割出練寶刀時此刀新鑲寶上以劉正先為瑤瑤鍾瑒制作絕巧也

吾宗寶刀清如水東夷昔時獻天子孤光盡射滄海寒殺聲夜吼蛟龍起上爲錄瑋下爲琕榮如珠璣耀朝日制度還存三代風精神未是塵中物祕藏武庫人莫窺外家將軍獨得之四方昇平竟未試流落功名翻可悲時無薛燭誰賞異廟堂宗工詩絕世丈夫要取萬里侯肯令神兵負詩意

與聖俞君章樞言持國飲因以太公大刀王莽鍔刀示之大刀長五寸半闊一寸正爲刀形鑄作

食譜纂文兩字上曰一下曰刀又其下曰平五千沂州民駭地破古塚廬之各數十百枝稍爲

君不見九府圖法傾東鄰。齊公大刀又日新。君不見黃牛白腹蕩滄海。亡新錯刀忽遽改。一盈一虛更貿

還勢如流波不復還。邇來上下各千歲。自太公至新室千歲。自新室至今亦千歲。何異俛仰須臾間。王伯之事百存一。況此錢刀握中物。愚智共盡令人悲。興廢相尋空史筆。前有一樽酒。浩歌爲君壽。君能識此當日醉。身世悠悠復何有。

往年築青澗城各有得佩刀者莫知其何世物余按故史則赫連勃勃所鑄也所謂大夏龍雀者是矣客因以遺予爲作七言詩

赫連寶刀利且堅霜鱗鏽落龍雀環當時鑄作妙一世赫赫似與天相連雷公祝融借光彩蓬萊中原鮑
振海神物差爲不義屈一去人間向千載蛟蟠虎化自有時氣如投網世真知力能提攜倚天外一塌雲
霧君看之

寒林石屏風

屏風畫山皆任假寒林石屏自然者蒼絳糾脈亂交加短樹高枝自瀟灑觀者事分畫與非但怪奇妙非人爲又疑古著著石瘦何得本末無纖遺桑田變海松柏死寒暑不及榮枯期佳哉大鈞育羣類誕鎔精巧無巨細天真通觀皆生成俗師筆墨那形似居人幽獨最相宜樸厚遠幽雕鏤委城中雲母屏更好慎勿浪示豪家兒

秋園行

空園過霜無餘綠。上有梧楸下。蘭菊疎陰。雖存不自蔽。殘香已斷。誰更續。憶昔繁華今九秋。天時人事。路相伴。放懷未罷。驚物化。無醉聊可爲君謀。

槐陰

都城廣陌如綺分。綠槐左右結浮雲。火輪東升又西沒。倒影參差朝復曛。輕車重馬誰家子。側肩相逢密如蟻。共看擇蔭須臾閒。可憐爭道尋常裏。下有溝水日夜流。年華視此俱悠悠。

春陰

楚山春陰誰復數。朝朝出雲暮暮雨。高唐恍惚信有神。晦明代謝今猶古。蜀江渺渺水東流。苦霧淒雨翻似秋。日月高懸不可過。眼看卑濕令人愁。

桃源

武陵谿水清無塵。武陵桃花長春會。買漁舟。謝賓客。來作武陵山下人。秦人洞府。晉人谿。碧草紅桃處。處迷流水至今堪悵望。間津從古失端倪。山川非復壺中見。雞犬猶傳雲外啼。願視人間真敵屣。爲煩仙子託幽棲。

和永叔十二韻次韻

愛公猶愛屋上烏。何況公家手種菊。憶昔重陽醉共賞。已落紗幘歎不足。誰令繁霜逼芳意。坐使嚴風卷餘馥。主人于此情不淺。上客方來強令束。馬聲玲瓏搖玉環。屢萼參差破苔綠。重尋荒徑憶五柳。因咏東籬翫茅屋。已憐歸鳥有異意。更覺晨風傷局促。引杯大酺傾玉壺。擊節應非蕪湖木。物華瞬息暫入夢。世

事蚊虻一過目。浮丘接袂當鳳舉。俗士歌嘯真狗曲。衣冠頃來塵土變。形貌今者毛髮禿。公詩乃使我忘老。逸調何由能繼屬。

共城寄仲弟

共城稻秧如黍禾。共城木少種竹多。熱鬧邇來風土美。貧無置錫知奈何。百門蒼翠太行麓。百泉清冷淇水澳。長安官遊陸步到。隱居雞黍終年足。人生早念少游言。燕頤莫於飛食肉。即今囊空未果歸。且爲黎侯歌式微。寄聲好在久良苦。異時自擬來迎汝。

田家行

春耕高原不辭苦。晚歲離離滿百畝。豈知輸稻如輸金。始信種田虛種黍。持黍易金入市行。輕租賸賣黍價輕。十鍾一石亦不憚。三時力農空自驚。去年歲荒食半菽。今年歲豐彌不足。物理悠悠難豫謀。誰謂豐荒略相覆。

荒田行

大農棄田避征役。小農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秋來雨止生荆棘。縣官募兵有舊令。募兵如率官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魚鹽作亡命。

戲作青蘗香毬歌

慶田仙人採寒玉。藍光照人疊如燭。蟾肪淬刀昆吾石。借手摘花何委曲。濃濃夜氣清且燭。玉樓噴香如紫霧。天明人起朝雲飛。夢覺疑成此中去。

櫻桃花開留徐二飲

晨暉照屋消露晞。櫻桃花房開欲齊。繁花先得造物巧。不與衆卉爭高低。參差萼萼相照耀。恍惚滿眼令人迷。鳥驚風過若無意。雲起雲飛空滿蹊。仰攀濃香俯玩影。應接不暇費鴉棲。流光易失動壯士。斗酒相勞和天倪。浩歌直欲并日夜。醉耳不能分鼓鼙。人間出處未肯定。暫離會合終常睽。子今躍馬至萬里。脫略塵土排雲霓。豫知明年花復發。恨望君子無由攜。少年且作後日意。更使封植驚淮西。

萬曆生

白頭齊生南園賢。讀書萬卷夜忘眠。陋巷簞瓢未曾飽。苦心獨行竟誰憐。緒經通窮十二等。陳力食過三千年。莫笑青袍學士老。太不能煩迎中弦。

公是集卷十九

五言律詩

野望

重陽去寥落。小雪碧蒼茫。獸起駭枯草。鳥歸橫夕陽。薄雲低引白。衰菊暗消黃。伫立何爲久。惜人非故鄉。

蕪城閒望二首

幽尋古城上。秋景日悽悽。落照映原夜。陰蟲當路啼。隋宮變蕪草。楚分失端倪。自是傷亡國。非關醉眼迷。春草忽更綠。荒城陰霧滋。風存鮑昭賦。秋益宋生悲。慨想秦兵出。傳聞羽檄馳。江湖歲將晚。空羨逐鷗夷。

夏晚

閑餘時候早。夏晚似新秋。月出空堂靜。蟬鳴深樹幽。健逢鷹學習。喜見火傾流。早晚涼颿起。重修白羽裘。

聽鐘

陋巷客回轍。夕陽鐘送秋。寒聲滿空谷。暝色下高樓。陡逐悲風起。微兼遠角收。旅懷傷急景。聽此愧淹留。

野望

江水不可越。扁舟浮夕陽。高秋露寒落。遠樹出蒼茫。澗水清兼濁。山苗綠映黃。漁翁豈招隱。何待唱滄浪。

觀南戍士卒作樂

蕭鼓軍中樂。旌旗歲晚過。激昂雙劍舞。慷慨萬人歌。睥睨荆衡小。騰凌虎兕多。北風隨殺氣。橫絕洞庭波。

聞聖俞移官書上以便歸養

親老不擇祿。此心如古人。戴星指吏事。戲綵過鄉鄰。若下開新酌。汀邊詠白蘋。醉吟俱入手。亦未負青春。

西城贈平三首

西城請都護。崑崙獻凱歌。兩階增羽箭。萬里肅山河。甲第旂常少。春宮首領多。雄雄雙匣劍。棄置欲如何。

雪後登觀風樓

雪帶郊原闊。城橫碧玉齊。夕陽寒似落。遠樹望如迷。旅鴈情更急。棲鳥飢亂啼。強歌非郭客。竟日戀危梯。

開竹下小筵招君章

翠竹生無數。蕭蕭一徑新。陰繁催短日。地僻斷飛塵。磐石容客。幽禽不避人。君能爛漫醉。當及七賢真。

贈刁十八自蜀還鄉書與此君別于福唐

蓬海三年別。巴山萬里迷。相逢忻邂逅。即事恨睽離。夢滅清江外。愁寬太白西。知君懷鄉歟。已忘子規啼。

送李監丞致仕還鄉 前贈州縣尉

悠期吏隱倦。歸去上恩榮。國子瞻師保。鄉人慶父兄。揮金慰游舊。擊壤傲昇平。遠笑吳門吏。何爲變姓名。

懷陳州舊居所種桐寄黃翁

忽憶南軒樹。春風空復來。陳亡詔已矣。孔老鳳悠哉。不作清中斷。應隨鶴下灰。舊居阡陌並。君到爲徘徊。

荷華

水國非人境。芙蓉五月秋。亂香清宿醉。濃豔破征愁。魚戲都堪數。鷗飛絕自由。會須窮一賞。詰曲任扁舟。

七月二日

西風入庭樹。天氣颯然秋。細雨纔成潤。高雲淡不流。平分感一葉。遠與憶扁舟。蟋蟀何須急。蟬人始欲留。

秋雨所居漏濕

皇天不愛物。風雨害秋成。未恨泥塗辱。端憂柱石傾。淹留驚歲晏。堅臥恨難鳴。吾道還如此。商歌天未明。

秋雨

采蕭過晚歲。飛雨度高雲。眼色空應見。秋聲豈葉聞。過聲低似滅。遠岫望如分。蟋蟀悲虛織。輕絲說欲焚。

始涼

北風吹過雨。晚景留新秋。高臥來一笑。如焚竟百憂。精神驚鷹隼。意氣激驍驎。自覺亦飛動。江湖思遠遊。

八月旦始涼

驟驟北風急。杳杳白雲飛。江漢波新起。蒹葭露欲晞。狂歌聞鳳鳥。楚製見荷衣。歷歷先賢趣。南浮亦庶幾。

重到謝氏園亭寄裴博士俊叔王主簿宗儒時裴往淮南王歸京師

徘徊遠林下。幽草爲誰芳。前日同遊客。今朝俱異鄉。東風雖淡蕩。陳迹似蕭涼。何用江千里。春心故易傷。

送晁殿丞食判鄆州

世德縉衣美。天倫玉樹溫。子君如舊識。會子欲奚言。東里賢能宅。成臯戰伐原。從容訪耆老。遺蹟尙多存。

懷州正月二日

窮谷回看盡。孤城平望遙。自古北口山至此。都盡市聲衙日集。北州對日市。集海蓋午時消。每旦海氣如。

雨中聞鐘

疎鐘不隔雨。迢遞入重城。傳客未飽寐。歸禽初不驚。霏微通暮色。颯沓隱秋聲。簾幕鮮風起。明朝應早晴。

珍簪

珍簪平鋪水。珠簾半捲風。勞生高枕裏。多事劇棋中。性僻非朝隱。民淳賴歲豐。倘然對松菊。但覺訟庭空。

臨雨亭

微颺定誰恨。清曉不知勞。屈宋悲秋苦。夷齊臥隱高。風林含咽絕。露葉動蕭蕭。何必催搖落。人今已二毛。

同梅二十五飲永叔家觀所抄集近事

陶公一畝宅。尤愛北牕風。心遠地成僻。客來樽不空。觀書太史氏。全性市門翁。予亦何爲者。于茲清賞同。

伏波

伏波志慷慨。南涉武溪深。銅柱功一跌。靈頭瘞至今。吾聞威四海。亦有失前禽。試察兩階舞。應如丹浦心。

王母三年乃達番禺也

四十萬里外。孤州天與鄰。應誇王母使。更遇越裳人。素質宜姑射。黃冠即羽民。那將龍禽比。蕭灑絕埃塵。

九月十四日子彥熙院爲舅氏齋設作

他時傷遠別。渭北遽成悲。今作終天恨。悠悠奈我思。平生華屋處。回首不勝悲。寂寞西州路。何堪再到時。

晦日

是月佳遊勝。茲辰舊俗同。會須陶一醉。相與送諸窮。江柳參差綠。林花點染紅。春期猶大半。作意競東風。

新蟬

五月微陰始。鳴蟬高樹幽。荷風偏送曉。迎露欲先秋。孤管清兼冷。玄絃斷復留。年華自當爾。驛客浪多愁。

和江學士聞蟬

微陰聽酒律。濃霧引疎音。時化能無感。清吟獨有心。雨條映落日。斷續響中林。秋風忽滿眼。嘆息歲華深。

寄隱直

避人非故土，帶郭喜幽居。淺俗情多異，新知意尚疎。負喧勝構火，汲井足滋蔬。二物關身外，悠悠謝里閭。

寄袁少卿

寄袁少卿，與少卿去年約夏初相見，時少卿自蜀江下南歸。

寄范佑之

吾子世罕識，他時醒亦狂。由來韻高逸，固自得軒昂。阮籍哭道路，接輿歌鳳凰。之人亦豈病，相嘆不能忘。

寄王二十

累累煩書札，悠悠感別離。平生義緒緒，相憶路逶迤。驛旅老將至，江湖天一涯。伴狂人事絕，乘興爾難期。

寄蘇州張六

西風入簾幕，游子念江湖。丹橘垂珠實，肥魚薦玉腴。他時有招隱，快意欲乘桴。物色煩相候，伴狂興不無。

寄隱直

俱爲異鄉客，似伴老僧禪。虛室於生白，時流笑草玄。歲寒差自若，生理直猶然。無術能乘興，蒼茫欲雪天。

寄張獻臣

縉交從若水，百里絕相過。平日相離索，期年見播磨。從容席上客，清絕郭中歌。擬屬陽春和，伊予獨在蓀。

寄張晉卿

聞道新安尉，清羸只自如。歸來陶令賦，養性子真書。情在交遊厚，心于仕進疎。人憂棄妻子，獨入剡中居。

寄范佑之

范子三年別，長安北望深。相知非勢利，寄信各浮沈。勇銳百夫敵，軒昂萬里心。何時殺華賊，自取肘邊金。

寄梅山陰

縣與吳門近，居家識舊游。山回江表盡，水入鑑中流。勝事皆高古，詩懷易滿眸。春風花又發，能寄北人不。

寄蘇頌兄弟

秋風生眼前，客子思悠然。羈旅獨無友，別離私自憐。賦甘信父誥，詩許俗人傳。他日梁王客，偏懷太子賢。

寄因市

昔別大梁下，至今三歲餘。豈無萬里使，不寄一行書。風俗與時薄，交游于義疎。知君淡如水，非是故忘予。

寄張仲謀

張也真吾友，今年見老成。自強雖不息，積習亦諸兄。曲講聞師譽，題詩使客驚。莫如班定遠，投筆笑諸生。

和直儒夜涼

急雨逐雲過，微風吹月生。寥寥天宇闊，粲粲萬衣輕。展轉漏將永，昭回河正橫。秋槎舊有信，忽憶汎滄瀛。

送蔡州王學士

春草碧將歇，江南鶯亂飛。王孫去有適，綵服榮生輝。古郡富山水，斯人歌海沂。惟應布寬詔，談笑樹風徽。

素屏

簡拙逢時好，丹青謝爾工。坐看居士室，想見古人風。當月月常入，過春霜未融。物情思太白，少自晦塵中。

城樓望春

高樓新雪後，春意已端倪。遠石泉聲急，圍城柳色齊。清流貪適興，幽僻懶招攜。舊種桃千樹，春遊豫恐迷。

送邵武張學士

待韶勤穿履，承明厭直廬。一麾從此去，千騎上頭居。歲事畲田早，風謠鳩舌餘。班春急乘傳，知不爲鱸魚。

野思

野色行行遠，春輝樹樹繁。看花頻落帽，聽鳥久忘言。遺興懷詩句，閑懷獨酒樽。誰能顧名利，終歲不窺園。

訪楊吳寺丞

三徑向松菊，始疑元亮居。但多柳五樹，復對華雙旗。相識是傾蓋，劇談能起予。惟蘇不用蠶，耳目且清虛。

黃寺丞風雨中見過

節物重陽晚，風雲萬里陰。君來慰孤憤，語次豁愁心。名下如雷震，人間仍陸沈。獨醒感庭菊，蕭索萬黃金。

送洛南周寺丞

不知商洛道，空慕紫芝歌。從事老將至，送君情獨多。雙鳬尚方去，駟馬故鄉過。想見揮弦樂，春風初扇和。

弔南宜守尉

百越雖生祠，南宜遂不歸。干戈傷盡老，守尉死城陴。荒祠招魂遠，官軍請救遲。弱妻攜稚子，嗟爾欲何之。

弔亡卒

厲俗侵王路，貳寇積楚氛。民荒難念亂，功敗失圖勳。天子憂南土，戈船促大軍。何時收爾骨，委祭越江濱。

和楊備國博弔屈原

知音不恨遠，異代或同聲。靈魂自識路，幽遇亦含情。壯記屈揚子，臨淵悲賈生。高文激頽俗，曾使衆人清。

聞夏太尉自長安徙備西邊

防秋未得還，戰士出長安。地利山河險，天時關塞寒。羌夷避飛將，天子倚良翰。見說成功近，秦中意似寬。

三月四日上方寺送隨州十一屯田

載酒憐春盡，尋芳到翠微。縣縣芳草遠，鷗鷺雜花飛。俯仰悲陳迹，淹留恨落暉。青楓千里目，那復送將歸。

曉臺

尚有高臺在，遺名幸未空。不時嗟眼白，失所念途窮。已矣先生意，蕭然烈士風。清芬定誰嗣，漫囑白雲中。

日晚野步過孫監丞

尚有高臺在，遺名幸未空。不時嗟眼白，失所念途窮。已矣先生意，蕭然烈士風。清芬定誰嗣，漫囑白雲中。

公是集 卷十九 五言律詩

幽居巷南北，雞犬略相聞。乘興偶有適，杖藜聊復勤。高城秋草落，密樹夕光曛。微雨開三徑，悠悠麋鹿羣。

浮舟西陽池中

愛水都成癖，浮舟不厭頻。寒泉清見底，剝木略容人。故故乘流往，飄飄得意真。槎頭尺許地，鷗鳥欲相馴。

乏酒

搖落偏悲客，清寒易中人。寂寥那自守，淡泊亦殊真。浮俗仍皆醉，虛談浪飲醇。高歌傲燕市，忽憶重千鈞。

西戎乞降

南國傳消息，西戎送好音。懷柔知帝力，啓佑亦天心。御酒葡萄遠，離宮苜蓿深。仍聞編舊里，五嶽望君臨。

壽山山中京南云多老人往住百餘歲

白鬚見層峯，白鬚即中京。巉巖倚碧空，上多千歲木。下有百年翁，襟袖不材木。東陵非義終，太史公云：蓋即日不卒，竟以壽終。吾聞仁且壽，故在太平中。爾雅：距齊州以東至日出為太平，太平之人，仁也。

山寺

野竹檀栾翠，孤峯杳靄青。山樓隨詰曲，石路上青冥。雲色移時合，鐘聲隔水聽。似聞堪避世，遊子未曾經。

城南泛舟三首

乘興隨所適，出郊聊汎然。清波能照髮，白鷺巧迎船。老樹悲秋雨，高風急暮蟬。孤城隱不見，落日暝浮烟。不路破南陌，從春及素秋。蕭條非復昔，顧盼莽堪愁。白鷺乘霞老，清風隨杜幽。伴狂驚楚俗，應識棹夷猶。

高岸看爲谷，通波幾覆城。惜渠非太古，野俗競偷生。雨逐行雲過，山依返照明。楚歌搖落際，更動北歸情。

敦除蘇州掾

三年不相見，萬里比何如。聞道詞曹掾，新承選部書。弓裘傳習在，簪笏抗塵初。努力人間世，毋爲薄詔除。

黃州臨臯亭

春秋黃子國，楚越程陵關。比屋皆編竹，孤城半踐山。岸泥觀虎迹，雲水暗荆蠻。三入承明客，那能鬢不斑。

暴雨

山晚雲霧合，江秋風雨多。馮夷何事舞，楚水忽翻波。語語夕陽盡，翩翩暮鳥過。輕舟逐兩壑，聞唱石城歌。

驟雨

炎日大冶沸，清風愁意蘇。黑雲過山岳，白雨覆江湖。彷彿鬼神戰，騰凌車騎趨。森然異氣象，真復慰泥塗。

夏夜暴雨

大暑積炎夏，沈陰昏楚天。疾雷五河裂，飛電萬星懸。漲澤通南國，孤城隔百川。似傳黃鳥語，欲反濯龍淵。

久雨

祗憶風回雪，俄驚地出雷。沈陰連甲子，春事總歸來。湖水寒侵夜，江雲去復回。開年厭卑濕，不待熟黃梅。

久雨二首

公是集 卷十九 五言律詩

江雨黃梅實，湖雲起鰲龍。寒生夜林竄，聲絕暮山鐘。藥裏添新粉，書牕拆舊縫。雖知恨卑濕，涼夜尚吾容。

願憶家居日，朝眠一事無。邇來趨幕府，晴雨踏泥塗。城郭飛鳴鶴，階除戲浴魚。秋風殊不遠，行欲問江鱸。

茶山送道粹

海上相逢少，山中別恨多。浮雲自向闕，秋水更增波。攜手意不盡，班荆情若何。徘徊強一醉，且勿奏騷歌。

招晉卿時晉卿到丹陽

識心非識面，常恨不相從。那作經年別，曾無一日逢。興來清刻雪，吟出暮山峯。淨埽門前路，期君馬繫松。

女郎臺

城郭臨湖盡，樓臺此地偏。動搖浮積水，高絕近蒼天。應接都無暇，虛空足悟禪。巖中放鳥獸，興盡惜回船。

閨雨

風伯曾何憾，高雲不少留。譬如鬼神遇，勢若日星浮。河漢橫無象，魚龍方自憂。古書難盡信，尋舞竟悠悠。

砧婦

清霜石上乾，孤響耳中酸。歲暮秋芳盡，風量板屋寒。君行自悠遠，妾意亦艱難。此夜關山月，應知帶日寬。

李太白傳贊三首

數聞伏閣議，屢上薦賢書。任重道空遠，名榮身反疎。異鄉悲鴈鳥，清詔隔公車。招隱真虛語，江湖萬里餘。

漢清昭使以故大夫爲之

報國念推較，逢憂甘噬臍。孤鳴一垂翅，舉俗競吹簫。山鬼離居遠，靈魂離路迷。天高不可問，愁意日淒淒。識理未曾誤，疾邪惟恐深。豈忘事反覆，不忍俗浮沈。去國尚回顧，埋名方自今。異時山水意，側側弔鳴琴。

于賦賦文特爲君激賞天下第一，讀者乃當決。

魯拾遺懷詞二首 君晉初狀元及第至其曾孫始卿

市朝非故日，年代屬傳聞。始兆騰公室，來觀季子墳。埋名書故事，編簡屬遺文。苦恨相如賦，俱隨諫草焚。

西晉登賢日 東堂第一人 號推天下士 爭辟幕中賓 故國無喬木 流風及晉紳 新阡廣陵上 荒草欲含春

庶幾堂
閉門吾自足，況亦近墻東。讀讀階鳴雨，梢梢竹過風。綠苔侵杖屨，秋色近梧桐。高臥殊多興，時成寂寞中。

查影「案」自注云：甲子四月十七日午時，作詩甲子爲元豐七年公是年歲庚申，以宅爲寺，疾。

龜藏屋中

井邊從舊漫，青藜亦倦扶。百年惟有且，萬事總無如。時戰交國且，有且注且，此也。楚志：出衆，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吾人尚存乎？楚志曰：吾猶如也。吾人亦貴人也。襄陽縣中鹿，列子：王黃，鄭人有新于野者，遇

駭鹿，擊而斃之。鄰人見之也，遽而藏之。鹿中，覆之以草，不勝其哀。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清

而錄其事，旁人有聞者，知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

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者之得鹿，而取之，有夢者耶？今真得鹿，是若夢之真耶？夫曰：吾猶得鹿，何用

知我夢我夢耶。驅除屋上烏。此語除外累也。劉向政術。愛其人者。雖屋上之烏。杜詩。主人屋上烏。人好鳥亦好。獨眠聽日午。往往夢華胥。列子。黃帝夢。帝過而問。居大庭之館。心昭形。三月不親政。靈輿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

延州沈待制輓詞

詩書謀國體。談笑卻邊塵。已矣今成昔。歸來悲故人。餘忠焚諫草。遺恨畫麒麟。紫角開聲鼓。龍無憶虎臣。

祠部王郎中送山水枕屏作

枕上萬峯合。蒼蒼驚夢魂。如浮武陵水。臥向桃花源。秋風幾時士。茅茨何處村。悠然獨往意。欲問復忘言。

城樓望水是日臨影

遠水全無地。高城略近天。龍吟忽半見。虹飲競相鮮。魚龍爭乘渚。兒童狹濟川。秋風只昨日。物意已蕭然。

送南昌郭主簿

楚劍照地。梅真從吏。鄉。舊書非急務。鴻臚試高翔。理品牛尾貴。茶子鷹爪長。因君訪風土。游子不能忘。

公是集卷二十

五言律詩

戲和同年時在薦福寺

遙看涓涓酒。開襟細細風。過雲催急雨。落日澹秋空。樹影經行熟。泉聲笑語通。少年興不淺。事與老人同。

鍊丹井

丹成人已去。泉在月空沈。輕舉非吾事。泓澄似客心。飲雖資一腹。食不近千金。更愛雙桐好。曾非惡木陰。

水齋

野塘春水平。閑客自揚舲。鷗鷺時相近。波濤亦俯聽。榜歌漁父曲。醉讀屈平經。使欲從茲去。秋河泛客星。

長蘆口

決瀉東流白。微茫遠嶼青。風飄萬里浪。性命一浮萍。飛鳥最傳翼。潛蛟浮暗腥。由來限南北。天意亦冥冥。

登東城樓二首

搖落客愁亂。登臨秋色空。溪流寒更碧。霜樹晚增紅。曠野駐殘日。虛軒來朔風。懷歸復感別。不語向征鴻。

送人之嶺南

君去炎方遠。行行萬里餘。漸驚南嶺樹。益見北人碑。山谷藏雄鷄。駱潭養鯢魚。秋風屬不到。何處候歸書。

城樓避暑

噴水動微吹。高樓浮薄陰。登臨倦非土。蕭洒動披襟。蘇秦原野曠。蘇秦城郭深。浮雲空蔽日。無意欲為霖。

寄內

風雨驚春老。山川入夢遙。此時看破鏡。何處正吹簫。舊種登臺碧。新歸燕語嬌。佳期漫自笑。不似浙江潮。

送祖學士使北

漢廷用五餌。無復請長纆。猶是輜軒使。時通絕域情。山川資覽眺。戰伐想縱橫。不負四方志。那辭萬里行。

聞張六復棄官歸

應懷折腰辱。復作棄官行。頗似陶彭澤。兼疑衛子平。兵戈未消散。盜賊苦縱橫。余亦存丘壑。相期作耦耕。

發

關關豈自知。歷歷眩羣飛。故作穿疎屨。時來鑿薄帷。助明清夜永。除害一身微。秋草隋宮路。茫茫舊賞非。

送張判官歸還朝

我有幕中士。名高天下聞。方從玉堂召。欲就子虛文。相得已非早。送歸事易分。期君留此府。急自致青雲。

定水二首

定水涵空碧。羣山凝遠嵐。淵魚頗易得。菱實最難甘。曠野應人語。涼風快酒酣。誰云陵谷換。自此識南潭。

索米

此地人去近。向來幽賞遠。使君留華旆。烟水淨魚磯。秋入冷空急。波明白鷺飛。異時江漢興。撫事更懷歸。

索米

索米東方朔。端居陸士衡。舊仍開北闕。賦亦譏南僧。感激秋風起。提攜夜劍橫。南軍敗王略。誰事請長纆。

自屯田歸望山別墅

俗陰宿雨霽。汝北秋風過。獨往予所慕。躬耕人謂何。林間雞黍具。日暮漁樵歌。卻望青山郭。應知惆悵多。

送高處士歸豐邑別墅

不及西京盛。空知縣杜間。衣冠爲我累。丘壑與君還。剛要逢春秀。林花著雨斑。雞豚社下醉。多與謝南山。

射鵰

將軍樂射鵰。壯士挾烏號。影振重雲靜。聲翻一箭高。獵酣生鼻火。空闊散風毛。快意中原捷。何辭汗馬勞。

和楊襄中見寄二首

佳雨雪龍會。高堂河漢聲。臨除三伏過。堪羨九衢清。造物不無意。爲霖真有情。憐君獨高臥。憂憂向羣生。

公是集 卷二十 五言律詩

黃酒

小徑入村坊。風窗拂暮霞。桃源還可宿。樽酒亦容賒。舉眼青山秀。隨松白露斜。尋常出郊少。未許莫還家。

張學士送酒

秋風掃落葉。客子繫垂簾。好事煩攜酒。懷情愜閉關。坐看涼月墮。誰送暮鴻還。後日相思意。蕭蕭菊菊間。

朱橋 虞兒館前

朱橋柳映潭。忽見似江南。風物儼然是。登臨昔所諮。大聲寒隔水。山氣晚成嵐。留恨無人境。幽奇不盡探。

閏月朔日寄府公給事二首

良閏百年逢。自開歲曆至今開。正月佳辰獻歲同。春應隨北斗。天與緩東風。柳帶參差翠。花英點染紅。韶華供醉眼。未負黑頭翁。蘇軾府公宅賦詩名

嘉月重非常。芳期及載陽。卻因春意晚。得見歲華長。餘雪留寒色。新梅著早香。祇應勸一醉。持以答風光。

晦日自薦福院泛舟上女郎臺

晦日疑春晚。佳辰強客游。放船無用楫。置酒不驚鷗。率意忘多病。登臨亂百憂。繁陰欺白日。容易暮雲浮。

新雨二首

逢時志萬里。非爲稻梁謀。眇眇江漢阻。蕭蕭霜露秋。知機自有素。例適莫多愁。風起浮雲暮。空看片影流。

白河逢雁

萬里南飛雁。今年復此逢。自難隨燕雀。非不辨秋冬。風急聲高下。雲深影疊重。江湖離異土。汎汎爾能容。

雪中屬

白河見歸雁。顧我影徘徊。憶昔從此逝。相看經歲回。春生聊自樂。鄉近不須哀。爲爾經南國。能無尺素來。

燈花

萬里羽毛弱。經時戰雪紛。江湖更何取。天地正同雲。影因低如落。聲悲遠似聞。誰時離北郭。矧目感離羣。

王秀才自蜀之京留月餘歸南都

寒燈不及鄰。花艷競爭新。重疊芝三秀。分明桂半輪。東風誰變律。芳意自驚春。流玩堪通夕。長眉莫效顰。

王王十三都官

相逢暫相會。又向離陽行。險夢尚存蜀。緇衣空厭京。故園見樹喜。舊友出郊迎。幸去君家近。飛鴻時寄聲。

始秋二首

把臂猶昨日。如何長不歸。寶天亦有似。招隱固疑非。玉折謝庭樹。綠餘萊子衣。永懷想平昔。涕下不能揮。

送張器判官此君自初登第五十餘年某歲角時盛開其名

暑氣流火逝。秋共北風過。歲晏兼霞色。宵征蟋蟀哀。平分感搖落。留滯恨徘徊。知負滄洲約。枯槁八月來。秋色忽已改。旅程殊未央。水雲含綠態。山雨送淒涼。杳杳青楓暮。非非白芷香。多才悲宋屈。搖落近滄浪。

王國推多士。聞名二十年。白頭傾數蓋。珠履尚賓筵。禮樂期先進。功名望昔賢。激昂知已晚。意氣欲飄然。

隱直成秋思。南游予欲北。還未得。

樞馬常嘶北。邊鴻卻顧南。一時秋氣感。兩地物情諒。俗怪玄尚白。自疑青出藍。何當鹿門隱。數就德公談。陳直書云故交同學皆已軒輊

始開臘

長風送羽翼。千里逐陽和。朔漠應龍雪。江湖始見波。識時機不淺。悠旅叫空多。勿以稻梁故。早飛乘網羅。

府公說牡丹盛開是日過晚不及觀

落日含明艷。輕風襲暖香。傳聞亂人意。相見弄春光。醉裏歲空晏。愁中夜未央。異時驚麗絕。秉燭正難忘。

與楊十二廷評同登城東門

綠樹浮萍合。青山畫障開。登臨共今古。壯觀雜秋哀。長日消茶局。微風引酒杯。浮雲滿西北。容易雨飛來。

春事聞鶯

醉裏春空盡。江邊客未歸。可憐鳴曉院。似欲訴芳菲。珍樹移時語。殘花入眼稀。離居亦幽獨。求友莫相違。

除日雪

迎年椒獻頤。駐屢雪留寒。偏助春華早。微增暮景寬。瓊瑤九城闕。玉帛萬衣冠。欲書甘泉會。他時盛暑看。

秋聲

高聲求求友。翩然辭谷中。那知改春序。又復到秋風。節物感歸燕。異聲嗟遠鴻。歸飛今正好。霜露脫梧桐。

涼衣露臥

風露清相襲。銀河落不流。澄輝亦終夕。爽氣特先秋。高臥自微尚。其煩嗟倦游。不眠計萬事。出處竟悠悠。

空釣得魚

持釣非有約。吾猶感丈人。何知引纖纖。忽復得鱗鱗。獨樂意適適。僅來情亦真。君看渭旁叟。八十老垂綸。

秋月

蟾光登碧輝。天色湛琉璃。市響新晴後。風和微燠時。杉松冷岑寂。樓殿黑參差。靜者非無趣。長吹遣所思。

月夜二首

月出浮雲盡。風生中夜清。星辰競搖動。河漢落虛明。老樹稀疎影。驚禽斷續聲。秋懷先已亂。蟋蟀更宵征。

涼月含秋色。江天復雨晴。風雲共明滅。河漢亦澄清。驚鶴時翻樹。悲笳遠過城。不眠看列宿。磊落背人傾。

送同年王殿丞知鄆縣

同日大梁客。共登青雲梯。逢時方屬馬。從政暫驅雞。萬水會東海。千巖開剡溪。遠游觀益壯。肯爲簿書迷。

風雨

園林自有主。風雨苦無情。密葉枝枝綠。飛花片片輕。眼看春不住。醉任酒頻傾。何處覓求友。時聞囀一聲。

送汝南張祕校及第後之官

從我陳蔡者。憐君不及門。青雲期自致。鳴鶴果孤羣。仕道半輪重。及親三釜尊。因聲謝汝士。爲喜月告存。

公是集 卷二十 五言律詩

二二一

戲皇府公

殘春亦無幾，初夜不須眠。翠幕深燈燭，河風引管絃。談諧玩茲世，醉倒忘吾年。不作方外趣，安知濠上賢。

度支蘇員外才翁挽歌二首

湖海青雲士，元龍如古人。草書到聖地，詞學泊天倫。岩落風流盡，平生意氣親。空存華屋處，寂寞已埃塵。愛客每傾蓋，傳家能象賢。猶多嫌白眼，自不廢青氈。此家大門以，收古書畫甚衆。至若尤備，吏隱如他日，郎酒遂幾年。人琴俱已矣，情至一潸然。

挽宋道中詞君召試學士院得尚書屯田員外郎

交游日零落，之子復云亡。常恨神鋒舊，端成中道傷。文章不用世，詞賦僅爲郎。名士如君輩，風流豈易忘。

吳侍郎挽詞二首

高第賢良策，朝廷擢李功。固疑多直諫，不得久居中。長嘯臨邊月，孤飛避遠鴻。盤桓周召際，重見二南風。公治河南，又治陝，所作詩甚多。

臨汝休車騎，治中愧後門。平生一傾蓋，談笑極忘言。契闊聲塵遠，差池歲月奔。匣中寶刀贈，知辱故交恩。

與黃丞丞下鄉

卜居先卜鄰，相望成相親。無復縹緲恨，况逢性情真。食薇亦自足，傾蓋不爲新。杖屨通阡陌，誰能離角巾。開祖關中兵備河東

敵兵絕常路，戍卒下河源。烽火飛孤口，旌旗積鴈門。和親同下策，薄伐本中原。誰斷匈奴臂，非無國士恩。

立冬後風雨

冷雨欲成雪，高風催過雲。流光隨袞袞，吹落共紛紛。此去天地閉，向來金石焚。數窮寧獨恨，四序欲平分。

別西掖手種小梧桐贈三閣老

亭亭高未足，玩玩意空深。頗似少陵叟，能留一院陰。幸今長勿翦，無用晚知音。莫作吳儂態，翻從蠶下尋。

西風

西風木葉下，遠想洞庭秋。物色催年老，天時助客愁。李衡千樹橘，張翰一漁舟。亦自人間樂，功名安足謀。

北風

北風動江海，飛雨濕清秋。蟬噪曾何急，猿啼不自愁。冥冥高葉下，莽莽亂雲浮。正復開人意，披襟百尺樓。

盜賊

村落鼓初起，城樓刁斗頻。畏塗深虎豹，行路入荆榛。故老人人怨，烽烟處處新。桃源容客棹，應意武陵春。

風雨

春光從此半，無復強淹留。風雨仍何急，鶯花各自愁。登臨非故土，搖落似清秋。物物驚人眼，應須與醉謀。

號陀石馬蹄硯

一岸蒼山石，遙憐巧匠心。能存辟雍法，宛是慶歸金。氣奪秋雲濕，光含墨海深。魚龍隨醉筆，變化出幽岑。

離鄂州至漢陽

小郡緣山腹，孤城關夕楓。蛟龍戲霧雨，鼓角亂西東。江漢浮南紀，秋冬擬結風。離騷楚人恨，過半夕陽中。

初冬

陽光轉南極，漸喜入吾廬。物色經霜後，雲容欲雪初。嚴風動枯槁，凜氣益蕭疎。何日陽春範，酒與冰下魚。

三月九日過正衙

去事駒過隙，此身江載萍。赤墀容再謁，清涕忽雙零。海鳥眩韶舞，天潢愁客星。平生鴻鶴志，獨有去冥冥。

病中辱聖從龍圖侍郎見訪聞便赴西州不及款曲偶成五言奉呈

衰病淹歲晚，分飛愁遠行。能回長者轍，因見故人情。後會知何地，相看疑此生。不爲習鑿齒，應作左丘明。

君章見過

衡門入秋草，幽獨得棲遲。車馬來何處，樵蘇不自期。書成玄尚白，衣敝素爲縑。予亦貧非病，君應信所爲。

鄰幾君章見過

兩君共羈旅，三徑肯淹留。秀色映涼月，清風生早秋。樵蘇亦不盡，樽酒自相酬。數然夜遂永，河漢西南流。

新燕

無奈春還老，祇看燕復來。凌風舞輕健，盡日語徘徊。久客宜相識，重簾爲爾開。畏人俱偶俗，出處免沈猜。

莊子曰：鳥其智乎？鸞鳳其長也，而鸞鳳人而鸞鳳，即燕矣。

嘲燕

非無鷹隼慮，自識主人歸。立語移曉日，翻飛試羽衣。江湖萬里闊，天地一身微。不作驚鷗別，何須強察機。

雨中出城行汝水上

東野宜獨往，此中如舊溪。好風涼送雨，流水碧涵堤。樹密扶行蓋，沙平印馬蹄。城樓隔雲霧，歸路欲全迷。

次韻奉和

少濯滄浪水，成君真隱高。虛舟念上下，樽酒寄遊遨。靜境愜外獎，緩歌忘我勞。興餘可逕返，落日麗平皋。

奉陪汎汝水作江休復補遺作附

汝穎日滔滔，巢由絕世高。風流雖絕代，舟楫共遊遨。雖樂榮回道，山川應接勞。幸陪觴末末，旌旆駐蘭皋。

西浦阻雨

黑雲連海面，急雨漲淮潮。稍稍州渚沒，昏昏城郭遙。畏塗仗忠信，高舉幸扶搖。不作圖南興，誰當慰寂寥。

黑雲

屯雲望如墨，萬里橫空浮。白日變玄夜，朱明成素秋。疾風動屋瓦，急雨落河流。俯仰駭神化，精微難與謀。

傷梅公異二首

已矣梅公異，鄉梓漫賈書。竟無楊得意，終失馬相如。道德生何負，心懷死不虛。新墳帝城外，贈淚猶沾裾。刻苦身常病，憂愁壽易侵。空令武子死，誰聽伯牙琴。寥落書盈篋，蕭條風滿林。惟應都下士，能記洛生吟。

傷胡二湘

知心不易得，此別定終天。自古皆有死，夫君獨少年。論文真已矣，揮涕默潸然。會有清琴在，祇應永絕絃。

公是集卷二十一

五言律詩

閨雨

膚寸無時合，昭回此夜逢。春秋還閨雨，郡國共憂農。詞欲隨風伯，書將詰亂龍。王_九書有亂龍一篇，關西兵稅急，懼失萬餘鍾。

寄江東弟兄二首

分手如昨日，清秋獨異鄉。長年悲落木，短髮怯初涼。歸燕自有道，幽蘭誰爲芳。裁書寄鴻雁，相與訪滄浪。卻歸與人絕，悲秋驚歲徂。山川舉俗異，宇宙此身孤。弔影臨清月，書空向暝烏。懷歸屬吾黨，浮海待乘桴。

薦福寺竹亭

茲亭四時好，秀色映長松。靜境非千畝，幽人如素封。吹簫偏洗耳，暑盞亦成冬。暫到還忘返，心知叔夜慵。

觀陝西園二首

險固非天意，承平怪主憂。三年勞將帥，萬里問旂裘。尙記安西道，空悲定遠侯。大河知所向，日夜正東流。憶昨傳消息，羌來渭水旁。信知秦地險，未覺漢兵強。青海通西域，長城起朔方。分明見地里，悵望隔要荒。

送張六

將漕煩明府，東遊慰越吟。斷冰難楚水，乘興即山陰。晉書云：飲徑走馬去，去陶嘉月。悠悠見子吟，因君倚城闕。送目亂愁心。

送楊備

著書非白首，待詔已公車。試吏何用喜，慰親聊自如。還從近關出，稍與京塵疎。豈謂三年久，君方就子虛。君著書篇上之，有詔須此任，請召試。

送范質之

范叔貧如此，誰當與敝袍。哀歌因牛角，異味笑鄉豪。相得空長歎，徒歸欲二毛。多慙訪夷節，無以慰滔滔。

送隱直

久客意無賴，送歸私自憐。悠悠想行路，苒苒背流年。雪過兔園少，春歸楚澤偏。君應解冠冕，笑傲辟人賢。

送衛州賈雲卿

淇奧文雅地，相門英妙才。春風萬人喜，郡城千騎來。嘯傲憐風響，歌傳松柏哀。懷賢復訪古，處處爲徘徊。

送史館齊學士知荆南唐相映之孫有權文公行修國史制書在

間代唐丞相，當時太史公。白麻存舊物，青簡見遺風。鳴玉蓬丘峻，尊城楚澤雄。由來稽古力，肯效一經窮。

近無西事消息

此心除國難，安得惜前籌。未報將軍捷，空增壯士憂。誰能占太白，試爲上高樓。自恐匣中劍，精光犯斗牛。

細雨

細雨春城暗，空郊草色微。曉雲朝復暮，沙燕語還飛。柳帶柔堪結，梅香冷漸稀。旅遊時畏失，數醉得忘歸。

小雨四首

微風載雲起，好雨與風俱。暝色經時合，涼聲入夜疎。炎蒸暫灑掃，天事有驅除。倦客倚危枕，明燈照舊書。決瀉輕雲濕，飄飄畫雨來。稍霽飛絮重，就過柳花開。江面春陰闊，天涯暮色催。郢中詞客意，最識楚王臺。漠漠雲垂柱，蕭蕭雨過城。不時變炎景，竟日度秋聲。灑灑林光淨，歸飛燕羽輕。野夫學爲圃，因欲事躬耕。春城頻過雨，一望一增新。欲曉雲成錦，初晴草似茵。和聲散喧息，芳意屬游人。向晚車馬息，東風吹暗塵。

喜從兄自京回

曾作東都賦，無人與共論。欣逢京聲客，仍是鶴鶴原。耳接天韶盛，塵棲素袂昏。秋風江海上，歸夢入夷門。

秋晴西樓

清風卷氛翳，廣野露秋毫。木落山覺瘦，雨晴天似高。開樽置樽酒，看月湧江濤。高臥淹湖海，非關氣獨豪。

春日樓上二首

春流抱城郭，暖色媚樓臺。麥秀開雉雉，鵲鳴知雨來。浮煙著垂柳，晴雪落新梅。此地春愁闊，無人共一杯。鰲魚依暖景，歸雁逐輕風。隔水麥苗綠，入簷花萼紅。郊原共鬱鬱，雲日故融融。醉眼傷千里，非關江上楓。

醉後

舉眼醉向晚，甘心醒似狂。形骸隨醖醖，談笑助軒昂。舞袖翻宜窄，歌聲不厭長。高城清明月，風景正虛涼。

樹陰偶坐

朝陽送微暖，晴窗入寒空。負喧春盎盎，探策樂融融。松下坐忘返，樹端遙見紅。喟然感時節，舉酒屬鄰翁。

春陰

江上浮雲聚，城中暮景兼。東風酒味溢，小雨客愁添。寒色端侵牖，斜陽不滿簾。滯留成楚老，卑濕意無嫌。

雨後小亭

疎雨纔能潤，微風未肯涼。低松無限碧，白芷可憐香。歸榻從高臥，歸禽不亂行。悠悠對老圃，幾與爾俱忘。

同伯鎮寄贈北都定雅禪師

逍遙方外禪，冥坐不知年。合抱平生柏，成區社長蓮。公卿盡隨喜，語默兩忘筌。聞有時三百，無由一一宣。

伯鎮云：自丞相許公許公以來，贈師詩者三百餘首矣。

夜坐因讀隱直書寄之

祖歲曾何急，清宵不復長。蹉跎問甲子，愁寂看燈光。峽雨蕭蕭冷，江雲澹澹黃。殷勤故人別，容易二年強。

和孫監丞送書生南游

歷國向七十，滔滔何日還。輕囊一劍在，壯節二毛斑。浮俗風波裏，高情天地間。滯留多憶見，送遠愧登山。

夏寒是時湖北地大震河溢六塔

冥冥梅送雨，慘慘麥迎秋。四月應徂暑，南方復重裘。嵐嶂搖地軸，滄海漲河流。天事無端錯，民生若許愁。

同黃子溫小寒

陰老疑龍戰，風高怯海飛。枯蓬不自息，歸鳥競相依。時節驚流水，生涯託瑣扉。哀歌向妻子，吾道亦牛衣。

晨至西陽池示同行

風定水逾靜，雨收天倍高。分明寫水鑑，深淺露秋毫。車馬情頗厭，山林心正勞。觀魚近至樂，相與更臨濠。

又過西陽池

役役輕日月，回回分簿書。悵然而止水，樂矣羨游魚。鷗鳥迎遊客，江湖興起予。顧邀二三子，退食未宜疎。

送信陽舒使君

聞名自夙昔，已作舊相知。傾蓋成邂逅，如何還別離。軍聲咽鼓角，行色滿旌麾。莫怪樽前醉，親鄰心所期。

送南僊守黃中允

十年幕中客，萬里海南州。命服仍朱紱，夸鄉未白頭。山城時晝黑，嶺水或西流。問道林多桂，王孫莫自留。

和閻工部新作西齋

逍遙不期遠，趣足外羈塵。誰謂特竿客，翻同高臥人。江蘆煙葉重，巖菊露香勻。愛惜凌寒意，留歡過小春。

次韻王寺丞北城

專城空歲月，報國愧纓毫。幸及農功暇，初成壁壘高。飛聲鄰壤壤，紫帶錦魚鱗。與聽與人誦，無令板築勞。

同年陳君制策高第改佐著作東還餘杭作五言送行兼寄遠猷閣老使君二兄

江海一遠別，見君金馬門。先鳴二三子，強著五千言。同年所對語，凡五千餘言。清望開中祿，英辭動至尊。冀賢受上賞，時論重西垣。同年本庶獄所屬。

與慶池送客

紅蕖千頃合，碧樹百年藤。長日宜沿泝，清風破鬱蒸。別離情易惡，衰老醉那能。還望邯鄲道，悲歌不自勝。

立春日齋祠畢還過金明池寄永叔

宿雨原野潤，朝雲宮殿明。東風未半日，佳氣滿重城。渙渙泉披凍，欣欣木向榮。江頭景如此，公起探春晴。

送次子敏歸河陰

表裏山河險，威靈廣武間。仕貧事自佚，待次復空還。壽酒千秋祝，兒衣五綵斑。人生此樂少，何事慘離顏。

泛舟

溪流向人急，野色背人偏。輕浪仍堪鑑，虛舟不費牽。柳長勤拂面，鷗戲巧隨船。曲與終難盡，禽魚莫問然。

是日先飲歐公道遠漢之樂

九日對酒二首

慘慘霜天迥，紛紛風葉黃。須傾一樽酒，少浣九回腸。世事渾無定，秋容每自傷。登高何必賦，會使鬢毛蒼。

對酒憶歐臣二首

舉酒惜春盡，緩歌傷別離。江山空發興，難奈若爲期。醉起疑千日，愁來獨五噫。驛橋驛旅客，惆悵不同時。

春日懷吾子，鬆遊各異方。況逢青眼絕，早識白眉良。樹遠相思老，江回去路長。感時惟向寐，終日醉無妨。

汝陰送揚州通判廣陵高祕丞

朱轡垂綵旌，千里下揚州。本郡榮何甚，治中望最優。高人孫綽貴，節婦孟光尤。問俗應賓禮，清風遠鎮浮。

郡人孫處正之高才不仕及重婦孟氏有賢德寓居城中

新作小橋

幽池舊徒涉，春漲得新橋。自恨濟川小，欣忘渡水遙。中流橫錦繡，別徑會漁樵。更愛憑欄處，東風柳萬條。

五月十一日早行是日風寒如八九月

晨興事朝謁，星漢已闌干。雲薄露猶濕，風高天正寒。塵衣先改素，蓬鬢強彈冠。與在江湖永，空歌行路難。

月夜獨飲

霜落月更白，雲開天正青。捲簾邀玉兔，引酒勸天星。起舞憑欄處，高歌願共聽。春宵誰謂短，疊疊適添明。

雨中贈徐監簿

明開雲影移，蕭瑟雨聲涼。遠林寒起霧，清簾潤浮霜。小隱交遊絕，微吟杖履妨。奕茲還復几，幽趣亦難忘。

寄和弟

鵲鵲飛砌下，廣莫起寒風。感物念游子，賦詩同召公。楚歌還落木，淮月更虛弓。歸旅傷離別，如何歲亦窮。

九日寄因甫

遙想登高處，姑蘇秋草多。那無萬古恨，少作五噫歌。野菊蕭蕭晚，江鴻疊疊過。尺書不可託，送目奈愁何。

九日登城北門送孫許州

紅葉迎霜限，高樓近日暄。送歸仍舊節，極望正平原。容易風吹帽，殷勤菊滿樽。豈嫌徑先醉，當識別銷魂。

九日時保州軍亂殺守尉河北豐州大夏蓋未平關中訪秋

采采黃花菊，飄飄閭闔風。醉從紗帽落，興與古人同。北岳烽烟隔，甘泉候騎通。悲歌傷遠目，不獨爲青楓。

薇花

宮中萬年樹，天上紫微垣。此地飛塵隔，經時絳雪翻。幽香通複閣，密影半層軒。已後陽春節，無辭白露繁。

懷襄陽郭戶曹

遠身適荆楚，苦操寄書題。他日相思甚，終年引望迷。銷憂峴山醉，招隱鹿門棲。勿以徒勞故，全家自此攜。

竹西亭送二十六弟赴定州去年三月亦于此相別即崑崙關之陽

山中招隱地，江上未歸人。那可連年別，俱逢欲暮春。亂飛驚鷺友，北向隔辭賓。自覺雙蓬鬢，蕭蕭日更新。

送和弟通判陝府

丹戟雙枝綬，朱轡左轡輪。平生固自負，歸去亦榮親。美俗餘分陝，悲歌激在陳。別離俱未易，因目二毛新。

子與和今年曾三十餘歲

蕭山舍弟將發南都時候之

聞道雙飛鳥，看來萬里流。傳聲淮口渡，審候越溪船。霜蟹人人得，春醪處處浮。養貧差不惡，須汝共銷憂。

春晴小園偶步

弱弱纖纖柳，朱朱白白花。春風最無賴，客鬢亦空華。草色雨深徑，泉聲落淺沙。江楓千里思，醉眼向天涯。

寄鹽城舍弟得書書歲大稔兼求作夫子廟記

海邑近鹽桃，銅車肯許勞。公田都種秫，霜蟹屢持螯。宮廟比洙泗，弦歌通豫曹。想多記石柱，非復笑牛刀。

蟻嗣

擾擾嗟何急，營營若有侵。由來穴知雨，非爾早爲霖。王霸強并弱，興亡古到今。願君推達觀，安得異機心。

酒後登清風亭

清笳轉不極，碧水望偏多。醺酒春先醉，晴陽晚更和。起提如意舞，自擊唾壺歌。芳樹知多少，春游奈汝何。

同持國過江上新作池亭三首

架樹因高柳，疏泉激淺沙。登臨容展席，游汎足浮槎。露盤涵鴈鴨，冰盤餽美瓜。愛君難興盡，未醉惜還家。

藟藟千枝發，油油五月秋。香繁初過雨，影密欲藏舟。魚躍知琴樂，鴈飛爲客留。江湖未成往，愧此意悠悠。

寄鳳翔舍弟

東隱由來事，郊居故自宜。池臺隨意定，泉石象天爲。珍樹移時語，清風竟日華。市朝情久厭，野老不相疑。

早悟出處際

早悟出處際，同歸歸旅間。從軍差復樂，捧檄莫思還。百仞礪溪水，千巖大白山。異時曾想見，乘興輒躋攀。

俞氏甥及第後赴壽春尉別

爾門大父行，俱是雲霄人。諸孫自駿骨，高第復青春。試吏小山下，還家芳桂新。當成我宅相，寧肯滯埃塵。

勸耕亭晚望田家作

田廬非一處，微徑自相通。日下耕釣息，林邊言笑同。此雖人間俗，獨有方外風。吾亦舉婚嫁，還從擊壤翁。

危樓

尚有危樓在，猶傳羽鶴歸。悲歌城郭是，故老姓名非。積水浮天宇，孤雲遶翠微。遠遊悲世俗，思見菊花衣。

四望樓二首

白露參差晚，丹楓點染深。高樓延遠恨，嘶馬動歸心。留客小山桂，愁人思婦砧。鶯鶯稍欲集，鵲鵲倒城陰。

展步乘幽興，登臨當遠遊。涼軒不用扇，高樹自知秋。月出潮聲湧，雲生岳色浮。旅懷難易失，無奈角聲愁。

中元雨後招兩弟

積水吾山溢，輕風汝嶺秋。微涼禁暑酒，清唱發齊謳。小雨何須急，高雲更肯留。知公興不淺，能醉月邊樓。

小雨朝歸東軒

小雨車馬息，微風樓戶虛。塵埃頃頃掃，蠅蚋一驅除。高枕華胥夢，忘言藏室書。不知吾喪我，安更問其餘。

雨中北軒

草樹朱明晚，雲霓白日頹。幽居誰與適，山鳥獨無猜。畫簾危將墜，衰花冷自開。秋光殊不意，頓入眼前來。

西郊候客

西郊逢故人，傾蓋暫相親。車馬有行色，衣裳棲洛塵。問筇出冉仲，詢道自峨岷。卻話別時意，悠然已四春。

中秋月謝飲會

清秋望不極，涼月夜還新。河漢初無際，山川共絕塵。舉盃光可挹，起舞影相親。此興何曾淺，風流憶古人。

獨行

南山半雲雨，天氣雜陰寒。野興宜獨往，春愁無定端。鳥聲來靜聽，柳色入遙看。卻謝芳樽酒，悠悠誰與歡。

石少傅致仕

獨持子房計，欲伴赤松仙。猶行少傅事，更覺大夫賢。雖受以少傅老，數者曰賢哉。二大夫，詔策容就問，子孫隨拜前。願嫌越相國，遠汎五湖船。

望沙樓爲高氏作

朱軒映粉堞，遙出夕陽中。雲雨通巫峽，江山入楚宮。登臨餘壯觀，瀟灑向雄風。萬事隨陵谷，滔滔水向東。

楊子寺送查獻閣老去年四月某別查獻于京師到今週期年矣

一年再遠別。塵世令人嗟。況復江湖永。空驚髮髮華。青山浮海上。遠水即天涯。出處俱萍汎。懸知後會賒。

出山自檀州東北入山到觀音閣出山凡八程

萬里直東西。連峯隱朔陲。氣纏冰雪慘。險極鬼神爲。僞仄單車度。盤桓壯士悲。今朝識天意。正欲限華夷。

陰山

陰山天下險。鳥道上穢層。抱石千年樹。懸崖萬丈冰。懸歌愁倚劍。側步怯扶繩。更覺長安遠。朝光午未升。

占晴三首

小雨何曾濕。輕雲苦易開。蛟龍自照沫。江漢欲飛埃。碧草寒仍短。喧禽去不回。楚山長對日。未信有陽臺。

白日麗江上。初晴風景饒。春愁來集眼。暖氣起連宵。曠野蒼茫合。飢鷹上下驅。長亭送行處。稍復柳垂條。

巫峽空多雨。江南自有春。幾排寒色早。晴發歲華新。地暖仍餘濕。風和欲起塵。驚傷千里目。已復覺愁人。

登揚州城北門予昔侍親寓居此城下驛舍十八年矣怡然感動

昔釣城下水。今來十八年。居人幾能在。里巷獨依然。手種成喬木。躬耕有廢田。悲歌顧千騎。不覺涕淪漣。

有懷北歸寄張四和弟

安得生羽翼。超然成遠遊。探嘗下禹穴。問禮過東周。賢聖有遺迹。江山俱早秋。西風日夜急。無事獨淹留。

金山寺

水面塵土少。山頭炎景微。蛟龍能護法。魚鳥各忘機。山有龍穴及山食巨龍之屬皆屬空寂見佛事幽閑

滯客歸。蓬萊似咫尺。擬縱海帆飛。

送張介歸山中

君歸湖上山。寄傲白雲間。巖樹定未改。春條應可攀。曾隨太守寓。近揖上公還。知子不貪貴。令人思閉關。

寒鴉

天漕北風厲。日落亂鴉栖。望遠影如疊。聽長聲漸低。月中驚不定。城上暗仍啼。出處乘朝夕。應無失旦迷。

舍弟及楊十七尊兄同年登科賀文

紫禁過從密。青雲步武通。文章一朝盛。兄弟兩家同。結綬輕蕭育。忘年似孔融。相看各相喜。安得恨途窮。

冬暖

南服已卑溫。隆冬方晏溫。夏蟲輕火伏。葛屨易霜繁。誰復謀吹律。吾真笑負喧。爰居或避地。亦慰異鄉魂。

山暖柳河館

通谷近中原。初陽生舊年。欣欣林動色。漠漠野浮烟。鳴雉飛朝日。新芽發暖泉。東風攝人意。車馬亦翩翩。

公是集卷二十二

五言律詩

銅陵阻風

驚浪乘風疾。浮雲映水低。卷帆高臥熱。看鷁退飛迷。山遠微分樹。村深略辨雞。兼葭染客恨。極望正萋萋。

燈蛾

玄蟬無所營。風露正淒清。執轡機何密。當車勇自輕。將迷黃雀患。已變玉琴聲。得喪還相召。南華所以驚。

雨中入省

簡書無暇日。風雨送殘秋。車馬常侵旦。泥塗空自愁。平生本迂拙。歲暮強淹留。會將投劾去。偃息謝交游。

旅居雨中

塵埃厭淒淒。風雨爲驅除。稍稍煩襟盡。蕭蕭秋氣初。堪憂忘陋巷。匡坐讀羣書。半夜梁山操。悲歌問起予。

雨中

蕭蕭過軒雨。物色送春歸。樹綠初成蓋。垣青半長衣。吟懷空擾擾。愁思動依依。想似江南景。草長鶯亂飛。

北隱聞雨

澄雲霽棟宇，危葉墮霜枝。忽忽時空晚，蕭蕭坐自悲。竟無高枕興，還有閉關宜。生事安蓬壺，商歌恣所爲。

送因甫宰湘鄉

相思恨不見，今子去長沙。幸有國百里，可憐天一涯。春風洞庭水，殊俗楚人家。回首傷卑濕，知君髮易華。

挽仁宗皇帝歌四首

漢恩隆四世，商祚盛三宗。與子孫能繼，寧民戶可封。歸疑歷代，鼎就莫攀龍。廟樂兼韶武，應傳盛德容。

太一齋居

適野性所喜，采真今更諧。地偏塵土少，人靜井泉甘。長日眠高枕，微風洒半酣。從來天尺五，信有此城南。

城南晚歸

高秋變搖落，遠水露澄明。飛鳥江中墮，孤帆木末征。逆風吹帽側，疎雨逐雲行。興盡聊當反，塗窮眼自驚。

獨酌憶和甫

開樽一杯酒，獨酌醉無言。明蟾不可駐，流水自東奔。野犬迎虛吠，舟人爭渡喧。恨然此時意，不醉已消魂。

履冰

昔聞小曼戒，今踐薄冰行。滴水怒愁裂，寒松蟻足驚。遲遲但覺遠，戰戰尚思輕。誰斷狐疑志，窮源更北征。

燒殘樹

古樹荒祠側，他年雷震餘。蛟龍從此逝，蟻蟻至今居。錯節摧犀甲，燒痕盡漆書。會君訪要路，終勝斷溝渠。

雙樹

吾廬雙好樹，簇簇近浮烟。急雨仍堪倚，斜陽不厭眠。山童勤掃葉，稚子莫驚蟬。俗態輕幽寂，柴門賴素偏。

題巷北桃花

深巷山桃樹，無人亦自芳。青苔何限地，紅萼可憐香。俗眼輕幽僻，陰天逼黯陽。殷勤謀一醉，容易送春光。

杜祁公挽詞二首

天下蒼生望，朝端百辟師。辭榮如棄履，得道去乘箕。無復臨雍問，空餘罷市悲。會書廊廟語，世世奉蕭規。

送人之洛

蓬人問嵩少，千里駕征軒。倦馬夜未寢，鳴蟬秋尚煩。風煙新洛邑，冠蓋上東門。合有西賓問，歸時許共論。

聖俞墜馬傷臂以其好言兵調之

知兵心自許，見謂百夫雄。上馬常慷慨，墮車事困窮。誠非代大匠，疑欲作三公。匹似陳湯病，猶成絕域功。

烽火王午歲自關中河北至青州告假之于是烽火通齊秦矣

齊秦誰謂遠，烽火自相通。消息雄雄國，關防百二同。流光下滄海，飛焰避驚鴻。不及承平日，空悲垂白翁。

得貢甫集縣書云阻風

別離常作惡，衰老異他時。望望風波苦，悠悠兒女悲。江空人迹絕，天迥鳥飛遲。若復無雙鯉，何由慰我思。

隱書先祖賜書法帖甚多

藏書不滿萬，幽憂亦時除。上有朝廷副，多從秦漢餘。山川迷禹穴，雲海隔崑墟。持此貽清白，歸爲林下居。

邵少卿挽詞二首

湖海青雲器，朝廷白首郎。蹉跎過已晚，零落意仍傷。展旌行臺節，頻腰太守章。東南滿遺愛，不獨一桐鄉。

鎮道觀察留後贈侍中李君挽詞

築壇辭將鉞，分土繼緇衣。忌滿名猶誤，宜年報尚非。雕鴻哀斷續，埋玉想光輝。冥漠金貂贈，空看南浦歸。

侍讀右承旨尚書李公挽詞

扶陽詩禮學，世世有知名。玉樹芳榮早，金華地望清。川沈終合劍，風折欲分荆。蕭瑟烏衣巷，偏傷道路情。

再見蔡卒往桂陽二首

古亦苗民患，今仍禁旅過。妖氛半翼軫，殺氣覆山河。御史暴公子，將軍馬伏波。不應淹日月，頻獻凱旋歌。

丁右丞挽詞二首

再歷三公府，終崇萬乘師。優游適臣表，簡淡古人爲。愛士常推轂，傳家不遺危。平生赤松願，猶復白駒悲。

國瑞

司籍歸良史，調羹待一錢。遂聞麟掩袂，猶缺鳳來儀。絕筆流風在，遺音後世知。春原國人送，黃鳥寄哀詩。

暮角

戍聞戎馬入，輒有國瑞詩。多學非吾責，亡民痛爾爲。請纓懸肉食，無敵怪王師。聞道臨洮野，天陰戰骨悲。

題天池館二首

落日孤城閉，高風暮角愁。邊聲亂歸馬，物色向新秋。尚有單于怨，仍傳出塞憂。時平翻感激，不語看層樓。

自長平至陳州河水絕清

誰人畫素屏，中座對滄溟。雲氣隨蛟蜃，波濤湧戶庭。風高鵬解羽，天近客浮星。會有湯湯意，無辜亦自聽。

金山館

清川百里餘，淨練照空虛。落日金波滿，微風露氣舒。憂心看白石，明目數游魚。洗耳非吾事，茲身與世疎。

出塞二千里，荒亭無四鄰。食鳥飢攫肉，狡兔急投人。短短西隅日，冥冥北路塵。腰間丈二組，空愧漢廷臣。

燕燒堂雨夜，偃几作。短夜催微月，流雲濕太清。蕭蕭鳴竹雨，颼颼舞松風。形影明燈裏，秋懷隱几中。吾衰儘未甚，正復夢周公。

春曉。芳菲不少住，白日定空長。庭樹暗新綠，春衣生晚涼。悠悠向時節，細細到壺觴。誰使風前絮，來參醉後狂。

鐵漿館。稍出盧龍塞，回看萬壑青。曠原開磧口，別道入松亭。此館以磨礱，山溪深險，以石磨礱，升，稍平衍，漸近礱矣。別一道自松亭關入幽州，甚徑易，故常不使使漢知。敵馬塞隨草，奚車夕戴星，漢人以車礱爲生，晝夜移徙，忽悲田子泰，寂寞向千齡。

涼雨。曉雨蕭蕭急，秋陰處處高。風雲愁宇宙，淮海怒波濤。貧有匣中劍，飢餘井上桃。誰能散積悶，萬里度鴻毛。

風雨寄張野人。天地初開泰，雲雷未厭屯。泥深長閉戶，謀拙苦憂貧。狼藉千株雪，空亡一半春。仍愁三徑裏，草色斷幽人。

孤壘二首。孤壘散新觀，層軒臨暮霞。分明魚意樂，徙倚客愁賒。遠近見百里，高低有萬家。春風甚不遠，更種滿城花。

落日含古意，高臺多遠心。魚龍潛凍水，蟋蟀有哀音。江漢南浮遠，關山北望深。張衡四愁意，歷歷起登臨。

連日西南風戲作。連日風且塵，端居笑不黔。西南人殆絕，甲子雨還兼。巫峽雲屢起，洞庭波正添。誰能誅屏翳，試使後飛廉。

雨中送致入京兼呈諸親舊。江外五年別，齋中三日留。何能慰衰疾，正足亂羈愁。澤國瓜時雨，淮山桂樹秋。思歸欲招隱，一一謝交遊。

對雪。朔雪似迎春，霏霏散玉塵。稍看人迹絕，坐對物華新。地暖消還疾，風高舞正頻。郊扉聊自臥，誤怪洛城人。

對雪憶隱直。漸漸度懸竹，紛紛綴館梅。怕消愁寂裏，看舞愛徘徊。事和思吾友，相望共酒杯。時披白鶴氅，西北上高臺。

八月十六日夜月。不減冰輪滿，微增玉漏長。過雲收薄潤，重露濕清光。歷歷素娥影，菲菲丹桂芳。枯槎客客載，醉過羽人傍。

秋霽望月。明蟾此夜新，佇立爽精神。幾夕隔霖雨，相看如故人。風生疑折桂，雲過欲埋輪。應有關山客，長歌淚滿巾。

送張器著作

昔年聞子虛，上國重相如。老厭諸侯客，晚陪東觀書。絃歌魯儒習，風俗楚人餘。感激青雲氣，功名亦未疎。

江行寄隱直。自念復遠適，與君仍解纜。天文轉首尾，地勢陝東西。江漢饒風雨，關山盛鼓鼙。離憂各易老，秋意欲悽悽。

新梅寄春卿給事。但歲嗟無奈，新花笑自如。雪魂消去未，春色復歸初。欲折意空遠，少留香有餘。一枝寄驛使，浪語故愁予。

無冬。漂泊愁多病，差池歲復闌。老驚時月疾，貧畏雪霜寒。外物關身足，空堂寓膝寬。敢希王佐略，聊取一枝安。

春日小園憶張六。不見張公子，春遊分寂寥。獨行愁楚澤，何處榜吳橋。芳樹皆宜笑，垂楊總細腰。一樽成強醉，四望欲魂銷。

雪後遊小園。園林過新雪，草木散芳華。物色皆疑似，春歸亦有涯。遲泥生沮洳，凍乳滴橫柯。所適從吾樂，淹留見暮霞。

納涼明教臺呈太守。楊移隨樹影，杯側見山岑。白鳥渴求水，玄蟬清噪林。道書無近語，天籟有遺音。向北新開運，行苔過竹陰。

臨澗亭寄章下親舊。雲魚山迤邐，北有盤尼山。又有魚山，濟汶水交流，信美終非土。思鄉更倚樓，露滋黃菊晚。風起白雲秋，長嘯潯潭上，誰憐公子車。

丁酉五月郭守恩戰歿武職走入壁守恩勇將有智略。敵兵得漢巧，五月戰西河。壯士平原死，孤城殺氣多。猶聞疏勒守，無復魯陽戈。不反東流水，滔滔奈爾何。

聞舅氏以秘書監致政謹獻拙詩爲賀。今日王朝士，多稱賢大夫。恩榮隨几杖，官職上蓬壺。行路歎或泣，都城畫有圖。他時辟雍問，佇史記評謨。

得和書自越入京時寓商正。遙想行舟處，春江花正繁。殊方更回首，不語獨銷魂。暮和愁鄂客，雅游思兔園。吾能事應聘，見爾大梁門。

送杜橫州。小郡橫山外，居民半島夷。路偏逢客少，地濕見秋遲。銅鼓侵城角，蠻旌接使麾。平生聞義勇，好祭伏波祠。

送余江州。潮汐通城下，東南仍上游。懷章趨使道，疊鼓送華舟。卷旆騰華急，落帆江漢秋。心知戀魏闕，頻上庾家樓。

冬至即事。南極日差永，幽人喜不勝。陽生漸墮鬱，陰老尚嚴陵。風解吳山雪，江流蜀地冰。衝寒驅乘興，屢屢過鄰僧。

晏公挽詞三首。公是集 卷二十二 五言律詩

望苑收其舊，嚴廊奉德音。功如四支重，化以二南深。安仰堅維石，能傳賴碎金。浮雲送哀挽，慘澹更爲霖。簡易能容士，精誠樂與賢。如何五湖尚，非復亦松年。几几空遺局，悠悠不問天。獨應春轡相，令望故依然。衰藪三司舊，箱箱一品榮。獨傷去國意，仍以撫封行。落日白駒影，空林黃鳥聲。公歸那復復，悽愴國人情。

鄰幾挽詞二首 其叔爲之主

那知一樽酒，流涕寢門前。非復平生日，空看東逝川。詩書遺素業，山水闕空弦。人物陳留古，當憑蒼舊傳。忘年一傾蓋，適意兩虛舟。老去翻相失，人生固若浮。蕭條蒿里館，零落竹林游。知與不知者，同時俱涕流。

聖俞挽詞

孤官衆人後，空名三十年。交游一時絕，詩筆四方傳。歸旌江湖水，歲暮日月邊。應封史通子，他日慰窮泉。聖俞預修書，書成未上而亡。讀者歎其子官，以追隨之。

洗竹

舍側高竿綠，蕭蕭終歲佳。翠深疑麝麝，根老畏龍蛇。剪剔扶霜節，分張及馬蹄。世無嵇阮輩，竟負野人家。

爆竹

節物隨時俗，端疑見旅情。土風猶記楚，辭賦謾譏僇。烈火琅玕碎，深堂霹靂鳴。但令休鬼瞰，非敢願高明。

歲暮憶隱直

歲窮浩長歎，心事如波瀾。高臥老將至，相思天正寒。浮雲紛霰雪，陋巷獨瓢簞。裹飯非無意，悠悠行路難。

雪中與長文景仁會西園

梁山風與雪，蕭瑟自嶢嶢。誤逐滄浪叟，飛來白玉京。屯雲紫微閣，疊壁九重城。更挹浮丘袂，端令俗眼驚。

梅

澤國春還早，山梅臘競花。繽紛迷雪意，浩蕩遍年華。驛使紅塵遠，江風短日斜。芳菲恐易失，愁思亂悲笳。

立春日雪中遊豪谷

水解泉應動，雲寒雪更飛。谷中知律變，林下覺春歸。風物如游蜀，衣冠似浴沂。瑤林與碧樹，處處競芳菲。

墨竹

尋游念此君，子墨慰幽人。酒落不經思，蒼筤如出塵。交加月下影，濃澹霧中筠。試作吳山想，蕭蕭意亦真。

夕陽

過雨風景好，斜陽林下明。倦游宜几杖，卻掃稱柴荆。宿蝶依花靜，歸禽觸葉驚。逍遙共茲世，聊復得吾生。

寄題歙州流金池

公子愛客意，高山流水間。清波無斷續，翠壁自週還。野興四時得，棠陰終日閒。何當竹林賞，醉耳聽潺湲。

答張給事途中微雪見寄四韻

空行萬里塞，不見六花飛。自北庭回，三十餘程，未嘗見雪。今日傳清唱，端來點客衣。度關迷馬色，拂樹散春暉。不減山陰興，從軍中夜歸。

雪後

飛塵暫消滅，春意亦冲融。野水涓涓綠，林梢靡靡紅。躍魚輕泮凍，鳴鶴舞和風。出處驚時節，悠悠看歲窮。

古北口對月

萬古關山月，遙憐此夜看。蛾眉空自媚，蠶柱不勝寒。他日刀頭問，何時客影安。因之千里夢，共下白雲端。

新月

花外驚新月，春殘復滿弓。餘香輕墜露，疎影細含風。火禁通方俗，年華思老翁。清光堪半夜，稍醉玉堂空。

雪後病愈至射堂作

病失千峯雪，晴開萬景新。鷹飛天欲暖，風起野無塵。弱柳悲羌笛，辛夷思楚人。攀條復顧影，頗似去年春。

目疾呈深甫

久思廢耳目，乃復因觀瞻。默坐俱憑几，幽居長下簾。玄黃迷宇宙，明晦錯烏蟬。萬事形骸外，人將不汝嫌。

新晴二首

雨餘春更好，日出望還新。喧鳥啼驚客，林花笑向人。年華如過馬，世事劇飛塵。置酒陶嘉月，滔滔醉任真。

薄雲開早景，宿潤減飛塵。好在松筠色，依然鳥雀馴。避人深卻掃，炙背暖生春。未得獻天子，潛書報近鄰。

秦淮對月

舊熱秦淮水，今浮萬里船。沈寥明月夜，淡泊始秋天。靜境他時絕，清光度曉圓。無人漫詠史，回首憶先賢。

晚泊對月

川光晚都白，岸色遠全青。明月隨孤劍，浮槎送客星。南飛鶴擾擾，北顧鷺冥冥。誰謂悲歌短，能吟酒易醒。

欲雪寄賈甫

欲雪天地閉，積雲江海昏。著書成寂寞，玩歲覺崩奔。鴻雁自嘯侶，鷓鴣常在原。離憂紛滿眼，浪作種庭萱。

初雪

三日風振海，中宵雪覆城。已看秋落漢，更逼歲嶢嶢。原隰龍沙積，樓臺白玉京。知誰錯吹律，物物驟堪驚。

殘雪

積素不可卷，潛陽方未蘇。勁風吹強起，明月照全無。封蟄龍蛇病，傷根竹柏枯。誰能開白日，后土正泥塗。

望雪山

朔風何處雪，徑度江南山。半出青天外，猶臨庭戶間。崔嵬海潮湧，澎湃暮雲還。壯觀成人意，長謠如可攀。

戲賈段生

驢騎門下士，蹉跎已白頭。知人家監牒，彈劍起吹愁。忽逐休儒飽，遙聞祿仕優。還鄉問耆舊，當憶負薪驅。

生本會稽人，娶上國居李師門下十年，得官。

舊書復道平臺彌百里，鄒陽何處曳長裾。

伯父挽詞

四十寶與七十歸，清風遠與古人稀。未如彭祖猶爲夭，頗似桐鄉得所依。大鑒在京師，伯父嘗爲長洲尉。奈何路可能奔遠日，此生無復待烏衣。故尋庭樹丁寧誨，東望吳門涕自揮。

城下種竹今春極有佳筍

環城密篠森槐柳，春筍新成幾萬竿。池上龍蛇驚蟄起，軍中矛戟繞營看。烏啼窈窕千重碧，風過蕭蕭五月寒。緩帶輕裘容自暇，屢茶多向此林端。

四月見梅花作

臘前芳樹暑前開，笑憶周南標有梅。玉色還如雪中見，天香不減嶺頭來。黃鸝未識休頻顧，粉蝶初逢亦自猜。應與靈芝競三秀，碧城瑤閣隔塵埃。

寄慶州子華侍讀諫議近有書道舊

禁中頗牧去臨戎，屬國歸來敵壘空。聞道詩書今絕幕，復看天馬亦從東。醉傾床酒留邊月，歌倚鵲聲舞朔風。猶憶平生歡一笑，莫忘書札寄賓鴻。去年慶州討賊有功，近西人上書乞六經入道，使大市邊馬放并及。

姚家寨道中逢李諫議

蕭蕭歸騎歷崔嵬，一見塵中耳目開。授玉同爲萬里使，望雲先識二星回。北荒鵬翼南溟去，西極馬循東道來。世上應無此別遠，留連強盡手中杯。

逢范景仁李審言二諫議

怪來原隰滿光華，不意相逢天一涯。久別班荆情未易，少留傾蓋日空斜。山連木葉千峯雪，地逼龍城萬里沙。深愧壯心輕遠適，自嫌憔悴聽悲笳。

貝州未破書寄王子直司徒

孤城死地尚睢盱，智勇俱當竭蹶趨。貧且賤焉真恥也，壯之良者盡行乎。料無豪傑同吳反，陰有神靈助漢誅。深怪先登少瑕叔，不應時論惜登孤。

酬宋次道憶館閣舊書七言

長廊複閣接天居，炎日清風盡寶書。乍到似迷羣玉近，屢觀疑及羽陵餘。俊游真與塵埃隔，逸賞空驚鷹隼接。石室會須歸史筆，周南寧復滯君車。

九日龍華閣寄永叔永叔有書見憶

黃花欲落曉霜濃，極目秦川一望中。節物還如去年好，惟遊不與故人同。接羅自恣風前落，羽檄寧妨席上通。還畏簡書歸未得，寄詩黃閣付征鴻。是日得蘇州檄，調兵備邊。

寄題友生水閣

公是集卷二十三

七言律詩

贈致政葉郎中

老掛朝冠息故園，國人同嘆仲翁賢。心慙白首戀三署，意與赤松均大年。玉樹承風榮紫闥，史臣書美耀青編。他時就問朝廷策，還見公卿禮節先。

次韻和寄

講業儒林壁水開，望親雲下想徘徊。平原日暖歌鸛在，橫隴風高聽鴈來。隱几那容開主諾，薦羞家府樂循陔。何時乞得歸寧告，對襲斑衣捧廢盃。

寄獻淮西大將哥事附案

淮西給事即敵也，此詩當保其弟敬作。千里提封盛府開，照淮紅旆晚徘徊。地靈固有靈公舊，時泰不同唐相來。章斷陳編占樂喜，珠揮新什詠幽陵。阿連今羨南飛翼，酒影猶能入壽盃。

送安公留守南都

蒼龍大火明堂分，原廟離宮萬乘居。五帝遺聲在名嶺，三公出使用安車。去思尚想多耆老，條教祇煩讀

曲岸重重植淺莎，雨餘初覺長微波。水紋滿屋浮清簾，風力衝階折菱荷。境靜自宜詩興遠，夜空應見月明多。從來著述希揚子，爲羨幽人載酒過。

逢永叔

絕域逢君喜暫留，舉杯相屬問刀頭。久持漢節旄空盡，獨拜穹廔死可羞。醉裏歲華驚易老，愁邊溝水惜分流。玉卮生入知無恨，不願張騫博望侯。

和永叔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漢帝迎年十二樓，明廷朝計萬諸侯。真仙降集鈞天樂，雲旆回翔驕玉虬。物色遙占紫氣入，香烟不隔曙光浮。祕祠非爲神君語，自飭衣冠渭北游。

泥雨早朝

雲氣卷舒東復西，月華明晦曉兼迷。正憐盛服坐假寐，何處蒼蠅來誤雞。高臥山林勞夢想，出門冠帶混塵泥。人間氣味故易厭，豈若從容歸治畦。

次韻得午日酒

午日風光復晏陰，軒昂未許歲華侵。楚魂招後宜皆醉，春醪來時且獻斟。高枕洞庭看鳥度，卷簾衡岳聽猿吟。郢中寡和由來事，應喜新詩有嗣音。王曾遠答韻延年詩云：春暉時獻斟。

十二月十六日

水國冰銷天欲春，山城日出景還新。可憐物色曾非土，亦復窮愁不放人。碌碌流年轉車轂，悠悠生意厭風塵。草茅不必開三徑，杖屨何嘗及四鄰。

孫侍郎訪及仍攜示近詩

淞水衡門野老居，彤幃丹鼓使君輿。固驚北海猶知備，曾謂西河尙起予。高臥窮愁迷歲晚，立談襟抱爲公墟。浪傳方伯中和頌，詎有虛儀講德書。

逢呂侍郎

北顧南馳不自期，異鄉交臂復分飛。壯心已折霜侵鬢，徂歲相看淚滿衣。絕幕陰多逢日少，潯林行苦見人稀。子牟意緒君諒識，況乃登臨遠送歸。

寄西臺吳侍郎

淮陽高臥強逾時，洛水嵩峯入夢思。霖雨徒深早歲望，白雲自與帝鄉期。功名播落人間世，出處優游真乘師。坐視天民應未可，似公當就太平基。

同濟川題王金吾園亭

王侯功業等山河，謝傅風流倦愛和。治第由來處窮僻，賞心曾是極酣歌。歲寒松竹孫枝在，詩罷池塘草多。閒道將軍亦愛客，春遊不問主人過。

謝晏公遠實

落葉漂香思碧蓮，嫩芳成實澹晴烟。玉杯側露參差重，麟趾模金約略圓。擢秀乍聞回急棹，薦新還許備加筵。涉江不限芻蕘往，志服深希百疾蠲。本草經：藕實久服，除百病，延年也。

答許待制依韻

水衡錢朽太倉陳，均逸于藩布上仁。井月政聲歸臥理，舊邦風物變車鄰。懷章苦別江湖永，辭劇由來忘氣真。召伯甘棠大山賦，去思留得與邦人。

曹秀之待制罷福建還朝劉君玉待制自長沙移鄂俱會郡下作七言敘別

華閣昭回雲漢間，侍臣高選奉清閒。曹劉共許同時貴，楚粵初看報政還。邂逅相逢驚遠別，從君一笑發愁顏。莫教鐘鼓催行色，更益春風兩鬢斑。

將去上清題梧桐樹

小砌圓陰覆暝霞，曲軒疎牖稱相遮。已成嘉實誠無用，未遇知音勿遽嗟。得地豈須矜露井，隨流方共笑枯槎。明年冠者成春服，重看紛紛滿樹花。

鳳凰山笙竹

仙山不記鳳鳴時，碧篠空含玉潤姿。海外雖傳有嶠谷，人間似未悟孫枝。道家正貴知音少，野處還于靜節宜。千歲重尋樂毅傳，悠悠更覺使心悲。

上巳日玉津園賜宴是日難繼爲主人

御苑初晴暖景微，侍臣還許宴春輝。鳴禽試羽交交囀，落葉迎風冉冉飛。執法在前容款曲，大官先置盡膏肥。和平自是歡娛日，未醉春醪未可歸。

和憶幽谷二首

早聞幽谷未曾窺，翠壁清泉入夢思。到眼惜無名手畫，醒心欣得醉翁詩。種花舊比甘棠樹，刻石今成峴首碑。使我一塵從此逝，勝遊當不減君時。

京尹仲議侍讀自成都赴闕將過長安先寄

深居忽忽春空過，積雨瀟瀟夏欲交。近砌梧桐新有蔭，銜泥燕子總成巢。此邦卑濕酒長醉，隨事文章亦解嘲。心遠地偏人跡絕，漫勞三逕數諄茅。

初雪朝退與諸公至西園

都城一別遠相望，楚水秦山各異方。每煩中和傳四子，重聞京兆得三王。執經誤接金華祕，臥閣驚看鬢色蒼。遙想肯爲十日飲，能無歌舞薦清觴。

答河中梅龍圖

朝光初上九門開，貝闕珠宮白玉臺。具有燭龍浮渤海，卻占雲氣鬱蓬萊。斗回暖景聞鳴鶴，稍借新芳入早梅。使覺年華無限賞，履絳重疊遶蒼苔。

龍池柳色鎖春烟

憤然安敢爲文敵金谷，誤煩求友賦新篇。

離陳州先寄劉上龍圖

蓬蒿一畝亦難應，終歲紛紛三徙居。客耳欣沾潁川水，兒孫積厭武昌魚。事知代舍悲長鏡，忽幸侯門掃敝裾。雖信師金譏數味，未甘萊子動捐書。

寄襄陽舅氏龍圖

虎符龍節鎮方州，天祿先生尚黑頭。南紀山川殊壯麗，高陽賓客故風流。沈碑幾處書遺愛，非土他時恨倚樓。想詠五君夸展薦，爲憑三鳥寄綢繆。

送司馬情赴權官平涼尉

將女隨郎過渭城，正如前日武陵行。當時底事傷離別，今曲安知隔苑生。渺渺平波侵漢死，寥寥高塚厭秦京。登臨感慨尋常事，何況哀年父子情。

和春卿答韓殿丞

暫辭金鼎據朱旌，注意難殊體貌存。播落功名如脫屣，招攜賓客許遊藩。東人愁詠鴻蓬浩，北海欣看酒滿樽。無以公歸君幸誦，風池深隔九重關。

復雨

閉門高枕避春霖，眼見羣芳稍見侵。獨醒不如終日醉，口想那似斷年陰。老驚歲月都無用，興在江湖特更深。正想青楓千里外，草長波闊亂愁心。

雨中醉歸

楚山終日雨霏霏，寥落村花人眼稀。可惜東風變酒味，無端宿霧破春暉。屈平漁父誰清濁，御叔咸孫交是非。倒著接離驚道路，悠悠判與世相違。

永叔附寄滁州庶子泉李監題十二字

瑯琊山側白雲深，石壁何年李監題。翰墨一時稱妙絕，塵埃數字尚端倪。驚看龍虎潛光彩，恨使蒼苔損角圭。大叫發狂心未足，竹林幽賞負招攜。

臨崑亭

孤城西北起高樓，天半崑崙入寸眸。碧樹參差見平國，屯雲重疊辨軒丘。百年禮樂逢休運，千里江山極勝遊。那似鮑昭空寫恨，不爲王粲獨銷憂。

如永叔李太尉飲席閒筆

紅顏翠髮春輝繁，手裏哀弦逐羽旄。正使千觴無復醉，誰令中曲不勝悲。留連起舞驚殘夜，傲寫遺音入怨詩。我識東山安石意，沾襟應自屬桓伊。

齊宿集禧觀戲謝永叔見寄時永叔在後廟攝事

尙平故有五山期，獨許迎年太液池。貝闕碧城相袖燭，石林瑱樹共參差。玉盃隨好經時醉，冰簟風多盡

日暮，正想火龍勢降，更煩佳句寄相思。

依韻和致政龐相公上巳約遊集禧觀不至

琳館經春瑞氣浮，當時會約相車遊。仙花又向庭中落，宮水還兼苑外流。雲路空思攀去鶴，沙堤猶憶問行牛。明年三月芳菲在，須把蘭亭故事修。

馬上南風變晴

繁陰欲閉凱風來，一帶窮荒萬里開。日色慈暉浮渤海，雲容舒卷映蓬萊。旅情更覺光華遠，覽意何妨節物催。醉眼卻思山雪好，臘前容可當新梅。

新種雜花樹

江邊臘破東風起，舍側栽花遠四鄰。要似桃源堪避世，會令桂樹默留人。即看紅葉娟娟秀，豫想喧蜂處處新。庚宅荒涼宋亭古，應須大占鄆中春。

答子溫雪中見寄

勁風蕭颯結衝波，飛雪崩騰萬里過。亦未妨人洛陽臥，還聞有客郢中歌。壯心可念衰鴻遠，正色遙憐翠竹多。會卜豐年懸穀旅，敢辭荒遠重張羅。

次韻和永叔歲旦對雪見寄時某于上源驛與諸親契丹朝正使人日常歸前一日始得此詩

朔風千里動高旛，雷起龍山畫戟繁。屬國請纓謀已拙，屠蘇澆酒歲空添。窮樵春事宜人日，破鏡歸期見玉蟾。聊欲爲君留薄具，燭蟲床酒水清醺。

答景彝對月

正惜蟾蜍沈夕露，忽傳鐘鼓送秋晴。浮雲四卷無餘迹，斜漢西流亦自明。危檻鉤簾吟獨久，薄帷高枕夢逾清。幽蘭佳菊傳新露，的歷珠華滿翠莖。

立夏祠太乙宮

絳闕迎年候執朝，羽衣通夕侍嚴祠。神光映月開璇室，香霧含風拂桂旗。路遠城南天最近，地非人境日偏遲。還聞增授無窮策，馳奏中宸對受釐。

自陝到關感而成詠

愔愔氣象曉曉關，肅肅行裝造近畿。鈞奏昔年曾夢到，玉關今日是生歸。茂陵病久迷朝序，宣室人疎愜帝暉。簪履未忘恩再造，不然何路謁彤闥。

送人赴闕

五月春侯報政時，衰章英節照西畿。昔看高躅冥冥去，今喜長轡婉婉歸。詔使相望擁冠蓋，都人傾倒近光輝。師臣固有三公拜，豈獨優游奉講闈。

留別永叔

回車欲度幕南庭，此地那知眼界青。老覺鬢毛俱種種，醉看風物盡冥冥。平時懶哭休論事，遠別悲歌更

忍聽且共春風同入塞。憶君時計短長亭。

澄心堂讀許渾以下諸詩

許渾詩後三百年。長嘯空堂覽舊篇。落日孤城曾不改。曲池高樹復依然。塵埃暫憩道路客。文雅相追今昔賢。魚躍鸞飛殊有意。卜居仍欲近湖邊。

寄密令楊查文

傾蓋相親成白頭。離懷終日敵三秋。可憐鷄黍盧朋好。應用弦歌亂旅愁。太史成書自留滯。石城通信已沈浮。主孫可恨山中久。舊令曾爲裏練侯。

答楊令森文

從吏相望千里餘，蓬蒿無以避空虛。豈惟論議沈時俗，更覺精神耗簿書。慙愧故人存雅素，殷勤佳句慰離居。周南曾是弦歌地，莫忘尊盟一起予。

寄致政張大卿

昭回雲漢流清秋。曾看星槎歷斗牛。歸去還爲竹林會。相望事減赤松遊。達人軒冕都如夢。塵世功名不
自謀。聞道東山多逸賞。從君欲具五湖舟。

送伯鎮守湖州

獨公白首敝長裾。菜子斑衣樂有餘。金馬門前歌避世。水精宮裏奉安輿。萬重巖岫高藏日。百丈溪泉飲見魚。去去春風稱行樂。京塵回首憶離居。

次韻四叔父出守新定寄歐陽一首

勾吳半在海山中。聞道驅車更向東。舊治空傳漢都尉。漢丹陽都尉治此。遺民無復楚諸熊。楚之先熊繆封丹陽。其後徙郢。文車老去輕時輩。勢利恬來付覺雄。臥理便應長閉閣。一方還見古人風。

國人獻蒲萄

婉婉柔條萬態嬌。疊疊佳實紫金寒。甘泉滲液秋香重。瑞露凝膏曉色乾。皎室珠盤驚不定。蓬萊金體恨微酸。貴人事借涼州牧。暫負衡門報一餐。

送劉先輩恕年十八舉進士通五經登科以年未及格守選

關東少年西入都諸老先生驚不如射策遂爲天下選限年卻就里中居豫章固起秋毫末千里方從跬步初會見高明成偉器不憂絳灌毀新齋

聞范參政巡西邊

漢與匈奴如弟兄。猶傳敵騎向邊城。數煩卿士親持節。始恨儒生妄請纓。形勢倒懸方舛逆。計謀無益長縱橫。古來賢哲多磨釣。公試諮詢策太平。

次韻和王刑部秋日寄元兄尙書

背令原隰曉霜清
季子嗟行不自寧
歸夢時環北斗極
相輝猶隔太微星
源流淮水占何遠
羽翼西山垂

最靈接武禁嚴多故事。共看蘭玉出階庭。

至日早起

至日應添一線長。漢儀憶幸萬年觴。鳴珂列炬隨丞相。長纓高冠滿未央。法從此時瞻玉座。侍臣獨許近清光。輶軒今出荒山外。厭見塵沙萬里黃。

冬至

殊方喜及固陰消。積雪層冰意亦聊。就日稍欣南極永。觀雲尚恨帝鄉遙。閉關自信天心復。吹律應知玉琯調。留滯能無越鄉戀。甘泉受計萬神朝。

開元且大朝會

玉帛雍容萬國來。帝城如斗挹春迴。旂常影亂三辰象。鼙鼓聲喧百里雷。北極正臨丹鳳戾。南山遙入萬年杯。諸神受計明堂定。留滯江濱志已摧。

公是集卷二十四

七言律詩

招友上清宮

脩竹高松無俗塵。全然不似近城閭。黃冠習靜多藏客。野鳥忘機卻傍人。高閣切雲銜落日。廣庭霽雨濕清珉。北牕固有逍遙地。來讀離騷戴角巾。

聞范饒州移疾

汲黯廉平。漢主知淮陽移病。苦清羸。偃藩政事。應無及。伏閣精神。定未衰。天欲期人身。必乏帝。疑飛將。數多奇。何當半夜開宣室。獨使雍容對受釐。

編杜子美外集

少陵詩筆捷懸河。亂後流傳簡策。樂自戴公全廢壞。書從魯壁幸增多。斯文未喪微而顯。吾道猶存殤也歌。病肺悲愁情自失。苦吟時復望江沱。子美詩云。病肺臥江沱。予亦有此疾。

鼓角樓宴集

周城百雉擁中軍。阿閣三間麗白雲。燕雀總知依盛德。山河相與助雄文。此樓府公作。自爲之記。輕裘緩帶。

國恩車馬紛紛九城客，路傍翻笑斷腸爲。

過思鄉嶺南茂林清溪，鳴鳥游魚頗有佳趣。

山下回溪溪上峯，清輝相映幾千重。游魚出沒穿青荇，斷續蜿蜒弄白龍。盡日浮雲橫暗谷，有時喧鳥語高松。欲忘旅思行行遠，無奈春愁處處濃。

題臨波亭

綠楊芳草舊無蹤，竹隔花深數刻閒。水影時翻高檻動，天形略抱曲城低。遙迎野興鳴雙下，點綴春愁鶯亂啼。宿雨楚山雲正滿，高樓莫上使人迷。

至日宴水上，嘔吐先醉上府公。

南極微陽中夜新，碧池風物曉來春。鼓鼙似動魚龍伏，旌旆不驚鷗鷺馴。東閣于今待賢士，西曹不意吐車茵。博陽器度平津學，雖賤猶堪領得人。

次韻奉和給事中知秦州吳著作

律上陽和雖始煦，嶺前人意已生春。秦梁且欲觀魚樂，濯郿何能致鹿馴。爲訪心朋猶縱棹，況逢時舊與均。別車豈必辭沈醉，更有高陽倒載人。

送沈康學士知常州沈自博士歸鄉某少時居此州甚久

三科妙選漢臺臣，君去分符牧遠人。富貴須爲千騎長，中和好布萬家春。山川陽羨由來勝，謠俗延陵自古淳。曾是倦游歸旅地，送行增羨兩朱輪。

送柳舒州

金馬宿儒當世賢，書天祿自忘年。中和屢以樂職用，九次方爲著老還。何恨一麾仍出守，會須千室看鳴弦。祇因閉閣江湖上，正想遙心象魏前。

送張蘇州

始上蓬丘甫羽儀，舊更嘉省著清規。懷章又下芙蓉閣，候騎先瞻鳥革旂。楚澤清波收鴈遠，廣陵清漲起波江。遲與中事皆奇勝，還見風流太守詩。

送刁越州

笑持符印下瀛州，真得千巖萬壑游。父老爲郎無自苦，鑑中行樂不知秋。居人舊俗多姚姒，幕府連城半斗牛。太守會兼四千石，重書寧復久淹留。

送修撰張待制知越州

倦翫華簪直承明，自前分符江外行。真得蓬萊爲治所，徑從雲漢濯塵襟。山游訪古窮書穴，春事劬農見象耕。若向經中望明月，會吟遺竹寄新聲。

送張兵部知遂州

錦帳郎官錦里賢，卓衣休直綠衣還。懷章過邸驚羣吏，建節乘春感舊關。道側盡榮積道愛，里中牛酒慶

承顏朝廷孝治君先布，更聽傳歌太學間。

送彭待制知瀛州

趙北燕南如掌平，定知臺遠寄長城。雅歌不廢軍中樂，緩帶能令塞外清。傾蓋由來欣意氣，蒼輅從此想功名。滿池送目鄆鄆道，倚瑟空多惜別聲。

同鄆縣持國過杜和州

江南太守水齋居，殘雪層冰正滿渠。忽憶山陰乘興往，可憐心抱向人傾。放歌浩蕩驚狂客，換酒從容解佩魚。四座歡哀兩傾倒，歸鞍欲犯夕鐘初。

寄獻臣

通塞由來自有期，奏書未上莫嗟咨。雖嚴勉後三千客，舌在須強百萬師。固有青雲堪自致，暫虛丹桂不爲遲。如今相府聞名甚，幸甚相推知若應以雄文薦赤墀。

離京後寄賈甫隱直叢生曉後一日雨中作

清川如帶展回環，信宿猶居百里間。敢恨淹留同桂渚，正憐風雨似梁山。月殘虛魄無由共，雲映高樓不可攀。卻怪夢中翻識路，化爲蝴蝶一飛還。

伯鎮出都後見寄

墨鼓鳴笳太守船，都人傾注似登仙。舊游俯仰成陳迹，離思紛紛結遠絃。愁目青楓空自極，素書雙鯉不忘傳。恐君未得江湖樂，追詔方將急用賢。

寄劉景烈前寄新詩未及寄修撰高閣閣部

漢設重關斥塞垣，詔移飛將護秋屯。邊庭無復窺南牧，燕客時應祭北門。清酒肥牛宴長日，輕車精騎獵平原。少年真得軍中樂，況復詩書盛討論。

寄隱直

江漢相思山萬重，君家少室定西東。年華過去如流水，心事蒼池似老翁。一世共爭螭角上，微生多付酒杯中。窮途何必多垂涕，吾更冥冥笑阮公。

寄王二十先王杜南外集會疾未及歸近從吳生借本增多于王所收因添抄寫分爲五卷又

爲作序故報之

昔借君家杜甫集，無端臥疾不曾編。近從書上吳員外，復得遺文數百篇。夫子別時吾豈敢，古人同疾意相憐。子美亦有肺疾也，新書不惜傳將去。恨望秦城北斗邊。

新居陳州城下讀書作

珠茅負郭楚人居，泌水衡門自有餘。數因米鹽希辟穀，素輕農圃重捐書。絕糧尼父期先進，畫卦羲皇序古初。千世風流尙在眼，百年貧病不欺予。

讀漢書

賈誼求爲典屬國。終軍願得使匈奴。和親不及當時策。慷慨猶爲大丈夫。百年強敵輕中國。一世奇功悲腐儒。聞道邊民尙嚴警。異時回首恨江湖。

連雨三日東軒讀書

雨中無復故人車。寂寞閉門三日餘。卻信袁安似有道。未知原憲定何如。浮雲極目無由卷。積藜侵階不掃除。正賴高眠堪自遣。時時紛亂滿床書。

次韻滕岳州謝王南郡酒

誰信專城千騎居。空齋獨宿兩三廚。銷憂盡付鴟夷酒。乘興兼忘阮籍塗。愛客誰先魏公子。長貧卻笑范萊蕪。歸軒仍有東門餞。顯父還須至百壺。

和章伯鎮

南上湘潭誰記初。北還宣室受驚餘。其憐賈傅才無敵。真作揚雄老著書。調笑羣鷗飢欲死。去來千騎樂何如。洞庭木下鱸魚熟。三嘆新詩重起予。

和滕巴陵寄張號州

明府功名期壯年。滯留中路發成斑。豈知汲黯輕爲郡。真爲劉伶善閉關。歸夢未嘗離帝所。謫仙事久隔人間。會看使者持三節。緩帶輕裘且自閒。

公是集卷二十五

七言律詩

寄楊子華閣老使君

吾丘不樂直承明。固請分符關外行。賜冊最榮批鳳尾。離羣獨恨出龍城。壯謀欲負腰間組。愁思空搖塞外旌。塵土滿衫頭半白。一聞班馬不勝情。

風雨

晚雲蒸雨滿驚濤。積水浮城五月寒。卑濕向人如楚澤。風塵回首憶長安。歲華徂暑參差盡。旅館懷歸去就難。自昔梁山有遺操。試憑雲手一清彈。

重過華陰馬上口占寄李君錫王懿臣薛師政三瀛

三歲重過二華間。衰年彌覺厭塵喧。自知碌碌初無補。正是紛紛不憚煩。江蟹向來憂客客。鼎湖今日望軒轅。修門漸近翻鳴咽。滿面風埃涕淚痕。

過中京後寄和賈雨泉

歸鞍蹀躞弄輕塵。滿眼韶光破宿雲。去國幾愁歌白紵。上天真喜望緹華。華林雪盡鶯先鳴。廣陌風多草未斑。數醉申湖好風月。傳車行且越君還。

號重。我欲還家千日飲。益須醺酒張吾軍。

舍弟東還病中口占七言奉寄景仁幕唐公甫

眼暗頭昏過十旬。所書正如此。萍萍終歲變華新。幽如楚里迷天路。轉運之機幽難云。朝不見日出。暮尤情日先醉。似中山與鬼鄉。雖中懷憤。如醉而者。閉閣卻憐廷掾力。府事屬丞掾。實大指而已。廢書彌信道。家酒。病病尤不覺。聞書。通八紙。則憤悶與。修門已後君無恙。試枉招魂慰滿身。楚辭云。願賜不肯之。故遊志乎。中。願皇天之厚德。還及君之無恙。某自先朝三十九年出守。瘴鄉。故云。

句容劉同年寄示游山詩及虎煎

江外三峯倚碧天。古來相續幾神仙。自無飛骨何由到。賴有新詩尙許傳。餌龍始知堪度世。聽松真得自忘年。會驅雞犬從君隱。與擇華陽數畝田。

登城

前歲登城日幾回。去年猶記隔辰來。老使筋力餘餘歲。備懷心情寸寸灰。幸有風光相挽引。那無賓友共追陪。北臺好在中秋月。便是重陽菊蕊開。

喜春卿自陝歸

休汝曾更月旦評。幾年漂泊倦塵冥。神峯好在巖巖石。付采依然兩兩星。天祿自嫌書尚白。絳帷仍喜眼猶青。召南風什知多少。一一親教更許聽。

聞鶯

舍南舍北柳陰陰。竟日啼鶯不自禁。羈旅可憐還擇木。間關似欲向知音。鶉鷃無事催芳草。燕雀相喧守舊林。幽獨閉門驚歲晚。固煩求友慰愁心。

寄賈甫時遷居城南水上

城南風物似江湖。卜築尤宜近水隅。俗薄容垂真釣否。庭閒得種此君無。關身調度惟存劍。適意圖書略滿廚。心遠地偏俱可喜。免逢車馬與塵塗。

中使傳宣二月一日史院賜御筵某亦預召作七言呈禹玉真淵景仁三內翰

虞書紀典上稽唐。魯史傳經近屬商。刻玉春山瞻氣象。積星東壁聚鈞芒。朝思膏飫惟情洽。天令中和畫刻長。雖引客卿譏子墨。翰林還許望清光。

答次道學士來詩末句及句

世路相逢難自期。江城三歲想瓊枝。寧知邂逅驅千騎。亦復東南寄一麾。把酒聊同醉鄉樂。看花欲後麥秋時。舊都紅藥猶堪賞。不負風流謝客詩。

送陝府祖學士

承明持節倦征年。自陝分符得近關。人物風流二南後。山河形勢兩周間。莫嗟落魄書猶白。其許優游鬢未斑。數醉申湖好風月。傳車行且越君還。

酒席贈欽聖提刑學士

棄捐不預朝廷議，落莫真成老秃翁。放眼能寬蜀郡禮，高賢信有古人風。都門候忽三年別，樽酒淹留一笑同。還有野歌隨拙舞，肯教庭炬徹微紅。

秋日和韻

猶垣清切近簷甍，楚客逢秋意亦雄。拙學由來玄尚白，微憂何意素成緇。解嘲卻笑朱丹較，迂俗兼懲百一詩。短景正須蕉玩歲，薄寒寧厭酒盈卮。

涵虛閣書以

逝水無波清照心，庭柯交讓綠成陰。游魚自與江湖闊，翔鳥不期山谷深。身外悠悠日復夜，世間擾擾古猶今。寄愁天上從吾樂，高臥聊爲招隱吟。

于司錄東園

辟疆園國厭城闕，閑道池臺事事新。自置一樽消永日，別留磐石待幽人。雨添草色迷三徑，風散花香入四鄰。亦欲肩輿乘興去，主翁何必舊相親。

送劉郎中暨靈仙觀靈室而往

華髮星郎七十餘，碧山遙訪羽人居。白石不爲天上藥，淮南欲試枕中書。長纓自濯滄浪水，高蓋仍瞻馬車。瀛地神仙應易致，幾時南嶽候乘輿。

奉和諸公御製後苑賞花釣魚

四照繁英拂檻開，九重芝蓋賞春來。柳雲共和光華旦，瑞霧偏凝沈瀛杯。池藻躍魚波淡蕩，林光傾日景徘徊。淮陽閉閣頭今白，夢遼釣天惜未陪。

秋晚西樓

微霜欲墮木葉脫，稍涼已收天宇清。皎皎日華映林莽，蕭蕭風色閉柴荆。正憐邊馬秋防塞，何處悲笳暮遠城。回首浮雲滿西北，七哀還見古人情。

送劉中允渡年五十餘以顯上縣令致仕卜居廬山

五柳先生厭俗紛，拂衣歸去臥江濱。松菊還同昔人好，山川復似向時新。瀑泉飛雪千巖晚，仙杏蒸霞萬樹春。亦欲扁舟乘興往，治浪借取濯埃塵。

答令狐司封求酒

馮公郎髯髮蒼蒼，撥棄塵煩得醉鄉。富貴兩行安用聖，滄浪獨醒詎非狂。願留宿醪能千日，遠愧深衷頌短章。當就天公借北斗，更傾東海益君觴。

持神北庭回示希元併寄之翰查獻當世

肅承朝命謁穹廡，卻臥空林涕滿裾。不敢復論天下事，更能重讀卷中書。男兒戰死自無恨，國勢傾危誰爲援。我本不來人強我，百年空使愧相如。

開堂

陰陰老樹連村路，羣羣輕烟過雨天。長愛禽聲能永日，似于鶯友欲忘年。朱樓紫閣看齊熟，深巷荒城得屢遷。朗詠謝公池上作，勿驚春物變靈絃。

元日發古北口寄馬玉直蕭昌言三閣老初入燕境

桂酒椒盤共發春，山川雖舊物華新。仲尼魯史王正月，秦帝河圖歲甲寅。今年歲至甲寅，與河圖天元同，玉殿登聞對白獸，火城想見接清塵。應憐二使星安在，北斗杓端析木津。

立春後遊杜城陳丞相郊園

草杜勝游誰可尋，相君舊隱對雲岑。冰渠婉轉蛟蛇活，霜竹參差孔翠深。故老能言臥龍地，兒童不用訪黃金。郡齋殊負青山郭，空挹芳樽慰客心。古詩：初離青山郭，暮宿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常惆悵。謝朓亦云：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至日登樓

南極陽生天地新，高樓氣色已含春。得無鴻鴈翻歸翼，應有龍蛇動墊麟。亦復書窗占楚歲，不辭爲壽引湘醇。甘泉從祀雖虛賦，極望鉤陳擁北辰。是日上親郊。

久雨

長至須臾二月來，朔雲零雨未嘗開。陰藏晝景長繡線，寒奪陽和酒律灰。宿翼困冰多後屬，層香漂水惜殘梅。梅晴召喚無他術，安得涼風一夜回。俗云：風回則晴。

同鄉張伯誠觀秘閣壁上蘇子美草書

蘇子伴狂不自疑，漢庭難語甚真言。非放歌金馬居常醉，窮老滄洲不更歸。蘇在吳中，自爲作詩曰：我今窮無歸，滄洲近餘生。浮世功名均夢寐，平生翰墨獨光輝。壁間數字龍蛇動，神物通神亦恐飛。

立春

臘去春歸意可憐，久爲羈客海西偏。溫風泛泛生厄酒，和氣融融媚管絃。剪綵直爲兒女戲，土牛向自國來傳。事情爭愛新翻錦，還道今年勝去年。

立春日紫宸拜賜歸侍園見率同過江十不行

蓬萊佳氣舊無時，春物迎新特更宜。燕玉箱來自早，漏隨宮線報遲遲。清聲破凍纔通苑，酒力含風易滿尼。蓬閣不堪雙綵勝，願隨君向習家池。

賀隱直

寂寞三年倦一飛，知音不限向來希。雖然主簿非高士，猶喜分曹近太微。執法在太微垣，吏部銓中趨俗狀。京官班首望天威，漢儒多有司空掾。努力新書更發揮，相與何休曾以司空掾著書。

送楊景修補校尉

武夷會孫處外仙，手攜桂枝歸故山。夸鄉始信一經是，衣錦不須三組還。蓬萊觀書聊復爾，枳棘棲鸞殊

未然野人放蕩辱先進，慙愧竹林諸阮間。

答校書郎孫仲少述

金華勳講愧通經，銅虎分憂強請行。千騎亦知翁子貴，一麾誰覺仲容輕。西賓落莫空遺俗，北斗闌干有舊城。欲作過秦無與語，故人高論憶軒衡。

次韻奉答屯田宋員外

汗血龍文千里駒，長嘶未試踠庭隅。一麾幾老諸侯相，五月初還建禮趨。獨得鳳毛驚衆目，相望花萼照亨衢。白頭漫感悲秋賦，自笑妨賢此禁塗。清岳秋興與善乎宋生之曾。

爲轉運沈郎中題

寶軸牙籤三萬餘，中園華宇際清渠。風流復見郊居賦，榮觀歸乘使者車。俯仰江山樂無有，優游文籍昔誰如。何當去此從君語，蓋得平生未見書。

題溪堂

蘇俠遺襟小洞庭，高堂殊恨曲池平。山川滿目仍非昔，魚鳥依人自不驚。瑣細幽花相媚媚，回環流水共澄澄。秋風初足江湖意，不作離騷萬里情。

和伯鎮初拜湖州

君向江湖領一麾，親歡自與宿心期。腰間紫綬新光彩，都內青錢厚寵私。賤吏莫催乘傳去，詔恩方許成瓜時。碧潭堂上青山下，爛醉尋春亦未遲。伯鎮歸館待調，當以明年夏去京師。

和韓司諫移臺宮雙槽植于道山

仙子分根白鹿根，定知高岫出巖端。濃雲惜色曾無變，初日移陰漸可觀。風外共成蒼鶴舞，夜深齊作翠鸞看。人今侯爾爲梁棟，慎勿輪囷取自安。

新秋

七月荆人亦具裘，朔風颯颯動昭丘。巫峽出雲香無定，洞庭飛葉絕堪愁。長歌濯足滄浪水，回首開襟西北樓。宇宙歡然暫蕭洒，小山青桂與淹留。

和宿直晨出遂赴奉慈齋告寄持國子履

玉殿鳴鞘開曉闥，銀臺歸騎蹕霜蹄。樓光已映朝霞動，樹色猶銜宿露迷。身貴承明翻厭直，歲窮樽酒幸招攜。太常幾日休齋禁，亦欲從公醉似泥。

遊平山堂寄歐陽永叔內翰

秦城此地遠人寰，盡借江南萬疊山。水氣橫浮飛鳥外，嵐光平墮酒杯間。主人寄賞來何暮，遊子銷憂醉不還。無限秋風桂枝老，淮王先去可龍攀。

再遊平山堂

青城歷歷纔十里，經歲悠悠能一來。可惜每書捐白日，強從賓客宴平臺。暮雲白與千山合，醉眼時令萬

字開老子誰憐與不淺，黃花欲落更添杯。

病中口占七言奉送前成都尹呂實臣龍圖還朝

開遠故城長樂坡，三年重此送君過。宦游不道相逢少，愁病何堪慘別多。強敵猶知奉威信，已童莫忘習中和。廟堂應趣縉衣拜，少緩離亭白玉珂。

月夜偶酌

涼月破雲涵碧露，暫憐庭宇斷塵囂。露翻高樹光明滅，風度疎簾影動搖。驚鶴似投人處息，暗蟲如恨歲華凋。短歌薄酒清輝裏，百感先秋不自聊。

奉和永叔雨中見寄

泥塗后土未曾乾，騎馬相過行路難。臥聽鷓鴣知景晦，起逢花柳惜春殘。銀臺幸闕連宵直，樽酒能謀盡日歡。紅藥香苔難寂寞，多情肯作舊游看。

城樓晚望

長夏淮天卻似秋，居人未解白貂裘。雲起岱山時漲雨，風迎滄海欲橫流。日邊渴問長安使，天際頻瞻顯客舟。自是七哀宜寫望，不關非土故登樓。

答宋都官游驪山見寄

華清宮殿映春暉，未醉三峰莫遽歸。人事廢興猶可記，風光流轉不相違。歌臨灞岸朱絃脆，走度章臺汗馬肥。自是秦川貴公子，城隅相望不能飛。

和孫少述題虎丘

吳墟秦墟滅遺蹤，誰見千巖鎖梵宮。化出樓臺雙樹外，密移天地一壺中。石形虎踞森相向，劍氣龍蟄冷射空。蘇宮無由蟻山展，因君詩句夢江東。

和孫仲鷹游嵩山二首

龍潭潭漲折靈山，漂落塵區莽渺間。自有神仙護真境，故令林木斷人寰。碧城萬玉重重合，琪樹三株寂寂閒。安得長風破高浪，拂衣東去一躡攀。

天台風後世多賢，復在君家屬蕩然。氣逸還令人覺動，境幽初許俗流傳。萬峯林立浮雲外，一徑梯橫絕海邊。問道歸隱從此逝，秋風招隱特依然。

答羅同年憶梨花之作

勾欄嚴密不通賓，因見梨花憶去春。當日同僚嘗把酒，于今邑子遠思人。臨安草木皆蒙錦，金谷池塘各關茵。自笑癡兒了公事，經年不識酒沾唇。

依韻謝某送行詩

天涯舉目隔烟塵，風雪梁山憶侍親。行記簡書聊接漸，去懷印綬正逢春。新依月旦情增戀，行期在月未時威。願陳先向沙隄候驛騎，卻瞻霖雨作伊晨。

閣下午寢晚歸

高閣遙依日月光，蒼苔重疊紫微芳。蟬聲已覺迎秋急，雲物還驚過午涼。獨往山林非復昔，夢爲魚鳥不能忘。芝泥封認雞棲樹，半落宮槐滿地黃。

觀沖卿所試詩賦賀府君

斗城烟霧隔金鑾，日破輕陰玉酒寒。捷筆補天凌造化，高文驚世湧波瀾。夢成白鳳飛鳴遠，功就丹梯步武寬。回首蓬萊笑清淺，春風前後發芝蘭。

歲晚偶作

不嫌臘過催人老，直恐春歸惱客愁。柳眼梅心俱次第，雲容雪意與淹留。歲窮楚俗依稀古，冰解巴江洶湧流。遣興長須一樽酒，呼兒徑典數貂裘。

立春日過薦福寺

一歲還隨一歲來，立春人日競相催。細細谷風能破凍，熙熙習俗似登臺。初陽弄色明高柳，殘雪留寒伴落梅。淮北風光元自好，壯心摧謝不勝哀。

宿齋中書外省答永叔京尹內翰朝回馬上見寄併謝子華次韻

朝罷章臺日幾竿，遙聞走馬試雕鞍。春風自發遊人意，宿雪偏留下省寒。坐久獨知宮漏永，詩成誰盡玉堂歡。會須一辦如泥醉，從笑歸來筆向乾。

富谷老人賦自用云本京師兵士咸平中沒番五十餘年矣

白髮衰翁雙鬢零，曾隨諸將戰威平。一來隴右迷歸路，卻問中華似隔生。思報漢恩身已朽，恥埋邊壤死無名。今朝縱觀非他意，得見官儀眼自明。

都運陳光祿自河北移陝西以病不得詣別作七言奉送

西州判袂忽三年，夢想城南尺五天。謝病歸來真老矣，傷春別意益茫然。受降塞外威名遠，足食關中寄注專。北顧邯鄲復臨瀛，更能一醉促哀弦。漢光祿徐自爲關東外受降城也。秦向守塞，數稱社城之游。

游禪智寺

重岡斗上半天雲，行繞芳叢日已曛。窺頂川原眼中見，揚州歌吹竹西聞。梵王重壁臺先毀，古佛雙林火亦焚。會看旂檀重滿地，莫悲麋鹿向成羣。

寄顯黃州李史君章杜山居

主人朝隱望誰先，卜築城南地復偏。飯食早知仁者壽，退休前惜大夫賢。封千戶比蒼蒼竹，畝一鍾全上上田。從此去天幾尺五，幾時雞犬亦登仙。大卿少時嘗過隱者，得雞犬至今，雞即老，亦有奇效。

和龐相公寄題白郎中鳳樓巖山居

丹鳳何年此地棲，蒼山流水入巖扉。主人早逐長離去，邑子先期驕馬歸。脩竹萬竿終歲碧，蹲鸞千畝入秋肥。已聞父老釀牛酒，會看奇鄉畫錦衣。

次韻酬張真溫

未曾相見已相知，自許閑吟可議微。每信白頭于義得，豈將青眼向君違。堦堂仍滯三年熱，寥廓方看萬里飛。誰謂夜光投道路，莫因長缺起思歸。

陪府公汎汝水作七言奉呈府公給事

塞波略傍曲城流，彩鷁遙乘翠蓋浮。努力濟川天下望，暫時乘興鑑中游。蓬萊清淺迷滄海，河漢昭回隔斗牛。君看龍門盛賓客，世間還自有仙舟。

公是集卷二十六

五言長律

聞韓范移軍涇原兼督關中四路

涇原非遠路，韓范各名卿。地盡三秦國，身當萬里城。指麾沙漠靜，談笑鐵山輕。報國心如日，憂民病若醒。終軍材冠世，汲黯直知名。風雪隨車騎，鷹鷂起旆旌。年年戰頻賦，事事淚堪橫。會刷蒼生恥，重看錦繡耕。

送隱直辟青州幕府

全齊七十城，表海寄名卿。開府馳羔鴈，除書得俊英。借籌心感激，憑軾氣縱橫。浩蕩軍中樂，從容幕下生。士由知己用，祿以及親榮。送別羞長袂，臨歸無去聲。

駕幸飛山教場閱武侍宴

冬令三農畢，時巡萬乘行。川源分壁壘，苑虎望麾旌。王氣雲成殿，天光日繞營。風隨桴鼓急，塵絕馬蹄輕。發石機投短，揮弦火激明。響振摧列缺，影墮落欃槍。令下凝霜肅，恩加挾纊平。寧旗輕俯仰，奪槊妙縱橫。壯士前歌勇，儒生縱觀榮。夾行燧燧舉，騰溢海濤傾。清道遙傳警，鳴鞭夕向城。欲知威略遠，區外聽天聲。

鳳覽德輝閣封府試

婉婉丹山鳳，飄飄萬里飛。識時翻羽翼，覽德下光輝。逸勢凌雲起，和聲逐吹微。層霄翔降福，治世獨知歸。嬌嫩初無慮，梧桐正可依。願分阿閣地，永謝楚狂機。

校獵同支使作

長郊被山澤，積雪淨林泉。殺物天時武，從禽士氣豪。獵車逐車騎，鷹隼亂旌旄。壯節排蒼極，歡聲激怒濤。與餘生鼻火，空闊散風毛。狡穴無遺噍，窮巢或暗鳴。中原逐除害，汗馬敢辭勞。勳賞車行疾，均恩士籍賁。歸塗喧鼓吹，餘勇屈難張。快意當如此，君看歲月滄。

得隱直書重陽日登高于三門禹廟慨然恨不參之作一詩以寄

九日情何極，三門望特高。大河橫日夜，砥柱折毫毛。眺覽興亡古，登臨意氣豪。窮源悲絕域，微禹歎容刀。萬事浮雲去，前賢逝水滔。秋陰生遠塞，殺氣起臨洮。努力追遊晚，逢人應接勞。黃花滿酌酒，白鷺看驚濤。醉舞相傾倚，商歌散鬱陶。別離懷病友，書禮諭綈袍。俗態隨僧父，愁吟困楚騷。飛車儘可得，攜手恣遨遊。

王秘丞惠然相訪并見遺蜀陵立石硯

僕本時名薄，君胡雅願偏。聞弦賞流水，望氣覓龍泉。談笑心相得，逢迎禮率然。襟襟從不盡，詩賦許深傳。墨石巴山硯，魚鱗蜀客箋。翻分通籍帶，惠用比先賢。知我春秋貴，論交金石堅。誰能憚先進，自古有忘年。

送孫之翰知陝府

山河首表裏，方伯陝西東。昔重諸侯選，今煩太史公。固疑多直諫，不得久居中。時論譏憂半，天心待致功。實希出諸望，之爲難。諫曰所用皆更治民以改功。旌麾都護道，諸俗召南風。偃息甘棠下，知君簡易同。

吳資政守陝一年還守西都又改禮部寄示在陝時詩作此致謝

分陝問何闊，蒼年道有成。去思仍舊俗，來暮已新聲。父老壺漿遠，兒童竹馬輕。圖書還洛奧，禮樂命春卿。繼出甘棠什，流傳大雅情。正風瞻豈弟，舊觀復神明。露鶴九秋警，霜蟬千里清。知音非季子，猶識二南并。召公居陝，周公營洛也。

寄張六臥疾在山陽

都門一分袂，羈旅兩如何。薄宦貧病久，長塗憂懼多。予自來無此，亦爲水。幾成哭寢戶，幸免葬江波。彌有三秋感，誰抗一草過。新愁添素髮，幽境長青莎。安得攜君手，開懷醉且歌。

張樂洞庭

開昔軒轅帝，時巡臨洞庭。成池備廣樂，南極耀威靈。至樂均夷夏，希聲入窈冥。江湖亂魚鳥，宇宙激雷霆。會有馮夷舞，還令楚客醒。遺音不可學，逝近向東溟。

分題烏鳴山更幽

空山高不極，喧鳥自相求。永日會一嘒，深林疑更幽。遺音散虛谷，習靜動岑樓。寂寂千竿晚，蒼蒼萬木稠。居成境外趣，真慰靜中游。誰強騷人賦，士孫不可留。

社日宴臨波亭呈府公

春色池上好，公來朝日初。棟梁歸喜燕，霖雨躍潛魚。雲氣隨歌妓，林光暗騎車。寒暄心開，簪領暇，興適酒盃餘。言志吾與點，論詩商起予。定知金谷集，不比右軍書。

送升之

諫官上耳目，河北今股肱。出處誰與並，功名方見稱。鉤陳虛侍從，天路逼飛騰。急病忍濡足，憂民先飲冰。萬人瞻使表，百縣備風稜。雅意本朝在，規摹方面憑。寒荻待暖律，狡兔避秋鷹。慷慨都亭語，無嫌力未能。

九月八日晚會永叔西齋

醉翁手種菊，呼我宴西齋。落日有餘興，窮秋多所懷。緩歌揮白羽，趣舞隨金釵。烏帽何勝落，黃花故自佳。金釵還作惡，處世亦安排。蒼鬢聊相對，青雲豈易階。毋容閱見成，能盡酒如淮。少作三年別，人生定鮮諧。

奉酬春卿資政給事見寄并貺法酒

王句雄三輔，侯邦重百城。公雖縱談笑，人自服神明。烹飪元和正，陶鑄庶物精。優游破餘地，洒落動高情。熱比甘棠息，居無吠犬驚。勸追預宮學，繼出汝南評。風雅移方俗，弦歌溢頌聲。忘年及晚輩，與進絕諸生。預列登堂拜，陪參別乘行。襟懷向客盡，風彩照人清。孤矢親親德，滄浪並濯纓。宴餘花爛漫，獵罷雪縱橫。末節形骸外，良辰樂賞并。西曹寬吏議，東閣借賓榮。密席明金炬，佳人出玉笙。聽歌濃黛飲，看舞小腰輕。敢謂招攜訊，由來許與誠。會知私坎井，未可屈長鯨。鳳尾騰中詔，麟符寄別京。去思邈已遠，陳迹浩難平。叩叩煩書禮，悠悠想旌旌。何時命霖雨，舉世望阿衡。逸唱回春藻，深哀釋客萌。自然心醉久，那在酒如餚。

次韻和宋職方北城

寄澤元通濟，陶丘已近齊。身紆會稽綬，詔拆武都泥。求瘼初無術，端居愧擇棲。萬家嚴壁壘，五雉登樓梯。版築人同欲，經營事不迷。峻防誰敢慢，隆棟可言低。兵衛森旂戟，軍聲疊鼓鼙。論詩譏自郤，肆士取諸睨。物境晨昏異，賓朋步武躋。遠烟春漠漠，殘雪畫淒淒。華髮歎同籍，他年恨解攜。瓊瑰何足報，堪壁爲君題。

蒙某借示新詩不勝嘆服輒妄作五言一首以誌欣慕

元化陶鈞外，中樞斗極邊。濟時俱陟降，均逸暫蕃宣。近輔城連十，東方騎累千。親歡主于適，時論老而傳。養志古何有，承顏能浩然。君羹鼎味在，綬服袞衣聯。德表異希世，天倫略比肩。名今萬石最，景帝曰石君。四子俱二千石，于是舉集其門。號萬石，學肯一經專。相戒南陔養，廣歌棠樹篇。墳籍盛迭奏，金玉爛相鮮。錫類迂深容，懷歸私自憐。一聞詩禮意，特悟昔人賢。曠元開詩，聞君子之選其子，某遂親外補，自以不足讀仲卿之篇，聞一得三矣。

觀苑後瑞蓮

靈液涵秋色，仙花露夕香。交陰分覆秀，並蒂爛芳芳。回復天鍾氣，深沈地獻祥。寶燈輝四照，文羽勢雙翔。飛蓋宸游密，披圖秘牒光。重華與同本，併此祝無疆。

擬御試求遺書于天下

中秘收圖籍。清衷訪古初。周爰馳使傳。悉上得遺書。事有先秦舊。文多變錄餘。千巖窮禹穴。四嶽按崑崙。高閣題天祿。羣英議石渠。定知奎壁彩。從此麗雲居。

河決東郡以平聲爲韻叔父令賦

傳聞大河決。遠與北溟通。汎濫蛟龍怒。蕭條郡國空。淇園方下竹。瓠子復修宮。世待文成術。民懷伯禹功。沈牲煩太史。負土困關東。封禪應知外。誰人奏矩公。

上夏太尉

四海傳烽急。長安亦警振。老儒稱變事。是時秦州守。坐逢事既。強敵暴生民。廷議衣冠客。書聞草野臣。諸公成世傑。天子議平津。開府三司舊。提兵十萬新。丹青大信著。明白睿謀伸。賜馬飛龍亞。分衣寶帶親。魏駘帳下士。鷁鷁幕中賓。虎節關河雪。天街畢易塵。朔方須築郡。燕谷豫含春。策效曾無敵。師行輒有神。人心惟助順。天道亦親仁。執銳來刑號。勾芒下賜秦。成功符屈指。默化劇陶鈞。既已通西域。還應察瓊瑣。焉知充國願。不足壯麒麟。

次袁陟十四韻

驛旅嗟無友。伴狂漢水陰。相逢幸傾蓋。遂別恨分襟。之子離東隱。高名何陸沈。蛟龍蟠海。風雨潤詞林。寡和嘗歌郢。傳經雅屬參。孔子作春秋。多丈人今論。蜀幹譽爾勞。心接浙予征。遠看雲反顧。深旅懷兼。去住秋色登。信有江山助。宜無露露侵。相思思見。清絕響寒砧。擊節時孤笑。開樽儘共斟。歲華幾。劍晚。客恨執能禁。城闕愁回首。詩人壽嗣音。曾弄青玉案。爲堯洛生吟。

聞西使到關

還聞西使來。獻大明宮。故事三苗比。官儀敵國同。賜書深慰藉。錫命極優崇。含垢應王度。懷柔尚古風。蒼生向來急。殊俗此時通。冠蓋長城北。邊關絕幕東。春秋大一統。吏事責三公。何有長沙客。題詩憫哭中。

寄閬州諸弟開四蜀大水

瀚海來參首。西南入漏天。滄雲三峽盡。噴雨五河懸。雷電虛巖底。虹霓白日邊。孤城危獸角。沈瀝溢蛟涎。胸臆愁巴俗。超騰佳羽仙。傳聞吞夢澤。想見墮飛鳶。漢河星桂遠。泥塗鰥鰥偏。空懷萬里浪。興盡關風前。

九月二十五日召赴後苑觀稻時雨府及諸學士得時方請春秋

農祥依帝力。鈞盾即天田。覽物秋成後。回輿銑艾前。膏腴衆錦錯。香穞萬珠聯。共賞倉箱富。初非雨露偏。銅池寒引溜。玉樹晚含烟。縱觀欣遊豫。登覽慶吉調。執紼紆顧問。拜賜溢周旋。不負春秋學。端逢大有年。

行詣揚州壽寧寺

隋宮老剝棘。淮地祖山川。天子周王狩。周世宗嘗幸此。諸侯楚社遷。宿軍江水上。休甲古城邊。清輝乃過。此高臺亦宛然。殿空生影響。畫古綢丹玄。缺甃驚跳。遺碑失紀年。廢興真可感。蒼舊每多傳。一詠燕城。作斜陽聞暮蟬。

和導南

望歲憂農事。爲霖屬柄臣。吁嗟動雲漢。精稔驗天人。霖霖凝空曲。雄風激水濱。驅除斷炎燠。洒掃淨埃塵。勢欲翻河海。聲疑過鬼神。山川共秀發。穹壤劃清新。庶物含生意。元和倚大鈞。穴蛟深奮角。耕獸默翻鱗。雷電天威遠。耕桑帝力勻。依然四時正。好在萬家春。會府開清旦。高堂引慶賓。沃焦心有待。濯熱正無倫。蕪穢遺古俗。隨軒舊史員。京師并福潤。交象在經綸。舞罷看侶服。談餘識整巾。新詩追大雅。輿誦洽蒸民。單袷寒仍薄。清和氣已震。晴暉明旭日。霽色卷高旻。臺臺希前哲。濟濟幸及辰。陽秋書閔雨。一頌魯公仁。

病中逢秋欣然懷作五言呈兩侍

遇更廢遠戍。懷祿滯歸休。一臥淮陽閣。三防塞外秋。傷時惟鶴哭。謝病不幽憂。主畫稀前望。忘形賴舊游。韓稜才抗俗。枚叔賦無儔。慨今如此。支離尙有瘳。涼風隔南去。清夜火西流。江海鱸魚興。何當汎斗牛。

詔書求方略之士咸令自陳

破敵須多士。憂民賴九重。公車皆自薦。物議絕先容。駿骨何妨市。金臺不易逢。處囊爭耀末。躍冶要居鎔。秋野騰驍。春雷起蟄龍。吾徒正高臥。欲老白雲峯。

聞德州河決

九河乘積雨。大水出平原。無復金堤固。空驚滹澤翻。蛟龍移窟宅。魚鼈害黎元。直想崑崙坼。兼疑渤海渾。三山屢漂蕩。百谷互并吞。大懼秦倫數。誰能謁帝關。

送于高知潤州

屈指朝廷士。誰能望素風。賢良方正舉。父子弟兄同。鄙諺黃金貴。慈儒白首窮。今看一戰霸。信有萬夫雄。官秩兩宮峻。天文右掖通。頃儀諸大雅。鴻鶴起層空。帝子夸鄉樂。民懷濟物功。吳人異得虎。漢守去憑熊。山勢趨臨北。江流正直東。遙知子牟意。故在九城中。

題幽州圖

代北屯兵盛。漁陽突騎精。秦捐看異域。威激問蒼生。尚識榆關路。仍存漢郡名。可憐成反拒。未見請橫行。先帝曾親伐。斯人昔復征。大功危一跌。遺恨似平城。往者干戈役。因之玉帛盟。權宜緩中國。苟且欲升平。名號于今錯。恩威自此輕。奈何卑聖主。豈不負宗祊。事有連經合。功難與俗評。復讎宜百世。刷恥望諸卿。封豕唐虞。氛祲漸瀟。遺黎出塗炭。故老見驚。寒谷青陽及。幽都日月明。此懷如萬一。高揖謝縱橫。

某往歲侍大人守丹陽相知此郡之盛復戲成小詩呈于高

自古佳麗地。到今風物奇。華山盡迴抱。綠水止逶迤。事體存都會。繁華盛昔時。秋聲雄鼓角。曉色亂旌旗。樓觀潭潭。林樾互蔽虧。子願留客飲。白紵送歌詞。太守貴如此。郎官清可知。虛射射堂策。深恨著鞭遲。

淮上初十一不至

淮上稱晨朝。晨光滿麗譙。有懷空悵望。無和獨行謫。水色全含鑑。林花半隱樵。雲烟平宿莽。鷗鳥破春苗。野俗陽歌。游入白馬驕。先生惟寂寞。至樂亦逍遙。沫酒風差遠。川原景幸饒。思君不得見。何以助軍餽。

和府公二十韻

百草迎年茂，華花逼夏零。天工感寒暑，春事出丁寧。皓月影寒魄，鮮風結暖馨。彩霞融縹緲，甘露洒清泠。照坐千枝燭，搖空九子鈴。輕黃金縷縷，凝碧玉纖纖。爛漫鋪皎錦，淋漓聚綺翎。周名驚麗秀，楚態感流形。鍾美應成媚，儲芳或景星。意真乘澹泊，氣淑倚娉婷。淨影臨彫檻，疎音隔後庭。瑤妃且酣酒，玉女夜窺櫺。時世妝濃澹，朝雲夢窈窕。魂從攀處亂，醉任看餘醒。禁籞曾迂幸，天歌獨仰聽。一時矜絕出，衆卉謝晶英。正爾生成巧，由來造化靈。屬詞勞比興，圖象費丹青。兩重碧油幕，燈昏雲母屏。謫仙才不世，激賞爲君聽。

同賈甫賀錢子飛兄弟

盛德追熙燿，豐規振後昆。降心棲俊傑，前席問黎元。嘉會異千載，休聲聚一門。象賢俱秀出，濟美並鴻蕃。性復朱繩直，書曾玉露繁。十年森氣象，江海豁詞源。心伏驚諸老，名聞動至尊。深嚴親賜策，淵默靜臨軒。明白朝廷制，丹青教化原。屢聞呼萬歲，爭請累千言。宜有非常遇，誰嫌不次恩。官儀推粉署，地望逼星垣。令問人人得，風流善善存。春華照棠樹，高韻溢瓊墳。義辱交游接，歡心扑笑煩。空慙一枝小，常謝北溟鰥。

召赴崇政殿觀新樂

聖人千歲合，禮樂百年興。律以聲身效，功兼遠作稱。道將諧一變，天欲佑丕承。舊典周官在，遺音制氏增。獻音嘉魏夏，博物待延陵。金石完新制，工師變舊能。英華融治世，淳古遠遺繩。經觀傾朝野，廣歌望股肱。和風動寥廓，協氣散凌兢。帝所眞疑夢，天階自絕升。三雍漢未盛，九辯夏徒聆。珥筆欣據頌，名山益望登。

社後雪

故陰不自斂，飛霰一何驟。強妬春陽盛，那妨玉瑤潤。滔天初極望，見曉已全消。詎損朱華麗，祇添綠野饒。泥塗窮道路，絲絡亂隨貂。遂恐天時錯，仍虞歲事枵。浮雲猶苦結，燕賀乍驚飄。但使風從律，無嫌物反妖。初過元日社，又放紫宸朝。乘興從君飲，孤音續郢謠。

立春日乾祐縣送梅花

終南全近蜀，春日得新梅。始信秦風是，非關越使來。詩終南何有，梅有雪雲明。自照雲葉薄，誰裁香重浮。山露清澹俗埃，衆芳知道矣。獨秀亦悠哉，翫綵何勝妬。嚴妝真自猜，差池鼎鼎味。曠絕棟梁材，把酒千山外。那令寂寞開。

淮西廟梅花獨此處有之

杳杳江南村，芬菲臘後春。逾淮翻不變，映雪已爭新。俠骨香驚俗，冰膚冷照鄰。定非隨驛使，直恐謫仙人。閑笛空含怨，看圖恨失真。應爲一時賞，莫與衆芳倫。

形像象虎

備物崇寶饗，斯饗宵虎形。熬波煩巧匠，象武示君靈。天產參多品，秋嚴鑒外庭。炳文隨鑠刻，載氣得儀型。服猛非同趣，昭文亦異經。碎身如見取，調鼎薦芳馨。

同徐監簿瀟溪望長安

驅車凌瀟岸，回顧望長安。北關塵明滅，南山氣鬱盤。人來日遠近，城轉斗闌干。長樂鐘聲斷，秦川樹色殘。

聽歌迷夏首，倚瑟想郎鄉。黃髮驚遊子，因知行路難。

聽詩

捷報蒼龍關，書從白豹城。關中名大軍，所至開河關。地利雷雨肅，天兵氣攝千山動。威加萬里平，獻俘多寶玉。効首悉長蛇，社稷靈何遠。嚴嚴策自精，餘妖暫膽沫。壯士待興行，天馬來西域。貂裘實上京，遙知無千羽。冠劍賀公卿。

寄上涿州吳氏

天闊愁揚子，諸侯困仲舒。反爲清淨誤，竟以謫謫疎。開幕臨漳水，懷車下石渠。塞翁輕失馬，莊叟樂觀魚。倚杖曾何怪，逍遙直自如。貴爲千騎長，富有萬家居。臥理翻無事，高談雅不虛。舊憐狂簡性，遙想賦歸歟。和永叔對雪次韻

爲紀四調舊相韻

驚鴻卷白日，朔氣逼寒門。已密何須急，雖多未覺繁。勢輕飛有態，光潔憂無痕。礙石封喬木，玲瓏綴夕軒。迹深看敗絮，歌苦相車輪。潤澤磨膚寸，愁消怯晏溫。崩騰雲將合，風香雨師屯。壩去蛟龍亂，堆成虎豹蹲。夜明休秉燭，詩興助開樽。公若憐蒼桂，那辭訪小園。

和鄭慶聖會持國雪十八韻次用

集霰羣陰結，飛霰萬高低。乾坤豁開闢，方域露端倪。廣宇規茅藉，彫墻築粉泥。山容包紫翠，壤色變玄黎。簡萬來從越，冰純製自齊。遊歡歡牧馬，獵興助良義。修貌沾珍粹，因方銜角圭。隙間蠅可抵，行際道先迷。沾服驚遊鶴，臨淵怪飲鵝。關元思暖律，陰伏憫靈爐。難誤鳥成鶴，機分鶴處難。慘厲森若壁，墮指酷逾封。澤國水還積，焦原足易捷。賓櫺欣夜雨，季女感朝陽。舟楫膠膠壑，驂驢滑滑蹄。斷冰歌說苦，掃地杖頻攜。景幸人人得，時從物物題。長吟歌興樂，安羨舞前溪。

奉同鄭慶聖雪

便旦滿城雪，從天萬里風。陰沈朝日變，慘澹宿雲同。徑渡湖沙遠，華飛海上空。崩騰象上下，眩晃失西東。帝所銀爲闕，河漢貝作宮。瑤林高不極，璧水闊無窮。巨麗神仙境，精微造化工。霏花爭爛漫，噴霧極溟濛。增活埃塵俗，苞含物象充。牛衣愁病客，鶴髮思衰翁。侵冒貂餘黑，憑凌火似紅。厲威深剝鍊，正色坦昭融。妬舞多珍重，迷羣有斷鴻。陽微怯頻復，陰老恣驅雄。節屋賓賓等，輝煌晝夜通。歲華驚朔易，故老識年豐。占風觀寶右，聞歌慕郭中。閉門徒自喜，乘興力難崇。

再和鄭慶

五寒凋暮節，大雪冒神州。氣象昏千里，光芒混六幽。度前數過目，隕曠葉驚秋。烟素長難引，雲羅薄自浮。勢輕低更起，影亂去還留。玉石均朝采，珠璣共暗投。園城明組練，格野亂旗旄。模象羣形富，牢籠衆險周。

塵空踏曳纖。朝望快登樓。栖壁因珍。裝。離。離。寶。鈎。潤。應。河。澤。比。甘。豈。井。泉。伴。萬。物。紛。同。歸。繁。陰。慘。其。愁。
波。聲。增。抑。抑。原。色。借。來。赴。遊。醉。時。吹。面。欺。食。屋。酒。委。驅。除。夏。盡。盡。排。莊。楚。氛。收。人。謝。泥。塵。辱。家。成。汗。漫。遊。
畫。圖。饒。粉。墨。比。興。極。歌。賦。積。久。風。遠。厲。消。通。歲。幸。適。短。才。非。子。敵。祕。思。爲。君。抽。高。韻。侵。梁。郢。煩。言。不。可。酬。

查公祠大樹

若人既羽化。伊樹亦千年。委幹龍蛇蟄。此樹棲反。下入土中。交陰孔翠鮮。流光駒過隙。浮世海成田。信有
壺中藥。能移物外天。異游藐何許。神理值茫然。會見遼東鶴。悲歌感市廛。查公所居近市。今此樹乃在郊
外。非真神樹也。

七言長律

劉永年都署清燕堂

漢庭謀帥用詩書。丞相今來握虎符。樓下傳言皆緩帶。軍中談笑亦投壺。故開廣樹宜高會。自有清泉入
虛甌。三輔衣冠獻諸俗。五陵豪俠壯規模。樵牛曬酒捐長日。畫管哀弦舞雜珠。射取天狼作乾豆。莫推衛
霍擅西都。

和王侍制新作白雲亭七言十韻

六朝形勢會層軒。前俯蒼洲卻蹕山。二水中分經潏潏。萬峯離立翠回環。古人遺蹟興亡外。良守來居仁
智間。應證同家樹愛。放懷真與海瀾閒。嗚呼風雨知何處。望及雲霞若可攀。喬木參天情城郭。浮萍滿
地笑人寰。楚語清絕酣秋興。吳榜從容舞玉顏。象魏由來心自遠。涓涓聊復樂忘還。掖垣幸許追遐蹟。天
祿仍欣接近班。塵土揚州願欲白。遠從君借懸珠屏。

和陳度支杜城園池長韻詩。相文惠公兄弟舊名園

三輔衣冠多俊賢。邇來風物故依然。君家復在城南社。時望從知尺五天。章氏訓經門益大。鄭侯治第世
相傳。雪殘太一虛無裏。塵散重城蒼莽邊。脩竹萬竿迷暗谷。清泉百道散鳴泉。欣欣樹色知春近。寂寂禽
聲覺地偏。使節歸來同畫錦。扁舟浮去似登仙。神譚適野非無興。更把逍遙池上篇。

賀春卿拜資政殿學士移南京留守

自昔東郊擇股肱。至今筭簡委名卿。官儀高出金華殿。地理雄專北斗城。寶帶別蒙天馬賜。彩衣仍照玉
符明。正風鼓動周南什。和氣銷除武庫兵。聽訟甘棠從勿剪。攀轅舊吏不勝情。千年重得吳公守。門下無
由望賈生。

公是集卷二十七

五言絕句

蒲三首

青青水中蒲。根葉自勾帶。今我不如彼。望君萬里外。
青青水中蒲。秀色宜三春。常苦秋氣早。飄飄露路人。
青青水中蒲。誰能移之陸。婦人棄所拘。憔悴甘獨宿。

順州閑角

北山三千里。歸來已近邊。如何閑鼓角。最坐更悽然。

瑞竹堂詩。本往來者因以瑞名

幾節偶相並。雪霜終不迷。應將古人比。孤竹有夷齊。

暮冬寄聖域第二首

流水應無極。東流向海城。殷勤囑雙鯉。爲寄別離情。
海上春常早。相思正一涯。北風吹雪盡。遙想折梅花。

東樓所贈鳳凰樓也

能憶望鄉思。慎勿上東樓。海氣常常霧。油聲故故愁。

鼎池用太守贈此。通源入九尺。得明處受一斗。餘則盡如新。鼎下有物。如青紫色。使人不知。蓋水中。鼎下有丹砂。可一升。曾太守取去。云是金。鼎子因誤。鼎也。

丹成雞犬去。鼎在陵谷遷。惟有千年鶴。時來浴水邊。

喻臺

高臺映水末。極望有層軒。覽物惟長嘯。逢人未始言。

酒坊

悠悠轉小棹。漾漾逐浮萍。載酒和嘉月。投竿弔獨醒。

杏源在對堂。四面時可通。小船兩旁。種花有青。最巨故名。

淺水通漁艇。低花損帽簷。東風日夜起。幽興此中添。

蓮池在對堂東

東池種蓮子。紅白間稀疎。夏木陰成後。君看錦不如。

漁臺在鼎池上。北即城。南即鼎。臺下于此。

陳漁何處好。層觀倚高城。快意層門咽。安知萬里鯨。

花嶼在鼎池

孤嶼曲池中。芳菲四面同。春愁隨雀舫。綠繞未曾窮。

袁真人祠

韓節朝何所。白蜺空此堂。神仙詎可得。客到強焚香。

丹井在真人祠

清源祇數尺。知是鍊丹餘。安得棲真子。相邀肘後書。

竹園在丹井

層岡南面起。仰見樓臺姿。詰曲成幽洞。因堪象武夷。武夷有毛洞也。

大嶽使宅堂前

長嶽臨柏堂。小枝猶合抱。得地遂天年。斧斤安敢到。

紅玉誰家女四首。中記所見

紅玉誰家女。雙瞳如水流。映花看淺使。不覺壓搔頭。
紅玉誰家女。明眸奪青春。羞人不得語。含笑卻成嗔。
翠霞金縷衣。獨立顰斜暉。無奈春風蕩。吹人只欲飛。
春風能吹衣。不能解人意。使我為朝雲。與君從此逝。

清明後屬

留滯江南久。今來萬里歸。春風稍和暖。作意入雲飛。

憶關中諸弟

好去北歸屬。憑將千里書。還關何日到。送目故愁予。

立春日宿高陽關。以病酒不飲。復用前韻。

月色初元夜。花香麗綵春。而公高陽客。翻作獨醒人。

寄書

區脫逢歸驛。作書盡寄聲。那知夢驛路。先入大梁城。

雨後回文

綠水池光冷。青苔砌色寒。竹深啼鳥亂。庭暗落花殘。

芍藥

雨晴時相照。芳香暖競飄。波翻蜀地錦。霞萃赤城標。

萱花

種萱不種蘭。自謂憂可忘。綠葉何蕪蕪。春愁更茫茫。

憂韻

圖書如遺履。吏事累志意。招邀即逍遙。醉寐自棄置。

山行

荒徑尋東西。回環極翠微。空持征鳥意。長作隼鴻飛。

池上

脩竹仍封雪。交渠已泮冰。那知四時改。獨有醉騰騰。

過分水嶺

去去百憂集。回頭歸路迷。紛然萬行淚。自逐水東西。

草蟲扇上

酒落烟紈薄。宵翹物象奇。坐愁冰蠶釋。深恐夏蟲疑。

雄州留寄薛翁

沙漠惟逢雪。燕鶯不見春。聊將會折柳。留待未歸人。

馬上口占

冰澗橫橫水。風松高下聲。遠遊應易老。故馬更難情。

冬至

寒事欲無幾。春歸方有期。嘉辰正須醉。愛日爲君遲。

南齋病臥

香卷風飄幌，燈昏雨映簾。客愁潭不寐，更覺漏聲添。

對月口號

今夜閨中月，應憐破鏡輝。南飛鳥與鶴，爲我報將歸。

戲題

薄宦遭百舌，不如歸去來。提壺沽美酒，泥滑滑如苔。

戲呈叔恬府君

聞道珠履客，今朝黃綬歸。定知高士貴，一府莫言非。

東池避暑二首

涼風千箇竹，疎雨萬枝蓮。自是清無寐，非關醉不眠。
翠石瑯玕色，長楊風雨聲。不須醉劇飲，此地有餘清。

古北口守歲二首

春渡遼東海，星回幕北天。悠悠鄉國別，明日便經年。

山靈寒隨盡，燕北霜山盡。此春歸客亦歸，一杯分歲酒，送臘強依依。

公是集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題行者店石楠

無限荒山祇一家，竹園蔬圃寄生涯。老翁手種石楠樹，三十餘年看好花。

翠鍾亭二首

空城風雨晦如秋，漠漠長江天際流。故倚高樓望行色，南山不見使人愁。
江外羣山如畫圖，輕烟殘雪入荆吳。東風醉問春多少，遠郭垂楊十萬株。

李氏池上醉中詩

春塘泉脈活龍鱗，宿雨花枝覆錦茵。薄俗不容白眼客，醉鄉自有葛天民。

中秋夜作

淒風白露墮清秋，月上江湖開客愁。世事紛紛欲如髮，醉醒任意判悠悠。

思鄉嶺

絕壑參差半倚天，據鞍環顧一悽然。亂山不復知南北，惟記長安白日邊。

宿鳳子嶺客廬中此嶺無水往來驛人常擔水自遠也

千山雪遠帳虛寒，一半冰消塞井乾。憶臥衡門甘泌水，可憐孤枕未曾安。

摸斗嶺

盤峯回棧幾千層，徑欲凌雲攬五繩。浪得名名夸鄙俗，古來天險絕階升。

狎鷗亭

波光柳色交相亂，野客沙禽特共閒。未醉那宜徑歸去，夕陽猶在杏花山。

黃河

輕車重馬自相騰，橫度長河百丈冰。貝闕珠宮應浪語，黃沙際海谷爲陵。

過臨潼口號

雲消歸路暖無塵，試學章臺走馬身。塞柳關榆真相惱，小園桃李解迎人。

寄張四二首

城下清淮百丈深，樓前明月冷鎔金。何似關山望處景，因人寄示隴頭吟。
清秋千里夢相思，灤水淅淅浪各一涯。洗耳君方避堯舜，濯纓吾請學鴟夷。

寄聖民十月十一日方到

駿馬望君秋暮時，君來何後菊花期。齋中故有金鈴酒，猶可離邊倒接離。汶陽有金鈴菊酒，味殊勝也。

送蕭山和弟

江上蒼山百里圍，鑑中明府校書郎。臘梅冬笋知時節，驛騎回時早寄將。

絕句送和弟行東舉兼過獻臣二首

落日濃霞輝碧潭，淮南風物似江南。榜船載酒隨鳬雁，物色詩懷著意探。
西風滿眼荻花飛，楚澤秋光一半差。庾亮好期張仲友，捲帆應帶海山槎。

渭城

舉世幾人歌渭城，流傳江浦是新聲。柳色青青人送別，可憐今古不勝情。

虎丘和孫可述

崑閬乘沙不可攀，蓬萊涉海去無還。寧知勝絕神仙境，近在青林紺宇間。

畫屏二首

滔滔江湖萬千頃，何爲飛來入軒屏。大滂不增旱不減，靜聽無聲視無影。
六月炎蒸百慮煩，舉目一見心暫閒。市人悠悠那得識，此意高山流水間。

自西橋至紫雲觀酒作樂即事呈府公四首

欲暖水流初汎汎，半閒人意正悠悠。清觴自可輕相揖，高管無端吹暮愁。
澹烟蒼翠籠高樹，密竹交加隱曲堤。水調向終人欲醉，夕陽稍近戍樓西。

酒樽長樂勿復離。舒鴈遊船爭亂飛。乘興正須勤一到。會令魚鳥見忘機。
主人宿望功名際。下客素心江海中。舟楫由來歸傳說。治浪元自屬漁翁。

雷琴

三百年中天下工。密移山水入號鐘。世間會有孫枝在。自是知音不可逢。
予所寶琴。大曆年中雷琴師。刻今三百年矣。

晚步城上寄貢甫

雨過行尋舊履基。江南山色遠相隨。池塘芳草新無限。還引新詩入夢思。

雪後見山樓

春寒天氣似江南。閒倚高樓酒半酣。盡借前山作屏障。更煩佳雪洗烟嵐。

送人遊蘇州

真倚春風爛漫遊。姑蘇臺上特多愁。傾城人逐鷗夷去。惟有空江日夜流。

重登見山樓有感

高軒送目萬重山。不盡東西千里間。長嘯何由生羽翼。徑排雲霧看人寰。

答鍾元達覓藕栽二首

紅妝翠蓋出污塗。水面風吹醉欲扶。自是凌波有仙種。文君莫訝茂陵姝。

漸點青錢浮水面。猶將素節泥泥沙。送君百頃風潭上。莫笑元非十丈花。

新年

雪消冰解漏青春。醉眼驚看物物新。已識年華似飛鳥。直將身世委天均。

果園巷訪楊寺丞

雪霽江城氣色春。果園巷口靜無塵。林間水上俱通馬。徑入誰能問主人。

開江十吳九得洛相酒戲呈二首

洛城春酒碧霞光。東閣遙分東觀郎。陳侯應嗤伯松拙。魏侯元惜次公狂。

衆人皆醉屈原醒。天祿寥寥白髮生。東顧君當游相國。那能我自勝公榮。

朝謁武信殿三首

旌旗千里自天來。投策黃河飲馬回。聖主驪兵方外服。東巡日觀望蓬萊。

原廟衣冠渭北遊。侍臣世世祀春秋。敵馬何由向南牧。萬神相與衛軒丘。

天下安危寄老臣。帳中談笑靜邊塵。丹青未備雲臺像。笏管猶悲道路人。

微雨登城二首

雨映寒空半有無。重樓閣上倚城隅。淺深山色高低樹。一片江南水墨圖。

日午風高新雨晴。殘花飛絮兩輕輕。垂楊緩轡饒閒望。時復林間布穀鳴。

簫下

簫下渠泉朝暮聲。樓頭山色四時青。此中故有無窮意。正要悠悠醉復醒。

園棋調鄰幾

華髮仙翁共奕棋。樵柯爛盡忘歸時。洞中日月遲如此。世上榮枯更得知。

見召西陽池汎舟仍示雅章因成二絕希笑覽也

畫舫欲隨波上下。行人先似水西東。翠萍卻是多情物。漂泊不離芳沼中。

習池幾度共芳菲。爛醉池頭到落暉。臨去主人雖不召。山公能不少依依。

順州馬上望古北諸山

平原不盡對羣峯。翠壁回環幾萬重。昔日映雲何所似。秋江千丈碧芙蓉。

伯勞

伯勞東去燕西歸。可惜春光相見稀。惟有歌聲留別恨。畫梁三日更應飛。

同河中府簽判劉狀元廷平訪華陰雲臺觀陳搏先生故居是日雲霧不盡見諸峯
平舒道上望諸峯。翠出浮雲幾萬重。過客仍迷五里霧。真人與致二茅龍。

題感化源畫清濟貫濁河圖

濁河清濟坐中分。沙浪澄波兩逼真。自畫壁來多少日。誰知清濁幾何人。

西樓

西樓獨上不能迴。邊郭新花正盛開。誰信不曾騎馬出。春光自到眼前來。

興慶池送江淮陳度支是日微涼

芙蓉滿地水浮空。不意江湖入望中。獨把一杯送歸客。可憐羈思滿秋風。

九疑山圖

蒼梧南岸碧嵯峨。直上雲霄不若多。天使九峯迷萬世。可憐虞舜不悲歌。

送智慈

海上忘機是白鷗。暫來非爲稻梁謀。乘風又作滄浪別。悵悵居人浪得愁。

西掖閑寫

宮樹陰陰翠蓋成。熏風盡日語流鶯。祇應欲助歸田興。故作林間舊友聲。

遊龍山

七澤高秋霜葉紅。龍山一望夕陽中。愁來乘興時時往。楚老相疑是孟公。
孟喜在荆州。過襄陽道此山。盡日乃反。

水映朱扉樹遠城。午天隨照僕姑鳴。馬蹄款段春泥熟。自愛乘涼半日行。

出城

水映朱扉樹遠城。午天隨照僕姑鳴。馬蹄款段春泥熟。自愛乘涼半日行。

公是集 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琵琶亭

江頭明月琵琶亭，一曲悲歌萬古情。欲識當時斷腸處，只應江水是遺聲。

過湖城

過湖城謫仙不疑傳作，北關公卿如堵。誰持一語判興亡？君知京兆人無及。正用春秋侍帝旁。

晚步

城頭雪色連雲色，池面冰光亂日光。泥滑應須勞杖履，幽期恐後野梅芳。

石碑磯

長江激水成飛電，蒼石橫波起疾雷。自覺心能仗忠信，布帆無恙御風來。

送張岳同年

長安道側風塵裏，傾蓋相逢許白頭。誤在盧前已深愧，莫隨時態作沈浮。

答劉同年

自無金骨凌風相，心愧仙翁度世方。一聽山中白雲曲，已如揮手謝華陽。

道思

淮上秋光凝客恨，城頭暮色滯斜暉。獨醒未必能勝醉，遠望由來可當歸。

楊無敵廟在古北口

西流不返日滔滔，關上猶歌七尺刀。慟哭應知賈誼意，世人生死兩鴻毛。

雪中詣相國寺

西風卷雪白如沙，索漠空林開白花。病僧迎客興不淺，自啓軒窗煎越茶。

柳河

相望不容三日行，多岐無奈百長亭。欲知河柳春來綠，正似山松雪後青。

神山在鹿兒峽北

林立衆峰俱到天，傳聞此地有神仙。名山三在蠻夷國，方士之書猶信然。

早春野泊壽寧觀

小逕連村行幾曲，垂楊未綠草成蹊。門前野水還如帶，恐是仙源使客迷。

依韻奉和梅堯臣四首

陰雲著地無精光，細雨翳日看微茫。千里江山在何處，心憐社燕衝風翔。

春草

而今四海雖休兵，猶有防秋在戍城。征婦裁衣欲寄遠，時將蟻子候陰晴。

欲掃鵬翅還北溟，欲引義轡來東瀛。從茲陰翳永絕滅，康衢不使泥塗生。

公是集 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三五三

公是集 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三五四

春草餘條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似嫌車馬繁華處，才入城門不見生。

寄王閣使十月十一日寓州相別十一月十一日聞過古北口

憶醉離亭舞翠娥，舉觴同聽渭城歌。故人卻出陽關見，愁問行雲奈若何。

興化寺花

蟠桃浪占三千歲，琪樹虛傳十二城。爭似此花常在眼，風吹日炙四時榮。

古北口

自古北口，即奚人地。皆山居谷汲，耕牧其中，而無城郭。疑此則春秋之山戎病燕者也。齊桓公東馬懸車，涉辟耳之溪，見登山之神，取其戎菽冬蔥，布于諸侯。蓋近之矣。口占一篇，因以傳疑。

直舍竹下殘雪二首

東馬懸車北度燕，亂山重復水瀟瀟。本差管仲令君霸，無用偷兒走馬前。

阿蘭三階散井幹

宮闈十仞逼雲端，故留殘雪侵春寒。欲伴孤篁老歲暮，重疊空階委玉塵。

十一月十五日朝拜章武殿雪中口占呈聖民學士

原廟衣冠月出游，侍祠義比漢諸侯。應有海神朝轉關，勿驚飛雪滿皇丘。

歲暮雪中寄隱直前年季冬與隱直相會京師凡十餘日

長安積雪深三尺，窮巷相看共一樽。物色歲華還彷彿，異方回首重消魂。

秋夜見月

微風送雨江南去，涼月銜雲海上來。暑氣頓除秋暗入，忽疑浮漢弄昭回。

別查文

兔園風物共追遊，直自霜秋到麥秋。何故臨歧猶有恨，未曾攜手上商丘。

登新河橋詩此河受三十六陂水

朝陽破霧水浮空，極目江湖一望中。三十六陂冰雪解，魚龍鱗鬣動春風。

小園

弱柳低花俱有意，淺沙深竹總無塵。從今不恨交遊絕，還倚東風作主人。

雪霽行小園

力掃層根通野徑，少留林下訪初春。魂翻眼眩看梅杏，幾處攀條輒誤人。

正月二日雪後到小園

新年已覺有春光，宿雪無多映夕陽。竹箭晴來依舊碧，柳條暖去不勝黃。

納涼明教臺呈太守

臺下井泉冰冷滑，城隅川色綠光絳。多慚簪領相寬假，全得南風一日涼。

公是集 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公是集 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三五五

開張隱值率范十九佑之遊邊寄之三首

莫怪黃河來積石，又疑弱水隔崑崙。若嫌古記難全信，他日君歸與細言。
未甘海上乘桴去，猶託隆中竟日眠。努力英雄樹功業，鄙夫洗耳太平年。
紅旂白羽尚紛紛，渭北洮河十萬軍。歷覽山川窮勝負，朝廷肯棄奉春君。

題淨嚴觀春波亭

滿目烟蕪綠滿江，淹遺恨楚江涯。仁人四海皆兄弟，何必東風恨別離。

初雪

冥冥濃雪半空黑，烈烈北風吹日回。海水翻從九天落，龍沙卻渡五湖來。

野人致枸杞膏

爛蒸香膏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撥芳辣。

答杜九重過東門船戲作

共醉江南日落春，悲歌一曲思離人。卻尋陳迹愁先亂，況復青青柳色新。

牡丹三首

刻成紅玉萬枝香，排出華燈四照光。開道閨風有琪樹，可能一二敵芬芳。
宮女散花不必勻，淺紅深紫自爭新。已能含笑驚愁眼，枉是無言對事春。
密密芳華亂夕暉，碧油幕下覺春遲。何時謝絕人間事，看盡東風爛漫時。

題羅師雙樹院

雙樹婆娑三百年，江南秀色上曇天。不知昔日羅來種，正爲道人開法緣。
雙樹之今成屋五十餘間，佛事甚盛也。

揚州四歌二首

淮南舊有子遮舞，隋俗今傳水調聲。白雪陽春長寡和，蒼苔愁絕郢中生。
半夜暖風吹朔雪，東城南陌曉來春。郊光野氣望不極，柳意梅香愁向人。

獨閱齋房題名不見永叔戲作七言

十二樓居五碧城，詞官多識漢名卿。蓬萊仙客飛升早，不向丹臺稍刻名。

自東門汎舟至竹西亭登鳳丘入廣谷戲題二首

汎汎扁舟春水平，綠蘋白芷欲齊生。王孫自喜山中客，莫唱淮南招隱聲。
萬年蒼翠隔晴川，寂寞荒城三百年。此地重聞歌吹發，揚州風物故依然。

養雞

蒼鷹深澤漢汝南，長鳴獨與古無雙。蕭蕭風雨思君子，欲倚空庭聽雨談。

受詔俟代先遣家人南歸發後一日寄內七言

公是集 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五三六

年長漸難禁遠別，宵長初信有相思。天寒展轉不得寐，一夜風吹庭樹枝。

一百五多葉白牡丹答陳度支二首

玉色天香無與倫，祥風暴雨判多愁。君知大半春將過，初識人間第一流。
嵩少雨晴寒食時，年年驛使按瑤墀。塵埃落莫長安陌，笑倚春風不自知。

安福院二首

溪流婉婉樹叢叢，複閣虛廊小徑通。下馬解鞍一長嘯，便疑身已出塵中。
三十六陂秋水來，龍蛇奔走起風雷。老僧與僧南軒地，曾是憑欄心目開。
其下，草樹幽邃，有溪山之賞，予勸寺僧鑿所鑿爲軒，可以盡觀覽之勝也。

題新開花呈永叔

野客賞春憐物華，不將手觸新開花。且留林下引狂蝶，看舞東風傾綠霞。

東山別史編纂及所游

獨孤刺史提千騎，飛蓋驩游向此中。高岸如今已成谷，還如峴首憶羊公。

五色薔薇

春來百花次第發，紅白無數競芳菲。解向人間占五色，風流不盡是薔薇。

黃薔薇

綠葉黃花相映深，水邊臺畔結浮陰。何人解賞傾城態，一笑春風與萬金。

嶺林

已看秀色動高林，會見嶺嶺滿翠岑。不學渭川千畝富，欲開嶺谷鳳凰音。

杜鵑花

嫩紅輕紫仙姿貴，合是山中寂寞開。九陌風塵肯相顧，可憐空使下山來。

公是集 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

呈主人二首

世上年華似草般，俗中形態若樊籠。解開絳帳陳紅粉，何必通衢獨馬騶。
兩催春盡苦無多，柳色花香奈汝何。誰舉一樽腸明月，小垂手舞緩聲歌。

迎春花二首

穠李繁桃眼未明，東風先入九重城。黃花翠萼無人顧，浪得迎春世上名。
沈沈華省鎖紅塵，忽地花枝覺更新。爲問名園最深處，不知迎得幾多春。

自淮南移天平愛西路安撫使六月初入東界得快雨是時齊魯久旱欣然作小時示放奉

世等聊志一時意耳

東郊問俗擁征轅，天與爲霖破鬱煩。暫愧泰山雲觸石，誤疑剡史雨隨軒。

僊師驛觀先帝所植兩松及錢丞相壁記

華封耆老望車塵，故以青松祝聖人。雲去帝鄉桑棧海，舊枝重疊長龍鱗。

十二月二日

十月黃河冰未斷，柳條若若草離離。寒雲逐馬聲相續，都似江南秋半時。

便坐廷中相生嘉禾兩本因成二十八字呈同僚諸君

報政三年愧魯公，將何歸奏未央宮。便廷嘉穀知天意，因得從容賀歲豐。

即事二首

長日薰風春欲回，啼鶯鳴鵲亂相催。不嫌柳絮都飛盡，惜許餘鶯取次開。
白社不知天上藥，殘芳可惜逐東風。誰家酸醢花正發，走馬平明看醉翁。

種花五首

粉華朱華俱滿堂，鶯喧蝶舞亂春風。前年手種今年看，自覺淹留已老翁。
弱柳海棠雖晚發，翠眉紅臉已齊開。蜀姬顏色巴姬舞，併送春愁入眼來。
長愛武陵溪上人，種花無數碧溪濱。真輕野客時情薄，看盡靈桃歲歲春。
行邊新芳不擬回，春光二月已全催。江南寒食饒風雨，未落應須日下來。
憶昔空園今作林，牆頭枕上總成陰。廢興人事非天意，時暫紛華亦費心。

探花郎送花坐中與鄰幾戲作七首

兩郎探花如顧山，紅紫黃白俱可憐。春風過此即掃地，爾復碌碌慰眼前。
兩郎放蕩不自矜，春物寂寥事得知。能讀離騷飲美酒，頭白江翁殊復奇。
春服始成天氣新，沂水風起如魚鱗。由來舞詠吾與點，童子與公凡幾人。
眼昏頭白老西唐，三十餘年離舉場。春色年年在瓊苑，曾經十榜探花郎。
漢洧芍藥堂背萱，濃紅柔綠相映繁。鄭衛之風久寂寞，坐無詩翁誰復言。

公是集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

閣後畫簾中自生梧桐手封殖之因作口號呈范七王八二閣老
常詠梧桐待高鳳，忽經阿閣見孫枝。朝思未放江湖去，更看亭亭百尺時。

種梧桐

欲種梧桐滿碧軒，春風岑寂映琴樽。雖未能令丹鳳至，要須長絕衆禽喧。
山僧說：百鳥莫與梧桐相，避鳳凰之類然，古無此論也。

別永叔後記事

醉中不記別君時，臥載征車南向馳。驚覺尙疑君在側，滿身明月正相隨。

即事

梅醫稀疎無臘白，柳眉繁弱未全青。牆頭紅杏春多少，醉看愁吟意總隨。

寒蘆

洞庭木落風霜秋，黍稷處處使人愁。可憐一見京塵裏，卻憶孤槎天際浮。

公是集 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

三

公是集 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

三

醞釀香最奇。古人不聞今始知。世間此輩復何限。零落深林方足悲。

桃花三首

清露濃霞滿眼春。華香弄影地無塵。仙源一入吾將老。不學武陵溪上人。

聞御試畢寄同人

鵬欲圖南魚戴角。風雲變化不隨時。誰知道世賢牙者。翻覆西廛數局棋。

在北得家書

論從定約欲車回。笑領雙魚手自開。便覺長安近于日。不聞人自日邊來。

奉天門觀汝水

流水回還幾幾環。亂山蒼翠擁層巒。會將綠蟻捐長日。幸有高風送麥秋。

崑丘臺

重巒似欲學層城。上有帝宮人不行。訪古尋幽復觀化。垂楊生肘未曾驚。

洪澤阻風

風振蒼山海逆流。扁舟未濟使人愁。聊把釣竿消永日。溪翁沙鷺共悠悠。

時會堂二首

雪簷蒼山未有塵。陽崖氣色已含春。不關南國年芳早。自爲東藩欲買新。

十二月雷後作

臘破春光逼眼來。喧風青雨雜輕雷。黑貂已敝京塵裏。興發猶堪買酒杯。

寄賀隱直捷開封府解

高士何須輕主簿。客星今欲上靈樞。題名趁取臺中舊。前後龍頭屬當家。

聞張給事倍道兼程已過古北戲作七言

叱馭勤王肯暫留。邊沙朔雪犯貂裘。飛黃一日須千里。應笑迂儒騎土牛。

雷雨

寂寞荒居草木深。商歌猶足玩愁霖。仰頭笑問豐隆苦。亦未妨人倚柱吟。

羣影叱咤竿影直。雪中霜裏伴松筠。可憐憔悴凌雲色。還是昂藏獨立人。

江梅

江南誰折一枝春。玉骨冰膚畫不真。撩亂清香隨驛使。塵埃滿眼正愁人。

觀兒童逐兔輒失之戲呈希元二首

碧眼兒童誇絕倫。競驅羣兔覺飛塵。俯身撿下重間去。空聽弦歌不見人。

滿目蒼山宿草衰

滿目蒼山宿草衰。雪殘深谷正多岐。莫將弓箭窮飛走。笑殺黃鸝下兒兒。

初出古北口大風

我持漢節隨和親。北上邊關極海濱。宜有鬼神陰受命。勁風來掃幕南塵。

十二月十二日齋祠西太一宮是日大風

絳闕碧城天與通。世間惟望氣渾融。神仙定與塵埃隔。自怪來時亦敗風。

和聖俞逢賣梅花五首

送臘迎年越嶺梅。幾時隨驛過江來。上林桃李顏色已老。東風寂寞開。

三月都城雪卷沙

三月都城雪卷沙。幽芳偏恨雜羣花。九衢何處江南客。一笑相知越女家。

東阡北陌競春游

東阡北陌競春游。弄雪翻雲爲少留。落去能無怨羌笛。折來端是亂鄉愁。

安得繁英種滿園

安得繁英種滿園。風前月下共方樽。放歌起舞凌陰裏。長使清香濯醉魂。

可憐風雨逼流陰

可憐風雨逼流陰。無奈芳菲惱客心。暫引江南春入眼。不辭多擲袖中金。

觀城上梅花憶和

城頭梅樹花初發。每到花前憶刻中。白水碧山應不少。與誰攜手過春風。

送張諤歸

雪霜載塗春欲曙。江流水駐君北歸。南方遐復久共住。可憐不及雙飛。

秋曉雨中隱几偶書寄聖俞五首

秋雲欺日不得光，西風送雨寒蒼茫。北來鴻雁翅羽濕，那能自致凌天翔。
如聞鸞鳳思弄兵，凶台特險愁孤城。軍書插羽催不怠，安得良術吹天晴。
窮秋未窮草木衰，里人過半單衣衣。谷中吹律不可待，上天愛日何時輝。
我欲乘桴渡南溟，手攜水伯趨蓬瀛。秋來雨多蛟蜃喜，滿目愁見風濤生。
安得獨上崑崙巔，側身常近清陽邊。氛妖散散昏墊解，使我目朗心蕭然。

羊角風

我似靈鯨初化鵬，徑辭北海向南溟。可煩更借扶搖力，已度皇蘭望紫庭。

觀梅櫻桃

梅花欲落櫻桃盛，白雪彤霞各自愁。腸斷黃蜂與粉蝶，東園來去不知休。

露河

飲馬長安行且臨，雕鞍金勒映春朝。露河正月冰都盡，不惜障泥走度橋。

陳勝

夥涉於秦欣據陳，力崇司過督羣臣。欲將燕雀輕天下，自使侯王不復親。

客寄天台月桂子

天上仙人月裏栽，無端飄逐海風來。可能種作千尋樹，歲看高花爛漫開。

辛卯十二月同持國游會觀各會賦詩後一年會靈燒高下俱盡天子爲先朝所爲不忍廢復

治集藉路放涓陽帝祠制度五歲同字毋乏事而已不能如向之鉅麗也戊戌十二月以事過

謁祠下作七言寄持國

白玉五城十二樓，還曾同作采真游。重來無復壺中景，惟見蒼林鎖碧流。

戲成一首

參差翠嶺坐中分，斷續流泉盡日聞。何異高唐與巫峽，夢餘真復有朝雲。

雜詩三首

大梁公子樂邯鄲，愛士能從市井間。雖詫平原傾食客，魯連猶蹈海濱還。
季長誕節薄拘備，俳笑紛紜絳帳居。爲問從來三輔士，幾人門下擲衣裾。
天祿先生空白頭，時時好事載書游。滑稽不及鴟夷輩，寂寞端成漱德侯。

絕句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盡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微開門戶又翻書。

彭城先輩未披奇采早飲雋聲遺詩寄答二首

清門早日映朝端，俊域于今有二難。虹氣縹緲徒想玉，國香聞處已知蘭。

劍池夜久光芒聚，夢草春深景象寬。寄惠新詩仍過此，濡毫容易報琅玕。

朝日偶作呈友人

漸知春意入桃來，向午池冰已半開。和氣滿天真可望，憑君須上最高臺。

榴花詞

熏風四月羣芳歇，火玉燒枝拂露華。偶坐清陰人不到，白鬚道士進流霞。

和永叔宿齋太廟閣覽二韻

碧樹凋零滿眼秋，黃鸝飛去使人愁。翰林仙老齋房客，猶恨人間歲月流。

題庭前藥欄

宿雨初晴曉尚寒，土膏欲動未全乾。碧萱紅藥饒情態，濯濯春光已滿欄。

壺公祠送別

塵世紛紛多別離，一攀庭樹欲沾衣。不知何故壺中叟，能棄人間不復歸。

山中作

空山日午東風起，積雪半消巖下池。逐勝不知芳草遠，長谿石上失同期。

淨土院從王伯初飲呈座人

雪滿春城幽興長，放歌起舞舞君觴。幸憐厚首飲無事，不怪次公醺亦狂。

飲子華家醉翁不來因令鸞英彈醉思仙

翠眉紅袖拜尊前，撥弄春聲入四弦。坐少車公還不樂，爲君重奏醉思仙。

月下

蟾蜍滴露侵石垣，松梢吟風如洞泉。夕夢未窮山路遠，自疑乘月弄潺湲。

城南雜題

當日龍船校五兵，旋開池沼學昆明。邇來封禪和平久，舊地分教百姓耕。

垂楊冉冉籠清鏡，細草茸茸覆路沙。長閉園門人不入，禁渠流出雨殘花。

盤礴不稱三公位，掩抑空妨數畝庭。只有老僧偏愛惜，倩人圖畫作書屏。

早時風景愛東吳，一到京師與益殊。偶向城南疑澤國，夾川垂柳帶僧居。

芙蓉池

綠華青蓋滿方塘，雨灑風吹著處香。淨埽釣磯雙樹下，醉欹涼枕弄秋光。

憶和

楚澤茫茫白芷生，春風紅樹語流鶯。高樓不見千巖路，落日空含萬里情。

晴亭雨後

風捲高花舞成雪，雨濕芳草綠侵雲。層軒獨立時惆悵，淮北春光過五分。

西楚

三五二

楚割淮西自不輕，元王賓客亦洪生。重捐醴酒迷高士，末路翻亡五十城。

袁本初

橫刀長揖紫廷中，健者寧須屬董公。郡境然臍直假手，始知天下有英雄。

魏文帝

江水由來一帶橫，魏文何事畏疑城。不應天意分南北，自是無人敢請纓。

武皇

武皇英氣古無雙，解道平城遺朕憂。汗血龍媒十八萬，單于臺下獵清秋。

后土廟瓊花

廟吏云：今年開花絕少，比舊歲憔悴。

繁香簇簇三株樹，冷豔飄飄六出霰。移植天中來幾月，欲看憔悴老江城。

送張奕進士歸廣德省親

南北旅遊三十年，相逢依舊舊廉船。十鍾不泊今吾老，羨爾歸安二頃田。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于灤腰亭此花天下獨一株爾永叔爲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

彼人別號八仙花，也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蕊花。即此聊以小詩記其所從來。

海內無雙玉蕊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得此天中樹，乞與春風賞物華。

董相

江都治後徙膠西，衰老諸侯等棄之。爲問平津相天下，尙開東閣欲賓誰。

白登

白登計秘自堪羞，相印猶歸曲逆侯。安用熊羆三十萬，平城遺有子孫憂。武帝詔曰：先帝遺朕平城之憂。

領宿衛部中夜口號

浮雲不動月微明，錦帳香寒夢易驚。猶覺春風花未發，獨聞宮漏出重城。

題送客亭別任迴

北飛鴻鴈南飛燕，擾擾俱非自在身。莫向孤亭南北望，野花江草最愁人。

送魏廣祿校同年

羨君歸著老萊衣，風雨紛紛欲別時。曾是東堂許爲友，自憐扶路不勝悲。

風雨

人生老去自多憂，索索逢春卻似秋。過盡百花初不省，何須風雨更添愁。

山光寺

隋家昔日歌舞地，荒草滿庭烟霧深。猶有老松長百尺，悲風來動海潮音。

答張安內翰見贈二絕

公是集 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

三五三

三五四

雲騰自合縱天池，萬鷲寧嫌寄一枝。適往蚤聞仙老辨，解嘲聊慰俗人嗤。玉麟陪側鳳池邊，接武嚴徐愧昔賢。天驕絕處方萬里，知君不顧繞朝鞭。

答阮逸中允

天後天先隱姓名，曾聞注易勸公卿。窮愁不得無編述，慙愧刪詩取正聲。

小桃

鳴鳩喚雨天色變，暹日烘雲花意催。一日出遊三日醉，自知輕負小桃開。

和趙七得屯田郎

重雅開君賦上林，校讎偏愧接華簪。朝廷禮樂推先進，莫歎郎潛佩尉金。

公是集卷三十

制詰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爲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禁止，惠于鰥寡，爰及疆外，編廣之國，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素衛之勤也。時不云乎：大邦維翰，其議遷秩，升于諫列，以樹屯上出車東山之思。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琬有藉，實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惟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由史材選，稱于知己。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往爲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毋驛而守。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修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民起爲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尙書條上開閣，遷爾紀曹，祗服明命，益思自奮。

三五五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鈐轄時明可文思使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于朝而但累歲月計資致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又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蓋亦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曩者朕親視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十置之仕籍今丞相以淵等聞夫與吾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已知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邊吏欲其奉法守職以安吾民而不欲其徵功興事以擾王略也故歲滿無負者輒遷其秩爾有治狀協于賞格進承制命無墮常守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拔可衛尉寺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也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于朝觀與拔也既歷試于外又亟稱于知已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藉贖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執豆蓬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哀時之對申錫無疆天寓之內莫不受慶而況一二耄老肅雍顯相者乎具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謀閑達予欲觀于雅頌參玄鳥清廟之詩以追孝于前人汝明予欲謹于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于大舜汝圖予欲時和年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明予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衍食加田勸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自周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修潔擢正卿位尙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充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名實予以勸勸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御史執憲設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人而林洙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開閣察之望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鑒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廢常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于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敕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爲易動而桂州一郡會也前通州軍州事尙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授之任恬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爲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岐畢吾西土也彼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靈虢之警雖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宜指甚難其人具官傅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皆有遠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攷陟明其來尙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稱浩穰吾令襄爲尹急吏緩民甚有文理其僚盧鼎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源乘工胥作輒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鞏般之政尙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達道于譽則予一人汝嘉

太子中舍通判衛州張兌可殿中丞

郡有倖貳關決衆務所以優民事示重慎也俗吏不察大體而於勢估權以爭重輕吏民反苦之甚非朝廷意爾居職自若奏課亦善通籍循省以瞻歲勞方天之休爾其勗哉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爲之尹者專用擊斷則網密俗敝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參其職具官張中庸材劇而用博行修而志堅處煩決疑必有余裕俾贊浩穰之政當適寬猛之中根本之地爾惟欽哉

度支部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出于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之僚具官李碩嘗以名字與耶風采率使敏以爲政精于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費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乏乃事

龍圖閣直學士趙師民包拯刑部郎中

任莫重于有土功莫美于宜民故周設加地進律之典而漢著增秩賜金之令以勸能者朕折衷焉拯謙清氣勁直而不撓懷平有歲寒之操師民經明行修敏而好學浩乎若天府之富俱備顧問並參法從屢獻切直之議講開絕出之業而勤請爲郡期于報政曾未期月翕然治聲昔望之自以諫臣恥于補外而豐勝進以儒者窘于撥煩我國傑材無愧往哲宜程功次之久俾踐刑曹之屬褒善陟明予我休命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包拯加輕車都尉食邑

記者國之大事也。而哈又加大焉。朕既親親。承致多福。慶賜所被。自公卿大夫六師庶職。執干戈之人。外薄四海。罔不畢及。指紳教呼。士卒鳧藻。其調度費用。一出大農。固亦勤矣。某強志盡瘁。夙夜匪懈。任重權專。不可以非理撓。使吏謹其職。下安其業。民不加賦。而國有餘財。以成朝廷之大禮。可無褒乎。古者敘六勤之等。藏乎天府者。固以旌有勞。頒五爵之封。衍以真食者。固以優有德。有司其明按舊事。申錫休命。以稱狀意。

程敏校太傅宣徽南院使判延州

西戎即敘。方外無警。然而機帶之地。重兵所集。欲守衛中國。宜明威信。非股肱舊德。惟輕宿望。豈足與朕同西顧之憂哉。某識量閎博。猷爲精密。政事之幹。長于治人。忠厚之誠。形于事上。陟降二府。勤勞歷年。所以翊亮國體。裁成機略。爲益多矣。其誰間然。乃者辭劇就閒。委權謝事。雖嘉沖尚之意。俾遠侍從之列。而風力克壯。開譽攸屬。方且修邊備以愷遠俗。豈宜輟老謀以忽外慮。參榮四貴。視秩三師。衍以愛田之封。昇以元戎之寄。文武惟憲。爾其勉焉。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

國家兼覆萬內。疆理天下。分立州邑。十有八路。惟吏之不平。民之失職。政之頗類。獄之糾紛。未能獨察也。故設糾度之司。使率欽恤之寄。專屬朝案。貳以武吏。誠欲審察枉釋。冤決滯。納民于不冤。流化于無訟。而武吏或起世家。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背項。適增其繁。夫非其習而望其效。遠其方面。冀其功。不亦難乎。其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令樞密院勸會。已及二年者。即令赴闕。未及二年者。與就移合八差遣。及于河北。河東。陝西。緣邊兵馬多處。相度添置路分都監。以次補用。庶幾人盡所長。官不虛受。夫轉運使之任。所寄耳目。治財賦集事功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益。梓。利。夔。等十一路。此其去京師。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咸跨帶山海。幅員蠻貊。而皆一員主之。處則無與參慮。出則無與協力。設有緩急之警。調轡之煩。機會一失。足受其敝。若非豫慮先事之策。其各增置轉運判官一員。以三年爲一任。選差第二任以上知州資序人。候一任滿日。提點刑獄差遣。初入知州及第任通判資序人。候滿兩任日。與提點刑獄差遣。若居部無狀。應職敗事。亦重行其罰。蓋士常患任之不當。其材無以見長。用之不久。其任無以見功。今朕別異文武。使得自試。選擢賢能。使得次進。吾于士大夫可謂無負矣。其各竭力悉心。勉成功名。布告中外。咸識朕意。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長義。願上印綬。朕因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能輸力于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絕保祿持觀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祗若休命。思庶終譽。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公是集 卷三十 制誥

三六一

控搏祿利者。至于遷屠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爾未老。仕無缺行。能決于去。庸非廉乎。自下郡。擢升東宮。歸安鄉閭。足爲榮觀矣。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于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已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聞。或承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韓通贈中書令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循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共歷于艱貞。錫壤迭分于戎律。朕以三靈瞻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慨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濯龍之舊。

皇伯故右武衛大將軍漢州團練使世榮可特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

敦。禮以稱情而立文。榮以哀死而加厚。贈卹之典。在于有司。具官某。地近屬尊。身修行治。翺翔騰仕。表儀公姓。內聯環衛之嚴。外假州符之重。奄至大故。未究營途。眷言悼傷。良用惻楚。追資廉車之秩。仍就侯社之封。尚其有知。對越休命。可。

皇叔故右武衛大將軍漢州刺史叔約可特贈鹽州觀察使追封雲安侯

敦。具官某。贈極之典。古有加等。所以追賁材德而示懲卹也。我朝緣悼睦之恩。崇哀榮之冊。褒贈宗室。曷有異數。以某託居近屬。生有懿行。開環衛之幕府。領名城之符章。惜其不永遐齡。遽逢昭世。追錫廉車之寵。仍啓侯社之封。眷惟有知。飲此休命。可。

皇叔故右監門衛大將軍叔香可贈濟州防禦使追封濟陽侯

敦。具官某。莫遠具邇。公族之恩也。生榮沒哀。有司之事也。以某身居近屬。居有顯譽。未及修齡。遽辭昭世。慙焉傷悼。良以爲軫。建侯禦侮。是爲舊秩。濟陽之區。實爲興壤。錫命幽多。用甯酒魄。可。

皇伯故龍武軍大將軍漢州團練使世經可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

敦。具官某。公族之恩。莫遠具邇。雖有疵吝。榮而不殊。某庇職環尹。領符要郡。不淑而天。良用惻悼。追資贈典。申錫休命。防禦廣平。因授侯印。泉壤有知。飲此光寵。可。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忻州刺史世枚皇叔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叔結並可贈觀察使追封侯

敦。生著令譽。沒有餘榮。所以好善而不忘。觀功而無忽。矧吾近屬。宜有嘉寵。具官某等。謹身自修。學古敏志。爲宗室之令望。若都士之素守。天閤不淑。感悼良深。廉車按俗之名。茅土賜國之貴。俾推贈典。併示優恩。尚其有知。膺此殊渥。可。

皇兄故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頴可特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

敦。莫遠具邇。所以厚睦族之恩。生榮沒哀。所之隆宜贈之禮。眷惟近屬。庸有加等。具官某。資性好善。始終

公是集 卷三十 制誥

三六三

寡尤。享年不永。早世無祿。輿悼于再。思有以稱。俾榮卹典。下慰九泉。使慶領州之盛。侯印啓封之貴。併疏密章。用光壙戶。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和縣君

常棣之詩。其輯之亂。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知其爲治內之本也。今夫宗婦有湯沐之邑。封君之號。此其所以稱宜且樂。不亦光大章顯乎。具官克孝妻某氏。德慶貞。非類懿近。柔靜之操。足儀閨壺。莊肅之風。能承宗祀。俾疏列壤。且擇令名。尙無懈于夙夜。思能對于休寵。

參知政事程截曾祖守瓏贈太子少保

德厚者流。德薄者流。朕親建配天之祀。對越祖考。而股肱大臣。恩不及三世。則非重本追遠之義也。某以鴻漸之翼。屈歌之政。治加其民。而德不盡。教施其族。而慶鍾方遠。肆爾曾孫。毗予大政。朕嘉與之。同德協義。丕承宗廟。故若藉貴始之典。推本貽謀之實。且欲申人後之寵。教天下以孝。褒加恩冊。列于孤卿。九原而有知也。其尙榮我。不顯休命乎。

曾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通者朕以載有英濟之器。讓明之望。故遷于衆。置諸丞弼。而中外翕然。咸以爲宜。夫源深者其流永。根固者其枝茂。朕以此知程氏之世家聲靈。必有積仁累慶。歿而不朽者矣。夫人之子。遠人之先。豐示民訓。裕之道哉。載于國朝。得贈三代。故以輪秋。顯而廟室。和氣猶存。故後于有。

祖某贈太子少傅

人之情。爲父祖則欲其子孫之貴。爲子孫則欲其父祖之榮。朕所矜式大臣。表顯先正。申錫異數。追加寵爵。庶曰有以慰其孝思乎。某處幽履素。抱德懷和。才能見遺于時。文采不表于世。然而于公仁恕。高門有待。太邱道廣。奕葉方起。不有褒崇之冊。豈稱燕貽之心哉。有司其判密章。以少傳之軼緒之。雖載哀往奉先。可以無憾也。

妻曹氏追封安定郡夫人

召南歌賢者風。而鶴巢美夫人之德。此言朝廷之教。必先始于近。而公侯之貴。得以榮其家也。某氏生于茂族。有溫惠淑懿之衷。歸于君子。有夙夜警戒之益。夫善同者報等。體敬者禮均。今載積德累行。參榮宰路。而其妻車服命號。未之能稱。則禮有不答。豈典也哉。詩不云乎。如山如河。象服是宜。期疏善郡之封。以章有家之慶。

曾祖母平原郡太夫人田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樞機之任。下所具瞻。必使澤副其爵。服稱其禮。而後可以一統類。美風俗矣。故吾于股肱之良。加禮貌之重。申錫寵數。逮于曾門。某氏具體聖善。作嬪良家。典宮無違。相教兼備。既成善衍之祉。實啓燕翼之訓。肆其裔孫。服在存輔。原鍾慶于有後。知積善之攸從。俾疏大國之封。以極小君之寵。綏服慈榮。泥書密章。足以光賁泉壤。流美厥後矣。

祖太子少傅恩義贈太子太傅

卿士之孝。念祖修己。則福祿從之。朝廷之選。尙賢報功。而典教備焉。若其不懈于位。無忝所生。膺受光寵。增益天秩。宜徇追遠之志。以著奉親之典。某德操昭融。業履純茂。久幽而不改。有聞而無聲。乃其元孫。嗣承休緒。陟降四輔之密。左右萬事之微。懿厥勤勞。既重三錫之命。推夫燕翼。實有先世之謀。是宜崇飾。章增賞幽夢。陟春宮前傳之烈。茂宗彝時享之華。志氣尙存。膺我休寵。

祖母彭城郡太夫人劉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朕聞自仁率親。至于祖而義備。立愛廣孝。始于家而道遠。然惟位崇者可以充其數。德盛者可以如其志。眷吾鼎臣。進執機柄。俾增寵命。以副具瞻。某氏幽閒挺操。婉孌成德。珩璫之節。光乎女圖。山河之質。宜是象服。雖假輪翟之寵。領湯沐之封。未從開國之崇。尙缺宜孫之慶。兩疏典墳。薦錫恩章。庶俾寵光。增貢泉路。

母京兆郡太夫人王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輪翟小君之命。湯沐六郡之封。王澤下流。國人稱願。在乎多士。可謂盛矣。其有細教甚茂。子貴增進。薦錫寵章。以輔孝治。某氏淑慎之質。稟乎天性。柔順之美。居爲少師。委蛇山河之德。積累閨壺之慶。雖萬鍾之養弗待。而二南之風藹存。是宜就成國之榮。加提服之貴。將俾海內。化母慈之善。廷臣懷子養之極。往告其室。尙茲敬顯。

祖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楚王彬封吳王

古之禮。于異姓固重矣。而況國有大祀。恩被天下。而椒房之貴。別于之宗。積善遺德。鍾美儲慶。而無漏泉之澤。及祖之榮。則非王者之智矣。某元精所生。佐命之首。昔王業始基。國命猶弱。而能宜力股肱。敬屈吳蜀。謀無遺策。忠協成算。外之濟于城之安。內之保惟幄之勝。功兼三傑。聲冠羣后。朕躬執圭瓊。親祀太室。觀于庭享之列。籍于景鐘之銘。慨然歎不朽之迹。與可作之感。雖哀榮義極。褒祿禮備。猶欲追以義王之封。稱茲元勳之舊。吳大國也。尙云享之。

祕書丞范純仁父仲淹贈吏部尙書

朕親執圭瓊。昭見祖考。還御端門。發號施慶。昭天福泉。恩靡不逮。誠欲慰士大夫立身揚名。奉先追遠之思。況王室舊德。功在盟府者乎。某英亮特達。宏正深雅。文學自奮。忠義事上。故入贊機政。出董邊師。朝廷以竹。四裔畏之。可謂股肱心膂。大臣之表矣。不幸早世。練折梁壤。豈然傷之。至今不忘。聞其有後。庶能濟美。夫積善必報。顯親無遠。追命之典。自春秋固行矣。尙可以旌忠臣之節。申孝子之戚。豈非崇勵風教。通于神明者乎。其以天官家卿。告其封禮。

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人固悅服而莫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于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右相。周勃爲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罪。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肯互相推讓。爲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世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于官府。或排列于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強自牽合。終或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爲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釁。何卽公家之事。既行于下。人不悅服。而不肯棄從。論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勳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誤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奸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與逢吉相。以至於撰作詭譎。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至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傳宗用鄭畋。爲相。爭責裴度。謂其節度。以敗語至切。遂拂袂授硯。而起喧于都下。然衆議敗畋。爲是。謂議爲非。時議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擲大不悅。益固執不與。裴度。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知天下安危。爲慮而信宗不明。終用裴度。黃巢大敗。擄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信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謂弱王室。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勳召亂。爲國家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于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亦如人耳目筋脈支節血脈之疾。安得謂其小而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亂。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于方以爲喻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竝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伴。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竝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則君子不勝。則君子不勝。則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陽交結。互爲朋黨。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

公是集卷三十一

奏疏

上仁宗論辨邪正

臣伏蒙聖造。擢居儒館。雖步履尙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臨臨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抑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能成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幾。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實善則進。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尙書畢陶

後能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于良善。梟心惡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爲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于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而不仁。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懼于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咎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既與君子相反。則安可使之致遠哉。所謂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若後世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于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謂魯于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履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致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所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人。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是也。孟子尤于這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讓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賤尊。疎賤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不謂之出于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奸人朋比。毀正譽邪。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權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于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奸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地之知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得人可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于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鈞。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旁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處薄老朽。立見敗事。夫四海至廣。萬幾至煩。更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鑑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罪。

論邪正

臣伏以取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于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于朝。則奸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于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難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敢爲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鑑羣下所爲。固無隱情。然有可戒慎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開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其人等。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奸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于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不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惟賜采擇。

論隱政

臣近曾密獻愚忠。乞特降手詔。諭與閣門。前後殿聽政。稍增數刻。足以廣聰明。收衆心。未蒙采納。伏念九月以後。晝漏益短。日始東出。已涉辰初。比至百官起居。二府奏事。遽過僦仰。便及辰正。實恐羣臣因此請對稀少。習俗既成。下情壅隔。若非陛下憂勤萬幾之意。臣自九月以後。用已初爲限。三月以後。用辰正爲限。雖升降止于數刻之間。其于收斂羣情。已無量矣。臣又竊聞頃來奏事者。雖有可否。罕聞德音。君臣之情。亦似未通。且萬乘至尊。羣下至卑。以至卑接至尊。甚難也。皆欲據條制。審戒沐浴。乃得一見。自以爲千載之遇。而曾不蒙少垂察問。盡其忠藎。則人人抑默。退而失望。臣願陛下延見上殿臣僚。仍賜委曲訪問。侍從之臣。則問以治體。言事之臣。則問以所言。財利之臣。則問以圖計。守土之臣。則問以民俗。如此則朝廷得失。人情善惡。無不聞者矣。易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臣忝近列。無補聰明。輒貢所聞。伏增戰慄。取進止。

上仁宗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于私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與建神御殿。不合王制。不應經義。竊聞聖慈以天家人。勞權罷役徒。臣聞若于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宗至尊也。役徒至賤也。卽至賤之衆。而輒至尊之廟。非所以爲名也。若禮本不當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以權罷役。伏乞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爽于名。上不愆于禮。

上仁宗論修商胡口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

今朝廷以河決商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雨淫溢。山谷發泄。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遭魏之竭。如商胡者多矣。咸決而商胡獨敗。此地勢也。淮汝以西。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于水憂者。甚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控告。略計百萬。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為事而罰所不勝。急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為患于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今塞之為仁。不塞不為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塞為君。以不塞為臣。以禹為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于時。不察于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為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為。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惟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臣伏以古今之通義。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幾。日昃不倦。與羣臣等勤矣。今又聞以天下久不雨之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夜輒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之勞。過于羣臣。羣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不勝其憂。且水旱之數。未可前測。設復彌月連旬。不如聖意。陛下何能專以萬乘之體。為羣臣代勞哉。如今萬一冒風寒霜露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自愛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致矣。近者大赦。恩及四海。解宿道。裁減常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氣宜應。而愈亢尤甚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廢。進所刑罰。所施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涉風寒霜露之險。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陛下親羣臣百姓如子。羣臣百姓望陛下如父。父以子將失所之故。深自克責。不避災疾。而子方宴然自若。不可謂孝。臣雖驢。竊不勝犬馬之心。又以謂教早之術。在彼不在此。故敢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

論孟陽河公事

臣伏見軍巡院現勘孟陽河公事。准中書劄子。惟只取勘後來檢計官吏。據案等。臣竊聞案牘皆云。相度此河。本由楊佐所役人夫七八千人。掘破丘墓百五十餘處。死者暴露。百姓怨痛。勝議沸騰。今拾佐不問。專罪餘人。未審出于聖意。將由有司之誤。以此斷獄。恐不合人情。況自正月以來。和氣不應。風雪為沴。人多死亡。未必非政役失中。刑罪乖當之變。臣忝司刑獄。既有所見。不敢不陳。其孟陽河公事。伏乞斷自聖衷。以相度者為首。檢計者為從。一例取勘。重行貶黜。少謝勞勩之衆。相慰暴露之魂。且匹夫匹婦。精誠有以動天。伏望不以臣言為迂。取進止。

論邊臣

臣伏以像備不虞。軍之善政。曩者元昊畔亂。西邊震驚。騷動之患。延被天下。賴陛下神聖與宗廟之靈。元

吳殞滅。國內多故。其子幼弱。委政舅氏。故邊鄙得以復安。百姓養老長幼。早寢宴起。此誠天道助善。中國之福也。然自爾以來。又十餘年矣。其子益壯。竊謂虎狼野心。未可待以不疑。設使一旦發狂。龍為風塵。而邊備少懈。又如曩時。甚非豫慮制勝之策。臣望朝廷申救邊臣。常若寇至。城郭必固。甲兵必修。倉廩必實。賞罰必明。候望必謹。威信必立。使疆場懷德。無可乘之隙。則邊患遠矣。頃者邊吏頗以飲食之費。役使之備。得罪。即今武吏。多不顧臨邊。有不得已就職者。皆畏避微文。情不自聊。居常救過。苟免而已。緩急恐不足以責效。又非所以明朝廷大體也。孫河。呂頤。皆貴重之臣。有功名于時。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舒。魏尚之徒。臣固知議者不能容之。此乃漢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廉頗李牧也。鄉飲酒之禮。一獻百拜。其為修慙至矣。然而終不可以治軍旅。則治軍旅者。姑亦取其大節而已。邊臣有材者寡。可用者少。臣願陛下容養此輩。闊略細過。無甚督以微法。使得樂職嗜事。展力效用。人人思報上恩。則折衝遠矣。臣所部不當邊劇。然而言此者。欲推明聖德。獨取智勇之一端。非敢為邊吏游說也。不勝區區。取進止。

論張茂實

臣伏以爲國之道。防患于未然。遠嫌于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譏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于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于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即自稱劄子與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付執政商量。取進止。

論元日合朔避殿太早

臣竊聞朝廷以元旦合朔。欲自二十一日避正殿。臣以謂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爲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豫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皆親有變而戒。非蚤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廢兵。卻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此蓋太過。春秋所譏。今敵使來朝。遠方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爲所視。伏乞詳求舊典。折衷于禮。取進止。

公是集卷三十二

奏疏

上仁宗論吳充不當以禮責議生被逐

臣伏聞同知太常禮院吳充。鞠其卿。遂除知軍。差遣館閣。禮部。蓋是常事。資序之間。亦無重輕。今若在外。論議皆云。鞠其卿。曾自陳。先有指揮。而吳充只緣公事。禮責議生。以此注旨。不審虛實。但此輩既有此體。可惜。何者。吳充官則博士。職則禮院。朝廷欲有與爲。詢求宜適。而青史輒敢搜發印狀。曾不稟問。此則豈惟輕侮吳充而已。實亦上忽詔旨。在于事體。不得不怪。而太常寺長官。初不利按。開封府受牒。又曲爲容庇。觀此首尾。乃是議生可誅。太常寺可責。開封府可劾。而吳充可賞也。今既未然。禮生一以贖論。禮官隨而斥罷。自然衆情不能無惑也。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處處苟且。稍激厲振職。尙未有知。如何更行此事。恐淺近之徒。因以爲戒。且見吳充以振舉職事被誅。以贖勸胥吏被逐。不如苟且。豈不傷事。豈不害政哉。先王所以下酌民言。釋疑正謬。蓋爲此也。伏望神慈。追正前命。臣初拜官。謝恩。而蒙開許。有不便事。得以奏陳。奉承以還。不敢失墜。竊謂外間此議。實稱不便。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公是集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八一

公是集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八二

臣昨聞吳充劾官。獨京落職。將謂其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于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自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寬竊臣下。今陛下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思將順聖意之美。要須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下不能聽諫。口勝腹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所必恕。中書卻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使君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驚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使君之權。增君之過者。皆爲不忠。陷于刑誅。況今時人情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爲而牽于大臣。大臣欲作威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背公向私。奔競權門矣。此風一動。此勢一失。是爲君與臣同圖。聖人之至戒也。魯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範五行。僭則常陽。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月薄蝕。如今者。此舉進于倫理。必恐威陽陰陽。或能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竊恨此一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

再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

臣前月十一日。延和殿奏公事。因論吳充。獨京。謫官本末。面蒙宣諭云。中書惡其直。不與含容。臣其時會奏言。若如此。則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動威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爾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事雖正。專之必震。況其不正乎。又尙書洪範。蒙常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以此數者合之。必知有異也。然皇天保佑陛下。至深至厚。以災異隨事。輒應。欲陛下觀變自戒。永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憂。今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憚。已非常時。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所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閣門。拜表乞加上尊號。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遜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沖遜之德。上通于天。下信于民。此上天所以保佑聖躬。受福無疆。萬民所以愛戴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竊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遜勿受。足以益見積年沖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祐。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好德。盡善極美矣。復曰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否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聚。水旱繼有。雖四夷初定。然本以重路厚利。禍靡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遜而不居。于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以固辭。徽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公是集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八三

再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退上封事。欲望陛下堅遜尊號。今已兩奉批答不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沖之德。超絕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夫以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于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遜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于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于心者也。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

三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阻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爲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遜。徇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五上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于嚴恭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親聖德之淺深。臣雖狂暗。竊重情此。不敢不再三陳聞。

上仁宗論皇女生疏決賜子

臣伏見今月二十八日。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賜慶澤。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尙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民之多幸。則于國不幸。再赦好人。暗啞前世明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陛下無益之賜。無名之賞。殆無甚于此。若夸示奢麗。臣以輔主爲職。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焉。遂事不諫。臣願陛下戒之。伏惟皇上開祐聖德。故後宮有多子之祥。陛下當明謹政令。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乎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隨儉德。臣雖鄙淺。竊獨情此。故敢觸冒陳聞。惟賜裁幸。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甚多。皆扶老攜幼。無復生意。聞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竊聞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爲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寬目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藥療病。必先審其病源。病源不除。強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強者流轉。弱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之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妄之災。不足畏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安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爲陛下謀者。不過煮粥糲

米。名爲救濟。其實亦欲欺瞞。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常暑反寒。率多常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于災祥。詳民情于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禍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于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于戒微吁咎。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懷多福者也。臣愚以爲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疹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知。深思遠慮。順時謹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于此。臣不勝區區。

上仁宗乞罷唐介之罪

臣伏聞陛下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事狂狷。責授春州別駕。尋又開陛下以春州險遠瘴癘之地。憐其孤危。將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陛下聖德厚恩。容忍臣子。高厚無窮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君。德莫盛于知過。仁莫大于好生。名莫榮于聽諫。陛下皆踐之。且唐介居下訕上。至陷于罪。而陛下察其本心。以忠信爲之。故曰知過。既責介身。投之遠方。而復愛其不全。故曰好生。當介初得罪之時。中外震動。以言爲戒。及聞徙還英州。人人忻幸。知陛下無意殺之。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諫。臣不勝幸甚。聞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皇天者也。臣竊謂介之所言雖逆耳。求之于道亦常有合者。陛下幸寬全不誅矣。若復圖略其罪。優游其身。俾得省過追咎。復爾朝列。于以開廣言路。勸來者。則懿德無疆。高視上古。臣不勝犬馬之心。

上仁宗論秋青宜撫當置副使

臣聞朝廷以秋青宜撫荆湖。經制沔陽。而議不置副。臣以爲不便。或曰置副而使中人爲之。臣又以爲不便。臣聞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爲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師。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得也。秋青起于行伍。而遷極近。天下誠未見其美。方以盜賊之急。擁兵而出。故人人相望風采。願聞成功。以得貞固幹略之臣參職共事。設以中人爲之。必大失事望。足以示陋。非朝廷之光也。臣故曰議不置副。不便。置副而使中人爲之。亦不便。此臣所以拳拳也。蓋先事而言者。常若迂闊。後事而言者。常若不及。惟陛下留意獨聽。謹重軍旅之任。

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

臣伏見近敷更張實舉條約欲令四方遊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勸言絕淫逸之弊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于仁摩之于義化民成俗則真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致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肯立見而真偽不難矣今州郡皆有學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掾曹領其事職既不專教用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兼治民蓋為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史各奏辟教授一員于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為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為一任學理致教官責俸祿同之掾曹則學有常業士子競勸矣于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壯歸鄉而不為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為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試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與廉讓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

上仁宗論昌期學術乖僻

臣聞人主所謹一顧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做做者也古者聖王之行實也服物之章不可倖得府庫之財不以溢于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臆說斷斷不經甚至毀譽周公疑誤後學難以示道乞下益州毀棄板本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匹臣未知誰主爲奸邪崇飾虛虛附下罔上以誤陛下執政又曾不能謹重政體願長公議苟無藉人情賣弄國恩其失豈特嘲笑之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背道所謂言僞而辨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既而棄其言焉豈以臣等爲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向之則可以釋謗于萬世矣自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覆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實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于側而非聖人之俗倡于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章服固天所有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奈何徇大臣之意而苟榮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寡見淺聞之民奔走于辨僞之學沈沒于非聖人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利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議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拳拳

上仁宗論景靈宮不當建郭后影殿

臣所領禮院得御樂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好殿後建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奏訖臣伏見近日京師木土之功靡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內臣監修利于儉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于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後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渎神靈真此之甚臣竊謂事決不出于聖意皆小人私與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

王于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損虧聖德伏乞特賜廢罷以全典禮

上仁宗論孔宗愿議文宣公

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爲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平帝元光二年始更以二千戶封莽爲褒成侯而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諡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云爾蓋推宣尼以爲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爲宣尼諡也唐世不深察此義以褒成爲夫子之諡因疑霸等封褒成者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致校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襲至今不改先帝既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爲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代孫孔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褒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階之勢下不失優禮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類之謂也

上仁宗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聞臣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鼈爲賦川衡不以材木爲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賈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于是或以穀爲金或以爲帛帛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爲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不可且敕有司毋責魚鼈于山毋索材木于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稻而有司乃使以糴與種爲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于天下則不悅于地中則不悅于人夫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職事以治民爲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竊疑莫先于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敢諸轉運使必不得已而變折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疾不困矣

上仁宗論城古渭州有四不可

臣今月二十二日奏公事臣得預上殿親聞德音以謂古渭州存之則爲害棄之則傷威兩者未決詢及左右指言懇惻臣竊謂美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無窮也臣雖不聞公卿之議然臣之愚以爲棄之便何者朝廷與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奪其地而城之棄明信規小利使外國有以窺中國不可一也羌戎種蕃非一族也自見稍侵必人人懷疑交謀間謀以新城爲比或能相率大爲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爲空城而調終饋運不可勝紀設復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

昔可憂不可三也。向者敵出爭利，多殺官軍數千人，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而敵怨益深，其志復得故地而已。兵若不解，憂患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寇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窺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失所重輕，而糜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咫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恥，慮患則可憂，昭昭甚明，而談者不忍決之，謂爲傷威，臣所不論也。昔者舜伐三苗，三苗不服，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而有苗來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惡之。故動以義，順于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違于理，則物惡之矣。畏之則服，惡之則侮，自然之理也。武帝雖丞相御史之請，而止不田車師輪臺，則天下復平，元帝用賈捐之之策，而罷珠崖，則中國復安，故以德言之，則不過舜禹，以強言之，則不過漢武帝，以取外國也，患在于義，不患力不足也。患違于理，不患威之損也。惟陛下察于此兩者，以觀利害之熱，在謀之貴多，斷之貴獨，明鑑所以見容，古事所以知今，臣不勝狂直之至。

上仁宗論溫成立忌

臣伏聞敕旨爲溫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竊惑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議，獨決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盛明，悔不可追。今議者乃云有邪臣密啓，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尙非美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當伏祈觀之，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變古越禮，則貴妾于妣，尊嬖于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于此，非陛下先思孝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下毋爲于嬖近之寵，毋安于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舊典，毋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卻情去私，詢于司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

上仁宗論輔郡節制

臣伏觀詔敕，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竊有所惑，以爲許鄭陳滑曹既在畿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實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圖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弊者。孔融疾曹操專法，漢室衰弱，于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于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于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于民無所措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鼎立千里之內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僭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豈可停罷，獨存其州名于理爲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上仁宗論口食用性于社非禮

社者上公之神，奉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公是集卷三十三

奏疏

上仁宗請罷五溪之征

臣聞舜爲天子，禹爲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曾卻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提菑以攻郢襄，斥埃不設，城門不閉，以章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卻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武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邊臣輕發兵，爲子討父，得無非春秋王霸之略乎。臣以謂過矣。智者欲聘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絃，勵劍負戟，以深入爲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伐，征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卻之義，所以明于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勦衆，下潦上霧，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得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辯，莫之能變其說，而況縱欲貪功，微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爲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

論糾察司

臣伏以先帝哀於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繁多。創設糾察司。辦理微枉。澄審謬誤。誠不欲使吏得弄法。民陷非罪。設令侵冤。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因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利害略同。更相顧望。自爲地道。事伸吏曲。其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因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別差官覆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冤之滯。吏無試法之俸。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取進止。

辭不受詳定官制啟

臣伏以人臣之義。不能宜辭。不及宜讓。若不辭不能。不讓不及。且上誤朝廷之任。下貽來者之笑。則非忠信之道也。今月二十九日。閣門召臣受教。詳定官制。臣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彌綸典廢。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此則非臣所能。今英俊林立。號稱多士。韓絳首建經世之畫。可令草具其事。歐陽修吳奎皆學該古今。窮極貫變。欲定大典。非其人不可。此則非臣所及。臣願常規規守循習之論。所謂食而聽事者也。不敢以爲事不可行。而竊自計力有不足。故輒緣忠信之義。辭所不能。讓所不及。所有教命。不敢祇受。取進止。

再奏

臣准閣門告報受教。詳定官制。尋會奏乞辭免。今月二十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退自循省。必非所任。豈敢默食功就事。故復別白言之。且陛下欲紀綱國體。裁成王制。改創服章。述作典訓。此一世大務也。當得其人。乃可成事。臣之淺陋。非其人矣。力小任重者不立。智小謀大者不行。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所費鉅萬。而功不就。豈不就哉。蓋由羣臣無鑒鑒之才。而猥當鑒鑒之責。是以資愈精而功愈疎耳。今之所爲。又重于樂。上當得周召制作之明。次當得管蕭經綸之略。乃可庶幾。自非然者。恐雖三十年。未可冀也。此臣之所以量力揆能。度長策大而不取。謹上。伏乞特留聖鑒。聽臣所讓。則制作之功。不失所期。所有教命。未敢受。取進止。

受教後奏乞先條數事與中書門下更加商量翰林學士胡宿同上尋得聖旨依奏

奉教詳定官制。並會懇辭。不蒙允許。伏緣朝廷百司。官名職任。多不合古。若稍加裁正。粗成統緒。亦恐行來已久。未協時宜。今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名職任。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條列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置局詳定。或以爲君子之業。樂因循。重改作。則更俟朝旨。擇其可從。取進止。

條上詳定官制事件

臣等昨奉教。爲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修。方苦其陋。欲望討論唐百官制。及本朝官制品秩事件。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會懇辭。不蒙允許。尋具

劄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品職位。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可施行。即制局詳定。官次第刪奏。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公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相。崔溫等嘗爲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即須立丞相府。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三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爲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爲樞密事。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欲改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尚書兵部。一尚書省二十四司。既爲虛名。所以官冗員衆。即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洩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及別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有實事。于今爲散官。猶敘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虛名而任實職。兼存亦可。

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之獄。刑部覆之。于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爲駢行。即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內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羣牧司。提舉司。觀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即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竝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任。不及開前殿正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敕。唐制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惟于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數除受。侵廣者。由邊幅不立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員。著爲久制。以革一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詳尚書。今卿監職事三司。關領者。宜取還寺。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相判尚書省事。中書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近臣判之。中書省即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略同。准昨來言者稱。近臣判省太重。致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哀自以同

中書門下事。即當彙轉中書省。是時省制甫以舍人判省。謂資優官。士論由此不平。哀也。
一三。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使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宜從置。于外。以區別華冗。
一四。朝廷若從改正之說。即俟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實。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
著實。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敕并格令。刪繁取要。因今日官名。相書職分而已。
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論讓官疏

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近名。近名則容僞。而
為禮者。惡煩。煩近于奢。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
世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于勢利。然亦已違典制。過
讓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僞采名。要上選。更以為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豈
獨煩于讓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然非其真。則讓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為卿。退則又使
太史命已。子產惡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故飾僞之辭。至于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尚其小者耳。子之讓
燕王。非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于邪也。臣聞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者。非讓一官之謂也。讓其
能。擇于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
之謂也。謂其不擇于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無使約利
者。要君。采名者。僞。不幸而不值子產之精。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于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
財擇。

論奉慈廟

臣伏見中書符子下太常。議奉慈廟廢置事。臣以有司之職。惟當據經。已與臣等參按經傳舊文。奏
陳。然臣之愚意。猶有未盡。何者。國家承歷代之後。法聖久遠。禮文殘缺。宗廟之禮。常因時施宜。不盡滯古。
務沿人情也。伏惟章惠太后之子。仁宗皇帝。雖非真廟。命以為母。然仁宗皇帝一以如母之禮事之。生則
安養。號比長樂。歿則大葬。祔配真廟。祭稱皇妣。祝云。嗣子。其誠禮如此之重也。今議者疑于毀其廟。遷其
主。如此。豈惟震駭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春秋毀泉臺。猶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周廟
遷。闕而無事。梁之小廟。享祿有數。臣謂奉慈一室。當于此二者之間。制定其儀。上稱先帝褒崇之意。下成
泉臺折衷之義。又以明聖主無改父道之美。伏乞聖之聖心。令兩制盡諫。重加詳定。取進止。

奏乞改郡名

臣近點檢諸軍轉員官告。竊見殿前司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楊榮。封弘農郡開國侯。襲上一字。即宜
祖御諱。伏以國朝之制。崇奉七廟。二名偏諱。行來已久。不宜于開國建侯。獨有觸犯。竊謂楊榮可改封別
郡。或以洪字代之。如漢武帝以徵侯為通侯。事理既正。可以行遠。取進止。

論舉薦

臣伏以朝廷設保薦之令者。欲振拔幽滯。甄錄才實也。士大夫所以報國恩。無過于此矣。然猶閉其聰
聽。遺之陳。故限以定員。結以同舉。防弊既詳。實望又重。不可復加。而頃來奏章之入。或文字小不應式。或
筆畫偶有所遺。于義無害。皆見退卻。甚失朝廷求才實之本。亦非士大夫舉所知之意也。臣聞中外舉狀。
除員數須要照會。可不言及同舉。所以立法不可不謹。其他雖小小差誤。並許收使。不須曲難如此。足以
開廣薦引之路。亦杜絕所由巧文要市之弊。庶幾簡而易行矣。取進止。

論契丹告哀

臣竊聞契丹遣使告哀。朝議擇吉日然後見之。臣以謂情禮未稱。何則。國家與戎約和。立兄弟之親者。非
畏其力也。又非愛其義也。欲繼好偃兵。以安百姓而已。今其主不幸。卧喪朝廷。誠得小國歸命天子之義。
宜稱順其意。致哀痛之情。使其君臣歡然感戴。皆知天子仁厚之德。發于至誠也。今稽留使者。擇日受計。
雖協陰陽。時日拘忌之說。而違君子旬節救災之節。下令遠方。有以疑朝廷無惻隱厚終之實。非所以感
人心也。昔唐太宗開張公謹之喪。哭之不遑辰日。史實以為美談。臣聞朝廷甫欲結異俗之歡。示中國之
禮。宜推此意行之。令使者夕入而朝見之。則情禮相副。足以固好存愛。不言而信矣。取進止。

論除降不用詔

臣至和中。因任顯落職。不降詔。會奏陳朝廷。非故事。難以爲法。其時延和奏對。而奉德音。許賜施行。自
此故事復正。去年劉元瑜降官。直以敕。近日王琪降官。亦不出詔。則是前詔尋復廢闕。事體之間。似趨
苟簡。雖非王政之急。然亦失朝廷貴調諧慎重之意。伏乞檢會申明。所貴雖小事。猶不失舊體。使百司
有以遵法。取進止。

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為入內副都知。臣謹按。全斌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
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若因全斌陳請。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未有定
制。惟繫官官臨時微乞。宣布天下。必以為惑。傳示後世。必以為笑。何則。陛下貴訓。當信天下。當教後世。不
知全斌功勳。凡有幾何。昨者微外之行。已曾受賞。今後溫成葬畢。賞又不滿。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
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斌聞之。臣向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于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
賤。實惜此體。不敢輒撰告詞。

禮部貢院定奪鄭荀起請科場未便事件

當院准中書批下前權奉軍軍節度推官鄭荀奏科場未便事件。奉聖旨。進貢院定奪。聞奏者。今具議一
如後。一。鄭荀稱伏觀云云。當院今詳看天下解額。多少不同。不可均一。所從來久矣。幸因教令增益者四
十餘處。恩已無量。若更限以十人取一。在他路雖未有大損。于福建。江南。川。廣。則必特為優待。到省之人。
必須比舊數倍。恐非今日治體所宜。不可施行。

一。鄭荀稱科場舊制四年云云。當院今看詳。昨朝廷下間歲之詔。蓋欲開廣賢路。使士子無後時失業之

恨。又欲游士各歸其鄉。不復有寄籍買實之敝。本不願迫遠方舉人。必令奔走也。何故反更恤其不便。況降敕已來。裁三四年。常人安于所見。尚未盡信。其當循守。漸變習俗。不可輕改。

一鄭荀稱天下遂州軍云云。當院今看詳。聚試之議。今時多持此說。但于國體未為通允。本實刺史縣令。鄉舉里選。重操行而後文詞。若聚之轉運司。則此法何寄。又一路不下十數州軍。所差試官。正令不得人。決不盡失。若聚之一處。而試官非其人。則一路俱受其弊矣。此必然之患也。事不精古。又不便今。難以施行。

一鄭荀稱竊見南省云云。當院今看詳。取士之制。古今不同。非務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攬威權。兼聽天下。慶唐之弊。親程多士。四聖相繼。以為定法。固非舉臣所當輒議。若以南宮致校。日多為精。崇政致校。日少為粗。此又不然。南宮雖累旬。然所致不下數千人。崇政雖決日。然所致不上數百人。相去有十一之較。誠未見其淹速精粗之弊也。

一鄭荀稱諸處發解及南省帖經云云。當院今看詳。帖經雖無用。然所以歷久未廢罷者。當以其唐室以來。有司舊法。雖無甚利。亦不甚害。廢之未為多。存之無所妨。比之告朔之餼羊。以愛禮為勝耳。一鄭荀稱舉人除齊衰喪服云云。當院今看詳。此制施行已久。如妻及子孫弟妹。雖皆齊衰。猶以卑幼不廢。實舉自餘服紀固未嘗盡革。即未知荀指何等齊衰。

右謹具如前。鄭荀所畫科場事。今定奪到。皆非要切。不可施行。具狀奉聞。

禮部貢院張洞起請乞降等收錄少字賦論進士奏准中書批狀

右謹具如前。伏以禮部致試條式。頒行天下。蓋設公共之格。以便程文之體。使舉子務各舉力。而有司得以致實。嘗于射御者不失其職。而射者自能中。乃為善也。若欲變法易令。徇人所短。事兩違過。非所以待天下賢士也。又業文之人。惟務誦者。亦不于數字之間。便成研貫。且施行已久。未嘗聞以此為弊。朝廷信令。何必輕改。所稱欲依御試宜卷即登院無由檢會。況御試恩賜臨軒。而貢院實在有司。以此比類。體亦非允。其張洞起請議難施行。

奏乞州郡詳選人為教授

臣伏見今歲制舉。中選者三人耳。其間猶有以薄于行誼而被黜者。此非有司較試之不精。蓋在于聽言而不察行。玩文而不計實之蔽也。選舉若此。豈可為永法哉。臣前歲嘗言州郡有學。學皆有生徒。而患無講授之師。以專領之。乞令州郡自詳選人為教授。仍理四政為一任。未歲施行。臣以為朝廷大務。莫重于選舉。常患游士不安其鄉里。則有司無由致行實。是以專取詞藻。則賢不肖混。至于廉恥之節。壞而浮僞之俗。成。皆從此出也。今使州郡有學。學皆有師。師皆有課試之法。居常則勉其學。而矯其失。當貢士則訂其行。而程其言。一郡之士。性之若否。習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豫見。而量定也。于是上其名與言。備則選舉精矣。人知為善于其身。然後乃能信于鄉里。信于鄉里。然後乃得聞于朝也。則會勸于為善矣。一紀之外。三十年之內。教成俗定。則士各安其土。相厲以義。相尚以節。何患賢士之難得哉。誠如此治古之

風庶幾可復也。事固有言之似迂而理甚切。行之似近而功甚遠者。教化之謂也。伏乞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詳擇。取進止。

奏外官親戚相代

臣伏見舊官三班流內銓。注擬外官。其間或兄弟伯叔子姪自相為代。若前人政善。後人繼之。善固無可。言設前人政惡。後人因循之。則害政而負于義。如發舉之。則傷恩而戾于教。二者俱不可。即令前人有吏民之怨。因以去位。而後人懷親戚之私。乘之報怨。則一郡一邑。為害必多。非所以安細民也。臣謂審官三班流內銓所注擬外官。其在五服之內。于法許相容隱者。皆不得相為代。有敢妄冒居之者。以私罪論。于理為便。

公是集卷三十四

表

揚州謝上表

一介之材。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為不輕。仰蒙恩舉。退增慙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愛君之臣。莫重。去國。沒歸。遺言幸惠。望之教意本朝。古今美談。賢哲餘事。況臣本以薄技。選茲昌辰。幸得出入周衛之中。優游侍從之末。持囊簪筆。庶乎寡尤。帶劍佩衡。足以自効。豈其輕去嚴密之奉。儉得便安之私。蓋引嫌避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書。殆殊其治之選。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容物。聖資盡人。投其忠誠。非有違象。魏之意。察其淺識。猶足寄民社之安。沛然德音。委以符竹。敢不動恤人隱。奉宜上恩。自飭固陋之心。庶幾樂易之政。

進四銘表并謝上表

臣某言。臣伏見周世宗使臣王朴定雅樂。當時稱為精。及太祖聞之。以為聲高一律。非和音也。雖有此。詔未及改創。陛下稽古之德。自誠而明。深究禮樂之本。而以述作為務。故敕有司。備據周漢舊典。及魏晉以來百家之說。參駁是非。以立鐘律。前後二十餘年。乃得其真。至詳至慎。無以加矣。律初就。以校尺寸。

與天景表正合。可謂得天。及以鑄鐘。攷其聲下王朴一律。如太祖之素。由此觀之。國家制作之美。通于神明。蓋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陛下又因以興神鼎。鑄刀。奏事郊廟。皆出于聖慮。稽合典訓。所以歲萬世。示子孫。器之寶也。古者作器必銘。銘之義。天子令德。臣幸得召赴崇政殿。從士大夫之後。周旋器寶之側。目觀其狀。耳聞其聲。竊不勝其慕。謹獻律鐘鼎之銘。以發明令德之指。而庶幾不朽之地。揚子雲曰。銘哉銘哉。有意于慎。臣以子雲為知言也。干冒宸威。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謝加學士表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喜。智者之慮。過其任而憂。今邊備雖嚴。帥實差易。學者雖衆。儒選實難。豈有食就應聲之求。忽忘非分之任。怔忡失據。欣懼兼懷。固欲辭榮。不獲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于諸生。內之無子產潤色之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久典訓誥。溶融藩垣。七年于茲。微效不立。猶以陪外廷之末。聞長者之風。聞蒙分章。平議臣之奏。時引大體。正宗廟之儀。荷圖納志。非敢作物。然而謫人。簡詞以巧詆。法吏挾怨以中傷。當是之時。幾無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尚存。浸潤之說不行。震驚之衆爲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內私自憐。懼久得罪。輒旬十里之守。庶警一麾之行。不謂皇帝陛下生成曲全。覆露無已。進增金華之講。增重儒林之光。委以西州。適其素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席士然諾之信。猶能捐生出死。成功立名。況臣連數十城之封。兼四千石之重。于以宜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無大悔。以此圖報。敢爲虛言。

序

易外傳序

余讀周易。表其象象爻辭。蓋聖人之意微矣。非通材達識。孰能言之。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以言者向其辭。以動者向其變。以制器者向其象。以下筮者向其占。四者所從得之殊。其稱君子一也。然易之書最爲深至。天道性命變化之數。自孔子罕言。後世無述焉。以爲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云爾。學者或有謂易之辭。非爲數者。此以目聽何異。及論剛柔始交。而生屯分泰之體。而成則莫能通。習于所可見而蔽于所不能觀。然後知易非一家之術也。夫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以其窮理盡性。能自鏡得失也。余以爲仲尼有云。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故采五帝以來明君賢相。忠臣良士。下及亡國喪家。興壞成敗。禍福善惡之理。附之彖象爻辭。以見白黑。其說主王氏也。而時有不同。亦微辨而不斥。後有觀者。總而理之。得以自省焉。

春秋權衡序

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于權。權雖移必準于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難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

傳之者三家。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且昔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孔。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隱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奉于所聞。而目迷于所習。懷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視權如盈。或利其多而視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然。以俟君子耳。孔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于權衡何傷哉。于是卒定其書爲十七卷。

顏魯公文集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遠義。是處垢糠糶。猶砥礪而爾習之。將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僅有存焉。而雜文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遍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于是採摭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爲五十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汲汲而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向友者乎。于是以序其意。

時會堂詩序

州城北帶廣阜。古所謂崑崙閭也。其木宜茶。與蒙頂比。故或謂之蜀閭。太守歲貢蜀閭茶。以火前采之。發輕使馳至京師。不過十日。爲天下先。自禹抑洪水。分九牧。淮海惟揚州。其任土之法。若瑤琨金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諸奇物。當備輸王府。天子爲其遠費民力。皆止不以爲常貢。常貢獨茶。至節易矣。然猶歲所上不過三數斤。所以御于至尊者。貴精不貴多也。世或說蒙頂茶。宜久服。能輕身除疾。卻老。誠有是者。豈非臣子至願哉。狸首之詩。以時會爲樂者。固諸侯之事也。于是築堂蜀江之陽。命曰時會。將率官屬。修職貢于此焉。且使來者世勿忘服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劉某題辭。

張氏雜義序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辭。言閩之人舉進士。自詹始。明詹以來。未有舉進士者也。舉進士由詹而始。則當時雖有舉者。必未甚多也。詹死于今三百年。而閩之舉進士爲特盛焉。自流寓他處。及占名數京師。入太學爲貢子者。不數人。其舉以鄉里者。歲常不下六七百人。其衆居天下五分之一。閩之進士。可謂多矣。凡讀書作文。被儒服。無不舉進士者。其不舉進士。獨侯官張宜。宜爲人。龐眉而甚古。少言語。有誠慤。不爲狎侮。治毛氏詩。孔氏書。王氏易。鄭氏禮。左氏春秋。皆通其訓詁。名其家法。轉以相解。條分節斷。剖芒析毫。不可以辯給奪也。其言三代制度出于經者。不啻如眼見。乃不說魏晉時事。不知有格律詩賦也。吾嘗與其讀詔令數事。時方立今王后。宜驚曰。是于古不可。上如何若行耶。吾曰。公所言。周公法也。國家承歷代之

弊亦難用漢唐禮不純出于周此所謂損益可知者也宜于是悅然解觀其意非周公仲尼之訓雖出于天子猶以爲大不可其篇信好道而不阿世可見于此矣性便講解多新思異義務與聖人合而不求黨同聞道其著書宜時年四十餘謙讓未肯當也然吾樂其道固窮而不感絕俗而不詭雖古君子不過也自吾與宜別而遊于上國且七年矣求其在貴賤而用心者宜者蓋未有由是知古君子亦止于此而已耳傳曰舉逸民夫宜之事父母孝與友信于鄉里和用其身端聞人皆知之而無爵祿之勸宜可謂逸民也已矣此固聖王所欲舉也因記憶宜所言詩書雜義衆久頗不存得其十事爲一卷以傳之其徒以建執事者庶幾于宜有所發云

衡字公甫序

古之人有聖智若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丘墓宗廟事祀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楫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來往繼饋饋饗皆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蠶繅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鉞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民人也常旂旗旆所以表師帥也鼓鼙鐃鐃所以警遠也茲舉由是而綴網罟畢羅所以給牧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褻服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于身所以飾躬也組紱威儀所以飾行也貴賤由是而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直衰以杖履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懇由是而交蕭鼎簋豆所以致潔饗也組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奠彝所以酬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草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堯簞九枝所以供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致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實府庫之藏鍵閉筦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作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于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于是乎始罔淫爲異器以啓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衆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同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于王府同于四海之內凡出于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予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于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期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任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于江之南固請于予曰爲我撰衡字乎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爲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鳥獸與人類生于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聚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

辨者古之人以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爲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于子華師之于子張字反名如商之于子夏偃之于子游物配實如長之于子長予之于宰我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于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于吾道之門固矣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欲聞其說也命予爲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于古道智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濯不待正夫子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于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已實哉爲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者謂其來自外也

數字序

古之人重冠重冠故重相字字之也者傳其名也傳其名者主成其德故字表德者也若名則非表德者也古之人有名稱名顯名顯皆賢人也周公之子名禽孔子之子名鯉聖人之命其子亦無擇焉然則惡乎擇擇乎字而已帝乙愛其子字之受德使其人充其字而守之其祥淑豈短哉今數之名者厭也擇也然則執字之宜宜乎思昔箕子之言者思曰審孔子之言者曰不思罔周書之言者曰罔念狂嗚呼思則審也思則罔也罔念狂也今爾何暨非時笑孔周書致身之通且思豈一端而已哉將爲子思乎孝將爲弟思乎順將爲兄思乎愛將爲友思乎信將爲長思乎惠是由爾身出者也人其數爾乎是故言人思其中也行人思其度也德人思其永也居人思其親也樹木人思其不伐也如是焉曰罔未之有其不曰察亦未之有其字數曰思惟無數

劉景烈字序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未可以獎牛兵無長短劍無單復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于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爲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爲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敵國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遠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爲釋可也以爲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而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夫以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蓋然作然止而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于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敘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囑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舉手不得所，輒碎散沈溺不可援拯，故北人未嘗常備焉。今王生治裝，正歸閩中，無難色，出門取道，無畏辭。豈王生其土人能習之哉？其恒會，悍不避虎狼，難瀨之惡，甘從事哉？王生之意思，于歸見其親，猶方壞水決，奮機，實土不能退，故接漸而行，尚何顧險乎？雖然，王生惡得勿重其身哉？親愛亦憂，親喜亦喜，曾子也，事親有道，而信乎友，孟子也，王生不遺曾氏，孟子則已，荷道之，王生欲行者，何以異茲？吾聞吳越多奇士者也，王生如得其人而與之游，吾又將賀王生之信于友而獲乎上也。

送江鄰幾序

古今爲左氏者衆矣，功名之士則尚權變，詞辯之士則貴文章，數家則隆識緯，小學則工文字，亦徒祿利存焉。若夫大不爲功名，細不爲詞辯，不僞于職，不街于文字，居今之世，無有祿利之勸，而治左氏者，惟獨鄰幾。鄰幾之學，則可謂得乎其性而出乎其心矣。雖然，吾聞君子之學者，貴其爲道也，非貴其爲名也。貴其適于聖人也，非貴其愈于衆人也。夫擅漫而無家，閉絕而無宗，此今世之儒，固非矣。有宗以相誓也，有宗以相奪也，此漢世之儒，庸是乎？然則鄰幾何說焉？故謂鄰幾，蓋爲春秋，夫春秋者，五帝之所以化，二王之所以治，禮可以起，義可以制者也。一之于仲尼，則得之，一之于左氏，則失之，而鄰幾猶固以不然。昔蘧伯玉蓋年五十而五十化，鄰幾慈以吾言，實于耳，東南將有賢者乎？吾願子評之，將無賢者乎？吾願子復之，子之化也，何必五十，吾敢以此爲贈。

送梅聖俞序

昔者邊鄙無事，士大夫恥言兵，聖俞獨先注孫子十三篇，獻之，可謂知權矣。及其有事，士大夫爭言兵，或因以取富貴，聖俞更閉匿不省利害，可謂知道矣。夫聖俞前非勇也，知天下忘戰之必有憂也，後非怯也，知功名之說勝則應教化也。聖俞之任其身，不輕矣，世人其若聖俞何哉？某少聖俞十六歲，然聖俞與我爲友，所以從之游，常恐不足，今聖俞應聘許昌，某以事留京師，不得偕行也。古者贈人以言，吾何以贈子乎？明子之趣，以示人不欺耳。嗚呼，世有君子者，以我爲知言矣，于聖俞無負焉。

送蘇安上序

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可謂盡于理矣。今夫學者守一先生之言，則自以爲有餘，其以于世，則自以爲足矣。濟天下，不幸而不得，則自以爲不若人，是以有憤怨之色，是以有鄙倍之氣，是以有戚嗟之聲。若是其得也，不足以使人，其失也，足以傷身，豈不可憐哉？曩者安上嘗舉于鄉，名稱甚高，亦得矣，而曾不喜其意，乃恥所以舉者，非己之學也。今斥于有司，名稱甚屈，亦失矣，而曾不憾其意，乃推所以失者，非己之時也。苟不安于道，達于命，遠于利，能若是哉？嗚呼，明安上之意，以語衆人，乃得笑焉。明安上之意，以語賢者，吾庶乎無取友之過，吾請以此爲上贊。

送王生序

王生嘗過劉子，劉子弗謝也，聞其將之京師，受業太學，往送之門而告之曰：吾聞贈人以其幣也，弗若以其道也，賁人以其貨也，弗若以其言也。今子進于藝矣，而遠行，吾毋以贈子，雖然，子之學也，將學于道乎？

公是集卷三十五

序

送從父弟敷序

敷爲蘇州戶曹掾，二父舊治也。吾聞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非仁者，以吾一日長乎爾，莫爾告也。不可。昔者莊生有言：吾甚善之，其言曰：形莫若就，德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又曰：內直者與天爲徒，外屈者與人爲徒。嗚呼，知此可以無患矣。就而入者，不可以羣，和而出者，則掩上也。內而不直，則其中不立，外而不屈，則衆厚怨之。夫智無小也，學而已矣，官無小也，敏而已矣，知學不病，知敏不匱，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猶足恃也。又況泰伯季子之國，伯父叔父之所舊治者哉？爾其以此矣。

送王舒序

由中國入揚越五千餘里，其地險絕，號爲一人守險，萬人莫攻。蓋自秦漢亂時，則然。今宋德一致，夷以爲郡縣，人民反習筆墨，歲貢士比中州爲多。南北人往來商賈財，吏送故迎新，且暮不絕。若夷徑然，然猶山行不能度車馬，依草木巖壁，極上復下，斗絕無漸，毒蛇狼虎，據要處爲害，或時瘴霧昏闇，發于草莽，早衰暮年，易以致病，其川行不能勝百石，下瀨漂激，聲氣洶駭，船石礪浪，隱鱗乘波，水奔逝不能正目，篙工一

將學于利乎。將道與利兼存之乎。其母乃說爲道而情爲利乎。何子之汲汲不憚煩哉。反修其身。反事而親。反友而兄弟。夫道已至矣。人有非子者乎。且夫古之君子之學也。慎其所以爲號。其仕也。慎其所以爲名。是以其號可傳。其名可傳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學也。託號于仁。其仕也。寄名于義。是以其號不可傳。其名不可傳也。故學者至乎鄉原而不自覺。仕者至乎兼愛而不自恥。嗚呼。慎之哉。道術既爲天下裂矣。子毋寡吾德而輕吾言哉。榮子之量爾。

送楊豐林序

豐林名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瘴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昭昭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偉備之士以充其選。于是大人部荆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開。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他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坐而養交。以驕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境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避。世常有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惟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外。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于其行。序以贈之。

送邵寶良序

墨儒儒以言命。夫儒者豈好言命哉。古之賢多所說而不見鈞用。多爲善而不得升舉。幸而說合善取。則黜而棄矣。卒敗其功而後已。是類有若天爲之者。故推其窮而歸于命。孔子之相魯也。孟子之仕齊也。賈誼之用漢也。樂毅之用燕也。功施矣而不待究。名達矣而不得遂。皆天也。苟出于天者。又曷怨乎。今邵氏舉賢良。天下之人舉賢良者不獨一邵氏。然而邵氏無媒援于世。猶奮于吠畝之中。則邵氏誠賢良也。今之時太平而士務進。故山海之士無伏匿。以不伏匿之士。道舉賢良之時。士至者必多。然而有司擇之。邵氏之外。不能論三。可謂精矣。夫合天下之士。獨有司之情。雖十冊之其勢不爲人後。亦明甚。于是而不獲命也。是功施而不得究。名達而不得遂者類也。事雖失圖。其自致卓然之風。猶足以暴于後生。昔公孫子前舉賢良不見用。後舉賢良爲第一。夫公孫子非愚于前。智于後也。曩日之畫。猶今日之務也。前見繼而後見寵者。遇不遇之時異也。已適不遇。雖智無益。已適當遇。言必見可。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而命非乎。故惜邵氏之未逢者。宜推之于命。而致乎勿憂。致乎勿憂者。本乎儒者之道者也。

送劉初平序

讀書而講道。據權而治事。其功德曷以及民。執若士大夫耶。然而天下縹緲垂絛。爵上聞者。無不慕山林之士。而顧與之者。爲山林者。雖然若固當也。此其故何哉。豈朝廷之士真可薄。山林之士真可高。彼何子之而不辭。此何受之而不讓乎。亦曰不汙于利。不近于恥。不親于憂。不煩于事。苟異乎此者。無不慕焉。如此雖幾批乎堯舜。無非者矣。若劉生者。豈真士大夫所慕者耶。其游遍公卿。無往而不若舊相識。使汙于

利。近于恥。親于憂。煩于事。而能爾乎。往者朝廷喜求才。拔草野。有出茅屋任諫大夫者。後太平益厭解。人亦益近薄。故蒲草瑤瑤。往往流于野。而詔書亦輒以先生處士寵之。欲以致後人。今劉君好史書。語當世事有權變。又博讀多前知。爲士大夫所稱。而未聞有以舉應詔者何耶。事固有難知者哉。行矣入於越。誠將見范公。願以告曰。斯道也將亡矣。苟相天下也。而能勿與此乎。

送焦千之序

君子之學也。至于自得而已矣。智足以經天下而不慮。論足以合當世而不言。仁足以懷萬物而不憂。非可憂而不憂也。憂其所憂。不憂其所不憂。今世之士。皆不憂其憂。而憂其所不憂。舜之陶。伊尹之耕。太公之漁。至矣。當是之時。漆水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而舜不慮。桀作淫侈。慢神虐民。並告無辜。而伊尹不言。紂哺鬼侯。醢鄂侯。殘賊仁義。而太公不憂。此一聖二賢。豈自遠于人哉。德有守。任有職。以道援天下。枉尺直尋。而不爲者也。夫不汲汲于世者。固世所汲汲焉。不汲汲于世者。乃可以大行。王者不作。聖人之道衰。于是乎有宋墨之學。以救政止亂。有蘇張之學。以排患折難。有孫吳之學。以強國勝兵。有商管之學。以長材足用。外託號于仁。以邀利。內寄名于忠。以干權。嗟乎。道之所以不明也。學者衆而達者寡。得之者寡。失之者衆。吾安知夫得之非失。而失之非得歟。吾又安知夫喜之非憂。而憂之非喜歟。是以君子慎所學。惟至于自得而已耳。焦生既學于歐陽公。因北游京師。京師賢智之所聚也。伎能之所試也。變化之所出也。生其務自得。毋枉道憂天下之憂。以翹于人。憂天下之憂。以翹于人。人將謂生宋墨也。孰與勿學。吾亟得見焦生于歐陽公之門。美生之志。足以造于道而不流于俗。于其行也。贈之以言。

送謝希樂學士赴闕序

學者稱仁義必歸堯舜。堯舜聖人也。當時之行事在二典者。孔子敘之矣。其君臣之言。呼命以成。不悛不疑。雖然太和。以有鳳鳥之符。嗚呼。何純古粹至若此。爰及商周。其道雖離。不與堯舜偕比。然史之所載。聖人述焉。後世歸以爲經。師師相傳。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盛。莫之失也。及兩漢受命。史臣奮力以書于策。然由無聖人裁之。褒貶不中。學者不宗師。況又無兩漢之美者。可道也哉。今天下康乂。無異于古。而天下以堯舜爲法。所踐所言。合符前王。則史官左右所記注。得不宜盛而推之于聖人乎。前日謝公處此任。天下其美之。今公之朝也。人又以宜代天子言者也。夫代天子言者。豈不欲制度詔令如堯舜三王。坦然措之六經乎。嗚呼。人今以堯舜之道責公。公雖欲強而辭讓。不可。公能思之哉。推之明之。則史之所記。宜在彼二者之間矣。此可謂國家大務。凡號儒者。得勿喜乎。苟志之及乎此。毋留公行。三月某日序。

送福州文學劉人范宗韓序

蓋君子之仕也。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夫文學之位。可謂賤矣。其祿可謂貧矣。是范生所不得辭也。范生蜀人。爲古文章有名。或薦于上。上以福州文學處之。范生于是攜其妻東南出巴峽。以趨海濱。嗚呼。太平以來。治貴和同。四方之士。未有特超而起者也。及其多事。而年少羣不逞之人。逃奔蠻夷。爲之謀主。以病中國。由是隱居之賢。以名高見疑。稍稍就吏矣。其祿雖微。囚之實也。其籍雖仕。宦之實也。豈可謂非命

也哉。吾嘗游福州。議張宜。太和朝。老儒也。其為人介而不別。同而不流。是以不爲世俗知。而不爲世俗患。于往從之乎。又何陋哉。

送潘況序

士不遇者。隱可也。古之所謂隱者。非求異于人。將以同于人。是故擇可以託者名焉。因可以利者惠焉。資可以養者食焉。彼且索之以其智。任之以其材。則術深矣。守之以其誠。達之以其誠。則志廣矣。詹何之釣。至于可以爲邦。庖丁之解牛。合桑林之舞。嚴君平之卜筮。蜀人以化。世豈知所以隱哉。潘生始以進士舉。既不偶。故去而治醫。夫醫者世特患其無常。潘生之醫。合色脈。立經紀。平權衡。序清濁。其有所治。猶擬之也。可謂深矣。是其所以索之者固精。任之者固良。守之者固明。達之者固遠歟。是古隱者之志也。夫士屈首受書。出于蓬蒿之下者。必有濟天下之心。幸而在位。拘文法。顧利害。至于白首。或未能活一人。今以醫故。歲所活輒數千百千。此兩者責孰爲深。功孰爲多。潘生之隱于醫。可以無譏矣。于其行。序以贈之。

送從兄赴選序

從兄居鄉里。執耒耨耨者。殆三十年。衣食未嘗充。旱乾水溢。稍喪其土。則乞于鄉黨鄰里。以養其親。家君聞而憐之。適會上都推恩。得任子弟。從兄以是爲郎。又三年。將西之京師。見予于襄濱海上。其色焦然。其髮斑斑然。其足蹢然。病矣。嗚呼。前此者兄知勞力而已。後此者又將勞心。古之人所謂生爲役者。一身而二任焉。其有不病乎。雖然。吾聞之。惟知道者可以不憂。兄其亟爲學。其猶可及壯也。

送新安尉張說序

古者諸侯制有其國。惟卿命于天子。命于天子者。不名于春秋。以尊之也。今也不然。公卿大夫出爲方伯州牧者。得行古諸侯之事。不得行古諸侯之權。其更也天子置之。諸侯之所得爲者。實士而已。實士多者。數千人。少猶數百人。拔其尤者。聞于上。其大率十取一。然而會于尚書者。亦不減數千人。有司難試其藝。第其能者而聞于上。其大率亦十取一。然而進于天子者。裁數百人。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精矣。天子又親試其言而校之。退其不中程者。錄其中程者。則益加少矣。故凡拔于卿。致于尚書。策之廷中。非其才千百人之尤也。莫至焉。如是而以爲士。以佐諸侯。以治天子之民。其不輕而重也亦明矣。是春秋所不名者類也。然而或以爲小者。彼自侈其才而負其氣。不度柳下惠。以予觀之。不然。夫天下有事。執于戈之卒。驥目語難。破堅陷敵。出萬死一生之計。奮不顧後。可以朝馳捷而暮斬。儒者辨武厲精。馳意應變。語奇以惻惻當世之權。可以立義而取公侯。勢激之然也。及其無事。將攻以文采。詢以制度。與之揖讓以行。禮可者斯與之焉。不假時以爲勢。不資辨以徵用。其言必合于先王。其德必善于其躬。故仕者難也。不得以卑爲恥。然則能勿重乎。今晉卿既自能力于其術。以取尤于千百人。又能重乎。今晉卿既自其社稷人民之事。是柳下惠之智也。苟順是而行之。其獲于邑人。而得于諸侯。聞于天子也。易矣。其于高爵。若詔檄而上諸堂。孰能禦之。吾知天子之命大夫士。于春秋有重也。故爲之序以贈。

送湖南安撫某使君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爲君。以舜爲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爲君。以禹爲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而已之乎。夫苗夷異類。異焉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獫狁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彼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致之。使去其穴。則因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于人。量于勇而奮于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用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爲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于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遠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湖南運使懷學士序

景祐四年七月。詔以其叔父爲湖南轉運使。明日。詣閣門。疏曰。荆湖去京師。蓋數千里。其地于古爲三苗。有彭蠡洞庭大澤之險。而其南。蠻夷與國爲境。凡風雨晦暝。率常蒸毒。易以疾病。而臣母老。不可往。惟陛下哀憐。未報。又上奏曰。臣不敢憚遠。恐羈縻南方。以爲老母憂。則死有餘恨。臣本三司判官。今誠得罷所領。獨校錄祕閣。資以其暇。率親不勝幸甚。制曰。可。更以懷公爲湖南轉運使。當是時。尚書郎在荆湖。察獄者。以不迎親之官。爲會稽太守。勅舉見責問。而叔父以母老故。辭內外任。以求在左右。朝廷以爲美談。而懷公在書館三十年。前後佐大司農。爲外郎。守亦十餘歲。勤勞久矣。乃得此任。士大夫以爲少。而公處之無愠色。嗚呼。古所謂各行其志者歟。孝者念其親。而忠者念其公。若懷公者。忘其親。念其公者。忘其親。歟。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念親之謂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念公之謂也。天子以此命其臣。而其臣又用此以報天子。欲求內外之不治。風俗之不助。不可得也。若夫吏道之端。民事之情。教化之本。征賦之法。孰爲賢而不識此者。未足以贈也。故于公之行。語所可頌者。爲來者法焉。

越事多端。無敢救者。秋梁公爲刺史。獨倡言。曾從非首惡。不當坐。奏疏免之。竟全此數千人。其後百餘歲。當憲宗時。豫州已更號蔡。節度使吳元濟。據城反。天子引天下兵征之。不順。攻之不勝。成之不服。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餉。士大夫咸共怒。而將領。將古。將武。將通。四面擊之。以盡力戰。盡誅爲意。而李太尉獨任智策。夜入其城。縛之不殺一人。所以使百姓復見禮義。脫于戰死。嗚呼。梁公可謂賢相。太尉可謂賢將矣。其恩厚。其施博。戶而視之。不亦宜也哉。開元中。刺史元通理。始作威德碑。意梁公之仁。其後段文昌作平淮西碑。明太尉之功。而俱不爲祠堂。使民無所追享。宋與八十載。知軍州事王質。詢問其故。歎曰。善爲後慕之也。豈可使二公不祀哉。度地以作廟。異室而同宇。南面上左。未及成。質遷。又十餘歲。數換守帥。莫克就者。今太守至。遂就之。庭宇甚設。儀衛甚飾。歲時報焉。水旱禱焉。嗚呼。德之不朽者如此夫。使凡相者而皆若梁公。則治安得不平。使凡將者而皆若太尉。則功安得不成。然則廟此者。非徒思昔人而已。亦爲來者允蹈之也。不可不刻石以謹其始。故于是乎書。質者丞相且弟子。清淨慈惠。爲政不煩苛。官至天章閣待制。尚書郎中。所居見稱云。某月某日。劉某記。

王沂公祠堂記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揖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自于魯。魯一變。至于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矣。天下得養老長幼。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人建學。由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樂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于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于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楹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序其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即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家宰。太公尙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愛慕。不假不競。靡則靡定。既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疆。

待月亭記

齊卿劉侯。監兵于竟之明年。作新基。移舊亭于園池之廉。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之酒三行。客有長揖主人請問待月之旨。答曰。先是置有西園。園有舊亭。昔人尸之。荒榛與并。棲難于垣。閑馬于櫪。咸寢以羊。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林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一日植足于園。縱觀而嘆曰。景物否閉久矣。將新泰于乎乎。由是呼卒夫。具斧鋤。盡蕪穢。錮蒿茅。一之日。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鑑也。三

公是集卷三十六

記

天台山記

汝陽地理書有天台山。在今縣北三里所。其高尺餘。傳自古至今。莫有能損者。其上土。其下石也。亦曰天中山。以爲豫州于四方最中。汝南故刺史治。于豫州亦最中。是山于汝南又最中。蓋處天地三萬里之極。自古及日。景測分至者。皆莫正于此。以是名之。其傍有祠。其主山也。其神爲蛇。黑文而赤章。其見無常。或脩或短。或幽或明。民有不恭事。不信不飭。則變怪動之。其地居屯營。營之士。歲時獻享之。夏丞相之爲此州。嘗親至其處。祝曰。蛇。若使吾見之。吾力能大而祠。莫見。丞相去未能數十步。遂見。從騎多見者。猶蛇也。其脩尺。丞相亦遂不復顧。然吏民亦以故加嚴畏之。咸誇誦過其真。要之有山之名。無山之情。而民不厭以山稱之。蓋得四方之中。易所謂地中之山。謙尊而光。卑不可踰者也。故作記表其地。

雙廟記

淮西于古爲豫州。唐武氏改制。稱受命。諸李多失職。越王正。以刺史與所部兵討不啻立。既而兵敗。王自殺。吏蹤迹黨與窮治之。數千人皆列大逆。于時武氏方以利立威。大臣坐飛語。不問曲直皆族夷。以故知

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墓。四之日，即亭材而廣其構，不役于民，不擾于公，以清于厥成。魯山巖巖，惠我蒼翠，魯水湯湯，遺于澤潏。而又屬公之宇，仲尼之鄉，聖賢遺蹟，盡于壁，若有神物，陰來相之，或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澤，盡能事也。月以水鑑，取善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爲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于清池，輝煌溢溢，相與爲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斯亭，對斯景，登吾之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有當歟。主人之詞既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開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清月，宜乎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漢，平霸壤，續漢唐之舊服，用之，則爲事業，爲功名，垂光冊，書不用之，則有半在道，以當其實，與夫晏安之流，遊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吾人善講，或幾輪矣。同人落成，祇美寢興，吾子博吾以王道，勸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願，請敬曰：先生棄文，爲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敬固不讓云。

東平樂郊池亭記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鐘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爲國，非以娛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顧有賦之詩是已。不然則殷殷者墨術也，不修于禮樂，不暉于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運率之政，于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于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謂以詩書而不可謂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寧故有負城之圖，其廢蓋久，士大夫無所于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于觀，吏民無所于樂，殆失車鄰顧有賦之美，而況于蟋蟀山樞之陋，故以謂非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墜之，增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垣，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臺，臺曰陳殿，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垣曰吾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于禮，或因于事，或寓于物，或諭于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類，松、栢、槐、柳、李、梅、梨、棗、檉、榆、安榴、來檣、木瓜、櫻桃、葡萄、太山之竹、汶丘之篠、蠟陽之桐、雍門之萩、蒲圃之檉、孔林之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薔薇、芍蘭、菊、荷、荇、芡，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漢中三亭記

五年，伯父以選爲興元，既至，平賊寇，時賦役協舉，度程百工，政事備舉矣。明年，作廉讓頌節漢三亭，于是相攸而勢或因或創，高其閭闔，厚其垣墉，謹其臺塗，以文賓客，以休主人，以燕僚友，屬役于其貳蔭侯，瓦木之費，不出于府而財有餘，板築之任，不求于民而力有餘，壯麗之度，不越于法而巧有餘，處者欣欣，來者蒸蒸，而是歲大有年，禾合穎，木連理，牛兩犢，百姓胥慶，吏請著記，惠不得其說，伯父因舉圖授某，某以爲凡南面而聽治者皆公侯，公侯之于其國，有所與，無不記者，其在春秋，作南門，新延閣，築王姬之館，或

以得其制書，或以得其宜書，或以得其時書，嗚呼！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而世或以爲不然，斬于財，盡于力，陷于禮，故郡國廢送勞之節，簡燕樂之樂，夫興元固都會也，使四方之賓來而無所于接，三監之大，夫至而無所于息，執政之士勢而無所于游，又何以觀政也哉。作三亭而可以觀政，非得其宜乎，有因有創，因者無絕也，創者無修也，非得其制乎，不傷財，不害民，而歲以有年，非得其時乎，是三者有一焉，固書于春秋矣，況其盛也哉。某請述此說，以示後世之君子，後世之君子將大有得于三亭焉爾。若夫風土之樂，山川之美，耳目可及者，不足道也。某年月日某記。

歲寒堂記

天聖中，伯父爲蕭山，去十二歲，而吾弟和亦爲蕭山。蕭山之人固望而喜矣，和至官，盡復修伯父之政，而不敢有加焉。居數月，作歲寒堂者，故便廳之廢爲廡者也，因其牆壁而墨境之，因其棟宇而端治之，因其松竹而封植之，爲之令名以寵嘉之，而吏民乃皆喜曰：果也吾侯，善起廢者，縣故無射堂，和乃益其東偏，作求已亭，以交賓客，接賢者，修弓矢射侯之禮，而從之游者，皆雖然忘歸，或游揚侯聲，浸轉達于淮泗之間，長老聞者咸悅，和于是欲記其指于石，以示越人。吾曰：凡有百里之地者，皆曰國君，國君之所爲，百姓之所視也，將由乎愛民勤政之爲乎，則百姓喜，將由乎廣已造大之爲乎，則百姓怨，是故不可不慎也。今和歲寒堂，能使吏民信之，作求已堂，能使賓客樂之，是亦足稱矣。始伯父爲蕭山，鑿鄭渠，以便國漕，歲省度支錢累百萬，而不名其功，君子以爲難，百姓歌美之，今和益樹政，又能使百姓不忘者，吾見歲寒求已與鄭渠偕矣。嗚呼！吾因此又有感者，凡天下之事，先王之政，其已廢可起，如歲寒堂者衆甚，凡當世之俗，聖人之禮，其已忘可舉，如求已亭者亦衆甚，誰爲君子果而行之乎，此非今所得及也。姑以書于石，達吾心焉。慶曆三年十一月劉某記。

欣欣亭記

劉子作欣欣亭，先是弘農楊異亦爲欣欣亭，自爲之記，序其所以欣欣之意，或曰：子之欣欣，楊之欣欣歟。劉子曰：否，可得聞歟。劉子曰：何爲其不可也。吾得所以居此者，達亦欣欣也，窮亦欣欣也，富亦欣欣也，貧亦欣欣也，人知之亦欣欣也，人不知亦欣欣也，欣欣之實，盡于此矣。吾又嘗聞夫戚戚之實，未盡于此，嗚呼！戚戚之實，窮亦戚戚也，達亦戚戚也，貧亦戚戚也，富亦戚戚也，人知之亦戚戚也，人不知亦戚戚也，窮而戚戚者，爲達也，達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達者存，富而戚戚者，爲富也，富而戚戚者，其又有大不富者存，人不知戚戚者，爲知也，人知之亦戚戚者，其又有大不知者存，嗚呼！吾敢爲戚戚毋欣欣乎，吾請以欣欣之實，爲終身之居，豈直亭也而道之哉。

伯父寶書閣記

初，伯父以尚書郎致政歸，築室于壽之長洲，曰：吾昔爲之宰矣，賦役吾未嘗不均也，因其力而時使之，獄訟吾未嘗不謹也，察其情而恕思之，人皆思我，後世居之安，室既成，聚書數千卷，覆以重閣，指之示子孫，曰：此先帝以賜先子者也，此先子所以教後嗣者也，吾嘗以此事親，以此事君矣，行年八十，無悔于心者。

今以遺汝吳中士大夫聞者言曾記以爲舊史某以爲古之君子莫難于擇所處擇所處而當故令聞長世其身休焉伯父之下居也于人之我思其遺子孫也以己之事親與君而歸于無悔必忠信學問而已矣牛羊食廩金玉之富不預焉頌不云乎在彼無惡在此無善雖亂氏之義何以遠過于是名其閣曰寶書閣而刻其語于石使後生有遠焉若夫棟宇之制奢約之度智者可以觀其則仁者可以見其志非爲者所及也嘉祐三年正月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某記

三脊茅記

古之祭祀無不用茅者而至于封禪則必三脊茅以爲神藉三脊茅出于江淮之間蓋非其地不生而江淮之間則皆楚越國也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自三代之君莫不患之故封禪者必三脊茅其意以爲能服楚越使其職來貢則三脊茅可致而封禪乃宜矣古之人非輒貴異物也事理相起知其必然爾周襄齊桓公嘗天下其功大而自矜欲遂封太山故管仲亦以三脊茅止之是以不能致者也三脊茅既非世所常玩又封禪之禮希闕不講故學者往往不能得其名先帝將封太山貢三脊茅于荆荆人莫識有一老父識之然後得貢于天子天子竟至太山而還以老父爲有神助賜九品之服嗚呼非明天子不能封禪告成功非封禪無所用三脊茅久矣天下之無明天子也彼其不爲時用可勝言耶余令畫工圖之以示學者

壺公祠大樹記

壺公祠在縣西北十里其中庭有大樹繁之蔽牛壺公者費長房之師當東漢時賣藥汝南市中歸輒挂其壺而躍入焉長房爲市掾見而怪之就傳其方一旦別長房去莫知所終蓋神仙人也其所挂壺處則此樹是也至今百姓道之疑以爲仙者不死故其物亦壽也漢以來九百餘歲矣常草木所不能待也此獨存是其異者一也察其根則糾結而膠綴察其幹則空虛而穿穴察其葉則柔弱而繁澤是其異者二也條之下垂帶之上屬側穿復出大者合抱小者徑尺環之成林是其異者三也挾可異者三汝南人世傳之而莫能正其名故通謂之大樹云夫天下之物未可以理窮則未可以類推也彭祖歟冥靈歟其或使之歟吾惡乎知之咸平二年有爲壺公祠者不能久遂廢廢歷初夏丞相守此邦乃益新之于是民之祈禱者士之效技術者吏之覽方俗者常至其下嗚呼能使此樹不朽未必非壺公也能使壺公益聞者未必非丞相故作記以信來者刻之廟中

先秦古器記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通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于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書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摩挲嶢嶢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大也衆不可概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雖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雖廣其世世適爲能盡之

林華觀行鑑記

某獲一銅器刻其側曰林華觀行鑑五鳳二年造第一不知何所用按漢書五鳳帝年號其歲丙寅到今嘉祐壬寅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矣又刻其柄上爲扶字皆秦小篆也

龍雀刀記

右一刀往年築青潤城掘得之其鑄精利其環爲龍身而鳥喙蓋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其臣作銘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或歲久磨滅歟將其時雖有銘亦不皆刻之歟

貞觀刀記

右一刀以金錯其背曰貞觀十六年并州都督府造鐔刀匠蘇四等造專當營軍事王某物勒工名蓋古制也其字體動金亦精好足以明當時總核名實百工所制作後世鮮及之

公是集卷三十七

義

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義義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義也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義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義以事神臣之義以養人惟君受養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執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于義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惟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相親也士以禮相識庶人以義相同然而爭奪興于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者未必爭苟爲備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端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于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適于禍也惟仕于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于君者冠而負義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

嚴父莫大于配天天者物之本也祖者人之始也所以致尊極之重祖宗者廟之不毀者也古者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顯考廟有二說說之言焄也遠廟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凡祖考之廟皆焄毀也其不毀惟有功及有德者或謂之祖或謂之宗祖者非太祖也言後世述之也宗者非宗祀也言後世尊之也何以知祖非太祖宗非宗祀也曰文王非周太祖武王非周宗祀也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何以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曰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太祖又有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曰夏后氏不郊顯祖而郊歸何也曰祖者必有功有功則廟不毀歸無功其廟毀故推以配天嚴父也商人郊冥何也曰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其廟毀久矣故亦推以配天也是以見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爲祖宗非有祖宗無不毀廟歸無功故不敢食于廟而食于郊食于廟爲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冥無廟故不敢與于祖而食于郊與于祖爲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是以見廟已毀雖有功猶不可復立春秋曰立武宮董仲之也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異物有近有遠其祭不同其所以嚴父配天一也曰然則夏之郊也以顯祖商之郊也以冥而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何也曰湯放桀封禹之後以上公遷歸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之後以上公遷民而郊契祭法之言者言其始也禮運之言者言其末也是以二者不同也

看臨臣喪葬

君臨臣喪。以桃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新爲臣焉。使之新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執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威。臣亦威。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于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于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于人者。不幾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菊何爲乎諸臣之廟餼。或曰。于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之末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餼帷不棄。爲埋馬也。餼蓋不棄。爲埋狗也。而丘之責。無蓋也。亦與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爲有勢也。夫不以死而斂之。爲有生也。勢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斂也。而況于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誼。故君弔于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也。或失其義。而謂巫祝之乎。昔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喪。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菊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爲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菊先。則君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因必有循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爲惡之哉。

公是集卷三十八

論

具本論

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何謂也曰太極者天地之先也未有清濁未有剛柔未有上下未可以物名故謂之太極也太極將判則清者始上濁者始下上下絪縕而未可以天地名有其儀而已矣此之謂太極生兩儀也難乎兩儀之中芒苒之間是始有水火木金土之象是始有一二三四五之數是始有東西南北中之位而未可以五行稱有其象而已矣此之謂兩儀生四象也一三五者陽二四者陰陽之數九陰之數六因其九而三之則得乾因其六而兩之則得坤此之謂參天兩地此之謂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且夫天者積陽也地者積陰也凡積之類老老則能變矣故乾一變而得震坤一變而得巽乾再變而得坎坤再變而得離乾三變而得艮坤三變而得兌此之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四象生八卦也或曰子言則美矣理則深矣顧聞水之所以一火之所以二木之所以三金之所以四土之所以五其先後多少之序者氣耶數耶曰氣也亦數也兩儀之氣合而生冲和之氣生于子子者黃鐘也其位北方當十一月而一陽生故水數一也黃鐘之氣下生林鍾林鍾者未之氣也其位南方當六月

而二陰生故火數二也林鐘之氣上生太蕤太蕤者寅之氣其位東方寅正月而三陽生故木數三也太蕤之氣下生南呂南呂者酉之氣也其位西方寅八月而四陰生故金數四也南呂之氣上生姑洗姑洗者辰之氣也其位東南寅三月而五陽生故土數五也故因其先後之序而數之則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因其陰陽之位而數之則亦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自然也曰子之言者蓋五象而謂之四象何也曰土者兩儀之別也先四象而生後四象而用四象賴之而有故不名一象而寄其位于東南也東南者辰也胡不寄之西南而寄之東南土者非有正居也順取一位而已矣曰黃鐘者冬至之氣也一歲則一至十歲則十至而子以能生謂四象何也曰是乃所以能生四象也天地之氣一而已矣其之北者則為寒其之南者則為大熱其之東者則為大溫其之西者則為大涼寒謂之水熱謂之火溫謂之木涼謂之金天用其精地用其形而人不知耳苟明其一歲一至十歲十至推而上之至于千歲千至萬歲萬至又推而上之至于未始有物氣之至也有止乎又何怪不生四象哉曰請問天有六陽自子至巳地有六陰自未至亥今黃鐘生陽則宜傳之大呂而反傳之林鐘何也林鐘傳之太蕤則是矣太蕤傳之南呂又何耶此為復有一陽氣乎固同物也曰此自同物而陰陽有尊卑授受有順逆耳陽尊陰卑尊者專其位卑者不敢專其位必寄之于其衝以求就陽也故黃鐘下生林鐘而大呂之氣應者寄之大呂也太蕤下生南呂而夾鐘之氣應者寄之夾鐘也姑洗下生應鐘而仲呂之氣應者寄之仲呂也蕤賓上生大呂而林鐘之氣應者寄之林鐘也夷則上生夾鐘而南呂之氣應者寄之南呂也無射上生仲呂而應鐘之氣應者寄之應鐘也此皆其衝也此之謂妻道臣道地道故妻從夫臣從君地從天其義一也曰請問乾坤生六子而乾坤六子並列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何也曰八卦者皆出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八卦不得不並列也其位有先後耳乾者天也天道貴陽陽者皆屬天坤者地也地道貴陰陰者皆屬地陽始于子終于戌置乾于子戌之間者此陽之終始也陰始于未終于酉置坤于未酉之間者此陰之終始也曰何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衍者積也天地之數始于一積于十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故衍天之參則為三十衍地之兩則為二十所以參天兩地而不一天兩地者一不可用也故乾積三坤積二而不積一者乾坤所不用是以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皆老陽老陰也何為皆老陽老陰也乾無少陽坤無少陰也然則老陽何以九老陰何以六曰乾積三以爲九故老陽九也坤積二以爲六故老陰六也少陽何以七少陰何以八曰老陽則生少陰老陰則生少陽陰陽之相生猶環之無端陽道作息陰道作消七者首登一于老陰也八者首損一于老陽也易何以獨用七八九六爲占乎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皆五行也五以上爲道五以下爲器聖人用其道以畫卦用其器以推數土者四時所不載也故上則并于四象下則遠而不用此聖人作易之本也何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曰索乾者爲陽震也坎也艮也皆乾之索也索坤者爲陰巽也離也兌也皆坤之索也乾之索皆一陽二陰非多陰歟坤之索皆一陰二陽非多陽歟何謂陽卦奇陰卦偶曰震一也巽二也坎三也離四也艮五兌六也是奇偶也陽必畫五而後卦陰必畫四而後卦是奇偶也何謂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曰陽者君之象陰者民之象陽者君子之事陰者小人之事陽卦一陽而二陰非一君而二民歟陰卦二陽而一陰非二君而一民歟一君而二民非君子歟二君而一民非小人歟敢問二君而一民奈何曰執權不一斯二君也政出多門斯二君也有國家天下而不能守賢聖將因而興百姓各擇主而歸之斯二君也此所謂小人之道也

重聚絕地天通論

昔天地之始判也。清者在上。濁者在下。在上謂之陽。在下謂之陰。其已久矣。然而書獨曰重黎絕地。天通
 何哉。曰。凡天地者。名也。清濁者。體也。陰陽者。氣也。是雖人物而有上下之異。然其治乃反在人。人者。天地
 之心也。故人道治。則天地適其位。清濁安其常。陰陽辨其序。人道不治。則上下交亂矣。其名雖不變。其體
 雖不離。其氣雖不改。然其政擾矣。故古之治天下者。必有神民之官。以序天地。蓋惡擾也。凡親上者。本乎
 天者也。親下者。本乎地者也。是以神之事皆屬天。民之事皆屬地。毋以民亂神。毋以神惑民。則天地之道
 得矣。然則上下不位乎。陰陽不安乎。幽明不別乎。所謂重黎絕地。天通者。此也。昔鯀射父既言其略矣。未
 盡其方也。則世雖有重黎而欲絕地。天通何由哉。吾請言其方。凡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卿大夫祭五祀。士
 庶人祭其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天子祀以饗。諸侯祀以牛。卿大夫祀以羊。士祀以
 豕。天子有福。有祿。有享。有薦。諸侯給而不禱。卿大夫享而不祿。庶人薦而不享。天子以公爲尸。諸侯以卿
 爲尸。大夫士以孫爲尸。天子事尸十有二獻。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天子之祭。天下助。諸侯之祭。一國助。
 卿大夫之祭。一邑助。士之祭。朋友助。天子舞六代之樂。諸侯舞時王之樂。大夫以下不樂也。故貴賤有禮。
 上下有等。而不相逾。所以治神也。士以德。農以力。工以巧。商以利。二十而冠。三十而娶。五十而衣帛。七十
 而食肉。不耕者祭無盛。不績者喪無服。不事事者出夫家之征。師教之也。宗教之也。友攝之也。吏治之也。
 卿賓之也。生有所依。死有所歸。不犯非禮。不慕非福。則人勸其業。而刑是用措。所以治民也。此可謂絕地
 天通矣。今庶人而得祭天地。旅山川。祀非其鬼。卿大夫不得立宗廟。可謂治神乎。庶人服侯服。食侯食。居
 侯居。男不耕。女不蠶。起而相隨。以事神爲俗。無父子之親。無君臣之節。下者乃爲巫祝。略計天下常百萬
 人。可謂治民乎。由是觀之。重黎之業已矣。然則天地不通乎。人神不擾乎。上下不瀆乎。百事不隱乎。嗚呼。
 明吾言者。可以治天下矣。雖使重黎復生。何以易此哉。

師以得民論

先王治天下有不勞而民自爲正者。治之至也。不勞而民自爲正者。其推師乎。天地生之。父母養之。而師教之。然後內可以事親。外可以事君。大可以治民。小可以治身矣。故師者非他也。所以使人知事親之道。事君之義。治民之術。治身之法者也。有人于此。內不足事親。外不足事君。大不足治民。小不足治身。則禽獸無以異矣。知自別于禽獸。則必從師以學之。故師者非以飲食望人之口也。非以財利鈎人之心也。非以權勢制人之力也。非以名譽飾人之意也。以仁爲本。以禮爲教。以樂爲和。以信爲符。使人乃誘然而歸之。翕然而隨之。故有國家者。待之以化良民焉。待之以得賢臣焉。故師者常與人君分天下之治者也。位

不同耳。名不類耳。權不及耳。衆不如耳。不然。殆無以異。是以先王知其若此也。則重師之禮。以繫邦國之民也。民誠從師耶。則是下已善矣。民誠不從師耶。則是下已惡矣。善惡之端。皆出于師。故師不可不重也。是以先王制師之禮。雖于天子。無不北面。言有若之尊也。制喪師之禮。雖于諸侯。無不三年。言有親之戚也。設用此等。故能使師重于世矣。凡傳學者。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說義不稱師。命之曰背。聽從不盡力。命之曰畔。背畔之人。世主不以為臣。世士不以為友。鄉里賤之。宗族疎之。設用此等。故能使師信于時矣。然後天子按已教之民。已成之俗。而施政令焉。何難哉。今夫上不以師為意。則民不可得而繫也。民不可得而繫。則教矣。是與彼無收長宗主一類也。此之謂要道。故家宰執而司之。使師之道達于天下。而無背畔乎。是家宰之職得也。師之道不達于天下。而背畔多乎。是家宰之職失也。家宰者治本而不治末者也。舍九兩而任簿書。求以繫民。不亦遠哉。鄭康成以為師者諸侯師氏之官。是守章句者也。得其一不得其二者也。未及知先王之治。不勞而民自為正之道者也。夫師豈獨師氏之官哉。師氏豈獨諸侯之臣哉。故大司徒之職。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師則以賢得民者矣。儒則以道得民者矣。而曾以為異乎。

三代同道論上

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忠之教。小人以野。教野莫如教。商人尚敬。敬之教。小人以鬼。教鬼莫如文。周人尚文。文之教。小人以儒。教儒莫如忠。三王之遺。若循環。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聖人之遺。而王者之政。一也。故能同不同。一也。故能不一。同者道也。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不一者俗也。故自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天下之生久也。一盛一衰。一亂一治。然而所以盛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何以言之。凡聖王之後。而至于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衰也。其使之亂者。亦非其德亂也。其俗使之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革。可以變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為無道。顓頊之典型。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復夏也。以成湯為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王智勇。纘禹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歲。紂為無道。顓頊之典型。商人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叛商也。以武王能反商之政也。故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績。則得禹之天下。武王反商之政。則得湯之天下。當是時也。禹沒而復起。湯滅而復見。同焉而已矣。一焉而已矣。安得忠教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教也。文也。是三者之于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而以爲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奚以謂之。凡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賓友之好。長幼之序。此所謂人道之大端。此人道之大端。非忠則不足以相懷。故先王之爲禮。必本于忠。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不教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以教。教也者。禮之體也。然而不文則教不明。故先王等之以文。文也者。禮之成也。是先王非尚此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離則禮不立。然而相離之甚。禮壞而言。繼而一皆備。于是有陸有賁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發于內者則隱于忠。接于外者則離于

敬。旁曲曲巧。極物之變。則離于文。惟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文而不原于敬者。未有敬而不因于忠者也。未有忠而不敬不文能成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干道。本末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爲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中

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率民而教之。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無貴者。德者其達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于富則無貴也。所以謂德達貴者。德之于天下。無所不貴。在朝廷貴于朝廷。在鄉黨貴于鄉黨。在市井則貴于市井。在夷狄則貴于夷狄。是百王之所同。故謂之達貴。所以謂爵公貴者。爵之教。在朝廷則伸。在宗族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愛。在宗族則伸。在朝廷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數物者。人情之紀。王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也。是以推而任之。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親定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不失其處。則王道成。三者失其處。王道則不成。是以有九德者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一德者治一職。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國者。爵諸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隸。治一職者。爵爲士。臣與卑。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爲天子必有父。雖爲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之喪。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其在宗廟則皆以齒。此所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措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盛也。未有能尚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所以謂富無貴者。彼富非德之修也。非爵之隆也。非親之懿也。以世祿多財先人而已矣。則爲義者必恥之。爲政者必疾之。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貴。然而商人貴富。則是以商人之爲商者。殆乎泰之爲泰者也。昔者泰有天下。右貨而尊利。以防于滅。吾未始知泰之所以滅。非蔽于商人貴富爲之禍也。昔者魏有天下。棄親而崇勢。以防于滅。吾未始知魏之所以滅。非蔽于夏后氏貴爵爲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侈親而滅制。以防于亡。吾未始知晉之所以亡。非蔽于周人貴親爲之禍也。故聖人不然。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偏而不超者。則亂矣。豈及于虞夏商周異世而貴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下

古者有言。夏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政令。所以教民云爾。是非夏之道也。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其數得天。于以下政令宜。此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彼謂神者。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云爾。是非商之道也。夏之末。山川鬼神。其能億事。而葛伯不祀。成湯誅焉。而放桀。正天地之祭。定社稷之禮。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彼謂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擊交接相施于云爾。是非周之道也。武王伐紂。天下之諸侯會于孟津者八百餘國。既

入定商賈奔走執豆蓬受命于周廟武王于是班宗廟分寶玉奇貨以懷諸侯諸侯神冕擗躬射乎太廟
養老乎東序耕乎籍田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爲道而尊之也若夫聖人之治王者之法宰制萬物兼
覆天下則此三者無不修也無不謹也不能以一廢矣故當其尊命則雖周猶夏也當其尊神則雖夏猶
商也當其尊禮則雖商猶周也何以言之耶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可也
同月可也當其義則今所尚者先不當其義則向所先者後後者復先先者復後一物不應而亂起矣豈
及于夏商周異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歸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異物而不知其道之
同也知三王之異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革物而非革于物者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于俗
者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緣于歷而改律呂緣于聲而改都邑緣于地而改徽號緣于色而改樂舞緣
于功而改官職緣于事而改田賦緣于俗而改械用緣于便而改及夫以性爲內以情爲外以名爲制以
禮爲體此所謂道德之本也夫苟不可改則忠也敬也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爵也親也三代同貴矣命
也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奚獨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
陶唐氏有虞氏封于太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君其實一也

四代養老論

養老蓋以盡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老其善于養莫不善于養而食次之以養義其善于養莫不善于食而
養次之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蓬修其簠簋奉其
饗饌謹其獻酬于是乎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又爲折俎加豆是以惠量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爲盡心也
莫不加愛焉故莫善于燕夫養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氣體也修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醴
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于養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
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故莫善于養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
爲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加敬焉故莫善于養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
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
易也故曰莫不善于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
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爲而晏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
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成若佛之道達則幼成若登歌清廟則君成若下管
象武則臣成若所以廣之以大受之以廣行之以禮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
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公是集卷三十九

論

救日論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食臣以爲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
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
鼓于朝非爲惡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陵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災
救災不救災畏災不畏哉臣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
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爲災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
集于房警奏鼓衛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
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奸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諂僞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
惟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于上哉是以或至于陵夷而猶不悟魯季孫
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爲
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爲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城郭論

子貢爲令尹城郭。君子稱之曰忠矣。龍衛社稷。爲令尹城郭。君子稱之曰卑矣。必亡楚國。夫楚一也。子貢爲令尹等也。城郭均也。子貢以取。龍衛不免于死。何哉。君子者固成而讓敗乎。論之曰否。昔子貢之爲令尹也。修法制。舉賢才。附百姓。親鄰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遠矣。惟郭之未城。于是城郭。則豫思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忠。龍衛之爲令尹也。則不然。遠忠直。比諸諸。貪復無厭。遂遇不更。百姓怨之。諸侯怒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小矣。惟郭之可城。于是城郭。則外民面已矣。安得不謂之卑。夫外民。民亦外之。此蓋所以亡楚也。事固有同而異情。同途而異論者。此之謂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設險之與恃險。豈得同哉。設險者。恃險者亡。故先王制城郭。溝池。所以立固。而非固之本也。制郭。遂郭。所以便守。而非守之本也。制師旅。卒。乘。所以建威。而非威之本也。本之所在。在德義。在知人。在安民。必有其本。然後城郭。溝池。可得而固也。郭。遂。郭。可得而守也。軍旅。卒。乘。可得而威也。故政有本末。事有先後。無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則天下可治。百官可任。萬民可附。四夷可服。惟明者而後及之。非愚瓦之所能見矣。

不朽論

士之不朽者三。所以本者一也。德能服人。則不朽。功績濟時。則不朽。言能貽世。則不朽。雖然。本之者德而已矣。德者。仁義忠信之謂也。內著于其外。遠則其功也。窮則其言也。故德者本也。功與言者末也。德勢高。名澤及于遠。謀而世用之。行而世信之。則功必立。處勢卑。名澤不及于遠。謀而世弗用也。行而世弗信也。則言弗著。故功者以德爲功者也。非德之所謂功也。言者以德爲言者也。非德之所謂言也。俗之所謂功者。規一切者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則有強兵之功。壤井田。廢什一。困百姓之力。實府庫之藏。則有富國之功。以詭譎爲機。以刑法爲威。以君心爲度。以巧僞爲制。若是而已矣。俗之所謂言者。務無用者也。飾名數以子虛。合章句以導諛。爲受術以詭俗。務名譽以邀利。大不可施于朝。小不可教于鄉。以顯麗爲精。以辯異爲奇。若是而已矣。是以德也功也言也。特而爲三。嗟乎。君子之道所以隱也。功非其功矣。言非其言矣。然而世猶貴功而貴言。自以謂不朽。吾未始知其誠不朽也。夫世之士既無以明功與言之端。又因見世俗之功而趨之。聞世俗之言而美之。自以太上立德。不可及也。嗚呼。則是以功與言常必去德而獨存者也。喪其本矣。申商也。孫吳也。儀秦也。楊墨也。何可勝言哉。

仁智論

稟天之性。剛健中正。純粹用白。生而知之者。是謂仁矣。實賡不能淫。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樂物而用。循理而動。率性而行。推分而安。是終始本末不出于靜。故孔子曰。仁者靜也。靜莫如山。山之爲物。天質自然。一成而立。且萬世而不變。損之者難。益之者易。可謂能靜矣。故孔子曰。仁者樂山也。夫貧賤不能憂。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者。固不知所謂貧。亦不知所謂富。不知所謂賤。亦不知所謂貴。不知所謂死。亦不知所謂生者也。審乎自得。得乎無假。若是則何壽如之矣。故孔子曰。仁者壽也。夫智者亦稟天之性。而不龍純粹。有所好惡。有所嗜慾。有所喜怒。有所偏頗。不學則不知其道。不同則不知其理。是故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日夜不厭。就有道而正焉。損其好惡。損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頗。以求入大中之檢。合聖賢之度。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而後可已矣。是終始本末不出于動。故孔子曰。智者動也。動莫如水。水之爲物。源于山而赴于海。盈科而後進。見險而不止。以求遂其志之所趨。必放乎平而止。增之則深。益之則廣。可謂能動矣。故孔子曰。智者樂水也。夫損其好惡。損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頗。非自苦也。其心見道理之顯然。所以去不善而就善。以自悅矣。故雖見外物而不遷。雖處汙世而不易。如是則何樂如之矣。故孔子曰。智者樂也。夫仁者以安仁爲靜。智者以利仁爲動。安仁者。本于誠而明之。利仁者。本于明而誠之。誠而明之。不亦靜乎。明而誠之。不亦動乎。誠者。天事也。明者。人事也。天事故靜矣。人事故動矣。雖然。苟誠而不明。雖靜未可謂仁。是以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也。明而不誠。雖動未可謂智。是以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夫顏淵可謂能仁。子夏可謂能智。欲求仁智之動靜者。舍二子亦何觀乎。或曰。既謂之仁者靜矣。又曰。克己復禮何哉。應之曰。仁內也。禮外也。仁者難以與人共。而禮者所以并容也。是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夫顏子之克己復禮乎。俯而就之耳。亦何適而非靜哉。

博施濟衆爲聖論

仲尼之門。問仁者多矣。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子路之勇。冉求之藝。猶未備仁之稱也。至于子貢問博施于民而能濟衆。則遂以爲聖。何哉。嘗試論之。所謂博施者。殆非俗之所謂博施矣。所謂濟衆者。殆非俗之所謂濟衆矣。彼俗之所謂博施者。不過以散利布惠爲言。俗之所謂濟衆者。不過以分災救患爲解。必若是則賢者亦能及之。何待聖哉。必若是則有國家天下者。乃能行之。賤賤則不能矣。是貧賤必無聖人哉。此皆計功而言。不足以知仲尼之意。明聖人之道者也。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以在下位則化育萬物。物盡其性而不見其迹。可謂博施濟衆矣。在上位則陶冶百官。官服其體而不得其名。亦可謂博施濟衆矣。豈獨欣然以散利布惠爲美談。分災救患爲己務哉。夫散利布惠。分災救患。可勉強而暫爲。則是聖人亦可忽然而暫到也。聖人之神不可暫到。則散利布惠。分災救患。非聖人之任。亦已明矣。以謂不然。復效以事。夫仲尼在下者也。隨之者三千之徒。或智或仁。或過或不及。莫不盡其性。得其欲。皆可以治天下。則其施不亦博而濟不亦衆乎。堯舜在上者也。億兆之衆。咸贊感。咸善。咸不。莫不安其教。樂其生。而不知爲之者。則其施不亦博而濟不亦衆乎。故聖人法天者也。天之德。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如聖人必散利布惠而施。必分災救患而濟。是非天矣。何足辭哉。或曰。散利布惠。分災救患。非聖人之任。然則是仁者之事乎。曰。亦非也。使仁人在下乎。苟免于窮困。亦幸矣。何暇及人。使仁人在上乎。則利不待散而均矣。惠不待布而廣矣。莫不待分而民懷矣。惠不待散而物遂矣。然則散利布惠。分災救患。賢人之業。其功名可數者也。

畏天命論

傳曰。畏天命。夫天命可畏。而未有能知者也。惟聖人然後知之。所謂天命者。非諄諄然接乎人者也。嘗于民謂之孽。變于常謂之異。動于氣謂之沴。發于色謂之眚。逆于類謂之祥。雜于俗謂之妖。著于天謂之象。

秦之有天下也。便其私而已矣。故曰郡縣者利也。利用其私。則遺用其公者分矣。故封建作而仁義行焉。郡縣立而刑名制焉。由是觀之。非聖人不能封建。周之有天下也。太王王季之文王武王成之。周公成王守之。是以其化民也深。其易俗也固。九牧之君。于有八百。世守其法。莫之敢貳。至于穆王。王愆于德。淫遊無度。而諸侯不畔。至于厲王。亂興。天下勿堪。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謀王室。二伯共和。以相王事。宗廟乏主。二十餘載。而神器不移。至于幽王。昏于嬖妾。虐害于下。下弗堪命。王以兵死。周遂東遷。于時政教陵夷。不能及遠。故齊桓晉文。率天下諸侯。以服事天王。桓公北伐山戎。南救楚。召陵。西討孤竹。東定海濱。功業大矣。然葵邱之會。管仲一言。而色下拜。文公討叔帶之亂。敗楚鄭之師。救齊宋之危。誅曹衛之罪。小國奔走。大國憚恐。威力遠矣。然過而請隨。天子不許。稽首趨避。故亂如幽厲。而不能遷也。強如桓文。而不能謀也。執使之哉。由是觀之。非封建不能長世也。審矣。或曰。周室之弱。此不足以知之。夫周之失也。其在廢文武之法而已矣。每守其法。每布其義。雖有齊桓晉文之強。莫敢不率。又況邾莒。滕杞之小國乎。然則周之失也。非封建之失也。三代封建。咸分于外。而享國長。漢魏郡縣。咸專于內。而享國短。其享國長也。封建之效也。其咸分于外也。則非封建之罪也。其享國短也。不封建之效也。其咸專于內也。則非不封建之罪也。其亦可知爾。然則封建不若郡縣者。妄也。其曰非聖王不足以封建。而郡縣者固世無聖王而用之者也。與其無聖王而封建不得其理。不若去封建而為郡縣可苟而治。是則可矣。

賞論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為賢也。人臣之賢其身也。不若其為賢之為賢也。聰明辯慧。技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則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己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聰者聽之。則必聽必徵。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為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則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為心焉。以其萬民為心焉。以其後嗣為心焉。大為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為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觀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積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為賢之為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道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昃不倦。勞于求士。所執贊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于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為舜之為者。非賢君也。不為周公之為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辯慧。技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封於天下。以能。高人臣以能。則是豈不聰明辯慧。技藝敏給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于亡也。昔者威文仲相魯。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于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

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者。非獨吝于爵人。吝于分人者也。吝于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于教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為驕與吝者也。求為人君者。盡于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為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為臣也。君為君焉。臣為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賞罰論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巳意乎。罰為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巳緩乎。意則不勤。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夫輔世治民之為功乎。抑謂闢土強兵之為功乎。子所謂罪者。喪亂失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于善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于恥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貪狎之功。是以三載致績。三致黜陟。幽明其涉也。所謂賞其勤也。所謂罰其怠也。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意且緩之有。古者惟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釋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要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即不可賞乎。越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時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于己。欲其子之孝于己。莫若己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乎己。欲其下之順于己。莫若己為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多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賞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賞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新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魯法論

魯人之法也。取人于他國者。府與之金。可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君子之制其國也。井牧其田野。而時制其賦。多乎十一。則虐。寡乎十一。則不足。十一而上下均矣。工作之。商行之。為士者治之。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民安其鄉里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日至。而不能守。長幼相攜持而行。苟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寄民為政也。取之不給。則益賦。益賦則益困。益困則又轉而予之。是徒取諸彼而予諸此。是無異說之而後償之者也。為君子遵其本。務其要。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

愚幼有所養而民厚矣安在人人而悅之人人而悅之可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是非周公之舊也。不能民者之爲也子貢取人而不受金孔子曰魯人不取人于他國矣是亦非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教人也將以人乎將以利乎必以利魯國之法乃爲不可爲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日進而不能守長幼相繼持而逝荷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聚好利之民而乏國用也民固見金而不見仁也必以仁則子貢是矣子貢所以取人于他國者爲仁也所以不受金者爲義也子貢以仁率其國民以義率其國民一正其身而惠大矣故一鄉而亡十人未爲衆能以十人歸而爲利者已多矣親戚莫相卹也故舊莫相援也朋友莫相先也閭里莫相愛也得金則幸以存不得金則道路然其心豈曰仁乎哉亦曰利而已矣是親戚故舊朋友閭里終相與去仁而爲利也詩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邇兮不我信兮言仁義之不相予也今又進而賈子貢之仁義則是非孔子之意也且孔子亦教之愛民而已耳何爲忍忍然懼不能賈民于他國

貴功論

人之貴士者貴其有成功者也當世榮之後世師之圖象背之典冊紀之鼓歌舞之皆以其人賢不可尙也是惡識所謂貴乎夫立功者有五重有其志無其術一重也有其術無其時二重也有其時無其位三重也有其位無其主四重也有其主無其年五重也有其年五者俱得然後能立功然則立功者賢耶幸乎治水莫如禹使禹遭成湯之世術無試矣時不合也生于堯舜之間故能見其材使不爲司空水未可治也其位非矣然所以得治水者有堯舜也治兗州之水十有三年治他州之水九年如有不幸而早死又安得功烈哉由是而言立功者謂之賢非也謂之幸是也焉有非其時無其位失其主而能運天下之柄者乎士也奈何以功名於人也奈何以功名墓士哉

齊不齊論

或問貴賤可等歟曰可惟有德者能等貴賤昔者周公相天下履乘石南面而朝諸侯然而身執贊而見者數十百人此以貴等賤也曾子居于魯布衣不完萬乘之國欲以卿相之位致之而不能此以賤等貴也故惟有德者爲能等貴賤曰貴賤吾得聞之矣貧富也亦可同歟曰可惟有禮者能同貧富昔者天子卑宮室菲飲食非不能侈也禮不宜也此以富同于貧也伯夷叔齊正衣冠嚴辭令不以一介取人亦不以一介予人非其道繫馬千驥致祿千鍾不顧也以餓于首陽之山此以貧同于富也故惟有禮者能同貧富曰貧富吾得聞之矣死生也亦可齊歟曰可惟有道者能齊死生昔者仲尼嘗畏于匡困于陳蔡或不食者七日然而講誦益堅不殺晏嬰哭靈公崔杼以戟勾之不動此以死齊于生也古之人未不慕富貴生而惡貧賤死也庶民以是喪德以是犯難以是棄道君子以是守之以是榮之以是安之夫是故貴有所不就也富有所不求也生有所不苟也故苟不能等貴賤將謀去之則無不爲矣苟不能同貧富將謀遷之則無不爲矣苟不能齊死生將謀活之則無不爲矣夫當其無不爲則人道何治焉古之君子所以稱有德曰窮而固爲其能等之也所以稱有禮曰貧而樂爲其能同之也所以稱有道曰晝夜不貳爲

其能齊之也曰然則揚子雲何以謂不可齊不可同不可等也曰吾所言學士之操君子之事也揚子所惡匹夫之志衆人之僻也是欲以齊生死而無忌于法也同貧富而無畏于政也等貴賤而無嚴于上也。是堯舜所誅也惡之不亦可乎古之人豈無死生之感貧富之累貴賤之情哉亦審于義志于道使不義之生不能奪不義之富不能汙不義之貴不能奪而已矣是之謂齊不齊

患盜論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執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豈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教化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舟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爲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以謂爲民乃其苦爲盜乃其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素加其心彼惟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重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盜也今有司本源之不慎而倚辦于收守此乃賊文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收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沈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倚辦于捕捕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奸而卻盜因以見殺于管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吳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于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謂未盡于防故作此論

從橫論爲慶曆中重講西北和風作

昔六國之世地醜德齊天下未有所歸而游士說客以從橫爲術是故憑軾結綰而東者無不言從憑軾結綰而西者無不言橫故從成則山東強橫就則秦人帝當趙肅王之時蘇秦爲從約長合六國之將相盟于洹水之上投其書于秦秦人畏之爲閉關者十五年及張儀相秦縱諸侯而破其從六國瓦解爭割地事秦輸其寶貨從其詔命外多其敵內殫其力而六國自此而滅矣由是觀之秦惟毋使六國從親則秦必受其憂六國惟毋使秦之橫成則六國必蒙其患雖然公六國謀秦不出于從矣爲秦謀六國不出于橫矣未有能兼從橫之勢以相操疊之者也竊惟今日天下之患莫甚于從橫制從者在在外制橫者在內此其可爲大憂也可以言之耶夫元吳國之仇賊而北戎之姻親也陰山之外結之久矣間使相通潛兵相資糧糗相周撈獲相分此其雖異族實一家也攻城下邑破軍殺將有丘山之利而無毫毛之辱

是以其相得益深。非制從者在外乎。自先帝以來。與戎約和。畫疆界。通邊關。棄冠帶之民。虛府庫之積。歲輸之。猶以爲少。窺間抵隙。乘時邀利。挾長短之數。規必得之路。今者二十萬復往矣。然恬而不慮也。以姑息爲策。以苟安爲是。非制橫者在外乎。夫制從者在外。此蘇秦之勢也。秦兵雖強。不足以亢之。閉關而已矣。制橫者在內。此張儀之勢也。六國雖衆。不足以亢之。割土地効寶貨而已矣。今者使外專爲從人之計。內專任橫人之說。苟如是。國何以禦之。是故兵力屈于西。民力屈于北也。兵力屈者。瓦解之形也。民力屈者。魚爛之形也。夫欲堅其未解。全其未開。莫若破從而散橫。欲破從而散橫。莫若絕其和約。欲絕其和約。莫若出于不意。夫敵有輕中國之心久矣。易而無備。故借兵于賊者。以中國爲不足慮也。善戰者因其勢而導之。還智勇順地形。出其不意。襲其不備。雖不盡其巢穴。范陽之地。吾必舉矣。如此則彼方內憂其國。不暇又奚暇以兵與人哉。如此則外不爲從。內不爲橫。外不爲從則易支。內不爲橫則難困。以難困之兵。當易支之敵。雖不善守。猶不常失。況又全天下之力。任天下之智。奮天下之勇。致天下之怨者哉。必若不爲六國復出于茲。秦兵復雄于彼。雖有智者。不知任其咎矣。其禍變豈可勝言耶。故曰。天下之患。莫甚于從橫。惟毋使從者制其外。橫者制其內而已矣。欲治天下者。破其從。散其橫。然後天下可爲也。萬事是非。何足備言。嗚呼戒哉。

湯武論

說者曰。湯武非放弑。是不然。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疑其有利天下之心。疑其有利天下之心。是以惡其有放弑之名。是以爲之辭。其意則善矣。其義則不可通。凡惡放弑之名者。爲其利之也。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斥其所以取之之狀。貶其所以奪之之罪。今湯武者。聖人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無利之心。無求之意。然則何疑矣。果不足疑。向何諱。夫有放弑之名已哉。以爲湯武非放弑。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爲之隱者也。是蔽惑之說。非湯武之本指也。湯武之本指。在乎隆至公之道。以立放弑之義。受放弑之名。以一至公之義。是以昔者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作大武之樂。盡其美不敢盡其善。苟不以放弑爲名。湯武何樂。武王何未善哉。夫帝王之事。有變有常。常事禮也。變事權也。堯舜禹湯放弑。是皆所謂權也。權者反于經而後善。故必自貶損然後中權矣。故堯舜不辭外禪之非。湯武不惡逆取之名。貶而益明。損而益隆者也。向何疑而諱哉。說者曰。湯武非放弑。問之曰。湯武聖賢。而桀紂大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湯武爲非臣。以桀紂爲非君乎。夫放弑者。正君臣之名也。非正善惡之名也。桀紂雖不善。其位君也。湯武雖善。其位臣也。以臣伐君。而不謂之放弑。是去君臣亂上下之道也。苟無君臣焉可也。如有君臣。則桀紂乃所謂君。湯武乃所謂臣也。故桀紂天下之惡而已矣。湯武天下之賢而已矣。湯武之有天下。不利之耳。不求之耳。至放桀而伐紂。誰得而避之哉。故謂湯武非放弑。則去君臣亂上下矣。天下之賢者。將起而掖其君以奪之矣。深非其君以罪而厚自榮。以名矣。故善言道者。不然而彼湯武者。真放弑者也。明白其道。所以序聖人之心。貶損其名。所以受天下之垢。受天下之垢。而名不辱。百姓不疑。萬世不非。是乃聖人之所以爲聖也。謂湯武

非放弑。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爲之隱者也。是去君臣亂上下。喪名實者也。矯爲之說。僞爲之辨者也。昔者晉靈公爲不道。誅國人辱士大夫。支解驕宰。逐大臣趙盾。趙盾出奔。趙穿因民之不悅。執公殺之。然而董狐書曰。趙盾。盾曰。弑者非我也。董狐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入不討賊。非子弑君。則誰哉。孔子曰。董狐。良史也。趙盾。良大夫也。由是觀之。盾非不知弑君之名也。爲法受惡也。爲法受惡者。所以崇君臣之義。厲上下之敘也。然而謂湯武非放弑者。是謂湯武無趙盾之德。無孔子之志也。

狂譎華士少正卯論

世俗說曰。太公封齊。誅狂譎華士。周公閱而非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殺少正卯。兩觀之間。門人見而感之。論之曰。是皆不然也。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太公誅。周公必不非也。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仲尼必不殺也。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夫世俗之說。狂譎華士者。齊高士也。不降其志。不仕非其主。如是則伯夷叔齊之比也。昔者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左右欲兵之。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也。不可殺。夫太公以伯夷叔齊爲義。則亦必以狂譎華士爲義矣。以伯夷叔齊之義爲不可殺。則亦必以狂譎華士之義爲不可殺矣。夫武王伐紂。從聖智之士。與天下之諸侯。舉國而東。伯夷叔齊沮解其意。非毀其事。三軍之衆。莫不怒者。太公獨以爲義而不誅也。罪莫大于誤軍。過莫大于非聖人。伯夷叔齊兼此二者。而太公不誅。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夫狂譎華士不可誅。則所誅者非狂譎華士也。非狂譎華士。則必巧僞以誣世。詭法以惑衆者也。夫巧僞以誣世。詭法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者。故曰。太公誅之。周公必不非也。夫世俗之說。少正卯者。魯之聞人也。與仲尼並居于魯。仲尼之門人。三盈三虛。獨顏淵不去。夫言獨顏淵不去。是聞子之徒。去聖人而從己。是少正卯非細人也。夫以聞子之徒。去聖人之智。足以昭善惡。決去就。猶深悅少正卯之義。則少正卯之非細人審矣。故曰。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少正卯。仲尼必不殺也。且仲尼與之並居。不能以義服其心。與之立教。弗能使弟子不叛己。是魯國之人。莫不以是爲賢也。民以爲賢。仲尼始爲政七日而誅之。百姓不知是仲尼嫉賢也。嫉賢而惑民。何以爲政。故曰。仲尼不殺也。然而殺之者。必非少正卯也。非少正卯。則必巧僞以誣世。詭法以惑衆者也。夫巧僞以誣世。詭法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也。故曰。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世人好言聖而不知其道。好言政而不知其統。夫聖人之道。不出于禮義。而王政之統。不出于順民心。達于禮義。逆于民心者。聖人不以爲道。王者不以爲政也。故聖人作而修天下之禮。明百物之義。設取予之分。決向背之趣。使百姓聞然而服。是故移世俗而不見其迹。如之何不教而殺哉。

非子產論

子產聽鄭國之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劉子曰。權而不義。子之事親。性也。臣之事君。義也。以性合者。諫不入。不去也。厄窮禍患。不避也。有功不報也。以義合者。諫不入。有以去之。厄窮禍患有以避之。有功有以

報之有功而報之義也。未有無功而賜者也。無功而賜。以爲說也。父不能以使子。則不父。子不可使也。則不子。君不能使臣。則不君。臣不可使也。則不臣。故父有使子而無報。君有報臣而無賂。賂臣而使之。不可謂國。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可勝使乎。使而賂之。可勝賂乎。臣不見利。必莫之勸也。是君臣上下相率而爲利也。義不足以勸之。仁不足以存之。忠不足以論之。信不足以結之。禮不足以明之。幾何相率爲利而國不亡乎。君子爲國家者。修其義。達其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安有不行者哉。或曰。子產不得已也。對曰。然。吾固曰。非治世之法也。

叔輒論

叔輒哭曰。食叔孫昭子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強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達于衆。而形勢敦于外。子家駒達于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于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隱則不能已。欲謀則通于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抑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拔忠直。退奸邪。破朋黨之敵。禁強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世。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于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也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爲詳矣。而猶曰不盡。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于當世。狂而不信也。嗟夫。

公是集卷四十一

議

天子五門議

禮說。天子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攷之。天子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皋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皋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皋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耶。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皋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雖然。舉門或謂之虎門。或謂之路門。路門者。建路鼓于此門之外。太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虎門者。王在國則虎首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僕命仲和。南宮毛。俾發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也。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其實一也。明位堂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鼓。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皋門。舉門。應門者。非諸侯門故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輅。諸侯之禮也。設兩觀。不設雉門。雉門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天子三朝。諸侯三

爲長子宜期。爲長子期。雖無明文。然猶可有見者。傳曰。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并有首布。是言服女君之符。與君之長子符同也。符同則衰宜同矣。爲女君期。不得不爲君之長子期。此文之一偶可反求者也。凡服之降也不過一等。其加也不過一等。妾爲君之庶子大功。爲長子三年。失其等矣。然則妾爲君之長子疏衰。衰不杖麻。履惡。并有首布。總于禮爲節。然康成推庶子之傳以言長子。而不求其意。法家因康成之言。以著服制。而不原其失。輕重實亂久矣。某以謂九伯先帝之甥。大王之子。李氏世嫡也。其喪也。國人視焉。使庶弟之母爲之三年。于義未安。改而從政。值亦禮之一得云。

爲人後議

孔子射于豐相之圃。子路督客曰。實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敢問何如斯謂之與爲人後矣。與之也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嫡子不後族人。支子後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義不可爲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異姓不爲子。異姓而爲人子。非干歟。庶子而奪其宗。則奪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于人。則背其姓也。當周之衰。實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蓋多。此仲由所惡也。曰。禮不後異姓。異姓何以有爲人子者。曰。禮所言者。方其治世也。世衰禮廢。必首于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之安其室矣。于以適人。少則依其居。長則從其姓。貴則利其祿。富則利其貨。而莫之自外矣。此亂之甚者也。或曰。繼父者。有父道也。非其實也。要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所適者。爲之築宗廟于門外。使子以四時享其先。妻不敢預焉。築宮于廟門外者。遺其宗也。妻不敢預焉。正其族也。如此則繼父之道矣。故同居則服。異居則服三月。未有能易其姓者也。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或曰。昔之言禮與子異。曰。然。昔之言禮者。以謂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見有兩後者歟。且人惟無後。故求後焉。未有後而又求嗣焉者也。此非子路之旨。或曰。立後者。立族人。族人既爲人之後矣。而父晚有子。立族人歟。曰。諸侯將立後。必告于天子。而見于祖。大夫將立後。必告于諸侯。而見于祖。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之子者。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如有子則反。苟代匱而已。非立後也。

復讎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乎。曰。可。君臣。義也。父子。性也。曰。不以親親。審尊卑乎。曰。親親。內也。尊尊。外也。親親。本也。尊尊。末也。重內而輕外。先本而後末者。道有在焉。若是則可以報君。手之亦可乎。曰。否。非此之謂也。君之于臣也。固有誅道。若何其可手哉。然則奈何而復之。曰。以告于方伯。方伯致其法。古之事有在于是者矣。書曰。葛伯仇餉。湯征自葛。爲餉者之父而仇之者也。告于方伯而不從。則告于天子。致其法。古之事有在于是者矣。書曰。皇帝清問下民。鯀寡有辭于苗。遇絕苗民。無世在下。爲鯀寡之人而仇之者也。告于天子而復不從。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緣恩而疾之可也。請問其人。曰。伍子胥是已。曰。伍子胥亦告諸方伯。天子而不從乎。曰。否。子胥未嘗告也。未嘗告。何以得專復讎。曰。子胥知難告

爲猶無益也。當是之時。周爲天子而楚以王自居。皆主諸侯而楚與之狎主盟。周晉之下。不能行于楚也。久矣。惡能誅之。此春秋所以緣恩而疾之者也。君子以謂猶告。敢問師友之誼亦可通乎。曰。不可。太上無歸。莫敢亢也。國君惟父母之恩。遠收長惟養之恩。遠其餘力能報之則報之可也。曰。太上無歸。則仕焉可乎。曰。否。不謀其利。亦不致其怨而已矣。仕則吾不知也。

處士號議

劉子曰。士之有爵。禮也。有號。非禮也。古者蓋名而不字。其次字之矣。而死不諡。其次死有諡矣。而生無號。號者下事上也。臣事君也。古者有神農氏。軒轅氏。非所以褒士也。故士有不可臣而無不臣。有隱居以求其志。而無於世以立名。名之于人也。大矣。其亦將有叛親戚。薄君父。毀聖智。以干于世者乎。且夫士之隱也。非惡富貴也。爲上之不我知也。既知之矣。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故有天下者。斯養天下之賢。有一國者。斯養一國之賢。士大夫不能也。是以士則薦之大夫。大夫則薦之君。薦之者。達之也。非苟增其名也。養之者。用之也。非苟美其號也。古之善爲士者。不敢以賢自譽。是故無事而食其食。不敢也。無位而服其服。不敢也。如非其禮而踐其號。何爲哉。

不舉賢良爲非議非序

景祐四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至者數十人。明年。有司試其藝。獨二人應科。于是宰相議。以賢良狼衆。多名少實。欲一切罷之。余在京師。作此議也。

賢良通于古今之變。政教之本。豈止心辨善辭。以自鳴一時哉。今夫天子深居。庫庫之中。而洞視四海之表。雖有日月之明。不能隱于旒旒。故外有登聞鼓。內有銀臺閣。門而設御史諫官。是紀是綱。則豈不欲盡下情而斷欺負哉。雖然。民能自詣登聞鼓者。非必有長材異畫。動主聰者也。特州里細故。訴困于上。不則利其身以祿者也。臣能自致銀臺閣門者。非必有謫言切辭。爲國憂者也。特簿書往來。各守一端。不則幸其遇以求位者也。夫細故不舉。不足爲天下憂。簿書不期會。不足爲朝廷病。由是而言。雖使百登聞。不若十賢良之盡下情也。雖使十銀臺閣。不若一方正之識本務也。諫官御史。位隆志滿。充庭取備。不若使草野之士直言而極諫也。夫古之取士者。選之于鄉。舉之于民。三公賓而薦之。天子拜而受之。是以禮義全而廉讓作也。其意蓋曰。賢能重而祿位輕云爾。是以或藏而不肯仕。或走而不肯見。其意亦曰。吾之身重于祿位云爾。故君子人者。趨于人。不聞趨人。今天下之仕。必由進士。求進士者。又不謹于禮。聚之如召役。校之如試技。意可則薦。不可則黜。故進士之名至卑也。進士之禮至薄也。進士之仕苟易也。上重其祿。下輕其身。故潔己高世之士。不忍從也。深自託于賢良。而發憤。今大夫之議。謂賢良無益。而學者顧多奔競。而可廢勿舉焉。嗚呼。曷爲其然哉。大夫固患其無益歟。謂進士者乃有益哉。固患其多奔競歟。則胡不使公卿舉之。而乃使其自進也。夫自進者多。則忘以利爲恥。使待舉而動。則天下之人莫不以禮自守。如是而患奔競者多。未之有也。抑又有甚便者一焉。今公卿皆祿位自廣。才德自高。恥有迎師之名。羞有薦士之問。其來長矣。今一旦教之使爲薦賢。宜人人用心。而天子必有垂拱無爲之安。吾又以聞

公卿之才忠信者進私黨者退。譬若著之權衡不可經也。使上無文仲稱位之過。下無伯尊獲善之禍。不亦大哉。所謂善便者也。然則言賢良可廢。非賢良之失。凡吏待之不以禮。使之不自重也。故禮之不謹。則賢者不出。待之不厚。則賢者不勤。其理然也。又曷爲廢其舉哉。天下深己高俗之士。焉所而發憤。憂國濟世之士。焉所而布策。懷義顯忠之士。焉所而赴訴。貪進苟得之士。焉所而矯厲。且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方爲天下而自不舉賢良。始是使今之天下不得與周漢比隆也。古之治國家者。有益於用則存之。夏后之鼎。湯之典寶。周之琬琰。魯之大弓。晉之闕鞶。衛之大呂。陳之石磬。和之弓。垂之矢。離之犀。犀之舞衣。此其非有通古今之變。明王道之本。達下情之察。然而世掌之。況在其求人乎。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不悅。咸文仲廢六關。君子識其不仁。然則循名而忘其實。失所以廢棄大而恤其小。失所以置患不使有司舉賢良。不思賢良無益也。

張忠定議

太常禮院。蓋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學士院同判吏部尚書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使自專。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爲文。折節受學。則表裏明白。務求道真。至于策名試吏。傲儒奮發。思自見于世。不令己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于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富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他隨在。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議計從。德澤下流。民到于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乎。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焉。末年以疾。害于朝。請。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爲恨。今皇上風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而曰康方公正。安大憲。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趙傳質議

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仕三朝。嘗列四輔。謀議之益。施爲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直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傳質。稽論播稱。竊以爲允。謹議。

巷議

人或言于巷曰。吾聞國家錄有功之臣。訪其子孫。爲將用之。若趙韓王。寇萊公。張尚書者。皆謂有功矣。何以反不錄耶。有應之曰。然。吾固疑之。必有司失之矣。謂此三公子孫已著故弗錄耶。則大臣有子孫在朝。廷者衆甚。而亦錄。則此三公之烈。薄故弗錄耶。是大不然。方祖宗在側。韓王故人。祖宗龍飛。韓王之功爲多。祖宗有天位。地不遠數州。植生殺借命。號者相屬也。韓王宜其股肱之力。強者誅夷。弱者臣從。日開國百里。卒使中國爲一統。修法令章程。傳世之具。至今天下賴之。以比蕭曹。不可謂功薄也。真宗即位。日淺。契丹內侵。兵至澶淵。上親即戎。未敢渡河。當是之時。大臣患憂懼。不知所爲。或勸上避之秣陵。

或勸上避。然萊公扣馬抗辭。發憤慷慨。以謂棄中國而去。則河北山東非朝廷所有。廢興之功。危于累卵矣。天子感悟。遂渡河北。契丹由是遁逃。則萊公之謀也。已蜀再叛。百姓凋弊。盜賊滿野。時尙書受命治之。單車到府。城無居民。庫無金帛。倉無見粟。而羣孽在外。尙書能安而輯之。威而懷之。盜賊殄滅。善民得職。至今蜀之人稱之若神明。不可謂無功也。嗚呼。方韓王之時。天下地狹人寡。財力不足。而敵國多。韓王能以弱爲強。以小爲大。今天下地廣人衆。財力有餘。而敵國少。然元昊叛。不能誅也。日登國百里。方萊公之時。賊兵深侵。河北再三欲亡。大臣懷異謀。請棄中國。東師可謂危急矣。然萊公獨以爲無能爲。天子用其一言。而百萬之衆北首奔駭。今無故兵不壓境。畏其虛言。歲至鉅萬。以貶威損重。方尙書之時。乘亂敗剽劫之後。公私竭地。然尙書外禦寇。內治民。克成厥功。今居平地。因承平之資。盜賊發。輒更數十郡。殺官吏。辱士大夫。惡不忍言。長吏以下。咸開門送迎。具牛酒過兵。可哀也。使此三公今在。天子得而用之。天下不足憂矣。今此三公子孫微甚。可因此大振顯以示在位者也。曷爲反不錄。吾固曰。是有司之失。嗚呼。由元昊之叛。將帥無功。失律者相繼。雖或貶退。然皆不旋踵用之矣。以此易彼。而何有焉。某聞其言。因竊著于簡爲巷議。

公是集卷四十一

說

雜說九首

善治天下者。求之于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視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操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者。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問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問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也。其不以利私己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視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視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視一歲猶旦暮也。且逸樂而憂憂慮。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

世之憂士庶人有終身之憂。

非獨百姓爲有俗也。至于有司執事亦有俗也。爲國者謹察其俗。變之則治。不變則壞。不可不慮也。然則今執事之俗何也。曰。今執事之俗。以希世爲貴。以守道爲拙。以苟簡爲治。以姑息爲安。以佞諛爲禮。以雷同爲美。以希世爲賢。故巧說之路開也。以守道爲拙。故敦樸之節消也。以苟簡爲治。故政有所不舉也。以姑息爲安。故事有所不修也。以佞諛爲禮。故忠信之士匿也。以雷同爲美。故正直之風壞也。雖然。此六者非忽然而敗也。若火之燒膏。若泉之穿石。漸之漬之。將效于盡而止。不盡則不止。方其盡也。可不憂耶。故及其未盡而救之。庶有已乎。然則何不視其不爲希世者而貴之。富之。以抑其不守道者。視其治苟簡者而黜之。辱之。以進其不苟簡者。視其安姑息者而黜之。辱之。以升其不姑息者。視其佞諛者而糾之。誦之。以振其不佞諛者。視其雷同者而糾之。誦之。以來其不雷同者。如此而人盡其心。吏專其職。內之無稅政。外之無敗事。亦不數歲而習以爲俗矣。及其習以爲俗也。天下何事之不治哉。今至使國家者委之天。曰。治天也。不治天也。抱道德者委之命。曰。達命也。不達命也。凡治國家者在仁。而享富貴在賢。今也皆委之天與命者。六者之俗不除。曲直相混淆。故知其無可奈何者爲此言也。夫習俗之人。惟見其是。不見其非。也是以禍至而不知。今不能變。後之人其必有任是者乎。嗚呼。若火之銷膏。可不戒之哉。

古今不同。風化不一。帝王之政。在隨察其時之俗。其善者教而悅之。其惡者反而新之。然後政可行也。今天下之俗。其何如哉。曰。今天下之俗。習于機巧。急于財利。薄于禮義。輕于刑罰。機巧習則用不足。財利急則盜將起。禮義薄則君子隱。刑罰輕則小人肆。此固反而新之之時也。其反而新之無說乎。曰。有欲機巧之反也。莫如尚忠厚。欲財利之反也。莫如進廉士。欲禮義之反也。莫如謹制度。行斯三者。則刑罰重矣。欲刑罰之反也。其要在知人。知人者求若人者尊之。使可則也。貴之使可也。富之使可也。百姓惡有不勉而從之者乎。夫百姓者固見利而不見義。今且使其見爲利不若爲義者之榮也。惡有不順乎。今且使其見爲義不若爲利者之榮也。惡有不悖乎。

三代之王。各有官刑。所以然者。公卿大夫操事任職。與百姓異。百姓以勤勞效事爲務。而卿士以興化致治爲責。其法不得一也。近觀春秋之義。責賢者備。責不肖者略。所謂賢者。固卿士之品也。官刑見于書傳者。夏則墨。墨賊殺。商則具。具訓于蒙士。周則多矣。今刑罰憲章。所以防禁小人。揜博淫盜。爭鬪毆擊者。甚備而卿士大夫其荒謬頗僻。傷教損俗者。于法無比。則置而不論。必求其揜博淫盜。爭鬪毆擊者。然後舉行刑焉。彼爲卿士大夫者。雖甚不肖。亦安有爲夫市井小人之爲者乎。苟不爲市井小人之爲。則皆良大夫也。而其懷惡頗僻。傷教損俗。有甚于市井小人之爲者。反置而不論。不亦操下詳。責上略乎。是背于春秋。今宜相定官刑。以興化致治。賢者任責之。使夫居官者有畏也。亦不待揜博淫盜。爭鬪毆擊而後罰之矣。則必思正其身。以扶世道。民如是不亦忠乎。

古之公族。高可以秉國鈞。下猶列大夫。所以能爾者。誠教訓服習之至也。人之材性。賢愚不同。賢者可使亞聖。愚者可使畏義。若飽食逸居而無師保之嚴。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今公族子弟。雖有說書伴讀。類

不能開導其性。假使天資茂異。猶不自知。況其膏粱漸染。何由振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棄人。今公族之枝葉也。其賢者未嘗効用。中下又不養育。但令飽食逸居。其爲棄之。不亦甚乎。天下一家。四海一法。荒僻山野之士。無不竝取。可謂立賢無方矣。而親戚私以嫌不用。公卿大夫懷左官附益之疑。莫肯任忠信建言其事。幸天下常寧。固無可虞。若時移俗變。或有強臣跋扈。而公族枝葉。無權無勇。不足畏憚。前古如此。可勝言哉。夫言且然之勢。于未然之時。俗必笑之。及其有然。恨不早然。何可然也。魏文帝明知秦所以亡者。無親親之輔。而拘束子弟。愈于盜賊。國不三紀。移于強臣。此可謂昭昭之鑒也。夫爲政之體。用兵之術。苟平生未嘗見。雖抱智勇。或失規矩。今公族甚多。宜選厲賢雋。歲出數人。令曉民事。若其大雅卓然。便借以權柄。此與任殊姓異族。功相遠矣。詩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無信人之言。人實廷汝。又曰。有扶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悖悖。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同姓之親親。其所以然者。秉性受體。其源異派。出于天性。而不可解于心也。故公子不去國。嗚呼。可不念也哉。可不念也哉。

古太學教習子以九德。及其學成志就。足以不惑。然後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門子。多得賢材。今公卿大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下者至京官。其次仕州郡。非復專學問道。苟以榮富貴族耳。勢崇力鉅。易以講道。往往據要職重任。十有八九。嫡庶不分。賢不肖混淆。天下常若官多員少者。此等害之也。可爲著令。諸當任子弟者。得任爲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自以爲有殊功異行。召上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上子弟悉詣太學。著籍受學。爲設五經博士。隨所欲學。從博士習之。間歲輒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義。大義通五經。四經爲上。三經次之。二經爲下。不及二經。且勿舉。以十道爲問。不失爲上。失一二次之。失三四爲下。失五。勿舉。既得其人。以卑優劣。制其爵祿。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微也。今以其子孫才高。自以高官與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崇也。今以其子孫材下。自以小官與之。亦稱也。人當以言行爲類。非若萬物可種傳也如此。仕者皆得其人。經義益修矣。

古者求士。先選讓敦樸者。欲以勵世矯俗也。士之應世求者。亦優養自厚。而鄙小榮利。是以人懷廉約之心。俗長敦厚之風。若不得已而應聘効力。則踴躍中立。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近勢利也。故古者鮮患失之歎。今進士猥多。自十年以來。歲歲增益。州郡所舉。會于尚書者。常三千以上。若盡以爲賢。是何賢之多也。雖免冒之世。不能及此。必若不能盡賢。但啓貪競之心。開奔走之路。非朝廷之美也。又懷利干進。互相親詆。發揚其短長。或攜手揚袂。佻達傲蕩。無復處士之態。習俗爲長。不覺不禁。必復有西晉曠放狂誕之敗。竊以謂宜令州郡間歲舉進士者。取其實行經學。試之如太學。貢子。大郡三人。其次二人。其次一人。無則闕。京邑四方所賦。士之占籍多。可令五十人。餘京或五十七人。其僉薄無行。皆擯斥勿收。如此。號爲州郡舉進士可矣。非進士自舉也。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于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臥潛處。不知羔雁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歸指不足諱。其情。側肩擢金不足況其艱。鼓腹自翫不足比其差。無乃其實與其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于遠

士矣。不知賢良之害于俗。甚于進士。何以言之。耶。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也。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可逐而取之也。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也。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兔也。賢良。鹿也。二者皆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故女以自媒爲醜。士以自獻爲汚。今朝廷使公卿大臣舉賢良方正。則名實當矣。太守縣令。率民之官。久則民愛之。畏之。不久則威不下。德不及。令數移易。少及三年者。至于善郡。或數月而一改。人知當遷。懷苟且之心。吏見其上當去。又欺罔之。或因緣爲奸。不可致較。如此。朝廷雖欲使二千石宣布教化。勢不可得。二千石雖欲爲朝廷宣布。勢亦不可得。而民吏奉承長上。又非獨易也。或嗜好不同。或寬急異術。或趨舍殊路。或懲勸相戾。期年一變法。數月一易政。雖有百心。不知所從。若不如指。鞭扑隨之。豈不可憐也哉。宜一以九年爲限。又須令守宰舉兵。滿率者賞之。如此。則守宰去字民之任。而更當主兵也。夫守宰以占民田戶口衆寡爲最久矣。今一日以舉兵爲事。若不繕流人。將安取之哉。流人不復田畝。而爲兵。守宰責其無賴。必無賴之者。不出數年。天下喪失戶口必甚。復安得入而充之乎。若滿率不賞。則棄信也。方欲用兵。而先棄信。不可爲也。若滿率必賞之。則欲賞者必多。誰欲朝廷安集飢餓之人乎。又宜假守長以權。使輕重有所出。惡逆自勦。盜賊不生。要在任之以久耳。

書云。謀及卿士。庶人。蓋以通下情。慎事機也。今天下之事。惟決兩府。假令盡得賢智。猶當詢衆。況又未必得賢乎。夫民吏上書。咸與建利害朝廷大事。可以唐虞故事。令百官雜議。議而行之。以法洪範。往者昭賁有所爲。咸一年。咸二年。咸三年。咸數月之間。又輒取捨。此皆謀之不審。議于苟且。方行之時。以爲萬世之策也。事未及半。乃知不便。因而止之耳。故數下不信之令。輕損神明之威。非朝廷之福也。若謀而後行。議而後決。安得此患乎。又頃兵興以來。調度不足。吏民獻攻戰之策。富國之術者。不可勝紀。高得入幕。下猶參軍。抑豈無碩畫奇效可施之當世者乎。然浮僞猥多。善惡不分。時議皆謂懲張元吳皓。姑息此輩。以故扇習更求試用。造作怨勝。與出事端。欲以傾喝主上。規取貨利。此不可不察也。盡禁其端。則衆情壅塞。苟有至者而輒賞之。則奸僞滋長。宜取所善下賢臣致較。驗可用者。則聽待詔。其不可用者。罷之。所待詔者。或必試用。則近臣問狀。若策試時務。審無虛僞。然後隨其器用之。則留者必自以得上心。失者必自不恨。今者雷同一槩。無所玉石。或長材異謀。不見旌別。雖被國恩。猶以爲恥。其庸庸者。則又過幸。或私相假借文字。竄竊姓名。或密從左右刺取前人所上書。已嘗奏御者。認爲己有。所以規中上意。百端千緒。不可不察也。其言與利除害者。類無遠譏。以指克爲智。以傲怨爲德。以一切爲便。以米鹽爲能。有司樂之。輒爲行下。于國未有毫毛之益。而于民有丘山之損。此豈可持久哉。凡若此類。尤宜與衆議也。議必可行之。議之不可。奈何行也。今朝廷非無議事之典也。所議數事而已。詎。臣則議之。蓋大臣則議之。皆有司成其文。而郎吏以下唱唯而已。非能有所指發異同也。而諸近臣。輒移疾自便。不赴其期。如此。孰與不議也。名存實亡。何益。詩曰。詢于芻蕘。芻蕘猶可詢。況諸大夫乎。事。丞相下九卿。卿下州郡。郡下縣。縣下鄉。

百工說

百工之事。聖人智也。百子之術。聖人治也。百工殊智而同巧。百子殊術而同治。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鑲金以爲刀。鑲土以爲器。駟革以爲車。合異以爲績。甲欲其堅也。刀欲其利也。弓欲其規也。矢欲其直也。其意舛馳。其務相反。其智不一。能并而容之。并而任之者。司空也。或爲槁。或爲墨。或爲刑名。或爲縱橫。或爲道德。或爲法術。爲人欲其棄己也。爲己欲其忘人也。其意亦舛馳。其務亦相反。其智亦不一。能并而容之。并而任之者。聖人也。故司空氏得其人。百工者咸安其職。勉其業。居其次。司空失其人。百工者起而相時之好惡。以巧相傾。以利相排。以說相勝。聖人在上。百子者各驗其術。陳其力。守其官。聖人隱王道廢。百子者不得其用。起而察時之治亂。深念而遠慮之。以智相多。以學相非。以法相厲。天下于是大亂。人自爲教。家自爲治。則上無聖王。而使人不得其材。賢者在下。而棄不試故也。著之其書。傳之其徒。以謂若己而治矣。此一官之事。一器之用。管輅鼎之可烹。蠶之可蠶。使相易。而不能行矣。其淺深度量規矩指畫。適其所宜而已矣。楊氏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利。彼也。故爲我。墨氏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私己也。故兼愛申。韓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民分。之不定也。故尙刑名。蘇秦張儀之徒。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患難之不相。紛紜之不解也。故爲縱橫。莊老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多欲也。故教以清淨。陳仲史。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貪曲也。故教以廉直。許行。陳相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逐末也。故教以稼穡。孫武吳起。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不教民戰。故立兵法。此皆其美者也。是以言之或相擯也。或相尙也。雖然。尙之非也。擯之。又不是也。聖人者立。數子者得其欲。而止矣。故言者生于不用也。術者生于不試也。言而曾得其用。天下安有言。術而曾得其試。天下安有術。故仲尼之門。德行。顏淵。閔子。子貢。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聖人之能盡人之材也。知人之能止其分也。使治天下亦若是矣。使世而無仲尼。德行者或爲老莊。或爲陳史。言語者或爲秦儀。或爲惠施。政事者或爲刑名。或爲法術。故曰。非百子之害也。無聖人之害也。聖人不息。王政不滅。百子者不起。夏有天下四百餘歲。傳之商。商有天下六百餘歲。傳之周。聖人治之。仁人接之。百子者不得作。周有天下八百餘歲。文敵極矣。仲尼生而無位。下六百餘歲。傳之周。聖人治之。仁人接之。百子者不得作。周有天下八百餘歲。文敵極矣。仲尼生而無位。百子者紛然而起。由是言之。百子出于周衰也。周之前固未有也。及至今之時。道無所主。治無所出。學者喪其性。而萬物失其體。而欲復三五之治。何可得哉。故曰。世之敝。必鄉原也。相悅以名。相飾以利而已矣。世之所向而爲之。世之所背而去之。因主爲操。因俗爲虐。因僞爲禮。滑稽而無法。誕漫而無家。世之敝。必鄉原也。鄉原不及百子。百子不及中庸。中庸者。聖人之治也。堯舜所以君也。周公所以臣也。仲尼所以師也。子思孟軻所以救敝也。惟仁人能知聖人。子思孟軻之謂也。

說犬馬

由漢以來。苟進言于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犬馬之賤。誠若是甚矣。使夫治國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不已僭乎。今夫犬之爲人用也。不過受一鈴之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其材矣。今夫馬之爲人用也。不過盡一鈞之勞。然而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有馳驅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益。身

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儉容之臣。享五鼎。祿萬鍾。非特一器之食也。高堂華宇。寵章美服。非特一鈞之芻也。挾虛譽而邀利。竊主權以移國。外之無獲獸之效。內之無禦寇之猛者。世不可勝紀也。所謂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犬馬耶。且吾聞賊臣之喪國矣。未聞犬馬之亂世也。賊使桓靈惠懷之君。其左右前後盡若犬馬也。則天下何喪焉。故吾以謂亂國之臣。其不若犬馬。未可以爲比也。用資擬賤之謂。用賤擬資之謂。然而以彼亂國之臣而比犬馬。吾見其僭不見其讓也。

公是集卷四十三

書啓

擬朝廷報契丹書

恭聞大契丹皇帝。遣某子遺朕書。告將親伐元昊。朕不敢聞。先帝割靈夏五州之地。封李德明。使率拓跋之祀。編族宗籍。以寵其姓。尊官貴爵。以養其身。厚賜重祿。以足其意。丹書鐵券。以堅其信。德至厚也。澤至大也。雖者元昊不思先帝之至德。忘其祖先之勤苦。因中國累世之賜。以煦沐其人民。遂扇搖種族。造作名號。掠劫郡縣。西邊告之。當時公卿大夫皆曰。元昊所爲。大惡不道。朕不得赦。故詔邊郡厲兵馬。爲士民之衛。絕其屬籍。削其官爵。以苦之而已。然皇帝遣使再來。讓齊隨至。以爲起殘民之伐。無忌器之心。遼南之地。求二十萬之賂。朕甚惡焉。以皇帝之書。問公卿大夫。皆曰。地者先帝所有。不可輒移。二十萬之賂。在中國秋毫耳。不足愛惜。以絕驕心。故詔有司。如皇帝所諭。今西邊之吏。將帥和輯。兵械益修。財用大足。元昊數至。攻無所利。掠無所得。智窮變索。求納款。使者再至。朕未許也。而皇帝欲躬御師徒。深涉其境。意者僅有他故。以怒皇帝之心。不然向也。全安之。今乃破毀之。且元昊中國之畔臣。皇帝之向主也。朕將勤行。則是以疎間親而不忘器也。朕將沮行。則是失計而養畔也。其伐其不伐。皇帝自處之。朕不敢

預聞。攻城下邑。歸之彼國。保擄人民。歸之彼都。輸獲珍寶。歸之彼府。朕不以破元昊爲幸。亦不以不攻元昊爲怨。守先帝之約。全二國之歡。不亦可乎。皇帝勿疑。譬如交趾雲南。有爲不順者。朕詔有司討之。豈以此遠煩皇帝哉。聞皇帝行獵西北苦寒之地。自重爲望。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爲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闕然浸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聞其韶。屬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相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曉駑之士。孫吳貴育之傳。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教化者。義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喪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緩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其淺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于馳騁。于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由是以薄。禍亂猶是以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育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仇也。今既示之仇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教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答進士潘起辭不爲師書

某頓首。秀才足下。前日吾子有辱于某。聞吾子稱。不敢見也。辭不獲命。既已見矣。敢使從者以書還。某雖未得識吾子之面。然亟與鄉大夫執政者遊。其論處士之秀。必以吾子爲最。譽莫信于鄉黨。故某也始有願交之心。今吾子乃幸過其門。而諭以書。是使某內得所望。而外有以託于交也。夫信于鄉黨之信。固信矣。猶之信于人也。未若信吾之所自信。信于己也。是以因吾子之書而書求之。則夫不自多。以年不自足。以智不自憚。以力。此君子志士之所尚。而某也方得法于吾子。子有何望師于我哉。或者人有以不肯欺聰明歟。吾子之聽有時而過歟。亡其所謂寡于世者。矯而闕之歟。燕王之尊郭隗是也。不然。師之道甚難。何顯于不肖。夫古之人。既樂于育材。又重于爲人師。既悅于問學。又慎于得已。師者。聽之者也。無拂師者。則之者也。無違無拂者。君子事也。無違者。親事也。古之人。兼君親而奉之。未嘗易于師。師亦不可易也。某常誦此。不敢易于人。亦願吾子不失易于人也。道德之師。深而約。章句之師。雜而競。文字之師。辨而夸。今吾子上愧于道德。而下不願爲章句文字。然則吾子何求矣哉。吾子亦謹用其志。毋怠所事。道德

將自至某也。不足以司進退。吾子察之。某頓首。

爲伯父作上范參政書

某月某日某官某再拜獻書參政議。蓋聞小人之事君子也。盡心焉耳矣。事可陳。雖私不嫌也。言可出。雖疎不避也。忠信故也。今某願有謁于閣下。不敢嫌其私。亦不敢避其疎。願閣下聽之。人皆言曰。執事好善。恐不及。用人不求備。是周公以來一人而已。夫好善恐不及。則士樂歸之。用人不求備。則世無棄材。宜乎小人之率胸臆舒肝膽于左右也。某之獲私也。非一日。又嘗得爲屬吏。又嘗得預于薦論。以某之不肯也。而見信于執事。故親戚爲某酌酒而相賀。朋友爲某易貌而改觀。然而某之意。獨不自幸也。何則。當是之時。執事猶在外。故某非敢望伸于人也。十年于茲矣。今自執事之贊天下之政也。善無所不升。能無所不用。某也竊不自遜。以爲奉令承教。亦幸無罪。非敢當執事之首舉也。其亦庶乎一之後而及之乎。其亦庶乎再之後而及之乎。其亦庶乎三之四而及之乎。今既不獲矣。意者某之愚。不概于心耶。抑亦衰老。不足以任事耶。抑亦不肯將有譴辱之口。聞之其中耶。自非然者。執事豈輕昔日之舉。而重今日之賜哉。默而不言。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遺忘微賤乎。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薦人。不以誠居情乎。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不信其信乎。是故事雖私不敢嫌。言雖疎不敢避。此小人事君子忠信之實也。願執事察之。某又聞趙文子之相晉國也。所舉而用者。皆庫之七十餘家。夫管庫之賤。而文子不捨者。致其素行。有以效其將來者也。故能成其功。仲尼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今某則自謂見譽于門下矣。未見試于門下也。執事如不忍廢文子之意。遣仲尼之義。則某也願竊自比管庫之士。豈獨某幸甚而已。抑四方之人。將大有悅執事之不遺微賤者焉。干冒威重。不勝戰恐。

上鄭資政啓

邈遠符光。亟瀝露。瞻虹蜺之騰輝。鴻江漢之清流。心如旌搖。訊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園。翕事純補。恭以某官某靈山川。爲世梁棟。道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者盡正武經。毗參公較。折衝出于樽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遠。雖帝堯四岳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職之詩。咸思憂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聞于知人。幸茲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榮戟而無嫌。仰冀上爲廟朝。益綏福社。

與知府龍圖啓

右某仰止英輝。藐焉陋國。顧俗居之執掌。曾奏記之差池。非敢自肆。誠獨內愧。何德字之寬裕。循雅故之勤隆。貶損音題。開論蒙蔽。于傳玩而無厭。輒舉以爲榮。伏惟某官積學淵通。扶義備儒。以功業而爲任。急名教以濟時。仁政所加。休聲之所傳。善民得職。體俗之革心。天下想見其風。主上方倚爲相。敢希慎重。以塞其瞻。

與知府龍圖啓

右某久違符光。淺易年篇。方遠閱而瀟灑。絕奏記而自通。馳精榮。兩客心曲。伏惟坐鎮多暇。味腴積中。恭以某官政爲吏師。文入聖奧。紹先覺之遺軌。合正始之古音。清德鎮浮。休風偃俗。誠明堂之良幹。亦太

室之元龜。曩者與領大農。總司邦計。憂思獨遠。謀議至深。暫違近班。求全而或毀。旁詢餘議。皆仰而益光。願彼休濬。豈淹大用。竊冀俯順炎懷。倍頌寢興。

與許州龍圖啓

右某伏蒙迂念舊治。寄聲下寮。在謙尊之光。誠有餘裕。顧樸鄙之質。非所勉任。竊承弭節便時。涓日樹政。去思未解。條教復新。雖巖石之瞻。以淹遠致。而方面之寄。可謂允懷。某近馳悃誠。諒布聽覽。恨雲霧之益。驥遠坐隅。惟燕雀之依。仍在宇下。敢冀爲國自重。少副區區。

與滑州龍圖啓

右某願游藩籬。望見風采。幸被外臺之檄。當叩大府之嚴。接漸于行。趨塵在近。伏惟綏萬夫之政。道六氣之和。德業優優。吉祥止止。矧聞膺鎮圭之召。修卓馬之朝。舍人治裝。方隆相漢之望。霖雨霽象。即頒命說之篇。仰冀上爲倚毗。倍事寢處。

與審官龍圖啓

右某竊遠英表。游易流陰。百憂忘生。殆無視息之意。三年俟放。獨作竊孤之臣。雖辱賜環。猶棄居郡。藐漂滄而。是懼。嗟僻陋之見容。簡記差池。精爽飛越。惟雅素之甚厚。冀神照之未忘。近承雍容清嚴。左右顧問。矧導和之有術。固錫福以彌沖。恭惟某官賢業豐深。德華彪蔚。宿負致君之略。況多正始之風。宜處窮諸。益觀治象。諒在匪伊之夕。即頒詔告之書。某過被詔函。遠分使指。趨階符而尙遠。搖心旆以增勞。冀順天和。允副時望。

與經略龍圖啓

右某啓。伏審升榮內閣。臨統西師。圖書之淵。固歸德望。屏翰之地。宜在偉人。實亦朝廷之華。豈伊交游之寵。伏惟某官猷爲英亮。神檢蓬深。直清播于當時。功烈效于已試。猶屈方面之任。寄外軀之憂。僅周九命之崇。尚先作牧。漢三公之選。必更治民。訂之輿情。又可前賀。某叨膺符守。往繼治規。自顧空疎。竊所欣預。

與知郡屯田啓

右某。偃伏高風。想見英采。徇筆餅于吏局。絕捧謁于賓閣。過辱流謙。特迂華檢。竊荷勳渠之眷。祗舒鬱結之懷。伏惟某官偉度淵停。敏材鋒出。方據遠到之蘊。以極冥升之基。豈伊近藩。久淹令望。冀傾衛生之術。少寬引領之懷。

上參政諫議啓

右某。伏觀邸報。竊審某官光被食餼。毗參大政。貳公演化。方茂太平之風。間世得賢。實快具瞻之望。恭以某官德輝華國。智略該時。經緯之氣甚高。王霸之術獨茂。施之爲政。卓爾絕倫。固宜主上極注意之求。朝廷近銜之美。豈獨不賓之國。未康之民。僭薄乎威聲。涉瀆乎仁教。某職居守土。禮絕沒階。仰跂虹蜺之光。俯同燕雀之質。

上樞密諫議啓

右某忝預縉紳之後，得游化鈞之中，洒濯至和，奔走賤事，以謂竿牘之禮，不足以自通，然其燕雀之誠，則深于預附，惟均調不律，燕翼大猷，神明降休，福祿如響，伏以某官具體元哲，炳靈嶽高，蹈先覺之英規，蘊庶幾之賢業，所以經國尊主，扶世導民，莫非正始之風，以趨大中之極，功德並茂，輝光日新，故出臨階，則萬夫悅服，入贊上樞，則百工咸熙，蓋折衝兩楹之間，而寢兵萬里之外，上方博采輿論，稽合懿經，將正富民之封，毋舛在庭之望，敢冀上為宗社，精調寢興。

上樞密議啓

右某伏審某官，光膺詔冊，榮貳樞衡，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德重國基，道鄰聖奧，用經濟為己任，以忠肅得士心，致君之規，期于熙盛，康世之度，實効憂勤，下推具瞻之謠，上揆可久之業，所以增重宗祧，覃化朔南，時論翕然，僉選斯在，命下之日，海內寫懷，皆習聞于軒謀，已想見于風采，伏惟三后之治，高並義軒，四輔之賢，今得伊召，太平可翹足而待，盛德方隨流而擢，某忝聯具寮，慶觀休遇，莫諸班賀，但極瞻心，瞻望符階，不任抃激之至。

與龍圖議啓

右某近修賀牘，輒枉嗣音，仰厚瞻之過隆，撫懷衷而增感，伏以某官道隨聖靈，名發朝端，入贊清淵之謀，出寄蕃宣之重，聲猷絕擬，功業並崇，而雅素不忘，勞謙益甚，夫以教化為任，必敦世佛之風，仰詠詩言，祇飲德望，尚阻侍前之便，更深引領之懷，伏冀上為廟祇，倍事寢履。

與龍圖議啓

右某倖僉官曹，淹留荆楚，地處南海，幾絕馬牛之風，知甄小夫，遂忘竿牘之禮，永惟僻陋，無以奮飛，近審賜方底之書，急迫鋒之召，僉允屬柄，任必歸還，遠方傳聞，通夕載抃，矧以某官智窮精竭，事富淵源，處經事而皆得其宜，主盛德而不率于俗，聖朝所以簡照，多士所以推賢，名澤並流，功業已試，方旌華國之望，以正富民之封，敢冀上為倚毗，倍事寢饋，不任懇懇之至。

與知府議啓

右某，曠遠德符，淹留官局，雖引領而繼日，念置郵而曠時，遯跡風聲，坐慰孤陋，諒優渥之多暇，益專氣而致祥，伏惟某官高度鎮浮，遠猷濟俗，明見秋毫之末，智均擗轂之流，舉無遺功，謀不失利，管商強富之策，國用以饒，申甫蕃宣之材，上心牧屬，矧最七人之近列，樹千里之休風，試之治民，蕭侯不樂于居外，倚以爲相，漢帝素察其深中，方期促裝，願必加愛，棲仰之抱，一二問伸。

與參政議啓

右某啓，竊觀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命，毗參大政，天下幸甚，伏以某官德爲柱石，言合典謨，蕩正始之微音，敦致君之遠業，憂民惟切，率已甚微，退讓形乎具寮，直清見于行事，久蓄貳公之望，果膺補衮之求，況今強敵凌邊，疲氓失職，實須迪哲，大濟羣生，追太古仁壽之風，昭先帝文明之治，功業甚盛，指揮可期，某忝分外官，親親嘉會，雖得賢之頌，尚稽賀厦之儀，瞻望符階，卑情不任踴躍之至。

與知府輪議啓

右某伏承恩近，將明盛德，雖本朝之望，士論翕然，而方面之安，民謠藉甚，伏以某官學猶天府，道兼聖鄰，謀謨之淵深，器幹之英亮，卓犖當世，翺翔昌期，固當調玉鉉之至和，黃裳衣之繁寵，輒處外屏，猥同衆人，福潤之流，限以千里，恩教之遠，局于萬夫，甚未稱，致君之委，且將有遺指之跡，適歸可也，葆毓是祈，瞻望軒墀，無任懇款之至。

與中丞議啓

右某竊觀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命，擢領風憲，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清修方潔，妙慮淵深，智出千人之英，德居四科之首，所以潤色王度，光輝朝端，後進得以承風，天子倚以爲相，歷金鑾之秘近，專內史之浩穰，到皆有聲，政在已試，猶且眷上卿之府，國體所崇，惟七人之班，朕命宜允，龍光駢委，風采昭融，查徇倚毗之恩，以開兩省之漸，某効官有局，趨賀無期，仰跂虹蜺之光，俯同燕雀之慶。

與知府議啓

右某，比者銜命荆州，假途會府，謁虹蜺之絕焰，聆河漢之緒言，沃如清風，祛此凝客，矧以重鄉松之愛，厚宗姓之盟，宴有加籩，禮常異數，追啓行于南浦，復延饒于麗譙，感著實深，跋扈何極，涉始秋之餘暑，投芒刃之新硎，理解居多，天均自若，伏惟某官炳靈南紀，挺德中朝，明白球琳之姿，深閭廊廟之器，輟從星閣，超躋蒲規，尚缺望于符階，暫吐金于江表，豈誠優于共理，抑將試以治民，因應匪朝，即有龍拜，幸慎葆光之術，稍寬引領之勞，懇款于茲，敷陳奚既。

與知府龍圖議啓

右某祗膺明命，再涉東曹，捧綸綍而若驚，感風波之可畏，積薪相襲，後者居先，屈產復歸，齒其加長，矧外無尤異之績，內乏左右之容，舊物猶還，衰顏自晒，且夏官之屬，其責書勳賞典之行，皆盛盟府，亦宜得清通之智，英敏之才，登伊瀆委，可以應受，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推士，閱量容人，深感榮征之非辜，仍憂屈轂之無用，齊素爲紫，庶幾三倍之賞，燕馬非良，忽增一顧之價，仰銜異眷，但刻深衷，收功桑榆，願激昂于壯節，誓心金石，期慷慨于當時，瞻望符光，豈勝懇款。

與知府資政議啓

右某，伏審某官暫解樞衡，出臨藩屏，本朝注意，雖均逸而優賢，蒼生具瞻，仍矯首而殷望，竊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勳華，謀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借籌帷幄，單化邊荒，甫獲優武之規，亟辭執事之柄，功高而不與道隆，而從汙，穆然清風，素若白日，昔吉甫有徂齊之駕，人詠其邁歸，周旦挾居東之疑，王思于新逆，僉愈久治，登拜不遐，伏冀上爲廟朝，倍事寢處。

永興到任謝宋承旨啓

右某啓，肅將命書，臨署吏牘，載是空疎之質，寄以會繁之區，方地數千，連城累百，內修民社之政，外總兵戎之機，僥倖事爲，經營分表，力非其任，智不逮心，此蓋某官雅懷并容，餘論推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

之安。圖恐非才終無云補。冀因德輝之反。猶有弄月之成。方阻披猖。曷勝銘向。

與知府侍讀給事啓

右某。覽遠德輝。遠影月彩。以瑣旅之無暇。會奏記之後時。伏惟德輝一方。爲事百祿。竊以某官材爲世傑。智則吏師。優游上前之嚴。徘徊天下之望。出守近輔。甚軫乎民。入毗大鈞。方欽乎帝。實敢冀倍事寢食。仰副俞謨。

與留守資政給事啓

右某。伏審某官。諒詢殷旦。臨撫別都。伏惟慶慰。竊以某官贊襄大猷。登朝元治。名澤純粹而並茂。規畫昭。而無疆。簡詔自天。均勞于外。伊王城之開。與。龍宮之申。嚴。深。寄。股。肱。保。董。郊。甸。福。潤。之。博。布。山。川。而。實。流。鍾。重。之。威。參。九。鼎。而。特。固。上。采。古。事。下。聆。食。謀。蕭。何。之。居。關。中。尙。賡。相。國。周。公。之。在。洛。邑。亦。有。衣。衣。將。臨。具。瞻。豈。云。曠。日。敢。冀。願。銜。毗。之。眷。教。養。輔。之。才。瞻。望。符。階。不。任。頌。懸。之。至。

與知府侍讀給事啓

右某。展。短。記。非。謂。下。風。惟。德。之。戒。辰。方。前。旌。之。取。道。清。塵。動。止。泰。宇。晏。然。竊。以。某。官。德。昭。聖。鄰。學。該。天。府。居。居。廟。閭。之。地。積。負。詞。諸。之。瞻。居。臨。份。藩。大。朝。邦。甸。會。未。入。境。黎。俗。欣。望。而。已。多。永。惟。簡。心。策。畫。延。登。以。斯。通。伏。冀。俯。順。時。序。精。調。寢。興。

與鄂州給事啓

右某。啓。伏。審。龍。陸。禁。瑣。改。鎮。須。句。雖。巖。石。之。瞻。尙。缺。時。望。在。股。肱。之。寄。誠。出。上。心。素。辱。顧。憐。伏。深。慶。抃。竊。承。遠。驅。王。節。俯。歷。楚。郊。望。清。塵。而。匪。遙。通。職。事。之。有。守。其。謨。遠。見。但。極。勞。心。恭。以。某。官。舊。謀。淵。通。具。體。純。粹。修。治。世。之。具。見。于。彌。綸。抱。遠。辰。之。資。合。若。符。契。密。籌。帷。幄。之。策。大。鎮。邊。境。之。虞。成。功。甫。施。均。逸。居。外。且。褒。衣。有。遵。渚。之。威。本。朝。多。注。意。之。勳。雖。于。藩。是。崇。實。宰。政。斯。在。仰。希。上。爲。宗。祐。精。調。寢。興。

與資政給事啓

右某。數。被。簡。書。載。驅。道。路。瞻。榮。戟。之。遙。若。會。竿。牘。之。關。如。內。訟。冥。煩。交。融。神。幹。伏。惟。飲。醴。專。氣。條。教。事。民。宜。慶。祐。之。方。長。茲。德。符。之。永。固。恭。以。某。官。秀。出。人。傑。卓。爲。國。華。體。貌。著。于。上。心。利。澤。見。于。天。下。豈。其。局。迹。千。里。卷。懷。一。時。情。將。振。芳。風。于。清。塵。恢。宏。業。以。濟。俗。尙。冀。良。食。益。符。具。瞻。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沿。隴。旁。郡。省。親。京。師。深。惟。便。私。之。行。查。蒙。錫。類。之。賜。重。迂。騶。駟。臨。隨。郊。亭。食。侍。厚。恩。忽。忘。淺。量。至。于。曾。昨。有。懷。視。瞻。雖。高。明。之。見。寬。實。寤。寐。以。自。訟。伏。惟。聽。覽。多。裕。吉。祥。來。事。某。驥。遠。後。塵。甫。越。數。舍。引。領。馳。驅。向。風。增。懷。冀。養。環。中。之。和。廣。慰。天。下。之。望。

與資政給事啓

右某。睽。遠。符。階。質。選。嚴。律。糜。膏。之。鮮。暇。修。魚。素。之。曠。時。惟。寬。度。之。過。人。固。恕。情。而。容。物。側。聆。布。宣。詔。教。愈。受。多。祺。伏。以。某。官。柱。石。之。材。鑑。玉。之。寶。由。中。庸。以。希。聖。推。憂。德。以。鎮。浮。頃。嘗。贊。襄。萬。機。規。燧。三。府。方。爲。

霖以賜冊。遙均逸而作藩。近輔陪京之邦。實繁福潤。明堂布政之地。方藉勞諸。幸保養與。允符瞻頌。

與皇甫給事啓

右某。啓。焉。依。寶。鄰。時。假。餘。潤。未。有。及。民。之。德。過。竊。增。秩。之。恩。此。蓋。某。官。素。加。陽。秋。曲。厚。風。義。使。疲。瘁。效。賀。庫。虛。慶。榮。重。煩。咫尺之音。深。激。動。渠。之。意。愧。當。雅。雅。增。鑒。鄙。悛。方。舉。舟。以。啓。行。阻。臨。門。而。取。別。伏。希。上。爲。朝。社。精。調。寢。興。瞻。望。之。深。非。筆。能。究。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格。居。官。次。跋。仰。符。光。迷。于。期。會。之。文。曠。是。竿。牘。之。禮。伏。惟。臨。一。都。之。會。據。千。里。之。邦。梓。樹。休。聲。緝。事。屬。履。恭。以。某。官。昭。文。實。道。高。義。鎮。浮。騰。膚。敏。之。徽。聲。挺。中。和。之。正。氣。功。業。已。試。議。論。有。餘。聖。上。之。所。簡。心。多。士。莫。不。推。美。論。股。肱。之。那。執。若。中。天。次。承。鈞。之。臣。食。日。舊。德。即。期。入。輔。以。副。具。瞻。敢。冀。上。爲。廟。朝。精。調。寢。興。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間。者。于。役。忽。焉。累。旬。奔。道。路。之。孔。脩。淹。簡。書。之。多。畏。心。繫。幕。府。思。如。風。旌。伏。蒙。迂。念。空。疎。親。貶。教。誨。一。字。之。重。固。比。于。褒。衣。八。行。之。勳。本。施。于。敵。體。非。此。賤。陋。所。宜。捧。承。恭。審。燕。處。超。然。第。祿。綏。止。且。感。且。慶。以。畫。以。晉。竊。聆。道。路。之。謠。卿。士。之。論。以。謂。盛。德。素。著。宜。遂。就。格。天。之。功。而。方。面。本。輕。不。當。屈。致。君。之。量。深。恐。大。旂。亟。還。中。朝。實。惟。食。愈。敢。不。私。喜。某。飭。獨。還。郡。拜。塵。有。期。更。冀。上。副。倚。毗。倍。加。攝。養。

與給事啓

右某。恭。沿。使。轍。就。省。親。闈。還。軫。近。郊。復。覩。星。符。之。采。趨。風。上。館。再。聆。月。旦。之。評。慰。抃。交。深。指。陳。罔。究。與。許。州。知。府。給。事。啓

右某。肅。承。朝。命。開。決。郡。條。屈。首。受。書。不。能。半。古。彈。冠。充。賦。苟。利。及。親。幸。試。可。于。上。前。辱。推。恩。于。旁。外。參。民。壯。之。重。居。僚。吏。之。先。會。非。所。宜。何。以。自。強。此。蓋。伏。遇。某。官。陶。治。庶。俗。熏。蒸。太。和。不。欲。遷。昌。之。朝。而。有。退。處。之。士。使。得。奏。薄。伎。以。自。効。相。諸。侯。以。協。恭。受。賜。甚。多。敗。材。是。懼。然。而。土。宇。所。及。析。聲。相。聞。譬。若。層。雲。之。陰。必。及。庶。草。溟。海。之。浸。莫。遠。近。封。用。此。而。言。知。免。于。戾。願。守。恪。居。之。律。阻。修。趨。見。之。儀。瞻。望。符。階。飛。越。神。幹。伏。冀。上。爲。宗。祐。精。調。寢。興。

庇恩輝，阻慶下塵，馳精重載。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託于一官，遷若千里，雖復蒙福潤之沾洽，偃德風之清洽，罔能奮飛，祇益固陋，竊惟撫寧黎俗，翕受祺祥，恭以某官股肱中朝，蕃屏方面，名澤純粹，功實輝光，上有同心之歡，下多注意之顧，豈宜淹久京輔，徘徊衮衣，跋聞瑞節之還，大慰巖石之望，敢冀仰爲宗祏，俯和寢興。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宿官甚賤，假德素深，譬猶處鈞範之和，濟江海之潤，日以蒙益，忽不自知，又遍簡書之繁，重稽竿牘之間，豈意假借光寵，勳渠謬言，歲以爲榮，服之無限，伏惟某官降德聖域，稟符元精，蓋上天所以保祐國家，而聖君有以康乂民物，功著廊廟，澤遠昆黎，讓而作藩，靜以鎮俗，雖齊侯賜履，王室是毗，抑周公處東人望，猶缺側慶玉堂之冊，復還金鼎之司，敢冀上爲敷求，益加保攝。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伏審某官肅奉制書，臨撫近鎮，伏惟慶慰，竊以堯命四岳，外總諸侯，周逮三公，出倡九牧，蓋社稷之術重，而股肱之寄深，恭以某官德度昭明，器宇淵博，固嘗歌九功之美，贊萬務之微，均逸彌年，注意在上，仍徘徊于方面，益宣布于善經，南山巖巖，猶缺乎士望，華鳥凡几，方兆乎公歸，某密附慶陰，阻修禮賀，瞻望台屏，不任欣抃之至。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游于陶鈞之和，漸于江漢之潤，蒙德甚厚，依仁已深，未嘗自通門闥，望見鳳采，邇若數舍，忽如異方，伏惟蹈中和之精，膺元吉之報，恭以某官賢亮溫治，躬成茂勳，格于上天，簡在明主，以謂負濟民之術者，不宜處富民之封，立長世之業，者不宜缺當世之望，必委政柄，大爲平允，欽聞聘者，跋俟冊命，敢冀上爲宗祏，倍寧寢興。

上致政少保啓

右某，峻遠門牆，差池歲月，願輔下之局促，蹈海濱之阻幽，竿牘頗疎，形影相挽，伏惟願神浩素，綏履康寧，恭以某官邁德濟時，建功扶世，瞻蒼生于既富，從赤松以自居，明哲保身，進退中道，振高節于頽俗，有大庇于斯民，蓋周公明農，宜加金鳥之禮，魯侯俾壽，必有兒齒之祥，某早辱重知，再爲屬吏，坐遠焚燼之照，尤深跋戀之懷，敢冀仰順時和，俯凝福祐。

與通判國博啓

右某，祇奉詔函，來臨治所，屬館舍之初定，加簿書之易迷，曠于置郵，固以生魂，遽捧寄聲之間，粗寬引領之恩，伏承妥處自如，吉祥萃止，願微官之見縛，卜高會其未涯，仰冀保和，少紓馳想。

與鄰州通判啓

右某，肅膺朝命，分貳藩條，塊治幹之不優，欣提封之相接，伏惟某官識精以敏，器閎而深，固爲羣吏之師。

公是集卷四十四

書啓

與沈丘仇香秘校啓

右某頃賴英鑒，共登賢書，私喜邂逅之逢，矧瞻顯昂之表，遽蒙判別，驛荷記存，緬佩玉音，祇提心府，伏承履霜霜之序，味粹道之腴，第祿用寧，啓處自若，尙餘款會，益冀保和，馳企之懷，數陳問究。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屬因使道，幸得趨風，幕府容賓，里人授館，謙恩顧之加厚，愧微賤之不遺，迨茲啓行，假以後乘，且復貶損手澤，稠重謨言，雖小雅之序，縣璧亦古人之稱樂，易會廉遠過，曷能弭忘，伏惟某官純粹含章，直方鍾美，上求至治之術，下察當世之宜，裁成大猷，鋪繹元化，願均勞而居外，暫提節以陪京，周公處東，還謁赤舄，召伯分陟，入爲冢卿，矧在稽古之朝，方增送衡之望，登開食議，大慰與唐，敢冀益慎寢興，少符麟頤。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伏以景近極而就長，律奏陽而復本，候雲備歲，布始經邦，恭惟某官德茂帝臣，義均國體，正氣翊物，備四時之和，盛功格天，宜萬福之報，及羣陰之滋損，諸衆望之食食，光華本朝，陶治元化，某素依教育，密

矧最諸侯之選。河海均調。誠有望于餘波。爵里自通。尚無從于良觀。敢希善書。庸副傾轡。

與穎州知府少卿啓

右某。伏惟某官英氣潮中。德符灼外。膺帝衷之深簡。蹈玉燭之至和。順履三微。倉庫百穰。某久依餘潤。阻慶高閨。馳望清塵。罔勝欣預。

與運使太博啓

右某。伏審循覽屬封。言還計府。跋涉之遠。炎涼既遷。惟懷息乎至和。固綏幾乎多福。某恪居賤局。仰庇洪庥。曾不獲展幕下之清塵。竊座隅之餘論。感逾秋實。搖若風旂。伏冀上念簡照之隆。倍精養氣之術。

又

右某。伏審某官肅分威節。出建漕臺。伏惟慶慰。恭以十二牧之分。上沿虞氏。六百石之拜。近法漢朝。必當體度深沈。問望英特。矧屬昌且。尤難得人。竊惟某官智析秋毫。明極水監。經國之具。足以垂將來。富民之謀。方且寬當世。欽若慎簡。總茲利權。列城瞻覲。下吏優伏。某猥以無狀。幸而忝員。尚依樂易之風。庶逃運鈍之責。阻修趨見。但劇傾瞻。敢冀奮神。少符引領。

與運使啓

右某。伏以流光徂暑。戒三務于函詩。涼風告寒。協上官于神警。恭惟某官將明盛德。宣布善經。政優優而洽聞。祥止止而來萃。某格居有局。走見無從。伏冀順路至和。不棄多祚。

與運使度支啓

右某。竊別未幾。懷賢實深。良由相照之意多。自使仰高之誠盡。遠煩流問。益愧據謙。兼審跋涉修塗。按轡屬郵。吏民瞻德。固已澄清。戎敵懾威。遂皆肅服。方奏肅公之狀。亟升上第之勞。更冀節宣。用寬企佇。

與兩轉運啓

右某。幸沿使轍。得省親闈。祇畏簡書。亟還官局。荷仁恩之錫類。欣備字之庇身。延仰實閑。增搖心旌。伏惟布宣詔指。翕受春祺。竊以蹈絕人之資。振希世之略。所到皆治。好謀有成。國器卓然。士論咸在。必將騰躍。嚴之地。書尤異之勳。鋪張嘉謨。捷發妙蘊。伏希上為簡照。俯察粹和。

與京東兩轉運啓

右某。比緣親嫌。外領藩守。三換歲節。再更使符。未有惠民之稱。而當進秩之寵。此蓋某官陽秋素及。風義相先。飾短為長。樂善無厭。使迂疎之質。遷善衍之恩。矧焉依外臺。自力方面。仰止德望。庶遙噴言。欣鑒并深。敷述專喻。

上太尉相公啓

右某。竊以冗瑣之材。叨當刺舉之任。亟承詔旨。行視蠻貊。屢有奔命之勤。久疎奏記之禮。內惟僑節。素辱重知。既未有以報恩。復無緣以進面。踰門下。踰階眉間。伏惟某官寅亮國經。緝熙帝載。及功成而自引。綏眉壽以歸居。昔之折衝兵戎。或不出樽俎之表。僊息里第。亦大建藩垣之威。又況盛德絕倫。遠猷蓋世。

畫一之規素著。可久之業甚修。朝野具瞻。神人致喜。勾芒賜泰稷之壽。豈止九齡。燕伯胙成周之功。必逾百歲。仰希自重。下副禱祈。

上樞密太尉啓

右某。伏審光被朝會。寵專武柄。伏惟慶慰。竊以樞機有密之地。帷幄靖淵之謀。外張皇于六師。內列成于萬務。化參維斗。爵列上公。昔難其人。今觀斯美。伏惟某官體純粹之德。蹈中庸之方。練達前修。經緯當世。治世之效。甫就于升平。華國之光。夙彰于無外。然而權季未正。功次或差。主上所以簡衷。士類所以引領。果膺徽命。以裕具瞻。俾夫牧馬絕于幕南。奇兵成于堂上。是為盛德。實曰烈光。某辱顧盼之素深。荷陶甄而期久。徇榮增喜。望鳳馳懷。載笑載言。倍百常品。

上太尉相公啓

右某。近馳柔輻。幸叨侍鈴。何茲聖鑒之誠。遽辱諄諄之誨。陳公尺牘。傳以榮家。魯史一言。寵于華室。仰軒墀而尚阻。銘肺腑而不忘。恭以某官國器淵深。天材特達。以康濟為己任。用忠肅合世資。協德股肱。折衝帷幄。許謨底績。既指期而太平。成功不居。遂優藩而夾輔。昔周以二伯倡九牧。堯命四岳統諸侯。古今之典。靡殊。中外之寄。兼重。然而鴻飛遵渚。宜無信處之期。帝曰奮庸。方冀近衛之望。敢冀上為宗祏。精闢寢興。

賀上夏太尉啓

右某。竊觀邸報。伏審上樞太尉寵被帝命。入專兵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元精鍾粹。迪哲秉彝。經緯之氣。甚高。王霸之略。獨茂。許謨萬務。則庶績熙成。訓齊六師。則遠戎震盪。功高往牒。德簡蒼衷。惟茲寄密之機。實宜英傑之用。折衝帷幄。成算廟堂。上有同心之歡。下增僅草之望。休期所屬。有衆所瞻。某忝效一塵。緬除上府。雖馨得賢之頌。尚稽進賀之儀。延仰符階。再深踴躍。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于人物車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抱空疎之委。守機陷之學。材不泊衆。智非過庸。擢從講閣。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陶鈞之化。隆作廈之功。至和平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君者以居中為榮。揆能荷微。冒寵斯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倘有云補。下塞謏庸之口。上答盛德之私。

鄆州謝兩府啓

右某。竊以四月十六日。蒙恩授起居舍人知鄆州事兼西路安撫使。已于某月日到任上訖。朝廷之士貴際。而驍涉侍從之嚴。社稷之守重民。而游叨屏翰之寄。智所不及。人其謂何。蓋材各有宜。賞欲無僭。昔壽王東郡見譴。璽書買臣會稽。許奉計最。或負課自脫。或終更而還。以彼具絕人之材。猶未免曠位之責。而某方申錫明詔。優游使藩。豈自謂撥煩之宜。殆必有過情之聞。伏惟某官衡石多士。股肱本朝。盛德處懷。至

公期物。哀絲隨于學。事有不得。居中之。權。潘岳。潘子長。國官自試用。短之。效。方當上。師法令。下。勸。簿。書。處。兼。樂。職。之。風。仰。酬。造物。之。意。

謝外任兩府啓

右某啓。比者叨膺恩秩。更領使符。右使之華。在日月之際。東藩之會。參股肱之部。內惟寡能。僭辱重寄。此蓋某官推平以進。物謀治以濟。時大鈞所。必無遺器。廣廈既。或兼衆材。使得輪尺寸之長。謹宣布之。復。靈派均。休光。照鄰。擊。柝之音。相聞。高山之仰。及。康。侯。曠。宇。以。謝。煩。言。無。任。瞻。望。感。激。之。至。

上留守資政尚書啓

右某。得游化鈞。多歷年所。惟重恩之未報。屬孤迹之見。擢。屏。息。海。傍。貽。基。門。下。既。不。能。負。荆。以。造。謝。亦。恥。奏。記。而。據。懷。藐。然。踰。瞻。竊。獨。答。責。伏。承。某。官。聘。諸。帝。業。震。蕩。天。聲。思。四。海。之。必。孚。恥。一。物。之。遺。用。以。故。卑。賤。復。辱。甄。收。不。然。淹。轍。之。鱗。追。無。決。水。之。望。夫。賜。而。不。德。此。大。賢。之。風。實。于。私。恩。則。小。人。之。事。輒。捐。竿。牘。母。潤。聰。明。歲。在。再。而。殆。徂。心。搖。蕩。而。無。極。仰。惟。宸。宇。泰。定。福。履。康。寧。伏。以。某。官。秉。和。維。岳。具。體。元。哲。蓋。上。帝。所。以。寶。弼。而。聖。朝。必。于。近。衡。保。釐。別。都。雖。有。三。后。之。政。緝。綱。大。業。尙。缺。萬。夫。之。心。將。授。褒。衣。且。還。玉。璽。上。副。倚。毗。之。重。下。均。尊。養。之。宜。瞻。望。符。簡。卑。情。不。任。懇。激。之。至。

與制置待制啓

右某。竊審某官光被帝命。寵升天閣。且出宣于使指。悉。兼。總。于。利。權。朝。廷。得。人。衣。冠。須。應。伏。以。先。帝。策。府。法。雲。漢。之。昭。回。郡。國。均。輸。集。京。師。之。平。準。清。華。之。選。爲。最。繁。劇。之。柄。鮮。雙。號。稱。才。難。必。符。衆。允。恭。惟。某。官。朱。繩。秉。直。貝。關。凝。委。茂。久。業。之。經。綸。知。當。世。之。取。舍。總。執。憲。之。任。志。乎。澄。清。贊。司。會。之。謀。國。以。充。富。刀。無。繁。肯。智。極。淵。泉。博。覽。食。諸。宜。備。顧。問。既。雍。容。于。近。侍。乃。遽。振。于。外。臺。昔。蕭。何。饋。軍。高。祖。稱。其。人。傑。諸。葛。流。馬。三。國。許。以。名。臣。迹。其。勤。勞。並。居。相。輔。推。故。事。而。可。見。矧。令。望。之。絕。倫。竊。冀。上。爲。倚。毗。倍。精。寢。處。

與劉守待制啓

右某。比者擊汰。遊。班。荆。河。遇。協。選。近。之。良。願。率。雍。容。之。雅。談。莫。能。淹。留。遽。爾。睽。越。時。返。顧。以。增。戀。託。置。郵。而。尙。疎。伏。惟。保。釐。郊。畿。宴。安。休。社。恭。以。某。官。清。微。肅。物。高。論。端。朝。裁。經。術。以。自。將。發。德。華。而。絕。出。優。游。侍。從。振。動。謀。謨。士。林。望。之。以。龍。門。天。子。目。之。于。國。器。且。以。大。火。明。堂。之。分。白。水。真。人。之。邦。宮。館。攸。存。驛。符。宜。慎。暫。輟。從。于。近。列。將。大。贊。于。萬。幾。興。望。實。然。休。命。何。遠。幸。保。冲。和。之。氣。以。符。頌。願。之。心。瞻。望。軒。墀。豈。任。凝。約。

與銓主待制啓

右某。向常馳記。遽辱。嗣。音。不。以。侍。從。之。嚴。遂。遷。瞻。昔。之。雅。服。之。無。數。廢。以。爲。榮。方。隆。暑。之。在。辰。諒。燕。見。之。多。暇。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惟。某。官。智。窮。幾。微。學。有。根。本。處。全。德。以。耀。世。振。遠。猷。以。事。君。蔚。爲。國。基。能。得。士。望。雖。復。涉。深。沈。之。地。居。廟。問。之。班。猶。以。道。非。大。行。澤。不。廣。被。宜。補。衮。衣。之。闕。以。快。王。佐。之。風。天。眷。亦。優。帝。賚。不。遠。伏。冀。倍。精。寢。處。上。副。倚。毗。

與審官待制啓

右某。託于疎冗之官。藐然僻陋之國。聲。不。接。履。記。實。稽。惟。曠。度。之。多。容。豈。雅。素。之。遂。絕。恭。惟。雍。容。帝。側。綏。養。時。中。伏。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議。論。精。通。文。采。英。發。多。士。咸。自。以。不。及。天。子。深。察。其。有。餘。歷。試。于。難。所。到。皆。治。因。將。舉。富。民。之。典。收。命。世。之。功。永。觀。豐。規。大。濟。黎。政。敢。希。酌。民。望。之。方。集。推。天。眷。之。攸。光。益。思。自。珍。以。隆。嘉。遇。

與都運待制啓

右某。伏審某官輟從。顯。閣。出。領。清。輪。驛。馬。牛。之。風。猶。限。以。南。北。故。半。牘。之。禮。遂。曠。于。浮。沈。伏。惟。循。察。列。城。敦。樹。賢。業。神。明。于。是。來。舍。福。祿。有。以。如。茨。恭。以。某。官。高。節。映。時。清。規。照。物。昭。先。覺。之。令。德。茂。當。世。之。遠。猷。雍。容。爾。僚。表。範。多。士。聞。以。烽。燧。未。息。兵。興。尙。繁。資。深。智。之。絕。人。委。前。籌。以。富。國。地方。萬。里。儲。及。九。年。朝。無。北。顧。之。憂。馬。絕。南。下。之。牧。訂。勳。甚。大。計。德。實。高。佇。頒。夢。弼。之。書。愛。舉。代。工。之。命。敢。冀。精。審。以。副。仰。瞻。

與制置待制啓

右某。近因便風。輒奉。柔。翰。況。不。遇。于。旌。榮。諒。已。叩。于。聽。明。春。序。甫。中。陽。和。增。茂。惟。恐。心。于。邦。計。靡。失。節。于。道。朕。伏。以。某。官。高。義。薄。天。純。文。華。國。輔。轍。帝。王。之。術。昭。回。雲。漢。之。章。論。議。詳。明。利。害。彰。著。行。無。可。擇。人。亦。愛。其。儲。胥。至。必。有。聲。樹。衆。存。于。蔽。苦。適。者。西。戎。青。德。千。里。饋。糧。經。賦。必。出。于。大。農。輸。漕。方。資。于。長。策。遠。從。顧。問。之。列。習。委。財。利。之。權。功。期。有。成。軍。不。乏。用。方。將。贊。襄。義。務。允。釐。庶。官。人。望。尤。從。心。禱。斯。在。伏。冀。上。爲。宗。祏。精。調。寢。興。

與糾察宗正待制啓

右某。伏審某官太室。增秩。夏。卿。用。春。秋。漸。進。之。褒。見。朝。廷。食。命。之。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炳。靈。邦。鎮。錫。胤。圖。宗。迪。淳。懿。以。自。居。蹈。中。和。以。超。舉。不。屑。近。務。求。觀。休。風。雍。容。內。朝。揮。綽。德。度。嚴。乎。圭。璋。之。望。燦。乎。雲。漢。之。光。寧。當。稍。遷。以。淹。大。用。董。七。兵。之。責。主。上。有。以。簡。衷。三。事。之。賢。衆。人。欣。于。歷。試。訂。茲。寵。遇。曷。究。遠。圖。仰。冀。節。宣。以。副。瞻。臨。

與杭州張待制啓

右某。近于行郵。忽辱。答。教。覽。詞。意。之。甚。重。銘。心。膺。而。弗。忘。伏。承。坐。鎮。多。餘。葆。光。自。若。矧。以。某。官。天。機。沖。濤。器。度。闊。深。久。陟。廟。問。之。聯。方。儲。贊。襄。之。業。士。無。異。議。人。已。注。心。然。有。非。妄。之。災。出。于。不。意。之。變。暫。迂。良。幹。外。典。劇。藩。董。大。賢。將。興。先。乏。其。體。驚。鳥。欲。舉。必。卑。其。身。天。有。還。形。福。其。焉。往。幸。還。優。息。之。術。以。俟。光。亨。之。期。

與岳州待制啓

右某啓。伏以王春正始。乾。象。布。和。風。入。律。以。應。期。斗。爲。天。而。改。朔。恭。惟。某。官。勤。宣。令。德。惠。慈。齊。民。同。福。祿。而。嚴。邦。分。股。肱。而。爲。郡。鴻。飛。運。渚。久。流。布。于。聲。詩。帝。曰。齊。庸。將。上。熙。于。天。宰。展。臨。在。旦。受。祉。惟。新。禱。詠。所。深。敷。陳。焉。究。

官抱義舉之堅操。蓋正始之休規。德業汪洋其無涯。風采峻峙而可畏。足以立懦夫之志。鎮流俗之浮。果升中臺。實持樞要。天驕首路。固非道。元龜在庭。方襲重寶。冀精衛生之術。以永名世之稱。不任懇款之至。

與通判郎中啓

右某。伏承洞選休辰。往臨善治。委翼下國。怪三年之不飛。絕塵西郊。信千里之方展。忽蒙示問。姑慰懷賢。慨吏守之有常。俯禮健而伊阻。商秋沉陽。道路阻深。勉精瘁味之宜。庸俟公侯之復。傾瞻攸甚。敷述罔殫。上運使提刑賀冬啓

右某。伏以元統含三。萬物將作。中聲倡六。衆陰其消。恭惟某官。味至道之醇。乘和氣之運。宣布上指。將明治經。蹈此迎長之辰。綴于積善之報。某宿官有局。修慶無緣。瞻望庭塵。不任歡欣之至。

謝館職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虎闥引籍。瞻望清光。壁府觀書。總參華列。皆極盛朝之選。豈伊塞士之宜。承詔若驚。荷蒙彌重。竊以右文選運。躬聖撫辰。優游太平。聞釋洪業。儲思天人之際。垂精道德之淵。上稽漢儀。下襲唐書。開闢儒館。表章聖塗。長育英才。實禮賢俊。將使辨邦國之典。參禮樂之司。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固常得純學碩聞之傑。博物不編之雄。內副詳延。外慰觀望。今垂纓載紱。而差管晏者。繼踵。層層修飾。而希聖契者。比肩。淵源之所。漸風流之所。難者並出。雍容相推。自以繩契以來。河洛而下。屢選列辟之盛。參稽信書之傳。語才爲難。于斯莫盛。若度長策大詢。事功言。必得其尤。以充厥位。使獲耀日月之炎。垂虹蜺之光。庶幾增輝本朝。洵美爾爾。豈宜使庸庸之介。玷濟之昌。實不中聲。道所深忌。如某者。智非語上。材僅及中。少無聞達之求。長有蒙恩之歎。浸尋壯齒。汨沒下流。悼世守之或應。激儒吏而求晉。歲不我與。幾成從事之迷。斐然成章。猶及進取之望。備能書于鄉老。辱下第于太常。自以天機不深。學殖方落。幸得陪士大夫之後。願不遇。功曹之微。豈意某技中。程衡乙覽。許壽王之智。以爾少雙。擢平津之文。乃居第一。虛名浮實。浩氣遠。參敘廷中之平。分貳方面之守。孤生薄祿。罔極遭。魂離幹而僅存。性運天而將滅。隙駒驟遠。仕版復還。手澤尙存。篋書已廢。親歡不泊。風樹彌哀。姑上里仁之慮。祇索長安之米。推恩給筆。奏頌得覽。內省歉。之辭。仰虛清閒之燕。分甘投劑。理絕親親。而養生不虞。惠出非望。加秩青宮之屬。庇職道家之山。榮耀赫然。聲靈藉甚。夫許洗賤技。需萬戶之封。綿蕭薄資。私千金之富。物情攸異。天幸實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大猷。陶治庶俗。推較晚進。持衡化源。且聚精會神。屬國治世之具。故拔十失五。以廣得人。之風。底是空疎。冒干東照。斯誠大賢。廣度。盛德至誠。仰蹈嘉魚之規。俯循青莢之樂。舉此銷柱。其誰不欣。豈伊庸夫。獨享豐澤。固當師平明之理。飾固陋之心。希鈞佩衡。以自修。守法誦數。而聽事。義不假器。言無隱情。庶以小藝策名之方。次副匠物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永興到任謝鄰路啓

右某啓。某過膺朝梓。擢侍經帷。仍委使符。來臨瘴鄉。內惟鄙樸之質。私計便安之宜。就陰寡尤。處遠無競。

省技能之至短。顧榮幸之實多。此蓋某官。推轂兼材。提衡清議。假陽秋之豐潤。垂虹蜺之末光。義均同升。愛忘所短。矧復土宇相錯。析聲交聞。襲登弟之風流。聆中和之成頌。亦足以被飾固陋。優游緒餘。馳騁之深。啓處事拾。伏冀上爲眷倚。精關寢興。

揚州到任謝上啓

朝廷欲治。未嘗輕長人之權。郡國微。亦皆有分土之奇。然則宜得智力肅給。器能周通。上足以奉宣詔。恩下可以表率方面。豈伊淺薄。輒誤簡求。伏惟某官。登翊聖期。恢張王紀。樂育人物。因材而措之宜。熙成天工。授方面效以事。將使儒質。有資昌時。并汲黯之忠。不難淮陽。而眷眷于李息。蕭侯之節。非疎平原而汲汲于本朝。某此下。原本缺。

謝知制誥啓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職者。望卑而寵厚。能薄而選優。內視缺如。自量幸甚。竊以三代之盛。溢于詩書。兩漢之隆。布在史冊。雖上德獨茂。時文日新。亦有代言之臣。謀議于內。秉筆之士。發揮于朝。是以墳典粲然。若日星之華。制度煥乎。有金玉之麗。茲體甚大。惟賢之求。而況皇圖寢昌。妙慮樂極。鼓天下者。悉獨運于神化。居廷中者。舉絕望于清光。將使少窺淵源。進贊名命。聲教所被。八荒其同。訓辭之傳。萬世無斂。則宜得當代之傑。絕人之材。練達古今。發明實理。樹秀龍虎。垂光虹蜺。庶幾相如視草之工。子產潤色之美。若時述職。可以無慙。如某者。稟生顯。執藝迂淺。僅從諸儒之末。竊售一日之長。譬猶射非前期。難以稱善。中錄者。雖治。或以爲不祥。然且玷甲乙之科。借交游之寵。通籍省戶。飛輿蓬山。出入與衡之間。編摩簡牘之記。雖復自強。已非其宜。豈可參法從之。嚴直右垣之祕。此蓋某官。樂與善類。出于至誠。欲新雕輪。因以成大格之用。驅策僇。而效秋鶴之奇。故俾備。遂肩策選。夫力不能進。則雖任。鄙有絕。精非所堪。則雖願生有結髮之變。然而僥倖。徘徊就官。蓋上答天施之隆。次酬已知之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揚州知府啓

右某。因于期會之文。親在僻陋之國。願。乎從政。憤慨而無奇。故雖當世之賢。平生所慕。猶疎竿牘之間。徒仰雲漢之高。豈優游遐邇。敦尚風義。欲收一日之雅。固枉八行之音。仰紙慨然。終夕如接。矧以某官。衆彝迪哲。成德鎮浮。積醴醴以爲文。濯焉以爲白。漢武之稱嚴助。海內少雙。揚雄之敘子淵。天下鮮儔。固將大用。必願自珍。傾駭之深。敷陳非究。

與新知府啓

右某。伏審前旌。已臨近縣。萬夫鋒。方有來慕之謠。永道倭遲。喜聞坦履之吉。卽期趨見。增劇歡心。

與知府先狀啓

右某。伏審前旌。俯臨近縣。某以攝符節之重。守筭簡之嚴。不得趨詣路傍。瞻望馬首。無任欣歡。悚仄之極。

當時恭以某官素履鎮浮。清規格物。挺中和之正氣。騰庸敏之微聲。顏氏知幾。固超殆庶之品。王祥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入侍清閒。出屏方面。雖千里之地。非所以極其賢。抑萬夫之雄。必有以觀其政。昔堯用四岳。命爲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蓋有故實。矧然風聲。翊茲濟世之才。必應予之真。望加保攝。以副倚毗。

與參政侍郎啓

右某。竊觀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制書。毗參邦政。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挺中和之正氣。蘊康濟之遠猷。世襲徽名。食若令望。雖席斗極之有密。籌帝命之深嚴。不如子房。天子每稱其英傑。乃命申伯。朝廷屢委以藩垣。然而瞻咨允歸。衆望久懸。陛下贊元之命。果先當世之賢。鄭國緇衣。遂彰于南烈。楊公清德。彌著于後來。詩書所稱。簡牘所載。實增輝于有國。豈多讓于昔人。升平之期。跋足而俟。某早蒙鈞鑒。親遭逢昌。雖私願于得臣。終莫諸于趨賀。瞻望符照。卑情不任欣頌之極。

與樞密侍郎啓

右某。伏審循覽異方。還奏北闕。推股肱之隆眷。撫邊徼之羣衆。翕如陽春。渙若時雨。奮壯士之銳氣。挫狂寇之先心。威暢不毛。德厚無疆。固神用之所勞。惟啓處而益事。恭以某官文茂經天。器深鎮國。勳皇王之本務。輸社稷之元忠。動合人心。言垂世範。以淵衷之簡佑。與蒼生之具瞻。宜正保衡。允作霖雨。矧方叔自鎬。還履上卿。晉公視師。旋拜真相。推故事而明白。況時望之食同。敢冀上爲倚毗。益綏祉福。

與知府龍圖侍郎啓

右某近者某官折圭分國。秉節撫封。羽駕近藩。便時珍館。哀舊僚之憂困。鑄流俗之沈浮。屢枉顧臨。深形憫惻。魂去幹而已久。神還觀而暫新。及開涓選。休辰延見。舊吏念當奉歲以修慶。因使以同安。禮節淹荒。情意莫屬。豈謂曲迂英念。特貶謫音。身先匹夫。固非小人之望。義動君子。益見大雅之風。捧玩以還。感激并集。竊惟裂壤千里。雖蒙潤于京師。觀政萬夫。實藉用于廊廟。倚毗有素。圖任巨量。伏冀俯鑒時和。仰綏天祐。

上副樞密侍郎啓

右某伏念格居官次。遽違符璽。雖誦詠洪鈞之間。而寂寞滄海之上。伏惟贊襄有密。翕受顧祥。恭以某官蘊聖相之姿。有人傑之量。文章盡于經緯。功業著于謀猷。陟降廟堂。鎮安社稷。運籌于樞機之內。取化于宇宙之中。上所同心。民實受賜。肯虛玉堂之拜。未專金鉉之司。卿士藉具瞻之誠。衆庶瞻近衛之望。固當伊邕。愛正詞諧。敢冀上爲宗祚。益綏祉福。

同王屯田啓

右某啓。繼從大夫之後。久聞長者之風。不以言輕。輒陳公舉。適煩副記。過謙謙辭。尙圖晤言。宜精綏履。自餘威嚴。曷既裁名。

與知府龍圖侍郎啓

右某伏審涉冬卿之貳。撫天黨之封。簡照便蕃。休舉充洽。竊以某官惇大深博。直清昭融。自結淵中之知。歷居方面之任。敏以布政。靜以鎮浮。序閭閻之高。稽開望之重。久宜處常伯之列。贊大鈞之和。果膺寵章。亟更劇鎮。然而專地千里。未能以據妙蘊之精。樹風一方。不足以觀遠取之略。佇升鼎席。甫慰民謠。敢觀上爲倚毗。倍事褒騰。

與知縣著作啓

右某伏審光被詔函。龍升中祕。相君薦士。風烈聲聞。公朝進賢。聲實自稱。方劇欣歎之懇。忽迂異與之文。仰服周勳。曷勝銘鑒。伏惟某官神鋒秀達。智局闊深。政術自將。民譽已試。宜升尤異之最。以結欽明之知。辟書始聞。嘉慶發下。諒遠到之巨測。抑漸衰之有聞。更希保和。庸副馳詠。

與知縣殿丞啓

右某闊對風徽。驟遷時律。幸鄰土宇。稔熟政聲。雖欣蒙潤之多。尙失置郵之問。豈期厚禮。特貶華絨。銘荷良深。誦玩無斂。伏惟某官濟相門之美。擢英毅之先。方當奮飛。以極妙蘊。然猶觀萬夫之政。寄百里之封。事有漸階。勢必遠到。勉懷攝生之術。少寬引領之誠。

與知郡寺丞啓

右某竊承宣布盛德。億事遐遷。親奉計書。入踐朝著。眷茲與游之舊。尙關寄聲之文。忽遣玉音。如款扉表。愧悚既集。并笑以并。矧以過人之表。豈廢待次之賞。倘俟休命。永觀還圖。勉循道真。庸浣心曲。

與通理殿丞啓

右某向審光被詔除。來貳藩政。雖未晤于英彩。已前登于休風。矧復更踐之契。不輕。實同之禮宜舉。顧兼吏役。久墮郵音。忽枉相先之辭。益增無狀之服。伏惟某官器幹敏濟。聲猷遠深。以智自將。所到皆治。繼屈千里之駕。以贊六條之煩。某非才居前。承命多幸。尙除披對。側冀葆綏。續續之誠。數述登覽。

與紫微舍人啓

右某伏審龍圖帝梓。榮陟星垣。帝王之文。所以鼓四方之勳。典謨之體。有以復三代之風。實曰才難。必符衆允。恭惟某官學猶天府。德爲國基。浩浩江漢之流。嶽嶽嵩華之表。羣若飛龍。御展仄席求賢。首應茂康之書。高入英雄之殿。廷臣自以不及。天子喜其同時。猶復歷試蓬瀛。徧翔江海。衆人賦望于留滯。後進面風而咨嗟。果還載筆之游。復正代言之選。名實相稱。輝光日新。且上觀紫微之盛。密臨三台之次。影耀服彩。繼踵衆鈞。矧令望之絕倫。豈登延之曠日。辱知甚久。推數以懷。仰冀上爲宗祚。載精寢饋。

與致政宮傅啓

右某伏蒙某官猥顧先猷。特頒珍教。陳公尺牘。傳以榮家。魯史一言。寵于華表。仰軒墻而尙慕。銘肺腑而弗忘。伏惟某官具體上仁。秉彝懿哲。逢治平之休運。奮保義之宏規。周且頑膚。宜膺金局之命。留侯少傅。遠請赤松之游。望建帝廷。德爲國老。猶復徘徊舉吏。密勿誨言。誠前世之未聞。實後夫之過望。屬拘印璽。阻瞻符璽。仰冀善固寢興。永綏祉福。

與宗正舍人啓

右某近託蓬廬。遠馳竿牘。仰料雍容之暇。俯昭惻款之誠。眇是固陰。忽將朔易。惟降于帝右。增沐浴于天和。矧復令望高明。珍光純粹。足以瞻民生于仁壽。謀國體于太平。僉瞻之期。日月以繼。仰希順蹈時序。葆集休祥。

與知府密學啓

右某向嘗贊書。遠辱賜教。荷玉音之聲應。知賢德之謙光。置以爲榮。服之無斂。兼蓄鎮臨全蜀。綏靜羣黎。犬無夜吠之驚。神有來舍之福。恭惟某官氣含溫勁。明照幾微。對風聲以導人。敦名教以振俗。曠然致君之量。卓爾正始之規。猶且緩步乎邇僚。歷試乎方面。昔堯以四岳。參領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授盛德之高世。加休績之嚴邦。必將瞻咨與人。僉舉故典。敢冀上爲宗稷。精調寢興。

與審判舍人啓

右某沈于僻陋之鄉。迷于期會之事。雖虹蜺之絕跡。亦竿牘之曠修。蓋特知音。庶捐小智。伏惟入隆顧問。出總祥刑。惟德之降康。在與居而蒙福。伏以某官稟材淵厚。秉德融明。講求王佐之資。優入聖師之闕。名聲表海。文義薄天。茲可謂後進之元龜。中朝之碩望。故擢從七人之列。峻陟紫微之垣。潤色大猷。贊襄密命。方將下玉堂之冊。升鼎鉉之司。推其仁心。均之天下。敢冀益綏履履。用俟都俞。

與和州紫微舍人啓

右某近嘗暫辭。出建侯屏。下淮波而擊汰。臨楚郊而頌旌。清風弗遐。英概如揖。顧守土之問越。曾趨前而莫追。伏惟跋涉。修塗。鎮撫劇部。道腴自勝。神宇益事。恭以某官鍾秀山川。挺質珪璧。擅文學之高第。贊綸綍之微旨。開望益高。善宜是屬。聘神驥于千里。非盡其能。窺天文之三階。抑爲之漸。仰希慎重。允副傾瞻。

與宗正紫微舍人啓

右某託傳車之空傳。望紫微之深嚴。奮不能飛。恐其如鴻。伏惟通靈旋之精爽。味至道之醞醞。履必考祥。神茲來舍。潤色王度。已著坦明之風。彌綸國經。即開太平之路。伏冀上爲廟祈。精圖寢興。

與徐州龍圖啓

右某敗。適者剖符臨州。假道詣部。登春秋之義。篇于善鄰。何愧憐之風。惠以多禮。遠達塵軌。方因旅行。引領已勞。寄聲幾晚。伏惟某官德器渾厚。智謀淵通。上所自知。效在已試。方當謨廟廟堂之地。時亮柱石之功。豈伊近藩。能屈遠績。某受署云始。親仁有初。馳仰清規。增結丹蘊。

與運使郎中啓

右某仰庇層雲之陰。緬介外臺之府。蔑瞻風表。祗役操懷。伏惟輔六氣之和。騰百祿之報。竊以某官德符人傑。英器天成。知流轉而無涯。明析毫而自照。方臨朝寄。暫離利權。將垂謬于近班。廣大據于素蘊。敢冀順時良食。爲國自珍。

二

右某伏以律中事統。辰以析津。漢修上宿之郊。秦紀咸冬之令。恭惟某官將明詔旨。敷釋政經。愷悌之德。允隆吉祥之報。斯集。符商會簡。益踐豐恩。某幸庇餘光。尙瞻良觀。瞻望旌蓋。祇役懷悚。

三

右某伏審某官被詔興州。涓辰視事。恭惟慶慰。竊以某官高度跨世。長材出人。履瀾廣使之車。歷乎外臺之選。風采特立。聲猷遠聞。復總司預之權。益崇方牧之烈。諒惟匪夕。亟陟近班。某幸守一官。得因大庇。再欣際託。尤極歡愉。冀精養氣之宜。庸浣由衷之臆。

四

右某比者幸迂使節。臨撫郡封。霽澄清之威。以寬不逮。候宜布之澤。以來至和。庶懷欣然。盛德著矣。遽除層宇。增結心旆。伏惟昌赫。瞻之。德隆。味冲和之純粹。優優投刃。止止凝祥。恨官局之不遷。瞻軺轡之方遠。敢希保輔。少浣懷悵。

五

右某伏審某官節撫封。塵旌及境。已舊通咫尺之間。道方寸之誠。恭惟跋履山川。綏寧第祿。懷德風之先路。懷符采之照人。迎於前庭。不任欣附。

六

右某庶職有常。趨風無所。敢非烟之流落。增搖席之遇心。伏惟循覽屬城。將明盛業。吉祥爲之止止。出處坦乎休休。竊以某官智察未形。器非近用。基長材于遠到。資歷試于劇司。計絕差毫。刃無留迹。方課殊尤之等。豈升嚴近之聯。仰冀谷神。益綏多福。

公是集卷四十六

雜著

論性

人之性必善乎。曰：然。人之性可爲堯舜乎。曰：否。性同也而善不同。善同也而性不同。故善有上有中，有下。上之中，又有上焉，中之中，又有中焉，下之中，又有下焉。上之上者，聖也。其次，仁也。中之上者，君子也。其次，善人也。下之上者，有常也。其次，齊民也。仁，不能爲君子。齊民，不能爲有常。而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謬也。曰：苟如是，人有性矣。性有善矣。善有等矣。則學無益乎。曰：否。玉之爲物也，人知其寶也。有相倍差者，有相十百者。有相千萬者，則豈一玉以人之性，何以異于是。雖有萬鎰之玉，不剖不見寶。不琢不見用。人之學，何以異于是。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世亂禮廢，人莫自學。學又不能克其性。此孔子所爲喟歎。然則人之情惡乎。曰：否。情者，性之動也。性既善矣，情安云惡。子見夫影乎。形曲而曲，形直而直。夫情亦猶是矣。性者，仁義也。情者，禮樂也。今夫人未有不親其親者，今夫人未有不尊其尊者，親親之謂仁，尊尊之謂義。故性者仁義也，親其親，驩然樂矣。尊其尊，肅然敬矣。肅然敬者，禮之本也。驩然樂者，樂之原也。故情者，禮樂也。故聖人以仁義治人性，以

禮樂治人情，未有言禮樂而非善者也。背其性，或毀仁義，此非性之過也。背其性也，喪其情，或棄禮樂，此非情之過也。喪其情也，物有奪之矣。是故適其理則喜，違其分則怒。親之則愛，害之則惡。生則樂，死則哀。此皆民之善者也。君臣以此相保，父子以此相親，夫婦以此和睦，長幼以此相序，賢不肖以此相別。聖人以此起，君子以此治，奚謂不善耶。今夫水火，人所恃以生也。火失則焚，水決則溺。非水火之罪也。焚者相繼，溺者相及，無怨乎水火而棄之者，水火利用也。獨至于情，而以謂不善乎。無已，則忘其情者而善乎。禽獸木石之爲乎。是可知也。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爲堯舜。此過言也。堯之時，不爲無人。堯而已矣。舜之時，不爲無人。舜而已矣。文武周公之時，不爲無人。文武周公而已矣。孔子之時，可以治國家天下者，惟七十餘士，亦不爲無人。孔子而已矣。安在人可爲堯舜哉。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此悖言也。夫古之人，易爲乃教人反其性，背其真，而爲道哉。信斯言也，是聖王禮義無所積而起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此飾言也。善則善矣，惡則惡矣。彼聖人者，生而神焉，其何惡之存。韓子曰：人之性，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此虛言也。昔者仲尼不云乎：性相近，習相遠。必上者而善，下者而惡。是白黑而已。何相近之有。是四者皆非所以盡性也。若孟子可謂知之矣。故不知性之善者，不知仁義之所出也。不知情之善者，不知禮樂之所出也。是故有反仁義于性而爲道，喪禮樂于情而爲達。生于其心，害于其躬，發于其躬，害于其俗。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慎學

由周以來至于今，千有餘載，學者益多，達者益少。其故何耶。古之學者，其材非有殊于今也。其所聞者，皆正聲耳。其所言者，皆正道耳。其所觀者，皆正色耳。其所習者，皆正術耳。于以學道，由是性之也。其達亦宜乎。今之學者，其材亦非有殊于古也。其所聞者，非正聲耳。其所言者，非正道耳。其所觀者，非正色耳。其所習者，非正術耳。于以學道，由其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且古之學者，非獨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今之學者，非獨反之而已。又多勸之以利。嗚呼，居今之世，學古之學，不亦勸乎。其勸至矣。而猶未達于道，不亦可悲乎。雖然，非學者罪也。非人性不同也。非道去世也。時俗改矣。師術衰矣。復使古之人生于今世，其學亦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可不勉也。天下治之理，在道。道之意，在經。惟夫好學之士，博雅之人，與一時超絕者，將獨至焉。其亦安能如古之多達也哉。雖然，古之達者，其達世有位，則將施之。今之達者，其達世有位，又將以吏爲師。則是其學之也，未始非學于無用者也。勢心于無用，豈不可憫也哉。嗚呼，學之絕不學也，習俗久矣。誰居其救此敝者，其惟聖人乎。

論治

察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曰：惟其不好善而已矣。故君不好善，自以爲善在己矣。故忘其卿大夫，雖有善道，不得進也。卿大夫不好善，自以爲善在己矣。故忘其士，雖有善言，不得陳也。如此則上無善也，下亦無善也。孤立自用，而無所與謀矣。是故法出而天下怨之，令下而四海非之。是何也。由不致天下之善，不因天下之是。天下之所聞善者，上不用。天下之所謂是者，上不知也。凡人之所強而不足者，善也。所惡

而有餘者惡也。天下之善，故不可偏攸。然而傾心于善，天下之善必歸之矣。天下之是，故不可偏因。然而勞意于是，天下之是必得之矣。故水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集之，物理相召也。夫君不好善，必忘其卿大夫，使卿大夫賢人耶，必不留矣。不肖耶，君雖惡之，猶苟而進。如是則君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卿大夫不好善，必忘其士，使賢人耶，必不留矣。不肖耶，卿大夫雖惡之，猶苟而進。如是則卿大夫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君與不肖者居，卿大夫與不肖者居，天下亂可待矣。吾本其亂，由上不好善，故古之明王，使卿進大夫之賢者，大夫進士之賢者，士進民之善者，是故四海之內，里巷側陋有善焉，君得而用之，而況親戚父兄之臣乎。而況左右侍從之臣乎，必不伏矣。誠盡得人之歡心也。是故古之明王，畏不得人之善，則卑身以先之。見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立敢諫之鼓，設進善之旌，置諍勝之木，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四海之內，思致其善，遠者厥而趨之，近者就而磨之，能者因而陳之，不能者亦問而厭之，是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其臣何為不好善哉。故上有善也，下亦有善也。博覽並用，而無所疑矣。是故法出而天下喜之，令下而四海順之，是何也。由盡得天下之心者也。治道之貴，無過此矣。雖然，好善有三，有好而行之者，有好而任之者，有好而尊之者。好而行之者，王舜禹是也。身善矣而又好善，此仁聖之度也。好而任之者，桓文是也。身不能善，舉善而委心焉，此雄傑之慮也。好而尊之者，魏文侯是也。身不能善，聞善不能行，又不能任尊而事之，天下歸其賢，敵國不敢伐，是亦好善之實也。嗚呼，能知此三者之別而致行之，治國何難哉。是乃孟子所謂優于天下者也。

言治

爲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于時，忘言而拘于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寔論爲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宋之興，刻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吏以鞭朴敷贖爲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疆桀之邦，內無羣蠻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于今百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疎矣。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鄰國，略循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修睦，附疎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疎者乎。從此觀之，爲治者因于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拘于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時齊禮樂治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迹者也。忘言而索于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僞見也。

爲政

善爲政者，使人自養，而非養人也。使人自治，而非治人也。務養人者，不足于養而離人。務治人者，不足于治而困人。曰：然則如之何，使人自養而人自治也。曰：士農工商者，通工易事而相爲役者也。非相爲賜也。于是而敏手疾力而任其事，勞心竭慮而致其術，既已足其父母妻子矣，然後推而及于其族，然後推而及于其鄉，然後又推而及于其道路，然後饒寡孤獨殘疾者有懷，此人之情也。豈患不能養哉，患不使之

養也。夫人之生也，固冥然其無所守，固雖然其不可一，是必有師友之勢，必有宗主之統。師友宗主者，非威人以利者也。安人以德，習人以禮而已矣。彼人自有師，家自有宗，故在上者得善民而教之，得善民而教之，故在上者不勞而治。今夫庸人所以自養者而盡其財，所謂不足而後養之，所以離人也。今夫人不爲師而家不爲宗，則靡恥不立，而習俗不一，所謂不治矣。不治而後治之，所以罔人也。離人者凶，罔人者危，故聖王務人之所自養者而養人，故不乏，務人之所自治者而治人，故不苛。

言畏

善者之治其民，畏而不懼，不善者之治其民，懼而不畏。何以實之。夫善治者，固必正其民，齊其分，壹其志，而吾民曉然知之，利雖可得，不偷取也。君子則顧義，小人則顧法，其不見若其見之，其不聞若其聞之，是謂畏。如是者，議可以廢于朝，刑戮可以廢于市矣。夫名誠正，可傳也，分誠齊，可守也，志誠壹，可信也，事當其是而行之，雖不宿戒，坦乎其無疑義，當其否，雖不先請而廢之，決乎其無憂。曰：功就而已矣。名立而已矣。無有遠近也，無有新故也，無有疎戚也，上下一之，是謂不懼。此無他，惟其義善明而論惡審也。夫不善治，則易其名，結其分，貳其志，而吾民無能知之，事雖當，是不敢行也。曰：忌。義雖當，不敢行也，曰：忌。忌則死矣。說則難矣，無有遠近也，無有新故也，無有疎戚也，賢不肯一之，是謂懼。如是者，在上則喪其功，在下則喪其名。夫民既已知功之不可致矣，既已知名之不可守矣，苟可利焉而引取之而已矣。幸于所不見，觀于所不聞，其私則勝也，是謂不畏。此無他，惟其義善不明而論惡不審也。故開爲治者，謹于民之所畏，與懼，而善觀治者，察于民之所畏與懼，畏者，心服也，畏乃修，懼者，服也，懼乃謀。謀乃亂，昔者三代之王，使民畏，故其刑省而治日廣，且多功。秦之王，使民懼，故其刑繁而治日拙，且無功。後世之治者，慎所以懼民哉。

疑禮

今之禮，非醜經也。周禮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而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句，統一不明，惟會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信。其問曰：君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對曰：三月而告于廟，吾疑非仲尼之言也。古者諸侯將葬，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先爲之定也。命之定，則後無篡奪之憂，雖惡人亦知其必然，又惡有既殯而待世子生乎。既殯而待且不可，況既葬而待乎。既葬而待，是或曠年，春秋諸侯，遠年無君，最其重也。況曠年乎。仕三月無君，則相弔，此仕無君也。況果無君乎。苟以君之重，猶不可不須焉，則夫人之生也不可期，苟爲世子焉，苟爲女子焉，如逢女子，亦將尊之乎。或曰：此謂世子生而告神之禮也，非須以爲君也。爲君者先定矣，此不然也。其名之以世子，舉之以繼體之義，宰祝從之，有君儀焉，何謂非君。或曰：其諸將反先定者而授之乎。曰：惡，是何言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既爲後矣，廢易之可乎。或曰：吾聞之，魯也魯，周之變是乎。曰：問之者對之，固亦宜。魯何獨參也。昔者春秋禮意，公不早分其嫡庶，以底大亂，又奚爲此論哉。或曰：三年之間，有家宰焉，此其見之曰：家宰者，奚設哉。設以佑嗣子乎。設以待嗣子乎。且家宰亦何常之有。有伊尹之心，則可，無則然也。安能望人人于伊尹哉。其亦可知矣。予以謂實

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子。聖人之意。必有從乎此。不在乎彼也。且成王幼。周公以爲憂。况日以冀月以望乎。吾以是觀之。今之禮。非陋輕。審矣。

續證法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諡，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諡，故上下同之。及至于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諡。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諡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

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蓋因窮矣。

劉子曰古之爲諡者有取也取于名取于號取于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珍也

劉子曰爵而不諡周也爵而諡之魯也不爵而諡漢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諡尼父合于諡法堯舜禹湯之志作續諡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遠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庶幾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也。愚知適時曰食。齊威子造。退寡過曰獲。蘄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

清淨無爲曰耶。聖期適道曰耶。惠而多愛曰儇。子直而不撓曰肸。叔向輕爵守節曰札。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時格曰蕤。尚德懷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能使造命曰賁。子賁在約恩純曰憲。原憲伎之敏給

曰求勇而知義曰由于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莊敬曰張張翼孫師信道輕仕曰開開濟開濟不得

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夷逸反性教禮曰況有卿卿兼愛尙賢曰霍霍上同遵儉曰霍霍墨子救攻上開曰饒宋肝獨善爲我曰居居子居危言日出曰周周莊子潔白不汚曰皓皓四時言行軌物曰舒舒黃子簡易多聞曰

向。劉向守死善。趙曰勝。與勝。覃思寡慾曰雄。揚子。審音知化曰曠。巧。麻絕倫曰衡。張平子。達數知來曰輅。晉。葛博物多愛曰遷。良史實錄曰遷。

說大射三侯

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候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有躬舌也候中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廣二尺則與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

與崇方者此也。必先量侯。乃制侯中。既得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定而足。凡五十弓之侯。其中十尺。其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其布七幅。躬舌各二幅。舌亦

各二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者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者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者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

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尺，以五爲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尺，以四爲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尺，以三爲中。也。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于其中。

說大射三侯

鄉射記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中者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此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有躬舌也侯中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廣二尺則與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與崇方者此也必先量侯乃制侯中既得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定而足凡五十弓之侯其中十尺其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亦各二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者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者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者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尺以五爲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尺以四爲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尺以三分爲中也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于其中

公是集 卷四十六 雜著

五五七

公是集 卷四十六 雜著

五五八

從遠視之。則出于參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參也。參崇長四尺。棲鵠于其中。從遠視之。亦出于干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干也。所以必于舌下者。舌長能蔽之。故以見爲節矣。干侯之鵠。則去地武。武者三尺也。世言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也。兩迹之間。則二尺武。以是名之。于侯之鵠。用此爲高。蓋兼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疎足以射。其勢參差相入。是謂經步。鄭云。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三者異物。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二丈六尺。既難容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尺。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鄭意以爲不若是。則大侯之鵠不見于參。參不見于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不能見于參。參亦終不能見于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干高一丈九尺二寸。令人目高七尺。從干望參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高則高矣。欲使鵠裁見。不足二寸。欲使鵠盡見。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侯視大侯亦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侯重張。當使後侯高前侯耳。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視之。審也。如令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觀之哉。又經云。以狸步張三侯者。非爲射者之志也。乃爲張者之法也。而鄭以爲射當如狸之擬物。則何預于張侯乎。且司射命射。惟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中一侯。輒釋筵。爾而鄭以爲矢揚觸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亦惑已哉。

小功不稅

貌感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于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于外哉

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死哉甚矣夫韓之達于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葬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相

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

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并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并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

子韓子隆子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耶小項陳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

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祿。禮也。然則免相威辱。則已矣。乎猶有加焉。巨。我未之聞也。降而無服者。麻不稅。亦是降而無服也。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臨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卷四十六 雜著

五五九

韓子作小功不稅書。小功不稅。禮也。管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于人。見其貌感。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于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于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死哉。甚矣夫韓之達于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葬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葬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葬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管子韓子。墮于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耶。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亦是降而無服也。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踰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281

師三年解

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公征東山三年而歸。夫高宗至明也。鬼方至幽也。周公大聖也。管蔡大惡也。以至明伐至幽。以大聖討大惡。何必三年。三年克之。何足以多。然而周易是稱。詩人是美。以謂中興之功莫高。悅使之道莫先。如此殫財力贖。日持久而有勝焉。亦足稱矣。則豈若速成而務財豐。孫吳之師不聞朽之久也。以是推之。所謂三年者。殆非世之所謂三年者矣。故觀既濟者。離下而坎上也。離下則文明莫盛焉。坎上則伏隱莫盛焉。以文明之進。當隱伏之退。勢不能久。而東山亦日勿士行枚。吾以是觀之。則三年者。一年而庶之。一年而富之。一年而教之之謂矣。且夫聖人之于天下也。非私其有天下之名也。哀夫民之不被其澤。而亂政之禍民也。是以有征伐焉。豈欲亟一時之勝。而遺後世之患乎。豈欲貪勝之名。而忘愛民之道乎。是故三年者。并庶之富之教之而言也。夫爲之徐則垂之固。教之習則措之安。豈若小丈夫哉。戰則窮國之力而後已。若不勝則以詐謀濟之。故奇變詭譎。以計相中。遠一時之捷。而棄長久之策。故勝則遺其患于君。不勝則遺其患于民。此所謂不忠之大者。而聖人所以貴持久之。孫吳所以尙拙速也。夫以孫吳之智。窺桓文之德。尚不能合。以規聖人之道。固綿遠矣。而世不知者。又以謂聖人之師尙若是其緩矣。三年而後有成。是其老師費財。恬而勿慮。宿兵玩寇。安而勿疑。則是俱未得其中也。何謂庶之。曰。除其苛虐。寬其征賦。老其老。幼其幼。何謂富之。曰。墾其田。伍治其里。邑。原其本業。節其服用。通商阜康。勸功易事。何謂教之。曰。生有以養。死有以葬。祭祀有法。出入有儀。良其師保。美其官守。一人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引師而去之。民效死不辟矣。

御龍解

天下之物。無智于龍者。是能乘雲氣。雷雨而游乎天地之間。在天地之間。無微細隱隙。而不容其身者。其爲物也可謂神矣。然而昔之人得而擾之。御之。則以龍識其嗜慾。而不倍其性也。凡擾畜物之道。苟爲不盡其性。雖狎不留。苟爲盡其性。雖不狎留之。然而狎犀象虎豹也。易。狎龍也。難。彼龍者。恃其才之大。而智之神。如有不合。則去矣。非若犀象虎豹之受制于人。而求全于人。而喪身于人也。是以狎之非其道。弗就也。方夏之衰。御龍氏死。天下無傳御龍之術者。龍于是去而不返。若無龍焉。然則非實無龍也。彼其神知天下無有能識己之嗜慾而御之者。故匿而不出也。其不出。天下始益好而奇之。萬有一遇焉。猶震眩顛踣。匿匿而不敢視。甚矣夫龍之可好而不可親也。可怪而不可擾也。豈實龍之情哉。然而世之人始因早而像之。因水而學之。怨呼咨嗟。以求其辟。鬚髮之應者。嗚呼。何世之人不憚煩而與龍異好。尙且至于此哉。

公是集卷四十七

雜著二

明舜

桃應問于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思。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揜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螻螻齧粟。瞽叟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至姦。由是觀之。舜爲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仲尼之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爲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謂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如何。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也。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莫

儒者爲聖人，尊爲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然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持執之，是則非禹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奚至于窮？貴而逃，遠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爲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舉而不難棄，士不遇失利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讓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爲父子者，必悅仁莫盛焉，故善爲政者，毋以小妨大，毋以名毀義，毋以術害道，毋以所賤于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爲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爲之，其惟舜乎。

舜死

舜以天下讓禹，十有七年而死于蒼梧，蒼梧，夷也，去中國萬有餘里，欲天下之一乎禹也。周公繼文武，天下七年，制禮作樂，反政于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而已居成周，死葬于畢，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舜則公同道，舜君也，周公臣也，舜周公易地而處，則皆然，然則舜何以不去中國死夷狄乎？曰：舜之相堯也，二十有八年，德施于民也，功見于民也，天下忘堯而樂舜，堯之子不肖，書曰：「洧水行舟，罔晝夜領，罔淫于家。」天下疾舜，故堯崩三年，四海遏絕八音，如是而已，不能有加矣。禹之葬也，由舜，其相舜也，不能若舜之久，舜之子又不若丹朱之甚，不肯也。天下不以爲戒，雖舜死天下將不忌，是以舜去中國，去中國而天下之一乎禹矣。或曰：舜勤民而野死，曰：有天下以與聖人，不使後世萬姓被其害也，而去之，可不謂勤民乎？或曰：舜死于巡狩，征有苗，曰：不然也，堯以天下讓舜，使舜巡四岳，書曰：「二十有八年，帝乃徂落，舜以天下讓禹，禹使禹征三苗。」苗民違命，禹乃班師，布文德，夫堯舜未嘗不巡狩代無道也，抑既讓天下矣，則無所事天下，夫舜何爲而巡狩且伐三苗乎？然則古之有是說也何故？曰：昔者魯文公召天下以會諸侯，春秋爲之諱曰：「狩于河陽。」然則舜不能忽然遠天下而去，將託于狩而至蒼梧也。舜之讓，春秋之諱，聖人之意也。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昔者太王之子，曰：「太伯、仲雍、王季、王季有聖子，曰：「文王。」太王欲傳之，太伯、仲雍知之，因採藥而去，以自棄于荆吳之間，然則聖賢之所以讓其國家天下于聖人者，亦必有道矣。孔子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伊呂問并序

讀鬼谷書，以伊尹在夏，呂望在商，爲作合，讀孫武書，又以二人爲反間，夫世衰道微，天下陷穽，變者宗鬼谷，語奇正者宗孫武，學者既無以拒之，而復假聖人以自耀，將使澆薄之俗甘心于詐僞，予甚懼焉，作伊呂問。

或問：人有言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湯，太公三就紂，三就西伯，有諺曰：『有之曰，然則爲作而合者歟？』曰：否，不然也。昔者伊尹避桀，耕于有莘之野，不以耒耜爲可賤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湯聞其賢，往聘而起焉，太公避紂，釣于渭水之上，不以漁釣爲可薄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文王聞其賢，往獵而起焉，二子者，皆聖人之仇也，知不以久處爲不賢，而會紛紛以求合爲賢乎？且吾聞之，伊尹歸于商，而爲之相，

太公歸于周而爲之師，二子者，法堯舜者也，以堯舜之道，不可以臣伐君，可以臣輔君，成湯察焉，古者諸侯歲一貢士于天子，湯因是焉而貢之，故伊尹入于夏，夏不能用，古者士不得其職則去，諫不用其言則去，伊尹數諫而不入，諫夏之可醜也，歸于毫，湯又貢之，貢而反者五，知其不足與有爲，然後終相之，當此之時，伊尹乃自毫之北門入，遇汝鳩汝方于徐，而作汝鳩汝方之書，伊尹、太公，其臣均也，成湯、文王，其主均也，夏桀與紂，其亂均也，以伊尹之入于夏，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以伊尹之入于夏，爲湯貢之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由文王貢之也，則二子者，皆願爲而不得者，非作之而後合者也，且作而後合者，若蘇秦者乎？昔者蘇秦嘗爲燕謀齊，而僞得罪于燕者，以納于齊，齊人割而裂之，天下莫不笑，故圖爲作合者，蘇秦也，不免于死，而謂伊呂之聖人爲之乎？或曰：伊呂之不求于合，則吾信之矣，若乃湯貢之，文王貢之者，非閒歟？曰：惡，是何言也，且以湯之得天下也，爲得桀而得歟？爲得道而得歟？文王之得天下也，爲得紂而得歟？爲得道而得歟？湯之得天下也，自其伐桀，文王之得天下也，自其伐紂，湯伐桀而莫之逆者，而桀喪其天下矣，文王伐紂而莫之違者，而紂喪其天下矣，且子謂湯之得桀也，伊尹聞之，其得焉也，執問之乎？文王之得紂也，太公聞之，其得焉也，執問之乎？聖人之爲聖也，爲其正而已矣，是以衆人爲不可及，必以聞而有天下，則其所以爲聖也，不亦衆人而可爲之歟？曰：然則世之有是言也何出？曰：出乎貪勢而好利者，貪勢者樂縱橫，好利者喜用兵，其于術猶號而售之也，是以私自託於聖人。

問南子

或問：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信乎？」曰：信，然則仲尼之見南子也，欲因以行道乎？曰：否，不然也。昔者叔向囚于晉，晉人將殺之，欒王謂欒者，欒臣也，使謂叔向曰：「事我，我免子于死，叔向不辭，亦不謝也，夫叔向不辭，豈不曰：『生者，人之所安也，爲不義而生者，我之所不安也，富貴，人之所欲也，爲不正而富貴者，我所欲也，得勢而行道者，所願也，爲不正而行道者，我之所不願也，夫曲其身以赴利者，叔向所不忍爲，而謂仲尼爲之乎？且夫欲行道而求合于人者，吾未之聞也，求合于人而欲以行道者，吾亦未之聞也，他日王孫賈以微言問于仲尼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戶，何謂也？』仲尼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夫仲尼生居亂世，固天下無所遇，得其人，可以行道而不爲也，曰：『毋以獲罪于天，而因南子以求致其行，是媚于廟矣，何以爲仲尼？』仲尼之不因南子以行道，則吾既聞命矣，敢問仲尼之見南子何也？曰：古者不傳賢不爲臣，故稱其君曰：『君，稱其夫人曰：『小君，』二者皆君也，國君有宗廟之事，君親奉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羞，命婦從之，將與之共宗廟之事，正君臣之位，不可以不見也，南子者，衛小君也，當是時，仲尼仕于衛，如之何不見之？將與之共宗廟之事，正君臣之位，不可以不見也，南子者，衛小君也，當是時，仲尼仕于衛，如之何不見之？敢問禮歟？禮也，禮則子路何不說？曰：子路之意，以爲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君子奚宜留哉？乃仲尼則欲先正其名，君臣名之大者也，名正則庶民服，道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二年淹也，此之謂也，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有公養之仕，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于衛靈公，際可之仕也，于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所謂際可者，接可見也，古之人接可見也，斯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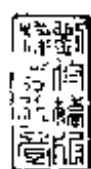
啓疑

昔者齊伐魯。孔子憂之。謂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也。今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于是子貢往見田常而說之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而魯弱不可攻也。則不如攻吳。于是子貢南說吳使伐齊。東說越使伐吳。北說晉使承吳之敵。故子貢一出。號為安魯。齊破吳。晉而霸。越而鳴。呼。不亦甚哉。此亦周未戰爭貪利之人耳。而謂子貢為之乎。且夫御齊以存魯。子魯則幸矣。子彼四國則敗矣。不惟如是。又使其身蒙惡于田常。如與之德焉。不惟如是。又使聖人被人不知人之德。如與之謀焉。雖然。齊伐魯之事。不能無也。子貢說田常。不能無也。雖然。子貢之言則謂何。子貢必將謂田常曰。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害君也。今君上不見信于君。下又見棄于大臣。外為高帥將兵伐魯。君伐而勝。則高帥之謀也。伐而不勝。則高帥將正君之罪。上者不見信于君。下又棄于大臣。外與諸侯與國為仇。君之位。若朝露可翫。足而亡矣。夫魯千乘之國也。未可量也。君不如按兵勿伐。以銷高帥之謀。外自樹黨。下以媚附百姓。使不踐戰死之患。全而歸之。夫百姓全而歸。戴君如父母。魯喜于不伐。親君如師友。銷高帥之謀。則未有以間君也。君乃釋此三利。而必踐萬危之塗。開大臣之意。身與之為市。不亦惑乎。如此庶乎子貢之意矣。猶恐非也。今乃飾橫橫之詐。挾反覆之辯。親指之聖賢之間。學者信而不論。論者昏而不諱。母乃已。彭祖最壽。八百餘歲。敢問彭祖非人也耶。則豈獨八百歲而已哉。是人也。何以獨得乎此。固難通也。雖然。為有是端。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吾以此推之。所謂老彭者。古述作士也。上采五帝下及五伯。上下八百歲之間。嘗若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太史公述歷黃帝以來三千餘歲也。非仲尼與魯隱生。太史與黃帝俱壯。其書則然也。此傳聞不致實者也。舍彭祖無傳聞者乎。曰。有傳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夫徐偃王。徐國之君也。主祭祀。率朝聘。交鄰國。後百官。古者人君無所不親。則偃王何以能自力哉。古者有疾者不入宗廟。有人疾者不入宗廟。則偃王何以能入即位哉。語曰。偃王好為仁義。而不修武備。以亡其國。吾以此推之。文德柔者。筋象也。武備剛者。骨象也。故貴文而廢武。亦不可以存國。猶有筋而無骨。而不可以為人。此出于議論比與者也。而不審則疑矣。舍徐偃王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魯陽公與韓戰。怒而揮戈。日退三舍。夫天至高也。日至遠也。魯陽以七尺之軀。丈二之戈。氣不足以盈谷。力不足以破山。憤而揮日。為之卻。則豈獨日哉。蓋天亦隨之。此不可以誣嬰兒終日。又況天下乎。古者兵法。三十里一舍。吾以此推之。魯陽者。戰而敗績。一日之中。而北三舍。爾。世人不知。則以為日退三舍矣。此傳聞而歸者也。舍魯陽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貔。虎。為前驅。鳴。鳧。鳴。鶴。為旗幟。夫黃帝之人民。猶今之人民。黃帝之郡國。猶今之郡國。黃帝何以能獨任異類與之成功哉。言黃帝之士卒如熊。羆。言黃帝之旗幟如鳧。鶴。則可已。豈獨黃帝有是哉。書曰。如虎如貔。詩曰。緡文鳥章。此亦謂而不察者也。舍黃帝無疑而面不察者乎。曰。有傳曰。文王四乳。所謂文王者。其仁。義。忠。信。聖人之姿。爾。惡得形狀之異乎。必形狀異然後為聖人。則孟子又烏得云堯舜與人同乎。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此八人者。同母而四乳。吾以此推之。所謂四乳者。亦猶是四乳之謂。

也。此固美之過實之言也。舍文王無過實者乎。曰。有傳曰。伊尹生于空桑。夫人之不生于木。猶木之不生于人。也。伊尹獨為絕類離倫。無所受其氣。若蜉蝣蟻雞之出于物也。禮曰。空桑之琴瑟。斷琴瑟莫宜于空桑之木。地名。吾以此推之。伊尹之生于空桑。猶文王之生于西戎也。何怪之有哉。此固好奇而不經者也。故曰。言遠而偽。道散而惑。三皇之事。真不存一。五帝之事。千不存一。非篤學而心知其道者。豈足勝論哉。昔者宰我問于孔子曰。黃帝三百年。信乎。孔子曰。黃帝在位百年。崩而民哀之百年。用其教又百年。此其所以三百年也。楚子問于觀射父曰。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使無重黎。民其登天矣。觀射父曰。不然。昔者高辛使南正司天。北正黎司地。天地之道序。而人神不相雜。乃所謂絕也。民不能登天也。嗚呼。吾安得夫孔子觀射父而聽之哉。

五百

或問曰。五百歲而一聖人作。有諸。曰。否。不然也。歲間乎。孔子曰。吾聞黃帝三百年。黃帝何以能若此之。也。孔子曰。黃帝在位者百年。崩而民畏其神又百年。已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此之謂三百年。夫言固有若者是者也。古者一聖王之法。五百年然後移。故曰。五百年而一聖人也。曰。昔仲尼有言。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日。聖人之法。五百年而移。是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乎。曰。是非此之謂也。蓋古者有不粒食。不衣裳。居不屋。死不葬之俗矣。非不樂之也。不知為耳矣。而今也耕而食。織而服。安而宅。葬而得者。固不一俗。夫聖人蓋因時而設法。相時而制治者也。法固有必變。治固有必革。謀不能五百年者。非聖人也。當五百年之極而不知承之者。非聖人也。夫五百年之極。其禮與其俗。既已滯矣。然後歸而新之。故聖人者。常出于五百年之後者也。不五百年。其法不亡。不可得而亡也。既五百年而猶不亡。所謂不亡。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絕也。由堯至于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堯之仁。湯之武。文王之治。適因其時得其際而改焉。民之去故俗而就新治。悅然如水之赴下也。誰能禦之。孔子得其際矣。而不得其時。周之俗遂極乎敝。所謂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絕者也。故孔子作春秋。春秋之作。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後世未有為孔子之為者也。如有孔子之為者。則亦必五百年而後可亡也。故曰。五百歲一聖人作。一聖人作者。一聖人之法變于五百年者也。前之則民未忘德。過之則遂極乎敝。極乎敝。雖久非聖人所謀也。今日周人八百。殷人六百。以為文王賢于湯也。而可乎。故聖人非能計歲必五百年而生也。以其成之。則宜乎居五百歲之後也。是以傳此言也。或曰。揚子雲以爾事之不然。曰。子雲玩文而遺意者也。其曰不然。不亦宜乎。



東漢逸民十有七人。得道之中者。龐公而已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所謂不遭時者。非激世長往者也。古之君子。進以禮。退以義。故進不謂之貪。退不謂之僞。以其身爲天下法也。故賢者至焉。不肖者勉焉。故曰禮義。天下之公也。若夫二三子者。以絕世爲高。不臣爲名。至其後世也。蓋朝廷之士。孔子所謂鳥獸不可同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此之謂歟。

題魏太祖紀

漢高帝既誅項羽。而哭之哀。魏武帝平袁紹。亦祭焉。世咸以二君。同怨憤之情。非也。方天下畔秦。劉項兄弟也。及董卓之亂。袁曹同盟也。其艱難周旋。禍福同之。豈云虛哉。及權就勢成。人懷圖王之意。還自相攻耳。非有宿怨積仇。必達大義者也。既摧破其國。非其初約。雖功業歸己。而英心感動。自然阻絕。此乃所謂慷慨英雄之風也。豈介介然幸已成。而樂人禍哉。且夫爲天下除殘。則推之公義。威奮撫往。則均之私愛。此明取天下。非已欲破敵國。非已怨也。其高懷卓犖。有以效其爲人。固非鄙視者所能察也。嗟夫。如彼英傑之人。爾猶未易得其意。又況聖人乎哉。

設侯公說辭并序

天下之辯士。皆自以能排患釋難。亡使存。危使安者也。然而說有可以行。有不可以行。子貢說野人。野人拒之。此不可行者也。夫以楚之強。項羽之暴。其甚于野人明矣。而侯生一語而太公以歸。其道奚出哉。請試陳之。

公是集卷四十八

雜著

題三公子傳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譏廢。惟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于齊。平原背千里之趙。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其折節慕義。貴賤無所遺。卒得其用者。三千而一耳。況乎不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讀封禪書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爲元。言汾陰有寶鼎。乃赦于後。平之于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爲世大僞何哉。彼以其術爲道。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爲迂。而益之以詐者也。其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爲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避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耶。悲夫。

題東漢逸民傳後

謂項王曰。漢使陸賈請太公乎。曰。然。然則楚與之乎。曰。否。何以不與也。曰。漢急。寡人常寬之。危。常存之。漢得志。輒欺寡人。寡人不忍與並立乎天下。是以不與也。曰。噫。亦甚矣。大王之厚于漢。有天下必矣。天下之歸漢必矣。楚之不得天下必矣。天下之不歸楚必矣。何也。臣請言之。大王嘗與漢臨廣武而軍。當是之時。楚欲烹太公。而漢不救。彼知殺人之親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而可以致天下之怨。故不示楚以急也。今何故而請之。且大王何以不遂烹太公。曰。伯。爾我爲天下者。不顧家。烹之無益。故不烹也。曰。誠如伯言者。今漢之意。其欲得其父者耶。其外欲以得其父爲請。內實使楚害之。而致天下之怨。以滅楚耶。夫秦傑並起。以誅秦爲事。秦既破矣。而戰伐不息。使百姓父子肝腦塗地。至苦也。楚與漢。亦各有分地。今漢去其地。而與楚爭。彼自知智不若大王。勇又不若大王。故輕委其親。以邀楚衆心。曰。凡所爲天下。洵洵者。楚耳。又出信使厚幣。使天下見之。皆信漢用兵之不得已也。則人人致死于楚矣。故曰。甚哉。大王之厚于漢也。故大王不如歸太公。明與漢分天下。而王之。天下之人。皆知大王之無負于漢也。又知漢之有分地也。彼雖欲欺其衆。復從事于楚。衆不爲用。雖強之。不聽。是漢孤也。大王之霸。可以萬全。今大王益留太公。漢亦益怒其衆。楚亦益怠。漢亦益進。願大王熟計之。且夫爲天下者。不顧家。苟殺之無益。則雖留之亦無益矣。苟殺之足以益怨。則留之亦足以益怨矣。不讓爭天下者。使天下怨我利耶。使天下怨彼利耶。兩者願大王計之。臣非敢爲漢謀得太公也。欲爲楚謀取天下也。臣之言用。則漢無辭以用其衆。無名以行其詐。而天下定矣。

高辯

劉子論疾辯士。或曰：劉子安得疾乎辯？夫辯者，排患難，解紛縈，或立談之間而致和平，此雖孫武之師，仲由之材，實育之勇，不泊于此矣。乃可喜也。顧劉子未能耳。何遽而疾之哉？且夫秦破趙軍長平，進圍邯鄲，之危若綴旒者，諸侯畏秦而不敢救，秦劫諸侯而不敢進也。故馳辯之士深計而無所用，多言而無所納。曹欲存趙而抑秦，奉諸侯以擊關中，然而諸侯之兵不出于境，彼亦智者之慮所未盡也。及魯仲連盡新垣之策，而秦兵退舍，劉子誠能造意設辭，為可以動諸侯之兵者，則劉子于辯固易而可非之矣。今劉子未能窮辯者之慮，又焉能斥辯者之過？劉子笑而應之曰：夫邯鄲之圍，諸侯莫救，勇者不能進其斷，說者不能伸其意，彼諸侯畏秦之勢，則固然。又何足怪？雖然，諸侯未嘗滅趙之患也。今請說而出其兵，子其為齊、楚、韓、魏之王，吾請說子。遂說齊楚之王曰：秦國邯鄲，邯鄲且亡，其大夫之謀曰：請以天下帝秦，而趙國舉臣于秦，趙帝秦之使，旦夕且行矣。臣竊為大王憂之。夫趙入于秦，則秦益強，秦得其律號而歸，必釋趙而令諸侯。秦趙合歡，則趙有河南，秦有山東，秦因下兵，崤谷伐其後，帝已者，趙亦出兵而佐之伐其後，帝秦者，如此，則齊楚先危矣。且夫齊楚之不伐于秦者，以趙還而齊楚遠也。今趙先下秦，秦必不外于趙，而與之謀諸侯之事，則齊楚必先伐矣。秦貪其尊號而欲并天下，兵不至邯鄲，而齊楚之患，秦有并天下之心，其兆必從矣。秦從趙請，又責于諸侯，則王能遂帝秦而臣于秦乎？王曰：不能。曰：然則王之不救趙，亦過矣。今日趙下，明日兵必至齊楚，齊楚天下之強國也，秦必欲先其強者而後其弱者，臣恐齊楚之病，又甚于邯鄲之圍也。王曰：然則奈何？曰：今夫齊楚之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車數千兩，馬數千駟，萬乘之國也，而秦亦萬乘之國也，秦國邯鄲而真能救，固畏之也。俱據萬乘之國，而齊楚獨臣于秦，臣竊為大王羞之。臣聞秦戰長平，民年十五者必赴焉，秦王又爵民于河內，以與趙戰，連時而不解，臣竊度之，秦名勝趙，其衆固已困矣，非十五者不可用，其民固已竭矣。王于此時，以齊楚之強，還將授兵，因秦之敵以救邯鄲，臣見趙之寶器重賂必入于王，而秦必以信使厚幣以交王國，不此之務，而委兵以俟帝秦，竊為大王不取也。于是齊楚之王曰：善。吾又因見韓王而說之曰：韓趙世世之與國也，而秦天下之仇讐也，秦國趙而不救者，必以秦為強而趙為弱，今趙自見其弱而諸侯莫救，必請以國事秦，而以帝秦，秦得其帝，必縱趙而與之連謀以圖諸侯，趙之怨王也必深，則必以兵伐韓，而秦又出兵宜陽而責于韓曰：何為後帝我？是趙攻于北而秦攻于西也，韓不割齊腴要郡以事于趙，不北面委贄以事于秦，韓不得息，是韓棄與國之好，而要仇讐之禍也。假使趙不帝秦，秦不縱趙，趙必折而入于秦矣。亡趙以益秦，于王何利哉？齊楚救之，我不救之，是王獨招患于是也。且夫秦久留趙而不救，豈能無畏諸侯之救趙哉？故宜言以劫諸侯，而諸侯遂聽之。假如秦兵伐韓，則韓能遂為之臣哉？王必不欲為之臣，則願王之以兵救趙也。王不救趙，則秦趙之患必至矣。願王圖之。韓王曰：諾。已說韓則見魏王而說之曰：臣聞魏遣晉鄆將二十萬之衆以救趙也，恤于秦而止。臣竊以王謀之過也。夫秦人貪而多詐，故竭國之兵以事邯鄲，邯鄲未下，而

其兵亦困矣。故恐諸侯之救趙也，先宜言以切之。彼雖名強，實懼王耳。今王又止晉鄆之兵而不行，是王之謀中秦之計也。且夫以聲威魏者秦也，王猶畏之，有如秦既勝趙，以實伐魏，則魏能臣于秦乎？秦見魏弱，必以魏為不能國，非盡臣魏，其兵固未可止也。臣固以謂王之謀過也。且救人而止其兵，以觀望成敗，使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使趙勝秦，則趙之兵亦必至于魏矣。而秦必反為趙之助也。臣請言之。昔者秦伐韓之修魚，而楚救不至，韓之君臣謀曰：秦欲伐楚久矣，不若與秦和而伐楚，則秦必厭韓而捨韓矣。且韓失于秦而取于楚也。楚人聞之，大恐，命戰車滿道，士卒滿野，而告于韓曰：寡人將救韓也。然卒不救韓，韓大窮困，請和于秦。秦聞楚之先欲救韓也，使將將兵伐楚，至丹陽，斬首八萬而歸。夫當秦韓之相持，楚兵不出，故秦得勝韓，既勝韓而伐之，其勢然也。故楚雖不救韓，而秦兵猶至者，秦貪而戾于事也。向使楚兵救韓，則秦必喪師而失衆矣。夫大王之兵為救趙，雖未常與秦戰，然而趙已滅，秦必移兵以臨大王。前日之楚是也。臣故曰：使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夫許而不與，失其所以與，怨而不絕，失其所以怨。今王之兵有救趙之名，無救趙之實，趙勝于秦，則王何功于救也？夫以無功之事，招失許之怨，故趙勝秦，則趙之兵必至于魏矣。而秦欲和趙，故必反為之助也。今王何不使晉鄆遣兵以明救趙，秦久圍趙，勢不能固，彼畏王之威，必引而去。是王西抑強秦而北存孤趙，天下之強國必請服，弱國必入朝，則王之王業成矣。不務以此，而務驅趙之跡，起秦之禍，與趙之怨，甚為王不取也。王曰：善。如此，則五國必從，從則邯鄲必解矣。于是或者曰：善。今日乃知劉子天下之士也。而辯固劉子之末也。請謹事左右，夫邯鄲之圍，諸侯莫救，辯士說者萬端，而兵莫肯出，及魯仲連謀之，秦兵退舍，公子無忌至，遂敗秦師，秦師非不能勿懼魯仲連也，畏其說之當也，非不能勿懼公子無忌也，知其師久而敵也，所以劉子深求當時之事，託以利害之趣，東引齊楚，南動韓魏，可謂至當之理，必然之效也。

論客

賈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才謀之士，于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遊吳中，客有相與者作論，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勳流于竹帛，盛德載于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驚，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志于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遠絕，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旂裘之貢不入，鐘鼓之娛不勤者，于是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觀奇俊，兼聽天下，忌涵于人心，義激于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臥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纜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辯之辰，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惜乎如不知，貌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勢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于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于用，不必全潔，功期于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思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田賦之

入鄉飲酒。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千鈞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雖肝掌曲。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儉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舌。如電流。功如雷行。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修陋巷之處。甘藟藿之食。目無胡。耳絕金石。抱壺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說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轅有阪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殷有麗氏之兵。成湯造攻于牧宮。文王收續于崇城。當此之時。覆載作于天地。文明比于日月。休恩滲于時雨。厲威榮于霜雪。跋行曠息。罔有不服。然且弓矢未盡。干戈未盡。小至俘馘。大至流血。機機之功。不爲之差。赫赫之號。不爲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微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于盛德耶。夫狂童驕張。天奪其魄。跳踉顛蹙。假使頃刻。親戚不輔。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竊其財。此與蚩尤三苗何異哉。然而勝帥之臣。閔于時。禮介冑之卒。奪于殤。決垂濟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燬。曾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朝乾夕惕。勞于求賢。通自道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傳說之流。幾于巖野。伊尹太師之品。逸于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驕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掛懸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得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不納。排擯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雖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可以爲小醜之未夷。羣兒之尙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懸圃。受令朝朝。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而螻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分爲六七。不實不朝。靡所統一。于是蠶叢之氓。困于戈鋌。積尸爲山。流血爲川。糜潰屠割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啟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具宗成之。至于制作之道。似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泰山。禮河汾。致百王。皇上率循聖武。康有遺軌。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敷元會。欲以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矱。太常肄其儀。參于六經。表于萬年。澤瀉乎重溟。功陟乎上年。還成康之俗。儼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隳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誇蘇張于平世。侈孫吳于異類。終無益于王道。空自絕于聖治。客徒笑我暗于事機。我亦悲客躁于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悚然而謝曰。荒野之人。瀕于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責和氏璧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別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己之別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

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爲益。在下不損以爲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于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別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大丘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于是齋七日。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魯越聞之。皆欲得之。與兵而圍之。夫與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爲危。以存爲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于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價。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軀。祗飾其辭。不擇趨向。不度可否。號呼于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遂于魯。而韓非死于秦。其欲將與說難爲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爲不幸。嗟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善于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豈刁之自害。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真。故爲貴在乎職。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于己而內人。不厚于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于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傳說築于巖險之下。太公釣于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處于世俗之患也。遠矣。無他人主者求之也。

論歸

太原王舒。以進士處太學。太學于今無師弟子之教。養老講兵之禮。廢已久。諸生至者無所觀習。皆欲著名廣文館。觀三歲一貢士。爲苟可以幸其身耳。其非君子者。至以錢入吏。自隱爲士大夫之後。王生恥之。乃更占名數京師。求舉于鄉。又連不獲。蓋居者十年焉。王生聞中人也。父母皆老矣。異日吾嘗謂王生必歸。或曰。王生不必歸。吾曰。古者仕不遇則去。說不用則去。夫仕而去者。道也。說而去者。激也。以其京師不入。猶有諸侯存焉。齊魯宋楚秦晉之大國。千乘者非一也。陳薛韓魏。郢之小國。百乘者非一也。今天下一家。仕進一途。黜于京師。復進于闕下。去則無所矣。則王生之居可也。雖然。王生能無朝夕之念于其父母乎。其父母能無朝夕之念于其子乎。故曰。王生必歸。且王生所以久不歸者何。爲乎。爲貧賤羞父母乎。爲不遇恥鄉里乎。抑爲上國勝下國乎。夫王生。士也。豈爲是哉。使貧賤可羞。是會子不足爲也。不遇爲可恥。是孟子不足多也。以上國勝下國。是仲尼不足師也。夫曾參至孝。未嘗羞貧賤。孟子亞聖。固不恥不遇。仲尼誠明。而欲處九夷。彼一聖二賢。其意何如哉。爲士者。可法乎不可也。今夫胡馬也。聞北風而嘶。心懷其舊土也。有仁心焉。易爲士也。苟恥其身而廢其歸。曾經任其身而不知也。且使王生得之不以道。其躬雖富貴。其事親爲能自厭其心哉。吾與王生。同道也。同道近乎友。欲乎吾欲之無過也。是厚乎身子無過也。故論王生使之歸。解其惑。

雜錄

處士之有道者。孫仲常秩王令。揚州人。居于蘇湖間。好爲古文。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秩。穎州人。應進舉。初未爲人知。歐陽永叔守穎。令吏較郡中戶籍。正其等。秩實簿在第七。衆人遽請曰。常秀才廉實。願寬其等。永叔怪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非庸衆人也。永叔爲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悅其爲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穎。因薦秩于朝廷。賜以米麥束帛。秩固讓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當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孫仲常聞。朝廷賜之如秩。仲常受之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議其意。予以秩尙節而仲常安禮者也。所謂願之亦可受矣。尙節者。深而介。安禮者。廣而通。令亦揚州人。少時落拓不檢。未爲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有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

志雪

蜀越地濱海。氣溫薄多陽。余三年居之。未始見雪。明年丁丑來京師。秋即雪。長老或以爲寡。人知其寡。或共議之。或曰。九月于卦爲剝。剝五陰一陽。陰雖太盛。陽亦未絕。未嘗雨雪也。然雨雪者。陰太早。刑太急也。或曰。物不時爲災。雪常降于冬。不當降于秋。降于秋。不時也。是當爲災。人解之曰。否。凡以卦爲剝。陰雖盛。陽尙存。不當雪者。是十一月雪。亦可怪也。十一月陽始生。固微。正月三陽而雪。人不怪也。何以獨怪秋也。且三陽爲泰。泰時雨雪。猶可。五陰爲剝。剝時雨雪。何以不可。而謂之刑失乎。且刑何以失。夫古者昏亂之時。天子不隱。大夫不愛人。吏不哀矜。罪人不見收。則獄有過而氣有變耳。今天子聖而明。大夫謹而詳。吏畏而法。縣寡悅而安。其于刑也。亂從恕。疑從赦。何致于失而雪哉。此議之非也。又凡所謂不時而災者。謂害于歲耳。今九月雪。何以害也。穀已入。則不害。麥已布。則不害。民已室處授衣。則不害。鳥獸既羣。則不害。昆蟲已蟄。則不害。而猶謂九月雪爲不時。失類也。夫南方地卑。故瘴暑。北方地高。自倍。南方盛冬無雪。非異。故北方未冬爲雪。何怪乎。且雪不當降于秋。降于冬可也。降于春可乎。夫春猶秋也。世不怪春雪。何怪秋雪。人僅以少見爲疑耳。夫麥宿種而性能寒。故種麥而雪。殆豐年祥也。未可議。明年麥果大收。倍于昔年。然則二者之言。前果謬後大信也。人見所鮮。即議以爲怪。爲不時。爲災。則凡出處異于世。言語異于世。文采異于世。世所謂鮮而可怪者。以施于事。必以謂不時。行之于民。則以謂且有災。然卒無災。有禍者多也。世人豈但好論議哉。亦怪其非常與己殊致耳。然則是與非未可信也。是歲也。秋復雪。明年吾又將賀民之豐麥也。故志焉。

公是集卷四十九

碑辭

萊公祠堂碑辭

上元年。相國萊公。以諱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陵。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製。小家斬竹。揭錢幣獻之。已獻。因投諸路旁。竹皆更生。惠齊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云。遂私作祠堂。以爲公歸。水旱疾疫。于是請命。罔不響應。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縣更作公廟。以遂百姓之恩。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律。陰谷生黍。全而封殖。孰與斷而蕃育。爲之而榮。孰與感之而生。惟萊公相天下。生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仁。以顯其神。貽首戴之子孫不忘。可謂靈矣。乃作哀歌。刻之廟碑。辭曰。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孰享之。萊公之神。孰毀萊公。朝廷不知。孰謂萊公。死而不歸。公歸無所。于汝信處。取彼贈人。投畀豺虎。赫赫萊公。爲天子忠。公今既死。誰相天子。

西有昆夷。北有獫狁。公乎不存。經寡允靈。繼繼之竹。昔惟枯莖。公惠我民。遠哉青齊。誰謂公遠。我瞻在堂。顧我人斯。亦孔之明。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亦孔之育。世勿我摧。萊公之依。於斯萬年。不遇有違。

字辭

張誨字辭并序

張誨既冠。謀所以字者。劉子曰。是于禮有辭。爲之作辭。

令月吉日。既備爾饗。爰告爾饗。字爲爾傳師。

先民有言。事若莫咨。敬服勿忘。維德之基。彼魯之陋。靡懷厥度。其告諄諄。其聽藐藐。昔者曾子。三省厥身。傳不習乎。世以有聞。毋曰高止。跋焉可及。毋曰深止。俛焉可汲。信爾朋友。樂爾兄弟。聽用我謀。是無大悔。

箴

長言箴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惛惛。倡而後和。人猶以爲過。吾言惛惛。譽而不費。人猶以爲非。非吾言之長。惟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聞而唯乎。嘗之于物。其爲石不爲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回。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讓箴并序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榮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厲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爲名。欲先信吾道于天下。讓如何其。讓非爲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于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于直。公皆拂之。公既述之。啓之。謂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惟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時豈無人。豈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執視富公。而能勿羞。執持富公。攜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毀箴并序

楊君某曰。人多毀子。某始作毀箴。以自警。名乎貴階。利乎富梯。汝不人毀。而人汝疑。疑汝斯怒。怒汝斯沮。汝不見耶。而忘戒懼。戒也有道。汝毋習非。

權也有道。汝毋詭隨。隨也傷直。毀也適宜。非也害勇。毀將由誰。能守而直。胡言多之。惟能潔而勇。將保汝于吉。凡毀之作。患吾不能修。如毀而益明。吾復何尤。道非不章。又以書紳。惟無忌毀。以率吾真。

銘

新律銘

律之長以立度。以軌天下。律之實以爲量。以祿四方。律之重以起權。萬物運動。律之數以治廢。四時不忒。律之聲以和樂。以詔述作。上儀之天。陽暑既同。下授之地。八風攸從。天地是符。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神鼎銘

帝與神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率維國珍。光潤龍饗。其德日新。是福是定。上帝是實。是聖是和。皇祖是顧。敷佑多福。惠于孝孫。休矣孝孫。億萬上下。幹綱陰陽。茂實時夏。如鼎之和。無道于化。休矣孝孫。濫用多福。登進俊傑。並昌方牧。如鼎之固。無覆于餗。休矣孝孫。富有子室。室家君王。是福是似。如鼎之載。無喪于上。鄂州樂郊陳漁臺下作幽素亭銘其石柱

庶幾堂銘

既作此堂。名之庶幾。毋曰予小子。顏徒是歸。一簞之食。不可廢也。一瓢之水。不可棄也。飲之食之。猶吾義也。吾聞君子。以身殉仁。不戚富貴。而羞賤貧。或曰。顏徒易乎。歸之則是吾難不能及。猶冀一二游于斯。息乎斯。非夫人之爲思而誰思。噫。

頌

瑞木頌并序

慶曆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遺。澧州澧陽縣男子楊修。伐道旁大樹。賣之主人。析以爲薪。見其中有神書四字。曰。太平之遺。字體茂美。白黑分明。如筆墨所爲者。異之。不敢蓄于家。以告太守。驗問所見。百餘人。詞皆同。乃獻之天子。嗚呼。德至必有自然之符。非力所以達天命。至于白魚赤鳥。嘉禾之倫。皆因象推類。以知神意。非仁配天地。則不有文字顯明之告。伏義之河圖。夏禹之洛書。與今之瑞木。皆文字顯明者也。自元昊犯邊。中國疲病。于今五年矣。天子痛士大夫勤勞在外。不忘于心。宵衣旰食。以德爲治。然則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太平之期。將由斯道焉。天地命之。神其勗之。上下感勵。而文出于木。木仁也。又所以明天子之仁也。乃作頌曰。

上天之載。無臭無聲。眷我聖德。告以太平。非筆非墨。自然以成。我民富庶。今天王聖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眷我聖德。告以太平。非筆非墨。自然有以。我民樂康。今天子萬壽。日出東海。月入西方。日月所照。孰爲不王。我歌且舞。樂我洋洋。以爲不信。視此靈章。

商周二賢贊

劉子曰：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箕子懼，佯狂爲奴。孔子皆贊此兩人，兩人殊行而同名，總其實不然。自殷之末，微子諫，不用，欲去，誥父師少師曰：殷其弗或正四方，我出爲狂，自遜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及紂殺比干，箕子諫之尤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死幸耳，豈自荷全須與者哉？然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違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周二賢贊

劉子曰：世皆以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用，退而隱于首陽之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以至于餓死，以予致之。不然，彼伯夷叔齊者，仁人也，愛其君如恐傷之，故矯世厲俗，達天下之大義而不私焉，其進以道，其退以義，此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豈若小丈夫哉？諫其君而用，則欣欣然見于色，諫其君而不用，則悻悻然見于色，終身不向國而坐也。彼所謂不食其粟者，言致爲臣而去，不在應讎之列，是乃所謂爲餓也，安得採薇之事乎？蓋少餒者矣，自堯舜以來，高世之士，不可勝紀，然夷齊爲之首，學者皆稱之，始周之亂，鮑焦疾之，不忍食其粟，採蔬于道而食，人謂鮑焦曰：今不食其粟而食其蔬，此非焦所濟也，于是鮑焦輟蔬吐哺，立斃其處，然孔子不以爲仁，學者無稱焉。

西漢三名儒贊有序

余讀西漢書，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爲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矯僞黃金，亦滅死。論雄仕王莽，作劇奏美新，復投閑求死，皆背于聖人之道，惑于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歟？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爲三贊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遠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持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憲遠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適，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僞，智由信惑，馳驅邪世，身居困阨，不爲俗儒，苟取拘拘，略其威儀，忠實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漢右將軍辛慶忌贊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爲章句，擬倣六經，其文孔明，隱隱欲微，實爲雷霆，世世不遷，知命理神，胡爲控閣，劇奏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絕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遠利，惑徇耳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公是集 卷四十九 贊

便言而是，用之奚惑，如不可從，受之爲益，以諫殺士，羣心惛疑，後有大奸，上且不知，叩頭流血，帝亦感慕，豈得不誅，將軍之故，凡人之情，侮弱畏強，惟時將軍，吐柔茹剛，衆人之智，上觀下獲，惟時將軍，犯顏抗色，將軍之功，史不絕書，將軍之節，萬世則無，漢室之衰，竟由大臣，將軍此舉，可謂知人，千歲而生，其猶比肩，有若將軍者，吾請頌焉。

三賢贊并序

丞相沂公，葬東里子產之墟，而與裴晉公鄰，鄭人以三賢者之行己，事上，養人，使民，其終始同，然則宜相近爲之作祠堂，合而享之，豈所謂尊德樂善，緇衣之遺風也歟？贊曰：

賢不常出，曠世而遇，其猶旦暮，如三公者，或相一國，或相天下，善始令終，高明有融，盛德大功，時之遠也，千有餘歲，若相長弟，循迹接心，死而不忘，孰有古今，其儼于此，自鄭人始，有來仰止，嗚呼，若登高山，若浮深淵，夫又孰測焉。

伯問敦贊有序

右二敦得于藍田，敦者有虞氏之敦，周禮有金敦，有玉敦，玉敦以盛血，天子以盟諸侯，金敦以盛黍稷，大夫主婦以事宗廟，此金敦也，其銘曰：伯問父作周美寶敦，子孫孫永寶用，伯問，蓋穆王太僕正，周畿內諸侯，食采于周者，皆周公之後，然則伯問，周公裔孫也，贊曰：

穆王克荒，周遷天下，祭公作招，實止王過，問亦正僕，其僚導度，銘器貽世，似續妣祖，載祀二子，示我懿矩，張仲宣贊并序

右二簠得于驪山白鹿原，簠者稻梁器，其銘曰：張仲云云，張仲見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謂張仲孝友者矣，簠書奇字，不能盡識，當有能辨者，贊曰：

宣治中興方虎董征張仲孝友乘德輔成或外是經或內是承文武師師安有不寧

右鐘十枚，得于驪山北原，無款識，然其制度似周器，權之，其重者十有餘斤，輕者三四斤，世無知音者，莫能名其律呂，按爾雅：鐘，大者謂之鐃，中者謂之棬，小者謂之鐃，然則此棬也，贊曰：幽亡驪山，禮樂崩壞，宗廟爲墟，彝器用墜，禹之尙聲，追慕而在，蓋惡之效，永世作戒。

策問

策問二首

開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開四歲，乃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興于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于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諸生極意盡言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雖宋牼之言利也，曰：就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爲號乎？軻之議人甚詳，而自

任大略。柯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謝雨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特羊之具。賽禱于太一湫之神。乃者天久不雨。百姓惻怛。用乞靈于爾有神。願哀下民。鑒其至誠。惠厥所求。決辰之間。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歲庶幾以登。民庶幾以安。吏庶幾以免責。山川社稷上下之祀。庶幾以無乏。敢不薦陳。茲芬以答明德。

謝雨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官屬恭禱于某神曰。天子憂閔元元。數下詔令。並遣使者。則勸耕務穡。亦惟是上下空匱。無以供億百神之故。今天弗雨。毛澤竭矣。大懼無以庇民事神。不敢不請。惟爾有神。克相天子。敷惠于下。下民其康。神以永享。牲幣不敢愛。罪戾不敢祈。惟爾有神。鑒之。

謝雨文

早氣爲虐。神能已之。百穀將瘳。神能起之。民將困于食。神能濟之。吏將負其威。神能庇之。敢不備茲芬新潔以答靈德。

祭帝堯廟文

昔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然當時之民。猶無能名。況累千歲之後。有窺至德者乎。百姓區區。率事廟貌。某也守土。敢不進見。

舍人院爲中書作祭土地文

伏以五祀之神。莫尊中霤。三公之府。爰設種祠。今茲土氣含收。天明昌作。于國俗有養禱之舊。願人間仰司察之靈。恭敬茲芬。肅瞻廟貌。神其鑒善記惡。佑直糾邪。毋譏聰明。永享新報。

告城隍土地文

某也守土之臣。方將宣布朝廷之德。惠茲黎庶。罔或不若。惟爾有神。克相其志。

祭勾芒文

今茲立春。農事將興。爰出土牛。曉寤耕耨者。惟爾有神。克相黎庶。是願是歆。無有後艱。

賽祝文

今茲風雨協序。疵癘不作。昆蟲之災。他邑頗甚。犬牙相入。不及此邦。歲以有成。人受其福。此皆神之賜也。守土何功。到羊索豕。潔陳鼎俎。蕭鼓畢具。馨香上達。以告民樂。以揚靈德。祇祇嚴嚴。無敢貳請。

蔡州秋賽祝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某神。往歲大旱。道殣相望。賴天之仁。與神之賜。風雨適時。百穀順成。民以安其居。吏以守其業。不敢忘德。恭薦茲芬。以答靈貺。以興嗣歲。

禱炭谷湫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節度推官王伋。以清酌時果量幣。恭禱太一湫之神。今茲仲春。農事方興。而天久

公是集卷五十

文

鄆州開廟文

維年月日某起居舍人知制誥知鄆州軍州兼勸農使京東西路按撫使劉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天齊仁聖帝。某受朝命來守茲土。四履之內。山林川澤。苟民所瞻仰者。皆得以禮秩祭。而況岱宗乎。故躬執豆蓬。進見廟貌。神亦昭于厥誠。大庇下民。

鄆州禱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東岳天齊仁聖帝。某初署政。周詢民事。僉曰。春夏閔雨。至于六月。非不雨也。下雨而不甚。此乃春秋所記。聖人所憂。故祗祇厥身。分遣有司。將以吉日丁酉。乞靈于爾大神。未及厥期。而雨三降。豈謂至誠能昭于天。惟爾大神。實監其衷。曷敢隱神之賜。使人不知。躬執祀事。以彰靈德。神亦顧哀下民。永終厥惠。

秋賽諸廟謝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告于某神。曩者自春不雨。至于夏六月。毛澤將竭。人力將盡。神惠而福

不雨。生物默然。勾者不盡達。萌者不盡出。百姓新罹旱災。素心惻隱。某也上無以佐天子施德惠。下不能存錄寡。平政刑。和氣并隔。罪戾是懼。惟南山雍州之鎮。惟神南山之靈。足以興雲致雨。紀綱天下。惠而澤之。使百穀奮興。物不疵癘。登獨守土之吏。免于罪而已。其亦俾茲下民。不承靈德。永享無極。

謝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府屬。申禱于某神。歲既單矣。上者宿麥未秀。下者嘉穀未布。百姓嗷嗷。惟雨之望。是用乞鑒于爾大神。詩不云乎。有渰淒淒。興雨祁祁。無使饑寡重困。吏嬰其責。

二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府屬。申禱于某神。某所以乞鑒神者。以百穀闕雨也。自癸丑至己未。七日之間。而四得雨。神之貺則厚矣。然而潤澤猶不足。民心猶不寧。故復少留神輿。當滿十日。願神終賜之。俾黎民庶充其所欲。永庇休祐。

三

某爲百姓祈年。恭謁神。自六七日至于旬時。雖常得雨而潤不足。神豈忘我民哉。殆守土之人。德薄誠淺。無以自媚于神也。雖然。百姓乏困。則將不能事神。神失百姓。亦將亡其依歸。願神有以哀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敬思。不敢淹留。以表神貺。其亦使甘雨時至。毋困我民。

四

自春至于秋七月。凡三請雨矣。賴神之惠。罔不響應。今時禾稼被野。苗者待秀。秀者待實。而雨不降。民心嗷嗷。無所歸命。不敢不重以告。古人有言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惟爾有神。願哀下民。無乏常祀。

謝文

前日。某憂旱甚。故遣從事乞靈于爾有神。蓋灼之也。以甲子始至。雲氣回復。載陽載陰。若有憑依。乃丁卯旦。卒獲嘉澍。宿麥賴以復全。秋稼幸而就藝。豈某淺誠。能有感通。賴神之明。不忘下民。恭薦芳潔。不昭靈德。天早宿麥將稿。秋稼未布。太守政刑放紛。誠志淺薄。故至于此。是賴神之惠。膏雨沾足。不敢久留神貺。率僚屬拜送。惟爾有神。永庇下民。

春祈諸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某神曰。協風既至。百物奮作。故擇吉日。以迎休祥。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將錫其祿。俾無乏祀。百姓之願也。有司之幸也。不敢不告。

謁諸廟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庶羞清酌。謁見某神。某始署政。謹循舊禮。封內之神。敢不恭事。洋洋在上。明明在側。薦此令芳。以答正直。

弔海文有序

襄賁之域。在淮上。東走大海八十里。余日夕登焉。美其壯觀。可以爲賦。而士俗無足語者。又悲前世君昏政亂。而賢者往往自放于海。恨不出于今世。使效能事職也。乃爲文弔徐衍而下四人以舒吾懷。亦楚辭招魂之意矣。

北望滄海兮。哀逝者之如斯。陽既赴而不反兮。義絕世而自怡。衍沈石以信過兮。仲連又辭貴而不爲。嗟乎。遭世不幸。賢智竄伏。事不足以自全兮。誠恥羣乎貪俗。黃鵠之潔身而高飛兮。知劇鼠之爲辱。視九淵之潛龜兮。孰與夫太廟之孤憤。易明夷之象兮。貴于飛而欲速。四海豈其無君兮。衆異心而同欲。嗟乎。彼茫茫之窮波也。上乎無天。下乎無地。長蛟巨魚。狂搏貪噬。并服左衽。逐臭爲類。言語不通。衣服殊制。非先王之故鄉。胡爲久安此顛。嗟乎。先生之意。我知之矣。上暗下塞。是非罔詔。孰若晞髮陽阿之耀。識疾背憎。人懷其憂。孰若自放至清之流。行乎無朋。言乎無伍。孰若高蹈。與世無觀。是皆先生之心已。嗟東夷之溷濁兮。孰有慕夫先生之所爲。誠自託于聖人兮。名磨滅而無期。胡生不辰兮。曾不及今之世也。寬賢容衆兮。得夫子之志也。禮樂明備兮。大人位也。胡今之望兮。古反棄也。嗚呼。遠哉兮。是可哀也。夫子之魄兮。懷還來也。

謁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再拜禱于天齊仁聖帝之神曰。聞之于經。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惟泰山爾。今也天久不雨。江漢之間。十二都之地。方數千里。黍稷枯槁。百姓顛隳。無所控語。執事之臣。是以爲憂。神苟卹而安之。猶反手也。生物將絕。而神濟之。是非仁乎。濟物不窮。配天之明。是非聖乎。則豈獨願爾者。鼓舞靈德。終歲而已。是明經之言也。雖亘萬世。可信而不可誣也。敢告。

揚州寒廟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城隍之神。乃十二月晦。某以自冬無雪。徂陽爲災。大恐害歲。事以乏上下之祀。用乞靈于爾有神。惟爾有神。實監厥衷。其夕雨雪。若響之答。益之以靈。既優既渥。既霑既足。小大欣欣。罔不逸豫。謹擇良日。薦此芬芳。以報靈德。示人不欺。

弔二岳生文并序

今年有紹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更爲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病慶弔。輒書其日。爲後按視。當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舉。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爲博士弟子。既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兩生長失期而更歸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爲孝也。彼洞庭之天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獨失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會不得其由。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沈溺而不收。父母悲于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微幸之爲尤。且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利。考者沒權。貪夫賂勢。豈獨二子兮。又吾以悲于今之世。競進之爲悅兮。靜退之爲愚。干

祿之爲敏兮。守節之爲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夷。昔重華之事夏兮。躬棄來乎歷山之下。受帝禪之不幸兮。夫孰欣于進取。乘沉湘以南征兮。吾知重華之絕汝。生汎汎而無名兮。死漂漂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爲爵。仁義爲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祭梅聖俞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聖俞二十五兄之靈曰。乃者鄰幾病革。君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咨嗟。我視君色。異于他時。自爲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猶疑。明日大變。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我客在坐。百辟相趨。敢或私臥。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俗醫控搏。以表爲裏。中涓外乾。翁翁如癩。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云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有命。豈曰吾子。獨天其性。君之文學。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與遺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遺周。情豈能絕。

祭觀文吳左丞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觀文殿學士左丞吳公之靈曰。嗚呼。德不蓋服。譽不素聞。雖富且貴。其猶浮雲。公起布衣。望重一時。麟閣輪飛。還不可追。適謀帷幄。運和鼎鼐。深藏遠策。四方愛慕。曰剛曰柔。美吐雲茹。上弔下爭。匪躬之故。謝劇就簡。以權衡所。居而治小。大晏然。帝曰。微猷。惟汝予宜。汝撫朕師。于時西遷。功業未究。以疾去位。天又奪之。人其殄瘁。公昔臨蔡。某備府屬。忘勢與年。分遺骨肉。意氣之感。豈獨知音。柱石頽矣。行道隕心。陳此薄奠。哀申我辭。公歸不復。云何其遽。

祭天章許待制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天章閣待制許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孝友。克施其親。強力自喜。敏于事君。進退不懼。雖然有聞。始命清輪。西給京師。足食與兵。外禦四夷。十有二年。積焉如坻。功勞位尊。名優望充。上意攸屬。宜在崇近。公讓其居。自請治郡。淮南芳月。亦既有成。改命浙東。肅然治聲。亟以疾聞。歸居海陵。天不可問。道不可豫。孰是人斯。至于大故。自古有死。于公爲遠。昔我先人。薦公于朝。意氣之感。期以後凋。公今永歸。孔音昭昭。陳此芬芬。以寫我誠。莫哭于堂。莫弔于庭。魂也不亡。庶幾自聽。

祭崔侍郎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故刑部侍郎致仕崔公之靈曰。少壯從官。耆艾歸政。善始令終。君子之慶。公既蹈焉。猶有不平。謝子弄孫。采組光輝。樂室肆耕。阡陌東西。可以佚老。不能老。期歌也于斯。哭也于斯。九原無憾。鄉黨實悲。昔備外廷。從公步武。今守京兆。接公墳土。一日之雅。忽焉千古。春秋善鄰。義不薄死。申薦令芳。以告惻楚。

告伯父文

古者庶人之喪。鄉里執事。其在士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輿城。戎馬是司。旬旬不罷。不哭于堂。不廬于庭。望不復土。莫不率性。同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

實行。蓋古亦云。不即人情。於其陳詞。以昭哀誠。

江休復祭文

嗚呼。當今之時。學不爲人。仕不期通。養不恥貧。吾于鄰幾。獨謂得之。何辜于天。而至于斯。嗚呼哀哉。君始遭疾。物不甚治。固曰吾命。將有所制。笑語作書。命于後事。其處壽夭。可謂不貳。某之得交。從蔡汝南。待我忘年。不恥不墮。直諒多聞。所益者三十有餘年。若青依藍。亦有出處。東西南北。意氣之合。常若在側。亦有毀譽。蒼蠅紅紫。議論之同。流言以止。君今永歸。使我從誰。伐木之感。懷其孔悲。酌酒陳肴。敝心以詞。平生之歎。從此而遠。嗚呼哀哉。

胡因甫哀辭

冥冥上天。固愛賢歟。賢者則死。何其偏歟。生殺予奪。豈無權歟。宜淑而烈。獨不可遷歟。謂物有其數。其又信然歟。莫重乎生。莫全乎壽。莫美乎貴。莫厚乎富。人或逢之。子獨大歸。鬼神虛無。誰執其咎。終孝且慈。有志不就。惟彼倬倬。令妻壽母。是故悲莫悲于失志。禍莫禍于天生。痛莫痛于不嗣。惜莫惜于喪情。子皆罹之。終身不平。嗚呼哀哉。是可奈何。雖有神知。亦安以爲。

公是集卷五十一

家傳

先祖磨勘府君家傳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爲彭城人。西晉末。避兵亂。遷江南。其後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城爲望。自廬陵遷新喻者。曰遷。遷生超。超生遠。遠生璵。璵贈大理評事。凡四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未嘗有顯者。評事生禮部尚書諱式。字叔度。少有志操。好學問。不事生產。年十八。辭家居廬山。假書以讀。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業益精。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禮部取士。難其人甚。叔度以明經舉第一。同時無預選者。由是江南文儒大臣。自張洎。徐鉉。皆稱譽之。調廬陵尉。太祖平江南。叔度隨衆入朝。見于殿下。黨類數十人。上一一親閱。視察門。皆罷遣。獨叔度拜南水尉。遷絳州推官。又遷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丞。歲終奏課。倍前人。太宗善之。立召還。對語便殿。改贊善大夫。復出知利豐監。是時初得并州。又絕契丹和親。誅靈夏叛族。邊費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擾民。叔度通輕重以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懲遷化居。所以調有餘不。足。便民贍國。臣前在潭州。見積茶成山。或不能泄。歲久則曾焚棄。今利豐監積鹽復益多。有司無術以御

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據山海之險而不能用，邊寇小警，寬敵補敗，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計也。臣
請通茶鹽之利，被之河北關中，國可益賦而財用足，上異其言，即以驛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三司
都磨勘司，賜緋銀魚，自唐歷五代，天下分裂，百餘歲矣，吳蜀交益諸國，稍誅降，太宗即位，闕越請吏入朝，又定并州
自入，不統天子有司，及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國，稍誅降，太宗即位，闕越請吏入朝，又定并州
則天平始一統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籍相乘，會計不分，吏因爲奸，主者無由知，叔度建請增置主
轄等司，以參校出入，天子從之，吏欺誣，毫毛必察，至今以爲便，轉祕書丞，遷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
方事取幽州，嘉其誠去就，厚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斷敵肩臂，使叔度往諭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
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心服，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謝雨尺餘，國中大喜，事漢使愈謹，自陳國小齒
下，願執子弟禮，叔度不許，然所略遺甚厚，叔度亦爲之納，還朝封上，天子善之，高麗通中國自此始也，轉
太常博士，領舊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議于上前，及所施行，天下以爲便者，不可勝紀，奏對明簡，天子聽之，
率常數刻居磨勘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勾院條領，益精明，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故天下稱之，劉
磨勘云，改工部員外郎，賜紫章服，天下令閣門，使擇善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真宗即位，例轉刑部，初李
維清爲鹽鐵使，其女壻盜用官錢數十萬，吏畏維清，不敢動，叔度發舉其事，維清由是怨，而三
司貪猾吏以欺枉爲生，疾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常狙伺，欲塗陷之，太宗察其情，每坐朝，輒衆稱其材，故毀
不得入，太宗崩，真宗在諒闇，吏因此告叔度事，時維清爲御史中丞，與治，欲深致其文，而吏所告皆虛，反
坐，維清愈怒，叔度既辨，即出視事，如他日，維清乃諷吏勸以不俟詔入朝，免官，其年卒，年四十有九，叔度
尙名檢，好賓客，所交游皆一時名人，徐鉉、張洎、陳省華、楊億之徒，雖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億與石中
立爲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書，集祕府古書，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
者，爲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以賜之，非其人，雖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嘗世以爲榮，自叔
度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于朝，每上郊籍田，輒以教令追寵其親，以至今，贈禮部尙書。

行狀

宋故推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尙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尙書左僕射王公行狀

公諱堯臣，字伯庸，其先太原新人，六世祖爲輝州刺史，唐季兵亂，遂家焉，今單州碭山是也，後徙居宋虞
城，公祖府君事親以孝聞，其爲政興利除害，多陰德，嘗言曰：我世當有顯者，及公生，愛之曰：此兒庶幾成
吾言，公舉進士，天子程其文，爲天下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年二十五矣，天聖八年，召試翰林，改著
作郎，直集賢院，公考以事左官于蔡，公亦請知光州，以便親，遷右正言，是歲大饑，百姓不能忍死，羣輩望
屋而食，或抵極法，公建言，宜依寬政弛刑，以全安輯，朝廷用其議，丁外艱去職，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
賜緋衣銀魚，又遷右司諫，郭后廢死，議者不一，而官官圖文應方強用事，公請獄治侍醫左右無狀者，爲

朝廷除諱釋疑，事雖不行，物論多之，后猶在殯，有司張燈合樂，飭供帳望幸，乘輿臨當出，公又言前以昭
復郭氏位號，則后禮不可闕，觀燈非禮之急，毋使天下有間言者，天子從之，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
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寶元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改尙書六部員外郎，知
審官院，元昊畔，西鄙宿兵，公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言曰：故事，使者所至，輒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初不及
百姓，自兵興三年矣，政煩賦重，小大彫敝，今攻守未決，宜因使者之出，致勞來之意，許以賊平獨其租二
年，則人人致力而忘死矣，朝廷嘉其意，以敕賜付公，是時賊馬出入鎮戎環州間，官軍數不利，士氣傷沮，
公按其地形，易置將校，調率民力，皆因事授官，先行而後聞，百姓使之，還又言：陝西兵亡慮二十萬，分屯
田路，不足自守，賊嘗三戰三勝者，由以十當一也，臣視地形，涇原最可憂，請益兵萬人屯涇州，二萬屯渭
州，渭足以制山外，涇足以控關中，則賊不敢送死矣，不然，臣恐其乘虛復來，潰決必甚，又薦狄青、王信、種
世衡、劉昭孫等三十餘人，可將帥，先是好水之戰，韓丞相爲招討副使，以偏裨失律，左遷知秦州，而范文
正公經略延州，亦坐移檄讓元昊，不先聞，謫守耀州，公至，爲上分別兩人忠義智勇，可大任，不當以纖芥
爲進退，失士大夫心，與宰相意，持其議，久之未即行，明年九月，賊果如公策，自鎮戎原州以入，敗葛懷
敏之師數十萬衆，乘勝掠平涼，擊潘原，關西響震，自鄆涇已東，皆閉壁自守，于是范文正公帥慶州之衆
以出，身自當賊衝，賊由此不敢深入，而議者乃以前公言之是，復以韓范爲招討使，置府于涇州，益屯兵
三萬人，而使公乘傳安撫涇原，還奏曰：陛下以邊事屬仲淹等，而盛其備涇原，誠得制勝之要，賊必不敢
動矣，然軍貴神速，不容呼吸，願委以便官，毋令中覆，上爲許用其言，凡公再奉使，皆喪敗之後，所籌畫施
爲，使兵益民，以利易害，成全勝之策者，大體若此，其細不可勝紀，廢函谷關，示以不外拒，西土懷之，罷涇
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築德順軍，張形勢之制，省冗官，黜無功，事爲之虛，皆極其當，賊于此止，不爲寇，
其明年，因乞降矣，初，曹瑋守渭州，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二頃，教以耕戰，使自爲守，其
後將帥親視之不善，又稍侵奪之，人人怨怒，有言德勝寨將姚貴材勇，爲衆所伏，遂逼以閉城，公適使
還過之，知貴素忠，其畔未固，立自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死生貴恐懼良服，即日將其衆開門出降，公
復爲申明約束，使可繼守，如曹瑋之舊而去，明年，加戶部郎中，權三司使，既拜，請自擇僚屬，許之，以張昱
之杜杞等十五人爲副使判官，天下稱其材，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言，取民間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
下三司，公持不許，永和密使人致意曰：公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上言，因曰：此衰世之事，非平
時可行，且召怨而攜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上以爲然，而度支副使林維長永和勢，助之說甚力，
公廷奏黜維長，乃定，川峽轉運司奏乞增鹽井錢，歲十餘萬緡，公固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兩蜀僻遠，恩澤
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厚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上
善其對，公之行已謀國，論議向正，不可回以利，類若此，其治大計，以知盈虛爲急，有所調發，常先事因利，
不暴中于民，故能殖其財，而簿書謹詳，吏亦不得欺，自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緡，久不能償，公居
三年，悉按籍償其負，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以母老，求解要劇，六年正月，拜承旨歸院兼端明殿學士

充軍使。明年丁內艱。皇祐初。免喪。還翰林。遷諫議大夫。上祀明堂。加給事中。受恩與陳旭等議茶法。當時頗言其便。三年九月。拜樞密副使。備智高反。殘十餘郡。還國廣州。公按舊事及地形利害。調兵遣將。上常是之。賊平。公策爲多。又奏請略唐制。分桂。廣。宜。邕。爲五管。重募土人。增澄海忠敢等兵。以省京師遠戍之煩。邊備益謹。而衛兵以不耗。至今便之。樞府雖本兵。然自中人。宦官。醫工。伶師。嬖習。近戚之進。除用皆屬焉。公在位六年。持法守正。以身當天下之務。蓋風俗。一皆抑損。教坊樂工。不得補班行。中人非有功。不以爲三路鈐轄。內侍兩省。非年五十無職。不以爲押班與繕土木之勞。不以官爲貴。班行百司失職之人。其傷財而害民。必再救乃得用。法皆定。律令。天子深倚賴焉。而侍進者用此怨公。至爲飛書以中傷之。上察其情不疑。而購爲書者甚急。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張堯佐以女寵進。至是復有旨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堯佐未嘗出京城。無功勞。不可假以相位。由此罷。三年。進拜吏部侍郎。八月二十日。薨于位。享年五十六。公爲人雅厚信重。以誠接物。不修矯飾。抗厲之譽。士大夫以君子長者歸之。其與國列議事。必依于正。時有不合。反覆劇切。止于當而已。不以獨見爲奇。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衆。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將薨。呼其弟純臣。口授遺奏。大旨以宗廟至重。根本未立。爲憂。天子加恩。惻焉。親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以左僕射印綬。明年某月。葬未城縣教孝原。公凡所履歷典爲具是矣。至他所領審刑院。尚書省之類甚衆。及累階。開國號功臣。又加以例進。故弗論也。妻丁氏。封安康郡夫人。三子。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周。老。大。理。評事。二。女。長。嫁。試。校。書。郎。或。師。道。早。卒。次。在。室。公。本。以。文。學。進。至。爲。侍。從。與。詔。語。者。十。有。餘。年。其。文。實。體。不。貴。奇。也。有。集。五。十。卷。藏。于。家。愛。樂。士。大夫。稱。爲。知。人。所。薦。拔。初。若。不。審。其。後。多。藉。然。有。聞。嘗。薦。彭。思。永。爲。侍。御。史。首。奏。抑。張。堯。佐。不。得。爲。二。府。朝廷。稱。之。右。護。條。使。射。公。世。官。傳。行。事。如。右。諫。太。常。議。所。及。乞。銘。于。立。言。之。君。子。以。誌。其。墓。伏。惟。加。詳。擇。焉。謹。狀。

王開府行狀

維王氏得姓于周。靈王之子晉。晉既仙去。而世人指其族曰王家。其後嗣以秦將顯。東漢有處士霸。霸生孫甲。徙居于祁。自是太原王爲著姓。元魏時固爲廣陽侯。侯二子神念。神念避亂南奔梁。神威。北事齊。而其家故處宋鄭。間子孫蕃盛。至丕又徙開封。陳留之通許鎮。鎮後爲歲平縣。今爲開封咸平人者。公之高祖也。世以貴雄。曾祖太師公。祖中令公。皆好義周急。奮德不顯。至考韓國公。仕爲江寧。句容縣令。後以公貴。贈皆太師。封大國。追封曾祖妣李氏。義事郡太夫人。祖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趙氏。會寧郡太夫人。李氏。吳興郡太夫人。公。吳興出也。少奇警。力學能文詞。天聖八年。舉進士。仁宗試以爲天下第一。時年十九。拜將作監丞。同判懷州。改潁州。以吳興憂去官。繼丁韓國公憂。居喪摧。能起。景祐二年。服除。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建言朝享太廟祝文。著后姓非是。請止以諡別之。廢后郭氏卒。詔葬以後禮。既敢。天子以上元御樓觀燈。公以謂春秋。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公燕于寢。杜養諫止之。君子義且若此。矧后生雖見貶。而死被尊禮。宜有恩也。請罷元夕燈燕。俟十七日遣奠。仍

禁士庶樂。三年。充三司鹽鐵判官。賜緋銀魚袋。五年。權同修起居注。轉右正言。寶元二年。知制誥。充北朝正旦國信使。明年。賜三品服。判太常禮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知審官院。當三班院。公言廣南幅員千里。鄉控蠻獠。而節制所總。止桂。廣。二州。邊阻勢難。蠻獠窺犯。緩急不及事。請改唐制。以東路之廣南。西路之桂容。各分五管。以密援。疏上不報。其後十年。儂智高陷廣州。又二十年。李正德陷韶康。于是人思公言而服其議。明年。充益梓路體量安撫使。是時兩川荒饉。公私凋殘。既至。奏獨遣負。閱官。良否。多所進補。之。人大慰。蜀郡。某氏。多貧無子。一孫才數歲。婦意以貧厚其弟。願難于其婦。乃詣郡。經婦不善撫。孫。願出之。獄具。公至。立姑婦于庭。問其兒。兒急趨母。公曰。豈不善育也。婦伏誣狀。又里民孫氏。產刀鉞萬。死而子幼。其妻念門戶事。請其兄經理之。嫉者或告其畜禁物。州用坐長法。以徒當其兄。且誣其妻不睦于夫。常祀神呪詛。將以義絕出之。公曰。良人已歿。而妻以罪出。甥家犯禁。而舅爲共犯。非禮律意。聞見所無。皆奏正之。二事蜀人夸以爲神明。未幾。拜翰林學士。慶歷元年。知審官院。明年同知貢舉。契丹之盜邊。常爲塘水所阻。是年春。其使劉六符開館伴賈文元公曰。南朝塘濬。何爲者也。一革可杭。投壺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時言事者。亦請涸其地。耕以養兵。仁宗以問公。對曰。兵事尙難。彼誠有術。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爲國。先王所不可以已。而祖宗之所以限敵騎也。仁宗深然之。其後神宗復嘗問之。公對如是。神宗曰。正朕志也。是北敵以王師問罪。元昊故謀爲牽挽。勒兵境上。使六符爲不可得之求耳。七月。富文忠公再報聘。既行。繼有詔。附文忠以賜六符。文忠疑國書與敵。府口宜及詔。語或參差。至中路啓書。果異。遂倍道馳還。叩關門請對。公方致試後殿。仁宗急召諭之曰。母須同列往。獨視之。公歸院。與文忠議。一夕易其書。詔大要以強中國。絕後日牽制爲意。前此敵書有太宗皇帝于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之語。一時莫知所答。公獨請問曰。臣知其故。因奏書云。太宗嘗駕并郊。匪謀燕薊。于是貴國刺梅里。求致書行在。而反潛假其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仁宗喜曰。乃自有本末。論執政曰。非王某該詳故事。殆無詞也。十月。敵泛遣蕭階來議事。公實館伴。階因請爲我禁元昊犯邊。而指在求賂。是時朝廷亦已厭兵矣。及階行。燕于班荆。始詔公許階。階能約束元昊。則當班師。可錄詔語付階。公以詔書予之。使常得持以邀我。非便。但詳諭階而已。還奏之。仁宗善之。曰。唐之回鶻恃功。王室難制。幾有之也。轉起居舍人。十二月。知開封府。踰日都城肅然。明年。上元。故事。籍嘗爲盜惡少。每至是拘之獄。公呼諭遣之曰。倘更爲官得盜。當除爾籍。皆拜而去。五夜無驚。三月。以諫議大夫拜御史中丞。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意不滿。不謝。居數日。除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言杜審琦太粗。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至宣徽使。祖宗所以保后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陛下名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全安之。欲報母后。厚賜之可也。兼判國子監。請開錫慶院以廣學宮。因請車駕親學。夏文莊公經略西師。久無功。移疾歸淮西。未幾召爲樞密使。公言棟無忠諫之節。專爲身謀。當要重之任。不深惟報効。而以疾爲辭。今遽擢起。是避事爲得計也。無以厲世。又人對極論之。而仁宗未省。遽起。公引帝裾。舉其說。遂罷棟。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所頌一事也。蘇軾欽子美監進奏院。爲故牘。得緡錢數千。夜

召朋友宴集。客或爲傲歌。有醉臥北極。帝扶周。公孔子。爲奴云者。公彈劾之。遂坐。又言中書樞密院總天下機務。職分不明。執政之臣。勞而無功。日五鼓。趨待漏院。閱文書。以待啓奏。退集議。歸近已午。數刻之間。占書施行未既。已過再集。講明日事矣。例。昨有不逮。何暇安危遠慮哉。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作而行之謂士。士大夫則繁簡固有節奏。請以今事細例。執者歸之有司。仁宗既用公之議。升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后。于真宗廟室。因言。竊祖孝章皇后。嘗正位號。而祀別室。非是。亦請升配。時不見用。至元豐中。卒如公議。李良臣陷于敵。數年來歸。議增六室。復閣門故職。公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爲賊俘。實有罪。今加賞敘。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匈奴得還。議常斬。贖爲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得典屬國。古之取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效。與國僧紹宗。繼鑄象。妄言災福。惑衆聚財。士女傾赴之。以金銀器飾投諸治中。貴人督作宮掖出賃佐之。公以爲西師宿邊。而財費于不急。勸士心。起民怨。詔立還中使禁止之。又言。四明朔。太常當獻經典所忌。請罷游幸西苑。諸后既升。附賜羣臣。帛有差。以公由翰林學士遷。特命倍賜。與學士等。公曰。不敢以臣廢法。屢敦諭。訖不受。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帥慶州。以邊事用度無。軍費幾屈。公累疏之。遂宗諒岳州。五年。官伴北朝回謝使。六年春。復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太原。大名。永興。興。各帶計置一路糧草。是冬請補外。改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亳州。改鄆州。明年三月。轉給事中。七月。移澶州。明年。拜尚書禮部侍郎。坐累張得一罷。職。是年河朔大水。民流亡。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冬置帥。公以本官充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至則爲方略振哺。全活甚衆。皇祐元年。春。復兩學士。五月。充永興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永興軍。七月。改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十一月。轉戶部侍郎。河東安撫使。知并州。兼本路計置糧草。四年。還朝。知書院。充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判太常寺。公在經筵。每進讀。必以古義反復勸上。以傳當世之事。仁宗于還英閣置太原經書。草。願曰。宮中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公具對本末。因曰。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翌日。已微去。五年。知貢舉。至和元年。充三司使。充回謝北朝國信使。見敵主于混同江。敵每歲春。帳于水上。置晏釣魚。惟貴族近臣預。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公。又親鼓琵琶以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之。使還。除宣徽北院使。言者以公是行過正。且使宋還于軌旋。還與敵使爭不直。公實與會。即改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嘉祐二年。移秦州。羌族嗜藥木。征。噴。連。更。出。歲爲邊患。公以威信誘服。皆請吏修貢。兩境無事。知河南府。知定州。八年。英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治平二年。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京師大水。公上治平政鑒十篇。大概謂宜寅天尊祖。慎威福。判真邪。愛民肅兵。以答天誠。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遣中使李舜舉。詔曰。卿會獻忠先朝。今宜有輔不逮者。公約政鑒之義。上聖政備覽十篇。明年。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再任。熙寧初。西邊久無事。而疆吏產謀造端。公極陳所以緩懷之者。夏人果使橫山族殺保安守將楊定。繼遣使以其主諒祚計至。公請選勇。辯士詰取害定者。羌果送之。數于境上。而受其使。未幾。邊將又遣兵攻光境。羌復犯我慶州。我亦取其慶州。公知邊患未有艾也。

復上疏言。章聖得潘羅支而繼邊之患息。仁宗得唃廝囉而元昊衰。今橫山五族與吐蕃。董毡等衆族。世受王命。今宜以恩信深結之。可得其用。是夷狄攻夷狄之道也。又請按求唐韋堅。裴耀卿水運。以實關中。唐引粟江淮爲回遠。今可漕太倉粟。則比唐爲易。其言道路甚悉。常因日蝕。上天下形勢。憂勤啓聖。爲政先後三論。召還。有大臣語公曰。今天新百度。能少默。當進矣。公謝曰。士固欲得位以行其志。然未聞枉志以求位也。遂論新政。謂青苗。助役。皆縣官漁利。謂諸役法。因民。惟衙前籍上米石使相助。若可行。以代吏祿。然是竭良民以養浮浪。公于是不得留京師。去留守南都。四年。判河陽。五年。再判河南府。八年。還朝。兼中太一宮使。言。今天下兵分隸所。謂三十六將。臣觀其人。皆關將而已。倉猝當慢事。又言。國馬大事。豎牧不可廢。交趾。襲。盜。管。罪。不可赦。宜募兵江湖。使習風土。便器械。賦。駕。糧。于。荆。閩。則無勞費。公懇求開選。章八上。元豐元年。檢校太尉。南院宣徽西太一宮使。賜金方圓帶。先塗得置寺。皆異禮也。歸居洛陽。面辭陳天下利害。有人所難言者。自執政而下。侍從館閣士大夫。皆爲詩以美其行。三年。出西方。詔求直言。公上疏。大要以愛民省事爲本。願振滯淹。伸冤枉。獨通負。秋。大享明堂。詔入陪祠。既畢。事。召對曰。北門常須舊德而卿故治也。當再勞以錄之。又屈指數曰。某年召卿歸矣。時三路籍民爲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爲盜賊。百十爲羣。州縣不敢以聞。公極論其弊。謂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業。所以使爲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爲大盜。可憂。願蠲裁下戶。于是主者指公沮法異國論。公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爲盜也。六年三月。拜安武軍節度使。再任。八年三月。今上卽立。拜彰德軍節度使。公再至魏。前後求退。章累上不許。七月。癸亥。詔遣中使挾國書臨視。二十三。日。薨于府第之正寢。訃聞。兩宮驚悼。遣使慰卹。賜予甚厚。又朝中貴人。護喪歸洛。以開府儀同三司告其第。公儀觀端秀。動容步武。皆有規度。語韻如鐘。子書無所不觀。博雜涵茹。而折衷于孔氏。爲文章渾厚清偉。尤長于比事。儼辭。平生奏章。皆自爲之。至老不以屬人。對賓客。喜清談。論文誦講。古人詞章及國朝典故。少遺天下無事。仁宗嘗書經術。獎用文學士。公期期出入。論思謀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指切權近。發明時政。無回隱。侃侃諤諤。白首逾壯。故遠事四朝。多見納用。而眷遇深渥。在朝廷清塗要地。踐履周遍。外之名都大鎮。多再至者。所至。首訪民所同患。所同欲。廢舉之。專以愷悌之情。與人休息。人是以安樂之。去而思之深也。兩蜀魏定。皆立生祠。士大夫皆曰。王公之志。雖不得坐廟堂行之。然內外五十餘年。凡詔告于上。設施于外。其及物者蓋多矣。累與貢舉。遇士有大體。號爲得人。公少喜道家說。其于頤生練氣。蓋有自得之者。故年益高。神明益強。臨終。且索筆草奏。求與疾歸洛。奏成而目瞑。詞氣不亂。或泣于傍。猶搖手止之。兄弟十人。從子孫衆多。以公官以公嫁者數十人。疎族寒士。有謁必厚之。薨之日。囊無餘貲。而孫猶未有官者。公妻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之女。追封平樂妹。今封和義郡夫人。子男七人。未名而卒者四人。仕而卒者二人。曰正甫。奉議郎。曰端甫。大理評事。次曰晉明。今爲奉奉郎。女八人。在室而卒者三人。嫁朝議大夫程嗣恭。朝奉郎任公裕。孫亞卿。而卒者三人。今二人之壻。曰節度推官石崇彝。宣德郎呂希亞。孫男七人。衆文。景文。並承務郎敏文。假承事郎貴文。尙幼。餘早卒女三人。曾孫男女三人。公所著內制。

制集各五卷。奏議十卷。文集七十卷。王氏世襲開封府開封縣之蘇村。至公始葬其考輪國公于尉氏縣之柏子園。今又卜之地。得于河南府河縣教忠鄉府下里。而日得公薨之年十二月之甲申吉乃葬公焉。公薨名拱壽。唱第日。仁宗面賜今名。謚具公世系官事始終。上尙書省。移于太常。告于太史氏。謚狀。

先考益州府君行狀

公諱某。字某。世居江南之臨江而望彭城。曾祖某。祖某。避五代亂。皆隱居不出。考諱某。入朝廷。仕至工部員外郎。沒。因葬京師。累贈禮部尙書。國史自有傳。公于尙書爲中子。生十三歲。則丁尙書憂。哭泣毀瘠。過于成人。及雖免喪。哀至則慟哭。聞者皆感動。太夫人陳氏尤憐之。常曰。此兒能不忘其父。吾可無憂。讀書學問。未嘗稍懈。又自約。不輕與人往還。不多言笑。祥符初。以進士及第。年二十四。自尙書某公兄弟皆幼。惟伯兄以延賞就仕。其餘未有立者。公首自奮。用文學成名。不失世守。授福州連江縣尉。職與盜賊刑獄。所發獲。縱舍窮極。情僞未嘗小愧于心。民有鄰里爭田者。訟之。歷十餘歲不決。即舉其事屬公。公立辨其奸。吏大驚。以爲神。其後公替歸。所得田者私候公于建州。屏人請曰。聞公北還。某有善香數斤。願以爲壽。發視之。白金也。公笑不取曰。吾豈以公事所報私耶。命之去。調睦州清溪主簿。民至今傳以爲自清溪入宋朝。吏廉潔愛民者。未有如公。改宜州南陵令。是時李階知州事。朱正辭貳之。兩人皆精悍。負其材能。于吏事刻深。待屬縣多易。屬縣亦憚之。奔走趨向。不敢不如意。及公至。以法令從事。符下不便者。按其故。辨之。不爲少屈。兩人初忿。後無如之何。數自縊。所見。遂更爲相知。薦公于朝。嘗權橫溪。橫溪在深山。中民好訟多事。而無學者。公患之。爲立小學。請師于旁縣。及公去。有讀書者。其後有舉進士者。慶曆中有登第者。與某同年。具自道如此云。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縣治城中。民以織作爲生。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是時禁網尙闊。守丞至者。不甚以廉自持。吏民有所請求。輒移縣改章。易辭以爲俗。公一一絕之。善善惡惡。貧弱者得職。胡則以太常少卿丁憂居杭州。其鄉人所親有犯法者。公持之。則欲爲之請。自杭州來見公。既見。但敘平生。卒不敢言而去。乾興初。上即位。改太子中舍。移梓州中江縣。歲調民數千治隄。縣前多不如實。公較之。省其工半。而築作精堅倍他。李若谷知梓州。條公所行事下他縣。使爲法。自中江徙通判蘆州。百姓相率畫公像于浮圖舍。對之號泣。如失慈母。蘆州在西南微上。與戎夷接壤。自前世以武人爲守。苟置勇力。不習吏事。聽訟決獄。不得其情。故盜賊時時亂邊。天子憂之。議增置通判。使轉運使上其人。時任布爲轉運使。以公治中江之狀聞。故公得之。公在蘆州。始盡去舊弊。峻其防禁。事有守吏不得因緣爲欺。蠻夷亦無由與吏爲怨。百姓便之。其後皆遵用以爲故事。自未置通判。郡不能數歲。無兵。及置通判。公首爲之興事創法。究其利害。遂以安寧。至今王蒙正以財雄巴蜀。而與莊獻太后有連。自請占鹽井利。每歲倍輸。事下轉運使。轉運使不敢抗。因以屬州。蒙正多齎金帛挾太后指以請。公不肯曰。井鹽非王氏之舊。欲奪貧民以厚豪族。雖歲加數倍之輸。于朝廷猶秋毫耳。而貧民必有失業者。非王政也。事遂止。轉殿中丞。通判常州。改國子博士。知高郵軍。高郵故揚州。太祖時置軍。自社稷。孔子廟。城郭。門戶。倉廩。郵亭。因循不中儀制。歷六七十。公補舊造新。大小皆繕修。一瓦之用。不以勞民。而事畢立。王琪

敘其略。刻之石。賜五品衣魚。明道元年。江淮大旱。蝗蟲起。揚楚開尤甚。公悉心撫輯。使富人出粟以分貧。乏。然猶有羣輩持仗爲盜者。捕得皆當死。公哀其情無他。悉皆遣之。前後數十百人。益慕壯健爲兵。或曰。大旱來歲未可知。倉廩且不足。多此冗食。何爲。轉運使亦以爲言。公曰。凡人有七尺之形者。必不忍坐俟死。急則起爲盜賊耳。勝廣亦是也。足其口腹。可以消其邪心。何愛于倉廩。因奏言。州郡無兵。荒儉之後。易啓盜賊心。宜稍增屯防。以俟歲定。朝廷從之。揚楚廣壽諸要處。皆益兵。是歲米一斗數百錢。然盜賊終不敢發。還朝。轉虞部員外郎。又轉比部。知潤州。前守三四公死。徒相繼。獄訟或數歲不決。帳籍當上尙書者。吏積緩亦往往出獄。因悉爲欺。公下車數日間。盡決平之。帳籍盡條正之。轉運使王夷簡上狀。于泉州蘇壽。通判張太冲。以鞠獄入人死。屬部莫不發劾。轉司動員外郎。入朝。御史中丞攸天下提點刑獄課爲第一。拜開封府判官。公既明習法令。通達政事。每進見有所請。輒平處。上常以爲是。實元初。除荆湖路轉運使。將行。對于紫宸殿。語移數刻。上喜曰。卿去勉之。不久當召卿。賜紫章服。丁太夫人憂。解官。時張詰爲河南龍池令。鞠獄故不實。流嶺南。詰者公福建時部吏。公嘗薦之。故公亦坐免服除。寄居毗陵。故丞相杜公衍。參知政事李公若谷。參知政事范公仲淹。皆奏言。西邊未寧。宜選用材幹通敏之士。如劉某者。不當在散地。由是復召爲比部員外郎。知建寧軍。作大浦船。通淮潮城中。以便往來。詔書褒美。蘇舜欽刻石記之。慶曆三年。議大汰諸路轉運使老羸疲憊者。以爲賢代之。加按察之號。公復爲湖北轉運按察使。是時陝西路元昊。廣西路宜蠻。湖南路山獠。要峽路施蠻。皆擾亂。朝廷方患之。而下溪州諸彭。亦相扇應。和提明誓石柱楊言爲變。諸案頗有告者。詔事聞公。公對以謂終不能爲變。可無所憂。後辰州太守又奏。諸彭誘漢人亡命者。爲心腹。私置謀從事。移書故不遜。即使人往。輒侮慢玩辱。請加兵討滅。詔書又以問公。公曰。蠻中貧薄。所以不輕犯約束。以生之具。皆仰于漢也。是漢已制其命矣。蠻夷往來入漢。必道辰溪。落高水勢。深激。可下不可上。故臣度其必不敢爲變。今緣語言意氣小不足欲。輕動大兵。疲曳士卒。于萬竹草莽之間。如令敵各驚逃。保據懸險。淹費日月。事未可究。且中國禮義爲治。尙猶有怨恨爭訟。加于刑獄。況蠻夷本與人異。不足深誅。前世待蠻夷。取羈縻職貢不絕而已。臣前較辰州土丁。無慮三萬餘。皆壯健可用。益積粟。支二年。器械兵甲皆備。足以坐待其變。無爲反入其巢穴。以俟俾也。比來諸處用兵。小勝輒賞。或詐增首級。亦超拜官。故邊臣爭欲邀功。甚不可聽。奏入。詔書並下辰鼎澧三長郡。吏令兵事稟公。毋得妄動。蠻亦終不敢失其職。鄂州官市茶歲五百餘萬斤。三司計積年羨餘。奏請增買一百萬三千餘斤。公曰。鄂州買茶多。故民不聊生。今已不能減。又奈何增之。引利害固爭。上許寬一年。公曰。事可行。不必寬一年。事不可行。雖寬十年。猶之不可也。奏益堅。爲三司所抑。及替還。見上面奏。竟免之。初置按察使。歲竟奏。分則賢不肖所宜。以備勸懲。取舍。朝議欲自此致太平。奉使者知指。所稱進糾。人爲品題。或過直失實。務以稱上意。執政平其章。十用二三。以寬自詎者。紛然。公獨言。知人堯孔所難。能以一言知之。固尤難。荆州十二部吏員大小四百餘。臣以秋到職。冬奏。此理不可信。非則。則恩臣不敢

也。吏材過人，效顯然者，立奏用。其頑頓嗜利不事事者，立舉繩。皆毋須時。至于奏簿，人人品題其實，不肯能否，必非旬月所能定。願以爲後，朝廷亦許之。公之議論，鄭重務大體，不趨時。皆如此。當是時，荆湖奏貶官吏，比他路爲少。而請職與聽，則必當其罪。終無自訟者。然公資不惡，廢人雖在刺舉之職，外方嚴見繩墨，內實寬裕。恥以察爲名。其發獲貪污，必先下小罪，去之毋居位而已。不去，乃稍正其罰。貪疾詐謾不悔過者，居部雖無勢，或虧除不服罪，僣塞去之遠。雖有勢，終不貸。寧建令李康，在事多不法，公先露其擅賦，民造船等事。康即日移病尋醫。康多親戚，有力人居朝。未月餘，就遷長沙令。康因盛衣服詣府門，上謁陳恩。公知其意，欲以爲無忌憚，奏詰其前事。因言舊制，尋醫者滿三年乃復用。所以懲奸僞。康尋醫未幾，月何以得。以爲縣，亂舊制，輕百里之任。不可。詔書追毀康告敕。時康已署事旬日矣。湖南轉運使又奏康挾債赴官，使吏民償債。康遂坐廢。慶曆五年，復拜司勳員外郎。六年，判三司度支勾院鹽鐵判官。舊三司諸部有所奏，輒先自判。使相踵以爲俗。其後判官置奏狀而已。或不自知所舉爲誰，及公至，三司使有所欲用，以空名狀使公署。公求知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更令判官舉之。既而奏上，多非其人。議者紛紛。三司使亦由此罷。契丹使來，公以太常少卿接伴。遂送之還。言河北州郡多建請築城，鑿河所役皆數十萬工。冀貝之間尤甚。百姓失業可哀。而吏以此邀賞，苟不禁止，後將放散就事土功。因緣致他變。宜著令城非修頓，不得擅請增廣。河渠非可通漕省大費者，毋議穿鑿。當修城浚渠者，雖能省功亦不加賞。如此自止矣。又言澶魏塞河隄，當霜降水落，治之是也。今失其時，春水日生，農事方急，而十餘萬人不得緣南畝。其取土處去河三十里以上，恐終不能成。工就必不堅。盛夏水漲，乃甫可憂。不如因水勢所欲趨，且稍稍決通。兩州東西多古河，水自此往，可以少勞而定。朝廷以公言，頗聽諸土功。又遣近臣行河城，猶築治如故。間一歲，河竟決。商胡鹽鐵于三部米鹽煩劇，公處之若無事。初，金明池樓船塢，將修之，使湖南入樅楠巨材。歷二年乃到京師。計其費數百萬以上。中人用事者，欲盜取之。指請修內寺。上許焉。書下三司。公因見言曰：樓船非樅楠不可用。故令湖南上之。捐費雖多，不得已也。其餘自宮寢之用，不以勞遠人。今欲輟船以完寺，寺既當完，船亦要修。湖南絕遠，費殊未易。上曰：朕本不知此木爲樓船用。所費如此。寺與樓船俱未須修也。乃止。太祖作東西水磴以供禁中，歲久頗廢。因不復用。自御膳所供，皆市買上之。所由旁緣侵漁，京城內外以磨礱自給者，皆厭苦之。公復修兩磴，使遵舊職，而禁絕吏奸。事多若此。不可勝紀。又以太常少卿使契丹。八年五月，改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辭行，因請曰：蜀人久安，不可不慮其變。臣聞益州舊輸河東陝西京西三路絹布，共一百六十餘萬。自西兵以來，稍增七十九萬。事出一切，足用而已。今西鄙幸定，諸增賦反因循爲常。臣請盡罷之。無竭民財。又益州歲買中沙布十餘萬疋，給京師諸軍。官估既薄，百姓苦之。布以故尤撙惡，不中用。軍士得者，人人有言。宜增實其估。寬民力。止怨亂。上皆許。及到任，遂條奏行之。蜀人大喜相賀。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于位。壽六十四。初至蜀，未能三月，蜀人皆嗜號失聲。明年孤某等奉公喪歸京師。公爲政，喜興利，除害，無巨細，必盡心。上有賦調，可免免之。或不能免，爲設方法，使吏無所輕重。雖領轉運及參度支鹽鐵事，以財賦爲職，猶持此心不變。專以

民爲本，事有不可行，雖出上指，或所從來久遠，終持之不憚改。及其施功，效明白，亦終不自矜。其用刑威而不煩，故所至必見愛。去必見思。自初仕至終四十年，終不營產業。饋遺雖故人，不受。不與人交利。不諂笑。尤慎交游，非其人，不以虛言相唯阿。不數干貴人之門。杜李范諸公，皆平生相知。每衆稱道之，然當位亦不用也。官序留落，後輩多先之。初無芥蒂。常稱先君仕太宗朝，居一官終身。雖其時士大夫樂職恬勢，亦皆然。故所興造，功效聲實常溢其望。今上大夫而還官，無宿業。此風俗之敝也。吾豈敢忘先君之守，自坐張詰免後，三遷皆以大臣薦論。及用稱功勞，特拜不復經審官院求磨勘。故爲司勳前後凡十五年，多所稱舉。已顯者，今樞密直學士孫沔、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本以屬吏進。其餘在臺閣者，其衆積階至朝散大夫，勳至護軍。夫人臨沂縣君王氏，屯田郎中贈尚書右僕射。夫人初歸，家尤貧。能與公協志。上事姑，下收宗族叔姪，無不安悅。諸婦如來歸者，皆在夫人後。勳靜施爲，視夫人爲法。莫不柔順。或以母禮拜事。不以先後匹敵亢也。太夫人少不見，則思之。太夫人既終，夫人思慕成疾。歲餘亦不起。年五十三，康定元年五月十二日也。五子：元卿、真卿、皆早亡。某大理評事，效鳳翔府節度推官，放太廟齋郎。長女，嫁廣德軍判官杜舜元。早亡。次，嫁御史臺主簿張諷。次，嫁將作監主簿徐績。某等皆同產。惟放及一女五歲，晚出云。葬柩尚書公夫人同墳。伏以先君事親行己，臨政治民，事實皆可傳。某既愚闇，不能備識。而奄忽遐逝，願因執事傳載于石，以信天下。而重無窮。某雖不肖，然執事幸哀而許，是成某之終事而賜以不朽也。故敢頓顙泣血以請。惟執事哀焉。謹狀。

公是集卷五十一

墓誌銘

皇兄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肅州諸軍事□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贈昭化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墓誌銘
公諱承裔，秦悼王孫。贈保平軍節度使祁國公之子。母李氏，生十五年，以勝衣冠召見。賜名補右侍禁。上之開國壽昇及爲皇太子也。公皆以恩遷。凡三遷至內殿崇班。上即位，拜禮賓副使。西京作坊使。內園使。領貴州刺史。又遷左領軍衛大將軍。本州團練使。左龍武軍大將軍。萊州防禦使。宗祀明堂助祭者。賜爵一級。徙□州防禦使。能將軍官。皇祐五年九月庚午，以疾薨。享年五十有七。公之子屬籍。天子兄也。天子哀焉。爲輟視朝。贈以昭化軍節度使祁國公印綬。遣中貴人子祠提贈護喪事。恩禮甚厚。公性聰敏開悟。其爲兒時，已能自修飾。真宗皇帝憐之，嘗召入禁中，親臨使學而授以書。由是益自喜。數應制賦詩。詔輒褒之。及長，好學慕善。動靜顧禮。不以富貴加人。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天水郡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食九百戶。自祖宗制天下，監于前世，惇敘糾合，以睦宗族。厚其爵祿尊寵之。而不任以事。故宗室得以無吏責自保。而材美亦無以見于世。然其保祿持寵至于永年，善始令終而無機芥者，其賢行

亦足以推而知云。公娶韓氏，封高密郡君。彰德軍節度使重寶之曾孫，禮賓使允昇之女。先公一年卒，繼室以武氏。左清道率府率昭信之女，仍封高密子男十人。曰克平、右衛率府率，早卒。曰克寬、克友、克仕，並右監門衛將軍。曰克勇、克研，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一未賜名，出後伯父承簡。三不及名而夭。女八人，長適東頭供奉官王延之次，適西頭供奉官楊應昌次，適右侍禁高凱次，適右班殿直石立，皆有湯沐之封。其二尚幼。二人早卒，公之薨也，殯奉先寺。嘉祐五年，有詔歸葬汝州梁縣，乃以十月某日附其祖先王之兆，使者視喪事，而詞臣刻銘誌其墓曰：

秦惟繼王，耶亦貴公。巍巍其國，是為小宗。勝衣就傅，實教實聰。為善之樂，備于帝衷。富貴不驕，動而顧禮。榮祿之華，莫遠具爾。古也惇敘，于今為美。壽不百年，令聞不已。喪還汝墳，從先王居。天子有命，懿實是書。納石幽堂，恩殊禮殊。茫茫萬世，敢告不誣。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門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汝州防禦使廣平侯墓誌銘

贈汝州防禦使廣平侯克溫，即國公德鈞之孫。濮州國隸使承偉之子，母曰范氏。以天禧二年十月十日生，生十餘歲，賜名補右班殿直轉左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右領軍衛將軍，上祀明堂。遷右屯衛大將軍。皇祐五年閏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三十六。詔以汝州防禦使廣平侯之印綬策告其殯，又特使中人弔贈視喪事，于禮為豐。侯為人謙遜敏慧，能以其貴下人。嫻于辭令，應對涉獵多所通，而尤通音律。積階金紫光祿大夫，勳輕車都尉，爵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上于宗室固厚，而侯之資又足以持富貴，使幸而永年，且久觀太平之盛，其名位豈少哉。夫人宋氏，封壽安縣君。太子太師贈侍中查筠之曾孫也。子男七人，其四未及名而卒。叔徽為右千牛衛將軍，叔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一人未賜官，女六人，長適右班殿直李傳，其一早死。四尚幼。侯既卒，天子哀傷之，使中人取以入，度其一為女道士，而養其三人者。葬中嘉祐五年十月，詔以侯之喪，附于汝州秦悼王之園，而誌其墓。中臣實為之銘，銘曰：

萬壽之延，本根是賴。懿懿王族，日繁以大。廣平臺秀，華葉俊茂。中道而推，天理誰咎。梁汝之壤，先王是塋。魂兮往居，萬世攸事。

皇弟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昌州諸軍事行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贈汝州觀察使安定侯墓誌銘

贈汝州觀察使安定侯承操，秦悼王廷美之孫。廣陵康簡王德雍之第六子，母曰清河郡君崔氏。乾興元年正月，生廣陵邸。天聖九年，召見賜名，遂以為右侍禁。再遷東頭供奉官，改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天子親明堂，以三后配上帝。宗室皆助祭，內外進爵，加昌州刺史。嘉祐三年正月乙未，以疾終于位。享年三十有七。訃聞，天子哀焉，詔以汝州觀察使安定侯印，策告其柩。又遣中使視喪事，弔贈之。于禮為豐，即以其月殯城南奉先佛寺。君為人敏慧有姿望，嘗授尚書，略通大義。愛樂賓客，接之窮日夜不厭。于技藝多所通，而琴、奕、射、御，皆尤精過人。又能為歐虞書，號得筆法。妻王氏，封普安縣君。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守斌之孫，崇儀使令傑之女。南卒，繼室以其甥內殿直令矩之女。封新安郡君。子男五人，長克勉。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次克勛。右千牛衛將軍，次克寬，次克勛。皆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克勉克寬早卒，其一不及名，而三女亦皆夭。嘉祐五年，自京師歸葬汝州梁縣，附于其先王之兆。其窆之日，實十月某甲子云。銘曰：

帝綏四方，親親以睦。秦為別子，亦瞻其福。翼翼諸孫，豈伊異人。念德長義，克亢其門。安定幼慧，敦書習藝。不怠不驕，以保爵位。沒有追策，天子之恩。刻銘幽室，後世是誥。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右監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汝州諸軍事汝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贈汝州觀察使追封新平侯墓誌銘

贈汝州觀察使新平侯克構，上從祖兄之子。曾祖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壽，潁川郡王。父曰承最，贈宮苑使宣州刺史。母劉氏，東平郡夫人。生十餘歲，召見賜名。補右班殿直，再遷西頭供奉官。天子以謂宗室以服屬為親疎，其授之官，雖無事，當使位尊而秩優，以寵異之。不當與庶姓等。由是改右千牛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軍。皇祐二年，助祭明堂，領汝州刺史。嘉祐元年十二月辛未，以疾卒于位。訃聞，天子加哀。遣使中使視喪事，厚賜之。而以汝州觀察使新平侯印策告其柩。侯之為人，溫厚有姿望，能自飭，以禮舉止。甚重事太夫人，以孝聞。喜讀書為詩，又善射。好廣世而蓄學之幾得其法，嘗與宗室召對，合使寫先帝自所造歌詩，第其高下，侯所書第一。受詔教獎，上與族人嘉善而於不能，所以教育矯括之，惟恐不至。其有一善，輒加賜金帛，以厲其意。教侯書以材見優，故于其時受賜為多。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護軍開國郡侯，食邑至一千八百戶。享年四十二。夫人李氏，吳王煜之曾孫。右侍禁繼榮之女。封樂壽縣君。先侯十二年而卒，又娶王氏，贈鎮南軍節度使中正之孫。東頭供奉官世昌之女。封仁和縣君。子男六人，長叔琛，右千牛衛將軍，次叔況，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叔派，叔緒，皆太子右率府副率。其二人不及名而死。女六人，長未嫁而卒，次適左班殿直郭昭華，次適右班殿直劉君平。其三人不嫁。學老子法，居延寧宮為道士。天子賜之名曰洞仙，洞深，洞惠云。其一亦早死。嘉祐五年十月，詔以侯之喪，葬汝州梁縣其先人之兆。銘曰：

麟趾之詩，王風是首。顯允公族，其德信厚。嶄嶄新平，資養淑溫。知孝其親，信厚之元。不忘不矜，技藝畢能。以善自名。天子是稱，生有榮耀，沒無衰錫。刻此銘章，以告億年。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右監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汝州諸軍事行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墓誌銘

君諱克肅，于上為從祖兄弟之子。曾祖曰秦悼王廷美，祖曰高密郡王德恭，父曰循國公承慶。母劉氏，封金鄉縣太君。君以天聖八年生，生數歲，補右班殿直。俄而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其後又遷右清道率府率。君于宗室屬籍非甚遠，自曾祖祖父皆王公，積富貴。君始為兒，未能就外傳，則以恩賜名得官矣。然猶知慕學與藝，不專以安逸自放。皇祐中，嘗召宗室子弟對延和殿試其所書，敕宗正定高下。君書第一。

特詔東帛賞之。宗祀明堂助祭者。皆賜爵。遷右監門衛將軍。嘉祐二年四月癸丑。以疾卒。享年二十八。詔贈右武衛大將軍。君娶徐氏。封東陽縣君。兵部尚書翰林之曾孫。西頭供奉官祐之女。先君一年卒。子男三人。長叔慈。次叔懋。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季不及名。而天女子六人。四人尚幼。其二亦夭。嘉祐五年十月。詔遣使者以君喪葬汝州之梁縣。附于祖考之次。而令詞臣敘其世系爲之銘。銘曰。迺祖迺父。惟王惟公。同姓之恩。雖遠猶豐。孰謂若人。稟命不融。年不踰壯。位不遷庸。劉銘其丘。以永無窮。

皇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清道率府率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墓誌銘

君諱克協。曾祖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雍。廣德康簡王。父曰承睦。處州觀察使。母。隴西郡君董氏。生十餘歲。方有詔賜以名。補右班殿直。已而以殿直秩卑。故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久之遷右清道率府率。故事。宗室無吏職。其遷無常期。朝廷有大禮。輒推恩進階策勳。凡三加恩。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年二十七。慶曆八年七月辛丑。以疾卒。其爲人內和外順。宗室佳子弟也。奔棋學書。人亦頗稱其能。娶李氏。禮部侍郎應機之孫。子叔頤。爲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悼王之塋內。于君之卒。凡十有三年云。銘曰。

皇姪孫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墓誌銘

皇再從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叔府。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保平。軍節度使德鈞。祖曰儀崇。使承震。考曰河內侯克明。母慕容氏。封清福縣君。君生十餘歲。補右班殿直。已而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君初賜名叔昭。避叔祖德昭諱。有詔改命。遷右清道率府率。明堂汎恩。授右監門衛將軍。始開國天水縣君。食邑三百戶。更大禮進爵。子益。封亦三百戶。嘉祐三年十一月乙酉。以疾卒。年二十五矣。娶曹氏。封金鄉縣君。無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君雖膏粱少年。然性溫厚。喜讀書。爲詩。其出入恂恂不逾節。君終享貴壽者。既天過早。死。又無後。不祀何耶。然其卒也。天子贈以大將軍印綬。其葬也。使者護視。詞臣爲之記。其于哀榮亦可謂備矣。銘曰。

有貴之勢。無待于賢。有賢之資。無愧于全。兩者遂矣。而黜于年。非命也耶。其誰使然。

皇兄故深州團練使承訓妻安定郡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曾祖。贈秘書丞。祖。贈光祿卿。父。利用。內殿崇班。閤門祿候。母金城縣君薛氏。夫人以大中祥符七年。歸于秦邸。稱來婦。年十有八矣。明道中。以恩封上谷郡君。皇祐三年。進封安定郡夫人。生子男五人。克勤。克儉。克禮。克孚。克懋。克勤。右屯衛大將軍。秦州團練使。克儉。右千牛衛大將軍。克禮。左侍禁。克孚。右屯衛大將軍。克懋。右監門衛大將軍。儉。並前卒。女三人。皆有鴻沐。封。然不嫁。讀老子書。居太和

宮爲道士。賜名曰道正。道昇。道仙云。夫人大王父。王父。三世儒者。習爲禮義。能知書。又通于音。溫柔慈良。母有多子。年六十六。嘉祐四年十二月壬戌。以疾卒。明年。權殯法濟僧舍。十月。葬汝州梁縣。凡宗室雖甚材。無事職于外。其言行固莫得而聞。而宗婦無外事于家。其莫得聞又益甚。然而視其奉祭祀。和宗族。教子孫。壽考且事。其實亦可知矣。銘曰。婦稱外成。亦允有命。或成或廢。未必皆幸。耶耶夫人。習善厥躬。來歸于宗。繼敬其封。魚軒象服。小君之飾。惠于皇天。以彰有德。有子有孫。肅何說說。其慶繩繩。其誨諄諄。六十有四。未足云壽。柔惠之風。是用貽後。

皇姪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夫人安福縣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曾祖。贈崇信軍節度觀察使。祖。文慶。贈左武衛將軍。父。承彬。內殿承制。夫人既世仕朝。廷。國門有法。而其性亦婉嫕溫厚。可以配君子。生十有七年。歸于宗室。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克周。克周。上從祖兄弟之子也。族近世貴。夫人能順以禮。既三年。封安福縣君。有子男二人。長曰叔何。爲太子右內率府率。次曰叔苗。爲副率。女二人。皇祐二年十月甲戌。以疾卒。于廣觀邸第。年二十有七。後十歲得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附其先祖姑云。銘曰。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禮妻大率縣君李氏墓誌銘

李氏。尚書都員外郎定之曾孫。國子博士京之孫。屯田郎中周珣之女。年十有七。以禮選納。爲克禮婦。事尊章盡其勤孝。上承下接。皆有禮意。族人稱其婦德。婦功。婦容。婦言。皆具之。慶曆中。封大率縣君。至和二年十一月丁丑。以疾卒。年三十有五。凡生七男九女。男曰叔杲。右千牛衛將軍。曰叔毅。叔滿。叔涉。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三人不及名。而天長女嫁右班殿直王定。次嫁左班殿直張從政。其二早卒。其一學浮屠。爲比丘尼。居寶聖禪院。其四尚幼。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先姑之塋。銘曰。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禮妻追封仙遊縣君李氏墓誌銘

皇再從昆弟之子。右監門衛將軍克禮妻李氏。皇城使高州刺史繼中之女。贈司徒斌之孫。贈驍騎大將軍訓之曾孫。年十有四。慶曆八年。以禮稱來婦。性溫惠。敏于女工。又善書。頗知爲文。其習好若此。非世祿及將家所爲也。凡生一女。早夭。皇祐三年五月庚午。感疾卒。享年十有八。以未及賜邑。封。詔特以仙遊縣爲湯沐。追告其殯。嘉祐五年十月。自京師歸葬汝州梁縣。附其先祖姑。而命詞臣爲之銘。銘曰。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禮妻常安縣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曾祖賈。東上閣門使。諡曰忠。祖亮。太子右監門率府率。父炳。泉州德化令。外族周氏。年十有六。以禮聘爲克常婦。克常于天子再從兄弟之子。曾祖祖父封皆至王公。親近族大。支庶繁衍。然夫人稱爲能孝其宗。沈靜謙順。樂于爲善。封漢陽縣君。至和二年十二月甲寅。以疾卒。年二十有九。生子男二人。長曰叔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曰叔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四人。二早夭。二尚幼。其殯于門封法濟寺。其葬于汝州梁縣。實嘉祐五年十月云。銘曰。王族縣縣。其麗不億。風教之首。亦繁內則。盧爲著姓。前世尤盛。有婉夫人。載其休令。歸于良夫。宗族以恤。有子有封。短年何吁。凡葬有銘。以視來裔。刻此堅石。闕于幽陵。

公是集卷五十三

墓誌銘

大中大夫行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公墓誌銘

公諱獻卿。字謙臣。其先河間人。晉永嘉之亂。徙居彭縣。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曰某。皆善儒術。不仕。慶祐其後。尙書取閔氏。贈太原郡君。實生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則公。公之初學。師友其兄。強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拜壽州考院尉。臨事明察。善鉤人情。推顯至于隱。故盜賊不敢發。發又輒得。人有告其浮屠出遊者。公擒其有奸。使吏拘之。而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爲有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護之。公至。爲說利害。復使使壁治兵。爲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然亦不至。官兵之在宜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三日。許之。民聞公令。知不久役。皆勤功。事如其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尙書憂。喪畢。轉大理寺丞。爲本寺詳斷官。遷殿中丞。知廣州。又換杭州。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關吏民不相能。訟繫不決。一郡恟恟。徒公知潮陽。鑄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

便之。轉屯田員外郎。大臣薦可爲郡守。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巡使。舉察稱職。拜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即位。公就官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繁。用之太奢。可減冗食及諸無益。引先帝爲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清衛兵。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三萬。尙書經費不足。公往示之。至則條廢舊弊。以新法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以兄爲鹽鐵副使。改開封府推官。會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換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奏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因入言之。天子議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委。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儲。終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方略。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貧者不憂云。遷以塞外武延川。本荒地。諸將請築堡壘。守之。公奏以謂生事不可許。已而寇果至。殺掠吏士。塞所鑿濶而去。轉兵部員外郎。遷京西。召對邊事。趙某可將帥。賜三品服。以兄沒當葬。求爲東南官。改福建。召還。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荆南府。進諫言事。上聽不倦。喜曰。卿不當往荆州。即日拜三司戶部副使。歷度支鹽鐵三部。轉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歲。授直集賢學士。知杭州。登石作堤。以捍江濤。水不爲災。召回。判三班院及銀臺門下省。出爲宣州。元昊畔。西邊大擾。詔書問所欲。施。公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府。改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憂之。以爲刑部侍郎致仕。聞其居杭州。即從徒二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歷五年四月十七日。終于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某日。葬歙州某縣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明郡君錢氏。柔淑知禮。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憲。某官。次希元。進士及第。早夭。次希及。次希忠。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秘書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爲人高明剛嚴。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輕重。其在京西。錢丞相爲許州。厚賓客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不說。又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師。開其端問公。公對曰。無他。世稱公長者。累階至大中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開國伯。食邑至九百戶。所與交遊同僚。多歷兩府事。而公獨不遂。可謂命矣。銘曰。俞之先世。基德相繼。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煥煥在官。歷試以難。富貴不愆。忠而好謀。天子是咨。功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老而休。亦不踰矩。其風孔高。以俾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實有子。嗣其盛。

尙書屯田郎中提舉亳州仙源縣景靈宮王公墓誌銘

公諱冲。字景儒。其先自太原遷宋。居虞城。祖化。贈太傅。考。贈太師中書令。子今爲顯家。故弗論著也。公少則好學。論議依名節。慷慨自喜。不與衆浮沈。士友多憚之。祥符中。舉服勤詞學。成進士。名得試校書郎。知興國軍。永興縣。父喪解官。服除。遷于吏部。試判優等。爲武安軍掌書記。授武昌軍。崇陽民陳廣。與人鬪。鬪者以他疾死。而吏劾廣殺人。議實大辟。廣亦不能自明。公據其狀以聞。有詔下旁郡。覆廣獄。廣卒無事。轉運使奇其意。欲爲之請賞。公辭不受。天聖初。改著作佐郎。知壽州霍丘縣。吏積不治。盜賊放橫。公使其百姓。鄧伍相收司。而以耳目一切糾發。老奸宿逋。歲中盡服。禽無脫者。徙蜀州晉源。改秘書丞。知陳留。當是時。章獻太后垂簾聽朝。而中人用事者。雖崇勳之徒。交通縣臺。借之意氣。以漁奪細民。吏不敢何。公獨以法繩之。請謁無所聽。大姓田滋等。由此懼。造飛語以紆利事。汙公。太后果怒。下公吏。使中人雜治之。訊掠甚急。欲公自誣服。公義不屈。寧必死。不肯少自下。獄遂不具。然猶半除名。徙雷州。景祐初。上始親政。盡

斥逐羅崇勳等諸附麗之者亦貶廢言事者多以公不事聞天子亦自識其名復起爲衛尉寺丞又詔盡雪向罪後勿用以爲負改著作佐郎知越州會稽縣都巡檢使張懷信所部兵亂百姓恟懼欲逃入山谷間公策其不足虞固請撤城門兵以堅衆心郡中由是安康定初復爲秘書丞通判乾州自元昊畔邊將數戰不利而民力以屈公上備邊禦戎等策及言復鄜州以實關中事遂施行通判華州月餘擢知乾州遷太常博士知洋州真符縣言民家失火舉族焚死公視其狀曰必仇者爲之教吏推迹其人與三日期賊果得一郡大驚以爲神明郡故無學公爲立黌舍收其子弟得二十三人親教養之吏觀聽悅喜由此彬彬然與于學與西州等矣遷屯田員外郎知秦州明年改都官廣德發常平倉以食飢者凡所活數萬人使者上其治爲淮南第一賜緋衣魚符改職方領南京留司御史臺就遷屯田郎中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受詔未行嘉祐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終年六十八後三年十月甲子葬某原初公起黃綬至二千石更四縣五州所居見紀未嘗官京師一爲陳留以剛直幾不免猶濱于死及復召士大夫翕然向仰之冀其且大用然遂汨沒不進未能如其意稱其量也自以道終不行而公長兄年九十矣以太子賓客謝事家居故求爲留司官以優游相從鄉閭怡怡如也有終焉之規嗚呼可謂篤于義知所進退不失其正者矣性不妄悅人雖窮困益堅于時人鮮所合而范文正公特知之數薦于朝其爲政也勇于當事與利若不及去惡如恐失之亦以此故仕嘗難進易退然其處之晏然未嘗以見色辭喜讀書屬文尤長于詩詩凡千餘篇讀之其志可見也夫人葉氏封蜀縣君三子長漢臣進士及第爲長樂令次真臣試將作監主簿皆能世其家者也次某尚幼三女長適大理寺丞尚額次適秘書丞孫珪其季未嫁某也公之甥也故于公之葬得敘其志而銘其哀銘曰

爲道者有言白則涅矣剛則缺矣嗟嗟舅氏涅而不變缺而不卷經其聲矯矯其行極晦而明其辱則榮孰不公侯孰不耄期人也天歟其止于斯我葬舅氏悠悠我思銘以藏之以寫我悲

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贈光祿卿杜君墓誌銘
君諱惟則字定國姓杜氏其先蜀人少舉進士不遇而其兄以尚書郎守睦州當先帝即位四方贊受命君亦奉其兄章上禮有司天子嘉之召試學士院得祕書省校書郎調合山縣主簿南雄州司理參軍稍遷德清江都令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南安縣徙知雷州是時邊管有大獄太守坐繫者千八百人吏民恟恐上下莫自安百姓廢業而夷獠素易吏狙伺重輕轉運使患之以獄事屬君君願海風一日至郡下條其情狀悉罷遣千七百餘人而取其尤桀惡當坐者具獄上廷尉朝廷皆是之吏民賴以安改太子中舍通判漳州賜緋衣銀章又改殿中丞通判杭州乾興中轉國子博士知處州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年老自表分司南京因家于雍丘君爲人溫厚和易與人交尚信義久而益恭其言必踐之不爲虛詞以導悅人亦未嘗斥人過至于仕宦視公事如私親百姓如家人苟可以便之必商度處畫使得其宜而後已不求爲名故所至見愛去之輒見思及其謝事歸居也鄉里慕仰之稱爲長者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贈太僕卿夫人某氏封某縣君四子長某早卒次子某次子某次子某三人者天聖八年同歲進士

而君夫人尚書考無恙兄弟既成名還家拜慶一縣往賀之車馬塞里巷士大夫以爲榮君隨其少子官淮陰明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享年八十二未及歸葬夫人長子次子諸婦諸孫相繼又卒貧不能自還且三十年叔元乃克舉君之喪葬于某鄉某原而盡附其餘實嘉祐五年七月甲子云叔元固善士孝慈有志節自其官于朝數以令請贈君官至光祿卿然叔元之事親其設心以謂必己之所自盡者然後憐于義是以其得反葬爲難且久矣銘曰

以仕必才耶致位一州不爲卑矣以壽必仁耶至于耄期不云微矣嗟嗟杜君樂易信厚長者之規矣實有良子實收實食謂天不可信于此乎視納銘其丘以詔後世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
公諱河字楚望姓張氏其先出留侯子房三國之分紘仕孫氏由是爲江南人其後居鄱陽者曰子員子員生瑤瑤徙建安之浦城瑤生厲厲生大王父從晨從晨生曾王父贊贊生王父諱鶴生考環自王父而上皆仕南唐不及見天下之平公考見天下之平而早世不及仕故不聞于時公之孤八歲矣雖幼知感慕沈靜不戲狎異于他兒少長發其家書讀之勤志強力期以文學成名當是時楊文公以文章名一世于公鄉里外姻也因起從之游游楊氏之門者常數十百人而公以才見稱祥符初舉進士甲科得試校書郎知撫州臨川縣再調睦州遂安縣治皆有聲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平陽縣遷殿中丞母憂去官服除知涇水縣轉太常博士通判溫州賜緋衣銀魚莊獻稱制張曼以舊德用驛僭亂法公上書請出是補外事雖不即行然士大夫忻然向之擢御史臺推直官轉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嘗奉使決大獄朝中稱其平丞相李文忠公善之拜侍御史數月呂文靖復入相二人者不相能爭于上前以謂故事三院由中丞薦不當以執政用出公知信州既至又移福州歲餘乃復召還言事引大體正得失而已不苛細充開封府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改三司鹽鐵判官出爲淮南轉運使賜金紫轉工部郎中復入爲鹽鐵判官假諫議大夫使契丹還言敵情慢疑有非常宜救邊爲備既而敵果以兵臨境求關南地如公策屢歷二年加直史館知陝州明年轉刑部郎中元昊入涇原敗葛懷敏數十萬之師關中震驚兵少不足自守朝廷不暇遠發使中貴人即曉諭之問遽四路歸成悉還補其闕兵久乘塞自以得生歸與妻子相見復驅之就死地人人怨呼以言相激拔刀躍焉且欲絕河橋爲梗中貴人無若之何疾馳入陝以詔書屬公而去吏民感懼奔走公單馬出城矯詔諭之曰賊已出境受詔諸軍越邊營毋得差池衆見公之易也帖然皆歛兵就道莫復誼譁于是范文正公經略關中梁丞相奉使延州皆奏議以公權事合變消亂止禍宜厚其賞朝廷不能用契丹復修好除邊關備使公河北轉運使初保州以被邊故戍兵廩賜厚他處及張旌之爲轉運使議有所增損軍中怨之相率殺守佐閉城反諸將聞變爭欲急攻城大兵會城下幾十餘萬公獨不聽曰兵驕故作亂耳民不反也攻城必多所殘百姓何罪且城未易攻與之相反覆諸將不能奪乃登東關門呼首惡者諭以禍福使出降衆皆踊躍投兵杖再拜曰公活我願見詔書面縛後旬餘天子爲遣近臣受其降卒全一城者公本謀也猶以事不先覺貶秩知汝州富丞相宣撫河北封敕不下曰張

某有謀功。乃當賞。奈何奪之位。然天子以聖例皆貶。故不許。公為人溫恕仁讓。在朝廷。向無所說。稱爲厚長者。至臨急變。勇銳堅決。以身蹈不測。處之不疑。其治軍旅。應變畫策。能任大事。雖宿將無以校得。失。百姓賴以安。豈所謂仁者必有勇耶。移知宿州。初。陳恭公有所愛吏私屬。公不聽。及其在位。因事左遷。公都官員外郎。監宣州稅。士大夫由此惡之。不平。干其免相也。乃復得工部郎中。知廣德軍。又遷刑部郎中。江南東路轉運使。召還。判三司戶部勾院。未幾。自請治明州。有詔視三路轉運使。歲滿。當入朝。因上章請老于蘇。天子許焉。用其少子爲州從事。以便奉養。初。公以材進。數試繁劇。有異效。世許其任公卿。其後失意。更不遷。而新進常輩。名位頗多。超處其右。自丞相以下。數稱其功。理其枉。然終不用。十有餘年。他人爲公恨。而公處之晏然。未嘗與色辭。性廉。不治家人活業。仰俸祿以生。而厚于宗族鄉黨賓客。所資養周給。稱其意厚。初。不計有無。及其歸家。居也。囊篋無餘。所居幾蔽風雨。飲食或日闕。亦不以累其志。改其樂。嘉祐五年某月某日。無疾卒。享年七十有八。積階朝散大夫。勳上柱國。夫人魏氏。封某縣君。子三人。皆孝謹。諱。太子中舍。既。太常博士。諱。則州從事者也。女五人。皆嫁名家。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之寶隆山。吾聞有陰德者。有陽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若公之德多矣。殆亦其後且大乎。銘曰。仕繁其達。進退有時。嗟我張公。長者之規。排難解兵。洞然至誠。不伐不矜。棄功與名。富貴磨滅。令德則長。惠之在人。世以不忘。穹隆之葬。公則有子。宜爾子孫。尙食廟祀。

朝散大夫殿中丞知汝州葉縣尉郭君墓誌銘

君諱耿。字仲操。吳定人。祖曰審交。父曰昌業。世傳鄭氏禮。皆不仕。君受學父祖。祥符初。以經中第。得。上元尉。歷永定軍司理參軍。霸州錄事參軍。甘泉令。遷建雄軍節度推官。知永濟縣。丞相沂公鎮魏。善其政。奏徙大名。大名治城內。事尤劇。歲滿課最。得見上。拜權永清軍節度判官。初。丞相率其屬連奏舉君。可京官。期必得之。而纔稍遷。丞相以爲賞薄。知其有親。更教其弟子融辟君監光州茶場。便奉養。數月。以憂免。其後服除。爲蘇州觀察支使。達官鉅人。薦君材能于朝者。前後十餘章。詔書省。著作佐郎。知靈丘。頃之。移閬中。遷太子左贊善太夫。代還。除葉縣。未行。又遷中丞。慶曆八年十一月五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五。君爲人廉直。不阿勢。附俗而內恕。有愛故長子爲政。其在永定軍。人有殺死于路者。賊不得。其子疑怨家所爲。詣吏辨訴。吏以子言名捕。訴者接之。證逮。詢。因無以自明。君察其不真。訟繫待訊。而急白守丞請捕。賊守丞怒曰。司理侮法耶。何敢爲死罪解脫。遣他據與司理雜治。囚。答掠數百千。因不勝痛。誣服。具獄待報。君猶守之。不聽。人皆爲君懼。明年。博野縣捕得真殺人者。舉郡大驚。衆乃皆伏。及爲永濟縣。當契丹使往來道。自先帝與戎約和。結兄弟。歲時聘問。一以敵國禮待之。使者入境。天子使中貴人候逆饋勞。冠蓋相屬。其有求市。令所司調與之。以見中國廣大。厚其歡心。而少從旁縣賦取。嚴迫。令長稽緩。不如意。輒勒以違制。文移倉猝。百姓騷擾。歲歲苦之。略比軍興。而縣吏鄉與。亦利得其勢。侵漁細民。其敝蓋久。及君至。爲設方略。飲食供張。百物皆豫備。待使者過。縣有所調取。不復及民。民便安之。王丞相由此知君。其始至閬中。歲大旱。郡守希轉運使意。不聽民訴災。民遮君自言。君即詣府請之。猶不許。因趨出。悉取民所訴。

狀屬吏。以令錫其租。而公文上轉運使。轉運使初不悅。後無如之何。文丞相守成都。聞而嘉之。更分遣官屬行視兩川郡縣之被災者。皆奏除其租。獨閬中由君免于流亡。而上恩浸淫至于東西川十有餘萬戶矣。君晚升朝。贈其父大理寺丞。母崔氏仙游縣君。位雖不大顯。世守榮焉。娶薛氏。封高平縣君。先君卒。子五人。女四人。初。君仕宦。過汝陰。樂之。築室焉。君既沒。三歲。十二月丙申。諸子奇奇。京。蘇等。乃以君及高平之喪。葬懷音鄉之高原。以成君志。奇舉進士。與子同歲。孝友慈祥。予甚知之。故予得銘其葬。庶幾不朽云。銘曰。學如其才。有以顯親。仕如其職。有以便民。壽兩厥年。夫又何怨。卜處于此。實惟君存。蓋古別子。百世不遷。尙越其延。施于後昆。

翰林學士吳君前夫人趙氏墓誌銘

翰林學士吳君長文之元配趙夫人者。賓州信都人。父立仕爲遂平令。家頗饒于財。憐其子。爲擇所從。至年二十。翰林君尙未士。治孔氏書。王氏易。通達有聞。而遂平賢之。以女子之。夫人既歸吳氏。事尊章。迨及祖姑。婉孌敦恪。執勤左右。夙夜不懈。雖居其宮。未嘗有惰色。吳氏甚貴。夫人不敢有私財。自其所服服玩器用。百物者。苟可以備家費緩急。無所愛。以故族人無內外小大。皆歸其賢。翰林以經明選于禮部。闕。福州古田尉。廣信軍判官。夫人皆隨以往。人謂其去舅姑之側。當少暇。自寬。而夫人滋益恭。猶其故時也。觀其志不爲遠近有所顧作。雖賢士大夫咸不能矣。寶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疾終。年三十二。其後翰林以廉能升王制。又舉賢良對策直學士。天子用爲諫臣。遂掌制命。召爲學士。顯貴得封其妻。縣郡君。而夫人不及封。人皆爲之恨。夫人凡生一男二女。男曰環。有至性。其幼也。未能識其母。長而思慕。哀有過于人者。今補太廟室長。長女。嫁秘書省著作佐郎胡稷臣而亡。其次。嫁泉州司法參軍王孝寬。初。吳氏自齊之禹城徙北海九世矣。由曾祖而下。葉碑未葬。翰林卜其地。得東阿之魚山。鄉孟相原爲古。嘉祐四年十月。告于朝。遷會祖妣王考以葬。而舉夫人之喪。以從。曰。生不與我同其樂矣。死若有知也。其謂于祖姑。尙獲其志焉。銘曰。女得其歸。婦宜其家。不幸不淑。悲如之何。夫也差之。子也承之。嗣于祖姑。萬世其事之。

有七矣。六月乙酉，以疾不起。開詔贈左領軍衛將軍，自始賜名至于終，積階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官侍御史，策勳上騎都尉，蓋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曾祖廷美，秦悼王，祖德雍，廣陵康簡王，父承亮，磁州防禦使，母杜氏，初其出就外傳也，尤警速成，有所授學，未嘗不以忠孝爲言。磁州賢之，謂其左右曰：「此我家寶也。」性多所通，于書畫音律皆精，過人。比其卒，尙未娶，故無後。明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其先王之墓次，固有苗而不秀者耶？叙其行事，以塞詔旨，以表其闕穴，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罕石記

皇姪孫叔罕者，慶歷五年五月八日生，生五歲，以乾元節，與宗室子弟皆上壽，得召見，因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正月十三日，有疾卒。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曾祖德雍，保信軍節度使觀察留後，贈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顯川郡王，祖承矩，莊宅使，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父克膺，右監門衛大將軍，柳州刺史，母劉氏，其葬雖以殯，然自致至，猶使使者以王命督視云，謹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疾石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疾，其父克膺，右監門衛大將軍，其祖承矩，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其曾祖德雍，贈中書令，顯川王，其母楊氏，其生以皇祐元年八月，其賜名以五年四月，其卒以九月，其他官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葬以嘉祐五年十月甲子，實附其高祖秦悼王之園，有詔刻其世繫于石而藏于其墓，所以異宗室之恩云，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季培石記

皇姪孫季培，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克己，右千牛衛大將軍，祖曰叔詔，右屯衛大將軍，賀州刺史，父檢之，右千牛衛將軍，檢之于悼王五世矣。季培之生以嘉祐四年三月，其世次上從祖兄弟曾孫之子也。最遠，生月餘即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贈兼官檢校，皆如故事，所以優宗室長子，異其禮。其年十月八日，天死，厝延祥院，明年十月日，葬汝州梁縣，有詔刻石，識其轡云，謹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持之石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持之，至和二年六月三日生，生一年，以宗室長子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嘉祐三年八月十八日卒，厝于延祥佛舍。又二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先王之塋，曾祖承勛，贈宮苑使，宣州刺史，祖克構，贈邠州觀察使，新平侯，父叔察，右千牛衛將軍，母王氏，持之于天子爲再從曾孫，其屬益已疎遠，然其所以愛厚敦睦，禮秩如一，將長養而富貴之，不幸早死，命也夫，謹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履石記

皇姪孫履，至和二年十月二十日生，嘉祐四年乾元節，用家人禮上壽，見省中，賜以名，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階光祿大夫，加銀印，青綾校國子祭酒兼官監察御史，勳武騎尉，所以寵秩之甚厚。其年七月三日，感疾卒，蓋生五歲矣。下殯也，墓遠未得葬，厝禪惠佛舍。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附于其先王之墓，曾祖曰德恭，追封高密郡王，祖曰承慶，循國公，父曰克絢，右屯衛大將軍，母王氏，無命號，此其世系

公是集卷五十四

石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舍石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舍，上之再從姪孫，曾祖曰德彝，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顯川郡王，祖曰承錫，左屯衛大將軍，楚州團練使，父克闢，右千牛衛將軍，母曰吳氏，陳留縣君。嘉祐元年十一月己丑，生于宮邸。二年四月，以宗室長子賜名，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厝奉先佛寺。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古之道，天下無生而貴者，故雖王者之子，猶勝衣冠而後爵之，然亦任以事，責以職，時有不能以恩全者矣。國朝變此制，公族雖疎遠，皆以官祿富貴之，而終不任以事，使之必全，其待長嫡又加異，故叔舍未至能言而官矣，然亦天遇早死，豈固有命耶？謹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壯石記

皇再從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率府率，兼御史上騎都尉，贈左領軍衛將軍，克壯，字構之，慶歷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生，生四歲，詔賜之名，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又四年，上祀明堂，宗室之助祭者，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不問能與未能，勝衣冠，皆賜爵進秩，由是遷右監門率府率。嘉祐四年，年十

也謹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播石記

皇從祖兄弟之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率府率。兼殿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克播。字伯芳。廣陵康簡王德雍之孫。磁州防禦使承亮之第十一子。母杜氏。以寶元元年十二月。生于宮邸。慶歷二年。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後遷右監門率府率。加兼殿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幼聰悟。機速。有成人之姿。磁州愛之甚。日課使學書。未嘗有倦色。其用法頗得古法。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感疾卒。年甫十有二。權輿奉先佛寺。後十二年。當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曾祖泰悼王之塋。是雖于禮。且無後。然天子猶以族人之愛。使使者護葬。事同臣爲之志。以成人之禮處之。可謂厚也已。謹記。

皇再從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化之石記

皇再從姪孫化之者。右監門衛將軍叔曠之長子。祖曰克己。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曾祖曰承壽。贈均州防禦使。武當侯。化之以皇祐二年九月一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年六月二十一日。病不甯。嘉祐五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先王之園。是古所謂無服之殯也。然其禮亦備矣。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率叔曠石記

皇姪孫叔曠。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德恭。衛州防禦使。祖曰承壽。南作坊使。父曰克基。右武衛大將軍。母曰扶風縣君宋氏。以慶歷三年始生。生五歲。始賜名。遂以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上祀明堂。復以恩遷右監門率府率。初出就外傳。知愛書。事筆硯。不類諸兒。皇祐五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十有一歲矣。殯普濟佛寺。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從其先祖之兆云。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曠石記

皇姪孫叔曠。其父曰右屯衛大將軍克純。其祖曰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承慶。其曾祖曰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高密郡王德恭。德恭之父則秦悼王。故叔曠于上。爲從祖兄弟之孫。生五歲。則賜以名。及官。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而疾卒。實至和二年九月十日。猶以成人禮殯。祥佛寺。後五年。乃葬汝州梁縣其高曾之墓兆。實嘉祐五年十月。日云。謹記。

皇姪孫故內率府副率叔曠石記

皇帝再從姪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叔曠者。贈國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鄆川郡王德恭之曾孫。贈武信軍節度使。觀察留後。遼寧郡公承佑之孫。左武衛大將軍克諧之長子。母曰馮氏。皇祐四年四月四日生。生旬日。以乾元節。預宗室。皇子何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五月二十日卒。遂厝于昭聖禪院。嘉祐五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從其祖秦悼王之塋。是誠不幸而天矣。然而其生有爵。其死有歸。其葬有誌。是猶以成人之禮居也。豈不亦幸耶。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率叔曠石記

公是集 卷五十四 石記

六五三

公是集 卷五十四 石記

六五五

皇姪孫叔曠。慶歷丁亥十二月二十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皇祐二年。上祀明堂。用汎恩遷右監門率府率。至和元年十一月九日。以疾卒。始八歲。厝于東興福佛舍。曾祖德恭。衛州防禦使。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高密郡王。祖承慶。和州團練使。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父克基。右千牛衛將軍。母樂壽縣君高氏。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附于先王先公下塋也。然以親親恩錄。其義已厚矣。謹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衛將軍叔曠妻高年縣君王氏石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衛將軍叔曠妻。高年縣君王氏者。西頭供奉官漢寶之曾孫。右班殿直從周之孫。三班奉職溫恭之女。年十有六。以禮成婚。至和二年。封高年縣君。明年六月庚申。得病死。殯奉先資福院。後四年。嘉祐五年十月某日。葬汝州梁縣。上于宗室恩厚。其子孫服屬。雖遠。苟勝衣冠。能趨拜。無不命以官者。王歸爲叔曠婦。安富亦樂矣。然不能成子姓。甫三歲而亡。其命也哉。謹記。

公是集原跋

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句名。天下士者。率曰今韓愈。而歐亦規意自名者。予退索其師友淵源。得所謂公是到子與歐文館往還。所以致賀訓迪甚具。劉子誠詠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竊怪永叔抱負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受抗顏博喻者。法當如此乎。于是悉取其經小傳。權衡百工。同道諸篇。觀其破去百氏。離異。光澄演迤。則廢發乎周末。鄭魯之遺音已。其規模不但漢也。嗟乎。是歐陽子之所以敬學者歟。其後蘇轍。雖執其見。公長安曰。是出于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蓋由亦曰。今之伯夷。不可尙已。宜乎高風絕學。近世成不知貴。或相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異有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視于凡兩紙。予爽然有異。嗚呼。將猶是意。抑亦有所偶也乎。無事亦有所勉也乎。丁亥仲冬望日。西蜀九華子員某書。

彭城集目錄



彭城集

劉放撰

- 卷一 賦十首
- 卷二 賦五首
- 卷三 五言古詩六十五首
- 卷四 五言古詩七十五首
- 卷五 五言古詩六十首
- 卷六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 卷七

- 彭城集目錄
- 七言古詩五十五首
- 卷八 七言古詩五十首
- 卷九 五言律詩八十八首
- 卷十 五言律詩八十六首
- 卷十一 五言律詩九十二首
- 卷十二 五言律詩一百七首
- 卷十三 七言律詩八十一首
- 卷十四 七言律詩八十一首
- 卷十五 七言律詩九十二首
- 卷十六 五言長律五十九首
- 卷十七 七言長律十首 五言絕句三十四首
- 卷十八 七言絕句一百三十六首
- 卷十九 七言絕句五十六首
- 卷二十 七言絕句五十九首
- 卷二十一 七言絕句六十九首
- 卷二十二

彭城集目錄

制誥六十三首

卷二十三

制誥六十首

卷二十四

奏疏十七首

卷二十五

表二十一首

卷二十六

表二十首

卷二十七

書十一首

卷二十八

啓二十五首

卷二十九

啓二十八首

卷三十

啓二十九首

卷三十一

啓三十三首

卷三十二

記十二首

卷三十三

論七首

卷三十四

序五首

卷三十五

行狀一首

卷三十六

神道碑一首

卷三十七

彭城集目錄

說一首

行狀二首

墓表二首

墓誌銘六首

卷三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三十九

墓誌銘八首

卷四十

雜著二十七首

目等謹案彭城集四十卷。宋劉敞撰。敞字貫父。號公非。與兄敞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敞未冠。通五經。博覽羣書。沈作詩。其簡亦曰。國朝六經之學。自賈文元倡之。而原父兄弟爲最高。司馬光修資治通鑑。自辟所屬。極天下之選。而任史記前後漢書者。敞也。其知兗毫二州。以不能奉新法。黜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秘書少監。鑄銀草制。極稱其詞。其後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孫覺。胡宗愈。蘇軾。范百祿。交薦之。言敞博記能文章。政事倖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乃召拜中書舍人。蘇軾草制。稱其能讀典墳邱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其貌也。曾鞏祭文。有曰。張學博敏。超絕一世。雖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但聞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登廷不知。有問于子。歸如得師。直貫傍穿。水決矢飛。一時皆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應揮。云云。蓋一時廷評士論。莫不共推。即朱子于元祐諸人。自洛黨以外。多所不滿。而語錄云。賈父文字。工于華傲。學公羊儀禮。亦復稱之。豈非敬學問博洽。同章與雅。有不可遏抑者乎。史載所著諸書。有文集五十卷。五代春秋十五卷。內傳國語二十卷。經史新義七卷。東漢刊誤四卷。詩話二卷。漢官儀三卷。芍藥譜三卷。今所存者。自詩話以外。惟東漢刊誤。散附北堂本後漢書中。未見孤行之本。芍藥譜亦僅而不亡。文集則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俱作六十卷。明文淵閣書目。有彭城集十五冊。不列卷數。今所傳三劉文集。僅有公非集一卷。凡時四首。文二十三篇。蓋綴拾于散佚之餘。多所闕漏。即宋文鑑所選者。且不盡載。其他可知。至以劉顏之輔弼名對序誤屬之敞。外舉尤屬顯然。殊不足據。今檢永樂大典所載。篇章尙富。蓋即據彭城集收入。謹擬拾排比。釐爲四十卷。較之原書。所少不過十之一二。與新編其兄敞公是集。鉅製鴻裁。舊觀幾復。在北宋諸家中。可謂超軼二孔。而憑陵兩宋者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彭城集卷一

賦

宋劉敞撰

鴻慶宮三聖殿賦并序 (宋) 此賦見宋文。與永樂大典原本。互有差訛。今校改。

臣伏見陛下追述祖考。崇奉明祀。新作三聖殿。以昭孝明功於天下。臣以文學中第。忝試官祿。書目觀盛事。不敢以鄙薄自給。輒作古賦一篇。以歌詠盛德。昔靈光景福之作。世稱其美。然其所謂狀大不出雕刻。實積文彩之雄。雄而已。又盛道工人之巧。民力之衆。材木之多。金玉之偉。臣以謂王者有作。則必智者獻其巧。壯者輸其力。山林不敢愛其材。府庫之聚。皆所供億也。是物理之常。不足以夸大臣。愚竊陋之。若夫天命廢興之際。聖王授受之符。非敏智通達。未有能究知其始終者。固難爲寡見淺聞者道也。臣竊大之。是以略所陋而張所大。不敢仰希風人雅頌之列。庶幾有其志云爾。蓋上帝之所以選建明聖。命以天位者。乃所以享德而報功焉。未有德盛於前。功播於後。而其子孫寂寥。千載無聲者也。賢哲所說。六籍之云。雖其著於有虞。功莫隆於五臣。禹平水土。夏桀以家。司徒后稷。是敦是食。隆商與周。歷載數百。皋陶大理。五刑以明。於其苗裔。乃興於唐。若夫豐淳。耀以攸司。奏廉民之鮮食。

彭城集卷一

彭城集卷一

三

楚山烈澤。膏肓妖息。鳥獸咸若。草木允殖。固伯益之力焉。天報以位。俾棄周繼。於其子孫。匪祖不紹。去火即水。叛禮尙刑。法以慘急。然猶兼六國。一天下。而不知變於初。二世以幾。非天不相朕虞之後。乃其否德。得罪於祖而斷棄也。惟伯益之功未報。是以大命復集於趙氏焉。五代喪德。九土分裂。海水橫流。民用墊溺。島獸昌熾。黔首失職。滔滔惑惑。蓋若洪流之未闕。於是太祖乘火而帝。繼益之功。天祐吉士。曰惟商丘。是爲星火。大辰之居。亦曰明堂。布政之由。出潛離隱。或躍在淵。以有九有。百度正焉。削穢截亂。出民塗炭。風揮日舒。天地正觀。荆蕪吳蜀。楚越梁冀。傷感懷仁。奔走失氣。懼強者執服。柔從者加賜。太宗承之。真宗成之。登封降禪。矢直砥平。巍巍乎遠三五而儔儔。彼漢魏之瑣瑣。曾何比京。夫伯益始掌火而底績。茂宋以火帝。與于火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可推而類也哉。且夫積功以凝命。而創業。因物以附土。由土以建號。樂以反初。禮不忘其本。是故作於原廟。建之別都。三聖鼎列。大廈以居。以答景貺。以昭成功。俾子孫知厥所由。億兆仰德而不窮也。厥後烈風雲雨。電雷震曜。傲戾於下。蓋炎流燒。天子愧于大異。反己正德。伏念七年。乃其有得。曰天以錦訓予。而以威震予。依類託諫。予敢不信。夫政不變。不足以日新。禮不修。不足以化民。天之示人。若曰政禮之敝。雖祖宗之爲。猶當勿憚乎改更。於是詔三事。飭九卿。和布撥於舊政。載損載益。以承天統。以舉聖職。夫既天行而日白矣。乃復闕宮。獎夫神衷。三后在天。對越上帝。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罔億奇麗。所以使宮雘之勿踰也。清閒宮密。又鬼神之所都也。聖百圍而置。度千仞以架棟。擇一木於萬章。今願餘養者。猶衆。殷饒人之僞。獻巧而林立。今真不心誠而實用。互長麗其如城。今闕重門其似洞。鑿其如星。今條備屹其承重。如鳥斯革。今誠可憚其將動。闕陰房之密靜。今雖六月其必寒。闕陽榮之敞麗。今蓋中夜而已。且涉廣除而徑上。今每百盡而一級。歷青瑤之疊滑。今曾不得而側立。願風雨之在下。今足以避夫燥濕。良非人力之所爲。今宜鬼神之攸集。於是使夫設色之工。後素之巧。想象形容。圖寫必效。夫其龍顏日角。天質之顯昂。今臣乃今知異人之異表。於是駕鸞輅。登玉糾。千乘萬騎。雲動而景附。今想平生之豫游。旂常續紛以繞。今健鼓軒轟。簫管發而鳴。維魚龍之奇技。今婉婉曼曼。延於道周。百神紛而並迎。今出闕闔而御夫龍舟。爾乃川后靜波。屏翳息風。舳舻相銜。若複道之延屬。今互千里而相通。百工備官而夙設。今掉夫龍呼而奏功。惟吉行之五十。今餘日力而靡靡。既屈既止。威儀若初。以幸夫壽宮。乃即前楹。以修祀事。威神如在。望之可畏。彈金玉以備用。壽飛潛以薦味。帷帳簾簾之安。肆几杖筆研之儲。一物之蓋闕。今所以廣孝思而盡心志也。守臣侍祠。罔不勝飾。既事而旋。闕而莫覲。列仙之僊。僊僊之倫。迎神頌祇於其側。若夫祝融重黎。相土閼伯。固已喜動乎魄。情見乎色。謹清蹕而瞻盛德也。巍巍大哉。不可得而記已。且夫天命之不忘。人主之大寶也。祖宗之有繼。子孫之勿替也。茲聖王所以正統垂業。超商邁周。卽嗣錫羨。貽厥孫謀。使萬有千歲。得以睹風而承流也。遂作頌曰。崇崇商丘。大火主兮。曰宋之興。道是配兮。建邦設都。以有九士兮。有皇上帝。明德輔兮。伯益之功。遂不可忘兮。三聖承承。有烈光兮。奕奕雍雍。神廟翔兮。胥千萬年。尙無疆兮。

彭城集卷一

二

可殺兮，固前修之所營，眇抽思而成章兮，庶來今而作程。

基賦

惟夫太極之未判兮，圓方渾而無際。絳物生而有象兮，適置同而立異。迨數起而滋滋兮，紛萬變而多事。此奔基之始置器也，於是乎經緯縱橫，封豨遠遁，包寫吳之度數兮，極厚地之疆理。局有上於方畧兮，信宇宙之異此。念巧歷所不能究兮，茲古今所以甘心而不已也。否白黑之相反兮，習寒暑之進退。事我登而彼虛兮，況生殺之與成敗。智詐假然而並用兮，莫不矜多而務大。有一言可以行之者兮，惟見幾而得先。衆蚩蚩而我隨兮，乃收功於萬全。伊昧者之弗察兮，雖服膺而拳拳。變應變而赴敵兮，常操末而實順。或敗形已兆兮，力闢未悟。忽焉顛仆兮，乃悔其辨之晚暮。與覆車以同軌兮，孰若易轍而遵路。或狂快小利，死生契闊，雖得僭於錙銖兮，而外勢其已奪。或決機兩陣，閉不容思，彼多算其寡然兮，既先據於便地。爾微敵而致果兮，顧自壯而隕斃。論茲藝之微眇兮，奄衆技而首出。語之有道兮，用之有術。誠巧拙其天子兮，莫可得而寄一。貴不能得之於賤兮，又況老者而不屈。太上貴德，服不以力。審布置以陰陽兮，謹裁度於繩墨。故操之者無抗，詐之者必北。其次狙詐詭爲，奮其詭算，或見易而守難兮，或取近而先遠。雖僥倖而全勝兮，亦蹉跌而事反。磨精心而極意兮，每隨手而應疾。貪彼虛之可乘兮，忘己力之未實。竊冀幸於弗期兮，故雖捷而逾失。何度量之相越兮，乃倍蓰而十百。甘受責而無辭兮，雖三五而不敵。或騰口而攜詐兮，或匿智而叵測。或同行而習熟兮，或旁觀而少得。或乘勢而亟捷兮，或銜利而加惑。故每警於用兵兮，擅順略於籌畫。必知己而知彼兮，保常勝而有獲。

詆風穴賦

背緣右洛兮，維汝漢漢。左界韓鄭兮，前關魯陽。陵丘曼延兮，土膏豚良。生植遼茂兮，厥天且長。咨飄風兮，胡很而狂。乘冬肆威兮，怒號以常。通靈夏夕兮，日月奪光。宇宙昏惑兮，顛倒玄黃。折枝排根兮，松桂毀傷。衝空動健兮，披戶登堂。獸亡其曹兮，鴻鵠失翔。問誰尸之兮，底此不祥。曰茲穴之詭異兮，竊神之機。幽險窮奇兮，狹中不爽。鼓舞蜚廉兮，招搖南箕。平居無事兮，淫樂而爾爲。歷九州而遐觀兮，孰樂土其若此。獨蠻夷之僻陋兮，乃自古記之矣。邇炎州之荒忽兮，汨大海其千里。上霧下潦兮，墊隘瘴癘。魑魅羣遊兮，樂人之死。蓄爲風風兮，瘴毒流癘。扶濟瀾山兮，舟航靡毀。歷日旋時兮，然後得已。西極曠蕩兮，陰積無垠。流沙不波兮，瀚海無泉。五穀不生兮，蓬萊蕪蕪。熱風之來兮，天地黯昏。觸肥爲瘠兮，四肢若燼。亦幸有老瞿之先知兮，嗚呼而告言歸。命野獸兮，匿焉得存。彼鬼方之幽昧兮，固宜以然。慨中土之與鄰兮，不僻不偏。胡穴神之忍兮，固蔽以頑。用夏變夷兮，至于越蠻。外百里而不同兮，茲邑獨爲匪民。帝之高居兮，臨照在下。虎豹服仁兮，九閭莫阻。巫咸上懸兮，帝命斯許。巨靈夸娥兮，幹其絕脣。拔山投石兮，北海之漭。大野夷夷兮，八風攸敘。號令專一兮，莫予或侮。康常聖時兮，維民所取。穴神雖悔兮，夫孰閱汝。

彭城集卷二

賦

（案）此序公是篇，以律賦列之外集。今略徵其意，故以律賦列第二卷。

車陶戒舜在知人賦

惟舜德所以大，聖非自爲，其與人而同者，蓋擇善而從之，執兩端而用其中，志存樂取，見一行而莫之禦。衆登遐遠，緬思古人，實惟虞氏，審萬物之備我，體至人之無己，蓋夫虛善以勸，則自用者小焉，與人同功而任事者貴矣。察言好問，但見其聞斯行之，明目達聰，孰有夫怨乎不以，若乃耕稼以力，陶漁是親，試諸難而興事，納于麓以明民，然後驅歌之所屬，歷數之變身，曷注惜之天若，奚持循之口斯，夫何爲哉，徒正面而恭己，弗可及已，常稽衆以從人，且夫羣於人者，物莫能離，同於善者，德有常主，故我總萬彙以兼載，人自一言而汎取，克協于帝，是以謂之重華，尙論其人，斯弗忘於稽古，譬夫山嶽之高也，其藉以紉，江海之大也，其受以虛，蓋與其足已而弗及，夫孰若忘懷而有餘，求福不回，願明德之若此，樂告以道，雖寸長之失於然，則一心之所謀，其智也淺，一力之所濟，其功也鮮，故道莫貴于因衆以事，德莫大乎與人爲善，不然者，安得備徵在下，九男順而服從，登庸受終，五臣與而不顯，大矣哉，不賢不盈，不伐不矜，肆昊天

睿命，實德姓之與能，是以如氏承風，開昌言而垂拜，子淵希德，聆介善而服膺，世之人行已也，專改過而容，以出衆兮爲可任，以遜志兮爲必信，然後知善與人同，巍巍乎其斯以爲舜。

五星同色賦

德配淳古，祥開上天，五星之色同矣，四海之民晏然，驗以璣衡，察齊曜於七政，偃夫金革，啓昌運於千年，眇觀乾文，俯稽皇國，伊天事之常象，何聖人之合德，時也，懷柔乎窮髮之北，服叛乎流沙之域，人迹所及，萬寓於焉，太尊和氣致祥，五緯由之齊色，觀夫寥寥太清，垂文降精，靈臺考象而有舊，保章啓占而可明，遠而望焉，若連珠之並彩，陳其數也，告縣區之偃兵，且夫仁義修則金木爲之興祥，禮智用則水火由之凝祐，蓋五事者莫若信，載四象者莫如土，倬彼天明，粲然物覩，候其色兮若一，問其名兮有五，克明克類，喻王道之無偏，不縮不盈，狀君德之周普，是以海內蒙福，羣生大同，機變之令丕顯，稼穡之事從隆，豈特候於建星，當太初之定歷，聚于東井，告漢祖之成功，非皇求于列星，惟星依于帝者，非星私於我皇，惟皇化于天下，赫赫垂象，巍巍純嘏，察其軌道，黎民仰首以觀，平眩彼交光，瞻人推策而知也，甚矣哉，天之鑒人也，明於視，德之逆祥也，捷於聲，何精禋之哲哲，顯神化之冥冥，彼候以非烟，紀輪囷於雲瑞，占於半月，驗光華於景星，語象則幽微，推數則疎遠，豈若考五精之同色，知七兵之盡偃，方將升中而告成功，視大道之來反。

不愧屋漏賦 以君子慎微心無所愧爲韻

噫，治身莫若慎獨，求仁在乎表微，故屋漏之不窺，則君子其庶幾，誠而明之，雖戶白之甚，還禮無違者，豈顏厚以蒙諷，考垂訓於前經，達嘉猷於載記，謂夫仁也，非顯沛之可捨，道也，非須臾之能離，故中庸之爲善，欲內外之同致，然而十目所視，惟恐夫知其不欺，一室之間，獨至人可以無愧，斯蓋擇善固遠，閉邪惡深，非曰鬼神之處，儼如師保之臨，仰瞻西北之隅，曾微物覩，內省光明之德，同誠余心，且夫資之深者，處之安，爲之難者，行之慎，故不爲顯晦以殊節，出處而易信，達黃中之理，常誠若以存誠，念陽厭之方，豈僥焉而終吝，乘謂之微，以其弗見，世謂之隱，以其弗聞，蹈先覺而秉哲，無愆德而集勳，運之足以治下，遠焉可以事君，謹爾燕居，自獲申申之樂，仰夫匪隱，罔貽負負之文，向若讒謝鄰幾，仁亡由己，昧知非乎伯玉，遠好學於顏子，則雖志深嫌奧，寧足道於多慙，名或升堂，亦深虞於可恥，是知觀大者莫若小，責有者始於無，則善惡不能以理奪，賢愚不可以智輕，美子思之著書，誠爲治本，稽衡后之興刺，彼實迷途，異哉，闕奧之間，尋墨之所，猶內深乎戒惕，而外齊其居處，則夫朝廷鄉黨之中，復何虞乎失步。

雖蟲小技壯夫不爲賦

古人之賦，詞約而旨暢，今人之賦，理窮而文壯，原屈宋而潤澤，下卿雲而流宕，豈所謂言勝則道微，華盛而實衰者哉，觀夫緯白經綠，叩商命宮，以富麗而爲主，以澀亮而爲工，家自以爲游二南之域，人自以爲得三代之風，差之毫釐，瞽瞍無異於畫虎，得其糟粕，殆有甚於雕蟲，亦猶樂府之有鄭衛，女工之有紉紵，悅目順意，蕩心駭耳，里人詠嘆其繁聲，婦女咨嗟其絕技，亦何足薦之宗廟，獻之君子哉，若乃託興禽鳥，致

情勢，上則慷慨乎宮室，下則吟詠其笙簫，且子虛大人之文，無益於諷諫，靈光景福之作，不出乎勸喻，故白玉不毀，珪璋安取，六義不散，體物何有，夫殘機爲器者，匠氏之罪，判詩爲賦者，詞人之咎，亦奚足以計得失，辨能否也，是以子雲以無益而自悔，枚舉以類得而既賦，故曰童子之功，壯夫不爲，且使孔氏用賦，仲尼刪詩，則賈誼升堂而不讓，相如入室而不辭，然無益於王道，終見譴於聖師，豈非君子務其廣大，世人競乎微小，故爲學者衆，好真者少，非龍變乎詩書之林，曷蟬蛻乎塵埃之表，必若明敦厚之術，閑淫麗之塗，言必合乎雅頌，道必通乎典謨，亦可謂登高能賦，宜爲天子大夫。

敵弓賦

昔桃弧棘矢，成周所以服荆楚，檠箭石弩，明王所以來東夷，伊敵弓之在御，亦厭賈之同歸，想夫極北窮髮，千里無草，殺氣之門回復，植物於焉凋瘵，風霜凜乎無期，冰霰積而皓皓，非剛強不能以自存，故有生而必老，粵有衛校，是惟陽幹，託嚴谷而挺本，擢雲霓而上冠，理堅厚而密緻，根盤深而交實，鷹隼擊於其傍，鵬虎嘯於其畔，伊猛毅之攸司，雖探擗而可憚，爾乃蓄以斤斧，附其膠漆，切切象以潔白，簞飾樸而柄，錯良金於拊中，續鹿斯之殊質，豈既弛而不張，諒有直而必屈，乏繭絲之爲組，乃裂革而加裘，雖機質而可喜，得漢巧之十一，矧夫俗本射獵，士習縱送，騁良驥而夸勇，腰數矢而備用，馳突乎荆棘之林，闐乎獵兒之衆，擇肉而後發，先得而命中，皮毛爲之飛處，滋味得以衆共，莫不興利而除害，便己而自事也，豈比夫繁弱之爲分器，大屈之爲宴好，頗高之堅，和氏之寶，載嚴美於史冊，歷千古而擅巧，亮萬俗之異便，吾安得較美而定客好，有素而稱曰，懷柔以禮，攝服以德，遠人是以來賓，大弓爲其寶，戰向使賦武不競乎金革，文告不行乎邦域，是弓也，足資乎凶器，彼人也，孰匪其敵國。

岐子望可及。隱約清淺流。大帆交間津。長風輕回舟。不怨道路遠。所憂到無由。世主自甘心。仙者非有求。老萊隱窮楚。因與時世隔。事歸怪車轍。夜起避山澤。若人不可見。況肯低顏色。安知棄臺下。一旦三千客。西邊竟不還。嗟哉少良畫。

讀黃寺丞十月十三日寄原甫詩因同作

寒日流短明。涼風起秋色。嗷嗷鴈晨翔。悄悄螢夜織。節物感旅人。天地亦行客。心事已如翁。但知頭未白。黃公青雲氣。鳴鶴振六翮。成紀獨不侯。長沙遠遺蹟。賣瓜青門外。種豆南山側。浩歌寫窮愁。我預聞損益。外事來無涯。開口笑不得。惟當林下遊。相存度阡陌。

讀董子溫詩八首

佳魚樂潛深。智鳥不遠飛。達人避形役。逝與風波辭。逍遙彭澤下。聊然三遇資。好酒豈難情。讀書不求解。天眞任自我。淳白忘機穢。鼎鼎世上名。百年竟何賴。嘉樹每交陰。時鳥初變聲。欣然環堵居。自覺軒冕輕。子亦萬天民。千歲同此情。馬隊待賢士。久知喧且卑。周生自曉悟。但謝仍舊隨。豈若田畝間。尊酒時賦詩。時命昔大謬。賢傑同隱淪。陶公晉卿族。晚節恥屈身。躬耕抱羸疾。嗟哉獻賦勤。道術既分裂。人人得其偏。丹青照千載。始覺真檢全。爾時揚仁風。到今猶懷然。貴生未必益。徇名良自賤。區中共茲處。形影相與適。神釋乃超然。遺真於此得。靈輿過山野。萬山微雲客。既無軒冕拘。詎可形骸索。富貴能畏人。千秋但慙色。

偶作

時命有通塞。百齡皆偶然。流行自非我。底滯亦在天。人知信百齡。陰定不可遷。苟云有所繫。朝且猶僊年。天地無窮期。百齡未爲絳。朝且不可期。人事皆具前。所以賢達人。放心無所懸。萬途以一究。會理事復偏。六月淮水深。南風阻歸船。客行厭滯淫。親朋限長川。至言莫與聞。達理誰爲詮。無以謝羈愁。聊作言命篇。

效白公詩

不得起厭心。厭便住不得。不得作難想。難即去不適。厭生情疾棄。對面爲怨賊。難結貪著因。轉腳落沈惑。上士雖自然。知慧金剛力。中人勤增除。補闕還環隙。行真到門返。饒真看人食。欲驗齊死生。且觀居官職。默坐念逝者。身存至頭白。起行觀病者。身健有餘力。出門視勞者。身閒免事役。入鄉閱貧者。身足飽衣食。寓形天地間。幸已不失職。奈何不自休。汲汲復戚戚。大鵬翔九區。轉動悉偏窄。鶴鷄集一枝。隨意翻羽翼。馳光無停留。騁馬方過隙。君看北邙山。貴賤一真宅。

效蘇州古調詩

於人無舊新。相見常爲歡。本不作崖岸。中亦非斷絕。實懷自了事。羈邑無曠官。豈惟競勉力。退亦絕聞言。觀者以爲稀。不自知其然。吾聞西方觀。風世常有緣。將此會中人。厚德無難怨。文人諱異術。且以儒事論。孔聖不可及。孟氏固所尊。軻云創業易。成功則在天。乃知古今士。無有能與賢。達人同衆人。不肯妄自尊。

彭城集卷三

五言古詩

擬古六首

南轅適郢都。日與冥山背。重生與徇名。夙昔不相待。藝薌采薇蕢。芝製蘭爲佩。遊樂天地間。安知一身外。麒麟關大荒。日食晨見沐。夷齊餓西山。吝嗇爾胡罪。澤陂生芙蓉。映此蒲與荷。彼美不可逢。憂心滿滂池。行樂在及時。株林起離歌。歡宴采渠央。國門擁干戈。巫臣視不悟。室家嬰禍難。謀已既不忠。孰能爲君多。趙王飛龍駕。翔翔紅天關。塵土暫反顧。金玉高如山。自喻同適志。超遙亡愧顏。安知馬服子。軍破不得還。前亡四十萬。後復圍邯鄲。虛盈固天理。循環乃無端。覺寐已不殊。何況百歲間。嗟嗟道傍子。黃金非所安。秦昭登西山。慕與火帝游。類林刊喬木。昭世爲博籌。富貴良未厭。夸耀世知尤。投龜詎蒼蒼。楚靈輕九州。漆窮乾薪旁。衆散不可留。徘徊饒山澤。覺失涓人嘲。新王固有命。玉衣孰憂囚。嵯峨三神山。浩蕩仙聖游。金臺冠絕景。玉果垂千秋。龍伯日已侵。巨鼉幸無憂。波濤各一隅。但見雲氣浮。

古意

牛刀割雞雞未足爲深恥。奈何狐父戈。資以斷牛矢。魯人稱家丘。會計當而已。郢匠不揮斤。其質久已死。棄心若松柏。潔志如雲霧。松柏摧爲薪。雲霧晦春陽。乃知丈夫勇。萬物無以方。賜令不受命。恨也安得剛。

雜詩

重生世所同。徇利良獨愚。嗟彼韓子安。事千金珠。沈身九重淵。脫死驪龍胡。得失覺寐間。危哉悲矣夫。九方焉知祥。相也終愛如。雖同國君食。乃在棄公衡。假也命使然。願原亦多娛。荆山有奇璞。貴乃和氏傳。連城距云多。一視以爲優。攜擊向都市。光彩傾天球。雖無指瑕累。願得千金售。驚詫遠自反。閉匿成千秋。豈忘待時意。欲往仍過留。凡目陋至寶。後生異前修。蒼蠅翅多變。琥珀石仍先。收萬一人我欺。永爲神物羞。

樊遲請學稼。尼父已深愠。安知連城守。權醢殿最間。周公無森酒。用是垂大訓。願得烹弘羊。耕織始安分。龍伯釣鼈時。連六方自快。事緣貪餌起。上帝獨何罪。土疆日侵削。形軀仍舊殺。纍餘數十丈。尙足令人駭。寄言靜舉人。努力事機械。何當大荒野。與爾競行邁。

齊有梁丘據。晉有樂王糾。據說愛嬰嬰。糾欲殘叔。二臣變兩朝。事君爲悅豫。景有尙賈志。據逆以爲助。平失有善心。糾乃速其去。母以據爲賢。易地則同趣。丈夫處世間。必有遇不遇。豈無覺者乎。正色君亦悟。區區嬰幸徒。何忍就朋附。

伯夷餓首陽。太公封營丘。同時海濱人。將老歸西周。世故弄難量。後王異前修。徒讓千乘邦。不如畜陰謀。良知命分然。何怨復何尤。塵埃采薇時。益使考者羞。自茲森雄人。日日希公侯。

盧舟適誰往。飄瓦殊暫然。伎心自無怨。豈必絕世賢。握火欲提人。唾空不至天。一心抱區區。萬事長可憐。佚女處瑤臺。豐肌豔皎皎。端令鳩爲媒。告我以不好。猶嫌令人悲。自悔辦不早。如何問雄鳩。僞巧豈可道。野人構茅茨。樑柱樗作棟。不意棄章材。一時同見送。拓手百尺長。連轉萬鈞重。斤斧欲安施。棄置因無用。本是絕世姿。胡爲與衆共。臧孫被惡名。魯侯失其位。軒冕非不尊。家富馬千驥。不用子家驢。而棄柳下惠。未饒諒何爲。矧論仁與智。竊位良足羞。乃復爲君設。

雜興

阿衡年八十。雖肝事莊紂。仍夸少年日。自謂美無敵。與子不同時。雲落復異域。人事雖萬殊。近者猶可測。類類與白頭。何日好顏色。

讀李某詩(案)題爲讀李某詩。而詩止讀李某之事。獨有最誤。

李其峻。蜀人。生長西北。赤髮如蠟毛。僅能爲漢言。筋力勇自負。馬上帶兩騎。作賊十數年。身有百刃痕。冰河不用舟。羊革隨輕軒。危厄輒自脫。天幸尙得存。過壯忽自悔。竊然歸漢恩。徒家汾水陽。百口蒙輕溫。拜官隨立功。鐵列上開門。封侯未可量。專城誰復論。已見秋將軍。堂堂樞府尊。由來功名際。鳴鶴歸皇闕。

富貴百惡除。詎聞銷點髮。豈與詩書士。履屨不敢奔。終身蹈薄冰。衆口猶喧喧。

王四十歲見舅氏所錄外祖與日本國僧詩并此僧詩書作五言

滄波浩無涯。洪濤際朝日。安知鮫魚淵。而有邑居室。便風送來帆。夙昔多人物。始信天地間。見聞豈云悉。惆悵蓬萊說。胡爲浪自驕。夷倭與倖離。九譯迷彷彿。書問願已同。紙墨存落筆。俛仰六十年。舉指不任屈。好事見君家。聞詩初未失。杜鄴富小學。平遙知祖述。鄙老獨何能。執書幾涕出。

偶題

且出輟事歸。終年長役役。自顧若有營。誰言了無益。少小不如人。老大轉衰僻。昏忘復相仍。十事不一憶。勞心非所長。但覺安坐食。使我忍燒瘧。不如學勞力。勞力當自耕。自耕還自織。百畝爲己憂。雖憂乃易釋。

喜雨和任判官奉呈太守(原註)先是司天書上四月朔日食。及是大雨不見。

愆陽歷冬序。入春日光赤。原野爲之焦。無復青膏麥。明廷卹農功。詔旨懷愍惻。誰能共此憂。惟良二千石。肅祠遍羣望。百神潛率職。迅雷出深淵。密雲會將夕。應龍不無神。女媧罪所極。滂沱浹宇宙。變化幾瞬息。矧茲顯穹意。豈獨垂沛澤。嘗聽君平言。以茲消薄蝕。周宣成陽事。往往在簡籍。不聞二美具。介福逾萬億。三農未相出。自此豐黍稷。使君憑熊軒。勸耕駐阡陌。上客歌吉祥。清文綴環壁。我豈墮壤翁。不能知帝力。斐然遂成章。聊用同悅悌。

贈周員外郎

東望去鄉里。白首還舊邱。曾無高蓋車。願爲夸者羞。歲晏東皋田。躬耕方薄收。知君近有道。足以無外求。次韻和王平甫贈張舍人(原註)王時在城東佛會讀書。將還事。與吳呂推官過之。

通物樂自任。濟時常後安。戢翼思迅風。騰翮慕驚濤。天書進康良。大器綱目寬。頃來中林士。繼踵青雲端。王侯輕綈氣。錦繡羅肺肝。念當五鼎食。肯甘一瓢餐。

著書成摘摩。脫劍橫鑽干。孟明已焚舟。康頤方據壘。閉門謝塵軌。釜魚朝未殮。竟完藉古力。已使同學歎。鳳池響鳴珮。芸閣峨高冠。忘年義已深。縱橫劇流轉。處臺逾轉丸。廣廷來風清。落日微雨殘。泉爲濯涼既。佳樹聊盤桓。長歌瀟蕭輟。大壘樂殊盤。事爲端木子。於此道旁觀。

閨雨

山上田萬頃。江中水千里。東流自瀾漫。早苗日焦死。惜哉不能救。地勢正如此。雲雷未興滯。蛟龍困泥滓。昭回雖在天。歎息真已矣。

君子行

君子貴自然。不爲時俗觀。升車不廣欬。卽席不蹙頰。疾驅不驟轡。高張不急彈。塵埃視流俗。中立何可干。顏生處陋巷。求仁得所安。簞食一瓢飲。孔聖推其賢。

雨中

丹桂更東嶽。白壁傾斗粟。況茲風雨朝。泥潦填牆屋。敗甕方生魚。并日能薄粥。始知軍旅人。陋巷本自足。

寧見子桑時若歌復若哭

游景靈宮

漢家新年宮，玉宇黃金階。回廊起層城，高閣橫蒼崖。飈凌拂星斗，廣除霽塵霾。清渠寒泉交，盛夏涼風潛。火雲赤宇宙，道遠若燔柴。幸茲清涼遊，復此朋友偕。前殿朝衆靈，瑄玉茲禋柴。願予塵土姿，進拜增慄齋。掃庭有餘潔，酌水欣素懷。並坐俯墜珥，長吟翳高槐。丹青四壁畫，構輿自軒闥。千年羽化人，志怪非齊諧。始知慕神仙，自顧輕形骸。聖賢幾吹呿，寒暑一病痾。學道賴遠復，養生知有涯。悟真覺理勝，適志忘事乖。伯陽推谷神，莊叟稱安排。英風靡蓋壤，遺蹟欣吾儕。飛雲肆冥鴻，拘井嗤沈蛙。虛心自茲得，歸去顏色佳。

惠州豐湖

昔在葛稚川，求爲勾漏令。丹砂頗易得，羅浮聚仙聖。窮荒非人情，適己自無競。千歲若須臾，斯人已遼邁。忽聞惠州守，修舊有佳政。漲泉作豐湖，百頃湛明鏡。菱荷爭秀發，魚鳥恣潛泳。新晴日已多，耕耨樂其盛。高齋面空闊，寫影窮綠淨。長嘯來清風，炎蒸亦無病。勸農本勸農，爽豁賴怡性。寧須學神仙，豈必謝朝請。明臺運合浦，夙昔人相慶。君有近郭田，足繼甘棠詠。

柘湖

南嶺浮柘山，嘗試問水濱。桑海幾未久，蜃壘茲爲神。昔聞仇池穴，上有牛女津。物理寧可窮，空齋舟楫人。

東關山水

青篲望不極，連峰如置關。不知清溪水，漾漾出其間。孟夏江水深，溪清正西還。崖根亂石多，散激聲潺潺。雜樹色相映，密竹不可刪。造幽覽衆妙，撫事清心顏。洄洑自多魚，網罟羅前灣。幽人閉上方，綠逕纔可攀。嚙昔新安江，嵒嵒龍門山。目擊暫有遇，絕勝猶班班。客程非趨時，淹泊寧所艱。少留盡餘興，更伴浮雲閒。

坐嘯亭納涼

長嘯振林木，半空驚鶴聲。清風蘋末來，孤月海上生。坐久物色改，如有神仙迎。

東芻

東芻食駉驥，斗水活蛟龍。轅下雖可哀，泥蟄未必窮。解驥就衢路，借龍起雷風。寥寥四海廣，去矣君安從。

題常寧黃令灑然堂

叔度萬頃陂，清濁誰能料。割雞用牛刀，吾亦寄一笑。示我林下詩，筆力勇奔峭。故知才者心，玩好必同調。岑岑青玉竿，千百壯非少。清風掃埃塵，日影金色照。環墀發寒泉，霜劍初脫鞘。枕流不枕石，俯仰窮聰眺。上堂梵唄聲，空寂總衆妙。茲亦忘言徒，領理會其要。翔禽竟來集，孤猿遠相嘯。不作問鷗翁，刻意湘雲帟。

十月一日

十月西北風，肅肅天雨霜。節物感人多，客子心內傷。心傷鬢髮變，引領望故鄉。故鄉多喬木，丘壘生白楊。柏葉自宜翠，草根今已黃。且思歸陽陂，暮憶栖後岡。況此佳辰朝，都邑事有常。平明重城開，車馬如飛翔。貴賤同一丘，苦艾連石羊。慟哭胡風悲，一豁沉痛腸。奈何守微祿，局促限一方。驛官固非孝，捧檄固已狂。

曉曉聊自抑，涕洟浩沾裳。

吹臺

梁王遊賞地，喬木空白雲。無復歌吹響，況乃麋鹿羣。梵刹擬化出，山河如綺分。北望十二衢，佳氣正絪縕。賢者而後樂，固如孟柯云。感此多遠懷，因之濯塵紛。聞君已先我，攜手皆能文。置酒臨滄流，披襟迺南薰。由來登此臺，寂寞誰獨聞。慷慨作歌詩，悵然哀古人。千載豈不遠，忽如波沄沄。適意正在飲，無爲惜醺醺。送歐陽永叔留守南都白水帝鄉里，大火天明堂。王都異豐鎬，原廟崇高光。畢命繼三后，商邑正四方。保釐自古貴，僉曰朝論昌。前旌鳥畢旗，左佩麒麟章。既途亂鏡吹，先路交壺漿。風物盛山東，令人憶游梁。緬然嚴鄙徒，賦筆嘗慨慷。廢池掃清冷，舊苑開荒涼。終留相如坐，一件麋鹿翔。

竹牀

炎光裂厚地，江漢如燔湯。閉戶樂甘寢，婉孌在一牀。問我何獨爾，愛此編竹光。側身照琬琰，熱手循雪霜。有時萬里夢，倏往浮湖湘。遂令傲軒冕，翳日憊下堂。昔聞負暄老，意欲夸天王。我亦悲世人，燠熱趨道傍。

南窗詩

習靜覺自逸，養恬遂忘儉。始知一席安，不比千乘忝。微風觸喬木，清氣襲珍簟。心空物莫喧，神超夢無檢。簾飄散望回，絃歌欣與點。彼哉晉楚富，吾道安用擯。

抱書南窗下，日午天光亮。陰陰夏木長，翩翩巢禽逸。因之省疎慢，亦喜就閒曠。散帙寄忘懷，曲肱從所向。臨文眩今古，撫事難歡悵。勞形竟何爲，有心得非妄。釋卷忽自娛，收視已神放。遠從華胥遊，卻立鈞天上。萬緣皆皆空，至樂了無狀。悲哉俗學徒，頭白迷歸向。

登慈佛寺（原註）宋大師造，號宋老見者。

清溪淺瀨裏，嘉樹大盈抱。古寺向百年，地幽景榮好。連峯拱蒼翠，秋雨洗穹昊。客至登高樓，西風動衰草。雄姿昔未遇，針鋸殆將老。豈知風雲期，草昧及天造。杖屨城下邑，傾囷載金寶。良知積困約，固不慰枯槁。銘勳久猶存，餘烈漫浩浩。空餘祇樹園，常此伊蒲禪。階除稍蕪沒，梁棟乍傾倒。願覽爲徘徊，物化那能道。

築室種樹

築室非我鄉，種樹非我廬。未嘗三年淹，勢力豈不虛。遠嘉叔孫子，去故情若初。此意人不知，嗟哉賢大夫。

和王綬道贈高七植竹

人言植物中，唯竹類有德。虛心道所存，外勁體自飾。風霜不改陰，一何金玉色。丘澤無變根，還如古人直。繁花豈無實，所得矧鸞食。卑枝亦可栖，不許鷦鷯息。爲君裁管籥，於此諧金石。爲君度短長，於此齊尋尺。（原註）非歷志，十丈爲引，用竹爲之。濟川倚巨機，扶老杖輕策。大厦莞簟安，射侯弓矢力。乃知天材美，固待君子識。飽聞崑崙秀，盛說瀟湘碧。豈曰生不遇，念當厚封植。惟君傲聲利，心遠地更僻。擇交獨此君，開筵如三益。清風共忘言，明月爲莫逆。還當掃塵榻，會待遺名客。

沙伊水宿寶應寺

日夕車馬煩，路絕臨清伊。雲光與水色，極望相逶迤。飲馬清冷泉，涼風吹人衣。白石可歷數，遊魚仍俯窺。淺灘乍露棠，榜舟亦遲遲。古木號亂蟬，白鳥時獨飛。上方兩高閣，向水雙朱扉。迢迢懸煙霞，安得有雲梯。冥投中峯宿，四山凝夕霏。鐘鳴衆僧寂，孤燈明翠微。

彈鳥

夷羿射赤日，靈然落天衢。獨成萬世名，皆曰播九鳥。傷人慨時俗，臂射妨四隅。誰能鷁鼓聞，計校死與枯。執謂黨類類，莫黑相爲徒。何用知蛙雄，攘肉爭離呼。控弦非百鈞，投丸匪明珠。棄捐不俟時，距比墮華珠。矯翼似知機，回空如改圖。但使庭戶清，何必殘爾軀。念無網羅禍，寧當怨除驅。吾輩正深沈，嘉木多相梧。雲夢映朝陽，會待鸞鶴歸。

雪中退朝與諸同舍登驛閣

密雪降空曲，天作白玉京。都城百萬家，漠漠浮雲生。東帶羅陽鶴，鳴帝開承明。脫身塵埃外，自覺肌骨輕。歸從諸仙子，笑語來蓬瀛。仰望宸府高，天祿鬱崢嶸。步登雲霓表，俯視朝日晴。寒門杳無涯，珠宮聯五城。珍木皆後凋，冥鴻亦同聲。還因蘭閣風，共此夷曠情。

清遠閣

平湖侵危臺，天水相近入。氛迴古嶼間，空闊衆境集。大邦屏東南，開府記百十。勝遊雖日來，面勢忽遺背。龍聲紹豈弟，敏政常暇給。喜聞棟梁新，甫見規模立。橫空跋扈聲，轉迴愁巖岌。居然心意會，似匪人謀及。草樹亦增華，神明非舊習。青疑夕霏翠，冷激迴風濕。去鳥指眼飛，潛鱗視幽蟄。蓬生貴夷曠，外物辭宴執。舉壇正欣然，蒼波仍可挹。雖云吏隱最，世復登賢急。徒使棠樹詩，千秋意相襲。

歲寒谷

高松含悲風，綠竹帶凝雪。碧落翻怒濤，深崖墮寒月。蕭條非人境，合沓隱城闕。爽氣露草木，精神立毛髮。初無隱居迹，似爲吾人發。世事誰得相，相從理餐宿。長松過千尺，好餘萬丈材。上有積雪翻，下有清風來。四時景常好，六月凍不開。何事吹燕律，獨令陽氣迴。

過開元寺

晨霜發喬木，初日明廣庭。俯巢鳥鵲鳴，步逐蒼苔青。即心百慮盡，遺境衆獨醒。安禪到無悶，看畫圖已經。梵音騰湖波，幡影垂流星。天花雨貝葉，帝網飄鸞鈴。勝緣託澹遠，法界俱清冷。世喧暫回首，但覺塵冥冥。

久旱

山城帶嵩高，常候嵩高雲。雲與似焚柴，雨注如翻盆。田蕪數百里，下澤猶平原。雖有耕鑿勤，不如應霖恩。哀此民生微，所賴獨狗仁。乃知丘陵外，獨有五岳尊。今春苦淫霖，宿麥幾虛存。迺夏乃不雨，窮秋氣如燔。衆龍杳無靈，巫鼓空塵奔。豆苗落爲蕪，藜莠乘冬溫。黔首困粒食，或有茹草根。賣牛供租賦，不忍聞此言。此事亦神羞，誰能叫其關。登高望遠峯，正見朝暉昏。

彭城集卷四

五言古詩

寄題漢中三亭（原註）時伯父守漢中

梁山屏西南，漢水相縈帶。古惟千騎居，今亦一都會。守邦多偉人，按節森大旆。治聲我家貨，能事斯亭最。蒼峰上盤雲，清川近瀉瀨。隅分地俱勝，鼎峙勢爭大。扶危新棟梁，增舊加粉繪。功成人不勞，事得文無害。長塗擁行轡，高宴羅羽蓋。開筵攬錦繡，勸客喧學類。陪遊暫望回，請賦嗟自鄙。安得凌風翰，徑厲褒斜外。

養生

世自不乏我，我亦安嘉時。形骸與軒冕，冉冉相背馳。守約道可學，戰勝心自知。雖無一朝樂，亦免終身悲。

崑山

茲山本無玉，而有崑丘名。若人東南秀，遂馳終古聲。藍田亦若初，荆山高不傾。嗟嗟九厥骨，千年不重生。正月四日燕飲江氏

獻歲發春陽，青燐煥城邑。羣公三朝暇，冠蓋如雲集。主人高陽老，（原註）江氏北人。饌客素豐給，開門陳

盡歸。從使來者入。春盤具柔蔬。香稻進玉粒。高談劇傾波。縱飲甚吸汁。戰戰效軍實。度曲備風什。歡窮最
不空。願惜馳景急。東風卷初雨。決瀉天地濕。震雷動龍蛇。稍復離幽墊。而我獨何爲。無聞既三十。人生行
樂爾。身外非所及。

五行王相詩

長生不我欺。幼學每自堅。沐浴薰蘭芳。呼吸朝霞鮮。冠帶錫紫皇。左右賓列仙。臨官太清上。拜謁玉案前。
帝王固陳迹。聖智不足覩。養容了成稚。白髮倏更玄。病笑留侯晚。妙許成子賢。死者不復作。塵埃殊可憐。
墓隨侵人居。海水爲桑田。絕跡自此遠。飄飄周九天。胎化兩珍禽。羽翼爲我先。養志幸有成。眷言慰自然。

自蔡河至陳州

舟行過林樾。密樹相排擠。仰視青冥天。飛鳥猶不移。臨流方浩歎。照水分雙眉。三十有二毛。中腸默興悲。
除日令休吏。官曹停簿按。深居念幽光。忽忽自興歎。七十稱壽翁。我今已過半。時命豈不知。胡爲此羈宦。
況茲山野性。放蕩破崖岸。應接人事間。何時無勝跡。屢爾小雅章。慳爲朋友怨。忽傳故人書。遠道情不聞。
上言久別離。下有加餐飯。贈我新詩篇。金碧光凌亂。鸞鷟不離羣。龍虎謝縶絆。乃知隴上塵。不及蒿下鷗。
往事那復追。來今猶可陳。終當頹水濱。躬耕爲爾伴。

之官廬州初至懷真寄原甫

家居非不歡。祿仕亦豈急。愧身無所勞。而茲養生給。方剛幸未艾。勉勉冀有立。爾智無遠圖。報解席云及。
聖教非一方。吾愚寧妄執。所懸鶴鳴微。不過枝與粒。悠悠我之思。去去異鄉邑。大江浩東流。客愁莽交集。
登船眺洲渚。眼色際日入。飄飄離昔然。恨焉寄茲什。

將之官清水李廷老來會探韻得光字

四十身無閒。吾官省中郎。未嘗學治民。釋假銅墨章。置我所讀書。低心課農桑。況此戎馬間。屬國皆軍先。
隴山一何高。綏寧正相望。聚糧三月過。始厭西路長。故人矜我勞。置酒客滿堂。同知後會難。慨慷俱畢觴。
天弧射狼星。旋頭爛熳光。分我一漢節。繫取穹廡王。

江南曲

江南多芙蓉。水綠看最好。輕舟浮江來。白露秋意早。露白秋已曙。游子行未歸。采香欲誰贈。但見羣鷗飛。
鷗飛不避人。思我平生親。當親而還疎。悵望空水濱。

題歐陽永叔新鑿幽谷泉

江南多名山。少有琅琊比。琅琊盛泉石。曉得幽谷美。將非造物者。留以待君子。乃知智且仁。必好山與水。
公有高世材。此山共森峙。公有濟物心。此泉共清泚。泉始居地中。隱焉未如此。今爲萬丈流。近自一勺始。
東浮滄溟廣。下益松檜喜。奈何公之惠。及更屬千里。安得從公居。曲肱偃吾几。安得從公遊。枕石洗吾耳。
是非付天壤。寧事如脫屣。當爲谷中叟。肯爲軒冕起。

君居衆人裏。有如珠玉然。世疑假渾沌。我識真神仙。獨抱滿活意。不爲勢利牽。少留衡門下。談笑忘吾年。

題園樹

看花前日雨。吹葉昨來風。羈旅淹留際。年光瞬息中。今朝雪消後。重見樹梢紅。

先泊龜山夜聞後來者

秋鴈去極浦。寒星落遠山。太虛混茫外。舉動有無間。中夜數聲磬。孤舟何處還。

次韻和蘇子瞻贈王仲素寺丞

龍虎不受羈。鸞鳳不啄泥。仙人雲濤觀。俗子閭巷迷。念昔喜讀書。五車號門扉。東瞻讀津涯。西顧分町畦。
博物排籙鳳。誦賦嗤雌蜺。軒冕不克求。舌在徒問妻。世事莫相告。恭虛但攀稽。頗有逍遙篇。爾來頗思齊。
道真本微眇。至言乃筌蹄。登氣中夜存。大方列角圭。勉從赤松子。定有青雲梯。非若朝市門。強力相排擠。
晚夜王子喬。如得照水犀。因之喻蘇耽。衰暮毋噬臍。緬思瀛天柱。雲白風淒淒。築居留四鄰。與子參杖藜。

次韻和原甫登寶智寺上方院二首

訪舊起廢境。賞心如此回。平川似曲沼。崇閣象層臺。前驕經林藪。飛蓋凌崔嵬。漏遲日向永。景照春已來。
卽事有餘勝。懷古常興哀。寥落江都宮。壯麗安在哉。方昔盛歡娛。寧知名已頹。一詠宜春賦。慨然爲停盃。
夫子信與點。賜也敢望回。遙知成春服。復此登春臺。一水近清淺。衆峰遠崔嵬。林端白雲暎。竹下清風來。
谷深驚徐囀。川迥屬仍哀。賓至賦樂胥。觴行咏康哉。詞鋒與醉墨。餘響若底頹。何以喻珍奇。繁露將玉杯。

次韻和張屯田新年六十九

春風數盡九。節物都非舊。幕府省文書。增除減奔走。慵憚啼鳥喚。老藉高花誘。前林通杖屨。小樹動簪帶。
喜逢張公子。七十健少有。解吟長韻詩。不避盈樽酒。因倉年穀實。鄰里均石斗。樊園畦隴成。餘力到花柳。
長爲子孫主。聲靈數百口。

人日同弟姪會賈夷叔遊射東園和仲淵以退之弄字韻次用

官情本編旅。節物猶戲弄。欲見林下風。初開水濱凍。登高舉遺俗。剪綵隨衆用。喧和暢四體。杖履率羣從。
觴酒從我來。林塘復君共。捷奔判死生。勁弓嚴縱送。新篘綴高柳。潛穎發枯藟。天空鴈相喜。泉深魚始縱。
馳光若漫漫。來事常怱怱。君看飛雲陰。既去不可重。

從劉園至澄心寺

春泥稍已熟。鵲鳴天氣新。野竹自有徑。空林不值人。悔將車馬來。鷗鳥未可親。

獻歐陽永叔

毛生重九鼎。劇孟雄敵國。布衣未易輕。壯士多感激。遍讀近古書。仰求當時人。膠絃非工聲。直釣良苦辛。
舉世無與游。行且三十春。豈乏富貴士。相視猶埃塵。屈指東諸侯。側聞廷中臣。霜毛九皋鶴。絕足大野麟。
往者移太常。正氣橫蒼旻。連翩少垂翼。浩蕩橫縱鱗。天衢自茲亨。要路實有津。諫疏必焚草。王言榮如輪。

雲霧入關阿方牧事遠巡豈惟圖憂實固是材致身南金一鎔鍊荆玉成礪礪少留股肱郡不廢廊廟珍
道悠任適重文雄聲益振指掌五代輪藻鑑登門賓信陵處左乘程子傾蓋親意氣已然諾許與忘舊新
孤劍離廟廟丈夫不意貧願曾敵繼袍賦託孤緒鄉往無飽叔知那離夷吾仁母令箕山客洗耳茲水瀕
初冬晨起作四聲詩

霜風吹簾櫳天高明星曙鄰雞三號呼林鳥皆驚飛嚴城開重門危冠馳輕肥疎櫺徒安眠隆冬方無依
右平聲

營居依蓬茅在我願願微陽輝餘朝溫野景有遠想年華無淹停倦首已古往全生誰爲賢偃仰與快掌
右上聲

山林何時歸陋巷似好惡通衢皆高軒竟歲謝飢問行歌聊逍遙衣敝信命分殊勝東塵埃勢利強自困
右去聲

開門雖頻來散榻得逸客明窗容滿軒日長燕雀食蠶關香櫺相雪色覆轍迹忘形非無緣拙直獨莫逆
右入聲

舟次淮陰寄張郎
風波不可測夷險繫所遇泊舟淮南岸始知數千慮高秋氣蕭爽日夕稍寒霧漠漠運水深翻翻飛白鷺
風景情所食有懷勢反顧何時見歸艖嗚吟成一助

記夢
光彩曜白日笑語凌高風冥漠分永訣夢想如智同會寐詎知覺調色旋成空適性悔不早百憂坐相攻

夢楊十七
昔游梁宋都偶與夫子並爾來各分飛豈獨歲月永往事若有亡魂交幸俄頃如從杏山宴坐弄南湖景
置酒陽已開險時心爲傾君言此會難驚悟以兩邸人生日月內覺寐難能省適心故爲歡好夢亦所幸
自吾客還方庶事久幽屏乃知遙空虛終日思嘆聲

張君以六十九作詩自道其康寧余時年五十九感而自詠
新年五十九處事覺陳腐敲石火難停下坡日如走時書本拙畫孔老徒善誘誰爲萬乘器謬享千金帚
爾來專城居遐慕亦何有此邦白髮人夫子稱祭酒實居玩一瓢健飲輕五斗愧君十年長願已甚蒲柳
方將外形骸餘事勿掛口

送汾西高長官
曉風遠以深千載殊未央寥寥蟬蟀時在晉謂之唐今君試宰邑正復汾一方民社非不榮腰有銅墨章
安得六七十而非諸侯邦騷騷桑麻區雞犬曾相望因俗固易治學古子所長勿唯儉以勤萬曆從履霜
某年會有成坐見鳴鳳翔吾知尹翁歸治迹由平陽遠道傷分手游子懷故鄉離羣以索居愧慚參與商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送陳同年遊固陵
送君固陵遊勿憶炎漢初天地不中裂雄傑爭鏖鋒追兵下陽夏百萬風雨俱鴻溝不可恃平分知厚薄
叱咤乘齊君王業成斯須驕智不若覆小信良區區爾來數千歲英氣存信書山川未改舊壁壘皆丘墟
寄心阮嗣宗撫掌當踟躕

汴上二首
潭黃下湍流地勢東南瀉潛石激陰怒烈風鎖相假客行何艱哉極力無可者水路未遑央扁舟安得捨
端思九衢塵快意堅車馬

客從江湖來風水畏難測行行汲渠上牽挽意不適驚濤卷前灣怒浪潑亂石至柔動必剛況使相推激
隨波歎異心枉道復退尺顧思掛高帆勇往適衝射行險何足憂萬事亦天力

望九華山
初行江南道山水皆可愛忽見九華峰瑰奇又堪怪去之百餘里青翠若無類羣山特微茫屹起視其背
初疑楚人劍真能倚天外快意入浮雲恥令白日晦又如羣游龍垂胡飲江湖俯仰令人驚頃刻千萬態
未知濡與雲何能配嵩岱得無失其真吾爲古人悔山中多良田泉源得灌溉願思藏其間將家事耕來
塵氛未決往暫若觀畫繪日暮飛鳥還隨風久俗礙

晚春登樓
川原自不改春事已嗚呼衆芳生晚綠遠樹森重碧流鶯歇復歇乳燕飛暫息對酒獨慷慨惜無同心客

和謝師厚鵲詩
君爲田鵲吟哀彼田鵲無舌以自鳴銜恨安所宜我欲古人詩得之唐國篇苞胡何足哀悲在不得言
君看鵲鳴鵲衆芳爲不蕃鵲電詎有知舊此亦已偏萬生詎可窮孰能厭多聞頗識鳥獸名從子求諸田

鄉園水閣煎茶
溪梅已爛漫溪水方綠淨惜春聊插花愧花還照影淹留待烹茶初覺晝日永

登瓜步魏武廟
陰崖不見日側遇劣容步鬼神宅寂寞與物隨輪囷惟惜飲馬初想見投鞍處木落山勢高潮平洲渚露

華山隱者圖
六王昔崩落秦帝按劍興虎爭四十年方隅爲之平豪氣竟未已用民如不勝因河既爲池起洮復堅城
嘉哉諸老翁攜手西山行遊世往不返逍遙處外情明星備灑掃巨壘爲友朋飢食玉井蓮手攜三秀英

世事一朝變龍蛇復縱橫石火成陽燄蟻聚成車爭致身青雲外顧視不爲驚萬莽乃須臾安知谷爲陵
爾來見圖畫真氣猶冥冥世人但慕慕安知鴻鵠征桃源迷去路蓬萊浪知名異時三峯遊會當慰平生

詠史
原嘗四公子義徒各三千金玉棄如沙快意當目前好士要盡心安知悉英賢雖非霸王資豪氣故關關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彭城集 卷四

生爲戰國雄，死亦名千年。晉重未反國，曹鄴方接連。新情舊土間，不能捐一錢。宗社幾不食，惡名高屬天。山樞刺昭公，死矣悲宛然。如何萬乘邦，徒爲人所憐。秦兵謀大梁，決河灌夷門。百萬皆爲魚，閭里無一存。不用無忌謀，人人皆有言。天方縱秦海，蕩蕩乾坤。雖得阿衡佐，誰能救崩奔。政先趨羣禍，指鹿遂亡秦。覆轍爲遺謀，新舊因即真。爲忠豈不難，殺身亦已仁。天道良悠悠，成敗難重陳。不見商山翁，采芝樂全真。羽裳安鶴鳥，天子不得臣。

晚歸望月

落日隱城頭，深林已微暝。相攜步明月，詰曲穿綠徑。稍稍歸鳥栖，回風亂鐘磬。

六月七日大熱及晚微雨

宿雲晦城闕，曉雨生微涼。綠縹草木潤，清虛塵土香。宇宙暫掃除，暫襟豁軒昂。忽如沉疴去，飄若凌風翔。適物飽須幾，執熱每相望。永懷江上翁，終歲浮滄浪。

苦熱登樓

高樓亦炎蒸，況乃樓之下。念彼生民微，衆衆盡蟻合。上天無清風，何以逃水夏。願余更繼屨，眇然用悲吒。火流暑當反，日暝天欲夜。我躬且自閑，於此猶閒暇。

秋熱

燕暑淹南國，季秋如長夏。炎涼亂平分，天地錯常化。短日逼朱光，六龍頓其駕。嘆似山澤焚，憐我如不暇。反思歲事暮，卻顧旦輒夜。寧忍寢昆蟲，干時事吟詠。

夏夜月中

靜夜收衆響，南軒臥虛寂。繁星粲文具，初月懸星壁。流螢急自照，露華重已滴。鬼神頗虛無，觸事生慘戚。兒童戲相驚，庭有玄冠客。夜久待不來，微風動松柏。

苦熱

生長自吳會，北遊逾十莖。來還遂衰老，衰老何用知。六月江湖間，煩炎若燕炊。嗚呼不憚暑，今者殊畏之。纖絳置如仇，羽扇常自隨。對案不得讀，膺衣成萎蕤。憶我童稚歲，烈日發奔馳。關軍出百品，承蜩脫喬枝。頹顏不待濯，流汗始爲嬉。自憐筋力便，豈謂天序移。往聞終南間，盛夏含冰澌。將家就高寒，長與卑濕辭。

酷熱

堅冰念陽和，廣莫思柔風。天事有驅致，星火俄復中。飛鳥炎千里，羲叔頓六龍。焚林墮翔翮，沸鼎愁噉喙。路傍在家田，僮僮頭白翁。暴木不得息，百畝爲己功。如何富貴人，方借明光宮。

秋熱

百里異風土，我行豈變越。中星正常象，未與京洛別。蕭蕭乃溫風，授衣甫絳葛。林蟬沸如蟬，芳草香未歇。天令不可推，有時倒生殺。九土皆若然，蒸灼何由裕。憶昔過秦隴，連山看秋雪。陰風滿屬號，積凍松檜折。驅車渡河洛，反顧尚明滅。大笑咫尺途，居然異寒熱。

次韻以道月中作

月從海底出，素景天外來。解道千里共，斯人安在哉。酒醒木葉脫，未央簾幕開。願氣微霄漢，炯炯不受埃。羣居笑李白，獨與影裴回。願言常相親，無使手停盃。

和孫少述雪

同雲晦天地，浩然自生明。蕭條喬木風，斷續過厲聲。食公臥深巷，意得神亦清。豈知長沙客，漂泊萬里行。餓隴賤祿仕，乃見終古情。

別黃子溫

田園不遇歲，羈旅常苦心。問君長沙客，幾年東武吟。白髮映青春，天涯一相尋。傷弓雙折羽，遇事多哀音。平原客如市，珠履玳瑁簪。擔簦義何勇，歸袖鳳黃金。世事不足道，丈夫多陸沈。何以慰別離，春酒方獻斟。

別王深甫

四海不易遇，各自東西人。那知汝穎間，三歲爲比鄰。愛君故清真，有以敦薄鄙。亦作酒客難，調笑鴟夷子。一句輒攜手，易日不寄聲。相期此胸中，無若平生情。士貴非農商，敢憚抱關役。經術又不如，空愧上書客。飛鴻羈旅懷，流水離別心。長因東南風，一翼子微音。

與孫巨源、蘇子瞻、劉莘老、廣陵相過，蘇請賦詩爲別，各用其字爲韻，每篇十韻

鄰城每過從，車馬動連乘。分飛無此數，會合杳如夢。薄霜作微寒，淺水未成凍。秋花正爛斑，幽鳥難清嘒。此邦人事稠，南北屢迎送。以茲借宿間，得與數君共。遂將結吾廬，念有用餘俸。稍營負郭田，畢力輸賦買。百齡欲過半，來日頗自縱。冀君數相存，詩酒尚足用。本爲東方生，避世不避喧。仍慕管夷吾，長事復長言。外物不可期，高風難重論。我辭金馬門，君來西掖垣。濫瀝一相見，握手雙淚痕。於我雖雲多，歲月何崩奔。默然念既往，所遇皆龍樊。恨不值羽人，拂衣入桃源。腰間銀青綬，車上朱兩轡。專城自不惡，相思徒種萱。因言浙江潮，憶上吳山尖。八月天地空，千里澄圓蟾。海水爲羣飛，迅雷發幽潛。壯士懷端乘，怯夫竊窺瞻。春風潮水平，青玉開鏡奩。輕舟載花女，翠髮腰纖纖。勝事冠東南，君行獨能兼。吾以狂自名，將老無所嫌。會當從君遊，不計歲月淹。鱸魚必令鮮，醪酒勿使甜。嗷嗷南飛鴻，羽翼何莘莘。哀鳴衡山陽，落影湘水濱。歲晏道路長，雪霜多苦辛。豈無稻梁謀，畢弋如魚鱗。此屬欲誰比，正若羈旅人。古來瘴癘地，常有忠直臣。扁舟慎自將，勿重蛟龍噴。鷗鳥惡似鴟，鵲能伺承塵。東風發衆芳，宿莽照陽春。屬諸君未歸，恨望汀州蘋。

季孫肥

季孫事顯貴，禍起蕭牆內。秦皇築長城，滅國乃胡亥。蒙公不正諫，地脈豈其罪。戰國尚權謀，阿諛彼何怪。親爲聖人徒，鄙陋曾莫解。龜玉毀橫中，危顛竟難預。鳴鼓詎可攻，菹醢死無悔。約謝師直出，師直小疾不行，作詩戲之。

雪後原野空。風高弓矢動。歲時有陰殺。自古順天令。驅馬徑豐草。呼鷹下空谷。然火生鼻端。割鮮矧餘興。此亦壯夫樂。不與兒女並。苦無枝叔辨。試起夫子痛。

觀獵

立冬殺氣凝。清霜會晨朝。獵獵原野空。烈烈利棘燒。鷹隼肯爲用。馬蹏道遠馳。旌旗帶林莽。笳吹含風颺。突圍拔獸怒。得勝壯士驚。老狐屈變詐。文雉輸英翹。討伐順天時。未許窮春妖。翻翻馬上兒。弓戰各在腰。意矜百戰雄。巧圖更相招。控弦落明月。飛鏑來九霄。雖虛終無傷。爲樂固已饒。曉隨清汝濱。寒水如落潮。揮鞭酌美酒。醉歸遺車貂。

雜詠四首

衆樹日改色。涼風下蕭森。喬柯無定枝。存者非舊陰。白鷗變爲霜。百芳從此侵。代謝不暫稽。盛衰理相尋。懸蟲自包藏。樂巢絕來禽。徘徊蒼苔地。萬籟成哀音。

矩日不能永。月華代揚輝。晦明來四隅。稍復清影隨。迢迢河漢章。天畢前南箕。簸揚塞無成。掩兔今亦時。蒼蒼城隅草。地勢元有在。涼風西北來。搖挽色已壞。天運正消殺。高明彼先驅。安見中國葵。淺智亦足賴。疾風吼離牆。噓呼隨叱吸。翻翻走地葉。衰衰殘相及。重門忽開扉。懸華如有入。飛蓬自無根。邂逅暫相集。萬生共偶寓。智愚因安執。區區古今士。陳迹更難緝。是非竟何常。得一已漏十。歲晏莽無成。白頭抱書泣。

廣陵蔣生死十四年。尸猶溫。有妻子存。嘗有書自述與其家。○書云。公是某亦有此題。

三徑積荒草。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壘。有值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蛻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還。

曹司封詩

自我勝冠帶。日聞鄉黨議。意嫌風俗衰。長老俱噉利。緇懷千歲士。未謂今昔替。果哉曹大夫。高度跨一世。人皆競鋒刀。趨走候形勢。強能弋公侯。弱或丐奴婢。而公獨長往。亦豈惡富貴。願當拯頹波。且以伸吾義。昔在天臺中。太后猶稱制。桓桓陳公。正色風憲地。王室依老臣。蕭牆屏姦計。一庭竟請守。褒貶身後事。至今歸遺烈。每雪義士涕。天倫見霜標。榮榮真難弟。大雅貴老成。春秋有凡例。吾將編野史。著述二公志。直清先伯夷。退靜後季次。願爲得者規。不使違者愧。

驟雨

山川近淮秀。風雨向秋急。初爲空濤游。頓喜清涼集。鳴蟬斷復續。沙鳥飛還立。平生耽勝事。未事俱可及。

馳道

秦皇侈心極。登眺窮阻修。宮從峽中度。復欲滄海遊。車轍去不反。馳道缺每留。君看鼎湖人。向長軒轅邱。

樹下

百芳與春遠。嘉樹成密葉。上枝下相副。朝影暮還接。徐風氣清涼。重露香沓裏。關關鸞鳴禽。杳杳飛孤蝶。神仙彼何有。靜境我心愜。萬期猶願隨。寸景疑皮劫。何用窺蟠桃。滄溟憚舟楫。

過薦福寺

彭城集 卷四

下馬喬樹陰。雪霜寒未晞。重門開相當。廣殿晴日暉。問僧亦何事。荷鋤殊未歸。勞生每多役。向此情依依。分題李花得香字。

尋幽興不淺。佳木稍已芳。積雪春未融。明玉仍自香。亦日照未好。會待清月光。念無遺致報。聊復進雕觴。

夏雨

邑居苦鬱蒸。酒掃長不給。蕭條一雨餘。草木逼青濕。靜無浮埃生。清有涼風入。塊然天地功。人力那能及。

馬死答劉先之

馬惡憂敗羣。馬死遂徒步。始知惡有用。但愧非善御。未能棄山野。不得事監臺。猶當謀款段。向取州里譽。

顧林亭

逝者如去水。賢達無復居。竭來顧亭下。但見林木疎。魚鳥樂深淵。風煙迷舊墟。徒幸百世名。歷歷存緒餘。

齊魯

齊魯大儒師。專門盛章句。應物非己長。何以責成務。乃其忠孝心。足以事君父。不如商利徒。反道趨醜遇。劍床以及腐。泉貨山嶽聚。賜金稱百斤。封邑成千戶。若無天事變。豈不厚且固。商鞅既誅夷。桑羊亦刀鋸。寄言達掖人。施施幸安步。

彭城集卷五

五言古詩

淮上

且起風顛浪。暑薄意彌惻。長淮波浪高。咫尺不得涉。艤舟望遠山。青靄亂雲裏。鷗鳥去杳然。空過明眸睇。臥吟新詩句。閒理舊書帖。呼兒飼菱芡。看婦治箱篋。爲非急時者。無事用輕輟。淹留既無悶。何必歌長歎。

次韻蘇子瞻

顧侯爲落人。稱是腰腹偉。不甘封侯相。蔡父誇小史。功名保唾掌。懷寶豈能已。執掌人所難。見之心獨喜。鄴中貴史公。秦趙推樽里。一黃碑九州。亦自其名美。金城上方略。萬里可寸紙。頂踵萬里間。掛冠復遺履。蘇公相知心。乃在湯湯水。抑揚雖然笑。吾心嚙里耳。

次韻孫少述二首

歲苗欲其實。種椒欲其繁。我本正禮家。世人稱二難。學射庚公斯。取友念必端。相與今白首。交通可以完。僕君脫塵垢。願已離素餐。聊爲鴈鵠衆。各自天字寬。一月三寄詩。一時千百觀。悅若從君遊。君知我心歟。

爲貧始願仕，遂辰叨典州。懷直守故學，遇事悲奮遊。此邦詩書林，處士原憲儔。怪我何所爲，千騎居上頭。君恩重泰山，未有毫髮酬。遠歎途初賦，清節第一流。桑榆不相遺，歡笑脫羈愁。

喜王大同自歸

日月疾過隙，生者猶行客。念君於此中，復久事遠役。歲暮山林閑，天寒雪霜積。歸來道路動，稍見車馬色。田事未宜緩，春冰行解釋。相從今其時，追此役車息。

畏途

畏途十殺一，昧者已知戒。奔航失維機，將恐亦同敗。凝冰難長清，甘醴復先壞。枯槁獨知道，俯仰非有罪。擗下獨坐

結廬

凱風長羣物，赤日流正陽。幽居似羣煩，嘉樹亦陰涼。偶坐方丈間，吾非厭華堂。愛此真不材，保彼千載長。仰視龍蛇形，屈蟠正蒼蒼。忽疑翠羽葆，何以居我傍。吾聞高蓋人，專寵來百殃。我獨安隱幽，八鳥不亂行。

後補望水

春塘見游魚，芳草宜白鷺。溪流定幾曲，花發應深處。重來畏已迷，堅坐不能去。

幸和寬叔新橋之什

昔賢常寄高，彼聖猶伐樹。物情喜崎嶇，直道每顛覆。況茲潭潭川，翻覆不可據。風波一生憂，忠信多逢怒。陰虹架層雲，雨氣生寒江。操舟離云神，失勢墜已屢。早師漆園學，一悟南華趣。理會定無悶，神全諒何懼。吾道乘桴浮，斯文以筏喻。仰止金玉章，渙然謝煩慮。

晚泊長蘆贈南來鄰船

沿邊同一川，風波情豈別。維舟暫相從，銷憂自怡悅。明發南北飛，離懷更棄越。

苦寒

不敢怨雲霧，不敢悲雪霜。此是上帝令，所以誅怨陽。不見李與桃，前日胡爲芳。不見蛟與鰐，往日胡爲翔。反時固爲妖，傲倖真不祥。但令冷氣除，豈敢冀凍僵。吾道不終窮，君看松與篁。

賞心亭（原註：時謝靈運置酒，會呂輪林、張會人、章華士、皆在坐，因以詩贈焉）

高堂面虛無，水色照羣有。不知歸流永，但見來帆久。蒼翠前後山，起伏龍蛇走。荒蕪六朝舊，獨此存不朽。涼風西北至，蕭颯驚戶牖。秋意倏已高，玄蟬響衰柳。主人厚賓客，嘉賁隨所取。爽豁破繁紆，高涼謝塵垢。開筵窮日影，玉斗滿清酒。長歌激繁聲，爛醉頗無負。編遊展飄蕩，攀援每遲後。數公傾蓋歡，夙昔故未偶。夜闌天正黑，出戶攬星斗。明發復殊方，行行但回首。

汴渠挂帆

翻翻河中舟，一一西上水。彼船力有餘，我船力無幾。力薄日一舍，力壯日百里。遲速詎幾何，推分故爾耳。今晨東南風，帆席頗輕駛。船艫密相銜，前後略相似。如將平不平，頗復令人喜。因之念時事，冥冥付天理。

寄韓持國

帝都冠蓋區，百吏鮮閒暇。學省獨優游，儒冠足休假。臘前屏飛書，雨後果迂駕。遠道靡告勞，心期莫予詐。三年坐窮山，物色多可訝。鶴林失昭師，演門吊兩謝。素交悵傾蓋，陳迹空恒化。孤吟不逢人，默坐常逢夜。朱丹親簿領，蟲早視禾稼。全人猶羈縻，薄賦覺倏忽。君來慰何多，高論聽雖乍。雄風快披襟，佳境邀啖蔗。從容外形骸，約略陳酒匱。尋芳問名園，臨溪步累榭。數稱漫陽夏，謂實龐公亞。昔聞固已多，今得逾可詫。龍門走清洛，伊水共東下。舊都富形勢，時卉芬蘭麝。雲峰會深入，芳草正可藉。乘興寧有窮，歸馬何當跨。小官畏繩墨，踟躕甚輕軛。苟無咫尺書，限此十數舍。舉頭怨鴻鶴，羽翼不我借。終更行有期，屈指計秋夏。

寄王深甫兄弟

曹子三敗辱，卞和再別悲。自古鮮其然，今子何似之。歷塊悞一蹶，千里差毫釐。白璧固有瑕，黃金豈無疵。爾君向十年，每歎時爾遺。天命茲可信，古學滋可疑。上書欲薦君，身賤不得爲。寄君北門詩，相望空所思。

寄王子直

三見登賢書，每有千人進。少年盛名聲，高士雖幽遁。吾憐王子秀，屢黜會不近。棲遲困家食，屈首仕州郡。始疑造物意，實於才者吝。寧與朝廷分，不使山野盡。間令特達士，竭力事推引。知音與衆征，千歲名雙振。憶君盛文華，遇事尤精敏。雷電騰火車，波濤駕蛟蜃。譬之蓬羽射，所發無不準。固窮當益堅，達生尚無悶。府公樞軸老，治道常坐論。屢開下榻迎，豈惟虛己問。人生貴意氣，感激多發憤。想見吐智中，江河出方寸。便當薦書上，累驚推孤準。咫尺青冥天，勵翼見翔奮。年華不吾與，二毛發生鬢。祿仕久益貧，拙謀老仍鈍。干時向有違，得名諒無分。行當鴻鶴舉，判與麋鹿羣。江魚事釣罩，吳稻收困圃。君時據亨衢，寄聲勿招隱。決意千里遊，極當何日歸。終朝仍閉關，室中人竟遠。北風吹長空，弱羽相分飛。我呼君應聞，何意曾問希。介者常鮮合，俗士所見非。會知相憶深，不爲輕與肥。

寄王深甫

昔居沈邱門，相過不盈里。蓬蒿啓三徑，杖屨通彼此。去茲已數年，居常夢湖水。陋巷君所安，所居未宜徙。憶昨春風時，君手種桃李。二年當著花，今秋應結子。同生記五人，次卿今祿仕。餘人皆及冠，誰最飽書史。娟娟懷中兒，長女久生齒。僦僦乳下秀，相繼今有幾。因陵好田園，往歲未蠲理。苗畝無廢功，計程萬億秭。曩時豫君謀，家事最綱紀。欲令蠶有錢，更使困餘米。伏臘足自了，衣食常好美。自茲謝俗徒，閉門唯隱几。豈論陶朱公，未慕子貢氏。有志懼難合，到今可難比。將無向瓢簞，幸不乏甘旨。南風素輕浮，衆口巧排訾。往聞里中兒，責望多苛禮。君從段干追，詎免叔孫毀。又聞澤宮射，吾子時見罷。有言厭塵勞，自誓不再起。窮通非異門，出處皆一體。達生知順天，偏智乃私己。怪君未坦然，尙爾交憂喜。昨來敕書下，拔擢先賢士。

寧令有道卷，近自吾人始。丈夫龍蛇變，蓋棺事乃已。探穴必得虎，叱鳥會勝雉。何能守一方，寂寥事行輩。吾爲諸侯客，正得戎曼節。簿書每陳前，弦誦不到耳。時方尚鴻鶴，自愧難蟻蝓。匠石悲運斤，郢人怨流徽。非君美無度，孰與裁狂斐。思心若煩醒，澳泥不可洗。彎弓輒墮膺，投竿常獲鯉。寄書非無緣，勿愛繒與紙。

寄王子直

王孫意氣壯，文武兩自適。著書輕古人，時論有馬癖。塵埃間何闊，陋巷稀軼迹。西郊秋欲分，風露朝暮積。豈惟弓矢勁，況乃鷹隼擊。何當共馳騁，一見萬夫敵。

寄原甫

雞鳴行問津，日晨未得休。高山有懸車，深水時汎舟。二殺避風雨，太華行清秋。旅遊月魄毀，始覺岐路修。緬然望西南，落日荒維陬。應知念行役，天中時倚樓。

寄王孫

壯齒行九州，智當任百憂。常慕馬將軍，又憐定遠侯。汨汨州郡役，奔走無停留。朝與簿書期，暮從農夫遊。盡力荒艾間，令人愧前籌。會計與牛羊，古來悲孔邱。王卿與我同，歲晏方田疇。鳥糧道傍肉，貂餘身上裘。西風木葉零，清雨天地秋。歸來共尊酒，數言役車休。

寄王深甫

昔有揚子雲，著書恬勢利。家貧官不達，賓客罕肯至。時復好事者，相從問經義。千載故事，吾人一何似。天涼風雨餘，草樹有秋意。蟬吟燕辭歸，窮士易失志。隨巷可相期，簞瓢固多味。

寄王深甫值其不在歸寄此時

幾日欲出門，適此天和柔。邦人皆異情，我備從君游。僻居正窮巷，冰水相交流。旁舍代應問，簞鳥聲啁啾。士貧難自高，柴水勢深謀。昂藏處世間，何異川上鷗。我能棄與來，不能與盡留。清談無由接，竟夕心悠悠。

寄王深甫（原註）時爲常州衛主簿

公綽心不欲，勝非所居。黃香脫枳棲，仍集東觀書。餘糧不挹漿，鷹隼非捕魚。狐裘匪負薪，鼎鼐事往車。物生各有宜，得志皆自如。遠方易故常，操末釋續初。古賢貴相知，末俗隨毀譽。懷君乏羽翰，隨風一躊躇。

之官汝州舟中作寄都下

淺智憚遠謀，弱力量所任。進途遠朝廷，退迹遠山林。代耕抱微願，雲石安素心。小官慕既往，有道諒在今。問津自南郭，治舟適清潯。鼎鼎去鄉悲，冷冷遊子吟。淒風卷晴綠，喬木庇高陰。黃鳥相喧呼，嘉魚一浮沉。晨昏偶素月，宿宿在青岑。所遇多可歡，離念頗用侵。曉曉天門高，浩蕩瀛海深。髦士相提衡，精義窮幽尋。願余傾蓋交，問我瑤華音。戎車辱祖道，贈策恨分襟。簡書甫詎畏，僻陋方滯淫。搖懷日三秋，寄情望歸禽。

早春懷都下

沈滯幕府官，三見春華換。早聞知命言，豈敢竊自歎。樽老謝彫刻，絲絃釋鑄鍛。幸茲省文書，聊以騎款段。鄉閭越南北，弟姪稍婚冠。舊舊西掖垣，哲兄乘天輪。悠悠思者懷，歷歷念可看。仰視歸飛鴻，何當爲我伴。

瓜步

蒼蒼林表山，下惟瓜步水。憶昔魏皇帝，百萬營駐此。飲馬江水渾，揚旌朔風起。經營竟無成，歎咤有遺恥。去去常畏人，閱默垂五紀。大江限南北，天意固偶爾。奈何奸雄才，割據爭虎視。不有神武功，曷能混舊軌。吾聞清流戰，王業實基始。樓紅蔽空來，天塹才一葦。此時東流波，不足投馬箠。煌煌軒臺威，凜凜向千祀。

寄老菴

茲山雄奇勝，四野窮眺覽。近峯擢矛劍，遠巘連蓬萊。雲霞發光彩，氣候變舒慘。啼禽不能名，秀芳多可攬。招提就丘壑，初地首鉉鑿。精廬爛金碧，淨供敷藝藝。佛香賽縣縣，法鼓晨統統。林風忽飄搖，天樂隨簸撼。靈泉初發蒙，溫液遂盈坎。異源判炎涼，及物萬應歎。西南江路永，水墨畫色淡。滙島破青冥，帆檣出霞蔚。吾人事探討，絕境更平澹。悟真心自知，得雋首獨領。剪茅地夷爽，築基土強樂。長松啓門扇，怪石列窠窩。遂初本逍遙，知略貴剛取。（原註）孫會宗智略士類始惜髮壯節露肝膽由來抱軒昂豈復甘黜黜辭滿異多秩擢袪嗟不寤高風故難繼弱質因自感賴肩疲責任勿藥羞是瘳願言爾爲鄰寧使我餘憾卽今桑榆景光將將就晚

潼關

上有蒼蒼山，下有渾渾流。兩崖類築甬，中道繞容輶。關門密相望，設險非一秋。借問前代人，屈指與劉乃知伯王功。天險參人謀，百二制六國。一面當諸侯，東懸洛陽薄。北視朝歌臺。時平郡國通，官守輕戈矛。旅程茲出關，慨然爲淹留。

汜水關

四山環若屏，土色類堅石。青冥積霧間，古邇瀟天隙。虎牢一何險，飛鳥不可歷。狹處乃容車，天形正修白。山行十里盡，路與洪河直。驚波走狂沙，瀾洞踏虛壁。寒光著面目，瘳瘳避劍戟。股然出地帶，下與千仞隔。壯哉造化功，置此限南北。乃知巢居民，老死皆異域。帝鴻始舟車，夏禹勳底績。輪蹄日相尋，險路遂開拆。因緣楚漢交，英雄因智力。殺人何其悲，貽患實自昔。西風卷零雨，昏霧白日匿。泥塗未遽央，客子怨行役。

春日涼樹寄戴大臨

老去苦無情，春還暫真賞。念無俗慮侵，得以山林往。尋幽喜人遠，習靜惜禽響。東風日暄和，觸事全勝尙。

晚步寄徐從道

日夕興頗適，逍遙步城隅。連峯蒼翠間，決瀉見平湖。鳥去一何逸，白雲與之俱。太虛自無礙，真意寧有拘。春華白蕸蕪，欣欣動羣枯。國哇亦成趣，嫩綠榮寒蔬。思君昨相語，水木西山居。況此天氣新，田野多歡娛。注想已自爾，念歸定何如。

秋園

夕陽下西山，反照林杪赤。初驚秋事早，遠見霜葉色。山林得吾心，消散理輕策。翠香飄晚秀，柔紫拾新坼。涼蟬時一聲，栖鳥相欬翼。還歸臥南簷，初月照虛碧。

寄王固子堅時在固陵治田
蘇秦六國相。晚被譴名。使有東郊田。安得留此。昔今事可知。達人盡躬耕。多君家事治。竭力從老農。
白水負郭田。百頃畝一鍾。耕亦勿慮。亦無憾。秋成霜滿畦。玉粒勝白雪。我懷沮溺心。早晚從君游。
且當學林類。行歌復披裘。

陸環養魚池

何茲水鄉土。尚復穿池居。事知湖上龍。不是淵中魚。潯潯省無際。綠淨望有餘。寂寞垂竿曳。嘯歌方歲除。

自舒城南至九井並舒河行水竹甚有佳致馬上成五首

升巖上南山。千峯雲霧明。晨風激寒水。翠瑟環佩聲。蒼老桑柘空。麥熟黃鸝鳴。浩然田野興。遂爾忘郡城。
高高嘉樹陰。下下修竹林。水光搖日影。人語亂鳥吟。興適盡佳境。有逢皆會心。安知道路傍。前更登巖岑。
一溪分百泉。一泉流十家。羅竹弄連雲。古樹橫帶沙。魚子戲稻秧。鳧雛啖荇花。情美非故鄉。無由寄生涯。
溪水轉山曲。杳如天際流。淺瀨不解衣。浮查曰爲舟。惜無同心子。此地聊淹留。但愛溪上兒。蓬頭坐垂釣。
南山近仙居。太古餘積雪。陰雲五月寒。松檜爲之折。如何車馬客。塵土侮炎熱。揮手謝世人。吾將與君絕。

自曹還都舟中奉酬子中見寄

結束還都門。數言瞻上東。宿春不成裝。徒御殊怱怱。傾城千萬人。碧稚隨老翁。攬袂強我留。路隘馬不通。
志微術無多。舉動非材雄。哇隨不知拙。難朽事爾工。尙憐賦畝民。欲使衣食充。吏課才第六。名品出下中。
豈期此邦人。念我如斷風。竟慙不耕耕。用底書成功。人事非有常。物變何必終。移是趣日新。應惜猶不窮。
恥爲堅白辯。判別鮮與衷。由是知命來。但覺心源空。思君天材異。汗血流驪曉。定交既非晚。接武崑崙蓬。
歲月使人驚。冠帶昔兒童。別離過三秋。會合今復同。新詩思何深。清月醒困蒙。相哀憂無成。爲客謝諸公。

奉酬孫少述

意合非有求。道遠義彌敦。時書獲我心。將老遂不說。類若馳波。哀逝稍不存。念君稅弊編。飲水棲衡門。
正容悟失道。已矣將何言。

還家

久客常念歸。還家自深願。雖非湖海遊。早已時節變。果嘉施於字。蟻蛸巧相銜。猶恨思哀蛩。危棟辭歸燕。
貧加鄉閭事。病益兒女戀。棲遲免路旁。未厭茅屋賤。衡門遇涼雨。秋草盈芳甸。耕耨備及時。筋力自此勸。

雪中檢故書見王深甫書因寄

積雪闕窮巷。天寒四岑寂。常時能來人。今茲亦絕迹。探囊理文書。卷軸浩堆積。歲序往不留。其人或成昔。
忽如二三子。共此笑言適。我遊皆可人。回也實莫逆。時句何軒軒。有若風中翼。使我多聞知。令我手不釋。
聞君不作官。作官固無益。由來全生士。不以時世激。請問繁芝翁。事知五鼎食。開門望四野。天地漫無際。
老鷹凍不飛。何由寄消息。

送張七和州判官

從仕如博奕。百萬繫一擲。君看大司馬。二十好顏色。與子昔獻賦。共登東堂籍。留滯向十年。尙爲諸侯客。
我愚數亦奇。連蹇不自惜。念君復何爲。無乃玄尚白。時平棄奇節。幕府鮮籌畫。譬如塹壕間。安用鸞鶴翼。
高秋江湖深。莽莽煙水碧。輕舟犯蛟鼉。勉子慎行役。

三女岡

吳女飛片煙。茲地留爾名。上有愁雲陰。下有蔓草生。如此繁者何。遺恨若未平。寧無東平樹。踴躍向孤城。

澄心寺後閣彈琴

高風動長松。蕭瑟清我心。亦有琴上絃。盡得天外音。試復向城市。餘響終難尋。

首春學省同舍十一人集王彥祖爲主人人賦十韻得河字

意遠智無涯。樂少憂常多。浮生共茲理。達士默謂何。歲月如奔車。冰霜變陽和。廢書獨長嘆。倚席仍浩歌。
王子家千金。世勳舊山河。勸爵具豐羞。載酒信所過。重簾臨勁風。暖日蘇庭柯。左手持蟹螯。一盃朱顏酡。
衰老愧投分。愛賢心匪他。相矜不及門。聊欲陳四科。

養魚

知此升斗狹。鱸膾非所容。安知庖所捐。後不成蛟龍。爲爾釋囚拘。置之清冷中。不有網罟憂。安見拯濟功。
掉尾一何歡。餘困猶殢囑。執云我非魚。正見所樂同。

小雨

十日無油雲。一春無奔雷。天事不可知。號令於此類。疾風生梁棟。宇宙如沈灰。驚霆萬車走。激裂山石開。
此聲昔未有。曩意非所猜。況聞波濤音。洶洶千里來。雖無爲霖實。猶得驅黃埃。終憂稻梁枯。所濟蒿與萊。
蛟龍樂盤嬉。既往事復回。茫然怨雲漢。赤日方徘徊。

檢覆鄉城旱田示同官及寄河南諸賢

昔歲歉無年。今夏仍存饑。罷民去南畝。賤價捐東菑。籍籍道路間。餓者何幾幾。藜藿不充腸。茶然施與倪。
嗟我神代耕。每食爲不怡。徒懷仲由志。身賤那得施。屬城上民訟。比牒皆苦詞。奉詔實有無。百聞謝一覓。
星言說桑田。行與父老期。燭熱不敢休。重研事告疲。郊原亦如緒。秉種無子遺。墾藝不可分。四旁生羨藜。
流行誠代有。愚弱豈易欺。附上亦有刑。殘下罪攸司。鄙夫不忍此。告吏咸赦之。庶茲咻嘆恩。足以蘇惻。
大農急經費。言利析毫釐。二吾猶不足。一切寧謂宜。國儲敏爭承。鄭邑用不危。僞煖焚券書。田氏人若歸。
區區二小邦。兩士能若斯。當官在必行。匪石安可移。諸公悉吾友。此志良弗非。當令徇路人。一聽狂者時。

退朝

慮滯事從簡。興發謀豈豫。退朝建禮門。走馬長楸路。陰風脫林樞。朝日破寒霧。簡書亦優游。賓友慰遲暮。
神仙未嘗學。舉壤欣所慕。靜境出自然。勝遊非浪聚。杯觴謀須臾。肴蔌訊無慮。賞音愧聞絃。和歌容執御。

引泉詩陸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川。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花輝聯。嵐盤百萬髻。上插黃金鉤。

授以道士館。置榻於東偏。滿院聲磬。空堂形老仙。本性樂癡癡。及來更慕玄。焚香禮真像。盟手披靈編。新定山角角。烏龍獨嶠然。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連。上有擊磐峯。下有噴壺泉。泉分數十派。落處皆琤潺。寒聲入爛醉。聒破西窗眠。支筇起獨尋。祇在牆東邊。呼僮具春餠。立盤莓苔穿。遠涼一派噴。揀帶橫斜牽。亂石拋落葉。寒流響激湍。狂奴七里瀨。縮到疎櫺前。跳光潑半散。潑沫飛旋圓。勢東三峽挂。瀉危孤磴懸。會聞瑤池瀉。亦灌朱草田。龜伯弄翠鬚。覺離舞丹煙。凌風振桂枝。隔霧馳摩船。況當玄元家。嘗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若在此。肯惡微波傳。不擬爭瀟灑。還應會淪漣。出門後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真子。鹿冠秋鶴顏。如龍輔余志。日使疏其源。

和原甫鄆州樂郊詩

人事有背。勝遊不長。絕。聞公樂郊行。懷慨矜歲月。東山翠屏秀。盧水瑤玉直。尚有昔來人。借問事異昔。蘊藻亂幽芳。梧竹凝茂陰。始知秋意高。匪厭徂歲深。因宜付來訪。一作妙大巧常不為。魚鳥皆自歎。賢者能勿達。華堂庇深沉。羣壑極虛曠。清池湛明輝。寒郊無近響。公來會旌旆。公晏盛筵設。香酒若醍醐。齊驅馳巴楚。采芹自齊樂。食蔬懷好音。因成池上篇。為想思歸吟。

劉太尉廟（原註：肅人劉書文）

世亂爭鬪繁。廢興不可載。廢滅幾何人。獨在有餘愛。空同氣雄武。燕薊風慷慨。曾是鞍馬間。而為治民最。桐鄉舊墟好。峴首遺碑在。幾久梁棟傾。地荒松栝大。古今猶過隙。倏仰成百代。咨嗟賦歎勤。勳業非永賴。

欲雨寄張璠

秋事亦已中。江南故炎溽。北風三日雨。正氣還淩淩。身老慮深簡。官閒勝常足。庭陰墮長梧。園芳亂新菊。借書喜未見。釀酒欣初熟。優游諒卒歲。何用恨幽獨。

雨中寄子直

繁陰不時解。雨氣如深秋。朝衣始絳葛。暑服乃重裘。天事亟變易。得為有常不。如何世上士。欲以全自求。行身繩墨間。踰隙空白頭。唯君可語此。意豪力且遒。通衢車泥塗。未至乘扁舟。興發騎馬來。墊巾故風流。

林都官種花

休跡異從告。退居乃勝祿。勞心不治人。寓興此嘉木。客來啓荆扉。側砌紛素綠。名存洛陽品。秀出海南族。理會意必歎。誰能傷局促。時當載酒過。三徑成幽熟。

送邵興宗之丹陽

赤日裂石土。萬家如烘爐。君行何事役。似為貧所驅。埃塵稍去眼。雪景日蕭疎。扁舟乘長風。倏忽徧三吳。六年羈旅倦。一旦誰掃除。慎勿忘回首。浩蕩江山娛。

彭城集卷六

五言古詩

作假山

幽意難具陳。靜境可因就。遠求潤側石。置彼窗中岫。前為嵩華高。側構衡霍秀。巖嶂倏天成。風煙若神授。他時看圖畫。應接頗意究。氣色形似間。人人輕宇宙。嘗聞山林士。既往又不復。此語我知之。衡茅非所陋。

雲行

慈馬道傍舍。解衣仍佇立。四簷庇陰涼。蕭蕭風氣入。雖云茅茨陋。枕簟亦自給。已勝鞍馬間。筋力苦倦急。田野歸去來。餘年猶可及。

赤日成畏途。相與逃熱行。中宵寢不安。兩舍雞初鳴。據鞍寢夢間。隨策忽自驚。官身跨官馬。倦觀奈有程。愧負田野翁。安穩眠到明。

傷胡二

古人雖千歲。我見如接迹。今人雖比肩。我視猶異域。乃知相知情。心識非貌識。所以識胡君。不得同覲席。

今朝滿衣淚。哭君喪門側。

傷逝二首

去水不可還。逝者日已疎。悲憂若沈疴。白髮無能除。英英郭華子。天天昔同車。令德其芬芳。佩玉聯璣璫。舟移悼藏壑。天祝嗟愁予。意謂秀不實。徒見荆棘城。含悽撫衆稚。弔影還室廬。高天杳茫茫。日月空居諸。我昔曾遠遊。歲晏不得返。又嘗懷而夢。百怪紛亂眼。迄今疑若人。虛實未敢辨。促駕逝將歸。驚呼驚何晚。百年非淹期。感智俱不滿。彭聃與顏頤。究竟同是短。愁憂浪無端。哀腸若湯涸。

巢父井

訪古慕高遠。回首笑流俗。千世得巢父。蕭然慨遺蹟。古來知生民。滿腹所願足。何爲讓天下。牛口情爲辱。高風渺不嗣。世難日局促。至今西山翁。恥甘首陽粟。愛此盈尺泉。百尋鑿寒玉。瀑陵復改邑。缺甃常湛綠。君懷浮雲志。塵埃茲可浴。君有冰炭憂。清冷相爲沃。長塗接周楚。軒蓋密相續。能令貪夫廉。更使賢士昂。豈如漢陰叟。抱甕傷窘束。我遊阻勝槩。長謠慰心曲。

題李白祠

舊聞謫仙人。多以我爲似。三生去來今。惟獨變名字。泊舟姑熟溪。風月不如意。舉頭望青山。酌酒聊一醉。瀟湘三十六。當時各自貴。昭陽與華清。究竟誰爲愧。奴輩不自省。脫靴更誰避。而令棄賢材。孤負青雲器。

宿蔡口

竟日饑寒水。泊舟復新月。浮光鏡上下。空寂照毫髮。華星湧波際。人語自天末。潛魚躍相聞。去鳥飛漸沒。明生思慮盡。清入心源豁。洗耳事誠非。濯纓情愈闊。

立春

歲陰已暗去。春色復潛動。嘉樹欲芳華。歸鴻難清嘯。乾坤自長久。節物厭迎送。濁酒歡我愁。浩歌爲誰縱。古人盡流水。世事皆青夢。白日少借留。青春亦公共。舉眼向高天。吾謀不能用。

次韻和楊叔恬贈鄭祕丞

緯蕭棄明珠。龜手安耕深。浮生每殊塗。吹萬亦異域。傳創不成願。談舌無與掉。圖冠豈誤身。儒術真寡要。歲時不我與。壯年更稚少。白髮絲髮多。班班已盈照。安排嘉無悶。推命獨孤笑。越愚甘就迂。遺累稍夷峭。壁隙天門開。事業寄周召。登賢如弗及。得士故頗料。乃知古猶今。孰有賀隨弔。寸善曾不遺。有功輒先調。麟窟自西極。翠羽山丹微。黃鐘隔巴飲。文鼎噉春籜。況聞邱園秀。得以虛名釣。唯憂有道卷。莫敢後時銷。食萃鹿相呼。在鶴雞羣叫。飯牛歌何哀。策屨貌惟肖。顧予乃迷方。臨則誰與療。章甫期適越。風帆欲踰嶠。較牧樂驅策。耿耿甚焚燭。聊謹龜曳塗。猶畏機入廟。同聲遞難期。僻陋常耳剽。逢君獨欣然。夙昔共明詔。屢聞諸侯辟。復見向書召。奈何竟棲棲。塵土翳光曜。西山慈采薇。鼎食歸酒削。飛將不得封。重侯付嫖姚。新篇一何工。大巧全衆妙。上言道路勤。山海窮聽眺。次述鳴昔遊。弁髦追冠釐。下云厭塵空。藜藿甘咀嚼。英賢困奇蹇。爲善誰復勸。譬如飲洪鍾。偉量乃能酌。鄭公亦全材。大厦方需榘。瑤瑤謝尺璧。絲管讓清獻。

同當鶴鶴雲。肯爲魚在罾。千里由咫尺。西城始春燒。吾聞天祐賢。梓城民所燎。胡爲沮溺傳。躬耕老蓬蒿。

寄劉道原秘丞

君家廬山南。雲水當戶庭。丈人懸安車。鯢齒頭髮青。吏隱粟三釜。繙書十二經。胡然辭羈旅。大江急揚舲。太史司馬公。老成兼典刑。周南歎留滯。武庫森長局。叩關起九州。授簡數真命。自茲訪都邑。乘興及郊坰。清洛湛寒玉。嵩高環翠屏。宮觀想舊闕。遺祠記遺銘。俗物不挂眼。俚言誰載聽。畢事黃鵠舉。翩然問長亭。念昔始相從。子少予壯齡。定交自傾蓋。結好深鵲鴒。放懷脫羈繫。高論窮杳冥。縱博恣吐舌。極飲常虛瓶。後會十五年。見子雲龍庭。官曹職職校。舊簡同編硯。飄落無所容。柘彈綠蟬蛭。河梁一分手。南北如漂萍。歲月不肯留。瞬息無暫停。跳丸指飛鳥。急雪看凋零。壯懷益漫漫。衰髮成星星。勞生百年間。所恃七尺形。從衰得老病。詎足稱最靈。而君復何爲。疲茶非康寧。目視亂白黑。奇瘡出潛丁。飲腸日以狹。永夜甘獨醒。南方多奇藥。芝朮餘芳馨。引年亦多術。何必非苓苓。往昔志讀書。苦心過聚螢。期以怪幻聞。豈祇辨文麗。斑白乃自悟。有爲皆濁腥。古來豪傑士。蕭蕭祝螟蛉。埋骨蒿艾間。鬼火猶青熒。孰知出宇宙。浩蕩浮滄溟。翳昏照白日。幽蟄驚迅霆。道心不可傳。法語容親聆。懷君意無涯。永望幾涕零。寄書南飛鴻。矯矯雙翅翎。

送楊秘丞

結髮仕明世。四十列朝籍。漢庭殊多賢。向子每歎息。編旅間何闊。相逢頭已白。車馬故匆匆。復爲北州客。蕭條大河濱。疲瘁空城域。思得愛人長。而君著吏迹。去思常藹然。所居不赫赫。推此化百里。坐當致繁殖。常服子路言。有志千乘國。饒饒師旅餘。可使義且力。由來聘駟驥。歷險始盡識。向恨此中小。頗復拘縲墨。太平進取難。子雲嘗執戟。金張許史間。無所用奇策。不如課農桑。紆歌樹風績。無由之武城。贈詩慰相憶。

題孫昌齡歸來亭

丈人髮如漆。筋力不知老。七十置官歸。時人以爲早。多公道遙志。所向豁懷抱。雖云容膝安。不減專城好。忘機脫雲水。寓興植芳草。世故不經聽。塵軌從卻掃。壯子官瀛洲。濟美擅詞藻。親歡適爲主。家事意承考。古云陶淵明。避俗非達道。息交以絕遊。自處何枯槁。公爲鄉先生。里邑每傾倒。一言可鎮浮。不啻千金寶。宦遊失門戶。驚蹇悲棧杪。視身得如公。每食心再禱。

江南田家

種田江南岸。六月綠樹秧。借問一何晏。再爲霖雨傷。官家不愛農。農貧彌自忙。盡力泥水間。嗔甲皆瘡瘡。未知秋成期。尙足輸太倉。不如逐商賈。游閒事車航。朝廷雖多賢。正許實爲郎。

寄題蕭山歲寒堂直已亭

我兄昔高第。時論推捷敏。由也政事科。五人實親近。古者邦諸侯。今之縣令尹。試材非不難。善政知所臨。投虛刃若新。利剴鋒已泯。遂馳能者聲。肯作俗士窘。高堂久頽挫。往者嘗隱忍。卽事新棟梁。開軒凌隱嶼。後凋拔天材。破的見標準。山川濯襟塵。樂餌紆客軫。嗚呼九州間。勝事豈有盡。向觀松檜香。稍欲死蒿葦。始知巖穴士。自古須汲引。願賦嘉樹詩。爲公廣招隱。

與亭

構亭彼爲誰。高士自相與。與遊皆可人。與言是真語。與醉不獨醒。與歌從和汝。與忘形骸迹。與偕同出處。實與不待求。久與非強許。世途異冰炭。咫尺或離離。開此與者風。事當轉棄予。

次韻韓父送仲至使北

結束大使車。張旌理輕策。八荒已信浮。萬里無直責。由來昆弟歡。庸非一日積。冠帶引弓民。長城限疆場。邊人安晝眠。老不逢關格。將帥制甲兵。褒衣垂綬綬。金繒出王府。百萬載書籍。候館如魚鱗。相望交國客。外門名家駒。長大儼且碩。誦詩三百篇。豈減崔亭伯。斯爲思無邪。羣書矧探賾。指掌幽冀州。左右皆阡陌。皇華一何遠。區脫爲我役。前驅得狐兔。解鮮亦奚擇。儒生自古貴。忠信行蠻貊。雖今博望侯。何敢輕逢掖。夷蓋珍醴酪。胡舞喧袍革。獵圍得狐兔。解鮮亦奚擇。儒生自古貴。忠信行蠻貊。雖今博望侯。何敢輕逢掖。

西都大內作

太紫異垂象。河洛殊出符。卜食綿往祀。宅中雄別都。旋宮千萬門。層城十二衢。佳麗帝王州。爽塏神明區。過位思自飭。簪闕在必趨。瑤瑤映瓦甍。玲瓏金鋪白。日互蔽虧。涼風候來蘇。仰視制作雄。疑有神物扶。始知壯麗功。不使來世誇。擇材自千章。街巧非一圖。儼無日新美。何以除規模。西賓尚餘論。望幸猶踟躕。何當樹翠華。萬玉趨赤塗。

慈孝寺送顧待制次韻和孔舍人

丈夫老益壯。鬢毛豈知秋。多君志慷慨。不避千里遊。躍馬過黃河。北視三四州。要官在東序。河圖開天球。古來功名人。未就不肯休。譬如擊空使。尙致安石榴。況今南畝民。往往東西流。還定安輯之。千倉仍萬轉。

新作西池呈王守

清源注長波。縈回十里內。泓澄鑒羣物。雜細分毛介。早歲未嘗減。隆冬方可愛。傳云五龍舊。疑有神物在。惜此去人近。久隨荆棘廢。賞心一朝同。版築四面會。鑿池兩漢集。抗樹羣山對。種花漸成蹊。栽竹俄自倍。荷菱入四鄰。鳴鳥盈千輩。魚遊明鏡中。人語紅塵外。香蕊仁智樂。況乃登臨最。浩浪歡瀟灑。樂餌勸飛蓋。訟閒固材勝。神逸自形泰。願言載筆間。屢得從公邁。

泛舟

出郭已清思。浮舟暫長嘯。水雲兩涵泳。青翠相照耀。賞心隨值遇。物色相顧召。逍遙忘週期。頃刻攬衆妙。白鷗亦知機。潛魚不可釣。飛沉信樂然。迴首寄一笑。

和黃節推陪王守泛舟

清池堪百畝。珍木多十圍。灌泉昔未盈。移樹今更肥。境豁自心匠。宴游及韶輝。居然坐高齋。不減臨郊扉。青旗負凍酒。春服成單衣。游人半童叟。好鳥鳴鸞飛。彤書照銀章。賓從相因依。置席面高軒。密坐羅芳菲。清觴急鳴鼓。紅粧耀暉輝。澄潭止可鑑。畫櫓相與揮。曳裙載筆簡。自顧才也微。之子傾蓋賢。賞心諒云稀。長歌善必度。舊令繁勿違。徒令夕陽暝。不醉終無歸。

舟行

川形直如線。川水疾如箭。扁舟急鳴榔。頃刻異州縣。晤語不及聞。注視目已眩。川后屈子棹。黃鵠莫我先。客行自超越。快意令人羨。寄語幽并兒。勿誇鞍馬便。

題下大夫西湖所居

獻玉晚見售。刺虎有餘勇。官游四十年。老髮成種種。乘軒非不榮。半刻未爲冗。而有田園歸。末路益光寵。平湖澹空闊。古木俱秀發。樵斧間漁舟。稻畦連麥隴。田舍易所求。達生厚自奉。晏眠勝飲冰。一笑異將恐。予亦淺落人。不知物外重。賢書問東家。此計行接踵。

重用前韻贈下大夫

辭滿苦不早。獨往始爲勇。聞君湖上田。二頃容五種。力農有休期。難費專謂冗。歲事副夙心。素封彌假寵。若人壽者相。眉豪耳秀發。陶公請息交。林類歌面墮。諸侯非得友。明詔期不奉。蓬蒿鳥所安。淵深魚勿恐。由來浮雲志。九鼎未加重。胡爲突不黔。懽懽摩頂踵。

江行

移舟次北渚。風水亦有說。隱几見羣山。昂頭看新月。田舍煙微茫。江紅火明滅。夕陽歸鳥盡。入夜人語絕。勞生間憂虞。各自有怡悅。趣取一時歡。誰能問蠻越。

題劉義叟著作澤州園亭

王屋連太行。重關束其左。自古悲摧輪。多君識高臥。鑿泉深百尺。養竹成萬个。特書滿高屋。談笑驚四座。人常求贏餘。世每敵名貨。看君逍遙風。陶阮不遠過。

次韻

落泉無時休。洩雲常自還。居然萬峯秀。共此亭戶間。擊華力何壯。鑿髓巧已艱。造幽非近規。會心寧愧顏。朝扉面蒼蒼。夜枕聽潺潺。詩以松桂葉。葱翠皆可攀。長歌發真賞。錦繡先爛斑。座客齊起予。清玉聯珠環。夙齡慕遠遊。未能過人寰。學仙理茫昧。遁俗事間關。風波天一隔。不到三神山。終當振衣往。對境聊自閒。

賀吳九

儒術喜迂闊。學官每留滯。君侯誠百一。才智兩自異。新書三十章。慷慨天下事。每聞一篇奏。左右稱萬歲。峨嵋蓬萊山。册府上帝祕。絀書必英才。念子方歷試。前此三數公。致身自容易。心知青雲路。已識翰飛地。豈獨鉉鑒間。是正瓊瑤字。願念傾蓋交。寂寞彈冠意。

盆池

覆杯助堂上。兒戲種蓮菱。自憐守瓶石。及物功已細。蟲魚共涵泳。蘋萍生自恣。清澄照毛髮。列宿鎮三四。炎風久無雨。淮海日騰沸。豈不潯蛟龍。莫肯救憔悴。惜哉萬里波。貽此升斗愧。人當問能否。何必嫌小器。贈黃安期推官〔案〕。張本傳。從知交壽二州。吳居厚代爲轉運使。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廢廢地。罷監衡州鹽倉。詩內言我來衡山。當即監鹽倉時也。

退之謫陽山始得區生喜其後遷揚州頗復稱趙子窮荒非人境瘴海絕涯涘親讓久去眼此言不到耳所歡誠易爲未必盡洵美謠如迷虛空聞人足曾爾我來衡山陽情況本異此一意等萬殊何嘗分遠邇四海皆兄弟蠻貊固州里而於擇友間頗戒不如己乃得黃夫子風韻淡如水爲學本之性言文貫於理遺我累幅書磊落字盈紙不醜亦不矯不華仍不俚胡爲遠域珍韞藏匣與墨賞心一何快區趙非所擬昔我在朝廷嘗得二三士聲名未振發自任以爲恥于今復何能有志而已矣警將助飛躍身方在泥滓作詩寫吾心詞理意未已

同韓持國遊五嶽觀時原甫暨諸公先在因寄江鄰幾梅聖俞

簡服車馬輕出郭塵埃遠況茲偶同好情懷重推挽壽宮如屯雲重門護關鍵五城十二樓瑤池芙蓉苑境深日遲永天近春纖婉異花秀燦爛弱柳垂宛宛初從鈞天游列帝皆龍袞俗骨已屢驚凌虛翻自付卻逢桃源客笑語何繚繞尙留機叟基說胡麻飯金醴泛餘杯芝英餌豐本平生此遊勝餘恨相知晚重來恐已迷盡興仍忘返羣公謫神仙吏隱亦肥遯尙平夙昔志讀易明益損事知五嶽期不待越崖巘何當謝羣來相與同息偃

夏夜露坐

林臥露露清仰觀衆星輝上天垂光彩樓觀何參差閣道絕銀漢華蓋臨紫微凝神覺電表忽與汗漫期羣衣闔閭門漲足牛女碾酌酒援北斗鼓箏招南箕極意謝羣煩塵世良喧卑

雨後

雨後炎氣滅空堂起清涼蕭蕭野風聲淡淡孤月光曉睡夢亦短常苦秋夜長停燈覽羣書坐以待未央鸚鵡犬互爭栖鄰里春黃梁中夜寂無喧蟋蟀鳴我傍

送福州范文學兼寄張宜

山林忍長飢君門不易入今時行路難自古志士泣范生慨然秀學古名字立流沙萬里駒未恨晚羣衆一命吏職越扁舟去鄉邑文學亦備員海隅更卑溷揚帆下三峽南斗安可挹問津頗浩蕩蹈險實蹇澁吾聞養賢俊不但糠粃給乃知黃金臺始曉衆士集送行勿惆悵人壽期七十古來功名士白髮亦可及因君謝張老青紫未易拾且當黃鶴舉不爾玄蛇蟄

送孫巨源

衰老不擇交傾懷未嘗悔非吾相知心亦有中獲罪誰能若秋柏雪霜不變改自念孤劍心炯然鐵長在體君始恨晚及此將十載相與忘形骸依然見樂世翔鳳刷羽儀天眞輝文彩清泉滄長源浩勝已自倍乘間輒相過慰我胸塊礙使我意軒昂脫我中心瘳今君官南州揚帆盡淮海腰綬盤青綬兒衣間綵綵蘭羞當及時倚門方有待一值歸飛鴻寄聲向無恙

登城望山

城隅見連山蒼翠橫座中白雲卷樽前千疊張屏風此地有佳致望望情不窮忽如出塵寰相對前後峯

古牆有石色草樹仍蒙籠樵隱事不一荑藕方易容

同謝二兄弟游城南王氏園坐竹中水上

味且從吏役中及既休間慨然田野興策馬從近關謝公雖朝裾雅意存東山相期物外游待我季孟間晴陽煦烟郊藹藹春氣還南溪已浮冰亂石聲潺湲意得境彌好形勢心詎艱名園得暫息奇樹多可攀去水貫林竹脩篁夾澄灣波光龍蛇行微風鳴佩環窄徑偶深入交柯存勿刪並流一長嘯照影清心顏勝事豈有盡向此同劇管發興自我輩忽如遠塵寰嚴城迫歸鞅夕陽稍朱殷後游期不忘秀卉春爛斑

穎州始居

伐樹聖不憂奪爾賢不羞士生志四海外物非預謀乘流既孤逝擇廬方暫休俱非田園歸而愧鄉黨投卜室遠人境開門面良囑車馬寂不喧水火仍易求主人邦之良高義逾九秋傾蓋仍舊交食薇亦願留如何干路時千載令更酬

春貧所居

貧賤智不遠終年謀一身北堂甫成冬西軒已送春開窗納清風掃地祛凝塵今是覺昨非會意成日新一悟蓬蒿興寄言當世人時事亦寒暑無爲迷舊津

寄傅推官堯俞

三川帝王宅二周冠蓋都上公釐德化多士盛中區是年昭有司使獻賢能齊傳納事匪易吾與夫子俱率馬仰瞻瞻治玉懸璫璫同舟共艱難傾蓋聊歡娛浮雲儼高冠白雲紛長裾脫辭若波濤掌握皆明珠詎謂詎敢然倚辦實有須從子驂之新相與步驟趨棘園似南宮大暑臨通衢不遠老成人頗多君子儒丞相顧而歎里閭共稱譽狂士或妄談衆人皆擲袖至今頗自矜快意勝過屠不言世所無請問誰弗如微官苦錮墨離別天一隅向風願相從不及單飛鳧雲中多鯉魚契闊誠未忘寄聲當勿疎

和原甫同諸公飲郇公園

車馬何籍籍相從城南陌大第鍾名園朱閣間素壁即事覽勝槩撫舊款陳迹零落歸山邱慨吒西州客春風幾時還顧盼生顏色雜英綴初紅宿黃吐新碧故池無還波喬樹實自昔賞心及茲辰緬想締橋力十千置尊酒玉斗雪霜白飲醉半歡哀浩歌懷感激天地亦旅人川谷故變易歡娛暫過目百年猶暫覲即今西馳驅稍復向隅及我輩不盡興將爲後時惜

穎州和永叔

鷗鳥能擇木游魚知赴淵飛沈豈異志行止私自憐玩世本無術時人庸得賢卜居幸樂國負郭依良田心與地俱遠我徒共熙然生涯亦何有聊以忘吾年

送謝大城南還進集禧觀寄謝大得箕字

驟雨噴河漢烈風振南箕秋陰變蕭爽重此田野期森木蔽嚴籬交流會清池幽鷺起豐草鳴蟬啜喬枝客車忽已遠樽酒難重持離令語言適榮作別後思夕霽歸馬輕叩戶仙真祠羽人披衣笑官殿涼參差

黃鶴自飛來，青竹方可騎。相從豈無術，望君隔前說。

書懷

幼學慕高遠，讀書不求解。志爲逍遙遊，恥以聲名賣。事從子桑簡，不顧伯夷隘。未嘗憂憂落，豈復顧機械。適時良無悶，涉俗適得怪。但使心休休，那論行夫夫。世後劇坎壈，人理甚絳紫。低頭費將迎，非意成賤賤。鐵冠喜彈書，法吏樂寫柱。洗濯出癡癡，丹青恣描畫。枕書長不寐，率職關匪懈。指隨本無瑕，銷鑠緣鼓鑿。羣趨更嗚呼，關巧適狡狴。抵牾加提期，取必期稍快。上恩初優假，一省猶縱解。雖蒙三面寬，未免六關鎖。全生愧液桶，有遺獲瘡。失馬未必悲，墮甕何足明。后鳥物羣生，大塊爲之噫。在在或時虧，有支那可堪。行輩無幾履，甘棠勿剪拜。猶將采葑菲，詎有棄菅蒯。事當置詔漢，始欲薦任隸。厭厭與蘭蘭，玩情體而錫。宿名守枯槁，知命遺芥蒂。猖狂蹈大方，屈辱嗟若嗟。腰舟雖云慎，吹簫亦已健。既往誠無追，有來當自戒。蕭蕭鬢毛改，杳杳歲月邁。愚謀向千失，晚悟猶一瀝。龜手世耕統，支離保絀穢。雲漢學操舟，閉肆從問卦。念皆賢者爲，亟聞古人話。有田倚江湖，往歲成畝治。還歸豈無圖，結業頗未敗。采蕪仍得魚，種榆因及蕪。小屋蔽蓬茅，大園輸精神。逢迎具盤饌，稱貸償私債。暑從泉流灌，寒有簷日曬。何苦事明經，區區矜地芥。樹下已空枝，樹下亦有踐。人事但如此，桃李真自歎。

彭城集卷七

七言古詩

赤甲說渡

古潭蒼蒼照毛髮，龍藏水心波色活。風雷如在石壁下，有時雲雨何倉卒。今年天旱百昌死，神物亦恐俱埋沒。南人厭龍抱珠睡，駢舟伐鼓探龍窟。皆言龍驚當上天，九河翻雨石湧泉。君不見朝來積水上，魚龍死盡龍安眠。

醉醺軒雨中

積雪猶殘雨復新，正朝日晦只逡巡。浮雲未省見白日，細草何事知青春。杖藜苦恨泥污客，解衣生憎寒著人。還驚來燕勢未可，天意新新留芳辰。

在郡作「寄」本傳，敬會爲京東轉運使。又從知兗州。此詩云：「今時府府雖漢魏，魯國太山四千石。當保此時所作，末句引乃不及舞文巧匠爲許惠，豈受吳居厚之謫。」

彭城集 卷七

七七

七八

朱門深沈十二戟，高槐蔽庭有佳色。今時府府雖漢魏，魯國太山四千石。讀書作文五十年，齒牙脫落頭半白。平生心事竟何許，衰衰簿書爲報國。吾衰不復夢周公，聞道家邱居在東。垂老幾爲少司寇，殺一正卯那爲功。時時謾身既可信，却憶扛鼎之重。宰割山河一何壯，指麾天地如回風。背關懷楚更顧鮑，沐猴而冠遂逐窮。區區諸老爲城守，頭隨曉入旌旗紅。魯人之事乃自昔，猶復絃歌一畝宮。聖賢萬事盡有命，世人何用誇材雄。府丞久吏掾史健，時雨霽足年數豐。深居閉閣不復出，曲肱甘寢日正中。昔聞汲黯淮陽亦如此，乃不及舞文巧匠爲許惠。

楊之美彈碁局歌

漢皇初厭遼東勢，侍臣始作彈碁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以來稱絕技。後宮粧奩乃可爲，客著葛巾尤更奇。誰令朱墨異貴賤，百世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溫華璧寒玉。山形四隴潤谷深，別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不復傳今人。君能與此亦先覺，辟雍老儒悲絕學。

過王氏弟兄

出城問窮僻，負郭正瀟灑。主人著書長閉關，嘉樹當門宜繫馬。下馬上堂還讀書，新詩古琴雙起予。昔鴉棲雞欲飲翼，與盡將去猶須臾。徒見城中軒冕客，不如吾人一逢掖。安得茅茨同里居，子在東阡我南陌。

和陸子履魚膠亦名阿膠，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

漢家金縢撫絕域，遠夷畏威亦懷德。南琛北珍不自惜，譯官買人多未識。此膠出從遠水魚，居人釣魚取專車。秋風時節候可折，白羽鏑鏑隨呵噓。赤車使者來穹廡，璫璧玉珥通函書。黃河之清那可換，美人紅袖應時須。丈夫辛勤萬里外，少婦深閨苦凝待。京兆眉顰傳長安，翠鈿彩飾令人愛。鳳凰得髓麟取角，將來續弦不覺更嗟珍。物空傳名，欲倩張翥問方朔。

昭君怨戲贈

武皇聽歌長太息，傾城不難難絕色。連娟脩眉果自得，三十未宮寵無敵。君不見孝宣既沒王業衰，優游時事華文辭。延壽丹青最巨匠，無鹽侍側相毛施。此時昭君去宮掖，邊風飭肌雪滿積。穹廡旖旎燒燄燄，琵琶怨思胡笳悲。猶憐敵情不消散，子孫累世稱閼氏。傳聞漢宮翻可愁，秋扇綠衣長信秋。燕啄皇孫兩倏側，當時無事成深仇。覆杯反水難再收，深淵瞬息爲高邱。塵沙蕭條猛虎塞，邊民獨記和親侯。

春日

春波淫淫泉脈清，捷雷作撥芳草生。女桑柔弱欲動色，落枝投斧聲敲鏗。山前一雨杏花白，布穀來往相和鳴。軟穠繁樹徑路熟，童稚翁媼歡逢迎。田家此樂世豈知，人生所急食與衣。計謀雖拙日有效，筋力無餘身得爲。

幽州圖

鄙夫平居常歎息，荊門幽都皆絕域。安得猛士守北方，力排敵人復禹績。田生手攜朔漠圖，丹青萬里之強胡。掛圖高堂素壁上，壯或陰山來坐隅。長城迢迢屬滄海，古塞歷歷生黃榆。縱橫指顧皆舊物，撫事恍

彭城集 卷七

七九

慨時驚呼太平壯士多虛死。念君遊胡來萬里。九關深沈虎豹惡。布衣何由獻天子。卷圖還君意黯然。咽嗟世事非余恥。

送王仲素寺丞歸潯山

（原註）名景純

潯山隱居七十四。紺繡綠髮初謝事。腹中靈液變丹砂。江山幽居連福地。彭城爲我駐三日。明月滿船同一醉。丹青細字口傳訣。願我沉迷真藥耳。來年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勸潯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汲潁水

城中鑿井非不深。苦泉欲飲先煩心。天生潁水似碧玉。盛夏一酌逾千金。野童繫壺不盈斗。清能照眉甘適口。未曾一鉢過閭里。猶以空餅累川后。

次韻范內翰西軒老人詩

大行宮車千乘強。翠華晚謁煙蒼蒼。龍髯墮地長秋草。白雲悠悠飛帝鄉。先驅軼出塞門外。天宇寥廓初無傍。凄風疾雨走道路。萬靈奔走誰非常。漢家德澤徧四海。戎夷執紼虛驅驅。期飛啄息願效死。以彼壤穴告容光。詞臣宗功筆力壯。感激願遇思權揚。周宣中興在雲漢。武皇最著惟宣防。道旁老翁話舊事。面目驚黑情摧傷。賜繻如雪身獨得。無衣自幸方同裳。桑田變海不可測。慟哭白日悲風長。君不見封禪之君皆不死。豈以衣冠之華疑軒皇。

和蘇子瞻韻爲石蒼舒題

長安材豪雄五都。五陵意氣誰能除。作人不入游俠窟。寓興聊從草隸書。崩崖壞山出衆賢。石刻鼎鑪周秦餘。江東諸家擅逸氣。宜官鍾蔡幾不如。騰龍嘉鳳動光彩。潄池滌滌華英蕩。石生臨書得微妙。神凝意會下筆初。濃纖巧緻若出一。老庖利刃投空虛。人間流傳不得辨。錦囊玉軸爭貯儲。以茲得名號醉墨。聊取勝事題精廬。豈與西山少年輩。射獵孤兔夸里閭。杜陵詩仙有祖風。筆灑雲霧揮瓊琬。我今才薄厭數語。勉力和歌慙起予。

傅堯俞草堂歌

漢朝名臣有傅伯。諫諍由來犯顏色。蘭臺下筆不自休。義陽封侯勇無敵。石渠昨者承明直。虎符今爲二千石。邀我請賦草堂詩。草堂欲歸那可得。太行之上無高山。濟水之外無清源。開君築居山水際。清高正爲君家言。上有無心之雲出幽谷。下有勁節之竹森寒王。四鄰空地猶幾許。容我東西一茅屋。

虎子

泰山十月朔風起。寒巖蕭蕭虎子。機蘇機山不致探。赤豹黃熊相向死。關西少年勇似飛。白羽利鏃黃金機。解胸陷垣心應手。功名一決何辭危。坐皮食肉已自快。況復猛毅尤提攜。雄姿英氣實少並。不堪籠檻長羈縻。至今求食每搖尾。摧剛遠害誠其宜。君勿愛澤廬山鹿大如馬。牙角雖具無能爲。匪窮隱約豈足諱。曾見白額跳踉時。

和李公擇題相國寺壞壁山水歌

若山本自千萬丈。怪爾斷落盈尺中。枯松挂崖正矯矯。白雲出谷方溶溶。憶昨高秋十日雨。百川湧溢騰蛟龍。丹青壞劫不可駐。金碧拂地俱成空。人間流落萬餘一。撥拾補綴幾無從。當時畫手合衆妙。得此誠是第一工。松陰行人何草草。禿嶺小蓋馬色驄。長塗未竟不得息。嘯歌正爾來悲風。巨靈擎華疏黃河。夸娥移山開漢東。海波芥子互出沒。大雄遊戲神與通。我今與君未嘗覺。指視壁畫將無同。新詩飄飄脫俗格。得閒會復來從容。

空同

汝山不高鮮喬木。汝水不深無巨舟。荒草連天荆棘壯。土脈疎緩多廢疇。三年力耕食不飽。一時不雨人相憂。貧賤代炭集市井。耳聾眼瞑垂白頭。土風薄陋趨向狹。一金之子稱良謀。百年人物可料數。里閭未見與公侯。君不見廣成苦從空同居。猗玗亦云隱商餘。千年兩士綱若日。希世之才安可誣。

畫龍

南人謁雨爭圖龍。畫師放筆爲老雄。煙雲滿壁奪造化。雷電應手生狂風。觀者皆驚牙爪動。攫擊意似翻長空。吾疑奮迅出戶牖。何事經時留此中。共言葉公初好畫。當時亦有神龍下。天意爲霖非爾能。世俗爲真聊事假。

冬

蜂房割蜜留度年。中林置買長擊鮮。朔風吹空塞北戶。東窗明暖初無煙。缺籬補疎已乍密。敗屋歸茅元自堅。官租事空不復出。積雪塞徑長晝眠。田家此樂不知老。兒孫滿前俱壽考。世俗榮名多變更。不似田翁一生好。

蘇子瞻家畫松圖歌

君家圖書皆所見。近得此松尤可羨。根蟠平石蹙蛟螭。幹出青冥起雷電。樛枝橫斜復幾尺。綠葉茸茸鋪繡綫。空堂深沈白日寒。謾說似有風吹面。此圖翳裂人不知。塵外分張數流轉。能令神物還相從。非君苦心誰與辨。更惜良工名不傳。可憐世俗多夸衒。爲君作歌君志之。後千百年無復賤。

亦甲祈雨是日獲之

君不見亦甲之澗色如畫。中有神物不可測。潛離伏矣心念國。翁忽變化誰能識。五月亢陽裂金石。婦女悲號望膏澤。簫鼓甘香樂盛德。須臾晦冥天正黑。風雷磅礴震穹碧。霖雨霽霽掃炎赫。生物欣欣動顏色。樵童牧豎亦歎息。千秋萬歲無終極。

市朝

市朝老去無希慕。枕簟秋來覺靜便。何事連宵夢顛倒。猶應三世業攀緣。蟬蟲飽足尸鬼健。向寐翻令愛不眠。

貧交行

貧交多相憐。富交多相損。貧富尚不保。死生安可違。人能無以聲利爲。貧交富交皆不欺。君不見蕭朱陳。未張陳死。惟有管鮑真相知。

古信陵行

薛公廉賣漿。毛公藏博徒。侯嬴抱關吏。朱亥市井徒。我思信陵君。下此四丈夫。富貴胡爲樂。貧士能令君存爲君死。

方仕致仕

在家出家古有此。方仕致仕吾自嗤。晏足當几杖。賜教髮每從田野期。息交便爾賓客絕。省事何說課最爲。山濤非隱亦非吏。仲元不惠仍不爽。

北門行

墓道逍遙遊。不作枯槁語。二年客都城。卒歲厭膏粱。乃知北門時。聖人亦有取。自於萬事捷若機。今日已晤前日非。五月披裘不取金。放歌會探南山芝。

衰老

蒼耳髮未疾。浴蘭殊未解。寒耳傳愈風。及秋始堪采。惟青沙寒陰。偶從羊負來。葡萄安石榴。安可同語哉。難雍與穉茶。適用卽爲貴。何必黃金盤。磊落真滋味。老人學道破諸妄。猶有塵緣爲疾恙。安得潔身并澡心。使我有意煙霞上。

次韻孔常父

老翁衰遲爲日久。自知不是文章手。紫微榮耀十二星。青閣形庭接垣右。誰令孤翼此飛棲。正似枯槁犯牛斗。諸公可親復可望。黃鍾渾宏秋水光。但論四海刻故鄉。清詩翻翻鴻鵠翔。願言與子同升堂。

太液池

建章宮中太液池。水象星漢波濤瀾。鳬雛鴈子相羣嬉。黃鸝來翔金爲衣。主人勿惜稻粱恩。主人勿矜羅網繁。暫來可見不可親。乘風一舉超羣倫。

送原甫帥永興

讀書當爲王者師。論兵要作萬人將。古來志士希兩遂。白首儒生彼無望。麒麟一出凡馬空。豫章蟻根歲遫壯。金華事業爛然新。但西謀議誰與讓。旌旗蔽日紅半天。笳鼓隆隆車萬兩。中軍令出聽無聲。泰山涓水皆東向。荒夷懾威霜雪明。屬城陽和春日亮。趙張成事不足論。方虎遺詩猶可尙。龍文金鉉待調飪。瑤輶幹中付華當。西人歡歌公肯留。公車雙鹿畫轡上。

晚起

黃昏就枕日午眠。入春夜短常獨然。不嫌時世欲無覺。每爲身謀私自憐。夢爲嘉魚潛九淵。夢爲飛鳥翔高天。喜來寢覺了不辨。安知此興非神仙。

漁翁

老翁年侵耕作苦。官田稅多不敢住。身攜兒孫事漁釣。編竹爲家寄江浦。朝尋菱芡逗煙水。暮計魚蝦宿風雨。人生如此亦自由。何用車馬稱公侯。

和羅著作漁翁

漁翁結網求魚子。得魚滿船心始喜。豈知陂池水不深。但有鯢鱖少魴鯉。漁翁結網安得疎。漁翁用力常有餘。心疑他人得厚味。滿眼看來池無魚。古來任公不如此。期年得魚雄漸水。龍伯國人連六鯨。二山漂流不能止。由來萬事不同調。說似漁翁翁必笑。

大風

朝風吹沙天宇窄。暮風吹沙地載薄。視天昏冥其壓。視地震蕩憂其坼。一春三月風不息。踴天踏地勢筋力。波濤翻空礮礮怒。行路之難行不得。安得重雲十日雨。洗眼去眵分白黑。

初調江陰主簿

小來讀書非爲名。約身不肯遊公卿。祗憐狂簡真吾黨。腰有文章慙老成。漢廷好武臣尙少。郎官十年不見調。青衫黃綬亦詔除。落拓敢辭流俗笑。

送直史館孫兵部知陝府

侍臣數厭承明廬。太守何妨太史書。十里九坂二轍道。駟馬高蓋朱輪車。分陝已信召南貴。補郡詎比平原疎。諫垣風彩東觀筆。不待上計看回輿。

湘中阻風

十月北風不肯回。湘中白浪高成堆。小如飛鷗大奔馬。一盤繞去羣復來。一句陰雲色死灰。劃劃掀簸初全開。晨陽照空幸澄澈。蜃蜃暴怒猶喧嘩。繫舟沙渚依曲隈。歲晏永路真悠哉。棹夫卷縮亦何恨。時乎事有材材材。

欲雨寄張登

北山雲起南山雨。返照卻見南山樹。連風燕子能疾飛。隔葉黃鸝猶獨語。憶君池上波悠悠。憶君翠竹聲颼颼。興來冒雨故相親。薄暮雷電歸何憂。

寄楊十七

楊侯論詩銷我憂。昔歲相逢借旅游。梁多長者不虛語。傾蓋結交子所求。三年契闊意不展。歎彼栖栖爲藪幽。窮愁著書亦自足。有策肯說東諸侯。長安富貴易反掌。末路功名猶掣鉤。天公於子豈愛惜。由來萬事非人謀。陰風朔雪五湖凍。歲暮高臥思同裘。

春寒

越羅裁衫春服新。寒爐委灰無復溫。天桃著花紅滿檻。弱柳吹綠青映門。豈知天事有反覆。假借事物於餘恩。平明雪片白似玉。敗裘死灰仍紛紛。女桑吐葉蠶欲生。東郊草綠方趣耕。玄冥欺人人弗信。百蟲蠢蠢雷已驚。沈陰驅除坐可待。白日隱隱浮雲外。

清明東風零雨頻。曉來料峭寒著人。人言天事不可測。欲回春成早春。花紅柳綠皆自若。一氣變化宜有神。漆園老人惜光景。求術卻老無聲影。忽聞春有再韶時。亦覺身當返壯境。花前一酌心熏然。敢道朱顏非少年。

戲謝師直買伊陽田

韓陽東周蘇子賢。兄弟馳說雄當年。一身曾兼六國印。舉世皆羞二頃田。君才十倍鬼谷子。其年已出揣摩篇。公侯將相可自致。何竟高蹈伊陽川。

陽翟賈人歌

穎川陽翟趙邯鄲。大衛如砥車班班。重裝富貴名游間。輕執寶玉高若山。關西王孫龍虎驅。此中奇貨奇可居。千金入秦藉短策。立談須臾分王符。華陽松柏成高邱。壽陵蔓草令人愁。沈沈相府士如市。山東供事河南侯。

和王平甫韓幹畫馬行

韓幹畫馬出曹霸。得名不在陳圖下。詔令師範辭不可。苑中萬馬師在我。王侯讀書愛此言。由來能事須天然。看圖作詩寄慷慨。錦文作字珠聯聯。乘黃驪夏久埋沒。安西大宛路超忽。丹青能令千萬年。不比燕人空市骨。霜蹄踏鐵真權奇。耳截箭竹稍垂絲。超然挾後三十尺。一日千里御者誰。紙筆和銛人所同。爾今獨成第一工。神駿意會不可料。天驕降精來此中。少陵作詩畫肉。愧情驕驕氣凋。未知良工畫苦心。空使時人爭賤目。九皋相馬觀天機。神駿不辨黃與驪。君知畫手貴自我。何若相法非有師。拙工俗子紛紛是。畏避權豪如畏死。生神濕塗多覆屋。巧畫擊肘真難使。吾知君詩正如此。丈夫特立嗟已矣。

次韻蘇子瞻韓幹馬贈李伯時

韓幹畫馬名獨垂。冰執數幅橫素絲。諸公賦詩邀我和。我如鈍椎達利維。區中機容三萬里。正可駭夏一日馳。朝燕暮吳亦其亞。幸得夷路無繁縟。此間三馬皆國馬。瑰姿逸態成嘲奇。有如秋空見霜鶴。下視衆禽俱伏雌。良工苦心爲遠到。天機要眇潛得之。區區驚駭浪自負。豈可醜骨包妍皮。李侯酒筆定超詣。尙有天驕君未知。宛王母寡今授首。汗血不敢藏貳師。

送程少卿(原註江西轉運使)

使君紅舸如浮宮。蕩蕩帆影垂白虹。苦無三江五湖水。安見一日千里風。長蛟巨魚遠遁去。水府泉室深玲瓏。使君按俗不異此。意氣自覺凌虛空。滕王閣前流水白。西山落日衝微紅。城頭臺榭望極。玉盤霞酒光融融。勝遊重臨不隔歲。謠歌老祝歡南公。作官得此亦是少。況復章綬彌尊崇。南金折鈞富九鼎。荆揚塗泥多歲豐。會令利術折毫末。萬古江流常向東。故鄉秀水三百里。送遠遊子情無窮。遙知驪巖待高士。安得羽翼隨飛鴻。

懷信亭亭晚望題其楹

吳橋東風曉來入。楚客青樓事去急。行人西。行人東。逢迎送歸景不同。夕日春煙一望中。

戲題西湖中魚

重明水深波洗空。嘉魚萬族連西東。鯢鱗細碎長者惜。赤鯢成就隨飛龍。南風吹雨中宵雷。衆鱗不去真常才。魴魚如玉鱗第一。安得大網相隨來。

盆山

青泉盈池底白石。中有高山高不極。連峯絕壑知幾許。朝霞暝煙無定色。山下清波清淺流。魚龍浩蕩芥爲舟。今君欲渡何由得。縱有神仙君不識。

出門無馬行

市兒暮歸錢滿把。田翁秋收禾滿野。人生勤苦必有獲。天事豈常遺拙者。邨夫能言知讀書。十五著論驚羣儒。文章不作少壯用。白髮垂領皮肉脫。作官不如閒日多。得祿無若飢寒何。百年陳人誰比數。滿眼貴士難經過。欲爲揣摩心智短。欲學造詣顏色紅。黃金難成丹砂貴。紫芝將秀白日晚。退居長安百不爲。出門無馬還步歸。高天報施固有待。可得不如翁與兒。

次韻子瞻贈橋道人

昔有仙公項曼都。去家十年若斯須。還歸壯語驚妻孥。月邊朝拜難勞軀。流霞一杯真味腴。世人但怪醫多慮。不知列仙山澤隱。陰陽變化隨指呼。日新無窮非故吾。喬公築居近滌都。交遊洞賓實爾朱。又言其師奇丈夫。瑤玉粹美名不沽。郎官仕晉更五胡。我今老病須人扶。衰顏白髮日已渝。捐書絕學休守儒。去不爲少猶雙鳧。公能濟我良藥無。

俠少行戲王子直

長安少年俠自任。一生意氣過人甚。許身直以豪取名。快意那知武犯禁。寶刀強弓千里馬。風馳電射無敵者。有時獨醉倡樓春。一身歌舞兼百人。休來著書吐胸臆。脫落章句嗤邱墳。王侯顧交不可得。貴者難貴猶埃塵。君不見漢家雲臺畫良將。高冠長劍森相向。由來落拓塵土中。不妨輪蹄巖廊上。乃知功名爲世賢。安知輕舉惡少年。

王家酒樓(原註此詩自夷門城東門以下。圖章與前不相屬。疑有誤。)

君不見天津橋下東流河。渾渾淪淪無停波。遊人閣水看白日。駭浪警遠紅影隨。感歎世事亦如此。振頓兩足行吟哦。提錢買酒聊取醉。道傍高樓正嵯峨。白銀角盆大如斛。羅雞煮蟹隨紛羅。黃花滿把照眼麗。紅裙女兒前駐歌。樂酣興極事反覆。舊歡脫落新愁多。夷門城東門。南對屠兒巷。信陵今安在。賓客散如霧。飄符事可鄙。袖推復何慕。猶令主人成大功。千歲英名若可遇。笑殺平原君。恥從毛薛遊。選士十九人。毛遂晚見收。丈夫一身貴特達。因人成事良足羞。

和章都官潤庭詩

關水須關秋水時。洞庭八月爲最宜。百川潏潏注平曠。倒卷溟海翻天池。瀟湘沅澧紺碧色。千里一片清瑤瑤。蜀江亦濁遠不勝。正若黃龍盤盤區。長風簸軒一何壯。雲浪成山相壓移。奔雷擊電恣轟轟。素車白

馬交橫。馳朱垠。驕望更無地。翼軫落影尤參差。南極老人坐盤石。赤足踰巔瀝項頤。修鱗巨鼉出萬族。窟穴鱗鮪泥蛟螭。身軀長大竟無益。機械利器潛相隨。但令漁師買餘勇。冒突死地常安之。巴地斷骨不自免。此曹么麼何能辭。秦皇關車八十一。赭衣伐山豪不羈。九疑不到二妃泣。聖賢失勢令人悲。憶登洛陽鐘搖席。事罷新月含風漪。古今光景共一瞬。獨邊四壁觀題詩。神官威嚴鬚似戟。樓船持節森畫旗。湘靈奔走伺顏色。鼓瑟獻巧招徠夷。新篇秀句遠爲寄。清風白芷襲余思。呼兒疊紙作報語。老老無事時摩挲。

新灘行

巴江之水西南來峽東川壑聲若雷瞿唐五月不敢下。澗澗中流大如馬。風波雖惡石不去。太古以來怨行者。君不見前日巴山復摧裂。萬仞臬兀江中絕。孟冬水涸石角見。上流下流盡精鐵。當時長年皆有語。後來艱危從此數。上天設險知爲誰。但恐防人如隄頽。

彭城集卷八

七言古詩

和楊十七傷蘇子美

蘇君在朝素機警，氣排青雲力扛鼎。鷓鴣過風鄒鼻栖，駭驥得塗噉坎井。千金置酒宴長夜，錦繡照爛絲簾靜。明珠盈車，勝隨起白巾還家酒未醒。霍公署門賓客改，魏牟去闕江湖永。滯纓漁父唱滄浪，結廬陶令依人境。時浮扁舟就什一，出從數騎非造請。窮途詩語尤慨慷，暮年筆法加豪逞。霜凋蘭蕙不待老，一世蕭悲竟俄頃。遺書猶缺茂陵求，卜宅乍許要離並。生平相望不相接，凜凜氣概吾能省。川流既逝安可回，駿骨雖買何由聘。知君金石誓定交，末路人琴俱不幸。大招無復絃門期，懷舊選與山陽等。

城東觀魚

東城水深。色如黛。居人來過。不知愛我。我浮扁舟。轉城曲。蒼煙古樹。寒相對。忽如身在松江游。況有漁子。前操舟。霜天黯黯。始下鴈。雪浪杳杳。頻驚鷗。萬魚挂網。同時急。赤鯉長大。猶人立。舊疑古潭有神物。條見金鱗。卻隨入。櫓師獻功。喜相顧。岸傍籬聲。仍炊黍。主人置酒。樂未央。艇子行。兩輕相及。吳酸縷鱸。白玉盤。四

座相喻同加餐。人生萬事豈有難。我能爲公成此歡。興極意移令我歎。落日蕩蕩沈雲燭。岸草露白天風寒。

觀魚

清溪環城四十里，兼葭蒼蒼天接水。使君臺榭乘大舸，觀魚今從北關起。開門漁師百舟入，大罟密罾雲霧集。小魚一舉以千數，赤鯉強梁猶百十。捫腰賞功傾瓦盞，公言鰕爵爭喧呼。餘人不及色沮喪，數奇天幸相賢悉。澆雪吹雨寒蕭散，置酒移船泊前岸。暴殄天物古所矜，睚道於今爲壯觀。

送張太保知冀州（原註）自軍牧副使除

使君使敵前歲中手爲單于妻吉凶敵人被膽不敢注即日歸報明光宮漢家牧師三十六水甘草豐馬
數足問誰虎臣司苑門極望離宮皆首藉長河東來橫冀州雄雄大府森戈矛紅旗照天軍令肅紫髯昂
藏居上頭將軍威名動殊俗天子今無北顧憂舊傳冀士多良馬歲看北客輸旂裘廟謀將新赤岸澤強
鄰猶知博望侯使君家聲仍世傳慷慨功名方壯年黃金如斗組丈二富貴光華與朝賢

送裴如晦知潤州

柳陰深碧黃鸝語。川水平堤鷗鳥舞。送君臨流眼暫明。愛此虛涼少塵土。何況連橋一月行。吳山楚水相逢迎。稻花吹雨香不絕。蘆葉搖風聲正清。北固樓臺似圖畫。廣陵欲渡聞潮生。綠壺盈前京口酒。紅旆相隨北府兵。少年投粟常爲樂。晚歲甘棠空涕零。望君鴻飛不可攀。白頭方出玉門關。獨向天涯共明月。猶應夢裏借千山。

經學士知湖州

昔賢爲親屈小官，使君專城情更歡。連山大湖水凝碧，高臺駟馬車塗丹。綵衣兒戲養顏色，簪酒賓賓羅杯盤。吳興釣碣亦可羨，悵望從事空南冠。

陳和叔賀蘭溪所居近有信來言水竹亭戲贈

北山移文。邦爾爲淮陽招隱。殊未歸。流泉漲溪。可厲渡。修竹飽雨。添舊圍。鳴禽作巢。皆有託。白雲抱石。初無機。主人已知戰勝樂。溪童未老情。庶幾「原註」小謝詩云。方圓戰勝者。剪去北山萊。

柿紅

柿紅梨紫漫山熟。冷雨蕭蕭落喬木。東田收穀畝數斛。築場斂積高如屋。柴車斑斑黃犢健。丁男肩賴兒指秃。烹豬漉酒樂社神。急鼓悲笳斷仍續。田家此樂何所憂。閭里至老還相收。道傍滯穗如山邱。何處老翁事有求。

寄題岳陽酒務水樓

洞庭蒼蒼水拍天，巴陵居人無斗泉。天生地勢正如此，抱轡臂飲真堪憐。架樓竅木出百尺，剖竹接簡如筆直。驚雷發地山鬼憂，白波統雷湘君惜。吾侯智與神鬼侔，古來能事皆悠悠。會令太湖變春酒，更使騷客忘離憂。

關西行

關西居人多閉屋。屋底老翁相向哭。縣官禁錢錢益輕。百姓無錢食不足。平時斗粟錢百數。今者千錢人不顧。大家蕭條無十金。小家流離半遠路。憶初鑄錢爲強國。盜賊無端皆得贖。邇來救弊因寬民。盜賊自苦民逾貧。安得爲物皆爲銅。陰陽熾炭造化工。鑄錢萬萬大似尺。官定足用民家豐。

移舟城東

厭聞九衢車馬喧。汎舟初出城東門。陰虹吐雨水勢怒。河聲浩浩如雷奔。棹工謹呼事寧捷。重櫓變色愁驚魂。濟危經險正當爾。安得掛帆爲希官。雖無清冷可淋漓。喜見黃濁來原原。便風催櫓兩快意。千里萬里何足論。

游濟堤傅家園亭

濟水與河俱至海。陶邱之北川原改。由來天事不可料。黃濁長存清障在。猶餘平堤十里長。逶迤東注如高岡。水泉味甘土脈肥。固知餘潤宜羣芳。君家園圃臨濟堤。荆扉茅屋隨高低。當軒古木密如蓋。無數雜花行有踐。谷虛遙聞樵斧聲。晝靜便有幽禽啼。穿戟卜築事未已。上爲層臺深鑿溪。東鄰可買莫惜費。騰月課〔原註〕平聲種當令齊。柳綠正如陶令宅。桃紅應似晉人迷。城中老守厭繁東。行樂得至城東西。此家園亭可屢往。薄酒自足充提攜。

和楊意文嵩山詩

楊侯作邑山水中。縣南百里維青嵩。官閒身老詩筆健。樂與邱壑研豪雄。是時新涼背炎夏。草木秀麗全天功。重青疊碧百萬狀。有如蒼老攜兒童。懸泉落崖萬丈。震雷發地聲隆隆。陰風巖洞忽悽愴。寒生六月如凝冬。祠官祀典有常秩。掃除給復何其恭。孕靈產異遠不極。而周負鄭人殊風。生雲觸石始膚寸。倏忽澍雨成冥濛。羣山相望不足算。禮若小國來朝宗。幽人羽客此獨往。深處時與神仙通。念君吏職有章綬。池鴻龍鶴思長空。暫留靈境寄心賞。仰止萬古希遐蹤。梯高逕側目力短。涉歷摩下非穹崇。山中居人亦富逸。翠竹寒松名素封。願言攜家事卜築。採薇飲水欣長終。巖田種芝地高下。茅屋迴水溪西東。君能挂冠共此約。何必綺季東園公。

送徐君章

每秋送客常幾人。今秋送君尤惜別。白髮相知無幾何。明日扁舟成楚越。忘形誰復到爾汝。末路轉憂欺老拙。西風落葉密如雨。宿宿長淮見清月。紫蟹出簾加二簪。白魚掛網色勝雪。人生功名何由致。適意勿慕徒鍾磬。何時亦得東南征。亦脚吳溪嘲釣磯。

送楊康功知安豐縣

楊郎作文殊勇爲。辨如濤波捷刺螫。相逢喜吾故人子。門風宛存令我悲。艾蘭驅車最先入。百箭穿楊誰可及。操筆騁人十改官。作官不辭萬家邑。勤耕課桑力有餘。吏事不受崇空虛。後生才奮動出衆。何至苦心城旦書。清泉百里環芍陂。楚人千年長不饑。叔敖子孫負薪苦。念爲廉吏何可爲。忽憶雲臺故侯司空。

公五郡士馬河西東。功名亦有際會數。退讓自是雄雉風。誰謂鄒夫老昏忘。屈指古事猶初終。作詩寓此豈有意。正若指點山水畫魚蟲。

天馬行

漢家天馬來宛西。天子愛之藏二師。甘泉貴人龍第一。昆弟封侯真謂宜。軍書插羽廟選將。一朝百萬皆熊熊。大射盧山亦快意。死人亂麻非所悲。論功廟堂誰與敵。外戚皆是麒麟兒。白茅金印結紫綬。老將流落多瑣瑣。天生富貴實有命。寧復憶君貴賤時。勢高累惡計慮遠。大志落落嗟徒爲。渭橋祖道一語泄。身貴遠鼓家流離。

和梅聖俞食鱸歌

黃河赤鯉非龍材。欲化不化煩風雷。隨波浮沉儉自得。網羅失身成暴腮。火鑿錦鱗雪霜。紅眼照耀珠夜光。若無鯉鱗與蝦蚪。安見品格非尋常。主人愛客不計錢。少婦樓前情可憐。蜀實吳橘正相益。炊菰蟹羹還饒然。燕人寸腹不足貴。專諸全禽非珍味。屬厭默懷一針報。欲令主人千萬歲。白玉換米桂作薪。主人家居長不貧。賣魚一值任公子。厭鱸與鱸長安人。

兗州古檣

兗州宅西有古檣。十尋度高百圍大。生理成全不增長。半枯半榮常常在。游人相與疑汝年。檣不能言聊意宜。百番桃李香撲地。一聲蒲柳長參天。東鄰尋斧不旋踵。種子著花還比肩。老身寂寞無顏色。猶有黃鸝來枝側。

早行

東方未明天紫色。涼風吹空聲惻惻。船人起語鳥驚翼。兼葭茫茫江水白。石潭轉旋蛟龍窟。巖壁冥蒙虎豹迹。生存古木數十圍。老死懸藤百餘尺。民生有爲俱事役。豈獨窮人不適息。商歌濁酒聊慰懷。君不見仲尼旅人常接淅。

夜攜賈十五過巨源作

鄙夫開年便四十。白髮垂頤眼眇眇。不甘老態日見侵。自計多憂諸病集。待詔侏儒飽欲死。囊空有時都絕粒。丈夫立氣須激昂。豈能中夜牛衣泣。朱門貴人那易見。後生美仕尤難挹。敝裘敗屨欲安往。踴躍通衢還獨立。賈侯游從久不厭。孫君風韻今相入。由來大瓠貯淺落。尙喜靈珀動收拾。暮通水火並鄰居。巷無牛羊時屢及。汎愛已許金石堅。覺我衰遲情汲汲。清霜著屋萬瓦明。白月當空北風急。排門上堂重擺簾。青燈照書簡編緝。縱談自爾外形骸。虛舟不值呼張翥。亦桐燒酒傾玉杯。念君屢空此過給。葡萄紫熟梨甘津。寒菹盤盤更蝦汁。酒腸雖狹底能足。邂逅歡娛論串習。百牢九鼎亦盡空。金帶玉符誰等級。三更還家燈火斷。沿氣凝虛帶都邑。斗杓落北草木死。層冰結水魚龍蟄。何時春雷起霖雨。宿雲溫煖天衢濕。

次韻裴庫部二月二日遊傳園

二月二日春意動。東風生物來無垠。苦憐清濟不如古。卻愛小園方及辰。谷鳥出聲已脫俗。林花一枝疑

占新。銀帶酒馬。草草乘興。傷頻。

桃源

武陵溪深山台。巖谷掩映。秦人家。仙俗迷遠。不可到。春風流水空桃花。山中道人多百歲。翠髮蕭條神骨異。漁舟往往傍林麓。相逢亦問人間世。

黃金

黃金能成不願。封侯可得差有求。小來一意今白首。世事萬變都無謀。時書已廢徒博奕。交友益落空沈浮。江湖漁釣足自給。拂衣歸去營扁舟。

瑞荷

西濠本運金水河。天潢之下分餘波。波深水靜生物秀。十步百步皆圓荷。五月浮舟人不見。瑞荷亭亭尤可羨。連二雕成白玉盤。合歡裁作青油扇。浣紗女子紅連房。背面照鏡勻鮮粧。斜陽弄影並高蓋。下有戢翼雙鸞。人情貴少瑞云美。亦自天和獨鍾此。周王嘉禾獻同類。漢皇奇木誇連理。君不見今年大田所收十萬倉。上客爲子歌吉祥。

鑿井

旱天雨少官鑿井。鑿深源長水泉冷。遠人無復燭熱憂。居人況有操瓢幸。前王扇暍方已勞。後王舞雩功不省。此功一成千萬年。卻願炎日長當天。

次韻和羅著作風琴詩。送畢長官。

君不見長風。夢夢起山林。大木怒鳴。喧萬竅。是爲天籟。來無方。中有知音。全衆妙。洛陽琴工。誇死桐。齊魯諸儒。清廟。刻商變羽。不得聘。擊手高張。空改調。豈如風琴。得自然。但令雕虎。長清嘯。鏗鏘闐闐。連晝夜。已斷復續。誰能料。不論九奏金石諧。那辨五絃宮徵少。世間但耳何足聽。幸有楊琴。嗒然笑。高堂置酒。月如霜。金盤照筵。紅燭燒。淵明子賤。皆有琴。兩君巨惜。清樽醺。

保州亂

緣邊戍兵。精絕倫。腹飽官粟。思食人。健兒睡毗。殺刺史。可憐百口同埃塵。燕雲蒼蒼。日色紫。帳前血流守尉死。亂兵相讎。肯畏天。保州去邊無百里。

耳病

風林幾處。颺驚葉。石磴無時。落清泉。正欲登山。驚雨過。未經烹鼎。怪湯煎。病身老態。何由避。耳疾行當耳順年。

竹間亭作

溪東雜花。如介。溪西老樹。交蒼竹。橫槎波水。纔一葉。綠逕出林。凡幾曲。半句霖雨。泉脈動。四岸春風。柳弄綠。眼前景物。向人好。心事幽憂。傷局促。

城南行

八月江湖秋水高。大堤夜拆。聲嘈嘈。前村農家。失幾戶。近郭扁舟。屯百艘。蛟龍蜿蜒。水禽白。渡頭老翁。須臾直。城南百姓。多爲魚。買魚欲烹。輒悵悵。

鄧聖求。往爲武昌令。刻石元次山。舊尊。及蘇子瞻。謫官黃州。遊武昌。見前刻。後同在翰林。因有詩示余。余爲次韻和之。

側江小屋。香酒醺。出林綠。逕繁花。栽溪風。暫過。響修竹。嶺雪未盡。象寒梅。往遊武昌。佳佳境。白雲漫漫。銀崔嵬。孫家舊事。頗可見。樊山杳。鶴隨釣臺。赤壁樓船。不餘燼。屬車豹尾。空塵埃。埋名腐骨。彼誰子。正見邱壘黃土堆。三分割據。亦徒話。今人尙爲。羞餅餌。謝公伏令。首佳句。遊衍相與。期江隈。次山孟。繼有作。盛尊取飲。厭蒼苔。兩公雄才。又超拔。明珠照人。眸險湖。騰龍始知。爪牙壯。聖屬無復。毛羽摧。腰金佩魚。見官秩。不似遷客。談象雷。朝廷一入。不得出。邱壘何事。煩公來。南人歌聲。曷慷慨。公詩感激。成歎哀。

蔡河漁叟

河冰始消。春沮洳。老翁求魚。日來去。川流容船。網罟繁。上流下流。密如霧。跳蝦潛斗。不自惜。時復規。鱸聊可識。吁嗟。勞心能幾何。信道相看。猶羨他。

高樓

青樓高。危九衢。朱欄畫棟。相傾扶。佳人當軒。玉不如。紅簾翠幕。深沉沉。危柱促。柱鳴笙。等哀音。感耳心。意舒。浮雲不行。飛鳥徐。游人駐車馬。踟躕。嘉肴桂酒。白玉壺。浩唱爛。醉何所。居樂極。哀多。盈必虛。世故萬變。誰能圖。飛燕墮。鳳殘。諸虞。里閭豪傑。何時無。茂陵老。儒空歎。息。曲突徒。薪。纔。賜。帛。

古詩詠歐陽永叔家白兔

飛若白鷺。衆不足珍。走若白馬。近而易馴。古來希世。絕遠始爲寶。白玉之白。無編。乃知白兔。與玉比。道與之貌。天與神。晏然月。魄照霜雪。紅眼。脂。脂。瑤瑤。山農提攜。越千里。主人得之。誇衆賓。網羅脫死。鷹犬避。一以深。素能。超羣。清江。信神龜。大野。傷麒麟。割腸。折足。不免患。智若三穴。方全身。主人好奇。意不倦。有來往。往。藏金銀。老翁守株。更有待。勿使珍物。遺今晨。

始涼夜坐

八月秋風高。涼風動天地。漸疑晝短。少閒暇。況復宵長。減眠睡。空林露下。物色清。聞堂明。燈門不局。四隅寂寞。羣動息。我與蟋蟀。皆宵征。

劉五草蟲扇

吾宗白。團扇。畫作草蟲樣。天時變。炎涼。棄置幾。惆悵。網蟲蒼蒼。顏色晦。畫工筆法。依然在。剪裁。帖綴。復生光。白月。團圓。仍可愛。若蠅。輕巧。蝴蝶。狂。怒蟻。散。斧。誰能當。老蠶。作繭。意自了。露蟬。孤。蟬。殊。清涼。其餘。百品。隨變化。天機。所動。俱。閑暇。座人。咨嗟。用筆。精。不知。猶是。今人。畫。畫工。侯生。今白頭。有時。看畫。還。淚。流。壯年。名聲。却自。惜。老去。心。神。無處。求。始知。能事。須當年。盛時。一過。殊。可憐。即今。拙工。各自。喜。豈知。此家。先。日前。落筆。輒得。千萬。錢。

題歐公廳前兩鶴

明公眞愛鶴。相鶴選仙骨。遂令千金姿。爲君軒墀物。啄腐豈復辭雞羣。鐵翼欲比鳥鸞馴。聆音發舞似矜客。避寒孤鶴將依人。吾聞芝田逸翮不如此。世上悠悠誰識眞。

苦熱

南方炎德非尋常。六月高下俱探湯。羲和未息不可避。寒門安在徒相望。苦憐萬物喘且死。反顧一身困在牀。願呼快雨洗六合。徑取微風回八荒。

和永叔春雪

陳簡吹灰變冥朔。生氣萌泉天不覺。凝陰忽升氣橫厲。重雲大同勢綿邈。通衢漫漫走流沙。近甸稍稍堆喬岳。焚燒始女姿。飛揚匪野神。森維彫琢。刀圭不惜透藩隙。捷業俄然垂屋角。戶斜尺劍未及收。窓缺連環如可握。鮮妍宮女喜深印。紅手重關堅閉。眼難曉曉。飢雀衝人猶啄啄。雖憐林篁有摧折。却喜龍苗就優渥。黃蘗敗揭惜破。宮屋珍裘轉深。使君高義仍汎愛。穎士多文方力學。獵師得雉鮮藥。麝蘭薦甘清。聞氣隨陽春。破凝烈。巧奪鈞工畏名貌。吾知鄙人不復歌。古聲比今爲拙朴。

次韻和裴庫部喜雪歌

四時平分氣升降。當冬宜藏反宣暢。玄冥羸屏失其職。驕弛威權避威仰。由來萬事可盡料。一夕同雲迷下上。始疑羣鷺久猜阻。勿爾覺悟驢相。周宜商湯號明主。圭璧垂蓋虛南。豈如聖神備參兩。精意潛發天垂貺。朔風蕭條最莫犯。四野皚皚白光。乾施無方意必均。陰殺多力尤壯。松篁得意忍枯槁。鷹隼乘時展寬曠。層樓眺遠復襄。密室就煖仍施。舞投牆隙到中堂。響拂紙疏喧北向。樵林無聲自斤斧。野渡爭趨急船舫。富饒屢舉極嘯呼。貧賤踐行起嘲謔。誰令小邑蕪華屋。不覺南山失青嶂。月臨靜夜絕氛埃。滿起風江采藻。豫期晴和當勸耕。徑入園林稍挾杖。宿醒未解雞三號。照梁輝煥晨光亮。裴侯清通思豪絕。郢曲不比巴人唱。老均尚遇遊益歡。開藉杯酒神俱王。明年三農飽年麥。病民自可逃無狀。

地震戲王深父

員方肇開圻。積塊成坤輿。深浮大波不自止。幸有萬里之龍魚。扶首戴炎州。尾直崑崙墟。億載不墜陷。始知力有餘。揚鬚播四岳。鼓鬣搖五湖。豈知古今士。竟以地震書。自是世俗聞見拘。潢汙蛙黷相隨居。我從龍伯借鈞餌。釣龍惟子知非謬。

戲作賣雲人歌

北風冽寒紅日短。火爐燃薪不知暖。南山闌干雪塞滿。連玉壘璣何足算。時移事異不可言。眼看星火垂南天。道傍嗚死常比肩。市兒相與贏金錢。微功有時難久全。物生豈有金石堅。煎湯沸騰在眼前。可得意氣長矜權。

刁景純得假還丹陽

晨霜落川水。行子自相趨。帝城桂爲薪。斗米勝白玉。丈人乘老驢。愛書十年厭。直承明廬。漢廷三最得。予

告。此行亦是思鱸魚。沙頭打鼓朝發船。攄梅已見江湖天。落帆京口望北固。此溪此山如宛然。壯年封侯豈不好。金朱祗令夸者道。聞公東園長萬杉。采芝何似商山老。

櫻桃

中庭兩櫻桃。枝葉密相對。蟠根不十年。不能開花如繡蓋。前人費力後人賞。曩日春風今日在。世間萬事或如此。富貴功名豈無待。共知韶光過眼疾。霞紅雪白不足賴。繁華及時數快飲。烏散蜂飛無所悔。

上書行

仕不至二千石。買不至五百萬。比事夸者憂。而非志士歎。君不見下邳少年授書起。幄中運籌制千里。功成不受二萬戶。拂衣歸從赤松子。君不見計倪半策誅強吳。鷁夷扁舟浮五湖。三致千金不自揆。至今籍籍宗陶朱。大賢富貴不爲己。心事遯與常人殊。逢時致身如反手。雲蒸龍變無時無。君勿愛上書獻賦稱賢豪。刺繡倚市相矜高。丈夫昔曾笑徒勞。商賈且且爭錐刀。

題合肥縣效裕堂詩并序

江侯既成縣堂。以時及序。遺予而請名焉。予曰。夫十人之聚。其曲直不可勝聽也。數口之家。生之具。蓋益廣且備矣。況以大縣百里。占籍數萬。民之所以望於上。吏之所以求於下。不太多事哉。又況風俗之好惡。賦役之無常乎。及至平事修而身佚。此固能吏之成效也。周書曰。乃其裕民。孟子曰。綽有餘裕。吾故名江侯之堂曰效裕。言侯之才。既能以裕民。又身獲其餘裕。而效於此堂也。肥之人皆以爲知言。予因復爲七言以報江侯。

九月霜降公堂成。江侯寄時求所名。定名揣稱事不易。以子機直言必誠。百詞號喚片語決。十役漫汗一數行。令乎於此有餘裕。堂以效實非無形。庭羅芳草寒轉碧。池有魚鳥閒不驚。左經右律給嘲咏。雨軒風檻含秋聲。今我不樂歲云暮。蟋蟀在堂鴻鴈鳴。主人愛客豈有極。勸爾美酒長河傾。

傷孫曼叔尚書

金聲擢賦惟興公。西河智略稱會宗。曳裾置醴初奮發。聽履題劍方從容。上倚壺邊以爲相。衆恨王駿不得封。繼吾良臣九京地。此意自昔悲重重。

茂陵徐生歌

茂陵徐生老且迂。一心區區長信書。拜章北闕三特報。意欲雲氏安無虞。那知世主心不同。積惡未極難爲功。徙薪曲突事不爾。壯侯幾人能受封。高岸爲谷邱壘移。魯酒之薄卽郡爲。人生決已各以時。舊意望君君不思。

幽谷泉

幼卿初鑿琅琊溪。憶當大隄六年時。歐陽今疏幽谷泉。復在慶曆之六年。兩公相望幾百載。中間游客常比肩。山神愛惜第一境。邂逅知者方流傳。乃知勝事未有盡。可憐歲月猶依然。穿雲斷苔色。澄澈寶鏡霜刀光。峭壁巖前滄龍如可鑿。山下積石還成川。如公好事誠難得。推公此心人莫識。且如泉源在污泥。誰

遺汲引非人力。作詩刻石歌泉池。欲問何似陽冰題。

熙州行

自敵請盟供貢職。關西二紀制兵革。敵人歲來受金帛。地雖國本常不惜。帝家將軍勇無敵。謀如轉圓心。匪席精神動。天不隔。鑿空借籌皆碩實。買生屬國試五餌。買臣方發十策。偏師倏然奮西海。一月三捷。猶餘力。百蠻解。膝冠帶。五郡掃地開城。越嶺陟險。隨類深。回笑秦并。與禹績。尚書論功。易等差。御史行封。自明白。武功地。爵十萬金。徵侯印。組丈二尺。奮行過。望理自爾。少從進。熟來無極。憶昔漢武。開西域。天下騷然。苦征伐。哀痛輪臺。置肥美。制藥造。陽捐斗餅。豈知洮河。宜種稻。此去涼州。皆白麥。女桑被野。水泉甘。吳兒力耕。秦婦織。行子雖爲。萬里程。居人坐。盈九年食。熙州數。縣軍事。惠。天王聖明。丞相直。

彭城集卷九

五言律詩

庵嶺漁叟詩有序〔原註〕時年十四

庵嶺高數十百仞。其下有溪。才深五六尺。左右多樹木。自高望之。謂非人居。有叟乘短船。釣罾于其中。于焉嘉焉。贈以此詩。

溪叟厭塵網。移家臨水居。開扉對山色。堰水活嘉魚。落棹自相得。笑歌還自如。猶嫌子陵傲。老更就蒲車。

道人申演

先生隱君子。慕虛寄山林。蒼鶴齊筋力。清泉漱語音。衣冠猶似俗。心事獨非今。歸去峨嵋路。千峯何處尋。

幽居

住處必松竹。經年長自閒。青苔仍有徑。亂石更成山。飲水却餘樂。荷鋤誰愧顏。悠然謝車馬。聽客到門還。

小雨

微雲與細雨。疎雨過森陰。潤積衣裳膩。涼生戶牖深。塵埃聊洗眼。宇宙快開襟。寂寞城闌暮。歸飛見水禽。

好風隨細雨。蕭颯過香廬。野興銅瓜後。衙門隱几初。積陰生綠網。清氣襲空虛。耳目遺塵土。還當讀我書。

立春

得新科白髮。數九喜和風。菜甲成春事。郊園付野翁。天開池水碧。雪盡樹梢紅。頗復尋機屢。柴門步武通。

挽故相國尚書令忠獻公

四轉更注意。兩朝公受遺。大明開日月。全德冠羣靈。已悟騎箕事。猶餘罷市悲。太常難紀績。天語詔豐碑。意氣萬夫望。衣冠八尺身。有爲悲鳳鳥。不作畫麒麟。餘烈周宗近。英威漢相真。召棠終勿翦。畫錦仰鄉人。殤瘵虛人望。哀榮備寵車。瞻功肅相國。異數郭汾陽。鼎實宵無味。階星畫隕光。惟應文考廟。萬歲共蒸嘗。

曾魯公挽詩

扶陽詩禮樂。丞相始安車。世祚公之魯。門風行在齊。三朝推帝實。九敘見民餘。古有騎箕事。今知定不虛。雲臺存畫像。畢陌想遺風。文彩階符在。儀型嶽嶽空。考終方備福。言念始爲忠。今日緇衣美。能明善善功。南公工說義。故老筆通靈。本自符千運。宜然享百齡。嵩高雄作鎮。河潤溢爲榮。考卜佳城處。無須石櫟銘。

齊國公主挽詩

湯沐侯家貴。山林主第開。天孫烏鵲水。蕭史鳳凰臺。遇事悲風樹。新阡愴劫灰。清秋降北渚。不奈楚聲哀。

秋園晚步

慘慘高秋興。蕭蕭欲暮天。地荒逢敗葉。日下聽殘蟬。感物偏無賴。悲秋私自憐。如今已如此。何待二毛年。搖落西風早。蒼茫晚日斜。木蘭休紫豔。繡菊委黃花。興似陶潛賦。愁如庾信家。向來吟思苦。直恐鬢霜華。

晚步

日沒城陰合。人歸草露涼。淺池宜短艇。高樹倚胡牀。清嘯激秋氣。孤吟留月光。敢言吾獨善。魚鳥正相忘。

城西晚歸南山馬山口占

塵土辜雙眼。驅馳損壯顏。夕陽衝遠樹。馬首看南山。應接都忘倦。神明自覺還。無心非自強。最厭白雲間。

便風掛帆欣然有作

泛梗江流疾。轉蓬風力強。天時同必復。吾道不終藏。白鷗先余路。飛鳥送客樞。掛帆資勝几。北走萬山蒼。

巢湖

天與水相通。舟行去不窮。無人能縮地。何術可分風。宿霧凝深黑。朝曦浴嫩紅。四山千里遠。晴晦已難同。

晨至後園

白雲晨已重。曉花秋正繁。城陰到少息。林下寂無喧。國老能呼鶴。樵奴競戲猿。山林何異此。樹事復誰存。

寄范佑之

徽宗隨武後。相與亦通家。望氣如壘劍。聞名省渥洼。將門嚴禁鼓。王略盡流沙。好取封侯印。誰能讀五車。

寄和父〔原註〕時自宋之任歸鄉

行李資章甫。秋期看海濱。埃塵乍振袂。滄海幸容軀。鷗鳥雙鳬健。飛鳥五兩高。須君菊花酒。慰此寸心勞。

寄楊十七（原註）楊有詩道和父輩山歌。作此報之。楊詩所稱三事。故首句及之。

幸邑成三異。吾兄復妙年。長愁越聲短。不似古詩傳。高唱今獨步。知曾深譔然。還疑刻溪上。紙貴幾多錢。

寄梅聖俞

獨騎驚馬出。踰遠衆人行。貧始怨寡與。老仍畏後生。吾子忘年友。新詩獨步名。秋風夢無限。時過許昌城。

寄王深甫

箕穎多奇士。他年洗耳翁。古人皆直道。吾子嗣高風。解榻迎徐孺。名鄉禮鄭公。正憐賢太守。心賞與人同。

寄隱直

遠身嗟道敝。策蹇笑勞生。應接知情俗。浮沈得避名。陳家星不昧。漢氏水長清。往事今聞里。悠悠旅客情。

洞庭寄張四

瀟湘俗三苗。湖波八月寒。天形漸水近。秋氣逼楓丹。漠漠萍飄雨。瀟瀟澗有蘭。東流無限水。一洗故人冠。

（原註）時聞隱直欲仕。

滑州罷爲白馬縣舍弟司法省歸寄此時

散軍收戢戟。改邑壯三畿。太守朝行在。諸曹自免歸。大河終北注。旅屬獨南飛。遲爾寬相憶。他時信息稀。

送韓太祝罷官歸許昌觀

吏課三年最。歸裝五日糧。朋情惜分散。子舍想輝光。泉源湖波白。春融柳帶黃。因君老萊戲。遙奉使君觴。

自江南將歸先寄和甫

五湖休作客。八月去乘槎。天地凝秋日。山川照落霞。寄聲西道主。好在嗣宗家。盛饌重陽酒。登高飲菊花。

狂直非情俗。文章念及門。無成似渴術。失路比虞翻。抱書機先息。寄空事不言。江南香草地。一一賦荃蓀。

風雨寄張野人

宿雨萍飄苦。凄風虎嘯頻。喜開蟲豸熱。恨阻物華春。雞鳴思君子。鶯語憶故人。泥塗塞車轍。相過獨無因。

寄張六

十里一反顧。去君垂五千。遠身卑濕地。歸意沈寥天。南極多來鴈。秋陰減點鸛。寄書江漢水。好送北歸船。

寄張宜

屈指張生老。無人事隱淪。鯨魚空自飽。章甫向誰親。丹荔充庭實。明珠逐賈人。如何滄海上。瓶石一生貧。

寄張六

君爲藥官去。憂氣故風流。無復池中物。真能方外遊。浮生都物變。衰俗使人愁。聞有桃源路。歸來試力求。

省中寄王平甫

簿領忝千鈞。禺中強一餐。未爲勳事吏。空負寫書官。奇獸名天祿。層樓近井幹。林花今正盛。夢想月邊寒。

重寄蘇子瞻

彭城集 卷九

空胸迷舊學。華髮振頽齡。江海容孤翼。雲霄寄客星。未堪循吏傳。默守太玄經。正恐聲聞酒。令人醉不醒。

寄仲衡

府掾西曹貴。星華使節雄。我行千里鎮。即敘百餘戎。（原註）有叔傳有百餘戎。王略持籌內。邊山聚米中。

因成率然勢。不陳取奇功。

夏木開禽

愛此南軒木。親聞好鳥聲。夏陰雙綠綺。幽韻獨清涼。帶露知天曉。因風覺曉晴。忘機是幽客。相見不相驚。

挽盧通議

射策蘭成歲。歸全章相年。聰明百齡事。冠帶五朝賢。賜几元知止。臨雍尚缺然。秋風正搖落。哀挽向新阡。

山東推望族。泉室閨闈真。善政餘談舌。清風在樹神。蕭蕭無復露。草樹漫棲塵。賴有傳家慶。光華列世臣。

唐參政挽詩

天奪悲楊館。人亡愴魏公。終疑仁者壽。尙想直臣風。聽履餘榮在。牽裾舊事空。惟願司隸姓。更使世知忠。

偶懷先言路。經綸重鼎司。武文象二尤。愛直見雙遺。無復靈臺驗。空傷薤露時。邢山向鄴國。千古意同悲。

挽馮當世母朱太君

郡封家邑盛。遺主恩頻。所以令勳貴。由來得孟鄰。文軒空舊事。弔鶴怪來墳。搖落千山暮。陵園不復春。

躬續維公父。平反在不疑。榮兼綵衣養。孝著白華詩。黃髮全天壽。遺風盛女師。畫輜丹旆遠。車記鹿車時。

挽王正仲母永壽太君

天錫期頤壽。恩疏石劄封。母儀兼事孝。子貴亦重。歸旗滄江水。新阡翠嶺松。曾參無所係。不待祿千鍾。

平日南陵養。諸公爲美談。兒啼因戲綵。義遠復調甘。盛事一知十。修齡百與三。青鳥傳吉卜。喬木藹相參。

漢王任夫人挽詞

恩齊疏族族。聖善積慈恩。子貴哀榮在。舟移警款存。綈裾悲薤露。象服照魚軒。惟有秦原望。東西見寢園。

挽韓侍郎夫人范郡君

名卿俱令族。慶善集清門。琬玉師柔訓。稱詩得婦言。已嗟封馬鬣。不待歸魚軒。從此公侯事。淒涼屬采蘋。

夫君因受郡。子貴亦通朝。象服遺僧老。幽宮不復朝。長川空淅淅。落葉自飄飄。哀挽青郊道。悲風送大招。

西戎（原註）時元吳始死

旄頭占虜候。鳴鏑射單于。哀死知明主。和親愧腐儒。邊鋒少南牧。天馬自東趨。看撤山西戍。無勞議遠圖。

晚過西湖

落日微雨好。浮雲近水多。空濠亂林樹。涵泳著星河。賞極興不盡。歸歸心更過。猶須明月夜。濯足弄金波。

泛舟西湖

靡憂蘋萍合。貪綠島嶼深。操舟非有術。鑿水會清心。老樹成重蓋。初荷散萬簷。名園皆有主。費日試幽尋。

懶意適自強。舊游疑觸新。如從剡溪客。忽晤武陵人。蟻聲高低寺。漁櫓來去津。涼風水雲合。天半是魚鱗。

鄭侍郎挽詞

置驛無留客。名卿擬上公。應惟泣遺愛。競欲領寬中。賜履靈臺隔。開阡夢澤空。秋香送歸旆。依約聽櫓風。治獄餘陰德。哀吟出片言。千金無重比。駟馬見高門。星落林鳥暝。愁悲雜露喧。江風傷遠目。楚些一招魂。

送張六入浙東

君侯曾一仕。已作棄官歸。又欲過吳市。遺愁脫賜衣。春風解冰雪。澤國盡芳菲。相望不可及。孤雲天外飛。

上清宮花木自夏及秋相續

信此神仙地。經時玩物華。殘紅未零落。暗紫續玲瓏。掃石分文籀。開林碎晚霞。秋風蘭菊茂。此去有黃花。

將去上清宮題梧桐

舊日見春華。圓陰羽蓋斜。野軒何必掃。小徑故從遮。秋氣先摧葉。春風別有花。野夫心好靜。異日到山家。

九日

九日秋蕭瑟。登高亦少歡。黃花宜澹泊。碧樹早凋殘。醉舞烏紗落。彈歌短劍寒。可憐西北望。白日遠長安。

九日寄江北兄弟

登高雖有興。羈旅亦消魂。插髮茱萸細。題詩蟋蟀喧。黃花一樽酒。斜日最高原。回首江天迥。翩翩塞鴈翻。

張比部景真挽詩

埋輪負壯志。持節向炎墟。反戶驚殊俗。形穉豈定居。跼蹐愁瘴霧。斷腸哭來書。天理真冥漠。誰能問太虛。

蘇度支挽詩

翰墨兼能事。功名自壯圖。雲霄曾幾許。意氣即通衢。埋玉情何已。修文理不經。敢忘徐穉禮。聚酒望江湖。

建公挽詩

前年伯鸞死。卜葬近要離。今日延陵墓。仍舊季子碑。人琴俱已矣。林壑助悽其。心許千金劍。終當挂樹枝。

題魯氏老梅堂

燕嶽歡受福。陽祿痛離災。昨土乘初載。賓天遽不回。弄璋迷夢幻。壯髮變塵埃。唯有華封祝。能寬上聖哀。

柏悅堂

當日山林客。移根近小軒。樹陰今百尺。人世亦曾孫。堅節寒逾甚。清風老更存。猶餘雙白鶴。終戀主人恩。

夜涼

住觀者侯寢。此堂申甫餘。千齡長秀發。衆木既消除。杖履每多興。冰霜笑自如。涼風破蒸暑。異賞復誰須。

自蔡河之陳州

稀星映斜漢。孤月靜前軒。意喜涼風過。遙看碧樹翻。勞生共我老。辭秩愧田園。高枕息羣動。吟囊依草根。

扁舟去鳬鴈川

扁舟去鳬鴈。川路正龍蛇。日色暝如午。風鳥鳴復斜。漸漸過蘭棹。短短被堤花。涕淚元無極。那堪視物華。

重傷胡二

逝水竟不復。死生嗟可憐。所思今已矣。歸使一悽然。尚想飛鳬鳥。終辜偉戴船。神交如有驗。會付廣陵絃。

五龍井贈南

湯年不遇此。丘嫂亦何類。石井無多水。泥蟠詎有神。舞雩聲寂寞。剪爪事酸辛。萬古爲霖意。長嗟傳野人。

苦寒

苦寒殊不意。衰老若爲謀。賜隔青綾被。黃餘白願裘。盤龍才自脫。過鴈可深憂。新新西顧日。牆陰肯爲留。

秋過薦福院竹亭

入秋纔一到。風物已淒涼。舊籥全殘席。新梢亂出牆。蕭蕭吹葉雨。稍稍墜枝霜。爲有留人意。嘉遊不可忘。

濟川亭

誰謂此池小。遠將天漢通。分明涵洞宿。迢遞引來風。松竹凌虛碧。軒窗倒影紅。高明推李杜。不負傳臧功。

幽事

幽事隨時有。移書曠日華。囊開魚鱗字。眼暈石榴花。病忘多三簡。勞心愧五車。賜書仍有品。前發羨吾家。

夜過曾平先

素我形骸內。從君里巷居。度阡仍越陌。酌醴更焚魚。殘雪春泥熟。青燈缺月初。誰能憐棄與。歎息歲將除。

將赴官廬州寄張四隱直二首

一爲彈冠仕。遂廢東臯田。不至二千石。行登四十年。羈遊無定計。髮髮欲蒼然。萬里南江路。春風棹客船。

賀隱直

果國皆儒服。吾人智有餘。焚舟濟河後。埋劍發硯初。天路塞黃鶴。雲濤縱巨魚。殷勤故人意。青眼看鄉書。

送隱直歸扶離

送隱直歸扶離。原莊隱直。隱直學南宗法。故未旬及之。

雪中憶隱直

北風吹朔雪。遙想度關西。覆閣眼初熱。登樓望獨迷。巧妝梅意密。偏壓柳條低。竟日思君飲。空憐駿馬蹄。

哭張隱直

結友兒童歲。對門兄弟辭。存亡殊不意。晚暮可勝悲。幸未歸吳遠。輜車出劍遲。善人鮮百福。神理儘吾欺。

二星占使者

二星占使者。九折見忠臣。白髮猶強力。青雲早致身。勞生真夢寐。過事悉埃塵。已矣難門淚。石交兼懿親。

明府雙飛鳧。南歸鴻鵠俱。東風解冰雪。春水渡江湖。光祿詩爲樂。淵明酒自娛。公田皆種秫。三徑更何須。

送王肅侍禁新安監酒

丹穴鳳皆好。靈田玉自溫。流傳洛生賦。款實貴公孫。好事欲成癖。著書經閉門。看君桂枝擢。祿仕復誰論。

山寺

疊嶂橫秋水。招提隱半峯。白雲迷到路。曉日自鳴鐘。法會機流熟。齋時鳥雀慵。試尋方外士。繫馬就長松。

畫雪圖子

灑落瑤花薄。蒼茫殺氣深。因風驚拂面。濯熱幸開襟。夜色非關月。朝雲不待陰。秋風來應起。好在郢中吟。

曉起東園

禽鳴知欲曙。野客自晨興。春草生三徑。朝光下九層。園林間國老。簞屨待嚴僧。即此甘幽屏。趨時要未能。

古檣亭

散樓厭爲社。枯梧非有神。一身具松柏。千歲作秋春。風影日亭午。露香宵向晨。唯應仙鹿跡。不悔白頭新。昔聞上昇檣。傳作老宮神。念此亦千載。玩之經一春。涼蟬號永晝。獨鶴起清晨。誰與畫屏幃。長令水墨新。

上樓亭

人世南柯夢。看君舊舊居。小庭長汎柳。暇日省文書。黑葉生煙外。黃花過雨餘。那知山谷興。不向市朝疎。

登樓

溪谷含冰雪。川原見草芽。春生三峽水。日照萬人家。時節長如此。風光會有涯。唯應多美酒。厭看海棠花。

雨中過汜水關入羣縣

泥塗出關惡。風雨過雲寒。懸水餘百仞。層峯知幾盤。攀躋頭目眩。揭厲衣裳單。稍出高山外。始知人世寬。

次韻謝三利沙寺見寄

衆水會蒼山。僧房積翠間。夕陰留到客。清暑獨開關。月出亂峯白。天明遊子還。他時望君意。餘恨不同攀。

題利涉寺（原註：寺有唐利涉禪師碑塔。故呂宮師相公讀香齋。）

雲水上方居。迢迢百尺餘。水光搖几席。嵐翠徹簾櫺。鶴樹追前佛。隆中問結廬。已知禪寂意。仍得搢紳書。

哭王子直

積水忽變濁。聚星無復光。風流都滅盡。天理竟冥茫。過事皆陳迹。餘哀祇淚行。遙憐轉塵柄。顧影夜燈旁。衰老惜年歲。羈孤親友生。一哀誰爲勸。百志爾無成。弓劍輕前敵。詩書足自名。人皆期不朽。持此傲公卿。

荷花

白水滿方塘。荷花五月芳。弄珠圖不定。濯錦冷逾光。香憶風醒酒。聲宜雨送涼。扁舟學騷客。畫室近滄浪。

黃州臨畢亭

遠國江千里。荒城水一涯。居人愁避虎。過客競乘槎。秋雨吹天暮。寒濤浸日車。從來遷謫地。卑濕是長沙。

野竹亭

彭城集卷十

五言律詩

占晴

南國無全席。江天可寄晴。山林開雪色。鳧雁與風聲。春物催羣動。年華強旅情。無人同此酒。歎息滯蠻荆。蒸濕何由解。暄和自不禁。片雲常蔽日。小雨不成霖。蚊蟻晴明地。蛟龍老病心。雄風不易得。無處可披襟。

雪晴

山雪喜初霽。車行因肆觀。巖光花半散。峯勢玉新攢。鳥去樹冰落。水來溪舍寒。還愁向融散。立到夕陽看。

還郡寄洛中諸賢

雖勤車馬役。而與故人同。濯熱宜清洛。忘機爲碧松。御風思解冠。縮地憶登公。待我成仙術。相過豈有窮。

送江淑寺丞棄官歸江州

時事不可顧。還家方自由。看山一長嘯。飲水亦消憂。林竹通鄰里。陂湖深勝羞。還將計然策。江上倚扁舟。

霍邱謝令寺丞

動節四時好。此君常服青。影搖金鏡碎。聲動玉璫玲。方丈塵埃絕。高齋夢寐醒。由來謀野意。不異在林坰。

聞西戎乞降

玉關拔斥埃。荒服罷春秋。千羽由來事。桑榆與可收。發書迎寶馬。錫貫入貂裘。高枕興王世。吾生免外憂。

多夜賞月

暈逐陰風起。光隨凍氣多。霜輝耀桂樹。冰恐徹天河。池鏡初容鑑。意標亦戲磨。關山千里雪。此夕共金波。

雪夜月中

雪霽流雲盡。天虛片月升。氣清華玉府。光徹滿瑤冰。過雁明可數。啼鳥寒不勝。山陰自此去。野興豈難乘。

玩芳亭

誰與玩芳亭。慨然思古人。東風千里目。紅藥一城春。貧賤自高下。浮雲無舊新。南山際滄海。更覺爾爲鄰。

留別諸兄弟

羈遊路萬里。物色共悽然。霖雨傷秋意。西南接漏天。登公縮地處。列子御風旋。借有神仙術。諸公一見憐。

留之晉上留別一二兄弟

回首隄行役。吟時愴物華。西風凋木葉。客子去天涯。日暮看邊雁。江秋見海槎。重陽誰對酒。野菊自開花。

春日登樓

水國春歸晚。晴樓旅望餘。青絲垂地柳。白朵出牆花。鷗鳥參人語。蒼雲任帽斜。滄浪殊不極。春色故無涯。

綠野亭偶題

記得春曉句。緣情因謝公。名賢共襟準。清境定無窮。樂矣登臨際。悠然坐嘯中。雙鳩聊發興。隨儉亦隨豐。

日曉步過孫監丞

倚郭福禾黍。安知私與公。爲農亦可樂。遇歲不終窮。果樹白雲外。樓歌明月中。誰言香酒薄。自覺勝新豐。

望華山（原註）荆華相連也

夕陽喧鳥雀。幽徑入蒼苔。於此興不淺。行吟殊未勞。市朝移俗態。塵慮共香曹。稍稍離塵囂。林梢白月高。

鳳翔官宅園亭

荆山連太華。青翠望難分。嶺首明新旭。山腰隔白雲。玉樓光自照。波蕩勢成文。應接寧知倦。清輝遠送君。

馬當山

雲壑斷無土。江流橫倒山。蛟鼉時出沒。鳥羽倦飛還。神異遺疏鑿。天機藉險巖。長風且破浪。帆席慰愁顏。

送畢長官

銅墨非君志。仙舟爲我來。三年話傾蓋。十日算銜盃。許與蒼雲白。飛騰指上台。倚門方有待。未覺厭京埃。

送鄭推官

彭城集 卷十

此邦人事少。離恨不關心。願與吾子別。如何旅思深。暖風隨驢馬。永路變鳴禽。蓬髮添衰白。知予厭滯淫。

詠雪

北風吹朔雪。楚塞亦凝寒。天地浮雲滿。江湖行路難。醉宜乘馬出。高愛倚樓看。會是豐年候。居人意似寬。

書堂對雪

天寒不成寐。看雪坐清晨。默怪人聲絕。都迷物態真。璇宮寒燿目。琪樹靜無塵。信有崑崙圃。神游屬此身。

和裴庫部諸家雪

侯家
羣馬寒逾壯。歌鐘韻未聞。排雲朝象闕。踏凍獵黃山。上客珠裝屐。妖姬玉綴鬟。園林通夜賞。漏戶不須關。

山家

雪晴寒曉斷。林長路稍迷。庭隅時臥鹿。旁舍遠聽雞。隱几添樵火。應門倚杖藜。兒童別村至。薄酒自提携。

酒家

綠徑集餅餌。江樓倚上層。青帘吹淡墨。翠幕映羅燈。勸客寒威壯。歌時歲事登。十千賒可得。不恨價仍增。

獵家

寒車輕至酒。晨裝急製衣。狐兔尋去迹。鷹隼競橫飛。沙路濃隨馬。風毛盛合圍。興酣生鼻火。狂發會忘歸。

樵家

山水瑤瑤合。溪風虎豹哀。舊村迷處所。破斧獨歸來。世路深泥滓。生涯半死灰。誰憐廊廟語。正復此遺材。

船家

雪白滄沙滑。風高雜浪花。解帆依下雁。沽酒看棲鴉。蘆葦投珠亂。門歌墮劍斜。山陰路不遠。去問戴逵家。

雪後

尚城催戍鼓。病枕聽哀鴻。瀟竹蕭蕭雪。開門峭峭風。消憂樽酒綠。久雨燭花紅。旅夢還知路。孤舟向剡中。

陸子履有詩贈行次韻留別

向白不自悟。愧君稱絕倫。高秋獨去國。下水不留人。菊秀鴻初過。魚肥稻已新。淮山見明月。千里最情親。

留別傅欽之

驅車長值險。投足正臨深。白首抱憂意。故人知此心。巢禽隨避弋。轍鮒偶爲霖。去矣江湖興。凄然東武吟。

苦熱

炎暉不可避。鬱鬱度朝暉。飛鳥有時隱。高林無事枯。形骸等外物。靈籟任洪爐。正有相塵濁。東浮萬里桴。

書鶴

炎暉共茲世。南紀獨何偏。天地大爐耳。江湖沸鼎然。魚龍危失所。黍稷恐無年。浩蕩思雷雨。長吟雲漢篇。

畫鶴

畫此憐神駿。三年故不飛。軒車事假寵。野客會忘機。燕雀那相笑。鳬鷖直自肥。蓬萊千萬里。正想玉爲衣。

得楊十七書見報所居近種花木詩

堪憂離陋巷。高興即名園。似得登公樂。如吹黍谷暄。雖花爭獻笑。芳草共忘言。近種南軒竹。春來亦有孫。

眼昏

因循便至。遲遲眼成昏。稍與詩書隔。初慙長老言。（原註）爾謂明詩云。費解是老言。掩耳每不喜。

談空迷起滅。蠅翼競飛翻。懶臥稱長策。深居欲杜門。

登浴室院閣

秋霽登臨好。危欄百尺梯。層城斜照裏。雙闕五雲西。雜樹黃映綠。生煙高復低。童蒙少年子。走馬錦障泥。稍出紅塵外。方知萬象虛。林端辨遠水。樓角怪行車。燈續黃金像。香餘貝葉書。誰能捐世事。却地亦山居。

中夜見月

月午四鄰靜。高齋人寂然。虛空時有響。影響著驚眠。宿羽移深樹。南胡慣夜船。無雲更可恨。珍重此嬋娟。

新月

稍見桑榆上。還沈河漢西。氣涼知露白。天闊見星低。靜色餘簾額。圓光射鳥棲。城烏偏可恨。到曉不休啼。

次韻和黃朝樞

下武新周烈。謳歌屬禹謨。恭聞始元詔。遠紹帝軒圖。山海無加賦。戎胡絕息徒。英風遠草偃。俯仰遶樓蘇。已作華顛老。欣聞紫詔新。經綸兼事事。哀痛及人人。願報須臾死。求觀富壽民。短歌隨擊壤。感動不無神。

傷丁元珍學士

休沐非連騎。投沙迫去身。似鵝憂鵬鳥。比鷁望鄉人。夢與江湖隔。情存翰墨新。定交相得晚。撫事亦酸辛。

喜雨

山雨來何暮。高天始展雷。江聲翻澗洑。水氣逼昭回。瀟灑年芳晚。空涼醉眼開。蛟龍定神宅。蜎角更誰猜。

漫成

經旬柳已綠。過雨草齊生。無事觀兒戲。閒遊識鳥情。看花低帽立。弄水棹舟行。官學都如夢。浮生底自名。

次韻和司法陳邦

曉得詩人賦。長語長言。坐曹涼雨過。歸舍暮禽喧。交態傷貧富。時情任輕軒。懷歸空有夢。野路屬營魂。

送慧思歸吳

塵埃十年夢。江海一身歸。境與夙心會。事容前日非。連山橫遠勢。定水湛明輝。別後相望處。雲孤雁自飛。

莫昭禪師

昭公不住世。岑寂白蓮宮。養水終還冷。浮雲本自空。諸天方丈室。萬事百年翁。俯仰成今昔。蕭蕭鶴樹風。

送僧子南

脫身游萬里。空手出長安。迺以抱琴樂。不知行路難。春歸吳國遠。水滿紫溪寒。越俗今章甫。疑師不著冠。

宋門城下新居

彭城集 卷十 一一九

頗習田野事。偶居朝市間。前塵應妄想。舊觀輒來還。甘井如汲澗。高城疑望山。更憐車馬絕。日在掩柴關。

新居

舉世同逆旅。此身那拙謀。趣營容膝地。適似種瓜侯。藥餌扶多病。躬耕強隱憂。彈冠仍應客。車馬肯淹留。

雪後行小園

晚照開霽色。閑園幽事增。樹搖風落雪。池漲水浮冰。鶴亂聲已變。禽飛誰爲矜。風光看滿眼。取醉此吾能。

過丁晉公舊園

事知陵谷變。遂見曲池平。喬木祇餘老。儲胥空復情。廢堞登臺榭。頽樹迹微行。桑蠶爲厚戒。千秋餘歎聲。

雪夜酌酒

雨雪寒休市。春泥早閉門。嚴城深窈窕。孤月靜黃昏。棲翼此中樹。高春何處村。物容煩應接。乘興即開樽。

送雍元直使浙右

詔給四封傳。自乘千里船。雲山深發興。秋物正蕭然。零雨隨持節。驚濤避執鞭。鰾肥稻米白。勝事奈君偏。

引泉

春池凍已消。泉落白魚跳。石淺喧鳴玉。沙虛沒暗潮。晚寒妨濯足。竟日欲平橋。最愛臨波柳。東風萬萬條。

金鳳花

妖嬈如自媚。紅白競爲娛。共笑翔千仞。猶疑將九雛。軒墀蒙曉暎。風雨易泥塗。靜掃蒼苔地。還令近酒壚。

景湖亭

澤國水遙遠。歸舟亭短長。他方向夕景。此地正朝陽。物色桑榆上。風波鳧雁行。臨流問漁父。好在濯滄浪。

退朝觀御溝上華花贈陸四

潯水去無窮。宮花映日紅。惜陰猶宿露。照影獨衰翁。燕語晴明外。風香錦繡中。爲非溫室問。心賞幸君同。

上三山磯

江濤趨絕壁。山木映雲濤。野路青冥近。孤舟應接勞。魚龍防碎首。鳥獸幾亡曹。生事垂堂戒。愁心欲二毛。

過龍眼磯

洪波浮一葉。弱髮引千鈞。虎豹公橫道。蛟龍喜得人。強顏猶失色。乘險屢傷神。回首雙鳧翼。隨波愧此身。

送鄭五下第西歸

萬里河西路。憐君徒步歸。遊人並塞少。落葉待霜飛。相得不恨晚。知君深謂稀。壯心須慷慨。勿學淚沾衣。

送人之官嶺南

過嶺幾千里。孤城近海涯。地溫饒瘴毒。民惡半蠻家。并日初開市。非春亦有花。知君望星斗。西北認京華。

和孫少述中秋

月出東山表。遙思澤國秋。綠雲孤鏡上。透水大珠浮。重露梧桐落。微寒蟋蟀愁。我時携客飲。浮白最高樓。竟夕雲四散。始知天意偏。西風不勝冷。亭午更添圓。老髮憐時苦。秋懷得酒便。君居江浦上。望我想依然。

春日野次

溪雲晴漠漠，野日晝陰陰。燕翼飛高下，花房亂淺深。和風快吹面，淨水喜清心。極目傷千里，曾無楓樹林。
南原
南風殊可望，桑柘百家村。紫赤春晴氣，青蔥舊歲痕。遠川飛雁驚，平壤牧鷄豚。更待花如繡，臨高置一樽。

彭城集卷十一

五言律詩

遠信

清秋萬里夢，久客一詩書。長日看鴻雁，呼兒問鯉魚。涼風野路遠，落葉洞庭初。無限歸鴻翼，南飛最踟予。

金沙花

萼弱金沙樹，花奇名字珍。移從今日晚，恨失去年春。嫩綠藤垂架，深紅棘刺人。東風會入手，照眼萬枝新。

贈鄰翁

與彼茅茨接，看渠卜築初。丈人真耄矣，舊子復何如。翁且勸杯酒，兒教讀道書。衡門來往近，時爲過吾廬。

初晴贈某翁

雲隨夜色改，日與曙光升。已變前除雪，猶餘北戶冰。鴻飛知適意，鶴語若矜能。天事寬羈旅，幽人亦有朋。

晨起

斷角曉鳴鐘，惜時春已空。曉星猶伴月，早雨不禁風。眠食須頽老，衣冠強自公。庭陰全綠色，無復見殘紅。

挽胡元夫母壽安縣太君二首

應編金縷社，恒置邑教牘。母儀真盛德，祿養現興門。尙想君羹遺，那悲口澤存。蒼山松柏暮，弔鶴去翻翻。
清德畏人知，傳家賴母慈。何時丹桂擢，相戒白華詩。戲綵歡無極，藏舟事密移。千鍾已不暨，後日可勝悲。

孟冬

十月江南暑，居人尙葛衣。秋花看不絕，沙鳥聽忘歸。氣鬱愁成瘴，霜輕嘆失威。異方飄旅思，歲事每多違。

午睡

浮雲蔽白日，風雨近秋天。車馬欲安適，戶庭方閤然。世塗高枕外，身事曲肱前。似覺松生腹，逍遙不記年。

古槐二首

地有藏丹井，人傳不死鄉。兩柯經腊李，黑葉勝枯楊。甲錯龍鱗斷，花明鼠耳黃。離宮綠望幸，仙檢儼相望。
仙人鍊形骨，枯槁不知年。秀色倏還觀，陽和仍宛然。今古山川異，乾坤雨露偏。東陽無歇息，生意會緜緜。

復和前韻二首

遺履事悠遠，白雲飛帝鄉。潛真社寄機，觀化肘生楊。秀髮垂垂綠，難英牙變黃。機杼與清斷，俗骨爾何望。
父老見枯朽，皆從童稚年。孫枝復秀色，仙事故依然。巢鶴千齡異，源泉一溉偏。頗笑海棕墮，崎嶇留在縣。

秋暑呈馮守

秋律何時效，炎雲莫肯陰。烈風長鼓籥，去水亦流金。養食無求飽，單絺不自任。開懷幸寬政，事省得清心。

宿荆門

山行厭曲折，小邑正譴譁。流水繞一帶，居人聚兩涯。地偏饒草木，山晚聚雲霞。郢路定未遠，夢魂還到家。

西湖水決

干原出大水，蟻壤潰長汀。舟楫疑藏壑，波濤駭建瓴。蛟龍隨過雨，魚鼈問滄溟。聞道蓬萊水，桑田亦屢經。

素屏

陋室避塵雜，深居惟此屏。虛空自生白，樸素擬忘形。畫手山林迹，先生几杖銘。長來師絕學，未肯事丹青。

燒殘樹

異時龍起蟄，一夕鳥焚巢。摧落殘孤棘，荒涼委近郊。莓苔深蟻穴，風雨詭神交。尙想知音遇，空心或遠應。

夜雨

天暝龍蛇化，風高鳥獸呼。塵囂一酒盡，暑病暫時蘇。電火將焚野，雷車若陸塗。坐疑陵谷變，明發蹈江湖。

江上夜雨

江黑暮潮生，雲深驟雨傾。風波兩舟語，燈火一川明。短夜苦難曙，羈懷方未平。空憐夢中路，依約盡歸程。

慶壽挽詩二首

史古書五鹿，世德活千人。孝養東朝盛，徽音赤管新。濯龍虛望幸，蘭館不知春。歷數兼任事，寧如復辟辰。

商簿嚴仙仗。簾簾去接門。查開長樂術。春寂滿陵園。登德詒謀地。羣生願復恩。神遊餘仿佛。日入際崑崙。

營多二首

羈旅殊多事。崩騰欲老身。連年俱異邑。幾地愧鄰人。板屋秦時舊。衙門泌水新。何時仲長子。卜築離風塵。

思歸

羈旅元圖徑。開窗祇近簷。成冬須少有。爲客未嘗淹。朋舊看都絕。詩書廢欲嫌。自知歸懶劇。決意老幽潛。

楊花

扁舟到北郭。屢屢向東門。不改蓬蒿陋。猶憐松菊存。因秋動歸興。值物惜離魂。早晚城頭月。呼兒坐小軒。

移居觀音寺

棲息避城市。塵埃將洗人。虛空見佛性。簡傲得吾真。霜過草木改。香餘鳥雀馴。席門常晝閉。誰與駐車輪。

題陝西圖三首

干戈今日事。關塞此圖看。白日長安近。蒼山墮坂寒。由來名百二。自古有艱難。指以安西道。癡情意據鞍。

五月二首

五月黃梅熟。江邊晝雨初。鐘痕侵巨劍。潮氣盡囊書。亂恐翻銀浪。喧愁漲尾閭。時時雙水鳥。往往上吾廬。

江上雨中

楊移隨樹影。杯側見山岑。白鳥渴求水。玄蟬清噪林。道書無近語。天籟有遺音。向北新開運。行苦過竹林。

和王侍御湘東王故苑

江雲似無信。山雨易翻盆。鷗起天形黑。龍騰水面渾。大舟橫弱纜。孤樹小前村。濃熱吾知厭。風波勿重論。

冬暖

故園悲帝子。高輿復清秋。密竹娟娟靜。通波細細流。干戈餘魯殿。池沼似滄洲。魚鳥應無恨。山公肯醉遊。

冬暖

南嶺無消息。玄冥爲失威。水深鴻雁宿。霜薄鷓鴣飛。處處憐喬木。人人慣袷衣。生涯卑濕地。日飲自知機。

雨後

沈陰連日雨。六月似高秋。涼冷宵眠穩。泥塗晝事休。塵昏舊銅鏡。朽盡敝貂裘。賴有登樽酒。能爲懶病謀。

欲雨

積雨黃梅後。多風夕景天。少陰回玉燭。秋氣變靈弦。羣鳥爰居外。殘雲蟬蛻邊。羽陵書盡盡。數怪絕章編。

久晴驚礎潤。宿候候風回。仰月光如瓦。燒雲色似灰。龍靈疑自得。青鶴競飛來。正想江南地。清涼接過梅。

北地聞雨

庭梧不隱響。秋入意蕭條。過雨喧天籟。高風會海潮。寒侵知酒近。氣豁想雲遙。歲晚看搖落。無衣恥敝貂。

雨

繁陰晝漠漠。日雨暝紛紛。關蟻仍移市。牽龍亦過雲。泥塗休不出。鐘鼓遣相聞。願得辭昏墊。長風破宿氛。

醉離軒雨中二首

小雨疎陰響。高風綠幕斜。冷吹能卻暑。細滴不妨花。輕濕苔痕滑。連陰草色加。路長車馬少。暫喜息飛沙。

巢湖阻風二首

病身常自力。杖屨及比鄰。日傷霖雨。深居若避人。陰苔無數綠。秋草一番新。入夜添涼冷。書燈頓可親。

安河阻風

重雲迷日月。異縣失西東。苦畏連天水。何須竟夕風。微明分白鳥。搖落望青楓。久客嗟留滯。吾生事事同。

凝翠堂

隨湖寄漁浦。村戍起孤烟。水色連天黑。沙禽亦晝眠。柘田春種麥。客渡晚爭船。盡日無他事。尋村聽野泉。

留張十二宿

登發排修竹。蕭蕭拂畫簷。秋聲送涼雨。晚影碎寒蟾。居處貧非陋。生涯智養恬。著書聊自守。非欲效幽潛。

王太傅河北閱馬

靜外塵土息。故人從我遊。襟懷已瀟灑。杯酒聊勸酬。大笑呼五白。浩歌遣四愁。勞生如此少。歎息爲君留。

廣慶堂

豐草河墪地。平沙冀北區。離宮連百宿。舊苑半騎駟。夫子深詩者。無邪頌使乎。寧令漢馬少。不讓擊匈奴。

歲除立春乾祐縣獻梅

碧草衙門裏。涼天過雨初。驚秋數甲子。隱几讀殘書。近郭多鳴鶴。坳堂可釣魚。異方無到客。非是故人疎。

挽胡太傅二首

除日應無歲。新春不待年。風光生意裏。梅信客情邊。冷豔來冰谷。疎風咲雪天。不逢江上使。相與競芳妍。

挽西京左藏使石太保二首

州來推博物。伯始貴中庸。論道宜黃髮。銘功逼景鐘。龍門餘舊客。馬鬣恨新封。後世瞻遺德。南山萬丈峯。

斗極齊七政，鼎鉉象三公。文武兼人際，安危注意同。規隨餘故事，止足暢高風。他日雲臺畫，依然想寶融。
靈印加泉室，哀蕭去國門。降龍嚴冕服，畫鹿並車轡。山甫中興業，咸熙既夜育。定應天壤內，長與日星存。

月夜吹簫

長路見秋月，空江連夜明。吹簫不能寐，舉酒遞相傾。買客或垂淚，聽人多失聲。湘絃苦沉絕，曲盡一含情。

秦國公主挽詩

渭陽追舅氏，婺女嫁天孫。平日諸姑問，當時亦綬尊。烟波空北渚，荻竹自長門。後夜寒樓月，哀蕭闕九原。

宿峴山寺二首

曉予倦羈旅，坎壈林壑間。落日投古寺，秋蟲吟亂山。月明露已白，風定雲方還。王事殊未暇，恨茲清夜閒。
蒼山若無路，落日鳴鳴鐘。旁舍適眠虎，古潭微見龍。空窓向雲月，高枕聽風松。幽境昔未遘，仙游如可逢。

觀虎翼士戍宜州

虎賁王爪士，銅柱國南門。魑魅非人境，蠻夷盡鳥言。瘴烟旗纛黑，霧雨劍鉞昏。即路皆無色，何時見北轅。

再見士卒戍桂陽

驛書頻緜羽，漢土遠征蠻。四月天將暑，三苗舊阻難。悲笳背城邑，苦霧濕關山。後夜東南望，妖氛翼轅間。

悼楊公繼二首

得君雖恨晚，白髮幸前期。分手遂陳迹，晤言成獨悲。陳駒得未久，風燭不勝危。詎有修文選，高天可易知。
寄書曾未報，題墨宛如新。長路歸丹旆，孤兒泣畫轡。江湖餘氣槩，星月聚精神。冥漠九原上，空將萬鬼鄰。

秋懷二首

搖落看秋色，淹留悔郢城。登臨想自昔，非土最含情。白露黃橙熟，清風綠桂生。異鄉隨處醉，須爾析朝醒。
暮霞晚已變，天宇向來高。風露一瀟瀟，江湖久鬱陶。鱸魚越人膾，白鷺廣陵潮。歸興憑三鳥，悲秋嘆二毛。

夕露

日落山氣改，汀洲寒露生。深沈轉墟落，迢遞失重城。樹裏迷人語，沙頭見火明。商帆宿何處，勞髯轉歌聲。

簽判承議攜官酒并具散炙晚飲下二首

傾瀾光祿酒，愧舉使君觴。伏盡轉秋熱，月明繞夜涼。暗蛩聲益甚，古柏影蒼蒼。衰老淡薄味，殺蔬猶偏嘗。
風月近秋好，君來兼十觴。塵勞我休息，炎暑此清涼。玉露衣襟爽，金波鬢髮蒼。知心一爲足，何必似原嘗。

送饒父清溪縣丞

雖方六七十，皆有萬千家。贊府亦製錦，到官殊及瓜。山苗甘菊蕨，溪竹鮑魚蝦。爲爾傳清白，遺黎每歎嗟。

次韻和周承議登仙源宮樓

屏星駐異境，喬木盡蒼森。野曠日偏永，山寒雲更深。九皇容畫像，萬事感來今。回首重光殿，飛騰起暮林。

送從兄思甫尉富陽

南州吏數千，財事獨神仙。平日稀桴鼓，端居數醉眠。潮聲雷出海，山色劍橫天。會盡登臨興，淹留肯計年。

送劉誼先輩尉涇縣（原註）先輩補監生。予定爲第三人。

昭除共聞吏，名屬太常書。高第余無愧，同宗誰不如。鄉情歡賜服，舊酒慶安輿。正復秋風起，滄江厭膾魚。

周節推移曹州（原註）此君凡換五幕府

珠履幕中客，行行亦倦游。勞歌一長歎，歷聘五諸侯。捧檄爲親喜，問程輕旅愁。遙憐在陳士，無友重悲秋。

送張益宜州法曹

謝守宣城句，偏矜呂法曹。郡齋應似舊，廷掾不徒勞。東北歸流駛，空虛去棹高。木瓜因贈客，并擇兔千毫。

韓康公挽詞三首

初還丞相印，併授上公封。門戟交行馬，衣車雜繡龍。策書休命畢，拜老未臨雍。遺愛無時息，淒涼在輟春。

八龍歸濟美，四輔號無官。魯衛聯三壽，韋平屬二難。大勳流竹帛，盛事絕衣冠。今日哀榮禮，賢豪共永歎。

乘輿錫臨弔，朝士盛班辭。笳鼓千人仗，輶輪數仞旗。壞梁蕭索在，藏壑脫舟移。無復龍淵劍，空傳禹甸詩。

傷王都官正卿

巍然積德門，識此貴公孫。管彼芝蘭秀，行看鴻鶴軒。誰令武子死，無復孟嘗言。寂寞繡帷裏，流塵空酒樽。

傷胥平叔都官

欲爲大招賦，期子入修門。昔爾南宗學，甄于莊史言。清標湛凝綠，丹旌奮飛翺。晨夕高堂念，此情難重論。

傷楊元明都官（原註）知國子書學判吏部南曹。晏相外甥。

傳家推德祖，似舅識劉半。刻意鴻都學，精心常侍曹。萬金剛六體，一字禿千豪。詎有修文事，蒼蒼空自高。

歸隱

楚水幾時綠，歸鴻前後聞。江湖久漂泊，南北忍辛勤。意氣融融日，憂音漠漠雲。青冥易凌厲，況復未離羣。

雪中聞雁

四海因橫絕，經年長往來。雲霜空盡力，道路有餘哀。水宿稻梁薄，雲深羅網猜。北方有殺氣，緩緩及春迴。

新雁

南飛洞庭鴈，稍復過衡陽。宇宙同爲客，春秋各異方。邊塵猶處處，殺氣苦蒼蒼。恐有傷弓翼，哀鳴少稻梁。

觀南戍士

臂力三軍士，由來百戰經。舞旗翻鳥舉，疊鼓會風靈。殺氣過銅柱，驕聲塞洞庭。九州防盜賊，儒服愧青萍。

往昔方聞策，中間五諫書。直繩無廢墨，利刃必投虛。任重生何薄，年長恨有餘。悲君離視草，不及馬相如。

挽丁元珍

顏頤慶三省，君山困六安。官遊俱邂逅，行路正艱難。去水爭還壑，凝霜苦敗蘭。唯餘青簡在，時爲拂塵看。

挽蘇明允二首

季子才無敵，桓公義有餘。空悲武備石，猶得茂陵書。郢路營魂遠，江源氣象虛。康成宜有後，正使大門闕。漢儀綿盛盛，周禮竹書存。益以春秋法，因知皇帝尊。百年當絕筆，諸子謝微言。詩禮終難及，賢良萃一門。

〔原註〕蘇增置法，又修纂禮書成而卒。

聞雷

過臘山微雨，開正兩震雷。漸南風土異，傷早歲時催。放逐漁翁問，淹留漂母哀。餘寒附煙火，尚有復燃灰。

和孫宜德中秋不見月

便有倚天劍，決雲殊細微。清光自無礙，絕境轉知稀。露重蟬時落，風高鴈已飛。嫦娥苦幽獨，會載客槎歸。

和中秋對月

星稀如有避，雲卷不辭勞。露已深秋白，天應爲月高。幽懷向誰盡，詩興更何逃。勿負盈樽酒，須營千兔毫。

十月四日離都歸陳州

南浦三篙水，歸人五日程。寒沙晨起鴈，古樹夜經霜。久客復去國，有情知望鄉。暮毛渾欲變，鳴笛不須長。

去陳二首

近關還舍衛，接浙孔違齊。今日思狂簡，儒生自滑稽。歸歟那復見，去矣約輕齋。薪水清如鏡，風波定弗迷。禮賢齊相國，〔原註〕平仲愛客鄭尚書。〔原註〕徐孺曾懸榻。馮公預食魚，甘棠勿剪伐。客館遂邱墟，長缺還相辭。冥鴻幸起予。

端午

萬里荊州俗，今晨採藥翁。浴蘭從忌諫，服艾已同風。泛酒菖蒲細，含沙蜉蝣紅。沉湘猶可問，角斛畏蛟龍。

嘉祐大行皇帝挽詩十首

七月初先遠，三泉異卜征。慈憂同軌事，遺密兆人情。晚出蒼龍駕，冥游白玉京。稱天騰茂實，厚德始能名。北發聲名遠，西城劍戟銷。萬靈潛受祀，百獸樂開韶。昧谷迷升日，璇霄失建杓。仙遊那可問，賦諷已飄飄。盛德終無逸，元功孰間然。啓靈神禹績，著記帝虞年。桑變旋觀海，弓遺杳望天。霸陵無石槨，不改故山川。盡禮三神事，齋居五日朝。綈衣仍滌濯，禁籞亦芻蕘。汾水遊何往，華胥夢轉遙。藥竅與環堵，無日不思堯。屬車全齒簿，寶玉煥渠眉。萬國瞻龍輿，三辰會素旗。雲迷帝鄉望，風動海隅悲。今日西巡守，仍非八月期。清光非可望，天道亦難聞。策府開華玉，廣歌續慶雲。一經皆賜復，九譯尙同文。會盡南山竹，成書紀帝墳。陵闕儼因山，明中恍下天。燃魚常照夜，耕象自成田。鴻洞深投玉，莓苔密蹙錢。涕洟昭德舞，無復柏梁篇。帝車旋北斗，馳道繞青丘。銀海浮雙闕，虞淵頓六龍。深思傾杞國，遺恨泣華封。逸作無憂事，靈臺與辟雍。

彭城集卷十二

五言律詩

平山堂

吳山不過楚，江水限中閭。此地一回首，衆峯如可攀。俯看孤島沒，平視白雲還。行子厭長路，秋風聊解顏。

伯父挽詩二首

遂有終焉志，纔成智者居。戶庭連水竹，几杖接舟輿。愛客樽中酒，傳家篋裏書。疏公知足計，不益舊田廬。民思常在去，令德久猶存。慟哭新阡樹，遲疑舊里門。大招聲斷絕，丹旌影翩翻。後日談隨會，人知款九原。

挽刁景純二首

承明通佚老，仁智遠歸居。門下無留客，燈前不廢書。舞筵交履舄，倚杖及田廬。以此爲家事，忘年八十餘。延陵君子墓，南極老人星。自古稱遺愛，斯文重典刑。一生誰許與，五福最康寧。逝矣俱陳迹，臨風祇涕零。

挽孔經父二首

鄉里東南秀，衣冠伯仲賢。先鳴俱中傳，競爽故無前。朝雪凋華萼，炎風急逝川。斗間占紫氣，應復在龍淵。

車書共文軌，律度出聲身。明白垂中典，優容禮直臣。熊羆渭川曳，風雨越裳人。更想攀髯士，猶知不犯鱗。
哀挽千人唱，崇岡萬歲居。呼關想傳警，義道法周盧。晚日遼東靜，深山灤柏初。谷神知有術，猶欲信前書。

次韻和麻直講題楊直講所種三樹樹

誰能知散木，封植亦無心。歲月如親舊，棲遲遠息陰。官情移柳在，詩興愛棠深。定有歸飛翼，懷音似泮林。

神宗皇帝挽詩四首

制作夸三正，規模壯百王。自然推大略，誰得望清光。東樂來蟠木，南琛過越裳。白雲那可測，應復向汾陽。
綿宇正歡心，虞韶驟遇音。戴天憂杞國，就日恨崑崙。實朽三泉府，方輸九牧金。斯民已仁壽，至理更難忱。
四運聯初郡，千官備代工。舟車逾漢迹，臺省變唐風。賢傑程能際，戎夷率服中。軒威百年在，何必畫周公。
晚駕嚴仙御，西巡即舊都。天寒餘鶴語，弓墮脫龍鬚。白髮孤臣淚，清湘萬里途。無由宣室問，回首叫蒼梧。

大行挽詩二首

受名從大行，復土自因山。秋草龍髯墮，宮煙淚竹斑。不知汲水遠，猶與化人還。寂寞曉燈日，空瞻咫尺顏。
謳歌前授啓，桑殿遂興商。恭己朝無事，優賢禮亦莊。那驚同軌至，方奏萬年觴。西望歸雲白，悠悠指帝鄉。

又二首

萬國依無外，三登頌太平。樞夫亦談道，耆舊莫知兵。雲去仙鄉遠，龍來寶鼎成。西風動閭闔，哀涕不勝情。
供張連三輔，梯航會九圍。屬車疑晚駕，清蹕望來歸。草露淒金闕，松風闢玉衣。舊傳當脫屣，遙見五雲飛。

日曉

清秋來早晚，落日正蕭然。稍見林外水，獨聽風際蟬。牛羊眠知道，墟落遠生烟。歲事看禾黍，方知沮溺賢。

挽杜祁公太師二首

孤童追耆老，仕郡至三公。任重仍長道，材全信永終。時推子房智，人識伯夷風。存歿哀榮禮，千秋誰與同。
赤烏三師貴，諸公百里封。商賈兼注意，餘事寄明農。哀動襄陽市，悲殘鄭國春。空餘靈壽賜，無復見臨雍。

秋雨四首

冷雨黃昏暮，秋聲紫葉喧。濕煩天宇闊，流惡楚江渾。電掣煩當道，魚龍稍在門。一樽聊自勸，還欲笑臧孫。
漠漠清秋雨，蕭蕭萬字寒。蛟龍移窟宅，江漢急波瀾。瘴霧深蠻洞，旌旗濕漢官。南征愁失道，后土若爲乾。

有懷北歸

海風吹暮雨，淮上始秋聲。點滴潛滋潤，陰沈未放晴。林塘雲似畫，水鏡鏡來清。無事看魚鳥，飛沈體亦輕。
炎天常畏酒，秋興儘開觴。海面孤雲黑，林端一葉黃。夷歌似楚，村笛語如羌。更覺非吾土，登臨思舊鄉。

江漢不宜秋

江漢不宜秋，歸人北望愁。帝鄉從此去，楚水正東流。竟日悲鷓鴣，長歌倚綢繆。天邊兩黃鶴，那肯爲人留。

聽聞梅花

始知丹禁密，獨見早梅新。天上應常雪，人間未有春。亂香交砌草，疎影媚庭筠。浪作瀛洲客，慙成白髮人。

雨中晚涼
落日浮雲暝，滄江雨氣來。風燈殊未定，洞戶故頻開。秋意梧桐急，宵征蟋蟀哀。客心聊灑灑，天地久塵埃。

送張直溫主簿赴南陽

秋風來幾時，客病不相宜。搖落令心苦，虛涼益氣衰。生涯貧更拙，交態臥尤知。安得千金贈，隨夷與爾期。

黃知錄園池

劫火無遺者，靈光獨燦然。寒池清照日，古木碧參天。細雨來幽壑，涼風急亂蟬。願知魚樂意，仍得離釣筌。

游李氏園池二首

從人間喬木，繫馬得名園。柳帶晴先綠，禽聲暖更喧。臨池照清水，拂石置芳樽。不畏歸侵夜，嚴城未掩門。
樹密潭成塢，花深更有蹊。來游春尚淺，重到客應迷。已近無人境，深憐快馬蹄。風光不負約，樽酒會長攜。

春陰

峽雲春易雨，水國暮多風。原草萋萋綠，林花淡淡紅。清江晚寒外，落景半晴空。物色憐新燕，歸懷自去鴻。

秋雨

南國秋常暑，涼風起自今。洩雲無白日，度夕亦層陰。搖落梧楸意，蕭條蟋蟀音。窮愁抵衰病，坐作老翁心。

樹陰二首

清陰方丈得，暑氣乍來無。塵榻從箕踞，前賢亦鍛爐。晚蟲多黑羽，秋草半青珠。安得遺方客，玄談似給孤。

夜坐

倚樹不無情
積雨凝涼氣，疎林滴露華。流星占使者，斜漢揭浮槎。喜近天流火，回看斗轉車。秋風下閭闔，消散萬人家。

飲酒城南門贈高子中

蒼山際碧霄，綠樹及山腰。青鶴照殘日，白雲驚麗譙。偶然成勝賞，長嘯隔塵囂。少駐飛鳬鳥，吾無獨酌醺。

酬吳單州二首

九載一相逢，侵尋頭已童。喜君真傲吏，老我未成翁。簡易文書省，悲歡酒盞空。平生懷舊意，盡見醉醒中。

送呂國博知常州

計然餘半策，賈子就新書。屈意銀青綬，之官鳥隼旟。丹楓千里遠，秋興二毛初。最可羞晨膳，尊絲雜膾魚。

李公擇自滑州移知鄂州

黃河魴與鯉，不及武昌魚。好去連城守，翩然雙隼旟。諫官仍重外，天祿不成書。可待三年最，歸來侍赤除。

朝回

朝回還閉戶，曉微復觀書。重祿爭清得，微軀且自如。俗情矜不及，生理付無餘。寂嘿懷張華，淹留苦魏舉。同宋次道飲王史館園

珍館掃塵埃，寶塔餘綠苔。涼風知廣廈，清唱急行杯。修竹蟬藏日，交流靜股雷。歡窮有餘恨，不及壯年來。

同韓持國飲城東俞氏園

黃家常汲汲，一飲自難營。不笑烹雞黍，因之同耦耕。林花含秀色，谷鳥變新聲。歸馬無庸疾，郊扉最近城。

泛舟城南二首

清溪亦多曲，窄地頗宜花。出水游魚樂，驚人白鷺斜。孤城舊野樹，三戶楚人家。歸興仍風雨，蕭然勝物華。風逆瀟聲急，雲酣雨氣豪。川蛟垂飲近，江鶴去飛高。洗藕遺餘味，操舟未覺勞。兼葭彌極望，秋意晚飄飄。

早行

山鳥相呼曙，橋烏自指南。健看帆席滿，坐數鮑鱸膾。水關蛟龍舞，魚肥鰕鱖食。陣雲濃似墨，送雨向湘潭。

晚行

天闊西曠久，風多客語閒。九江秋落水，三峽暮歸雲。飲啄鴈相並，歸飛鷺不羣。湘潭早搖落，稍稍恨平分。

次韻酬錢少卿

簿書非力事，何事不窺園。乘興緣心賞，忘懷到酒樽。露蟬涼寂寂，風葉靜翻翻。少駐東方騎，前盟豈可溫。

送楚南

心寄江湖上，樂聞遊子歸。送君從此去，脫棄正秋飛。雲水聊破浪，風塵今振衣。山僧不善飲，定負蟹蟹肥。

送袁生

巴蜀窮天險，驚君便向西。長年勞買勇，懸度約輕賈。行止千金子，艱危萬丈梯。自憐獨蒼鬢，即事復睽携。

送劉四敗二首

四海皆兄弟，吾宗加老成。好書如子政，飲酒勝公榮。今日鱸魚膾，羨君乘興行。秋風映中度，快意聽潮聲。肥水不能遠，祇今行子東。高秋千里月，暮景一帆風。時節迎黃菊，汀洲下早鴻。江天多勝事，無術與君同。

山陽送王中甫

弱扇避風瀾，車飛歲復單。君行反閩闕，人望接鸞鸞。齊日容素峻，書籤策府寒。誰言今昔異，王賈本彈冠。

送某

詞曹大府掾，誰謂紹恩輕。遺愛念諸父，司存從汝兄。男兒貴壯志，子弟習家聲。努力自勉勵，吾衰觀爾成。

送王同年殿丞知鄆縣

結愛愧同年，君先予著鞭。稍遜鈞盾省，歷試武城弦。越嶺霞明日，南溟水浸天。微官等不遂，欲治子猷船。

江亭後池

清江長望極，餘興曲池深。俯視游魚族，仰瞻喬木陰。通津厭離會，勝地有登臨。暮雨寒潮急，歸禽聞水禽。

送胡因甫知湘鄉縣

雲水長沙國，銅章邑大夫。俗傳鵲似鵲，仙化鳥為鳥。卑濕加殘飢，絃歌豈壯圖。洞庭見歸客，書信不宜無。

季夏雨過小有秋氣

雨過猶長夏，秋深從洞庭。江涵郭門白，山到戍樓青。天意憐卑濕，吾謀有醉醒。柴門夜不掩，高枕看流星。

觀雲

江上秋多雨，山中畫出雲。太虛終日曉，疊嶂不時分。半覺蛟龍氣，皆成虎豹羣。微風動闌闌，暫喜見西曛。

山行

危塗煩側足，積水向吹襟。雲樹參天直，風濤接地深。翠香秋後草，巧語露來禽。信美非人境，無爲久滯淫。

泛舟

野境尋不盡，幽歡良自如。猶疑夢爲鳥，誰謂子非魚。岸樹綠已合，渚蒲長且疎。逍遙此中意，何減漆園書。

初夜

海氣三陰早，秋宵一刻長。涼風吹樹動，疎雨過雲忙。寂寂庭槐落，微微徑竹香。蛩聲長入曉，故故近眠牀。

夜三首

積水浮南極，流沙聚客亭。既聞漁父曲，秋揖老人星。初月霜華薄，孤山石黛青。天高多影響，鸞鶴見湘靈。

涼風吹素月

涼風吹素月，深夜欲眠時。露自入秋白，霜從前日遲。河光如劍直，螢影似星移。多少流年感，聞蛩輒易悲。

流雲卷殘雨

流雲卷殘雨，初月淨中宵。秋色河漢白，涼風星斗搖。暗香猶奕奕，高樹獨蕭蕭。客鬢非松柏，何時得後凋。

寄題康州陳氏連理木詩

陳家聚德星，累世若同生。天事知常象，林珍獨應誠。相傳殖嘉樹，不復羨名卿。坐使炎荒化，何如谷口耕。

哭吳道粹學士

結束并州騎，雍容使者車。乃心長象闕，稱旨得金魚。龍鳥空遺術，龍蛇有識書。平生一笑樂，回首涕盈裾。

次韻酬盛秘丞黑桃二首

度索方殊域，崑崙起素封。幾人曾白眼，吾子幸先容。晦迹煤灰暗，含滋沆瀣濃。上林求異木，詔使曾尋蹤。春華各自媚，秋實頓能殊。悴貌從黎黑，丹心固碩膚。榴花隨使者，荔子賜匈奴。寄語支都客，相疑失味腴。

雨夜三首

急雨吹喬木，孤燈暝小軒。神傷徒隱几，夢極不招魂。老淚悲朝雉，摧腸怯夜猿。舊惟眸子亮，一月遂全昏。孟夏樹木長，夜涼風雨時。明燈掃塵榻，散帙坐書帷。曠野波濤台，中宵虎豹悲。形骸吾與我，隱几向爲誰。雲間黃昏雨，風淒九月秋。老便安坐久，用即置書休。知命應無念，虛心自不愁。三年同此興，中夜一燈留。

落帆橋柳岸，步屣松竹園。臺石千巖秀，涼風萬葉翻。主人昔傲吏，燕翼此衙門。略看題詩客，空令戀九原。密竹掩晴島，清池添放魚。懸藤林下坐，響石洞中居。興經自無盡，傳聞那得虛。如何仲長子，刻意但成書。

重到謝氏園亭，寄裴博士俊叔王主簿宗傑，時裴往淮南，王出京師。

徘徊遠林下，幽草爲誰芳。前日同游客，今朝俱異鄉。東風羅淡蕩，陳迹似淒涼。何用江千里，毒心故易傷。

八月十五日秋分是日又社

秋分當月半，望魄復宵中。難得良辰並，仍將吉戊同。高樓連卜夜，濁酒任治醫。注想乘槎客，何如擊壤翁。

送裴太傅

萊子頭垂白，斑衣歡過人。官知爲親屈，祿足代家貧。歸屬江南遠，芳蘭露後新。仙舟興不淺，致意越鄉春。

夕陽

驟雨無多潤，殘陽不復暉。陰涼庭樹老，點綴石苔微。關雀輕投地，懸蟲臂倚絲。林樾供口實，美味及童兒。

馬氏中隱庵

千歲知名士，文淵與少游。平生歡段馬，晚歲伏波侯。鄉里足稱善，功名仍可收。聞君事中隱，歎息此孫謀。

望荆山

宿霧收疊嶂，初日上危岑。巖巖千重黛，光芒一線金。秋高怨搖落，野曠快登臨。誰怪欣然樂，山林慰此心。

送李太傅知梓州鄭縣

亦有飛鳬鳥，那知蜀道難。峽山從劍畫，江水向潯寬。近邑輸鹽井，連城接錦官。清風足富俗，唯寄七弦彈。

送邵中允知華亭縣

一登文石陛，立拜紫泥書。省戶方通籍，枝歌想下車。飛鳬來不遠，鴈鶴聽何如。莫作陶彭澤，田園與世疎。

晦日自薦福汎舟泊女郎廟臺下又汎東湖

蠶解寒生水，平湖照眼新。扁舟徐送客，絕境漸無人。蓮草芳非淺，沙禽羽翼馴。佳辰歡攜酒，晦日已疑春。

晨興

宿歸寒猶重，升曦旦尚昏。高秋鴻染水，百里見平原。水涵看魚族，田收長稻孫。冥山不可望，那復更南轅。

將遊吳中寄原父

久宜誠仲產，行歌非五噫。歸來關長缺，習水看吳兒。弱喪殊可恨，儒來今自知。江山不我厭，有意卜居之。

彭城集卷十三

七言律詩

次韻和梁郎中詠太一碑（原註）御筆題。呂舍人撰文。孫密書。

翠琰盤螭近玉題，芝書光彩資雄辭。方從薄忌眞如在，事絕鴻都豈易窺。幼婦色絲輝錦組，銀鈎金錯照琉璃。暮年無望青藜燭，時就祠官效祝釐。

次韻和郭固太保留別長句

關西兵馬盛軍容，君向吳門望綏寧。聚米山川都掌內，折膠天氣及秋分。大將軍令窮青海，三受降城起拂雲。壯士不甘文學老，應須一劍取功勳。

年三十三

年光過眼日復日，世事無成三十三。尙子幾時當舉嫁，倉公殊恨不生男。老知尙白書無益，貧作歸田計不堪。傳劍由來笑逢掖，簿書何必減清談。

晨起汴上，口占寄韓玉汝

戊鼓鄰雞催曉開，繁星未墜重愁顏。雲含雪意朝寒外，河帶冰光曙色間。去遠不堪登灞浹，言歸時復念東山。梁臺客在文章盛，修竹何當復共攀。

謝靈丘靜樂亭

河陽種花春已過，彭澤漉酒醉無期。宜城家聲故未泯，單父絃歌方爾爲。會知丘壑潛高興，新作池塘出夢思。多慙稽呂相思意，空寄羊何共和詩。

海陵

楚江葭葦帶青楓，小市魚鹽一水通。度日冥茫吹凍雨，欲晴撩亂起涼風。秋花舞蝶蒼煙裏，古木啼鴉返照中。扶杖塔除搔白首，可憐卑濕負衰翁。

寄陳和叔內翰

六十衰遲祗自寬，讀書無味細香難。一麾已愧腰銀印，百選何由及治官。潮過石城如雪白，山從鍾嶺似虬蟠。元龍豪氣雖壯，投壘能同客醉歡。

寄楊元素內翰

四世清名悉上公，看君羽翮勢凌空。戲成爐鼎誇方士，妙奪靈龜執鬼中。家有秦聲居自樂，書非白智無窮。華光諸龍承明直，墨客無煩賦射熊。

同諸公晚游開寶寺禪聖院

微雨吹涼晚更清，老人牽強逐君行。縱談灰燼疑燒劫，猶賴樓臺似化城。盤屈庭槐爲狡獪，扶持山蔭喜縱橫。偷閒光景易侵夜，十二街頭坊鼓鳴。

奉詔再任諸揀曹有詩因次其韻

天下英雄將相才，錦標重石畫雲臺。老夫不薄淮陽守，明詔幸緣黃霸來。豈有豹文容霧隱，更愁鷹隼待風培。諸卿相與留此府，時筆縱橫武庫開。

感事

誤以雄名薦九重，天香待詔未央宮。白衣不召崔亭伯，賦筆猶殘亡是公。魂驚曉出芙蓉壁，淚墮春生楊柳風。衰髮還來元自白，可堪回首望遺弓。

建業華藏院此君亭

何可幽棲無此君，層軒高下絕羣塵。金聲五色三千士，雪戟雄牙丈六身。定有霜鷹驚長夏，兼疑寒谷近比鄰。阿戎風味真難得，好事由來我輩人。

答張屯田朝退過閣下諸公

紫宸歸路接銀臺，復閣重門相望開。浮俗共譏惟寂寞，高賢獨肯少裴回。照人珠玉驚塵骨，落筆瑤瑤寫逸才。白日自嫌天上樂，不應滄海隔蓬萊。

寶鼎

衰風因底病相和，留滯俄然去日多。卻是天憐令壽考，任從人會作風波。寬心總與歡欣受，逸意無妨慷慨歌。更有南華書數紙，鵬鵠鵠角奈渠何。

途次馬上晨起寄章運判

去年候客燕趙魏，今歲述職青兗徐。無窮道路不相捨，將老光陰仍暗除。官燭鄰雞常曉色，林花巢燕總春餘。未知前古才士意，爲底願乘萬乘車。

傷梅里俞直講都官

論兵自負縱橫略，獻賦端從遲暮年。懷德成書莫知數，田園生計獨無錢。郎官列宿爲時貴，博士三科不待遷。已向九原悲蔓草，尙疑吳市有神仙。

送劉長官桂府掌機宜

桂林風物舊宜人，雪片梅花五嶺春。心喜大江流瘴霧，眼看南極異星辰。軍中羽檄時無警，微外明珠日獻珍。酒量問君能幾許，越猿蠻鳥易傷神。

雨後向景亭

春泥軟熟步成黏，水外風光一頓添。境爲偶來生喜色，情緣久住失憎嫌。黃鸝慣習沙鷗野，古木籠疎徑草纖。更向樽中得真趣，天然柔旨不因甜。

酬送吳潛朝奉

衰翁同歲喜相收，同病同心同白頭。委吏除官俱逆旅，瘴烟香草等荒州。六千里外拋機略，二十年來謹校讎。工拙是非無會處，下陵紅日若爲留。

酬送羅朝奉

二年流竄逐卑棲，歸集蓬丘顏向低。病到釣天都是夢，老如滌汜已平西。兩轡更添魚符寵，雙鬢誰憐鶴髮齊。相愧清詩無以報，回將燕石塞縣黎。

老去光陰若電驚，此身已復愧扶行。歸田悔不如元亮，舉娶猶能似尚平。羣歲薦賢終未效，太曾從古竟希聲。最憐閭里人相語，北部威名動帝城。

冬至登樓

澤國風光早早催，陽生已復似春回。不妨野史書雲物，會伴南公進壽杯。塵世光陰俱短日，客心冥漠過潛灰。此心未厭陳中臥，亦任東風起鬢雷。

送高士敦成郡鈴轄

使君出守腰銅虎，東第歸來上濯龍。四姓禮容均馬鄧，三刀形勝夢巴賈。軍中樂事隨談笑，微外威聲待指縱。壯歲勳名當自致，舅家恩澤不成封。

留別蘇安上

高閣橫霄榜十尋，回廊曲檻盡陰陰。期年不就長楊賦，晚歲空爲梁甫吟。畫雅相親俱白髮，風波失所更

情深。滄溟目雲濤壯。相見胸中快病襟。

與顧子倬同爲秘書少監。今年余以病求守汝南。子倬亦除河東漕。作詩紀事。亦用送別。

蓬萊閣下枕書眠。一日除官不後先。并土山河多馬地。汝南秔稻濯龍淵。壯心自喜談兵策。暮齒長懸守

郡樓望雪

逸郭蒼山高復重。東風朔雪暗雲濃。層樓已出紅塵境。到客寧知翠玉峯。萬樹羽儀翔白鷺。四原鱗甲動

和通判裴庫部城樓望雪後

數刻又移半日閒。倚樓朝望正怡顏。委蛇原色蒼龍甲。宛轉城陰玉帶環。曾是舊憑借出處。聊於木鷲得

復雪

九江舊歲冬無雪。三峽悲風近有冰。山岳出雲寒處處。樓臺倚玉照層層。不憂鴻雁飛無力。直畏蛟龍病

次韻宋職方雪

梵天銀界說非想。仙府瑤臺恨隔塵。何事同雲移絕境。不知高隱即良因。林芳散漫裝珠藥。粉面光輝照

次韻裴庫部雪二首

小雨駐雲風借威。回眸千里玉山輝。達人竟比麻衣色。野老時驚白鴈飛。梁苑正應延上客。齊宮遙想

太一宮奉安後得雪

八通除道接層霄。五日同雲映泮宮。靈脫那從天馬下。積陰疑有海神朝。潤生塵陌無窮遠。甘入原田不

雪中呈通判庫部宋職方

冬雪并今早雨回。無風飄颻白皚皚。麥根得潤萌芽綠。瘴氣逢寒霧露開。官爲勸農知我喜。心緣愛客望

錢穆甫楊康功使高麗還爲中書舍人書此爲寄

天子遣人二使星。滄波一笑已揚舲。大明照海陽烏近。黑霧迎潮水怪腥。北船左肩轅旗略。西垣右掖付

儀刑。授時三百歲專對。更看黃麻似六經。

酬狄奉議

病臥湘濱面嶽山。每聽鳴鶴憶蘇仙。三苗地闊橫千里。五嶺泉分會一川。門有雀羅甘棄置。人今舞袖足

酬張伯常朝議

郢人蘭雪有餘風。盡在君家七字中。白髮塵縈深念我。青郊藜杖不如公。鄉心正想千年鶴。老計終須一

酬黃朝議

自無籌略預材難。非有文華聚筆端。涉歷羊腸迷坦坦。穿聯魚目愧珊珊。嶽猿聽久堪頭白。林實嘗來厭

酬魏朝議

蜀谷相從列俊英。四朝容許濫虛名。忍將百老言存沒。乍喜三人詠合并。春入芳菲皆意思。酒隨衰朽即

贈黃朝議

黃公八十健精神。遠近推爲五福身。樽酒不曾輕賤士。爐丹時復遇幽人。晚夸鄉里拖金紫。早見兒孫列

次韻和孔朝議

自愧專城無到客。今晨錫宴喜君同。時言泮水始可與。酒勝邯鄲長不空。但有葵心傾日下。待看雲瑞起

和張給事喜雨

勿驚四野連宵雨。盡是諸山燭石雲。雷響透空如欲墜。電光劃暗總成紋。祝官陳信無虛語。梵宇凝香不

次韻韓康公

行馬門闕與古同。客車連轡響隆隆。定知醉飽能容士。當信康寧盡屬公。劉得新聲夸耳性。傳將佳句愈

次韻韓康公二首

墨石疏篁淺藥苗。淡雲清雨意寥寥。鄴侯僻地規摹別。荀令西園步武遙。繞砌芝蘭歡內集。滿蹊桃李慰

佳招。原情獨恨飛鴻遠。恨望三秋詠采蘋。

清汝泱泱紫蘂深。綠車紅旆付重臨。聖朝不逆原鶴意。達士俱存塞馬心。日赤鞭衙容晏枕。夜闌留宴縱

清靜風池何必全勝此。薄暮歸休客萬壽。

王史館園

鳴泉傍水翻車。修竹連雲曲逕斜。謝傳東山非獨往。鄭侯避地此傳家。丹椒紅桂隨時實。綠麥新蔬觸處花。到客可能忘外事。斷年相與玩芳華。

過柏林院僧吉長老。有古殿。吳道子畫維摩居士。又有斷碑。是寶曆年中記義。岑禪師住院事。

靈光歲久獨巋然。峴首遺碑亦未遷。會向三生記前佛。暫從方丈識諸天。篆香徐刻黃金印。梵宇時開貝葉篇。門外霜風正搖落。庭前翠柏自安禪。

館宿有懷平甫

銅壺上水掖門扃。岑寂回廊起獨行。日下屋山三面赤。月臨天井四方明。校經燈火初無禁。汗簡文書不計程。坐憶故人清夜語。淡雲飛去隔層城。

曲阜聖廟夫子手植樹二首

秀色擎空四十圍。問年今已倍千斯。移根信假杓關力。息蔭寧無煖席時。文字魯恭經改觀。履綦鍾意想攀枝。季孫亦自譽佳樹。漫負甘棠蔽芾詩。

伐樹商丘去被圍。似於庭楸特勤斯。禹腰竟賴應遺魄。柏葉松身異曩時。恭梓二三千學士。愛棠四十六孫枝。〔原註〕孔氏今爲四十六世。續衣下馬低回久。更就清風一誦詩。

城濠泛舟同畢長官

綠水環城十二里。茅茨帶郭百餘家。侵雲柳影不見日。過雨荷香全勝花。幽事園蔬翻局勢。清歡煮雪試茶芽。眼前景物自蕭散。何必青溪向若邪。

次韻酬姚都官時會堂見寄

百里峴岡半草萊。畫梁危棟一朝開。清川去水纔回渚。喬木濃陰映綠苔。子猷人琴俱不幸。武侯營壘信奇才。斷鴻牢落情愁絕。聞笛那堪賦七哀。

遊船

太液滄波北下流。依然清淺可勝舟。浴鳬鳴鶴輝輝日。折葦衰荷澹澹秋。勝境陳前終不厭。機心去盡了無愁。宋生善賦登臨興。華髮相從免獨遊。

和晁金部感秋

秋來無悶亦無悲。世味年華老徧知。黃葉暮蟬携杖處。斷霞鳴鴈倚樓時。淮陽汲守容多病。水部何郎最解詩。咫尺青霄那度歲。春風已復柳垂絲。

雙槽

雙槽森森高出簷。憶昨卜鄰逢吉占。清風似主我爲客。冠蓋相向何憂嚴。愛渠不能如召伯。種柳自覺勝陶潛。春暉漸永羣芳麗。翠影看從一寸添。

題王金吾園亭

鳥衣里巷接城隅。東第名園冠上都。家事從前貴公子。宦游當世執金吾。舊蹊桃李春相續。滿地芝蘭德不孤。故有鼎彝傳盛烈。況聞圖史自爲娛。

負喧

閒道帝師仍負喧。遙知愛景滿維垣。鷹揚肯顧陵烏逝。龍袞尤憐夸父奔。赤鳥正宜隨步武。白駒那敢離庭軒。野人皆欲獻天子。他日期公助一言。

陳通議園亭

聚星休沐事依然。社臘安車不計年。五福何妨兼第宅。一壺元自有神仙。種來珍木如人立。移取名花奪地偏。聞道都城曾問卜。始知機石不虛傳。

杜介供奉園亭

側近羣芳經荷勸。小窻明日喜觀書。下牀便得山居樂。深巷仍多長者車。省事卽知長脫屣。養生元不待贏餘。客來一醉聊相向。莫問經年飯石儲。

酬黃安期推官見寄

郴江清澈照毫毛。吹笛平陽含有蒿。鄉信不嫌無過鴈。宦遊正復長兒曹。青楓雨後如人立。南極秋來出地高。齊難楚稱何日就。釣竿元自欲連鰲。

酬黃推官

既將魚目換驪珠。富潤囊箱足賈餘。願我能知天下馬。呼兒藏作篋中書。老羞流輩爲千諾。狂守初心付兩如。相助飛鳴竟何力。祇宜空手講玄虛。

子所居本章丞相舊第。他日友人楊彥文爲余道丞相時事。因作一篇予楊。丞相以郎官始卜此宅。不出都門二十餘年。遂至台臺。故末句及之。

鄧侯常以儉爲師。僻地依然草滿蹊。卻指舊池曾浴鳳。更攀喬樹憶棲雞。清泉惡石皆吾有。樽酒囊書得自携。誰道爲郎多白首。已看霖雨出蟠泥。

與成太博九同年會飲成四韻〔原註〕博士成麟。李之韓。崔度。楊書丞載。許。考在位印。張于。光祿寺丞高士綸。觀察推官侯利建。司理王誠。高陵主簿張公岳。

江海分龍不計年。異方傾蓋意翫然。壯夫白首驚相問。濁水清塵默自憐。萬事過前都是夢。一杯相對獨非天。得朋正復同心士。賦詠能忘垂隔篇。

游玉仙觀寄王四十

紫府仙真冰雪顏。丹梯岑寂試來攀。翠鬟濯玉交圓扇。濃霧噴香開博山。不信異人能到此。正憐春意已歸還。吹笙化鳥知君事。猶恨來遊先後間。

京北流人

嗟爾流人亦可悲，白頭老叟抱中兒。不義遠作投荒客，自恨生過外戶時。魚失江湖相煎沫，鳥囚籠檻苦

觀瀛園偶書

一更汲泉搖曉鐘，老妻分水亦携觴。青青宿草知春入，涓涓蒼苔過雨初。勞力不應嘆強勉，養生何必待

和宋次道三館囑書

天祿圖書一歲開，五雲過日近蓬萊。後生得見靈蘭室，貴客都傾內外臺。不似羽陵殘蠹簡，正如金谷聚

送張器判官

平吳舊族仕中朝，湯藥徐馮已寂寥。吾子白頭趨幕府，同年黃綬亦爭霄。青轡跨馬須爭道，奮臂呼盧更

次韻和張舍人北使歸

飲冰重見古人心，絕幕仍當暮雪深。朝出宮庭隨拜日，夜鳴刁斗候橫參。胡兒射隴爭嫖客，羌女聽笳卻

兩府新第（原註：張橫侍郎先作，用開字韻。歲次之，是時張昭文不貲。）

聖世諸公起草萊，君恩東第一時開。排門畫戟交行馬，轉肘沙堤接上臺。衛國名亭綠伐叛，平津虛館爲

乙巳早春再遊玉仙觀贈陳道士

十里平郊不值人，解鞍依約記前春。問年已復驚身老，過境猶能發興新。泉溜池冰舒鴈爪，霜園庭樹疊

新廣柏悅堂後軒作七言

南榮曝日足娛客，北牖來風亦在予。聊以維摩開丈室，便知陶令愛吾廬。神龜大蔡昂頭睨，澤雉名聲煥

立春謝賜蟠勝口號呈子瞻冲元內翰子開器資舍人

立春蟠勝紫宸朝，正以金璫插右貂。便覺陽和生暖律，俱承慶澤下層霄。奇零雪片依樓角，容易風威轉

和前韻

雪寒常怯月邊朝，乍起東風拂敝貂。銀綵綵幡分節物，宿雲晨霧盡璇霄。君爲特進千金壁，我是衰遲百

王正仲林子中聯舟西上過臨陽寄書率爾成詩爲報

大帆如翼畫江來，鼓鼙聲乾鼉鼓雷。洛水登仙惟李郭，兔園延客得鄭枚。寄書上有加餐飯，傾蓋何時數

呂舍人北使

漢德舟車萬里通，赤心持節復平戎。空同氣色連窮髮，當戶君臣聚引弓。馬酒禦寒朝伴凍，貂裘衝雪

仲馮北使

極北空同戴斗星，越疆猶有短長亭。漢朝正朔原無外，邊地山河不見經。雪擁旂裘綿欲拆，冰生漚醑酒

王仲至使北

朔雪如沙萬里程，幽陰戴斗正嚴凝。將軍何必功橫草，沈尹無煩夕飲冰。若粥邇來誇漚醑，氈裘仍自愧

早春郊外

滿城塵土無窮極，出郭風煙頓掃除。春淺暗泉流脈脈，日長歸鴈影疎疎。強將拙計仍謀野，等復勞生愧

贈楊次公秘丞

莫將陽九歸時數，自爲乾封致吉祥。必若中興待雲漢，枉教流離及桑羊。相望冠蓋交馳傳，躬作犧牲屬

酬潘及甫同年秘丞

困學那知三代英，定交良愧十年兄。斷鴻陳迹悲朝露，喬木孤飛念友生。樽酒相逢開口笑，風波遠別使

帝家三正付惟清。岑寂容臺最古肅。長日齋居空旦旦。幾年華髮欲星星。霜風洒葉都成赤。籬菊疏花雜
間青。多少舊溪招隱興。暫因釐事遯林坵。

題所種梧楸

曲檻層簷與樹宜。三年初見綠陰垂。聲隨白雨涼生疾。影奪朱炎暑到遲。傍倚轆轤看汲井。下留閑客坐
圓基。會須百尺參天直。白髮空嗟拱把詩。

還家

草廛茅廬不遠城。歸來松竹已秋聲。鄙人倦客方招隱。弱女非男亦慰情。薄願自甘隨老圃。短才無用至
名卿。閭里相見成幽熱。他日禽魚尚不驚。

城上新亭

野芳喬木共回環。步到西城五里間。值有叢祠休足力。就爲幽境慰心顏。鷗聲遠水連晴日。利影高臺似
淺山。勝事本來容易集。可憐人自不能閒。

次韻王介甫金陵懷古四首

虎踞羣山帶繞江。爲誰爲國爲誰降。高臺曉鹿看無數。廢沼鳬鷺去自雙。萬里朝雲隨逝水。百年西月過
虛窗。白門酒美東風快。笑數英雄盡一缸。

樓船西下勢橫江。元帥旌旗就約降。旋報前師覆張悌。亟傳單騎獻王雙。燕焚正自當煙突。蟻潰何堪值
水窗。回首三軍歡奏凱。萬牛行炙酒千缸。

楚賈來遲說問江。漢收羣策士心降。一言已重黃金百。再見仍蒙白璧雙。漂客脫身甘馬革。老儒投筆謝
書窗。豈知三閣圖詩酒。浩唱庭花倒玉缸。

頽垣落水半平江。喬木風呼不易降。耕出珠璣時得一。道逢驛鳳不成雙。潮聲半夜來寒渚。月色深秋照
舊窗。唯有魚鹽城下市。橋烏想望集餅缸。

送馮當世移金陵

滿城酒駐駐高軒。楚老沾衣共一言。何幸期年無吏事。方從款歲識君恩。潮迎綵鷁來瓜步。山映朱旗轉
白門。早晚使星還北極。溥看霖雨濟乾坤。

李公擇自滑州移知鄂州

黃鶴仙人去不留。武昌官柳傍層樓。前山欲近滄浪水。芳草遙分鸚鵡洲。漁父嘯歌聊自樂。禰衡詞賦若
爲謀。朱輪卓犖一身貴。談笑豈知千古愁。

得江同州和詩後卻寄

左輔關河二十城。使車全勝直承明。白頭樽酒諧風味。乘興篇章得性情。首宿空肥天驥老。風霜有意早
鳴鶩。驚沙急雪迷秦樹。不似山陰一日程。

次韻和裴潤州見寄

彭城集卷十四

七言律詩

省宿

開旦文書整日勞。漏傳門掩謝諸曹。小庭待月久不下。喬木降風空自高。舊學荒蕪多夢寐。微官補益抵
分毫。秋來髮髮看成雪。不似潘生始二毛。

次韻和陳學士八月十六日省宿

疎簾珍簾倚通中。落盡飄香墮玉蟲。借宿依然十分月。黃昏正爾一番風。流螢暗逐星過水。驚鶴時翻葉
墮空。時與不禁頭已白。醉鄉祇有面微紅。

次韻和登州張使君

層城表海勢嵯峨。車騎雍容樂事多。八月潮平占候火。三更日上看滄波。閒留方士談迂怪。醉聽齊謳起
艷歌。莫以高材厭留滯。功名從古喻委蛇。

和陳五祠九宮教齋

江城山翠若連環，城下波濤暗楚關。去計祇應勞侍從，歸心願復賜清閒。百年舊法軒丘外，千里傷懷

陸子履知穎州

稻白魚肥穎水清，重湖光彩動層城。經爲遊客歡園里，特羨朱軒擁旆旌。盛極地靈橫筆勢，倚樓風雨壯歌聲。聚星賢士兼存歿，配社名鄉見遠情。〔原註〕郡人王回常稱：近有紹祥官，而深南殺逐，聞常君讀書不至，故時及之。

寄韓慶州

萬騎將軍西望光，遠塵無復近塵穢。蜂傳列陣來遙敵，雪擁層城接受降。日暮悲笳還自疊，天寒鷄鴈少成雙。檄書不得從軍樂，轉輸空令候小邦。

送謝師厚知唐州〔原註〕先是知唐州以與水田受賞，師厚家在鄧州。

腰虎腰熊近越鄉，方城南望色蒼蒼。社人隨處祠桐柏，傳馬來時聽鹿麋。兩國風煙通舊吏，百年荆棘勸

送王廣淵郎中知穎州

二月潁河春水生，橋烏相望使君行。東風不起驚濤勢，遲日何妨短驛程。坐有圖書歡傲吏，靜看魚鳥忘專城。漢庭良守誰先賞，會見膠東舉相成。

送光祿呂卿知懷州

卿秩西來郡組新，東京故事本憂民。太行形勝連天塞，積石波濤會孟津。千里雄風隨坐嘯，百城膏雨待行春。期年定有周諮詔，父老無勞借寇恂。

送魏鼎臣修撰知兗州

楚國清名世豈知，郡章新得泰山歸。靜思鸞鶴霜天勢，卻看蓬瀛客旆飛。去國養毛休變色，還家傳瑞已生輝。翠華早晚東巡守，馳道離宮接帝畿。

送呂郎中知解州

南風吹雪暑飛霜，瞬息高車起重裝。胡馬還來充牧苑，漢兵無處不餘糧。都丞函上司農奏，腰組仍夸太守章。正賴研桑密心計，晚從王樹識諸郎。

送宋次道知絳州〔原註〕次道必預修唐書，故詩云然。

銅鞮宮觀久塵埃，樊守園池亦壯哉。屬縣老人書亥字，臨汾神吏問臺胎。土風頗記堯遺俗，府吏猶疑楚有材。漢史待君成十志，傳車長望北風來。

送韓文饒知均州〔原註〕自南劍州

橫梅陰下駐旌旗，五月歸更竹使符。漢上川原連夢澤，鄖人風俗話於菟。奮聲曹吏知無事，坐嘯雲山得自娛。建禮會朝兼夜直，羨君綢繆盛前驅。

寄孫秦州

十年幕府領旌麾，事半前人此復稀。元帥特書真用武，小戎車甲豈無衣。胡兵候月懸麟關，漢馬乘秋苜蓿肥。敵失陰山常慟哭，更聞消息向金微。

次韻和王秦州

粒食由來不願餘，雲飛自愧羽輪孤。已同白首滯三署，卻羨青鸞授一夫。出守故人猶虎竹，相忘吾道亦江湖。秋來臥聞知何事，鈴索生塵獄有蕪。

送喬左藏自太常博士除知施州

志士變衣非變性，丈夫能勇亦能言。東郊不顧田二頃，愛子歡然弓兩彎。黔水犀牛羣解鵠，峽山猿子蹶欺猿。蠻溪未足紆長策，會使天驕祭北門。

送王汝州

讀易絕編經獲麟，廷臣推汝老成人。宦遊獨怪烏衣晚，吏隱何妨青綬新。風穴不應長嘯虎，湯泉寧復爲煎薪。高齋有勝宜城處，三十六峯爲近鄰。

九月十日趙令圖饒送王汝州汝州留詩二篇次韻

華髮悲秋復送行，茂林修竹若爲情。菊花節去香猶在，桑落寒來色更清。趙魏優賢常不欲，春秋知我亦空名。別離何必皆千里，分手如今越與荆。

五馬來時照路傍，名園秋物自含芳。吹花酒面盤盤壯，下殿羣林魚鱗長。問事不休推景伯，讀書未見屬黃香。窮愁解摘唯須酒，身外浮雲天際翔。

送韓七文饒郎中再知解州

傳瑞生光鹿馬閑，使君冠蓋隔年還。莫嫌屈產齒加長，少有甘棠身再攀。白徑嶺前開驛路，哀烏星裏望朝班。鹽車過往繁如織，驥耳能忘一顧間。

送裴郎中知房州

好去臺郎應列星，異於遷客向房陵。且看銀印懸青綬，可在金輿與玉乘。柏塢麝跡香不雜，竹崖牛角價無朋。清通便是循良術，三最從君數吏能。

寄王濟州〔原註〕濟州舊置修德西湖泉石之美

巖市井空俗已和，使君高興足婆娑。畫成林色重裝洗，鑑作湖光更潔磨。展下軍聲從古盛，濟南名士還來多。小寒漸有北歸鴈，話與飛翰同一過。

酬王濟州〔原註〕濟州詩言予聞岷蜀山

郡印拘人祇看山，簿書無盡且偷閒。不差嘉景桑榆上，聊寄高情宇宙間。頗覺池臺增舊觀，旋栽桃李待堪攀。老公此意君知否，未有菟裘未得還。

送滿龍圖知襄州

鳳林關下七連城，獵獵風卷旌旄。漢陰抱關防機械，峴首沈碑認智名。季孟中間欲誰與，英賢餘事亦難平。習池倒載時一往，卻是古今真實情。

次韻吳單州詩六首

五字酬君詩百篇，知君免負伯牙絃。淹留子賤彈琴地，悵望關成射策年。術到仙真皆羽化，師無前敵在中權。古今風雅人多少，名下聲華不浪傳。

材傑知心似合符，不違顏氏亦如愚。文章偃我不得力，懷抱與君非有殊。龜手但知能辨統，緯蕭何意得明珠。自憐如意樽前舞，曲盡歌長缺酒壺。

性僻材疎嗜嗜時，頭童齒缺雪垂頤。五十已過無聞爾，三百雖多奚以爲。每向後生知所畏，獨於名士喜同時。李陵蘇武俱塵土，豪傑由來自得師。

多愛不忍緣愛奇，記人毫髮忘瑕疵。垂老此心免愧已，起于它日匪言時。衣冠爲子最青眼，兄弟數君仍白眉。孤蓬豈以非廢禮，鮮首燭炮爲宛脾。

側近蜂飛忙蔽日，綠陰靜靜移時。自疑寂寞揚雄宅，最愛清和謝監詩。同客篇章寫桐葉，飲流籌筴折花枝。相望十舍不相就，兩地風光鎖所思。

貴公門地多陰德，慶事今君大樂生。愛子桂枝新上第，弄璋蘭茁始書名。撥司賦復穿楊葉，負鼎何妨待鵲驚。不似淮陽多病守，十年臥閣見交情。

雜韻

陽武舊恩惟丙吉，中興同學有嚴遵。封侯會自關陰德，物色終難訪故人。可在介推懷怨望，深疑咎犯亦逡巡。剛腸獨有屠羊說，稱義孤高無與鄰。

送虞太熙著作知番陽縣

遠師猶覺丹青似，大邑知無鑿鑿憂。梅嶺山長因海盡，夜郎江闊傍城流。鯨魚浪作僧人膽，桂客常隨賈舶舟。莫爲風帆徑清淺，秘書仍自有蓬丘。

送曹輔奉議福建轉運判官

馳傳典州名字高，溪山更不厭勤勞。吏逢照膽新磨鏡，事似屠牛已善刀。頗說園茶如瀝嶠，欲將丹荔比葡萄。使君時思過泉湧，爲賦佳篇悟此曹。

陳植文華斗石高，景宗詩句復稱豪。數奇不得封龍額，祿仕無妨似馬曹。盡簡傳將麟蚪字，銛鋒盡出鸞鵠膏。南州山水能爲助，更看英詞勝廣輿。

劉九經（原註）年十八及第

白首儒先困一經，此君年少獨聲名。早知劉氏無貴者，深信官尼長後生。賈誼尙爲門下隸，終軍仍許出關行。限年選舉今留滯，驢馬羸羸見子情。

送隱直

齊楚分飛歲月遷，微官拓落竟依然。青雲可願已三仕，白首幾何頻十年。自昔彈冠深有意，到今同病祇相憐。陰風朔雪河梁別，乘興仍思訪戴船。

送張遂州（原註）自關封府判官除

九折無難蜀道通，使君車騎最雍容。尙書不復拘三輔，御史仍開給五封。接境去思棠樹密，退公歎燕絲衣重。治民固有張京兆，坐看巴人益劬農。

次韻和張宣德台江亭

此水此山今昔遊，蒼煙古木又窮秋。起隨佳士初乘興，忽話離人始欲愁。南極早知無到鴈，北天那可際歸舟。老身學得灰心也，不是灰心淚已流。

秋日寄楊十七

簷日輝輝過午天，樓風颭颭未霜前。不甘翠葉無時落，已分黃花特地鮮。富貴應須三寸舌，文章不及一囊錢。詩翁白髮經秋甚，爲問窮愁有幾篇。

嶽雲亭

山外浮雲橫翠微，海邊初日上朝暉。我無小魯悠悠志，那欲乘風去去飛。上客高吟揮玉麈，佳人半醉舞羅衣。香醪獨鶴何勞問，合眼投林各有依。

檻外連山如合圍，尤憐昏旦變清輝。雲行驟雨非無事，鳥伴歸鴻卽倦飛。厭見市朝車馬迹，喜看巖谷薜蘿衣。尚平畢娶何蕭散，千載高風自可依。

薄后廟

駟家冠虎久騰聲，龍躍中都漢道興。人事能無輸織室，母儀終見聖南陵。蒼苔複閣連荒草，喬木參雲掛老藤。欲學鸞均紀天問，古堂丹碧正嚴凝。

送鄭秘丞知邛州蒲江縣

明府之官固有程，巴江綠繞趣君行。孤帆去遠滄浪色，百丈牽遲滢滢聲。火井煮鹽收倍利，山田種芋勸深耕。舊來邛竹通西域，邊吏還知健令名。

李尚書除少保致仕

疏公黃髮欲遺名，詔秩青宮二品榮。自昔爲家皆僻地，更聞題劍得佳城。賜金給館君恩重，倚杖看山世累輕。試問門風過萬石，白頭賢子已名卿。

吳國博未五十致仕歸新州

名宦於身甚輕微，白頭青紫莫言歸。受容自以微官去，遽愛應知過事非。笛竹滿山經夏冷，江魚如玉向秋肥。避喧不厭塵紛遠，何況孤城人迹稀。

與諸公會趙氏園主人加送酒饌既而求詩書五十六字

落木稀疎存葉丹，別筵秋興雜悲歡。主人愛客顧少駐，老子爲君加一餐。蒼相河山餘帶礪，謝公子弟悉

芝蘭會因休沐觀歌舞。正類徵官謁禁寬。（舊）一本作會因休沐還乘興。翠竹喬林勝往看。

苦寒早朝

漏絕星沈十二門。烈風吹耳萬車奔。疾驅不敢行馳道。辨色纔能認掖垣。病眼無堪頻唾沫。瘡肌時復強

次韻和王舍人開王工部早朝

天門金碧照晨光。躍馬鳴珂曉正當。人到蓬萊知不夜。地從闔闔重無傍。風移宮闕穿花遠。雲覆爐烟繞

雨後早朝

雨闌涼生樓閣虛。綠槐花落影蕭疎。端門立仗交符後。禁漏傳呼上水初。伏閣預聞明詔語。退朝潛隨直

春雪早朝和沈編校

曉寒初怪客衣重。隱約鐘聲長樂宮。出戶萬家橫雪裏。止車雙闕秀雲中。退朝禁柳迎人綠。寓直庭花向

和牟公野館宿早朝

夢回仙府豁中晨。未斷塵緣復戰兢。交越出門逢楚越。俗情開口判淄澠。夜長鴻鶴偏留月。歲盡天河亦

嘉祐中與王丞相吳樞密韓端明王學士會飲驢池上

水色林光照舉觴。陂塘六月起秋涼。壯年過事難重得。末路貧交故未忘。注眼隣星元近極。叱鳥恥采不

汾州鄭閣中學士寄蒲萄

漢使于闐伐大宛。蒲萄天馬偏長安。絕塵無復千金骨。結實常迎八月寒。遠憶故人勸置驛。每逢樽酒爲

與倪秀才酒

學子青青佩與紵。湘中攜手一傷心。君爲壯者我白首。家在秦川舊萬金。失馬頗能如北叟。似鶴那復怪

和賈舍人春祠太一壇二首

使節春祠太一壇。漢庭儒雅貴兒寬。星河回轉開闔闔。樓觀參差起廣寒。月華金盤霜更白。風來宮樹雪

五城金碧盡樓居。西望屯雲蔽太虛。瑞氣長存春不覺。美光相照夜如初。歸承宣室雍容問。密受神君策

次韻和顧直講

故人相語笑家丘。華髮盈簪此滞留。無限風光輒過眼。邇來春色試回頭。名園秀木藏幽境。紫府真仙

晚歸

古木號蟬鳴亂棲。涼風稍稍襲人衣。高樓鼓角悲秋意。小市漁樵競夕暉。雖有簿書容暇豫。強從賓旅復

燈夕都下

元夕燈光盡益新。編遊四十五年春。垂髫已識東西事。回首宛如前後身。繡轂難鞍驅不顧。丹臺絳闕到

詠旗

玉關歸馬候全師。虎落無虞指列旗。壯士曉聲歌杵杜。降人破膽望槍竿。禹功遠近逾千歲。漢德并容過

送張器著作

長裾欲敵二毛侵。他日聞君東武吟。駭駭老成方得路。梧桐焦尾始知音。蓬萊著作芸香韻。楚澤絃歌笛

又次韻韻著作見寄

粗了文書過日前。公餘賓客即歡然。臘醅趁熟先春味。官燭供煥合夜煙。驛土一番生好木。酒池三面秀

次韻王平甫直舍未開梅花

復開深沈人到稀。官梅孤秀及花期。地寒竹柏應爲伴。春近冰霜信有時。不恨未開煩久待。正憐將落賴

初夏喜涼

季月南州雨過春。雨餘炎氣即輕旬。北風一變如秋色。小屋三間喜病身。出戶燕兒矜羽化。堆盤梅子薦

上巳

風光疊疊逼人來。過去清明更不回。已日家人還祓禊。蜀江清淺快流盃。關關啼鳥如相和。冉冉殘花欲

南宮鍾宿戲題

復閣深沈橫九衢。京塵斷絕閉門居。士人應怪跳壺術。漢使曾無繫屬書。暝數月華將復缺。春和庭卉已

題禪寺

錦帆牙櫓四百年，曲池歌榭兩凄然。又從劫火歸前佛，猶有靈光闕近川。何處鳴禽新出谷，幾株喬木上參天。春遊不負題詩興，神助仍因夢阿連。

五月望日赴紫宸閣待旦假寐

半夜北風凜凜寒，倒衣驚問紫宸班。雲容不辨陰晴際，月色猶迷爽晦間。偏喜鳴鑼證鐘漏，正憐殘夢失江山。灑灑簪筆初無補，空愧紛紛數往還。

凝翠堂

簾前老竹生無數，座上清風處處來。俗客不知看好鳥，紅塵無復污蒼苔。兒童戲掃黃金影，老飲時傾碧玉盃。會待秋霜堅草木，簡書光管惜人裁。綠竹參差平拂簾，疎陰掩映似重簾。留人難盡興，開窗吾擬學陶潛。古壙莓苔有石色，長夏江山如火炎。避地真宜近幽僻，悠悠笑謝歲華淹。

彭城集卷十五

七言律詩

送李士寧山人

帝城車馬日喧喧，物外相從意爽然。自有藥壺容到客，獨留金狄嘆流年。高秋天幕收零雨，清露風林曙暮蟬。曾愧丹砂爲狡獪，更談滄海變桑田。原註：予嘗常病，山人自其家取藥見遺。山人要能採藥也。山人又嘗談南海神事甚異。

寄查微移鎮錢塘

紫垣清切擁鈞陳，閣道分明絕漢津。未怪靈槎滯吳會，祇堪藏劍動星辰。懷金紆組臨鄉社，曬酒椎牛宴里人。行樂從來多壯觀，秋風莫使鬢華新。

平山堂

危棟層軒不易攀，萬峯猶在戶庭間。長空未省浮雲礙，積翠如遮去鳥還。暮和陽春隨白雲，知香流水與高山。吳中辯士嗤枚叟，漫說觀濤可慰顏。

次韻和秘書省林舍人校書寓興五首

客塵作業通三世，儒墨分流至九家。投閣何妨惟寂寞，起予仍自悅紛華。夢緣酒食逢鴛鴦，飛騰雙財屬火花。安見高人相外累，獨超無有隔雲霞。百緣不信皆前定，千古相矜盡小才。夢月豫占沙麓襲，建章如待柏梁災。朱英強欲希无妄，黃叔空勞射不來。聞道蓬萊更清淺，便應滄海起塵埃。

勇夫當作三軍獲，辯士多從五鼎烹。到了是非皆妄想，不緣鴛鴦亦無名。小山叢桂容招隱，負郭良田任耦耕。倚伏會應齊北叟，朱愚那復問南榮。

事緣難易始相成，禮直事當企棟橫。坐論巖廊從自負，退棲林壑未爲輕。俗情燭燭陰中火，世路擣擣馬外坑。要使襟懷似雲月，太虛無處不偕行。

縮手旁觀晒汗顏，未知才與不才間。勞生精衛填東海，多事愚公移北山。語道此身甘髮白，忌機他日賴心閒。良金百煉纔成器，羅冶無知鐵石頑。

黃朝議賜紫

長年金紫最相宜，晚達非干入手遲。白髮閑勞官職事，赤松元作帝王師。魚書印紐丹麟舞，鶴氅袍花欄檻垂。少似主恩崇舊德，掛車無異立朝時。

回致仕董中允

富貴致身良獨難，寄書空復走長安。誰能東郭雙穿履，徑出都門一掛冠。家事田廬隨几杖，君恩班序接鸞鸞。顏生尚少時無用，長缺因公慨屢彈。

次韻酬濮倅李郎中見寄

相見無期得寄聲，更憐詩語獨丁寧。驅之老馬尚知道，行矣泥龜甘不靈。半百光陰頭總白，二三朋舊眼偏青。芳春樽酒何由共，悵望東郊長短亭。

答仲馮宿興慶池作

車馬還城君暫留，通宵歡語破離愁。水風楊柳猛消暑，沙雨芰荷潛造秋。驚月禽棲時落樹，避燈魚躍暗衝舟。天明紅日驪山道，陳迹依稀似夢遊。

遊觀祥池飲

柳綠蒲新小曲江，洞門岑寂閉僊幢。波心殿影遙相況，花底禽聲各自雙。薄俸猶能償酒券，老年無事守書窗。街頭月色綏歸去，調笑相隨白玉缸。

同都官遊左山晚歸汎舟城濠呈座客

憶過西湖上虎丘，雪霜乘興偶來遊。蒼崖古木見僧剎，落日微波迎畫舟。從道前塵都妄想，亦逢清境爲淹留。座中同是東南客，試說風煙似彼不。

初春後園

離樹無行小徑開，新陽留客去頻回。梅花著蕊南枝暖，柳帶春絲春事催。池面水光如照鏡，城頭山色勝登臺。長年慵懶遺詩句，無奈風煙引興來。

寄人

子雲投閣爲奇字，君山殺身非讓書。埋獄誰能知匣劍，焚城何意禍池魚。賜秩應知謝冠佩，杖藜自爾就田廬。丈夫羞棺事乃已，白髮勿羞樵與漁。

重次新字韻寄子瞻公擇

古來蘇李有三人，今復齊名事亦新。秀出文華喧右蜀，指揮能政接東秦。定交笑我將迎拙，垂老於君意氣親。似向荆山逢珪玉，如從涿水就駢麟。

晁美叔前寄知字韻詩，別求予詩，既已和前篇，因復用前韻作一篇寄見

促軫危絃音最悲，傷心那得世人知。由來入室升堂者，意在高山流水時。與子徑爲竹林宴，到今長記角弓詩。文昌近極官清貴，不負羔羊及紫絲。

寄熊伯通

竄逐衡湘一病翁，望鄉愁對祝融峯。不同桂管爲元帥，閒道蒼髯益壯容。嶺水分流清注北，雪花成片更宜冬。丈夫生死輪交地，書札寧當向我慵。

原父兄近別入都，寄此時

水鄉春盡事何如，綠樹陰成較雨初。杯裏尚餘寒食酒，城中已賣鱸魚近。來情懶非常甚，別後嬉游益便疎。省事只圖千日醉，勞心不讀五車書。

寄王宗傑

謀拙材疎總是真，豈堪爲吏走風塵。已知富貴非吾望，欲以詩書老此身。爲問折腰從斗米，何如白眼看時人。聞君高臥辭冠冕，多幸伴狂亦有鄰。

寄張四

天下風塵日可欺，豈惟西域與南蠻。舉世相爭蝸角裏，此身無事馬蹄間。力耕可以得飽食，從仕于今真厚顏。相勸休官勿待漏，卜居終近虎丘山。

嘉祐末，予始爲學官，同舍六人，後二年間，饒醇老爲秘書閣校理，楊之美出判穎州，劉繼之、姜至之、麻仙夫、李景真、相次爲王宮教授，盡游無復留者。初秋夜直，偶書寄楊之美。

夷路驅車勢易奔，青冥縱展自孤鶩。求爲散木甘無用，正似靈光幸獨存。汗簡老生躋壁府，曳裾賢傳逼王門。子雲寂寞經同病，會待庭枝看有孫。

寄仲獨

終南秋雨色如新，舊國登臨易思人。廢苑池臺餘氣象，埋藏金玉見精神。三公七相空丘壠，萬戶千門盡棘薪。安得身隨飛鳥翼，相從談笑折西賓。

寄館中僚屬

落帆江浦念騰騰，遠迹勾吳不自知。鼠穴祇緣銜蜜藪，屬車空羨載鸛夷。黃雲海色迷仙境，丹葉秋風感驪絲。爲誦延年五君詠，敢論平子四愁詩。

寄刁景純

使君歸老意逍遙，黑髮蒼眉見後凋。自力登山不扶杖，等閒留客亦通宵。萬松喬木參雲日，百頃春苗浸海潮。徑欲從公十日飲，聽歌清絕舞妖嬈。

寄胡完夫

去國那無鬢髮華，白沙猶覺勝長沙。晴雲亂眼江楓色，宿雨銷魂野菊花。過客誰能問名姓，加餐自不厭魚蝦。海陵倉粟年豐熟，吾亦慙爲飽煖家。

寄韓持國

承明不許曳朝衫，流落江湖默避譏。海氣無時成霧雨，魚租終歲雜雞鵝。喜逢晴日聽鳴鶴，卻倚津亭數去帆。可是絳侯輕賈誼，自無張禹託蕭咸。

次韻錢虞部九日樂郊有感

前日吟君九日詩，名園興盡復傷離。浮雲色變曾千古，黃菊花開又一時。鍾子絕絃誰與聽，羊公墮淚不堪悲。孤生長抱吹埙感，何況池塘夢草思。

寄王安國時復官大理寺丞監江寧糧料

招隱長吟羣桂時，賜環歡奉重書歸。東郊瘦馬驂驛在，南海明珠薺葦非。賓客重尋延尉寺，官曹不遠故山薇。須還長孺銀青綬，原註：韓安國起徒中爲二千石。二千石銀印青綬。聊看翁思博士衣。

原註：昌邑太守王生，字翁思。

酬王定國

臥讀羣言起欲行，壯夫爲不負平生。上書略數三千牘，掉鞅何煩七十城。築室會同老農計，寄詩猶見故人情。病軀懶厭金門步，長愧彤廷午漏聲。

酬晁美叔

此身敢與世蟬蛻，禿髮衰顏太醜生。長愧使君心匪石，每因佳句贈連城。病來筋力惟求臥，老去文章不近名。酒量消除百無一，未嘗酣暢若爲醒。

酬章質夫

晚悟頭陀處不侵，何妨居士著朝簪。故人自是相忘者，秀句依然莫逆心。翠柏高松存茂悅，潛鱗鰈羽任飛沈。萬緣起滅空花喻，可向空花擬重尋。

次韻酬韓三相公見寄

自昔羊公峴首遊，誰憐開府祇千秋。〔案〕：潘水在漢縣西四十八里，章平繼相聞詩禮，魯衛提衡絕筆流。

功與榮名逾響捷，福隨陽報似言酬。孤生承乏曾何數，玉柱龍文願瓦甌。
方嶺諸州。公與弟兄贈。題名在壁。今悉相就。登鈞軸。而介弟五汝太中。復在經府。

酬王平甫

黯澹流雲索莫風，曉瞻雙闕望蒼龍。秋還鷹隼非無意，涼入楓槐不覺容。
陳農黃花黃葉儘時節，情問離家酒最醺。

次韻酬孫少述見寄

退尺無緣復枉尋，信書那免不通今。爭評玉價應輸厚，飽爲魚謀豈厭深。
機心子荆詩筆與公賦，萬事慙君早息陰。

次韻酬顧子敦見寄

丹砂未化不成仙，白髮衰容五十年。已自灰心當世事，更難回首大夫賢。
絕編寄語山陰顧，元歎人今同病始相憐。

次韻酬曹極司法

越紙題詩寄我來，家八斗定多才。冰清玉潤高風舊，白雪陽春病眼開。
雄猜自緣老無能解，戰勝方當去剪萊。

次韻酬孫少述

使節嘗窮濁水源，降羌係纆慕稱藩。強顏假守真無補，取笑高人不得煩。
穢博南山若許堪歸老，二頃平田十畝園。

酬韓相公

病臥湘山念所親，惟公長記可憐人。寄書不啻從容語，問舍仍慙消息真。
精神那笑鮑叔寧欺我，三入今看總四鄰。

酬劉宜甫

萬價雖賄倚市平，百工紛紜待宮成。神仙亦有丹臺籍，壯士當爲猛虎行。
唐生洞天欲到先能說，十二樓前列五城。

酬王定國五首

放逐朝恩本自優，衡山猶是古荊州。百年生計羞蝸角，九品人情看馬頭。
離憂未絕一唱陽關曲，獨任剛腸亦淚流。
豈有多方寄五車，爾來留意就丹砂。誰將飽食倉中鼠，換取紅蓮火裏花。
堪嗟蟬結實何難，況值安期藥似瓜。貴公孫子族關西，失路青冥翅羽垂。
貴公孫子族關西，失路青冥翅羽垂。當世朋游皆父行，古方略足肩隨。
盡規滿目江山屢回首，白雲流水付心期。

江岸青楓連白蘋，片帆如箭射千鈞。風煙何處喧喧市，雷鼓誰家賽水神。
知貧滯淫何必多離恨，譬如生爲澤國人。

願賜支離不肯身，幅巾田野任天真。我行三迤一應地，君即東阡南陌人。
生庶堪堪卓犖公健，盛德由來必有鄰。

永天寺翠景亭

一山蒼竹間松杉，伏虎猶存居士庵。鐘磬有時聞絕壁，漁樵將晚會平潭。
夕嵐我所思人桂林外，憑高惆悵恨雙南。

松有喬林柱有礎，石梯苔壁與無窮。快心疊嶂雲如掃，會意澄波日正中。
瓏瓏狂吟大叫青冥外，驚看漁郎下釣筒。

遣懷

六年長病每愁予，未疾風淫豈易除。予何曾暫忘履，拮据空恨不能書。
自如欲向明廷乞骸骨，角巾藜杖整柴車。

種竹重寄子瞻

官曹何獨異吾廬，修竹成林手種初。未必七賢皆縱逸，因從三昧得無餘。
覺疎舊事喜君能記憶，與來當復掃牆書。

周禮兄弟得解寄王教授察推

今秋鄉里薦賢書，年少周郎智有餘。全得鳳毛增意氣，正聯鴻翼上空虛。
不如衰白慙居丈人行，長風猶欲助吹嘘。

濟陰縣新成官廨贈知縣著作

鼠牙雀角穿垣屋，墨綬銅章愧吏民。製錦可無容膝地，戴星親作執柯人。
萬鱗若比治蒲增四善，種花仍欲笑安仁。

送學正李秀才歸蜀

金馬書來信不遲，相如獨授七經歸。郡迎徐孺知懸榻，家望蘇秦想下機。
交飛丙魚郭酒飲閭里，悔殺京塵化素衣。

清門

清門早日素風傳，正在圖書翰墨間。惠子應輸五車富，相如才授七經還。
舊山澗水丹丘遠千里，鳳雛神駿落人寰。

蜀山漠漠水溶溶，高閣經營得我公。萬軸鉛黃無脫簡，千尋清白有遺風。
紗中公是蓬萊真學士，故應乘此問鴻蒙。

西省種竹偶書呈同省諸公并寄鄧蘇二翰林

西省種竹偶書呈同省諸公并寄鄧蘇二翰林

五月十三竹迷日，今年仍自晏陰初。分將油繡千年翠，就得楓桃一雨餘。紅葉蒼苔相映帶，南榮北戶頓蕭疎。欲爲林下諸君飲，便是澆戎亦盡書。

長安城南

三百離宮何處尋，秦山相向畫陰陰。城南地去天尺五，杜曲田皆畝一金。源發清泉隨種稻，穠生脩竹自成林。老年欲爲五陵客，射獵往來長縱心。

送陳成伯出牧陝府

陳公六十巧朱輪，豪氣誰憐亦爲貧。原上鵲鳩深涕淚，樓間騶騶發精神。山遙折坂皆夷路，河遶羶渠即要津。千歲海棠死鐵色，因君光彩會如新。

次韻蘇子瞻觀范景仁新樂

大儒高論本升堂，物外光陰更不忙。樂預請觀同季子，書雖未見屬黃香。正聲仍許三人和，古尺應無一黍長。鶴舞鳳儀時莫聽，勾陳武帳省中央。

觀范公樂有感

蜀公精思古人爲，論樂成書八十時。那有伯牙爲聽者，空令一足尚傳疑。羊山鉅黍知無用，牛鐺遺音自不欺。便欲祠君從樂祖，出門陳迹奈深悲。

贈黃知錄

此身羈宦閉門居，里巷蕭條到客疎。道舊漸知與誰可，無雙江夏即君歟。塢中吹笛無聞事，候望何人得異書。翠羽明珠生海濱，更知名下不應虛。

題朱陵閣

蒼煙漠漠石幫幫，坐倚山顛瞰水濱。開闢波濤專閱世，春秋風月不愁人。未知孤鳥歸飛意，聊問長松老大身。信有朱陵仙府在，玉樓珠殿闕爲銀。

步瀛閣

方塘十畝水幽幽，魚自潛深鳥自浮。爲有風光陶永日，故題亭榭擬滄洲。旋移修竹看停雪，未落垂楊正奈秋。客到便留同一醉，山公不問習池遊。

水閣雨中

雨澤苔衣水鏡明，風搖荷扇露珠傾。空堂送暑蕭蕭意，高樹吟秋惻惻聲。笑以稻梁邀鶴舞，莫將鐘鼓使魚驚。煙雲岑寂埃塵絕，願愛孤舟盡日橫。

中秋望月

中秋自昔賞金波，爽氣初凝暑頓過。風雨定時看有數，樓臺高處得偏多。正憐白髮宜相照，不爲衰顏惜暫酡。願假長繩留玉兔，望舒能與倩夸娥。

同諸公登祕閣

複閣橫雲不易登，宮煙漠漠柳層層。始知奇獸名天祿，偏見羣書盡羽陵。此去杳冥無幾許，向來游集類多能。秋風掠亂吹蓬髮，老愧諸公語得朋。

東園新種雜樹

青苔翠竹吾人好，穿徑誅茅野老家。豈爲素封增橘樹，還知避世種桃花。會因叢桂留驛客，卻憶安榴逐漢槎。已有風光催物色，定甘羈旅待年華。

題深甫新種樹

壽張樹梓待成器，方朔種桃因著花。古人既信十年計，野老今知五柳家。幽鳥鳴春能信宿，翠陰向暑會交加。甘棠不忘角弓賦，與子相好情無涯。

長城逢周鼎

田家秋收朝不歸，客子到門休馬蹄。偶借樵兒遠相問，條桑黃犢仍有攜。白頭蕭颯映紗帽，薄酒清冷將臘雞。幽興每於山野盡，爲君一醉判如泥。

臘月十九日雨後

常年過臘雪猶繁，澤國春光已可憐。初怪醉魂迷甲子，稍知客路斷山川。柳條蒼雨看成綠，花蘂融冰乍欲燃。避地早辭車馬迹，杖藜猶有里中賢。

冬至偶作

郡南百里即華舒，留滯頻驚歲月除。閒過著書思運甕，老來多忘卻抄書。水鄉鳴鴈寒無數，山路幽芳冷自如。晝坐偏知日南極，十分紅影在吾廬。

國子監御書閣觀雨同張主簿

閣外涼風得凭欄，陰晴相望一城間。過雲快雨噴濃墨，收水長虹墮缺環。斜直樓臺經灑濯，空無燕雀自飛還。聖朝百吏都勤事，風色蕭蕭有勸事。吏優借儒官到老閒。

重題閣字韻

棟宇雲生覆畫欄，御風身在杳冥間。露頭不覺吹烏帽，熱手猶須握冷環。欲斷嘶蟬仍自續，倦飛孤鳥亦知還。君看老驥驚秋意，日暮涼生十二閑。

雲水

雲水東南萬里來，官情羈思兩悠哉。舊交備禮於垂老，晚輩多端勝不材。匠石頗知幾死木，火爐容有復然灰。過梅收潦秋風起，待得鴻飛燕子回。

和王仲至鏡塘

荷山樓閣半空虛，春雨秋風興有餘。溪女戴花浮水檻，潮兒戴火棹雷車。君尋故事應如夢，我得新詩欲信書。正是霜天向搖落，拂衣猶自及鱸魚。

賀王丞相賜玉帶

捷書古語報安西，辨色彤廷喜氣齊。蕭相論功非汗馬，晉公成事有通犀。向方製作皆金玉，委佩光華想虹蜺。欲問九環加賜袞，何如判白授封圭。

鳳凰臺

江水中分白鷺飛，鍾山秀出衆山微。鳳凰去後高臺在，麋鹿遊來舊國非。萬里孤帆長在目，夕陽游子惜忘歸。六朝人物都荒草，但有寒潮信不違。

郡齋即事

鶴髮霜髭新復新，爲郎補吏兩因循。爭先不及三千客，顧後猶容五十人。絕學捐書從佚老，曲肱飲水會忘貧。江湖極目連天白，照影知無縷上塵。

與宋次道舍人同在殿中覆考進士次道子姪同就御試贈次道二首

池上君今得鳳毛，階庭蘭玉見兒曹。橫參氣象開衡石，丹桂芬香近緒袍。冀北羣空經相馬，海濱人去復連鰲。西臺里第烏衣巷，賓客無辭應接勞。

不恨郎潛有二毛，喜從仙禁接官曹。重吟紫殿森珠網，縱觀諸郎奪錦袍。汗血來時皆驥子，神仙不動倚靈輿。明堂梁棟材盡，世上那知伐斲勞。

燕子來馬上作

馬上春寒透客衣，半晴天氣燕飛飛。不知社日明朝是，轉憶吾廬共爾歸。風外輕輕雙翼疾，沙邊款款數聲微。畏人自習人間世，何事江鷗浪見機。

酬章朝散

本無材畫備驅馳，豈有文章結主知。廟鼎陳前蓬蘞落，井泉方深樛屈羸。晚交賢傑真難得，辱在泥塗祇自嗤。漫有芳蘭沅有茝，夢魂無日不相思。

自嗤漫有芳蘭沅有茝，夢魂無日不相思。原野蕭蕭云：沈有，蓋今雖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事無機變即無疑，此意唯當靜者知。末路風波成失所，歲寒霜雪正同時。勞生毫髮差千里，醉眼須臾已萬期。江上鯉魚天上鴈，寄書嫌少不嫌遲。

出汜水關

洛河嚴鼓夜方中，上馬西郊滿面風。照野月華鋪水白，轉山銀燭列星紅。視祠太一觀爐火，從獵長楊賦射熊。壯觀已隨陵谷變，龍旌搖颺倚秋空。

齊州史君學士有游山詩，學官諸生成和。史君又有詩二章贈之，以刻石華本示予。因次韻，辨如流輟解連環，稷下諸生大小山。幕府名聲收藉甚，雲泉氣味屬偷閒。茂林深壑逢迎際，細草殘花次第間。值有羽人招隱士，想君乘興不知還。

終日塵勞驛轡還，乍臨清濟看羣山。飛來獨鶴應知倦，過去長雲本自閒。開國東西誇十二，待賢季孟噤中間。吟君詩句心蕭散，舊觀神明覺頓還。

還王平甫秀才詩稿

王子能詩古不如，壯心豪氣未應除。百年總付人間世，一腹都容天下書。白雲關山來騷擾，綠萍池沼秀芙蕖。窮愁已作無聞老，相愧隨緣一問漁。

見蘇子瞻所作小詩因寄

千里相思無見期，喜聞樂府短長詩。靈均此賦未曾觀，鄧客探高空自欺。不怪少年爲狡獪，定應師法授微辭。吳娃齊女聲如玉，遙想明眸嘲黛時。

得奉世寄詩

江城花柳復殘春，每上高樓望所親。身滯蠻貊舒誰與，書來子弟爾成人。老侵鬢髮蒼蒼白，情在篇章字字新。幸有竹林堪縱傲，龍官真作自由身。

偶題

人間變化亦何常，不在他生與彼方。病後公羊哀作虎，廟時司馬懿爲狼。龍眠頓長參天木，龜老猶撐病叟牀。又有此曹惟奈久，非干天地日偏長。

次韻和通判庫部會集

三百縱橫事不平，古今仙俗判昏明。已居勝勢誰前敵，獨暗機先誤必爭。寥落寒星天欲曉，稀疎過雁雨初晴。南陽畫諾庭無訟，正賴君詩得此聲。

叔父寄李氏庶子泉銘

翠壁清泉庶子銘，文工境絕兩知名。埋藏雲外山神護，流落人間俗眼驚。恨不陪遊如阮籍，遠憐模寫到蠻荆。古書豈獨記名姓，自恐疎慵學不成。

彭城集卷十六

二二四

望除隨朝隔。坐久至昏鴉。好事逢諸彦。佳聲播四遐。燕遊安以樂。詩語正而葩。霜應豐山石。灰飛河內葭。涼秋將落帽。斜漢挹浮槎。老木園岑寂。蒼苔積翠華。上參寥。瑤光天不遠。圭影日無差。莫怪長吟苦。良金出汰沙。

南征二首

漢皇開五嶺。虞帝事三苗。定有南征問。遙知用武朝。前籌皆廟略。選士凱風驍。涼水江湖大。雲山故國遙。天陰疑殺氣。師老聽哀謠。猿鶴愁君子。龜鼉憶架橋。繡衣方責戰。虎節竟乘輶。白骨不歸葬。冤魂誰爲招。猶傳發閩左。願得聽簫韶。旅泊時流動。何由問九霄。

寄橙與獻臣

清霜夜渡漢。佳實曉登樓。鵲散攢枝綠。金華耀鳳樓。狂醒香處折。痛渴味餘憂。採摘悲凡口。漂零恐後時。頻聲驅客誤。風雨有相傾。歸買禹書遺。惆悵生南國。煩君品藻詞。

酬臨漢劉推官

治民非己長。那得士心降。爲問來鳴鳳。何如止吠厓。盤餐慙鼎食。鉛粉謝牙籤。辦士更持節。佳兵正上龍。薄田桑十畝。小市醵千缸。自喜庭無訟。寧論智少雙。陪京開左輔。振鐸服中邦。禁衛分留印。天枝澄建幢。孤生老將至。壹意信猶扛。賴倚絃歌化。餘風勉效顰。

送賈士彥延平知光化縣

名家千里駒。富學五車書。柱後文無害。絃歌智有餘。素風存翰墨。陰德在門閭。江漢子男邑。穀城桑柘墟。曾爲郡尉治。今亦萬家居。安穩飛鳬鳥。新鮮縮項魚。繡衣夸里父。壽酒薦親輿。不作期年別。看君就詔除。

送高麗使

絕域求通使。皇華益藉才。男兒萬里志。笑語片帆開。積雨生陰火。奔濤起畫雷。蟬蟬成島嶼。吐氣誤樓臺。城邑東迎日。居人學用杯。詩書自天性。冠帶及家陪。歲月如勸止。登臨亦壯哉。威聲逾肅慎。仙事指蓬萊。鵬向南溟近。棲常八月來。言瞻析津次。遙見二星回。

次韻和宋職方北樓

勝事略就手。茲樓無復加。棟梁宏可愛。丹碧麗非華。風月登臨最。川原眺望賒。斗城知日近。瀛海自雲遮。杖屨歡乘興。文移謹報衙。書聞禽語靜。歲熟市聲譁。柳影重垂幕。蓮香處處霞。舳艫隨洛遠。睥睨向人斜。話聽游童樂。詩煩上客誇。國風麟趾應。賓宴鹿鳴嘉。鷗鷺無餘力。騶騶不待撻。衰遲竟何補。襖袂念還家。

復次前韻

仙游欺種遠。古事厭增加。自我新形勝。因之散物華。不勞工子勑。無價境天賒。雲構森如畫。鸞飛勢莫遮。

彭城集卷十六

五言長律

章武殿

歷數歸真主。乾坤仗義兵。南夷長後服。下國怨西征。麋鹿荒吳苑。梯航聚易京。春蠶那特力。朝菌欲長生。雷雨隨金鼓。鷹鷂起旌旌。靈旗概牛斗。白羽射機槍。散地人誰保。連薨火徹明。晨門迎短策。死所斷長鯨。父老前流涕。農夫未釋耕。將軍薦牛酒。愷樂會韶箴。號滅虞何恃。崇亡紂亦傾。一戎終薄伐。再駕就昇平。舊邑更脩武。行宮即頤成。奎芒垂篆刻。天寶望氛清。羽衛嚴丹極。潮音接化城。欲回江海水。都作頌歌聲。

溪上

客地穿茨掘。高城晚日斜。竹籬侵水面。溪女浣汀沙。老樹垂朱實。懸藤結白花。綠萍浮碎點。芳杜上新芽。一邑過千室。十金無數家。魚蝦與菰米。惆悵此生涯。

和裴庫部十二韻

懷人存蔽芾。招隱賦官寮。賢傑多能事。曾微自不瑕。偶然新棧斷。一笑爲譁呀。夏屋已隆棟。清池非瀉麻。

靜看梁燕賀。閒聽野蜂衙。曹事初無壘。軍聲信不悽。倚欄歌白雪。爲客進流霞。快意涼風起。餘歡素月斜。吳趨應有始。齊難詎爲誇。夏日思王粲。名流得孟嘉。優游琴八疊。悲壯鼓三挝。遍看題詩語。飄然自一家。

既和宋君佳篇。因取加字韻中所未用者。別爲十二韻。

板鏡廢已久。樓居仍可嗟。敢辭才不逮。何說智無涯。史例同新作。民謠異刺奢。棟梁虹夭矯。軒檻獸盤拿。萬室瞻華宇。千兵擁建牙。浮雲生柱礎。杲日透窗紗。明滅穿林水。稠重覆壑花。長空指去鷺。過雨亂鳴蛙。屢獲詩人賦。時紆長者車。驚鴻凝縹白。諧語繆登鰲。隱吏容攀桂。終更遽及瓜。多慙雙鬢雪。蕭颯對文綏。

合加字韻兩篇。二十四字成一章。更互次之。詠曹之土風。并敘出處。寄呈司年職方。

漢郡王封寵。周宗伯命加。犬牙基自若。麟趾歎于嗟。陵谷隨人世。春秋積歲華。洩雲餘蒼蔚。浮濟變津涯。端木倦游學。朱公精貸賒。於今富而麗。遺俗儉寧奢。使轍常交錯。京藩倚扞遮。鋤鉤非盜用。簫勺換兵拏。樸直叨三組。工夫盡兩衙。戎容剖符虎。士氣肅旗牙。圖士幾無訟。虛庭不禁譁。對基銷白晝。清嘯岸烏紗。池館澄潮水。樓櫓冠暝霞。綠梢簷外柳。紅朵砌前花。徒倚危欄峻。行來綠徑斜。巢林安短翼。擅壑愧跳蛙。夙昔未更事。游談多自誇。姿盈方朔腹。書過惠施車。咸室初廢迹。連城晚拜嘉。華顛看欲落。病齒不勝齲。珠璣輕魚目。桐絲陋馬馱。敢論難似鳳。願食衆如瓜。憂妙前辭滿。安與久臥家。最容高尚志。那肯待青緇。

又十二韻

絕境可遺老。清心仍去邪。樓頭喧燕雀。川面動龍蛇。碧瓦浮煙素。朱甍麗日緋。倚風時坐嘯。乘月更吹簫。庭樾交傾蓋。池房雜舞臺。涼秋乘爽境。吉歲驗汙邪。樹腹全欺魯。兒歌習陋巴。林珍餉桃李。溪飯列魚蝦。勝賞須神會。浮名祇盜夸。誰能貪課最。本自學禪迦。驪旅枝栖鶴。田園舍負鰥。蕭條看白髮。早晚得丹砂。

酬范判官喜雨

一句天再雨。惠澤夜來深。震發雷霆事。榮華井木心。問年如隔併。閱日屢辛壬。安水江千里。良田畝一金。劬農非有術。望歲忽爲霖。雖雄依青隲。跳魚出廢淫。夢成池上作。喜見洛生吟。破敵聯飛鏃。高張信雅琴。緒風開畫色。遲日媚花陰。更有資清興。連峯映碧潯。

赴官京東。同舍諸公觀晉院。見錢有贈并簡不至者。

今日承人乏。東州假傳車。勞生復去國。垂老欲捐書。斗酒相爲樂。諸家食有魚。華燈續光景。鳴笛問吹噓。卽事已陳迹。懷人方歧予。要官多謁禁。數子莫情疎。歸鳥春猶淺。高花日勝初。朝回應見念。會語殿中虛。

景德寺河沙院。錢蘇安上知泰州。劉元忠河北都運。分題得無字。

今朝一樽酒。聊與故人俱。非復少年日。深驚別意殊。燕雲低朔漠。楚水向江湖。報國不一事。出門成異途。騰麟安浩蕩。雋翼就虛無。應笑白頭老。閉關方據梧。

過太康縣。此路入亳州。云是先帝昔東幸時馳道也。馬上口占。行二十里。成三十韻。

維昔東巡狩。天王景宅朝。金椎懸馳道。象載下招搖。呂應青雲近。關迎紫氣遙。旄頭前詔罪。陪乘後征僇。率引三司肅。中堅萬馬調。旂常亂辰象。劍佩雜璫瑤。多士和相讓。諸侯貴不驕。海神來積雪。仙馭會祥麟。

象帝初觀妙。猶龍此見譙。強名大樸著。將隱德音昭。上善泉仍潔。知常棣後凋。虛心明左契。聞道首參寥。絳節賓開館。璇宮盛綺寮。洞天留白日。書法祕青霄。瑄玉嚴禮祀。歌童采夜謠。衆神如向座。佳氣鬱通霄。臨窰開重秀。房芝翠紫苗。醴泉甘愈疾。舞鳳樂儀韶。舉翼王喬鳥。排雲子晉簫。頌聲知簡簡。奏賦欲飄飄。麗澤驚雷雨。鴻恩霽鬱蕭。百年皆就見。比屋幸寬徭。牧馬猶如隗。封人預祝堯。歡聲喧望幸。舊里不崇朝。萬城車書混。重明禮洽消。鼎成因脫屣。桑變忽觀潮。雲霧常疑脫。衣冠祇慕橋。藏書思柱史。問遠謫祈招。躍馬還遺轍。談王就采樵。生遲千一且。無所效芻蕘。

次韻和石曼卿泰山

步至東山表。纔知嶽鎮尊。百川趨渤碣。一柱際乾坤。託始無懷氏。談更洛誦孫。後王崇檢玉。方士說天門。巖石居凝命。羣峯遠駭奔。陰陽殊雨霽。朝夕異涼溫。學者譏秦事。功臣贊漢恩。氣連滄海碧。影變濁河渾。候日來丁夜。捫星待合昏。仙真疑史闕。宮殿謫司存。落水雷穿谷。危松珀擁根。更尋宣父志。雅意屬崑崙。

將至洛中。先寄宋次道諸幕府

頻年洛陽道。秋月照征車。關口朝烟上。伊川曉日初。驪船看飲馬。投策數游魚。蟬聲隨林靜。鐘鳴應谷虛。夙齡懷勝尚。吏役久愁予。及此娛山水。翻知喜簡書。名都士淵藪。盛德世瑤璠。獨旅如傾蓋。詹言與有餘。

錢子高舉賢良中。科寄賀子飛

當世英雄數。連年伯仲賢。友于聲競爽。敵萬智無前。露譏天人際。馳辭日月邊。會驚文得鳳。真謂筆如椽。萬乘親前席。諸生敢比肩。晚成無近器。妙選悉青錢。濟美高陽舊。傳經韋氏專。公侯將必復。廊廟定誰先。步武青雲接。官曹畫省聯。軼羣看赤驥。洵直想朱紱。德貴今誰擬。才難古亦然。從容照棣萼。閒望已陶甄。夏屋方隆棟。雲梯穩濟川。那令得賢頌。祇貴漢王淵。

送裴二知蘇州

著書玄尚白。送客鬼揶揄。積水望江海。秋風吹軸轡。貴人千騎長。紫綬左魚符。遺愛留南國。歡聲接舊吳。曉霜驚橘柚。過雨熟菰蒲。安得如王子。從君紫雙鳬。

和原父同江都幾過淨土院。觀古殿吳道子畫楊惠之塑像。及顯僧傳當世貴人形骨。仁僧鼓琴作。

眞賞非俗嗜。雅游知勝緣。百身化前佛。方丈納諸天。工以智自表。名由高益傳。吳生擅粉繪。楊氏妙鈞鋸。能事古未盡。希聲今亦然。伴圖觀肖像。撫節置鳴絃。理會均聞見。神交遺後先。衣冠若對面。山水欲忘年。子墨畫中妙。仙翁柱下賢。新詩俱絕唱。塵土更餘妍。

同徐監簿作水始冰

霜落歲將晏。風生水始冰。猶殘夏蟲怪。初比玉壺凝。氣襲源深潔。光搖鏡鑑澄。涵虛同凍凍。履薄乍兢兢。魚鱗悲潛伏。江湖息沸騰。凌陰如獻納。會是却炎蒸。

送韓子華奉使安撫江南

漢庭重八使，同日出東都。仗節年仍少，埋輪氣不孤。昭書教直指，恩旨肅前驅。宣布君恩後，周爰楚澤紆。秋風捲旌旆，桂楫上江湖。遊子故鄉在，相思天一隅。

送張益宜州法曹

豫曹仁恕用，郎選孝廉爲。之子文無害，居廷敢決疑。一王除制作，三尺著毫釐。過眼皆成簡，離書自所宜。〔原註〕王君編前後制敕爲一書，最精。察廉時爾貴，治道吏爲師，去去歌歌化，當如別後思。

郊祀慶成詩

聖瑞歸文子，珍符屬〔原註〕青陽孝孫，儲精凝景，命端拱輯羣臣，禮樂成中典，人神定一尊，亮章新物觀。咸秩備司存，盛德兼明察，編文付討論，積高參斗極，因吉際乾坤，候景迎長日，萌芽發舊根，律風乘廣莫，卦氣起昆侖，闢闢開黃道，星辰拱紫垣，奉瑄嚴太一，推策本軒轅，八廟森重構，諸侯盛駿奔，薦馨光裸玉，告假速歸歸，旋靈羅千乘，旌旆徑九門，龍蛇影搖動，鵠鶴勢飛翻，士勇歡鳧藻，天旌候晏溫，慢坡橫象魏，玉果會春園，嚴警連宵鑒，周廬次屬，望雲舒錦石，揖月上金盆，廣樂譟來格，升煙續載燭，頤釐如響答，終事寂無喧，登路祥鸞轉，端門旭日暎，天雞還自舞，仙鶴爲孤鶯，河漢驚垂象，雷霖決厚恩，晝衣期不犯，肺石更何冤，長樂尊無貳，椒房慶已蕃，睿心先廣愛，大策重臨軒，瑞典兼河洛，歡心極鎮藩，名山已望幸，天意肯周爰，願上公車奏，來趨白獸樽，心知指紳義，展采詎難言。

次韻和王正仲熙事郊祀二十韻

駿命膺長發，鴻圖本微徵。八方星拱極，四海日升輝。舊典增咸秩，彌文示表微。聖時均玉燭，天統正璿璣。南極迎陽復，陰泉候氣歸。積高常眷顧，昭孝每毋違。羽衛來雙闕，和鑾並六飛。風雲齊命令，龍虎會旗旂。帳殿層城暮，金波列宿稀。嚴更虛夜鑒，雕甍下彤闕。廣樂千人唱，升煙萬目瞻。衆神知受記，象物競來依。陟降兼明察，圓方比範圍。送音仍霽霧，昇福想霏霏。霽澤蘇羣動，春陽暢瑞扉。慶深周揭厲，威極至歡歡。多士參鳴玉，微生廁皂衣。肅雍瞻帝武，率引近天威。儒館鴻鸞舊，長諸錦繡輝。因知子雲賦，何足頌巍巍。

開蜀中大小寄閬中諸弟

蜀嶺參天近，巴江向海迂。百城同暗谷，獨鳥視前途。六月蒸雲甚，長風驟雨俱。漏天晴得補，深峽不時輸。回首蛇蛟關，傷心虎豹呼。劍關愁斷棧，天漢逼乘桴。臂飲通殊俗，巢居自一隅。遺黎待蝶蚌，小邑斷樵蘇。絕域飛黃鶴，仙人用隻龜。清秋已收潦，問爾屬泥塗。

偶當世生日

申甫維嶽嶽，東方本歲星。舊書容盡信，成事況親聆。南紀浮江漢，青燐變項冥。氣和方毓粹，地勝已儲靈。德宇何寥廓，斯文實典刑。龍駒來汗血，霜刃脫青萍。智略聯三捷，規模壯六經。羽翰驚海運，辰象屬天局。回首煙霄近，橫雲漢閣青。河圖開秘奧，龍節付儀形。萬里風聲肅，三年楚俗寧。里毗差蟻賊，鄉校謹螟蛉。聖主思霖雨，羣生望大庭。指期調鼎實，洗眼頌椿齡。授易嘗占晉，論詩獨次騶。莫言狂簡士，足記景鍾銘。陽月方開旦，齊行接素秋。聲華臨盛際，勳業動前修。舊物詩兼禮，公望興與舟。諫行扶爾算，威克弊邦雠。

翻欲危是氏，皆能苦綠侯。孤城雖莫可，具美亦誰儔。北闕虛前事，南冠記昔遊。客惟論舊事，書不號窮愁。還有閒中趣，高於物外求。賓朋依白傅，潤澤借裴休。跋也身方族，時哉歲欲遒。愁無縮地術，賴有置書郵。理得王猷拙，稱觴小陸優。傾心日夜急，滾滾大江流。

送子惇出使河北

萬績基壘口，堯仁被翼方。官迎赤車使，詔還瑣闥郎。力學推元稹，高才屬長康。壯懷來慷慨，得志自軒昂。愛直容知默，中和異吐剛。一臺傳駁議，二府見分章。前效平原淺，嚴威夏日長。居常祇逢掖，試躍即干將。雲漢昭回地，鴻鸞八九行。穹廬休夕拜，繡轡備晨裝。澤水成涖陸，流庸頗異鄉。挂冠勞春錫，佩履問耕桑。哺乳增餘粥，完膚滌疥癩。朴忠將潛最，倖厚訓兵強。冀馬羅驅傳，河魚飽食飭。細書奪曉視，淳酎沃煩腸。肯作田園計，寧嫌髮鬢蒼。能令老者奮，直與大鵬翔。處世當何語，懷君豈易忘。酒由終所畏，與點自知狂。

卜居書懷

漆雕未能信，陽甫免歸居。理以逍遙得，材由濩落疎。狹才輕勢利，小隱幸林廬。獲食由來事，茅茨不願餘。南窗容曝日，側徑喜攜鋤。筋力吾如此，功名世有諸。憶初千萬乘，徒步謁公車。投射東堂策，歸來北闕書。先鳴煩指日，弱羽愧吹噓。雲雨非人力，泥塗亦詔除。江湖輕乘鴈，鐘鼓陋隨鷗。有道翻羞卷，迷津幸逐初。幽棲謝車馬，至樂狎樵漁。述作稱狂簡，誰能問起予。

渭水

鳥鼠流清渭，岍岐導衆山。懸車循暗谷，斷棧出重關。長路去未已，連峯深更艱。秋高木落外，天鳥鳥飛間。日出看羣動，煙收認百蠻。別腸逾九絕，愁淚獨長潸。立志薄軒冕，隱居宜草菅。自甘家食薄，還愛採衣斑。從吏負風顛，辭親何厚顏。簡書今可畏，幕府尚餘閒。援叫無勞思，鴻冥不易攀。歸來城闕望，但見白雲還。致齋中太一宮，見屏風有唐賢和常舍人詩。因次韻寄子瞻內翰，子由侍郎，子開舍人，穆父待制，數公皆嘗祠太一也。

禁掖下祠宮

青槐聲道通，薄雲收霽雨。初夏接薰風，將旦羣陰伏。齋居百慮空，夢遊如有遇。反聽更能聽，祕祝寧神外。多儀拜殿中，佐靈猶五帝，執事本三宮。象海龍山峻，翻塔藥秀紅。守備嚴講幄，起草聽談叢。夙昔嬉遊並，神仙步武同。吹簫驚燭火，抱法想江楓。已老仍書癖，懷賢愧易東。君王問無擇，留意屬銘工。

羽林通孝經

聖治周方域，儒風暨羽林。一經嚴授業，五孝得潛心。騎獵宸遊簡，嚴廬禁掖深。披文知行在，即事亦宜箴。訓再寧慙晉，專門詎屬參。從茲六郡俗，不羨滿籬金。

寄杭州通判蘇子瞻

海州使君孫巨源，〔原註〕時蘇州通判。潮水三江外，胸山百郡東。專城須聞望，半刺亦才雄。浪海元無岸，吳潮近映中。茵憑那獨異，翰墨自兼工。追昔賢良舉，殊時步武同。百篇傳冠古，半策已全功。咫尺瞻雲袂，回旋著籍通。龍媒流汗血，鳳羽雜鳴鏜。烈士猶難進，清朝各願忠。伏蒲寧曲學，鳴鼓向深衷。物理安閑整，人倫絕發蒙。侯河愁敵筆，敬請作豐隆。

力擠膠西相，廉欺第五公。絕絃迷促軫，折翼創虛弓。臥聞事多病，治中有舊風。從容付丞史，咻嘆及兒童。使者誅求急，王人禮數崇。湯年偏一概，稷御不終窮。高宴延仙伯，閑遊歷梵宮。怒濤翻練白，落日上霞紅。沙鷗能藏蟹，江鳥不慕鴻。五雲瞻碣石，七澤望青楓。瓜戍留廉暖，（原註：音軟，漢書作暖，誤。）茅心憶桂枝。賜環聊袞袞，遺櫟漫忡忡。困學今將落，生涯祇願空。頭風吹過雨，驛雪亂飛蓬。龜死寧還策，鸞棲豈願籠。勞生俱夢寐，有道或瘖聵。絕唱常難和，幽光更待融。知君懷感慨，不獨寄絲桐。

寄梅聖俞江都幾韓持國

直諫多聞友，衣冠領袖賢。平生三選樂，少別四時遷。曲策春山秘，絃歌壁水圓。吳門真養性，委吏故依然。杖履兼閭里，詩文孰後先。風雲多變態，鞭弭屢周旋。清汝流無極，維嵩地少偏。微官非擇取，勝事偶陳前。遲日消基局，殘春賴醉眠。時從謝客詠，不廢遠公禪。吏課輕涓露，官箴恨纒牽。裴糧嗟不遂，回首鎮幽捐。

寄王子直謝師宰

自昔東南美，由來王謝郎。提衡俱射策，繼踵事專場。凡馬驚駘驥，羣蠶下鳳凰。同時冠後進，舉國誦成章。賈子諸王服，蕭生舊友光。青冥看咫尺，雲路更翱翔。

游東寺

籃輿出乘輿，佳客不相遺。水色鳴鵲外，林光倚蓋時。寒餘草初變，風煦柳先知。復閣披襟久，迴廊步履遲。招提應不厭，幽熱重前期。會待花如霰，登臨約自隨。

江漢

江漢雲常武，苗民僕舞階。百蠻時暴桀，終古事威懷。壤穴深潛蟻，山林盛鬬豺。隨處愁瘴霧，吹盡厭昏霾。淫毒皆沙蠹，跳梁自井蛙。幾成分服嶺，垂欲罷朱崖。元帥全軍出，天王太室齊。鑿門資感奮，負羽必誰差。壯氣隨鷗擊，先聲甚雨偕。遊魂蚩爾輩，賈勇泊吾情。略野窮飛鳥，圍城盡析骸。饑啼兒宛轉，怨哭鬼歐哇。破竹餘鋒刃，焚原祇亂階。鯨鯢才足膾，狸狌可須埋。王略過銅柱，天威暢薤街。斗牛光更潤，溟海靜無涯。賈舶盈珠璣，宮娥賤玳玳。拜侯金篆斗，幅士酒如淮。神武千齡協，歡娛萬國諧。告成方歷吉，名嶽望塵柴。

溫湯和王法曹

火井傳夷檄，炎洲記海隅。仙遊空詣絕，方志每多輕。汎濫浮清沼，淵源自奧區。洪鈞從鼓鑪，一氣蕃為墟。烈焰方焚澤，騰波盛蹴珠。沃焦難與並，執熱諒誰須。鼉鼓終當約，鯨鯢會學屠。此中勝鼎鼐，不復待樵蘇。池館他年貴，衣冠萬乘俱。廢興仍在目，惆悵指平蕪。

蔡州城枕汝水，寒日水涸清淺可愛。原父與郡守汎舟川上，甚有佳境，以書垂報，極想勝遊，因形短什。

積水寒收潦，深淵淨見沙。冷光憐玉潔，清淺絕毫差。鷗鳥居相樂，漁樵近有家。濟川新刻木，載石去乘槎。樹影魚鱗密，城陰鶴子斜。餐綠忘向背，頃刻變烟霞。練白翻雲葉，金鈴落日華。照心同不隱，滌慮愛無邪。客醉風吹酒，歸迷斗轉車。林宗昔無暇，范蠡去空賒。鳬鴈晴餘喜，波瀾雪後佳。謝塘芳草夢，依約向無涯。

登東山小魯

（原闕十八行，每行廿一字。）

集英殿觀先帝御容

墮淚不能禁，形庭北望深。壽觴疑在眼，宮漏獨驚心。繪事應神助，天光想下臨。秋毫分萬一，玉色辨侵尋。未悟攀髯遠，如聞展履音。當時萬年木，風動亦蕭森。

王四十監鴻慶宮

沛邑祠原廟，明年啓壽宮。真遊追柱史，吏隱即冥鴻。苑路連修竹，兒歌習大風。海鳥隨步武，笙鶴下虛空。司馬官園令，千秋擢寢中。書成大人賦，夢識白頭翁。北闕廣徐樂，丹砂愧葛洪。帝鄉那可問，相望五雲東。

代魏秀才和

明府敬為政，經綸功已深。無欺禮神意，不擾愛民心。直道容多梗，良時避孔壬。未成宣室召，空賜穎川金。茲日量天聽，方春報雨霖。望謁舒黯黯，笑電趣潏潏。來相誰南畝，歌謠變越吟。和應光燕戶，潤足俟薰琴。久客羞王粲，忘饒學漢陰。鹿門那忍去，留約此江潭。

又和魏秀才

川原惟漢廣，雷雨向春深。望望三農事，悠悠一歲心。月離初曉畢，龍見亦推壬。向夕風翻海，中天電鏖金。農占不騎時，史例足書霖。至治無饑穰，元和獲旱淫。遷鶉殊自喜，倦客獨悲吟。未必魚生釜，聊因酒賁琴。奮身從嫖姚，走馬過雕陰。嘉負封侯骨，棲遲河水潭。

答吳侍郎寄陝府

天王相有三，分陝按徵函。列國依明德，西人盛美談。甘棠元聽訟，綵服自調甘。餘力斯文貴，珍詞萬象含。氣清融渤澥，材絕發樞機。請誦詩三百，先知學召南。

次韻和韓持國雪二十韻

層雲升蒼莽，密雪亂高低。巧綴欺工倖，繁多感計倪。因高宜嶽鎮，善下及塗泥。海變方朝若，天通憶命黎。懸簷垂亂舞，投隙置刀圭。冥頂豪無賴，蛾舒弱易迷。清心還自照，正色故思齊。報曙端成誤，驚春妄問奚。林珍翔鸞鶴，玉氣隨虹蜺。獵野甘燔兔，登川快騰蠅。風回飄柳絮，日暝亂醴醴。蟲篆初難辨，庖羔久未刳。冥鴻愁徑度，饒雀惜單棲。律驗知陽復，天旋測氣躋。浮生共羈旅，外境本空蹄。置酒容高會，論文慰解攜。時從載塗唱，賦為騎妍題。數聽波濤辨，滔滔百仞溪。

詠雪

朔雪三冬暮，同雲萬里間。吳天還質素，長路失幽艱。舞急低仍舉，吹多去復還。增高元稍稍，投隙故閒閒。積雨輪囷滿，飄沙聚玉關。怒濤狂振海，疊嶂坐移山。喜厚猶多積，憎繁詎得閒。旗幟高卷野，塵尾密通關。點綴林芳亂，裝璜石錯斑。戶斜遺尺劍，窗缺置連環。圭壁衣裳會，間閭米粟頒。折筭終不屈，喬樹頓堪攀。執深裁歌扇，珣明發髻鬟。運籌思巧歷，語異叱神姦。凍筆無由捉，強弓不易彎。雁號隨雀替，龍蟄並魚鱗。

故辟威權。陽非勢力。辟冥愁運。促溫煥。愴時懷。吟城通三壤。塗泥泊百盤。眠鷄矜喔喔。宵犬事獨獨。晚足傷騷騷。迷羣失鷙鷙。製書思籀籀。議巧謝倭倭。蚊翼騰空曲。芝英擗野香。藩籬容月魄。軒陛絕人寰。感物徒酸鼻。明心肯汗顏。露肌寒得勝。直指凍成瘕。簫聲風號勁。爐灰火逗殷。獵狂懷塞漠。漁樂記江灣。飲乏枯瓢棄。磨稀右鐵頑。莫欺東郭履。不愧半通綸。

駕幸開寶寺福聖院新閣

帝圖天不極。覺苑日融輝。減〔原註〕音隔劫寧無待。直乘必應機。化城非機斷。檀施自依歸。香象開馳道。珠璣接尚衣。梵音潮海會。阿闍鳳凰飛。清謁通長樂。齋居護御非。雨花交霰雪。燈柱雜煙霏。默冀南山壽。賢公已見幾。〔原註〕音云。幾者。吉之先見。

原父舍人。爰自春坊遷職史氏。未更晦望。旋有新命。增秩諫省。躋榮綸閣。斐然成篇。以伸歡賀。近署銅龍貴。仙山策府遙。由來稱國士。自致必雲霄。太史題凡例。彤庭奉日朝。除書新翰墨。受賜接晨朝。池水通翔鳳。星垣直建杓。汎汎輕濟海。逸御捷凌颿。獻納當宸扆。絲綸發具寮。直詞明黼黻。大冊榮璫瑤。拜舞腰金重。歸來鹿馬調。泥書開鵲板。法駕從雞翹。高輿吟紅藥。珍辭賦洞簫。宮花香永晝。禁漏靜通宵。枝鵲聲何喜。原鶴意自饒。寄言江漢客。無事老漁樵。

和祕閣趙光祿學士臘月夜閣宿見寄

駟宇登巖巖。名卿書作朋。臘殘琪樹雪。夜寂瑣窗燈。交意曾投漆。高談亟引繩。正憐湖海別。況復歲華增。時勇堅無敵。材全問不能。龍淵方出匣。持以喻韓穰。

分題河決東郡

漢郡金堤北。黃河落日東。波濤凝沍氣。翻浪捲長空。鉅野蛟人室。魚山水伯宮。坐嗟山海變。心恐地天通。未就宣防策。深懷夏禹功。何當開嶺首。西注出湖中。

陪馬守蜀山禱雨

丘隴亦以久。舊居先筮從。鳴鶴趁殘夜。觸石會前峰。簫鼓終寂寞。風霆起鬱龍。化工輕瞬息。幽貺振春容。濃深埃塵絕。虛涼灝氣逢。小人思學稼。卽事喜年豐。

彭城集卷十七

七言長律

送王相公

白麻詔出鳳凰池。金節銅符副錫珪。故事周公不之魯。是行山甫亦徂齊。百年禮樂更構杞。萬國車書載狄羆。開闢乾坤容海運。幹回權極寄杓攜。故都形勝餘龍虎。開府文章盛壁奎。列坐諸生親絳帳。縱談禪伯得金篦。四山嵐氣連松梓。二水波濤亂鼓鼙。里老傍車看畫鹿。江靈低首避燃犀。鴻河帶地長餘潤。蟠木開花亦有蹊。雖冶空慙折鉤喙。在鈞仍似落巢泥。苦心刻鵠纔成鵠。卑意函牛祇泊雞。早晚重開丞相閣。爲公羈馬踏沙隄。

和楊褒早春二首

雪色留寒風弄和。新陽淺淺故陰多。池冰漸盡泉初漲。徑草猶微菊未莎。歸鴈聲曾於久客。晴雲意態似妖娥。杖藜窮巷貧非憊。隱几衡門嘯也歌。身外閒愁從撥棄。眼前詩景得遮羅。亦知白髮非春事。老伴相尋奈我何。

少年意氣屬時和，春入青門樂事多。試著青衫迎暖日，閒騎駿馬踏青莎。御風直欲從仙子，奔月猶能及素娥。鴈陂前來瞻鯉，芙蓉園裏去聽歌。舞狂相屬揮如意，醉起馳驅擲巨羅。寄語子雲天祿閣，新書尙白竟如何。

寄齊州李學士并呈蘇密州

濟水由來徹海清，兩州借得水南名。道人頗記離陽曲，〔原註〕濟陰本分縣，可說士猶談歷下兵。碧落羽翰俱失路，白頭章綬偶專城。東秦表海知君重，左輔陪京莫我輕。賓客此邦多長者，〔原註〕漢書云梁多長者。詩書前古聚諸生。不知高密何如彼，試仗西風問子卿。

送王交州

臥聞偏州獨老夫，三年化盡白髭鬚。故人始得班荆語，督府相親剖竹符。舊學翰林君子澤，雄文策府列仙儒。蛟龍莫作池中物，老驥幾爲轅下駒。腰底印章馳傳乘，道傍冠蓋棄關繻。黃金上冢家相樂，文母迎官吏疾驅。甲子可憐同步武，光陰稍覺近桑榆。掛車正爾思前路，舉要由來異壯圖。笑語會須矜此酒，分飛何必待長途。側身東望艱梁甫，猶冀君家有隻龜。

次韻宋職方新脩廳事

事從梁棟拯隳隳，民有餘工庫有財。不待公輸泊王廟，肯論新甫與祖徠。經營結構無遺巧，壯麗宏深要必該。廣砌水平鋪淡碧，應門風過絕纖埃。雲山噴墨文屏合，金獸銜環洞戶開。勢似名聲飛天矯，喜如巢燕到裴徊。陳平社幸非無意，薛惠郵亭信不才。會道曹風如魯衛，牧州元作帝京陪。

再和宋職方

萬緣冥數有興頹，不爲勞民與費財。常怪丘園猶改舊，足令著蔡可知來。黃圖左輔今仍重，甲令名藩此正該。過去英賢聯踵武，幾多能事悉塵埃。傭工匠石三農隙，唾手公堂一旦開。妙選棟梁虹宛轉，觸新廊廡雁徘徊。落成幸有羔羊酒，能賦欣逢錦繡才。衰老專城無異術，祇將勤拙任家陪。

次韻酬李推官

少無風力致雲霄，老寄東藩愧節旄。涉境已憐清濟潤，開門猶喜岱山高。智微黑壤穿珠竅，術異游魚出鼎膏。思古循良深自歎，視身尸素欲何逃。流光去去車馳轂，過事新新海駕濤。屈指家聲歡上客，傾心風什幸詩豪。青春小國饒佳卉，遲日芳樽付濁醪。傾蓋強君留一醉，相看前路約連韜。

答鄭秘丞見寄長韻

鄭公真率故難攀，夙昔相期季孟間。查錦鄉閭嗟拓落，藉糟官局壓清閑。飲腸縱遠危無當，詩句清新玉作環。屢舞自矜能舉袖，少歌誰復顧酡顏。南金不足償茶進，魯酒頻開輸問錢。發竹里儒連束矢，狂僂醉尉欲朝朝。婢勤織紉幾無欲，男飽時書僅有餘。疲馬踏泥如得絆，弱弓支肘不成彎。樵材未恨原中斃，餽邑那知寄百蠻。說將正憐胡越異，問津空復費毛斑。江連楚蜀無窮水，路繞巴渝不盡山。青嶂叫猿寒寂寂，亂泉衝石咽潺潺。有生誰得辭羈旅，良苦遙知冒險艱。高興由來向人盡，尺書仍喜不吾慙。

雨後小園

雨多三迳似荒郊，處處秋陰紫翠交。照水白蓮霜雪朵，參天喬木夕陽梢。池光俯見游魚窟，樓角遙臨宿羽巢。倚杖移時看蟻鬭，操舟綠片試杯膠。懸陰靜色憐甘菊，垣上懸藤識苦匏。老圃不須懷抱喪，野人無事伴誅茅。

五言絕句

終南山

終南際滄海，千里張屏風。落月沈山西，朝陽生嶺東。

火浣壇

天游神不虛，火解形復見。明明學道心，不與劫火變。

許真君祠

舊怪神仙事，燕齊得浪傳。丹青此堂上，想像爲依然。

酒舫

美酒留人飲，乘風縱客槎。秋潭夜深月，春嶼雨餘花。

竹園

黃綠映層阜，蒼翠復春苔。君知愛霜雪，若个是龍材。

寒食後閒歷

後雁來何暮，春風萬里情。江南多燕子，無處覓同聲。

丹井

古井玄泉色，仙人玉鏡寒。照來知骨相，作意就金丹。

初夜

栖雞已登屋，宿羽復歸林。不語聽鐘坐，默默千里心。

郡樓晚坐同陳掾

雲來湖外雨，樓倚樹梢風。不惜清涼意，持將與子同。

人日立春

花勝已宜春，剪綵更爲人。風光今日好，顏貌一時新。

送韓玉汝司封奉使兩浙聞諸公先分題用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字合爲十章章四句

赤驥脫羈羈，軒然視瑤池。公持漢使節，不減逐冠時。三江互東南，波浪浮日光。峽中起奔濤，積鏃僅成塘。吳帆若飛鴻，千里長風生。組練白玉粒，一月來上京。

利橋析秋毫。心計遊無垠。亦有甘棠蔭。蔽若如舊春。
忽爲嚴霜跡。慘戚動秋草。狐狸不足問。豺狼阻橫道。
諸公惜分手。置酒倚名園。長廊蔽修景。畫無車馬喧。
露光洗高花。風力曳垂柳。上客請賦詩。主人起爲壽。
春濃芳菲雜。日夕境氣變。望望橋上烏。去去令人羨。
壯年吳會遊。常有懷遠情。想見瓜步南。草長鶯亂鳴。
驛騎傳梅花。書帖封來禽。何以慰別愁。遲此瑤華音。

花嶼

孤絕池心嶼。高低水面花。若無舟楫到。應似隔仙家。

池上

罷客基仍在。留書卷未終。荷喧知過雨。萍聚見來風。

嘯臺

高臺見百里。長嘯海風生。爲問塵埃耳。能聞鸞鶴聲。

鼎池

仙去遺金鼎。年深認劫灰。憐人何限意。時向鼎池來。

故人謝師厚。劉唐賢淳于先生墓詩于善。謹錄其後。劉石後二年。師厚去世。明年。余過善。謹
驛讀詩悲之。因作淳于墓詩。又題二韻。追悼師厚。平生忘形。善讀莫逆。惟師厚爲然也。

故人墳宿草。翰墨想遺風。善讀知君意。何傷魯武公。

與持國約游環溪。大風不果往。又過曾氏。值主人之病。

人事不如意。出門安可期。終須賞春物。那問主人爲。

蓮池

蓮花水底紅。荷葉岸邊風。五月蟬鳴後。君應愛此中。

東樓

樓前淮水上。遠樹似魚鱗。來帆與去櫓。腸斷倚欄人。

長門曲

凝霜來鳳簪。玉宇開深殿。君恩春風過。那向秋時怨。
君心似明月。月缺應再圓。但令黃河水。到海還上天。

書堂對雪

幽居遠人境。竹柏映吾廬。滿目山林意。今晨散雪初。
積風寒玉折。驚鳥落花餘。定有蕭蕭迹。環林未掃除。

雨後回文

綠水池光冷。青苔砌色寒。竹幽啼鳥亂。庭暗落花殘。
旅舍不寐。作回文四句。
定雲浮黑月。驚風觸巢鳥。暝燈客單癡。短夢恨還曉。

彭城集卷十八

七言絕句

勸道堂

西秦公子樽名里。南楚眞仙漆種園。誰顧世人大笑。偶題勸道志忘言。

初暑馬上

負弩前呼地起塵。炎風烈日正隨人。暫投茅舍支拳坐。却是從前倦客身。
荆扉茅屋水平流。竹簾蒸盤局未收。無用詢他名與姓。忙閒有分不相投。
威孫御叔悉名卿。飲酒何妨傲兩行。未似驅車日當午。敢嫌高士笑勞生。

貝州亂二首

軍書羽騎曉紛紛。兵起清河一日聞。多少衣冠盡塗地。憑高依約見妖氛。
金印他時恩澤侯。專城意氣漢生秋。軍中成敗如翻水。空使明堂野食憂。

自有林亭不種花。總將春色寄鄰家。桃紅梅白須尋得。暮去朝來不算賒。
客舍栽花欲爲主。出門騎馬即天涯。何時置得尋常地。管領春風屬自家。

旅館

滿月還成破鏡飛。流螢清露夜依依。弄兒看織無窮樂。咫尺嵩雲不得歸。
願。看。中。機。

九藥芙蓉

托根不近芙蓉苑。移植猶依瘴癘鄉。並藥連心九相似。看來還使九回腸。
九月吉日。潤上望芙蓉。因尋菊。今說特晚。青藥未作。憮然有懷。
百芳不奈秋風急。唯有芙蓉特拒霜。本以南州積炎德。一爲名誤客殊方。

寄關西兄弟

曉風吹盡淮南雪。昨夜汀洲白芷生。遙想春光西北去。債傳相憶向秦城。

閩閩臺(原註)予所居在宋門城下。城前有平地。可方丈餘。去地一丈以上。每登之
以興遠近兒童。因戲曰閩閩臺。

看雪望春何處好。城腰山腹暫來登。人知容足無餘願。便是章華與九層。
紅日殷殷還暗夜。輕車去去只微塵。老夫獨立聊觀化。驚怪往來無限人。

納涼明教臺

臺上井泉冰冷滑。城隅川色劍光芒。多慙簿領相寬假。全得南風一日涼。

梅雨

梅實初黃暮雨深。寶刀生鏽鏡昏沈。年年卑濕身無病。自覺能勝百鍊金。

隱居三首呈通判庫部

梧上生枝復隔年。白頭傾蓋兩欣然。滿城童子垂髫髮。竹馬羊車戲路邊。
邯鄲度曲盡新聲。稚萼留華稍向榮。珠箔曲鈎遮密坐。瑤臺靜室伴深行。
宮柳飛花暗度春。解愁容貯奈傷神。曼聲試作鷓鴣曲。何必陽關無故人。

新開湖上待潛珠不出。偶書戲孫莘老二首

貝闕藏珠安在哉。九淵深絕若爲媒。風波可畏且歸去。漫道扁舟湖上來。
合浦因人去不還。隨侯未值報恩年。欲憑泉客傳微信。夜久涼風月滿川。

入汜水寄仲儒

沙起河津迷積霧。雲遮晚日怯層山。客行正似擣瘡局。疊馬來過第二關。

新燕

主人恩厚與相依。晝棟危簷晝啓扉。豈是有心希鵲鴈。衆雛成就即歸飛。

出都

王孫遠勺函中困。文叔難妻亭下寒。塵俗豈知湖海士。敝裘羸馬出長安。
致齋太常寺。以杖畫地成二首。

少有閒人訪寂寥。薄雲淡日早春朝。庭花弄藥童生笑。時見東風趁柳條。
杖屨爲筆沙爲紙。閒立庭前試草書。無奈春風猶掣肘。等閒撥亂入衣裾。

寧陵陂

十里孤蒲百頃陂。秋風嫋嫋蕩漣漪。旅遊已信江湖遠。水國猶將畫夢疑。
屈鉤結網老農妻。鼓犢鳴榔舊牧兒。世事誰令桑海變。可憐機穽亦相隨。

長春花

雪霜雨露平分盡。舊紫新紅次第開。自是餘花芳意薄。那知春去不重來。

次子由韻三首

流霞飲過已忘寒。和筆嬌嬌墨色乾。溫室前頭問名木。此身知不誤儒冠。
四朝傳說直臣言。萬事多君與輕軒。重到彤墀揮翰處。想知雲夢一時吞。
華光勸講想天臨。白髮儒先遇主心。仍寄史臣揮直筆。聖謨文思與幾深。

泊淮上

風波縹緲半天下。髮髮蒼蒼一丈夫。惆悵江湖向時月。又來淮浦照橋烏。

久旱作問詩

問雲何意復歸山。應待無心欲占閒。我爲閒多忙折我。勸雲爲雨莫空還。
問風何意掃雲開。本爲虞琴喚汝來。桑麥青乾天不雨。更將何物阜民財。
問山何意及郊農。天欲爲霖不見容。少閉土囊殊嗜虎。也教雲氣得從龍。

遺悶二首

好飲本來身少事。徒歌非是曲彌高。若能全瘼詩書癖。用底聊均筆硯勞。
草荒三徑尋常綠。樹掩雙扉丈尺高。燕語不如鶯語靜。蜂飛猶勝蝶飛勞。

感懷

澤雉呼雌日出飛。林鴉失子夜深啼。勞生未盡無生理。外境移心不得齊。

題館壁

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江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未伏

火流漸近桑榆上。秋氣新從閭闔來。每歲長安猶暑熱。內官相屬賜冰回。

新雁

水生巴峽春始秀。葉下洞庭秋已高。去鴈來鴻多少日。歸人搔首看江濤。

出長蘆口

濟翻驚羽連天白。山疊屏風到海青。客路浮生兩如寄。萬重波裏一浮萍。

秋雪過相國寺

六花飛舞滿長安。古寺樓臺白玉攤。長眉老僧見客語。兩年秋雪就中寒。

女貞花

巴婦能專利丹穴。始皇稱作女懷清。此花即是秦臺種。赤玉燒枝擅美名。

小雨

烈風呼洶震山林。小雨霏微駐薄陰。南畝早苗焦欲死。擬將如許說爲霖。

野次

麥苗出隴漸漸綠。花樹迎風淺淺紅。欲就白楊傾一酌。竟無人可暫相同。

開王深甫下第

驀聽腰纏誤顯。卞子抱璞空歸來。天下何曾識瓊瑤。市人空復向驚駭。

送刁節推歸江南。此君辟孫井州幕府。府罷遂棄官。

長平幕府可張羅。誰見當時賓客多。還有任安如砥柱。故山歸臥恣滂沱。

中軍高韻拂雲霓。世路能將寵辱齊。君去可無離合恨。不應流涕恨睽攜。

獨當世湖西口占。還舟中却寄。

落日回船煙水明。殘霞黯黯共離情。南飛多少江鷺翼。好倩橋烏偏寄聲。

次韻錢四

衰老常嫌帶減圍。那堪俸肉厭征騑。東山仍有周公夢。也恐三年始得歸。

嶽雲亭

四更捧日輪困勢。千里爲霖靈變功。但道無心是真意。任辭幽石起封中。

許州西湖觀音像

孤絕危山碧海濱。天花水月靜無塵。客棹不載支機石。爲見閒遊得度身。

遊俞氏園亭

花外鞦韆柳下門。東城近處辟疆園。樓頭明月終歸去。更爲殘陽盡酒尊。

齊眠

薰風四月樹陰合。無事高眠盡漏長。覺後已疑人世改。起看林影上東牆。

嘲書眠

彭 鴻 集 卷十八

芙蓉池

利名苦厭茲多口。朝市那能盡信書。一枕涼風雲滿目。民謠民訟不關渠。

湖口

風搖羽扇露盈盤。卷卷翻翻欲定難。醉眼波心數有過。水仙傾蓋正相看。

湖口

三日湖雲不肯晴。四山冥晦與川平。繫船汀樹無人語。臥聽波濤湧浪聲。

送傅推官

清溪物色亦消憂。風雨何辭有滯留。定似湖邊釣魚客。一生家事託孤舟。

和丘直講除字韻

武仲高材筆不休。相逢傾蓋復離憂。黃河赤鯀強三尺。他日無煩數畫郵。

斷冰詞

橫經童子一拖綳。擁篲門人爲掃除。遇喜不知稽古力。正憐桑戶欲捐書。

雨後池上

楚客斷冰行苦難。清香愁絕逼人寒。憑君與製水仙操。傳入湘靈寶瑟彈。

過周修撰池

一雨池塘水面平。澗澗明鏡照簷楹。東風忽起垂楊舞。更作荷心萬點聲。

紹興

絕景淹留欲斷年。曉來冰雪漲池泉。盡拈書籍無多子。來問東家亦漫然。

夜坐

季子高談萬乘前。黃金白璧等虛捐。紹興敵盡風霜苦。却憶周南二頃田。

新晴

獨坐吟詩到四更。牆根蟋蟀近牀鳴。涼風閃閃吹燈滅。默坐無言直到明。

次韻和陳五。詠張侍郎小車。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畫夢餘。唯有南風舊相熟。還開門戶又翻書。

桂花

朝陽升空天氣新。荒郊落葉寒紛紛。溪源流潦不可渡。知是蜀山前日雲。

遊環溪

富貴於人疑疾顛。名儒華髮獨蕭然。小車何必邱園事。不記千秋始姓田。

月中丹桂昔誰栽。經歲光華十二回。正似此花多意思。一番紅過一番開。

彭 鴻 集 卷十八

二五二

赤日紅塵幾何來。垂楊綠水眼先開。踏花酌酒到佳處。把釣臨流始此回。
漾漾溪流碧照天。荇絲荷葉小如錢。容易白魚時掛網。插生幽鷺肯回船。

向景亭

四野川原多秀色。非因向著不能知。置亭高爽時來望。自此風光更屬誰。

雨後東園

雨後重來春更深。梅花似雪柳如金。青天白日燕雀靜。杳杳歸鴻風外音。

登請降三首

漢軍跡疊疊通走。漢使約降疊疊首。天威若日照四海。殺人得賊亦何有。
官軍萬人宿山下。百姓避兵多曠野。秋來雨足荆棘生。鄰里無復歸耕者。
縣官斬敵予金帛。健兒見賞不見賊。聞道殺人多老農。至今過客猶悽惻。

自古

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驕幸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萬頭。
漢約無功不得侯。森森惡少誓爲謀。却令驕主輕人命。奴僕行師海北頭。

龍山

西城門外龍山路。乘興來遊不厭頻。後日重陽須一醉。青松繫馬菊留人。

果園巷訪楊寺丞

果園巷訪楊寺丞。原野果園。本高氏遊宴所。

考試畢登銓樓

春雲浪浪日微光。雙闕重門雙建章。不上樓來知幾日。滿城無算柳梢黃。

登樓

城外園林非一主。春風總總爲開花。遊蜂路熟隨人眼。過盡南家與北家。

陳州雜詠

歷說諸侯七十餘。絕纒桑落尙歡娛。不容而後知君子。方笑南冠駕乘駒。
鄭莊推士古無倫。置驛諸郊日日新。去病魏公俱改節。一生惆悵杜陵人。
固安功次異蕭陳。深怪材官亦致身。高臥閉窗天下口。不憂聖主責愚臣。

黃橙寄黃翁

江南碧樹映霜秋。丹實清香破客愁。常恨忌辛消俗口。爲評獨憶詔齊州。

將過孔處士莊

將過孔處士莊。聞處士往許昌。不果往。

鹿門隱士

鹿門隱士肯浪出。荷蓑丈人行不遲。朝陽臺雨霽復晴。香山無路雲重重。

和原甫謁武信殿

紫氣東迎太一星。翠華飛御獵回中。玄女授符開上策。河宗獻寶告成功。
顧惜前籌敢決疑。輪回天地登當時。舊傳太尉條侯策。今見宣王六月時。

望廬山

蒼山去郭三十里。日暮雲收獨立時。應是塵埃能眯眼。幾人曾有望山詩。

次韻和王待制絕句

病軀何處識君恩。臥地無令四體勤。客語舍人詩句好。幾將筆硯一時焚。
無年何日蘇凋瘵。死市空嗟費杖筇。舊尹告新應有意。若爲閒暇得遊嬉。
蔡邕倒屣貴公子。阮籍清談林下游。人事差池不如古。祇將朱墨繼爲州。

寄韓玉汝待制

南雲不到飛狐口。朔雪來從黑馬門。仗節仍煩監空使。乘機徑取濁河源。
嫺姚不復顧家爲。山謂東山久未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曾有光輝。

秋盡野次

丹椒結子菊花黃。山路秋高草木香。日出鷄鳴下喬樹。人來犬吠透疎篁。
湖水彌天未覺秋。暫辭鞍馬寄扁舟。菰蒲無禁魚無稅。誰似溪翁得自由。

彭城集卷十九

制誥

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軍彭州刺史克顯。可遷郡國總使制。

考課之法。周之外朝。公族支屬。以親授祿。非取勳民之效。而被陟明之典。我朝停敘之恩。是其爲大矣。某
進列環衛。兼領郡符。積其歲月之勞。加以圓練之號。宜思自修。以稱成命。

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鄆州團練使仲真。可遷郡防禦使。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
某。可敘復遷郡團練使制。

江夏王宗室之英。地近屬尊。茲而遺言後嗣。爲念朝廷方以停敘興治。哀榮並施。爾等率承嚴訓。皆習謙
冲。遙遷寵榮。以示優渥。仲真進秩一等團練使。仲某其思罔愆。復益勉勵。毋墜休命。

皇兄右武衛大將軍普州刺史士範。可遷郡團練使制。

朝廷隆親親之愛。戚疎莫不受位。緣賢賢之義。勳奮咸使進秩。停敘之典。有自來矣。具官某地。聯具遷。屬
居則友。身修足以無過。家治是以爲政。內參環衛。外領州團。十稔于茲。三秩維敘。俾假使職之重。遷居團

練之雄。幕府如初。符章加峻。益思恪慎。以若寵光。

皇兄右武衛大將軍常州刺史令琮。可依前右武衛大將軍遙郡團練使制。

環尹大將軍之幕府。郡將二千石之符節。是爲榮寵。實待材用。國家崇悼。之典。隆甚過之愛。不憚高爵。而貴公族。至于歲久。仍以課選。是其親親源源之美。異于前古矣。惟令琮。謹身無曠。有足稱者。因宿衛之舊。守增國練之峻。祇服休命。毋忘恭恪。

朝散郎集賢校理崔公度。可兵部郎官制。

憑熊分虎。外則連城之寵。含香握蘭。內則建禮之直。皆以材選。是爲美仕。某文行自將。勢伐夙著。出守千里。既有成最。入司五兵。實副遺東。祇服休寵。益勵恪居。

戶部員外郎劉昱。可戶部郎官制。

臺郎之選。朝所慎重。雖甚清望。猶以州郡爲其資。所以均內外之任。而示以民事爲先也。爾以材敏。最聯職省。部有司第其閑閑。當爲牧守。正爾郎秩。以示漸進。位著祿饒。悉加于舊。祇服光寵。益崇職業。

皇伯右武衛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叔。兼防禦使制。

公族之恩。殊於外朝。高爵重祿。不待兵戎之績。陟明進秩。仍以歲月之務。我朝悼敘之美。適于前古。爾持身無過。久次當遷。進加親衛之右。不移環衛之重。膺是休渥。毋忘恪修。

皇伯右金吾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仲革。皇伯右金吾衛大將軍開州防禦使仲治。可並正任防

禦使制。

國家縣祖廟之慶。廣公族之恩。雖不治民。隆其爵秩。至于積日。兼爲閑閑。爾等皆以近屬。齒于顯位。備執金環尹之列。領剖符外親之寄。謹身無曠。馴行有聞。宜豫陟明。用瞻結綬。因其舊治。遂爾爲真。惟此寵光。奚以報効。貴而能降。滿焉不溢。勿渝素心。對越休命。

皇伯右金吾衛大將軍坊州防禦使世程。可正任防禦使制。

執金環衛之列。防禦守帥之貴。崇是品秩。以待材用。汝磐石之宗。萬萬攸庇。專膺寵數。允協悼敘。仍以年勞。復從吏課。公族之恩。秩邁前世。然非修身慎行。遠於咎戾。何以保茲祿位。而進豫陟明。連城之廣。正任爲重。恩稱殊渥。益自勉勵。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仲汾。新州防禦使仲愛。並可正任防禦使制。

朝廷推親親之愛。厚於公族。故不憚高爵重祿。雖無殊功成效。猶使之臨等。循級而進也。然非馴行悼謹。素守堅正。亦何以綿歷歲月。無所玷缺。考績之際。姑有以藉口矣。爾等皆以近屬。驟膺寵數。環衛大將軍之班。列郡防禦使之號。既衆之矣。復以年勞。進爲正任。國恩隆厚。屬籍光顯。宜思恪慎。以永終譽。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仲郵。可右武衛大將軍遙郡防禦使制。

內參環衛。外領使符。名實兼副。寵祿輝赫。朝廷所以待材用之宅。而公族緣親親而處之。仍以汎恩。得與外朝比例。此其博悼敘廣。愛之至也。具官某地居近屬。身有嘉稱。聯門衛之幕府。總羣舒之團結。綠飛龍

之在御。當進爵以均慶。遠羅親憂。弗俟恩錫。既終達禮。宜申前令。更右武之貴秩。增親衛之重權。懋服光華。益思恪慎。

皇兄故右監門衛大將軍令翺。可贈博州防禦使制。

傳云。親親以睦。治族之道。生則致其愛。沒則同其哀。豐祿重爵。厚其生者也。愍冊襚服。飾其終者也。朝廷之恩備矣。有司之事舉矣。皇兄某地居近屬。身有馴行。奄至不淑。良用傷悼。假使慶之美號。爲填戶之餘榮。魂其有知。歆此殊寵。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環州刺史叔。可遙郡團練使。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驤。可授大將軍制。

百官奉事。由功實以爲資。公族論恩。在久次則當遷敘。此朝廷治內外之法。本忠厚之意也。具官叔。天潢之別。漸漬德潤。麟趾之世。信厚有取。備官環衛。兼刺名郡。既積年勞。宜加爵秩。假雄稱於團結。資威望於使節。勉服光寵。益圖名節。仲驤備官環衛。貴視命卿。既積年勞。宜加爵秩。不移幕府之號。姑假元帥之寵。勉服休命。益圖名節。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滁州團練使仲默。可遙郡防禦使。皇叔右監門率府率仲球。可右千牛衛

將軍制。

公族之恩。咸疎有敘。存著賞延之典。沒隆卹後之儀。以乃父遺願而有言。於諸子親露而爲請。因從加秩。以慰泉下。奔駒過隙。既就外除。維昨疏榮。肇推新命。咸思恪慎。以報義方。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的。可右武衛大將軍遙郡刺史。皇叔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仲戴。可小將

軍制。

朕續嗣昌業。羣臣列位。小大之臣。莫不受賜。矧其屬在公族。可使後於庶姓。而爾等皆以親憂。弗俟成命。既給達禮。宜申前寵。或進躋武衛。而領郡符。或升列環尹。而備幕府。敬服異數。益修善行。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袁州刺史仲遠。可遙郡團練使。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叔。可遙郡刺史制。

吾以材能賦爵。而宗室以戚屬處位。吾以功事課吏。而公族以年勞計最。治親之禮。異於外朝。所以崇悼敘之典。厚而勿薄。雖然。宗子之能畏慎無過。其亦有信厚之風。蒙被寵數。不爲濫矣。仲遠備位環尹。外領州符。稍加團結之名。以示遷擢之次。叔羅備位環尹。既開幕府。稍假左符之重。以示專城之貴。祇服休命。毋怠恪居。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出土藩。令括捐之士。可並遙郡刺史。右千牛衛將軍仲。可右監門衛大

將軍制。

時云振振公族。夫能學問以知古。文采以見志。則可謂有信厚之風。習爲善之樂矣。爾等咸以經術待試。有司銓能呈。率有可取。嘉其志奮。榮之佚。安備素之業。宜有甄賞。以示旌別。進秩加等。是謂休寵。益勵操守。毋怠初心。

承議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可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葉祖洽。可禮部郎中制。

六曹屬郎朝之精選。號曰頭司。尤爲重任。奉官之掌邦禮。新父之主戎事。決非美材。曷當選東。以均祖治。器識宏茂。文采瞻麗。或格職風憲。或收譽臺妙。宜有峻遷。以副衆望。論其初試。始被提擢之寵。終此久次。益見應星之貴。勉修職業。毋負渥恩。

金部郎中范錡。可京東轉運副使。京東轉運副使。可金部郎中制。

朝廷經費調度。金穀爲重。內則文昌地官之屬。外則漕臺使者之任。非其深思敏智。不足以當吾懷選。以某久更吏職。綽著能譽。惟此司存。雖有中外之別。至其職業。非復劇易之判。易地而處。陳力就列。益圖善最。以副民望。

兵部郎中杜常。可光祿少卿。祠部郎中向宗旦。可兵部郎中。太常丞賈易。可祠部郎中制。

六曹九寺。所以挈綱目。蓋舉庶務。朝廷資以爲治者也。屬郎卿貳。是爲妙選。有以久次增敘。或察良材。初試。吾所簡閱。未嘗輕付。常風格幹濟。陳力維舊。宗旦樞機周密。應務敏達。易儒學修明。士論稱述。此其在官。皆有休譽。進而用之。吾何愛焉。武部掌兵伍之符。祠曹主中外之祀事。光祿之任。尤爲繁夥。非若漢代謹門戶之禁而已。其惟恪恭勤勩。可以稱職。汝其勉之。

水部郎中王錡。可濟州都水監丞。領可水部郎中制。

臺郎重選。郡守優寄。朝廷待材用之宅。兼仕宦之美。是皆雍容內外之望。用爲更互出入之地。以聘効官。文昌既歷歲月。俾分符竹。往臨鉅野。以瞻領護。都水丞事修舉。進升省闕。仍任起曹。勉副茂恩。力圖來效。

朝散郎守兵部郎中程博文。可太府少卿。承議郎陳次升。可兵部郎中制。

太府主貨賄之藏。司其出納。夏官主五兵之要。護其符籍。貳卿副郎。皆精選也。以博文綿歷省闕。綽著士望。以次升臨按淮甸。克宜使指。並用登進。以據材略。夫其屬惟月之班。聯應星之象。爲寵多矣。爾其勉之。

朝散大夫權知曹州王憲詔。可衛尉少卿。朝奉大夫駕部郎中張修。可鴻臚少卿。朝散郎蘇注。可司封郎中。承議郎太常丞周秩。可駕部員外郎制。

中都列官。皆有分職。地崇望高者。卿寺郎曹也。非其美材。未嘗輕授。以某等持身端直。臨事詳敏。外典州郡。內更臺閣。久次成效。皆有可紀。是用遞加寵進。以極智略。或飲貳惟月。或上應列星。至于副郎。並爲茂選。敬副寵光。致懋職業。

前河北提刑王端。可將作少監。新差通判瀛州李敦頤。可軍器監丞制。

百工之事。率于二監。將作謹於機衡。軍器嚴於補綴。非有程不可以稽其勤惰。非精心不可以見其功。監命官之重。從可知矣。以某刺舉時常。以某會計明審。推其有餘。允宜繁使。或丞或貳。實皆寵命。勉力自強。以副推擇。

承議郎光祿寺丞王念。可太常博士。宣德郎呂由庚。可光祿寺丞。承奉郎王旂。可太常寺太祝制。九卿之屬。効職聲殷。皆朝廷之精選。而養材待用之地也。以念學術通敏。究知古今。使爲博士。可以綜練禮文。以由庚持身謹飭。紹其家世。使丞光祿。可以欣助卿事。以旂幼壯好學。傳其父書。使爲祝官。可以陳

信正辭。並承休命。所恩圖報。

朝議大夫充集賢院校理諸王府翊善王汾。可中散大夫直龍圖閣。依舊制。大夫以上。皆高爵也。至于中散。品秩益崇。祿位益厚。吾所以待材庸之士。其能自致此者鮮焉。以汾敏學多聞。內行兢兢。縣歷詞館。久次王府。有以自守。事常裕如。考課當選。俾從明陟。昔子雲叔夜。皆在此官。貼延閣通直之選。仍舊郎置體之舊。祇服休寵。益思恪居。

左司諫朱光庭。可左司員外郎。右司諫王觀。可右司員外郎制。

朝廷開直言之路。延諫爭之臣。其能愛君主於信厚。論事識其大體。不爲苛察。以取聲譽。而補益之效。然可見。宜有褒崇。以顯尤異。惟觀學問端邁。臨事屢斷。惟光庭氣宇惇重。見義不回。並列二省。有光七列。文昌之爲政本。都司之有屬郎。尤思得人。以齊衆務。俾從遷秩。復使効才。

新差京東轉運判官張景先。可權發遣河北轉運判官。京東西路提刑胡宗回。可京東轉運副使制。

朝廷之任官。必于其事。乃可求其稱職。爲其達民情之薄厚。審吏材之高下。而其舉措時當。續用有敘也。以宗回詳按庶獄。表率一路。既有成效。益宜重任。俾持綽之權。用謹金穀之賦。今河流未復。隄防方興。商度功利。實賴智略。惟景先。前在都水。陳力有謀。復付北道。仍式漕事。慎簡之意。夫豈易哉。各務悉心。以副休寵。

朝請郎權發遣宣州周之純。可廣東提刑。朝奉郎新差福建運副張修。可宣州朝請郎權江江西運判王祖道。可福建運判。朝請郎淮南西路提刑蘇解。可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朝請大夫江東轉運副使李莘。可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制。

商度金穀之盈虛。詳按獄岸之中失。使者之任。朝廷慎選。蓋所謂將王命而明邦國者否者矣。爾等咸以幹力。屢更繁使。寄之百城之富。一道之寄。或以初試銳精來效。或以易地習慣成事。悉堅乃心。廣集善譽。惟修擢自省郎。出總臨越。疾病自上。阻勉勿任。假其左符。足資臥治。江南諸郡。宣城爲大。敬服休命。知其厚恩。

朝請郎行太常博士辛驥。可太常寺丞。奉議郎權判登聞鼓院劉唐老。可太常博士制。

太常禮樂之司。博士議論所自。參訂今古。折衷內外。非宿儒成學。不足以居。以應泊唐老。文采質性。見稱摺紳。和而不流。毅而不固。是用擢遷秩宗之列。專主曲盡之業。勉服休寵。益圖善最。

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孔平仲。可秘書丞。姚勗。可太常博士制。

祕書圖籍之府。率常禮樂之司。國家以待碩儒之士。而養育其材。非夫博辨通識。溫恭守義。未嘗得而居之。爾等咸以德藝。見稱摺紳。餘能授官。實宜其任。易地而處。亦爲允稱。勉自崇勵。以副光寵。

兩浙運判葉仲。可權發遣轉運副使。朝散郎鞠承之。可權發遣兩浙運判官制。總率一道。澄察百吏。金穀之繁夥。獄訟之紛難。非精心不能盡物。非強力不能輯事。惟仲率使二浙。綽著

能效不有旌擢。曷以示勸。稍正官號。以重權委。惟承之幹力強濟。心術開敏。可以佐伸。究其智略。同寅協恭。夙夜職業。無愆前功。益收來效。

新差知越州張詢。可福建轉運副使。新除開封府推官田子諒。可河北西路提刑。廣東轉運判官毛漸。可湖北轉運判官制。

宣力四方。爲上耳目。使者之任也。金鼓功名之會繁。獄岸鞠職之大小。非有敏智。孰堪劇治。以某等既更歷試。皆有稱譽。並假節傳。往明若否。夙夜匪懈。以副寵數。

太府少卿王子淵。可權京西轉運使。知北外都水丞公事張景先。可京東轉運判官制。陪京之地。東西二道。連城百十生齒。鉅萬而民俗有齊魯楚鄭之別。物產兼桑麻魚稻之殊。賦稅之入。多寡不類。有司總其經費。均其移用。儉無乏。富或羨餘。則不孤委寄。而稱良使者矣。爾等皆以幹力久更。

器使是用。並假傳車。各當一路。其亦悉心徇公。以集課最。夫東人經水潦饑饉之害。必厚其粒食。西方有舊符追捕之餘。宜絕其耕肆。欽哉。惟時。毋忝休命。

宜德郎范鉞。可知太康縣制。

宰字之職。風化所從。在漢則三輔異選。於唐則兩畿爲重。今之句服。亦當慎簡。以爾智術有餘。足任治劇。付茲民社。密運聲教。承流所以宣布。有善易於上聞。其勉之哉。毋舍勤恪。

朝奉郎吳沛。可知開封府考城縣制。

邦畿千里。郡國之首。縣令一同。子男之政。然王澤所布。莫近於京畿。所向莫親於宰字。是以銅墨之寄。詔除惟重。爾以幹舉。粵曆妙選。其克精心慎事。平獄察訟。夙夜無怠。以集課最。

通直郎孫述。可知開封府長垣縣制。

王畿千里。縣邑基布。北道之出。長垣居首。冠蓋走集。使客踵繁。銅墨之寄。擇材匪輕。用汝充選。思所稱職。毋怠毋忽。以協民譽。

承議郎張亞之。可知開封府祥符縣制。

東畿屬縣十餘。二亦居其首。所以扶助尹正。敦厚風化。令事重矣。今以付某。昔陸雲在浚儀。民爲立生祠。雲文士也。而惠及此。汝將勉之乎。

奉議郎新差後書領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章顯。可知開封府尉氏縣制。

畿內諸縣。古稱三輔之劇也。兵屯所在。尤號難治。以某久更宰字。習知民務。擢而用之。宜有顯效。思自奮勵。以副推擇。

河北運副唐義問。可河東運副。兵部郎中程博文。可河北提刑制。

朔河之壤。晉魏爲大。使者之任。耳目攸繁。九賦所充。予以給邦用。五刑所蔽。在乎折民情。故將漕之寄。察獄之官。朝所慎選。人匪輕授。以義問廉宜。使指居積民譽。以博文內佐。浩穰夙效材敏。是宜並假四封之傳。往治百城之富。足食足兵。下無愁歎。庶獄庶慎。法如畫一。乃爲稱職。汝敬之哉。

權提點兩浙刑獄公事朝請大夫張安上。可湖北轉運副使。權知潤州朝散郎楊傑。可兩浙提刑制。

朝廷疆宇闊遠。所以存恤幽隱。耳目之寄。付之使者。惟與利除害于民務。決平申枉于岸訟。吾甚重之。未嘗輕授。以安上幹力強固。智慮開敏。荆楚之區。襟帶蠻徽。足食足兵。漕事實繁。以傑儒學自修。心術愈壯。三江之濱。民俗輕揚。庶獄庶慎。中興具存。並付傳車之寵。以當外臺之選。思其恪居。副此任遇。

翰林醫官殿中省尙藥奉御李永昌。可權場使。西綾錦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殿中省尙藥奉御卓順之。可軍器庫使。翰林醫官殿中省尙藥奉御史晉中。可直翰林醫官局。翰林醫官班漢卿。可尙藥奉御制。

執技事上。莫貴于醫。惟其精心慎慮。以輔其術。則可以動無不察。期于十全矣。爾等尙勞殿省。陳力既久。功效顯著。由是道也。宜加遷敘。以示褒進。祇服休寵。無怠素志。

朝散郎右司郎中杜紱。可大理卿制。

哀矜庶獄。明清單辭。所以一萬民之情。蓋不出三尺之律。必得忠信之長。明辨之士。使之亭疑決平。可以弼教輔治矣。具官某稟性通敏。用心精詳。能傳家學。頗得法意。閱問所載。確識爲多。宜付棘寺之治。且正月卿之秩。服我光寵。思所報効。不犯于有司。雖非兩力之所及。自以爲不寬。庶乎古賢之可學耳。

大理少卿李鳴復。除大理卿制。

朕近觀勅令所編類舊典。我孝祖宣筆。逐事點勘。增修刪改。曲當情法。於恤刑之條。尤加詳焉。企慕不已。因親制以示輕用。徒刑之戒。廷尉天下平。可不選擇。爾表于西州。儀于王朝。心夷氣舒。藹然君子長者之風。適者俘縶之獄。咨爾聽之。簡稽得情。弊成以宥。而朕好生之德。被于窮隸之徒。達于窮髮之北。良用嘉歎。晉躋九列。帥屬棘廷。使四方司政典獄。咸知朕欽恤之意。念之哉。刑期無刑。以長我王國。

權知原路兵馬鈐轄皇城使萬州團練使張之傑。可轉兩資西上閣門使制。

料敵制勝。懾威伐謀。行陣之功。雖貴其謀。鎮守之重。實資其德。懋賞所及。美秩奚優。具官某勇鸞經人。寬裕得士。躬履戎行。分守私壘。近者先人犯順。邊馬盆入。統帥部伍。猛銳奮奮。完固城壁。安堵無驚。深得治戎之要。宜膺獎誨之賞。上閣之職。使聯維重。祇服休寵。益自勉勵。

朝散大夫韓宗師。可衛尉少卿制。

九寺輔治。長貳維貴。地崇望重。朝有定秩。雖事務差簡。而材者是處。以爾率身謹慎。隨事銳敏。門庭之養。稱於士夫。治可移官。于何不濟。以是命汝。貳於衛尉。祇服訓詞。亟成職業。

前江西提刑宋彭年。可司農少卿制。

朝廷試吏於邦外。用材於郡內。以其效智於彼者已信。則其宜力于此無忝。爾往者詳刑奉使。既結成。稍進卿列。俾貳大農。督視倉庾。謹察會計。惟其勤恪無怠。小大必周。則爲稱職。而報矣。爾懷之哉。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葉均。可太府卿制。

傳稱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區區小邦用人若是。況吾九寺之重乎。具官某心術通敏。儒學兼劭。早列詞館。出試政事。持節剖符。縣歷斯久。率有可紀。是謂老成。宜進惟月之班。以觀竭節之效。勉務強力。不孤寵遇。

京東轉運副使李杲可太府少卿制。

表率一選。副貳九列。皆朝廷之精選。亦稱紳之美仕。授賞之際。易嘗輕哉。爾素以吏幹見稱。士論將漕之。久終更宜代。惟太府之繁會。實中都之要劇。進聯惟月。益行來效。

奉議郎管勾機宜文字魏璋可團練使制。

師旅之行。將帥以其精銳陳力于外。幕府以其文墨論議于內。至于成功。皆當懋賞。今西師告捷。爾豫有勞。俾進秩敘。以示旌勸。祗服休命。益思來效。

善官皇城使簡州刺史若沮沒移可通都團練使制。

軍旅西出。將帥盡力。深入深阻。蕩覆部落。焚燒橋梁。斷絕要路。爾預當隊伍。克奮精銳。上功計獲。足爲戰多。宜加懋賞。以示勸獎。增團結之寵名。仍使聯之美號。祗服光寵。思所報效。

宣政使嘉州刺史內侍省右班副都知劉有方可通都團練使制。

出入禁闕。宣布內令。樞機周密。是其職業。夙夜匪懈。見其智慮。歲月之久。始終如一。第其優最。宜有遷擢。增團結之美名。壯使聯之重望。祗服優渥。益思報效。

皇叔武衛大將軍磁州刺史叔離等並可通都團練使制。

環尹之貴。拱衛天居。開大將軍之幕府。可謂盛矣。而又外領州符。兼總使節。徒以公族。俾敘之愛。得用歲月之久而授之國恩。隆厚。思所報稱。

試太學正葉漢可瀘州防禦推官監蘇州糧納倉彭汝霖可並太學博士太學錄李格非可太學

正真定府真定縣主簿盧新可太學錄制。

太學實士之關。博士正錄。皆師表之任也。非其經術修明。內行峻潔。不足以當是選。爾等籍甚士林。或已試庠序。並從遷擢。以究職業。

太史局直長許孝恭可太史局丞制。

陰陽之說。拘而多忌。拘則災祥之辨。不可不究。忌則時日之異。不可不避。爾執技從事。自信其術。魏王之葬。指言其失。不墮師法。能屈衆論。嘉其守官。俾從增秩。

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宗隱男仲猷等可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制。

公族之子。屬近愛至。未及有知。膺受光寵。非以祖廟之隆。慶朝家之尊。敘耶。副率之貴。是惟近籍。斷身戒事。以就長立。

彭城集卷二十

制誥

吏部尚書蘇頌等可並兼侍讀制。

朕惟聖王之要道。天下之義理。著於竹帛之編。傳於師儒之論。所以正身安人。其術廣矣。誠得直亮正固。匪躬之士。敷釋爾說。日陳於前。其爲益者。豈小補哉。以某幼壯好學。耆老成德。以某天機深遠。心術博通。皆文足以輔治。辨足以周物。宜備金華之選。以昭虎門之嚴。咸務勳勳。用副虛佇。

宜德郎劉榮可秘書省正字制。

學問修於身。而朋友稱之士之美致也。爾効智太學。師帥國子。而近臣交口譽之。其必有以信於士大夫矣。爾臺屬官。吾以養育賢士。茲爲清遠。今以昇汝。毋忘初心。以永終譽。

皇叔祖故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宗瑗可贈太師追封崇王制。

悼敘之恩。蓋本於公族。尚德之選。亦通於外朝。哀榮並施。隆殺有等。地尊而屬近。禮備而位顯矣。具官某體聯趾之德厚。居磐石之宗強。好禮而身修。雖曰未學。必謂之學。用嚴而家治。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固已

表儀宗室，光顯本朝，奚修遠之未央，而朝露之遽及，惻焉傷悼，何情如之。稱情以文，崇貴典典，龍衰隨服，維師是以絕班，金路啓封，非劉未嘗昨土，併疏異數，以光寵，冀其有知，歎此休命。

皇兄故右金吾衛大將軍單州防禦使令儀可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王制
睦族之道，莫不欲其貴富，追遠之義，又當均其存歿，眷予近屬，宜有加等，具官某賦性淳篤，治身謹卓，協麟趾振振之美，花萼藹綿綿之盛，內列環衛，外領使符，無祿早世，吾甚悼之，俾崇卹典，以示悼敘，戎幕廉車之留後，連城大郡之封王，是謂豐恩，足光逝魄。

故禮泉觀使武泰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朱伯材特追封恩平郡王制
保姓受氏，享有死生哀榮之隆，節惠登名，相其春秋窳窳之事，匪我近戚，則維勳勞，具官某生於高明，輔以禮樂，小心而畏義，強志而婉容，用能維有歷年，不失舊物，朕嘗言先後，追正儼極之尊，永念繼文，嘉乃有子，推原厥初，率圖王封，適契朕志，是用受茲青社，壯威命於元戎，賜爾公圭，享鎮撫之靈，與此異數，光于九原，匪予爾私，其服朕命。

大理少卿杜純可侍御史制

風憲之任，總於中司，中司之貳，聯於御史，是其繩愆糾謬，舉直措枉，惟不吐剛不茹柔者，乃充其選焉。具官某賦性端直，臨義專固，論法得簡稽之要，詳刑協哀矜之中，使之當白筆之任，居正色之地，必去邪不疑，惟力是視，推擇詳慎，報稱實難，益務恪修，以副虛佇。

右司員外郎王觀可侍御史制

朝廷風憲，付之臺率，而侍御史爲之佐焉，吾欲得直清而信道，忠厚而知體，耳目元首，繩墨衆材，當是選者，吾其慎之，具官某學敏才優，忠勁有立，前在諫省，屢進謫言，亟易都司，仍有令譽，是宜授多冠之重，居霜臺之貳，夫繩違糾繆，劇上率下，貴以義動而不求苟勝，務於心說而勿爲朋進，戒之慎之，以副虛佇。

秘書監張問除給事中制

左右侍從之臣，率皆謹直輔上者也，而給事中復以職正違失爲職，夫諫非通達，則觀物無節，器非宏厚，則守善不同，居是選者，其亦難矣，具官某學術淵通，幹力強濟，歷職中外，敏懇不怠，其譽已試，所至可紀，白首壹節，誠心無貳，宜其備顧問於青瑣，謹獻納於東臺，庶幾羔羊素絲之美，直諒多聞之益，副吾旁求爾其慎哉。

監察御史韓川上官均可殿中侍御史制

執法憲府，繩愆在位，言履上而忠一無二，氣逾勁而溫厚不剛，可謂有司直之風，靖恭爾位者矣，遷秩殿中，實崇位望，益堅素守，采著來效。

祠部員外郎霍思可殿中侍御史制

御史之職，皆耳目之寄，至於殿中，地益顯近，今吾觀有司，以資養用人，爲其已試則臨時不苟，老成則實義有準，庶乎繩愆糾繆，出於中正耳，以爾前在憲府，既有嘉聞，比歷他任，亦克永譽，而近臣之言，尙其勤

直，復正中臺之秩，以當白筆之任，勉力周務，毋怠而志。

秘書省校書郎盛次仲可集賢校理依舊制

圖書所藏，聚于中秘，校讎之官，既爲精選，仍以歲月課最，陞於麗正，儒林之榮，莫與爲比，惟敏智敦學，可以稱之，以某效官治已，士友所稱，擢茲寵命，益思勤恪。

朝請郎王彭年可監察御史制

百官皆以職事奉上，而御史以執法爲稱，法者，貴於當義而果，平而不回，廣是選者，其亦難矣，吾詔臺率舉其屬，憲臣覺等以爾來上，吾樂得材良而試之，又以觀近臣之能慎守職業，毋孤任遇。

御史臺檢法官楊康國可監察御史制

風憲之任，寄于中司，使之升萬御史，是爲故事，傳曰舉而所知，其素在僚屬，朝夕從事，視其所以，察其所安，夫何度哉，用之不疑，惟繩直之地，白黑所判，公則生明，強則無撓，勉思恪居，以新休譽。

朝奉郎充集賢校理趙挺之等可監察御史制

憲度者，朝廷所以爲治也，犯之則爲壞法，御史得而糾之，法正則主尊，節義者，人臣所以事上也，失之則爲悖德，御史得而察之，德修則俗厚，耳目之官，紀綱之最，慎選所屬，莫如御史，爾等以力學自立，藏器待用，士友歸其美譽，有司推爲舉首，風憲之任，我其試哉，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書云：無虐憚獨，而畏高明，本忠厚而輔義，毋刻覈而取譽，是爲稱職，其戒之哉。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叔過故所生母董氏可縣太君制

宗祀之慶，推顯以及幽廣，惠也，貴其子以及所生，厚本也，矧公族近屬，職在環衛，慰其反哺之心，錫以漏泉之澤，名城大邑，疏爲湯沐，黃壤有知，歎此殊渥。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香故父所生母和氏可安吉縣太君制

公族內宗，咸有爵秩，而士香念及父之所生，求得追實，願以養之，賜邑，移爲湯沐，察其用心，有足嘉者，特疏縣封，以光泉壤。

鄆州東阿縣尉孫彥卿母宋氏封壽縣太君制

黃髮兒齒，壽考之隆，天之所以福壽德善也，吾聞聖人後天而奉天時，故吾於耄耋老率加禮焉，至於九十者加以爵號，恩之至也，爾年齡應格，而子方小官，今疏大邑，取其令名，以昭逢辰之慶，亦廣婦類之祉，服我休寵，益修母訓。

給事中顧臨可刑部侍郎制

明辨惟良，所以折獄也，哀矜勿喜，所以察情也，合是二者，乃刑邦教，非夫忠信之長，曷能稱其職，濟吾事乎，具官某志慮開爽，學術通敏，見義勇於有爲，立身果于自信，試吏非一，成效已著，是宜付秋官貳卿之選，當尙書政本之重，其克盡心廣裕，用究刑成之美，無或便文俯仰，而致杜絕之咎，祗服寵命，以底休譽。

龍圖閣直學士蘇延慶除工部侍郎制

朕以尚書總攝天下之務。而六曹之副。地峻望崇。自非材略優裕。事業已試者。未嘗輕授也。具官某。質性通敏。智術宏瞻。頃自先帝。驟膺器使。贊書出命。薦歷外內。贊戎分關。率在西北。文武兼允。聲聞遠効。使之當一官之貳。居四命之峻。其有餘裕。曷曰弗宜。因龍馬之舊秩。進多卿之近列。勉服光寵。終餐夙夜。

皇叔故成德荆南等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與定尹兼江陵尹荆王顏可贈太師尚書令荊州徐州牧改封魏王制

春秋之義。惟母弟得以屬通。時書所稱。蓋叔父著其殊禮。國朝並建同姓。倅敘懿親。生榮沒哀。厥有前訓。備物典策。以寓永懷。皇叔具官某。素秀開冲。毓材粹茂。閱天下之義理。爲宗室之儀表。富而好禮。貴則忘勢。推惻隱之心。每臨於濟物。廣孝敬之志。用足以臨下。河間之實事求是。東平之爲善最樂。是宜永爲藩輔。光贊本朝。淑命不融。中道摧殞。震悼傷悼。何痛如之。崇欽哀之舊典。進賜履之介寵。近陟師垣。兼官大錄。九命作牧。包南西於二楚。千乘啓封。雄魏大於三晉。於以循曲阜之前謁。繼離陽之故事。匪王盛德。曷膺異數。尚惟幽夢。歆于顯休。

贈魏郡太君制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由宗祀之均福。母以追遠而永寵。貴在其中矣。孝莫重於此焉。具官某母氏。積善在躬。鍾福單後。克有令子。進居法從。既啓湯沐之封。足慰凱風之念。粵因慶實。更授雄藩。資其魏大之名。協乃繁衍之祉。尚惟幽夢。歆此殊休。

皇叔恩州防禦使仲隲所生母張氏太君李氏可安康郡太君具兄恩州防禦使令鐸母金城縣君張氏可普寧郡太君制

朝廷緣子貴而廣愛。每崇錫慶。眷母慈而示報。無間所生。粵因誕辰。俾申懋典。具官某母氏。稟操端靜。臨事肅恭。柔訓有加。色養無爽。湯沐脂田之賜。既祚邑封。雄藩大郡之名。益隆寵數。祗膺優渥。毋忘欽承。

皇伯右武衛大將軍渭州防禦使仲鸞等十人故新婦可並贈縣君制

類于公族。稱爲良婦。不壽而夭。爲可愍側。宜因夫貴。錫之寵數。名城大邑。以爲湯沐。倘其有知。歆此豐澤。

故朝儀大夫充實文閣待制王臨妻天興縣君盛氏可封仁壽縣君制

嘉粹幽閒。懿操端粹。承夫則家。事嚴慈。訓子而母。道慈篤。既疏大縣。以啓湯邑。宜因大實。更易名城。取其佳稱。以協光寵。

西作坊使杜諫左班殿直王賀三班使王載各轉一資制

變賊。憂錄也。辛整中人。不可不除。而爾等力圖重傷。有足嘉者。遷官一等。以合軍賞。

善官內殿崇班張安上可食部郎中制

捕盜。善寇。身被金夷。亟上首功。勇加部族。宜疏顯秩。增寵使聯。祗服茂恩。益圖來效。

新差湖北轉運副使張安上可食部郎中制

地官之屬。皆爲劇曹。非智能出倫。不能勝任。以某幹力強立。內外踐更。推擇付之。任遇非淺。其思盡瘁。以

復恩寵

文某可兵部郎中制
道著嘉猷。德符清望。必其幹力足以濟務。智識可用爲儀。居是選者。其亦艱哉。某更最籍聞。家聲休顯。由京兆之浩穰。聯夏官之繁會。已試之效。既已可傳。前將之績。亦云倬候。姑務張父。毋怠欽承。

朝奉郎兵部員外葉祖洽可兵部郎中制

文昌郎位。號爲上應列星。惟六品可以當之。某歲之後。得以任子。朝廷待之厚矣。豈特出宰百里之比乎。爾以文學政術。得膺臺選。歲月之久。資格宜進。不移司馬之聯。俾正依烏之秩。欽承我命。益思自修。

王安石可三司戶部副使張璠可兵部郎中制

考績三歲。進官一等。先帝所以勵羣臣也。具官某。秉哲迪義。有聲于時。能勵厥修。以宜官政。序功增位。其善厥承。

朝散郎致仕劉宗傑可落致仕比部郎中制

朝廷資材。能以爲治。在幽隱者必取。況於久吏舊齒。義所不遺。以某課最已效。時譽亦著。而謝事退處。便己而已。不佐公宗之務。吾甚惜之。是用還之。司士之籍。寵以文昌之秩。主計劇曹。應星妙選。思自勵勵。副此恩渥。

軍器少監郭茂倫除工部郎中制

百工之事。萃于各卿。屬郎之選。豈當輕授。以某用心精詳。見事敏速。歷試內外。皆有可紀。淹留歲月。未嘗曠事。宜輟大匠之副。進職超部之聯。毋墜前勞。益勉後效。

侍御史杜純陞左司郎中制

都司憲府。屬僚。奉朝廷之制。選也。是以純正百官。整齊六曹。是皆耳目之寄。曷地而處。豈有重輕之別乎。以某往在先朝。嘗付詔獄。信己不撓。見稱士論。是用實委都司之任。仗助綱轄之事。勉力夙夜。以副慎擇。

朝請郎陳維孫故母仁壽太君高氏可贈廣陵郡太夫人制

父歸子恩。以崇贈品。妻藉夫貴。仍進爵封。寵章不問於幽潛。孝治用形於遠率。具官某故母某氏。母訓端淑。家事整修。懿德沒而不忘。後嗣蒙其餘慶。宛在實行之列。慨如陟屺之懷。屬宗祀之告成。迨下泉而均澤。宜賜小君之號。亟疏大郡之榮。壤戶有知。象服加寵。

尚書右丞胡宗憲妻福昌縣君丁氏封同安郡夫人制

朕選建材傑。以爲兩輔。服章位著。皆峻其寵。所以優禮賢者。體貌大臣。而況其室家之闔。輔佐內治。夫榮於朝。妻貴於室。義所當予。有自來矣。具官某妻某氏。毓秀名族。作嬪君子。躬瑣瑣自修之美。有夙夜相成之道。婉婉端淑。休風專靜。可謂具鶴巢之德。是以賜魚軒之榮。亟擇名城。粵寵要郡。備湯沐之百邑。稱聲覆之七命。用昭懿實。勉膺異數。

楚州防禦使楚國公世恩可贈奉國軍節度使依舊楚國公制

朝廷親親之愛。隆於九族。生有悼殺之典。歿兼哀榮之數。高爵重位。以稱情禮。具官某地居近屬。材實宗英。樂爲善而自修。過繼介而無有。奄至淪謝。良用震驚。沛以隆恩。錫之愍冊。啓軍牙以分猷。仍茅土而啓封。尚維幽夢。歆此成命。

皇伯故台州防禦使仲紹可贈武康軍節度使追封崇國公制

生有悼殺之典。歿存追賁之寵。公族之恩。於是乎愛至而禮備矣。具官某地近屬。材高志美。膏粱不能佚其性。冰淵有以見其操。雖躋騰化。未及修齡。奄至淪亡。特深傷悼。併賜龍光。以輝泉壤。

皇伯祖故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克思可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昌國公制

生榮歿哀。所以厚公族之愛。宜贈與贈。是以著有司之事。然非令德。曷膺異數。具官某地近屬。志修行備。能集信厚之善。驟開纖介之失。資其表儀。豐于祿秩。軍牙廉車之留務。有以致之。逝川朝露之莫返。何嗟及矣。宜崇愍冊。以稱悼懷。開府視相印之重。建國用公圭之禮。告于陰泉。歆此殊寵。

皇伯故真州防禦使叔封可贈崇信軍節度使追封遂國公制

朝廷之於宗室。愛至而恩厚。故生則有兼官之寵。沒則有加等之贈。具官某資性端直。治家堅正。朝會賓贊之禮。未嘗有闕。賑贖助祭之事。靡或不共。以是付之連城。示其親侮。奄至不淑。茲用惻傷。漢東大鎮。建牙乘鉞。左屬名邦。分茅胙土。並爲顯命。併光幽壤。尙其有知。歆此異數。

承議郎直集賢院知齊州王巖叟可起居舍人制

載筆記言之任。史官之別也。必居心正直。可以無私於淑慝。惟文采藻。可以專意於纂錄。朝廷以是慎其登選。而異其進用矣。具官某識遠而氣勁。學博而言立。前在御史。得譽謬之譽。出爲劇郡。成豈弟之政。是宜參右垣之列。當螭頭之直。服茲光寵。思所報稱。

侍御史王巖叟可起居舍人制

朝廷求信厚之士。進讓直之言。取其盡忠竭誠。救失補闕。爲益之重。其可量哉。報其成效。示勸來者。具官某天機粹美。器宇渾厚。好是正直。輔以儒學。自頃擢居中臺。職司邦憲。智慮所及。知無不爲。準紀所加。挺而無撓。是宜聽其美志。峻於任遇。右史納言之職。法從選掄之最。粵疏茂恩。以示殊寵。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固可開府通事舍人制

上閣之職。親近旌展。朝會賓贊。謹於爲容。然非有功。不膺是選。以某幹敏恪慎。歷官有稱。錄其成效。實茲顯列。祗服光寵。思所報稱。

朝奉郎王復故父任刑部侍郎充天章閣待制贈開府儀同三司公可贈司空制

合宮恭祀。薄率慶慶。惠澤所加。無間幽顯。然非懿德在前。鍾福于後。亦何能落此優渥。無愧泉壤也。具官某故父某。歷仕前朝。稱爲令德。高風不泯。休譽蔚然。克有幹蠱。顯登閭籍。褒贈之典。實慰孝思。已崇開府之儀。更陞上公之貴。尙惟冥漠。潛被光寵。

阿里骨大首領抹征兼錢並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本族

副軍主制

率其國珍。入修貢職。歸義向化。忠孝兼効。宜有寵授。以示懷遠。擢武爵之美號。因部族之主領。體茲茂恩。益思所報。

皇太妃乳母趙氏可封掌贊夫人制

懷慈良之質。躬燥濕之勤。肇自文標之初。逮及椒風之盛。恩之所被。德無不謹。寵以婦官。實隆邦教。

贈故尉北海郡王宗勝妻平昌郡夫人李氏可進封小國夫人制

麟趾之詩。恩厚公族。鵲巢之化。善屬邦君。列國名臣。魚軒象服。用鳴淑德。不恡龍光。故具官某妻某氏。粹幽閒。秉心直信。勤女工之事。不怠組紉。佐君子之爲。每嚴瑣珞。啓湯沐之賜。邑以極夫榮。綠閣閨之休風。更形治命。求疏建國。以報宜家。俾增榆翟之華。申錫山河之富。既以彰內助之美。并用慰重泉之心。惠澤有加。祗服唯謹。

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瑗故新婦嘉興縣君彭氏可贈英國夫人制

叔祖保靜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建安郡王宗緯故新婦平昌郡君鄭氏可贈榮國夫人制
宗祀覃慶。溥及幽顯。地近屬尊。莫如公族。位崇祿重。矧兼將相。永惟敵體之義。宜有滌泉之澤。具官某故妻某氏。作嬪君子。著德閨門。窈窕可稱。奄忽莫待。俾進魚軒之號。仍疏大國之封。尙惟陰泉。歆此光寵。

朝散大夫致仕魏續弟朝請郎紳弟朝散郎綽弟承議郎綽弟承議郎綽弟奉議郎綽弟母渤海

縣太君刁氏可崇國太夫人故母新安郡君刁氏可榮國太夫人制

夫榮於朝。妻貴於室。古之制也。今使幽顯同之。宗祀之慶。其爲恩惠。可勝道哉。具官某等母某氏。婦道柔順。母儀慈淑。諸子之在仕版者。朱紫紛然。舉集門庭。足爲鍾慶。乃父既以追賁。進屠公袞。榆翟之贈。宜及其配。仍擇令名。以啓國封。泉壤有知。歆此殊寵。

皇伯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宗晟等故母康國太夫人孫氏可贈越國太夫人制

朝廷廣愛以崇孝。故追遠者常厚。多士念母而思報。則推恩而不遺。矧其麟趾周宗。鵲巢懿德。不吝崇錫。以示光寵。具官某等母某氏。婦道端淑。母儀聖善。訓誨治世而可紀。慶祉鍾後而兼茂。將相之榮。萃於子舍。山河之祚。大啓郡封。而凱風寒泉之思。未充孺慕。象服翟車之賜。宜有加等。俾卽會稽之典。以爲湯沐之華。壤戶有知。歆此殊禮。

朝散郎監在京進奏院王伯虎復秘書省校書郎制

爲政之方。未嘗不以振滯淹爲事。知夫良材難得。而善人弗忍也。爾前以小疵。失職累歲。芥蒂疑似。衆以爲惜。技試登鼓。以收來效。還離書之舊秩。加中祕之新命。益自敦勵。毋負優渥。

秘書省校書郎李德芻可集賢校理依舊充校書郎制

祕書外府。麗正內殿。圖籍之所聚。集。儒藝之所游。處。有志之士。不以留滯爲恨。宿宮之人。必用課最而進。

由外至內實爲峻遷。爾鳳麟枝離。蘇茂歲月。惟才與久。皆當甄錄。貼以職名。未離舊守。其以進用爲榮。而無留滯之念。

朝奉郎試禮部侍郎陸佃可朝散郎制

以德詔爵。以庸制祿。朝廷所以登進材良。次敘中外。未嘗遺於疎賤。而況於廷臣乎。具官某文藻華絢。器宇夷曠。直哉惟清。是以典設三禮。婉而成章。是以付之史筆。總于考績。綽著善最。宜因高祿之資。敘進陟明之寵。敬服休命。以永終譽。

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王震可朝散郎制

考績之法。所以磨礪多士。乃自唐堯行之矣。具官某文博志修。材優氣贍。內參法從。外領州寄。民譽咸服。吏課處最。有司舉歲月之效。曷以藉口。本朝崇明陟之典。函其昭祿。俾從進秩。用稱恪居。

朝散郎權發遣建昌軍張升卿可朝散郎制

向者率使領表。鎮撫蠻服。盜賊之發。不能檢察。奪官貶秩。退守私廬。歲期當敘。宜從牽復。爾前以滯洗夙負。既遷陞進。朝之子奪。纖介不欺。今此新恩。實謂加等。既被優渥。思所報効。

朝散郎王年可朝請郎朝奉郎宋混視康可並朝散郎奉議郎王叔憲可朝奉郎宣德郎李世南

可通直郎承務郎大理評事錢蓋可承奉郎餘並如故制

朕惟法令者。所以爲天下共也。而繁文苛誥。日至月增。不憚刊改。以求其中。爾等俱以美材。而應慎選。則筆則削。用成新書。曷其恪居。推以懋賞。進階一等。是爲渥恩。

承事郎王仲煜可宜教郎承務郎孫樸可承奉郎制

恩令之下。澤及在位。如雷雨之於百穀。草木無不甲拆者。豈以其微小而遺之哉。爾等預列縉裳。齒于元士。膺茲慶澤。例進秩敘。勉崇立志。用對休命。

賜同進士出身右班殿直子湜可換承式郎左班殿直令辭可換承奉郎制

國家開設科選。詳求才蹟。能者取之。無間疏遠。矧爾聯趾公姓。天潢餘潤。不以膏粱自佚。而用經藝修己。因其程文。賜之名第。俾遷優秩。爰齒多士。方今倬厚邦族。誘進初學。故其課試之法。異於寒素。至其効官。將責實用。勉爾勤慎。以集休譽。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張舜民可通判虢州制

竊以御史言事不合。朝廷優容直臣。未嘗備責。故移位他局。仍在轍下。而舜民力自推謝。又以其多病。及家婚娶。求得自便。天道從欲。而有曲成。吾何憾焉。號略要郡。率貳維重。祇服恩寵。毋怠勤恪。

吏部侍郎胡宗愈可御史中丞制

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由其無私而素具。是故應物而不貳。朝廷風憲之任。忠諫之士。亦所以素具而待列位也。命官之艱。得人惟允。具官胡宗愈。秉心端直。爲學深厚。粹然特達之姿。淵如有容之度。粵自調色給省。獻納瑣闥。副貳天官。藻鑑多士。綽有休譽。舉爲稱職。是宜付中司之權。寄執法之柄。爾其修

胸中之誠。應方來之務。有節於內。則物無不察。以義自處。則動無不中。稱此茂恩。者爲顯效。

彭城集卷二十一

內外制

御史中丞孫覺可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使兼侍讀制

吾以風憲齊邦。法而用經。藝求多聞。儒臣之任是者。與事而同功。此皆有益於朝者也。具官某資性樸茂。學問該達。有子政之博識。兼叔向之遺直。近者擢置中司。以從民望。未得聞生之奇論。乃固以疾而求解。知其不欺。在所從欲。擢龍圖之峻秩。仍虎門之昭徽。兼總殊庭之事。增重講閣之寵。祇服休命。毋怠初心。

中散大夫天章閣待制知鄆州陳安石可龍圖閣直學士並遣如故制

朝廷嚴侍從之職。特通博之士。惟其器足以大受。知可以重任。望所歸者而後畀之。延閣相望。左職維敘。眷茲邁東。義難虛受。具官某材實周用。名尤剛實。迫迫著齒。克成壯猷。內參藻鑑之司。外總藩宣之寄。事有可紀。不替崇奉。宜示甄擢。以鳴義最。惟河圖之所寶。居石渠之右地。學士之選。儒者爲榮。寵數亟加。懋恩思報。勉力無怠。對揚休命。

故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康國公韓絳可特贈太傅餘如故制

股肱之臣，社稷是衛，生則體養，死則哀榮，情以著云亡之歎，非其盛德，曷庸具數？具官某大器有容，直道自任，舉居見乎事業，忠厚發於性情，再登上宰，稱為賢相，周公師保萬民，惠澤溥廣，召伯陶亮四世，嘉績維多，告老里居，乃心王室，風猷所暨，毗益仍遠，天不慙遺，奄至淪喪，股用傷悼，莫可追贖，宜加愍策，進崇贈典，與帝傳之寵名，資衰章之襁服，泥書密印，以光泉壤，暨其有知，庸是休命。

皇城使昭州刺史郭忠紹可差知岷州制

先帝斥廣邊圉，控制西戎，惟三軍之帥，與連城之守，訓兵治民，文武並用，非有兼智，曷嘗輕付，以爾効力，洵屬克有善譽，屬他部引嫌，以汝易地，勉勤職業，用副光寵。

朝請大夫新差知邠州塞周輔可差知廬州朝散大夫知廬州史宗範可差知邠州制

朝廷建官分職，無有遠邇，皆務以利民者也，度材而任之，以示大公，至於從人之欲，小濟其私，是以天道無害於治，以周輔著艾久吏，使莅幽土，而以情自上，求所便安，惟宗範合肥之政，課最可稱，命總邊環，益用觀能，易地而處，俱謂宜允，思所報効，毋孤任遇。

知滑州劉程可差知湖州知唐州王得臣可差知邠州制

壤地不齊，南北殊俗，吏治何先，法乎惟一，智者足以興事，敏者莫不有功，顧惟大邦，每擇良守，以某悉爲久吏，應更符守，吳興南方之都會，新平西道之要衝，分以付之，思所報効。

朝請郎試大理卿杜紱可直隸閣知齊州制

漢制列卿郡守，通爲二千石，其在朝會中，則見惟月之重矣，夫其屏翰千里，乃知連城之重，內外之別，夫奚足云，以某器術通博，法律精明，執事繁殷，歲月逾久，致位廷尉，任遇亦重，而勤勤已就，勉弗任，思從息肩，願得補外，朝廷俯從人欲，付之郡章，昔人以卿秩出守，用爲寵榮，今汝貼職中祿，隨治履下，恩數兼渥，思所報効。

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謝景溫可差知鄆州制

機衡之任，內則八座爲重，方機之寄，外則十連稱責，慎選攸屬，周材是膺，將明所資，出處奚異，具官某立性挺特，遺事開敏，白黑明辨，予奪時當，擢領秋官之長，實處文昌之要，朕惟鄆魯舊壤，肆濟奧區，賦政之優，變道惟允，輟聽履之妙，選付連城之重，寄敬服崇寵，益其善最。

朝散郎孫實可差知鄆州制

湖湘之南，蠻獠雜居，乃或不度邊圉，肆爲侵暴，夫豈足勞吾剪獲也，莫若擇良守就而撫之，震響其姦猾，存育其柔服，斯無事矣，以某健於爲吏，幹譽頗著，付之連城，其思遠略，不孤寵命。

新知河中府葉康直可差知秦州制

先帝攘卻胡狄，斥大邊圉，秦卒之地，僅若內郡，然其襟帶隴陝，門戶巴蜀，小戎車甲之盛，夷漢走集之要，方之前世，固自若也，擇帥之重，尤所慎焉，以某前奉使，指臨安陝，服智之所及，事乃無曠，至其攝蒞漢陽，願歷時序，士服其訓練，民便安其簡易，審光庸之情僞，解山川之要害，因而任之，成效宜速，俾易蒲中。

之寄，以究關上之治，貼職龍馬，寵命在先，勉服恩榮，益思盡瘁。

侍御史杜純可差知相州制

向蘇卿寺，權貳憲憲，以某識獄，先帝常有確論，乃茲登用，實冀毗益，而議者言其處事堅完，持心近薄，又臺中故事，非蘇科第，不登是選，重爲不宜，解白筆之重權，付赤帷之優寄，三臺舊壤，千騎殊寵，公朝未嘗棄材，能吏思所報効。

西京作坊使知岢嵐軍王景仁可差知原州制

西方諸郡，與羌戎接者，皆爲要衝，五原其一也，爲其守者，愛養士卒，宜得其死力，遠置斥堠，使前知虜情，將略之最，莫先於此，以某久習邊環，因付重寄，益務自勵，不孤恩勳。

温州刺史提舉萬壽觀公事向崇回可差知蔡州制

吾求循良之吏，以付郡州之治，才無所遺，則不限文武之異，功有所勸，亦初無戚賢之別，以爾謹身率法，強力從事，其以爲政，宜無曠職，汝南大郡，生齒繁夥，聽訟察獄，慎而毋怠，服我休寵，毋致民謗。

龍圖閣待制知河中府王震可差知鄆州制

介二都之清樞，承千里之風化，陪京之重，是惟卿邦，擇守之慎，非材莫處，具官某寬裕容物，豈弟信己，治民之效，所至見稱，付東里之奧區，按繙衣之舊俗，務崇民譽，以稱上恩。

中散大夫燕介可差知棣州制

齊之北境，是曰無棣，魚鹽之饒，俗以富庶，其於爲治，易使安輯，以其更練民事，通達人情，付之專城，益觀成效。

知宿州呂溫卿可差知湖州承議郎王秉可差知宿州制

有地千里，而長百吏，發政施令，良民足以訓養，猶民足使畏服，有志之士，知其可以有爲，莫不顧之矣，以某等通敏用務，付之專城之寄，符離吳興，又東南之奧壤也，思所建置之，以副休命。

知汝州邢恕可差知襄州制

江漢之域，襄陽爲大，鳳林以爲阻，鹿門以爲望，皆盛之宅，獄訟亦寡，然隄防弗固，則有昏墊之憂，竹屋相比，或致延燒之患，往之良材，以茲爲先，爾以敏材慎慮，試於爲郡，既歷一邦，頗有能効，付漢陽之奧壤，增符竹之寵榮，祗服茂恩，益期善政。

西上閣門使重神古可差知鄆州制

治民訓兵，文武異道，惟其兼才，乃能適用，西方諸郡，疆國羌狄，鄆爲次邊，實當走集，軍旅士馬之訓，金鼓號訟之劇，爲守爲將，是以重矣，以某久更吏職，益聞戎略，付之左符，屏茲要郡，竭力盡慮，副吾選擢。

朝議大夫馬淵可差知沂州制

束髮從仕，至於耆老，近臣之稱薦者，章數十上，是其有以過人者，海沂大邦，民物繁富，庸付章鉞，以期善最，夫治人之術，譬猶養身，毋暴其氣，正心以存之，則有康寧之報，汝慎之哉。

朝奉郎守鴻臚少卿黃隱可權知泗州朝奉大夫宋彭年可權知邢州制

九寺之貳是爲要官前以鴻臚大農用隱彭年而議者謂處非其位不可虛授朝廷重於失士乃復試之民政右河左淮二郡爲大刑兼趙衛之俗酒當舟楫之會有所施爲易致功譽益務勤恪以稱付委

朝請大夫韓晉卿可光祿少卿朝奉郎知相州杜純可知徐州制

卿寺總集邦事州郡布宣王化二者之重非有左右豈其以內外而爲輕重乎以晉卿純敏識強力通習律令試郡未幾民譽有在權貳光祿徒治西楚度材而處來效是期勉力慎修毋敢豫怠

知潤州朱服可知福州制

閩嶺以南長樂爲大生齒繁夥其養不足則獄訟易興風俗刑弊其教不篤則禮樂罕聞爲之治者抑亦難矣以某既更吏事因付邦寄思所以裕民生敦禮與義庶無負委任矣其勉之哉

朝奉郎邢平可知衡州制

郡縣之遠於京師者其能使上恩宣布賦役均平民無愁歎之會惟守長之材爾衡山之陽湘水之左厥民皆窳爲生甚薄生齒繁夥占數至廣命汝莅而撫之勉力思効上謹詔條下盡民情夙夜匪懈斯得之矣

右驍騎副使王良可權知黔州制

西南諸蠻馴服聲教而黔中之地當其衝要內則嚴徽塞之走集外則縹緲廣之環要郡守之寄朝還爲重以某知慮有取武略已效宜試連城制符之任以觀治戎訓民之術

皇城副使王鑒知冀州制

邊郡鎮守兼有民舉以威武震懾戎落以律令聽察獄訟其亦難矣可無選者其累更任使常著能效帥臣稱其材敏薦之於朝因而用之吾無推擇之煩其勉勵幹力勿負恩渥

中散大夫裴士林可知同州制

法令所以平民也得其情則文無害賦役所以用衆也處其中則下無怨是二者州郡之先務非良吏不能及之以某智慮詳敏達於從政薦歷繁劇常有稱述惟左馮之奧區自二漢而稱重付茲連城之寄用觀下車之效平民用衆汝宜慎之

權發遣廣德軍邵才可知滁州制

凡工人之事習慣則其巧倍初學爲政者亦若是矣爾前守軍壘卒戍無曠今復用汝爲郡屬城生齒其數愈廣汝以習慣莅之事將無難勉之慎之以集民譽

朝散郎熊舉可知泰州制

海陵故江都之屬邑也地居江海之會民占魚稻之饒雖曰小邦實爲沃壤以某前守辰陽克有善譽茲故付以虎符之重粵當麗陽之墟察訟督賦期以裕民無怠爾心以集來效

朝奉郎賈種民可知濮州制

冉求政事之材也而曰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此邑宰之任也賢者之於民事豈易之哉今州郡之寄總列城之富長郡吏之治利澤足以及物雖曰小邦爲榮遇矣漢賈古郡選於王畿汝自請而得其有以幹固稱職乎

供備庫使侍其璫可知祁州制

邊徼之郡戎馬所集將守之任文武兼用內輯民務外察虜情求其宜稱其亦難矣以某屢更繁使頗著能名付虎符之權當肅觀之境益勤遠略以就來效

朝奉郎張微可知沂州制

山東諸郡臨沂爲大其民雜有桑麻之業其田兼備魚稻之饒爲守之貴仕宦之美推擇付汝寵光斯在聽獄察訟勸民急吏毋有怠惰以就功緒

殿中侍御史孫升可知濟州制

爲耳目之官當風憲之任惟其直亮乃所稱職曾不是恩輒敢誣上置廷臣鄙倍之愆既莫繩正肆已志朋比之素仍事詆欺義所弗容法其安舍宜奪蘭臺之職俾分竹使之符尙懷寬恩無重前悔

知京師張祐可知隴州制

隴阪之西爲國門戶羌戎向化而服內漢兵屯戍而禦侮宜得良材任爲守帥以某練集軍事懷輯智略俾付左府之寄以總連城之固其克勤盡用副推擇

皇城使郭祥可知龍州制

邊徼之地夷漢雜處訓兵以律治民以政文武兼備乃爲宜稱朝所慎選異於內郡今江油關守推擇用爾勉務勤恪以就功緒

司農少卿韓正彦可知滄州制

卿秩出而爲郡古之寵數也矧南皮奧壤渤海巨鎮魚鹽之饒則知編戶之富邊圉所寄復見專城之重惟爾久從吏職嘗宜使指悉著能績這無官謗是用付之左符虎竹之榮當此一道兵民之務實因往教以蒙新寵勉思職業用永休譽

知濟州王廷禧可知登州制

負海之邦文登爲大肅慎是鄰遼碣在望烽火之警太平弗忘擇守之難其亦奚易以爾名臣之裔素風自脩比守列邦皆有善最付爾之采之域恪守鳴夷之典勉循詔條以致民譽

商州盧某可知台州制

有地千里列城三四社稷人民之事仕宦之達者也商於天台皆古名郡易地迭處汝榮多矣布宣上澤勤卹民隱毋違詔條毋爽夙譽汝其慎哉

朝散大夫天章閣待制楊繪可知杭州制

訓農養民之務聽訟察獄之要在於得情而居厚不可便文而趨辦茲所以儒生責於俗吏法律輔以詩

書我擇良守以是爲準其官某心慮端直學術純固接物而爲簡易從政而號譽弟前守南邦亟聞治最輕揚善聞之民趨巧趨利之俗懷惠不吝去思迄今是宜復假左符以當一道其亦力崇來效嗣續前美夫飾厨傳以稱使客志道遠而忘政治前史以爲諷風詩以示刺汝慎之哉無孤寵命

供備庫副使魏公且可知嵐州制

樓煩要地戎馬走集震懼遠陲宜明漢德守將之任其亦重矣爾以武人之俊久經驅策付之連城實固吾國思盤桓略以酬恩遇

新差知單州鄭僧可知懷州朝散郎安宗隨可知單州制

昔子陵巫馬之爲單父勞逸不同而皆稱治能者之於民事同常有爲而非一道也然此復周列侯之國小邑寡民之政何足爲盛世言乎今列郡田閭富庶法令完備太守官儀之寵巍然千騎之長於以施教布政則加易而不難矣河內漢爲大邦軍武今則名郡以付爾等其亦有子賤巫馬之志副吾委寄乎勉之慎之勞逸無忘

權兩浙轉運副使韓晉卿可知徐州制

漢制刺史居部九歲乃爲守相夫惟專城之重豈誠傳車之寵爾奉使二浙卽更歲月爰付左符俾臨西楚豈弟以裕民俗精察以平獄訟農畝無擾盜賊知畏勉而行之勿孤寵命

通判滄州趙澤可知商州制

昔虞翻之治朝歌也方其盜賊之盛以盤根錯節而喻己爲利刃者也後卒成功如其志焉有爲者當若是矣今吾以商於大邦寇攘充斥思其利安在於能吏汝以幹幹素餐可當推擇拔於郡貳付之專城分虎憑熊其寵多矣宜有顯效以堅補報

朝散郎李機可知華州制

關西之郡華陰爲大居二周之衝道三輔之浩穰風俗豪盛獄訟繁多擇人付之乃得稱治以爾幹力可述付茲重委勉思自効用答休命

新差知越州熊本可知杭州制

良二千石朝所甚貴也夫其總千里之寄當一道之重平賦察訟行善備政使下不畏吏閭里無愁歎之聲可以言股肱之美宜力四方者矣其官某早以備材躋於法從登梯而濟之屢斷惛惛而至於無華若假左符率致善譽今賦稅出東南二浙爲盛舟車之所走集餘杭居要推擇付汝往哉惟諾夫事無劇易之辨民靡南北之異惟既乃心斯有成勳夙夜恪居以副休寵

新除吏部郎中章襄可知越州制

出宜使指入居郎臺朝廷之選二者借重而東南之邦會稽爲大督轅財賦平治獄訟使閭里無歎聲農桑得其職長民之所寄又宜擇焉吾不以重外爲嫌而忽共治之意以是命汝往惟欽哉

知亳州李閱可知明州中散大夫呂希道可知亳州制

朝廷治民之具備於法令守帥以情視民而用法令輔之則獄訟可使無機賦稅可使樂輸不然徒文具無惻隱之實無益也惟毫髮明皆爲重鎮所置守臣未嘗輕授以某與某悉更久吏咸有能稱是用付茲二郡以期善效勉力就緒無忝成命

朝奉大夫曹振可知恩州制

世稱聖達之爲良吏以其乘饑饉之餘安輯齊地也今夫河決水溢汎濫陷陸瀕河之舊析離居貝邱爲當其衝擇守付治汝丁是選其亦以古人爲法帥而行之冀行成效

朝奉郎李察可知濟州制

朝廷之用材未嘗有遺收其來效不追既往期於便安元元崇茂風化而已以某向承使指兼預戎事雖成勳無聞而宜力爲勸勵舉親勸舉還籍版是用付委連城之寄亟居千騎之長東州列壤濟陽爲富禹貢鉅野之名浸漢志昌邑之建國勉崇政術用副寵任

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孫固可知鄭州制

老成之臣體貌所重殿邦作屏雖曰共治優賢尚德抑維乃眷具官孫某器度深博謀謀醇厚事上以道正心不回治民以信善化維敏自均逸於宥密亟報政於蕃宣惟東里之舊邦實名都之比壤轅司管籥更付郡符聞於二京相望千里河潤之喻冀皆蒙福矣

光祿少卿杜常可知集賢校理知梓州制

朝廷之化所以周浹里閭而民情不隔者惟郡將之材良詔令之宣布也而遐陬之地遠於京師雖有夷貉其任尤重矧巴蜀之左梓潼爲大擇守付委何宜弗慎以常器局夷曠材術寬裕於以靖安遠俗鎮服荒人其不爲難處之宜矣既更郎曹之峻屬貳卿寺之聯瞻其久次貼以要職麗正之選儒者所榮勉思自効用副精選

皇城使孫昭諫可知隴州制

總金革之事專民社之寄非有兼材不可兩任以某武足以守固疆圉文可以聽察獄訟是用付之郡符西當關隘專城之寵實爲美遷思勳績效以稱推擇

龍圖閣直學士王克臣可知鄭州制

二郡相望千里而近介茲舊鄭實曰大邦馮翊王畿屏翰旬服宜得良守用壯右輔其官某俊德著明通材強濟歷試文昌之重雍容龍馬之嚴咨其老成足宜風化爰付左符之寄俾當東里之奧惟汲黯之以治泊方叔之壯猷思與厥齊勉從休養

朝奉郎韓宗古可知曹州制

入爲臺郎出分郡寄受朝廷之精選爲儒者之榮遇爾歷職華省久次自言眷爲東藩曹實左輔分以符竹試其治民蓋二漢之制丞郎滿秩自占大縣以示優異今爾爲二千石其寵多矣勉其民務求稱詔恩奉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李珣可知相州制

朝廷愛民求治之意。付之牧守。高爵重祿。國所尊禮。委之爲政。上之可以專達。下之可以有爲。於以崇豈弟之美。乃無難矣。具官某。敏智通微。強力幹濟。踐歷周行。率致民譽。惟鄆城之故壤。當朝塞之要衝。民務兵權。且將且守。選擇而用。元寵貴隆。思所副稱。以報恩遇。

左藏庫副使紀昱可權知鄆州制

合浦之地。古爲珠官。珎珍所聚。擇振致富。宜得廉吏。爲之守長。且蠻蠻荒遠。驛驛易擾。非夫武壯知略。不能鎮服。以是數者。推擇用汝。祇在恩寵。益思善效。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范子奇可知晉州知蔡州王彭可知濟州制

昔賢守之爲郡。或以臥治報政者。爲其清淨爲理。資大指於丞史。是以事無不辦。此其爲苛察嚴繯。處身苦志。僅能自既者。相千萬矣。子奇。晉者。廉宜使指。陳力甚久。疾病言上。求得自便。既已數月。惜其退處。今以臥治之事。付爾大邦。晉陽會繁。思所報稱。惟彭臨蒞。蔡女民務自如。稍令內徙。實爲寵命。

知晉州郭茂恂可知密州制

長民之官。不宜驟易。送故迎新之勞。簿書變易之弊。前世良史。固嘗記之矣。茂恂治晉。幾數月。爾當使之久任。遂其成績者也。會商利者。言高密海濱。宜置市舶。以來買人。收其贏餘。惟茂恂精力勤恪。可應器使。是用易地付之。以觀智略。勉崇善術。副吾推擇。

朝奉大夫通判定州胡及可權知吉州制

南州之民。頹懸輕急。習於文墨。易於典訟。爲之長者。明以周知其情。重以鎮抑其浮。如是。則豈弟之政。無愧於古矣。某智慮詳敏。更歷數事。是用擬自倅貳。付之郡符。江介都會。廬陵爲右。爾其謹心昭條。強力民務。思有可紀。以副選寵。

朝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范子奇可知鄆州制

陪京之右。園田爲大。當二都之衝道。爲三輔之繁會。加以郡治初復。民務至衆。宜得良守。以興善治。惟某精于吏術。屢宜使指。向以辭疾。退就散地。蓋昔之能者。或臥而爲治。是用付之左符。俾居東里。勿以淮陽爲薄。所期東海政清也。

兩浙提刑張詢可知越州知慶州林顏可知舒州制

列郡之治。皆以承流宣化爲事。雖分地有大小。處民有南北。朝廷以爲共治。其重均焉。以詢嘗爲省郎。出分使指。以疾自上。求得所便。察其餘力。因足臥治。是以付之會稽。當一都會。以顏與桐。率更劇任。可以繁使。惟度暨舒。皆今名郡。好訟之稱。被於俗。列仙之遊。或在名嶽。各務悉心。以集民譽。

少府少監鍾離景伯可知壽州中散大夫李恭可知耀州制

昔叔敖之興荊。鄆國之概關中。民獲其利。用無饑歲。今壽春華原。其遺蹟具存。何古人用知之廣。而流澤無窮也。後之人見賢思齊。不然。守其舊規。亦足以稱善矣。某久更吏職。祿秩崇重。今付以二邦之事。汝其盡心。以就課最。

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滕元發可知瀛州制

敦詩說禮。趙孟之言。師足食與兵。宜父之言。政股惟河。朔列鎮。將聞牧寄。所以外宣國威。內輯民務。折衝樽俎。收功干城。非得材良。曷稱付委。具官某。學古輔志。汎愛容衆。臨義而知勇。爲道事而能不惑。迴翔中外。所至可紀。兼資文武。每著成效。是用移此中都之政。付爾河間之治。夫訓士以威。則其愛允濟。養民以惠。則犯難無怨。是乃詩禮之要道。兵食之本原。爾其勉之。毋孤寵命。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蒲宗孟可知鄆州制

海岱舊邦。歸濟崇祀。承伯禽之善俗。有中都之餘化。臨按百城。控制一道。是用舊德。以副民望。具官某。智慮深廣。樞機周密。達於從政之方。實備老成之美。自輟綱轄之任。屢更股肱之郡。善最可紀。餘力深壯。輟此全吳之治。付之東平之重。夫江湖魚鹽之地。其民皆蠶而輕關。爾能馴服之。齊魯桑麻之墟。其民樸重而好學。事將無難矣。勉崇終譽。以副休命。

新差權發遣泉州朱服可知蔡州朝散郎胡宗師可權發遣泉州制

南方之劇郡。泉山蔡女。並爲稱首。其民機巧趨利。故多富室。而訟牒亦繁。其爲守者。常擇健敏而付之。服前以便親爲。請今以泉易蔡。而宗師久更習事。真可以治泉矣。祇服休命。思所以稱。

河東運副并亮采可知滑州朝奉大夫張瑄可知唐州制

外計之任。表率一道。邦用莫重於金穀。民務莫先於調度。智弗及之。曠職甚矣。爾等前假使傳。往往東土。不知輕重之要。曾無取予之術。以致民饑而無以調賑。權絕而勢於發輸。實其無狀。宜有罰懲。黜守一邦。是惟寬典。

右諫議大夫梁燾可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制

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蓋庭有變色。則下多悖詞。道民之慎。何可忽也。自古戒之。義所不取。具官某。職在諫列。地參法從。不思朝著閭閻之美。而忘公門輻躬之慎。敢肆倍言。侵詆同列。驚駭物聽。虧損國體。宜實深罰。以儆在位。稍察諫垣之秩。出守上黨之地。尙從貼職。以示厚恩。勉自省循。毋重愆譴。

承議郎侍御史王巖叟可直集賢院知齊州制

朝廷樂聞諫議。登進端士。其言可用。行之無疑。如有弗及。亦當忍寬。吾之樂善盡美。其亦備於中外。以某自參邦憲。頗著風論。方將稍遷。以示褒漸。而某猶自以不得其言。引喻請去。進取不爲。元聖所與。不及中行。未倍直道。吾既不放實備。完乃素守。付民社之重寄。分虎竹之左符。貼職屬正。專據縣下。汝榮多矣。思所爲報。

新差知濟州王彭可改差知撫州制

前守東陽。孽火爲沴。使災皆應政。汝宜民媚神者淺矣。虐焰流及。廬舍延燒。救護之術。亦無聞焉。有司議法。適會恩降。俾從薄懲。以儆有士。不失尊城之任。當思省己之效。

知明州李萃可江東運副制

財賦之入所以豐國用郡縣之治在乎甄人材監司之任柄是二者民樂輸而無憾吏服職而畏罪而後稱按察之最其將明之美矣以某通材濟務強力任柄既崇豈弟之稱加以老成之風是用付之消臺總茲江介其使民無後恆之歎吏去刻覈之怨而邦用流衍士心知勸是為稱職汝其慎之

侍從之臣朝之精選諫爭之職上所深願為其班著在日月之際論議有耳目之助上之用人既其甚難下之自達固亦匪易惟忠信篤厚乃能當其任矣隨處職有垣緯形善譽安世歸書中秘素著高節足以膺此懷東並處言路爾其迪上以誠明之德修己以純白之操進不為名退不畏勢使人曰邦之司直不亦善乎

承議郎盧訥可通判德順軍制

州郡被邊皆于襟喉之地故雖偏狹而得人甚艱倅貳者佐守之職政無不關其在邊之選又加重矣爾以才畫可稱宜檄繁使付爾軍壘勉思勤藝

承議郎通判鎮戎軍韓宗哲可通判大名府制

朕以北都圻甸居宇之重而河防之役方復繁夥故以旄鉞付樞機舊臣使司管鑰又惟其佐貳宜所慎選某幹略堅挺見於職任是其遺事當不避難率長當不苟合善治之效可跋俟也以是命汝敬慎毋怠

奉議郎楊紹可通判蘭州制

邊塞之斥西路遼廣金城之地襟喉夷漢選將遣戍常藉勇士關決郡務會計金穀必得文墨論議以為倅貳故常使監司薦其宜者今使者以爾上聞其所譽者必其已試往在所職毋敢廢怠

朝散郎勾當左廂店宅務李致頤可權通判瀛州制

倅貳之職仗助其長事無不關謀無不預惟協恭而謹信深恩而強敏奉上則順帥下則服河間大郡帥府所在用爾為倅推擇而進勉懷職業期可稱述

朝奉郎孫載可通判陳州制

自關以東分陝為重水陸交渙民俗繁多郡治之佐其亦難矣以爾從仕湛久効力可見推擇付之實為妙選甘棠之詩美在聽訟景行賢傑尙克有立

奉議郎余景可通判莫州制

郡邑被邊兵民難處應接難斷其任維重守將之下宜得陪貳以景練歷事務未嘗曠失足以綏輯夷漢事固疆圉德置文安勉就成效

通判蘭州曾阜可通判邠州潘行可通判隴州制

朝廷之用人常使其優裕樂職無內顧之患則能盡其智力故有嫌者許其自列從其所便則上無掣肘之慮而下獲伸眉之幸矣爾等並倅藩州克勤民務惟阜避茲芥蒂與行易地而處宜體茂恩勉圖報効

廣東轉運判官張升卿降一官小郡通判制

嶺越遐阻聲教闊遠所以使王澤遠下人情徹上民無邪惡之咎吏絕苛虐之敝在於監司廣吾視聽智不及是實奚可逃汝出分使指綿極海嶠而濱池之民恣肆狂狡烏合之衆圍冒城壘不能覺其萌芽至于繁熒及至與兵討捕又乏謀策將官使臣恣為威虐良民編戶多所殘戮論汝不職奚道嚴罰貶秩一等以儆庶官倅倅小邦佇觀來效勉務循省毋負寬宥

彭城集卷二十二

制誥

賜翰林學士蘇軾詔

省所上劄子奏乞外郎事具悉昔之賢臣嘗曰雅意本朝而以出入禁闥為樂故雖多病亦不願其得郡也卿以詞學論議朕所虛佇遽請補外將異于古乎約已就退自為謀者可矣而朝有輕內之嫌重非所宜勉恭職業毋違朕意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朝散郎太常博士丁臨可右正言制

法語之言抗直之論士友相與或莫能受況夫自下嗣上以義躬主言之非難也惟其信而可復則無訕上之譏而獲將順之美諫臣之任授受之際其不易矣吾所慎也某資性溫粹學問疏達知前言之與往行有直質而無流心使之正色當朝危言抗職宜無詭隨以遠道亦不許激以取譽是用擢于曲臺躋之右省伏諸奉據以矜來效

朝散郎右正言丁臨可左正言宣撫郎秘書省正字劉安世可右正言制

前知華州王子文可差通判大名府制

向分左符。出臨劇郡。弗良政術。頗致人言。朝廷未嘗棄材。有以代。匪俾爲倖職。用閱來效。夫魏大之區。千里畿甸。軍府之盛。一時稱雄。汝之棄榮。亦爲幸矣。毋敢以有命爲說。怠墮人事。仍取咎戾也。

宣德郎知京兆府長安縣王鑒可差通判岷州制

口方諸郡。外禦羌戎。兵事民務。應接非一。惟守將之重。宜得攸助。故敕清臺。舉能者而補之。今使者以爾來上。譽必有試。來效可期。錫爾新命。勉崇善最。

奉議郎監糧米第八界黃恩可差通判大名府制

魏大之爲都會。而管鑰在焉。尹正之重。攸助惟艱。爾以材選。專當時任。宣布昭條。盡力民務。有以自表。用副朝寄。

宣義郎向宗傑可差通判安肅軍制

西北州郡。被邊者非一。倖貳之官。不調于吏部。而中詔親授之。所以爲慎選也。今以安肅付汝。無以私蠱爲小。怠於戒嚴。無以曠邑爲曠。慢於刑政。戒之慎之。實副寵命。

新差通判滄州劉摛可差通判定州制

河朔重鎮。威總兵要。而稱帥府。定爲極邊。益加重焉。倖貳之職。厥惟艱矣。爾前以推遷。倖于渤海。今徙之中山。地雄望崇。宜有以稱之。毋致弛懈。以孤休命。

朝奉大夫保信軍簽判蔡序辰可差通判滁州制

中有壤地相接。雖犬相聞之語。

前爲諫臣。黜而仕郡。思愆補咎。爲日已久。朝廷未嘗棄材。必有稍遷。俾更倖守。仍付便郡。而父爲一道之帥。壤地相接。雖犬相聞。爾知其爲榮乎。勉務恪居。毋孤寵命。

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梅灝可差通判杭州制

朝廷以學術選士。政事課吏。其能兼備者。可謂才良矣。爾繇書東觀。始以文進。今復命爾作武劇郡。試其爲政。東南都會。惟杭爲大。謹奉詔條。深察人情。事將無難。民譽可致也。

承議郎余景可差通判信安軍制

仕宦者以資級爲階。州城軍壘。夫何間焉。然爲副貳者。奉上使下。皆宜有度。疆場外禦。兵戎難處。汝既更之矣。益思勉懋。

趙濟可降一官差唐州酒稅制

因緣材選。得任邊寄。力不能強。教威敵。廉不能清白。率下而耽。志博戲。牽強僚佐。自處必勝。衆莫敢校。責其債進。過於奪取。無恥至此。爲辱已甚。宜從貶秩之罰。以肅慢官之咎。酒稅市征之繁。足以効力。克己悔過。尙能自返。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盧秉可差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奉大夫充寶文閣

待制差遣依舊制

王者親民如傷。故常有不忍之政。爲仁不富。故常推陳錫之惠。豈其作法于涼。欲怨爲德。使淪胥之酷。被無知之貳哉。具官某。往以淺謀。建爲邦計。紛更約束。峻列科指。見小利而欲速。推忍心於必獲。密網布設。購賞積重。半盆之饒。其登籍者無幾。繫獄之害。或連坐者半道。東南之民。父子不保。事雖已往。謗者未息。宜示深懲。以戒惡吏。奪龍馬之駿秩。仍琳宮之舊守。尙爲寬恩。宜自循省。

知制誥吳某可加勳封食邑制

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蓋上帝之祀。以顯相爲美。在廷之臣。以與祭爲慶。禮成于上。澤施及下。古之道也。朕無間然。具官某。直諒多聞。靖恭守位。論議合五。諫之旨。訓詞得三代之風。茲朕寅修禮祀。對越穹昊。惟爾鳴玉以相。率璋攸宜。方熙事之備成。既大賚而錫祉。亟頒寵數。以復厥勞。開國書勳。實有常典。膺受恩遇。毋忘欽承。

知制誥石某可加階封食邑制

古人有言。天子之尊。惟其以公卿爲正長。子男爲師旅也。國家寶禮近臣。隆厚寵數。開國錫命。備存彝典。具官石某。向以美材。進昇右掖。服勞侍從之事。贊襄禮命之書。朕以寅祀昊天。大賚四海。凡列位著。舉與慶賞。惟爾聞望。簡在朕志。庸舉舊章。亟疏新命。兼官崇峻。封邑陪敦。班寵有加。名數倍異。服祗優渥。無怠厥心。

四書大首領鬼章可陪戎校尉制

嚮以強梁。寇犯邊圉。稔惡盈貫。係繫來獻。朝廷隆好生之德。廣柔遠之略。被以厚恩。貸其萬死。分其種姓之息。爾部族之黨類。既知服罪。咸願乞恩。宜崇盛典。以收來效。俾脫羶街之戮。仍賜漢官之命。膺藉殊渥。毋貳乃心。

右屯衛大將軍知潞州郭遠可觀察使知河中府制

禦侮之臣。嘗以一眚致咎。矜其舊力。收功末路。愛疏茂恩。以示殊渥。具官某。武節自勵。智謀有取。嘗位樞府。亦分將闔。留落不偶。蹉跎暮年。不能復雁門之寄。亦足深東武之歎。宜復廉車之秩。仍分符竹之榮。勉爾激昂。報我光寵。

皇伯均州防禦使世雄可觀察使制

九族惇敘。所以隆公族之恩。三考陟明。所以謹外朝之治。非夫飭躬自喜。辟咎無疵。亦何以克播休聲。膺受崇錫。皇伯具官某。地居近屬。身載美材。闕廷親見之恭。未嘗曠失。宗室信厚之譽。足爲表儀。舉其年勞。詳案令緒。宜示展親之典。用伸加秩之榮。進假廉車。戊宣使指。寵光之盛。負荷實艱。惟匪懈可以終譽。惟謹度可以持滿。勉焉慎思。毋墜休命。

朝散大夫致仕趙宗誨故父任給事中贈司空賀可贈司徒制

宗祀尊隆。無間幽顯。矧爲著名前朝。詒法後裔。宜加異數。以慰幽墳。具官某父某。德操修立。著聞播紳。官

開顯榮。驛騎齊瑣。既緣子貴。追賁公侯。進陟教官之長。用爲泉室之榮。魂而有知。歆此殊寵。

故永嘉縣君姚氏可贈榮國太夫人制

宗祀均澤。無間幽顯。矧其德著閭門。慶垂後裔。宜加異數。以慰下泉。具官某母某氏。慈淑自修。窈窕著稱。既緣子貴。榮啓郡封。進錫綸。益爲壻戶之寵。尚惟陰魄。歆此恩榮。

禮部員外郎郎安時弟司農少卿安持故父任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追封舒國公充可追封魯國公餘如故制

股肱之臣。社稷之鎮。累功積行。克永終譽。生榮沒哀。兼極休命。粵因大賚。申隆贈典。具官某父某。事君以道。謀國以忠。經緯王度。調飭鼎寶。利澤施于濟內。標矩存于士林。威孫宜其有後。二惠迺其猷爽。蓼莪之報。明發載懷。屬此合宮之祀。覃彼漏泉之澤。追崇麟野之封。增賁龍章之服。尚惟幽壤。備歆光寵。

通議大夫致仕李及之故父贈特進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故母華原郡太君張氏可特贈榮

國太夫人大中大夫致仕程嗣故父贈吏部尚書通議可特贈特進故母孝威縣太君張氏可特

贈廣平郡太夫人制

宗祀均福。普及幽顯。所以昭孝德之光于四海。亦不遺小國之義也。夫爲善在躬。鍾慶于後。開闢之休。後昆貽慶。源流深永。本盛枝茂。慰其蓼莪之心。申以漏泉之澤。李及之父。開府之貴。禮視上公。程嗣父。特進之貴。位次上公。錫茲靈章。增顯幽壤。李母某氏。襲封大國。兼采美郡。程母某氏。湯沐之邑。疏以郡封。雖不及魚軒之華。姑畀以靈章之寵。

燕國太夫人李氏可特封周國太夫人制

愛敬盡於事親。孝弟在乎錫類。是以明堂之祀。大賚溥天之澤。凡預周行。咸此報德。具官某母某氏。令儀懿行。是爲女師。象服魚軒。既從夫貴。暨以君義之遺。益爲子舍之榮。受因受釐之成。俾申來瞻之志。啓封大國。書社成周。崇是寵章。用鳴慈訓。

左藏庫副使致仕王慈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工部侍郎克臣父可贈左金吾衛上將軍母可

贈普寧郡太夫人制

合宮盛祀。大賚于衷。照天滿泉。靡不周普。以某等故父某。故母某氏。天爵之出。邦族之盛。鍾慶後昆。克生良子。尊列朝著。應受顯服。慰其明發之思。申於幽夢之觀。執金近衛。普寧大郡。親亡若存。哀榮備矣。

國子祭酒集賢校理鄭龜可直集賢院充諸王府侍講制

昔東平王有言。爲善最樂。時主稱其言之甚大。史臣載爲美談。夫以經術爲意。聖師之教。日陳於前。左右勸誨。溫故知新。此其爲善之樂。其益茂矣。今吾賢王。蹈之求其端士。舊僚以望其府。惟某端懿淳諒。博通藝文。其在祿府。綽有令譽。還之講席。以輔美志。增麗正之峻職。爲儒者之榮觀。宜思格居。用鳴休命。

職方員外郎黃景可楊王府侍講制

經術遺士。所以貴於儒林之官。又況其勳。賁賢王。曳裾大府。其爲懷棟。良可知矣。某幼壯好學。著艾稱道。

輟自臺郎之選。俾從楚醴之游。正心博古。務崇職業。

承議郎張獻可太學博士制

博士之選。爲人師者也。身帥以善。豈特經藝廣習而已乎。以某前歷郡宰。頗崇善舉。使居太學。歸誘貴游。孰曰不宜。其勉之哉。

試太學正吳師仁可試太學博士制

講誦師。訓道國子。太學之官。未有位著於朝。而以道藝爲勝。實儒者之美仕榮遇也。不以貧賤爲恥。不以留滯爲歎。惟有志者充之。然國家選第。吏課選敘有等。由學正而進博士。是亦曠庸尙德之謂。汝膺是選。勉服休寵。

監察御史楊康國可開封府推官制

京邑浩穰。獄市攸繁。爲之長者。挈提綱領於上。宜得攸助。張羅衆目於下。以爾材具修養。應物知務。聲爲御史。休有佳稱。使之貳官京兆。宣布詔令。宜其裨益。足副選選。

朝請郎工部員外郎石麟之可開封府推官制

邦畿千里。人以健計。使萬室焉。有一民之訟。不爲多矣。而不可勝聽也。京兆之屬。吾甚重之。以某久吏老成。居有善譽。徙置幕府。宣布詔令。靈婉決繁。足以期待。

開封府推官制

王都千里之畿。盤駁五方之地。民庶雜處。情僞萬端。聽訟察詞。發奸隨伏。尹正之重。其貳唯艱。以爾學通古今。材任繁劇。而遠則從政乎何有。強而毅則臨事而廉斷。是以擢於三館。付之會府。爾其虛心以輔轡右。由衷以審羣情。粵其慎守。以永終譽。

才人馮氏父贈駕部郎中紹可特贈朝議大夫母崇德縣君李氏可特贈仙居縣太君制

積善在躬。鍾慶累後。克生邦媛。列職婦官。屬宗祀之受釐。追溥天而均福。漏泉之澤。及幽莫遠。宜峻寵章。以從贈典。母宜易名。城以隆贈典。

善官內藏庫使騎都尉李阿理可特授皇城使封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制

朝用軍慶。薄及微細。爾預列官次。例宜進秩。東班之首。使聯爲重。開國賦邑。併增異數。祗莊戒懼。以答休命。

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孫固可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制

朕博覽前載。以求多聞。惟古今治忽之原。賢淑經綸之要。粲然方冊。可從稽考。思得肅碩。備於顧問。具官某氣質渾厚。心慮開敏。挺然素絲之節。至於黃髮之年。既嘗歷位樞機。陳謀轉輟。忠言益耳。謹識協心。是謂老成。宜在法從。俾造虎門之詔。以緒金華之業。茂職殊庭。增嚴整事。勉服休寵。副予簡求。

知慶州范純粹可實文閣待制再任制

封疆之臣。是付方面之寄。詩禮謀帥。實得中樞之要。折衝禦侮。不遠尊俎之間。知名勇功。乃居縉墨之外。

朝有慈賞。吾不汝私。具官某。智慮開爽。量力宏厚。正固以嚴我律。忠肅而得士心。好謀而成。從善無厭。自分分。綽著威名。隱若千里之域。晏然三歲之成。敵情屢効。邊烽無警。官職異庸。進擢優秩。登延閣之妙選。仍青油之重任。軍中立號。以勵虎臣。省戶戢冠。無負儒服。恩榮並進。汝其念哉。

太皇太后殿楊氏等夫人進職制

聯籍東朝。承恩內闕。備茲斗拱。無違宮事。屬中宸之奉冊。方庶類之慶慶。宜覃恩澤。用資光華。

太皇太后殿張氏等四人進職制

上冊長樂。是為大慶。加惠小星。抑亦前烈。惟宮事之嚴密。矧司存之等差。祇服恩榮。毋怠勤恪。

龍左氏等十一人進職制

某氏等咸以貫魚之序。親際從龍之會。依日月之融光。宜雨露之澤及。稍躋女御。悉有司存。祇服恩榮。益思勤恪。

大理正燕若古可國子監丞大理寺丞李舉之可都水監主簿制

九寺之職。事治獄為劇。爾等皆莅官大理。是已試於其難者。屬此官罷。徒爾他局。夫猶斧斤之於攻木。根節可解。若其餘則易而無滯。國庫總胥子之版。都水主溝洫之事。以其明辨。何有弗治。毋曰弗勤。勉力自効。

宗正寺主簿王柄可太僕寺丞朝散郎張向可光祿寺主簿制

九寺之屬。位下而秩薄。然皆朝廷慎選。可以漸於榮途矣。以某等為吏。有嘉聞。敘而用之。宜自竭力。以副寵命。

朝散大夫衛尉少卿韓宗師可直祕閣提舉鳳翔府太平宮制

公卿之世。能以修行自立。朝廷之所尚也。為其承紹世美。而可惇勸。顯官豐秩。夫何吝焉。爾情學吏。能皆有可紀。至其色養不違。仍信於人。向嘗擢登書館。退避不就。屬乃父告老得謝。朝有著例。復申前命。以旌才良。輟卿列之副貳。總殊庭之釐事。祇服休寵。益思勉勵。

朝議大夫知密州王說可知涇州朝奉郎集賢校理歸子師中可知鳳翔府制

邪岐二邦。皆國重鎮。內修民政。則良守之事。外懾威聲。則名將之略。朝所付予。是焉貴重。以某出於卿族。屢膺藩寄。以某向更戎瑣。著能効。並付連城之寄。列居千騎之長。夫中和豈弟。所以愛養南畝。嚴重明果。所以董正師學。勉力勤恪。以副推擇。

西京左藏庫使高道禮可知安肅軍莊宅使文州刺史朱衍可知全州制

朝廷聲教。化及湖南。屬在邊隅。奉琛面內。而邊隅之任。仍所戒儆。當擇良守。以屏要郡。爾等咸以知略。夙備推擇。宜付左符之寄。益示專城之寵。北抗河塞。南極湖湘。治民訓戎。事惟一揆。勤力匪懈。以就來效。

知南京王說可知荆南知湖州林希可知南京制

面之寄。所以屏翰百城。郊圻之重。所以保釐千里。朝所付委。二者惟均。材之所宜。試可乃已。震學以知

務。智足應物。希心慮通達。文采彬蔚。而皆詳究吏術。輝赫民譽。在此無數。去常見思。夫荆州。全楚之衝也。震往莅之。以宣布于蕃之治。雖陽王業所興也。希就尹之。以陪輔維則之化。並膺休命。益思要術。毋有怠忘。用副銓擇。

知趙州杜紳可知濱州太僕寺丞朱勃可權發遣魏州知濱州張奕可知趙州知魏州張仲容可

知建昌軍制

吏治弗修。民用離散。輕去田畝。起為剽奪。此豈元元之素心哉。吾甚聞之。號路。關西之巖邑。渤海。東齊之奧區。二邦之人。今或失職。汝紳汝勃。以幹敏著稱。是以選擇。往莅撫之。昔太叔誅菑苻之盜。以安鄭國。以猛治者也。勝之而已。而爾遂謹農桑之課。以厚齊俗。則允安之。是為美焉。景行前人。庶必有立。夫事上者。不一其宜。亦有工于此而短于彼。度材而處。執不致治。惟奕與仲容。試吏之久。俾其易地。勉思竭力。

向萬鵬男思遷承襲制

歸義向化。歲月綿久。年齒漸老。求自便安。願以州額。付其長息。宜聽承襲。以光種落。

向思越姪載承襲制

思越之亡。子當承襲。以病自上。求與從弟。不失種族。而付印章。有義存焉。宜從聽許。汝以非次。驟膺厚福。祇服恩寵。毋敢曠忘。

故峽州都巡檢向思景男載承襲代父名目制

向載。父為漢官。忠順自効。今也則亡。義當置後。爾以適嗣。法當承襲。撫綏部族。庇育族屬。體茲恩寵。當盡報効。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充溪洞恭順知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田洪獎長男思世承襲制

徵外向化。膺受天爵。父歿子繼。厥為著令。肆爾承襲。不待功效。惟盡忠孝。無忝崇寵。

宣德郎太常博士楊國寶可成都路轉運判官制

博士。儒者之選也。國寶居之。衆以為宜。而大臣薦其博學。可使在讎書之列。國寶辭不肯當。而薦者益稱其能。夫士之好古屬文。信為美矣。豈若施之政事。有以澤民之為懿也。今以國寶為刺舉之官。付之百城之任。凡其財用之所興出。官吏之所分部。舒慘澄汰。其務非一。蜀端遠於京師。朝廷之所眷顧。慎爾智術。副吾遷擢。

奉議郎安悛可夔州路轉運判官制

前奉使指。往莅左蜀。未及報政。以憂解去。既畢祥琴。復還仕版。學假傳車之任。佇俟將明之最。古賢叱馭。求為忠臣。爾勉之矣。

朝散郎唐策可荆湖西路轉運判官制

荆及衡陽。洞庭之阻。漕事之輸京師。其行永久。列郡之富。百吏之治。遐邇幽隔。又當周察。使者之任。其重矣哉。以某幹力。諳聞前在蜀道。職業未究。今復付以八州之寄。宜布恩令。思稱任遇。

朝奉郎江東運判官制

將漕之重。號爲外計。澄察百吏。則上之耳目。均節九賦。則國之淵藪。然用吏之術。久次則其效乃顯。爾前在江介。卽有成績。今復付之淮甸。益觀遠略。祇服休寵。毋忘初志。

新利州路運判官制

湖湘之阻。遠於京師。所以側恤民隱。宜布上恩。惟使者爲能副本朝之意。前以某爲巴蜀。今徙之南州。體予推擇之懷。宜有恪居之效。

朝奉大夫新權知樞州鄒可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將王命之出內。明邦國之若否。使者之寄。爲朝耳目。誠得其人。列城受賜。以某歷試民事。舉集時譽。今賦稅之出。江南爲重。所以使百吏畏法。四民就業。將漕有序。歲計充牣。選擇用汝。宜勉之哉。毋墮職業。以孤任遇。

彭城集卷二十三

制誥

朝散郎大理卿杜紘可朝請郎奉議郎試御史王觀可承議郎餘並如故制

刑罰所以輔治。法令在于便民。惟將明之材。知所筆削。而哀矜之澤。由是布宣。嘉其成畫。用推懋賞。具官杜紘。通知法意。詳練時務。具官王觀。天資精敏。儒業該茂。而皆持心居厚。觀物能察。討論五刑之中。究極三典之要。輕重適宜。簡易難犯。新令肇布。大綱榮明。嗚其恪居。錫之異數。加秩進等。是爲寵光。益圖報稱。

奉議郎陳向能可承議郎制

郡邑被邊。中外難處。加之遠人新附。應接多務。爲吏者比及三年。事盡而無贖。可謂能矣。是以賞典及之。爾參贊幕畫。其效中率。進秩一等。以時勳勩。

宣德郎曹政可通直郎制

朝有大慶。贊于四海。百官進秩。雨露之澤也。爾預于甄敘。通籍朝闕。榮親顯家。其賜盛矣。服此休渥。毋怠祗庸。

穎州萬壽縣令充後省副定官葉唐籍可宣德郎差遣如故制

條令二省。雖未成書。而其年勞。自當進秩。俾其稍遷。以循往例。脫銓管之籍。爲朝闕之漸。欽承光寵。益自勳劬。

尚書右丞劉鑒可尚書左丞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實封制

四輔之地。三公之職。王政用爲粹美。民人以之帖泰。具瞻所寄。慎重維重。其有德業素著。績用已效。任賢勿疑。吾以爲準。其官某。全材博厚。是爲大器。純德淵懿。至于積載。經濟是任。鉅細必宜。惟深以通天下之情。惟幾以成天下之務。粵蘇風憲。入承文昌。六曹率職。以無曠。四海承風。而知服。今左轉虛位。臣鄰莫先。宜推已試之功。更示峻遷之寵。賜國加賦。以符休命。噫。股肱惟人。喉舌賦政。任重道遠。匪賢曷充。惟爾夙夜浚明。以副羣望。

同知樞密院事安祿守本官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實封制

參帷幄之謀。據機衡之任。折衝未兆。眇微必察。懽懽無外。遠邇咸服。是所謂股肱之良。社稷之鎮。非我舊德。曷膺重寄。其官某。器大有容。材茂兼濟。資忠厚以爲質。兼倜儻而輔志。仁爲己任。教而不回。惟幾成務。其施遼博。粵自先帝。擢躋右府。智名勇功。足究子房之事。忠言嘉謨。架著君陳之美。宜正斗樞之拜。以副周紳之望。書社稷食。併增異數。將使蠻夷率服。金革不試。在夫謀之威而下。丕應氣之和而衆知悅。此吾制治之本。任賢之心。勉而行之。以副虛佇。

通直郎太僕寺丞高士英可工部員外郎制

百工之事。萃于冬官。屬郎之選。是宜遴簡。以某效職聲。克修馬政。風績壯敏。宜所進升。俾陟文昌之府。以觀驥力之效。

朝散郎陳知新可知華州承議郎張景溫可通判南府制

守倅之任。有地千里。承流宣化。推廣上恩。興利除害。究度民事。有志之士。所願爲也。爾翊右輔。江陵故楚。生齒之盛。厥爲名藩。擇材而處。以命爾等。或守或貳。思所爲報。

開封府推官羅適可府界提刑前河東提刑范子諒可開封府推官制

郡幾千里。王化所先。內有幕府。參預謨畫。外則節傳。督視縣邑。皆爲劇任。宜付能者。以適強力民事。知其要務。方疏治畝。僅其就緒。以子諒前奉使指。按刑無頗。是用並從推擇。付茲浩穰。詳球岸之巨細。察民情之真僞。其亦無怠初心。是則勳罔不獲。

宣義郎徐壽可宣德郎添差福建路轉運使勾當公事制

縣令之職。愛民者也。賦取有不便。能以固爭于上。使者非其人。能以拒而不顧。守正不奪。見黜無悔。如此乃爲稱其職。夫汝允蹈之。去思在民。歷久不忘。淹滯歲時。百爾稱頌。重因薦書之上。將勵素餐之張。增秩一等。隸屬外臺。興利除害。隱卹民病。悉爾初心。其必有補矣。

故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張元孫彥訪可二班奉職制

卹孤延賞朝有著令乃祖爲國爪士致身旅帥資其餘寵及爾童孫敬服休命思所自立

借職秦威弟成可三班借職制

哀死卹孤朝有常令兄亡弟及抑爲殊寵今以俸汝敬服休命

趙子諒等三人可右班殿直王楙等十四人可三班奉職制

朝廷設科以求材武弓馬程其藝能策略觀其趣向二者俱茂可以當勇爵而承器使矣爾等咸蘇舉薦得備廷試實副其名朕甚嘉之品差授官用示旌勸祇服光寵益思奮勵

皇叔故皇城使榮州團練使仲輝可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制

公族之愛戚疎有倫存垂悼敘之休沒著哀榮之典情禮所極爵秩何遜具官某地居近屬仕齒外朝修身有聞從政無曠奄至不淑爲之傷懷宜推加贈之章亦示爲善之報廉車侯爵併疏茂恩魂而有知歆此殊獎

皇叔故右武衛大將軍惠州團練使叔範可贈密州觀察使追封東平侯制

蘇葛諶之庇襲麟趾之慶進總環衛分領使符修身有聞得譽甚美降年不融大命遽及傷悼之懷宜有以稱廉車爲尊城之重侯印亦分茅之貴大邦須句併茲卹典尙其有知歆此殊寵

皇伯濮州防禦使叔果所生母仙源縣太君張氏可贈永嘉郡太君皇城副使孫懷用母仙居縣太君王氏可贈崇國太夫人制

合宮慈祀率土靈慶幽及泉壤崇其爵號所以慰天下爲人子者之心而昭國家孝治之至也具官叔果所生母張氏實生令子齒于公族由其鍾福垂裕克家顯服既疏湯沐之封以厚養義之報俾更大郡仍協令名魂宜有知承此休命具官孫懷用母王氏實生令子涉于朝著由其鍾福垂裕克家顯服既疏邑封以爲湯沐而夫貴已隆贈典宜進特從賜國增視魚軒魂宜有知承此休命

承奉郎趙令辭可南京賓判制

詞學登第既濟庶仕又將試之民務究其心術別邪居留幕府甚重以爾從事茲爾美遷宜當悉心籌領之最豈特曳裾拾俎之間而已

通直郎新差通判興國軍沈季長可差充揚州賓判制

朕矜爾棄咎既示甄收更擇名都改佐幕府稍遷安便其益懋哉

神宗皇帝御侍五人等守永裕陵迴內王氏與章閣夫人劉氏與掌賓夫人李氏與掌飾夫人制

朕惟先帝衣冠既藏弓劍遼遠凡此女御經侍寢園送往若存慎終加敬逮臨駒之過邁瞻望田而若疑俾疏渥恩悉進品秩祇服光寵宜謹欽承

故尚宮吳氏可贈安定郡夫人制

早服賢魚之序端習彤管之訓生著柔範沒在懿稱特推恩策以示恩典擇名城于大郡加縣服于掄翟尙惟有知庶此休命

入內東頭供奉官梁和米達可並供備庫副使轉出制

効職中侍功次當遷雖寓官資固爲明陟今而補外併疏恩渥使聯之重介貳惟寵祇服休命益思勤恪

通直郎孫進可國子監主簿制

國家開廣庠序學者其至雲委故學省備官而主簿之職清且要矣爾家世儒學既習爲吏使膺是選良謂稱焉益務勤修以副銓擇

皇城使濮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同提舉本路巡檢溪洞公事張璠降三官添差充江州監稅內殿承制閣門祇應知融州溫湯降三官添差充欽州監茶鹽酒稅左侍禁管勾融州臨溪

提舉兼地方同巡檢杜震右侍禁權邵州臨口寨鍾仲仁各降兩官制

中國之所以臨撫戎蠻常以威信結服其心豈其夸于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咸以選擢見任邊徼貪于首功輕肆剪戮無辜橫死近二十人文書自營謾不以實覆案究極惻然傷嗟宜正典刑以慰遐僻差奪官秩用懲無狀尙體寬恩恩自悔咎

太府寺主簿韓宗本可大理寺主簿馬傳慶可太府寺主簿制

太府謹出納之總廷尉主決讞之事爲職不同程材亦異然精心格居者亦何處而不宜惟宗本以親嫌引避與傳慶易地而處其各勤慎職業以就功緒

殿中侍御史韓琦可左司諫制

獻可替否陳善閉邪二者所當納君子道致國于治能至是者其惟良謀者乎具官某資質端茂論議開爽贊筆殿中執憲法司久有諒直之譽是用擢躋左省參聯七列尊其所聞則義無不貫恕以及物則厚不可勝正色立朝勉之懷之毋替朕命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制

在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唯諫官而已爲其得劇切人主紀綱國體也然非其學足以達道其智足以周務見微而知著擇善而有容亦安能稱其事而宜其官哉以某自居憲府綽有士譽名不虛傳材實充副移珥筆之權當伏蒲之選謹言正色適其素守吐剛茹柔毋愧前哲則我爲知人爾號稱職矣

殿中侍御史呂陶可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可右司諫制

官以諫爲職者所謂以義致身以道事上者也將順其美補助其闕耳目之寄孰重于此乎以陶風力幹濟守正不回率職中臺履形謹議以易學術精敏好古自喜效官南宮綽有令譽是用躋之二省之聯付以五諫之任爾其慎厥職已正學副上副吾簡求無奪素守

宣德郎濠州簽判包綬可少府監丞制

昔臧適伯諫君君子謂其有後忠諫之士所崇尙善善及子孫理亦宜之爾公陳力前朝扶義備僚擢紳之論于今弗忘而某亦能修身自立素風不墜元宰大臣爲之建言吾所樂聞亟使進秩丞欽列卿効智都登用觀爾能期自恪慎

朝奉郎行都水監主簿陳安民可都水監丞制

吏習于事者可以勸功爾効職都水其已久矣因而遷之乃宿其業與夫初試未習者固有間焉勉崇著效毋孤寵任

刑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弼可權知開封府制

五民難有是為清穰之區四方維則實曰風化之本尹正之任推擇攸艱具官某志剛而氣果材博而智敏効力周行莫非重寄剖符大邦分閭邊圉率有治最稱爲吏師是宜付之衆大之居究其豈弟之化昔廣漢鉤距察人情延壽恩信周屬縣能者之事何遠之有

寶文閣直學士知蔡州謝景溫可知穎昌府制

陪京之南許昌爲重昆吾舊宅之地是曰大邦先朝啓封之始因建赤府運七城之會繁當一道之綏輯其所擇守未嘗輕付具官某老成之德中外洽更治民之材所至可紀宜換符竹之寄俾分墾田之典忠臣之義乃心固在于王室良守之事可以蒙福于京師

陝西轉運副使葉康直可值龍圖閣知河中府制

朝廷之用人勳者有以報之勞者有以休之要區劇任常使迭處爾將清陝服歷年于茲金穀之用無乏羌戎之警鮮上結課之最朕用嘉之惟蒲中之要藩居三河之勝地擇守之慎得人攸艱付虎符之優寄增龍馬之峻秩寵勳休逸併以資汝勉服休命益圖來效

新知秦州孫覽可知河中府制

龍門河山之固見于前載今爲大府實一都會賦入之繁夥軍旅之走集其地已重擇守奚易爾資性平曠遇事通敏外宣使指內佐省轄淳著能名允膺繁使易地隴上徙治蒲中漢之三河此爲大郡循良之稱屈數爲多勉務風績以追前烈

資政殿學士知鄆州蒲宗孟可知河中府制

徽牧之任是謂維藩股肱之郡尤所精選具官某早以周材進歷近輔均逸居外僊藩斯久政術優裕民俗畏服願以填募爲念桑梓是恭求易使郡頗慰明發朕惟體貌之重從欲是宜付蒲阪之典區當三河之都會敬服休命益思遠績

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張瑛可知河南府制

三川之地二代餘俗內守宮闈外奉園寢居留之寄慎選所先具官某智實周務器維華國謀謨著于廊廟功業見乎舉措柱石之資民望惟允蘇均逸而居外既報政而上聞爰付玉麟之符以總日圻之重宜其惇懋風化用拯陵遲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盧秉可知荆南府制

君子不奪人之親使之遂服先王之制既不可過門外之治有以揜恩具官某早以才華參于法從聯翬馬之駉逐總戎閫之會繁吏最顯聞親喪致事不呼其門于今三年祥琴始終仕版宜復眷南荆之典壤

居全楚之上游剖符列城表率一道祇服光寵益思恪居

寶文閣直學士知揚州謝景溫可權知部尚書制

百官之本係于尚書六曹之長稱爲八座朕慎選其人每加遴選益嚴試可亦無虛授具官某稟性剛特爲學堅正綿歷中外淡治閑靜察民情之真偽練國體之詳要是宜付之秋官之任執此邦典之中噫論法之失或以便文而忘惻隱之實好生之德乃在盡心而得哀矜之旨慎爾官守副吾休命

朝請郎王子琦可衛尉丞制

中外之任非有重輕惟才所宜而後付與爾更歷州郡既有善績觀光于朝貴于爾近是以擢丞衛尉効力穀下欽承休寵勉就職業

朝請郎溫俊父可大理寺丞制

決平獄事下無冤人作士之重所以使不犯于攸司攸助之官丞居其一以爾材力通敏大臣所稱擢而用之其必有效宜自奮勵以光任遇

張番龍番進奉使將軍制

慕義向化獻琛修贊誠款可取甄賞宜及並從懋賞以榮種落或縣卑秩稍遷品列或起徒步而加爵服咸思忠孝以酬光寵

左司諫朱光庭可左司員外郎右司諫王觀可右司員外郎制

朝廷開直言之路延諫諍之臣其能愛君主于信厚論事識其大體不爲苛察以取聲譽而補益之效然可見宜有褒崇以顯尤異惟觀學問端遠臨事屢斷惟光庭氣宇倜儻見義不同並列二省有光七列文昌之爲政本都司之有屬郎尤思得人以齊衆務俾從遷秩復使効材

左司諫韓川可太常少卿制

諫諍之臣以諫言悟主禮樂之司以制度輔化皆當精識好學乃能勝任故宜于此者可以進于彼矣具官某智慮通敏文采淳正自歷風憲之司以及諫垣之列忱慨大體激昂壯志資其餘論可謂盡心移其直清足以典禮宜付秩宗之貳用觀備術之效

朝散大夫左司郎中范純禮可太常少卿制

晉侯霸者首正執秩之典漢祖馬上亦先叔孫之儀禮樂之治古今要務于其司存必付能者某生于名族幼有令聞忠信可以學禮文雅用之飭吏屢從器使皆得士譽宜實奉常之貳俾主曲臺之論至于通古今之變使無膠柱究情文之說不爲聚訟是勸職業用副獎擢

太僕寺丞高士英可府界提點制

都畿之廣縣邑蕃布在周則規方千里于漢則開置三輔至其聽察獄岸調度官用何嘗不選擇使者宜布上恩以某敏惠於事久結吏課宜付傳車之任以觀美俗之效

天武右第一軍都指揮使通判刺史聶達可左屯衛將軍致仕制

良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薦舉。求文學經術之士。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過此。帝典之言曰。敷納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未知人。莫如聽言。故國家試士。以文詞。亦二帝敷納之比也。誠使有司兼仲山將明之才。懷孟子知言之術。精聽慎擇。則賢不肖豈不較然。由今觀之。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有司之聽。或不能盡。今以有司之不能盡而變法。法雖亟變。而不擇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猶將終無益也。議者或謂文詞之爲藝。薄陋。不足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謂今進士之初仕者。不過得爲吏部選人。國家待門廕恩澤者。亦爲選人。流外小吏。亦爲選人。選人如此之卑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詞應此選。豈不固有餘裕哉。朝廷設置何等爵祿。而更難其選乎。且進士成名者。國家亦何嘗便以爲才傑而任用之。或以文章顯。或以法律用。或以善政事稱。或以治財賦進。皆待其來日成效。而後有取。則夫取士之始。亦何用靳靳吝吝。若不得已哉。且朝廷欲更選舉之法。將以想望高材豪傑之士也。今天下之士。至於禮部者。歲不下二千人。朝廷豈能以玉帛之聘。弓旌之招。而遍得此乎。必亦使之投牒自進耳。士之投牒自進。必非豪傑之士。伊尹管仲之儔。雖更其科試而取之。徒小異其名目。然其得士。未有以異於前也。更恐奸利銜鬻之人。崇虛名以亂真。則取士之失。又甚於往日矣。議者又謂不如一用鄉舉里選者。此又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二漢之用鄉舉里選。所以得人者。其時郡縣之吏。自廷掾諸曹卒史。取吏亭長游徼。皆賢士爲之。故其臨財不苟。則知其廉。值事能斷。則知其智。文武材略。莫不畢效。故其譽之有實。舉之不難。自流品分別。郡縣吏卒。棄絕爲賤。不齒於搢紳。賢士不復從此役。士之居鄉里者。何由察知。苟憑虛名以進。人後有不稱。將復相與蔽護其短。而謂之材。終亦不得真賢實廉矣。是鄉舉里選。又不可盡用也。凡此數端。皆臣所以深疑者也。不知臣之愚陋至此耶。抑亦千慮將有一得也。然愚者之志。專則難移。故臣願朝廷且毋庸輕變選舉之法。不如因舊法而慎選有司之爲愈也。雖然。尙有一說。今有人於此。明辯足以判獄訟。智略足以治財賦。而文詞不足以自發。經藝不至於浹洽。則將捐棄終身。無仕進之望。其才豈不可惜哉。臣願陛下爲設從政科。使公卿及監司舉所知以充選。必有舉者三人。乃召而用之。且毋以爲真試之三年。才任其事。然後命之以官。即不可使復還爲民。而坐其舉者如此。則天下之材士。殆無遺逸矣。臣聞教育之法。所以治性也。性修則智明。智明則應物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者未嘗不以利祿爲心。夫可誘以利祿。而勉強爲善。則德性離矣。是故造士不及三代者。由此也。今陛下建學校。爲置明師而誨導之。毋問其所學。毋限其所能。則賢材莫不養育矣。若惡文章之敝。而以經藝勸之。學者之志。不出於爲利祿也。則文章之士。變而爲經藝。雖曰不同。其離於德性也均矣。天之生材。有昏有明。智明材大者。非小智小識之所能掩也。及其淺晦下材。雖曰捷之。亦終不能以致高大。士修之於家。足以成材。亦何待學官程課口趣之哉。

魏宗室遂寧郡王承範監僖溫議

王以同姓支屬。髮髻仕宦。者艾沒齒。更歷顯榮。五十餘歲。若其闕廷之禮。束帶垂纓。而齒內朝者久矣。郊廟之事。執膳賜爵。而均福慶者多矣。無錯立族談之誦。有夙興夜寐之勤。纖介之失。未嘗上聞。其小心恭

彭城集卷二十四

奏疏

貢舉議

臣准御史臺告報進詔書。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博訪臣等。今得詳議者。臣愚以謂人主之舉事。與人臣之獻議不同。人臣之議者。盛言古事以爲高。侈言己忠以爲博。迂遠而不切事情。漫汗而不濟世務。雖已自知其無益於治矣。而猶爲之何也。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足以夸衆眩俗。故敢爲而不疑耳。人主之舉事。則不然。度時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爲虛名而棄實效。不慕遠業而捐近功。使令出而言必信。事舉而俗必定。故與其出令不當而亟改之。不若謀事於始而慎慮也。今陛下患選舉之法不明。敎育之方未善。此必有以前古久遠之事。感動上聽者。不可不察也。本朝承百王之末。創起律令。雖未及三代。其隨時因俗從宜應變。增損不常。亦成一朝之制。而選舉之法。行之百有餘歲。累朝將相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共天下之論議者。皆非以他途進者也。而經以未嘗得人。臣竊以爲過矣。且臣論之。今時選舉之患。不在創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良。不患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不察。何以言之。今國家求賢

慎之謂乎。夫齊梁之性難正。世祿之家。鮮禮。矯情抑心。不可常也。而王修身訓族。歲久彌固。其德性溫和之謂乎。公族信厚。以爲關雎之化。東京諸王。不失法度。以爲永平之美。王之樂善。朝廷之教也。易名僖溫。謂王宜之。

考功覆吳尚書文肅議

尚書力學。雖記有志於從政。非若世儒。徒以經術通明。文章奇偉。爲顯名垂譽而已也。是故始立朝。則以直言讜議。開悟上聽。然後舉賢良方正。守稱其選。凡爲諫官近臣。而上謂其言盡遺事不惑。知無不爲。沮止佞邪。發舉善政。以至更歷二府。始終一節。太史公所謂扶義倜儻。不使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尚書有焉。其謂之忠信接物。執心決斷。非虛美也。

太常寺論封爵狀

臣等伏見周禮封爵諸侯。皆有命書典策。又有約劑。書於宗彝。及漢封功臣。亦有丹書鐵契。藏之宗廟。誠以封爵之事。傳世無窮。不可不慎重其禮。且以防後世之爭辨也。本朝慶曆中。始爲諸王置後傳襲。其時上恩雖厚。而有司典策不備。約束不明。昨因邢國公世永亡歿。冀王趙王兩宮爭繼。尋求故事。以斷是非。自中書宗正寺禮院史院皆無文書。可以討論。然亦非有所隱失也。臣等以爲諸宮傳襲封國者。甚多。今不爲造作約束。恐後日常有紛競不已。宗室爭辨。薄義傷化。甚非美事。本朝制度。雖不盡用三代。自當因宜立憲。著爲律令。使可遵守。藏之大宗。副在中書。太史禮官貳之。合於周禮之宗彝約劑。漢氏之丹書鐵契。傳示無窮。於禮甚便。欲望朝廷特賜詳酌。下禮官等參議施行。

舍人院奏乞再建紫微閣狀

臣等伏見舊中書舍人院有紫微閣。眞宗皇帝御筆題榜。副本刻石。自重修三省。紫微閣廢。折御筆無所張掛。伏以本朝建紫微閣。上法天垣。前聖有作。自難滅損。至於宸章天翰。宜永垂後。萬億千歲。瞻仰寅奉。在周之時。天球河圖。兌戈和弓。異代之物。尚皆傳保。伐國庸器。每祭陳之。何況巍巍聖作。其可度置不顯。有司惜土木之小費。斷人力之微勞。甚無謂也。或謂神宗皇帝已不建閣。臣等以謂先帝釐改制度。次序行學。實有未暇。至於崇奉祖宗。必有深旨。安知其構築不在方將也。伏乞聖慈。特賜詳酌。復於中書後省。建置紫微閣。標掛御筆。於以完本朝之舊制。副前聖之垂憲。事體甚大。實班列之所深願。臣等不勝倦倦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告示。已降詔命。授臣中書舍人。令臣發來赴闕。承命震悚。不知所措。臣年齒衰暮。舊學荒廢。方將發揮手號。潤色典訓。不意獲淺失次。以速官謫。伏望聖慈。鑒其惓誠。罷免恩命。以安賤分。

兩制議秦王襲封狀

臣等謹詳熙寧詔書。爲秦王置後。其時特太常寺陳薦等議。請以秦王庶孫克繼爲後。知禮院韓忠彥等請以承亮爲後。先帝覽二議。詔依忠彥等所定。太宗正司官所立嫡庶不當。乞賜詳定。又詔兩制官改

議王珪等議。當以克繼爲秦王後。奉聖旨。依已得指揮。承亮遂封秦王。臣等聞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故春秋之義。唯天子得以專封。今承亮爲秦王後。詔旨丁寧如此。是大君命之開國。天子所得專封。承亮受國。傳其子克儉。已歷兩世。無爲輒屑論議於其間。且上考前世史傳。及本朝故事。未有傳國兩世。復議移奪者。今克儉亡歿。自當依禮律置其後嗣。其他宗室。妄有訟訴。不在採聽之限。

論汝州合建節狀

臣伏觀今月四日敕書。節文其京東京西曹州並升爲輔郡者。伏以萬乘之后。兆衆所集。內則提封千里。外則別置四輔。蓋欲以拱衛王圻。威重帝室。陛下稽古圖政。憲天垂法。以曹許之地。當盤較之側。雖壯鉞廉軍。足治浩穰。而神州亦縣。近屬倚毗。殊其命稱。實備關輿。茲前代之弗及。亦萬世之不遷。然臣聞自昔二郡。皆爲甸服。廟社所寓。宮闕相望。憲章不殊。名實共貫。今二郡制度。既已恢大。而西郊事體。獨似欠缺。敢陳狂瞽。少裨萬一。竊見汝州。遠自唐室。久爲輔郡。爰及聖代。獨別都。距土中無數舍之遙。聚生齒有六縣之衆。襟帶河洛。藩屏楚鄧。而乃列在支郡。稱可防禦。於衆賢之封。最爲不稱。在陪京之域。莫有比倫。且金甌僻陋之區。止利巴剌之邑。非要害之重。無都會之稱。向且立節建牙。兼官累印。何況周南近壤。洛宅上流。可以無千乘之軍。備三軍之士。區區小邦。自守而已。翼冀商邑。不亦莫哉。臣愚以謂汝州既與曹許同是輔郡。自宜升爲節鎮。如此則東西兩京。左右二輔。形勢壯大。典法該備。足以昭寰內之巍巍。增天威之赫赫。且鄭州雖名右輔。本以小侯。近自景祐之初。始賜奉寧之號。故事未遠。有司具存。伏乞聖慈。下兩府詳臣所奏。議定軍額。特降指揮。

論封太祖後狀

臣伏見手詔。推求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爲王。以光大成功偉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無已。舉百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處。猶有未喻。恭以太祖皇帝。傳國太宗。雖以兄弟爲後。然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祀。澤厚流光。舉在是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毀之稱。列聖繼統不承之美。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無嗣。則有求其子孫而紹封之者。祖宗之重。不可與此同議。又諸侯不得祖天子。今封王當自爲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臣以爲陛下欲褒揚繼體。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晉蔡邕復魯衛毛。將部雍曹。舉原鄭。鄭文之昭也。文王造邦。爲周太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敢與並。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而明帝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之世。崇厚始祖之子。當必異于繼體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昭昭。德芳二人。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不降其爵。與周漢等盛。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繼體繼統之慶。陛下燕燕之孝。無不休顯著明矣。臣以愚陋。特罪禮官。知陛下推崇祖宗。願聖慮超越。非羣臣所及。猶願考合典禮。使其大義可以講說。爲萬世法。故敢冒進。言伏望少加采擇。臣無任戰栗之至。

太學申黜狀

右檢會先降勅命主判官與衆學官于學生中推文學年德可師一學者二人以爲學正學官選公正廉直者二人爲學錄爰自建學以來常奉詔從事皆用生員學官以爲勸導只從去年補孟醇爲學錄今次補劉濤爲學正直講不得預聞判監特然給帖孟醇曾在太學乍可甄收劉濤來自他方初不諳識化筆默定有若疾雷博士備員不趨虛器某等自知愚陋無似拙直可惡倚席不講尸祿素餐誠慮無知人之明何足取信官秩有隔品之賤不當下問豈可厚顏更伸餘議其如在學生員數逾二百郡無俊秀未可厚輕今來忽使不知何人自外突然遽相重耳聆未聞其稱譽目擊無異于輩流誰肯自謂不如例使甘心爲下又上庠教育之盛若此祭酒樂善之廣如彼纔選一士便須外求流聞四方抑亦甚陋伏念內舍限數已依勅命施行唯此舉正差人却與詔旨違戾本末不稱義理未安欲乞少還尸祝之分薄采芻蕘之議上遵甲令下慰諸生若以謂已行之命出于特達橫議雖多不可中止即乞明降約束斷自將來粗用詔條未令廢格少存寮屬略賜維何者以前件如前謹錄狀上

侍講不合坐狀

臣等議以謂侍從之臣見于天子應對顧問講論古事不可安坐自若遂席立陪乃是常禮今公著等自以傳先王之道求異其禮是大不然何以明之凡九經章句之說出于近世諸儒訓詁委瑣未必皆合于聖侍讀之職傳道章句之學耳是故使與舊史諸子雜陳於前而明主一採擇之然朝廷班制猶以待諸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其可知也今忘其章句之細而自謂道備已不察侍從之實而求以師賓見異不亦釋乎議者又謂天禧之時侍講者皆坐天聖之後皆立至今侍講者坐而講者立以謂有司之失臣等以謂侍從之臣預於問燕坐立不同人主可以專之不可計校前後歸過有司至於人臣求自殊異取必于上則爲不可昔仲尼正假馬之名而拜下遠矣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今人主之侍侍臣自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而從容焉上意優厚亦已至矣不可復以暫立爲難如公著等議臣等以爲不可許

薦王觀狀

准敕應奉諫官館職各舉才行堪任升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如所舉不謬取旨隨材試用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新授權州觀察推官王觀學問通達不惑異說其在鄉里以孝弟見稱其于仕進所謂行己有恥者臣今保舉克應前件詔書如經試用有不如舉狀臣甘連坐謹具狀奏聞

辭直龍圖閣狀

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蔡州事者開命驚駭罔知所措伏念臣本以羸病乞從外補聖恩開許卽爲厚幸今乃貼以閣職豈臣愚陋所可堪任且臣非有德度標矩素爲士林之望又無治民之最簡在王府構昧聰拙無異於衆人非次蒙被恩寵是謂僥倖之人足玷聖化伏望朝廷察臣惛愊採其寸誠收還恩以安愚分臣以賤官得分民社自可竭力上報鴻造臣不任懇切之至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申中書坤成節合罷齋筵狀

伏見太常禮院定到儀注緣爲荆王薨坤成節依內降指揮更不上齋其罷散道場及齋筵並依舊看詳坤成節上齋禮院依據前例奉行中旨卽爲允當其齋筵等事別不聲述稽據但云並依舊實有可疑何者坤成節設本緣上壽今既罷奉齋又輟大講則齋筵何可依舊罷散道場對佛作樂本緣佛事可以如常至于齋筵廣陳盤饌簪珥花卉飲食醑餽倡優諧笑方兩宮側但之際臣子亦何心安此歡娛也若以爲齋筵主爲羣臣與荆王不相干涉是則然矣其如兩宮側但之際臣子亦何心安此歡娛也若以相眷之義乎伏見嘉祐年中宰相富弼丁憂仁宗皇帝正當春宴特爲罷止弼母于國不繫休戚仁宗但以相臣新在慘恤爲輟盛會上恩之于大臣如此其厚今兩宮側但而令羣臣怡然安坐醉飽歌舞歡娛雖聖慈聽許臣子之心其亦何安臣愚以謂北客外臣可使就驛賜宴自餘羣臣何須集會

爲家兄謝除汝州狀

臣准敕改差臣知汝州事續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恩以臣久病艱于拜起免臣朝參及放辭者臣雖材無狀移病歷時曠影延之奉朝服金華之事業按舉故事皆合免歸蒙賴容私再從賜告聞者辱珥貂之隨問加苞實而是將爰暨還臣每聆諄諄以茲蕞陋之質微簡上心在于魂夢之交忍違帝所而臣生計無力家居屢空聚族云多仰瞻者衆權辭不給體弱是虞輒輸肝膽之誠竊冀乾坤之造得循近例出補小邦敢謂聖慈俯從私欲專城攸寄已叨分竹之榮及瓜告期仰有繫袍之歎游蒙易地仍委陪京於臣疲瘁之餘恕臣筋力之弱許臣拜命里宅免臣謁辭上臺雖復慈親鞠養之恩不能如此周至竊具陶鈞之力不能若是曲成在臣何功邀此多幸支離受粟愧厚賜于千鍾疲馬戀軒荷深仁于短豆危心易感限涕無從

亳州奏太清宮再生槐狀

伏以猶龍故里隱士與區仙真之所願懷協氣于焉回復率多靈物以表珍符庭椿再生既發祥于章聖古槐條肄復效祉于昌辰朽枿不記其歲年秀穗頓新于雨露神色還觀華萼聯輝昔唐叔嘉禾異畝同穎而爲美元狩奇木衆枝內附而告休于以比方一何遠邈蓋天瑞者依類託寓以應至誠雖塗人之寡見淺聞必喻鴻造臣等目觀盛事內極歡心無任忭悅激切之至畫圖隨狀進呈伏乞宣付史策

爲馮翰林入院謝對衣鞍轡馬狀

服章稱德故金紫盛其光榮寶子有功則車馬示之蕃庶臣叨職禁近已愧菲材拜賜宸廷何勝厚幸矧其王闕駸足內帑緒衣環金在躬盤纏照乘願惟涼德徒積祝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豐用財于養賢加賞幣於將厚雖在銜之愧而不吝于五章非康侯之才乃蒙休于三接仰愧分衣之寵俯迷執御之方何以上報生成無慙彼已

自我熙朝。備茲典策。臣猥以菲質。叨持左符。寅奉德音。側深愧竊。

為獨參政久旱待罪表

臣聞精稷交感。盛王之所以而裕。陰陽失和。代工者乃宜蒙責。惕思天職。博究輿情。其敢飾辭。以祈免咎。伏念臣等器識淺近。智術迂疎。謫叨調鼎之司。獲預貳公之寄。上之不能將順德美。臨萬一千清光。下之未嘗進顯材良。資參贊于善化。曠日逾久。竊位既彰。足以感動顯赫。乖戾協氣。是以亢陽為沴。閔雨歷時。宿麥秣稔。而莫收。首種萌芽。而復瘁。陛下憂勤民瘼。寅畏天明。避正終而不居。貶常珍而弗御。簡賦已責。議獄緩刑。詢芻蕘之片言。走圭璧于羣祀。何聖心克己之至此。而善應旋至之漠然。豈其有他。凡在臣等。乞從故事。以正刑書。策告咎殃。退還士位。益從夢卜之舉。庶格股肱之良。于以上帝。帝衷下慰民望。

又

近以早曠為災。望和無狀。需章自請。罪斥是甘。聖恩含容。尚加宿留。覲顏謁路。彌用戰兢。臣等聞應天之理。必先實而後文。行法之要。當始近而略遠。以臣等廁迹公輔。預聞輶謀。不能廣宣上恩。導迎善氣。惟天人之際。悖理者既多。故風雨之節。咎徵其有在。致陛下躬雲漢之憂。閱甚桑林之禱。祈重祿所私。何心自處。然則推應天之實。責臣等之尸。曠實亦至矣。論行法之近。願臣等之忝竊。近何加焉。伏冀淵衷。垂奮英斷。敕從罷黜。以戒負乘。關賢路于方將。協天威于陟降。輿情既恰。吉祥遠臻。臣等雖復退還于編氓。固亦蒙恩于鴻造。

謝中書舍人表

處非所據。榮以為憂。命屬已行。辭不獲免。祗膺寵渥。內集親顯。臣聞憲度著明。帝虞則二典之制。號令溫雅。炎漢有三代之風。是皆鼓舞羣黎。丹青醇化。覃渙汗而莫返。騰英聲以無窮。泊于本朝。尤當茲事。奉訓皇極。筆舌天常。爛乎河漢之章。廣若風露之運。是以贊書之任。稱曰材難。代天之工。率由德與。豈容膚淺。得預東求。伏念臣文謝天成。學非師授。窺陳編而竊取。追舊齒而益衰。可以小知。詎為達士。聞于大較。是謂鄙儒。方踐迹于鳳池。必貽譏于鶴翼。而況上恩深茂。容官稠重。置衡石之程。齊異臺郎之近例。所以待老成碩學之士。欲全其難進特達之風。愚敢望回。事同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謨妙萬。聖度惟幾。九德敷施。既能哲于多士。一善兼取。無求備于匹夫。致是慈惠。猥承甄擢。敢不洒濯捐志。磨厲下材。出身加民。必慎樞機之正。極天蟠地。用期軌軌之行。

謝太皇太后表

右垣司憲。內史贊書。世謂殊榮。士推懷東。內惟虛薄。默懷戰兢。臣聞仲尼養徒。別言語文學之第。鄭國為命。舉討論潤色之工。蓋人材各有所長。而邦事急于先務。言而文則行之遠。仁所厚則覆已周。何況帝統當天。海寓多士。風動而繁。訖從欲。雷行而渙。號必孚。所使演於每。皆顯俊。賦政而四方爰發。取臣而八枋贊襄。未嘗乏賢。豈資代價。臣早以無庸之質。得陪中秘之聯。文不能出衆而効奇。志不過循常而執一。遂從吏役。浸易歲華。迷簿領期會之繁。廢經術翰墨之事。敢期還輪所及。么麼弗遺。召使還歸。不待三年之

彭城集卷二十五

表

謝神宗御集表

伏惟宸章下賁。節室為榮。祗荷寵鑒。不任榮抃。伏以神宗皇帝。聖錄天縱。道隆日新。受命穆清。變國之祿。縣永。儲思參兩。稽古之事著明。亦猶唐堯之煥乎文章。夏禹之躬于律度。容藻奮發。聖謨精深。寫河漢之昭回。暴陽秋之和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惟善繼。文極化成。明發微猷。繼承祖武。不獨秘河圖于東序。嚴策府于春山。乃眷具賞。錫之副本。承宣室之顧問。管耳訓言。畏軒臺之威令。恪遵遺法。感慕往遇。炫燿新恩。企望征倅。罔知所措。

兗州謝皇弟授秦州節度使表

伏奉詔書。以皇弟顯進封雍王。特授司空。仍舊充鎮海秦寧軍節度使。告諭軍民。存問父老。若臣即時奉行。宜布訖。天慈深厚。民望悅隨。伏惟皇帝陛下。仁撫萬邦。愛先九族。並建明德。用啓金路之封。加等懿親。申錫褒章之賜。眷齊魯之奧壤。餘聖賢之舊風。俗本詩書。地崇藩屏。以元帥中權之任。兼上公賜履之榮。

蠻亦驅除之而已。是以荒服崎嶇之域。容致驍行豫順之師。暫費永寧。一月三捷。伏惟皇帝陛下。道周無外。仁濟有生。德業著於日新。神武臻於妙算。自跋行喙息之類。皆得陽和。而離題被髮之恥。率知面內。何乃焚僮。甚蓋。瀝水不毛。鷄泉未知。於革音。蜂蟻潛懷。於肆蟹。實王懷之所不赦。宜天討之所必加。命將修戎。槎山除道。成算出於帷幄。選士奮於猗猗。穴處巢居。不悟震雷之至。草薶禽竊。如經煥火之餘。於小醜足以深懲。在懷夷莫不畏服。邊徼斥廣。戎埃晏安。廷議僉同。固無屈朔方之策。深獻墜至。方勝上。繫木之詩。臣官忝魚符。身遙象闕。預聞嘉慶。喜不自勝。

謝授官表

豐恩驟委。通請弗從。祇服寵休。特深戰栗。伏以聖王與人。不求備。故格於任能。有功而見知。故樂於行賞。是以鉛刀一割之用。驚馬十駕之勤。以爲成功。悉均懋典。如臣者。知乏觀物之節。材無出類之奇。臨衆治民。不暇乎繩墨之外。奉令承教。亦幸其塵露之增。悉由洪恩。僅免官謫。乃復省其不逮。藉以爲功。增秩中臺。參聯近禁。是實逾涯之寵。抑多彼已之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化盛陶鈞。仁兼天造。循名責實。以周務記。功忘過於用人。底是屏委。過叨稱澤。謹當服勤無怠。浚明自修。羔羊素絲之風。所期於正直。深淵薄冰之戒。增重於職。兢奮以愚。仰酬至德。

賀公主生日表

星婺儲精。椒風介祉。誕彌伊始。溥率同歡。臣聞周宣中興。詩詠維蛇之夢。帝乙盛德。易贊歸妹之休。蓋王化大成。仍備肅雍之美。景命孚佑。必多蕃衍之祥。恭惟皇帝陛下。仁育羣生。道濟無外。體淳素以正德。躬文思而保民。華夏蠻貊之區。罔有後服。風雨寒暑之節。未嘗不時。日監在茲。天休斯至。均序貫魚之寵。聯聞就館之期。然則千齡之符。屬當於盛際。百斯之美。甫臻於將然。臣假守外藩。阻陪廷列。預聞休慶。喜不自勝。

賀破賊僊智高表

得進奏院報。蠻賊僊智高已行破滅。者。邊區荒忽。容有不庭。王師飛騰。古稱無戰。天威振而電掃。凶巢剽而霧除。臣聞帝虞至明。苗民後服。商宗盛德。鬼方弗賓。或三年而有成功。或七旬以之來格。蓋恃險與遠。敢於露電之誅。而取亂侮亡。何損乾坤之化。伏惟皇帝陛下。常德立武。至神燭幽。聲教暨乎朔南。德澤被於夷夏。唯是反復局合之寇。其敢盜弄潢池之兵。下策賸焉。微暉吹蠹。得以個強漏刻。創病黔黎。陛下進厥虎臣。授之廟算。豫順而無遺策。節制以嚴靈威。醜惡殲夷。遐隔砥厲。反戶之俗。既安於震驚。重譯之配。無隔於琛寶。臣濫分符竹。祇長簡書。懷請纓之心。不得顏行而自効。聞獲嘉之慶。無任鳧藻於私衷。

賀擒僊智高母表

寇魂假息。頃延漏刻之期。天威照臨。旋殄鯨鯢之類。伏以智高介鱗同類。蛙黷與居。主一女子之狂謀。與數十百之羸衆。晏然自得。如偶貳之復生。少焉稽誅。勢方虎之復出。而後鷗張斂跡。鼠竄祈生。陛下威信浹乎乾坤。刑賞揭于日月。士或請纓以思奮。人皆割刃而爭先。果聞獲妖鳥之巢。窮狡獪之穴。係頸來獻。

滿署蓋微。方將淑問辟雍之庭。豐鼓橫街之邸。大明中典。以示懷夷。臣濫守郡符。幸聞戎捷。欣愉之至。啓處不勝。

爲宰相賀擒鬼章表

伏見蘭會安撫司奏。今月某日。某人領兵至洮州。擊敗鬼章軍。活捉到鬼章者。天威照赫。師律訓齊。梁人妖巢。生致渠首。伏以鬼章。裔夷小醜。獷獸爲心。蒙被國恩。不知報答。侵犯邊圉。數有震驚。遂敢交通種羌。結爲黨與。解仇合意。伺隙成謀。賊傷屬國之人。竊據乘障之地。先朝所不忍寬。聖嘗此留心。至于罪稔。禍盈。天棄神怒。偏師纔出。元惡就擒。昔商宗鬼方。至于三歲。漢元郅支。遠在萬里。而皆斬馘血刃之功。率非係類。獻囚之事。矧其淹積歲月。勞勩師徒。豈如廟略無遺。虎臣思奮。會未信宿。已報翦夷。吉語亟聞。戎捷交上。雪邊人夙昔之憤。奪諸羌前卻之心。追視古先。莫可倫比。伏惟皇帝陛下。神武天縱。睿謀日新。任衆材而責成。因常德以立事。選陶鈞而獨化。其易轉圜。單上仁于大同。既思率服。仰冀審斷。迨此成功。臣等叨預兩階。無裨鴻造。率承嘉慶。徒切歡愉。

知蔡州謝上表

伏奉詔命。授臣直龍圖閣知蔡州軍州事。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疲瘵之質。力不逾于戢蟬。濛涌之恩。榮復叨于分虎。未知補報。徒積慚羞。伏念臣賦性迂疎。稟生奇薄。偶不遺于昌世。幸得實于周行。驅馳歲深。心慮日耗。脫身藩郡。貳職秘書。本以文章。新見收于鈞冶。至于遇暮。竟獲寵于蓬山。質之常情。實爲厚顧。而臣結轡遘病。羸茶弗支。闕庭之儀。每不勝于蹇步。圖書之府。敢不安于素飭。歸誠所天。冀息餘喘。果蒙從欲。仍獲長民。擢陪東序之華。付委連城之寄。失馬致福。有如塞叟之言。受粟獨多。何減離疎之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天縱。聖教日躋。留審意于其難。必代工之無曠。中外一體。法廉並修。以茲屏愚。不獨捐棄。謹當精勤農務。隱隨詔條。推已病有瘳之心。用察民瘼。廣天眷在安之訓。庶格人和。

達官蓋量力害己。雖小邦實曰才難。遂展墓君。在有道不容微倖。此所以前哲言志。區區其若彼。後賢受祿。振振焉在茲。況如愚臣。本緣末學。粵塵仕路。不棄昌時。暨忝左符。遂更三郡。曹爲近輔。非復自櫛之議。魯井泰山。仍有變齊之懼。至於渴龍名壤。淮楚近郊。猶龍之所誕生。異聖是焉臨幸。大朝景光。景湯武之上儀。迎年執期。格帝鴻之純貺。民俗既富。官守維嚴。豈伊愚臣。猥叨寄任。遂愈涯分。高視羣先。密焉自思。仍有餘寵。默鑒撫養。備險期月之淹。準飾越疆。機陪宿春之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妙萬。睿智極深。耶久照於容光。溥太和於播物。流行爲品。默化陶鈞。致是小材。預膺榮遇。謹當布宜昭旨。盡瘁官箴。爲身愚謀。雖冀不殆於知止。報國本願。尙當謝生於自然。誓殫百身。勿渝一志。

知兗州謝上表

臣比自權京東路轉運使。奉勅就差知兗州。上還節傳。退就藩垣。地惟督府之崇。任亦連城之寄。蒙被恩寵。增集戰兢。臣孤生蕙質。樸學無術。際逢昌且。聯實周行。釋充詞館之華。濫竊使車之選。力小任重。功最無聞。福過災生。道家先戒。夙夜恐懼。心口思惟。豈曰偏州。實妨賢路。亦既逾歲。深嘆天工。聖朝明于知人。義無棄物。及疵瑕之未露。加挺殖於至和。錫以左符。界之便郡。極臣所願。望不及茲。使臣自謀。誠不出此。親顏拜賜。撫已增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鴻造無私。上仁兼愛。運陶鈞於獨化。正性命於有生。致是辱虛。得借僭類。謹當宜布昭旨。詢察輿情。究心農畝之艱。盡力期會之事。畢犬馬之賤志。追桑榆之末光。

爲韓七南雄州謝上表

長人之選。明昭所先。雖曰小邦。實惟重寄。伏以聖朝聲教攸暨。書軌大同。爰自三代。荒服之區。九譯象齊之域。琛寶充牣。不減諸華。冠蓋相望。警若內郡。蓋太和所濟。天無風雨之憂。而鴻化誕敷。人習詩書之教。且郡縣之治。法令俱存。勤於奉宣。則當恥格。伏念臣早緣世祿。得預朝紳。願從政之方。窺竊已成之事。竊以累日。偶過曠官。遽叨分足之榮。驛站專城之任。雖復五嶺遐微。百越雜居。如前所云。在臣幸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上仁兼愛。鴻造曲成。試可臣工。不問毫毛之善。垂意民俗。用無內外之辭。夫何庸材。乃膺煩使。敢不夙夜無曠。惓惓自持。并容獄市之間。期於弗擾。僞使吏民之論。謂爲不煩。以是涓塵。上酬生育。

爲王駕部汝州謝上表

文昌承乏。久分於郎。潘右輔長人。濫叨於符竹。材庸任重。食浮寵優。忝權交懷。臣聞刺史之任。稱曰貳天。漢帝有言。與吾共理。誠以提封千里之廣。生齒萬族之繁。自非精敏。足以察輿情。慎密足以奉明詔。莊以蒞衆。惠而愛人。則將大虞負乘之差。小有敗材之謗。伏念臣氣惟皆窳。智實迂疎。學不優於治身。資弗宜於逢世。襲箕裘之素業。承帶礪之餘勳。賴何參之功。慶流苗裔。媿成宜之後。老爲大夫。因累日之微勞。預立朝之下列。自操澁分。常憂疾頽。何況界之千騎之居。假以連城之寵。綸翼貽刺。鉛刀弗任。臣猶自知。衆亦難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天覆。神化時行。極帝堯知人之難。稱周氏服臣之術。輟直輪曲。皆盡其所能。大法小廉。訖無逾於量。致茲踴躍。亦荷甄庸。敢不飲冰自修。佩章申戒。勞瘁不怠。將宜民之庶幾。惓惓無華。固誓心之有素。冀茲塵露。少答乾坤。

彭城集卷二十六

表

知兗州謝上表〔案〕散以與居厚之體。蓋衡州鹽會。哲宗初。起知嘉州。故謝首云脫身謫籍。綴組近藩。仰荷恩華。不任感懼。臣早者濫承人乏。出假使車。材非所長。力不自料。驅馳歲月。孤負選輪。是所謂斗筭之才。何暇論繩墨之外。然惟利術至廣。巧者有餘。果聞係繩之後人。略取析豪之上策。涇以涇濁。故常畏於後生。李代桃僵。竊自悲於薄命。遽辱黜幽之典。實由既往之愆。浮舟江湖。託身瘴嶺。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慕之憂。不謂明詔發中。鴻恩逮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榮。情同更生。感惟出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廣照。乾度并容。紹定之初。方勤心於陟降。思量之際。亦代置於細微。以是屏愚。行從甄敘。謹當勉求民瘼。恪佩官箴。犬馬之心。以勞力故能有養。桑榆之景。雖已老尚冀無渝。

知亳州謝上表

齒髮衰暮。瘡痍會繁。據非所安。榮以爲懼。昔者聖門高弟。方六七十。則所願爲。漢室諸儒。至二千石。謂之

爲韓龍圖汝州謝上表

犬馬力微，非敢勞侍從之事。民社寄重，尚復預陶冶之私。祗服恩榮，不任畏懼。伏念臣才非出羣，學不盡性。本無心於通物，誤見器於晚成。越從舊林，承乏宮邸。荷先聖之殊遇，如望府之具瞻。凡有遷播，輒邀等比。覽屬明兩正統，乘飛御天。仍以舊恩，萬加豐秩。臣聞匹士感發，尙報德於一殽。市道夸謔，或相期於刻。願況臣夙昔蒙被，駢蕃寵光。惟極愚忠，庶裨萬一。勳未補拙，何心術之易殫。病不期衰，而耄及之已甚。退自循度，勢難激昂。與其非據而妨賢，豈若量力而就職。猶庶幾忠臣之分，誓不踐素餐之譏。需章聞天，容聽從欲。委以連城之任，遂其易地之求。挾銀黃而過家，分虎竹而接俗。願惟涼薄，何以克堪。比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粹精，天施博博。極輪軸之用，皆究所宜。收轡轡之微，更隆求舊。惟是曩邑，號稱陪京。民機既稀，地薄賦簡。盡心從事，則昭錄具存。竭力勸農，而天時可望。既庶而富，謂粗可以足民。蓋均無貧，備不使之困役。於以報國，幸逃曠官。

爲大卿某廬州謝表

疲瘵無似，居懷犬馬之心。恩榮驟加，如叨民社之寄。伏念臣早經世祿，獲實周行。文無濟美之稱，才乏克家之譽。尙賴貽訓，粗知立身。驅馳歷年，髮有二色。因緣薄效，位至九卿。寵實逾涯，器成有極。乃者桂林開守，明昭推恩。夫何需委，猥當遴選。進預七臣之列，出分千騎之居。負乘爲憂，但自虞於致寇。內熱生釐，殆弗堪乎飲冰。然惟義重於身，盡瘁無貳。命之所處，雖殫猶生。故乃瞻瘵癘而如歸，敢以蒙霧露而爲解。豈意天慈周物，皇明燭幽。於支離之弗堪，全獲落於無用。遷秩外監，還上左符。事不辭難，既未獲於愚志。爵或虛受，亦深畏於多言。輒復舊章，期於從欲。審會命可，舊物來還。幸歸臥於里閭，長無望於軒陛。然而太和所濟，勿藥有瘳。復勝帶裳，獲齒班列。秩祿甚厚，敢晏安以尸榮。筋力雖衰，猶庶幾乎執御。竊希小邑寡民之地，得施勸農聽訟之方。敢期求舊之恩，遂委連城之寵。矧復剗舒吳壤，江湖上游。比屋會繁，五民雜有。連歲豐稔，兩造用希。循循以布宜，可且事而無事。微幸已甚，願觀若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德出寧，陶鈞獨化。隆禽受敷施之美，故俊父登廷。崇淵泉博博之功，而鼓鑒咸若。願茲嘉品，仰荷曲成。敢不愚忠是修，勤拙相補。豈弟宜民之效，雖曰未能。中和樂職之風，庶云有及。

爲高世祥并州表

詩禮謀帥，曾不問於瑣材。文墨爲功，顧何堪於關寄。尙懷淺志，仰訴所天。伏念臣智不出羣，材非經遠。乏文武兼資之術，無縱橫應敵之方。使其侍養禁林，效職都臺。應對顧問，補拾闕遺。尙慮空官，以速刑典。豈期假以中樞之任，付之全晉之區。驟升青殿之榮，仍繼金華之業。連城十數，留難一時。據非所安，愧不可處。況臣以支離之質，出於凶閔之餘。悲憂甫除，心目多懼。思慮以之而耗，亂謀養不及於深長。何以外振國威，內嚴師律。臣非所惜，人實謂何。伏望皇帝陛下，俯鑒愚衷，曲回睿眷。察其知分，無濫以天秩之榮。許以量材，則免其邊國之任。詢之輿議，雖曰不然。懷懷血誠，叩叩於是。

第二表

臣近以過竊光寵，奉上封章。乞還舊恩，用息衆論。雖頃之舉，誠不足以聞天。而歸之私，僅遂願於反汗。復辭由衷之懇，以干留令之詠。臣聞力既極者，加重則貽貽覆之憂。心之危者，深慮則有貽耗之患。今臣無超特之智，叨侍從之榮。以其所材，適可近用。乃復分兵閭之重寄，羅戎索之大權。是使臣綿力無餘，重任不已也。今臣更創巨之威，懷過用之憂。疲病僅餘，神觀未復。而使深謀三軍之事，折衝千里之都。是使臣孤心愈危，積慮愈困也。如此則安得無顛覆之咎，安得脫眩眩之虞。職臣無堪，爲國生患。敢不自竭悃悃，冀冀憐憐。伏望皇帝陛下，垂大明以燭幽，候鴻造而成物。不遠期以疎不至，不求備以強不飽。特聽需章，俯安憐曉。犬馬之報，猶足用於代勞。蒲柳之姿，終弗忘於盡瘁。

爲韓侍郎辭參知政事表

伏奉制命，授臣依前尙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者。試職無效，已曠責於曠謀。圖任方隆，復與聞於圖論。非惟震光華之寵，大儒弗勝。抑且懷懼懼之誠，即當自列。敢辭猶志，冀回恩。伏念臣幼無遠韻，幸習素風。昔當結仕之年，親沐過庭之訓。教之忠者，其誨篤矣。守以約者，抑有說焉。嘗謂委質策名，雖以竭盡爲效。至其量力度德，亦將過溢是憂。豈其驕驕永途，徘徊舊節。當以耳順之歲，決從父老之游。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頃者屢遷清閑之寓，陳陳耿耿之心。以臣位列樞機，事存體貌。爲國全退人之體，爲已成格父之私。竊用深謀，仍效短見。雖其犬馬事，齒桑榆未光。前至耆指之年，尙有期月之頃。誠願賜罷，備員冗官。稍就息肩之方，亦爲去事之漸。而後拜上章，經歸守松楸。於時幸沐天慈，俯鑒丹懇。方且備形需奏，求獲初心。何圖明詔，中豐恩寵。雖陟貳公之列，猥參和鼎之司。閉命載驚，歷躬無所。且臣始以承先臣之教，瞻長者之風。不敢倍死而忘先，不喜安祿而耽寵。何乃曩昔未效，班龍復加。質之常情，實所甚愧。願於輿論，其將謂何。伏望皇帝陛下，留鑒自天。從欲成物，矜其朴直。皆肝膈之盡言，閱以宸臚。極乾坤之厚賜，許還新命。俾陳愚悃。

謝參知政事表

天光下濟，不求備於微軀。師尹具瞻，輒拜嘉於威命。遜避無所，戰兢匪量。伏以大公之朝，離曲士得以自效。至治之世，在小官有與成功。重上之用人，必因其材。則下之陳力，不失其守。矧惟謀議巖廊之上，雙鶴鼎實之和。其可付之非賢，以累盛化。臣聞望輕鮮，智術闕疎。率依日月之光，已玷機衡之任。贊襄無補，遂及自驚。居懷曠職之羞，敢冀陟明之典。豈圖渙汗猥及，仍賜甄升。班龍雖同，更深委遇。實周官貳公之比。有漢卿相之崇，深推資乘。若臨冰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凝神妙萬，體道觀元。司左契以爲先，連陶甄而獨化。願提在服，皆不足以仰望清光。俯徇輿情，凡漸進者其有所試。茲以衰茶，過忝徽章。敢不洒灑寸心，激昂壯節。思榮懷之任重，期置器之必安。庶極憂分，仰裨萬一。

謝許令星通知濟陰縣表

准吏部流內銓，韓臣奉留前知濟陰縣事。謹遵奉聖旨，依奏。除天平軍節度推官，依舊知濟陰縣事。報州知委者，需章請命。豈無冀於萬分，冀望於愚。遂不遺其一得，仰承嘉惠。俯激需衷，臣叨居長人，粗學爲

政至於先務。竊所究心。知親民之官。不宜於數易。求勤事之吏。所見亦無多。蓋膏物色廉良。假借祿位。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一某。敷詔條在於格。恭聽獄訟。號為簡諒。有諷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恩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最。惜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與輿情。亟陳奏。欲結成其履。俾仍歸於故職。言非所難。已自棄於必。靜或能動。將無隔於高。伏蒙皇帝陛下。廓大明以燭幽。運陶鈞於獨化。求善不捐於纖芥。從欲遂至於曲成。廉之賓。還昇銅墨。事非前例。恩出不訾。在微臣之言。乃為燕不以人廢。惟下邑之幸。彼桑榆將復晚榮。

為韓丞相謝生日禮物表

恩光下濟。無一物之見遺。體貌所隆。在孤生而適幸。伏念臣智非經國。材謝出倫。則近鼎司。率由帝力。重忠信之祿。常自愧於素餐。暨勅梓之辰。乃復紆於聖眷。給言喻旨。禮賜加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儲思明良。均仁覆。矜犬馬之效。是用記其乃生。單兩露之私。所以將其厚意。捫心思報。捐骨是期。

又

瞻顧天至。記微生之厥初。微服朋來。增素餐之深愧。伏念臣備員近輔。無補聖時。緣位著之既崇。惟體貌之加重。及此勅勞之盛。益懷遭遇之榮。伏蒙皇帝陛下。義廣欽鄰。慈均覆下。錫底書於出。列多品而在庭。味惟屬。心實飽德。誓捐軀於糜爛。期報國於毫分。

為趙參政謝生日禮物表

勅勞之辰。不忘於聖眷。便蕃之寵。溢及於素餐。拜命若驚。此顏增愧。伏念臣預聞國論。曠責臺司。冒竊位素餐之職。有彼已不稱之累。祿賜逾量。涓埃莫酬。過蒙容慈。每加隆遇。念昔門孤之慶。生適逢辰。昇茲鼎饌之珍。禮逾推食。餽奉有秩。餽豆兼豐。仰喻鴻私。曷勝厚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博博。廣愛敷施。崇體貌於具僚。示率循於舊典。願惟涼薄。奚所克堪。庶盡瘁於方將。期小酬於萬一。

為韓端明河陽謝上表

遠禁林之法從。預侯屏之守臣。懇結宸闈。榮兼章。汗顏加批。循己著驚。伏念臣早以微材。驟躋清貫。歸仁義者貴。際而尺寸見收。維故舊之不遺。而簪履蒙幸。在時等比。莫臣擬倫。向者幸假偏州。常得善地。率緣聖將。俯遂私懷。閑謫落之無庸。則深護其所短。矜支離之多病。而并容於養病。今復付委名藩。密邇近輔。接二周之餘俗。據大河之要津。曾無以治之資。易副分憂之寄。內惟尸素。實愧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燭幽。至德兼覆。付當有則。士無滯能。錄善一毫。而世鮮藥物。以茲薄陋。深玷寵光。謹當推行上仁。求察民瘼。惟詔旨布宜而無壅。則德澤漸漬而太和。庶以涓微。少裨銘造。

為趙尚書謝官表

伏奉制命。授臣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徐州府。避賢鼎輔。收餘責於康官。假節方州。蒙上仁於佚老。復加寵數。出等倫。承命若驚。措躬無所。伏念臣智非經國。材乏壯猷。幸膺圖任之求。久滯兩階之寄。會無涓埃之益。以申犬馬之誠。遠迫頽齡。實慚厚祿。並上引年之請。庶遵知止之風。敢觀鴻私。密加陶治。請筋

力弗逮。閱勞以幾務之繁。惟體貌所存。優假其藩宜之任。崇書殿之峻秩。長天官之近聯。計所冒蒙。轉遞涯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深求舊。道務曲成。推行葦之風。出於忠厚。矜黃髮之士。不廢咨詢。以是庸虛。遇叨眷與。願雖朽。尙知激昂。昔馬援有言。丈夫貴於益壯。而夷吾所戒。老者使之無倦。竊企二賢之規。庶報九天之賜。

謝官表

恩華驟委。班寵浸加。惛惛惟誠。難達聞天之素。戰兢無所。獨深致遠之慈。竊以天官介卿。小宰四命。席文昌之右地。當巖石之具瞻。歷選熙朝。皆倚端士。豈容陋世。而實匪材。伏念臣天賦朴忠。智漸涼薄。早以具臣之職。適膺上聖之知。回翔斗極。參貳鼎寶。汲深懷大人。皆謂其弗堪。履薄臨淵。日徙增於若厲。粵自大明出震。孚號格天。方四門之廣聽。預三卿之授策。內慙無補。自甘難幽。敢圖奢養。彌深。恩薦及。昔子文逃祿。臣以為非適禮之中。范宣讓能。臣以為難從政之要。由是輒據郵素。仰懷鴻慈。鴻造曲成。半讓弗獲。拜嘉難。泚汗愧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陟降昭庭。通駭下武。圖任其政。深惟先帝之知人。有言必副。抑使忠臣之盡節。用是朽鈍。亦叨顯庸。敢不夙夜永圖。彌綸衰職。庶盡致君之願。以無假器之憂。

為韓端明謝除河陽表

伏奉制命。授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河陽軍州事。詞林懷選。驟蒙三錫之榮。侯服近封。仍預一麾之寄。仰荷恩紀。俯激慙衷。臣早以顯蒙。最為遭遇。昔蕭生疎外。猶曰雅意本朝。汲黯隱忍。亦冀拾遺禁闕。忠臣之義。私願悉然。豈當身遠宸廷。心馳魏闕。緣臣犬馬多病。蒲柳早衰。內苦疴瘵。居無聊賴。重以公鼎之任。近屬乃兄。私門之榮。皇經當世。戒滿盈則有道家之前禁。避嫌疑則訪故事而具存。是以懇買愚誠。乞從外補。皇慈開可。徵志獲伸。向沐深仁。曲加異數。兼殿閣之崇秩。假虎竹之分符。雖辭玉堂之游。仍緒金華之業。材非所稱。恩實不替。愧渙溢中。啓居無措。謹當砥礪素守。夙夜自公。愛君之心。無終食而少懈。治民之效。庶期月而有成。以是毫分。上酬覆露。

為韓持國謝知制誥表

潤色帝謨。已濫代言之選。備員諫列。重非補袞之資。驟玷豐恩。曷勝厚幸。臣聞論德定位。故竅言不敢妄升。為官擇人。則允。允可使無曠。是則名器之慎。小大悉同。矧惟樞機遠猷。鼓舞庶俗。渙汗大號。沛然流水之源。獨化陶鈞。遠於風露之運。贊畫之重。代工實難。內則謹四禁之嚴。上則詔八枋之貳。向非智略穎出。學殖著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伏念臣早緣世祿。有志儒書。資既陋於逢時。器弗周於用大。願無求而已矣。嘗自效者久之。聖朝義不棄人。義賜冗職。隨英游於中秘。假別乘於小邦。旋復曳裾王門。執簡史氏。智不逮事。龍獨逾涯。拔擢汗泥。超躋倫輩。濟功置墨。未終歲月之勤。鳳池演綸。俄契雲霄之望。內省無似。殆將疾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垂意紹庭。永圖能哲。象九德而咸事。務衆善而弗遺。願左右前後之臣。必皆莊士。洎文墨職論之際。不遺片長。夫何襄。適逢昌運。謹當發明自勵。正學以言。思慮所存。不敢越繩墨之外。毫髮無隱。庶以增日月之光。

帝之短。遷以此坐死。班固私作漢書。幾不免誅。習鑿齒書枋頭之敗。垂爲桓溫所殺。爲史之禍。乃至此。所謂盡言以招人之過者歟。然僕非敢如此。以自取直名。欲正史法。明春秋之指。以達聖人耳。然此意未易爲俗人道也。足下爲吾蔽匿。使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則吾幸矣。

與韓持國論侍講不合稱師

前者所議侍講坐位。恐未適暢。今再具說如左。

一。所以言侍講。未爲傳先王之道者。凡九經非皆出於孔子。師儒相傳。舛錯搶攘。顛倒不安者。不可勝數。雖前世通儒。未有能通一者也。然則九經可謂中有先王之道矣。謂九經皆先王之道者。非也。又況爾讀章句。不敢墜跌。而可謂之傳乎。孔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則必待其人。聰明淵博。心通聖人。不滯於末學。不流於章句。而後可言傳矣。今之侍講。觀釋九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言傳先王之道。則可謂經衆人也。況可考於天子之前乎。傳道非爵位可及。豈可一預此職。而便據此名哉。

二。所以言侍講不得爲師者。所謂師者。師其道德者也。然道德非言不傳。故學於師者。有問道。有請益。未嘗聞不問。不請而強語者也。今侍講之於人主。執經在前。不待問而道之。不待請而益之。此則侍從之臣進說耳。尙何師禮之有。不惟若是。人便有說。古今師資不同。然必待其人心服。然後師之。今天子聖明。於侍講未以爲可心服也。豈可強屈人主。以伸羣臣之志乎。易曰。朋友講習。所謂講習者。非以先王之道相磨切乎。在人臣則講習通於朋友。於人主一經講耳。便望爲師。是豈爲下之禮乎。

三。所以言非有司之失者。凡朝廷法度。著在典籍。有司不守。則爲有司過。假令朝廷向有令曰。侍講師臣必坐而後語。而今有司失之。則可正之矣。今則不然。天禧之時。侍臣皆坐。侍講亦坐。乾興之時。侍臣皆立。侍講亦立。其後有事者立。無事者坐。侍講亦立亦坐。皆出人主之旨。豈嘗爲侍講特定禮。而謂有司之失。自數十年來。講官豈皆不辨禮義。而叨居其任乎。特恐今之講官。思慮不能無失。過而建言。希冀殊禮。望於太上。必欲得之。故推過有司耳。

四。今之議者。將曰。人臣何嘗不坐於上前。今講論逾時。予坐以示尊德樂道。何苦議論。愚特以爲不然。凡禮之所貴。貴在止邪於未行。朝廷之上。几席之間。逼近至尊。一坐一立。便是大事。人主有命許之。與人主不命請之。便分逆順。豈可苟相容悅。而忘義以處之也。是故逆莫大於逾分。亂莫大於要君。惡莫甚於阿私。罪莫重於罔上。今非師而求以師禮見待。是逾分也。以尊德樂道之名。脅持主上。求必異己。是要君也。此二者講官之失。若有司知其非義。而以出於賢者不敢違之。是阿私也。強爲之說。而曲使相合。是罔上也。此二者有司之失。董仲舒所謂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義。被之虛言。而不敢辭。此之謂矣。不可不察也。

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曾公亮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慨然。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

彭城集卷二十七

書

與王深甫論史書

古者爲史。皆據所聞見實錄事。迹不少損益。有所避就也。謂之傳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譏國惡耳。夫春秋聖人所特作。以見一王之法。不當引爲史例。然其譏國惡。猶但使顯者隱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爲藏匿。使不可知也。後之史官。不達此意。猥自託於聖人。以是爲史。未嘗直書。上則順時君忌諱。退又惡斥言當世權勢大人罪過。改之易之。以就美好。悅生者而背死人。不顧是非。故賢士大夫之事業。有不記者焉。僕不自料。常欲矯正此弊。是以竊作丞相公傳。網羅舊聞。盡緝異端。亦可以少見凡例矣。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僕今去萊公數十年。非見而聞也。於其行事。官爵進退。不得如目覩一二道之也。左丘明世爲魯史。又親見時事。其著賢大夫成敗。率不過以再書。太史公作張良傳。稱非天下之所以存亡則不著。知古人爲史。不必瑣瑣舉錄也。萊公事蹟。在人者多。僕特取其大節數事。左丘司馬之志也。今枉一通。足下以僕前意觀之。當還示其可否焉。太史公作帝紀。世或傳武帝怨其刺已而言景

其悉千里之寄。廣牧民之任。有所懷。不敢言。非忠盡之義也。某惶恐死罪。伏見敕書。升曹許爲輔郡。恭以聖朝。治具張設。制作明備。地平天成。百度修正。自前世之關。與百王之逸。禮刊而正之。振而行之。又況王圻千里。大衆所在。輔郡之郡。未合於古。宜乎明昭之發。德晉而著。甲令也。昔炎漢隆盛。累葉至孝。武之時。始廣三輔。蓋由此矣。然東西兩京。皆曰內。雖略隨幸。則爲行在。宮衛暫局。爰號居留。制度事體。自昔一同。皆有輔郡。扶贊風化。今鄭滑曹許。悉爲節鎮。唯汝州號稱防禦。似猶不稱。愚以爲汝爲輔郡。在曹許之先。亦宜建節。以威重都邑。鎮撫蕃。盡善盡美矣。且鄭州本亦防禦。景祐之初。始賜軍事之號。然則防禦小郡。不足以陪輔帝京。近事之明。比已。國家節鎮數十。川峽廣越之郡。往往以僻陋賜類。汝州地處六縣。生齒數萬。西瞻洛宅。陵寢兼在。北顧浚都。佳氣相接。楚鄧南土。正居藩蔽。於以啓元戎之乘。假中軍之節。不亦宜乎。某愚陋不足以知治體。近者輒以芻蕘之言。上奏天聰。懼其拙訥。未能明白。敢復干聞。執事伏惟某官。寅亮天工。董正國體。聚精會神。講畫如一。遠聰明目。幽遠必屆。幸論道之朝。舒懷之下。垂聽愚言。少賜詳擇。千慮一得。實所願焉。

爲趙賓客上執政書

某結髮仕宦。至今五十餘年。方其少壯之時。不能出奇勵節。外之則竭股肱之力。以治戎服。敢於邊圉。內之則極文墨之用。以正議直言於朝廷。今年適耳順。筋力益衰。思慮益昏。而朝廷方興太平之基。廣教化之源。才臣志士。黑髮壯齒。駕肩接踵。奔走圖議。官無曠工。野無遺賢。願某其人。長物也。然而不自揆度。猶敢有言於相府。罪人也。願相公矜而察之。幸甚幸甚。某聞大雅之時。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夫行葦之微。牛羊避之。而後王道備焉。故周家忠厚。必至於養耆老。以成其福。祿非獨王化然也。田子方見公家之粥老馬者。賸而取之。爲其少盡其力。而老棄之。爲不忍也。故恩足以存舊老。義足以感新壯。可謂賢士矣。某其亦可自比于此。而冀見憐於執事乎。某之族。內外待某而食者。僅百口。男女之成立。待某而婚嫁者。且十數。家無累世蓄積之富。身無四海田園之歸。飢寒凍餒。是憂是虞。某雖欲勿仕。不可得也。某豈願以桑榆之景。進而不知止乎。先王之制。七十而致仕。幸某今猶未及數年。雖勉勉班班。未爲大咎也。相公誠能加惠哀憐。使某復得補郡。以濟其飢寒之患。使宗族百口。新新然有所仰給。此其爲行葦勿踐履而備王化也。老馬見憐。而稱賢士也。其亦不遠矣。州郡之役。某雖朽鈍。固常熱之。耳目足以究簿書之繁。志慮足以察獄訟之情。日夜不息。自謂無曠。豈敢使事有不職。民有失所。以孤相公任人之意乎。伏惟哀憐。幸甚幸甚。

爲人以文章與知己書

小人受顧盼於門下。寢遠。以閣下藻鑑。明徹照灼。忽眇不疑。於小人獨有所未盡也。小人猶願有陳於左右。何者。譬猶彈絲吹竹。擊劍射御。雖既知其工矣。未若時得試之於左右。見長競能。曲終技窮。惓然稱善。其爲快心滿意。稱目知己者。不愧矣。是所謂困於物而相於技者也。雖然。是小人之所以事君子盡心之道也。某七歲好時。至今垂三十年。日夜之所積習。精力之所迫及。旁貨經史。下協聲律。紙墨所存。不下千

首。雖當世多賢。不敢仰希一二。而上追古人之作。竊以謂無甚大愧。夫擊鼓叩甬之歌。詞甚低賤。而實君採之。故下情達而幽滯得出也。又況感激時事。吟咏國政。獎善而刺惡。有教厚之風耶。世無詩官。畏陷諱謗之罪。故不敢肆已。時就開僻。竊寄拊拊而已。伏以閣下之於小人。有照之明。而加以久要之契。某其敢有隱而不盡心乎。謹錄古律雜詩若干首。拜獻左右。伏惟少加材擇。

答西京解元李秀才書

某頓首。秀才足下。辱書稱道累幅。甚荷甚荷。夫洛陽天地之中。而帝王之所更都也。其居士鄉秀。裏受中氣。涵泳德化。宜乎其有川異於四方哉。某也異邑之人。未嘗從士大夫遊。過當賓與之任。蓋造形而度長短者。易以自必。循聲而察律呂者。鮮於不謬。況於蒙鄙。而可以小知君子哉。此其所以臨事而懼也。誠不自意。魁偉俊傑之賢。幸皆不失。內自矜喜。較梁子曰。名譽已聞。而有司不舉者。有司之過也。今某既免有司之過矣。古者貢士。數與於祭者。有賞得賢如此。其無慶賞之望乎。又以自賀也。因書還答。不悉。

衆學官移兩判監書

某等謹再拜上書判監舍人王公判監傳公閣下。前日閣下以劉蒙爲學正。某等以爲不宜。屬草具書。將以薦聞於左右。當是時。有習於事者。見教曰。今近臣貴人。位崇志得。悅順之言。日聞於前。夫位崇則下之奔走者衆。志得則禮樂法度。可以闊略。悅順之言。日聞。則忠諫必不入矣。如是而又重之以學問之博。詞說之辨。必且衆人而聽其捷。吾見若之默而自屈也。某等以爲不知言。凡太平之世。強者所以不敢暴弱。衆者所以不敢陵寡。材者所以不敢詐愚。由禮義法度存也。禮義者。先聖人之遺教是也。法度者。時君之詔令是也。大賢君子。將治人興化。必且安守禮義以待士。固持法度以取衆。今一舉事。遂棄此猶足自立乎。蓋以爲有所不知而過舉也。誠使有所不知。則樂聞其告者矣。知其爲過舉。則毋憚於改更矣。又何謂不可以忠告法誥哉。是以有望日之嫌。辭避而已。不敢衆請也。獨陪俟命。漠然累日。閣下既不見報。而劉蒙遂自入學矣。於是前見教者。難然而笑。自以爲知言。而某等愚陋也。某等又以爲不然。凡賢人君子。所爲始末後先。固不必同。要其歸於是而已矣。今所舉不義而固爲之者。非以恥過作非也。殆將以極衆人之論。而視其強毅詭隨。則賢不肖自判矣。此古者觀人知人之術。意閣下亦必出於此。是以又屬草具書。以薦聞於左右。又有見教者曰。凡下之役上。職也。賤之聽貴。決也。愚之從賢。義也。今祭酒司業。貴矣。賢矣。爲人上矣。博士。愚者。賤者。爲人下者。聽之。役之。從之而已。由何多言乎。某等又以爲不知言。何者。三公皆嘗爲天子御史諫官矣。方其禁切人主。雖置三公九卿焉。有不合己者。必力排而極陳之。常恨其不見用。夫人臣之於人主。有天地之隔。其敢抗言知義者。非以其所守者法度。所循者禮義。然耶。故犯上而不憚危焉。直己而不使屈焉。今祭酒司業之於博士。比肩學官耳。非有君臣天地之隔。吾以禮義法度而告之。庸何憚乎。在人主則必欲聽用己。而盡從其言。於己事則恥聽於人。遂非而不移。豈賢臣之用心乎。是非所望於祭酒司業也。某等遂又有前日之狀。今又累日矣。不審閣下爲如何。見教者又且將大笑矣。某等無復以他義仰期閣下矣。古者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今閣下廢詔文而慢博士之官。用非其人。

某等真不得其守。可以去矣。閣下以昏烟之家。私情曲。用一庸士。而以大義正道。使五六學官引去。閣下上非所以爲國。下非所以爲身。想閣下通人。必不爾也。不然。則閣下叛反詔書。蔑棄寮屬。食用盡。教率國子。亦將有宏議遠略。非某等所及。倘一告喻之。某等亦箝口受教矣。

彭城集卷二十八

啓

賀參政某侍郎啓

伏審光膺詔策。進貳台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率性純粹。踐行中庸。與學究乎天人。令望允于文武。暴陽秋之和氣。瞻金石之正聲。通其純粹元精。稟符人傑。周雅所詠。老成重于典刑。苟卿有言。大儒所以美俗。而自雍容法從。輝光本朝。雖北門靖深之謀。一歸于基命。而公鼎鑒和之寄。仍缺于具瞻。函錫褒章。坐陪國論。主上勞乎求輔。安於仰成。且師錫所同。夢賁惟允。聖賢於此。胥會禮樂。其有不與。休命甫行。輿情大洽。某早以屏瑣。幸蒙顧憐。獨迹小邦。離風飄。無庭燎照客之望。徒愧其不材。懷慕燕賀。廬之誠。尙於其弱羽。

賀資政吳侍郎啓

伏審光被詔函。出臨侯屏。本朝步讓。方均逸而優賢。三輔浩繁。資陪京而作輔。矧惟名南之所。單化單父之存去思。蒼生具瞻。周邦咸喜。恭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助華。謀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轅元忠於廟禮。

被成烈於鼎彝。蓋秦伯至仁。帝以之賜壽。傳陽陰德。世知其必封。今摺紳仰畫一之規。黎俗期可久之業。豈其淹衰衣而信處。局霖雨于一方。必將下玉堂之書。正金鉉之拜。某早以屏瑣。獲際輝光。親聆咳唾之音。兼辱旬旬之賜。頂踵之報。私誓于所天。燕雀之誠。復數于成廈。

又

恭審光被諭旨。還跡秘殿。峻金華之茂選。撫召南之舊封。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具體上仁。秉彝迪哲。主盛德而不牽于俗。守經事而皆得其宜。降半千之昌期。逮億萬之休運。佐王之略。先信於人心。格天之功。歷試於柄輔。其長波之所蕩。芳風之所懷。雖復偃息。宴中優游。事外足以師保。兆衆羽儀。本朝昔周公碩膚。由新迎而遷止。伊尹先覺。暨累聘而幡然。何則。太公之規。必圖任而求舊。尚德之度。亦屈己而濟時。今昔同符。聖賢胥契。介圭猶衰。想見于簪之儀。羔羊素絲。矧按已成之俗。某久繫陶冶。素辱顧憐。聆休命之甫行。俯備吏而增慶。瞻望門宇。無任喜躍舞抃之至。

與揚州知府某侍郎啓

某早歲嘗叩賓閣。獲親誨誨。屬介藩之均逸。阻巖石之具瞻。景行于懷。向風增發。茲者叨膺詔檢。獲貳海邦。藉方伯昭履之尊。仰元侯撫封之重。惟我編小。實所依歸。恭以某官。清德鎮浮。壯猷經遠。藩守之寄。懷夷情乎威名。綱直之風。當朝登乎正色。蓋大雅所頌。老成重于典刑。以商賁之言。圖治貴于舊德。必且登進機密。旁副食儲。敢冀上爲宗祧。精調經緯。

回留臺吳侍郎啓

近者伏蒙垂顧。具僚寵頒。溫教忘位。貌之龜絕。辱咳唾之緒言。蓋疊履至微。大賢存心于軫。舊荆棘雖陋。卿雲均騰於不遺。藏弄爲榮。服之無斂。青陽播物。流篇過中。惟練氣而葆和。固若時而集福。今朝端風夜之士。海隅誦詠之。叱揚摧英。微懼第成烈。而皆懷衰衣之來慕。思霖雨之及遐。俯擬輿情。面稽天意。必正富民之拜。以速近衛之期。敢冀上爲廟朝。精調經緯。

謝留臺吳侍郎啓

伏蒙垂顧。敝居寵頒。雅什愧衡。泌之甚陋。聆韶夏之至和。距龍審音。祇其忘味。恭以某官。德著而言立。氣盛而化神。廣載九歌之餘。優游二南之域。吟咏乎情性。敦厚而溫柔。皆可以播于管絃。著之廊廟。惟先公之舊事。有上仁之所履。蘇鼎猶存。松柏未廢。果貽鈞念。實以綢繆。雖音韻趨高。鑒均之所未觀。而文章公共。賜也可得與聞。蒙賚逾涯。俯已多幸。慶於印駟。阻叩軒墀。瞻望台光。無任區區之至。

賀知府某給事啓

阻遠資閔。浸更歲律。風波失所。遠在海隅。繩墨見羈。居抗俗狀。惟舊恩之未報。加景行之素深。馳精鎖闥。結懸心石。茲者伏審光膺詔旨。移領介邦。藉方伯昭履之尊。仰元侯撫封之重。鑒我編小。實所依歸。輒同謝人。均慶疊藻。竊惟跋履長道。綏固天倪。恭以某官。清德鎮浮。壯猷經遠。器深中而周用。刃無厚而有餘。宜風外臺。則賦輿辦于心計。授鉞方面。而戎索著于威名。雖僭藩以均勢。實注意而有漸。必且進登機密。

旁副食諸。敢冀上為宗祧。精調疑鍊。

賀知府某諫議啓

伏審光膺言綽。復秩諫垣。先守經邦。德何嫌於一售。次公為郡。善仍及于重臨。舊物復還。恩惟允。恭以某官材任國器。智為吏師。豪闊頗其風規。藩翰著於治最。惟洪河之與壤。當北道之要衝。堤繇遂寧。繫王尊之壯節。父老為諸。宜冠伯之借留。將時茂庸。豈徒中復。行被光華之選。以崇豈弟之風。更冀保頤。用符言順。

賀知府某侍讀啓

向者叨被詔除。出分郡組。治任戒道。懷謁諄辭。恨隔坂之遙遙。瞻階符而棲戀。旋開峻春官之茂秩。釐須句之奧區。韓濟遺風。一變可以至道。股肱重寄。四國是以于蕃。仰惟涓選休辰。條布寬教。神明所勞。啓處用康。恭以某官德貫道樞。學優聖闕。言必垂于士則。智必諧于帝謨。摺紳推平儒宗。主上許其國器。大雅所謂老成。重於典刑。春秋有云。空言不若行事。故復輟侍從之選。列極循良之遠圖。即觀報政之期。以趣登庸之命。

與杭州知府某資政啓

伏審均逸鼎司。宜風南國。勉勵銜尾。牛斗為之生輝。壺漿溢溢。江海其知增觀。豈獨周邦有良翰之喜。東人與信處之謠。仰惟條布政經。惇懋黎俗。神明來舍。啓處降祥。恭以某官毓粹中和。存誠博厚。懷幾深之妙略。極經緯之遠圖。致身熙朝。協德聖相。四方從欲。以興治。九功惟敘。而可歌。蓋堯以三公出居方嶽。周以二伯外倡旬幾。體貌所隆。股肱攸寄。實資天揖之重。以陪王室之尊。方下玉堂之書。即正衮衣之命。海隅所候。霖雨是期。某樛散之姿。孤落無用。方枘圓鑿。徒齟齬於迷津。深淵薄冰。每戰兢於投足。下流所處。履情維艱。荷鈞化之無垠。於孤根於易拔。鑄造之賜。邱山敢忘。塵跡小邦。阻前賓席。有簡書之寅畏。乏羽翼之奮飛。瞻望軒墀。祇勞心石。敢冀上為廟社。精調寢興。

謝太師杜相公啓

近者調官還南。假道過府。竊緣世契。前造賓榮。維父師赤鳥之崇。加丞相安車之貴。一見符照。如登龍門。矧復厚元禮之通家。矜女侯而撫衛。垂賜墨妙。分沾鼎珍。老成典刑。雖景行之莫及。飲食教誨。荷仁心之弗遺。藏弄為榮。服之無斂。遍旅瑣之靡暇。恨門闕之遽遠。阻侍話言。忽將旬日。仰惟練氣。自若膏神。致和恭以某官。翊亮本朝。緝熙帝載。出入四輔之要。贊襄萬務之微。地平天成。孚滿恩於無外。名遂身退。體至道而不居。陽報則多。福履榮都。舉公茂德。在小物而克勤。衛武者年。方懿戒而自儆。彼魯侯之頌壽。富洪範之叙康寧。舉集在茲。夫孰為比。敢冀益務尊養。下副觀瞻。

謝西京宋相公啓

恪守官箴。坐遷恩館。夫以惟良共治之寄。付之瑣材。然其小邑。寡民之間。幸焉自守。徒以簡書攸畏。繩墨所綏。愧府以無緣。瞻階符而戰兢。恭惟尹政千里。居守二宮。自天降康。靡福善應。惟民所止。多士攸歸。

昔平津厚東閣之賓。晉公有綠野之集。盛德相望。休風益隆。顧此孱委。獨窮賤事。曾不獲預警飛之下。列陪畫鹿之前。行苑結所深。啓處無已。敢祈上為宗祧。精調疑鍊。

為韓汝州謝諸執政啓

比者忝被詔除。榮分郡寄。獻納無補。愧徒重於高門。綜履非優。復叨榮於聖治。矧惟陪京近壤。尊汝舊封。三組寄鄉。兼備銀黃之寵。驅馬置傳。得陪玉璽之尊。內省庸虛。良深幸遇。伏以某官。陶甄品彙。銓綜材良。程其器而任能。因所資而借寵。竊以惟民共治之任。付之不敏。無似之人。習雖生常。事亦匪易。且當屬役。治賦。必謹於期會之間。聽獄察辭。或論於繩墨之外。雖曰小補。倘或有成。庶無曠官。以累塵史。

為司馬中丞謝翰林啓

叨膺詔檢。擢躋禁林。上德敷施。寬任能於求備。瑣材蒙幸。懷致寇以為虞。視草玉堂。鑒筆省戶。地嚴禁密。或號為私。臣言聽計。從則稱之內相。常以德選。乃充詔求。夫何妄庸。輒當選東。伏念某賦性樸味。為術闊疎。無方朔之濳辭。守兒寬之機學。據經入對。悉鄙心之所安。無言弗闕。澣豐恩之荐及。勸華光之請。參延閣之貴游。寵實逾涯。望無他觀。豈謂發中之詔。驟疏蹕等之榮。且乎號四方。垂鴻來世。愛訂代言之選。曷容彼己之羞。循繯自驚。甚履冰之增慄。渙汗莫及。終襲組而拜嘉。內省攀援。仰由推獎。伏遇某官。至誠樂愷。高節并容。噓枯發生。密借寵於餘論。陶治致用。不遺力於寸長。以是小材。堪叨異數。謹當秉心正學。刻意慎詞。竭其聖聖之愚。効此容容之計。

為趙秘監謝官啓

大計吏治。非敢望於步明。無曠天工。奚獨蒙於虛受。仰承恩渥。俯集戰兢。伏念某賦性頗愚。為學疎略。進不能守據經義。引大體於廟朝。退弗能勸課農桑。樹風績於郡邑。年既運而逾邁。智加憊而無堪。履更分土之權。久汚居卿之秩。但虞官謗。以速刑書。敢緣年勞。復膺懋典。重以蘭臺秘奧。策府深嚴。圖書所藏。著述兼領。歷數近事。皆用名儒。其在私門。均實世守。臨先軌而無能為役。謹前哲而胡可與同。恩深同量。感極至泣。揆茲際會。仰白陶鑒。伏遇某官。秉國之鈞。致君以道。同一德而熙載。審八枋而贊襄。故疎遠於焉不遺。而繼介得以敘進。敢不繩墨自檢。夙夜惟寅。無負浚明之心。仰答曲成之造。

為某郡守謝罷任啓

某竊落於時。沙汰為郡。迂直自守。老而益疎。將迎之材。智所不迨。斷斷之技。已竭。赫赫之譽。無聞。爰及瓜期。得還魏闕。揣愚駑之幸會。實大度之并容。何則。精鑒之前。毫髮無隱。下流所處。風波易生。至其脫致寇之災。獲伸眉之慶。非夫卿廟廣茂。瑜德深純。何以致茲。為感曷已。方瞻雲而迅速。阻踵門而侍言。益冀葆調。以候飛躍。

為傅學士謝除直昭文館啓

湛恩驟委。最品無庸。據非所安。竊以為懼。國家博極古志。購藏羣書。敝石渠金馬之庭。法東壁春山之府。其以待遠方之選。致席上之珍。仍踵舊規。別疏儒館。出是寵學士之職。當以加元宰之尊。至其屬僚。略皆

精選向非文純實道。學茂致知。智輻瀟而軌。量深中而大受。何以驟充妙選。進預俊遊。伏念某生質甚愚。天機尤淺。無斷斷之薄技。懷惻惻之愚忠。早緣鄉書。函請仕版。會冠豸之承乏。得贊筆而備員。念無橫草之勢。雖玷伏蒲之列。內思報効。姑自激昂。驕勝之議。旋聞詔。詎知時變。夏侯之止。廟樂。竊異詔書。雖與方州。尚叨符竹。何不天之寡祐。遽陟此而離哀。胸襟浸遠。心灰已極。遂負米之始。願餘絃琴之甚。悲。竭。修。觀。於天。復。參。華。於。郎。省。幸。簪。履。之。未。棄。愧。清。柳。之。已。彫。敢。期。韶。旨。發。中。班。寵。遠。望。擢。道。山。之。賜。吳。委。銓。管。之。會。繁。光。華。一。時。踴。躍。萬。狀。俛。思。際。遇。抑。有。攀。援。伏。遇。某。官。通。德。衆。容。至。誠。樂。善。推。陶。治。之。賜。密。濟。其。剛。柔。暴。陽。秋。之。和。曲。成。於。品。彛。致。茲。隨。陋。驟。爾。甄。收。謹。當。勉。懃。初。心。堅。持。壹。意。隨。波。明。於。夙。夜。慕。竭。節。於。風。霜。上。關。乾。施。次。答。鈞。造。

爲王郎中謝安撫相公啓

某蟻木之姿。飛蓬所歎。早緣世舊。獲見師門。叔譽深仁。矜女侯而撫子。孔融幼齒。預元禮之通家。祇服誨言。激揚儒志。希先業而自勵。迨壯歲而逾勳。資士終窮。敢期于與進。東隅既失。笑望于收功。荷中庸大雅之風。極汎愛矜賢之量。樂其樹立。振以聲容。使得預齒儒紳。肝衡朝列。竊自惟。獲落之品。無以謝特達之知。然而小夫竿牘之間。神官道遠之說。竊常從事。時以白心。筆墨所成。狂斐盈帙。蓋牛角隨曲。或可感賢侯。龜手賤工。猶足干霸主。竊自忘于器。思有効于己長。妄綴蕪言。冀塵當軸。適雷門以布鼓。賦魚目於明珠。愧心視。願欲進不敢。輒因門下之客。憑寫胸中之誠。懷負已深。啓居交戰。伏蒙某官至誠教育。廣德井容。許其累己之心。錫以盈紙之誨。春秋之法。毫毛必收。官師所材。暫瞞不棄。賜出望外。光生目前。奇於個人。甚乎至寶。獨子可教。昔蒙咳唾之音。五十無聞。今被褒獎之寵。感愧之極。肌骨爲銘。

賀鄆州某安撫啓

伏審光膺詔檢。出總使符。啤濟舊封。實自魯邦之重。圖書祔府。益推龍馬之嚴。愛屬食求。抑爲德選。恭以某官天材長鬱。國器宏深。刀無肯綮之勞。明照忽微之表。輝映中外。陟降便蕃。風采發于陳垣。功利集于邦計。老成之望。眷與益隆。匪蹟延閣之華。暫委東藩之寄。歷選故事。仍察與同。報政之期。殆弗淹於五月。秉鈞之任。行峻陟於三階。某託乘傳車。幸依侯屏。聆休命之甫集。拊懦衷而載歡。

爲王郎中謝官啓

祗荷寵靈。不任榮懼。竊以郎官之選。上應列星。炎漢以還。皆用名士。國朝憲章。前代之舊。允惟是職。上臺之司。崇其班資。號爲通貴。非特入備九重之闕。出宰百里之邦。相是美遷。豈其輕授。伏念某機非穎悟。幹力支離。學無適道之方。治鮮宜民之效。濫預冥行之拔。振茲滯滯之緣。惟考績三年。大比羣吏。方多匪稱之虞。更被遷涯之寵。竊然自幸。不能爲容。此蓋伏遇某官。秉持國鈞。緝熙帝載。具毫毛之善。必便合于春秋。無寸用之材。皆不遺于匠石。致茲非據。得以鼓。敢不夙夜惟寅。緝墨自檢。既以迭。官之責。亦償其竭德之心。瞻望軒墀。不任區區之至。

回鄆州賈諫議啓

叨被詔除。出董漕事。無精明之敏智。加鑒藏而機悉。方將刺舉屬城。宣布上指。商功利于毫末。貿有無之化居。是猶求鉛刀一割之能。致驚馬跼足之效。其爲弗稱。蓋不待言。伏惟某官。德爲吏師。智出人表。嘗辱顧于菲薄。亦曾賜于吹噓。以是無庸。過當繁使。瞻言德宇。徒切銘衷。方便道而之官。阻。門而上。謁。春和伊始。福履惟休。更冀保頤。以符祝頌。

爲王駕部汝州謝二府啓

明詔屢下。深惟共治之難。器無庸。轉。輪。之寄。祇膺寵渥。梁極征營。伏念某器宇至卑。天機甚淺。學雖勤而功半。智不足而道悠。徒以襲先世之遺榮。陪昌辰之應仕。奉令承教。竭其愚。望之愚。曠日逾時。止於斷斷之技。甘心自守。絕望見知。曩者方嶽之賢。繼有公車之奏。使得從尙方之給筆。袖石室之成書。譽出不虞。聲非中實。鉛刀一割。何足收功。劍首映然。於焉濫吹。內惟極陋。易意逢亨。過沐鴻私。俾分侯社。待詔云久。可嗤東郭之貧。懷章來歸。良甚會稽之寵。姑薄游以從告。驚傳舍之易人。幾成覆轍之羞。竊有遺簪之歎。尙蒙記錄。不汝遐遺。舊物復還。成期加近。失馬爲福。益欽北叟之風。躍治効祥。私。有。錢。邪。之。願。願。茲幸會。誠。賴。攀。援。伏遇某官。掌。握。國。鈞。陶。冶。士。類。矜。一。夫。之。弗。獲。使。寸。善。而。必。收。對。菲。不。遺。肯。創。代。置。致。茲。儒。品。驟。玷。寵。光。夫。長。人。之。官。專。城。爲。重。提。封。至。廣。生。齒。實。繁。自。非。循。良。鮮。不。曠。乏。田。室。荒。隳。由。勸。農。之。嚴。觀。刑。政。放。紛。聚。奉。詔。之。或。闕。敢。不。冰。葉。勵。操。夙。夜。自。公。庶。茲。垂。髮。之。能。仰。答。邱。山。之。賜。

爲司馬中丞謝參知政事與二府啓

丹誠自竭。鴻造難還。遂玷豐恩。濫處近輔。竊以願略所任。國威至嚴。非智敏不足以預機謀。非質厚不足以參聽斷。何其虛授。並集爾材。默究所緣。實繁幸會。伏遇某官。弼諧熙載。贊襄遠猷。喜密借於餘光。仍垂眷於所試。致茲忝冒。臧越等夷。佩服之深。敷宣罔既。

爲韓相回前兩府啓

叨膺詔策。足踐鼎司。暫不遠於亮工。材庸局於經國。夫何食命所及。光寵驟加。密計無庸。抑其有自。伏遇某官。夙敦風義。嘗借提。致寸進之弗遺。蒙上仁之求舊。方深懷德。遽沐寄聲。研味絢辭。祇增愧服。

爲韓端明知河陽謝二府啓

短材屢試。常無補於本朝。多病亟衰。尙見容於便郡。內惟僥倖。實用懷羞。竊以陪京近區。孟津重鎮。溫麥之富。著在信書。河飭之珍。流於詩詠。且民樸。惡。簡。離。臥。治。而。易。爲。蓋。地。近。望。優。非。均。逸。者。莫。處。豈。茲。無。似。可。玷。分。符。伏遇某官。持。平。國。鈞。樂。育。士。類。曲。借。噓。枯。之。論。益。救。求。舊。之。仁。以。是。辱。委。得。蒙。寵。寄。方。且。布。宣。明。昭。惠。養。寡。民。內。推。惻。惻。之。心。庶。願。循。良。之。效。阻。遙。賓。館。祗。良。簡。書。馳。繼。之。戰。敷。宣。罔。既。

伏審涓選數且和布政經四國于奉實重股肱之寄周邦咸喜肅知豈弟之風惟商序之過中聚天休之純格恭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勳華材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許謨橫斗既謫靈伯之期專席鼎司榮盛勳天之業百度時序九功可歌方均逸而優賢姑僊藩而賜履蓋褒衣儒處同且居東而見思四牡遄歸山甫徂齊而興詠矧輿情之素屬將天視之俯從還復隆符之會益隆風動之化某猥惟陋質謹預下陳趨及瓜之期匪遙于旦暮積在鈞之願實賴于陶甄敢冀上為宗祧精調癡健

賀宋相公判許州啓

伏審光被食會龍更出鎮地官之茂秩宅昆吾之舊邦注意允隆德賞斯在恭以某官道崇聖相澤浸生民俾古人之致君在本朝而美俗上有日新之類下推風動之休夫保釐東郊重于大邦之牧寄藩屏王室執若四輔之爲先然而畫一之規素存久大之業已著主上所以推恩而均逸易地而優賢在于海隅之心則藹霖雨之望側聽優策以副具瞻某向以庸虛獲親符采聆介圭之于邁望鹿輻而歡歡區區之誠一一笑盡

與西京通判某太博啓

拜遠風儀驛移月律由西眺之過厚便慈用之實深寤寐音徽搖蕩心旆伏惟練氣自若衛生有經豈弟之符神明來會恭以某官吏術通達儒學精詳敏於事而有功譽所試而已效矧王都千里之廣河南二周之餘固賴長材以崇善教叔度來事久播譽於輿詞齊侯報功豈候時於某月益祈葆衛庶俟匪陸

回齊州通判某啓

承命來東簡俗從事側聆臺妙出貳藩條全齊奧區首推歷下連城要任雅屬治中頃熱稔於宏材茲有望於善治矧及瓜之甫還將投刃而有初猥辱騰書過形翼與願言佩服曷罄敷宣

回王尚書啓

夫審增秩天官保釐宮館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智深迪哲學茂醇幾臺閣乘平休光廊廟著其法語治戎董武外震蕩於天聲利用厚生內周治於民譽蓋尚書百官之本而治象之法最嚴邦畿千里之居惟魏大之風尤盛主上所以瞻咨全德併疏肅靈敢謂謙冲過形摛摛騰示芳翰載竊絢辭佩服之誠筆舌奚究

賀致政某宮師啓

伏審得謝上臺歸休里宅峻貳公之崇秩參六傳之近聯止足之風獨齊蹤於老氏體貌攸寄是所望於父師休命甫行輿情仰恭以某官純誠貫道清節鎮浮茂方叔之壯猷兼博陽之陰德社稷是衛定帝業於無疆功名不居奉天道而時若昔疏氏有海隅之樂留侯慕松子之遊高風如存遺蹟不闕適大賢之有作雖異世而合符道遠道樞塵垢蟬冕是以湖海辨說之士朝廷夙夜之賢益攬以爲美談思齊者將不及方將瞻臨雍乞言之制修巡守就見之儀範模老成光華傳史豈特掛車以示來世揮金而樂當年某廢黜小官阻前賓謁懷門闕之願居常慨然從几杖之謀更深仰止敢冀商神專氣綏福考祥

彭城集卷二十九

啟

賀省副某郎中啓

竊審光被命書贊司邦計伏惟慶慰國家備用厚生之德大農爲之淵商功與利之權計會受其質必有副貳協成懋和抑惟全材乃膺遴選恭以某官心術敏勁智符聯明資意括以親身惟幾深而成務素所樹立實爲萬夫之雄瞻其功庸獨處大牧之冠故茲明昭之下愈曰休哉而大賢在朝所存遠矣必且植阜民之長策集富國之成勳而後超躋亨途欣逢遠業側聽輿頌實同慶同

同賀蘇學士紹啓

伏審光奉詔函攬賡史觀本朝厚方聞之選儒士榮藏室之華非夫擅三良之能兼兩如之直曷庸選東以副倉官恭以某官積學淵微軼材超特以直諒多聞之益被賢良高第之求豈其拘累日之勞是以不待次而進側聆休命方集懽悰過沐華賡亟聞謠謠佩銘之素啓處不忘

賀判府宋相公啓

賀三司某待制啓

伏審光被策書。主司邦計。恭惟慶慰。竊以賦數經入之賦。厚生利用之權。唯敏智足以有功。唯幾深足以成務。訂茲慎簡。具曰才難。恭惟某官。器度淵宏。謀猷廣敏。備儀扶義。以特立。珍粹入神。而不窮。陟降便蕃。輝映中外。而自雍容。表列。惇懋風聲。謀國以忠。指神推其軌範。作法於厚。遐邇賴其規模。故適道可以與權。對時所以育物。爰正大農之柄。一專司會之謀。地若流鏡。劉晏之才。素著。民不加賦。桑羊之查。深。既成阜俗之勳。必繼富民之拜。某辱知最厚。受賜亦深。側聆休命之行。逾積由衷之什。

賀制置發運某待制啓

竊審光被策書。擢躋廷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猷邁種。精義造微。由敏智而有功。資正固而幹事。蓋不率於俗論。宜獨結於上知。迺其心計。無垠。利百變法。管氏權術。曾何足云。桑羊析毫。殆不能過。固囑庸之所適。及而奮飛。自是適量。不加賦。而用饒。自從欲而致治。以是進參柄輔。誰曰不然。某早以弱材。幸蒙左顧。聆休命之亟下。撫備衷而載歡。

賀張丞相除帥啓

登懷舊約。誕播明綸。還歸殿之臨名。建上流之巨屏。五侯九伯。暫尋鉄鉞之征。一日萬幾。即正鈞衡之任。塵關宗祀。喜溢神人。恭惟某官。道冠古今。勳存社稷。扶世導民之術。本自得於特書。憂國愛民之忠。宜獨實於日月。當國家二百載中天之運。正君臣一千年際會之期。仗大義於版蕩之中。變危機於呼吸之頃。取虞淵之日。功孰大於昌唐。封函谷之泥。略豈高於全蜀。既勒銘於鐘鼎。旋正位於巖廊。方布德以兆謀。爰整軍而經武。奮清沙漠。剋復神州。然而功成者天。道廢有命。在我何憂。於用舍。於時實繁於重輕。身雖退而道愈光。望既隆而忌益衆。誰爲巧舌。敢肆流言。曾蚍蜉之不足。豈棟梁之可撼。九夷何陋。自安孔子之居。四國是道。久起周人之詠。斯文未喪。羣枉幸消。宜以人主注想之深。慰八表具瞻之望。過召還於南服。聊臥護於北門。何煩三日之報成。即聽十行之趨覲。多士聞風。而喜。矧大老之來歸。四方扶杖而須知。太平之有日。某頃緣恩契。蚤辱記憐。遠風波之橫興。方羅織之肆起。念寒暄候問。無益於門下。而事機偵伺。或致於讒言。缺然門牆之陳。蓋亦三年于此。仰止受恩之地。未嘗一日輒移。雖形迹之若疎。尚忠誠之可鑒。倘蒙舉照。少道隨阿。庶幾餘生。永有依怙。重念某稟資劇陋。賦命數奇。蓋恐涉世之甚疎。坎壈抱窮而未艾。緣姓字嘗汙於科籍。故蹤跡偶蓬於閭臺。曾越日而幾何。亦羅譴而遠去。冒寵甘分于罷黜。噴言更玷于恩私。俯仰懷慙。踴躍無措。茲聆伏於里舍。獲傳簡於策書。自歎末路之零丁。將託洪鈞之塊比。收東隅之失。意敢忘於桑榆。賀大廈之成。情方深於燕雀。精誠並竭。惓惓奚禱。

與轉運使某啓

比者叨膺詔檢。出贊郡條。未開從政之方。非有裕民之術。矧乃連城甚廣。生齒實繁。顧關決以無堪。將尸曠而爲咎。伏惟某官。精心格物。敏智通微。飾儒術而自將。拚吏師而獨步。動宜使指。惇懋風聲。某得以庸虛之資。勉強自力。竊幸於奔走承命。或藉之使令於前。實冀餘麻。獲伸素願。方趨裝而便道。即拜謁而踵

門。

賀運使某啓

伏審光膺詔檢。出總計議。朝會刺舉之權。士變澄清之志。傳車抗節。屬城望風。想聞英標。大慰輿頌。恭以某官高節邁世。醇文析微。歷試民事之難。緣飾儒術之美。備儀中立。固自結於主知。造次義形。衆必推於國器。審是典州之重。暫紆攬轡之威。顧惟重外之嫌。將有問簪之召。即觀翔奮。以極蘊藏。更冀保調。少副言願。

賀運使某郎中啓

伏審光被詔函。寵分外計。陪京輿壤。地幾萬里之方。美俗要權。任則百城之重。選東攸集。長材莫先。想聞風聲。奮發與俗。恭以某官。心術該敏。智符廓明。紹扶陽之晉徽。著伯起之清德。入專臺妙。出總使華。方面蕩於去思。臺閣誦其故事。復頒節傳。益試將明。必無淹歲月之期。行且隆卿輔之拜。某幸分符竹。實感輝光。阻前趨賀之儀。徒積焉依之素。

賀運使某郎中啓

伏審光膺詔檢。移總漕臺。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敏智絕倫。精心格物。回翔中外之寄。著聞尤異之聲。而自欽卹祥刑。澄清南服。九牧稱最。三年有成。惟經賦之所充。審漕河而居重。選簡所付。擢材巨量。休命甫行。輿情胥洽。某竊居屬邑。方花餘麻。雖欣渙渥之榮。仍結疲軀之戀。敢希上爲宗社。精調鼎與。

賀運使某度支啓

伏審光膺詔檢。行趨上臺。使車表率之功。國賦課入之數。九牧居最。三年有成。士論翕然。帝心簡在。慮邇列而延行。嚴召節以授子。天衢頗修。國用資始。伏惟治裝爲去。肅神益康。某久以瑣材。獲依大庇。免負乘之貽。竊棲廬以知榮。瞻言四牡之歸。徒積疲馬之戀。敢冀精調鼎餼。以副勝祠。

與運使某度支啓

檄散之姿。孤落無用。幸得從薦紳之後。竊嘗仰當世之賢。雖慕用之誠。在執鞭而欣願。而迂疎之效。獨難門而後期。伏惟某官。智略遠展。德榮冠世。言行爲乎士範。政術存乎吏師。百城長懷。名實胥用。各漕所入。歲時罔虛。方將極淵懿之深謀。酬尤異之凝績。翔奮選列。光輝本朝。某庇身小官。跼迹下邑。繡墨所約。胸襟無奇。私景行於高山。既慶慶於聯轡。敢冀上爲宗祏。精調鼎與。

賀鄆州安撫某修撰啓

伏審光膺詔選。出領使符。躋殿擢之華資。按魯邦之舊土。審茲德實。允協會命。恭以某官。國器宏深。天材長懋。明照叙微之表。文含經緯之風。居爲吏師。能簡審聽。惟傳濟之典。據海岱之上游。表率百城。經緯千里。實藉老成之智。用專綏撫之權。雖輟步大農。固不以重外爲嫌。而擢材屬正。尙疑其選東弗竟。諒觀報政之期。即有具瞻之拜。某猥以衰朽。獲庇輝光。嘗聞新命之行。榮積由衷之慶。

回濟州知州某啓

叨膺詔檢，澄委郡符，川塗阻修，坐遷於化境，歌謠歡屬，默聽於休聲，幸餘潤之及茲，企高風而增發，方修謝履，遠辱騰絨，研味絢辭，著銘具應，伏承節宜有術，啓居降康，恭以某官，智爲吏師，材治民譽，豈弟之政，固賴於惟良，金爵之褒，卽期於不次，勉加保護，自副願言。

賀孫杭州啓

伏審均逸斗樞，開府與會，九命作牧，龜數愈光，四國于蕃，倚毗尤重，蓋曰股肱之寄，非有中外之殊，恭以某官，文茂經天，器深華國，極皇王之遠略，輸社稷以元忠，慷慨立朝，必欲聲教之及古，倘備扶義，不使功名之後時，而自流沙際于玉關，服領極於南海，和戎之策，魏絳居多，柔遠之勳，伏波爲最，遂正機衡之拜，用嚴帷幄之謀，某月有成，海隅胥慶，遠讓德而戒懼，暫假藩而處休，竊惟當寧之瞻懷，愛暨與人之注意，必無信宿，將復奮庸。

回知府某大卿啓

阻侍音徽，疊更歲節，執轡興慕，未盡其景行之心，重研而趨，居常有見賢之願，仰惟偃息巨鎮，緝綏太和，恭以某官，寬裕足以有容，登第敏於從政，宏然國器，發乎士林，論盛德而必積，舉良吏以爲首，以秩典郡，九卿之選，莫高，賜爵瞻庸，三事之拜，非遠，仰希上爲宗祏，精調義興。

賀宰相某啓

王春頌歷，象魏布和，風入律以應期，星回天而更朔，恭惟某官，明誠格物，淵懿矢謨，威一德以相時，欽四鄰而敷化，泰伯仁厚，宜昇壽於勾芒，周公勤勞，方錫命於赤鳥，履茲令旦，倍納純熙，（原註）一本云：天以山甫，實保伯於周邦，帝使勾芒，方下賜於泰伯。

回知郡某都官啓

向者假守江介，日率賓車，傾蓋之歡，屈指可記，惟高明之令，德常惠用而不忘，分手闕然，馳光迅若，猥沐左符之寄，求臨澗水之陽，側詢屬城，審休汝之車騎，遽因介使，獲烹魚之素書，厚意勤勤，絢辭款密，披閱于再，佩銘益深，恭惟某官，儒術自將，政績兼茂，廣譽備於所試，遺愛存乎去思，方茲求治之辰，每下旌能之詔，卽期飛輶，以憑循良，勉務節宜，庸副言願。

回知郡某官啓

叨膺詔檢，出領郡符，雞犬相聞，幸接愛棠之境，簡書攸畏，生除交臂之期，方企下風，遽承便置，載披麗藻，如挹緒言，聆贊治以多聞，矧陽和而增勝，佩銘慰憚，交集衷懷，伏惟某官，幹力絕倫，風猷遠種，出總赤車之任，入嚴儒館之華，偃息介藩，雖重惟良之寄，雍容邇列，方推國任之恩，勉冀葆頤，以須光寵。

賀知郡某都中啓

伏審寵被詔函，出分郡寄，朝家重惟良之選，廷臣先歷試之材，眷惟國恩，允屬民譽，恭以某官，智推通敏，器處閎深，薦揚中外之稱，藉甚簪紳之論，是宜總專城之重任，付維屏之要權，士習先聲，咸想聞於豈弟，帝胥成效，將表用於深嚴，某猥以寡才，率叨聯事，將遂依仁之便，良多就義之歡，行俟彼瞻，更斯葆殖。

回知郡某官啓

伏審某官，涓休穀旦，和布郡條，郭伋治能，臨上冀州之最，會宗祇信，猶爲屬門之賄，夫惟達生徇天，知命齊物，道兩均於進退，樂無累於逍遙，履履所綬，啓居增勩，且陶鈞御世，嘗獨化於無垠，而倚伏在人，密施功於糾綱，復自道其何咎，於信處以奚蘇，勉務節宜，卽觀翔奮，區區之禱，叩叩于茲。

賀省主某龍圖啓

伏審光膺命書，進躋延閣，惟河圖之祕寶，遷天祿之宸居，高門之選實屬，儒者之榮尤重，訂茲慎簡，具曰才難，恭以某官，德茂幾先，學躋聖奧，倘備扶義，以特立，珍粹入神而不窮，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而自總司計，燁大風聲，謀國以忠，捐紳推其軌範，作法於厚，遐邇賴其規模，數經入之會繁，利用厚生之廣博，宜其瞻厥成績，峻茲寵章，既全阜俗之勳，必繼富民之拜，某効智無似，蒙賡實深，側聆休命之行，逾積由衷之什。

謝除直講啓

仰承休命，俯覽寵顧，竊以儒林之官，淵源所繫，太學之教，道藝攸司，上以聯師保之嚴，下則總後進之任，非有專門名家之傑，博聞強記之資，清修雪白而無疵，黃髮魁壘而特秀，殆無以贊育材之化，建首善之議，儻其倚席而無聞，必也瘞官而致寇，國家養徒至博，任能實難，歷選代工，未嘗輕授，伏念某器惟苦窳，志已漂卑，窺陳編而幾何，迷大方而見笑，陋駢枝之無用，愧鑿枘之增華，法令爲師，有司空城旦之愧，廉能應詔，皆小官累日之勞，進陪東觀之游，出分百里之命，惟小邑寡民之寄，加銅章墨綬之榮，無汲直之才，敢恥於爲令，乏冉求之藝，安見其非邦，方期勵一割於鉛刀，矧十駕於驥足，盡力農桑之課，想見絃歌之風，敢謂詔除，忽膺朝選，脫迹下邑，影纓上座，負乘爲虞，冰淵自懼，伏遇某官，經綸王度，柱石國基，程百吏之器能，於一善之樹立，密借嘘枯之賜，曲收吹吶之微，底是空疎，得階甄擢，謹當發憤忘老，發明自強，窮經義於修行，誦師言於勿失，用竭鄙願，仰酬厚知。

假守左符。浸更流。無昔人報政之敏。嘗以自慰。使。智之嚴。每懷多長。然而卿雲之麻有素。大海之蕩故歸。知其不遺。賴以蒙免。伏惟宣布多惠。葆光益休。恭以某官。令望映時。純文貫道。天材超乎不器。心計迫於無垠。利術析毫。泉貨流地。聽聲察實。九牧無以居其先。宜化承流。千里莫不被其澤。即瞻異最。行事豐恩。敢冀順此長康。益綏祉福。

謝中書舍人啓

選掄所及。無間孤生。綸綍惟行。抑爲重任。冒寵已甚。撫躬若驚。竊以發號施令之謂王猷。考禮正刑之謂典訓。鼓舞四方之悟動。裁成百度之經綸。如春露之有潤。驚蟄大辰之爲喉舌。上德司契。中心無爲。必付代官之人。以著揚廷之事。有子虛之智。則潤色無疑。兼相如之材。而視草惟允。其體甚大。非賢莫居。伏念某。寡生冥頑。爲器匪窳。寡聞無約。以自守。曲學多辯。而迷途。經爲汎通。不如子雲之淡治。文實微駁。同在方朔之抵牾。若指何言。心術彌落。恨楊武之內省。少不如人。愧袁情之自強。老而好學。方其多士之麟集。敢謂寸長之彙征。擢躋內史之聯。雖步右垣之奧。漸階顯俊。效智贊書。歷數英游。中有近屬。家學見付。愧弗嗣於前兄。宅相猶存。致自矜於似舅。揆量幸會。實繁板援。恭以某官。偉度兼容。英心樂育。善不啻於己出。士由是而朋來。幾乎熙載之功。赫矣備官之節。眷茲斷技。振以餘光。夫屈首受書。信於朋友。者自。以文飾吏。用於州黨者已希。而此逢亨。榮以圖報。臨深履薄。誓堅夙夜之心。繫大度長。願論繩墨之外。仰謝乾陽之造。次酬宰匠之私。〔原註〕一本云。雖枯發生。曾加於餘論。陳力就列。不見棄於昌時。造次顯。竟蒙殊遇。猶當深修志。隨地百爲。有登藩分。願論繩墨之外。許思深。野里風夜之心。上聞天造之恩。次答已知之遇。

賀某相公冬啓

伏以伯趙司辰。天元正統。迎律風于廣漠。肇卦氣于崑崙。恭惟某官。茂德格天。純仁濟物。偉大謨明之業。慎微講畫之規。一日萬幾。贊贊而惟允。六府三事。執執乎可歌。履此令辰。倍邇丕祉。某濫叨符竹。側企台。願頌山甫之清風。既深於心。瞻平津之材館。方阻於賓榮。

回判府文侍中啓

伏審寵被制文。進躋左相。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包人傑之偉量。躬聖相之茂資。總國鈞而近衡。兼天爵以經世。正色率下。風動乎海隅之邦。無疆惟休。日新乎賢人之業。來全秦之舊壤。當西土之奧區。總制諸戎。折衝萬里。分關注意。資元帥之中權。珥貂建旆。極上公之寵數。帝眷茲茂。民瞻所同。雖齊侯賜履之榮。吉甫爲憲之盛。銓德度義。異世同符。尚復懷謙若冲。通美弗處。辱緒言之來暨。欽三讓之榮高。佩服之誠。啓居無斂。

賀太師司空文侍中啓

伏審受策中辰。躋榮右相。峻上公衮章之賜。兼師垣齋鉞之尊。令德維宜。輿情胥洽。恭以某官。職用道本。智極時中。常自許以臯夔。期致君於堯舜。華尤初試。願求近功。蓋夫元精所生。將保佑于明主。大儒之效。

彭城集卷三十

啓

回致政王侍郎啓

伏審當章得謝。溫詔榮歸。擢文昌之近聯。貳春官之峻秩。允茲寵數。繫屬老成。恭以某官。政爲吏師。道兼士則。傾白圭而無玷。迨黃髮而好修。雍容龍馬之嚴。左右虎符之寄。遂從所好。高蹈乎止足之風。洪惟茂恩。罔勞以官職之事。安車之寵。賜几寶榮。身沐譔光。首垂珍翰。銘佩于懷。敷述奚周。

與運使某郎中啓

叨被詔函。濫分符竹。連城十數。書社萬餘。無尤異過人之稱。有蒙蔽寡聞之累。將何以布宣明詔。周察輿情。俯章綬而若驚。按吏民而自愧。伏惟某官。清規格物。盛德鎮浮。利術析於秋毫。精鑒湛乎止水。洪河之潤。福并逮於京師。慶雲之輝。陰不遺於叢棘。願惟屏弱。方賴庇庥。謹當悉心刑政之間。竭力農桑之本。庶立涓微之效。不貽剝舉之憂。廣此簡咨。通遙軒帑。伏冀精調。以副詞。

又

必光榮于本朝。昔阿衡之相有商。畢公之輔周室。禮樂制作。適丁百年之期。老成典刑。歷贊三后之治。彼竹帛所記。用爲美談。而聖賢相逢。親際盛旦。海隅懷治。平風動。黎民不樂于時雍。而後推功名而不居。執謙退而自牧。主上以一之敬。履此令辰。倍迎丕祉。阻前修慶。榮劇融誠。

謝李端明侍郎啓

伏念數舍非遙。一官攸繫。國風庶見。棘藿是先。編墨所編。倥偬無暇。瞻德闕而載登。搖心旆而實勞。雨露益灑。松楸增遠。孝思不匱。福履無他。昔曾參過哀。子思謂其難繼。弁人擗泣。尼父稱其可傳。必惟扶世而道民。有以順變而就禮。仰新寬抑。庸副嘉詞。

回省元劉榮啓

伏審光被恩詔。顯登上地。伏惟慶慰。恭以先登天機粹茂。心術淵通。審問懷思。獨潛精於道奧。席珍待聘。屬嘉會於昌辰。壽王則海內少雙。陳遵爲後進之冠。率馬以驅。雖厥壤其何傷。濟河焚舟。願收功之未晚。利器動而不括。先聲勇以無前。多士並驅。咸歸風而飲社。有司妙選。若刈楚而合符。中以前期。復茲舊物。主上聆子虛之說。喜於同時。擢平津之文。函賚異等。修塗自此。廣譽騰然。某早以宗盟。復聯世契。情同叔。每流連於女侯。事類陶丘。喜奮翔於正禮。敢期厚眷。垂賜長旌。研味鉤辭。想見丰表。佩銘之至。敷述笑周。

回劉資郎啓（原註）

還承芳訊。知拜新恩。追惟昔遊。恍若青夢。嘉素風之克紹。喜少成之自然。周南滯留。尤積子長之歎。女侯盛德。徒深叔向之悲。未卜披瞻。但多馳仰。炎陽在序。福履增和。益務保調。佇觀翔奮。

回謝曹相公啓

恭審光被策書。進陞鼎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猷濟美。偉量映時。知略信乎士心。個儻以爲己任。歷試繁會。擢實深恩。肺腑懿親。積侯有且。慕優伏之愛。股肱重寄。申伯成方。國蕃宣之勞。上惟敦崇異姓之賢。褒優元舅之重。國典該備。延齡食諸。亟疏茂恩。粵躋上衮。俯聆休命。方激鄙悰。何謙光之過中。示服諸之增戒。曲垂珍贍。榮挹高風。銘佩之深。敷宜曷究。

回宗相公啓

局跡小邦。棲蔭上府。德化所及。實被賜於下流。咳唾之音。屢承教於諄誨。近者仍蒙鈞念。寵賚醇醪。東閣優賢。雅資於燕喜。西曹容士。兼恩於鴻齒。自惟懸弧之妾。非復曳裾之列。敢期不遺疎外。過沐涵濡。恩顧所深。勉冀如厚。感銘之素。啓處不忘。印駭欣慶。門開伊阻。仰祈上爲宗祏。精調寢興。

回新館職某啓

伏審光被給言。進躋書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稟秀鵷頭。立誠粹和。包衆美以親身。緯群文而輔德。學積微以至著。身藏器而待時。蓋人不易知。或大材莫之汲引。而士亦難進。雖聖朝有所滯淹。及其昭奮。顯俊而恩皇。宰匠精心於推轂。拔十一於千萬。謂寡二而無雙。於是騰聲帝臺。取飾衡石。沛乎巨魚之縱壑。意

然振翼之充庭。萬乘爲之虛懷。多士是焉屬目。聚觀李邕之顏采。紙貴左思之文華。奮飛巨量。修途自此。蓬山道室。未足喻其英游。金門玉堂。佇前觀於逸步。何謙光之過厚。亦氣類之不忘。垂示長旌。鋪宣麗藻。願言佩服。曷罄敷陳。

回章某啓

伏審論士賓興。登名舉首。恭惟慶慰。解元著作。學窺聖奧。文貫道真。蓋好古而敏求。則於政乎何有。士林華某。官閥蕩然。典廉公車。著書東觀。昔馬周既貴。恨不接於俊科。陸遜已封。尙復從於州舉。蓋鄉書之重。儒者爲榮。高材軼足。絕景橫驚。無出其右。益知田叔之賢。喜於同時。方就上林之賦。擬勒車騎。垂顧衡茅。仍墜珍函。獲窺綸藻。既瞻風表。我心則降。佩服徽音。永以爲好。

回鄭先輩啓

伏審光膺選東。榮擢俊科。伏惟慶慰。恭以先登。懿實清修。瞻辭敏給。升堂而親奧。拔類而軼羣。本行著於州閭。英聲騰於庠序。蓋登高能賦。歷爵之端。敷納以言。取士之柄。詔書所以興賢而論秀。主上於是明試而程衡。果惟全材。實當茂選。方賀得人之盛。未遑削楮之儀。敢謂謙光。曲垂華簡。均與祭之深慶。致汎愛之純誠。感佩之深。敷宜曷既。

回謝諸先輩啓

伏審光被詔命。擢陞上第。伏惟慶慰。竊以服仁義者貴。先名實者爲人。故懷寶迷邦。皆曰歲不我與。竊權躍馬。僥乎時弗再來。矧惟右文選辰。好德錫福。砥節厲行。孰不畢義而顯知。並驅爭先。亦獨得道者多。助酒其羣百郡。而秀出冠千英。而奮飛側。高風實曰盛德。恭以先登。氣函經緯。學際淵源。本行配乎鄉評。令望騰於士論。友錫尙裝。蓋君子闡然而意。章超羣絕處。則衆人隱乎其後。且中多可以與。祭而能賦。謂之德音。有司由是以名聞。明主因許其試。可得人之慶。在廷所同。敢謂虛懷若沖。謙光自牧。迂軒騎而左顧。捐綬綬而見貽。佩服緒言。啓居無報。

回趙通直啓

伏審程文華省。更秩外朝。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宇宏深。機符明粹。力學爲己。立操不羣。信厚之風。固有光於麟趾。詩禮之訓。蓋兼得於鳳毛。暨於策策決科。席珍待問。聲容而愈遠。刀鋸肯之未嘗。言必中倫。動而有獲。遂分休渥。粵實周行。自昔宗英。率居郎選。子政參石渠之論。駒駘與東觀之書。以多士之歎。譽加本朝之傳。故奮飛自此。修塗巨量。想見英猷。俯深榮。敢期厚顧。垂賜華旌。雖傾蓋之未遑。而難佩之爲好。感銘之素。敷述笑周。

回顧王啓

伏審光膺命書。進啓成國。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純粹天挺。溫文日躋。大雅不羣。必造次於儒術。爲善最樂。實光輝於本朝。由是制符大邦。書社東夏。上惟立愛。始於自近。進律所以瞻庸。咨詢在廷。若稽前訓。備物典策。益隆夾輔之尊。錫山土田。更重陪教之數。既告伊始。與情翕然。豈期謙光若沖。遷美自牧。流示鉤深。

曲形至言中畢于三銘更無歇

回東陽郡王啓

伏審受策大廷分茅南服兼鼎司於上表總兵要於中權寵數優隆輿情悅洽恭惟某官經德淵懿秉心粹和要道適乎時中力學見乎日益是實麟趾之美所謂磐石之宗國朝隆親親之恩益壯士以蕃王室惟善善之意資論道以持國鈞大公不私自古無愧方修鉛槧馳上慶詞遽沐函封曲垂芳翰寵至而戒仰欽能降之風卑不可踰榮招謙光之素佩銘之至啓處弗忘

與宋相公啓

向審觀文相公改鎮許田假裝周道路車乘馬寶元侯之舊儀衰衣縕裳幸屬城之親止輒復掃除郊次瞻企驚音猶謝國之喜申侯甚魯人之望高子遠承改轍便道抗旌屈塗雖階符之暉不遙於霽漢霖雨之賜猶遺於陋邦留恨所深啓處罔措伏惟跋履永久綏固和悅通章綬之攸拘趨門墻而弗遂跋數茲舍之近邇有三歲之恩惟祈上爲宗統精調廢鍊

與孫觀文啓

獨守陋邦坐除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抗華之親畏此簡書居積道躋之款恭惟節宣時若啓處用康伏以某官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備儒扶義而濟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効巧歷猶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蓋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獲龍章而無恨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循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道遠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勉所善鍊以副禱詞

與富蔡州啓

拜遠階符驟更歲序奔走道路塵蔽朴愚雖竿牘之儀關於自達然門闥之願未之敢忘謹承乏於小邦幸偃風於上府涵泳洪河之潤瞻仰巖石之象廉此郡符阻前賓席伏惟優恩惟屏翕受寵禮恭以某官體經緯之純文極皇王之本務輸忠廟社協德股肱蓋堯以四岳統諸侯周以二伯倡九牧今之開府而作鎮亦曰陪京而右王然而縉紳之心則在霖雨之望佇正台衮以副輿情

回呂內翰啓

伏審膺明詔之敷求首禁林之遯東持篆籌筆極侍從之深嚴大策高文兼號令之溫雅德選攸繁金謀允諧恭惟某官操履端冲文華珍粹正容足以悟物令福由乎殿邦世稱高陽實濟其美士推李固是復爲公簡在淵衷亟疏寵秩豈特追長卿之視草借楊乘之授經方將許謨遠猷據發素蘊必復其始永觀厥成自矜休命之行甫慶得賢之盛敢期厚福垂賜華賡佩服之誠數述奚究

賀葉內翰啓

伏承光膺朝綽入踐玉堂蓋侍從之上游實文章之劇選伏以某官積學關奧沈機照徹經緯之氣甚高謀謨之術維懿久宜振綱內相燭翼鑾坡以富國之偉材奪司會府因飛蠅之餘謗暫屈英藩朝廷思賢

士類引領果亟下於明詔方入見於北扉某辱知願深聞命增慰念守擊餅之智莫伸進面之儀延睇軒旌祗勞肺腑伏冀上爲宗祏精調廢鍊

謝樞密某諫議啓

向膺中詔出預專城剖符得人深愧逾涯之寵負乘致寇匪惟不稱之羞由蒙化於大鈞幸不遺於蠅木夫賜而不德此誠真宰之風貪於自私茲乃小人之智輒捐竿牘毋瀾高明馳光旋移恩閱坐阻歸符階而載聲搖心旃而靡寧伏惟贊襄高微愈受多福恭惟某官學躋聖奧智爲帝謨躬人傑之茂姿繼王佐之妙略運籌制勝尚千里而不遠辭于敷文亦七旬而來格行正鳳池之拜以副海隅之心

回孔朝議啓

叨膺中詔預專誠奉使典州既經澄濟之寄剖符莅郡未知豈弟之方矧東魯之奧區餘姬周之遺化禮義好學士風甚修桑麻養生民業既富將以不擾庶乎有成言詢鄉校之賢實得聖師之裔岐秩惟月高義薄天列叨傾蓋之游茲有垂仁之便遽承珍翰垂喻深衷佩服之誠敷陳罔追

回參政某諫議啓

伏審光被制函進參機政賢才之舉不待次而後宜聖賢之符必非常而清遇夢卜以之先協占象動而吉期上心定于勿疑食論由是尤若伏惟某官全德具美逢辰致君雖巽避而弗居如餐餼之已效側聆成命方慶遠圖過璧珍題曲形謹德

回留守某諫議啓

茲者被命來東承乏居守會年旗之稅駕奉驛玉以交符京兆五日之期此仍半古詩人三秋之思顧已積年既挹高風豈勝厚幸爰及簡書之畏敢諭信次之間遽遠英標益勞客瞻方息床而就舍謀裁楮而置郵敢謂謙光猥貽華翰佩銘于素啓處增榮伏惟某官學茂幾先智深物表論議出于亮直文彩著于翔彪式嚴公輔之求僉許爭臣之選卽期登拜以副輿情更冀寅爲宗祏精調廢鍊

伏念託茲僻陋之邦，迷于期會之務，雖馳情而無極，曾奏記之非時，仰惟德字之寬，深察小夫之智，幸未忘于疑顧，猶冀于兼容，隆暑在辰，燕見多暇，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以某官，性茂天機，學優聖域，處全德以耀世，振遠猷以致君，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且中外之任，試諸難而已用，而文武之材，見于事而成效，上方酌輿論之食，鳳岐龍章而奮庸，敢冀上為宗祧，精調經緯。

回知府侍讀某給事啓

比者龍分左符，即藩巨鎮，昆吾舊許，是惟奧區，黃霸穎川，素推高第，良臥資治，以副輿言，恭以某官，學茂臨幾，志深許國，調護之寄，嘗羽翼于東朝，丞弼之求，宜股肱于近輔，惟是陪京之重，實賴輟政之休，茂風聲于一方，流河潤于千里，豈其謙光示好，珍賸惠音，詳味于三，佩銘象極。

爲韓相公回文侍中啓

比者叨膺詔策，登冠鼎司，愧非柱石之資，猥預股肱之選，遜避無所，勉効効官，國家圖五聖之丕圖，接千歲之絕統，禮樂制作而大備，憲度著明而日新，夫惟承弼之求，夢卜爲重，未有輕棟梁于構厦，簡舟楫于濟川，豈其寡材，可使非據，如某者，學慙適道，智謝興幾，驟承乏于真行，每願忠于就列，已試之效，曾未覩于毫分，求舊之仁，仍拔出于千萬，震錫殊寵，泚汗厚顏，默然退思，抑其有自，恭以某官，義敦舉類，明極知微，鈞治之工，既裁成于庶品，吹噓之賜，早借譽于當年，以是義輿薦蒙休命，方仰遵于講畫，遽流示于誨言，過形溢美之辭，深喻逢衣之幸，佩銘于素，啓處弗忘。

賀文侍中啓

伏審勉旃，晉詔旨，進服龍章，讓德梁高，民聽皆發，懋功維典，聖瞻驟移，大廷拜嘉，摺紳胥悅，恭惟某官，爲國元老，致時太平，總金鼎玉鉉之和，兼黃鉞豹舄之重，文綬武服，垂憲建休而粲然，風揮日舒，贊襄輔和而允若，主上以二伯分治，三公惟人，外資作牧之權，內倚納言之任，併疏寵數，粵瞻顯庸，重以中朝夙夜之賢，方內游談之士，聆其風者，咸曰休哉，敢圖遐與過隆，輒陳荐及，竊藻文之溫密，俯遂心而悚惶。

又

伏以星象回天，歲朝更歷，和陽逮通而發滯，青燁登平而應期，恭惟某官，配德元精，合符聖旦，規模著于廊廟，聲明照於海隅，傳說成功，非阿衡之專美，周公信處，將衰服以來歸，端序惟新，泰來協吉，迎長之慶，受祿采昌，某慶此小邦，阻前材館，荷大鈞之賜，既被於陶埴，惟憑藻之賦，則深于豫附。

賀宋相公多啓

伏以清臺測景，候南發于建星，神警攷聲，協黃宮于元律，乾陽伊始，君子其亨，恭惟某官，懿德秉夷，潛神格物，慎徽訓民之典，寅亮代天之工，澤惠無疆，功伴不宰，蓋靖恭守位，猶足以格神，豈弟不回，亦稱乎求福，況師尹之寄，勳業共茲，方順履長之休，榮集降康之慶，某久依鈞鑠，適隔小邦，趨門榮而莫階，仰符階而增禱。

賀賈侍中多啓

彭城集卷三十一

啓

與王承旨啓

効智小邦，瞻風右省，雖期會之事，幸免于沈迷，而繩墨之間，自慙于結約，思復侍側，儻之論，竊雍容之輝，眇如雲霄，倏更歲律，伏惟陟降帝側，綏養時中，恭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經義精通，文采英發，贊天常于筆舌，明帝制于典謨，海內服其詞宗，主上許其國器，必且擢躋柄輔，代熙化工，推其不世之資，用格非常之業。

又

僻守遠郡，有張敞繩墨之嗟，願爲中郎，無汲黯禁闕之望，瞻仰當世之傑，侍從鈞天之游，邀焉雲漢之高，益歎泥滓之陋，伏惟燕見多暇，啓處用康，恭以某官，德貫道樞，學優聖奧，言必垂于士則，智悉諸于帝謨，于以經緯人文，贊襄治體，譬猶玉衡平物，無釐毫之差，元龜告猷，絕幽深之阻，與論斯久，休命歸焉。

伏以氣萌黃宮，律正天統，景運長以建極，陽來復而達亨，恭惟某官，忠亮秉彝，肅恭宜哲，惟幾所以爲務，謨明是以弼諧，藝之風聲，世幾久人之業，載其清靜，興講書講書，可以勿失，偃息猶之作藩，重違至言，詳案故事，併疏優典，以徇朝命，資姬日之留周，命魯公之拜後，凡預觀聽，孰不欣愉，某跼跡小邦，瞻光榮座，徒有執轡之慕，邈無齒錄之期，瞻望台階，卑情不任區區之至。

謝留守文侍中啓

伏念某樗散之質，飄落無庸，早蒙陶冶之和，密預丹青之化，起于病廢，仍沐選掄，以斗臂致寇之材，灌虎竹專城之寄，賜而不德，固元宰之休風，眷言所歸，抑小人之素願，屬章綬之攸繫，趨門闥而瞻瞻，仰惟居守別都，倬樹寬教，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惟某官，道茂天經，量兼人傑，純固所以幹國，淵潛足以禮神，思致君乎助華，獨比德于伊管，伯始佐漢，天下美其中庸，吉甫在周，萬邦憲其文武，蓋唐堯咨四岳，以共治康王，勅三后乎保釐，夫帝皇之模，豈不同條而共貫，中外之任，同將均逸而優勞，方詠袞衣之時，復下玉堂之策。

兗州賀雍王除本州節度使啓

伏審顯膺詔策，光被寵章，進位上公，啓封大國，本朝隆建親之典，東人榮賜履之儀，凡屬統臨，悉同歡忭，某方拘印，阻詣賓除，瞻望台庭，不任登躍。

賀東陽郡王啓

伏承肅遵詔旨，恪膺命書，注意所存，允協士民之望，撫封牧寄，益知屏翰之尊，伏惟某官，國器宏深，天機秀發，樂爲善而不厭，求多聞而益彰，金玉其相，社稷之鎮，分茅胙土，外則建乎懿親，登槐秉鉤，內則倚之元宰，寵數加等，盛德訓宜，側趾英標，俯深登拜，阻修慶謁，徒極欣愉，筆舌所宜，萬一奚既。

賀穎王啓

伏審消休，受冊上臺，帝命往諸，廷論胥慶，恭惟某官，道中和之正氣，挺明允之篇誠，體喬梓而自修，如圭璋之特達，樂善忘勢，粹然時敏之休，處師弗煩，卓爾日新之美，是宜錫介圭而頒瑞，加金輅而撫封，啓公車千乘之尊，兼附庸四等之富，以今況古，曾何可倫，倘德展親，於是乎在，側聆嘉惠，俯集歡悰，阻叩寶榮，少伸龜藻。

回通判某郎中啓

近者齋船，粵趨便道，幸緣親晤，良副傾依，遽遠風儀，寢更月律，承榜人之梧膠，緩葵戌之瓜時，既審涓辰，已新條教，辱飛文之見暨，賡厚意而巨量，長夏梓炎，齋神泰定，齊城既庶，歷下爲尤，邦政所先，治中居右，佇聽宜民之詠，卽膺側席之求，勉務保和，以符言順。

回長官某員外啓

從事侯藩，託居仁里，聆素譽于鄉彥，辱雅游于中華，欽仰風徽，內多景慕，何意臨謙光之厚德，垂芳訊之壽辭，詳味于三，佩服無已，伏以某官，天材超越，吏術該明，千室鳴絃，久蔚武城之化，三年奉最，將紳東觀。

之書，更冀葆光，以符言順。

謝宋相公送酒啓

伏蒙垂顧，具寮寵頒，名酌揆嘉魚之燕衍，愧小人之屬慶，飲醇味和，既旨且有，伏惟某官，位隆九牧，化覃二南，賜之所加，世以爲幸，夫何備品，向沐不忘，麴蘖之精，固常厚于君子，餅壘之耻，仍不遺于小邦，拜命自慙，銘衷無斁，謹當推賢，將軍鄙之意，使其上下必均，法詩人飢葉之章，不以菲薄廢禮，卑情無任荷戴之極。

回某知縣啓

閱阻風微，馳想談晤，側聆敏政，竊喜仰成，辱惠絳題，過形異與，佩銘于素，啓處不忘，寒律向終，谷神增勝，更祈善績，以副願言。

回臨濮某知縣啓

瓜皮有期，芝書適及，俸從久任，內愧無庸，荷天澤之逾涯，願郡章而增惕，敢圖厚念，垂賜華綬，披釋以還，佩銘奚究，方隆冬之凝烈，惟福履之綏寧，益冀保頤，以俟鶴齡。

回知郡某太保啓

過叨朝寄，假分郡符，瞻賢王恭梓之區，每虔禮貌，聆磐石維翰之秀，敬仰丰徽，豈謂謙光，忽垂華翰，研味勸勤之旨，徒深叩叩之誠，方此長羣，阻前談對，勉希葆積，以俟龍光。

又

關奉晉徵，條更歲箭，疆場洵阻，郵置差池，懷賢之心，向風增歎，何意愛之過厚，辱綬賸之見臨，披玩于三，佩銘無斁，欽承藩政，多裕天休，降康伏以某官，智畫沈深，機符敏銳，威望久馳于敵國，誠心素信于士林，鎮靜一方，既獨推于治最，折衝千里，曾何假于勇功，行疏茂恩，以酬美效。

與都巡某太保啓

比者叨膺詔除，獲貳郡治，願以迂疎之質，猥當闢決之權，言詢事聯，側聆民譽，恭惟某官，智略恢敏，威名著聞，佇奏課于中宸，卽升榮于舅爵，未親豐表，遽辱華綬，銘佩之深，數陳因究，初寒屆候，保額是祈。

與蘇州知府某太卿啓

拜遠門墻，條移歲律，道塗遄邁，居絕馬牛之風，簿領沈迷，遽曠羊腹之禮，內訟疎慢，渠集悚惶，恭惟某官，淵量雍容，純誠厚載，惟樂善而忘勢，遠達尊之在躬，寵薦孤生，親於抗禮，錫以瑤華之間，穩如咳唾之香，佩服珍詞，銘謝丹腑，始秋沈陽，德履粹和，神明所扶，豈弟多福，三江震澤，擅富庶於全吳，西振左司，著名稱於前世，牧守之重，今昔攸同，然而本朝舊儀，上卿特掛，固將坐論道于兩社，豈宜專報政於連城，更冀精調寢興，寵綬嚴毅。

回致政成承奉啓

今者軒車來臨，談晤爲慰，疑年已逾于綠老，畢娶何賴于尚平，敬仰高風，足論傾蓋，睽別之後，渴詠良深。

猥沐函書但多銘佩

附制置發運某待制啓

伏蒙誤意謙材過形薦膺奉令承教曾未効於毫分曠枯發生何遽承于咳唾愧無似起居不遠伏惟某官智略淵微神機敏達獨究阜民之術內深當守之知半策所施錢若流于地上一言之助士或起于途中以是輻湊通物之賢雲集佐時之機或冀陳力而就列舉義而願知縣歷歲時奔走道路必著成效乃沐先容其有所譽莫非已試如某者天姿粹淺備術闕疎請誦師言無益商功之妙願服古學殆非應變之方踴躍海邦苟逃官誘惟吹噓之所及雖夢寐之未嘗敢圖不汝遐遺副之甄采仰授宏量曷測深仁蓋大賢以泛愛而爲懷周材以信順而具美俱收並用乃全百藥之功失少獲多無害五紀之善以茲屏弱驥玷榆揚謹當繩墨首公冰淵勵己冀收涓露之效以答邱山之恩

與張待制啓

近審剖符分陝揭節經塗輻輳前驅預郊迎而自幸撫蘇不疊愍地主之無堪何大賢泛愛之隆存久要不忘之眷位貌無隔談笑若初欽緒言之有餘情願靈之慨頃前旌旣抗清塵遂遙寤寐音徽勢企咨辦恭惟和布善化翕受純補矧以某官智度淵冲懿文珍晬自一時之領袖爲本朝之羽儀孟嘗有言必將出相李固盛德是復爲公方且試蕭芝于治民廣召南之聽訟乃瞻攸重奮庸匪賒敢冀上爲宗祚精調寢饋

謝運使某丞啓

伏審膺方底之詔書登奉常之峻秩陟明懸賞所以教勸于有勞增秩卽留蓋使久成于美俗側承休命良激懦衷恭以某官稟氣粹真純材長懋聲隆隨而浮實刃恢恢乎有餘百城畏懷師保立則九賦所入歲時罔虛果瞻異庸驟躋清貫蓋以示奮飛之漸亦將爲拜進之先某方守屬城阻修隔賀區區之至一笑周

回單州蘇駕部啓

叨膺詔除領持漕事無將明之遠略有塵蔽之陋心何以宣布上仁商度利術視事伊始撫已惕然伏以某官交分素隆朋情深篤何以見教方有賴于高明反同衆人但曲始于竿牘愧佩之至啓處不遑匪遠披承併當款敘

回泗州李駕部啓

猥承人乏得攝郡符惟舟車之要衝且謙訴之叢委稱過使客苦于廚傳之勞期會簿書疲于簡對之事以茲曠日未嘗少閒雖托寶鄰實疎竿牘仰惟布宣多裕啓處集休道路之謠已熟聞于善最河海之潤亦并及于下流行佇豐恩以符輿頌

謝王駕部啓

伏聞誤意謙材過形薦膺効智幕府顧爲綠之尙新慶章公車荷特達之已甚且今牧伯之任蓋爲耳目

之官知人安民前典之成調選士報國明哲之用心固當得魁壘不世之材清修遠讓之善結譚居最從事獨賢而後稱副旁求光輝藻鑒拔茅連茹以三陽之遘亨將軍維應祇百憂之自悔伊昔攸重豈今獨然伏念某性非明從學加陋聞見不諳于區蓋論議常遠于事情幸中第于太常蒙代耕于祿仕賦命多舛已懷曾氏之悲久官無成私慕長公之志復從銓調仍預賓筵文學備員以不材而自幸廉能應詔豈衆賢之敢借且小官必藉累日而爲勞本朝不以虛名而取士而此愚無似閱閱未聞雖使有斷技之稱亦宜居已試之後敢期吹噓所及庸暗獨先加滯斷于青黃資燕市于願盼撫躬自愧量力奚堪伏惟某官德度淵冲精識周敏樂善以爲己任泛愛以厚人倫謂容衆矜賢以示育材之旨且拔十失五未隨得士之規忘此疵瑕樂其樹立標社之夢幸匠石而有成蒼蠅之飛賴驥驥而自致敢不恪修士訓祇服官儀羔羊素絲竊希于一節塵埃涓露或冀于寸長無負厚知以垂善類

回沂州知郡某駕部啓

輿場連屬雞犬相聞側承布政之初已洽宜民之譽方修竿牘遽沐綏題以謙光之過隆知體鄰之深幸伏以某官材猷敏粹知慮優長至必有聲事多歷試觀此維藩之寄即觀報政之休良務葆調以須超擢

回新州王駕部啓

向被銓符獲依郡幕仰瞻雲而知庇懷爵刺而自通遽乎三載之門喜于一見之賀選選德表寢易馳光紫泥新書陳聞于休命青氈舊物仍復于高閣竊如道路之謠想見澄清之轡敢謂不忘曩願曲垂緒言側承咳唾之香甚于邱山之賜恭以某官盛德濟美全材適時舉與仕以皆優聲中實而並茂譽于所試去常見思是宜付千里之權當三輔之重尤異之績可俟奮飛之漸詎量某効智甚微承教有素瞻前旌而載登依大廈而遠瞻伏冀益務葆願以符祝頌

賀某省副啓

伏審光被檢會道登計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天材長猷國器宏深刃無紫肯之勞文含經緯之氣出宜使指居爲吏師實選有無民不加賦商度功地若流錢果瞻美俗之動進貳大農之柄孔桑心計蓋擅譽于無垠商管利權方收功于既富某早承推顧側聽豐恩由印戟之見拘阻門闕之修慶

回富相謝官啓

伏審還節將壇升榮授路陪中宸之祕奧總行臺之會銜錫命深優服寵惟允恭以某官純誠體國不續任民德意盛而若冲名既遠而弗處屏翰列辟偃息足以作藩師長具僚體貌蘇茲比重方深慶悅遠辱絨膝仰窺選與之衷府積佩銘之素

回敦授某主簿啓

伏審光膺詔選來莅郡庠鄒魯之風去聖遼遠師儒之教得民匪輕喜聆茂恩實當遴選東過承疏問良極感深即遂披曉更希善誡

諸侯王師傅是故公卿之選由博士升者最多自建隆末學官之至相府侍從者蓋皆班班焉惜其未嘗
記錄無以昭後問於耆舊老人得某甲已下若干人故爲作記刻石具列名氏遷徙歲月不知者蓋闕俾
來者得嗣而志之焉

羣牧司題名記代韓龍圖作

國馬之政周以校人中大夫漢以太僕中二千石掌之則國朝羣牧使之任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
以給齋道田戎之役周之制也約漢京師有六廄五監邊郡則三十六苑以盛武事漢之制也侈大宋朝
監於前古國馬之政由舊至於熙寧大新制度綜覈名實以監牧之在郡縣者瘞瘞暴虐不能致息而惜
其土田之良寧以與民於是盡斥賣其地聚其賦以市馬而以芻秣度支移之三司馬不復在牧餽秣以
時蕃庶維嘉益輸金帛以與西戎市馬之來東者躡迹衡崑千萬不絕費不出於大農而國馬大備於是
內供郊廟之祀外儲軍旅之用義勇保甲之士當受馬於公者及近臣之賜予使車之驅馳無不給足昔
者魯僖公有明德詩人頌之其序曰務農重穀牧於坰野國人宜之夫馬固武備雖諸侯不可闕也而牧
馬者或以妨民及魯侯之善在不妨民不妨民是之謂務農重穀而遂稱之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其不
信乎魯雖諸侯小邦而頌詩所褒尼父有取焉尼父之所取則我朝之所用夫聖人之治四方風動何遠
之有故國馬之數兼於周漢而宜民之善存焉駟之詩曰思無邪思馬斯才夫以區區之魯諸侯之事必
當思焉無邪而馬斯才況以天下之大法駕之奉居其官者豈易爲之哉某年某以某官領羣牧使事適
當史制立法之始思之無邪豈敢自謂能庶幾於古人惟前日之在官者戰戰兢兢猶吾志也於是刻石
作題名而著其語於絃端漢書公卿表太僕名氏歷歷可攷今之題名猶班氏之志於以備史官之採可
以無遺自某年始從某人以下凡得若干人來者可繼而書也

開封府南司判官題名記

舊京府皆置少尹二員及他官領尹事則少尹更爲判官與推官二員通掌府事四員者名品雖小殊無
分職也國家太平日久生齒增息京師至三百萬家盜賊獄訟文移簿籍十倍於初故府官力有不暇給
矣治平三年始詔增置判官一員領使院事民間謂之南司自是府事始分盜賊獄訟北官主之南司惟
文移簿籍是察於是事舉無留而官得休息暇逸云好事者或侈大文書之多猥云日一更筆其實不然
其最盛時在朝輔以二辰決之無遺然來事源源不絕迨昏黑而後止強敏者有餘不及者不足理之常
也初置官孫坦領之至熙寧十年凡若干員某得承諸賢之後因錄以爲題名記并敘其端來者得嗣而
書之於是某視事歲適暮月日無餘實元豐元年九月四日也

曹州修城記

曹與鄆滑故皆爲輔郡今二州地入於王畿維曹自若夫曹固古之成國也故振鐸文王之昭定陶濟陰
二漢帝子之封以至於今蓋三軍之衆建牙揭節爲東藩首而親賢領之其亦重矣哉古之制禮者貴其
稱是故諸侯臺門阿城雉之數皆有常制所以爲威重不隳國家承平歲久天下之民日服禮義白首

彭城集卷三十二

記

官諸題名記

自三代以上教學之官爲重其在周師氏保氏是也漢世以四科辟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此三公
之任師氏之材也其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溫故而知新可以爲明正己而物正可以爲修蓋所謂德
選者至於文能案章勇足決斷非不切且重矣任爲御史三輔縣令非不劇且要矣然而三輔得及之焉
其重輕先後豈虛言而已哉夫治起情就事以趣辦由武夫輟輿文吏一切莫不言材計功者當是時也
人謂學校無所用及夫治世隆平既庶而富武斷無所施其謀強同無所售其力在上者方使百姓興行
幼學孝弟遷期稱述修其胸中之誠以應事物俯不忤于人仰不愧于天然後知教學之爲達材成德也
是故學官之重輕繫世法之上下非強有所左右也賤生於無所用貴由於不得已爾宋有天下百有
餘年庠序之教遍於四海乃京師太學之盛近古未有朝廷發號施令名臣建議興事未嘗不以爲先由
是觀之其爲太平至治不其然乎唐制博士三科上爲尚書其次出爲部刺史其下不通故事者悉以補

之老不見兵革自邊圉城守之固或外戶而不為修曹之壁壘雖領不如古制亦何怪焉雖然亦長民者之過也易不云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為可得已而不為者不智者也以為不可得已而直重勞費而不為者不仁者也百姓之議如是其可不畏哉於是命工板築而更新之營室之中立裁庀事其而告工休凡周九里有崎其高二尺其厚上殺下什七度以尋焉益為四門門皆有亭既成擇令名名之夫古者作器能名以為德晉之晉四方之賓至者將以觀政焉宜乎其名之必可言也可無恨哉白曹西行二百里則至上都間無異州郡上都東北門亦曰曹故名曹南門曰陪京亭曰承流見風化之所先被也時曰昔今蔚兮南山朝陽今南山雖庫實曹之舊曹雖微足以澤物故名南門曰陪京自南門行百步則至商丘衛風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名亭曰跂望河水東過定陶而為汎謂之汎者欲其汎愛之道不可不廣故名東門曰廣汎古稱陶為天下之中陶多富人故名亭曰既富自曹東北三百里則至岱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泰山吾誰仰止乎故名北門曰岱陽朝日之所自出故名亭曰賓日昔衛文公之城楚丘豈得其時制詩人歌之大雅亦云薄彼韓城燕師所完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春秋築城皆書於經重興事先民務也記新城之役蓋春秋風雅之旨云於是書之

河南府密縣新作縣學記

密古侯國也在周天子時為王圻惟洛陽處四方之中天地溫仁之氣始乎東南肅殺之氣聚於西北風雨磅礴起而相接至於地中而大和會故四序節於是風雨時於是降而在人其溫仁肅殺蓋均有焉以學則達以從事則明是其履中氣而不偏者也先王之所以建都豈特取其道里遠近均哉亦因人之易化而政易行也密於洛陽為近在周時賢君間人固多事久不傳去周三百年而卓公始治之勞心愛人教化興行百姓至不忍欺焉由卓公至今千餘歲矣其上遂無善政可述其鄉遂無聞人可稱豈天地之中氣更於前乎抑化之者失其術耶七年友人楊君始為此邑楊君儒者好古而甚詳故其從政知所先後既至則平辨曲直誅其無良而拯其無告豪猾大姦始畏威而知有刑罰焉曰此足以制獷民矣所以惠善民者未也革簿書均貧富籍丁口田畝桑柘廬舍馬牛民人之數一毫不以任吏上有賦役視其財力而等差之百姓始得其職兼井者不獨逸縣寡者有以自活曰此足以惠善民矣所以興秀民則未也於是始為學因仲尼之廟而權輿焉財不出於府而木石磚甃之費備農不失其時而機衡塗墍之役饒其勤儉足以行禮其儉素足以為法益求經籍增置廩米迎明師而居之身為執經以先諸生於是里人舉欣欣然慕從去縣令南面而治有人君之道焉其於化民風下足以移易又況因天地之中先王之教素著乎孔子曰三年學不至于殺不易得也縣令雖重固皆三年淹此楊君之去吾見密人之學而感德者多矣邑多賢者則百姓興行忠信相與於以繼卓公不忍欺之政不其然乎故為作記刻石以示來者以風鄰鄙以誠密政之可法以知吾言之信也

汝州推官廳記

天下之命官鮮有以賓稱者凡賓者主所與敵體而充禮者也故酒醴幣帛之養莫厚于賓進退周旋

升降之禮莫隆于賓諸誼聽受議論可否莫嚴于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莫逸于賓天子無客禮以先代二王之後為賓諸侯以其國相賓卿大夫士以位相賓至於鄉黨宴射以其賓者老者為賓賓之貴通於天下若夫百官官府之治有正有貳有參有師有旅上之所以待下下之所以奉上皆資行焉政察用焉是無預于賓者獨州郡從事位下祿薄無列於朝顧其稱曰賓職何哉凡州郡之治非兵戎則盡農事獄訟簡書也縣治民於內將治戎於外獄訟簡書則諸曹分治之而從事居於其間出入風議周爰咨詢無所適主無所不察將順其美拯救其惡是誠有賓客之道焉謂之賓職也固宜雖然朝廷之命稱其詳既予其名則不可無其實名實之間士大夫之所當辨也將由夫守道好禮之君子乎則端直其身深謀而遠慮使其語言必見信居處必見嚴其主又能優游教喻之如是則兩得之矣將由夫好利冒進之小人乎則將倍力為巧侵取百吏之治以為己勢其語言不信其居處益薄其主又且迫切督促之如是則兩失之矣是故為賓職者不可不察也皇祐四年予為汝州從事始事衛尉卿林公其後資政殿學士吳公又尚書郎王公又太常少卿張公郡小無事四公皆賢予固優游竊幸于賓焉自昔官府皆有題名記書其所為吏者郡獨無有求於簿書歲久漫不可省他日向書屯田員外郎張君景伯過汝君亦嘗為州從事為予言之自張至予凡若干人予取以為記而載其說張君恬厚信士也其為從事蓋良賓客矣故自張君始

泰州玩芳亭記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香椒棗數十種萱菊薜荔沙蘆芭蕉叢植穠生負城地尤良朱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櫻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澗澗多淺蘆蕩落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是平喬木森鬱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之植也雜英粉黛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為己設也能者取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欺深而不食為心側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兗州美章園記

魯泰山二郡國四千石所治今合為兗州都督東方大府也自昔典城剖符皆達官鉅人吾問于耆舊老人其遺風餘烈蓋罕傳焉獨府舍園池亭榭得二三公之遺事李丞相鑿池為濟川摘芳亭孔中丞名嶽雲亭傳侍郎新柏悅堂李右司作觀觀綠野三亭凡此遊觀皆爽塏而高明深遠至今以為美用是觀之惟諸公曩昔之治其亦若此固多愜于人心者矣夫教令因民而設施者也賓僚與時而聚集者也方其時以為善既過則泯默寂寥然古人有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況此數十年之久其能勿忘乎自予從宦四方聞州郡園圃如此府者蓋鮮而無令名以顯之亦可惜也座客聞吾言而請之為其多喬木焉因目之曰美章夫珍章嘉卉所以逞顏色娛心意者可一日而具也今此長林美蔭高十尋大連抱非千百年之積不能至此以謂有老成畜德君子之風資以定名不亦宜乎乃命除道南出開大門揭榜

齊之既又刻石廣其說以示後曰凡塗墍梁棟梓匠之所可勉也戒勿墮廢而已良幹豐本受命於天非人力所能及戒勿翦伐之爾北望岱宗南眺鄒嶧巖嶸蒼翠洩雲與雨天下之壯觀能者面之明耳目就空曠以達其胸中之氣不能者面之亦何感廢翦伐之虞乎

象山縣西谷記

在五季之世州郡兵事爲重吏以武猛威暴能取民者處右是故縣令養民之任益輕所用多非其人人之相嘲每新愧者皆以縣令爲諺及宋興始以廷臣行縣事於是大縣劇邑稍得良吏矣然僻陋窮遠之鄉尙略如舊方此之時象山絕處海上官無令尉獨主簿爲治其重者一切爲簡易吏民酒食相通縣是士大夫莫不以爲諺云慶歷初詔書益重縣邑之選使州郡以令舉才而用之象山亦增置令一員自爾至今且三十歲所更九人象山今遂有善政見紀于民遂有聞人見用于朝夫民無近遠莫不可以興治而爲吏者安可以不審擇如此吾又以見太平之世其治詳而賢者衆多也舊說徐福爲秦皇帝以千童子求神僊道海過此古事未必盡信今其民魚鹽穰稻歲時自足不待求於外外亦阻海水雖求莫致也爲之長者能毋擾而安之此豈老子所謂至老死不相往來者耶縣令長樂林君日次中以文學爲政邑民宜之令嘗大病民有割股肉以療者令之所以重見愛于人其亦不擾使之然乎昔仲由居蒲子賤治單父夫子入其四境見其政效而後稱之惜象山遠遠士大夫莫之往令之善不盡傳也然吾聞令通西沙港以通利涉海者板築縣城而正社稷夫子位堂宇壇壝皆應古典既可謂之知所務矣脩治西谷益植花卉因其老木脩竹築爲亭榭以眺望滄海而相蓬萊非其有餘力而暇及此哉雖吾未嘗往而令之善固已信矣於是爲作記刻之而谷中自林君以前令有治迹踰年而死民哭之哀祠之又任永德治石梁以禦海潮鄭某濬河蓄水以待旱歲民皆賴之皆林君告我者吾因以著之且以見林君樂道人之善焉耳

寄老庵記

勢而求休久客而願歸人情所同也惟賢者知所歸嗟負擔之勤肩頹足滿其色焦然有益以十鈞之重貪受而不避去家越鄉漂搖異域衰老疾病將復爲胡粵之游則人皆笑之古今之士廢于爵祿之重任聘于功利之修途力竭矣愈多益而不辭歲寒矣方馳騁而不已則何以異於是惟賢者不然未嘗不量己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舊史遺文所稱道者略可得而見矣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邵曼容仕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蓋爲是爾廣陵孫季老以文章經術顯于朝廷嘗爲諫官右史出領大州郡者七八年甫五十自以多病遂有歸休之志嗚呼賢矣平日士大夫歸常患其無所寓止其志落難合獨季老有以素具又可償其必往也始時季老嘗至烏江浴于野之湯泉而樂之泉出山中其源大溫大涼適平凡三等至平地爲池青石八角道人浮屠師主領辦治浮屠精舍甚盛季老於其旁得勝地羣峯四合紫翠萬狀洩雲鳴禽巖巖昏旦登高而望大江洶湧千里不極長松二本對峙崗上下有奇石十數石有窠樹可以酌飲季老歎曰此地去人不遠而眺聽曠闊超脫凡濁是其爲勝乎於是薤草築

居以二松爲門命曰寄老庵噫山林泉石之勝必待賢者而後出或曰天爲賢者而設之大不然今未歸夏漢武之作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爲有鴻鵠至將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山林泉石之美未始無有也惟知者爲能得之好之故獨見之樂之故安居之季老名庵曰寄老吾又有以知其志也矣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知此則吾所樂戀固無往而不逍遙嗚呼寄老于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敗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太原府資聖禪院記

惟元聖以神武撥亂出民塗炭之域所乘者時也惟大雄以慈悲衍法濟民生死之海所會者因也夫治道陵遲尋倫數敗方隅幅裂聲教否隔運極數還適復壹統故西伯崇聖再駕而後服武王牧野一戎而大定聖人不能先時而亟其欲焉四生異稟五蘊殊感空性迷沒邪法肆行德非宿殖莫聆真諦故舍衛吃食聲沈一音毗耶問疾乃至不二如來不能無因而唱其端焉在昔僞漢竊號盜有汾晉賈魏氏河山寶倚并州兵馬之盛曰實夏隸斯元劉宗及衆正鑒行小腆負固藉祖無勦民之念神宗收卒伐之功而後氛祲清蕩書軌無外遷商餘民用陪多士本堯舊俗謂之唐風自是里閭逸居田畝昏作中外一體遐邇咸福世歷三紀重熙累洽邑具五民既富而教明則禮樂幽有鬼神習豆蓬而率職者必惟新於後生莊金革而強死者或未悔於前日益茲象教用昭大迷上以儲二后之冥祐下以副兆姓之洪願蓋資聖禪院是始權輿焉然則元聖建功循斯教於休命大雄妙覺緣信向於方來乘時會因不其然乎故知弁冕端委莫匪帝力塔廟莊嚴則爲佛土於是中外肅心毗廬就義崇茲勝果底於日新詔發祕藏申錫舍利既而肇建茲廟儀形天表軒臺靈藏懷懷如在帝梵極樂聖聖現前嘗試揚摧以告比丘惟此晉國始封叔虞疆以戎索啓之夏政執若清淨寂滅至於無爭闕聖密鼓分器之薄執若示現靈蹟持以堅固九宗五正城民之陋執若四衆招提十方無礙而況有先王之別廟實曰都城稱使者而侍祠付之官守兼是數者其亦盛哉自禪院初建勅選名行僧二十八以充供養歲度學者并錫命服暨舍利之降始創鴈塔劫火變壞更置寶閣及太宗神御落成輪奐燦爛金碧照耀中人營辦冠蓋相望爰田上腴之賜其國征邸舍廢款之布厚厥緡算上恩賈子至於再三歲計會最始盈千萬其餘則元臣巨公競加外護里豪居士樂輸檀施於是高閣大廈長廊邃宇經行禪誦香積宴座各有攸處矩矱晏然麟次翼舒星陳基布始由工度儼若化城自天聖初元至元豐紀號垂六十載能事斯畢總若干間以殿名者幾所鐘樓經閣香壇廳事凡若干名於以資薦純佑弼成鴻化豈特憂深思遠之俗益知用禮權變縱橫之士舍其業結抑自實沈曠林悔懺尋戈之咎負貳盤石解脫因楫之苦矣丞相韓公某樞軸均逸開封作牧分闢乘誠威儆殊俗惠孚小民禮賈下士常若不及博古求舊未之或遺僧正檀江總特淨衆綿歷歲月緣化積累之勤經營卜築之盛不愆於素率與有勞求刻琬石以垂不朽公嘉允其意樂道人善以愚有志銘覽見命刊述某晚聞道望無所折衷能讀書史豈曰多學爲之歌唐顧季子見微之妙其若有佛愧靈運先成之知辭不獲免因直書云爾

重修廬州蜀山廟記

昔先王合祀山川之神，神能興出雲氣，以致雨，則祀之。言泰山之尊，亦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是故神靈之動民者，莫如時雨。百姓之歸依於神者，莫如旱禱。夫惟民神之相與，非有與宰者主之，其孰能感而不貳？蜀山廟載於祀典，景德二年，太守相國陳公始新治之，去後五十三年，今太守趙公復修舊而修之，前太守所以新廟者，早禱而應也，今太守所以新廟者，爲致雨而報也，用是推之，茲山神靈動民，其前無始，其後無卒，其於廟祀，不亦宜乎？然茲山之高，不逾里，大不盈百頃，四平無附，以蜀爲稱，而自舒肥之民，方數百里，咸奔走望祀之，固天地鍾粹，神靈之區，不在大，而威靈著焉，百川之交也，而濟爲四瀆，列星之多也，而勢昂序於西陸，事猶此矣。趙公字某，以嘉祐元年至郡，明年某月去郡，治民事，神夢不懈，前後凡三禱，歲以有年，新作廟若干楹，餘合舊修之。

彭城集卷三十三

論

重黎絕地天通論

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天者陽之積也，地者陰之積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鬼神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精之至也。故屬天，人物者，言而爲聲，行而爲事，形之至也。故屬地。周書曰：重黎絕地天通，重者治神之官也，黎者治民之官也。民神易治，則幽明不相亂，清濁不相惑，是謂天地不相通矣。然則神何以亂民？曰：鬼神之情微矣，茫洋乎其不可以智通也，恍惚乎其不可以類求也。故古者惟事神爲難，謂其必無邪。天之垂日星，地之列山川，宗廟之居祖考，皆物也，謂之必有邪，光景不見于民，嗜好不通于人，必有實之，殆不情矣。故聖人之事神，處于有無之間，致其不可知也，然後民信之，示其不可黷也，然後民畏之。及世之亂民，于是以有實于神，所以亂民也。然則民何以亂神？曰：民者，冥也，欲利而避害，情所同也。福者，利之大者也，禍者，害之極者也。禍福者，鬼神之所爲也，民棄常而好異，舍明而事幽，祀非祭之鬼，祈無妄之福，則民亂于神矣。然則爲其治者奈何？曰：祭祀以其時，兆位以其常，尊卑以其等，如此則神治矣。業

有常守，事有常法，教有常俗，如此則民治矣。春祠夏禴，秋嘗冬蒸，三年而禘，五年而祫，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山川日月，風雨江海，皆有其日，祭也。祭天圓丘，祭地方澤，兆五帝於四郊，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常也。德盛者祭廣，德薄者祭卑，天子祀天，諸侯祭土，大夫三廟，士二廟，無田者不祭，犧牲衣服，鼎俎簋豆，各從其命數，等也。三者明，則祀有常典，而神不亂矣。士農工商，四者謂之業，士者爲學，農者爲耕，工者治器，商通有無，此之謂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禮，此之謂俗。三者明，則人不妄求，而民不亂矣。故重黎之絕地天通者，由此道也。

好善優於天下論

賢能技藝，人之美材也，足以出衆矣，未可以治衆也。夫賢而自矜，能而自用，技藝而自得，若是，則雖有美材，足以自孤危而已矣。譬猶高山峭岸之無輔也，其類必矣。是故莫若好善之美，夫好善者，賢雖不及人，能雖不及衆，然而見一善行，則悅然服，聞一善言，則怡然樂，有過焉，樂人之規己，有疑焉，不恥於問人，若是，則賢者將告之以道，能者將告之以事，夫天下之道，天下之事，不可勝究也，計人之所知，不若以其所不知者衆，然而雖不能，必有告之者，是舉無失道廢事也。君以此待其臣，則百官之善，莫有遺矣。臣以此待其下，則衆人之善，莫有棄矣。是故閭里有善，可問而知也，匹夫有善，可官而使也，又況在左右親昵乎？天下雖大，不難治矣。又況有國家者乎？夫治天下者，不出於得人心，人之有善，莫不願人之己知，苟能好善，則有善者，見知而悅矣，不肖者，慕善而隨矣。天下之心，一旦歸之矣，故曰：好善優於天下，此之謂也。雖然，好善也有道，見賢而悅之，聞善而樂之，此有好善之志矣。然而外無其信，則百姓不從，外有其信矣，而禮不備，則賢者不留，故苟好善耶，則必推爵祿以崇其人，厚禮貌以效其心，則百姓信之矣。以身先之，以貴下之，讓邪者不得居其間，則賢者留之矣。昔者虞舜起於畎畝，至有天下，莫非取於人而爲善者，故至於今，言人君之聖者，莫有先焉。周公之相成王也，身下白屋之士，故至於今，言人臣之聖者，莫有高焉。夫天下之士，豈能及二聖者乎？然而不自用焉者，知好善之廣也。夫好善之美，若是其易見也，然而愚者莫之爲之，何也？是無他故，忌與驕云耳。忌者，畏人勝己，故聞一善言，曰：予所知也，見一善行，曰：予所能也，若是，則賢者將深閉固拒，豈有自致者乎？驕者，不能下人，君謂大夫曰：是臣我，曷足嚴之乎？大夫謂士曰：是事我，曷足問之乎？士謂衆人曰：是居我下，曷足師之乎？夫不肖者之見驕也，猶將諂諛以求進，若夫賢能之士，則必深引而遠去焉，留之乎？夫不肖者就進，賢能引去，天下雖大，亡可立須也。又況有國家者乎？

論出母繼母嫁服與王介甫

儀禮齊衰章，出妻之子爲母，又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據文，繼母不言出，因母亦言嫁，或曰：上文繼母如母，則繼母之出，猶因母也，因母之嫁，猶繼母也，或曰：不然，古者婦人有子，則父卒不得更嫁，故繼父章，妻繼子幼，子無大功之親，乃可與之適人，使子能自立，而有大功之親，則不得嫁矣。昔秦之爲俗，薄矣，猶云有子而嫁，倍死不正，況三代之厚乎？故不言因母之嫁，非以其無服也，有子不復嫁也。繼母則不然，夫死妻移而無子，則可以更嫁，雖更嫁而從爲之服，以貴終，故著言之，然則繼母之出，殆將無服乎？夫母

子以天屬者也。故雖出無絕道。今繼母以義合者。非有天屬之愛。而又以罪見出。則恩也。義也。爲無所施。是以雖不願焉可也。故於上言出妻之子。謂所生也。而下特舉繼母之可嫁。則明其出與因母不同矣。故因母之適人爲不得已。則服可以繼母之嫁而見之。繼母之出爲義已離。則服不可以因母之出而之。禮向有文約而義不相害者。如此之類矣。或曰。出何以異於嫁。曰。出者。得罪於父者也。嫁者。不得罪於父。而又嘗服三年之喪。終始之義備矣。故子不可不終也。此二說者何如。幸一裁擇之。

處士論上

漢世之謙處士。皆曰處士無用。處士純盜虛名。爲處士者莫不慍而不服也。雖然。使處士而有用於漢世。其無貴於處士矣。何以言之。夫所謂處士者。古之逸民也。夫所謂逸民者。王德之人。正己而物正。道德純備於己矣。而無明君與之興化。是以隱其身而不出也。傳曰。舉逸民。天下歸心焉。聖王莫不以逸民爲先。是故其舉之也。非盛禮貌。不足以接之。非父師三公之位。不足以處之。非強以厚其身也。非資以取其名也。以爲其道德足以懷來天下。故任而不試。其謀慮足以安定國家。故聽而不疑。是故非有王者之君。不能用逸民。逸民亦必待王者之君而後出也。今如漢氏之治天下。其建國非以道德基之也。其使民非以禮義率之也。權詐之與謀。苟且之與居。其爲公卿大夫。誦數守法。奔走聽受。趣得失。而國家之事。舉之於。是焉。以王德之人語之。是猶與越人之章甫也。謂之無用焉。固其職矣。非處士之名也。何何慍而不服哉。夫國家之治。當必積仁累義。兢兢業業。而後興者也。君人者不能躬行而身化之。徒使匹夫冠冕。壇場而跪拜之。天下之治。非可祝詛一朝變也。其用處士若是。是能舉逸民者乎。若夫智不出於尋常之域。而自視缺然。因以挾持高論。誇言上古帝王之事。同誣世主。矯厲爲名。以希來世之譽。而徵當時之福。謂之純盜虛名。不亦信乎。不亦信乎。

處士論下

凡貴於處士者。爲其知道也。知道者不以己徇物。不以外傷內。是故雖貧賤不改其樂。富貴不移其志。伯夷叔齊。餓於首陽。顏回居魯。簞食瓢飲。子路衣敝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如此故可以大有爲於世。世衰道敝。處士之風流。而與游俠同。衣食必求其甘美。居處必求其佚樂。內有聲色之奉。外崇名譽。以誇人。如此而曰我無求於世。而高尚不預事也。則孰不能爲處士哉。又曰。我能爲人君興治立政。必三公卿相求我。爲人君者樂聞其夸嚴。而謂其良有益也。不知其與世俗無以異矣。猶且汲汲焉而求慕之。不亦大惑乎。齊人有爲窮里之社者。開客有得周鼎而葆之。請以百錢贖而用焉。客聞之笑曰。子來。夫周鼎者。非萬人不足舉之。陳之南郊。以饗上帝。是享百太宰。而九韶之舞。三公溫席。諸侯執豆。乃其宜也。今子將何以求我乎。齊人聞之罔然。顧其鄰有完瓦鬻者。而卽用之。反燕賓客。醉飽而歸。乃以豚蹄謝之。夫窮里之社。而待周鼎用焉。雖有不稱。且不如瓦鬻之適於用也。而乃希周鼎之貴。不亦兩失之乎。夫古今王霸之異也。不若里社之與郊天乎。而處士之居其間。不若用周鼎之與瓦鬻乎。故不度其實。而徇其名。雖得萬處士。安能有益於世哉。

桓公不用伊尹論

予向與友人王深甫論齊桓公不能用伊尹。著爲文詞。後失其書。今深甫既歿。追念前語。尙未忘也。因復敘而記之。以寄思深甫之悲云。王深甫喟然歎曰。世之無良臣也。夫以齊桓公之用管仲。豈非大有爲之君也哉。由管仲之器小。故桓公不至於王也。使齊桓公與伊尹並生。其有不能用之乎。劉貢甫曰。時無伊尹則已矣。幸而有之。桓公必不能用也。深甫曰。何以言之。貢甫曰。仲尼有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徒語之云爾。聖人猶難之。況信其道而用其身乎。夫度量之不同。人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聖人之所。以爲聖賢者。不能喻焉。賢人之所以爲賢不肖者。不能知焉。譬夫醫巫百工之人。以智相師。以巧相視。雖錙銖不可及也。則以謂人人可齊。一其要妙哉。學於仲尼者。三千子也。其得聖人之道。顏氏而已。故曰。終日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其餘則皆遠而不說矣。彼學於聖人如是其難。而用聖人者。獨以爲易乎。桓公無顏氏之明審矣。智足以用管氏而已矣。雖有伊尹。吾知桓公必不能舉國以聽也。雖然。桓公比於他諸侯。爲賢。他諸侯雖得管仲。亦不能用。猶桓公之於伊尹。然無疑也。深甫曰。昔者衛靈公之無道也。仲尼賓之。齊宣王之不智也。孟子臣之。桓公之賢。猶足以高於二君。顧不足以用伊尹哉。貢甫曰。子所謂用之。畏聖人之名。暫而禮之之謂乎。將聽從其謀。以奉事而大有功乎。如畏其名而禮之也。則豈特桓公哉。雖甚不肖之君。亦將勉而一舉矣。如將奉事而大有功。則孔子行乎季氏矣。三月不違而已耳。彼聽其至言。不知此其美也。而以爲迂。循其至道。不知此其要也。而以爲輕。優乎莊然。若蹈滄海而窺青天。雖強爲之容。而心已離矣。故仲尼亦未嘗三年淹。而歷聘者七十國也。獨如桓公也乎哉。深甫曰。桓公之才。子惡乎知之。貢甫曰。聖人吾不得而議之矣。有仁者之言焉。仲尼曰。仁者靜。夫靜者。天地之大。死生之變。無足以動其心者。若是故可以王也。夫桓公之事。殺兄篡國。姑姊妹之不嫁。七人其猶足以謂之靜哉。不至於靜。而欲用聖人。此商君之干說孝公以帝王之道。甚矣其欺於時也。深甫曰。嘻。子之尙勝也。以世無伊尹與桓公並生。故怒焉。畢子之說也。貢甫曰。予之所尊信者孟子也。孟子嘗言曰。伊尹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皆可以王。若是則三人者之爲聖均矣。方桓公之時。柳下惠魯國之士師也。桓公密能用伊尹。則胡不求展禽而相之。而顯得管仲之說而止焉。夫可說以淺近。可說以卑汙。則桓公之智。亦可知矣。深甫於是默而不言。

明莊論

楚王聘莊子。莊子辭之。魯侯聘顏闔。顏闔逃之。夫賢士君子。固將以不仕爲貴。遠人爲名乎。論之曰。是大不然。子未聞聖王之治世也。上不重任於民。故易從。下不大望於君。故易事。三公九卿大夫士而天子逸焉。君有常道。臣有常職。民有常業。各當其分。而無私焉。故無非常之譽。則無非常之咎。無卓詭之賞。則無僭厲之罰。夫亦安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是故賢士君子。從事於其間。而無愧焉。故可仕也。遠德下衰。上之所以任於民者重矣。故常隨而不給。下之所以望於上者深矣。故常危而不安。君失其常道。臣去其常職。民奪其常業。皆私其實而利其名。故有非常之譽。則有非常之咎。有卓詭之賞。則有僭厲之罰。性命不安。

而天下大駭於是時也。賢人君子且羞其所爲，而其國可以從事乎。昔者晉主諸侯，而衛人伐陳，及晉人討衛，孔達死之以償於晉，而世謂之忠。中行之難，趙鞅出奔，蓋安子自縊以定趙氏，而世稱其材。鬼繆爲漢書策，誦諸侯七國發難而錯極刑，宗族灰滅，成帝之時，天文變異，丞相方進受策自殺，以當其咎。故世主待其臣若此也。高位重祿，厚利美貨，不近乎宗廟之犧乎？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察至道之榮若，究世治之何如，而後出耳。故從事於道者，道久而適安，從事於利者，利重而適憂。斯古今賢士之所以辨也。是莊生所以持竿不顧，顏氏所以遣使者而逃也。昔者大夫種爲越謀吳，既得吳而勾踐殺之，商鞅爲秦立法，既成霸業而惠王族之韓信爲漢，咸勝攻取，既一天下而高帝滅之。三子者皆其甚者也，而俱若是，又況不及者乎？嗚呼！後之人惟毋從事於刻薄，私其利而求其名，則幾於免矣。

說

王天下說

王天下者，得天下之心者也。明其政刑，修其禮樂，能者任其事，智者任其謀。大國百里，小國五十里，百姓親而歸之矣。賢者在位，修其德教，明其仁義，能者學其事，智者學其道。大師數千人，小師數十人，百姓尊而敬之矣。故王者之於百姓，非能家至而戶曉也，然而賢君以其國歸之，賢師以其道歸之。天下亦可謂之治矣。當是時也，列國有不從則爲逆，中國有不從則爲亂，誅之可也，伐之可也。天下無異議矣。是故非賢者百姓不從，非聖人賢者不歸。故一鄉之善士，一國之望也；一國之善士，一國之望也。天下之善士，天下之望也。天下之望也，天下之民何往乎？故聖人之服天下，如斯而已矣。彼蚩蚩之民，不與焉。蚩蚩之民，耕而食，織而衣，有餘而佚，不足而怨，利之斯善，勞之斯望。雖有聖人，彼安知之？故聖王之作，不待蚩蚩之民知之，及其一天下也，蚩蚩之民亦無由知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有道之賢者歸之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蚩蚩者不知也。昔者堯授舜，舜授禹，天下之歌謠朝覲者，遷而從之。文王之時，太公伯夷或居東海，或居北海，相率而歸周。孟津之師，諸侯會者八百，彼皆賢者也。是以一天下如反掌焉。武王之伐紂，旋孟津，是時比干者存，比干固天下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存，天下之望未去也。及比干死而殷亡矣。晉獻公將伐魏，憚宮之奇，奇固一國之望也。是夜食足，得百姓心，未可也。仁義修，得賢者心，大者王，小者伯。衣食不足，失百姓心，未害。仁義不修，賢者去之，天下雖大，亡矣。問曰：古之王者，率由此乎？曰：然。後之王者，亦由此乎？曰：後之王者，似而非者也。古之所謂賢者，非仁無爲，非義不動，可以禮致，不可以利求。百姓以爲望，後之所謂賢者，貪得而不厭，詐虐不羞，可以利動，不可以德求。百姓雖欲不往，而能以智數驅之。故古之王者，以禮致賢，而賢者悅服；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而賢者爲用。故其得賢者之心而王則同，其所以得賢者與賢者之用，則不同。是故古之王者，以禮致賢，賢者亦以禮報之；繼而王者，亦必有禮如先王，而後一天下，故不數千百歲，禮不大壞，則不能易姓。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賢者亦以利待之；繼而王者，亦必使利重如先王，而後一天下，故十歲亦失之，百歲亦失之，利重則易姓矣。

彭城集卷三十四

序

後漢書精要序（案）：啟本傳云：「遠于史學，作東漢刊誤，精要一書，則舉諸所修，可以補本傳所未及也。」

臣聞學古建事，王人貴乎多聞。論世誦書，前哲謂之尙友。然惟述作異體，簡編具文，華實參并，源派殊別。是以緒十二經之說，有太綬之嫌，授三百篇之詩，或一言可蔽，宜其菁莪稱要，寥擷菁英，張衆目于在綱，察專車于觀節，指掌可見，括囊無遺。而後博覽解要之虞，好古有知言之選矣。昔我仁祖皇帝，聖由天縱，道隆日躋，惟容以職教化之源，惟深以通億兆之志。參天兩地，既成獨化之功，聚精會神，而以衆善爲道。聽覽餘暇，無事棄日，翻翔詩書之林，攷合天人之際，歷代善敗之效，日陳于前。百子是非之論，壹概諸聖，乃詔臣等，以常所進讀漢書，剴其精義，與夫善謀，別爲短書，槩見大略。若夫政化之要，禮刑之殊，材良節義之風，智勇名實之效，間見層出，悉使舉明，介善毛惡，咸可記省。臣等無右尹之智，不足知新招之詩，非班伯之才，曷能出金華之業。綿歷歲序，備終筆削，流示方來，永勸大訓。有以見元聖之稽古，上德之知

言。隆禮樂。折衷妙論。豈特當彼陳之賦。充衡石之程而已哉。伏惟皇帝陛下。體道合于自然。好善常若不及。自百王之垂憲。與多士之周爰。未始有遠。常以虛受。矧復念繼武之至重。思詒謀之有開。同將續盛節于不承。加容心于善述。則新書之傳。其邁越于前世矣。臣等猥以末學。親遊盛際。竊書柱下。竊自比于史。僭注籍南宮。曾莫階于楊賜。仰誦休烈。軸詞序端。聲其荒蕪。愧于崖略云爾。

公是先生集序

公是先生總集七十五卷。敘文字為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內集二十卷。諸論議辨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諸章表奏疏駁議齊文。發論皆歸之外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篇。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己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環偉奇壯。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慎墨屈原之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致百子之難。博判其真偽。雖至於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於今日。可接行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道真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賅有賦子。雕刻衆形。萌芽天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同。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淺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于此。不善于彼。由其氣靈而化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生爲常存矣。是故有志聖人者。訊其通貫。穿諸子者。觀其辭。濟用當世者。尙其辭。莫不有爲師之道焉。合而觀之。若謂漢武象之天覆地載也。離而聽之。若琴瑟聲管之迭奏。靜深要妙。歸于平心。氣感神明而已矣。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說。弟子記不載集中。具別錄云。

贈潘況秀才序

始潘君以術游京師。疾病之至。門者日數人。於是知潘君者曰。潘君相有病於未病。治已病於無病。潘君視隱如顯。視遠如邇。色喻於目。脈喻於指。聲喻於耳。三者參用。藥至病去。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國能也。他日往。則疾病之至者益多。日數十百人。則又有知潘君者曰。潘君守學固而處心平。不以人之向己而喜。不以人之去己而沮。汎然唯吾所以自任而已。所謂有道者也。他日又往。則疾病至者無算。舉京師之人將遷焉。則又有知潘君者曰。潘君不爲利疚。不爲勢回。治人以疾病輕重爲差。其視富貴如貧賤。視布衣如王公。得千金之謝。猶簞食之饒。所謂士君子也。嗚呼。天下之事。莫難於持久。持久則善惡自效。賢不肖雙情。若潘君者。自始及終。三譽益隆。人之從之者。百倍於初。期以國能而卒至於有道士君子者。豈非真賢也哉。今夫世之爲醫者。誦數守法。嗜甘調辛。未有少得也。則置藥然以謂已足。於是人之生死微倖。乘人之急。以濟其不仁之心。設危辭詭說。以恐喝富貴之人。握其手而邀之財。得金玉錢帛。滿意盈欲。酒始從事。益投毒藥。與病相遠。煩憤昏眩。使其不自聊賴。然後徐徐解治。幸而不死者有矣。則固以爲

己功。而妄切其名。厚求拜謝。以復其勞。若其不活。則其所得金帛固多。恬然持去。不自愧恥。其視貧賤無勢者。則傲然不顧。世皆曰醫賤。與僮僕鬻賣者鈞。豈醫之實若是哉。昔岐伯和緩之能。乃通於治國修身之際。嗚呼。君子孰能矯正之者。若潘君者。其復何尤。嗚呼。世之事多此類者。獨醫乎哉。僕感潘君守道出於流俗。故作敘醫以示知者。

送胡因甫宰湘鄉序

昔胡君求字於某。某曰。字子以因甫。吾聞凡名有待事者。孫叔豹是也。有因生者。趙岐是也。字之者必稱其義。今子生於湘而名湘。是因生矣。字子曰因甫。庶幾如趙岐乎。胡君以爲然。今胡君乃復以王命宰湘鄉。非擇而處之。適合耳。意者其山川之神。潛有以相夫子者。故其始名之而今往治焉。傳曰。人神之主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民將被其澤。信夫其必有神相之也。昔陳蕃治魯。百姓愛之。不忍言其名。而魯邑有與蕃同者。更之曰皮。至今猶稱焉。胡君勉之哉。以子之學。施之於事。吾未始知夫湘鄉之不爲魯也。且山川之神。既相子焉。富貴不可辭。務自愛而已。

送焦千之序

某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微裔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遺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役。應無智。無術。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答傳傳辱。安以爲己物。故無可以與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給祭宗廟。施慶天下。閱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於朝。問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者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於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強。焦君伯強。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慎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爲使之從政治民。譬猶發廢倉以賑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輕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行狀

爲楊殿丞作五世祖系事狀

楊氏本望嶺路遠祖某嘗仕爲湖州從事去官始家於宜州某縣是時五代喪亂地分裂稱號而王者六七姓南北斷絕存亡不相往來仕宦者局促方域不見廣大無所設施區畫故有志之士不願得官去而在田畝者多遠祖既來宜城則市田宅築室種樹春耕秋收教養子弟師帥鄉里以俟天下之平及終途葬某縣某鄉某里子孫因爲宜城人至漢五代傳矣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墳墓皆在某縣自曾祖以上率皆隱德不耀猶遠祖志也從祖考以來天下甫大一統文教興行故兩世俱以儒術從進士貢然亦未有成也施不於人於其家有其志而無其功豈所謂必將鍾慶於其後者哉而與孱弱奉承先訓不敢有墜天聖八年始以進士中第得官積十八歲遷至殿中丞有位於朝今年上郊士大夫得推恩以及其先瑣因是得贈其父某官爲鄉里宗族子孫榮而遠祖之墓在焉者未有碑碣士大夫之遊而過焉者不知加禮於其所祖考之志不傳於後生子孫之慶不知所從來與向恨之昔子雲之先始居巴蜀亦五世而生雄雄仕漢有名能自記其祖系傳後瑣材短無文不能有所稱道願得當世賢者記之以畢賤志故敢以累執事伏惟少加採擇而垂鑒錄焉謹狀

賈公行狀

公諱顯字直顯少聰悟好學九歲時作詩高遠語人皆驚偉之十五能從進士舉慶歷六年中第爲天下第一時年二十五釋褐受將作監丞通判襄州官滿還朝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祀明堂恩遷右正言公性方嚴直諫自任好惡是非明白較然無所阿倚用是爲諫官其天資適宜慷慨引大體盡於朝廷仁宗皇帝識公手書閱公章疏常嘉賞之公前後所上數十事撥其切至者著一二以見公志尙書郎杜樞受命權開封府獄事獄情不完樞將駁正之事連權貴人樞貴人不便也樞懼勿預已而樞樞他過斥逐樞初御史中丞舉正有所諫爭於上弗能得因百官內朝留班將帥以見上樞時在廷中獨出前行問中丞所留班狀既數月矣因樞後事乃發舉以爲愆尤人皆知樞以獄事見譴也公上疏極言救樞其後諫官御史進對論事隨譴上前宰相因禁制諫諫有請上殿者皆因關門以白中書一候進止公上疏以爲言路將自此大塞古者諫諍有折殿樞牽衣裾者今雖隨譴何傷於直固請如舊樞密副使狄青由卒伍起致位二府公以爲白祖宗以武烈服天下是材武勇力之士其建勳勞者多矣猶未嘗有得在樞密議者今天下方以文治而青身無陷陣破敵之功驟列樞近使外國開之有輕中國之心又宿衛諸軍皆小人懸懸無知見青尊顯喜其黨類可以倚賴搖動人心不可之大者且朝廷之臣以禮義進者將與青偶非所以得賢者之心凡公論議類皆若此歷遷三司判官賜緋同修起居注假某官使契丹遷右司諫至和元年八月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權判流內銓天下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共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公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故投繯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應勳公以爲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

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公以律所謂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又應丞相堦堦主簿陳琪凡三調官未嘗由銓筭始因其父得官復再任皆因其妻父乞恩琪比他未嘗遠宦而舉者二十四人公以謂此微倖之尤者而士大夫承望權勢背公助私其風不可長又舉奏琪琪後引對才得循資云公前在修起居注天子退朝御邇英召見侍臣講說經書讀史傳而史官不預公以謂天子於此咨訪政體論議治道德音聖問而史不記錄嘗以爲闕及將修起居注因上奏言之自後修起居注官遂得預邇英行之至今公以少府老疾求守便郡出知陳州未行換許州後一年遷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嘉祐元年十月給祭畢加朝散大夫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少府還居鄧州公聞其疾篤將棄官去念以符印屬他官且將坐所不當受者因自移疾以府事付佐官既而脫身去即日上書自劾臺諫官聞之爭舉奏詆毀公然朝廷高公所爲且以厭言事者意從公鄧州公竟以憂去官居憂以善喪聞既除服還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詔書稱之曰聞父之疾委政歸養孝也上章自劾不肯苟免忠也公猶以前嘗諫官不敢入朝詔復遷召差勾當三班院明年召爲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五年謫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近臣奏諫多推言其忠孝宜在內省復留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初有司議京朝官每三歲即自言求磨勘轉官使人入驥進非所以崇退讓養廉恥也於是詔有司爲當遷者舉其文書而人不自言矣而朝士之喜名者尙或辭讓求不應勳有司移牒督之至於十數公以謂向者使人自言而士之恬於榮利恥不求進則其嘉尙廉樞之可也今有司舉行無復自陳之嫌矣且致課之法豈徒進陟之而已哉亦擇其鮮功者而黜之則士大夫尙何以辭不磨勘也其容有矯妄之人虛輟不執之高微取恬退之譽陰冀遷擢無益風化不可不爲之防請使言未顯及乞不應勳者皆自列其意故有司因不復督索之必待其復自陳及更爲按行中書異爲籍以記之其有殊功異效皆可勿遷上從公議於是士大夫之爲下情者皆息七年三月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九月上祀明堂加輕車都尉進封開國伯公以方嚴著稱所至人皆憚之及領京畿官吏謁見言事皆得傾竭盡意語有中理未嘗不委曲聽受皆過所望府吏舊七百員而諸管以罪去已而復敘者皆員外置之積數百人公以謂此皆僥倖且不足懲有罪乃奏爲條約其以罪去復敘者須正員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他官者更七次則遷一事吏緣爲奸他官之請從事者無窮或以一事未竟遣歸既又請之則累記爲兩役矣公始命科條曰某事以上若干種吏之從事在此數中者爲以次數餘皆不聽及一事而再往者悉禁止之自後皆遵用賈尹故事府吏人人失望吏相攜會語言取其斷獄行事者稍緩飾之以爲不直冀以動搖公諸御史聞之果以爲言攻之甚力天子終保持之執政見上問曰賈某所爲誠公耶私耶對曰私則無之上曰何足以爲咎視職事有與開封府等者易之以公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即位授中書舍人進封開國侯受賜修繕仁宗實錄領事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母陳氏繼母史氏公幼時陳歸其宗少府戒公能取名第作官則往視母及公登第日果得所願焉公迎陳母歸致其歡養陳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公四娶馬氏任氏張氏皆早亡未娶薛氏故尙書郎直龍圖閣神之女封延安郡太

子男二人長元素。蚤夭。次士彥。太常寺太祝。五女皆幼。公薨後若干日。得十二月某甲子。歸葬於鄧州某里。附於先塋。謹具歷官行事如右。伏惟採擇而加筆述焉。謹狀。

彭城集卷三十五

行狀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公行狀

會祖贈大理評事。祖皇任尚書工部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累贈戶部尚書。考皇任益州路轉運使。尚書主客郎中。累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公字某。尚書中子。天性明徹淵粹。自爲童子。有老成人量。初學進士詞賦。已爲人傳。稱道之。至年十五。乃更習爲古文。讀書心悟理解。志氣開發。日增月益。河江委注。不可丈尺斗斛校也。其十七歲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自兩漢之後。豪傑之士。所爲文章。雖皆以理爲主。偏局所見。致遠則不通。又其論五經。皆欲明王道。而惑於曲說。駁難難。不能自解。聖人之道不明。及公爲之。正德性。別仁智。舉中庸。明天命。條達理達。交貫旁暢。愈深愈遠。未嘗一蹊焉。嘗論曰。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人性惡。則善無所起。揚子畏死而投閣。韓子汲汲求用於時。以不得出王公大人之門爲已憂。是三子其盛者也。而其蔽至是。況其下者乎。至說春秋。其所發明尤多。論宋襄公事。或以爲文王之戰不道。或以爲不能鼓儻殺敵。公以爲文王之舉。亦當內治其國家。外信於諸侯。何嘗不治

不備而強爭之。既爭而輕棄已民。其猶足謂之仁且智乎。凡公之言。大約反其本。正己而物正者也。書公于季友卒。三傳皆以爲賢。公以謂季友之賢。因其有事而著之。今卒而書季者。蓋自是世季氏也。公之論春秋如此。自前世鉅儒宿學。皆所不至。概舉二者。可以類知焉。爲三傳權衡。解駁三家微惡。毫髮無得以形通者。歷歷初有司更正貢士。合士不從學官者。州郡勿舉。房氏王源叔以書招公來太學。公答不可。曰。焉有伯夷孟軻段干木之儔。而自致博士弟子乎。其後此令亦廢。閣不用。公舉進士。慶歷六年三月御試。還爲第一。會內兄翰林學士承旨王公亮。臣時爲編排官。以嫌自列。編排者。用考試官所定等第。受成事而甲乙之耳。誠無預於與奪。可無嫌也。王公固辭之。上不得已。以爲第二。拜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事。吳正肅公育。聞公之賢。傾遲之。及罷政事守蔡。得公歡甚。事無大小皆聽公。州以清靜。與公日賦詩飲酒。爲樂。蔡人傳以爲盛事。蔡州十縣。五居高仰地。轉運使符郡。變民諸穀。悉以糴糶充賦。皆市於旁縣。以輸官民。益困急。會詔書問可以寬民力者。公上疏陳其弊。因言方今用不足。盡如古難。宜救轉運使。必不得已。折變。毋變其所無。與不可得。則民雖病不困。事頗施行。八年十一月。丁先公憂去官。皇祐三年二月服除。還爲大理評事。召試學士院。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是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謂王事莫重於樂。今材學滿朝。辯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若趙談者居間。臣恐爲哀。哀也。明年同判登聞鼓院。改判吏部南曹。南曹兼考功事。於是夏丞相亮將葬。故事考功當請諡太常。第百官議之。上以舊恩。特賜諡曰文正。不復關有司。公上奏。請收還詔書。更屬有司。得以公議之。因陳陳備位將相。無正直聲。陛下不當假臣等官。而假人以龍書三上。上嘉公守正。爲改諡曰文莊。八月權判三司開拆司。後徙他部。亦未離南曹也。假智高亂。嶺南樞密副使狄青宜撫四路。而朝議不爲置副。或曰使中官副之。公聞。遽上奏曰。狄青起於行伍。而列樞近。權兵而出。宜得正副。同轡略之。臣參其事。今不置副。置副而用中人。皆不可。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上以問左右。衆之存之執利。公時從三司奏事。聞之。上奏獨請棄之。以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棄之以擾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廢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而有棄明信規小利之名。使其有以窺中國。非計也。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州坐是應接多事。財用匱竭矣。五年四月。遷權三司度支判官。始解南曹。賜緋衣銀魚。至和元年正月。張貴妃薨。追號溫成皇后。有獻議求爲立忌日。禮官請對不許。公奏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猶不立忌。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而變古禮。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上乃止。八月同修起居注。居一月。召試超拜右正言。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初。陳丞相以公不附己。論議不能右公。唯天子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修注未一月。爲言。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曰。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便有所聞。當一一語朕矣。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請罷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爲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稍激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以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注。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滿京意亦無他。中書

蘇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至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逐賢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之異。居五日地震。震我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霧。太陽色黃濁。略皆如公言。公又密勸上收察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災變。上深納之。時親睦宅方築。神御殿。天寒休役。公建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家。所以明一統也。今神御若干。禮為可則不宜以人勞輟作。若不中禮。則遂止之。何權罷也。肅事遂罷。宣石全彬。緣葬溫成皇后。實勢除宮苑使。領利州觀察使。全彬不厭。後三日。復換正除。利州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上言全彬。閣閣之臣。如此姑息。有權勢重於全彬者。何以待之。事竟得止。二年。肅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邪臣常易退。而難退。願陛下參伍黜之。呂滂蔡瑁。歐陽修賈誼。韓絳。皆有直實。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悟。乃留歐陽修。第不行。八月。假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充北朝皇太后生辰。隨使。契丹遣其臣馬祐來。行自幽州。東北入古北口。更長與白狼山路。詰曲繚繞。或折而西南行千里餘。乃出山至柳河。公問祐曰。自松亭直北趨柳河。徑易不數日至中京。何不行此。敵人本欲以山路迂回。使中國信其阻遠。常諱諱之。不使漢使知。及得公問。驚謝曰。實然。然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改也。祐復問。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人以爲山神。此何名也。公曰。以某所聞。駭也。其狀如白馬。黑尾。鬣牙。骨如鼓。背如龜。迎日而馳。爲諸山所畏。管子書曉之。祐釋然相視。喜曰。真也。前此者漢使往。或以輕肆不爲敵人所重。又有畏懼拘守約束。憊憊不敢進。跌者。獨公坦懷。意氣自若。敵人畏服。加禮焉。二年三月。王文安公遷參知政事。公自列親嫌。求知揚州。詔許之。初。秋。青自南伐歸。爲樞密使。京城小民聞青驍貴。相與推說。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襄陽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注目。公憂之。會將赴揚州。辭行見上。因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始終。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事無青。無使國家上領之。可謂中書。公過見三丞相。謂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其以青事告之。丞相應對唯唯。公既至官。拜表。又復遣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難於李息。朝廷皆知爲青憂也。至八月。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爲狀出青。則陳州先是有星見。青去之夕而星沒。自是祐未有日食之變。公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邪。公之建言。或以爲過計。及後乃大服云。揚州雷塘。即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雷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棄業失業。官始議以他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修。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糧稻。而舊田主二百餘口皆饑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即判還之。發運使猶以漕運事動朝廷。新留之。公用糧稻事證明其無用。朝廷乃聽公。杜公丞相行致仕。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守矣。九月。恭謝天地。改元嘉祐。遣公朝散大夫。封宜縣開國男。天長富人陳乙殺人。捕得。縣吏脫己。而以輕王甲。甲貧弱不能自明。遂受經囚至府。公察之心知其冤。而囚畏

吏不敢言。公以委戶曹杜慆。使精意鞠之。慆不能有所反。而蔡益德致證左。牢不可破。將論囚。公親訊之。因得公語。言知其能爲已直也。乃敢告冤。果陳氏殺人。遠近傳以爲神。明年四月。遷起居舍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公初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拊之。而民大和。及至鄆。鄆比易守。政事不治。市邑擾奪。公行不禁。訟或累月不決。公撥遣簿書。決平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乃更約束。明賞罰。下吏奔走承命。月餘。境內正清。盜賊屏息。使客行。書張道中。遺饋一囊。人不取。以告者。長爲守視。頃之客還。取得之。又有喜遺物市中者。且往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鄆州尤多蝗蟲。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居鄆五月。召還朝。糾察在京刑獄。充宗正司修玉牒官。四年正月。同權知貢舉。是歲始更貢士。令奏名者才二百人。其罷黜者雖多。莫有不取者。至有爲賦以頌得人。上例賜近臣墨字。公得精古二字。時論榮之。楊佐判都水監。請鑿京北孟陽河。盛冬興役。死者數百人。又壞民廬舍。發掘丘墓百五十餘所。而河訖不成。百姓連率相自訴。執政乃收檢計工役官匠屬吏。因呼冤不承。獄久不決。公奏理之曰。佐始相度此河。使生者勞。死者累。百姓怨痛。勝議沸騰。皆佐爲之。今置佐不問。而專罪餘人。不合人情。求以佐爲首。會有詔。就獄。一槩解縱。不問。是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讓。天子嘗優容之。下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屬之粟帛亦讓。公以此皆挾僞求名。要上迷衆。其漸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爲準。以防未亂。是歲天子將親大略於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讓表辭。公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咸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表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當丞相不相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諸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事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憲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肯混。滑。獄訟繁多。盜賊羣聚。水旱繼有。四夷雖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禍亂之非。畏威慕義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體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必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雷大雷。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宜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過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於是忤時相。初。郭后既以廢薨。天子加恩。追復其號。而不許諡與廟號。且二十餘年。至是禮官乃倡議。請依禮制。郭后於廟。朝議將許之。公疏爭曰。昔春秋之義。夫人不義於庭。不赴於同盟。不反哭於廟。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諡。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固必有正不正之

禮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爲正，必將抑所興以爲不正。古者不二嫡，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附廟，議已決矣。無爲復紛紛以亂大禮。宜令諸儒極其論難，有詔並張洞奏狀，重議洞論景祐詔書，以謂追復郭后，是人主意，停止廟諱，則執政所爲，公以議不同，不連章已而丞相召太常禮部議，將以昭前升廟，公閱之，又上奏曰：臣觀洞之言，乃是曼辭飾說，苟蔽前失，以追復郭后，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諱，則出於大臣，其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爲廢與不兩立，而人君無二嫡，偏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爲辭，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計上起廢爲功，而猶且陰違母后，妄瀆正禮，此其二也。願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有詔是公議者乃止。於是給祭有日，禮官建白，請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享於別廟，不升合食，上重其事，有詔兩制集議。公與胡宿等共上議曰：案春秋傳曰：大貽，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國朝事宗廟，且百有餘年，至給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爲典制，此皆祖宗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爲常，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傳曰：祭從先祖。如其故便，公以論列未盡，又特上奏曰：九經所載，給祭制度，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爲證。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擅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於先帝，臣竊恨之。昔賈禹議罷園廟，匡衡議遷郊兆，羣臣和之者非一，自以爲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爲當，既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思也。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上勞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公章，謂近臣曰：朕初謂禮官然，苟以拜起爲煩，吾猶能之，何憚也。遂手詔罷議。蜀人龍昌期者，著書傳經，以詭辭炫衆，至詆毀周公，雜用佛說，擁弟子十數人至都，文丞相薦諸朝，以所著書示兩制，公與同列並奏，昌期非聖不經，請下益州毀棄板本，事未行。而昌期用薦賜五品服，帛百疋，中外駭駭。公拜疏曰：臣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謂言僞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焉？昔孔子作孝經，非聖人者無法，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毀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今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賢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人之俗倡於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伏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竊朝廷淺深，詞極切直，昌期亦惶懼，不敢受賜，裝卸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酌酒闕呼，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極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鞠，案成奏達市，公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獄，皆不慮問，公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公不行，公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煩，故建糾察一司，證審真僞，自邇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慎，此則先帝不敢棄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公事，不

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慎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卒，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訴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計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極慎，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喻也。天子乃以公章下開封府，著爲令，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朝官制未立，如中書門下爲宰相職，號令乃以近臣兼判兩省，例已重，諸如此類，宜加裁定，正其名體，他官典領一用舊例，百司常務，多關二府，請擇重輕移付於下走吏章服，與公卿不殊，宜著爲等級，臺閣省寺，無所傳錄，可依倣周禮唐六典，著爲一書，天子以爲可行，召公與翰林胡宿受詔同詳定，公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當得其人，乃能成事。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而功不就，今之所爲，又重於樂，自非周召管蕭之才，恐難三十年亦未可也。凡再辭不許，既受命，公乃奏請未置局，先條可改正裁損申明數事，送中書門下參詳可否，然後刪定，詔許焉。未及上，明年三月，韓再奏趣行之，公乃與胡公詣政事堂，略條一二事，諸丞相曰：國家必欲興修官制，勅成一經，爲後世法，則宜先簡別條貫，澄清流品，使事有法，不然者，虛列官府，徒作空文，無用也。今且以數事言之，如樞密院五代以來，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正，無甚於此，尙書二十四司，今爲虛名，官冗員衆，盡財害政，即欲改正官制，則當罷樞密院，廢三司省郎，官不治事者，以前資散官處之，可乎？審刑院審官院，華牧司提舉司糾察司，駢衍於官皆當省，還屬尙書九卿，此裁損者也。可乎？唐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入立仗下，唐制中書出制勅，門下審之，而後尙書出告身，唐制學士下領外職，舍人分判六曹，皆美政也，必欲申明官制，無先於此者，可乎？當開元時，官有定員，職有常守，故李林甫之爲六典也，易然猶備成一書耳，卒之不能行也，本朝隨事建官，取便事而已，有司奉法守職，可矣，苟不能爾，恐難成書，猶且復廢宇文之周官，唐之六典是也，丞相久之度不能行，曰：然此誠難事，業已行，姑徐徐爲之，居月餘，韓以中丞言事出知蔡州，又數月，公帥長安，然胡公猶在朝，而朝廷亦不復問官制云。十月上，親詣太廟，禮畢，公以加恩上騎都尉，進封開國子，初翰林侍讀學士呂溥自異，定府召還，監司積與溥不平，補溥親吏按驗，窮治得溥嘗借官麴作酒，及以私貨往河東交易二罪，溥先謫知舒州，而後獄具大理寺約法，溥乃未嘗受推法不當蔽罪，自溥事起，外議紛紛，言溥有死罪十，獨天子素知溥薄過，不致於理，奪溥侍讀，分司南京而已，公行制書，具道上所以待溥意，許溥自新，上恩如此，詔詞理當爾，非有所左右也，而自中丞知難諫，官御史爭上言，溥罪大責輕，公制詞不直，天子察公無過，以其章示公，既而言溥者終不息，上厭甚，不得已爲不用赦，再削一官，他舍人命詞與公無異，言者乃止，御史吳中復嘗薦文學鄭叔熊於朝，故事，御史薦士無特授官者，前數年，觀文殿學士王公舉正，管薦叔熊，既不行矣，已而執政以中復故，乃更追用舉正前章，除叔熊以官，叔熊實以醫自名，爲中復治雙委有功，中復故稱之，公刺讓中復，中復聞之，恨甚，又憾前詆欺不遂，而公深廉無私，無可加誣者，公前讓郭后，廟有語云：上之廢郭后，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中復即深文排詆，折言排語，云此欲開導人主，廢后，是許敬宗之倫，中復既唱其端，隨者翕然，執政諸公，雖知其不直，然亦惡公數正言，異己，欲因事擠之，以御史章上，將開陳其端緒，冀人主意動，則擬之矣，而上輒曰：此豈可行，勅封去之，每上輒然，至十餘

章後日有御史復上殿上逆謂之曰是又將言劉某耶此御史實自欲言他事皇權甚退更相告言諫官御史亦承望上旨雖數妄作不能不反顧已思既揣知上意即噤默不復言當是時非人主素知公幾不免公爲人亮直正固其處已明甚循理蹈義志之所充乃形於言不以纖毫異內外也以爲德性苟充則功名可遺學問苟明則文章不足事也其以待人亦推己意而同之然世俗方以夸嚴無實爲成名虛譽崇飾爲尙賢內不能自知則高自期待外以悅人則復以才能許人士之浮薄慕名者喜樂之與公異操故與世多不合其夫人嘗謂公曰人以君爲傲宜有以接俗頌謗公曰吾何傲也哉老者吾尊之少者吾賓之貴者吾嚴之賤者吾安之自謂宜矣世俗之人又欲其足之隨之諂之狎之然則是鄉原已不爲也是時執政爲上與太平復行王化取其文致與周漢等隆而已士大夫知旨者趨附和威得顯仕公乃介然獨立上下交忤謗言益多執政滋不悅公在西垣七年詔誥典重褒貶有體不可增損一字爲上詳覽表時凡五請一謝不移時即具又嘗一日有詔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宰相得旨即日待進公將上馬遂不解帶援筆書之凡數千言詞意皆不同吏磨白不暇往反才食頃執政皆驚視以爲所未嘗見吏有言曰公乃以此見忌耳故事舍人遷翰林者皆以久次執政不欲公在內每有闕輒置不用會永興軍圍守公自請治之執政喜公之去疏奏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府事公謝曰臣本求永興不以侍讀不敢受詔不許既行六日學士闕遂越用范鎮衆人爲公憫然公之辭行而陳用將之術且言頃來遠吏頗以飲食備役得罪即今武吏多不顧臨邊如孫河呂濤貴重有功名猶以此見廢設復有諛諂尙之徒臣固知議者之不能容此乃馮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頗牧也臣願陛下容過臣聞略細過無督以微法又言馬軍都指揮使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近者御史中丞韓絳又以傾宰相重搖人心臣謂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上皆然之是後邊將遂無以酒食坐者茂實頃之亦出知曹州公以十二月至雍部先是關中比歲不登百姓流移長安尤甚公開倉庫賑乏絕寬賦斂止逋責省徭役緩期會約束豪右毋敢固難民苦大饑數獲法疑感公使官吏俸錢一皆中給民因知官不復變法矣事必當請者請而行之其餘則皆以便宜置視事三日大雪盈尺雍人喜曰此公賜我數月流民稍自歸明年大豐熟是時朝廷遣使均田欲以等貧富以致頌聲上因公之西勅至部徐訪利害以聞於是孫琳主均河中府及耀州召聚吏民暴露田間百姓相傳縣官且增賦稅所在斫伐桑柘關中騷然公遽上言方今災傷流移恐未可以均田願且召還孫琳別俟豐歲以安民心初琳以方田法步地千步爲方以方度之誠使其覈實無頗然但爲能知田畝高下耳至於均稅之法以地肥瘠爲差其勸力從事田畝修治者則賦重自若其惰窳不事而田畝荒瘠者因獲減賦然此當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盡知田事或挾私與奪上無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獨言事者樂其名公所以求待豐歲者惡斥言之耳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門此兩邑皆山田崎嶇二三百里間人以謂審如琳法非旬歲不可周備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畢功論者驚笑其謬會公奏至中書猶傳琳言以公爲不曉用琳章報公勸誘告民毋得殘桑柘而已引之

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平凡數百戶七年四月遷禮部郎中九月大饗明堂進封彭城郡開國侯公與歐陽公永叔相厚及歐陽參知政事嘗爲丞相韓公言公所爲不如謗者之言也久之韓公謝曰雖失之東隅可以收之桑榆乎歐陽曰公能如是太善將還公爲翰林學士會上不豫事且寢八年四月英宗皇帝即位進吏部郎中公治長安豪猾斂手良民得職大姓范偉積產數百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爲其祖偉所取信者持祚爲令時黃勳耳偉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更西事調發下戶困敝而偉自若盜相祚墓以己祖母合葬之謾云祚繼室也雷簡夫以處士登用能爲文辭偉賂簡夫使爲墓碑以信其僞偉因此出入公卿間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偉罔冒畏偉不敢言吏受賕者輒爲偉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譴呼稱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反變前狀自後連五獄證連四五百人展轉二年朝廷以委御史乃不得變而偉亦以更大赦杖之而已長安人恨之公在雍三年治聲四出巴蜀人皆願得公爲守引領冀望或相與至界上問使客劉公何時來是年公以疾自請八月召赴闕勾當三班院徒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嘗臨朝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以謂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以口舌爭也是時方進讀史記至堯舜舜以天下公因陳前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父兄爲孝善兄弟爲友辭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翰林謂公曰公直言至此乎慈壽聞之亦大喜治平元年四月公得驚眩疾數月不朝告且滿百日公求便郡養疾上謂執政曰劉某器識才學朝廷未見其比者雖病固當留乃復賜告嘗一日講畢上謂學士諸公曰曾見劉某否病今何如可往省之於是王范兩學士來見公道上語會內苑燈實初熟上使中貴人以五十枚賜公面問公起居所以慰撫甚厚公拜表謝而病亦少間因自陳家貧復求補外上愴然許之九月除知衛州換汝州郡久廢不治公召吏吏謂曰吾以病來此汝無以吾病故吾前應謫貶分毫諱罰汝吏人素聞威名戰栗不敢犯已而更以吏事委屬僚時時更改判盡舉大綱而已其所以賑饑窮省徭役誅劾黜惡方略如舊吏皆竊言公病猶爾況不病耶二年十一月上郊進封開國公三年四月遷右諫議大夫公謝曰臣久病荷祿已無愧恥誠不敢復望遷秩重招謫議詔不許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除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居無何召還闕公自陳病篤不能朝願罷學士治南園許焉十一月改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四年正月今上嗣位改給事中明年四月八日薨於位享年五十所著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說例二卷春秋文權二卷春秋意林五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皆成書易外傳二十卷元滋九篇通古五卷古風五卷皆未就文集若干卷公學問廣博無書不誦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略皆究知大略求其意義合於聖人者而世人所謂善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叔同在禮部夜視垣星指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乃得女居數日使者來曰宮中兩夫人皆當就館呂相視笑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

觀之。嘗有與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云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鐘鼎器。數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按讀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用匪敦篤。與前世學者所說不同。其所言。齊黃同。亦書傳所不載也。公珍惜之。嘗曰。我死。子孫以此。庶幾我及病累年。嘗使子弟。誦其側時。閱古器。以自適。嘗歎曰。我所著書。皆聖人微旨。而不及盡有成。豈非天哉。公與人交。不求其備。得一善。則稱道之。其推進者甚衆。而與江休復。鄒幾最善。嘗曰。鄒幾和而不流。柔而不犯。當求之古人。阮籍陶潛之倫也。嘗之於朝。鄒幾所以驟用。修起居注。公有力焉。又嘗稱賈直孺。人或譏賈者。公曰。賈何必全美。居今之世。而勁直有守。不阿貴位。此其足以過人遠矣。凡公論交如此。及鄒幾死。哭之慟。曰。唯君知我。時歐陽永叔爲誌墓石。公爲書之以致意焉。梅堯臣聖俞。與公親且舊。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公爲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不發封。盡以歸梅氏。公平生未嘗輕爲人書銘。特此二事。以經營二友云。公兩娶武威倫氏。皆侍御史。贈某官程之女。前夫人先公十七年卒。繼以女妹。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死。次奉世。進士及第。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少子安上。太常寺太祝。女子三人。長嫁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於宗族。賜給甚厚。家事未嘗問。有無。歲時朝廷行禮。得以推恩。輒以旁遠疎族。先人有田在蘇州。公未嘗取一粒。皆以畀內外親屬。及其終。家無餘財。公既歿。朝廷推恩。以兩子孫望且皆爲將。作監主簿。又除族子安世。試將作監主簿。安世父。教坐法。置官。公常憐之。雅意欲官其子。故諸孤以安世名聞。所以成公意也。某年少公四歲。及某能讀書。則公學問成立矣。故某所學所聞。資取於公。而公志之所存。某竊預焉。公於某友愛天至。嘗曰。唯得兄弟。可以忘我病。公不幸至於大故。哀痛感慕。無心以處。豈復能詳記其微美耶。日月有期。將以來歲某月。從爾於先公。誠莫自託於大賢君子。垂名無疆。而懼他人聞見之不詳。且世俗之多。諸惡不敢盡也。故自抑推割。而纂述其大概。唯執事憫憐而賜纂述焉。謹狀。

彭城集卷三十六

神道碑

宋故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西京上柱國河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薛公神道碑

公諱顏。字彥回。姓薛氏。河東萬泉人。曾祖憲。唐昭應縣令。祖鑑。格州別駕。別駕初以明經舉。于時劉繼元盜有河東。太宗親征。國太原。別駕君諱城歸國。天子嘉之。置之丹州。後以公貴。贈吏部侍郎。〔表〕文無不及其父。雖有問。公初學禮。以明二禮。從鄉貢一舉中第。爲試秘書省校書郎。嘉州司戶參軍。官滿入見。太宗有所詔問。應對稱旨。擢拜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田。覃恩。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府薦以爲知錄參軍事。受詔。案視變峽二十五州刑獄。疏濬沈澱。職理撓屈。遠人悅之。還朝。遷太子左贊善大夫。出知雲安軍。章聖皇帝即位。遷殿中丞。徙澶州。閬州。轉國子博士。政事寬簡。吏民便安。詔書褒美之。王均盜亂益州。其黨奄至閬中。州久不爲攻戰備。士卒皆不知兵。公乃遣吏以禍福諭賊。賊爲引去。天子以公奮勇。會丁內憂。既除服。授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屯軍日久。軍食馬刍費用益廣。三司求自用所知。

材幹人經督起有詔許之公行頃之邊備贖足遷爲尙書虞部員外郎夔峽路轉運使開倉賑饑人問出已錢爲粥飯以繼之人得以接新無餓者復遷州于舊城民皆去險阨就平地居遷受詔書嘉獎陳進寇暴廣南命公同勾當東西兩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充河東路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官市糧糧草取鹽礬高其估以強民民益厭苦之公始奏平其直人至于今賴焉天子祀后土汾陰徙公爲陝西轉運使遷司封員外郎大駕所次六師百官浩穰成都公供給如法而辦祀事畢超遷度支郎中河中府爲河爲浮橋每歲大水輒爲橋患沒中潭則連舟爲絕公受詔計議陝西北岸爲支渠以泄怒水因以溉旁島兩地皆爲良田橋川無患者久之其後議者謂河決溢自此渠始遂窒遷渠前此二年水盛至中潭橋無遺餘人皆思公不已公與利除害所以施當時而濟後世平居或莫見其迹及有所改移墮廢失竊然後知公初議爲是類如此橋云公自陝西徙河北遷司封郎中徙知河陽更揚州杭州將鑿捍江堤以禦洪水遷公太僕少卿知杭州商工屬役詔與轉運副使王贊同之堤既完立而州治亦無事民訟益稀少數以獄空聞上遷光祿少卿知徐州改少府監知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仁宗卽位遷給事中徙南京未幾自請治偏郡遂徙耀州縣人李氏豪富無賴爲盜賊囊橐聚集惡少年數十百人相與爲社號曰沒命民有吉凶聚會卽率往責其飲食偃坐席端意氣自若醉飽乃去得會人語言與己忤則乘氣呼譴忿爭推次一人裝如死囚就刑狀極力死鬪殺傷人捕得獨以一身兼劾衆人罪邑里患而畏之無如之何則相與迎客善視之前後且十年人無敢言者公知之遣吏捕李氏窮治會大赦公不肯釋以事上聞詔減死一等流海島其支黨皆黥爲兵郡人以寧二年公以老自請授光祿卿分司西京天聖三年七月十五日終于家年七十三夫人張氏安氏皆早死再娶安氏封武威郡君生男一人曰寅終衛尉寺丞女子四人長嫁殿中丞許怡次嫁大理寺丞陳蘊古最幼嫁司勳郎中陳榮古其一早死孫三人同爲華州渭南縣主簿其次曰周曰向公以天聖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京兆府萬年縣龍首鄉靖恭里子孫因家于京兆後三十七歲周爲鄆部員外郎致仕向爲主客郎中陝西轉運副使兄弟皆材敏有聲當世駕部君爽曠恬謏遂以中歲謝事不仕而主客君尤達于吏道精心慎事繼以不懈其在陝西創法興利通鹽之饒益市蕃馬馬之來者充足國用皆予善價而省費以千萬數朝廷倚用士大夫皆稱之曰光祿卿之風節信可謂有後矣他日兩君以書告曰王父事迹著于三朝天子未嘗不褒顯而稱道之歲久墓碑不立惟不肖不能明白有善而不知懼爲祖考羞謹使郡人河東路提點刑獄都官郎中毋沆狀其官閤事業顯有錄也以期不朽予既次敘其語乃爲銘曰

薛受始封奚仲車正湯歸大坰左相作命歷夏遠商爰泊有周長藤齒任見于春秋我稱其人亦曰有以惟世有賢樂道其始光祿之初禮樂實明資以爲政赫其有聲天子汝嘉賜之璽書匪徒有言亟拜亟除其遺靡退其施靡悔惟其全德適與世會乃躋諫臣遂給事中歸老以卿分司洛宮公子不遜其久而振塵善攸鍾乃付厥孫公葬萬年三十七歲宰木森然肇新隆碣祖善弗忘惟孫子賢作銘維何以著紹先

墓表

尚書祠部員外郎曹君墓表

君姓曹氏名憲字正叔其先塏人君少通三禮末冠舉者從之常數十性溫厚疎財尚氣節材武善射嘗行道遇盜卻張弓誓之植槌路旁吐盜視我一發仆槌羣盜驚走契丹犯邊至趙郡君自田間載穀粟入保郡城虜衆攻之君轉戰行間丁壯多傷君棄穀粟載傷者遂皆免咸平三年以三禮舉中第調大名府宗安縣主簿父憂去終喪調正定府司法更德州安德主簿開州開江令蜀人疾病不知醫藥療治祠鬼神求佑助而已君爲出私錢市藥劑有病者輒遣吏烹煎臨飲之民初強從旣稍有瘳全活者十七八于是開人始知信醫藥云真宗皇帝擇選人可爲職事官者君應選擇爲澶州觀察推官其治以廉幹聞監司交薦之拜大理寺丞監冀州漕酒課最選太子中舍知祁州鼓城縣事改殿中丞母憂去廬于墓側負土爲墳手植松梓服闋知正定府真定縣事君從弟利用爲樞密使兼侍中侍權當朝將行君爲侍中言思止足計不能用君至真定二年侍中竟以罪貶君亦坐左遷監黃州團風鎮稅侍中思君言未嘗不泣下先侍中貴盛時親故多藉其勢以得寵榮及其竄逐衆知其冤莫有言者君獨數上書爲之辨雪人以是稱之明道初君復官知鄆州新昌縣事遷國子博士汎恩改尙書虞部員外郎通判陳州事轉比部徙鄂州遂以駕部員外郎致仕居於宛丘凡九年以壽終享年八十六先一歲自卜墓地於宛丘縣友于鄉潘仁里葬焉君兩娶皆孫氏後夫人封壽光縣君進封樂安四男子長曰冲舉進士早卒次曰振今爲比部員外郎通判亳州次曰抗亦舉進士次曰握以子貴累贈刑部侍郎夫人封萬年縣太君祖諱貴左侍兼父諱珣太子中允贈職方郎中始君之貳陳州政事見紀於民至今稱之而子孫遂爲陳人比部君欲振揭遺美表而銘之使鄉人過而知加禮至於後世不忘也亟使來請乃爲詩曰

曹君官陳民頌其美君亦愛之去其鄉里告老來歸遂爲陳人實有田廬處其子孫眉壽永年致政遠久愛歸其廬曰君所有惟君可紀民所能識勒銘表功載之來裔

林氏母黃氏夫人墓表

林氏有賢母曰黃夫人。涇縣主簿編校集賢院書籍希之祖母也。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概之母也。屯田郎諱榮之妻也。夫人家世福清人。與林氏同縣。夫人之歸。舅姑皆亡。悉又遠事祖姑夫人。致養三人者。勤身從事。柔順聽服。生竭其力。沒盡其哀。訓諸婦朝夕無怠。宗族稱之曰孝婦。夫人從夫仕宦。登朝累封。嘉興天長二縣君。其子以文學成名。復顯於朝。既子夭死。夫人無他男。未幾夫復病終。諸孫藐然。林氏殆將絕。夫人悲哀戚憂。以禮自衛。綱紀其門戶。屹然不替。州閭號之曰烈妻。夫人葬兩世於吳郡。攜諸孫客居於吳。旁無支親援助。粗衣惡食。豪措毫蓄。以至於有田畝屋廬。耕穫休息。以供祭祀。而待寒暑備飢乏者。胥如志也。訓誨諸孫。以嚴濟慈。不十年間。爲進士而成名。以祿爲養者四人士大夫。于是傳爲賢母云。自夫人以十八嫁。歸若干年。林氏盛衰三變。賢夫人是賴。其所成就。詩史所稱。不館過也。治平四年。夫人年七十七。正月癸丑。沒於京師。涇縣持其喪歸吳。祔葬祖墓。立石以爲表。請銘于彭城劉某。于是叙所聞而記之。涇縣執書泣曰。昔希高祖妣。夫人所遠事祖姑也。年九十三。將終。以賢與夫人曰。此吾髮所爲也。憐爾

勤孝。以是昇汝。且無忘我。夫人服之五十餘年。及曾祖妣年皆八十餘。樂其鄉里。不願離也。故祖父三爲南州從事。且二十年。夫人助其孝養。一殮未嘗不躬饋饌。先人始能舉。夜誦書不休。夫人自起滅燈。既而曰。吾憐之。乃當成其志。自是夜輒治絲枲其旁。其始居吳。門庭護甚。里巷外事。遇然若無聞。歲久。吳人服而化之。希始爲南州懷安縣主簿。迎太夫人南歸。夫人召內外宗族。盡散其裝。肅周賜予之。曰。吾老矣。以是爲決。爲衣兩襲。曰。吾死以是殮。過是不復修。長一物。夫人始終林氏。上下六世。見曾孫焉。其所以維持左右。莫不有常法度。夫子之言之也。希心戚戚焉。意之至者。語必重複。故希願有所益也。予曰。諾。著以爲後說。則前語因明白矣。夫人考諱某。王氏。據閭閻時。以爲著作佐郎。不從。及吳越以福州歸。天子詔遣使者。發閩士人歸京。希皇考與林氏會。俱逃山谷間。天下既平。兩家始還歸。而通婚姻。夫人之孫某。爲某官。某爲某官。某爲某官。某進士。并涇縣爲六人。某曾孫若干人。其葬實某月日甲子。銘曰。夫人稱孝。子于姑氏。後其所慈。維曾孫子。有棘有否。復振復起。六世一身。身終有喜。喜也無憾。黃髮兒齒。孝孫孔多。宜爾世祀。林氏葬吳。從龜從筮。夫人命之。合祔于此。

彭城集卷三十七

墓誌銘

吳公墓誌銘

公諱奎。字長文。姓吳氏。居齊州之禹城。五代之亂。徙濰州北海。自徙至公。不知其幾世。而公會祖考皆未嘗仕。至公。生而聰敏。好學。始授經。繼母李氏。因其篤志而強教之。年十六。業成。州郡舉以充貢。明年遂中第。與傅卞于大開同時。三人者皆以年少。既命以官。而許其歸養親。公時授濰州清江縣主簿。不赴。後數年。年二十。始調福州古田縣主簿。歷開封府長垣縣主簿。權廣信判官。官官楊懷敏與河北屯田懷敏矜功專事。盛氣自用。無敢與之抗者。公獨上書論其不便。時知保州事王果。亦與懷敏連。屢爭不從。懷敏使人訟果。公爲利事。詔置獄推勘。公又爲果辨其事曲直。果竟得免。而公始以強直著稱矣。河北轉運使以令舉監便。故事。轉運中事者得改京官。倍之則爲朝官。公雖倍常數。機爲大理寺丞。朝論以爲未售。乃除簽書武事軍節度判官事。前後守將。事無大小。皆以委公。監司有疑獄。求清強官治之者。又多付公。其爲公所決平者。無不愜服。始公爲小吏。畫則治公事。夜輒讀書。自六籍諸子史。無有正僞。無不觀覽。嘗不

瘞者積二十餘年。性既開敏。強記不忘。作爲文章。嚴實有法度。由是中外大臣交口稱薦。求得校書三館中。或侍講經筵。其他稱其才能。可任以事者。車疏相繼也。公遷太子中舍殿中丞。自以朝臣。得以抗言。明白是非。于是上疏論取士貢舉之法。及時政得失九事。又欲召見口論事。仁宗深器之。會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等四人。以公應詔。對策高第。拜太常博士。通判陳州。遷尙書祠部員外郎。入爲右司諫。直集賢院。明堂宴恩。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事。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爲害政也。及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于是近臣有承用中旨而不言者。坐而下遷。及羣臣有因事僥倖。雖已得官。皆視奪之。朝廷爲肅然。御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問從誰受。公奏言。御史擇于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以救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事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上立罷不問。是時郭承祐有以舊恩爲宣徽使。知應天府事。數妄作。不中法度。又張堯佐以後宮戚屬。自三司使爲宣徽使。公連上疏極諫。終之承祐事宣徽使。堯佐雖不去位。出知河陽。是後遂不復遷官。上又著令。后妃之家。不得爲執政官云。其他排擊非義。救解過失。條舉善政。顯用才士。巨細疏密。苟有知必言。言之不從。未嘗但已也。時因天變。爲上推致休咎。而舉人事消復之應。上嘗聽受之。賜緋衣銀魚。頃之出知密州。徙兩浙路轉運使。未幾召還。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紫衣金魚。舉使契丹。契丹羣臣爲其主加稱號。相與行禮。喝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爲往。契丹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敵使遇。敵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敵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是二事。出知壽州。召還。同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吏部審官銓能否。銀臺主司出納。公所至綱目修舉。其所建議。改更糾正。雖至于拂上意。不憚爲之。兼判集賢院。尋爲翰林學士。權發遣開封府事。公明于從政。前後歷兩郡。皆著治績。人知未盡其能也。及領京師。獄市浩穢。公應事敏速。吏不敢欺。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專權財利。負其恩者。至詐取物產。及其婦女。公發其宿罪。奏徙逐其兄弟于淮南。福建。而竊管之。豪猾畏威。斂手。居三月。聲聞赫然。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公以父老苦辭。改知鄆州。凡四月。復召爲翰林學士。充羣牧使。兼史館修撰。遷左司郎中。復權知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嘉祐七年三月。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初。仁宗皇帝春秋高。而皇嗣未立。公自爲諫官。即爲上言天下大計。願早有所係。其後因大水日月蝕之變。又以爲言。天子察其至誠。及爲學士。因奏事。上留謂曰。將有所置。以維大本。公再拜賀。因復進勸。已而皇子遂定。英宗即位。公遷給事中。再遷禮部侍郎。公辭不拜。詔報不許。曰。卿在西掖有儲貳之言。人乃知公嘗密謀定計也。時樞密使富公張公。舊嘗薦舉公。而與同列。時人榮之。會丁父憂去。既卒。哭。天子必欲起之。再使內臣往。又召公子男璟。上殿諭旨。故事。所未嘗有也。公因請終喪。上不從。已許之。召給半俸。用璟爲鄆州判官。公又辭。許之。公性至孝。居喪毀瘠甚。應于墓側。終喪不飲酒。食肉。不至城邑。既服除。先帝升遐。即吉。然後赴國哀。召臨梓宮。今上見其麻瘠。驚問之甚。諭使自隨。養時方藉卿。復以爲樞密副使。時四年二月也。月餘。除參知政事。又月餘。改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事。兼京東東

路安撫使居二日。上復留之。九月以公疾。遂復行前命。公至青十日。疾病。上疏求從竟州。不許。七月二十七日薨于位。年五十八。初。公爲學憲。韓退之。及有疾。謂子環曰。吾年既過。退之矣。已而竟不起。若知命。然上爲報視朝。一日。贈某官。諡曰某。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護軍。爵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賜號推誠保德翊戴功臣。考諱某。以公貴。初。爲將作監丞。致仕。稍遷。及公拜樞密。至太子賓客。考諱某。終後公歷二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曾祖母王。封某國。祖母李。封某國。繼母王。封某國。皆號太夫人。初。公遷三世。葬于鄆州東阿縣孟里。公從弟。時熙。年某甲子也。公初娶趙氏。父名立。爲遂州遂平令。再娶張氏。父名興。爲郊社齋郎。張封延安郡夫人。仁宗明堂。公求爲趙氏追封。亦得贈。郡夫人。公五子。長則環。爲大理評事。環。祕書省校書郎。環。皆未仕。幼未名。女五人。長適都官員外郎胡瑗。早卒。次適大理寺丞王孝寬。次適太常寺奉禮郎呂元淳。三尙幼。公初與鄉人王彭年善。稱道其能。爲致名宦。彭年客死于京師。公使長子主喪事。則恤其家。嫁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舉嫁娶數人。以錢二千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賜親戚朋友之貧乏者。公自謂學韓退之。此又其次者也。故其終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可無表哉。銘曰。

矯矯吳公。矢言正色。是曰諫臣。國之司直。提綱繫維。補綴直隙。或謀于幾。密焉無迹。祿不獨豐。推以施還。位不獨享。俯以進善。公歸古人。心慕身踐。言長課多。彼古亦鮮。其志獲伸。而年則那。其壽不遐。而名不磨。卽宮于泉。公乎奈何。勒銘不忘。如山如河。

贈兵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嘉言。字仲讓。翰林尙書元之之次子。翰林以文章正直。著名兩朝。而公幼好學。未嘗嬉戲。翰林最愛之人。亦以爲宜其家兒也。生十三歲。而丁翰林喪。哀毀過甚。有成人之風。事母福昌太君。以孝聞。翰林之亡。遺言不爲子孫乞官。真宗聞而嗟悼。賜公同學出身。後數歲。公爲成人。貧無以養。調官于吏部。而年未及格。判銓事。周起以聞于朝。特授鄆州司戶參軍。祥符五年。舉進士第。改揚州江都尉。七年。上聞書龍圖閣。得翰林奏疏。愛其切直。因訪後嗣執賢。近臣以公名聞。而曰能世其家。遂遷大理評事。監海州稅。天禧元年。用薦者言。徙知廬州舒城縣。兼權茶稅。丁福昌憂。服除。知蘇州長洲縣。縣既翰林舊治。而公年與官又皆同。士大夫賦詩榮美之。遷大理寺丞。仁宗即位。遷殿中丞。徙知南雄州。代還。遷太常博士。通判齊州。工部侍郎李及薦御史。以公治績。錫二人應詔。故事。嘗擇用其一。而上謂執政曰。及清慎。少許可。此皆時俊也。遂並用之。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開拆司。奉詔案信州獄。還。賜牙緋。明年出爲福建轉運使。賜金紫。明道元年。恭謝禮畢。遷侍御史。入爲兵部員外郎。三司鹽鐵判官。景祐二年。出爲京東轉運使。夏四月。感疾。卒于廣濟軍之官舍。享年四十七。公性厚重。安深。不妄喜怒。外嚴內恕。善于爲治。守南雄時。開大庾嶺故道。往來便之。郡當二廣之衝。行者交錯。去水即陸。易輿以舟。有至者。輒留旬浹。公一皆善視之。以己俸給費。未嘗毫髮擾人。通判齊州時。郡守性剛烈。視僚佐蔑如也。公正色持法。不爲少屈。郡事賴以平允。守後徙治他郡。坐事下獄。每嘆曰。同僚得如王御史。無此咎矣。其爲御史。所論列必時政大體。未嘗撻拾小過。扶掖陰事。天聖中。調真宮壽寧觀。兩宮有意修復。公力諫止之。信州鉛山富民程氏。獻石綠數萬斤。詔綱本戶徭役。公爭以謂所獻有限。而所錫無窮。天下豪族。皆以貨得錫。則貧民將獨受其弊。上用公言。復程氏三歲而已。爲轉運使。郡吏有過失。屏人面數之。皆慙服悔謝。得自改。郡縣大治。其薦舉士。尤推精鑒。故參知政事吳公奎。初調福州。古田主簿。天章杜公杞。以廷尉評監建州茶。公皆薦之。其後顯達。人謂公知人。平居閱書史。爲辭章。以圖積前烈。爲志。手寫翰林小畜集三十卷。藏于家。獻明政論十篇。究切世事。仁宗嘗編宴苑中。時得唐明皇刻石山水字。使筆臣賦之。皆不能下筆。奏篇纔十數。上令宰臣銓次之。公第爲優初。丁晉公舉進士時。翰林爲推挽。舉卒使成名。及其當國。嘗語公曰。先正引薦之德。未有以報。公曰。相公逢時得位。當以直道報國。無恤私恩也。晉公不悅。公亦不復至其門。逮朱崖之貶。捕治黨人。公獨不預焉。豈所謂上交不諂。其知幾者邪。惜其蘊蓄。未及大施。中年而隕。其命矣夫。朝廷聞其喪。賜一子官。又命其長子。自大名尉易右班殿直。監曹州稅。使不以喪去。有祿以濟其貧云。公娶周氏。先公亡。公卒後三十餘年。以子貴。累贈兵部侍郎。周夫人追封僖居縣太君。以熙寧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宰輔鄉鳳池里先塋之次。公四子。長曰延度。前潭州觀察使。次曰延禧。庫部員外郎。通判荆南府。次庚庚。未仕。二女。長適故壽州錄事參軍杜襄。次適進士張勝。孫七人。鴻浩。淮汴。漸淑。沈。浩。爲廣州東莞尉。餘未仕。公之葬。公從孫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汾實與襄事。集賢君以某同官。使來贈銘。某叔父。歸書數。住爲建州從事。公薦之升朝。是某世有舊。乃爲銘曰。

翰林之生。正直自備。曠達無愧。屢黜不懼。宜有後人。嗣守其訓。譬彼川流。其源已濬。公幼而學。守其家法。天子矜之。始優以祿。文施于謀。智効于職。果其世。罔有不克。遂司風憲。率使察舉。施未及光。棄其有緒。天奪其年。有遺有貯。四方馳驅。願于中路。公發餘慶。罕後昆矣。贈官貳卿。由于恩矣。嗣于先塋。訖其墳矣。請銘惟謹。公從孫矣。

故將仕郎鄆守太子中允致仕賜緋魚袋蔡君墓誌銘

熙寧四年秋。錢塘蔡子難將葬其親中允君。請銘于彭城劉某。某與子難爲同年進士。又同省郎官。又同守海陵。其于子難。哀喪恤憂。所宜述也。孝子之事。莫重于葬。葬而垂名後世者。莫重于誌銘。是其深長思。勿之有悔焉。爾某其何辭。雖然。中允君潛德遐時。不顯其光。功不于人。丁其家。吾將何言以表之。尙書屯田郎吳君。君平以狀告曰。君孝友。惠和人也。曠遠有識。處幼而好學。家貧無以自給。乃始勤力治生。十餘年間。家事給足。瞻及鄉里。施予不吝。族人與君別籍。既復求分財。君亦推與。族人後貧不能自存。又收養之。君之家。疎遠而聚居者百餘人。存撫教導。凡五十餘年。始卒如一。鄉里宗族。于君無怨尤。而更稱譽君。殿中丞盧君。中甫曰。凡富而多怨者。專利而不顧也。意富則意驕。剝削微射。人與爲仇。蔡君則不然。其于鄉里。視貧下者。急於之。厚施而薄責。故遠近歸心。衆常爲饒。堪官終三年。中允君未嘗以遽變見求。可謂善人矣。乘常爲君拜。鄉里之仕宦者。莫不屬下之。君凡二子。長則子難。君教子難。讀書。志其與賢士遊。

費用不計子難成名才學幹力見稱于時有位子朝出爲郡守及君存見之善人報施之效歟某曰二賢士之言可以信後世吾其何辭蔡氏本望陳留自司徒謫過江子孫散居吳越塘之蔡未有顯者蓋自君父子始君諱某字某子難初登朝英宗即位推恩君始命爲大理評事其後郊祀及今天子即位郊祀三遷至太子中允子難當賜五品服又推以授君享年七十二以葬前一年十一月某甲子卒子難時爲職方員外郎知秦州事次子曰既亦舉進士君四女子皆嫁名家京兆宋縝穎川陳惟德太常博士葉昌言餘姚縣主簿錢登卿其壻也君娶余氏追封錢塘縣君先三十歲卒君卜葬于吳山鄉吳山山里斥廣其地衆爲兆域曰兄弟子孫葬而相從死生之義備矣有告曰是于陰陽之說爲不利請徙之君不許刻石墓門戒子孫毋以妄求福及君之葬前之某日某甲子也銘曰

君諱某字某姓江氏祖某父某贈某官季父某爲度支郎中君少讀書善寫古篆字用筆精健有法士大夫家多葆玩之用季父爲三班借職五遷至右侍禁歷州郡官亦五任一監漳州龍巖縣又監荆南白沙鹽酒其後三任皆在廣南爲兵馬監押始居容州遷化州未幾遷終于官年六十九異時仕宦嶺南者常思其地荒蕪惡草叢生海嶺山嶺鬱鬱積中人爲病或以爲死不得盡其天年而君居之且二十歲壽幾七十與齊州中氣無異然天命固有所制也而君亦可謂果于從事而知命矣君凡三娶夫人魏氏林氏陳氏皆先君死男子二人曰沛魏出也曰潛林出也女子三人其二入與潛同母一人魏夫人所生沛早死潛舉進士女皆嫁士人江氏自君祖以上占數南劍州度支始葬江州德安度支之孫懿叔于君爲從父兄弟之子君歿後諸孤幼懿叔皆養視之迨其長大爲舉婚嫁又迎君喪葬葬德安去度支墓若干里以林氏夫人從君歿于慶曆某年月日後若干年得嘉祐某年月日喪事懿叔時爲衡尉寺丞銘曰

右侍禁江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江氏祖某父某贈某官季父某爲度支郎中君少讀書善寫古篆字用筆精健有法士大夫家多葆玩之用季父爲三班借職五遷至右侍禁歷州郡官亦五任一監漳州龍巖縣又監荆南白沙鹽酒其後三任皆在廣南爲兵馬監押始居容州遷化州未幾遷終于官年六十九異時仕宦嶺南者常思其地荒蕪惡草叢生海嶺山嶺鬱鬱積中人爲病或以爲死不得盡其天年而君居之且二十歲壽幾七十與齊州中氣無異然天命固有所制也而君亦可謂果于從事而知命矣君凡三娶夫人魏氏林氏陳氏皆先君死男子二人曰沛魏出也曰潛林出也女子三人其二入與潛同母一人魏夫人所生沛早死潛舉進士女皆嫁士人江氏自君祖以上占數南劍州度支始葬江州德安度支之孫懿叔于君爲從父兄弟之子君歿後諸孤幼懿叔皆養視之迨其長大爲舉婚嫁又迎君喪葬葬德安去度支墓若干里以林氏夫人從君歿于慶曆某年月日後若干年得嘉祐某年月日喪事懿叔時爲衡尉寺丞銘曰

內殿崇班康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生二歲失父三歲失母育于大父及長大孝謹詳慎事大父竭力盡子職念慮之所及筋力之所能無不備具器置衣服飲食藥餌必躬進之如是者二十七年未嘗一日離也大父官職雖劇亦未嘗不隨及大父將求致仕君預爲營居處計生事什物纖微必具如大郡大府始至官矣大父終君哀毀遺禮卜葬陳州宛丘縣松柏皆手植刻石誦子孫無毀伐者初大父愛君育爲己子十一歲歸爲官君讀書好學善爲詩人多傳誦之者賈丞相文公見而悅之謂曰我薦士可得進士出身君謝

不願曰兄弟曾已出仕吾親以我獨留爲恨吾懼其戚戚也方衣道士服而講養生事以示無仕官意而吾親安之其可以從公辟乎文元公嘆息稱善既終喪乃出仕初監亳州衛真縣鹽酒稅會縣令關州使署之田訟有十餘年不決者君爲辯明之歲凶賑恤其餓者疾病予之醫藥民以不流殍咸願得爲真郡水使者辟君巡惠民河河水貫京師秋夏漲溢則爲虞前此者都水爲木閘尉氏西爲水暴至則將閉隔之既又懼其衝激敗壞遂不敢閉君使治水濬以殺水勢是歲水漲數丈閉閘以禦之閘安固自如而京城無水患云官滿留再任有欲薦君治大河者君辭曰官卑利害不專在己大河事非小川比也陝西都轉運使奏舉君爲鳳翔府監押兼買馬未行定州路安撫使辟勾當廣信軍權場權場在軍城外有障壘而無防兵不置兵器會北寇十餘夜襲軍城箭射權場如雨時君宿場中安存北客之在者率直兵與守門卒自壘上投礮石擊賊賊遂散去官滿辟管勾順安軍順安寨此兩處皆安撫使樞密直學士薛向力也其後西方用兵樞密院選軍赴涇原路準備可爲邊守初權原州後威勝軍其在原州計漕給軍內嚴守備存撫老弱招集流散事皆濟辦後以國有營造程督技藝使者按視旁午急甚君戒主者不得過爲擾朴百姓安之有嘉禾隔五壘合種者民以爲善政之祥既二年有餘君自以老厭事願退而就閒求管勾中興廟昭許之時君甫年六十二云未除以疾終君自爲借職凡八遷官三以軍恩一以大父遺表餘皆磨勳年勞勳騎都尉初大父既以君爲子君念父甚至爲傷大父意未嘗敢言及身登朝可以追榮先世君益自悼恨遂官于朝求改正昭穆未報時集十卷藏于家君父某大父某某官會祖某某官君娶蘭氏封長安縣君生三子長曰倚某官次曰位進士及第某官少子伯亦舉進士君以某年某月日葬宛丘縣受節鄉東原尉果州之堡康氏世河南洛陽人自果州舉陳遂占籍宛丘銘曰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知隴州府陽縣事王府君墓誌銘

君諱伯先字孝公其先系出于琅邪五代之亂自太山徙江東至君曾祖德輝仕李氏爲羽林參軍江南平從居六合君祖諱可則以孝謹聞州里兩世皆隱不仕至君父給以進士舉中第官至太常博士告老致仕以令得一子官君補太廟齋郎初調通州司戶參軍始至官有告婦罵姑折其齒者獄既具君獨能察之以直其冤郡守悅服因使齋海門縣事校戶籍第其高下君以術參伍知之貧富無差由是益有聲以父憂去服除爲饒塘縣主簿用使者薦再遷潤州金壇縣令縣多陂澤民以漁釣爲生而豪富人規占陂湖各有分地自擅入其中者則執以爲盜君悉使表識顯其疆畔于是豪富人各占有限而細民漁釣有所後莫相犯而訟訟息矣會郡守有求于君不能得恨甚時獄有囚病死者即奏抵君坐去官吏民人人冤惜之初君伯兄名某不喜爲吏故以官與君而閉居海陵及君免歸亦自以剛特寡合遂將退伏不出宗族故舊人人教勸久之乃復爲商州錄事參軍諸公交薦其才三年代還猶以金壇事繼得應天府推官然上旨許其遷矣自應天府還遂除大理寺丞知隴州府陽縣事君性端厚亮直爲文敏速遇事

明辨名公鉅人多知之者。勢可顯仕于朝。而中以文法。黜黜顯。似有命者然。君奮迅自振。而名公鉅人。終相之以出于厄窮。滯淹。與夫遺命而顯仕者不辨也。君年若干。伯氏年若干。其將往濟陽縣。歸省其兄。至家之五日。無疾而終。熙寧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君娶江氏。故某官某之妹。生子彭。拜爲密州觀察推官。女嫁某官。江夫人前君若干年終。葬于六合。王丞相誌之。君合祔焉。以君卒之明年二月某甲子。鄉曰永福。里曰梅原。王氏祖墓也。銘曰。

君敏從政。事稱其賢。惡吏困之。乃仆而順。善人佑君。咸竭其力。如蘇垢取白。如伸鉤取直。其卒有成。而縣以歲月。迫君之還。年則耆耄。于生無厭。于歿無悔。誌銘泉宮。萬世勿壞。

彭城集卷三十八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唐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彥猷。幼清警介特。其守氣精。而內志端直。故其於爲學深而簡。文章高聳。其以應物不煩。而連規矩繩墨。然有常。而枉直判於彼矣。始皇考待制公。以清修著稱。而公體世之士大夫。論實父子。多舉唐氏云。公初以廩爲將作監主簿。天聖間。獻所爲文章。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除知湖州長興縣。以憂去。其後四遷至太常博士。歷知華亭。暨縣。梧州。歸州。用近臣薦。拜監察御史。未至都。丁太夫人憂。既除服。而薦公者適當執政。以故事。避。出知廬州。御史中丞張公。方平言於朝。上因爲留公。公既在朝。言事舉大體。其所刺議。不避權貴。初。詔書設六科以求士。謂之賢良。方正。茂材。異等。而許人自薦。又三歲輒一舉。上大夫徒以文詞進。無益於治也。公始建議。請使公卿薦賢良。又欲如漢故事。須天子特詔。乃舉之。不以歲年限也。天子使兩制近臣議。參知政事吳公。育以爲不可許。論難上前。遂寢。公自以所言直。獨不可大臣意。故見沮格耳。即大臣有過。執當言者。章疏凡七上。不能得。徙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吳

公爲御史者也。公持正不阿如此。其後制舉。亦竟使近臣薦之。用公初議也。遷江南西路轉運使。繼六路。清運事。有建議欲自重其權者。請使六路轉運使事。皆棄已。其于文移。當如郡縣上臺省。不如是。清事不集。朝廷從之。諸路皆承命。不敢有異。公獨以謂賦入有輕。轉運使不待督責而足。即凶年饑歲。雖盡督責。猶無益也。今事皆棄已。是將以勢臨之。有求將必取。豈非祖宗之舊。上疏爭之。朝廷猶欲伸前議。乃徙公福建路。居頃之。發運使亦復自請罷其職。云。明堂軍恩。遷刑部員外郎。入爲三司戶部判官。改判磨勘司。張堯佐。由女寵驕用。公數刺譏堯佐。陳丞相執中。故嘗請建上爲儲貳。天子以爲其功。厚報之。公復爲上言。執中何得爲功。上不以爲忤。待公甚厚。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入辭。上謂曰。吾今召卿。未至江東。修起居注。關上遂用公補之。頃之。召試知制誥。賜金紫。判流內銓。遷禮部郎中。奉使契丹。還。會丞相在政府。與公親嫌。出知蘇州。徙杭州。數歲。徙青州。遷吏部郎中。道拜翰林侍讀學士。今天子即位。遷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兼禮部事。遷給事中。治平元年十月九日。薨於京師。年六十。詔贈禮部侍郎。子四子。官。贈加等。公善與人交。意所許與。堅不可間。其所不可。不假借。矯強以爲歡。性嗜書畫。研墨尺牘。與人多珍藏之。未嘗問家有無。田園皆推以予他昆弟。始娶蕭氏。再娶陳氏。皆先公卒。子四人。某。三女子。唐氏。本魯北海人。自公五世祖徙家杭州。曾祖諱某。仕錢氏。爲鹽鐵巡官。累贈諫議大夫。祖某。衢州龍游縣令。累贈工部侍郎。考諱某。天章閣待制。贈尚書左僕射。數世皆葬其鄉里。公之爲杭州。歲時臺車騎賓從上塚。鄉里榮之。及公之薨後一年。某日月。從葬于先兆。以夫人陳氏附。銘曰。

唐氏居吳。迨公五世。由祖及孫。浸以顯貴。其貴維何。侍從帝側。褒章賁綬。耀光幽夢。維其令德。有繼有承。其德維何。直哉惟清。公葬舊墓。有嗣有從。永世不忘。實銘公宮。

故朝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致仕上騎都尉皇甫君墓誌銘

君諱鑑。字唐卿。曹州乘氏人。曾祖鄉。號州閣鄉令。祖明。綿州彰明縣令。贈尚書兵部郎中。父載。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君少學問。以馴行稱於鄉里。由父薦得官。初調台州司法參軍。斷獄詳平。郡人皆愛之。請於轉運使。求以爲州幕職官。轉運使段少連謂人曰。據曹勢不能動人。此其真善也。爲請於朝。不從。再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會陝西用兵。紹籍山東民爲鄉兵。轉運使張公奎以濟單二州護君。法雖以三丁取一。而一家兄弟子姪。未有約束。莫適取也。百姓訟訴紛紛。君乃曰。易均兄弟之子。先取其多寡。等擇其壯者。民乃悅服。張公稱善。教諸郡以單父爲則。薦君爲東阿令。勸既下。君以親在南方。辭不受。調通判錄事。參軍。三司舉君知光州光山縣。兼買茶場事。吏市茶。求以多贏爲最。常數倍取之。下戶益困。至君不以一毫過數。民皆樂輸。無逋負者。百姓販私茶犯法。君曰。貧民以茶養生。亦何異於爲農。不忍繩以重法。郡守以問君。對曰。貧民不得販茶。且爲他盜。罪辟益重。不如容之。使有以自存。縣吏張盛。爲上下患。君收治。實法。餘吏戰栗。終君之任。無敢犯令者。官滿。以考課轉大理寺丞。知并州錄事參軍。曲陽縣民兄弟訟者。兄告其弟。非同父。不分與田產。弟不能自明。縣邑久不決。府使君治之。君使人按視其父母。葬告曰。彼雖無石銘。棺槨外當有題志者。於是驗之。果悉書其子孫名字。而其弟在焉。訟者於是首服。河東用錢。銅鐵

二品均等。鐵錢輕又盜鑄者多。詔變其法。以鐵錢三當銅錢一。百姓奪貨失業。市井譁噪。經略使鄭公集衆官謀之。君曰。小民失職無聊。宜使人往慰之耳。鄭公使兵馬都監謝雲行出諭之。民因求見太尉。既入。鄭公捕其唱率者。將刑戮之。百姓皆哭。君曰。民以無聊故。願見公。公重困苦之衆。怨且怒。將不可解。鄭公乃止。君又曰。兼井之家。典質錢。舊出上。乃今償三十。何厚幸也。而貧民失業。又兩倍輸。此其所以患新法之變耳。今使以舊數償。雖不利兼井之家。可以悅衆。從之。而軍中猶疑縣官出錢方。猶用舊法。相與竊議。謀變。鄭公憂之。君曰。兵今當給料錢。比文書具更歷勾院。猶二三日。久可不俟。文書具給之後。徐入勾。無害也。於是人情始安。鄭君以是甚重君。年勞改太子中舍。明堂汎恩。遷殿中丞。徙綿州什方縣。君以母老。請得之。監徐州利國監。以母夫人薨去。服除。遷國子博士。簽書淮陽軍判官。賜緋衣銀魚。駐泊兵韓遂殺都監。率衆叛去。知軍事韓繼恩駭。不知所爲。君曰。此叛卒。主將遇之醜虐。忿而報怨。快意。非有他謀。不足畏。儼塞閉城門。君使開之。以安人心。叛卒稍稍散亡。君曰。可因而招來也。自持錦袍往。當要路呼諭之。至。事亡者皆集。部吏分索其餘。旬日皆盡。改尙書虞部員外郎。歷比部。通判德順軍事。以所生母憂去。除喪。通判瀛州事。今上登極。遷駕部。又遷虞部郎中。是時霖雨。大河漲溢。又深冀二州。洩潦猥集。河堤內外浸灌。危急甚。君晝夜行視。培神望塞。堤得以不敗。已而河北地大震。瀛州最甚。壞城壁。舍屋無完者。天雨不止。軍糧皆暴露。君爲作苦園。稍稍覆蓋。創築城壘。力自督視。凡百餘日。乃復堅峻。而後疏疏積水。乾下濕地。出田數萬頃。朝廷遣安撫使二人巡視河北。先是侍御史張紀按獄永康軍。獄具。請君錄問。君親獄情。有不盡者。隨事駁正。張御史不悅。以酒食饋君。君不受。張重以爲恨。去。與安撫使遇于國門外。毀君不職。二使者不察。既至瀛州。則奏罷君。君安然受之。無憾。知瀛州高陽關安撫使。待制李公肅之。與君同救苗患。慮土役者。上書爲君訟不直。舉所完軍儲爲證。凡一百二十餘萬石。朝廷乃下轉運使提點刑獄覆實。果皆以優最聞。君由是復舊。二使者坐奏舉不實。以赦免罪去。後日李公還朝。方奏事。上自首言曰。皇甫鑑已還其舊差遣。李公因道君勤力事。上曰。是乃辛苦人也。君除通判廬州事。緣瀛州修城。得勅書獎諭。加賜銀絹。無幾。君求以本官致仕。詔許之。除一子官爲試校書郎。君持身清苦。雖爲郎官五品。猶若微時。故其謝事就閒。果決無攀戀心。贊視兄孤子。不異己出。亦不爲子孫多營業。曰。不如教使治心田也。君年七十五。終于乘氏縣里舍。皇甫氏本望安定。君五世祖純。始居開封府考城縣。葬桃花崗。高祖勳。避後唐兵亂。走蔡州西平。爲西平人。及君祖嘗爲乘氏縣尉。因留居乘氏。其後墳墓皆在乘氏某鄉某里。君嫡母劉氏。贈壽光縣太君。母李氏。贈長安縣太君。君娶李氏。故翰林侍讀學士仲容之女。封崇德縣君。子四人。長已同。蚤亡。次琮。某官。次琪。某官。次環。某官。女七人。皆嫁士族。君以熙寧七年三月終。葬以元豐四年七月某日某祔。尚書公之域。西偏少南。君將沒。教子弟。龜于是。惟庚穴云。銘曰。

皇甫之先。自宋子姓。在漢中葉。著籍安定。涼州三明。度遠爲盛。曰太尉嵩。武烈忠勁。迨至士安。以文雄鳴。後其苗裔。綽綽此令。惟君深修。敏于從政。其所更歷。實與名並。誰毀誰譽。患于難明。彼宜有功。顧詒謗評。是故君子。安之若命。君允蹈之。不悔不兢。覆審而明。不失其正。君持止足。以往自銳。告老辭歸。匪彥匪病。

拜家爲郎。是謂廷慶。生有成績。致有遺稱。刻銘幽城。以讀以咏。

著作佐郎周君墓誌銘

君諱喻字彥博姓周氏其先顯人唐之末世有謫官道州者更五代之亂因家焉君父諱堯卿仕至太常博士以善居喪聞廬陵歐陽公稱之曰其情與禮稱古君子之孝也爲之墓刻博士娶黃氏金華縣君生七子君其最長君幼而敏慧讀書作文章澄浚有立既冠則能從進士舉有司以冠諸生會以博士憂去喪哀戚甚家至貧奉母夫人養諸弟謹備而葬禮無遺鄉里稱之既免喪益務廣學刻苦自強其于五經春秋爲最深著而爲說其接交朋儀貌嚴整就之則溫然有容諱論誨切條理次叙人皆畏而愛之稱爲先生長者皇祐五年以進士登科調鼎州司理參軍聽獄察詞明敏過人州郡恃賴之薦其可以長民遷荆南監利縣令溯江澳築堤數百里民恃堤以爲業歲調夫工數十萬縣不足取之旁縣然歲常決壞則廬舍田畝皆爲魚鱉居及君爲之身自行視得當水衝者十餘處益工高厚築之是歲遂不復決役民大省其後二十餘年民猶能指其處曰是周令之力也每縣邑有政民事君爲書揭之通衢百姓見之奔走相告無一後期者曰令所以不使吏居間以不擾我我其可以遠之有後至者輒相咎責又以薦者言改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江南劇縣新淦又其難治吏與民交通綴結爲姦獄訟有累年不決者君至以方略束吏不得轉側立百姓庭下爲之剖判無不懽服南方人性皆慧黠既知其不可欺僞訴訟則大喪息數月縣無遺事未朞年君以疾終吏民懷其惠感傷之寮友愛其材痛惜之年四十夫人江西黃氏大理寺丞瀨之女瀨喜爲文章以豪氣自負一見君以爲奇以女歸之生三子紳綽君與諸弟居友愛敦飭備至至其子就學則未嘗有所問夫人問之曰視吾所以爲諸弟則所教者多矣識者以君爲善教君既歿夫人悔勵諸子甚有法度後若干年紳遂以進士成名以祿爲養今爲瀘州推官知衡陽縣事綽綽亦業進士皆可冀其有成女子二人長嫁宜德郎李如壘次嫁推官范汝中君有文四集十卷藏于家其卒以治平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卽其年殯于荆南石首縣後若干年卜得吉兆于某所用某年月日襄事君之祖諱仁遂贈刑部侍郎祖母唐氏贈仁壽縣太君與君考妣皆葬道州云銘曰蓋求良臣必于孝子萬石家行不言之治豈其一身子孫娓娓非若跡馳之士叨竊一時後不足齒周君之先篤孝以禮其所繼承奕世一體何以效之文采操履祿不及豐令名昭矣刻銘其藏以告萬祀

處士龍泉何君墓誌銘

處士何君平字少巖世爲處州龍泉人三世未嘗仕處士初以進士舉久之無成乃歎曰夫有命者信不可以力求也我其已矣退而郊居蓋年始三十云以讀書爲娛自經史諸子傳說以及佛氏外典多手自寫錄或能聞記爲人簡易溫厚中心不隱以故人益親而樂之其出在道塗逢之者必爲引避而士大夫之至門者係踵不絕處士尤喜賓客具酒食相與勸譏未嘗厭倦事有不得已則來至城郭久或十年七八年乃一到家賃靳靳粗給付畀妻子未嘗以爲問有勸益殖生業者輒曰幸吾兒宦學有立吾業廣矣已而果然處士長子執中以文學應進士選名在第五鄉里翕然皆曰爲善之報執中調爲台州推官而

國子監欲留以爲教授官。執中不肯。曰：「台州遠吾鄉里，又有天台、雁蕩山水之秀，吾親所安也。」迎處士之官。人益以爲榮。處士年六十七，以元豐五年五月十九日終於龍泉。葬里第。其年十月甲子，葬於某所。處士娶李氏，生兩男子。執中之弟名執德，一女子嫁吳時中。處士之沒，執中時爲亳州觀察判官。吾僚也。使州學教授劉跋以行狀告而請銘。跋曰：「吾多識君鄉人，道君事爲詳，乃爲銘曰：士之生世，有志有願，或游說萬乘，以取貴顯，若歸守墳墓，鄉里稱善，文淵少游，執德執見，惟何君之久幽，亦曰適己自便，克有令子，爲邦之彥，故吾銘其藏，辭不愧快。」

李弟青溪縣丞墓誌銘

李弟青溪縣丞某，字儀某，七歲以先公歿，遺表恩補太廟齋郎。年二十二，調河陰縣主簿，再遷爲滑州司法參軍。會州廢，爲白馬縣縣尉。而青溪初增置丞，君以選授。君幼敏銳，有性格，讀書學文，及爲政效官，皆有思致。親舊譽之。上官倚任之。咸期以遠。娶清河張氏，尙書郎中誼女。生一子方進。在青溪歲餘，以習法律，求試有司。至京師，以後期不及試歸。未至家，張氏卒。後五十日，君亦終。時某年月日也。家在蘇州。即殯蘇州某佛舍。後六年，歲在辛酉，葬於東都祥符縣魏陵鄉。考墓以張氏附。致君之喪來北者，從兄父伯裕叔慈。方進時年十歲。吾時爲兗州，皆不得親君葬。襄事惟諸從子弟。實某月某日云。銘曰：先公嘗爲青溪佐，後六十餘年，而汝復官於此。父老有記，先公善政，喜汝似也。宗族亦期汝遠大，而短命不幸，可悲矣乎。銘以誌悲，已而已。而嗚呼噫嘻。

兄子定國墓誌銘

仲兄長子定國，字伯于，幼能讀書，敏于記覽。才十餘歲，五經略皆上口。旁及諸子史書，往往成誦。仲兄平生好經書，爲春秋學尤深。嘗曰：「是兒當繼吾學。」定國習爲進士，時賦詞章，捷速精絕。見者皆驚賞。以爲老成善鍊書，字如刻劃，可愛。性專一，端靜。未嘗有子弟過，而動學刻苦，不舍晝夜。外無嗜好，不幸短命。十八歲而卒。嗚呼！揚子雲稱畫鳥九齡而與玄文，人皆疑子雲之言，以玄非童子所能與也。如仲兄之知定國，謂其可以傳學，孰曰不可與哉？子雲知畫鳥善矣，非欺人者也。定國以祖蔭爲郊社齋郎，後補掌坐。其卒，仲兄時爲知制誥知揚州事。後十二年，仲兄棄世。明年葬祥符縣魏陵鄉。祖考墓次，定國請于兆域之南，少西叔父暨其弟奉世墓事。熙寧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也。銘曰：孰以爲爾生，孰以爲爾命。其有相之邪？胡志氣之盛，其有奪之邪？而天國不說，其皆偶然者邪？嗚乎，志悲于斯銘。

彭城集卷三十九

墓誌銘

金華縣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姓范氏，尙書職方員外郎韓公縉之妻。父諱雍，某官，贈忠憲公。府君之考某官，贈忠憲公。惟韓氏范氏，在春秋皆爲卿族。大家子孫承承，世多顯仕。婚姻敝禍，必將有聞。惟夫人幼鞠於母仁壽郡夫人戚氏。教誨誨善，令德有成。及歸於府君，恭肅修德，嗣繼宗事，無不時當。性不喜華侈，雖生富貴，而孿于大族，有以自持。不從時好也。府君晚而爲浮屠老子之學，精志勤力，將以悟道而致永年。夫人聞而悅之，相與一意。戒誓不怠，薄滋味，絕游燕，亦其天質近之。而所聞所習者，專故舊易入云爾。夫人以府君貴，封金華縣君。治平二年，府君卒。夫人持喪哭泣，哀思如禮。四年正月，以疾終。年三十二。子男四人：長宗哲，大理評事。次宗綱，太常寺太祝。次宗敏，皆前夫人所生。獨幼子宗謹，夫人所出，而早死不育。熙寧二年七月某甲子，諸子葬夫人，附於府君之墓。使來請銘，乃爲銘曰：淑慎自修，用宜其家。謂之賢乎，而不壽邪？以歲之令，以禮之盛，葬從其先姑，尙利於其姓。

樂安郡君范氏墓誌銘

夫人姓范氏，相國司徒魯公諱質之曾孫。相國太尉諱文正王公諱旦外孫。今樞密副使吏部侍郎韓公之夫人。初，文正公嫁二女，適范氏諱令孫，適韓氏。是為忠憲公。范君以辭學登進士科，年三十餘，為朝官。意高邁，辭職仕宦，求還田里，朝廷嘉之，以為左正言，致仕。而忠憲公出入內外，惇懋功業，綱紀國體，歷二府，謀猷贊元，官至某官。以某官告老歸第，二家相與，恩好甚篤。約世為婚姻，故夫人歸於樞密公。夫人端直淑茂，天資挺立，柔順足以成德，正固足以幹事。忠憲公治家嚴謹，夫人承意從教，備盡婦道。及忠憲公薨，家婦早世，宗事一主於夫人。族人百餘口，夫人存撫教育之，同其有無，未嘗少自異。人人歸心，其外則收恤姻婭，贈遺慶弔，親疎皆有，禮意如是者三十年。家始貧乏，其後祿賜益增，而姻族益廣，施予益博。人皆曰：其寡約得致其意而無遺，其富有得盡其禮而無偏，是難能也。忠憲公薨，二惠女尚幼，及公兄舍人棄世，其孤未婚，婦者又七人。夫人視之如己出，十餘年間，娶婦適人，裝廣聘幣，禮悉備具。待遇妾媵，樂易有恩，至有所養。亦莫敢犯者。歲時祭祀，潔齊盛服，以身帥先之。樞密公每出使在外，夫人則亦深居不出，不過諸親家，雖朝廷盛禮可觀，未嘗一往也。世傳韓氏家法，莫不師仰之。皆自以為不及，樞密公始升朝，夫人封壽光縣君。及為翰林學士，擬封高平郡君。南郊推恩，進封樂安郡君。夫人一子曰宗師，甚愛之，而韓氏備至，自為重。不假借以顏色。嘗曰：汝毋以門戶光顯，身有官秩而自怠也。讀書為學，繼而父兄，且吾獨有汝，用汝為慰。宗師亦敏銳夙成，遂以進士登科。及夫人存，為祕書丞。夫人又嘗曰：而雖能成名，吾猶當觀而從仕，與而御家。及樞密公鎮成都，留家不以自隨。宗師侍夫人為鳳州判官，凡再歲，郡人稱其材。夫人一女子，嫁外家進士范紳，實正言之孫。是時正言妻猶存，夫人不以適他族。曰：以吾女養吾母足矣。與紳皆早夭。夫人從樞密公治蘇州，得疾，既有瘳，乃著道士服，讀釋老書，盡以服玩施浮圖氏。家事纖細備已。後八年，年五十三，終於京師某里第。治平四年五月六日也。於時樞密公為三司使，天子使中貴人歸贈甚厚。內外族人之至者，皆號咷盡哀。其恩有以固結之矣。後數月，樞密公遷登西府。明年同天節，求追錫冠幘。天子許之。照寧二年七月某甲子，歸葬於許州某縣某里，附於忠憲公之墓。次惟夫人懿德淑行，內外之盛，詩史所稱，不能過也。垂示來裔，不在斯銘乎？乃為銘曰：

德清縣君周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周氏，考諱某，為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贈刑部尚書。以剛直為朝名臣。妣劉氏，彭城縣君。夫人天性柔靜莊重，不妄笑語。為女工，纖密巧緻，點綴為花卉蟲魚。若生就然。又通曉音律，年十七，嫁為北平榮代妻。逮事舅姑，恭順得上下歡。舅姑繼歿，服喪六年，以孝稱。從其夫仕宦，夫登朝，封德清縣君。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以病求分司南京。夫人董正家事，內外兼受，而營視醫藥，及兒女婚嫁，皆得其儀。夫人本大家名族，榮氏亦素顯盛，及夫病，夫人力家事有序，不能無鬱抑失志，漫以成疾。某年月日，終於鄆州。

私第，年四十六，子男二人，長曰揭，太廟齋郎。次曰某，尚幼。夫人之終，揭時舉進士京師，奔歸在大殯後。女子五人，長嫁某州錄事參軍錢豐，次嫁太廟齋郎王璠，餘皆幼。某年某月日，附葬其縣鄉先姑墓次。銘曰：婦特於夫，乃病自退，子可以立，又年不待，柔順靜專，非所獲戾，其命也邪？於是乎在。

孫氏母莊夫人墓誌銘

照寧元年八月，樞密省集賢校理孫洙巨源，將葬其先人，以書告曰：不肖不幸至於大故，惟是棺槨封丘之在於禮者，不敢不深長思，以無憾於心。昔我皇妣之附於先姑，於茲二十有五年，幸木成林，今而與先公別藏異窆，懼無以為表識，誠得揭辭墓左，以昭來世，不肖之願也。後數日，復使夫人之壻都官員外郎丁諤以狀告。某於巨源為同僚，且世有舊，於是次敘其辭而刻之。夫人姓莊氏，廣陵人，幼則柔順，孝于其父母。年十九，嫁為同郡司封郎中孫公諱錫之妻。端淑淑行，不妄戲笑，動皆中禮。服用潔清給足，而儉約不華。事舅姑，飲食衣服，必手調。既終，之未嘗以委他人。孫氏累世富厚，內外宗族，衆多婦女，所以和順好禮，門內無爭鬩事。由夫人身化之也。是後有來婦孫氏者，舅姑必曰：汝學莊氏婦。女子適人者，其父母亦曰：視莊氏婦云。府君諸父五人，二人先死，其妻求異居。府君之父，悉推田宅予四人者。獨獨府君從揚子曰：吾賴吾子仕宦與吾家，而諸母之愛夫人者，私以白金數百兩予之。夫人曰：舅姑推財，而已受之，是歟也。固辭不取。已而府君登進士第，歷官州郡，至國子監直學。蘇王宮伴讀，夫人佐助其夫，有常法度。其從在官，約制兒子，盡備謹慎，非飲食所須，不妄市一物。性好佛書，讀之能通其義。生七男子，湜澄湑淵濟淑洙，女子三人，泳背病暗，不能言，醫治萬方不愈。夫人為齋戒心禱，仰天祝而呼之，應聲能言。夫人年五十，寶元二年六月五日，終於京師。終後四年，以慶曆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歸葬揚子縣懷義鄉，及府君之喪，湜湑淵濟淑洙皆早卒。長女子嫁內殿承制傅夢臣，次適大理評事楊開，少則丁諤妻。傅氏丁氏，婦亦先死。楊氏婦孀居，集賢君與其兄前楚州寶應縣主簿澄源，夫人之生，雖不及府君之顯，而以良子孝思，然亦不忘。猶夫人存也。道揚徽美，慰凱風之思，乃為銘曰：

舅氏華夫人墓誌銘

舅氏凡七族，某為兒童時，皆嘗及見焉。是時外門名宦皆未大立，而諸舅以才學幹力進取，聲聞滿然。其門內之治婦事，謹嚴惇篤，婦如相親睦，無間。世以為美談。是後仕宦者益顯榮於朝，妻皆有封邑，蓋為善之報。積厚使然乎？治平初，唯華夫人在。三年，夫人復以壽終，自其始見，至此四十餘年，盛衰變易，雖國人理之常，然亦可為大哀矣。內兄汲令漢臣，孝弟篤厚君子也，居喪如禮。舉夫人之柩，附於先府君之塋，請銘於我。某以風風泗陽之恩，常感於心，冀有以申之，故其為銘無辭。夫人姓華氏，平原人，魏太尉敬之後。晉末渡江，居晉陵，又徙餘杭。曾祖先業，祖興嗣，皆仕饒氏。後興嗣入朝，為金州石泉令。父輯，衛尉寺丞。夫

人年二十一歸於郎中府君諱冲以府君封平原永壽馮翊三縣君夫人自幼至老婦道母儀稱於其族人其族人固當世之所稱美而夫人有加焉則其賢可計校等級而知也夫人爲王氏婦四十七年而府君卒夫人從其子仕郡縣又五年七十七歲而終其沒也以治平三年十月丙辰其附也以熙寧元年八月庚申汲縣之弟曰直臣楚丘縣尉彥臣未仕皆夫人出也女子三人長嫁大理寺丞尚穎次屯田郎中孫珪皆先歿次嫁進士馬臨諸孫八人其葬宋城縣仁孝鄉某里銘曰

舅氏之盛愛始七族其能其才其祖其祿外治有嚴內教亦修人格於善年長則尤夫人壽考乃獨後終是爲女師令聞顯融歲協於姓日維其祥附於公墳萬世永感

韓刑部妻程氏墓誌銘

尚書刑部郎中韓君玉汝娶於程氏僅三十年君爲陝西轉運使夫人以疾留京師方是時西戎有疆事虜主新立君經度約束持節界上不得顧家夫人之卒既三月乃得還明年將葬於許昌君復澈秦州獨諸子襄事以書告曰夫人之終不得歸視葬不隔穴其悲無以寓願以累子銘之使其懿美垂後不忘可以少自慰云於是敘其語刻之按程氏其先中山博野人夫人之考曰琳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諡文簡母陳氏號魏國夫人夫人天性靜專自幼少不妄笑言不起游戲及嫁遠事舅忠憲公婦道修備宗族懷而愛之從刑部君仕宦臺閣門戶非內事不及口有賓至身自主饋視舉廢雖盛暑不憚又喜爾佛書一志不忘凡有血氣之類未嘗身踐也教誨諸子皆有法度始夫人嘗從母入謁禁中仁宗皇帝以大臣女錫之冠被及刑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夫人之終以熙寧元年八月九日年四十九葬以明年七月二十七日長子宗恕前蘇州汝陽縣主簿宗武前清州司法參軍二人同年登進士第少子宗魯太常寺太祝一女子許嫁郊社齋郎滕公立二人皆先夫人卒其餘男不及名女未笄者又數人夫人之葬實附於忠憲公之兆祖姑氏鄉曰某里曰某銘曰

婦志于順惟惟孝養從于義實求好子材可稱賢母道具是三美壽不報願銘理幽寓悲悼

永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張氏者相國晏元獻公之冢婦祠部郎中成格之嫡妻也夫人家世河南人曾祖誼爲中書舍人贈工部尚書祖去華工部侍郎贈司徒父師舉爲都員外郎初元獻公自樞府罷以某官知陳州事駕部君才爲州節度推官元獻爲子擇婦獨以張氏爲宜而駕部君亦自以家世華顯思女之才不以大小敵否爲問也及歸果稱良婦事舅姑以孝聞元獻有子三男子四女子幼稚夫人養饒調護皆至成立娶婦嫁夫蓋其勤瘁實力凡三十餘歲云夫人生六子清太子右贊善大夫章隋補官皆大理評事齊太廟齋郎女子一人夫人年五十七熙寧二年九月十一日以疾終於京師某月日歸葬於許州陽翟縣元獻公墓次蓋夫人晚而喜佛書不飲酒食肉衣不文繡其處富貴大家而刺意誠心爲所難能者其又可尚也銘曰

爲息擇偶爲女求士二父之志皆以知子故歸而宜其家人長而宜其子孫壽不至于耆耄有命也存焉

呼于千萬年尚無壞茲墳

蘇夫人墓誌銘

穎川韓宗道持正將葬其妻請銘於予以狀告曰夫人固知命者往數歲夫人嘗病甚急醫者以爲憂夫人神色安然不知死之爲可惡也或勸使呼兒女來前夫人止之曰彼且啼泣亂人意無益病後愈夫人盡去金珠服玩斥不復用更爲道士服而誦浮屠書後二年告宗道曰得不祥夢自以爲當死死不甚哀矣自是數與姻族語語若訣別而曰不可易者命也未嘗以爲戚戚然果病自爲送終服比其化也不少恐懼變易焉夫人歸韓氏若干歲矣其在父母家幼則明悟不爲孺戲七歲讀書史能爲詩曉音律聰警過人性和柔體靜未嘗有懈惰色父母尤賢之故詳擇所宜而歸之其嫁也不及其姑叔妹之未嫁嫁日十人先公既見夫人所爲喜曰此賢婦也吾不復念家事矣及先公棄世自後十餘歲所以撫鞠幼稚皆盡其恩意始終如一凡夫人之爲婦又若此云蓋持正之學喜論無生而貴知命者故知其妻之賢有以也夫齊死生者不以大變感己其以人之所無憾爲幸乎吾又以知持正之言信也夫人姓蘇氏父爲某官其卒也年若干有子三人曰某某某一女子皆幼其死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以某年十一月某甲子持正時爲太常博士云銘曰

生所慕也死所惡也世俗以爲憂而夫人不懼也夫也知之乃道其賢銘以實幽于千萬年

彭城集卷四十

雜著

設常侍郎對

漢景帝用晁錯爲御史大夫帝過郎署見常侍郎問曰吾以錯爲三公人以謂何如常侍郎曰幸甚陛下之知錯也以錯爲大忠焉爾陛下之用錯也以錯爲大材焉爾帝曰固然常侍郎曰錯不變更高皇帝約東陛下不以爲材錯不別疏人骨肉僕刺宗室陛下不以爲忠然則高皇帝約束雖仍舊不可得矣諸侯雖欲無罪不可得矣帝曰何哉常侍郎曰錯穎川男子也文學不能以出衆容貌不足以動人使居鄉里勢不過得爲綠功曹錯不願也錯峭刻爲忠而陛下信之錯非苦爲材而陛下用之錯今爲三公當貴榮顯然則極錯所欲錯所願漢安得無事諸侯安得無罪乎帝曰吳王昨疾不朝久矣其罪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常侍郎曰先賜吳王几杖不朝數十年矣吳王漸漬恩德雖圖不善不忍爲也陛下今使錯發之吳由錯反而謂不削無錯吳何爲有謀乎帝默然常侍郎曰語有之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是天道也陛下雖固愛錯不能違天錯將有大怨侍郎對死罪居三月七國起兵帝憂懼要斬錯以謝七國然後

知常侍郎爲賢者也

書李廣傳後

李將軍英毅英鷙，謙讓不入，可謂名將矣。然而功不至封侯者，非其人之智失也，又非時人之勝已也。不幸有命也已矣。世之君子，全道極美，而功名不顯者，亦何可勝紀哉。然君子之道，得于人必反諸其身。達于天必復諸其心。故禍福之至，曰己有以受之。是以上無怨而下無尤也。李將軍追咎殺降者，以使自己不封，能自訟矣。嗚呼，可謂非篤厚君子哉。

連珠一首

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禁詐禁，可容于微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進士策問

問古者藏冰以禦暑，災禁原蠶以養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爲之者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斷絕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爲明說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今國家憲章完具，毫髮以上，皆存約束，而冒治者，嘗曰不盡人情，其爲吏者，皆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爲宜簡節而疎目，求忠信之士，教勵之人以付之，夫人不見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虔吏舞文以害民矣，二者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早禱文

伏以賞功罰否，率由陰陽之權，旋時過期，實繁至誠之威。臣自惟淺器，濫預長人，政術弗修，德馨蓋闕。間者早氣爲沴，穡夫鮮功，閔焉雲漢之憂，遂及肅霜之序。農畝弗墾，宿麥過期，懼棄盛之不供，而饑寒之重困，是用反身思過，深誠謝愆。開靈場之譴，誦仙章之秘奧，庶茲惻愍，仰達高明。伏冀降鑒自民，上德生物，拯此焦勞之患，昇其膏潤之恩。霖雨以時，豈特雲霓之望，黎庶無憾，更知芻狗之仁。

太清宮早禱文

伏以洗心首過，情衷可以必聞，旋時過期，昭鑒未嘗無報。臣濫膺朝寄，忝職郡符，刑政弗修，疵癘爲閔。粵從春序，時雨愆期，顧彼農民，衆心失望。密雲屢布而復穰，疾風亟發而若驚。宿麥就實而弗登，嘉穀當種而弗入。民罹饑饉之苦，于此累年，家乏儲石之儲，鮮不菜色。大懼流移道路，荒棄田疇，是用躬造味庭，歸依鴻造，守土無狀，或許其悔過而自新。比屋可哀，必冀十加惠而孚佑。霖雨滂沱，明膏茂墜，幸吳天之弗渝，亦神祖之無乏。

中嶽禱雪文

今茲冬多愆陽，雨雪不時，雲氣數布，風飄暴起，宿麥枯悴，人且疵疫，守土無似，刑政失中，不能自靖于神。

實致此咎，洗心自新，是用乞靈于百祀神祇，惟天子之所命，敝邑之表望，莫如在廟之神，矜其淺智不逮之罪，軫百姓將絕之憂，惠澤以時，嘉穀無隕，蒙賴靈貺，其何有極，敢告。

謝雪文

蒙神之賜，致此甘澤，疵癘不興，濡土潤麥，匪我精誠所能昭格，在神聰明，庇民大德，潔齋豐盛，陳列簋豆，左右僚屬，載拜稽首，是用爲報，率我常職，神其格之，以饋黍稷，尚饗。

吳山禱晴文

吳嶽在隴州，去鳳翔僅百里，其山秀特磅礴，與五嶽相類，不與凡山等，其神甚靈，其禍福于民如答，于是秋苦雨，故予爲文禱之。

判渾茫以融結兮，肇川嶽于坤輿，五山峙而相望兮，茲綱紀乎中區，慶西荒之遼遠兮，邈萬里而有餘，伊帝命以主民兮，曰喬嶽而惟吳，峻千尋而直上兮，互西方而不極，巖巖崑崙而干霄兮，白日過而如匿，睨玄雲之漫漫兮，夫豈知乎懸崖之孤石，氣清淑而淳粹兮，嫗陽春之膏澤，忽變色而震怒兮，何風霜之慘威，諒好善而懲惡兮，茲天威之咫尺，彼下民之喜仁而畏欺兮，夫孰非神之幽隱，歲困敕而陰霖兮，秋既成而弗獲，氣昏夫而弗離兮，雨淫洩而互作，川谷浩乎爲淵兮，高原墟而爲壑，彼下民之無辜兮，曾弗究而弗度，雲闕闕而不收兮，鬼嗜嗜而爲虐，疑聰明之惑蔽兮，何帝令之沮格，不然禍炳靈于百里兮，又明神之所作，叩帝關而且遠兮，不若吾神之可以獻忠，傳普屏囑兮，放誅豐隆，揚百川使清露兮，昭鑒廉侯來風，掃除昏翳兮，天地清通，白日揚光兮，悠悠太空，田有嘉穀兮，穡人成功，我民欣欣兮，報祀其豐，神之德兮，長無終窮。

禱晴文

霖雨爲沴，越月歷日，麥既秀矣，陰不得育，前歲饑阻，民或菜色，奈何復之，緣寡愈感，百姓非神主邪，水旱非神職邪，神將弗聞，我是用告，愈息雲陰，日光照赫，尙庇黎甿，以敷大德，敢告。

王深甫哀辭

嗚呼深甫，嘗自以爲不壽，亦亟爲予道之，揆六物與五辰，適言命而稱壽，神峻清而骨單，吾固亦以君爲爲疑，何茲言之竟果，其天關而止斯，吾固知夫天命之默定，非賢哲之可移，強學問而力仁義，彼蒼蒼焉冥默而莫知，夫神之不可滅，精之不可虧，莽太空之浩蕩，君執往而瞻依，審與夫顯顯兮，復何怨而何悲，夫死生其猶夜旦之常邪，顯有合而必離，彼修短胡足言乎，計彭祖之與嬰兒，念至理之昧晦，知之者不如信之，以誠之爲愈也，然固望之而未至，聞之而弗窺，此斯生之不幸，猶壹慙于宜尼，矧吾徒之缺然，宜爲君而涕洟。

祭陳相公母某夫人文

嗚呼五福之先，莫重于壽，壽者雖多，鮮克貴富，或身顯榮，親不待留，夫人之福，以世之祐，以賢爲子，名譽長懋，國相之養，萬石其厚，黃髮兒齒，綸八室九，詩頌魯侯，慶云壽母，馮勳胡廣，在漢稱首，夫人況之，彼焉

何有命乎考終。雖陳陳其等。備位小邦。皆有官守。喪車來東。不敢奔走。恭陳薄奠。藉詞爲佈。

祭亡弟縣丞文

前年四月。汝來見我。念汝當官。才高志果。于以求名。往無不可。故我別汝。思而不傷。汝行無幾。報汝婚喪。十旬未半。汝繼以亡。何事如此。不淑不感。豈我不德。底此咎殃。我心猶疑。謂汝在官。後來不歸。一別終天。我年向衰。六十有幾。前喪汝嫂。兒女失侍。我於汝孤。誰與撫視。我重傷悼。髮白目瞶。日月流連。爰及祥祭。几筵將撤。在禮有制。招延淨寺。廣作佛事。益乎無益。自盡人意。冀汝以嗣。靈其鑒焉。

祭亡妻婦陽縣君韓氏文

嗚呼。日月不居。節序代逝。傷悼如昨。忽焉周歲。追惟詔言。衍衍令德。惟祔未更。宛然餘澤。情懷摧割。有涕漣漣。泉壤冥漠。匪復我知。素心依佛。覺悟至理。超生淨土。想必去此。禮制有經。明當變服。奠觴陳詞。附筵以哭。

祭王景彝文

惟公忠以衛上。簡以正己。節惠之光。兼此二美。生榮沒哀。前聖攸感。食餼所同。公也不亡。歲月之吉。歸葬舊封。宰木有恩。天子之公。某朋舊之好。執紼是宜。守官鄰邦。遠莫致之。恭陳薄奠。告公以心。靈實有知。庶亦來臨。

爲人祭唐給事文

惟公之生。志氣深修。清不可渝。如川之流。博學瞻辭。既以周用。尺牘之珍。又兼所共。金華深嚴。多聞是資。出入兩朝。天子器之。胡天降年。福不售德。修途方聘。脫輶煩囑。嗚呼哀哉。某夙以姻姻。得從僑游。哲人之委。使我心憂。醵豆雖陳。公豈來臨。文以敘悲。公知此心。

祭張龍圖文

惟公亮直自躬。儒術映時。綠師彬彬。勤爲吏師。大邦維屏。天子是毗。所居赫赫。去而見思。金陵都會。朱邸始封。大新城宇。百堵穹窿。洛師沒陽。周魯遺風。二邦美化。千古比崇。龍馬近臣。柄輔儲儲。將哉相哉。故事多矣。天不慈遺。公胡不俟。殫我良碩。奪茲重器。嗚呼哀哉。某昔以庸虛。預居下僚。從事別都。匪夕匪朝。親際軌範。躬服教條。薰而炙之。德言孔昭。奄承計聞。震悼曷已。守官小邦。去公千里。欲奔不能。疚心如燬。酒肴匪馨。恭致常禮。

爲衆人祭王十八學士文

嗚呼。君以文章。奮志發身。施于爲政。寬而利人。凡出從事。傳古則迂。便文自勞。又非遠圖。君實精心。處躬不疑。所居可紀。去而見思。南臺之都。全吳之疆。鐵籠萬民。卒流亡田。菜既闢。百堵還定。問誰之勞。復此完盛。上嘉成功。亟降命書。東暨海邦。北維參城。荷力方剛。經營是宜。金印紫服。爛其有輝。傳車在門。揭節瞰日。且不能朝。君忽臥疾。賓來問君。笑言自怡。揆此吉人。何慮何疑。疹疹發中。變若翻水。晨夕俛仰。君遂已矣。福善之說。古或不信。導引而壽。君復自慎。非然。雖此。不可推測。豈天有命。雖聖不釋。君實所懷。不得

盡施。以生者懷。重君之悲。某等辱從君游。交契飲久。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哭君之傷。情鈞重同。丹旌有屬。君喪遄東。悅然語言。暫然眉宇。不見不聞。遽然皇古。深鑒豐盛。清酒在樽。一別長絕。寫心此文。

祭邵龍圖文

嗚呼。昔公之西。擁節部符。千騎上頭。備嘗前驅。邛郫之險。其足言歟。賢賓去門。弔者在廬。禍福倚伏。一盈一虛。今公來還。丹旌首途。素幕蕭然。敝衣塗車。天理何常。不亦悲乎。嗚呼哀哉。惟公志節清修。早自挺立。儒官調林。累階躋級。司言右垣。衰職補綴。遂主邦計。賦賦經入。蜀城會繁。民俗輕急。清德鎮浮。有命既集。百里之塗。半于九十。公實中絕。車轡馬數。凡我僚舊。皆昔朋執。竭來存公。易笑以泣。陳腐敝賦。惻愴於邑。公實隨之。雖謂弗及。

祭賈中丞文

嗚呼。詩書所稱。君子正直。廉端隅方。以近有德。古今材良。勉懋自力。孰與天資。不爲外飾。維昔宜尼。隕涕叔向。史魚兩如。深修其尚。矧惟公賢。時所仰望。殫瘁之悲。爲國懷憤。嗚呼哀哉。公在中司。懷其毅氣。如玉之瑩。廉而不劌。表正衆物。彼曲吾避。陳善責難。致君無貳。神之聽之。景福明何。曰仁者壽。公在則那。淮陽臥治。汲直病多。公復不能。獨寐無咈。嗚呼哀哉。昔公之門。居無雜賓。貧賤之交。在我數人。情以義鍾。哀以志中。有涕沱若。沾袍限紳。喪車于南。邇焉千里。有潤有淮。壽母稚子。奠公國門。公歸已矣。公不我忘。願此肴醴。

祭吳中散辦叔同年兄文

慶歷之六。同荷名第。四十年間。恍如舊寐。逝者所餘。一才三四。見公荆州。以是爲嚆。爲百老圖。如公存意。別公無幾。公復不諱。天命有定。固不可避。惟公善算。官爵名位。雖不大達。方古無愧。克有令子。門戶不墜。交朋之情。既老必異。追公昔遊。恍懷限涕。喪車北還。丹旌曳曳。撫棺一呼。引神披淚。奠酒伸詞。公乎來既。

爲三省密院祭中書相公長男新婦文

惟靈作續清門。慎德習訓。積善在躬。罔不循順。日及履芳。弱草棲塵。如何不淑。失此令人。殺爵佳好。清酒嘉旨。靈乎不遐。飲此涼菲。

汝州判司等致詞

襄城縣主簿張堯卿第一致

前件官。久更專任。願積吏材。迨此某年。亦無官勝。其致可書中中。

襄城縣尉寇仲閣第二致

前件官。勤于追捕。濟以公廉。卒徒服從。器甲犀利。其致可書中中。

襄城尉常霖第三致

前件官。追胥竭力。教習有方。惟其鮮菰苴之森。是以寡鷹隼之效。其致可書中中。

司法參軍王辟雍第二致

前件官明辯足以亭法，詳慎不以便文，既久于官，益勝其任，其政可書中。

司理參軍王繁第三致

前件官操心近厚，稱獄正清，其政可書中。

梁縣尉兼主簿高越第二致

前件官在事再稔，取盜四人，彰淵藪之姦，可謂能矣，貳子男之課，不亦多乎，其政可書中。

國子監補監生陳詞

國家以詩書禮樂教育諸生，以德行道藝應選，上下相付，如此其重，雖未列于爵祿，而士子已貴矣，然國家與人不求備，故占小善者皆不遺之焉，而諸生有志于古人，則其自任者宜勉之耳。

曉示州學榜

豫州學教授狀，諸生不遵規矩，及侮玩師長，毀壞曉示者。

蓋聞入孝出弟，鄉黨之常節，恭業樂舉，庠序之要道，諸生秀才，結髮從學，屈首受書，大則希揚名而顯親，次亦將干祿而致仕，何乃甘心佚達，極意慢游，以侮玩老成爲高，以抹撥箴規爲達，負固不服，過涉至凶，不足成名，祇其敗德，古者大學之教，嚴師爲先，或收覆轍之譴，非不能道德而齊禮，蓋將以糾繆而繩愆，與言及茲，良弗獲已，爲學至此，不亦惡哉，然而朝過夕改，君子所予，先迷後得，大易攸尚，畏罪可以強仁，克己而後復禮，特願勉勵，格居朝夕，勿重前咎，以貽後悔，告示各令知悉者。

濟寧總督府致請武子先生主善本路學校疏

竊以化民成俗，舍學校以奚先，以善及人，惟賢哲之自任，某等叨寄茲土，俯愧菲才，顧惟郡邑之異，素乏絃歌之教，雖泮宮之攸字，虛絳帳而無人，幸遇良師，克堪主善，武子先生，德望足以服鄉里，文藝足以爲模範，雅重足以鎮輕浮，安恬足以化僥倖，有句即應，無問不知，超然天爵之尊，允矣國人之式，某等收攝惻怛，仰濬高明，珠在淵而淵光，玉處石而石潤，物且乃爾，人益能然，與其獨樂乎一身，曷若兼善于萬衆，謹同願學之諸子，不勝延佇，乎清光，願薰陶禮義之鄉，謹佩服文明之訓，異日而爲天下之名士，不言而喻，知先生之門人，爲國儲材，有教無類，贊襄唐虞得賢之盛，再清涖泗絕學之源，千載流芳，一時稱慶，在後學多感多幸，于先生不爲不光，因敢多言，敬備奔送，謹疏。

修豐陽學宮疏

本學正殿雖新，戟門未備，樓危欲壓，堂圯弗崇，欲議增修，何從取費，非助我者，孰能爲之，伏以天地之覆載，皆知有帝王之師，風雨所漂搖，遂不見宗廟之美，瞻我豐陽之學，創于慶歷之朝，來者皆視如傳舍之人，去者無必葺牆屋之計，車不容而門壞，康太近則堂卑，費載弗修，丹楹未備，舍路窳孔頽之外，皆朽木不彫之餘，固知子羔之言，舊貫何必改作，恐如安石所論，後人將謂無能，今欲經之營之，成之庶幾合矣，完矣美矣，然明欲毀鄉校，豈不爲鄭國之羞，信公館修泮宮，未必非魯人之助，用勸儒士，各肩乃心，（原社）謝安石欲修宮室，王彪之曰：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耶，安石曰：宮室敝陋，後人

華陽集目錄



卷一

樂章二首

七言古詩五首

七言長律一首

卷二

五言律詩六十七首

卷三

七言律詩六十二首

卷四

七言律詩四十三首

卷五

七言律詩三十三首

華陽集目錄

華陽集目錄

卷六

七言絕句二十首

帖子詞宮詞附一百六十四首

卷七

奏狀三十三首

卷八

劄子三十六首

卷九

表十五首

卷十

表二十八首

卷十一

表九十一首

卷十二

表三十七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六首

卷十四

內制四十七首

卷十五

內制六十二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九首

卷十七

內制五十六首

卷十八

內制六十五首

卷十九

華陽集目錄

鈞記十首

內制七十七首

卷二十

內制三十九首

卷二十一

內制三十九首

卷二十二

內制四十三首

卷二十三

內制四十八首

卷二十四

內制一百一十一首

卷二十五

內制三十四首

卷二十六

內制三十一首

卷二十七

外制三十首

卷二十八

外制四十一首

卷二十九

外制四十四首

卷三十

外制五十一首

卷三十一

外制四十五首

卷三十二

冊文五首

祭文四首

華陽集目錄

祝文六十一首
賀詞八首

卷三十三

問二首

卷三十四

序五首

卷三十五

神道碑四首

卷三十六

神道碑三首

卷三十七

誌銘五首

卷三十八

誌銘十首

卷三十九

誌銘附墓十七首

卷四十

誌銘附墓十二首

臣等謹案華陽集宋王珪撰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舉慶歷二年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累官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兼侍讀學士神宗時拜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哲宗即位封岐國公卒贈太師諡文恭事蹟具宋史本傳其功業無可稱晚居相位與蔡確比而沮司馬光尤爲物論所不予然其文章則豪瞻瑰麗自成一大家掌制誥者幾二十年朝廷大典策皆出其手氣象閑遠詞筆典瞻足躋二宋後塵故王鈺謝後陸游楊萬里等無不稱之至其詩以富麗爲主故王直方詩話謂當時有至寶丹之號要其技藝數華細潤熨貼精練處實復不少正不獨爲常之方回所稱明堂慶成上元應制諸篇爲工妙獨絕也原集一百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著錄皆同然自明以來久已湮沒宋文鑑文翰類選等書僅載其文數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哀編排比所存詩文尙多其中青詞密詞默詞醮詞齋文道場文功德疏及教坊致語之類均非文章正軌謹取承聖訓聖加刪削重編爲四十卷用聚珍版摹印以廣其傳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四紀 白

光祿寺卿陸錫儀

華陽集目錄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厚輯

華陽集卷一

樂章

皇帝冬至御大慶殿舉第一義酒奏慶雪之曲

乾坤順夷皇有嘉德爰施慶雲承日五色輪囷下垂萬物皆飾維天祚休長被無疆

皇帝冬至御大慶殿舉第二義酒奏嘉禾之曲

太平之符昭發衆瑞爰有嘉禾異隨合穗大田如雲既穫既刈野人愉愉不亦有歲

五言古詩

白雲亭

白雲徹西軒棟宇窮炎境千峯若聯環翠色不可解是時天字曠六幕無纖縵金斗斲秋江素練橫衣帶
乾坤清且徹氣象朝昏改虛花作雪風飛舞來滄海九霄汀鶴起萬里橋鳥快月上三山頭鳥沒橫塘外
蒼茫州渚寒銀錯星斗大開樽屏絲竹披襟向簫韻余生本江湖偃蹇欣作會清興雖自發苦嗜亦吾累
魚龍潛夜海蘭蕙飄芳菲安得屏燈然皇煌發水怪

和厚霖誚扶出者

天子重論秀待之以公卿志士抱奇節猶或場屋輕學能苦自琢詩書腹縱橫胡爲懷袖間挾册角羣生
阿卒閱其旁執衣來叩禮狂狙就新縛跳突哀且鳴豈不念寒孤顧有素令明利祿非可苟辱甚捨弗烹

來燕堂聯句

賢侯謝郡歸從遊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疏陳莽是時春正中來燕堂下上若賀大圓成喜留衆賓賞
樂得名因笑談揮墨榮題榜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樹廣人心樂且閒鳥意頤而頤吟蜂散花軒醉枕蘭風
幌俯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晴香清絃泛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漿波光欄檻明竹氣衣
巾爽桂虛容涼樹入影與文連湧晨觀轉綠蕙夕雨滋青壤嘉辰喜袁朋命駕期屢往鴈詠陶淑真世俗
豈吾傲得得以爲勝遊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復可俚今此大基構不圖專率衆美哉風流存來
葉足師仰

七言古詩

樓上述懷

空樓百尺江之濱醉上凭軒懷故土數鴻秋入衡陽雲一帆暮過瀟湘雨庚客傷心欲斷絃文通別淚空
橫杜蘅山幾畝林泉鄉安得歸兮事農圃

和永叔思白兔戲答公儀儲鶴雜言

兔自明月窟中出鶴從羣玉峯頭下人間俗眼未嘗覩已爲兩家藏以詫玉堂詞人本仙材光芒偶落銀
河轉轉向埃塵五十春所趣無一不瀟灑爲愛霜蹄特皎潔貯以雕籠綠檻亞有時驚嘶欲若奔丹眸眩
轉雙珠射靈昌太守新歸來惜將清淚寄京舍玉繩低閣春露寒常恐陰林惡聲嚇傳宣忽出右銀臺詔
急許馳天駟馬卻辭丹陛歸兩宮兔欲猶俱不暇是時雪後嚴霜明燈火冷落入清夜兩翁相顧悅有
思便索粉牋揮筆寫有客月底吟影動猝繼新章亦奇雅大都吟苦不無辜遂約東家看姪姪醉翁良憤
既高懷卻揮醉墨幾欲罵我聞此語初未平隨手欲和思殊寡玉山滄海莫放翻然歸纖腰綠髮何妨爲
君倒金罍

和梅聖俞感李花

朝摘桃花紅破萼暮摘李花繁滿枝客心浩蕩東風急把酒看春館幾時舞衣未放哀絃闌鵲鳴欲鳴花
影絕將軍白首不功名霸陵千古流青血

和聖俞莫登樓

莫登樓樓外華燈入競遊翠枝威威六素蚪鳴梢一聲從天頭金爐煙開雉尾收正見月射雙環鉤半峯
飛泉落驚濤喧呵紫雲魚龍浮絃清管高麗欲流霜寒難風丹山愁臺上美人春風柔舞腰回急寶釵投

禁街特勅香車留，簾疏的蝶排星眸。畫省宵閒空翠轉，東如窮苑難新翠。況驚白髮心悠悠，安復繁華事輕裘。寄言俠少誰爲憐，憐醉玉樓歌始休。

和敬叔弟七月十二夜胡伯恭園池對月卽事之作

小庭追涼月生衣，紅蕉靜對丹桂枝。波涼亭亭仙佩冷，弄香嬌嬌香風吹。百憂身世得一笑，二妙風流此一時。關千獨夜發深省，憑詩寄與心相知。

五言長律

郊祀慶成詩

國重天之報，神欲德所存。孝須三后配，禮莫一郊尊。翠羽來千仗，鳴鑼下九閭。服維周冕盛，樂自舜韶溫。未酌靈臺降，先祠萬王孫。黃龍疑夕禱，紫籙旦霄燔。星拱低宸帳，雲回護帝輶。祥輝新日月，佳氣浹乾坤。紹古歸鴻鏤，含生濯至恩。欽惟喬格至，仰福在元元。

又（案）集中有郊祀慶成詩，非一時所作。

有宋乘炎運，于今邁百年。祖功雖不易，子聖自能傳。寶曆迎長至，神邱放大圓。靈宮千福降，清廟一誠專。翠仗鉤陳下，青城斗極邊。側班回衆弁，虛次待高煙。晦霧初宵斷，晴雲未曉鮮。天形何磊落，帝步亦周旋。屬澤沾魚鳥，休歌被管絃。獻聲兼嶽動，和氣與春連。在昔開鴻業，斯民入化甄。監危常與衆，受祉更乾乾。此日膺神策，孤臣老禁筵。願將成命頌，獨奏邁英前。

大舜明堂慶成詩

皇祐更秋律，明堂奉帝禮。素盛雖薦薦，霜露本懷親。於赫朝三后，無文後百神。九筵交玉幣，重屋近星辰。遠輶留編御，清壇墮月津。衣冠漢儀舊，金石舜韶新。受昨開宣室，鳴鐘降紫宸。華陰光復旦，協氣斗回春。靈祝兼千祝，豐恩洽四垠。慙非老辭筆，徒學頌堯人。

依韻恭和聖製俯同太師文彥博玉津園賜宴席上述懷

上苑張瑤席，春風萬象新。誰知挂冠客，曾是釣璫人。感遇歸真主，勤勞念老臣。曲成雙鳳舞，酒入百花醇。日月恩華滿，朝廷喜氣均。天章照黃髮，異數極君仁。

從僞至開寶寺慶壽崇因閣依韻和吳相公

崇因開寶情，金碧賽和輝。禁籞隨瞻暇，層城轉斗機。梵音獅子吼，妙相鶴王歸。洛水浮神象，天花滿御衣。塔疑從地湧，樓擬入雲飛。上行乘今果，羣超悟昨非。懸珠常自照，法雨偏成霏。但起真如念，梯梁即可幾。

擬試置章御座二首

春聽來嘉論，憂勤政事昌。願瞻瞻帝座，謬謬置臣章。語切青規上，文留黼黻旁。受言初拜禹，罪已忽興湯。適續須臾凡，垂衣豈下堂。只應千載治，危諫屬忠良。

君心圖治切，座置直臣章。密奏留中展，虛懷拱峻廊。聰明開二帝，道德勸三王。溫室焚初葉，丹帷緝舊章。程書勞夜覽，造膝被天光。欲識憂民意，忠規不可忘。

采薇爲旋

編展垂君治，頤昂十二旗。藻文兼組爛，玉氣若虹浮。體重宸居遠，仁深帝視收。珠光延外燭，星采會中綢。法服雖周盛，嚴廊自舜遊。無爲格天下，涵德永年休。

喜定號

憶昨懷君詔，章臺聽暮鐘。人從太微下，書自道山共。彩鳳看飛筆，長虹見吐胸。冠家成行對，側理入腰封。海關珠難探，山輝玉易攻。別吟平樂賦，高第唱西廳。

題瑞芝圖

樂國芝呈瑞，賢侯貳郡時。甘棠方蔽芾，仙草亦葳蕤。異種傳三秀，靈華榮九枝。幽陰吐光怪，朽腐化神奇。美政邦人頌，嘉祥聖主知。特書輝史策，寵錫下天墀。治行能如此，公台到匪遲。誰爲燕許手，灑筆播聲時。

七言長律

依韻和王宣徽奉安中太乙神像

太乙真庭結寶壇，中涵元象本無言。三山波湧樓臺近，北極星環劍佩尊。歲入飛宮初在丑，神移列馭直從坤。妖氛自逐靈旂捲，瑞靄常登御廡蕃。曉日破紅浮闕戟，夕雲凝紫護周垣。龍隨聖筆棲碑首，鶴帶仙書語洞門。天馬應歌來仗衛，掛祇聯職聽朝昏。傳聞詞客新吟苦，玉案纔承上帝恩。

雪晴

溟渤蕩無垠。東顧掛日輪。風雲始迴馭。天地不飛塵。氣動千峯翠。光浮萬瓦鱗。南亭一駐馬。十里望青春。

林亭

地迴林泉好。乘閒會勝遊。深沈烟色聚。瀟灑雨聲收。貧過揚雄宅。狂思范蠡舟。寄言賞心友。巾褐此經秋。

郊外

策馬陟平原。天空蕩楚氛。秋聲無限葉。暮色幾重雲。草遠烟痕闊。山迴鳥道分。行吟未已。歸路日西曛。

即事

雲日散朝陰。清江更一臨。北堂無草積。南浦有波深。春意饒芳樹。晴光動翠岑。自慙機亦淺。勞起海鷗心。

有感

閒笛更懷傷。望鴻難寄音。西風行客淚。明月故人心。離恨江波闊。歸期歲景深。何時紫溪隱。竹酒起狂吟。

題招提院靜照堂

身雖居城邑。趣不落人間。門外塵埃滿。庭中日月閒。潮隨朝梵響。雨入定衣斑。幾欲攜筇去。松陰一叩關。

書隱者壁

客路森如棘。巖棲靜掩關。陶巾春酒滿。謝屐晚回山。醉夢留殘息。羣聲日月閒。我慚提世網。暫此一怡顏。

聞邵興宗拜命

訪政鳴堯鼓。旌賢走漢輪。帝方驚主父。人已薦平津。筆落三千健。恩頒尺一新。歸來前席問。榮路邇嚴宸。

夏日登望海亭

藻棟臨流啓。涼颿薄暑迴。清如游玉宇。快若下蘭臺。海葉吟中下。番航望次來。披襟殊未已。雪外月弦開。

金陵

賞心亭下路。平昔艣歸船。游子去何許。綠蕪春自芳。城根侵海斷。日腳射雲長。往事不堪問。東風故疊荒。

金陵會月

疏瀨水風起。此宵何太清。危樓人未下。獨樹鳥頻驚。寒漏三更急。秋江萬里橫。凄然六朝恨。依舊照空城。

富谷館

萬雀噪山館。重來一扣扉。去年寒夢在。今日遠書歸。日。道使走馬。殘雪留春裏。疏星挂曉衣。帝鄉不可望。心與白雲飛。

發會同館

一持天子節。茲喜去龍庭。大漠夜猶白。寒山春不青。峯多常蔽日。地絕欲回星。同類惟所適。鳴鑼毋暫停。

和人閒雁二首

大野重陰合。危樓遠望迷。風兼萬籟響。天與四溟低。病樹先春發。驚鳥未曉啼。好同伊水客。香阜訪靈棲。

華陽集卷二

五言律詩

竹

天地得正氣。四時無易心。生來本孤節。高處獨千尋。月影龍蛇動。風枝簫籟吟。如何楓與柳。亦擬傍清陰。

荷葉

柄密藕溪路。香清蓮客襟。碧筒聊助飲。紫蓋自供吟。魚戲涼波動。龜巢夕露深。橫塘雙燕急。菱唱有餘音。

梅花

冷香疑到骨。瓊鬢幾堪餐。半醉臨風折。清吟拂曉觀。贈春無限意。和雪不勝寒。桃李有顏色。枯枝試並欄。

〔案〕方回題畫詩評是詩云。思句十字已不。荷中二聯皆清爽。不可以至寶丹起之。

秋風

獵桂來鍾嶺。撥椒度漢宮。雲飛汾水闊。葉下洞庭空。海國橫帆壯。邊城鼓角雄。誰知洛陽客。歸意在江東。

雪

大野重陰合。危樓遠望迷。風兼萬籟響。天與四溟低。病樹先春發。驚鳥未曉啼。好同伊水客。香阜訪靈棲。

岑寂夜將半。一聲來枕前。無風起羣嶺。有月在中天。行子夢初斷。故鄉書未傳。不須問別鶴。危涕已潸然。塞長霜草白。天闊夜雲愁。影過空江月。聲來別枕秋。鄉音何處託。客恨幾時休。況有冥飛志。無爲弋者求。

和聖俞春雪

二月猶逢雪。春寒一倍加。雲重應阻雁。風橫祇愁花。碧水離思斷。瓊樓醉倚斜。誰知下帷苦。未曉已聞鴉。

依韻恭和聖製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

半夜傳君召。西清閣帝文。筆回丹穴鳳。法書要錄。有丹穴鳳。舞游泉龍圖之比。歌起沛中雲。（案）中一作。御。金蚪轉。仙。擢羽攸分。君王自天縱。況復睿心勤。

依韻和吳相公史院開局

曉下金門路。君筵聽召餘。特標三益客。筆削兩朝書。身老誰逢此。（案）誰。一作。恩。深。盡。醉。賦。傳。聞。訪。遺。事。應走史臣車。（案）司馬遷。少嘗乘傳。求四方諸侯遺事。

依韻和王原叔內翰禁直有懷

暮鐘嚴漏省。宵鈴靜浴堂。銀花無奈冷。（案）劉夢得詩。銀花。草。又。還。芳。夢。久。聞。仙。吹。班。清。犯。曉。霜。帝。問。何。所。叩。一。姓。祝。堯。香。

依韻和王宣徽春雨

春入東郊雨。油然協氣通。曉斯猶未破。歲事已知豐。靈風翔仙霧。臺鳥轉瑞風。（案）是日東風。應。曉。野。農。徒。鼓。鼓。何。以。謝。天。功。

和王致中承哀病

東風吹畫省。哀病若爲情。自惜春將過。相逢老已驚。夜愁聊把酒。早夢忽聞鶯。猶喜年來事。門前桃李生。

送滕縣尉

七閩雖遠地。王事有程期。已試文無害。定知才不羈。仙山觀日處。雲海落潮時。會府多休暇。新詩倘見貽。

送史寺丞赴真州六合縣

南國江山好。仍開聚六峯。歸心急春浪。別夢恨晨鐘。手澤存遺愛。（案）先大夫嘗。是邑。民。歌。接。舊。封。涼。秋。鼓。子。楫。文。酒。待。相。從。

送山人程惟象東歸

君來客京洛。奇術世所聞。人事固倚伏。物情徒糾紛。衣落九門雨。夢繞故山雲。飲罷忽東去。浩歌秋日曛。

送人南歸

自得歸休請。勞生事已平。幾年懷故隱。此日悟浮榮。車騎少塵迹。溪山多去情。所安清白望。真可激時英。

送僧歸吳中

輓黃南澗三首

閒心輕出世。遠念起游方。漱月拋茶井。眠雲夢草堂。歸程指山色。去影背湖光。欲問重來日。孤雲未可量。

仁宗皇帝輓詞五首

忽覺宮車晚。乘雲御帝鄉。空餘華玉殿。不奏萬年觴。白髮孤臣淚。黃塵九陌荒。返虞歌未斷。陵柏已蒼蒼。西華青嶺道。千秋豈復晨。皇圖先與子。廟號獨稱仁。二帝衣裳舊。三王禮樂新。茂陵書奏晚。不及議東巡。七月轎宮曉。慈看動素旂。乾坤清淚滿。車駕昔遊非。落月低黃嶽。流塵上玉衣。蒼梧何日返。耘鳥傍陵飛。平昔傳清蹕。金輿下紫宸。忽從滄海宴。遂隔鳳車塵。劍落橋山夜。衣留漢廟春。東廂朝聖子。絕勵見羣臣。憶昨頒遺詔。猶聞玉几香。鼎湖龍已去。汾水雁空翔。北極星辰暗。三山日月長。宸遊在何處。尙想緒袍光。

英宗皇帝輓詞五首

上主提皇器。真人獻赤符。夜書勞玉几。夕駕促金輿。洛自三陵咽。嵩猶萬歲呼。誰言虞帝壽。終不返蒼梧。一夜催仙仗。悲聲到九宸。玉階猶報曉。金殿不知春。碧海無來使。青宮有舊臣。華封曾未幸。應誤祝堯人。欲問貪財術。秦亡世少傳。玉書緣命子。金鼎已成仙。華渚星猶爛。昭陵柏未圓。空餘罪己詔。不似禹湯年。五載臨朝淺。羣生受福多。徽名方鑲玉。顧命忽陳戈。風露翻金鐸。塵埃滿畫羅。從茲天慶節。萬壽復誰歌。億昔承君召。春風候禁門。曾陪藥珠殿。獨賜紫花墩。（案）去年二月十五日。蒙召對藥珠殿。特賜紫花墩。命坐。論。數。紅。乃。罷。遼。水。千。年。隔。鈞。天。一。夢。存。龍。髯。華。不。得。無。路。可。酬。恩。

贈司空侍中晏元獻公輓詞二首

震耶陪經席。辰階擁化鈞。高談帷幄後。嘉績鼎彝新。露渥銘旌曉。塵凝燕樹春。許郊民愛厚。猶憶相車茵。富貴誰爲並。文章世所稀。勳名丹史在。體貌九天違。萬機朝權輿。台曉夜掩扉。空餘舊遊客。淚向幾門揮。

贈太子太傅李康靖公輓詞二首

議政西清貴。辭榮北第開。得聞天與壽。苟里世多才。象告中台坼。華驚半嶽摧。秋風出少路。蕭鼓有餘哀。陪輦方歸政。安車遂告年。帝求淳史善。人嘆大夫賢。故館西州路。佳城京兆阡。惟應舊遊客。墳淚向碑前。

贈禮部尚書唐質肅公輓詞二首

偶欲延英對。如何遽不來。卽恩天子厚。遺直世人哀。路轉侵龍耳。星沈近斗魁。送車知幾乘。莫賦泰山頌。

公今葬於縣

泰山下

昔在仁朝日。孤忠獨犯顏。一身事自顧。萬里偶生還。卻度黃梅嶺。重趨玉笋班。不知君鑑折。千古更誰攀。

贈太尉鄭文肅公輓詞二首

一損黃金甲。征西戰馬驄。十年邊算盡。今日旅魂招。落月孤營掩。酸風去路遙。平生忠烈在。史筆冠清朝。星墜將軍府。邊山萬木彫。誰言夜舟回。那復玉關歸。旌旆低寒色。簫笳慘夕霏。所嗟恩館淚。不到九原揮。

輓黃南澗三首

輓黃南澗三首

幽人肯仰時。耆老更耽。福壽鴻範五。瑞集鳳雛三。歲月供陶寫。江湖入笑談。流芳鍾四葉。蘭玉儼相參。
燕居宜聖像。伯坐祖黎公。矜佩一朝集。絃歌九族同。夜窗書案雪。春服舞雩風。長使南湖學。千秋紀此翁。
秀野春如綺。平湖水拍天。商詩涼月夜。把酒狎鷗邊。秋柏已成實。寒花誰爲妍。傷心舊舊盡。何用慰華顛。

輓黃瀾溪二首

六館知名久。雙溪避地來。交新如舊識。世短惜長才。悵望中年別。飛騰暮景催。嘉陵他日淚。不獨故人哀。
嗜學肯忘味。說詩堪解頤。竹林雖晚會。濠上獨深知。蘭畹無留韻。鳳巢空舊枝。停雲正愁望。橫笛未休吹。

輓胡信芳上舍二首

濠上初相得。竹林曾共游。清文三峽水。爽氣九華秋。世已從新學。人誰與此流。遺芳端不朽。未信菴棺休。
清弋江村外。工山右縣邊。追遊曾結社。許與更忘年。鄂節無爲質。牙琴有絕絃。巾箱遺墨在。披閱一潸然。

王公和學士輓詞

念昔攜君手。同遊金馬門。流年一鳥過。白首幾人存。星掛朝衣濕。塵埋相印昏。西風原上淚。不得灑清樽。

輓吳山水

人生五馬貴。不負壯心期。竟作青門隱。空吟蠶戟詩。家聲江表重。心事歲寒知。未恨風流絕。雙珠似可兒。

輓潘昌朝

道德諸儒表。文章大雅人。杏園三月暮。花縣一回春。脫屣官情薄。轉頭時事新。猶聞芳未沫。世業不沈淪。

輓吳大社

文獻家聲遠。簪纓世德昌。幾篇青玉案。三佩白銀章。北苑新阡好。平原舊業荒。百年喬木在。留得耐風霜。

輓錢公起

家學三餘足。詞場一眼空。摘髭連薦鶚。點額不成龍。酒上新墳土。香銷舊桂枝。絕憐楊執戟。臨老悔離羣。

輓章儒仲二首

戰藝升環水。論詩得異聞。窺園仍舊隱。下馬忽新墳。白社真投分。青燈憶離羣。有書無子讀。此事最憐君。
復憶同遊處。經春在武林。湖光浮鷁淨。山木坐猿深。事往惟詩在。悲來託夢尋。明知零落盡。投老若爲心。

王棣輓章恬齋

學以明經著。名因伏闕聞。御書題姓字。司業賞程文。竟老諸侯客。虛傳五色雲。百年公論定。往事設紛紛。

王紱輓程學山

人物翠臺妙。風流洛社餘。心傳七分易。家有五車書。舊藁兒編集。新廬手拮据。九原無起日。楚些重欷歔。

漢安懿王夫人輓詞二首

王族親無幾。皇圖慶有歸。神機曾感電。先帝降生之夕。帝先。仙靈忽藏衣。治平中。即漢圖之廟。正
昨尊仁統。新阡卅復園。朝廷恩稱義。孝奏豈天遠。

曉望青嵩道。仙靈滿畫輪。黃龍盤古仗。翠鳳繞哀珰。上命宗祏。其靈。其石。其心。其風。其金。其古。其微音
在三川王氣新。寂寥餘故墟。荒草又逢春。

華陽集卷三

七言律詩

春日郊外

十里烟郊畫景和。春閒流水綠生波。樓前人意與無盡。柳上風光來最多。兩歇閑雲猶潑潑。草薰村燕自
經過。忽忽歸路。殘照。猶得桑間駐玉珂。

池亭月下獨坐

遊雲銷盡月當空。危坐西軒快水風。往恨忽從中夜起。賞心難與故人同。鼠驚琴匣聞餘響。螢度蓮塘見
亂紅。星稀漏稀猶不寐。寒聲通夕戰疏桐。

月夜有寄

莎階切切思寒蛩。爽籟泠然露氣涼。半夜雲高蟾噴暈。一秋風緊桂飄香。烏驚危樹棲無定。人倚空樓望
更長。遙憶洞庭南去客。素翻波急駐歸艎。

霜塘晚歸

塘梢黯黯夕雲低。蒼莽荒原望四迷。海日光寒衝島樹。江潮聲暴壓城墀。喬林風勁橫鵬眼。淺草霜乾快
馬蹄。

馬蹄戰血未收邊戍苦。玉龍誰爲一提攜。

夜意

沈寥爽澈游氛收。淡河如帶凝不流。影過遠水雁侵月。目斷故鄉人倚樓。黃葉半林霜送曉。悲如一曲風橫秋。江南幾載未歸客。燈寂帳寒心正愁。

遊山寺

寒日征驂懶復回。經宵仍喜駐巖隈。徑盤幽迳遙知鹿。林逗清香定有梅。曉影瘦猿窺洞溜。夜聲肥犢煨爐灰。（案）一本作作我心非動我非靜。白足禪僧無妄猜。

書四望亭

軒然獨到碧峯頭。萬里青霄八寸眸。日夜松聲如雨急。古今山色與雲浮。殷朝風物依然在。客路江波滾滾流。漢登已沈江樹老。天涯寂寂下歸舟。

客感

行子征驂去易迷。故鄉回首在天涯。春心南陌風光遠。曉夢西樓月影遲。沈客帶寬無奈瘦。阮生車斷不勝悲。花狂蝶亂家園晚。何事東歸竟未期。

夏夜宿江亭有懷

夜衝江浦始停舟。天際蕭蕭急雨收。枕上月華清到曉。簾間風意冷如秋。一溪碧水懷歸意。九陌紅塵倦旅遊。待得星稀城角斷。薄醪消盡起新愁。

京口遇大風

虹蜺赫奕射中天。怒發風號勢壅然。雲翼扶搖彌九萬。海帆飛迅越三千。鯨鱓駭浪時開闔。鼉負靈山咸汭沿。安得琴高控雙鯉。一驅靈鼉靜洪淵。

遊賞心亭

六朝遺跡此空存。城壓滄波到海門。萬里江山來醉眼。九秋天地入吟魂。于今玉樹悲歌起。當日黃旗王氣昏。人事不同風物在。悵然猶得對芳樽。

四并亭

歸林初躍玉羈旋。已覺芳菲近日邊。露上蔭脂侵酒面。江南寒食舊歌前。魂迷一水花隨浦。醉入東風絮滿天。金谷更饒春色好。四難猶恐負華年。

樓上會友述懷

烟城疏雨隔斜陽。一上危樓眺大荒。原憲自貧非苦病。次公未飲已多狂。江帆來往年光度。驛堠東西客意長。最愛南朝風物好。醉魂常夢水雲鄉。

聞琵琶

夜拍水雲非故鄉。未聞終曲已淒涼。舟中月白寒江闊。馬上風酸紫塞長。思婦有懷停別杵。征人無語對清觴。平時不見秦城役。餘韻空傳戰馬荒。

秋雨

秋容浩蕩夕雲高。晏霽蕭然絕一毫。漢塞草平嘶牧馬。越溪風急送歸舫。天衢夜失清蟬魄。海國寒飛白鷺鷥。誰共危樓凌爽氣。左持樽酒右持螯。

友生失意

夢到天關寤翼傷。拂衣歸去樂江鄉。丈夫豈識原非病。丞相應嗤畫有狂。失馬未須嗟北塞。過關重約使南陽。君知麟上雄飛日。秋勁霜嚴始一翔。

題道錄陳景元中太乙宮種玉軒

一住仙祠絕世塵。庭前種玉已嶙峋。朝餐龍虎常隨法。左右瓊瑤自逼人。翠鳳有時翻瑞影。銀蟾通夕照清津。黃金絡馬何年醉。得去同遊幾洞春。

留題吳仲庶省副北軒畫壁兼呈楊樂道諫院龍圖三首

文書滿眼紛紛裏。忽覺滄波起荻洲。紅日不知華省暮。扁舟如下洞庭秋。林泉傲物非無約。軒冕拘人此未休。與拂素塵尋絕景。羨君瀟灑特遲留。（案）此詩次韻。見卷中。

誰將畫手分平遠。幾度曾窺雁鴈洲。六月炎風方渴暑。五湖烟景已迎秋。班超規地來常晚。樂道定時中。詩入籠紗思未休。爲惜主人林下意。暮鐘沈閣尙應留。

聞道北窗開繪境。偶來歸思滿滄洲。卷簾宿鳥驚初旭。隔浦疏林似舊秋。夢憶清溪知幾曲。醉尋危磴欲三休。何時又賜通中枕。與對雲山盡日留。

金陵懷古二首

懷鄉訪古事悠悠。獨上江城滿目秋。一鳥帶烟來別浦。數帆和雨下歸舟。蕭蕭暮吹驚紅葉。慘慘寒雲壓舊樓。故國淒涼誰與問。人心無復更風流。（案）方回題金陵懷古詩。其題爲金陵懷古。是皆以成公集爲正。

控帶洪流古帝城。欲尋舊事半榛荆。六朝山色青終在。千古江聲恨未平。設險邱陵荒蔓草。壓邨桑柘接新畊。十年重到無人問。獨立東風一愴情。

登懸瓠城感吳季子

將軍戈甲從天下。丞相旌旗匝地來。堪笑怒螳猶強臂。不知螯戶欲驚雷。咄嗟武相深冤洗。指顧山東治境開。吏部聲名千古在。斷碑何處臥蒼苔。

三鄉懷古

清洛東流去不還。漢唐遺事有無間。廟荒古木連空谷。宮廢春蕪入亂山。南陌絮飛人寂寂。孤城花落鳥關關。登臨幾度遊人老。又對東風鬢欲斑。

登海州樓

城外滄溟日夜流。城南山直對城樓。溪田雨足禾先熟。海樹風高葉易秋。疏傳里閭尋故老。秦皇車甲想東遊。客心不待傷千里。檻外風烟盡是愁。

新亭

獨上新亭怨不勝。荒城搖落暮煙凝。翠筠無限悲湘水。玉碗空閒泣茂陵。秋館樹寒風戰葉。夜樓人散雨飄燈。繁臺路遠關山隔。回首陰雲幾萬層。

涿州

涿州亭下柳依依。誰折長條送客歸。曉月未消燕戍酒。春雲初拂漢臺衣。玉堂壯燕宜先入。沙磧晴鴻已半飛。回首青山欲千里。行人猶自馬嘶嘶。

冀館春夕見月

甚寵無如使北行。曾同萬里聽邊聲。黃金臺下嘶宛馬。木葉山前度漢旌。纔到關南逢雁盡。重來海上見波平。故人臨月應相望。一夕寒光特爲明。

正月五日與館伴耶律防夜話永壽給事不赴留別

萬里來持聘玉通。今宵賓燕爲誰同。羌歌自醉天山北。漢節先隨斗柄東。半夜騰裝吹朔雪。平明躍馬向春風。使車少別無多戀。只隔燕南一信中。

被詔考制科呈胡武平內翰三首

奉詔金門草聖題。平明趨過殿西墀。宮牀賜筆宣名早。結案焚香上策時。朝論只應收俊傑。皇心非不置安危。玉堂詞客承恩久。幾度曾來醉御卮。

清曉華芝度景陽。凝嚴又許對西廂。通宵客夢聞鈞吹。幾日朝衣帶御香。東觀圖書經屢讀。舊溪桃李見新芳。三千文字皆奇冊。飽死侏儒詎足量。

悉班清禁接嚴徐。詔侍延英訪對初。滄海烟霞連太液。丹霄日月近離輿。明廷已奏河汾策。紫府誰將姓字書。從此青雲知有路。致君材業不應疏。

靴浣除夕之會呈王原叔給事燕唐卿諫議

歲華相逐走燕塵。此夕羈懷暫一申。把手豈辭三處酒。是夕何有三別家。看作二年人。因逢塞雁驚來信。卻憶江梅贈去春。莫向天涯憂白髮。東風猶與到關新。

元日呈原叔給事唐卿諫議

欲曉東風拂面來。征驂初喜共春回。九天應下階庭拜。萬壑先驚漢地雷。冷徹貂裘須護節。和侵鼉鼓莫窮杯。出疆慷慨男兒事。未信霜顏便一摧。

戲呈唐卿

行到鹿兒山更惡。八千歸路可勝勞。長安日遠思親髮。紫漢星回促使輅。曉燈雲漢藏去驛。陰崖冰折斷前橋。羈懷一夕猶難遣。況是辭家九十朝。

莫京甫知事有幕僚之辟賦詩謝別二首

烈士思酬國士知。雲霄羽翼政相期。人言雅望臺中妙。我識壯懷天下奇。自是英才爲世用。由來了事笑兒癡。回頭說向虞羅輩。鵠舉鸞臺可得羈。

蘭生空谷泥荆榛。不礙幽香到處聞。幕府才流推謝掾。宣州賓客憶崔羣。清懷疊陣三秋月。行裝雙溪一片雲。白髮書生何以報。慚君出力衛斯文。

胡則大學正滿秩趨京賦詩爲贈

一室蕭然數卷書。三年冷掾出無儲。每因芳草憂鶉鴒。苦詠場苗羨白駒。俗吏何曾知大體。清朝方急用真儒。燕臺此去流聲實。見說諸公誦子虛。

訪別成獻甫經歷時新拜西臺御史之命二首

江上秋風吹繡衣。客槎西上渺天涯。得爲李御平生願。一識荊州是別時。柏署行分秦地月。棠陰好在召南詩。日邊消息長安近。佇聽朝朝上玉墀。

寒露迎風一段冰。高標孤映宛之濱。人言編擊須鷹隼。我喜時清觀鳳麟。佇看仙班朝北極。暫移星節照西秦。皇華禮樂君恩重。好訪巖巖慰遠民。

又上監察御史

一札興賢聖化新。觀光上國已彬彬。右文幸際休明世。奉詔猶須牧守臣。鶴鶴不爲芳草計。鷦鷯似畏羣羣人。輶車到處天恩遍。祇有儒林欠得春。

普淨院避暑呈陸子履學士

九衢車馬翳翳地。偶過禪房得暫閒。畏景未移天正午。涼風已到殿中間。瓜餘玉筋錫煩肺。冰滿銀壺暈病顏。向晚斗城趨禁直。恍疑身不在塵寰。

東樓

漢家宮省青槐下。信斷龍峯日易斜。應爲能言憐鷦鷯。翻愁無思學楊花。風波濤濤驚人事。文字華華老歲華。偶向東樓望春色。歸心不覺到天涯。

呈永叔書事

詔書初捧下西廂。重棘連催專鎗忙。綠繡珥貂留帝詔。是夕有緣衣中使傳宣。紫衣鋪案拜宸香。卷如驟雨收聲急。筆似飛泉落勢長。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

再召至龍圖閣觀書

君王又詔蓬萊宴。三閣崔嵬壓海壖。翠玉裝與容眉躍。黃金塗紙看揮毫。堯文自與星辰爛。漢殿常依日月高。四十年來無此會。恩深不覺醉仙醪。

較毒害事

日薄寒雲下結鱗。忽馳詔騎絕飛塵。麻衣半犯秦關雪。魚鱗橫催漢署春。黃紙帖名書案密。棠梨雕字賦題新。高才頃刻聞天下。誰是牆東冠榜人。元和以前。張榜南院東牆。

仁字卷子

文昌清曉漏聲疏。曾看飛泉落筆初。詩入池塘似靈運。賦傳宮殿學相如。春官不下真朱黜。陰注將成淡墨書。見說丹臺名第一。葉章須詔侍嚴徐。

借字卷子

春闈只恐有遺材。據案重將信字開。白石謾歌寧角。黃金狂是起燕臺。侵更競看倉惶筆。成光啓著未了。即被人圖看。薄晚誰銜耗。盆。不據而辭。開之打罷。文字須從勤苦得。莫需雙淚向塵埃。

較藝將畢呈諸公

文昌宮裏柳依依。誰折長條贈我歸。雨濶紫泥昏韶墨。風吹紅藥上朝衣。玉堂燕子應先入。朱閣楊花已半飛。寒食未過春景熱。好同天陌去騅騅。

較藝書事再呈永叔并同院諸公

小雨班班拂曉除。新禽格磔靜相呼。眼窺夜卷千花碧。肺渴春盤幾露珠。只見樓頭飄落絮。不知門外長青蕪。玉增未放金書榜。謾識秦關舊藥繡。

聞喜燕上贈狀元葉祖洽

黼座親臨唱第初。宴嬉猶及苑花餘。青瑯特訪安危策。紫府應將姓字書。御酒連傾金鑒落。宮牀曾賜玉蟠蜍。從來晁董多奇論。三日英豪亦未疏。

呈景仁偶書

昔對芳樽常感慨。今同華髮半蕭疏。唐家一代成青史。景仁經刊成唐史。漢殿多年隨子虛。丹鳳春裁西掖詔。白麻夜草北門書。幾時卻奉承明調。玉蕊花邊竝直廬。景仁新被召集汝。與余直會。並在西廬。

呈景森偶書

學 關 集 卷三

二天

華陽集卷二

111

學陽集卷三

4110

一從奉詔銀臺路，下馬成詩奪鳳臺。東觀已陪窺秘錄，南宮又接校羣彪。皇祐中，曹同較藝南宮。芝封紫掖文章貴，星近端門氣象高。景彝近自西垣，有中冊之拜。今是漢庭三獨坐，夜吟猶許醉春醪。

舟行述懷寄公儀

昔陪畫省對春菲。今日逢春未得歸。灼灼海棠離復折。差差燕子又還飛。清尊須惜良辰共。白髮俄驚萬事非。昨夜滙山好風月。爲君中夕促瑤徽。

又寄公儼四首

紫掖新書換使符。春晴紅旆照行轡。曾持白簡風何厲。更伏青蒲論益孤。公今官月露清吟應到骨。江山

又擁雙旌去守蒲。波從天上泛歸臚。青雲慷慨逢辰早。白髮逶迤事主孤。薄宦多端非我素。清吟終日是君圖。錦江春色年年好。憶把遊人醉袖無。公謫告四歸久而求報。

千里行行近帝都。拍隄新浪喜銜鰣。天涯芳草春過盡。樓北浮雲客望孤。醉倚東風輕萬事。夢留滄海阻歸圖。爲憐何遜多才思。還倩休文帶減無。

花撲行人柳蔭深。每逢嘉趣爲停艫。留連一水風光暮。悵望今宵月影孤。離懷之會。又經再夕。漢姝暫持來法從。

新城寄瓦橋郭太傅

水天行絕駕歸輶。十里清烟望界橋。此夕離音留使節。一心上苑看晴霄。燕雲逐馬逢春斷。朔雪落衣入塞銷。寄語當時四并客。東風應已徧柔條。

寄公關

念昔都門手一攜。春禽爭向芼蘿啼。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醖照東西。何時得遂扁舟去。雪棹同君訪剡溪。

上元

昔年今日從宸遊。綵仗紛紛已御樓。半夜衆星來紫極。一春萬火縱丹邱。玉欄曾侍看山久。翠辇仍酣賜醴優。錦帳宵寒薰易歇。夢魂直欲到天頭。

自述

少從客路千波轉。老入流年萬事疏。野鶴定知乘寵誤。春冰多愧踐名虛。幾思漢殿金盤露。恣閱蓬山綠字書。未報君恩成白髮。翻然江海羨吾廬。

依韻和梅聖俞從登東樓三首

萬燈初燒寶龍山。御路先迎綵仗還。紫極躋星來帝所。仙風遞管落人間。芳醪微泥追嘉節。紅燭翻驚照病顏。曾從宸遊燕雙闕。夢魂通夕繞嚴關。五雲扶闕對南山。風獵丹邱燒影還。鳳蓋斗回天北畔。瑤臺直到海中間。漏寒錦帳遲歸夢。波暖金鍾駐醉顏。誰在玉樓歌未足。林梢春鳥已關關。雲日暉暉下碧山。誰從滄海宴初還。香車輕轡紅塵裏。紫闕宮闈瑞氣間。午夜笙歌移法曲。滿城桃李鬪朱顏。金吾不禁天街鼓。獨有文闌已上關。

和林喬年學士普淨院避暑

汨汨紅塵倦往還。偶來偷得似僧閒。一心自別清涼處。萬事如經夢寐間。盡日禪房揮玉麈。幾時仙嶺對冰顏。知君有術消煩暑。旋取瓊瑤出道山。

和聖俞春雨

雲飛寒影欲千層。似雨兼風斷復增。羃羃池臺空鎖樹。蕭蕭簾幕更飄燈。歸將春晚花應笑。老入年來酒易凌。溝水東西人恨望。錦書難展爲誰憑。

依韻和元參政喜雨四首

歲早連春與俗憂。忽興嘉雨徧羣州。郊禾蔭蔭青如積。宮瓦差差翠欲流。良躬爲霖事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佛閣中。乃第十摩訶薩。吐雲與雨。及覺。求其義。西成喜有登年候。況此新晴見黍秋。瑞津漉雨見皇憂。誰約金仙下帝州。樓閣繞雲千地湧。魚龍噴水五天流。至精自與三靈契。殊例終緣萬宇求。柄國老臣無異術。但將嘉應續陽秋。

紫殿宵祈感聖憂。玉毫曾降梵王州。慈深三界雲常聚。法徧諸天雨自流。穰穰趁耕皆帝力。汗邪滿載爲民求。年年霽澤霑羣物。愧未酬恩鬢已秋。君心常與下民憂。嘉應爲霖詎一州。夢繞金人雲氣滿。笑回玉女電光流。已成沃野千箱望。豈事靈壇屢舞求。邊粟定儲三百萬。皇儲何必豫防秋。

和元參政喜雪

千里同雲向夕繁。風迎嘉雪臘前翻。紫壇轉仗回馳道。玉律驚灰入奉元。半夜桂花飄碧海。先春柳絮撲朱門。萬方已有豐年號。不惜當筵醉御樽。

次胡則大賦雪韻

凍雀無聲風葉乾。坐來飛霰洒窗寒。梅花歲歲如相待。瓊樹朝朝不厭看。邑犬倉皇驚越俗。崖松偃亞老秦官。衰顏不作安仁樣。一任斜吹上鬢端。

華陽集卷四

七言律詩

恭和御製上元觀燈

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轡下。六龍海上駕山來。錦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隔漢才。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

依韻和章樞密景靈宮奉安列聖神御

清都鏡吹犯宵寒。寶帳雲龍度帝關。禁鐘忽傳天直北。仙山元在海中間。九門日月蒙嘉氣。六殿衣冠繪昨顏。翠輦歸來朝獻罷。千官齊拜未央班。

依韻和賈直學舍人初春祠左太乙二首

嚴祠初綴漢璚班。煥燭珠璣照帳寬。玉殿威神來帝福。紫垣風骨敵春寒。芝華擁蓋陰猶合。桂醕流觴飲欲殘。拂曉東風迎馬首。鳴珂歸背月珊珊。太乙靈宮近帝都。夕迎丹節下層虛。方從宣室承簫後。更約浮邱把袂初。文藻自高編掖詔。姓名應冠禁林書。我慙昔預祠春客。曾夢鈞天侍燕胥。告年曾被詔。祠立春。

又次韻

時邊莫放酒杯乾。玉樹瓊樓不奈寒。授簡離宮梁苑賦。泛舟聊作剡溪看。但知盈尺占豐歲。豈爲無氈笑冷官。想得題詩呵凍硯。困應清興入毫端。

和石昌言舍人酬王景彝學士雪霽有懷

寒雲飛斷九門深。日上扶桑海氣沈。初見雲端浮紫闕。忽驚塵外列瑤林。芝封韶壘春生潤。綺結官錢夕帶陰。官職聲名君自有。何妨更絕郢中吟。樂天贈楊給事詩。折君官職是雙名。不用更教。

和劉原甫舍人雪霽早朝

琪樹無聲粉蕊圓。岩巒雙闕射雲鮮。寒交玉瑤趨三殿。曉拜珠旒下九天。仙仗影翻初照日。高門塵絕欲生烟。燕餘寶陌騰歸暇。更爲都人賦有年。

依韻和宋次道龍圖閣閣曉書

五雲迎曉禁庭開。不及華衣曳老萊。先人久典校文。久典寶藏發函金作界。仙膠傳羽玉爲臺。已達天上非常景。更約人間第一材。白首廟堂終乞去。明年此會定應來。

依韻和張文裕龍圖賀執政入東西府詩

微生巾褐本蒿萊。叨遇優賢府第開。雲繞連甍依象闕。玉調清管下鈞臺。幾年憶共編鴻侶。今日暫非柱石材。莫訝門庭光采盛。金輿親屈至尊來。

又依韻和吳樞密上史館王相公西府偶成神卿昔與介甫同領都牧。

潭潭相對府中居。見說論交二紀餘。喜賜御花新燕後。憶乘天馬並遊初。公期異日還伊水。我合窮年老石渠。早晚相從挂雙轡。午橋春雨看園蔬。

依韻和吳樞密上王相公同召赴資政殿聽讀詩義感事

清曉陳經秘殿中。關雎首化屬周公。人穿豹尾班初上。日轉螭頭講未終。述作雖尋前聖遠。討論猶待後賢通。漢庭無更於他說。自有匡衡發帝聰。

依韻和吳樞密正月二日留題會侍中齋閣

昨日春風變舊年。連珂來訪紫芝仙。三朝元仗鴻鈞手。萬里今同不繫船。壽酒一傾人共醉。賜書千軸子多賢。從前身退如公少。莫把長竿憶渭川。

和景彝正月二十八日偶書

樹含春色明嫩暗。雲帶朝寒去復還。未有燕回羅幕上。不知人在玉樓間。吟魂幾遶青山曲。醉夢多遊紫府關。待得歸時花未老。莫因寥落起愁顏。

和景彝對花

林梢拂曉禽初曉。門外經春柳自搖。可嘆流年催白髮。便將幽意屬芳條。玉盃放酒成蕭索。錦帳留燈照寂寥。任是名園更風雨。殘枝須插醉明朝。

依韻和景彝觀刑部廳燕侍郎畫山水二首

昔人曾此憐幽壁。醉墨今留隱約間。猶帶驚波下滄海。常迎爽氣入朝山。苔文半染風霜古。鳥影時過歲月閒。誰更滿湘移雨竹。滿軒疏瀝翠成斑。

秋曹壁上奇山水。官冷尤將野趣宜。翠竹忽逢行盡處。白雲相伴看多時。于今絕筆誰還識。當日清吟亦欠詩。猶喜一來重拂拭。懸無佳句約君辭。余昔領刑部亦無燕公山水詩。

和三司蔡君謨內翰驤猿廬屏二首

驤猿未省京華見。畫筆新傳思入神。綠野春深將戲子。空山月午挂吟身。只應有夢須懷土。卻爲無機不避人。我愛林泉舊時景。常來此處暫相親。

江潭初老度新鴻。誰把高情託畫工。素索西風刷寒羽。蕭蕭殘口伴疏叢。漁舟欲下灘聲急。談麈重揮暑氣空。身在計庭歸未得。每將秋思入圖中。

依韻和蔡參政導洛

浩浩洪河一派收。巨山回洛駭陰虬。錦張客棹從隋去。龜負神書入宋流。波急蒲川跳萬鯉。氣溫澗道運千舟。誰言伯禹能行水。不見當時爲帝謀。

依韻和蔡樞密山藥

鳳池春曉綠生烟。竹見高枝蔓正延。中書第一廳。有故相呂文靖手植山藥。常伴兔絲留我篋。幾隨竹葉泛君筵。子正家爲山藥酒。最難言御水傳名久。須信睢園得地偏。纔口靈根便親植。一番新葉已森然。

依韻和蔡相公宜賜金橘

翠芳亭畔曉霜寒。朱實離離覆御欄。況是園林都未有。初無塵土略相干。黃欺晚菊垂金砌。圓並明珠落御盤。珍重九重新賜得。好同仙露薦朝餐。

依韻和蔡相公侍燕集英殿元豐七年三月十八日。是日皇子延安郡王侍立。

春風又侍臨池宴。帝子初臨黼座傍。花覆衣冠多喜氣。雲扶宮殿滿榮光。仙人來獻重輪曲。丞相仍裁湛露章。身老太平殊未報。年年更得奉君觴。

依韻和景仁開喜席上作兼呈司馬君實內翰

率詔華林事最榮。門前幾度放門生。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自太平興國以來。四碧海蟠桃和露重。丹山雛鳳入雲清。詩書教子終須立。篋裏黃金一顧輕。昔有子登第。君實。

露來。邊城消息還兵喜。誰敵陽關決勝才。

送陸子履修撰出守澄源詩守清

金門學士富才華。又擁雙旌照水涯。海日三竿隨放仗。春風五馬去如花。帳兵夜握龍泉濕。舞女朝垂錦帶斜。君看有唐賢太守。風流常是屬詩家。

送富郎中守蘇州

綏綏傳詔下天畿。驛駟駸駸擁使騑。境上人瞻司馬節。里中盡耀買臣衣。賓帷華履侵宵會。農野朱轡帶雨歸。方有壯圖深許國。庾園無計戀芳菲。

送吳仲庶待制出守長沙

畫船催鼓送將行。一醉離觴下玉京。延閣漏聞空紫橐。洞庭波起獵紅旌。曾冠獬廌回春轡。却佩龍泉種落驚。莫向江城嘆卑濕。賈生不似使君榮。

送元厚之待制出守福唐

南擁旌旗照海傍。甘泉新第從臣章。三休華閣窺天象。幾日朝衣帶御香。溪水雙流隨畫楫。荔枝初綠映雕甍。願春莫向常思嶺。歸夢先應到帝鄉。常思嶺在閩縣。

送向防禦出守淮陽

漢符新寄近天畿。便別星班下曙扉。金印旋成龜左顧。瑤箱嘗認燕雙歸。春風滿野紅旌駐。夜雨侵庭翠湄飛。況是章平有家學。須將名譽敵恩輝。

送程公開給事出守會稽集賢殿

越州太守何滿流。應爲能吟住集仙。雪急繁縷催玉勒。公開新奉使歸。日長青瑣聽蕭絃。一時冠蓋傾離席。半醉珠璣落彩牋。自恨君恩渾未報。五湖終負釣魚船。

送何聖從龍圖將漕河東

平明捧詔未央宮。全晉山河九曲東。官著繡衣驚曼倩。文傳錦里壓揚雄。紅旌照日鄰天上。玉劍橫秋入塞中。每下銀臺南畔路。風塵那復舊時同。天詩。銀臺南時。始是到人間。

送汪叔志赴平江州同知

叔志連聲桂苑。展驥巴陵。良爲欣忭。願我輩情鍾。相望雲泥。不能無離索之感。因成俚句。以寫別懷。庶幾無忘角弓之意云爾。戊午良月中浣。

鶴袍纔卸便牙排。笑我山中菱製衣。姓字兩回香桂籍。聲華一日動天扉。政有霜整須別駕。待呼巴菊壽慈闈。千古岳陽登覽地。好詩相寄莫相違。

奉詔赴瓊林苑燕餞太尉潞國文公出鎮西都

公問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卮。功業特高嘉祐末。公至和中首膺精神如破貝州時。公詩云。聞賊軍如破秦州時。只箇中寶劍騰霜鏑。海上仙桃壓露枝。公之子近有登昨日更聞宴閣下。別刊名姓入燕。

瓊林苑御筵奉送致政太師潞國文公歸西洛

祖燕催移玉殿班。都人齊向苑傍看。古來少有三師退。天下曾將大器安。綠野春深花更好。石樓夜月

應寒。塵埃抖擻無餘事。卻憶磻溪釣釣竿。

和致政太師潞國文公以賜燕玉津園感恩述懷

玉符初解自逍遙。暫駕安車近九霄。無限高名齊少室。不言休績在三朝。好披雲箋呼遼鶴。忽把仙巾換漢貂。御苑清明開特燕。莫辭仙醴勸金蕉。

資善堂御筵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東之歸西京治平四年奉

紫閣飛章謝寵名。離筵特地敞宮楹。杯深御酒先成醉。坐。中使持金荷。捧酒。衣拂京塵頓覺清。少室舊遊親玉壺。甘盤餘訓薄金籬。誰言疏傳東歸盛。不得君王一錢行。

資善堂御筵送尚書刑部侍郎致仕李受歸廬山

都門車馬動行塵。昭集華堂寵退臣。延閣帶經爲舊老。南山攜杖作歸人。燕回天上還從晚。夢入江南已見春。曾抱遺弓泣陵土。此生無復犯龍鱗。待郎。先帝東宮舊臣。曾爲諫官。近陪重宴西還。即致仕以歸。

送范景仁正議致政歸穎昌

十年漢殿辭榮去。穎水今歸作故鄉。甘賦洞簫真蜀客。能吟夜雨勝何郎。公少以詩賦別夢春深過玉堂。可惜當年挂冠早。華星不及到文昌。

送公開給事自青州致政歸吳中

青瑣仙人解玉符。秋風一夜滿江湖。曾歌郢水非凡曲。未掃旄頭負壯圖。公昔北使。憤終日望君天欲盡。平生知我世應無。扁舟應約元宮保。瀟灑蓬瀛二大夫。州南園後。

送僧惠思歸錢塘

城邑喧喧非所依。忽生秋思滿巖扉。晨趺未雨千花落。晚渡臨風一錫飛。定有魚龍窺供鉢。應無塵土上禪衣。寶文聖德誰爲解。只恐林泉亦暫歸。

送人東歸

會稽新綬振恩輝。故里人瞻畫錦歸。驪馬在門歌祖席。彩絲當膝戲親闈。霜天夕霽丹楓老。水國秋深紫蟹肥。繞開雲山吟有助。高談終日訟霜稀。

晚霽州文安縣主簿蘇明允

曉鐘地僻少人行。一日雨來聲滿京。白首只知聞道勝。青衫不及到家榮。元猿夜哭銘旌過。紫燕朝飛挽

贈太師中書令魯國曾宣靖公輓詞二首

燭燭古符切太微滿朝文物盡光輝。曾扶聖日攀雲上。便向春風解組歸。一代表冠於閭閻。同時父子篋。經綸。人生富貴誰難致。八十如公自古稀。

壁宮人去水潺潺。帝殿空臨淚一潄。白玉麒麟陪廟食。黃金瀾翰落碑顏。星辰掩映移天上。桃李芬芳滿世間。門外沙堤何日盡。只應陰施在銀山。

工部尙書致仕王懿敏公輓詞

慷慨當年論太平。陳書雖在已燼生。三秋勝氣橫金甲。半夜離歌掩玉笙。庭下綠槐空自老。匣中長劍爲誰鳴。壯圖未就冠先掛。從此無由聽履聲。

贈侍中李良定公輓詞

悲翁忽犯曉樓鐘。樽酒應非昔。錢同家貧。甘澁金飢。龍時清。不見玉關功。佳城墓草千年閉。後院繁絃。夕空惟有平陽舊。池館依然芳樹倚春風。

贈太子少師元章簡公挽詞

天子恩賢共政塗。中書參政東臺有丞。
 前日得真儒。正看浴風來。雖晚不覺夏鴻去。已孤曉月霜隔千里梓。
 風又零五雲圖。色瑤圖公嘗賦詩。誰過南游青山下。只恐高名自古無。

贈禮部尚書邵安簡公輓詞

獨騎箕尾去凌虛枉駕追鋒作召車衣褐離陳定光舫汗青猶載立儲書。公與中書立儲之議春風歸國吟殘冷夜雨溪堂燕豆成曾向江湖握君手相從朝路一華胥。

贈太尉呂惠穆公輓詞

秦川歸騎照山紅，不覺悲蕭起暮風。天上紫微深北斗，人間金印獨三公。漢庭樽俎奇謀在，隨首旌旗殺氣空。見說章平有家學，真將文字葬墳中。

飛傳侍姫致仕王照仲被刺

解組歸來歲月侵。塵無處。土上華簪猶聞別鶴山中怨。忽送冥鴻日外沉。消水于今寒露起。漢臺依舊白雲深。與君曾論平生事。不覺臨觴淚猶漣。

贈通判郎宋次道執事

平日朝廷重耆儒。何人棄棄在清途。吟牋夜月驚鵝。免陳虛春風落寶珠。金石隄新。三代樂丹霄。上聞京國。可憐東觀雲臺就。不得君前萬歲呼。

一、
 二、
 三、
 四、

問九

華陽集卷五

張思懋 季子敬

逍遙林壑老生涯。屬續俄驚鏡裏蛇。言行何當記先友。兒童猶憶接通家。青囊占兆埋雙劍。素業流傳塞五車。舊廬凋零似霜木。敬亭西望淚橫斜。

汪夢龍 陳祥卿
從哲先生游

總角雞窗承考訓。記同筆墨又同庚。龍門浪暖科名起。鵬路風高世運更。政爾疑年思絳縣。俄驚嗜苦夢甘芳。殷檀蘭蓀四世國家慶。老友追思獨愴情。

華陽集卷六

七言絕句

題齊宮一作秦
輸是苑一作作。

鄰雞未耐曉曉催。又向靈臺飲福杯。自笑治貧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案〕一頭本。鄰雞作晨光。靈作壇。杯作社杯。知

小桃

小桃常憶破正紅。今日相逢二月中。自是粉闌人未識。莫因花晚笑春風。

和公儀小桃絕句

粉闌飄雪對清晨。二月桃花始見春。莫向東風恨開晚。鳳城猶有未歸人。
和梅公饋率高魚同聖俞

江南花亂開
青溪曲曲水

依韻和元參政正月十九日候聚廳時刻未至口占絕句
日下龍樓禁漏疏。朝衣猶自覆熏爐。五房人退文書靜。閒看河州瑞麥圖。

華陽集

五

依韻和吳相公南郊春晴題齋宮壁

玉津馳馬柳風斜。雨急金鱗走御沙。南畝農民望新霽。不勞雲意苦相遮。

依韻和吳相公南宮放榜喜雨即事

紫掖清晨捧號來。門前桃李占先開。滿城風雨逢寒食。更聽春巖第一雷。

依韻和范景仁內翰留題子履草堂二首

門前車馬走塵埃。偶到東園眼暫開。鼉鼓風池人去後。不知載酒又誰來。

題李右丞王維畫雪景

微生江海一閒身。偶上青雲四十春。何日扁舟載風雪。卻將雙笠伴漁人。

送程公開刑部出守南昌

鍾陵從昔號名州。綠髮仙郎作郡侯。波送蛟龍歸海上。雲隨旌旆落天頭。

淮上阻雪寄梅公儀龍圖

淮上驚波欲去難。更逢春雪下雲端。思君一夜如千里。手把瓊枝不奈寒。

思鄉嶺

曉入燕山雪滿旌。歸心常與屬南征。如何萬里沙塵外。更在思鄉嶺上行。

杏壇坊

幾年文字齒將刊。驕馬今遊一駐轡。自笑不如虎賁士。翻令捉臂笑儒冠。

市駿坊

平昔君王事勝遊。日斜滄海尚停驂。千金駿骨今誰顧。死獨隨車亦未休。

摸斗嶺

戴斗驪厓曉曙華。更懸重阜切天涯。安知玉殿開圓闕。日月星辰在帝家。

虎北口

來無方馬去無輪。天險分明限一津。願得玉龍橫十萬。榆關重鎖故封人。

會仙石

牽使羣材笑拍肩。玉漿春酒已醺然。當時曾遊淮南鼎。亦恐茲山自有仙。

失題

華省當時綠鬢郎。金樽美酒醉紅芳。今日對花不成飲。春愁已與草俱長。

華陽集 卷六

帖子詞

宮詞歌

立春內中帖子詞

皇帝閣

北地陰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裏。寶字帖宜春。
麗日凝丹闕。光風拂紫闥。欲知春色早。先上赭黃衣。
雲捧樓臺切。絳霄太平天子未。未央朝。帝家春色年年好。萬壽鸞前奏九韶。
禁沼冰開跳錦鯉。御林風暖轉黃鸝。金輿未下迎春閣。折遍名花第一枝。
丹門瑞霧紫濛濛。日到蓬萊正殿東。只看御爐香欲起。環環齊響半天中。
春入東郊曉望明。霏霏新雨點初成。野農豈解知堯力。惟喜年來墾易耕。

皇后閣

正道儀中闕。柔風表六宮。一傾春日酒。萬壽與君同。
未染仙人杏。先柔帝女桑。應知蠶事早。不獨閨年芳。
平橋御水破冰痕。忽覺東風徧九門。誰道帝家春不早。椒房昨夜已先溫。
迎得韶光入壽杯。披香華殿倚雲開。只應王母瑤池宴。又送新春寶勝來。
雪殘宮瓦欲生烟。已覺風光變舊年。應自東皇報春後。又扶君德進忠賢。

溫成皇后閣

御柳依然綠。宮苔取次生。黃鸝深處語。不似舊時聲。
平昔歌聲斷。凝塵滿畫梁。昭陽新奏曲。誰得奉君觴。
遙聞碧海有三山。雲鎖瓊樓日月閒。花下玉顏常不老。也應春色勝人間。

〔案〕是詩。一本作。昔聞海。上石仙山。一。烟鎖樓空。日月閒。

只應春色勝人間。宮樹沈沈鎖玉屏。東風猶是度羅幃。此身不及春來燕。又向披香殿裏飛。

夫人閣

翠樓爭垂柳。紅旆旋點花。林中都未有。疑是舊年華。
玉殿聞春到。羅衣照地紅。君恩深漢帝。不惜舞東風。
綵燕迎春入。輕飛輕塞未放樓。金衣苑中忽報花開早。得從鸞輿向晚歸。
金樓新幡翠鳳翹。側商催酒轉宮腰。玉欄風急花零亂。始覺春寒第一朝。
月殘鵲雪離離。禁裏春風自有期。曉憶梅花誰爲折。從來不許下瑤墀。

端午內中帖子詞

皇帝閣

萬里關山靜，清陰滿塞榆。如何金殿裏，猶獻辟兵符。
瑞日浮丹闕，仙雲滿玉輿。更傳長命縵，寶歷萬年餘。
泰一扶皇運，真人感赤精。更逢端午節，君德萬方明。
御膳珠杯白，仙風羽扇清。靈符不須進，漢曼已銷兵。
萬里來珍貢，風調靜四溟。魚龍驚咒水，神霧忽生庭。
波生碧海露晨曦，爭對蒼蒲集御卮。見說太平無口氣，山中靈艾獨生遲。
采絲纏樹動嘉辰，浴殿風生畫扇輪。拂曉千門放金鑰，玉墀還有謝衣人。
沈沈三殿燕華紳，雲覆端門瑞氣新。晝漏未移天正午，此時愛有日重輪。
御柳重重午影圓，薰風時泛舜琴絃。六宮競進長生縵，天子垂衣一萬年。
禁幕無風日正亭，侍臣初賜玉盤冰。不知翠辇遊何處，應在瑤臺第一層。
翠華初到玉池遊，笑指宮人按欄頭。湘水英魂在何處，猶教終日競龍舟。
御池風暖水如鱗，爭看蘭舟競渡人。應是君王好忠直，至今猶爲弔孤臣。

太上皇后閣

兩儀坤載厚，四海母儀深。願上萬花酒，年年聖子心。
漢殿炎風少，輕涼已動衣。每來觀織室，不許夜停機。
仙艾垂門綠，靈絲繞戶長。何人握彤管，金殿紀多祥。
有德名終大，無爲福自延。更聞天子孝，薦薦助長年。
寶纓千祥集，靈符百疫痊。天人無限福，未老見曾孫。
複道青槐合，瑤盤碧李新。百靈扶繡戶，不假艾爲人。

皇后閣

池邊草色迎人綠，庭下榴花照地紅。曉獻瑤觴千萬壽，鳴梢聲入寶慈宮。
水風吹殿送微涼，竹葉金盤饌子香。試向濯龍門上望，不教車馬勝南陽。
敘頭艾虎辟羣邪，曉駕鮮雲七寶車。宴罷臨池紅日晚，歸來零亂滿宮花。
浮雲仙殿切昭回，甘露通霄滿玉杯。金鎖纔開團扇入，聖神天子問安來。
平明三殿進鴈初，玉女傍邊捧道書。探得長生太清錄，同扶皇歷萬年餘。
幾年退樂紫房居，天下猶傳還政書。玉案焚香讀黃老，人間宮殿午陰初。

玉作仙家殿，都無暑氣侵。猶裁葵葉扇，常有愛君心。

廟館桑陰合，新絲已上機。憂勤不知暑，親織袞龍衣。
金屋風光別，仍逢令節新。爭傳九子機，皇祚續千春。
五月炎風熾，憂勤紫掖中。催裁恤刑詔，曉下未央宮。

侍兒清曉進仙裳，玉管齊調奉帝觴。應有瑤箱舊時燕，直隨歌舞到昭陽。
君王初幸集靈臺，碧藕催花海上開。見說一房皆百子，風銜雙帶幾時來。
君王未帶赤靈符，親結雙龍獻寶珠。更與宮娥花下看，工夫還似外邊無。
水晶宮殿曉風微，天女乘雲獻玉衣。誰把輕綃裁畫扇，直疑雙鳳向人飛。
夕然辟惡仙香度，朝結延年帝縵成。願上玉宸千萬壽，薰風常泛舜絃聲。
紫閣曠曠隱曉霞，瑤墀九御薦嘉華。何人又進江心鏡，試與君王卻衆邪。

夫人閣

金縷黃龍扇，蘭芽翠釜湯。君王回浴殿，步聲自生香。
總臂雙條脫，紅紗畫夢驚。連吹紫雲曲，不及晚妝成。
綠艾初垂戶，青菰已薦觴。人歸宮殿午，偏覺畫陰長。
畫拱無塵乳燕飛，薰風時復度羅衣。君王避暑蓬萊殿，向晚笙歌簇翠歸。
日長珠箔漏聲稀，團扇新裁越女機。進罷采絲三殿晚，萬年枝上亂鶯飛。
後苑尋芳趁午前，歸來競鬪玉欄邊。袖中獨有香芸草，留與君王辟蠶蠅。
火雲時節促金刀，旋捲珠簾剪綵綃。天上莫將塵世比，房櫳都未覺炎歊。
偶從選入侍仙都，歌舞常承玉殿呼。欲謝君恩卻無語，心前笑指赤靈符。
一樣紅裙試舞斜，塔前妬盡石榴花。明朝知是天中節，旋刻蒲蒲好辟邪。

宮詞

花裏宮鶯曉未啼，千牛仗下報班齊。銀袍五百趨龍尾，天子臨軒賜御題。
洛陽新進牡丹羞，種在蓬萊第幾宮。壓曉看花傳駕入，露苞初坼御袍紅。
一片桃花一片春，夜來風雨落紛紛。多情更逐東流水，還作高唐夢裏人。
碧桃花下試琴棋，誤算籌先一著低。輸卻銀鈿雙翡翠，可勝重勸玉東西。
燕去燕來開白晝，花開花落送黃昏。年年好景春風好，夢裏鉛華濕淚痕。
侍童歸來步玉階，試穿金縷鳳頭鞋。階前摘得宜男草，笑插黃金十二釵。
瑤臺夜滴金壺露，水殿涼生玉枕風。臥看星河歸閣晚，月斜疏影轉梧桐。
簾旌風捲綠波流，綉扇紅鴛五綵樓。撮角茶牀金釘枕，暗花香印錦紋頭。

臨明一陣梨花雨。夢隔珊瑚斗帳明。後苑樂聲催引駕。春衫初試覺身輕。
燕子初來語更新。一聲聲報內家春。遙聞春苑櫻桃熟。先進金盤奉紫霞。
盆山高疊小蓬萊。檣栢屏風鳳尾開。綠繞金堦春水闊。新分一派御溝來。
內苑宮人學打毬。青絲飛控紫驄嘶。朝朝結束防宣喚。一樣珍珠絡轡頭。
夜深獨倚欄干角。玉笛橫吹弄月明。餘響度雲無處覓。人間聞得兩三聲。
新學琵琶曲破成。仙韶第一已知名。朱絃未落黃金撥。玉腕先開動劍聲。
太尉眠桃破敵迴。腰垂金帶入關來。殿前獻壽天顏喜。花覆千官拱御杯。
元夕星燈照露臺。六宮歌吹出雲來。夜深翠盤歸金殿。十里迴廊錦帳開。
後苑歸來月上初。天歌吹引下鸞輿。春風料峭餘寒重。猶索金函覽奏書。
金雞竿下龍旂動。萬國華夷拜冕旒。十二門開傳詔急。祥雲捧日在樓頭。
數騎紅妝曉獵還。銷金羅襪鑲金環。伴伴走馬穿花過。拂拭雕弓對御彎。
晚來東殿放笙歌。外院池亭得暫過。深炷爐香登月榭。欄干西角拜姮娥。
中宮賜雪玉成堆。潤露堆寒冷照空。三十六窗明月夜。姮娥渾在水晶宮。
兩班齊賀玉闕清。新奏熙州曲破成。寶鼓連聲催催遍。內人多半未知名。
內庫新函進御茶。龍圖春足建溪芽。黃封各各題名姓。賜入東西兩府家。
博士當年教玉筍。六宮誰敢闕新聲。如今舊曲無心理。寶柱一行秋塵橫。
宮人捧硯隔香案。一幅春銷展素霞。玉筍彎環題御篆。風雲金殿起龍蛇。
銀盆著水瀉殘蟬。馬嚼銜聲立兩行。齊上玉臺隨仗列。粟金腰帶小牌方。
三殿飛雲紫綸開。風從天上送春來。諸藩玉帛朝元日。齊獻南山萬壽杯。
黃昏鎖院聽宣除。輸長平明趁起居。撰就白麻先進草。金泥降出內中書。
魚藻宮中淑景長。鴨頭新水御池塘。奇花深院門門閉。繡轡春風漏洩香。
石刻蛟螭扶繡柱。金盤龍鳳走雕甍。萬年枝上流鸞囀。屏掩春山夢不成。
紅濕春羅染御袍。透簾三丈日華高。金針玉尺裁縫處。一對盤龍落剪刀。
內家宜賜生辰宴。隔夜諸宮進御花。後殿未聞公主入。東門先報下金車。
端午生衣進御牀。綉黃羅帕覆金箱。美人捧入南薰殿。玉腕斜封綵線長。
還進仙韶第一人。纔勝羅綺不勝春。重教按舞桃花下。只踏殘紅作地相。
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散。踏落殘英滿地紅。
七寶欄干白玉除。新開涼殿幸金輿。一溝泛碧流春水。四面瓊鉤搭綺疏。

山樓彩鳳棲寒月。宴殿金蟬吐御香。蜀錦地衣呈隊舞。教頭先出拜君王。
天外明河翻玉浪。樓西涼月湧金盆。香銷甲乙牀前帳。宮鎖玲瓏閉殿門。
西風吹葉撼宮梧。早怯秋寒著繡襦。玉宇無人雙燕去。一簪新月上金樞。
夜寒金屋漏烟飛。燈燭分明在紫微。漏永禁宮三十六。燕回爭踏月輪歸。
曉吹翩翩動翠旗。爐烟千疊瑞雲飛。何人奏對偏移刻。御史天香隔繡衣。
金井秋啼絡緯聲。出花宮漏報嚴更。不知誰是金鑾直。玉宇沈沈夜氣清。
內庭秋燕玉池東。香散荷花水殿風。阿監採菱牽錦纜。月明猶在畫船中。
東宮花燭綵樓新。天上仙橋不鎖春。偏出六宮歌舞奏。姮娥初到月虛輪。
紗幔薄垂金麥穗。簾鉤纖掛玉蔥條。樓西別起長春殿。香壁紅泥透蜀椒。
翠華香重玉爐添。雙鳳樓頭曉日暹。扇掩紅鸞金殿悄。一聲清蹕捲珠簾。
金作盤龍繡作鱗。登冰樓閣禁中春。君王遊獵來遊幸。風月橫秋氣象新。
清曉自傾花上露。冷侵宮殿玉蟾蜍。蟬開五色銷金紙。碧瑣窗前學草書。
翠細帖幡輕如笑。玉鳳雕釵鼻欲飛。拂曉賀春皇帝閣。綵衣金勝近龍衣。
瑣聲金鑿閣門環。簾捲珠簾十二間。別殿春風呼萬歲。中丞新押散朝班。
雞人報曉傳三唱。玉井金鈴轉轡輪。烟引御爐香繡殿。漏籤初刻上銅壺。
御案橫金殿檻紅。扇開雲表露天容。太常奏備三千曲。樂府新調十二鐘。
宮女薰香進御衣。殿門開鎖請金匙。朝陽初上黃金屋。禁掖春深晝漏遲。
三月金明柳絮飛。岸花隨草弄春時。樓船百戲催宣賜。御聲今年不上池。
內人稀見水鵝雛。爭學珠簾帳殿前。第一錦標誰奪得。右軍輪卻小龍船。
夜色樓臺月數層。金猊烟穗繞輕籠。重廊曲折連三殿。密上真珠百寶燈。
天門晏閉九重關。樓倚銀河氣象閒。一點星銜垂絳闕。五雲仙仗下蓬山。
禁裏春濃蝶自飛。御書眠處弄新絲。碧窗盡日教鸚鵡。念得君王數首詩。
蘭草深宮玉檻前。青蒲如箭若如絃。不知紅藥欄干曲。日暮何人落翠鉤。
太液波清水殿涼。畫船驚起宿鴛鴦。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御座垂簾繡額單。冰山重疊貯金盤。玉清迢遞無塵到。殿角東西五月寒。
春心滿被花邊滿。曉夢敲回禁裏鐘。十二楚山何處是。御樓曾見兩三峯。
博山夜宿沈香火。帳外時聞暖風聲。理道從頭新上曲。殿前龍直未交更。
春殿千官宴喜歸。上林芳杏報花時。官轡旋趨新戲曲。學士爭吟應詔詩。

釣綠沈波漾採舟。魚爭芳餌上龍鉤。內人急捧金盤接。攪刺紅鱗未休。
意柱香銷燭影殘。御衣薰盡徹更闌。歸來困頓眠紅帳。一枕西風夢裏寒。
東宮降誕佳辰。少海星邊瑞雲。中尉傳開三日宴。翰林當撰洗兒文。
金鉉畫角警場開。天子南郊玉輅來。十里青城遙北望。綵雲宮殿月樓臺。
鼓角三更夜奏嚴。夕簷清廟宿重簷。殿前太尉橫銀仗。指點金盆御水深。
豐輿昨夜宿郊壇。月淡風低綵內寒。密寫錦金紅榜字。宮中日日報平安。
禁籞春來報踏青。御池波漾碧連輕。內人爭送鞦韆急。風隔桃花開笑聲。
露井銀牀凍不收。深宮花暗曉鶯愁。殘紅滿地無人掃。一半隨風落御溝。
昨日龍輿幸寶文。宸毫金軸展風雲。前朝御印從頭拆。重整牙籤甲乙分。
盤龍新織翠雲裘。檢點黃封玉匣收。防備秋來供御著。金箱捧入曝衣樓。
十三垂髫碧螺髻。學舞經年後苑中。近日昭儀抄姓字。一時宜撥入東宮。
內庫從頭賜舞衣。一番時樣一番宜。才人特地新裝束。生色春衫畫折枝。
黃金掌上露華稀。朝退君王索畫遲。到得經筵春講罷。海棠花影數移移。
禁庭漏促斜沈月。殿燭光寒未捲簾。御杖催班元會集。牙牌先入奏中嚴。
焚香重煖舊黃衣。恐怕朝陽進御遲。禁鼓五更交早直。歸來還是立班時。
素英飄洒作宵寒。一寸金花燭淚殘。連夜對香宜兩府。平明謝雪到齋壇。
盡日間窗賭選仙。小娃爭覓倒盆錢。上簪得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
麗日祥烟鎖禁林。櫻桃初熟杏成陰。年年翠輦來遊幸。花落春宮一寸深。
夕宴中秋醉廣寒。閨風銀闕鎖三山。美人半夜歌明月。聲在玉壺天地間。
新供御馬可曾騎。青鬃連錢碧玉蹄。每到殿前祇候駕。金鞍卸下不聞嘶。
六龍觀稼奉宸遊。齊賀豐年薦麥秋。後苑宴回卿相出。內官金合送來遶。
大家裝著關時宜。獨自尋常拂淡眉。爲染淺黃衫子色。金盆添水看鵝兒。
簾搖翡翠金風晚。瓦濕鴛鴦玉露天。秋殿曉開重九宴。內人爭貼菊花鈿。
崇文院裏勝蓬萊。繡柱扶天祕閣開。典籍校讎三殿外。圖書多出禁中來。
六宮春色醉仙葩。綺戶沈烟望翠華。琥珀盤生山芍藥。絳紗囊佩木香花。
花外欄杆壓翠簷。水邊金閣半垂簾。內砧敲月黃昏後。坐覺寒風一倍添。
十年一住廣寒宮。雪戀歌聲情繞空。長愛惜花花下唱。袖和金縷怕春風。
雪晴鵲鶴樓邊月。風落昭陽殿後梅。爐炭炮消香獸暖。獨拈香箸撥紅灰。

花香著葉藏蜂窠。柳影拖金入瑣窗。舞罷曉鸞無奈雙。認歸梁燕卻成雙。
玉兔何年上月宮。夜間擣藥特無蹤。神丹不老姮娥髮。乞取刀圭駐玉容。
畫車成窰杏子青。夜間禁漏曉聞聲。吹回一覺昭陽夢。帳外春風太薄情。
迢遞金盞漏水長。輪更傳點報君王。諸宮各進時新果。盡著龍牀駐夜香。
殿下排場擊土牛。君王玉仗久遲留。內人爭卜宜春喜。奪得金泥各自收。
千年一偶聖人生。豈特河清海亦清。瑞應固宜流樂府。行看絲竹有新聲。
沈烟搖碧透金鋪。密下珠簾錦玉壺。近賜趙昌花雀障。卻嫌崔白芟荷圖。
小雨霏微潤綠苔。石欄紅杏傍池開。一枝猶向銀瓶裏。捧進君王玉殿來。
奉安真宗皇帝御容于壽星觀永崇殿導引歌詞
憶玉清景繁盛極。當時千古事難追。漢家別廟秋風起。空出奉宸衣。三山浮海日輝輝。羽蓋共雲飛。靈宮
舊是棲真處。還望玉輿歸。

華陽集卷七

奏狀

謝宜召入院奏狀

今月十二日。翰林待詔李九思至臣所居。奉宣宸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仙局遣使。甫馳及于窮處。詔檢
飛文。遽進登于內署。名因簡過。幸與婉深。伏以極儒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平。
故與游北門。絕貴前代。居則裁深厚之訓。進則奉清閒之喜。榮容溢延。以汗嚴從。如臣稟生孤陋。涉學淺
蕪。夙陶聖化之曠。偶點士英之級。代言西掖。空驚五載之遷。進讀露門。未袖一言之補。忽召更于詞禁。益
陪侍于天光。而臣學疏不足以覽帝諒。知短不足以經國論。徒荷君遇。瞻允師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講
治道之隆。廣人材之育。使驚乘不視。或鼓長途之驅。由橫劍而丹。尙增大廈之觀。臣敢不勵教素業。勉蹈
清修。炳文章之風。已屬漢功之美。歌日月之盛。惟知聖德之逢。雖替廢捐。何酬覆露。

謝啟設奏狀

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設啟者。禁署詳延。聯聯密從。君庖飫賜。載荷豐恩。榮極備紳。愧驚魂幹。竊以詞
翰之苑。拱宸極以敬。典與之篇。象漢文而乎。雖近古之選。雖才至精。伏念臣早遭熙辰。誤躋異等。曩更

書殿之直旋預掖垣之游。願無瑣辭。參被鴻藻。遽被使報之召。復陪浴殿之趨。猶啓詔筵。併融朝渥。衆瞻程妙。獲均平樂之歡。列俎薦珍。更識蓬池之味。寵深効淺。感集懼并。徒藉藥捐。以申論報。

謝賜對衣金帶鞍轡馬奏狀

伏蒙聖慈賜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進聯內苑。宴冒禁游。拜賜嚴輝。併膺蕃數。揣躬之薄。願寵以驚。伏念臣蚤以謏能。摩寸峻級。紉文東觀之秘。裁訓右垣之清。曾微職勞。取稱朝遇。誤荷帝宸之采。擢更詞禁之榮。申衍殊私。載加優賚。緋衣且煥。煥珍帶以紆華。乘馬既良。駉交鑣而駕駉。驟豐幽薌。增貴最軀。願慙稽古之所蒙。大懼在梁之不稱。誓輸忠懇。仰答覆容。

又

兼職禁塗。頒恩御府。榮祿常分。梓集丹衷。竊以勞大者得爵尊。名隆者與器重。時則加以衣服之美。錫之車馬之蕃。矧參秘殿之延。尤異暖林之選。而臣頃緣孤學。遂際昌期。空更二禁之游。固乏一言之補。方坐虞于顯黜。乃復置于清聯。貢篚分珍。被帶鉤而兼寵。飛龍授駿。驚鑣鑒以增華。曾無庸誠。誠爲非稱。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深全物。禮厚使臣。特時積日之勞。俾濫章身之寵。蒙天地之施。偏僕何安。報國家之心。靡捐曷補。

又

應召嚴屏。頒恩御府。揣躬何薄。願寵以驚。伏念臣蚤以謏能。處于詞級。誤荷三朝之采。通更二禁之榮。敷潤大猷。素無東里之學。進承密旨。深入玉堂之游。而復申衍舊儀。加膺蕃數。衣從上緒。煥珍帶以紆華。馬出內閑。駉交鑣而駕駉。爲駉林之絕儼。及幽薌以知豐。願慙先儒稽古之勤。誠懼詩人彼其之刺。誓輸忠懇。仰答覆容。

謝史院賜筆墨紙奏狀

伏蒙聖慈以臣提舉修國史。特降中使。賜臣筆墨紙者。使輟馳命。御府頒珍。拜賜爲榮。撫躬何處。竊以自古有史。維材之艱。蓋祖功宗德。其來也濇長。而天高日升。不足以健議。故雖筆削之法。得其士直之餘。然臣任事之久。而力已疲。向年之暮。而學益落。深惟論議之重。屬在典司之能。自視何工。而獲嘉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尊先烈。禮厚時髦。既寵以優詔之華。又將以文房之寶。無馬遷之作。但窺金匱之書。非子雲之才。亦被石渠之賜。姑遲成于大典。庶少答于誤恩。

謝史院賜器幣奏狀

伏蒙聖慈以臣提舉修國史。特降中使。賜臣銀器一百兩。衣著一百匹者。使及私門。寵將御簞。光榮燭外。愧仄登中。伏念臣本起寒生。遘登幸席。既無能而冒錄。況已老而逢衰。方皇帝陛下。羣義黃上世之書。紀仁英兩朝之迹。垂精大典。追維先猷。適命臣愚。爰承人乏。蓋聖功煥燿。自傳信于無窮。而朴學迂疏。終懷

慙于有補。未施寸技。更竊殊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好古之風。敦述先之志。申念編劇之始。有加賜于之常。義不敢辭。才與無稱。屬書東觀。願素業之未忘。被賜上臺。誠深恩之所自。誓公良法。仰答覆容。

謝賜錫慶院乾元節齋筵奏狀

伏以孝承大德。有赫受天之符。祥發星樞。於昭誕聖之序。需雲示惠。浹均煦。恭惟皇帝陛下。仁覆羣元。化濟遠古。履乘離之首氣。紀出震之昌期。迴天揖于朝宗。交鄰歡于聘玉。稱觴爲壽。難罄頌堯之深。合樂于庭。更阻在鎬之集。臣某等慶逢昭旦。任列鴻司。猗皇德以既優。誓捐勞而何補。

謝賜譯經院開堂御燕奏狀

伏以赤精馭統。有開鳴社之期。竺館繙經。或暢妙靈之蘊。龍申嘉燕。榮浹近司。恭惟皇帝陛下。抄妙道之筌。護真誠之教。唱文百法。特盛驚峯之傳。覺衆千迷。更踰麟德之論。勝因所輔。皇歷是資。臣等參秉台衡。預研宗旨。曲霑君惠之渥。永祝帝齡之長。

又

伏以斗樞發耀。慶千齡之盛期。海藏繙經。資三諦之殊福。保鴻寧于帝御。覺衆慧于迷途。法自五天。甫集真文之妙。詔傳九陛。更叨需燕之榮。臣等冒寵柄司。預遊竺館。仰罄後天之祝。參閱諸佛之筌。玩繹非工。恩慈踰厚。

謝賜上巳御燕奏狀

時惟暮春。節屆元巳。詔開祕館。龍會華紳。恭惟皇帝陛下。廣君覆之仁。厚臣鄰之禮。屬嘉辰之修禊。命慈燕于靈雲。天沼迴波。景絕華林之勝。羽觴流座。歡逾曲水之遊。臣等夙際休期。階榮近輔。匪藉涓銖之補。徒懷醉樂之私。

謝賜入伏早下奏狀

伏以四序流陰。三庚應伏。時屬炎威之熾。詔於官府之煩。恭惟皇帝陛下。恤物推仁。順時布令。曲降使貂之諭。載錫禁苑之勳。入以率朝。既識舒長之刻。退而靜事。更陶熙盛之風。

謝賜年節御燕奏狀

伏以治洽丕期。慶崇上日。燕示皇慈之渥。禮優近輔之榮。萬國獻珍。已盛西都之會。羣臣卜醉。更逾湛露之時。環視眷私。永肩忠報。

又

伏以帝運重休。歲元更始。寵及使貂之命。燕頤玉醴之慈。春物嚮華。已遶登臺之樂。朝歡多洽。更榮在鎬之逢。永膺殫忠。仰酬鴻施。

謝賜喜雪御燕奏狀

伏以塞爾適中。飛雲布。誠感上靈之瑞。燕盼近輔之慈。德產之萌已著。豐年之兆豫臻。幸樂君庖之飫。更榮聖日之逢。

奉太皇太后靈駕到陵下奏皇帝狀

謹從靈駕。今月二十九日。已達永昭陵下宮。奉安一行。並獲安寧者。躬陪仙御。初戒陵宮。行卜休辰。以襄大事。恭以大行太皇太后。宸闈四紀。寶冊未登。當嘉祐顧託之初。有定立先帝之策。方治平諒闇之際。有祗復明辟之書。逮扶嗣聖之興。鴻惟太母之重。陰功惠及于三世。上壽宜過于百年。邦禍靡聞。忽下過音之制。人情大憤。莫攀上瀆之遊。望五陵之佳城。合九壤之勝地。羣靈孚佑。無風雨滲涼之艱。百執順祇。無兵衛誰何之犯。此蓋皇帝陛下。永懷追遠。盡志飾終。恭事寢園。雖勉循于遺訓。講陳厥衛。蓋多及于闕文。臣忝帥屬司。奉行謨命。獲免曠罔之咎。盡繇憲度之明。瞻望闕庭。臣某無任。

陵名奏狀

伏以漢營霸水。曾不改其舊川。唐下醴泉。遂終藏于去劍。緬追故事。並見嘉名。恭惟大行皇帝。道與天同。才非世出。振易邦制。規恢三代之模。作新帝文。博盡六經之學。未勒金泥之檢。蓋驚玉几之言。占龜洛之勝區。得鳳臺之吉兆。行義大事。固有神靈之扶。垂裕萬年。永爲子孫之利。大行皇帝陵名。伏請爲永裕陵。

南郊乞姪仲卿恩澤奏狀

祭重于郊。方舉報天之禮。恩加在位。特開延世之科。臣有親姪仲卿。蚤越冠年。粗親師訓。僅獲需于一命。其圖報于終身。

議貢舉庠序奏狀

古之取士。莫不卽之以鄉里。致之以行藝。然後實與之。故得純明樸茂之材。咸爵之于朝。今天下雖有學人。率多游放。未盡得士著之士。教授者又無訓導之科。每下詔京師增補監員。不可勝數。使飭身勵行者。與不肯盡然而並趨。將何以別焉。請選置天下學官。能京師增補監員。盡命歸就本貫。凡薦送。俟有司攷定。命長吏發其名氏。參以行實而高下之。若素無檢者。皆得以斥去。今既三歲設科。以大較羣士。亦當問令諸道。搜訪高行之人。庶幾遠近無遺材。又諸科徒專誦數之學。無補于時。請自今。新人毋得應諸科。皆令習明經。不數舉聞。可以盡革其弊。若乃貢舉。以詩賦策論取人。蓋自祖宗以來。收攬天下豪俊。莫不用此。臣不敢輕議。

舉人免解奏狀

臣伏見貢院自貢舉詔下。屢有舉人陳狀。稱會預逐處文解。後值疾患。及服式。不曾就省試。攀援過省舉人。體例。乞免解本院勘會過省舉人免解。近歲以來。始于權貴子弟。因而啓例。切緣身被服制。及病患。自不能隨赴殿試。今若便免解并省試。誠爲過幸。與曾被鄉薦之人。理同而恩異。致援此者多。欲乞今後。

應舉人以服以疾不及引試御前者。只與免將來文解。其應舉人亦乞做此。

諸科間經義奏狀

臣竊以有唐取士之法。雖有數科。然當時士選之盛者。惟明經進士而已。蓋明經先問義而後策試。三試而皆通者爲得第。其大略與進士等。國家比試諸科。既不明經義。又無策試之式。但能精于誦數者。卽舉以中選。是豈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哉。前詔禮部。令諸科終場日。于本經問大義十道。九經五經。只問大義。茲誠國家推廣教道。將令士者悉以明六經大法之歸。固不專于記誦之功也。臣已著之于條。然慮議者以謂難于猝更。猶欲安習前弊。伏望朝廷豫戒有司。永以遵守。

進士諸科名額奏狀

臣竊惟貢舉之法。盛于有唐。自貞觀訖于開元。文章最盛。其較藝者千餘人。而所收者無幾。咸亨上元中。嘗增其數。然無及百人者。國初取士之科。大抵皆襲唐制。暨太平興國中。始大擢貢士。其後遂以益廣。無有定數。故自近年以來。官吏擢濫。溢于常員。甚非國家取人之意。前詔禮部。應進士諸科奏名。皆以四百人爲額。茲誠聖慮所欲革仕進之弊。而敦治原之要也。臣愚伏慮將來羣士至闕下。一有搖搖。而言者輒議衝改。伏望宸旨。申飭有司。固令遵守爲定式。

進郊祀慶成詩引狀

臣伏思前代帝王盛德之事。當時皆形于歌頌。載之金石。以永無窮之傳。恭惟皇帝陛下。御天欽明。孝心祗順。遇仲冬吉巳。郊見上帝。齋戒之暮。神光交燭。樵蒸鼎上。福瑞如山。雖古寥闕之典。豈足擬盛于今哉。臣備員禁掖。獲觀熙事。其敢無辭。以揚國家之鴻休。謹齋沐。撰成南郊慶成詩一首十韻。浼塵天聽。臣無任皇灼戰汗之至。

又

臣竊慮禁林舊矣。自惟孤陋之學。不足以發揮朝廷事功。固已爲恨。茲者。伏遇皇帝陛下。肇禋于南郊。而臣幸得贊上。儀終熙事。神靈祗歆。諸福來下。其敢無辭。以揚萬世之休哉。謹齋戒。賦成詩一章十四韻。繕寫進呈。上冒宸覽。臣不勝戰汗之至。

舉王安國奏狀

臣竊觀漢之取士。非一路。每詔郡國。舉茂材。孝廉。與夫文學之高第。又令丞相。御史。採賢。樸敦厚。謙遜有行者而舉之。間有災異。又博采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人。漢所以同風三代者。無異術。特以得人爲盛爾。伏見應茂材異等科。王安國。翰林學士安石之弟。行義純茂。而學足以明先王之道。其少已自高。恥與天下士出入場屋間。況肯晚同門薦兄弟。以苟一時之進哉。今年將四十。身不得廟臬衣之列。行與陛下之民老于太平。士大夫咸爲惜之。夫三歲一詔貢舉。而實學者未必盡得。制科所得。又不過一二人。豈若博

取面廣牧之。若安國者，僅得間有所牧，不亦爲明朝得人之慶乎？伏望特許如王回、孫抃、黃君俞等例，除一恩命，且令于國子監講解，以試其長，或不如所舉，臣當坐冒聞朝廷之罪。

除翰林學士舉官自代奏狀

蒙恩特授翰林學士舉官自代者臣伏見尙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韓絳士林之英國器之寶風節足以厲俗材謀足以經邦願回詔旨庶協公論

除兼端明殿學士舉官自代奏狀

蒙恩授兼端明殿學士。擢官自代者。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柬之。孤風表俗。厚望端朝。久同侍
于禁庭。未見榮于秘殿。若臣材薄。終累甄明。願同寵于詔聲。庶協休于國論。

除翰林學士承旨舉官自代奏狀

蒙恩特授學士承旨。舉官自代者。臣伏見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范鎮博學有文。秉節據正。不以夷險易其操。不以進退累其心。俾之代臣。實允公議。

免修起居注奏狀

竊見八月中特除何中立呂濬知制誥臣與韓綜並命修起居注是時議論外騰呂濬尋露章自辯既朝指降線羣疑釋然其後數日復開造端設勝之人欲相汙染反謂臣忝茲恩命亦緣于請緣臣廉玷陛下科甲九年于茲身與世孤在朝無纖芥之助今一罹謗語誠恐立身清朝溘不得自明廟堂深嚴臣實不知詔除之繇雖欲不言勢不獲已伏望陛下察臣孤危如向來果有私託之因願尋究其所從來付之公行庶幾事理明白其同修起居注之命臣卽不敢當伏望朝廷追寢使臣免爲羣小所陷冒犯宸扆臣不勝待命萬死之罪

免兼侍讀學士奏狀

臣伏念昔之進讀路門必詳求博學碩德之士使日敷經術于上前庶聰明之益有所發道藝之益有所廣也臣自惟孤陋之分塵于禁林而文章器業不足以補朝廷矧可復冒經席之選哉臣是以聞命而不敢安也伏望陛下更采摭薦以輔聖學其告敕卽不敢祇受臣不勝竢命兢皇之至

免兼端明殿學士第一奏狀

今月五日、蒙宣至養珠殿面諭、除臣兼端明殿學士者、竊以端明殿學士、自昔班翰林學士之上、以得入侍殿中、最爲貴近、故非碩學重望之臣、未始預選、今臣起于孤賤、已點兩學之職、自惟文章器業、不足補朝廷、方日俟退黜、不謂皇帝陛下特出宸衷、親論執政、更加此命、臣雖知遭逢陛下、爲千載之榮、然臣重願庸陋、無名冒職、是以雖犯鼎鑊之戮、而不得不辭也、伏望陛下、矜憐舊臣、俾全愚分、其除端明殿學士、特賜寢罷。

第二奏狀

臣近蒙恩除兼端明殿學士、管具奏辭免、奉聖旨不允者、竊以賞罰者、上下之所共守也、故賞不當則立功者怠、罰不明則爲惡者苟免、維是二柄、豈特上欲持之必公、蓋臣亦望其不私也、臣不佞、屢于禁林舊矣、自陛下躬履政事、凡朝廷之所更張、間得預議于有司、方將革冗官、損幸職、而臣于此時更竊無名之賞、將何以率先其下者哉、臣非不知陛下臨燕坐、發德音、庶幾有以寵臣、而臣愚計之、恐非所以爲之觀也、伏望陛下慎賞罰之大公、念孤危之易毀、儻得安于常分、猶過被于深仁、其端明殿學士終不敢祇受、

第三奏狀

臣奉敕書仁宗皇帝御製之碑及碑成蒙陛下獨于兩制中召臣至紫珠殿坐上傳宣中書令除臣兼端明殿學士臣聞命之際愧汗交集竊意陛下感念先帝述作之文因以覬寵加臣然臣以書碑之事乃一待詔所能臣固無狀猥點侍從兩朝夫以一待詔所能加一殿學士之職僭議者之見及是則上辱先帝之遺命重累陛下之異恩臣是以至于輟食忘寢而不自安也今臣稽違君命而不受法當得罪況辭之不可止乃陛下初欲推恩而終使臣得罪也伏念宸慈特賜收還告敕臣不勝隕越之至

依御批授翰林承旨奏狀

適奉御批已除卿承旨。命下便可祇受。蓋出朕意。臣竊惟此職。朝廷素以待年德之臣。而臣名望素微。恐不足以進承密旨。首班近臣。方欲削章陳避。而蒙陛下過賜教諭。臣何勝瞻遇之隆。來日便于閣門承命。

華陽集卷八

剖子

奏爲今登歌之樂闕一音劄子

臣聞昔之作樂以五聲播于八音調和諧合與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于人心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臣獨怪今升歌之樂有鐘金也有磬石也有琴絲也有簫竹也有笙匏也有壎土也有鼓革也而八音不完夫所謂祝敎者聖人所作用以著樂之始終豈顧容有缺耶亦嘗緘迹國朝以來議樂之文蓋莫究其所失之因且樂莫隆于韶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又曰下管鼉鼓合止祝敎孔安國以戛擊是祝敎之用既下而擊鼉知鳴球與祝敎之在堂故傳曰舜堂上堂下各有祝敎也今陛下躬祠明堂並侑之瀆又將以真至樂之和臣願詔有司考古而增定之取進止

乞施行審官院敕劄子

臣伏以士之流品繁之審官重矣。天下任官之數有限。而入官者日益以滋。既不能徧覈材之能否。而上下之故。一以資格定其藩郡壘邑。至于監臨所入。與夫歲月考課所遷之法。其用不足以周其弊。而又或

至于數易。然則法者。豈朝廷所以過主之本意哉。蓋制疏而事難附。文煩而理或蔽。恐更得因緣而生姦也。顧其勢當易。今將審官院皇祐一司。欽至嘉祐七年終以前。續降敕制新舊計一千二十三道。承詔研精。越于再歲。且遠近之資。不可逾俾者。或終營以便地。實難之律。不可回執者。或輒變以奇請。誠疑前令之失中。後文之惑義。今則更訂之。當刪繁就簡。或糾遺于舊篇。或析要于新格。取整斥依違之論。或繁齊同異之門。科指較然。自以爲有司之成法也。夫法既立。不思不能以自守。儻或弊容間生。制因事故。則是害也。豈特從而改之。又將視前日之可盡易也。可不慎哉。其新編成條貫并總例共四百七十六條。爲五十卷。委得允當。謹隨狀進呈。如許頒行。欲以嘉祐審官院編敕爲目。仍乞卻降付本院。修寫成冊。送中書用印。下院遵守施行。取進止。

乞續修國朝會要劄子

臣伏見國朝會要。凡朝廷檢用故事。未嘗不用此書。然上修至慶曆四年。其後事迹。恐歲久不修。浸成滯。又當時欲欲成書。及欲廣其部帙。故其間尚有遺事。而所載頗多吏文。恐不足行遠。欲乞選差官下史院。自慶曆五年以後。續修至熙寧三年。其舊書因而略行增損。庶成一代之典。取進止。

乞移皇地祇及感生帝舊宮劄子

臣近奉差祠地祇及感生帝。其逐處舊宮。各去壇四里以來。每至行事。先詣壇下點饌。此則禮料赴神廚辦具。復至祠所。而執事者頗甚難。非惟樽羹豆蓬。冒犯塵土之氣。兼雨雪望祠。又無放近壇壇之意。甚非國家所以尊神嚴祀也。臣欲乞下太常禮院。相度其兩處舊宮。並移于本壇之側。以便祀事。取進止。

奏乞李東之致仕增俸劄子

臣等伏見太子少保致仕李東之。久在經筵。今引年得謝。而清風孤節。可以表厲朝廷。臣等竊聞。致仕官月俸。例給見錢一分。東之之歸。族大而家最貧。恐不能以自給。又故事。經筵之臣出外。皆有所賜。而近歲未有致仕之例。亦恐不。並願宸慈。特出異恩。以稱優遇耆學之意。取進止。

請對天章閣劄子

臣等昨日嘗奉聖旨。審處瀘州邊事。仰遵睿畫。在于事機勢不可緩。如韓存寶朝夕奏到。果輒退軍。欲望特賜召對天章閣。更處分。取進止。

請對劄子

臣等前此兩日至慶壽宮。移班奉慰。伏見陛下。摧泣過常。殆非人情之所能勝。羣臣相顧。憂至變色。竊惟易月之制。已及外除。陛下致哀無窮。經杖未去。恐非先王近中之道。臣等久不奏事殿中。十七日禪祭之後。望略賜對。使臣等得以奉還遺訓。而釋聖懷。臣等不勝區區愛君之心。取進止。

乞令百寮早赴起居劄子

臣伏以霖雨以來。遂以彌月。陛下思答天誠。日焦勞于丹禁之中。然外廷之臣。久不瞻視清光。況城中車馬已通。今尙未聞放朝。臣愚竊恐。恐四方。欲望陛下。下一御大昕之朝。庶幾發清明之德。弭陰沴之變。則中外抃其。取進止。

乞罷勸諭劄子

臣前爲南郊禮儀使。竊見乘輿所過。門必勸諭。然後出入。此蓋本天子師行故事。大駕既動。禮無不備。及入景靈宮太廟。則恐不當行勸諭之禮。伏請下禮官考詳。如別無禮意。宜從罷去。取進止。

論蘇頌等封還李定辭頭劄子

臣伏見。近日除李定爲臺官。自宋敏求封還辭頭後。蘇頌等相繼不肯命詞。蓋謂近制未有自選人除臺官者。今上還除命。至于六七。頌等雖欲命之。勢不可得。竊恐論者以謂天子之命其臣。至于不能使命。不逐頌等。不足爲朝廷。臣則以爲不然。且頌等職在侍從。豈有輒拒君命之禮。蓋事下有司。亦欲共守陛下之法爾。況舍人院自有封還詞頭故事。今守其官者得罪。是則使人不可以守官也。頌等既被責。定得爲臺官。當亦有不安心之心。萬一後人與諸命者。猶引嚮來之議。豈能盡責之。頌等非不知命詞則安。不則危。而能固守之。亦不易得。雖然。此事蓋亦難處。陛下若恢天地之度。而與兩全之美。莫若今日且除李定一京官。明日除臺官。則頌等豈敢有他說哉。取進止。

薦邱與權劄子

臣伏以求治之朝。而翰墨之臣。無以急于薦士之補也。伏見福州閩縣主簿。邱與權。景祐中有聲科場。自爾二十餘年。困于州縣。然孤潔自遠。不能苟合于當途之人。觀其藝文優深。議論純正。竊謂遺時右文。宜見收采。臣今保舉堪充國子監直講。如經擢用。犯正用已。臣甘同罪。取進止。

薦鄭叔熊劄子

臣等伏見。試將作監主簿。鄭叔熊。素通方書。其術精密。昨三司使蔡襄奏。詔舉至京師。今乃罷去。且世鮮良醫。如叔熊者。少見倫比。兼嘗在太學舉進士。其于醫尤有持論。伏望朝廷。且留校正醫書。當有所補。取進止。

薦李微之劄子

臣伏見。諫議大夫李微之。相門之產。蚤探經術。前後累更寄任。而其治不與俗吏同務。昨差知鳳翔府。先帝知其名。特召對而遣之。近以疾求領南京。司御史臺。今聞疾已平。尙在陳留。未赴任。方朝廷急于用人。若微之者。可惜置之閒廢之地。望特出宸衷。試許入見。觀其議論可取。即與一要劇差遣。則微之既蒙省錄。當益盡補報之心。取進止。

薦康衡劄子

未積累天造之曲容。其敢自飾草莽之愚。以勸朝廷之聽。徒以沿世清緒。遭時上文。遇隨乘寶。當握盛際。有伯魚之志。止圖一見之榮。無賈生之才。敢期半夜之召。疏賤之親。任然不遠。伏望皇帝陛下。均燭理之明。懋孤學之邁。深維下情之壅。淺廣上聰之聞。第公車之薦。或誤中于乙覽。給上方之札。特許從于試賢。雖曲士之微。誠無補用之迹。而本朝之體。足長右賢之風。則臣千載蒙榮。萬死無恨。謹以所乘十軸。詣東上閣門。隨後投遞。以聞。

進國朝會要表

臣聞自古帝王必有興治之迹垂諸萬世而可法不在簡策乎唐有天下逾三百年制度文章可謂盛際貞元間蘇冕始爲唐會要其後崔鉉續之王渾復加補綴而一代之典修矣國家奮起唐季五代敗壞零落之餘規模闕遠聲昭無前尋我仁祖受命遷臣纂修本朝會要肇自建隆以來止慶歷四年成一百五十卷副在祕閣歲月遼深後事莫述皇帝陛下天縱神發惟所規畫靡不丕就聞者窮下明詔嗣恢前志命官以次添修十有二年始克成書續以慶歷四年止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總二十一類八百五十四門其間禮樂政令之大綱備物事爲之細目上自帝后以底臣庶內之朝廷施于蠻夷有關討論顧無不載其文至簡其事至詳助溟渤以會百川仰高明而包萬象稽參盡在推而易行豈止便遺訓故實之求抑亦備彙矩重規之盛臣預觀實作粗述前修惟禪部落之勳無益事辭之實干冒宸覽伏增愧懼

請皇帝罷謁太廟第一表代中書省

竊觀昭下太常以九月十二日于大慶殿行恭謝天地之禮前一日詣太廟者伏以王者反物始之報而適享于帝聖人極孝思之隆而又配以親然禮備者文必昭誠至則體或簡屬因時而展事敢緣變以鋪宜恭惟皇帝陛下迪畏天明紹休聖業比勞饒漫之慮至爽節宜之飭旋萬靈之豫祥甫皇德之凝粹適修三歲之祖更用季秋之良合邱澤之牲雖即明庭之薦執圭璋之灌肉躬太室之行且天地念生民之深時則錫九宸之福維祖宗懷繼統之重豈欲殫大略之勤況哀兩儀之臨陟三后之對足以陳籲冕之美達霜露之懷倘精意之上交固禮文之旁適臣等參持近柄預講儀儀復齋戒之辰願館神于禁幄親清明之宇宜收蹕于天衢佇可淵衷同符華騶

第二卷

近嘗拜章以大慶殿將行恭謝天地之禮乞罷前一日謁太廟者伏以升燎于壇既節徂郊之禮奉璋于室宜財假廟之文俞音未回筆跡猶鬱恭惟皇帝陛下膺純耀之烈撫休明之期蓋神勞萬務則氣或終和以德交三靈則福亦旋成念保綏于鴻業思昭謝于高穹適涓路寢之車以象圖邱之享泰盛方深璧玉華光方將陟配三后之靈導迎上帝之貺茲誠爲人子者孝之盡有天下者報之隆今復馳齋踵之戒

華陽集卷九

表

進所業表

臣聞三代之隆。至周而文物具。六國之季。遠漢而儒雅興。蓋御休明之期。必講希闊之務。故聖賢相與游。精于太平。而功業較然流光于無極。適及其會。以要厥成。夫士之所以修身。而樂趨乎時君之所以急賢。而期濟諸用。上下相望。古今一途。於昭我朝。能事盡在。遠覽當世。羣材並驅。竊伏自思。匪圖安待。恭惟皇帝陛下。中天紹命。若古凝猶。駁誦生于太和。撫萬宇于無外。爛然而睹王業。淵然而流化源。網羅天下。倫魁之賢。經緯王家。治體之具。外則州費兼建。以講勸乎藝文。內則辟海圓流。以充富于道德。兼廣數路。揭漢廷之休風。並張六科。暨唐室之高誼。精神相會。體貌相臨。至于兼軸而處中。授鉞而張外。還非此路。仕不爲稱。得人之隆。與古無愧。伏念臣稟生孤陋。陶冶醞釀。嗣先民之緒風。承一師之末學。法度之御。卒獲禽而少功。支離之形。視攘臂而無用。里閭湮沒。歲月困勞。偶登菑川之推。旋籍太常之奏。趨奉大對。獲脫容刀之軛。擢置上游。都念敝帶之見。一命補外。半符留中。歲漕舟車之衝。日率文墨之繁。道路迎送之所交錯。簿書期會之所放紛。職幾以墮。學養以落。而自解去下吏。被疾連延。趣還大廷。積日淹久。尙人言之。

祇太室之靈，竊恐靈之氣，涉于膏衣，與馬之昔，震乎天步，則非所以承祖宗之靈，來邦家之休，臣某等，冒榮化鈞，獲司典冊，文之所損，在于適時之變，且事不敢勉，誠以愛君之深，冀專並伯之處，願祈先期之鑒，倘平衆欲，是契天心。

第三表

近再露章，以季秋吉卯，皇帝恭謝天地，乞靈前一日，謁太廟之禮，未降會音者，伏聞三歲然後卜郊，惟王者能類于帝，七廟所以觀德，惟聖人能享其親，然禮之鉅者，古或異行，文以減者，今容參當，倘循時變之適，未參君德之休，恭以皇帝陛下，躬上主之委，接千齡之統，履天下之重器，統天下之內綱，深拱遠矜之居，獨垂靈應之靈，比積勳之干祐，旋敷福而執事，適涓季商，以肅廣殿，視天道之備，則最大報之修，惟聖奉之隆，則昭並伯之舉，迺先庚之昭，于萬大宮，以未明之期，爰飾齋幣，出中采齊之節，躬服大冕之章，且執豆鬴，尚虞獻力之誠，而登歌拜幣，肅穆接事之勢，況初造皇躬之和，復獲邦務之決，臣某等，是以入奉清燕，具陳三后垂愛之深，退節禮文，并上先王制事之中，今猶六飛調于天舞，萬衛昭乎君行，豈講廟之未精，曷謙畏之勝答，伏望皇帝陛下，收華策之靈，同至德之臨，明機象之獻不及周，則可以舉攝事之典，爾靈應之威無以達，則豈不對靈應之靈，冀念承基之難，終留格祖之靈，若然，則神靈降而來，願氣嘉美而下游，豈特昭丕事之成，實亦順羣生之望。

辭免奏知政事表

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參知政事，仍加食邑實封者，伏以過被朝輪，進陪國論，處非宜而自疚，寵適至而若驚，竊以崇建台司，仰撫天事，未有左右肅肅艾而百辟情，未有上下皆平成而萬物勝，故參政事之臣，莫重國家之選，苟容備位，茲謂空官，伏念臣，職不足過，材不足應，徒以養生之學，荷干里靈之知，潤色文章，久預遊于二禁，彌縫獻納，卒無補于一毫，坐淹華歲之陰，空點高門之地，加壯心之未折，復冀思而多病，猶妨賢駿之途，展巧江湖之守，敢圖休辭之下，更使嘉獎之承，無者既升，被指頂之金來，負而且乘，亦致寇之可虞，伏望皇帝陛下，歷選時英，公同邦漢，竊居高位，免素餐之是貽，還處故棲，雖白首之無恨。

辭免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伏奉制命，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者，竊以位當大任，已過出于上咨，命匪常類，誠職關于衆難，更宜始備，猶分難安，伏念臣，蚤以陋文，被于殊獎，閱三朝之白首，起四海之孤塵，晚預政途，旋尸宰枋，地爲非據，既虧巖石之瞻，知難自固，何補衮衣之闕，每驚嘉善，未報明恩，敢冒重于制輪，更陸華于授路，方皇帝陛下，修廢官之典，追盛古之風，作新華俊之才，於變黎元之治，獨觀昭曠，並會精神，豈幽容于至愚，能共濟于丕務，伏望皇帝陛下，致慎所與，調知乃誠，董任監者爲衆，督之歸，器近者有疾，願

之長，願上回于邦漢，庶下厭于師言。

第二表

需章待命，自驚異數之臨，批昭平文，猶聞會音之錫，敢再循于孤分，終仰冒于至神，伏念臣，獲事三朝，行使四紀，偶備更于辭禁，晚輒預于政途，屬遭辰之有爲，力躋世于大治，然弱羽不可以驚遠，短綬不可以汲深，鬼夙賤于位高，日忽逝而老至，顧形骸之凋瘵，加聽察之憤昏，屢求解于近司，將圖休于餘景，不謂止官之日，首膺加秩之除，況文昌貳令之崇，實宰司代工之任，以臨制于萬物，以師長于百寮，周雖備官而未盡行，唐僅成書，而不即下，一新監典，獨出明朝，僅容至近之材，必累大公之舉，伏望皇帝陛下，留致慎之術，懲難進之風，許停要機，更冊元老，庶下厭于羣望，將上當于天心，龍不私人，敢有繁縷之受，量之已足，免增積壓之憂。

辭免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第一表

伏奉制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仍加食邑實封者，伏以進職圖舊，恩豈可以妄要，實必及勞，義固難于空授，矧獎典外之澤，實畏人薦之榮，伏念臣，蚤會熙辰，誤攀曉軌，獲被大明之訪，晚躋近輔之班，白首立朝，無先容于左右，丹誠許國，惟自誓于神祇，然而勳不足以蓋過，我不足以勝劇，屬講合宮之事，有最上帝之靈，繼先王之聖心，斥羣士之邪說，高靈應而虛席，萬福充而昭庭，願臣總使于先朝，加臣繼平之首命，繼文階之新秩，雖客相之舊聯，名動四海之隅，位冠百僚之上，將何以應三王之丕治，圖一世之休庸，竊自省循，莫追起處，伏望皇帝陛下，念不移之愚守，追已下之渙文，欲寵之，無使祿過人，欲全之，無使望過衆，願九韶之奏，空驚海鳥之心，度一木之支，安副廟楹之用，願謀羣志，別命高賢。

第二表

伏以禮行合宮，惟聖人爲能盡孝，命降祖廟，惟王者爲能廣恩，肆承神之嘉靈，平漢字之曠澤，不圖異數，施及具臣，伏念臣，微生江湖，晚位廊廟，陪至神之典，運振歷古之靈文，祿賜材勝，每懼墮于天職，若將疾會，猶賴據于邦衡，方皇帝陛下，躬嚴配于崇鑑，致齋誠于太室，宗子奉事，過周家之盛時，六天並祠，斥瀆國之異說，臣雖叨使領，盡出聖訓，遠圖成于上儀，敢冒服于殊獎，伏望皇帝陛下，量賢愚之分，慎名器之公，庶下足知勸以勸民，上不取財而取國，且祭大者多神，亦既均受泰之祥，然器小則易盈，豈不懷履德之戒，輒重紆于確索，冀終反于渙章。

乞退第一表

臣珪言，智可自勉，則事庸於有餘，任以難能，則力窮於不足，矧竊乘于非據，宜審授於將順，敢瀝危衷，進于獻職，伏念臣，起家軍旅，遭世休平，過自飾于空愚，濫備更于華近，適幸聖圖之作，俾參農事之元，以至

審于師虞付以宰政方皇帝陛下振興法度收拾俊豪臣于此時曾何云補既無代天之妙用又鮮經國之智謀久積妨賢之譴曠空食之咎加之禍生于福過老至而疾侵妻逝女亡神殫形瘁一歷之瘼幾至如履變腫之唇莫能視物僅賴食于厚祿終孤負于明恩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忠無與阿惟知一心之事主察臣義有難奪不避萬死以捐身但嗟遘迫于衰邁自度已難于策屬願上還夫印綬期退匿于筋骸驢馬既疲空有君軒之戀社稷已難免遺國棟之羞

第二表

近上表乞解機務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批答不允者伏以善修身者爲能識義命之歸善事上者爲能潔去就之分故過則不苟于自得退而必知其所難再傾蟻蟻之誠仰冒乾坤之聽伏念臣學幾泥古識不過人布衣起于諸生白首窮于二禁會風雲之興運依日月之末光振已墜之孤根親有爲之高閣以至預聞邦論進乘國約但見歲時之遷略無銖銖之補匪躬之故空慕王臣之風俾民不迷終孤師尹之望矧家嬰禍憂內積悲傷因氣血之交攻苦拜趨之難力外廷竊議驚廉恥之自頹三事空官敢寵榮之安處伏望皇帝陛下推帝仁之廣育體天造之曲成聽還印于上臺許投身于散地閱以衰邁之齒信非矯飾之情禽魚自放于江湖僊遂素游之願犬馬未填于溝壑猶懷欲報之心

第三表

近再上表乞解機務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批答不允者愚通奏願釋政機蒙詔使之趨臨降溫言之曲被可香向闕私義靡寧伏念臣本緣一介之生誤奉三朝之遇蚤陪游于翰墨久玷處于機衡少也既不知人老而豈足任事龍深祿大肯懷輕去之謀命舛材微終負仰成之意夜振衣而自憤朝指景以空驚矧遇皇帝陛下博觀前王大新庶政既修歷代已紊之官制又甄一世可作之人材乃容疲曳之身以據表儀之位伏望致慎元輔閱老孤臣終以至恩之臨免其積咎之斥蓋地雖則多懼敢竊食以過安且物壯者必衰亦賦生之默分僊軌從于人欲曷勝冀于天慈

再乞退表

伏以過盈則覆幽必有鬼神之誅遠俗則危古亦難爵位之受內懷荒緒仰冒睿聞伏念臣仕久妨賢志非合衆學雖誠身而自驚怖于應務而輒狂蚤誤聖恩獨出諸臣之右適心王室殆隳一紀之年然任已重而望輕功未昭而業謝比族中之奸禁復次子之離冤小人濟朋黨之姦虐吏亂是非之實謗書僅盈于一篋市虎何啻于三人陛下燭萬物以無私法皇天之不宰默知被枉公治舞文命別訊于初情果平反于絕獄昔俊臣之挾康時意必在于繼羅上官之危靈光事幾成于禍變豈謂大公之世將淪無告之刑雖神斷之蚤明在孤忠之意畏厲階難起讎口難防苟媒孽之更生申肺肝而何及豈圖兩去免累明恩伏念皇帝陛下施鴻造之曲成監危情之難處敢望伊尹之烈專美有商若無曹參之倫何缺于漢顧

收重柄別倚高賢如免冊之朝數信浮言之夕弭

代叔父光祿卿乞致仕表

伏以事君之節心雖勉而力有不能遇臣之方禮欲至而祿非可強稱循大義以露危情伏念臣少孤單自肩忠憤猥落更于事任皆誤出于選求中筮計廷晚官卿寺雖不能經道以濟務亦未嘗辭難以愛身頃盜起于南荒方毒罹于列郡願在釋轡之際粗施拒守之勞肆奢僭之初臨攬致綱而大舉而臣遠居藩土躬帥詔條偶緣考課之優首被賜書之獎念官游之累紀亦難適于常倫今年加而志彌衰疾侵而形愈耗遂行不止聽鐘漏之幾何以老自娛與禽魚而尚逸伏望皇帝陛下廣天容之造遂人欲之私使優游于殘骸得涵泳于虛化身留江海敢忘北闕之恩志在邱園猶獻南山之祝臣某欲乞特守本官致仕

華陽集卷十

表

賀同天節表

伏以正陽旅月大夏御辰屬誕會之載臨淡華情而並豫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憲堯聰明兵寄于農抗武威于萬里士成于學恢儒教于一時肆揚丕休龔出前古履乘離之首氣紀出震之盛期運感赤精茂漢風于六世慶逢華旦邁舜治于千齡臣等早被聖知功聯政路效南山之善頌同四表之歡心

賀壽星見表

伏觀司天監狀今日壽星出見者伏以金行貫欽灝氣肅于西成珠緯躔空祥輝麗乎南極時同幽溥慶屬昭明恭惟皇帝陛下紹寶歷之休提元樞之妙以仁惠育物而靡生不遂以誠德參天而靡感不通蒼象已兆于太平而物履叢于嘉瑞爰察璣中之度載觀弧北之神壽景澄夷乾文溫潤薦人君之壽既積元命之圖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宜新史牒以煥休符臣某冒當軸之司乏詞元之助徒懷盛際之遇永祝容齡之昌伏乞宣付史館

賀老人星見表

伏觀司天監狀。今日老人星出見者。伏以青煒御氣。未臨泰藹之分。景緯騰精。已直天弧之北。德符象告。瑞疊民瞻。恭惟皇帝陛下。治極九皇。武繩三后。勳萬幾而載德。履衆美而勿休。故化機被而邦平。事適修而天答。方察紫微之度。遠觀南極之祥。靈氣發于先期。祥芒燦于既暮。茲所以贊民風之泰。延皇歷之遐。雖嵩極萬壽之呼。河圖五老之告。竊方盛際。未煥珍符。臣某等。鑒近清光。參觀元化。識高穹之萬祉。祈景祚之垂鴻。伏乞宣付史館。

賀冬至表

伏以五星起其初。正天元之密度。萬物甯乎始。召卦氣于新陽。光華聖時。鼓舞羣動。恭惟皇帝陛下。取民之功。懋承天之靈。既轉化于大鈞。敘羣福于皇極。履至和之會。方率三微之端。享無疆之休。登隆萬世之業。臣某等。冒服宸廡。參調鼎司。慶盛際之親逢。決朝倫而同抃。

又

伏以五星合于歷元。大爲天統之正。一陽肇乎卦氣。顯符君道之昌。矧至零之當期。實萬祥之叢旦。恭惟皇帝陛下。躬秉聖德。紹休烈光。講禮樂之暨文。慎刑罰之中憲。儀如歲會。適更新舊之和。明若日升。益固後天之壽。臣某等。鑒榮華之路。旅慶天庭。歌雲爛之親逢。會嶽塵而胥抃。

又

伏以一陽發管動律室之至。五物齊雲。起候臺之嘉應。恭惟皇帝陛下。如天之冒。如日之升。健德乾行。幹四時之首氣。至功神運。新萬化于羣元。方據百靈之祥。以應後天之祝。星結聖三年之制。雖餘歲之隆。忘臨漢廷萬國之朝。特盛儀之未舉。臣等。並虛昌會。負負明恩。願述天心。用保一人之慶。重申民欲。以承萬壽之休。

又

伏以候黃鐘之宮。萬物肇于律本。考太祖之歷。五緯正于天元。況臨復旦之華。宜有踐長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履大榮之勢。經獨化之原。享上帝之靈心。恢百王之偉迹。乘日之至。兆一氣于初陽。如山之嶺。來萬年之景福。臣某等。並逢盛際。過被明恩。屬嘉序之載新。率羣情而共抃。

冬至賀皇太后表

伏以星連紫極。氣動皇宮。日景之長。天表斯應。恭惟皇太后殿下。行符坤靜。德協乾施。保祐一人。饒刑四海。方履天正之序。實均帝祚之休。臣等。並預邦榮。並蒙慈惠。稱觴秘殿。永同聖子之歡。奏頌側門。更盡羣工之祝。

又

伏以祥臨啓旦。愛景迎長。氣滋律本之和。運協天元之正。恭惟皇太后殿下。位隆太妣。德冠有莘。體仁施

于坤元。正母儀于天下。屬載臨于嘉序。宜丕雍于蕃釐。臣某等。並會昌期。慶繁慈蔭。率同四海之情。聖子承顏。常享萬年之壽。

賀正旦表

伏以漢志所推三微。重人統得天之正。春秋不書一月。大王朔體元之端。故日月光華。開乎盛旦。草木萌動。被于太和。觀治象之一新。騰歡聲于無既。恭惟皇帝陛下。法禹勳猷。追堯聰明。廣子育以愛人。參乾施而造物。比念天時之偶未順。民業之或未寧。而焦勞感于宸心。懇惻形于詔語。至德以格上帝。厚恩以贊多方。頒新歷之元。以合天地四時之極。履上春之吉。以來邦家萬福之宜。臣某等。並展休明。荷國靈寵。方迎祥于歲筭。率會抃于朝班。

又

伏以太史頒朔于國。以首四時之和。春秋書正次王。以隨五始之會。故教象浹日。萬民之觀一新。會同三朝。四海之圖並至。禮樂上日。慶浹中區。恭惟皇帝陛下。稽古聰明。因天聽。既涵生以厚福。監臨治于太清。順春令則流寬大之書。答天戒則儲恐懼之思。一元更始。正王道之大端。萬祥來同。啓邦基之長懋。臣等。親逢聖旦。冒進王庭。屬歲籙之載榮。率朝紳而同抃。

正旦賀皇太后表

伏以舜璣璣度。甫新一氣之和。漢天受圖。適履三朝之會。祥開嘉序。運屬昌辰。恭惟皇太后陛下。至仁象春。厚德宜物。保真人之炎祚。正天下之母儀。萬乘承歡。長享東朝之養。四時首化。更迎上日之休。臣等。並點近班。並蒙慈惠。方歲華之肇啓。率朝紳以同深。

賀南郊禮成表

今月二十八日。南郊禮畢者。伏以奠玉告虔。已展于郊報。鳴鑾入闕。方慶于禮成。載蕤盛容。鼓舞羣動。恭惟皇帝陛下。德躋遠古。仁嗣函生。包九乾之粹剛。蹈三后之謨烈。兵偃民靖。時登物著。詔推英以迎長。卜就陽而拜祝。夙戒容衛。稽參典文。酒齋紫闥。於薦清廟。加真璽之丕隆。循先朝之舊章。遂升泰壇。以類上帝。皇邸之設。紫煙之燭。樂備而六變成。禮交而百神格。羣祥在位。萬符發祥。擁天之休。與物均慶。固已追孝之誠。盡事神之志。通太平之儀。振古無疆。臣等。幸逢盛旦。職忝侍祠。瞻龍事之畢修。決輿情而同抃。

賀加上真宗皇帝徽號表

今月二十五日。自大慶殿發冊寶。赴太廟加上真宗皇帝徽號禮畢者。格清廟之靈。方騰于丕稱。先至日之吉。重于常儀。慶流本朝。孝錫萬類。伏愿先皇帝。右文下武。而臨邦家。茂烈休光。而承祖考。追述三代。垂鴻億年。若受天元符。稽古明訓。兵革戢于二紀。晏然有成功之隆。封禪告于東巡。穆然有饗德之意。至神遊而如在。衆美具而未爽。斯固繫三靈之歡。系兆人之望。豈容盛旦。不壽茲文。恭惟皇帝陛下。繼治大

明永懷罔極。惟傷中夜。丁事有司。博士傳經。以稽求于事典。聘臣奉册。以對越于明威。適嚴郊報之秋。廣孝思之慕。所以追崇之禮。厚配享之道。萬福一新。洪圖更茂。臣等率百辟之助。敢竭于至誠。有不世之榮。獲觀于盛際。聲名所播。并昭皆同。

賀新貴妃張氏表

今月三日。文德殿發新貴妃册。伏以國風之始。蓋推厚于人倫。君德之明。亦參新于內助。故命妃之制。上憲于紫微。告廷之華。圖永于徽册。伏惟皇帝陛下。懷天地之祐。格祖宗之靈。以寧紹于家邦。以延鴻于基緒。再維廟享之奉。乃眷被英之宜。飾嬪嬙之修。協敷于風化。無私謁之志。永念于憂勤。願今日之協龜。昭有司之發號。服綸翟之飾。以冠內外之儀。誠盛斯之篇。當協衆多之禮。慶宜嘉慶。位亞坤闥。臣某等。早會聖期。借榮朝。願上儀之畢。壽多并以來同。

賀明堂禮成表

今月二十七日。大享明堂禮畢。伏惟王者布政。實嚴太室之居。惟聖人享親。莫隆上帝之配。屬本朝之盛際。講三代之綱。儀滿太和。鼓鼙肅肅。恭惟皇帝陛下。撫中天之運。躬上聖之姿。懷祖宗之靈。藉露以之。懷惕事天地之重。夙夜罔或怠。肅欽崇之所。數已見于郊廟。而合宮之享。獨未報于樂盛。適消季秋。成秩奉祀。故已來諸廟之物。交三靈之歡。既觀事于几筵。遂還御於觀闕。渙發大號。恩覃有生。念人之孝。則廣漏泉之封。恤民之老。則賜養年之具。斯誠帝王之盛德。邦家之鴻休。臣某等。生逢盛時。晚繼近聞。舜韶之美。既參百舞之儀。登春臺之和。更洽羣歡之至。

賀皇帝痊復表

今月二十三日。聖體康復。御延和殿。親見羣臣。伏以天下之務。劇故神靈勞則爽和。上帝之靈。微惟德至。盛者保福。方清躬之嚴。固萬姓之馳。恭惟皇帝陛下。拱紫微之元。肇權綱之會。持已安之勢。而益戒思未息之事。而是圖。尙意德刑。懷中。日焦勞而究民隱。風雨未若。時恐懼而答天心。適履陽明之交。稍違宵旰之奮。宗社所以維右。乾祇罔不順懷。喜勿樂而就寢。錫無疆之來。社家邦粹靖。日月休華。五老之告。帝符重見。河圖之瑞。南山之如聖壽。永歌天保之章。臣某等。誤蒙顧知。預裁時柄。九宸之靈。宜顯處于太清。萬事之機。願資勳于庶府。瞻瞻重陸。鼓躍一心。

皇帝賀皇太后過宮表

伏以人道本孝。不可限天子之尊。皇居作宮。所以正母儀之位。洞辰移御。淡宇均歡。恭惟皇太后。體坤載之方。體天飛之正。杜私恩于外。調。實大治于先。儲念我之生。每垂慈勞之力。遠夫有立。實聖提調之言。願等及于壽承。久未逾于營建。適新華構。用揭鴻名。慕老氏之宗。已教風于慈賢。思太任之靈。更顯德于徽音。願享千齡之休。永承四海之養。與百壽。惟竭孝心。

皇后向氏賀南郊禮成表

伏以漢玉太宮。飲祖宗之盛烈。播樂吉土。報天地之大成。屬在昌期。式爲丕舉。恭惟皇帝陛下。德慈壽尊。功過禹勳。肆舉樂于豐圖。率躬施于能務。從權制。本補祖則之宜。敢福在民。具膺皇極之慶。委長祿家。開獲侍宸尊。永南就于鴻儀。敬素願之榮抱。

皇后高氏賀南郊禮成表

伏以國家授天正之元。修郊見之事。肆嚴禮之就緒。平煥鑄以均休。一氣肇和。華倫胥慶。恭惟皇帝陛下。膺上靈之眷。紹四靈之圖。乘三歲之慶登。合兩儀之大報。璧玉華潔。榮盛芬芳。率百神之丕歡。擁萬福而來下。委振承天契。獲正坤儀。開壽典之具修。敬柔衷之至朴。

貴妃沈氏賀南郊禮成表

伏以國家順稽皇則。肇奉元禮。肆成大報之顯。允決羣生之豫。恭惟皇帝陛下。紹先王之景盛。勳上古之難行。悅惕以見祖宗。明察以事天地。升紫微之煥。迎穀旦之萬祥。下丹闕之書。帶綿區之大澤。矧丁昌運。實煥不猷。委叨侍三朝。老居別掖。豈意微生之喜。猶欣盛事之逢。

越國長公主等賀南郊禮成表

伏以卜歲集祥。紀黃鐘之初篇。因郊報本。升紫微之高煙。禮盛昌辰。慶交綿寓。伏惟皇帝陛下。體乾純粹。協帝欽明。化窮異類。而罔不億事。澤被涵生。而罔不蕃殖。來四海之助。適親率于嚴。合三神之休。遂渙孚于大號。振古之美。與天無窮。兒蒙蔭傳。鍾慈皇室。屬調成于熙典。實馳拔于丹衷。

楚國大長公主等賀南郊禮成表

伏以假廟致孝。尊天報恩。並交三神之歡。丕冒四海之福。恭惟皇帝陛下。體乾覆之德。若朝升之明。因歲習之多祥。適躬修于鴻祀。見祖廟于八室。合邱澤之一祠。當事備成。華元大慶。兒參華天。育沐愛皇。聞車馬之初還。決宮塗而共朴。

皇后曹氏賀明堂禮成表

伏以陽館致禮。誕修曠禮。端闈半號。沛發鴻恩。邦典備成。人倫胥慶。伏惟皇帝陛下。化流境極。功迪建初。講三代之綱。文。規九經之圖。制。臨。臨。在。廟。以。追。孝。養。之。心。欽。柴。于。天。以。達。歲。成。之。報。上。靈。昭。格。萬。社。來。寧。表。叨。正。坤。儀。協。象。宮。教。獲。報。宗。祈。之。就。願。應。內。助。之。勳。均。被。靈。靈。舉。深。朴。素。

婕妤俞氏等賀明堂禮成表

伏以鴻覆之德。非至虔不足上交。孝思無窮。非昭配不能自達。於穆宗祀。維時總章。人祇普和。海寓均慶。伏惟皇帝陛下。聖不天之偉績。迨至聖之全能。乘涼露之威懷。拜高穹之大貺。玉帛萬壽。榮盛報豐。靈心顯歆。協氣充塞。委等陶生盛世。玷列後庭。竊觀熙事之成。共樂寵私之布。

沂國公主等賀明堂禮成表

伏以洞路寢之室。制維章之筵。設佑五精之獻。下勉諸侯之孝。鴻儀就緒。羣聽馳歡。伏惟皇帝陛下。紹累聖之列光。享三神之盛福。念物蕃俗阜。茲靈顧所以降休。爾德大報。微非親祠。無以格意。于是奠美玉于法席。升紫煙于太虛。告成精禋。聽罷休休。兒願以弱質。鍾于皇慈。側聞清蹕之旋。舉集柔衷之抃。

冬節內中賀露香表

伏以萬物滋萌。游歷天施之統。九清垂佑。夙膺帝祚之休。茲用祓祲之庭。露寶薰之炷。迎嘉祥于殷旦。薦精志于上穹。新與華元。永懷丕隆。

又

伏以流暑游夏。初陽來復。順茂膺于丕歷。恩實奉于天時。薦信上圓。導和始旦。庸保羣生之泰。更如至日之長。

華陽集卷十一

表

內中奏告立冬表

伏以四氣代遷。盛德在水。田收賦入。民樂維時。迎寒于榮。國有常祀。靈觀祚德。庶格順祥。

又

伏以景延主下。和豐提中。惟統氣于三微。甫施生于萬泰。臨祕殿之清夜。露寶薰于大霄。庶將圖志之通。式峙繁釐之集。

內中奏告冬至表

伏以天地之元。陽施陰化。羣物萌動。嗣與歲功。于時嘉休。大被四極。匪神之造。曷以順宜。竭誠致精。尙或感格。

南郊禮成奏謝內外諸神御殿表

天正之吉。景氣晏休。自宮徂郊。稱秩元祀。萬祥來下。蒸被羣生。緊保有之。如克有就。

明堂奏告內中諸神及在京宮觀表

伏以嚴烈考之配。交上臺之歡。通涓路寢之居。以儆合宮之制。乘秋季序。秩古遺文。敢薦至忱。期導來祖。明堂禮成奏謝內外諸神御殿表

屬者酌皇祐之典。奉合宮之祠。嘉慶萬芳。美樂象德。載孝孚靈。休祥顯獲。游成曠儀。實荷丕隆。明堂禮成奏謝諸神表

伏以九龍精配。萬玉相成。孝盡人倫。報明天道。肅守鴻業。游精闕文。追錫壽符。舉欽靈降。

又

伏以紹綏寶圖。躬緝大祭。九秋錫吉。五室會精。鴻儀釋陳。嘉應顯見。惕懷先訓。遂格曠文。惟祚之休。曷報之極。

修神御殿權于觀文殿奉安祖宗御容表

伏以邦彛如昨。年陰載移。式瞻列聖之祠。將宅先皇之靈。既闢新于靈樞。爰庀事于嘉時。儼慕如存。式嚴遷告。

天貺節內中謝露香表

伏以上真眷命。不迪于先猷。嘉瑞著符。游臨于華節。張承洪緒。祗奉前科。是夕玉女來庭。青童侍案。關八素之祕字。露七晨之返香。伏願高通太清。陰相寶祚。監乎精志。垂錫大賚。

又

伏以炎暑徂威。靈書告瑞。表錫符于上帝。爰紀節于嘉辰。霽景澄虛。寶露降夕。仰格九清之監。永孚萬祚之休。

又

伏以候隆炎律。嶽薦珍符。本祚德于昌期。夙標名于令節。就破丹除之地。高通紫極之靈。尙望涓衷。益孚永佑。

又

伏以圓穹昨德。皇歷儲休。循祖烈之重照。配節名于嘉候。大廷初薦。甲夜正清。敢薦信于高晨。願修祥于昌會。

天慶節內中謝露香表

伏以歲通開元。月方成歲。稽慶源于道祖。發靈現于異朝。願循妙躬。膺被大統。敢格肅忱之薦。終蒙保右之私。

天祺節內中謝露香表

伏以天發珍符。候臨嘉節。仰企靈農之境。躬領清夜之香。備思中慶。遽簫下委。追述先猷之率。永期丕祚。

之延。

又

伏以寶歷據時，肇應帝衡之運，靈符錫命，夙昭祖烈之休。願嗣守于丕圖，方仰循于前矩，爰臨佳節，更屬精爽。

先天節內中謝露香表

伏以新秋肅涼，甲夜隨露，肅肅秘殿，寥寥太清，燃芳上屬，迎福下墮，維高盛德，與衆承休。

又

伏以孟秋初吉，甲夜載涼，太霄廓虛，景緯澄霽，躬燃寶炷，仰達至誠，欽靈靈之昭回，委鴻禧之積簡，願言燕庶，同保壽康。

又

伏以清秋冠序，嘉節紀辰，望靈景之杳冥，度蘭煙之飄渺，至精馳越，靈造咸通，願錫殊祥，益隆永祚。

又

伏以孟秋初吉，甲夜新涼，迹遺事于祖朝，威下遊之異駕，肆及眇躬之御，益虔靈廟之承，適履嘉辰，更孚精意。

又

伏以厥月孟秋，維時中氣，明發不寐，亡如事存，伏惟靈皇帝，威靈在天，功烈被世，瞻言僊御，來止異祠，及茲搖落之辰，實增懷愴之感，奉承遺緒，居極永懷。

隆聖節內中謝露香表

伏以冬肅初寒，夜庭未艾，昔感飄遊之福，嘗膺神策之祥，肆纂丕圖，載臨嘉序，企九清之玉景，煩百和之蘭煙，敢薦至忱，庶孚永祐。

又

伏以候應寒篇，霽嚴實除，欽皇帝之肇祥，威上靈之降治，紀名佳節，錫祚昌期，爰泊寧承，益虔肅奉。

又

伏以寶祚之承，福憑僊系，飄游之下，顯著珍符，紀靈跡于嘉辰，凝異薰于秘殿，伏願上清降監，丕緒延鴻，陶庶物之阜成，格九圍之休靖。

乾元節內中謝露香表

願以眇生之辰，載履炎序，承天丕命，保乂有邦，側身嘉典，思答脫施，靈薰之門，庶格至忱。

乾元節內中奏謝祖宗表

臣以寡昧承基，託于民上，誕生之日，感懷先猷，夙食勞思，懼失聖業，在天流祉，以祐邦圖。

乾元節內中奏謝章獻章懿章惠皇后表

伏以紫掖留慈，報隆罔極，炎煥御氣，詳紀迺生，永懷鞠育之仁，莫及清溫之養，悼徽音之遠邁，新後社之是延。

皇帝祈禱諸陵表

臣嗣守大器，夙夜祗栗，懼不足以承祖宗之靈業，乃自春以來，積勤遠慮，豈隨聽之不明，災咎所緣而致哉，惟靈心顧懷，使保有大命，以丕承于邦，不亦宗社無窮之休。

皇帝康復奏謝諸陵表

臣嗣守丕序，不敢怠遑，萬幾積勩，至于連蹙，在天之靈，錫福以寧，夙夜嚴祗，益謹靈戒。

南郊青城皇帝問太皇太后聖體表

臣某言，尊榮聖之度，見奉元之尊，俯萬衛以恒郊，候初陽而薦玉，遠達信宿之侍，重結晨昏之恩，寒律御辰，嘉休相德。

太廟皇帝問皇太后聖體表

臣某言，茲者歲景至之吉，肇國陽之福，乃飭齋與，先薦清廟，罔錫成于孝養，阻恭侍于慈闈，適履嘉辰，仰綴純祉。

奏告永定陵表

伏以盛德錫符，夙啓休平之運，皇圖接統，長垂燕翼之謨，恭惟靈皇帝，功格乾祇，道包繩契，恩留二紀，永深遺御之恩，氣易中春，還及上賓之旦，申懷罔極，致薦如存。

奏告永定陵景靈宮慈德殿表

伏以守長世之基，福懷垂裕之訓，信流陰之運，還履過音之辰，恭惟靈皇帝，德厚同天，仁深被物，顧威神之如在，保運祚以無疆，施及眇躬，獲承大統，空極遺弓之奉，何勝潛露之恩。

仁宗掩皇堂皇帝奏告表

伏以日月不居，几筵如昨，山川之勝，陵邑既新，惕遵遺訓之書，阻從大升之駕，消辰維吉，復土即期，瞻法御以長遠，結孝思之罔極。

皇太后奏告表

伏以萬邦在疚，音過舜庭，七月戒辰，陵開漢邑，應龍岡之嘉兆，掩玉劍于幽局，風蕭瑟而四鳴，日晡昧而西下，上瀆之遊莫返，終天之恨何窮。

初忌酌獻永昭陵表

中華書局 卷十一

伏以春篇正闕，仙園何邈，空留言于玉几，已駐景于皇臺，適及遺弓之辰，靡勝滯露之感，就陳嘉獻，尙望哀矜。

奏告福寧殿景陵宮永昭陵表

伏以靈輿厭代，已隔于僊游，駒隙流陰，忽臨于練祭，恭惟聖皇帝，功烈被世，威靈在天，遺弓劍于橋山，陳衣冠于漢廟，爰歷上賓之旦，何勝永慕之懷。

又

伏以昊天之神，雖懷欲報之心，三歲而除，敢越通喪之禮，恭惟聖皇帝，宅靜淵之德，躬神考之責，自仙馭之升遐，忽素冠之終制，願言未遠，摧泣何勝。

又

伏以白日賓空，莫返乘雲之御，暮春感節，載臨過樂之辰，恭惟聖皇帝，稽古凝猷，參天布化，輯九圍之至治，還萬世之不休，永惟大統之承，何極終憂之慕。

永昭陵乾元節酌獻表

伏以白日賓天，早促乘雲之御，靈風紀節，載追感露之祥，撫玉几以悼心，望柏城而實涕，敢陳芳薦，肅達孝思。

仁宗禪除奏告昭陵表

伏以三年之喪，所不敢過，開月而禪，及此而除，雖哀變之從宜，惟慕慕之如昨，明靈猶在，摧頌難勝。

奏告英宗永厚陵表

伏以歲華易晚，冬律又中，馳愛景于層城，結重冰于太液，恭惟聖皇帝，早膺靈命，歛厭神機，漢魏朝衰，疑玉衣之自舉，曜宮夜永，想金雁之空飛，載感流陰，益深遙慕。

正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表

伏以淑氣回郊，鮮艷動物，履四時之首祚，蒙萬國之嘉休，恭惟聖皇帝，聖鑒天臨，神謀世賴，橋山夜永，空悲玉劍之沈，漢殿春長，猶憶椒觴之獻，僊遊何在，哀緒難任。

正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表

伏以窮陰謝節，蟄月應辰，破新暉于上林，動輕澗于太液，恭惟聖皇帝，睿謨經世，聖德對天，萬國貢珍，不見函元之會，六龍奉駕，莫攀閶苑之遊，感嘉歲之載新，望仙園而增慕。

寒食節起居南京鴻慶宮等處神御殿表

伏以桐花初茂，榆火載新，瞻言仙馭之遊，舊載名封之祀，仰威神之不昧，感時節之又遷，惕率遺謀，永懷孝慕。

又

伏以神榆更燧，春露零虛，瞻勝宇之雖遙，奉靈遊而如在，恭惟聖皇帝，陛下茂經邦業，永繫民懷，欽法御之寶空，極遠仁之感物，願茲菲德，嗣守丕圖，惕惟先訓之承，優若時思之慕。

寒食節起居諸帝陵表

伏以桐華近節，榆火變晨，感景物于流年，愴衣冠于遺履，遐企御天之烈，永詒垂世之謨，施及眇躬，嗣膺大器，每伏孝思之惕，敢虔時薦之芬。

又

伏以華林遺景，將修禊水之遊，并土舊傳，已舉藏烟之令，恭惟聖皇帝，履中天之運，詒萬世之謀，人遊軒輶，終若威神之在，露零漢殿，空深愴惕之恩，仙馭雖遐，嘉觴或願。

寒食節起居諸后陵表

伏以春露零宵，展驚節物之變，玉衣留御，永悼徽音之遐，肆守丕圖，遙遵慈訓，屬桐華之俯候，瞻羽駕以馳思。

又

伏以淑律向闌，感孝思之無極，仙園在望，愧祇謁以未遑，永言遺訓之存，施及眇躬之御，嘉辰又至，芳薦惟恭。

六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表

伏以氣應林鍾，日麗東井，候溫風之始至，感溽暑之將徂，恭惟聖皇帝，仁澤具深，光靈未遠，神游安在，遡四海之所懷，仙輿空成，度百年而猶畏，深惟罔極，永悼何勝。

六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表

伏以律中大林，日臨東井，被溫風于華物，徂畏暑于層空，恭惟聖皇帝，皇躬儉勤，聖德廣密，露園金掌，終成漢武之仙，雲滿蒼梧，莫返帝虞之道，感容如昔，慨慕何窮。

七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表

伏以尊收御令，夷則旋宮，感涼風之動辰，望流火之斂夕，恭惟聖皇帝，積陰丕烈，慎固成基，萬務勞精，終損文王之壽，九清棲景，莫追軒后之遊，搖落驚年，愴懷盈抱。

中元節起居南京鴻慶宮等處神御殿表

伏以音移商律，景蕭金行，火殺芒以流空，水凝氣而收野，伏惟聖皇帝，功高遠古，澤浸涵生，瞻勝迹以雖存，想遊神之何所，適履夷傷之候，載深悽愴之懷，永念燕謀，往虔嘉薦。

中元節起居諸帝陵表

伏以方秋之初。維月之望。聽商聲于夷則。校仙籍于元都。恭惟聖皇帝。靈耀在天。燕謀垂世。戎衣清難。定業當年。羽仗賓空。憩遊何所。肆奉承于大統。固覆被于遺仁。載驚搖落之辰。重發懷懷之慕。

又

伏以斗建申中。月躔楊次。適及夷傷之候。可勝懷情之懷。恭惟聖皇帝。垂業艱難。詒謀燕翼。軒臺弓劍。葬在橋山。漢廟衣冠。游于復道。與言冲眇。嗣守平成。顧秋序之甫初。惟孝思之罔極。

又

伏以清風肅物。大火流空。乘西顧之素輝。應中元之嘉令。恭惟聖皇帝。運膺炎歷。德覆鴻區。保漢鼎之安。成萬世之基業。起軒邱之畏。著百年之威神。顧歲景之賁遠。恨宸遊之緬邈。永循邦訓。內懷時思。

中元節起居諸后陵表

伏以素商肇新。華月初滿。望山陵之喬木。當天地之肅辰。伏惟聖皇后。位正坤儀。道符乾極。流徽音于來裔。濟容烈于當時。興言眇躬。嗣守鴻業。適及戒寒之候。何勝追養之思。

又

伏以維斗建申。其神執矩。當陰靈之既望。中商律之始清。恭惟聖皇后。沙麓鍾祥。河洲播德。早嚴饗于乾極。奄淪耀于軒宮。緬念非涼。獲膺統序。悼音塵之已邈。增懷情之無窮。

又

伏以方秋之初。其月既望。氣始肅而用事。火西流而戒寒。伏惟聖皇后。配德純坤。徵音具紀。收神太素。懿烈如生。屬霜降之在辰。想飄遊之何所。有懷明發。罔極孝思。

中元節起居永昭陵慈聖光獻皇后表

伏以方秋厥初。維月既望。火流天而凝暑。露霽卉以舒芳。恭惟聖皇后。功協聖謨。德侔坤極。仙遊不返。感急節之徂遷。懼暮末忘。瞻長陵而摧咽。

八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表

伏以維時仲秋。厥月初吉。飛上林之涼葉。動伊水之寒雲。恭惟聖皇帝。澤被含生。福流後裔。龍輿御漢。驚歲月之屢遷。玉座凝塵。恨光靈之永隔。每懷遺訓。空積悲悵。

八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表

伏以流陰易遷。素律俄半。涼風颯以荐至。白露圓而下零。恭惟聖皇帝。至德幾神。休功澤世。人心永慕。終疑蒼野之游。天令空回。邇及總章之御。載驚搖落。中積懷悵。

十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表

伏以流陰變律。寒氣凝辰。風匝野而四鳴。日臨圭而初薄。恭惟聖皇帝。仁深萬類。謀燕後昆。弓劍不留。

已掩橋山之固。衣冠猶在。空陳渭水之遊。冬序又新。孝思無處。

十月旦起居諸帝陵表

伏以氣正上冬。時維良月。候北郊之初凍。當萬物之畢藏。恭惟聖皇帝。凝命中天。施功四海。神機厭代。早從上漢之遊。寶曆凋年。居極念觀之威。光靈如在。懷情何窮。

又

伏以場功初入。關旅既來。肇升一氣之嚴。時告百嘉之備。恭惟聖皇帝。誕膺天命。保有皇圖。方聖德之澤民。忽神遊之厭代。九清留景。萬世垂謀。適更寒節之初。益起寢園之慕。

又

伏以氣薄水行。景移冬陸。情衣冠之遺御。懷霜露之時思。恭惟聖皇帝。盛德參天。至仁懷物。雖游神于霄極。固貽美于嘉圖。敢達至虔。以修常薦。

十月旦起居諸后陵表

伏以令主水行。氣乘坎治。國離門閭之戒。農登黍稷之儲。恭惟聖皇后。乘坤順之儀。備乾剛之德。音流彤管。慈訓猶存。感瞻玉依。仙遊何在。寒威忽變。孝感無窮。

又

伏以額帝御辰。應鍾合律。度寒風于廣野。馳愛日于層空。恭惟聖皇后。助德先朝。流光後裔。神遊上俅。久闕于椒闥。歲易遷。幾周于玉歷。肇膺皇序。增惕孝思。

又

伏以北陸凝陰。滂更于冬律。九清留景。緬慕于仙遊。恭惟聖皇后。德配乾行。體儀坤載。流徽音之雖邈。導慈訓以如存。敢達孝思。用申時薦。

十一月旦起居仁宗永昭陵表

伏以冬律又中。神游何在。動朔吹于石馬。下申霜于玉除。恭惟聖皇帝。謀翼世長。仁霑物厚。晴嶺日薄。空勞夸父之蹤。蒼野雪深。莫返帝虞之駕。撫節易感。懷恩豈窮。

冬節起居南京鴻慶宮等處神御殿表

伏以寶殿遊真。爰宅神于勝境。圭廷暑業。查慶賀于嘉辰。緬慕烈光。惕增孝感。冀敷靈祐。丕衍皇圖。

又

伏以一陽來復。萬物滋萌。驚時序之又新。率衣冠之如昨。恭惟聖皇帝。履炎靈之運。恢皇極之符。慶流子孫之不窮。功著天地之何設。適臨佳節。空積追懷。

又

伏以流年履運。嘉節環至。律應黃鐘之本。日迎南極之長。恭惟皇帝。靈德在天。睿謀垂世。奉容衣于別殿。悼遺劍于昔遊。適臨天序之元。空起邦情之慕。

冬節起居諸帝陵表

伏以初陽發管。爰景延主。慶屬昭辰。感深遺御。恭惟皇帝。功恢鴻緒。澤浸涵生。燕體在天。詒謀非德。敢因時薦。庸格孝思。

又

伏以歲律更端。天元合統。祥起五星之會。氣滋萬葉之萌。恭惟皇帝。乘運炎精。握符帝極。早游神于太素。空留澤于涵生。長至協辰。永懷垂訓。

又

伏以景延南極。氣動黃宮。亞輯玉于歲儀。發書綏于朝會。恭惟皇帝。寶有神運。大恢帝謨。俯循妙德之承。純荷燕謀之及。運圖豈易。感節何勝。

冬節起居諸后陵表

伏以提室驚和。又新嘉節。玉衣留御。遙遊靈游。恭惟皇后。東坤體之柔。配乾符之正。儲休寶緒。屬德妙躬。緬慕慈徽。惕申孝感。

又

伏以窮陰受謝。爰暑迎長。驚寶燭之初融。感芳芸之載護。恭惟皇后。體坤載。德儷皇居。陞山之賢。早與有夏之治。關雎之化。猶播在河之音。嘉節又新。先圖永悼。

又

伏以漢歷推元。已合連星之異。洛圭定景。初迎至日之長。恭惟皇后。德正坤符。體齊天極。不返瑤臺之駕。空留彤管之芳。永念詒謀。何勝感節。

年節皇帝酌獻永昭陵表

伏以太簇還律。青祇御郊。來方貢之萬珍。應農祥于東作。恭惟皇帝。鴻名軼古。遺澤被民。下未央之庭。追晨觴于昔獻。望穀林之野。感春露之初零。皇訓是承。孝思何極。

年節皇太后酌獻永昭陵表

伏以窮律收寒。新陽發煦。勳年輝于廣殿。變晨景于會林。恭惟皇帝。早御聖圖。夙勤天綽。忽凝丹于軒鼎。已駐節于崑邱。載驚歲月之遷。空結園陵之戀。

年節起居宜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表

伏以日躔虛次。斗建寅初。起歲事于東郊。勳春華于上苑。恭惟皇帝。隆名蓋古。厚澤加民。萬國來庭。

猶想獻珍之會。五陵運陌。空成拱木之陰。夙荷遺謀。內深馳惻。

年節起居昭憲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章獻章懿章惠章穆皇后陵表

伏以蒼精告辰。太簇中律。銷嚴氣于冰井。上榮光于露臺。恭惟皇后。天合作祥。陰儀處順。仙山何所。應陪羽駕之游。春日空長。那復靈宮之御。適臨改歲。倍積馳思。

靈駕發引慰皇帝表

今月二十日。屬從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者。臣躬持使節。祗奉靈輿。辭觀闕以啓行。儀郊廓而就次。恭惟皇帝陛下。受天至性。執古達喪。臨祖奠以長遠。積孝思之鉅痛。願載聖慕。以應輿情。臣伏恨總使在道。不獲躬詣闕廷。謹奉表稱慰以聞。

靈駕發引慰皇太后表

今月二十日。屬從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者。伏以龍輅就祖。天仗戒嚴。甫辭禁闕之途。已顧近郊之次。恭惟皇太后殿下。德宣慈範。養極孝誠。撫神座之初遷。愴微容之永隔。願紓至慕。以介純休。臣伏恨總使在道。不及躬詣內東門。謹奉表稱慰以聞。

寒食節慰皇帝表

伏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下宮。奄經寒食節者。仙游不返。春令載移。感斷火之嘉辰。留綴衣之遺御。伏惟皇帝陛下。逢時忱惕。觸緒無窮。驚氣節之又新。愴音容之永隔。攀號摧慕。聖體難任。臣伏恨祗事山陵。不獲隨班詣西上閣門。謹奉表稱慰以聞。

寒食節慰皇太后表

伏以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在下宮。奄經寒食節者。天令存更。春華欲暮。履藏烟之嘉節。撫憑几之遺塵。伏惟皇太后殿下。永懷徽音。內盡大孝。瞻感儀之既邇。痛羨路之將闕。號慕摧傷。聖情難處。臣伏恨祗事山陵。不獲隨班詣內東門。謹奉表稱慰以聞。

掩皇堂慰皇帝表

臣某等言。今月十日。太皇太后山陵掩皇堂禮畢者。池荒振飾。龜筮協謀。掩金闕于重泉。留玉衣于閒館。三辰晦象。率土摧心。恭以太皇太后。母儀三朝。有邦家之一德。力援二帝。有社稷之大勳。自經屬引之辰。肆舉就房之典。精不倚來。無踐難田。蠶之傷。馬皆服車。無奔馳溪山之恐。嘉符衆見。照事丕成。茲蓋皇帝陛下。孝養商穹。精通幽壤。歷飛銀海。雖閱景于千年。龍繞青山。終遺祥于百世。臣等伏恨奉使在道。不獲隨班詣西上閣門。謹奉表稱慰以聞。

掩皇堂慰皇太后表

臣某等言。今月十日。太皇太后山陵掩皇堂禮畢者。筵宅之祥。既積封于甫壤。安臣之享。援精事于初虞。

掩皇堂慰皇太后表

臣某等言。今月十日。太皇太后山陵掩皇堂禮畢者。筵宅之祥。既積封于甫壤。安臣之享。援精事于初虞。

掩皇堂慰皇太后表

臣某等言。今月十日。太皇太后山陵掩皇堂禮畢者。筵宅之祥。既積封于甫壤。安臣之享。援精事于初虞。

情極慈哀。涕零行路。恭以太皇太后。援昇先帝。定保今朝。德盛而無所名。恩闕而不可報。何奄鍾于邦。遽絕睇于天。前歲先遠之期。不舉方中之事。大升安步。曾路塵之莫驚。羨道長局。俄陵土之已復。伏惟皇太后。殿下。欲養之心不逮。思嫺之志猶勤。羽駕真游。已會在天之聖。龍盤厚壤。終承卜世之祥。臣等伏恨事使在道。不獲隨班詣內東門。謹奉表稱慰以聞。

請皇帝去杖經表

今月十七日。慶壽宮西序奉慰。伏觀皇帝。尚躬重服。臣某等。忝陪近侍。獲奉清光。適臨既禪之祥。猶御始喪之服。薦紳駭。若無所容。竊以日已就除。可謂盡三年之報。禮容順變。所以通一時之權。哀苟致于有餘。過將同于不及。大行太皇太后。留仍几之命。載易月之文。如其尊行。允曰追孝。皇帝陛下。奉喪情至。于物仁深。顧感時之無窮。在聽政之已緩。人心尚鬱。邦務未昭。況若苦慮。豈不極孝孫之慕。然存杖經。非以合聖人之經。伏望退抑至懷。俯於羣議。勉迪祖宗之故典。若稽天地之大中。易衰從常。用覆嘉告。

華陽集卷十二

表

謝蒙賜明學士表

伏蒙聖恩。授臣蒙明學士者。外平皇。既冒寵于禁林。入奉清光。更加榮于秘殿。恩非常。望出意涯。伏念臣少起寒生。夙陶盛化。以孤童而就學。承素業之傳家。遠踵峻英之游。偏階華顯之序。嚴局預召。自驚一紀之遷。從無言。空點兩朝之遇。加以介愚少與。謫謫積生。南國分符。惟望江湖之守。西清仄席。詎勝朝夕之咨。敢謂皇帝陛下。念學古之素勤。記受遺之前事。特下十行之札。申諭至明。使蒙三組之榮。莫容固避。雖曰濫賞。豈不戴曲成之私。猶能隕身。庶幾盡一節之報。

謝賜修實錄獎諭手詔表

伏奉手詔。以近傳宣。取蒙仁宗實錄二冊入內。特賜獎諭者。伏讀歡驚。戰汗失次。恭以仁宗皇帝。享御天下四十二年。豐功茂烈。實配天地。宜得遷固之材。以論譔本末。著之無窮。先皇帝適誤以臣等充詔。而歲月淹晚。未克就緒。伏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追悼文武。方虞罪斥。而特形手札之賜。奎壁宸謨。驚震羣視。雖前世史官。鑒蒙獎遇。未有若此之比也。臣某等。敢不夙夜研思。趕成大典。勉以稱陛下褒勵之意。

謝參知政事表

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官參知政事。仍加食邑實封。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以誤奉章。擢陪宰論。寵生望外。愧越情涯。伏念臣早緣薄能。得齒峻甲。軸書天祿。官進職于並游。視草玉堂。空載驚于采八。年陰落易。積用尤疏。專腐儒墨家之文。豈堪謀國。念平日江湖之思。止欲退身。間因對于清朝。輒展新于閑地。未遂懷章之去。敢辭抱槩之勤。不圖淵衷猶錄。舊物方即。倭心之宅。亦借政路之求。矧親決萬幾之難。力折百年之敵。圖事授策。追前王之未能。聚精會神。索一德之同至。豈容迂學。獲廁近司。雖固託于孤誠。終莫還于渙命。視顏承詔。鑒骨知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鴻覆兼容。大明獨照。閣中書政事之本。非務于近謀。願三朝侍從之臣。惟於于懷守。臣敢不憤祗皇訓。茂緝天功。道在修身。將每宵而自惕。義形報國。視九死以猶生。

謝尚書左僕射表

伏奉制命。特授臣尚書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尋再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以揚大廷之命。躋上輔之班。總治中臺。兼官東省。榮無他擬。懼不自勝。臣竊考詩書之文。概見君臣之際。或懷材而志罔克顯。或得位而時不足為。惟上下之相求。實古今之鮮合。遷茲絕會。實在昌辰。加官制之肇新。帝功之不就。正三省以出納。王命之重。分六卿以紀綱。邦治之善。宜擇廊廟非常之賢。以輔朝廷不世之業。豈容非據。能濟厥成。如臣者。閭閻憂艱。而學淺。晚更寄。而心輒。任重塗遠。每懷顛覆之虞。身老退遲。已昧盈虛之數。敢意衰言之下。更獲異等之除。避艱載陳。餘言曲。泊勉承于殊命。顧何處于厚顏。伏遇皇帝陛下。大講閭文。終憐彫物。雖移精于名實。亦過飾于陋。且寵深則知命之為輕。位高則知責之愈重。心其許國。敢金石之少渝。義切愛君。惟股肱之一力。將堅白首之節。仰答大圖之私。

謝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表

近奉制命。除授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食邑實封。尋再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以孝奏上。國甫格神。恩先百辟。亟頒庭渙之文。方同避之。第因榮而為懼。伏念臣識不足以勝物。才不足以濟時。被皇心之獨知。當宰政之大務。然而責深于持國。是非之際。怨積于背。上奸惡之流。匪石。心。曾未裨于涓埃。順車長道。固已迫于桑榆。會不舉于宗祈。變更降于慶進。觀能受祿。誠可畏于人言。審分辭。竊自規于天理。伏蒙皇帝陛下。旁斥浮毀。曲矜晚。以立朝。事主有四海之孤。以圖事。共政無萬死之惑。使越祗于酒服。豈素望于茲時。嚇鷗還止于桐梧。樂鵲重陳子鐘鼓。自慙衰殘之至。何勝禮遇之優。始以謀王。敢道齊桓晉文之事。終之格帝。尚希伊陟臣扈之功。

謝南郊加恩表

率二精之報。方錯事于崇邱。獵三靈之流。遂均釐于運輔。仰承嘉命。俯惕孤衷。伏念臣早會昌期。進聞國

器雖微于所用。志常勇于有爲。屬修郊廟之祠。叨預公卿之議。鳴鑼在簾。獲際靈旂之娛。紆佩掃塗。親承天步之格。會乏乘文之助。得觀繼聖之能。逮敷錫于鴻休。復過膺于寵數。論非朝允。恩實天隆。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輯閣希。仁漸疏瀹。因神推惠。既被蟲魚之豐。爲己掠功。何勝淵谷之畏。尙勉殫于朴守。期少謝于曲成。

謝賜入伏早下表

伏蒙聖慈。差入內侍。省高班某傳宣。三司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伏以炎燠貫敘。適當祠伏之初。詔驛傳音。俾遂退公之佚。被寵至渥。拊躬若驚。伏念臣器稟庸微。慶逢休盛。侍帝殿之選。乏嘉猷之屢陳。綜計廷之繁。殆經費之鮮給。然而金穀萬計。夙宵一心。方懷隨之淺深。敢圖安而自便。豈謂皇帝陛下。愛均臣體。慈發天衷。載於欽鬱之辰。甫降深純之誨。舉漢家之令。特優出沐之期。詠周人之詩。敢敷在公之節。永肩勤瘁。上答生成。

又

伏以上伏之辰。載離于煩暑。中發之詔。有側于庶司。日途公休。舉衡聖寵。伏念臣早緣椿學。獲齒清時。居乏先容之階。獨誤上知之厚。晚輸心瘁。獨歷顯榮。制京兆之煩。固政迹之無異。綜大農之計。幾心畫之曾殫。然而職隆則謫所遺。材鮮則事不給。寒暑回薄。敢思退食之安。夙夜勤勞。大懼曠官之譴。豈謂皇帝陛下。德深天地。愛浹臣鄰。軫炎燠之御時。降使節而申命。獨曹事之亢。俾從少間之私。竭公家之爲。終盡一心之報。

又

伏以夏肅之交。甫會三庚之燠。詔聲之發。有矜庶府之煩。退樂公休。仰銜天寵。伏念臣緣末學之進。乏先容之階。早慶賢路之游。適竊禁林之侍。率藩宣于外。茂治迹之布聞。籌財利于中。幾心計之殫盡。然訪叢材。責起任憂。殆歲月之未功。會夙宵之敢肆。伏蒙皇帝陛下。至人裕物。元化參天。念時之竭則及人。以恩。閱職之勞則均人。以逸。舉漢儀之舊率。遂早歸之期。因庚制之頒。更宏多暇之政。臣珪敢不靜而經事。居則圖庸。一心在公之爲。少酬自天之賜。

謝太后撫問第一表

伏蒙聖慈。以臣祗奉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在道。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者。申飭使輅。下煩慈詔。仰銜優渥。舉集驚榮。恭以太皇太后。仁孝惠和。聰明睿哲。母儀后德。輔導之力居多。聖子神孫。保育之恩殆至。愴玉衣之如在。瞻龍馭之已遙。維時瑣才。方尸大事。豈謂伏蒙皇太后殿下。哀思及遠。聖慮發中。頻加惠于具臣。頓軫勤于長道。尙圖微績。少答殊恩。

第二表

便華絡繹。容澤便蕃。龍極自天。震深臨谷。伏念臣叨聯承弼。首預勦防。罔知行役之勞。惟盡夙宵之慮。方屬奇天煥照。黃道修除。時無寒暑之侵。衆無險易之利。荷章具講。大事行襄。豈謂伏蒙皇太后殿下。孝篤奉先。恩隆逮下。禮不以人而稍廢。事緣有素而弗偏。故沓惠于溫言。俾各祇于能務。

第三表

游屈使華。銅膺宸諭。承命既渥。撫躬靡皇。伏念臣才匪適時。任惟承乏。屬因山之歲事。叨奉駕以啓行。下翔鳳之瑞閣。風雲爲之變色。過龍之閒館。道路莫不傾心。方激中衷。復推異數。此蓋皇太后殿下。念姑嬪始終之大義。有子孫付與之至恩。愴自慈憐。惻及多露。惟誓慶軀之効。上酬載物之私。

謝皇帝撫問第一表

伏蒙聖慈。以臣祗奉太皇太后。靈駕在道。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者。使輅適至。宸慈下臨。仰體眷懷。竊深榮擢。恭以大行太皇太后。功隆德盛。善積慶長。退處東朝之尊。安享三宮之養。不圖奄棄慈極。遽即遷遊。方從車雲之行。未有夙宵之效。伏蒙皇帝陛下。堯仁多惻。舜慕逾深。詔發芝封。已建因山之號。歌流薤挽。更勤陟配之思。載於將命之勞。中錫微光之渥。撫存特厚。啓處奚勝。

第二表

星輅旁午。宸慈丁寧。恩深禮隆。威積慈至。伏念臣叨膺聖選。獲典厥儀。屬先遠之告期。集方中之祕藏。望清洛山川之舊。聽黃龍鼓吹之音。瞻雲無窮。哀轍馬處。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有懷在外。馳驅自中。發明幸思。既側星霜之變。嗣傳使指。又於繁露之勞。終自勉于寸愚。庶靡墮于朝命。

第三表

游發星輅。曲煩宸指。龍加典外。愧浹情涯。伏念臣偶緣聖知。擢真宰輔。泣讀上賓之詔。鑒冠典喪之行。望極霸陵。不改山川之舊。悲深慶壽。更無歌舞之餘。願大事之甫襄。敢羣志之弗勉。豈謂皇帝陛下。情隆送往。恩眷庀司。帝所深嚴。時發鈞天之想。王官溫厚。更增陽谷之和。雖內盡于軍忠。曷仰酬于洪造。

謝賜生日表

伏以過被溫函。特推異數。省躬無似。據寵爲憂。伏念臣生雖逢辰。學不貫道。空玷累朝之遇。偏濟近禁之聯。屬神嘗之嗣隆。勞肝宵而求治。會乏涓塵之益。以培日月之華。遽進被于制綸。使預聞于國論。且短材難給。殆爲空位之人。而舊物不遺。曲記賤生之日。出賜常于內府。起殊觀于私庭。此蓋皇帝陛下。仁養衆賢。禮優近輔。何意衰齡之幸。更叨嘉錫之榮。誓永竭于孤忠。庶少酬於鴻施。

又

使取趨臨。俯聞于天檢。私庭獲耀。有駭于羣觀。居康自安。思無以稱。伏念臣學雖望道。器不逮人。徒遇會于文明。偶歷班于華近。願以孤忠之守。荷于累聖之知。方上德之日躋。擢羣豪而時乂。過收舊物。俾貳台

司。聖略幾神。曾乏涓塵之助。素悼遺律。特旌犬馬之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推君道之勤。篤臣鄰之愛。曲將異數。施及微才。齒鼎恩深。誤被養賢之制。桑榆景薄。益堅報國之圖。

又

詔使傳音。達關於溫檢。上臺將賜。特厚于森儀。搢紳過倫。拊衷登愧。伏念臣志雖鬱古。才匪濟時。徒被顧于三朝。偶預禱于大政。懷鉛抱絮。學本出于書生。澤國荒民。病困懸于王佐。候賈初商之序。龍旌載育之辰。論效何施。鑒榮尤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均天覆。美篤臣鄰。舊物不遺。以極遇賢之禮。孤忠自守。益深報國之圖。

又

賜出上臺。先生私室。恩加典外。愧溢情涯。伏念臣本蘇軾。進值休盛。得並駿賢之軌。偶塵要近之班。合慮必精。雖勉百爲之務。揆元經體。莫裨萬化之成。敢謂皇帝陛下。濬發清衷。曲存舊物。均以弼疑之序。旌其生育之辰。飭使御以來臨。被詔函而申獎。禮將物賻。祇貽竊位之譏。恩大報微。空負蓋高之德。

又

詔使甫臨。遽知于天語。賜儀特厚。增輝于家庭。竊伏再思。愧無以處。伏念臣學雖稽古。用不適時。蚤辱三朝之知。偏更二禁之直。孤忠自惜。寸效莫施。荷眷眷之過。進台司而預政。視顏素食。候驚五稔之移。竭慮殫忠。莫省一毫之補。時涉初秋之序。寵筵始育之辰。此蓋皇帝陛下。推賜于之善。嚴禮貌之遇。奚是瑣涼之質。亦庸恩意之隆。禮重褒賢。不遺于舊物。忠期報主。願守乎素心。

又

申命使。肅將帝檢。特推異數。施及無庸。據寵爲憂。撫躬增愧。伏念臣才無異衆。幸有逢辰。登累朝儒翰之班。乏一言左右之助。逮聖神之建統。獲榮倖以久。民會舊物之不遺。緣近局而召用。終鮮謀猷之獻。空施夙夜之勞。拙直一爲。答譴衆至。被誦容之曲甚。哀懇曉之未酬。豈謂尙記始生。過鑒殊遇。既錫之牢。爾又從以粟。賜出上臺。榮生私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厚遇賢之禮。嚴置輔之儀。蓋禮本養賢。昭發君仁之厚。而藎形報上。敢忘臣道之勤。

又

秋燎還律。方懷生育之慈。使傳臨門。遽被使奉之賜。寵加曲外。愧溢情涯。伏念臣偶以諸生。進逢昌會。歷朝班之通顯。參國論之幾微。謏誤倚求。擅居承弼。恩隆効薄。位愈進而愈驚。任重責深。勢彌危而彌懼。況大明之溥照。攬華俊以翼成。超修百度之新。協應九功之序。衰衣何闕。曾無小補之施。台鼎未調。更竊大烹之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隆取邦之策。嚴置輔之儀。記皇念于始生。將賜儀之既渥。觀雲需之象。實豐飲食之類。歌天保之章。惟上罔陵之報。

恩紀乃生。禮優諸輔。陳上臺之多賜。勳單族之殊觀。惕然汗顏。僅以承命。伏念臣偶緣孤學。謏誤聖知。嘗參國論之餘。遂正台司之陟。方異人有爲之際。蓋不世難遇之時。仰皇德之日躋。歎淺能之坐徹。位隆三事。已積空官之尤。祿享萬鍾。更虞浮食之誚。不圖異數。忽及茲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溫惠以賦賢。推孝心而逮下。特表柄臣之遇。奚勝私室之榮。祿不逮于養親。空懷永世之慕。忠可移于事上。何惜一身之捐。

又

詔函甫暨。臺饋申頒。絕衡弼之異恩。勳里閭之殊觀。伏念臣所懷淺淺。自奮羈單。方少而孤。每感劬勞之日。其生也幸。得遭熙盛之朝。遂以區區投老之身。而處赫赫具瞻之地。預聞邦政。固無經遠之謀。式燕私門。更誤養賢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綏近時。不冒庶工。謂君臣同體。則憂樂宜均。而上下相求。則報施爲重。幣賻實隨。寵已厚于解衣。饋廉益庭。愧有加于浮食。敢不內竭朴愚之守。上酬獎顧之深。

又

誤率明恩。曲頒異數。禮雖有舊。分實踰涯。伏念臣以羈單孤陋之資。值希闊盛明之運。親蒙聖拔。遂翼政機。以道事君。有一心之死節。非材當國。幾衆毀之捐身。方位重而憂深。更寵加而禮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拜孝誕敷。堯仁丕冒。記犬馬始生之日。知有成于劬勞。推君臣同體之心。欲俯均于憂樂。盤盂鏤器。絳組纓文。將此實隨之衣。申以在垣之賜。乾坤大施。願享之以不貲。蟻蟻微軀。愧缺然而未報。誓益殫于孤憤。期少稱于昭明。

又

使華泊館。臺饋盈庭。被聖造之異頒。出朝彝之絕擬。伏念臣生而踳蹇。學至陋迂。徒際昌時。遂塵重任。時髦並進。方懷竊位之虞。家食已豐。更厚養賢之禮。顧積勳之何取。祇冒寵以加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物徧德容。時均澤及。念邦政之大。而不忘舊人之共。屈帝展之尊。而特齒孤臣之生。老且思親。靡及奉牲之養。忠而事上。惟堅填壑之圖。

又

素齋環陰。溫言發詔。禮雖存于舊典。寵實冒于等彝。伏念臣本起諸生。誤尸宰事。有飭躬之一節。無經國之大猷。顧位重而多虞。每思深而自愧。敢意始生之序。游鑒異數之臨。綺組光華。盤盂鏤錯。念殘骸之未泯。既頒御府之衣。念驚綈之不前。更錫天閑之賜。周旋被惠。踴躍無容。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天覆之仁。篤臣鄰之愛。嚴置輔之儀。有加賜式之蕃。祿不逮親。追極桑弧之感。心惟許國。誓殫犬馬之勤。

又

使瑞傳命賜簡生華奉曉諭倫溢情知愧伏念臣親蒙聖獎登備宰司畢無軼于衆材居莫勝于大務驚炎涼之變易加筋竹之向疲進無以贊非常之功退不敢懷自安之計未離職斥實賴保全何意始生之辰更有異等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推厚賢之禮廣存倚之風豈獨重一時之恩亦將爲庶位之勸過及庸陋大蕃寵休齒鼎承榮顧念親之匪遠罔陵歸福思報上以何窮

又

歲滿環陰方結勛勞之威使齋泊館特持賜予之優揆稱無容循涯自愧伏念臣謬奉神簡叨陪政機當難遇之盛時專久孤之機守聖蹟功就既高二帝之行器狹任降終鮮一塵之助正懼空官之責何勝異數之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申春近司倬修故事厚其幣帛得盡鹿鳴之誠壽如罔陵敢忘天保之報

又

寵光下濟鎮陳中類荷聖造之生成優補臣而飲賜伏念臣生而孤寡少也賤微獲際昌期久塵重任鼎司濫處方懷履歷之憂家食已豐更玷養賢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渙及湯德兼容道並乾坤澤均雨露記犬馬始生之日品雖下而不遺推君臣同體之心威至深而難報幣帛充飽饗饋盈庭戴厚意以戰兢省素餐而勉勵歷必然而感戴恩同極于勛勞惟堅移孝之誠庶有顯親之效仰酬洪覆敢情餘生

又

詔函俯及禮數優加受寵若驚冒榮爲懼伏念臣遭逢盛旦沒服近司雖愚樸之內殫在經綸而何補敢圖生日併屏殊恩絳紱光華雖難銷簡衣出賜褒微不稱于身章厥乘分頒勉強自慚于精力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均照國蓋推仁不以具臣略其舊典方勛勞之未報加錫賚以逾涯祿不逮親念桑弧而增感心惟許國異錫狗之無知仰答洪慈誓堅素節

又

溫厚溢言便善加式屈王人而臨諭耀私室以增榮伏念臣蚤歲時恩久襄率事奉令承教敢違終食之間經體贊元未効秋毫之末每退循于塞淺恐終累于休明豈謂矜寬申加寵賚叨榮雖異揣稱奚聞且致養之勤悲莫深下弗消而揚名之美忠自信于能移誓竭羈縻之思少致拳拳之義

又

寵私未愆恭錫有加徒知拜賜之榮執謙論酬之所伏念臣少承緒業初乏遠猷會逢聖運之開登備宰司之曠已侵尋于歲月無補報于涓埃况在循名責實之時尤難當輪處中之任乃蒙厥位以忝所生寬慈未即于明誅寵獎更叨于異數想象桑弧之設指景難追咨嗟蕭瑟之懷捫心獨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明旁燭以盛德寬容謂操柄以取臣宜致誠而加禮意有鹿鳴之厚敢不盡心美同天保之歸庶

能報上

又

王人甫暨帝賚有加品物在庭恩光動室伏念臣持孤愚之守偶盛大之期顧當蒲柳之衰年尙竊機衡之重任曾無裨補猶冒休華實詔發函曲記載生之日大官第式更陳多錫之儀僕以自思愧無足稱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揄優賢之寵衍推食之慈肅與典之按行蓋良心之過軫肅然白首豈忘負米之責竊爾餘陰敢後捐軀之報

又

曲膺天獎降詔文拜賜之優以榮爲懼伏念臣淺陋孤學詔冠近司空彈歲月之勞曾鮮毫釐之補久願還于重柄庶少厭于浮言仰體矜憐未行能免載臨流火之序猶念射蓬之辰珍幣盈庭加錫衣于賜簪寶璽照路下駸足于天垠敢以無能類然當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伴乾施體厚臣鄰禮以資賢爲先事不因人而廢願茲寵異屬在衰邁志欲養親靡及南陔之戒忠于報上願輸天保之勤

又

敕使踵門曲諭褒言之綢大官庇物載申異禮之蕃荷寵過庸臨淵加懼伏念臣蚤躬樸學淺歷近班濫持守于鈞衡謬侵尋于歲月贊元經體實負素餐當軸處中有孤軍望遠九秋之肇序方六射之甫期猥加臺餽之儀特昇天廚之品餽奉豐碩蓋使讓自養之榮醪酒旨清又將蒙既醉之福惟是深仁之難報會何飲賜之足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嚴于輔臣匪頒厚于拜式隆漢家推食之惠增周雅錫朋之休生有至恩不及承顏之養晚圖一節惟堅事國之忠

又

聖言如緯有溫厚于芝蘭拜賜自天發光華于節室榮驗素望婉溢常涯伏念臣以固陋之資被睿神之眷適預慶于政路復冠列于台司歲月嵒嶮而履更精力勤勞而莫補速讓讓于衆口愧功烈于前人述茲苟完安有橫冀載及桑蓬之序方深帖帖之思念莫報于勛勞敢鑒承于恩禮良金燭乘嚴寶約于天駒藻帛綢文雜華章于簡服豈鑒蕃庶併及衰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敦舜孝以儀民軫堯仁而冒物特厚柄臣之遇過頒御府之珍交平曲記于賤生博愛乃容于濫賜漢庭拜寵雖慙稽古之工周雅有章願上如圖之壽

笏記

謝宜召赴集英殿乾元節御宴笏記

伏以鳴社膺期值南詔之司籌需雲錫宴崇萬壽以稱觴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紹中天之命德符炎歷早開大電之祥歡浹朱鄰普慶南山之祝矧預乘鈞之冠更榮在錦之逢舉樂皇恩永肩孤瘁

謝賜生日禮物笺記

伏蒙聖慈特差臣男秘書著作佐郎充崇文院校書某押賜臣某生日禮物者茂膺睿眷擢預台司載履始生之辰曲被至優之賜普暨忠節期報鴻恩

謝賜年節御宴笺記

伏蒙宸慈特降中使賜臣某等年節御宴者伏以春元更煦君燕示慈樂及喜辰榮深近輔茲蓋皇帝陛下仁均天施禮厚臣鄰適臨獻歲之和特啓需雲之會習肩一節申答殊私

又

伏以氣更年節燕示天慈歡慶盛期寵申近輔茲蓋皇帝陛下義深同體德廣爲春特加折俎之儀使預登臺之樂仰銜厚遇永膺丹衷

謝宜召赴紫宸殿御宴笺記

伏以燕示帝慈歡修鄰好拱宸旒而在望淡朝繪以知榮恭惟皇帝陛下仁浸物生功參天令一元統適更鸞律之節萬玉來庭特修需雲之會臣等親逢盛際目服近班仰涵君賜之深永厲臣愚之報

謝宜召赴集英殿宴笺記

伏以春籥敷和載歌聖物之機帝庭命享遂合諸臣之歡恭惟皇帝陛下德與古躋事因時講備樂所以昭禮加鼎所以示慈臣等參列台司首慶君召徒樂宴私之飫莫知涓露之酬

中書謝春宴笺記

伏以春物喜華宸居暇豫中開宴賜下逮臣工伏惟皇帝陛下盛德對時至仁自性弗爲獨樂務與衆均臣等備位在廷逢辰多慶略無報稱第有戰兢

謝賜上巳瓊林苑御宴笺記

伏以禊褉芳辰燕班別業飲盛華林之集歌同沂水之行臣等參柄近司預榮勝會黨盡臣忠之瘼匪時君賜之隆

謝參知政事笺記

伏奉制命特受臣參知政事祇奉渙恩伏深兢素伏念臣早以末學遷于盛期進領代言之司已妨賢路參謀論道之府何補聖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求士不厭其勤用人不責其備致未捐于舊物且特置于近僚敢不卜體至懷正堅孤守益廣衆功之美少酬鴻施之私

賀皇子延安郡王侍宴笺記

賀皇子延安郡王侍宴笺記
元豐七年三月
適得開門告報延安郡王今日出侍大宴者伏以玉宸侍宴帝子承顏上慰聖神之情大爲邦國之慶

華陽集卷十三

內制

嘉祐明堂赦文

朕承三聖之基履四海之貴深維持國之日久益念爲君之道難有臨聽之虞庶以闢天下之逸無奉養之虞庶以資天下之豐兢兢萬務之惟微勉勉前事之所戒倚以左右輔弼之正予敢有弗欽事于上下神祇之明予敢有弗肅屬九穀登富三辰昭華象來桂海之祥慶絕玉關之警有邦之應于朕豈功恭念爲天之子者必修報本之禮爲人之子者必懷追養之慕重循非德履續曠文頃按明堂之圖有如路寢之制載經斯室載度斯筵值大火之辟芒乘季秋之肅氣物無上帝之稱非躬祠不足昭乎虔聖惟文考之尊非嚴配不足盡乎孝于時備法物之制服大冕之章格靈貺于真庭款清德于太宇還祇宗祀之舉具飭純誠之將乃神光陸離燭于薦鬯之夕喜氣休晏被于燎柴之時暨丕事之繼成敢善薦之專鄉宜乎延渙以契天心可大赦天下於戲承神之胙既均輝耀之微滋俗之瑕復若風雲之布蓋禮鉅則擇之博孝至則勸以踴尚賴秉文之英經武之傑廣同寅于王室壯大治于邦國共荷無疆之休亦膺無窮之聞

聖德元年南郊御札

有天下者莫重上神之報爲人子者莫嚴宗廟之承率躬三歲之祠常候一陽之應極慕先聖光施冲人載循禮類之期適在諒陰之際大懼不能備飭儀物率將奏盛于是刺六經之文傳博士之議皆以爲喪有以權而順變祭無以卑而廢尊矧稽參西漢之彝沿用景德之制順于涼菲賴帝昭臨遂卜天正之辰往修郊見之禮方且進祈茂祉以大茂黎元昭格至精以終圖熙事庶幾能享其政俾勳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事于南郊咨爾攸司各揚厥職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行科率其百司除奉神之物並宜一切仍舊外餘應于供奉所須務令濇約以稱朕不忘孝思之義

兩災許言時政失詔

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之思惟懼不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述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于政歟將天下刑獄滯冤賦徭煩苦民有愁嘆無聊之聲以干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飭躬焦思欲銷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新自新厥路何繇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關失及當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

賜臺諫官詔

樞密本兵之府也在祖宗時圖書得勳勞親信之武臣而參用之曰者先帝用郭進蓋有意乎此也今臺諫官爭言遠不宜在執政之地朕嘗熟復于懷以一言之譽進之以一言之毀退之豈朝廷爲用人之意耶至引德宗之點常袞憲宗之貶章執誼豈不傷先帝知人之明使朕亦踴躍而聽安也夫言而不關于情體諸朝廷之宜而易行朕何憚而不從毋爲徒紛紛也其審朕言毋忽

立皇子詔

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緣茲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昭皇兄漢安懿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于宮中而聰智仁賢見于夙成日者選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使者數至其第適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然有嘉焉朕先帝遺德奉承重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夫宗廟也其以昭爲皇子

皇子昭免恩命第二表不允詔

昔周之建國必先同姓之盟況予父子之愛乎夫爵祿者朝廷之公器也朕既外降以賢又內篤以親而公天下非爲私也今命書之下衆體固辭豈副予親親之意所乞宜不允

皇子昭免恩命第三表不允詔

朕惟先王治國之法必由近者始故申父子之至恩則天下歎然以相愛也今爾奉書者三謂爵命之不可私朕固嘗咨于政事之臣未以爲過爾也且予貴爲人上而能不福汝乎雖欲勉從嘉意良不可得所乞宜不允

皇長子穎王頊乞班在允初下不允詔

孟軻亦云爵爲天下之通貴漢家之制王乃皇子之近封雖骨肉本無異恩然朝廷著之定位矧予上嗣之愛方爾外傳之從輒駕既行而馳道未窮鳴鑼適旦而廢門已至自進疏于方社數推序于宗藩當識先民之大方以傳西京之故事蓋位不同者禮異名不正則事違豈君父之獨親亦臣子之明分往班天秩思慰賢猷所乞宜不允

皇長子穎王頊乞班在富弼允弼允良下不允詔

夫廣封建者所以大京師之輔正班秩者所以尊朝廷之儀豈有享高爵而處後陳不可緣私恩而撓公法蓋親親者愛本于族貴貴者體近于君宜略擢章往祗定著所乞宜不允

皇伯允弼皇叔允良允初特免常朝五日一起起居詔

夫尊尊親親人道之極也有若伯父保有賢德以藩屏于王家朕新承大統思廣骨肉之恩以風天下匪尊遇之何以見愛乎其免常朝每五日一起起居

治平立皇太子教文

王者承天立極莫不思長世之圖爲國建儲所以正萬邦之本故朕親先父子而天下不以爲愛命發朝廷而天下不以爲私矧予上嗣之良真自日昃之聖出而就傅淺窮學肆之聞入則承顏勤至寢門之間比疏榮于王社益修德于天枝爾荷丕基之艱猶慮正體之貳矧漢文命嫡著于卽阼之初年且夏后立賢期以傳家于萬世維華元之所儀維大器之所承式符少海之祥宜踐東朝之位肆顯冊之不發嘉食言之大同愛契款心用厚曠澤可大赦天下於戲文昭武穆夙詒燕後之謀震長離明本有承華之象蓋義重乎先則禮必亟舉慶施乎上則惠必遐流咨爾庶方當體朕意

封太祖皇帝後詔

昔我藝祖皇帝之興以天發之期兵未始一血刃而卒再造區夏其大謀盛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朕奉承聖緒夙夜不敢康乃爾後之子孫浸微不顯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文豈朕所以遵大統推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其流遠施大者其報豐宜令中書門下放太宗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復絕

賜外任臣寮歷日詔

四氣更運三朝首序願惕承于邦統爰恭授于人時列土尊王上春始事宜膺班朔之命益懲勸民之方

今賜卿治平二年歷日一卷至可領也。

又

朕順稽天紀節授民常推紫緯之經文起清臺之密歷以正昏明之度以宜發敘之期適及時頒共熙邦務今賜卿熙寧四年歷日一卷至可領也。

賜判大名府韓琦便宜從事詔

朕比以大河之北水患相仍又去年地震不已城壁室廬皆而復墜變執甚焉朕惻然有封塲之虞深思得人以鎮撫一方卿舊政之臣惟是國家休戚之均故前遣使者以諭卿卿之指庶幾莫或予違今乃以去鄉閭擢疾患爲辭豈朕所望焉且抱大忠者固常懸于本朝趨閭路者誠匪安于散地其勉精神易轅而之藩毋使朕終座于北顧也已除卿判大名府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齎敕賜卿即宜祗受便發赴任以副朕意

賜使相判大名府韓琦條畫河北利害詔

自北道休偃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于安佚武備弛于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奮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完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斂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于累年軍儲匱于列郡此使朕不得不以邊爲憂也夫謀不必勝安有可恃之勢事不素具曷待非常之虞卿總制方陞舉精策慮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于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爲條畫以聞

賜判大名府韓琦爲水災撫輯河北詔

大河之北歲比不登又有水溢地震之災方春東作民益不聊生耄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朕甚聞之豈役煩斂重而吏莫之省耶將姦人乘此災變而動之也朕中夜以興爲之慘惓不安前日徒卿以鎮大名者非有意于此乎其經制之方已聽便宜從事若有可以佐吾民者宜師意遠思爲朕撫輯而賑全之毋使浚民以重民困也

樞密使文彥博乞罷節度使公使錢瑛論詔

朕日裁萬幾屢訪近輔而卿因錄先朝之奏章裁辭舊府之公錢乃謂在外則有轄軍師之常在內則無享賓客之事願敢受于私室願悉還于縣官朕惟德盛者必約諸身計遠者必體于國故曾子輕楚人之富何懷義之所存汾陽佐蕃市之財秦謂忠之尤至勉從嘉舉重集褒懷所請已依故茲獎諭

光祿卿知濟州楊申訓兵有法獎諭詔

兵法曰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朕患諸道之兵簡練之不精乃親閱戰士于庭而京東之兵頗知戰而有勇然其所以簡練之法不在主吏乎朕甚嘉之

獎諭韓琦等詔

夫天下之役常困吾民至使離飢寒而不能以自存豈朕爲民父母之意哉吾詔不勤而察民未深也今梓州路獨與興民之利而去其害欲加諸賞朕何愛焉觀執政之用心于朕豈有異乎韓琦等已降敕獎諭仍各賜絹二百匹餘並依所奏施行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趙抃治迹尤異獎諭詔

蜀遠在西南最要郡也朕患吏不能究宣德澤以被于遠民故其擇守非慈良簡重者不以命之卿在蜀甫踰年而使者以其治迹尤異上于朝廷夫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而民賴之豈不嘉汝乎

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盧士宗斷絕獎諭詔

夫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朕傷時之薄德不足以導民而至于用刑故選明察之官以審天下所上之獄諸疑者謝之而歲無逮繫之淹書不云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茲亦惟予一人之有慶也非爾孰能之仍依奏宣付史館

又

夫上之教化未至而欲民日遷善而遠罪其何由哉今夫內置理官以謝平天下之獄一歲之上繫無留文非曰職事之舉耶章聞予聽嘉歎久之

又

刑罰所以輔治也以百姓未習于教化朕敢弛姦之防今爾迫于刑之中使天下繫無所淹留書不云乎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予惟爾嘉之

又

朕患天下吏用法之不平又因緣生姦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未嘗不惻然于中故以廷尉所上獄更命近臣其審克之視一歲所決而無留繫之苛雖未能造成康之隆然亦適于用刑之中輔民起治顧不汝嘉乎

賜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錢象先斷絕獎諭詔

蓋聞唐虞之時畫衣冠而民不犯朕甚慕之今朕咨擇近臣以審夫天下之獄章上廷尉者獄之輒空雖未能做古要之不惜用刑其亦庶幾乎與言褒歎不忘于懷

又

夫立法明刑非以爲治蓋以禦暴也輔政教之所施也朕惟人之多辟比置臺吏申審克之制以參決其平卿持法詳明盡心乃事具獄之上奏盡悉空省問之餘特深嘉尚

天章閣待制權知審刑院呂公著斷絕獎諭詔

夫古之用刑，蓋所以期無刑也。朕念哀元元，離法者衆，天下所上廷尉之獄，又命官以審之，庶幾調當而寡少止矣。卿文學之臣，副之政事，能率其屬，嚴斷無留，嘉歎之懷，曷維其已。仍依奏付史館。

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孫固斷絕獎諭詔

夫刑者，本以助治也。民之嘖嘖，不能無過差，而入于刑，非決其所滯，剖其所疑，則刑將殘民而不可勝。尙何治之足助乎。卿雅以儒學進，而與天下之利，而當情無留獄，良有以應予欽恤之意也。其于嘉美，終日以之，仍依奏付史館。

翰林學士馮京以下進南郊慶成詩獎諭詔

乃者大旅于帝，而百神祇獻，靡不右贊。非秉德之彥，夙夜在祀之助乎。及茲禮成，又能發爲聲詩，以揚一時之休，願非甚盛德，何足以稱之。省被之餘，嘉歎何已。

判許州張昇進南郊慶成詩獎諭詔

朕乃者飭精于郊，以見上帝，秉德在位，有來羣臣，審言舊政之良，適寄近符之守，迹雖留滯，莫陪盛禮之輝，義切揄揚，遂啓永歌之作，載惟忠至，尤極褒稱。

翰林學士賈黯進宴羣玉殿詩獎諭詔

三聖之文，祕在延閣，朕乘德政之豫，詔近臣以觀之。且陳鐘鼓豆觴之盛，以娛乎太平，卿預游詞禁，材思丰華，奏篇之來，絕于羣唱，省被者再，式歎式嘉。

樞密院直學士知鄧州王琪進和後院賞花釣魚詩獎諭詔

朕萬幾之豫，思燕羣臣，春春之和，遂啓祕苑，臨清流而發詠，惜餘尊以命觴，人心樂賓，天日延煦，雖未足掩魚藻之盛，而固已追柏臺之娛，卿蔚爲邦英，滯于郡守，聞華景之勝集，念清微之素遊，遠託嘉詞，進廣新唱，矧儒林之碩望，有詩筆之舊名，玩味之餘，嘉歎何已。

仁宗遺詔

朕祗承大統，夙夜孜孜，常懼匪涼，不足以承祖宗之鴻烈，然兵民休靖，底于丕平，顧朕何德以堪之。乃自春以來，積勳夷豫，今至大漸，恐不得負展以見羣臣，皇子曙，以天地之愛，朝夕寢門，未始少懈，況聰智明睿，朕素有承嗣之託，夫豈不順天人之望哉。可于柩前即皇帝位，皇后以坤儀之尊，左右朕躬，慈仁端順，開于天下，宜尊皇后爲皇太后，一應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止于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一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戰死生之際，惟聖賢爲能達其歸，矧天之寶命不墜，于我有邦，更賴文武列辟，輔其不逮，朕何憊焉。主者施行。

皇太后付中書門下還政書

日者，昊天不弔，先帝上賓，遽揚末命之言，方結未亡之痛，而皇帝踐阼之始，銜哀過情，忽傳詔于外廷，請

預聞于諸政，載念承邦之重，累申還辟之文，皇衷未回，羣議猶鬱，顧人子之誠，雖至，而國家之事，靡安，況日臨治朝，躬發神明之斷，出臨禁綽，衆聞與馬之音，百姓莫不欣欣三靈，以之薦祖，吾嘗視前史之戒，思衆聖之圖，將退飭于母儀，庸進強于君德，從容房闈，不亦美歟。昨權同聽政事，候皇帝康復日如舊，去歲會兩降手書還政，輔臣等並于皇帝御前納下，今來聖躬已安，其軍國事更不同處分，故茲示諭，宜體至懷。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遺詔

吾受兩朝之託，綱綱重之，十有七年，安處房闈，皇帝天篤仁孝，日滋睿神，嘗咨務于禁中，獲助勤于天下，而炎涼變序，疾疹乘衰，皇帝夜不解衣，朝至忘食，雖聖心之備盡，終天數之莫贖，吾嘗觀性命之原，達死生之際，生而憂憂，壽之養，沒則從昭陵之遊，願循初終，夫復何恨。皇帝宜念宗廟之重，無過哀傷，更賴股肱之臣，共爲寬釋，成服之後三日，外聽政服紀，以日易月，在京文武百官十三日而除，諸司長官及近臣觀察使以上，隨于宮庭，其餘隨于宮門外，諸道州府長吏以下三日釋服，軍民不用緇素，緣邊不得舉哀，釋服之後，勿禁作樂，國祚制度，務遵儉省，勉從吾志，勿事煩勞，並依昭憲明德皇太后故事施行。

華陽集卷十四

內制

賜皇伯祖承顯加食邑詔

朕懷宗盛禮，祗通先猷，茂對三靈，駿奔億醜，臣工顯相，后帝居歆，嘉與親賢，共膺戮效，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持節金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康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承顯治躬齊栗，養志粹和，挺宗室之令儀，藹公侯之淑問，地隆磐石，任重藩垣，春秋寢高，學問不倦，被服儒素，蘊河間之雅材，琢磨廉規，蹈衛武之美德，助我悠祀，協于多儀，是用進功伐之名，益倍敦土田之賦，乃加異食，并示徽恩，於戲，懷德維事，昔王之明訓，爲善最樂，前哲之嘉猷，勉思高滿之危，勿忘臨履之戒。

賜皇伯京平郡王判大宗正司允弼免行事詔

國家卜天正之吉，修郊見之儀，將命親賢之臣，肆陪禋薦之事，粵予伯父，以老自辭，朕顧于骨肉之恩，尙恐弗至，維是夙夜之祀，豈不爲勞，宜遂便安，以稱尊禮，所乞宜允。

賜皇伯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壽乞罷赴中書禮上允詔

自昔公卿大夫，各率其屬以聽于有司，國朝宗室之制，雖位公卿而不領以事，然受命之日，猶一至府，以

班見百僚。維我伯父。既位公相矣。乃不敢以故事自處之。夫德尊而不忘其禮。寵至而愈下其心。朕雖拒之可乎。宜依所乞。

賜准康軍節度使知曹州張茂實加恩告敕詔

朕以季秋之良。薦至精于上帝。又以萬國之歡心。以事于我文考。神明感通。物有匪召而至者。蓋羣厥祥。朕既舉大澤。以被于溥天之下。矧于虎臣。嘗有夙夜之勞乎。往承其休。以敷我告廷之命。

賜使相知相州宋庠加恩詔

夫祭有大澤。則惠必及下。惠均則政行矣。維君子之能祭也。朕禮成明堂。福不敢專。思與一二舊致之臣。以共享之。乃已未大昕。告于外庭。蓋所以述靈況之來。錄德獎功。實不可稽。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往欽哉。以對越上帝之寵。

賜樞密使富弼赴闕詔

卿材德之粹。名世而生。昔在先朝。實登上宰。銜憂去位。日月既除。未予沖人。嗣膺大歷。率懷元老。共濟厥圖。還冠樞臣。左右同體。

賜樞密使富弼乞假將治允詔

卿履上樞之位。制萬里之衝。謀經起而合大和。命出幾微而濟大務。比爽晦明之裕。寔還體力之強。予心未孚。其請不已。且天道之遠。豈術數之能窮。而賢德之充。自神明之來相。茂凝粹粹。欽遵儀刑。宜依所乞。予假將治。

賜起復宰臣富弼赴闕詔

夫宰相者。所以與朕調陰陽。鎮撫四夷。顧天下之務。日無不聽者。觀漢唐之際。最為盛平。然秉政之臣。未有致位終喪之事。矧今勞思巖廊之上。而圖治之不給哉。卿道艱以來。乃累詔未起。朕維篤君臣者。莫大乎義。則可以斷恩。顯父母者。必揚其名。則可以稱孝。卿其抑餘哀。迪大節。以終惠子無窮之休。所乞宜不允。依累降詔。乘遽馬疾速發來赴闕。

賜樞密使文彥博赴闕詔

有密之所。總樞機之萬微。輔弼之臣。合股肱之一體。適圖庸于碩望。佇進翼于丕謀。宜遂適歸。式欽厚遇。

賜成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赴闕朝見後赴任詔

卿以威德之良。有同體之愛。自還家之大故。已去位之三年。既從日月之除。可復朝廷之事。雖仍外寄。且佇來朝。

賜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赴闕朝見後赴任詔

卿鼎遷政機。往綏邊陲。游攬奏函之戲。顧紆卿綬之歸。已徇素懷。且優碩輔。與念勤勞之舊。慶勝開燕之

私。可赴闕朝見訖之任。

賜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歐陽修免恩命允詔

朕比顧太原之道。實當二衝。擇廊廟之舊臣。委邊防之大計。而繼陳惇愷。重託衰遲。雖加勸諭之勤。莫奪誠辭之守。宜聽安于便地。庶增適于高懷。予于老成。惟恐不至。特依所乞。仍仰繼納宣徽使敕。就差知蔡州。

賜樞密副使歐陽修免恩命允詔

朕嘉卿舊望。入贊宏文。帷幄之言。每進規于不逮。尊祖之靈。或折難于未形。會參政本之司。進服地官之序。而露裏于宸几。願回渥于制函。蓋君子圖德業之隆。惟賢者戒寵祿之至。雖爾躬之攸勉。復羣論之咸休。庸遂乃誠。往安厥位。所讓宜允。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曾公亮乞免冊禮允詔

天子臨軒拜三公。其禮舊矣。今朕以上公之秩。加于元臣。方戒有司。卜日而冊授之。乃援疾固辭。不能為朕引綬廷下。吁。其禮何時而可復耶。雖用勉從。則匪朕心之擇。

賜參知政事孫抃趙鼎免恩命允詔

朕設爵賦祿。以待天下材賢魁壘之士。矧秉國政事之臣。豈復積日桑久而議遷也。今二府更進。例增秩之寵。乃露言于聞。至于懇激。夫在上位者。知所以難進。因可以下厲士大夫之風。朕何拒焉。往綏厥服。以永享其休名。所乞宜允。

賜前樞密副使吳奎辭特支請俸允詔

卿身雖家難。遽去朝位。直麻之飾。靡有至情。祿稍之頒。未為異數。露言何確。援比是辭。既嘉孝慕之終。敢累廉規之守。所乞宜允。

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李端愿赴闕詔

卿參華威范。奉寄侯藩。載惟問俗之勞。得無存關之念。宜往傳于迅召。佇還對于嘉謀。屬在離懷。尤深馳想。

賜使相判鄆州曹佺赴闕詔

卿承累世之貴。出外家之賢。自奉寄于藩符。且游更于歲筦。長樂之愛。豈無弟兄之懷。況元舅之歸。是亦文武之憲。宜騰迅召。式矜嘉猷。

賜皇后曹氏答詔

朕以季秋之良。大饗于帝。笙鏞純繹。璧玉華光。肆禮禮以迄成。繁坤儀之參助。遽披嘉牘。申布慶辭。載咏謙兢。良深慶嘆。

賜皇后高氏答詔

朕以長至之序。大旅于郊。至音釋和。精志平盡。肆上饗之不就。緊內治之素勤。清蹕初還。慶函首及。載循謙。良集嘯。稽。

賜皇后向氏答詔

比迪先春。有嚴大報。乘初陽而錯事。斯奉福以裕民。迨終嘉薦之慶。適獲慶辭之美。載循柔則。長集慶懷。

賜楚國大長公主等詔

朕躬即崇邱。祇見上帝。乘一陽之華物。飭百執以錯儀。適洞簫事之成。適有慶函之上。申玩嘉意。良深嘆懷。

賜沂國公主等答詔

毓粹仙源。鍾慈皇室。屬帝禮之具舉。甫神貺之下凝。彩衛初回。芳函忽蒞。柔心昭美。終食與爽。

賜趙國長公主等答詔

德茂積華。榮均寶系。屬熙成于郊旅。甫不集于神祺。口返齋園。遽馳慶牘。載循惠意。徒極爽懷。

賜婕妤俞氏等答詔

早以柔嫕。班于禁嚴。屬成宗祀之儀。具錫薄陳之福。適回清蹕。遽遣慶章。載體嘉勳。豐恩爽尚。

賜貴妃沈氏答詔

朕躬臨泰時。祇薦嘉牲。仰格上靈之獻。還孚萬有之澤。瞻三朝之舊德。乘大呂之嘉辰。以慶慶章。與慶起席。

賜婉容周氏免恩命不允詔

朕飭朝廷之化。慎帷房之選。進登九御之列。參播後宮之範。維爾有儀以淑。有德以恭。方內治之旌賢。乃桑章而遷寵。彤音維美。紫煥難留。所乞宜不允。

賜美人董氏免恩命不允詔

朕即教化之原。蓋治由近起。推統紀之重。則寵靡內崇。維爾法度有嫺。言容靖順。早預漢庭之選。嗣開沁水之祥。況居念憂勤。進無私諂。宜升華于服位。且旌淑于宮房。望自衆嘉。恩非獨侈。何懷謙之厚。竟抗牘以辭。方彤管之承寵。已繁書之下省。往儀爾列。毋悞予聞。所乞宜不允。

賜美人董氏免恩命遇授與父安允詔

夫事君辭寵者。德之嘉。報親崇養者。孝之至。矧本處房闈。來儀掖庭。屬辭慶于穆華。因進階于顯綬。遽膺累積。深露柔衷。願均遇父之恩。崇美茲辰之遇。實嬪闈之休範。將史管之良書。載省退沖。亦用嗟允。

賜宗室從信新婦并文安郡主等茶藥詔

哀奉仙輿。肅安異域。方冒凝寒之候。載馳過陸之勞。申念丹誠。往殯渥命。

賜大內永嘉郡夫人朱氏等茶藥詔

宮車曉出。仙輿俄成。悲侍輩于昔游。結望陵之終恨。爰將嘉惠。聊慰歸途。

賜德妃苗氏等茶藥詔

夙侍神駕。甫安壽陵。望丹蹕以長遠。奉玉衣而永戀。寒威貫序。愛景馳空。均賜御奩。慰勤郊路。

賜西京汝州府縣皇親等茶藥詔

同軌赴辰。宗喪畢舉。先原從卜。孝慕何窮。顧寒日于喬林。冒重氛於征陸。爰將嘉賜。俾輔至和。

賜從靈駕皇親東平郡王允弼等茶藥詔

護神駕之游。宅鼎郊之兆。執龍輻之素纁。從玉帳之容衣。沈露起於山河。寒暄薄于原下。有懷哀瘁。爰致恩頒。

賜山陵使宰臣韓琦茶藥詔

神輿即路。總使先期。陵土復宮。此司終事。泣橋山之冠劍。犯畢陌之埃塵。宜被寵頒。用資和肅。

賜山陵禮儀使范鎮等茶藥詔

履靈輶之舉。宅神阜之安。馳驅郊甸之勞。假薄風霜之厲。特推珍賜。以輔沖綏。

賜山陵行事宜屯田郎中郎漢等茶藥詔

祇護靈輿。肇新神域。眷風宵之勤事。均霜露之感懷。宜有寵頒。以綏沖履。

賜山陵管勾內臣尹日宣等茶藥詔

往奉陵園。載勳夙夜。顧協經于襄事。宜均被于賜常。

賜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禮儀使宰臣曾公亮茶藥詔

即中洛之區。安兩朝之像。殺林朝望。既驚王氣之長。羽衛天回。更想宸遊之在。願上儀之肆舉。佇不日之來還。適屬煩猷。宜資補衛。

賜保平軍節度使兼侍中判大名府賈昌朝茶藥詔

外易帥垣。入趨召節。適次神機之近。正離伏暑之煩。飭使驛之兼途。致上菑之珍錫。式推異禮。以輔至和。

賜判許州賈昌朝過闕朝見茶藥詔

易符便鎮。駐節近郊。眷行李之攸勤。屬寒暄之未適。宜推邦錫。以導時休。

賜保平軍節度使判鄆州曹偁赴闕茶藥詔

爰趨召節。將次神機。維大旅之遠塗。方高秋之凝候。宜推珍錫。以輔沖綏。

賜安武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程戡赴闕茶藥詔

內均政衙外撫邊衙適難節以道歸正涉春之餘歲載念長途之驚豈無彌日之勞宜被寵頒用資珍補

賜宜徽南院使判延州郭達赴闕茶藥詔

特守方隅實淹時序屬光人之背惠顧王旅之多屯未清玉塞之氛聊問金城之略適祇迅召爰及殊頒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郝質赴闕茶藥詔

謹塞夙勤提兵入衛初率昭函之禮載嚴軍旅之驅爰飭使瑞往頒恩劑

賜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馬懷德赴闕茶藥詔

比持帥節外退邊衙還司禁旅之屯甫近神機之舍特頒珍錫以寵素勤

賜陝西宣撫使韓絳湯藥詔

敵設與貳重我邊陲之擾戎車飭駕于霜露之勞維經制之有方固旃歸之匪日特頒聖劑用輔沖襟

華陽集卷十五

內制

賜韓絳御寒衣服詔

比將使指出護邊虞屬歲景之將窮冒關程之正遠埃塵薄于四野雨雪犯于重裘適懷征軼之勤特解御衣之賜寵知加厚報欲圖深

賜前兩府大臣兩省以上知州初冬衣襖詔

申霜應辰列鎮分守特命乘輅之使爰將賜服之儀茂宜素勞庸荷嘉寵

又

早被朝輪游均藩寄適戒隕霜之候特頒在簡之衣無忘服休其勉恭事

又

撫慰邦輝任勞藩劇方屬迎寒之候宜遵賜服之常式厚眷恩用均安煖

又

去國馳思臨藩勞感游履嚴凝之氣首均安吉之衣聊卒歲陰用遵邦式

又

流景凋歲寒風動辰眷撫節于帥垣特頒衣于御府維其安煖茲謂寵私

敷諸路節度并逐路總管以下遺留衣物詔

朕疾大漸惟幾恐不獲寤興今有遺惠以頒諸在外臣爾其懋乃心于王家或亦慰朕之有知也

賜樞密副使包拯生日禮物詔

抱峻清之節濟沈遠之謀眷乘軸于宏廷省夢熊之嘉月方寵取塗之望特將私館之頒續爾壽祺昭予禮遇

賜樞密副使孫抃生日禮物詔

雅趣賢謀進陪機論履肅霜之素序記射矢之初辰宜有寵頒以迎壽祉益懷忠懇庸副眷毗

賜樞密副使呂公弼生日禮物詔

慶發高閎挺生碩輔氣秉朱亥之貴謀合承凝之良願惟近司厥有頒式庶助祥于穀旦益經治于冒期

又

命發紫樞方倚勝謀之助塞生玉筍環臨誕序之祥願二府之峻聯有上臺之賜式庸將禮遇庶積壽祺

賜樞密副使陳升之生日禮物詔

陽重表節嶽峻基神紀蓬矢之誕祥將綈函之私式洪圖是翼茂祉其膺

賜樞密副使吳奎生日禮物詔

維時仲夏氣盛南訛乃生上賢謀經右府載歷祥弧之序方隆政路之咨有膺于頒庶綏多福

又

炎煒乘候允執帝衡景緯儲精實生邦輔方倚政塗之望特推賜式之優既俾壽域且殊眷遇

賜樞密副使歐陽脩生日禮物詔

進由詞宗筦于機政屬乘離之杪候懷生甫之初辰馳遣使輅往暨私館將牽醪之盛錫明禮字之叢麟其于運聯不曰厚遇

賜樞密副使胡宿生日禮物詔

經物應才擁樞導命涼虞仲秋之篇慶垂左戶之弧嘉辰協期異數將寵爰優近輔蓋有舊章

賜樞密使富弼生日禮物詔

四氣復元太和滋物時正上春之篇祥開左戶之弧稟天至清佐國休運受邦之錫既頒且多膺歲之釐宜昌而大

賜樞密使文彥博生日禮物詔

賜樞密使文彥博生日禮物詔

鳳駕銜車已於執圭之觀。來咨籌幄。適資借筮之謀。迎寒律于上冬。紀誕祥于左戶。爰將賜式。廣示寵懷。

又

高門發慶。良月就盈。眷乘軸之上賢。紀垂弧之吉序。將賜儀于內府。助嘉席于私庭。用輯蕃釐。蓋優碩輔。

又

歲功甫就。冬令載新。鍾賢德于高門。亮神樞于右府。夙厚四鄰之遇。特馳三閣之頒。庶助蕃休。共閱丕化。

賜樞密使張昇生日禮物詔

五行之粹。是生上賢。萬事之幾。屬在元老。南說紀序。六射協辰。爰有頒寵。以將禮遇。

賜參知政事歐陽脩生日禮物詔

炎律徂威。高閭藉慶。誕生賢德。來輔聖圖。將嘉賜于舊儀。助蕃釐于今日。眷言忠碩。式是倚毗。

賜參知政事王安石生日禮物詔

適正仲冬。陽氣萃于物始。乃生碩輔。忠諫翼于政機。頒內閣之賜常。助高門之續祉。宜爾昌熾。屬予寵私。

賜參知政事趙鼎生日禮物詔

維時上冬。氣應寒若。是生良輔。允迪化均。東粹者絕其倫。敷隆則壽以錫。載臨嘉序。益神多祥。

賜宰臣韓琦生日禮物詔

氣肇南陽。景陽辰列。爰設在茲之慶。是生上表之賢。類異數于朝章。集嘉祥于族燕。俾介眉壽。長毗化元。

賜宰臣曾公亮生日禮物詔

夙賦圖謀。對經元化。屬仲陽之紀律。載左月之垂弧。特豐鼎食之頒。且厚台衡之遇。自天錫祉。與國同華。

賜使相曹偁生日禮物詔

出元勳之緒。推外戚之賢。屬慶誕之初辰。有寵頒之舊式。茲爲異數。以助多祥。

又

位冠英毅。望尊威范。屬誕彌之嘉序。有慶賁之華儀。茲寵近聯。以綏多祉。

又

望隆外戚。位實中台。紀誕慶于嘉辰。將賜儀于上府。以續勳門之祉。以資燕席之華。式是寵私。蓋優賁舊。

又

股肱攬華。義寵加近臣。矧推外戚之賢。實預中階之列。高門積厚。季夏紀生。爰將詔檢之頒。用續私禮之慶。

賜使相宋庠生日禮物詔

河嶽之靈。發爲異稟。廊廟之望。終于老謀。履四氣之首和。紀左弧之夙慶。錄牽維頤。膠酒維清。以介壽祺。

華陽集 卷十五

以將禮遇。

賜保平軍節度使兼侍中賈昌朝謝明堂加恩進馬詔

曠禮之行。載涓宗祀。靈釐之委。首錫輔臣。方膺制檢之頒。遽閱賁函之上。重惟祗嚮。屢集嘆休。

賜武成軍節度使知陳州李璋南郊謝恩進馬詔

朕比者錫款上圖。布簪羣位。眷茂膺于壽考。爰飭上于賁儀。懷續知勤。撫懷增嘆。

賜四方館使知相州曹偁賀南郊進馬詔

載勳之後。率寄于藩。屬慶典之丕施。飭賁儀而首及。飛函表順。置几登寶。

賜鎮安軍節度使兼侍中賈昌朝謝給享加恩進馬詔

衆戀中階。寄隆近屏。屬大祠之竣事。眷舊德以均釐。乃選上駟。以將來頒。載惟傾嚮。良用款嘉。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謝給享加恩進馬詔

朕屬耆耄。辰上冬。合祭太廟。維明靈之顯德。首結輔以均賁。阻親丹庭。馳蹤逸轡。傾輸之至。嗟美不忘。

賜定國軍節度使兼通謝給享加恩進馬詔

大給之禮。朕所未行。謙辰孟冬。欽于太室。坡祠推澤。首被輔臣。贊駟天閑。良嘉忠勳。

賜彰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昭亮賀給享進馬詔

屬者消孟冬之吉。合清廟之祠。平格祖宗之靈。肅均丞輔之福。迺馳駟于北闕。爰納賁于上閑。載諒傾軫。

肅忘嘉歎。

賜虔州觀察使劉渙賀給享進馬詔

通者孟冬之良。合食太廟。遽迎至景。休氣溶溶。轡轡上閑。形于慶禮。連修朝矩。有尚予懷。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賀冬至進馬詔

望禮台符。寄隆邦翰。慶天元之維吉。歸時事于有司。露奏彤恭。拊懷增歎。

賜外任臣僚知陳州李璋進馬詔

夙練戈船。滂分方寄。當浴蘭之令節。爰驚駟于上閑。載諒勤忠。良深嘉囑。

賜賈昌朝文彥博宋庠李昭亮程戡各進乾元節上壽金酒器并馬詔

中留廟畫。外布藩條。罄輸忠率之深。申祝壽祺之茂。金陳御府。驥驚天閑。參具賁章。足形嘉惠。

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宮兩進壽金酒器并馬詔

春發歲華。宵疑月朏。載展威福之序。首陳薦舉之儀。言念傾軫。履忘歎囑。

賜翰林侍讀學士知汝州劉敞賀登寶位進馬詔

朕臨膺靈命。首發慶條。有嘉禁從之虔。爰飭上駟之賁。省章知順。仄席不忘。

賜外任臣僚王拱辰等賀登寶位進馬詔

蚤分邦寄。具帥朝章。肆予莅阼之初。爰有旅廷之貢。載循順節。曷弔褒懷。

賜康州防禦使寶舜卿等賀皇太后皇后授冊進馬詔

朕鼎錄初郊。畢講巨禮。眷肅膺于寵寄。遽列上于慶儀。言念祗勤。豈忘嘆屬。

賜宣徽北院使知應天府王拱辰到任謝恩進馬詔

蚤班徽省。出保留京。念飭徭以于行。方頒條之在始。特驚上閣之貢。且修列鎮之儀。載循忠輸。靡忘褒賜。

賜宣徽北院使知鄆州曹偁到任謝恩進馬詔

地聯中姻。心嘉外劇。留半符于上國。擁六轡于東藩。初布治條。遽馳貢禮。載惟傾軫。靡忘嘆嘉。

賜宣徽南院使程戡謝恩進馬詔

輟自內徵。頗非常數。方倚綏于絕塞。首飭貢于上聞。載省需章。有嘉勳節。

賜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龔明逸轉官謝恩進馬詔

遺絲大冊。名在禁聯。比更邊關之符。升貳禮卿之秩。馳丹忠于魏闕。貢逸取于星閑。載諒爾勤。良深予嘆。

賜給事中呂居簡轉官謝恩進馬詔

麟符刻玉。奉寄留都。嶺上歲勞。入拜青瑣。權奇之貢。食我天閑。省續照誠。載深嘉尚。

賜龍圖閣學士知池州王贊進方物詔

邦英之望。朝寄是膺。謹職守于藩隅。達風宜于御府。嘉省于再。予懷靡忘。

賜宰臣韓琦生日進馬詔

秋律之初。金氣已肅。紀台臣之誕慶。將內府之賜儀。遽披車服之封。復上御閑之駿。重循忠嚮。良集褒嘉。

又

望冠儒林。材經皇業。比辭上絃之席。往總北門之符。屬誕彌之戒辰。顧匪頌之有典。煩致謝禮。良增歎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生日進馬詔

朕肇臨大統。欣屬遐倂。紀誕慶之嘉辰。推寵頒于舊式。載披謝禮。彌諒勤衷。

又

比膺朝檢。外領藩符。極存闕之深思。虔貢庭之舊式。載循盡節。良積褒懷。

賜司農卿知滑州馬遵賀皇子加恩進絹詔

比以旌賢上嗣。疏爵近封。攬列士之飛章。充大庭而備用。有懷欽慕。良積褒嘉。

賜外任臣僚馬遵等進賀壽聖節絹詔

茂服朝聯。肅祗邦委。屬元春之令序。紀誕日之休符。列上慶函。旅陳珍貢。載循忠嚮。良集寵嘉。

賜諸路賀封東陽郡王進絹詔

朕崇建藩屏。保強京師。眷言守土之臣。旅上充庭之貢。勤誠所嚮。嘉屬良深。

賜外任臣僚呂藻等進賀壽聖節絹詔

月朏迎年。星極感節。瞻肅膺于邦委。能遠効于庭輸。率守彌恭。典言增嘆。

賜太子賓客知相州趙良規賀封穎王進絹詔

朕心宅皇猷。茂封嫡藩。眷分守于郡符。遽旅陳于邦貢。永言欽嘆。曷弔于懷。

賜外任臣僚呂居簡等進賀壽聖節功德疏詔

氣婉開年。慶臨誕序。乃眷邦符之守。有嚴佛事之修。披省之餘。嘉婉何已。

華陽集卷十六

內制

樞密使富弼免恩命第一劄子不允詔

朕即位以來。惟是一二共政之臣。勤勞夙夜。以父于王家。朕敢有爵賞之愛乎。卿以惛惛自陳。至于五六。謂謙小勞。不若報大恩。鴻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身。朕方以天下之養。以承顏于朝夕。矧敢曰養之至乎。今既勉朕以事親之道。乃拒君命而不受。豈其言之盤耶。夫命下而反。猶反汗也。朕初政而下反汗之命。何以視天下哉。所乞宜不允。

富弼免恩命第二劄子不允詔

先帝不以菲涼。使臨士民之上。且褒功錄德。蓋朕之先務也。維卿曩以建嗣之冊。上于先朝。方朕踐阼之初。乃銜恤去位。而恩弗預焉。夫履股肱之任。陳社稷之計。而功不獲報。豈所以勸天下哉。並遷之命。其勉承之。所乞宜不允。

樞密使富弼乞外郡第一劄子不允詔

朕承九五之尊。御億兆之衆。日有萬幾之務。咨于二柄之臣。而卿偶疾家居。露章朝聽。欲避繁機之委。將

圖便郡之行，且蹈直道者不可輕去就之分，往綏冲履，來告嘉言，所乞宜不允。

富弼乞外郡第二劄子不允詔

卿舊德之良，先帝所遺，遺棄材而奮用，更二府之倚成，比連齊養之和，旋被康寧之福，方以席以是念，忽請藩而自陳，賜告于家，況有漢廷之優令，永弼乃后，亦惟周臣之一心，勉輔粹神，尚綏顯服，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宰臣富弼乞外任不允手詔

夫願治之主，固欲擇士舉之倫，有道之臣，亦將教君唐虞之上，故授策圖事，聚精會神，令若金石之堅，舉無毫髮之間，朕循循前聖，登相舊人，誠罔有不及，而輔政未幾，引疾展辭，予有經理萬物之心，而不得舒，予有勤修百度之志，而不得發，退自念此，將何望焉，雖懷君子三去之高，願縹二人同心之利，且率藩于外，亦已厭驅勉之勞，然論道于中，豈不燭優游之望，母專冲守，終仰丕成，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如心氣未寧，且輔近醫藥，不須更求郡，以體朕眷注之意。

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手詔

朕思帝虞之朝，皋夔輔德，始終一心，以垂休于無窮，豈有輕去其位，而圖處身之佚哉，惟卿負大材于天下，相予五年，克勤于王家，今方講太平之務，忽以告辭，豈朕之不明而廢厥謀，將議邪害正而兩廊之論難施歟，否則卿河疑焉，朕固澹然，注意于卿，卿之自視，下為士民之所信愛，是宜秉節不顧，舉庸于有為之時也，爾尚老乃事，無俾舉廢之專美有虞，所乞宜不允。

宰臣富弼乞解機政不允詔

朕承祖宗之烈，履士民之尊，思茂終于治原，故歷卜于賢輔，以卿舉大名于天下，推全德于三朝，屢遣使相之行，嘗從齊魯之訪，遂復來相，庶幾仰成，若作室而汝壻，若濟川而汝楫，朕之所遇，願豈不隆，何意歲時之未周，而引疾思之為計，問或咨于不務，似有辭于嘉謀，忽此舉章，乃微遜位，大失初終之望，重為上下之疑，豈朕臨政之不明，涉道之猶寡，使卿外示弗恤之力，內懷欲去之圖，予心漠然，中夕永歎，且賢者道欲行己，要澤物于一時，忠臣義不忘君，肯愛身于當國，諒素存于蒼生，勉起翼于皇機，所乞宜不允，如氣體果未安，且在舍養，將以仁痊平。

判亳州富弼乞罷使相不允詔

朕初臨丕基，首選大吏，方勞精而共務，忽引疾以屢辭，去雖謙于歲年，念不舍于朝夕，適覽奏函之說，又將使表之還，且重祿所以賦上賢，樂華所以優舊輔，宜收曲意，終保高名，所乞宜不允。

判河陽富弼乞罷使相第一表不允詔

夫祿賦于賢，則有勳功之道，名當于位，則無假器之嫌，卿推舊教之良，膺南朝之遇，不見離散，猶思武帳

之冠，何疑上書，欲歸丞相之絳，矧聞風力之彌劬，步趨之已平，其安出處之常，以厭中外之望。

富弼乞罷使相第二表不允詔

卿名德之重，表儀羣倫，代天熙工，厥有成績，聞請自外，亦既彌年，神明傳和，勝福不及，來咨來度，不我謂遐，胡為弗寧，願上相絳，監微防損，無乃過恩，爾維厥終，尚迪朕志。

富弼乞罷使相第三表不允詔

朕獲膺大統，尊見舊臣，方謀治于朝廷，益倚綏于方嶽，何意羣章之及，重形違節之文，載畫一之歌，終念鄭侯之前略，起穆如之誦，猶期山甫之過歸，其體注思，更冀省慮。

富弼乞罷使相第四表不允詔

卿兼文武之資，秉將相之任，以疾去位，既從逸于近藩，何疑上書，每願還于重絳，雖勤服于深譚，然終係于羣瞻，化召南之正風，尚煩于分守，觀漢廷之故事，多出于前規，其止重陳，且需來顧。

富弼乞罷使相第五表不允詔

在昔先朝，載謀舊德，不圖離疾，力謝政機，以至去都，游更氣，肅肅運歷之御，莫過德音之間，奚為底書，數欲上綬，且徇情加惠，本均左右之勞，雖處厚辭，何替安危之倚，孤節白守，微文可獨。

宰臣韓琦免恩命不允詔

先帝不以非涼，使主宗廟，而卿承順命，定大冊，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朕方推恩天下，而于一二股肱之臣，重亦改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個個，至於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褒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恐未為過，此乾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卿何疑而固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反如汗，丞相豈不為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國公。

韓琦乞退第二劄子不允詔

蓋聞二帝之時，君臣相與始終，輯大治，享大集，以施諸無窮，朕甚慕之，日者先帝不以菲德，使奉宗廟之祀，而丞相嘗預定大策矣，今與朕共濟之，可乎，君與之戒曰，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卿其申念之，往恭用治毋數，所乞宜不允。

韓琦乞退第三劄子不允詔

昔帝舜嗣位，猶戒一日萬幾之難，高宗宅憂，以繼三年家宰之治，願于南陽聖序，夙夜敢違，實賴輔臣，左右以濟，惟卿之計，罔有弗交，何嫌疑而上書，欲遽還而去位，且爾拯當受真宗之託，然疾乃聽辭，張昇亦承文考之遺，雖老不得謝，矧卿賦有康寧之德，未及風力之衰，與其退養便安之私，孰若進敷美利之澤，七頌昭諭，豈不予從，所乞宜不允。

宰臣韓琦乞退第三表不允詔

夫士之砥名行，蒙寵祿者，豈徒致主唐虞之上，亦欲圖身稷契之列，故時至則遂行，道行則勿休也。今卿名蓋于四海，功施于三朝，乃曲徇自滿之戒，繼陳欲去之辭，使朕朝念而皇皇，夕思而耿耿也。矧賜書之數下，益上廣之靡回，且天子之令惡于煩，大臣之舉惡于輕，朕言已孚，其起安位，所乞宜不允。

宰臣韓琦不赴文德殿立班待罪不允手詔

天子之御正朝，久而未講，宰相之班百辟，後亦從隨，攬臺簡之忽陳，規邦彝之變略，蓋延英賜對，每臨中殿之香，故宜政留班，不及大昕之闕，矧在職之匪懈，奚引愆而靡寧，宜斥細嫌，用綏素職，所待罪宜不允，仍斷來章。

判大名府韓琦乞移徐州不允詔

卿頃去鼎司，出均藩寄，自易官符之守，良紆邊境之憂，殊鄰輯事，屬境恬豫，適還四路之劇，且閱舊臣之勞，何煩疊章，更欲徙郡，夫慮周者在于體國，忠至者不以徇身，勉奮精神之和，奚止翰垣之倚，所乞宜不允。

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免恩命不允詔

朝廷之設名器，所以待天下之士之賢，兩鎮節度使雖未嘗除，非有所愛，誠有以待之也。今卿歷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歎然有不足于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夫冠四輔之位于內，領兩使之節于外，顧其勢執重執輕哉，尚何辭焉，所辭宜不允。

樞密使文彥博免恩命不允詔

朕賴祖宗之靈，獲保大業，體天地之德，遂澤多方，而卿適擁天下之樞，預定禁中之冊，逮猷告于列位，蓋體循于舊章，罔羣言之弗同，敢高爵之是愛，矧仁廟不忘乎河北之難，先朝嘗稱有王佐之才，尚懼尊禮之未昭，何循謙冲之靡已，且西雍節制之拜，既以外更，而文昌端揆之名，蓋追前命，理無可避，寵實爲宜，所辭宜不允。

樞密使文彥博免恩命第一劄子不允詔

卿于藩之行，去國未幾，方起還于帥鉞，俾進翼于神機，何刻牘之遽來，欲辭權而自遠，矧光祿起勾廉之水，邊氓思短後之衣，日於勝謀，宜獨冲節，所乞宜不允。

文彥博免恩命第二劄子不允詔

王者量材而授官，君子審能而當位，故任重者被責大，德厚者蒙爵尊，矧卿昔在先朝，嘗居上宰，方邊隅多事，既仗以施鉞之行，及左右肅賢，又委以樞機之政，且功趨時者不可失，名適分者不可辭，式仁遵歸，以符素職，所乞宜不允。

文彥博免兼侍中劄子不允詔

朕遇二府之意隆矣，蓋左調陰陽，右鎮四夷，皆宰相之任也。今召用卿，而猶恐恩禮之未稱，乃欲上還納言之官，豈朕意哉，往即乃服，毋廢予之前訓，所乞宜不允。

起復冠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成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免恩命不允詔

卿位履將相，不幸有喪親之憂，朕用故事以哭踊之，卒而復位于常，乃創鉅之情，執禮而不可奪，朕亦還家不造，不能行高宗諒闇之事，願已薄哉，夫與國者忠之至，顯親者孝之大，忍私徇義，可不勉乎，所乞宜不允。

判河南府文彥博乞罷使相第一表不允詔

乃孟夏壬寅，以成德之節，左授之章，命爾以太原之行，朕惟卿有奉親之難，故改釐西都，又聽以還加秩之拜，猶俯而未安也，願得舊鎮以領之，吁，何其辭避之至也，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誠所以礪世也，朕于卿惟恐弗及焉，所乞宜不允。

文彥博乞罷使相第二表不允詔

卿早負大名，嘗更重任，自權憂之去位，逮終制以還朝，儀形未親，寤寐如渴，奚再形于封奏，欲過避于寵榮，矧文武之舊臣，有忠孝之高節，往祇茂冊，入告嘉猷，所乞宜不允。

判大名府賈昌朝乞罷使相第一表不允詔

夫外經皇邑，均神興于邦中，北帶洪河，極形勝于天下，爾朱門之別號，倚玉鉉之前良，況民思惠愛之深，敵讎威聲之舊，告謨列位，寵以答功，厲節當朝，義無廢禮，顧重守方之寄，猶輕易鎮之名，還輔帥權，越祗廷渙，所乞宜不允。

賈昌朝乞罷使相第二表不允詔

夫謀在廊廟，中以仰于丕誠，職于藩宣，外以穆于至化，交爲王室之倚，參重臣鄰之欽，按舊府于北邊，崇別都之一會，適委官符之守，游煩齋鉞之行，顧威重足以服戎心，惠綏足以裕民力，載稽夙望，允契會言，既敷號以旌勳，適繼章而露悃，蓋懷經世之才，處難就佚，存許國之義者，動思圖庸，當厲壯猷，往祗定命。

賈昌朝乞罷使相第三表不允詔

朕猥以眇躬，新承聖緒，雖日念艱難之大業，猶未識輔弼之舊臣，矧北道當戎馬之衝，別京主筦籥之重，臨機制勝，既倚之勁謀，美俗流風，亦申夫茂績，遠順還于相統，且斬解于邊符，豈未追體貌之儀，將自廢官職之事，露章三至，良用慨然，所乞宜不允。

賈昌朝乞罷使相第四表不允詔

天徇大節者，不謀其身。膺大名者，必澤乎世。魯言舊德，契我先朝。人登三世之臣，出長萬夫之政。載清淨于邦，盡布中和于民。乃越月以來，奏章數至，且擁旆北道，方資督國之靈，而還節上臺，難議易藩之命。詔音比下，毋或重陳。

賈昌朝乞罷使相第五表不允詔

卿被知先朝，更枋二府，給符居守，雅聞善績之疑。賜節來朝，屢告嘉言之益。方就安于輔郡，乃還上于將施。雖高遜寵之懷，未究尊賢之體。所乞宜不允。

判大名府賈昌朝乞辭不允詔

七月初，鑾輿將御，三川之下，寶劍空留。眷言同德之良，實契先朝之遇。情懷恩于舊轡，思還夢于新郊。然以領一道之應符，控北方之襟帶。正倚坐綏之策，莫循來赴之情。所乞宜不允。

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乞知青州不允詔

卿學博覽，足以通古今。嘉謀謨言，足以承顧問。朝夕獻納，余有望焉。矧方委之劇煩，嬰以事任。戀乃賢業，宜有施于朝廷。奮平壯猷，豈暇便于鄉里。其安爾職，深體眷懷。所乞宜不允。

樞密副使吳奎免恩命第一劄子不允詔

卿才爲衆推，資與時會。繼從大冊之對，遷履近途之縣。嘗慨以遺規，亦周旋于試劇。適資峻德，升筦有司。圖前筭之勝謀，導北極之密令。爰爲上牘，乃就還恩。往歲以承，勿封于執。所辭宜不允。

吳奎免恩命第二劄子不允詔

夫廊廟幹于化原，帷幄籌以幾事。朕之懷所出令，難于用人。以卿靈預訪聞之求，屢陳忠議之益。才試浩穰之決，謀登宥密之咨。蓋藉衆之雋名，豈棄資于大任。何繼屢于讓牘，欲深避于寵途。且爲國澤民，則義有所重之顧。因賢子職，則誠無未安之疑。起即被于制綸，往參熙于神務。尙虛爾位，有鬱予聞。所乞宜不允。

吳奎免恩命第三劄子不允詔

天子惟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祇迪于乃事，矧曰左右之臣。以朝夕承又乃辟，予敢有弗欽。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爾乃陳所以固辭，朕命者三。朕思有虞之世，羣臣皆讓，亦莫安厥位。終敕之曰：俞汝往哉。爾弗遂聞于前人，其率時訓。惟厥中，嗚呼！慎爾止，毋倚乃身。乃罔弗孚于休，所辭宜不允。

起復樞密副使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夫天下之吏，雖乃達禮門外之治，蓋有斷恩。故移君以忠者孝之隆，合世之變者權之大。卿自曠家難，奄隔歲華。思舊人之復來，已深詔之屢下。義形憂國，矧多金革之虞。哀極思親，不在直麻之飾。審從明分，其起輔子，所乞宜不允。

參知政事吳奎免恩命劄子不允詔

朕以眇身，託于士民之上。實賴左右忠賢之臣，而共濟之。維卿秉節，正被遇三朝。雖位在外藩之下，而嘗受仁廟之遺。迺預大政，朕敢有後乎。衆庸之來，所還定命。徒嘉卿濟濟相推之意，顧不得是從也。所辭宜不允。

華陽集卷十七

內制

使相判亳州宋庠乞致仕不允詔

朕惕守基序，歷日未深。勤思俊賢，補己不逮。載省披于舊奏，願退老于家傳。矧先帝大臣，德望光美。淮南近服，民風樂聞。至若沴雨乘秋，良嘯變野。朕不能引咎而塞異，卿乃欲緣災而退身。雖諒乃誠，匪安于倚。所乞宜不允。

翰林學士承旨宋祁免恩命不允詔

卿早以瓊材，延于近侍。游屈使符之守，居懷詞藁之英。宜還預于禁游，且進承于密旨。況智略足以經國，文章足以豐帝謨。奚爲露章，乃至引疾。方圖朝夕之訪，勉近醫藥之良。毋執沖懷，卽祇嘉命。所乞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知鄭州宋祁修唐書成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唐室之興，耳目之所接者未遠。觀劉氏所著舊史，兼筆于倉卒之際。使當時君臣事業，繼而靡彰。朕甚悼焉。頃詔文學之臣，更纂其異同。比上送觀，蓋有十七年之功緒。雖卿奉職于外，然採集放失之聞，考

之行事以論次一代之典。願積厥勳。左轄之司。名秩雖重。然亦出于例遷之恩。爾何辭焉。且伏奏之日。嘆于滯留。朕亦懷卿之耿耿也。所乞宜不允。

觀文殿大學士龐籍乞致仕第一表不允詔

朕聞唐虞之朝。君臣上下。秉心一德。爲問言之所移哉。是以聖賢始終榮華。至今流問無窮。卿稱冒丕德。贊股肱于予躬。雖爾身在外。適心無不在王室。朕方咨于老成。遠思二帝之治。乃據經引年。願上印鞅以歸。豈所望焉。卿其輔養精神。毋追高一時。以遺愛君及民之義。爾尙宅爾常。以永邦之茂命。所乞宜不允。

龐籍乞致仕第二表不允詔

夫禮高年。尊有德。三代之所以起治興道也。矧嘗與朕共圖天下事。而時所謂元老之臣。朕敢輕其進退哉。卿頃實相子。秉義忠一。勤勞夙夜。厥功茂焉。何感而上書。願乞骸骨以歸者。主于拳拳。況今靡繼以官職之累。其安以奉朝。議謀嘉猷。句以告朕之不逮。若遺榮之事。則所未聞。所乞宜不允。

翰林學士歐陽脩乞洪州不允詔

昔漢蕭望之雅意在本朝。不欲遠爲郡守。誠自以議論有益于時。不忘愛君之義也。卿學通古今。明于治亂之原。朕常所咨訪者也。學士之職。可謂地近而責清矣。何感而上書。願請南昌之符。雖近于故鄉。而豈不去國之遠乎。茲于朕非所以見愛也。況秉德以事。視聽不衰。其安于位。以永享其休名。所乞宜不允。

翰林學士歐陽脩修唐書成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唐有天下三百年。迹其所以廢興之由。厥監未遠。及觀書史之文。則煩而靡要。是非頗謬于所聞。頃因命官更纂其本末。十有七年。而後書成。然非卿筆削之。則莫能示法于將來。今例遷一秩。猶未足酬歲月之勞。刻章以陳良爲曲議。所辭宜不允。

樞密使張昇乞致仕不允詔

朕觀前代求治之主。固有屈己以就詢黃髮之言。矧舊惟共政之臣。年耆而德茂。此朕朝以丐所告。而夕以圖所補也。卿進更柄府。勤勞五年。乃自春以來。引疾杜門。介然有歸老之請。朕念卿忠瘁之深。形于顏色。雖欲嘉遂高冲。顧不以國事爲重乎。勉服于位。其體朕素以所矜卿之意。所乞宜不允。

張昇乞致仕劄子不允詔

北極之躔。鎔于神務。二枋之府。倚以老成。矧文考之風。咨顧冲人之初政。引年遽去。則體國之義微。省廢將從。則遇賢之禮薄。雖陳六不可之畫。蓋有兩未安之懷。勉自奮綬。庶符委紱。所乞宜不允。

判許州張昇乞致仕劄子不允詔

夫君子之行已也。要得進退之時。故二帝之朝。有合處之賢。無去位之老。朕初卽天下。思與忠碩之臣而

共治之。豈卿欲退之時哉。其近醫藥。專精神。以自扶持。若乃杜門聽命。朕何望焉。所乞宜不允。

使相判許州張昇乞致仕第一表不允詔

卿秉政機。屢辭顯重。自均藩寄。甫便燕私。奚爲上煩之來。重有遺榮之舉。且陳諸止足。雖嘉昔賢之高。然稽之典型。孰如元老之輔。勉綏吉履。終憲惇言。所乞宜不允。

張昇乞致仕第二表不允詔

卿早以碩望。列于輔臣。比瞻年德之高。聽解樞機之務。既優以陪藩之寄。又寵以台鉞之行。歲月未邁。封章疊至。況庭無滯訟。足資臥閣之閒。而地在故鄉。不爲衣錦之樂。高情雖至。舊政事忘。所乞宜不允。

張昇乞致仕第三表不允詔

卿孤風少附。耆德益明。自辭柄府之勤。適就陪藩之佚。徒念山川之間。每極思賢之懷。轉顧日月未遠。奚爲謝事之請。雖屢形于指諭。猶具體于跪求。誰如將相之榮。更游于故里。終及京師之福。以望于老成。申釋舊勞。難諭嘉退。所乞宜不允。

張昇乞致仕第四表不允詔

夫經遠務者須魯德。濟大忠者忽細圖。嘗言黃髮之良。方就朱轡之逸。謝權鈞軸。況與俗之自高。請老邱園。猶上書之不已。雖迹風懷之厲。頗申指諭之煩。似未深體國之思。何不滿對時之望。往卽安服。居毋費辭。所乞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王拱辰免恩命不允詔

朕承先帝遺業。思與賢士大夫興治天下。其于委遇。豈有內外之間乎。大名主別京之鑰也。以卿望重而名美。故以付之。令加秩一等。豈朕朕所以待之之意。尙何辭焉。所乞宜不允。

知大名府王拱辰乞暫赴闕朝覲不允詔

卿久去禁游。游更藩寄。屬肇承于題序。新入展夫觀儀。瞻全魏之山河。主別京之筦籥。方用資于鎮撫。未及對于清閒。爲北京久闕官。所乞宜不允。

知河南府王拱辰免恩命不允詔

卿夙揚瓊望。徧履顯途。比勞西戎之師。宜主別都之箭。大用猶屈。至懷益冲。維洛邑天下之中。秋官文昌之貴。蓋地重則君倚異。秩峻則民瞻崇。屬在兼材。宜無閒論。方賴保釐之舊。豈煩憫憫之陳。往安而居。當體予遇。所乞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知定州王拱辰免恩命不允詔

夫全趙之總萬兵。蓋其據戎馬之衝地。學士之兼三組。豈不極文翰之高選。以卿業由義府。謀有將機。既委以中山之鎮。又寵以戶卿之行。庶俾任隆而恩稱。望重而勢立。忽攬連膺。願官近親。雖美志之有昭。莫

書文之會比宜欽賜。姑略沖拙。所乞宜不允。

知定州王拱辰乞再任西京迎奉靈駕不允詔

大行不復。鉅制攸同。七月戒期。三川在望。忽觀靈輿。顧奉靈輿。然以連連帥之權。控疆鄰之境。方賴守封之責。難從易寄之行。所乞宜不允。

知定州王拱辰乞移許州不允詔

卿夙以讓名。贈于應仕。自違辭。棄之從。游易邊符之行。流年變陰。側席馳想。眷中山之鉅屏。拱朔野之三關。擁一道之全師。須萬里之沈臺。爲國重寄。擇時美才。宜卽于宜。諒難圖佚。所乞宜不允。

宣徽南院使判延州郭遵免恩命不允詔

卿武足衛社。謀能制邊。時乃將臣之良。實推戎幕之重。適更臨于內鎮。尙留倚于西陲。宜體注懷。毋煩沖避。所乞宜不允。

判延州郭遵乞京西一郡不允詔

卿守在要防。居有重望。恩信足以懷士卒。威略足以勵荒夷。正仗折衝之圖。遠呈厭劇之請。矧敵情之難度。方邊備之益修。尙賴乃勞。用安予倚。所乞宜不允。

三司使韓絳乞外郡不允詔

惟三司總天下之計。而正使亞二府之列。故事劇則慎所任。秩重則難其退。方倚心術之裕。以制邦用之廣。忽辭以疾。有憐于聞。姑勉奮于至和。終冀濟于丕利。所乞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知成府韓絳乞內郡不允詔

井絡之區。其地阻而俗蕃。常擇通材。篤望之臣。以鎮守之。方春發生。朕哀遠民之失職。卿乃求徙內郡。豈稱所以宜布德澤之望乎。矧卿精力素強。果于臨事。忽茲引疾。良憐于聞。所乞宜不允。

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孫沔免恩命不允詔

卿早事先朝。嘗更二府。材匪難而弗濟。年未至而遽休。朕南宅丕圖。有懷夙艾。特起林泉之逸。就頒章組之華。儀形未親。封奏來上。夫圖功名者。蓋賢人之事。識卷舒者。亦君子之宜。往勵壯猷。尙欽寵遇。所乞宜不允。

孫沔免恩命劄子不允詔

朕疾世說名。則嘉彼遺榮之士。因時用武。則思夫制勝之臣。卿被遇先朝。嘗任大事。歸休故里。已蹈高風。屬輿議之虞。遂還官職之舊。夫維過執于撝節。孰若進闕于茂勳。其免受責。撫我西略。所乞宜不允。

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孫沔免恩命不允詔

朕觀先帝時。卿每有除命。則遠巡固辭。又年未及老。而上還君事。可謂有難進之風矣。今光人跳梁。朕特

起卿。屬以疆陲之虞。非若平日之可辭也。夫退而敦厲風俗。進而圖立事功。不亦偉哉。所乞宜不允。

宰臣曾公亮免恩命劄子不允詔

卿先帝大臣。屬以輔朕。躬帥百寮。秉誼不怠。功其茂焉。始朕卽位之初。恩施于天下。而丞相之秩。未加典外。固常懷然在心也。今厚陵復土。方親庶政。所與朕共承社稷。安元元。獨丞相一人。豈無恩禮以昭朕重乎。夫勞大者。予祿厚。德盛者。獲爵尊。義不得以固辭也。所辭宜不允。

宰臣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待罪不允詔

路朝之制。雖著常班。憲府之文。蓋繩隆矩。矧在秉鈞之地。日虔辨色之趨。事有從宜。初非不恪。奚露章之亟及。乃引責而自深。載披所陳。良憐于聽。所待罪宜不允。

宰臣曾公亮以下議宗室封爵不當待罪特放詔

朕憚骨肉之親。廣封爵之典。而有司失于博考。布令乖乎適從。既推義之所安。自疏恩之惟允。矧總裁于大政。曷日委于繁機。宜寬引咎之文。姑體遇賢之意。所待罪特放。

觀文殿學士程戡乞致仕不允詔

夫士之難進。則風節厲。國之上賢。則名器尊。卿識量閎粹。材謀敏強。預政七年。盡忠一德。適援經辭。抗牘露衷。豈陟降之厭勞。抑謫管之惡直。今以陪紳秘殿。侍禁禁林。且事佚而道益沖。地清而責靡至。猶執謙退。以新退休。雖懷拂世之高。恐負優賢之望。勉就予渥。難徇爾陳。所乞宜不允。

宣徽南院使判延州程戡免恩命不允詔

卿氣尚方嚴。才資肅給。歷職二府。輸勞六年。調以風教之和。底于疆陲之靖。比願還于機柄。甫來侍于經帷。有懷前謀。殊屈大用。會更西師之律。進陟內轡之廷。朕倚則深。汝辭毋再。所乞宜不允。

判延州程戡乞退不允詔

卿頃在先朝。嘗更二府。自出守于邊寄。顧洊易于年陰。而賊態靡常。寔生狂忽之患。方隅多事。久藉鎮綏之謀。乃于此時。欲去其位。雖亮昔陳之悃。且非素貯之懷。所乞宜不允。

判延州程戡乞致仕第一表不允詔

卿昔嘗陪予議政于嚴廊之上。今年耆而德隆。朕益所加遇者也。矧延川一道。臨蕃夷之吭。實賴卿鎮撫之。何疑而上守邊之印以歸。是薄朕忘舊故之臣。而期以自高者也。惟強餐持神。遠思疆事。雖未能圖玉關之復。固已寬予西顧之憂。所乞宜不允。

程戡乞致仕第二表不允詔

卿向解政機。卽臨邊境。隱然自重。豈國威于無垠。折其未形。有廟勝之前略。肆予籌緒。屢以引年。如聞風力之強。足干疆陲之事。念茲遠俗。終倚壯猷。所乞宜不允。

程載乞致仕第三劄子不允詔

延爲靈夏之訖。而比年以來。光人弗隨。數接我邊。方飭兵重屯。以講廟勝之策。而卿總制在延。爲日蕃久。實賴威名以鎮守之。乃數上書。願還官職之事。豈朕所望。所乞宜不允。

梁適乞換文資不允詔

卿早以傑材。固嘗陪手廟堂之論矣。今稍罹疾。遽欲還上忠武之節。豈朕所以遇大臣之體哉。矧河橋近。非有邊瑣之虞。其專精神。近醫藥。以自扶持。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遐不作壽。其庶矣夫。所乞宜不允。

知兗州梁適乞致仕不允詔

卿蚤經碩望。嘗又近司。逮紹履于至尊。頗更臨于外服。畫咨未接。時論無虧。奚索就于衰候。乃因虧于謝去。距仲尼之訓。雖高易退之懷。聞傳說之書。尤重有終之戒。往安攸處。毋拂予衷。所乞宜不允。

忠武軍節度使知河陽梁適避祖諱免恩命不允詔

國家優秉政之舊。則禮莫與盛。瞻撫邊之勞。則寵曷爲豐。眷大函之夙勳。肅三城之游治。加親上司之秩。進疏萬計之封。渙命班于大昕。羣謀合于遠慮。初聆制檢之暨。遽達讓函之來。(案)此下復推忠武之避諱。遠嘉于美志。然終答于成勳。其往肅承。以昭欽倚。所乞宜不允。

檢校太尉兼侍中曹佺免恩命劄子不允詔

朕慕祖之休。願義爲天下重。繩民以化。知孝于人道先。故憤然有恩。以交乎中。必渙然有文。以施乎外。每懷慈毒不報之德。且旌武惠多賢之祥。適告大廷之書。而百僚之聽。靡不合。非假三牲之養。而四海之風。何以形。維是定謀。良難固避。所辭宜不允。

宣徽北院使保靜軍節度使曹佺乞遷任不允詔

夫錄元勳者。必褒其後。託外戚者。必榮其家。積有通規。實無過寵。卿履高華之序。抗忠義之懷。屢形囊封。願試邊瑣。然矜功名者。誠昔人所慕。蓋保富貴者。亦當時所難。矧屬邦國之熙。曾無繼事之警。宜留密侍。益導嘉猷。雖高乃誠。莫徇茲舉。所乞宜不允。

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鄆州曹佺免恩命不允詔

朕夙承慈訓。祇通不離。有懷外戚之良。矧出元勳之裔。名秩未稱。予心懷然。適登命于台司。尙倚綏于東土。忽覩需奏。斯避寵章。蓋叶食謀。所宜欽受。所乞宜不允。

樞密副使邵元乞外郡第一劄子不允詔

夫廊廟之上。日計國之安危者。惟是一二執政之臣。矧卿從朕東朝。用以不次而處之不疑。孰施而弗可乎。且士常思不得其位與時。故不能盡其材。今卿時逢而位著矣。不進與朕共圖天下務。而乃引疾。自言思鄉郡而去歸之。豈朕腹心之望焉。所乞宜不允。

邵元乞外郡第二劄子不允詔

朕惟自昔。樂附之臣。固多發忠憤。兼爵位。以取一時之榮。豈不偉哉。卿早以德義傳朕。而預政未幾。奚爲歎。陳筋力之不強。視聽之不明。而欲以去朕也。且爲國之道。在篤于任賢。而不可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今進未踰年。而遽去之。不亦使朕得轉石之譏乎。其安于位。毋人言之是恤也。所乞宜不允。

武成軍節度使知鄆州李璋免南郊加恩不允詔

朕卜歲習吉。大旅于郊。三靈顯歆。敢曰能慶。維時內外。咸致厥勳。承神之釐。肆爲休命。其往欽受。毋重以辭。所乞宜不允。

李璋免恩命不允詔

朕踐阼之始。澤及四遐。矧予親賢。守在藩寄。豈無褒寵。庸答爾勞。毋或固辭。以格成命。所辭宜不允。

知潞州李東之乞西京留臺不允詔

臺關控太原之道。亦朕股肱郡也。卿以儒雅。進而達于世務之宜。故出爲郡守。流于美聲。近歲以來。何恙不已。夫退領閒務。曷若臨政惠民之深。其專精神。近醫藥。以自扶持。憲臺別印。非朕惜之。所乞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知定州張方平免恩命乞侍養不允詔

朕惟河北天下之根本也。況中山一道。兵衆而民蕃。可謂重寄矣。顧非敏謀篤望之臣。未易遣之。夫春秋之誼。不以家事辭王事。卿何辭焉。所乞宜不允。

觀文殿學士孫抃乞致仕不允詔

卿早事先朝。官更二府。道逾久而彌篤。年未至而請休。雖懷絕俗之風。豈厭遇賢之禮。往綏多祉。來告嘉猷。所乞宜不允。

定國軍節度使李端愿乞致仕不允詔

卿獻穆之子。神德之孫。生長富貴。而不自矜。出入忠義。而無所顧。何意屬疾。稍闕便朝之咨。奚爲上書。欲還舊職之寵。矧復神明之觀。來將著定之儀。謝事之文。毋煩衆布。所乞宜不允。

判定州李昭亮乞宮觀及移郡不允詔

夫大河以北。蓋天下襟喉之地。而總師之臣。可易屬哉。卿以勳戚之舊。履將相之貴。更歷中外。輟勤一心。何感而上書。願解邊劇。以自適。豈朕所以屬老成之意耶。且年隆而知愈深。寵至者倚彌重。宜安乃服。以永時之休名。所乞宜不允。

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賈黯免恩命不允詔

卿器遠識冲。行端文富。早魁辭科之選。頃參法從之游。自終制于喪。屢請分于郡契。朕惟金華。隆于講席。南陽龍于故鄉。矧道足以備朝夕之咨。望足以鎮江漢之俗。奚煩露版。更就徒懸。毋循小嫌。姑從素欲。

所乞宜不允

樞密副使陳升之免恩命劄子不允詔

朕惟本兵之司安危所繫執政之任賢賈是圖適否舍論之同允爾至公之適亟奉省憲宜略揭文所乞宜不允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江寧府錢公輔特放詔

先王制禮以率恭作刑以明威所以使民遷善而革暴也今愚民無知至有犯殺兄之罪者相繼而不止豈朕禮教之不立刑罰之不明哉雖然亦在有司與行之所特罪特放

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馮京特罪特放詔

京師大衆之居也而化不能以日見乃無知之民恃于義理朕甚悼焉卿尹正天機列章自咎省按之餘有矜予懷所待罪特放

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韓贊特罪特放詔

夫土之化下也不可以戶曉故雖盛治之世不能使民不犯于有司今河南之民陷于重辟朕甚憫之傳不云乎刑期于無刑曷爲引咎之來哉所待罪特放

華陽集卷十八

內制

戒諭夏國主詔

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通竊署重爵以奉幣于朝方邊吏拒還乃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泊朕親覽函而借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然棄信慢常義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忽是圖以好我有邦之問

賜夏國主令遵守藩儀詔

朝廷張兵所以息民施德所以懷遠顧西夏之封守率累朝之詔書不意近歲以來繼有無名之舉邊隅多擾生聚靡寧乃至去秋忽迫大順雖云報仇于熟戶實亦拒戰于官軍皆謂已萌之情可見不順之迹先皇帝終務全于國體且往詰其事端泊朕繼承之初尤思撫御之略載覽來章之述有嘉大義之存矧舊載于宗盟當復躬于忠訓宜念祖先之服益遵藩翰之儀使永無兵革之虞衆遂耕耘之樂自享多福以傳無窮

賜夏國主今後表章如舊制稱賜姓詔

上曼降禍萬國離哀恭馳遣使肅申慰禮情雖深于永慕事或易于奮聞維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于君義親愛篤于人倫自再納于誓言亦具循于軌式忽形齟齬靡固宗盟言念舉錯之違得非左右之惑宜存遠慮用迪前猷

賜夏國主令發遣熟戶仍不得侵踐地界詔

朕修文德所以懷遠人之安戢威武所以廣諸夏之福豈欲爲邊生患與衆與勢今據逐路經略司奏自嘉祐七年春至今秋以來夏國人騎或脅略近邊熟戶或侵踐當界民囂或假以金銀賄亡命之卒或誑以官爵誘無圖之夫爲日滋深爲害未已朕新膺大統奄宅中區既思輯藩巨之和又將杜邊事之漸按西平之舊則參慶歷之再盟未肩祖父之忠顧忽朝廷之制緬懷裔土久慕化風豈委任之失人致講陳之非計夫享盛福者莫如躬德義蹈後難者靡不慈懼狂勉循至言庶保先約

賜夏國主給還綏州管駕詔

朕紹承天命盡四海而撫懷之況爾世守西土爲國藩輔者乎今復德既往之非篇自新之志質于天地要之鬼神載實誓文納忠王室朕方推大信以示萬邦俯同茲言永無有易

賜夏國主不還綏州詔

朕爾庸不歷勳撫庶邦凡繼澤之所加固邇邇之無間矧惟西夏屏于一方比較覽于誓文尋俯同于誠請遂接還于舊境忽并述于異端因念二寨之民豈無故俗之戀使各安其生聚且曲示于仁恩重徇彼情匪樂生事重被來奏尙有所陳宜自斥于末圖庶共快于遠略

賜夏國主乞用漢儀詔

便傳之賜爲規固久候享之禮能飾而新既爾世服之忠又樂邦儀之慕忽被來牒具體通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舊詔

賜夏國主乞早頒封冊詔

比輸忠款願襲世業已飭牧司式備封冊屬使人之勤請欲督詔之早頒庶彼邊民聞我朝命得遂耕紉之便更無兵革之虞所宜允從當體隆遇

賜夏國主爲行冊禮詔

茲聞函封重申誓約本誠心之自篤爲封守之遠圖朕已飭使人將冊冊禮既游綏于世土宜先諭于邊氓庶遂耕紉之私永無兵革之患緬惟忠順當體隆遇

賜夏國主乞賜大藏經詔

大雄流教善利無方信士篤緣華遠釋懸喜觀心于法境願轉運于勝文載省按陳所宜開允其請願經文已指押印經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人到國給付

賜夏國主乞工匠詔

紹固世封。述修邦貢。率我朝廷之化。時適祖父之規。遠聞來章。蓋無前比。宜教爾守。難徇所陳。自西平王以來。無此陳請。且宜循守舊規。

賜夏國主乞買物詔

善纂前修。述守西土。通奏函于信介。易服用于上郡。禮乃馳誠。勸于嚮化。特從俞允。用洽睦私。

賜夏國主歷日詔

王者。握樞機命。推歷授時。以攷陰陽之端。以明政教之始。曉遐綏于藩土。嘉夙奉于王正。適履上辰。更頒密度。今賜治平二年歷日一卷。至可傾也。

賜夏國主賀正旦進馬詔

淑律開年。芳風被物。世蕃守封之固。歲膺頌朝之祥。修時貢之是歸。荷邦風之有益。載惟勤節。良起嘆懷。

賜夏國主賀大行皇帝乾元節進馬詔

邦禩上延。宸遊永隔。述念世封之守。夙持歲貢之來。寵有常規。勸于素節。

賜夏國主賀壽聖節進馬詔

方春首祚。維月生明。適臨載誕之辰。申祝無疆之慶。慶因愛上。方貢是陳。種念忠勤。舉深嘉獎。

賜夏國主賀登寶位進方物詔

朕傷率聖訓。不廣皇統。眷守封于西土。勤述職于中邦。宜有匪頒。式將倚遇。

賜夏國主仲冬時服詔

愛景流空。寒威厲物。緬念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忠。飭使驛之于行。頒冬裘之載煖。益膺順節。永報恩華。今差某官賜仲冬時服。具如別錄。至可傾也。

又

農入場功。虞歸澤賦。述念西陲之守。肇迎北陸之寒。馳遣使輶。往頒恩篋。既安且吉。宜厲而忠。

又

紹封西土。述貢中邦。眷塞路之阻遐。寒威之率厲。爰命乘輅之使。特頒在簡之衣。茲示寵私。以褒忠節。

又

趨還朝矩。慎守世封。顧迅暑之易遷。屬寒風之又至。特命乘輅之使。往頒在簡之衣。尚體眷勤。益昭忠瘁。

賜夏國主生日禮物詔

保有世封。善歸時貢。西郊展略。迎氣始清。左戶垂弧。紀祥初誕。爰頒寵幣。往續茂齡。今差某官賜生日禮物。具如別錄。至可傾也。

又

素律經商。涼颺應物。載紀左弧之慶。善承西土之封。使得先期。朝頒有匪。式將恩禮。以續舊章。

又

善述世忠。懋修邦貢。素商始序。嘉誕協辰。爰飭使輶。往頒朝幣。續爾壽祉。體予睦懷。

又

嗣守世封。善歸時貢。屬嘉慶之重慶。嘉誕日之開祥。俾夙致于寵頒。庶務迎于嘉祉。宜飲禮遇。益紹忠勤。

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

卿龍衛君命。歡固邦情。展歲慶于端辰。勸使華于修睦。式頒良劑。以輔至和。

又

窮陰遁謝。寶曆更新。念使取之夙征。申鄰國之永睦。風霜偃薄。原隔馳驅。宜將寶劑之頒。庶適冲襟之暢。

又

卿舉循德範。來緝鄰歡。載馳川陸之遙。適冒風霜之勁。上宣均錫。征取舒勞。

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卿奉持鄰好。來會歲儀。屬寒舊之氣嚴。涉嘉幸之道遠。特持嘉餼。用示至懷。

又

卿夙武使車。甫臨中道。正涉風霜之厲。聯勝原隔之勞。特示匪頒。用將瞻遇。

又

卿夙戒使輶。遠將鄰幣。適冒霜威之厲。載馳川陸之長。申念多瘁。特蕃嘉餼。

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

卿臨轡馳華。國函通睦。言慶誕辰之會。初離炎律之煩。往致匪頒。就申瞻勞。

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

卿榮貳使輶。肅持邦幣。祥紀乘離之旦。聘來于隴之華。推錫上臺。慰勸中道。

賜契丹皇帝賀壽聖節大使茶藥詔

誕節紀春。使華乘隙。通鄰國之永好。勤塞路之遐征。申念夙勞。宜膺寵賚。

賜契丹皇帝賀壽聖節副使茶藥詔

卿榮貳使華。協通鄰睦。屬祁寒之晚候。冒脣陸以遠征。宜服寵頒。用資和裔。

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

邊國鉅哀。方遵寒節。承邦永好。遠置慰函。薄暑御辰。脣遠勞勩。宜蕃珍錫。以輔至和。

賜弔慰副使茶藥詔

卿預介使儀。初聞鄰恤。受君旨而夙駕。修邦慰以如期。炎歊正煩。行邁靡止。宜推賜式。往輔時休。

賜契丹皇帝祭奠大行皇帝大使茶藥詔

禍延國變。契重邦情。有嚴使杜之馳。來致奠觴之祭。道離煩暑。心往神馳。宜被殊頒。用扶沖奮。

賜祭奠大行皇帝副使茶藥詔

卿參馳使傳。祗會鄰凶。將陳歸順之儀。益起賓客之慕。夙登長陸。遡歷近鄕。宜均邦錫之良。以助道腴之味。

賜契丹皇帝賀登寶位大使茶藥詔

卿選馳使節。慶續休期。載勳夙駕之征。官涉半塗之候。桐籙之種。建幣之英。並助遐調。且紆行邁。

賜賀登寶位副使茶藥詔

卿夙將信幣。參駕封車。屬膺皇歷之新。來致寶鄰之問。金縢振響。綺閣飛華。宜有寵頒。用扶沖奮。

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

卿議禮賓華。聘交鄰好。念馳勞于寒日。特賚資于中途。俾助運調。益申瞻卹。

賜賀正旦大使茶藥詔

卿請二國之歡。會三朝之慶。適冒風霜之勁。載馳原隔之長。宜命匪頒。庶資保輔。

賜賀正旦大使茶藥詔

卿請和鄰契。奉慶春元。飭華御之運途。屬窮陰之洞歲。匪將賜式。曷示寵懷。

賜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卿選貳使材。好通鄰睦。沿經途于郡境。將會慶于歲儀。匪出恩頒。曷優禮遇。

賜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卿榮介使華。肅持聘禮。冒寒威之率厲。馳塞路之逶迤。俾輔至和。用將珍錫。

賜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卿教講鄰和。輔承使指。方寒威之正厲。念長路之多勤。宜有寵頒。用資沖奮。

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

卿通歡鄰契。修慶誕期。俯夏舊之御辰。嘉使節之勤命。用持邦錫。以輔時休。

賜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

卿參膺邦選。紹睦鄰音。紀電照之初期。念星馳之夙駕。俾受嘉賓。肅導撫懷。

賜契丹皇太后賀壽聖節大使茶藥詔

誕祥紀節。鄰聘將儀。遵使歸于長途。弭征驂于近境。芳菲豐劑。式厚于頒。

賜賀壽聖節副使茶藥詔

卿將鄰寶之和。越誕祥之會。歷塞亭之長道。驚歲筭之殘陰。禮有常頒。念申永好。

賜契丹皇太后弔慰大使茶藥詔

比遼國凶。旋馳鄰告。申有經之弔禮。及在疚之哀懷。炎御流空。飛旂在道。宜資調適。且厚瞻存。

賜弔慰副使茶藥詔

卿肅參使選。遐致鄰音。介信傳之遠征。及贊宮之永慕。暑威煩溽。塞路阻長。載惟衝冒之勤。宜有綏調之助。

賜契丹皇太后祭奠大行皇帝大使茶藥詔

鍾靈上景。遏音四海。夙講鄰疆之契。遠將禮贈之歸。暑氣鬱興。征途長驚。獨煩輔疾。宜有寵頒。

賜祭奠大行皇帝副使茶藥詔

卿介聯寶範。副講鄰和。馳信節于星馳。來奠樽于玉几。炎威勃濤。行道逶迤。均賜上資。紆勞近驛。

賜賀登寶位大使茶藥詔

國邦之統。早達信函。繼世之歡。復來聘節。驅馳原隔。蒙犯風霜。將賜之蕃。奮神以裕。

賜賀登寶位副使茶藥詔

天垂丕命。甫嗣皇圖。國有蕃鄰。具將永好。參服使驛之寵。遠馳征陸之勤。賜出上都。和生爽侯。

賜大遼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

卿修和鄰契。會慶春元。願優薄于寒威。宜輔綏于靈氣。爰將嘉錫。庸獎至董。

又

嗣更歲祿。祗逢朝會。將拭玉以展儀。正蒙霜而在道。驅馳驅之靡止。諒調適之難中。有膺于頒。惟和是寄。

賜大遼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卿參馳使傳。沿講鄰歡。屬冬舊之正嚴。願征途之多勤。宜申嘉惠。用輔至和。

又

卿肅陪使指。參講鄰歡。驅馳原隔之長。僣薄風霜之厲。宜申邦寶。以厚實儀。

賜大遼皇帝弔慰大使茶藥詔

使傳發途。適事鄰舍。慰函敦好。驅後鄰哀。顧馳邊驛之長。冒涉暑威之熾。特頒豐劑。用輔沖懷。

賜西蕃遣川首領保順軍節度洮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董繼文傳詔

卿時推僥略。世濟茂勳。方崇建于高牙。且紹綏于舊土。宜優寵祿之給。以寵封疆之勢。其體注懷。毋忘欽

青。

賜置加食邑實封詔示諭

卿材推種豪代義邦爵乃眷守方之勤特頒進律之恩往奉徽章永綏外圉今賜卿加恩官階敕賜到可

賜起復重職官告敕陳對衣等示諭

卿材推種豪世守方隅各恪奉于王綏宜嗣膺于孝思特起直麻之制更事缺缺之征往膺忠屬永綏休

華陽集卷十九

內制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閣下寒威收節淑氣開辰想履端之多動宜萬祥之有裕爰馳使傳奉致邦儀慶春元永孚鄰好今差某官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宜白

皇帝請契丹皇帝達皇太后正旦禮物書

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閣下歲箭更端物華善始想極親聞之奉舉迎邦祉之休歡籌善鄰禮申常聘庶因晨夕爲道誠懷今差某官充皇太后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披述不宜謹白

回契丹賀乾元節書

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閣下既符表慶環臨夏簫之初聘節修歡垂祝邦圖之懋味香詞之載緝閱禮幣之維豐感錄所深諭言非盡今某官等迴專奉書陳謝不宜白

回契丹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閣下初炎履候載臨膺期嗣修鄰好之勤曲導慈香之貺祥延邦歷聘厚物儀滋用感戴具因敷達此下同前篇○(案)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閣下天令發春年芳動陸惠民之好方交篤于鄰情履日之元諒蕃應于時社爰馳使傳遙達慶函此下同前篇

皇帝賀契丹皇太后正旦書

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嫡大契丹懿懿仁和文惠純孝廣愛宗天皇后閣下氣更年筭物動春華使駟于行具將鄰好壽禧之薦登介時休祝想所深諒言非盡今差某官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宜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壽聖節書

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閣下春陽始布月應初華紀誕節之嘉祥申寶鄰之永好特軒使傳爰致慶儀載味動祥具深感戴今某官等迴專奉書陳謝不宜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賀壽聖節書

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嫡大契丹懿懿仁和文惠純孝廣愛宗天皇后閣下春和布律爰紀于誕期鄰聘飛輶奉申于慶祝既玩香辭之縟兼承信幣之豐欣感所深諒言非盡今某官等迴專奉書陳謝不宜謹白(案)以上四篇在英宗時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懿仁睿孝天祐皇帝閣下物華善始天令更端福維順履之修益修純休之受載馳使傳交輝鄰歡詠祝之深諒言非盡此下同前篇

皇帝謹賀大遼皇太后正旦書

姪孫大宋皇帝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懿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后閣下天令更端物心華始惟茂敦于柔度固不介于純釐矧修鄰好之長用致歲儀之慶茲爲遙頌未易勝陳此下同前篇

回大遼賀同天節書

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懿仁睿孝天祐皇帝閣下執衡施令載紀于誕祥奕世修歡具敦于鄰契遐馳使傳曲達慶儀載味動祥徒深感戴今某官等迴專奉書陳謝不宜謹白

回大遼皇太后賀同天節書

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懿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后閣下候屬初夏

時宜盛陽。特紆使傳之華。夙致臨辰之慶。情敦永睦。物遇常豐。其在榮耀。曷殫敷敬。(此下與前篇同。○案時)

賜大理寺審判院官吏等斷絕焚誣教書

昔天下之網密矣。然姦軌之不勝。豈法令者非致治之具耶。朕撫惠未半。致民多辟。敢不惟刑之憂。汝等職法詳平。決無留獄。與官嘉嘆。靡忘于中。

又

在昔至治之世。法施而民不犯。今天下具獄之上。歲不可勝計。何其化薄而罪者蕃。爾等嚴斷詳明。罔不適刑之中。朕方良念。與賢之人。乃克無重輕隨決。章達于聽。嘉嘆以深。

又

朕傷時俗之薄。仁愛德政。不能以一化也。故刑者將以靖民。然而罪而不勝。罪而日益滋矣。朕以天下斷獄。當論廷尉者。靡不親閱之一。歲之闕。至于屢空。非爾率職之效歟。與官嘉嘆。豈忘于懷。

又

夫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朕閱律令煩多。吏或巧詆。以覆元元之無辜。故命廷尉之官。上下參酌之。庶幾平傳天下之文。今重輕隨決。而靡不服厥人心。豈不近五聽三宥之意哉。書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予惟汝嘉之。

又

古者畫衣冠而民不犯。朕甚慕之。厥後民日益薄。而法令之不可止也。雖然使刑不濫。而民心得其庶矣。夫今天下斷獄。不可勝數。而上于廷尉者。隨即決之。非明辨簡通。則未易議此也。嘆賞之意。夢寐以之。

又

朕惟獄重事也。天下之繁。所不能決者。皆得奏而議之。而廷尉之報。日以羣矣。汝持法詳平。乃不留獄。歲數來上。朕用嘉之。

又

朕閱天下之罪者衆。凡獄當議者。皆聽上廷尉。而一歲之闕。至于屢空。非爾持法詳明之效歟。夫吏治辦而不見裏。何以使其盡心焉。

又

朕惟自昔之用刑。必得之于簡。而失之于煩。蓋簡則主于恕。煩則使民無所措手足。此先王所以至慎也。汝等專法刑憲。而詳明區處。皆適其中。能使法之必行。而不至于煩。非爲職事之修乎。嘉獎之意。不忘于懷。

賜秘書丞館閣校勘陳繹進擬御試賦獎諭教書

夫天地入之極。至蘊而莫能闕也。誠非王者睿明神知。則莫能兼覽而參化之。朕比指文創題。以臨試天下。承學之士。庶觀其所陳。卿才過人。退而作賦。欲朕傳五事以通三才。以要諸治亂之歸。夫豈特綴文之工歟。省拔之際。以款以嘉。

賜廣南東路轉運使董詢捉殺海賊獎諭教書

朕德不能綏遠。致盜起海隅。害于行旅。歲久未平。汝以使者之任。能督部吏。用兵格鬪。斬首捕虜。厥功著焉。除惡補民。嘉乃之舉。

賜梓州路轉運使韓璣等減罷重難差役獎諭教書

朕患今力役之不平。數下諸道。監司推其利害之原。將更制以便民。而久莫有應。吾詔者。汝獨能盡心帥轅。凡獨去積弊。蓋十七八。執政爲朕言。其法可推行天下。朕維爾忠幹之實。不有褒賞。曷爲勸吏事之勸。

賜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李師中等興水利獎諭教書

昔秦命御史監郡。史錄鑿鑿之靈渠。漢益浚之。以通漕運。然其道狹而流澁。其後卒以堰廢。爾率職于外。究興利源。鑿石疏流。役不留月。舟航之濟。自公及私。都水上功。不忘嘉歎。

賜知深州晃仲約爲野置成廩獎諭教書

饑陽之區。蒙澤豐茂。野置成廩。布于桑郊。斷數機中。實之王府。華化所感。以膺厥祥。歸美于君。事嘉前史。與言曠尚。曷維其忘。

賜知台州李頤教濟水災獎諭教書

臨海之邦。水忽暴溢。民之被害。朕甚憫焉。汝奉寄于州。而能繕完城壘。隄防之修。以安集于吾民。外臺列功。繼達予聽。顧不爾勞之嘉乎。

賜權知海州章誠獲軍賊獎諭教書

日者徵巡之官。失于馭下。致起畔卒。款驚海隅。汝職守鄰疆。力當賊銳。羣徒應猝。擒捕有方。外臺列功。久而未省。再覽來牘。良深汝嘉。

賜定遠將軍張智常獲僞智高母弟獎諭教書

夙以勇傑。表于衆人。嘗施逐寇之勞。兼篤衛風之志。邊臣列效。良集嘉歎。

賜皇姪叔教進南郊慶成頌獎諭教書

汝席慶皇家。游心藝圃。陪嚴禮之薦玉。觀靈祝之昭廷。發爲辭藻之工。具贊聲明之度。省拔之際。寔歎不忘。

賜集賢校理馮浩等進南郊慶成詩獎諭教書

朕回歲習之祥，射郊見之禮，維時秉文之彥，莫匪相祀之誠，遠鋪載于聲詩，能發揮于祀典，以昭盛之舉，以示無窮之傳，將順之深，嘉瑞易已。

賜保靜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皇兄宗諱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宗諱席祖宗之休，篤兄弟之愛，眷言推服之典，遠建威施之桂，按士民之素審，陶風化之甚美，聞哀近屬，想慰遐心。

賜鎮海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富弼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富弼，昔在先朝，書居上宰，肆筵承于丕祚，復登冠于幾廷，通斯藩翰之行，遂寵節施之拜，已祗成命，諒慰輿情。

賜昭德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曹佺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曹佺，地處威藩，位聯台鼎，適紹休于邦祚，爰更寵于節施，載惟昭德之封，實均全晉之典，雖有定命，良慰輿懷。

賜鎮寧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曹佺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曹佺，結出元勳，地聯懿戚，顧宜勞于外闕，命徒節于鉅封，眷彼樂郊，居有雅俗，適登良翰，宜慰遐瞻。

賜陝西諸州軍官吏將校僧道耆老百姓等遣韓絳往彼宣撫敕書

朕以關陝以西，城鎮相望，老弱罷于轉餉，卒吏淹于戍屯，時命輔臣，往宣朝指，究方隅之民隱，飭邊計于秋防，凡在撫循，並申眷相。

賜保平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賈昌朝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賈昌朝，舊義宰路，外履帥垣，適班綽于治廷，游揚建于鉅鎮，乃瞻樂郊之俗，久陶寧世之風，聞拜耆英，想符輿望。

賜武康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李端愿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李端愿，襲重侯之序，惟外戚之英，比類綽以告廷，遂擁旆而作鎮，瞻官封壤之典，固有士民之譽，久被化風，諒均輿慰。

賜集慶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皇伯宗諱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宗諱，緒本息支，望有賢德，懋建師節，以藩王家，顧彼上疆之饒，陶于風化之美，諒聞嘉命，彌慰輿情。

賜武勝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皇弟顯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顯，皇屬之英，先帝所愛，受豐積承之始，茂種封建之文，錫之大邦，屏我王室，既協朝會之禮，想符民望之懷。

賜安武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郭質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郭質，秉將鉞之雄，總禁屯之重，屬受圖于帝極，更拜節于師壇，瞻彼樂郊，居有雅俗，適頒廷製，諒副民懷。

賜河陽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除曾公亮爲本鎮節度使示諭敕書

朕以曾公亮，先帝大臣，三朝舊宰，重抑老臣之請，特申幾務之勞，方移旆于上都，且分施于巨鎮，眷言士吏，以暨軍民，聞平驛之已行，諒輿情之胥說。

賜奉安御容都知押班并內臣等茶藥敕書

汝肅奉昨儀，往安珍宇，甫宅衣冠之御，因多夙夜之勞，宜有寵頒，用將眷禮。

賜知府州折繼祖進御馬敕書

汝素守方隅，見推材武，忽馳章于軍府，爰驚職于天閑，省閱之餘，嘉嘆不已。

又

汝保有世忠，以扞疆場，惕修邦貢，驚駭上聞，申念勤誠，靡忘褒賜。

賜知辰州黃舜卿進謝恩馬敕書

卿素推勇毅，屢撫邊衝，適進董于戎昭，當茂均于邦給，翺章宸輶，驚駭天閑，載省傾軫，弗忘嘉尚。

賜商州刺史解旦進馬敕書

汝參總戎昭，會祗給事，首孚神惠，并贊私庭，遂修貢儀，馳上塵牘，恪恭進至，嗚愧良多。

賜解州刺史劉德進馬敕書

內提禁旅，出總藩兵，方按律于戎和，遽飛函于邦貢，載惟祗順，良用嘆嘉。

賜定州路副都統李珣進端午馬敕書

汝比膺邦寄，外領兵符，適臨邊境之初，遽有天閑之貢，眷言祗順，良用嘆嘉。

賜諸路文武官吏等初冬衣襖敕書

寒律應期，良裘登御，興念宿官之勤，即頒在笥之華，安撫是資，眷勤兼至。

又

愛景流空，寒威應律，念飭躬于邦事，推賜服于朝彝，眷起宸思，恩回天煦。

又

流景易遷，寒風率至，緬念從公之勤，宜推賜服之常，往被恩華，益思忠厲。

又

寒風厲物，愛景臨郊，有懷從事之勤，爰舉賜衣之式，其思恭慎，以服恩華。

賜諸路諸軍員寮等初冬衣襖敕書

歲律乘陰。邊隅勞戍。念調師之是力。宜頒服之以時。益堅忠誠。用稱恩典。

又

氣應寒霜。禮登善表。念訓長于軍和。實勤勞于戍守。並均安煖。用厚祿存。

又

嚴氣迎郊。清風于物。申念戎和之長。並推邦報之良。賜服均溫。勸躬念報。

又

城隅分守。多律嚴寒。念夙長于戎和。宜即頒于歲具。勉思忠誠。祗答寵私。

又

服在師屯。捍我城障。適戒初寒之序。宜頒載煖之衣。益堅忠勇。庸答恩遇。

又

賜靜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日尊明堂加恩告敕敕書

朕攷古之意。乘秋之敘。涓成宗慶。昭輯上儀。率心大和。丕應屢下。乃眷南顧。厥勳內輸。能纂世封。淳敬王

土肆予坡祀。樂爾蒙休。往膺寵章。益懋素守。

賜李日尊轉官告敕敕書

朕適祗先訓。登續丕圖。享國之安。繫于成業。頌常之始。渙以至恩。眷爾保疆。勳夫述職。曉訓外圍。敷命大

廷。勉服世忠。永綏邦寵。

賜李日尊進象敕書

省所上表。差人進奉。具悉卿保有南裔。列爲外藩。屬疆事之就寧。馳奏函而申款。遐修方貢。淳篤世忠。載

諒傾輸。願忘嘆獎。

賜李日尊進金帛犀象敕書

朕紹膺丕命。奄宅多方。曉世守于南疆。能首虔于內貢。載覽刻封之至。有嘉述職之勳。宜被寵頒。且昭厚

遇。

賜靜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南平王李日尊麻日敕書

朕稽古擬獻。授天作縣。凡舟車之所泊。皆正朔之所加。適更歲令之端。恭正人時之授。勉經民務。用迪邦

彝。今賜照事四年麻日一卷。至可領也。

賜于闐國王進胡錦并玉等敕書

省所差人進奉。具悉卿介居西裔。遠去中朝。夙馳慕于化風。遽入轅于邦貢。名昭往牒。義勳殊方。申念虔

誠。願忘嘉獎。

賜于闐國宰相進胡錦并玉等敕書

汝馳名遐裔。森化中區。因信介之愛臻。列貢函而來上。有懷祇順。良集褒嘉。

賜諸路蕃部溪洞初冬時服敕書

善守世封。紹修邦貢。屬迎寒之初候。稽頒服之舊章。式示寵休。用嘉忠勤。

又

汝撫封雖遐。述職不懈。游歷瑾扉之候。往頒在簡之衣。恩煦是均。忠勤更篤。

又

汝夙表種彙。淳紱世守。方履凝嚴之序。載均安煖之衣。其篤順成。庸欽嘉賜。

又

汝夙以材能。長于區落。方履初寒之序。式頒載煖之衣。往勵素誠。用祗嘉觀。

賜大渡河南印部川山前山後百蠻首領賀登寶位進方物敕書

地控遐陬。心馳上國。屬肇膺于邦統。特致貢于物宜。言念傾軫。靡忘嘆矚。

賜溪洞彭彭仕義賀登寶位進方物敕書

省所進奉。具悉。朕駿膺天命。欽紹邦圖。眷惟路落之豪。咸上風宜之貢。載循忠勤。良用寵嘉。

賜彭仕義賀冬進方物敕書

汝早以材豪。長于區落。能篤邦風之慕。式修歲貢之常。申念傾軫。靡忘嘆矚。

賜知龍州彭師贊進方物敕書

汝生于遐裔。陶以太和。淳行朝龍之華。益大世封之守。支輸方物。以謹邦彝。載諒爾勤。有嘉于嘆。

賜溪洞楊光潘進方物敕書

汝遐居夷徼。善長衆豪。既率境以嚮風。爰因時而述貢。載惟祇順。良積褒嘉。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等進功德疏獎諭敕書

省所進奉。新正功德疏事。具悉。五時之峰。金繩滿果。度門之衆。口誦真文。歲元首和。歸祝皇歷。亮爾恭勤。

有嘉于懷。

又

雁門之勝。山峙五峰。寶刹連雲。應佛真迹。詩文滿義。日導迷途。歲集善因。不忘嘉勸。

又

名峰列峙。寶刹相望。因獻歲之薄和。復誕辰之紀慶。歸虔大覺。徧譯真文。載念勤修。願忘嘉款。

又

爾時佛言。大慈諸國。有生住滅之種。夫性生住滅之種。非佛了性。去來皆是因緣。則諸衆生。盡無明見。不

可謂福。故佛從種種地方來作慧境界。隨所應度。隨所應見。而為善見。不可思議。今師往五臺十寺寶佛。昔住之處。能率諸大弟子。咸起信心。修如是行。復使衆生知佛之去來。應如是法。作無量功德。善哉善哉。

華陽集卷二十

內制

賜文武百寮宰臣以下賀明堂禮成批荅

朕乘季秋之良。修大慶之事。朕親清廟。升烟紫長。景氣晏溫。福瑞紛委。華志飾畫。上靈居歆。卿等預榮化均。相容祀典。忽慶函之來。遂照事之備。成。舉賢汝能。願匪台德。所賀知。

明堂禮成文德殿文武百寮宰臣以下賀賀批荅

朕涓吉季秋。肆禮上帝。格孝思于清廟。配文德于總章。相維辟公之儀。宜有夙夜之勤。追成典典。均錫嘉祥。與卿等內外同慶。

明堂禮成文德殿樞密使以下賀賀批荅

朕三歲親祠。季秋大饗。緝遺文于曠古。振能事于熙辰。肅然上下之通。固有左右之助。邦儀就緒。神錫均。此下。同。

宜德門肆教文武百寮宰臣以下賀賀批荅

朕躬臨泰時。既交肅肅之靈。還御端闈。遂肆肅肅之澤。上儀不就。百福來綏。凡在指紳。因同慶。此下。同。

賜宰臣韓琦以下賀老人星出見批荅

春乘歲筭。當中氣之未分。星直天弧。已高芒之在夕。載攷常占之度。實為豫告之符。嘉應之來。予心增惕。卿等協修邦事。昭發乾文。願輒瑞于靈篇。願傳休于信牒。旅函來上。欽嘆良深。所賀知。仍依奏。宜付史館。

又

西顧肅物。秋陰始中。南極耀芒。夜漏將旦。炳然象載之列。告厥壽祺之昌。披圖以占。懼德非稱。卿等協襄政路。助變辰階。刻章在廷。歸福于上。宜垂史牒。永煥時休。

又

夫天監雖高。蓋陽成則不旋日。君道匪易。若德隆則能壽星。乃願氣凝于南中。辟芒煜于外。渾史告異占之象。卿臣慶慶壽之祥。豈獨化之能然。亦交修之致此。事昭竹帛。將垂不泯之觀。義篤股肱。還率來同之社。載循褒賚。益厲忱思。此下。同。前。後。六。篇。並。同。

又

氣分秋籥。瑞著星躔。于國為壽考之符。在民見治平之象。不荷靈孚之發。益循菲德之兢。屬占歷之告祥。連列章為歸美。不遇有佐。既均神祚之承。無疆惟休。又永信書之載。省披之際。欽嘆良多。

又

素緯御節。適臨秋籥之中。景緯麗空。忽直天弧之北。時之丕應。豈獨在于。卿等率服大僚。預觀元化。按靈篇而歸德。曠史載之流徽。省履之餘。以嘉以勉。

賜宰臣富弼以下賀壽星出見批荅

西郊肅物。適臨秋籥之中。南極耀芒。忽告星躔之瑞。既表人君之壽。又符天下之安。其驗煥然。何德難此。卿等履具瞻之地。調萬化之元。導民氣之至和。勳乾文之體應。歸上之美。亮乃之衷。宜記信辭。共承丕祝。

賜樞密使宋庠以下賀壽星出見批荅

瀛氣中分。符靈幾望。維清臺之占度。見南極之耀芒。載稽瑞應之文。實表皇圖之固。卿等任均鼎席。謀維機廷。輯于二邊之寧。陶茲萃物之豫。仰勳乾緯。發為休符。參形歸美之章。共被與齡之祝。天之祐順。史無愧焉。

賜樞密使文彥博以下賀壽星出見批荅

玉筭凝商。適履秋分之後。珠躔麗極。遠騰天社之南。雖歷攷于祥占。豈獨孚于眇德。願倚宵謀之重。助我神化之宜。致順象之來符。將信書之具紀。載披需奏。良集煥懷。

賜樞密副使胡宿以下賀壽星出見批荅

夫王者修飾五事。以當天心。則必有休美之符。發于辰象。以表顯之。朕願德不明。惟舉錯之靡中。乃庚子。

之晨。祥星著見。非吾股肱大臣。篤躬興化之應歟。詩云。受天之命。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朕敢專其福哉。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乞立壽聖節宜允批荅

亦制告。國肇承運序。青煒勳隆。俯協厥期。卿等過稽舊章。列上芳牘。緣華封之素祝。建壽聖之嘉名。竊惟受天元符。撫國休運。百辟稱觴。而在席。四夷奉幣。而在廷。敢以菲儀。抑于輿望。所請宜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乞聽政第一表不允批荅

夫以朕眇末之身。遭國大故。娘娘在疚。若無所容。而有司列章。遽以聽事爲請。夫三年之喪。猶未成服。乃欲隨便。見羣臣。其可得乎。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乞聽政第三表宜允批荅

朕奉先帝顧命。以付畀四方。夙夜憂懼。若涉淵冰。今雖悲哀之中。不敢違公卿大夫之言。以起國事。然而斷恩從變。不亦喪紀之薄乎。所請宜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請御正殿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離國之憂不及行。高宗諒陰之事。固已忍然于懷。今易日而除。公卿大夫欲朕御大新之朝。以延見羣臣。朕哀未竟。鬱于大道。將何以處之哉。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請御正殿第二表不允批荅

予離國大憂。而不能執三年之通喪。蓋已徇公卿大夫之言。日從事于便坐矣。今復俾予臨正朝。以垂聽天下之治。顧爾然而哀不勝。雖曰。祖宗之故事。豈予小子所敢循乎。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請御正殿第三表宜允批荅

夫喪親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禮不敢儉也。予遭家之難。茹懷荼苦。朝夕靡勝。卿等乃謂國之萬幾。不可以曠日。至三陳個個之言。願雖弗從。然祖宗之制。庸可廢乎。所請宜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乞舉樂第二表不允批荅

朕荷顧言之重。保成業之艱。躬信默以永思。事燕飴而終裕。施大易報。創深憂窮。且宮闈沈陰。俯順繡織之變。而賓觴在御。忍聞金石之音。覆封奏之愛來。攝禮文而甚備。顧于菲儀。誠所未安。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富弼以下請御正殿復常膳舉樂第四表不允批荅

朕願德薄。不能致陰陽之和。而災異比下。害于予民。故避殿損膳。繼在廷之音。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也。雖嘉澤適應。然願陽旋與。側身永思。重懷慘結。卿等乃露車繼至。願復其常。朕方恭天之謚。不敢以馳驅也。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上尊號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獲承大統。三載于茲。蒙天之休。海內寧靜。方將飭齊輅。潔純嘏。以祗見天地宗廟之靈。乃敢昭發不冊。揚徽垂鴻。以自施乎尊榮者哉。不圖執事之臣。列上表功之號。且臨政之日淺。未有盛烈之章。況事神之意。豈在彌文之飾。適增于愧。難徇所陳。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上尊號第三表不允批荅

朕守神器之重。思王業之難。歷日未長。涉道猶淺。而三事庶尹。摺紳之倫。殊鄉異俗。稽顙所墜。咸徘徊闕廷。願得鑒實文章。鴻縑以泝。無窮之休。茲甚盛德。顧何足以堪之。竊嘗覽前世之載。近事之實。惟至聖爲能兼天下之德。惟至功爲能兼天下之報。慎微端始。其或敢承。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上尊號第四表不允批荅

昔夏禹不自矜能。而閔三代之聲。漢光戒諸呂。而振東京之烈。朕願循非德。膺守丕圖。亦嘗遠覽其所未形。稽思其所不及。蓋謙恭抑長者。靡不受多福。夸浮侈大者。靡不貽後虞。今就陽初郊。假廟始祫。大懼無以薦四時之和氣。來萬國之歡心。乃欲仰奉祖宗之烈光。過跡金石之絕祀。祗登寶冊。駿騰徽稱。豈朕所以答三神之休。法後王之遺德。雖情見忠者之謂報。然文滋美者未易承也。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上尊號第五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接神明之統。享平富之圖。且三歲親郊。始嚴養物之報。而百辟進旅。率籲在廷之言。致前世之遺聞。奉本朝之故事。將合羣靈之祉。滂敷丕斯之名。封車五陳。勳德一志。然自躬庶政。降異相仍。永惟前王。歧德不及。載視瑣瑣之質。難居尊榮之稱。雖欲勉從。良不可得。所請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韓琦以下賀災異消復批荅

朕嗣守大器。遠懷永圖。雖然萬務之微。居若一心之懼。乃非德于異。方春爽和。陰賴祖宗之靈。顯膺天地之施。蒙氣遠釋。美祥大來。嘗官師之造庭。露章牘之臨几。慶逢復旦之會。忠愛愛君之辭。言念肅勤。靡忘欣歎。所賀知。

賜宰臣韓琦兩災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蓋聞天右王者。故災異數下。以譴告之。顧德不明。蒙淫雨之罰。水泉涌出。壤民室處。朕甚懼焉。方反躬念愆。思有以答天之戒。而正陽顯見。或不旋日。豈特朕力之致哉。誠股肱大臣。飭正萬事之應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乎一人。何遽上書欲上大丞相印綬。漠然予心。將何寄焉。所請宜不允。

賜韓琦兩災乞退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接隆平之序。懷寬長之心。迺素秋之甫成。忽淫雨之暴降。然止于近郊。則顧其害廣大。彌于再宿。則迹其威不遏。今人事之已修。天變之已返。而猶據災而引咎。援放而辭權。雖躬夫聖賢遠覽之思。殆謬于君臣交儆之責。書云。勅天之命。方備咎繇之職。詩曰。畏天之威。始安文王之道。勉規弗及。終底于休。所請宜

不允。

賜韓琦雨災乞退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堯被襄陵之災。終勤于稽古。湯離剪爪之患。猶勉于承天。朕不能跋二帝之功。華三王之迹。而陰陽之譴。順風雨之不時。未飭厥事之違。乃歸有司之責。如是則縵于晴采。空與四嶽之嗟。忘于緩人。孤式九圍之命。尙斯不應。宜引來封。所請宜不允。

賜參知政事歐陽脩雨災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災異者。天地之所戒也。朕德薄致咎。淫雨暴作。下民昏墊。雖于非辜。深維憐悼。未議厥序。非夫一二股肱之良。以交儆予違。則信宿之間。休氣來應。未易臻此。經不云乎。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卿何疑而上書。乃引變辭位。三復之際。予心惘然。所請宜不允。

賜歐陽脩雨災乞退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推鴻範之文。貌不恭則常雨致厥罰。采漢儒之所論。遇有德則大水乘厥災。故天變之所從。皆人事之所召。豈朕失奉神臨人之肅。忘尊賢汲善之勤。乃伏陰沴辰。淫潦暴物。始圖銷異之術。爰下責躬之書。煩詰輔之與言。引裁符而避位。況積流收壑。訖無病涉之虞。野景澄秋。猶有登農之望。往其助始。終以棄成。所請宜不允。

賜歐陽脩雨災乞退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治邦不飭。則必致四序之失和。天譴之來。又將徵一人之興德。今順氣肅治。淫潦爲災。重循不穀之繇。方厭已然之效。眷言近輔。迭上奏函。更推變異之原。自引寵榮之戒。且君臣相勸。當圖庶事之康。而嗚煥以時。終底九疇之義。載惟冲遜。曷應靈承。所請宜不允。

賜參知政事趙鼎雨災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夫災祥之應。實如影響之隨。言貌之違。緣致雨暘之變。朕茂膺丕命。祗憲先猷。願邦治之未孚。感天恩之再至。通煩頌輔。引咎興言。載循非躬。望古盈愧。矧至精仰格。甫銷沴氣之原。而感德交修。終濟丕平之務。欲辭厥位。豈副予懷。所請宜不允。

賜趙鼎雨災乞退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天之篤佑王者。自非大失道。蓋欲扶持而全安之。災變之來。初莫不恐懼。已則晏然以自若。豈所謂蒼天之實哉。比者淫雨之作。咎流萬民。朕甚懼之。今大異甫銷。思與輔政之臣。益圖所以興治之術。以上當天心。卿乃引災自言。而懷去位之計。朕何望焉。所請宜不允。

賜趙鼎雨災乞退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比以天序失和。秋霖暴至。顧德弗類。側身靡寧。而卿居預政之司。悼爲民之害。屢引陰陽之變。欲還爵秩。

之榮。且永初之推咎台衡。豈足銷于天咎。樂安之不傷禮義。尙何畏于人言。益陳乃謀。用塞不逮。所請宜不允。

賜宰臣曾公亮雨災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迹災變之繇。率緣象類。而至格休平之應。莫匪誠忱之通。比積陰以釐和。乃淫雨之降。倅稼穡卒于近甸。室廬幾潰于橫流。方責躬以永思。俄導順而來復。欽惟元德之宰。惕奉明威之臨。外協釐于庶工。內輔飭于五事。奚列章而自咎。欲謝寵以爲安。且堯沴九年。未聞去位之佐。而宋災一國。猶與罪己之言。過實在予。疑何及此。所請宜不允。

賜曾公亮雨災乞退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天人之交。其微可畏。陰陽之沴。厥罰有來。自淫雨之下祥。已高穹之返聽。申眷弼疑之任。重懲譴異之由。欲避位于鼎司。數置章于軍府。無流民之譴。而過援石慶之歸。非愆陽之災。而固引祖榮之咎。在于非德。良亦非懷。所請宜不允。

賜曾公亮地震水災乞退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獲保宗朝。夙夜祗畏。願德不能綏天下。乃甲申地震。河朔大水。壓覆人民。朕甚懼焉。卿三朝社稷之臣。方共圖所以應變之術。奚遽上書而引咎也。昔我文考。嘗因天異。下罪己之詔。而不改督過大臣。矧予小子。不勅躬自思。乃敢聽丞相避位。所請宜不允。

賜曾公亮旱災乞退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迹災祥之來。緣政教而起。乃大河之北。民饑流殍。三輔之交。歲曠靡已。宿麥將瘠。嘉穀未敷。方佇雲霓之興。敢愛性靈之舉。而卿內修政事。上格天心。忽時澤之應祈。已農疇之盈望。猶煩詔諭。遂欲辭權。雖嘉引咎之恭。未體仰成之意。所請宜不允。

邦以爲夾輔之固。忽馳上于霄壤。願收還于漢晉。事出公食。理難沖邁。所辭宜不允。

賜皇伯祖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不允批荅

夫威藩之建。王室是毗。古者皆世襲其封。近代或別予之邑。既非祖烈之服。又失廟祠之傳。故朕推近屬之長賢。修先王之舊履。以大子孫不絕之序。以均宗社無窮之休。適覆露章。過形沖節。宜體親親之意。庸光繼繼之圖。所免宜不允。

賜皇伯崇信軍節度使宗旦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時我伯父。望爲宗英。適積難以致年。已預朝而加命。奚煩上牘。疊欲還恩。且國家隆骨肉之親。而天子厲爵祿之柄。令下莫反。義當則承。所免宜不允。

賜皇伯使相宗諤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猥以眇冲。膺于統序。肇臨庶政。先備近親。肆敷大廷。抑本舊典。奚煩繼絕。以格澤煒。所免宜不允。

賜皇伯宗諤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悼敘者。聖人之大義。名器者。天下之至公。屬予踐阼之初。首沛合親之澤。顧食謀之罔晷。豈非德之敦私。雖諒懷難。難逾禮。所免宜不允。

賜皇伯宗諤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在昔帝王。何嘗不崇建藩戚。以用自承助乎。今骨肉多。而爵位隆。顯者少。不稱朕所以廣彊本支之意。矧我伯父之尊。舊推作相。豈久而不復哉。尙何遽巡。以稽在廷之休命。所免宜不允。

賜皇伯宗諤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繼成基序。思大本支。載惟燕翼之所承。常慮仁恩之不至。矧我近屬。冠于列藩。適還上鉉之章。已布大廷之聽。奚煩繼絕。固執摛情。其往位于鴻樞。尙永毗于皇室。所免宜不允。

賜皇伯使相宗諤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古者。祀有執。歸于同姓之國。所以見愛也。矧予伯父侍祠在郊。而秉德嘉栗。實相厥成。顧無神惠之報乎。乃乙未之命。詢謀大同。毋爲過辭。以稽我上帝之貺。所免宜不允。

賜皇伯宗諤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襲祖宗之休。守天下大器。處處如不勝。乃仲冬景至。獲祠上帝于嘉壇。肩然若神靈之下賜之福祿也。禮成昭明。朕不敢以專。嘉與叔父共承之。何歷辭焉。所免宜不允。

賜皇弟岐王顯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向以先國典。事同執。期迫運。疊聖之華。阻從大升之制。申念天倫之愛。夙陪仙御之行。因發感懷。肆加渙命。雖覽固辭之牘。難停斷告之文。所免宜不允。

華陽集卷二十一

內制

賜皇長子濬陽郡王瑒免恩命不允批荅

昔我祖宗。誕受天命。厥惟艱哉。克正皇猷。丕懋乃績。以遺我子孫無疆之休。今朕纂厥服。惟稽古建爾元子于有邦。乃季秋辛亥。華公麻尹。同不韋朕旨于廷。爾乃陳德弗及。期男于一二弟兄之賢。我聞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其敢示天下以私乎。汝惟往哉。尙迪時命無違。所辭宜不允。

賜皇長子瑒王瑒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夫三代之親土也。雖兼昨之親賢。春秋之命子也。曾莫踰于適長。蓋上以尊夫宗廟。內以屏于王家。眷于家嗣之良。比有近藩之建。且德義滋立。而寵命未隆。宜先同好之盟。遂享真王之爵。朕履夫尊極。豈不念父子之至親。實之食謀。時則有祖宗之故事。露章忽至。乘節自陳。雖高難進之風。莫反已行之命。所辭宜不允。

賜皇子東郡王顯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周之同宗。並建藩屏。漢之諸子。多留京師。朕欽天序之承。厚人倫之愛。從爾外傳。以勉先訓之聞。昨爾南

賜皇弟樂安郡王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夫立愛惟親人道之大也朕體先帝託于士民之上惟王親慈同生可弗見愛乎王雖在憂哀而封爵之拜固當博議于有司其勉承之毋廢朕命所免宜不允

賜皇弟樂安郡王額恩命第二表不允批答

朕奄遇大難不及行高宗諒陰之制王乃遇執喪之三年可謂孝子之事終矣封建之命朝廷錫之王庸勿辭所免宜不允

賜皇弟高密郡王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以帥德遠大投親弟兄急難真如子愛朕體終事感至形恩撫章雖來真而而所免宜不允

夫王者一天下之俗率臣遠萬物之宜故君臣同體而教化成朝廷上賢則分職治肆朕承邦之久得卿共政之均且聞用失浮規節財力之國易更遠過冗甄序名器之為難歷勤勞之百為蹈夷險之一致向屬家卿之缺適登台席之元禧卜神謀半百朝綱維百辟之是式維兆民之是瞻奚與曲讓之辭殊闕大公之舉慷慨志于予聞蓋德盛而位隨者望雖與歸然任劇而責至則事當隨決恩體臨毗之具新收攝固之情往代天工毋留邦渙所免宜不允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不允批答

予臨路寢之上曾覽八紘遙然有通神明之志乃季秋宗祀既右上帝亦右文考始予肅精臨獻而懼不勝及觀夫簞樽在堂鐘石在庭至陟降上下之數與夫九州四海美物之薦罔不具飭噫何其禮之盛歟非爾元宰之臣孰能裁之故已未之制為百辟先亦皇天降休命于我家非予之所敢專也今書固辭願不廢惠術之施乎所免宜不允

賜韓琦免明堂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歷吉季秋備祭五室薦豆蓬之和氣陳禮樂之盛容神明顯懷福祿綏綏肆于熙事之就莫匪嘉謨之將渙發鴻休茂施元猷奚為章牘之至乃有封爵之辭雖亮中懷敢專靈祝所免宜不允

賜宰臣韓琦免南郊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欽膺皇歷肇舉元禮就神農之積高率嘉儀而薦氣陰曆夕卷瑞景朝凝顯非顯相之半嚙底休成之應蓋禮鉅者澤究勢深則爵尊奚運牘之遽陳終渙昔之莫復所免宜不允

賜韓琦免南郊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以幸未明發飭齋路于郊越仲冬最至蒙休燎之氣眷予秉文之輔真應在祀之格故泰元之策具契三神之歡而望府之書昇先百寮之冠維靈施之不可緩維延渙之不可逾何堪德之益沖猶封章而滯

事 錄 卷二十一

二五三

至。奏竣而舉獨非可辭所免宜不允

賜韓琦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猥以眇質獲承至尊初履萬幾未昭大道香爾元輔濟予丕圖憲號在廷職勞有典奚煩沖遜以關嚴肅所免宜不允

賜韓琦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股肱大臣先帝嘗所政容而禮之也朕體遺德休烈既已布澤四海之遐矧定策禁中以安社稷褒功賦爵庸敢後乎宜勿重辭以稽我大廷之命所免宜不允

賜韓琦免恩命第三表不允批答

朕伏觀乾典昭書受遺之臣咸進位二等卿先帝所屬以輔眇躬而即昨之恩未加厚也矧予哀荒在疚而卿憂勞圖事夙夜以之豈若先時之比乎夫德至而寵未報朕甚感焉戊辰之命其祗勿辭所免宜不允

賜韓琦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夫爵傳功則天下皆勸名當分則君子不辭朕致祖宗之時公相之選雖有彙入輔佐之老而無三歷藉虞之臣今卿功就而不用任隆而又損其始去位誠懼恩禮之未昭奚為上書猶懷謙畏之辭已矧易大廷之號雖兩讓之施倘復獲恩庸何稱德所免宜不允

賜宰臣韓琦乞退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樂覽載籍緬懷前人周召終勤于君子之朝皋夔登去夫九官之位蓋欲垂世者篇之于行道本愛君者要之于盡忠維時上宰之寶實乃先帝所遺風序羣品若衡倚平詢貴大疑如龜厥光朕方積思于諒闇委成于謨明遠聞微去之言深嘆無因而至豈朕體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夙夜惟念予心惘然所乞宜不允

賜韓琦乞退第二表不允批答

卿先帝大臣遣以輔朕勤勞夙夜于茲三年今郊祠甫竣乃歸章自剴肅肅肅弗序則朕拜服之辰何其順氣之至塞乎爾戎獨弗爾則朕親政以來羣有遠邇之衆入乎況民未聞失職官不見墮事卿笑過思其所不及固欲以去朕哉此朕所以當夕而不寐也夫宰相之進退繫國家之安危朕其敢忽諸所乞宜不允

賜韓琦乞退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夫良宰謀朝如執金石之固忠臣衛主何懼風波之虞卿位總百寮而無墮工事更疊朝而無遺策屬朕遭家多難享國日淺仗廟命之元老寄盛圖于大治而忽求自免隱隱予聞矧召公之歷三朝未聞辭位

事 錄 卷二十一

二五五

之事。伊陟之格上帝。豈及御身之謀。無復重陳。庶安仄念。所乞宜不允。

賜樞密使富弼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夫府府經王之武事。台司導國之化元。安危出于大謀。左右屬之同體。維卿命相先帝。竭精殫慮。繼登而家。甄禮莫奪。肆纂丕圖之始。旋開喪紀之終。戒馳使輅。召冠樞轡。矧國哀之未究。實邦務之所咨。奚遽讓函。乃留漢檢。名之適分。詎可去辭。所免宜不允。

賜富弼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天下雖無事。敢忽備于不虞。王者之有征。在制師于必勝。謀我兵本。倚之樞臣。早負大名。寔膺重任。文足以緯皇業。武足以豐天威。去以終喪。雖御權宜之事。起而復位。又陳謙讓之辭。雖諒至懷。莫遑定命。所免宜不允。

賜判河陽富弼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卿躬上賢之資。負絕俗之見。挺大節以自守。履盛名而弗居。固辭機務之勞。南適藩符之佚。姑徇素欲。奚底義文。所免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夫抱大材者。天下之譽歸。履大任者。四方之責至。故魯之所隱。非獨已濟民之略。則不足以垂永休。實之所重。非忘身殉國之專。則不足以經至治。維爾以奇文大冊。凌歷顯塗。偉節闕謀。遂登上輔。廢幾微之不綽。罔遇末之弗照。適言起憲臺。章留宸几。蓋主議論者。以是非之繁。必析每聞之情。然秉政事者。以利害之參。當求今務之適。誠究原于異體。維跋德于至平。奚爲函顧之來。遽決進退之分。且正則不私于物。忠則不顧于時。茲朕意之雅圖。豈人言之足恤。宜收沖抱。以輯眷懷。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荅

朕肇履邦圖。每恭天戒。屬初炎之在序。偶時澤之弗滋。且上于近畿。顧民災之未遠。然應不旋日。知人事之已修。卿還來相。予居位未久。奚抗章而引咎。將援故而辭權。雖蹈夫聖賢遠覽之思。殆戾于君臣交儆之誨。勉規弗及。終底于成。所乞宜不允。

賜樞密副使歐陽脩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天之北極。通位帝紀。國之右府。總制兵謀。以成敗之機。故慎于圖事。維憂責之重。則要之得人。適登魁傑之材。參亮丞疑之寄。矧沈潛足以制千里之勝。精識足以造萬事之微。甫經藉以會神。忽露章而辭寵。願至公之是進。復華美之所歸。汝德實難。朕首登再。所乞宜不允。

賜參知政事歐陽脩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卿才粹字閎。文臨論正。擢自禁林之從。登于樞密之司。收權輿之先謀。導夙夜之密命。方懸施于寶蓋。庸

更貳于政均。通達讓函。未昭物聽。且士之難進。雖風節之高。然朝之與能。必當名器之分。宜略文而之厚。遂體道以爲公。厥服大僚。以毗至化。所讓宜不允。

賜歐陽脩乞退不允批荅

夫預政之途。蓋天下之責至者。蓋矣。願雖智勇。不能以無流管之來。前日御史加非于卿。朕惟其賢。甚憐于義理之文。今議者放。而疑者釋。卿雖欲以去位。豈朕所望焉。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其起朕事。毋重朕之不敏也。所乞宜不允。

賜歐陽脩再乞退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歷覽聖賢之迹。槩見君臣之方。蓋合一德者。固不能爲浮辭所移。躬絕節者。或未可應羣物之用。朕隨位未久。悼道弗明。方倚大臣同心之謀。以經千載不世之治。而卿數懷欲去之計。自嗜獨高之風。豈不念先帝委政之甚勤。又將貽沖人過賢之譏。爲往收前慮。訖濟大忠。所乞宜不允。

賜參知政事歐陽脩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承先猷。適履多難。朝服食以思道。夜振衣而慮危。而卿乘詰在朝。勞精共政。忽露章而進至。適引疾以爲言。豈邦論所拘。猶抑非常之冊。將台德弗類。自懷欲去之謀。如其不然。何以至此。願破過于文考。終輔成于沖人。住宅厥常。毋易而舉。所乞宜不允。

賜歐陽脩乞退第二表不允批荅

夫朝廷正。則羣賢遊。君臣交。則大治起。予欲上追二帝之盛。近奉四聖之休。且夙夜以思。惟懼弗至。而左右之倚。遽陳不能。雖懷君子獨行之高。願謬二人同心之利。豈邦事之未正。主道之不交。則卿何陳輕去之辭。專屬難進之節。願省厥理。茫然靡屬。所乞宜不允。

賜歐陽脩乞退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肇先帝遺烈。屢承至尊。夙夜震畏。不敢荒寧。乃去秋以來。敵數內寇。邊事靡寧。被書有象。方春東作。民至乏食。流離道路。不能自存。朕方勉思其所不及。而預政之臣。乃圖欲以去。朕豈所望焉。書不云乎。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卿其往綏厥位。終厥德。亦尙一人之慶。所乞宜不允。

華陽集卷二十二

內制

賜判鄭州宋庠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夫上憲紫樞以道高微之命外圖良翰以宜庶政之和蓋重朝刑俗以體均豈過賢宅謀之禮異日者瞻卿老成之望賦于機事之元憂勤百爲醇亮一節力謝權而就逸嘉戒滿之若冲聽守陪藩之封寵分台鉞之拜命已平于羣聽章猶露于至懷矧左右之前咨方安危之中注往廣明制終冀丕圖所免宜不允

賜宋庠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履大任者必形于勳德之茂褒元老者必賦以爵祿之尊維卿奮業備宗凝猷天粹屬四方無事則廟勝之自高復華又在庭則邦維之日繼美言流管之及願解有讓之煩素倚策于綏平愈亮懷于忠實誠辭屢至風榮靡華付節三城之雄就藩百里之近雖將牙之專令見台路之同照況蒙成萬機固當圖夙夜之勤更宰二枋豈不經文武之謀已恩綽之專朝猶讓函之累進材而當寵職亦從公往服邦休莫還宸渙所免宜不允

賜使相宋庠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荅

華陽集卷二十二

二六二

華陽集卷二十二

二六二

朕甫躬萬幾鑒于大道實仰衆德經之遠猷卿奮弱之臣先朝所器向辭右府屢寄于藩肆纂丕圖適逢在位傳經議政甘盤之學未親緣寵退身老氏之風何厲章三至乘節一詞雖欲進徇遺榮之高願不終懷告之慕往安乃服毋拂予聞所乞宜不允

賜樞密使曾公亮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延聘邦英倚諸國柄矧陞聯于使號實總制于戎機故先畋日之良已布告廷之命雖食謀之允禮猶讓膺之繼陳蓋謙畏者保躬之微忠瘁者事國之大載惟舊德當迫遠猷毋執冲懷以精明訓所免宜不允

賜曾公亮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批荅

朕紹列聖之序將用父于我家顧元台之臣敷廣安于厥位乃端命枚卜灼求俊心誕陟老成表魁政舉〔案〕此下原實繫一時之贈其體仰成無或淹拜所免宜不允

賜宰臣曾公亮免南郊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猥以眇躬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祗懼不能荷先帝遺烈乃仲冬之序獲將犧牲以見天地宗廟而神靈顧歆錫朕純嘏非吾丞相榮寵在祀之助歟職勞之典宜膺勿辭所免宜不允

賜曾公亮免南郊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登至未明承神嘉壇肅然若風馬之來方是之時天景粹溫福瑞並貺信乎上帝百神之子歆也內惟寡德豈能獨致之哉實維予相臣夙夜齋精以共濟茲舉也祭者必有爵賞之施以及其下況國之元老乎其勉承之用孚于四海之聽所辭宜不允

賜宰臣曾公亮免恩命不允批荅

夫天文中階之象色正則二氣鈞國柄三事之司禮公則萬化輯朕何嘗不寤寐邦傑彌綸政機以俾美風俗之原以甄序官師之品所繫甚大維材之難卿行足以膺朝謀足以經國代言二禁而號令鼓乎羣動賦政中機而神明照于宿姦頃陪議于宰臣旋冠謨于省省邦之維度靡不舉兵之紀律靡不張屬上台之進賢宜右卿之膺寵忽起辭庭之讓未施鄭國之規筆情鬱然予心勞止矧夫付安危之幾則望豈云淺當名器之分則處之勿疑所期廣猷慮以同寅會精神而輔力當抑謙風之固往闢大化之元豈朕之獨致太平亦卿之預有令聞所免宜不允

賜宰臣曾公亮乞退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居守成之統有求治之心日圖元老之臣共起太平之務惟卿功素存于社稷位實倚于機衡何意累章之來欲辭大任而去矧老而未謝召公猶輔于康王舊常有恩丙吉終憂于漢帝宜體三朝之遇尙需萬事之咨責迫大公莫循至意所乞宜不允

華陽集卷二十二

二六三

賜曾公亮乞退第二表不允批荅

天子以安危屬大臣。宰相之進退重四海。載循匪懈。榮履丕圖。每欲過夫華材。用茂修于庶務。矧居百辟之冠。當愛兩朝之遺。報功之典未隆。告老之文已至。公毋困我。宜安祖考之承。或敢侮予。終濟國家之治。維其不息。是亦有終。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曾公亮乞退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茂憲古訓。欽屬大臣。矧曰元德之老。濟于萬事之舉。方圖功以加治。忽避劇而棄陳。雖章本忱辭。然詔已確諭。朕維先王不遺故舊。所以厚民風。宰相當知經術。所以熙邦化。正期尊邁。無事過言。所乞宜不允。

賜使相曾公亮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卿輔政三朝。勤身庶務。用式百寮。厥績茂焉。乃遠懷遺榮。數以引老。朕維卿德邵年高。不敢援以國家之務。而顧于報功之典。猶有歉然者。曷爲拒之深也。所免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副使呂公弼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卿望出相間。名昭禁塗。德昭而日休。材應劇而時解。游煩于事。允賴厥庸。屬光祿之歲秋。正師屯之被塞。宜筭樞機之務。式圖輿席之咨。適爾過辭。良非素圻。所免宜不允。

賜樞密使呂公弼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夫導上帝之命。象在北極。本天下之兵。謀于右府。屬沖人之初政。眷先帝之大臣。而卿勞勩匪躬。忠忱一德。方倚謨明之略。宜專宥密之機。願書在廷。勿復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呂公弼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卿碩望表時。敏猷孚國。家承英輔之器。代有駿德之人。冠于機廷。自我定命。方使前箸之決。遽形累牘之辭。雖已渙于羣觀。理莫循于沖守。所免宜不允。

賜樞密使呂公弼免南郊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獲執圭幣。初見郊廟。而左右之臣。罔不夙夜在事。以致力于休成。乃乙未之制。大告于廷。所以均神惠而答祀勞也。雖率耆耋。然自天有命。顧可已乎。所免宜不允。

賜呂公弼免南郊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卜歲習祥。因郊嚴報。肆鴻儀之就緒。擁神祝以來同。乃瞻樞衡之臣。實陪夙夜之力。維議勞之有典。奚最膺之是陳。即祗渙命之孚。難徇摯情之固。所辭宜不允。

賜樞密使張昇免明堂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候秋敘之期。躬帝禮之報。夙陳物采。備講禮文。咨爾元樞。相予祠室。肇先經置。訖底丕成。拜昨均釐。告廷孚霽。遠觀上膺。有格庭勞。往協邦休。庶綏神鑄。所免宜不允。

賜張昇免明堂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躬執圭幣。鑒于總章。而蒙帝顧格者。豈曰予一人之所能。今靈釐之下。不敢遺四海之諸侯。矧予左右大臣。有夙夜在祀之助哉。贊而當勞。尙何拳拳之辭。所免宜不允。

賜參知政事張昇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舜之聰明。日謀治于四岳之官。于是陰陽和風雨時。百事以敘。願朕匪德。實賴一二股肱之良。用保乂我國家。維爾迪哲之臣。茲庸命爾同厥政。爾尙一乃心懋。昭先后之訓。以敷貽我無窮之聞。爾乃讓厥位。朕懽懽厥聞。嗚呼。能厥初惟其終。爾其戒哉。往祗乃服。毋廢予之茂命。所讓宜不允。

賜樞密使張昇乞致仕不允批荅

卿秉德之良。職在樞密。先帝委政。遂及朕躬。預定大謀。厥功甚茂。今羌人跳梁。朕方與卿共圖廟堂之上。乃數引疾爲言。願上印綬。以歸故里。豈朕所望焉。其近醫藥以自扶持。若乃遺榮之事。朕則未聞。所乞宜不允。

賜張昇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惟圖廟勝者。非獨謀其邦政者。須舊德。卿當軸畢慮。據經引年。乃謂履秉鈞之任。則莫匪民瞻。負高世之行。則不爲俗累。需臚三至。抗懷一誠。雖欲退循老氏止足之風。顧不進念大雅典刑之助。倘堅忠槩。執起浮辭。所乞宜不允。

賜判許州張昇免恩命不允批荅

天子慎名器之公。則朝範尊。賢者難爵祿之受。則士節勵。惟卿被先朝之重遇。輔沖人之始圖。每辭政路之榮。欲遂耆年之佚。逮命藩而加寵。復抗牘以敷懷。雖高樂退之風。難闢旌勞之拜。所免宜不允。

賜樞密副使胡宿乞退不允批荅

卿材資粹通。識宇高特。早事先帝。委樞機之萬微。見知沖人。蹈夷險之一德。方倚老成之訪。以康治定之功。刻章繼來。援禮欲去。且二帝之佐。未聞謝事之賢。而三王之朝。豈有遺年之議。雖嘉沖避。良匪通言。所乞宜不允。

賜樞密副使包拯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左右近司。蓋均于執柄之路。夙夜密命。則歸乎樞樞之廷。朕常登進傑髦。稽合猷慮。以制二邊之靖。以佐萬幾之平。卿風力峻明。器懷端亮。伏諫于陸。屢形藥石之忠。秉憲于朝。一屏姦邪之氣。雖正聯于財府。終好策于政均。爰考僉謀。遂倚大用。況天下至公之選。而君子百福之宜。奚煩露章。以格成命。宜略誠辭之摺。往同機務之賓。昭發素懷。垂永來譽。所免宜不允。

賜參知政事孫抃乞外郡不允批荅

神機度清夷。器懷沈粹。風規表于臺閣。機慮程于機衡。善則歸君。勞不伐己。忽顧還于陪政。適繼上于奏。兩未照委成之儀。自期冲退之休。人言胡恤。邦寄是副。所乞宜不允。

賜樞密副使陳升之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東政之司。體均左右之倚。本兵之府。謀繁安危之咨。惟威略爲能執天下之義。雖盛平不可忽天下之備。適登邦傑。寶經師命。矧久服諫垣。屢形謫論之益。比釐京邑。寔廣善聲之聞。甫參獻于機庭。已下書于綸省。再煩謙辭。深避寵途。雖嘉抵固之懷。頗鬱謨明之望。毋留渙典。往贊省文。所乞宜不允。

賜陳升之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國家四聖之緒。乘百年之安。而歲創厭于天駭。寒氣留于底落。眷機廷之所本。維皇武之是經。甫登臨。病之賢。實重安危之倚。爰爲露綸。欲遂遐恩。宜來翼于邦圖。終收奇于廟勝。所乞宜不允。

賜樞密副使陳升之乞外郡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廊廟之上。與朕共籌天下事者。莫匪一二股肱之良。朕比不次用卿。固有以謀合朕意者。適人言紛紛。使卿不得安去厥位。至三露章。情見懇激。雖欲遠讓保名。以全易退之節。然輕用人之請。朕不嫌于益乎。往迪乃猷。以體予之素志。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陳升之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持循治綱。效慎相位。故謀之先定。則無他聞。任之必固。則有專功。矧卿迪王佐之幾。昭勿聽之美。篤我簡照。對于弼諧。尙何需臚之陳。欲止告廷之渙。夢卜之象已屬。陰陽之應已孚。惟其肅承。是亦終賴。所免宜不允。

賜使相曹份免恩命第一表不允批荅

朕纂大位。而推恩之及天下也。不敢遺遐外之臣。況國之親賢乎。戊辰之制。已布在廷。其勉承之。毋廢朕之新命。所乞宜不允。

賜曹份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膺天地之顧。既躬履于至尊。述祖宗之謨。用丕澤于羣位。已布大廷之命。況如外戚之賢。奚煩露章。乃欲辭謝。往收難進之慮。期體至公之衡。所免宜不允。

賜參知政事趙鼎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卿清規表說。厚望鎮浮。溫藻豐于帝謨。嘉猷經于國論。比貳機廷之重。適更政席之咨。德問聞而弗休。務有應而皆裕。何異言于固避。殊抑美于食謀。往復乃司。尙副予倚。所免宜不允。

賜參知政事趙鼎乞退不允批荅

夫君欲求治也。尊賢然後興。士欲伸道也。趨時若弗及。卿躬賢人之藎。履輔臣之榮。足以經太平于當時。

圖永譽于乃後。而機陳兩奏。願解政幾。且年未合經。不得謂之知止。病而謝事。不得謂之徇公。勉輔至和。遲親嘉訪。所乞宜不允。

賜同食書樞密院事郭遵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卿早司軍要。實捍邊衝。繼行師之先謀。負許國之孤節。眷言秉樞之地。舊用經武之臣。方屢遷以命材。何過陳而避寵。往裨宵旰。益志忠圖。所免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副使王曠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夫天之樞極。上可化元。國之樞廷。右幹武事。適延登于峻德。以參決于宥謀。爰頒露章。乃欲避寵。且天子之枋。惟屬爵祿之公。況賢者之升。安待歲月之次。已頒之命。宜俛而承。所免宜不允。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朕肇親邦務。尊用弼臣。矧曰舊人之良。實爲先帝所睦。向居夷制。不可奪情。茲復政常。猶且避寵。宜往收于冲虛。期終濟于丕成。所免宜不允。

賜安武軍節度使郝質免恩命不允批荅

朕賴天之靈。獲主宗廟。踐阼之始。大賁庶方。時維虎臣。提甲巖下。豈不夙夜。實有厥勞。告廷之書。已決軍聽。露章辭讓。難徇所陳。所免宜不允。

賜郝質免恩命不允批荅

國家提萬兵之勳。萃之畿中。謀元帥之良。謹于巖下。矧卿嘗從征伐之事。加有宿衛之勤。宜授鉞于師壇。總環宮之夜柝。蓋旌勞者必異其寵。御衆者必予之權。毋爲過兢。其服重委。所免宜不允。

賜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李璋免恩命不允批荅

國家仰撫乾綽。茂建師牙。提天下之選才。宿殿中之密衛。適圖邦嘏之望。已移朝會之謀。適需廣之上聞。以盛權而力選。矧專閫制者。重安危之寄。總禁卒者。嚴夙夜之思。致不可以遽材。謙豈足以應劇。難藉邦渙。往治戎昭。所免宜不允。

賜知州李璋免恩命不允批荅

卿出于外家。襲組高閑。繼自先帝。統師嚴除。忽陳宿衛之勞。乃冀便安之地。宜齋場之換節。俾輔郡之膺符。既敷寵綽之衣。遽有撝章之上。姑循素請。毋或重辭。所免宜不允。

賜知州李璋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卿出重閭之緒。承外館之華。有溫故之學。而不流世祿。有過倫之資。而自躋賢表。俾建師牙之盛。且旌威範之英。乃抗志以露章。欲辭榮而就第。夫曠懷者人之所望。名器者朕安敢私。往肩忠圖。宜略撝節。所免宜不允。

賜樞密使程戡乞致仕不允批荅

朕惟古輔拂之臣。雖年耆德尊。或在位者。豈薄于風節而憚于聲利哉。誠愛君澤民。信已行道。惟恐其不至也。卿忠實忱明。邦之環望。兼事二府。夙夜乃心。何引年上絀。欲循止足之分。甚非所以副朕倚老成之重。其務專精神。止念慮。毋需章以陳。以拂于予聞。所乞宜不允。

華陽集卷二十三

內制

皇伯東平郡王允弼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履初陽之吉。躬大禱之虔。肆均神策之休。已下宗藩之制。雖帶函之頒上。諒渙檢之難留。

皇伯允弼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承天支之華。率公族之厚。適相承于熙事。宜均錫于靈釐。過達撫章。豈符公聽。

皇長子瑄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承休聖統。建嫡名封。推學序之夙勳。嘉義門之屢問。需章忽截。制檢尙留。宜略過沖。庸綏公望。

皇長子瑄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東學旌賢。右藩析寄。愛覽履辭之牘。尙稽已渙之文。食以素同。往其即受。

皇長子道封王瑄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朕承天茂序。建于大邦。庶從師傳之聞。且廣本支之輔。雖仍上牘。宜親批章。

皇子道封東陽郡王瑄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嘉進爾賢。析封邦爵。爰述先王之訓。肆揚列辟之聞。宜卽欽承。毋或固避。

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承亮改封秦國公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稽求暨文。崇建近屬。已布治朝之聽。有光奕世之承。宜卽欽膺。毋煩沖避。

皇伯祖承亮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地尊皇屬。望列英藩。適更大國之封。益啟舊邦之宇。往祇渥命。卽斷撫章。

皇伯宗諤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孝治四方。恩先九族。雖戚藩之近屬。還宰鉉之榮章。毋執過沖。卽宜欽受。

親王使相節度使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近屬之賢。先朝所禮。肆纂丕極。查推茂恩。宜卽欽承。用副崇獎。

親王使相節度使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朕卽紹丕圖。首褒近屬。雖遜函之游至。顧渙命之難違。毋或過辭。以稽羣聽。

樞密使文彥博免南郊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祇祓鉅儀。涓成元祀。乃眷政均之倚。適推神惠之休。宜卽欽承。毋煩多遜。

文彥博免南郊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躬成禮之良。榮元樞之務。肆涓成于邦祀。宜茂錫于神休。毋復過陳。其往欽受。

樞密使富弼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舊秉國鈞。勞精靡顧。奄遺家難。執禮莫回。適終喪期。且冠樞省。才庸屈用。義可去辭。

判河陽富弼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當世夙望。先帝大臣。累辭持柄之勞。甫遂便蕃之佚。將相之缺。不曰寵乎。

富弼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白髮疾告。屢避政機。進膺台鉞之崇。往率藩封之寄。始循來請。宜斷謙封。

樞密使張昇免明堂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亮司機務。勵翼謨明。顯相精禋。熙成闕典。蒙天錫祉。獨日敷猷。忽達謙函。匪昭公聽。

張昇免南郊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朕格帝元靈。浹民太和。矧股肱之倚謀。實夙夜之相祀。適孚靈施。游達撫章。雖懷難適之高。蓋有莫退之渙。

樞密副使孫抃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學茂才粹。身端行方。流譽禁游。贊徽宥命。方倚將明之略。且旌冲靖之風。謙豈于煩。龍宜卽受。

參知政事孫抃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文潤鴻猷機參宥命倚重老成之望更陪政本之司邦寵已行朝會靡間毋庸再讓往承厥休

樞密使呂公弼免南郊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肇祖吉土先薦太宮既逸三神之靈遂孚四海之澤矧吾近輔可緩褒章

呂公弼免南郊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聖均神釐不發邦號首推近輔之寵抑有累聖之規毋執勞謙以稽成命

宰臣韓琦免明堂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總秉化元亮成孝養肆敷廷渙之寵蓋本帝臨之休宜略謙懷庶欽靈施

韓琦免明堂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應符翼化秉德相祠輯大慶之蕃休答丕勞于茂獎毋煩沖避其往肅承

韓琦免南郊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承天之序旅帝于郊欽惟元德之臣首被靈孚之澤其往欽荷毋爲重辭

韓琦免南郊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朕承天之辰躬郊類之事大格靈歆之祝首均邦率之榮其宜肅承毋或固避

韓琦免恩命表不允口宣

卿不有賢業贊于聖圖孚號之辰錄勳爲冠卽膺顯數姑略沖懷

樞密使曾公亮免恩命表不允口宣

卿進繇儒術望重師瞻特陞冠于樞聯方圖綏于廟略宜祇茂命難徇沖懷

宰臣曾公亮免南郊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內心盡慎外方致疆及此嘉成罔不蒙澤承神之惠毋或固辭

曾公亮免南郊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朕躬詞奉壇天下蒙祉瞻于上宰寵不可稽宜庸而承以渙神惠

檢校太尉兼侍中曾公亮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朕纂祖之休型民以孝方隆慈壽之養益獎舅家之賢雖覽揭函難停寵綽

曹佺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朕愛篤慈闈恩加戚苑再覽寵章之避難留渙汗之華當體倦勤卽宜祇受

判鄆州曹佺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襲慶勳門參華徵府願臨藩而宜續俾換節以旌勳成命之行固宜欽受

殿前副指揮使郝質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忠勤之臣職在宿衛肆予纂服宜有厥勞類綽在廷所宜欽受

郝質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茂建師旄肅提禁卒屬朕纂承之始嘉乃宿衛之勞若時寵褒毋或固避

使相宋庠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夙懷賢業游秉邦鈞覽避親之疊封遂均勞于陪甸往祗明命奚假固辭

樞密副使王疇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國家茂登峻傑參翼機衡方仰輯于遐謀何需陳于避牘宜膺寵答以勉欽承

同簽書樞密院事郭遵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國家制必稽先治不忘武睦輯勳于邊瑣特進貳于神機奚煩擢章以格定命

參知政事趙鼎免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雅負盛名茂躋顯序適贊機廷之重更陪宰路之熙矧政席之虛賢已寵書之下綽奚煩曲讓以闕羣

判延州程戡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志懷閑達德業粹明方均右府之勞忽起西垂之顧進班徵省示寵鈞廷宜俯以承勿勤于讓

知相州李端愿免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大主之子太宗之孫不傾將旆之榮何敦戚苑之愛往祇成命式獎素勳

召翰林學士司馬光入院口宣

卿才思穎華風規端勁久侍龍門之講兼袖廣內之書器業足以輔皇猷文章足以潤天藻宜與禁除之

召益光賢直之修

召翰林學士范鎮再入院口宣

卿夙負盛名自躋顯序偶緣書詔之累稍去禁嚴之遊雖還回之介衷乃樂易而迪德還敷皇藻益懋賢

猷

召翰林學士賈黯入院口宣

卿馳望士林預班禁從比稽連于常豫且聽守于便符未銜會稽之章已虛宣室之席當還儀于內署庶

增輝于皇猷往服嘉恩勉經素業

召翰林學士馮京入院口宣

卿力學有原秉心不屈早視北門之草比更大南之符適綬列于中司宜寵還于舊物更從嚴召以獎英

游。

召翰林學士王疇入院口宜

卿氣節莊厚。材謀粹明。自執憲以端朝。每傳經而論事。方思前席之間。宜預北門之遊。其勉素懷。以申美業。

召翰林學士楊繪入院口宜

卿秉心不流。處義弗撓。美才足以端國器。鴻藻足以潤帝謨。屬因藉以去朝。甫即吉以還序。且奉北門之訪。更華二禁之遊。方遇英謀。特從嚴召。

召樞密副使吳奎起復口宜

卿執喪去位。茹痛隱情。屬予求治之初。正營急賢之想。宜循權制。用體勝私。

召樞密使文彦博赴闕口宜

國家茂經正本。慎倚柄臣。適聞邦傑之良。進銘神權之府。宜膺迅召。且貯來儀。

召樞密使富弼赴闕口宜

卿早事先帝。時爲宗臣。履憂去朝。終制復位。宜趨召節。以炳台符。

召起復事臣富弼赴闕口宜

卿德冠朝倫。功照天猷。屬內難之去位。終上鉉之虛司。雖嚴詔驛之馳。猶固夷廈之慕。勉思大義。垂應奉瞻。

召判相州韓琦赴闕見口宜

卿罷制邊衛。還膺便寄。顧秋炎之未解。馳關路以多勤。特戒使輅。以頒召檢。

召武康軍節度使李端愿赴闕口宜

朕體繼華艾。擬輯丕機。有懷肺腑之良。尙滯藩符之守。方圖親倚。宜即召還。

撫問判大名府文彦博口宜

卿望冠台曜。寵司留鑰。烟北門之地重。方廣莫之風高。馳心王室之勤。經慮邊藩之遠。特申存撫。用篤時懷。

又

卿材隆棟石。德茂鈞衡。懷遠春物之關。地重留都之寄。馳輅將命。仄席申懷。

撫問判河南府文彦博口宜

卿舊德之良。久去廊廟。往釐西宅。忽又歲闌。經務留神。固亦勤止。

撫問判河南府文彦博爲母亡口宜

華陽集 卷二十三

卿任重政。發深留鑰。忽透茹茶之苦。實均同體之情。勉抑至哀。少紓沖念。

撫問判相州韓琦兼賜湯藥口宜

卿內辭宰司。出撫鄉郡。適及歲陰之暮。固多政事之勤。特斥撫循。以申眷遇。

撫問判大名府韓琦兼賜湯藥口宜

卿出撫使施。就更留鑰。屬暑威之方熾。顧藩事之多勤。顧念忠勞。特申睦撫。

撫問判大名府韓琦口宜

維中原之吭。在大河之北。勢上台之夙望。守一道之重符。適履隆寒。無虧沖守。

撫問判青州歐陽脩口宜

卿早以時材。預聞大政。申念徙藩之勤。載深仄席之思。特示撫存。用昭眷矜。

撫問知北京王拱辰口宜

卿擬禁臺之嚴。膺留都之寄。適及嚴嚴之序。有懷鎮撫之勞。宜諭詔音。且隆賢遇。

撫問知延州孫沔口宜

卿向被朝命。出膺邊寄。顧封疆之勞慮。因霧露而爽和。適及春餘。勉綏德履。

撫問觀文殿學士判太原府呂公弼口宜

卿輟于機務。履彼方隅。載惟疆事之勤。無爽時休之輔。特將勞問。庸示顧懷。

撫問陝西宣撫使韓絳判官呂大防等兼賜湯藥口宜

羌種跳梁。邊萌騷擾。念使車之夙駕。犯塞路之苦寒。宜有寵頒。以資冲衛。

撫問韓絳等兼賜湯藥口宜

羌人背約。王旅多屯。有煩使指之行。適冒祁寒之候。宜蕃珍錫。以導至和。

撫問韓絳等兼賜湯藥口宜

敵讎未夷。王師在外。惟風霜之所薄。固夙夜之多勤。特致恩頒。更爲寒解。

撫問修山陵所殿前副指揮使郝質以下兼賜湯藥口宜

嘉原應卜。將戒遠期。衆役獻工。實繁素晝。爰將殊禮。以勞至勤。

元日大慶殿行禮宜勞執儀仗將士口宜

朕班麻春元。肆朝邦瑞。迎萬祥于殷旦。陳盛禮于大廷。申懷列衛之勞。猶冒餘寒之氣。有嘉忠謹。特示眷存。將士等各好在否。

冬至大慶殿行禮宜勞執儀仗將士口宜

朕祇適先猷。肇修冬會。眷惟宿衛之士。良冒風霜之勤。及此禮成。宜膺撫詔。將士等各好在否。

華陽集 卷二十三

撫問河北路臣寮賜夏藥口宜

大河之北爲國襟喉。被寄之臣。勞于經事。赤幘臨候。氣以鬱煩。良劑所頒。益將恩撫。

撫問涇原秦鳳兩路邊臣寮賜夏藥口宜

卿等早以器能。膺于西寄。輯戎備塞。時乃之勞。炎曦御辰。人或被暍。特頒靈劑。以輔運調。

撫問鄜延環慶路邊臣寮賜夏藥口宜

卿等夙被朝旰。游分邊委。屬炎威之鬱盛。顧疆事之多勩。宜有寵頒。用資沖輔。

撫問河東路邊臣寮賜夏藥口宜

卿等外扞邊衝。威申信著。時惟炎燠。臨事固勞。頒藥上宣。用優眷遇。

撫問四路官吏諸軍將校口宜

卿等早被寵旰。並宜忠幹。維是簡書之畏。豈無夙夜之勞。適戒使行。聊申詔撫。

撫問河北西路沿邊臣寮口宜

大野之衝。金城相距。維是封疆之守。豈無夙夜之勞。時及軫思。特將曉撫。

安撫河北英陽州軍官吏口宜

卿等方秋御辰。淫雨爲沴。申念在公之恪。固多經事之勩。特命撫存。以申顧慰。

撫問鄜延環慶路沿邊臣寮口宜

卿等遠隔邊守。具飭兵防。載惟夙夜之勩。適在風霜之序。有嘉忠幹。特示撫存。

又

卿等被寄乘邊。邇感折敵。方祁寒之在候。維疆事之多勩。欽起寤思。用將昭撫。

撫問麟府路沿邊臣寮口宜

卿等率將朝寄。分謹塞防。屬涉夏之初炎。念從公之匪懈。特申撫諭。庸示眷私。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宜

卿等保塞之衝。列城有守。念夙經于疆事。方重飭于秋防。特示撫存。用申眷想。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宜

卿等率寄于朝。飭躬在事。顧山河之載遠。念夙夜之多勩。特示眷懷。以申撫諭。

撫問兩浙并淮南路官吏諸軍將校口宜

卿等被寄于朝。營職在外。歲離水患。宵軫邦憂。遣使按行。加民存遇。眷爾勤事。申予撫恩。

撫問廣西西路桂邕州轉運提刑知州兵官將校等口宜

卿等率寄于朝。守封于外。秋炎未解。嶺道殊險。言念忠勩。式將恩撫。

華陽集卷二十四

內制

賜皇兄北海郡王允弼生日禮物口宜

卿德源天系。名固宗藩。載更淑律之期。游紀祥弧之日。維鼓鐘之在肆。維器幣之在庭。以侑燕私。以綏壽嘏。

賜皇伯東平郡王允弼生日禮物口宜

和生春瑞。德懋宗藩。紀慶誕之初期。有寵頒之舊式。庶膺賢祉。以大皇支。

賜皇叔華原郡王允良生日禮物口宜

朕廣邦族之仁。倚成藩之輔。顧維冬之杪候。屬載誕之初辰。申命寵頒。助迎休祉。

賜皇叔襄陽郡王允良生日禮物口宜

卿天支擢秀。宗屏流徽。屬震夙之令辰。寵分頒之茂式。克綏壽祉。庸示眷私。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項生日禮物口宜

卿慶發仙源。賢鍾上嗣。當炎明之正序。紀震夙之休符。厥有賜常。用均時祉。

賜皇長子顯王項生日禮物口宜

卿德慈皇支休推上嗣屬懷台之肇候紀震夙之嘉辰式將列籙之頒用續垂張之慶勳宜物望永對邦休

賜皇子鄂國公頤生日禮物口宜

卿慶發天支寵殊公祉甫就寄解之舉載逢吉夢之期近飲菊之佳辰有承筐之賜式勉躬令聞念服殊休

賜皇伯饒國公宗壽生日禮物口宜

卿望重宗藩榮聯率鉉屬懷台之首序紀誕育之多祥式示寵頒用申禮遇

賜皇伯使相宗模生日禮物口宜

月旅嘉平日臨上浹載紀生于英成實表德于皇支爰致恩頌用迎壽祉

賜皇弟岐王顯生日禮物口宜

卿榮疏王爵愛篤天倫屬慶誕之佳辰有寵頒之素式特馳近侍往喻隆私

賜樞密使文憲博生日禮物口宜

卿望重英藩愛深皇戚紀誕期于良序推寵錫之舊章其助家祥且旌賢履

賜判河南府文憲博生日禮物口宜

卿象望台曜功流鼎路屬設孤之令旦方主鑰于留都特將恩篋之頒俾侑私庭之慶茲爲異數以寵輔臣

賜判運州曹佺生日禮物口宜

卿游懷舊符比持台鉉屬炎煥之杪候紀誕慶之初辰俾續遐齡式將優禮

賜使相曹佺生日禮物口宜

卿德炳台符望華威苑紀誕祥于嘉月推賜式于上臺以續茂齡以昭異數

賜判北京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宜

卿結出勳門位聯台路屬炎蒸之在候紀震夙之當辰爰致寵頒用昌靈壽

金行之肅爰及素辰邦運之隆是生碩輔載中階之舊德倚北道之全謀將修厥祥用蕃爾錫

賜使相宋庠生日禮物口宜

春籥襲和嶽符涵粹來翼皇圖之懋載臨誕景之祥勛名聞之嗣賢馳上臺之賜式既資燕喜又輔恩華

賜入司台鉉出擁帥旄乘在木之瞻辰紀維熊之嘉兆素厚卿臣之禮載將御府之頒俾爾熾昌應子欽

賜宰臣韓琦生日禮物口宜

卿知覺民生功凝天化乘肇秋之肅氣紀載誕之嘉辰矧逢日月之熙方極君臣之遇命芝蘭之家茲致

牽禮之朝頌治爾燕虞體予延福

賜任冠台衡誕逢商序錫元精于嶽極體正氣于五行發爲休功翼我昌會推名門之峻嗣將御府之華

頌助天百祥均國永祚

歲在潛淵律中夷則鍾四方之正氣稟上相之元符計成七廟之安勳列百僚之冠載臨誕序式舉賜儀

又

嶽極于天默下神靈之氣帝賁之綱重如物色之求屬秋孟之嘉辰紀山陽之吉夢申命趨庭之曉爰將

賜儀之儀庶續茂年永扶休運

又

朕覽收華章尊遇二府矧于元德之宰厥有大勳之昭屬素律之氣清載高門之誕慶有幣登體有馬乘

閑並將君錫之善以助天祥之修

又

願氣迎商舒靈度朔問生名世之傑休有格天之庸命詞備于秘局出賜常于內府並爲殊寵以助嘉祥

賜宰臣曾公亮生日禮物口宜

卿毓德粹文選辰華吉槐庭輪道茂翼化元星鳥占春環臨誕序爰將蕃錫庶續遐齡

又

時維仲春日在營室紀天和之茂節生邦輔之祥臣定大冊于皇圖炳休功于史載爰將嘉錫益助多祥

朕圖衛京師進強藩屏矧宗英之載譽宜宸渙之頒文其體寵顯毋忘被服

賜皇子進封淮陽郡王頊告敕口宣

卿席皇家之慶，居上嗣之賢，建右輔之名，封顯大廷之漢，兼官惟允，茂敷其庸。

賜皇子官告敕口宣

朕崇建宗藩，夾輔王室，自寵輪之誕布，已讓膺之屢陳，宜即嘉辰，往服休命。

賜皇伯魏國公宗壽告敕口宣

卿出于皇緒，列彼近藩，適逢上鉉之崇，已告大廷之衆，所宜欽受，以體寵懷。

賜皇弟樂安郡王頊告敕口宣

朕肇纂丕圖，徧澤羣位，申旨同氣之愛，難徇終喪之情，王爵紳牙，勉其祗受。

賜判鄭州宋庠告敕口宣

卿厚望歸朝，粹文華國，懸遊樞位之寵，褒升台鉉之崇，往莅陪藩，宜祗顯紳。

賜判河陽富弼告敕口宣

卿久服大位，勳宜令猷，自初遷秩之來，積有避榮之請，已申誕告，宜即欽承。

賜參知政事歐陽脩南郊加恩告敕口宣

朕奉玉幣之精，躬帝親之享，大格靈孚之貺，首均邦輔之榮，其宜肅承，以應顯陟。

賜武康軍節度使李端愿告敕口宣

卿望華威，機洞戎輅，宜錫鉞于齋場，更剖符于朔鎮，往欽茂命，益勵壯猷。

賜武城軍節度使知許州李璋告敕口宣

卿入提禁旅，順積厥勳，出領藩符，庶均其秩，載蕃之寵，毋替而忠。

賜淮康軍節度使知曹州張茂實加恩告敕口宣

比者兼吉商辰，報成世室，既洽神靈之茂，有懷邦翰之長，使茂馳華，詔函寶寵，往祗厥服，益勵邁猷。

賜宰臣韓琦南郊加恩告敕口宣

朕習卜歲祥，肇興時祀，丕布休成之澤，首推顯相之勞，宜體靈猷，即祗渙命。

又

卿肅神大猷，總相元祀，載饗適于鉅典，載事擁于蕃釐，肆爲龍光，首獎衡阿，自天有命，與國承休。

賜樞密使曾公亮告敕口宣

卿造微之議，資經遠之才，久陪論于鼎司，宜冠聯于樞省，告廷之命，當肅以承。

賜宰臣曾公亮南郊加恩告敕口宣

朕肇禮吉土，還御端闕，肅成止饗，大渙嘉澤，宜先列辟，以寵元功。

賜樞密使呂公弼加恩告敕口宣

朕承天正之序，修郊見之儀，竣祠昭明，介福穰簡，爰推惠澤，以寵輔臣。

賜宣徽南院使判延州程戡告敕口宣

卿早毗政路，出奉藩符，載圖邊鎮之勞，宜寵齊壇之拜，往膺異數，更輯前勳。

賜步軍都虞候趙滋告敕口宣

卿夙明軍志，外憐王威，進提虎旅之嚴，環總星藩之衛，往祗茂獎，毋墜素勞。

賜殿前副都指揮安德軍節度使郝質告敕口宣

國家茂建帥權，肅提禁旅，統以周廬之衛，賜之茂勳之行，維命是承，匪忠不報。

賜判許州賈昌朝告敕口宣

卿舊冠台衡，久司留籥，閱閱露章之請，願從易鎮之行，姑徇所懷，往綏予寄。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告敕口宣

卿象煜星階，寄隆邦翰，適更符于外闕，亟宜綽于明廷，欽師訓辭，進圖終烈。

賜賈昌朝加恩告敕口宣

朕明發孝思，涓成嘉享，蕃被靈釐之錫，茂恩舊政之均，授旦頒文，飭車將命，益綏邦倚，趣拜王休。

賜樞密使張昇明堂加恩告敕口宣

卿秉一德之良，當萬幾之輔，會講文于大事，常領使于先期，比輯鉅儀，盡膺靈施。

賜判許州張昇南郊加恩告敕口宣

神時告虔，帥垣在寄，敘奉祠之多祉，嘉述職之素勤，申錫寵章，往欽靈施。

賜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張方平告敕口宣

卿甫畢親喪，合還朝位，既進班于祕殿，且均寄于留都，宜體予懷，往祗乃命。

賜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孫沔告敕口宣

朕甫親萬幾，適瞻舊德，雖高謝事之舉，猶仰濟時之謀，往服寵書，起班顯序。

賜判河南府文彥博制敕并赴闕告口宣

卿先朝老成，當世才望，特申換命，起莅西都，宜即欽承，用體眷賴。

賜判延州郭遵官告敕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輟自內樞，久臨邊境，適就更于大鎮，終倚輔于一方，尙體沖私，即祗嘉命。

賜知定州王拱辰告敕并賜對衣金腰帶鞍轡馬等口宣

洪河之北，素極襟喉，詞禁之中，舊高顯牧，兼學士之三組，徒版曹之左卿，就錫寵書，往祗優寄。

賜知青州唐詢告敕并賜對衣金腰帶等口宜

卿迪德粹明。秉懷高介。贊大謀于西掖。更美政于三州。每深宜室之思。固有周南之澤。宜適聯于經綬。尚留愛于明權。特推御府之頒。仍飭使驛之遞。既優之命。不顯其承。

賜知慶州韓絳告敕對衣金腰帶鞍轡馬錢三百貫文口宜

卿本粹夷之德。蹈孤峻之風。惜去職于禁游。遂分符于藩守。申念論思之舊。還備侍從之聯。飭使驛之兼馳。致上臺之舊錫。杜更邊寄。祇服朝休。

賜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蔡挺告敕銀器衣著并傳宣撫問口宜

卿適被朝輪。再膺邊寄。特戒輪函之錫。仍加體幣之將。宜體寵懷。亟即欽受。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朝見到闕都城門外排御進酒果口宜

卿昂藩北道。錫對西清。載惟行施之勳。適冒炎曦之燠。已申郊勞。更洽宸頒。

賜使相韓琦赴闕生料口宜

卿擁節還朝。騰裝遊陸。適及郊關之次。有懷徒御之勞。聊示寵頒。用將禮遇。

賜使相曹佺赴闕生料口宜

卿抗旌啓行。握節應召。甫及近郊之次。豈無夙駕之勞。何以將之。惟牽及餽。

賜知瀋州向傳範赴闕生料口宜

卿勞師被塞。式遏外虞。擁節環宮。有嚴中衛。稅裝之始。頗饒惟豐。

賜知瀋州向傳範赴闕生料口宜

卿比昂要藩。適越召節。方屬炎蒸之序。固多跋履之勤。獨秉餽率。用將禮惠。

賜判河南府文彥博赴闕生料口宜

卿枕塊終喪。追錄應召。適及郊圻之次。用將率餽之頒。參惟舊臣。式是優禮。

賜樞密使富弼赴闕生料口宜

卿喪庭終服。聯奪至情。宥府冠謀。益旌宿望。遘國哀之未幾。聞君召之載馳。適稅塗裝。爰頒禮餼。

賜樞密使文彥博茶藥口宜

卿寵在邦國。出擁師旄。屬秋暑之尚煩。涉關程之良勩。爰推薄賜。式用珍餽。

賜知瀋州向傳範茶藥口宜

卿比從東藩。甫臨近甸。屬炎威之煩熾。顧驛路之遙遲。宜有寵頒。用資和養。

賜判許州賈昌朝茶藥口宜

卿愛超召節。甫次神圻。維大旆之遲塗。屬晚冬之屆候。宜推珍錫。用輔沖綏。

賜樞密副使以下罷散乾元節進酒果口宜

卿等祇率朝裾。預臨梵苑。收妙緣于實供。來善祝以鴻禧。宜示寵頒。以資歡集。

賜樞密使張昇爲仁宗皇帝上賜遺衣物口宜

卿舊政之臣。請藩于外。重開邦輔。慨慕想深。茲有遺頒。宜欽而受。

賜宰臣禮儀使曾公亮往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都城門外酒果口宜

卿肅奉真儀。往安梵宇。方屬炎歊之候。顧勝護從之勞。宜有頒宜。用申眷待。

賜宰臣禮儀使曾公亮以下往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進茶藥口宜

卿等出擁使車。往安真像。甫終盛禮。將戒近圻。宜有頒宜。用申眷待。

賜諸州路知州以下衣襖口宜

歲律迎寒。方隅勦事。命使軺之風。將恩服之時。頒申念爾勞。具祗優賚。

雄州撫問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口宜

卿等使軺聯御。聘玉修歡。載勳征陸之長。適戒候亭之始。爰將詔撫。以厚賓儀。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宜

卿等洛修歡聘。祇侑誕儀。涉春物之淺華。馳使驛而增輝。特推珍錫。用示厚懷。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宜

卿等將睦鄰音。申延誕慶。爰履載陽之候。有勳于隰之行。特命分頒。以申存賜。

都亭驛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中酒果口宜

卿等奉好賀鄰。薦祥誕會。申念使華之勳。游推邦錫之殊。嘉果芳醪。頒于御所。

又

卿等信兩將命。行越半塗。靈劑均和。頒由中禁。有嘉勳節。庸示厚儀。

恩州賜契丹兩番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春和襲驚。鄰聘飛騰。涉長陸以載勤。冒寒威而良苦。俾將珍錫。庸示厚儀。

又

卿等並持使節。遠歷寒途。懋將鄰好之和。躬展歲元之慶。特申嘉賜。以獎至勤。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歲籥將新。鄰音載睦。適及半塗之候。正衝殘臘之寒。素厚賓儀。首推賜式。

班荆館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鄰寶通歡。使華將命。適及候亭之次。聊申燕席之儀。爰有常頒。以申厚遇。

都亭驛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酒果口宣

華車昭限。馳自寶鄰。嘉賓薦觴。班從紫禁。恩疑上館。慶集端辰。

都亭驛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春膳勝等口宣

卿等奉儀鄰聘。領節賓亭。驚歲律之清更。慶春華之滋始。宜膺邦賜。以導時休。

都亭驛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牛餽口宣

春華載朔。鄰聘修儀。就賓館舍之初。中厚饋牽之錫。式將殊遇。庸獎至勤。

都亭驛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朝辭酒果口宣

卿等遠持邦問。舉程賓華。遠中重陸之遠。將戒歸途之御。至勤可尚。嘉賜是將。

都亭驛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銀鈔鑼等口宣

卿等夙戒使驛。冒征炎陸。馳赴鄰哀之遠。就事賓驛之初。申念途勤。爰將賜式。

都亭驛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銀鈔鑼等口宣

卿等致和世好。展恩鄰憂。屬秋暑之未闌。涉寒途之已涉。適寧征御。爰舉賜常。

恩州賜契丹兩番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受言于國。將命在途。爰趨飛軒。甫經近境。特推邦錫。以寵使華。

班荆館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慶賓組來儀。均玉華之芳醪。副金盤之嘉實。爰將渥惠。聊浣遐征。

都亭驛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朕茂皇聖罔。夙來鄰聘。惟使軺之遠駕。有賓射之舊儀。難阻勝遊。聊申舊錫。

都亭驛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朝辭酒果口宣

卿等握節來朝。始云終事。飛騰上道。款及歸期。嘉果芳醪。更頒離席。

雄州撫問契丹兩番賀正旦人使口宣

春和動籥。鄰陸飛函。夙馳使節之華。方會誕辰之慶。有嘉勳節。用示撫音。

都亭驛賜大遼皇帝賀正旦壽聖節人使宴花酒果口宣

歲更芳律。邦集善祥。眷奉聘之有儀。已經筵之在館。御醪宮藥。並寵賓筵。

班荆館賜大遼皇帝賀正旦人使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使驛。冒征炎陸。馳赴鄰哀之遠。暫事候舍之初。申念素勤。爰推嘉錫。

雄州撫問大遼皇帝賀正旦人使口宣

卿等甫屆歲元。游修鄰聘。緬念遐塗之永。適當陟境之初。特示撫存。用昭睦遇。

恩州賜大遼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具飭使華。游修邦慶。屬歲陰之遺盡。涉關路之悠長。特有寵貺。用資沖守。

恩州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元祿開祥。寶鄰申好。駕輶車而將命。馳塞路以爲勞。適冒陸冬。宜推寵錫。

班荆館賜大遼皇帝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遠飭車徒。初臨館舍。載歷嚴嚴之候。騰騰行邁之勞。嘉果芳醪。聊申寵錫。

班荆館賜大遼兩番賀正旦人使生餽口宣

卿等並飭使華。載修鄰睦。念乘軺之何遠。適授館之云初。維餽及牽。具將舊錫。

都亭驛賜大遼兩番賀正旦人使酒果口宣

卿等嗣將鄰好。舉程賓儀。初違文石之班。將返輶車之駕。宜膺嘉惠。式展厚懷。

都亭驛賜大遼皇帝賀正旦人使銀鈔鑼等口宣

卿等夙致鄰歡。協修歲宴。遠涉寒途之勤。甫從賓館之寧。特舉賜常。以華使範。

都亭驛賜大遼皇帝賀正旦人使銀鈔鑼等口宣

卿等修歡。使華將命。載念遐途之勤。適應授館之榮。我有寵頒。惟其欽受。

賜大遼兩番賀正旦人使生餽口宣

卿等夙乘使傳。申致鄰函。甫事館舍之居。爰舉饋牽之錫。即宜欽受。庸副寵懷。

之高年，屬崇建於近親，方按求于故壤，自隴而右，奄有土疆之長，如麟之詩，特旌信厚之履，以應古之遺法，以率民于至仁，於戲，廣同姓之封，大爲藩屏之固，觀盛德之世，永保子孫之休，益懋英猷，尙對嘉命。

皇伯宗模授光祿大夫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彰德軍節度使加食邑功臣制

門下、郊廟大事也，禮莫盛于躬行，天地一功也，義蓋尊于合祀，朕盡奉先之孝，嚴反始之文，既獲能饗之名，以要三神之顯，又膺無窮之祉，以決四海之歡，矧我茂親，敢稽渙命，皇伯具官某，德莊而氣粹，性靖而量夷，系出帝者之本支，多聞天下之義理，慕二獻之學，自樂詩書之聞，聯三事之榮，聯於富貴之守，屬至景之乘序，即崇丘而告禋，精誠無諱，夙助齋居之恪，暨鼎致潔，屢陪獻禮之升，維嶺事之肅成，方勞恩之誕舉，雖無崇鼎分器之錫，亦有漢田多井之加，既益號于功臣，復進階于文散，以華邦族，以變民雍，於戲，聖人因親，必廣同宗之愛，賢者奉祭，宜蒙百順之休，其迪善猷，永有吉祿。

皇伯宗諱授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集慶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慕臨不基，欽篤前烈，蓋義尊乎祖，愛因降于六親，治形于家，風遂行于四海，清綏曠澤，先暨皇支，皇伯具官某，器介而用通，體莊而資裕，多聞天下之義，盡讀河間之書，攷潤邸之蕃，誰及宗英之望，追漢幽之舊，實由于愛之深，比旌別于師壇，尤夾隆于王室，慶屬皇圖之啟，惠加同姓之興，其服大僚，以卽台路，曷以近藩之節，陪之多邑之封，雖本異恩，亦藉先矩，於戲，唐封近屬，悉留京師之居，漢寵諸王，少在公卿之列，維是高華之保，莫如法度之修，矧屬英懷，詎煩至戒。

皇伯宗諱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

門下、朕紹休祖宗，崇建藩屏，所以合邦族之愛，厚人倫之風，雖于近親，若共維之一體，厥作樂德，亦難廢于大公，皇伯具官某，庶慶皇支，參華天路，維安富貴之習，靡躬法度之修，乃外招事權，內懷宗黨，知省勞難分，而移文固析，知宮寺有禁，而遣吏輒通，致風憲之上言，加議論之並起，朕閱失戒，慎務全仁，恩其上丞相之章，仍領元戎之節，欲止不獲，誰咎之詰，於戲，臣無作福威以杜諸侯之漸，上不私賞罰以一萬民之歸，宜勉自思，庶復來譽。

皇伯允弼授依前北海郡王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朕肅膺駿命，懋邁先猷，思所以廣嚴父之慈，昭事神之道，而合宮寢制，太微寓輿，且皇祐之議，猶參百靈之從，故辛亥之獻，獨尊上帝之配，相我大事，時維茂親，休有寵章，格于公聽，皇伯具官某，性資英邁，檢履清深，天發神明之裔，世資忠厚之德，每伏謁禁朝，還咏燕室，進退亦有常處，紛華而無流心，攷公子之詩，既協關雎之應，受王者之社，遂荒徐郊之封，先甲告誡，大宗董尉，鳴佩結玉，以深齋戒之恩，重薦薦

華陽集卷二十五

內制

皇伯祖承亮授檢校工部尚書榮國公威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蓋開周興建土，遂應年歷之長，秦失寵侯，靡復藩維之援，此國家所以監用往制，封崇茂姻，以夾輔于王家，以懷柔于天下，肆膺皇緒，渙舉丕彝，皇伯祖具官某，躬奮德之英，被忠調之厚，曾無車服珍寶之玩，固有詩書道術之明，積帝堯之仁，時先骨肉之愛，肅肅悼之懷，不減祖宗之蕃，自居留務之榮，褒廣皇支之譽，按戊午之新澤，合南陽之近親，華鄂承附，旌樂和于列邸，犬牙交壤，寄雄峻于師旄，既衍爰田之封，又陪典食之入，助建大統，圖繫老成，於戲，積厚者流長，雖本神明之祚，德隆者爵重，況如宗族之賢，均履多祥，勉欽渙命。

皇伯祖承亮授依前威德軍節度使改封秦國公制

門下、國家世承燕謀，天祐明德，乃眷祖宗之裔，未正封爵之科，豈朕所以上隆尊統之風，下形惇族之愛，肆攷厥典，載謀有司，其頒冊冊之書，以孚羣位之聽，皇伯祖具官某，廣陵之嗣，昭武之孫，系出帝者之本支，多聞天下之義理，安處樂善，匪車服能修其心，夙興奉朝，雖風雨不逾其節，故宗族仰其循則，神明相

席又陪陟降之格。至精以來神聽。強立以養禮成。詳稽陟降之常。表錫功號之美。昨之多邑。衍之真賦。且明宗周。異姓之後。兼懋帝堯。九族之和。於戲。福祿之臨。有若閭閻之固。急難之微。莫如兄弟之懷。茲庸展親。其往迪訓。

皇伯允弼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改封東平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國家膺累聖之圖。啓中天之運。重惟非德之嗣。惕若先猷之承。仁恩滲于萬方。親厚始于九族。有如伯父。實曰賢王。宜因涓日之嘉。誕布告庭之渙。皇伯具官某。氣和而履順。資正而行恭。源流發于天淵。本支茂于邦翰。惟河間之學。務勤詩禮之聞。蹈宣父之言。思長富貴之守。服我父考。冠于內朝。以宣夾輔之勳。以董宗盟之事。師壇命節。既專似鉞之行。帝蹕陪輿。又寵冠蟬之飾。肆紹休于丕序。首旌德于茂親。進班右相之尊。視秩三卿之貴。尹虞郊之舊俗。裂汶土之奧封。益以愛田。衍之真賦。興隆邦錫。美協師謀。於戲。念祖宗之基。固起艱難之迹。維骨肉之分。敢忘敦睦之懷。勉迪順猷。永綏多福。

皇伯允弼授依前東平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乘初陽之序。建大祀之儀。親親也。主始見清廟。夙駕齋輅。肇禮紫宮。有吳博臨。賜朕純嘏。于時日景溫靈。坤倪肅清。逮燭熙事之成。敢後茂親之獎。皇伯具官某。性蹈謙恭。體函忠醴。不擁皇支之祥。遠爲藩戚之表。董我宗正。愛繁敍族之賢。昨之東平。每符樂善之美。此先帝之加遇。而沖人之用欽。會華玉之展祠。被溫貂而在位。非神明接。而福莫享。光親賢隆。而教彌尊。是用孚慶第勞。獎功錫號。鳴其多邑。衍以真租。萃爲寵章。以煥惠術。於戲。躬天地之報。既膺靈顯之私。廣骨肉之恩。用篤人倫之愛。往綏吉祿。永懋休聲。

皇弟顯授光祿大夫依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使進封安樂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躬大統之承。憲前王之度。並建宗子。庸廣骨肉之恩。作扞皇家。思長社稷之守。方曠恩之澤。物宜渙檢之宣。朝。皇弟具官某。體行端和。風神華秀。孝友自其天性。忠謹承于世資。早就學于奇觚。已析封于寧宇。念鶴原之愛。宵見急難之情。嘉麟趾之風。居多信厚之履。屬肇親于庶政。且徧獎于近支。往踐鈞衡之崇。益疏茅社之貴。化由近始。愛莫爾隆。於戲。禮重周盟。以薛侯而爲後。義形漢約。非劉氏者不王。懋昭淑聲。永服徽命。

寶安公主進封舒國長公主制

門下。漢推女愛。皆中上公之降。堯廣族恩。遂變黎民之睦。顧荷先謨之託。敢忘近屬之褒。適攬政機。誕頒廷議。寶安公主。生知淑訓。日就芳儀。維越在于妙年。已積流于惠問。永念先帝。實深天性之情。載維沖人。尙輯國風之美。方鴻恩之冒物。因厚意以展親。雖無分玉之華。亦有加田之寵。錫之大國。蓋擬諸王之封。

益以長名。用尊同氣之屬。以孚至化。以應前勳。於戲。慰長信之慈。維孝愛所以型國。考大家之誠。維驛登不可僭人。往承之休。益懋爾祉。

寶壽公主進封順國長公主制

門下。朕握元符。以建中天之統。合茂族。以厚萬國之風。矧惟同氣之親。鍾在先朝之愛。流徽載冊。揆古敬朝。寶壽公主。儀度夙成。聰明日就。衍于皇裔。實爲邦媛之良。主以上公。蚤錫天孫之號。奄耀鉅痛。適履妙齡。追膝下之素遊。發禁中之永慕。願膺聖歷。義篤人倫。思展愛于友懷。宜躋榮于邦數。昨封名壤。播德禮華。於戲。古有賢女之圖。既飭以組紉之事。上承文母之訓。又勉以蘋藻之儀。爾祉是綏。厥休惟永。

順國長公主進封冀國大長公主制

門下。朕承帝祚之來。則知繼繼之所以重。經人道之始。則知親親之不敢遺。發大政于初朝。錄羣宗于舊牒。化行編宇。惠本皇圖。順國長公主。性凝而色恭。德專而言靖。躬宵明之盛則。慕彤史之遺芳。蓋先朝同氣之親。有慈壽少女之愛。雖湯沐之賦。蚤視其王之所封。而車服之榮。不以貴主而自侈。肆纂承之末類。懼尊遇之隆昭。重緣訪落之謀。誕錫鸞廷之冊。既加之長號。又諡以大名。載疏連土之朕。式副諸姑之寵。於戲。王姬亞后。本召南之正風。帝女開田。用西京之故事。往膺嘉數。思廣徽音。

皇長女徐國公主進封陳國長公主制

門下。朕承天纂極。雖賴祖宗之休。經國範民。奚先族屬之愛。惟是頻常之始。矧予同氣之親。敷告治廷。嗣頒顯册。徐國公主。體專正慈。德懋柔明。蚤佩篋管之儀。知女工之無不至。時觀蒞臨之莫。知婦事之無不虔。比從樂餘之行。每念結褵之訓。應天飛于神運。孚邦號于渙風。載荒南國之朕。且擬沁園之盛。化維近始。愛寶中流。於戲。表鮑女之宗。嘉外事之所不及。抑館陶之子。戒內謁之不可與。勉迪前規。永綏令福。

皇長女封德寧公主制

門下。朕荷九旻之顧。奉四聖之圖。恭陟厥后之尊。大纂有邦之慶。蓋化行乎中者治之本。恩發于近者愛之隆。既展睦于皇宗。矧鍾慈于天性。稽我成憲。豈云私親。皇長女。秉幽靖之儀。賦柔明之德。神祚衍于遐派。天資茂于芳年。有勤滌服之工。嘗攬繪圖之戒。肆鴻休之丕冒。宜徽稱之肅承。方主以同姓之賢。復視以真王之秩。可欽非寵。可慎非猷。於戲。美王姬之華。昔起召南之詠。建帝女之號。近遵唐室之彝。勉流淑聲。永保隆福。

皇長女德寧公主進封徐國公主制

門下。周美王姬之華。下正后之一等。漢推帝女之寵。主同姓之諸公。故至愛行而九族歡。內則正而四海順。乃睦公宮之懿。適從世閱之迷。宜合丕彝。用孚羣聽。皇長女德寧公主。德支慈慶。邦媛流徽。鍾天性之深慈。躬女圖之茂矩。幼而勤組紉之習。亦既飭婦事之修。長則有室家之歸。將以經人倫之始。維於羣之

有命維車馬之有行。卜仲冬之嘉辰。壯大易之元吉。禮事在著。已戒齊風之禍。粉水疏國。其如徐國之樂。修燕謀于皇裔。充美化于民間。顯錫徽章。大旌柔慶。於戲。前覆唐室之制。豐饋不可以闕。供近穆仁廟之。襟冠服仍從于少損。蓋蕭蕭者賢之機。儉約者古之師。其體至懷。自膺長壽。

皇第二女封寶慶公主制

門下。仁篤于親。時則底風化之美。事師于古。余不以名公為私。適近司之陳。且族皇女之號。顯顯于愛。用池厥彝。皇第二女慶溫。溫秀生靈。如素舒之秋。如機李之春。舉公宮之儀。已昭賢女之範。將輔成于淑質。宜嘉錫于美名。加之以綸。秋之衣。副之以辟邪之玉。雖曰命上公之主。不敢假半楚之封。然而秩視真王。禮參正后。茲為人子者貴之。亦有天下者親之。既闢大猷。曷禮華。於戲。皇室多祉。嗣膺百世之昌。天孫下遊。更治三宮之獻。勉躬柔慶。適服殊休。

德妃沈氏進封貴妃制

門下。朕膺先聖之託。臨萬民之居。重恩官籍之美。普覆萬情之侍。執達爾止。已流形管之芳。肆命于廷。載下紫芝之渙。恩慈近始。教式外乎。德妃沈氏。賦靈婉之德。秉柔明之德。乃祖服。聖聖鼎錫之榮。遂我其朝。居慎掖廷之選。自奉備。實右王休。優仙之空。適。簡房而永事。有圖書之。期專昭于前規。無敵。之私。曾略扞于內治。天與壽康之福。乘高賢惠之風。宜冠序于四星。登亞儀于中相。茲為異數。以獎夙勤。於戲。化行周南。既厚人倫之本。祗奉文考。猶傳皇訓之存。是則寵有以特。禮不可他。往膺徽冊。永荷嘉祥。

賢妃苗氏進封德妃制

門下。帝居六宮之制。率輸于皇猷。天極四星之華。實稔于靈事。朕嗣膺邦統。思穆人倫。褒隆妃掖之英。化始宸闈之順。命龜萬日。班綽布朝。賢妃苗氏。性資惠明。儀度閒肅。居昭徽圖之戒。動循珩璜之和。八月良家。早被優庭之選。平陽別館。愛開貴主之祥。而能進遠。舉思謙。長。椅衣奉祀。上以贊于后勳。彤史流徽。下以儆于嬪則。庸責德言之茂。益隆位序之崇。名以副勞。謙非常典。於戲。坐而論婦之禮。蓋視三公之尊。內有進賢之心。始安君子之佐。維正道然後式于外。願私謁不可。于中。往服訓辭。永綏寵命。

韓琦授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韓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按奉高之儀。思承上帝之福。朕將之什。知配文王之功。師辰季秋之良。盡志孝愛之事。應一郊之定。卜躬三歲之宗。祈于時。陳物采于國中。接神明于堂上。璧玉溫澤。榮盛令芳。靈光燭于大庭。休氣蒙于重宇。嚙相不祀。於顯元臣。肆膺拜昨之靈。首布告庭之命。具宜某命世發德。佐王矢謀。財萬化于物宜。照百工于帝載。已任沉機之斷。力陳遠取之圖。若歲為霖雨。可以濟天下之旱。如易占龜策。可以判天下之疑。責大而智愈深。事昭而精猶勉。乃先庚之詔。陳物備而不。維自昔之文。或禮闕而不。使朕得真

六天之對。款七廟之靈。轉于昭曠之儀。顯烈文之輔。茲膺錫之名。建爾上公。褒廣奉田之。朕復教異食之賦。汝為汝聽。汝勞汝嘉。於戲。在福不敢康。蓋天有難忱之命。于德而弗及。蓋民無常懷之心。雖朝廷之甚休。登君臣之相勸。宜與盛治。允答靈歡。

韓琦授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維靈器之。屬在佐王之略。瞻夫上宰。翼我先皇。適及委委之辰。肆于率瑄之始。定策宗社。實心神明。遠躬丕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勇邦渙。誕告朝倫。具官某。器博而適時。道閑而濟物。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官外勢。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之託。嘗聞顯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遂決至慮者材之英。人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序。正黃閣之。符。以封爵之文。益之戶田之數。以蕃爾。以懋爾庸。於戲。天視聰。居飭有邦之長。民心萬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獻之弗敢康。顯成業之不可待。益經茂烈。永佐昌圖。

韓琦授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朕考成命之。以報天地之。與安之歌。以詠祖考之德。維燎升而至精。維廣行而至孝。通。國事之大不敢康。本神惠之至不敢愛。矧于乘維之輔。固有相嗣之榮。宜獨嘉辰。首告列位。具官某。爵亮。廉正。靖莊。簡爽。辭氣涵和。社稷之計已定。誠明安達。陰陽之變已。追言聖考之知。肆及冲人之遺。屬肇躬于元祀。實使于先期。雖石在庭而。雖寶在席而。嘉。或。觀之右。答。底。照典之。備。成。上。功。太。常。既為一代之。析士全。又。繼。前人之。休。廣。愛。田之。載。賡。賡。賦之。載。厚。廣。善。爾。數。庸。豐。爾。猷。於。戲。上下。合。法。日。格。重。之。祝。左右。同。體。蓋。圖。有。永。之。事。往。服。茂。章。章。綏。純。履。

富弼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軍節度使判河陽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入。築。天。樞。以。導。萬。機。之。命。出。藩。王。室。以。倡。九。牧。之。風。維。時。左。右。之。良。固。無。內。外。之。間。宜。頒。渙。命。式。告。治。庭。具。官。某。執。心。端。夷。涵。德。粹。茂。有。幾。聖。之。學。窮。天。人。精。義。之。原。有。經。世。之。材。洞。國。家。表。裏。之。體。方。先。帝。之。在。御。擢。父。子。家。司。肆。冲。人。之。守。圖。召。謀。于。府。府。百。姓。有。衣。食。之。遂。四。夷。無。兵。革。之。虞。迺。去。冬。以。來。屬。病。在。告。雖。懷。憂。國。之。慮。每。上。退。身。之。首。眷。舊。德。之。弗。忘。終。高。情。之。已。聽。解。神。機。之。劇。越。升。接。路。之。崇。建。海。岱。之。高。牙。填。河。橋。之。巨。屏。加以。愛。田。之。戶。衍。以。真。食。之。封。併。舉。徽。章。式。優。賢。輔。於。戲。進。而。合。諸。道。得。君。子。光。亨。之。時。退。以。遂。其。私。保。大。雅。明。哲。之。福。往。綏。冲。履。還。翼。不。成。

富弼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武寧軍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仍賜功臣制

門下。三。台。處。中。以。裁。萬。物。之。化。四。畿。總。外。以。牧。黎。民。之。壽。如。山。河。之。經。九。州。如。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具。官。某。復。賁。有。元。蹈。中。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貴。名。起。于。三。朝。盛。德。儀。于。百。辟。繼

召從于列屏，俾進于冢司，爲日尚新，何恙曠已。未及經邦之務，遽陳遜位之辭，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卻而復至，朕慨然自念，嗟莫能勝，既閱勞于政幾，其難遂于私快，建彼徐節，以取東郊，守茲洛符，以保西宅，仍位鴻鈞之貴，尙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成功，專老氏榮名之長，其旋元吉，要義或履道之終，雖弗從于吾游，亦自保于爾福。

文彥博授樞密使改賜功臣制

門下、天孫環極，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詢丕平，進經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安危之不敢忽，適登魁傑，實以輔予，具官某，器閎而深，材敏以濟，早貢賢人之業，實膺聖考之知，以忠孝之名，形國家之盛節，以文武之略，輯將相之大猷，肆舉命于皇圖，迺離憂于夷紀，追終哀戚，甫見儀刑，屬疆事之方興，煩師旅之載舉，折衝境外，方將出懷于王靈，收畫帳中，曷若坐圖于廟勝，宜掌機廷之務，宜符巖石之瞻，於戲，過師北戎，未厭貪泉之志，再盟西夏，猶苞狂忽之圖，終佇奇勳，用快遠取。

文彥博授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若稽先王，維御羣品，左謀金鉉之老，以經治于廟堂，右屬鴻樞之良，以定策于帷幄，厥有成績，可勿塞乎，具官某，風力肅明，器資敏傑，隨至劇有轉圜之易，定大謀如執玉之堅，逮事神文之朝，已繼熙于鼎路，追言聖考之遇，又密勿于機廷，肆涼味之不承，會精神于華康，雖兵民之異本，亦文武之交修，未隆贊冊之恩，曷慰闕廟之舉，其保宏父，允垂華陽，顯名分之私，終冀老成之助，於戲，有若闕天，尙迪文王之彝，罔俾阿衡，以專商家之美，往篤爾烈，永承于休。

文彥博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公行其定尹充成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禮舊德所以尊朝廷，重外寄所以維風俗，迺登上台之輔，有勳四國之宜，紀在太常，欲車服之稱不烈，告于剛日，如風雷之鼓衆，開羣合至公，敷爲茂命，具官某，言該而復實，識至而與幾，雖駁蹈于大方，忱恂懋于衆行，始究舒于實惠，亟感會于聖期，通聯華路之華，登冠率廷之務，代天之化，以遂萬物之宜，乘國之鈞，以正百工之度，中興皇圖之繼，外藩王靈之舉，樂于先身，安計道塗之勳，篤于信己，謙滿金石之堅，顯全魏之別都，領三關之要處，洪河襟帶于左，利兵兼轄其行，煩邊疆之是經，驚歲陰之展易，茲用從常山之節節，委西宅之宮符，尹正二郊之民，其陪多邑之賦，北堂是繼，應深孝養之榮，東閣雖開，猶抑士林之望，姑從素欲，并符成勳，於戲，寵祿以廣賈人，貴執隆于將相，忠義以砥天下，報真極于君親，維抱閭材者志遠圖，躬大節者要終德，往綏邦情，永對天休。

文彥博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使制太原府制
門下、魯大河之東，領太原之道，西折時光之輝，左制強敵之衝，每新寄于國符，必圖良于邦軌，適瞻廟廟

之舊，往殿股肱之區，命告剛辰，譽半華康，具官某，氣嚴而中裕，道粹而外融，達古今治亂之原，調文武弛張之略，自振藻于昌會，亟揚聲于邇遠，參疑九德之謀，進履大僚之履，居則幹天元，化騰萬類之弗熙，出則道國寬，條問幽情之不達，兩關中階之冠，比均留節之司，勳勞邦事之圖，往萬歲隆之隔，按常山而徒節，即換路以升聯，雖懷仄席之恩，終賴撫邊之寄，矧叔康之舊，懷有全晉之遺風，道術松軒，應待齊施之駐，朝期竹馬，或先懸葦之願，茲茂常恩，亦華素志，於戲，槐庭贊道，既高儒者之榮，玉帳論兵，又極元戎之貴，惟忠盡可以圖永，非威惠不足服人，矧屬老成，詎煩深調。

賈昌朝授依前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保平軍節度使許國公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朕會三歲之慶，歷西安之吉，始歌德于清廟，遂報功于上穹，崇堂鄉明，美玉薦信，蓋懷恤憐之盛，集則孝所以興，聰明齊肅之志，形通福爲之降，肆嚴禮之就緒，瞻舊政之收謀，歸賦神休，茂揚廷號，具官某，望嚴而氣裕，機遠而慮微，材兼文武之英，學潤天人之蹟，嵩高之詠，早凝生甫之祥，渭水之游，忽獲非熊之兆，乾鑿休濟，王度粹夷，告二府之元猷，宣四方之良績，如股肱之衛予體，有金石之載厥聲，且祀莫大于躬行，禮莫隆于崇配，適符威靈，雖不及華康之禮，祀物精華，時則有充庭之助，丕承上下之應，參澤中外之勳，雖尤貴于嘉功，邑益大而加食，載高斯閣，載邁斯章，於戲，尊親我臨，南極星香之治，藩徽于屏，亟均勳滿之祥，益勳忠圖，永繼靈祝。

賈昌朝授依前檢校太師行尚書右僕射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寵延哲艾，周繼化幾，蓋功盛者爵所加，任隆則報亦勉，適眷居留之重，載惟擇守之難，甫稽卜于衆謀，終罔庸于宿望，告于列位，協以剛辰，具官某，懷實文明，器函精粹，德符君子之等，學蹈聖人之歸，蘇復旦之逢辰，即近途而振業，露門勸講，經席尊于師臣，台府熙工，國事倚于元老，游揚休于中外，均注意于安危，政稔民風，浸廣京師之福，心經邦綸，幾虛朝夕之咨，惟北道之襟喉，主別都之範，坐寄拊綏之策，舊維總制之推，愛換節于典封，復加田于異賦，茲洽累數，以優選僚，於戲，寵祿以廣賈人，貴執隆于將相，忠義以砥天下，報真極于君親，維抱閭材者志遠圖，躬大節者要終德，往綏邦情，永對天休。

賈昌朝授依前左僕射兼侍中鳳翔節度使進封魏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王者繼膺寶命，繼續不間，協乾應于天飛，渙風乎于邦號，屬以涼莽，育于燕飴，永惟訪落之勳，垂倚守藩之輔，顯申茂冊，告錫明廷，具官某，時推傑才，早遇先帝，繼博極之學，以勳講于禁中，敷深厚之辭，以鼓動于天下，褒發舒于美業，既踐履于邇臣，入持宰鈞，遂冠謀于巖廟，出秉師範，幾換節于舊壇，至于珥

綬冕之華，析麟符之寄，端朝亮采，則百僚以師，制國靖兵，則四夷是鎮，屬紹休于鴻緒，益尊德于老成，是用陟天臺左相之班，進方社元侯之祿，按圖昨國，衍食隆封，併舉恩徽，以優賈艾，於戲，周美申伯，顯文武

之兼資。漢祚維新。實安危之參寄。蓋履大任者有至責。建茂勳者有遠名。惟永合圖。以膺蕃猷。

賈昌朝授依前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王者賦祿于朝。所以綱天下之選。君子避榮于位。所以規天下之浮。眷惟碩輔之臣。適領近藩之寄。忽辭言于累牘。願還節于上臺。雖欲不從。其情已至。具官某。體忠忱之度。蹈夷雅之方。被神契于先朝。豐元猷于二府。若舟楫之輔于濟。有旂常之載厥成。鄉更北道之符。愛錫西清之對。雖舊德之加遇。亦美謀之履陳。且中伯言還。式是南邦之喜。而留侯多病。欲辭萬戶之歸。朕申言爵齒之尊。調勞勳相之事。況文昌主授。素維師長之崇。祕殿敷經。更得老成之助。拓其奉邑。衍以真封。庸遷便安之私。尙旌沖退之節。於戲。雖爾身在外。常多王室之思。俾爾壽而臧。終保公徒之盛。敷于列位。時道之休。

張昇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彰信軍節度使加食邑功臣制

門下。夫療升于郊而天地通。祿將于廟而祖考格。朕迪先王之典。習三歲之祥。事于上下同弗飲。飭于內外罔弗協。肆被羣策之委。查先同德之契。具官某。躬端亮之風。濟蒼生之困。外盡力以經四方之事。內盡忠以導萬世之謀。一節自夷。孤衷易老。屬離祇于禮土。適遇守于陪藩。載懷邦術之良。實契天飛之爵。且師施之重。莫侍屬車之行。而方物之嘉。有慶彌幣之貢。願上儀之丕就。豈慕德之是飽。適告外廷。其位特進。益以褒功之盛。衍以奉邑之封。積于食謀。渙若丕命。於戲。報天之本。既蕃福祿之承。答臣之恭。又宏爵賞之施。往隨靈順。益修徽聲。

張昇依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彰信軍節度使判許州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夫達進退之分。則臣節高。篤始終之思。則君道大。每予耆艾之德。久財幾密之司。寵至而色愈兢。年隆而志彌勵。匪推殊獎。曷表華倫。具官某。敦簡廉之風。賦莊厚之體。早升華于政路。遂長議于樞廷。從容樽俎之間。游牧于奇策。密勿廟堂之上。預定于大謀。自先帝之升遐。方冲人之在疚。顧家多難。有若涉川之危。緊關大臣。遂成莫枕之憂。鄉屢擢于疾苦。比願解于機煩。朕雖眷春秋之高。不忘忠誼之至。愈書未卜。素尚益堅。宜膺台鉞之榮。用寄藩符之秩。陪始荒之奉邑。衍新食之真封。舉示褒章。式旌美績。於戲。安世且老。豈不有夙夜之勞。申伯于行。是亦爲文武之憲。載惟令聞。美哉前修。

張昇授太子太師致仕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負高行者。能膺世範。保成功者。爲繼天登道之基。故仲尼困浮雲而抗志。老氏非拱璧之介。心終之氣。擴而無不充。力止而靡所殆。有懷舊德之輔。允迪前人之休。具官某。躬賢知之資。履將相之任。牧堂上之奇策。定禁中之大謀。鄉解樞機之煩。適從藩輪之佚。受遺之託。終貽萬世之安。告老之書。繼上三朝之聽。朕篤終始之明分。瞻春秋之素高。其拜東宮之師。以安近邑之第。雖送車之盛。不及祖于都門。而行馬之施。誰若榮于故里。於戲。閱勞官職。蓋旌夫行義之尊。思見老成。不怠于典型之益。往綏茂履。終

憲書

華陽集卷二十六

內制

宋庠授依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河陽三城節度使莒國公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蓋閱在天之象。主布政于大辰。在國之陽。有通神之虛府。日者。攷諸儒之議。傳六經之文。鑑軒皇拜帝之圖。舉姬周陟文之典。敢曰能契。又茲歷年。粵季秋之嘉辰。會五氣之精德。師象山則之固。孝奏天儀之光。慶應專承。法蘇近始。具官某。材經物表。知覺民宗。冠天下之倫魁。貫賢人之器鑑。文章載道。該古今治亂之原。醇粹養衷。有東南溫厚之氣。謀一王之治體。秉二府之神機。屬奉堂筵之禮。適寄關符之劇。維登歌之奏。既聽欽安之章。維贊享之辭。既授素元之策。嘉方貢之備物。輯靈釐之昭庭。載稽功令之書。更錫輔臣之號。拓素克之奉邑。衍常人之真租。否合至公。渙爲丕命。於戲。天之格祀。固多右善之祥。朝之祿賢。亦先發爵之事。蓋禮綽則澤鉅。德隆則報豐。益敷令猷。以答鴻施。

呂公弼授依前樞密使光祿大夫加食邑制

門下。朕初承邦序。適致郊年。緣景德之祀文。卽泰運之齊宇。乃輯大事。以資上神。一心率祇。萬福來下。豈不聚左右之輔。時則有夙夜之勞。因慶澤功。不可稍命。具官某。氣節修固。機猷碩廣。志薄簞金。早勉章成。

之學材施廟棟。夙推蔡伯之名。被宸遇于三朝。長樞密于右府。肆飭躬于肇祀。能協事于先期。使萬兵陳衛于國中。四夷觀樂于筵下。而復奏中嚴于大次。導初獻于重城。舉無陟降之遠。終有贊誠之助。既獨成于吉報。宜大渙于神靈。載加駁貴之階。載益表功之號。仍教封于采邑。並副寵于近司。於戲。德當天心。已格靈娛之應。禮行祭日。且觀惠術之孚。益厲至願。共綏鴻施。

韓絳授金紫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三王臣主。雖賢不能止詰誓之事。二帝接岳。在內其惟協天人之和。蓋近跡狹而易循。至化默而難運。夫欲馳騁寥廓之見。舍贊拘之文。大起不世之君。須謀非常之輔。具官某。蹈先聖之學。躬上賢之姿。思功名爲己圖。慕忠義之前。而復正色自時。頗有大臣之風。隨機不回。多適庶事之要。文武兼備其器。股肱實繁其人。朕登延閣材。既諧羣策之慮。度軼往制。何愛隆名之私。顧金節之未還。將袞衣之已屬。其位百寮之冠。以司大政之元。且唐相之願爲良臣。終受君以顯號。秦穆之尚詢賢老。猶濟俗于多盤。豈伊英猷。不至上治。於戲。形范正。金錫美。則爲國利器之強。陰陽和。風雨時。則爲天泰階之應。往宜一德。庶底丕平。

除陳升之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天有三階。則風雨不失其序。聖如二帝。然股肱亦繫其人。朕上撫乾綱之明。下慎國鈞之寄。方將求于賢輔。俾參稔于政途。若時登庸。蓋出定命。具官某。識幾聖德。謀合皇猷。學積于原而心彌充。智酬于變而力彌裕。早膺仁祖之擢。以遺文考之知。肆予冲人。克卽大任。問甲兵則有鎮撫四夷之路。問衣食則有運理羣物之心。朕方稽百王之謨。經一世之績。宜進擢于賢序。以延登于宰廷。夫知歷選之既艱。體委用之寄重。則義莫得以愛己。道惟專于擇民。豈特無疆之休。亦有無窮之聞。於戲。論金穀之計。其歸內史之司。作霖雨之滋。是應高宗之命。往熙帝載。唐代天工。

梁適授忠武軍節度使知河陽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魏相守成。審輯漢庭之治。召公分政。亦經周室之事。朕旁求峻賢。圖翊幾務。居以儀刑于百辟。出則藩宣于四方。蓋君臣之道。則羣枉銷。內外之體。則衆功就。眷經邦之舊望。適更闢于近封。冀稷食謀。肆揚休命。具官某。量閔而履正。資裕而器周。紹家閥之文章。鼓王朝之號令。頃時碩譽。茂服遐僚。旋參論于政途。遂登庸于宰席。丹青神化之靈。金玉侯度之堅。自守持于邊符。復還回于歲箭。撫秦川之享障。以懷弗諱之心。臨大函之山河。以厭未形之難。忽露章而馳個。斷易寄以就冲。朕顧德機衡之臣。憫勞疆場之事。進許昌之使節。頒踐土之寬條。賦益異封。視加崇秩。恩隆常數。禮厚殊勳。於戲。名器國之至公。忠義臣之大節。惟知所遇者極其報。雖其遠者圖其終。往迪至懷。益茂前烈。

李昭亮授依前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昭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朕居總章之右个。卜季秋之上辛。戴度禮神之筵。益修嚴父之事。去並備蓋大懼運祚之漬。專美報

所以略從綴之文。顧廣禮之涓成。導鴻休之來假。適瞻親賢之輔。夙陪齋祀之勤。宜告朝倫。用孚神錫。具官某。器懷閎達。風韻沈雄。出山西之將家。爲太任之后族。蟬聯疊世之舊。感慨四方之行。因嘗施露甲之勞。輯奉旗之略。中提禁旅之衝。而夕警嚴于勾陳。北筦留都之符。而天聲懍于大漠。既踐齋壇之貴。旋登台榭之華。動幾上于太常。職用祇于珍館。清都留侍。秘幄來謀。肆予大事之竣。首以慶條之舉。褒功庸于美號。衍封食于上腴。以懋爾恩。以旌爾德。於戲。世有不烈。已同帶礪之盟。時維壯猷。又錫山川之履。往肩乃服。益厲厥修。

李端愿授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秉鉞臨戎。式長萬夫之政。分符作屏。率圖四國之事。我得沈雄之英。實出勳戚之緒。肅申褒律。誕布治朝。具官某。氣和而弗流。體強而不倚。趨庭聞訓。早從詩禮之游。累組承榮。獨遠綺紈之習。自居留務。變易年華。肆予親政之初。間有納忠之益。且平陽故館。每念音徽之遇。而爾右名門。終緣氣俗之勇。是用按邊之瑣。稽地之圖。付洋川之整軍。擇彰德之便鎮。就領將牙之重。往專閫制之權。加食戶田。併推異數。於戲。胡轉予恤。戒所父之廢職。雖不學兵。亡繆姚之前略。益肩壯猷。以稱茂遷。

程戡授安武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周禮命卿。司馬掌國征之事。漢儀遣帥。將軍顯關制之權。自非謀經帷幄之咨。名厭疆陲之難。則何以稽圖而受社。賜律以臨戎。茲疇舊政之良。式協師虞之望。具官某。情忠忱之度。蹈夷雅之風。進舉藝文之華。仕階名秩之騰。方先朝之額俊。更三府之告猷。左右六年。夙夜一節。肆纂休于皇緒。適留寄于邊衝。空深寤寐之思。且重安危之倚。上金城之方略。猶知充國之強。習關里之絃歌。還見祭遵之佚。就付兩河之節。游綏西土之封。既衍食于爰田。復倍輸于眞戶。風聲雖厲。龍數維新。於戲。制夷狄者。備不可遺。守方隅者。勢不可數。蓋威素申則敵情。信久著則士心懷。尙堅壯圖。往服渥命。

郝質授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國家統御之勢大。維持之業隆。外倚四嶽藩翰之臣。中謀萬夫貔虎之帥。故奉委裘而羣情固。聞受璽而三靈趨。肇臨發政之辰。首下頒朝之命。具官某。性資莊厚。氣略沈雄。通玉帳之善經。體金行之正氣。自昔先帝。知爲勁臣。因其勳舊之名。立在親信之地。會縉衣之陳腐。提衛甲之環官。什無夜警之譚。自得剛牙之重。紹帝符于景祚。渙邦號于前章。視秩冠于文昌。徒節臨乎安武。加以總正使範。敦封并朕。並旌巖陸之勞。以表師干之寵。於戲。天之望。象在羽林。王之爪牙。職于所父。蓋地嚴則必資拱扈之力。師衆則猶賴訓齊之方。往堅壯圖。思答殊遇。

翰林學士知制誥曾公亮封慶陵郡開國侯加食邑制

門下。朕躬執親圭。奏瑞文之曲。夙戒齋幣。次飲天之居。乃景至未明。大鑒于帝。而孝思無極。並侑我先。翁

受百神之靈。首敷衆哲之侍。具官某。行純而節正。色裕而氣嚴。入典禁林之詞。出守邦畿之漢。久侍華光之席。日窮經術之淵。休有德名。實諸器。屬觀大事之報。包舉上儀之文。率璋趨前。既陪祠位之肅。端弁拜俯。又助精誠之通。還朝清明。班時福順。進階所以取貴。曷邑所以修封。勉爾令圖。祇我渥命。

曾公亮授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英國公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大火基宋。實開五聖之符。六龍乘乾。遂繼中天之運。乃瞻近郊。游更三朝。元勳冠于百僚。利澤施于萬世。載獨殷且。敢告治廷。具官某。學通天地之微。謀合聖賢之舉。苞剛柔于九德。同夷險之一心。蓋膺皇祖之求。爰履公台之位。有皋夔之驗。能變堯民于時雍。有內魏之聲。不改漢家之故事。肆我文考。遺予冲人。咨顧命之老臣。輔初政于天下。重宣至策。終仰丕成。適首中臺之班。往顧東省之務。既疏榮于公社。益蹤數于爰田。功之所加。寵不敢後。於戲。恐德弗類。念高宗之未旨。俾民不迷。暨尹氏之素力。共祗天監。永協邦休。

曾公亮授尚書左僕射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英國公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上天之緯。運大時。不能以全功。舉主之權。統羣物。不能以獨化。矧于眇德之御。方攬萬幾之難。實仰成于輔臣。以經起于邦治。爰隆丕烈。廣告華倫。具官某。明允篤誠。溫恭通哲。勵合聖賢之檢。言形社稷之忠。蚤選聖期。遂繼台路。子孟之承先帝。預定于大謀。召公之保三朝。率躬于一德。乃眷官勞之舊。未昭報禮之隆。其總授于中臺。益修封于太國。加以爰田之數。陪之異戶之輸。雖維寵章。優我茂宰。於戲。王命山憲。式是百辟之瞻。天錫魯侯。祚爾千秋之福。更懷遠御。永弼昌圖。

曾公亮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英國公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夫物生本乎天。人道始乎祖。故有天下不可不嚴大報。爲人子不可不懷孝思。朕肇禋紫壇。先薦清廟。誕舉合社之事。通運定配之彝。維時顯相之臣。有若元勳之老。宜先列位。以渙丕謨。具官某。躬成德之良。履上宰之任。運理羣物。人厚衣食之原。鎮撫四夷。時無兵革之氣。景初至。因丘自圓。朕既執謙玉以見祖宗。又將犧牲器以事天地。而上下莫不有嘉德。內外莫不有歡心。高靈嘉虞。休應顯見。茲庸加爾以太常之功。錫爾以東魯之大邦。而復益以爰田衍之異賦。並顯寵名之具。以俾賢業之隆。於戲。致越縟之文。知尊祀之不敢廢。修飾廟之禮。願神惠之不敢專。往承之休。更起予治。

曾公亮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王者。攬靈傑以盡天下之謀。總衆神以濟天下之務。故君臣同力。相得益彰。陰陽並和。以至大治。適登碩輔。廣告華倫。具官某。德應中孚。道經皇極。躬清慎之一守。歷險夷之百爲。巫咸之父商家。雖載六臣之烈。留侯之安漢祚。未膺上宰之榮。朕涕洟而見祥。端展而定志。藉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若股肱之輔于躬。若垣墉之保于室。屬于倚用。維以東成。於戲。覽前章之文。考名臣之事。蓋創業之佐其迹。易而

守成之相其功難。宜勉輯于盛猷。庶共恢于遠御。

曾公亮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仍賜功臣制

門下。朕繙尋前載之文。樂見名臣之節。蓋位至者予國。心有加于澤民。功成者本天。道惟在于挹已。存肅艾之一德。積勤勞于我家。每循往昔之休。不以三公爲重。誕敬贊冊。以告治廷。具官某。懷器適時。潔身絕類。蚤逢熙于神運。寢發繼于賢謨。膺二后之顯言。奉冲人于大統。自初輔政。十有五年。而四夷守于封疆。百姓遂其衣食。匪圖近歲。繼託一誠。深誠禮經之陳。欲還君務而去。維終食而屢嘆。卒高情之莫回。況留侯未衰。何遽遺于人事。且周公雖老。願猶在于京師。其保宏父之居。兼筮納言之任。高旌鉅節。遙臨踐土之津。開館珍臺。獨揖浮丘之袂。昭美勳于廟器。抗逸志于朝倫。雖云優賢。蓋亦曠俗。於戲。以退爲進。蹈天難僂之風。不德其功。應君子有終之吉。往祇茂寵。更稔英猷。

王安石授金紫光祿大夫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夫天地至神也。非統氣運物。則功不足見于時。聖賢一道也。非經世裕民。則名不足見于後。故士莫不待展而欲奮。志莫如得位而遂行。矧夫居三公之官。而有臨四海之勢。豈不能究利澤。躬義榮。以事施于一時。而譽動于後世者哉。具官某。良心不外。德性恆尊。至學窮于聖人。貴名薄于天下。不以榮辱是非易其介。不以安危利害辭其難。方予訪落之初。勞于用賢之務。昭發猷念。預裁政幾。衆皆所傷。曾靡捐身之憚。孤忠自許。惟知報國之圖。朕與其知者深。倚以爲相者久。茲合至公之首。肆敷大命之休。若作室用。汝爲垣墉。若濟川用。汝爲舟楫。予有遠而汝弼。汝有爲而予從。于時大亨。蓋出絕會。於戲。自成湯至于帝乙。靡不懷畏相之心。若孟子學于仲尼。其惟達事君之道。尙祈交飭。卒俾蒙成。

翰林學士承旨吏部侍郎王拱辰加勳邑制

門下。朕美詩頌之章。恭成命以昭天地之報。索豫卦之象。作新樂以崇祖考之配。乃己巳右遷。越時爽肅。成百神祇。萬壽慶社。囑相予事。思懋爾恩。具官某。以高文鉅學。冠豪英之第。以美德碩望。預禁嚴之游。以至持肅政之綱。而風采厲于廷右。總司會之計。而智略機于天下。自陪繹于經侍。已更寄于圖劇。比詔欽榮之下。參使容範之司。惟獻禮之靡不詳。惟宗器之歷不序。亦既有就。時乃之力。進以勳府之等。益以井賦之奉。勉茂而業。往欽台寵。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楊察加勳邑制

門下。帝者登華夏之歸。所以率三歲而大報。聖人尊祖考之奉。莫如合兩儀而並佑。朕授天之正。既以嚴躬饗之禮。擁神之祐。則必均祗事之臣。維予崇德。用先寵格。具官某。美爲國材。格有賢路。北門之直。冠文雅于禁中。京兆之治。號神明于殿下。比詔熙事之舉。即委中折之置。自薦豐終室。而備駕祖郊。使玉駟安

于天衢。登榮勳于王旅。介福之始。第勳則多。進勳府之茂。加縣田之真賦。勉荷渥典。恩報榮遇。

工部侍郎余靖。魏加食邑制。

門下。朕執匱于廟。莫玉于丘。神靈祇歆。既交上下之祀。德澤均配。禮殊中外之寄。有懷邦彥。并介時休。以爾具官某。資適于世。軀體純之略。以爾具官某。學粹于古。蹈夷雅之方。並貳文昌之卿。交持五筭之節。日者。盤荒狂肆。蟻俗震駭。維番禹之會。民物欬困。時則須寬厚之術。維桂零之交。夷落難處。時則賴威懷之孚。肆予大事之熙。適有南陽之滯。進勳昨邑。藉福之從。予念遠人。重申茲訓。

內侍省內侍左班都知史志聰等加勳邑制。

門下。報莫隆于天地。故親祠之禮。聖尊于祖考。故並佑之典。朕迎至于吉序。接神于泰時。精誠之交。則福瑞應不應。熙寧之就。則澤施所以均。維予信臣。不可後賞。具官某。忠憤而節。幹肅而材。通事寄固。已著邊陲之勞。積恩勳蓋。有承軒轅之舊。迺齋駉風。而密星耀之行。及惟宮大次。則親督夜盡之警。屬已布敷之浹。承進勳衍賦之厚。茂服于龍。益懷爾恭。

金吾衛上將軍除邊鎮節度使制。

門下。聽鼓聲。則有將帥之思。執干戈。則有社稷之衛。故齊壇以重其拜。侯社以寵其封。匪吝材臣。曷寄大事。愛諒令日。以告明廷。具官某。忠義之姿。剛正之氣。向更使。有霜露戎馬之勞。入衛宸居。有夙夜軒輊之恪。公言來稔。風績具宣。朕惟師律之嚴。安危所倚。材不勝任。器將假人。今其命汝大邊之衝。百城之會。施鉞之盛。爪牙之雄。爾其講軍籍之和。輯民版之衆。爲吾巨屏。殿于一方。於戲。王柄之取。華臣。實先乎昭。爵武經之有七德。所重乎職。惟方嚴。可以懼。惟沈勇。可以決。千里之勝。往服休命。無忘飲哉。

除李璋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制。

門下。羽林神兵。北環天衛之象。黃帝李法。中嚴邦律之師。國家豐武。節于四遐。提禁屯于千列。進總疑嚴之禮。展圖勁傑之資。稽衆得人。告廷乎命。具官李璋。氣沈而果。事性格而知方。厲許國之單忠。達治兵之善志。緒服高華之望。名推親信之良。朕念長樂之慈。情不及養。願涓陽之族。聞蓋多賢。自擬領于戎昭。已積遷于留寄。屬殿除之缺。帥宜齋銳之命才。六韜啓途。既襲重侯之貴。萬兵留帳。方資緩帶之安。雖其素勞。不日異寵。於戲。執干戈。則有社稷之衛。常懷于假人。聽鼓聲。則有將帥之思。實深于注意。維昭忠義者。急于報主。蓋喜功名者。要之逢時。勉規壯圖。尙率明訓。

李璋授依前武康軍節度使加勳邑制。

門下。朕繼禮陽郊。先事世祖。禮行而孝慈昭。誠至而福瑞照。參釋內外之勢。合乎上下之施。鳴先列位。我有勳臣。具官某。性稟沈雄。材資敏濟。蹈世忠之一節。明軍志之大方。況西京之外家。實先帝之內弟。千慮列衛。入提禁旅之巡。十乘啓行。出總藩施之寄。輯教士訓。獨明民奇。屬宗族之文。首虞方賈之職。雖靈

娛之昭。按獎典以均休。陪以列戶之封。錫之茂勳之等。茲爲異數。以格前弊。於戲。有命自天。甫渙風靈之號。乃心爾位。尙綏車服之榮。不顯其承。維真無數。

李璋依前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夫物莫不本于天。人莫不嚴于父。朕應性王之愛極。所以反始之祈。感霜露之臨。所以奉先之要。于是稽祥符之肇志。酌皇祐之闕文。載國路寢之居。以放合宮之位。音和而羣物至。孝奏而上靈通。翕受天符。發爲邦渙。具官某。性資沈毅。材謀肅良。洞于三略之微。隱然萬夫之望。蹈忠于舊。懋邦器于遠途。朕富有中區。靡遠親顏之侍。恩流外戚。莫隆舅族之賢。因已仗帥。鉞于殿除。幾侯章于茅社。會講大事。倚綏勳臣。自齋居紫闕。肅陳千列之衛。適順祇清廟。安護六飛之嚴。適拜昨于禮庭。首議勞于盟府。功以號進。勳如風加。式推神惠之蕃。並爲師服之寵。於戲。保富貴之匪易。而要德之所以終。期功名之匪難。而要時之不可失。往率至訓。益思令圖。

曹佾授保平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承景歷之昌。嗣不構之重。渙敷大命。皆澤羣元。咨我方岳之良。時維屏翰之憲。念宜勞于劇委。積渙鑒于陟文。卜以剛辰。告于列序。具官某。體冲韻遠。氣勁謀沈。傳圯上之神書。託西京之肺腑。尤顯祖烈。實爲宗臣。於皇母儀。克后先帝。濟忠純于奕世。履謙勛而保躬。豐其武之威。迺踐元戎之貴。助守文之德。式繁外戚之賢。進導徽猷。參聯台路。肆續膺于聖統。方倚輔于英藩。載疏家社之榮。增親上公之峻。隆階表貴。衍食敦封。革爲寵休。以睦親近。於戲。昭爵祿之柄。天官以取。夫羣臣。錫車馬之儀。大雅以褒。夫元舅。蓋績美則報之厚。愛隆則禮亦蕃。往懋淑聲。永綏多福。

曹佾授檢校太傅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慶遺休于上帝。集大命于我家。惕惟重器之承。浩若巨川之涉。澤既更于民始。勞亦獎于賢猷。乃告大廷。用孚羣聽。具官某。緒承慶閱。稟有忠樞。遠驅華之末遊。傳奇正之舊學。追武惠之烈。早從清廟之祠。念慈養之恩。正極萬方之養。故雖路車駟馬。台榭將旄。猶未足以表外戚之賢。踵西京之事。矧獲膺于繼序。益申按于陟文。視以太傅之班。易于昭德之節。維愛田之既衍。遂真賦之敷加。議莫攸違。寵皆是稱。於戲。親連肺腑。可輕富貴之來。世載旂常。宜念功名之舊。勉殫誠瘁。終保恩輝。

李日尊授靜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嚴帝親者。茲維聖人之事。親禮樂者。必于王者之庭。朕述三代之遺文。宗五精之美報。至晉治奏。法物具陳。升柴燎之光。以拜上皇之施。零藁蕭之調。以澤四海之遐。懋賞以勞。頒朝有命。具官某。器懷英達。忠義堅明。世享南交之封。心馳中夏之化。肆精禮之不舉。懷順節之素勳。錯事合宮。有嘉方賈之舊。策勳太歲。鳴先爵典之行。茲用錫號。表功彝器。衍以愛田之戶。陪以真食之科。薦美壯猷。益昭異數。於戲。

教民以孝，固以配文考之功。均國之蓋，不致後列藩之服。惟惠愛可以懷柔，惟誠忱可以感神。往迪于休，永綏爾土。

奉日尊進封南平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荷上穹之錫命，承先帝之顧命。在疚而哀，廢勝臨阼，而懷弗類。欽循故典，大澤羣方。咨爾世藩之臣，虔于內貢之職。匪申不諂，曷表嘉庸。具官某，忠實孝恭，剛明肅果。學洞詩書之蘊，誠逾金石之堅。地宅南交，盡化海隅之俗。義尊帝室，常傾日下之心。屬纂極之初辰，謹頌朝之大政。定訪太宮之策，趨論盟府之書。進王爵之崇徽，益愛田之多賦。以大爾土宇，以華爾人民。於戲，銘在鍾鼎，已載世功之舊。譬如河嶽，更均邦祚之長。往迪順猷，永有吉祿。

嘉勒斯賓授依前保順河西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膺天寶命，纂圖鴻圖。內則股肱大臣，以維社稷之固。外則藩衛羣后，以禦封疆之衝。矧當朕政之初，敢後時庸之典。誕孚廷渙，豐稔師食。具官某，氣概沈雄，知懷明果。世宅西方之勤，心勤內府之職。忠義貫乎神明，威聲播于區落。師牙古勝，早專鉢鉢之征。盟府書勞，舊載山河之誓。肆承先帝之序，申帶有邦之遐。進取貴之崇階，均班朝之偉望。隨之多戶，衍以異租。並崇寵光，以華典等。於戲，勳屏王室，固無國外之虞。命契天心，適及景風之候。蓋懷世烈，著譽其永。更民始者，擇非非常。勉綏順猷，欽服徽數。

嘉勒斯賓授依前保順河西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夫宅天下之尊，必飭上神之報。篤人子之孝，必嚴先烈之思。朕親執豆蓬，祇見郊廟。乘一氣之復，以體天施之仁。合萬靈之休，以孚邦渙之號。瞻瞻不制，首薦諸藩。具官某，基承世封，躬履侯度。作屏于外，自雄夷落之師。遠職于中，有度王府之貢。肆若初之撫御，尤不失其順祇。適綏紀于圖丘，宜冊勳于太震。爰益褒功之數，用闡守土之聲。昨以愛田，陪之異賦。併推異等，庸答素勞。於戲，維皇德澤之均，始于近而加于遠。維臣忠義之節，善其始者惟其終。勳宜令猷，永錫蕃祉。

董徽落起復依前保順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四封之守，仗許國之素勳。三年之喪，為報親之達禮。乃眷西屏，時維偉臣。方終纂于戎績，盡遺儀于命。朕我有明制，格于丕彝。具官某，以材資之雄，自高于夷落。以誠節之勳，委衛于王家。獨探神紹之奇，時歸宰旅之貢。適靖邊境，奄羅父結。起素經于廬中，屬辭旋于闕外。銘在金石，具獎一心之勳。譬如山河，盡荒先正之履。維是直麻之飾，亦既日月之除。肆下書于外廷，式加寵于舊服。昨以愛田之戶，陪之異井之租。用嘉乃勞，不顯亦世。於戲，白駒過隙，忽驚鮮事之陳。金鉞傳家，更備元戎之略。忠孝並務，夫不美歟。

華陽集卷二十七

外制

國子監直講胡瑗可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制

前代稱治之世，舍文章禮樂之作，則何觀焉。朕方游精太平，思與儒賢以講道藝于禁中。惟爾少而學古，曰首不懈。其行義純正，言論淵博。蓋嘗擢于近臣之章，茲命爾通朝閣，侍經幄。其精聖人之言，切于當世治亂之監者，日極陳之。夫遠棄諛邪，親禮耄艾，朕靡有意乎。

盧龍關開盧士宗可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制

朕近前王之治，惟朝廷尊儒術，以化天下。故當時風美，而後世稱盛。肆朕祇迪先猷，輯編文于內閣。所燕見軸繹，皆俊德碩望之臣，以論思于治道。非有言于斯文耶。具官某，行實純備，稽古甚力。朕聽政之餘，躬即講帷，爾嘗據經守正，從容為予陳聖賢之論者，固有日矣。朕思置爾于法從之列，而咨于列政。食允爾材，茲朕所以崇獎道藝之本意也。使爾北旋，給書下省。其一時之極寵歟。

翰林學士知制誥知審判院胡宿可兼侍讀學士制

朕退大昕之朝，思究當世治亂之要，以遠覽千古。開通英之圖，務延近侍博博之流，以參劇乎中。況雅預

禁林之遊。茲陪經席之綴。朝遇甚厚。時材亦親。具官某。氣溫而論闊。履粹而猷邁。以敏略餘于外。則以名學降乎近。若風雷之鼓。羣動持官人之法。如權衡之析。衆銖適更審于中。刑尚協欽于庶獄。宜兼學士之組。進讀金華之書。朕方思懷正人。崇嚮往籍。惟爾今之失得。追輔予之聰明。無伏嘉言。益敦舊業。

右正言知制誥蔡襄可起居舍人制

朕覽西京詔書。見其文章近雅。有三代之風。朕甚嘉焉。固嘗延爾鴻文。顧學之士。會于西省。庶幾作予訓命。以臻此也。具官某。潔自勁正。富以經術。頃嘗歷選于衆。置之諫諍之地。而訪對之間。言靡不形忠。而色靡不見義。向雖僉在外。八年于茲。而有司未嘗爲言。官當遷者。是豈爲材者之勸耶。茲予命爾以左右史。惟爾職在綸閣。蓋亦望清而資美。其茂思副朕所以待之之意。今之復古。豈難能哉。

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程戡可參知政事制

朕奉承祖宗大業。夙夜祗懼。思底于治。若夫典籌天下之事。則惟予一二股肱之臣。今朕所以圖任者。非賢駿之材未易。茲擇其官某。識略既深。器質端厚。擢儀禁路。嘉猷稔于辰告。總寄邊疆。王靈馳于陸渾。昇秘殿之侍。會煩井絡之行。而城壘繕完。區邑綏靜。方念勤于遠撫。宜召參于中。爾自朕意。予于華論。意國家治亂之繫重。臣子安榮之分難。爾其忠力一心。永享休命。

樞密副使給事中王堯臣可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制

中階之變。元化鴻樞之幹。萬兵雖股肱之勢。均然惟樞之體。異匪圖曉。曉易近司。以爾具官某。藝文醇深。器識高正。早推賢級之冠。遂服禁途之游。訓辭豐于帝。心計捷于邦。賦望久而逾美。德邵而益冲。最延宥密之庭。居重安危之倚。而廟算多勝。邊烽屢驚。庸進秩于地官。尙同寅于宰路。況智略可以斷國。經術可以緯皇猷。往圖厥庸。以底于治。

給事中參知政事程戡可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制

朕承祖宗不命。託兆人之上。而永惟置器之難。建文武二柄。總天下之幾。而昇以同德之輔。蓋治美則君道尊。任隆則賢業著。今雖更職而處。莫匪授館之公。具官某。秉德忱明。執心夷雅。中則備臺觀之望。出則釋粉垣之風。寬閒嘉猷。發懋王懷。自預毗于大政。惟永肩于一職。適緣近黨之嫌。顧非運謀之便。雖忠力協和以濟。乃憑言縶載以陳。是用易領樞密之務。加進地官之秩。噫。君臣之知。朕靡有聞。廟堂之論。爾不以私。毋廢納忠之勤。有嘉嘉猷之議。欽服徽命。往經永圖。

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可樞密副使制

天文三階。中躔紫極之府。國事二柄。右列鴻樞之司。維君臣之諷明。有夙夜之基命。朕當登進時傑。贊襄大猷。以導萬微之中。以合九德之會。匪至公之進。以萃聽之歸。具官某。器懷閎深。業履端厚。材適國家表

裏之體。學貫天人精祕之交。而自高賢。冊于大廷。儀峻遊于清路。西垣名命之粹。內閣論思之勤。擁帥節于邊。而天聲儔于殊俗。筭財柄于內。而國用豐于歷年。茲庸倚爾忠方之良。置諸有司之地。照我大業垂之無窮。噫。本天下之兵。莫重安危之寄。在常右之陟。有若臣鄰之榮。蓋德懋者寵所隆。任大者責亦至。勉思盡瘁。永克承休。

著作佐郎韓績等可並祕書丞制

朕設爵賦祿。以待天下之賢。既因能而拔。又校年以陞。所以盡勸下之道也。以爾材質之美。表于吏塗。有司鈎勞。陟按歲格。夫中祕之職。何書不有。非士之高選耶。爾懋乃職。稱予休命。

祕書郎馮京可直集賢院著作佐郎沈遼可太常寺丞集賢校理制

國家闢冊書之府。固嘗寵延天下豪英之士。以典校乎其中。所以廣儒術而養國器也。以爾京。志識高邁。文粹于時。以爾遼。業履純茂。才裕諸用。朕頃延較多士。爾等藻詞逸瞻。咸在異等之選。今試劇以還命。給札于禁林。而奏篇益麗。茲並擢丞太常。預游書殿。其日思勉懋。以稱予獎育之意。

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吳充可太常博士制

國家比羣吏之治。視一閭之成。故閱著則賞當。流清則陟美。以爾器識閎茂。文行溫裕。名動于指。風力推于政事。歲勞積狀。邦勳半格。進奉常禮樂之議。懋承明篇章之學。益慎風檢。思揚寵休。

祕書丞宋敏修可太常博士供備庫副使李平可殿中丞將作監主簿楊德通判保定軍任粹可太

常博士制

國家三歲稽羣吏之治。有能奉吾瀆而無害者。亦可以褒次焉。具官某。學古從政。格于幹能。今考之有司。而功令當陟。在漢曲臺。蓋禮樂之司。而髦彥之集也。爾膺是選。可不勉哉。

衛尉少卿許宗壽宋純可並光祿少卿制

朕念勞而不錄。則材者懈。過而均進。則愿者弛。三年大比。擢升吏最。其亦幾乎治矣。爾等忒列卿寺。久宣外勤。稽年按閭。遵進榮秩。爾克勉懋。欽荷褒渥。

刑部詳覆官張說可祕書省著作佐郎制

秋官覆天下之獄。而其屬能平其所疑。適爲稱職。惟爾說以藝文進。而被有司之薦。持法強明。課中嚴格。東觀篇籍。時爲所游。欽吾茂恩。而慎而守。

翰林書藝學守金城縣主簿侯文慶可翰林書待詔制

以繪事之妙。祇于禁林。稽工賞勞。寵或異等。宜待宸嚴之詔。仍紆華組之榮。益思恪恭。以稱褒命。

太常寺太祝王廷老可光祿寺丞制

天下之娛。承平久矣。士不繇藝文進。而履華顯者希。惟爾名家之嗣。習不外快。少勤詩禮之樂。比躋英儔。

之第。今序年充格。而鈎陳應善。進承內郎。漸于榮。輟。

大理評事符拱之可大理寺丞制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典也。朕維士之難進。而時之易失。恐在位者因有滯才之恨。故輒三歲遷之。而爾分治京局。舉有善最。敘進其秩。丞于理。爾其率。無怠厥事。

國子監直講裴煜可大理寺丞制

首善必自京師。朕比延學官。漸闢道義之源。以風勸天下。以爾為諸生。文在高等。參講經席。且有歲勳。擢丞京司。尙慰時情。

三司檢法官張適可大理寺丞制

大農金穀之司。文苛則傷下。網疏則姦凌以乘朕。比詔中銓。擇廉平端敏之士。庶幾圖法于中。爾應選。年。畢稱是職。宜進丞于卿寺。尙處律于計庭。毋刻毋煩。庸副予恤。

大理寺丞吳王宮教授周乘可殿中丞制

朕念勞而不錄。則材者懈。過而均進。則愚者弛。三年大比。陟明黜幽。其亦幾乎治矣。爾勳學官。行義有聞。爾固攸司。寵進朝序。勉思祗飭。往荷褒渥。

太常博士劉致可屯田員外郎制

欲治之主。日以急天下士之材。然朝廷之進人。不次所以待異等。稍遷所以勸羣品。其常典也。爾錄詞雅。進而精于吏職之幹。嚮被辟在邊。而疆場之不寧。非爾幾畫之助耶。今旌勞而遷。雖未為不次。然與夫累歲月者異矣。太微積星。進表郎位。爾非美陟乎。

太常博士秦玠可屯田員外郎制

尙書郎起草中臺。平治奏事。副員之選。自昔擇能。爾器識見推。政學多裕。積勞登致。宜與升遷。承務文昌。往欽乃職。

將仕郎守秘書丞楊儀可祠部員外郎制

朕以季商吉卯。鑾成路寢。天下靡不望澤。況吾儒林之彦。適卒見廢者耶。以爾雅遊道山。敷藻有裕。偶罹請籍。淹遲江湖。朕惟思職罰之過。而往或莫申。推恩之膏。而疏者未錄。茲復爾省署之秩。寵以軍壁之符。其懋于修。以對予之嘉遇。

集賢校理劉浩可祠部員外郎制

國家精漢石渠故事。貯天下秘文。以萃簡髦之游。居以養美材。進則階清序。而朕之獎遇常右也。以爾懿文雅望。遂展休華。自茲書林。優游歲月。古今之所矚見。道藝之所滋立。今有司鈎勢。錄刊租外。列登主爵。要曹。願不為美陟耶。慎名秉德。其勉茂命之承。

華陽集 卷二十七

屯田員外郎李宜卿可都官員外郎制

夫顯能于朝。則治益起。稽伐于歲。則勢不遺。以爾文雅濟其家。幹明精于吏。鈎財計之府。則曰治貨有義。資佐浩穰之郡。則曰應煩有餘力。今秩雖序進。且年康常拘。往祗都隸之榮。以美天臺之望。

虞部員外郎王仲莊可比部員外郎制

古者三歲大計。羣吏之治。無功不徒。廢必罪之。今則惟坐累致延致課之期耳。斯為恩厚。不已至乎。以爾久服周行。亦更厲使。當遷而緩。省咎自新。尙推進陟之命。俾升總勾之秩。毋忘修飭。答我優渥。

屯田郎中詹座可都官員外郎制

世治俗厚。賢能衆多。其高材異行。則待以越次之位。而守職奉法。亦褒以累日之賞。非有厚薄。理則然也。爾服于朝。著陳力任事。有司稽年書。閱應陟其增一秩。以慰夙夜浚明之勤。往服休命。勿忘祗飭。

屯田郎中知黃州麻溫故可都官員外郎制

朕宅丕后。承平日久。治具明備。中外之臣。有能虔朕命。循奉條詔。不曰良吏耶。以爾詞學策名。敏達從政。典決郡事。歲課有聞。命進中都之官。尙留淮服之寄。益厲乃績。以祗茂恩。

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王達可刑部郎中制

夫文昌之總衆務。秋官之掌三典。進列郎位。莫匪士望之擇。致用歲闋。茲為吏勳之勳。以爾體裕而文選。行端而氣直。秉清詔之傳。至必屏姦。更劇郡之符。去皆留愛。且懷材之衆譽。何積效之久。暨就遷西火之次。益華東觀之業。勉祗茂命。尙服遠途。

工部郎中張拱可三司戶部副使制

三司置使。以總天下之計。左戶設貳。以節邦中之賦。思得時髦之敏。助宣財府之畫。允曰劇選。幾于近職。具官某。詞華粹精。業履敦勩。厭直承明之舊。將清井絡之行。使遠民之沐上恩。而屬部之懷使範。比奉終更之對。有慰前席之恩。美閑居多。嘉論罔伏。宜參司會之職。以裨經費之方。素稔良籌。匪煩深訓。

華陽集 卷二十七

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可封太原縣開國男加食邑制

昔我文考。翼子丕丕。曰。朕既事郊廟。夙夜瘡。惟德莫承。祖宗無疆之休。乃景至大。廣于帝。而感通羣靈。實惟爾顯。繼之臣。相予祀事。以獲此也。具官某。詞掖之產。典于秩宗。朕維三王禮樂之備。而後世不可階。況繼五代之遺。器散而文殘。前詔有司。致律度以新金石之制。茲用昭厲于崇丘。而景氣休晏。實至和之參。何其盛哉。伊余美德之事。曾爾奮學之聞。禮竣福從。進階昨邑。益茂而業。以揚邦家之光。

入內侍押班石全彬可封平原郡開國侯加食邑制

國家一陽。大報三歲。親祠受配于華。豐饗于遠極。眷惟近從。當首茂恩。以爾材適于時。志果于事。久預軒墀之列。方勤省禁之司。比展精禋。肅侍行在。實拱扈于晝夜。助齋明于禮文。繼以美勳之名。衍于上田之賦。勉爾予。益堅乃心。

龍衛右廂都指揮使謝榮田幸進封開國公加勳邑制

朕本祖以達高民之孝。因郊以通三神之歡。盡忠盡明。受福積備。既以平邦號之渙。時則龍戎衛之勳。以爾分總禁屯。參持州契。忠誠貫于金石。武力雄于爪牙。比請事于郊丘。方情感于邊圉。田幸云。此蓋成敗之已。配布慶。在律先勞。加賦以衍于采田。益勳以載之盟府。一心是報。百祿攸宜。

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加勳邑制

朕以仲多吉日。臨事上。禮配三后。祀秩百神。諸福之物。備祐來格。均施之澤。宜自近始。具官某。卓有才武。而經之以智略。善練事。而濟之以忠果。職歷煩劇。周旋信遇。擢總勾陳之重。益修拱衛之嚴。自法轍之啓行。迄奉境之竣事。天營有禮。歸路無諱。顯是忠勳。用推慶賞。勳名功號。率隨等夷。益虔乃心。以永來譽。

西上閣門使劉貽孫等加勳邑制

朕薦美樂于清廟。以歌舞三后之功。莫吉士于崇丘。以神明上帝之德。坤靈祗于右席。乾文縉于泰壇。精誠孚通。景氣休晏。思與禁途之列。共綏純祝之蕃。具官某等。懷幹肅之資。濟沈沈之略。或詩書自高。于闕外。或矢石奮勳。于兵間。早服華于近侍。預相容于當依。通躬肇祀。咸寄在邊。肆于熙事之成。首以慶條之舉。隆階衍賦。均美爾勞。

樞密承旨賈德明並五房副承旨等加勳邑制

朕順皇之德。承神之尊。適候律元之華。以躬郊況之拜。竣祠壇社。決字敷榮。以爾等慈勤。仍躬。強濟秘中。樞衡之地。惟宥命之是承。戎事之方。靡舊文之不舉。肆從嚴向。並冒蕃休。昨爾上賦之田。益爾茂勳之等。咸祗于次。毋替厥勞。

三司判官轉運使等加勳邑制

華陽集卷二十八

外制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宋祁加勳邑制

朕觀下武之時。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蓋美其能昭前人之功。以大有周也。越仲冬景至。合祀神祇。永惟一祖二宗。休功豐烈之無窮。亦用並侑于郊。以孚予之孝心。惟爾瑞之至。則有懷德之臣。共承其休。具官某。知覺斯民。材傑于世。以文章式二禁之制。以風政于四方之宜。朕適獲神之休。以敷澤于天下。雖爾在外。而與予宜室之恩。懋以勳等。昨之真賦。爾書之渙。其肅而承。

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殊加食邑實封制

朕觀成命之頌。曰。夙夜基命。有密。是以知難。昔盛王。猶事天地之爲難也。曰。予沖人。祗圖大事。固亦戒懼。而不敢違事。乃已。已。於至。郊配三后。靈神之歟。嘉瑞並見。恩與一二舊政之臣。共承茲休。具官某。懷德業之純。濟事功之懋。忠論納于帷幄。美化道于鈞軸。宜風四國之制。雅意本朝之治。漢庭之靜。多鄭侯之。周邦之喜。得申伯之良輪。遠茲熙事之舉。實有賁職之勳。昨邑衍封。兼之真賦。尙迪猷訓。以祗予之茂寵。

朕承神至尊，德不問于遠，通窮窮已，以大報于郊，遭天地況施，禮成昭明，嘉與士大夫共應茲祉。以爾等肅敬之辭，咸儀王制，固有提計于中，將濟于外，而夙夜勩職之勤，肆予祇見上帝，而相祀者，德莫不顯，越職者貢，固不虛，若時大賁于天下，維邦之壽，庸可後喪，茲用命爾以勳邑之等，其克懋承于王休。

內外朝官加勳制

夫郊報所以反物之始，惠術所以觀政之廣，朕親陟泰時，禮神不宗，惟蒸配，祭休氣靈，被伊假上帝，豈予敢專，思與辨朝之臣，致仕如云，雖有爵祿之臣，亦非均邦之益，分同即均邦之益，以明乾施之無不決也，條以勳等，其懋承之。

見任兩府奏薦子孫弟姪制

朕以至吉序，祗見上帝，惟是一二股肱之臣，罔不盡瘁，以顯相予祀，朕思寵延于家，共樂無疆之休，爾母憂厥命，尙勉修于厥躬。

在外前兩府奏薦子孫弟姪制

朕以天元殷且，郊見上帝，有懷一二舊政之臣，亦既均邦之益，又思寵延于家，共樂無疆之休，爾母憂厥命，期勉修于厥躬。

內外侍制制

朕款太室，以奉寶流之祿，禮崇丘，以升靈烟之燔，鴻儀既成，純熙丕格，迺眷岐良之器，夙參侍從之華，夏有職勳，並均德施，具官某等，望美當世，才經本朝，成忠憲留于諫官，或備教濟于事劇，比服大旅之方，擁羣議之休，率調于中，不顧離樂之助，遠職于外，有虔性玉之香，適以勳散之資，噉以邑國之賦，往欽吾禮，毋懈攸居。

中書提點至堂後官制

朕備法物之輝，但國郊之陽，禮行而羣靈通，德至而休氣應，慶平有位，惟決無垠，以爾諸王官之華，服率旅之格，肆崇丘之大報，包治古之國儀，先庚昭令之明，無虛案文之給，肅成于祀，均獲爾恩，進涉美圖之名，尙表爾曹之勞，益懷共慎，以濟事焉。

太祖朝廟學究舉陳顯可大理寺評事致仕制

夫履高年，尊有德，此王政之所隆也，惟爾顯，在舊國朝，嘗以經明應書，而予侍臣師民官，爾行義深高，聞于海濱，比令召詣京師，爾自以耄老固辭，朕懷思不忘，今命爾以廷尉，平安于里國，仍敕郡縣，歲時存過，加卒酒之費，爾勉膺予命。

先朝贈賈三傳張自廣可奉禮部致仕制

朕惟漢恩入人之深者，豈惟厚長老，恤孤獨之教哉，以爾頃在先朝，嘗賦里還，今延對便坐，高年不衰，命爾太常之秩，安于閭里之養，福澤天和，服我休寵。

工部侍郎劉鑒可戶部侍郎致仕制

朕觀前代盛王，廟不尊德貴，以崇厚風化之原，禮大夫七十乃致君事，有若年未至而請謝者，故雖昔賢之高，無以遠過，朕可強留以官職之務哉，具官某，直節懿行，事朕有年，朕之左右侍從之臣，惟學士為貴近，而爾嘗更為之，況官貳六卿，任歷二千石，誠不為不顯矣，今抗章引年，固有林泉之思，朕嘉爾止足之誼，優以老成之禮，進秩天臺，安樂就養，不亦故鄉之寵乎，噫，朝廷進退之體，臣子始終之分，參見于此也，俾爾壽而康，永享余之休命。

內殿承制高選望可領右軍衛將軍致仕制

勳勞之門，早服禁陸，嬰疾之久，自陳不能，宜升環尹之班，俾遂家居之適，往綏吾渥，以保爾安。

海州團練使史吉可左驍衛大將軍致仕制

爾壯而奮于戎馬之間，逾年之至也，自奮力之不能，願還君事，以保其衰癯，朕有嘉高誼，且不忘爾舊勞，其以大將軍之綬，歸爾于家，爾其持紳和，永懷天祿。

知容州軍事縣事彭亞可光祿寺丞致仕制

爾歷之勞，誠困遠適，嬰疾之久，固請歸，宜參京寺之華，且遂家居之佚，益綏所履，以有吾恩。

前秦州成紀縣主簿張昭壽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頃承先蔭，數調中樞，因康積勞，以疾謝事，俾還庫序之秩，且遂里閭之安，勉服厥休，益綏所履。

潯州團練判官馮承敘等轉官致仕制

古之仕者，既強則勞以事君，及謝則為鄉閭之所尊表，而君子謂之知止，爾效官之久，嘉于尤遠，今引年以歸，爾爾朝，李承敘云：... 不亦始終之休歟。

降授朝奉郎權通判建康府徐繼任國子博士日奏對失儀降官特復朝散郎致仕制

爾廷之禮，三軍有懼焉，以其嚴也，爾為博士，長而進退失容，至于備秩，朕豈深咎爾耶，丞郎無何，奉奉致仕，毋乃敬畏，過自刻乎，俾還舊官，示棄爾咎，則朕之過士大夫，明恕愛矣。

編明教士禮部侍郎李淑起復原官制

爾之哀所，欲與爾，受君之養，不以家難辭，爾予近侍之良，比懷問極之喜，宜隨恩隨，且抑奉恩，具官某，以知縣民，以文奉國，咸會慶，爾爾顯達，與命翰林，發揮帝王之鴻藻，陪奉經席，貫穿古今之治源，以賈生之才，論書先于諸老，而望之之重，意在于本朝，道深願，游屬，吳爾既本，可斷門內之思，勤對所恩，勉就中，之養，起服予事，尙資爾忠。

本寺寺祝充實校理其禮服可舊官制

大執親之喪三年不從政其于創鉅之情可謂至矣爾雖在道山銜恤去秩歲月之久祥琴既聞勸恩願親往祔舊服

故太子少師致仕任布可贈太子太傅制

朕惟君臣之際見始終之分故生而忠瘁于朝沒則寵賁其第錫股肱之典而邦國所傳宜篇大義以隆恩禮具官某才器沈裕志識純正以碩德重望展屬方面之寄以奇謀嘉論當參機府之務通斯辟于時情遠顧還于榮祿游歷華歲頌懷濟風忽聞訃音良用震念奪其台路之舊擬以宮傳之秩營魂有知歎我溘命

故廣南東路鈐轄將信可贈武信軍觀察留後制

自古英雄之士死而寂寥者衆矣惟忠義之節雖沒而不朽況歷金革之禍哉具官某勁特之氣毅然許國誓方不懼俾爾南轅受命之日晝夜兼行盛夏瘴熱冒履山險轉關之際道經非命朕之不龍格達喪使爾捐軀萬里之外終夜哀悼予心曷已其以爾使之禮爾于幽步英魂如生欽此追飾

故荆湖北路駐泊都監孫節可贈忠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夫受命志身奮力犯難殲于兵間勇以立節者固可錄也致果殺敵冠軍爲錄雖死王事因而成功者尤足褒也亦有旌飾執明忠義具官孫節氣稟剛烈雄能戰國將荆楚之旌征南之軍掩擊羣蠻首先行陳雖萬里而西應歸仁之下新獲過當遑遑以奔刺伐不休傷夷而致全師賴之進而克捷雖帥具聞用加祭服舉兩使之留印賞九京之英魂是惟報勳尙必飲服

故入內侍省都知張惟吉可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左右近侍之臣生而親倚之沒也念其勤勞蓋有以加禮者豈常典邪具官某勤忠忠懇言而謹慎自總內幸之治追愛衆職之懷氣和而益沖材敏而畢給方厚予信欽嗟云亡宜寵留鎮之章注昭京阡之夕尙懷謙靜來顧恩華

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惟吉可贈保順軍節度使制

夫生而盡忠于公者時所稱寶沒而盡忠于節者禮不爲過其有腰左右之侍暮風夜之勞加惠其亡庸申予悼具官某性質和厚材質幹明周旋四紀之餘始終一節之守自貽捐舍已促寒章有懷忠實之如聞猶慮寵數之未稱追用將施之拜尙榮原步之辭華藻非倫營魂是享

贈六宅使王永吉可贈高州刺史制

朕常思嶺南之戰有仗義死節而褒或末至者今使者到爾尙離羣處朕思不拜殺然榮色至捐軀命不有庭顯何以勸忠州刺史章再飾爾禮庶夫英憤之魂爾于哀復之厚

故西上閣門使知雄州李緯可贈隴州團練使制

夫生履顯位于朝沒則加褒極于節若夫與班于材武勳力于疆場忠瘁所形恩禮宜異以爾器懷醇厚風尚沈雄介馬馳于邊勢詩書輔以帥略方倚謀于關要遽與槍于朝暉空見金城之圖靡及玉關之入特峻升于廷引登遠視于兵圍痛惟英魂歎我恩惠

故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周美可贈忠武軍節度使制

國有利器屬之虎臣審茲宿衛之勳遭罹徂謝之變特優恩禮用渥終恩具官某勇具有謀忠而致果早擢顯行之表遂膺軍帥之選頃者光獷弗懷鄧錫西發資爾戎戰屢上功多命典禁兵入陪拱扈方期強飯之適遽有殲良之戚悼爪牙之若春聽鼓鼙而增思贈以陪京之節施加平書之章綬錫茲備物尤極哀榮靈尚知之享此追飾

故果州團練使劉永世可贈汝州防禦使制

國家襲良臣則有飾終之典肅近戚則有懷存之禮以爾承高門之緒服諸使之聯材未克施命奄不淑適念母慈之請重言肺腑之親特給省之下書俾兵防之和極歆茲異澤資于幽途

故右班殿直陳孝先可贈南作坊副使制

日者遠夷背恩旅拒簞竹之間擬以積勳爾憤疾狂寇奮不顧命勢寡力迫離于賊鋒朕嘉死事之節特厚恤終之典命諸介使爾于忠魂

故保平軍節度使王貽永男西上閣門使道卿可貴州團練使制

朕篤君義之明而懷德靡忘延臣緒之實而推祿維厚蓋報形于往究則忠勉于下深具官某本厚和之資兼幹固之略飛綏儀于上開握節次于方州莅公有爲臨龍無悔朕適嗟嫺館之輝遽獲遺章之陳迹參勞于有廷將續慶于勳賢且昭相朝度既絕內使之聯而分總戎圖蓋參中樞之御勉共休命滋飭純誠

故王貽永女婿左藏庫副使夏元昌可文思副使制

朕思德舊政者報以隆嘉惠旁姻者禮之異眷若外舅勞于機廷遠憤遺封之閑冀推渥典之及方贊憲于劇部庸進聯于內朝願匪常恩宜飭異數

故青男爵閣門祗候可閣門通事舍人制

乃父有殄寇之效告捷自邇爾躬蒙延賞之恩加命于室褒功及世會匪彝章議勞邁律寵亦異數是用擢官內使之二通事上閣之閣匪曰次遷實懋忠力

故光祿卿劉參男男可太常寺太祝制

朕念參器幹之茂凌履卿列在爾捐館遺孤易估特遷奉常之屬其勉承家之訓思荷休命以光前人

虞部員外郎魯有立廷君說可試將作監主簿領
南趙昔從東歸。數我德義。迫于重諸政路。而惟是憂憂。一心唯唯。奮門乃至不振。今有立願。還歲代之勝。
觀其青孫。朕念名臣之後。且嘉爾季父之請。命試工監丞承而家。

故與平郡主趙氏男供備庫使曹僧可如京使制
朕之諸姑。惟與平之親。乃降齡不淑。奄嗟淪謝。遺孤之託。可不厚歟。以爾僧儒隸左右。聆著忠力。銜恤之
際。良珍予懷。升峻使。尚體寵典。

華陽集卷二十九

外制

觀文殿學士呂漢可宜徽南院使判并州制

朕惟古者善取天下若置器。甚安也。然內外之勢。其所以維持之策。非得人安錯哉。今河東一遼。北有強
遠。西有勁光。蓋國巨防之地。匪操雄雋之師。何以鎮守之乎。具官某。行義方正。為時之範。文章典懿。為國
之華。頃補政于中。不吐剛茹柔。有山南之則。自出守于外。邦人見愛。若召公之化。朕有嘉名德之重也。茲
命爾以台路之列。元戎之寄。其思所以經遠之術。以撫吾邊。至若軍政之惠威。兵家之攻守。皆爾籌聞之
舊。予何謂焉。惟寵名之加。則尚體予眷之厚。

翰林學士呂漢可翰林侍讀學士知徐州制

內置學士。專預封拜于禁中。天子待之。至榮近也。故事。爾外。則更以侍從之職。雖。文翰之選。豈以出處
異耶。具官某。直道顯俗。雄文邁倫。雍容服于禁途。密勿謀于玉體。勿廢北門之直。顧新便邪之章。朕惟華
光綴清。武庫風樂。固無奢辭之累。且開符竹之榮。蓋望美者。雖遠爾思。慮遠則或寵之略。少安神。尚體
褒懷。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弼可權知開封府制

神與之機。畫千里之廣。師衆之會。表四方之風。朕思擇吏師之良。以寄尹正之治。嗚呼。予采。食曰汝。其
官某。相問之英。賢路之懿。經術輔于政事。器業光于邦家。自擢進于近。歷更于煩。使將兩河之漕。而
積兵輜之儲。控三關之符。而惠亭之警。宜峻文昌之序。還莅天邑之區。使師第之畫空。而桴鼓之宵徹。
休有治迹。紹于前人。

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可權知直學士知澶州制

斗極之庭。預籌基命。本待名學之選。朔河之屏。分據要區。蓋難守臣之寄。時有彘龍。界之食。具官某。學
術優深。器懷沈邁。治憲臺之錯。則端凝之節。貳財府之監。則敏強之力。奏。自參禁。之從。亦更邊。之
符。屬大河。防。連歲為患。議者徒微一時之利。而廢。北道之困。盡民殊甚。曠日靡功。茲擇爾長。尚煩于
使。進參密地之直。往莅昆臺之勝。期輯厥庸。

天章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劉湜知廣州制

盛唐五筦之雄。南越一都之會。地饒而風樂。夷雜而貨蕃。朕思擇侍從之良。以穩藩宜之寄。爾我寬詔。惠
于遐方。具官某。識敏而幾。氣專而介。預列憲府。風論抗于朝綱。參幹國計。經畫資于邦利。入從禁。之棄。
出分江。城之。而治有美聲。簡在冲順。鸞。之。因兵役之罷民。載刻之符。往。之。於華
省。龍使。于。朱。綬。綬。遠。固。封。祗。予。重。委。

集賢殿修撰鄧州張友直可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制

國家革帝文于寶開。以待碩儒之遊。析使符于劇藩。以寄良牧之任。命兼茲授。寵莫與隆。具官某。材資敏
通。器韻冲遠。遵時尚文之會。承家清訓之傳。內則參選殿之著書。出則勸朱。之問俗。朕方思德于世。聞
採譽于朝英。宜延對于禁。且往綏于關。夫政寬則弛。事。文。細則苛。民。分。予。西。之。勤。倚。爾。近。侍。之。望。
侍御史梁。可。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制

官柱下者。專肅朝綱。直承明者。並游時俊。維爾文飾于事。行敏于言。最飭傳車之殘。迨還憲簡之責。而屢
形。肅。斬。守。便。應。宜。帖。書。林。之。華。且。易。郎。臺。之。序。往。頒。寬。詔。猶。矜。嘉。謀。

觀文殿大學士行戶部尚書知許州宋庠可兵部尚書知河陽制

文昌本喉舌之司。而總圖之萬務。盟津兼關梁之阻。而帶畿之一都。維樞重者秩益峻。政機者寄愈劇。矧
惟。若。詰。之。望。宜。審。奉。命。之。承。具。官。某。夷。粹。誠。于。心。文。明。貫。乎。道。入。則。統。百。工。之。序。以。熙。大。之。載。出。則。倡。九
州。之。牧。以。阜。民。之。風。朕。居。懷。觀。文。之。訪。而。淹。留。穎。川。之。治。歲。幸。陰。閣。龍。未。臨。賈。囑。夏。官。以。進。卿。各。河。隴。之
更。關。左。陪。西。部。之。勝。中。時。三。城。之。雄。士。樂。而。俗。康。詠。清。而。教。易。方。推。良。翰。之。倚。猶。浣。舊。鈞。之。勢。履。聲。如。還
褒。闕。云。補。

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劉元喻知桂州制

設關備遠方之民。或吏不能克宣主澤。而離困者多。故每擇郡守。非材良而治術者。未易命之。其官某。知格于幹。資勤而明。當運備之責。而無庸言。式計庭之量。而有餘。向由內閣之歸。往往湘川之漢。歲豐而俗阜。既清而教。適符符之缺。使使轉之行。按秩職之互遷。視歲月之未幾。朕居延近侍之選。且寄遐陬之深。唐正序于郎臺。蓋班風于越。往祇吾昭。終念爾勞。

樞密副使孫河可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制

休機榮之勳。既達于寶者。參宸宇之秘。宜簡于傑才。矧惟神約之體。夙明總攝之節。允事洵直。申集靈光。具官某。性植公忠。識濟宏遠。登揚昔期。見之謀猷。朕歷就通。休有功業。自昔諒靜之任。清帥之臨。勇已于行。所至皆治。龍荒微擾。瑞節徂征。遠歸策勵之辰。運籌決勝之效。登貳樞柄。內掌國兵。而常處臨精明。持論堅正。實以今古。言在又從。方倚老成。益隆寄任。適上履歷。引疾為辭。至于再三。斯見誠懇。愛均勞逸。俾適煩勞。眷內閣之嚴廷。允述古而開簡。先朝建職。以待賢。優加儒學之名。式壯藩垣之鎮。控帶吳會。密邇鄉榜。匪直莊。朱之榮。實兼方。召之事。東南莫重。否爾履焉。

河北路安撫使宋守約可引道副使知恩州制

內朝典客之引。蓋表于禁。北道鈴兵之雄。莫隆于國。寄以兩麓。轉明之具。濟沈銳之資。續將略于舊門。介使華于上閣。朕以睦鄰休來。夾河電。控于被塞之衝。委以撫師之要。軍籌有裕。卒燧無虞。會擇甘陵之。載加丹陛之。夫威申則能一衆。慮遠則能制。往佩榮章。勉勵厚訓。

如京副使劉用可南作坊副使知瀘州制

瀘州會江。地控夷落。實賴守牧。俾制疆。爾材武著。知識兼裕。早經選任。膺此寄推。且閱濟勝之留。方藉撫綏之效。宜遷使秩。仍轉都章。三年最成。期有他渥。

江淮等路都大發運使許元可充天章閣待制制

國家歲清東南。轉于江湖之表。絕淮達泗。而後至京師。無慮六百萬之入。蓋煩費矣。非有材臣經之。則烏克濟哉。具官某。強白幹給。雖有吏資。向擢使于外。而能夙夜規畫。十年之間。粟衍而財。賦者不加其數。餽者不苦其役。非爾宿官之效。雖比歲上計。敏勞加。朕惟才之未稱也。今計臣況又上清最之。朕實嘉爾績。是用進聯內閣。換秩司刑。仍寄以舊職之務。惟爾思久其業。毋廢舊勳。尙或祇事于爾。

樞密直學士知潭州孫河密知桂州余靖可並給事中制

誅叛除亂。蓋有上功。經事用勞。亦所重賞。具官某。智氣宏遠。識略通明。具官某。樞策精深。才資峻茂。自盡贊之背。擬援南服。以陸梁。故起靖于哀疾之中。墨褒以行。委之綏討。觀河于西北之守。封傳而往。任以經籌。屬將慶賞。元帥專伐。共推贊畫之效。適會移平之期。夫報德酬賢。義無不備。提問于。嘉及通。並

即權車之。對龍旗之拜。永言發錫。茲用勳明。噫。兵寇之餘。民力凋弊。勞來安輯。仍寄爾爲。

河東轉運使周沆可三司度支副使制

大司農移天下之用。其佐皆資望之選。蓋國之大計。不可假人。具官某。沈敏之。運濟之具。鎮臨利。而感惠申于夷落。轉餉并汾。而兵食雄于邊。嘉爾績效。矜于聽聞。茲念使車之勞。宜留會府之。凡賦與之所。金布之所。無微克以。下無煩苛以。務協中道。時適之職。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楊察可權三司使制

周以司會。均邦賦。漢以列侯主計。書自昔富民之風。維時濟國之用。予簡茂器。委之劇司。具官某。材諫遠深。體業端亮。意在本朝之治。識通當世之幾。自延置于近途。誠達舒于賢。綢繆林之。密勿秘殿之言。以至撫和并路之。肅安京兆之衆。任煩皆慎。舉衆見優。宜齊心盡之良。往都財府之長。朕念均輸。則饒邊之助。之。調飲重則空杼之。其圖厥中以富吾用。若夫制實之。極。運貨之有無。大農鹽筴之通。九府國法之布。著于前史。皆汝舊聞。推古制宜。時適之職。

河北都運使李參可議大夫江淮等路都大發運使高良夫可司勳郎中制

遠方控朔。蓋天下之要。西峙兵師之雄。神都卽。則邦中之。南幹山澤之賦。朕聞幹臣于最。獎使節于外臺。蓋委重則必傳之。實先則思責于。此。具官李參。風強而銳。有世貴之達。具官高良。人器敏而沈。無吏文之害。並懋首職之。游更使煩之。或提封百城。以經于大河之北。或運策千里。以制于長淮之東。隄繇未平。民力甚微。惟爾參主澤之。是宜。邦計或遠。歲漕不登。惟爾良夫心盡之。是濟。茲命列諫聯于右。進郎秩于中。省。率。以承子休。

河北都轉運使高良夫可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制

朕惟遠方之吏。或不能克宣吾詔。比擇使者。以澄清所部。矧梁。益之地。絕諸道之劇。被于寄者。匪易其才。具官某。器能通敏。推于公路。而自贊天府之決。將清臺之委。能使吏文不苛。法。歲賦無留計。今正秩郎位之貴。懸駕傳車之寵。若信惠孚于殊俗。風化美于列郡。寬于西。時適之職。

入內侍省副都知利州觀察使石全彬可宜政使制

夫王者勳于記人之功。則輸忠瘁者至。樂于徇人之節。則厲名檢者起。矧忠侍之列。日近華。懷夙夜之勤勞。推軒轅之異。朕所難抑。人之鮮能。具官某。氣銳而知方。才敏而應劇。載戎馬之前。參帷帳之近。朕比復節宣之適。實冀親信之。遂第勝于禁省。特加領于留。而抗。避榮非。通。任國之憂。以盡節。適所以報。因君之疾。以邀賞。固不足勸。嘉爾冲。過于與。宜更。則使之崇。且。內。之望。終吉之。其懋爾承。

監保州鹽酒稅務孫華可太子中允制

天下之窮財利者。課既有登。朕又按其所舉。以參見其人。以爾比董事局。舉最廉美。儲禁之從。有著在廷。飲對予恩。益自勉。

監杭州清酒務孫觀可太子中允制

漢禮酷之法舊矣。其佐大農之用甚濫。爾被薦領局。于杭三年。而有司較其歲入之課。率羨于前。今錄錄版列朝路。顧不爲美。朕耶。益思報稱。光所知之舉。

監在京豐濟倉龐登可太子右贊善制

服蔭清門。屬廉公路。歲勞積狀。遷格平文。進參儲采之聯。尙臨京廣之給。勉思端飭。茂對風榮。

監韶州大興銀銅場陳諤可著作佐郎制

天下山澤之利。贍國計者。于南方爲饒。然非幹廉者莅之。則利散而用日罄矣。爾範臨大興。歲溢銅數百萬計。有司薦勸。以遷格。爾臺佐僕。應寵甚懋。

開封府功曹參軍申宗諒可著作佐郎制

京邑之治。揀曹皆選。掌權功緒。發肅刑章。若考屬並登。則增秩留處。爾詞秀優仕。善職此官。命佐于道。且次令于尹府。是曰褒渥。勉祇乃躬。

知廣安軍渠江縣石禹明可著作佐郎制

以辭藻決秀科。以端廉敏政事。通閱章薦。交軍府之閒。又遷吏部。如選部之最。宜預游于東觀。且參釋于絳文。勉服茂恩。毋墮素守。

秀州司理參軍丁崇道可衛尉寺丞制

獻策開邊。作棟事郡。詳明三尺之法。善察兩造之辭。平處弗冤。終更無過。爾尉之職。多監司之官。典贊使廷。俾丞列寺。當謹皮冠之守。益圖養食之清。取稱朕恩。好爲爾政。

開封府襄邑縣尉李觀可大理寺丞制

吏服郡縣之勞。有能廉謹自將。而應保薦之格者。朕雖不顧錄之。況爾官于畿下。而文學政事。爲予柄臣。所知。擢與卿屬。勉對嘉寵。

改周惇頤大理寺丞制

天下元元之衆。不可戶曉。有能綏布吾化者。非郡邑之長耶。以爾廉明幹給。字人三年。而所部教以善狀。曾者。擢于便座。宜有以寵異之。擢卿寺丞。欽予嘉命。

集賢校理通判秦州陸訢可太常丞制

太常禮樂之卿。凡遷與丞者。非文雅之望。不在選中。以爾材識沈裕。茂于士林。向服書殿。有經綏之敏。比試邊郡。多投鋒而解。今致諸功令。而以歲書陟。夫曲臺之游。金馬之直。爾不置顯職。惟爾欽有予命。

開封府左軍判官劉機可光祿寺丞制
京邑惟建左右。以治萬衆之訟。居其官者。晝夜訊問。審辨能無滯繁。斯亦勞矣。以爾向經銓闕。擇司其職。優錄其能。終無回枉。即遷京寺。尙仍舊治。悉心矜慎。無或少怠。

知杭州錢塘縣鄭民彝可光祿寺丞制

朕惟世祿子弟。多溺于綺紈之間。而鮮克令器。惟爾名臣之後。穎然好學。追試禁林。而綴辭雅麗。參列優等。迹其官簿。且有歲月之勞。擢丞列卿。懋爾遠至。

保靜軍節度判官趙至忠可殿中丞制

國家率三歲大比。吏最良。以甄勞而振滯也。以爾生于裔遠。翻然嚮風。服休以來。乘誼一節。今有司籍狀。未應陟文。特寵府省之聯。尙留幕府之臺。予嘉爾績。其戒始終。

待御史知澤州吳祕可降授屯田員外郎制

賞罰二柄。王者持以示天下之至公也。爾頃在郡時。薦所部吏。適今贖贖。還汙于朝。就坐舉之責。朕不得私于爾也。降處郎秩。尙領州符。體予寬恩。往省以勵。

降授屯田員外郎知澤州吳祕可都官員外郎制

向以坐舉不明。結于有司之議。御史中執法言爾所薦未嘗用。而吏更因他章以冒寵格。今而錄其理有足矜。中都副郎。復秩華省。往班郎詔。祇予茂恩。

開封府推官王瞻可開封府判官司封員外郎馮浩可開封府推官制

王圻畫千里之廣。京兆比三輔爲劇。朕命尹以表風政。建貳以裨煩繁。協相厥爲。思繼于治。以爾瞻文。行深。專前史筆削之任。而有法可觀。以爾浩學。粹志和。典太常禮樂之緒。而靡墜不繼。今雖即遷。所以旌歲伐。初莅所以閱異材。然朕待時職茂之德。益有華近之綬。無忽過命。當始茲舉。

提點淮南刑獄公事度支員外郎孫錫可司封員外郎制

爵祿。天下之公器也。世治尙文。賢能衆多。可無順序之法乎。爾早以詞華。預游文館。自委劇于中。將憲于外。而臨事敏發。見稱良能。失三年大比。隆周之典也。朕惟賢者固不以積日之勞。而朝廷所以官人之柄。事可廢諸。宜進中臺之秩。且隆使範之寵。

國子博士知瓊州曾楷可虞部員外郎制

黜陟之外。去朝廷萬里。二千石得專休戚。朕哀憐遠人。思得良吏。故著令代選有治狀者。必甄獎之。蓋所以示勸阻也。有司言爾剖符瓊山。能奉法循理。民皆安之。副我委任之意。朕良嘉焉。俾自庠序。升于郎選。其思報稱。無忝予命。

知孟州河陰縣事張彥可虞部員外郎制

知孟州河陰縣事張彥可虞部員外郎制

大河浩浩，瀾流東注，然墊陸則傷隄防，填填則轉漕引，而歲以是患之，爾之視河，能順從其性，使無滯登游貯之害，而利及于京師，今命爾以郎臺之秩，其率職祗寵，思勉前功之休。

虞部郎中監曹州酒稅馮況可親部員外郎制

夫人子之專親也，不敢違朝夕之養，頃者，汝委親而之官，于子之心安乎？適嘗者爾汝親有去里之難，而勉汝使行，是則不孝之迹，良匪然耶？今因郊布澤，還汝中臺之秩，汝親謝矣，不可不務忠于王家。

兵部員外郎知滄州田京可工部郎中制

酒者大河之北，運糧水患，板戶貧困，冗散旁郡，朕甚憐焉，屢敕所部，每加矜恤，人情懷土，而未聞還氣，汝京所守，濱海都會，襟帶之固，兵師所聚，而能上體予懷，下究民隱，申慰勞來，歸占者衆，使者條狀，願爲奏異，文昌華議，起部要司，命汝踐之，用爲增秩，夫計功實與累日月而遷者，固有異矣，汝念此意，撫安吾人。

前鄉貢進士鄭辨可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制

朕惟欲治之主，固審察天下之賢豪，而藉于得人，士之抱魁壘之材，思欲佐時登進，而藉于逢辰，爾等文藝之勝，預拔有司，追朕親較于庭，而才詞丰華，先多士之選，今始一命丞工監屬法卿，而平贊藩郡之政，爾其念時之不易得，而名之不可恃，毋或少懈，以隕于至訓。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趙燮知梓州通泉縣制

朝廷以民爲重，而遠方之俗，九可念哀，非得良宰，不能安輯，以爾敏廉爲縣，比有善狀，故升戎幕，復委百里，任不輕矣，汝其懋哉。

安遠軍節度推官杜行可知鄂州江夏縣制

比莅爾封，善綏吾俗，悉力食農，應在實條，預升賓禮之游，移領縣章之制，勉勵異績，思對殊休。

台州司士參軍顏似賢可婺州蘭溪縣尉制

惟爾遠祖，昔在唐室，忠勤之節，聞者義之，爾遠守一局，而能爲民去暴，況賢者之後，不有懿勳者乎？命爾于邑，且優其廩，爾其勉以自力。

華陽集卷三十

外制

開門祗候夏偉可開門通事舍人制

夫出宣詔命，入陳奏于禁中，蓋西省之任，前代皆名流之選也，惟爾勤舊之緒，雅有儀矩，給事左右，十年于茲，宜陟禁闕之秩，益相治朝之政，勉思匪懈，以對寵華。

內殿崇班開門祗候曹伉可禮賓副使制

蘇閣閱之家，預軒墀之籍，雖歲勞之未著，屬坤禁之有陳，進隨常贊，貳華諸使，懋以忠力，對于異恩，爾注可禮賓副使制（案）此缺就原官，錄制詞是固守，改宋史肅注傳，舉進士，攝廣州香勝，轉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

日者南方不虞，而邊集之妖，薄至城下，爾能資糧海上，以濟吾師，追羣獫之潰，擢爾巡守，委以邊事之宜，而復道說異域，俘厥親孥，以慰遠人之情，茲予進爾內使之列，爾其益勵前勞，思荷予之殊寵。

禮賓副使蕭注可西上開門副使制

日者遠夷跳梁，至于番禺之下，爾奮身海邑，而能募勇力，資屏糧，以濟乎王師，治羣妖潰離，又率以系繫。

于京師。又率下原本望缺七字。今無從據。宋史賈注云。知州賈高走大理國。母與賈四上圖。朕方倚以爲之符。申懋前勞。茲庸命介于上。毋念遠征。以忽功名之圖。

崇儀副使劉溫潤可禮賓使制

使秩峻于內朝。戎鈴統于一道。非沈武之選。不足佐事機。匪勞能而遷。何以勸邊服。凡被予寄。良難其材。以爾謹畏周旋。而歷軒闔之勳。忠力親信。而執威械之衝。間因便坐。數條利害之宜。願試二邊。居多慷慨之志。兼勞既上。軍績亦聞。宜正中樞之班。益嚴西戎之議。通心夙夜。以答寵榮。

崇儀副使高遵甫可比作坊副使制

內庭諸使之介。已號華賁。中禁近屬之親。宜露異渥。登進丹臺之職。足光貴閥之承。勉思竭誠。毋忝寵錄。宮苑使紹州團練使蔣偕可降授北作坊使制

向僚蠻狂悖。震驚二廣。剽掠郡縣。殘害士民。朕博求材武。往殄厥寇。以爾久禦邊陲。必知方略。進以使名之寵。加之團結之命。自汝攸往。經涉時月。朕晝夜憂勞。矧汝成效。而乃獨肆狂妄。恣爲輕率。奏陳無實。動作失理。知謹軍機。帥有所請。論而移書臺省。陰爲自解。汝有曲直。朕當處之。求助于人。其意安在。視其新命。復于舊官。爾其省思。體此寬典。

通寶副使謝靈行可六宅副使制

帥臣琦以爾天資勇果。武藝絕人。草城州當河東要害之地。爾被邊三年。治甲練師。威聲聞于國外。朕用委以軍機之符。遷以親宅之秩。其勉圖功名。尙有不次之擢。

內殿承制王德豐可供備庫副使制

五嶺之南。駱谷之險。篋竹之嚴。而蠻獠間出爲患。爾督兵桂林。能使不敢騷擾境上。終更而還。擢貳諸使。不曰寵乎。

內殿承制郭元方可供備庫副使制

邊事遼事。而傾戎者雖無汗馬之勞。然飭備威夷。日不敢弛。歷年于茲。其勤固多。忽而不錄。能者何勳。是以升介內使之列。且旌遐徵之議。思服微寵。益修乃職。

供備庫副使張昇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用內外文武之臣。凡建功立事者。待以不次之賞。積日計勞者。抑有敘進之法。庶幾材能者自取高位。而循謹者亦不遺滯焉。爾以義課來上。其命增秩。勉思功名。朕豈吝賞。

供備庫副使馬慶等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惟材武之臣。遭時上文。雖不能施汗馬之勞。而奉令循理者。匪緜敘進之法。則何勳焉。自宗祀均霽。五載于茲。其可以顯勳而敘滯矣。爾等雅有器幹。更于事任。今有司以歲闋來上。其職任事。審若所陳。咸

命增秩。體朕所以褒爵賞之公。

供備庫副使藍元震可文思副使制

惟爾兄元用事朕左右。小心一德。今夫往來聘好之事。朕所劇委也。乃引年以辭。願澤其天倫之親。矧歷載之勞。庸勿暨乎。進爾優秩。示眷中侍之厚。

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偕可莊宅副使制

昔者。西師在邊。爾奮戮力。邊鋒之下。第勞者多。今監司爲言。爾繼進拔之路。高爵厚祿。所以待能也。夫豈高耶。其職常資庸爲邊吏之勳。

西京左藏庫副使宋有言可莊宅副使制

太原一道。勢迫西羌。凡被寄者。非沈武有略之人。朕未易以遣。以爾向總邊戍。追茲有年。士馬精強。兵械完備。宜峻內庭之秩。益華使介之望。勉思忠瘁。以荷寵靈。

西京左藏庫副使蘇安靜可供備庫使制

太原屬門。扼晉山河。北有強寇。西有勁光。蓋天下精兵之處。總戎一道。非材略之武。則曷若予寄。以爾嘗事朕左右。而忠憤幹力。有足稱者。今薦于帥府。謂可任以邊機。宜擢諸使。委以鈐護之職。其竭心乃事。以報國之榮獎。

右職驥副使蔣授可莊宅使制

全蜀之遠。朝廷所留顧也。地阻而易恃。俗輕而易搖。故鈴兵之官。非沈武而疑重者。未易遣之。爾臣言爾矜于邊事。有綏遠之材。朕特正內使之列。往參西維之議。爾有茂寵。以副後勞。

內藏庫副使武戡可六宅使制

攝在絕塞。而本道表爾沈勇有材。可任以事。朕不惜高爵。所以勸守邊之臣。遷以親宅之使。正于軍壁之符。飭躬忠勤。以報國之榮遇。

崇儀使賀州刺史王從政可六宅使制

羣洛之奧。三陵所宅。嘗委信幹之臣。以守衛之。以爾夙侍軒闔。服朝夕之恪。追軫國難。積歲月之效。宜峻內庭之列。以華親宅之使。尙爾忠慎。思稱褒寵。

崇儀使蘇紹榮可六宅使制

朕闢冊書之府。延豪俊之游。又擇親信之良。以典編摩之緒。以爾奉華使職。預職祕局。爰質課于歲勞。適應文于遷格。宜膺親宅之領。益峻內庭之聯。往欽寵優。思勉共慎。

崇儀使劉永保可六宅使制

內庭之謁。日趨于禁嚴。諸使之行。並寄于材武。以爾承世閥之慶。歷擢途之榮。追試事局之煩。良涉歲時

之久，顯有官效。應于陳文，宜進近班之華，登申外戚之職，在公一節，報國殊休。

內藏庫使李定可皇城使制

贊皇弗難，毒我五第，勞師穀谷之間，隨時未珍，朕思勁武沈肅之才，能佐吾將略者，繼而遣之，以爾忠果，嚴厚，練達武事，故命爾冠諸上秩，統一道之兵，爾其勵勵，有足以曜吾軍勢者，一舉而克之，朕不有，豐賞于汝乎。

皇城使封州刺史康德與可西上閣門使制

太微法宮，極帝居之選，朱華右閣，均王命之嚴，式咨材良，以長儲度，具官某，器懷沈武，資尚謹平，領成邊，衝自雄北道之禦，總徒提役，卒固大河之防，朕前詔有司，俾爾通顯，按期登至，奮伏自貢，宜升使範之華，尙寄兵鈴之重，寵榮其厚，忠藎是聞。

西京作坊使高州刺史王道卿可西上閣門使制

太微法宮，置使二閣，以道帝者之命，以贊華辟之儀，朕在禁嚴，真非材擇，惟爾父勳業繼政，夙夜宣勞，用父王家，肆爾承訓，忠孝施于事任，亦聞有司登聞，朕特量以近職，且大爾勳成之門，其敷納左右，日思所稱，庸服朕之寵命。

引進副使張希一可西上閣門使制

自戎方講和五十年，疆陲晏然，被邊之臣，能威重自持而輯耕守之備者，已足任吾事，然稽勞而賞，茲又遠瑣之賞，繼之以爾勳舊之門，材略兼勳，易水臨關，扼鄰境之吭，爾繼屯調師，從容樽俎之安者，爾年于茲矣，朕維內朝之使，若朱華二閣，贊相上下，特爲榮近，推而命之，爾不爲美，涉事往服舊寄，永膺一節之報。

引進副使馬懷德可西上閣門使制

井岷之區，梁益分鎮，實有戎統，委之戎鈴，匪由材備，執副朝選，具官某，器幹茂拔，智識通明，早陪內使之聯，久寄繁光之任，今茲閱邊吏之瑣，見環守之能，宜擢外兵，可使爾獨，仍權登于上閣，俾榮重于西州，爾其善撫軍徒，事績兩道，報勞最，庸有後恩。

東上閣門使李琦可德州刺史制

漢制刺史二千石，以宜昭美民，蓋古方伯之任，重厚而秩尊矣，今雖寓于武職，然被其寄者，非勢且舊，則曷克承之，以爾風矩淹華，器懷沈裕，侍宸嚴之選，而德度無不輯，總京務之劇，而綱領靡不振，朕念長樂之奉，欲養之不及，眷渭陽之家，思寵之未至，況爾天資之茂，越于威明之望，特分命于州榮，將試才于邊，勉思忠勤，庸稱恩休。

西上閣門使李惟賢可高州刺史知冀州制

刺史，古要官也，漢制乘傳行所部，唐命持節督一州，然其任皆重也，今遙領之寄，雖以爲武列之寵，且東，厚秩，非夙有聲望者，未易命之，維爾祖父三世秉鉞，元勳之門，輝于金石，肆爾孝謹忠勤，職于上閣之事，贊相備矩，間或取言，戎人奉觴，諒以非禮，茲登庸庸之所及耶，朕思又安標喉之要，故兼以刺符而臨遣之，噫，男子有四方之志，則功名富貴，匪安然而可圖也，況爾家傳將略之術，其慷慨北行，以寬予爾外之願。

皇城使王遂可坊州刺史制

朕惟自昔英毅之士，固有遺因而立非常之功，夫可變拘于小文哉，維爾戎寄之舊，被憲繼官，屬王師南征，迺厲然思奮，戮力殄寇，億天威靈，前詔郊燔之期，復爾州契之命，夙勞是念，慶典其孚，勉爾忠圖，以報榮遇。

內藏庫使王守規可榮州刺史制

刺史，古要官也，今威錄內諸使，遙以領節者，非顯有庸績，豈輕予哉，以爾忠恭事上，出入有年，向圖增館之新，以意應游之奉，而庀司典事，匪日告功，與其環歲之勞，曷以分符之寵，致其適至，按閱具存，往服殊榮，益懷異報。

文思使馮承用可忠州刺史制

夫珥璫中侍，以任要爲材，操節外刺，惟勳顯運涉，蓋臣無小大必以力，爾無重輕必以公，以爾知量而通性良且懇，早共軒關之奉，屢訪邊陲之機，以至錫鄰城之深歡，省實文之鉅費，效雖素績，寵不橫干，自繼北門之屯，實雄一道之綱，未申前獎，奚勉後勞，宜分郡契之榮，尙寄戎鈴之重，庸褒不厚，其惕而承。

供備庫使王仲平可昌州刺史制

夫執威械以侍朕左右者，莫匪親信之臣，其夙夜之勤，朕固嘗曉以華近之陟，況久從邊瑣之寄乎，爾籍在內使，而器略摩倫，爾軒關之問，不可以持日冒寵，迺慷慨請外，思欲功名之奮，朕嘗奇之，今屬繼之衝，六基于茲，豈無宿勞之獎耶，往分列部之刺，留安西顧之撫，襲章之渥，益勵迺忠。

供備庫使蘇安詳可忠州刺史制

河東近鄙，俗尙氣勇，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列于勁屯，委在專轄，以爾早從中侍，名有幹資，自馳戎馬之勞，顧習疆場之事，薦屢薦于師旅，功累試于邊衛，宜即使聯，往分郡刺，朕雖懷軒關之舊，且重股肱之處，何倚前略，以安外虞。

供備庫副使沈維恭等可康州刺史制

朕以景至之吉，大報于郊，禮成熙明，天下蒙澤，以爾等向護靈館，火禁弗嚴，緣法解官，省咎不懈，方州握符之重，西閣宣詔之榮，並膺新書，往祗舊服。

西上開門使馬懷德可四州刺史制

河朔勁兵之萃，瓦礫極塞之衝。本朝寄之重，則匪議才之易。因邊最之申，則宜節寵之速。以爾資幹而明氣沈且武，振甲西轡，而戰多右于諸將。按節北戎，而威重施于絕漠。適使節章之露，且觀蕃政之成。念戎家之取權，時方館之峻秩。差使範之陟，尙委師干之臨。增樹壯猷，往虔休命。

崇義使關士良可康州刺史制

古之刺史，董方伯之寄，而其任且重也。然今通領之命，參用武幹，非功績而資茂者，未易授焉。以爾編銳介恪，事朕有年，朕之軒驅，近侍之臣甚衆。若爾之論事慷慨而不顧者，則幾希其人。日者獲北陸，而復潘塔會，繼事障，積有歲月之勞。茲用錫爾以郡符，其益思所以經遠之畫，以寬予憂邊。時維爾忠藎之報，洛苑使裴德與可英州刺史制

朕以景至之吉，大報于郊。禮成昭明，天下蒙澤。爾早以器略，撫邊之衝。靡先謀而折姦，重國風而獲秩。且念歷歲之久，良增守方之思。擬使符于外臺，擬師律于全晉。爾遵舊服，往飭新猷。

北作坊使郭師可英州刺史制

朕惟并結要部，直南故川。差求武幹之良，慎付兵屯之寄。以爾器謀沈遠，風力銳強。守在邊境之遐，雅有戎鈴之略。濟民綏靖，恩顧咸懷。宜領刺于方州，留護師于一道。勉資茂範，無替舊勳。

肅實使劉溫潤等可英州刺史制

自西夏附款以來，疆陲晏然。無兵革之警，適天水以西。臣先小種，乘間寇邊。勞我王師，爾等毅然奮勇。身先兵鋒，奇謀銳氣。一舉而克，天威申于殊俗。戰功上于幕府，或分刺史之寵。或介使聯之華。何念家爲，以歸于一心之報。

單州團練使王興可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克州防禦使制

王城之兵，以內政寄令。立廂都之帥，總車騎之軍。我求材武，式尤茲任。以爾志懷內果，有剛毅之風。表資外雄，得贊強之選。早登勇略，深練武經。方游委于邊隅，宜適參于宿衛。尙資幹力，留護外師。且進總于州防，以增重于戎壘。勉服休命，毋替欽猷。

入內侍押班充荆湖南等路安撫副使石全彬可隴州防禦使制

豐稜逆常，寇擾荒服。朕臨遣大將，出總戎師。既及殄平之期，肅遣勳勤之力。以爾實有智勇，出副綏安。遂除難，以陪行。蓋與疾而無懈，隨勢加賞。爾亦爾從，適領兵之防。內仍官省之任，尙留撫輯。范康吾民，祗對遺命。所宜欽勉。

隴州團練使楊餘隆可果州防禦使制

夾地觀面，信者勞易。驍疾捷而重者，選殊艱。非其良，曷能予。惟爾材格于幹，性專以和。早近籍之參

華，亦煩司之迭委。而自出扞邊塵之侮，入嚴城備之機。勤勞歷年，端慎一節。宜峻兵防之序，益禁禁省之趨。蓋寵至而戒者，德所安。器勝于任者，譽乃永。其思忠藎，以履恩休。

隴州團練使武繼隆可果州防禦使制

予有親信之臣，出扞疆陲。入侍軒闈，歲久而勞益宜者，思有以懋進之。況軍防之序，應厚而寄優。不曰異寵乎。以爾性略多通，材資畢給。太原一道，兵鋒之萃。爾以勁武，結於戎馬之勤。內侍二省，最罕之選。爾以忠謹，服于夙夜之勤。朕肆申前詔，俾陟峻資。近禁密者，自知戒非履之習。鑒寵名者，宜益念後圖之艱。

六宅使曹河可榮州團練使制

參使于中，則榮禁路之游。國兵于外，則雄邊境之寄。瞻崇殊簡，庸旌夙勞。以爾藉系緒之朕，更事局之委。自陳久吏之迹，并傳先臣之功。朕參條最閱，則率職循理，亦足爲能者之勸。爾懷舊勳，則講好息民。固已成天下之利。宜推厚秩之寵，俾華前烈之承。舉合優獎，益思忠飭。

成州團練使孫用可千牛衛大將軍賀州團練使制

夫奮從事矢石之間，及年而力殆也。朕猶以優遇之，良以勉吾士也。以爾東髮叩關，遼歷高嶺。迫于暮齒，閱勞邊隅。今寵以環衛之尹，寄以圖結之秩。尙伏爾志，益欽朝榮。

步軍都虞候王從政可馬軍都虞候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王興可步軍都虞候制

朕之親衛諸軍，虎旅百萬。蓋天下武鋒之萃也。既建三帥以護周廬之師，又設候奄之職，以調齊政令。凡被予倚，莫匪沈銳忠實之人。以爾從政起于舊門，服時誓之略。以爾與奮于尺籍，馳介馬之勞。內則拱辰宸居，提禁屯之一律。外則遏衝邊服，慎天威之四馳。益遷徙騎之虞，更重爪牙之寄。夫待奇功者，惟寵之厚。報榮遇者，惟節之堅。勉立壯猷，祗懷休命。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紀質可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環拱周廬，法十二星之衛。參提禁旅，張百萬師之雄。必資爪牙之良，以重心臂之寄。任無輕授，計出食諸。以爾沈勇不回，忠謹克勤。奮于行伍，而積戎馬之勤。守在邊防，而揚鉄鉞之怒。比遷廂都之領，益嚴城徽之呵。爾噴次于車勞，宜進聯于候奄。總天下之勤，實壯師兵之權。屬殿中之嚴，更度夙夜之警。勉思勤瘁，茂對恩華。

安遠寨普隆可充本族正軍主制

世處疆陲，氣雄種舊。能率忠力，以遏外虞。更馳威名，且固吾圉。併推殊績，用長諸豪。勉服寵榮，益思奮勵。招衛班殿侍營，意澤在班及十五年補承節郎。仍舊存留在班，祗應制。方罷遣衛士而次第官使之，爾以壽成令祗舊次，宜益矜奮，以須後恩。

空名試將作監主簿制

朕臨遣樞臣撫荆蠻之道。申國威惠。問民疾苦。庶以綏吾遠方者。以爾通使使指。而應幕府之誓。一命之賞。亦勸其勇。起承吾恩。思所以奮立。

又

朕臨遣使。推江湖之遠。而發師調兵。美民清俗。期足以懷吾遠方者。爾亦隨驅其間。而書幕府之效。一命之賞。亦勸其勇。起承吾恩。思所以奮立。

華陽集卷三十一

外制

前奉相贈封贈制

祖贈太師文進追封榮國公

祭者必有惠術。以及其下。蓋神明薦靈。非可專己之愛。故朕峻祠于郊。澤潤泉。眷維舊政之良。率義至。祖而申。閱之冊者。不曰寵數之隆乎。具官某。祖某。履道外坦。接志中恬。有陰施之清。而載之當時。有燕。格之謀。而啓厥來緒。孝孫維繼。曾冠台衡。慶緣上帝之顧。錫用文人之豐。榮國之履。昨以公主。載琢之璋。永貴幽隱。

祖母陳氏追封秦國太夫人

朕慶成于郊。澤究于下。眷言率路之舊。永惟親廟之奉。蓋本天而事地。則神道通。因祖而及配。則人倫順。更飭閱典。以隆先慈。具官某。祖母某氏。幽閒有儀。惠淑本性。國教經于二物。順風茂于六樹。雖然。積祥。載。葉而熾。講古士之嚴配。肅重泉之渥恩。脂田易封。秦國爲大。重軒異授。寵于幽后。

父贈太師令格追封徐國公

朕惟三代禮樂之制。遞乎不可及已。然國家休事。天地有序。祖功宗德。爛然更新。非夫闡郊廟之歌。以揚。休于無窮。則何以美民耳目于天下哉。朕前勅有司。攷正大典。孝奏之夕。神光交錯。亦惟我內外輔賢。協。共同德。皆暨將于子成。今逆神靈。既首敷于有位。加用閱冊。以襲爾先正之官。具官某。其某。識厚器宏。奮。有令聞。材屈諸用。仕僅止于庠序。慶流厥後。譽遂修于子舍。惟藉寅亮一德。作予股肱。今保蓋東藩。而適。心不忘在王室。是非保先訓之篤哉。茲庸上公爵土。極爾于九京之路。其漢奚之。尙敬予之嘉命。

母邢氏追封齊國太夫人

朕惟人子事親之難也。猶而薦之。非孝也。惟國人之稱曰有子如此。茲可謂之孝歟。今夫老成人夙。乃德。固當坐廟堂之上。從容嘉論。以經綸四海之治者。豈特國人之稱哉。非因郊休成。以厚顯親之典。曷。以懋其永思。具官某。其某氏。賢明靖恭。君子之配。春秋承祀。不懈益虔。順風稷如。孰不嗟尙。古者有象服。之飾。自榆翟而下。其制蓋尊。朕既已追榮之。今予均邦之釐。又疏命爾國。則莫如齊大。爾尙嘉懋于新邑。其亦右乃後。永孚于休。

樞密副使王堯臣封贈制

祖贈太師

朕以天元殷旦。有事于郊。尊祖嚴父。以配上帝。躬釋孝思。不顯維烈。眷予左右秉德之臣。夙夜在祀。豈不。有霜露之感乎。具官某。其某。識鄰于幾。材格于劇。與文昭于聖域。碩望端于朝倫。賢生乃孫。祇輔台德。方。丕續于機務。屬熙成于禮典。策以帥垣之峻。極之公衮之華。其趣篆章。以渙幽夢。

父濟贈太子太師

夫爲人子者。莫不欲顯其親于時。若夫從容廟堂之上。而與籌天下者。是豈不足昭前人之光耶。朕因郊。慶親。又加貢其私廟。則忠孝之寵。宜以交勉于廟廷之臣。具官某。其某。蓄德純明。稟識宏厚。有英佐之略。而僅止外廷之祿。有美利之澤。而不及萬物之施。慶靈回復。似續世昌。有子忠賢。在朕左右。相維繫營之。肥。漏及重泉之渥。儲師之載。寵冠近班。徽音遐假。故此嘉數。

母仇氏追封南陽郡太夫人

朕讀夢我之時。有昊天罔極之報者。其人子念親之至者歟。若夫累茵列鼎。享王爵之貴。而親不及養者。非登柄受寵。因郊剪慶。則何以慰其孝心哉。具官某。其某氏。柔明懿恭。四德畢懋。奉尊法度。格于有家。慶。祥之義。遂修厥後。惟堯臣秉朕機務。而忠規密諫。日緝熙于朝廷。肆予大賚于天下。惟爾教子之賢。可不。厚褒乎。象服雖軒。載裂名壤。納書于棧。永以爲煥。

親姑王氏封壽安縣太君

朕適者大報于郊。遭天地施集丕福。亦維爾烈文辟公。顯相于成。朕布大慶于天下。若爾私門之渙。豈茲。

後乎某氏生于名緒。婉有饒德。爾夫刻志辭業。命不時偶。酒兄弟之子。實鑑予之機啟。今願還喪中之澤。以君爾大邑。蓋寵足以華族。而孝足以厚親。朕可拒乎。其綏爾壽康。以對予之嘉命。

使相韓琦封贈制

祖母李氏追封安平郡太夫人

朕遣天地況施，播德之弗承，適吉已親執珪幣，大報于郊，神人祗獻，百嘉順衛，瞻吾碩輔，本兵于邊，曾是
實職之勤，將予肆祀，今其漏澤于天下，盍先私廟之恤哉！具官某祖母某氏，教自公宮，儀于清閨，春秋承
祀，不懈益虔，惠問川流，慶胤于後，有孫賢令，忠勞王家，適綢禮成，加祿名壤，雕軒翟茀，貢于幽局。

母羅氏追封文安郡太夫人

母胡氏追封河東郡太夫人

朕惟王者大孝之本。莫若虔天地之奉。然祭不欲數。故三歲而躬行之。以明得禮之中。迺景至之吉。肆通于郊。璧玉華光。竿瑟和豐。靈游來下。虞樂繁壇。百嘉穰穰。靡不順鬻。眷維同德之臣。賦政于外。方予升配。三后。雖不得預于邊俎。豈不與念親之感乎。具官某母某氏。法度雍柔。稟有賢德。善祥之滴。哲嗣其興。曩以琦珍。參乘機務。加爾以小君之福。今竣滌澤。相攸于蒲。益大湯賦之封。九泉雖幽。固亦歆朝覲之厚。其不顯歟。

妻崔氏進封樂安郡夫人

朕執壺于清廟，奠玉于崇丘。思廣禮燭之釐，均優將鉞之輔。外以錫命書之贊，以敷于明廷。內則易望郡之腴，以寢爾令室。萃爲蕃藪，交渙高門。具官某妻某氏，本德閭之英，欲賢緒之範。日靈女圖之訓，時承宗饋之賓。眷茲蕃政之良，聚迺綢繆之助。比從大用，已卽敷封。適涓熙事之成，更修小君之號。貽田裂于名壤，覆蔭朝于內庭。綸章之華，思茂爾止。

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封贈制

父代恕贈刑部侍郎

朕攬成周之頌，莫降天地之福。采盛漢之歌，未有祖宗之事。迺郊涉丘后，以詠功德之休。又願延羣神，以合福瑞之況。舉天下以瀝其澤，思孝子之篤于親。具官某，某行積于躬，材屈諸用，陰涵當代之施。善啓後昆之祥，生子駿實，冠于禁近。侍嚴配于酒土，與孝思于廟宮。進貳天臺之卿，往昭泉夕之路。尙期放勳，來顧寵靈。

母李氏追封延安郡太君

朕執匱于太室。奠玉于嶽丘。禮鉅而文繁。誠交而親浸。瞻惟近暑之冠。參領使儀之聯。瞻侍祠之勞。則稱賦明勳。以大予德施。廣錫類之孝。則裂封加祿。以隆爾親慈。兼厥寵靈。賁于幽顯。具官某母某氏。履高明。

之行。敷淑惠之風。法度宜于有家。慶祥修于厥後。維子茂器。時吾名臣。肆欽燎之駿祠。滿重泉而疏渥。載曷大邦之服。永孚幽窆之光。庸慰時思。式旌厚輿。

母趙氏追封永安郡太君

夫人子之親也。生則欲致其養。沒則追榮之。何可已耶。方朕欽柴于郊。對越三后。厥有秉文之臣。夙夜在祀。顧不興霜露之怛乎。具官某母某氏。肅恭賢明。四德純茂。奉承祭祀。不懈益虔。實生令子。冠于禁署。整訓之邈。不見其榮。載荒大都。以厚湯賦。罔章加擢。庸繹孝思。

觀文殿學士王舉正封贈制

父化基追封冀國公

朕讀繹衣見鄭武公世職于周國人宜之以其有善善之功者豈特父子之美耶抑明國家有好賢之風歟方子微祠于郊冒天下以福睦維股肱之良世載令勳既加寵于厥躬又用閱冊以追顯其先烈夫豈下時人之作耶具官某父某器閱識廣謀合大猷自昔長憲府預機政固已熙事功于當時肆爾子以高文遠業輔朕忠勞而歷職之顯一皆爾舊何其世閱之盛哉曩予提爾以二省之令今茲開府與三公等儀固屬名教之常履聲何之尙畀予之嘉命

母宋氏追封秦國太夫人

夫古者治國無貳道。要之大義。以礪天下之孝者。非親親之謂歟。然聖人善推其所爲。以及于衆。故愛其親者。則必念人之親矣。朕已巳日。至禮于崇丘。欽惟我一祖二宗之靈。以配上帝。豈曰能饗實報之靈。時吾烈文之臣。固亦怵霜露之履。不願閱書。奚以慰其永思。某官某母某氏。法度雍穆。作配名門。母儀之賢。範于當世。猗歟有子。列于碩輔。慈訓之遠。不見其榮。再克全秦。大爾封國。重軒累棨。永以爲渙。

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封贈制

曾祖秉贈太子太保

祭者必有惠術以及其下。蓋神明薦簠。非可專己之壘。故朕峻祠之始。澤漏淵泉。眷維將臣。褒及三世之廟者。厥惟寵數之隆乎。具官某曾祖某。履道外坦。棲志中恬。有陰施之蓄。而載之當時。有燕裕之謀。而啓厥來緒。維孫之傑。統子親軍。慶緣上帝之禮。錫用文人之豐。東儲之傳。秩重德音。載琢之章。永貢幽隴。父均贈太尉。

物裕于天地而

夫萬物裕于天地而生成之施無以云報者其猶子之于親歟方予大旅于郊陟配三后而孝德孚于天下眷吾武烈之臣時亦愴親庭之養不頌閔書奚以慰其永思具官某父某器節沈雄志懷凌邁詩書輔于戎略介馬勤于邊衛生子傑材總兵在衛欽榮終于當時褒槩加于廟宮登晉三公之崇追榮九京之路慶豐之會洵有後哉

贈國使何宗封贈制

父均千牛衛將軍致仕

朕維南征之際，仗節之士，其趨赴死難者，固已追窮之。又思其親以錫忠孝之類，某父憑繼之厚，克生俊臣，分提王師，以靖蠻孽，而運命遇害，悼于予聞。眷爾衰年，創深子舍，特陞環尹之列，且慰下泉之思，哀榮之隆，尚體予恤。

母太原縣君王氏封太原郡君

夫為人母者，雖不欲其子之有聞于時，若捐軀萬里，蹈于忠義之途者，此今昔所發，雖沒其猶榮乎。某母某氏，慶開之賢，實生良嗣，毅然秉節，期掃弗庭，力敵摧堅，至于被害，親慈之念，予懷與均。特疏列郡之封，庸慰幽屬之慕，慈存旌往，寵于忠門。

妻河南縣君宋氏封河南郡君

國家念勞之典，無所私恤，遺之禮，雖不致，蓋于國事之報，則其私門之澤深矣。某妻某氏，秉德備儀，勉人忠義，載惟死節之際，方深哀哭之哀，疏封郡田，慰念泉夕，存者被澤，沒其有知。

刑部郎中楊紱父贈右僕射制

朕南面聽平，率德于天下，雖然有思及人之先，猶子秉德之懿，揚于外廷，肆予致遠古，載事于郊，廟又有述職相祀之勳，得非教忠使然耶。時不云乎，無德不報，朕誠不愛厚爵，今有以追寵之，慰若于下泉，將使在位者，益嚴晉賜，交慰于通心，亦所以廣忠孝之路也。爾其歆承之。

國子博士龔仲蔚父宗憲贈尚書右僕射制

朕荷上帝右序，夙夜而不敢康，乃飭躬肅戒，己已拜脫于郊，對越三后，禮成休明，時予朝聞之章，外有獻力之敏，亦思所以顯其親者，豈不望于茲乎。具官某父某，道昭德正，國之賢臣，文章鼓于訓言，歆為灼乎事典，昔予命以機政之貳，而繼照百度，訖獲平富之風，嗟哉云亡，真究其用，文昌右相，師長百家，今而獲之，亦惟爾有子之慶，九原雖遠，丕顯其承。

虞部員外郎龔仲蔚封贈制

父崇憲贈尚書左僕射

朕惟王有大本，其若度天地之報，然祭不欲其數也，必三歲而將行之。朕前詔有司，崇禮嚴配，孝養之夕，神光交錯，時惟我在廷之賢，夙夜將子于成，今竣祠道，需其澤天下，維爾先正之烈，可追榮之後，乎具官某父某，天資忠厚，九德兼備，履顯職，誠發事舒，朕方倚乎機柄，而在職日淺，不究遺圖，與言及茲，悼嗟靡已，其以文昌左相昭位于家，匪特旌善教之德，亦幾昭哲嗣之慶，爾尚歆承之。

母王氏追封懷德郡太夫人

母王氏追封懷德郡太夫人

甚矣，為人子之難也。殯葬而薦之，葬孝也。惟國人稱之曰有子如此，茲可謂之孝矣。矧夫賢者之後，以材為郎，溫清有儀，不墜先訓，肆予祗大事，又有相祀之敏，夫豈不揚親慈之懿乎。具官某母某氏，毓自清門，配于高緒，春秋承祀，不懈登虔，順風惠柔，孰不宗仰。鄉鄰夫貴，固已膺象服之寵，今令子在廷，請予逆重，又追荒于爾土，尚慰安于新邑，益佑適後于休。

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封贈制

祖行周贈工部員外郎

朕承神之尊，以反物始之報，適己已景至，帝臨中境，神靈冥默，光照紫幄，對越三后，孝心永孚，亦惟爾一。二侍從之臣，相祠在下，而霜露之恒，可不慰爾之思，今加極二廟，厥惟龍數之隆，具官某祖某，風德修深，行義冲固，懷材弗耀，載世而昌，孝孫維賢，範我邦計，夫道隆者其爵重，積厚者其澤深，文昌起司，貴以優秩，九原雖遠，不顯其承。

祖母王氏追封太原郡太君

朕惟奉元至尊，所以本萬物之命，無以稱其德，故三歲一祀，以最大報之意，朕奉承丕業，躬執瑄幣，以交天神之和，豈非左右峻瞻之臣，秉德以陪朕，茲用底于休成，今予大賚于多方，惟爾祖配之重，庸勿寵褒乎。具官某祖母王氏，柔明惠和，四德兼備，肅承先祭，法度具修，慶流根本，有孫而顯，宜荒郡壤，以貴封君，幽步有聞，敬茲露渙。

父廷昭贈右神武軍將軍

朕荷上帝右序，戒懼而不敢康，乃吉己飭躬肅明，親見大時，欽惟三后之德，對越在天，孝思感孚，勞勩如接，肆予舉慶，人神祇歡，薄天無垠，胥蒙祉福，矧吾左右侍臣之良，持國大計，肅雍顯相，而有夙夜之勳，夫豈不懷先正之烈乎。具官某父某，器資沈銳，挺然許國，運時右文，老于環衛，慶祥回復，實在哲嗣，夫急人之賢者，則必推其世，欲生之榮者，則必澤其亡，進率六軍，以華有列，下泉雖隔，寵數其膺。

三司使田況妻富氏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妻薛氏並追封樂安郡君制

朕以歲卜習祥，天元緒事，榮盛闕吉，璧玉華光，據神之範，既以寵侍從之雋，攷典之舊，則文庭室家之賢，以爾具官某妻某氏，法度雍和，言容觀順，實生貴緒，而佩結褵之勳，通儀名門，而飭采繁之率，舉從執路之陟，已修郡田之封，越熙庭壇，載裂朕壤，思懋爾止，合孚于休。

丁憂人邵亢亡母劉氏追封孝感縣太君制

夫治朝之臣，得推恩于其先者，然匪予發大號于天下，則其慈焉，今爾子顯上一秩，欲追榮于母，朕惟允備館之章，遷家類凶，夫豈拘以常文哉。其澤孝感以封之時，惟爾有子之慶。

皇姪宗望故新婦張氏追封永嘉郡太夫人制

母王氏追封懷德郡太夫人

股隆骨肉之恩。維寵以厚其存。感以飾其終。親親之意備矣。爾德儀柔穆。歸我公族。賦命之裔。芳華遠萎。特徵名郡之牒。以正小君之號。淑魂未昧。詔榮于幽。

宗女殿直邢遵貺妻趙氏等封縣君制

毓于公邸。歸以德門。能修婦道之嚴。自表閨風之穆。屬予誕慶。舉于大宗。特推疏邑之封。庸獎宜家之範。勉修柔嫕。以荷蘋蘩。

宗室令襄等新婦劉氏等封縣君制

一 慶源有真。禮範無違。配我宗英。藹然婦順。屬誕辰之敷澤。闋親邸之騰文。宜徵縣田。益華屬籍。勉循柔履。往荷榮車。

御侍張氏周氏進封延安郡君尚服翁氏宮正張氏進封安定郡夫人制

古者天子之九御皆選用良家以聽天下之內治今因勢加命所以旌賢德之茂以爾名聞之英饒于近掖燕婉夙夜相予憂勤宜疏望郡之腴以修封君之沐肅氏張氏云以正小君之號箴圖是鑒思荷寵徽

尙服廣平郡夫人宋氏進封祁國夫人制

朕選美樞以充禁庭設內職以輔陰教矧小君之位實參嚴近之防若大國之錫蓋昭名數之異以爾某氏言容觀順法度雍穆入侍宸幄之選協宜嬪掖之則宜移封于名壤更旌禮于象服其勉柔嫺以懷淑休

夏宗皇帝學母故秦國昭明賢順夫人劉氏追封齊魯昭明賢順夫人

脫惟孝子念親之無窮因思先朝保母之尊至于勤劬令寵名之未稱脫用惻然某氏本慈和之風有推就之力早饒榮掖之望故先朝露之零固已按圖而徵名封崇號以旌美德然率先興孝迹舊報勞更衍二國之祿膺煥九原之夢柔魂雖閻卹典維新

皇帝乳母故魏國肅成賢穆夫人許氏追封吳越國肅成賢穆夫人制

夫德之必報者古訓之上往而加卹者朝典之隆非旌擢傳之慈驪極寵休之遇故夫人許氏履柔明之行流端靖之風推就保于眇躬篤圖饑于內掖奄嗟淑範早闕幽肩雖啓鉅邦之封兼崇美德之號朕惟鞠右之功大臨纂之慶長更徵二國之疆加飭小君之棣懷恩惟舊疊煥非倫

皇帝乳母韓國賢和佑聖夫人林氏進封秦晉國永壽佑聖夫人制

朕昔在幼冲。惟夫人左右保阿。辱予之主大器。厥功茂焉。朕惟夫人名數之未稱。茲用合二國之封。崇永壽之號。以褒大爾傅母之慈。其享德樂康。以膺予之異寵。

俞氏母追封趙郡太君朱氏母追封洛陽縣太君制

女德之賢。參列後宮之職。母慈之念。永惟昊天之恩。露宮甫聞。加恤庸厚。某母某氏。生本茂族。續于令門。

日耀圖史之言。時深烝嘗之奉。賦命不淑。早嗟春露之濡。剝章之榮。再啓腴田之廣。宋史母云。蘇田之廣。近接。龍極幽局。

吏部尚書陳執中姊陳氏封安康郡太君

股以言已景至陟后在天而孝德孚于寓內時予股肱元老承邦之驚思及其近親庸勿遂其美乎具官某姊某氏德儀粹恭慶壽遐茂服勤蘋藻之事作鑒圖史之迹維爾介弟侍祠熙成願還中壺之澤推廣同氣之愛望郡之沐以侈封君綸閣下書光賁爾族

內侍省高班周宏妻林氏封福昌縣君制

本以柔風欲于華緒適緣近屬之託且旌兩室之宜錫之士田賦以脂澤其服令則以承休恩

故王貽永二女縣君王氏等進封郡君制

服以柔風飲于華緒予維右弼之倚有黜昭辰之悲方錄遺于舊門宜昨封夫名郡益隆綢範以耀輪重

雅人子之義莫

澤而羣工之賢夙夜遄事思有以逮觀者可不遂其美乎今予命之以寵秩以爲爾家庭之慶教忠之尚益勉于茲

惟春秋之義至

之。士。共承茲休以爾具官某母某氏柔明溫惠四教具修有子實賢逢辰之慶今寵爾以封君亦維爾之慈厚豈不顯哉。

不大名發于前而大惠昭于後其法皆本于至公而不可易至後世臣子又欲盡報上之道以謂君德甚盛其言不足以包衆美于是有至郊加誅之文夫欲推事存之禮述追遠之志則奉素享之榮號益新紀之鴻烈謀羣公請太室洋洋乎際天接地而震顯之不亦當靈心而傳古誼乎恭惟仁宗神文聖武明孝皇帝躬清明之資賦神睿之略乾行施之不息仁性根于自然時乘六飛端御大器知窮八荒而不見其迹澤及萬葉而不居其功爾乃簡拔俊賢放遠邪佞宥恕刑獄懷保錄寡賞不徇所私罰必當于理與農桑之本務緝禮樂之墜文有慘怛好生之心吏或誤入重辟必終身見斥有寬裕從諫之度言者屢進狂直必曲意見容念兵革之傷夷則不殺而服念稼穡之勤勞則罔事于勉矧履天下之尊而持之以抑畏矧天下之富而實之以儉素與馬不閑于游盤鐘鼓不涉于閒燕宮室無奢靡之飾器服無瑰奇之玩加以夙夜齋栗事天之誠盡霜露休惕念親之誠深方朝廷之久安乃大革因循而聖政又新爲社稷之重計乃前定禍亂而皇嗣早立故四十二年仁恩川流涵濡薰蒸格于上下日月華風雨均四時和百穀蕃北有勅敵而不能騷西有黠羌而不能軼蟲魚遂性自安川穀之游男女潔誠更趨耕織之樂固有幽遐荒昧之俗不約而子來奇偉倜儻之瑞不期而特見者矣丕赫哉憲度鴻明聲文沛施自載籍之傳蓋未有休功盛業可加于茲也重循涼菲永念猷訓今將款清廟陟紫壇遂受厚福以浸黎元置于此時臨形庭發玉版上不取墮祖宗之典下不敢虧人民之情如堯如舜如禹如湯豈不高一世之聞而流萬世之聲哉爰飭上儀載揚景鑒謹遣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五百戶王珪奉玉冊玉寶加上徽號曰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恭惟明德在天臨受徽稱維億萬年永錫嘉祉謹言

立夏國主冊文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業懋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乘常迪性純一飲躬恪虔生稟山川之靈舊傳弓鉞之賜撫有西夏尊于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國當保其衆乃內發誠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顯徽實錫爾以茅土之封不爲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爲不榮涓辰既良備物既渥誕舉丕冊以華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書司封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彭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劉億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爲宋藩輔夫履謙順者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後虞率身和民時乃之績往欽哉祇予一人之壽訓可不慎歟

祝文

安陵修慶殿奏告宣祖太宗奉安祝文

冊文

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乾坤純健博覆纖隱三光粹明臨照在下默定民命播生四時臣欽應靈廟皇建有極上符陽德司牧元元物登季秋躬修大報會以五氣宗祈明堂承順至尊精志畢盡降休右順維永維事

赤帝冊文

伏以炎德乘離光明盛大氣常在夏被于南訛任養函生肅不繁祉鳴發我運亦符或精於赫會昌繼孝無極肅霜零暮萬物報秋五室清明接神之願鐘鼓以繹玉幣以精既右鑒之敷錫永祚

白帝冊文

伏以西方之氣金精行令主時肅殺大斂歲功黍稷既登積之果栗五室合饗物與志盡涼露宵隕感側滋至念我皇考昭配于天禮樂熙明事神祚德以蕃庶彙以綏蒸人

仁宗皇帝加上徽號冊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二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曰臣伏觀古先哲王莫

伏以仙丘成巖，歲筭流陰，屬機宇之圖，親奉衣冠，而移御涓辰之吉，致告維虔。

奉先院慶基殿修造奏告宜祖昭憲皇后祝文

伏以靈輝所棲，作宮已久，風雨所被，逮茲弗完，不敢不告。

景靈宮明福殿權奉安真宗章懿皇后御容祝文

伏以祕館宅神，載新華構，仙儀導躋，遐峙靈娛，有懷遺訓之存，愛及後昆之裕，涓辰奉駕，望瀛塵思。

西京應天禪院折修太祖神御殿祭告祝文

肅制有嚴，威神所御，將改新于寶置，永欽奉于時容，仰冀靈明，俯垂鑒佑。

壽星觀永崇殿奉安真宗御容祝文

伏以龍去鼎湖，久隔衆攀之望，衣留漢殿，空成月出之遊，屬珍館之載欣，率昨儀之如在，明發孝慕，永懷燕謀。

燕謀。

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奉慈廟奏告爲立皇子已賜名禮祝文

蓋聞克親九族，以致萬邦之和，願以非德，奉承聖緒，永念宗室之蕃，思所以廣恩也，適致于太宗，得懷安懿王之子爲寧又于國爲近厚，今賜名曰寧，既以爲皇子，不敢不告。

明堂祭告在京諸神廟祝文

伏以卜秋吉序，講古闢文，極嚴父之孝思，崇事天之榮報，乃涓路寢之室，以象合宮之庭，將近休成，或先敷薦。

祭告景靈宮里城真官祝文

伏以霜律戒期，農疇畢務，祠天神于禋廟，款道祖于駘宮，維土有靈，主幽之肆，夙辭圖慶，右成熙明。

奏告太廟七室祝文

伏以禮崇嚴配，歲薦親祠，載陳備物之筵，適在遊常之室，素秋云暮，吉日維辛，將事于虔，先期以告。

奏告天地社稷祝文

伏以總章之祠，以嚴上帝之配，季秋之吉，以報萬物之成，述稽舊文，圖輯熙事，飾于盡物，告以先期。

朝謁景靈宮行禮前二日奏告天地祝文

伏以天之右綏，保有丕命，三歲之報，有豐斯盛，禮文闕希，包舉宗祀，庶幾能變，豫以昭虔。

朝謁景靈宮行宮內勤士祭告里城真官祝文

伏以娛神之禮，張帳陳庭，先期度工，飾以典事，敢申嘉薦，幾靈之安。

明堂太廟皇后廟奉慈廟雅飾奉告土地祝文

伏以大饗之虔，先薦清廟，庀工繕事，載塗載丹，懼神勿辜，敢肅以告。

華陽集 卷三十一

九

車駕出內前一日祭告在京諸神廟祝文

伏以夙講闕儀，載嚴宗祀，禋圭格廟，齋蹕按途，幽靈不遐，明福來輔。

明堂禮成謝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永定陵祝文

願以紹綏寶圖，躬緝大祭，九秋獨吉，五室會精，鴻儀繹陳，嘉應顯見，惕懷先訓，昭遙曠文，維祚之休，曷報之極。

禮成謝在京諸神祝文

屬者禮禮九房，薦誠上帝，盛順保饗，美祥降綏，緝儀昭前，追孝風下，有懷茲助，願報不虔。

朝謁太廟祭七祠祝文

恭以季秋之吉，萬寶以登，拜貺總章，歌功清廟，爰放祀典，幾要靈歆。

禮成謝五嶽四瀆祝文

夫有天下者，必有事天之祭，祭不欲數，率三歲而躬行之，今宗祀明堂，不得舉望秩之禮，雖然，禮成熙明，願匪羣靈之所相乎，有非之報，維感格之。

太乙宮立夏祝文

伏以館寓異游，東時國郊之勝，氣迎炎律，首當夏序之融，敷沖式于琅函，矧神光于煥曜，冀昭靈監，以應化工。

又

伏以行義布氣，道風覆于生民，祕館延真，禮實高于華望，肇啓執衡之序，茂迎育物之祥，祗薦潔芬，昭回享薦。

又

伏以行義布氣，道風覆于生民，祕館延真，禮實高于華望，肇啓執衡之序，茂迎育物之祥，祗薦潔芬，昭回享薦。

立冬祝文

伏以慶應期，類祠靈宮，導順寒霜，困有宿積，室無流災，長獲美祥，永際元造。

又

茲以立冬之節，土氣含收，百穀用成，士女嘉樂，迎寒在野，以美歲功，四氣順興，靡福不屈。

西太乙宮立秋祝文

伏以星御移宮，靈祠寓野，屬素秋之應令，臨清夜以陳科，仰懷神廟之私，不錫歲成之望，方祗皇序，益壽道風。

又

伏以炎威徂谷，涼氣在郊，候素霜之臨辰，瞻靈旗之寓館，遐矧異游之順，時修嘉薦之虔，庶迪神休，以成歲望。

又

伏以炎威徂谷，涼氣在郊，候素霜之臨辰，瞻靈旗之寓館，遐矧異游之順，時修嘉薦之虔，庶迪神休，以成歲望。

又

伏以炎威徂谷，涼氣在郊，候素霜之臨辰，瞻靈旗之寓館，遐矧異游之順，時修嘉薦之虔，庶迪神休，以成歲望。

開汴口祭諸神并河陰縣河侯神祝文

伏以崑崙之墟，靈源善下，颶波東注，轉清京師，歲無悍驚，繫神之助。

郭國長公主立木祭太歲諸神祝文

伏以王姬築館，國有舊儀，大庀工徒，探日興作，諸神有位，罔或驚虞。

南郊壇祭吉土地祝文

夫郊者，就陽位之吉也，今墓出墳境之內，非所以導善氣，將發而改遷之，維土有靈，不敢不告。

內中寶慈宮上梁祭告土地諸神祝文

伏以寶慈之宮，肇新祕宇，環柱叢倚，架梁飛空，惟土有神，佑我嘉祉。

內中東官西位立木祭告太歲土地諸神祝文

維朕愛弟，將班外朝，飭工治材，崇建王邸，神其擁右，以永緒之。

又上梁祭告太歲土地諸神祝文

伏以宮城之隅，大建王邸，崇梁上吉，將落其成，維神祚安，萬祉無極。

西華門修造祭告太歲土地諸神祝文

伏以王宮之隅，高門有煥，乘墉圖壯，役事所興，敢冀嘉基，庶安庶靖。

又上梁祭告祝文

伏以宮城西華，僦工起役，陳辰之吉，飛梁駕空，皇居耽耽，華靈所獲，青鳩饒潔，敢以告神。

越國長公主宅勸土祭告土地祝文

近以降壇之館，烈燄挺災，洞辰既嘉，庇徒具作，維神主土，其擁右之。

又立木祭告祝文

茲以主第之災，載新厥址，堂榭疊倚，將以容之，敢用庶羞，告于神聽。

又修葺畫堂立木祭告祝文

伏以降壇之館，載敬華堂，厥日既嘉，庇工是作，維神主土，庶落千成。

大社祭告爲日交餽祝文

維天子立社，所以神地之道，助生萬物也，若羣陰弗事，上薄乾行，時則有譴告之異，適日食于六月之吉，陰匿之作，方畫而冥，豈邦之政事不修，抑神不能助陽宜精，以致厥咎歟，退自省懼，未有以昭答天心，茲用陳兵伐鼓于壇，維神國之尊奉，其應時飭診，以福于我有邦。

天地社稷太廟謝辭祝文

伏以愆陽所薄，嘉福弗滋，懼邦事之失中，感冬溫之作沴，爰致精誠之禱，遠蒙美應之孚，更勵至願，仰瞻鴻施。

南郊雅飾太廟入室奏告祝文

伏以廟寢之嚴，風雨所薄，就陽展事，祓飾有儀，緬瞻遺靈，不敢不告。

太廟修造祭告土地祝文

伏以繹繹清廟，風雨折墮，涓辰庇工，厥用是葺，維神相事，以介其休。

太廟七室畢工奉安神主祝文

伏以新作廟寢，有帛有楹，涓辰嘉良，還位神主，七世之德，遙觀清明，歸右靈之，維永無極。

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奉慈廟祈禱祝文

蓋聞王者修飾五事，以當天心，故蒙天保佑，陳錫無疆，今新承大統，政未有以感動之也，乃懷不能恭事之疾，誠懼德薄，不足以奉祖宗之祀，夙夜祗栗，未識厥圖，茲命秉政之臣，庶其忠信，可以接神也，敢請命于上帝之靈，惟念先皇帝仁孝之德，宜膺祉福，昇於沖人，疾病日復，永保宗廟而作民主，毋敢失墜。

鴻施。

南郊雅飾太廟入室奏告祝文

伏以廟寢之嚴，風雨所薄，就陽展事，祓飾有儀，緬瞻遺靈，不敢不告。

太廟修造祭告土地祝文

伏以繹繹清廟，風雨折墮，涓辰庇工，厥用是葺，維神相事，以介其休。

太廟七室畢工奉安神主祝文

伏以新作廟寢，有帛有楹，涓辰嘉良，還位神主，七世之德，遙觀清明，歸右靈之，維永無極。

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奉慈廟祈禱祝文

蓋聞王者修飾五事，以當天心，故蒙天保佑，陳錫無疆，今新承大統，政未有以感動之也，乃懷不能恭事之疾，誠懼德薄，不足以奉祖宗之祀，夙夜祗栗，未識厥圖，茲命秉政之臣，庶其忠信，可以接神也，敢請命于上帝之靈，惟念先皇帝仁孝之德，宜膺祉福，昇於沖人，疾病日復，永保宗廟而作民主，毋敢失墜。

天地社稷太廟七室皇后廟奉慈廟奏告祝文

伏以蒼生寡祐，仁宗皇帝奄棄天下，廢潰煩冤，情何可處，有國大變，不敢不告。

天地太廟七室皇后廟奉慈廟奏告仁宗皇帝臨號祝文

伏以仁宗皇帝遺德餘烈，震被天下，施之無窮，乃華臣請諡于郊，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今靈几薦稱，不敢不告。

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奉慈廟奏告行冊禮祝文

伏以臨膺天命，祇守聖圖，上極母儀之承，內繫婦德之助，同嚴禮之就緒，奉寶冊以揚徽，祇告令期，庶孚靈監。

太廟七室奏告修仁宗廟室畢工祝文

伏以文考遐登，七月而葬，承祀萬世，將食祖宗，新宮既成，不敢不告。

太廟修入室奏告祝文

伏以觀德之宮，數離風雨，涓辰庇事，以繕以完，願瞻威靈，不敢不告。

內中龍圖閣奉玉殿權奉安仁宗御容祝文

伏以神遊上儀，天緒再周，瞻言玉殿之居，舊駐金輿之蹕，願音塵之未遠，幸威像之俄臨，伏冀少宅靈族，垂歆孝慕。

東嶽天齊仁聖帝生日祝文

伏以靈祠在國，陰化維神，相沿既事之春，實紀適生之日，爰孚精意，庶格順祺。

又

伏以喬嶽配天，靈祠在國，大東作鎮，生氣是司，相沿季春，率祠誕日，爰陳嘉薦，庶達實衷。

仁宗掩皇堂奏告祝文

伏以日月易流，縗衣如昨，山川在望，寶劍先收，神遊未返，陵工已復，音容永闕，心骨同摧。

仁宗掩皇堂畢于陵左爲方壇上設五方神座鎮謝墓法祝文

伏以嵩洛之野，墳泉沃深，維龜食之，嘉兆既宅，千載之後，無有瘳崩，敢報神休，下虞芳席。

景陵宮奉真廣孝兩殿修造奏告祝文

伏以原廟之嚴，衣冠所在，涓辰庀事，載塗載焚，願瞻遺靈，不敢不告。

會聖宮畢工帝后御容還殿奉安祝文

伏以列祖相承，永懷于皇訓，仙遊來寓，載廣于新宮，既考卜之協辰，且飭工之就緒，還迎貴御，伏惕孝思。

西京應天院修三聖御容殿告遷奉安祝文

伏以盛業基皇，舊宅三川之勝，仙遊御欽，載新列祖之居，既稽卜之維良，方備工之有緒，告遷之始，孝慕何勝。

鳳翔府上清太平宮修太宗神御畢工奉安祝文

伏以琳宮宅奧，既新寶構之成，羽仗來娛，載肅貞遊之奉，還瞻遺烈，中惕孝思，伏冀收神永安，垂裕後社。

天章閣延昌殿權奉安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相名山于洛宅，既兆陵園，微原廟于漢儀，將遷館御，潔除祕宇，嚴奉辟容，冀靈躡之少安，副哀情之罔極。

內中修神御殿祭告太歲諸神祝文

伏以西清結宇，夙瞻列聖之儀，三載終喪，將奉先皇之御，載規舊殿，爰權新構，甫遷靈休，式陳嘉薦。

景靈宮神御殿修造祭告土地祝文

於赫皇祖，英德在天，棲真元宮，風雨推剝，飭工興事，願庇時休。

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奉慈廟奉告改元祝文

繼以眇躬，紹膺丕命，爰履上春之吉，肇更新歷之元，端授民時，不敢不告，以嘉祐九年改爲治平元年。

萬壽觀廣愛寧兩殿修造奏告祝文

伏以棲真祠歲久必替，庇徒興事，時日既嘉，肅遵故常，敢以前告。

章惠太后寶冊遷赴萬壽觀廣愛寧兩殿奏告祝文

日者有司以謂先王之制，禮不可過，請瘞神主于寢園，今廟有寶冊，不敢以毀，宜于祠殿而奉置之，不敢

不告。

祭文

贈西郡王祭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庚寅八月乙卯朔三十日甲申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恭僖贈西郡王之靈惟王世膺蟬聯，靈光合慶，懿后膺期，天發嗣聖，王于帝家，叔舅之盛，乘施珥貂，榮無世並，天庠難諶，命至不訖，皇帝念親，降輿視病，舉苑之哀，廢朝之聽，贈哀九章，葬車千乘，王之始終，恩禮用稱，簫鼓夕鳴，松楸秋勁，爾酒既清，爾殯既靖，弔王之魂，冥漠孰證，伏惟尚鑒。

贈淑妃董氏堂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十月某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贈淑妃董氏之靈天子後宮九嬪以祗會其我如其承有儀夕奄奪魄茫昧執師撫有陳迹帝女之悲霜清高原雪飛差差玉杯之酌以寄遙思尚鑒。

禮所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十月某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贈淑妃董氏之靈惟靈法度肅閑百容肅順與爾之靈文華而零紫禁宵長虞淵日薄爰將清酌肅導餘悲尚鑒。

贈太師定王允良堂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定王允良之靈惟王生于帝家世大而昌將牙軒軒相繞煌煌遠轡之馳中厥用傷嗚佩不來奄淪于堂尚冀有知來顧于廟尚鑒。

賀詞

乾元節內中御侍以下賀詞

伏以赤符肇德氣乘九夏之初華清流輝運啓千齡之際恭惟皇帝陛下躬行禹儉聽比堯聰撫四海以宅尊膺三靈之薦祉妾等班塵近掖慶屬熙朝適逢誕聖之期永祝如山之算。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帝冬節詞

伏以漢臺謹歷測星候以觀祥解籥均時聽宮鳴而升煦伏惟皇帝陛下茂承天序丕覽化樞據上帝之珍符踐三微之穀旦至明所燭煥如愛景之長睿算無窮屹若崇岡之固妾等幸參宮職獲講聖期再乘一氣之萌率壽九宸之祝。

又

伏以陽生漢殿合侍士之八能瑞霽疊疊備祥雲之五物恭惟皇帝陛下堯聰天發禹化神敷深拱纓漢之居獨觀昭曠之道水泉初動方建統于天元霜露所霑率薦休于邦祚妾等早塵近掖過奉明恩逢嘉節之載新浹柔悰而共抃。

又

伏以玉璫旋宮。肇應新陽之復。珠璣合度。密符寶歷之觀。恭惟皇帝陛下。聖德廣施。神聰濬發。紹美百王之度。留精萬務之微。景福來同。如大川之方至。皇明所燭。與愛日以偕長。妾等早沐宸憐。並歷禁侍。逢三正之首序。率羣拊之一情。

內中御侍以下賀太皇太后冬節詞

伏以漢殿迎陽。合八能于嘉奏。魯臺候景。書五物之珍符。恭惟太皇太后殿下。陰教內敷。坤儀四靜。功施宗社。力保三朝之安。尊極宮闈。親承四海之養。載履景長之候。益迎時曼之休。妾等早荷慈憐。幸應近御。屬薦祥于令旦。率會拊于柔悰。

內中御侍以下賀皇太后冬節詞

伏以五緯連珠。合太初之作歷。一陽復甦。首三統以爲元。恭惟皇太后殿下。坤載靜符。天鍾慈度。以輔佐之德。大陰教于先朝。以擁全之功。正母儀于當極。屬景長之嘉序。宜神錫之多祥。妾等早遭盛期。獲塵近侍。咸被至仁之覆。靡勝羣拊之情。

又

伏以清臺候歷。肇推三統之元。緹室飛灰。潛應一陽之動。恭惟皇太后殿下。天慈廣被。坤道內寧。尊臨長樂之殿。已光于慈訓。養極九州之富。未盡于孝心。適迎至景之長。宜擁來釐之固。妾等夙逢昌會。獲點近聯。荷仁覆之素深。率拊情之靡既。

內中御侍以下賀南郊禮畢詞

伏以玉筭升和。適履天元之旦。紫宮肇祀。躬修郊見之儀。慶屬熙朝。歡交浹寓。鴻惟皇帝陛下。體膺乾命。稽古凝猷。振前代之闕文。秩百神之遺饗。臨觀忱惕。明發念親之懷。欽柴配黎。順成友物之報。上靈昭答。萬祉來同。妾等早被宸暉。並參禁得。聞甫班于大號。集羣拊于柔衷。

華陽集卷三十三

問

擬問賢良方正策

皇帝若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嘗不進圖材賢。以共天下之務哉。終之名發事施。以傳休于無窮。朕甚慕之。近代設策士之科。而失取人之實。所問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有合。至使遷忠憤之極論。角隱曼之虛文。情鬱事遼。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補焉。朕享國之日淺。永維任大而守重。欲開謠直之言。以鑒不逮。而未始云獲。子大夫毅然應書。其攷于古而不迂。質諸當今而易行。爲朕竭思而茂明之。夫天人之際。災祥各緣類而至也。故至治之時。必有休符。發爲星辰雨露草木鳥蟲之祥。皇極之不獲。乃六沴並下。害于爾民。君人者。儻不思復大變。則遂至許穆而不可扶持。此皆前世已然之效也。朕卽位以來。非有歌鐘狗馬之娛。與夫外家女寵爵位賞賜之過也。適二月乙巳。大風晝雪。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晝經天。八月庚寅。大雨霖京師。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豈朕不共不忱。不決不達之致歟。是以夙夜厲省。厥遠之懷。事也。矧今吏治之未醇。民風之未厚。官溢而溢入之源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工作淫巧于都中。豪右僭侈于公上。田野雖加闢。而農有寒飢之患。關市雖弛禁。而商無貨貨之通。豈不欲人蹈名節。而廉恥

常不立。豈不欲人遠刑罰而抵罪不止。將以六正八疵察遠夫忠邪之端。則悼不能以情見。以七教三法化陶乎善惡之類。則思不能以家極。來遠隔人節。焉為異同之論。生利事神保民。豈無後先之指。設飲于鄉。以歲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長之節。古獨以為宜乎。教殷于社。以時發之。使知有耕食植荒之政。今獨以為難乎。宋景一言而勝妖術。朕下罪己之詔。甚祗懼也。而未有轉禍之占。漢宣終世以核名實。朕發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飭職之應。昔仲舒之推災異。專治春秋之學。劉向之對關雎。深陳社稷之計。遠監百王興廢之所繇。近舉四聖功業之所就。何行而適世變。何修而當天心。予大夫其思銷異致祥。拔弊起治之術。熱之復之。毋懼執事以稱朕詳延之意焉。

策問

司馬遷之為學博矣。然班固譏之。以為上下數十年間。多所抵牾。是非頗謬于聖人。方遷之時。尚書孔氏。詩毛氏。傳者猶未盛。戰國之史。又為秦所焚滅。而諸子說客各自著書。其言古事。往往增損以就一時之說。遷博觀而兼採之。宜其有不合也。今夫學者上觀堯舜三代。下及秦漢。以攷聖賢之遺跡。固知遷之書有不合。將索其所以異于詩書春秋與戰國之載。著其得失。使史記得為完書。以信班氏之譏。然則可舉之乎。

議

仁宗諡號議

臣伏奉敕命。以七月二十九日集官于南郊壇告天。請到大行皇帝諡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差臣撰諡及廟號文者。臣謹上議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迹者。藏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謚于帝。伏思在昔帝王。生膺大名。終紀大行。使金聲而玉振之。以貽乎無窮之聞者。帝莫盛于堯舜。王莫隆于禹湯也。蓋易名之典。下不得諱上。古者將為至尊之謚。必資于郊。然後定之。茲所以推天下之至美。明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自尊也。洪惟大行皇帝躬上主之姿。承累聖之序。流大漢之德。懷履放勳之欽明。包富有之業。而能守以約。懷泰定之勢。而弗恃以安。固嘗遷然究視所未形。僥焉積思所不及。謂天命之匪易。乃嚴恭戒懼。庶以答靈心之屬。謂民懷之靡常。乃涵容煦沫。庶以陶善類之歸。智括萬物而不可測。恩滂四境而不可形。如兩儀之無不備載。如三辰之無不臨燭。于時修廢官。繼絕世。禮高年。勸力穡。減常賦。抑未游。慮己以過憂。懷之才。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立賞罰而權衡之。事昭典禮而歸藏之。宥恕刑獄而滄海之。惠哀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適。愛其力而不勞。人情莫不欲壽。輔其生而不傷。羣公庶尹。罔弗與正。相與謀王之朝。殊鄰絕區。罔弗備車。相與慕王之境。父子兄弟。兄弟兄弟。罔弗順祇。相與立王之塗。蓋仁政之施沛然。其若是莫之能禦也。矧夫耕藉于千畝之田。給祭于先王之廟。報天之誠篤。則八翼于圖。嚴父之志盡。則再宿于明堂。宗室既蕃。則廣諸分玉之愛。邦統未昭。則豈有主

器之屬。下議樂之詔。以致鍾石之和。置寫書之官。以緝經墳之學。邇英敷席。圖講藝也。擬鐘磬字。實味道也。藻思粹發。窮聖作也。飛毫灑落。肆天縱也。知聲色之靡伐于德義。于是乎屏燕飲之娛。知雉兔之獲殫于精神。于是乎絕盤遊之欲。念組織之勤。則卻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宮室之華。西羌阻命。不欲久戍勞師。而遂納玉關之誓。南蠻肆姦。不欲深入討除。而自致葉街之戰。時則有險沙軼漠卓犖之貢。委應圖合。騰湧之瑞。四十二年于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迹義皇之前。復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方將勒鴻休。受永祐。豈圖神機啟。邦靈上延。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雖在。空陳渭水之遊。嘉原既新。同軌畢至。下華蓋于北極。引龍輅之西巡。此萬國所以推心。三靈為之變色。有司由是飭舊典。冊不稱。案第一本。皇哉邁乎。案第一本。幾有以綏王靈而炳帝烈也。謹按禮法治民。無為曰神。經緯天地曰文。通達先知曰聖。保大定功曰武。照臨四方曰明。慈惠愛親曰孝。若乃羣生嚙嚙。鼓之舞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至神乎。制作禮樂。際天接地。煥然而大備。非至文乎。永惟宗廟之奉。實發先識以見大本。非至聖乎。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之警。非至武乎。遐未荒昧之情。格于聰明而無所遺。非至明乎。愷敘九族。以述夫祖先之志。非至孝乎。粵廟號之建。尚矣。惟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于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鉅學。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啟。期以克配大行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大行皇帝尊諡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謹議。

廟祭與忌日同請不去樂及加牲香議

准中書批送下太常禮院狀。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天地日月社稷。其行禮日與國忌同者。自慶歷至嘉祐凡八祀。皆檢太常新禮。天禧二年六月十七日立秋祀白帝。以文懿皇后忌同。樂備而不作。伏緣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在禮固不可闕。謹按開元中禮部建書忌日。宮廟應用樂。裴寬自以情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其天地日月社稷用樂明矣。臣愚以為凡大祀天地日月社稷與忌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宗廟。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又五方及感生帝皆大祀。其從祀牲用羊一豕。一。諸祭正位從祀一百九十九。牲用羊二豕。二。釋奠雖曰中祀。至聖文宣王配位從祀九十有三。昭烈武成王配位從祀七十有五。牲用羊一豕。一。封爵殆不偏足。臣謂宜度大祀。中祀。從祀之位。其以差加之。又立夏祀赤帝。竊見祝版得所自署。其非且嚴如是。諸祠而太府寺所供香殊為虧。不稱崇祀之意。本院據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患。謂忌日也。忌日不樂。謂不舉吉事也。然而禮令即無忌日享廟。慶樂之文。至唐始有祭與忌日同則懸而不樂。裴寬建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樂備而不奏。當時雖從寬議。亦無異據。臣等按禮家之說。祭天以燭為敬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敬神之

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穀爲敬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敬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殆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狀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召于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于陽也。次灌地求神于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每遇薦享。作樂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懸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祀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諸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于廟。則樂可不作。如此則雖不能純用三代之禮。亦可廣孝思之至。祀五方感生帝。諸百神。釋奠文宣武成。從祀者衆。其用牲既少。俎實幾不能充。宜加五方感生帝羊二豕。二百神羊五豕。五文宣武成羊三豕。三祠小祠太府寺所供香。大祠宜視中祠之半。中祠宜視小祠之半。諸大祠降御封香。並請如祀昊天上帝之禮。臣某等議。社稷國之所尊。其祀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請不去樂。餘並如禮官所議。

濮安懿王典禮議

今月某日。中書批送到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韓琦等狀奏。伏以出于天性之謂親。緣于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于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齊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祖宗社稷之重。卽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願以大義厚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參備宰制。實聞國論。開攷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繼國太夫人王氏。繼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進呈。奉聖旨。候過仁宗皇帝大祥別取旨。治平二年四月九日。再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與兩制待制以上同共詳定聞奏。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謂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慈愛之心。分施于彼。則不能專壹于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職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維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祚。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展鴻圖。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繼國太夫人。繼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爲宜。臣等伏詳王某等所奏。未見議定開奏候敕旨。謹具奏。右謹具如前。臣等參詳具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卽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親屬故事。今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屬爲兄。于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臣等謹議。

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繼國太夫人。繼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爲宜。臣等伏詳王某等所奏。未見議定開奏候敕旨。謹具奏。右謹具如前。臣等參詳具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卽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親屬故事。今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屬爲兄。于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臣等謹議。

濮安懿王合稱皇伯議

准敕。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韓琦等奏。准內降翰林學士王某等奏。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繼國太夫人。繼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爲宜。臣等伏詳王某等所奏。未見議定開奏候敕旨。謹具奏。右謹具如前。臣等參詳具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皇兄詔書不名。仁宗卽位。涇王元儼以皇叔贊拜不名。天聖五年。加詔書不名。此國朝崇奉親屬故事。今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屬爲兄。于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臣等謹議。

濮王手詔近中書門下奏下。尚書集官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如開論議不一。宜權罷集議。當令有司吏博求典故。庶合禮經。臣等再上議曰。竊以爲父母天下莫隆焉。至于繼大宗。則殺其服。何也。大宗之統不可絕。而父母有嫡長之奉也。視其服紀之隆殺。而知聖人制禮之意也。知名之不可以貳也。名也者。天下之辨也。所以別嫌明微。而不可以不慎也。爲父母報云者。記禮者之文。其勢然也。不可云爲叔伯報也。律令亦猶是也。漢宣于昭帝爲孫。光武于平帝爲祖。容可以稱其父爲皇考。然議者咸以爲非。何也。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陛下既稱仁宗皇帝爲皇考。又欲稱濮安懿王爲皇考。則是兩統而又二父也。又重于漢之失也。非所以嚴宗廟也。非聖人制禮之意也。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國朝之制。伯叔兄弟子姪皆加皇字。今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爲先生。則陛下亦宜依爾雅及國朝故事。稱皇伯而不名。如前議爲便。至于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朝之所法。今以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凡五篇。其間議有是非。事有當否。惟陛下裁處之。大抵祖儀禮者爲合乎經也。臣等謹議。

斷范亦顏論追尊濮安懿王是非議

臣伏奉聖旨。看詳范亦顏文字。斷其是非。以聞者。臣謹上議曰。竊以兩統而二父。不可以正天地之大倫也。先皇帝終喪三年。始詔羣臣博求追尊濮安懿王故事。而羣臣據儀禮喪服。先皇帝雖懷本生之愛。而追天下大義。卒用羣臣議。建國廟于永安。令王之子歲時主其祭祀。而不易其始封之國。此豈不安于禮乎。今亦顏言陛下擢前論事者呂誨等。是暴先帝之過舉。而自取美名。其于子道豈小缺哉。臣觀先帝初未嘗有追尊濮王名號之意。方仁宗喪未除。宰相已有請于朝。其後誨等言不可用。定陶共皇故事而細之。天下皆罪在宰相。而知非先帝初意也。夫先帝所未嘗用。今知其材而用之。先帝所嘗用。後或得罪。

而去之是皆以爲不孝乎此亦顯之森首欲以搖動陛下之聽也亦顯又言舜禹皆受禪舜不郊其父而禹郊之湯武皆受命湯不追王三世而武王追王之伊尹周公皆攝政太甲不以天子禮樂賜伊尹而成王于周公賜之臣以爵祿禹之受禪湯武之受命伊尹周公之攝政豈有繼承統序之事如先帝之時此非所引也亦顯又言晉者只知漢而不知三代只知師丹而不知中唐臣以謂晉者之據援漢禮三代之禮也中庸曰非天子不得稱王是天子可得而稱也然漢禮之變須反經而合諸道兩統而二父則不可以議也此非所引也亦顯之所引固不足以論其是非也伏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博通古今知仁宗所以託先帝之重推而上則祖宗之大統名不可以貳也推而下則子子孫孫萬世相承德不可以忘也亦顯之言雖知不足以惑聖聽然中外已皆聞之誠恐苟有附其說者則天下議論又將沸騰而不可止其言先帝被辱無窮陛下之缺子道皆大不道願正其罪而誅之臣謹議

請權罷廢草議

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爲禫祭然新主廟廟特行禫祭是禫之始冬十月行禫祭明年又行禫祭自此五年再爲禫祭喪除必有禫祭者爲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禫未嘗權罷禫祭是則孟享與享廟併行于季冬矣其禫祭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禫祭明年四月行禫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證號當先告天議

臣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春秋公羊說讀誼制誥于南郊若云受之于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其秋始告天于圓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設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尙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于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惟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尊諡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

服除躬行郊廟議

按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記于主蒸嘗禘于廟杜預以爲新主既特記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高宗諡開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諡開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諡開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人召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爲郊下有司職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

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禘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于圓丘臣等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飾事者皆不可廢

真宗等祀配議

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唐故事已有遷遷之典最足攷驗臣復請遷真宗配孟夏零祀以太宗專配上帝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如此則烈聖參侑對越于昊天厚澤流光垂裕于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七皆襲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于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以真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已配祈穀等祀神州地祇本非遷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當罷難議更分等祀之配詔從珪等之議

仁宗配享議

治平元年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配享何祭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經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當以仁宗配享明堂

太祖配享議

嘉祐六年諫官楊敞論水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皇祐初三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頗違經典請下兩制議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濫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享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陵寢議

范鎮奏開大行皇帝受命寶及沿寶法物與平生衣服器用皆欲舉而葬之恐非所以稱大行皇帝恭儉之意詔檢討官尋典故及兩制禮官詳議學士王珪等奏曰受命寶者猶昔傳國璽也宜爲天子傳器不當故作古者藏先王衣服于廟寢至于平生器玩則前世不皆納于冢中亦不盡陳于陵寢今宜省約以稱先王恭儉之實

國歌鐘狗馬之娛一朝游思清閒君臣相與終日飲酒而不失其正雖有周盛時之詩臣愚竊恐未能遠過也自昔帝王游觀之盛固有刻諸金石以傳于無窮矧茲希闕之遇哉臣預游禁林又處太史氏之職恭承明詔敢拜稽首以揚鴻休臣謹序

明天歷序

歷數之起尚矣王者尊天養人制事施法一本諸歷今夫歷歲者月之積月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月以定四時蓋堯之遺法也方堯使四岳歷象日月星辰而衆功咸熙後世豈其法盡廢然而禍災之沍臻將其數之戾耶夫數于天地之間終而復始用之而不窮非積學不能致知其術而節序之所戾非數窮也歷之失也且物餘銖而較之至石未始不差況仰察天之三辰以候歲時寒暑之氣又推其薄食凌歷風雨雪霜之變其理至遠也久而不能無差其差則事易壞而不可久用也宋興百年歷四改矣曰建隆應天歷曰太平乾元歷在咸平曰儀天歷在天聖曰崇天歷鴻惟皇帝陛下承一祖三宗之烈欽受天命卽位之始欲宣致天地四時之極以端大本爲萬世則據舊歷氣節加時後天平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乃詔殿中丞權判司天監周琮司天冬官正王炳監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復作新歷凡三年始上其書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簡與諸生石道李遵更陳其家學又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攷定其是非上推尙書辰弗集於房而春秋之日食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暨道等所學殊疎闊不可用獨新書爲最密夫聖人因天地之命以厚生故歷失必究其微將以奉順其氣使雨暘寒燠風之無不時則六極于是乎銷而百穀于是乎蕃矣然則歷本之職在于天其于生民之道顧不重歟且視四時者當察北斗視四正者當察大辰視一歲之事者不在此書乎凡新歷經三卷義曆二卷立成十五卷隨經備草五卷乙巳七曜細行一卷賜其歷名曰明天

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東之歸西京詩序

朝廷有爵祿車服之寵以待天下之賢豪而可貴可富之宜其趨者不得止也然而君子未嘗枉道以處焉故觀其有所擇則欲進之心靡思其有所厭則欲退之情厲矧年者而德充逸然有遺軒冕而去者雖天子不能以少屈也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尙書兼侍讀李東之在先帝時數請老以去今天子卽位乃繼上書曰先臣迪濟真宗仁宗勤勞王家年七十二而致仕臣無功名在朝而年已與先臣等陛下不使臣去是使臣重得苟祿之罪而以辱先臣上度其不可屈于是聽以太子少保致仕凡致仕閣門無謝辭期日特召對延和殿既而賜坐所以嘉等之甚厚其將行也又特賜餞于資善堂命講讀官臣王珪臣李受臣王彥臣孫思恭臣傅卞臣王廣淵修起居注臣滕甫楊繪預其會會上凡六遣使存問賜白金龍茶及給以優奉仍出禁中珍器勸飲者至于再三徐又詔曰先帝梓宮在殯不欲親爲詩故臣等八人皆賦送行詩以進于是少保亦自進感遇詩一章維少保大臣子而歷事四朝清夷端慎不汨汨于榮利之事及

華陽集卷三十四

序

御製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詩序

臣讀詩至小雅之正見周之盛時樂賢人之在位而君道益自尊顯既飲食之又有笙簧鼓舞幣帛侑酬之禮恩勤返復以盡其歡心且君能下其臣則爲臣者未有不感發忠誠思以歸報乎上上下下相交四海蒙澤以致太平使國家萬壽之福無期極其時傳于後代猶歌而取法願盛德之事歟嘉祐七年冬十有二月戊申皇帝乘暇日延羣臣觀三聖神輪于龍圖天章閣玩心文明嘉思潛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使左右縱觀若驚鸞鳳與夫煙雲布濩之象莫不回薄于筆下蓋天縱之能世真得以會關也因以其書分賜從臣于是尙方給筆札臣琦等二十有八人咸廣宸唱以進既置酒羣玉殿上猶憮然有未盡意越壬子再召觀方圖寶所瑞物其木石皆有文寶天所以啓宋永命之符又陳先朝述作之文載披載繹以示祖宗稽古之學而百王之絕擬也已而復燕羣玉殿乃大合樂其初有詔曰幸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期與卿等共之惟盡醉勿復辭遂出禁中肴醴芳花異香瑰奇未見之物觴每行必命隨者至於三四衣冠儼儼不知涵濡君德之樂也臣伏思陛下臨御四十有一年未始少近宮室苑

老而得謝也。神氣愈和。聞書與臣相從笑言。臣疑其尙少也。其家居洛陽。有風亭水榭之樂。又子孫申申。乘朱輪軒紫綬者。萃于一門。茲固積茂行而膺全福者已。臣嘗論爲臣之大節。莫如識進退之分。自前世蒙重位。飾虛名。及臨死而不知止者。靡不取危殆。如一有遺榮之舉。當時皆善完操而誦清風。至後世而猶有聞。此豈夸者常多而達者常鮮歟。上既賜以八臣所作詩。乃召臣珪爲之序。臣以爲少保之行。得天子之褒如此。其時將貽諸後而不泯。治平四年五月十一日臣謹序。

送刑部侍郎致仕李受歸廬山詩序

今夫仕宦而不得志。猶或不能謝事以去。況得位而志行。是亦去之之難也。朝廷養廉恥于士大夫。故于其去也。莫不致恩禮以表其所難。其能矯世所競而厲己之所難。幾希其人哉。臣伏思先帝在東宮。舊嘗延忠賢粹爽嘉美之士。以輔于聖學。有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給事中李受。實惟其人。先帝即位之明年。輒上書言。臣老矣。願無以裨聖化。願乞骸骨以歸。書至五六上。他日自厚陵泣還。乃復言曰。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也。數有請於朝。今又加以數年。臣之筋力不能甚矣。惟天子憫哀之。獨念先帝東宮舊臣無幾。而受之篤道深身。亦閱勞以官職之事。于是聽以尙書刑部侍郎致仕。十月庚戌。召對延和殿。乙卯。詔侍讀臣珪。臣光。臣鎮。侍讀臣公著。臣思恭。臣卞。修起居注臣繪。飲餞資善堂。上數遣使煩于之良厚。既又命卽席賦詩以送之。昔漢二疏一朝辭位而去。歸其鄉。道路觀者雖嘆息以爲賢。然不見當時公卿贈送之詩。前日李東之去。自經筵。臣等已嘗爲詩。今復使賦送受之詩。誠以事在人耳。目久則泯。至於所命之詩。則將流于金石之傳。愈新夫然。願上之所以褒待師儒之禮。何如哉。東之素家洛。受近徙九江。雖世族不同。然其迹出于一時。世之言二李者。不亦遠過二疏之事乎。受且行。自陳感遇之意。亦作詩二章。用韻詩末云。治平四年十月庚申日臣謹序。

左街大相國寺釋迦佛牙序

西方有大聖人曰釋迦如來。能以空覺諸著。以真實覺諸妄。以因劫覺諸死生。而世無貴賤無智愚無苦樂。咸覺佛起。悲求所以銷進。雖釋者惟恐後之。其于導人之功固亦闕矣。始佛發大慈悲。徧觀三界六道諸山大海天地含生。究竟寂滅。而爲衆生說涅槃之法。永斷諸有。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是爲大涅槃。佛既滅矣。天人大衆咸欲佛牙舍利。精進供養。而不可盡得。其後千餘年。佛牙乃至東土者五。今在西京者三。在東京者二。在大相國寺法華院者其一也。初唐高宗顯慶中。道宣律師居長安西明寺。忽一夕足跌庭下。有異人者捧而登。曰。吾五方天使也。以師有妙行。與北方毘沙門多聞長子那吒偕來。衛師道。宣因問佛所宜言教。那吒自言。我嘗見佛。當佛滅時。帝釋下取佛牙。有二捷疾蔽身于茶毘處。亦得佛二牙。今以一奉師。況師持靜密戒。即心爲境。乃是親見如來。那吒去。道宣寶之。衆莫得聞。後授其徒文綱。葬長安興聖寺塔下。五代宗出之。會昌中。復還西明。宣宗時。有檀越張義均者。別建塔於崇聖寺以安之。凡

郡人有祈嘉應。屢見昭宗幸洛陽。奉牙置天宮寺。涉五代之亂。亦晦其緣。藝祖受命。以道宣所傳得之。天神且疑非真佛牙。遣使取自洛。以烈火鍛之。定果之色。了然不動。因而製頌文。太宗又驗以火。爲製伽陀文。于是更大相國寺灌頂院爲法華院。建軍閣院中。以奉佛牙。兩街承詔。以義學沙門智照大師慧溫者。主之。眞宗嘗供養於開寶寺靈感塔下。乃瞻拜之。神光交發。亦作偈以嘆其事。仁宗覺性自然。大信三寶。始以梵儀寶華迎至禁中。且發祖宗御封。而灌以海上諸微之水。忽于甘露穴中。得舍利一。其五色照人。帝親貯之。琉璃餅中。乃復製頌文。既又作贊。逾月始還寺。以七寶莊嚴金蓋三重。藉以上妙白氍毹。環珞龍鳳之衣。慶曆中。會久不雨。帝又奉而禱之。須臾雨降。復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宮。于是時萬衆莫不作禮而觀焉。夫以金剛不壞之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雖示寂于一時。然其真化之性。隨機應現。徧虛空界而不可思議。故知生非爲生。住非爲住。滅非爲滅也。今微塵中不知佛說解脫之因。而論于苦際。可勝言哉。若乃觀佛牙之存。庶以邪見斷而善根起也。有必獨若神智初昭應者。一日欽誠而言曰。我佛如是殊勝。而自昔文學之士。乃無述焉。愚以謂五牙之來。而道宣之所贊者尤異。伏思一祖三宗。所以崇之甚篤。因刻文以示諸無窮之傳。治平二年二月乙巳臣謹序。

啓

謝直集賢院啓

伏奉宸恩授前件官職者。給尙書之筆。誤被于試言。趨承明之廬。驟容于番直。冒寵優甚。拊躬慙然。竊以建儒林之官。開秘書之府。固當會聚寂寥。不昭之典。延致魁梧卓犖。非常之倫。以辯論古今義理之原。而啓發國家文章之事。深維在昔。常意斯文。而自歷周之衰。孤秦爲之焚棄。涉唐復起。五代仍于亂離。蓋事物微。不可終敝。聖賢更作。于時一新。惟太宗解奇矯之餘。履文明之治。乃慮東壁圖書盡藏其中。乃徵西昆。英豪悉盡于上。教化淵源之所出。禮樂揖讓之所司。天章發于無垠。王業爛于所觀。皇覽高誼。作休盛期。肆于貞庭。沛舉能事。上方籌畫文學。稽古典章。惟是天祿石渠侍從之臣。皇墳帝典大常之道。退則幽潛。勞於諮詢。故儒術之益崇。而上春之曲厚。雖未嘗親刀篋之務。實金革之行。而進用常出于士先。功名亦絕於武右。匪資俊異。曷稱寵求。如珪者。稟生孤蒙。涉道淺鮮。少無馳騁辭章之氣。以動于俊游。長無耿介節義之雄。以追乎時好。徒以樸樸方策。粗知治道之原。嗣守鉅鑪。不忘父兄之作。逢辰際盛。樂道粹純。偶滙舊川之推。幾冠平津之等。一會都于淮海。半符留于京師。無職事之迫居。有謗議之交中。斥屏星之舊。幾去避於使威。於佩刀之奇。或枉嘉其公器。因勞而厭俗。未老而驚衰。比鴈門之終更。裁茂陵之自脫。屬風露之疾。凝留于江湖。而旦暮之心。常馳于省闕。連蹇自信。雖驚不支。問外邸之來趨。久高門之未省。奏公車之牘。分從報罷之歸。賦平樂之題。私有類倡之悔。敢謂宗公過採。主澤誤沾。待以異倫。擢之躋等。易草莽之疎賤。親日月之光華。入預禁嚴。盡窺秘奧。躋道山之藏。雖懷陟謁之傷。獻儒館之歌。又繼吹

墳之樂而況儲宮儲養之傳蓋重于老成虎觀經術之疑實該于學問乃容曲士以副兼材將何以剖判乎藝文磨礱乎事業進肩國器取重時名望出意涯榮幸會茲蓋伏遇聖主躬致主之策勤好賢之心惟方重以鎮天下之浮惟謙格以導天下之衆引國大體爲時至公故洪鈞一陶物不偏茂廣廈業倚材無少遺施及無庸玷于茲舉方當陶風化之厚蹈名教之歸矯其所未中策其所未至敢以異辯而情先訓諭安而尸厥官豈伯魚之心一期聖主之過願豫子之報敢忘國士之知區區之愚力底于是

謝進士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榜伏蒙聖恩賜進士及第仍當日釋褐者廷對在前唱名居右顧己才之甚淺拜君命之誠優盛有所歸無以避竊以君道有紀則英賢遂游天時不綱則文雅有闕故漢繼三代儒盛而登衰秦暨六經士賤而若棄視古風迹沿世汚隆亦有難懷材而不得時既逢辰而不見用邈然相失寂爾無聞此名士所以勉力而趨英主所以虛心而待要適其會以成厥功茲事良難須聖而作我異人之守命王中天而立基永爲典章一正統類民氣清淨以召太和之風帝業煥煌以享無窮之美然而王室居四海之大宸居億萬幾之煩謀慮既深權綱至重貴待衆哲以昌永圖乃下歲舉之書登有才升之望首自中府施及外方凡泊爲儒不欣命至于社稷而樹大業守封疆而發遠謀繫民之安危與國之休戚皆選此路實重于時宜得異倫以稱上意伏念廷育賢才至疎至疎間非一師雖及夏侯之學身兼數器終匪薛宜之能無結駟之華難歷干而取貴有西郊之樂幾屏居而言歸徒以家緣清芬幼服明訓俎豆之事況魯人之嘗聞聖哲之書亦漢士之所好未嘗忘儒素之緒豈敢忽歲時之陰以至天下精義之交國家表裏之體而以持論居賢用心閱卷棲遲而自如風雨動勞而不顧日以益勵期于有成矧睿神之獨臨方俊豪之交會四門皆闢有紹舜廷之風六科並張不減唐家之訓乃迹前代斯爲盛時此而不圖後將何振始由舊里遷居人之首推旋登太常藉羣英而並進法座嚴密中庭肅清謂天威以德聖人所以專奉請德主于順王者所以圖興詔爲目題登于衆聽屬在甚感之禮曷究大義之歸僥倖僅成征倖俟退豈圖程覆之至復玷采收之明倡士譽之上游並天倫之榮綴稱時嘉賓副上勤求自惟菲才不勝厚幸此蓋伏遇聖主厚容容之度躬與進之風多銓品于人倫喜獎調于士類致此甄擢亦被唐虞敢不飭己之勤奉公以潔無百顧之愧以敗于官塗有一心之勤少裨于王事上答生成之賜次酬教育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知制誥啓

伏奉宸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載石史之筆初冒于清光典四禁之文遠更于近職前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勳神問天下之幾非典義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審事之治追踵曠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微有如起兩

都之隆致開元之盛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謨議之益使王言溫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極文上有維繼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闡臺鴻濡碩學以闡廟精義之際況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所司匪屑異倫實點華序如珪者委稟沈潛器能粹疎學承之迂闢于古今治亂之通識滯于用裁無賢知馳騁之奇偶濫僭於計吏幾躡先於詞級往裨劇治趨駕屏星之車還預舊遊誤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展已據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天下之能事更持紫囊無史臣之多聞敢意陸獎之塵遠乃擢瑣涼于非次給北宮之札才奉試言之榮答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重念出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閣之趨仍伯氏詔文之舊豈容單陋寢竊高華茲蓋伏會聖主以材猷粹純聖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啓迪當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俊如大庭之旅萬玉不以賦秩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樵楠而後巧致穆茲舉以矜無庸敢不佩飭訓辭參所體論矯其一切之習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類期盡追于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誦于四方或犬馬未衰冀涓塵有補庶切君恩之報敢忘己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措

華陽集卷三十五

神道碑

國子博士追封成國程公神道碑

國子博士致仕程公之既葬也其子官徽南院使安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判延州戰使人以告予曰我先君不幸材居于位而墓碑之未立後世將泯而無聞朝夕以是爲懼而不敢事敢請以銘予得其世序之所以來又述其所清者厚而不克大發于時俾夫程氏之有後也爲之銘惟程氏自重黎以來世其職不墜涉三代至于秦漢之間蓋不絕聞公之先出廣平近世始徙許州之陽翟遂爲陽翟人曾祖遷避世不仕祖守璠仕周爲隨縣令贈太師中書令父思義少通經術而藩鎮屢辟不至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母劉氏追封魏國太夫人公諱坦字坦然治春秋三家學淳化三年賜本科及第補鄧州司戶參軍再調河中府河西縣尉遷遂州長江泰州興化二縣令杭州錢司參軍舒州團練判官又爲泉州觀察推官應天府留守推官故相張文節公知留守事被召還朝薦公爲大理寺丞知河南府福昌縣徙益州廣都又知齊州禹城未幾請監許州長葛縣酒稅再遷殿中丞遂請老于陽翟明年會天子恩遷國子博士景祐二年十一月辛卯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七南院太傅實公之仲子也時守祔歸鄧始聞公疾即

懸解郡及承計道中乃嘉其徒而歸後三年公夫人王氏亦卒公世葬陽翟縣之麥秀鄉其將葬公也卜其大墓之左不吉卜其兆域之南則惟食遂以康定元年正月甲申葬公于後卜之原以夫人附焉公初為豫州會民有執盜者三人法當死州縣獄上公疑其自誣輒留更訊之果得真盜者自是雖他郡有疑獄監司屬公處之多所平善在河西方朝廷治兵靈武而文移急于星火又賊騎數出內侵公領數縣糾糧從間道往饒塞下皆先期以辦在興化招流庸自占者數千家在福昌屬京師冬無冰詔伐冰嵩山下時近春氣懷冰不融縣人憂其責公往龍潭之涯而一夕冰合視之皆隱伏奇蹟而不可狀衆以謂公精誠之致焉在禹城又招流庸數千家括隱田萬五千畝公自國子博士累贈吏部侍郎其爲人衍衍然不妄笑言居官不苟求名譽而多陰施在人雖連蹇四十餘年未始有過請夫爲善者苟不據自躬則遺諸後世善昌焉矣而不可止惟公之仲子天禧中禮部第進士爲天下第一遂登甲科歷臺諫爲侍從之臣其典重藩尤有聲其爲參知政事乃贈公太子少師爲樞密副使又贈太子太師爲宣徽南院使又贈太師中書令爲安武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遂有封成國且程氏之分雖盛于廣平中山而世不常顯今公子與故相國中山程文簡公前後提旆俱鎮延州其勳名昭聞俱爲國偉臣自國朝以來顯有二程嗚呼公可謂有子矣公夫人王氏封越國太夫人子男五人長曰誠試將作監主簿次即徽也次曰肇綿州鹽泉縣尉次曰猷河南府永寧縣主簿次曰義鄭州觀察度支使女五人長適進士孫起次適尚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甫次適太常博士袁禧次適尚書兵部郎中張嶠次適國子博士崔公儒孫男十三人曰莊尚書兵部員外郎曰龜蚤卒曰英蔡州司戶參軍曰荀虞部員外郎曰安國蚤卒曰萬大理丞曰堯曰信皆將作監主簿餘幼曾孫男七人銘曰士修于家不苟以進公適自初弗矯弗競亦既有年豈不欲施雖屈于用其終無墮公藩弗章時則有後允顯其人在帝左右曷以贈公大啓其封尚書中書一品一崇始雖終榮是謂受祉公雖云亡其聞不已葬也維卜不遠先塋更千萬年毋毀我銘

夏文莊公神道碑

皇祐三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鄭國公以疾請歸于京師天子飭太醫馳視又以肩輿往迓之而公疾遽劇矣既就第未幾以薨聞乘輿臨其喪視公形容精粹嗟悼者久之贈太師中書令諡曰文莊觀朝二日五年七月辛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既葬詔史臣珪論次公之世系與夫行事以刻其墓碑臣珪嘗讀黃帝以來姓氏之書蓋夏出如氏其後世乃弗顯至漢大司徒勃始顯于永初之間由漢涉唐至于五代益復不顯公諱雍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曾祖昱避世不仕祖龜獻書僞唐爲晉陵尉仕不得志退居于家考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太宗召見壯其說補右侍禁隸大名節下一日寇騎突境上夜從間道發兵還與寇遇力戰以沒贈崇儀使自公之顯曾祖而下

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晉齊魏三國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太夫人祖妣黃氏燕國太夫人妣盛氏越國太夫人初魏公死事朝廷錄孤以公爲潤州丹陽縣主簿景德四年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遷著作佐郎召還遷秘書丞直集賢院同編修國史判三司都磨勘司遷右正言車親幸必爲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初選文學之士以傳道經義幸臣旦屢以公言于眞宗遂命勸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靈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史成遷戶部員外郎是時參知政事丁謂請大治城西陂塲鑿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雖上三司使林特欲于上林中爲復道壞元武門以屬玉清江淮發運使李溥又欲致海上鉅石于會靈池中爲三神山跨閣道以幾遇神仙之屬方羣臣爭言符瑞公獨抗疏謂其事闊遠非所以承天意遂皆寢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天禧初坐閣門之故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復其禮部郎中徙鄆州又徙襄州賜諡大觀百姓流亡盜賊相乘公既發公廩又募富人出粟十餘萬斛以賑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萬餘口巡撫使姜遵上其事賜書褒諭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詔書作金石刻焉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又徙壽安洪三州洪之風俗有鬼尙巫所居設壇場陳旗幟依神以下禍福病者輒屏去親愛死于飢渴則規問寡孤惟其意所出公案其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錄神衣鬼幘角刀笏之類以萬計悉令燬毀之乃言漢晉張角孫恩之亂不可不察朝廷爲下詔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絕之天聖三年丁越國太夫人憂是時章獻太后臨朝以公東宮舊僚又復其知制誥欲服喪不許爲景靈宮判官判集賢院奉使契丹公以魏國之沒敵難又母喪未除義不得行乃抗章力辭之明年以左司郎中召入翰林爲學士同勾當三班院尋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議大夫密樞副使又明年遷給事中右府主進綱武吏而大臣多關略吏得因緣爲姦公乃集致前後賞罰之所當者列爲諸房定例而吏不得欺矣朝廷與契丹約和二十餘年北地人不習武事公謂邊備不可弛乃屢陳所以守禦之策又明年拜參知政事祥源觀使于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已而爲宰相所忌復以爲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太后上仙南府大臣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襄州未行改潁州景祐元年徙青州明年徙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元昊反陝西用兵乃拜公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康定元年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遷屯鄆州始公西行天子遣使問所以攻討之策公乃言太平興國中李繼遷以窮蹙之兵屢寇朔方太宗嘗命李繼隆等五路並出旋亦無功而還眞宗不欲罷關中之民惟戒邊吏嚴斥堠以備之今元昊略有河外之地貿易華戎顧其勢相萬于繼遷也雖然其欲僞稱名號者不過要市朝廷耳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才知其完計也願下令諸將敵即入寇急入收保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予又喪其緣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是時議者咸以公言爲不然于是罷分節制判河中府慶歷二年徙

蔡州始朝廷銳意興師及劉平萬懷敏繼以輕賊失軍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恩今宰相臣琦使還陝西嘗言公所以制邊之狀于是召爲樞密使議者猶疑公怯于兵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驍矣帝不得已聽罷之鎮公厭煩言乃上還節旄願得益徙閒郡遂以爲吏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朝廷貸元吳之罪而西邊罷兵仁宗終以公言爲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議者誑公終不已乃復以爲樞密使進爵英國公仁宗親作飛白文行忠信字及乘險字以賜之且言爲時勝傷者甚衆而朕獨知卿也又明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皇祐元年加兼侍中赴三城用祀明堂恩改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鄭國公明年會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親行隄上已而得疾其薨蓋九月乙酉也享年六十七公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歷之書無所不學其學必究古今治亂天人災變之原其爲文章閎衍瓌麗殆非學者之所能及凡朝廷有大典冊屬以屬之其譽滿天下雖出臨軍中入幹機務未嘗輒廢書也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彝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學爲古文奇字至僊臥以指畫侵膚其勤若此所治有風迹爲民立伍保之法而盜賊不敢發閭里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飲食自拊視之在陝西嘗上十策若結熟荒增弓手練強弩併小寨絕互市之類皆當時施用之公自以材器高未嘗過許人故士大夫爲生憚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貴執自安也臣珪伏思先帝臨御之日久其選用材賢可謂至矣公始以文學輔東宮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爲宰臣惜其數離譴管卒不從容廟堂預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始樞密使田況嘗從公幕府及公薨以謂公有王佐之蘊而不及施信矣夫雖然出入榮華四十餘年可謂盛矣所著文集百餘卷公娶楊氏封榮國夫人子男一人安期爲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女二人長封仁壽郡君適尚書都員外郎賈守訥次適光祿寺丞賈延年孫二人長伯生國子博士次伯卿太常寺太祝銘曰

夏出如氏自帝錫命其後分封以國爲姓爰自三代涉漢東京厥緒可攷顯維一人又千餘年曠不世食巍巍惟公實荒蕪國始以孤童攝來京師乃賜之策大放厥辭於皇仁宗英照四方攬收羣豪寤寐弗忘帝曰汝咨東宮舊臣左右予躬道德循循乃服大僚顯允文武豈無嘉謀告于帝所西方用兵戰屢不克天子悔之莫如公畫位隆陳開公豈不畏卒遭譴言不相平內凡今在位執遇如公尙復公嗟離志之從刻碑高原萬祀無止其誰銘之有臣太史

狄武襄公神道碑

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天水狄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于州未幾以薨聞天子震然輟視朝二日發哀苑中贈中書令太常諱行諡曰武襄既葬于汾之西河有詔史臣以詞其墓隆之碑臣謹按狄始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城因以爲氏其後代居天水

至梁文惠公乃大顯于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間公實西河人贈太傅曰應之于公爲曾王父是生眞贈太師太師生普贈中書令其配曰竟國太夫人侯氏公其次子也諱奇字漢臣生而風骨奇偉善騎射少好將帥之節里閭俠少多從之初游京師遂補拱聖籍中寶元之初元昊叛河西兵出較無功公自散直爲延州指揮使延帥知公敢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出大里清化榆林歸娘嶺東女之崖木匠山渾州川白草南安安遠等戰大小二十有五中流矢者八斬首捕敵萬有餘獲馬牛羊橐駝鎧仗符印車鑼重器物以數萬計嘗破賊金湯城至于乾谷三堆杏林原遂略宥州之境殲其醜族燔其積聚數萬廬舍數千收其輜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使不能踰邊以功賜遷至秦州刺史遷原路兵馬都部署經略招討使上欲召見公會寇薄平涼因命圖形以進由是天下知名公提涇原之師威震羌夷既而襲復稱臣西陲少事矣適以公爲樞密日天貳四廂都指揮使徙鎮定路兵馬都部署遷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歷惠州團練使眉州防禦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領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天子顧將帥之臣無踰公者乃召爲樞密副使加檢校司空皇祐四年廣源州蠻酋僭智高僞稱號以盛夏舉兵陷邕州濟舟而東又陷沿江九郡進圍廣州力屈不能下還據于邕所過吏民多被害江湘之南人心爲之蕭然公于是抗章請行又因侍上間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願無以報國今遠戍跳梁不足爲陛下憂願將歲兵數千當獨叛蠻之類致之闕下上壯其言遂改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知檢校司徒上親餞于垂拱所以臨遣之意甚厚先是蔣偕張忠等繼以輕敵失軍士卒莫有戰鬪志明年正月自桂林次賓州會廣西鈐轄陳曙以步卒八千潰于崑崙關公即按磨以不應令并嚴直責用等三十一人咸以軍法誅之衆莫不慙恐既而領甲軍中又下令且調十日之糧或莫能測賊使人覘吾軍而還黎明遂合三將之兵以行乃絕崑崙出歸仁鋪先自爲陣賊果失守險遂悉其衆追王師以戰前鋒孫節博賊死山中賊氣乘弱吾軍公親執旗鼓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非意賊大敗復馳騎追之斬捕二千二百級僞署黃師宓僞志忠等五十七人沒于陣智高夜縱火城中而遁明日破賊入城獲金貝之物以鉅萬畜數千悉分其麾下招復老壯七千二百零嘗爲賊所脅者皆慰遣之以歸又斂羣屍築京觀于城之北隅初有衣金龍之衣又金飾神龍于楯仆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有欲爲公急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也事失智高敢誣朝廷以貪功耶二月班師還曲救五嶺又布德音至于江湖之南公還爲樞密副使進位檢校太尉河中尹俄拜樞密使賜第城南一區子悉優以官公固謝曰賴陛下神靈出師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諸子非有勳勞何敢拜君命上固以寵之在樞密四年自以遭時奮用乃夙夜一心進圖國事雖權幸不可撓以法上累勸以邊幾嘗從容陳所以攻守之計天子深然之晚以盛滿爲戒恩避時柄遷終于陳州享年五十公爲人慷慨尙節義有大慮慎密寡言外剛銳而內寬其計事必審中幾會而後發其

行師必正部伍營陳明賞罰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嘗以少擊衆而所向無不靡與士同寒飢勞苦而又分功與人未嘗自言安遠之戰方被創甚寇且至即挺身以前衆莫不爭爲用嘗獨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中見者爲之辟易今丞相韓公琦故資政殿學士范公仲淹同秉武節經略西邊公時爲裨將殊爲二公見器仲淹又嘗以左氏春秋授公以謂爲將者不可不知書匹夫之勇無足尙也公于是自春秋戰國至于秦漢以來成敗之迹概而能通公爲涇源招討起居舍人尹洙知渭州因與公善洙學通古今嘗與公談用兵之術稱曰雖古名將殆無以過其後洙以貶死爲周旋其家事惟恐不及其徒眞定道洪故鄉謁縣先下車趨至令庭遂燕故老于廳下里中榮之公事親孝遭中書令之喪雖衽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方彙擢于朝奉克國太夫人膝下舉觴于堂間又天子賜珍其家極榮養矣征南之日戒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行至邕會瘴露之氣昏鬱中人或謂賊流毒水中且士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甘冽遂濟其軍此非誠所感耶公薨之初詔衛公匱歸殯京師其葬也寵以鼓吹旌輅送于都城之西又敕所過郡治道共具發材官輕車至于河西卜用嘉祐四年二月甲申之吉是歲以給饗恩加贈兼尙書令臣嘗伏讀兵法曰以治待亂以逸待勞此善用兵者也又攷前史之載將而持重有謀者其出師不有功如武襄之西定靈夏南平熾外未嘗不擇形勝盛師徒先計而後戰遂摧兇陷敵名動殊俗爲國虎臣善夫臣洙以聞有古名將之略豈輕也哉公娶魏氏封定國夫人六男長曰諒殿班奉職蚤卒次曰咨西上閣門副使次曰諒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次曰諒內殿崇班次曰說東頭供奉官次曰諒內殿崇班說諫蚤卒二女許嫁而卒孫曰璋左侍禁曰璫尙幼銘曰

汾晉之氣藏于崆峒有如其人武襄之雄始來京師感慨從軍以節自發執莫不聞元昊蓄姦歸節塞下西邊用兵露甲在野公出大里至于杏林奇謀縱橫以籌戎心上顧將帥威名無如來汝陪予秉國之樞盜起南荒乘邊弛防陷邕圍廣妖氛以猖公于上前憤然請討賊失崑崙膏血原草還服在廷越茲累年夙夜適事匪圖弗宜將相出藩年甫五十公不復還天子爲泣生莫與榮沒莫與哀旂常之載其績有來有勤其初有大其後攷德于詩以質不朽

龐莊敏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三月丙午。太子太保致仕。龐公薨于其家。是時先帝方寢疾。乘輿不及歸奠。而震嗟者久之。于是其孤以公之功狀。上于太常。而博士李育乃駮曰。公曰莊敏。六月壬申。葬公于瘞丘縣之谷林山。明年。會修仁宗實錄。其孤又請于史官王珪曰。我先公位丞相。于朝蓋顯矣。其葬也。諫官司馬光實爲之銘。今墓隧之碑未立。願得史官所書以刻之。以信其後人。余遂致次公之族氏。官封。與夫行事之始終。復爲之銘。其序曰。惟龐氏之先。自周文王之子畢公高之後。別食于龐。因以爲氏。近世或家車平。又徙成武。遂爲成武人。公諱籍。字隨之。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武。祖追封秦國公。諱文進。考國子博士。追封魏國公。諱格。曾贈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越國太夫人何氏祖妣楚國太夫人陳氏妣燕國太夫人邢氏公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爲黃州司理參軍再調江州軍事判官知開封府薛田舉公爲兵曹參軍薛奎代田又舉公爲法曹改大理寺丞知襄邑縣預修天聖敕爲刑部詳覆官歷羣牧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出治秀州入爲殿中侍御史初章獻太后臨朝命有司定其出入儀物著內東門儀制三卷及章獻上仙而章惠太后欲踵垂簾故事公亟奏請焚之其後章惠卒不敢出預政事尋爲開封府判官尙美人方有寵遣內侍韓從禮下教旨公上言陛下初臨聽斷而美人憚恣撓法不亦上累聖德耶于是仁宗怒杖從禮并責美人遷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初龍圖閣學士范諷放縱不拘禮法公爲御史時已嘗奏勛之及之官益疏諷過失會諷請辯乃詔置獄于南京已而責授諷鄂州行軍司馬亦左遷公爲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福建轉運使復其官如故頃之以侍御史入爲三司戶部判官仁宗謂執政曰竊某其止是職耶數日改刑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體量安撫歷知汝同二州趙元昊反舉兵圍延州總管劉平遇戰于北川口監軍黃德和望敵退走平遂爲賊所害德和懼使人給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且收繫其子弟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馳往河中府案其獄既又命公并訊之公至具得其狀以聞于是朝廷要斬德和而劉氏子弟咸拔用之除陝西都轉運使慶歷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再遷吏部郎中明年改延州觀察使辭不拜進左議大夫爲陝西四路緣邊都總管兼經略招討等使仍知延州是時元昊數寇邊公下令諸將毋得輕出兵其欲出兵必召問其所以可勝之計然後遣之故其出未嘗不有功凡築十一城以扼其要害又其下多美地薦草募民耕之歲得穀以省大費一日元昊遣親信李文貴以書來願納款塞下公曰彼固多詐未可以信也因留不遣會朝廷欲貸元昊之罪而詔公招徠之公以爲元昊屢勝王師今若遽馳介以甘恐其氣益驕于是召文貴謂曰國家之撫四夷靡有不至也今元昊方命不恭以毒我邊民且自視其區區之地乃敢與中國爭衡耶若天子赫然大怒舉師西向而加誅之將安爲計哉夫慮不至于久遠而微一時之利者豈智也歟其歸語王熟計之踰月文貴復來然其言未肯去僭號天子旣厭西兵復詔公曰元昊若稱臣餘一切勿拒之公曰假之僭號則安肯復臣耶執以爲不可及是時修復涇原恐虜益復入寇久之乃復書曰所陳非邊臣所聞明年元昊遣伊州刺史賀從勛來自稱舅邦面令國烏珠曩贊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曰天子臣妾四夷今不稱臣不敢以聞朝廷從勛曰大王願以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歸而更贖之公乃上言西邊用兵以來元昊喪其和市國中愁困今其辭稍屈必有悔過自新之意可遣使與之約也是時詔著作郎邵民佐與其使並往旣而元昊果稱臣西邊罷兵矣公遂入爲樞密副使八年改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尙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公始召還以謂方用兵時邊壤煩苦國中蕭然請減緣邊之兵還食內地議者以爲不可公卒減兵二十餘萬至是以天下之力

困于養兵，況兵衆而不可用，方其無事，請以法加治之，議者又以爲不可，公卒汰兵八萬餘人，二年，加戶部侍郎，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爲相，不敢以毫髮私入，端明殿學士程戡除知益州，仁宗使公諭之曰：「善撫遠人，還當以二府處之。」公曰：「二府惟天子許之，臣不敢以言，其後遂召戡爲參知政事，而程卒不知也。」廣原州蠻僞智高舉兵陷邕州，又下沿江九郡，進圍廣州，累月，還據邕，所過多被害，而張忠、蔣偕等繼以輕敵失軍，仁宗問誰可將者，公言：「樞密副使狄青，昔在臣麾下，沈勇有策，慮可屬以南方事。」明日，青奏事殿中，遂以爲宣徽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或言青起行，難使自專其謀，當更擇文臣以副之，公曰：「愚者偏師之出，號令之不一，進退之無法，以故數不利，今命大將若使文臣副之，則威令復不得行，豈不視前日之敗也。」公復請下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青既至，斬別將一人之不用命者，于是軍中皆恐畏，未幾果破賊而還，仁宗欲以青爲樞密院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昔曹彬下江南，太祖謂曰：『西有汾晉之師，北有幽薊之難，欲用卿爲使，則誰復爲朕立功耶？』今龍青太過，後益有勝青功者，陛下何以賞之哉？」于是復以青爲樞密副使，加檢校太尉、河中尹、入內侍省都知、王守忠，以畏謹得幸，求爲節度使，公曰：「昔王繼恩平兩川，宰相以其有大功，欲優拜之，太宗怒以爲官者不可使預政事，乃召學士錢若水議立宣政使以授之，今守忠無功以爲節度使，後復有求爲宣徽使者，奈何？」帝乃爲止，公在位久，而無他宰相，故謗言屢以及公，會道士趙清貺者，公之外親，嘗詐爲人求官，有小吏告之，公即捕繫開封府，既而窮得其姦狀，初言者指公私于人，及流清貺，海上又言公縱法行事，朝廷雖知公被誣，而言者不已，遂罷相，知鄆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前此契丹嘗遣使來求御容，仁宗顧左右，皆默然不敢對，因曰：「能斷大事，孰有如卿某者？」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明年，以災異詔中外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爲嗣者，蚤決之，寧情既安，則天異可塞矣。」臣歷位將相，恐先犬馬無以報，雖冒萬死而不悔也，敵人盜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邊，遣使更定其地，既而召敵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爲市，敵人怨之，日夜聚兵境上，公又戒毋得輒舉師，久之，敵且去，命通判并州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繼勳計事，繼乃請築城三堡于屈野之西，使敵不敢耕故地，光還，公雖許之，而堡實未築也，已而敵兵輒復聚，管勾麟府兵馬郭恩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乃與繼勳率兵至忽里堆，欲出其不意以擊之，會伏發，恩、道元皆戰沒，而繼僅以身免，未幾，敵遂道元歸，詔御史鞠乃言與繼等行視堡地，因爲敵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青州，于是司馬光上書曰：「擅議築堡，臣光實陳之，今繼等輕出亡師，傷國威重，罪在臣光，公聞亦上奏自咎，皆不報，徒知定州，公在并時，年已七十矣，欲謝事于朝，而以得罪適不敢，及過京師，遂上疏曰：『臣疲老不足以任邊事，願乞骸骨以歸，』詔不許，遷尙書左丞，辭不拜，至定一年，復請老，召還，又數自陳，惴惴，天子不得已，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後三年，公薨，享年七十六，今天子追贈司空，兼侍中，公爲人

明智有餘，果于臨事，少好學，及老而家居，終日窮覽詩書而不知倦也，天性精于法令，常曰：「大臣當遵畏天子法，其敢自爲重輕耶？」獨嚴于治軍，其下如有犯，必以便宜從事，或至于誅戮而無所容，然善視其居處飲食，故士卒知所畏而樂以出死力，其遇僚吏從容，使得盡其所長，其屬于朝，皆天下賢士大夫，與司馬光尤相厚也，所著文集五十卷，公先娶邊氏，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繼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累封彭國夫人，子男五人，元魯，登進士第，爲大理寺丞，蚤卒，元英，太常博士，元常，大理寺丞，元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元直，大理寺丞，女七人，其封安康郡君，適冀州度支使陳琪，其封德安縣君，適都官員外郎宋充國，其封仁壽縣君，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其封永康縣君，繼適宋充國，其封德安縣君，適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趙彥若，餘未行，銘曰：「龐氏之先，實畢公裔，爲成武人，自公三世，成武之顯，公所自發，其發伊何，文武維烈，執暴其武，萬兵以西，顧甲來歸，安如嬰兒，孰施其文，亦既入輔，風雨節時，樂其衆甫，逮公去位，天異載仍，天子曰：『咨，巧言予聽，公曰：『大器維承之艱，』建太子，萬世其安，公過京師，公曰：『臣老，天子謂公，公力尙少，其往爲予，更撫予，場豈無威名，以冀疆域，公休于家，大事數問，公喪未行，忽出審訓，孰不相將，曾莫如公，君臣始終，令問何窮，隨有豐碑，行者下拜，史臣作詩，以示千載。」

華陽集卷三十六

神道碑

宋元憲公神道碑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司空致仕，鄭國公薨于京師，時天子方以裁異避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作挽辭二章以哀之，爲廢朝二日，贈太尉，兼侍中，諡曰元憲，五月丙寅，天子成服于苑中，百官慰殿門下，其年十月己酉，葬公許州陽翟縣之三封原，是日又廢朝，既葬，御篆其碑，以忠規德範之碑，既又詔太史臣以銘其碑，臣珪方修仁宗皇帝實錄，自契丹再盟，陝西亦罷兵，其後天子益鄉文學，興禮樂之事，當是之時，觀公一用經術以相仁宗，而天下俗吏之務不至于朝廷，顧其功豈不茂哉，夫創業之相名易彰，守成之相迹難見，在漢丙魏，皆有聲于孝宣之世，然推其術，不過能以故事而奉行之，亦未有踴躍見施在民者，惟公始終之行，實邁前人，而又得天子所褒如此，不刻之金石，則無以顯大于後世，臣幸得執史筆，奉明詔，其敢以孤學自辭，謹按：公諱序，字公序，開封雍丘人，自其高祖神，嘗爲唐御史中丞，其後三世仕不顯，曾祖駢，爲漢兗州乾封縣令，祖耀，爲周壽州霍丘縣令，父玘，端拱二年，以明經及第，治獄有陰德，終荆南節度推官，自公顯，曾祖而下，皆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封齊、楚、秦、三國公，曾祖妣王

氏繼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繼高氏。鍾氏。朱氏。封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太夫人。公寔鍾夫人所生。少篤學。遭父喪。寓其家安州。夏竦爲州。一見公所爲文。大器之。仁宗在亮陰。詔禮部貢舉。公與其弟祁皆奏名廷中。已而擢公爲第一。亦置祁甲科。于是天下學者以宋氏兄弟爲師法。天聖二年。釋褐爲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刪定本朝令。遂試學士院。除太子中允。直史館。判登聞鼓院。爲三司戶部判官。丁母憂。服除。遷太常丞。判戶部勾院。同修起居注。遷左正言。會郭皇后廢。以諫官伏闕爭不可得。坐罰金。尋同知禮部貢舉。天下士至私慶。而材者皆自以爲有得。已而拔收髦雋。比異時爲多。乃知制誥。判登聞鼓院。又放試賢良方正科。公言。朝廷取異士。當令有司設幕。供以飲食。不可與武科同試。皆從其言。知審刑院。會知制誥王蒙正。誣知新水縣。林宗言。舉殊死。公曰。蒙正本富人子。且倚后家。所爲多不法。可使其志得過乎。更請御史訊其獄。而道逢蒙正遣人賄賂入京師。御史并收接之。返使坐法廢去。又密州富民王渾者。私釀酒其家。鄰父率其子殺之。渾結奴以爲盜。使盡殺其父子。州以死論奴。公曰。其使殺人者渾也。況奴爲所紿乎。時宰相亦欲出渾死。公力爭之。渾乃死。他日裁異數見。宰相惟能開觀寺。謂爲民祈福。公言。裁異之來。所以戒政事。今設樂于庭。又使民縱觀優慢之戲。恐未足以致嘉應也。奏罷之。權判吏部流內銓。歷太常寺鴻臚寺。國子監。昭文館。進尚書刑部員外郎。其在鴻臚。言四夷朝貢。請圖其人物衣冠。問其道路遠近。與夫風俗好惡之異。藏之有司。明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宰相以故事。知制誥未有除二府者。即召入翰林爲學士。又明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趙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敵失軍。因詔中書兼管樞密院機事。時緣邊諸帥。官重者。且領陝西四路。以故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宜使人帥收重兵內地。他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舉兵四攻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方朝廷多故。其下詔令。及答蕃書。皆須公所裁。公自以材術得進用。天下事有未便者。數論上前。于是爲宰相所忌。會同知樞密院爲樞密副使。葉清臣權三司使。或亦謂不可並據要職者。遂俱罷。公得知揚州。除年爲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進給事中。先是盜起京東。迹所連逮者捕繫滿獄。公使一切從去。後往往得賊區處以告。於是募里諸生數十人。自疏賞格示之。或曰。諸生且安用也。公不聽。卒慰遣之。凡捕誅百餘人。盜乃息。諸生皆以賞得官。遂大。郡學。禮師儒。又作詩以風厲之。郡人刻其詩。學舍下。慶曆五年。復拜參知政事。後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曰。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猝莫敢對。公獨進口。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其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必欲答清意所問。願至中書同上對。公既退。草數千言立奏之。皆施用其言。八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詔有司。上明堂圖。又博攷聲律。更定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百神祭享。所用樂。其秋。遂祀明堂。以公爲禮儀使。禮成。加工部尚書。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緣內降得橫恩。宜因大祭之後。斥絕以新聖政。于是帝別爲手詔。與敕書同降。又言。頃聞文武三品以上官得

立家廟。而有司不能明喻上意。久之未立。非所以美化也。願詔禮官更議其制。常欲用三司使張堯佐爲使相。公執以爲不可。既而數上章願罷。帝遂欲用公爲使相。公固辭之。適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特定大學士雜俎。又詔。進見皆如宰相儀。以戶部尚書。徙許州。兵部尚書。徙河陽。過朝京師。方帝病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公來。延坐勞問者久之。嘉祐三年。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復爲樞密使。兼奉牧制置使。給饗太廟。爲儀仗使。其年封荊國公。聞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幾旬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疆本之勢。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任邊要。而孤寒者常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悅。五年。公數求去位。不許。公固請之。除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鄆州。明年徙相州。即言臣年及七十矣。不可以重祿處閒地。願乞骸骨以歸。乃召公還。以老獨其拜舞。公請不已。英宗即位。以爲武事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加檢校太師。進封鄆國公。既又以爲景靈宮使。公嘗有肺疾。及奉仁宗諱。一慟輒嘔血不止。昭陵神廟後。願上印綬。英宗每見公不以名。且諭以初臨天下。未可遽休。大臣治平元年。出判亳州。居數月。公請終不已。聽以司空致仕。享年七十一。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功臣。至更二十四號。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其爲人端厚清長。進止有法度。即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而未嘗與人言。聞或薦引士大夫。惟恐其聞之。不敢掠上恩。其接賓客。盡論文章。不自休。世皆尊名德。而小人亦自遠門下。嘗曰。殘人矜才。逆詐特明。吾終身不爲也。公初名郊。在翰林時。有指公姓名。傳以他說者。仁宗以諸公。公因請更之。所著書。有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又文集合四十卷。夫人胡氏。贈殿中丞銑之女。封陳國夫人。子男五人。允。國。尚書都官郎中。均。國。國子博士。其三人早卒。女一人。封壽安縣君。嫁太子右贊善大夫龐元中。孫八人。公與其弟祁尤相友愛。公出入將相久。而祁亦終學士承旨。宋興。弟兄以文學一時顯者。未有如公家。銘曰。

高烈武王神道碑

惟高氏始得姓于齊太公之後。歷秦漢以來。世固多徙而北者。王之先蒞門人。方五代擾攘。李景盜據江。南。數通使契丹。王之皇祖密國公者。與其子適。將敵命至。而景欲構患中原。陰使人害密國公。聲言爲汴人所殺。遷其子濠梁。積厚報隆。乃有茲密國公。知人事之變。舉其族內屬。占數于濠之蒙城。王即冀國之中子也。諱瓌。字寶臣。少起田里。沈勇有大略。太宗尹京邑。聞其材武。召置帳下。太宗嘗燕罷禁中。太祖命

同升。至講武殿。出苑東門。太祖親扶上馬。時王與戴興、王超、李斌、桑贊等五人皆從。太宗醉不能穿馬。王左手接輿。右手代鐙。既出。太祖顧謂王繼恩曰。此數人者。皆將帥之器也。特以控鶴冠帶及束帛賜之。太宗即位。補御馬直指揮使。遷御龍弓箭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太原平。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聞敵兵盛至。留王夜作引龍旗。與子御營。遲明。王度軍勢已遠。乃謂衆曰。今敵在肘腋。若并力拒之。尚可馳潰。國中不爾。則不得脫。于是衆與王轉戰至行在。而六班率不至。及見王。數加勞存之。太宗欲誅六班。王曰。陛下晨夕兼行。令不密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乎。帝怒遂釋。補天武軍都指揮使。西州刺史。又爲神衛左廂都指揮使。西州團練使。再幸大名。爲京新城內巡檢。會盧多遜遣使私通秦王。邸坐失微。降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適有亡命卒聚盜于界中。伺知州城內出。將劫庫兵以爲亂。王偵得之。即自丙選從卒數十人襲賊。至榆林里。賊窮保民舍。王挺身登牆。賊會鬪。將注矢射王。王引弓一發。應弦而落。盡擒餘黨。丙上其事。稍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補州刺史。會將北伐。以爲接應。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州。城易州。歷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高。富。二州團練使。端拱元年。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同時落權。王出爲單州防禦使。徒貝州兵馬總管。不數月。廷召等復進補軍職。王引領忽忽內恩所不及。謂馬都尉王承衍鎮貝州。公主聞入見上。願知顯王厚。承衍屢慰勉之。明年遂制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歸義軍節度使。廷召等皆列其下。王自單州不一年。聲振至此。而數爲殿前都指揮使。與所皆。太宗謂王曰。朕自幽州還。便欲除遣此命。蓋已遲十年已。及爲并代馬步軍都總管。時潘美亦爲節度使。同在太原。舊制領軍職者。班其上。王以美數戰有功。乃自陳原班其次而許之。以保大軍節度使爲鎮州行營都總管。又以彰信軍節度使爲太宗山陵都總管。復之并代。咸平中。契丹內寇。關氏軍帳至狼山大夏口。王方遣偏將王萬海等七人。擇兵異道與敵。而自據要設伏以邀擊之。俄橋尤恭持節至。趨王出土門。都部署。傳潛畏不出戰。既得罪。乃以王代屯冀州。敵尋解去。明年召還。授殿前都指揮使。上轡箭陳圖。真宗賜對使殿。時言者以高陽之觀。范廷召等所領兵。頗聞有不用命者。今釋不誅。後何以責死力。真宗以問王。對曰。前日聖恩釋之。令其衆分隸諸將。一日聞召而欲誅之。方疆場多虞。備衆懼而變生。臣竊爲國家憂。真宗遽曰。微卿幾至誤事。王因言殿前諸班。擇日。天武諸軍。皆拱衛之兵。其數日益耗。真宗曰。三司以邊儲不足。未暇增補也。王曰。臣與國憂。中爲軍廂主。是時諸指揮皆滿五百人以上。若積計所關軍食。固當有餘。三司爲不足。雖以其首爲然。而未能遽行。未幾。後殿還補諸軍班。王請于所屬中更選人以益之。或曰。上意所不欲。王固欲之。且與提禁兵。不惟疑至則身辱乎。王曰。吾以死許國。安復以疑自顧也。會馬軍都指揮使。權步軍司馬。在告。管軍獨有四廂指揮使劉謙一人。王既兼領二司。乃言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者。先期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節進。又使士卒盡識其威名。緩急

隨我。上下得以附。此軍制之大要也。于是施用其言。景德元年。契丹直抵瀋州。真宗北幸。駐蹕于章城。大臣有勸上南巡者。召問王行。王惕然曰。且敵之大入。去國遠。勢不可以持久。況羽檄召天下兵。行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今止軍不發。衆情大惑。誰爲陛下建此策者。真宗曰。將更議于大臣。王曰。天子親御六軍。蒙犯霜露。國之安危。事在轉瞬。尙何議也。遂發章城。次瀋州。將抵浮橋。左右猶躊躇未進。王下馬自扶策。擁衆渡河。既而請帝御北城觀兵。漢軍望黃蓋。皆仰呼萬歲。而敵人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皆駭視失色。有頃。勁弩伏發。射契丹將死。遂率書請盟。師還。賜燕于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醋爭功。王曰。天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預也。繼隆等愧甚。已而賜黃金三百兩。他日衛士有白麋粟陳腐者。王曰。邊防戰守之兵。暴露寒苦。而所食之粟與鼓同色。若等日既食大官。月所給又先進樣于上前。豈特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勸吾軍者。斬于是衆莫敢有言。其後王被疾久不出。輒有遣陳粒于殿下者。中貴人得以聞。人賜精米一斛。王歎曰。安有是耶。遂以疾辭典軍。章數上。拜忠武軍節度使。王素爲宰相。冠準所知。方瀋州之行。勸上南巡者。王欲若也。準嘗叱飲若退而心甚恨。三年準罷相。飲若知樞密院。王疾甚。真宗趨駕欲臨問。飲若乃言天子國疾。所以寵勳臣。今復無破敵之功。不可往。帝勉爲止。其年十二月四日。王薨。建寧里第。享年七十二。贈侍中。有司請視朝。一日。終以王有舊勳。特輟二日。官給喪事。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昌里。王儀狀英偉。不學古兵法。而臨變中機。奇密如神。典禁兵之日久。願神佐不足與計事。特以材自任。方其代傳潘提三路之兵。以數十萬。出入進止。其聽號令若一人。敵故憚王。終歲不敢近塞下。王善騎射。與士卒同食。賜予輒分其麾下。家無所餘。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于是賜諸經史于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新進身。自吾舊節行間。至乘施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論前後與吾同在宿衛者。孰最有聞。諸子以其所聞者對之。王曰。與吾舊節李斌執意。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嘗與此二人者言。其忠實一心。無絲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是以取也。王少時嘗醉臥田中。父夜往見有神人。授金甲侍王之側。父竊奇而愛之。父沒。王負父骨十餘年。故其後子孫莫不以忠孝承家。嘉祐八年。王之曾孫女。進册爲皇后。以故累贈至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奉國公。治平四年。爲皇太后追贈至衛王。王薨七十一。其葬也弗及。請諡于有司。照事九年。天子篤實慈之義。而念王之功。乃親致六家之書。以安民有功曰烈。折衝禦侮曰武。特賜諡曰烈武。又以王墓有怪碑而文未刻。乃詔臣珪述王遺休而刻之。既又賜之篆曰。決策靖難。顯忠基慶之碑。嗚呼。何其盛歟。臣珪伏思。太宗之發燕南。真宗之渡瀋北。當是之時。王智有足過人者。一旦濟國家之難。以休兵靖民。顯名于後世。願所施豈不閎哉。與夫自昔將帥。旌斬之事異矣。澤流子孫。與宋無極。殆神理之有相乎。會祖冕。贈中書令。祖珪。贈尙書令。密國公。父乾。贈尙書令。魏國公。王娶李氏。追封魏國夫人。繼亦李氏。追封楚國夫人。子。長曰繼勳。建雄軍節度使。贈康王。次曰繼忠。四方館使。榮

州國隸使。次曰繼和。崇儀副使。次曰繼倫。西頭供奉官。次曰繼密。內殿承制。開門祇候。次曰繼宣。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次曰繼隆。引進使。陵州團練使。次曰繼元。東上閣門使。嘉州刺史。次曰繼荀。右侍禁。次曰繼芳。供備庫使。忠州刺史。次曰繼顯。左侍禁。次曰繼豐。供備庫使。昌州刺史。次曰繼敏。內殿承制。次曰繼昌。西頭供奉官。皆已卒。女十二人。孫。西京左藏庫副使。連度等六十三人。曾孫。左班殿直。士先等一百四十五人。四世孫。東頭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來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銘曰。紹恢皇基。於赫神宗。懋我神武。暨王之雄。遠事真宗。決策于河。敵駭枝披。奉書請和。王長六師。闕如虢虎。燕徒嘯。嗚呼。敢侮。誰謂人遐。尚有遺烈。至今受祉。亦莫我遇。思齊曾孫。寶有慈極。天子仁孝。化及萬國。上方念王。幽州之功。澶州之靈。其利無窮。通諫王行。通諫王勞。作碑確。在凌之郊。陟彼高岡。望王之塋。千載而下。其澤如生。

高穆武王神道碑

熙寧九年七月壬申。臣珪奏事殿上。皇帝曰。朕奉承聖序。方以天下致養于皇太后。而外家賞賜官爵。未嘗有所加。朕每與言禁中。太后數不許。嘗致國史實錄。見高氏之世次。惟穆武王有子十四人。其長康王。于太后爲大父。歷事三朝。出征入衛。有夙夜之勞。王葬有年矣。而諡未告其第。碑未刻其阡。朕甚悼之。今特賜之諡曰穆武。其爲朕作康穆武王之碑。庸稱所以推崇太后祖考之意。臣珪謹按。王諱繼勳。字紹先。自冀國公去濠適亳。三世爲蒙城人。王生毫之谷陽。少學兵法。好將帥之節。雍熙三年。以父任爲右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王儀狀動人。太宗召問其家世。擢寄班祇候。再遷內殿崇班。爲西京。陝。孟。懷。虢。路。都巡檢使。時有羣盜保聚山川。吏久不能捕。王使勇士賈甲。節輜重誘之。輟轍道中。賊皆就擒。由是知名。咸平三年。王均據益州反。以崇儀副使爲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諸州軍巡檢事。招安使。嘗有終以卒五百人授王。攻東郭二門未下。引兵與賊戰。彌車塞。其衆大潰。追擊至嘉州界。生擒賊百餘人。獲偽造黃徽。金塗槍而還。有終益以精卒復攻二門。下之。賊退保子城。王大建應城上。諸將知已拔城。于是有終進薄天長門。賊更出拒戰。時會莫。王謂有終曰。賊軍鄉罷。急擊之可有功。王乃從數騎往馳賊陳。身被數創。血漬甲。馬中矢死。復更馬以戰。入內都知。秦翰以兵援賊。知不可拒。退走入城。王聞圍縱之。均遂夜遁。翌日。王率有終撫循城中。封府庫。數所部秋毫無犯。均既誅。天子賜書褒諭。於是安定蜀功。進崇儀使。方王拔城。適有中使密傳詔曰。今賊嬰城自守。而久未下。外暴官軍。內弊百姓。願其策安決。若縱之使跳去。彼烏合之衆。安能久伏林莽乎。及均敗。正如聖略所出。居無何。賊黨楊承海。謝才。晨。復收餘衆。保嚴谷中。數招貸之不出。又以爲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王乃募里中惡少年。輒知賊動靜。一日徒步領輕兵馳歷阻險。徑賊所置處。賊不謂王之至此也。方解衣自如。莫知計所出。王手格殺數人。餘衆盡縛之。蜀爲之無盜。王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徙峽路兵馬鈴鐺。還朝。陳用兵出入奇正之要。真宗以爲能。改洛苑使。并代路

鈴鐺。景德元年。契丹犯河北。分兵犯河東。王至岢嵐軍。遇敵五萬衆。陳于草城川。王與知軍。賈宗。登山望敵軍。謂宗曰。敵雖衆。而鼓譟不成列。將無人。我領騎兵三千。雖不足與戰。候敵南去。當臨陣出奇。以要擊之。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子可悉乘左右乘之。必大亂。已而王果得所欲。追殺至塞光嶺。斬首及自相騰轉以死者萬餘人。焚車帳。獲馬。牛。橐駝。器械。蓋數萬計。天子復賜書褒諭。遷右班殿直。榮州刺史。是歲朝廷與契丹約和。烈武王大有功于瀘州。明年爲麟府路鈴鐺。河外環列亭障。而宿兵多轉餉給軍。間爲敵所鈔。王移軍扼險要。以斷敵關。而軍食滋不乏。會契丹新遣使朝京師。以知瀘州。主雖以武功進。而天資達于政事。始至州。凡所設施。嚴而不煩。老吏縮手不敢肆。屬歲大饑。穀價翔起。即召諸里富人謂曰。今半境之人。將轉而入之溝壑。若等家固多積粟。能發而濟賑之。若發濟州將之命。于是皆爭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蒙活者萬餘人。明年歲物豐美。有甘棠運理者四本。郡人相與詣闕上其圖。誦王德政。求刻石。王奏止之。歷內藏庫使。宮苑使。奉使契丹。其國人見王爲人英偉。且知故烈武王之子。莫不加憚之。至不敢仰視。還知定州。徙延州。冀州。又徙貝州。乾興元年。復知瀘州。徙雄州。是歲契丹坐冬燕京。大縱獵。派易之野。忽候騎報敵將大入。緣邊皆飭爲備。王獨示之以無事。徐曰。敵歲賴漢金緡。當內計利害。無敢輕出兵。已而果然。渤海之畔賊者。羣聚兩界中。傳信相驚恐。王因戒邊吏毋得輒往捕。第驅之令遠去。故終王所臨。無下無生事。又歷東西上閣門使。昭。隴。二州團練使。遂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瀘州。于是吏民無幼艾。皆鼓舞王之旌下。曰。不意三見我公之臨也。徙涇州。在涇三年。客有獻計者。曰。河南之人思漢久。以王之善用兵。千載之功可就也。王曰。我持守方隅。幸而無犬吠之警。乃敢爲邊生患耶。輒就遣之。更步軍馬殿前都虞候。拜步軍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入宿衛。踰年。願復守邊。爲鎮定路馬步軍都總管。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天聖十年。制授馬軍副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使。明年。移節昭信軍。爲章獻明肅太后山陵。章懿太后園陵都總管。又明年。以年老上章乞骸骨。不許。他日召見便殿。給一子扶。俾勿拜。自陳少起兵間。未嘗以身自愛。今年老被病。敢苟生以願祿乎。願陛下愛憐之。于是聽罷典軍。以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王雖老。猶遇事精明。方河怒。嚙隄。王一夕坐隄上。調撻薪與築。而河怒爲止。滑人每過其隄而思之。王年七十六。是歲景祐二年。以七月二十七日薨。州之正寢。仁宗悼悼之。爲輓視朝一日。贈太尉。馳使護喪西還。其年十月二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之原。王忠慎有智略。臨機不輕發。尤善御軍。得士卒死力。故以少擊衆。未嘗不有功。其治民期盡人情之曲折。而略于用刑。今猶愛思之。初典禁兵。捧制書泣下。謂諸子曰。爾祖有大功朝廷。典此職幾二十年矣。未始有過失。我何功之有。爾曹念所以報國。惟有忠孝一節爾。家故宗族蕃。王則推心愛睦之。其嗣冠昏喪祭無不及。曾祖。贈尚書令。密國公。祖。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父。瓊。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王。烈武。其諡也。母李氏。魏國夫人。元配康氏。唐國夫人。繼室郭氏。陳國夫人。王氏。周國夫人。子。男六人。長連度。故西京左藏庫副使。次連範。

故右侍禁閣門祇候。次遷甫。故北作坊副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武功郡王。皇太后之父也。次遷約。故文思副使。次遷憲。故供備庫副使。次遷掛。故左班殿直。孫右班殿直士先等十六人。會孫右侍禁。公景等二十四人。四世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六人。臣珪既述王碑。而工未就。乃八月庚戌。皇太后敕中使趣其文。盡上。且聞天子有詔賜碑。銘曰克勤克儉。功履慶之碑。臣珪曰。高氏之興。自烈武王。有幽遼之功。至王西定蜀。北戰塞光嶺。爲國捍患。亦未嘗妄殺。惟陰施之及人者深。故天發有來。右我聖后。保翼天子。以母臨天下。則其所以追念王之勤勞。而褒大之。豈與夫南京外家恩澤富貴之擬哉。王之子孫。維孝維忠。雖聯曼衍。而不可窮。今之爲世家言者。高氏盛矣。銘曰。

蒙城之高。世則崛起。衍訓自王。奮豈不偉。獨獨獲賊。禾黍被野。四方既平。澤及牛馬。豹尾神旗。以長六軍。歷隨公州。有惠在民。豈無虎臣。爲國爪牙。雖建維王。能世其家。王發多祥。事及神保。神罔不懷。使王壽考。誕鍾聖祚。以母天下。思媚周姜。京室以化。后未勝衣。願王猶在身。履至尊。終念王愛。帝親母家。一門三王。子孫祚祚。中錫無疆。誰言恩朕。莫非外戚。人執望王。世載乃績。述宣王碑。天子有命。萬紀猶新。用宏茲慶。

華陽集卷三十七

誌銘

賈文元公墓誌銘

治平二年七月戊寅。觀公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魏公薨于京師。始公得疾甚。英宗命中貴人。挾太醫晝夜調護。所以念之甚厚。及訃聞。是日休吏羣司。乘輿趣臨其喪。爲之泣下。乃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其賻物加等。將斂。又賜龍腦水銀以納其匣中。八月甲寅。上成服于苑中。于是其家條具功狀上于太常。諡曰文元。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于許州陽翟縣大儒鄉元老里之原。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其先漢長沙王太傅。諡之後。至唐僕射魏國公耽。復以儒學相繼宗。而世爲滄州南皮人。後徙真定之獲鹿。會祖緯。晉中書舍人。追封魯國公。祖璉。太子左贊善大夫。追封齊國公。考注。祕書省著作佐郎。追封晉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曾祖妣崔氏。封吳國太夫人。繼梁氏。封韓國太夫人。祖妣胡氏。封周國太夫人。妣史氏。封燕國太夫人。自晉國公始去獲鹿而葬于開封。今爲開封人。初晉國公一夕夢使者奉紫冠玉簡于大箱中。拜而受之。以告燕國夫人。明日公乃生。公少孤。母日教誨之。自經史圖緯。訓詁之書。無所不學。天禧元年。真宗所教于郊。獻書車駕前。賜同進士出身。補常州晉陵縣主簿。引對便殿。以爲國子監說

書郎。除江州德化縣令。孫宜公初判監。命學官各講一經。獨稱公所講有師法。一日往謁宜公。宜公遣人示唐相路隨。章應厚。傳公讀已。宜公乃出見。公曰。後當以經術進如二公。願少勉之。天聖元年。兼潁州郡王院伴讀。遷大理寺丞。以殿中丞知常州宜興縣。徙知潤州。以母老辭。得監在京廣濟倉。翰林學士徐興權知開封府。舉公知東明縣。遷太常博士。是時宜公且老。數辭請養中。乃薦公爲代。召試中書。而參知政事陳文惠公與公有親嫌。言公年少。未可入侍經筵。宜公復言。先朝用晏殊。宋綬。知制誥。皆年未三十。朝廷用人可悉限以年耶。然文惠終抑之。徙通判綿州。又以母老。得監在京永濟倉。明道元年。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復爲國子監說書。方章獻皇太后稱制。詔趙彭城郡王名。公言。在禮母之諱。不出宮中。今天下爲太后諱其父名。非所以尊宗廟。初不報。及太后上僊。乃用公言罷。景祐元年。擢崇政殿說書。俄加直集賢院。判尚書禮部。天子方嚮文學。每授經之際。多詢質疑難。公因請以聖問所及政教道義之言。令講讀官悉綴錄之。以上史館。于是作通英。延義。二閣注記。三年秋。太平興國寺災。而議欲復修。公言。比年京師觀寺屢災。此天佐興王者。故數下災異。以誠告之。願陛下側身念愆。以思答天之責。于是遂止不修。再遷司封員外郎。天章閣侍讀。判太府寺。爲史館修撰。天子每祠南郊。必先謁景靈宮。乃齋太廟。公言。躬享景靈宮。初用唐朝獻太清宮故事。事出一時。不足以爲法。請須郊祠還。然後行謁謝之禮。下議有司不合乃寢。趙元昊叛。延州總管劉平敗于北川。或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公言。王繼忠陷賊中。先帝遇其家反厚。及契丹約和。繼忠預有力。今計平豈遽降。而先收其家。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即詔弛圍兵。既而果得平戰沒之狀。乃厚恤其孤。遷禮部郎中。康定元年。三月丙子。大風。晝冥。詔罷春燕。公言。今災變屢見。初莫不恐懼。已則泰然。謂無事。竊恐災異之所從。固不虛發。願陛下修飭五事。以當天心。雖罷春燕。恐未足以塞災異也。居數月。權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爲館伴契丹使。河北旱蝗。爲體量安撫使。既還。條所以制邊之策甚備。其言擇守宰。習鄉兵。治塘泊。紓徭役。繕甲壘之類。皆當時施用之。除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權知開封府。有禁衛卒告軍中飲率緝錢。本屬以其事移府。衆皆伏府門。恐不自安。公止詰其告者不實。坐之。餘訖不問。仁宗大然之。爲南郊順遠橋道使。時西疆未寧。詔公護行在。以察姦匿。知開封府。不侍齋祠。自公始。慶歷元年。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侍講如故。自唐羣臣見謝辭。皆過天子正衙。五代草創。過衙乃在其後。公始釐正之。未幾。詔公與三司官吏減省浮費。前此公上疏言。國家用度素廣。而民力不足。日者屢詔有司省節浮費。未聞卓然施行。今陝西用兵。而無先事之備。竊爲國計憂之。願較景德以來。訖于景祐。財用出入之數。約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省之。至是。內自宮掖。外及權貴而下。歲省用凡數百萬。駟馬都尉。榮宗慶前在鄭州。縱其下擾民。及遣使問狀。而託疾不即應。更請出爲郡。公劾奏宗慶託國肺腑。而所爲不法。復使爲郡。恐益爲民患。于是詔留宗慶京師。侍講林瑀上會元紀。且言。惟帝王即位。必過祥卦。而真宗乃得卿卦。公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契丹遣使求關

南之地且議和親復爲館伴使公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不可許議者又欲以金帛啗契丹而便平夏州公言吐蕃尙結贊欲助唐復京師而宜公數諫止之後得議者乃朱泚路吐蕃欲使陰爲之援今契丹乘元吳叛有求于我未必違肯出兵就使兵出而小有勝何以塞其貪驚之心時方命公使契丹于是力辭其行又言近歲恩倖子弟非有橫草之功而坐取武爵乘過罔無事藉以自容一旦西方用兵以千萬卒之命爲庸人驅之死地豈不可憤哉願思所以修內治外之術以銷難未然復陳備邊六事帝嘉納之三年遂參知政事明年以檢校太傅尙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歲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提舉編修唐書陝西既罷兵公遂還樞密使因言近歲國馬耗而河西蕃部馬不至請樞密使兼管牧餼置使如先朝舊制從之會詔有司議軍車馬車馬三后升祔之禮令中書門下攷詳其事而禮官或援古不同公乃酌羣議而奏曰恭以車獻皇后母儀天下車懿皇后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配食真宗廟室以稱陛下追孝之意車惠皇后于陛下有慈保之恩義須別祠伏請享奉慈廟如故于是命公攝太尉率二主行升祔之禮已而將下德音內出密封中外文武官皆遷官諸軍皆特支公獨匿其事即奏以爲不可雖同列莫與聞者明日惟在京諸軍與特支又詔二府特選官公又以爲不可乃已七年春大旱公引漢災異辭免三公故事願上丞相印意甚確遂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河北安撫使公既辭賜燕太夫人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貝州妖卒王則叛初則約連河北東數州之兵欲南斷浮橋以據大名事未及發會有白衣道公馬首自言少遊嵩山能言國家休咎之事公疑而詰之乃得所挾書實貝州叛道也其黨知事覺于是嬰城自守公命高陽關路總管王信大名府路鈴轄郝質定府路鈴轄孟元將六部兵二萬趨城下並遣穴城匠作車洞距關以攻賊公亦屢請行朝廷賴公威名在大名不許及破賊以功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其年日官言太陰犯畢距星又掩其大星公因言畢昂之間爲天衝其陰外國也顧其警必在季秋之分因放歷代所占凡十二事上之會歲饑民大疫公爲置病方給養之全活九十餘萬契丹募亡卒之勇仇者得五百餘人號投來南軍驅以戰西羌邊法雖歸亦殊死公乃撤邊郡凡投還者一切貸貨後有還者更與通補契丹聞之遂除其軍不用邊民之貧者多避賦縣以其地質敵人因而遷爲敵所侵公爲設法聽旁近戶之有力者賄之歲餘悉復其地契丹使來每道公境必敕服自飭且戒其徒御毋得有所犯公嘗言河自橫隴之決分流德棣恩滄數州而歲爲害甚按九河既涇惟行深川之道歷代雖決不當然不越漢鄆之北魏博之東今其道歷朝城由蒲臺入海者此禹漢遺功也請復河故道不報明年河決商胡水環大名公乃繪深川商胡爲一圖復條其利害以聞詔遣三司副使鄭繼行視其地還言功大不可就乃止皇祐元年以燕國太夫人春秋高願徙鄭州及入覲乃以爲祥源觀察使公不敢以將相留京師屢請還節除觀文殿大

學士尙書右僕射判都省再提舉編修唐書其冬以右僕射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鄆州凡上章乞罷僕射兼侍中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公四人皆邊官固辭之明年丁母憂會大雨率喪徒行數百里詔屢起之公懇辭終喪給以宰相俸之半辭之給以僕射俸又辭之于是賜黃金三百兩服除判許州仁宗召公還英閣問易之乾卦既講陳之翌日又爲手奏曰夫乾者天剛健之德當天下久盛之時柔不可以濟然元而過剛又不能久惟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獲吉也帝面出手詔以寵答之仍以所陳卦義藏之史館又言漢唐都雍置輔郡以內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置爲京畿遂與行之公將行命侍讀學士以下饋于資善堂五年徙判大名府復爲河北安撫使是時博士李仲昌建議開六塔河而水怒溢隄陘不能禁敗民廬舍不可勝計公復請疏河故道且言故道土沃饒多爲權右占耕使者妄言功大不可就于是又詔河北都轉運使黃河行視之言可就然朝廷終不報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未幾加兼侍中再任大名尋拜樞密使辭侍中三年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爲景靈使其年復出判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使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復徙大名爲本路安撫使英宗即位拜鳳翔節度使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自言臣老矣不任事願得徙開郡且還鳳翔節度兼侍中詔不許明年春復徙許州及入覲上以先帝大臣益尊遇之公亦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因固請還鳳翔節度兼侍中卒不許時京西大疫特詔公候秋適行公既被病召諸子謂曰勢且革矣尙欲尸重祿耶于是復請乃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臘月公薨享年六十八公爲人外端重而中裕雖燕居未始見愠喜然于臨事其色不可奪少好學至顯貴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其于古今治亂天人災祥之學無不該貫故指政言事切而不迂其爲政樂易而不苛前後累鎮許魏民皆見思其像學舍而生祠之爲文粹衍有法度字畫尤婉奇公在外仁宗嘗特遣使賜三朝御書凡百八十七軸其歷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觀文殿大學士皆仁宗爲公特賜之初奉詔刊修廣韻爲集韻因請修禮部韻略其率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附近用之又請修唐書及復禮記鄭氏所注月令以李林甫所解唐月令別行著本朝時令十二卷羣經旨辨十卷春秋要論十卷通紀八十卷奏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公初娶王氏尙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韓之女封莒國夫人再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後公二十九月而薨六男子章終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圭尙書比部員外郎田終尙書駕部員外郎青尙書司門員外郎齊太子右贊善大夫太常寺太祝三女子長適尙書比部員外郎程嗣嗣封壽安縣君次適太子右贊善大夫宋惠國封崇德縣君次適尙書都官員外郎龐元英封壽光縣君孫男十八人公祚公路公定公弼並光祿丞公度大理評事公格公盛公遠公望並太常寺太祝公壽太常寺奉禮郎公靖太廟齋郎公秩公密公詠並未仕公正公亮公通公壽公壽早卒曾孫男一人始

公葬晉公于開封以其地下汴將改卜于許而公薨今遷晉公而借葬之以成公志云銘曰維賢氏先出傳長沙有唐魏公又移厥家自公之考始去獲鹿公又食魏不遐以續公昔尙少其潘中閑獻書路旁適發厥聲始爲學官終日默如逮其授經聽者羣趨卒用所學八講殿中帝曰汝來有發予聰遂相仁宗左右經術豈無兼其勢不屈公于出處以靖以夷魏許之政而民思之再筭樞衡越歲又遷維是嘉謀有來上前天清日華聖子有作魏公來朝猶陳舊學問不見公遽不能起乘輿即臨泣然出涕公位將相不爲不榮矧曰黃髮道德之英曾誰如公爲其終初以示萬世維實維平

唐質肅公介墓誌銘

熙寧元年正月制以權三司使給事中唐公爲參知政事明年三月遽寢疾不朝上遣太醫日夜視公疾四月乙未卒其第臨問公凄劇不能言上泣然出涕曰能復爲朕起乎明日公薨乘輿復臨奠哭之慟廢朝二日贈禮部尚書其家上狀于太常而博士安燾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請諡曰質肅既而判尚書都省司馬光與其屬一百五十有七人皆請如其議四年二月辛酉葬江陵龍山之東原前此其孤以余職在太史使人來京師求銘以納其墓中且余觀公之所以進所以黜其節皆有足以勸後人故爲序而銘之公諱介字子方其先晉昌人唐末避亂于餘杭自其祖始徙家江陵今爲江陵人公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賄助之公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者七年其爲學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辭律自羈束也天聖八年進士及第爲鼎州武陵尉又爲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距有實吏數以事黷之既不厭所求適言其家藏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公治縣有能名命更訊之公按勘無他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于澧州已而不具公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終不自言也改武康軍節度推官知夔州奉節縣方陝西用兵詔舉三路知縣公用薦者得遷著作佐郎徙莫州任丘縣自契丹約和遣使往來歲不絕凡誅索百出驛吏比多破產而去公嘗坐驛門上戒曰自今非當所餽物一切毋得供有輒壞什器者執之必以法縣是過公境者無敢有所擾緣邊塘水夏秋害民田中人楊懷敏用事欲取縣西十一村之地以瀦漲水吏畏執不敢言公爲募丁夫自高陽築隄以障之至今以爲利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以秘書丞知相州安陽縣徙通判德州河決商胡大爲河北患前宰相賈魏公鎮大名上深川圖請復河故道朝廷適遣使行視其地衆莫敢輒議公獨抗言曰故道之壞久矣尙可復耶聽者皆默然轉運使崔暉以庫帛配民而過估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災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爲之卹然則爲上存民者不在安撫使乎暉聞怒按其留牒不卽下公終不從暉亦不能果行遷太常博士又徙通判廣信軍召爲監察御史裏行改尙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賜五品服內侍盧昭序造龍鳳車于啓聖院內出珠玉爲之飾公言太宗神御在啓聖院不可慢況爲後宮綺靡之器哉帝聽令毀去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宜

徽節度景靈臺收四使公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上前既又請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宜徽使公獨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求貶亦不報于是勅奏宰相并言諫官附會事其言無所避帝怒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公猶立殿上不去樞密副使梁燾叱公下殿即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又明日罷宰相遂諫官當是之時公卿大夫莫不相顧驚動天下之人譏與不譏皆寄嗟釋詠而不能自己公雖斥其名遂重于一時雖年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復秘書丞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又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道改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帝特遣內侍蕭告勅賜之公至不以一語自明帝曰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第頓首謝他日因對曰臣言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德以言職辭乃以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賜三品服徙江東轉運使御史裏行吳中復上言公方正有守不宜久在外時文潞公復爲宰相因奏曰唐某之疏臣事固多中初以貶太重而未得蒙顯擢宜復召用之止改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西人盜耕河西田而知麟州武職謀築堡以限其侵地會西人兵猝至官兵皆戰敗既罷太原帥以公權領帥事于大發兵境上以張軍勢且戒邊吏毋得與互市西人數窘果遣人來願得更定封土實出公策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遂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同詳定禮儀率使契丹還進禮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嘗援天痛故事請增置臺諫員以廣言路又言比詔諸路監司薦舉人而多得文法小吏無以裨盛化請令中書門下慎擇端良敦樸之士毋令與儉薄者並進乃稱明詔凡內降恩澤事不關中書此皆婦人女子甘言悲辭之託以亂聖德宜早抑絕之宮禁嬪御賜予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且日加無窮亦當有所損減竟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昔漢光武帝出獵還從中東門入明日貶中東門候蓋宮門之禁以備非常今公主所過內外宮殿門主吏宜重劾罪以聞夫賞罰不可私于子孫孫河呂濬前坐縱修不法而皆過貸之若爾在下者恐未易懲也天下刺配人日益蕃至死不得赦在例則不然可量所犯輕而數更赦者聽自便庶幾廣上恩仍令有司更議刺配法帝多開納之會御史中丞言宰相宰相方就第待罪御史中丞輒自去官號召不出公乃與臺諫官連章請辨是非既而御史中丞公亦自請外適以知荆南知門下封駁事何鄭封還所下勅未幾又論新除樞密副使不當進其事久不決公論列不已卒罷樞密副使出公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皆上書願留公不可得明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英宗即位遷吏部郎中以樞密直學士徙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蘇左右言也公曰臣無狀蒙陛下過聽臣竊思自昔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驚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之遺德餘烈在人耳目固未遠願陛下覽已成之業以爲鑒收奪慮之策以爲知則天下不勝蒙福居數月又以爲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初代州奇嵐軍敵騎時入鈔邊公則大合諸將兵盡

萬又徙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衣冠之聚也。自倖車幕府。丞掾令尉。皆其子弟。待歲月以相承。事至不敢發。民不勝其患。會有息錢以折取民產者。公亟以法外繩之。諸族自敗。熙寧五年春。上過東宮。選然思舊臣。特遷禮部侍郎。又徙亳州。上嘗遣內侍賜宗道論公將復用。而公疾作。幾五日而終。享年六十。初奏公疾。敕太醫視視。既發而訃至。上聞傷之不勝。輟視朝一日。特將幣半以致祭。贈吏部尚書。諡安簡。徽道之恩加于典外。公始以壽孤自拔。及歷事三朝。位二府。顯矣。其為人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為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堂皇溫雅。一時臺閣間人。蓋有所不及。少歷諸禮。及貴盛。始終無少易。祿入多以贖宗族。其終家無以歸。上為治大第里中。所著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熙寧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明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潤州丹陽縣上德鄉耿樹原。曾祖諱勳。贈太子太保。妣諸葛氏。追封安定郡太夫人。祖諱邁。贈太子太傅。妣湯氏。追封太南郡夫人。繼湯氏。追封成南郡太夫人。考諱餘。贈太師。妣劉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妻晉陵張氏。封丹陽郡夫人。前公卒。子男二人。樞密省校書郎。太常寺太祝。女二人。適大理寺檢法官。太常寺奉禮郎。葛奉世。適楚州淮陰縣尉許安石。孫男一人。樞密省主簿。子少遇。公于江湖之上。其後入朝與公游。蓋嘗聞平生之言。今公子以公治命。屬于銘。子雖久不為文。尚能為公銘。銘曰。

梁莊肅公墓誌銘

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父為翰林學士。卒時。公為最少。未及仕。他日因類其父所為。制。詔。奏議。并自所為文上之。真宗覽而嘆曰。梁某有子矣。即除秘書省正字。天聖初。知開封府功曹參軍。故宰相呂夷簡知府事。時器公材。以薦諸朝。知蘇州崑山縣。知梧州。五嶺自僞命時。折民稅已重。其後轉運使以調用不足。又復折之。公言用殆不能輸。遂詔勿復折。至今以便民。還勾當在京諸司糧料院。累遷大理寺丞。通判秦州。廣港口。待賢。二。先是。清渠惠水高。故置埭以節水。然歲渡舟多壞。而公私不以為便。公因大發夫清渠而廢之。明道二年。天下饑。淮南尤甚。公募大姓輸米。作渚廩以濟民。豪活者數萬人。以太子中舍。監在京廣衍倉。景祐中。進士及第。換甲。允。知淮陽軍。京東歲常支錢市帛七十萬。後三司益至二百萬。公謂其法本以惠下。而抑兼井。今取多則傷農。況取之未能正。朝廷為減其數如初。其年南郊。教書錄事。全忠之後。公曰。全忠叛臣也。何足以為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召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誑人。至有死者。獄上請。皆以不見傷為疑。公曰。殺人以刃。或可拒。殺人以詛。則其可免。

乎。卒以重辟。論。會有異。倉。翔。端。門。上。既。又。下。庭。中。于是。左右。大臣。莫。不。以。為。瑞。公。曰。野。鳥。來。處。宮。庭。此。何。瑞。也。問。因。得。對。仁。宗。數。以。所。上。言。稱。之。御史。中。丞。薦。公。材。堪。御史。中。書。以。法。未。應。除。明日。欲。用。為。諫。官。中。書。又。以。為。言。帝。不。憚。再。遷。太。常。博士。提。點。京。東。路。刑。獄。為。開。封。府。推。官。遂。改。右。正。言。諫。院。供。職。管。句。國。子。監。奉。使。契。丹。新。除。樞。密。副。使。任。中。師。與。公。有。親。嫌。公。辭。為。諫。官。乃。以。直。史。館。判。太。府。寺。同。修。起居。注。經。制。陝。西。糧。草。與。知。慶。州。范。仲。淹。同。議。邊。機。十。餘。事。上。之。其。言。攻。守。之。計。甚。長。還。知。諫。院。前。後。嘗。言。知。樞。密。院。夏。守。城。經。略。陝。西。無。功。而。還。不。可。復。典。機。密。龍。圖。閣。直。學。士。張。存。勳。知。延。州。不。行。更。求。他。善。郡。畏。避。不。任。事。宜。即。見。斥。入。內。都。知。崇。守。中。坐。貶。貶。光。州。求。削。籍。留。京。師。擢。法。不。可。許。鄭。延。路。鈴。轄。黃。德。和。望。賊。退。走。陷。二。大。將。宜。即。誅。塞。下。河。東。欲。卻。降。羌。藏。材。族。千。餘。人。夫。勢。窮。歸。我。卻。之。足。甘。寇。心。脫。納。而。撫。之。後。或。得。為。用。比。來。邊。儲。不。充。欲。施。告。令。于。天下。百姓。紛。然。不。自。安。宜。早。停。其。議。北。京。大。建。宮。闕。徒。費。無。益。當。有。所。裁。節。祖。宗。時。皆。殿。試。進。士。得。人。不。為。少。今。特。殿。試。從。南。省。奏。名。則。恩。不。在。陛下。而。在。有。司。且。如。舊。制。便。皆。從。公。言。又。嘗。與。御史。中。丞。賈。昌。朝。較。景。德。以來。迄。于。康。定。財。用。出。入。之。數。內。自。宮。掖。外。及。權。貴。而。下。歲。省。浮。費。數。百。萬。慶。歷。二。年。權。知。制。誥。判。昭。文。館。知。審。刑。院。契。丹。遣。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款。朝廷。命。公。復。聘。契。丹。已。而。元。昊。果。令。賀。從。勉。賀。表。至。境。上。又。命。公。使。延。州。還。定。元。昊。復。臣。之。禮。入。為。起。居。舍。人。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開。封。府。事。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頃。之。順。治。郡。得。知。兗。州。弛。本。州。所。產。鹽。禁。歲。省。餉。飲。者。不。可。勝。計。萊。蕪。鹽。鐵。舊。嘗。十。八。冶。今。所。存。惟。三。冶。戶。猶。破。產。而。逃。公。募。有。力。者。使。主。冶。十。年。于。一。官。于是。治。無。破。戶。而。歲。有。羨。錢。百。餘。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為。樞。密。直。學。士。鄭。延。路。經。略。使。知。延。州。元。昊。既。稱。臣。公。遂。徙。重。兵。內。地。復。安。定。縣。水。園。林。三。堡。置。樞。場。于。保。安。鎮。戎。軍。招。還。金。明。屬。戶。三。千。餘。帳。元。昊。曰。前。所。掠。善。漢。生。口。有。符。詔。兩。不。復。還。矣。遣。人。屢。索。之。然。而。公。卒。不。遣。告。歸。至。鄆。治。葬。事。過。都。除。翰林。學。士。尋。改。翰林。侍。讀。學。士。知。濱。州。又。為。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斥。近。邊。土。田。募。弓。箭。手。自。占。減。戍。兵。東。還。其。非。要。害。處。堡。障。悉。併。廢。之。又。省。西。事。以來。益。置。官。百。餘。員。更。以。一。當。十。大。銅。鐵。錢。以。當。三。民。間。不。復。敢。盜。錢。而。物。價。以。平。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復。知。審。刑。院。為。同。羣。牧。使。與。翰林。侍。讀。學。士。宋。祁。共。定。法。寺。所。用。斷。例。務。在。重。輕。平。法。例。不。得。以。高。下。皇。祐。元。年。拜。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明。堂。草。恩。進。給。事。中。張。堯。佐。自。三。司。使。除。宣。徽。河。陽。節。度。景。靈。軍。牧。四。使。臺。諫。官。連。上。封。不。報。又。力。爭。上。前。紛。紜。不。能。已。上。諭。令。中。書。戒。厲。大。臣。不。敢。言。公。獨。進。曰。臺。諫。官。蓋。自。有。言。責。其。言。雖。過。在。陛下。所。容。然。龍。堯。佐。太。厚。亦。非。所。以。全。后。妃。之。家。遂。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取。戒。厲。乃。不。行。廣。源。州。蠻。僭。智。高。舉。兵。犯。邈。州。又。犯。沿。江。九。州。進。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上。欲。遣。使。招。安。會。廣。州。得。賊。將。黃。師。定。偽。榜。且。言。智。高。願。得。邈。桂。七。州。節。度。使。初。欲。予。之。公。曰。若。爾。二。賊。恐。非。朝。廷。所。有。臣。不。敢。與。聞。因。命。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以。經。制。南。事。及。賊。平。上。顧。輔。臣。曰。爾。非。用。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御史。臺。行。唐。介。既。彈。宰相。更。欲。援。致。舊。臣。上。怒。急。召。二。府。付。介。

所留章介猶立殿上不去。公曰：宰相豈御史當薦耶？叱介下殿。殿中莫不愕然。明年，參知政事契丹又遣使來云：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矣。詔中書樞密院共議之。公曰：此易屈爾當答之。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今無故易為自去也。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五年，拜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入內都知，王守忠以老疾，方求為真節度使。公謂它宰相曰：內臣無除真刺史者，況真節度乎？仁宗念東宮舊臣，獨守忠在，已許之。公執以為不可，帝意未決。公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矣。乃得不除。張貴妃薨，小殯于皇儀殿。公曰：皇儀不可治妃喪，然宰相陳執中不能正其事，又欲以公為國使，公曰：煩御無國陵之制，始定葬于奉先寺。公既與執中不合，嘗得以乘間傷公，公亦數自請罷，乃以本官知鄆州。幾數日，以觀文殿大學士復為秦州。時初建古渭寨，距州獨遠，問為善戶所寇抄，及益兵拒守，而他善多驚疑。公至則具牛酒，召其大族撫定之，罷所益兵，而善漢終公之去安然自居。公甫在秦，民為立生祠。歲滿求內徙，遷尚書左丞，知永興。西人盜耕屈野河，田數十頃，朝廷欲更定封界，乃拜公定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陽。英宗初，易昭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公被疾不已，請曹州，又徙兗，數上節有司，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既又乞骸骨，遂以太子太保致仕。今上即位，遷太子太傅，熙寧元年，天子親祠南郊，昭公入祠，公以疾不能至，上懷之不勝，賜襲衣金帶。明年十二月十八日，薨于鄆州遵化坊之里第。享年七十。計開輟視朝二日，上發哀苑中，百寮慰崇政殿門下，贈司空兼侍中，諡莊肅。四年九月三日，葬須城縣登鄉執政里。公少英拔，自初立朝，凜然已有大臣之風。及歷二府，位宰相，凡大議論，辭氣慷慨，待計而已決，蓋決而不可奪，所至下條教嚴而不苛，犯者亦不少容，威行施之以恩，故其去多見思。在邊尤有威名，羌戎爲之遠去。嘗爲仁宗杜貴妃之寵，正內治之事，晚數勸立皇太子，以定天下大計，其言世多聞。所著文集三十卷，會祖諱惟忠，祖諱文度，考諱顯，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追封夏、魏、周、三國公。曾祖妣衛氏，祖妣鄒氏，妣國氏，封商、韓、唐、三國太夫人。兄固，祥符中進士第一人及第，最有名，娶任氏，封越國夫人。七男：彥昌，職方員外郎，彥明，都官郎中，彥回，屯田郎中，彥通，彥開，國子博士，彥昇，殿中丞，彥深，光祿寺丞。三女：以嫁都官員外郎張好，試秘書省校書郎王佑，光祿寺丞程伯孫，孫男二十二，子駿，子玉，子晉，將作監主簿，子挺，太廟齋郎，子問，子錫，子空，子約，子履，子敏，曾孫男三：希祖，希祖，光祖，銘曰：公世有文，自周實發，匪文發之，而子又傑，噫嘻維公，敢前不疑，一心險夷，卒成無墮，公之秉鈞，風雨和豫，行道之人，式歌且舞，事有未安，子何敢奏，以規以制，惟義所在，公臨方垂，神旗豹尾，風揮電旋，萬旅一指，維公勞勩，匪內則外，亦有寵名，文武之對，於皇仁宗，始終知公，出入將相，一時之隆，方其告休，公則未老，

王懿敏公奏議錄

遼然去歸，高風是蹈，崇崇園丘，執陪在祀，有懷公來，公卒不至，葬公何所，執政故里，公名之長，以遺萬世。公諱素，字仲儀，故宰相王文正公之子，其先大名華人也。曾祖魯國公諱徽，祖晉國公諱祐，考魏國公諱旦，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秦國夫人田氏，祖妣徐國夫人任氏，秦國夫人邊氏，妣秦國夫人趙氏，維公考實相其宗于景德、祥符之間，當是之時，天下衣食滋殖，百官各任其職，而兵革不加于四夷，可謂賢相矣。方其薨，公猶未官，朝廷錄孤，以爲太常寺太祝，遷大理評事，同勾當太府寺斗秤務，天聖五年，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又召試得通判，州更懷州，許州，累遷太常博士，又召試得五品服，且宰相子，比皆用試得帖館職，公獨以大臣親嫌，故抑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濮州，運使欲加賦，河之田，公言曰：河決本道，而民困于失職，今大河新還，流者猶未盡復，可益以重斂乎？于是詔自濮七州，毋得令民過出租，以都官員外郎知宣州，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以爲侍御史，道輔出，亦出公知鄆州，罷配民計口，舊鹽，鄆人德之，以職方員外郎知宿州，慶歷二年，改兵部員外郎，知諫院，同判國子監，仁宗方留精政事，思聞朝廷得失，御筆親除諫官，而歐陽修、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公起少年，蒙上所知，輒遇事感發，言凡朝廷欲有所更，其初不出于士大夫之論，則中書不敢以自行，願陛下收威福之權，明利害之分，事如無可疑，毋須下議兩制，徒爲紛紛也。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願文辭漫漶，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名之費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大賞資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帛以佐邊費，諸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爲公止。仁宗間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治革弊之方，公又大疏時政，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者，末以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爲戒，它日曲召諫官歐陽修與公等四人面諭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特皆賜服章，非錄宰相言也。于是賜公三品服，除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置按察，諸路皆以苛爲明，獨公爲不苛人，然貪吏蓋有自投去者，罷授折二稅羨絹數十萬，朝廷因以戒諸路，以刑部郎中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渭州，未幾坐嘗屬河東轉運使劉京市材木，制下御史臺，京自以已坐得罪，而公所市無私，明猶降公知華州，既而京者又以謂公與監察御史裏行，聞詢爲連姻，方置劾時，不以其事聞，既奪詢裏行，亦落公職，知江州，未行，改汝州，更潞州，丁太夫人哀，服除，知兗州，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渭州，即除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還判三班院，以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壞蔡河，水入都城，密詔馬軍都指揮使范恪障朱旗門，公遂詔止之曰：方上不豫，軍民慮舍多覆壓，奈何障門，更以勸衆耶？公于時晝夜檢訪姦慝，都下爲之肅然，嘗建議請置使院判官主熟事，置八廂官決輕罪，置發放司勾朱官以檢稽違，後多見施行，以龍圖閣學士爲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

錢以供廚傳之費。前後日加。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困。而不能勝。公爲一切裁約之。省其費過半。鐵錢惟行于兩川。歲加鑄無止。故錢輕而貨重。商旅不能通行。公爲罷鑄十年。而物價差以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公奏至。上數稱嘉之。公爲政在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爲王公異斷。復知開封府。爲羣牧使。知計州。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尙書工部侍郎。英宗初。再遷兵部侍郎。治平元年秋。敵寇靜邊寨。權源原帥。陳達古與副總管。劉兒議進兵。不合。敵寇圍重家堡。天子西憂。以端明殿學士又知渭州。既入見。英宗諭曰。朕知卿士久。今邊陲有警。願朝廷誰可屬者。其勉爲朕行。于是番酋故老皆歎呼。越境望公之來。比公馳至。則敵解圍去矣。公歷帥涇原。取將卒有恩。無不得其歡心。又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常少。而積粟至十餘年。嘗廣渭之西南城。濬隄三周。屬羌間以土地來獻。公悉募僦弓箭手。其行陣出入之法。身自督教之。其居舊皆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公爲築八堡。使其居足以自保。而父子皆感泣曰。昔不敢忘我公之德。所部東西兩路巡檢。皆分領弓箭手。不得以自便。公曰。此豈割日募民兵意耶。悉使散耕田里。遇有警則發之。故其涵養士氣。名爲勇悍。他路莫能及。公一日燕堂。隣邊民悉驚走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必將舉而內應。不若拒之弗內。公曰。若拒之。東去勢必搖。關中當且納之。固知敵不敢犯我。此必有姦言動之者。乃下令曰。敢復有言敵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其傳果妄也。諸將皆服。莫如公所料。改涇州觀察使。爲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今天子卽位。移青州觀察使。復以爲端明殿學士。遷尙書左丞。爲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會汾河大溢。公曰。若輩平昔。遂將瀘州城。乃命先具舟楫。築堤以扞城。一夕水果至。人得無恐。至今人每遇公所作堤而留歎之。晉蕃饑。公勸大姓出粟。活死者十餘萬人。及公去。州人送馬首環泣。終日不得前。又改徐州觀察使。辭不拜。知通遠軍。兼門下封駁事。以疾求補外。留臺提舉醴泉觀。又知汝州。歲餘。乃言臣被病久。願不能任君事。願還政于朝。遂加工部尙書致仕。職如故。故事。致仕雖三公無帶職者。朝廷方施用新法。公首以學士就第。時人榮之。公少感慨有大志。人不敢以貴游子弟遇之。及顯在朝。敢言天下事。數擊姦佞上前。其言不屈于勢權。然痛于薦士。雖武夫處士常急于引拔。與人交。周旋無不至。不藏怨于人。凡所與游。皆一時豪賢。稍稍去。至公卿者多出公後。慶歷中。朝廷患政事因循日久。二三大臣因與共謀盡更前之所爲。而問至于不次用人。于是論者皆指以爲朋黨。及大臣去者。人莫敢以爲言。公嘗獨言。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有重望。宜復召用。處之以不疑。仁宗嘗命公。悉上爲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觀殿中。公曉之。深原。英宗許以大用。公遷在道。大臣入問上疾。數問王其幾日當至。間又趣令入見。公至。會英宗大漸。又僥而面去。公在涇與蜀。尤有愛于民。皆圖公像而生祠之。公歷撫三路。歲且久。未嘗一朝用兵。夫厭難于機先。與收功于後。其孰爲急哉。公亦不自有也。熙寧六年三月甲寅。告公薨。輟視朝一日。有司禮公曰。懿敏。其年五月庚申。葬公開封縣新里大邊村文正公原下。妻李氏。禮部尙書維之女。同安郡夫人。又陳氏。給事中涉之女。安康郡夫人。

又張氏。太傅士遠之女。永嘉郡夫人。子男五人。厚。進士及第。早卒。固。大理評事。義。轉書省正字。常。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適將作監丞李謹。文居中。所著文集二十卷。余與今。參知政事。公當世少從公游。及公薨。余自次公平平生所爲作之銘。而當世爲公書。既又撰密相文潞公爲家公之銘。蓋皆不待公子之所求。然則觀公之子人。亦其至哉。余雖不能文。得附見于後世。以償其人。庶幾公爲不忘焉。銘曰。允文真宗。魏公經之。列公配食。後人是貽。公發匪偶。遇也尙少。進擊姦回。其孰不撓。三遷遂長。往御鵷虎。一旅不驚。終公之去。公去幾何。寇猖在野。造幾折謀。皆出公下。治平之初。必過請公。儀儀來還。孰謂不逢。公猶有施。公則思止。尙書端明。顯豈不煒。公言猶新。刻詩在珉。作之誦。惟時三人。

華陽集卷三十八

誌銘

趙康靖公墓誌銘

公諱瑒。字叔平。姓趙氏。宋虞城人。其先自造父受封。歷春秋以來。蓋不絕世。其自河北徙而爲虞城之趙。七世弗顯。至公始大顯于時。公少而孤。力學有文行。爲交遊所器重。咸平中。黃宗旦嘗一時聞人。謂公他日必決殊科。天聖五年。遂第三人及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初名公。其後夢神人持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瑒字。遂更今名。後又夢通判汝州。既釋褐。乃得海州。蓋家文汝與海相近。及代還。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公昔遊學淮楚間。嘗依知澠水軍鄧餘慶館下。餘慶受賊狼籍。公度其必敗。急謝去。未幾餘慶遂坐法流遠方。至是公得知澠水軍。故人舊公舊館爲豹隱堂。朝賢自兩禁而下。凡三十餘人。皆賦詩于石。徙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嘗奏事殿中。上令中貴人傳宣中書改直集賢院。宰相格不下。知洪州。事久不舉。而節度推官鄭陶常持郡短長。公至。則收陶下吏。窮治其不法。坐免。去。又著作佐郎。監州倉。饒興喜生事。挾郡人胡順之。密告歸化卒得度米陳惡。將爲亂。公曰。諸營未嘗得新米。歸化卒皆配隸人。可獨得乎。二人者愀然曰。事至。將奈何。公卒不聽。會有歸化卒自戍所逃歸。夜入里人家爲盜。公

違命斬于市。一郡爲之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斷石作隄。長二百丈。其夏水暴至。幾與城平。會隄就。水乃卻。至今以爲利。轉運使欲言朝廷禦水狀。公力止之。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知青州。遂改直集賢院。坐失舉張誥奪官。宰相念公貧不能自給。起監密州酒稅。徙楚州。橫料院。上祠南郊。還其官職如故。徙知滁州。山東軍盜騷擾。南以公在青州有民愛。飭其徒毋得犯公境。公方發兵要擊之。賊已遠去。召修起居注。知宗正寺。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同修注。朝廷遂欲驟用修。而議未決。公聞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上又祠郊。公得任子爲京官。又當加階封。公請移封母爲郡太君。宰相謂公次遷學士。則母得擬封矣。公曰。母春秋高。懼寵榮之不逮也。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嘗知貢舉。聞母病而不得出。幾不能自容。公自以明年當知貢舉。乃復求外便。親得知蘇州。遷刑部郎中。除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皇祐三年。館伴契丹使。遂報聘契丹。席上請賦詩。如山河詩。公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勸公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自置袖中。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乃上言天下承平日久。中外狃于輪薄。宜有以懲艾之。上爲戒勸百官。詔爲樞密副使。又以爲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非所以爲重。願立爲皇子。仁宗聽其言而置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既又遷吏部侍郎。今上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即以老求去。位數上不許。間復請。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其請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後十五年元豐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年八十六。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太師。諡康靖。前作遺範戒子孫。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葬虞城縣天巡鄉。公爲人閑厚。端靜。約己而愛人。平居喜愠未嘗形于色。聞人善若自得。其有所未至。亦將勉使及之。雖在事。寡于言。然陰以濟物不爲少。初張誥賊敗竄海上。公亦坐累久無聊。然誥終不易。歲時遣人問關往返而移濟之。族人之單食者。不問咸。皆月賜以俸錢。其久而未葬者。皆歛而葬之。方歐陽修謫公爲知制誥。人皆爲歎。然及修坐事起。詔獄其勢顧可憐。公獨立營上前。後修亦以老歸。公自睢陽嘗往見之。時端明殿學士呂公著知穎州。三人者屢置酒高會。有獻醵之曲。流于樂府。晚愛錢塘湖山之秀。往遊之。終歲而歸。公受兩朝之遺。自謝事去。上四行大禮。每召公陪祠。皆以疾不能至。他日疾間。一書至京師。亦不能入見。上命中人傳宣撫問。公頓首謝命。二府亦至館所存勞之。嘗集古今諫諍事上陳林百二十卷。詔答曰。士大夫得謝而去者。率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朕忽得所奏書。因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其置諸坐隅。開用究觀。蓋有取焉。公所著有應制集三十卷。別集五十卷。及集注老子。續注維摩經。曾祖著。後唐國子監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縣令。贈太師中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樞密副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韓尚書令魯國

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繼高氏。唐國太夫人。妻李氏。汝陰郡夫人。子男四人。榮緒。殿中丞。教緒。將作監主簿。皆蚤卒。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以嫁光祿寺丞王力臣。朝散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猶未命。曾孫男六人。詳。太廟齋郎。餘未名。予從公游舊矣。迹公終身之所行。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歟。前七年。公嘗以書遺予求銘誌墓中。是時。公健尚如少時。予報曰。死生安可期。未必不反以爲託也。公薨。其子元緒念公言而屬予銘。銘曰。道父受封。厥世蓋遠。虞城之趙。實始公顯。其顯維何。神告金符。名發湯湯。顯孰公如。乃歷高華。君子豈弟。作德不綏。神所勞矣。公建大事。笑言怡怡。繁公所受。兩朝之遺。既茂爾功。公則弗居。七十之年。禮安敢離。公之乞身。履卻復至。終斬以歸。天下鮮儔。大祠郊宮。帝曰汝來。公卒不能。夫豈不懷。公既壽考。龍祿亦隆。維始維終。德音無窮。誰謂人遐。尙有遺戒。子孫保之。百世是賴。

翰林侍讀學士贈左諫議大夫呂公著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東平呂公諱公著。承相文靖許國公長子也。少補廣文諸生。遂任爲本監主簿。累遷將作監丞。知開封府陳留縣。代還。賜五品服。讀書于崇文院。遷大理丞。天聖中。朝廷清明。天下晏然。少事上方。向儒學。招選茂異。以與禮文之盛。公于此時。屢獻所爲文章。得召試學士院。時內出集上書。蓋爲殿帷賦。因託古以諷。上覽見稱。除直集賢院。公辭不受。改校理。汎恩遷太子中允。文靖當國。公力遠貴勢。久處閒曹。文靖出藩淮陽。上命以前所授職授之。兼判國子監。文靖還。兼政。公懇辭補外。得知鄭州。遷太常丞。秩滿。判吏部南曹。尚書刑部。文靖再鎮許昌。遷判三司理欠司。遷太常博士。遺妻國夫人憂。服除。判太常寺。預修崇文總錄。特加工部員外郎。三司判官。文靖復相。換太常寺。遷刑部員外郎。慶歷三年。除史館修撰。是歲。文靖告老。以太尉就第。猶領國史。公援李宗諤避親故事。辭上嘉之。賜金紫。糾察在京刑獄。未幾。文靖薨。除兵部員外郎。復充職。公流涕辭還。不受。明年。遂以前所授之命。即家在所賜之第。終制。復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召試政事府。擢知制誥。歷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復判尚書刑部。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迭帥兩路。明堂大饗。遷刑部郎中。召還。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屢請罷。以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審官院判太常寺。頃之。改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尋復爲侍讀學士。徙河陽。過都。留侍經席。至和二年十月。遷右司郎中。未拜命。疾革。是月十四日。以計聞。賜其結于家。年五十七。特贈左諫議大夫。錄孤。賻物加等。公爲人沈介篤雅。少時已能感悟。卓然有遠致。初爲陳留。言畿內久雨傷稼。縣官不收民租。而蠶事不登。則未嘗寬布帛之敝。今繭絲失時。不可得。願以繅折之。從民便。其議事強敏。雖久吏弗如。康定初。元昊叛河西。國家比歲調發海內。繭然煩費矣。公言民者國之根本也。今天下軍需之所急。及他無名之算。不知幾萬億。是皆浚民之膏澤也。豈長計哉。乃詔近臣與三司更議。審其有以寬民者。均節之。其不急者。一切罷去。公四典太常。尤明於禮學。自三代沿革。國朝典

章之盛。不該遠。請復太醫院。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以救民疾病。鈞容直傳中指假旌。肅羽等
爲優笑之助。公曰。先王盛德之樂也。執以爲不可。自是優人不取。以太常禮服爲戲。郊廟祭器。敝久不修。
而法度又不合古。請以時更造。問歲天子出嘉賓。敎有司。嘉賓必先詣禮官。議中式而後行。公乃引月令
天子四時舊新。所以薦之具。悉以圖上。歲行六十一祠。禘祫二祭。其薦與備。玉帛彝器。皆考禮。隨
石歌奏。皆有儀式。會成一秩。名曰郊祀禮儀。今遵行之。國家靈天地及祖宗日月百神之靈。以至五方。山
林川澤。墳衍之類。咸有標焉之數。自古以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又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潔氣。今有司
徒設樽彝。而酌用一樽爲獻。甚非所以禮神之意。公遂建議。依周制。實酒以分行酌數。沿有唐遺法。求
方鑑取明水。嘗論祖宗配郊。當正位作主。以明同尊天地。又謂古者婦人無醴。自漢晉以來。皇后多因帝
尊爲稱。國家順。宜四帝。暨太祖太宗皇后。悉同廟。獨章聖皇帝五后節惠曰。莊與睦典不合。願易
名爲章。追正前失。明年。天子遂詣廟行改醴禮。問何人建明。左右以公名對。公時居憂。天子惻然思之。卒
拜公爲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公糾察刑獄。言獄者人之大命。異時民抵重辟。獄具未報。爲典獄吏。實
蓋死獄中。先朝初置糾察。即專摘姦姦。今建牢密。上下蒙蔽。情無繇知。當疏請條使令自陳。則姦黨
落。又京師諸獄吏未嘗推選。皆無行刑攻事不通之人。今不可盡斥。可先備其尤著者。後有所補。姦黨
人保證。收其良能而用之。并爲制。使長法。遂自置三司。遠年遺責。有自天降以來。尙淹繫。姦孽窮究
所負。公承詔多爲蠲除之。虎賁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衆不從。反託以誣衆。且觀幸得賞。公言
京師衛兵多。使姦人得計。則無以安衆心。卒論廢法。鄭人僞本無學。公始與之。又巧田爲糧。以給諸生。其
後鄭人繼入策進士科。而學者浸廣。公嘗行春。坐蘭上。詢民間苦。或言近歲籍牛爲產。民懼役重。弗畜。故
田疇多荒。乃嘆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爲此爾。遂表除之。在西掖會。天子坐迎陽門。召近臣對策。上從容謂
公曰。緣所問外。有安危得失。于今所宜究慮者。條一二以聞。公因言郡國數地震。乃除乘勝時。則有下謀
上者。願陛下慎之。未幾。果有嚴風。發之變。在長安言關陝之西。自軍興以來。民力大困。今瘡痍未完。誠
不宜他敎。願少寬河隄之費。奏鳳本道士兵。其技能攻守。與成卒之習異。公敎使分隸將領。各勵所長。故
其威聲張。部分明。常若寇至。前此邊將爭遣人深入。視敵而利其貨。卒不得虛實。已乃妄言洶洶。鼓賊
聲勢。衆頗患之。公乃自設耳目。網結張布。揣知敵情。每裁處邊奏。剔白精審。至出入應變。機會之速。雖左
右不得聞。古謂州諸羌以地來獻。公曰。國家威懷萬里。顧利尋尺之地耶。急報謝之。後有納其說。卒生邊
患。夏人入天都山。斬材木具轉輸。公戒守者益持重。嚴烽火。遠斥堠。以須其至。夏人亦不敢犯。
涇原蕃酋頻年抄掠。一旦乞內歸。公曰。此酋數犯約。非謂慕化者。譬若鷹隼。飽則獵人。不可留也。乃諭
以禍福。斥去。戎人皆驚伏。西人習騎戰。而弓箭手多闕焉。緩急不足用。公夙曉諸蕃。均其戶爲三等。十丁
爲一社。至秋成時。令輸粟出金帛益市馬。以分給之。聞者爭出應令。是歲得馬數千匹。後習以爲常。開封

府有營婦。夫戍未還。夜盜入。斷腕。主名不立。郡人誣言。且逾久未獲。公以謂非其夫仇。不宜快意。戕
害至此。亟遣馳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郡下稱爲神明。久之。有言執政事。上委平獄疑。而
言者并以侵公。公初不自辨。上以公嘗請徐。乃出知徐州。及陞辭日。會其事白甚。卒無纖介。上遂欲留公。
不遣。公頓首謝曰。陛下幸察臣之心。臣死無恨。豈以臣重去職哉。上乃諭宰相。令具證左付公。明不以爲
累。至徐州。屬歲旱大饑。不及閉上。即日發倉廩賑。全活者甚衆。是歲孟夏朔。日蝕。上責躬慮刑。需德
晉天下。公捧詔嘆曰。陛下聖德甚厚。宜無過舉。以招變異。或者以懷疑母子。不早就刀鋸。乃蒙之官。假息
於須臾。使二廣之冤。積而爲疹。以干純陽之精。書奏。立殊之。還朝。會春夏久不雨。民狼顧失望。公入奏事。
上問所以變復之術。公陳前代王者親錄冤獄。其精誠所交。必有甘雨之應。上曰。卿言方朕之臨月
也。天下聞之。必謂朕自要福。宜少須。後至五月朔。上遂御便殿決繫囚。未畢而雨。天子益器經術之言。
公案不爲微厲行。常畏懼滿溢。兢兢如弗容。其在朝廷。信達行已。不以志譽。其心。惟誠待人。表裏盡
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書史日自娛。前後典劇。務先信恩。其抵冒弗率。則以法重繩之。平生好論議。必推
原事情。究心隱微。要之切于時病。又善爲訓辭。其重輕有體。時論予之。公既日益顯。如侍從之職。皆文靖
所嘗歷者。仲氏龍圖。同時雍容近班。又相繼尹幾旬。天下之人。談衣冠之盛者。必以呂氏爲世家。公殊孝
友。每任子必先諸族。公捐館。而諸孫猶有未命者。公字仲裕。其先開封人。曾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
令祁國公。曾祖妣李氏。追封越國太夫人。祖某。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祖妣王氏。追封榮國太
夫人。父某。守太尉致仕。許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文靖公。妣馬氏。秦國夫人。追封齊國太夫人。公
娶上官氏。賢明慈順。兵部員外郎。公之女。封京兆郡君。子六人。長希範。太常博士。次希道。屯田
員外郎。端粹才令。次次。次希俊。太常寺太祝。次希亞。秘書省正字。女二人。長適淮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
集賢校理李中師。次適太常博士程國華。孫五人。嘉問。之問。延問。太常寺太祝。君問。將作監主簿。公
異階朝散大夫。勳。護軍。爵開國伯。邑食八百戶。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公考終之歲。以十月朔。謁告拜文靖
墓下。既悲。召寺僧指地之北偏曰。余其歸此。或竊怪之。公曰。死生不有數耶。明年某月某日。遂葬公于
鄭州新鄭縣懷忠鄉神農里。從文靖之塋。乃先指之。王吉。果符其言。嗚呼。可謂達矣。銘曰。
呂氏之先。其本自姜。四繼之後。固大而昌。於顯文穆。實相太宗。文靖繼武。三拜上公。卓然有子。維公是似。
巖巖萬錄。時國之器。服官于朝。辨論有條。天子曰賢。可冀近僚。四遷學士。五殿大邦。敝衣縕裳。有爛于堂。
圃田之西。瀟水之東。高岡隆隆。文靖之宮。公歸其中。在地之壬。匪後實遷。蓋公之言。

翰林侍讀學士賈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十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長樂賈君卒于京師。先君病且革。天子遣使挾太醫。日夜臨視。君
卒不能起。賻尙書禮部侍郎。又賜黃金其家。明年正月辛酉。葬于鄭州新鄭縣冠軍里。將葬。其孤士彥以君

功狀奉求刻文而納于墓中。太原王珪爲之序。成都范鎮爲之銘。序曰。按賈氏其先周康王時。唐叔小子公明封于賈。遂以爲氏。其後始顯于漢。魏之間。而望出長樂者。世最大。君諱黯。字直儒。世居安定之獲鹿。自君之曾祖始徙于穰下。今爲穰下人。君少警悟。方七八歲時。見其所作詩而驚偉之。慶歷六年。中進士第。爲天下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襄州事。代還。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判尚書刑部。配明堂。覃思遷右正言。君年少。方適用。遇事感慨。敷上言朝廷。仁宗識君手書。常嗟賞之。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將以事見上。尚書郎杜樞獨出班。獨所以留班狀。久之。貶樞監稅衡州。蓋樞嘗駁開封府張彥方獄。而事違樞貴。人皆知以此得罪也。而莫敢言。君爲力言之。其後諫官御史皆爭事上前。不能止。因詔臺諫官。自今須縫閣門白中書俟旨。然後得上殿。君又言曰。羣臣獨得與上論事。惟諫官御史爾。今旣不得時見上。萬一有非常。上何緣得聞耶。因請如舊制。從之。尋遷三司判官。同修起居注。事使契丹還。遷右司諫。至和元年。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有晉州推官李亢。嘗入粟得官。後以罪引去。他日應舉及第。當改官。始自言其嘗以罪去也。君曰。士之同置。其罪可量乎。遂奏罷之。福州推官劉抃在銓。俟引對。而自以爲曉星氣。挾此以遊公卿之門。君乃奏以爲臺臺郎。于是士人之知術數者。不敢以自名。君初修起居注。見天子退朝。御選英。咨訪治道。而史官不得預聞。至是因修起居注。入預經筵。遂爲定制。嘉祐元年。君以父春秋高。請知陳州。尋改許州。明年。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屬父疾。歸而侍。至家而疾篤。君亦自移疾。委郡事佐官而去。卽日上書自劾。臺諫官以君輒去郡爲言。降知郢州。已而離父憂。服除。君以前嘗請郡。不敢入朝。詔趣還之。勾當三班院。明年。召入爲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以疾復請郡。乃除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郢州。未行。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先是。朝廷以京朝官每三歲輒自言求遷官。非所以敦養廉恥。于是詔當遷者有司爲舉行之。而朝士之近名者。輒或辭磨勘。至數移。督之不得止。君謂勸者使其自言。而士之不求進者。宜有以旌異之。今無復自陳之嫌。則士大夫何以辭不願磨勘也。是亦矯妄之人。微取恬退之譽。陰圖進擢之望。皆無益風化。且致課之法。豈特以歲月遷。亦將稽其殿而黜之。請凡磨勘者。有司不復督中書爲籍記之。其後雖甚久。皆毋得輒遷。朝廷從君言。于是僞辭磨勘者不復至矣。七年。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君御下方嚴。所至莫不憚之。府吏舊七百人。而諸書以罪去而復敘者。皆籍外補之。蓋書數百人。君乃奏爲條其得復敘者。須候籍中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他官者。更七次則一遷。于是他官之請者。歲不可勝數。至有一事累兩而爲兩役者。君又奏爲條其從事。其從事之所難者。始得爲次數。餘悉罷之。于是府吏取君所決十餘事。條條而倡言之。御史亦以是繩君。仁宗見執政問賈某所爲私乎。對曰。無有私也。然而言者不已。遂易君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卽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更尋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通檢使。上方觀政事。君數見其言無所避。上嘗謂君曰。朕欲用人而未能。其可者。對曰。天下豈嘗乏人耶。在陛下所用爾。乃陳任人之法五事。一曰。知人

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林不求備。四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嘉納之。是時某尙德寧公主。君
言曰。國朝公主下嫁。皆以祖爲父。以父爲兄。非所以正人倫之道也。願詔諸公主下嫁如唐故事。令盡其
見舅姑之禮。有司議濮王稱皇伯而不名。朝廷下其議三省。君勸上從有司議。未報。八月。京師大雨水。君
時以羸疾復兩上疏。以爲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濮王議宜以時早決。以塞變。雖月君疾未已。願罷
御史中丞。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幾數日而卒。享年四十四。曾祖延隱。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祖昭
遜。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父汝著。著作佐郎。致仕。贈少府監。母陳氏。繼母史氏。陳初歸。其宗父戒君他日能自
顯。則往迎之。君卒。迎陳母歸。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凡四娶。馬氏。任氏。周氏。皆早亡。最後娶薛
氏。今封延安郡君。二男子。長元素。蚤亡。次士彥。太常寺太祝。五女子。君所著文集三十卷。尤長于議論。云。

世言直隸舉進士第一不十餘年踐兩禁爲得志而不知直隸之事兩朝開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盡其所蘊則其壽之于天下可勝旣耶

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致仕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蒲君 懷密墓誌銘

尙書屯田郎中蒲君慎密者字叔榮世爲果州人三世累晦不仕果遠人少學君獨好學有志行爲鄉閭所稱景祐五年擢進士第爲涇州保定慶成軍榮河開封府長垣縣主簿陟萬州南浦縣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京兆府隴泉縣福州閩縣徐州沛縣監在京事材場通判安州歷祕書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郎官職方員外郎爲屯田郎中遂致仕熙寧五年七月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一君爲人廉慎自持其于官尤敏辨而不煩方其在保定會元昊叛西方用兵而州縣都送刍糧多失期坐斥君乃言去邊近積粟多凡若干處請盡以輟邊徐自內地轉以補軍乏轉運使用其言邊計大給大將萬懷敏驅所獲馬以萬計君以縣僻無畜牧處而馬露則多死乃就山勸民出所積材而償以直不朘月作厰五百楹人不以爲擾在南浦嘗橫莅州事廷尉駁州獄之失出死者君以爲法者天下共守今罪于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耶君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死州將始愧服在閩縣有亡命吳才者聚徒方山數出剽劫爲民患君一日廉知其處擇精卒數十人夜馳赴之縱火四發賊運槩突圍就擒者五人于是境內不復有盜君所至有能名若三司使蔡襄韓絳翰林學士范鎮元絳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王拱辰龍圖閣學士陳薦李中師皆嘗薦君材于朝其內外監司張師顏等又三十餘輩君可謂材矣然官學不達年未至而引去願其挾情安命與夫老而不知自止者不亦異哉八年七月十三日癸酉葬華州鄭縣孝悌鄉田村社曾祖承蘊祖仁贖父士廉贈尙書都官郎中妾李氏河北提點刑獄內殿承襲閑門祗候守倡之女封傳居縣君子男二人希望右遊殿直希閔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仲京次適太廟齋郎張公著孫男女三人銘曰

潘世獨遠。果窮又紆。世傳弗食。君食自初。所屬敢前。聞者衆。亦既有聞。誰謂不顯。遺囑云。君亦易退。六十之齡。其志已遠。山之嵯峨。水之瀟瀟。表名在朝。茲爲不沒。

提點京東諸路州軍刑獄公事兼諸路勸農事朝散大夫行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上輕車都尉借紫冠君仲衡墓誌銘

皇祐五年六月。詔以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知懷州。君仲衡提刑京東。八月。命之官。道病。日寢。革。是月二十四日。終于廣濟軍。享年四十二。君之仲氏。國子博士仲衡官鄭州。聞訃。備輓。馳來京師。迎君之喪。與其孤端。查以其年十一月一日。丙寅。葬于鄭州新鄭縣。遂賢鄉。賈村。從先正文莊公之原。先期。端查請銘于余曰。我先君有聞于時。將因子文以信後世之傳。余既悲君仕不顯以沒。又嘗聞其平生之言。願不得辭云。君字子長。其先。漢之清豐人。後徙彭城。今家開封之昭德坊。會王父母贈太師中書令諱。仲康。資永三國太夫人耿氏。繼孫氏。傳氏。王父母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中書令諱。文元。諱。慶國太夫人張氏。考妣資政殿學士給事中贈吏部尚書諱。文莊。諱。宗憲。安慶郡太夫人王氏。安慶余之先姑也。君資謙敏悟。方總角時。已自成人。蚤夜抱書。冊。誦。父母愛之。又聞其素弱。意不欲其苦之也。君亦陽從遊。息。夜。潛起。取燭。或微且不然。益務記覽。工辭章。明道中。舉禮部。嘗中選矣。而屬期喪。其後。恩。俾。與。廷。試。而。又以期喪。意卒不得遂。尋召試西掖。賜進士第。慶歷初。君通籍于朝。適天子宴皇屬太清樓。觀燈。翠芳亭。振州進金山等。皆一時盛事。君作爲歌頌以獻。凡三篇。詔美之。君侍祠南郊。復奏頌于壇。上。願。賜。輔。臣。呂。文。靖。等。稱。歎。殊。甚。繼。進。文。三。十。軸。後。召。試。禁。林。充。秘。閣。校。理。君。既。久。官。中。都。乞。補。於。外。乃。抗。疏。得。懷。守。前。守。無。狀。日。滿。燕。私。寬。縱。弛。事。吏。目。因。緣。作。姦。懷。人。苦。之。君。乘。前。之。敵。專。屬。風。節。誅。罰。豪。強。衆。不。敢。犯。法。郡。境。有。沁。水。創。礮。礮。借。水。勢。歲。破。麥。數。千。斛。以。給。糧。餉。先。是。掠。吏。苦。出。納。道。勞。輒。均。麥。于。民。率。衆。力。以。供。成。吁。嗟。不。敢。訴。郡。君。下。車。而。召。錄。吏。曰。太守所以便民也。今掠吏顧勞民自便耶。乃出教。聽。使。復。水。利。未。幾。轉。運。使。移。州。以。民。租。折。供。緡。萬。計。已。而。又。欲。以。他。故。君。言。歲。饑。民。不。可。重。困。使。者。宜。有。以。貸。轉。運。使。不。聽。君。愈。持。之。卒。寬。民。輸。之。半。州。俗。素。樸。不。喜。儲。蓄。君。一。日。視。學。宮。聞。然。若。無。人。焉。者。因。歎。曰。郡。去。京。師。不。遠。幸。得。漸。風。化。之。厚。而。學。墮。不。觀。是。豈。不。足。教。耶。乃。移。書。抵。諸。生。躬。自。教。勸。朝。夕。使。聞。絃。誦。縣。是。倉。然。鄉。風。懷。人。德。君。深。遠。君。之。去。也。父。老。邁。道。上。車。不。忍。君。去。俄。而。聞。君。喪。懷。人。無。長。少。莫。不。泣。然。流。涕。君。初。以。祖。任。將。作。監。主。簿。七。遷。祠。部。員。外。郎。始。監。金。陵。門。文。書。庫。又。監。京。師。院。權。判。尚。書。祠。部。同。判。太。常。禮。院。兼。判。尚。書。刑。部。出。知。懷。州。就。除。京。東。提。點。刑。獄。累。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賜。五。品。服。君。在。禮。院。日。以。天。下。行。營。中。有。號。武。定。者。漬。章。聖。廟。諱。請。得。以。易。之。天。子。驚。可。其。奏。京。師。有。緡。鼠。同。戲。君。搜。唐。舊。南。唐。故事。請。飭。邊。將。以。嚴。武。律。聞。議。天。子。欲。獵。近。郊。有。司。議。治。道。設。供。饌。久。之。詔。蹕。未。行。君。建。白。幸。上。早。出。敗。有。詔。罷。幸。君。練。達。國。朝。典。舊。萬。神。先。生。往。往。有。從。而。質。之。者。君。爲。人。端。粹。惟。嗜。學。未。嘗。一。日。去。書。故。博。識。

無不該貫。著文集二十卷。丞相章公得象。晏公殊尤見獎許。其履記多出君之文。爲汴陽雜說一卷。其言切于規喻。又以唐白傳所撰事類集傳者。寔外。乃參攷經史。一以刊是之。仍據舊目補攷。摭新。別爲三十卷。曰事類後集。又爲兩晉文類五十卷。康定中。文莊使陝西。君時侍行。馬上自成一編。曰侍從雜編。晚在山陽。與侍讀錢公明逸。寄書寄。則命僚友終日廣唱。凡數十百首。辭敏而體醇。屯田員外郎王復見而作序。曰。河內唱和集。又觀司馬遷。班固。范曄。宗所論。其中或有可疑者。因摘其失。折衷其義。作史論三卷。方治懷。歲滿。趨。辦。裝。計。日。東。去。而。代。者。雖。期。復。取。太。史。書。采。類。其。文。章。凡。兩。泱。日。次。成。二。十。卷。曰。史。記。文。通。其。書。悉。藏。于。家。君。天。性。孝。篤。自。文。莊。之。薨。幾。數。歲。繼。遭。安。康。之。艱。創。鉅。痛。深。屏。處。一。室。六。年。未。嘗。茹。葷。君。大。族。也。事。諸。長。上。必。恭。厚。昆。弟。以。愛。調。華。從。以。恩。與。朋。友。以。信。凡。歲。時。吉。凶。問。遺。罔。不。如。禮。家。居。甚。于。寒。素。嘗。預。宴。貴。人。大。第。出。舞。女。錦。被。鏤。錯。舉。白。擊。鮮。歡。甚。君。獨。默。曰。是。豈。吾。所。以。爲。樂。也。其。一。意。好。學。如此。君。感。疾。比。劇。中。固。不。亂。謂。其。子。端。查。曰。夫。情。短。窮。達。不。有。命。耶。言。訖。而。逝。非。知。命。也。歟。君。三。世。繼。直。書。殿。士。大。夫。談。衣。冠。之。盛。繼。君。之。門。君。娶。集。賢。院。修。撰。贈。諫。議。大。夫。王。公。穆。之。女。封。興。安。縣。君。賢。明。柔。穆。有。閨。相。之。範。子。六。人。三。未。名。而。夭。次。曰。端。查。太。常。寺。太。祝。曰。端。方。曰。端。東。皆。屬。修。飾。皆。承。家。之。器。二。女。並。幼。初。文。莊。顯。顯。數。十。年。每。任。子。必。均。諸。族。其。後。以。故。大。臣。恩。比。錄。攝。者。七。人。獨。君。仲。氏。遷。一。官。餘。悉。蓄。內。外。親。故。今。諸。孫。有。未。命。者。亦。君。所。以。成。先。志。云。銘。曰。

善惡之公。

朝請大夫守司農少卿贈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薛公季康墓誌銘

公諱季卿。字公遜。其先汾陰人。漢御史大夫廣德之後也。十代祖道衡仕隋。爲內史侍郎。又七世曰茂修。者。生。說。說。公。之。曾。王。父。也。屬。唐。季。之。亂。徙。于。蜀。生。允。中。事。蜀。爲。名。臣。入。朝。歷。都。官。郎。中。兼。大。理。少。卿。公。之。王。父。也。刑。部。尚。書。贈。太。尉。諱。映。諱。文。恭。公。之。父。也。祥。符。初。公。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累。遷。衛。尉。寺。丞。仁。宗。即。位。改。大。理。寺。丞。賜。五。品。服。暨。在。京。皮。角。場。廣。積。倉。又。監。許。州。郟。城。曹。州。酒。稅。以。太。子。中。舍。知。郛。武。軍。歸。化。縣。會。稽。田。恩。遷。殿。中。丞。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國。子。博。士。知。興。州。六。合。縣。縣。濱。大。江。民。多。逐。魚。鹽。之。利。利。不。勝。則。聚。而。爲。盜。鄉。閭。患。之。公。爲。嚴。捕。賞。之。格。前。後。盡。獲。其。徒。終。公。之。去。無。敢。爲。盜。者。知。越。州。蕭。山。縣。屬。歲。饑。民。大。疫。蓋。流。離。道。路。者。十。室。而。九。公。曰。邑。當。字。民。反。坐。以。視。其。死。耶。即。白。郡。守。發。官。廩。以。賑。之。郡。守。度。令。不。敢。發。乃。以。白。監。司。曰。今。民。瘼。甚。矣。願。得。發。而。後。聞。朝。廷。猶。或。可。濟。監。司。許。之。于。是。發。活。者。甚。衆。歷。水。部。司。門。庫。部。員。外。郎。通。判。臺。州。徙。宣。州。賜。三。品。服。以。太。守。不。奉。法。坐。累。降。監。開。封。府。太。康。縣。稅。務。又。歷。水。部。司。門。庫。部。郎。中。復。通。判。黃。州。就。更。司。農。少。卿。召。還。權。判。殿。中。省。丁。所。生。憂。執。喪。哀。甚。以。嘉。祐。五。年。六。月。乙。酉。終。于。京。師。榆。林。之。第。享。年。六。十。有。四。朝。廷。官。其。一。子。公。大。臣。子。性。不。樂。浮。華。能。以。儉。純。自。高。其。視。

名利恥務苟進。平居不妄語。雖家人亦未嘗見喜愠色。遇人以禮。愈久而愈可親。故人多以長者稱之。珪公之甥也。故能道公平生之所爲如此。公以子在朝。累贈兵部侍郎。娶李氏。封平原縣君。先公十三年卒。熙寧七年四月丁酉。葬公開封府開封縣丁岡村。子六人。長曰繼。尚書水部郎中。次曰絳。皆早卒。次曰經。錄事參軍。次曰絃。試將作監主簿。曰緯。曰絢。未仕。女二人。一早卒。一尚幼。孫十五人。銘曰。薛自汾陰。曉徒干蜀。不遇有人。以世爵祿。偉矣文恭。德名之盛。公少已飭。剛迪自躬。公之在事。恥于苟得。進退愷愷。不矜以力。雖末大亨。公則有後。維其受祚。百世是茂。

朝奉郎守殿中丞知越州諸暨縣事騎都尉賜緋魚袋鄭君良度墓誌銘

君諱民度字仲祥吳郡人少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殿中丞歷監杭州龍山稅饒州永平監知越州諸暨縣其性端靜有操識而不以事自累其與人語世事初若不能極辨然默處其是非人固有不能至者家多藏書晝夜讀之未嘗釋每感慨欲自奮拔以聲名見世數薦有司不中第及爲縣吏材若素出暨于越爲大縣生齒常滿十萬戶君始至與人約曰縣前後所以不治者皆姦豪撓之今而有亂吾治者必以其狀報州而遷其鄉于是有犯者遷之姦豪莫不屏息又縣之上戶皆賦役于州視他州爲最重至有賦產而不能供其費民常苦之君爲校其實之厚薄而均其役之重輕蓋釐紆其役者十四五邑人爲立生祠是時朝廷方行天下縣令攷課之法而暨司以君爲第一未及賞而君卒享年四十一曾祖延紹贈太子太傅祖文遂贈太師中書令父徽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贈太尉諡文肅母丹陽郡夫人李氏始娶隨西李氏再娶南陽葉氏子男四人曰佃曰儋皆光祿寺丞曰倬曰份未仕女六人長適太常寺丞馬昌國餘尙幼君以熙寧二年正月丁酉卒其年七月壬午葬吳郡薦福山文肅公之墓次始君訃來佃方爲畿下官奔過京師予往見之佃曰我先子之志將大有施于時而不克就今葬有期矣非得天下可信之文傳其名後世則無以盡先子之大恨予誠哀君大臣子獨能刺志于學使得時遂行固厲凌猶待而不可止然而其用止于是豈其分耶爲之銘曰

鄭爲顯門子孫濯濯况君多聞實後之覺蘊懷閎深文將大發匪特有文亦躬自絮凡曰有政夫惟利民在暨之迹顧豈不循年之不遷祿之不多我懷其人吁其奈何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鄭州寇公平墓誌銘

治平二年十二月庚戌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鄭州上谷寇公感疾終于州之正寢明年二月甲寅葬于許州之荆山以從其先塋也寇氏出上谷公之遠祖始徙大名之莘縣遭石晉之亂徙幽州端拱中太宗北征契丹公之大父挈其族以歸得降官流內銓爲萊州卽墨令因家膠水而三世不遷公少孤依外家以逮于成人故參知政事藥文忠公之舅也視公如己子而公外祖母楚國太夫人尤愛憐之天聖五年以文忠公恩爲試將作監主簿除沂州沂水縣主簿未幾棄官歸爲舉舉進士景祐元年及第除試秘書

書省校書郎知深州靜安縣未行改開封府倉曹參軍長吏皆薦之遷著作佐郎簽書准康軍節度判官
徙通判宿州丁母憂時文忠公已捐館舍楚國太夫人春秋高公奉養朝夕惟恐其不至服除以秘書丞
通判徐州民苦輸鐵于官至破產矣猶責之不已公請以十之三均旁郡之戶至今便之轉運使沈遵奏
公最爲第一得權知淮康軍遷太常博士及遷還朝又薦公于上前言他日任以事始至淮陽會獄有繫
囚當死公疑其未得實而更訊之果爲吏所誣囚且釋吏僅得減死衆皆相勸不敢以毫髮欺公一日有
告軍變者公既密得其名乃陽以爲妄言使去明日大閱于鞠場因盡擒之是歲盜羣起而軍壁頽廢民
不安其居公爲調農隙而完築之于是里人欲立生祠于岢山之陽公不許召充羣牧判官賜五品服歷
判三司開折司遷尙書戶部員外郎奉使契丹還爲京東轉運使先是沈民以男女傭于富室者遇歲豐
欲贖之不可得公勸其部中悉取以還其家又罪人之隸海島者過百人則不得其所公謂朝廷既貸其
生而返離非命非所以助上恩乃重爲立法其後更赦多得生還者徙淮南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
州長蘆寺觀大江章獻太后時歲度僧者七人令置小舟上下以掠沈覆之患歲久事輒廢而度人猶如
故公使籍其所活五人以上始得度人如舊式泗州流屍積上下者不勝數公爲請歲給三百千悉埋之
知州朱處仁爲金石刻以紀焉入爲三司戶部判官更度支勾院遷工部郎中時契丹使來詔特選以爲
伴送使公嘗言北事于上前仁宗壯其言他日召羣臣迎陽門觀書帝目送者久之及出知徐州賜三品
服左右或以爲非例帝曰此特出朕意也頃之淮陽戍兵殺巡檢以叛鄰州皆警公亟傳檄海上使舟楫
遠去又募勇敢士授以方略令傳官軍以行既而賊果傾衆東遁至海不見舟而還遂掩獲之賜書褒諭
再遷兵部郎中加直昭文館徙知潞州今天子卽位加太常少卿仁宗山陵闕用百出公不以一毫擾民
在潞歲累登他州之流冗至者相屬公爲調發官廩以賑之所活數萬人又徙滑州因得覲京師爲上陳
天下利害事甚衆又徙鄭州以終享年六十二公諱平字均輔爲人樂易而不爲激訐之行尤篤于朋舊
其貧不能婚葬者婚葬之其政大抵先學校以勸勵風俗簡于簿書期會而凡案無留事故其去人必見
思慶歷中嘗上政本書五十篇治平初又上陳宜書三十篇若寬天下力役定士子令汰冗官教宗室市
邊馬復鄉兵多施用其言又自述平生感遇舉作考詳集采其所見聞有足以自警者作贊異志公雅爲
今樞密副使吳公長文翰林學士承旨張公安道所器公亦善自薦士其後多取尊顯而獨滯于爲郡志
不大展其命也夫曾祖顯贊避亂不仕祖日用終卽舉令父肅以行義見推鄉閭贈官至光祿卿母蔡氏
泰興縣太君懿行爲內外族之冠妻李氏安昌縣君順淑有婦德子男四人昌齡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
書郎昌圖太廟室長昌朝太廟齋郎昌言晏卒女六人適殿中丞張頌將作監主簿郭紳太常寺太祝王
欽臣任保之殿中丞蘇充太常寺奉禮郎韓敦復男四人安國定國充國彥國銘曰
寇始北遷以義來輔膠水之間公考有格恂恂維公文忠之甥力政以學豈不有聲彤幃駢駢兩聯如舞

西之吉銘曰。天室之系。德茂源遠。懿哉。幼鍾惠警。九歲奉朝。進退恂然。獻書于前。帝為改觀。胡祐不遐。而遭淪關。勒銘垂休。其載勿絕。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昭州諸軍事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贈金州觀察使安康侯墓誌銘

太宗皇帝之曾孫諱宗默字潛真于上為諸姪恭憲肅王諱元佐之孫恭懿平陽郡王諱允升之子初命為右侍禁歷東頭供奉官景祐中上以宗屬名秩未稱遂改左千牛衛將軍又遷左監門衛大將軍明堂禮成加昭州刺史丁母夫人喪創鉅毀深因而遷疾遽以不起開寶皇祐六年二月三十日也天子恤然不視朝禮賻贈等以金州觀察使安康侯章告其第勅內侍典與權厝于國門普濟之佛舍享年三十有七侯為人性謙靖未嘗忤于人雖生富貴而樂善好古意泊如也聞因退朝率筆從子弟陳詩書以為戒其事父母孝謹發于天資宗族稱其賢母樂國夫人王氏妻饒氏吳興郡君柔明知禮以宜其家子男二人仲儀右千牛衛將軍敏而簡文次早亡女一人適內殿祿班閣門祗候郭士逸孫男一人士阮右內率府副率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臣職預詞禁承詔以銘銘曰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屯衛大將軍使持節溫州諸軍事溫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鄧州觀察使南陽侯墓誌銘

華陽集卷三十九

誌銘附錄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輕車都尉贈右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皇祐元年四月九日皇姪孫太子右清道率府率世適終于睦親之邸享年二十四天子聞訃惻惻遣中貴人護喪加贈而寵以右領軍衛將軍之號越嘉祐五年冬將從漢王葬于河南永安之原申詔詞臣條次其行而鑄于石領軍字仲遠系出太祖皇帝其曾祖諱德芳潭康惠王祖諱惟能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父從古右衛大將軍勸州防禦使安國公母京兆郡君宋氏領軍生而警秀方髫髻時已自嶄然不復與羣兒戲甫九歲綴勝衣入預長謁粹標象佩輝如也自右班殿直累遷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娶劉氏內殿承旨閣門祗候永寧之女二男曰令規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蚤卒曰令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三女一已夭餘尚幼領軍處貴游間夷雅長飭能自傾下後房無等瑟之音平居宴坐以飄詠自適雅善筆札遺勁精婉包廣永興之法蓋嘗以所書奏御于上深被獎嘆至性孝謹凡獲養子必歸之親庭未嘗敢私比疾且革父母往視之感泣辭訣初無他語第以養親之日短為恨斯可哀也已其葬十月乙

會稽縣君左侍禁閤門祇候八元之女。婦德之淑。流于壺。子十二人。世經。世復。世居。世澤。皆諸衛將軍。世豪。太子右內率府率。世獎。右內副率。世略。世名。終於右內副率。餘姪。女四人。長適供奉官方中正。次適右班殿直劉允。並啓邑封。二女未笄。孫九人。令穰。令四。令松。令少。令夏。並右內副率。餘未賜名。侯頃嘗出上所予飛白書。蕭拔。端朝弁。以授諸子。曰。皇帝天縱多能。勢若飛動。雖唐太宗之瀛翰。無以遠過。爾曹可不勉。以爲學。其後諸子競好善力文。因恭帝書于石。并述其先子之訓。以開。天子爲降璽書。且嘉其所以成父之志。嘉祐五年十月癸酉。引綿國門。乙酉。遷于河南永安縣之原。銘曰。

其後多賢。益多厥聲。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復州諸軍事復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開國侯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贈寧國軍節度觀察使後追封宣城郡公嘉誌銘

皇姪贈寧國軍節度觀察使後追封宣城郡公諱從審字叔度太祖皇帝之曾孫吳懿王諱德昭之孫贈永清軍節度觀察使後安定郡公諱惟和之子初命爲右班殿直歷左右侍禁東西頭供奉官上初纂服改內殿崇班累遷東染院副使景祐中朝廷推恩籍之寵並賞環衛遂改千牛衛大將軍尋領賀州刺史又遷筠州團練使歷左領軍大將軍祀明堂恩拜復州防禦使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以疾終于宮邸上初聞疾亟遣太醫診視賜以御衣之藥又命中外貴人臨撫者相望于道計聞天子震嗟不已爲輟視朝刻以留印直以公士極于柩前享年四十六公姿性端毅喜怒形于色下雖輿隸之屬咸以時進退肅然如官庭日內朝衣冠雍容未始以風雨輟廢也每退處燕閒延禮髦俊授禮記左氏春秋反復不倦由是頗識聖人大趣又通陰陽方技之學晚尤喜釋氏書晨起趺坐飄念精進以性理爲適公奉身清約嘗自以荷天家之隆享貴盛日久念無以報國一日悉陳家所藏珍奇之玩輸之內府上聞所欲公頓首謝初無所說上嘉其忠篤之至亦寵答之妻吳氏贈宿州觀察使守禮之女燕國大長公主之孫德儀柔嘉休有畫範子十人。世英。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世及。皆蚤卒。皆贈左武衛大將軍。世卿亦蚤卒。贈右監門衛將軍。世威。右千牛衛將軍。世禧。世總。並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世仍。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咸藩之英。咸師教義。餘二子不育。女五人。長適右班殿直李彥伯。蚤卒。次適右侍禁武振。封永康縣君。次適左侍禁鄭士寧。封永康縣君。二女尚幼。孫五人。令穰。令四。令松。令少。令夏。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嘉祐五年庚子十月丙辰朔三十日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之原。申命禁林以識不朽。銘曰。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屯衛大將軍使持節信州諸軍事信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贈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嘉誌銘

皇祐四年秋八月甲午。上之再從姪左屯衛大將軍信州團練使諱從質疾且革。先令諸子曰。我幸得託肺腑。未始有過失。卒有不可諱。毋傷生重費。以累其後人。言訖而逝。上聞惻然加憫。以定州觀察使博陵侯之繼告其第。侯字子野。太祖皇帝之曾孫。祥符初。以屬籍補四頭供奉官。上初纂極。累遷入作副使。景祐中。朝廷以本支之隆。名秩未稱。遂改千牛衛大將軍。久之。領蜀州刺史。又遷左屯衛大將軍。宗祀明堂。汎澤天下。遂有信州之拜。侯志行修潔。內和外介。其天性孝友。伯氏睦州團練使從諱被病。日寢劇。鍼砭所不可及。侯遽入臥內。割股肉以進。翼日疾迺瘳。上嘉其篤愛。中出金帛以撫之。侯席貴盛日久。奉已簡儉。以廉賜之餘。累獻器御府。無慮以萬計。上遣問所欲。對使者言。蒙國厚恩。豈復以微寵。必不得已。願朝廷擇儒碩之臣。以訓勅子弟。使得親名教之樂。不勝幸甚。上頗命有司從所請。侯清淨少欲。涉于經史。入侍禁闈。幾三十年。出處無泰色。有若寒素之起家者。上亦知其樂善無厭。賞錫以御閑之駿。他日。又賜飛白書以旌寵之。其治家有規檢。後堂無箴紵之音。輕財好施。賜族人急。不問有無。惟恐其不至。故啓手之夕。邸中無老幼爲之扶服泣下。享年四十三。祖德昭。吳王。諱曰懿。父惟忠。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夫人吳氏。供備副使守嚴之女。燕國大長公主之孫。封懷安郡君。德度幽閒。儀于夫族。子十人。世哲。世京。世顯。世表。世鎮。世襲。世繼。並屯衛將軍。世敏。右監門率府率。世灼。世系。並右內率府副率。皆端厚之器。以承高華。女十二人。長適潘孝安。次適王防。次適王正卿。次適吳師民。次適李可益。皆啓封縣君。餘未行。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之永安縣。有詔禁林按閣以銘。銘曰。

博陵溫溫。學幾于原。士見窮戚。乃志乎勸。侯雖富貴。匪佚之聞。獻珍內府。人則有勸。侯拜稽首。以感以歡。痛繼于哀。行者爲涕。天子靈然。朝亦輟暇。賢者多後。以大以延。勒銘紀休。於萬斯年。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廣平侯嘉誌銘

皇姪孫諱世崇字德卿吳懿王諱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諱惟忠之孫宣州觀察使宣城侯諱從謹之長子也景祐初以右侍禁改遷太子右衛率府率累遷右屯衛大將軍皇祐四年冬十二月感疾再夕而亡是月二十有八日也天子聞之嗟悼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享年三十有二侯少聰悟多知達成人卓犖有奇節其氣尚介直每會議邸中立辯其是非不爲貴倖所屈頗涉經史百家之學嘗詰宮僚孫復按襄公十二年魯有周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魯安得祖文王乎左丘明親接聖人之迹而禮記夫子所修顧有異指耶復雅有經術退而深奇其言宣城知其喜學日延侍講楊中和請受其師說由是通左氏春秋最爲深又善爲詞賦溫厲殊可觀乘暇則率賓族命射其發必中人真能及宣城之癡疾也每嘗樂以進晝夜不解帶者蓋累月矣其執喪哀瘠甚宗室稱其孝晚尤嘉禪悅其終

也。中固廢時。豈達死生之理耶。娶韓氏無子。其側室生一男。令。太子右衛率府率。一女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之原。銘曰。

不流乎紛。迺帥以履。敏而好文。賢于宗子。天胡奪年。弗永厥休。法應有銘。以昭于幽。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屯衛大將軍使持節諸州諸軍事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榮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贈保寧軍節度使追封楚國公墓誌銘

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子七人。爲左屯衛大將軍雄州防禦使。其幼子也。肅祖皇帝之曾孫。與懿王德昭之孫。母曰任國夫人田氏。生甫數年。即賜名曰從信。除左班殿直。明道元年。積遷內殿承制。尋徙東入作使。景祐二年。朝廷以環衛之秩。大更宗子官。遂改右千牛衛大將軍。歷簡州刺史。皇祐二年。進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初。燕恭肅王既薨。其後。宗室稍寢封建之制。天子念骨肉之深。至是大宗正濮安懿王始王汝南。而諸王邸又使世有公爵之封。久之。公伯氏韓國公且薨。嘉祐二年。遂進爵榮國公。已而又進以所終之官。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以疾薨于寢。享年五十有一。上撫几而悼之。輟朝一日。遣入內都知李允恭典護喪事。以太常卿鼓吹導殯于國南。奉先佛寺。納書以保軍節度使楚國公印綬告其靈。公子周鼎。蓋今上之從兄。字君瑞。少而警悟。如成人。舒國公之相。綏四歲。哀慟不息。見者爲之感歎。太夫人鍾愛特深。撫教之未始去左右。及待母疾。晝夜不解帶而卜。祠藥膳之無不至。重離內難。頓踊叫號。幾不能生。于是宗族以孝聞。公覽六經百氏之書。至于御射音律之學。所通靡不精。一日。謂諸宗子曰。天子擇行義繼緒之士入教于宮。今倚席不講。豈稱所以獎育之意耶。于是延學官堂上。終日敷經授義。灑然嚮風。因獲勅之曰。吾幸生盛時。蒙祖宗之休。出入禁闥四十餘年。雖不見用。然未嘗有過失。觀宗室中。壽罔克以長。豈齊梁玉帛。非所以輔養性命者歟。若曹當勉志于學。毋自墮于驕華也。公又謂唐十院置維城庫。約諸王入。而上下均其用。今雖奉養之費。一出縣官。然屬大者猶或不給。且諸王邸多殖產井市。日以取其資。惟懿王院初無餘財。因令治一庫。帥諸宗子月視祿之厚薄而十輸之一。不得輒私以費。于是車馬賓客冠昏喪祭之禮。無不獲其助。今其法不廢。公風度偉特。外嚴而中夷。治家肅然。如官庭。頗恬于聲利。位出公下者。或以曲恩遷去。視之泊如。不以介介其中也。方朝廷以藝祖之後。名雖未稱。公子懿王之裔。且爲長。有司議將進位。而會公薨。故飾終之典。非前後所伴。夫人孫氏。贈太子太師承祐之孫女。輔佐有賢德。子男三十七人。曰世顯。曰世淵。皆右領軍衛大將軍。曰世爽。曰世廷。曰世變。曰世鴻。皆右監門衛大將軍。曰世登。曰世耀。曰世顯。曰世穹。皆右千牛衛將軍。曰世榮。曰世章。曰世開。曰世重。曰世職。曰世根。曰世引。曰世鼎。曰世親。曰世凡。曰世資。曰世勛。曰世造。曰世藩。皆右監門率府率。餘蚤亡。女十九人。適武亢者封秀容縣君。適徐璋者封河間縣君。適徐保恩者封壽年縣君。餘九而下皆供

奉官。適張從權者封樂壽縣君。適王立者封福昌縣君。繼從權而下皆侍禁。六未笄。餘早亡。孫男十七人。曰令典。右監門衛大將軍。曰令扁。曰令威。曰令勝。曰令穩。曰令志。曰令據。曰令羣。曰令攝。曰令優。曰令賁。曰令智。皆右監門率府率。餘未賜名。明年十月甲午。從仁宗皇帝西葬河南永安之原。其將葬也。宮寮臣恂上公之行于太常。而博士臣夏鼎作諡曰安僖。有詔銘其墓。中太史臣珪實爲之銘曰。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屯衛大將軍使持節諸州諸軍事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贈洋州觀察使洋州侯墓誌銘

皇姪贈洋州觀察使洋州侯諱世昌。字保之。曾祖懿昭。吳懿王。祖惟忠。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父從恪。萊州防禦使東萊侯。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生十年。天聖七年始類名於朝。補右班殿直。累遷左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歷右領軍衛將軍。皇祐二年。宗廟明堂。進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五年。加達州刺史。明年六月二十有八日。以疾終于寢。享年四十有二。天子聞然。所以贈之禮甚厚。寓殯國南。奉先佛寺。侯風度秀整。雖平居不妄笑言。尤敏悟好學。方爲兒童時。日誦書數百言。既而反復無所遺。及長。博通五經。嘗學春秋于孫復。又學易于王獵。積餘十年。益究聖人之淵源。或有以治春秋易數家之書進。以昭侯之學。侯謂曰。衆子漫漶。徒使後學者見惑爾。皆不足取。由是知侯學春秋易爲深。頗工于歌詩。嘉唐李長吉之格。初。侯獲疾。日劇。諸仲請益訪良醫。侯曰。氣索矣。願生不有數耶。雖愈附何益也。言訖而逝。于是聞者以侯爲知命。娶韓氏。繼室以高氏。封文安縣君。子男二人。長曰令襄。右監門衛大將軍。次曰令捷。率府副率。蚤亡。女三人。長適侍禁高士敦。二尚幼。令襄亦力學爲善。以承其家。八年十月甲午。從仁宗皇帝葬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懿王之後。世多有聲。循循維侯。不矜虛盈。從二先生。學春秋易。衆子紛員。維聖之蹟。侯有美樂。藩莫見施。又奄不淑。執天賦之。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墓誌銘

嘉祐八年二月四日丙子。右監門衛將軍諱世英。以疾卒于睦親之第。天子念宗子之傷。憫然加惠。以右武衛大將軍之權寵其國。前。春秋二十六。會祖德昭。吳懿王。祖惟和。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公。父從審。軍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郡公。母渤海郡君吳氏。懿王延祚之後。將軍子屬籍蓋上兄弟之子。明道二年。初賜名。爲右班殿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歷太子右清道率府率。皇祐二年。宗祀明堂。遷右監門衛將軍。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勳上柱國。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二百戶。

將軍字務實。孝愛謙靖。喜愾未嘗見于色。每夙興退朝。必陳詩書于前。終日究覽。而不知勦。樂近賓友。間以觴詠自娛。遭父母喪。尤哀瘠過人。娶張氏。封南陽縣君。繼室以錢氏。封福昌縣君。子男七人。長令即。次令續。並右監門率府率。次智蚤亡。女三人。長許嫁侍禁錢贊緒。次尚幼。葬河南永安之原。銘曰。歲癸卯。月癸亥。日甲午。葬安之。從昭陵。永以固。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右武衛大將軍使持節舒州軍事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源郡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墓誌銘

惟皇從兄高密郡公諱宗望字子國。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安遠軍節度使密國公允嘗之第七子。初命爲供奉官。先帝念邢王之後。不可以無祀。命公以內殿承制。實嗣邢國。是爲文惠王元傑之孫。景祐中。朝廷始用衛府之秩。加同姓。改右監門衛將軍。慶歷中。詔封諸王之裔。遂爵清源郡。皇祐二年。秋。祠合宮。除右領衛大將軍。積遷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公少聰警。力學。善屬文。其進止方重。取內外嚴而有法。然不以富貴加人。喜親師友。每陳書于前。親自背忠義之士。未嘗不掩卷而歎。作戒子文刻石齋楹下。其大略以世祿驕奢爲戒。初先帝嘗勸宗室子弟學。虞永興之書。公退閱字法。亟書千字文一卷以進。上嘉其筆翰精婉。特寵以刺史之拜。後復于延和殿試宗室子弟所學書。令宗正第其高下。以公書第一。比獻所爲文。上問所欲。願盡賜國子監書。以勉勵子孫之學。遂從其請。先帝好飛白書。侍從蒙賜者以爲榮。公前後所得殊多。又嘗以金泥紋羅書宗室好學樂善。及爲善最樂字以賜之。非他擬也。公因請建閣第中。貯帝所賜書。既成。上又爲親書閣名。其見寵遇若此。公所被賜予。多購人之急。外姻之貧未葬者。公爲出金棺斂而葬之。聞者高其誼。今年春。聞先帝寢疾。因謂族人曰。雖託肺腑。而不得進侍左右。吾積沈憂。恐先犬馬。不能以報厚恩。未幾。果發疽。太醫視視。已不及。其終。嘉祐八年三月十七日也。啓手之夕。召諸子牀下受遺令。其言如戒子文。享年四十四。上聞惻然爲哀。命入內供奉官梁從政典護喪事。所以贈禮之禮甚厚。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其年十月甲午。仁宗皇帝葬昭陵。遂舉公之喪。西附于文惠之園。夫人張氏。封永嘉郡夫人。贈太師兼中書令徐國公耆之女。先公亡。子男七人。長仲郃。次仲嘉。皆右監門衛大將軍。次仲炎。仲煥。皆右千牛衛將軍。次二子蚤亡。次尚幼。女五人。長適侍禁李天益。封南陽縣君。次適侍禁李座。封華容縣君。次二女蚤亡。次尚幼。銘曰。天子仁恩。閔族弗緒。有賢維公。實大邦宇。其來有儀。組紼鏤膺。以燕以符。孝孫是承。夙志于學。德日俊茂。錚錚金龜。賜書盈構。計聞幾何。忽出纓衣。素車之從。萬社無期。

宗室推誠保順守正翊戴功臣寧國軍節度宣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宣州諸軍事行宣州刺史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贈中書令追封博平郡王諱安恭墓誌銘

治平元年七月戊辰。博平郡王諱允初薨于其第。初。上聞王被疾。亟遣中使候問。又飭太醫日夜侍王疾。及訖。至。乘輿即臨其喪。爲哀涕之不勝。上還。止輦以王後事屬于其兄襄陽郡王允良。泣拜曰。不幸仲氏無子。願擇所以宜爲嗣者。于是詔魏恭憲王之後右監門率府率仲速出繼。爲王之孫。以奉其祀焉。方是時。天子在諒闇中。不得爲王成服。輟視朝三日。贈中書令。追封博平郡王。其賜恤之物甚厚。以天章閣侍講傅卞。攝鴻臚卿入內侍省都知鄧保吉同護喪事。于是宮僚狀王之行。上于有司。而諡曰安恭。其年十一月丙寅。具南鄉儀物葬于河南之永安縣。附先恭肅王之園。有詔禁林誌王之系出官封。與夫始終之大節。納其墓中。臣珪實爲之。謀按王字累之。初名允宗。更賜今名。其于屬籍蓋上之諸父也。宣祖之曾孫。太宗之孫。吳恭肅王之子。母曰魏國夫人張氏。甫五歲。授右千牛衛將軍。三遷爲和州刺史。縣汝州團練使。齊州防禦使。華州觀察使。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威德軍節度使。上即位。以寧國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詔五日一奉朝。王固辭。上寵答之。不許。居無何。王薨。夫人榮國夫人慕容氏。王爲人靜慎謙恕。其八朝旬旬有常節。未始以風雨輒廢也。家居。愜喜不見其色。凡奉入有無一不問。惟樂購于人。天性寡欲。終身不近聲色。少好釋氏。至誦其書數十萬言。亦有其絕見者歟。銘曰。帝親同宗。雖遠猶篤。矧如近籍。長而加淑。懿懿惟王。太宗之子孫。不以富貴。而流世紛。天子念之。曰予叔父。其朝五日。猶謂予願。天不界予。以殤藩英。何以飾終。追王博平。巖巖三陵。山河左右。王從下游。其宅則厚。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瀘州諸軍事瀘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武甯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彭城郡公墓誌銘

臣謹按僊源之圖。太宗皇帝之曾孫。韓恭懿王元偃之孫。東平郡王允弼之第二子。今上之再從伯也。生五歲。在仁宗朝爲右侍禁。景祐三年。朝廷以環衛之秩。大更宗子官。遂除太子右司禦率府率。積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化州刺史。又領慈州團練使。英宗即位。遷左武衛大將軍。瀘州防禦使。治平二年六月乙丑。以疾卒。享年三十七。母李氏。崇國夫人。妻沈氏。封遂甯縣君。生男二人。曰仲鑄。右監門衛大將軍。曰仲順。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其將葬也。臣又得宮寮所上狀。言君爲人端重。素好學。通尚書禮記。尤長于篇詠。喜音律。方十餘歲時。嘗從東平王朝三陵下。既歸。能道所過山川形勢之處。略無所遺。王愛之絕深。及得疾。而醫診禱祈之術。徧索于京師。然而卒不起。天子聞訃。惻然。一不視垂拱朝。贈武甯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後二年八月癸酉。葬河南之永安縣。其諱宗壽。字用之云。銘曰。東平好善。匪獨舊聞。能勸諸子。卓卓不羣。誰不富貴。之子務學。今雖云亡。亦後之覺。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右武衛大將軍使持節絳州諸軍事絳州刺史充本州防禦

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武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彭城郡公墓誌銘

今天子之三從兄彭城郡公諱世延字叔儋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冀康孝王惟吉之孫丹陽侯穆王守節之第五子母彭城縣太君劉氏公方爲兒童時嘗入見章獻太后于禁中仁宗因謂太后曰渠父好讀書試令念詩于是念唐名賢詩數十篇仁宗嘉其敏邁賜名以爲右侍禁稍遷西頭供奉官景祐二年朝廷以環衛之祿寵諸宗室乃換右千牛衛將軍歷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欽州刺史又領寧州團練使遷右武衛大將軍領絳州防禦使治平二年七月癸酉以疾卒享年四十四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彭城郡公公天資端厚篤于好學通王氏易及孟子至于星歷攷驗之書無所不究尤喜爲詩每與諸公子唱酬而風思獨爲精慶曆中上方徵文學公進所著詩賦賜書褒諭仁宗又嘗親書世延字以賜之晚尤喜釋老之書其視富貴蓋泊如也夫人崇仁縣君李氏天雄軍節度使隴西郡王繼勳之孫子男四人令績右武衛大將軍絳州刺史令權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其孟季蚤卒女八人無在者後二年八月癸酉葬先帝于永厚陵而宗室之喪皆從窆原下其窆公亦用癸酉之良銘曰習富易簡習貴易荒返裕以學執匪爲良受社既多維皇之睦奄其不存猶有後嗣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右羽林軍大將軍使持節慶州諸軍事慶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六百戶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彭城郡公墓誌銘

惟彭城郡公諱宗嚴字子莊太宗皇帝之曾孫魏恭憲王諱元佐之孫中書令鄆國公諱允成之第五子母曰靈國夫人康氏初命右侍禁歷東頭供奉官內殿承制換右屯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領節州刺史又領鳳州團練使先帝即位以爲右羽林軍大將軍慶州防禦使階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六百戶治平二年十二月戊申以疾卒天子念傷之輟視朝一日遣中貴人視喪事賜賻物加等贈弔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彭城郡公公性謙靖貴而能下人家無車服珍奇之玩惟聚古聖賢之書仁退朝日陳于前不以寒暑輒廢觀也仁宗屢賜以太清之書初靈國夫人春秋高忽一日得疾公憂悸至不食覆國公亦不復起居享年五十三四年八月癸酉葬河南永安縣三陵旁公先夫人韓氏後夫人潘氏封河南郡君子男十六人仲虞仲新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蚤亡仲防右武衛大將軍施州刺史仲商仲倫皆右監門率府率餘不及名女十七人其歸左侍禁傅其璵封長壽縣君歸左侍禁李文紀封仁和縣君二尚幼餘皆蚤卒孫男一人士縷右監門率府率銘曰

大林多材而工度之英英公族乃抑弗施維其有聞止曰好善展也彭城亦允以顯其顯伊何天子賜書

日陳于前以燕以虞三陵之旁行者皆畏公從萬年其靈未昧

宗室推誠保順同德亮節守正佐運翊戴功臣鳳翔雄武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守太保兼中書令行鳳翔尹使持節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上柱國東平郡王食邑一萬七千一百戶食實封四千八百戶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相王諱孝定墓誌銘

惟相孝定王蓋宣祖昭武睿聖皇帝之曾孫太宗文武睿烈皇帝之孫韓恭懿王元偃之子諱允弼字公輔于今天子爲從祖父也母楚國太夫人耿氏以大中祥符元年生于大內之東宮真宗親書小字命之八歲爲右千牛衛將軍遷右監門衛將軍真宗每召入禁中令仁宗兄事之是時王年尚幼能自跟蹤不敢當真宗頗愛奇之及御樓賜大酺嘗與仁宗並席以觀間又從至資善堂以金筆格及金鑄祥龜賜之仁宗爲太子時除英州刺史及即位除蔡州團練使歷單州齊州防禦使貝州觀察使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寶元二年同知大宗正事自燕恭肅王薨後吳遵路許那潤蘇華諸王無一在者天子念祖宗之後封建稍不立無以藩助王室慶歷四年始以濮安懿王王汝南以王爲北海王既而拜武康軍節度使初祠明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換節寧國軍更同判大宗正嘉祐五年除兼侍中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換節武寧軍遂判大宗正英宗初兼中書令行河中尹換節護國軍仍徙封東平紹五日一率朝上登極拜太保行鳳翔尹領節鳳翔雄武軍聽朝朔望王辭者再三優詔不從其秋從英宗靈駕至厚陵聞楚國薨王哀毀不勝及出殯徒跣輿而行之起復冠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王方辭未許會上來莫王子宗述之喪就幸王館上命王坐王以衰服不敢坐上見王體甚羸慰存者久之因請願得終喪上曰克繼以下皆列章請王起治事王母得辭也其後又累辭乃許之王性至孝其子幾如事生楚國之葬有日矣王忽得疾不能起乃召諸子謂曰我疾日益劇恐不得親大事以盡人子之孝奈何遂泣下不復言是夕昏霧下庭中若南方有風雨聲久之乃散夜漏上二鼓王薨實熙寧三年七月癸酉也享年六十二訃聞上撫几震悼明日趣駕臨哭之慟所以贈予之甚厚上以邸中不常告王疾官史以下皆令有司勅奏之輟視朝三日丁亥行服于苑中宰相率百官慰崇政殿門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相王命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刑部郎中陳薦張洵瀛州刺史使昭州團練使入內侍省押班藍元震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有方同護葬事又遣尚書內省掌簿夫人宋氏以周恤其家于是宮僚李實狀王之遺懿上于太常而博士劉攽攷證法五宗安之曰孝純行不差曰定諡王曰孝定十月丁卯啓殯于西階上復臨輿之加面撫其孤孺賜物又數千爲制挽詞三章勅使者探石以錮其方中十一月癸酉葬河南之永安兆在恭懿王園之西兩簿儀物皆從至原下王儀質英邁行端而謙遠自六經諸史百家之言無所不讀雖生富貴而臨事且戒慎未始妄笑言其奉朝廷進止有法度雖服帶不易其常仁宗嘗解所服通犀帶賜王然而終不敢服初朝廷以諸王邸第散在京師非歲時不得相見因大建睦親宅合其族以居

之乃置大宗正司。王凡總領三十年。尤與懷安懿王共事久。而篤友愛之情。其教導宗子。使各親親不失其誼。而自趨于爲善。故上下無骨肉之怨。慶曆中。嘗因冬至曲燕崇政殿。日暮。帝歡甚。勸王飲。至于醉。賜以玉盤。龍腦山。白玉杯。仍詔王至殿門乘銀飾肩輿而歸。故事。大燕無宗室與坐者。皇祐至和間。王以名重而位尊。數命坐以寵之。王善射。凡從游幸。賜射。發必中。帝常解以御箭。累賜製衣金帶。英宗爲皇子。王卽日入贊禁中。英宗深懷謙固。久不受命。王又請率屬敦勸。入內博平郡王允初。無嗣。爲擇族子仲速爲之嗣。王素好筆札。間以吟詠自娛。而無車馬珍奇之玩。治平初。增諸王宮大小學官。王猶日就習。既又延伴讀。姜潛論孟子。令諸子北嚮而立聽之。前後累賜褒詔。以爲王有二獻之風。楚國嘗盛夏遇疾。王晝夜不解帶者一月。又以香灼臂而祈于庭。楚國薨時。八十三歲矣。善積慶流。內無總麻之服。一紀之餘。自明道以來。行郊祀。藉田。明堂。恭謝。給饗之事者十一。王爲三獻者五。爲亞獻者五。奉九推之禮者一。功臣累十四字。積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邑一萬七千一百戶。實四千八百戶。夫人李氏。封崇國夫人。昭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昭亮之女。淑明有賢譽。上承下接。以宜其族人。子男六人。長宗述。奉國軍節度使。祁國公。次宗彝。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次宗績。左龍武軍大將軍。寧州防禦使。次宗景。左龍武軍大將軍。筠州防禦使。次宗喬。左龍武軍大將軍。澤州防禦使。次宗儒。右龍武軍大將軍。沂州團練使。皆孝謹承家。女八人。長靜安郡主。適皇城使端州團練使李穀。次泰興縣主。適西京左藏庫副使王世良。次新樂縣主。適文思副使李餘慶。次永安縣主。適供備庫使郭若虛。次南陽縣主。適內殿承制。次宜春縣主。適內殿承制。次德安縣主。適內殿承制。次未適。孫男二十人。長仲微。右武衛大將軍。眉州刺史。次仲誘。右武衛大將軍。茂州刺史。次仲應。右武衛大將軍。春州刺史。次仲懿。右監門衛大將軍。次仲沃。仲內。仲雪。仲敬。仲應。並右千牛衛將軍。次仲順。仲靈。仲吟。仲麟。仲達。並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仲誥。仲誼。並太子右內率府率。餘未命。臣伏觀自昔同姓諸侯王。多溺于腐奢之志。甚者又或至于禍敗而不可救。豈其勢使然耶。若孝定王爲四朝近屬。而溫仁恭儉。行足以高一時。名足以動後世。雖河間。沛國。恐未足以遠過也。使其去京師。就土宇。則利民澤物之迹豈少哉。銘曰。有宗神靈。系本天發。太宗入王。恭懿維齊。靈光合釐。其發有原。有來軒軒。皇室是藩。既王北海。又荒東平。褒衣淑旂。龍莫與京。在貴靡淹。在益靡缺。有賢維王。孰能之過。帝日萬幾。罔不在民。王治王族。麟題振振。內親外化。如堯之時。天星皇祖。與王同模。王位四朝。豈不駕馭。其處深宮。雖遠亦慮。仁曰仲兄。英曰叔父。天子曰於。豈予敢侮。名施彷彿。善則多積。胡不萬年。喪我元成。磐石之虧。勢將安援。矧其族人。孰敢執憲。五陵之旁。表封墓門。冠劍下從。雖沒猶存。

宗室左武衛大將軍均州防禦使子墓記

皇從姪左武衛大將軍均州防禦使世靜之子十六人。小名慶慶。小字善源。其第十四子也。系出太祖皇

帝冀康孝王惟吉之曾孫。陳州觀察使淮陽侯守約之孫。母曰安福縣君劉氏。嘉祐四年五月丁酉。生于嘉慶院。風骨峻異。尤悟不類常兒。始能行。見月。輒自能展拜庭下。授孝經。既誦之不復忘。或有以龍禽獻邸中。初使厚謝之。已而趣發龍縱去。又喜信佛。凡芳珍之物。必令篇之佛經。均州之病。衆子侍旁。乃獨取所傳藥。自傳之。欲以移疾其身。左右咸異之。均州曰。吾家奇童也。八年秋。忽得疾。均州夜不安寢。比劇。猶能泣言曰。不幸貽親之憂。奈何。均州益訪醫。視。至于老子浮圖仙科梵法。所以救治之無不至。炷香于臂。叫號神明。所以延其須臾之命。然而卒無及。其卒七月甲子也。甫五歲。權厝國南水陸佛祠。以未賜名。故辭命弗及焉。其年十月甲午。葬河南永安縣。惜乎。生而有奇志。使少賦以年。其雋碩之望。孰與較哉。方秀而摧。命矣夫。天子之厚同姓。雖孺子其葬亦有文。禮之如成人。矧從仁宗皇帝靈輿西引。且附于先王之園。顯于哀榮。不亦至歟。謹記。

宗室右監門率府率墓記

皇從孫士弁。嘉祐五年五月十九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既賜名。遂除太子內率府副率。後二年。今天子卽位。遷右監門率府率。其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甫四歲。火而膏骨于都城之西大慈佛祠。曾祖允成。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祁國公。祖宗鼎。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父仲聖。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母曰金華縣君陳氏。十月甲午。從仁宗皇帝葬河南永安縣。雖不幸而夭也。亦詔史臣刻文于其墓。蓋國家篤親親之分。不以長幼異云。謹記。

池陽之終諸孤實幼吁嗟夫人介然其守訓子有立果振于後夫人之賢宜諱不朽

丹陽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太尉鄭文肅公夫人李氏以嘉祐三年七月己卯終于常州之官第越八月庚申歸附于吳郡薦福山文肅之封其孤以余嘗被文肅之知又有姻好之舊泣以請銘義不得辭按夫人其先岐人曾祖諱贈太子少傅祖運贈吏部尚書父昌言贈職方郎中父吳越錢氏歸其國本朝尚書以郎官守杭州是時人心反側搆亂一方吏按得其狀無遠近欲以名捕之尚書曰二潮首簡文邦今遽誅數郡之衆恐非天子所以仁州之意惟命主謀者十數人于是蒙活者以萬衆其後夫人之伯父昌齡官至近輔而其族以文學政事顯于時者蓋奕奕不絕夫人實平晉縣君肅氏第四女也職方嘗戒其子曰世祿子弟汨于綺紈之好凡擇女所配必于寒素之門夫人遂歸文肅文肅方布衣數遊學京輔間夫人本貴勢而居平晏如嘗念尊卑之不及親適事夫之兄嫂持帚無怠色春秋佐祀飭躬以虔文肅既貴篋櫥密提將鉞夫人治家益有法其衣服玩好不以侈而後堂無管絃之音文肅薨于井州上聞震悼遣中貴人護還吳夫人還京師入見上謝流涕詔令本道特借第又錄內外親錫冠鏡者八人夫人居里閭不以家事累諸子惟養專于學至或連籍預薦達之官則訓以奉公約己愈廣前人緒業罔或有墮故咸以才令有聞夫人端厚沈粹有德量左右腹侍莫關其喜愠雖燕私必開法度之言天性仁孝尊卑相好以愛鄭氏李氏合大族共恤孤振窮歲時無疎戚與均夫人疾且革子婦咸執衣以請遺令夫人中固不亂而了無答有若恬然而逝亦其達歟享年六十二歷封贊皇縣君長安郡君文安文定隴西丹陽郡夫人子五人民彝著作佐郎民初民秀大理評事民度太常寺太祝民用祕書省正字女二人長適翰林學士起居舍人王珪次適三司判官祠部郎中呂公孺孫十二人佑佑佑佑佑佑皆太常太祝仍試將作監主簿傑傑傑傑傑傑尚幼孫女十人銘曰

山西名門女德之淑斥于華援以歸文肅文肅既貴本兵當軸夫人承祀有儀尤段四錫大邦翟衣是服盡事之專仁深慶余今其亡矣孰述其賢吳山隆隆土豐而堅納銘幽墟以永于傳

宗室丹陽郡王夫人魏氏墓誌銘

夫人姓魏氏始晉畢萬封于魏其後或徙任城者世爲任城人曾祖諱仁浦贈尚書令中書令封秦王祖諱威美左神武大將軍父諱昭吉左班殿直母曰晉寧縣君李氏夫人少最孤從祖駙馬都尉咸信撫育之甚愛和尉爲賊里之冠夫人既長又有淑德遂歸于丹陽郡王王諱守節蓋上之諸姪也夫人賢而知禮承上遇下無間言春秋奉祀必躬護隨之事先是諸王夫人誕日賞賜燕第中至夫人上特命中使以將其寵族人榮之丹陽之捐館舍殆二十年夫人退尚簡素其服玩無纖靡之飾區處閭閻無不有條理諸子亦承其母訓以立嘉祐三年冬王邸災詔徙別第明年三月一日暴感疾遂終于寢享年五十七封

華陽集卷四十

誌銘

望都縣太君倪氏墓誌銘

夫人姓倪氏南唐主爵郎中弼之女贈大理評事高陽許規之妻高陽君死池陽官下夫人攜三子尙幼寓宣城日夜戒諸子期有所樹立次子府君遜時爲兒童秀警已能作詩嘗題大溪旁方棹石微吟潮聲沒石府君揮灑自若詩成頃逝去夫人嘗奇之一日從膝下乃曰家世微若不少激昂可以大先君之後遂從學中茅山窮左氏春秋觀戰國危亡之際未嘗不慷慨太息條二十事皆切當世務持見江南李煜煜器其少年有詩學拜秘書郎即日懷其綬歸夫人感泣曰姑望吾子至是耶明年天兵下秣陵朝廷江東諸材望臣府君以監察御史歸復獻書天子補衛州汲縣尉居亡何夫人寢疾終于官第享年八十有五夫人治家肅然諸子候顏色以時出入居宣城歲時與諸子食貧勞苦意益自安後府君來京師取朝廷顯用以材諱稱蓋母氏之教然諸子亦承其家咸平中故府君還太常丞守武陵會郊報恩需追封夫人望都太君慶歷四年十月丙辰孫通州司戶恂太子中舍恂海州司理怡江隄制置判官某太廟齋郎平進士會奉望都于廣陵壬甲墓于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原謹某銘曰

任城郡夫人。上聞加惻。卹贈殊厚。敕八內供奉官鄧惟濟典治喪事。寓殯于法濟佛寺。又明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歸。禭于河南永安縣丹陽王之第。子七人。世永。左屯衛大將軍。光州團練使邢國公。世延。右監門衛大將軍。欽州刺史。世符。右領軍衛大將軍。世胤。終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餘蚤亡。女七人。長適閣門宣事舍人郭士遜。次適東頭供奉官魏堯卿。次適西頭供奉官吳舜卿。次適左侍禁王誨。次適西頭供奉官鄭价孫。皆啓縣封。餘蚤亡。孫男十二人。令圖。令瑤。令樞。令毅。令績。諸衛將軍。令絳。令朗。令擢。令闕。令羽。令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一未賜名。孫女八人。長適左班殿直時觀。次適右班殿直吳眞卿。六尙幼。曾孫二人。子張率府率。子野副率。銘曰。

壽安縣太君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其先并州人曾大父諱夢奇贈太師尚書令大父諱龜祥贈太師中書令父諱蒙異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海州贈太常少卿夫人實第三女也海州之從兄宮師文穆公太平興國中策進士第一未幾致位宰相被兩朝顯遇固隆貴矣與海州素相友愛故久畱轂下不得補官于外夫人既生相家文穆見每奇之以謂殊非諸女之儔太尉文靖公海州之兄子也少時嘗親帥諸子弟厲志于學夫人方幼見文字輒喜于是汎通詩書百家之學文靖嘆曰信矣諸父之言吾祖尚書有重名天下爲兩浙轉運使方是時海州宰蘇之吳縣夫人遂歸我伯父少卿少卿諱單字慶之尚書次子也潛心經術嘗疾世之醜陋故持論方介不爲勢少屈海州之壻共五人有過郡者率陳以鐘鼓觴豆之娛及遇少卿則肅其衣冠終日語不及私少卿天性孝篤侍尚書左右二十餘年未始一日違去而夫人佐丞書之事春秋益虔少卿臨事素嚴夫人治家亦有法闔內肅然如官廷不幸少卿暴疾早世夫人方年三十餘躬治喪于廣陵既而攜諸孤往依廬江伯父侍郎之官下一日泣謂諸子曰汝父病且革猶語我且善勉汝等汝鍾罰不天何以奉遺言諸子號頓咸自言願夙夜勉力不敢墜先人之緒業夫人于是盡屏珠玉之飾市書環室親授經義日月漸劇卒至于有成其後昆弟仕稍進夫人或歲過諸子始至必進壽于堂子婦拜于庭諸孫洗說于前夫人喜甚因曰其益思盡忠于道事若夫極嘉旨之奉殆匪親意也夫人素貴能謙下其德舉得宗族之歡心晚尤愛京洛之風長子因請觀之太康未幾夫人感疾終于官第實嘉祐四年三月某日也享年七十封壽安縣太君明年卜葬少卿于揚州某縣某鄉之原以夫人祔焉其用十月壬申之吉子三人璉尚書比部員外郎珣尚書職方員外郎璵杭州南新縣令孫男十五人仲均舉進士仲猷太廟齋郎次仲鄰仲說仲蒙仲威餘尚幼孫女三人珪昔之髡兩髦蒙夫人器獎之甚異遠珪之塵二禁猶見夫人無恙時今將葬矣而不得引車綦于墓下追惟平昔之知音徽永已痛執甚哉泣以銘曰

嫀彼夫人文穆賢之婦我伯父佐祀以時山陽之終其節介介誰勉諸子話言猶在仕既及親安輿屢適

華陽集 卷四十

五五七

華陽東卷四十一

五五八

匪樂嘉旨。又飭以職。晚愛京師。顧懷逶迤。卒隕于轍。如達之歸。靈龜食郊。葬則同穴。其後以延。德芬勿絕。

趙宗旦妻賈氏墓誌銘

582

582

夫人皇姪密州觀察宗旦之夫人其姑曰延安郡太君初上在儲宮章聖皇帝擇宗子之謹良者無如觀察于是命觀察從上就學資善堂凡與上起居飲食靡有所間久之章獻皇太后召延安郡太君謂曰宗旦且有立矣宜得名門之配于是出訪衣冠舊族聞夫人淑茂有女德太后召至禁中問其家世其大父昭州團練使賈宗者元從先帝邸中雅有勤勞太后喜甚賜以御所之衣其嫁天聖十年正月十一日也尋封河內郡君夫人柔明德量撫內外姻族恩意燦然治家尤有法喜讀書通論語孝經大義夫人初爲太后所知觀察又嘗輔今上有舊恩然而終不自言茲亦內助之賢者已嗚呼賦命弗融以慶歷八年正月十二日終于睦親之第享年三十五上聞爲轅視朝一日禮贈加厚特贈永嘉郡夫人非常比也又詔中使領喪事寓殯于奉先佛寺父德滋左班殿直以疾休于家故弗之顯生七男仲玘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寅贈右屯衛大將軍仲淹右千牛衛將軍仲浹仲通並太子右監門率府率餘蚤亡三女一適左班殿直曹希文者封仁和縣君餘蚤亡孫男三人士佐士歸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一未賜名孫女六人在室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之原銘曰

熱聞夫人曰言曰容獻后母臨入見禁中訪其氏族舊邸之功以歸戚藩豈不謂賢維子維孫誥既于前其藝嘉阡其後以延

安陸侯妻賈氏墓誌銘

郡君姓賈氏。曾祖廷環。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某。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巖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宗室延州觀察使夫人京兆郡宋氏墓誌銘

延州觀察使同判大宗正事安國公從古之夫人宋氏。其曾祖廷潛。尙後唐莊宗義寧公主爲房州刺史。是生偃。偃尙漢祖永寧公主。入朝。歷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廣平郡王。是生元載。元載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夫人其長女也。母曰西華縣君錢氏。初。懿祖皇帝納孝章皇后。蓋偃女也。夫人以世族。還爲安國公之配。安國公。今天子之從兄也。夫人生十年。母教之剪製之事。吾律之法。詩書之言。其性聰悟。所學輒過人。後五年。乃嫁。嫁四十六年。乃卒。夫人端靜謙恭。能以禮下人。故閨門之中。長幼之序。莫不法式。喜觀浮圖書。其奉度儉節。無珠玉纂組之玩。先帝知安國公之賢。使以主太宗之事。而夫人實左右之。夫人病且革。召其子孫牀下。謂之曰。吾奉宗祀有年矣。老而益不敢懈。夫貴貴易於子人。汝曹

華陽集卷四十

五五九

廣源州蠻僥智高舉兵圍廣州。城中之人憂將陷，爭持寶賂欲散走山林。獨夫人以先世素儉自隨，既而城卒不陷，出視故所居官舍，無一物存者，甚矣夫人之貧也。又九年，叔父入爲三司度支副使，家猶不能以自給。夫人御骨肉有恩，善收孤遺而撫養之。又樂購人之急，故終身無珠翠之玩。珪也少孤，蒙夫人撫養之甚厚，以至今日之成就，念夫人之恩，未始一日忘也。去年以叔父以衛尉卿守四明，別夫人，尚笑語如平時。幾數月，計來京師，于是內外之恩，無長少咸諒，皆失聲大慟。視珪之心，其痛可勝陳哉。今將葬也，屬在翰林，不得挽車原下，以申欲報之情，沒固有恨矣。夫人以熙寧二年四月庚戌卒，明年十一月丙申，葬潤州丹徒縣崇德鄉永安里，享年六十九。初封長壽縣君，累封同安郡君、四明郡君、太常博士、昭州平樂縣主簿、瓊衛尉寺丞、瑋台州黃巖縣主簿。珪先夫人而亡，三女子，以適尚書水部郎中晁仲蔚、尚書都官員外郎趙唐、殿中丞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孫男八人，曰仲聰、試將作監主簿、曰仲求、太廟齋郎、六幼未名。孫女七人，長適贊善大夫鄭祐，餘未嫁。南望泣涕而銘曰：

李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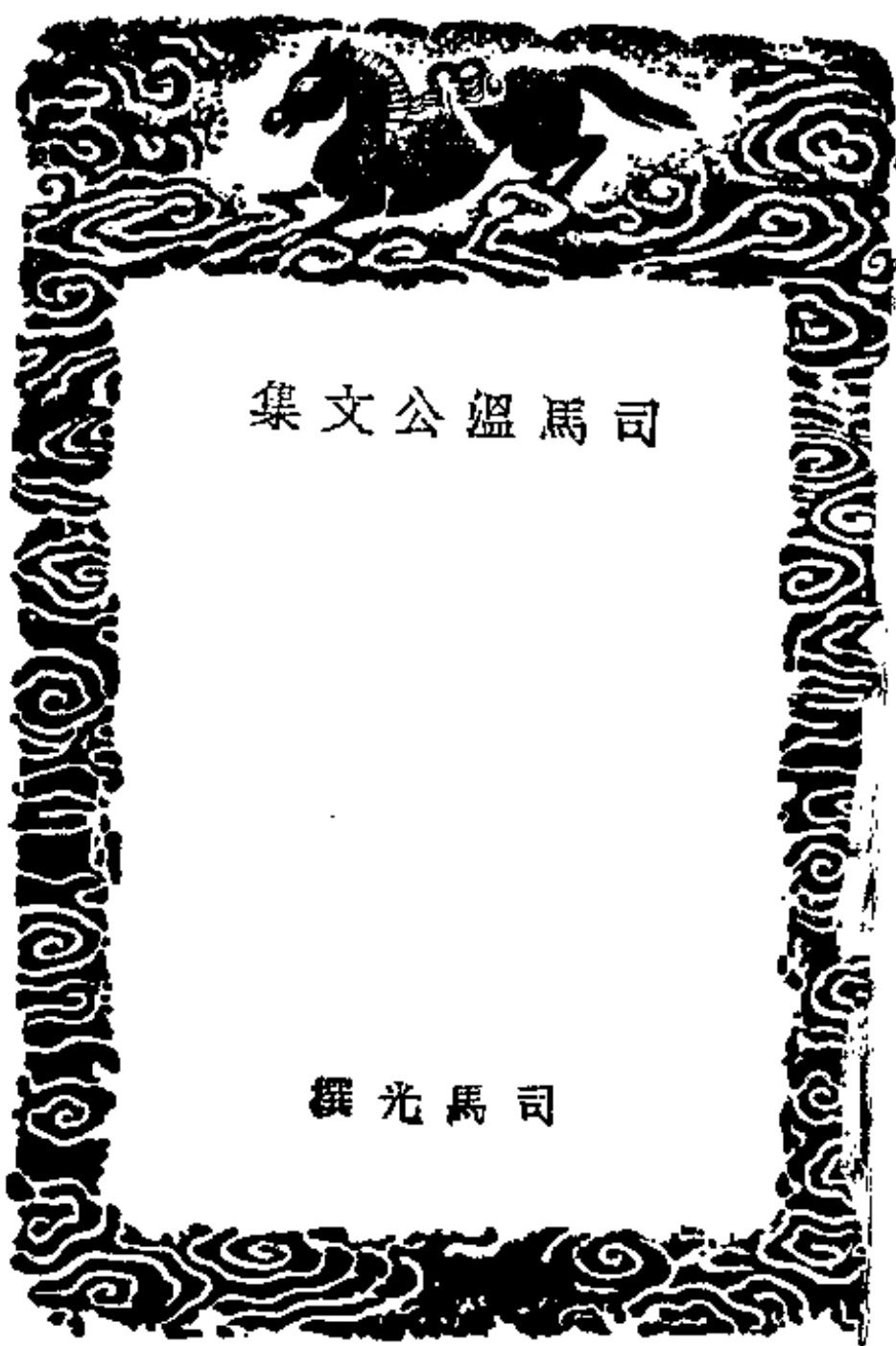
著作佐郎知司農寺丞事俞充既喪其母，予往弔之，泣以謂予曰：「我家世四明人也。先妣姓李氏，年十五以歸我先人，能自承舅姑，不失其婦事。先人舉進士，志不就以沒。先妣日夜教諸子讀書，使毋墮先人之志。後十餘年，充始行間得一第，歸拜于堂上，而先妣無動色，且謂充曰：『學所以求仕仕矣，必求名譽于其身，使人知汝父之有子，夫然後吾以爲樂也。』方先妣在鄉里時，治家最爲有法，四明去朝廷遠，其俗吉凶祭祀冠婚聚會皆無法。先妣獨爲法不苟，又其事皆躬親之，無有怠。子婦雖欲往助之，然亦不能有所爲也。充祖蚤世，而妣陳氏再從人，及則其喪，置几筵其家而哭之，爲持喪三年。其家嫁族人之孤女，不異己所出。外家素有產，既絕無後，先妣以法當得之。其後族人有欲分產者，以法不當得。先妣曰：『吾有子，祿足以爲養矣。』乃援法而弗予之乎？卒分予之人有素不足于己者，未嘗蓄悲其心，見其貧且死，反佐恤之，惟恐有不至，以故數至不自贍。蓋亦未嘗爲戚戚，晚喜讀釋氏書，其于性命之理，頗自以爲得。若乃世俗之玩，皆非其所好也。熙寧三年九月己亥，終于司農寺，享年五十四。明年十月庚午，葬明之鄞縣清道鄉小江里。子男四人，長即充也，廢醫皆未仕。其一人早卒，女三人，以適進士睦州青溪縣任中孚、進士虞州孟張宋孫男四人，長稷、次契、次昂、次夔。今墓既有日矣，生無以爲養，沒無以爲禮，不求當世之能文以銘，以圖長存，是充重不孝，不足以見我鄉之人，敢告以先妣姓李氏，卒葬與夫平生之所爲銘之，銘曰：

作詩同韻，是其永蠟。

泗州盱眙縣尉向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泗州盱眙縣尉向君宗壽之夫人李氏，父曰就，供備庫副使。母獨氏，始平縣君。夫人性質淑柔，事舅姑婦道甚備。子女工尤巧慧，又喜書史，工音律之樂，向氏盛族也。稱夫人爲賢，降年不永，其嫁之明年以疾卒，享年十有九。治平二年，葬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豐臺里，十一月甲申之吉，謹記。

原序



有宋之代，號稱多才，而宋晦翁獨謂溫公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晦翁此言，其深得溫公也哉。夫當熙寧之世，新法病民，海內騷擾，忠言謫論，沮抑不行，端人正士，積棄下位，聚斂之臣日進，而民之倒懸者幾二十年矣。方是時，溫公退居於洛，若將終身，而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至有遮道號呼，願公勿去朝廷。此豈易符人望者與？公起而爲政，毅然身任天下，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漸次務去之。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天下靡欣欣鼓舞，有若更生。而元祐之治以成，識者謂公有旋乾轉坤之力，豈不信哉？顧嘗論之，人臣當屢進屢退之際，不無懷疑顧忌之思，公歷事四世，或在朝，或外出，而勤勤款款，於章奏之間，切切偲偲，於卿大夫往來之際，祇此憂國憂民，不避艱險，未嘗以中外少異，庶可卷石可轉，金可礪，玉可磨，而公之精誠不可奪，夫是以卒能悟主，救弊補偏，以次第而成功也。余讀其遺集，而竊有感矣。夫人生天地間，須有此濟世救時反敗爲成，成爲大手段，庶幾不與草木同腐，以公之嘉謨嘉猷，昔有成效，君天下者得之，可以整治亂而隆景運，爲人臣者得之，可以歷常變而勵匪躬，士庶人得之，亦可以寡其過而保其身，公之被當年者只一時，而公之垂萬世者且更無窮也。因爲重梓其集，約爲若干卷，以公於世，仰其人，景其功，慨然而興，是所望於尚友之士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夏歲時，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傳

司馬光，字君實，涇州人也。七歲時，羣兒戲於庭，一兒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洛聞，以爲國中進士甲科，判禮部故事。日當食，京師不見，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人主獨不知，其爲患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上疏曰：臣向者進說，乞選宗室爲繼嗣，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此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道哉！帝大感動，命送中書，光見宰相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矣。韓琦等拱手曰：謹奉教。英宗遂立爲皇子，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擾。光見韓琦言其非，琦曰：君見慶歷間，鄉兵刺爲保捷，髮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故民不信，雖光亦未敢信也。琦曰：吾在此，君何憂？光曰：君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不數年皆如光慮。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上疏論修身治國之要，曰：仁曰明曰勇曰審官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獲罪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西戎部將見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還，詔邊臣招納，光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誠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教其命。陛下不

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種壽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之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通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制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夫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備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皆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於鐵錢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自太宗平河東。立羅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世患。臣恐今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為病。光曰。臣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當時朝廷不許。有司尚能病民。況許之乎。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以其糴供京師。光曰。東南糴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曰。光言至論也。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此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而欲真之左右。輿論國事。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求退。帝拜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陛下誠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帝曰。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後是非。誠可笑也。光遂出知永興軍。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絕口不論事。光常患歷代史繁多。人主不能遍覽。為資治通鑑以獻。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起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保馬。市易諸法。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祐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事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之害。乞直降敕罷之。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

法。拜尚書左僕射。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數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隙。光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賓客舉諸葛亮食少事煩。頗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是年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輿帝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諡曰文正。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光誣謗先帝。盡廢成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斷棺。帝不許。令奪贈諡。仆碑。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以光為首。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嘗鐫字。辭曰。愚人不立碑之意。但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建炎中。配饒哲宗廟廷。

司馬溫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表

- 為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 為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 為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 為龐相公讓官表
- 為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 為龐相公謝官表
- 為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 進瞻彼南山詩表
-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 進通志表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知永興軍謝上表

遺表

謝提舉崇福宮表

進資治通鑑表

謝宣諭表

謝門下侍郎表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謝起居減拜表

奏彈王安石表

謝賜銀絹表

卷之二

章奏

爲孫太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論夏竦謫狀

論夏竦謫第二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論麥允言給函符狀

乞饒州第一狀

乞饒州第二狀

乞饒州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陳三德上殿劄子

賈御臣上殿劄子

論赦及疏決狀

薦鄭揚庭劄子

薦劉應劄子

卷之三

章奏

論舉選狀

論移張叔詹知蔡州不當狀

進五規狀

保業 情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論勸農上殿劄子

論燕飲狀

論兩府運官狀

論夜開宮門狀

乞建儲上殿劄子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論臣僚上殿屏人劄子

論制策等第狀

論蘇安靜狀

論公主宅內臣狀

論以公使酒食遣人刑名狀

論諸科試官狀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論正家上殿劄子

乞優老上殿劄子
言張田第二狀
論李璋知衛州狀
辭知制誥狀
辭知制誥第二狀
辭知制誥第三狀
辭知制誥第四狀
辭知制誥第五狀
辭知制誥第六狀
辭知制誥第七狀
辭知制誥第八狀
辭知制誥第九狀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上殿謝官劄子

卷之四

章奏

論寺額劄子
言王達劄子
言王達第二劄子
論赦劄子
言陳烈劄子
上皇帝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上兩宮疏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闕聖覽上殿劄子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言醫官劄子
言醫官第二劄子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六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言遣奠劄子
論虞祭劄子
論虞祭第二劄子
乞放宮人劄子
上皇太后疏
上皇帝疏
乞開講筵劄子
言程戴劄子
言後宮等級劄子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言奉養上殿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勅劄子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卷之五

章奏

言兩府邊官劄子
乞罷修威慈塔劄子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上皇太后疏
陳治要上殿劄子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八

曾任守忠第三劄子

賁院乞逐路取人狀

乞請尙書劄子

旨除盜劄子

旨備邊劄子

旨蓄積劄子

旨舉官上殿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乞罷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乞降黜第一狀

乞降黜第五狀

旨西邊上殿劄子

卷之六

章奏

上皇帝疏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旨濮王典禮劄子

留呂誨等劄子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乞責降第二劄子

乞責降第三劄子

乞責降第四劄子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乞御殿劄子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旨王廣淵劄子

旨高居簡第四劄子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旨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旨賑贖流民劄子

旨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旨王中正劄子

旨王中正第二劄子

旨王中正第三劄子

議貢舉狀

論風俗劄子

上體要疏

卷之七

章奏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請自擇資蔭劄子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

薦范祖禹狀

再乞西京留臺狀

乞開言路劄子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乞開言路狀

請更張新法劄子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卷之八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辭轉官劄子

辭轉官第二劄子

辭轉官第三劄子

辭轉官第四劄子

辭轉官第五劄子

辭放正謝劄子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辭位第二劄子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論賑濟劄子

辭接給支俸劄子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辭入對小殿劄子

乞進呈文字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乞官劄想一子劄子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起請科場劄子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第二劄子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辭大禮使劄子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薦王大臨劄子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進呈上官均奏乞尚書省舉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卷之九

書啓

謝檢討啓

謝校勘啓

又謝龐參政啓

上宋侍讀啓

與薛子立秀才書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答謝公儀書

與范景仁書

與李子儀書

答開喜馬寺丞中庸書

與東阿張主簿書

與范景仁書

答范景仁書

答陳秘校充書

與夏秘丞倚書

答劉太博忱書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答劉賢良蒙書

卷之十

書啓

答周同年源書

答孔司戶文仲書

與王介甫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與王介甫第三書

上許州吳給事書

答昨城郭大丞書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答河陽李夷白秘校書

答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彥書

答張砥先生書

答陳監簿師仲書

答李大卿孝基書

與吳丞相充書

答蔣中舍深之書

與王樂道書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與呂晦叔簡

與呂晦叔第二簡

答彭寂朝議書

答程伯淳書

三省咨目

卷之十一

序 祭文

百官表總序

顏太初雜文序

呂獻可章奏集序

并州學規後序

張共字大成序

諸兄子字序

序贈禮

送同年郎景微歸會稽榮親序

送李揆之序

送李季儀序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送孟卿宰宜君序

送丁浦江序

送胡完夫序

送通山令郝戴序

送李公明序

諸廟祈雪文

祭黃石公文

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卷之十二

賦詩 頌贊

復下賦

贈邵興宗

送崔尉之官巢縣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大常致齋韓廷評維見過關人不時內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送守舊歸廬山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水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爲之求詩於朝之

士大夫以紀之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夜坐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獨樂園詠

讀書堂 釣魚庵 探藥園

和岳之美二貧詩

和之美雞澤官舍詩

西齋 題廳壁 縣樓 柳 向城路

超然臺詩寄子瞻學士

今古路行

示道人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司馬溫公文集 目錄

逍遙呈欽之堯夫

戲呈堯夫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陵堯夫

和堯夫見寄

送人爲閩宰

送蘇屯田知單州

和趙子與龍州吏隱堂

和潞公眞率會詩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享祀下第作詩示之

夷齊

效趙學士體成口號獻開府太師

顏樂亭頌

河間獻王贊

卷之十三

論 議 記 傳 跋

功名論

十哲論

四豪論

管仲論

荀息論

廉頗論

致知在格物論

葬論

李僕射諡文恭議

錢中令諡宣靖議

貯瞻堂記

獨樂園記

范景仁傳

程人傳

書孫之翰墓誌後

卷之十四

史刻 迂書

孔子

蕭何營未央宮

迂書序

釋迂

辨庸

士則

無怪

事親

事神

寬猛

學要

文書

求用

負恩

漢厭

無爲贊

諱有

斥莊

兼容

指過

之心。咸有顯親之願。伏念先臣。策名休運。接武辨朝。陳力當官。服勤沒齒。臣荷析薪之業。紹作室之功。雖資性甚愚。曾無官似。而藝方未墮。少追隨尤。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過聽菲才。遽加大任。實彼官師之首。列於丞弼之司。非藉世榮。曷膺國寵。頃以歲時。得卜宅兆。圖新將論。議於豐碑。用表章於大隧。豈意容明曲照。優渥查臻。紆彼神翰。揭諸麟首。仍詔代言之職。直書傳信之辭。著珣珵以無忘。與松楸而並列。聲光不朽。永耀庶於昆孫。精爽有知。潛拜嘉於幽壤。荷恩益腆。撫己知輕。且身體髮膚。皆仰資於顧復。而股肱心膂。敢有愛於生成。未識津涯。徒知涕泗。

爲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臣省躬甚明。揣分已熟。非敢外飾。以邀上知。天恩留連。未見識察。物意專懇。期於感通。中國伏念。臣本以諸生。親逢盛世。行能無出於羣類。學術不際於幾微。所期解章布衣之衣。當斗石之祿。竭簿領之效。免耕稼之勤。安敢企踵帝庭。許身王佐。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嘉其本訥。亮以孤忠。課以近小之功。竊能稱旨。役以煩縻之事。不至敗官。乃爾樵枘之才。可勝棟橈之任。銜釜之器。足兼鼎鼐之容。遠自西州。驟叨重任。踰密地。則不離中宿。參大政。則會未基年。遽越等夷。直登佐弼。靜言遺際。熟察其緣。寧左右先爲之容。豈朋援陰爲之地。莫非容鑒。特振寒蹤。雖以草木之微。猶知雨露之澤。況於有識。豈敢忘恩。豈欲遠去旋展之前。遐離闕庭之外。棄萬鍾之秩。辭四輔之崇。願以義不可留。情有所迫。大易存履歷之戒。詩人著在梁之譏。任重難勝。位高多懼。雖人主舍貨。未賜於隨阿。有司因循。不加於繩治。臣敢不捫心自愧。顧影知非。乘疵吝之未形。保名迹而先退。必使愆尤增積。謗議流聞。致陛下失終始之仁。愚臣受遠邇之責。非止謀身之過。抑亦負國之深。是用寢食震驚。夙宵惴惴。視金章於芒刺。等黃閣於焦原。苟未去身。何能懷志。伏望獨臨危款。矜恤苦言。聽避位於上。司得保躬於散地。博求舊傑。光輔休明。則臣俯就下陳。若獲九遷之喜。出居外職。無殊三接之榮。干冒寵施。不勝倦倦之至。

爲龍相公讓官表

恩出非常。位遷不次。內循空薄。交集震驚。中國伏念。臣諱疏通。學非殫洽。依憑時會。叨假國璽。游更要劇之權。遂躋通顯之地。陪侍帷幄。參與機衡。雖盡股肱之勞。不遺餘力。訖無毫髮之效。克厭衆心。居常自思。敢忘內慙。方且俟清閒之燕。竭愫款之私。力辭宥密之聯。退祈冗散之秩。庶道官責。少息人言。豈期志願少從。寵光愈峻。遽以朽疏之質。猥當佑弼之司。承命以還。措躬無所。竊以緝熙帝術。寅亮國成。翼戴萬機。統和三極。得人則羣生蒙福。失職則百度乖方。詎可安居。豈容虛授。臣雖欲冒榮不顧。懷祿苟安。僭衆庶責望之深。誠朝廷倚毗之失。是用夙宵愧慙。寤寐兢憂。不知列鼎之榮。恍若臨淵之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從危款。曲照孤蹤。矜其驅策之勤。爲日已久。察其避讓之固。於心不欺。俾祇服於舊官。特寢除於新命。旁求舊德。式副輿情。

爲龍相公再讓宰相表

需奏仰陳。冀安於涯分。綸旨俯及。未照於惛。隨地輟驚。履冰逾畏。中國臣聞。量能授職者。人主之通術。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一

饒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表

爲龍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叨榮過厚。揣分非宜。制命益嚴。懇辭不獲。中國伏念。臣諱疏通。學非殫洽。依憑時會。叨假國璽。游更要劇之地。於天幸。斷自宸知。非才技過絕於人。豈朋援陰爲之地。是以每循涯知止。以寵爲憂。獲一官若負詭譎。進一位若懷疾苦。非敢厭薄高爵。希慕榮名。誠以居三府之崇。贊萬機之大。久留不去。妨廢實多。況祿厚者衆之所趨。勢尤者人之所疾。不獨力給任重。失職是虞。亦將智淺迹單。處躬可畏。方自謀於遜避。以深遠於譏嫌。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清發清衷。述修盛禮。合貽天地之祀。嚴配祖宗之靈。茂典既成。鴻私旁洽。謂臣屬當扈從。與在駿奔。時其執事之勞。均以受釐之慶。遷地官之亞列。增帝傳之寵名。悉非庸虛所能堪稱。是用力陳危款。冀殊殊恩。葵藿之心。徒自傾而無隱。雨露之澤。非已降而可收。雖祇徇於詔文。實內慙於虛府。敢不益堅苦節。愈厲樸忠。當官而行。蹈水火而無避。惟力是視。竭筋骨以爲期。

爲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命發宸庭。文成禁署。澤及存存。榮動遐邇。中國竊以金石之傳。久而彌茂。風樹之感。貴而自悲。諒知爲子

陳力就列者。臣下之令圖。義或此違。治何由立。臣是以退居深念。申旦伏思。竊惟佑弼之崇。實繫安平之本。綱領衆職。鎮撫四方。下達萬物之宜。上序三光之統。凡將國任。豈易輕言。至若黃霸循良。朱博銳敏。始爲郡守。皆號能臣。暨陟宰司。遂膺盛譽。或受嗤於讒僞。或召咎於鼓妖。豈前智而後愚。蓋任盈而量溢。況臣空薄。詎敢擬倫。必欲使用不遠。才舉無敗。事則莫若委之藩服。俾敷寬大之條。冀以邊方。得奉綏懷之略。庶幾展效。不敢憚勤。僅以服役有年。居官無過。不欲捐之草莽。尙將留彼闕定。則願且守故棲。未遑他職。私自事於密地。得時望於清光。幸已深。感慨何極。豈敢使嚴嚴驥位。九鼎失和。竊貪一日之榮。不虞四海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曲垂矜恤。應賜忽遣。察底裏之無欺。全始終而可保。特收渙命。俯仰懇衷。少安據蒞之憂。尙免在梁之刺。內惟懇迫。期獲允俞。

爲龐相公謝官表

荷恩逾分。滌惡敷言。成命莫回。愧無所寄。中謝伏念。臣賦能甚薄。探道未深。習詩禮以爲備。師法令而補吏。適際亨嘉之會。誤膺清舊之知。亟陟顯塗。滄膺煩使。監邊則盡謀羣師。侍輦則協贊萬微。密邇清光。許謨基命。固已任逾器表。榮溢望涯。居無終食之間。少忘素餐之責。何意天恩橫被。宸睠曲成。猥拾朽散之才。專委棟隆之任。雖由階漸。遽爾直登。冠冊府之華資。總史臣之善志。翻經演法。進律加田。市開出梓之旨。殆失指躬之地。力陳丹悃。仰冀還旆。雖堅不奪之誠。難變已行之令。威顏甚邇。私願莫從。俯僂若驚。猶自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用人道廣。愛物義深。不求純備之功。姑委變調之職。爰從隨始。俾奉蕭規。敢不祇飾厥心。耀明其志。誠慮所及。不敢顧私。筋力可任。期於盡瘁。少助緝熙之化。仰酬覆轡之仁。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避辭公鼎。雖馳負擔。遠離天闕。倍深眷戀。中謝伏念。臣材非出類。識不先幾。逢辰休嘉。致位通顯。謹司斥候。垂守於邊隅。虔布教條。滄更於方鎮。訖無聲迹。可登傳聞。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明燭幽微。仁霑疏遠。還輪於退服。俾陪貳於中樞。曾不浹旬。遂參大政。未能周旋。爰陟上司。念道際之非常。求比倫之蓋寡。雖演隕越。豈謝生成。是用杜僥倖之門。寧奇袤之徑。激揚廉讓。抑止浮華。苟有利於公家。固不爲於私計。然而力非其任。智實有涯。羣心萬殊。理難稱愜。衆目環視。動成訾訕。紛如鋒矢之衝。浩若波濤之湧。從之則懼傷國體。違之則立致身殃。進退靡適。起居無所。屢以清閒之侍。力陳退避之誠。蓋揣分之甚詳。恐敗官而爲辱。貴全終始。不蹈顛危。陛下察其愚衷。必非緣飾。照其孤迹。易致愆恤。俾述職於近藩。得逸識於尸祿。仍進天官之秩。復升殿輦之華。禮數其優。恩軫愈洽。脫呂梁之險。亟就安瀾。去焦原之危。更遵夷路。非曲叨於庇佑。豈自信於保全。惟許昌之奧區。乃昆吾之故壤。土毛豐衍。民齒夥繁。敢不志在拊循。勤加訓導。奉承寬大之詔。期臻富庶之風。少副憂勤。茲爲報效。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臣光言。今月二十五日。有詔詣崇政殿。觀交州所獻異獸。曰麒麟者。臣愚不學。不足以識異物。竊以麟瑞

獸也。曠世而不可覩。其於經。有名而無形。傳記有形。而去聖久遠。衆說紛紜。自非聖人。莫能識其真。況承學之臣。固不能決其是非也。臣光中謝竊以王者。道盛德至。格於神明。則有仁獸不召而自至。不羈而自馴。此其所以爲瑞也。今是獸也。生於遐荒。拘之檻檣。載之方舟。與夷萬里。致於闕庭。形質詭異。不應經傳。真僞之閒。未易究測。備其真也。則非自然而來。設其僞也。徒爲遠夷所笑。殆非所以發揚聖朝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臣竊以爲延見使者。賫之金帛。賜以詔書。嘉答其意。歸其麒麟。使復故壤。然後登俊傑之才。修政治之實。使家給人足。禮興樂行。四海賓服。天瑞自至。以進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勝憤悱。謹述交趾獻奇獸賦一篇。奉表投進以聞。

進瞻彼南山詩表

臣光言。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泰。豈非陽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飲燕之豐。鐘鼓筦磬之樂。車服旌旗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雖然。人君不以誠心加之。則此四者雖美無益也。故鹿鳴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形弓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此言君臣之恩。不由外來也。中謝伏見尊號皇帝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再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親瑞物。即先帝御書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并御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華玉殿。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醴。設羅金花金器。多出禁中。於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以前日之燕。辦於造次。未盡朕心。故欲重興卿等爲樂。今天下無事。毋惜盡醉。以稱朕意。是日凡爲燕之具。又加厚於前。其所以勞徕存撫羣臣。莫非出於陛下之志者。是以羣臣皆沐浴寵光。被服德澤。熏蒸條鬯。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罔不待飲食而先醉飽矣。退而咏歌聖德。流布四方。聞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爲陛下之於羣臣。可爲無負。而羣臣實負陛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中謝竊以羣臣前後受陛下優位厚祿。饗燕賜予。固已多矣。未有如今日之歡欣感激。深厚切至。上下如一者。其故何哉。此非外物豐衍。所能致也。正由陛下加之誠心而已矣。陛下方將推廣此心。以被天下。至於朝廷之政。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無不盡誠以求之。臣見四海之內。如殿堂之上。無不沈酣於茂恩。展飫於盛德矣。不勝鼓舞拊蹈之至。謹成瞻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文采鄙野。不自揣度。差汗盛時。伏惟陛下察其狂簡。而裁其罪戾焉。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嘗四時。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爲。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爲濬州者。太祖皇帝所以爲慈。爲慈。肇開王迹。并州者。太宗皇帝所以爲夷。爲夷。混壹九國。濬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懷御貪殘。僉事華夏。皆大勳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

原廟。圖續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費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不可以罰非其罪。慎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為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如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又安。四海懷服。草木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為職。竊視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註遺逸。孤學陋微。不絕如線。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為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闕省覽。則藝士之臣。榮願足矣。其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

進通志表

臣光言。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中書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茲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他書。於七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文理迂疏。無足觀采。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進。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令臣續所修資治通鑑。仍面賜御制御書序一篇者。臣性識庸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竊涉羣史。常欲去蕪雜。發輝精雋。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鑑。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獲奮聞。遂伸微志。尚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未遑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祗服駿命。丕承前烈。臣以屬寮有緒。不可不承。受詔所為。不敢不上。銓次無法。抵牾實多。仰汗覽觀。伏須罪戾。豈謂皇帝陛下。赦其狂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他書。焜耀於羣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末。迨此清閒。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帙。發言為典。律筆成書。炳蔚互變。如虎豹之明。淵淵無涯。逾商周之盛。沉復寢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賜指陳。渙然冰釋。至於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利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實何人。克堪此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援正觀而為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中謝竊以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猶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宸翰。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樸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殆無容措。遂使瑩燭末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之至。

知永興軍謝上表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循撫吏民。敷宣詔命。中書臣識慮開淺。規為圖疏。惟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衰疾。參交集。會嚴論思之效。久汗侍從之班。既無補於本朝。祈自安於散地。不圖容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竭無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惟

此咸秦。昔為畿甸。山川秀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為樂土。在於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菁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種腐黑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權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姦猾蓄荏苒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皆諸烹魚。勿煩擾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謹當策勵疲瘁。彫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答大恩。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遺表

元豐五年秋。苦暑。諸病。延為中風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救。乃豫作遺表。自書之。常置臥內。俟旦死。以授。後天聖初。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宮車晏駕。此表無用。留以示子孫。欲使知吾君區區之心耳。

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識愚陋。不合聖心。是以比年以來。屏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茲疾日侵。將填溝壑。敢以平生忠懇。一達天聰。庶幾陛下知臣無求於朝廷。而未嘗忘國家也。中書伏惟皇帝陛下。天縱睿哲。燭物精敏。踐祚以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之。雖周成王之信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樂毅。蜀先主之託諸葛亮。殆無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既愚且愎。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聰明。佐佑丕烈。乃足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異則怒。喜則數年之間。援引登青雲。怒則黜逐擯斥。終身沈草萊。凡人之情。誰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忠直遠屏。姦諛競進。為之腹心羽翼。以干祿微利。遂使中外權要之任。非其黨與。不得處也。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賊。然後遏其胸臆。變亂舊章。與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農民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簿。皆無所獲。貨重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強應役之人。使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凡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今皆不取。專責以錢。錢非私家所儲。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不平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餓殍。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王可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安敢復議。用此厚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為姦。急則逃竄。處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募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固已困矣。今般品稅如故。又使捨耕桑。事戰陣。一身二任。民何以堪。又罷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代。彼賦畝之民。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為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四曰。市易。道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下至菜果油麵。隨僧所得。皆權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於民。恣其所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傾貲破產。十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人情。違物理。天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驅之。彼十惡盜賊。果更赦令。猶得寬除。獨遠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是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狠心。無顧治體。此其厲階。至今為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韓琦。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僥倖。博發

也。問上。輕動干戈。安撥邊境。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得等荷營一身之官。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深入自潰。僅同兒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昔王侯爲邑之謀。單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失。但無功耳。武帝猶以爲不誅。懷無以謝天下。今潰敗失亡。狼藉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愧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囚。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府吏。皆坐停廢。奈何使數十萬人。無罪就死。反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貪冒之人。競爲嘗試之說。而無所懲艾者也。若舉事屢如此。其於國家。豈可不憂乎。臣聞堂上不堦。則郊草不瞻。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近以服遠。故書曰。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下至齊桓晉文。亦先富教其民。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視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羣臣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遽從事於遠方也。臣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漢武之所爲。借使能踰葱嶺。絕大漠。度崑崙。焚龍庭。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用兵。疲弊百姓。致內盜蜂起。或外寇覬覦者。多矣。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慮。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漢隋唐之季。然後悔之。固已晚矣。夫謙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跖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塞耳。既而疾趨。前遇險阻。安有不顛覆者哉。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爲諱。大臣僞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戾。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控告。宗廟社稷。危於桑卵。可爲寒心。人無實惠。貴賤莫不知之。而訖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聞諛臣之言。以爲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憤懣。爲陛下忍死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發日月之明。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既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進忠直。黜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痛誦之言也。言之難信。謫苗役。廣保甲。以寬農民。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退聚斂之臣。褒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貪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兆亂。除苛察之法。以降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衆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於存。死榮於生。願目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戀聖之至。

謝提舉崇福宮表

臣光言。伏奉敕命。宜令再任提舉西京崇福宮者。羣奏上陳。始冀報能。壯膽垂聽。匪沐頒恩。祇荷寬優。伏增兢悼。伏念臣非適用。學不知方。被遇三朝。忝歷二禁。紆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訖無報稱。擢陪樞府。不敢叨居。剖竹雍都。蔑聞於治效。分臺洛邑。幸養於沈疴。仍再傾於病體。遂十更於歲滿。頃自受命先帝。俾刊舊聞。逮陛下之繼圖。發德音而繼至。而臣猶棄在外。奏篇未經。蓋飭冊之浩繁。致歲時之淹久。雖官守無事。慙四體之不勤。而史學拙。實寸陰之是惜。懼先溝壑。以負恩私。久去班行。顧其他而無補。坐禪祿。資自證而靡進。尙或無厭。復求自便。輒披私懇。輕冒宸嚴。豈謂皇帝陛下。大德包

竟。至明燭遠。問責再三之積。曲垂開可之私。蓋特出於異恩。故不拘於邊法。乾坤至大。雖萬物皆遂其生。雨露新霽。或一夫獨被其澤。惟願愚之無狀。容僥倖以滋多。臣敢不深戒宴安。祇勤夙夜。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進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爲。皆出於人下。獨於前史。盡心自勵。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容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詳官。處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書筆墨。綉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遽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龍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阻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充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備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挾幽隱。校訛謬。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中興重念臣遠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願以爲憂。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摧痺。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暨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懲積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謝宣諭表

元豐八年三月
二十三日

元豐八年三月。奔國喪。太皇太后遣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宣諭。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沖幼。同攝國政。公廩事系朝。忠亮顯著。毋惜奏章。贊予不逮。

臣光言。今月二十二日。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傳太皇太后陛下宣諭。以臣歷事系朝。令毋惜奏章者。中興臣文學政事。一無所長。蒙仁宗皇帝。擢實侍臣。英宗皇帝。引爲學士。大行皇帝。初登宸極。召入翰林。繼處憲臺。又承人乏。俾貳樞府。臣荷衆望。大恩。無以爲報。惟竭懇懇。時進狂言。祇知推誠。不識忌諱。每荷矜容。未嘗譴黜。者大行皇帝。遺疾彌留。深惟萬幾之重。請陛下權同處分。上天降禍。奄及大故。陛下建立聖

嗣。緩軍中外。民物咸若。神祇協從。此皆陛下之潤謀。羣生之厚幸。臣以進懷先帝盛德。奔赴闕庭。止欲一望梓宮。少展臣子之衷誠。卽退歸洛邑。復就冗官。不意陛下過有聽采。特降中使。曲加獎飾。待以老幼。許之盡言。臣聞商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陛下實有聖德。知所先務。聽政之初。首開言路。臣本何人。齒髮衰朽。精力昏耗。有何才識。克堪茲任。但冀天下之士。由此識陛下之心。嘉言響應。正論輻輳。民閒疾苦。何患不聞。國家紀綱。何患不治。斯乃宗廟社稷之靈。四海羣生之福。豈伊微臣。獨爲慶幸。

謝門下侍郎表

臣光言。近上表辭免新除門下侍郎恩命。伏奉批答。不允者。母慈臨御。嗣聖亮陰。登進弼臣。容求舊物。才非稱任。辭不獲從。中謝伏念。臣出自諸生。幸承素業。守泥古之模範。乏經世之遠猷。逮事仁皇。備員諫署。容逆鱗之過直。無補衮之嘉謀。會英宗之纂承。進河圖之近密。最膺異禮。深亮孤忠。及先皇卽政之初。被內相代言之命。委司天憲。權貳樞鈞。終獲達於懸辭。蓋曲成於志守。而臣涓埃罔效。精力益衰。出守無能。分毫得請。留連祠館。荏苒歲華。不圖仙駕之升。永絕清光之望。伏遇皇帝陛下。丕承洪緒。寅御中區。訪落之謀。亟先於羣辟。賜還之詔。屢出於中宸。起於林壑之中。處於廟堂之上。矧今始初政事。綏靖邦家。四方翹首。以向風。萬姓仰心。而聽上。斯乃君臣儼懼之日。宗社安危之機。必得非常之才。以濟維新之治。臣避命弗獲。居寵爲憂。謹當承元首之明。竭股肱之力。庶圖薄效。仰答鴻私。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使車傳命。宸檢頻恩。乃眷微生。特推異數。中謝伏念。臣本由孤進。歷事先朝。屬睿哲之統臨。承贊襄之乏使。無嘉謀之云補。有素食之深譏。適當生育之辰。倍切劬勞之誠。桑榆列鼎。思負米以難追。立身揚名。在顯親而何有。敢煩君賜。下逮家庭。雖邦禮之有常。在臣愚而曷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優近列。仁育羣生。隆福履之多儀。廣靈天之麗澤。先事後得。顧甄錫與之榮。移孝爲忠。習竭糜捐之節。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覲。中謝伏念。臣器能淺陋。學術迂疏。仰膺俯注之隆。進備弼諧之職。適及始生之日。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於茲日。致禮有秩。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饒慶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正議大夫者。中天霽澤。近輔奮勞。亦及罔功。豈宜虛受。中謝伏念。臣素無他技。惟繁孤忠。誤蒙榮擢之知。寢服近僚之列。頃因人乏。進貳宰司。先帝審調羣臣。靡預誓言之末。陛下嗣膺大寶。會無翊戴之功。豈弗畏於名言。詎敢嘗於戀寵。矧乃方任人而立政。惟卽命以記功。將深戒於官師。

宜先從於近始。伏望皇帝陛下。慎司名器。申勸臣鄰。收出綽之過恩。亮循牆之惡慙。辭惟取貴。免上累於至公。實必及勞。蓋率由於舊典。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人惟圖舊。貴貴及勞。義所當辭。情難冒處。中謝伏念。臣蚤緣末學。被遇榮朝。乏稽古之令猷。無致君之遠業。入陪經幄。久親日月之光。出領祠宮。實荷雲天之庇。會慈宸之御極。登嗣聖以承祚。徒殷乏使之求。進預同寅之列。屬寵襲於近弼。特序進於文階。顧無橫草之勤。均被出綽之渥。與情共駭。內忝。中慙。迫。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洪造聽卑。至明燭隱。慎守馭臣之柄。無輕出器之名。昭示大公。慨已行之成命。少安愚分。息被已之深譏。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告命。授臣正議大夫。上表辭免。奉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雖明繼照。兌澤旁流。祇受已還。震惶無措。中謝臣聞以資詔爵。則民興忠誼。匪功爲賞。則下絕覬覦。故德盛者其位隆。力勤者其報厚。勸沮斯在。授受靡虛。伏念臣學不適時。才非經世。謬處近列。最後諸臣。辱體貌之兼隆。竭股肱而無補。屬舉愆官之典。咸時銜上之方。續用茂閑。裏章誤及。雖微誠之備列。終成命之莫回。居寵無名。在顏有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臣推遷。厚下以仁。優其進等之恩。豈以致身之節。乾坤至大。均覆載以不遺。日月無私。垂耀臨而盡及。永圖報達。惟誓糜捐。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明綸誤及。渙汗難收。弗獲懇辭。終慙冒處。中謝伏念。臣自陪機政。無補望猷。雖夙夜以自強。惟事功之匪立。每流年之是惜。加衰疾之所嬰。敢以瘵官。復舊愆。是以歷陳故實。備述悃誠。渚奉詔旨。兩紆使節。對天威之咫尺。煩容訓之丁寧。循走無從。強顏祗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勸施。大德兼容。推均一於鴻鳩。昭忠厚於行葦。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日月以照臨。光明下濟。符羣努力。仰答鴻恩。

謝起居減拜表

臣光言。伏准閣門告報。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與呂公著。近各推恩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餘免舞蹈。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別作一班。及自今後。凡遇前殿。應於大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起居。恩出非常。禮加異數。優假太過。慙負愈深。中謝臣猥以瑣才。預開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食漸少。追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請殆廢。內惟恩紀之重。天地所不能諱。退思績效之微。絲毫未嘗有立。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列則筋力不前。朝夕爲衆目所覲。啓處無措躬之地。敢謂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仁霽枯朽。明燭幽微。特虧著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臣詢諸故老。或謂有舊章。然彼皆位躋宰輔之崇。德著耆明之美。豈臣么麼。所敢比方。欲辭則實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踧踖心悸。戰兢汗流。惟仰賴於寵靈。冀有瘳於藥物。病庶遺已。禮得如初。期於竭忠。不敢愛死。

奏彈王安石表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奏次全臺上疏，參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安生姦詐，焚惑聖聰，及公亮等，各務依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職履霜，示為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凶國害家之常，易書之義，其知幾乎？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失，而臣不意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遇陛下即位以來，日慎一日，閱過則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美化，其以用安石為相，斯見陛下焦中心而求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政府，必當輔國以伊周之道，致時為堯舜之民，發政施仁，俾合輿意，而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常，輕革朝典，舉非言僞，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賊。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衛夫之辨，詎塞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散，或備近畿，或居重任，親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駭，苟陛下不過其端，則安石為禍不小，夫豈易之戒，正急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俾為相臣，使預政事，昔漢尊桓榮，徒聞設几，燕貴鄒衍，惟見棄宮，豈有俾居顯重，而妄使改為，若不正其罪惡，亦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史，身為諫官，非不能希意苟合，以求寵榮，蓋以立君朝者，當勸己以去邪，食君祿者，必輕身而為國，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言，心既為國，寧復愛身，苟今日蒙鈇鉞之誅，勝與日死賊臣之手，伏願陛下，獨奮乾剛，專行夫決一遺祖憲，無用邪謀，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以順皇太后之意，下以慰億兆人之心，則臣等退就戮，亦所甘心。

謝賜銀絹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編修百官年表成書，特降詔獎諭，仍賜臣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者，奏篇甫上，褒詔爰頒，荷寵若驚，省躬無措，中謝伏念，臣淺才末學，庸庸卑卑，久塵侍從之班，曾乏獻為之補，頃蒙睿旨，俾纂舊章，恭惟祖宗，親筆垂統之難，邦國立政，任官之要，必表年而紀月，可鑒古以驗今，略舉宏綱，庶存成式，淹留系歲，銓次終篇，仰稽乙夜之觀，方虞曠職之咎，豈期溫詔，發自淵衷，錫外府之兼金，加丘園之寶帛，載惟虛受，彌切視顏，此蓋皇帝陛下，順考百王，丕承列聖，剛健而篤學，緝熙於光明，眷執簡之微勤，形贊書之重獎，寵賚華褒，既稽首以拜嘉，賜厚百朋，實無功而冒賞。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二

章奏

為孫太傅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臣昨自滑州發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實難涯分，供命陳力，豈宜復辭，竊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思戀鄉里，兩任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往來如意，甘願供須，頗為私便，一日離側，倚門致念，況復貧榮，遠從吏道，其在人子，何心自安，轉運判官，國家近置，推擇委任，務在得人，以臣愚疏，恐難堪稱，伏惟聖慈，詳求幹敏，授以此職，令臣且充滑州通判，終滿一任，庶得官政無廢，侍從不缺，君親之際，恩義兩全，棄骨殫身，曷云補報。

論張堯佐除實徵使狀

皇祐二年十二月上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懼而不敢進，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難矣，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屢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閣請對，陛下卻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為異事，昔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為御史大夫，既而疑曰，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

莫以爲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疏賤。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火網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戚可信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祚。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爲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疏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動身苦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況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業。豈可不爲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爲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容意。早定大議。則雖時純孝親親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爲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爲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閔美。神器之大寶。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備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實共賴陛下聖明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髮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之急。而隱默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爲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爲聖意。延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備以爲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備以爲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使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微冀毫釐之倖也。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爲安。變亂爲治。易如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革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宸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明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在。豈疏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

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為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識。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爲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戢不用者。不過四百年而已。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國。蓋自前世以來。治平之人。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屬。輪擇人而守之。況如是融明閭閻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共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願指如意。不早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扈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臥則夢之。感歎涕泗。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處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使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腰帶劔。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設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爲陛下所知。擢自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陛下繼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何人。身逢盛際。指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爲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爲私其一身。不惜少頃之閒。取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宜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奸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臣先曾奏陳爲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朝旨。今竊知屈籍移知齊州。夏倚等各有所降。臣伏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爲非。屈籍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屈籍先已指彈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敵騎退散。方議再修。武職夏倚等。雖建此策。因臣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屈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今屈籍等先受其責。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慙。無以自處。況臣在并州日。受經略司牒。管句本司要重公事。屈籍凡處邊事。未嘗不詢及於臣。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爲朝廷之憂。下爲屈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即大誅。是臣以葭爾之舉。虧國家至平之法。罪覺愈重。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末事理。嚴賜誅譴。以正刑書。臣不勝幸甚。

論麥允言給函傳狀

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附立

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育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爵祿。其爲累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兩儀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又以三事之禮。爲之送終。鼓吹備饗。烜赫道路。是則揚其僥倖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惟陛下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兩衛。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疑前命。其妻允言更不給兩衛。毋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舉。不勝幸甚。

乞饒州第一狀

嘉祐三年上

右臣不遵斧鉞。傾避危惡。臣本貫陳州夏縣。丘壘宗族。俱在彼中。自先臣亡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墳墓。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爲自判吏部郎中。未及一年。及陳州側近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敕命。授臣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爲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稟賦愚闇。不閑吏事。臨繁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同憲。伏望聖慈。特賜於察。除知饒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瀝掃先塋。或上作處所無闕。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賜差除。

乞饒州第二狀

右臣先蒙恩授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及自知才性疲癯。不任劇職。曾奏乞知饒州。或慶成軍一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臨半歲。體素多病。牽強不前。竊知饒州。即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饒州一次。或已除人。即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尙書省開復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曠敗。

乞饒州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陳州鄉里。及資性驚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饒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開復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敕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局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資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僥倖。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饒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尙書省開復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陳州。乾州。或在京開復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敕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循塗乖進。猶懼不稱。況記注之職。士林高選。若以敘進。則先達尙多。若以才升。則最出衆下。豈敢不自揣度。貪冒榮寵。內納愧怍。人將謂何。承命震恐。殆無容措。伏望聖慈。俯賜於察。更擇時意。以副羣望。所有敕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不許辭免。便令受敕者。臣聞人主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官。下無竊位。臣雖愚陋。竊識此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黻。瞻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爲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疏賤。願以爲下之賢。不相當稱。尙強顏爲之。不惟取四方觀笑。爲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軋惴惴。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謝拙訥。不能著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俛仰惶惑。若懷冰炭。是用再有披露。仰達天聰。不敢避煩瑣之誅。庶幾逃吞冒之罪。所有差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乞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不許辭免。便令受敕者。臣區區之誠。屢應天聰。言理鄙拙。未蒙采納。退自悼懼。置躬無所。臣雖愚陋。豈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以冒犯雷轟。祈請不已者。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鄉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煩渙朝廷。蓋以解摘章句。校讎文字。考尋儀典。編次簡牘。苟策勳疲。庶幾可以逃於罪戾。是以聞命之始。即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慎擇館閣之士。必得文采閑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爲之。臣自幼及長。雖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至於屬文。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劘。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勉強。僞不自惟。村食冒榮。異時應策有所不稱。使四方之人。環目譏笑。以爲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其爲聖化之累。豈云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橫分。不足以補蕪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膽。莫非懇到。而朝廷棄置其言。曾不之省。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僞。陛下亦因而許之。足以沮奸回。繫輪薄。臣竊爲朝廷計之。二者皆未爲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受敕。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俾使受敕。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於三四。而臣僥倖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誠以罪莫大於此者故也。臣則虞書曰。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私非其人。況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罰。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竊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顧也。臣雖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局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豈以材力爲足堪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煩多。終無所益。是以匪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觀王安石前者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竊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臣今所以煩渙聖聽。不能自已。雖加重誅。所不敢逃。況王安石文辭閑富。當世少倫。四方士大夫

案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恐固讓。終不肯爲。如臣空疏。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恥。以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爲士大夫所羞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心。且令循守舊職。更賜推擇。當今俊異之人。可與安石爲比者。使同修起居注。如此則賢不肖各當其分。不能各適其宜。下情獲安。衆望爲允。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右臣先奉敕差同修起居注。臣因曾上奏。乞更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舊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敕供職者。臣嘗領如草芥。不足以待斧鉞。聖命如蠅蟻。不足以脂鼎鑊。今屢達明詔。當伏重誅。然臣區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寬察。臣自知材能不足。塞職歸情。上聞。煩瀆聖聽。至於四五。列肝瀝膽。登卷溢幅。臣之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渾矣。雖欲重復稱引。無以復加。而朝廷以臣賤微。終不之聽。臣晝夜憂悸。無以自存。俯仰三思。進退維谷。夫詔命至尊。微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辱。今臣以卑遠。去榮就辱。原其本志。豈有他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於國家。若章奏煩多。而詔旨不移。豈惟使臣獲顧不度之罪。不容於蒞職。抑亦恐四方之人。謂朝廷乏於賢材。如臣之比。尙足固留也。不勝迫切之情。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修起居注。敕臣不敢祇受。

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

竊聞六月二十一日。是歲最大。雨不見日食。不復稱賀。自後雖以爲常。

右臣准太常禮院公文。司天監奏。今年六月朔。太陽夜食。臣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歷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奉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中外。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宵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通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沈瀆於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尙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惡顯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乃始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歷官稱賀。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伏望陛下明敕有司。若六月一日。果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章表。不敢不言。

陳三德上殿劄子

得旨。留中三刻。並初除諫官上。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羣臣雖有狂狷。

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臆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辜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難。而姑息之謂也。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疆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懷德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閻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肯。不能宜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貨農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黻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雜。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勦。善者懈。惡者勦。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難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聖思。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惡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言御臣上殿劄子

得旨。留中。中書。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錫錫。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案日月以進秩。循資遷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實高位。資遷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適使之徧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恩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替。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難。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謬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赦及疏決狀 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

右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赦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爲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奸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猶吏貪縱。大爲奸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旋。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民。往往指望謂之熱赦。使惡惡之民。憤邑備恐。凶狡之輩。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故天子臨軒。親加虛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又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墮慢。奸邪恣睢者也。今雖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後每歲疏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預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親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薦鄭揚庭劄子

臣竊見近世以來。指紳之士。專尚辭華。不務經術。先聖微言。幾成廢墜。臣謂苟有盡心。修明六藝。皆宜甄獎。以勵來者。伏見并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諳著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隱蔽。輒取進呈。伏望聖慈。略垂省覽。苟有可取。量加旌異。貴使學者有所勸慕。取進止。

薦劉應劄子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草萊之士。談兵機。獻邊策者。不可勝紀。其間令誕迂闊。不切事情。鄙陋膚淺。無可觀采者甚衆。蓋緣邊鄙之事。非土著之人。耳目習熟。則不能真明利病。非學古之士。歷觀成敗。則不能堅定是非。竊見并州鄉貢進士劉應。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不敢隱蔽。謹具進呈。伏乞少賜省覽。如有可取。欲乞朝廷略加甄獎。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三

章奏

論舉選狀 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右臣竊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辭。夫文辭者。適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近以給事中。文應天下士人。有素敦節行。兼通學術。久爲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按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所舉之人。朝廷命本州敦遣。至則館於太學。待遇甚厚。考試之際。不糊名。磨錄。既而署等補官。皆過所望。此誠合先王取士之道。臣謂國家將除積久之弊。立太平之基。天下士大夫皆靡。然嚮風矣。行之未幾。忽聞朝廷一切罷之。無不恨然失望。臣誠恐愚不識所謂。若以所舉之人。多非實有材行。則當治舉保之罪。別加按訪。豈可以一二人謬濫。廢天下之舉賢。是猶因溺而廢天下之舟。因噎而廢天下之食也。且人之毀譽。或出愛憎。雖復聖賢。不能自免。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恐國家亦未可以此遂斷否臧。遽行黜陟也。就使其人平昔所行。誠有虧缺。古之人或舉於魚鹽。或舉於盜賊。豈可不容其改行自新。而終身棄之乎。且人之行能。迭有短長。若不棄取錄用。而以一節廢之。則失人多矣。臣愚以爲天子撫有四海。海內之士。不可一身察之也。必資舉者。然後能盡天下之才。既用舉

者之言授之爵祿。苟不勝其約。以防其私。則請託欺罔。無不至矣。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爲多。臣欲乞應天下知州府軍監任內。舉孝廉一人。大藩聽舉二人。轉運使提點刑獄任內。聽舉三人。並須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得奏舉。夫鄉舉里選。雖爲古法。今之爲吏者。不得久於其任。士之素行。或不能盡知。若本部無人可舉。卽聽舉別部之人。素所相知者。以充其數。其在京兩制以上。聽歲舉一人。其舉狀逐時送下貢院。當籍收掌。每遇科場。卽下。卽委貢院選擇。其日以前。舉主最多者。取三十人。申奏。降指揮下本貫。教遣赴闕。若舉主數司者。卽以發狀先後爲次。若舉主有三人。狀日月。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闕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試經義策一道。時務策一道。但以義理優長爲上。不取文辭華美。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仍與告身前列舉主姓名。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人己職。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其公罪。及私罪。情理輕者。舉主不坐。其未舉以前。若曾犯罪。除公案見在證據明白外。舉主亦不坐。卽因勢要屬請。未舉及爲人屬請。並受屬請而舉之者。並科違制之罪。受職者並以枉法論。卽教遣不至者。更不就除官。若舉主經教遣不至。卽乞朝廷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爲定制。又國家置明經一科。少有應者。及諸科所試大義。有司不以定去留。蓋由始者立格太高。致舉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後明經所試墨義。止問正文。不問注疏。其所試大義。不以明經諸科。但能其注疏本意。講解稍詳者爲通。雖不失本意。而講解疏略者爲不通。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諸家雜說。更以己意裁定。援據該贍。義理高遠。雖文辭質直。皆爲優等。與折二通。若不能記注疏本意。但以己見穿鑿。不合正道。雖文辭辯給。亦降爲不通。其明經以六通。諸科以四通。以上爲合格。若合格人少。卽並取通者。合格人多。卽減去通少者。委試官臨時相度。令合元額。又舊制明經。以周易尚書爲小經。今欲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爲帖經。又說書一科。議者多以爲不當。欲乞與明經並置。但每次科場。止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受官。並與諸科同。若自以本科及第。或出身者。更不得就試說書。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諸託之源絕。浮僞之風息。得人之頌興矣。

論移張叔倫知蔡州不當狀

上乞改知衛州。叔倫。遷乞致仕。朝廷許之。

右臣竊見前知壽州張叔倫。因本路監司奏以本州水災。叔倫非才。乞別差人。尋移知蔡州。伏緣壽州之民。皆陛下赤子。叔倫若爲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況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倫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倫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誠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爲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不當之一事也。況叔倫資性庸下。老而

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爲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爲害。伏乞朝廷。直命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幽明白。無損政體。

進五規狀

嘉祐六年閏八月初七日上

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濶路。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衆句。適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降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焚薪。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舍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願隨狂瞽。觸冒諛諂。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閒。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閒。不與草木同朽矣。

五規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綮賴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域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所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驕武。驕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情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難擇。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年。而合於秦。秦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年。而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而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寇乘機作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毒。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絕。五常殄滅。懷憂未煖。處宮木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

不迫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千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懷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壘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閭閻。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故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歷千萬年。無頹壞也。夫王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閭閻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法。苟不墮之以逸欲。敗之以譏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墮之。譏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息。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過難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譴。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早則資車。水則資舟。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儉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繆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繆戶者。修政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鷦鷯所以固其室也。鷦鷯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檄相衡。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

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外寇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周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盜賊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遠謀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苦蹶蹶。又類辟且病。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足。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主。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歷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徽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聖皇后及後宮游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廷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繼是觀之。先帝以容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弁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微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譏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僥倖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

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觀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傳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而有譏塞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實不肖混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沈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挾聲病其於求賢也不亦遠乎材任相遠職業廢弛而檢勸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也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也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也不亦遠乎凡此十其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猶膠板爲舟搏土爲櫓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登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銳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勸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能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謬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炫耀愚俗之耳目哉

論勸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上得旨依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爲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爲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爲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爲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歛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糶以應公上之須給貸家之求歲凶則流離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轅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言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爲今之術勸農莫於重穀重穀莫如平糶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糶入宜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爲家貨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沿邊穀糶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取進止

論燕飲狀

嘉祐六年王樂道同

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異災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費禮恭禱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徵細民況酒之爲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養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爲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脂膏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適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愆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羣生不勝幸甚臣等區區納忠忘死惟陛下裁察

論兩府選官狀

臣伏見朝廷因進用宰臣韓琦等凡兩府之臣盡遷一官臣愚不明大體未識所謂竊恐從此相承遂爲故事凡公卿者百吏之表率今國家方以百吏繁冗思革其弊而公卿無故一切遷官將何以使三百赤芻受爵不讓者有所愧心哉況慶曆中陛下以數月不雨執政之臣皆降一官以答天戒今歲日食地震河及江淮汎溢橫流烈風淫雨賊傷五稼四方之民墊溺流饑不可勝紀比於慶曆災害尤衆而兩府大臣無間新舊皆被遷擢殆非所以仰承天心下慰衆庶之意也竊計大臣當此之際亦必不敢受無名之賞伏望陛下因其辭讓內惟樞密使副使不可以給諫及郎中爲之者依舊制外其餘皆不遷官以養大臣廉讓之節無使之負謗於海內則其爲德澤愈厚矣

論夜開宮門狀

有旨制送皇城司

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驚異以爲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恩赦符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者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敕而擅開者若得出入者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護衛有如萬分之一之險不逞之人難處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乞陛下親降手敕加以御寶受敕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其驗敕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許開鑰與監門官親自監問依帳點閱人數放出出入即時下鑰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敕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

教而擅開律文施行。雖有手教御批。不參驗及不親自監點閱人數者。依符離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消姦宄於未萌也。

乞建儲上殿劄子

嘉祐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至和三年。通判并州事。日會三上言。乞陛下蚤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之急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聖聰。厭塞職。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誅。伏望陛下取臣時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取進止。

乞建儲上殿第二劄子

奉有詔以魏王子宗實知宗正寺

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凡所宜論。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地神祇。保祐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近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慎重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阻。焚感聖慈。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孝成帝卽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卽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保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取進止。

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日奉聖旨依行

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寮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坐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寮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洩。大爲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過兩府寮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祇候。仍乞各部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規聽者。並具姓名開奏。勘罪施行。取進止。

論制策等第狀

既上而執政以制所試策是欲彌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榜取之即蘇轍也

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制舉人。試卷內同題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然其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差者。一兩事與所出差外。臣遂與范鎮同議。以爲第三等。稍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之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爲爲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爲賢。制所試文辭。臣不敢復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

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後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王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捨人等。使天下之人。皆曰。制所對事。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論蘇安靜狀

嘉祐六年十月初二日上

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爲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自今以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爲例。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墮壞。竊爲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寤安靜新命。以存典法。

論公主宅內臣狀

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京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政斐臣同有論列。以爲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非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穉。不更傳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淑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二人。嘗在內省。罪惡山積。當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令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憤。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止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爲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論以公使酒食遺人刑名狀

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

臣聞聖主之教。尚忠厚而貴禮節。故詩有鹿鳴。伐木。既醉。行葦。美宴好之相樂。刺乾餼之失德。禮有幣帛。饗餼。行於邦國。賁獻飲酒。施於鄉黨。是以風俗純和。協氣流通。漢景帝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其更議。著令丞相廷尉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也。鄰里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民曰。然則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一門之內。小者可刑。大者可殺也。近歲以來。中外有司。喜以微文刺舉苛細。至於宴飲相從。酒食相饋。皆集累成過。抵以峻法。雖聞知。或軍曹修。受鄰州所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據密院劄子。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并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遺答之物。入己準盜論。今曹修因陳首。雖免書劄。尚負贓名。使人疑惑。乞明立條約。朝廷命有司參議。至今未決。臣竊詳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遺答之物。正謂珍異見錢。

今曹修所受止於樽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賊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臣恐忠厚之俗益衰。輪薄之風遂長。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虧損聖朝堂室之化。非細故也。臣今所言。非爲曹修除雪。名欲望朝廷申明舊條。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及受者。各坐贓論。其監臨之官。受所監臨。或因使於使所。及經過處。受取者。並準律文處分。即贈遺人而受其還答人己者。準盜論。並須滿五正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正。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皆勿論。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貪吏不能爲姦。百司有所循守矣。

論諸科試官狀

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以求通經之士。有司專以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去歲貢院出題。官吏於弊法之中。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其於設科本意。不亦遠乎。是則罪在貢院出題。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伏望朝廷更取本處解發上件諸科試卷。委官覆考。其通經合格者。特與免罪。不合者。乃依法坐之。仍敕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題官。依條出題。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至時如有十有九不中之人。然後取勘本處解發考試官。依前後條施行。如此則彼者無辭於黜。論者亦不以爲冤矣。

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

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貌。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衆。后妃侍旁。命婦繼觀。而使婦人羣戲於前。殆非所以降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汙清廟。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若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爲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寮。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寮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議處。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爲導上爲非禮也。

論正家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

臣先曾上言。前管勾國公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伺候。外議謂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爲兒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忠之。左右教王詐疾。離月未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起居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王舉動不得自繇。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爲王僚屬。固欲導王爲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勉之。太宗非不受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

其所欲。不忍譴誨。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聞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爲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懼。陷於惡。觸情任性。以邀君父。付腹其夫。不汝知。將何以刑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復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愚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命。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善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取進止。

乞優老上殿劄子

臣聞古之聖王。選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爲治之體故也。昔湯熊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謂熊曰。若若使臣捕虎逐麋。則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少也。近歲以來。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從而攻之。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昇。屢以老疾辭位。臣平生與昇不相接。無絲毫恩分。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不投世俗之謗。隱忠不言。以利其身。伏望陛下深念有密之地。不可任非其人。先以聖意揣度。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若昇必不可留。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爲衆所服。知治體曉兵略者以代之。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使循資銓敘而爲之也。取進止。

言張田第二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日上 奉 聖旨 知湖州

臣近曾上言。張田不可充判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蒙朝廷施行。臣竊以吏者民之紀綱。提點刑獄。吏之師帥。苟不得其人。則一方咸受其弊。又凡今之朝士。自常調進用者。皆自此官爲始。國家尤宜慎擇其人。用資性險薄。色厲內荏。毀譽出其愛憎。威福發於喜怒。陵其可陵。侵其可侵。真小人之雄傑。而時俗以爲賢才。夫不善之人。天下皆知其不善。斯不足疾也。惟衆人謂之賢。而實不肖者。君子疾之。昔漢文帝欲以商夫爲上林令。張釋之以爲商夫利口捷給。恐天下隨風而靡。唐太宗見進士等第。怪其無張昌齡士公謹名。王師旦曰。二人有文無行。恐變陛下風雅。今提點刑獄。其爲輕重。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實有治行者爲之。其飾僞行險。操於進取。如田比者。皆不可用也。臣今所言。非專爲湖南之吏民。亦爲國家重惜風俗。伏惟陛下察其愚忠。其判湖南路提點刑獄。乞別賜擇人。

論李璋知湖州狀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 奉 聖旨 知湖州

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出知衛州。竟國公主入居禁中。珍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璿之宅。其公主宅祇應人等。悉令散遣。外議籍籍。無不怪愕。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選瑋使之尚主。次以中固姻戚。當貴其家。今以公主之故。使李氏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鬱。殆不聊生。豈始所以結締之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廬中之故物。思平生之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臣愚以為陛下宜且留李瑋在京師。其公主宅祇應人等。除作過者。遠加寬遂出外。其餘並令如舊。儲備音治什物。皆按堵不移。以俟歲月之間。徐以義理曉諭公主。庶幾同意。易慮。率德遵禮。復歸本宅。則中外之情。無不釋然。不然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則今日致此衆議紛紛。煩瀆聖聽。皆緣公主縱恣智愚。無所畏懼。數違君父之命。陵蔑夫家。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而公主得已請受。全無貶損。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

辭知制誥狀 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近蒙中書召試制誥。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續又令兼侍講。數日之間。寵命相繼。在人為榮。於臣甚懼。竊以二職。文士之高選。儒林之極致。古之英儒。尚或辭兼。況於微臣。愚陋無比。一身二任。力所不堪。豈敢冒居。以取顛覆。聞之震恐。登懼失據。臣自少及長。章句之學。雖嘗從師。至於文辭。實為鄙野。竊者辭免。修起居注。非謂不能記錄言動。正恐循次而進。典章詰命。取嗤四方。為國大辱。是以披心自歸。至於四五誠懇。不著不蒙。開允。雖勉勉就職。而夙夜惶懼。未嘗少安。近者被召之日。再欲以此奏陳。又以比來朝廷擢用數人。雖辭避懇至。未嘗得請。而或者不諒其心。以為榮名。恐復虛發。如前所為。是以躊躇彷徨。不免赴試。除命既降。強顏忍恥。亦欲就職。以俟疵咎。布彰。自當退黜。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開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侍講。臣適始自悔。輒以愚心妄意朝廷。當伏重誅。臣雖無知。若使廉讓有恥者。棄置不收。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不惟虧聖朝風化。亦使微臣受四海之責。將不得單其死。所有除知制誥敕告。臣未敢祇受。乞更擇文學兼茂。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庶幾克叶遠近之望。寬愚臣之罪。其侍講恩命。臣更不敢辭。

辭知制誥第二狀

臣今月十四日。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非臣所堪。乞更擇人。未蒙允許。臣以夜惶恐。不知所措。臣與呂公著同時召試。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恥也。臣雖甚愚。誠不忍以身居下流。蒙受衆惡。為世汙澤。雖獲美官。將何榮之有。且公著沈厚淵懿。士林推服。文學行能。非臣之比。名位寵祿。臣安敢先之。昔施氏卜宰。皇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皇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少室周為趙簡子之右。聞牛諶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臣今自知不材。請釋美官。以授能者。雖不足比述大賢。庶幾得全皇句須少室周之後。其榮多矣。伏冀朝廷察其區區。特賜矜許。其除知制誥敕告。臣不敢祇受。乞授公著。或別擇人。不勝大幸。

辭知制誥第三狀

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兩會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未蒙開許。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忠臣量能而受職。是以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辦之要。莫尚於斯。臣自知文字愚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關筆拱。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為人指笑。又貽聖朝愧恥。謂之乏賢。故為公家之謀。則莫若用其所長。營一身之私。則莫若避其所短。夕寤晨興。慮之已熟。始敢披陳。干瀆天聰。被肝瀝膽。莫非懇到。自修注以來。前後非一。而昭昭之誠。無絲上達。屢觸報聞。不蒙省察。或者謂臣修起居注。自應知制誥。與呂公著不同。公著當辭。臣則當受。凡自修注知制誥者。非有祖宗法令。著於方冊。特近歲相承之例耳。祖宗之時。但取庶官之中。有辭藻者。即知制誥。不必皆以修注為之。其修注或改他官。不必皆知制誥也。夫以資塗用人。不問能否。比例從事。不顧是非。此最國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又謂臣就試已畢。不當復辭。臣就試之日。以為公著辭未必免。臣試未必中。是以不辭。今公著獲免。而臣忝恩命。則今日辭之。亦未為晚也。且過而能改。猶愈於迷而不復。見賢思齊。猶愈於受得。不讓。況臣修注之初。已嘗辭免。至於四五。而朝廷不允。伏望聖慈。特賜哀察。使臣服勤他役。惟力是視。其知制誥敕告。臣不敢祇受。乞更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四狀

臣昨三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誥敕。臣雖者承乏。諫官。首曾上言。以為政治之道。任官最急。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以稷契皋夔之賢。皆守一官。終身不易。況今羣臣固非其比。當度材而授任。量能而試職。奏隨具存。事可案驗。今臣自知文辭鄙野。不足以充知制誥之職。若止以修起居注資塗相值。循例序進。恬而有之。曾不愧畏。是臣但能譏評他人。曠官竊位。而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適欺罔天聰。靜言庸遠。當伏其兇之誅。以清唐虞之治。臣雖甚愚。決不敢為。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特賜允從。其知制誥。乞別賜擇人。所有敕告。不敢祇受。

辭知制誥第五狀

臣先曾四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令便受告敕。臣幼習沙學。竊知臧否。豈敢以譏詐之心。上欺君父。顧人之材分。各有所宜。若貪榮冒居。使職業廢墜。則探囊拏音區。適竊盜之微者。皆不足誅也。臣雖小人。實不敢為。是以雖者不辭於召試之初。而辭於呂公著免試之後。誠欲果於得請。不為虛發故也。今若因循苟且。復往就職。則臣進退之迹。自可猜惑。況於世人。誰不譏笑。如是則臣出入禁闥。何心自安。陪接指紳。何施面目。顧視僮僕。何以為容。是以遠犯天威。不敢避死。決求自免。而詔命愈堅。終未置捨。臣誠愚憊。不識所謂。意者朝廷以臣所言。皆為矯僞。不足聽察邪。若使臣言出於矯僞。當正典刑。以警姦回。若出於至誠。當從其所請。使上無曠官。下無竊位。奈何前後奏章上者。直加屏棄。不復省察。區區之志。何以自明。若以近例修起居注者。必知制誥。不可改易。則臣竊觀先朝以來。修起居注。不因罪累譴黜。及親嫌相避。而去為他官者。劉陶知衛一作本州。潘慎修遷考功郎中。許襄判吏部。

南曹劉建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丘雍充淮南都大制置發運使。徐爽充兩浙轉運使。蔡齊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鄭向充兩浙轉運使。一本有使高饒能守本官陳皓充三司戶部副使葉清

臣充兩浙轉運使。一本有使趙崇充天章閣待制楊察充江南轉運使蔡襄知福州以是觀之雖近例亦不盡知制誥也。臣今個款迫切無以復加。伏望聖慈特賜哀察。若使臣得遂其志。是去罪辱而就顯榮。雖日遷十官未足方其幸也。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六狀

臣先曾五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別賜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聞晉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尚書令。其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臣竊重述。知為人臣。陳力就列之體。心常慕之。臣自勝冠以來。投繯應舉。入朝求仕。豈假塞山林。不求聞達之人邪。願力有所不任。則不敢盜國家祿位。恐職事廢闕。陷於刑辟耳。故自度材分。可以策勵。雖高位不敢辭。雖小官不敢受。雖者蒙聖恩除館職。陳官侍講。皆不敢以一言飾讓。蓋以館職掌比較文字。諫官掌規正得失。侍講掌講解經術。皆不專以文辭為職。故也。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章十餘上。止為文辭鄙陋。不堪典誥命而已。終未蒙朝廷賜察。是以奏煩多。喋喋不已。願為時人所怪。其愛臣者。以為讓榮利。惡臣者。以為飾虛詐。要之二者皆未得臣之心。夫有諸中而辭諸外。然後謂之讓。若臣者。無諸中而不敢為者也。安得謂之讓哉。譬如使羸夫負百鈞之重。而予之千金。羸夫必辭。非不欲金也。力不任故也。夫飾者內欲之。而外不取。將以有求也。今臣不就美官。屢違詔命。上怒下怪。將抵罪誅。尚何求哉。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則是朝廷百官皆無人可為。非天下之通法也。臣故謂如王述。能則為之。不能則止。為得其宜。臣雖才非古人。願附王述之志。若始者可受。則不若勿辭。亦既辭之。則不可復受。伏望聖慈特加矜察。其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七狀

臣先曾六次上奏。辭免知制誥。乞更擇人。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天性樸騷。無他技能。惟守信誠。是為操履。平居與等輩語言。猶不敢欺罔。況以奏牘。聞於朝廷。苟有毫髮不實。不惟陛下容聖。憲章嚴明。天地鬼神。亦所不容。臣之愚意。但以知制誥之職。當取天下文章高妙。絕倫者。以充其選。如臣野陋。實不堪稱。竭愚自歸。前後非一。而聖恩惟然。終未開察。臣竊自傷悼。幸生盛明之世。而昭昭之心。無以自列。若龜勉包羞。奉承詔旨。則天下之人。皆謂臣已試而復辭。已辭而復就。蓋習朝命。重於改移。因欲飾讓。以盜虛名。如此則臣生負大罪。死負餘愧。雖遇極榮顯。不若啜菽飲水。長為布衣也。臣今若得請於朝。則不肖之迹。庶幾猶有以自明。如其不然。則矯偽之名。至於身沒骨朽。不可清洗。臣夙夜念此。寢則不安。食則失味。進退遑遑。身無所措。是敢不避煩瀆。冒犯天威。伏望聖慈。哀其窮迫。特寢

恩命。使得服役他官。以報萬一。死不敢辭。若朝廷以臣頑蔽不恭。乞治臣之罪。削黜流放。雖不甘心。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如前奏。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八狀

臣先曾七次上奏。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竊聞去歲權御史中丞王時上言。近年以來。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論辯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皆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意。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為小人之下。陛下聖度慈仁。包荒容眾。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欲望朝廷。應今後臣下有要君作偽。如前所陳者。並出憲斷。便賜聽許。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已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奉聖旨。命後臣僚所陳。如有似此情涉。慢者。令中書樞密院取旨施行。凡時所言。實近歲之大弊。臣亦疾之。如時之志。今臣自差修起居注以來。前後辭免十有三次。若朝廷以臣為誠。則何惜曲回大恩。從臣所欲。使臣不肖之迹。稍有以自明。若以臣為詐。則罔上邀利。章奏煩多。無臣為甚。臣願以身就誅。請以彰前令之必行。庶為陛下清此類俗。亦臣報國之一效也。所有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乞別賜擇人。

辭知制誥第九狀

臣先曾八次奏陳。乞免知制誥。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許辭讓。便受告敕者。臣以愚騷。煩瀆天聽。前後非一。聖明雖然。終不聽許。臣誠慙昧。不識所謂。豈此職非臣不可為邪。將從臣之請。則墮素綱紀。敗壞風俗。何謂之勤。而拒之之堅也。若以為非臣不可為。則方今詞臣滿朝。英俊比肩。舉而用之。無不稱職。若以為墮素綱紀。敗壞風俗。則臣之微志。正欲朝廷無曠官。羣下無竊位。而已於綱紀風俗。亦無所虧損。不然者。臣之所為。果詐理偽道。朝廷令之不從。論之不入。至於四五。至於八九。侮慢威命。無此為甚。則當投之四荒。以禦魑魅。豈有但己者也。臣不勝迫切之誠。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奏。或賜允從。或加譴責。其知制誥敕告。臣必不敢祇受。

除待制舉官自代狀

伏見三司度支判官尚書刑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馮浩。修己以謹。與人以誠。端良無邪。恬淡不競。居常處眾。敦大有容。臨義據正。堅強不奪。久在文館。屢更任使。比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上殿謝官劄子

臣先蒙聖恩。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臣竊以為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行道之人。盡有知識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盡聞。雖聞不力行耳。朝廷不盡聞。此諫官之罪。聞而不力行。則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數事。臣前忝諫官。已嘗略為陛下言之。今陛下真

臣於侍從之列，留臣以諫爭之職，恩施愈隆，責望愈重。臣有生安敢愛，有言安敢隱。伏願陛下擇其事之要重者，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臣雖朝夕侍前，徒汙名位，而無益於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進止。

游惰不能爲姦也。取進止。

言王遠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克州景靈宮王遠，近降敕差知萊州，違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爲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有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爲長吏，必恣行不法，殘害民物，豈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伏望朝廷檢會遠年紀，及察遠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言王遠第二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遠，暴戾凶狡，殘害民物，乞檢會遠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爲政者，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害民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愛一酷吏，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赦及赦文內明白言之。若所坐不至其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政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數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經赦者其罰輕，誠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巨蠹，必不可赦者，乞於約束赦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取進止。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爲學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到，烈爲妻林氏疾病瘵，遺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言烈貪汙險詐，行無纖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爲如何。惟見國家常忠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性理，疾之如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四

章奏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觀近降敕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蓋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賭游惰，耗蠹良民，以明禮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愚惑，崇尙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賜之額名，是勸之也。臣聞爲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教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恣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今方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倡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思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敕條處分。其昨來敕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爲民所信，而

九九市駿竹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飾詐偽，沽釣聲利，則朝廷雖有以爲有道之士，不次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爲愧恥，亦不細矣。其始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消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懷惡之迹，敗亂名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取進止。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
二十七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雖然猶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提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臨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血，以夜繼晷，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語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因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墮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本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厚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刑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臨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游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慎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勞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惴惴惶惶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一本作下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爲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棄世不葬者。臣嘗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所，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已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及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明不擇地形也。雖而周有天下三十餘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以求福哉？又婦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侍，素皆有備，今改卜他所，不惟縣邑官司，更須搬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民力寬而事易辦，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博石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永安縣界舊陵側近，選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乞令皇子侍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侍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設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遂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治，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諂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亦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發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作諫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諂巧之人，誘導皇子爲非禮之事者，委件諫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

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應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誠天下之幸也。太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直。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實。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議。取進止。

上兩宮疏 嘉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他。在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性慈柔。哀以執喪。恭以執喪。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慮。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瑕。易離難合。況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之親。非特白璧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間。然後禍福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闕主意。苟有釁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交構人父子。使之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緣此者也。今雖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稍懈。不可不慎。臣愚竊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意相厚。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間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爲安。若兩宮歡忻於上。則天地鬼神得以飲其醴。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息。況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爲身謀。不勝區區迫切之誠。臣先昧死再拜上疏。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道親屬。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不係親屬者。亦除齊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

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大濫。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仕之人。雖未減省奏蔭。悉爲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闕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皋陶贊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也。又曰。元首叢戢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言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爲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之職。謂何。臣愚以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司細事。如三司糧一胥吏。開封府捕一廂鎮之類。往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錫鉢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維艱之時。施於今日。頗煩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維新。臣愚以爲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閒不繫大體。非人君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爲。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減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陛下以明德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祚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爲鬱邑。愚者猶謂聖體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問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之。否則卻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醫官朱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脈。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借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間。稱是診人六脈。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瘥疾。實無所益。伏乞移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脈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糅。發言進藥。更相倚伏。前跋後蕙。左瞻右顧。雖有僉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羣者自專。弱

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脈氣平和，臟腑無疾，然而旁觀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健，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朱安道等，診候御脈，日久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親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疹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朱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脈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面議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肖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人，不爲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思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使而不專，故也，臣聞醫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經，取合格者，以爲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難得，性誠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諳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刻，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胸臆，施其方術哉，是以一概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脈，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惟良藥而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爲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奈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鼎鑊，而不收避者也，伏望陛下，察臣兩次所奏，罷黜醫官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脈，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爲天下生民之福，取進止。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蓋以來，每日妝飾尼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縠，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歎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損神威，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養容，觀三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蠶絮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進止。

言遺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惟在執喪盡禮而已矣，恭惟仁宗皇帝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萬世子孫，永獲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感傷容止，動加矜慎，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登萬民之望，盛德本基，盡在於此，不可以不嚴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尙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日上

臣聞禮既葬而虞，虞安也，柩既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彿，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人主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百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永昭陵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尙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疏之序，有所不釋，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尙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下所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爲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犯今日之事，則咎將誰歸，此皆緣臣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乞放宮人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獲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附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並職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妝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輳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惟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惻惻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況閭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前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皇帝仁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遇嬰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竊聞雖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衆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言語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惻惻足息，寧前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默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靜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冥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疏，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貴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閒，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會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憂。下爲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安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馬氏三舅皆爲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前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焉。陛下自歸繼之年，爲皇太后所鞠育，

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爲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皆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漢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背變更？蓋婦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省，而外人訛傳，妄爲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訾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曰：「德薄莫如重祿，功高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閣，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言，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驩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涕泣，臨於神祇，憂勞困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耨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干冒以聞，乞留神采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有旨使開講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侯來春。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況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開講筵，取進止。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上

臣伏觀制書宣徽南院使鄭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賢以勸有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所稱，況今老病昏憊尤甚，在鄭延苟且儉安，以度日月，爲吏兵所慢，邊陲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代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任，外庭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戡在鄭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況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觀首蒙寵賞，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守鄭延，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曾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閭閻，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墮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浸多，無復限極。監勒牙人使之獻貢，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

井市下哩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使？臣嘗念此，不勝憤慨。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員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處元以自尊，人臣忘慢以自疏，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迩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開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緣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臨三十一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賢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會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讓，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隨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日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臣。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間絕。故能紀綱四方，翦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臣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會而奉德音云：欲自以聖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臣不避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肯泥殺之謂昏，下情

不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墮廢，蔽則萬幾乖戾，百職墮廢，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位之初，厲精求治，而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御行而求及前人，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資於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成熙熙皞皞，格於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惑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儉儒，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朱貴交，附煬帝沈湎淫佚，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偽，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鼎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況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緣進見，顯叩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銜冤失職者，何縣上聞，疏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縣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臣是以不勝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要，觀唐虞之所以興，秦漢齊隋之所以亡，繼祖宗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二月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漢王既歿，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孫係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能，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慎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前者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不避斧

載重有激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雖來文字。錢遠已詳。不敢復煩聖聰。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賢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非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寔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漢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漢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漢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漢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時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時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備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容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衆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愚所言事略皆施行。令臣且在陳院供職。未得求出。臣以養下之賢。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已大。況陛下謙恭接納。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離去左右。自棄於疏遠之地。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追遠不安。所以有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宜諭如此。臣惶恐慙懼。無地自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曩時所言。欲陛下以事漢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政事。今陛下雖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漢王之時。承順顏色。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如此。則兩宮之意。無蘇和洽。萬幾之務。無絲治辦。禍亂之原。尚在。太平之基。尙遠。臣雖日侍丹晨。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盡歟。誠既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明且猶助之。而況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不治。以爲己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己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僅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君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繼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忌。開隙一開。猝難復合。今陛下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尙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附順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瞻奉榮尊。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尙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惡盡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開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制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宗經轡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閑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疏遠。未知所尙。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查進與言。如尤所奏。即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共十道。爲一場。其策只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除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尙浮華。若是依舊不能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時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臣愚竊以陛下踐祚。已踰基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之音。重以歲暮。輿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閻饑愁。陛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然視之。

不以疚懷。況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尋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舊史之言。遷延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隨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歎秦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詐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僂。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屬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況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敕。百姓開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參軍糾察開奏。刑統參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敦風教。責與不責。並聽敕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有失入。則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冒尊長者。州縣之吏。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處以正法。蓋避自劾之恥。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顧懼。名教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況教化之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開奏。斯亦難矣。臣愚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劬二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正法勘斷遣者。並盡時糾舉開奏。隨其輕重。各以放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開奏。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初七日上

臣屢會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塞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僞。使各竭其情。隨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者。並須從早。在彼候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言永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永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祖宗。豈特於禮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永定、永昭相去稍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置寺。昭以徽利。使之守護。植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求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洽四海。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額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羣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及監修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微俸之路。臣竊爲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其永昭陵寺。只乞依舊前來指揮。更不別置。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五

章奏

言兩府遷官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三十四日上

臣伏觀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茲甫及非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優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太頻。柱石之臣。當戮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率正他人。抑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折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芽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願妻賣子。以接餓殍。縣官倉廩。未無蓄積。贍給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際。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敝。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饑窮。朝不及夕。

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為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諒。苟且。曾不為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恐欲望陛下親發德音。宜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能修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以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廢罷。俟他年豐稔。裕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為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言為治所先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能應政。陛下欲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陛下雖踐祚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試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雖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稍輟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惟拭目傾耳。以瞻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慎。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衝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雖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綴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忻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與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發怒不樂。內生疾病。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愛自潛蹤。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

比肩接迹。難遽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庸。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昵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磨也。有懷奸犯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適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傳誦。遠者褒歎。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建於四方。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蠶蠅之微。明仰神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譬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聞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猜忌。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穉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執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陷久長之怨。乘生成之厚恩。取疏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咎邪。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遊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照曜。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膳養。雖以事殿。其意恃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愠怒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惟疾如仇讎。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閨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

爵官相接，不過數旬，須臾之間，已復遺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結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陛下母儀天下，逾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淵潛濬邸，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茲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開構，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陛下之知，使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圖說，撻撻之失，無不納於陛下之耳，陛下雖至聰明，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慨，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陛下潛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陛下之計也。臣願陛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泣涕拜伏，感激涕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陛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制，或置酒語笑，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陛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慝，猜防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幸，禍亂橫生，讒諂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陛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陛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陛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疏者獨肯受陛下顧遇，盡其死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陛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可疏，疏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傍徨而不自安，踰牆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陛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惟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陛下母子相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微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臣光祿死再拜上疏。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皋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叢脞爲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百里，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治，孳孳不倦，求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綱目，舉其綱則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贊善而黜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勅之以厚賞，奸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簿書之煩碎，文法之微密，侵殺之出納，體例之有無，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過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汗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奸邪事，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奸罔上，諂佞貪權，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爲讒惡，交構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私媚，致中宮爲不順，陷陛下爲不義，此而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使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奸，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寒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尊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使知開州安撫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奸邪事，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己，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諂諂諂諂，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己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爲不少，而資性貪婪，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賄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胸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摘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懼守忠，無以爲比，其罪四也，漢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賈弄國恩，輕蔑皇族，乘其有喪，勾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誣誣，感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高，未有繼嗣，深恩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聖明，卓然遠覽，所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內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繼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奸謀，圖伺語言，撰造事跡，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至有負恩之謗，交構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

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勢，斗星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速舊惡，用昔時議陛下之計，爲今日議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他快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觀令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其惡名，而己身收其重利，爲臣奸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爲奸，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漸於都市，以懲奸慝，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治平元年上

準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舉人試卷發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考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諸路勘合，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人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十八人，及第者二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十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十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

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三人，及第者各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七十七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彌封，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外國，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遠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開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監牒，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請，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膠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疏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虛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諸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相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敢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材請今後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向以爲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爲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路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其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例條，發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

乞請尚書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伏觀經籍所講說論語將舉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既畢令講說尚書取進止

言除盜劄子 治平元年十月十日

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慮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太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之貧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慎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敕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撲捕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言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狠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強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鼎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諒祚撫諭彼順從則悔之傲狠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將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救若復拒違王命辭職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遠寇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邊境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

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乏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實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府界陳蔡曹濮濟寧等州霖雨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他方饑死溝壑強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尙猶不足何以賑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幾時有司之罪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儆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豈因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糶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儲中饑則發中熟之所儲大饑則發大熟之所儲而糶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糶所給官錢既少百姓不肯自來中糶則道大編攤搜括無以異於寇盜之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頹錯之所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糶者一切止住其有常平倉廩倉斛斗之處按籍置歷出糶賑貸先救農民告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官中特爲理索不令通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糶價平即止如本路關少錢物即委三司於他處變賣那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議察諸路豐凶之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閒錢可以趁時收糶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用數百錢糶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處可糶一石不知有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糶至豐稔之歲則無錢也此無他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深留聖意取進止

言舉官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入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入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忭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入資級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

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副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關於用傷資敘人外應保陞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籍內次第資敘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舉官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他日職事敗闕不知所舉及犯賊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率復如此則舉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會與不會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教諭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願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關關之閒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野天地爲之慘憤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遁於外官中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買田園以充贖費費則面之後人員教訓利其家富百端誅創衣糧不足以自贖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耗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矢雖日加教訓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懸殊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擾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情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至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德往年之事必大興訟言更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逼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備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亦難乎此適足以取邊寇之笑而已伏望陛下移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罷罷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竊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諸鄉村百姓充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而有數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敕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疏淺聞之較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

作非今雖救命已下若追而上之必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禍患不得左右人情畏懼不言可知康定年中陳差鄉弓手時原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官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願召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即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敕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況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既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乘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朝廷雖令有過悞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據刺別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採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役並是上等有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北敵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抽一丁充鄉弓手及壯壯其時四強壯利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縶或欲遠出幹事輒腰販賣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游作客皆虛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無不覓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事無微不察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科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遁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況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驍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孫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

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歷之間，趙元昊負秦朝厚恩，無故違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驢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歷覆轍之策，國家當永以為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黨，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事無事之時，州縣聚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關弓擲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外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賊騎殺掠蹂躪，卷地而來，則莫不迎風望塵，奔波逃散，其軍員節級將爲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爲國家計，蓋驅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爲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賜裁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則白利害，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逼迫，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在諫諍，安可默然，不敢有所援引，以煩聖聽，請以目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爲便者，必曰：即日河東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據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報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外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爲其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外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徵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外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外寇退敗，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付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收退，今來刺義勇之後，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不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

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勸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下若以爲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救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驅擾之勞，猶免終身編磨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可久汙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代之以取進止。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一月五日

臣近日奏言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朝廷以言無可采，寢而不行。臣性識庸昧，不達大體，妄以狂瞽，煩瀆聖明，章奏相繼，至於五六，終不能少以愚誠感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尙居諫列，伏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

乞降黜第二第三第四狀

乞降黜第五狀

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時除樞密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於樞密副使恩命，臣愚蒙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公輔密啓於詔令未出之前，臣聞章爭執於詔令已行之後，公輔奏章只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進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言西邊上殿劄子

臣竊見近年以來，趙鼎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奸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荒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荒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緣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之，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懼兒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設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警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儒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警，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闇，不習邊事，竊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倚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與販貿易，三則欲使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畏，惟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鬪，若先事剿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

蓄公私貧困。旣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奸謀得成。竊恐其爲國家之患。未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道使奉貢。卽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謾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幸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悵。何外寇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一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外寇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疏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節目治兵禦寇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卽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有可取者。卽爲施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雖北取燕薊。西收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外寇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六

章奏

上皇帝疏
治平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爲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洪範九疇，以五行爲本。言王者當祇順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又參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道迎五福，避遠六極，此萬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忘生觸死，伏見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於深澗，浮苴棲於本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旣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瘟疫大作，殞斃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廩隕丘陵，悉爲洪波，一亩半穗，萬無子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圯，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耄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晤聞，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窺測天意，竊以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他苟人心和悅則天道無不順矣詩曰：「聖聖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璫，令聞。」令望古之聖王，宋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上自宰輔，次及朝臣，下逮閭閻細民，士伍賡奏，無不翕然同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奉朝謁者八百餘人，陛下仁孝聰明，爲之首冠，知人疾苦，識其情偽，節儉愛物，剛果能斷，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其誠，悲喜相半。」臣愚以爲昔漢惠帝無子，而得文帝仁儉讓恭，百姓富饒，幾致刑措，昭帝無子，而得宣帝勤惠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無嗣子，而苟親入繼，未必不爲天意福祐社稷，而光啓聖賢也。私心自幸，又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爲性，粉骨爲樂，庶祈早瘳，以觀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道塗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臣竊伏於闕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悵，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爲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在於極祿，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願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即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偏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擇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疏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也？以匹夫而爲此行，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遠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又巧設侍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寡，無所伸愬，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惡，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予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易差除，非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猶己，改過不吝。此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孜孜汲汲，下詢愚賤之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耳目思慮，然後能曲盡其理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卽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疏，無先無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

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親親以爲美所惡者親善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令則怒而棄之臣恐議諸日進方正日疏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肯泰山壓卵之輕何當雞卵乃欲相與較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懷忠之士願效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皆知其所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無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爲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王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爲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亦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擊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實功罰罪捨小取大剷絕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謏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通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悅服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萬邦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默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祿死再拜上疏

乞令朝臣轉對劄子

臣竊見祖宗之時參贊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歷奸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敕閣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惟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宗時得寇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因上書言事驟加擢用後爲宰相俱著名績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肅等二十四人姓名令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召赴闕其後稍稍進用多爲名臣此皆近事易法者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所在官司皆不得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即乞擇近臣諳達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來看詳但求理道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簡出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其善者特令引對回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即爲施行仍於籍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

不是過也然若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取進止

言漢王典禮劄子

治平二年八月十七日上

臣聞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臣伏見建寧王典禮漢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三十餘人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然者蓋欲奉漢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漢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漢王之禮至今猶未施行此衆人所以佛鬱而未爲稱愾者也或者恐陛下未能決知二議是非臣請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繼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漢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若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理不侔矣設使仁宗尙御天下漢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漢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漢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今舉朝之臣自非挾姦懷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漢王稱皇考爲不可則衆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情羣臣雖不知漢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議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耳以此觀之羣臣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漢安懿王如王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事也取進止

留呂誨等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八日上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懼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因言漢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以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遠舉朝公議尊崇漢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

體所損不細。閭里之閒，心非竊歎者多矣。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以爲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導，使盡忠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足過矣。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取進止。

乞與傅堯俞等同責降上殿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一日上

臣昨任諫官，日與其餘臺官等同共論列漢王典禮，不宜稱尊號，及皇考事，前後非一。臣等蒙恩，改龍圖閣直學士，臣屢會辭免。乞以舊職知河中府等一處，朝廷不許，止免諫職。今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趙鼎，趙鼎，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並已責降。若所言漢王事合於典禮，則堯俞等不當竄逐。若所言非是，則臣不宜獨免。況同時臺諫官竄逐已盡，臣實無顏尙居故位，同罪異罰，有累公朝。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二劄子
治平三年三月十四日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以先任諫官日論列漢王事不當，乞賜責降。陛下令納下劄子，不送中書。臣以負罪在身，不可苟免。若不得劄子，中書無以進呈行遣。遂於次日具劄子副本，繳申中書。臣又有此固違聖旨之罪，乞付外施行，早賜責降，取進止。

乞責降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於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具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於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豫戒追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諸議漢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即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處所上疏，竊慮年月積久，禁中遺失，今別錄進呈，取進止。

乞責降第四劄子
次日中使劉直宣赴
通英閣上面論令供職

臣自今月十一日以來，已曾三次奏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未蒙開允。今又準中書劄子，以侍講錢象先奏乞催臣依舊赴經筵供職，奉聖旨令疾速朝參供職者。臣仰荷大恩，所宜奔走承詔旨。然臣退循義理，有所未安。是以不敢苟貪榮祿。須至重有敷陳。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漢王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已蒙聖恩，盡得外補。獨臣一人尙留閣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情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竊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

如是而已。又使輿謗上流，謂國家行法有所偏頗。臣是用盡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竊然一身，捨之無地。雖知違犯天威，負罪愈重，豈敢更復朝參供職，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初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則微其原則流清，固其本則未茂。臣蒙陛下聖恩，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嫺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國一焉則衰，國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如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皇帝之時，臣初爲諫官，得上殿，首言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慮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爲先者，願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此。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取進止。

乞御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竊見今月十五日，陛下以服藥不受慰，羣臣無不憂疑。臣竊惟萬乘之主，起居動靜，繫天下安危。況今國家多事之際，尤宜深思遠慮。若來日聖體全未得安，臣不敢言。若稍痊愈，伏望陛下勉強御前殿或後殿，所見羣臣若有奏事久不退者，雖諠以近新服藥，難爲久坐，使之且退，亦無所害。但使羣臣下略得瞻望清光，則中外之心自然安帖。取進止。

乞訪四方雨水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見陛下近以久旱爲災，分命使者遍祈澍濟。靡神不舉，精誠感通，甘雨降集，誠中外之大慶。然暑月暴雨，多不廣遠。臣竊慮四方州縣，尚有未霑足之處。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今者京城雖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爲秋成可望。怠於憂民。凡內外臣僚有新自四方來者，進對之際，皆乞訪以彼中雨水多少，苗稼如何，穀價貴賤，閭閻憂樂，互相參考，以驗虛實。既可以開益陛下聰明，日新盛德，又使遠方百姓皆知陛下燭見幽遠，無所遺忽，銜戴上恩，傾心歸附。又使州縣之吏，皆知陛下憫恤黎元，留心稼穡，不敢自恃僻遠，殘民害物。陛下下一發德音，而收此三善，非獨

可以行之今日亦願陛下永久行之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簡省舉御史條約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上

臣聞法制之設貴於簡要而失在煩苛官人之道以得賢爲本而資序爲末昔東漢之衰立三互之法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以是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嘗上疏極陳其弊然則詳其末而遺其非治世之政也伏見國家每選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差遣須通判資序其餘條約甚多是以百僚之中可舉者至少舉而得中者尤稀近日以來爲弊益甚蓋以恩有厚薄官品多寡而差遣未至幸而有資序相值者則又未必賢矣夫御史之職但當求忠亮方正之人區區資序何足比較臣愚欲望朝廷自今每舉御史其前行員外郎以上即以本官兼侍御史三丞以下及知縣資序即且充裏行不復更須逐次陳請庶幾取人路廣有可選擇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三日上

臣聞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奸忠臣之志莫先於疾邪陛下不知臣無似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今踰月而竊無所糾誠負大恩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以小人資有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數年之間致位清顯國家本以龍閣寵賢資適英特儒雅皆非廣淵所宜蓋處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放黜奸邪以轉羣臣廣淵於朝列之中爲奸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奮發乾剛首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四劄子

臣竊日前上殿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爲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而有是二者又可近乎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爲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謂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懇懇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者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爲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奸作亂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閹闥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儆人而尙足爲之隱乎且居簡奸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爲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爲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惟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取進止

言高居簡第五上殿劄子 宣日遷居簡御史院除使館使

臣聞邪正不可同朝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不宜寵信置於左右所言無取不蒙省錄臣竊無顏尙居風憲若陛下以臣爲拙直則居簡爲奸邪若以居簡爲忠良則臣爲讒佞臣與居簡勢難兩留況臣守官京師十有一年自先帝時參贊陳乞外任伏望聖慈罷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取進止

言賑贖流民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竊見朝廷差官支撥糶米於永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即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人支與米五升仰子細告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者臣竊思之如此處置欲以爲恤民之名掩人耳目則可矣其實恐有損無益何以言之竊者或聞河北有人訛傳京師散米者民遂微負南來今若實差官散米恐河北饑民聞之未流移者因茲誘引皆來入京京師之米有限而河北流民無窮既而無米可給則不免聚而餓死如前年許穎二州是也今禾苗既傷於旱蝗蝻日益生秋田豐歉殊未可知一斗五升之米止可延數日之命豈能濟其饑饉之厄哉凡民之情見利則趨之見害則避之若京師可以住泊雖驅之亦不肯去若外州可以存活雖留之亦不肯止固非數人口舌所能告諭故臣以爲有損無益也臣聞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其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墳流離道路乞食於人哉但以豐稔之歲粒米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糶私家又不收積蓄所收之穀隨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莫爲久計是以稍遇水旱蟲螟則糶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於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親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與不急之役吏緣爲奸敲斂百出民擲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免有四方之志矣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棄世之業一朝破之相繼就道若所詣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斛斗數少不能周備者且須教士著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臣前曾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可使側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此特河北流民路過京師者耳竊聞其他災傷之處流民亦爲不少若臣言可采伏望聖慈依此行之取進止

言施行封事上殿劄子 治平四年六月十七日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咸加秦越，真宗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其道一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舉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而望也。若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取，則天下頽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遺，隨材授任，俟其實有顯效，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言王中正劄子
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內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勾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爲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輒令罷去者，適以防微杜漸，貽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之臣，既繼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開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完固，遇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致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所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奸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下一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則擇內供奉以下，棲直廉謹者，使勾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二劄子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謀議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察奸惡，論政事得失，通民聞利病，皆令列於奏版，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謬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勾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漢等，曲加諂奉，鄭延路鈴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漢等進擬，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爲，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一迹而畏之，與金鼓聲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補，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比屬，以求進用，夫以堯之聰明，香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疑，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

王所以賞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官官所以能壞亂綱紀，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當御藥院，或奸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王中正第三劄子

臣伏奉手詔節文，問王中正等事得之於何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爲御史中丞，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無不詢訪時事，稍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得之於賓客，前後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爲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辜。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敢不令陛下知之，萬一有益聖明，皆微臣之幸也，取進止。

議貢舉狀
熙寧二年五月上

臣准御史臺牒准敕節文，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宜令兩府兩省待制以上，御史臺三司三館臣僚，各限一月，具議狀開奏者。臣聞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欲立強於天下者，無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則四方斯順之矣。臣竊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無不以德行爲本，而未嘗專貴文辭也。漢氏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策試以治道，然後官之。故其風俗敦尚名節，降及末世，雖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術，素加獎勵故也。魏晉以降，貴通才而賤守節，習尚浮華，舊俗益敗，然所舉秀孝，猶以經術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動之失，或終身爲累，士猶兢兢不敢自放，隋始置進士，唐益以明經等科，而秀孝遂絕，止有進士明經二科，皆自投牒求試，不復使人察舉矣。進士初但試策，及長安神龍之際，加試詩賦，於是進士專尚屬辭，不本經術，而明經止於誦書，不識義理，至於德行，則不復誰何。自是以來，儒雅之風，日益頹壞，爲士者狂躁險薄，無所不爲，積日既久，不勝其弊。於是又設謄錄封彌之法，蓋朝廷苦其難制，而有司急於自營也。夫欲搜羅海內之賢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雖有顏閔之德，苟不能爲賦詩論策，則不免於遺擯，爲窮人，雖有跖蹻之行，苟善爲賦詩論策，則不害於取高第，爲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來，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虛言也。今幸遇陛下聖明，心知貢舉之極弊，慨然發憤，深詔羣臣，使得博議利病，更立新規，是千載一時也。議者或曰：古人鄉舉里選，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縣者采察其實，保而薦之。臣竊以爲不然。古者分地建國，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國人爲之，猶患處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詳也，故又擇其鄉之賢者，使爲閭閻比長，自幼及長，朝夕察其所爲，然後士之德行美惡，莫得而隱也。今夫知州知縣，雖四海九州之人，遠者三歲而更，近者數月而更，或初到官，卽遇科場，遽責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誠亦難矣。又應開封府舉者，常不減數千人，而開封府獄訟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聽，目不暇視，

又有餘裕可使之察數千人之德行乎。議者又曰：宜去封疆，錄委有司考其文辭，參以行實而取之。臣獨以爲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縣者尙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師，一旦集天下之士，獨以何術知之。其術不過以衆人之毀譽決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夫衆之毀譽，庸詎足以盡其賢乎。必如是行之，臣見其愛憎互起，毀譽交作，請託公行，賄賂上流，謗誣並興，獄訟不息，將紛然淆亂。朝廷必厭苦之，而復用封疆錄錄矣。夫封疆錄錄，固爲此數者而設之也。豈猶築防以禦水也。今不絕其源，而徒去其防，則橫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雖至愚，平生固嘗竭其思慮，欲以少救其弊。今敢陳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擇。臣則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國家從來以賦詩論策取人，不問德行，故士之求仕進者，日夜孜孜，專以習賦詩論策爲事。惟恐不能勝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過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則士之力於德行，亦猶是也。誠風化清濁之原，歷代訛謬而不寤，必待聖朝然後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身，藏之於心，雖家人有所不知，況於鄉黨。況於州縣，況於朝廷。將何從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舉之。然後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舉薦之法，既行，則干求屬請，誠所不能無也。要在所舉非其人者。國家以嚴法繩之，勿加恩貸，則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懼矣。且國家既以德行取士，則彼貪猾輕躁之人，依附權要，枉道求進者，皆爲清議所貶。見棄於時，雖有舉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後應係舉人，令升朝官以上，歲舉一人，從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歲舉二人，議大夫或待制以上，歲舉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鄉里非鄉里，除自己親戚及曾犯刑刑，或私罪情重，曾經罰鍰，及不孝不友，盜竊淫亂，明有迹狀者，不得舉外，其餘皆得舉之。仍於舉狀內明言臣今保舉某州某縣某人，有學術節行，乞賜召試。若舉狀既上之後，卻有前後諸般違礙事發，其舉主並依律文，貢舉非其人，分故失從公私罪定斷。受職而舉者，以枉法論。其舉狀逐時送下禮部，貢院置簿記錄。若應舉人而不舉者，歲終委員院勘會姓名開奏，乞嚴加朝典。每遇三年一開貢舉，委員院自詔下之日，勘會選擇舉主最多者，從上取之。舉主數則以舉狀書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主曾有親屬及見侍閑身亡，或在合舉人數外者，並不得於每次科場，南省奏名人數具姓名開奏。乞下本質，發遣赴關，其本質更不考試，即具申狀解送赴貢院，仍出公憑給付逐人，令赴貢院照會。限十一月內取齊，十二月內引見。正月內委員院考試。其試官或進士試經義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時務策三道，更不試驗詩及論。明經及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及論語孝經大義共四十道，明經加試時務策三道。其帖經墨義一切皆不試。對策及大義但取義理優長，不取文辭華巧。惟所對經史乖僻，時務疏闊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數，並依科場舊制。若合格者，即不至御試時，進士明經各試時務策一道。九經等諸科，試本經大義十道。所有名字高下，並以舉主多者爲上。舉主數同，則以舉狀到省月日先後爲次。其舉人所納家狀，及授官後吏部所給告身，並須開坐原初舉主人數姓名。若及第後犯私罪情重，及贓罪，其舉主並減一等坐之。未及第者減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

如此則羣臣不敢挾私安舉，士人皆崇尚經術，重惜操履，風俗丕變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舉之法，其次莫若修學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見自慶歷以來，天下諸州雖立學校，大抵多取丁憂及停閒官員以爲師長，藉其供給以展私惠。聚在仕官以及井市豪民子弟十數人游戲其間，坐耗糧食，未嘗講習。修謹之士多恥而不入。聞有二千石自謂能與學者，不過盛修室屋，增置莊產，廣積糧儲，多聚生徒，以采虛名。師長之人自謂能立教者，不過謹其出入，節其游戲，教以鈔節經史，剽竊時刻，以夜繼晷。習賦詩論策，以取科名而已。此豈先王立學之意邪。於以修明聖道，長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學，只許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長吏於本處命官中，選擇無過犯，有節行，能講說，爲衆所服者，舉奏補充。若本州無人，則奏乞下銓司選差委。銓司於見在銓選人內，揀選進士明經諸科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能講說經書者，奏補充。逐州教授，仍令國子監試講說經書，應舉人初入學者，並爲外舍生。惟赴聽講及公試外，不得於學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講書畢，取在學諸生姓名，書於籤上，雜置箱中，抽取三人，問以聽過書中疑義三條。使對衆解說。通者置簿記錄。羣者不問。每月中兩次公試，各試所習舉業。委教授考校，定優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訖，亦置簿記錄。其有過犯者，小過則罰錢，中過則降等。謂自內舍高等，降爲中等，中等降爲初等，初等降爲外舍生。外舍生無等可降者，勒出學。大過則斥出學。亦置簿記錄。每遇春秋釋奠畢，委教授選擇外舍生到學，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釋奠以來，說書多通，公試多在優等。姓名近上，過犯情輕少，即升入內舍，爲初等生。始聽於學中宿食。又選擇初等生升爲中等生，中等生升爲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較難決者，即特令說書及試所業以決之。皆須具狀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審覆，委得公當，然後給牒補之。如後來有過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毀抹。其教授選擇糾舉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登察取勘開奏，乞行衝替。其開封舉人，舊無府學，並令寓教於國子監。其國子監舉人，須實是品官子弟，方得依條入學。其教試選升之法，並與外州同。以直講比教授，判監同判監比知州通判。凡國子監開封府及諸州軍內舍高等生額，並用本處解額之半。解額有奇數者，入高等生額，假若解額三人，則以二人爲高等生額。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數未足，則闕之。不得溢額補人。若遇詔下開貢舉，委本處判監同判監知州通判，截自某日，勘會高等生補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結罪保明開奏。開封府舉人，只委判監同判監保明。仍給與公憑，許令免解。直就省試。其高等生占不盡解額，方許本處其餘舉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時，仍別立號，常比其餘舉人多取分數。所有高等生至省試，亦別立號。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則舉人亦稍習經術，敦行義矣。夫經術深淺，非程試所能知行。義美惡，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處於學校，經二三年衆經選擇，升至高等，又占解額，妨衆人進取之路。若其行義少有過差，必不爲衆人所容矣。由此觀之，其高等生經術則講說常通，文藝則優入優等，過犯則

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開奸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辨別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衆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考察。與目前之毀譽。精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棄職。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快快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奸隱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以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視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猶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誑私謁。無不爲己。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勅。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勅。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實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在陛下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淮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意也。若乃奸邪貪穢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誤。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

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主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迺言是聽。維迺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尙勝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擠。至於再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異域。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接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赦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紛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奇案縹緲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祿死。再拜上疏。

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取進止。

辭職密副使第三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九日上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爲儒。臣自習武。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爲。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雖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辭。後除脩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會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會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會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策賢校理。直祕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嘗輒辭。所以然者。自度愚鈍。可以策厲。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邪。臣若陰有言求。陽爲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有此。豈飾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方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肝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質。橫分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廢闕。況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於再三。觸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懼危切之誠。臨紙叩頭。俯伏俟命。取進止。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日上

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屢遣陳永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教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累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盛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洽。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充增。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七

章奏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六日上

臣先會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詮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開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爲無益。不惟其開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促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太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太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查。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若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僅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盡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臣竊以爲茲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爲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

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書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幾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慮深。窮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皆蠢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押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倍。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通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因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債數家所負。力竭不還。則官必爲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深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問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墮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開條例。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食。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凶年。將以何錢贖贖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糶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棄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散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靈臺。召匠計之。直白金上。曰。白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堯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嘲善姚坦獨倪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惟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皆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祖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

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界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粟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苦終信條例。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幣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西北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賦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於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臣竊觀方今荒服親附。邊鄙不謐。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更變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倍數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款率錢。願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撓稅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其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違違。不敢自安。苟不能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置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收本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椿。令提點刑獄司管句。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責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懷懼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臣光味死再拜上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謬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他。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爲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憫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爲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恥。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錮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雖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爲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察耳。豈可更爲之。則遂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爲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惟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爲臺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生者也。取進止。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熙寧四年正月

準提舉陝西常平廣惠倉司陳

右謹具如前本司勘會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來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乃依見今體範之歲。在市貨價。將本倉陳次斛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麥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詳。向去夏秋五穀有豐有儉。其穀麥之價。固難預定。今將陳色白米每斗紐作見錢七十五文。若折計作小麥價錢。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計得小麥一斗八升七合半。則是貧民於正二月間。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納著新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計作粟錢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計支一斗白米價錢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則是貧民闕乏之時。只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共納著新粟三石。若只送納見錢。即又須賤糶斛斗。以償官中本利。使貧下之民寒耕熟耘。竭盡心力。所收斛斗。於正稅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盡。不問歲豐歲歉。常受饑寒。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爲民害。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井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自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陳米。散與細民。卻令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井之家。乘此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國家爲民父母。置此二倉。名爲常平廣惠。豈當如此。今邊鄙用兵。軍糧闕乏。既無餘利。可以賑貸。伏望朝廷憫此農民。遭值凶饉。困窮憔悴。鄰於死亡。直將上件常平廣惠倉斛斗。依先降朝旨。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戶。更不取利。若不能如此。須依作青苗錢俵散之時。即乞不以元難價貴錢。更不紐作見錢。只據所散與人戶石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納一斗二升。細色或依倉式例折作麴色。如此細民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雖薄。亦不減二分元數。如允所請。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應詔言朝政失狀 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臣準西京牒準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臨於政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早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聞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寢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敕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奉迎。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

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與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會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鳴。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豈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雖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浼聖聰。開以衰疾。自求閒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默。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默不言也。竊觀陛下英容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費者超邁。所毀者斥退。垂拱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爲碌碌守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廢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洋溢。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皆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踴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任。願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羅罪證。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擿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盡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末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赦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誦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成華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然偶語之人。及其

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醢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無事。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威。則衆謀不進。事是而威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贊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贊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結怨。視屋竊欺。而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盡會。鬱於上聞。而阿諛塞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謀盡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貞。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外域。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狷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惡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不曉。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舉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贊簡札。敘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給。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錢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盡縷不蔽形。糲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米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識之曰。私家無錢糧。平地無銅山。言貴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惟錢是求。農民值豐歲。幾罄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

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賣。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運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涸涸。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上下。大抵乏食。探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如是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榜撻。惟恐不迫。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烏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羣而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南西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陷諸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遑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飲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秦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深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強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方。中國虛耗。盜賊羣起。又喪武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逋者以縛。馬書。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以厲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大夫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寢公卿方士之詭譎。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於心也。故禁奇書。止擅臆。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所口譏。惟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宣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皆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臠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惡蔽。自擇忠諫。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徵。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能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方。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以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歡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密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得以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早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狗彘臣之誦。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遑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

災傷及五分則倚閭。其開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徵也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充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寢增。恐萬一溘先朝露。斯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之。伏願陛下納忠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薦范祖禹狀
元豐七年十二月上

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為。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沈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亦罕遇其比。況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為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祿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衷。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
元豐八年二月上

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敕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茲嘗從事平生所守。不敢忘備。雖遇布衣。未嘗妄語。況於朝廷。豈敢欺罔。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舉錯云為。動多差謬。使之臨繁劇。實所不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後提舉崇福宮。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求。實自愧心。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雖有職業。伏望聖慈俯加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內除授一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終始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開言路劄子
元豐八年三月二十日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歧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慎。斯乃治亂之歧途。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敝。士大夫以儉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故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

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關。出閣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實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如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虛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彈。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賢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為彙言之。不知臣者。以為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為為職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薄。有多有寡。莫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果賢能。雖難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荀彧為不才。雖見喜亦棄之。荀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成卒。亦用之。此所以能當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雖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憐為揚州刺史。太祖以其貪惡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賜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

做符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情服章。故當時得結紫者。以爲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豎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高祖於死。高祖以爲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鵬。揪捕盜官監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爲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爲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今並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
元豐八年四月
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開。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進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崇。與之異者。排斥沈潛。專欲遂其很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摺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務爲奇巧。捨是取非。與害除利。名爲愛民。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除貧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爲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大言而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既竭。狼狽奔潰。築塞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夫數十萬。暴露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稅。徵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謀於進取。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常思報效。雖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衆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爲罪。仍蒙寵擢。與之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欲感寤先帝。知臣爲國不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圖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熙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踊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僞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爲新法不動。臣向何言。自是閉口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觀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阡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冀當之志。

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鬱抑憤懣。自謂終天。自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涕泣。不知所從。願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開疾苦。無不開達。既而開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調遣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歎之聲。如出一口。溢於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當於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開樂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簡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變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答者始得全。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繼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患。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億萬億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執備焉。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廷不以爲意。日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困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盜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桑卵之危。中居剛日。未至豫言凶常爲慮。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桑卵之危。豈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開言路狀
元豐八年
四月上

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疏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踴躍相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儉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聞闕怨。而上下不得。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困。盜賊已繁。宜下詔。不使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言。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實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即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罔弗視。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跌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諫諍。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爲諱。百姓愁苦無聊。願所控告。致怨謫之語。上及先帝。臣嘗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掛懸蛙之意也。召諸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問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矚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維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聞言路之詔。既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使。水部員外郎王壽。乞令依保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置。各罰銀三十斤。臣忽聞之。慨然失關。憤邑無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耳。夫阿意苟容。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己。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陷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壽。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情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偽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聽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宮。學者毋得習以爲業。王壽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古者置諫鼓。設諫鼓。詢於獨。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爲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四海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亦爲越職。何敢言矣。今二臣之罪。既不可追。伏望陛下知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諫諍。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陋。文學政事。皆出於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以此荷知於衆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用於聖世矣。上奉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傷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瘁。恪勤本職。

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

請更張新法劄子 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非修厥德。故夏禮而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歲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反正。混壹區夏。規模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業。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竊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費勞。而無所用之。敕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體範。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覽精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爲而不可哉。取進止。

乞改求諫詔劄子 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言。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關處出曉諭。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入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王之先務。太平之本源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恐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遇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望朝廷之意。以微倖希進。下則街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適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僭。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街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牒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辭門下侍郎第二劄子

是日中使張維翰賜手詔云。賜卿手詔。深體予懷。更不多覓。卿若年雖未高。言當同諸公。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國。宜知悉再宣諭。諸日所奏。乞引對上。取進止。臣任其日已降。指陳除門下。

侍臣切要與商議軍國政事。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解。俟解。施行。並止。不上。

臣伏蒙聖恩。差御藥吳靖方。宣召。臣令受。新除門下侍郎。告身者。聖恩重復。愧愧愈深。臣性質愚魯。學術淺短。徒以素仗忠信。竊慕公直。偶為時俗。被以虛名。誤蒙榮朝。甄獎。承乏侍臣。熙寧初。王安石說導先帝。置三司條例司。始議新法。臣以為財聚則民散。下怨則上危。力會開陳。稱其不可。言語拙訥。不能感悟。尋蒙聖恩。除樞密副使。臣貪慕富貴。無異於人。願以君無虛授。臣無虛受。先帝用臣。必以為有益國家。苟言無足采。臣何敢叨居其位。是以奏上。章奏終辭。不拜。既而請補外郡。又乞散官。兩任留臺。四任崇福。臣區區之心。惟望先帝察其何故。辭貴就賤。一賜召對。訪以新法。於民開果為利害。臣得輸肝瀝膽。極竭以聞。退就鼎鑊。死且不朽。飲食寢寐。不忘此志。曲明難欺。天實知之。不圖先帝奄棄天下。臣聞心泣血。謂積年所懷。生死莫伸。及來奔國喪。伏蒙太皇太后特降中使。宣諭令無惜奏章。臣不意愚誠復有所據發。千載一遇。不勝踴躍。遂首以開言路為請。及其他新法之不便者。略舉數條。今蒙恩差知陳州。又詔令過闕入覲。到城之日。蒙降中使。以開言路語賜示。臣芻蕘之言。違荷采納。且喜且懼。無地自容。然詳讀詔書。中開六事。有所未安。似名為求諫。其實拒諫。恐士民見者。未達聖意。莫敢進言。方欲上殿論列。不意忽奉恩命。俾貳左省。臣以非才。未敢祗受。及以言路不通。新法為患。皆當今切務。遂於今早入一劄子。辭免恩命。并所準備上殿劄子二道。同於通進司投下。未審聖意。以臣前後所言果為何如。若稍有可采。乞特出神斷。力賜施行。則臣可以策勵疲庸。少佐萬一。若皆無可采。則是臣狂愚無識。不知為政。豈可以污高位。尸重任。使朝廷獲曠官之譏。微臣受竊位之責。他日有誤國事。罪不容誅。伏望聖慈。特寢新命。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劄子 元豐八年九月十五日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雖五十。不求仕進。其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八

章奏

進孝經指解劄子 元豐八年十月二日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宣重。顯顯印印。有老成之德。遐邇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楊名於後世。誠為學所宜先也。臣竊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呈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則繕寫為一冊。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轉官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觀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神廟。舉執政官。以故事轉遷。以臣為正議大夫者。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以佑聖躬。濟於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

漸之際。幸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選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閒居在西京。邈凡未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禪廟禮舉。檢舉故事。虛有授受。況臣於登極之初。已蒙恩改官。今曾未踰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恥。天下之人。其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罷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二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觀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選一官。臣閒居西京。非所預聞。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自後未聞降出。至十四日。準開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止因禪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他人。所有新命。伏望聖慈。特賜罷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三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宜不允者。昔英宗皇帝。入承大統。幸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祚之初。聖躬遠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忠竭力。亦不爲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幾。褒賞琦等。各遷一官。臣時爲諫官。猶會上言。以近歲官冗。實濫兩府大臣。陛下即政之初。宜德革斯弊。今自於期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他人之幸進者。恐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能執奏。當是時。英宗皇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顧命。力辭甚苦。況臣既未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來自充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其不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罷罷。取進止。

辭轉官第四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殿前而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己。臣竊以爲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微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雖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臣屏居閭閻。今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肯。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爲陛下抑微幸。情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他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爲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特賜罷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取進止。

辭轉官第五劄子 元豐八年十二月上

臣準開門告示。以臣桑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答。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祇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

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即政之初。褒賞大臣。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禪廟禮舉。臣既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乞早賜罷罷。取進止。

辭放正謝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聞降聖旨。在開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選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竊能自安。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二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今早再有奏。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恐。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爲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稽首拜謝。況進一高位。加之寵名。榮勳指紳。澤流苗裔。豈可即安私室。專養沈疴。不造王庭。坐受主知。不獨爲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遠頒。不出咫尺。稍越弊路。爲聖朝羞。臣雖至愚。盡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特憫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可自安。其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隨乞宮觀表辭位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以病羸。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履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堂室。況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則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坐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聰。乞除宮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止。

辭位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宮觀差遣。特命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陳衍。賜臣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髮從軍。請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安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冀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天恩。銘心鍊骨。願竭愚忠。少報萬分。眷戀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沈疴。歲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肌膚羸瘠。氣力疲乏。腫足解瘡。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廢恥。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特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遣。

這一任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爲法不善者可以爲戒自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訓誠爲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爲亦不可不知也願以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備閱而週知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綴經史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事編次爲圖年爲一行六十行爲一重五重爲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之以名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續編祖宗寶訓了日若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概見庶幾足以資稽古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論賑濟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藝桑麻乃天下衣食之源比於餘民尤宜存恤凡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他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所費少而民實無所濟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觀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米穀直行賑貸仍據鄉村五等人戶逐戶計口出給歷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歷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則先從下戶出給歷頭有餘則并給上戶其不願請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歷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便要在民不致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災傷不流移者保明開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

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開奏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霽澤取進止

辭接續支俸劄子

元祐元年三月上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勸請休給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覲丹晨而陳至誠庶得極竭疲癯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臆斷難寧近病未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計在假不替本職公事已及一百一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當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慨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并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五月三日尚書省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指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至都堂聚議或門下省治事

辭三日至都堂聚議

元祐元年上

臣伏觀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指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至都堂聚議或門下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職庸畢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伊微臣所敢倫擬況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今百三十餘日豈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況臣於病中除左僕射雖兼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家賜以告身亦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而陳至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有力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庶於微軀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二日開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特具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觀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

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開門告示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顧臣光何如人敢與爲比況親屬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勳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惜而天威咫尺恐阻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只候垂憐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聖旨許權乘轎子出入及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并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候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阻身喪元所能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輒當只乞於延和殿引見以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并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并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竊慮閣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入對并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閣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并乞准此取進止中使徐湛封還傳宣聖旨且令入都堂尙書省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所有元上劄子今卻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進呈文字第二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恩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湛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尙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不堪勞苦欲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既參贊治事若不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參贊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已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臣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支吾即乞如今奉聖旨且只入門下尙書省治事候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吾即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閣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司馬溫公文集 卷之八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諷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徒憫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盡愚忠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爲私計豈不顧宴安在家若顧公議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用臣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況以先奉聖旨權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膏近日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舊時稍輕但兩足少力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犯無厭之罪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男康扶掖仍乞傳宣閣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之務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如臣前奏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取進止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伏觀秘書少監劉敞等奏故秘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蒙恩門戶單微子孫并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敕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奉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羣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所以敢等衆共推先以爲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預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敞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取進止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惟爲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劣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舉廢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觀漢魏擢備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偏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蓋字至廣俊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知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知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人皆可舉

拙者爲否。三通以上爲合格。不合格者先次殿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向書。試周禮。試儀禮。試禮記。試春秋。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於進士前列作一項。出極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於號上題所明經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列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學。窮聖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爲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當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爲此說。欲以動搖科場制度。爲己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舊俗。誤惑後生。若以爲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許人於試本經合格日。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古詩。或律詩。或歌行。或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目。試某文。定篇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高者爲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下。各在經數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之矣。至於律令款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統制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曾得解者。不得更應。則收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梅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有州學處。梅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事詳參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時。民開勞費。雖什減六七。然猶在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則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游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費用不足。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縣是邀結黨友。羣行攻劫。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不其闕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

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如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爲優假。使人散慕。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盡皆一縣弓手。以爲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下名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遞一級。若未有闕。且爲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衆功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賊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惜差內安排。若遇有強盜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中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若第一等戶。皆應以一等爲弓手。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陳試。武藝高強者充之。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雖使之爲盜。亦無能爲患。若見充長名弓手。有勇力武藝衰退者。許令外人指名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鄉差弓手相兼。祇聽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充長名弓手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番者。隨縣尉逐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敢凌犯本轄人員者。杖一百。毆者徒一年。雖權管亦同。本轄人員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賊罪杖者。若係管轄權管。即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員。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不以權正。並降充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遞資。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覓察本管地分內。有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爲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地分作過。須在他處。蓋恐衆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縣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中舉。若發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聲報。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羣盜無所忌懼。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誣報。焚燒莊舍。損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阻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賞不得。使之解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賜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

賊州縣。句追住止。竊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般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竊藏家財產。償所支賞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攤。限一月備足。津般赴給。貴州軍補填官。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開撥折兌。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則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編磨。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衆及身。不敢藏匿。景迹之人。被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窮。無所容身。稍冀哀息。取進止。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能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爲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爲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改向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爲要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動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準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訴狀內有虛妄事。罰銅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降。取進止。

所舉孫準有罪自動第二劄子

臣先舉孫準。行義無缺。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甘當同罪。近聞準與妻家爭訟。罰銅六斤。臣奏乞連坐。降伏。蒙聖慈批還云。孫準爲家私小事。罰銅。安有連坐。伏緣臣舉狀稱準行義無缺。今準聞門不睦。妻妾交爭。是行義有缺。於臣爲實舉非其人。臣不敢逃刑。況臣近奏十科。或有不如所舉。其舉主從實舉非其人。律科罪。雖見爲執政。朝廷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臣備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齊衆。乞如臣所奏。從實舉非其人。施行所責。準屬羣臣。審慎所舉。取進止。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彦博年齡位望。皆遠隆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爲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彦博入朝。與之同班。不入朝。即別爲一班。依羣臣例常起居。況臣自

揣。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爲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取進止。

辭大禮使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奉敕。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脚膝無力。拜起艱難。至今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慶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皇帝降拜。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取進止。

論監司守資格任舉主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見御史韓川上言。諸路監司。不當拘限資格。專任舉主。當令宰相自加選擇。竊緣常調之人。不可不爲之立資格。以抑躁進。塞倖門。若果有賢才。朝廷自當不次遷擢。豈拘此制。凡年高資深之人。雖未必盡賢。然衆任親民。歷事頗多。知在下難。比於元不歷親民。便任監司者。必小勝矣。朝廷執政。止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采訪毀譽。則愛憎毀譽。情偽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諸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慎擇。不敢妄舉矣。至如楚濟等。雖無聲名。安知其無實用。俟其到官。無狀廢職。并舉主坐之。亦未爲晚。取進止。

薦王大臨劄子

元祐元年八月八日上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雖嘗有詔敦遣。固辭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置之學官。爲士類矜式。取進止。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竊以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亡身殉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近見故城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建儲貳子。中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取進止。

進呈上官均奏乞尙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尙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白劄子

元祐元年上

今欲應尙書省事。倘有條例。事體不至大者。並委六曹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改條例。或應臨時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即中樞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指揮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六曹判斷不當。

及住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究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無故住滯。其本官官吏即行按勘。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便。事務辦集。

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元祐元年上。

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內。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竝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未嘗一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官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寬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爲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舉薦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衆所共愛。非。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三曰明敏。謂深察情理。纖微畢舉。非。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廉潔不立。而取人謂者。內私外公。實優作直者。

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三曰昏惰。謂不曉物情。四曰貪縱。謂受賄無厭。凡監司州縣於所部之內。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內。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效。則漸加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內官吏。若有苛酷狡佞昏惰貪縱者。縣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奏。續更體量的確事跡。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事彰露。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察。但不盡失覺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候勅勅見實。自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申州。不得擅勅命官。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九

書啓

謝檢討啓

仰戴龍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並。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珠赤。乃之寶。圖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賈穿前載。浹洽舊聞。稽古倬倚相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不積。蔽天壤而亡窮。後又隱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墮曠。如光者。行能編淺器質迂疏。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開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客丁苦由。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錄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親榮階。俄承乏於警宗。遂參華於天祿。慶霽清晏。蓬渚遠嚴。縑素初盈。率多未見。英豪盈集。叨與並游。顧瑣陋之無容。每怔忡。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姆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勳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衆治之辰。方詠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虛才。靖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

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勉勞從事。恪慎處躬。冀少答於生成。庶無慚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說。道亦鬱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魯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尚儒素。故自免去機樞。初知語言。父兄持指。授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游聖人之藩籬。譬六藝之糟粕。遂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始獲於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禍。服喪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泊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窮爲荆榛。私心恨然。每用歎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補錢鍾。誅治荒穢。庶幾免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腐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闥。蹈紫臺。修去蓬蒿。頗煩楷漢。榮耀過分。不塞而渠。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勸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衰章之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救。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參政啓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於近世。益以衰薄。甚者且爲好言。暮而反之。況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姓名。離其游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卵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賈性愚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時昔。嘗託僚案。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壹。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書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爾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讓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煥耀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懷懼自守。謂其寡過。每賜戒飾。多諭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額。常懼不能堪副。以冀知言。暨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聞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屬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疏。果寡嚙鄙。方自踧踖。以須縫紉。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領煩禁。隨依光紫雲。校讎羣書。參奉游豫。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教。篤不遺故舊。穢糝小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汗音。文館。養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輸者日淳。淳者日敦。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躬潔訓辭。進益所長。致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爲。

上宋侍讀啓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焉於燕者。爲其皆不能及腹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買玉於趙者。爲其皆不能及楨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能與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浴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華之下者。是以鐘石管絃之音。歌舞其德。於今未衰。雖者德以己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睚眦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懷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闥。四表仰瞻。而嚮集。羣士希光而景附。所被溫於春陽。暖乎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疏文陋。萃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絀。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猶獻焉於燕。買玉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攬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爲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贊。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贊者。是敢不自隱其嚙鄙。綴錄舊所爲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乘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明然置之而歎。嗟士之讀書者。豈專爲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顯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於宰相。下以貽之令長。求資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察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爲布衣。已能拳拳念民若此。況得位耶。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剗剗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要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疎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具州事宜啓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疏賤之人。狂想之議。干與其間。罪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大恥也。光雖不才。獨忍爲大恥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辜不敢愛也。竊聞具州軍士。思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慙妄爲。紛無所不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機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濡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同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科賊自知舉惡無狀。

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能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驍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其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敕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甄環其邪。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者。倡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翻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罪。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爲惡者。必誣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徇於城下。使足散慕。以焜耀其餘。被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繳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賈其脅從之事。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即日殲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賞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況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絕。焄焄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照燭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舉寢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黨暮黨。衆志已固。然後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破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胸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辜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職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悚於茲未忘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楮中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羣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

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絕於人。光是不敢私贊於左。右而賀於朝廷。賀於衆庶。知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胥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贊啓以造於僚友之門。問問焉。興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歎。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赫赫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闕臨其蓬蓽。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沈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游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晏。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掄。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掄。出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敦。況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傾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掄。而出於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疏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默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雖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蜚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卽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闕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閭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密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且景仁以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藁，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默，默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

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官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子之資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側復熱。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清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游最久。竊觀士大夫間。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學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唐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實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況於語先賢之道。載賢令之功。鑄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危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茂之業。而實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蓋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醇豐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舉執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乃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思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宣。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竊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瑱。清水易汙。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竊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人不爲之感。默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噉然暴於天下。已

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歎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洗^{一作}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肯獵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比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嘗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愛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議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瑱。清水易汙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汙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瑱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說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行者之金隄。行在朝夕。恩惠不能盡所懷。

答陳秘校充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秘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實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憊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勸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己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己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大或小。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疑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

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途中領所賜書。以道遠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欲方張。不可嚮通。以光區區。譬如鵲巢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囑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並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敵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逕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賜之斧鉞。中則流竄蠻海。或重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衆知己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濕泥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諸公。雖然以爲憂獄元無收登。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章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榮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憲默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收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諸君。今諸君俱被誣責。而光獨得無咎。是實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則投箸輟餐。夜則擊席歎咤。終身懷愧。不可漸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慚作。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郵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概。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觀樓也。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賜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終於感。愧。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相謂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惻惻。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拳拳不忘。忠誼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拔擢。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驅拊。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

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儻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論。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再拜。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開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適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論。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案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其所謂學步邯鄲。割句而歸者也。雖者年二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結駘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中外。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雖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職。欲使光退而蹈之。豈能不懷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雖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句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且欲詣閣門受教。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況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閒。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章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追遑。心如游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而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陳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愛人之憂。樂

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始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禮教，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嚴然爲部緝之人，備足於庸俗之間，不爲維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游於京師，負其千鈞之重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竊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洪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誦而心服。譬如繁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轡，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且曰：「以需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界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待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蠶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猶積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糶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所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光得待足下，纔過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有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貴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顧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食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遽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嘗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之能，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關左右之貨急，相載而往，垂憂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宜。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

書啓

答周同年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隨目所未嘗睹，如登崑丘，閱衆寶，顧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賜至大，宜即時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同年賜書，適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唇，以爲腹誅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鋤草茅然。當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邪。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惟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猾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羣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廢碎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廢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宜。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戶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秘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爲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揚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遠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尙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守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鑒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尙奚足慕。光方歎服企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愚者與介甫。雖編朝廷事。數相遠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不至問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開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恭備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誣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

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通貲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低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懷臂袖視。銜鬬爭進。各圖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從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課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備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詔諫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詔諫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蒍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蒍子懼。辭八人皆去。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孤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問周舍之謬謬。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遠覆而得中。猶棄弊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盡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頤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顯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潤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潤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傍復於何開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

餘職兀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偶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然如怒。或詬訾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游。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乾乾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自願乘駟。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天下上施。上不酌民言。則天下不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遠衆。而能有濟者也。使時賢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諸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謙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悍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模棱。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還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詳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勸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惟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雖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

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也。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釋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備未賜榮。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詔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詔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雖難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安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痠。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懷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訾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 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蒙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洶洶。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雖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法。以腹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願無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嘆嘆。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為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願以此獨為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開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度。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為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竊庚曰。今我民。用薄析離居。又曰。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

忍脅以威利。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光惶恐再拜。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歎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議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雖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誓曰。異日儘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閒。以受一言之教。使儼然路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己。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赫顯。照人者。衆矣。光曾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其其所爲文。以爲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爲根柢。言爲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以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苦白疲經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填坎。過關門。上逆旅。蠶未及燃。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爲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迹。汗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謂之不替祿位而爲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展進。以煩尊命。非爲輒自疏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慶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州股肱大郡。屬煩執事。暫鎮治之。光然後敢復敘昔日之知。而求舉其慙愚之志。夫肝膈之所崇聚。而欲抒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爲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爲文也。竊錄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感德永永。爲執事樂善門下之士矣。不宣。光惶恐再拜。

答陳城郭大丞啓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惟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爲三丞。新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饋贖爲賜。辭甚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堪哉。是以日夜鞠躬。足。繼爲苦。布之左右。乞停此議。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雖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適者章城張祿丞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焉。章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始言歎。新請嘖嘖。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沾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在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率從副例。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復踴躍。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遇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思慮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疏懈也。竊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嚮。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戴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遊地必稍愈。燭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閒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聽朝中士大夫。百人所共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皆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他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夷白秘書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秘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雋。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遠別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書。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過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勉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軼轅。以學之不講爲深憂。光也聞諸密子。賤曰。始爾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畏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爲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秘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論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俾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檢揚盛美。取信於人。況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道。誠不敢以此爲賦。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難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舍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註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有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難舉而猝問之。則對無滯。淺深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附珠和璧。委於道途。愚者猶知拾而寶之。況賢守倅哉。時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于淵。孔子曰。不忠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己。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

公卿功業恒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宜光白

答張砥先生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寄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歎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已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衆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宜光白

答陳監簿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至也小人所爲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鄉蒙朝廷恩加收采應污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餘兩之補俄又擢置樞密雖如有人舉萬金之重加稱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爲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尚廣以一官賜之厚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閑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疑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他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辜是敢輒自陳敘洩憤懣明庶幾諒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孝基書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光再拜昨昨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爲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爲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重以神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爲寒燠雨暘在國爲禮樂賞刑在心爲剛柔緩急在身爲飢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爲災是故過寒則爲春霜夏暘過燠則爲秋華冬雷過雨則爲霖潦過暘則爲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實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飢甚則氣虛渴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沈滯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臨府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偏身生瘡疥手足時癢癢疑有風邪尙欲以烏頭治之光雖

略曾以所見聞又恐待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荀慈乳腐麵豆豉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沉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夫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則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他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而瘧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脈則爲癰癤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歎歎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熱雖得見尙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書言幸希裁察不宜光再拜

與吳丞相光書

熙寧十年四月作

光啓光慈憲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底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醫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之久今日特蒙簡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願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疏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惟忠信之言庶幾仰瞻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已之心知相公必不輕聽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洶洶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於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貧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拮据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諸處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若今日必謂之火已燃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扈尾羽徹口瘡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靈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蠶蠶有弄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綬瞻轍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

苟不能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欲適鄰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察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察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察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惟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衆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謬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昏盲，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尙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鄒魯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貧賤區區，不覺辭多，光皇恐再拜。

答蔣中舍深之書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爲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之禮也。爲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師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敘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與王樂道書

元豐三年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風聲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姑自保養，勿爲過慮。凡人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即以極熱極寒疏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扶脾胃氣可也。只飲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溫，作薄糜如藥，強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肺，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藥，盡萬事勿以經懷，沈聽內視，藏心於淵，恬淡逍遙，歸於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而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病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爲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廩相知，爲日固久，近蒙賜書，并簡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先相國國才茂勳，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爲兒未識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教，譬如蓬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僛僛無游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廣校正先集，欲刻板章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廩，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廣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爲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讓之美，顧小人不收受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聞藏先集，以貽子孫，俾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慄，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閒巷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間閭之人，遂相與驚怪，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踴躍發憤，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體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他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實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尙以莖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綽綽，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喻，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邪。光胸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舉動黜陟，皆決於掌握，爲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用舍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麒麟之皮，蒙豺貍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案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懶惰，雖日夕接武，猶隔閭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觀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過庸人時或安發以取恨，況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乘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懶慢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跎則入彼朋矣。願慎慎慎，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論，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天，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議倖輒輟，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展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叔朝議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不逮人，輒擬廉讓，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汙衣，潛逃漏網，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爲己有也。屬者朝廷誤聽輿論，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僥倖就職，每內慙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駕馬，聞駭驟嘶，不自量度，踴躍隨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博舉四海，雖市廛賦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爲朝大夫，任爲部刺史，於朝政關失，民閒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即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閱及張子厚書，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者，禮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諡，自蘇黃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諡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隱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三省咨目

光比日奉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剝削貧民，使不聊生，又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閒忌屑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其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救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猶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協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時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

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致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爲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備見未？若如此可行，則蓋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格爲難，既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墮壞，始爲有益也。早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爲之備，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源，國家不可不先存卹也。欲加存卹，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贖，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蠶蠶，散米煮粥，徒聚爲餓殍，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轉輸，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歷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領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卸一切住支，卻今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已獲未聞實惠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擾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某人能擒之者，賞以班行，今既擒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嘗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殉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答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奏國文字，事詳爲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慶前宣諭，上封事與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光有看詳封事歷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閒，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數奏，量加褒獎，以成聖志。

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開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刪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爲百官公卿表云。

顏太初雜文序

寶元二年作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耶？執簡伏冊，呻吟不息，謂之儒耶？又況點墨濡翰，綴制綺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融、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淳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誦誼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尤，先王之道猶猶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竟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嘗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遂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詔用爲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學官，詔即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爲人，實寬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卒於離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者，無殿負例爲令錄，雖愚懦魯拙無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年四十餘，噫，天與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犬吠所怪，榮榮一作榮榮者必見鋤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乘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賤而天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辭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爵傳矣。由是言之，爲益豈不厚哉。

呂獻可章奏集序

顯寧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作

歐陽觀文有言，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與宰相相等，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論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失職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策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然士之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一

序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幾至衆，雖聖人不能備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雖然大備，降及秦漢，迄於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勳舊，故必折誠執符，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寢亂，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材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並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註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服卒伍，暮擁節旄，夕解提衣，旦紆公衮者矣。流及五代，等第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益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

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爲臺諫官。前後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重傷大臣意。不得已而黜之。其直聲赫然振動天下。自餘百官之怨違。政事之闕失。苟與之同時。無強弱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獻可者。於其職。可謂無所愧負矣。古之人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光於獻可。忝備僚友。獻可生平造膝之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既沒。其子曰庚等。按求章奏遺藁。得二百餘篇。光請而序之。俾後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沒。其心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始終無缺。而官止於諫議大夫。年止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極將相。壽及胡考。從愚者視之。則可爲憤邑。從賢者視之。以此況彼。所得所失。孰爲多少耶。後之人得是書者。宜寶蓄之。當官事君。苟能效其一二。斯爲偉人矣。

并州學規後序

嘉祐二年

天下所以化。在於學。百官所以治。在於法。然則學爲化原。法爲治本。茲二者。又可忽歟。前韓公。既徙學而廣之。又取法於太學。及河南。大名。京兆府。蘇州。除苛補漏。以爲新規。今牧廬公。懼學者浸久而寢忘之也。適命刻著於石。嗚呼。是規也存。雖屋不加多。食不加豐。生徒不加衆。猶爲學興也。是規也亡。雖列屋萬區。模稜如陵。生徒如雲。猶爲學廢也。後之人司是學者。可不慎與。

張共字大成序

嘉祐元年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功於共。專則隘。隘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服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之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枯。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曠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修。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湖東。光辱與張君爲同郡人。習其爲人固久。竊以爲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必附名而爲義焉。光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充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諸兄子字序

皇祐二年

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字。皇祐二年告歸。過家。徧爲之字。皆附其名以寓訓焉。京字元宗。京大也。孟子曰。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爾如大其德乎。然後宗有所允矣。亮字信之。孔子稱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信者行之本也。稟字從之。從順也。君子在家則稟於親。出則稟於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倫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況其遇者乎。良字希祖。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君子修德以爲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於道。愚者富於財。爾其勉於智乎。齊字居德。齊中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居德以中。奚適而不利哉。方字思之。方道也。孔子

曰。道不遠人。苟思之精。行之勤。則道何遠之有哉。爽字成德。爽明也。明敏辯智。天之才也。中和正直。人之德也。天與之才。必資人德以成之。與其才勝德。不若德勝才。故願爾勉於德而已矣。袁字補之。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異日爾仕於朝。當以仲山甫爲法乎。章字晦之。君子之道。開然而日章。然則欲道之章者。其惟晦乎。爽字義美。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奕世之美。將待爾而襲之。可不勉與。爾字承之。爾於昆弟中爲最幼。承祖之美者。捨爾尙誰任哉。嗚呼。朝夕不離於口耳者。名字而已。爾曹苟能言其名。求其義。則其字念其道。庶幾吾宗其猶不爲人後乎。

序贈禮

元豐六年十一月一日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事。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尙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家各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於人。熙寧初。爲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有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榮者。其兄嗜酒。仰文榮爲生。兄或時酣飲。文榮怒曰。吾兄未嘗飲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嘗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亭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他人助之珠玉曰舍。車馬曰贈。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雖也。鄉人不知有贈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聞皆去僻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論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榮。蘇慶文。臺亭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元豐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涑水迂叟序。

送同年郎景微歸會稽榮親序

進士比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爲比。迨至版圖給役之徒。皆知以爲美尙。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煥耀於物。如謂天下莫己若也。亦何惑哉。賢者居世。會當蹈仁履義。以德自顯。區區外名。豈足恃邪。郎景微與余周旋甚悉。余備知之。其爲人剛不可校。柔不可犯。和易以爲樂。節正以爲禮。由七品官舉進士。一上中選。可謂美矣。然未嘗有假塞之容。自滿之意。或末識者。卒然遇之。尙不知其爲舉人。又焉知其有科級邪。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乎。家君與尊諫議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

余又與景微以蔭籍同官。偕舉進士。遂名於天府。覆試於南廟。以至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世親。如我比者。固不疏矣。今將汎舟南下。拜親於越。謂余必以文序別。余誠荒陋。非不知辭。願以非余無能紀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季夏。司馬光序。

送李揆之序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處也。近世多爲之序。序者。其亦贈與處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相欺譽。曾無一言以爲規。是豈昔人贈與處之道哉。愚以爲朋友之道。譽其善。規其過。專譽而不規。路入而聚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光於揆之。非直同官而已。實朋友也。於其行。又可無言以贈之。揆之名相子孫。聰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擇矣。然爲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誠欲就其全也。夫入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值。亦猶至聖之不世出也。故短長難者。聖世比肩是也。是以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惡。求其工。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業榮焉。然則垢面而隨。亦作也。操來而膏肓者。尙未可輕辱而易視也。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堯禹以爲難。則凡人安得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識。又詎知操來者不爲阿衡。而膏肓者不爲傅說。若之何其可以心目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慘忠。常於至微。著而捷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臣。以成驕奢之禍。以智伯之強。人莫之害。失一言於驕倨之際。其禍章章如此。況無其勢。取侮易矣。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足下行矣。慎之。智或召災。彼或買禍。愚不可忽。謫不可悔。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勉之哉。時思謫言。光之贈。盡此而已。未知足下復何以處我也。慶曆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送李儀序

年作

寶元中。光從事在蘇。子儀僑居州下。始得從之游。竊嘗與僕友。曰。人之格於才者。或偏於行。要於行者。或數於才。要之不能得。若子儀者。才如是。行如是。他日吾屬其敢望乎。聞二年。子儀升進士第。名聲暴灼於華紳間。光聞之。喜曰。所期果不負矣。又五年。光與子儀俱官太學。日夕相從。講道甚樂。不幸子儀遭先府君憂。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雖不得亟見。然慕重其爲人。常若在旁也。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鎮許昌。士大夫願從後車以自效於幕下者。甚衆。公無所取。獨與子儀俱。夫以文公之明且公。而子儀獨應其選。其不輕而重可知矣。論者猶謂子儀不當舍中都。游外方。夫玉。巨用之則爲璧。爲圭。細用之則爲環。爲玦。玉能明潔潤澤而已矣。璧與圭。環與玦。惟工者之所爲。玉豈能自制哉。行矣子儀。君子之道。猶玉也。亦烏適而不見貴乎。

送孟嗣辛宜君序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曰。心知而已矣。故他可能也。心智之數明強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爲夏縣尉。封城之內。山澤之夷險。道途之遠邇。邑舊之疏密。無不歷歷詳其名數。吏卒數百人。民隴萬室。

性行之善惡。家貨之豐約。居處之里。困倉之數。皆能條例而詮次之。凡人居官。其歲不能悉吏卒之名氏。而仲習大小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敏明而強識矣。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令。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職也。而以資秩久次爲之。甚無謂。乃詔一千石舉明達政事者。充其官。仲習以是得宜君令。夫爲政者。思於不知民之情。下之得失。上蔽下壅。故實糾紛而不知。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邑之政。是猶激疾風以振鴻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何足言者。異日居相府。立柱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答如響。盡地成圖。亦誰得居其右哉。戊寅歲。僕與仲習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髮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游。睹其強識。未嘗不咨嗟服。故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送丁浦江序

始僕爲兒時。家於壽之安豐。浦江以年少氣傲。誦書屬文。聞於縣中。家之父兄。皆祝僕曰。他日得如丁君足矣。及壯。侍親之吳。浦江爲掾於潤州。州人稱曰。丁君爲治。精敏肅給。凡州之僚吏。無與比者。僕乃知丁君非徒以文自高。又能以政自力。信乎其才之周也。爾其去此而升美仕。若巨河之決。駿馬之逸。沛然莫之能禦也。聞九年。復相遇於京師。則猶服故時舊衫。守金門。求一官。僕。然久之。乃得娶之。浦江同時輩流。及後來者。仕宦率居其右。僕然後喟然歎曰。才乎才乎。信不足恃者邪。抑又聞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浦江近是乎。況浦江齒尚壯。志尙銳。以斯之才。而濟之以無倦。則德業之涯。未易前知也。於其行。聊序以勸之。

送胡完夫序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考其書中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無爲。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耶。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乃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爲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置以爲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漢發議。乃大舜之樂也。晉陵胡完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廷。第其名未嘗在二三人之後。則完夫之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光不佞尸其事。得親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適能發明聖人之淵源。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既中於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完夫能顯其道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則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適與纘如是。豈不偉歟。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完夫勉之而已矣。

送通山令郝戴序

通山郝明府。年四十餘。父嘗舉進士。老而無成。以其志之不獲也。雖子登進士第。仕至長史。終歎歎不自足。明府亦以親之不怡也。不以仕爲榮。乃詣闕上書。請致仕而爲其親。勾一官。朝廷雖嘉其意。以無故事。不之許。明府將之官。戚戚若受誦者。且曰。通山道險遠。吾親必不肯行。將留妻子侍吾親。而單車之官。至

則復請期於成吾志焉。明府於光母黨也。光聞其言。瞿然曰。昔聞古人之仕以爲親。非爲身也。若明府之仕。其真無意於身者邪。如光者。祿既不及於親。而又無補於君。役役然耗廩食以飽妻子。久留而不能去。得不爲君子之罪人邪。嗚呼。明府誠可頌而禍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陳水司馬光序。

送李公明序

東之李相進之子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明。得謝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既歸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朝。消愼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他臣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又特置錢於資善堂。惟講讀之官及起居者。凡七人得與焉。比終宴。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爲詩。凡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前世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疏。當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舊。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爲丞相子。長爲臺閣顯官。迄今老而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爲九卿牧守。而性皆孝謹。洛陽佳園宅。此數者。又二疏所不能備也。然則公明福祿完備。顯榮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光嘗侍坐從容。問曰。近年雖七十而康寧如是。獨不可強爲天子少留邪。公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闕。與疾而歸。是不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光忻然服其言。益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爲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也。資善之會。尤以新去經席。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復設祖道。供張於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焉。其恨恨可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爲別。從表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陳水司馬光序。

祭文

諸廟祈雪文

竊以雪霜不時。神實職之。福室流亡。史當坐之。今者自秋徂冬。天澤未決。楚麥既寡。又將枯槁。意者吏不職歟。民無告歟。胡爲困苦使至此極也。惟神哀民之窮。寬吏之辜。使雪以時降。而麥猶有收。敢不牲酒鼓舞。以承神休。尙鑒。

祭黃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告於黃石公之神。惟公夏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贊人傑。光啓漢家。廟食於今。千有餘祀。惟是鄴土。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將枯。舊廩既罄。新場無望。老耆遑遑。濱於溝壑。上聖夙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愧失圖。惟神導天之和。寬上之慮。救民之死。赦吏之罪。使膏澤下濟。土脈墳興。回枯爲榮。凶成除。敢不祗率所部。遠邇之民。以承事神。永永無斁。尙鑒。

諸廟祈雨文

聞有旱暵。病於稼穡。得請於神。祝之甘澤。來麴以登。民以粒食。荷神之休。永久無極。今茲禾黍尙穡。茲麥未熟。土壤已槁。膏潤無繼。川澤將涸。螟蟻方熾。婦子遑遑。憂猶未艾。神宜監民之窮。憫物之珍。沃澤嘉生。導迎和氣。庶幾豐穰。克終大惠。敢不鼓舞。以承神事。尙鑒。

諸廟謝雨文

閒以早暵。有禱於神。神享其衷。錫以嘉雨。雖高下未決。遠邇未均。田畝小濡。民意差緩。蒙神之惠。不敢寧居。選牲潔酒。願伸報賽。惟神嗣降豐澤。克終順德。尙鑒。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二

賦

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游。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闕。夏大屋長檐。蟬聯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冠素服。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發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非。榮譽樵株。爲之薪薪。登毀理美。化爲瓊瑰。譬若蘭芷蕭艾。布覆於雲夢之洲。鴻鵠鸞鶴。鼓舞於潞澤。別名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游。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四海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關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貴。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城郭亂。玉魚日開。珠泥沙漲者。其泉源竭。稷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網而失魚。行者多歧而喪塗。今是非一鑒。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緜孤。何以齊隆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擯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

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修烈，誰敢放疏，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燬其腐，使臣假樂，而餐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為從茲發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五言古詩

贈邵興宗

窮達有常分，得喪難豫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軒裳彼自榮，舉俗同崩奔。鑄鍊校重輕，冰火殊涼溫。君子固無愧，立身明本根。度矩苟不愆，黷辱徒喧喧。有如清濟流，橫貫長河渾。景公馬千駟，南面雄東藩。陶奇劉舍徒，位為丞相尊。當代非不顯，磨滅何足論。顏回在陋巷，藜藿甘盤餐。原憲結敝衣，蓬蒿塞其門。當時豈不窮，至今榮名存。況君齒方壯，德業素所敦。安知揚翅歸，不作凌雲翻。要之白首期，壯烈施元元。為若盡善策，濯濯清前軒。長舒四五榻，客來輒開樽。不愁喜同人，稍醒必煩冤。拒之亦無他，體中常昏昏。邵興宗南園草堂不窮僕過而愛之為詩以贈

君家在何許，遠與南城鄰。車馬不甚繁，門前無俗塵。有園廢組治，繞舍皆荆榛。入夏益滋蔓，翠蓋參差沒。人豈無舊桃李，蘇雜與之均。謂言彼草木，於我奚疏親。於閒置取舍，豈得完天真。不若任自然，同受雨露仁。物性且不違，人心何繇繇。閉戶不迎客，箕踞無冠巾。苟忘軒冕心，何異巢居民。

送崔尉封之官巢縣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巢湖映微寒，照眼正清泚。低昂覺荷英，明滅繁霞葦。銀花鱗肥魚，玉粒炊香米。居人自豐樂，不與他鄉比。況得良吏來，倍復蒙嘉祉。君為太學生，氣格已英偉。登科如拾遺，舉步音思起也。千里每嫌位尚微，觀政此為始。食公久場屋，上國因泥滓。豈不重相離，念子勉為理。當令佳譽新，籍籍滿人耳。高堂雖在遠，聞之足為喜。何必差三牲，然後稱甘旨。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太常致齋韓廷評維見過關人不時內轉去乃知為詩謝之

端居太常署，寒日淡孤清。取酒呼諸友，談笑方縱橫。韓君士林秀，四海依高名。家襲鍾鼎貴，身無簪紱榮。逍遙風塵外，萬物秋毫輕。未嘗妄過人，所遇以為榮。如何枉玉趾，及門失相迎。主人豈傲客，事有迷誤并。追延既不及，相視徒嗟驚。咸風屬修梧，不下還孤征。景星啟呈彩，旋有流雲生。靈物固難覩，俗眼真不明。投謝有何物，珉石從雙瓊。

送守哲歸廬山

哲公金陵來，神韻自孤秀。京華三十春，高節愈幽茂。炬赫公卿門，道路日奔走。自非趣尚合，一息不相就。慷慨賢豪士，波溢千金富。蔬飯苟有餘，秋毫未嘗受。臨音思也。不可變，堅白如瓊瑤。居然尚愁寂，終厭

塵土矣。忽思香鑪煙，香蔚冠孤岫。振衣尋昔游，煙靄宛如舊。結木藤蘿長，攢音思也。石松根遶。瀑泉響夜壑。乳管添春寶。茅茨蔭方丈，宴坐度清晝。几席兩奇花，階除馴狂獸。方知物外樂，回視人寰陋。慎勿驚聲光，恐迷將輻湊。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為之求詩於朝之士大夫以紀之

大夫以紀之

靈珠蟠泥沙，積水不能掩。賢人膏美德，豈必自標檢。陳生世同財，百口共豐儉。遠居嶺海間，天質非陶染。邦人慕其行，闢辨日衰減。祥木并殊柯，童童植軒檻。或欲揭其門，令人識儀範。愚公私不然，外獎由內歎。已能孝悌著，默致神靈感。何必賜牛酒，然後明褒貶。況茲詩詠末，瑣瑣事鉛槧。才薄不敢辭，適能為汗點。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萬物壯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無華顛。所悲道業寡，汨沒無他賢。深懼歲月頽，宿心空棄捐。視此足自儆，拔之適達天。留為鑑中銘，晨夕思乾乾。

夜坐

春陽氣未勝，重為陰所乘。淅淅積雨闌，淅淅餘寒增。流雲鬱不開，烈風尚憑陵。夜闌閉戶牖，青釭生昏燈。傳僕悉已眠，嘗几久欲凭。涉獵閱舊聞，暫使心魂澄。有如行役歸，丘園悅重登。又如遠別離，邂逅逢友朋。嗟嗟宦游子，何異魚入罾。奪其性所樂，強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勞，苦被外物縈。坐愁清旦出，文墨來相仍。吏徒分四集，僕僕如秋蠅。煩中劇沸鼎，入骨真可憎。安得插六翮，適意高飛騰。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窮秋直省舍，大雨吁可畏。九河翻層空，入夜愈恣睢。置牀東壁根，時有淅淅聲。颼颼勢將摧，惶惶不成寐。中宵抱衾立，呼燭久方至。徒之近西偏，綢帳不能備。飛蟲胡不仁，忍此加吟噬。避煩只深窺，悵悵面蒙被。須臾漏轉側，枕席亦驚瀆。雖起欲何之，室中無燥地。展轉遂達旦，耿耿負憂悸。因思閭井民，餬口仰執技。束手已連旬，妻兒日憔悴。囊錢與益米，薪木同時匱。敗衣不足準，搏手坐相視。予今幸已多，敢不自知愧。無謀忝肉食，念爾但增歎。音思也。作嘲謔語也。

獨樂園詠

讀書堂

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釣魚庵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庭豈非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奇嘒子，斗祿窮百態。

採藥園

吾愛韓伯休，採藥賣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價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復知姓字。驚逃入窮山，深畏民爲累。

和蘇之美二貧詩

君子尚仁義，實用爲身資。其人苟不賢，富饒亦胡爲。所以回憲徒，不厭糠與藜。當時萬金產，令名傳者誰。之美初解褐，爲吏長河涘。月得數斗祿，僅足供饑饉。謂言家無寶，不必修藩離。藁衣不自暖，乃爲偷兒窺。穿墻入其室，採取無纖遺。從事情之帶，同列乞其衣。日高服未具，不敢論門畿。蕭條四壁寒，獨立空自嗤。援毫引幅紙，書作二貧詩。上言運命遇，溫飢無時期。下嗟職事勞，舊學日以墮。乃知賢者心，不獨憂寒餓。藁以雖益多，志業終無衰。我實甚貧者，視君猶白圭。行年三十餘，碌碌無他奇。此身太學官，旦夕惟磨礱。讀君二貧作，我事借君詞。君誠士林秀，不免青衫卑。滿腹豈無才，抱蓄未有施。不用固爲小，用之活蒸黎。如君有此富，豈必藏珠璣。財貧非道貧，已矣何嗟咨。

和之夷難澤官舍詩

西齋

明府學既優，所聞今得施。四境已澄清，還以書自怡。西齋幾黃卷，治原俱在茲。

題廳壁

百里有民社，古爲子男國。苟有愛物心，穉老皆蒙德。爲身不爲人，鄙哉陶彭澤。

縣樓

孤樓雖不高，足以瞰四遠。俯仰隔頭顱，田夫桑蔭飯。敢吏省追胥，勿令農事晚。

柳

驛道苦車馬，田廬悲斧斤。誰裁官舍前，老朽完天真。所願明府心，庇樹如此人。

向城路

村路煙欲暝，行人殊未稀。借問往來者，營營皆有爲。乃知市朝客，趨務良可悲。

超然臺詩寄子瞻學士

使君仁知心，濟以忠義膽。嬰兒手自撫，猛虎豈可慢。出牧爲鹽黃，廷議乃陵黠。萬鍾何所加，甌石何所減。用此始優游，當官免阿諂。瘴時守高密，民安吏手斂。乘閒爲小亭，節物得周覽。容膝常有餘，縱目皆不掩。山川遠布張，花卉近纖點。筵賓設核旅，燕居兵衛儼。比之在陋巷，爲樂亦何歉。可笑夸者愚，中天猶慘慘。

今古路行

出門道路多，縱橫不我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曾行客。徐徐逢路人，咨問青松側。客曰君何往，答曰游京國。客乃指要路，而言行有益。古路雖大道，不知今路直。但行今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別我去，獨自踟躕立。爲見今古路，無乃須差忒。今路足輪蹄，古路饒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背古人迹。擬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又擬不出門，奈有飢寒逼。哀哀於此情，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嫌，路須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厥失。勉哉自勉哉，前古難知識。不復見楊朱，萬古凝愁魄。

七言古詩

示道人

天覆地載如洪爐，萬物死生同一塗。其中松柏與龜鶴，得年稍久終摧枯。借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童顏。

五言律詩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蘇軾

樸學居人後，清塗奉衆先。孤因無用棄，木爲不才全。比得林泉趣，仍依邑里賢。自慙頭半白，方解賦歸田。逍遙呈欽之堯夫

戲呈堯夫

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似舊，萬物互爭新。軒冕榮何在，簞瓢樂最真。衆人俱我笑，我亦笑其人。近來朝野客，無坐不談禪。願我何爲者，蓬人獨慘然。羨君詩既好，說佛衆誰先。只恐前身是，東都白樂天。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酸堯夫

宮闈虛室白，粟飽太倉紅。朝夕埽三徑，往來從二公。乘葭徒倚玉，燕雀豈知鴻。相過輒同醉，惟愁尊酒空。

和堯夫見寄

仁政如慈父，滯人得所依。教條前後接，風迹古今稀。試郡纔書最，還朝必奮飛。西臺舊班列，猶望繡衣歸。送人爲閩宰

萬里東甌外，溪山秀出羣。鄉人皆嗜學，太守復工文。政用慈良化，居無驕訴紛。誰云遠京國，佳政日相聞。

送蘇屯田

蘇軾

佳郡望都城，相聞聲振。賓朋親執別，耆舊已前迎。綵服當年戲，驪駒此日榮。茲歌應盡在，琴調不須更。

七言律詩

和趙子與龍州吏隱堂

四望遙遙萬壑山，微通雲棧落塵寰。誰知吏道自可隱，未必仙家有此閒。酒熟何人能共醉，詩成無事復相關。浮生適意即爲樂，安用腰金鼎鼎閒。

和滿公真率會詩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繼主人。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世閒榮利無窮物，奔走勞勞何所之。仕宦爲郎非不達，功名有命待無時。案中雖乏千金直，膝下常攜兩

經兒細校人生能此少好從閭里樂期頤

五言排律

亭杞下第作詩示之

清白君家舊文章時態新何妨偶蹉跌未必遂沈淪莫歎科名晚惟憂道誼貧進修專在己得失盡由人孝友亦爲政筆墨足養親那將少年淚容易輒傷春

七言絕句

夷齊

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日新餓死溝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

效趙學士體成口號獻開府太師

八十聰明強健身況從壯歲乘鴻鈞功名富貴古亦有無事歸來能幾人

頌

顏樂亭頌并序周翰孔子四十七世孫名宗翰邦直李清臣子瞻蘇軾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爲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邦直爲之銘其言顏子之志藹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遠後進之士互爲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爲米僕僕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爲細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

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感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河間獻王贊度歷五年作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矯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謂之妖妄必雖滅先聖之道舉絕迹盡然後懷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雖扁巖錫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尙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後漢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哀好繁猥僻逆安圖惟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

不明嗟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暗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奢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辭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實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果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游觀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壽義治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賢於文景遠矣嗟夫天智不欲禮樂復興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三

論

功名論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雖微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緣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信用而不能用與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

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春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奢之樂。十餘年。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僞之謀。亂其國嗣。誘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為李園所殺。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做孟嘗。至於食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論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駟而事之。誼而不恥。勢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誦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備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卻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潛伏。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俠游。則彼三人者。度以加其上矣。故魏其威否。當以信陵為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為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督部。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唇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強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其兵。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為魏謀也。笑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為守冢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願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隨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諸侯咸述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為莫己若也。朱紱而縷。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喪也。

康頤論 陸慶五 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強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強也。固非口舌之閒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強。豈非廉頗在其位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率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強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為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為重。失之不足以為輕。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強暴。逞其毒螫。趙雖相如。移兵攻趙。是為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通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劫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買豎小人。於秦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為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敵人侵幽。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秦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閒。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驅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倘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伐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赫然光遠哉。而於樽俎之閒。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賞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備刀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致知在格物論 元豐六 年作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善是而惡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然紂亦知禹湯之為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賊亦知顏閔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饑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仇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驚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賊清矣。泥沙汨之。則飽而不見其影。燭滅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為不然。己之過。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莖蕞。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滅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為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非論 元豐七 年作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骸，故斂而藏之。賻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者，乃相山川岡隴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骸，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錮錄入於槨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知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界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墳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葬師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遠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相成而斂，裝辦而行，墳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議

李僕射諡文恭議

僕射稟秀美之氣，涵純一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超自衡華，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遠贊大政，咨命不永，奄忽遽化。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渙然未息。紳弁之士，流爲美談，謹案諡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於位曰恭，夫事親盡誠，與人不欺，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光輔神宗，又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於位之謂矣。請諡曰文恭。

錢中令諡宣靖議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裕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謙甚堅，泊乎如淵，撓不

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尚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案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議帝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關領樞機，謀謨帷幄，六師輯睦，四海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諡曰宣靖。

記

吟瞻堂記 元豐六年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瀋國文公自北都入覲於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勳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蒸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時，云：西都舊士女，白首吟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構堂於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吟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微，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書抵光曰：公再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雖有不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瀕墻茲堂，而奉事之，至於子孫，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吾人之恥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光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願一守令，且猶秉筆不敢輕爲，況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是，乃使如光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都指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諸君不往求之，而惟不肖之求，能無慚乎？願置我而更請於他。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於何避之？夫登岱嶽者，固不能盡其高廣，游滄海者，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言矣。光既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如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渾渾，若化工之神，膏雨之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賸，故用有所不周，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如是者，殆不可勝算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輟，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雖鐘鼓於宮，種草木在土，達於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德，爲下爲民，言其上下得也。上下得者，其惟禹稷與皋陶乎？佐舜禹以阜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記。

獨樂園記 年作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不如與人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鵲巢集林，不過一枝；鵲巢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室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則周三丈，狀若玉玦，攢結其杪，如漁人之盛。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墻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廊以延涼。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時菓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交相掩映，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莖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采藥園」。園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驛。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紅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腑，悉爲己有。躊躇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敢，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傳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奇之。爲人和易修敏，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真上列，以與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廉，召試學士院，時用彩笺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雖寬連蛇，讀竟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收聲律便美，非寬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

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號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薄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嘗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諫官，使之除諂諛，非使之爲諂諛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趨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挾纖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卽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章累上，終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讎執政或論以奈何效于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尙安暇顧于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皆建此策。今茲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言已入，不可引，他日可引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卽位，中書奏請追尊懷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卽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議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卽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卽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館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游，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獨，與親舊樂飲，飯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豈

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者。景仁曰。有范景仁者。其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景仁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目擊。景仁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年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孰敢欲奪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繼不忍舍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困人傳

年作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困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惟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園師。乘騎疾之。謂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遂困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困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政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困者。渴之飮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精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隱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己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困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舍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悍戾何憂哉。汧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題跋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十二月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爲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竊能熟公之爲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光以歐陽公所撰公墓

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爲時所重。在諫院。言官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於榮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親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謫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顧此以爲高深哉。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四

史刻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貨。不可以爲國。云。

刻曰。晏嬰忠信而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刻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刻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爲賢相哉。天下未定。爲之上者。拊循照耀之不暇。又安可重

爲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殷、周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恐而不可然，況示之以奢乎？孝武卒以宮室靡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道相國肯爲此言乎。

書

遷書序 卷之二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懼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皆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噫！我窮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薪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構。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榱。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闊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遠奧而不能通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輒輟，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年而人猶以爲法，雖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通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愚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遺勳且久矣，惟其性之懦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庸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僭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讓，謹司其分，不敢失墮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違。君之命，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遠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達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達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怨，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則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僥然而

白者，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陷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兢兢然謹司其分，不敢失墮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誨洙泗，而淵簞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

無怪

迂更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事親 元豐四年

迂更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若亦然。

事神 元豐四年正月十六日作

或問迂更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 元豐四年十月作

迂更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學要 元豐六年五月二日作

迂更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文書 元豐六年七月十八日作

或謂迂更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迂更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求用 元豐六年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爲士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迂更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爲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 元豐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迂更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漢祗 元豐七年三月十五日作

迂叟曰：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無爲 元豐八年正月十九日作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柳下惠之和，人謂之汙，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惟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得井而幕絳績，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之不兼？迂夫曰：沅澨之於江也，榛楮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冰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迂夫曰：君子也。或曰：易若無過而指諸？迂夫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原序

嗚呼靖康丙午之禍。奚爲而至是極哉。熙寧當國者。患時舒緩不振。大爲理財拓邊之規。諸老臣不可。則援引少年銳于事者。悉用附和。而小人徇中外矣。雖然。自熙寧至宣和五十年間。累聖賢明。而嘗用賢士大夫。而俱無改易轍之調。何耶。夫一肅一廢。十年猶有矣。邪正並用。則小人卒以得志。故也。元豐間。蔡卞王安石者八年。有悔意矣。而執政皆其徒也。元祐克成先志。內君子外小人。天下稱治矣。而末年乃用調停之說。使其徒漸執政之列。紹聖遽熾然而作也。建中靖國。固已並用。無何愛莫助之之圖行。改元崇寧。蔡京當國。善類廢焉。不可復措手矣。中間雖一再罷京。用趙挺之張商英輩。皆一出一入之人。何能爲哉。是以五十年間。有爲之君子。皆以邪正並用。竟墮小人網罟中。良可歎已。吾鄉有給事呂元鈞者。以賢良召試于熙寧初。極論理財拓邊之非。雖爲外官。必行其言。無所顧望。暨召用于元祐。則專以判別邪正爲事。雖去國猶丁寧反覆言之。今以遺文致其議論。但不使小人居中撓政。非有許斥僇辱之。甚激其狠毒之性。至僭類之失。亦不芟之。其用心如鑑之照。如四時之生殺。各因物之所當得者與之。而物之受之也。無怨亦無德焉。其守道如此。使得大施用于世。則何自作哉。公平紹聖坐黨事貶湖南。後守瀘川。拜崇寧改元詔。即乞身而歸。遺令不作碑志。休影滅迹。故崇寧以後。追貶不深。而復官亦不及。是又能以明哲

淨德集 原序
自全者。然至今卽與未及。無身後之澤。而名不登于太常史院。雖公輅晦本志。無所事此。而一世明德。皆登禁從。後世無傳焉。此有係乎國體者。子孫之責。亦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以諸孫出其家集。使著于世云。
成都馬駟序。

淨德集目錄

- 卷一 奏狀五首
- 卷二 奏狀五首
- 卷三 奏狀四首
- 卷四 奏狀三首
- 卷五 奏狀八首
- 卷六 奏十六首

制子六首

卷七

表十二首

卷八

內外制二十八首

卷九

內外制四十四首

卷十

書七首

卷十一

申狀一首

卷十二

啓二十四首

卷十三

序七首

卷十四

記八首

卷十五

論八首

卷十六

論六首

卷十七

論十一首

卷十八

論七首

卷十九

論三首

卷二十

策七首

卷二十一

墓誌銘二首

卷二十二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三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四

墓誌銘四首

卷二十五

墓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墓誌銘七首

卷二十七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八

墓表一首

卷二十九

雜著一首

卷三十

五言古詩二十五首

卷三十一

七言古詩二十首

卷三十二

五言律詩三十首

卷三十三

五言長律詩二十四首

卷三十四

策三十四

行狀一首

七言律詩五十二首

卷三十五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卷三十六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卷三十七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卷三十八

五言絕句十八首

七言絕句六十首

六言絕句十五首

七言長律詩二首

臣等謹案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撰。陶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皇祐中進士。熙寧間復登制科。歷官給事中。改集賢院學士。知陳州。紹聖末坐黨籍貶。徽宗初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事蹟具宋史本傳。陶秉性抗直。遇事敢言。所陳論多切國家大計。其初應制科時。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不聞老成之謀。不與羣議之事。安石讀之。神色頓沮。神宗使兩京覲見。稱其有理。而卒爲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其知彭州。力陳四川權茶之害。爲諸宗閱所勸諫官。其召用于元祐初。又極指蔡確、韓琦、章惇等之罪。請亟加罷斥。其他建白至多。大抵于邪正是非之介。剖斷最明。而據理直陳。絕無洛蜀諸人黨同伐異之習。嚴氣正性。與劉安世略同。至哲宗親政之始。陶首言太皇太后垂簾九年。小人不無怨憾。萬一姦邪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政宜復行。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其後與紹述之說。卒應其言。其深識遠慮。亦不在范祖禹下。故其所上奏議。類皆暢達剴切。洞悉事機。蔣堂以賈誼比之。良非虛譽。其餘詩文。亦多典雅可觀。至學論二篇。力攻王氏字說。不遺餘力。尤爲毅然自立。不附合時局者矣。宋史藝文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其得見于世者。僅宋文鑑所載諸罷責議一疏。今就永樂大典各韻內採摭真輯。分類編次。釐爲三十八卷。雖以史傳相較。其奏疏諸篇。或載或闕。其應制科策一首。不可復攷。未必能盡還舊觀。然已什得七八。所闕者固無幾也。乾隆四十二年七月恭校上。

淨德集卷一

奏狀

宋呂陶撰

奏乞放免寬剩役錢狀

臣伏以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使民均出傭錢。雇人應役。即無過歛民財之意。有司奉法。惟恐不能足用。遂于一年。合支役錢。數外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蓋欲準備修葺橋道廩舍并買置什物之類。官中逐年支用雖少。民間兩科所出甚多。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以來。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千萬。推之天下。現今約有六七百萬貫文。寬剩在官。歲歲如此。科出不已。民間何以送納。況今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蓋是現錢大半入官。市井少有轉用。臣愚深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伏乞聖慈。指揮諸路提舉倉司。契勘現在寬剩錢數。約度支得幾歲。不至闕乏。需發德音。特與免數年。或乞逐年限定數目。不得過役錢十分之一。所貴民力不至重困。

貼黃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臣楊昌霖

朝廷如以臣言可采只乞下司農寺取索今日以前天下支役錢外寬剩錢數使見利害

臣伏見二年以來，川中見錢絕少，物價減半，銀每兩絹每匹，各只直一貫四五百文，米每石一貫二三，百文，其如免役并寬剩錢，並依舊數送納，比之熙寧六年所出，卽似加一倍，若不契勘除減，深恐民間不易。

奏爲役錢乞樁二分準備支用狀

臣伏觀近制役錢寬剩不過二分。此朝廷撫惠元元之意。最爲深厚。然於法禁有所未盡。不免重斂。蓋有司奉法太過。條目滋蔓。於雇役錢外。尙有數等。如耆戶長不雇而斂。則有椿閒錢。橋道廩舍之類。數年一修。而逐年計費。知縣儉尉三年一替。而每歲計署中什物。則有費用錢。非泛差出役人及起發雇人。則有準備錢。此外方始謂之寬剩。且如成都一路。每歲只合支募役雇食錢四十萬六千二十四貫。又椿留者壯錢五萬七千六十二貫。又椿雜支錢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六貫。又椿起雇人錢二千貫。外更有寬剩一十二萬八千六百餘貫。其雙流一縣。每歲只合支雇役錢九千三百二十餘貫。更椿費用錢二千三百七十七餘貫。外方有寬剩錢二千八百九十餘貫。以此考究。則雖云寬剩不過二分。其實不止于二分矣。臣愚伏乞聖慈指揮諸路提舉司。除舊支雇役錢外。更出二分椿爲寬剩。應係準備費用等錢。並於寬剩二分內支破。如此則朝廷實惠均及生靈。有司奉法不敢重斂。

貼黃

華陽縣昇仙橋一所役法估計每修一次斂錢一百貫十二年中偶有損壞支三十貫修葺則是一千一百七十貫虛斂入官皆爲寬剩推之他處計亦如此多矣

奏具置場買茶旋行出賣遠方不便事狀

今具本路盤場買茶往熙河博賣并壺權諸州茶貨入官便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致令細民失業枉陷刑憲大于遠方不便謹具畫一條列如後

一臣伏以國家富有四海。山澤之利。多與民共。自仁祖臨御以來。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制詔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貨法流行。德澤深厚。聖時盛事。高出前世。今天下茶法既通。而兩川獨行禁權。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苟貪勞賞。而妄爲之。非所以綏靜遠方之意。況乎兩川所出茶貨。較北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日月行照。文軌混同。法無二門。仁不異遠。豈可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于斯。乃爲害之大者。故臣敢先言之。伏望聖慈。特寬茶禁。所貴法令平一。以幸遠方。

一本路既爲置場買茶將往熙河等處并逐旋取利出賣之後更不許民間衷私買賣遂令諸色人告捕依編敕禁權茶法斷罪州縣承此指揮來畧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馬吉等爲衷私賣茶被人告捕有

25

至徒罪。各追賞錢一路之民。遂生怨誅。蓋緣立法太重。有害于人。大凡官中原有之物。民間私侵其利。方是犯禁。只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只是種茶。賦稅一例折科。〔原註〕茶園稅每三百文折納絹一疋。三百二十文折納絹一疋。一千文折納絹一兩。二文折納禾草一役錢。一例均出。自來採茶貨賣。以充衣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是百姓己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一旦立法。須令盡賣與官。或敢私相交易。便成犯禁。斤數稍重。乃至徒刑。仍沒納隨行物色。別理賞錢。恭惟陛下仁聖卹物之心。必不如此。伏乞別立條約。以救苛刻之弊。免使刑辟滋彰。有傷和氣。

一本州導江縣蒲村壩口小唐興木頭等鎮各華茶場司指揮盡數收買茶貨入官並已施行民之受弊大率均一惟導江縣一處尤爲切害蓋緣本處是西山八州軍隘口自來通放部落入城博易買賣其蕃部別無現錢交易只將到椒蠟草藥之類于鋪戶處換易茶貨歸去喫用謂之茶米或有疾病用此療治旦暮不可暫闕今來官中須要現錢出賣則蕃部難更將椒蠟等物入場博買若干鋪戶處博易則鋪戶價例自然增長

【原註】官茶每斤先收三分息錢官中每斤若用一百文買即作一百三十文賣若用五十文買即作六十五文賣

蕃部買賣便致阻節況茂州事宜之後人情方始安帖豈宜更使茶貨不通別生邊事

一茶園人戶多者歲出三五萬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來隔年留下客放定錢或指當茶苗舉取債負準備糧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後接續採取乘時高下相度貨賣中等每斤之利可得二十文次者只有十文以來累世相承特以爲業其鋪戶收貯變易却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所以川中茶價不甚湧貴民間日用充足今來既被官中盡數收買價直一定若將銀色準折每兩須高擡四五百文〔原註〕臣竊聞蜀州熙寧八年銀每兩官折二貫三百文足市價一貫四百文或多支交子少用現錢茶場司指揮成實並支交子除客方支現錢交子所支既多錢陌又須虧折則園戶所收茶貨只得避罪納官安敢更求餘利一旦失業何以爲生臣恐戶口逃移賦役失陷漸由此起〔原註〕臣竊知永康軍熙寧九年買廢並稅過九萬餘斤比七年虧二十六萬餘斤蓋是園戶畏避失業遺棄人茶貨共一百三十二萬餘斤比八年計虧茶減少是致稅數有虧以此推之則失陷稅賦誠有其漸又緣旋買旋賣先抽三分之息只此一事極未爲宜日來州縣逐旬各申時估或增或減官司據以爲定豈可朝買一貫之茶暮收三百之利一日之內貴賤兩般則州縣所供實直遂成空文有司出納之際乃同聚斂且鋪戶既與官中出利則民間豈有賤茶日用之物漸見不足鉅刃敵法徒可斂怨必非朝廷理財之本意伏乞聖斷特賜改更一本州所準茶場司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指揮限半月令園戶鋪戶盡數出賣舊茶不得夾雜中官如限滿更不施行如有違犯並依法施行臣雖即時行下逐處然計其日限令至三月十日已滿緣民間累年積貯茶貨準備高價相度變賣一旦偶因官中爲買新茶亦不預先曉示忽然責立近限令將舊茶疾出速賣若出限未賣被人告捉斤數稍重卽至杖脊安有數日之內盡底變易得行舊茶因此大

段減價無賴小人。輒有告捕之心。臣尋具狀稱。若只限半月。令盡數出賣。則必是減落價值。變轉不行。消失錢本。便見失所。兼慮出限日之後。被牙子或別人告捕。送官枉陷深刑。顯屬不便。又緣新茶與舊茶。色目不同。若將舊茶投稅出賣。則與官中收買新茶事不相妨。本州須至申明。欲令逐場一面收買新茶。民間出賣所有舊茶。乞限至今年八月終。曉示園戶。并停場之家。盡將赴場投稅出賣。令稅務公明聲說。給引前去破賣。仍乞指揮逐處官司。如有諸色人把捉到裏私買賣茶貨。切須辨認新舊。如新茶。即乞依法施行。若是舊茶。只乞罪在捉事之人。所貴積貯舊茶之家。破賣得行。不枉受罪。兩次申茶場司。未蒙指揮。若不許展限。則貯積舊茶之家。便見破蕩。如此措置。豈不害民。

一官中買茶。則收三分利息。方行出賣。沿路稅錢。盡已批過。更無分毫僥倖。商旅與販。必是細算不行。難以盡數販賣。竊聞蜀州永康一處。現今積壓茶五十六萬餘斤在務。臣料將來出賣不盡之後。則必積壓損壞。虧折官錢。若般往照河。亦誤邊計。或仍舊停貯。則歲課不登。難沾賞典。建議之臣。必須均勻配賣與販茶之家。如此則他日鋪戶。不勝其害。伏乞指揮茶場司。具去年終已買及已賣數目申奏。仍令分析現餘茶貨。若經隔年歲。合如何變轉。即自然見得此法可與不可。經久施用。免令言利之臣。有誤朝廷大體。

右謹具如前所有茶禁不通。細民失業。刑辟太重。最于遠方不便事理。並已條析如前。臣竊見熙寧七年。朝廷遣李杞蒲宗閔入川。相度買茶往照河博馬等事。當時使者急于進用。不察事體。遂認定逐年息錢四十萬貫。應付照河。後來運茶積滯。歲課不足。即便變賣。却于彭漢二州。逐年收買狹布各十萬匹。名為折當脚錢。其實將布并所得之息。充入茶利。自後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原數。則乞雇同脚船車船解鹽入川。泊至鹽法難行。則又乞將川中有茶去處。並行收買。前後乖錯。非止一事。只是切欲功賞。不顧民間弊病。臣愚伏望聖慈特賜察察。所貴遠方之俗。被惠安身。至如官吏費耗。道途阻節。稅額虧損。得不補失。則臣不敢喋喋開陳。以瀆天聽。乞以臣此奏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相度利害。特賜施行。

貼黃

若蒙朝廷垂察。即乞下本路取索熙寧八年九月分永康縣銀價比對茶場折銀買價。自見有無侵損園戶。免令將來高價折銀。虧損本州賣茶之家。

又

臣所謂得不補失者。竊聞永康縣熙寧九年。發茶三百。歐往照河。除諸般費用及沿路批稅外。計算每斤已是一百九十四文足。其兵士隨米糴在數外。不知到照河貨賣。所得幾何。如此事理。亦乞朝廷體察。

奏為茶園戶暗折三分價錢令客旅納官充息乞檢會前奏早賜改更事狀

右臣先為本路置場買茶。般往照河。并明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大于遠方不便。尋具奏一條列申奏去訖。愚替之言。必已上瀆天聽。臣伏見國家置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二分。須以一年為率。蓋為今年支出官本一百萬貫。至年終要見息錢二十萬貫。即不是早買一百貫物。晚賣一百二十貫文。今來茶場司。却不以一年為率。務將重刑立法。盡權民間茶貨入官。旋買旋賣。取利三分。或今日買十貫之茶。明日便作十三貫賣于客旅。或朝買一貫。暮作一貫三百出賣。日逐將官本變轉。殊不休已。其公議行下州縣。乃云務令買賣通快。無致防滯錢本。則所出利息。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比于市易原條。自相違越。竊緣茶是民間日用之物。有如水火。一旦忽被官司盡數收權。獨專其利。仍以嚴刑。過繩其罪。遠方細民。生長休在朝廷恩德之內。豈識此事。兼據本州壩口鎮茶場申。自今月十日至十五日終。逐旋買到茶八百八十六斤。計本錢一百六貫三百二十文。隨日出賣。收到息錢三十一貫八百九十六文。別無現在。臣看詳上件申報。竊疑本處首尾六日之中。買獲茶貨八百八十六斤。隨日便賣了當。並無現在存貯。慮恐買賣之際。別有侵損官私。尋行體訪。乃是客旅并牙子等。為見權茶不許裏私買賣。一向邀難園戶。或稱官中高接斤兩。或言多方退難。遂便于外面。預先商量減價。其園戶各為畏法懼罪。且欲變貨營生。窮迫之間。勢不獲已。情願與客旅商議。每斤只收七分實錢。中賣于官。所餘三分。留在客人體上。用充買茶之息。總投場中賣了當。即時却是客人明立姓名。正行請買。所以隨日賣盡。【原註】如茶實一百三十文。計價銀十三貫。其園戶既被邀難。情願只作十貫。如此則是園戶只得七分價錢。暗賣與官場。即時却是客人納錢一十三貫。請買文憑。則正情則深。折三分。官中雖得三分之息。自是園戶本錢。客人未曾出息。竊緣山鄉人戶。自來以採茶為業。輸納兩稅。折科最重。並出役錢。養生之計。並在其間。一旦既遭禁權。遂被商旅并牙子等。恐動邀難。頓減三分價值。行之日久。必見窮困。誠可嗟憫。其如逐處買茶官司。多是畏懼茶場司威勢。務欲買賣通快。出得息錢。庶可免罪。以此互相欺誑。不敢申陳。臣伏謂園戶是國家兩稅土著之民。今來被奸利之臣。設此弊法。要出息錢。却令商旅生奸。侵損兩稅人戶。最于遠方不便。又況隨日計利。殊無分限。顯是遠越市易原條。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特降指揮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體量詣實。早賜改更。庶使王澤不滯。可救大弊。

貼黃

若官中實于客人體上收得息錢三分。則向恐貨法不通。民受其弊。而況自是園戶暗有暗折。其買茶之人。原不出息。豈得穩便。

奏為官場買茶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喧鬧事狀

今再具官場買茶。取息太重。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及生喧鬧。畫一奏列如後。一據九龍縣稅戶黨元吉等狀稱。自來和承山壩茶園等業。每年奉冬。雇召人工。剉割。至立夏并小滿時節。又雇召人工。趁時採造茶貨。逐日收來壩口。投場貨賣。得錢收買糧食。每一稱和袋一十八斤。內

除出上件破用并輸稅免役等錢。折除算計外。每稱只有利息一百五十至二百文以來。往年早茶每斤貨賣得九十至一百文。今來官中徵收買。每貨上出利息三百文。招誘客人貨賣。其茶牙子并與販客人。爲見官中息錢。却只于茶園人戶茶貨上估定價例低小。每斤賣得一百文以來者。現今只賣得六十至七十文。却將餘上價錢。令客人用作官中息錢。收買前去。以此園戶盤費不足。念元吉等家各只有此小茶園。並不種植得諸般苗色。又爲路途遙遠。往復相去本場約一百五十里以來。若此價例低小。難以造作。茶貨必見破敗。伏乞指揮。貴獲存濟。

一據九隴縣稅戶元吉等狀稱。自來只以佃食茶園爲業。其茶園偏峻。不任種植諸般苗色。逐年舉取人上債利糧食。雇召人工。兩季薈割。指望四月小滿前後。造作訖茶。投場破賣。得錢填還債利。并送納諸般稅賦。若遇豐熟之年。米價平和。每袋上除折上件盤纏稅外。上頭只餘得利息一二百文。或遇年辰較惡。米糧價貴。天時亢旱。茶生短淺。以此數目減少。虛折薈割盤纏。今蒙官中徵收買園戶茶貨。每貨上出利息三百文。其茶每稱和袋十八斤。牙子只稱作十四五斤。若是薄弱婦女。賣時只稱作十三四斤以來。每稱約略著一二斤。別無上頭利息。心極憂惶。昨蒙提舉推官。躬親在茶場內看觀。收買茶貨。不與園戶分毫。遂處茶場時候。早嫩細細等第色額。只作一樣收買。去年時節。每斤賣得七八十文。今來只賣得五十文。除牙子錢。了收得四十七文。所有餘上錢數。令客人用作官中息錢收買。不管園戶裏錢不足。若不具狀申請。竊恐將來轉見淪亡失所。本州所據黨元吉并牟元吉等二狀。尋得遺帖。塢口茶場。鈴東茶牙子並專欄等。不得準前大稱園戶茶貨。及利除園戶牙錢。仍仰常切點檢茶貨。細細等第色額。一依自來價例收買。并申茶場司。更乞措置。免致虧損園戶去訖。

一據塢口茶場中。至德山人戶將到炭焙新茶赴場中賣後。却出納三分息錢收買。請引出外貨賣。又申。自三月二十一日至月終。買得第二等新茶。並是園戶馬吉等情願出納息錢。請引前去。

一據蒲村茶場中。本場逐日據園戶將到。新舊茶貨赴場。隨日收買出賣。內有園戶自出納三分息錢。請引前去破賣。亦有客人在外與園戶商量價例了。却于園戶處除下息錢。投場收買。請引前去。不虛。一據九隴縣園戶石光義等狀稱。今月五日。將到茶貨。投場破賣。每袋計一十八斤。和袋不委。茶牙子除折。只稱得一十四斤。其茶係第二等。每斤合準直價錢九十文。當日減下價例。每斤只收得大錢四十七文。至到十三日。其茶每斤係第三等。合準直價錢七十文。每斤又再減價例。又只作大錢三十七文。今來茶牙子收光義等茶貨。比前山下路人戶相茶一樣。減下價錢。念光義等住處。係在後山。爲地土寒冷。以此至小滿前後。只造作得似前山第一等第二等茶貨。現在委的不依每年逐時等價例。一樣取意。開辦。即光義等各爲雇召人工。每日雇錢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丁。只作得茶一袋。計一十八斤。切慮光義等家。向後必有失所。乞指揮。本州所據園戶石光義等陳訴虧損事理。已帖

塢口茶場。仰檢詳承受前後所降敕條指揮。候茶園戶將到茶貨赴場中賣。請監官當面看驗。前山後山色額等第。相細。依自來市色實直。相細逐時市價添減。兩平稱來收買。當時當官支給價錢。即不得容令牙子專欄等。依前低作價例。只作一等茶貨收買。及非理大稱斤兩。致有虧損。園戶無致攤併阻節。仍仰出榜曉示園戶知委。如受此指揮後。却將好爲惡。將貴作賤。只作一等價例收買。致令園戶再有詞說。或因本州察探得知。其牙子專欄等。必當勾追赴州報勘施行。官員亦當勘動聞奏。仍取實監官并牙子專欄等知委。仍仰本場分析。今月十三日。因何將石光義等第三等茶每斤只作三十七文收買。因依并兩次申茶場司。更乞措置。免致虧損園戶去訖。

一據管句塢口茶場秘書丞尹同。並濠陽主簿同共買茶薛翼等二狀申。今月十七日收買茶六萬斤。計錢三千六百貫文。支用茶本淨利錢併盡。遂于十八日申州乞相度支。移交子六千貫文。應副十九日并二十一日市收買茶貨。至十九日。天色纔曉。據園戶將到茶貨赴場中賣。當日已時後。因等爲現請交子未歸。兼更值雨。遂向園戶道請交子。約次回歸。及等候天晴。與你稱茶。其園戶便自將茶直上來廳堆垛。園戶等。須要稱茶及向牙人道。爾等當時通出抵產在官。今來官中無錢買茶。你牙人須著與我出錢買茶一市。爾等各回麻字及安下處。主簿薛翼行至淨衆院門。其園戶却致打本官手下公人。兼撻破薛翼袍袖。更尋牙人。意要相爭。其牙人爲見如此。各自迴避。現不住差人四散尋覓。因等切恐二十一日市別牙子買賣茶貨。又慮園戶準前爭鬧。別致不虞。係屬人衆。難爲止約。乞差九隴縣官一員。赴茶場告諭園戶。三五日所貴曉會。本州所據尹同薛翼申報。尋體訪得今月十九日。有園戶五千人以來。投入茶場。直上監官廳上。止約不得。致打公人。并毀罵官員。蓋爲劉佑等起請。須要旋賣旋賣。出息三分。其逐場若盡價收買。恐客人典販無利。將來出賣不行。以此須至低估價例收買。每斤委只及一半價錢。又緣逐日買及萬數斤。監官實難照管得盡。其園戶既被虧損。無可申訴。遂便聚衆喧鬧。人數頗衆。難爲約束。今來後山正當茶貨出衆時節。切恐少錢收買。準前爭鬧。當州勘會。前後六度。支與塢口茶場交子現錢一萬一千二百餘貫。銀一千兩。其銀爲園戶不肯折請。已分與九隴縣出賣。又爲市井絕無現錢。因是貨賣未得。外餘茶場司兌撥交子一萬貫文。至今未到。若得上件交子。盡數支用。亦只買得三兩市。一買文支用。第二十六界交子。實九百四十茶場司指揮作九百六十文用。此亦虧損。本州雖已出榜嚴行約束。指揮本處。候園戶將到茶貨赴場。即便依次稱來收買。如是園戶準前要致打公人等。或毀罵官員。仰檢提送州。待憑取勘。依法施行。兼差九隴主簿勾龍驤前往。曉諭。同共買賣茶貨。切慮園戶準前喧鬧。別致不虞。又差本縣令薛高。三五日一次。在前照管。尋申茶場司。催促交子。並乞大段支錢赴州應副使用。及令檢會本州今月十七日申石光義等告說虧損事理。許令添展價錢去訖。

右謹具如前所據茶園戶黨元吉等狀并蒲村壩口兩鎮申述並已條列在前臣伏見劉佐李杞蒲宗閔等妄陳愚見苟希進用盡將川茶禁樁旋買旋賣立法太重取利太多致令茶戶被此深害遂于今年三月八日後來兩次具狀論奏乞賜更此弊法以幸遠方狂瞽之言未蒙採納方且日俟朝旨俯就誅殛而臣部內百姓累有申訴皆言被官場減下價例大有侵損以至嗟怨聚衆喧闐臣雖嚴行約束及差官同共管勾須得相度茶色添長價錢去訖今若隱而不言慮恐因此生事上誤朝廷須至再具論列煩浼聖斷蓋緣劉佐等起請要出息三分若逐場盡價收買之後將來商旅計算不成不願與販則積壞茶貨例被資詞及干連人必著賠填以此須至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興販變轉得行【原假請茶一百斤每斤一百文若擬作一十貫買則恐客人不肯用一十三貫文請買或是園戶自納三分息錢請引【出外禁館引不行發此抑過須至自納息錢三分請引出外情弊如此上下通知茶場司臣僚恐出息不多難沾賞典空行文牒督迫州縣其實則任令減價收買逐場監官畏懼茶場司威勢恐遭責罰于繁人衆深慮將來積壓賠填一向刻剝園戶州縣之吏熟視疾苦無力以救之日久爲害轉深恭惟陛下仁民愛物與天地等夙夜孜孜講求治要惟恐一夫未得其所必不容此刻薄小人苟希勞效作爲蔽法以因西南生聚有累聖政衆所不平臣愚伏望聖慈檢會臣今年三月八日并十八日及今來所奏早賜審斷特降指揮下本路監司或帥臣探訪利害如臣所言有一事一件稍涉虛誕甘俟誅戮若萬分有一可以採用卽乞更張茶禁以便遠民或限數收買或量減息錢則山鄉茶戶不勝至幸

貼武

臣體開得六月以後猶有晚茶一色。貴者每斤三十文。若盡收買。所出之息。亦不甚多。緣逐處自開場至今。買獲茶貨。旋行出賣。稍有厚利。如咸朝廷謂此成法難便改更。卽乞自六月一日以後。權住收買。放令衷私交易。所貴園戶留得晚茶一二分。盡價賣與客旅。稍助生計。亦遺秉滯穗與民之義。伏乞聖明特賜採察。

淨德集卷二

葵狀

奏爲乞復置紀察在京刑獄司並審刑院狀

一京師之獄自開封府御史臺大理寺諸寺監開祥二縣并尉司左右外廂馬步等軍司三排岸以至臨時詔獄及晝監夜禁等無慮二十餘處祖宗以來雖極詳慎然猶恐有司失實而冤者無告故祥符中詔置糾察一司以統制之如諸路之有提刑諸縣之有提點也特重其職不令司他務得以專意于決訟報囚之事其訪問則無賓客之禁其巡省則無冬夏之限耳之所聞惟求冤抑目之所見惟審慘暴刺伺防檢深得其要凡大辟獄具本處先已錄問乃申糾察司差官審之儻有疑慮並許駁勸或留繫之淹久或處決之過濫大則條奏辨明小則移文戒督而又廣闢治舍標榜其門被枉之人知所赴訴玩法之吏不肆姦欺明慎哀矜于斯至矣近歲罷歸刑部謂之糾察案止以胥吏三人主行其事諸

處申到大辟文案，亦委郎官一員，與吏部所差之官同慮，不過引因讀示，再取伏辯而已，其名雖存，其實已廢。緣刑部主天下獄訟，簿書文牘，紛委目前，雖強明幹濟之才，日力亦有不給，所以在京諸處刑獄，無復糾正而察檢之。又況省部深遠，細民容有不知者，豈能皆訪長貳，求以自直。臣恐大衆所聚之地，或陷非辜，而無以伸其痛恨矣。臣愚謂宜復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庶協先王闡實之意，以廣陛下好生之德。

一本朝以來，大理寺主斷天下奏獄，而刑部覆之。故大理有詳斷官，刑部有詳覆官，舊化中因蕭氏之訟，論決非當，朝廷慮庶獄之不償，始置審刑院于中書之側，以待從領其事，設屬四員，稍增爲六，謂之詳議官，蓋議其當否而後行也。當時既有尙書刑部，而又置院者何哉，蓋以刑部受冤辭，主雪正大理審刑之失當者，不可亦與斷獄之事也。斷以一司，審以一司，等以一司，前後相成，上下相制，所主不同，各得盡其心而舉其職，所以極慎重之意。元豐三年，始罷審刑院，爲刑部詳議司，雖移其名，而職任亦不改。舊官制既行，乃以詳議一司，歸于大理，改詳斷爲詳事，改詳議爲詳議司，案牘上刑部勘當而施行焉。自此刑部始與斷獄之事，大理刑部責任既同，皆爲法守，議議既定，一成不變，或訴理不當，則又委刑部受而治之，果涉枉撓，理當辨正。其刑部原斷之官，亦須開說，合行取勘，初則自斷，中則自雪，終則自劾，蓋非人情之所宜。萬一主者謹短遂非，則理斷之人，何以伸其枉。臣愚謂宜復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寺丞六員爲詳議官，領職如故，其刑部以侍郎一員專掌理雪及餘職事，則上順治體，下協典故，謹錄奏聞，乞指揮稽考故事，參酌施行。

貼黃

臣今所請，止罷刑部糾察案，復置糾察刑獄一司於外，所貴專舉其職，以防冤濫，即於官制，並無妨礙。

又 舊置糾察司，在京城之東，所以京師諸處刑獄疑難者，有司皆言過東衙，方是了當。蓋謂文案既申糾察，而別不暇問，方可斷遣。以此推之，則糾察一司，于朝廷慎刑之意，深有所助。今雖差臺官一員，兼領刑案，緣自有職事，職任不專，恐未能盡知在京諸處刑獄之弊，若更置糾察司，亦不礙刑察職事。

又 寺丞六員，今在大理，別無專職，備員兼成，何益寺事。

又 近日詳定案內，刑部雖分左右曹，左曹專斷案，右曹專理雪，侍郎各不通管，亦與當日審刑院之意同。然官局相近，吏胥相往還，其間豈無依違附合之情，姦弊多端，難盡檢察。莫若斷以大理審以審刑，雪以刑部，則周防明慎，皆協于理。

又 今大理斷獄，每有可疑，而會議于刑部者，其狀乃云詳事以爲然，丞以爲不然，少卿從詳事，卿從丞，皆虛立兩端，務爲小異，以求合當日大理審刑各局之意，事類兒戲，頗非重慎。今若只于刑部分左右曹，以斷案雪罪，同在一部，亦如詳事與丞，同在一寺，深恐不能糾正枉濫之弊。

又 臣今所請，只乞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寺丞六員爲詳議官，即非增置吏員，滋廣事目，伏乞詳酌施行。

奏乞降詔舉郡守狀

臣竊以今日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爲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係，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爲半刺兩任，有薦者二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戕民害物，十郡之中，常有二三，闕茸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衆十分而言，失其惠養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清明，百度講舉，憂勞元元，以固邦本，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繁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民安其業者，皆循吏之效。唐之貞觀開元，號爲善治，太宗亦嘗自擇刺史，志其姓名於屏風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載在史冊，足爲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乃詔近臣舉用，而監司之選，稍稍清矣。至于郡守，尤爲親民，略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于通判資序人內，舉堪知州者三人，朝廷更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關，先差有舉主者，如資任未及，即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入人，庶幾牧守之職，有以庇民，循良之風，無愧前古。

貼黃

天下民事之重，大則一路付之監司，中則一郡付之太守，下則一邑責之縣令，如臂指之相附，如綱目之相維，國朝之制，既舉監司，以清一路，又舉縣令，以治一邑，則一郡之守，亦宜舉矣。

又 自八路差注以來，此選尤濫，蓋于本道就短求長，自知縣兩任，則得爲通判，自通判兩任，遂爲知州，其猥濫庸謬，不可勝言。今已收闕歸吏部，似此等又皆可指占州郡之寄，雖人材絕無所取，而資任合入，則不可不與虛授濫除，生民何賴，伏請特立薦格，以清其流。

又 臣今略舉無狀之尤者數人，望朝廷推其所爲，即知可與不可爲郡，輕濫之極，理當革也。王子文者，前知華州，每決打笞罪，須經旬或半月方斷，或有百姓過狀者，子文先問其人年幾生月日時，爲之算命，告云爾星辰未佳，必不得理，且休過狀，又因難職行杖生疏，子文下廳親決一杖示之，其愚謬如此，今

差知懷州。霍唐臣者。知眉州。每公會。設食。須留數品。折請估直。有法司姓孫爲吏。其兄在提刑司。祇應每津司有過。唐臣恕之。仍告云。我爲爾兄。且放爾罪。其狠下如此。今差知海州趙衰者。通判果州。權榮州事一歲。中爲鹽井破敗。決一千六百餘入。晝暨夜禁。常七八十人。略不存恤。以至爲子決父。爲婦決姑。及就兩州繁處。各請供給。其貪暴如此。今知廣安軍張堯士者。堯佐同宗之弟。好誇族望。輒敢以溫成皇后與容示監司。又嘗差簿尉分往村鎮。販賣諸物。圖市易之息。日夕往還。及百餘里。而獲一縷之利。又嘗有因病殺牛祭鬼而獲罪者。堯士云。爾雖有病。何如且服藥。休殺牛。周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其庸暗如此。今知彰州。

奏乞放坊場欠錢狀

臣伏見近歲以來四海之利多歸公上官司之積動計鉅萬私室之有十已九空恭惟聖政日新德澤流濡窮幽極遠蒙被生成其事如大病之後偶得良藥以活其命有望更生而臟腑空虛支體瘠弱喘息之氣所存無幾切宜調護撫養俾就安完天下之肥然後可得是以堆垛市易義倉抵當免行之類凡爲聚斂者一切廢罷此誠德惠及民之深而與之休息也獨有出賣坊場一事最爲深害亦顯體恤以慰其心其立法之初蓋爲在官司吏無有紀極百費浮冗貪吏從而侵漁州郡衙前既勒力役而所得酒權之利盡以奉于公家有至竭財破產而死于凍餒朝廷知其如此于是拘收坊場官自出賣所得淨利一以募人執役二以給公家之用行之漸久弊從而生蓋小人之情競利而不慮患實封投狀務在必得既妄添所買之直又虛增抵產之數適值民間錢幣闕乏酒貨不售課利淨利抽買稅餉供納不足纔出季限又

有罰錢。或委保百姓管押綱運。其押綱之人。往往盜竊官物。走竄失陷。則須勒保人賠填。或原買價高。界滿無人交割。轉更拖欠。緣此數事。坊場多有破敗。乃至出賣抵產。以償官錢。或抵產價高。出賣不行。則強賣四鄰承買。或四鄰貧乏。承買不盡。則攤及飛鄰。望鄰之家。抑令承買。或本戶抵產罄盡。尚欠官錢。則勒保人代納。亦須破壞產業。或虛指贖資。妄起訟端。橫賴論索。郡縣急于官課。不問有無逋欠。遂使平人承認。械頸受箠。道路相望。囚繫坐獄。殊無虛日。其甚者。至于自經溝瀆。鬻及男女。而猶不能免。大率一縣之內。中戶以上。因買坊場。或充壯保。而破散拖欠者。十常四五。官方如此。百計督責。極力掊聚。而逐界所得實錢。十分只及五六。（原註）成都管內坊場第一界實七十二萬餘貫。第二界六十六萬餘貫。第三界四十二萬餘貫。大率只收得一半入官。外餘無可償理。一則因元買價高。虛張其數。二則爲物輕錢重。酒無厚利。三則日趨困窮。難于償納。以此天下坊場錢積壓少欠。其數極多。神宗皇帝深知其弊。曾于元豐三年明堂大赦。并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放。及有展限送納。詔令所至。人皆鼓舞歌頌。以爲天地大恩。莫過于此。除已蠲放外。至今欠錢不下八九百萬貫。簿書之內。雖有現欠之名。刑獄之下。必無可足之理。方當陛下布政之初。聚斂剝剝之事。大半罷去。天下臣庶。欣戴稱頌。以爲仁宗復生。尤宜廣霈德澤。以慰其望。臣愚伏願陛下特降睿旨。所係今日以前。因買坊場拖欠課利淨利。

并抽買稅錢及過罰錢之類見勸買人或保人送納并破賣抵產者並與除放庶幾窮困之人普沾大恩復遂餘生況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恭儉慈仁出于天稟內無土木華靡之費外無兵戈攻戰之費四海所入國用豐盈雖放免數百萬貫逋欠如去泰山之一塵何闕于事且天下之務固有是非輕重惟聰明睿智能權而行遂中于理今放釋逋負以安生靈與督責收斂以廣用度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爲輕何者爲重權而行之正在此日又況冬春以來雨雪愆候祈禱備至未聞沾足則除放欠負俾民免于凍餒亦可以感天地之佑召陰陽之和使風雨時若也臣又聞眞宗皇帝嘗御偏殿親閱三司逋欠放八萬三千數蓋眞宗以逐次降赦放欠多爲有司廢格不行或根究追逮益爲煩擾故按籍引對而釋之臣願陛下遵法眞廟之恤民近倣神宗之布惠斷自聖意特行蠲放坊場欠錢天下不勝幸甚

貼黃

臣今所奏只是乞朝廷特放坊場欠負可與不可稟自聖明卽非衝改戶部條貫須至立法伏乞留中裁酌早賜施行

又

臣每見敕令放欠。多爲有司百端抑遏。追究根窮。幸其稍戾于法。遂不除放。使聖朝仁澤。不及困窮。大抵人君發號施令。常如震雷時雨。不測而至。則天下知恩出于上。若委自有司。毫釐契勘。立爲條約。然後施行。則弊生于下。有損治體。伏願聖慈。如以臣言萬一可行。卽乞將臣此奏。畱中作朝廷意旨。降詔蠲放。不必付在有司。

奏乞相度逐界坊場放免欠錢狀

臣伏見朝廷德惠及生民多矣。臣下聚斂之態亦已悛革。惟坊場一事根株深固。條約交紊。猶有餘弊。未盡蠲除。蓋累界放實。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則有實封投狀。競利爭占。虛增估直。詐通抵產之欺。其中則有淨利過重。月納不足。出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餘欠尙存。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嚴迫。節目煩多。不惟洒戶緣此困窮。抑亦平民因而腴削。或繫獄。或受箠。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邑無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內。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產者。十常四五。多者欠至數千貫。少者亦三五百緡。以四海總計。凡幾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爲率。凡幾萬人失所矣。恭惟陛下至仁博愛。亦宜爲之動心也。昔者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于元豐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敕文累行。蠲免外。仍與展限二年送納。去歲大饑。肆赦。亦有權住催理指揮。委監司保明開奏。當議等第。蠲放德澤之流。非不廣及。然而此弊終未盡去者。一則爲有司違慢詔旨。忘失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則爲物輕幣重。錢貨乏絕。或灾傷所困。或兵役相仍。衣食之費尙且不完。至于官錢。何從以納。況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業蕩盡。子孫淪散。虛載簿書。枉費刑錢。歲月愈久。

重不聊生。憔悴之餘。必無可得。臣愚伏願陛下推廣先志。需發異恩。以遠近之差。為輕重之序。應第一第二界現欠者。並與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蠲免。如此則大法簡易。不為官吏之沮遏。聖澤寬深。遂除生靈之疲瘵。

貼黃

承買坊場之家。抵產物業。原價高大。為近年物輕幣重。田宅槩減價。今雖拘收在官。出賣之際。必不依得原估。官司仍於欠上理納餘錢。極為騷擾。臣等伏乞。如抵產一歲。原估一千貫。今伏乞特降指揮。應係因坊場沒官抵產。並許依原估價值充折。庶寬民力。

又

又況第一第二界價虛而高。第三第四界價實而低。今第一第二界雖欠錢一二分。比之第三第四界。已是增剩。況無可得。宜特蠲放。

又

若須候監司保明奏到。方纔蠲免。深恐諸路遲延期限。或所見不一。及吏緣為奸。別生事端。致使朝廷實惠。未能均遍。真若只以界限遠近。各與蠲減。所貴德澤早及細民。

奏乞寬保甲等第并災傷免冬教事狀

臣伏見保甲之法。雖已更改。猶有二弊。未便于民。其一為罷去二十畝以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繫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有百畝。家有二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二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此貧富力役。大為不均。況今之教閱。官中不給錢米。一月之食。皆其自辦。夫有田二十畝之家。終年所收。不過二十石。賦稅伏臘之外。又令供贍一丁。則力亦難給。昔日推行之始。不暇講求利害。惟務其多。今雖將五等下戶。精專閱習。萬一或有闕發。雖破竭家財。所得幾何。裏糧而行。豈不重困。臣愚欲乞于三等以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方得差充。其二為陝西州郡。今秋雨潦。高原之地。雖謂順成。下隰之田。稼亦不善。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蠲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竊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蠲收。欲民休息。若須候災傷。及得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欲乞應係災傷縣分。並特免冬教。以惠陝西三路之民。不勝大幸。

貼黃

又況郡縣自來檢視災傷。多有通計一縣所放。立為分數。如原管稅一千石。放及五百石。則謂之五分。即非以逐戶所傷。立為分數。其被災既有多少之異。而通計一縣大數。偶不及五分。遂不免教。此朝廷之所當察也。如蒙聖慈。以災傷之故。不限分數。特免教閱。則朝廷武備。未為廢缺。而生民受惠深矣。

臣訪聞陝西諸縣人戶。為田土絕少。雖家有二丁。有以田產微薄。陳狀乞免教者。并有訴述本戶災傷過多。但為一縣總數不及五分。亦乞免教者。遂縣拘礙。條禁不敢輒行。伏乞早賜指揮。庶寬民力。

又

淨德集卷三

奏狀

奏為繼連先知彭州日三次輪奏權買川茶不便并條述今來利害事狀

右臣先于熙寧十年知彭州日。為見朝廷依李杞蒲宗閱劉佐等起請。盡數權買川茶。收息出賣。大于遠方不便。并據本州茶園戶屢有陳訴。及為場口茶場減價買茶。虧損園戶。致有喧鬧。遂於當年三月八日。又本月十八日。四月二十四日。凡三次具狀輪奏。雖蒙朝廷施行。後來續見李稷蒲宗閱陸師閱等。貪功急利。侵刻遠民。阻節商旅。增添歲課。欺罔朝廷。希圖恩賞。措置乖謬。遐方之人。不勝其苦。為弊之極。凡有十端。一則是高估米價。預使與有茶之家。名為茶本。及至納茶。頗有賂費。二則是蒲宗閱首議與販大事。鹽井布等。相兼取利。充補茶息。并陸師閱置都茶場。以博茶為名。盡買諸貨。一如市易。及與米收利。以求出利。至今市井商旅。動皆失業。三則是般運不前。往往差雇稅戶。多有騷擾。復并假茶遞鋪般載。支費衣糧。及于成都路。差雇兵貼般。力役勞苦。走竄求死。其數甚衆。四則是將轉運司合收稅錢。作茶司收到數目申奏。及郡縣畏懼茶司事勢。以稅錢為息錢。上下表裏。敢肆欺誑。五則是通判知縣。倚勢欺官。計賣

茶息錢與牙子等均分。應慶慶。六則是有茶及般茶郡縣。知州通判知縣。皆由茶司與運司奏明差注。其間差注好利少恩之人。貽害遠俗。七則是監發茶綱官員。并兼監知縣。推賞過厚。極爲濫溢。八則是私買茶之人。并遞轉送茶司。文字通限之法太重。細民相率枉陷深刑。九則是秦陝客商。皆不入川販茶。虧失沿路省稅。十則是增起陝西賣茶價直。遂使民間當此關錢之際。更食貴茶。凡此十事。皆是臣照事十年論奏。後來浸生弊害。歲月愈久。爲患愈深。近者伏聞朝廷遣使入川。按察茶法。所有昔年三次奏狀。并今來條析利害。備錄續進在內。

一 邛蜀彭漢綿雅等州。與元府三泉縣人戶。多以種茶爲生。有如五穀。自官權以來。重法拘制。不許私相交易。被官中抑勒等第。高稱低估。每斤只得半價。須至賤賣入官。亦有彼此侵害。情願祈伐茶苗。被捉送官。又更科罪。怨嗟無訴。已及十年。幸而慶豐熟。糧食頓賤。可以度日。間或歲歉物貴。茶價獨賤。則園戶大見失所。多有爲盜。久爲川蜀之害。

一 茶司每於秋成之際。收糴倉米。高估價錢。俵與茶戶。謂之茶本。不願糴者。例須支俵。假令米一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文支俵。仍出息二分。計一貫二百。其買茶每斤直八十文。只折四十文。借端刻剝。大率類此。一茶法許增息二分出賣。緣茶司違法。別作名目。收及五分以上。或加倍以來。只如雅州茶每斤三十文者。計一百文賣。二十文者。計三十四文賣。十八文者。計三十二文賣。乃是賤買園戶茶貨。過取買人息錢。兩有侵損。〔原註〕有息錢。園戶。其引錢。買人息錢。兩有侵損。稅錢。牙錢。打角錢。凡六等。

一名爲茶法。却販布并大寧鹽及陶器。并運解鹽入川。相兼收受。近更置博易茶場。買絲綿繡絹紗羅綾布金銀楮皮紙香藥米豆等。出息貨賣。仍許監官出外招誘。及遣牙子往諸縣編欄。其害過于市易。所買紗羅綾絹。多是監官一員。與牙子通同。作過剩支官錢。却將紗羅等運往陝西貨賣。別無積滯。難便敗露。〔原註〕天下市易。已蒙嚴禁。惟博易。愛與成都府酒場。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文。過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如此多端聚斂。豈是茶息。歲收二百萬。欺罔朝廷。莫甚於此。

一 川路險阻。般茶至陝西極難。始元豐初。撥成都路兵士數百人。貼補般運。不一二年死亡逃竄幾盡。茶司遂令和雇人夫。同共般載。州縣畏其勢力。或和雇不行。則差稅戶往。頗有賠費。洋州一處。因差夫般茶。最爲騷擾。

一 未禁以前。陝西客旅。得解鹽并藥物等入川賣茶。所過州縣。俱有一重稅錢。及至將茶出川。沿路又納過稅。以此稅課大段增羨。自茶法施行以後。商旅更不與販。所收稅錢絕少。〔原註〕熙寧七年。未禁以前。每斤六文。歲收四萬。縱有各人。在官場販茶。往別州軍。雖明納稅錢。其錢逐處畏懼茶司勢力。及欲貪分息錢。往往將稅錢轉作茶息。以此稅課頗有虧減。其所得茶稅錢。亦不曾撥還轉運司。却滾作歲課開支。

一 陝西之民。食茶有定數。茶司爲貪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遂州有虧年額處。却於每斤上漲。價直。務要歲課餘羨。往往亦配賣與人戶。乃是權茶之害。非獨在蜀。亦已流及秦陝。〔原註〕邛蜀綿雅等州。今歲賣茶。一通用保按察之司。令佐皆在縣人之上。今來却計所賣茶貨。與牙子等均分息錢。虧損廉節。略無愧恥。一盜及二貫文徒一年。仍出賞錢五貫。今將錢八百文買茶四十斤者。〔原註〕每斤二十文。不幸被捉。亦徒一年。出賞錢三十貫。是販茶之罪。過于爲盜。于理不通。遞鋪文字。于外界軍機。或非常賊盜。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連二日徒一年。茶遞往來。並日行四百里。連一日徒一年。立法太重。有損治體。一雅州名山縣監茶官。但發及一萬駄。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且計綱發茶。殊非常事。冒濫頗爲僥倖。

一 茶禁之害。日久日積。朝廷所得者。歲有一百萬緡。而失陷商稅。亦數十萬。今若推廣惠澤。罷去權利。許令通商。則百姓蕩無禁礙。商旅大段通行。秦陝客人。入川隨行物貨。已收一重稅錢。其買茶先收住稅。買茶又收過稅。則一歲之收。必數十萬貫。每駄直十貫者。收長引錢一貫文。不及駄者計斤收錢。又須有數十萬貫。亦可充折茶司一歲之息。但責成都利州運司。令依律應罰黑河。則百事簡便。公私兩得。惟權圖博易茶若干萬駄。令鋪兵般運。重沿邊私販之禁。則于馬事。並無妨礙。而朝廷恩德。及民最深。

一 若謂以茶博馬。川茶未可通商。緣李杞立法之初。只認四十萬貫。應罰黑河。後來蕭宗閔等漸販布販鹽。添及六十萬貫。李稷陸師閔又增至一百萬貫。今則歲獻二百萬貫。亦只以四十萬貫應罰黑河。且倚法刻民。亦可增至千萬。恭惟聖朝治道。日從仁厚。若指揮茶司。只得歲入一百萬貫。不須出剩。則茶官不敢過有稽刻。仍不許俵米與有茶之家。若俵本錢。勿令出息。買則添原估。賣則減舊價。并已罷博易茶場。及諸般貨物。並不得收買。所有般載。盡差茶遞鋪。更不得差雇人戶。免令賠費。及罷官員均分息錢。仍令將茶稅錢撥還運司。稍減濫刑。漸抑重賞。嚴戒陝西州軍。不許添價配賣。如此則權茶之害。十分亦去四五。于博馬別無妨礙。

奏乞罷權名山等三處茶以廣德澤亦不開備邊之費狀

臣伏見朝廷察知茶法。貽害數路生靈。受弊之深。特遣使者按視本末。意欲更張。與民休息。今黃廉通詣諸郡及山場等處。尋究弊端。盡見其實。累具奏列。皆有條緒。蜀茶之害。十去七八。疲民延頸。日望弛禁。過於飢渴之待飲食。而朝廷尙遲遲未決者。蓋爲邊費巨萬。仰給於茶。慮或缺用。不敢遽然予奪。臣愚以爲持此說者。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陸師閔增歲課爲百萬貫。而又獻羨餘百萬貫者。豈皆茶息哉。蓋勇爲屠僧之事。扼民之喉。剝剔骨髓。攘奪百貨。公爲販易。其極至於典米豆。鬻物貨。惟增厚利。以欺朝廷爾。今日陛下忍爲此事乎。恭惟陛下深仁博愛。惠養萬物。惟恐一夫或失其所。必不忍爲此也。既不忍爲師閔

之事則禁可以盡廢利不可以過取雖黃廉之說猶未能盡副朝廷之意焉故臣願少變其議廣陛下之德澤以慰人望至於邊備又豈敢闕而不計哉且黃廉所以欲權名山油麻場洋州三處者猶利權買之賤出息之多爾然諸場不權而此獨權則民有幸不幸權法猶在則嚴刑濫賞隨而復作譬如治病不去根本未可以言愈也爲今之計莫若稍高三處之直如郡縣和糴米穀民間交易之類就彼和買及其起網運致此於權法須費一倍【原註】名山一縣權買穀至州不滿十貫而實三十貫以來或四十貫今既和買須添原價并脚錢約及二十貫以來至出賣已有一倍之利每歲約以五萬貳千餘兩河仍設秦鳳涇原兩路賣茶之禁並如黃廉之請則自可得一百萬貫以助邊計以行博馬法亦不闕少又何必獨權三處以貽斯民之憂乎其他諸路所入素薄宜一切舍之以與商旅庶爲招徠之漸也又況蜀茶歲約三千萬斤【原註】元豐七年二千九百五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九斤入熙河外尚有二千五百萬斤皆屬商販流轉三千里之內所謂住稅翻稅過稅者亦可得五十萬貫三兩處再運者四五處過稅每斤收二文五錢共計十文又可得二十五萬貫所過稅務道者十處近者茶稅七百餘兩計錢四萬二千餘貫以此權之其數必有二自權法之行茶有牙稅脚息頭子籠索等錢皆爲無名之斂今既解去羅網一切不問第以一貫之茶納長引錢百文則人情簡便必亦樂輸又有十餘萬貫【原註】川茶賣者每文今總計爲五十文凡二千五百萬斤計一百二十五萬貫乃得長引錢十二萬五千貫仍于六十餘萬貫中三分損一以爲未必皆然之數則四十萬貫乃有其實而茶商諸貨之稅復在此外總計其數則邊防之費相可足用三郡之茶不必禁權利害愈明矣

貼黃

臣今所奏皆據其實蓋于民不擾而有百四十萬貫之利以助邊計伏乞聖慈採納施行

奏乞罷京東河北路賒放大方茶狀

臣訪聞京東河北路近年將市易大方茶搭算脚息召人通抵賒賒請限半年納錢多是浮浪貪債之人及不逞子弟蒙昧尊劇虛供抵當賒請出外減價破賣洎至限滿催錢不免抑勒尊長認納往往破薄資產償還未足後州縣賣茶官更作饒限名目再賒一番暗令填納舊欠其何以堪雖蒙朝廷寬恩蠲放息錢外尚有欠數每縣約二三萬貫去年又差官將此等現在茶于兩路催促變賣諸州至今不佳使與屬縣賣茶仍限半年送納本息緣河北水患之後生民無聊京東亦有災傷去歲惟宜百計存恤庶使安居若更將上件茶賒放與人立限督斂則民間愈見凋弊況此茶積壓歲久多有陳毀損壞強民賒請豈不重困伏望朝廷詳察指揮轉運司委官定驗陳壞不黏者並行毀棄外餘即減定價直分擘于自來貨賣得行處召人以現錢收買所費不爲兩路煩擾之弊

貼黃

臣今奏請蓋爲逐處賣茶惟官務辦其職事不卹困窮積日累久民力轉耗須委署轉運司審詳措置

伏乞採納施行以廣德澤若只令賣茶官相度則無益於事

奏乞權罷散賣苗一年以寬民力狀

臣伏以青苗之法始欲便民行之既久遂生弊害蓋有司惟務增羨以爲稱職【原註】俟數多則言勾實雖云出息不過二分而節目頗多督責愈峻蓋有詭名冒請買勝子散甲狀支交子折足錢【原註】川中辦爲足錢民間只換除頭子錢減冠升合量收出利并書手保正甲頭識認等事費耗不一或請時穀賤納時米貴所出息數約三四分及至斂納官有期限更有責罰使者競爲風采逼迫所部郡縣主者各懷畏恐務於辦事稽遲則追呼差誤則取抄枷鎖箠道路相望雞犬牛羊賤鬻於市甚者徹屋賣田以償其欠倉官受入又增斗而百端侵擾難以悉數朝廷雖切防察終難盡除其弊又況村落小民市井游手近所同上下通知恭惟陛下恤政之初廣需德澤天下生聚欣戴鼓舞臣意伏乞聖慈權罷散賣苗一年以寬民力

貼黃

臣今所奏只乞權罷散賣苗一年即于戶部常平法別無違戾若蒙俞允伏乞早賜施行蓋來年正月以後給散是時或行下稽緩則無益於事

又

自青苗法行以來民間出息供官不可勝計若權罷一年則國家用度未至闕乏伏乞早賜施行

雖于國家富有之體。未必爲害。亦宜裁損均節。以稱量入爲出之義。伏望聖慈。付有司相度施行。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狀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于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墮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學問。薄于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措注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害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腐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誣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開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教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議論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舍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教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于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樂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推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繼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爲定令。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儉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奉使回奏十事狀

臣竊見昔年瀘州乞弟入寇。始因求索一羖牛骨價。事至毫末。而邊吏貪功覬賞。擅行殺戮。以至敗軍覆將。騷動一方。上煩朝廷。兩次命師西討。調發數萬。公私之費。其數不貲。兩蜀瘡痍。今未完復。初林廣統領大兵。深入巢穴。及到乞弟住坐之處。止有茅屋數間。賊亦遁去。竟不能獲。乃是以天地之力。與螻蟻計較。竊以生民膏血。棄如糞土。爾此朝廷固未詳知也。其後以王光祖爲瀘南安撫。意欲生致賊酋。光祖怙權作威。肆其殘虐。蕃漢被害。怨淪骨髓。經營數年。亦無所得。此朝廷亦未詳知也。今瀘州內外。屯兵萬餘。作爲聲勢。欲致此賊。其策亦疎矣。夫欲致賊而不匿其形。賊不可得。且萬兵之費。饋運日勞。雖無寇至。坐耗民力。臣愚以爲乞弟之存亡。遠順不足上煩朝廷。宜一切置而不問。惟徒重兵歸內郡。以省橫費。戒邊臣守疆場。示不必取之意。要以歲月。當有成效。

貼黃

臣守疆場。示不必取之意。要以歲月。當有成效。

淨德集卷四

奏狀

奏乞罷軍器冗作狀

臣伏謂古之明王。講求治道。以福天下者。凡不急之務。必先罷去。乃省事省官之一端也。國家自慶歷罷兵以來。武庫百備。廢壞幾盡。神宗皇帝以常德立武事。震耀威靈。治兵制器。憲度詳謹。內置軍器監。外創都作院。日程其功。月閱其課。戈矛弧矢。甲冑刀劍之具。皆極完具。等數之積。殆不勝計。苟有靈旗之伐。可足數十年之用。方朝廷弭戢息戍。以戢千養矢爲意。兵械非今日之急務也。比嘗降詔。併爲兩坊。坊止三作。省去監督綜轄之員。凍放疲癯拙惰之匠。據所積材具。以漸造制。然至今兵匠尙以六千人爲額。兩坊額外。亦四五百人。以一歲計之。爲口食米者凡四萬五千石。又緣內外廂軍。大率闕少。亦有廢事去處。若值工役急速。未免于民間差雇人夫。官有耗費。私有騷擾。臣愚欲乞減兵匠三分之一。罷監官四員。小作料次。實其日力。積之歲月。亦無所闕。却將所減之兵分填。添助諸處廂軍差使。候將來修制軍器。關人仍勾抽赴作。不惟省監官軍匠添給之費。抑亦助廂兵役使之勞。況今財利羨息之端。多蒙國罷。如此等事。

今春瀘南傳乞弟已死。又云相次投降。乃是招安將領。發安爲之辭。以要小利。皆不足信。惟宜置而不問。

又

瀘州極邊。支移稅賦。往彼送納。米一斗爲錢三百文。草一束一百文。民力之耗可知矣。

臣伏見熙寧中。朝旨下。命充按視成都路。接近蠻夷州軍寨。充乞修築雅州城。所計工料。萬數浩繁。續准密院批狀。候瀘州永康軍修城了日。修築近聞本州申轉運司。以爲于事無益。乞行罷罷。臣體問得。雅州自建置以來。只以木爲寨柵。蓋州城北。據大江之岸。秋夏水溢。衝浸木柵。或修城牆。即遭水患。尤易摧塌。其南據山。山石險阻。難爲板築。東西兩邊。地勢稍平。可以興工。又緣土疎沙潤。經雨即塌。暫成復毀。其勢必然。所計工料。人夫數目。極廣。雅州地瘠民貧。豈有餘力。可以具辦。不免於戶上科定。及近邛州縣置買應副。若城壁堅完。已見騷動。況此理勢不可修築。乞下鈐轉運提刑司。相度寢罷。庶使公家無橫費之害。遠民免勞役之苦。只乞修完木柵。自可防虞。惟朝廷留意幸甚。

貼黃

兵夫凡六十餘萬。竹木磚石之類。凡二百三十餘萬。

又

近歲茂州亦因修築。致夷人疑惑。結集爲寇。遠方邊郡。豈可率爾生事。

臣伏見川路近年賦斂失當。民力彫弊。其事在於科折不得其平。聚斂之臣。恣爲括克。皆轉運司不任其責故也。一路田稅。雖名物不同。大率錢米爲多。以錢十文折綿一兩。以三百文折絹一疋。天下稅額之重。莫過於此。既著爲令。不可改易。至於米豆逐料科折不一。或折絲絹。或折紬布。或納估錢。先期拋下。所折之物。指稱本州以起納之。月上旬價值科折。縣令之職。謂之親民。民事之大。莫若賦稅。而不得與焉。或郡守有愛民之心。不附會轉運司厚斂之意。估價既平。公私自便。稍異於此。又將何訴。蜀中比年米穀極賤。而估價太高。所折絹布。則估價大賤。有以米石二三斗。折絹一疋者。米一石直七八百文。絹一疋乃爲錢千四五百。遠民重困。良以此也。朝廷若因臣僚論奏。下轉運司分析。不過謂折納有若令估值。在諸州既能殘民。又且違責。小人刻剝。何所不爲。生靈剝膚。亦當深恤。臣欲乞今後兩稅及官租斛斗。若不納正色。須至科折。仰轉運司先次指揮州縣。以某色斛斗折某色物帛。逐縣各於起納之月上旬。估定實直申州。知州通判看詳所申。子細體問。重行估定。申轉運司。仍探訪覺察。如無偏重。方許折納。若不得其實。侵損官私。轉運司及本州官吏。一等科罪。如此則朝廷寬恤之惠。天下安樂之望。莫此爲大。臣嘗聞仁宗皇帝祐中。京西路科折太重。諫官極言其事。仁皇嘉納。轉運使蘇舜元得罪。祖宗仁政。自可取法。惟聖明裁斷。下修敕所。先次立法施行。

貼黃

賦稅科折。不得其平。則生民受弊。乃王政之急務。切慮諸路。亦有如此。伏乞早賜指揮。

臣伏見成都路轉運司。逐年下六州軍買官布七十萬匹。于十一月支錢。至次年六七月收納。並係上等稅戶名下。均定收買。因其田稅多寡。而科所買之數。名雖和買。實則配率。行之已久。習以爲常。元豐以前。每匹支錢四百五十文。或四百文。不致刻剝。人尚樂輸。至元豐元年。轉運判官王宗望。曉諭州縣。各令減價。其間官吏迎奉風旨。損直太過。蜀中近歲雖錢重物輕。惟布價獨不甚賤。蓋官中須索如此之多。地利人力。所出有限。故也。近歲逐處所支。每匹纔二百九十文。而民間輸納。乃五六百文。郡縣每月所申。實直每匹不下四百五十。案據具在。可以考驗。豈于和買。獨減價錢。民力供輸。尤爲不易。乞下轉運司。今後勘會實直。添支價錢。庶得遠方農民。蒙被德澤。

貼黃

今年夏稅。時零布。轉運司並令納估錢。每匹四百二十文足。及至和買。只支二百九十文。顯見侵損稅戶。

臣伏見成都府每年上供錦帛。原係預備絲花。與百姓織造。往往有貧下機戶。已請錢物破用。及其催納。不免騷擾。至元豐六年。奏創上供機院。令軍匠八十人。織大料細法錦透背鹿胎。共七百三十餘匹。其小料綾綺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舊依在民間。後因內臣郝隨。到御前劄子。添造緊絲等機法。一十匹。遂雇百姓助工。日逐勾集三四百人。雖支工價。尚有虧損。雖定日限。仍更督促。或無故拘留累日。或每匹又出罰錢。歲月爲常。殊無休息。細民失業。不勝其勞。昨已准聖旨。罷織新樣緊絲等一十五色。至今猶有監官一員。并軍匠一百七十餘人。費耗甚多。仍更日役。百姓頗見煩擾。臣欲乞將易造之物一千三百餘匹。仍令民間織作。減罷監官。其軍匠止八十八人。惟造大料錦。自不關事。即不許勾集百姓。匪惟裁節冗費。寬假貧民。抑亦防異日作爲淫巧之弊。并瀘州綾戶造官綾。向因知州席汝明。性苛刻。逐年減絲數工錢。以致人戶積欠綾四千餘匹。刑筴監綱。乃至家業併盡。償納未足。現今拘管在綾務織作。剝除臣詳此弊。蓋因官司減物料工直。方致拖欠。亦合依敕蠲放。伏請下所屬施行。仍乞依席汝明未減以前絲工織造。

臣聞日蹙國百里。非治世之事也。昔光武中興。因王莽之亂。戶口彫耗。乃併縣邑。唐元和中。以天寶至德衰殘之後。李吉甫欲省郡縣。而議卒不行。蓋建置之始。或以版籍之蕃庶。或以訟訴之浩穰。或以防寇盜之變。或以示形勢之重。皆有意謂。不徒置也。免役法行。提舉司多廢州縣。蓋利於減罷公人。而所收役錢。多有寬剩。未始有以民事爲念也。既而神宗皇帝。知其未可。旋亦興復。如滑州及偃師。汜水縣皆是也。今

年二月，詔下諸路已廢州縣，相度復置。成都路亦嘗申請復永康軍及籍縣，至於成都之犀浦、綿州之西昌，皆可興復。乃有異議，伏緣成都府界四境之土，相距皆百二三十里之遠，昔爲十縣，縣之主戶，各二三萬家，而客戶數倍焉。征賦錯出，訟訴叢委。昔年議廢犀浦，止以介於成都縣之東，東西五六十里，由是四分其地，隸於成都縣、溫江縣、新繁縣，至有一家之產，割裂而屬四縣，推之人情，自己厭苦，而南自溫江、北至新繁，乃八十里之遠，中間居民稠重，去縣既遠，盜賊嘯聚，輒擄劫奪，屢常有之。昔未廢縣，不至如此。又犀浦田稅比四邑爲重，今既差役必以等第，而等第高下，視稅色之多少，則犀浦之上戶，當四邑之中民，力役既同，則犀浦役重，此人情之願復也。以地理攷之，成都府永康軍彭縣、郫縣、眉州、皆平川之地，止三百餘里之中，而爲州七、縣三十四，中間未有相去八十里而無一縣者。此事理之可復也。前代創建，豈偶然哉？又如綿州之西昌，分隸巴西、神泉、龍安之三邑，道里之遠，各七八十里，輸稅訟訴，今又復差役，皆不爲便。其甚者，縣之數里之內，三處渠堰，逐年修治，蓋水既田，無慮三萬畝，昔時本縣官員，當工役之日，親往檢視，堰功乃集，廢縣之後，別縣相去遠，不復前來監修，以致工料或虧，水利不時，人被其害。兩縣百姓，屢已申訴，堅乞興復，利害明白，而監司所見各異，不爲申請，乞賜指揮，下不干礙官司，相度施行。

貼黃

熙寧四年欲廢犀浦、彭縣、司相度以爲不可，其後提舉司再奏，乃廢，以此可見廢之未當也。

又

陵井監百姓亦乞復貴平縣，監司未許，乞一并相度施行。

臣伏見興州濟衆監，自興置以來，歲鑄錢六萬二千貫，至嘉祐三年，減半鼓鑄，其所用生鐵，並在衙前酒場和買，每斤支十四文，雖有賄賂，緣酒場利息稍豐，未見破產。自賣酒場後以來，本州勸誘煉鐵之家，通抵產預借，錢每斤支三十文，彼時山林不遠，可以就便置爐煉鐵，應副足用，續又以銀絹折支，漸虧實價，至元豐三年，額添四萬九千貫，以三萬貫借充茶本，四年又添二萬貫，每歲共鑄十萬貫文，其鐵每斤又減六文，其鑄戶爲累年採礦，頗多土窟深惡，并林簷疎淺，燒炭漸稀，倍有勞費，兼數遭大水，漂塌冶爐，破舊抵產，逃避亦多。現今本州與三泉西縣鑄戶，拖欠額鐵四百餘萬斤，禁銅鑄楚，皆無虛日，緣地產有限，民力甚困，每歲鼓鑄不已，雖百計督責，愈有逋負，況今來已蒙朝旨更張茶法，則本錢三萬貫，更不須借，自可減減額，仍乞下本路相度，量減料例，鑄六萬二千貫，庶使數郡之民，不爲錢鐵所壞，稍得休息，即於本路支用，亦無闕乏。

貼黃

臣又聞知興州陳鵬，曾具利害陳奏，乞鑄減輕錢，歲可減錢四十餘萬斤，民間深以爲便，蓋現今行用鐵錢頗重，若稍裁損，即輕省易爲賣換往來，公私兩便，伏乞檢會施行。

臣訪聞前蘇漢任成都路轉運判官日，不與本司共議，因公事出巡邛州，一面將鑄戶杜中林所有官鐵，累次減下價直，仍別作一項，稽留所減錢貫，意欲以爲勞效，及致杜中林中等各家，節次敗闕，現官錢、蔡漢并將郭舜良等兩稅地內，創造鐵籠，買鐵鑄去處，作坑冶發露，召人賣封投狀承買，各鑄戶等莫不冤之，遠方疲俗，因而重困，伏乞下本路轉運司審詳改正施行。

臣伏見陵井監嘉州等處人戶，久來開鑿鹽井，謂之卓筒，蓋鹽泉所在，皆山溪間，鑿地十數丈，以竹隔水，故也。官爲比權，月納課利，助一路之費，蓋亦不少。始嘉祐中，轉運司奏請今後更不許卓筒，非爲其偽濫也，止以鑿井既衆，出鹽滋多，射破諸江官井鹽價，然已開鑿者，亦存而不廢。至熙寧九年，轉運判官段介又奏，請閉塞本路及梓州路卓筒鹽井，一爲欲諸江官賣貴鹽，二爲欲與販大事鹽解鹽入川，高價出賣，多取羨息，苟求恩賞。是時梓州路轉運司以爲年計所賴，固執不可，惟成都路盡行閉塞，煎井之家，由是失業，近歲爲有熙寧五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許開鹽井，除卓筒井不許與開，向之井戶，各經所屬陳狀，乞開大井，但砌井面，其下亦須卓筒，并研等縣，無慮百五十所，逐年出納銀絹，及五萬數，其始遊卓筒之名，方得開鑿，既有違法之實，深自恐畏，浮浪游手，州縣胥吏，日有陵脅，未嘗安居，臣竊課卓筒與大井煎鹽及所納課利，其實不異，而卓筒獨爲礙法，理有未安，欲乞下轉運司相度嘉州陵井監，今日以前鹽井，一依梓州一路鹽井，教條指揮，其熙寧五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卓筒不許與開，亦乞刪去，即於公私實爲兩便。又訪聞成都路鹽井，先差官比權，後轉運司指揮本州，更勾追開井戶，于所權額外增添課，多有破敗，欲乞指揮轉運司勘會，自額外添起課利，盡與除放，免致三二千家，因此流浮，爲太平之累。

貼黃

蒲江鹽昨准朝旨減價，易爲出賣，近又黃廉奏乞減井額，貨法已通，今若許復卓筒井，則於蒲江鹽委無妨礙。

臣伏見興州青陽鎮銅錫場，舊屬本路運司，就差青陽監程官兼管，向因李憲申請，撥隸熙州經制司，及自奏舉監官，今屬陝西運司，本場逐年支官本一萬貫以來，收買銅錫，應副通遠軍錢，自熙寧七年至今，發過一百六萬餘斤，其監官有食錢，有驛料，有公庫，供給有役人四名，並係雇募，有兵士七人，歲費共約二千緡，所買銅錫不多，而所費不少，又利州路官局隸屬陝西運司，名亦不正，方裁節浮濫之時，臣欲乞仍舊令興州青陽鎮監程官兼管，亦可以稍減冗費。

臣訪聞開封府諸縣人戶自熙寧五六年後累欠常平錢等至今凡十二三料。經涉十六七年計所出息已過鉅萬緣逐處貧下之家見今猶有殘欠官中不住督數或父祖已亡勒子孫填還或無戶可催責于繁人代納或經災傷委實貧乏多者不滿千錢少者幾過一二百而追呼監錄動有騷擾昨來雖蒙降赦指揮分作六料逐歲送納仁恤之意極爲寬厚然歲月深遠無可催理者終是有此疾苦未沾聖澤臣愚伏謂主治之體惠中國以綏四方德教之流先京師而後諸夏畿內之民尤宜安養諸路所欠多自隨料次催納無如府界累經倚閣積累十餘年猶有少欠伏望聖慈特賞指揮府界諸縣自熙寧五年後有人戶殘欠常平現勒子孫填還或千繁人代納及昨經災傷第四等以下等現欠者並與蠲放庶使德惠實及困窮

貼黃

敕文雖許展限年月送納諸縣未免將積欠之數分作六料催理數目雖不多而煩擾甚衆莫若特賜蠲免

又

昨敕文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得除放今來殘欠青苗錢多者每戶不滿百貫累歲倚閣莫非貧乏之家卻將催納重輕之理顯見未均如蒙採察特與除放則惠澤實及農民方當新陳未接之際早賜指揮極爲厚幸

辭免起居舍人狀

右臣準閣門告除臣起居舍人伏以往下之官記人主言動備一代典章傳信後世惟博學多聞習知史法之士可稱其職如臣衰陋材不足用安敢冒據以速罪戾仰祈睿明慎惜名器特寢誤恩庶允公論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奏乞罷郭茂恂工部郎中狀

臣去年三月中曾彈奏郭茂恂前任陝西鹽牧日極禁無罪婦人阿黨等令賂錢雇女使及在秦州永興軍皆有不便之迹醜聲流播道路喧聞不可爲省郎并相度鹽牧蒙朝廷採納臣言罷茂恂庫部郎中更不遣經責牧地仍除軍器少監當時士大夫謂朝廷既知茂恂狼惡如此而尚不許補外者蓋執政以親舊之愛曲爲庇護姑且處之京局俟人言稍息必復進用今日果如所料乃以茂恂任工部郎中詔命既傳頗駭羣聽且進善退惡者天下之公議信實必顯者人主之大權貪廉既棄於天資安有昔汗而今深陸勳勳關於國體豈可前是而後非僅從輔弼之主張必誤朝廷之任使伏願陛下深明本末洞察公私特罷恩除庶清郎選

貼黃

臣又聞英宗朝八月將宴後苑劉庠言去日食近非畏天之意特爲罷之神宗朝四月將宴富弼以災異爲言亦蒙嘉納今早曠之診雖已消弭而天道尤宜欽畏願陛下無災而懼爲德天下幸甚

奏乞蠲放開封諸縣熙寧中殘欠常平錢狀

淨德集卷五

奏狀

奏乞罷開樂宴狀

臣伏聞國朝故事祥禪既除有開樂一宴近來中外喧傳謂已擇日排辦日夕必行此禮臣愚竊疑之蓋自春徂夏旱暵爲災陛下憂勞恐懼避殿減膳精誠祈禱夙夜不遑以至過自貶損權寵受冊務答天心以冀亨嘉之應此乃曠古未有之德天下幸甚今羣臣屢拜封章乞從禮樂陛下報詔未蒙允許乃未有關宴之期而中外相傳皆謂宴在旦夕似于事體未便伏乞宣諭有司一就坤成節賜宴則于禮文亦非簡疎內可以隆二聖慈孝之德外可以稱上帝眷佑之意

貼黃

況茂梅領軍器監以來。仍更違法冒濫製造神御機具。工下手節料了畢等錢。貪穢之行。久而不革。臣已當彈奏。伏請論罪如律。豈可因其有過。又復遷官。

奏乞進擢奉議郎杜敏求狀

臣嘗被旨遠使。詢察官吏之能否。得善不薦。有愧於心。臣伏見奉議郎監成都府商稅杜敏求。治身知職。爲學知本。從政知體。良材嘉器。可用於朝。恭惟陛下虛心求賢。尤善任使。如敏求者。伏請進擢。以觀報效。

奏舉任伯雨充學官狀

臣先准朝旨。舉內外學官二人。臣已奉詔舉果州團練推官知成都府新都縣李由願充學官。其人雖蒙朝旨差充河中府教授。原不曾赴任。已差充鄭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臣後來別未曾舉官。今伏見前施州清江縣主簿任伯雨。素有文行。今保舉充學官任使。

貼黃

臣伏見兵部侍郎趙彥若。昨奏舉周純充重法地分知縣。其周純爲少得闕次。情願不就。近趙彥若再舉溫俊民充重法地分知縣。已蒙吏部施行。有此體例。伏乞照會。

奏乞察小人邪妄之言狀

臣竊謂人君深居九重。尊高如天。雖有聖智。亦未能周知天下之事。必以納諫爲先。既能納諫。則臣子可盡下情。以陳治亂之要。今陛下聽政之初。臣備位侍從。朝廷之事。得以論思。敢竭愚鄙。少報萬分之一。願陛下特加省覽。伏以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垂簾聽政。天下治安。一旦棄四海之養。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無所逮及。方其得疾之初。陛下憂形于色。躬侍藥食。衣不解帶。告于天地社稷。禱于宗廟山川。薄刑赦罪。釋通輕賦。凡可以新福履災之事。講求備至。及其疾勢大漸。則召高族子弟。入于禁中。丁寧撫慰。有安心免憂之言。既以大殮。內侍有需索酒食者。禮部臣僚。聞方當哀毀。不可爲閭閻鄙俚之事。恐累聖德。陛下即從批奏。遂罷其請。繼有手詔。稱楊太皇太后臨朝累年。抑損外戚。未嘗假借。無以報稱盛德。議于高族子弟。推恩又虛。諸處應奉山陵。過有勞費。遂合降詔有司。並須遵依遺詔。指擇遠近臣子。聞此等事。無不感嘆。皆謂太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功。于社稷有萬世之力。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一言。一遇前去。臣契勘上件致仕敕命。馬遞條限。日行三百里。梓州至京三千六百里。計程合在二月初十日還事。不敢違戾。太皇太后之意。上合天心。足以享萬壽。下副人望。足以保四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臣于此時。以無可疑而爲疑。以不必言而爲言。則其罪不勝誅矣。所恃者陛下仁而好諫。明而察物。必能赦臣。私憂過計之罪爾。蓋自太皇太后垂簾以來。屏黜凶邪。裁抑僥倖。橫恩濫賞。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幾。則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也。辨與不辨也。陛下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勝是。邪不能害正。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而安矣。昔元祐之初。臣任臺臣。照會以憑離任。

乞別給致仕敕狀

官。嘗因奏事。前恭聞德音。宣諭云。朝廷政事。若果於民有害。即當更改。其他不繫利害者。亦不須改。每改一事。必說與太后。恐外人不知。臣深思此語。則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蓋不得已而後改也。至如章惇悖慢無禮。呂惠卿姦回害物。蔡確勝毀大不敬。李定不持母喪。張璪一盜父墓中物。宋用臣拊斂過當。李憲王中正邀功生邊事。皆事積惡盈。罪不容誅。若敗露于先帝之朝。必須不免竄逐。若暴揚于陛下之手。亦合正以典刑。以此而言。則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欲生民之便。所逐之臣。盡是天下之惡。豈可以爲非乎。恭惟陛下聰明聖智。出於天縱。是非邪正。進退可否。必已了然于心。豈待人言而後辨。臣乃不避斧鉞之誅。喋喋以告陛下者。亦冀婦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意也。夫蔡絛以組織爲事。惟經緯是恤。今乃不恤其緯。而以周亡爲憂。固可怪矣。愚者千慮。亦有一得。在夫之言。明主擇焉。臣又聞昔者明肅太后稱制之日。多以私恩。偏及親黨。聽斷庶務。或致過差。及至仁宗皇帝親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關失。仁宗察見情僞。降詔止絕。其略曰。明肅太后。夙承先訓。保佑沖人。勤約之風。化流四海。或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蓋機務之實繁。雖肝長而無暇。賞善罰惡。惟命令之已行。革故鼎新。非孝思之所至。曷月方臨于庶政。虛懷納納于讜言。其有罔識遠圖。靡循理體。達于聞聽。姑務矜容。多形瑣碎之言。復有迎合之意。宜申誠勸。以警姦回。應明肅太后垂簾日。所行詔命。已輕施行。過諸般公事。輒不得更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謂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愛。聖德廣大。超越今古。載在史冊。垂範後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臣愚竊謂明肅太后之政。時有過闕。仁宗念其保護。尚降詔書。不容小人。輒有議論。而況太皇太后垂簾九年。所行之政。皆已便民。所逐之臣。各已當罪。無可擬議。萬一小人狂妄獻言。豈可容哉。豈可信哉。願陛下明示黜罰。杜塞其端。以副天下之望。以隆宗社之福。

右臣任受上件差遣。于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爲年及七十五歲。齒髮衰暮。竊慮職事曠廢。尋于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據梓州進奏官鄭永通狀。申稱正月二十六日。遞到臣陳乞致仕奏狀。于當日投進訖。二十七日計會收取到許本官依前集賢殿修撰致仕敕。于二十七日申時發達字號人馬。遞前去。臣契勘上件致仕敕命。馬遞條限。日行三百里。梓州至京三千六百里。計程合在二月初十日還梓州。今來已經三十日。尚未見到。緣都進奏院。自正月二十八日以後。至二月二十五日。發來馬遞皮角計十七件。並已先次到州。惟是臣致仕敕牒未到。臣屢差人自本州以去至鳳翔府。沿路根究前件。今正月二十七日達字號遞角。委是未見轉送前來。竊慮在路沈失。念臣衰病累年。勉強不行。方具奏聞。陳乞致仕。已蒙聖恩。允許。臣守本官致仕。出給敕命。兼已差差新官朝奉大夫李仲知梓州填現關。本官現已取索接人非久到任。臣尚未受到致仕敕命。離任未得。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狀。別降致仕敕命。付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勝是。邪不能害正。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而安矣。昔元祐之初。臣任臺臣。照會以憑離任。

劄子

辭免殿中侍御史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殿中侍御史者，聞命震悸，不知所為，竊以副端之與丞輔，雖輕重不倫，而任責略等。非材庸淺，望臨一時，何以稱選？矧時多艱，厥任尤重。如臣樸陋之學，豈能有行，衰邁之蹤，無所可用。賜還舊列，曾未踰時，無補秋毫。方圖巧詭，遽蒙擢序，大懼無以仰副睿明耳目之寄，欲望聖慈，追賜新命。

上殿劄子

臣昨奉朝旨，往成都路計度轉運司，諭以更改差役大意，同共定議，見得本路人戶貧富等第高下不均，蓋諸縣大半以稅錢多少，立爲戶等，有自一貫至於十貫以上，或自五貫至五十貫以上，並爲第一等。若各差一役，皆三二年一替，則富者常幸，貧者常不幸。又緣中等人戶絕少，除官戶單丁女戶寺觀外，一縣之役，有差一兩番不足處，況役人數目，已依熙寧後來裁定，難更減省。今來若不類差上戶，則無以寬中下之家，須相度立法，其戶多處以十二年戶少處以九年爲率，分作三次，總計台役之數，均勻定差，謂如有一貫稅錢，于九年或十二年中，合差役一次，則二貫以上者差兩次，逐次各一人，三貫以上者差三次，逐次各一人，其稅錢轉多，則又增所差之役，于九年或十二年中，三次差役，共不過五六人。原註：此法雖五六年，仍令私自雇人應，其一貫以下，等第漸低，只差稅役一年，又其次者，差戶長或渡子半年，所有第四等往後不應役，第五等則並不差充，大約如此風俗，以爲稍平，外餘衙前，皆悉招募，以坊場錢酬支，重難及出賣坊場，只據現今第四界，直令管押調運了當，人指占承買，更不賣封，投狀並在本路役帳，畫一開說，差官肅赴關訖，伏乞降臣此奏，付詳定役法所照會，候本路文字到日，相度可否施行。

貼黃

臣又聞近降朝旨，出等戶更不差役，只令減半出免錢，則諸縣合役之戶轉少，須至差上等人戶兼一兩役，所費少寬中下之家。

又上殿劄子

臣奉使遠方，察知民間疾苦，及官政未安，凡一十事，已曾呈奏。其一乞減漕州兵戍，不示賊以形，且省饋運之勞。其二乞不築雅州城，以節饋費，免於遠方生事。其三乞立科折條約，使轉運司與州縣同任其責，以戒重斂。其四乞添和買布價，以寬民力。其五乞減成都機院小料綾綺，罷置官，免勾百姓助工。其六乞其七乞興州濟衆監鑄鐵錢，庶使疲民不爲鐵冶所困。其八乞詳審改正蘇瀘所減鐵價，并所奪人鐵鑪，其九乞開卓筒鹽井以濟困窮，顧其課入，可助本路之用。其十乞罷興州青陽鎮銅鑄監官，以減冗濫。凡此十者，或陳一道之利害，或指一郡之休戚，或言一官，以朝廷視之，乃細碎毫末，不足

上神機論，以遠方望之，則皆切近人情，最爲急務，仰惟聖治，願賜採納。

奉使至河北劄子

臣將命出疆，與聞使事，既見遠人往還之際，事體小有未便，不敢隱默，今具大槩，以洩天聽。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臣經由河北州軍，訪聞近有朝旨，爲據坤成節度使所相度裁減人使經過處，充占兵士數目過多，將來祇應恐有闕事，官吏多以爲憂。只如邢州一千二百三人，其他州郡若以邢州爲率，例皆裁減，深恐臨時誤關，臣竊謂朝廷懷遠人，恩禮優厚，務存國體，必不計較毫末之費，自來遠人經過州郡，雖有充占人兵，一則是州縣上下，務要供應了畢，不令闕事。二則是小人羣集，希覲數日酒食，積習成弊，勢難盡革。今若使依坤成節度使所定到人數施行，臣恐未能盡去僥倖之弊，卻有供應闕誤之過。蓋異域之人，既至中國，不可繩以文法，或沿路收買物色，行李重大，所差之人，津般不足，未免須要添差，人兵或道途雨雪，泥潦大寒，役兵逃走死亡，折傷疾病，別無餘剩人數，應急補填，亦致留滯，以此逐處須至各差準備人兵，亦未爲過當。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河北路州軍，于舊例差兵士應副遠人往來數內，十分量減二分，所費不至闕誤生事。

貼黃

臣又聞昨來坤成節度使，遣人北歸，沿路爲雨水所阻，每車一乘，差四五十人，牛驢二三十頭，方牽拽得行，以此推之，豈可過減人兵，緣今來賀興龍節人使，相次入界，伏乞早降指揮。

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

臣竊見河朔州郡，密接北疆，過雄州三十里，便爲境外，然地勢平坦，絕無險阻，控扼去處，雖州郡修完城壘，訓練兵屯，以備緩急，若萬一有烽燧之警，終是易爲衝把，惟塘水一事，極可禦寇，蓋自漢化中，知雄州何承矩，相度地形，衆流所會，開爲塘泊，上自順安軍，至雄州莫州霸州保定信安乾寧軍及滄州凡八州軍地分，東西長六百餘里，南北闊至二十餘里，狹亦七八里，周圍二千餘里，深亦有數丈處，沿隄各置寨鋪守把，比之據高設險，則用力最省，爲備最大，謂宜常切開廣愛護，勿令小有侵損，塞乃邊防之要務也。自近年以來，許人于高仰水不到處，漸次開佃，官中因而打量界至，立定租課，其逐處所取，已及四五十餘頃，每歲所入，止有三千四百五十餘石，竊慮歲月浸久，侵佃漸多，于邊防之計，頗爲闕失。雖北人通好多年，務守盟約，百事恭順，然敵情難測，不可一日不講其備，伏望聖明特降睿旨，下河北安撫轉運屯田司密切指揮，應係塘泊，今後不得更令人戶以高仰爲名，妄有指射侵占，如所出租課稍重，許令退佃，以廣塘水之利，庶幾邊防，不致誤闕。

又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

臣奉使過燕京，見數回紇立於道傍，指郝惟立而言，卻是郝使來，蓋惟立嘗押伴拂菻諸蠻，所以有識認

者又遇中京見數回。臣聞蕭興回。說來此是進奉或是買賣。與云回。說有數州屬本朝。常來進奉。亦非時常來買賣。臣竊思之。回。說既有數州屬北界。常至彼處買奉不缺。則往來之迹不疎。一日見中國使人。便能認。若為北人所遣。令至本朝。以進奉為名。探問事宜。或與北人混雜而至。同為姦偽。或有小人因緣為姦。別致漏。安可不防。緣回。說至本朝。雖差押伴。臣僚其關防出入及買賣諸物。切慮法禁未至。周備。臣愚伏望特降指揮。別立條約。密加檢察。

遺骸元化。運應重照。勳色養於三宮。勳運慈訓。格歡心於萬國。肇舉嚴禮。參求今古之宜。微用祖宗之憲。具陳百禮。並報兩儀。不承積簡之休。大布生成之澤。湯仁解網。周俗虛囹。遠之侯甸。要荒。盡驅騶於毒域。小則魚草木。亦茂遂於恩波。臣叨侍清光。親逢盛觀。瞻圖丘降神之樂。均有虔誠。續昊天成命之歌。愧無善頌。謹吟成郊祀禮成詩一首三十韻。奉表投進以聞。

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臣伏奉告命。差權梓州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五日到任者。京右輅將。轉引嫌而顧避。坤維刺舉。復申命以遣行。疊被寵靈。徒知感懼。伏念臣寒鄉寒與。素守自明。偶待罪于中臺。旋充員于左省。燭火不能助太陽之照。勺水無以益滄海之深。每竭慮以上聞。多蒙開納。及叨恩而外補。盡出保全。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垂計寶圖。玩心治道。優容言職。以隆聽諫之美名。慎重使權。欲廣愛民之盛德。因而孤養。預此光華。況巴蜀之數州。去朝廷而百舍。土居險阻。俗尚房迷。雖平時賦入之饒。經常粗給。自頃歲軍興之後。瘡痍未完。網密則人用怨咨。轡柔則事將弛廢。臣敢不講求中術。推導至仁。少圖日月之勞。仰報乾坤之賜。

又謝梓州路轉運副使表

諫省備員。分宜罷黜。潼江領漕。誤委事權。仰戴異恩。俯流感涕。伏念臣生而孤遠。學則迂疎。自奔走于末塗。常激昂于壯節。當先帝御圖之始。選在賢科。及陛下繼照之初。擢居言路。無裨毫髮。徒歷歲時。嘗引過以乞。遂忝恩而主計。始終幸會。進退全存。此蓋皇帝陛下。運德同堯。察言如舜。明有燭幽之理。仁無異遠之心。器使庶工。術懷羣動。謂臣久處臺省。特假以使名。知臣素熟土風。又付之鄉部。臣敢不恪遵吏檢。深養治源。推惠澤以濟困窮。舉教條以繩儉惰。庶無罪悔。持報生成。

謝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表

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伏蒙聖恩。就差臣權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已於今月七日到任。訖者。轉輸淮甸。既受命以之官。廉按坤維。遽叨恩而易地。寵章特異。感涕交流。伏念臣早以疎凡。誤蒙役使。備員臺省。預聞圖論之機。臨對簾帷。屢奉德音之獎。訓一違朝。四涉年華。甘符領之沈迷。事道途之奔走。抗章哀展。少希側怛之私。得請鄰邦。極享便安之幸。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德由坤載。道濟離明。有任賢使能之心。願登至治。無遺遠之遺。昭示大公。終賜矜憐。俾處寄任。況岷峨之列壤。乃桑梓之舊封。入境觀風。情僞同于指掌。過家上冢。歲時得以真誠。恩實光華。力難報稱。臣敢不致勤夙夜。積慮簡書。有以澄清。謹愧古人之志。近於忠厚。敢忘君子之風。庶集涓勞。仰酬化力。

又謝成都府路轉運副使表

王事言私。茲泥辭難之義。天心垂宥。特推從欲之恩。就昇曹符。即居鄉閭。深漸委任。俯切兢惶。伏念臣生

淨德集卷六

表

辭免殿中侍御史表

官有其責。實繁紀綱。材非所長。徒累名器。方審明之善繼。惟聽納之虛先。宜任忠純。以司獻替。如臣者。生而孤遠。學則迂疎。不通治道之本原。安能論政。未熟朝廷之典故。何以繩愆。願回拔擢之恩。慎委端良之士。庶使言能適用。官不備員。聖君有得于謀猷。愚者獲安于分守。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辭免左司諫表

官以序遷。人非實稱。況七臣之所責。豈一介之可勝。敢瀝愚衷。願還寵命。伏念臣學未能造。材不足適。時向自鄙。曹擢居言路。徒更歲月。何補涓埃。立仗在廷。尚緩黜幽之典。伏蒲獻說。愈懷竊位之羞。臣惟清議之莫容。抑恐孤忠之易墮。仰祈睿鑒。特獎誤恩。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進郊祀禮成詩表

臣聞承天莫重於郊。蓋求端而報本。惟聖為能享帝。務萬德以交神。共慶昌期。備熙能事。恭惟皇帝陛下。

長寒鄉。棲遲穴路。雖曰爲貧而願仕。曷嘗枉己以求容。親逢納諫之朝。廣伸狂瞽。深體裕民之意。久在輪將。何補涓塵。僅逃罪戾。輒露由衷之請。荷希恤隱之私。亟奉詔命。仍叨使領。寵渥之奔走。習井絡之便安。自省孤根。極知幸會。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德日新。以四海爲一家。視兆民如赤子。敷施大信。役駁萬官。付臣以故里之行。責臣以遠方之治。地產之盈虛。可度。物情之繁惡。相知。郡邑相望。如在戶庭之內。松楸密邇。每寬霜露之恩。竊祿于茲。厚顏已甚。臣敢不布宣惠澤。申飭教條。勤恤疲氓。力繩慢吏。期得富饒之實。預防弛廢之端。備于父母之邦。可安其職。則報君親之賜。無愧此生。

謝中書舍人表

元祐

竊以法從週鼎。盛時尤貴。掖垣潤色。儒者共榮。既代王官。亦聞政事。責任至重。簡拔惟賢。如臣疎愚。況復衰晚。文辭不足以發揮典制。議論不足以補助簡書。忽忝詔除。何堪器使。願寢已行之命。免貽不稱之譏。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謝中書舍人表

言惟作命。愧無潤色之才。服以章身。誤被分題之寵。便蕃異數。震恐備懷。伏念臣世處寒鄉。性非中智。少而嗜學。粗知爲己之方。長亦效官。偶適代耕之願。熙寧中以實科射策。元祐初以言路備員。竟難補報于朝廷。已分棲遲于郡國。何期白首。重瞻日月之光。遂向清時。輒上雲霄之路。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由坤載。道契離明。夙夜萬事之幾。思濟于治。網羅一介之善。俾效其長。乘大化之生成。致枯莖之發育。文章爾雅。安能贊一代之輝光。忠義成名。敢不勵平生之操守。庶幾晚節。少答洪私。

又謝中書舍人表

謝禁代言。乃諸生之榮遇。身章被賜。蓋明主之厚恩。拜命優隆。省躬愧幸。伏念臣生而孤遠。學則迂疎。知書墨之異塗。惟務養心而自貴。信通塞之有命。安能枉己以求容。進退何常。險夷不易。歲月耗調于奔走之後。形跡沮縮于憂患之餘。何期雨露之私。誤及桑榆之景。爰從右蜀。付以都郎。既躋柱史之華。遂進掖垣之職。故爲虛受。實繁親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治以恭。湯新厥德。以發號施令爲先務。欲紀之以文章。以因能任官爲大公。必考之以名實。苟片善可收。而用雖至寒不使之遺。幸眷于茲。叨塵過甚。詔見王者之志。其何以發揮。服有君子之容。敢忘于報稱。誓堅履尚。持荅鈞陶。

謝入伏早出表

歲有一時之暑。安敢告勞。恩加三事之臣。遽令退食。敬承溫旨。竊愧懦衷。臣等誤以短才。與開庶政。雖窮日力。莫代天工。適逢庚伏之辰。備遠燕居之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該洪造。治格太和。愷已解於薰風。景自長於化國。是致詞諸之職。殊忘勤瘁之憂。動復使安。極知幸會。在公之事。居常早夜。以深思。報上之心。不以炎涼而輒易。庶幾毫髮。少答生成。

又謝入伏早出表

金火將交。當畫分而極暑。絲綸其出。許風退以少休。抑荷恩憐。俯祈稠素。臣等丁辰過幸。輔政寡能。每惜分陰。欲收寸效。雖逢三伏之氣象。敢觀一身之燕閒。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察微。深仁恤物。謂天道既施于炎燠。則人情皆願于伏安。曲軫清衷。持頒溫詔。日方中而咸息。豈有疲勞。時易失而可珍。惟冀補報。

坤成節賀表

佛果周圓。慶後天之善祝。主恩隆盛。錫萬壽之洪私。禮被臣鄰。慶同宇宙。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元至靜。乾造曲成。積保佑之深功。享太平之至樂。時乘慶節。帝與遐齡。勝因已集于清躬。廣燕寧均于列辟。臣等幸瞻法辰。敬奉壽禧。詠歌既醉之篇。備陳五福。稱頌無疆之算。期至萬年。

又坤成節賀表

演三乘之教。覺緣潛會于慶辰。獻萬壽之觴。禮敬極隆于孝治。旁均燕喜。下及臣工。恭惟皇帝陛下。堯化時雍。舜心日致。東朝在志。欲承母道之尊。南極占星。稽合壽祺之應。凡預祝延之列。皆施命宥之恩。臣等叨備近司。親逢盛旦。屬慶而已。莫酬編飲之仁。敬畏待之。更祝壽呼之福。

謝免給事中表

元祐

伏以命令之行。貴于中理。論駁之任。慎于擇人。或誤選掄。將貽罪咎。臣學不造。材非適時。平生安流落之常。晚歲有亨通之漸。既應侍從。未報涓埃。忽叨制綽之恩。又進瑣闥之職。厚顏滋甚。騰口謂何。雖行已直前。無所畏避。而遇事當斷。多涉迂疎。苟宜納之過差。乃是非之混亂。伏願追回成命。妙選良臣。使還詔批教之風。不減前望。則發號施令之體。無累聖明。臣之愚誠。虔切于是。

謝給事中表

謝辭西掖。不能發揮典制之文。遷職東臺。何以報塞朝廷之遇。恩隆選重。感切憂深。臣植自孤根。進由樸學。佩服聖賢之訓。常秉危心。審知義利之塗。敢愆素履。服勞雖久。涉險居多。偶募境之親達。致亨衢之序涉。屢蒙華旨。疊拜寵章。況封駁之設官。亦論思之任責。豈期衰薄。輒與選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有爲。離明能照。覽政機而獨斷。務舉綱條。循治路以安行。動嚴樞機。推任人之誠。而不求其備。操厲世之術。而用勸其忠。誤以疎凡。處于津要。臣敢不勉遵約守。祇領攸司。體從政之大方。戒近名之小智。庶無瘵曠。持答生成。

遇稍涉華塗。祿過量而易盈。位乘高而速墜。既煩宥罪。猶許牧民。京輔奧區。縹緲二旬之政。河津巨鎮。又同于駑之行。委任皆優。叨塵太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明齊日。洪敷如天。恢張百度之新。克光前烈。役御萬官之衆。俾效寸長。故以此州付於不肖。臣敢不體重民之意。堅許國之誠。其治惟良。勉希漢世之循吏。以公其允。敬服周官之訓言。冀順往愆。歸酬洪造。

謝知潞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差知潞州。已於今月四日到任者。引嫌以請。遂蒙雨霖之恩。受命而行。敢憚道塗之役。即安於此。揣分惕然。伏念臣孤拙自將。迂疎安用。預先帝訪問之選。乃竊虛名。竊陛下侍從之官。殊無小補。俄以出疆之罪。遽膺守土之行。僅及一時。已更三郡。承流宣化。愧職業之未修。送故迎新。幸封圻之密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玩心于道。繼序以仁。崇有國之隆庭。優容邇列。重斯民之師帥。遴簡賢能。入而管于清光。出則必叨于名鎮。因之寄任。及此孤愚。臣敢不推本淵源。請求體要。堅險夷之履。趣彈夙夜之勤。勞晉有唐風。惟務順民以治。魯非齊政。安能累月而收。冀收毫髮之功。歸答堪輿之賜。

謝改職名表

臣準都進奏院遞到敕一道。伏蒙聖慈。特授臣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已祇受者。願恩改職。猶參書殿之華。拜命撫躬。深愧儒林之秩。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迂疏。以章句之學。竊祿于盛時。以日月之勞。致身于要路。驚憂鳳閣。嘗塵綠閣之員。熊軾虎符。屢假承宣之寄。未能補過。安敢冒榮。伏遇皇帝陛下。繼序以思。正名而治。酌古今之廢置。載以官儀。慎予奪之重輕。持爲國柄。不遺衰蹇。亦昇寵光。臣敢不仰戴洪私。敬承異數。循名責實。慚非撰述之才。竭節盡誠。誓報施生之賜。

謝知梓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差知梓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者。昔嘗拜疏。願分鄉郡之符。今乃叨恩。遂載邦侯之旂。仰虔俞命。俯激危心。伏念臣習不逢原。用難應務。起家從仕。希子雲之安恬。發策決科。謝谷永之附會。每究觀于義利。靡徇易於險夷。持以自盟。久而無愧。半生零落。空驚歲月之嶢嶢。晚景亨通。忽接雲霄之步武。偶緣使事。輕去從班。未閱再朞。俄更四守。既達里閭之請。又應屏翰之居。力薄豈堪。恩深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智日躋。成湯之善與人。必于器使。武王之不忘遠。獨以皇明。未遑衰遲。尚優臨遣。況臣早歲。曾使此方。導德澤于數州。粗能寡過。奉教修于一郡。敢不潛心。冀收毫髮之勞。歸答乾坤之賜。

謝貢分司表

人臣之過。莫大于不忠。王者之刑。必誅而無赦。仰賴好生之德。俾從分務之司。敬服寬恩。交流感泣。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艱危。不知事主之大方。徒惑近名之小智。出辭妄亂。遇事狂迷。名教之所莫容。憲法之

淨德集卷七

表

謝知陳州到任表

臣伏奉告命。差知陳州。已於四月一日到任者。將命出疆。自貽罪戾。叨恩補郡。私幸使安。仰荷寵靈。俯懷隕越。伏念臣才非專對。學亦寡聞。比緣變故而行。豈以宴私爲事。既昧從宜之禮。茲爲失職之愆。合正常刑。以懲顯咎。敢期容鑒。曲庇孤根。下遷書使之名。尚委藩侯之寄。（案）王孫東都事略。陶季使契丹。以重取官。除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宋史陶傳。失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薄照。乾度廣容。聽斷務于原情。操術參于使過。舜心篤孝。矜其寡戚之喪。堯德尚仁。議以惟輕之罪。生成所暨。嚴冒尤深。臣敢不敷暢教風。遵承憲令。勤救饑之政。以綏惠流散。致治水之迹。以防閑墊災。冀集涓埃。歸酬覆載。

謝知河陽州到任表

臣伏奉敕命。差知河陽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者。出麾近甸。即席未溫。易地專城。疏恩過厚。仰承重寄。俯激危心。伏念臣生長遐方。沈迷樸學。爲貧而仕。敢懷富貴之求。度已不能。安及功名之會。晚蒙異

所不宥。復何面目尙縉班聯。既假職于別都。仍卽安于善地。餘生甚幸。化力有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加意疊成。勵精聽斷。繼志述事。以光大前烈。顯忠達良。以固安永圖。察萬物之殊源。無容紛糾。憫一夫之垂盡。未卽誅鋤。正其罪以示勸懲。錫之祿以養衰病。臣敢不追訟前愆。切防後愆。革行險之非心。持保身之深戒。生面無補。僅逃蕭斧之常刑。死或有知。猶冀敵帷之終惠。

謝實降南嶽廟表

懷法容私義當顯戮。謫官領局恩許自新。伏省過尤。良增戰灼。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艱危。早竊虛名。晚盛應仕。持從臣之憂。無補猷爲。佩郡守之符。多懸職業。縱細民之盜鑄。致私鑠之公行。罪狀甚明。刑書未議。泊忝鄉邦之客任。數爲風眩之侵陵。拜疏自陳。方覲退休之幸。原情必罰。俄聞責黜之音。仰畏雷霆。俯驚冰谷。欲繼上歸田之請。慮難逃侵令之誅。卽扶病以之官。已具舟而去里。窮途易寒。衰氣復傷。適當起纓之初。幾有蓋棺之事。遽飄流于三峽。遽放蕩于重湖。以七十之羸軀。盡八千之去路。備嘗險厄。屢及傾虞。偶全犬馬之餘生。深荷堪輿之厚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行適治。豐照通幽。督羣吏之循公。光昭先憲。寬一夫之垂盡。滋廣至仁。未卽誅鋤。止從廢逐。正其罪以警儆情。錫之祿以養衰殘。臣敢不追訟愆遠。恪遵檢押。雖有負薪之疾。豈敢乞骸。空懷結草之心。終期報德。

謝知印州表

臣五月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敕一道至衡州。伏蒙聖恩就差臣知邛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卽時祇受訖者。貶處還方。無復全軀之望。生還舊里。仍叨守土之榮。恩出非常。力同再造。伏念臣稟生寒陋。涉世迂疎。粗聞修己之方。竊有逢辰之幸。熙寧拔士。早緣制策之採收。元祐擇官。晚有禁塗之更踐。乏深厚之文。以丹青典註。寡周密之慮。以出納樞機。責任太隆。施爲奚稱。方朝廷之政舉。當勵翼以赴功。遠朋黨之論興。亦淪胥而被譴。天高莫訴。罪大胡言。羽翼傷摧。尤畏鷹鷂之搏逐。夢魂驚悸。深憂斧鉞之誅鋤。放廢之餘。遽玷寵光之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運乘天造。道並日升。聖機聖以儲休。光昭大慶。新又新而作德。覃及羣倫。盡成湯解網之心。廣夏禹泣辜之惠。哀憐謫籍。付畀郡章。肉白骨以觀充盈。然死灰而求炎焰。生成至此。報效云何。臣敢不欣戴至仁。推明初政。承流以治。少希循吏之所先。舉壤以歌。願與齊民而共樂。庶幾晚節。無累洪鈞。

謝授再知梓州表

臣先以罪分司南京衡州居住。于元符三年四月。準告落分司差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至五月內。準敕就差知邛州。臣逐次謝恩祇受。及奉表以聞去訖。至今年二月七日。到綿州羅江縣。又準告充集賢殿修撰。改差知梓州。臣卽時望闕謝恩拜受者。九殞之餘。忽逢再造。一年之內。輒易三遷。初備位於祠官。旋領麾於鄉郡。繼忝集仙之命。仍分左蜀之符。併出異恩。悉還舊物。幸非所望。感莫能勝。伏念臣學不能美身。志

未可適道。動離涯分。易速悔尤。奮飛于畎畝。而濫倍英俊之游。涉獵于縑繡。而興聞朝廷之政。謂之才則實踐更于莘閭。加之罪則久磨放于江湖。小人持附會之心。乘而下石。驅客有哀憐之興。惟欲招魂。累年趨必死之鄉。一旦履復生之地。游沾殊澤。增資餘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勃興治道。大判忠邪之勢。深權用舍之機。雖衆正在朝。足跨商周之盛。而一夫失職。尚撓堯舜之心。卹及衰殘。榮從收敘。臣敢不究觀否泰。省念初終。如痛定而反思。若塗窮而利往。枕邱適願。既知於瞑目之前。結草酬恩。敢憚於沒身之後。

謝知梓州到任表

臣近準告命伏蒙聖恩除臣依前朝請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訖臣聞能官人者堯之盛德欲惠養于生民再爲郡者漢之名卿願光輝于前世蓋知而善任則必能舉其職故去而復至則有以慰其思乃君臣上下之交亦古今賢聖之美載之行事可得而聞魏相之于河南以方嚴成治行黃霸之在潁上以寬明得衆心盜賊未平願借寇恂之力兒童相慶喜聞郭伋之來或體國以致忠或宜民而立政前功不替後效愈明近代以來斯人蓋寡未嘗有起于廢放資以寵光復從書殿之銜仍領鄉邦之寄苟踰其量徒厚爾顏伏念臣學文不能信道未篤丁辰于始衰之日誤涉華塗被罪于垂老之年久棲裔土忽逢聖作偶得生還特出凋瘵悉叨舊物況潼川之區域乃益部之比鄰符綰郡章尙傳里誦江山如故得陪父老之嬉遊邱壘不遐庶盡歲時之孝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大政萃聚衆材用人如日之照臨正邪自辨成物若天之化育小大不遺所以甄收及于衰朽臣敢不持循素節勉強暮齡廣上德之寬仁邇遠方之凋瘵處耕田鑿井之衆不失常生在垂衣拱手之朝庶幾小補

乞致仕表

臣生長遠方逢值聖世擢皇祐進士登熙寧制舉元祐中塵冒侍從紹聖初謫放江湖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誕敷鴻澤昭洗過惡敍復班聯臣深欲勉強疲贅仰荅造化而齒髮衰暮疾恙侵凌竊慮職事曠廢重取非戾伏望聖慈念臣今已七十四歲舊感瘵癘間或病作心力昏耗難以釐務伏乞特降指揮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安養願疾遂其餘生

謝致仕表

齒髮衰殘義當告老。絲綸煥赫恩許歸休。荷君父之始終。全臣子之進退。敬承俞命。感激危心。伏念臣起迹至寒。逢辰過幸。早竭籌畫之力。徒自沈迷。晚叨侍從之班。訖無補報。侵尋暮境。零戀故鄉。輒申謝事之誠。覲逢乞骸之願。仰煩睿鑒。俯察愚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道用中。堯仁濟衆。如天地陰陽之造。不問于微。雖蟲魚草木之生。亦從其欲。因而衰朽。得遂休閒。臣卽解郡章。言旋故里。想天顏之粹穆。難覲清光。詠化日之舒長。敢忘帝力。

淨德集卷八

內外制

誠屬諸路監司修舉職事詔

朕思古之人君。非已無爲。而思之所加者深。威之所制者遠。羣黎百姓。莫不悅懷畏服。而無一夫不獲者。其道非他。蓋有法度以爲治世之具。張官置吏。率而行之。足以整齊天下。而導其德澤。以及于遠近幽深。故也。今四海之廣。判爲諸部。都有使者。以督察郡縣。乃爲朕行法度而導德澤者。比歲以來。或不勝職。以苟且爲易簡。以解縱爲寬裕。以遷延去惡爲慘暴。以度用均財爲剝削。政有先務。則置而不問。事有中道。則遠而不循。是以賦役不均。刑罰不中。盜賊不戢。疾苦不除。其勢駸駸然。日趨於偷惰弛廢之域。而不知止。朕何望焉。元元何賴焉。朕夙興夜寐。講求治要。論議所先。詔令數下。率從寬厚者。蓋欲安養生民。而躋之富壽爾。非謂使汝一切廢事。而竊祿備位也。詩不云乎。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嘗曰。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斯皆士大夫之所習聞也。爾其勵志意。修職業。持準繩。以肅庶務。推仁惠以蘇疲氓。使四方無怨咨愠悻之歎。而朝廷享太平之實。豈不美歟。苟蹈前愆。必罰無赦。

淨德集 卷八

七九

淨德集 卷八

八一

淨德集 卷八

八〇

吏部郎中制

敕。文昌六官。分董天下之務。而吏部最號要劇。蓋萬官之衆。流品有清濁。資格有先後。法不歸一。吏能爲姦。夫欲銓綜至當。而選授之路。不失于紛紜。則小宰之任。安可虛授其人哉。以爾具官某。舉而從政。志尚不苟。更涉中外。風迹可稱。擢其規鑒之明。處以銓衡之貳。昔章涉以嚴整稱職。孝本以清慎服人。勉蹈前修。無忝朕命。

禮部郎中除吏部員外郎制

敕。吏員多而待次者衆。條目混淆。而胥吏得以因緣爲姦。此選部之公患也。故當擇清尚通識之士。以助長貳。庶幾銓綜有敘。而物論平允。爾端亮不倚。敏于從政。出將使指。入踐省曹。皆有能名。效于已試。天官之屬。宜以才任。惟公可以循守法式。則吏不能欺。惟明可以甄別流品。則士皆無憾。往惟懋哉。以稱朕命。

吏部侍郎除戶部尚書制

敕。中臺之建。六卿異職。別流品。精選拔。使人材無遺者。天官之事。均財用。審出納。使民力不匱者。司徒之責。皆朝廷之重寄。士大夫行己及物之地也。由彼遷此。莫非能臣。以爾具官某。博識多聞。明于世務。資忠履信。蔚爲吏師。頃從四戶之華。總滄三銖之務。嚴整稱職。如拿陟之賢。清慎服人。有孝本之譽。推其餘蘊。可昇重權。宜邦計之總司。庶賢猷之兼濟。子有量入爲出之法。爾其慎詔于他求。子有損上益下之心。爾其深思于邦本。勉從明訓。永底茂庸。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成德軍李清臣可戶部尚書制

敕。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敘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極。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寶也。今天下大計。歸要地官。凡登虛登耗之差。高下輕重之勢。必審處而後行其任。可謂難矣。然特有司之事爾。朕擇輔政之舊臣而付之。愛民保國之意。可見于斯。具官某。讀聖賢之書。而學通今古。辨義利之分。而行有本末。早蒙先帝之遇。久踐禁近之榮。謀于廟堂。特持綱操轄之體。任以蕃屏。見承流宣化之勞。宜國計之總司。庶賢猷之兼濟。子有量入爲出之法。爾其慎詔于他求。子有損上益下之心。爾其深思于邦本。惟敷餘蘊。以底茂功。

實文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韓宗道可戶部侍郎制

敕。左右侍從之臣。朕待之無間也。外則王畿之政。以綏父萬衆。內則文昌之貳。以總領庶務。寄任皆重。要之得人。具官某。才資博通。志向中立。忠良之調。能世其家。愷悌之心。克施有政。滋試猷爲之美。久安禁近之聯。天邑之繁。既踰年而成政。地官之副。宜分任以責能。況此要途。蓋爲舊物。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爲出之規。勉績前功。輔成大計。

除戶部侍郎制

敕。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敘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極。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資也。今天下大計。歸於地官。凡登虛登耗之差。損益輕重之理。必審處而後行。則建正立貳。可不慎哉。具官某。忠正出于天資。聰明通于世務。多藝故能從政。知義可以理財。故命以小司徒之職。俾任其事。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爲出之法。輔成大計。以稱朕心。

兵部侍郎除禮部尚書制

敕。小司馬典五兵之政。所以申請國威。大宗伯掌三禮之務。所以翊成邦化。審惟職任。率賴俊良。某。粹積於中。壯行其學。式敷遠業。久序彝途。以周之九伐治兵。有嚴我武。以隋之四曹授政。無曠厥官。爰取用于賢猷。俾進司于國憲。夫聲明文物之盛。乃風俗教化之原。予欲考三代之情文。爾其崇本而抑末。予欲備一朝之制作。必也引古而驗今。勉勵實濟。以勳職業。

給事中除禮部侍郎制

敕。東臺之屬。以駁正爲任。所以備命令而維紀綱。秩宗之貳。以禮樂爲職。所以和邦國而厚風化。皆朝廷之高選。士大夫得志行己之地。爲官擇人。豈虛授乎。以爾具官某。學該本原。行著坊表。在侍從之列。每善于論思。凡政事之行。能檢其遺失。更踐履久。譽望益隆。循名考實。故命爾以小宗伯之事。夫典章度數。因革有不同。述作情文。議論莫能一。惟考古驗今。以求損益之當。惟體常盡變。以備制作之功。庶幾聲明文物之盛。炳然同於三代。則儒者能事。蓋無愧矣。

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節度使制

敕。中臺之建。六卿異職。惟大司馬綜五兵之要。蓋申嚴威制。而鎮重國體也。擇人以任。安可易哉。具官某。學該本原。行有坊表。夙敷遠業。久序要途。入則制司命于禁中。極爲儒者之榮。遇出則頒教條于閭外。雅有循吏之休風。其遺方伯之符。歸領夏官之秩。蓋推久次。必允公舍。爾其以周之九伐訓戎。有嚴我武。以隋之四曹治事。無曠厥官。行乃夙聞。副予懷選。

著作佐郎時彥可集賢校理兵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古之人學而仕也。其心豈有所苟哉。博聞強識。則發之以文章。陳力就列。則著之于事業。朝廷所以養材任官之術。亦本于此。是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天下之務。巨細畢舉焉。以爾儒林之秀。繼積深厚。試藝于廷。名在第一。登踐祿館。亦顯厥聞。集仙之華。遷汝以職。司馬之屬。付汝以事。即選清矣。勉而莅之。庶幾于文于政。兼能而兩得。豈不偉歟。

除刑部郎中制

敕。法者公天下之具也。而有司用之輕重。或出其意。豈欽恤明慎之謂哉。以爾忠恕之資。善權厥理。故命以秋官之屬。傳不云乎。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是以君子盡心焉。爾能求爲君子。則庶幾當罪。而無冤詘。

民矣。

左朝請郎喻陟可刑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法者公天下之具。有司用之。重輕上下。或出其意。豈欽恤明慎之謂哉。朕憂閭元元之不辜。而慎重聽訟。斷獄之職。蓋以此也。以爾疏通之才。善燭厥理。刺察之政。頗宜於民。惟導宜德澤。而有惠養之功。惟循守憲度。而無弛廢之患。秋官之屬。用其能。傳不云乎。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爾當求爲君子矣。惟勉之哉。庶幾刑不濫而民不冤。則汝之職業舉矣。

秘書省校書郎陳師錫可集賢校理工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朝廷設文館以養天下之賢俊。觀其成材而用之。是故臺郎之選。往往由此而出。則待之之意。可謂厚矣。以爾多聞博識。守以端莊。發爲辭章。擢在典等。官路之獻告。冊府之紬繹。率有聲聞。推于紳。書殿之職。起部之官。考于公舍。肆以命爾。所以待之者。固厚矣。則報之安可薄哉。其勉勵爲。以稱委任。

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制

敕。朝廷之政。歸于臺閣。而黃門給事。總領論駁。蓋樞機周密。防遏舉而從至當也。擇人以任。允屬俊良。具官某。操履之修。求合道義。更踐之久。推高擢紳。調辭爲詔命之光。端議乃政事之益。宜自西掖。遷之瑣闥。茲用所長。固非虛授。夫代言敷納之體。既有得于文華。則封制還敷之能。必將見于事業。汝惟懋哉。

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節度使制

敕。具官某。朝廷之用人。雖以行實才能爲本。其遷進之序。則途轍各異。蓋甄別流品。而慎重名器也。是故祖宗以來。二史之職。或以科舉之高第。或以儒館之久次。或學術推于一時。或更踐由于要地。然後擢而任之。國有舊章。朕不敢易。以爾名臣之後。力學自進。出將使指。入造省闈。祕府之校文。卿寺之副貳。率有顯譽。久而益彰。是用輟從麟閣之遊。處以螭坳之位。夫能直筆以記。傳爲信書。使朕無過舉。而爾得良史之體。則善矣。

祕書丞呂希純可起居舍人制

敕。具官某。先王之設官。慎之至矣。大則擬丞輔。必得正人。小則備僕從。其惟吉士。蓋左右前後。皆當其位。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況立于殿陛。以記言動。則授受之際。可非其人乎。以爾德義之訓。克承厥家。文史之學。自進以道。儒林推其強博。禮官服其辯論。一代之典。既有撰述之勞。右史之華。是爲褒擢之漸。夫端良之士。日侍朕側。則庶乎無過舉。而有常德。責任之意。豈特執筆以記哉。益勉勵爲。以副眷待。

起居郎姚勗可中書舍人仍賜紫金魚袋制

敕。二帝三王之制。坦明雅奧。遷乎不可復也。漢之訓辭。號爲深厚。亦足嘉焉。有唐之盛。開封名儒。典司詔詰。如蘇李常楊賈許輩。皆以大手筆相高。一時至於發明人主之意。該切事物之情。形于筆端。感動天下。

則陸贄無以加。而封敕亦有得焉。我思古人。極慎茲選。考以清議。咨于老成。以爾具官某。性質之美。學問之富。積于中。然後發于外。知所重。故能有所輕。早懷祿仕之情。中有山林之興。起而復用。尤見其實。伏蒲以力諫。執筆而直書。俾代予言。必稱其任。夫辭以體要爲尙。庶幾助風化之純。官以侍從爲稱。不可忘論思之益。敬服朕命。往惟懋哉。

監察御史來之邵可殿中侍御史制

敕具官某御史以辨邪正維持法度爲稱職朝廷以別能否黜退羣吏爲至公二者相濟而上下兩得則天下之事何患不治以爾端良之資無所避就言而可行有補于政稍遷以位示旌勸也古之人有歷五院者前史載以爲美而後世推以爲賢汝惟勉哉以期終譽

除殿中侍御史制

敕朕嗣位以來開廣言路招致端良之士聽受讜直之規八年于茲忠益多矣慎重其職敢虛授乎比者御史員闕近臣謂爾操履中立宜任茲選朕信其言而命焉其審辨邪正指陳得失使朕又信爾言而濟乎治豈不美歟

尙書吏部郎中莊公岳可謫贖少卿制

敢具官某。朕推至誠以待大臣。安聞其小嫌哉。然大臣之事朕。則不敢以不嫌爲說。蓋爲朕守法度而示天下以至公也。夫爲大臣而守法度。示至公。則朝廷之事。當無不治矣。遠嫌有請。可不從歟。以爾良于治躬。敏于應務。刺察之寄。屢試四方。銓綜之司。亦惟久次。屬命相之始。以避親爲辭。參考故常。重違誠懇。其曷臺郎之任。往從卿寺之游。散服寵嘉。勉修職業。

皇叔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劍可特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劍

敕具官某。朕於宗室。不敢以恩廢法。凡遷進之序。必付之有司。而後行。所以示至公而防虛授也。以爾昆龍能戒。爲善而樂。考其歲月之久。察其行誼之常。當懸以官。用勵于衆。益思祗慎。乃稱寵光。

龍圖閣待制權戶部尚書錢觀可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敕夫王畿千里萬衆之所聚而臺宗大姓以權利相市恤民黠吏以巧詐相高獄訟繁興姦宄竊發政非其人則四方無所法治得其術則朝廷賴以尊必任老成庶諸公議具官某富通儒之學而輔以強敏當世之務而審于辨裁文陸之游每竭忠而慮國地官之職常重本以厚生尚類賢猷慎司民政是用留河圖之舊職進以美名付天邑之要權續其往效若夫施廣漢之鈎距以屏息攘盜用延篤之寬仁以安善良皆汝奮聞何煩多調服我殊命底于茂庸

除節度制

敷治兵者天下之至權。故列魏繇之士。以備宿衛。命帥者朝廷之大事。故有斧鉞之賜。以示威靈。晉內

敕具官某父某。朕既郊而敕。雖一命之吏。其親高年。則許以名聞而褒寵之。亦先王貴老之義。願生于盛時。享有上壽。祿食之養。已逾快安。官封之榮。宜旌勳勩。非特慰爾子孫之情。抑可以助風化于天下也。新授蘇州司戶參軍王浩父允恭。可假承務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父某。年之貴于天下久矣。三王四代。未嘗遺也。況孝治之世。而敢薄其禮乎。郊敕之令。所以推封敕之恩。及于一命之吏。得以褒其親之遺者。意本于此。惟爾克稱。宜服寵休。

皇叔故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雪。可贈徐州觀察使。追封彭城侯制。

敕。朝廷之于族屬。始終之際。恩禮可謂至矣。生則高爵重祿以處之。以示教睦之教。沒則隆名異數以贈之。以致哀榮之情。國有舊章。朕不敢廢。具官某。少蒙祖宗之澤。長觀師傅之賢。禮敬以自文。富貴而能守。降年不永。朕甚傷之。命以康車。進之侯爵。茲為五等之貴。以慰重泉之思。幽夢有知。尚歆寵賚。

皇族郊恩封贈制

敕。祖宗之于族屬。始終之際。恩禮亦至矣。生則高爵厚祿以處之。以示教睦之教。沒則隆名異數以贈之。以致哀榮之情。國有舊章。朕不敢廢。具官某。慎靜而保富貴。修飾而蹈禮義。宗族仰其調範。子孫慕其寵休。五福考終。既全洪範之錫。九命作伯。宜享上公之封。服我恩光。以資寵賚。

三司使父某加贈制

敕。朕嚴郊廟之事。格神祇之休。推朝廷報本之心。慰人子顯親之志。褒榮有典。存沒率同。具官某故父某。學為醇儒。仕至高爵。經術自信。士林所宗。昔在仁祖之朝。嘗預選美之選。逾謝雖久。風徽若存。位次三公。已膺卿典。階崇一品。載錫寵章。其流有知。尚歆光賚。

龍圖閣直學士中散大夫陳安石故父任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司徒賈可贈太尉制

敕。朕嘗天地之休。嚴郊丘之享。順受景福。敷為渙恩。推布德行之心。達于遐邇。隆顯親追遠之制。不聞幽明。況處從官之崇。宜褒先闕之懿。具官某故父某。履有吉德。富于多文。被遇祖宗之朝。更直圖書之府。特禮之訓。見于義方。閑閑之高。彰厥善報。宜追榮于公爵。以昭賁于家祠。其流有知。尚能歆服。

陳安石故母蘇國太夫人李氏可贈魏國太夫人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其子有立于時。其令名懿德。可見于後世。此報親之恩。所以加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母某氏。生有淑行。宜于顯家。萬鍾之養。雖不及于承顏。大國之封。亦足彰其流聲。庶幾幽夢。享此寵章。

陳安石故妻太原郡君王氏可贈京兆郡君制

敕。三年而郊。受釐于神祇。嘉與海內共焉。是以行慶施惠。及于庶工。又從而廣之。以及于伉儷之親。不問存沒。咸有褒贊。幽明之祿。可無憾矣。具官某故妻某氏。率履端緒。作配良士。雍睦之教。嘗推美于令門。湯

淨德集卷九

內外制

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致仕韓維可太子少師致仕制

敕。左右輔弼之臣。謝事而歸久矣。間者以相祀起之。則以老不至。朕懷思備刑。而未嘗忘也。今其世嗣。乃提郊需之令。有請于朝。而欲加命焉。亦可以致于貴老之意。而成汝報親之心矣。具官某父某。重德偉望。著在累朝。忠言嘉謀。有補大政。知止去位。積年于茲。退靜之風。發聞中外。宜乘禮享之祐。進陟宮師之聯。惟爾克承顯家。繼有高爵。至于休居之後。復享封敕之榮。里閭增光。播紳所仰。在君臣之分。尤見始終。于父子之間。可明義訓。其肅寵渙。以介壽康。

虎翼左第二軍第一指揮軍都指揮使成州刺史賈真可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某。少壯而貴。以力。老疾則休其身。始終之際。恩禮存焉。爾奮自行伍。遷至戎校。軍中之事。固嘗任責。今其老矣。以疾求去。國有常典。朕不汝遺。其隆寵衛之職。以為退居之寵。

權泉州惠安縣尉王僂父景年可右承務郎致仕制

沐之封宜追榮于大郡。詔于幽。尚或款承。

陳安石妻安康郡王王氏。可封安郡君。

敕。既郊而款。均神明之休。及于天下。凡造朝之士。皆得慶其室家。而況侍從之貴乎。具官某妻某氏。柔順慈愛。能循法度。作配君子。時惟遐臣。迹其內助之功。榮以進封之澤。祇服寵命。以勸閭閻。

右通直郎掌世康弟左朝請郎世衡。故父任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再錫可贈司徒。

制

敕。朕荷二儀之休。度三載之報。不承靈貺。渙發湛恩。既均受服之祥。及于列位。又錫漏泉之澤。褒乃先猷。具官某故父某。以博識多聞。見推學者。以純德懿行。仕至通直。雖淪謝屢年。而風徽如在。宜追地瘠之貴。庶爲家廟之光。幽夢有知。其款服命。

右朝散郎馬玘弟左朝奉郎昭。故父通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贈特進。仲甫可贈司空。

敕。荷二儀之休。講三載之報。著誠以致其報。受祉而不敢私。推布德行之心。溥周萬宇。廣奉先追遠之教。咸暨九泉。而況侍從之賢。實仕祖宗之世。風徽未遠。哀仰敢忘。具官某故父某。才猷博通。事業著見。夙有通臣之望。久登延閣之華。雖淪謝屢年。而聲光如在。宜追冬官之秩。式旌賢範之良。泉壤雖幽。尚期款服。

馬玘等故前母齊安郡太夫人鍾離氏。可贈榮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前母鍾離氏。榮則受福。期中外之率同。孝以顯親。故幽明之不問。申予褒恤之命。慰爾劬勞之思。以爾來歸。令門率履柔德。治家以禮。協齊明之大端。有子立朝。表善慶之顯效。其選上郡之號。遂正大邦之封。幽夢有知。尚款服命。

馬玘等故母樂平郡太夫人楊氏。可贈榮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母楊氏。推天澤以及下。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宜崇追榮之典。以報鞠復之恩。以爾系自令門。孀于古。士志專以靜。著爲闡德之良。德積而深。衍乃世嗣之慶。告于家廟。適以圖封。尚期光靈。服此旌賞。

馬玘等故繼母安康郡太夫人楊氏。可贈康國太夫人制。

敕。具官某故繼母楊氏。生則養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人子欲報其親。朝廷推而爲教。此郊祀慶成。所以講褒贈之典也。以爾勤勞。雍睦。率履婦道。柔順慈愛。克全母德。會乘禮享之祐。宜錫追榮之休。進以大封。自爾而國。幽靈不昧。尚或款承。

右朝散郎行司農寺主簿韓祖弟左朝散郎行都水監主簿韓德。故父任正議大夫致仕。贈右光祿大夫。可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制。

敕。朕若上帝之貺。最國丘之禮。順受繁禧。敷爲大號。推布德行之意。達于遐邇。隆顯親追遠之恩。不問幽顯。況惟侍從之貴。實仕祖宗之朝。當厚褒崇。以旌懿美。具官某故父某。志尚敦篤。才猷敏強。雅有循吏之風。久踐通臣之列。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閑閑之高。彰厥善報。宜加章綬之秩。以慰燕喜之思。期爾光靈。款茲寵賞。

右朝奉郎楊良顯。故父任翰林侍講學士兼給事中。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國可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制。

敕。朕禮奉上穹。祀嚴清廟。著誠以致其報。受祉而不敢私。推布德行之心。溥周萬宇。廣奉先追遠之教。咸暨九泉。而況侍從之臣。實仕祖宗之世。永惟懿美。當厚追榮。具官某故父某。學能通經。行不違道。以儒術自奮。爲士林所推。親逢仁廟之好文。嘗預通英之勸講。閱世未久。遺風可懷。宜敷錫于靈休。遂進陞于貴秩。非特徇乃子之請。可報義方。抑亦示我朝之仁。不忘舊德。昭于幽寢。其尚款承。

楊良顯故繼母中山縣君王氏。可贈秦郡太夫人制。

敕。朕奉三載之郊。膺百順之貺。慶及中外。所以均受服之休。澤該幽明。所以廣顯親之教。況于鞠育之報。必厚追崇之恩。具官某故嫡母某氏。生鍾慈柔。躬履法度。懿德之懿。施于顯家。慶源之長。衍至後裔。其新湯邑之賜。式正郡封之名。魂而有知。服我休命。

楊良顯故繼母太原郡太君王氏。可贈太原郡太夫人制。

敕。推天澤以及物。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適乘禮享之祐。率有追榮之光。宜爾繼章。隆于茲訓。具官某故繼母某氏。生鍾令德。來煥顯家。均愛子之慈心。勸教忠之懿範。慶流于後。恩報厥躬。特因大郡之封。遂正小君之號。尚期幽壤。款此殊休。

右通直郎楊元永。故父任給事中充天章閣待制。佐可贈右正議大夫制。

敕。朕荷二儀之眷。度三載之郊。仰承靈休。渙發大號。既均受服之福。及爾庶工。又錫漏泉之恩。旌其先闕。具官某故父某。志慮獨立。才猷博通。昔在仁祖之朝。嘗登從臣之列。屢試以事。所至見稱。雖淪謝屢年。而風徽如在。會精禋之終禮。宜贈典之爲光。進以祿階。式褒實業。庶幾泉壤。尚服寵休。

楊元永故母高陽郡君張氏。可贈康郡太君制。

敕。祭則受福。期中外之率同。孝以顯親。故幽明之不問。申予褒恤之命。慰爾劬勞之思。具官某故母某氏。來歸令門。常履柔德。治家以禮。念風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慶之獲報。宜隆贈典。進易郡封。幽夢有知。尚款服命。

左通直郎邵陽弟右通直郎教時弟右奉議郎約。故父任龍圖閣學士。尚書右司郎中。贈通議大夫。必可贈左正議大夫制。

敕。始皇祐至治之際。名臣接武。靈館詞林。光輝一時。世變風移。朕常念之不已。今其嗣子。有以厥考之懿。請命于朝。欲從郊社。而褒顯之。況有故常。安可忘也。具官某故父某。以學術自奮。爲士林所宗。被遇祖宗之朝。推高侍從之列。論謝雖久。聲猷若存。宜均神祝之休。增踐祿階之貴。非特慰後嗣之追遠。尤于而家。抑亦見本朝之多賢。盛哉往日。詔于幽步。欽此寵章。

邵開禮等故母通義郡太君蔣氏贈永寧郡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母某氏。生則養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人子欲報其親。朝廷推而成就。此郊祀慶成。所以講喪贈之典也。以爾生名臣之家。爲吉士之配。母道之懿。著于德門。慶源之深。衍至世嗣。其新湯邑之賜。適易郡封之名。泉壤雖幽。尚歆寵賚。

邵開禮等故繼母和義郡太君蔡氏可贈遼寧郡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繼母某氏。均帝社以及下。朝廷之至仁。極孝思以顯親。人子之能事。宜舉喪祭之典。以報顯復之恩。以爾生鍾愛慈。躬履法度。齊家以。仰風徽之若存。有子立朝。知善慶之獲助。告于家廟。易以郡封。幽壤有知。其歆寵賚。

左朝散大夫充集賢院學士李周故父贈通議大夫齊可贈右正議大夫制

敕。朕嘗天地之祝。嚴郊丘之禮。順受蕃禱。敷宣渙號。推布德行之意。遐邇率均。隆顯親追遠之恩。幽明咸暨。況處從官之列。宜褒先閭之賢。具官某故父某。潛德在躬。治家有範。詩禮之訓。見于義方。閉閭之高。彰厥善報。乃有良子。進爲通臣。特頒贈典之優。昭示祿階之貴。告于家廟。欽此寵章。

李周故前母仙遊縣太君周氏可贈安定郡太君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子有立於時。其令名懿德。可見于後世。此顯親之恩。所以加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前母某氏。婦道惟恪。母儀可宗。旨甘之養。雖不及于承顏。侍從之榮。亦足彰其流慶。會郊祠之均福。宜郡望之進封。泉壤有知。其歆寵賚。

李周故親母仙游縣太君蕭氏可贈獨山郡太君制

敕。報本莫重于郊。故祭有順助之福。顯親無大于孝。故沒有追榮之恩。肆均錫于靈休。庶推褒于慈範。具官某故親母某氏。婦德柔懿。母儀恭莊。以禮事夫。既睦于閨門之內。以善教子。遂至于侍從之途。其陞湯沐之封。以爲泉壤之貴。

李周故繼母仙居縣太君姚氏可贈襄陽郡太君制

敕。神錫以福。惟四海之與同。母主于慈。雖九泉而必報。予方致祀以均慶。爾可承休而顯親。具官某故繼母某氏。承續德門。承履婦道。乃有良子。進爲近臣。推積累之源流。不忘闔閭。正追榮之名分。式慰孝思。魂兮有歆。知此休命。

李周故繼母善安縣太君劉氏可贈彭城郡太君制
敕。最古土之禮。所以同天下之福。需湯泉之澤。所以慰人子之心。懿範可懷。寵章惟邁。具官某故繼母某氏。履德柔靜。宜家顯榮。教誨見于母儀。光輝錫于世嗣。雖慈闈之養。每深切于孝思。而佳郡之封。尚歆承于恩制。

李周故妻蕭氏可贈真寧縣君故妻詹氏可贈永寧縣君故妻郭氏可贈真定縣君制

敕。三年而郊。受釐于神祇。嘉與海內共焉。是以布慶施惠。及于庶工。又從而廣之。以及其父母伉儷之親。不聞存沒。率有褒賚。幽明之際。可無憾矣。仁至義盡。乃見于斯。況侍從之賢。早得室家之助。論謝茲久。其可忘之。具官某故妻某氏等。恭儉慈愛。能守法度。作配君子。爲時通臣。述其內助之功。榮以進封之澤。庶幾冥冥。享此追崇。

皇叔祖威德軍節度使宗景故母襄陽郡太君張氏可特贈奉寧郡太夫人制

敕。人子之報其親。蓋無窮已也。生則事之以禮。沒則顯之以恩。朝廷推本其情。而爲之節文。故郊祀大禘。褒榮有典。幽明共之。仁至義盡。見于斯矣。況惟屬籍之長。永懷慈教之恩。愛舉舊章。式旌往懿。具官某故母某氏。婦德惟順。母儀可宗。篤生世嗣之賢。久處宗藩之重。雖萬鍾之養。莫能伸敬于晨昏。而一郡之封。尙可致隆于名號。庶幾冥冥。欽此殊休。

宮正王氏可贈郡夫人制

敕。某氏。六宮之職。在朕左右。生有懿淑之行。沒無哀榮之恩。眷言始終。不可忘也。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勳循女則。善輔陰教。彤管有輝。猶若風徽之存。象服是宜。式隆褒賚之典。詔于冥漠。欽此寵光。

左朝散郎充龍圖閣待制王震故母金華縣太君張氏可贈汝南郡太夫人制

敕。古之人其母賢。則其子有立於時。其令名懿德。因而見于後世。此顯親之恩。所以同于存沒。而廣孝之教。成于天下也。具官某故母某氏。柔順慈愛。孺于甲族。治家以禮。著爲閨門之法。教子以善。至于侍從之途。遺懿如存。榮養莫及。會均嚴奉之祐。用遷大郡之封。幽步有知。尚歆寵命。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德州刺史叔駟等所生母朱氏可贈崇仁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故所生母朱氏。既郊而敕。均神祇之休。周于天下。凡造朝之士。皆得褒榮其親。湯泉之澤。下及幽壤。況屬籍之近。欲報劬勞之恩。卽典有常。不可後也。以爾柔嘉之德。著在閨闈。篤生良子。貴處宗藩。高堂之養。雖不及于承顏。湯邑之封。尙可明于追遠。光靈不泯。庶幾歆承。

右班殿直王志母安氏可封長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仕而通籍于朝。則父母有封綬之別。乃故事爾。合是則惟高年之爲貴。蓋本先王貴老之義。推而行之。所以廣孝愛而厚風俗也。郊敕所載。爾克稱之。宜新湯邑之封。以旌眉壽之福。

三班借職盧拱母汲氏可封永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父母已老而子未立朝。則封敍之恩不可得。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苟能推本其情。而與其不可得者。則所不足遂有餘矣。亦先王忠厚之政乎。朕既顧而敕。凡一命之吏。其親及尊。則許以名聞。而旌寵之。蓋本情貴老之義。可以廣孝愛。而勸風俗也。惟爾克稱其服恩光。

左班殿直葛世良母郭氏可封長安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仕而通籍于朝。則父母有封敍之別。乃故事也。舍是則惟高年之爲貴。故雖一命之吏。其親耄矣。而褒寵亦及焉。此三代上齒之義。推而行之。可以厚風化。而勸孝悌也。郊赦所載。爾實稱之。宜疏湯沐之恩。以榮子孫之養。

宣義郎致仕孫向母張氏可封長壽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朕既郊而敕。推本先王貴老之義。凡一命之吏。其親耄矣。則以名聞。而旌寵之。所以勸天下之孝。而厚風俗也。惟爾高年。克稱褒顯。其新湯沐之封。以榮子孫之養。

左班殿直宣務成母趙氏可封長壽縣太君制

敕具官某母某氏。朕若稽先王之治道。務以孝敬爲先。凡人子之欲尊其父母者。皆徇從其情。而與之。是故既郊而敕。雖非造廷之士。而其親耄矣。亦有以旌寵焉。庶幾風勸吾俗。而躋之禮義。惟爾高年。乃朕所貴。其新湯沐之賜。以榮子孫之養。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妻張氏可封魏國夫人制

敕。大臣之體國。外則以忠良之業。成其名。實婦之正家。內則以柔靜之志。爲之助。予方任弼諧之舊。以濟乎治。爾則有輔佐之力。同享其安。愛需寵章。式旌懿範。具官某妻某氏。生于卿相之族。而勵循女則。歸于忠賢之家。而奉履婦道。其退而處約。則有勸率相成之心。其進而居顯。則有恭儉自警之德。具此茂美。是宜褒嘉。顯于全魏之名邦。乃爾先臣之舊里。遂頒明命。持啓大封。豈止爲室家之榮。光輝于中饋。抑亦見君臣之分。眷厚于老成。

皇叔興州防禦使仲侯妻張氏可封長樂郡君制

敕。朕肇經于郊。靈祇之休嘉。與海內共焉。故推而廣之。及于羣臣。凡我遺庭之士。皆得以褒榮其伉儷。而況宗屬之貴乎。以爾柔嘉之德。能履法度。雍睦之教。著在閨門。宜遷上郡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服此殊命。光于而家。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士益等妻高氏等可封永康縣君等制

敕。朝廷之于宗屬。異之以禮。而隆之以恩。異之不爲過制。隆之不爲私親。蓋所以廣睦族之教也。是以朕之親族。得推慶惠。以褒寵其室家。爾等少循女則。反率婦道。靜專以處。莊順不懈。其新湯沐之賜。式示宮

闕之光

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微新婦陳氏可封壽安縣君制

敕具官某妻某氏。圓丘之祀。禮成而福降。鈞而錫之中外。凡造朝之士。皆得以褒榮其室家。而況屬籍之親乎。以爾令淑之行。順于宗藩。輔佐有常。既茂閨門之則。寵光以勸。宜新脂澤之封。敬服恩章。益循婦道。

淨德集卷十

書

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陶之聖人之所謂道者。以簡易爲宗。以該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非幽遠而難明。闢疎而難施。汗漫而不可考。信自微言。既息。章句之學。隨流而興。百家異說。衆說殊勝。各習其師。忘失統要。故爲易者不窮天地之本始。變化之至神。以推迹於人事。而務言上下無二經之異。繫辭非仲尼之作。爲詩者不究風俗之代。變王道之初終。以參驗於治體。而好議商魯二頌之不同。毛鄭兩解之小異。爲春秋者不考實刑之大原。權制善否。一歸臆揣。而爭辨日月之爲例。五始七等之成文。爲書者不取君臣上下都俞告戒之義。號令施設之體要。而競論武成之不可盡信。秦費二誓之不當作。有釋數字之文。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處正。求以援世率民。又天下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昔者堯舜之盛。崇冠百王。而書稱其德。乃曰。顧考古道而行。傳說戒于商宗。則亦曰。師古以克永世。孟軻皇皇戰國。闢說諸侯。然非二帝三王之仁義之語。未嘗輒道。推此而論。則君臣之際。舍斯文要道。安所稽法。以全適治之具哉。是以二漢碩儒。若

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高不疑、伏湛、侯霸、符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學，果於適用，其輔導世主，推明治統，建大議，施遠業，率有考據，不悖於三綱五常之分義。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審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莫敢欺也。永惟聖人立教，貽訓之心，則既如彼。君臣之際，師範式道，則又宜如此。而學不執六經之用，以酬世務之變，乃放肆紛紜，樂爲衍說，而滋破碎之害。深足惜焉。抑又聞哲人志士之所存，不以難俗爲高，求全於世而已。蓋仁以爲任，遠而逾勸，大則欲恢隆先務，以躋至治之極，小則欲舉偏補弊，以便安於一時故也。然三代之盛時，皆出於聖人經營創業之法，足以維持百世，是故井田以授民，什一以定賦，而天下之食足，九賦以待用，元式以均節，而天下之財豐，制鄉遂以爲六師，農隙則教戰，而天下之兵強，自家黨以上至於國都，皆立學以訓導，而天下之士得其素養。六卿率屬，輔倡王治，中外之務必舉，而天下之官無倖位。凡所以用於政教者，皆可循而守之，其賢智才能之人，惟在辦事，而不復有加損廢置之作。迨夫兩漢之興，皆乘喪亂之極，三代之宏規大範，蓋無存者。其君臣之計議，多出於一時之苟簡，而百度未具，不足爲後世之襲用。及其弊生變起，則賢人君子，裁量揆度，而爲之策，是以七國交時，而外有尾大之憂，反者將起，則晁錯獻削地之說，以弱諸侯，而疆王室。百姓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長，而財用大匱，則賈誼陳務農之計，欲驅游手而歸之南畝，以廣蓄積，兼井之路不塞，而富室擁資巨萬，貧弱愈困，則仲舒賈限田之議，以檢過制，而補不足。牧人之吏，屢見罷易，而生民不能安靜，則朱浮申奇奏之戒，欲久其職，俾人服從上教，選舉失實，賢不肯流，而無以協宣風教，則左雄抗限年之請，以考績名實，要之得人而任，刑罰禁密，世主以峻政爲威，而元元陷於慘暴，則陳寵上獨法之疏，願除其溢於南刑者，以應經中禮，而濟羣生。凡爲是者，大槩綴綴缺漏，枝柱傾邪，隨形裁割，期指斯民於康寧之域而已也。抑又聞聖人之政，皆切致治，而不徒無弊，學者之言，務好成文，而未必可以適用，以不足適用之言，陳不能無弊之政，則華采浮勝，而事非樸切，豈所謂有補於世哉。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爲隆平，朝廷無大過，通鑑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變，生民無大失職，然而獻書者以爲可痛哭，可流涕，可長太息，背理傷道，難稱以疏舉，豈當時之勢，誠爾耶。蓋亦微於忠憤，力爲切直，可畏之語，冀以感悟人主之意故也。陶潛讀六經，探索要歸，舍章句之習，而務以簡要明切，爲之本統，又嘗覽舊史，竊述近事，考究古今得失，憂治亂安危之變，而僅有得者，乃言而筆之，不溺於修辭考說，以求工於文，而庶幾萬一有以資治理之用。治平中，知者謂其可適天子直言之詔，采而問諸朝，驗於今日，則時異事變，而嚆昔之論多無取矣。然猶勉効區區，欲求合於科舉之式度者，蓋知其指歸也。恭惟閣下德業文章之懿，充積於中，輝光於外，以二帝三王之道，獻告吾君，講修國具，以幸萬世，博收天下之材，而權乎器任，俾盡其用，安以一介爲微，而不見錄於左右哉。時曰：青齊者，我在彼中阿，言君子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而詠歌之矣。又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古之賢者謀及匹夫，而取其善也。夫二雅之興，訓皆明哲之所履，蹈以完其事業，陶固不足

被長育之賜，亦庶乎先民之詢者矣。惟閣下一與之遺，幸甚幸甚。

又應制舉上諸公書

陶潛讀史，以窮治亂之變，而察夫仁人志士之所存，蓋亦見其略矣。昔漢文以恭儉治天下，號爲安平，朝廷無大過，邊鄙無大憂，天道地化無大災變，生民無大失職，然而賈誼獻書，以爲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背理傷道者難備以疏舉，豈當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隨之心發於忠憤，務爲切直可畏之語，欲以感悟人主之意故也。既而文帝亦深聽納，養臣下有節，封諸王有制，至于唐文宗承長慶昏情之政，百度弛廢，威令困窮，國體不完，然有意於太平之事，一日燕見，詢于輔臣牛僧孺，以爲太平無象，且曰：今四夷不交侵，百姓不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譖，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至理，亦是小康，豈當時天下之勢，誠若是哉。蓋僧孺之心，不能勉於有爲，徒伺上意爲順悅之言，取容而已故也。既而王室之政，委靡不振，深足惜焉。今夫人之疾恙，雖感於外，而未爲腹心之病，扁鵲倉公，望而督之以亟治者，其人必有恐懼修慎之思，而庶以就愈也。及其有腹心之病，而庸醫告之曰：無傷者，是逆其死之說也。治安之時，政亦有弊，如疾之成於外也，謂其未至於沈疴，而不爲是驚世動俗之論，以開其視聽，使之恐懼修慎，以就愈，及其勢幾於亡，而猶告曰：無傷者，非扁鵲倉公之用心，乃庸醫之爲術也。以漢唐之迹，推二子之言，則是非炳然矣。君臣之際，治亂安危之理，烏可以苟於言乎。國家設科，以延天下方正者，欲聽其言也，不獨欲聽其言，而欲用其道也。士之存志而求以塞詔者，非奪以祿利而爲美仕之階也。天災地異有譴告，人道物理有危微，紀綱有廢缺，風化有流弊，德澤不養，而傷忠厚之政，體要不辨，而敗盈成之功，皆世之大患，而不可顧望隱避也。陶潛倦於此久矣，材下虛淺，信道未篤，固不足以承天心而謀王治也。惟明公亮其言之不苟，而亦與之進，則亦庶幾治朝詢于芻蕘，而君子樂育人材之道歟。

上吳殿院書

某始相別之明年，聞召自長沙作御史，私心喜甚，謂朝廷擢異忠之士，求補厲庶政，可爲天下賀。第未嘗走一書通左右，故所以然，不數月又聞札率相過惡，論列切正，謫守池陽，薦紳大夫，皆惜其不當去，今春上念言職之難，知公議不可廢，復召以用，而朝廷之責乃塞，夫閣下豈立何似，而取重當世如是。陳源乎，然則了天下之事不足爲大也，功名不足爲有無也，惟忠臣義士，感慨抗敵，發露所蓄，以康國愛君爲先務，始終無愧，而後已也。陶聞之，古者采言之道，博自三公四輔，朝夕納誨，卿大夫獻規，士抗諫，下至百工之賤，皆執事以諫，故一有闕失，衆得以論從而悟之。今夫羣臣享祿居位，雖有志於民，而不職于言者，僞語及朝廷，或否，則譏以爲僭且妄，笑以爲近名微寵，況其取信耶。獨諫官御史得奮然不顧避，以指摘規正爲己任，然竊觀天下之事，固有違於大公大正者，隱於大利大害者，幸而諫官御史言則救之，不幸而不言，則救之之道，無因而至，乃生民休戚之所歸，國家治亂之所繫也。方今之勢，宗廟社稷計之最

重者猶未開焉。永惟根本之說。可爲寒心。陶諫遠鄙。關於體要。得非涉機會。必遠思熟慮而後發耶。抑君臣之際。置而未議耶。將廟堂之上。權制素定。不得而知耶。愚誠惓惓。有望於閣下。

上趙維端書

某竊嘗朝廷。慎言責之職。艱乎其人。乃召選執事。任以難端。當其詔書甫下。士大夫相與爲賀。以爲朝廷昌明。輔相協力。樂得忠義之士。共維綱紀。以貽無疆。是故執事兩出而再返。至今之來也。其望益隆。其任益重。其始終進退之際。益爲難。惟執事天稟堅正。信道篤厚。勇直之氣。未嘗暴露於形色。險夷之履。不能少遷其趣向。敦大節以崇樹國體。吐確論以該切世務。發諸事業。而輝光炳然。已可見矣。必能處之以無愧。施之以有爲。足以歸天下之望。而副朝廷之任也。始終進退之際。執事其難乎。方今國慮宏遠。治具繁張。求爲根本之策。不苟朝夕之計。姦諂之迹。不涉於廟堂。朋比之嫌。不聞於百辟。澤民之實惠。雖未浹於四海。而時有滂澍。制邊之大略。雖未通於百世。而日謹禦備。循而守之。究其所不至。而講修之。亦庶乎治平之漸也。上仁聖慈恕。言路不塞。議臣獻替。輒加聽納。然而邪險之人。任非其責。徒能覘見利機。忘失分義。以爲危言一出。則主意駭動。美名貴仕。儲此而得。於是假忠諫之迹。伸悖慢之志。多作詭辯。以訐發譴諱。巧爲懷辭。以詆斥慰言。片語上聞。事自中外。邸司傳報。流及夷夏。淺夫狂士。得藉其口。使朝廷受有過之名。而已享直譽。比歲廣西之疏。泗州之議。舉朝以此。仲尼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與。許以爲直者。蓋君子能處己而後能謀人。內顧宜何如爾。夫鼎鑊在前。而氣不慄。九命及門。而容不喜。惟社稷生民之安爲務。豈斯人之徒而能乎。要其歸親幸於世而已。古人之入告于內。過則稱己。斯謀斯猷。乃曰惟后之德。日爲君言。而四方不知其言。不爲己功。而天下賴其功。全臣子之大分。畢賢者之遠業。躬君致主之道。不當如是耶。是皆執事詳聞而熟計之矣。陶奚足喋喋其間哉。士固伸於知己。微執事豈書語及。惟裁恕之幸甚。

與唐士憲書

前年冬執事以事親來晉。遂承下風。雖不數相見。第論議每依於道德。既而執事入御史府。雖然在廷。動多獻納。會執法非其人。中外失於瞻倚。乃謂朝家綱維。繫屬至重。防微杜漸。非正臣端士不可居。封上未報。俄以親繼補外。此其出處進退之際。凜凜有大節。可謂能世其家矣。天下識者。於是聞風增氣。而勤乎高山之仰也。陶今年秋罷官還臺。見仲氏君益。始知執事向者不鄙不肖。援以自代。竊慚材分之疎拙。固不足服承厚愛。然而義理之所激。志向之所同。安能無說以拜賜耶。夫詩之君子至誠。樂與賢共。易之拔茅連茹。以其危征。虞書之九官相讓。儒行之爵位相先。自代之迹。皆原於此矣。仁人志士所以循從古訓。而推進其類者。不獨好賢與盡朋友之分而已。蓋以德業相期。而欲著之行事。與功名相始終也。昔者姚崇以宋璟自代。而應變守文。各盡其才。以成天下之務。則開元稱治。表度以崔從自代。而立朝正色。不遜

權倖。臺閣之事付內者。抗請以歸有司。則清議謂之得人。陶雖愚陋。少立。而能厚於處己。居常遠覽。裁籍深慮。世幾至于良史之大方。直士之危論。則意氣感慨。篇好而力善之。夫處己甚厚。而報人以薄。非陶之心也。執事亮焉。景陵風物清幽。道味必樂。奉見何時。千萬輔重。

別范子功書

自車從還家。累煩臨貺。乍更軫翼。欽嚮不勝。死亡無日。未能展候。以別。惶懼之至。公之此行。朝廷眷倚甚厚。士林仰望甚深。所屬者正。所陳者厚。乃公素志。雖禍福窮通之際。未嘗須臾忘也。陶竊謂世之紛紛。欲盡言則不勝言。言而用不用。則又未必。事有重輕。理有先後。時有幸不幸。勢有難易。期於見聽。則不計乎激與不激。要之有成。則不問其速與緩。王陵雖而折廷諍。及其計安劉氏。則不如陳平。魏文貞忠直剛方。唐室之鑑。然亦願爲良臣。薛廣德從橋安危之論。近情不令。人所悅聞。陽道州在朝日久。或譏其默。泊延齡不相。訖有力焉。仲尼惡訕上。孟子罪淺夫。良有謂哉。敢以此少致鄙意。自餘更祈厚愛。

與十弟書

久別思念之深。欲一相見。終不得。人來承書。且知自祖黨而下。泊婦母各各安休。欣慰欣慰。兄之始謀。發於不忍。輒欲以一外郡之虛名。救益利兩路數萬家之實患。果是耶。彼可以免凍餒。果非耶。此甘於罪戾。得失止是。斷之在前。既而果如所料。安有榮辱進退之念哉。仰於天。俯於人。中於心。皆無愧。持此三不愧。以待小人。則我固無損矣。歲餘物賤。不覺食費。著作甚安。房下無恙。了人事數日後。必得暇看書。餘不足道。重陽後相見。未問保重。

斤除牙稅頭子錢及交子陌外。只及半價。州郡之吏。熟視疾苦。無力以救。行之日久。爲害轉深。茶戶嗟怨。屢有詞說。及至本月十九日。爲本場支錢併盡。有園戶三百家以來。約及三千人。止約不住。各自將茶直上監官廳堆垛。園戶祕丞尹固主簿薛翼。語言不遜。須要稱茶。逐官各回廨宇。衆人遂便撻破薛翼袍袖。并致打隨行手力等。其牙子一十二人。並各迴避。陶尋出榜。且令園戶任便四散。暫將茶貨往蒲村木頭導江等處官場中賣。并行諸縣。曉諭保正等。不得妄有在路阻節。及差九隴主簿勾龍驤前往曉諭園戶。同共買賣。兼差本縣令薛高三日或五日一次前去照管。陶當時即不敢張皇申覆。亦不敢緊行根究。致打手力之人。蓋緣愚民聚衆。忿怒爭鬧。情難難恕。而虧損茶價。其曲在己。從而賣法。愈更厚顏。以此一面出榜。嚴行約束。及根究。次陶再詳山戶茶貨。若外面私賣一兩。便成犯法。將至官場。例被減價。費用不足。大抵小人之情。至於窮蹙。則何所不爲。深恐此事。非西南之利。伏望某官。更賜體訪。減價事理。喧鬧因依。如陶所言。不安。即乞特爲敷奏。乞改茶法。以便遠方。陶兼體問得六月以後。猶有晚茶一色。貴者每斤不過三十文。若盡收買。所出之息。亦不甚多。緣逐處自開場至今。買獲茶貨。旋行出賣。頗有厚利。如或朝廷謂此成法。難便改更。即乞自六月一日以後。權住收買。放令衷私交易。所貴園戶留得晚茶一二分。盡價賣與客旅。稍助生計。亦遺棄滯穗與民之義。謹具狀。申知府龍圖。並使學士運判太博提刑郎中。

啓

淨德集卷十一

申狀

申府帥并二司狀

右某自今年四月三日後來。累據九隴縣茶戶等各陳文狀。申說。被官場減價買茶。卻將餘上價錢。令客人充息請買。及不分早嫩細色額。只作一般取買。委有侵損。乞指揮貴處存濟。某等帖棚口作場。令依市價收買。兩平稱來。如敢准前。以好爲惡。將貴作賤。及不分等第。高稱斤兩。牙子專攔。必定根勘斷決。監官亦按勘申奏。如此行下。非不丁事。緣議者立法。要出息三分。旋買旋賣。逐場若盡價收買之後。將來客旅計算不成。不願與販。必致積壓損壞。監官例遣責罰。干連人盡著賠填。以此須至順承茶場司風旨。減價收買。所貴客人願來與販。變轉得行。不費用一十三貫文。請買以此減下園戶價錢。只作七貫文。則恐客人有客作。或是園戶自納三分息錢。請引出外。成契禁。無引不行。被此抑逼。須至自納息錢三分。請引出外。情弊如此。上下通知。茶場司臣僚。恐出息不多。難沾貴典。空行文牒。督迫州縣。其實則任令減價收買。逐場監官。畏懼茶場司威勢。恐還責罰。干繫人則深憂將來損壞賠填。一向剝削園戶。低估價直收買。每

謝薦舉啟

官無異最。恩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蓋聞得士者貴。君子本乎至誠。事君以人。上臣存夫大節。言其理勢。則親譽不問。考以分義。則貴賤相須。然而性品之偏。未嘗無蔽。才資之異。安可求全。必恕己以窮微。務擇能而適用。章茲因緩急之利。規矩從方圓之宜。寧可棄千金。無俾衆心之失。不輕遺一介。庶幾羣智之來。故甄揚之道甚寬。而疏儒之人有立。伏念陶寒鄉寡與。樸學粗堅。操修務合於大方。策發願終於素業。以治身而謙。乃戶庭自處之常。以任職而言。無毫髮可褒之效。居常懷倖位之恥。何敢卜當塗之知。伏遇某官。博愛推仁。大公爲治。待之以簿書之外。納之於名教之中。特爾採收。欲其磨厲。此明公育才之意。不責以近功。則幾子報德之誠。亦期於他日。自明以義。罔食斯言。

謝薦舉啟

官無善狀。事出誤知。索實於中。寄顏何地。竊謂朝家揭三銓之制。較羣吏之才。責在薦論。因而甄陟。科條詳密。統要謹嚴。郡邑之差。各限員於衆寡。賢愚之際。皆同義於戚休。然以一歲而言。計其四海之大。擇能顯舉者。不啻千數。第課引對者。無慮百人。歷驗前朝。推之今日。豈非有與進之道。則多士得以憑藉。有至

公之義則名卿秉以抑揚可潔其流而不可望其源可重其體而不可易其用夫何物理淺薄人謀少敦苟奔援致之途肯顧持循之操各於巧行多飾僞端或惑回其心迹希遠史之直或貪冒乃欲口誦夷齊之廉或抗民以謀知或將迎而幸進故有朝稱良吏暮陷匪彝少享令名長墮寸節薦之不慎玷者實繁嚮嗟紛緇之風重革選求之弊特頒明詔申諭庶工戒以自陳責失至當其難亦甚所採錄常宜得偉人以快輿論如陶者稟質不羣嚮學相堅既得祿以代耕愈愛身而有待所先行己未可自明其次及親居常有得幸而進趨屬部浸沐清麻子舍親賢每襲芝蘭之益資除賄賂屢聞藥石之談固未嘗輒吐一辭仰盼延選妄修尺牘僭上品題誠以處躬不作則無患莫知冒恥以進則顯均市道且審知於寒儒宜引避於豪英何愧此心惟安其分伏惟某官厚忠義之藎持權衡之平恢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接物明於察隱昭若戶庭凡所留忱傳如羽翼軒昂沽街者雖亮其往謂循默惡惡者可要以終無間短材遠飛涉狀竊謂磨一鈍可以得貴器拔一賤可以來智人高賢之懷茲有所激愚者之慮敢忘其歸陶謹當究從政之大方勵治身之素守炎涼忽易性所不能名教可遵已將焉往倘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舍此以還非敢語及

答諸官謝薦舉啓

比聞治最輒舉奏封蓋爲公朝之薦才敢言私室之專惠遠煩厚眷特脫珍題仰荷瞻光徒增感作

謝制科啓

聖國該明深究一時之弊獨言獵略愧非三道之才服寵過優寄顏良厚夫取人之術惟名實之辨不欺則可要以終行己之方惟義利之分不惑則能伸其志嘗觀制舉之開設莫盛本朝之選輸公卿間出而廣有濟時之功豪俊繼起而屢聞康國之論高風懸矣故事存焉以科試論之謂之名而實乃詢於闕失以進取待之謂之利而義難苟於缺從雖隆薄之在人亦重輕之由己如陶者寒鄉寡與樸學粗堅強爲文辭而氣格不高好窮事變而術略無取徒謂前良之可慕又思聖主之難逢輒不自量庶幾少立幸被德音之召俾從國士之游咸造廣廷仰承清問方朝家大有爲之日惟高務更新而陶子獨憂非天下不敢言之時故一夫進說而寬其罪戾況夫自漢而下有唐以來賢良爲舉者凡幾人得失最明者惟二子以谷永之附託而專攻世主之過咎則今之愚者所不能以割責之亮切而卒爲有司之棄道則古之賢者或不幸殊漸淺陋亦預甄收此蓋某官講求治體而務在得人崇倡化風而樂於進善權衡之平也不私高下於彼物鈞軸之運也不繫剛柔於我心是致孤生偶應高選昔之謀道素聞取舍之大方今也丁辰登薦始終之常節儻力行而寡過亦論報之一端過此以還非敢語及

賀宰執啓

伏審中展晴牖外延申命爰咨舊德入正家司一登靈章交流善政竊以明王席盛威之勢所急任人大

儒懷康濟之才乃能致治聖賢胥會海宇均敷恭惟某官體合道原用該皇極敷爲遠業茂對昌辰以經緯之文發揮三代之風以疏通之智酬酢萬事之變如君陳之孝友務適厥中若山甫之將明不遷其守盛矣垂裳之善繼著哉衰緒之來歸股肱良而庶事康允爲社稷之鎮陰陽理而四時順茲見天人之符凡屬羣生率依洪化陶宰承篆竹謹守近邦鈴閣深嚴阻聞名于將命台躋炳煥徒延頸于平階蹈詠之誠數言罔既

賀成都趙大資啓

伏審誕告外廷再煩舊德進徵名於祕殿倚重鎮於遐方凡出綏懷舉增款頌竊以天下之勢如腹心手足之交扶劍南之權實屏翰善宣之最盛蓋富強者縣官之所仰給而險固者中夏之所防虞昔之國步未夷則二僞乘時而苟處間者王澤或壅則三盜觀釐而輒奔驗聖朝遠馭之心盡累世深恩之要恩以結其情也故文法之體大槩歸諸簡易有威以神其用也故收伯之任一切付以權宜習慣百年靖康三蜀物情自遠帝力何知幸會熙辰適更洪化維朝廷之懷舉方改茲易柱以圖寧而風俗之未諧或傾耳側目而駭政伍保周之遺法也行之所以息寇盜而運憂多懼於網羅租庸唐之定賦也復之所以抑兼井而下戶反嗟於腹削患浮費之不會而裁以憲度則父老謂絕其嬉游欲六法之有宗而戒其橫斷則姦暴竊窺而猖獗此四者之異論乃一方之切憂宜得鉅公以事舊俗恭惟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體貌相之方嚴濟鄧侯之清淨言其更踐由臺閣而至廟堂考以猷爲該本原而盡經變顧惟方面密若家庭因宜施務則益適中和以俗教安則率由仁義譬如陽春之令一動而品彙蘇百樂之音一御而萬氣浹必復頃年之治體載揚今日之歡聲陶早以疎凡誤煩教獎預里人之胥慶同郡吏之知歸

謝轉官啓

銓臺第課宸辰均休擢自選曹置諸文省撫躬雖分祇命若驚竊以古者任官舉求實效昔之受位蓋恥虛名惟史局之舊員亦儒林之清選魏晉而下隋唐以還偉人迭居大雅交勝圖書東觀之直元本承明之庭綴集多聞補完缺典撰名臣傳每取信于當時有良史才願見稱於後世風微既遠職業浸殊雖隸籍於祕文第服勞于外事轉猶虎豹有嫌于中體若楠梓徒華其外況國家天網清久仕路寬通詠思皇之詩實生多士調經入之費足食萬官然而事失於循仍弊成於積久難流棄奔潰之勢正塗有紛緇之讓持職者患史之未澄務艱其探擢干祿者喜時平之難得益競於進趨其求之也自處已輕其待之也亦從而薄以至錄勞而改秩幾多立式以求全既詳其保任之科又嚴以資考之格旁窺疊漏密較錙銖歲月以須僅同磨去毫釐或誤輒以罷聞荷天幸而有成豈地塞之可望如陶者稟質不羣嚮學相堅憑翰墨之空言竊斗筭之微祿資緣穴網微觀序升遂堯舜之昌明敢忘希進諸周秦之貴賤亦已厚顏非有力成胡然虛授此蓋某官厚樂育之惠輔泰通之時候令德以澤生均愛心而遂物隨然若傳之羽

翼指秋漢以遐飛。沛然若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乘以雲霄之勢。脫其塵坱之蹤。頂踵甚明。丘山何補。爵之探道。已知行己之大方。今也丁辰。惟勵終身之素守。庶幾異日。無忝隆知。

荅周考功賀轉官啟

比以年勞。偶遷祿級。小材累日。練駭無聞。寵命自天。叨塵可愧。寸進雖朝廷之格。力成皆曠借之功。此蓋某官樂善以誠。愛人由義。厚鄉曲之契。常借品題。從摺紳之游。陰爲援助。誤令歲滿。亦可階升。占謝後時。愧區區之闕禮。致動委教。聞侃侃之令言。仰國庥光。伏增銘佩。

比叨寄任。外總輜輳。方馳駟以及驅。顧爾風而致問。恭惟某官。處躬於道。飾吏以文。輟從書殿之游。付以藩維之治。其年報政。茲有顯庸。一節還朝。佇瞻禁直。某遠煩雅眷。垂貺珍題。即拜祇承。併增感作。

荅新知梓州周考功啟

伏審杞車臨部。煩政諭民。治體一新。物情交抃。恭惟某官。處躬於道。應務以才。蘊如圭璧之純。發若青龜之決。寢施遠業。久涉要途。入省爲郎。議借儒唐之老。還家開府。歌傳叔度之來。卽慶僉俞。遂躋華近。某叨從晚涖。適會晝歸。入境觀風。仰仁聲之遠布。發函受教。慚禮好之相先。良極感銘。豈勝染述。

荅知廣安家朝請啟

忝將使事。稔聽治聲。慕賈琮之帷。足以成政。戲老萊之服。切於養親。緣愛日之純心。抑登雲之高步。香求有待。褒召可期。譬夫上帝之圭。安假人工。而後寶。清廟之瑟。不須衆和。而流音。深慙小言。仰累純德。遠辱賡修之貺。過存禮好之隆。佩服至誠。鼓揚奚悉。

謝兩府啟

自梓易淮。方引車而就道。由楚得蜀。遽委轡以游官。釋萬里奔走之勞。享一旦里閭之便。清朝信道。特重遠民。使觀風。許臨故國。以可否利害。知之有素。故擬按職任。付而不疑。庫祿所需。僅周貧賤。松楸在望。尤慰永懷。事非近比之常。力本誤知之及。此蓋伏遇某官。素簡萬類。權衡百工。故曲從私欲之所安。適可責公家之後效。某謹當清心任事。刻已致忠。莫敢或違。冀少行其素業。每懷靡及。庶無負於斯人。僊吏最之有聞。則化鈞之可報。

賀許右丞啟

伏審法履騰庸。天臺入輔。伏惟慶慰。竊惟分六卿之職。蓋推演於道原。峻二轄之權。賴維持於事統。遠存周家之高躋。近見唐室之宏模。稽古建官。至矣先朝之法度。任人共政。偉乎盛際之典刑。恭惟某官。抱道覺民。任誠格物。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發仁。經義緯而成文。步朝廷之要塗。任天下之大務。兩爲京兆。再直禁林。議其更踐之深。推先舊德。倚以弼諧之用。幾若後時。一發龍章。交流數頌。昔魏鄭公。以平直稱職。章弘景。以鯁亮知名。惟時鉅公。豈特前哲。仰聖賢之相與。信宗社之無疆。某屬緒漚符。阻趨賓席。卑情無任瞻詠欣躍之至。

賀新知成都李實文啟

伏審職近清廂。任隆全蜀。公朝遴簡。食謂難能。舊俗交觀。前知受惠。恭惟某官。至誠格物。令德宣民。凡踐涉於要塗。皆發施於遠業。西州使指。深養治源。北道帥臺。尤崇國體。特重憑熊之寄。再煩叱馭之行。親封域之中。密如庭戶。澤蒼黔之衆。均若子孫。行報庸公。延登近朝。某夙叨知獎。冀抃舊章。官守奔馳。塵逐兒童之候。近鄰光煜。樂聞父老之謳歌。欣詠贊勳。鼓揚奚極。

淨德集卷十二

啓

賀宰執正旦啓

辰會孟陬。茲得四時之正。歲推上月。蓋惟萬物之原。恭惟某官。器宅天精。德參坤載。運太寧之化。和若鈞銘。固累盛之圖。壽如箕翼。適厥人正之序。諒同邦社之休。慶被洪私。舉增善頌。謹官聯而有繫。慶台宸以無從。

賀蘇內翰啓

伏審光膺制命。進直禁林。董朝廷以斯文爲難。必咨問傑。而天下知公議所屬。共激歡心。恭惟某官。道遠本元。才周賈變。語默繁時之休戚。出處爲國之重輕。密告嘉猷。務引君而當道。總司大計。期節用以格民。遠業寔施。貴名增重。深被中宸之遇。延登內相之崇。惟仁經義緯之成文。庶幾同於三代。況前兄後弟之接武。盛事萃於一門。將倚全議。共敷元化。某遠從吏役。恭聽恩俞。趨慶莫緣。瞻風載抃。

荅知梓州杜學士啓

謝成都知府李寶文啓

誤被詔除。就遷清事。真副朝廷之委任。徒爲鄉曲之便安。竊自省循。率從援致。此蓋某官。受人由義。樂善以誠。願盼未遑。矜憐拙宦。常假游談之助。因爲仕進之階。況復鄉邦。久依德宇。澄清行部。每推明恕之心。偃息于藩。已報中和之政。幸而晚輩。仰止下風。匪惟日奉於教言。抑亦動遵於使範。願言感抃。奚既鼓揚。

荅知州李守啓

比造列城。復觀良政。和如雅樂。易感于羣情。率若宏綱。不差于一目。美俗見大儒之效。養源知君子之心。民望至誠。惟新情寇。士林清議。乃望還璫。有以爲邦家之光。豈特稱守令之最。輒條治狀。以露奏封。雖浼累于高賢。實在明于公論。敢期謙好。下委教音。隆禮相先。殊遇交朋之分。發函伏讀。益增顧面之羞。銘佩滋深。布宣奚極。

荅和州守啓

伏審詔除適遠。政體更新。雖屈高才。實歡輿頌。恭惟某官。處躬于義。飾吏以文。言其踐歷之深。衆推久次。考以猷爲之素。率有嘉聲。尚煩叱暇之行。聊重憑熊之寄。夷塗未駕。每懷驥櫪之嗟。瑞閣將開。安復鶴龜之戀。即聞襄召。歸序高華。某謬紹使符。密依容庇。捧玉音而載抃。瞻德宇以增勞。欣詠之私。深切于是。

荅慶帥賀右史啓

叨被詔首。謬陞柱史。名非實稱。幸與愧并。伏念某事。當爾經仕。欲行己涉。道至淺。強文不高。歲月馳過。于憂患之塗。志氣耗凋。于塵滓之域。青緡黃卷。雖素業之未忘。文石赤墀。豈寒鄉之可到。胡然冒擢。率有資緣。此蓋某官。恕以愛人。公于引類。謂其有一日之雅。常借品題。知其無萬乘之容。陰爲援助。乘容以進。省已甚明。力若舟航。已拜嘉于德宇。昔如金玉。又承教于風郵。徒極置臆。曷窮染敘。

賀太原帥啓

四國于蕃。邦家所以示疆。幹弱枝之勢。一麾出守。州部所以致承流宣化之勞。其振舉如裘領之從。其委使若臂指之應。況論道經邦之舊德。居秉旄杖鉞之遠尊。克壯其猷。增重兩山之氣象。所服者衆。特高二部之威名。岱宗之澤。不出於一朝。洪河之潤。自及於千里。顧惟陋邑。爰屬提封。常引領於門庭。敢薦名於竿牘。恭惟某官。道光華辟。德被斯民。藉裴令之論兵。輟於樞軸。仰鄭公之開幕。適逢朝廷。介圭聞入。親之期。藉袞有來。歸之詠。復資遠業。永耀昌圖。某叨假郡。章獲依帥節。宏綱具舉。願遵條什之常。柔轡以驅。庶盡疲驚之力。前瞻台席。增抃予心。

荅新知州州朝請啓

伏審以親自列。得郡爲榮。士論推高。民謠皆慶。恭惟某官。安行於義。晦養其才。服義冕以平刑。有光使指。戲綵衣而致養。實便州廬。匪惟承不匱之歡。抑以博如膏之澤。某叨從晚池。適會畫歸。握手升堂。將襲芝

蘭之益。發困受秋。遠聞金玉之音。如俟披承。併伸感抃。

回新及第先靈啓

伏審發策中程。疏恩唱第。爵士林之清議。登鄉社之樂觀。竊以經術取人。重本原于數路。文章適用。達亨會於一時。推之風俗。則朝廷由道德以混同。言之祿仕。則君子安義命以登進。所求不苟。其得尤難。恭惟新恩先輩。問學該深。操修純潔。登英華而飭己。揭坊表以憲時。力少德多。非特效儒流之博。實先名後。宜然致人爵之隆。自此頌聲。期於異日。偶緣晚池。適會畫歸。驛馬相迎。遐想古風之如在。使郵垂暇。還煩禮好之過隆。

回邛州知郡陳大夫啓

比者祇命易麾。深懸異數。及茲受代。愧繼前良。空傳父老之謠。難奉子孫之契。重加禮意。曲示賡修。拜惠何堪。瞻風愈切。永以爲好。言莫能勝。

謝梓州路提舉常平薛寺丞啓

起於謫放。資以寵光。還青殿之英名。領潼川之優寄。適父老之願。愧無術以承宣。事大夫之賢。將有依於庇賴。恭惟某官。文而飾治。政必養源。襲訓範於樞庭。振猷爲於使部。淵澄流深。餘波有以載器。綱舉網疎。衆目從而不紊。況有雲霄之清議。豈惟堂構之高才。卽序禁塗。益敷遠業。某愚庸故里。引領下風。行途參承。併伸感抃。

荅簡州知郡楊朝請啓

比者起於廢放。資以寵光。得郡還家。難稱邦人之復望。騰騰請好。過煩才哲之撫存。觀禮意之勤隆。異世塗之流薄。第增感服。奚極敘揚。

賀簡州知郡楊朝請啓

伏審考績推先。頌恩示勸。陟郎曹之前列。鴻郡境之歡聲。恭惟某官。茂器承家。遠材適治。要塗更踐。惟綱循吏之風。華步超遷。允被聖朝之寵。行期異日。自陟通聯。

謝諸公賀致仕啓

齒髮衰殘。義當避退。名勳煥赫。恩許歸休。於君臣之際。幸而有終。於朋友之功。豈爲無助。此蓋某官。至誠嗟恤。雅度并包。知其勉強不前。未嘗深責。使之安完而去。可樂餘生。重委賡修。曲存軫念。且引年辭事。庶幾免賢者之誚。義所宜然。而杜門養疾。聊以待終焉之期。禮無足賀。褒嘉所及。愧懼莫勝。方願珍之。竊蘇想門庭之阻。欣聞所教。書不盡言。

回成都監司啓

隆恩遣使。朝廷委憲度之成。清譽戒塗。郡邑仰光華之遠。式飲茂業。良并下僚。夙觀風徽。書觀海歸。方幸

退藏於里巷。末由趨集於賓。賓賓賓。鼓揚奚。悉。

代賀范相公啓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蔚爲社稷之才。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章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于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愛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仰瞻威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新知成都胡資政啓

伏審法履晴應。制函申命。易宛丘之巨鎮。領全蜀之要樞。一發龍章。交流數頌。恭惟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以道德文章。爲經國之遠猷。以法度紀綱。爲致君之先務。四鄰作輔。獨高治世之典刑。九命出藩。尤重遠方之形勢。即聞溫粹。復乘洪均。某早拜下風。宿聞餘教。仰朝廷之圖任。竊幸依仁。知鄉黨之蒙休。敢先致慶。願言欣詠。笑極敘揚。

答家朝請謝轉官啓

伏審天官考績。法履霽恩。循格有常。遷官示寵。恭惟某官。內崇德本。旁貫治源。實業周施。宜坦雲霄之步。祿階銓選。榮酬日月之勞。仰承君命之光華。聊助親闈之喜樂。遠煩隆禮。特賜珍題。感抃交深。布宣美福。

淨德集卷十三

序

鹿鳴燕詩序

自三代之衰。法制散亡。禮文殘缺。後世考求於策牘之間。倣而用焉。其幸存而僅似者。蓋無幾也。周之時鄉吏教民於所治。至三年大比。則鄉老與士大夫興舉賢能。飲酒以賓之。於是歌小雅合二南。以申其尊寵喜樂之意。井田既廢。校序不講。待士以科試。取材以文章。雖因宜施務。倡變治體。推迹源派。亦甚異於古矣。洎唐開元中。百憲具奏。文化寢隆。乃詔州郡以貢士日行鄉飲。用少牢。當時謂之中禮。則今之鹿鳴燕者。又從而繁飾之也。然猶取講道修德之狀。以爲美名。言嘉賓之可則倣。是故飲食燕樂。且將厚意。庶幾得盡心焉。竊詳味其遺風餘範。亦有以見前古之髣髴。雖加繁飾。愈於闕而不復見者。得非幸存而僅似歟。成都素號多士。比比嚮學。親逢熙明。率以治經求舉。今年秋既試于有司。而薦之禮部也。府帥蔡公。約用舊章。敦勵良俗。致禮以燕之。時翰林范公得謝而歸。適居右席。實爲古之鄉老。公與范公。泊集賢會。公中祕段公。各爲詩以美之。如方圭圓璧。光焰相燭。知與不知。皆視以爲寶。儒林盛遇。超邁平昔。士大夫

廣而獻者。凡若干篇。信盛矣夫。某竊維朝廷念蜀之深。慎簡才傑。付畀事任。故取人待物之道。皆由德誠。務盡體要。雖古之君子。長育人材。樂與賢共。勸懲明德。虛席多聞。諒不能過也。諸君方志經術。豈特務論說苟名第爲哉。惟好學可以任道。惟慎行可以式俗。此諸公之所以有望於諸君也。某既賦詩。求附于後。又因而述其然。惟諸君勉之無怠。熙寧乙卯九月朔日。

鹿鳴燕詩序

成都諸進士。既中有司之式度。則藩侯爲之設燕賦詩。相與屬和。事刻而傳。循仍久之。號曰故事。今年秋府帥劉公。謂舊禮之不可廢也。既燕之。遂以詩贈之。且述前人題柱奪標之事。而勸勵焉。蓋好賢樂善之心。發于詠歌。則教存其間也。自天章李公。治僚屬賓從及其諸生。相繼而賦。凡若干篇。士林誇尚。光輝一時。昔王起三領賓籍。周鼎作詩以賀。起亦答之。時一勝進士盧肇而下二十二人。盡能廣唱。後世好事者。據其本末。紀爲美談。有以知朝廷文化之盛。多士逢辰之榮。想味餘風。良可愛慕。然則鹿鳴唱和之傳也。亦可以見西州學俗之美。而禮文之有足觀者。

陳傳正退居類集序

予嘗誌中表陳公傳正之墓而銘焉。其行其學其政事。槩可見矣。後十二年。謫居衡陽。遇公之子綬。始得公遺南退居類集二十卷讀之。信乎誌銘之不安與也。夫君子之學。始于心性修身。而終于事業。豈特規規于辭章章句。而謂之文乎。積于中乃發于外。蘊其實乃形于言。表裏之相符。本末之相濟。而後能也。譬夫輝山之玉。不資功于琢刻。撫之則溫潤。擊之則清越。躍治之金。不資巧于鍛鍊。舉之則堅重。扣之則鏗鏘。皆本其所有而見焉。公忠子君。孝于親。信于朋友。仁于物。故其文之典厚詳正。出于天質之自然。乃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歷歷二年。仁宗皇帝試進士。置在乙等。上覽卷嘉美。謂白辭理優贍。遂擢甲科。抑亦士林之宗仰。清議之敬服。其可欺乎。公初名東琪。後改曰智。字傳正云。

送唐子方序

治亂之源。出於任人。而賢不肖進退繫天下之幸不幸。世主安得不慎取舍哉。蓋天下之事。有本末有重輕。賢者志於遠。而不肖者苟於近。此所以任人之得失。爲斯民之治亂也。漢孝武承文景恭儉之餘。中外豐實。奮然欲觀。晉四夷。竭數十年滋衍之財。繼以鹽鐵舟車之入。調用於邊。猶不能贖。乃至桑弘羊領大農。而盡秋毫之利。然戶口減耗。邦本搖矣。雖悔且哀。痛無及也。唐憲宗力平寇孽。以兵費爲先務。而昇鑄聚斂。竭上乃執大政。雖喪度崔蠹。諫輒不聽。上下羣情。爲之震駭。而元和治體亦浸衰矣。吾朝聖海城之廣。利源貨法。一制于上。富厚之積。跨擬前古。然而兵過百萬。日有常養。二陸嚮順。歲有常賜。三載禮賁。萬官充祿。向方之用。時或不合。平居量入而出。僅無餘焉。自康定用師。以四海備一方。而天下之力。不復全盛。比者數年。大變繼起。優錫之具。多貸於民。數饑相仍。十室九空。而朝廷經費。不可一日少損。嗚呼。用

度如此其急也。生民如此其勞也。則天下利柄誰可屬任耶。上嗣位之九月。親臨聽斷。遠猷庶政。究索諸舉。元臣舊德。儲擬信任。念公之賢。不啻久於外。乃詔以歸。而付之大計。天下於是知上之願治。而任人得其道也。惟公忠純貞亮。以仁義禮樂。資飾諸外。歷輔三聖。無後先游說之助。惟直道自致。惟大節自處。湛然有阜安元元之志。承命而往。豈非天下之幸歟。苟卿書雖難言王霸。至于論足國之道。則曰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又曰儒術誠行。則天下泰而富。夫上所以任公者。本節用裕民之道矣。公所以報上者。施儒術而廣富壽也。推而指之揆席。以翊成大化。則良史必書其詳。此姑述公之行爾。

送并帥陳公還闕序

兵者天下之難事也。用之難不若養之難。養之難不若御之尤難。用兵而失道。則威沮於外。不可以勝敵。養兵而無制。則生民之害。日益增長於內。久而不革。禍敗隨之。御兵而非其道。則內外之憂。乘間以發。速若反掌。故用之難不若養與御之難。今之兵習常於治安而不用。將用之固難。惟其養而有制。御而有道。則庶幾可適於用。而不甚患其難也。屯田廣府之法。不可少倣前世。而聚養悍不逞之徒。無慮百萬。溫衣飽食。仰給縣官。賦歛過乎什一。公利不遺毫毛。而靡幣無數。歲之積。耗於兵者十常四五。夫耕而得溝壑。婦織而寒無以自覆。家苦於轉輸。戶勞於饋餉。斯民之力。有時而竭。養兵之制宜爾耶。無名不功之賜。數下。不能厭滿其意。而能開誘其貪。平居搖搖焉。惟恩實是望。不幸有非常之事。則聚而饋賞。嘉祐之末。見之而可爲太息也。有偷生之色。無敢死之氣。知可愛之政。不知可畏之令。上下恬然。會莫是恤。或匹夫之勇。成數級之多。不詰其忠義智謀何若。遂假以美官重賦。而指之要地。其甚者以捍邊。又其甚者以副一

記

利州修城記

皇祐四年冬。蠻寇嶺表。犯諸郡。惟廣州城堅可守。攻之五旬不陷。自是播紳大夫言於朝。謂蜀久治安。武備稍廢。城當城不當。遂廢不議。詔俾治之。此繕修之大槩。利據蜀之四達。古號控扼。地既險而藩。其勢執。將臣之出守者。雖有兵制。統治邊疆。朝廷建置之意遠矣。城圯弗顧。焉能率職。況天子明詔存焉。郡守太原王侯。勤勞民務。率有矩矱。奉詔祇飭。乃謀于城。尋其廣凡千有五百。會其入總十有三萬。欲賦于民。則地瘠財窘。雖豐年猶有艱食。重因以勞。肌將不膏。欲籍于兵。則給役無幾。但緩歲月。未克以究。乃請于漕刑二府。仰其資給而成之。咸以爲天下之事一也。協議而濟。孰謂損權。顧已而處。孰謂知變。矧爲之城。非私一郡。豈宜坐視州郡之闕。而恬愉其心。於是集他州漢卒千人。致屬粟數千斛。以周其事。郡守王侯。日至城所。以勞以食。衆罔不勉。起甲午仲冬。至乙未夏四月而新城成。觀夫墉壘屹立。山河憑輻。以控則壯。以居則完。乃襟帶之利也。城之爲效可述矣。然天下久安。雖三王之政。必有敝。不敝不革。元元曷依。則利固有於城。害固有於不城。必曰警而後慮。非慮之原也。推此及彼。功業焉可涯哉。

利州重建永安廟記

利城東北隅有隙地。廣袤數十步。廟貌棟宇。圯不復見。歲之春秋。郡遣官祭其神。至則設俎豆。棹棘間。行獻禮。訖事而後去。故諸屬志。廟以永安目之。索其創建之本末。不得而悉。然詳觀稱謂。體禮經命祀之說。揆前世所以神。夫豈非法足以濟時。功足以保國。捍災禦患。貽斯民之利者歟。又豈非丘陵川谷。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資萬物之生者歟。抑良吏嘉政。有以入人之心。沒而不能忘者歟。不然孰能傳廟祀歷千百

送田密學元均赴闕詩序

某儒衣非好俊者。耳目公之仁治久矣。會公以王命歸。率府。鄉之稚童皆嗟咨涕洟。戀念公德業顯異。館德業。豈特傳漢唐名臣而已。國有良史。必能書其詳。

年雖血食幾廢而美名尚存耶嘉祐二年冬十月郡守張侯遵按祀典追懷神烈嚴其像而屋之於是明靈以安薦獻以位歲時致報不顯而肅客有過而嘆曰民荷神之休以生神於民有功也大守司民甘苦務事其生故推本於神而奉以禮具以永民之休太守於民無愧也神享太守之報何愧矣十二月五日重修成都西樓記（原註）代

嘉祐六年夏四月予自延安就領成都節制至則考求風俗之敝及其所便安乃知蜀人循柔思義易以誠感治得其道皆能樂生于是平心而思律已而動事罔鉅細務中適宜庶幾宣布皇澤使之泳游則亦無愧既而普淳大熟新陳相仍物遂平價昔之飢者有腴其膚向之寒者或溫其軀野農盡嬉塵甕夜娛俾然不知其從來若處于唐虞豈非堯仁舜明覆被幽遠庶黎黎之效歟夫然奉詔令導德惠因其安生而與之共樂者亦牧守之事也府署西樓創建遠矣據藩翰之峻勢宅林園之勝地登臨闕視可以極山川之秀景燕閒高會可以快風月之清意歲之方春物狀尤異紅葩鮮妍臺榭交輝綠樹茂密亭宇爭蔭吾民來游醉于樓下實一方之偉觀四時之絕賞也惜乎基級傾圯梁椳腐蝕連一風雨慮至剝覆此而不葺殆非修庀起廢悅民便俗之理然議者重于興作欲改暨廳舍予以為新樓之建亦西州故事一日乘輿輒易民其謂何乃辦材鳩功因而新之不賦于民不耗於公未幾月而事具觀夫巍構山立重以疊飛上虛下廣內顯外壯穹隆矣麗疑若天設既落成之酌而謂同僚曰昔齊宣梁惠有國圖畫沼之勝不與民共孟子讓之會今承平遠方無他憂斯人熙熙知樂生之趣予幸守土不嘯其欲則是役也庶不為孟子所譏耳因筆為記云

集賢觀記

道術與吾儒並驅爭駕于中國歷千百年源深流長津際漫渺徒類益滋氣勢益壯自國郡都邑至鄉閭黨巷之聚率置廟貌以虔祀事學六經者謂其戾去吾教有駁去滯蕩之志為言與力舉能勇也若乃信譽堅懇崇奉切至則反愧彼焉走郡城而南瀕江流而東田壤內平而積腴園林競秀而交蔭遺基舊迹屹然其間者集賢老子祠也唐天寶中以金星玉芝之祥始命創建榜曰真符宋朝祥符六年又賜今額前府尹宋公俾青城山道士黃方中居之府民向希廣多出緡錢以繕葺乃崇門屋乃翼廡序乃嚴神位乃闢壇宇惡儉鄙修得虛寂清淨之勝焉夫天寶距治平雖三百年治亂不常兵戈間作民庶官舍多若陵谷之變獨此仙祠雖圯不壞後有居者自能完治惟仲尼之德覆被四海義均社稷血食無愧自天子達于庶人咸有北面尊事之禮著在祀典大不可忽而州邑之廟傾敗不屋十常二三廢廡中詔天下興學多士靡然向風識茲誦之地未盡議者舛馳學校又廢豈吾儒信誓崇奉其道不若彼徒之墜懸切至耶抑禍福之理近則易論仁義之功遠而難知也記集賢者得而詳之治平元年二月二日

淨德集卷十四

記

巡撫謝公畫像記

真宗景德三年夏四月西南方有大星占者謂應在蜀分上惻然動心以為蜀去朝廷遠民之疾苦尤難知天有異象可畏不可忽其擇廷臣之賢而通世務者往綏元元于是公以屯田員外郎巡撫益利又詔同九河張公詠議鼓鑄利害乃攷鐵價制錢幣重輕適均物估用平衆甚便之時方寇亂之餘百弊並起土俗凋困惟九河公泊公相與謀議作為憲令安全紓息極盡統要俾其世世子孫特之以生故張公之治蜀為天下最實公有以助之也既而舉部吏數十執政以多為疑公請連坐冀其必用自爾奉使舉吏皆連坐而公之舉者大半有立于時矣成都舊風凡事使來者繪像天慶之仙遊閣公之後六十有四年其孫司封郎中景初師厚以按刑之命至故亦繪公之像于壁所以推崇先烈而永蜀人之瞻也恭惟真宗皇帝承天下熙盛之極恩隆澤厚及民骨髓踐行曠息罔不欣戴然而星變一出則恐懼警戒以蜀為憂分命良臣審究時病豈非奉天愛民之心乎惟公純誠大略深體上意施設有原期底靜安豈非推已



濟物之義乎。夫奉天愛民。聖君之令德。推己濟物。賢臣之能事。王道之起。莫先於此。而君臣兩得。惠加遠方。固可以著示後世。率為大範也。公諱濤字濟之。為太子賓客陳留伯。以子孫知制誥。贈禮部尚書。若乃出處之本末。勳烈之始終。則范文正公之碑。歐陽公之誌。尹師魯之行狀。悉得而載。此特治蜀之一端。師厚儒者。知治體。風概落落。有援世之意。時方改作。以福斯民。而或忘義利之辨。師厚累疏列其不可。無愧于祖情云。熙寧四年五月二十日。

府學經史閣落成記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獻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毀廢。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為蜀郡守。起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遺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為除更。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黽勉。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振。與平中。郡將陳留高。修舊補廢。作為廟堂。模刻閣像。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雖字割裂。孟氏苟有創。而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于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故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即陋。乘高卷。實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輒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倅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諸師弟子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愔愔。布宣于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杏壇之下。詠歌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旗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而有感思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夫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為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者也。某于是推明公意而言焉。夫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賅于經。見古之人。注指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于史。世之學者。不於諸數。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為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壽為之謀。君修潔有文。嘗與吳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施諸閣也。時熙寧四年十二月一日。

成都新建備武堂記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言哉。人之情。恒常習故。舍先幾取後患。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晉趙魏。皆宿勁兵為之用。治軍抗武。于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為最重。夫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戎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懲警。讀者知三路之為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為輕。豈善計乎。夫蜀之四隅。縣亘數千里。七

腹物衍。貨貨以蕃。財利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為外府。北倚劍閣。險絕天下。東連夔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貊。自古犢騷。唐天寶後。嘗與吐蕃并力。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西郭。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王政衰圯。則姦豪憑險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國。吾朝混平寰宇。恩柔威禦。咸有深意。舊化之際。吏暴于上。澤惡不流。輕制熾矣。民心懷危。盜乘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羣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嚮風輒靡。何嘗席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為之寒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閣直學士吳公之開府也。取兵如民。修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勞逸。先治以宜。用壹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鍊月習。率有定令。數觀。慶豐。慶豐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衆旁視。震動耳目。實鎮守之重務。堪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既平吳。欲去州郡兵。以街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為非是。亦莫能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初。兩河既定。蕭悅段文昌謂武不可廢。乃議銷兵。及肅宗之亂。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職者皆然。不怪。民肯。樂樂。惡聞于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于此。不獨為蜀之計。乃為朝廷計也。始民惡兵。吳公之為。備夫曲士。從而屬說。遠其久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說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革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歟。且魯有治戎之禮。足為世法。孔子序彖附于王言。春秋書治兵大閱。雖以義制文。中存典訓。蓋亦國之大事。謹與作也。堂之成。敢不第敘本末及其歲月云。熙寧五年三月一日。

薛文恭公尚書真像記

青觀西漢之興。高祖勤于創業。謀臣猛將。乘時而起。相與經營。乃底靖康。功成事濟。咸享封爵。其君臣恩義之篤。則著位于朝。藏諸于廟。示以帶佩。申以盟信。期之千百年。而無有絕滅厥初。豈不盛哉。及二三世。或浸衰落。以至除國失姓。甚者乃陷僭保。何物理隆替不常如是耶。抑其後裔不克嗣守。而先烈因隱沒也。永言堂構。舊禮之論。宜為寒心。宋有重德君子。尚書薛文恭公諱某字某。世為華陽人。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第。遂居某郡。至景祐某年。薨于位。歷事三聖。率有大節。出入中外。風迹藹然。書在國史。實顯以光。諸孫之得錄者。凡若干人。西京左藏庫使某其一也。按刑繡兵。留蜀五稔。欲詢族祖之巨隴。而展省之。則陵谷異變。終不能識。欲詢族屬。舊巷之舊而親接之。則契闊流散。亦莫得知。蓋仕宦四方。歲月緜久。而情好不相通故也。平居感慨。每有故鄉之念。于是繪公真像于玉局觀之西室。庶以榮里閭之觀。而慰士林之思。其尊先貴本之心。亦勤矣乎。惟蜀去朝廷最遠。而賢士大夫最多。或以忠義立。或以文章稱。或以操行著。蓋自漢而下。世常有之。惟公生于盛時。能以道德致位入座。而子孫又能蒙其遺澤餘美。保有爵位。既壽且昌。匪惟不墜乃祖之烈。而亦足以夸耀吾蜀之事。遠視前古。皆無愧焉。夫于國為名臣。于鄉為先生。

存有遠業。沒有重名。此晚輩所以仰望而矜式者也。某聞公之風。用自飭勵。繼以左藏君之請。故從而記之。熙寧五年十一月五日。

蜀州新堰記

熙寧七年冬十二月朔唐安新堰成廣民利也岷山之旁三水合而北注至郡之東隅與大江會湍悍溢激又潰而五霖潦間作橫流散漫高則沒丘壘下則漂田廬止者患溺行者苦淖江之故道日漏且涸棄失餘潤不能浸遠宋壩之稼屢植盡槁蓋八九年矣渠江黎希聲既守郡深卹隱弊加意于此思有所以捍防之欲責于兵以致刀刃誨美卒欲出于農以充食則無餘糧欲重困元元以起大役則素所不忍時旱甚穀貴流徙滿道皆仰給於公養而壯者僅三千人晨夕飽飯可任以事會新津老人陳汝玉亦狀本末以獻乃按度衝會布爲巨槌制導異派歸之舊蹤循源而下大患自弭始秋八月至是有成凡溉田三

眉州醴泉寺善慶堂記

幾不失也。予嘗究利害廢興之說。蓋生民幸不幸繫焉。君子必審而後動。大率因物之自然。徇人之所欲。不矜妄智。不計近功。則事之有作簡以濟民之受惠遠以深。若乃自用而鑒智。飾巧僞。背天理。反物性。苟期成效。以要利。取寵於一時。而不慮吾民之困戚者。彼安足與論利害耶。西南雖號沃壤。然賦斂百出於農。耕夫日夜勩勞。而三時有餒色。百畝之家。占名上籍。而數歲或不免饑。惟是溝畎渠防之移。於政最切。上之人苟澄不議。非所以撫惠赤子也。希聲儒者。通經術。以忠厚治。常先民急。故所施如此。昔漢循吏皆以樂易德愛爲之本。濟時及物。凜然足稱。若召翁卿之於南陽。王仲通之於芍陂。前史嘉其風迹。著範來世。則唐安新堰者。可略而不述哉。八年四月五日。

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此衆人所以尊仰欽愛之不已也。賁者中有擬象而發于筆墨之間苟臻其極則近見羣物之情狀遠參造化之功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蓋取其如此歟與可之於墨竹枯木世之好事者皆知而賁子瞻嘗謂盡得其理固不妄也頃年來成都畫此兩物于嘉祐長老紀師之方丈紀師寶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與可在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尙恂恂小州胸中之蘊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胃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墨竹枯木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真所謂粹靜君子也豈特筆墨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語其小知不知于與可何損益耶此可與高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闇道也熙寧八年六月十日記

聖興寺僧文爽壽塔記

僧文爽詣子而言曰。文爽之先居濟南。姓朱氏。方少時去。父母來成都。學浮圖道。得聖興寺蘊中而禮之。會真宗皇帝吳國長公主爲報慈正覺大師。以普恩落髮。今六十九載矣。自爲童讀佛書。以至隸僧籍。登

業率有攸績。足以垂憲千古。若持權衡。按繩墨。以別萬物之輕重曲直。而毫忽不可欺也。由是而言。則爲人臣者。安可不通經術哉。舍是則止于簿書刀筆之間。而無以謀王體斷國論。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難矣。永惟聖人垂教之原則。既如彼。君臣之際。體道師範。則又宜如此。而學者不窮六經之用。以推治亂之變。規規于章句之習。務爲衍說。而滋破碎之弊。亦足惜焉。臣嘗探索大原。得其至要。以爲易之本。始由數而入象。得象以窮理。皆天地萬物自然之蘊。不必勞撫異端。以就其說。故論易。收教之迹不同。則風俗代變。聖人著其始終。以貽後王之戒。可以意得。而不可以文辨。故論詩。刑賞失柄。則王道歸于筆削。其文則史。其義則裁。之以權制。故論春秋。天人精義之際。莫若修己以奉順。政執其中。則萬端不失于偏。故論洪範。明天性者長於教。故論孟軻。言而不知其歸。則或叛去禮義。故論荀卿。經所以議道。而不可議以數。故論揚雄。不以天下動其心。則能保天下之治。故論唐虞。垂法創制。其效遠者其流長。故論三代。得天下而無以守之。則亡必速。故論秦。乘可爲之時。則不當苟簡而治。故論西漢。先幾預慮。則勢不奪於小人。故論東漢。利害之體。必通究而善治。故論魏。禍亂之萌。必有以召而後發。故論晉。治人之道。必以誠爲任。故論隋。天下之勢。陵壞必有漸。故論唐。監於近事。則切直而易論。故論五代。舉其條目而著之篇。故有論略。言古驗今。庶乎有補而已也。

易論上

易之始蓋生于數。而成于變。推之而及乎人事。以盡萬物之理。學者安可不知也。世之學者。不知數之有然。或以爲無補于教。略而不言之。或言而駁誕迂怪。務欲求合其說。其甚者流而入于占術方技之事。而後已。夫略而不言者。既不能洞明其原本矣。言而駁誕迂怪者。又不足以尊高易道。取信于人。而反爲之累。則三才造化之蘊。孰從而究極其理耶。嘗聞之曰。陰陽之消息。兩儀之動靜。四時之生殺。萬物之始終。若有以尸之而不知其然者。數之謂也。數也者。至神運動之迹。顯見于外。而可以名之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五十有五也。五行生成之用。而數之自然也。分陰陽而生八卦者。九六也。九六者出乎數而入乎象也。數之自然者。五十有五。而卦則生于九六者何也。參天兩地而立之。本其始也。是故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八卦。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也者。兩之則六。三之則九。九者爲奇。而六者爲偶。則陰陽之始。而象數之本也。聖人觀察天地之本統。參考萬物之情狀。探之于渾淪之先。發之于成著之後。爲之三畫。象三才也。是故以畫言則曰三。以象言則曰乾。易也者。變而相生也。不變則無以通其用。是故數變則三爲九。象變則乾生坤。乾畫則三。坤畫乃六。因而爲九也。乾坤之畫未定。陰陽之氣不相須以成。則生生之用。或幾乎息。是故乾三畫下交于坤。則爲震爲坎爲艮。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奇數爲陽也。坤三畫上交于乾。則爲巽爲離爲兌。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偶數爲陰也。八卦之位。二十有四。非無陰也。而有陽之數也。八卦之畫。三十有六。非無陽也。而有陰之數也。此陰陽九六之數互見也。八卦之生。本諸乾

淨德集卷十五

論

論略

聖人之道。布於方策。非高遠而難知。迂闊而難行。汗漫而不可攷信。大概以簡易爲宗。以盡天下之理。以仁義爲用。以成天下之務。自微言既絕。章句之學。承流而興。百家異論。衆說殊指。學者各習其師。亡失本統。釋數字之文。有至數十萬言。而是非無所取正。求之以經世輔民之用。爲天下治國家之大略。蓋闕如也。豈設教貽訓之深旨哉。人君之立乎民上。雖至誠深智。究達萬事之表。必師式要道。以建皇極。是故書稱堯舜禹之德。皆以順考古道而行之爲盛。至于傳說之戒高宗。則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孟軻區區戰國。遊聘諸侯。非二帝三王仁義之說。未嘗輒道。由是而言。則爲人君者。安可不知經術哉。舍是則萬化之原。無所稽法。而治亂之幾。隱于應變矣。人臣之處乎朝廷。雖遠謀至識。欲盡致君之分。必通習經訓。求古知今。然後可以剖決大疑。而裁量先務。是以兩漢諸儒。若董仲舒兒寬公孫弘。夏侯勝。呂季主。傳不疑。伏湛。侯霸。魯恭。鄭興。桓榮之徒。皆以經術博學。果于適用。其輔導世主。究陳政教。建大議。施遠

坤乾爲陽。故其策二十有四。坤爲陰。故其策三十有六。此九六之數。抑又合于位與畫之自然也。不言少陰少陽者。七八居九六之間也。數變而卦有六十四卦。生而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其策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之數盡矣。聖人知夫數之自然。八卦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成。於是推明其作易著之。意而繫之于經。曰大衍。大衍者所以演天地之數。而神乎易之用也。是以明于無心之畫。而陰陽奇偶可見焉。今夫三揲之後。不取其籌之奇而歸與掛而一者。而取其已揲者。或多而三十有六。或少而二十有四。或益而三十有二。或損而二十有八。則天地之數。兆于此而不兆于彼也。夫不取其奇而一者何也。蓋道者以靜爲本。以動爲末。靜者得之於不爲。不爲則自然也。彼奇而歸與其掛而一者。皆動也。此以四揲之而有九六者靜也。豈非其自然耶。或曰然則其用四十有九者又何也。曰未分而二者一也。太極之象也。二以象兩而後見其用也。四十有九者。【案】此下數之極也。卦以八而生。位以六而定。畫以九而變。大衍以七而知。則陰陽奇偶之數。其可晦乎。明此者可與言易矣。伏羲仲尼之心豈異哉。

易論中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爲六十四。其可得而知乎。不牽于數。不惑于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于八卦之先。而未至于象也。以氣而言者。得于六爻之後。而不歸于象也。求于八卦之先。而牽乎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于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蓋數與象與氣。于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紛其間也。嘗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日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稱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有智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則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于是。有數而後得其象。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三畫爲乾。六畫爲坤。謂之乾坤。而不謂之九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苟實之於經。以乾坤爲之始。以六子爲之次。序不爲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諸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其誰曰不然。昔者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爲男。一索而得巽爲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于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而十有二卦成矣。故乾之初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于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

之師。坤之二求于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于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豫。坤之四求于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于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于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大畜。乾之六求于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于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于否泰。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于數。得之于氣。而涉乎異端小說之紛紛者。孰爲簡易哉。

易論下

卦之有象。由乾坤六子之相生。而陰陽變化之各適。聖人因而名之。所以該三極之道。括萬事之蘊。示人以易之本統也。先儒雖有假實義用之說。而未嘗互明其所以然。或迂滯而不通。淺易而無所攷信。夫物有體必有用。體之所主者一。而用之所召者衆。始乎天地生之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物理之至纖至微。未有不由于此也。天高地卑。水流濕。火就燥。雷之轟轟。風之泠泠。山積而高。澤聚而下。皆其體也。視之而有常也。天地相交。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相通。晦明寒暑。得之而循環。凡有生知血氣之類。由之而始終。皆其用也。推之而無窮也。其歸之于卦。而揭之于象也。專言乎體。則用有所偏。止言乎用。則體有所晦。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下之相重。而互言之。乾坤坎離震巽兌。諸卦之相也。止以體言。而用居其間也。天地不交爲否。交爲泰。雨未及于下。雷未宜于上。則曰屯。雨潤而下。雷動而上。則曰解。地必有水爲師。水必親地爲比。天與水違行。訟也。雲上于天。可謂待也。上天下澤。尊卑辨位。則曰履。澤上于天。決然下潤。則曰夬。天與火曰同人。火柔而明。居于外。天剛而高。處于內。內有剛德。而外示柔以容物。不失其明。有高明柔克之義。曰大有。地雷復靜也。雷地豫動也。山附于地。外雖剛正。而內附柔邪。剝也。地中有山。外柔順中剛正。謙也。長陽少陰。歸妹也。上示以悅。下感而動。隨也。漸進也。故山上有木曰漸。漸事也。上以剛德止節于物。從權行令。所謂有事而待能者也。故山下有風曰蠱。蠱。地中生木升也。令行于衆。而可觀望也。火地晉顯也。地火明夷隱也。山下出泉。處得其地。有決道之理。養晦俟時。蒙也。水以就下。爲和。居山之上。處非其地。蹇也。澤性處卑。在地之中。上以順道。隨之而下。悅。隨也。澤必就地。萃也。火炎而上。山止而旅。旅無容也。坤變而艮。乾變而離。剛柔相交者道成。賁也。盛陽升而在上。助天施化。大壯也。剛德上居。咸令下動。物不可妄也。木上有火。烹飪也。風自火出。由乎明內而後施教。齊物于外。家人也。艮之氣既始。萬物繼之以震。皆得其養。故山雷頤也。物之生離始于艮。及其鼓動甲坼。則需之功顯。而艮之用隱。言其體則二陽。究其發生之迹。則需有以遇之。故雷山小過也。木進而上。澤順而下。物之分也。故澤木爲大過。柔在內而靜。剛居中而正。內靜而正。信發乎中。號令行于外。以及于物。故風澤爲中孚。風行水上。波險激散。

也。木上水順乎上，而有水井之功也。上火下澤，睽也。澤居上，火處下，位則相易，勢則相戰，而變生革也。君德在上，號令施于下，則物有所遇，故天風為姤，君德未居于上，號令不及于下，則待時而發，故風天為小畜。雷電者相須之物也，電作于上，雷動于下，有必合之理，故火雷為噬嗑，雷電既合，威明之至，則臨照天下，故雷火為豐。山高澤卑，山下有澤，言高必有卑，虧損之象也。澤上有山，男下于女，咸感之理也。長陽長陰，相配而成，尊卑之位正，剛柔之氣合，萬世不易乎此，恆也。風散雷動，百物豐茂，益也。澤無水困也。水在澤，蓋而不流，物有其節也。火水未濟，不相入也。水火既濟相連也。然則否屯言乎體，泰解言乎用，推之諸卦，皆可知也。蓋易以變生，而象以互立，皆體用之謂也。或曰卦之象皆用也，安可謂互見耶？曰立象者以體用，取知易者得其用而體可忘也。

詩論

春秋論

洪範論

孟柯論（卷）以上四篇原闕今補

荀卿論

天下之物理，其始若不可究，其終必有所歸。星之經緯，次舍，合散，犯守，紛錯，混亂，莫得而悉，然所統者北辰也。水之東西，曲折，源長，派廣，聚為四瀋，離為百川，滂溢汎濫，莫得而測，然所赴者海也。途之遠邇，上下險難，易直，或驚，或塞，或通，與楚舟車人迹，莫得而窮，然所會者中國也。一言而可以盡天下之物理者，蓋知其歸也。言乎規則天下之圓者不能遺矣，言乎矩則天下之方者不能外矣。方圓者歸於規矩而已也。道德仁義者，其微發於神明，其著極於萬物，幽及于鬼神，明見于禮樂，籠絡萬世之前，馳聘千載之外，雖張變化，與天地同其歸，可得而知歟？以宗主言之，則止乎聖人也。以法度言之，則存乎皇極也。總其大分而言之，則謂之名教也。名教者，雖無知不肖之人，可以納諸其中，而賢智才能之士，不可出乎其外也。豪說修論，又安得而過乎？仲尼嘗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其稱道前古之君，則以堯舜為巍巍蕩蕩，舜為恭己而治，禹為無間然，衡靈公問陳，則對以俎豆，子貢欲棄儒，則答以去兵，夫以天縱之聖，生知於道，則固能放言高議，恢其端於無垠，神其用於不測，謂天下之治，皆出於我矣。而乃曰以禮約文，則可以弗畔，而又推尊堯舜禹之善如此，夫以彷彿天下，欲伸其道以濟斯民之心，則固宜舉一切便利之事，求合於時，然後得奮其志矣。而乃問陳答禮，賞信賤兵，其言之不苟，則又如此，得非以道德仁義之大分，歸于名教，而不可越其外乎？名教之不可越，故博學者必約以禮，堯舜禹必為後世之所推尊，君子之言，必無所苟也。孟子奔走戰國，開說諸侯，而善必稱堯舜，政必陳三代，養生送死，必條其詳，其迹雖類迂闊，其心則仲尼無異焉。惜乎荀卿之不出于此，而務為豪說侈論，往往越于名教之外，而不知其歸也。為仁義

禮樂之宗主，萬世仰而師之者，蓋人也。荀卿曰：堯舜跡其性一，又曰禮義生于聖人之偽，則萬世安所師乎？為二帝三王之法度，萬世推而敬之者，皇極也。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欲觀先王之迹，則于後王彼治而無法，不本于先王，而本于後王，則萬世安所敬乎？失其宗主，忘其法度，則必越于名教之外也。越於名教之外，則何為而不妄哉？斯言也未足以適當時天下之用，而足以啓後世天下之害也。立說好異，誇辯太過，而不知其歸矣夫。

揚雄論

世之論太玄者多矣，是非何其異乎？或曰雄之為玄也，得自然之數，始於一而三之，故有天地人之體，而統之曰玄。四乘之極，而至於八十一，故有方州部家之位，而名之曰首。從而三之，故有二百四十三表，又從而三之，故有七百二十九贊，以一首為四日有半，以二贊為晝夜，又以四贊為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度，二十八宿之次舍，一晷之日，四時之氣節，盡于此矣。猶六十卦之當夫一歲，而有六日七分也。或曰玄之數可損益也，為首者四日有半，而為分者四百八十有七，則所謂周天之度，與夫四分度之一者，亦可損益也。其論與贏者，不必加之也。嗚呼！雄之為玄，止于是而已乎？曰未也。昔之作易，蓋有憂思于後世矣。深探天地之本，而得之於數，然數不可以為教，乃畫之以卦，擬之以象，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而後見三才之用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易之生也出於數，而其成也，數亦隱矣。聖人之所以濟乎斯民者，曰道也。道之用在乎教也。彼天地五行之奇耦者，不適夫道之用也。雄之書，其為數乎？抑為道乎？觀其軍思于渾天，三幕而九據，索研陰陽晝夜之道，攷究節候鍾律之紀，星斗五行，既得其詳，然後定之以為首，鉉之以為贊，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歲之日，則幾乎為數而已也。至于一首之不同，則言一時之理，一贊之不同，則言一人之事，而又為之衡錯測擲，疊數文說圖告，以解其義，而數辭其教，闕之以休咎禍福，播之以進退動靜，其微則一身之吉凶悔吝，其巨則天下之安危治亂，亦可以推而及之。蓋為乎道之用，而著以為教也。亦有憂患後世之心，而不獨為乎數也。然則說者多惑其數，少言其道，抑有由矣。蓋其說曰：與太初麻合，而又有顛頊麻，夫麻者以數推天之書也，以數而推天，則不能不益于秒忽，是故千載之後，疏密異端，而其法不可歸一，使雄之書專為麻耶？其數雖有小差，尚可成一家之法，未必廢而無取。況雄之所為者，寓乎數而言乎道哉？然則所謂合太初顛頊麻者，玄之體也。寓乎數而言乎道者，玄之用也。說者貴其道之有取，而不議其數之何如可也。昔王莽用之以筮旦占而遇于其贊則一五七，蓋言以逆為事，而終至于害身，故其贊三達，示其不可動于禍亂也。此與夫南陽將叛，而子服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之義同矣。雄為數乎為道乎？

天下之物不足治也。深居高堂，運其計數，而日獲千金之利，未嘗喜形於色，乃良賢也。所畜素厚，而所享下之勢，猶盤固堅重，而未易拔，得非所慮者深，所爲者厚，體用至大，迹效至遠而然乎？夏商周之有天下，宜其博也。和鸞中節，平趨大道，而不忘銜轡之變，乃善御也。所向雖無虞，而所思不敢怠也。授之一命，則慷慨如不滿，祿之高，則泰然如已盈，必失其所守也。千日之安，則習之以爲常，一日之危，則置之而不慮，必忘其所施也。以一心之所存，而得失所關如此，世主豈可不深窮其原，而慎執其用哉？今夫巍巍乎立斯民之上，合天下之勢，以成其高，役天下之能，以給其用，罄天下之愛，以廣其惠，齊天下之長，以隆其威，而乃恬然自處，若無事乎？尊崇富盛者，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其教化足以召萬物之和，其法度足以爲萬世之準，其安如磐石，其固如泰山，而乃惕然自勵，若不免乎憂虞，故聖人是人情之所難也。而聖人者，不以爲難，是以聖人之于天下，其視之則至輕，其待之則至重，視之至輕，故不以天下動其心，待之至重，故其心亦不易乎天下。然則四海之大，不足爲容，而萬事之多，不足爲治矣。天昔者嘗聞堯舜之爲君，當時號爲至治之極，而後世有不可及之名，乃觀諸傳記，以求夫所爲然者，而見其行事，不過命官分職，以禮樂刑政爲之具，舉而措之，悉有條目，竊以爲堯舜之治，其迹如此而已，亦非有以大過于人也。而當時號爲至治，後世不可及，則又何哉？卽而推之，蓋凡所謂人情之所難者，其心舉能爲之焉耳。且堯自唐侯而升天子，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向也處乎一國，耕于畎畝之中，今也居乎四海之上，享有生民之奉，如固有之，而未嘗少忱焉，是以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飯土羹水，而謂之中禮，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之盛，而憂不見愛于父母，彼豈以天下動其心哉？以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德，隨可封之民，成無爲之功，而兢兢然日行其道，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與其臣下相與謀議，則吁俞訓飭，盡夫君臣之義，抑又作歌以戒，以示率若天命，則時慎微，安不忘危之意，彼豈以其心易乎天下哉？堯舜之所以冠百王而爲人主之師者，不在其外，而在其中也。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是堯而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夫既有二帝之資，行之而至，孰謂不可乎？

三代論

夏有天下，十四世四百餘年，而後化爲商。商有天下，十七世六百餘年，而後化爲周。周有天下，三十一世八百餘年，而後化爲秦。由秦而下，迭興迭廢，不復有如三代之永，其故何也？慮世之有深淺也。爲治之有厚薄也。體用之有大小也。迹效之有遠近也。慮世之深者，爲治必忠厚也。體用必廣大也。迹效必悠遠也。能識天下之大用者，不苟天下之小利也。能成天下之遠效者，不急天下之近功也。聖人之所爲政教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其道則仁義禮樂，其具則法制也。仁義禮樂之行于天下，如導四瀆之水，以灌良田，使之源源而流，要以千載而不可竭涸，非微俾決溢，乃得一概，今歲爲朕，而來歲爲瘠也。法制之立于天下，如以九牧之金，鑄爲巨鼎，本之模範而成，要以千載而不可破壞，非假借苦竄，以便其用，今日可舉，而明日不完也。是故祖宗相傳，至于子孫，循而守之，雖其材僅可以保天下，而其過惡不至播于萬民，則天

秦論【案】此篇原闕今據補

下之勢，猶盤固堅重，而未易拔，得非所慮者深，所爲者厚，體用至大，迹效至遠而然乎？夏商周之有天下，歷二千年而後三易姓者，其原出乎此也。天下之先務四，曰政也，曰兵也，曰財也，曰士也。天下之政，人君莫不欲歸于一，以令其尊也。而三代之封建，使諸侯世守其疆土，家有其人民，教令自出，兵賦自奉，爲天子者受其朝覲貢獻而已，以一時觀之，則權散于列國，王室幾乎不振，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藩屏之勢，拱衛中夏，可與之始終也。天下之兵，人君莫不欲殫其衆，以暴其威也。而三代之軍政，隱于鄉遂，卒乘馬牛量力而出，三時務農，俟其隙而後教戰，以一時觀之，則國之武備，疑其修講之未至，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井地之民，舉皆吾之精兵，而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財，人君莫不欲所入之多，以足其費也。而三代之賦稅，授田于民，十取其一，以爲公利，以一時觀之，則國之用度，常若不給，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下有餘力而易供，上有餘富而不可勝計也。天下之士，人君莫不欲速求而驟用，以盡其材也。而三代之選舉，先以學校，養而教之，德成行立，然後量能而定位，以一時觀之，則殆非明王急賢之意，反而求焉，以至于久，則素養之賢，其積衆多而不可勝任也。由是推之，則三代之凡曰政教者，皆有寬緩遲久之心，而無淺暴苟簡之施，非邀功于目前，務功利於後世，其名雖顯，迂闊其實，乃切于事，是故規模宏遠，德澤深厚，而子孫享國之永宜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治亂之至鑒也。思慮不能極于深，施爲近于薄，法度狹隘，而功效易見，而欲希風于三代者，殆卻行而求及前也夫。

淨德集卷十六

論

西漢論

善治天下者必觀諸時而不擇事之難易。蓋天下之事有遠近大小之別而無難易之定體。惟其時不可爲則難之難時可爲之則謂之易。昔者聰明睿聖之君賢智才能之臣未嘗不欲舉其遠者大者而行於天下。惟值乎時有不可而遂不爲之。當時深有不爲之心。後世亦爲之惜。然則時者治之端。人君之所關。仲也。夫時有不可而不爲則固足惜矣。時無有不可而亦不爲則仁人君子謂之何如。嗟乎天下之事多失于此而莫能鑒夫極致王道所以不及於古而生民有不幸也。秦之將亡禍流四海嗷嗷之民求息肩措足之地而舉無所容。漢高帝仗義以起誅伐無道援而出之于塗炭。首除苛法約以三章數赦罪。屢賜爵。軍事勞苦者復其田租。郡國多賦者減其歲獻。鄉縣爲置三老以帥衆爲善。飢者甘糟糠寒者利短褐。故得望之如雲霓親之如父母以布衣一劍之任五穀而成帝業。然當此之時去周末久三代之宏規遠略遺文舊制與其民之耳目相接疑其猶有存于天下者以新造之天下而乘民心之初得苟能講求一

淨德集 卷十六

一六七

淨德集 卷十六

一六八

二少微而用之則愚者不以爲覺智者不以爲迂闊然而不能者何也。十二年間寇難未盡平法度未盡立而未暇及之也。故高帝之政不過前之數事而已。至于文景以恭儉養民孝武以雄才大略致治皆處大有爲之勢而亦不能者何也。非時之有不可也。彼見高帝得天下如此之易其所行者乃前之數事而民之悅服亦已如此之易則其心以爲治天下之道不過如此而無難。惟不爲秦之所爲而行高帝之所行則亦足矣。蓋不察高帝之時有不可也。於是舍其遠者大者而取其近者小者以行之。是故不立公田什一之法而除租稅以勸農不敦引年養老之教而歲賜牛酒以示惠不遵賢能實與之制而務察孝廉不施饒寡有養之道而惟行賑貸不崇鄉黨庠序之訓而增置生員以廣學者不書德行道藝之美而復其孝悌以風斯民是皆近而易行不足以經遠名爲治理而會無其實。使三代之道邈然不可復見政教益苟簡風俗益偷儉可不惜哉。是故仲舒譏其不能更化賈誼痛經制之不立王吉以爲未有萬世之長策者此也。昔唐太宗與房杜議興禮樂而曰有志不就古人故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嘗三讀而歎之。苟易地以處則西漢之風豈有愧于三代乎。

東漢論

天下國家之權不幸而爲小人所乘則生民受敝社稷有可憂之漸。于是忠臣義士痛心切齒合謀共力犯大難而攻之攻之而勝則天下賴之以安攻之不勝則繼以死而無憾。然其勢常不勝以及於死天下從而悲之竊嘗攷求成敗之迹爲之深思遠慮而見其亦有可禦之策不必犯難以攻而使之不可勝。蓋先幾之謂也。夫小人而能竊天下之權則安有無故得之者哉。其始也蓋天下有不平之事君子不爲之辦而小人辦之幸而有成以爲其功以因結世主之意于是氣餒熾烈而黨與盛大後之人君生於深宮溺於近習熟聞其說而謂斯人之足以辦吾事也則又從而親信之故天下之權爲其所乘至於喪亂而不可解世之君子既有扶衰持危之心盡先天下之憂而爲之謀使辦事在我而收功不在於彼深防其源痛遏其流則奔衝決溢之患不及于後世豈有因之而遂喪天下者哉。惜乎始也不能一出力以辦其事由是功不在我而在彼既以啓其強梗之漸以遺後世及夫權移勢立而乃與之力決勝敗于死生之際多見其重不幸也。此譬如以百金之劍授於盜賊速其行劫有人焉一旦竊不平其暴戾敢持挺而搏之反至于死死之者固無愧矣授之劍者安可逃其責耶。東漢宦官之盛自鄭衆始衆之盛以和帝幼弱而有誅竇憲之功其後國統遠絕母后臨政孫程定立順之議曹騰參建桓之策朝廷綱綱盡付其黨陳蕃何進竇武之徒懷憤蓄怨欲清妖祲而不免殄戮之禍劉氏龜鼎由此淪失使誅惡立順建桓之事當時將相能收其功而不出于三兇之手則嘉侯之勢豈遂滋長而至是耶。忠臣義士亦未遽然爲之死也。唐之宦官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其徒日益肆橫而不可禁然二人者其始亦有密議定策之功故其終乃有甘露之事此前世安危成敗之明驗炳然可見者矣。嗚呼功者忠義之實也君子之所宜有非

小人之所可居也。小人而居功，微則利己而害物，巨則至於亂天下。豈獨官而然乎？有天下之大節者，然後可以任天下之大事也。幾微付畀之際，敢不慎哉？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處師之極，為衆所歸，以大君之命，而有開國承家之事，豈小人而可用乎？此聖人所以深明夫治亂之大計也。

魏論

善計天下之安危者，必審其利害之兩端，而不泥于懲戒之偏說。思其所以為利，則防其所以有害。蓋有其道可施于安，可施于危，使天下之變，不能乘間而發，是之謂知本。天下安則內足以制外，天下危則外可以禦內。此利害之所宜審也。彼徇懲戒之偏說者，見其利而不知其害，可施于安，而不可施于危也。蓋天下之變所起有二：一曰諸侯之強盛，二曰大臣之持權。強盛則為外憂，天下所以漸亂，持權則為內患，天下所以速亡。此二變者，有內外遲速之異。世主豈可不察哉？然則所謂更相制禦之道者何也？曰修法度，慎政教，足以杜強盛之漸，固藩衛，完形勢，足以破持權之姦。周之始封八百餘國，有賦足用，有兵足戰，朝覲貢獻，莫敢先後而至。當此之時，未聞有不庭之國者。何也？有所服于內也，及其衰世，大邦千里，齊晉起而為盟主，天子之尊，僅存位號。當此之時，未聞有擅命之臣者。何也？有所忌于外也。是故內有治政，則無慮諸侯之強，外有諸侯，則無慮大臣之橫。所謂相制之道也。昔之圖治者，不究于此，以為廢諸侯則無外憂，天下可不備亂，是安閑無事之策也。是不知諸侯之強，始于王室之不綱也。徒知外憂可弭之為利，而不知內患無以禦之為害也。欲去天下之僭亂，而反取天下之速亡也。其說豈不偏哉？秦懲周之所以亡，不授子弟以尺寸之土，獨收其權，以控制四海。纘歷二世，乃死于趙高之手。漢鑒七國之所以亂，推恩分國，以銷維城之勢。輕而易拔，危而易動。乃為王莽之所乘。世祖中興，失于遠覽，封建之制日益陋。郡縣戶其政于外，宗室侯王，惟衣食租賦而已。廢孤之聲，遂為曹氏之所窺。此三者皆外無所救，變生于內，而不能禦焉。曹魏之亡，何以異此？既以詐力而得，又欲以詐力而守，無親疏無小大，未嘗以誠信待之。故于同姓之臣，尤為猜貳，雖有疏封之名，曾無任爵之實。官爵則付以下才，兵衛則給其殘老，惠澤不流，科禁峻迫，貶候削地，無歲無之。至有昆弟不得同路而出者，權輕勢弱，僅同匹夫。是故賊臣一施其謀，而魏之神器失矣。夫以任城之剛武，敢為陳思之機慮，敏博而使之握重兵，據勝地，泊諸宗子，分列建置，以忠義同憂之心，為膠固不拔之勢，處可以遏姦萌，出可以靖大難，則司馬氏安能遽遷其祚業哉？昔者宋處之謀倡于內，齊國琅邪之兵待于外，乃能平諸呂之亂。由是而言，則利害之端，可見矣。惜乎魏之不鑒于此也。

晉論

晉之亂亡，淺者談之多矣。或曰：外裔僭竊，侵暴王室，劉聰石勒之徒，據有中原，兵寇乘風而起，偏滿天下。

惠懷昏庸，力所不綱，乃有奔播之禍。或曰：當時公卿大臣，宗尚虛曠，徇名而忘實，好清言而不可適用。森雄之士，窺其所不能而攻之，乃底于敗壞。此二說者，皆指其已然之後，而不究其將成之前也。今夫富家巨室，多蓄貨財，父祖處之有素，子孫亦能守其所積，苟不至于侵蝕，則平居終日，安見劫奪之患哉？惟失其所主，而輕其所蓄，舉希世之寶，以寄諸戚族，舍千金之貨，以委諸通衢，則盜賊肆志而奄有之矣。勢至于此，而不窮致寇之因，而乃責家人之不能禦寇，抑亦惑歟！然則劉石足以亂晉，而晉之禍不始于劉石之盛強，公卿雖不足以捍患，而晉之亡不繫於公卿之崇尙，蓋天下喪亂之端，何嘗不自內起？人君失道，則姦民叛，有竊伺之意。權臣擅命，則壯夫烈士懷不平之心。此前定之理也。宜景之取天下，豈有分毫仁義以服人之心乎？索其始終，則皆天下之所不容誅也。然而得之者幸也，天下有以幸而得，無以幸而守，何則？其得以天，而其守以人也。武帝之于天下，豈非亦欲以幸而守乎？彼賈充者，魏之賊臣耳，而任託大事，與之締姻，知惠帝之不肯，而不能處以大義，提四方新定之勢，而付授非人，則其心亦欲幸天下之苟安而已。固不暇深思遠慮，求為千萬世之策也。既而楊后得徇其愛，又以楊駿為之輔翼，此數事者，足以啓竊伺之意，而激不平之心矣。亂亡之根，固已盤于朝廷也。是故自太康之初，吳人獻地，天下始一至于永平，方十餘年，三楊被誅，賈后專政，宗室諸王，自相殘戮，中外觀望，反者屢起。永寧而後，天子日有遷廢之慮，統緒之大，不絕如縷，是以元海父子，始建僭號之議，石勒之衆，繼為寇孽。自是而下，中國之勢，四分五裂，而天下之禍，遂至于不可解。嗚呼！有武帝之不綱，然後有惠帝之懦弱，然後有賈后楊駿之暴戾，有賈后楊駿之暴戾，然後有宗室諸王之變故，有宗室諸王之變故，然後有劉石侵暴之禍。皆武帝有以導之也。彼武帝始為之謀，則亦不謂其禍之至于此。惟其欲幸天下之苟安，而遂及之矣。周之王業，自后稷以來，積功累德，歷數十世，大命既集，猶不敢遽然當之。及武王成王之際，則以周召為之左右，聖人之欲天下之安也，豈敢有求于幸哉？經曰：慎厥終，惟其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晉之謂矣。嗟夫！自古喪亂之端，未嘗不起于內，得失安危之相倚伏，可少忽而不思乎？

唐論

隋唐之際，天厭亂久矣。高祖始受命，經營創造，天下略平。太宗宏謀遠算，以底大定。高宗睿庸，權移武周。中宗繼之，章氏奪柄，唐之基緒，絕而後續。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禍，而不生于天下之變。豈待擬議而後明乎？然自天寶至天祐，始終幾二百年，變故數起，而遂及于亡者何也？迹其衰喪之端，蓋有四焉。一曰方鎮，二曰四裔，三曰姦臣，四曰宦者。四患之生，則又有所從矣。方鎮之患，生于倚之過重，而養至強大，四裔之患，生于苟其為用，而不復禁制。姦臣之患，生于聽任之惑，宦者之患，生于危難而賴其功。其生雖異，而其迹相表裏，內有以召，則外有以應。惟其明君忠臣，或繫于外，以定內之勢，或制于內，以成外之功，是以

亂而復治，危而復安，及其內外之患，并起其攻，而上下無以制，則天下崩解，而不可支。此唐亡之明驗也。藩鎮諸帥，分列四方，大者千里，少者數郡，建幢授鉞，犬牙錯峙，沿邊皆置節度府，范陽朔方，兵至十萬，威武相高，暴戾相勝，一旦窺伺國璽，卷甲而前，則中原丘墟，天子播越，亂根逆萌，既無以制，然後加之王爵，以安其意，賜之金券，許其自新，結息繼世，幸于無事，此倚之過重，而養至強大也。肅宗之初，志在恢復，西戎舊引軍赴難，收復二京，亦賴其力，代宗時寇孽未殄，又嘗率衆討逆，既與之和親，又待以殊禮，西戎之性，暴而無厭，及大厯之際，吐蕃侵掠，屢至近輔，卒犯京師，此苟其爲用而不復禁制也。明皇之于國忠，林甫，代宗之于王縉，元載，德宗之于趙贊，盧杞，此聽任之惑，輔國元振，始建寶應定策之議，而宦官強盛，此危難而賴其功也。國忠，林甫既專政，乃有天寶之亂，縉，載輔國元振既用事，乃有大厯之寇，趙贊，盧杞既擅命，乃有奉天之危，此內召而應也。然天寶之亂，則子儀，光弼，能靖大難，再造王業，而天下不遂壞，大厯之寇，則又爲子儀，鶻平，而中原不遂失，奉天之危，則渾瑊，李晟，竭其忠力，以清妖賊，而王室不遂亡，此之謂禦于外以定內之勢，德宗之季，以延賞之怨，繼李晟，以延齡之謀，廢陸贄，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以兵授閹尹，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可畏矣。憲宗憤威令之不振，勇於撥亂，誅劉闢，執李錡，討王承宗，而不疑，一用義度，則淮西之孽掃去，逆藩叛將，舊銳喪氣，而思效順，繼宗之時，崔植，杜元穎，不知兵，朱克融之亂，復乘河朔，元稹與魏弘簡，交害國政，至于文宗，則守澄有勳，宗閔爲相，甘露之敗，京師喋血，當此時，姦臣宦者之勢又可畏矣。武宗以雄謀勇斷，抗舉國勢，一用李德裕，而誅陳行泰，破回紇，討劉稹，皆有成績，而寇孽不敢肆其暴，此之謂制于內以成外之功，信昭之際，主德既昏，令孜復非，擅執威柄，肅張濬輩爲之輔翼，既有沙陀之侵暴，又有朱溫之吞噬，則天下之勢固去矣。嗚呼，唐三百年，而治亂循環如此，爲萬世之策者，安得不遠覽而深慮哉。

五代論

甚矣天下治亂之常，而爲君之難也。其始也，未嘗不欲爲千萬世大定之策，及夫一日失其制治之道，則喪亂之勢，如洪河之去，其隄防，奔衝決溢，散漫四遠，流至百年，然後其患稍稍止息，方其安流而未潰也，可不深窮其源，而預慮他日之害乎。周之衰自昭王而下，諸侯之勢，日益盛強，齊晉秦楚，有國千里，以兵相攻，以地相制，大吞小滅，二百餘年，然後併而爲六國，又一而爲秦，秦不能守，纔二世而遷爲漢，天下至漢而始服，晉之衰自惠帝以來，四裔之勢，日益熾烈，劉聰石勒，乘王室之多故，裂中原而處之，擅王僭帝，倡爲禍首，四方巨盜如毛之多，接踵而起，百餘年間，天下分割，而爲國十六，又二百年，而傳之者七代，然後合于隋，隋不能守，未三十年而遷爲唐，而天下始定，唐之衰自穆宗而後，方鎮之勢，日益暴橫，兵強地大，盤結于外，亂根連本，深不可拔，百餘年間，唐祚因之以亡，唐雖亡，而其遺毒餘烈，存于天下，奸雄藉之以資神器，是故未六十年而社稷五禪，底于喪亡，壞敗之極，聖人出而天下始安，嗟夫，此三亂者，其源

之從來甚長，故其流之所適甚遠，皆歷數世而後可以止息，夫五代干戈之事，固不足議，惟以其去唐最近，而于今不爲遠，亦可據其既往之迹，而著爲監戒，以杜萬世之患焉。昔者唐之禍，既始于方鎮，終于盜賊，而遂爲梁之所乘，自梁以來，以亂濟亂，其覆亡之端，則與唐無異，或以將帥之跋扈，或以外裔之侵迫，繼之以驕悍之兵，滿于天下，而不知所以制禦之道，是故或變于外，或潰于內，而不復支矣。國家舊除根芽，混一區宇，立成法制，思與萬世爲利，罷藩侯，銷武力，將帥之臣，受成于內，雖擁兵專閫，而未嘗敢擅威福，凡進退出處，惟天子之命是從，求其跋扈之狀，固無有也，然而外侮驕兵之勢，則志士仁人，竊以之爲憂焉，以後唐之亡驗之，則悍兵可不爲之防耶。以石晉之亂推之，則邊圉可不爲之備耶。失慮于一日者，召患于百世矣。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書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夫詩書之所戒，必稱稱衰晚，假譬近事，至于賈山獻書漢帝，而又借以爲喻，其言最誠明切，然則韓季宋之迹，爲隆盛之規，豈非聖賢之心歟。此亂生所以舉其說于五代也。

淨德集卷十七

論

發蒙論

聖人之作易也，探天地萬物始終之變，而歸之於人事也。歸之於人事者，蓋示人以進退用舍吉凶得失利害安危之端，俾夫深思而遠慮，詳慎而審處，擬而後言，議而後動，不失其正而已矣。故六十四卦之相受，以用相濟，循環適變，而無窮已。一卦之設，各言一時之事，而立其宗主，以成天下之務，六爻之別，各象一人之爲，而著其善否，以示趨避之宜，是以從之則爲亨，爲利，爲吉，逆之則爲悔，爲吝，爲凶，此乃易之體要，而爻之爲大戒也。蒙之爲卦，繼於剛柔始交之後，言萬物始生而蒙穉也。物之始生而蒙穉，而無有以發之者，則性命將安歸乎。故履蒙之世，陰必求陽，陽必求陰，而虛乎發之焉爾。然則求之與發之者，抑亦有道耶。曰：求之者，貴其誠，發之者，貴其始，求之而不以誠，則巧僞之端萌，而不足以告也。發之而不以始，則愚昧之漸長，而雖告之不論也。初六者，以陰柔之質，履一卦之初，比附於陽，近而相得，所謂以誠而求發於始者也。可以享初筮之告，而無再三之瀆矣。夫蒙之求發，而發之得其道，則善惡之變，萬事之理，可

以煥然坐照而不迷於曲直是非之分。爲衆人之所信聽也。孰謂獄訟之難。而不可決乎。故曰利用刑人。用脫桎梏。雖桎梏之刑。亦能斷而脫矣。夫刑之施於治道。蓋民罹於惡。而後用之。豈君子之所樂者歟。或者以聰明辨察之資。而專之於斷獄。則非君子之用心也。非忠厚以謀治道者也。非待民以善者也。是故蒙之用刑。止於正法而已。不可以長刑也。法正則分義自明於天下。刑不可長。則治以教化爲本。且一卦之象。一爻之作。而人事之取舍如此。易可謂深矣。

典獄監伯夷論

至哉。古之聖人待天下之民而制其治也。其仁且厚矣。其知本矣。爲之禮所以致中而納善也。爲之刑所以防過而懲惡也。大分別而莫不中焉。百志定而莫不善焉。則禮之教行矣。既中焉無過可防也。既善焉無惡可懲也。則刑之權去矣。然而其說曰。刑期于無刑。又曰以殺正殺。則刑者果可與禮並驅爭駕。而適於治哉。曰不然。夫禮者止邪於未然之前。而刑者禁暴於已然之後。且將然之邪。有禮以止之。則已然之暴。不待禁而自息矣。是刑之權。寓於禮而歸於治也。聖人者。樂民之蹈於禮。而憂民之蹈於刑。以爲禮者本也。刑者末也。二者之施設。率有先後緩急。夫豈非仁厚以待吾民。而知本者歟。昔舜之命九官。在伯夷則曰汝作秩宗。典朕三禮。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在皋陶則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

聖王務行禮論

聖賢之所講治道者。蓋有本末先後之異焉。本在於此。末在於彼。先者自治。而後者治人。詳其在彼者。而略其在彼者。而後爲。則人將以我爲君子。而從之矣。春秋之世。諸侯專威。疆者凌弱。衆者暴寡。不仁以取勝於仁。不義而求先于義。舉天下之廣。而紛紛于目前也。責以本末先後之論。而能自治者。蓋亦鮮矣。幸而有賢人君子。以我爲之先。而以人爲之後。啓導其君。而使之爲君子者。亦可貴矣。楚之敗晉也久矣。韓起叔向聘之。楚子欲恥二人者。而求爲得志焉。故蒍啓疆諫之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夫朝聘有珪。享親有璋。小有遠職。大有遠功。設機而不倚。爵益而不飲。宴有好貨。殯有陪鼎。皆所以行禮也。楚子於是悟其言之是。爲之加禮於二子。而晉楚之好。遂因以隆。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啓疆之一言。而救楚子之失。救二國之好。利亦博矣。不然則晉楚之干戈。日尋於邦內。而莫之休息。此蒍啓疆之賢。能使其君之爲君子而可貴也。敢又從而廣之。以續左氏之意焉。夫中外之分。春秋所爲致嚴也。世之所謂禮義者。出於此不出於彼也。齊爲周之大國。禮義之出也。而曹伯來朝於魯。則惡而討之。故春秋書以示貶。而當時之君子亦譏其無禮。嗟夫。齊中國也。一失而輕貶其非。楚南蠻也。一得而傳述其是。皆蒍啓疆有以導之矣。由是而言。則春秋之法有褒。進蠻荆而同於中國之例。說者有以七等進退之文。推廣其義者。皆不爲妄也。夫爲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求以治人者。未之信矣。以蒍啓疆之言證之可也。

聖人制富貴論

天之生斯人。而謂之靈於萬物者。蓋以有五性之動。七情之役。利欲之端。潛伏於中。而莫知其已也。然則何以稱其欲。保其生。而全其性命者。有聖人者出。欲思遠慮而爲之計。有所以養之。而又有所以節之。使之得其養。則足而不屈。使之得其節。則羣而不亂。統而言之謂之禮。散而言之謂之分。貴者安于上。賤者

君子思禮義論

人倫之大別有二而已。曰善也。曰惡也。善則謂之君子。惡則謂之小人。爲君子則天下莫不貴之。爲小人則天下莫不賤之。此無他。出於善惡而異也。世之人有能知君子之可貴。而小人之可賤。則安忍不去彼

而取此哉。去彼而取此者。不爲小人之爲。而爲君子之爲焉耳。衆人不仁。而我獨行仁。衆人非義。而我獨履義。衆人邪而我守者正。衆人貪而我存者廉。此其所以取貴于天下。而謂之君子也。聖人之所謂名教者。蓋以維持人倫。而通行于天下。傳于千萬世。不可得而輟易。其大略亦不過貴君子賤小人而已。貴君子則勸之。賤小人則懲之。勸之者彼無過矣。吾猶勸而告之。不欲其復有過也。則人將磨厲而求全焉。懲之者彼有過矣。吾更著明而責之。不使難於無過也。則人安得不畏罪而驚懼耶。春秋者懲惡勸善之大法。以至公爲心。而深明夫君子小人之分。如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炳然而不可欺也。故其所以賤小人而貴君子者。仲尼之經。左氏之傳。相表裏而爲之說。皆造夫名教之極矣。昔者齊豹爲大夫。殺衛侯之兄。以求其不畏強禦之名。而春秋書之曰盜。祁廋其莒。夷狄黑肱。皆竊地來奔。而春秋不沒其名。且難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不誅之。則攻難之士。將實力而不已。此豹之名所以求而不得也。彼竊邑叛君以求容於他國。而不罪之。則貪冒之人。將奔走之不暇。此三叛之名所以蓋而彰彰也。一以求而不得。一以欲蓋而彰。則小人之惡。豈有毫釐不獲罪于名教者哉。左氏從而爲之說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以君子勸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夫禮義者修性誠身而完夫道德之具也。履而行宜而勸。雖欲有過。不可得也。夫能無過而不獲罪於名教。此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而可貴矣。仲尼以小人

之可賤。而書於經。所以懲惡也。左氏以君子之可貴。而發於傳。所以勸善也。非皆造乎名教之極乎。教以防其失論

天之生斯人。皆可以爲善也。而有不善者。蓋中性之動。遷物于外。而心術喪于內。不知所以操治防制之道故也。夫操治防制之道。聖人所以成人之性。而復之于中和也。昔舜之命夔典樂以教胥子。而告之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釋者曰。正直而溫和。寬洪而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善乎舜之所以命。夔之所以教。安國之論其義。凡養心治性之說。具于此矣。夫惻隱之心。而謂之仁。人皆有也。仁之失則狗彘而少斷。羞惡之心。而謂之義。人皆有也。義之失則多忍而寡恩。辭讓之心。而謂之禮。人皆有也。禮之失則卑懦而無立。是非之心。而謂之智。人皆有也。智之失則樂動而好詐。誠懇之心。而謂之信。人皆有也。信之失則拘隘而情理。由是推之。則正直者必失之嚴。嚴則不溫。寬洪者必失之慢。慢則不栗。好剛者必失之虐。虐者必失之傲。此人性之大蔽。發而不中其節也。宜有以操治防制之。而復于中和矣。聖人嗟天理之易滅。而謂人欲之可禦也。于是因樂以成人之性。而著之教焉。蓋樂者生于人心之和。而發于聲文金石。可以養人善心。而復于中和也。夫生于人心之和。而用之爲教。以養其善心。而復于中和。則其感必速。其誠必深。是以正聲一發。順氣旁應。惇悌邪僻之態。不奪于外。恬愉粹靜之本。油然而得于內矣。吾見其直而溫柔。寬而莊栗。剛簡而不爲虐傲也。故曰。廟焉。而君臣上下聽之。則莫不和敬。鄉焉。而族黨閭里聽之。則莫不和順。家焉。而父子兄弟聽之。則莫不和親。樂以教之。防其失之謂也。

況以舜之詔。夔之職。而國之子弟爲有不率其性。以歸于中和者歟。二典而下。其教存于經者。則周官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教國子。其道一本于樂。抑可見虞舜周公之心一也。

有性可以爲德論

天之生斯人。均是一氣也。而人之有生。何其紛紛而不一乎。或聰明睿智而爲聖。或修慎勵勵而爲賢。或頑冒庸妄而爲愚。是三者。自孔子子思孟軻荀卿揚雄韓愈皆爲之說。學者嘗聞之矣。孔子以爲性相近。習相遠也。子思以爲天命者性。率性者道。性自誠而明。教自明而誠也。孟軻以爲性之無不善。如水之無不下。人性善也。荀卿以爲待禮義然後治。待師法然後正。人性惡也。其僞也。揚雄以爲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性混善惡也。韓愈以爲上者就學而愈明。下者畏威而寡罪。中人介上下之間也。性之爲性者一。而說之如此。則學者將誰適從乎。舍孔子子思孟軻之論。亦莫之從矣。所謂性之相近。而習之相遠。命之爲性。而率之爲道者。是性之可爲善也。性之可以爲善。信乎如水之無不下矣。非孔子子思孟軻之論。將誰從耶。昔之時有以博士之學。而言及於性。索求其端。而合於孔子子思孟軻之論者。可取以爲性之說也。抑時有之曰。在染柔木。言緇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康成釋之以爲桑木可絃爲弓。言人內有其性。可以爲德。此豈非善言性者耶。方其稟之於中和。根之于至靜。寂然而未動也。則賢之性亦近於聖之性。愚之性亦近於賢之性。及夫天理一動。七情相交。則遂以歧分而派別矣。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或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或不勉不思。而無中無得。故謂之遠也。惻隱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仁。羞惡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義。辭讓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禮。是非之心。我固有之。推之足以爲智。安有性之不可爲德哉。自非聖人。必修之而後能也。康成之言。誠有合於孔孟矣。

設法以待有功論

古之聖人。以一姓之尊。而立乎四海之上。力至寡矣。而爲之用者衆。勢至危矣。而與之守者安。子孫綿綿。傳祚享國。爲世數十。歷年數百。天下可以漸壞。而不可速亡者。其慮深遠之意。豈不詳且密乎。其創制立法之要。豈不廣且大乎。要其歸蓋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共享之爾。此封建之事所以起也。書之所述。禮之所載。始終之際。可得而言焉。虞舜之致治也。肇十有二州。置十有二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夏禹之成功也。斥大九州。錫成五服。中國之界。至于五千。其聲教之所及者。抑亦遠矣。歷夏之衰。涉商之季。而九州之境土。則已隘於前古。是以武王之初。推列五等之爵。尚循商制之舊。分土惟三。蓋以九州之地。尙狹。而不足以容之故也。洎乎成王周公。既致太平。廣大土壤。制爲禮法。以成先王之志。設五等之封爵。制之高下。而限其疆理之廣狹。是故公之地以五百里。侯之地以四百里。伯之地以三百里。子之地以二百里。男之地以一百里。以七千里之廣。而王畿據有其一。則八州之大。可以封者。其多少之數。不可得而知耶。故職方氏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公五百里。則四公。侯四百里。則六侯。伯三百里。則十一伯。子二百里。則

二十五子男百里則百男。鄭氏釋之以爲則者法也。設法以待有功。蓋地以開方爲說而知之。且明成王周公所以封建之意也。夫周盛時。天下之地必如此之廣也。天下之諸侯亦必如此之多也。天下之地。既如此之廣。而吾不以爲有餘。故用之以封天下之諸侯。雖諸侯如此之多。而吾以爲不足。故設法以待有功。而封建之地廣。而不以爲有餘。諸侯多。而以爲不足。則其不私天下之利。而能與衆人共享之意可見矣。是故盛則周召相其治。以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之共守。數世歷年。而終遇其歷。豈非慮深圖遠。既詳且密。而創制立法廣大之效歟。

大賢擬聖論

聖賢之心一也。其道亦一也。其窮達出處亦一也。而天下國家之治亂。生民之幸不幸。繫焉。聖人之心。欲有爲以康世也。大賢之心。欲以濟世也。聖人之道。欲巨用以澤物也。大賢之道。亦然也。苟不爲不用。則卷而藏之。以利于千萬世之後。此聖賢之不得已也。天下國家之未治也。生民之不幸也。然則六經之作。非仲尼之本意矣。七篇之言。非孟軻之始心矣。仲尼之意。復衰周之治於二帝而已也。孟軻之心。濟戰國之政於三代而已也。然二人者。率不爲不用。而徒能載之於六經。發之於七篇。則吾道之窮甚矣。後之釋孟子者。又能推明其始終之迹而言之。以爲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詩定書繁。易象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然後論著其書。蓋大賢擬聖而作焉。是故衛靈公問陳。則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則對以仁義。相繼之厄。則謂之莫如子德。威倉之贈。則謂之不遇者天。此其爲心爲道之相擬。如符節之相合。雖死於熱溺。則再決九川。九澤。而天下平。飛廉惡來之害。及於中國。則周公奮其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貴罰失柄。而王道不存。則孔子修春秋。而臣子知懼。此其擬聖後聖之爲。雖世之相去甚遠。而成功則一。皆務以康世而澤民也。戰國之衰。楊墨放蕩。君父之義將絕。而禍亂之流。漫以淫及於後世。非有禹周公孔子之心。安能禦哉。故孟子之好辯者。所以距敵行。放淫辭。息邪說。而承於三聖也。韓愈氏深明其功。謂之不在禹下。信哉。擬聖之作。抑可見於斯矣。

崇所尚則義不虧論

爲上而尊。居下而卑。履貴而賤。處賤而殺者。事之常也。天下固有之矣。宜伸而屈。宜屈而伸。可重而輕。可輕而重者。事之不常也。天下亦有之矣。此二者。當實之於君臣之際。其始若異。而終則同。蓋歸于義而已也。今夫萬乘之崇。九重之盛。被褒南面。人皆俯伏稱尊。而願爲之臣。是其尊不可卑也。其貴不可賤也。其伸不可屈也。其重不可輕也。草茅之微。市井之陋。遠處窮閭。而甘心藜藿者。其下不足尊也。其賤不足賤也。其屈不足伸也。其輕不足重也。然而人君嘗有降心相己。以致禮于巖谷之士。而不以爲愧恥者。何也。蓋有求于下而爲之。人臣嘗有篤守深信。以全其志。不見聞于世主。而不以爲悖慢者。何也。蓋無求于上

而爲之。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趙氏從而釋之曰。好善忘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人之勢。富貴不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斯極致之論矣。夫聖人之所以營治天下者。以道德才智爲之用也。而彼有取焉。則雖致禮而不爲愧恥。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文王之于呂尚。可謂好善而忘勢者矣。夫衆人之所以取適其欲者。惟爵祿利爲之勸也。而我無取焉。則雖自守而不爲悖慢。夷齊之于周武。四皓之于秦皇。嚴陵之于漢光。可謂樂道而忘人之勢者矣。易曰。貴于丘園。束帛養義。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之說。抑亦配于斯也。要其歸則上爲好賢之君。而下不失爲守節之士。于義何損焉。

士惟義之所在論

天下之事。有是與非。其始不同。而其終則一者。固未可以一概而言也。六國張秦之際。以兵相尚。以地相勝。朝合而爲從。暮離而爲衡。當時之士。大率指知時變。求順物情。持巧詐權利之術。以富國足兵之計。圖說諸侯。而欲爲之用。當時之君。亦皆樂聞其策。而冀有以取長于敵人。于是信而用之。然其君臣之間。始終之變。亦可怪矣。其始也。同心合意。委之以兵。授之以國。而不疑。其終也。疊起蜂開。談笑熟視。付之以死。而亦忍。豈非下之事上也。以權詐爲之始。而上之待下也。以權詐爲之終乎。商鞅之事秦也。變法度以壹民心。督耕戰以完武備。凡所以并吞六國者。皆商鞅爲之。及其功成事定。而鞅以戮死。吳起之事楚也。以峭刻少恩爲務。雖王之貴戚。悉繩以法。凡所以齊治于楚者。皆起爲之。及其政行衆畏。而起以被誅。文種之事越也。分兵民之職。以豫計先備。陳安危之端。以深陳切諫。凡所以求滅于吳者。皆種爲之。及其破國安。而種乃賜劍。然則三子之死。皆出于不幸焉。原其所以死之心。則各盡其分而已矣。泊乎蔡澤之說應侯。而欲奪其位也。乃舉三子之事以窮之。是以應侯皆許其死。而謂之義之至忠之節。又從而言曰。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意者欲明己之事業。雖蹈危亡禍敗之機。而亦莫之顧。將惟義之是守而死之也。夫義者合于天下之宜而已。宜而死之義也。今夫說人之君。謀人之國。而惟變詐權利是務。及功成而身歿。亦不足怪矣。故三子之死。未可以言義也。以一辯口之蘇澤。而應侯捐相若之位以與之。則以身繫安危。而擇夫去就之義。抑亦虧矣。

也。千慮則智有時而窮。此鄭樵之辨。所以必聘。而開說于後也。連枉而起。被褒南齊而接之。則人未之服。此叔孫通之儀。所以必制。而示朝廷之禮也。此四者皆聖人所以經營天下。而守之之先務。而高帝能之。則大略以舉大功以成。乃其驗也。議者以爲知人善任使。而史臣亦當其規模宏遠。信不妄矣。

張馮近王道論

聖人之所謂至公者。情無所徇而已。故朝廷之事。君子有以一言而正之者。蓋體于至公也。體聖人之公。出君子之言。而朝廷之事得其正。推此心加于天下。乃至治之道矣。求之于古人。而見于張季弼公矣。實之以六經之義。而合于洪範之皇極矣。夫洪範之皇極。蓋統九疇之中。而立爲之法。以爲人君大用。中道以範四海。不可過之。而不可及也。故其說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且天下之治。莫尚王道。而王道之說。惟戒于黨偏。則王道豈有他乎。一本于至公而已也。以至公爲言。而適于正。則君子何嫌于王道哉。犯驛之罪。文帝欲誅之。釋之請以贖論。爲之言曰。法者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則民無所錯。旣而獲從其請。文帝引李齊之事。思得良將。馮唐爲之言曰。雖有顧牧。亦不能用。以發上意。而辨魏尚之非罪。帝悟其說。復以尚守雲中。夫釋之非私于犯驛也。蓋能執法持平。而不奪于人君之勢也。馮唐非私于魏尚也。蓋惜有功見廢。而明于任將之術也。以釋之守法之心。措諸天下。則獄訟有不平乎。以馮唐論將之心。措諸天下。則賞罰有不當乎。求之王道。誠近之矣。此太史公所以深嘉而屢歎也。後之議者。謂天子之吏。猶不可失平。而天子之身。安可以失。則釋之之言。未探本矣。文帝能信亞夫之能軍。何至不用顧牧。則馮唐之論。爲有激矣。豈有責備賢者之意哉。然歷觀漢之名臣。言切于事。而會合經訓。如二者鮮矣。書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其張弼之謂歟。

賈山與路溫舒同傳論

文武舉大略論

古之人制爲君臣之分者。不獨全人主之尊而已。勢必相須。義必相濟。所以經綸天下國家。而措斯民于治安之域也。故比以元首股肱耳目腹心之象。明其同心合體。而成功立事。此萬世不易之道矣。然而天下治亂不常。苟值創始造端之勢。則其君臣之際。爲力難易。又可知矣。非夫上之任下者得其道。下之事上者盡其能。則天下之移。孰能應之哉。越乎高祖之經營。羣臣之際會也。可謂上任之得其道。下事之盡其能也。方秦之衰。天下懽懽。困於暴烈之餘。而求其所以息肩之地。是故以布衣之資。一劍之任。始終五載。遂成帝業。鼎祚之安。傳至二百餘年。而始危者。豈獨高祖之材能所致哉。蓋亦一時之賢傑。有以後先左右。而勳業始完也。班固之論曰。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陸鄼之辯。制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畢盡之矣。夫庶事草創。而天下之法度不立。則何以維持民心哉。此蕭曹之文必任。而寬厚清靜。所以率下也。四方多難。而天下之勢易動。則何以保于全安哉。此良平之智必用。而出奇決勝。所以中于機會。自春秋之法。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而褒貶重輕之義。遠退是非之調。卒不可得而復見耶。其大權大法。幽深隱奧。則不可得而見矣。其祖述聖人之緒餘。而立爲一家之學。裁成義例。以示後世。庶幾得其髣髴者。猶可見焉。遷固之史是也。馬遷始改編年之舊。而爲紀傳之書。以帝王繼統。而譜之紀。以公侯傳國。而譜之世家。以卿大夫列位。而譜之傳。而善惡褒貶之意。寓于其中。其爲功亦勤矣。至班固則又繼其法。而成一代之史。夫二百年間。天下國家君臣事物之變。可謂廣且多矣。以八十萬字之文。可勝載耶。向非裁之以義例。則錯亂糅雜。而莫能究其體要。知其統類。烏足以稱爲良史哉。故紀言其略。而傳載其詳。而傳之先後。抑有義焉。以功之大小而次之。則韓彭之後。當繼之以衛霍也。以人之賢愚而次之。則蕭曹之後。當繼之以丙魏也。而世之遠近。殊不接矣。亦非記事之體也。故傳之所次。服虔謂不以功之大小。人之賢愚。惟以時之先後。而顏師古亦曰。又以事類相從。夫時之先後相繼。而事之義類相從。則一時之本末。衆人之是非。舉其端而可以推之矣。賈山之至言。皆借秦以爲喻。路溫舒之抗疏。則亦曰秦有十失。其一尙存。

淨德集卷十八

論

文武舉大略論

古之人制爲君臣之分者。不獨全人主之尊而已。勢必相禦。義必相濟。所以經綸天下國家。而措斯民于治安之域也。故比以元首股肱耳目腹心之象。明其同心合體。而成功立事。此萬世不易之道矣。然而天下治亂不常。苟值創始造端之勢。則其君臣之際。爲力難易。又可知矣。非夫上之任下者得其道。下之事上者盡其能。則天下之務。孰能應之哉。越乎高祖之經營。羣臣之際會也。可謂上任之得其道。下事之盡其能也。方秦之衰。天下惴惴。困於暴烈之餘。而求其所以息肩之地。是故以布衣之賁。一劍之任。始終五載。遂成帝業。鼎祚之安。傳至二百餘年。而始危者。豈獨高祖之材能所致哉。蓋亦一時之賢傑。有以後先左右。而勳業始完也。班固之論曰。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陸鄼之辯。制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畢意盡之矣。夫庶事草創。而天下之法度不立。則何以維持民心哉。此蕭曹之文必任。而寬厚清靜。所以率下也。四方多難。而天下之勢易動。則何以保于全安哉。此良平之智必用。而出奇決勝。所以中于機會。

治獄之吏是也。二人之志。皆指明秦氏之亂亡。以圖切世主。而欲其除煩教弊。豈非事類之一耶。傳而同之。不爲失矣。不獨此而已也。欲觀其變詐之迹。則見於張耳陳餘。欲觀其開陳治亂之道。則見於徐樂嚴安。欲觀禦邊之策。則見於賈捐之嚴助。欲觀撫民之要。則見於龔遂召信臣。凡爲此者皆類而從之。則也師古之言。慨舉一二以明之。信乎固之稱良史也。

湯問禍祥如何論

甚矣天道之難言也。六經之說有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蓋守之以爲定論。而謂其可必也。予致以人事。而實其禍善禍淫之說。則亦未必皆然。蓋昔者司馬遷以爲伯夷叔齊以義陳周。食薇而死。顏回無惡怒貳過之失。孔子美其好學。而亦天喪之。孟軻行暴虐。殺千人。反以壽終。天之報施善人。信何如哉。此史遷疑而未辨。學者嘗惑矣。至于班固評張湯杜周之子孫。則又可疑焉。固之言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列于酷吏。皆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禍祥。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夫蓋何曹參之才。張良陳平之智。與高祖經營天下。措之又安。要其所以興利除害。功濟斯民。蓋亦深也。韋賢貢禹之學。匡衡薛宣之能。其輔導時君。有補于治。蓋亦多也。而其後子孫。或數十年而世絕。或一再傳而國除。彼持法刻深者。乃享祚悠長。有至建武而後絕者。豈報施之理。不得而知之歟。竊嘗思之。顏子死。孔子謂之不幸。夫以德而天。聖人以爲不幸。則德而壽者。出于幸而已。使天之禍福。家至而人驗之。則壽無可疑。而聖人亦不以幸不幸爲之說。而乃徧覆包含于九州之內外。爲善于此者。未必蒙祐于彼。履惡于下者。未必獲咎于上。則難以一人之報施而言天矣。以聖人幸不幸之說。而求其禍善禍淫之應。則天與人兩不相應。而教存於中。夫又何疑焉。且于公之善。聽其高門以俟顯。豈幸哉。丙吉之陰德。則傳子而不侯。蓋不幸矣。湯問之禍祥。抑可明于斯也。

教論

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不強人之所未能。而使之自至。則天下皆知爲善之易。而不苦其難。吾之教亦不勞而成也。人之所能者。素于內也。其所未能者。素于外而後得也。施其素于內者。則用力固少矣。而又德之于外。則何行而不健。何求而不遂乎。扶掖者之目。而授以離婁之任。提攜者之耳。而調以師曠之技。彼自知其資之不可爲也。雖早夜諄諄語之。安肯信其說而從哉。御不失其步驟。射不失其容止。而告之曰。久而不已。則五節五善。可以具焉。其人必有激昂自進之心。而無恐縮不敢之意。何則。其資可爲。而無所憚也。及其久而不已。則所謂五節五善者。亦庶幾矣。忠信廉孝者。天下之人皆目之曰善行。而欲行之也。或告之曰。如比干乃謂之忠。如尾生乃謂之信。如伯夷乃謂之廉。如虞舜乃謂之孝。則其心莫不長其不可及。而自憤焉。倘告之曰。不欺于人足以爲忠。不食其言足以爲信。不苟于得足以爲廉。不悖其親足以爲孝。則孰不欣然而願行之。行之而不已。安知其不盡夫所謂忠信廉孝之道哉。古之聖人。察夫人情。而知其資之可爲。而慮其心之畏其不可及。是故爲之教也。不過其端。不拂其欲。充其所有。致其所無。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昔孔子之門人弟子。皆賢明才哲。可謂造乎道者。然其問答之語。多切近情。而無高遠難知。勤苦難行之事。是故以敬養爲孝。以言動視聽不涉非禮爲仁。以敬鬼神而遠之爲智。以先行其言而後從爲君子。凡爲此說者。欲人爲善之易也。後世道喪而教衰。人持異論。而失其本統。以告子之賢。而猶有杞柳桮棬之喻。謂仁義戕賊其性。陳仲子許行之徒。則又叛禮義之中。立苛難之行。以惑世。噫斯言也。斯行也。無乃窒天下之善心。而爲仁義之禍歟。故孟子之教。皆先乎人之可爲者。後乎人之畏其不可及者。先乎可爲者。蓋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也。後乎畏其不可及者。蓋不強人以所未能。而使之自至也。且其言曰。四端猶四體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如是則有惻隱之心者。可以爲仁。仁之至則不止于惻隱也。有羞惡之心者。可以爲義。義之至則不止于羞惡也。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夫惟徐行後長者。難曉而爲善。皆衆人之所不憚。而其歸乃至于堯舜。凡爲此說者。所謂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也。人之所未能者。可以自至。夫然後知孟子之深于教也。

學論上

治天下有大分。大分定則天下不勞而治矣。古之聖人。立爲名教者。蓋道德仁義之施設。所以齊一民生。而維持萬世。與天地日月相爲始終。而無窮已也。天地之位有高卑。日月之行有明晦。此物理之大別也。是故有貴則有賤。有上則有下。有長則有幼。有大則有小。有內則有外。有近則有遠。有重則有輕。有親則有疏。有貴則有富。有隆則有殺。有衆則有寡。有強則有弱。有本則有末。有先則有後。有恩則有威。有刑則有賞。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有愛則有惡。有剛則有柔。有寬則有猛。有用則有舍。有行則有止。有治則有亂。有興則有廢。有禍則有福。有生則有殺。有與則有取。有屈則有伸。有寵則有辱。凡如此者。蓋天下之理勢。可以俱有而不偏立也。爲父主于慈。爲母主于慈。爲兄主于友。爲弟主于恭。爲君主于明。爲臣主於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亦不可一日忘也。仁也者。以愛而濟此者也。義也者。以宜而裁此者也。禮也者。以體而履此者也。智也者。以明而知此者也。信也者。以誠而任此者也。堯以是首二帝之德。舜以是致無爲之功。禹湯文武。以是隆三代之治。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以是輔導其主。綏靖其民。揭而爲法。度如日星之明。不可得而差也。施而爲教化。如江海之流。不可得而竭也。是故傳世數十。歷年累百。雖其子孫僅可承而守之。猶足以保天下。何則。大分定故也。名教存故也。詩者。咏歌。此以美刺于上也。書者。謀議。此以號令于下也。春秋者。嚴其體。使民畏此而不敢犯也。易者。神其用。使民由此而不得知也。六合之。聖人不言。千古之上。聖人不取。其不言不取者。非不知也。爲其不足以明大分著名教也。甚矣學者之

以至五十萬。今三十年矣。時獻一書。歲駭一介。設難可之求。發非常之問。以觀吾君吾相之應答。而朝廷
拳拳然若奉盟主。未嘗輕忤其意。事忍愧恥。不敢與爭。惟重路柔辭。以固隣好。舉天下生民之膏血。劫以
鞭扑。聚以錐刀。而歸于契丹者。幾千萬也。古之外裔強盛。有如今日者乎。古之制御外裔。有如今日者乎。
而乃特以爲長久之計。竊爲執事者不取也。夫兵家之要。先據地利。不然則善屈敵人之力而勝之。故軍
志曰。先處戰地。而後戰者勞。又曰。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謂之理人力。彼十六州者。古稱險固之會。而我皆失
之。則地利有不及也。所恃者獨中國之富強耳。而格納吾民。歲爲供饋。使之坐得厚賄。以充其力。而我之
生民。日趨困敝。王師未舉。而邦本先搖動。則素所恃者。亦不足矣。始防外憂。而終召內患也。雖曰和戎爲
利。又安獲其利哉。臣恐積日持久。我虛彼實。彼佚我勞。一旦乘隙而發。則勢將不可支。是和之愈久。則害
愈深。而禍愈大。所謂養虎遺患也。善制之者。不若是。叛戾不率。則有戰。困窮而馴伏。然後與之和。戰亦在
我。和亦在我。故彼不能得中國要領。而我常得計。今我常欲和。彼常欲戰。則彼能測我之所欲。而以戰邀
利於我。乃其計之得也。要之彼之所欲者。亦未必然耳。夫如是則中國何事於畏戰而和好哉。今日尤宜
思之矣。景德之戰。彼力既屈。而謀臣猛將。欲乘其敗以慶之。此萬世之幸矣。貸而不戮。則固有噬臍之悔。
及其以地爲請。而議者不思遠圖。乃許之以金幣。垂三十年。而歸地之量。復作於塵埃之始。則又從而增
之。歷歷距今亦三十年矣。知天子之新即位。而欲觀中國儲禦之淺深強弱。乃其謀也。向之虛聲設言而
請者。疑其且事聞于朝廷矣。臣雖甚愚。不知何以禦之哉。彼方窺吾之備。而苟失其策。則陵侮之勢。無
休已時。將拒之以兵耶。則平日畏戰而不欲加兵矣。將益之以賂耶。則民力有限。敵心無厭。而國之大費。
日益不給。用以制之者。適足助之也。藉以爲利者。適受其害也。名爲惜民。而實乃戕民也。勢至於此。則莫
若一任威斷。而不可不用兵矣。用兵之略。臣敢繼而備論焉。朝廷畏戰甚矣。天下之士。疑焉而未知其端
也。以體言之。而謂不順乎。則中國固可鞭笞加之。而隆主威也。以義言之。而謂無量乎。則慢求情請。接
以至。而衆心積憤也。以地言之。而謂其廣乎。則我富有四海。而彼乃一隅也。以兵言之。而謂其多乎。則我
戍軍百萬。而彼纔什二也。中國之直且強。契丹之曲且弱也。如此。然猶畏戰而不敢用兵。以正其罪。論者
乃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輕議。而妄舉也。斯大不然。兵所以禁暴也。惟其窮兵則受弊。戰所以殄寇也。惟
其好戰則取亡。國家方有外裔侵侮之患。而未嘗一議誅削之策。是以中國之氣。鬱鬱不振。而天下之心。
不勝其憾。苟一日奮揚盛威。以申九伐之令。則豈有窮兵好戰之失哉。故持是說者。膠柱於一偏。而未能
應變也。度今之勢。必不可不至於兵戰。惟甘言厚幣。以結其心。而致萬世之安乎。雖天下之愚夫曲士。皆知
其不足以結之。而必至於兵戰也。知甘言厚幣之不足結。則何事竭吾力以填虛山之壑。而飽寇讎之力
哉。知兵戰之不可免。則又何懼夫凶器危事。而不講求其具也。昔者六國并力以攻秦。秦百戰而歸于覆
亡者。豈兵之不可勝歟。蓋以地賂秦。而不知其地盡而兵亦弱也。今天下之勢。固萬萬異於六國。然以契

慮邊論二

丹與我爲敵之情而言。則亦有類於秦與六國之事。彼常邀路而無厭者。欲窮我之力也。以賂與之。而不
以兵禦也。則何以息其見窮哉。然而臣之所謂用兵者。亦非大舉六師。長驅深入。輕吾民之命。犯天下之
危。力決於一勝。而驟平其巢穴。蓋亦大爲之防。先嚴其備。而次絕其路。示以必戰。而求其成功於終也。夫
困則卑順。強則驕逆者。敵之情也。有田欽祚之勝。然後有開寶之盟。有撻覽之敗。然後有景德之好。今肆
其驕慢。務求於我而不已也。豈其勢必能乘中國之釁哉。蓋六十年間。狃於國家之仁治。珍藏之財。歲歲
厚遺。而無窮已。壯夫猛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彼方之人。少而耳所聞。長而目所見。惟知中國貨財之可取。
而不知中國威武之不可犯故也。是以強而不困。驕慢日甚。幸今陛下繼治之始。乾健離明。運照萬物。天
威震怒。震驚四海。殊方異俗。深有所未測。而方覩伺於我。則固宜乘此機會。而更張備禦之策。示之以無所
貸忍之意。而有所必誅之道。以變易其視聽。而破壞其姦心。夫講求邊備。申嚴軍政。慎擇將帥。精練士卒。
出屯要地。以爲犄角之勢。謹固封路。以全守禦之形。然後罷其歲賄。而使之無素蓄之具。則契丹之計。反
覆皆窮。而不知所出。欲以賂爲請乎。則我之財不復可觀。欲以戰爲事乎。則我之兵可用而無所憚。夫內
之既失於貨賄。則其力自困。外之又逼於守備。則其勢無所得。如此而部族之不傲。燕與之不潰者。終古
未嘗有也。不過十年。契丹必衰矣。苟非屈服於我以就命。則必逃遁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域。而不
之見也。夫然後乘坐勝之勢。復燕薊之地。遵祖宗前定之策。即范陽故府。建撫置戍。以遏三路入寇之漸。
則動高古今。而福及社廟。豈不偉哉。與夫平日委百萬之貲與人。而拱手以待寇至者。孰爲愈也。

於此矣。皆不足以悅其心。而屈服其志。於是略之以厚幣。以罔結盟好。幸其不犯邊吏。而免用師之勞。豈意中國綏四方。不戰而屈人兵之長計乎。臣故曰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況比歲已來。服容官號。不復修習舊俗。皆稱朝廷之制。而微用之。多違分使。以伸難塞之請。屢傳閱集。以驚近塞之耳目。招致通逃。與之謀議。叛離之萌。已數年矣。而朝廷不為慮。從而養之。甚可痛也。臣計其逆戾之意。不過兩端而已。大則欲舉衆犯塞。微倖於一勝之利。而徐圖所嚮。小則欲益吾之歲賂。而飽其貪心。就兩端而窺之。則所謂舉衆犯塞者。亦未必能爾。惟求益歲賂。則固其心焉。兵說有之。詞卑者進。詞強者退。昔冒頓匿壯士健馬。不以示漢使。蓋有攻漢之心也。誇人以形聲者。豈必有其實哉。由此而言。則夏人爲彼不庭之態者。欲求益歲賂而已也。彼以形聲誇我。而遂益其賂。彼逆計得矣。無厭之求。何時而息乎。此天下之公議。而廟堂之所宜慎也。就使舉衆入寇。則勝敗之際。亦有兩端而已。戰而勝耶。則謂吾畏之。而必益其賂。戰而敗耶。則必曰近塞諸羌擅用兵。爾爲此說者。欲吾歲賂之不絕也。彼之得失。兩獲其利。而吾可以計其內府之財。畢生之力。舍之以陷寇。則貽害益甚。孰若取之以養兵而強威也。爭之施設。必有先後。而利亦有大小。今之所先者。莫若精武備。謹邊防。不爲形聲之所駭動。而遂自處於柔弱恐懼之地。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毋畏其兵。毋離其賂。使之不測。國家臨制之術。夫然則其利雖小。可頃數十年邊鄙之患。而無旦夕之憂。苟欲謀其大者。而肅除本根之害。則必復靈武而後可也。朝廷之棄靈武。凡幾十年矣。曠者以爲殊方絕塞。無用之地。昔漢武以英才雄略。征伐天下。舉遼陽之地九百里。而棄之。元帝以捐之一首。遂罷殊塞。不復討擊。皆足以垂裕後世。然則何必疲敝中國之力。而興事於彼哉。臣雖狂愚。輒謂不爾。今西邊諸郡。多與蕃戎接迹。且夕備備。常有侵掠之虞者。蓋失靈武而致其境土迫於我也。況西域不能通。而北鄙無以弱乎。昔東漢之世。西羌屢擾。鄯善欲棄涼州。虞綽以爲不可。其議乃曰。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無反顧之心者。爲其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衆必生異志。雖太公白起爲將。恐不足禦。今靈武久棄。而西羌甚大。二鄙連結。而中國之憂不已。何以異此。故臣愚以爲必復之。則本根之患。庶幾可以除也。然而臣所謂復之之策者。非經營某月之間。而速求其效。蓋亦久而不懈。而要以成功於終。其措置之大略有三而已。一曰。離旁隣之助。二曰。啓嚮化之心。三曰。分兵以困其力。且西鄙諸羌。族類至衆。有地可守。有兵可戰。雖強弱大小。其勢不一。而其心不能相君臣。此固中國以敵伐敵之資也。昔景德之初。潘羅支能以部族出討繼遷。卒致敗滅。當時議臣欲加王爵。褒寵其效。今之不附于夏人者。其爲誰乎。則固宜敦導恩信。諭之禍福。厚賜金幣。重假名器。以懷結其心。而感其力。必有輸忠義而爲便於彼者。使諸羌族類。攻戰不暇。則外有所忌。而內不敢抗於中國。此之謂離旁隣之助。臣又聞夏人之性。自用而好忍。比歲以來。雖腹心之人。往往陷陷誅殺。是故爲其役屬。而處於要重者。輒有欺塞効順之意。而懷乎無見容之地。而退就刑戮。彷徨猶豫。計莫能

慮邊論三

決。則固宜擇任士人。爲之誘導。可其來歸之請。而撫存之。且以索求其左右之姦謀。則西夏之人。素與將漸攜貳。此之謂啓嚮化之心。況今西夏之兵。不滿二十萬。其寇於我。悉衆而至。大抵長於聚而不長於散。可以獨支於一隅。而不可難出於諸路。是故犯塞。則涇渭爲無虞。通環慶則麟府未嘗警。此虛實衆寡可見者也。僕壯吾犄角之勢。而更相援助。彼掠於東。則擊其西。彼據於南。則迫其北。則力有不逮。而氣亦喪矣。此之謂分兵以困其力。爲是三說。而濟以久而不懈。則已失之地。庶幾必復。而西域有可通之漸。乃中國數世之利也。奈何不圖長遠之計。而過務姑息。幸朝夕之無寇至。豈不惜哉。今之所謂禁地者。吾不可徒步輒履。而彼得以放牧其間。今之所謂巡照者。吾不可張弓西嚮。而彼得縱暴於我。以國體言之。殊未壯也。苟法細禁。徒自損弱。而不敢奮然革易者。得非畏康定之失乎。昔之失也。蓋萬事弛廢。變生於倉卒。而莫能支矣。以今況昔。則邊不失備。兵已知戰。而猶甘心於欺侮者。誠亦未之思也。

自周而下。外裔之勢。稍稍抗於中國。而朝廷時有遣將用師之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提議者。在詩即有采薇出車。秋杜。六月。采芣。江漢。常武之類。分列二雅。而詠歌之。至於齊桓以大國之資。起爲盟主。而衛王室。其於外攘。最號有功。春秋實予之。而孔子又稱其一匡天下。大概皆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不以爲難制。漢氏初興。大亂甫定。外患屢起。故其計議難出。於一時之不得已。而以和親爲說。於是中外之分始交。而失其別。及乎積久。而國家旦夕。常有邊鄙之憂。是以才謀智識之士。探窮原本。而務爲經遠之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旦輒犯於中國。其思慮精密。而規模恢廣。雖時異事變。亦可倣而用焉。夫欲特設一官。以主其事。使吾日理。而彼日危。然後施三表五餌。而係其類。令千家爲一國。而處之塞外。此實誼之術也。夫欲使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無係累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匈奴者。功相萬矣。此畫錯之議也。夫欲度羌人故田。及民所未墾。願罷兵分屯要害。賦以農事。益積蓄。省大費。以待寇之自斂。此趙充國之計也。夫欲令關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得輸粟於公。以贖其過。且廣邊備。而爲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今二鄙之憂。中國以爲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場之謀。日勞於吾君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委廢而不暇脩講。則孰若特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廣詢博聽。竭其智力。而辦之哉。此實誼之術。可施於今日也。二邊之地。最於奸敵。一夕不敢忘備。而土兵無幾。聚四方凶悍不逞之徒。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之中。而督以殄寇。則孰若募近塞願徙之民。及以罪而遷者。一切寬假。而命之久安於彼。以爲禦衛哉。此畫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則四海有饋餉之勞。歲拾月數。竭耗民力。以養不耕不戰之卒。而勢不可已。則孰若募人爲屯。以塞塞下之閒田。而助足兵足食之利哉。以趙充國之計。可施於今日也。不惜國家之公利。召富商入穀。而給之倍價。以官職易民之錢刀。假浮屠法。以度非類。而爲饋邊之權。則孰若貸民之輕罪。

而命之以粟贖過。且有紆於急。既哉。此張敞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竊惟方今之弊。蓋危而後爲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皆苟於一時之利。而不若古人經營之久。以圖其功於永世故也。惟吾君吾相。深思極慮。參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設。則四子之策。孰云無補於朝廷乎。勿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而不之攷也。

說

呂希述字說

治心正己。爲天下國家。莫不由之曰道。與天地相始終。聖人相先後。窮幽而神。極明而化。體要功用。不可得而言乎。蓋自書契以爲發扶。秘奧示人以象。繼之勳華。擴爲典謨。三代之隆。制作完矣。覃衍方策。煥乎昭哉。萬世有傳焉。六經者。聖人述道而傳之者也。是故敍書以述政。則可以知號令之興作。則時以述風。則可以酌清濁之代變。定禮以述辨。則可以程事物之分義。正樂以述和。則可以通德教之端本。贊易以述神。則可以盡化育之理。修春秋以述法。則可以通經變之務。保民濟世之具。其詳如此。而曰述而不作者。蓋能訓範于後世。而不能兼善于當時云爾。周衰教敝。異端諸子之學。不極不根。散漫四出。天下隨流。四潰。孟子懼斯道之失其傳也。于是力持綱常。以起廢墜。故其書一出。仁義而會之王道。嗣孟子之業者。荀揚王韓也。四子之言。雖所蓄有醇疵。所聘有詳略。要其歸皆祖述六經之趣。而得其傳。君之名義。取于斯矣。子以傳更字之者。以明學之宗旨。以見君之志也。夫百家異辨。衆說殊指。交攻競驚。而不知所以折衷。君子沈潛而深思。力本而篤信。非孔孟四子之遺。吾安能述而傳焉。

淨德集卷二十

策

究治上

臣伏思國家享有天下百餘年矣。吾君吾相同心合德。日夜孜孜。營治之勤。過於前古。而太平未見其實者。弊果安在哉。好靜而惡動。喜無事。憚有爲而然也。夫靜出於動。無事本於有爲。天地之生萬物。其先莫不旋斡運變。周流不息。以極其神。而後乃收功於靜。聖人之經綸斯世。其始必剷除蕩滌。無所不施。以平天下之多難。而終乃底於無事。此物化之先後。治道之始終。其致一也。今惡動而憚有爲。則所謂靜與無事者。終不可得。而猶好之喜之。不亦惑乎。世俗之論曰。動不若靜。循仍易而興作難。是不究利害之深淺。理勢之宜如何也。是執一隅之說。不知道變之道也。是苟一朝之樂。不識千日之憂也。夫人之受疾有輕重。故醫之爲術有速緩。或一寒一暑之侵。發於膚腠。此其淺而易去也。則治之之術。不過安神靜氣。而自固可計。日計以起。至於腹心難治之病。則不然。彼其所感者深。故所苦者甚。異。既將鄰於倖亡。而吾猶使之自養以待。抑亦迂矣。是必力攻急逐。於死生之際。而決其一勝。何暇眩之足惜哉。大厦之居。莫不欲使

安而重創建。藩籬缺漏。補苴之可也。接續敝壞。完治之可也。若乃基構頽圯。梁腐棟桡。一大風雨。幾有摧覆之患。則又豈補苴完治之可哉。勢至於此。而猶重創建之勢。則無以享便安之逸矣。天下之事。固有不可已者而已之。非所以振起治功。而恢明國體也。方今之弊。豈非天下有不可已之事。而朝廷有不欲為之心乎。持不欲為之心。當不可已之事。則取適目前。而未暇於長久之計。臣恐國家之政。日苟一日。歲苟一歲。而可憂之漸。有甚於此時者矣。夫二敵盛強。窺侮王室。兄弟之好。既結於北。而王爵之封。已加於西。歲出金帛數十萬。分命賜與。以爲固盟之具。可謂厚矣。諸邊要地。夙昔經意。城守攻戰。非無備矣。介使屢至。諷書數十。出無厭之語。啓難塞之求。以搖動吾君吾相之聽。亦已久矣。此朝廷之公患。而天下之深不平也。然猶以勞民爲說。以好戰爲戒。未嘗一議誅伐之策。而與之正中。外之分。惟默然貨忍。百計應接。而幸其不爲南牧之舉。臣竊以爲未安也。大河爲患。歲歲決溢。朔方諸郡。衝潰不常。生民之死于墊溺者。爲不少。幸得保其餘生。而力困於河者亦多矣。燕薪之積。隄防之勞。無時而已也。大抵塞之於東。則奔於南。障之於西。則注於北。而不見其素所謂河者。果安在也。洪流之害。可謂極矣。此朝廷之所共憂。而天下之所熱聞也。然猶以開疏爲功。以遏塞爲利。募富人度釋子。以給其費。欲息尋丈之奔衝。乃致千里之漂潰。而未聞建定大議。觀水所向。徙民避患。而徐爲之謀。臣雖愚。亦不敢有取也。舉今之務。莫大於此。兩端皆其勢之不可已者。猶已而不爲。推此而下。則庶政之苟簡。臣不得而悉數矣。是以天下之人。激昂奮厲之氣。少。偷且怠惰之心。多。事勢而治功不立。政發而王道不隆。由此其故也。惟吾君吾相。深窮利害之本。而權之以時。乘聖賢之會。而相與講磨。渾渾於廟堂之上。不惑於一偏之說。而斷之以力行。善動而不解。大有爲而無所憚。以起天下柔弱不振之態。而完其堅壯全盛之體。可也。古所謂日中必變。操刀必割。則機會之至。其可失乎。

究治下

臣聞人主欲有爲於天下。而無所憚。則天下之事。不足爲也。然而名實之辨。不可不察也。考天下之事。而皆可以爲。則天下莫不知其善治也。後世莫不稱其難能也。天下之事。舉皆爲之者實也。莫不知其善治。稱其難能者。名也。事有本末。名實有先後。本近於實。末近於名。實居其先。而名處其後也。好實則所務者本也。無意於名。而名隨之。好名則所逐者末也。未必有其實也。此名實之辨也。昔之聖人。施爲於天下者。蓋非有求於名而行之。及其功成。事立。而名自傳。舜舉十六相。誅四凶。所以去天下之害。而興其利也。然後有進善黜惡之名。禹乘四載。決九川。導九河。驅洪水。而放之海。所以保斯民之命。而粒其生也。然後有至治之名。然則名者。豈在好而求之哉。王政之弊。莫大於好名而不爲其實。好名而不爲其實。則事失本始。而所逐者末也。後世不知聖人有得名之實。徒見其名之甚美。竊好而欲求之。乃獵取其近似者而

行焉。及索其實。蓋闕如也。今日之弊。信有類此矣。國家嘗詔司農條三歲之出納。命執政議其入計者。豈非古所謂家宰以通法制。用於歲杪乎。然而取之過嚴。而橫斂數下。積之非有餘。而浮費無窮。不可量入以爲出也。耕三年者。未有一年之蓄也。旱乾水溢。則多菜色之民也。又嘗詔羣吏勉修厥職。毋以簿書期會。事者。豈非古所謂興教化以厚風俗乎。然而朝廷所擬議。制令所布告者。類多賦役獄訟米鹽貨幣之情。乃俗吏之爲。而未見其可使天下同心嚮道之具也。又嘗詔中外臣屬。以密封論時政者。豈非古所謂明主好道而求諫。百官箴王闕乎。然而公車不召。對尚書不問言。未聞燕見。繙繹而覽章引咎也。凡爲此者。得非先名而後實歟。誠能均節財用。寬裕黎元矣。可以命計司制國之經費也。誠能導民以德。勸民以行矣。可以責羣吏於簿書之外也。誠能求善無厭。改過不吝矣。可以來天下之上封論政也。凡爲此者。爲先實而後名也。天下方患名之浮。而不見朝廷勤治之效。苟人主一旦奮然揭其實而示之。以聳動天下之耳目。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若雷霆之震。日月之臨照。威聲光耀。窮極天地之表。而著見萬世矣。所得之名。豈若向之近似者哉。臣敢遠道前。世有爲之君。殊勳懿烈。已歸于往者。以取必於審斷。昔漢宣帝勵精親政。綜核與信。信必刑賞。權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無苟且之意。於是生民安業。而單于慕義來享。議者以爲效優於孝文。而德侔於商周之賢主。唐憲宗決策定議。明抗國威。以平數十百年方鎮僭叛之勢。則亂階逆本。誅削幾盡。而唐之紀律復振。齊威王小國之諸侯也。委政不治。疆鄰交侵。及其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發兵四出。則趙魏衛之君請和。國人震懼。無敢飾非者。此皆爲之有其實也。況以國家大定久安之勢。究其實而不奪於名。則何施而不可。何爲而不立。豈特漢唐之比耶。惟陛下留神致察。

明任上

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以立於朝廷者。豈獨辨上下之體。全人主之尊而已乎。其勢必相須。其義必相濟。將以辨天下之事也。然而君臣之際。常患乎責之非其任。待之失其心。無相與之情。以固相須之勢。無相信之實。以伸相濟之義。是以賢智才能之士。不獲自盡於上。而治道有未至焉。此其故非他。蓋人主以細務爲先。而不留神於天下之大計。以猜疑爲術。而不思憂患之難與處也。夫天下之事。固有大小矣。治亂安危之機。政教威福之具。所謂大者也。舉而責之大臣。則當矣。大臣之責既重。而天子待之又深。不以崇高富貴自處。而薄其顯遇之禮。不以盈成開暇爲足恃。而與之計及存亡休戚之外。相接以情。相交以道。上無疑貳之隙。而下無猜嫌之端。則固能竭忠致力。盡其得爲之分。而天下之事。不足辦矣。此易所謂泰而剋何以爲通。而治也。永惟堯舜之盛。九官分職。禮樂刑政。任得其人。而朝廷之上。咨嗟都俞。君有以諭於臣。而臣有以告於君。其言皆出於懇誠。而其道各務於訓戒。昌明之化。基於此歟。漢高帝唐太宗。皆以英豪蓋世之才。經營天下。奇謀密畫。則責之蕭張。典章禮樂。則求之房杜。其君臣之間。相與論議。則丁寧反覆。切究事情。密知朋友。此聖君賢主。善任大臣。而能盡其心。以崇王道之大略也。二府者。所謂經邦論道

之官與天子維持天下而圖安危者其智慮之所存其才業之所及豈止於除吏斷獄之間而不出金穀律令之外乎生民未乂必有以安也四方未寧必有以禦也教化未至必有以導也紀綱未備必有以完也朝廷之所責者其重如此則所待宜何如哉昔我祖宗皆深明大臣之任而明職任以待當時之輔相可謂至矣或論以撫中外和陰陽爲效或戒以進賢退不肖爲職或命以簿書之外極言時務或賜以詔旨問扞圉之策或給以筆札俾疏陳利病其於君臣之義豈不篤哉此真忠大節之所以感奮而嘉猷至計之所以不可默也天下之務不患其不能盡矣今垂拱坐朝邇英召對奏白之餘清閒燕處其亦暇及於此乎其未暇及乎臣竊疏賤莫得而知也及于此矣則聖賢之交萬政畢舉天下之大福也若猶未也則上下之情疏而君臣之義有未至朝廷庶務失於講之無素重貽他日之悔矣固非臣之私憂過計也然好議者竊謂陛下嗣承先王如天威赫然容略雄斷如高明之不可窺而度左右大臣雖有遠謀奇策可以盡天下之利害猶深思極慮而不敢輒發則亦非朝廷之光懿伏惟明主以社稷生民爲心敦厚恩義於君臣之際示之以至誠結之以不隱降意垂聽從容終日以咨訪詢求於二府之臣使之言當世大務而與之圖其取舍則處無遺策舉無過事治道日隆而盛德新矣

惟其毀譽此所以成其利全其美而用其君子也漢欲擊匈奴右地魏相以爲不可報怨於遠夷顧罷其兵既而三世稱藩無敢入寇唐欲教吳元濟以悅方鎮裴度謂不與賊俱全請自督諸將以討乃能平蔡之亂此處以與奪者也今天下之事或急於邊或切於國或末宜於民而羣臣有以更張廢置之議聞於廟堂則少爲之裁決而多委之有司且要以不可有失上指者何也王嘉在位數務諫諍陳蕃楊震疏佞邪列災異語皆切直魏徵指陳善否多至數十萬言此補以獻替者也今朝廷之政未必無失或繫於睿德或關於聖教或動於天變惟諫官御史敢語其端而未聞謀猷入告彌縫衰闕者何也傅遷奸政則孔光勇於讜讜楊彤在朝則王商爲之奏免此辨以進退者也今天下之士上自朝廷之吏而下至山林之匹夫修潔操行苟有所立則大臣嘗收其器而用之矣至於宿惡巨愆足以殘民黷化幸而未投於罪罟則未聞顯白其狀而廢放之以激清下流而感起昏俗而猶使之貪爵冒位以居人上者何也凡爲此者豈非以人君之權不敢侵而功名責其全歟惟明主深察夫爲臣之難與得君之不易既待之不疑以通其情又亮其不侵以責所報則庶乎能釋天下之所未喻矣

議官上

明任下

天子待大臣以不疑。則上下之情相適。此治化之所由起也。而大臣之報於天子。豈可少愧於心。三公之官。不以一職而名者。蓋天下之事。靡所不統。而未嘗專於一也。是故與天子論道於朝廷。而參六官之政。與六卿之教焉。且論道經邦。而六官六卿之政教。皆有所與。則天下之事。安有不責於己乎。然而理勢有本末。體用有大小。務其本不務其末。爲其大不爲其小。此所以持其宏綱。聽其治要。而不若百官之屑屑也。古謂宰相不親小事者如此而已。後世惡陳平一時之言。而爲之說曰。決獄以廷尉。治財以司農。禮樂有奉常。軍旅有將帥。宰相者任人授職。享其成功而已。至於施爲興作。皆莫得而與也。爲是說者。知未務而不知本。可變常而未可應變矣。何則。天子容保四海。臨制萬事。而與之共政者。乃七八大臣耳。方其天下無事。朝廷清明。刑訟衰少。財用富積。禮樂大備。兵革不試。則大臣無與彼事。而享成功可也。若乃法令不一。而刑罰濫。國費不給。而民力困。禮荒樂淫。而教化流弊。軍旅不足用。而四方未寧。則安可無與其施爲興作之間哉。今天下號爲治安。然非無事之時也。元勳舊德。謀議廟堂。非無致君援世之術也。而天下之人。有未喻者三。臣是以不敢默也。夫是非異論。成敗異勢。則處之以與奪。乃可以成天下之利。然而功過隨之行。有得失。政有可否。則補之以獻替。乃可以全人主之美。然而榮辱繼之。賢不肖混淆。升黜遷降。則辨之以進退。乃可以用天下之君子。然而毀譽應之。不處以與奪。則不能息天下之謗。而何以成其利。不補以獻替。則不能救人主之失。而何以全其美。不辨以進退。則不能除天下之小人。而何以用其君子。是故大臣之於君。必息天下之謗。而不計其功過。必救人主之失。而不慮其榮辱。必除天下之小人。而不

天下承平既久。任官之弊。極於今日矣。仕路益寬。粉紆益塞。而朝多佞位也。吏員愈衆。國費益廣。而生民困窮也。郡縣之重。牧以匪人。而德澤不宣也。日月爲勞。職業不厲。而萬事墮廢也。人人競進。苟覩祿利。而廉恥銷亡也。積數十年之弊。而欲一朝革之。不窮其源。而決之於橫法。未見其可以澄清也。弊固有源矣。入仕之法不精。用人之制不慎也。臣不敢遠據古訓。立爲迂疏之論。以取高於衆。惟列述祖宗成憲。參以近事。願朝廷斟酌其宜而用焉可也。貢舉之數。雜流之選。昔歲議之熟矣。獨任子之恩。雖加裁節。而猶或疎焉。臣故曰入仕之法不精也。建隆之制。歲補有定員。而重以試覆。試不如。奏者坐之也。祥符之詔。入學習經。限年課試。對於廷而授之職。公卿子弟。有以術業不明而罷歸也。夫定員入學之制。固未易復於今。而習經試覆。可少倣而行矣。臣愚以爲凡應奏者。可著籍而未命。詔以一藝爲能。若經史。若兵刑。惟習之聽。嚴其科格。而覈其能否。詔者官之。而未能者使之退。而復習。要其成而復命之。則上有考實之功。下無增年之詐。恩補之數。頗損於舊。而不患於濫矣。夫州縣之吏。爲攷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縣。治縣者。攷六七舉者五六人。則可以爲京秩。而治京縣。門資而京秩者。攷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京縣。治京縣者六歲。舉者又二人。則可以爲治中。爲治中者五歲。舉者又三人。則可以爲郡守。以國家斂才。旌善之深術。使人樂爲之用而不已也。然而法制一定。循襲既久。泥不知變。則進退在下。而與奪不出于上。反爲用人之大弊。甚可歎也。且天子之尊。人皆畏信。而不敢慢者。惟取舍在我。而不徇於衆人也。今貢攷其任如此。限其舉者又如此。苟有合於式度。則選吏而上。至郡守。皆可計日而得。是下有必取之勢。而上無必不與之理。安敢議其賢愚而進退哉。所謂人主之威柄者。猶不得而持之也。夫不議賢愚。而惟式度

之從。則黑白難辨。而官政壞不足怪矣。臣故曰。用人之制不懷也。臣聞祖宗之時。州縣之吏。雖見而改秩。其陞黜可否。一出於人主之意。而無必得者矣。凡以私弊被坐。於決獄而失於深故者。屢對而不遷矣。自擇能吏。分治方州。而責以秦彭之效矣。選治中以佐武人之爲牧者矣。錄外官功過。而聞於禁中矣。以名召對。而旌擢者二十四人矣。凡此者。皆以明威斷而示獎勵也。今陛見之吏。未嘗不遷。向之不遷者。惟增歲致而益薦員也。郡守治中之舉。歲無常數。而塞詔者衆。惟有司第其先後而授之也。外官之功過。天子未嘗盡知也。召對而旌擢者。未見其人也。爲法如此。而求任使之當。將可得乎。臣愚以爲凡吏有陞見而改秩者。莫若循按故事。差大功過。而特可否之。增致益薦之令。輒廢而不用。凡京秩而上。素所謂舉而升者。自今以往。悉宜罷去。時詔大臣。部使者二千石。慎擇良吏而薦。如近日尤異之比。歲不過幾人。命有司與左右之臣。詳攷行能。微用資格。如比歲政府除選之類。任以守宰郡丞之職。明主周詢廣采。而寵榮其卓然者。則與奪在式度之外。而進退出於威柄。天下之吏。孰不淬濯奮厲。而求聞於朝廷哉。其衰懦猥闌。自知不能立於斯世者。必亦退避縮縮。而不敢觀幸矣。任官之大弊。庶幾可以革也。

議官中

教弊之術如治水。既澄其源。而不疏其流。以就潔清。則必散漫四出。漸漬汙濁之地。而復爲向時之患。臣前所論者。宜爲之先。可以澄其源矣。繼而有潔流之議。則安敢默哉。夫精其人仕。慎其用人者。所以進天下之賢而退不肖也。以一日之法。制施於千萬人之間。而數十年之弊。則天下之賢。豈能盡進。而不肖者豈能盡退耶。蓋亦大爲之防。而徐導之。歷以歲月。而期於成也。夫天下之吏。非盡賢。而亦非皆不肖。其勢相難而未一。則導之之術。莫若明趨向。嚴責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君子小人之分。不可少亂。而朝廷懲勸之道。詳審別白。則賢者安其是。而不肖者易其非。何弊之不可去哉。今日之患。蓋趨向不明。責任不嚴。君子小人之分。亂而所導非所勸故也。趨向者。義利之辨。責任者。勤怠之分也。厲之趨義。而不誘之以就利。所以明趨向也。而趨義者多矣。督之勤勞。而不開之以怠惰。所以嚴責任也。而怠惰者少矣。趨義則廉。就利則貪。勤勞則稱職。怠惰則廢事。此人情之所同。而天下之所共知也。朝廷之於百官。貴其廉而賤其貪者。欲天下之吏皆廉也。而或誘之以就利。則安能勸天下之廉乎。樂其稱職。而惡其廢事者。欲天下之吏皆稱職也。而或開之以怠惰。則安能勸天下之稱職乎。且仕而受田者。所以旌圭潔之行而養之。非計其歲入之豐。而設爲高爵重位也。守以長千里。丞以佐郡。而令以治縣。名器之辨。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圭田之任。皆隨而授之。不復議名器。而惟歲入之辨。守丞俸而爲丞。丞或黜而爲令矣。爲之者豈皆安庸而無知哉。世所謂善人能吏者。往往流入其中。而無甚愧之色。謂法令許我以然也。趨向之不明如此。則仕者何利而不就乎。此貪冒之風。所以起也。夫張官置吏。而分以職者。欲舉吾事也。事而不舉。則職廢。雖罪之亦無憾矣。生民之疾苦未調。賦稅之重輕未變。監司守宰之過也。可責之矣。朝廷嘗欲恤其疾苦。均

其重輕。而不責於可責之官。乃特遣吏以辨之。臣不知高爵厚祿而素養之。命曰與我共理者。將安用耶。責任之不嚴如此。則居官者何事而不忘乎。此廢弛之患。所以成也。二者非獨吏之不肖。皆朝廷有以導之而不勸矣。臣故曰。所導非所勸也。嗟夫圭田之職。授足以起天下之貪冒矣。況茲職有復用而無永黜哉。祖宗之禁。不如是之疏。開寶以來。有樂市者也。恤民均稅之特遣吏。足以容天下之廢弛矣。況不職聞于上。而無失物者哉。祖宗之恩。不如是之濫。腐化中有處以州佐者也。臣故曰。莫若明趨向。嚴責任。趨向明。責任嚴。則吏勸而政舉也。

議官下

夫古之循吏。布宣德澤。設爲條教。使民宜之深而信之篤。所居稱治。所去見思。風迹炳然。垂休千載。而後世莫能及之者。何也。非古之人皆賢。而後世之吏多不肖也。非風俗之醇。而治體不可復也。意者朝廷之於君子。待之不適其分。用之不盡其材。而遂有所不爲乎。尊賢而退不肖者。人倫之大別也。尊賢所以勸不肖。退不肖所以任賢。此乃使天下之士求爲之用。而務有所立也。今智愚混亂。而失其別。用舍重輕。惟式度之聽。是故雖有卓然之才。雜處其中。而無所辨異。則其心必亦自惰。而不欲有爲矣。此所謂待之不適其分也。法令者。禁非防過之具。爲小人而設也。君子不幸而過。猶議賢能而釋之。則用之於君子。可疏而不可密也。可疏而不可密者。使才勝於法。而足以適用。不使法勝於才。而無能施也。舉今之法。蓋密於君子。而使之不能施其才矣。科條詳悉。網羅備具。大至於生殺與奪之間。小及於出入起居之際。一不可離於法。是故雖有傑然之士。顧發所存。以盡行己之道。回環四顧。而皆爲法之所繩。則其心憤懣沮洳。而不敢復議。安肯觸罪冒禁。以求驚世駭俗之名乎。是以其勤勞止於簿書刀筆。其思慮不出於規矩繩墨矣。此所謂用之不盡其材也。夫君子始仕。則未嘗不以濟時及物爲先務。安有不欲不甘之心哉。及乎既從事於其間。觀其勢之如此。而與志願相遠也。於是抑而不振。晦而不彰。潛而不流。藏而不試。惟明主思致天下之力。而輔成治道。豈不惜於此乎。昔之賢君。待循吏者可見矣。拜刺史守相。輒親問觀其所由。不數變易。使民服從教化。有治效者。勉以璽書。賜金增秩。公卿缺則以次選用。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民政之重。宜莫如守宰。一官而共之者三人。羣趨於有司。閱籍而聽命。計以歲月。輒復代去。雖百職曠惰。而未至於受任。則澄按所不及。其治尤無狀。則碌碌罷退。而合爲一。又羣趨而聽命矣。其所得之分。則分毫無損益也。昔之賢臣爲循吏者。亦可見矣。使郵亭鄉官。養蠶蠶貧窮。而又爲之制喪祭之具也。德發倉廩。以賑餘縣流民。而得全活也。減少府用度。賣刀布遺諸生詣學京師也。以守相賦敎遠法。而遽解印綬也。以孝婦冤獄不理。而謝病求去也。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於法無有。而人不可以行也。一郡之廣。坐視斯民將斃。而不能輒濟者。朝廷有未報也。一邑之大。熟察斯民之所勞。而不能輒革者。州郡有未從也。不慮乎此。而遽爲之。則媚笑其近名。貶毀其與事。甚者至於罪廢而不錄也。昔之人。恢闔曠闊。多出於繩檢之

外。以望其成功。今之吏委曲通達。以趨於法禁之中。而求其無過也。嗟夫。上之所任者既如彼之輕。下之所畏者又如此之重。則尤異之效。循良之政。何時而及於古哉。待之有別。而使進退出於威柄。則臣嘗議其略於前矣。嘉祐之詔。有察守宰治行。而命以久安者。何中道而止也。惟明主既先之以擇才授任。而不取必於式度。又繼之以循率先意。而戒其慶忌。褒賞其不欲之節。而使之磨礪。凡天下之吏。有以宜民便國而抵罪。可特議其過。而時亦宥之。勿拘深文。遂至廢斥。以振勵不敢之氣。而使之馳騁。則賢者無自惜而有所施。古之循吏出矣。昔漢臣有言。二千石都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過差。宜可關略。俾盡力者有所勸。可爲今日道也。

策問

問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也。觀其時。窮其變。隨之以吉凶。推之以進退。天道人事。其相參乎。何則。周公履而不處。仲尼需而不進。明夷之六五。利箕子之貞。既濟之九三。見高宗之伐。文王之德。居升之四。仲淹之志。當革之初。索求義象。而實以聖賢之迹。茲有望於彊博也。

問六月宜王北伐之詩也。歷序小雅。廢缺爲變之始。則厲王之詩。不列於小雅。明矣。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幽王。鄭康成以爲刺厲王之詩。學者惑焉。夫康成之於詩。造其蘊奧也。其說非妄也。諸君宜辯之。

問三代之政。各有所尚。故忠信文循。環爲用。以救其弊。推其損益。而百世可知矣。然則盛王之垂統御極。必鑒觀物理。參驗勢數。量授能以建治體。使元元之生。歸於中和之域。而後已也。豈可泥於循仍。而昧於適變哉。國家刻五季亂本。造四海大業。百餘年間。號安平矣。教化所漸。法度所處。制其所尚者何也。遠稽三王之道。近撫當世之務。則所損益者。又宜何如。而可以濟於時耶。諸儒固當極慮於此也。敢問其略無讓焉。

問經者所以載道。而道者適治之路也。士之窮經探道。而有志於從政者。豈區區章句而已乎。必能推明聖奧。而適於用也。且禮有九經。書有八政。皆治道之要務。施之於今無不可也。請條其目。而陳其效焉。

問堯湯水旱。必推之數也。洪範休咎。必歸之數也。推之數則災異生於自然也。歸之數則精祲兆於有象也。國家仁厚之化。蒙被動植。太和之氣。充塞方外。然而水旱有時而作。豈數之然耶。抑休咎亦有其象也。御衆濟而來諸福。得無術乎。昔董仲舒劄向父子。夏侯勝谷永李尋之徒。皆以經術推陰陽爲儒宗。今之經明行修者。豈宜自謝古人而不言也。

問國裔爲中國患。雖三代之盛。亦所不免。故禦外備邊之策。與焉。議者必曰。重任將。勤訓兵。厚其儲蓄。此其大略也。然則將以何道而任。使之必勝。兵以何術而訓。使之不驕。儲蓄以何法而積。使之不困於民。願

淨德集卷二十一

墓誌銘

樞密劉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某日。樞密學士。朝議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管内勸農使。彭城郡開國侯。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劉公以疾薨于位。驛奏至。朝廷悼之。遣內侍護喪以歸。賜贈加等。凡所以賜卹其家者甚厚。詔贈太中大夫。越明年七月某日。乃葬于潁昌府某縣某里。循禮致吉。務其稱也。公諱庠。字希道。世爲彭城人。其先蓋漢楚元王交之後。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恬於隱晦。爵祿不及。考諱某。博學知道。爲世大儒。有器業可巨用。不幸仕齟齬。終青州觀察推官。門人考其德義。證明道先生。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生顯家。有賢行。治家教子。如古烈婦。以公貴。累封某郡太君。公少孤。八歲能詩。爲石曼卿所器。年十四。以文謁明道先生之友蔡文忠公。公奇而增之。以文忠遺奏。試將作監主簿。調宋城縣主簿。用程文公薦。改陳州司戶參軍。移鄭州鄭縣令。治塘水溉民田數千頃。嘉祐二年。擢進士第。六年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陽縣。遇英宗踐阼。遷祕書丞。修奉昭陵。百貨之須。動輒千萬。公應之

有序。邑人不告病。而官亦足用。轉太常博士。充高麗廣平兩縣教授。是時詔兩制舉御史知制誥。蔡杭薦
公可任。會英宗以災求言。公即上書論世務十餘條。英宗嘉歎。以書示宰相韓忠獻公。且問所以。韓以不
識對。上益重之。遣內侍宣旨。有甚知才美之語。遂用杭薦。除監察御史裏行。及對。英宗曰。欲用卿久矣。有
大臣言卿與蔡杭親。朕若以內舉不避。雖親何害。韓紳士大夫咸以爲用公之當。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未數日。陳張輟具後苑。以待宴幸。公言去日食太。近非畏天之威。恐懼修省也。乃爲罷宴。會聖宮創仁宗
神御殿。宏麗過制。費鉅萬。公謂天子之孝。不在宮廟之奢靡。在繼先志隆大業。今營建甚盛。非所以昭先
帝儉德。英宗爲損其制。襄陽郡王允良郊祀不陪祠。久罷朝謁。公陳其桀驁慢上。帝無不從。奉宸庫失
盜。公劾巨閣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宮城之禁。願陛下不以近習擾天下法。英宗曰。法令之設。內外一體。
翌日。都知以下皆論罪。李珣犯銷金。開封府以中旨輒釋。公累言乞正國典。請對又陳之。英宗曰。朕豈私
一李珣耶。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如何。更不須言。公知上意如此。方已其論。又嘗言命令失。名器
濫。則知制誥還詞頭。門下封駁。願申飭臣子。舉職如故事。陳官御史。皆所以補闕失。規遠謬。宜增其員。呂
誨等既去位。公累疏乞留。又求對。奏誨等忠正敢言。意在愛君。陛下奈何輕斥之。以累盛德。上曰。朕本不
貶誨。自是誨等不肯留。公懇請召還。詞不少屈。時論之。英宗不豫。公力陳日食星變。宜崇儉納諫。布
惠澤以解天意。則轉災爲祥。聖體當享無疆之休。久之。朝政多自中出。皇嗣未立。人心尤不安。公獨拜疏
請太子天下本。漢文帝唐太宗皆於即位元年。預建太子。爲宗社無窮計。竊王長且賢。願陛下亟立爲皇
太子。上感悟。大位遂定。又請願王侍禁中。閱天下奏報。降付如平時。俟康復乃罷。則聖躬便於頤養。而機
務不廢。宰臣韓琦樞密使文彥博。宜夜直以安人心。英宗崩。百官臨闕事。大官給肉食。公謂先帝棄四
海。臣子豈知肉味。請給素食。庶近禮。州郡遣子弟納貢。賀即位。恩補過幸。宜罷去。事雖不行。議者以爲是。
以神宗登極恩。補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未幾遷右司諫。兼提舉國子監。一日神宗語及漢武事。
公對曰。王者當上法堯舜之德。下法成康文景之治。漢武不足爲陛下道。神宗悅其忠。時邊臣有邀功致
寇者。本非朝廷意。公疏其姦謀。請賞於法。以謝天下。及下二府大臣措置邊事之宜。定以公罪。庶幾不苟。
簡誤國事。又陳中國製外之體。守信爲上。武帝深入爲下策。昔寶元時。元昊叛。五來五背。天下爲之困敝。
今莫若崇大信。舍近功。爲國家長利。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出。請詔二府議大計。京師久不雨。蝗害稼。
公引王弼京房說。以爲陰不能固陽。故不雨。臣安祿山請歸臣下。不勝任安祿山無德。惡爲
孽者。則雨以時降。蝗不爲災。又乞賞孫琪留馬默以來直言。優容王陶以全恩舊。公之啓沃獻替。正紀綱。
糾姦佞。著聞於人者如此。其秘詞切論。未嘗語於私者。則莫得而知也。是年秋。事使大遼。故事。兩朝國忌。
不相避。公將還。度以正月八日至白溝。宴用樂。然是日英宗小祥也。公具以告。願於涿州插宴。則八日達
雄州。且行香。得遂臣子之志。遼主歎美。從公言。使還。除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蓋公論議剛果。權貴

忌之。而利其去也。時晉地旱饑。軍費日廣。公計一道之產。惟鐵利爲饒。請復舊治鼓鑄。通隔州溫泉鹽鑿。
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預爲足食計。悉聽之。俄遷起居舍人。除天章閣待制。改河北都轉運使。
契丹入侵。霸州土場爲己地。集兵疑我。河東亦奏契丹徙帳西京。朝廷爲之動。詔公驗狀。公曰。雲朔去歲
饑荒。就便於屯聚。今往西京者。不過集部族數萬人。西營素常。南疑中國。安肯舍定州平易之塗。趨并
晉險阨之地而入寇乎。又以五說料其必不能。有爲。宜安靜持重以待。可遂無事。後果如公言。二股河之
役。與兵無餘力。邊城遂不完。公謂城壘之設。俯視敵境。勢不在河防。後請輟二股。役兵備霸州等城。以嚴
守禦。黃河起春大。御河繼之。凡十七萬九千人。期以葦月罷。公謂今年河始東流。其南北岸創隄防千餘
里。以夫役爭土功。力不足用。雖責以速成。未見實益。願減半先治其急。而徐其緩。則無枉費勞民之患。詔
約二股北流口。以拔水勢。公言河方東流。而遽遏其北。則澶滑以下。將有潰溢之虞。備以歲月。分殺其勢。
漸議閉塞。乃得治河之策。官者程防乞益兵助御河之役。欲以奏功。公謂督工於盛夏。則渴死者衆。乃奏
緩之。又請銷開塘口泄水勢。外示設險之方。而內不失蒲葦樵蘇之利。朝廷皆信其說。青苗令始下。公謂
不可行。奏願罷之。歲餘。差知成都府。以親年高不拜。得知真定府。屬并晉用兵之後。民疲不聊生。上以安
輯之旨諭公。又除河東都轉運使。至則寬力役。蠲逋負。賑流散。以稱上意。凡三閱月。乃召還。知開封府。前
此議者置兩官分治府事。凡輕罪聽決遣。公謂京師多豪右。兩官體輕人不畏。或緣而寬縱有罪。且政出
多門。非所以肅清浩穢之術。昔趙廣漢嘗患二輔亂其治。猶欲兼之。況兩府之末乎。請罷蔡確沈振。願彈
力公事。以報萬一。是時宰相王安石用事。與公異論。雖主於安石。見公不聽。公謂朝廷之儀。安可以私
廢。上疏辨之。由是上失宰相意。神宗亦嘗諭之曰。卿奈何不與一二大臣協心濟治乎。公對曰。臣子於君
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王安石。不數月。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蓋朝
廷以二部爲慮。謂公深知西北事。故以閫制付之也。前帥嘗建意凌議不足示威武。公奏罷之。夏國降羌
數千人。公慮其爲患。請遣詣境上。召其酋歸之。有不去者。乃留外以示大體。內以消姦萌。兩得其策。事未
報。果有謀歸者。中旨亟令徙內郡。公謂降羌遷則生變。宜假宴犒。漸移徙至太原。並遷既無虞。比次區析
於華人之中。久則吾民矣。從之。塞外以寧。累請復憲州以重形勢。還置惠寧軍。肅定神木三堡。以備應援。又
請募兵民子弟之強勁者。爲勇敢以壯軍聲。如漢諸民戍邊故事。下流非巨蠹積姦者。擇少壯貴罪徙河
外。以資邊備。皆可其奏。丹議之。議者謂有稱兵意。朝廷問公以爲未必然。寄鳳雁門求濟師。皆不應。
契丹主駐雲州。遣數騎涉吾境。過者得之。契丹馳檄紛辯不已。公奏曰。契丹意在顯揚。持此爲端。爾臣刺
知雲州無兵。朝應難食。願朝廷緩答而峻拒之。方盛夏。兵未必至。惟以有備待非常。乃得計。願遣劉忱等
至境上。姑以理論。臣俾將佐。飭兵觀變而動。此事機也。時朝廷以契丹使言順禮恭。及持敦睦和好之說。
乃錄契丹主書付公。諭以地界。且通商。公復奏曰。臣竊疑契丹此舉非本心。蓋見朝廷尚未克復河湟。不

得不爲屠齒之計。故以此嘗我爾。今欲爭辨積年已定之疆界。曲固不在中國而在彼。則泛使之求。禮宜
假臺。而反恭順。辭宜高抗。而反卑遜。臣竊恐其意別有所在也。敵意無厭。朝得寸。暮求尺。必又有僥倖之
請。宜直以拒。或與以不當得之地。既杜其意。未必不疑中國有謀。用此以餌之者。若妄意於我。背盟伺隙。
恐非歲月可解也。公爭之既不能得。會遣太夫人喪去位。後竟以黃龍山分水嶺地與之。公常以爲恨。士
大夫爲國遠慮者。至今惜焉。郡邑酒戶。月以課入供河外。遠或至千里。公請以季易月。麟府州漢戶之軍
丁。與蕃族內附而遇敵者。徵有司調其役。且著爲令。晉俗尙焚骸。貧不克葬者。遂委不視。爲竊四穴以
藏之。公在晉二年。治兵與民。皆得其心。以靜制寇。不勞而服。父老至今猶能稱道。感歎不已。喪既除。又
差知成都府。蜀久安無事。朝廷以德惠撫之。官吏或縱情忘分守。公一切齊以法度。上下宜之。細民競利。
以高直占坊場。破產不能償。相繼斃死。或自殺。公請調所負。以惠還人。乞推之諸路。天子可其奏。獲免者
凡數十萬計。文州蕃族有復讎者。當以善法論。朝廷欲加誅。請赦之以事邊圉。緣罪從內郡者。願復之。以
示恩信。西山六州。與漢人爲婚姻者。請禁之。以防後患。悉從公奏。至于治石室。營舍。增置學官。廣朝廷教
育之意。又新修張公祠。爲書韓忠獻公碑立祠下。慰蜀人之思。皆有助於治體也。遷禮部郎中。知秦州。
充秦鳳經略安撫使。以失舉降秩一等。改隴州。及某知江寧府。官制行。易朝請大夫。未幾年。又坐失舉降
秩。知滁州。甫三月。特起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又徙知永興軍。時征西戎無功。調發恟恟。關右騷然。
天子震怒。大臣無敢議也。公過關。對首盧內事。外恐動搖根本。邊隅之患。特手足之疥。聖德宜涵容直
之度外。天下幸甚。上嘉納焉。陝右保甲行團教法。州邑擾動。公奏曰。軍旅之後。年饑人勞。正當完養其力。
宜權罷教。俾之少休。乃得罷一年。稅租苗役之遺。莫不備。請倚閣以紓其乏。流徙漢南者。請俟富弼
青州賑濟術。俾京西安集之。移稅往他州。民不堪其勞。請寬下戶。詔皆納可。南山逃卒僅百人。依聚山谷。
時出剽近縣。或殺官吏。厚遣山民爲耳目。因保甲團教。掠兵器。驅村落。馬騷乘以通。捕者雖勇銳。終莫能
遇。長安大恐。公於是徙山中居民入保。奏罷並山團教。令散外馬。悉歸州縣。乃發兵驅之。未幾賊勢自蹙。
遂殲凶渠。而支黨亦潰矣。是年十二月。拜樞密直學士。旋除知開州。時轉運使辦軍儲非其術。按版籍強
民以供。公揭榜罷之。增物價而民來願輸者衆。屢計大實。邊吏請發防春兵。公謂疆圉無事。遂不遣。卒無
他虞。弓箭手屢以成廢耕。公下番休之令。凡旬有五日而罷。邊戶便之。朝廷方與民休息。有懷柔四裔之
意。公亦以綏遠引寇爲先務。不幸在鎮三月而卒。故宏規遠略。未施一二也。初公成疾。有大星隕于正寢。
人咸異之。及其沒也。華人羌族皆慟哭。訃至京師。太皇太后嗟悼之深。且謂如劉序輩。不過數人。方將召
用。而命不少假。指紳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之。嗚呼。公剛方直諒。學造本統。通古今治亂安危之變。積
深而蓄厚。親逢容明。被遇隆眷。發爲愛君憂國之謀。推爲澤民恤物之利。賢者事業。蓋無愧負。惟歷任權
貴。不忍一俯己徇合。悠然四方。遂至終老。此可悲也。太皇太后爲宗社萬世計。保祐嗣皇。裁決大政。圖倚

舊德。共底治安。而公不及見焉。此重可悲也。公娶蔡氏。封安康郡君。男六人。婦夫鳳翔府觀察判官。先公
五年卒。次三人早亡。次敦夫。承奉郎。次克夫。承奉郎。女一人。適定州北平縣主簿朱師略。孫男二人。河假
承務郎。浩。早夭。女一人。幼。公享年六十四。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十卷。藏於家。雅不喜治生。祿廩所入。
均以贍族人。使聚丹得金幣。則以葬宗黨之貧者。凡二十餘喪。兄之子互以恩補。故捐館之日。竟夫猶未
仕。此人所難能也。儲宮之議。公尤晦密。終神宗一朝。無知者。此又難能也。視古君子何愧耶。蜀茶之初禁。
某知彭州。輒條其害以聞。朝廷委公與部使審議。公以某言爲然。某既罪廢。公又累疏辨之。知我可謂厚
矣。後八年。見公於酒。從容語議。慨然有憂天下之心。至明年而亡矣。其德業始終大概。某可得而知也。重
以諸孤之勸請。敢哭而銘曰。彭城之劉。實繼楚元。奕世有顯。又生公賢。惟公之賢。以剛濟忠。獻告二后。靡
言不從。治平之末。獨建大議。天人合符。傳以神器。始終一朝。公晦不言。方之古人。孰爲後先。公忠自將。義
不附會。天子倚信。用公於外。公之在外。十有八年。威揚惠浹。卒老於邊。離明坤載。協德而治。黃髮在廷。惟
公已矣。生有大節。沒有重名。敢告無窮。勒之新銘。

太中大夫武昌程公墓誌銘

通義郡西醴泉山之陽。有巨冢焉。山隆而盤。水悠而澄。松檟鬱鬱以深。門闕崇廣以嚴。乃有宋太中大夫
武昌程公葬於此也。維程氏爲眉大姓。世有令德。曾祖諱沼。祖諱仁。值時季亂。爵祿不及。考諱文應。以
公故累封大理寺丞。贈官光祿大夫。妣宋氏封長安縣君。公諱潛字治之。天稟方厚。少有大志。力學舉進
士。時輩推其才。天聖五年。賜同學究出身。選河中府騎氏縣尉。戎州司戶參軍。鳳翔府節度推官。用薦者
言。授大理寺丞。再舉進士。中乙科。通判彭州。遷殿中丞。又通判梓嘉二州。改太常博士。賜五品服。歷屯田
都官員外郎。還長安。君泊光祿公憂。服除。知開封府太康縣。遷職知歸州。移遂州。爲屯田都官職方郎中。
提點荆湖南路刑獄。除太常少卿。賜五品服。徙夔州。路轉運使。熙寧三年。年七十。乃謝事。公儒者。讀書知
名教大旨。鑒古今治亂之迹。其取舍進退。未嘗遠道。以徇所欲。其治事通果敏密。先體要濟以忠厚。其庇
民恤物。所至可紀。在鳳翔。有盜五人者。法皆宜死。會公至自外邑。吏抱案請書之。守丞以爲不疑。見促甚
遽。公審情閱法。謂四人不當死。指以示吏。吏驚且拜。公曰。吾豈乘人不逮。少勞勞獎。第慮殺之誤爾。卒如
其說。一府大服。又有誣執盜者。所司考驗無得。欲以嚴禁物處罪。公力爭不可。乃以狀議。且曰。始則信其
厚誣。既非實狀。終則求其別坐。率實嚴科。古之浮刑。無甚於此。衆不能奪。遂勿論。然爲守者自爾忘公。而
欲疎之。未幾出權枝山轉運使。段公少述一見謂曰。軍興事劇。小邑非君所處。即日移公長安。是時正獻
杜祁公。以德望臨鎮。開府待士。賢俊鱗集。得公甚悅。會萬年令謝病去。請公暫治。仍檄他官將代之。公聽
決有方。嘉聲翕然。一日祁公見而言曰。依稀似曲無易君矣。蓋喜公之政務修舉有漸。故引古詩以相褒
譽。於是委公領治如故。而知遇深矣。詔下籍民爲鄉兵。羣情震恐。多走南山以避。上之人欲遣道止之。公

曰民方如駭獸過之適足激也。大不可乃指他事。集里胥條其鄉之丁壯。且開以籍而爲兵之意。亦無足避。雖通將安歸。宜以某日與爲兵者至。民素信服。聞公言無他憂。如期而集。遂籍之。不決旬事定。議者嘆其神速。陝西治軍器。以牛革數十萬。須於郡縣。期會尤急。民多屠殺以輸。公謂轉運使。蜀之筋革。積於荆。數不勝計。僞由襄陽致於陝。不閱月可足。行之乃免暴賦。舊制蜀人官近鄉。止再任。公既通判彭梓。以親高年乞便官。朝廷推異恩。命其請。又通判嘉州。僚友稱其孝。鄉閭榮其歸。或板輿迎養。或持檄還省。始終十餘年。庭闈歡然。得盡人子之心。太康隸幾甸。民素驕橫。官政尙姑息。幸無事以去。至有擊尉司手。掩不問者。會豪子縱奴毆平民。深竄遠匿。公搜獲必得之。痛繩以法。自是強猾戢畏。境內大治。朝廷議弛六路茶禁。擇良吏往究利病。公當詣二浙。三司承風旨。以定論諸君。公獨不從。乃逡巡白中書曰。朝廷所以遣官者。欲察利害爾。今既付之成法。則雖有可否。安敢陳。恐非遣官之本意。願飭不往。遂以羅拯代焉。由六路者。後多顯用。則公之守道難進可知矣。梓夔兩道兵爲鈴轄者。素專其事。遂州雖兼總之。實則無所與奪。至公不然。凡軍政邊防。必議而後定。消井監有言雲南鬼主將請道來貢。人皆疑其與僞賊入寇。專其事者請移兵嚴備。部使亦以爲憂。公曰。雲南於中國。道路梗絕之久。彼自衛巢穴不暇。安能遠來。吾屬當慎所舉。以寧人心。兵乃不移。寇亦不至。遂人賴公鎮重。以鐵塔號之。仁皇帝遇密時。潭州巡檢與客飲酒。輒謳歌。卒有告者。仍以貿易爲說。究其實。貿易不當坐。公欲懲卒之妄。而不復責。轉運使謂非忠臣孝子所爲。必論以法。公曰。彼武人爾。遂敵值寇。不用命報國。乃非忠孝。至於醉飽不思之過。何足深咎。況自下告上。安可啓其端。遂無異論。乃釋之。衡韶二州。間有凶黨七八百人。縱火掠黃幹坑戶。一道駭然。公巡部撫。遇不張賊勢。以希功賞。下令捕首惡。論誘脅者使潰去。民得安堵。事訖以聞。朝廷嘉之。道州有父子毆人至死。子當伏誅。以尸壞獄疑爲請。委公審覆處之。公詢察情狀。子願死無他辭。猶疑不忍。決奏得免死。湖外二稅。率經五六歲。徵人不已。胥吏緣爲姦。襄陽重困。公請量戶衆寡。每歲緩以期限。畢則州爲鈎攷。有逋負督於邑吏。從之。著爲令。民甚被惠。茶陵縣擅增稅戶七十有八。循仍久之。公按勅罷去。頗紓衆力。邵州歲運淮鹽凡六十舟。舟萬斤。自潭之益陽。涉險而上。風濤屢溺。主吏二十有四。往往耗產。兵三百。多還糧於官。終身不能已。公請置倉於永之祁陽。去邵僅六舍。以所役兵隸。九鋪運致如舊。簡費獨省。迹效甚白。言雖不報。識者服其是。忠州臨江縣鹽井五。以吏十四人與居民主之。強弱勢不一。汲訟日起。吏苦劇役。民亦罹敝。公奏專委之民。兩獲其利。至今不能易。渝州李光吉輩三族旁夷落。憑阻逞暴。納亡命。聚邊難。殺擄剽奪。郡縣不能禁。公請出師治其罪。調兵奮揚。事將舉而代去。來者用其謀。蕩平之。以功遷官至貴仕。公不言勞。賞亦不及。時論惜焉。薦屬官無慮二百人。或以過將得罪。未嘗陳其不當。薦亦未嘗有累之者。匪惟能知人。抑可以敦流薄。尤惡淫祀。力禁之。彭人有爲瀆口神娶婦者。潭人有祭張太保神者。皆訛作亂俗。一懲以法。邪風爲之變。既得謝而歸。即其居爲林下軒。日會賓侶。以詩酒自適。

而氣韻清壯。笑談高爽。俯視俗詈。有超然不可慕之勢。凡如此者。又十三年。以子登朝。封光祿卿。遷秘書監。易中大夫。元豐三年。天子祀明堂。又當進秩。于時方議官制。留恩未下。五年十一月戊子。無疾而卒。春秋八十有二。明年四月。始降太中大夫誥。娶朱氏。封長壽縣君。雅有賢行。先公十六年卒。公以六年十一月庚申。葬同長壽君之塋。禮也。子男五人。之才朝奉郎。嘗爲司農寺丞。歷梓利夔三路轉運判官。瀘蠻犯邊。王師西伐。朝廷賴其才。復還梓州路。之元奉議郎。嘗從使者治清并叛夷。遂知瀘州江安縣。以功通判本州。又從辟渝南平寇。有異效。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歲滿請便郡。得知嘉州。之邵奉議郎。嘗爲三司磨勘官。辟勾當公事。又從使者按視江廣鹽筴。還對如旨。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之祥宣德郎。之儀未仕。女二人。適通直郎句洙。承奉郎史敏。孫男十人。庚戌都府鄆縣尉。庚早卒。度廊序雍唐廩廉。皆稟訓不息。孫女十四人。適前進士史厚。簡州司理參軍李泰。太廟齋郎黎德。進士史器。孫宗彙。餘未嫁。公之康寧也。子以才能出使。孫以進士中第。出使者蓋三人。中第者已三世。士林景慕宜矣。初仲兄湜有氣節。善治產。光祿分財。置第與之。使自滋殖。湜亡其妻。又能圖守。資計益豐。光祿公嘗許以其所積爲之分。已而諸姪議將均之。公曰。士人所以異於編氓者。蓋有孝義廉恥也。治命在耳。慎勿言。嫂之積。秋毫不可說。未數年。湜之子縱修無賴。蕩去生業。反訟財之不均。公自引咎。惟有司是聽。而猶子有獲嫂氏所自具資產之數。乃向日稟於光祿公。面許以爲分者。蓋倍於衆人所有也。官得之。信訟於是。人皆服公之義。又嘗念仲弟沿亡而嗣未祿。乃以一子思薦其子之奇。故終公之身。之儀猶未仕。族屬貧者聚而衣食。養孤女寡婦而嫁之者凡六人。此皆鄉黨所矜法也。平生所爲詩。韻深閒易。有唐人風。凡五百餘篇。藏於家。爲信莊老。造達理致。其將終也。神氣凝靜。視死生如嘉寐。非有得執能至此。然傳者謂公之初生。羣鳥大集。其第三日乃去。其復然。里人以爲佳祥。泊將終之二日。集噪如昔。又三日乃去。其祥不可得而知。某亦不敢略也。銘曰。

巨狹容色之丹黝。先後之序繁簡之差。皆能條別指數。聽其言如視諸圖。作為聲律。曲折中度。慶歷六年南宮試進士。孫文懿公夢得與今少保張公安道。實司文柄。以獨日祀訪爲題。君之辭章。詳實華潤。致爲第一。二公於是勉君以遠到。士人始知君力學而文。既擢第。調合州軍事推官。徙華州節度掌書記。用薦者言。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江陵府公安縣。遷秘書丞。移福州之閩。以親年高乞便官。得洋州之西鄉。未行。丁中大夫憂。服除。轉太常博士。知三泉縣。歷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賜五品服。通判忻州。遭太夫人喪。終制。又通判漢遼二州。爲屯田都官郎中。移知資州。官制行。易朝散大夫。知果州。又遷朝請知邛州。君敏於吏治。濟以彊力。事不擇巨細。必究極底裏。然後行之。人多以爲宜。在公安承廢棄之政。民苦無聊。凡賦役訟訴。處決以平。遂號無事。會歲歉。釋圭田之租。以賑流殍。三泉邑陋俗野。初不知學。君治之。有餘裕。乃作庠序。擇吏民子弟可教者。躬爲課試。人用嚮儒。君之力也。懷安軍三江堰。以侵競致訟。歷四十年不能已。君時在漢州。兩蜀使者委之按治。君鉤索本末。得其情。歸所侵田。而復其堰。既潤之利。凡四千頃。果州瀕嘉陵。歲歲水患。君審視形勢。爲長堤捍其衝。民得不魚。至今賴之。君襟度疎簡。不說矜式。見善必褒。愛作意引汲。見不善。輒暴揚挫折。若仇怨然。交游視此。或少之。徐究其中。無他也。嗚呼。君少勵學。博覽彙記。爲文字。就科舉。一試禮部。遂能先衆人。聲華翕然。苟有攀援憑藉。將之緣飾。則仕可以顯。已而汲汲吏檢。老於郡。不失爲良二千石。蓋無愧也。娶孟氏。封永安縣君。子三人。景修。宜德郎。景仁。昌州大足縣尉。景儒。舉進士。三女適懷州武陟縣主簿劉舜臣。管勾成都路帳司文字。袁平。簡州陽安縣尉。何宗師。孫男六人。女三人。銘曰。

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邛州常君墓誌銘

元豐七年七月初六日。朝請大夫知邛州事常君卒于官。享年六十一。其孤卜以元祐二年某月葬于華陽縣某鄉某里。以君之行狀來求銘。予與君同郡。而家世往還最舊。自慶歷中。天下興學。君爲石室生。予亦肄業其間。始與君相從。及宦遊四方。多與君接。今四十年。知君可謂詳矣。敢不銘。按君之先。居長安。六代祖有任唐安祿者。卒葬江原。子孫寓焉。會祖延昱。以氣節自任。所與游皆一時豪俠。然於財未嘗苟得也。方是時。宜徽使雷公入蜀。思得奇特不羈之士。以備其用。得見君。喜。凡捍禦術略。多從之。謀。既而雷公守成都。以書招致。遂爲成都人。祖思齊。性孝友。能竭力事親。雖亂離不失其樂。考精好事。喜書畫。善擇師友。以教子。故君起家入仕。生有榮養。沒有寵賁。贈至中大夫。封母袁氏華陽縣太君。卒成其志也。君諱珪。字君璧。性穎悟。初就學。誦書。雖數百言。一閱遂記。稍長。泛觀羣籍。好周官戴氏禮。凡先儒注釋。異同微顯。錯出互見。悉能通之。尤精於名數制度。以至圭幣冠服。車符樂舞。宰鼎。簠。簠之類。用於禮者。其規範之

少也務學。求以發身。壯而從政。思以與民。六品之位。其志亦伸。三郡之治。有顯厥聞。墓崇于岡。銘鑒于珉。告其子孫。敢忘其親。

中大夫致仕石公墓誌銘

有宋名卿。蜀之純德君子。中大夫致仕石公。享年九十有三。以元祐六年十月某日。終于眉州私第之正寢。八年十月某日。葬于眉山縣懷德鄉先塋之次。禮也。維石氏出萬石君之後。唐有仲覽者。仕至兵部郎。又六世曰藏用。大歷中爲羽林大將軍。善星緯之學。當朱泚未亂時。已告老。嘗謂家人曰。天下將有變。惟蜀稍安。乃攜孥而西。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漪。遂家焉。至公七世矣。曾祖璿隱居守道。爵祿不及。祖昌齡累贈屯田員外郎。考待舉。贈至開府儀同三司。公諱洵。直字居正。幼有志操。強學力文。爲辭章。清贍尚理。舉進士。聲稱翕然。中景祐元年甲科。釋褐知涇州保定縣。又知并之祁縣。通判遂并二州。守鳳歸成陵彭五郡。分司南京。遂謝事。自秘書省校書郎五轉至太常博士。又八遷爲光祿卿。官制行。易中大夫。累封開國侯。積勳上柱國。以三品服終。此出處之大槩也。始蜀人去五代。亂俗未暫。儒。屯田君即其居。構層臺以儲書。以經術教子弟。里人化之。茲誦日聞。號書臺石家。有子待開。卒其業。咸平中及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

科志大言高。與世多忤。仕竟不顯。終檢校水部員外郎。乃公之季父也。公以性質之美。家法之良。深渥厚。完就德器。剛不暴於容貌。柔不混於履趣。平居恂恂然。即之甚溫。及其遇事決可否。則責育莫亢其勇。在成州時。寬恤民力之詔下。部使遣官行郡。有楊士元者。持檄而至。作氣勢。事求索。重爲民病。公以狀白。轉運使。即召之還。李元瑜者。天資檢刻人也。知彭州永昌縣。爲公屬吏。忽就領常平事。輒依法逞其私。傲上凌下。無愧恥。銳意戕剝。公以理解督使之。馴伏卒無所施。一郡不被其毒。陵之醫挾其技。犯分抵禁。詐爲疾。幸恩霽以免。公一日引而榜之。彭之巫訴於郡。公收而置之。其故決舉類。此識者畏其勇力。其少時能安貧重義。不求苟得。既貴益堅如初。在我者約。故於物不擾。秘歸漆林之饒。官吏多爲器。以廣資用。耗地產。奪民利。上下習以成俗。公一切罷去。邦人蒙其惠。殿中御史張唐英。因撰漆民語。刻石紀之。陵陽圭田之入。素號優。不問歲美惡。倚辦較吏。務登其贏。公盡革之。後人遂以爲常。君子服其廉。夫勇則識者畏。廉則君子服。然皆公之小者近者。其大且遠者。蓋未嘗發也。竊嘗論之。公少而博學。舉進士爲天下第六。風度清整。從政知治體。苟少露餘蘊以示衆。或有資地可憑藉。則推志及物。利澤滋廣。功名將赫然。豈特數郡而已。惟其信道甚篤。處己甚重。待外物甚輕。安靜靜默。實其所有。以爲高世。所謂進取榮利者。未嘗萌於心。出於口。是故人無知者。卒不巨用。亦未嘗有毫髮不滿之意。其高懷令節。足以立懦夫敦薄俗。鄉黨賴以主風教。多士仰以爲師式。其顯親尊義。以饒俸錫。之進者。如囊土也。公既退休。終日闔門泊然無所營。不與俗子交。即城南舊園。爲亭招。植名花異卉。每乘興往遊。其間以詩酒爲娛。其詩尤平暢開澹。無一語及榮辱。時太中大夫程公諱史公瑜。亦已引年。廬居勸。安車相還往。燕喜廣唱。里人敬之。號三卿。凡如此者二十年。此又非世俗之所能事也。與夫馳騁於名利之場。一絀世網。終身不復出。回首故鄉如逆旅。心欲奮飛。而迹不能者。楚樂蓋異矣。所得執爲輕重哉。進退豈不裕哉。公娶蘇氏。累封仁壽郡君。先卒幾年。子二人。長景修。宜義。知嘉州洪雅縣。次詠。嘉州軍事推官。監蜀州陶場。皆亡。女一人。適朝奉郎郭子皋。孫三人。順之承務郎。延之太廟齋郎。元之尚幼。孫女六人。長適進士程興。次適蜀州永康縣尉蘇某。餘未字。水部有三子。伯與。季皆早世。公既貴。各官其一子。田疇室廬。均而畀之。尤見其雍睦也。元祐初。某爲諫官。論事及權貴。得請補外。公之從孫朝奉君嗣慶。具以本末告公。公曰。士之所養有素。動而得一善足矣。安俟其餘。斯言其知我哉。及公將葬。朝奉君狀公平生行業。求誌其墓。其辭辭乎。銘曰。

十尋之木。或植于荒。所立不高。視以爲常。我固不競。誰其度量。不削而神。森不削而棟梁。不弊于剝。不罹于斧。新根堅幹。老惟日之長。彼自曰勝。此庸何傷。所貴在德。久而不忘。

朝議大夫黎公墓誌銘

並而起。各持其說。以誇異。聘高於人。蓋自左丘明而下。五傳殊歸。歷漢晉及唐之盛。而祕府所藏。至六十餘家。千餘卷。嗟乎。春秋之難知。而學者之難論。亦已甚矣。渠江黎希聲。專經而信道。常謂春秋緣舊史之文。假聖師之筆。行王者之事。其文坦易。其法簡嚴。思之不必太深。求之不必太過。則有得。乃探索遺奧。敷暢厥旨。著春秋經解十卷。大事以經爲主。不汨於異家曲說之紛紜。傳諸士林。信之深從之衆。熙寧初。丞相韓魏公上其書於朝。謂可置文館。翰林王禹玉輩援之甚力。會賢舉更制。春秋不爲科。議乃寢。公亦浩然有歸意。遂老於蜀。今天子奮儒重道。謂一經不可輒廢。爲置博士。用以取人。則公之亡久矣。嗚呼。道之難明也。有至是乎。獨一時之好惡。而輕用舍。繫焉。亦儒者之不幸矣。此所以古之人著書立說。或藏之山巖屋壁。或投之煨燼。而不欲傳於後世。蓋有謂也。按黎氏之先出北正。其後子孫散處四方。建隆中有曰嵩者。初自雲安徙居潼川。今爲廣安人。嵩生元祐。元祐生德穎。乃公考也。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王氏。贈太原郡夫人。公諱道。字希聲。幼務學。既冠。與仲兄洵游京師。當時儒宗石守道孫明復。皆美其才。韓忠獻公召置門下。譽望益顯。第慶曆六年進士。調利州節度推官。以父憂罷。終制除成德軍觀察推官。監延州折博務。轉大理寺丞。改殿中丞。知閬州南浦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監在京鑄錢務。遷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歐陽文忠公與長文薦爲學官。得國子監直講。是時太學生凡千數。諸博士講解。先日撰口義。升座徐讀而退。無復辨析旨要。公獨不然。置經于前。按文釋義。聽者樂聞其說。咸宗向之。公凡守雅蜀眉簡四郡。皆先德後刑。務存治體。不汲汲簿書期會。君子喜其勤。小人畏其德。有古循吏之風。在唐安樂歲饑。募民完堤堰。兩得其利。不殫而餘。此治狀尤炳然者。元豐七年。以朝請大夫致仕。哲宗即位。加朝議。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九。天聖四年十二月十日。葬于渠江縣教義鄉書臺山下。公娶安氏。再娶周氏。封仙居壽安皆縣君。一男傑。太廟齋郎。早卒。女四人。長適朝請大夫蒲宗閔。次適朝奉大夫楊路。次早夭。次又適宗閔。孫男二人。適昇皆郊社齋郎。公善學知原本。窮經立言。雖皓首不倦。六卿薦于朝。將用已而棄不錄。然能以教子鄉。其臨政必重民。所至有可紀。舒而廓之。豈特沾沾四郡乎。世所謂鄉先生良二千石。公無愧也。銘曰。

言可以垂世。屈伸存乎時。或布于廊廟。或發於斯文之光輝。或委之重。或餘。來者莫得而知。志可以澤物。廣狹繁乎用。或彌塞海宇。鼓舞萬靈之動。或限諸遐隔。散耗米鹽之冗。名在彼執先。義在我執重。欲識公懷。銘于高冢。

朝奉大夫知洋州楊府君墓誌銘

孟蜀爲漢州別駕。別駕生懷遠。自晦不願仕。族黨尊爲隱君。祥符天禧間。大臣表論行義。授國子監主簿。隱君有二子。長曰至。爲尚書郎。故累贈太常少卿。次曰塾。乃君考也。趣識超邁。有君子長者稱。鄉人之善者。皆師式其行。贈朝請郎。君諱宗惠。字敦夫。孩提時。已莊謹不妄笑言。既長。能學以干祿。擢嘉祐八年進士第。初授眉州司法。以親嫌徙陵州。視條格有未安。輒論奏。往往如請。著爲令。遷遂州青石令。改著作佐郎。知蘇州巴西縣。是時苗役之令初下。遠方郡邑。行之或過與不及。獨君能體法意。推廣以序。民得不擾。使者請君薦奏而上。謂可遷進。君以親年高辭不行。就辟監成都商稅。前此有司幸賞。征斂無名。求溢常課。多至過二官。君罷太甚。入遂。其勞惟可減歲進秩。丁母憂去位。服除。改祕書丞。君居喪。遂郊。未封其親。乃敘前等。於朝。一命以及父。部使亦爲之言。皆不報。君自是不復語減歲之賞。朝請公既沒。終喪。臨年。顧松楸不忍去。殆無仕進意。親友強之。久而後行。今天子卽位。詔天下實封言事。君獻十職。一任宰相。二選將帥。三省冗官。四薄賦斂。五慎名器。六安邊鄙。七廣言路。八重法令。九節浮費。十議科舉。其言有補於治。嘗遷判衡州。歲大水。民饑且溺。郡守坐視不卹。君盡假官舟以濟。廢庫貨之。然後白使。者全活甚衆。湖南郡縣凡追集吏。以文書需於皂隸。謂之賣帖。得者藉以敘賄。公肆撻撻。上下不爲怪。民甚病之。君嚴治之。立禁條以上聞。朝廷因作法頒天下。又嘗知洋州。爲勸學文。諭郡人。期望率諸生釋菜於先聖。退而環坐。執經講論。課試能否。於是舊俗一變。學者數倍。爭爲之衰息。紹聖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于官。既聞月。朝奉大夫命始下。享年五十六。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先塋之次。母張氏。封廣德。王氏。封靖安。皆縣太君。妻黎氏。壽安縣君。子六人。緜緜細細。緜緜。緜州司戶參軍。緜早卒。餘皆力學求舉。女三人。長適宇文綱。次適李際。李適奉議郎。張及。君孝友廉靜。貴義而賤利。事親能養志。惟恐一毫違其欲。愛人惜物甚勤。不汲汲於榮祿。朝請公長女既適朝散郎宇文時度。愛之留於家。與君共居三十年。內外無間言。伯析產爲二。君乃占瘠土。故伏臘冠婚之費。有不給。而終身猶貧。親黨無以葬。與孤女不能嫁。則出力資之。壬申歲。縣竹水災。君率里人。瘞溺尸凡千數。其在官亦以爲切務。元祐中大臣有尋君者。欲授以進。君不趨合乃已。或勉之。則曰。用舍在道。通塞在命。求無益也。平居不傳學。有文集二十卷。晚讀釋老書。常戒殺。間不茹葷。旬至四五日。非賓客盡歡。坐將捐館之數日。呼緜讀司馬承禎坐忘論。既而嘆曰。人之處世。要在如是。於物我始終之理。其有得乎。及其亡也。親友或謂君常苦脾疾。疏食損氣。以及大故。蓋惜君不幸而云爾。有王從古者。持幣致數。或以奇中。嘗告君曰。曷時有同祖考名者。位己之上。宜慮以避禍。君既在洋。會朝奉郎張塾爲利州路轉運通判。適與朝請公同諱。未幾君乃卒。嗚呼。天下之事。不可致詰。豈一端者。元豐初。予始識君。一日與客偕至。客語其親修終喪色。以自奉。真得富貴之樂。君欣然。顧予曰。審如是。何以示子孫。予嘗研味此語。愛君之清議云。銘曰。

孰從。泰然不競之場。予心安歸。漠然無何有之鄉。名不忘。終焉允臧。

淨德集卷二十三

墓誌銘

朝散大夫致仕陳公墓誌銘

某先妣樂壽縣君陳夫人。本眉州眉山之巨姓。其再從姪仕至都官郎中。以行義聞於鄉。事業見於時者。乃公也。諱習。字傳正。曾祖諱德念。祖諱贊。值時季亂。爵祿不及。考諱位。有器識。讀書知世務。以氣節自任。重義好施。急人患難如不及。鄉閭推爲豪傑。累贈工部侍郎。妣楊氏。早卒。贈華陽縣太君。公少鞠於外氏。能抗志從學。爲辭章。舉進士。聲名赫然。中慶歷二年甲科。調武昌軍節度推官。掌永興軍書記。改著作佐郎。勾當開封府檢校庫。轉祕書丞。遭工部公憂。服除。授太常博士。通判慶州永康軍。歷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爲屯田郎中。監齊州新孫耿鎮鹽酒稅。知處州。不赴。改滁州。遷都官郎中。歲滿還朝。年六十有五。遂告老。元豐初。官制行。易朝散大夫。公剛簡靜重。氣守完固。博學通古今。治已應務。正而不苟。雖貴權豪勢。不能少屈。故相劉公沆守鄂州。政任疆果。凡所可否。賓佐不復議。有未安者。公與之辨。則從。嘗謂之曰。異時立朝。宜不遵此志。今北都留守馮公。亦嘗移書稱公在武昌時論議操守。古有道君子也。翰林

侍讀楊公察治長安幕中皆名聲。善總之務。悉以委公。深加禮敬。期以遠到。神宗初即位。詔百官轉對。公以十事聞。其大者謂。裴度有大勳德。爲李逢吉元稹輩毀沮。得章處厚論奏。時君暫悟。今宰相韓琦。於嘉祐中乞立先帝爲皇嗣。定策兩朝。功施社稷。不可償散地。願陛下下一閱裴度傳。乃見情僞是非。又謂。自陶穀失對。參知政事。遂下宰相一等。不敢當筆。可否事。非朝廷任用輔弼意。願陛下諭趙抃唐介。政有未便。宜指陳得失。又謂。自古人君。昵信宦官。盜弄威柄。多致敗亂。始東漢距唐。簡策歷歷可鑒。願陛下深以爲戒。又謂。自昔乘輿輿。據有坤維。僧名號者。自公孫述至孟知祥。皆非西南人。今承平百餘年。海宇混一。有文。虛因得免王吉之死。王吉者扶溝民。吉妻之姪貧無依。爲吉所養。夜聞吉語。其妻以發冢事。乃以告鄰父。捕繫其獄。吉罪當死。公歎曰。同財共居。於律聽容隱。妻之姪素養於吉。而冒法。原缺。

朝請郎新嘉州家府君墓誌銘

眉陽士人之盛。甲兩蜀。蓋耆儒宿學。能以德行道義。勵風俗。訓子孫。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趨於善。故其後裔晚生。循奉風範。求爲君子。以至承家從仕。譽望有立者衆。家氏之族。乃其一也。自周衰大夫家父之後。遷於晉。至唐德宗時。有爲職方員外郎者。從乘輿幸山南。因入蜀。遊青衣訪故人。路眉愛樂風土。遂居眉山。今十一世矣。曾祖光不仕。祖正贈大理評事。考某隱居鄉里。有善人長者稱。累贈左朝議大夫。母楊氏。累封長壽縣太君。君諱定國。字退翁。六歲知聲律。朝議君嘗與客飲。客以對句試之曰。笙歌陪酒聖。即應之曰。桃李從花王。客大驚。聞者以爲奇。童子方冠。舉進士。聲華翕然。慶曆中。詔天下興學。時歐陽文忠公友人張公應之爲治中。課試羣士。善君詞業純茂。與俱來京師。既擢第。除雅州名山尉。居朝議憂。執喪不遠。禮將葬。舍次。夜哭不已。有甘露之祥。見者以爲孝報。服除。調永康軍司法。韓康公帥蜀。欲治西山道。至威茂。建玉壘關。君謂蜀近夷。惟恃險以安。昔唐中夜吐蕃三入寇。一出洮川。今鑿石平壘。爲垣塗。將貽蜀之憂。康公信其言。捐工役之半。再調澶州司理。提點刑獄。賈宜言因部吏饒瑄。欲誣以巨罪。君不從。賈怒。屢摺以事。卒莫能得。識者嘉其持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嘉州洪雅縣。歲大旱。詔減民賦。轉運使韓琦好哀聚。官屬畏之。不敢告以實。君曰。歲凶民甚病。朝廷以爲憂。而使者不卹。郡縣又和附會。誠何心哉。苟不負於民。雖得罪無憾。是歲獨洪雅田賦十減七八。就差食書蜀州判官事。二川田稅。舊有折變絲絲者。佔才十之一。監司猶欲加以耗。君謂既變而斂。則與正稅異。豈復有耗耶。乃以辨析得免。又嘗增損。甲蜀水平之制。均二渠水利。關訟止息。人至今以爲宜。歲滿。通判瀘州。夷羅徇村。責言于寨主馬仲通。與之戰。既敗。夷人將執而歸。吏以急告。君遽往曉譬。招撫給牌示信。有降附者矣。議者請討之。朝廷遣韓存實經制夷事。君具以本末白。轉運經制司請戒于軍。凡降而給牌者。勿妄殺以爲功。雖行之終莫如其言也。烏蠻乞弟先使其弟一毛遣江安令馬。既不納遣去。又陰諭羅箇牟村夷襲殺之。乞弟怒甚。竊怨未發。聞輒以兵往來境上。一日率衆次江安。聲言將不利于令。人情大恐。郡將欲挈牙兵以禦。君曰。彼衆我寡。

承事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出姬姓。其先居太原。自唐僖宗幸蜀。有從而西者。遂爲華陽人。至先生五世矣。曾祖某。祖某。皆樂隱晦。不仕進。先生諱某。字仲符。性篤孝。事親能養志。讀書務窮大指。不溺章句。學文章純明簡重。一與道合。尤好爲詩。每遇事感物。輒賦詠以自適。有唐人格趣。與人交推本誠懇。終身不失其歡。或卽之謀。必曲折詳盡以告。急其患難者。已有居鄉。恂恂然無少長疎戚。接之皆以禮。家資於貧。不恤生事。客至如歸。士有貧而就學者。衣食而教焉。嘗舉進士與計偕。一試未第。遂歸岷山之下。安退自若。後二十五年。詔許赴禮部。將恩其遺滯。則不復思。識者高之。趙清獻公鎮成都。最加厚遇。卽其居與之田。以資隱計。先生樂道人善。職言過缺。至于斷否臧。明利害。則勇不可奪。有永康軍守郡某者。淫刑刻深。轉運使彭公思永將按勅之。見先生問其詳。乃以官吏能否。非士子所與聞爲對。彭公嘆其長者。導江令吳太元。剛廉少與小人之忌。部使不能察。欲繩以罪。先生於是移書清獻公。謂太元履尚堅正。不當以小過廢。且曰。某愛出於公。每思所以報。公苟以某言爲是。辨太元而薦之。非獨免今日過。抑可爲他日用。則其報公之責塞矣。清獻信其然。待太元益厚。小人不勝。太元竟爲朝廷所擢。先生所娶李氏。封長安縣君。先卒。男四人。長曰

數嘗貢於鄉。次曰穀。亦善辭業。皆早亡。次曰任。有志操。好學力文。熙寧六年上策試進士。能以經對。拔爲天下第二。累遷奉議郎。成都教授。季日。克勉家學。女二人。長適某人。早卒。次適某人。孫男幾人。女幾人。先生有岷編凡十卷。元祐三年正月某日。衣冠燕坐。與族人飲酒而教飭之。若將訣別。然其夕遂終。即以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里。舉長安君之喪以祔焉。初先生從學於舅氏端明殿學士蜀郡范公。故其行與文。得爲君子。進趨祿仕。聲名翕然。人皆期其顯矣。已而止。終不進。終應丘園。則又能委已順命。不露欣戚。及其嗣子。果以器業奮起。承家而光大之。今天子祀明堂。乃以承事郎封先生。其道德之報歟。銘曰。公有隱居。岷山之陽。山間之雲。卷舒何常。或畜不雨。或霑以澤。有如公懷。惟行與藏。溫溫未試。自給其光。有子克家。積之博強。起踐亨輶。坦如康莊。乃公緒餘。而能顯揚。公其無憾。寧止崇岡。

知渝州王叔重墓誌銘

元祐戊辰歲。予嘗銘王君承事仲符之墓。述其性實之粹。履尚之安。問學之正。惜乎不幸而不踐高位。以充其志。不享遐齡。以崇其德。幸而有良子曰任。克承厥家。博學多文。早自振起。士林推先。天下共仰。意謂必能展布餘蘊。爲朝廷用。庶幾仲符之幽光。垂耀不朽。後十三年。則亦卒矣。嗟夫。善惡報施之際。禍福始終之迹。竟何如哉。或可索而質其是非乎。或不可得而知。一歸於偶然乎。或合一外二。參差不齊。徒滋惑於人乎。此聖賢所以有幸不幸之說。而古今莫能廢也。君字叔重。承事之次子。弱不好弄。勵志在學。讀書務究大旨。得治己及物之原本。不汲汲於章句。爲文雅健純瞻。先體用。後華采。熙寧六年神宗以取吏務農訓兵之要策進士。君條析治道。傳經義以對。擢爲天下第二。方唱第之初。有司誤贊其名。君亦不辨。少頃上訝無應者。覺其誤。始正之。君乃徐進焉。在廷識者。伏君安重有遠量。調邛州軍事判官。遷宣義郎。知漢州什邡縣。用薦格。充成都教授。遭二親憂去位。泊終喪。中丞蘇公轍辟主臺簿。蘇公既登用。鄭公雍。李公之純相繼執政。皆薦君材。得太學博士。李公開爲下遷。即復疏論之。遂除秘書省正字。又改校書郎。會朝廷還日歷於省。乃以著作佐郎典修之。凡五年。爲朝奉郎。知渝州。君聞道而篤信。守己甚重。視外物甚輕。語默出處。惟義命是安。要之無作而已。既以高文陟上第。跬步可貴顯。而一切晦靜。如不居之。遷宣義時。詣審官求爲鄉邑。安公釐方主此選。謂君曰。故事凡擢科皆不次用。奈何僥倖就選乎。將以君請于朝。姑少待之。君辭以親老在蜀。不可官京師。安公不能強。益重君所守。呂公著亦嘗識君自陳。可得美官。君退謂范館夫曰。較文場屋。緣一日之長得上第。又銜以媒進。廉恥喪矣。日歷之還省也。權臣欲私其親。以君等可修者三人上之。其二則所欲私者也。吾宗以君素少援。遂命之。儒館上下。公議翕然。謂君不求而得。可以抑躁進。警流薄。君在省五年。沖淡自養。終日讀書爲樂。不與外事。如林棲谷隱之深。公卿大臣之門。或累月不造。倘知之則不趨合以求悅。不知則愈密不露言色。未嘗輒愠。然竟爲異趣者所疾。故有渝南之行。初君讀書知治身及物之用。雖以文藝光輝一時。而澹官從政。不敢少忽。苟可濟物。勇而

力行。蓋嘗懇部使求罷什邡之市易。衆安其業。請增成都學田以養士。詔可之。遂州斷獄。謂縣令李傳失入奪官。傳以冤告。事下御史府。君爲辯直。竟無累。在渝州。不夷陋其俗。貴鄉校。集諸生。躬自課試。以補不學少儒之非。置醫士。審方劑。督察診療。以救尙鬼不藥之死。議七郡貧瘠。非蜀他地比。願弛茶禁。卒如其說。映人深德之。其明達不撓率類此。元祐紹聖間。天下之事再變。士大夫奔溺勢利。視時可否。從而離合。雖姻戚僚友。間輒向背。甚者至自相魚肉。以取寵遇。苟得毫髮。則倖倖市權。有厭飽充滿之色。不啻商儉然。君於是時獨立坦履。了無避就。凡十餘年。完潔而去。亦明哲保身之效歟。彼從而離合者。聞君之風。宜少愧矣。今天子嗣位。推原本末。講修治具。別忠邪而進退之。海宇生聚。濡澤厚德。如脫陰霾。觀白日。如出險窖。步通衢。公卿大夫。非罪廢逐者。悉與之滌蕩。且召用焉。蓋所以承天心而久皇業也。惜乎君不及見。豈非重不幸者哉。竊嘗論之。天下之治亂。生於風俗之厚薄。風俗之厚薄。繫於士大夫之出處。若夫素維常。還利欲。觀幸朝夕之得。一唱百和。競爲喧闐。積習逾久。散漫四出。一旦如決流決潰。無以禦塞。則將有不勝憂者。仁人志士。其可不遠謀極慮。而慎所取舍乎。如君之氣守志尚。可謂能慎取舍也。君娶李氏。封壽光縣君。子五人。曰鍾曰鈺曰鉉曰銓曰梁。鍾前開封府扶溝縣主簿。鐸嘗預鄉貢。鉉銓梁早卒。一女未嫁。君有文集三十卷。享年五十。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渝州之正寢。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處。予表其墓而銘曰。

士於周秦。生質何殊。或重而千鈞。或輕而鎔錐。乃曰貴賤。緣其所趨。乃曰否泰。出由此塗。智者見微。詳研疾徐。遠險從夷。誠哉覆車。君有良守。明晦弗渝。君有宏業。終卷莫舒。遐望古人。並軫齊驅。撫實以書。斯銘不誣。

也。安可藉以荷賞。辭不拜。識者高其廉。當塗交薦之。後三年改著作佐郎。知汾州西河縣。縣劇於賦。處治益辦。今天子踐阼。授秘書丞。未幾轉太常博士。歲滿。監成都府軍資庫。是時天章閣待制趙公帥延安。乃以賓佐請君。即僉書彰武軍節度判官。改屯田員外郎。泊公被命南伐交趾。又辟君以行。君懷親思。歸不敢往。公入見上。言君父母留遠方皆老矣。不當久在邊。當使之歸養。且言君才可用。願用焉。上乃許。君不俟秋滿而還。除知榮州轉都官員外郎。方將大用之。命未下而君卒。春秋四十有八。故交親知者莫不悲也。君襟度夷暢。無少凝塞。接人無賢不肖。皆得其歡。至于判析是否。則中甚皎然。尤好爲詩。觸物咸意。有得輒書。凡一十八卷。四千三百首。或多至數百言。雖賸不冗。或止於二韻。雖淺不俗。遠探近拾。率有理致。君先娶黃氏。封蓬萊縣君。再娶楊氏。封仁和縣君。男六人。曰穀。曰強。曰強。曰強。曰某。一女未嫁。始君從宦游。未嘗治產。世實家。其兄莊。廩俸之入。往往歸諸書。既不幸。諸孤甚貧。乃丐田於莊。爲謀葬養生之具。遂以二年十月某甲子。葬君於蒲陰鄉山泉里飯巖山之側。某與君進士同時。既銘其墓。乃請於太常與公爲之書。又請於紫微李公爲之題。蓋二公西南望人。皆惻然見從。則君之爲人又可知也。銘曰。

淨德集卷二十四

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趙君墓誌銘

熙寧十年三月。都官員外郎趙君。既守榮州。乃建悅老堂。日奉二親。盡所以樂親者。君爲州已大治。親方耆考。而能極恭養。適其懷心。雖天下之至樂。無若此也。於是摺紳士大夫。多爲歌詩。褒譽德美。鄉閭族屬。指以爲榮。且愛慕之不及。越明年閏正月某日。喪其父太子中允祐。二月某日。又喪其母萬年縣君張氏。君哀毀履絕。僅能扶喪。晝夜哭如禮。又時強飲食。凡四十九日而病。又五十一日而卒。實元豐改元四年辛亥。哀哉。君子孝愛其親。終繼以死。可謂不幸矣。君諱薦。字賓興。邛州依政縣人。曾祖顯。祖文。皆隱民籍。至中允君以君立朝。始有封。君少嚮學。善詞章。既冠舉進士。一試登乙科。調縣州司法。以陟狀遷鳳翔府。縣令岐雍間。民以豪悍相勝。抵禁自若。君設爲規範。諭以不可。民信之。刑省五六。巨盜伏境中。捕吏畏罪。執非辜以告。君令傳致之獄。具如實。君審辨詐僞。縱去不問。乃任謀下令搜捕。未幾月果獲其盜。有司以功。遷安化軍節度推官。知河中府河西縣。君曰。爲縣不能使無盜。誠可愧。捕之職

朝請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杜公墓誌銘

吾友杜公諱敏求。字趣翁。其先出於唐杜氏。歷世有顯人。蓋西漢御史大夫曰周。東漢諫議大夫曰穰。晉有恕有預。皆名臣也。洎唐之盛。爲宰相者十一人。子孫又以文章顯者。有曰審言。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肅宗時以右拾遺諫事。出爲華州司功。會關陝凶歉。棄官流落劍南。居成都西郊。嚴武待之甚厚。表爲節度參謀。久之崔旰亂。甫往來二蜀。至大歷初南下沅湘。卒於耒陽。甫初娶司農少卿楊怡女。生二子。及下江陵。留二子守成都。楊子琳之亂。避患奔眉之東山大壩。因家焉。其後族屬蕃衍。遂爲郡大姓。後有非青神者。遂爲青神人。公之曾大父光期。隱晦不仕。大父允昇。以文行推高於衆。爲鄉先生。父萬靜。默守道。篤好經史。由公貴。贈朝散大夫。妣宋氏。贈昌國縣太君。公幼稟穎秀。不與羣兒類。在襁褓時。每見字書輒喜。動于色。或指而道之。幼教以班固史。遂能記。七歲嘗賦。閱兩詩。有農夫苦相問。雙理是何人之句。年十八。問學該贍。嘗應進士試。眉素多士。試者二千人。能合於式度中選者。數止二十。由是人人競銜所蘊。以爭能決勝於一時。有司深慎去取。莫不搜索隱奧。標而爲題。明經中選。或於題有所不知者。公凡兩試。每臨爲一詞。則詳盡意。謂貴以辭藻。選在甲乙。乃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簡州司理參軍。徙歸州。西昌判州事。尋而丁大夫公憂。除服知漢州什邡縣。嘉州。轉爲驛驛入江。有羅護灘。險峻奔激。屢爲患。公

而通之。至今民賴以濟。賴田案控夷夷。率以武弁領之。公至末期月。主者數以夷人相侵擾爲告。意在開邊隙以要賞。公揣知其情。不答而告至不已。公曰。某雖不肖。來臨此邦。羌人未必我欺。他日苟有患。吾自任其責。已而終公之去。竟無他警。邑人孫照祖。儉樸慢上。縣官稍不假借。輒造作飛語。欲中傷之。前後來者往往悅以美言。幸無事。公將挾其惡而誅之。終公之去。更不敢涉縣境。以昌國君憂去職。既除。屏處里舍。懷然有不願仕之意。都使薦之。就盛成都商稅。或都市征歲多羨入。至者往往苛斂以覲賞。公獨不然。務職舉以辦事。恥削民以希進。於是上下兩得。民甚樂之。元祐中以十科進擢天下士。命近臣薦而後用。時薦公者十數人。既選。未嘗一言聞於人。乃詣吏部。擬調州通判以歸。或告之曰。公德望之重。十科所薦尤多。備詣丞相。當得美仕。何不審爲計。而遽歸乎。公曰。富貴窮達固有命。吾讀書聞道。雖四十年。未嘗求知於人。苟有知者。皆自相知耳。何暇修辭令。俛仰顏色。汲汲自媒。以取辱哉。執政情其所守如此。不得已除公成都府教授。公聞命喜甚。促裝而西。官滿執教見其姓名。問同列曰。是書除成都學官。欣然而去。而未嘗識之者。若人安恬靜退。豈須識其面目而後用之乎。即日除太學博士。自熙寧元豐以來。士專一經。或略去文學。及委公撰堂試策目。乃條析班馬之學以詢之。自是諸生稍稍習史傳。未幾罷詞賦。復以經術取士。公曰。吾嘗以詩賦舉進士。故在此選。今用非所長。安能屑屑務向背以徇合於人乎。即請於朝求罷去。改差通判定州。在韓公師樸幕府。事無巨細。多以委公。公率以仁恕忠厚補之。韓公嘗謂同僚曰。吾與治中君性相若。氣相投。無異兄弟。但姓不同耳。有據曹以母疾赴官淹緩。衆皆難之。公爲出力必爭。毅然不可奪。徐詰之。乃故右轄胡公塋也。公告韓公曰。萬里從官。以母疾後期。不失爲孝子。又況胡公塋乎。某素受胡公之知深。僅不一言。他日泉下何面目見之。竟使就職。韓公嘆曰。篤於風義至如此。可爲薄俗戒。元符初除廣漢太守。京居僅二年。掩關讀書。未嘗妄與人交一言。士論偉之。今上即位。羣臣遷朝請卹。除梓州路轉運判官。就移提點刑獄。職者謂朝廷將大用。俄感疾乞致仕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三。實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日也。公初娶太原王氏崇德縣君。再娶郭氏旌德縣君。又娶郭氏長安縣君。二子長曰端方。博學孝友。公篤愛之。先公十五年卒。次曰續。今歲六歲。女三人。長適進士孫元。次適新授成都縣主簿張澈。季適進士郭環而先亡。孫男一人。曰嗣老。將以崇寧某年二月二十三日葬於玉臺鄉教義里。舉長安君及端方之喪而禍焉。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公仕宦四十年。未嘗植產。或勸之。則曰。君獨不聞蕭相國所謂。令後世賢師吾儉乎。使沒於利者聞之。當足以自警。故今西南指士大夫廉潔者。必推以爲先。既喪。梓人哀其貧。願以贈。婦孺諸孤號且訴曰。先君子昔以禮義自持。終身未嘗一毫取於人。今不幸至大故。雖貧甚。寧寒餓以死。敢納人之遺。以累其清白耶。辭不受。聞者深嘉之。以爲非公廉潔自處。素信於其家。安能至是。嗚呼。予從公最久。知公最詳。方少時學有原本。文辭純明博瞻。謂其可以標範後來。故愛之。既壯而仕。則聞其治有體要。重民貴義。謂其可以廣而充之。以及遠大。非特區區郡

歸耳。故畏之。及見其信道守己。愈老益堅。不以一毫屈於物。而觀尺寸之苟獲。然亦竟不爲時用。故惜之。又悲其平生患難。死亡憔悴。歲月相繼。將卒而子尚幼。已死而家尤貧。諸孤尙不忍苟得。以累其素履。可謂賢矣。天地之報施善人。吉士果可知耶。果不可知耶。予又聞昔者孔子論死生之際。則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至朋友之喪。則亦弔于寢門之外。斯皆要以恩義而歸諸禮也。予於公既弔而又傷之。哭於寢門之外。而又銘之。執謂非禮歟。銘曰。終始從公。可得而知。義操於我。從容典彝。德愛在物。涵濡詠嘯。弔且傷矣。曷窮予悲。大山之壘。青江之涘。著信以銘。云乎庶幾。

尙書屯田郎中致仕常公墓誌銘

尙書屯田郎中致仕常公墓誌銘

壬申非于大邑縣多融鄉安寧里先塋之次。從大夫禮也。公諱博。字周用。其先居長安。自唐季有爲唐安據者。子孫因家焉。至高祖某則又徙臨邛。會祖某祖某遂爲邛大姓。父某以信義著鄉里。舊化盜起。能與衆捍之。盜不敢犯。又能率土軍迎王師。以從討活汙染者千人。蜀平議賞不願仕。君子知其有後。泊公之貴。累贈工部侍郎。追封母杜氏長安縣太君。繼母費氏永康縣太君。公天資純厚。少力學。既冠從鄉舉。輒先諸進士。景祐五年始登第。調陝府陳縣主簿。母喪父繼歿。服除授成州南溪縣尉。旁邑有地訟。指七木確。事露。隱爲說。凡十七年不決。都使者委公聽之。公考驗圖券。詳辨訛誤。所謂漆木蓋路者。以折分爭。人伏其明。官滿調鄂州節度掌書記。旋擢吏部員外郎。將陷重辟。公惡其非大惡。偶不知法逮至。是以償之。免九人死。改著作佐郎。知澤州定遠縣。縣素多訟。吏積習爲姦。號難治。公以簡劇。以嚴濟。網開條舉。乃至無事。於是修孔子祠。會諸生躬爲課試。時早蝗相仍。公禱之必應。獨一縣沾沾。蝗亦及境而斃。誠忱感格。如古循吏之效。轉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彭州。屬縣鶴鳴堰歲歲冲潰。大破民產。公度視岸勢。因水之性。鑿高就下。得以不決。民蒙其利。乃用常公爲堰之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寧州。遇英皇踐祚。恩遷都官員外郎。亦以等祀獲報。郡人愛之。有號都官雨者。猶前世以御史稱也。改職方員外郎。審官攷其課在異等。薦爲御史。不報。今天子即位。授屯田郎中。通判海州。提舉楚海漕水鹽綱。時年六十八矣。強明無恙。滿歲當勞。當自宰府除便郡。一日登景疏樓。感物賦詩。浩然有歸意。或勸之俟從心而去。公曰。吾起白屋。位郎曹。於素志何負。士之進退。惟以義。必曰七十而謝。則非出於誠出於法也。吾老矣。其西歸乎。歲時奉尸隴。旦暮會朋戚。嘯歌觴詠。以佚吾生。其樂與官遊執勝耶。既得請。乃還臨邛。號鶴臺。歸老安寧野服。惟所欲往。燕吟諧笑。終日欽然。凡如此者十年而沒。公謙懿和裕。不忤於物。接人無少長貴賤。一以禮處。事無艱易巨細一以誠。其樂易君子也。凡平生所著雜文歌詩若干篇。爲一集傳於家。今樞密馮公之未仕。公嘗以台輔期之。既而貴顯。則亦報公之德。議者謂公有知人之明。而馮公厚於義。莫不睦之。公娶何氏。有婦德。封仁和縣君。春秋七十七。後公二十六日而終。舉祔焉。子二人。穉黎州軍事推官。樞密舉進士。

已而退處。樂於名教。女六人。長適廖世卿。次適杜修輔。次適徐鈞。次適宿松尉李寅。次適漢陽尉張伯道。次適崔君平。孫男十人。長安道。預太學。薦早卒。次安義。次安石。遂州節度推官。次安民。成都府府學教授。次安雅。安中安政。安節。安世。安術。皆務家學。孫女五人。重孫亦如之。公之葬也。教授君狀其行來求銘。某竊謂世之士大夫。或役於祿利。往往難老。未謝去。或謝而歸。失素所嗜。則沮鬱有悶容。或後裔慢於送往。以至舉棺累歲。不得即藏。如公之勇退。退而能自得。及其亡也。子孫又能時而葬之。亦可以警昏薄。勸篤厚矣。敢不爲之銘。銘曰。

朝散郎費君墓誌銘

元豐三年正月某日。朝散郎費君以疾卒于涪州白崖舟中。享年五十四。寓喪於合州之扶山。十四年矣。欲歸成都。貧不能。其配袁氏與子伯高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石照縣某鄉某里。遂家焉。伯高嘗君之行。來求銘。予三讀而悲之。君與予同郡。又同爲皇祐中進士。諱琦字孝琰。成都人。曾高以來。皆隱民籍。考諱某。累贈殿中丞。妣魏氏封仙居縣太君。殿中君早亡。有五子。君處幼。家甚貧。能力學爲辭章。聲名聞閭里。舉鄉進士在第一。遂中科。得祿養母。以及諸兄。人推其孝悌。初仕與元府戶曹參軍。遷合州赤水縣令。有治狀。用薦格祿省。著作佐郎。知定州安喜縣。民有婦自經。父母謂夫家殺之。君驗無他。覆視者既具。縣辨不已。州將置疑有司。皆傳會遠數十里。淹繫累月。竟不能奪君議。盡苗將熟。匹夫陰其下。適者執爲寇。誣以巨罪。君察其情。輒釋之。郡欲深治。君不忍致之法。未幾旁邑果獲真盜。衆服其明。於是部使劉公庠。呂公大防。張公同。皆薦君才。請以治無極。朝廷從之。驛接契丹境。一日民訛言相驚。謂北兵來侵。皆閉戶自匿。市井不相通。君不爲之動。有以慰諭其心。凡三日復業如故。兵亦不至。保州民集衆數百。揭登聞鼓。訴屯田水利事。久不決。郡邑患之。安撫使委君按視。即條利害以圖上。其說行。公私以爲宜。熙寧中。差遣判蜀州。遣仙居君憂。服除。又通判歸州。元豐二年。瀘州夷擾邊。朝廷出師討罪。調民夫數萬。饋餉以進。轉運使辟君都大提舉夫糧。數入瘴鄉。因感疾將歸合州之寓居。至瀘南不起。君自著作佐郎。五遷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官制行。易朝散郎。妻袁氏封永壽縣君。子一人伯高。女四人。長適周鼎。次適袁鈞。次適袁錫。皆舉進士。次尙幼。始君從學力養。起家享祿。凡晨昏伏臘之費。諸兄皆仰給焉。以至辦其嫁娶。購其死喪。收恤其孤俸。如此者三十年。未嘗一日間薄。泊君之亡。則敝無新衣。祭無豐俎。自合距成都幾六百里。旅殯佛寺。久之不能歸。歸則無族屬可依。無田可耕。無室可處。其謀葬於合者。死生之際。宜其懷也。悲夫。瀘南之役。新民蓋不幸矣。君之提舉夫糧。區處以宜。知會以信。其聚不怠。其散不緩。然而死於病者十猶二三。明年再用兵。夫糧之任非其人。順時乘素。無復統紀。先期不戒。以集。訖事不釋。以歸。萬衆暴露。瘴癘大起。相枕藉而死者十凡八九。或強而歸。則疫及其家。血屬皆亡。又不知幾千人耳。至今東

蜀父老語及是事。則必惜君之沒云。銘曰。厚於其兄。以悅其親。兄衣未完。子羹不溫。兄食未充。子炊不晨。教恤死喪。畢其婚姻。艱勤一世。竟卒子貧。客殯無歸。葬爲旅人。士之行已。蓋後其身。君乎何憾。於以事神。

淨德集卷二十五

墓誌銘

著作佐郎李府君墓誌銘

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眉州丹稜縣事李君。熙寧乙卯歲四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幾。元豐乙丑歲某月某日。葬于晉原縣某鄉某里。從先塋也。君諱逢。字承之。唐安人。曾祖勣。祖圓。考平。皆晦德不仕。君爲兒童時。超然有志氣。憤其家世不耀。願學以起之。資穎力勤。居數歲。遂能博強。下筆爲文辭。雅有理趣。流輩畏伏。指紳先生褒譽之。里人度支郎閻公仲孚。以道德自任。名重一時。於後進少許與。每稱君才。嘉祐二年。擢進士第。授陵州仁壽縣尉。捕強寇。獲七人。于格當遷官。太守趙公敏達亦以功賞論之。君謂子弟曰。士君子進退通塞。固有義命。吾將遷乎。雖不戮此執轡之將。不邊如命何。藉七人之死以幸進。不忍爲也。乃削去強寇。皆可不死。獄具。趙公愕然問之。以實說對。公嘉其識量。且曰。餘慶之報遠矣。再調歸州司理參軍。商人有擄舟夜泛。以避關征者。津吏覺弓弩之。中輒死。舉欲以故殺論。君持議不可。乃請于朝。卒從輕罪。徙利州縣谷縣令。改某軍節度推官。知遂寧縣。是時轉運使急功利。不復恤困窮。小人好承迎。議

置鎮市稅局以圖入主者委君按視銳意必行君以爲村落細民間日而集有無相易苟營朝哺之費一旦設官置局限其稅課則瘡痍何時而愈理不當也主者雖不悅亦不敢行歲滿以薦格改秩得知丹稜東館僧持悔過懺罪之說率其徒早夜講佛書聽者雖百數十造飛語指爲妖說以亂上之人聰明且以媒進提點刑獄者信其言移文委君急捕逮遠坐繫者將衆人情大駭君曰此豈有巨惡不過以其教誘民而從者偶多爾安足深咎遂寬其獄衆有願衆縣郊多棄水散漫流溢君命引以溉鄰田之荒易濬而腴凡數百頃初母畢氏既亡君晝夜哭不已遂夢焉乃思所夢而刻之以木形色肖類終身奉事不敢懈鄉閭稱之尤善篆隸知書者以爲自成一法嗚呼君少力學有文開卷彰著時既從政又能不忍創民以繩權勢其治獄務求之生有古仁厚之風矣而用不適于顯享不及于耆良可悲夫娶楊氏男六人聯未仕隴陵并監司理參軍聯嘗得試禮部職邛州臨邛縣令詢知漢州綿竹縣職舉進士女二人嫁楊籍費霖皆進士也孫男九人孫女十二人並幼銘曰

稀歸縣令李君墓誌銘

西南士大夫言善教子者以李君希聖爲先希聖有五子學者四方五六歲時即使誦詩書日須數百字雖携抱玩戲不以他習眩其耳目稍長不復出戶外至于飲食動止一語一笑皆不離文字間凡風俗遊遊奔集之盛如燈夕藥市者去其居不遠未嘗聞知也早夜訓飭月致歲練積之數稔術業用成儉修年十六慎交十四乃能以辭重求舉同時擢第皇祐初慎微亦中科甲其後君又繼之此所以見稱於士大夫而謂之善教也君諱慎思字敬中於諸子爲季孩提而孤聞先君之餘訓抗志勵學欲與諸兄相上下探索研味實詣有餘華藻煥發能就楷體既中第調遂州小溪主簿遷青石尉部使郡守知其才屢委以事裁宜處正咸適其意交章慰薦惟恐在後未幾移歸州稀歸縣令縣僻民野舉不知法禁君治以誠視之如一家期會聽決諄諄戒諭雖極冗微悉使曉信新灘在境內官舟饋運間有毀溺皇祐中使者建議鑄屋拓江以紓滯怒歲役萬夫芻薪數十萬三邑之民困于費不能已君以爲難雖險暑惟春冬之交水涸石露厄于沿泝方是時難之上下官舟畏而不進者倘易陸載而往則皆可遠險兩獲其利當塗行其說乃罷修灘之役歸人深德之歲滿代還父老涕泣惜其去薦者如格吏部以課最上嘉祐八年當陞見泛江而東七月二十四日次雲安軍感疾遂不起享年三十有八君資稟樂易力學有美名與人交多風義朋友愛之既仕不廢書好易春秋每多論述著治策五十篇講明世務欲獻之朝庶奉大對卒不伸其志按君之先京兆萬年人自唐廣明西狩時有爲晉原令者留居溫江後遷于郭晉原四世生承榮承榮生洪慶洪慶生章甫乃君考字希聖也以長子故贈中大夫妣文氏贈仙源縣君君娶張氏治家訓子勵

有準的子五人紹卿彥卿某皆舉進士且緝管薦于鄉二女適范祖修張寅君沒十九年未葬諸子待祿以祀而未飽也乃以元豐七年二月庚午朔葬于新津縣修覺山依仁鄉局伏里然則未葬而有待者出于義而待而葬之者禮也嗚呼君少而學壯而仕策發廢勵所志者遠去爲古人今則久矣此可悲也子與君皆皇祐四年進士成都同籍凡十一人三十年間存三人焉榮謝合離不常如此此又可悲也世之人有以錙銖得喪或競于秋毫之末而不究其終者豈知覆載爲逆旅而吾游其間哉所以遺生齊物之論起而覺其未喻也銘曰

李太博墓誌銘

君諱彤字周伯姓李氏其先京兆人八世祖遠從唐僖宗幸蜀調督原令因家焉高祖凝仕孟氏朝爲永平軍節度推官曾祖某亦任太子司議郎祖某不願仕父某以君登朝贈大理寺丞母黎氏贈成都縣太君君少篤學頗穎秀時鄉先生職方員外郎張公中行岳陽君往就正得易與春秋大旨朋友畏其博聞又嘗撫前世忠邪事以類相從爲史斷十二篇以監治亂歷六年中進士第調眉州青神尉言者謂蜀人官近鄉非所宜於是近皆徙遠移萬州司理參軍歲滿用陟狀遷江陵府松滋令丁寺丞君憂終喪授隴州判官吏部上其課轉著作佐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今天子踐阼改祿書丞尋遷太常博士知華州鄭縣以疾分司西京卒于盤屋之寓止享年五十四實熙寧五年春二月某日也既沒七年貧不克葬至元豐元年三月某日乃葬于某鄉某里先隴之次君強明喜節廉自處素高待交游如少所與然不廢於義休戚可以同於政事知大略而未嘗以忿恚任刑聽斷適其理大率剛而不撓恥爲流俗態度也在萬州有鑿人之脈者提點刑獄視之疑且怒欲以骨折論太守畏不敢辯君提傷者以告曰折則上下不相屬今舉其上而下不少曲非折明矣使者無以勝卒輕之又有三人謀殺一人者君方攝督郵當議法即白守曰一人死安可戮三人坐謀首可也守不聽有詬實言君持之益堅請於提點刑獄且曰某寧解印綬去安忍妄殺人求順太守意耶得聞之朝止報一人萬州帑失緡錢數千萬俾君驗之君以爲買朽鐵壞不知幾十載一旦指爲盜疑或刻深請飭吏共偵無煩構獄守從之免數輩刑竄松滋產若歲輸府千斤春未社收遣校至督所有君曰今未知若之芽否可借往視即斷根株俾校持以歸願牧植之後園俟其芽可責驗矣收始不憚既而從之植者既芽則謂同僚曰李松滋以芽爲期今可取乎校復至具言君乃戒若戶以五日集如其令無一毫私憾民深德之有宿寇數十結山民聚境上往往害捕吏累歲莫獲君開以威信許其歸首乃至無盜功當賞君不言賞亦不及隨之汧源號難治凡閱歲定籍則吏民相因爲姦歷十數年官不敢輒易其舊君權澄未幾遂定籍高下適當人伏其平平晉民冒居公地而縣隸爲

輸租緣此以敘。習久縱不問。君使冒者自陳。盡得其實。免代輸之患。又嘗爲增隄以捍汾流。以軍事未報。君已解去。既而大水。一城蕩然。識者稱其先見。鄰縣之西。舊以石隄水過守居。泊他官池園。以及富強治樹。君始來。方諱民得取以溉。水既不至。爲總管者視其同。移檄於縣。觀水以禦火。符下凡四五。君悉不應。時都官員外郎郭君源明。以方靜爲州。君具白所以然。信之。民甚賴其利。泊引疾而去。有卹君之貧者。告曰。願一日留。則終月祿入可享。乃笑而謝之。即日不視事。君先娶包氏。在萬州時。遇君之疾。以憂卒。再娶郭氏。封壽安縣君。包氏生子觀。孝友力學。自二曲。隨喪歸葬。不遠治命。長女適瀘州司戶文朝光。郭氏生子規。治經力學。從舉。嘗薦於鄉。必能世其家。次女適鄉貢進士李葆光。二孫曰嵩曰晏。嗚呼。君平生施爲如此。剛矣哉。荷遭時得志。盡發胸中蘊。則軒騰騰驤。立事致功。卓然有奇節可必也。惜乎仁不顯而見於用者止此耳。予少從君遊。泊官晉陽。又與之同。竊思仲尼未見剛者之說。信剛者之難見。愛君氣節奮矣。親來請銘。敢爲銘曰。

剛近於仁。亦鮮克舉。剛生於氣。充則執。執申根。根欲。義所不取。孟子養浩。以是爲主。家山之東。喬松之陽。嗚呼剛者。李君之墓。

光祿寺丞致仕何君墓誌銘

何氏之先。蓋晉之卿佐。封于韓者。子孫因以爲氏。秦滅韓。其後流散四方。或謂韓爲何。故漢魏以來。始著何氏。有居于閩者。至墳乃顯。即君六世祖也。仕後唐。歷太原留守。除西川副使。會孟氏僭竊。屈其下。飲恨以死。子柔不節。東乃家青城。遂爲青城人。柔生令昕。令昕生維。不幸逢亂。離無復振起。維生中。即君考也。任道晦處。無意官祿。以聚書爲能。以賦詩爲樂。蜀之舊儒李政。涪州顏皆與之友。子四人。君其季也。諱敏。字希顏。簡樸莊重。克承厥家。貧而能力生。以養親奉祀。至于撫養百口。靡有不給。富而能好善。以訓其子孫。至于起家從仕。翹然有聞。旁支外屬之無歸。則倍仰而濟。鄉閭識者。以吉人君子稱焉。熙寧初。今天子祀南郊。以君之子大章登朝。封大理評事。四年。明堂大慶。遷光祿寺丞。六年十一月某日。終于家。享年七十二。八年十月某日。葬于縣之某鄉某里。君娶李氏。今封仁壽縣君。生三子。大章。皇祐四年中。進士第。五遷太常博士。通判瀘州。大隨某皆飭行不墜。先訓。孫四人。宗元。榮州榮德縣令。宗範。合州巴川縣令。某某志于學。期以自立。惟何氏來蜀。中棄不煙。至博士君始以學文得祿。而榮德巴川二君。又能同時取科第。士議榮之。君可謂有後矣。某與博士君同進士籍。且爲姻家。君之葬也。敢誌而銘。銘曰。何遷于岷。五世至君。既永以年。再光以恩。山之阿。江之濱。祇厥祀。傳後昆。

奉議郎何君墓誌銘

余嘗銘光祿寺丞岷山何公之墓。攷論世次。及其里居。詳矣。君乃光祿仲子也。諱大臨。字才叔。少讀書。知名教。以修潔治身。以恭惠事親。鄉黨以善稱。閭閻以孝聞。通詩騷之學。做約大義。作爲篇章。適情寓物。平

暢純澹。有昔人風格。或告以釋氏之說。當虔敬崇奉。乃奉令報。則曰。廣慈心。卽佛。不妄語。卽經。若乃禍福之應。惟修其在我者。而順以聽命。吾知此而已。晚從道家之教。信向清寂。求以養心治氣。歸之虛靜。故能委置世紛。無競于物。漠然自得。有方外之趣。尤長于教子。擇師取友。必以賢。飭勵以經術。欲其慎行而寡過。誘掖以辭章。欲其資身而得祿。凡朝夕所肄習而謂之課試者。每與之講解。切劘不倦。若朋友然。由是起家。中第。孟仲接武。西南士大夫。舉義方之訓。皆推君爲先。君娶倪氏。累封安仁縣君。卒十年矣。子五人。宗範。朝散郎眉州教授。宗範早亡。宗壽以學求舉。宗壽資州磐石縣令。宗哲。果州相如縣尉。孫男十二人。元豐三年。神宗祀明堂。封君承事郎。其後五遷。至奉議郎。宗範又嘗得五品服。請以賜君。不著于令。詔特可之。議者以爲榮。君享年六十三。元祐五年三月十五日。卒于家。八年正月四日。葬于青城縣之懷仁鄉赤木里先塋之北。初倪氏之葬也。君爲壽家其旁。弔以詩曰。我來同穴知何日。石火光中更十年。已而其言驗。嗟夫。始終生死之變。豈偶然哉。銘曰。

每讀五代忠義傳。至明宗命何瓚入蜀。制孟知祥事。未嘗不廢卷而嘆也。夫以明宗區區賤弱之唐。任一何瓚。而欲禦權。僭僭之蜀。豈不難哉。瓚意不屈。繼以死。何其易也。自瓚至君六世。而子孫之盛如此。究觀前人之大節。推驗後嗣之吉報。則福祿之來。抑有由矣。

淨德集卷二十六

墓誌銘

故光祿寺丞致仕張君墓誌銘

某年某月甲子。張君元老以疾卒于邛州安仁縣之居第。享年七十四。凡三族之親。及其鄉之士大夫。聞而哭曰。義士死矣。今而後吾屬有患難。誰其恤。里巷之耆叟。盡婦與其孤。童弱女。聞而哭曰。仁者亡矣。今而後吾家有窘困。誰其濟。至某年某月甲子。將葬于縣之某里。則向之哭者。又往弔而哭焉。君諱某。字元老。而三蜀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元老者。愛之也。蓋君天稟仁惠。而樂於義。與人交。同其休戚。施與不吝。以急難告。不擇險易。必竭誠拯之。以貧賤請。不問疏密。必極力贖之。友人黃子山。客死合陽。子幼且孺。寓櫬未還。謀於鄉。無肯出力者。君奔走數百里。護其喪歸郡。文學張之翰。父亡二十載。未遑窆。之。事。蒲陽范遷卒於安仁。諸孤無託。君皆給田使之葬。樊氏女大歸。父母繼沒。貧甚。君擇良家子妻之。其勇義好施率如此。於親屬尤篤愛。雖淪沒不忍欺。仲父惟一女。早失怙恃。君撫養勤至。爲納贅婿。分產與之。如昆弟。或謂在律不然。給之田太多。君曰。吾仲父不幸無子。幸而有塔。吾與之田。奉歲時血食。安忍計多寡哉。按

君之先居南陽。值唐季亂。避地入蜀。今爲臨邛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君娶黃氏。生二子。長曰某。早卒。次曰某。皇祐中舉進士。爲天府高第。累遷奉郎。君以子立朝。封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孫男幾人。曰某某。君少力學。善詞章。一時名士多師友之。晚歲安閒。惟詩酒自適。其生平氣節。好出於仁義。故書其大者。以示來世。銘曰。

仁及鄉閭。義加朋友。懿行之最。君安而有。儒或得位。力行其志。廣而充之。人蒙其利。惜也不達。用於退藏。勒銘墓隧。顯發幽光。

著作佐郎致仕宋府君墓誌銘

宋氏之先居京兆。唐僖宗時爲屯田郎中。隨乘輿入蜀。任彭眉二州刺史。諱某者。乃君七世祖也。卒官。葬武陽。因家焉。其後有五宗。次昌殷。始遷邛之蒲陽。遂爲邛大姓。昌殷生賢。賢生珂。珂生皓。皓生平。即君考也。君諱慎。字葆初。七歲失所恃。執喪如成人。族屬異之。既長。剛方厚重。若少緣飾。然有識度。不以賤貧榮富。動懷無一語及非義。談說慷慨。歷歷可聽。多與名教合。其治家有範。約而中禮。恥徇浮侈之俗。其教子有術。嚴不傷愛。從學者以修身。行。効官者勉以急吏。親民。其待物甚恕。蓋雖有怨不復。里人伏其量。熙寧元年。上親祀昊天。以子紹登朝。封大理評事。累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享年七十八。十年九月某日卒。于成都之別第。下以元豐二年正月戊子。葬于懷政縣某鄉某里四公山先塋之次。君娶李氏。封仁壽縣君。生四子。煒。早亡。煥。舉進士。紹爲屯田員外郎。煥書貴於鄉。孫男十二人也。自君之喪。屯田君哀毀骨立。早夜惟寤。是謀。日月先其吉。宅兆貴其安。衣衾棺槨悉以虔敬。弗者不允。挽者不諱。既祖於庭。雖親朋猶有未知者。君子謂宋氏之葬。得其所以葬。初則史君葬武陽。後葬四公。至昌殷遷蒲陽。則葬昇平。君常愛四公有佳山水。已而葬焉。亦遵平昔之志。且不違其祖也。銘曰。

長樂馮先生墓誌銘

蜀之有道君子。馮先生諱某。字損之。其先蓋長樂郡著姓。自五代祖備仕孟氏。任眉州司戶參軍。卒官。因家焉。曾祖少連。祖承諒。父知禮。皆爲彭山人。先生生而聰穎。與他兒異。既五歲。閉鄰人誦書。輒喜。稍長。遂好學。讀五經。尤專詩書。探深抉奧。志其本統。泛閱古史百氏。該綜得失。舉進士不第。退而講學。誨人。每正席橫經。演明大旨。凡訓傳之殊勝。及其膚說。則判別是否。歸于至當。學者多信嚮之。往往化而博通。先生常曰。學所以治性修身。而充吾之所有。非特誇論辨要利祿爲也。能積乎中。發而粹乎外。則無愧爲君子。若夫貴賤榮辱。通塞險易。當以義命。委之世俗。所謂厄窮憔悴者。安足累吾靈臺。是以抗志礪行。愈困愈篤。口不出柔言。目不顧令色。不枉己以徇物。不違義以求人。簞瓢藜藿。裕然白首。乃貧無詬怨。飯蔬飲水。

曲肱而樂之。徒歎。妻唐氏。亡九年矣。二子。長曰敢。靜默有文。登進士科。累遷彭州軍事判官。得祿就養。里人榮之。次曰敏。力學慎檢。蓋應德不位。而慶流於後也。三女皆嫁良族。孫男三人。女五人。先生享年九十一。熙寧八年五月某日卒。于天彭之官舍。十月某日葬于彭山安鎮鄉祖塋之次。舉唐氏之喪以附焉。禮也。其平生所著歌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壽考康寧。好德終命。此四者先生兼享之。不富以利。而富以道。洪範之五福亦具矣。昔太史公以顯貽之分。求天道之是非。蓋疑焉而未之得。今先生稽學慎行。而所享如此。其嗣子又能承家顯榮。則報施善人。誠當其理。於先生何疑哉。

贈西李君墓誌銘

皇祐甲午正月二十六日。贈西李君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貧不克葬。熙寧壬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其子著作佐郎達。始以君及夫人畢氏之喪。葬于大邑縣依仁鄉臨江里。循宜攷吉。務中禮也。君諱平字仲和。世居唐安郡。有高尚行三。皆衆人所難能。舊化中。蜀寇起。大擾州邑。雖父子或不相攜持以避。母劉氏方飯。君纔十歲。侍而往。俱匿野澤中。既生子。病且不粒。君晝夜望天號泣。若以危難訴之。求完其生。已而探蔬如藥者。素以飼。疾乃愈。會有盜過。又得所棄米。以具饘粥。盜稍息。扶以還舍。父老驚異。歎謂其篤孝。爲神靈陰助。雖漢江次。唐支叔才。殆不能遇。既長。莊謹自律。鄙絕輕好。善治家。不爲米鹽斗筲之計。而田至數頃。貨數萬。諸弟欲析其產。君一毫不忍私。歸所有與之。里人稱其友愛。自是不復營產。惟聚書延賢師友以教子。或告之宜少蓄藏。庸厚後裔。君曰。吾子苟力學。他日能大吾門。其得失豈獨屬比耶。畢氏性懿淑。能盡婦道於內。外仁而好施。常閱書善誨。諸子往往執經問其大旨。聞絃誦吟詠之聲。則喜見容色。子與朋友歸。必親饋饌。雖貧不敢廢禮。享年五十有一。至和庚寅六月二十七日卒。故李氏家範。最號雍睦。蓋夫人有助於君也。君之先世多隱居鄉閭。曾祖充祖勳。父圖皆不仕進。至君以高行飭齊其家。而達遂以顯。得非慶善之報歟。子四人。其長乃著佐君也。字承之。曰適。曰遷。曰達。適從承之官秩歸死。年三十四。今附葬于親之墓。遷繼天。達舉進士未第。三女早亡。子早從度支圖公。學公材高識明。於人物少許可。常器獎承之。子因與之交。承之有文而敏於政。君子也。將葬其親。來求銘。予其敢辭。銘曰。

周居士墓誌銘

居士諱原。字德祖。姓周氏。錢塘人。少居鄉黨。自好。越祥易。感勇於赴人之急。家有藏書。清晨必焚香發其覆拜之。有笑者。輒曰。聖賢之道。貴在是。敢不拜耶。晚習導引衛生之經。頗能療疾治病。人有疾。聞而藥之。輒愈。嘗還異人。得秘訣。以奇草化水。銀爲銀而諱之。焚其方。戒子孫不得學。四世祖仕錢氏卒。錢氏納國大父仁禮尙幼。隨流散遷徙。遂迷其墳墓。父繼輪受遺言求之。及其將死。又以屬居士曰。吾嘗問墳而祖。

當於何所求之。若祖疾甚。語已難曉。屢稱曰黃。今終吾身求之而不得。豈當須臾忘此也。居士因野服往來里社間。陰訪其地。距城五十餘里。偶入微徑。漸見牛羊廬舍。問其地。則曰黃山。居士乃伴與父老狎。爲無町畦。其若其僕者。徐詢周氏前世。有翁九十餘。嚙久之曰。周氏名某者。昔爲某官。死葬於此。兒孫每欲夷之。輒見變怪。填今具在此其城也。居士矍然起曰。我周氏後。求此墳三世矣。乃今得之。及見其家古券。又驗於封其故壙之誌。曰雖即死無恨矣。春秋五十有二。熙寧丙辰四月辛亥。以疾卒。居士頃嘗感夢覺去初有使者呼召。遽甚。關中行數里。然後有白光圓如規。尋光又行數里。忽大明。見二道士。有童子執象齒授之曰。弟子未至應此。令賦詩爲盟。詩成使人導還。曰後二紀當復會此。既寤猶能記其詩。皆非世間語。迨今亡。果二紀也。娶張陳二氏。女適里人陶。男曰邦直。鎮邦彥。鎮早世。邦彥有軼才。在太學久。獻賦闕下。天子嘉之。命以太學正。諸生莫不榮願焉。將以元豐八年二月壬辰葬居士於錢塘縣黃山之原。於是問余以銘。余聞之也。人無顯晦。道在則爲尊。故雖生芻一束。豈可想見君子。詩曰其人如玉是也。若居士者。雖隱約之中。而能自好。雖微吾言。譬如藏香匿光。其將自聞自見。雖然不銘。無以慰其孤之思。銘曰。

嗟若人兮。無爵齒兮。天職爲之。曷其爾兮。匪天不庸。隨言子兮。耆定厥家。相在此兮。

吳府君墓誌銘

蜀有吳氏。其先京兆樸陽人。自唐中世。有名祥者。官於唐安。愛其上俗風物之美。遂占籍華陽。後因世生處。仕本朝。爲膳部員外郎。膳部生傳紹。任涇陽縣令。涇陽生季回。授郊社齋郎。乃府君考也。府君諱拱之。字宗象。性孝友。事親盡其道。既長從學讀書。通義理。嘗彼時蜀去亂未久。俗未甚盛。仁人志士。多以退靜相高。於榮利無所慕。府君雖擢學。亦無仕進意。治身守道。恬晦自如。居鄉里善惡甚明。不妄許可。納交以義。患難則出力。恤物以仁。貧而樂施。好談算數。推步之術。以禍福諭人。使之修省戒懼。常問諸曉方論。以疾告者。爲治之。中年以來。擇親朋之厚者而告曰。吾懷生太平日。無事閒居。盡遂所樂。以適吾情乎。於是結爲燕酒之社。而謂之太平燕酒友。縱橫高談。連日無倦色。蓋優游於此者三十年。元豐六年。忽謂其侶曰。明年春予乘厄限。殆將終乎。七年正月成疾。二月二日果不起。享年八十三。悉如其說。既卒。即以某年十月乙酉。葬于華陽縣居賢鄉先兆之次。娶張氏。先卒十三年。男三人。師愈檢已無過。師益舉進士。有聲名。累上未第。師亦與計偕。早卒。女三人。適進士史珪。前萬州南浦縣令郭由儀。進士宇文遵。孫男女各六人。子於吳氏有世舊。知府君爲詳。其孤乃以朝議公所遺仲父平生履行之狀示予。求銘其墓。予以爲莊生有言。人之生除疾病。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不過四五日。不能悅志意。養壽命。非通達也。若府君者。生逢治安。傳襲祿仕。而能遠世紛。薄外累。以顯晦榮悴爲一。悲愁死憤。不汨於中。三十年間。寓於燕酒。一月之笑。豈止四五日而已。乃能全天真。享高壽。其達人之徒歟。銘曰。

遺榮退辱。率非己欲。貴富賤貧。莫非吾真。忽然而勝。歎然而競。飲酒而醉。默然如靜。雖曰形器。吾不刻鏤。古之達者。宜其永年。

醫傳古府君墓誌銘

予讀官懷安得古太素與之游。太素知道者。寓于醫以自晦。始即之如不能言。謂其魯人也。徐而叩之。或及于治病。謂其良醫也。久而親之。知其通物理。能自得也。蓋少時嘗遇河南李君。傳以丹訣。戒以素書。晚又得隱者趙君。付以金丹二故。練藏養氣。皆有深術。所謂丹訣者。蓋順天地陰陽造化自然之理。受之以神。持之以心。所謂素書者。蓋言保生之要。本于內真。知之必修。修之必不息。所謂金丹者。燦然有晶輝。圓而粒也。太素既語予以丹訣。其二物皆得而見之。若李趙二君。則不得而見。不知其何如人也。太素又嘗謂予曰。趙君既以金丹見遺。且言修道有三限之別。上者享年百有二十。九十次之。七十又次之。予至七十有疾。將解去。即服金丹以固性。涉歷三世。乃超離形器之外。予聞是說。至元豐七年太素年七十。忽感疾。如趙君之言。餌其金丹。後二日而卒。實某月某日也。嗟夫道家之說。天地與人以生。不與之死。戕伐其生而死者。舉世皆是也。知有神仙之道。從而學之者。欲保其生也。如趙君之言。必涉三世而後得。其難如此乎。豈塵埃網罟之內。罪垢汙濁。纏結塗漬。必洗滌刮磨。經數百載然後完潔。乃可以保天地之所與者乎。抑定于中者不亂。累於外者可忘。水火刀劍之來。尙委而去。況疾病乎。天下之事。有不可致詰者。今趙君之論。太素之亡。亦其一端乎。太素諱世濟。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占籍金水。太素好植瓜。人多種其力。亦濟世之意也。家藏道書五千卷。著禪頌千餘首。述五運六氣圖。六十年氣候訣。皆有理趣。子三人。公輔公述先卒。成之舉進士。女四人。悉嫁良族。八年九月某日。乃葬于柏廟鄉羅曲里西山之陽。銘曰。君常攝生。宜壽且祺。乃以疾終。莫得而知。仙說有夫。生兮可遺。或寓而正。或委而馳。爲君作銘。縱言及斯。君如不昧。尙亦笑之。

叔獻字師元志行和謹接朋友間言不入歷官多有能名予愛而與之厚故于其葬母也來求銘銘曰少也艱危已而有歸母以壽考終子以藝學顯于時可謂有後矣

仁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熙寧七年十月某日仁壽縣太君魏氏以疾卒于普州大鎮鎮王隨家享年八十明年其子護喪而歸卜以十二月某日葬于華陽縣晉安鄉先塋之次禮也夫人世居成都曾祖某仕孟蜀補東頭供奉官將兵戍普慈因家焉祖淵父昭迺遂為普人夫人年十五歸于故贈大理寺丞費君諱文字正用生五子曰珍珣今亡矣曰珣珣祇慎寡過曰琦以孝行稱鄉里皇祐中登進士第累遷屯田員外郎通判蜀州四女長適李惟吉次適楊士賢次適張鐸次適王誼皆良族也夫人仁孝敏惠得自天稟聞前世賢婦烈女事歷歷誌記以自規勸好佛習知緣報大略特加崇信闡法愛而嚴雖壯子長婦侍之每有畏色寺丞君舊豪舍財不屑屑治產惟好賢樂善宴行自適夫人器量中物及父母所與之田以資其用至于匱竭曾不少吝寺丞君之亡屯田君之幼也名聲未聞生事困約夫人殊無他憂務擇師友磨礪其業至于起家得祿板輿就養士論推以為榮宗親黨巷指以為楷範治平中屯田君之官河朔夫人年踰七十默然願行熙寧元年上初郊祀乃享今封四年大慶請進以邑則曰吾婦人一受命足矣在河朔七年而歸涉深險水陸備萬里康寧喜樂未嘗一日不豫然起居語默惟王氏女之在念欲往見焉凡如此者將一年子孫罔留不可會誼亦來近即與之行至則決日而逝王氏女哀夫人離闊之遠而會合之近遽及于大變也自是輟頓肯立誓以死殉後五月而亡其將亡也語不及他亦惟夫人之念嗚呼始終存沒之際果何如耶夫人與其子官于他方凡二十年無恙一旦歸而卒于女之家豈其理素定不可輒徙耶人之生聚散休戚何常之有惟是母子之愛遂繼以死得非殉養大賜雖終天莫能以報稱而至是耶臨夫人之喪者既弔而又傷之也銘曰享年于茲惟德之施受封于朝惟母之饌祿以養裕于私禮以葬得其歸滔滔生此固有合離惟此合離喜樂憂悲夫人之懷吾女是思往卒其家女亦繼之理涉茫昧尸者云誰抑亦偶然莫得而知勒銘幽石以助孝慈

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李氏封壽光縣君故尚書屯田郎中常公諱溥之婦宣義郎致仕構之妻左朝奉郎安民之母其先蓋唐之宗室為鹽鐵判官從僖宗西幸遂居邛州之依政者會祖也好施不吝賙及凍餒者祖元熙也以文學名鄉里為詩尤工者父奐也郎中公家範嚴整太夫人雅好賓客夫人夙夕事奉周盡敬禮諸姑悅其恭婦服其和宣義君少從學不治產不恤有無夫人能成其志不累以家事凡嫁娶伏臘問遺之具一切處辦莫不中禮享年六十有六元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子六人長安石衛尉寺丞早亡次即安民志尚清壯學行治最推高一時次安序安節安稷皆舉進士季安時尙幼女二人長適左承議郎宿州

淨德集卷二十七

墓誌銘

夫人文氏墓誌銘

瀘州判官蕭君叔獻之母夫人文氏世居遂州之青巖父寶龜母孫氏皆早亡當化咸平間蜀寇亂郡邑擾蕩夫人既失怙恃復遭時多故與昆弟徙居合德以完其生既長適蕭氏事舅姑以孝事夫以順訓子治家愛而有法性喜儒學尤好施天福中老儒唐恕善談合理郡人推為有道每過蕭氏必從容語及飭身臨事之要夫人嘗誌其言爾其子曰兒終身能如唐翁語吾門當大夫某卒叔獻未中科夫人戒之曰為子貴能樹立使父母存沒無憾乃可汝無怠終吾老期汝得祿酬平昔意其判別善否措之母道如是豈古所謂賢母者歟觀蕭內外泊里閭之衆貧不能自濟則開贖存給俾之有賴未嘗以遠邇厚薄形諸意以是無餘藏於家子男二人長曰允昭先卒次叔獻也一女嫁陳紀慶曆六年叔獻既以進士第詔許蜀人初仕于鄉遂佐寧武幕秩滿當遷北地以夫人老請便官歸養乃除武信從事又除瀘州始終十餘年以祿為養鄉閭榮之夫人嘉祐三年某月某日卒于里舍享年八十二五年某月某日葬石照縣某里

州學教授梅賈次適左承奉郎大理評事廉友孫男四人女七人惟常氏世守廉約族屬素貧賤自夫
人之來歸勤儉以修婦職慈恤以教母道損口體之奉以豐滌穢完結縭之歡以備扶養足于老愛隆
于幼三十年間閨闈雍睦人無間言可謂賢矣既而二子得祿安與潔膳始有可樂之意則感疾瘵瘵凡
十餘年不能痊朝奉君嘗由太常丞除江西轉運判官懇請留京師力謀療治朝廷從之改宗正丞遷開
封府推官國醫高手診視殆徧竟不起得非命乎自郎中公而上皆葬臨邛至夫人之喪貧不可以歸乃
以八年三月甲申塋于陳州某縣受節鄉三河村之原蓋亦不悖于禮也銘曰
蘇以養何報之涼禮以葬孰為之鄉有宛惟丘蓋得其藏孝乎親乎要之不忘

夫人呂氏墓誌銘

鄉先生光祿寺丞任君遵聖有賢配曰夫人呂氏眉州眉山之著姓祖考曾以好善稱鄉里夫人年十七
歸于任以孝敬奉舅姑以禮義事夫以節行教子遵聖之考居家嚴整子孫侍左右未嘗少假以容色惟
夫人能盡婦道朝夕承養順適其意終身無不樂之語遵聖趨向高篤學力文得聖賢指歸處已從政恥
枉道不與流俗合仕宦多艱難飄寓四方幾至憔悴夫人補助艱難雖衣食不足終日怡然所以遵聖得
遂剛簡之志而不陷溺于困窮者夫人能成之也子一人伯雨學有本原強明重氣節擢進士第今為宣
德郎某王宮教授士林多推之異時在朝廷必有立夫人能教之也遵聖治鄉鄰會王師討僭寇道過境
翁于餽餽議飲來歲賦入貸民財以濟之守將難其說遵聖又從往議夫人止之曰竟不從可遂已乎真
若專達以辦事雖得何愧其善處而斷又非婦人之所能也伯雨未第時以禮養為憂忽忽感恨夫人
戒之曰取舍在人通塞在命吾豈強汝以人力所不能致者哉既釋褐則又戒之曰堂構不墜吾無懷斗
升之祿非敢感所繫不義之富貴不可以悅親惟求汝父之志慎所履不獲罪于名教則子道盡矣是故
遵聖去世二十年終有良子乃夫人始卒之訓也晚歲好佛書知緣果大略怡然若有得紹聖元年四月
壬子忽感疾閉目謝金剛經凡二卷無一字舛謬翌日乃卒享年七十有八明年某月某甲子葬縣某鄉
女四人長適里人孫伯宗次適朝奉郎師規次適黃裳次適史衢年皆進士孫男二人祖構祖福孫女一
人曾孫二人子交遵聖父子間以夫人之志之德致驗前載蓋鮮倫擬昔孟柯之母擇鄰教子卒為大儒
然其父之行業不傳于後世梁鴻之妻甘樂隱惡並著高節然其子之聲名不顯于當日豈傳記有所略
乎抑亦無足述者推彼校此孰為全德則夫人之墓可不銘哉銘曰
有夫而賢涉世孔艱惟其助之困節以完有子而才持守莫遷惟其訓之克承厥先茂矣令德錫之永年
著之銘辭愛信而傳

長安縣君祝氏墓誌銘

諱齊監濟陰祝君正辭在嘉祐治平間守密深衛襄四州皆有治效朝廷嘉其才嘗降詔賜金以褒顯之

蓋當時良二千石也其女嫁同郡人奉議郎致仕董君縉生四子曰丕朝請郎知閬州曰萃未仕曰平亮
州環巨令曰中渭州平涼尉孫十一人曰耕隰州隰川尉早卒餘皆從舉進士夫人以丕登朝封長安
縣君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終于家春秋六十有八紹聖三年十月庚午塋濟陰縣安平鄉南十里存
榮沒哀皆中禮也董氏與祝皆為良族以純約治家以雍睦開鄉黨自夫人之歸奉其姑以孝從其夫以
禮友其夫之妹以和教其子以立己之大方細初粗縷之事雖勞必親茹荼置簋之薦雖老必勤女功婦
道兼備兩得由是閭閻之內益治而明至于不誦佛書不講淫祀惟儒者禮法是從皆婦人之所難能者
諸子既仕則告之曰凡不欺于心不害于物謂之君子反是謂之小人窮達異分貴賤殊緒惟不悖于義
則無愧為君子不為小人雖五斗之奉吾不憾也為小人不為君子雖萬鍾之養吾不悅也爾等勉之慈
訓所及率有令德予嘗與朝請君為同僚愛其趣操方靜多文而敏于政則夫人之賢從可知矣銘曰
祝氏之賢克昌子孫夫人鍾之德慈行溫董氏之法有嚴閨門夫人守之禮隆教存致養以祿惟義乃尊
享封以邑惟善乃聞刻銘幽石貽範後昆

靜安縣君蒲氏墓誌銘

夫人蒲氏世為閬中人贈太子少保諱穎士之曾孫贈太子少傅諱仲之孫贈太師衛國公諱師道之女
資政殿學士諱宗孟之姊贈太中大夫蘇公諱渙之家婦太子中含不欺之妻慶曆中太中公任閬州與
衛國公善結為姻家夫人年十九歸于蘇資政慈和勤女功循婦道亦喜讀書姊妹族屬無間言舅姑繼
沒季女未嫁夫人撫愛愈厚迨其有行出匣中物以資之族人或以此譽美則曰先姑即世新婦當任
其責安敢衛以為能尤敬于祀先凡歲時薦獻與忌日之奉其炮燔烹飪之具雖老矣不以付子孫必擇
平時之所嗜而羞之既享則愧傷齋慄終日愀然如見所祭蓋得孝子所以饗親之義中舍君之亡夫人
持諸孤而哭曰汝父棄汝不待年今壯者未有立幼者尙可保耶訓誨教戒益嚴且勤既了嫁娶則又告
曰吾事而父畢矣汝曹惟勉學慎行庶幾成就以顯爾親則吾無憾昔馬援聞人之過如父母之名吾自
幼至老不敢言人之非小子識之可以寡尤也某年天子既郊夫人當封邑資政公以其性行靜專動有
法度事父母舅姑皆盡敬愛請以靜安封之又嘗丐于朝乃賜以帑紹聖某年七月某日以疾終于眉
山之所居享年六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附于中舍君之墓次子五人千乘千之某官千能千秋千鈞
皆舉進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任忠弼次適承奉郎監杭州洞霄宮蒲澈次適進士雍緝孫男十三人
孫女八人銘曰
閬關肅肅兮德之宗子孫誥誥兮慶之隆美封貴服兮恩以崇高丘深遠兮禮以終婦則母儀兮傳素風
庶幾陵谷之無窮

此其衆人所難而君子所貴者也。子男七人。曰綸。曰衍。曰復。曰衡。曰紀。曰緯。曰侃。復即太博君。今知陵井監。屬尙敦懿。居官有能名。衡猶未仕。餘則亡。女四人。長適勾稽。次適袁綬。次未嫁而卒。季適袁璠。孫男六人。希逸希道。已夭。希聖希孟希簡希古。皆建侯賓王。暨齊魯學。克承厥家。孫女五人。歸孫誥。賈麟。袁晦。勾鑑。年。句師。舉。曾孫男十人。女六人。並幼。予嘗閱史載。見昔人出處大致。若司空在晉。曲江公在唐。其德操義烈。皆社稷臣。雖百千年猶使人仰畏不已。今攷君譜系。原究本始。則二公之苗裔。固可書也。況嘉行有足紀乎。銘曰。

人之生無窮。達則晦。儻有一節異于衆。可以憲子孫風流俗。則謂之不朽。非必高爵重位。乃取貴後世也。女有歸矣。父母愛之。而私以金幣。雖受之未爲大過。君獨無取。豈臨財不苟其得歟。彼求而惟日不足者。聞君行誼。可愧矣。嗚呼。廉哉。

行狀

神退處士章行狀

蜀有知道君子章。曾先本閬人。五世祖。唐廣明中從僖宗西幸。有官守。家乘闕而不載。高祖父垂裔。始居眉之鼓山。曾祖曰璵。祖曰道。方徙居成都之雙流縣。考曰惠。妣蹇氏。三子孟曰忠。仲曰亮。季即府君。字隱之。生三年考歿。七歲母氏亡。既孤。鞠于兄嫂。以所以事父母之道。佛而報焉。未冠治經術。往來成都。求師質問大義。鄉先生任維翰若釋中古。皆通經善講解。悉從之游。得其要旨妙論。階之以踐古人之闕。故其志修其行。懋與人言。古今人事物理之變。所謂索而難至者。皆探抉變奧。務得其極而後已。尤好揚子雲太玄經。知玄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著發隱三篇。講疏四十五卷。太玄圖卦氣圖各一。雖前世陸續宋衷王涯輩通太玄學者。殆有不及也。慶歷四年。樞密直學士蔣公堂。以其書薦諸朝。皇祐三年。仁宗祀明堂。賜粟帛。四年。端門殿學士楊公察又薦之。除本州助教。懇避不拜。至和二年。宜徽使張公方平。奏請以處士號旌之。不報。嘉祐四年。天章閣待制何公郊陞對。以疏論列。詔委轉運使詳定其實。時殿中侍御史趙公抃兼按一道。即以學行之懿條悉聞。上乃賜今號。翰林侍讀學士王公素方。牧是郡。遂命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神退。由是浩然以聖賢之道自裕。憂喜無累形。是非無撓中者。十年。非其趣之高遠。德之精微。瞻能爾。娶魏氏。生二子。長曰禕。舉進士。應嘉祐詔。以行藝敦造。今爲著作佐郎。守漢州縣行縣事。次稷業文未仕。孫男四人。曰正。曰遷。曰益。曰宜。方治經求進。處士嘗爲歌詩雜文二十卷。行于世。卦氣圖以石刻於府學之西。太玄經圖并文集刻於中興寺子雲祠堂。熙寧元年四月未病。先辟穀六十日。嘗言以氣治之。六月九日卒于神退坊所居之第。享年七十六。明年九月壬申。葬于華陽縣普安鄉白土里。嗚呼。處士道義充于身。文章傳於世。惜乎同高節隱居不仕。今朝廷方修一代之史。則處

淨德集卷二十八

墓表

贈大理評事張府君墓表

南榮有道之士。清河張君。既以皇祐初元三月己亥疾卒于家。春秋四十有九。三年十一月庚午葬于榮德縣榮川鄉歸政里先隴之次。後二十五年。君之子復爲丞祕書。天子大享幣。贈君大理寺丞。均慶賚。賁滯德也。太博君擢進士第。與予同時。每懷先烈之不耀。思得推敘大略。著示後世。乃求于文表諸墓。按君譜系由來最遠。蓋晉司空華。唐曲江公九齡後。天寶中有從明皇西幸者。占南榮爲鉅姓。曾祖諱儼。建隆時王師伐蜀。率土兵導所嚮。補先鋒將。力戰有功。祖諱讓。亦以智能補和義縣令。考諱文煥。城州司馬。君諱惟德。字輔之。幼以孝謹聞。執親喪不忘禮。讀書先經術。務窮大旨。尤好春秋孟子。凡雜家駁說未嘗一試于鄉不薦。遂無仕進意。訓子孫。以雍睦清慎爲先。平居擇交游。惡苟合。閒或賦詩見志以誨人。語純格。與朋友言。多援前史得失。否臧。以相警勵。鄉人善者好焉。君袁氏塔。僚凡塔七人。袁富族也。爲之塔者。或私其實幣以豪。君獨不爾。袁父母嘗厭他塔之求。欲以餘積委君。則再拜避謝。卒不以一金自汙。

士之清名，皆可書也。某既得其詳，敢序大略，以備史館之載錄云。

雜著

書術

易之道神矣。其源出于天地陰陽，其流入于蓍龜卜筮。其大極于三才造化之精微，其小該于一物動息之形象。事之隱晦而未究，雖聖智不可得而知者，必有以告焉。非謂之神乎？卜筮之書，既本于易，岐分派別，散漫繁衍于天下，觸類而長，沿波而適，其名號種品之多，幾不可悉數。而至于閭閻賦畝之賤夫，亦有通其說者。或擲錢擊瓦，無知之物，而可以致吉凶禍福，蓋我以術窺彼，彼以神告，安怪其影響之密哉？世所謂壬課者，尤可信驗。始予之楚，慨然以松檟爲念，遲遲不忍去。有匪人焉，力于斗筭而進，委者方龍利以合，而索然無所得。乃欲擠之巖壑，以充虎狼之求。予憂而占之，術言卦爲彈射，夫射者平心正志，循禮而後發。君子之求也，非幸其中，以戕彼之命，而圖我之能也。挾彈而射，非禮甚矣。伏險賊之心，用非禮之具，龍斷之態，穿窬之謀也。安能爲物之害乎？已而果然。居楚累年，閭戶終日，不與異類接。又有匪人焉，飽于芻蕘，而標榜者，既憑邪以逞，而覲然無所獻。乃欲納之網罟，以資庖鼎之味。予懼而問之，術者曰：在卦爲萬矢，夫矢者貴其直而不枉。先王之制制，謂之利品，巨用則威天下，小用則去害而全己。非徇我之欲，傷彼之生，淆亂否臧，悖壞典憲，一切以忿暴昏虐爲務，觀觀一售，而獲搜捕之賞也。以爲爲矢，豈正直不枉之意歟？不稟於法度而發，狗鼠之盜，歸習之勇也。何恙之及哉？已而亦然。嗚呼！卜筮非惑予也，茲二事者，地之相去僅萬里，晦明之相遠乃千五百日，而所告者如符節然，不特吉凶之明驗，乃善惡之深戒。誅賞之大端也。夫禍福者，天所以賞善罰惡，非私快喜怒而加于人。小人而私快喜怒，欲以禍福加于人，則爲善或不能，微福逆天理矣。逆天理而逞人欲，照臨在上，其可使之欺乎？昔者左丘明解春秋，好言卜筮，司馬遷作史記，傳龜策，漢志載雜占，唐史述卜相，大率可以明吉凶善惡，爲小人之深戒，有輔于教也。予感二卦之說，作書術。

淨德集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

雜詩

夕陰飲空，素月出西海。寥寥俯仰間，杳不見纖毫。清光信可掬，璀璨掌握內。虛庭縱遠目，中夜如有待。念我金石交，經別已十載。德音響球琳，道味芬蘭蓀。悠然阻聲容，況復接言誨。幽懷願一寫，四顧多泛愛。迴頭自珍惜，欲顯不如晦。賴此秋蟾魄，千里共光彩。思賢搖去意，對景慕良會。此夕雖圓明，清賞君何在。

化阿

子奇昔稚齒，得官化阿城。齊君疑其幼，且悔寄任輕。同車載白首，教告力奉行。一日鑄劍戟，二日促農耕。官倉不積粟，武庫皆無兵。魏人錯料事，來戰欲蕩平。阿俗且感義，子弟從父兄。小邑抗大國，魏敗齊以寧。千年陵谷變，猶有化阿聲。乃知謀人國，自古須老成。

河津女

河津女媚者，可與壯士儔。簡子欲南渡，誰人爲撐舟。娟娟紅袂起，姿容盛優柔。長篙與風快，大翼如雲浮。

頃刻易千里。恬然濟中流。心情忽感慨。爲子發清謳。波濤激無際。駭長事禱求。杳冥若影響。自爾蒙神休。交龍助其維。歸權勿夷猶。聞之意飽滿。春風滿華旂。樟檣響環佩。蘋藻奉薦羞。豈獨女子事。可況公與侯。一言固有合。半策或見收。惟其遇不遇。通塞難相謀。旬月取漢相。安任田千秋。

送周茂叔殿丞并序

君子能信道。不能必信于人。能自知。不能必知于人。得乎中。不奪于外。環視天下。而輕重在己。死生貴賤。否泰休戚。未嘗少遷。其思素。以反其趨向。故能也。人則分曉于義利。取舍好惡。交攻競奪。而其知合於至當。故不能也。予嘗持是說。以觀世俗情僞。而憤君子之所不能。反而求諸傳記。至仲尼稱伯夷柳下惠。荀卿氏推尊子弓。揚子雲珍君平長仲元。而乃知君子之道。雖晦必明。雖屈必伸。蓋聖人之待天下。必推之以至公。而教存焉。然則道人之善。而有譽于世。非佞也。公天下而爲言也。眷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誠。拯憂患。雖賁育之力。莫亢其勇。潛之深流。必長。趨之端適。必遠。擴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自誦曰。俯仰不作。用舍惟道。行將遷去山林。以全吾志。其信道篤而自知明歟。或知之或不知之。其君子之所不能歟。以君子之所不能。于君子何損益焉。惟知者可與言其然。惟不知者亦可與辨其不然。亦庶乎道人之善而不爲佞歟。今年夏六月。官滿南歸。士大夫皆爲文送之。某既序又繼以詩。

高帆颺漢水。六月南風溫。下流乘漲怒。一日千里奔。濤威雷震擊。石勢龍虎蹲。漂搖波濤際。渺漫天地昏。君心浩溟渤。目笑衆水煩。外任安濟德。中養澄靜源。青雲露三峽。寄傲開翠櫺。白日滿平楚。放懷清夢魂。夷險既一致。卷舒惟義存。未易泛滄浪。時平斯道尊。

百合

盛夏衆芳息。景物殊寂寥。庭前有百合。穎然舉春嬌。數枝已發茂。百朵尤富饒。擁蔽因巨葉。紛敷假長條。吐秀偏得地。爭妍欲干霄。素粉間瑤瑤。輕黃染瓊瑤。靜若寶幢植。動如鳴佩搖。盡向杲日麗。不畏炎風飄。太守雅好事。得之詫朋儔。綺思入新句。彩圖上輕綃。衆目遂賞翫。英華不虛凋。此物既異常。論議有以招。人情愛惡閒。輕重何其遠。或謂花之祥。或譏草木妖。嗟予豈博物。智慮隨日消。欲窮造化理。茫昧增無聊。疑此亦偶然。發之自根苗。莫議妖與祥。爲公續長謠。

韓子定嘉雪應祈二首

晉地素瘠瘠。所憂冬氣差。明神享其誠。瑞霰飄爲花。輕絲警已沒。散漫撲水涯。大片殊易積。勢驟填丘壑。飢鷹健欲擊。伏虎凍不擎。北響少鳴鴈。南飛絕鷺鷥。肅然天地中。塵聞一聲譁。樓觀動曉色。江湖壓晴沙。度曲宜鼓琴。卷葉難吹笳。顧此勤儉俗。趨時務耕鋤。三冬苟失望。二麥將不芽。造化善從欲。沾沾罔遺遐。

須爲盈尺喜。勿與祁寒嗟。清威儼開府。和氣方當衙。餘潤匝千里。歡聲同一家。天人報應聞。其速如馳車。我公心在民。致勝誠乃加。康衢有歌詠。繼者漸餘哇。天道孰云遠。未嘗毫釐差。鑒此金石心。報之瓊瑰花。早氣漸已去。豐歲來何涯。高館累炭薪。卑亦蒙汗漿。密布氣見滂。急飄勢奔擊。掘地得寶馬。集庭瞻白鵲。歲功助發洩。民口騰謠諠。高原有瑞慶。絕漠無黃沙。山夫喜執耒。戍卒愁聞笳。鐵甲彼固疑。石田吾將耜。霽霽既霑足。陳根其動芽。霽霽幸還反。歸路曾忘遐。待詔一何寒。映書誰肯嗟。鳴弓壯暮獵。凍鼓咽朝衙。羨君詩筆雄。退之昔名家。染翰勸成集。卷軸可載車。矧此古琴操。應和無以加。雅鄭本末殊。中正聲多哇。

朝陰

朝陰喪多雨。少見日有光。四顧天地慘。萬物皆茫茫。占書久不讀。何暇推雨暘。試以人事說。訝此非吉祥。日者人君象。照臨及遐荒。豈容一物掩。有若自晦藏。明主躬聽斷。萬事付紀綱。賞罰信且必。威令非不強。天人報應間。安得陰侵陽。疑是變寇起。勢力殊猖狂。王師僅四萬。靈旗指邊疆。州郡少義卒。饋挽須丁黃。父子逃敵獲。女妻急縫裳。老母哭不忍。癡兒亦徬徨。將行痛訣別。意謂趨死鄉。小豎止竄匿。大患在殺傷。蜀人不慣此。聞者皆倉惶。所以作靈寤。終日爭飄颻。秋毫與天地。自古不比方。中國及夷獠。何足校短長。帷帳已坐勝。虎視誰可當。天威一掃蕩。不使存微芒。何時捷書至。喜聲復鏘鏘。鸞鶴忽開雲。金烏欲飛翔。登高賦常武。注目瞻扶桑。此願殊未適。百憂滿羈腸。

和陳長蘅休致二首

惜君有高才。舒卷莫非道。趨時忽倦游。謝事不待老。私謀惟恐晚。公論歎其早。平生恬淡懷。憂恨未嘗抱。白日由此閒。紅塵灑然少。鼓棹勿遲遲。湘川秋色好。進取雖繁時。退藏亦在道。儒與志不會。須惜流年老。不知笑君拙。知者羨君早。知與不知間。惡在愜予抱。得無釣石重。失乃鑄鉄少。明鏡洗無心。向誰論醜好。

送劉希道龍圖赴秦亭

君子異衆人。所繫惟大節。著見在功業。何嘗一毫缺。幽能動金石。明可貫日月。其間有用舍。舒卷不同轍。言之尺與尋。輕重自區別。公以道德進。義操非子子。早歲在言路。屢補袞衣闕。一語定大計。永祚慶蘇臧。西來委重鎮。遠業相施設。岷峨固不動。江漢亦澄澈。譬如公輸木。巨細歸樂括。又如后夔音。合止付柷楬。爾其遂生成。吾豈任咄咄。愚者多說利。破產營酒麴。官緡通數萬。私計鮮毫髮。雖云鸞兒女。未免就繯繼。巨械壓羸頸。重筭困流血。亦有凍餒斃。枯骸不藏穴。茲事關進退。聞之宜結舌。壯哉仁者勇。拜疏爲論列。詔書卽日下。錫除允公說。皇慈極憐落。治體非眇末。推此不忍心。疲瘵庶全活。方將奉川命。又仗元帥鉞。何時歸廊廟。民望甚飢渴。天網舉無外。海勢包有載。威德廣所被。神武專不殺。兩階虞舜舞。六月宣王伐。

梯航走琛賈。早夜長鞭撻。相因太倉粟。紅腐以時發。已朽外府寶。浩蕩流不竭。乘此全盛力。萬事易裁割。泰山可轉徙。巨浸可塞遏。深惟漢唐治。承輔次皇高。弱翁知故事。論議頗諄切。開府善守文。規模亦宏闊。敢告天子聖。邦基繫明哲。斯言得之公。非以爲容悅。

送范希聲歸洛

策馬太行道。西風動微涼。之子去意遠。南望嵩洛鄉。日馳百里足。急歸拜高堂。天倫喜會合。親侍生輝光。惜此暫闊別。送君乏詞章。早晚揖回暇。秋深離菊黃。

雲頂山

崎嶇上層山。十里到巔頂。天形露空闊。物態蓄深靜。羣峯峙其旁。儼若挈囊傾。廣野闢於下。誰爲畫虛井。殿閣盤盤觀。松檜富清景。蕭然古佛界。逸矣真仙境。枯株吐芽蘗。晴雲發祥慶。盡手矜妙逸。詩毫事奔騰。乘高縱開目。幽意適遐迴。班班見髣髴。歷歷可窮省。茲山介兩蜀。鎮壓猶巨屏。南連三峨巔。北距雙劍嶺。東西數百里。高下幾千頃。地產號充盈。天時與康靖。民間豐歲樂。事外化日永。覽勝一登臨。茲焉聊賦詠。

見雲頂山

朝見雲頂明。暮見雲頂暗。陰見雲頂濃。晴見雲頂淡。雲頂乃一物。百態異舒慘。朝暮不相失。陰晴可先探。于吾如有緣。靜景供遠瞰。搜求入風騷。剔琢費鉛槧。一語小如意。讀之惟自頷。深惟出處途。兩得亦難取。雲霄有達士。豐祿修飲啜。終身落世網。塵垢漬衡紱。雖逢物境勝。何暇縱遊覽。丘壑有幽人。俗繩不可覓。茂林適情性。清泉滌肝膽。野飯止一盂。往往之藜糲。予生安拙計。萬事恥浮溢。宦遊苦不樂。進退殊堪坎。塵俸幾數斛。憂食如含糞。飽食坐看山。開心復何憾。

三亭詩

三亭何爲者。吾友所經營。亭前有標榜。雅意異俗生。治己已執治。清慮慮孰清。吾道固可味。未易貴至誠。惟天子斯人。一榮授五行。生質本淳靜。外誘徒縱橫。心術僅茅塞。耳目將雙盲。上聖貴復本。大賢猶性情。況其可上下。安得不勵精。四端匪外鑠。語默無自輕。百行皆吾分。積漸日有成。積荒荒我懷。去之如鋤萌。波瀾擾我源。止之如澄泓。浩然濂萬慮。粹矣肅六經。不趨揚墨塗。將造周孔庭。出井見仁義。仰天瞻日星。甘若飲醇酎。珍若享太羹。清若餌芝朮。和若聞咸莖。積中而恬愉。發外而光亨。窮不失素守。達不孤羣氓。生不陷非義。死不忘英聲。道味固如此。身規從可明。本原何所來。慮之深以閱。欲知君子心。吾請觀亭名。

贈蔡山王潛

王生性高閒。了不掛塵網。家居蔡山下。景物盡幽爽。山松何年植。老幹已增長。山雲終日飛。秀氣自飄蕩。山泉涓涓流。落澗有餘響。山月隱隱出。澄輝透林莽。生嘗坐巖石。寂爾遺萬想。橫琴試一弄。意外忽忘象。千年幾興亡。六合一俯仰。惟傳太古聲。猶在五絃上。鍾皇與聖帝。作樂理和暢。志士及幽人。寄情多感愴。

於焉得深趣。不返而遂往。殊石莫重輕。尺尋奚直枉。清哉此標節。抑可勸鄉黨。予生本靜默。意味欲恬養。偶然從宦遊。百態殊執掌。既無移時術。力軟不能強。亦有超世心。倦足欲焉往。作詩持贈生。厚顏尤惛惛。

送吳龍圖歸闕

蜀山千尋立。奇勢凌穹蒼。岷水萬里走。怒流吞滄浪。南連楚越腹。北際秦隴亢。乾坤所造作。險固天下彊。四境高與深。沃野蟠中央。天時少凶旱。地力宜耕桑。生齒萬億計。實貨豐且穰。運轂實內府。重車不停箱。公廩已腐粟。私家始餘糧。恬然禮義俗。若在無何鄉。王澤或壅閉。土風亦悲涼。所以二僭僞。草木罹凋傷。繼有三盜起。氛埃展飛揚。耳目殊未達。本末猶可詳。朝廷任連帥。指顧事一方。聖造爾莫測。恩波但流長。我公來息蕃。罕遇更而張。至誠極惇悌。大事費付量。澄機執清濁。中和匪柔剛。蜀人自荷戴。頌口殊鏘洋。仰公若梁棟。愛公比琳琅。謂宜立大廈。豈特爲圭璋。願公保遐福。堅厚如陵岡。期公享眉壽。歲月過綺黃。或吐藥石論。百脈除膏肓。或執陶冶柄。四序時雨陽。歌德動金石。書勳滿旂常。與意信如此。惟公協行藏。清風發朝野。闊步由康莊。昔爲御史時。率先問豺狼。及其按河東。巨盜縮鋒鏑。邊兵好犄角。公令無出疆。猷奏成反汗。公嗟爲飛車。斯事最卓卓。輝耀日月旁。平生實大節。安肯差毫芒。都俞既會合。事業尤輝光。蓋以大臣道。施之輔唐虞。雅意有餘裕。玩占得黃裳。此語知者重。不惟談否臧。稽首告天子。高賢民所望。

三點詩

某今年寓闕下。一日聞除書。宣猷王公守南都。翰林鄭公餘杭。雲微公金陵。又聞法有殊議度。歲未能決。又聞狂人上書。語及宗黨。羣論旬旬。咸以爲非是。獨公懇到爲上言。疏至八九。條制十失。既而出治鄧。士大夫相顧失色。深惜其去。公三黜也。視古人何愧耶。某用是爲詩以述公行。

下惠爲士師。子文乃令尹。仕也固不喜。黜之何嘗愠。直道宜少舍。高風諒難泯。大抵君子心。惟義素藏韞。進非爲私謀。退亦爲道隱。顧彼榮與辱。於吾不加損。我公天下賢。許國以誠懇。危言屢啓納。大事費量付。審如秦和醫。良劑起疾疢。工如魯匠師。鉅木赴繩準。昔嘗遷九江。誰謂去途窘。又嘗請斬水。恬然泛驚瀆。于今已三黜。去就決不混。遠視前世賢。並驅而齊軫。大敵衆所畏。未戰勢自殞。惟公鼓而前。萬旅悚兵楯。晚節人所重。半道成凋隕。惟公久益壯。千古激忠憤。大明方乘離。元老反遇遜。得喪未易言。所繫在邦本。和毅甫惠梅竹茶麪。

春前讀寒梅。雨裏見梧竹。一水自浮花。六神休撓麴。清惠非塵埃。佳章亦金玉。毫髮無重輕。此意可勵俗。卽席送堯夫。

行行重行行。千里秦蜀道。落日飛孤雲。秋風落衰草。極望快歸目。深思感幽抱。吾俗有謠言。公還一何早。

答宇文公南

少年從君游，于今已頭白。遂巡三十載，光景如昨日。追憶當時事，感慨橫胸臆。賢侯在汴水，多士凡數百。探道先淵源，學文重氣格。君常露華采，流品推第一。西南有豪俊，自此貴名出。天池可直上，中減扶搖力。不免逐鵝鵝，搶榆暫棲息。北憲換五斗，輕重固不敵。況當念赤子，安忍負愧色。歸來林下泉，屢把麝衣漉。南溟徒爾慕，腐鼠莫我嚇。清樽及黃卷，兩與聖賢覲。伊予最不肖，厚幸蒙賁飾。歸田倘無計，苟祿惟自責。因循得瘡病，放蕩成笑疾。持此答長謫，慚無雙白璧。

西風起高原一首奉送應之太博東歸

西風起高原，萬象動秋色。渺瀰深寒流，慘淡升杲日。嗚呼雲煙隔，所嚮知自擇。豈獨順寒暑，行將避婚弋。蕭蕭林間葉，早暮見疏密。危梢怯搖撼，懷若遇強敵。騷人與志士，趨向在幽寂。悲歌節物變，浩歎歲月失。遠憂積不解，難以斗酒釋。中夜撫鳴琴，餘聲寫沈鬱。竊慕窮天運，舒慘固其職。胡為世網中，情態具休戚。遂觀殊不爾，曠懷居自適。偉歟當世賢，明爽照今昔。孤高松柏操，肯與雪霜易。磊落萬葉集，何憚狐兔擊。天涯共一笑，肝膽露纖悉。相從恨不早，此別重嗟惜。夷途快覽望，還取忘涉歷。悲哉宋玉賦，安可贈行客。

仁智亭夜集

明月有深意，輝光滿層臺。佳景豈易得，對此持酒杯。坐久轉清曠，雄風為時來。夜闌興未倦，歸步猶徘徊。

答樂子美召食

湘中佳山水，使指重他部。高賢駐行節，儒雅飾治具。雖云八郡廣，曾不假多慮。一扇清微風，融和及生聚。川原發陽和，草木均雨露。疎網悉舉綱，和聲已載路。時登華遠亭，每與勝景遇。秀巖梅南峻，碧江爭北注。回環如戶庭，髣髴若綸素。彌望快遐目，縱吟尚幽趣。雍容接諸生，謙屈存異顧。飲食出誠容，上下相體敷。賤子斷不肖，萬里困飄寓。屢嘗造賓除，幸此聽談緒。斐然無所裁，安可繼大句。

送蔣熙州

昔登蔣公門，忽忽五十載。于今見猶子，省記似前代。歷源得餘波，家範稟性誨。筆下吐雄文，滔滔湧江海。胸中抱英氣，落落等嵩岱。十嘗試一二，卓犖已稱最。還朝幾幾時，何時又補外。河漢復古地，形勢壯且大。册府圖籍存，充國城壘在。臨洮建都府，節制中機會。守之扼喉吭，勦則攻腹背。西羌輒犯順，種落異向背。吁嗟秦雍間，氣味恐未艾。連年困飛輓，何日貯倉廩。一病費調養，已甚其可再。綏懷與剪蕩，黑白燦利害。吾君鑑勳遠，靜制六合內。仁如天地心，萬類悉容貸。不於靈旗伐，未奏短篇凱。一旦春風來，生意入窮塞。載瞻將軍鉞，猶識使者旆。治邊信有術，豈徒威克愛。

送張子公

今五十年矣，歸州之為人，道猶清敏，得其家法。

淨德集卷三十

五言古詩

晚學送句補元赴普結

六經聖人心，言以寓微意。著示萬世教，大略歸簡易。先儒事研覃，傳注發奧秘。其間豈無失，十數纔一二。沿波而討源，自可見極致。學者不務此，紛紛競非是。所得方一毫，已謂盡千里。譬如就寸管，窺視九清位。又如持小蠹，測度巨浸水。近年經術興，衆說尤鼎沸。或沿老佛解，或取鬼神議。或以對偶求，或用點畫治。往往勤萬言，區區釋數字。茫昧超洪荒，高闊等天地。幽微根死生，明欲混愚智。五常孰為常，百氏孰為氏。古今名家學，一旦盡委棄。老生分退縮，鉗口深有味。晚輩互馳騁，銳力不少避。茲事繁風化，賢者慎措置。吾鄉句夫子，天稟最純粹。事親存至行，執卷考精理。平生耽道腴，大嚼得鼎味。使之典胃席，琢玉成貴器。不爾坐泮宮，好音變惡類。頭白顏已蒼，猶從一麾寄。普慈實名郡，良俗先禮義。斯文久磨淬，浮華恥爾記。有心欲開詔，作樂應沾惠。有道欲適遠，驅車忠軒軫。茲焉遇儒師，于學有統帥。公若拜權臺，明若軒鑑視。珍若太羹餽，快若醕酎醉。詩書文為治，教育孟軻志。雖則飽甘棠，清風似槐市。

康定用兵日。府谷尤孤危。屬當治安久。多事盡廢。三面枕賊境。平易如通遼。重城輒議棄。浮論多背馳。賢哉光祿公。定慮先本基。百堵大興作。據險成藩籬。城完賊已至。善守莫敢窺。泉源衆所汲。公爲親解圍。兵勢弱不振。公能展張威。賊退城可處。生聚始有歸。于今三十年。功勳書鼎彝。邊人每記憶。言者咸涕揮。近日羽書至。討伐加荒夷。廟算出帷幄。王師整熊羆。壯夫思報國。志士竊憂時。寒日朝慘淡。凄風夜號悲。昔人何卓犖。往事可追維。夫君實賢嗣。仕宦圖奮飛。家聲貴不墜。儒學當有爲。歸歟自磨礪。門閭增光輝。

送唐君益

朝家設賢科。留意在豪彥。三道詢天人。萬言極寶鑒。國論庶有補。謀身非自薦。味者鮮知此。榮祿生貪羨。討論遺本原。文采事藻緋。假之爲捷徑。得以步華選。亦有附羣和。藉以肆綺辯。心迹既自異。事業安可見。遂令權貴人。待物少明辨。概謂天下材。皆同秦士賤。夫君非好名。力學久忘倦。天資固溫直。道業益豐羨。純如后夔音。發若老聃簡。深啓沃誠。恬無寵榮戀。時事方艱虞。乾心屢告誡。遠憂何時已。長策殊未獻。期君爲國醫。起疾須頃刻。

送杜翁東行

我爲懷安官。君作什邡令。封疆苦不遠。音驛稍頻併。乘閒強吟詩。寄去同賦詠。其言類諧謔。閒或有譏病。豪君屢酬答。往問復來聘。長臨頗壯膽。短語亦清勁。大事如爲人。圭璋有餘璧。得之每急讀。醉晚時便睡。方從文事樂。忽爾報成政。秋風飄行色。萬里去意遑。知君最留滯。文價早馳騁。策名二十載。位未立朝廷。一官奚足論。百能委前定。自古有通塞。誰與造物爭。任此不繫舟。所至遂游泳。西山白雲起。回首念溫清。參閣陞前語。歸拜堂上慶。僕取倦遊否。塵中多捷徑。

寄題丹稜李令野亭

前山翠光凝。後園穠秀合。惜此衆景會。聊以一亭納。地勢得高爽。人情遠羣雜。縱懷百慮清。極望四遠匝。風行松籟簡。晝永縣扉閑。居常玩文史。閒亦理杯棹。雅趣適安靜。嘉草屬酬答。門外有通衢。華輪正騰踏。

南山有嘉木一首贈友人

南山有嘉木。秀拔何亭亭。盤根蓋得地。直幹自挺生。朝爲果日照。暮得甘雨零。氣散雪霜勁。勢凌雲霧青。豈同凋下材。獨賦輪囷形。屬當構大廈。量度審重輕。彼尺我已丈。一柱支百楹。夫君承顯家。累世公與卿。天資由慶稟。湛然實純明。青紫莫能遷。志操務潔清。紛華未易勝。仁義思力行。學殖固原本。詞章露葩英。早夜勤琢磨。日望貴器成。聞歲下明詔。時哉會光亨。遙遙萬里塗。思君如戶庭。

和巖起負喧

凄風苦朝寒。愛日惜影短。翹首望餘照。曝背希一暖。溫如襲裘褐。美若悅芻豢。在陽頗舒暢。適性易飽滿。支頤殆忘形。縮手豈執版。卻笑假春衣。無乃求之晚。

感髮白

少年事辛勤。老大涉憂患。撫時感零落。髮白亦已慣。每思初白時。黑者尚千萬。晨梳滿一握。中有素絲間。及其白已甚。色勢頗滋蔓。種種漸無幾。星星忽大半。常情惡衰頹。不欲容容變。持鏡屢剪摘。費藥勤點換。久之反自笑。遂事固不諫。萬物入形器。盛衰有期限。飽英乘春芳。凋謝向秋晚。人生止百歲。稚齒如早晏。茲陰白駒走。安得常總轡。形骸任驅役。臂力資治辦。其間得與喪。大率皆夢幻。既老遂休佚。萬態無足盼。方當養椿菌。未暇語鵬鷃。霜雪華滿頭。長吟又何怨。

送翰林范侍郎

進退爲大節。君子貴其全。獻替實大事。良臣所宜先。二者苟一失。胡得稱至賢。況乃勢利誘。中性殊易遷。趨時或勇銳。顧義少慙堅。崑山有良玉。烈燄不敢燬。太華有蒼松。嚴霜豈能干。公以學行起。華塗三十年。器業飽藝高。文章富雲淵。徐行自廊廟。華望難陶甄。適會薰風琴。爲民更五絃。潔情思恤物。有道當危言。一旦謝簪紱。易若忘蹄筌。其鴻鸞雲霄。老鶴得芝田。天眞適曠蕩。世網脫拘牽。安居返故里。盛事光塵寰。父老相歡詒。謂公乃神仙。士林素矜式。仰公如綺園。試閱前代史。昔人難比肩。嘗聞喬與固。精誠動皇乾。願仗至忠力。區區塞奔川。不幸遭戮辱。何由老林泉。徒使國士淚。至今爲之潸。又聞廣與受。知止皆求還。都門祖帳盛。鄉里千金捐。貴以大論議。寂寞空簡編。猶有繪畫手。屢將丹青傳。四士所出處。得之皆一偏。惟公逢聖明。雍容卷舒間。任職思補報。乞身事安閒。素履雖如玉。貴名重于山。知公享壽考。歲月方遐延。壯容換老骨。綠髮藏華顛。諒公保福祚。子孫慶綿綿。高門納驪馬。舊物還青氈。令德終報驗。化工可推研。小智泥吟域。通境究淵源。方爾泥物我。其誰計寒暄。超遙誠自得。局縮亦徒然。再拜遠門下。長吟歌此篇。

奉和胡右丞視學所賦

成都學最古。肇自西漢時。寥寥千餘載。間或有盛衰。慶歷始下詔。四方如響應。良哉樂安伯。自謂遊從郡。與封治體由本基。遠模類文翁。故事循魯僖。課試月爲度。講解日有規。教育猶父兄。片言不遺遺。學子五百人。絃誦何饒饒。陶成禮義俗。大變西南維。距此已一世。繼者賢其誰。胡公廟堂老。天子深倚毗。下車急先務。勸學爲之師。時與心則同。兩宮吹壘篋。作詩遺諸生。字字皆典彝。近欲美材成。遠使純風照。雖石建巨堂。暨柱不復缺。九經滿四壁。高下相支持。首尾傳注完。粲然日星垂。斯經與斯堂。天下難等夷。若蜀木注釋之完。度地得勝勢。西隅敞高扉。氣象自宏顯。出門見通達。嘉木種千本。敷陰接春暉。人將不剪伐。異日甘棠枝。賤子昔在汴。執經趨絳帷。嘗聞先生訓。敢告多士知。讀書有本統。宜先窮是非。微言率簡易。衆說殊支離。詳觀聖賢迹。於我猶書龜。不獨事辭章。華葩競葳蕤。豈徒換爵祿。稱謂生光輝。立己如遠游。縱橫亦多歧。取舍各異轍。義利難兩馳。一足少踰躓。終身陷汚卑。君子與小人。古今不同歸。勉哉篤志操。行副公所期。

再和胡右丞視學

士有幸不幸所逢皆一時道隆學自正文敎俗亦竟匪惟古今異況復好惡隨觀詩不觀政爭競競與基
王基之學有孫窮經不窮法區區論桓桓必得大匠誨然後圓中規嘗欲致疆度亦先由渾儀所以君子
教衆材無棄遺公來鎮西州爲民張四維且曰化未孚執咎歸之誰醉醺造禮義儉薄生夸毗予其本庠
序動以經爲師善道易陽進應和如壘篴自此石室生處躬無匪茲勸戒戒挑達美頌贊緝熙屢聞講鼓
集不見儒冠敬遠或千里至餞筵相攜持公堂坐無地布滿東西垂學殖務栽培心茅悉芟夷前瞻數仞
巖欲趨公屏謂公富經術執卷將問遺誦公勤學篤華柔鄭玄暉杏壇乘春風一日千萬枝昔公長爲
嘉泰成殿帷藥石盡臨密世人罕聞知今公倡儒教羣情革其非道勝逢大壯文明契重離繼有巨篇
作拜脫如受龜成韶奏清廟音中夾與楚琳琅聚寶肆亘夜騰晶輝蛙鼓畏不鳴鼠璞羞路岐信矣蜀政
美聲聞已四馳海宇翹首望天高終聽卑行聞十行詔匪朝促公歸雖欲在泮飲盛事安可期

戲作客從中州來

客從中州來有旨誦嶺外道由長沙郡行李極狼狽地主無遷客不許宿關關驅逐使之出威勢如下礮
我嗟伏蒲君力小忠譽大一言犯雷霆萬里置江海方當困窮旅復爾招咎悔誰爲守者謀義理亦甚昧
人道異邪正天時分否泰外物慎取舍中局權利善小人街迎合君子恥附會如何鄙流放輒欲登善最
所持況輕貨安可過重賄惡名被諸身巨貪不可蓋羞色碎於面洪水安能覆書聞賢人生希圖須具代
聲華無今昔趣尙一進退李唐距聖宋乃有二徐晦

送李鎮北歸

昔爲并幹游識子十數載當時鄉曲學行已可愛公卿察廉孝一命果需需飄然從宦游萬里適劍外
標操本孤直鋒稜苦磨淬研冰冰變間規爲準繩內素節雖有常往往疏流輩遠順既殊途指此作環顧
好惡貴必察丁寧昔賢誨羣言徒爾爲終有公議在北歸太行道極頂見嵩岱下視上與阜岌岌殊瑣碎
洪河天外來勢欲浮大塊吁嗟衆流小奔走爭合匯長吟助超軼壯氣增感慨善惡忌太明與奪宜少晦
此語所繫重非特論進退數路盛得人期君赴亨會

勇烈侯廟

唐哀中原亂賊據西南疆號令不出幾時能禦強梁楊侯仗直忠實劍凌宵蒼誓將掃妖孽得以完金湯
奮膽過勾踐食羹如樂羊嚴顏頭未斷露雲指何傷衆寡固不敵歲月亦已長孤城屹然峙鋒銳莫可當
譬如泛巨海難以一葦航天心未厭侮人意忽蒼黃百口同穴瘞悲雲慘朝陽哀哀既澄靜往事極淒涼
封爵加美諡幽明知寵章近世修舊史筆削嚴否臧書曰侯死之一褒臨諸案（原註）近修唐史五月
之彭人念侯德廟食墓之傍水旱每致禱豐年屢食箱父老或有言夜漏猶未央見侯出自廟懷然坐黃

答任師中

堂此理實晦昧有無何渺茫子厚羅池神海俗專祈禱乖崖宛丘殯醉者取滅亡（原註）非難職于私第
醉者門下不顧委物英靈果不泯猶足威一方予嘗假州緹乘勞趨侯壙爲侯記諱曰一奠歲率常出令
避侯名示民以虔莊（原註）彭人傳云五月二十二日城隍某嘗于是日率官屬不待名侯之名又欲建高碑始終載其
詳俄以罪戾去懼然視縑緗幸此緒大句安能發幽光持以遺彭人庶幾予不忘

和孔毅甫州名五首

毅甫生江南蘊有酒酒質雄文極古今通鑑盡疏密瀛山繡衣使高步尚屈屈河水潤賦賦隨珠照圭華
仁風信樂易治體本誠一昌時政多暇豐歲民甚佚撫琴得遺音開卷終舊帙天和內自保萬事皆外物
我生本蒿萊豈合顯爵祿南遷至此處惠養殊不失傷心屈原棹掩耳湘靈瑟罪大敢放懷恩深已淪骨
幸常從公遊談笑度永日我吟續郭唱絳封彌戰栗
衡陽古勝郡齊民頗淳質富饒幾維揚樓靜賴高寒易將誠心感難以威勢屈水宿亦安枕巖扉不施事
太平得良守條教盡歸一一人方樂簡治自爲宜老佚窮通有定數舒卷猶古帙深思已詣理達觀豈言物
屢嘗登賓階每許脫朝絳共談海鵬志不道塞馬失金聲發鏘鏘寶肆容瑟瑟途回岷山眼未委嶺江骨
賡詠酬真樂聊以歌化日玳珠難重陳黃玉似蒸栗
謫官寓湖南憔悴變容質老懷極孤窮益友最親密高軒喜陪從雅會煩揖屈馨香襲芝蘭文采輝陋事
談辭雖縱橫儀範甚專一每聞陽春曲欽誦不敢佚遂將蜀溪紙連寫漸成帙慚非高尚者思古感事物
當時郭楚士英秀靈綽綽池臺今何在冠劍久淪失我憂復遼遠試聽暮鳴瑟何時還敝廬一翼九泉骨
此心實虔望昭昭有如日未嘗果山柑且饌湘江栗
平生知求道冀保衰朽質金闕勞仰望玉經探秘密嘗聞造化理虛靜乃不屈又聞棲真士幽隱處荆華
深藏雖混同安養自誠一廣采與博訪未遇敢懷佚誦經期萬遍掩卷復開帙纔能備思慮了不見象物
誰將林泉屨易取塵土絨渠意良有得吾曹又何失愛君氣容和忻樂不在惡得鼎必全神逢丹可換骨
方遂遂去路寰海空白日願開循循誨靈臺非續栗
美君詩格雄非謂文勝質長篇自博雅短語亦溫密筆端時一揮鋒利不少屈高情寓祥雲幽意及踈草

豪傑嘆李賀，難以憲度一窮愁。傷孟郊，不欲懷抱快。結陳黃堂上，一案凡幾快。先倡乃前輩，形容何以物。理主施華藻，錦段副朱紱。測海至千仞，攀梯無一失。寶器藏巨劍，古聲發瑤瑟。鳳羽翔德輝，龍鱗搜駿骨。嗟予澤畔吟，離唱帆連日。果勝誤收采，小瘳齊大累。

春秋二百四十年，彗星三見書簡編。當時災異豈止此，無乃舊史失其傳。咸平距今十八載，數出妖象垂經緯。聖君憂勞畏天戒，責躬下詔殊惻然。吏之不良民失職，思得諫論繩諸愆。太平日久德澤厚，濟濟多士道皆賢。窮幽極遠盡聞命，愛君慮國誰敢先。開陳藥石宜有補，勿謂綸綍爲虛言。

焦夫子畫

予不見夫子之身，不知夫子何如人。但見蘊之爲之贊，與可筆其神。二公規鑒少許與，獨于夫子何勤勤。意是抱道者，有志不得伸。潔操獨江泉，棲心岷嶺雲。野飯有藜藿，渴杯無醺醇。平居不苟蘇，來者莫問津。笑歌千古已白日，睥睨六合皆紅塵。氣貌特怪陋，意味尤酸辛。破褐聊被體，如敝履之安貧。爬癢頗適興，如捫虱之自珍。五六十年一邑間，安寧冠蓋督復晨。世累不我及，浩然保天真。嘗聞西南維，自古多隱淪。令伯純好任公賢，風範皆足師吾民。仲元高明君平晦，聲迹長共日月新。當時傳公議，後世仰嘉聞。夫子雖不達，見于繪像詩與文。精微可想味，素節難等倫。從此千萬年，焜耀寂寞濱。

貽草萊章

漢煇中熄哀平微，子雲有道不有時。立言垂括二儀數，八十一首淵而微。至神不形復不見，玄道因非人易知。劉歆宵恐覆舊觀，切憤學者斯言垂。桓譚亦謂傳必久，賤近貴遠可逆推。史臣俗筆擬僧號，數字豈免萬世譏。侯芭英骨久沒地，千鈞難用一髮維。幸且縣縣未歇絕，果與後代揚雄期。環中先生悟達者，力舉雄道潛其思。著圖隱見隱象運，發隱扣達乾坤機。深嘆范望用心苦，意與淵泉將奚歸。乃單精義述諸疏，直論雄心非龍圖。愚聞是書百日就，潛思再拜求觀之。先生訓我有大略，筆端粗可言毫釐。在玄曰首易曰卦，玄準易數不準詞。方州部家雖列位，非類六爻高與卑。第當縱橫以算計，豈可連缺如象爲。夜間多凶畫多吉，陽家貴偶陰家奇。謹持此理讀九贊，人事粗可詳其宜。餘他三極蘊奧妙，一朝未許以意窺。我從謫言日勉勉，始若得濟終無涯。性庸才下道悠遠，策發未進吁可悲。願從諸生北面請，庶幾一釋終身疑。

以茶寄宋君儀有詩見答和之

九峯之民多種茶，山村樵比千萬家。朝哺伏臘皆仰此，累世憑恃爲生涯。一朝使者忽禁植，振舉法令搖三巴。鋒刀盡盡髮，樵朴過網置。悲哉西南人，生長逢勳華。垂髫以來至白首，未識此事徒憂嗟。議欲伐茗薺，不如植禾麻。一花五出最爲早，焙戶常于火前造。春來畏罪不敢言，非甲任隨黃葉老。安得仙崖凝露膏，寄與交朋鼓勳好。廣平先生風格清，坐忘萬事心無營。日高睡覺懶慵起，不欲世態昏睡時。誠宜玉衡摘佳品，或向武夷搜早英。汲將楚谷水，就取石鼎烹。可以助君清深幽寂之道味，高古平淡之詩情。小方片甲泊霄翼，凡下不足論芳馨。西湖所採者，抑亦傳虛名。不執符移往，不由關市征。而乃輒贈遺，豈非于典刑。高賢接物自無間，野夫得以芹爲誠。長誦三百言，重報不稱輕。文錦方館致，珠璣木瓜安敢邀。瓊瑤。

淨德集卷三十一

七言古詩

雪意

凄風向晚來何頻，潛與嘉雪爲淪淪。重雲同結慘不助，六幕莽茫空無塵。信哉北帝舉冬令，肅清萬類猶時遲。人思沾被車土漬，有若渴者欲飲醇。僅施餘潤及茅簷，寸草亦望繁如茵。嘗聞洛陽縱高臥，抑有郢客歌陽春。何如酒陣與之敵，卻遇寒色其威振。天心安肯新一灑，化力自可周羣倫。黎明忽見已盈尺，良瑞豈止山溢銀。預知豐年此足賀，十空九重皆新民。

苦寒

朔風屢起聲驟雷，濃霜不許晨暉開。天高地遠寒蕭動，凝然一氣從中來。坤靈至靜體堅厚，大罅忽裂如萬裁。河流迅疾猛如箭，一朝冰合鋪瑤瑤。山川色勢尚慘澹，安得草木遭衰摧。羣陰交盛固如此，均被和煦何時哉。傳聞西徼有積雪，平地數尺光燿燿。賊兵夜凍多死者，萬衆已望穹廬迢迢。

有感

再拜捧嘉貺。讀之如寵驚。感君裁詩誤題品。勸君避患宜詳審。平日視世塗。孤心已寒慄。坐逢俗客。不須售。亦恐持之爲冒禁。

和蒙軒

蒙軒高占山之壘。其上五頂皆生茶。仙崖雲霧不復見。上峯紫箬今爲嘉。地宜物產種植廣。疲民所恃如禾麻。朝哺衣食足生計。賦稅力役供王家。頃者儉人獻權。百弊滋長多蘗芽。川馳陸走窮歲月。泣血無告天之涯。近從吾蜀還秦陝。生意凋落成咨嗟。天高聽卑昭令下。欲使德澤沾荒遐。使節西來善詢度。剗削弊蠹除雜置。山翁野老盡欣悅。市井歌聲尤喧譁。愚軒一望快遠目。滿山和氣凝丹霞。聖君仁政賢臣布。信矣原隰生光華。

遊文水壽寧院〔原註〕武后時創

重巖一水源何長。下浸十頃同江鄉。環堤數里植垂柳。綠陰交蓋西風涼。危橋通過渡前岸。古寺直枕山之岡。門闌闢達戶庭闊。金碧間駢皆煌煌。并人事佛素已謹。挾以富力尤輝光。三朝宸札舊所賜。奎文寶蹟人間藏。有如方嶽處厚地。鎮壓萬衆傳無疆。西園嘉卉不知數。春暉盡許開琳琅。東偏小池亦足愛。秋色未老芙蓉香。寺旁有曰武陵者。高碑大字言其詳。武周一旦改唐祚。天傾地轉無乾綱。睿皇書碑李嶠記。當時氣餒安可量。神功距此四百載。孤墳雖在郊原荒。年年秋潦過墳側。枯盡白草空斜陽。且憐景物爲一飲。難暇對酒論興亡。

送程彝仲赴東川教授

與君同縣又同甲。家世相同學爲業。陪從最舊今老矣。四十餘年如一髮。吁嗟先德去已久。後嗣皆能守家法。君之一第得稍晚。更向小官勤檢押。鄉閭執友在詞禁。奉詔親題薦賢劄。美材猶未立朝廷。歸臥依然走川峽。文章近歲頗頹靡。庠序得人須鍊煉。欲疎密網在提綱。思遏狂瀾當下隴。由來文黨俗浸盛。定見子弟才不乏。羨君高堂有慈母。日侍歡顏問單袂。寶棧銀絲累年封。他日恩膏應滿匣。聖君文母切求治。數路招來不爲狹。讀書到老必有用。一發胸中補熙洽。喬松千丈雪中青。肯向西風感衰颯。

次伯通雲頂山長句韻

金淵地界東西州。緣云錦樹垂兩頭。中間石城最佳勝。二十餘年嘗再遊。奇峯雖向郡城見。好景半是僧家收。松蘿四面圍絕頂。九夏不暑長如秋。東隅忽值海日出。下照巖壑無深幽。羣陰破散宿霧散。萬象開闔晴雲浮。軒窗高處氣勢別。縱欲極望誠難周。盡疑後嶺遠更秀。雪壑前溪寒不流。秋草將春鹿麋盛。濃林未暇蟬歌啾。禪僧上堂演佛理。鏗然鐘韻喧層樓。問之浮世輒不語。應笑世人多謬悠。下山儘有頓悟者。直須作意無遲留。

贈平羌狄尉

梁公沒世五百年。殊勳茂烈存簡編。我懷忠義不復見。讀至舊史嘗喟然。窮山老尉有狄氏。問之乃曰公其先。語客家牒盡炳炳。照出往事如目前。念公英節不見矣。見公遠孫良可賢。況公遠孫實賢者。本末趨尚瞻能肩。昔從五季衰亂來。誓組飄零歸農隱。平時下詔繼絕世。誓以一命聊報國。天資忠孝遂奮激。報祖許國惟勤拳。胸中已有霜雪在。飲冰食糗甘如飴。嘗云起迹自賦畝。幸得寸祿因賞延。語言動靜苟一失。辱及吾祖爲欺天。信哉清白與剛毅。異代猶有芳風傳。如何十載走塵盆。綠髮減盡成華顛。青雲岐路苦悠遠。雖借跬步爲階緣。當途達者尙在念。一顧可使羽翼軒。不惟廉操足教勸。抑見祖德光縣縣。嗟予之意止如此。感憤爲君書此篇。

送會尉

前年到官殊未久。君亦東來爲我友。握手一笑萬愁寬。平日語言期白首。山深縣僻庶事荒。雖植嘉苗半稂莠。我無長術割茅蕪。坐見斯民顏甚厚。君有豪才生顯家。未涉要津甘五斗。已將客意同休戚。復視世途均好醜。咄嗟吾屬皆壯年。當學古人無所苟。勞生險易固多岐。未必功名垂不朽。自知物理難投量。惟願身規移持守。丈夫實蘊四方志。況復君命方趨走。崎嶇一邑勿云遠。亦予歡迎如父母。銅梁春晚亦聞花。狂駕歸軒會文酒。

和運判孫聖微遊大慈

西州都會坤之維。地產豐美人熙熙。朝廷念遠勤撫養。欲壯心腹強四肢。精求守臣擇使者。故有賢業堪依毗。導宣德澤廣流派。講學政教先本基。不容齟齬長芽蘗。直欲赤子皆充肥。泰然一道遂無事。狂狷衰止文符稀。燕閒何以度歲月。憑仗文酒相追隨。過從僧舍盡幽邃。閱徧畫手多神奇。因嗟唐人值喪亂。奔走至此常懷歸。稍藏絕藝鬱不發。壁間一堵窮精微。試登高閣凝望久。欲將遠眼窮天涯。山崩水逸氣象好。雲晴日暖光陰移。信哉浮生巨劫上。鼎勢會以一足支。〔原註〕許昌臺大慈寺閣詩云一足會支鼎勢生中在角方今文軌慶混合。帝力何有民何知。長廊廣廈數百載。留得風景資遊嬉。清罇豈特具酬獻。高論不廢評是非。官游此會亦難得。投筆一笑毫無疑。又爲歌詩載盛事。更唱迭和猶熾麗。鄙夫幸爾陪雅集。懷抱芬蘭蘭與芝。天關九重勞夢想。回首鄉國空遲遲。

青蠅

去年十月青蠅藏。不見一點隨盤觴。高堂小會頗清潔。看有餘味酒有香。今年四月青蠅出。競逐腥羶誇羽翼。纔能擾擾上樽俎。又欲營營汚圭璧。四月盛陽羣物秀。十月積陰寒氣候。天時于爾本無私。爾自知時能避就。畏途榮悴如寒暄。流俗早夜趨貴權。一朝勢去即消散。可與青蠅同日言。

蜥蜴

前年詔書興蜥蜴。爲與生民致膏澤。聖君虔禱享嘉應。其功似共乾坤敵。載之令甲告天下。郡縣奉承靡

敬易。大臣作詩紀盛事。更唱迭酬盈卷帙。去冬不雪春不雨。雲在西郊尚凝密。頓來發感犯太陽。曜靈無光如血色。九重焦勞念凶旱。細札數行殊怛惻。庶官羣吏各奔走。欲以精誠干化力。佛宮老廟皆懇叩。龍宇鵲壇覓搜索。又令中使持御香。岳瀆遍祈猶未獲。首種不入最大事。而況三農方失職。傳聞九路已獨稅。應是田疇少禾麥。吁嗟蜥蜴厚顏否。造化至幽非爾責。青童柳枝宛如故。何事威靈減當日。蒼生若望爾爲霖。安用廟堂賢輔弼。

謝惠酒

山徑雪深樵未歸。茅簷煙冷午未炊。黃精無苗菜甲沒。筠籃竹簍冰淋漓。松煙細火養蠶坐。瓶笙妙音兒女嬉。窗下凍雞聲唧唧。誰家酒香入疎籬。

和思道招晦甫飲

酒如仙藥應有靈。達士飲之不欲醒。花如浮榮易彫落。食榮何似食樽酌。青雲淩轍競奔走。富貴幾人能入手。朝遊赤墀暮丹禁。高懷未必常高枕。豈如良朋皆盡歡。而況又爲文字飲。

貽寬恤聞人太博

治平日久法制寬。遠方民力尤衰殘。昔之陸海號富庶。今也樂歲嗟饑寒。不惟淺夫事苟簡。抑有能吏爭彫剗。天涯僻陋九重阻。自棄溝壑甘長嘆。嗷嗷嗷嗷乃邦本。基本堅厚邦如磐。吾君仁聖重恤此。擇才將命圖全安。諸云詢訪民疾苦。可以革弊而更端。士之蓄蘊貴及物。繼基智惠乘時難。惟君措置有大略。高談所吐皆琅玕。力調積戩少顧避。深體上意思保完。網維修舉有條目。源流澄潔無波瀾。遲聞王澤得下究。淪浸骨髓其聲歎。

席上詠金橘

江南種橘繁如杭。爾今獨以金爲名。豈非彼俗甚珍惜。謂其可比百鍊精。千頭盡帶秋色老。一腹皆飽晨霜清。初筵持此獻磊落。滿座不覺覩光晶。寶肆豪華競相勝。瑪瑙散入雕盤盈。珠璣變化望已久。仙丹忽向洪爐成。試侵香潤嚼圓粒。齒牙滴瀝沾冰瓊。自憐孤根出遠土。得並衆果親杯觥。赤心可恥不噬臍。虛表無用安須橙。辛酸甘苦各存味。賴有知者加題評。

奉寄單州太守王聖欽

〔原註〕詩中所載皆實事。欽來書之。

昔嘗請郡歸東川。衰遲幸會使者賢。開誠論議簡餘目。一境草木沾春妍。公齋清暇弄詩筆。更唱迭和多長篇。歲豐民樂倚露市。城邊聞鼓殊喧闐。東山西寺頗壯觀。飲饌或在山之巔。踏青摸石循故事。浣花亦傲成都船。相從對酒每一笑。聊與遠俗同欣然。北巖石穴廣似洞。疑是古昔棲神仙。火雲燒空赤日猛。及到此地如冰淵。清風滿懷興未盡。四望晚景增留連。平生宦遊此最適。不覺弦誦相推遷。郵筒忽報謫書至。君命嚴重敢不虔。就思衝轡詢遠近。里壤去蜀凡八千。蒼黃去郡別我友。一意調琴中斷絃。回首鄉邦

止數驛。欲傾血淚醉松軒。諸侯迫逐倉使促。爭向墜羽誇鳴弦。天恩曠蕩置不問。投放裔土懲其愆。閩門良賤三百指。孤舟一葉何翩翩。瞿唐滄海瀕逼涉。歷內訟過咎歸之天。洞庭阻淺楓三夕。怒風急雨聲相喧。此身恐污盜賊刃。不爾定沾蛟鱗涎。偶逢漁艇相援濟。稍覺神觀來歸還。長沙既下尤怪駭。半夜雷聲如烹煎。槐柳斷斷船脊折。四十餘里中流旋。舟人恐懼難致力。兒孫顧我皆淚漣。嘗聞死生有定所。頃刻由此歸重泉。東方漸明浪漸息。忽造平岸逃危顛。胸中悲愁雖未艾。分外歲月疑少延。寓居衡陽味亦惡。地接炎荒風氣偏。每逢三伏如坐甑。突焰已熾猶吹煽。是時回祿得乘便。取次薰灼須及椽。回環四顧求避計。往往覓食不下咽。深冬屢見溫癰起。灑作昏霧飄爲煙。勇夫壯士尙抱疾。嗟我衰憊何由痊。崔羅當門人迹少。賓榻不解塵生氈。難希杜甫遺秋興。易學邊韶貪晝眠。碧湘萬頃望不盡。青岳數峰高莫攀。江山信不與人事。日送佳景來目前。長腰縮項兼二美。早晚嘗稻時差編。浮生一飽亦已足。下筇何必求腥膻。親朋問寂絕久。杳似隔世憑誰傳。平居分義重膠漆。一旦爭敢通寒暄。匪惟物態尙流薄。抑恐罪戾相攀緣。古之交情貴賤見。而況利害生其間。君乎存守異于是。特將萬里郵華旃。窮通儘來極慰勉。疾疢愈否深哀憐。高標豈爲霜雪減。雅操誠如金石堅。羨君高堂有慈母。壽髮鬢鬢猶垂肩。綵衣趨庭奉燕喜。玉盤潔膳羅珍鮮。復有佳兒富文史。闊步直登英俊躋。行聞清廟獻雅樂。伯仲交奏篋與埏。事親教子兩如意。此外紛紛烏足言。君在山東我劍外。一書往返須經年。餘生再會諒難必。我往應在君之先。作詩寄君重感慨。交道多闕君能全。子孫他日有顯者。勿以賣門相棄捐。

送李公擇同年赴嘉倅

極目三峨頂，濃風切杳冥。官心甘似水，親髮已如星。壽几陪春舉，吟齋息畫鈴。何須二千石，旗幟街丹青。

過羅氏園亭

官暇無多事，春深偶一來。溪隨芳樹轉，門入翠嵐開。有得供吟筆，將閒付酒盃。暫遊殊草草，空趁夕陽迴。

西郊

西郊村落好，歲月甚優游。野性每自適，倦心何所求。鼓鐘催永晝，砧杵報新秋。若遇延形術，猶能換白頭。

思道同晦甫春日過李氏園亭次思道韻

官暇頻遊覽，春闌勿嘆嗟。閒情寓文酒，好景付鶯花。笑語留長日，園林訪幾家。歸途最喧塞，紅燭數行斜。

和思道招晦甫

相親未多時，相別已旬日。詩筒須奉招，棋手欲求敵。三春有餘閒，一醉安足惜。此樂真無涯，交情重金石。

金竹（原註：嘉州有竹其色深黃，里人目爲金竹。）

修竹已可愛，況復如黃金。天地與正色，雪霜堅此心。雲芝生有節，栗玉種成林。回首渭川遠，山間饒翠陰。

送楊日卿移任潘原

曠官成流落，移官自寵恩。窮通雖異迹，得喪盡忘言。車馬動行色，江山勞別魂。關西三十世，祠下見雲孫。

歲除前五日獨往黎氏園見梅花盛發

慘淡歲將暮，煙村忽見梅。年光背我去，春色爲誰開。半日憑軒檻，無人共酒盃。芳標深可惜，聊作看花回。

和賞梅

何處爲真賞，芳園白玉英。春前擬仙質，物外得花名。雪月資閒淡，風霜與潔清。偏宜文字飲，嘉客盡詩成。

和聞登有感二首

志士感幽寂，杜門臨曉晴。流年無奈老，永夜有餘清。秋夏欲交處，古今皆此聲。羈愁與離恨，爲爾忽相并。

思婦感離別

思婦感離別，夕霖殊未晴。九秋消息近，千里夢魂清。續續有深意，促機無緩聲。寒衣遠須寄，人去在幽并。

送杜常

壯士軒昂早，窮途蹭蹬多。直將天命說，其奈客愁何。曉歲饒歸興，青春亦浩歌。舊溪如可守，應便掛漁蓑。

送榮咨道

并府最多士，朋游皆喜君。小官雖困俗，秀氣自凌雲。道遠車方軋，風高酒未醺。親闈極西望，薄鷁似秋汾。

送王侍禁

塞上青雲暗，天涯碧草微。人情殊念遠，客意自懷歸。孤宦甘循默，亨塗會奮飛。田游如入蜀，肯構亦庭闈。

毛太守挽詞

淨德集卷三十二

五言律詩

和成都道中

濤賦清穿道，禾麻綠蔭晴。地形從此坦，山勢爲誰收。使指皇言駕，皇恩雨旆優。愛吟吟不盡，目斷錦江頭。

嘉州陸氏涵秀樓

勝地林泉近，層樓物象開。野平秋嶂列，天闊暮雲還。快目登臨外，襟心瞻眺間。羨君談雅興，持語寄江山。

范才元參議求酒於延平使君遊予同賦謹次其韻

桑落冷簫玉，菊衰霜滿天。飄零河朔飲，悵望竹林賢。烏有防前轍，青州貴下田。使君能遣騎，端爲喚漁船。

二月一日郡郊賞花得郊字

春仲方迎朔，花穠已滿郊。曉園香散路，晴樹錦垂梢。耽勝爲高會，通歡有淡交。芳時去尤速，吟賞莫輕拋。

寄句輔元

昔州公事少，太守讀書多。見得是非盡，無如今古何。老懷驚歲月，冷夢到雲蘿。郡下有佳士，幾人陪詠歌。

善慶平生積，康寧忽考終。人間爲上壽，閭內有清風。祿在蘭蕙微，恩深綵詠空。惟餘九原淚，灑恨到無窮。

和黃夷仲雅安難時

地產行將竭，人言信不訛。雖刀名已甚，骨體病尤多。〔原註〕夷仲嘗言者法之害自癰疽得皮至焉，得肉過焉，惟得骨，則山焉，得髓其受弊之詳如此。

贈張迪山人

解玉溪頭坐，于今四十年。塵埃晦開迹，日月改華顛。反覆談幽數，丁寧索贈篇。誰爲朱有傳，君合附前賢。〔原註〕有成部人評符天瑞中隱於下。

上口占

雨氣收未盡，山嵐雲又飛。一羣猶有望，十日莫相違。野地忙耕耨，尋壇罷曉祈。誰知好生德，歲歲及園扉。〔原註〕物類每以時早爲憂，雖謂雨決道御止按，內委使者行所部促治，留仁德至矣和氣應焉。

張允中挽詞

蓮葉隱君子，恩榮鄉大夫。骨藏藏吉地，名不沒幽塗。夢兆飛蝴蝶，年華過白駒。千車來弔者，應有莫生芻。

和毅甫惠茶相別

茶新詩亦新，垂甌及編客。有味皆清興，無瑕可指摘。隨風飄何似，湘水流自北。別後爾高吟，料公猶相憶。

長江道中

春逐長江道，行人倦阻長。山花雜紅白，墟麥半青黃。灘外郵亭出，松間縣舍藏。簿書聊寓目，回轡已斜陽。

宋太傅挽詞

福壽無餘恨，哀榮莫擬倫。素風傳幾世，純行見終身。鸞鏡方優禮，星霜已古人。舊松高百尺，歸袖想專神。

趙府君挽詞

養德輝光煜，傳家訓範成。九泉無愧色，一子有清名。壽域高風在，天心福報明。他年孺穉渥，褒贈極哀榮。

楊寺丞挽詞

祿養平時失，人情重慘傷。千車來弔客，五鼎過前喪。章新新培壠，雲低舊隱堂。終天猶飲恨，誰爲問蒼蒼。

喻延平挽詞

雍睦傳家本，詩書教子心。平生清德在，他日濁泉深。往事銘幽石，新阡長茂林。孝思何以慰，章句盡悲音。

淨德集卷三十三

五言長律詩

和春雪

歲改春將半，春寒雪又飛。積陰殊未散，生氣一何微。忽墜千尋險，偏增百仞巍。密難沾煖席，冷易襲征衣。憑仗淒風助，遲留照景歸。聚來雖得勢，消去乃知幾。衆喜勾萌潤，私憂氣候違。方當乘太族，慎勿掩靈威。尺地惟書異，豐年可免饑。待言問興幸，天道是耶非。

再和初春微雪

治有春陽感，和無月律差。濃雲方聚鶴，凍柳亦飄花。瑞應來如響，羣情喜溢涯。縱觀天勢淡，俄失地形荒。素月交輝耀，狂風助擊拏。一斑迷隱豹，三尺晦祥鴉。塞上威尤凜，軍中語敢譁。漢兵同被練，朔地訝吹沙。冷焰侵殘燧，寒聲入舊笳。飛執安用裂，種玉豈須畬。清深山川景，微茫草木芽。墾田因澤及，望歲已心遐。共荷沾濡力，應忘早歉嗟。詩豪夜傳卷，賀客曉趨衙。滂漉元侯德，生成赤子家。指期三日報，拭目萬箱車。況賴深仁恤，曾獨重賦加。願廣稱頌句，豈肯匿咬哇。

花縣舊陰成。〔註〕舊陰，舊縣名。在江西南昌府。唐武德中，置花縣。後廢。今屬南昌縣。荔子瓊瑤破。藤梢琥珀傾。憐懷休念遠。淺醉易忘情。官況如郵傳。年華似送迎。笑談聊布政。閒暇亦論兵。僻地非通轍。層霄有去程。行聞海沂咏。流入竹枝清。

送王昌州屯田

百里鄰疆宇。群聞懿迹多。本原由節厚。論議必中和。平日春陽愛。斯民德澤歌。藩宜聊息偃。名教足逶迤。遠業今猶鬱。亨塗去若何。蓬仙終到海。軒鳳必巢阿。裁割神鋒舉。光輝國鑑磨。公乎難隱讓。忠義貴無他。

送張景元并序

天下之勢。如腹心手足之相須而成。求其所以安靜於中者。必少休其外也。勞歛四體。則歡事愉悅之氣化。而形色稿瘁。孰謂四方之地。可不暫紓其力。以養中國之用乎。天子恭己於上。萬官任職於下。廟堂權其謀。方部維其紀綱。郡邑赴轡其事。雖付畀之迹異。而愛念元元之心均焉。以一道處之。重任也。舉天下財賦之出。獨最多焉。正朔始歸中原時。爲生豐贍。物估擬今率十之一。司租庸者。開經遠之慮。沿其時直。以限生賦。賦雖重矣。而他求未及。民不告勞。數十年間。供億日益繁。泉幣日益輕。物估日益湧。而乃務足輕費者。以半價市絹帛。按戶而徵。歲無慮四十萬。康定中。兵興於西。饋軍之費。又三十餘萬。地產有常。而賦重於昔。物值日湧。而半價之徵增。齊民無聊。輒自憤歎。聞或乘以機早。則溝壑之委。可爲寒心。嗚呼。天下一體也。治天下一道也。而民之勞如此其極也。而議者曾不顧恤。乃曰。殖財具事。則於吾何歟。豈朝廷所以待遠方之意耶。豈君子所以均愛物之心耶。比歲臺榭趙公。以清節出按。閱蜀困匱。乃列上利病。得減康定之數。疲羸延頸。庶幾休息。今明公臨部未幾。惻然有撫恤之心。計當道絹帛所積。凡半價之入。爲罷一歲。夫豈非君子還其所存於中者。以度物制宜。而濟其德業乎。固不能遽度於外。而與之疾徐也。既而上召公以副大計。士有惜公之去之速。而謂吾蜀不能深被其賜者。此安知天下之治。戒乎遠遼。而君子之德業。惟其有加於民之爲貴。奚遲速遐邇之聞乎。用是推公之心。則吾蜀被賜非特今而已。某敢第其說以爲序。而繼之時。

方城提攜重。朝廷擇士尊。網疎因正紀。流潔爲澄源。寒日風威靜。照陽氣序溫。人知康使體。物荷聖皇恩。清辭繞周境。歸途已駕轡。光華三節瑞。遠寄九重關。韶集丹山鳳。雲升北海鯨。聞公難避讓。天下盡元元。

送馮樞密

帥領來全蜀。拾遺祇一人。〔原註〕山進士狀元。蘇軾。字子瞻。眉山。嘉祐初。爲翰林學士。出知開封府。擢御史中丞。權傾一時。後謫居黃州。卒。諡文忠公。嶺高雪山勢。清徹錦江津。旌冕思長策。機衡屬老臣。部中方拜賜。天下又迴春。出處無非道。安危繫此身。嚴關殊慶快。遠說敢開陳。聖運重熙久。皇威萬里振。勒兵充宇宙。按劍待煙塵。權衡輕三表。貽貽貴五申。招懷及蠻徼。指顧下流岷。文語傳荒服。天聲壓外鄰。捷書連歲上。故壤一朝新。壯費千金易。論功百勝頻。征衣空杼軸。戰骨委荆榛。水旱乾坤慘。鋒刀賦獻人。情

危欲鎮。帝澤霽難均。幸會公歸國。相歡物在鈞。華心生草野。和氣滿楓宸。士論歸依切。風謠謫頌真。嘉謀憑獻納。大事費經綸。治術關休戚。規模有革因。號寒思挾纊。引喻願書珍。圖治雖更化。封侯漫富民。高明深鑒照。密勿定諮詢。悟主言稱舜。論兵論借秦。無爲羣動悅。不陳四夷賓。寶鼎千鈞重。薰琴九奏純。放懷留化日。反掌敘華倫。邦體還清靜。王綱務率循。太平勳業就。寰海被堯仁。

送師厚

露冕登車後。薰琴易柱時。還方新視聽。赤子繫安危。羅網難投足。維刀漸削肌。激昂忠論發。絡繹奏封馳。有意同休戚。無心計險夷。海傾身亦禦。山轉力須支。沸鼎憂魚爛。沈疴待藥治。正邪雙辯起。義利兩塗知。帝德終柔遠。天聰善聽卑。丁寧詢使指。勞來及坤維。大法圖公共。慎言惡詭隨。弊從經歲積。恩許一朝釐。治體今殊昔。仁聲喜換悲。方期講原本。何暇語毫釐。虎噬猶吾怯。蠅營漫爾爲。陰功符暨佑。直道據祥麟。行色青雲棧。英游白玉墀。是非都一笑。歸旆卷晴曦。

送范堯夫并序

自改作之議興。士大夫有以言獲罪者。罪之愈多。而言之愈不已。天下之事。其是非乎。公由諫員。諫守藩津。傾漕於蜀。察民重困。不忍以厚斂加之。凡朝廷詢問可否。則述利病以對。毅然不可少奪。其於天下國家。始終無毫髮愧負也。世之人平居以端良自處。或慷慨論議。決不爲得喪所遷。一旦紛華悅於前。困阻脅於後。則願望縮伏。務以求容於衆。向所謂志尚操履者。棄置若長物然。仰聽下風。亦厚顏矣。公之去蜀。人思焉。某於是序而又爲之時。

欲賦旋歸樂。翻成感遇篇。盛時惟道在。興謫自民傳。伊昔更張議。於今造化權。綱條籠宇宙。號令震山川。大略先農穡。餘波及貨泉。俊豪爭援世。忠亮欲回天。事對青蒲側。朝留結案前。堪憂逐江海。猶許治蕃宣。此地勞飛輓。何人念瘠瘡。壯心權更激。高節困尤堅。晚歲松方茂。洪爐鐵不燃。迂從都更得。〔原註〕前史。有謂孟子爲那更勇在孟賁先。坦若王良轡。端如后羿弦。一毫無畏惜。千慮極哀憐。定論于張膽。游辭彼脅肩。尺尋難枉直。鑿枘自方圓。止沸愁烘鼎。調音恥絕絃。漢歸寬酒榷。唐賦舍庸錢。審智期開允。生靈懼削股。繁蠹殊破敗。物望甚拳拳。白日功名久。浮雲富貴還。萬鍾均慶祿。一品漫貂蟬。僅爲升沈動。誰能事業全。寄言天下士。無愧屬眞賢。

送蔡帥赴平涼

劍外開三蜀。回中宿萬兵。召還宜北觀。臨餞又西征。體貌均先後。權綱一重輕。淵衷尤慎簡。典憲尙難平。伊昔藩條振。於今治體成。有爲終簡易。無迹但恢張。筆下銷頑弊。樽前得隱情。快如長劍立。通若巨河傾。關刀從肅落。醇醪及物情。山川增氣象。草木遂勾萌。樓揭三冬足。豐囷百室盈。詠歌今父母。畏服古神明。方幸華輪視。俄聞瑞節迎。渴心猶借寇。翹望欲遺迎。況復盤關路。常瞻部使旌。十連依玉帳。一道固金城。

後嗣光前出，新象似舊榮。于宜推德所，至義功名。寧馬車非福，漢鵬豈問程。惟期未溫席，歸去慕家聲。

舊德庵寺，清風聳士林。却憂公議在，未易解朝簪。

和提舉遊上方南禪十韻

皇極恢臨照，嘉時屬盛隆。八年登至治，大祀答圓穹。並報知坤道，推尊見祖功。先期齊廣殿，將旦謁真宮。果日迎靈輦，祥雲遶蓋紅。衣冠開秘殿，幢節下層空。東轡經途近，前臨太室崇。過門遵往德，降輅屈清躬。
【原註】臣聞德宗皇帝八太廟，聖訓神聖，即降步至八聖威神在，三牲薦品豐，奉禮人左右，進俎序西。東上意精純至，英靈顯享同，念深堯八彩，威切舜重瞳。有龍幸新宮，說落入祖之句，恭惟陛下大聖仁孝，永懷之思，臣愚敢輒形容之。地勝龍潭閣，郊壇地名，應清靈路通，綵城齊北闕，天仗轉南風。旂動三辰麗，兵嚴萬衛雄。國容殊肅穆，丘勢自穹窿。歲次移銅漏，時移轉玉衡。聖訓神聖，即降步至八聖威神在，三牲薦品豐，奉禮人左右，進俎序西。鐵玉琬，禮惟三獻具，樂以六成終。燔燎交神聽，高明鑒睿衷。同陵均委積，其氣等光融。海沸歡聲振，天旋瑞氣充。呼嵩喧宇宙，迎仗抹華戎。盛典千春備，洪恩庶幾蒙。山河皆戶屬，寰海一幃幪。獨運陶鈞術，齊驅造化工。令行雷潑震，澤及雨其濇。荷密寬三而，幽潛達四聰。華心歸茂草，塾戶啓昆蟲。六合澄清外，羣生富壽中。願廣成命頌，垂裕播無窮。

送吳龍圖仲庶赴江寧

方城開全晉，權綱委巨公。深仁吾所導，實惠爾常蒙。曠闊歸儒術，周流見治功。養生無不贍，豪利豈須龍。金穀過屯說，濃桑漢地豐。頌聲如響答，和氣與春融。天下殊庸冠，朝廷偉望隆。咨詢懷舊德，什畀出清衷。禁直圖書近，龍恩屏翰崇。鄉衣新綵錦，郡戟再憑熊。自昔金陵盛，於今玉節雄。江山三國勢，巖巖六朝風。地勝名區在，時移往事空。貢先淮甸入，化接海隅同。封字綏安外，煙波賦詠中。民瞻深繫屬，國論素探賡。此日留藩鎮，何時補上聰。鈞衡須遠業，藥石仰真忠。執謂勞申伯，前知用弱翁。南歸勿遲久，登舸代天工。

送江巨源奉議

吳會儒林勝，坤維使節雄。人誰攀景駒，物自得清風。鎮玉塵埃外，冰壺澄佛中。教誨資清導，治具貴磨礱。舉向權衡見，難相畛域窮。章傳青瑣闥，夢徹紫雲宮。自昔文章手，能成造化功。夷途方闊步，公論況會同。畫永朝神接，天高奏牘通。平生先遠業，有以助飛騰。

送聞人夷庚太博

邑有循良政，人持介潔心。庖刀發虛刃，廟瑟鼓遺音。閑草豐春野，修篁茂曉林。恤民中詔遠，及物上恩深。歲月吳江夢，山川蜀道吟。歸歟清議在，直筆待君簪。

送和世美少卿

切慕真仙理，能收至靜心。紛華離爾共，勢利莫吾侵。造化歸三鼎，逍遙託五禽。一言平物我，萬事委浮沈。研味經翻玉，吁嗟藥費金。太霞方夢想，流水漫光陰。得郡情應樂，休官志已深。還飛脫屣網，高視笑路萍。

從政宜師古，為儒貴席珍。承流仰循吏，慮患屬孤臣。休戚同千里，輕肥止一身。虛名稱有土，慙色見斯民。羅網甘投足，波瀾恥問津。狂言干重辟，冷笑待憐人。率意方調節，芻蕘願采詢。閑觀聊度日，開卷易經春。地援畦蔬足，年豐粟粟陳。惟持三不憤，通塞任天鈞。

答王仲高

淨德集卷三十四

七言律詩

和正月二日遊碑堂寺二首

農事初興欲及時，東城風物又春熙。出郊開燕始今日，迎馬獻花幾幾枝。萬室遊人方樂遊，三竿農景漸舒遲。乖崖真得緩懷術，八十年間俗不知。綵旗連道過重關，卻訪僧居暫脫輪。平野一朝鋪秀色，輕風十里散香塵。此時燕賞須從俗，昨日陽和已發春。自古成都稱美酒，細傾聊以度良辰。

觀打春牛和韻

塊然形質本何殊，似為春來出舊墟。以色配年疑未可，與耕為候信非虛。升陽蓋自寅正始，取類還當丑位初。但得碎身資耨事，豈須功效載農書。

浣花泛舟和韻

野店村橋迤邐通，蜀江深處茂林中。花潭遠漾春波綠，綵閣相迎畫舫紅。脣岸幾朝經密雨，芳樽盡日得

清風時露隱知何在。且事嬉遊與俗同。

寒食

新火乘時焰已燃。寒雲收盡晚晴天。欣逢佳節遊花國。獨欠詩人泛酒船。南嶺如雲鋪秀色。西樓照日起祥煙。傳聞里巷嬉游俗。盡說豐年勝去年。

和重九遊柳溪

西溪景物似江鄉。無賴秋容到岸傍。勝事可懷樽酒樂。淒風渾減路塵香。半湖柳色猶垂帶。欲凍泉源祗漸傷。會向明春重遊覽。春暉依舊倍舒長。

晚過西溪

煩暑襟懷倦客情。西湖虛爽暫開行。林間閉雨未爲閣。池上得風尤覺清。斜日新因山隔闕。斷雲應與月逢迎。收之才調誰能繼。一爲憑高賦晚晴。

多日幸俗關西溪之遊和友人來韻

西溪流水正涓涓。粲粲江村種稻田。弱柳依風徒自困。晚花經雨更難憐。已知榮謝椿如槿。莫問飛潛魚與鳬。結得勝遊須盡興。醉鄉岐路在傍邊。

赴官唐安益帥吳公以詩寵行次韻爲謝

二十年前許進趨。〔原註〕公赴官南六科重委薦論書。獻言悟主慙明詔。乞祿還家得副車。此日詩章形麟趾。當時匠手器輪奐。恩知最厚難圖報。有意高賢一挽裾。

送劉儀甫職方東歸二首

藍田良玉古稱珍。品屬瓊瑤異域珍。純有英華爲國寶。貴無雕琢是天眞。連城寧價千金重。垂纆承光五采新。羣后在廷皆執瑞。大圭終得奉嚴宸。

南山蒼柏自森森。長就喬枝出茂林。肅政臺中思直幹。孔明祠下得清陰。〔原註〕君嘗有御史之薦。會使節西歸。向稱除命。風雲每助孤高勢。霜雪難移勁挺心。大廈有成梁棟在。平時燕雀望曾深。

題府廨清素軒

蘭麝香濃玉少塵。開軒相對似交親。嚴寒庭院春將近。晚吹簾櫳月又新。憑檻雅宜題雪女。銜盃俱是咏花人。〔原註〕古詩云。今朝碧瓜故事標圖記。從此嘉名亦等倫。〔原註〕蘇軾種瓜後園田。梅樹下。定有詠花人。

懷鶴鳴

棣華曾到翠微中。一別仙宮入泮宮。其景望如雲在上。年光去似水流東。青霄得志雖榮已。白髮多情亦念公。若許他時逢逸逸。山翁攜手有詩翁。

僧友人遊上方南禪

出郭行行數里村。石梯盤曲到禪門。亭開高檻侵山脚。水過方池斷竹根。城市塵埃終日遠。煙嵐氣象四時存。約公乘興重來此。延納清風盡一樽。

麻舍之北有海棠二本惜非其地移植庭前呈晦甫同年博士

何事當庭植海棠。欲乘生氣待春光。恰逢輕雨潭如意。若得和風定吐芳。簾下不堪藏秀質。眼前從此散清香。一樽曾與嘉賓賞。屈指紅英在豔陽。

寄花廣漢守倅

地產名花敢自珍。百枝聊且寄強鄰。分將雨後千金色。添得樽前一日春。樓板屢歌憑侍女。玉簪香結奉嘉賓。明年紅爛還馳去。惟恐流光老卻人。

答高進賢南歸見別

春波萬里已魂銷。況是分攜過蜀橋。吏隱有心終濟物。他山無術可除妖。好將醒醉迷千日。莫爲興亡感六朝。南望襄山何處是。怛然懷抱更無聊。

答晦甫

花往詩來報禮優。不慙蕭索願廣酬。青春易去何妨貴。白髮相教未足羞。萬事放懷閒歲月。一樽高笑好朋儔。公堂訟簡心情在。莫對風光取次休。

次韻思道同晦甫春日過李氏園亭

二賢談笑共爲州。深情青春爛漫遊。吟到醉鄉須一飲。步回芳徑亦三休。風前幾點見蝶蝶。雨後數聲聞果留。人望使旌應喜樂。此心於爾亦何羞。

和晦甫答思道

策馬悠悠倦往還。竹邊林下學吟哦。忙中對酒成閒客。老去逢春憶少年。三島月來清入牖。十洲波淨碧涵天。歸歟且共良朋賞。花未飄紅柳未眠。

次韻周思道喜正齋過廣漢二首

霜臺御史過名藩。氣象光陰動故山。此日郡中誇盛事。明朝堂上拜慈顏。御香持去仍輕別。天詔飛來卽召還。南北唱酬皆勝絕。一窺方畧豹文斑。

雁樓南畔報來期。遠俗駢闐望錦衣。官府奉迎因直指。家庭喜樂是榮歸。款款斟酌延談議。密密森封中事機。莫嘆官遊多闊別。九重深待弼予違。

送東方子春歸廣漢

閉上層樓賦式微。暮雲重疊雁南飛。三秋已有還鄉念。十日那堪送客歸。世路最宜心似水。年華休嘆露沾衣。一官擬得知何處。回首風標又闕違。

送周思道郎中通理益昌

閩兒冤魄久難伸，吾以仁心濟不仁。十室荷能全一子，萬家無慮活千人。于公治獄門生相，韓厥成功世有民。陰德所施陽報在，莫嘆孤官老朝紳。

和寄周郎中

省郎華髮倦遊時，却憶當年一布衣。仕路更勞何足戀，家山可愛不如歸。吟中斗絕紅塵味，靜裏能延白日輝。某水某丘真舊物，春來贏得掩重扉。

寄廣漢周思道

雁橋古郡賦佳絕，熊軾名郎暫鎮臨。雨滿郊原千里潤，春歸臺榭百花深。將迎意味煩清燕，閒暇工夫屬靜吟。若說湖亭風物好，西鄰猶有不平心。

和陳國南州學石柱題名之作三首

方柱鐫題誰厭煩，三年還見一翻新。姓名已載推前達，行列猶虛待後人。清世雲霄如坦道，壯夫思慮惜青春。瓊瑤定得連城價，至要從來不貴珉。

屬塔題名故事存，泮宮鐫柱又增新。十行詔下方求士，千佛經中定有人。鐫鐫熾熾浩水畫，風雷變化集英春。公卿皆向此途出，豈待區區佩瑞珉。

匠氏磨礱用力勤，先生序引亦清新。尺書已報泥金帖，〔原註〕唐人登第，以丹字仍題衣錦人，桂籍共誇。享有路，泮林無倦誦於春。東川素與西川敵，又見榮名上翠珉。〔原註〕父老謂東川不在西川下，事同西川進士登第者，亦其類也。

和陳國南安昌巖避暑詩二首

石穴虛深宛似房，石形方穩亦如牀。千年知是誰人隱，一郡除非此地涼。山外雨來煙色暝，林間風過藥苗香。塵埃已斷尤清寂，今日禪僧不上堂。

巖前數步到幽房，巖裏聊安息偃牀。已得清風極滿灑，休彈白雪恐淒涼。平時地類乘空發，何日天花墜雨香。三伏屢來君莫厭，流年背我去堂堂。

和再遊二首

仙居殊不類樊籠，滿洞清涼皆可封。〔原註〕古詩：松竹可封，蓋謂寒溜恰如揚子水，脩筠應有稚川龍。雲深況是門無客，人去惟聞鶴在松。〔原註〕古詩：只應松向此，卻疑推律法，應鍾何事代林鍾。

石門高下兩相通，冰屋初開不復封。睡穩好飲方水玉，味清須試密雲龍。詩筒迭和難親筆，談柄閒搖屢折松。便寫姓名鐫翠壁，休論功烈刻華鍾。

和三月二十一日遊海雲

玉節重來鎮此州，暫驅千騎上峯頭。春闌好爲良辰惜，俗樂誰知急景流。山色也疑今日盛，物情渾勝昔年遊。登臨賦詠知難再，持語鄉人早借留。

南光縣野翁亭

勢利紛紛萬慮侵，縣亭聊可一登臨。目前不近將迎路，塵外能消富貴心。燕處自知如隱遯，縱談誰更及浮沈。時平樂得常棲地，且向幽閒寄楚吟。

和義夫出文谷

羸馬駸駸不厭驅，望中天勢接南燕。一朝偶過林泉興，十里誰開水墨圖。柳綠漸看金弄色，雪花猶見玉爲村。登臨自得詩家路，寄語紅塵莫訝迂。

雲頂寺

秀巖層層一徑通，秋來更植萬株松。閒中日永宜禪性，望處雲平見物容。半夜起風喧地嶺，何年說佛響天鐘。塵埃滿馬遊從隔，寄恨煙蘿第幾重。

雲頂寺覺雲軒

寺枕山巔擁翠峯，幽棲更與白雲通。半空欄檻千尋外，兩蜀風煙一望中。晨霧最宜天浩蕩，夕陰先覺雨冥濛。頻年曾坐盤陀石，不到軒前目未窮。

送唐誠老秘丞

越溪千里碧溶溶，匹馬西遊豈憚勞。文牘甚稀如吏隱，江山有助作詩豪。和風盡日生眉宇，白髮何年上鬢毛。好向堯庭覲華彩，韶音方奏德輝高。

和紅蕉二首

嫩青蕋裏色何如，猩血雖紅莫奪朱。曉處赤瑣開纖藉，夜燃絳蠟照珊瑚。樓華如璧霞光紙，芳價堪酬明月珠。欲識此花堅與否，願將真偈叩文殊。

綺窗閑處畫堂西，紅綠相參數尺低。種得青琳生寶焰，裁將丹錦護封題。染因乘露皆鮮翠，舞爲交竿少點齊。惆悵夜來經暮雨，妝痕幾點帶嬌啼。

有惠詩求酒者和答二首贈以兩榼

閒居偏向酒中閒，已把人間比夢間。飲量欲希江海納，醉鄉應有路岐還。高談好對清樽樂，屢舞猶嫌數斗慙。信有金船少風浪，莫乘輕舸下深灣。

愁腸思得濁醪澆，卽似春苗早欲焦。洗甕已於坊禁礙，〔原註〕洗甕尤知，與琴誰向息錢錢。〔原註〕村見柳仲

醒心未免嗟半落，醉眼偏宜望淡寥。酩酊到來須查寢，信知畢卓勝邊韶。

次韻劉希道龍圖鹿鳴燕進士

淨德集 卷三十四

三六三

淨德集 卷三十四

三六四

淨德集 卷三十四

三六五

玉節重來鎮此州，暫驅千騎上峯頭。春闌好爲良辰惜，俗樂誰知急景流。山色也疑今日盛，物情渾勝昔年遊。登臨賦詠知難再，持語鄉人早借留。

南光縣野翁亭

勢利紛紛萬慮侵，縣亭聊可一登臨。目前不近將迎路，塵外能消富貴心。燕處自知如隱遯，縱談誰更及浮沈。時平樂得常棲地，且向幽閒寄楚吟。

和義夫出文谷

羸馬駸駸不厭驅，望中天勢接南燕。一朝偶過林泉興，十里誰開水墨圖。柳綠漸看金弄色，雪花猶見玉爲村。登臨自得詩家路，寄語紅塵莫訝迂。

雲頂寺

秀巖層層一徑通，秋來更植萬株松。閒中日永宜禪性，望處雲平見物容。半夜起風喧地嶺，何年說佛響天鐘。塵埃滿馬遊從隔，寄恨煙蘿第幾重。

雲頂寺覺雲軒

寺枕山巔擁翠峯，幽棲更與白雲通。半空欄檻千尋外，兩蜀風煙一望中。晨霧最宜天浩蕩，夕陰先覺雨冥濛。頻年曾坐盤陀石，不到軒前目未窮。

送唐誠老秘丞

越溪千里碧溶溶，匹馬西遊豈憚勞。文牘甚稀如吏隱，江山有助作詩豪。和風盡日生眉宇，白髮何年上鬢毛。好向堯庭覲華彩，韶音方奏德輝高。

和紅蕉二首

嫩青蕋裏色何如，猩血雖紅莫奪朱。曉處赤瑣開纖藉，夜燃絳蠟照珊瑚。樓華如璧霞光紙，芳價堪酬明月珠。欲識此花堅與否，願將真偈叩文殊。

綺窗閑處畫堂西，紅綠相參數尺低。種得青琳生寶焰，裁將丹錦護封題。染因乘露皆鮮翠，舞爲交竿少點齊。惆悵夜來經暮雨，妝痕幾點帶嬌啼。

有惠詩求酒者和答二首贈以兩榼

閒居偏向酒中閒，已把人間比夢間。飲量欲希江海納，醉鄉應有路岐還。高談好對清樽樂，屢舞猶嫌數斗慙。信有金船少風浪，莫乘輕舸下深灣。

愁腸思得濁醪澆，卽似春苗早欲焦。洗甕已於坊禁礙，〔原註〕洗甕尤知，與琴誰向息錢錢。〔原註〕村見柳仲

醒心未免嗟半落，醉眼偏宜望淡寥。酩酊到來須查寢，信知畢卓勝邊韶。

次韻劉希道龍圖鹿鳴燕進士

淨德集 卷三十四

三六五

淨德集 卷三十四

三六六

淨德集 卷三十四

三六七

淨德集 卷三十四

三六八

淨德集 卷三十四

三六九

賢能膏上鹿鳴時。欲步丹梯別釣磯。名世公卿加寵薦。故鄉親友待榮歸。通經豈比蘇金價。成器難藏璞玉輝。威鳳有雛鳳有路。相將垂向九霄飛。

和知府右丞秋實燕士席上所賦

應春霖涉網旁求。勸駕賢公禮數優。名出士林當赫赫。詩歌鹿野自呦呦。雲霄去路程皆遠。杞梓良材幹盡脩。登御龍門須變化。奪標人已在船頭。

和鹿鳴燕進士二首

石室宏開化二川。文場今歲不遺賢。鸞鵠暖律方遷木。鴈過祥雲必到天。隨貢充庭知有路。乘風破浪去如船。龍蟠唱第程途近。應在春餘數日前。里有賢與方啓燕。詩稱樂育願升歌。英才盡向師門出。貴器須憑匠手磨。澤射定誇楊葉箭。鄉衣便促錦機梭。諸生大捷諸公薦。先紀王勳後戰多。

和八日登高

八日登高九日同。拒霜寧有兩般紅。流陰漸老三秋後。嘉客相歡一醉中。塵裏仙官應混俗。坐間談麈自生風。龍山故事今辰會。雖欠笙歌不是空。

重陽登城

上得層城暫倚欄。況逢佳節萬愁寬。山青水綠等閒好。酒白花黃隨分歡。一月放懷能幾許。九秋生感又多端。龍山勝事今何在。空使騷人賦蕙蘭。

和十月菊

今辰曉道此花衰。更倚欄干把酒卮。白眼漫生秋後意。黃金不減夜來枝。化工應已均開落。心賞何須問速遲。歲歲樽前鎮相似。風光千萬莫差池。

和郡齋即事

表裏山河久鎮綏。府無留事縱懷時。自將遠業更中外。不向榮塗計速遲。沖淡本從天理得。安閒常有道心知。元元未盡隨仁壽。日望登庸爲舊恩。

郡齋春暮

自覺勞生萬事非。官心從此更遲遲。淒涼好飲悲春酒。閒暇猶吟送老詩。軒冕去來皆外物。雲山早晚是歸期。懷民報國終無術。空負重湖對一陂。

淨德集卷三十五

七言律詩

次韻張懷安題雲頂浴室院

山門漸近少凡塵。佛子長棲物外身。款戶多因遊寺客。倚欄時有羨魚人。祥雲結蓋應非霧。法雨飄花別是春。數刻盤桓竟蕭散。回頭官事又勞神。

次韻張懷安喜雨詩

雲密西郊未作霖。暫憑精禱快羣心。望如至寶難搜索。來似嘉賓忽訪臨。古廟有靈惟響應。洪鈞於物已恩深。春膏直待沾濡足。不使狂風取次侵。

過金堂偶記舊詩因贈宇文縣宰

嘗聞縣古槐根出。最愛官清馬骨高。前輩有詩談事實。今辰此景入風騷。飛雲幾處隨山頂。密雨連宵發土膏。公事稀疏吏歸去。不妨歡待對春醪。

和野軒答李著作見寄

公居何事憂曲軒。客味蕭條稱養閒。人笑規模猶物外。我憐風景勝花間。樓林闢影舒帷幕。淺溜餘聲雜佩環。欲把郡圖傳向此。座中常得見岷山。

登覆秀亭

亭在西山積翠中。煙嵐氣象一重重。荏苒簷簾偏高竹。見得雲間最後峯。野色爲誰長鬱茂。物情於我似從容。年來已有林泉興。倚著闌干興轉濃。

次輔元韻

山嵐幾秀望中青。路轉松陰步步迎。十里晴郊供野意。萬家和氣發歡聲。春臺不覺殘春景。樂國偏知衆樂情。公向蜀人深有意。更憐風物暫閒行。

鍾陽道中和輔元

忽捧瓊瑰俗眼驚。荷君深照舊交情。歸心自喜雙親壽。拙計難酬厚祿榮。十舍路岐平野闊。幾重村落暮烟生。竊遊每憶家山樂。況是花時到錦城。

送任道聖之官富順二首

千丈蒼松出故林。喬枝成就古根深。棟梁須負平生用。霜雪難移此日心。月白曾經丹鳳宿。風塵定有老龍吟。重巖復洞何緣幸。一旦家家得茂陰。

野鶴孤高舊羽儀

野鶴孤高舊羽儀。超然殊不事卑飛。有心雲路期翔去。迥首芝田返遯歸。白日漫教羣鷃密。紅塵堪笑稻粱肥。仙家自有千年約。應許先生學令威。

竹枕

不誇睡夢略磨磨。溪更持來贈野翁。冰雪易侵毛髮際。巖埃難到夢魂中。消除暑濕宜無價。安養情閒似有功。富貴人家應笑我。水晶新樣極玲瓏。

次韻家渠州承議春陰

春工用意本華鮮。氣候陰沈未過妍。風色送寒猶甚雨。雲容垂遠又非煙。遲延屬舌應嫌巧。抑遏花心恐占先。稍待新晴纖纖曉。樓芳齊翫豔陽天。

官舍東偏海棠開最晚落亦後時以詩嘲之

花到春深半已過。此花猶見滿枝柯。傳來芳信嫌爲晚。占得韶光卻是多。愛惜錦文愁雨急。留連妝臉笑風和。後先榮謝人休問。且伴樽前一醉歌。

送秦清歸淮南

錢得芝蘭一室薰。更將三美向誰論。『原註』公與某時中某某共事。某某。光輝自可誇僚友。契愛猶能及子孫。金節暫求康爾俗。錦衣歸去大吾門。西南終是天涯遠。卻羨鸞凰第九關。

寄新甯黎叔荷

平日論交重久要。每懷高誼寸心搖。君恩最是憂民社。吏隱偏宜遠市朝。諄諄佇聞流尺素。嘉篇頻爲寄瓊瑤。笑言契闊勞生甚。別後堪嗟壯氣消。

寄周才叔

天涯飄宦落蓬蒿。漫說平時器業高。寒煖所逢皆物理。悲歡相較只秋毫。徒嗟壯士難行已。懶學風人便著騷。樂道養閒俱可羨。念君清直甚魂勞。

和周簡州寄范蜀公三章

禁林元老忽西歸。樂謂西州此事奇。增繳漫勞鴻去後。桑田未變鶴來時。一鄉金帛皆沾惠。千載松楸得奉祠。預想年前至京國。子孫持酒獻春祺。

春深歸到錦江頭。笑傲光陰已晚秋。內相貴名雖恒赫。山翁行李甚優游。詩中氣格超塵語。方外情懷類子休。『原註』南下有期風月爽。鄉人從此望仙舟。

法從深殿寵祿榮。清標素節兩難并。有心報國難謀國。無意求名又得名。道服豈煩垂寶帶。安居何用飾華纓。秋風一夜喬林減。惟見松篁不變更。

昨日

昨日文書插羽毛。征夫連夜整弓刀。雲如野色隨時慘。風作邊聲特地號。八陣威靈今可託。六州形勢古稱高。西南久不開金鼓。莫遣人人著戰袍。

又賦二首

千里征蠻向不毛。坐籌先勝自三刀。井中蛙力狂難躍。弓下猿聲怯便號。草白見城荒地淺。月明聞角漢天高。將軍幾日當雄捷。速把功書上赭袍。

忠膽輕生甚一毛。奇謀破賊銳於刀。橫行容易平馬合。面縛須臾作大號。霜甲共輝軍帳冷。煙烽齊出戍樓高。羌酋若也投降早。定得君王瑞錦袍。

雪

白金鋪野玉堆簷。獨上危亭喜再瞻。多積豈能填澗底。已高猶未累山尖。碎聲著物飄來急。寒色侵人霽後添。時節霏霏未還役。賊平消息願重占。

峨嵋王高士贊

中結墨帖來求跋。自言能護真氣鍊。大丹種兵禍而輕同輩。有志於斯事者皆然。又言老人村凡二三百歲者。亦皆死於兵燹。夫兵之禍生靈甚矣。禍蜀則尤慘禍。及高士更不輕矣。遂爲之賦詩。

道人少日鍊神形。兵禍俄乘竟不成。欠爲黃庭判一死。所酬丹事又三生。眼看殘盡難寧老。膽破軍寒犬

淨德集 卷三十五

詆盟豹養虎攻嗟爾似。卻求翰墨作虛名。

石泉道中和縣州通判李朝散見寄

深僻崎危不厭過。欲將涓滴助恩波。驢雲高步三休在。踏雪清寒一倍多。依約度溪投野店。逡巡扶杖歷新坡。〔原註〕山有險難知不。可登者。里人謂之新坡。初春此去幾旬日。屈指流年奈老何。

有觸

三十餘年齒士林。青輪一命費霜侵。策名雖動遲留嘆。行已常存少壯心。月滿潭潭清遠夢。春歸平野付長吟。前溪況亦稱南浦。惜別情懷幾倍深。

城西龍祠二首

市橋官柳翠陰垂。路盡西郊駐彩旂。故事每從還俗向。清歡又送晚春歸。留連野色遲遲去。珍惜年華冉冉飛。老杜有時殊有味。風光流轉莫相違。

林密溪寒錦浦西。千年靈宇舊憑依。竹村迎路堪行樂。麥壟連雲已應祈。詩興早從吟社去。遊人喜到醉鄉歸。集旗真倚徘徊久。化日舒長未夕暉。

和黃中氏國海棠

誰裁錦段碎文章。憑信春工便吐芳。自是多花宜少葉。〔原註〕蜀人以花多葉少爲貴。教仙格有凡香。故容試酒偏增麗。舞興迎春擬作狂。使幕縣庭雖甲乙。更饒鄰國借餘光。〔原註〕成都使院海棠。其類也。

和姚提舉賞海棠

曉露龍花暖漸收。萬枝難盡數花頭。燕脂半爲傷春淡。錦帶翻因拂地羞。閑飲舊風傳樂國。〔原註〕田宣海雲。〔原註〕飲乃蜀故事。〔原註〕縱吟清味屬詩流。西園留景真無價。紅滿池臺月滿樓。

和蜀守道中書事

天恩流布下天津。珍氣消除生氣滋。昔慮早饑農失職。今逢賑惠澤如春。綏懷有術推儒者。全活爲功賴古人。賢傑一心溝壑起。翕然歌頌在生民。

題友人西行雜詩

一官一集古稱賢。未似西征五十篇。雅頌純音流管磬。風騷餘味到林泉。先生曉軸刊岷石。價額春溪費錦錢。愧幸師門齊承教。得爲家寶子孫傳。

讀謝邪詔

天詔丁寧遂佞柔。不須請劍復持矛。平生邪膽君前落。後世汗名紙上羞。賈至乍開消題魅。正聲幾作罷離兜。便爲菹醢何嗟及。貪得浮榮似食鉤。

晚倚南樓

野情無限物無窮。一凭危樓又晚空。過雨郊原潭積翠。送春亭樹錦餘紅。煙光已屬綰圖上。湖影初歸寶鑑中。飛鳥潛魚應自得。倚欄小憩豁雙瞳。

送張穎達屯田

西風獵獵馬駸駸。極目歸途寄靜吟。美玉自藏圭璧用。寒松偏有雪霜心。皆知舊德淹郎署。合寵耆儒鎮士林。勢利競馳孤介少。爲懷清詠動離襟。

和寄治之少卿

榮路層層滿眼開。家山在望懶徘徊。霜侵客鬢須歸去。塵拂朝冠是儘來。一棹綠波遊不厭。三竿紅日夢初回。更聞鶯詠同幽趣。應少閒人可預陪。

送張靜之少卿東歸

禮寺居卿寵指紳。若求清議尚沈淪。三千里外甘投足。四十年前已化麟。何必萬鍾如己欲。好將一笑寓天真。當時共獻康珠賦。壽考康寧有幾人。

象基二首

咫尺襟懷計慮深。偶緣緣戲便交侵。縱橫各有往來道。勝負豈無名利心。終局漫誇兵得地。在宮深倚士如林。安危成敗何殊此。付與閒人爲討論。

星布重重陣脚深。不須輕敵事相侵。渡河縱藉奇兵勢。對壘難知老將心。酬酢巨杯宜燕席。消磨永日稱山林。呼盧格五前賢有。莫笑年來共講尋。

送楊聖愈郎中赴益倅

黃轅曾記到西州。莫爲題輿厭滯留。官況優如支郡樂。風光渾似昔年游。日無餘事知閒暇。時有清吟就唱酬。政績易成恩典在。天涯不覺兩經秋。

寓道

夕陽芳草自天涯。倦客何須感物華。無計可能逃世網。有心剛欲慕詩家。將充雅性隨鳴雁。安足翻成破畫蛇。白髮漸多隨漸駭。少年相見莫揶揄。

秋郊

西風蕭瑟動年華。村望猶將景物誇。山色半隨雲勢斷。浮光多被竹陰遮。社前歸興雙飛燕。雨後新聲幾處蛙。萬里橋南亦如此。十分有意作農家。

寄唐君益

秋日晴如春日過。山間水際盡光輝。江湖頓減騷人詠。父老爭誇太守歸。歲晚莫驚松易葉。時來又見錦離兜。

爲衣門前行馬雖崇峻。應許資翁一叩扉。

閒閒夕陽歸興隨飛鳥。真意無人語此還。

遊交城石壁寺二首

十里盤紆路轉山。山城深入翠微間。何年勝地雲霞老。終日清風歲月閒。池上鰲龍方隱伏。巖前遊客暫
躊躇。卻嗟鸞鶴遺居在。難向空塔一叩關。
山僧何事下山迎。步徹山腰到寺庭。清梵一聲沈夕籟。碧嵐千幅展春屏。自慙輕鎖非真賞。乍見林泉似
獨醒。回首暮鐘留恨處。斷煙層嶺倍青青。

題信相院林亭

深靜禪門秋復春。不知門外是紅塵。滿庭修竹有君子。終日好風如故人。曲徑最宜巢翠羽。澄潭猶足養
纖鱗。年年寓泊知閒味。每謝林泉作四鄰。

按視慶雲堰次韻

郊原氣象欲迎春。祠下喬林秀色勻。數里舊防能禦患。二江流水不迷津。輿言此日蒙深利。惠政當時念
遠人。公意勤勤勸增築。又逢賢傑繼芳塵。

慶雲道中

落政雍容應在民。暫行千騎接江津。寒侵客袂逢輕雨。翠拂林梢覺淺春。極望風光迷綠野。縱吟懷抱脫
紅塵。願公改作劉公堰。留得嘉名遍蜀人。

松

游人何事種芳菲。試把庭松較盛衰。得地不將天實改。有心惟與歲寒期。一軒野色栽培後。十月霜華秀
茂時。造化果能周及物。亦須千丈引喬枝。

遺興

每嗟無計遠紅塵。願讀仙書學養真。收得寸心清似水。放教雙鬢白於銀。功名見誤回頭晚。風物相驚滿
眼新。一卷黃庭有深趣。爾持聊以愛吾身。

和李實文紫庭玉節花

雲枝玉葉兩難加。應是殊庭種此花。地產有時呈秀異。仙標無意競繁華。已持寶瑞傳君命。更獲香爐送
道家。若預景文方物志。定先羣卉贊祥葩。

送李實文還朝

使華西指主恩深。又見繁頭此鎮臨。十載星霜皆化日。十年雨露及餘音。凡百城桃李。盡穠陰。層霄自
得翔翔路。止水難搖澹澀心。全蜀蒼黔共傾耳。卽聞和氣入蕭琴。

古松館

淨德集卷三十六

七言律詩

廣安鹿鳴燕送諸進士

文章得雋自雄飛。平地青雲有路岐。聯翼寂寥寒灑落。升歌粲粲見周時。九秋煙雨登臨日。三月風雷變
化時。回首不須題醵淚。錦標爭勝已先知。

次韻李才元舍人二首

求閒得勝信賢哉。曾歷星垣侍從來。襟節向人清似玉。粉華於己冷如灰。仙壇露重吟懷爽。禪榻風輕睡
眼開。昨日尋梅奉談笑。竹軒松塢共徘徊。
當年累疏獲免廷。不爲虛名自得名。霜雪憂來松秀茂。風波散後水澄清。紅塵漸與高情隔。綠髮應隨喜
氣生。否泰卷舒公自悟。不須端策問君平。

致政侍郎知郡學士廣和時凡數篇謹用元韻寄呈知郡學士

玉色諸兒競若蘭。綵衣想見日承顏。庭樞遠瀝滄浪水。燕几深居長疊山。俗眼漫隨身察察。人情方喜志

大字新題重古松。標題不與衆人同。何年直幹藏山驛。半夜寒聲滿道宮。並秀雅宜雲壑外。相逢最愛雪霜中。秋深縱使霜林減。未許堅姿墜晚風。

和邵仲輔開化寺三首

寺在西山第幾重。山僧相遇喜相容。寂無塵慮到禪室。警有秋聲來野松。已恨夕陽催返轡。又過危磴聽殘鐘。烟霞更約他時望。未必高懷負翠峯。

送錢端履歸二曲

君去金淵十五春。暫歸翻是客中身。千年丘壑勝當日。兩世親朋無幾人。塵尾幸能銷白晝。馬蹄還厭踏紅塵。錦衣會有重來約。應笑衰翁漉酒巾。

晚飲

雲景宜將遠眼看。綠陰垂地已春闌。山嵐日出方乘暖。峽口風來又作寒。老去心情非往事。閒中談笑有餘歡。玉盤四照江如練。忍對澄輝不倚闌。

送文達甫贊善

洪河一曲晉溪濱。自有餘波及四隣。循吏風聲今嘉善。漢交情味故如新。江山極目登臨遠。歲月驚心聚散頻。無限名園費吟賞。化工偏與洛陽春。

和成都轉運判官孫聖微見寄

文章平昔擅才名。使指於今總列城。甲乙常聯榜中第。東西俱作劍南行。清吟急覺交朋厚。老別難堪歲月驚。惟喜歸途近雲漢。吾鄉留得是嘉聲。

和董已晚菊三首

衆菊爭開此獨遲。已過重九見新枝。自甘化力均先後。不與春芳較盛衰。秀萼漸繁微雨夜。清香終在早霜時。詩人未便移青眼。會有金樽是已知。

聞說一首寄與可爲堯夫作
聞說蓬仙作小廬。洪恩從此破羣疑。平生直道宜三黜。自古周防用四知。松竹何嘗凋晚秀。稻粱應且續朝飢。不須利口歸豺虎。皎皎清穹未易欺。

次韻贈陳季常

一塵殊不掛眉中。標韻高閒辯論雄。時得江山深有助。道因臺榭易爲功。平生擬效漆園吏。何日相逢黃石公。可惜壯年長策在。卻陪明月與清風。

伏日池上二首

塵氛不到此池亭。庚伏長來駐旆旌。波蕩畫船衝岸急。露明翠蓋遇風傾。一先有得棋頻勝。衆樂無嫌酒屢行。紅日漸低鐘鼓近。路人歌笑望專城。

題致仕袁成均燕申亭

南風時起有餘溫。暑影炎炎勢欲焚。堤上遊人皆樂俗。坐中豪客少將軍。深思蘭沼生冰色。尤畏晴霞散錦紋。待得清涼到襟袖。斷煙重疊送西曛。

送李寶之

流落文場晚得名。十年猶未脫銜衡。軒昂本爲太平起。憤激却因多難成。方路滿懷期樹立。塵埃蒙袂且將迎。由來不遇須臾器。豈是伴愚學甯生。

送修德歸通泉用陳國南韻

猿鶴皆飛昔日聲。安車歸去路岐平。高懷無累能知止。半祿微俸亦代耕。林下光陰尤覺永。環中氣象有餘清。塵埃滿抱華顛客。笑指泉山羨此行。

次韻送人有感

三月山城送客時。山頭芳草又離離。紅塵道路今猶古。清酒樽罍樂勝悲。鄉外忽搖懷遠意。坐中聊賦惜春詩。洛陽風景別來久。應屬少年游俠兒。

送交代茹安禮二首

平日陽和已浹民。浪馳幽迹紹芳塵。芝蘭秀品推前輩。楊李清陰及後人。諄諄有聞知契厚。縱談無間覺情親。去思從此憑何慰。待刻銘詞上翠珉。

送曹憲州

山頭紅日照紅簾，祖席仍歌塞上行。慷慨有心終破敵，飄飄無事暫專城。朔風秋色關山健，秋水澄光寶劍輕。萬一羽書飛到郡，定煩方略取功名。

送范序博

十載閒經紫塞秋，辟書連上得君留。一身已共冰壺潔，八法堪同墨寶收。舊几歡心憐探賈，詩庭虛席待良籌。古今京洛風埃甚，去有亨塗莫得遊。

再和送李大夫

莫聽離前淚水聲，少遲樽酒話平生。堪嘉郭老初辭位，卻笑樊須欲開耕。落日望君三舍遠，西風惠我一襟清。江流自在悠悠興，得在巨船十里行。

送永康司理張思純東歸

曾把囊書叩大鈞，少逢升漸屢逢屯。平生道在惟藏器，今日途窮恥問津。萬事感懷歸白髮，九衢欺客是紅塵。何須便作林泉計，未必文章誤此身。

送孫歸胡宜甫

京洛當年困客塵，孤舟今去楚江濱。位無高下在行己，邑有政刑宜福民。人子歡心憐白髮，壯夫幽抱感青春。茲歌已治庭間樂，休說窮通問大鈞。

送范于溫其

五陵豪客舊歸鞍，行矣休嗟蜀道難。世治不須事將國，才雄自可勝詩壇。虎符金印亨塗在，夜笛秋琴逸氣安。至寶投人猶按劍，慎將驪駟載毫端。

送道粹

泛交如面願紛紛，珍重賢豪有所存。高論向人須藥石，壯心於俗不寒溫。已懷忠孝歸儒術，嘗取功勳襲將門。蜀道阻長秦塞闊，夕陽芳草最銷魂。

大享肆教府師賦詩次其韻

運際重熙講克禋，祖宗嚴配答慈仁。典章備物贍三代，殿寶殊名應五辰。早歲侍祠曾受暇，外方留鎮屢頒春。皇恩更遠皆宣布，自此祥風起八垠。

答文通即席見及

春華幾處客心閒，俗事勞勞近萬端。嘉景良朋豈常遇，清詩濁酒暫相歡。飄零宦況誠非欲，煇赫名途未易干。情別難游深意在，寄聲枝上約離彈。

喜文通西歸

每記江頭舉別觴，別來如昨幾炎涼。年華莫問當時水，鬢髮皆添近日霜。伏臘已甘常踰蹕，凌雲猶滯道。期期羨君標韻終蕭灑，恰是花開到故鄉。

喻明仲自成都憲使領漕湖北

荆楚旬宣盛事誇，十年重復賦皇華。〔原註〕公頃年嘗攝點，更茲已見調疏起，切玉猶須試鍊錫，隨手春風飄塞下。〔原註〕公是任漕，迴頭黃雨潤天涯。親聞父老殷勤說，溝壑沾恩數百家。〔原註〕西州空聞之，多所遺給，其詳予於問之。

寄眉守黎希聲

千騎駉駉出錦城，鄉人翹首望先生。二年爲郡應須樂，數日遊山已快晴。泉石有誰陪道話，雲霞無限惱詩情。紅塵拂拭良朋少，時向西風願寄聲。

送戴正仲大夫歸玉局

請得琳宮別宋央，西行行色重增光。官曹冷淡如遺客，風物鮮明類故鄉。歸去林泉謀已定，閒中詩酒味偏長。市橋側畔鄰居日，應許過從亦道裝。

送陳正臣遊昌元

三月狂風不惜春，客愁千斛付行人。平生操履由吾道，何日安閑遂此身。陌上紛紛空白晝，山中氣味少紅塵。歸來必遇求賢詔，莫向窮途苦問津。

答趙賓與同年見寄

幾君方寸最澄清，何必滄浪更濯纓。玉塵縱談聊入幕，錦衣歸養自專城。交情久似喬松茂，詩興濃如皎月明。閱味來章佩勳好，卻慙塵耳聽咸亨。

和子瞻寄希聲二首

通江山水甲峨川，和氣融融滿四邊。儒者易成千里政，鄉人近得兩重天。金盞淺飲雖歌舞，玉麈高談盡聖賢。不是春秋爲冷學，借問何計及三年。

海勢茫茫會百川，一應正在海西邊。漁牧迅翻方捷捷，鶴吐清音自徹天。落筆盡降詩裏將，放懷常對酒中賢。及鋒急用應非晚，留滯紅塵已數年。

和信夫屯田疾間偶作二首

安居無事莫興嗟，聊放高情喜溢涯。攬照不驚頭染雪，讀書未信眼生花。臨吟罷後詩筒減，方論搜來藥劑加。見說道心從此壯，幾因清夢到仙家。仕路浮沈不足嗟，到頭何處是津涯。庭中度日多無事，湖上經年各有花。熟焙春芽香不散，輕澄臘味偏加。憑君莫賦思歸引，一郡相歡似一家。

和王雲太傅見寄

情別心懷彼此難。想君歸去自能安。輕舟漫漶依平岸。快水流冰下險灘。夢到親聞方歲晚。路迎江國少春寒。牡丹時節西園畔。不得相同一倚闌。

送皇甫乘參殿丞

征車千里極關河。特遣離懷賦綠波。晚節不隨華髮變。歸裝還載異書多。雲霄有約增華望。文酒相逢異嘯歌。若相清朝許投筆。生平孤劍願重磨。

淨德集卷三十七

七言律詩

戰武堂書事和韻

永日華堂靜掩扉。道腴深味敵珍肥。一軒有景詩求勝。十邑無虞寇備威。雅性自高閒去樂。汎交難合信來稀。爾君清句知君意。託任天真不任機。

和董奉議喜雨

需雲甘澤爲時來。間作雄風鼓迅雷。信有威靈周闔壤。應無偏黨限枯萊。滿山和氣卷舒易。〔原註〕六月有登清風閣者見白屋煙霧如練騰空而起。其狀雨午。一夜豐年消息過。每亢霖霖皆吏責。幸遇神力庇凡材。

提舉道祖監丞愛靈隱泉之景因廣其地可置坐席賦詩見貺極有雅味次韻奉謝

噴瀉涓涓在目前。更開餘地助賓筵。方池可鑑無深淺。樽酒相逢有聖賢。每爲野情貪勝概。暫憑清味漱塵緣。何時學得琴書趣。一寫林間石上泉。

登兜率寺閣次薛道祖韻

乘閒極望興悠哉。遠眼宜於此處開。危磴直穿脩竹徑。虛窗深占白雲堆。江湖有景侵平野。棟宇何年倚巨材。自是登高乃能賦。誰嗟古往與今來。

道祖訪趙太資舊居惜其荒廢慨然賦詩有懷賢念往之深意次韻

經濟書成祿府收。依然蓬華在巖丘。淒涼往事慵開卷。想像高風合倚樓。山色無言終日見。泉聲有恨爲誰留。懷賢訪古開中味。宜與詩人作勝遊。

道祖示及遠祖劉像及唱和佳什次韻

山深縣古蜀江濱。往昔聲華尚未湮。物外低昂應絕品。榜間瘦硬亦通神。名稱三鳳古爲瑞。書啟二家今有人。首唱繼酬皆盛事。通泉從此識陽春。

清風閣晚景

晚際閒將景物看。郡人休笑苦憑欄。遠山露色知晨霧。素月籠光報夜寒。野燒順風穿絕頂。漁舟隨浪轉長灘。故鄉回首七百里。歸去不辭行路難。

伏承原伯安撫侍郎爲江兩所阻未即會見遠寄雅章深致勤勞次韻奉答

憑高日日望交遊。方寸飄如一葉舟。文酒相從期賦詠。江山何事尚遲留。洲中橘熟難晴畫。〔原註〕潭上花繁送暮秋。〔原註〕有南洲。南路士民應有語。旌麾早晚到吾州。

和寄景仁致政侍郎

文章道學有源流。進退恬然信自由。身在禁林方倚望。年侵老景便歸休。素雲收雨還層岫。勁柏凌霜茂晚秋。何日家山縱吟賞。閒中情味更優游。

榴花

十分紅色占亭臺。不恨東風不許開。榴葉梁成隨日麗。芳菲過後爲時來。賦詩多是題千葉。釀酒誰能飲百杯。翠萼丹艸無計學。佳人屢把絳紗裁。

殘葉和韻

秋光何事易陵侵。不許芳條展茂陰。曉色向風生別意。夜聲隨雨入愁吟。已嗟禽鳥幽棲淺。漸失園林幾處深。榮謝循環都物理。肯將零落動予心。

和禮部孔經甫肅宮三首

試思離合數光陰。日月消磨世累侵。晚歲心懷如止水。舊交情分敵兼金。相從不厭春壇遠。共話誰知夜漏深。頻問來章論動意。愧無青玉報瑤琳。

讀書到老應成癖。了事他人莫笑癡。敲印舊書煩夜直。看花新句感春熙。已聞聯驥馳千里。應許鵷鷺附

一枝萬福慶交逢。席久。應喜共君吹。

當馳別乘走龍沙。過盡春寒始到家。已置功名如外物。只憑詩酒作生涯。迴頭忽上青雲路。洗眼重看紫禁花。百日絲綸君定章。文章從此燦朝霞。

瑞聖園齋宮

花籬重開不禁開。眼前芳景未凋殘。仙花笑日欲爭媚。禁柳受風疑怯寒。詩興似春多麗藻。齋心如冰自澄淵。憑君賦畫園中景。免向綸圖指點看。

致齋北園因記舊遊書呈經甫

齊館深沈舊苑開。舊從祀事偶參陪。故人已步青雲去。倦客還尋紫陌來。清景暫將塵慮洗。流年長恨物華催。唱酬不勝詩情懶。獨對風光強剪裁。

與臺中同飲答諫院丁御史

休沐無多款聚難。暫留佳客解朝冠。銀頭泛酒樽前樂。塵尾生風席上寒。陪集敢誇言路盛。談諧漸覺醉鄉寬。敲門又報青蒲信。捧得新詩似執桓。

再和

溫風一袖已蕭然。燕坐何須更整冠。沈李杯盤聊避暑。飲冰懷抱暫生寒。縱談無間情相照。清句難酬韻未窮。莫笑未應車馬散。舊聞陳仲卿齊桓。

同文館諸君遊金明池

春風拂拂動輕陰。四望歡聲雜雅音。人在華胥無限樂。路經蓬島幾重深。潛鱗可羨游盤沼。巧舌時聞囀上林。況有鵬搏堪一醉。百愁從此定消沈。

和觀瑞聖宮殿有感

屬車何日泛塵清。舊苑沈沈隔禁城。別殿未聞天籟響。華封常聽寶鸞聲。禽魚欲逐靈臺樂。燕雀終期大廈成。敢告冬官舉常職。莫將池籞等閒輕。

次韻芸叟燕瑤林苑

御水休論九曲池。宮花淨發萬年枝。長虹獨浪人間去。大翼乘風海際垂。〔原註〕大翼巨鳥之翼名。事見文選。均被上恩容。燕集共憐嘉事遊。願公早獻金明賦。紀述吾朝全盛時。

和芸叟左司被資治通鑑之賜感事賦詩

廟席詞林一二臣。校讎遺逸體惟均。聖心欲以古爲鑑。史法有如王次春。神武路中書事類。〔原註〕仁宗時。凡軍政兵機之事。歸不該。此書本紀。將神之力。略其一端。殆相類焉。天和覽後得名新。〔原註〕太宗嘗閱近臣。謂天和曰。卿。漢君受此傳家寶。道與兒孫似昔人。

和彥常舍人元夕慰從二首

東風將暖不鳴條。霽景曠曠薄霧銷。五隊緇衣華廣陌。一聲天蹕振層霄。清塵少拂鸞旗動。紫氣長隨鳳蓋飄。向晚都人相與語。更誇明日似今朝。〔原註〕次日太皇太后駕出。

羽衛森然翠輦平。仰瞻天步出西清。月行青道夜如畫。春入皇州花滿城。三五良辰傳盛觀。九重歸路沸歡聲。君王已向龍樓望。喜奉慈顏酒數行。〔原註〕是日午。上御宣德門。候太皇太后回駕。親慰。

己卯冬至後

月律潛南斗柄移。陽和氣象等閒知。五雲已驗天心順。一刻先添日腳遲。燕雁待時思北嚮。嶺梅乘煖發南枝。人人盡有春臺興。料得東風不失期。

次韻答何夷監簿二首

十年勤苦學詩騷。擬向簪章運短毫。廢井心情傷汲汲。沈舟氣象怯驚濤。參謀可法無如杜。常侍難攀獨有高。自是土風忘不得。南音莫訝楚囚操。

清才何事愛清吟。從古詩人誤此心。按劍莫投隨氏寶。騎驢難和有虞琴。賦成物外雲無著。搜到天涯海不深。自顧巴詞終鄙俚。願從驛友聽純音。

繼伯通諸官合屬居常懷詩忽見近報必有賢守善待故以詩賀之

浪如奔馬葉舟輕。畏景炎炎盡室行。自處雖無遷客恨。相逢難有故人情。年來江上嘆頭白。日近樓前覺眼明。浣濯塵埃好吟笑。春風且喜入巴城。

送程伯通歸成都二首

宦遊無著任東西。通塞惟將物理齊。平日風波方曠穽。經年桃李又成蹊。塵埃易沒千金劍。霄漢難爲數尺梯。三驛錦江歸去近。知君不厭子規啼。

欲賦長篇贈別君。不勝離緒懶條陳。讀書有感舊循吏。對酒無嫌少故人。事往何須嗟贈。時來應是起沈淪。石城山下西南望。更約瓜期在早春。

和靜之登樂俗亭

亭下寒流碧似天。亭邊疏柳綠如煙。山林隱隱峴峴出。江路迢迢楚峽連。對景宛然開畫幅。放懷宜此醉金船。嗟予望極終留恨。千里濃雲與淡烟。

子進舍人北歸過衡陽累日會話相釋懷間之念復辱佳章存慰衰朽輒次韻以謝

昔年詞掖與君逢。今日天涯白髮翁。賴有江山供晚景。未先蒲柳困西風。歸心已過三川外。高論仍陪一笑中。深幸歲寒交道在。非徒清句及衰窮。

道州何道士和會於途次匆匆告歸余亦北還作詩致遠別之意

九疑山色望中青，似與湘江展翠屏。終日掩關澄俗慮，有時開卷讀仙經。談端往往該窮達，酒興悠悠混醉醒。南去北歸皆惜別，更嗟衰鬢向飄萍。

王定國北歸過衡陽惠示四詩其最散憂樂之興盡矣率廣二篇可資笑噱

臘寒膏醉蒲桃酒，春霽空搖舴艋船。倦客偶來皆失路，故人相值似逢仙。半生感事驚殘夢，兩世知音話宿緣。聞說三槐長秀茂，子孫才業信家傳。

壯年馳走太行車，晚歲還家幸有餘。進取厚顏嗟鶴髮，退藏深計得蟠虬。五湖願去誰收骨，千騎歸來尙戴旗。迴首太平堪頌詠，聖君勤政式商闕。

過合江望安樂觀

四十年前曾作詩，爲題山觀有高碑。官遊奔走過此地，情思光陰非昔時。北望數峯殊隱隱，南飛一舸尙遲遲。仙家跬步未能到，深愧勞生飽與池。

答季鎮

老向家山領一麾，安閒惟有故人知。塵埃是幻勞滯洗，歲月如流任轉移。可笑書空徒嘯嘯，願同含哺亦熙熙。春來景物雖佳麗，多謝東風少賦詩。

次韻吳師益三首

從宦胡爲涉險塗，強教人事與心符。狂言喋喋真無補，虛譽紛紛更不虞。世味已如流水落，野情常逐片雲孤。聖恩寬宥歸來好，免得鄉人笑謬夫。

謫官誰更恨蹉跎，回是浮雲亦幾何。雖向士林爲覆轡，卻於官路得餘波。當年志氣消磨少，晚歲光陰賦詠多。每聞塵網無愧報，此生應不負丘阿。

珍重良交苦愛忘，記存愚陋託詩章。華林幾日敷春藻，蔀屋今朝得夜光。寶鑑未逢猶獻璞，俊鋒終在不催剛。淹翔日久雄飛近，早歲才名振玉堂。

昨日漢公承議見召與二三老友談笑退而爲詩少附勗意

六十年前里巷遊，北歸重此接朋儔。襟懷曩昔誇朱紱，把酒慙慙勸白頭。況是三春同對景，何妨一笑自忘憂。閒中歲月非難遣，須仗新詩共唱酬。

挽吳太君詞

寶結珠封得令名，人間慶事屬平生。身居壽域幾三世，福及兒曹已九卿。埋石有文深紀美，弔喪多客亦哀榮。泉途一往應無憾，十八年前吉冢成。

七言長律詩

答陳彝

天質疏慵一野夫，因從利祿走官途。惟知名爵有常限，非向塵埃言自殊。萬事放懷歸失馬，百年過眼任殘烏。雪霜毛髮來還近，霄漢岐程去已迂。凡骨易沈羞許衡，短材難斷累班輸。每甘流落爲遷客，豈免揶揄笑癡儒。處藥未能醫拙病，揆書安敢卜亨衢。宜將大夢消榮辱，肯把虛名計有無。願我拙難當晚況，惜君留滯却長吁。玉工早夜營圭璧，莫使珠琳委路隅。

閒坐和長句

唧唧微吟透綺疏，乍令人意少歡娛。留連夜景蕭條甚，引惹秋聲蕭瑟殊。似向蟬虛頻學嘯，恐隨蛙鼓亦吹竽。能鳴豈羨蜩螗股，不語堪嗤蛺蝶須。賦就情詩感長信，驚回仙夢失蒼梧。雖知物性何喧寂，應念年華卻嘆吁。從此漸爲寒月計，憑誰與費小軒闌。西堂忽起東歸興，望斷青嵩接綬纈。

淨德集卷三十八

五言絕句

寄題洋川與可學士公園十七首

湖橋

湖中少塵氛，事外得野趣。日日過橋來，遲留不能去。

橫湖

橫湖渺無際，蒼然澄碧波。清風與明月，此處得之多。

荻浦

荻底留殘雨，蘆邊泊小舟。夜聲纔索索，應是報新秋。

麥嶼

水際柔枝倒，霜前曉穗紅。野禽來泊此，渾是畫圖中。

涵虛亭

亭如主人心。中處見諸外。回環四顧間。殊無一毫礙。

灤泉亭

灤泉涓涓流。可鑒毛髮影。淵源既澄清。到處是佳景。

露香亭

春早花方綻。朝寒露未晞。可憐蜂與蝶。已去逐芳菲。

溪光亭

風來綠衣搖。雨罷青煙罩。隱隱夕陽間。漁人理歸棹。

過溪亭

野亭傍幽溪。從此過溪去。平日已忘機。沙鷗何必懼。

禪亭

山陰已陳迹。此樂終如何。酒船深不礙。去住少風波。

菡萏軒

開軒向芙蓉。紅綠如捧擁。游魚定相忘。時見花光動。

書軒

隱几坐幽軒。幽懷日彌博。黃卷有聖賢。幾人知此樂。

茶蘼洞

瓊瑰露華英。綠萼相芘覆。幾度得風清。真香到襟袖。

賞當谷

漢川如渭川。千畝盡修竹。疑此是芝田。年年生碧玉。

寒蘆港

悠悠江湖思。擾擾聲名累。溪上見蘆花。寧無慷慨意。

野人廬

耕鋤事勤苦。賦斂少驅逼。終日掩柴荆。何嘗知帶力。

金橙徑

橙色似黃金。佳名最爲貴。一應飽秋霜。嘗之有餘味。

北園

可愛北園景。春來游者多。欲知民樂否。處處是笙歌。

六言絕句

用與可韻爲湖亭雜興十首

流水兩三條合。翠筠千萬枝垂。漫說忘情待物。亦嘗對景題詩。
簾額絕無留事。親朋少有來書。度日此中閒坐。自慙也是官居。
湖上澄波似鑑。林間曲徑如村。雙鳥飛來碧照。獨蟬吟徹黃昏。
樓外四垂晴蕩。簾前一飭清風。更倚危欄北望。岷山半出雲中。
治郡乃稱太守。退公自是閒人。已向環中得趣。何須事外勞神。
弱柳低低舞岸。新蒲拂拂籠沙。貪向水邊傾耳。不知紗帽欹斜。
樸學粗知義命。幽懷聊寄風騷。道勝何如時與。位卑安用言高。
有著在人爲累。無營與物何功。祇此也該至理。懶能更說真空。
小器祇堪近用。要途莫笑閒官。到了野情易足。自於拙分常安。
花爛適逢佳節。酒醺宜賞青春。酩酊任他醉客。芳菲付與遊人。

卽事五首

斜日半山隱隱。暮雲千里濛濛。北望黃昏微月。西來頃刻清風。
閉門可以羅雀。垂釣何必求魚。有耳倦聞俗事。無心更讀閒書。
樂俗亭下流水。嘉會宮前茂林。雙瞳日日凝睇。遠夢時時訪尋。
林下木奴漸熟。樽前歡伯差濃。萬事都來身外。一毫不置胸中。
峴嶽數峯秀勝。瀟湘萬頃清深。雲雨有時變化。風濤莫測浮沈。

七言絕句

讀韓長孺傳

梁孝事平終結愛。王侯謀沮已和親。早知寒甚難爲相。何必齎金與貴人。

讀朱浮傳

權歸刺舉已條陳。博士非才貴得真。若也國恩殊不齒。單辭未必死功臣。

表矩

西巡北幸四夷朝。權寵功名盡易邀。惟有高麗猶旅拒。靈旗從此便征遼。

字文士及

象林金塔極豪華，出入隋唐似一家。自古聖君須遠候，禁中佳木不須誇。

李大亮

游田未見說虞箴，候語貪謀競奉承。豈獨懷中有佳鶴，更教大亮獻名鷹。

王求禮

秋晚梨花忽盛開，滿朝稱賀不稱災。景佺求禮真奇論，冬月如何有瑞雷。

元德秀二首

五鳳樓前觀大酺，肯因工拙見賢愚。優倡數百被錦繡，安得人歌子爲予。

嗜酒彈琴徒自知，雲囚尸虎縣前歸。世人名利心不盡，那得再逢元紫芝。

王武陵

巨盜盤根歲月深，交流戰血就浮沈。一言便解蒼生禍，何事君恩薄賈林。

陽城

終日銜盃酒是家，十年全不話忠邪。一朝便伏延英閣，餘力猶能讀白麻。

張萬福

聞說宜麻伏紫宸，願將忠膽薦龍鱗。此翁八十真堪笑，何事昌言有直臣。

錢徽

封疆萬里等閒開，一日千金不吝財。持節無名來貢者，何須更入古銀臺。

舒元興

仗內邪根欲去難，承平思慮漸闌珊。殿簾高捲春風裏，空憶詞臣賦牡丹。

李甘

夜進麻詞曉未宣，滿朝籌策盡隨然。李甘輕肆君休議，不相森凶已可賈。

柳仲野

方當炙手已寒灰，倚伏循環可動懷。試問華堂歌舞妓，幾人曾以玉爲釵。

李景讓

終日清風發指紳，不存驅石遠他人。如何議欲遷三廟，卻使門庭有俗塵。

王潮

六幕恢恢皆網羅，琴書無計避干戈。泉南更起招賢院，從此衣冠去轉多。

爲山

累石封泥一餉間，層巖疊嶂盡迴環。異形惟有山常在，何事徒勞作假山。

植竹

爲憐高節發寒林，擇地培根我意深。千畝封侯雖未必，且憑霜雪試雄心。

種花

春到窮山生意通，試憑山土育根荄。花開真笑無名器，縱得名花未易栽。

樹萱

北堂風物不驚秋，兒女攀憐欲解愁。未悟詩人深切意，世間何草可忘憂。

栽菊

花名藥品兩相兼，種菊雖多豈避嫌。而我折腰求五斗，賞心於爾愧陶潛。

伐樹

此心非是好傷生，重倚西軒覺眼明。但得樽橫茅葉盡，縣人何必笑丁丁。

笑往

衡青勸業已闌珊，驛騎門前輒得官。榮謝不同時事改，故人何獨有任安。

過張彥輔所居二首

城裏塵埃空自忙，暫來城外覺清涼。隨流靜坐有餘味，雨後荷花無限香。

秀野垂楊數里清，夕陽猶占一峯晴。病來兩耳如雙響，聞得巖泉灑灑聲。

梅花開盡小桃次之

發盡寒梅千萬枝，小桃乘暖欲開時。春風次第來須早，芳草垂楊莫恨遲。

答岳山蓮惠茶

春芽不染焙中煙，山客勤勤惠至前。洗滌肺肝時一啜，恐如雲霧得超仙。

乍暖可愛

馬蹄輕蹙踏紅塵，閃爍光陰已覺春。遲日暖風真可愛，年年長是伴行人。

久旱

曉雲將雨午還收，晚日餘炎未似秋。豈獨稻畦枯已久，兼憂井竭飲污流。

次韻分司南京李賦之待制求酒二首

世上升沈都夢裏，春來強健關尊前。公田種秫全拋卻，坐客無貶誰與錢。

春深風雨半相和，節物令人意緒多。中酒何須問賢聖，和詩今尚許羊何。

廣濟寺

十年佛跡留於此，屈指山門皆所無。今日清詩重裏述，禪林又復有犀渠。

曉曉開窗雙梅將開蘇子美屢約一賞會予行都左縣未果石泉道中僧舍見楊應之阻雨所題李
義山詩極有意味因次其韻惜梅之未賞且以寄聚散離合之興云
【原註】應之題李義山詩云君
【原註】應之題李義山詩云君
【原註】應之題李義山詩云君

欲賞寒梅先有期。卻嗟人事又差池。西山雪後東風急。應是寒梅爛漫時。
和通判閻朝奉賞花四絕

春來尊酒屢過從。萬事無如一醉中。聽唱歐公洛陽曲。今年花勝去年紅。
多年已分作衰翁。病眼看花似霧中。卻謝東風無厚薄。芳心皆露十分紅。
田家僧舍有芳叢。競折繁枝獻座中。持語佳賓莫輕散。林梢猶見夕陽紅。
好花長是怯狂風。榮謝都來十日中。未過清明時節在。更須攜酒覓殘紅。
和提刑戶部賞花

年華易去春半。花態增新一雨中。自笑白頭連日賞。樽前猶插數枝紅。
金州留雪留一日。詰旦遂晴乃西

山下風聲倍寂寥。行人無意暫停轡。千林萬壑琉璃滿。賴有晴曦半日消。
和趙五首

可愛山花日日紅。南風開得到西風。一般顏色差長久。移取栽培後園中。
可美盆池一寸鱗。回荷陰底自由身。金刀落膽非吾事。不長江邊結網人。
可笑公庭種牡丹。日培肥壤費重欄。好花三歲方成就。誰向花前一醉看。
可憐寶地足海棠。山頭澗底盡芳芬。成都花品分先後。此地誰人爲發揚。
可嘉公府近白雲。眼前塵事少紛紛。紗幮竹簾偏宜置。五月庭除不聚蚊。
庚申四月六日馬上口占

聖恩重恤狂。待罪山城歲已餘。更入西門三百度。便須跨馬上成都。
華陰道中

畏日衡山勢欲沈。馬頭西去又駸駸。道傍槐柳陰濃處。時有清風快我襟。
過肅寧城

百里郊原極目平。未寒林葉尚餘青。前村一穗濃煙起。知是遠巡到肅寧。
秋晚

九月西風未肯涼。信知時節類炎荒。騷人不念天涯遠。只愛青山對碧湘。
西陽道中



21101000172730

千山難還遠。一水縈紆復復深。渾似嘉陵江上路。轉令羈客動歸心。
過天彭懷昔遊三首

西湖風物似當時。惟有流光去莫追。十四年前植修竹。茂陰如識繞方池。
昔向朝亭種牡丹。花開酒熟不勝歡。霧中雙眼猶能看。更約春深欲倚欄。
曾向高樓賦晚晴。每看魚鳥樂長生。下樓還是紅塵道。不信機心勝野情。
初春三絕

初春三絕

雪霜收盡苦寒威。六幕融融喜氣歸。原上枯荑還不死。有心剛欲報春暉。
誰知真宰執天端。天運無私造化寬。是物向榮皆銳意。莫於春色辨蕭蘭。
窮山幽谷幾重深。一夜東風散積陰。從此薄冰尤慎履。世途平日已寒心。
和王定國二首

和王定國二首

三十年前愁送別。八千里外喜同歸。自甘老叟歸新國。未許高才戀舊磯。
峽上相逢惟話舊。湘中一等又成詩。就將酬唱誇新句。不爲窮愁減舊時。
見嘉陵

見嘉陵

嘉陵江水潑藍青。徹底澄光明鑒形。一葉釣舟真自在。漁翁應是醉還醒。
過劍關

過劍關

一別京華十七年。野情長是戀家山。謀身太拙真堪笑。頭白重來度劍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六一

作者=

页数= 7 7 8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